樊榭山房全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清光緒振綺堂重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樊榭山房集　二十卷

國朝厲鶚撰鶚有遼史拾遺已著錄是集因所居取唐皮日休句題曰樊榭山房是以爲名生平博洽羣書尤熟於宋事嘗撰宋詩紀事一百卷南宋院畫錄八卷東城雜記二卷又與同社作南宋雜事詩七卷皆考證詳明足以傳後其詩則吐屬嫻雅有修潔自喜之致絕不染南宋江湖末派雖才力富健尚未能與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綽有餘思視

國初西泠十子則儵然遠矣前集詩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以詞分甲乙二卷爲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續集亦詩八卷而以北樂府一卷小令一卷附焉則己未至辛未作也

提要

國史文苑傳

厲鶚浙江錢唐人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少貧性孤峭不苟合始學爲詩即有佳句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故時多異聞軼事內閣學士李紱典浙江試闈中得鶚卷閱其謝表曰此必詩人也亟錄之計偕至京尤以詩見賞於侍郎湯右曾試禮部報罷右曾欲止而授之館比遣迎之則已襆被出都矣十餘年閑再上公車乾隆元年浙江總督程元薦章應博學鴻詞科試日誤寫論在詩前又報罷而年老矣值部銓期近復入京行次天津舊友查爲仁留之水西莊觴詠數月不就選而歸卒年六十有一鶚擩奇嗜博館於揚州馬曰琯小玲瓏山館數年肆意探討所見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詩話說部山經地志爲宋詩紀事一百卷南宋院畫錄八卷又著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湖船錄諸書皆博洽詳贍先世本慈谿徙居錢塘故仍以四明山樊榭名其居所著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幽新雋妙刻琢研鍊尤工五言取法陶謝及王孟韋柳而別有自得之趣兼長詩餘擅南宋諸家之勝

傳

杭州府志文苑傳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少孤貧僦居杭城東園敝屋數椽讀書不輟聲雋一時乾隆丙辰應博學鴻詞科

廷試被放南歸奉老親與鄉閭諸老酬倡閑客遊揚州有馬氏藏書最富延至其家遺文祕牒無所不窺故其發爲詩文削膚存液辭必己出以清和爲聲響以恬淡爲神味考據故實之作搜瑕抉隱仍寓正論于敘事中讀者咸斂手懾服數十年大江南北所至多爭設壇坫皆奉爲盟主焉尤工長短句入南宋諸家之勝

傳

樊榭先生小像　後學吳滔本題

鄭水之英託跡嬋媛鶴書下賁蜷伏則堅閉門奉母擁卷百千在家貧好追詠唐賢孟亭詩老白石詞仙交蘆秋爽靈風颯然

光緒癸巳秋仲後學高學治

昔唐楊綰爲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而魏丁敬禮嘗求人定其文夫恥於自白者自珍其文者也求定其文者自疑其文者也僕少好篇詠晚頗知難三十年以來所作隨手棄斥存篋中者僅十之二三暇日編次古今體詩爲八卷長短句二卷譬之山謠村笛雖無當於鍾呂之響而向來所閱閑居羈旅怡愉憂悴歷歷在目每一開視聊以省憶生平竊亦自珍自疑願與審音者共定之外有雜文若干卷叢綴若干卷將次第排纘焉得毋蹈詅癡符之誚邪乾隆四年三月朔錢唐厲鶚自序

序

樊榭山房集卷第一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甲

金壽門見示所藏唐景龍觀鐘銘拓本以下甲午

嗟古金夫子貪若籠百貨墨本爛古色不受寒具涴便續金石錄明誠不是過鐘銘最後得斑駁豈敢唾照眼三百字字字蟠螭大撫迹思景雲往事去無那初翦桑條韋柘袍受朝賀笵鐘崇玉清搆炭飛廉佐九乳器未亡雄詞壓寒餓裝比李仙丹徵句迭倡和虛無奚足稱懋績於此墮吾思景鐘銘天筆濫傳播

游無門洞

陰竇絕巘景石雨垂凝龍白雲嬾不收繚繞東嶽松定僧涌壁像海衆驚靈蹤藤花拂又落暝聞烟際鐘

擬古二首

峨峨崑崙山鬱鬱環剛樹仙人散綠髮正陽無風雨彈我白雪琴高丘哀無女苟得一心人聊以結衷素

美人生南國纖手工織紝或爲繞梁歌當窗揚清音色麗奪華燭情緜閑錦衾戒旦上蘭臯亭午眺青林采葛知心苦激漂能自沈不爲懷春意誰識空閨心

花塢二首

法華山西山翠深松篁蒙密自成陰團瓢更在雲深處惟有樵風引磬音

白練鳥從深竹飛春泉淨綠上人衣分明孟尉投金瀨吟到日斜猶未歸

牧童詞擬張司業

主人授我烏犍牛爲言主人百不憂朝逐水草暮歸宿不使飛虻傷牛目牽牛且向南陂嬉不知牛腹飽與飢一朝牛病逃鞭箠主人自能問牛醫

觀汪青渠所藏嵩山諸碑版拓本六首

漢啓母廟石闕銘

開母化爲石其事本荒誕何年六六峯石闕守漫漶

東魏嵩陽寺碑

運歸賀六渾悲吟後漢書可憐嵩陽寺贔屓劫灰餘

秦王賜少林寺主教

逆豎德充符一千思驅羊當時殲除力何以資空王

天后夏日游石淙詩

金輪昔垂衣逭暑平樂澗仙巖類削成幾人侍游讌

唐裴漼少林寺碑

傳聞三花樹香雨徧諸天何日持苕帚心空初祖禪

唐尉遲汾嵩山靈勝詩

名嶽鎮中畿靈異紛不一欲從劉根游吾其采芝朮

秋夜宿葛嶺涵青精舍二首

笑看圓月上前峯塔影微瀾臥玉龍林際窺人太無夢好風吹送隔湖鐘

書燈佛火影清涼夜上層樓看海光蕉颭暗廊蟲弔月無人知是半閒堂

晚秋寄楊楊山

半籬栜葉擁堦除又見臯蘭卽漸疏水減舊痕魚上後霜傳新信雁來初雲山不用遮方麴燈火惟應照佛書寫寄寂寥君定會宅南難覓柳郎居

讀水經注寄金壽門

霜橘耀西林木葉滯寒雨流觀桑欽書靜檢道元注峯瀨奔几案恬目非一趣玉笥若境接香爐定神遇或時談幽怪細儒訶繆誤不知天地大安識陰陽鑄持問蒼水使祕篋儻可覩弱齡耽覽涉苦乏濟勝具不如從韓終服食生毛羽君有禽尙心告我懷所寓

西溪道中

連野看峯秀晴雲忽有無寒田吹穲稏清渚亂鷗鳧意謂前林近誰知細路迂人家炊過午空翠集山廚

由牛滑嶺至龍門坑

山腰多農家茅茨映山色暝烟歸樵人溪光帶禪客樹遺鶴毳鮮泉瀉龍漦白愛此欲移居惆悵振輕策

宿龍門山巢雲上人房山在錢唐之西俗名小和山

山樓出樹杪夜宿萬山中虎嘯不驚定鐘聲疑在空背窗棲鳥影滅燭聽松風明日尋堦水應添十二筒

冬日雜詩二首

霜酣槲葉一村明茅屋高低烟火生多事牆頭烏臼鳥夜闌相答紡車聲

水邊僧屋刹竿雙飢烏窺人上石幢解向西風吟落葉黃金合鑄賈長江

蠟梅

匀掠宮黃甕朶鮮斜門疏竹暎便娟年年分餉銅街處正是城南小雪天

月夜自草堂步至永壽寺望東臯餘雪

微月在門前泠然發清興衣棱入風舉屐齒共冰競遂尋桑竹閒蒼涼得古徑鱗鱗見殘雪遙山瑩而淨陰地銷還凝老屋凍稍勁卻顧所來路始知原野敻寒鐘遠更響到寺棲禽定霜闊星芒大天清樹影正決皆無纖翳觀心極明暎悠然林臯意卽事寄謠詠

人日游南湖慧雲寺七首以下乙未

南湖春水綠溫暾老柳生稊竹有孫頭白僧閑能引路斜陽挂處指三門

鐘魚寥落入新年玉照堂空牓水田今日不成煎餅會粉圍香陣憶詩仙張功甫賞心樂事有人日煎餅會粉圍香陣擁詩仙張梅詞也

禪房鴨脚脫層陰定破關門芋火深至竟繁華歸夢幻最無人處叫春禽

蓮莖茭葉臥敧斜水外經寮記闕茶劫火南朝四

百寺一袈裟地屬張家
捨宅裴休事亦勤披緇王旦謗須分淳熙年往碑
陰在細讀龍華發願文寺碑史浩撰樓鑰書碑陰功甫自作捨宅發願疏最
工首二句節檃括其語
朱崖南去鳥呼風草木平泉笑衛公何似試香城
北墅殘僧禮拜冷烟中
登高何處可忘歸古寺梅風動客衣漸有放生團
社約魚苗如蟻水初肥

過丁茜園齋觀陳洪綬合樂圖

春陰泥殺人如醉不得醒東風勒花房未破小桃
杏揭來過蕭齋款語樂閑靜先生澹蕩姿愛客具
佳茗那用嘲水厄頗足勝酩酊自起展褾池射目
驚秀穎一女韡兩鬟輕紅掩斜領摻手壓長笛將
吹絳脣冷一女臉如蓮黛色自脩整纖穠飄回風
輕容曳烟影半扶琵琶肩指撥試俄頃復有兩女
奴鴉鬟遮瘦頸腰身十三四背面若相請或是梁
綠珠生自雙角井弟子得宋禕吹笛入清迥或是
楊阿環合樂最機警鳳紋邏逤槽只有阿蠻省先
生木石腸伐性久已憬翻然持此幅儻足娛老境
列屋閉蛾眉便娟笑齊癭無須五斛螺簾衣兼可
屏

沙河

澄明日影射魚罩淡冶風光上鴨陂齊浸籬根三
尺水小桃正是試花時

寄倪子珍讀書仁王寺

聞君高臥洛生咏遥望吳山病目揩居士舊傳十

笏地幽人新學八關齋野雲帶雨飛入戶林鳥聞
鐘時下堦更憶清吟獨繞寺撚髭不覺落松釵

北郭

北郭夕陽外人家住水西藤花當戶落荷葉並橋
齊沙碧鳥雙下樹涼蟬獨嘶輕絺來往熟幽興坐
堪攜

早秋夜坐懷蔣丈靜山

夜軒殺明燈秋蟲啼四壁人靜月復清雲疎雨猶
滴懷君竹閉徑況此風中笛幽意其如何堦草自
寂歷

絡緯

絡緯亦應候身潛葉底敲刁騷風激響斷續雨兼
悲破屋燈青色柴門夜黑時哀聲感寒女能得幾
絇絲

送梅耦長先生罷泰順令還宛陵

歸去宣州七月初蕭然行李意何如官身已謝潘
懷縣真散應同陶隱居稍待西風看雪稻更聞春
網薦琴魚修船謠似春陵作此日雲山不負渠先生
在東甌時作修船謠恤民役也

題畫松鼠

閑拏五粒戲睒目烟霄外不須歎倉中久已誤上
蔡

汪青渠送研光牋

蕭然注毗曇長物亦何有夜吟蹋壁臥朝吟但袖
手故人造雲藍輒遺五十枚瑩然女兒膚心目爲
之開一笑磨烏丸欲試復惆悵剡藤遭天閼此語

定非妄既無連緜書亦無播揺詞時展白萍文報
君長相思

月夜懷金繪卣游湖南三首

徘徊去燭房延佇啓虛牖白露淒未零衆星惟見
斗清輝在衣裳憶昔同攜手無由折瓊枝紆軫一
搔首
搔首那可期遠在沅湘纍青楓泊船處竹外湘娥
悲聞歌兩東門秋髮飄如絲隱隱女嬃砧千里長
相思
相思共明月復此清商節迢迢蒼梧雲芳草殊未
歇羇人常念歸誰能忘離別驚蜩過樹飛斜漢亦
已沒

九月三日池上

片段殘雲都卷盡水邊秋思渺無涯西風吹過徐
熙鴨丁倒蓮房搖箭戟

湖上擬游龍井不果寄汪大輿

平生湖山鄰幽夢阻龍井辦才跏趺處結思令人
攣畢景來北山清樾鳴禽冷下見澄波生鱗甲蹙
百頃窈裊前林烟相戛兩峯影樵徑横翠微莫辨
風篁嶺遥知清泠淵茷放相與永何時同君游佳
處得細領

西溪月夜懷大滌山二首

天柱峯頭見晴雪瑤壇玉洞暗相連石林夙具看
山癖也負知宮三十年葉石林提舉洞霄宮嘗曰吾知宮三十年未暇一至孰謂吾爲愛山者乎
雲根際夕抱冬心溪曲沿緣不可尋遥想郭文棲
隱處夜泉孤月萬松深

金繪卣自湖南游桂林歸賦贈

西南山水敵清都天與詩人縱目殊郡有顏公稱
二始溪經元子署三吾鉤藤酒美能攜否桂布衣
輕得浣無笑我平生寡游歷相逢子細問娵隅

讀五代史二首

五季方龍戰濁亂失昏曉士有苟祿者傾身以營
飽遐哉鄭先生冥心棲靈顯松脂去三尸獨立塵
壒表
吾愛張監軍心爲巨唐有不知鬬雞兒自取竟相
負刑餘誠何傷報韓同不朽區區六臣輩晝日但
顏厚

江上訪金壽門出觀顏魯公麻姑山仙壇
記米海岳顏魯公祠堂碑拓本

雲沙繞村南小築如鹿柴去聲掃地焚香人相見一
瀟灑論書近攟拾匆事徵倒薙側闡麻姑壇名蹟
興先邁餘髮時垂腰丹砂亦狡獪有無海揚塵故
地今神界堂堂小顏公頗喜究奇怪波瀾縮遒麗
接侍記仙話陶八碧霞丹入嚥若沆瀣汝州死大
節竟等蛇蟬解顛人述其事穹碑字如蠆緬彼天
寶季黷煽金鏡壞二十四郡中義士抱耿介獨抗
阿犖山聲振哥舒敗晚令使賊庭讒口足顙齗卽
云歸羅浮乘風固可快靈均爲水仙理有說非註
持此語故人相顧發長喟落落青瑤鐫當見百靈
拜坐深地爐灰浩歌共決眥

同南畹二兄游河渚飲沈晴川書齋以下丙申

到來知不易遠近引漁謳野水中開閣交蘆外倚
舟峯陰含古色梅凍得清愁漫比平原酌高人肎
見留

寶蓮山是韓平原故宅

霧閣雲窗付渺茫平原事往徑全荒居人不識太
師竹風葉幾枝搖夕陽

題沈其章秋林積雨圖

黯黕秋郊陰淋漉愁霖晦作此雨點皴濃如五斛
黛堆阜互起伏徑術迷向背目窮中林深卻滴梧
葉大數閒尖頭屋溼雲垂靈霽潤疑生青苔漏欲
添白蓋勿謂炊烟遲此中有人在

觀吳耕民所藏唐泰山摩崖碑拓本同繪
卣作

羨君少年癖好古曾臨日觀登天門穹崖彩翠忽
明滅雞號下見扶桑暾開元天子勒銘在苔滑不
憚兩手捫爲尋墨本完好寡過客求索民胥冤梯
空緣壑歷至險實惜鉅費哀驚魂野火燒裂風雨
碎連紙珍似收璵璠兼金購此得舊拓坐客竦視
息衆喧八分飛動六百字鸞飄鳳泊神明存當年
東封有本末燕公爲相開其原誰與異議獨乾曜
廟堂那念供頓煩惟侈海宇已殷富思以大典誇
黎元金泥石礮事非古萬乘帳殿勞雲屯天章震
耀復嚴謐御墨揮灑如飛騫未聞虞舜昔封禪大
書深刻留巖根況兼本命禮西嶽金天位號何雄
尊述聖頌得呂補闕豐碑離立蛟龍蹲岱宗事盛
過太華遺制遠與乾封論須臾時世易天寶兩京
須洞風塵昏青騾蜀道播遷日百神不效前驅奔
乃知用事睹符瑞史公載筆皆微言北里之禾鄗
上黍秦漢故轍徒紛繁卽如此碑亦炯鑒延秋門
外哀王孫濡紙脫文一感欷排翮思作摩霄鶡

感秋

炎景忽已往素節來有期西池日夕涼風雨飄無
時高樹易爲響離蟬如自悲誰能慰繇思非無酒
盈巵

秋日同王菊存汪青渠楊開緒渡湖至壑
菴由幽居洞上看摩崖家人卦登慧日精
舍訪亦諳上人際晚下山尋明昌化伯墓
不得汎舟而還得詩四首

延緣戩鏡面一湖殊陰晴西南三五峯雲氣縷縷
生孤櫂卽前浦翹鷺涼不驚朱甍林表爍綠樹崇
岡纓遙聞微鐘響旁見孤塔明南屏忽覿面蒼翠
紛相迎水天寂於夜到岸菰蒲聲

注目望山坳靜侶若孤往隱見草閒泉時有倏蛇
想清風散木魚佛屋藏篠簜度橋潭鏡皎入洞岊
楹敞窈篠中復穿微徑折屢上快觀涑水碑義取
風火象摩崖擅八分遺跡成俯仰秋氣松際來吹
作居巢響

絕頂露扶闌懸崖度禪榻爲訪贊公來不憚芒屨
踏入室憺忘言風樹自相答四角鈴鐸鳴衆綠何
獵颯俯見北峯雲奄與南峯合兩腳渡湖至驚起
兩棲鴿一氣中迷濛天鏡互開闔稍霽烟鬟靚日
射黃妃塔了然清淨界幻象無不納同游五六人

看雪期深臘
取徑下仄磴秋草自作花山風襲人衣叫噪白項鴉飽聞外戚墓厚葬崇驕奢當時議禮者恩先丁傳家吁嗟百年後變化如蟲沙大儒椎控頤金棗出隧斜欲往弔輿亡覓路迷三叉暝色起前林喚渡艓子挐晚湖波皺鱗衆岫與陰霞歸時想清景漏鼓忘頻撾

池上
高柳初晃倚晚汀幾時來此補魚經昨宵知有稀疎雨滴破一方青白萍

佛屋閑題
梵夾意蕭然安居不離禪人依淨綠水地輭妬羅緜已菊將梅候初霜欲雪天何妨臂鷹手自送佛前錢白香山水月觀音讚云淨綠水上虛白光中地觸柔輭似妬羅緜見法苑珠林

九里松至西山道中同金壽門周少穆王雪子作
不負幽尋出郭門木緜裘暖趁朝暾山遮壞塔可十里樹裹孤烟自一村高冢多風松落子空田無雪稻生孫須知歲晏人游少正要諸公細討論

過宋通問副使朱公少章墓
突兀殘碑立古阡行人猶記紹興年青衣已見君王辱白髮何期使節旋老淚冰天他日恨遺聞曲洧至今傳一抔築並花宮地夕唄晨鐘更惘然

冷泉亭
衆壑孤亭合泉聲出翠微靜聞兼遠梵獨立悟清暉木落殘僧定山寒歸鳥稀遲遲松外月爲我照田衣

靈隱寺月夜
夜寒香界白澗曲寺門通月在衆峯頂泉流亂葉中一燈羣動息孤磬四天空歸路畏逢虎況聞巖下風

曉登韜光絕頂
入山已三日登頓遂真賞霜磴滑難踐陽崖曦乍晃穿漏深竹光冷翠引孤往冥搜滅衆聞百泉同一響蔽谷境盡幽躋顛矚始爽小閣俯江湖目極但莽蒼坐深香出院青靄落池上永懷白侍郎願言脫塵鞅

蓮居
宛似游墟落疎籬曲繞門僧房倚樹腹梵板響城根犬吠驚風葉鴉歸識水村流傳李先輩瘦硬小碑存中有李長蘅書碑絕佳

西溪汎舟遇雪以下丁酉
孤櫂不覺遠窈然流水深春烟沈大嶺密雪響疎林白社何年約青蓑舊隱心推篷起寒色雙屐阻幽尋

題陳子健所藏宋人畫太真按舞圖
柳芽將吐菜甲新西堂小雨愁青春有來此畫傳院體調鉛寫黛知何人三郎深宮常晏起獨愛霓裳譜風水太真能舞作舞詩羅襪動香香不已念奴按拍寂不喧罷敕雜樂呼梨園至今看畫尚有恨韈塵未歇烟塵昏良工好手誠難遇周昉張萱具生趣勸君裝潢藏弆牢他時好待添丁付

西溪歸訪王旣成

牆東君公淸且賢留客纜我西溪船霍山廟前看殘雪溜水橋下添新泉梅開香破缸面酒日出暖射牀頭氈春濃更當挈伴過菜花繡徧村村田

三月十三日游法華山

連山背湖西地脉聚而凝婆留霸氣餘峯嶺尚雄勝嘉我同游人穿榛得荒徑陽坡鼇冪披陰崖龍腹亘天風鼓蓬勃白雲若沸甑置身萬松顛心曠肅觀聽紆回下前阪翠檝出僧磬入籬泉偶枯方井鑿亦瀯繡田盡雜花烟中笑羣媵茶戶競物利衣短不掩脛采摘泫晨露山謠頗相應酌酒墟墓閒作達榼隨罄芻狗本幻誕石馬久光瑩神紘走村氓縹緲事愚佞洞簫褭林木篝火繞巖磴因之日夕還嵐彩眩難定此境天所遺庶以忘蹭蹬望中青帘曳猶似攜餘興

北郭紀游四首

散花灘

當年張外史此地有行窩喬木居人少蒼烟廢圃多道心遺外物身事託樵歌最好灘前水春來似熨羅

江漲橋

長虹偃郭外勝日記偷游簾卷橋南樹花飛水上樓客行津鼓動天遠峭帆收俯仰悲人代茫茫對碧流

妙行寺

棟宇何年締規模壓一城烟霄騫鐵鳳風雨吼華鯨臨水春船集巡廊午日明喻彌陀畫佛不見斷碑橫余嘗見元郭天錫客杭日記云出北關門妙行寺中有碑石數本云喻彌陀神筆所畫佛像文禮古觀音像相傳唐朝塑者今則俱無之矣

西馬塍

行徧馬塍曲春風無處無酒堪澆白石墓已沒黃壚接樹看鄰媼傳芭走里巫移栽入朱戶舊事續潛夫宋姜堯章葬西馬塍蘇石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小紅范石湖所贈青衣也見陸友仁硯北雜志

晚步

斜景忽已暝流鶯時一鳴水光知月出花落見風行僻地非遺世新畦欲耦耕孤吟少儔侶發興自江城

園居和蔣丈靜山

市塵拋後稱閑居好結南鄰分有餘迮徑相過惟礙竹小畦旋往欲刪蔬不離板閣池光動自下蘆簾暑氣疏寄語輪蹄馳逐客清名持較定何如

秋分日呈陳楞山兼寄亦諳上人

拉瑟西風故故催江鴻社燕共裴回那知極浦水花老又接繞籬岳桂開隔歲相思同濁酒幾旬塵土挽純灰瘦權更在高寒頂清露翻經坐石臺

題水居逭暑圖

峭壁插天下無地萬荷喧雨境翛然適來披畫當秋爽尚想風亭散髮眠

友人貽頻婆果賦謝十韻

是物幽燕貴雕盤獨薦時芳華存梵夾蔽芾補風詩朱竹垞太史日下舊聞云疑即甘棠楚楫名空得唐梯摘易爲乍

隨籠壓騎還想雨低枝濇白腮輕柰勻紅頰肖梨靈根吳客少俊味細娘知齒氷臨邛渴香迷下蔡疑枕函聞逆鼻采蘭雜志頻婆果夜置枕邊微有香氣瑤席齅支頤墜地誰工寫宣和畫譜畫墜地果易于折枝果傾筐肎見遺玉窗春夢裏好好寄相思

雨夜述懷十三韻

凝雲催暝早坐覺瀉幽淙院靜無來雁天陰絕吠尨薄寒初淅淅孤燭自幢幢觸迕愁難斷音短崢嶸意未降畏途同歷阪殘歲類奔瀧入世憎高髻澆胸漫滿缸前塵青豆舍舊夢碧油窗曲踊何煩百吹篪信少雙浮沈仍蠹簡浩蕩想漁艭虛冒棲遲好須安里俗哤朋歡違尺素詩敵東空杠倦枕攲還醒清鐘遠更撞幾時深卜築繞戶種雞腔

無盡意齋寒夜用覺範送元老住清修韻

竹雪欠清聲缾笙有餘韻西齋擁爐坐燈火耿幽暎微緒獨繭繅長謠適真性朱門貂襜褕夜游付一哂生年號迂疏厲歸真自號錦溪迂疏子窘步遠捷徑寒林聽脫葉蕿落固不愠何妨戒香熏詩格與僧近聊以文字禪解此塵土恨折齅黃梅花是名意無盡

歲暮答王既咸

北郭幽棲一水涯松毛蓋屋蘚侵堦詩來慰我不稱意歲晏憐君獨寡諧臘鼓無端喧委巷春燈取次鬨閑街疎梅半樹展書卷贈欲此中尋好懷

春寒以下戊戌

初月已既魚上冰峭寒陡作相凴陵濃陰黤黮天地凝欲見白日何時升紅舒翠坼力未勝有如志士坎壈仍空齋枯坐粥飯僧噤瘁誰送半臂綾夜聽街鼓睡不能紙窗升降風中燈侵晨更覺被有稜所遭偶爾吾何憎只思布韈游馬塍花氣一片丹霞蒸

春日逢施謂伊話舊

十年墜雨惜相違朋輩如君僂指稀雞肋只今殊少味虎頭何用盡能飛秋湖憶共青油舫晚寺曾尋白竹扉回首昔游都在眼杏花風外一霑衣

二月二十七日皐亭山下看桃花二首

登船出郭即通津不負佳游及此辰駘蕩年光挑菜渚支離身事看花人戲鵝語鴨漁莊靜烟暖天清水寺春當境底須頻愬酒銑溪如許已成塵

皐亭山下集游船半載尊罍半管絃並岸斜看花影倒落英亂點水文圓東風不信將三月往事無多又四年只有吳娘知可惜折枝繡滿禿襟前

首夏雨中即事

不斷迎梅雨散絲水村誰與共心期晝眠有味低回久殘客無情報謁遲乍暖乍寒閑苦楝濇紅濇白到戎葵平生閑卻籠鷹手自試隃麋寫小詩

病目戲成

微疾何來解相惱焚香埽地一閑身且輸名士誇巖電欲共高僧究眼塵細字難抛工作祟好花飽看已過春阜羅為障非吾事養就疎慵學避人

月夜舟出北關同壽門作

出門輕百里猶喜共君行雅愛聞吳語誰能計水程野橋迎月直斷岸見烟生涼蛤爾何意喧眠到

五更

菱湖

到眼忽成市千家匳鑑開魚多論斗賣菱好及時裁歷歷帆斜過沄沄水倒回有人葭菼外銅笛或吹來

碧浪湖

白塔紅亭宿霧收放船港口足銷憂蘆分山色離披去水接雲容淡淹浮風物三吳何處最陂塘五月已如秋樊川可是詩情減不爲探春也合游

同壽門訪長興鮑西岡明府留宿縣齋即事

聞道吳西俗最佳扁舟聊復散幽懷詩人來作長城宰客子如停小謝齋落魄自憐仍楚製荒唐多分續齊諧（梁吳均邑人著續齊諧記）淩晨忽起游仙輿震澤包山詎有涯

督牛犂我田歐陽圭齋句也壽門爲圖因題其後

高人思食力所寄在扶犂自足一生事何知四體疲烏犍行水淺白鷺下田遲緩緩逢鄰叟香秔問可宜

同壽門游若溪廣惠寺是陳武帝故宅（寺中有井相傳帝初生時取水以浴忽涌起數尺明歸熙甫作令時刻銘其上）

若溪走玉龍連山抱千層水風引到寺老樹青髯鬐上巢大鸐烏下絡交枝藤王氣久死灰陰怪爭來憑陳帝起里中樵牧猶相矜摶青一旅奮驅賊如秋蠅悲哉蕭老公不得顧眇僧跛奴亦何爲大命歸吳興此地即豐沛精爽依禪燈長爪攜淑儷雉山望雲蒸我來漱井眉銘辭義崚嶒傳是洗兒日寒溜湯泉騰更著辱井戒不覺欷歔增可憐馬上郎義慣尤足稱成敗有天定隙爲英雄乘煌煌江左業從此期恢弘身後那可料暴骨擄讐膺古愁起暮色閑話同詩朋循廊土花碧鈴語搖觚棱

蘋洲曲十首和鮑明府

日落采蘋去江南春色明不因洞庭客那識是閨情（甘光庭兼明書解柳惲江南曲云是樂府閨情之遺）

曉過嬰蘭堂逢見嬰蘭婦爲采黃藤桑方出摻素手（董斯張吹景集云吳越備史錢鏐有嬰蘭堂詩古樂府柔桑感陽風阿那嬰蘭婦唐人采此爲名耳談鑰吳興志鄉土有黃藤桑）

郎羨合羅絲水湅色更鮮儂羨同功繭一生作纏緜（謝肇淛西吳枝乘湖蠶最上者曰合羅絲緜以兩蠶共作繭者號同功緜）

新梳茴香髻試約春游伴莫上棲賢山怕人呼作管（西吳枝乘云吳興里語呼誰爲管管夫人棲賢山人見松雪誌項阜謨筆記云吳中有韋娘髻後更譌爲茴香髻也）

網得車溪魚歸來搖短楫爲郎持作鱠最愛對翻蝶（山謙之吳興記車溪出美魚明若上祝翁家藏唐人斫鱠書一編有舞梨花柳葉縷對翻蛺蝶等名）

行經蒲帆塘塘水碧洄洄想當初開日的是見歡來（新唐書烏程縣北二里有蒲帆塘刺史楊漢公開而得蒲帆因名周密齊東野語唐樂府云蒲帆猶未織爭得一歡成舟予呼造帆日歡）

朝乘采菱艇蕩漾出湖趺羅冪十二摺摺摺似青蒲（宋章淵伯深居若溪有槁簡贅筆云羅冪十二摺吳中下里之曲也談鑰志湖趺菱色紅而大）

豹腳猛于鷹輕綃圍夜玉安得邀歡來江子匯邊

宿吳興多蠱豹腳者尤毒東坡詩風定軒窗飛豹腳是也惟江子匯無之
梅子雨初過儂家水浸扉淋灰應有禁不出浣春
衣張稚通苕紀湖俗夏至日斷梅立時半月內禁淋灰浣衣
霅溪水四合飛英塔兩重住近墜釵橋早晚郎相
逢太平寰宇記霅溪在烏程縣東南二里凡四水合為一溪李詡戒菴漫筆湖州飛英寺塔中空復有一小塔甚奇巧墜釵橋見勞鉞湖州府志

吳興歸舟作

風俗家多具畫船苕山浮碧在門前自牽賤事忽
忽去不為蘋花住一年

七夕宿澗西微上人房

入寺松櫟深幽涼蘇暑病崖上飛雨收林中微月
暎窗燈翦復翳經聲出蘿徑空山落秋河無人同
眺聽

秋夜雨中集汪抱樸齋

愛君池上好不厭夜來頻微雨宜幽鳥初涼健酒
人蕭蕭添白袷點點到青蘋共有悲秋意商歌激
四鄰

雨

婁婁中宵雨聲繁遂達晨長風吹不已幽草洗俱
新閉戶耽幽思褰帷起病身惟添上池水賣藥更
應神

八月十五夜對酒作歌

院宇霽夕氣圓鏡初徘徊紛紛流汞瀉青桂顥顥
白露凝蒼苔既佳光景惜芳夜何用絲竹鳴相催
眼前無二豪卽時有一杯天上愁浪寄地下憂空
埋倚門抗髒亦徒爾置身或在才不才淋浪劇飲
自起舞寒輝滉漾侵衣來妖蟇決吻吾且待仍看
向曉無纖埃是夜月食

秋圃

瓠架初除搖落時人閑秋士漫生悲牆東小隱甯
非計竈北清狂枉自奇露白稻香聞吉語天青葢
咽動幽思朝來郭外山容爽為報閑居取次知

獺

穴居水游不可測鵜鶘何事濡其翼祭魚點目知
禮名祭罷春江覓魚食捕時爾莫訴煩冤畫板為
鯔銜主恩丹砂不惜和取髓好補吳姬如意痕

三徑草堂晚桂

陽春桃李花綴枝趁姸暖偃蹇青桂叢花中亦中
散隨時有不堪養生遂成嬾結根幽人屋枳籬俗
喧斷高秋月餘閏疎香吹始滿分無樂天曲新調
按銀管聊學晦堂禪微言對偏袒寄語主林神知
希我自罕

隨意

隨意三條徑斜通十畝塘閑非行散得樂豈注書
妨水碧全涵日林紅半帶霜何須鄙夫有寓口一
相羊

夜雨薄寒

閤迴窗虛最寂寥臥聽摵摵葉辭條寒初驟入蟲
幬薄雨滯旋看蠟照銷一石飲餘聊譱謔四愁情
在自長謠若為學得頭陀法忘盡前心坐徹宵白香山夜雨詩不學頭陀法前心安可忘

初寒

塵務經人心思如智井涸雙轂轉不停凄飈陡然作古人期立名啜盡畏貓貉千秋萬歲後遺跡付寂寞何當擕酒瓢東郊看黃落直追斜川游不羨爽鳩樂

城西讀書雜興二首

烏几彛牀位置便此身暫寄亦隨緣且疎應對如高坐未有神仙學稚川世路淹回魚上竹歲華飄忽鳥驚絃時時夢到曾游處溪畔菭花壓釣船

蕭然無客似離羣都護邊書忽遣聞計日止戈應送喜何人磨盾欲從軍湖通舊引穿溝水城隔猶屯過嶺雲誰向壽安坊裏問廬陵風調有遺文壽安坊一名花市元張光弼故居

於潛王柘村明府招飲寓齋

古屋通津外官閑客復來危檣依水立疎樹向門開坐少於潛絹香餘下若杯明年天目約飽看白雲回

曉至湖上

出郭曉色微臨水人意靜水上寒霧生瀰漫與天永折葦動有聲遙山淡無影稍見初日開三兩列舴艋安能學野鳧汎汎逐清景

十二月十二日大雪用東坡聚星堂雪韻

寒空似墨吹雲葉今年真見頭番雪炰羔釃酒任豪奢擁褐攤書助清絶渚田飢雁跡欲迷深霧踆烏足愁折積盈暗隙曉光早灑急初更衆聲滅風饕旋作怒虎吼臘殘已似條蛇掣細填佛刹妙莊嚴靜檢詩材棄華纈會參老宿問當機中峯雪詩誰解當機作水看安得清言紛鋸屑有人鈴馱犯淩兢輸我蘆簾看飄瞥一篇語奇萬口傳東坡詩序云于難中特出奇麗明年餅大千村說江干往事更回首帆飽長淮思老鐵往與楊山雪中游江干今楊山客淮故及

次韻酬石貞石雪後過訪

安得孤清一破除近來交舊頗彫疎竹窗正在聞風處雪徑惟君著屐初僕射樂猶輸飲酒諸生業轉困傭書江干想見寒林好亦欲時時過隱居

於潛王明府寄白朮

市中何處覓靈蹤滿把雲腴手自封藥重一九斯魏帝葠誇五葉謝神農塵匣有藉能蠲疾福地於今可鍊容爲向小窗抄序罷幾時飛舃得相從皮日休詩白月半窗抄朮序朮序紫微王夫人作也

臘月二十四日風霰交作

塗竈傳茲日東京俗尚存祭猶名老婦靈欲乞嬌孫微霰侵敧枕妻風助閉門久耽蕭寂味甯與子方論

樊榭山房集卷一

原书缺此页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乙

雨中耕民寄新詩兼貺丸藥奉答二首以下己亥

抱痾臥旬日春物遂已深流光惜畹畹天色空沈沈密雨泫苔徑輕雲冒花林花飛憺世慮苔積娛沖襟開緘有佳約霽景猶可尋

若士思遠游達人謝拘束身如腰鼓顙四塵自奔觸豈無上藥草病求恆不足惠而思好我更徵桐君錄顧我寡禪益拜命亦良辱

三月十五日晚泊東新關

解纜細雨吹烟昏叢蘆高柳搖空村晚泊沙汀見燈火田家笑語生春温我生汎梗遽如許難得扁舟同舊侶休憎一夜風打頭明發青山堪與語

虎臯即事

塔迴廊迴燕燕飛送春人去戀斜暉似嫌犖确侵羅韈卻要殘紅作地衣

同青渠抱樸游惠山

梁梠日出宿雨捐主人急喚沿溪船清尊在船與已發剡剡麥秀翻平田游人愛游較我早爭入柳港吹香緜名園在眼昔夢到紅橋翠棧相鉤連九龍山色滿屋上妙有流水巖根穿瑽琤下赴照軒檻木陰罯鬱堪暑眠尋源且復入古寺泉頭小閣浮茶烟百甑汲貯轉甘冷遠道拆洗煩烹煎拆洗惠山泉見清波雜志南泠廬阜味奚似屈居第二吾猶憐平生飲水具真癖烟包雨笠同枯禪千羨萬羨竟陵子頓爽塵吻甯無緣道人髑眼照泉碧松聲為拂膝上絃罷琴落日我徑去塔影送客東峯巔

題對山開卷樓壁

僧樓恰對惠峯開寒玉泠泠步屧回待與山靈話疇昔杜鵑紅處我曾來

游薔薇觀

淮甸何年祀媪神雲階月地鎖青春隔江遠見山凝黛斜日初來雨洗塵髣髴韋郎情是幻妻涼花史怨如新無雙亭下青苔色閱盡閑游多少人

同程友聲紅橋夜汎

月黑水深荷葉路涼螢無數繞船飛與君今夜紅橋酒不負揚州白苧衣

登平山堂

落日堪銷暑疎蟬喚客游析酲嘗蜀井過眼歎迷樓天淨山容出堂空樹影浮昔賢遺勝地撫檻小遲留

初秋寫懷

風雨軒窗枕手吟乍涼曉覺滿西林年光又共草色變秋思有如雲影深坐對畫叉添寂寂閑尋茗盌試森森第三橋畔蕁香滑欲動歸橈一夕心

題陳楞山秋林讀書圖

橋隱迴溪樹隱橋人閒有此小林坰西風日日翻書葉吹得數峯如許青

西溪福清竹院

溪行與不已竹中得安居斜日入深碧泠然風更

疎牀下解脫履几上乾竺書山僧不出戶情滅心晏如

十一月一日自西溪汎舟之餘杭

性拙見山喜匹如故疾失餘杭有勝踐梭艇冒淒飂疎林翼霜岸破屋列烟術搖几溪光中煜煜上初日平野皆令姿疎澹狀非一泥逢載穫後田水涸已畢曠望愜所宜漸進叢篠密喧雀迎舟前幽討自擁膝稍稍居人稠佛剎林外出西峯若有期消搖聊短述

南湖晚望

清絕苕南境晚來歸鳥翻草枯羣潊出烟起亂峯昏僻邑無驅馬閑農早閉門叢祠望燈影神力至今存（漢令陳渾開南湖捍水有功湖旁廟祀甚盛）

游洞霄宮

大滌元蓋洞天夙所慕時時飛夢淩孱顏茲辰奮足遂躋討芒屩豈憚山行艱初從南湖歷四井霜清日出羣峯靜紆回路轉金綫潭鑑匳不動澄嵐影偶逢捧子爲指迷深入欑林竦壁得異境青山九鎖勢更殊千尋拔地秀不孤松栝溼翠交撐扶石橋流水聲可娛道旁碓響雲母粉巖隙乳滴羊須珠傳聞舊有無骨箬可等羅浮古蹟竹葉符帝留瓊館此奧區圓殿高峙凝塵無其餘廊廡雖湮蕪蒼筤萬个爲笙竽寒風噫竅洗毛骨白雲上下如飛鳧我思郭文舉無情木石相爾汝何時月底騎虎歸泠泠澗上聞仙語我思鄧牧心黃冠遺世來煙岑幽泉滌硯作山志俗士未許窺清襟自從獾郎作相年祠官往例靡諸賢提舉惟有李忠定栗主塑像永永無祧遷尙餘御筆觀虎臥（洞天福地額宋理宗御書）寂歷閑階少人過真茶啜比換骨膏半日盤旋雜行坐天柱峯大滌洞瑤房玉宇恍如夢太息天寒日短不得游留與他時策杖尋清秋

喜雪

試雪連朝雪已成彎跧板閣冷光生斜飛堦面偏多態白膠池心大有情炙硯可無今日與打窗仍作去年聲水仙已萼黃梅破共領人閒第一清

雪晴

積雪色固佳消雪無留痕南榮聞餘滴東曒曖微温既霽風漸柔淺綠含陳根苕穎行有時靜念造物恩余拙謝百事抱影寄空村淨名經卷在昔誦尙默存婆娑一室閑妙香領無言

次韻答繪卣春日見訪不值（以下庚子）

東郭半春色能來破蘚痕隔林機躡響比舍井泥渾行藥非過市看花乏應門棲遲如可託重肎顧荒園

原作　錢唐　金志章　繪卣

雨後春泥輭行吟認屐痕菜畦迷遠近池水漲清渾看竹過隣舍聞鐘憩寺門詩人不可見惆悵出東園

四月十日湖上作

愛來湖上作浮家艇子衝波一道斜日晚水仙祠下去青山影裏采蘋花

九月五日南山紀游三首

石屋

秋晴風滿山破寺娛清晝石作鬼面皴樹比佛胛瘦天橫尋丈碧幽幽坐雲構摩挲辨題名苔蝕半脫漏

水樂洞

徑折穿羊腸複洞空響接清游宛前事七稔等交睫裂石出怪杉黏竹見寒蝶乞此流水聲洗我雙荷葉

理安寺

老禪伏虎處遺跡在澗西巖翠多冷光竹禽無驚啼僧樓滿落葉幽思窮扳躋穿林日墮規泉咽風淒淒

蕭山

喚艇晚來急天陰雲欲凝樹紅迎北幹江白隔西興賣橘山家賤歌菱越女能東游興不淺篷雨響疎燈（北幹山名）

山陰舟中四首

寒雨歇晴曉未歇故添溼翠到船窗西風併作銷魂思新雁一聲飛渡江

白塔湖邊孤櫂開風回忽卷亂雲堆越山絕似西施髻朵朵翠翹浮水來

幽泉細細葉蕭蕭白石清沙舊板橋最好晚山堪畫處一帆風裏送歸樵

鏡水稽山照眼清吳兒未肯寡詩情愛閑欲向天公乞采若籠鵝足一生

夏蓋湖

幾曲蘆漪外如梭艇子過駕風波忽大到海地無多茫昧思前古悲涼發慕歌（事見晉書夏統傳）寒更何處泊髣髴聽鳴鼉

義石謠（并序）

慈谿縣長溪嶺下有石翁仲明故宦某墓上物也後嗣衰落將鬻於他姓夜夢翁仲告曰吾事君先人久義不可去明日集衆牽挽之重不可移强舁至數武遂折焉鄉人奇其事爲亭覆之顏曰義石予過而作是謠

武擔有石鏡祇照妖魄啼昭陵有石馬但解中宵嘶長溪嶺下松楸地石人將移寧隕墜無數青瑩照漆燈憶君長是垂鉛淚溪風颯颯石人語吁嗟得新毋捐故

展先大父墓感賦

吾祖墳頭柏先親昔淚斑生遲違撫抱僑籍隔家山遺德耕耰內棲神恬漠閒酸辛纔一到酹草想音顏

鴛脰湖

帆影挽不留依依掠沙渚豁然晚湖開平遠迷處所病柳隱漁屋孤烟識炊黍單舸若汎鳧得魚網自舉嗟予紛塵營衝寒久延竚同在一水閒寸心肯相許西風不見待吹斷蘆中語

姑蘇旅舍夜雨

他鄉今夕雨漂泊暫停橈不滴無愁地偏聞少睡宵風傳街柝冷雲溼寺鐘遙多謝殘燈火留人烏鵲橋

欲游滄浪亭因雨不果悵然有作

喧闐海涌峯岑寂姑蘇臺仰止濯纓人兩度仍空來水竹不寓目吳船還獨開想見破窗下雨點寒莓苔（野蔓盤青入破窗蘇子美句也）

新豐

百里丹陽路炊烟聚一區有霜侵旅鬢計日改川塗水落塘猶在天寒酒可酤詩人例辛苦蹤跡滿江湖（晉書張闓爲晉陵內史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頃葛洪爲頌陸放翁入蜀記云太白詩南國新豐酒即指丹陽之新豐）

廣陵寓樓雪中感懷

北風凜削肌柳花溼而墜小樓更添寂薄酒不成醉入夜短燭孤羸僮已先睡何人煙寒譙隔院喧鼓吹沈湎居者心浩蕩游子意平生澹泊懷榮利非所嗜西笑詎云樂明發難自棄茲來捫空囊翻爲故交累（謂程友聲）因思在家貧饘粥尚高致東書細遮眼疏花香破鼻紙閣無多寬迴隔飛塵至因之問故園南鴻煩寄字

寶應舟中月夜

蘆根渺渺望無涯雁落圓沙幾點排明月墮烟霜著水行人今夜宿清淮

渡河

北來始作汎槎游晚色蒼蒼望裏收一綫黃流奔禹甸兩涯殘雪接徐州古今沈璧知無限天地浮萍各有謀明日輕裝又驢背風前慚愧白沙鷗

騾車口號

轣轆雙輪盡日顛黃塵一隊逐蘆鞭柳絲未吐梅將萼夢到西湖罨畫船

宿遷

漸遠江南地難禁朔氣威檣烏河上集塞雁驛邊飛冰勁妨行轍塵輕襲客衣明燈投野店草草亦如歸

郯城

下邑古郯子寒朝脂我車亭猶傾蓋舊俗是問官餘烟含凝微雪風餐芼凍蔬飢時聊慰藉行役意何如

過沂水

征轅指沂水驚沙落如雨禹貢諸大川北來數凡五（震澤江淮河沂）靈源自艾山其又始敷土遠會陪尾流東向滄溟吐窮冬方凝冰文漪靜不舞居人鑿用汲色瑩白如乳匪云川無梁橫板劣接武懸車藉衆舁索錢難饜取喧豗久乃過偪側良亦苦何時興梁成神明載縣譜從此隔岸山快展兩眉嫵

半城

雪消半露翠孱顏縈盡征途犖确閒畫看最佳行最險將車初上大弁山（弁作平聲）

蒙陰

衝風苦愛帽簷斜歷尾無多感歲華卻向東蒙看霽雪青天亂插玉蓮花

羊流店拜羊太傅祠

茅屋疏林雜晚炊羊公祠下獨來遲探環已失前生樹墮淚猶存故里碑盛德在人如昨日清談誤世詎同時雍容裘帶瞻遺像深媿無才進些辭

泰安道中望嶽作歌

平生五嶽願未從真形突兀蟠心胷東游齊魯首瞻岱百里遠見嵐光濃半天明滅千芙蓉羣山如水皆朝宗盤車五汶豁雙目元氣迴薄開春容青帝所宅神秀鍾富媪孕碧欑諸峯位當出震德在木夭喬萬狀敷葱龍尊如端冕秉璧琮嚴如闌戟羽葆重陰陽闔闢百靈集魚雅想見乘蒼龍荒荒輦路人不逢一枝安得扶瘦筇堆梨散棗無覓處白雲猶護秦時松維神惠澤霑三農只今苦旱方窮冬獻歲二麥望成熟玉戲快雪除災凶(時山東雪未霑足)我來欲訪安期蹤八渟海外洪濤舂天之五嶽有東嶽矯首遙眄心怔忪征途鞭影何怱怱孤烟一抹歸鳥衝不知氣象爾何物但聽木末敲疎鐘(謝道蘊泰山詩氣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

晚次齊河

白日沒長林風埃滿客襟山趨野寺斷烟入戍樓深飲水防齊癭懷鄉類越吟匏裝寒更緊釀雪未成陰

除夕宿德州

客裏休尋錢歲筵河干聊爾息吟鞭荒村已是裁春帖茅店猶聞索酒錢燭爲留人遲見跋雞防失旦故爭先卽當遠鐸仍催起回首東風又一年

河閒懷古(以下辛丑)

瀛海盤迴地勢雄古情客思共無窮錢工數處囊偏澀鉤欲藏時酒易空三日開年歌吹寂一城飛轍往來通獨憐大雅今銷歇誰向苔花問故宮

都下春雪懷里中諸友

春來旅思極瞢騰枯坐窗閒類凍蠅撲絮乍逢燕市雪搖風不見米家燈地爐勤撥聊添火硯滴難融可奈冰爲問孤山梅息耗幾人游舫得閒凭

南歸次琉璃河

一昔都亭路歸裝只似初恥爲主父謁休上退之書柳拂差池燕河驚撥刺魚不須悲楚玉息影憶吾廬

苦水鋪

苦水名初識何年續水經高榆齊剝白(時山東苦饑)細草遠連青牆上驅雞過溪邊飲馬停勞人歌一曲顑頷有誰聽

任城夜雨

城上陰雲覆酒樓城邊行客苦車休鄉心已逐殘春雨一夜平添汶泗流

東臯閑居

白袷成新隱青苔徧舊蹊水明村裏外樹罨屋東西菜把官羊敵茶香佛粥齊慨焉思靜侶安得手同攜

李森劫鉢圖吳耕民索賦

般羅迦婦色最姝噉食人子充飢劬彼鬼亦復愛其子賓伽雙髻玉雪膚山雲爲衣女蘿帶撫摩不忍離須臾佛以慧眼照惡趣知具佛性無差殊定力攝入水精鉢宛轉求出啼呱呱爾時鬼嗔逞餘技鳴笳連鼓相嘯呼兩甄八陣聚什伍頭角巉嶪雄牙須拔河絙鼉挽萬石雲車風馬來張弧擲刀

作雨滿空際吐氣爲火緣都盧豈知是鉢屹不動縱有藕孔難亡逋毋慈淚等大海水五體投地稱南膜琉璃喉出微妙諦汝啾人子無時無汝子五百盛種類云何結念徒匾匾羯肌王女過去是不持戒故淪兇愚能於我法修淨業還汝大寶光明珠毋喜禮足向調御本無有鉢攜其雛畫師何者善狡獪細意渲染爲之圖人言可憎定不妄說鬼聊爾相歡娛書生亦有弘誓願願勿瀕海生虎貙是日聞臺灣有寇警

五月晦日作

孤行但寂寂流光恒冉冉豈乏奔競途廁足畏嘲貶屋餘古人書高逸跡可檢食力慕徐穉通隱羨何點苦無上水田二者附亦忝歸來倏初暑荆扉白日掩耽此綠陰閑養性惟以儉林風吹葛衣池影翻鵁鶄少焉西山雲屋角生有渰萋萋雨氣來沈沈夕陽斂向夜默無言草際孤螢閃

夏至前一日同少穆耕民汎湖

雨後看山綠繞城鏡䙡初卷半湖明荷邊魚在香中戲橋上人從畫裏行料理酒杯無俗物銷除席帽足閑情水風忽送涼如許搖曳新蟬一兩聲

西湖竹枝詞三首

楊柳作花湖水香湖上樓高不見郎西山惱殺冷泉冷南山愛殺長橋長

新隄桃李能白紅畫船來往只湖中郎怕傷春復傷別儂怕愁水又愁風

儂住西村暮又朝摺盡畫帬金綫條女兒山頭新月上照儂自埽雙眉嬌

晝臥

妄心澡雪盡教空長日關門一枕中跂脚飛塵難我涴支頤清夢許誰同黑鶯燕子翻堦影涼受槐花灑地風慙媿夕陽如有意醒來每到小窗東

題文五峯蘭亭圖

江東禊事晉羣賢內史風流老筆傳水色曲如蘭上里山光青似永和年一亭雲日供觴詠四面松篁替管絃展卷好留陳迹在莫隨醉本散飛烟

七月十七夜對月時將之婺州

繩河斜影落風林獨掩柴關露氣深好月不嫌遲照坐已涼何恨早攤衾事過唐肆空求馬跡類寒枝未穩禽爲報東陽山水道安排烟翠待清吟

湖上秋陰同陳楞山符幼魯施竹田張東扶作

秋氣在蘭舫澹然諧素心蕭雲翳空水滅景墮遙岑欲寫尤難狀將留不可任絕憐歸渡晚疎蓼一叢深

晚發江干

落日挂帆去背人飛鸛鶴風烟秋半淨江水晚來波漁浦山爭出樟亭樹忽過尋源意飄蕩一聽越鄉歌

富春

富春縣前江勢奔危樓如畫俯山根林林人影向沙市葉葉風帆下海門秋入遙空無寸翳旱經焦土有千村田家正墮憂時淚安得新酤倒瓦盆

江行曉望

膠角遠村雞江行俄已旦推篷貪清景涼露半天散遠洲信逶迤盡處如玦斷連山聳蒼翠緣流競秀粲水際烟輕明忽抹山之半徐引青楓端漫靡不知岸阿那幾幅帆日華相凌亂漁商互通語來去乘汎瀾微微遞遙鐘隱隱見樾館悟此趨向歧層波媚獨翫

夜泊桐廬

弭楫桐君山欲謁桐君祠桐君不可見月黑山參差是時秋江明遠近生寒漪村深犬吠客夜靜鵲繞枝臥聽戍角聲悲雜松風吹作客山水鄉塵土何由緇

七里瀨釣臺下作

山入嚴灘合沓遮灘聲盡日走雲沙禽魚不解留行客鄉里唯聞重釣家蜎蜎涼風帆影轉層層僧舍竹光斜補脣晞髮詩魂在搜徧枯腸自煮茶

石塘洪阻淺

甘雨一匊慳秋水落涯涘舟喧積石横月在行客起褰裳涉微流寒碧亦可喜寄謝嵩高人毋憂傷玉趾

望金華山出雲俄而大雨

齋心訪名山駕言入金華金華迢迢不可到但見翻風撼石樹色何槎枒籃輿徑穿城外去一析遙青亂鋪絮森然三十六洞天正在白雲離合處忽如饙餾炊乍濃又訝奔馬來何峯其閒坌涌墨翻汁俄頃變化隨飛龍不辨山巔沒山腹山與雲旋溼淋漉冰壺洞中水簾倒卷珠琲垂散作秋霖落雲族雲中髣髴懸霓旌神仙得者皇初平石羊叱作雨工起奮鬛抵角跪且鳴噴灑林巒天瓢傾山邪雲邪雨奇絶衣溼松明還可爇何當聽雨鹿田寺暗瀑吹窗燈暈結但願打鐘埽地老此山結屋青崖坐看雲生滅

自金華至永康道中作

筍輿懸度翠嶙峋連日看山態轉新磵仄泉疑翻白鷺雨深松欲化青人秋衾夢落前龕磬晚飯詩題破壁塵不是平生多遠意寂寥無侶恐傷神

永康懷古四首

方技用前民利在不詭俗趙侯善越方秘怪駭羣矚梧鼎爨屋茅張蓋坐溪綠徒嬰賢令法逸翮謝高躅吾欲毀其祠勿奏神絃曲（事見後漢書方技傳）

穹龜大如笠不隨風雨飛有人入山去徒步擔之歸纜船夜著岸老桑灼禍機以諗諸葛恪物類感甚微析薪使其爛同盡知誰非弘覽既靡漏保身宜不違如何石子岡蘆葦爲單衣（事見吳均續齊諧記）

天寶觀前松峨峨三千年一旦化爲石磊砢節目堅匹如託劒解識者唯神仙賞此松石意安得凌紫烟（事見沈汾續仙傳）

雲巖高參雲巉絶無與偶奇哉巒藏舟不可負之走舟尾如蠆垂巨釘墜誰取野僧洗鐵花遂落孟兼手（張丁）治爲剸犀刀佩以期不朽奈何非其人異物或爲咎神鋒忌太銛藏用古來有（事見徐尊生懷歸稾）

將返武林留別張梁友先生

十日琴堂任天涼抱病歸偶游嗤索米臨別感傳衣社鼓聞茅店豁春隔竹扉心期還不負久薄世輕肥

九日同東扶游棲霞嶺諸蘭若六首

淨業菴

城中厭喧卑尋山事幽屏旁舍啓樹陰葉下秋更靜刹那悟塵緣香寒對僧影

白蓮菴

安禪最高巔南峯俯突兀蕭條白芙蕖池荒香不發微諦亦已忘疎磬散清樾

法螺菴

同游皆淨侶契此林下居翳翳半峯影空院生寒初迷方未云指塵跡遂來疎

帆菴

石路轉蒙蘢何處尋梵放帆菴始知名高閣時可望竹風起夕陰蕭瑟難具狀

近溪菴

隔溪已延佇入門山幽幽暗泉不聞響窈然林壑秋何時期支公巾缾復茲游

嬾雲窩

殘陽在檐閒空翠落如雨道人摧貢高留客嘗法乳向夜依禪關唯有雲幾縷

東園

麂眼籬邊豆葉零機絲一半掩荒扃舊游慣識東門菜秋露秋風十里青（宋時東門絶無民居彌望皆菜圃故土人有東門菜之諺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至今俗猶然也）

晚秋齋居

一夜霜風撼竹門年年秋事在丘樊貧憐圓菊仍分豔靜覺涼蕃自減喧干世策堪黄口笑背時詩待素心論中年不負蕭閑味落葉池邊釣石温

試天目茶歌同蔣丈雪樵徐丈紫山作

陸鴻漸作陶偶人茶事往往傳失真四十三種列高下天目品與舒州鄰東西頂池湛雙鏡奇峯秀崿排青旻許邁宮連道陵宅靈根迸石無纖塵含滋雲霧灌泉脈抽芽一一留餘春山僧采焙趁穀雨紙囊箬裹封題新肉食貴人未知重倒取武夷羅岕空紛綸雪樵子心似天目山頭兩泓水獨識茗柯有至理市隱近在吳山坊坐我三腳之木牀空庭晝靜啼寒螿爲我手瀹魚眼湯須臾越盌發妙香微參鼻觀風悠颺名山秀液入肺腸悦然置身天目頂青神鳳集樹下同相羊（李德裕平泉草木記木之奇者天目之青神鳳集）雪樵子邀我與徐丈同作試茶之長歌兩篇傳示句清語硬肩相摩我無筆力奈爾何天目茶可拍天目筍可挑安得茶筍佳時一赴山靈招勿使塵中立望空迢迢

臘月二十四日探梅孤山題壁

屈曲紅闌繞幾巡冷雲先作一分春梅花半樹倒臨水便與逋仙寫小身

人日雪（以下壬寅）

巧將薄雪破春妍便有幽禽到酒邊料峭餘寒作人日寂寥情味逼中年梅花何處已堪折柳絮無端早放顛惡客不來塵事絶蒙頭乞我醉時眠

耕民齋中看梅

幾樹疑在水參差簾影空苔皴微冒雪花側半吹風閑思燈初落春懷酒正中妙香須管領況復與君同

題亦諳上人黃山圖

憶昔觀此圖南屏倚高閣松雲蕩心魂有句不能作冉冉七陽秋南北縛雙屩去年東阿城逢師瘦於鶴如聞化人心積蘇故可託停車通一語游戲除六鑿我歸師亦歸昨夢風埽籜塵纏最慙媿咫尺跡如削入春獨掩關窗疏遲景落此圖忽寄示逋句云當索舊觀已復還慰眼暫爲樂似證飛行仙層層度林壑唯聞木蓮花香氣滿寥廓真幻兩無住黃山被師攫借師畫中禪聊爾資嗢噱

清明日宗陽宮浴

昨雨今已霽朝旭開人眉不知此何日簷柳青垂枝徐步叩藥宮消搖志所爲道人憫塵垢俾我洒濯之宛頸上善水道家沐浴七盆一者上善水出雲笈七籤如凫拍漣漪宿滯散百脈餘潤融三池起詠內景經勝食齋房芝風篁拂苔石肅肅靈籥吹被髮游物初老子吾其師

游龍井

惠遠住虎溪辨才住龍井坡老獨見訪送過風篁嶺亦如虎溪邊三笑趣自永遂令龍井名遠與虎溪併惜哉過溪亭跡滅蒼烟冷而我果斯游多年願力猛穿村拂女桑度磴落山杏何時毗嵐風吹墮石雲影片雲石已仆安得巨靈手重扶使之整寺門

萬竹中脩脩翳光景幽雲擁殿角諸佛同一靜僧樸狀野鹿問事不復省導我窺井闌淺可勿用綆傳聞金鰻鱺或見游藻荇豈其青泥蟠時出應祈請前年秋大雨水立勢欲騁神物終斂形取足供瓢癭是日僧所述如此摩挲秦郎碑陳義臻奧境泉德類有道片語默已領酌泉爲裵回殘陽閃鵶頸羨彼樵牧流終身事幽屏

題金繪卣江聲草堂圖時將入都

江聲主人江上住范村西去緣江路草堂髣髴木香村竹嶼依稀鐵爐步門前江色晴黏天屋角嵐霏晝搖樹柳絮著水魚正肥花片入簾燕新乳主人急裝將遠游風光似此盍少留塵中知己苦寂寂鄒生枚叟徒沈浮爲言頻年役衣食人生識字甯無憂有田十雙我將老息壤在彼盟諸鷗華君秋岳墨戲今倪瓚下筆烟雲互凌亂歸來舊徑在眼中隔浦低橋青不斷貧無送子雙玉缾展畫吟詩反覆看他時相約力著書釣石猶堪置柔翰

城東落花

富景園中萬樹斜深紅縈草淺縈沙今年病酒無人事纔得工夫送落花

懷徐丈紫山客金陵二首

中秋過後重陽未澄碧天光裂葉風濁酒一杯歌一曲久無此興欠徐公

春分彈指又秋分記寫新詞篤耨熏今日秦淮歌板絕僧樓應夢馬湘君今年春分同紫山賦綺羅香一闋

和蔣丈靜山九月八日登吳山

聞道城南載酒游清江如畫遠峯稠不愁紅葉明朝雨先借黄花一日秋老去情懷無檢束興來風物即淹留登高難得鮮新句搔首真慙趙倚樓

題吳丈志上小像

我識石倉叟長身比鶴癯青衫舊名士白髮老潛夫城市看花入溪山載筆俱襄陽習鑿齒著述近來無吳丈近葺武林耆舊集搜討最爲該洽

東臯晚秋

東臯土閑曠薄暮行蹤絶因思古隱者於焉衡宇結元末范思賢居錢唐城東地平衍有草木禽魚之樂賦詩鼓琴爲娛自號東臯隱者見徐一夔始豐類稾近市既無求浩歌氣彌烈令我懷斯人魚鳥轉親切翛翛林水閟遺躅猶未滅得風枯條鳴將霜遠天潔悵矣不同時誰慰授衣節

樊榭山房集卷二

樊榭山房集卷第三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丙

相國寺訪亦諳上人（以下癸卯）

吾師諸行苦白足辭南屏洗盋入城市破寺風泠泠昏旦塵一聚不見芙蓉青閉戶即丘壑自性非殊形許由未聞道棄瓢徒內熒耳非駐聲器無耳窗無聽晚樹下落日龕燈冷於螢孤情出秀句勿事重翻經

春雨夜坐

春懷憺無豫多雨境亦適平生遠游心中歲但荒寂臥聞簷閒溜時作幽泉滴影事詎可追新愁何用覓正復念梅花高樓一聲笛

雨中同符幼魯聖幾汎舟河渚看梅暮至西溪

春山始可游逢雨成奇矚亂水添魚梁奔雲出幽谷低篷何所詣蕩漾轉深曲回瞻雲峯遠前與花林逐寒姿媚荒筠一一事膏沐因依遠人境搖動淪漪綠客有解清琴雨深音斷續暝色入孤絃風燈逕茅屋去舟尚躊躇花光看不足

宿永興寺德公山樓

昏黑山雨歇一徑松烟蒙微聞梅花氣吹落疎磬中詎惜衣履溼宿處投支公凭樓荅人語迥與雲際同少選沉靄斂俯聽幽林風明星忽三五挂在殿角東短燭照春綠夜靜山逾空觀河悟衆象拂石期冥鴻神清了無夢亂壑流何窮焚香以達曙玆焉悅微躬

同作

錢唐　符　曾　幼魯

空山行晚雲褐衣溼春雨昏際人漸希杳靄入深路曲磵伏潛流叢篠紛交護到寺僧相迎把火話轟素雨止鐘亦殘星光出幽樹境異心頓開魂清跡偕赴夜窗覓山影影忽落如霧亂耳百松聲鏘然奏韶頀清極本無寐有夢亦同趣至曉重徘徊烟華想流注

永興寺二雪堂曉起看綠蕚梅是馮具區先生手種

幽人先鳥起林磵正寂然是時春空霽山翠爭便娟的的花閒雨濇濇花上烟烟雨爲合離花態亦變遷祭酒昔游此手種猶生前傲兀根倚石敧倒枝暎泉微馨委陳迹高格同枯禪儒官罷亦得不廢招隱篇攀花久延佇世已無其賢

溪上巢泉上作

訖溪遂窮源東峯屢向背朝日上我衣春泉淨可愛不知泉落處潺潺竹籬內喧聞兩疊瀉靜見一潭匯松風颺纖碧花影蓄深黛名言猶有相幻照乃無悔悠然巢居心頗欲終年對

秋雪菴（菴在水中四面皆蘆葦秋花時彌望如雪故名）

夙知秋雪佳契闊三歲周今來際春初還有秋雪不曲港迷進艇花源信回流稍深天影展四顧雲水幽弱蘿未拆土髮柳空依洲息心歸淨域彈指開香樓所得殊寂寂無營諒悠悠此日樂莫樂觀生侶輕儵

柏家園行三四里皆竹樹梅花中

邅途抱町畦緣林窺嶒嶙古屋氣始暄閑園地常潔梅竹素所饒衣食理未缺既得長子孫還以資妍悅叢叢綠雲外斜陽照花雪烟影望自深風香渺難說行吟覲歸禽安居務新節暫游如久棲悵與清景別

晚入石人塢還永興寺

攙蘿尋微徑山意黯將暮幽討忘體疲窈窕入深塢激瀨不通人踏石凡屢渡返景忽難留蒼蒼目爭赴萬竹皆為風千花弁成霧去鳥有遺音歸樵詎同趣夕梵懷信宿春溪延緩步入門不生月仍倚簷際樹

春日汎舟北郭

出郭逢初霽篷窗任意凭氣新如有獲興到亦無朋遠水浮春寺青山落晚罾為憐桃李色歸待月東升

春寒

漫脫春衣浣酒紅江南三月最多風梨花雪後酴醾雪人在重簾淺夢中

綠陰

幽人與時鳥共喜綠陰成一徑千林暗斜陽片雨晴臨池想康樂繞屋咏淵明即此忘春去悠然悟達生

雨後坐孤山

林巒幽處好亭臺上下天光雨洗開小艇淨分山影去生衣涼約樹聲來能耽清景須知足若逐浮名媿不才誰見石闌頻徙倚斜陽滿地照青苔、

夏日閑居

畏景何堪出風前臥簟斜樹陰連別徑草色入鄰家舊業閑來廢禪心病後賒今年飢似朔不擬上公車

湖心亭大風快涼得絕句二首

西北雲多失柳陰快風特地埽煩襟不成飛雨闌干外涼殺沙邊兩睡禽

湖上青山深幾重紛然幽綠舞長松何人為喚昭華手橫笛吹驚水底龍

清平山精舍納涼

崖上緣修竹城南界小天幾人來亦偶六月與尤偏江遠平看鳥窗虛俯聽蟬清風惜不得借與客堂眠

七月六日立秋送陳授衣之廣陵

作客畏逢秋君今詎不愁五湖飛一葉七夕在孤舟殘暑過江少涼螢逐暝流歐公堂外柳為訊舊同游

金以甯齋中觀蘇漢臣埽象圖

西域乘象利戰攻南越貢象趨華風趙家山河已幅裂欲圖王會誰能同當年明禋教車象象院驅來列成兩（吳自牧夢粱錄明禋年教習車象車後大象二頭觀者如堵）開封蘇郎設色殊寫出突過閻令上貝多樹底風泠泠蠻奴馭象唯使令黏香似是孔雀帚瀉水但用頻伽缾高僧侍者狀奇詭作禮蕃王喻微旨蹴踏能將大力馴埽除不使纖塵累西域之象南越無六牙

四足蓮花敷畫院良工具深意調服強敵如斯夫君家此圖傳自昔仍在錢唐睹奇跡裁詩復共小低頭香斷空齋山月白

中秋對月懷都下故人

玉宇無窮望眼寬不辭清露溼杯盤秋來南國宜高臥月傍東城得早看豆葉響回三徑靜桂花風入二毛寒誰招遮日長安手直到天明共倚闌

秋夜聽潮歌寄吳尺鳧

城東夜月懸羣木洶洶濤聲欲崩屋披衣起坐心茫然秋來此聲年復年壯心一和小海唱二毛不覺盈吾顛賀中雲夢呑八九要挽天河斟北斗倏忽晴空風雨來杳冥水府神靈走時哉會見滄溟立自是乾坤有呼吸軒轅張樂萬耳聾洞庭天遠魚龍泣須臾聲從靜裏消一蛬獨語星蕭蕭天明作歌寄吳子想子中宵亦聽潮

張東扶移居瑞石山麓

昔君買宅時城西數相見欒闌碧逶迤書窗淨于練意復厭喧卑擇隣猶未善栗果多博徒出入須障面愛此城南山翠逐深巷轉張南與周北戶戶事筆硯高楓紅一林奇石青數片留雲罷香爐賓月橫琴薦語我色忻忻邀我意眷眷我賃東皐居有若營壘燕差得水三分無山讓君先里鮮可語人閉門俗自遣過存近亦稀頗不費茶串連牆恨未能來往共歲晏

初寒著敝羊裘戲作

一領尨茸歷十霜西風重見出空箱忍寒貫酒無多直穿袖吟詩定幾章敗絮何慙擁王霸險衣今笑裏周郎漸看不隱山肩瘦萬丈虛言蓋洛陽

冬日同東扶游鳳凰山

故宮何足問佛宇亦摧殘本以塵緣幻來將道眼看江山迎小雪竹樹逼清寒雙雀尋苔啄飛飛下井闌

楊貞女詩

楊氏有貞女窈窕年初笄英英司馬孫喬木無卑枝明心兼秀質說禮復敦詩行媒得快壻許嫁亦不遲何郎薊門死女聞涕漣洏上堂告父母聽女前致詞女幼習詩禮大義或少窺古稱未亡人鮮有不結褵若女而不婦佗適無相訾此語衆苟同女心難自欺許身等珪璧親命詎易移匹如壻貧落夙諾無參差貧且不可背死乃忍背之女心抱微尙奚取鄉國知當歸何郎家再拜從此辭父母聞之泣咄咄事大奇汝有松柏心吾亦不汝乖桂楫青絲紼相送於河麋吳閶三百里雲水天一涯本意曲顧歸竟爲同穴期入門拜尊章毀容披素帷身是女貞木淚作寡女絲死當化王雎生當號長離

雨後寫望

風敲病葉入疎櫺雲破寒山數筆青十日鼓琴晴始出夕陽依舊滿迴汀

贈韓丈自爲

金粟風流久絕羣弁陽今復見夫君梨花萬樹營生壙自說他時葬白雲

嚴朗屋寫小像爲杜子春事索題四首

長安游戲倦風埃論到錢愚劇可哀脫手紫標三百萬杜郎依骨本仙才

雲臺峯頂約驂鸞杞犬芝童覓最難上界曾聞足官府囊空不賸一錢看

丹砂成土鬢成絲月下空封六一泥畢竟求仙因藥誤被紈飲酒是男兒

君如夷甫不言錢卻釆虞初入簡編歸去但尋梅尉女挑燈細話小游仙

閑居和丁敬身

徑有青蕪石有衣不嫌蕭瑟與心違隣燈明處先穿樹山雨來時自打扉營室差能學劉峻養痾多爲擬王微災年杞菊收猶薄且辨(蒲莧切)晨興小忍飢

寄徐丈紫山嶺南

此別驚垂老初鴻有信傳勤收駐顏藥儉用賣文錢鄉夢過梅嶺吟情寄竹田歸裝定何日目極浙江船(漢書南越處篁竹之中師古注篁竹田也)

雨夜聞雁

燈花不向雨中開擁被愁聞雁叫哀深黑雲天箏柱落昏黃庭院擣聲來誰家關塞書難寄到處江湖羽易摧甚欲孤篷南浦宿殘蘆滴瀝夢驚回

哭王源村丁茜園二首

平生師友十年閒雪月花時記往還原季長貧成白首應劉俱逝託青山篋多遺稾從人取室少孤兒信命慳北郭西橋同此恨笛中先後淚潺湲

賈生賦裏歎浮休欲再爲歡挽不留練日人閒誰會葬傷春地下必相酬谷音寂寂雲無色神理緜緜水自流兩地明年作寒食棠梨零落一般愁

金壽門過訪以詩卷索拙序茶話良久殊慰寒寂

爾我相看已壯夫恆河照影昔游徂江山與好朋尊隔羅綺年來一字無折腳鐺邊殘葉冷缺唇缾裏瘦梅孤只應絕調艱爲序卷卷淹留類賈胡

缾菊和丁敬身

翦供寒花霜露餘琴牀筆格暎森疏徑松荒後爲缾隱山杞持歸伴水居影晝銘心燈耿耿夢香養鼻蝶蘧蘧幽人服食宜清苦留得風標一起予

懷亦諳上人游鄧尉

城中數見不相遇阿師始是心出家寫經坐沈木瀆雨負杖吟過銅坑花天寒正覺五湖遠歲去那用雙手遮窗前舊竹亦可念一兩三莖曲復斜

東扶送水仙花五本時臘月七日雨中

春思於花亦太廉一花一葉一愁添肉人不合尋常見燈影娟娟雨半簾

題沈欒城歌詩圖

戍削春衫瘦更妍故持樂句近君前玉溪比日風情減難擬清歌沈下賢

汪青渠營土橋精舍去予居二里許雪中過之不值題壁二首

近得林中侶堪爲雪裏行玉川雙破屋東郭兩先生積素微封徑寒雲半入城白鷗吾與汝一笑眼

俱明
竟日空亭坐遲君開板扉幽禽啄凍雪風竹發清
機孤趣忽自悅遠言相與違昔人翻輿盡容易剡
中歸

寒夜同沈欒城杭大宗集趙功千二林吟
屋分詠歲除節物二首

膠牙餳
節物關人意殘年一楪添蓼花分點綴粉繭共黐
黏俗嗜難頤解微甘使口箝不妨吾舌在蜜味得
相兼（陸放翁詩新楪餳枝綴蓼花）

籸盆（籸盆宋時亦呼生盆見劉昌詩蘆浦筆記）
屈指開爐後生盆卽漸催紅飛松葉火白壓豆秸
灰列屋明通夕深廳聒一回兒童應未覺扶暖上
簷梅

同欒城耕民游艮山山在城東北高可二
丈許蓋土阜也旁列古松三四晚風肅然
殘雪在地臥殘碑已中斷讀之不甚了了
乃元艮山土神廟碑大德己亥紹興路儒
學錄古杭沈德章記并書廟不知毀於何
時作詩紀之
阜亭雪未消數峯粲可數城陰艮其背有此山戴
土牽拂無事朋共探風物古晚寒閉漁村斜陽入
蔬圃疎松時一響似喜我輩撫徘徊去仍留斷碑
記祠宇惟存豬兒年髣髴辨某甫斯人今安在閱
世如過羽社翁一尊酒寂寞罷歌舞明年梨花時
再尋比韋杜沙河春水生看客曳柔艣

歲除日同王雪子吳耕民放舟湖上入南
山作
路入南屏葑草荒冷雲閑鷺兩相將岸痕倒樹生
新水塔影留人戀夕陽春入九分來鼎鼎年三十
二去堂堂青山似欲償詩債著意湖邊列雁行（白樂天詩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

春來（以下甲辰）
忽忽燈期過春來只惘然花開貧酒戶草長舊情
田小檻抛書坐幽窗背月眠無人知此意語鳥漫
相憐

題盛嘯厓樵秋圖
秋碧有聲霜紅有色山寒不欺徑仄不惑一耒而
耕一船而漁行吟負薪孰云非夫如困之石亦介
其守予肩則頳予顏則否籬延于菊門隱于莎扃
歸乎來勞者遂歌

溪上巢懷去年與幼魯同游
山行有常期卽事感今昨春候雜暄凄人心異所
託獨爲泉上吟坐聽鳥聲落鏡我塵土顏竹木影
參錯我友支許流往者共斯樂去矣渺川原懷哉
悵猿鶴幾人京華游能不廢丘壑擬宿贊公房夢
尋煮茶約

石佛菴贈敏上人
釋子吾宗秀新詩似白雲開門一花落繞屋百泉
分定老烟蘿色悲同魚鳥羣塵中漫回首清話幾
時聞（元詩僧白雲英上人唐侍御元之後也）

沈大匡先生華山草堂

心跡竟沈淪空山閟古春亭留唐野史名在宋逋臣破壁全題字雙松一作薪惟應千載上媿殺瘦腰人

西溪梅花已殘永興寺綠萼二株正盛開

春風十日怒於虎香雪紛紛落成土我來恨與花愆期嬾逐閑雲入花塢一笑逢此萼綠華冷寺空庭相媚嫵林端初日開煙霏縞曜鮮妍世希睹花雖無言酬以意爲待幽人來作主幽人與世實寡營捷足纖兒每工侮目成色授不嫌遲卻月臨風更須譜空香入馨韻微茫枝格橫苔影交午爲花不惜三日留隔竹一聲啼翠羽

二月十七日重游洞霄宮探大滌洞天

振衣浴罷體更輕竹杖投石聲彭觥空山昨夜龍洗窟雨過萬壑泉縱橫山靈知我有默禱故遣松風作前導一峯陰見一峯晴天柱中央翠於埽元同先生昔隱居洞天長鎖瑱函書前游日夕未曾到恨身不得乘飇車穿盡幽篁履苔石驚見谽谺洞門坼童子曾爲擣藥禽桃花解笑題詩客此中日月停兩丸想像九夏尤清寒微明秉炬觸暗壁古靈題字來尋看（洞中題刻多漫滅但見一處云陳襄述古來癸巳夏）玲瓏乳竇隔凡處路接華陽不歸去有人問我洞中來爲說浮雲如柳絮

功千見示劉松年溪山樓閣圖用坡公集中韻

淳熙小字藏石邊絹素微裂凝塵烟暗門劉郎呼欲出鶴歸城郭應悽然劉郎自具擘山手斷續飛下雲中泉重樓面勢各向背地非輞口非樊川蔽虧綠樹露小閣水紋山影闌干前消搖白日不待遣倚枰二客全其天尋詩一老獨有意目送去鳥窮幽妍尤工遠勢寫村落背崦或有桑麻田丹青不讓李晞古金碧直壓趙大年畫史筆力在盤礴無取小景爭便娟闢門聽雨品字坐焚香埽地曲尺眠落花將春作昨夢主人與客俱列仙只愁青壁太斗絕畫裏欲學猿猱緣莫言此畫非我有他日想見哦長篇

同張東扶石貞石游雲居寺禮中峯和尚髮塔

幽磴無人行露蘚綠相待倚山爲女牆春物見爽塏叢深鳥嚶嚶沙崩石磊磊長廊據寺勝酌泉散憂痗恭聞大導師岳畔藏落彩（唐淨業法師塔銘高宗忌辰方階落彩）作禮向閑房眞風故常在選樹坐移陰仰看雲意改游雲忽東南遐心渺江海

同作　上虞石文貞石

春雨回荒姿餘寒晴復陰逶迤步石徑禪室來幽尋衆山已秀發綠淺未滿林繞寺雉堞壯入門臺殿森阿師久西去遺履猶至今妙相渺難睹默契情更深合十向雲際恍聞淨土吟四體豈無愛諸妄惟滅心緬彼紺螺色香土歲月沈但餘烟草碧如絲緣塔侵平生慕禪意苦爲飢火焚焉知此僻境修廊靜愔愔閑閑湖上景悠悠南山岑鉏聲徧芳野微風忽鐘音暫憩殊有會虛寂歸沖襟

題沈啓南冷泉亭圖次韻

石潤林香下夕曛風中似有磬聲微好山招隱貧難買妙畫通靈久亦飛題字尙留前輩在聽泉今見解人稀頻年不踏松陰路臥以游之恰忘歸（圖向爲靈隱僧房物後歸虞田居侍御今歸趙君功千上有吾杭劉邦彥吳江汝其通弁啓南自題詩）

同作　錢唐沈嘉轍（欒城）

爲看詩畫攬清暉遐想當年結思微古木千章陰乍合寒泉一道雪横飛風流已往誰能續墨瀋猶香知者稀曾憶晚來成醉後一亭烟靄見僧歸

又　錢唐吳焯（尺鳬）

晨坐高齋竟落暉祇因讀畫悟幽微聽來畢靜水生響看到出神峯欲飛往事重題增感慨舊游如夢記依稀回思帬屐經行處空惱耕烟閣筆歸（田居侍御曾屬王石谷臨摹）

同沈欒城吳尺鳬趙功千登六和塔

江行安微風回泊龍山下羣峯勢蜿蜒茲塔獨淩跨何年刦燒餘突兀八窗豁同游三數人綠陰愛僧夏層梯入大幽初級見頗寬攖身盤空雲江色向我瀉三折之字流隨山動平野東矚窮剡源西眺思汐社帆檣閱興衰魚鳥被風雅萬古一斜陽欲玩不堪把塔中有金仙詎是無情者

洗心亭看竹

遮簷萬玉翠森森迴合空潭倒影深若似此君何用洗多生無垢亦無心

宿雲棲寺

入林人語忽尋烟來共堂頭此夜禪本色住山深有味清詩呈佛豈無緣竹龍行水風回後栗鼠窺星月出前不待諸天訶放逸心清坐聽曉鐘傳（本色住山見惠洪林閒錄貫休詩云得句先呈佛）

次韻答石貞石雨中見懷

便作神仙亦號頑日長無客共蕭閑鬱洲家似邴根矩退谷銘如元次山水鳥求魚銜葦外幽花緣竹出牆閒城東若役高人夢帶雨籬門未上關（來詩有夢落城東水竹閒之句）

梅雨經旬得遣懷絕句六首

小樓高處看雲奔銀竹千條挂晝昏不道去年池水竭碎萍猶未浸籬根

欲出觧無下澤車此生難得是三餘棼絲不斷簷前瀑如在匡山讀故書

龍公一匊破慳多即漸空原展綠波十角吳牛三尺箠楝花點點響烟蓑

久將脣舌薄君卿深掩柴荆罷送迎穉竹高槐皆雨立忽然放出夕陽明

舊種垂楊綠埽磯北風將雨上漁扉前村半入空濛裏雲帶炊烟溼不飛

手疎名士離騷酒眼避高僧競渡船一笑茅堂作重午自鉏昌本煑清泉

立秋日同馬丈碧滄汪青渠松泉上人游惠山舟中口占

綠楊深似雨港曲屢移舟停扇聽僧語西神山正秋

惠山聽松菴觀王孟端竹爐詩畫卷次吳
文定公韻
舍人雅尚寄名泉爲愛山僧手自煎缾響風中兼
雨外水評陸後更張前空寮只許茶人住一榻翻
同竹祖眠三百年來留寶墨籥材無恙是天全
廣陵秋夜聞絡緯
清月出三更重露零百卉空堂風騷騷臥聽蟲恤
緯不能成我衣爾蟲焉足貴
題余葭白青燈雪屋圖
賤子客廣陵塵土感騷屑白帝初執矩赤熛未弭
節何方解炎歊噓以庚郎雪移我墮寒林短紙開
凹凸銷餘復待伴入夜氣嚴潔琤然落風枝夢醒
覺灸鐵燈光與雪光爭此破窗穴直身凜自持孤
吟慘不輟琴絃爲一心雖凍詎肯折起視江外山
玉立正清絶寤言期斯人歲晚袪內熱
公路浦卽目
儌儌水柳細成行荷葉無花亦自香行過江淮惡
風浪幽情忽到小池塘
桃源縣雨泊寄舍弟子山
帶雨河聲大維舟暮色虛蟲喧堤外草燭暎枕邊
書瘦弟入魂夢衰親問起居天明仍捩柁遠道信
來疎
嶧縣道中
蒼翠連凫嶧秋原望更深僕夫通馬語行客抱山
心沙雨纔霑路涼蟾忽到襟豆花門巷小何處似
家林

宿鄒縣謁孟子廟畢看嶧山夜月
廟貌掘衣拜機絲儼若新月來邾子國人宿孟家
隣翠嶧森侵漢殘碑遠失秦松風吹夜氣壁立四
無塵廟有斷機堂
富莊驛遇潦
野水秋無次能爲塗轍妨棗林明四望黍壠白中
央馬足行雲影車輪陷鏡光空村烟火絶竟日苦
飢腸
任丘道中寄汪祓江
雨挾雲陰天四垂孤城縈策況淒其綠楊風起狐
狸淀細草烟荒扁鵲祠劒客於今誰慷慨馬羣自
昔重權奇燕南趙北明朝是秋水茫茫有所思
趙北口
翳盡長隄碧玉平喚船人集午相爭偶然束馬懸
車渡亦似浮家汎宅行魚柵低圍蘆作界酒帘斜
挂柳爲城眼前便減風埃色何用臨流更濯纓
都下寓舍偶作
卽次便幽窄窗深雪紙明棘牆愁露索塵市畏風
行自攝安眠食無求少送迎瓦缾鈿菊小伴我一
枝清
入洛誰相問深居等繫匏唐碑從寺勘秦譯借僧
抄風雨新圓夢雲山廣絶交時時期二妙攜手看
烟郊謂金繪卣符幼魯
風氏園古松相傳金源時物近爲人所伐
幼魯有詩惜之邀余同作
昔游長安歲辛丑城南欲謁支離叟雪雲連日成

春陰人事逡巡願終貧鵠袍烏帽感秋氣首問支離無恙否故人三歎爲我言長身摧折名不朽偃蓋爭看前輩句清陰屢入游人酒不隨風雨飛夜半蒼鱗剝落根如臼我聞名與身孰親此理天壤誰爲剖藤纏敧壑雲霧障長得千年養靈壽輪蹄人海叟何心占此區區地盈畝豈無匠石議斧斤竟使樵蘇疑怪醜榆承露盤不自畏楮錄醫經最顏厚但讀南華齊物篇世間變化無不有

寄內

炎風記上郭門船回首高城更黯然徐淑初還因善病龐公欲隱坐無田夢回竹月攤書地人道風潮損稼天行卷賃居成左計心關桂玉路三千

南歸夜行趙北口同范希聲作

歸人千里指故鄉三更霜霧霑衣裳有如小兒臥車箱搖則成夢醒已忘寒星在水森有芒仰視畢昴紛低昂遠烟蒙密隄影長西風策策吹枯楊參差人語知異方作事五角與六張我識此趣如瀟湘菰蒲明滅燈火光驚起棲雁飛一行胡不飛去江湖旁

九月晦日曉行阜城道中大風雨午閒飛雪宿漫河作

野曠雲亂生天黑月正死登車偃破帽寒門開萬里風從何方來洶洶鳴不已大聲東海濤小聲空林鬼浩蕩達士胷自詫無此耳中閒零雨集覓路復迷咫柅車候天曙兀兀行泥水天公善娛客吹作玉花委飢雀喧茅檐勸我可以止溼薪燎故衣冰齋鏗老齒江南孟冬天妍暖梅弄蘂誰遣北地游北地寒至此

東阿逆旅壁有無名氏絕句云霜樹微茫月半環解鞍茅店且偷閒行人過盡嚴更發一盞寒燈滿屋山次韻一首

斷岫層巒似玦環客亭挂策夕陽閒重來柳髮疎於我滿眼寒雲話故山

過東平懷蘇源明五太守讌集之詩城外山際積水空明疑是小洞庭也卽效其體

夕税駕兮宿東阿思東注兮若流波朝秣馬兮望東平霜空皛兮初日生澹平林兮遠如一寒漲落兮洲潊出巡中湖兮眄而南山巘巘兮形眠蠶輕橈去兮思夫君大藩理兮讌以文嗟繭絲兮人或擾懷風流兮散雲烏命元氣兮爲余舟野荒忽兮期同游元氣爲舟仲長統語

徐州舟行紀事

檣爲舟中權帆勢若懸纛有時牽挽勞竹索相綴屬我舟順流下彼舟適遭束絙急不可弛磨戛鳴數數兩舟掣而離其勢不轉矚篙師失聲呼疾似捩空鶻高檣忽中折觀者膚盡粟我舟播蕩餘幸免鬼伯促性命亦匪輕造化戲何酷有如爭拔河一跌聊自贖又如放風鳶線斷偶然續神意憐迂疎字飽飯不足書寄破冢出事過虛船觸是時冬上旬冷月光於燭漕河下牐牢函水嚴監督三暮復三朝何時峽離蜀悁脰望南雲臨深古所勗

葺屋

倦游今亦厭飛揚始葺城隅破草堂檢校巵詩小經濟蹉跎寒事舊林塘晴天免縮參軍首兩夜休移杜老牀更乞山僧安隱法淨名圖畔自燒香

開湖寄徐丈紫山義興

君昔閉門湖上初封雲萬丈復開疏誰其云者兩黃鵠我欲遺之雙鯉魚明鏡拭平西子面翠綃展盡水仙居待回罨畫溪邊櫂酒舫隨風縱所如

雪後同耕民汎舟北郭游一僧舍頗盡幽趣

臘尾能爲寂寞游恰經野渡有漁舟過橋溪水斜風急帶雪僧房落日幽世外話銷商陸火林中春在木棉裘平臯鶴叟今何處吟望寒山共點頭元張仲舉在杭日有一私印文曰平臯鶴叟蓋取北郭三山名臨平臯亭黃鶴也見朱珪名蹟錄

春雪密香齋擁爐同少穆耕民作

春寒春雪劇相仍小坐林巒白幾層冷淡交情宜歲晚清嚴況味在晨興同依品字柴頭火老作梅花樹下僧門巷泥深君莫去紙窗猶有照書燈

樊榭山房集卷三

樊榭山房集卷第四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丁

人日同陳授衣丁敬身石貞石登吳山用石壁上東坡先生釋迦院看牡丹韻（以下乙巳）

紅妝小隊行春時江山著色供吾詩坡公健句入苔石花殘石泐公應知登高今日情難已不約還成七人矣嬉游大好同隊魚何必飛騰千萬里

西湖感舊和貞石

少年落魄惜春寒花外層樓燭影殘一片湖光渾似舊雨聲不到曲闌干

原作 石 文

碧桃猶繞舊池臺吹偏東風尚未開游客重來人不見簾前細草短於苔

和余葭白題唐子畏畫韓熙載夜宴圖

韓郎自是江北人避地去作江南臣更從江南到江北便道江南有人憶歸來笑擁名花叢疏眉小面居當中千枝銀燭照舞影滿堂賓客看驚鴻門生解事執樂句燕支拍碎聲穿空酣嬉跌宕君莫笑一半桃李無春風宮中唱念家山破燒槽哀怨傳何窮聊將羣婢汙名檢此意未必聞重瞳六如居士不並時何由戶外三更窺筆底故有嫱與施我不見畫但見詩工直疑畫遜之眼飽鉛黛嘲貧兒從來裴休說法爲人願不妨衲衣乞食隨歌姬

揚州清明有感

游絲墮地花斑斑客如顛當長閉關芹芽入市刀鬻上非我無酒開心顏翻書偶記柳州柳千言寄友經憂患（平聲）捧奠孑立拜埽阻舉首北望啼痕潸迴腸振觸事雖異阿父淺土情尤艱敢求范氏上吉冢（事見真誥）但得雍伯無終山不官免學右軍誓有約直待龐公還西山地燥一抔足雲衣水樂相迴環其旁種竹置丙舍幾天乞得清且閑年供麥飯作寒食祀罷松烏鳴喑喑嗚呼此願果何日新烟旅食茱萸灣

夏五閑居八首

始春游廣陵仲夏返敝廬出如謀食鳥歸似止灤魚江湖已相忘三歎無定居閉窗延衆綠檢我牀頭書

冥冥雨響池戎葵臥無次南史展一編蕭條有餘思治中好貴囚正以簪紱累鳴蛙亦復佳何必當鼓吹

書生賦分薄一飽走佗郡淮南米貴賤曾致杜老問汎舟及吾鄉是役恤民隱隣商或不前曷以周遠近

錢唐古城東幽澹水木趣故人能曷予寫寄灌園賦（至正閒潘時雍隱居杭城東自號灌園生貝清江瓊爲作灌園賦陳楞山在真州曾書一通見貽）蒔蔬利於鷺荷鉏跡尤慕西山隔城青白氣半爲雨

借書出北郭籃輿白蓮風俯仰蓬藋下詩細復史通鼓琴賞山雨不送雙飛鴻沖晦去我遠皓首見此翁（吳文志上）

小山好兄弟伻來問消息正直卸擔初相見吐胸臆令泉觀雨詩崩崖與筆力想見坐聞鐘竹雲暗燈色趙功千意林

沈髯身鶴立居心乃溫靜去作長沙游幸不卑溼病風健湖口帆霞送滕閣興料君垂槖歸世故已先定沈樂城

今日理生衣快風收鬱蒸飛蟲強多喙逐去棲荒塍茗和月露煮盤剝青腰菱試效采菱歌鄉味得未曾

梁溪舟中苦熱寄汪青渠

頻年奔走厭川陸六月浮舟信更難蘋末不傳涼吹起峯尖空逼火雲看只愁嘲客徐常侍詎肯因人梁伯鸞記得松陰對揮塵掬泉龍吻酌清寒

答蔣丈靜山鑫墅見寄

相望經年闕報書江關復此感離居我貧爲客交親絕君老辭家齒髮疎蹤跡前身三事衲英雄晚計百金魚萍流匏繫俱難遣濁酒何時過敝廬

題馬佩兮所藏馬麟摹黃筌春波鸂鶒圖

江南別岸風蘭密宛頸文禽水中出回眸不異錦城春內家最賞臣麟筆沈浮一對常相見漢宮應有顯房燕可憐未得辟寒金夜夜羈雌怨秋扇

楚中有刻近人詩者謬收鄙作其閑姓旁誤增力字戲成俳體寄吳尺鳧

展卷風前睡眼醒何人未辨六書形蕭生有系知非鄭温尉如存笑帶令旅食欲添雙鬢白鄉書只說兩峯青多年不得詩書力早晚烟波買釣舲

秋雨雜述四首

吳江澹秋水雲氣垂太湖我時趁風雨身作歸舟圖風橫雨亦斜帆敧不可扶船舷帖波走獵獵吹青蘆撫枕那得睡快意翻驚呼舟人小搖手笑客一何愚明朝中元近武林酒堪沽

憶昔游永康亂山趨小邑竹輿雨日行行行雨如織千松萬松中聲與飛泉集紙傘但蓋頭肩胛已盡溼野廟聊暫休青草無壁立荒涼此何神香火久不及豈能司陰晴土偶亦垂泣秋氣衣裳單雨勢暮尤急宿處隔山腰穿雲更深入

欺客雨灑燈驕風馬騰皁長安望迢遙脩縣苦流潦同行功名人甘寢固自好而我悲秋徒百念集如擣候窗聽雞鳴結束出門早陰雲暗車蓋深泥沒車道大野回清商淒紅染林棗積水解照顏一夜頓成老

農飢望時雨雨足願無違士飢在遠行遠行不救飢今年淮南秋有夢先書歸覺來聽激霤枕簟涼霏霏舊事忽上心充斥何由揮挑燈歌此曲愁絕聽者稀

八月四日晚雨極涼

急雨淮上來沈沈暗樓堞須臾風引去秋星照涼葉孤客坐悄然愁思紛重疊誰與話流光熟衣先在篋

授衣續婚廣陵戲贈長句

陳郎三載蕪城住不復寒衾夢秋雨人生會合何可量壻鄉山色空濛處美如孺子豈長貧才是丁

儀當與女卻扇甯無故劍思寫韻依然玉臺侶吾鄉昔者吳安中宋錢唐吳師禮廣陵王逢原之晉子傳朋俱工書陳郎盛禮將無同只愁埽眉筆矜慎求書不肯面發紅扁舟共載須忽忽吳山晴翠開簾櫳生兒未學游絲帖一笑堂前慰乃翁

九日雨中集葭白齋

年年秋禊在天涯伏雨闌風亦復佳夢語蟬連同短榻鄉心鶴望繞閑堦醉依菊墢斂斜坐靜檢書籤次第排不是故人齊臭味登高無地可開懷

吳中有書賈來廣陵出古錢三百餘見示刀布正僞諸品皆備汪君祓江拓其文凡四以遺予一曰千秋万歲面有龍鳳形一曰長生保命面有北斗及男女對立狀一曰斬妖伏邪面有立神一蹲虎一符篆一一曰龜鶴齊壽面無文蓋古厭勝錢也暇日裝潢成冊爲詩題後幷邀祓江同作

翠墨手拓圜輪文空齋寶氣歊浮雲我有蕭愚子和癖嗜好與世殊猶薰雪繭留跡聊飫眼造自何代誰云云千秋万歲僅著錄景嚴好事資前聞千秋万歲錢見洪遵泉志其三吉語擅蒼雅自藉神力通殷勤下土蟣臣但稽首長生大帝保命君于餅解祟光景絕宋周希稷詩誰家解祟吐于餅縞衣青純年平分反觀陽幕得奇質儲華谷云錢以有字處爲陰無字處爲陽龍鳳騰霄虎輸乙斗匡首戴聲迴環揄袂交翯永爲匹世閉兒女例心忪雨冷重屏夢蕭瑟乞將後魏五男錢遠勝淮南萬畢術撒之未足慰寒人佩此端能已愁疾壯夫也

復愛虛名叩齒清思坐幽室裝成一日百回看探囊尚有雕蟲筆

汪爲山亦贈予厭勝錢拓本文曰金玉滿堂篆書面有雙龍繞之上有柄作片雲形大徑二寸續裝於冊更爲賦詩

金玉滿堂語見之老氏書所貴在能守盈縮相乘除胃脯或連騎舐痔乃得車夤緣走權要極意爲佃漁轉瞬領軍屋鎖澀集夔魖得失鄭人夢此足發軒渠錢環篆四字字偃披雖如善祝兼寓規陳義難齟齬片雲抱廓外山氣鬱不舒日冠月有珥陰曽紛騰挐水衡駭未睹詩客何由儲紙勞脫輕影一再結相於故人意不淺緬想拟物初不貪永爲寶無悔亦無譽

蕪城小春

十月江天未隕霜阿師橋畔善和坊早梅門巷如人白殘柳旗亭勝酒黃公案此時參閉目風光何地不迴腸莫言新雁無才思小草傷春句一行

十月十八日同余葭白陳授衣閔廉風游禪智寺

適聞古寺名荒遠默有會牽率聯臂游新勇劇動搶平疇棲餘糧疏籬擇寒菜年登緩鄉思樂事且人外坡陀掉尾岡氣壓全楚大因知岷峨靈小住踞其最枳關羅高松落落十數輩塵耳迷聽瑩爲我發空籟遠烟老瀆城低帆召伯埭指點虛無中晴出山影碎隋宮宿佛軀清淨掩侈汰土木非昔時晝燈黃葉內亦列千便娟風竹見舞態井谷窺

深泉匳鏡寒不晦了知起滅想無用勞感槩何來寶誌公跣足入殘繪吳裝僅形模石剝損風帶壁陷眉山書傳刻但茫昧新苗老葉句未受詩案劾（寺有石刻吳道子誌公像東坡和蘇伯固游蜀岡送李孝博使嶺表詩）跡疑歲月駛刼換名字在鬬螘俛人羣放眼寄大塊胡爲雲萍身物役自拘閡暫託賢友生林垌得佳賚彼哉稗沙門慢幢乏應對此邦重賈雄餘習被香界一笑下頹陽叢雁破霜靄

冬日移寓葭白齋中二首

城邊烏尾排檣竿楚天盡處吳天寬南商北使津鼓競歲晚誰道川途寒客牀高坐自偃蹇束書不觀目空睥睨尚阻西上魚體中何如強眠飯閉門清寂如野亭四壁鉛槧棲餘馨諸餘盎盎殊碌碌古罍洗蝕銅花青銷寒絶唱誰能和斗柄闌干雁聲墮對牀無雨也可憐君能館我支頤臥（葭白近作銷寒雜詠數十首）

畫松歌送沈丈楞崖歸宣城（明徵君眉生先生之孫）

耕巖先生冠社籍儒衣欻受思陵辟飛章首論武陵楊閉口曹蜍動顏色昭亭仙去無消息今代名孫古遺直輪囷壯氣無所施老腕生松萬鈞力蒼龍鬱律蟠胸臆昨夜山南夢香得天寒張鬣不作雨驅向剡藤但偃立仰聽傾崖清響入俯窺凍壑圜陰逼坐我石梁布水側豈識松身元是墨北風客舍逢君揖白髮滿頭面鬣黑欲持勁質贈時人金錯刀囊慳反澀槎枒忽壓俗眼驚醜怪能怖嬌嬰泣愛君幅幅有題句何異前朝述祖德襆衾篋畫乘歸航與松偃臥江路長到日柴門宛溪上舊種手掇絲苓香君其行矣慎雪霜

雨中過錫山

寒塘淼淼風聒聒凍耳唯聞擄牀撥九龍頭角半入雲只有東峯塔穎脫隔岸人家倚衰柳帶逕炊烟青一抹帆遲目短望漸遙頗羨安居對疎豁秦餘杭山次第迎爲乞紅萍照裘褐

歸來

歸來抖擻布衣塵竹几藜牀意最真坐愛陽光通一室臥聞冰霤落比隣淮南書內題春女揚子經中說夜人我有心情狎寒晝九逵不著自由身

正月八日城南紀游二首（以下丙午）

梵天寺

廢寺不鳴磬林烏散夕陽山曾識坡老塔尚記錢王初地藤纏瓦三門竹補牆人閒重陳迹留坐看江光

崇聖院

春早禪扉靜長廊得恣行小詩同勝事前輩復高情松窗窗碧泉多步步清吾師謝無逸埽地過平生（壁間石刻米仲詔閔子將姚有僕李長蘅嚴無敕諸公詩勝事如要言煩多損精微無敕句也）

十二日同聖幾汎西溪暮宿姚氏莊

溪風吹小艇竹色過橋昏幽子賞此意欲與山鳥言鳥飛向烟暝緣流到柴門丁男解迎客中婦羅酒尊莫笑濁酒酸古道賴以存燭至月已上散步長松根空山藹微白春夜雲遂繁是知歲事初物

候漸可論余生困棲泊稍得依田園溪源接天目一夜清心魂

新市道中

擘岸風多損晝眠荻芽短短不生烟水村無避春寒處來覓酒家門繫船

曉發烏戍大風過平望

落月瞰低篷睡思紛以積隔樹雞亂號已辭休文宅披衣起盥頮到眼盡前跡誰令數往還自詭非物役正賴吳壤佳關心太湖白水黯雲兼風聊闊不爲窄輭浪大於鵝艓子坐受拍銀魚漸上市櫓酒香可折春初人行少芳意佇遙客夢尋銅井梅簪花去腰笛

泊垂虹橋謁三高祠疊前韻寄陳楞山

吳淞洵可居烟水古所積王郎臞菴詩佳處肯買宅橋縆玉螮蝀漁樵見行跡篙師頗解事萬景入驅役落手釣雪灘鳧陣際波白蒼茫遠帆歸天影與寬窄興豪驚吳兒闌干有時拍荒祠最庳隘苔甃碣已坼（范石湖三高祠記碑僅存半截陷於牆下殊可惜也）移置諒匪艱諗此後來客酌水酹三高雨臥夜船笛

太鴻放舟垂虹橋謁三高祠有詩見寄依韻奉答　　鄞縣陳撰楞山

細雨聞歸鴻相思夜來積忽傳連紙詩佳興如汎宅吳淞我熟游此段失蹤跡要須期新涼偕子更于役扁舟淩萬頃攬盡玉華白縱心觸遙遇盈目開偪窄深杯計較足相與共浮拍長吟激水面寸寸秋蒻坼便可呼三高奚暇問主客此樂五百年黃樓風月笛

雙橋

不復緣故道遲遲望水關雙橋舟楫減十里浦雲閑陸子逃名早梁生避地艱漁郎無所恨日夕和歌還

二月一日丹陽舟中初晴

故國陰彌月江程晴一朝流年供浪跡極目咏離騷陂暖初青麥沙明上信潮熟知春事近更覺旅情遙

憶筍

三月春風老鄉園未得書平安問修竹甘脆憶家蔬雨綠盈山市泥香送佛廬清饞有如此血味願教除

缾中桃花

不擬花遮眼欲知春未闌映窗憐曉色注水養餘寒悵望無言甚殷勤命笑難皐亭紅萬樹讓與別人看

四月吳淞好二首

四月吳淞好天低樹壓橋青蘆界湖尾白鳥點山腰踏水女初嫁搦魚童尚髫令人慹寄食客思轉蕭蕭

四月吳淞好商船發更稀城陰水楊柳港馥野薔薇村熟知嘗酒涼多不減衣垂虹亭上望隊隊晚漁歸

五月二日生日有感

又是江南梅雨天此生逾壯思悠然矜張久厭宣

明面草澤誰知正禮年上句宋謝晦下句梁顧協俱三十五歲事情類疲牛踏陳跡身如社燕寄脩椽兩年薄游揚州佳時畢竟推吾土樹外雲峯對榻眠

題陳惟允采菱圖

水村並青山叢灌無重數曲渚藏幽軒片雲過飛雨彼美學操舟搖溶出前浦相期采芳伴弱腕褰翠縷長歌淥水調知音心獨苦垂綸者誰子習靜看沈羽高士諒貞心明妝若無睹日落渡頭波風吹湖上樹

次韻　仁和趙信意林

采菱復采菱菱香不知數綠葉出波平刺船響於雨佳人重芳鮮三五沿南浦清歌唱滿湖餘音嫋如縷蕩槳山之陰竟日忘炎苦照影惜朱顏驚飛雙翠羽此中把釣翁時聞更親睹愛住水鄉寬晚峯窺倒樹

坐聖幾秋聲館作

吳水抽帆乍到來梧桐高館共遲回屋頭大葉自吟雨衣上綠陰如染苔五柳先生雖寂寞雙楠居士不塵埃明朝知有書船至珍重荊扉手爲開

午日湖上同少穆耕民觀競渡

鄉園五日何所爲相與牽挽趨湖湄湖波帖妥平似席波上忽有羣龍嬉龍頭昂昂尾憁憁伐鼓摐金聞近遠青山幾點彩幟飛萬人拍手回橈健吳兒踏浪兩足霜鏡心越女開紅妝大船小船更旁午此豈有意哀沈湘誰家放鴨爭讙譁不用金丸羽毛落分曹齊赴鸂鶒軍淩波競捉鯔鯿躍須臾細雨東南來水仙鳴佩琉璃堆天公不令興易盡菰蒲斜日明深杯人生即事有今古回首平烟空極浦金明池上奪標圖當年盛事亦已無獨醒不醉胡爲乎

聖幾餉龍井新茗一器

松風出竹爐夢成水火戰新芽適開封昏睡不待遣爲子手瀹嘗三嗅復三嚥中有參寥禪風味得正見

吳丈志上七十生日即次其病起韻爲壽

巨手詞場老斲輪天留黃髮在衡門情深濠濮常觀物學邃河汾更有孫應築閑坊題大隱漫論朝士記貞元謂宋牧仲太宰長年不用杖乘發宴坐三田默自溫

五月十八夜偷兒涉水入室家具頓空戲成集杜

喧卑方避俗有跡負前賢幸喜囊中淨翻令室倒懸莫須驚白鷺遙憶舊青氈反樸時難遇何如穩晝眠

秋半苦雨

秋宇何時爽江雲不肯輕蛤潮傷楚稻魚沴賤吳羹客夢偏多緒農愁非一聲曾無補天漏滿眼急流橫

烘蝨和葭白

微蟲爾何知善齧稱其職同臭性所甘跖香獨不即求伯夷種粟向仁祖索食試詰玉溪生此理定無惑棄瘠而涵腴是爲蝨之賊故人聳山肩寒几

燈影側語我怒蝨輩往往見於色但叢敗絮繒那
緣好要襋饕如供帳行暴或夢枕逼口中妨吟情
爪底費書力汞驅羞空囊草辟謝多識安能學獼
猴擇之終日昃早起篦得離當付女丁殛燎原固
足快殲類似猶惻龍性稱難馴鶴儀頗孤特蝨於
二者閑殊形尙潛匿用以成君高有怨始見德爲
君回束緼一點星影袘上爛田中螟下照水中蜮

原作　江都余元甲葭白

百蟄潛冬房爾獨襲寒育絪緼忽迸逸肘腋失
蒸郁幺麽難搪撐猥瑣任挫朒隱蓄啑血心細
挾中人鏃商子二十九有言頗笑僇五蠹作强
援三官婁弱肉汎濫狂不制日已削其樸而尙
恣林據不恥賤碌碌貧者即噉嚙富者便踖踧
就顏轉跖避絕香翻臭逐遂令志士懷莫不奮
翦撲我貧在筲空身惰少湔浴致爾固有因何
至日相蹙聚白塞褌縫變黑升帽屋亦思出手
捕爾衆我乃獨惟藉司烜威一炬赤其族麤焦
細黠殞臍然老姦縮驟枯是烈禍宿饕詎淨福
衆穢蕩爲燼瞥眼頓淸肅始知策火攻絕勝具
湯沐姑息即滋蔓焚如豈虐酷斥惟士蔚賦破
學柯古錄更作烘蝨詠爲彼職醫告

十二月六日大雪初霽同耕民著屐登吳
山歸檢鄉先輩淩柘軒集有同瞿存齋吳
山對雪詩因次其韻

天翁戲作冷飛白一夜錢唐風浪拍曉來亟上吳
山巔橫倚玉闌三百尺好奇走喚南隣翁失卻江
上諸青峯片雲不到塵不到素華倒射扶桑紅此
時酒盡興未盡孤嶼重湖迷遠近垂竿想像茜衣
人欲覓戹工戴文進曲磴背接烏龍潭翳松埋石
窺茅菴樓臺一色圍縞帶耳靜已隔交衢談巖冰
重結陽光暮楓嶺嵯峨凜難度岭㟐展齒折高寒
驚起飢禽屢回顧歲華炊黍來堂堂須琢好句題
幽篁古今淸賞遞相屬十指肯學懸槌僵山中老
仙觀衆妙遺蛻如蟬恥常調洞門不夜鶴無眠看
雪人歸定騰笑

祓江在越州以竹火籠二枚見寄

織筠瑩節光於玉圍就家江水盈幅此君面目含
淸風解與人閑作暘谷中函紅泥爐子小如缾可
挈藤蹙束烏篷一宿固陵關伴書遣送長須僕上
言稽山大好雪霤挂玉龍風折木裁詩坐念窮東
野致此令成手翻覆一笑感君故意長如玉有雙
衣有複杦火微温生褒底澼絖知無功可錄薑芽
不斂蹲鴟舒惡札縱橫顏有恧奉之高堂遺細君
堪助中廚調茗粥寒宵不怯金十奴更爲游子宜
春服

樊榭山房集卷四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集卷第五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戊

正月晦日同姚玉裁念慈游道場山（以下丁未）

苕山多有名彩翠盡延眺道場獨爭長孤塔屹自表出城邊扁舟櫂聲破烟曉路折循麓登湖色浮木杪是時春不喧羣岫寒悄悄答響入空堂接武出叢篠山僧導客至清炯窺碧沼焚香誦坡詩作禮共圍繞二君天機深取暎心鏡皎巖際送飛雲樓陰望歸鳥塵緣一以忘淨義庶能了

歸雲菴拜孫太初墓

山風穿竹徑仍署挂瓢堂生不販雲壑夢猶依佛香雨昏苔石字僧護鶴田糧悵望空歸去明朝問釣航（菴有挂瓢堂額鄭少谷書太初舊物也）

西湖春雨四首

冥冥苦霧溼堤沙店舍無人酒幟斜已是祠山生日過小梅猶滯雨中花（杭俗以二月八日爲祠山張真君生日必有風雨）

價低易上郭門船衝破西林一抹烟游屐不來三竺寺乞晴勞動白衣仙

無賴東風轉柳條雨從月額到花朝少年記得嬉春事斜日衣香第四橋

遙峯隱見黛眉攢怪底春來無此寒朋比熏爐風味淺有人樓上泥闌干

二月二十九日同耕民閑步東郊晚眺沙河二首

雨多常禁足及此出郊看風力暄猶勁天容霽始寬波神青櫟廟田祖白茅壇詎學懷甎俗班春話好官

村舍留人眼魚梁枕水低林長共澄暎雲細得端倪山影鳴榔遠蘆根下柎齊閑心分物色坐待日平西

三月一日同杭大宗符聖幾汪西顥游皋園園在城東爲嚴顥亭少司農所築得詩二首

侍郎遺別業幽絶擅城隅風雅今何有荒涼感不無莎亭通客僦花徑劃鄰租只共閑人到尋詩向日晡

似得春愁遣因延野色來垂楊埽慢水叢棘出殘梅學圃容身隱題名恐俗猜休將雍門淚霑灑舊高臺

是日春社晚歸坐雨寄諸君

霏霏社公雨一片叫蒼鳩嘶影燈前酒搖情江上舟句無劉夜坐興比薛春游爛漫期仍踐更闌簷滴休

清明後一日同大宗敬身西顥聖幾游城東顧氏莊

節去有餘興行吟不自料汀花烟色舊墓草酒痕消蠶理今時始茶香見客邀回頭迷萬綠何處認溪橋

暮春馬佩兮來游湖上用去年泊垂虹橋謁三高祠韻

多君濟勝情重疊如髮積昨來勇渡江穩汎春水

宅（楊廉夫舟名見東維子集）誰爲釋幽憂達生寄浪跡笑謝今
鼂子汲汲事行役相逢古城西花下眉最白平湖
葑初卷放眼開塞窄魚檻叩堂堂鳧浪飛拍拍此
閒著君語彌使氛盪坼喪回僧樓上爲遲白蘋客
（時祓江在吳興未至）相與尋清音聒耳屏箏笛

和佩兮游泠泉亭

春物已芳柔西山果始游泉喧石頭雨亭壓樹身
秋魚板諸天午香燈古洞幽吟成誰與賞猿鶴此
淹留

原作　祁門馬曰璐佩兮

鐘韻一星星幽尋獨此亭山從入寺好泉欲過
時聽泠氣怯春服清暉隱翠屏我來巖下坐刻
石記曾經

獨游滄浪亭五首

桃蕚飄紅上菜薹蕩湖艇子轉城隈春陰不憚盤
閶遠爲謁湖州長史來
略彴難通步屧緣三騶意氣擁林泉人生是事俱
闕分他日重游亦偶然（是日有達官寓此不得入隔水遙望而已）
彷彿南園築北碕鴨毛小漲碧參差行人羞照風
塵鬢手弄垂楊立少時
世波宦轍等羈銜水竹因依最不凡祠屋如聞神
爽在未應蕉萃舊襴衫
回首疎籬帶綠莎歸來猶唱濯纓歌城南一路供
怊悵老木平田古意多

同祓江佩兮游支硎山

歎息買山無此君松聲猶遺世閒聞笥輿穿過石
門拆筇杖撥開泉架分正始風流餘馬跡琅邪人
物散烏羣吳娃嬌小何知許臢把春妝點白雲

寒山尋趙凡夫隱處有法螺菴千尺雪諸
勝

寒山寒氣貯春餘入谷風烟更翳如崖接扶闌疑
蜀棧樹懸飛雨想匡廬緇流尚記人偕隱青竹今
無客著書勝絶未能千日住楓橋漁火暗村墟

夏至日雨中得金壽門澤州書

昨夜雷驅雨柴門碧漲平送梅簾額潤改水井眉
清懷友無高翮函書自遠程憐君太行險難減獨
詩情（夏至淩井改水見後漢書）

雨中江上六言四首

樹外雨隨風至塘邊水入田流帆低廟子沙口人
語龍山渡頭
橘蠹化雙飛蝶桑芽飼再熟蠶隔岸雲屯黑白近
城岫洗青藍
村娃向井提畚田父衝烟曳柴老我三家竹墅宜
人一緉椶鞵
梅候不便北客波官多賽南朝江平觀漲小艇兩
歇迎神洞簫

寄題姚玉裁蓮花莊圖

苕溪之水不可唾蘋洲之風正堪臥月河西面蓮
花莊憶我春寒搖艇過炎蒸那得對絶境世事參
差每成左故人住此寫成圖爲詩卷尾邀朋和解
維碧浪恐寒盟滌筆冰甌方夏課流聞昔是松雪
居畫髓琴心已傳播山澤何妨子固譏風雅猶忻

道昇佐翰林承旨七司戶插腳紅塵應謫墮池亭蕪廢蒼烟空沙觜鵁鶄為偵邏悠悠今古等傳舍宋宅謝墩寧受涴清才異代遥相望舉杯酹與林塘賀遥山隔城天鏡倒白雨環橋水葒破染書濃綠浮四面收釣涼螢飛一箇秋風鼓櫂擬再來鯖鮓斫成蓮葉裹

六月十日同丁敬身石貞石游龍興寺觀唐開成二年陀羅尼石幢為處士胡季良書寺為梁發心院唐改龍興宋改祥符在杭州城西舊基廣袤九里後漸沒入民舍石幢在夾牆空塹中明季忽放異光居人捨宅重建去今祥符寺里許矣

涼颸洗河橋斜景筍籜踏青豆垂牆匡古寺門半闔千年十寶地王鞏隨手雜錄錢王有外國頻眩伽寶方尺餘狀如水晶置龍興寺佛髻中皇朝改為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湫隘屋廬雜九曲何處尋東坡有祥符九曲觀燈詩廢塹產鳴蛤石幢妙章草下有舍利納立神捧蓮趺光氣夜歎飲遂令婦子棲儼化栴檀塔吾儕好奇癖往往臭味合丁君尤勇銳辯證紛駁遻乍睹增雙明久讀繞三帀濡紙脫其文可供硬黃搨問年值唐季逾歷幾臘城中易黑灰此獨未摧拉瑩無蒼蘚生古色對磨衲許醉聲聞酒乘月再提榼

聖幾送漳蘭二枝二首

垣侵薜荔徑蓬蒿零落幽叢夢想勞忽見微波小翹楚勝歌二十五離騷孔行素至正直記明雪窗畫蘭法有大翹楚小翹楚諸形

全枝明玉最清姸香氣常隨過嶺船只合詩人熏几席翠壺回施小乘禪

月夜渡江

露荻風林隱戍樓宵分月上動行舟凌雲髣髴三山意濯足空明萬里流北府兵廚誰與載南朝詞客肯同游人閑奇絕成孤賞喚起魚龍一笛秋北府兵廚宋時鎮江酒名

葭白病瘧初起招飲月下作

金柔火老爭混茫中人腠理搜膏肪水帝之子何披猖芙蓉旂弄明月光乘時復出煩厭禳竊據四體為強梁將軍亦病顫帝旁呼桓石虔勇可當橫楣齧缺懸盤匡閣下力士逃且僵隔日杜陵覥鮮妝扃不拾句誦子璋乖厓夜談撼鄰牆潞公花押筆勢剛夢回便娟授蔗漿博士冢土低枕囊子有道氣通中黃小苦不肯偃在牀室無傾視骨節強血味久絶藿食常如蟻決孔堅隄防辟邪亦有魏迄唐汝不去者後為糧纖雲四卷月照廊酒氣拂拂十指香我飲不盡醒而狂仰吸沆瀣斗低昴為子七發歌此章矯如鷺濤翩下翔

揚州客舍夜雨

十日秋來九風雨田家客子同煎煩莎雞溼語此時壁水鶴夜啼何處村石曼卿已卜親窆許元度將為弟婚依依顧影在千里想得家人燈下論

趙飲谷買得樂安長公主小玉印出以相示予定其為明光宗女熹宗時所稱皇八妹者因賦長歌

揚州塵土日紛紛玉氣市中為白雲前朝貴主風流遠認得藍田小篆文瑤華裁向瑤階底母姓便

娟本穠李淚灑龍髯一月餘移宮倉卒驚羅綺忠臣豈肯爲身圖帝姬入井知羣誣亟封康妃託遺訓誰令國柄歸閹奴雲鬟扒角年猶小（劉若愚酌中志皇女十餘齡留髮打扒角至選婚始擇吉上頭）親見乾清尊趙嬈須臾委鬼共銷亡信王握璽瞻天表初下銀河織女機盈盈十五已勝衣粉侯纔習膠宮禮便許吹簫出禁闈賢聲戚畹流傳寡江斅無勞讓婚者賜花更得日兒憐投瓊特敕行杯斚愛學江南淺淡妝脂田水碓厭豪強刻成小印柔荑撫鈐記居然寶繪堂鐘漏相催歲華擲一枝紅墜悲秦客朱繅冷落橋紐昏不共金箱殉梅額萬年誄德未足哀賊騎蹴踏都城摧壯哉都尉又死國碧血滴到珠襦灰青奩玩物今猶在無用摩挲博人愛爲君試續學古編惆悵蟲鏤非千年（公主以愍帝元年下嫁駙馬鞏永固十六年甲申鞏死難）

題周兼南唐小周后寫真四首

未合雙鬟最小身秦淮明月白門春漢宮莫話昭陽事更有人閑返臥人

已識君王尙待年新詞側豔外邊傳銷魂貌出提鞵樣壓倒南朝步步蓮

羣花偃亞小亭孤卯酒朝酣倦欲扶可記畫堂南畔見背人無語問流珠

命婦隨朝掩淚光虛聞龍袞紀興亡畫師自有春風筆不寫傷心入汴梁（龍袞江南野史今所傳不全載小周后事見王銍默記）

吳山詠古詩二首

麻曷葛剌佛 幷序

麻曷葛剌佛在吳山寶成寺石壁上覆之以屋元至治二年驃騎衛上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伯家奴所鑿案元史泰定帝元年塑馬合吃剌佛像於延春閣之徽清亭下輟耕錄亦稱馬吃剌佛蓋梵音無定字故也元時最敬西僧此其像設獰惡可怖志乘不載觀者多昧其所自故詩以著之

寺古釋迦院青滑石如飴何年施斧鑿幻作梵相奇五采與塗飾黯慘猶淋漓一軀儼箕踞努目雪兩眉赤腳踏魔女二婢相夾持玉顱捧在手豈是飲月支有來左右侍騎白象青獅獅背匪錦幪薦坐用人皮髑髏亂繫頸珠貫何纍纍其餘不盡者復置戟與鈹旁紀至治歲喜捨莊嚴資求福不唐捐宰官多佞辭我聞劉元塑妙比元伽兒摶換入紫闥祕密無人知此像琢山骨要使千年垂偏翻諸佛名難解姚秦師游人跡罕到破殿蟲網絲來觀盡毛戴香火誰其尸陰苔久凝立想見初成時高昌畏吾族奔走傾城姿施以觀音鈔百定鴉青披題以樸樕筆譯寫蟠蚪螭照以駝酥燈深盌明流離供以羊心潔於大祀犧紅兜交膜拜白傘紛葳蕤琅琅組鈴語逢逢扇鼓馳到今數百祺眩惑生婁其但受孔子戒（元世祖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廉對曰臣已受孔子戒）漫書膽巴碑（趙子昂延祐二年奉命書膽巴碑帝師膽巴華言祕密）訪古爲此作聊釋怪諜疑

鐵四太尉 幷序

鐵四太尉在吳山東嶽廟廡下宋名中興觀像凡四軀孥拳瞋目醜怪駭人相傳江中浮來郡人有

忿爭凶隙者則迎而詛之案淩彥翀柘軒集有吳山東嶽廟化鐵四太尉疏云吳山東嶽廟鐵四太尉一曰靈應侯二曰福祐侯三曰忠正侯四曰順祐侯以禦灾危以鐵肖像非一日矣因軍器造作有欲假爲用者一夕託夢於王子澄曰吾欲助國將作吾新像以離於此已而果爲國用子澄識其語不忘果蒙神祐動止協吉欲求衆力圜成庶見神功昭著彥翀爲至正末人像當重鑄於此時不知何年復增鑄一軀謡爲五方之神俗名鐵哥而倣俗不可息矣

岱宗長五嶽秩祀百代舉仙釋爭傳會幽眇竟難距臨安宋行都寓祭亦名旅四尉知何神封號侯爵序冶官巧笵鐵面目黑如秬謡傳汎濤江風掀出沙渚奇事神降華里俗文詛楚慎匪金人銘誕將木甲侶(泰山上有木甲漢武帝時神也見應劭漢官儀)唯有避俗翁皎皎載玉楮當年著靈功志在捍疆圉不爲錢可耕不爲釜可煮願鑄爲五兵廓如埽烽炬報貺重肖形爭傳夢中語斯事略足徵諸臯儻見許衝寒過琳宮虛廊竄松鼠

春雨有懷徐丈紫山湖上(以下戊申)

老大逢春最孄春又經多雨洗芳塵官梅開後野梅落湖水滿時河水新無事長如秏磨日幾年不作踏燈人相思只有師川在安得衝泥過比鄰

同敬身東扶過雲居寺傷貞石下世

春色悲人事松門澹夕暉昔游同禮塔今望各霑衣一病驚才盡三生向佛歸傷心堦草合行跡尚依稀

春日湖上

閉戶皆無事貪游似不閑閨人看禁樹詞客入空山湖淥淺深際花催寒暖閒春衣如可典拌與飲循環

二月十六日吳尺鳧招同袁舒雯沈欒城符幼魯趙谷林意林杭大宗丁敬身包家山看桃花

天公愛花真不錯輕陰爲花張帟幕城南火急三日游轟轟青山花繞郭符融喜接如雲談辛苦京塵乍抽腳(謂幼魯)折簡邀賓吳季子能使故人共斟酌錫簫幂幄柏下集(游人競渡顧氏墳)放眼終嫌少恢廓提壺取道梵天寺石塔雙標聳蓮萼岡盤徑複趾造頂一上江天忽呈躍共藉草茵勝氍毹古號桃關無鎖鑰(包家山宋時名桃花關榜曰蒸霞)堪矜佳處人不知我取衆遺爭大噱綠楊園屋菜繡畦千樹萬樹紅約略峭風橫起野色暗恐蕩繁英被圻堮陽侯娛客更有意洒酣卷地春潮作分明石家錦障外搖動輭流離一縚烟中越岫儼彼姝晚倚嬌寒更梳掠我生窮悴何足嗟造物供人殊不薄景倩空爲步屧至林宗漫有同舟約豈如我輩詩膽頑解使長雲雨還閣黃鸝三請花不語散作春愁紛漠漠

清明日出東郊至江上

江上人家綠滿林殘花無處避蹄涔清明時節孤帆雨想見天涯倦客心

送春日同沈欒城趙功千游南屏四首

過雨山烟薄似紗截湖小艇遠聞蛙綠陰誰見春歸路借問僧家與釣家

竹籬苔磴摘青梅倒影風潭石面開不見故人汪十六青渠倚闌無與試茶杯

邵家高冢竄香貍皁莢花中石獸危一種滄桑山鬼泣奉香猶記永陵時明昌化伯邵林墓在山下

短長橋外去怱怱瘦盡鶯花莫惱公明日重來看楊柳烟條萬一憶東風

答西岡明府見懷

罷舉我偏嬾去官君亦貧娛書親靜客多病愛閑人花落郊園晚詩題京洛塵相思勞遠道已歷幾冬春

懷樊榭孝廉　雲中鮑鈐西岡

湖山春色早幽事閉門多且免書驢券何妨置雀羅青雲容俯仰白日任蹉跎官閣聯吟處於今跡未磨

題大宗松吹書堂圖

閱世翛然滌煩磯著書種松皆十圍居士散髮兼散衣疎鈒滿地開林扉羃翠蒙烟漏朝暉須臾動影颯欲飛風馭適從何處歸披薄纖末無停機絣笙幽咽泉語微聽匪緣耳悟者希此中默喻理不違但將畫本付韋偃勿用談柄持張譏

四月十五日同施自冣吳尺鳧游西山入龍泓洞

淺夏宜尋山幽深最靈鷲言瞻理公塔濃綠暗晴晝行賸已十里地奧峯轉秀石牀不暇坐窈窕入雲竇乳泉排蜂房其下若懸霤絕疑秋雨時濺撲到襟褏圓穴居上頭晃晃天影漏照見壁間書亡國有餘詬洞刻咸淳丁卯賈似道同客俞昕等題名蒼然留後鑒反似神所守嫈婳出別洞冷襲裌衣透恨不裝輕緜佛國殊氣候

由永福寺左上白衲菴

巉巉羣峯圍嵐氣此長鎖花宮隱叢篁龍㵳在其左山禽時驚飛高下新籜墮白足導我前細路殊破碎蕭森不見天連岡接松果何年置圓菴棟宇平帖妥入門忽破禪猩紈照榴朵山中欲知時結夏乃大可吾儕稱愛閑永日銷宴坐香餘青蚓裊將斷猶婀娜寄語風埃人微言堪已癉

石筍峯

西山下夕陽陰翳凄我神拾級愈斗絕苔滑除荒榛澗泉幽翛語回頭又無人樀樀叩竹戶童子知迎賓僧房如旋螺一上一境陳登樓望東嶺彩翠相鮮新林梢斷崖口杯水浮湖濱請客參石筍樵路隨巉巑十丈未拆殼包孕太古春昔聞祖龍學結菴此嶙峋名僧彫幽趣遺礎今埋湮太息後來者何幸爲州民

冷泉亭月夜

望月迎峯菴已吐鷲嶺背林閑烱積雪搖影紛瑣碎出門路漸低步步入幽靄過橋松露滴茅屋一犬吠層巒凹復凸月尚隱其內招要坐空亭萬木鬱垂蓋泉光動深池翻疑夜當晦聞聲彌覺靜澗韻雜陰籟微於交枝隙忽見鮮雲挂此時各無語

翹首翠屏對颯然古精靈髣髴妙景會烟中客兒句風外寶公唄欲留凜生寒將去如有待今宵單牀夢猶繞琉璃界

迎峯菴曉起冒霧出山

攲枕鳥喚客曉望意必佳開窗墮茫茫悵與始願乖遂辭已公屋勇縛雙青鞵前村十重障不見沽酒牌近寺逕紅隱孤塔空翠埋霏林漸成雨覆磵疑無厓霑衣不足惜前進如推排須臾清風至湖水鏡面揩夷猶縱一櫂安坐相談諧人生本何冀俯仰殊所懷

雨中集秋聲館觀唐于府君墓志銘甎

梅雨澌澌守環堵書客無悰遠相聚比鄰唐甎未成土呼童盥手爲迎取縱廣盈尺製樸古厚徑三寸半蝕腐于君昌嶠字光字貞元朝士誰比數場有小鋪司滷奉公夕愓亦矜許井桑缺一嗟薄祜四十字弃韻所譜（四十作卌先立切本唐韻）終于家堂臯某甫葬之大墓厥子五小猶鬖角語悽苦（緫作鬖亦唐韻）文簡而該較繁愈剡如弦蟾翳復吐新亭山陽幾風雨近人掘自青枝塢湖影冥濛失封樹千年見日闢幽戶阿紫元駒鬱餘怒纖烏西飛誰作主發𠀌中郎當貸汝戔戔秦亭名可補（吾杭無新亭山青枝塢正在秦亭山之南則秦亭古名新亭也）圖經續者勢䵹黈墨響手拓好藏弆遠勝金臺尋石鼓

移居

生涯仍任日俗累復今年半宅從人典（方萬里桐江續集有典半宅詩余適同之）全家冒雨遷栽花無隙地汲井有新泉差喜東城近蕭疏野趣便

六月一日午睡夢程友聲醒時見壁上懸垂虹檥櫂圖乃友聲爲余作者

守窮故鄉居畏暑蓬戶閉風幔小眠齋借作涼雲翳故人千里駕匽覯已隔歲落落知無營不問別來訃茶果餓欲陳驚起厭蟬嘒睨壁得新畫一角題字細帆色入渺茫峯遠秀于髻寫我汎春寒長橋望雲霽烟墨關性靈絕境得精詣始悟夢爲因匪直思發嘆

苦熱夜坐

晴電忽穿樹好風微動萍移牀池上坐相識有流螢

雨後

返照殘雲斂柴門似水清蘆梢分渚響瓜蔓過牆生在昔三騶飲傳聞五鼎烹野夫欣雨足米價及時平

初秋同聖幾坐臯園二首

秋水今何似平添碧半篙澄陰交翳樹風色曲通壕蓮颭無多葉鷗翻有落毛爲驅殘暑去扇影已辭勞

三徑頻過後烟蕪更勝初難消熱客愛合借野人居黑蝶秋棠睡青蟲敗葉書不知何所得歸意屢躊躇

秋霽同蔣丈靜山東臯散步

雨收淋露水平池疏豁何妨步屧遲淡日青門菘葉圃涼風白屋槿花籬閑尋壞衲安禪處記捕鳴

蓋下學時秋思蹉跎吾已慣先生莫怪鬢邊絲費袞

梁溪漫志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爲惏露雨

秋夜有懷葭白袚江秋玉佩令

淮南三載住追憶忽今宵舊句閑還掩秋燈短更挑烟明念佛巷葉下擣衣橋多少閑蹤跡相思逐暗潮

八月十八日同丁敬身游龍華寺尋石壁上宋人題名登慈雲嶺觀永壽院宋仁宗佛牙讚吳越摩崖篆字

城南丁隱君嗜古有神契山心本清虛詩骨不柔脃約我緣江行驕陽竹傘蔽邐迣峯覆釜參錯樹排薺斜徑通烟蘿仰見巖壑麗雙林昔傅公全身此中瘞漁竿亦通禪蕭散久順世入門松影轉殿址秋草翳釋子茅蓋頭供客馥叢桂舉似藕絲燈莫辨蕭氏製蔡絛鐵圍山叢談錢唐龍華寺有傅大士像真身塔及敲門椎誦金剛經拍板藕絲燈三物乃梁武帝時物也所織紋寶華嚴會說法相有天人鬼神龍象宮殿之屬政和後索入九禁唯聞蒼壁下古字徧深鍥驚喜極逾量綫路忕子細披荆復拜竹習勇我能繼下窺臨伏檻上覷攀埤堄向無剜苔人堙沒八分隸弓韣祠高禖牲玉祀上帝卦塍遺圜壇仁祠想禮蕝其他紀游者北南宋更遞完好十得五姓名屈指計汗簡不可磨沈碑反爲贅猶令後來輩抉剔認書勢紀游題名有司馬池周駿潛說友徐理等南郊齋宿題名有京鏜袁說友李壁陳自強錢象祖謝深甫何澹張巖等缺落尚多體勞坐少休拭汗翠霑袂嶺路近見招餘氣鼓尤銳江色懸虛寮泉花滴螺髻仁皇頌金骨排儒說滋弊大書摩雲根作僞殆如寱永壽院石上刻偉哉武肅勳伐山行旅惠不獨築塘木爻合既未濟宋仁宗佛牙讚七律一首考宋僧法雲翻譯名義釋舍利下亦引此讚其詞鄙陋蓋假託爲之森然垂玉箸尚紀卯申歲英雄肯臣賊圖霸聊自衛首題碭山朱如裂昭諫皆慈雲嶺崖上篆刻云梁單閼之歲興建龍山至涒灘之年開慈雲嶺便建西關城宇臺殿水閣今勸貞珉用紀年月甲申歲六月十五日吳越國王記共四十九字田氏西湖志止載首十八字考單閼爲梁朱溫開平元年涒灘爲乾化二年甲申則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蓋吳越武肅王所題所得俱不訾何啻三品幣重來攜匹紙氈椎拓次第當作天龍游窮搜發幽滯九日以爲期勿悵巖扉閉

舟泊西林橋同吳尺鳧作

裏湖涼思不勝飄路轉青林接野橋游女能來秋照影篙師解事小停橈風過殘葦疎還響雲襯晴峯淡欲消卻爲流連忘日暮醉中翻覺水天遙

九月一日同丁敬身張希亮金以寧符聖幾游天龍寺石壁上有太平興國六年心經門外八卦田即宋郊壇故跡次登天真寺靈化洞側刻字云梁龍德元年歲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鏐建置錢王拜郊臺也此寺登眺最爲江山勝處

山勢龍飛護佛場後游佳處未渠央寫經某甲存荒壁迎客單丁到上方滿眼雲濤看起滅接天草樹管興亡蕭然欲下催詩雨相送沿村稻半黃

秋寒

前日驕陽尚滿林天機陡轉冷光侵蕭森已識閑中味凄緊初關別後心時送欒城劭魯北行四壁圖書溫破

帽千家簾幕促踈砧多情那得如韓偓灑背微霜
擁鼻吟

上冢

十月鄉山上冢天晴光盡趁過湖船鵲啼鶴返空
千載宿草寒松又一年胡叟攜尊成黯澹龐公挈
伴故流連愁來寶石峯頭望城裏人家自夕烟

十一月十二夜月同黄松石張情田散花灘閑步用句曲外史馬塍新居韻

林影灘光靜自如向寒人意轉清疎真疑落木臨
皐路更憶浮暉雲上居烟外有山渾入夢月中著
句未曾書歸來短髮飄蕭甚敲火石橋聞夜漁淮南子云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

同尺鳬敬身過湖登慈雲嶺觀廢石龍淨勝院崖上北宋僧沖羽書唐右補闕梁肅心印銘下方冢峪尋劉娘子寺已廢惟鳳凰泉猶存飯於觀音洞僧舍而歸得詩三首

招手湖南畔平蕪淨可親霧窺山半面水照鶴雙
身野艇容茶具長橋響釣輪慈雲三度謁也勝埽
門人

畏險須扶掖上頭雲倒飛寒林正搖落幽趣得因
依龍蜿莓崖積狐蹤莽徑微剷銘辨温媪彈指昔
游非

禪棲誰再搆妃子有前蹤竹影思遺帔泉根沒廢
鐘飯餘香印斷樵罷漆燈逢臘得啼烏在年年怨
此峯

趙谷林以汎湖看梅詩見示意林復以詩送梅枝次韻奉答共四首

今年司冬大妍暖梅樹已發臘前枝一梢正透竹
陰出只欠王家雪下時

甕頭香熟莫逡巡處處蜂須色鬬新自笑先生東
郭宅冷雲滿硯未知春

共載詩篷泝遠汀小紅鈿破雨冥冥催人無奈易
頭白伴鶴有情還眼青

君家山閣水亭邊衝曉數花明遠天肯伴新詩遣
春至一時香韻兩無前

題松風流水圖

落落松陰寥寥天宇希微之聲風與水伍惟石嶕
嶢伊人歸處易妙無言琴高不鼓

樊榭山房集卷五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集卷第六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己

早春游湖上聖因寺四首（以下乙酉）

千峯皴粉雪初殘趁得閑身自在看日色未高船放早游人應不畏春寒

琉璃地滑碧無痕多少垂楊繞寺門纔試東風絲已動舊栽新種盡承恩

禪寮一半瑣窗開上盡迴廊更上臺想得天工營構巧湖光高下逐人來

絕頂亭虛眼倍明雪消雲並畫闌生誰能喚取張春水共賦蘇堤綠漲平（元錢唐張叔夏春水詞為古今絕唱人以張春水目之見鄭牧伯牙琴）

荊溪道中

如畫雲嵐西復西梁溪幾折入荊溪舟師失道隔煙問山鳥畏人穿竹啼

上巳集葭白齋

盡日添衣怯峭風春光一半水流東老催花事來心上醉戀朋歡在客中小海無人知夏統草堂何地著盧鴻（時葭白將移居）從教天地蘧廬似翦燭題詩不易同

廣陵送壽門游河東

共話風塵裏臨分剋後期人同歸雁去樹接暮雲垂汾曲存勤儉江南重別離登樓吾亦嬾為子立移時

馬秋玉佩兮招飲出觀顧定之墨竹（上有張伯雨鄭元祐朱澤民題句）

晉代愷之工畫人元代定之竹寫真仲文幼輿何足貌不如此君下筆親雲根移得波濤窟晴翠翹翹鸞尾揭新筍高於舊竹竿留取抽梢當五月南齋娛客乃爾清洒半展軸聞秋聲世閑何者害用短奇絕題詩尚左生

題秋玉佩兮街南書屋十二首

小玲瓏山館

鑿翠架簷楹虛敞宜晏坐題作小玲瓏孰能為之大

叢書樓

世士昧討源汎濫窮百氏君家建斯樓必自巢經始（樓中藏書甚夥近更廣搜經義補所未備）

透風透月兩明軒

前後風直入東西月橫陳圭既如謝譓客合思許詢

覓句廊

步櫚何逶迤畫靜無剝啄好句忽圓時花陰轉斜桷

紅藥堦

種從亳州移不是劉郎譜春風一尺紅堦前暈交午

石屋

寥豁似天造華陽南便門尋仙恐迷路不敢躡雲根

看山樓

青山復何在烟雨晦平陸待得晚秋晴徙倚闌干
曲

七峯草亭

青峭落窗中翛翛竹風舉悠然欲揖之恍見林下
侶

梅寮

繞舍玉梢發嫩寒先起探絶勝塵士客落月夢江
南

清響閣

横琴小閣閒希聲寄絃指蕭寥不可名松風亂流
水

澆藥井

久視託靈苗仰流資灌溉際曉轆轤聲衆芳欣所
在

藤花菴

依格青條上垂簷紫蕚斜天然妙香色合是佛前
花

題七姬權厝志拓本張羽文宋克書盧熊篆蓋

潘將軍識將沼吳出戰未北摧羣珠雉經聊酬貫
魚寵鬼妾肯奉他人娛齊雲綺羅付一炬無此高
文照千古春深誰上七姬墳月明曾過三輿土張士誠府基取三輿土築成謂長輿嘉輿宜輿也

去年十月舍弟子山舉一男未幾而殞追
感賦此詩

入手鑿娩卽夜光每因追憶倍心傷含飴未得娛
大母吟苦何緣學二郎落落衰門慳雀賀迢迢貧
境想熊祥再來若似前人事好拜弧南乞命長

哭吳丈志上

北郭幽人住扁舟數往來十年交恨晚終古别堪
哀大藥成難待名山業未灰斜廊曝書處尙想立
蒼苔吳丈書齋有曝書廊

無盡意齋坐雨同陳江皐作

分得荒齋曲彔牀不嫌風雨共相羊經旬泥酒渾
成病五月披裘未是狂花落冬青泥滑滑魚跳時
白水茫茫新謠莫漫編甘澤有約初晴看插秧

明鄭貴妃書泥金普門品經同丁敬身作
四首卷首題云大明萬歷甲辰年十二月吉日皇貴妃鄭謹發誠心沐手親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一卷恭祝今上聖主祈願萬萬壽洪福永享康泰安裕吉祥

梵夾瓷青出漢京翊坤題處最分明依稀買得研
神記紙上香多蠹不成明大內寫金字經多用瓷青紙翊坤鄭妃宮名

巧笑由來雨露偏佛恩遺在聖人前開函稽首無
他願一筆泥金壽一年

柘館餘閒罷女紅祝釐不與衆嬪同也勝密誓高
元殿小字親封玉合中

城南詩老觀空久特賦新詞繼夢華更待秋山黄
葉下與君禮足九蓮花靈隱寺有慈聖李太后賜九蓮觀音一幀

五月二十五日艮山門外晚眺

吳天入時涼似水祓衣出城三四里城角遠山青
半環分得濃嵐落漁市荒陂繚紹行何求雲影水
中凝不收蓬科誰與作都祭陰森大樹堪蔽牛幾
家叢薄徑微窄稚髦闞籬窺過客樱櫚散葉覆深
井薜荔牽絲護敧壁喜聞田水夜初滿不道瓠花

朝更圻半虹忽墮橫一橋恰當高處風刁騷四天萬綠染未銷峯尖黄鶴如可招畫本髣髴臨山樵深林絶磵藏過雨山中茅屋愁漂搖道旁日暮紛惆悵白荷欲語嬌相向斜倚珠盤踏寒浪菰蒲低處見船行弭櫂無人能一訪我時小極因廢書消憂起病雨有餘但思臨平考古蹟安得湯鎮謀村居　朝廷蠲租　詔寛大官府勸農意樂胥攜拏亦可號蠶室息影頗愛開蝸廬試歌元豐歲連稔姓氏何必聞鄉閭

葭白餉琴魚

聞道琴溪上春風出小鱗如何附仙籍翻使困漁人味淡供清茗形枯借綠蘋因君撥水物欲謁敬亭神

秋夜泊滸墅

歸心淹旅泊何處近吳宮夜色一村雨秋聲兩岸蟲道存衣食內人老別離中坐待嚴關啓松陵藉順風

母壽日作

酉年季秋朔阿母甲子周黄花正被徑紅穗初盈疇采英更釀麴粲粲兼沈浮艮朋惠文綺學子羅嘉羞貧家不解音亦召絲竹謳貴以宣悅豫暖響四座流子婦前致詞再拜奉縹甌一願母常健眠食安優游二願歲常豐春酒頗易求慈顔笑爲醉永永如今秋

南湖秋望

幾點城隅接翅鴉意行烏帽任攲斜橫塘秋水明菰葉老屋殘陽上薜花渺矣高鴻猶避弋落然寒事又辭家南湖多少閑風物魚壟誰分一片沙

同玉裁大宗集皐園

緣林暎堞境清佳況復游從願不乖人約寒雲來別浦葉和流水出荒街擷蔬風味追前輩翦樹軒亭換舊牌好敵玉湖諸勝蹟他時睽隔憶青鞵

玉裁來廣陵同宿閔廉風齋中即事

比年還往數今年乍到江城夜籥懸地主能詩欣會宿旅人貪話廢高眠性疎我不王睎悔才大君須杜老憐除卻風沙鞍馬事商量換得五湖船

同作　　歸安姚世鈺玉裁

客中對客互留連竹屋青燈坐惘然潦倒何堪中散病飛揚空忝少陵篇武林舊事銜杯問漢上題襟對榻眠不是艮知心鄭重幾曾輕喚渡江船

正月十一日同尺鳬功千汎舟湖上期敬身不至二首以下庚戌

試燈天氣思無端急喚扁舟破翠瀾禁架梅花差少雨吹噓柳色不多寒空亭苔石淍遭坐新寺烟嵐上下看欲借大癡哥鐵笛一聲飛入水雲寛黄子久逢吾子行共吹鐵笛於孤山笛聲不轂交臂而去見楊瑀山居新語子久自號大癡哥

處處梅開雪幾叢蘇堤人立翠屏中水邊歌鼓元宵近詩裏光陰白髮公將暖湖烟多晚碧未花桃樹有春紅憑誰爲報丁居士落日沙頭悵望同

過蘇耕餘教授齋賦贈

東南大藩地郡學首古杭層城閟禮殿喬木森宮

牆石經有遺刻奎畫宋上皇七十二子像揭自龍眠莊恍若過魯墟聞金石絲簧偏安蹟未泯文治今光昌侁侁九邑秀横經願知方掌教匪得人徒令糜官倉姚江蘇夫子來繼徐大章明洪武中天台徐一夔爲杭學教授有名射策驚漢廷不得貢玉堂翻然愛冷職苜蓿春風香健兒不敢窺廟壖非牧場元戎爲申誡卓哉君子强齋規胡安定內行陳履常經師與人師一身兼所當奉檄攝山長皐比擁松岡說士甘於肉拔萃皆才良易書校秋賦暗中摸乘黃十年冀北空俊髦未易量昨列五三人堪充童子郎佗時活國手合在青衿行居然老博士豐頤垂鬒霜揭來肯訪我衝凍輿臺僵勸我隨使車登華覽咸陽況聞主人賢冰操出繡腸方伯方公蟄汀足以發幽憂懷古多慨慷鄙性慕棲逸未獲辦蒲莧切鴻裝開年爨舍靜報謁因摳裳清言忍遽别竹影移繩牀茗蔬趣留飲牽迫辭舉觴厚意使心醉何必同渴羌斯文準崔蔡詎可窮公藏想見尋道味陳編誦琅琅三閲屋打頭俯仰寛八荒從公樂乎此莫嘆餅無糧

二月十日同丁敬身金質甫陳江皐登寶石山天然圖畫閣

塔下樓閑躡級登東風聊憶昔游曾春深城郭渾如畫定裏鶯花不屬僧人影漸移湖上柳烟光又綠壁閒藤留題爲紀閒蹤跡只有看山詑最能

城南桃花同人分得流字

春江明白繞花流十里晴嵐好放眸紅艷正迷前代苑亂霞微暎遠人舟斜川朋好咸來集杜曲風情不自由願倩游絲千百尺繫將西日駐城頭

清明日城東顧氏莊看花分得耕字

惜春連日出重城揀取花多任意行婭姹臨波揺客釣迷離並冢照農耕活東聚處芹爭長謝豹啼時筍盡生將到薄游還小住他鄉悶過幾清明

四月十八日同人汎舟紅橋登平山堂送全紹衣入京

邗溝夏水漲城陰積深翠酒舫壓草痕經年還一至故人四明客含香識名字遠于京纖含香未越三國志虞仲翔傳注太學待何蕃少年推賈誼合并有同岑縶維情莫比來聽郭公啼塹爲鮒魚醉人生赴功名時乎偶然遂壯觀留長吟自足千古意西上陟蜀岡新亭亦佳致歐公遺構在清氣激松吹歷茅司徒廟眺謝司空寺涼雲遞疎鐘平楚碧無次離愁生其閒紛來不可避惟願追前修遠轡從此始

五月十三日同丁敬身游智果寺

招得吟朋上釣槎北山來訪野僧家竹陰入寺綠無暑荷葉繞門香勝花泉酌參寥寒甃缺字尋坡老壞梁斜幽禽不會躊躇意飛向湖天點落霞

同作　錢唐丁敬敬身

偶停艇子叩虛寮初見森森竹放梢鳥語狎人渾不去湖光似雪更難銷名泉舊自高僧著壞碣曾經野火燒五月藕花思往句吟魂雖在倩誰招

功千送高麗墨用山谷和文潛謝穆父贈

松扇韻

樂浪松肪薄於紙一挺崑崙指形似若教持伴館中人風鬟應寫嬋嫒子金蔡松年使高麗爲館伴賦石州慢詞有雲海蓬萊風霧鬟鬟之句見劉祁歸潛志知君憐我几格寒遣送海雲生硯山野人不草外國傳但吟小句菰蘆閑

敬身用山谷韻乞高麗墨於功千而墨僅二枚一贈尺鳧一以贈僕竟無以應也次韻答之僕亦同作

黑玉乾爻光印紙柳枝瘦龍略相似面作龍紋背有利見大人四字貢餘人手競分藏圭不吝留等窮子城南居士氣高寒乞墨不乞錢買山半枚莫得李公擇置君且在廉讓閑李公擇曾惠蘇子瞻墨半枚其印文日張力剛云得之高麗使者出陸友仁墨史

和功千遺敬身流求扇以償高麗墨之請三用前韻

排日詩筒遞連紙扇痕一握苞苴似也知摺疊出鯷人卻勝纖濃埽螺子往作詩臞六月寒船回落漈來閩山動搖更想梅花手可資談柄於林閑流求女子多以墨劉手背成梅花

原作　仁和　趙昱　功千

研光點漆可鏡紙烏玉玦形毋乃似松烟恨不貯三九餉供鑾牋寫丁子科斗名丁子見埤雅敬身嘗作篆書幾日船趠風吹寒摺扇宛轉來中山珠宮冷氣壓三伏合置先生懷褏閑

夏夜宿清隱菴五更汎舟湖中

禪榻安心午夜過出門葭葦響微波舟人喚起山月墮櫂入藕花風露多

秋夕

節近盂蘭暑漸平兩過籬角豆花明絡絲蟲響無燈坐劣有幽懷待月生

有懷玉裁授衣

我夢吳興好看山兼著書遠游成計左歸去與人疎水閣三閑隱家風一曲漁焉知陳正字不共采秋蕖

次韻同作　江都　閔　華　廉風

絕席陳無己閑居姚秘書故人俱寂寞芳訊漸生疎蒼弁秋堪畫玉湖清可漁遙知兩詞客搖艇入芙蕖

聖因寺觀貫休畫十六羅漢

唐人畫十六羅漢筆力獨數盧楞伽休公後起出其上真容應夢有似忽現優曇花小篆親題廣明歲正在江陵傳絕藝禪人請歸懷玉山海衆林神盛訶衛休公不樂依錢王此畫何年流落長明古寺青豆房殿陊香斷印龕冷燈無光我昔借觀匿不出卻恨俗僧皆啞羊宰官移置湖上龍宮之寶地應真一一來高堂題詩記得歐陽炯此畫依然神貌並烟煤雖暗墨蹟龐生絹開張氣疎挺眼淨野鷺肩削枯龜頂峯嶽嶽眉雪綏綏彈舌呪罷蓮葉爤齒嚼徧楊枝四十二章經在手一百八顆珠倒垂灌缾高擎褰曷鼻坐具入定揩瘦頤聖賢自古秉異相何況流沙印度相逢時高情逸格寫不盡更有嗔如破賊三軍麾其閑憩寂皆無語巨石

高松絡雲霧中華只識諸矩羅龍湫雁蕩經行多嗚呼炯也詩休公畫同在人閒縱瑰怪我欲追扳力不能但作低頭東野拜聖因寺裏鳴粥魚五雲長護　先皇書永將玉軸鎮孤嶼請看水墨已是七百春秋餘

登虎阜小吳軒贈雪澗上人

劒失空池虎氣沈全吳輸與客登臨岳收鬼雨參差霽樹簇人烟一半陰齊女望餘橫古堞越兵來處見飛禽支公笑指黃雲壠留看斜陽畫滲金

小吳軒曉望用清遠道士韻

泠露響墜葉殘星在秋漢昨爲僧牀宿避喧遠如竄開牖發晨矙艴奕寄奇翫滄溟悅一漚與欲游汗漫藍霏吐近郭素霧起遙岸俯視平林梢高下若濤亂孤塔不受侵猶羃七級半須臾山帶接變滅海市散下方歌鐘地醉夢屢失旦豈知青岳端有客早揮翰逸想天雞語幽共谷鳥歎何當踵嘉游清詞不能贊

王蒻林司勳邀游惠山訪愚公谷四首

二泉亭下看詩牌轉入蕭森秀嶂街卻是舊游多鶻突幾回孤負笥皮鞵（愚公谷左爲秀嶂街右爲名泉里）

前人卜築愛幽奇疊石爲山勢若移泠翠空烟吹不散似和敗葉護荒池

菟裘過眼即滄桑蝸雜苔痕上壞牆誰見氍毹春月暖聽歌人在蔚藍堂（鄒愚公每挾青衣度曲於此）

山圍屋角木陰攢濺濺春申澗響寒我輩向耽荒率味不須金粉畫闌干

同秋玉佩兮西顥江皐自京口放船至焦山

焦山萬古色蒼翠撐洪波比年困行役東望浮一贏探奇藉艮朋不恨時蹉跎江豚靜匿影高檣指巖阿竹樹漸可分飛簷壓嵯峨轉取寺後道恐落千盤渦滿載京口酒吾面未敢酡蓮須有淨界佛事先羯磨古殿陰不散緜雲覆桫欏化生欲震動爲少人跡過門橫象山碧空水相蕩摩衆謝迺獨往悄然懷東坡

三詔洞拜焦隱君像

呀然石房闢栝柏互森竦下有黃犢廬山因姓氏重炎靈失其馭四海浩呼洶先生獨緘口絕世一何勇魏吳公與卿彌望盡闒茸去之斯已而孤寄此蘢蓯入獸不亂羣露寢甘自擁至今拂巖花真氣使人拱何哉天書帝禨祥共慫慂通夢謬加封高靈肯汙寵（祥符中真宗臥疾夢隱君而愈詔封明應公）我疑駕蜚鴻瑤草拾遺氄爲君迴俗駕落葉寒到踵

觀音巖次石壁上宋人趙冰壺韻

聞思大士蹟猶存坐斷千巖水氣昏徑滑行防和葉墜江清汲愛帶雲吞斑斑霜樹多棲鶻裊裊風藤欲挂猿行盡丹梯三十六直疑高處見天根

雙峯閣

絕磴盤空出危峯架屋低雲光在其下帆影盡於西身世浮杯似年華過鳥齊禪寮容自恣筇杖約重攜

別峯菴

平岡連筠杉石棧下奔峭幽林天光入悽神歷衆妙結茅但孤僧啓戶延客眺云此東峯半微茫見海嶠濤聲寒鼉答烟色斷雁叫浩劫水仙琴長往任公釣揮手謝時人與爾不同調

夜宿松寥閣用薩天錫韻

深松耿禪燈江黑疑有雨平生託宿處奇勝此堪數微聞金山鐘漸辨瓜洲路海色與西風又將陳跡去

瘞鶴銘

我生好讀浮丘經焦山來訪瘞鶴銘纍纍之冢令威歎羽化誰使傳千齡迺知仙家重文字不異人世訣幽扃崩崖敧浪下無路直待水縮霜霰零墨痕濺面葉藉背仰臥劣可摹真形張王近事僧指說（張弨王英）奇險欲動魚龍聽長沙陳公（鵬年）發天祕抉取覆以屋建瓴繕亭何必歷三癸鑿石直疑煩五丁上皇樵書今得覯尤慮氈椎日敲擊比量北海遇趙岐特護翠珉藏複壁敢辭米老河豚譏贋本重鏤外加羃篝燈側足窺大幽彈渦親剔筆畫遒真官若掌女青律篼牡失職當窮搜百番赫蹏走書估三日臥看毋自苦摩挲後此五百年鋒稜就視空茫然吁嗟神物非近翫不如天吳什襲猶能全

焦山古鼎

古之彝器篆最奧佚籀已遠誰稽探橫舟持刀或立斾簡質妙若繪事妣姬周尚文備衆體款識不慮供魚蟫二千年物落山寺王詩大小傳東南（西樵阮亭兩先生）茲游一見發絕詫熊熊光溢燕子龕腹深八寸脣尺四叩之清越微聲鏳雲雷周帀峙饕餮生砂活翠浮朱藍無專世惠釋文異不獨立位形相參邊父鄭邾誤考据尚功妘婦迷研覃惟王酬庸錫冊命鑾旂鋈勒兼戈鋑忠忱對揚懼隕越孝思用享調滑甘鈐山不識此二字廿年辛苦成虛談天池釣叟假盜柄大雞亦應台星三（明世宗自號天池釣叟見沈虎臣野獲編）鑄氣爲兵事豪奪攸嬉一例如狽貪上河圖子偶僞託思質陷法人何堪吉金肯冒辱金辱得不畀送行趍趕子孫永寶意爾爾雜廁尊勺娛宴酣豈知袁州詔簿錄清玩件繫文嘉諳此鼎潛藏幸神助同時輩行歸瞿曇空諸所有乃常有雲烟過眼休嘲唅壑舟恐遭大力負請視覆轍應懷歎何如留與客吟賞茶具更擕都統籃

甘露寺

誤緣峭壁蘚痕滑喜見空樓江影斜留得唐朝衞公塔廊腰雨過鐵生花

同作　祁門馬曰琯（秋玉）

斷甃猶存劫火銷祇憑絕頂看金焦我來十月霜風厲江葉飄零似六朝

海嶽菴

米老風流絕代無一菴零落近僧廚頻經甲子留京口仍見寅哥列坐隅卦影人閑求古像研山壁上勒新圖奇顛那復拘常格佳句還堪壓萬夫

游金山

渡頭晴色風帖然行盡寺廊如有緣江光四圍佛

屋頂洞雲幾片僧牀邊開尊留客黑鹽豉打槳載
人紅板船今夜蕪城定生夢夢在聽潮軒裏眠

十二月十七日雪後沙河寫望

野橋俯川光微曛隱疎木餘雪連半陰遙山自相
屬逶迆入城隅寒色翳空曲離離被沙草歷歷明
村屋應有林棲子殘編時映竹烟水抱一灣皓然
行徑獨明初馬仲禎卜築於此名一灣烟水止菴祥公詩占得沙河水一灣此身能與狎鷗
閑罛閑魚不上槽鳴酒初熟毋憂世士知清境非
所逐

人日集施竹田蘋香齋以下辛亥

蜜炬紅銷漏下頻非關豪飲擬陳遵烟中春月大
可愛窗外梅花如故人一種繁華武林事百年珍
重草堂身幽坊莫忘重過約周北張南只比隣

題華秋岳詩卷

我愛秋岳子蕭寥烟鶴姿旨開方溜室高詠游仙
詩雲壁可一往風泉無四時滄洲畫成趣儻要故
人知

同江皐飲吳山酒樓懷亡友石貞石

春風勸客倒雞缸樓子臨湖正背江翠潋時時搖
遠樹晴嵐故故入西窗二豪醉後知何物此士塵
中信少雙石仲容今呼不起與君狂語倩誰降

古蕩舟中同大宗聖幾江皐探梅作

小船如瓜皮可坐兼可眠春山隨我行澹翠何緜
聯竹外一雞唱風氣太古前搖搖四詩人漾入梅
花烟

石八郎祠

薄暮投空山春陰澹落日蹢躅樵逕旁幽幽古祠
出畫壁緣䗶蟫虛廊蔭杉漆湍咽神絃停嵐蒸廟
額失相傳石敢當祈報據茵茀但存天水志名字
惜遺佚祠見咸淳臨安志竹枝迎村巫梅花作靈匹勿事
呼林央山坻保終吉

晚至溪上巢

林巒生春寒心在諸天暝列坐疎竹根微泉各為
聽花光淡欲無松籟遞相應銜烟山鳥還余亦下
蘿徑

汎舟河渚取道田閒尋梅花泉

清流一支瀉漏影明朝曒行行數石髮捨舟在溪
門名泉如逸士高寄梅花村寓形本天趣當得靜
者論瑤席不盈尺衍漾青絲蘊屬沸素漚發皎若
飄英繁徒供野人汲彌思桑苧言四山秀脈聚萬
古陰機翻慰我斛茗瘕甘芳入缾盎潛分趵突沫
高尋玉井源

蘆菴贈克念上人

河渚富幽棲迴複何窈窕渚中復有渚春淥滿四
照相期蘆之漪禪客對清峭示我衲中詩別擬晝
公調因知彼上人滅景自年少晏坐觀物情仁心
憫漁釣隔籬聞櫂舟帶雨見荷蓧我來問佛事指
點梅花笑

重過秋雪菴僧言蘆花時月汛最佳

魚國開雙林我遊不厭屢柳界護生堤盡除網罟
懼登樓展四矚惟有舟是路羣山遠在南如讓水
回互同行與彌深蒹葭待秋素欲驗溪僧言孤槳

盪寒兎

春陰望西溪人家雲山梅竹互爲掩映溪聲迆西流寺橋扼其隘分餘落麥田綺秀渺方罫行人越阡陌春望怡我輩縞縞遠梅林映山青晻曖下有魚樵壥竹樹互襟帶炊烟化山雲雲起半明晦花源色不同輞口境如在悵矣懷閑居悠然悟天繪

入花塢遇雨度藕香橋憩法楞菴

瓦亭標路口兩山夾嶔崟重過二十年望岫盟我心窈竹遠無極微徑劣可尋清饜畫常暗況乃覆春霧雨來法華頂雲埋精進林（僧舍名）度橋灑空磵濃青集衣襟忽逢惜筍僧導入精舍深杉檜鬱當戶小閣相窺臨幽涓落斷壁交作微妙音幷無去家愁（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見文泉子）欲擁冰牀衾始知淨名室可以聽涔涔

雨宿永興寺

山樓一燈寒蕭寥送清響暗生平地雲溼墮幽蹊椽遂成三宿桑題壁記疇曩安居遇多雨佛說發精想橫窗雙綠萼交影入蒼茫（俱上聲）趺對妙香裏夢寐雜詠賞隔屋喧春禽明將進溪榜

春社呈志局諸君

蹤跡今年定絜萍叢書堆裏晝常局分來竹葉社翁酒開過梅花水部廳（在南權署）吳越朋簪連俊彥台明幽事寄圖經紙田自笑多荒落欲向山川更乞靈

次韻　錢唐　汪　沆（西顥）

離合人生似水萍相於官閣類叢局風催花信初歸樹草接苔痕欲上廳爲乞治聾傳社酒未妨破睡補山經先生自具編摩手更與家江發秀靈

蠶豆和朱稼翁

豆子酥含綠玉凝江鄉風物最先稱繅絲花外藉初重戴勝聲中莢已登竹塢流連燒筍客石泉珍重試茶僧清甘幷欲題三絕轆釜朝來思不勝

雨中汎舟三潭同沈確士作

一雨湖山破清曉雲外諸峯殊杳杳問誰著眼到空濛只有斜風吹白鳥斜風忽斷縠文鋪壞塔平林乍有無濃拖高柳三升墨亂打新荷萬斛珠畫船低似荷花屋瑟瑟梢梢閑蘆竹可惜今宵五月寒不同我友三潭宿

同作　長洲　沈德潛（確士）

雲移高峯峯不定湖波過雨光逾淨佳人髩鬟洗鉛華隔紗微窺晚妝靚一枝柔櫓蒼茫外綠蓑青笠元真態不遇南屏孫太初枯禪瘦鶴誰同載輕船準擬泊三潭鷗鷺爲羣我最堪聽罷晚鐘烟際宿荷花深處夢江南

送沈確士歸蘇州

滿天梅雨合思吳早挂烟中十幅蒲白髮定能爭席否朱絃曾遇賞音無人同樂圃文偏潔宅近靈巖趣不孤只恐鷗情成閑阻五湖那復憶西湖

湖上汎舟至鑒菴

舊識林屏僻蟬多不厭聽訪僧無北磵覓路是南

屏石帶殘雲潤潭臨雜樹青迴舟看坐處巖壑晚冥冥

意林所藏宋徽宗鸜鵒圖同確士作

繁華如夢宣和事仍在神霄自游戲誰傳真蹟落人間鸜之鵒之妙無比松枝淅淅墨鍼攢一踏枝鳴二墮地足鈎咮啄定爭鬬不然那得風毛墜中間似欲助老拳欲飛未飛張兩翅晶熒點漆活眼睛徽宗畫禽鳥多以漆點睛高出紙上卻含萬里龍沙淚我聞物性不踰濟竟遣鑾輿隨突騎祗應回首媿此圖難諭兩宮通問使當時迎駕教瑞禽扇簀翔集香風深五月五日工翦舌學成言語知人心貫京便佞等豢養不止烏棲借上林天機寫肖能無誤押字淋漓若垂露洞庭詩客詩獨步邀我聯吟重豪素休比乾侯魯國謠仍為天水王孫賦

題三弟子山遺詩後并序

予少遭孤露弟僅六齡零丁危苦相依至今凡二十一年去年幸弟舉一子今年十月十日弟忽遘疾夭亡痛可言邪檢故篋中有手書雜藥方十數紙後有庚戌除夕一絕句弟素不能詩其辭似工者豈有夙慧邪第二句竟成劉希夷花落之讖抑有物焉以憑之邪吁可痛也因忍淚成二十字題後付孤姪黼收藏

人逐殘燈滅行留斷雁孤年年年年盡夜空有淚模糊

庚戌除夕　鶚子山

已響千家竹將殘一夜燈不知窗外雪漠漠硯池冰

樊榭山房集卷六

樊榭山房集卷第七

錢唐 厲鶚 太鴻

詩庚

酒蟹 以下壬子

草泥纔出海邊田不共茶鐺煮碧泉漁舍西風成昨夢醉鄉清味破中堅香留皁莢看燈夜餅臥黃花小雪天可惜老饕情思淺只將一語爲君傳

佩兮南齋觀倪元鎮贈邾伯盛靜寄軒詩眞蹟次韻三首

清詩隸畫遠人氛展向晴窗半穗雲卻憶當時邾處士能將寸鐵壽斯文

夜雨菰蒲何處居居然范緩配倪迂憑將一語添書品絶似寒花瘦鶴無

心跡渾如過臘僧小軒幽對竹鬅鬙更分白石茶爲供甘受人閒俗眼憎

沈石田合子會詞眞蹟次韻 自署云倚翠生沈周

南渡荒王嗟鼎沸一夕靑燐生大內舊院樓臺化菜畦渡頭無復桃根妹承平樂事百味盛 平聲 春宵角勝張長檠言情不用比紅句紀事能工侍翠生鐵面譏訶亦時有我讐解酲當以酒可憐瘦硬相城書卻寫柔詞傳士友平章風月秦淮風 秦淮伎有私印日同風月平章事見野獲編 小軸歸君篋衍中冰澌生硯霜侵戶道眼澄觀本無住

朱碧山銀槎歌爲秋玉賦

詩人往者聚長安好事曾聞孫退谷銀槎酌客客作歌想像無由能寓目朱華玉名碧山字至正年居魏塘里一生貞白此僅傳流落江南非偶爾虛心斷節桑落貯分得秋河好風露開襟有客踞上頭或云鑿空博望侯手持支機石一片張侯張侯吾所羨卽時酒與身後名何如黃姑渚畔長游衍槎腹鏤詩句瀟灑問津可惜無知者摹形已奪晉丹青操觚堪補元風雅主人索我重作歌愛之過於金叵羅前宵偷兒胠其篋免隨羽化神攜訶翠壺插菊展重陽半杯竟欲追渴羌醉倒空齋月爲枕夢向天孫乞餘錦

題陳授衣閉門覓句圖

君如後山窮取婦離鄉士漫歌妾薄命已見男當戶吟榻秋風高冥搜避童豎詩成在何時飢腸鳴卓午

論詞絶句十二首

美人香草本離騷俎豆靑蓮尙未遙頗愛花閒腸斷句夜船吹笛雨瀟瀟

張子野柳耆卿詞名杜並驅格高韻勝屬西吳可人風絮墮無影低唱淺斟能道無

鬼語分明愛賞多小山小令擅清歌世閒不少分襟處月細風尖喚奈何

賀梅子昔吳中住一曲橫塘自往還難會寂音尊者意也將綺障學東山 洪覺範有和賀方回靑玉案詞極淺陋

舊時月色最清妍香影都從授簡傳贈與小紅應不惜賞音只有石湖仙

頭白遺民涕不禁補題風物在山陰殘蟬身世香蓴興一片冬靑冢畔心 樂府補題一卷唐義士王潛與焉

玉田秀筆遡清空淨洗花香意匠中羨殺時人喚
春水源流故自寄閑翁（鄧牧心云張叔夏詞本其父寄閑翁翁名樞字斗南有作在周草窗絕妙好詞中）

中州樂府鑒裁別略仿蘇黃硬語爲若向詞家論
風雅錦袍翻是讓吳兒

送春苦調劉須溪吟到壺秋（羅志仁）句絕奇不讀鳳
林書院體豈知詞派有江西（元鳳林書院詞三卷多江西人）

寂寞湖山爾許時近來傳唱六家詞偶然燕語人
無語心折小長蘆釣師（朱竹垞檢討靜志居琴趣中語）

閑情何礙寫雲藍淡處翻濃我未諳獨有藕漁工
小令不教賀老占江南（錫山嚴中允蓀友秋水詞一卷）

去上雙聲子細論荊溪萬樹得專門欲呼南渡諸
公起韻本重雕菉斐軒（近時宜興萬紅友詞律嚴去上二聲之辨本宋沈伯時樂府指迷予曾見紹興二年刊菉斐軒詞林要韻一冊分東紅邦陽等十九韻亦有上去入三聲作平聲者）

題辟疆姬人金圓玉水墨秋葵圖（辟疆自題云余不能飲日看畫此花亦飲醇酒意也）

金戔橫敧醉不勝墨痕秋暈一匳冰西園老盡佳
公子看畫花枝學信陵

丁未暮春佩兮來游湖上曾作五字詩奉
贈壬子秋僕至邗留寓小玲瓏山館歲晚
將歸復次前韻志別兼呈令兄秋玉

書至約已頻別來思易積夢想蜀岡青中有春明
宅一舸秋雨餘又逐閑鷗跡相見尋古歡前塵空
役役君家山館幽短榻對虛白名談開襟寬積卷
堆坐窄琴清共低徊酒釃小浮拍殘年逼歸心彌
復惜離拆今夕首扁舟始覺身爲客眷眷隔烟江
戍樓聞遠笛

過青浦縣（時將訪功千於松江）

草草衝寒路船窗西日餘潮痕上城古蟹穴入沙
虛飄蕩青龍艦艱難黃耳書故人今夕見杯酒惜
居諸

朱涇

船子高風去不還霜天如洗白鷗閑明年若買蓑
兼笠合並華亭落照灣

早春登孤山四照亭（以下癸丑）

澀磴盤迴竹尾斜東風先入梵王家吟筇更上梅
多處四照山光四照花

南湖雨中

夾竹夭桃蘸小紅水高魚滬沒蘆叢南湖春物無
人管都付斜風細雨中

虎丘清明同意林誠夫江皐作五首

年年水上送離鴻每到清明憶夢中何處天涯無
草色新烟偏繞舊吳宮

春向通波盡可憐賣花籬外鬭茶天白堤無賴新
楊柳分上吳娘六柱船（吳中清明多以柳枝插船尾六柱船見范成大吳郡志）

踏青羅韈逐時新節物何關百感身小住客程剛
半日虎丘山下看迎神

千枝穠豔萬枝斜破楚門西倚暮霞不是逢春被
花惱卻因老大惜飛花

柳傍蘇臺舞不休山青無際水空流歌船載取輕

陰去便有瀟瀟暮雨愁

同作　　仁和　趙一清誠夫

春來到處觸閑情小隊橫塘一字行明日吳宮芳草路青青踏徧又重生

春晚同尺鳧西顥登丁家山新亭

百囀鶯闌百舌催游人猶向此山來雙亭半倚林蘿出一壑中分紫翠開笑挽風光歸健筆醉邀湖影入深杯平生野服宜春服惹得松花竹粉回

立夏後二日同敬身授衣過重陽菴薛尊師房

有客佩含景丹房迥在東開窗俯塵世坐樹御天風白羽花閒驥青衣泉上童日長能省事吹笛此山中

南湖初夏四首

不踏看花陌上塵草堂近卜約齋鄰垂楊水寺殘碑在瘦策寬鞵浴佛人（張功甫自號約齋）

委巷人歸路屈盤苧衣初試尚嫌單斜陽半落湖光裏一陣蘋風助麥寒

壞垣桃李自無蹊記得輕船對罥泥看到濃陰春又夏人家斜倚采桑梯

踈放都無客過存五經籬外曲通村紅薔十丈開還落臥讀農書不出門

宮米

近日官倉米如京積最高廬陵價先踊河內發猶勞鼠盜難周防鳩形詎徧叨盈虛如可酌佑客集千艘

汪積山招汎湖上觀荷分得于字

妙友閒何闊相期逃暑途綠瓷作茶會刺船暎菰蒲各各脫藤帽一笑歡莫逾羣峯正清曉雲影移浮圖趁此萬斛涼搖入碧玉壺舟人頗解事爲擇最勝區虛亭架水中水花下開敷倚闌當花上圓葉交撐扶卻羨雙蜻蜓翾飛抱黃須縱目浦樹密傾耳村蟬孤諸公惜永日迴橈穿裏湖裏湖花更多十里無處無中央通延緣魚翠時相呼忽驚山倒浸花底烟平鋪安得山雨來衆綠爭跳珠遠香送清苦悟賞知非殊僧榻借偃仰高唱紛喁于毋爲待西風空令芳意徂

夏夜同欒城功千步月南湖

披衣聞剝啄蕭散步城隈煩思臨湖盡幽襟爲月開魚聲不知處荷氣偶然來莫怪無看待清光送客回

七夕苦熱效西崑體

星期經歲思悠悠此夕星期暑未收鸞影周旋秦女扇蛛絲辛苦漢家樓漸臺露淺移東足銀浦風微到上頭共道天人能會合癡兒揮汗拜牽牛

早秋同王麐徵汪西顥符聖幾坐報國院池上

秋意落僧院行徑紆且微愛此湛湛水脩林隱炎暉廢塹寒瓜蔓古堞高天圍清蔭漸半池儵魚如有歸盈耳發竿籟長風本無機一一適吾願詎似身世違永日數坐具無人挂浴衣冷絕白鳥營閑免蒼蠅譏祇應二三子勿歎知音希

贈葭白移家真州三首

已厭譁囂學靜便帛槌茶磨上江船想君小閣移帆影新占長蘆寺外天

日出烟銷窈裊中漁娃尙臥荻花風淮南近日無三士賸把江山乞寓公（淳熙閒淮有三士舒州張用晦和州張晉卿真州章冠之也見張荃翁貴耳集）

白鳥飛邊天鏡開秦淮欲渡小裵回不須折柬更招我春水方生乘興來

中秋夜廣陵看山樓對月

連宵積雨卷滂沱洗出秋容與素娥淮海東來寒一點闌干下視眇層波細尋桂子鄉關遠苦戀簫聲夜思多賴有主人能酌客肯教邀影對紅螺

晚秋夜雨有懷故園

落葉卷風雨客愁仍去年背燈三峽水攲枕九江船預想他時話須妨此夕眠南湖烟翠色應溼草堂前

哭吳尺鳧 幷序

八月三日與尺鳧飲湖上來廣陵兩月遽聞尺鳧凶問僕性寡交游里中二三故人相周旋學積行修意氣高爽如尺鳧者何可多得竟連蹇不遇以死晚年頗耽琢小詞以僕爲能賞音今無春風之筆矣十月晦夜夢尺鳧手一牋相示如生平覺而爲詩哭之

文陣推排歲屢遷蕭閑臺遠便登仙秋湖小醉無期別老筆新詞後世傳公等莫追王武子夢來猶見石延年平生一掬知交淚斗酒相和滴到泉

題姚玉裁夜雨圖爲悼令弟炳衡作也

剛風吹過玉成塵我亦披圖恨轉新今夜西堂打窗雨雨聲難寄夜臺人（予弟子山歿亦二年）

哭沈繹城

客從蒲坂鬢先彫幾日神游向泬寥廿載交情蘭韻在一生文采玉塵銷真成方相煩君到定復巫陽不下招誰遣斯人竟黃土山風悽唳葬時簫（今年夏同君及功千意林早出錢唐門道逢喪車衆隨其後君獨徘徊不前若畏懼者孰意其爲先兆也故有第五句）

法雲寺銀杏詩 幷序

寺在揚州市闤閒極卑隘訪謝公手植雙檜已不存堦前有銀杏一本其大蔽牛腹穿裂呀然窺天禿枝攫拏榮悴相半殆唐宋來近千年物也此寺唐末楊行密曾屯兵宋又爲呂惠卿宅行密羣盜之雄固不足道惠卿以熙甯法禍天下其人不中與謝公爲役亦樹之辱也

不見龍鱗近佛香猶存鴨腳覆僧廊十圍空洞潛魑魅雙幹生枯飽雪霜影小吳王曾繫馬涼多吉甫定移牀孤根已是千年後惆悵無人比召棠

歲暮自題南湖所居四首

巢居何地可高騫近水聊同離垢園寒淨綠蕪侵巷尾明涵疎樹照城根雲帆引我遄歸興雪屐聞誰獨往言魚計茶經無外事太平時節在衡門

三閒老屋打頭低安隱深冬類蟄棲短布自遮周伯況大船不識庾安西雨多夾雪添湖水凍後烘晴滑徑泥俯仰懷人千古意窗梅花發鸝黃啼

又向張園挹早春豪華舊事久飛塵石殘甲乙黏乾蘚檻易庚辛積冷蘋佛粥近分林下寺竈錫新賣水邊人賞心是物關時令只以康强祝老親

聊悅吾生未有涯須煩健步遠移花平臨列岫人烟小細讀殘碑日影斜臥架少書思閱市行勝無夢到乘車詩壇不似麒麟閣敢並南湖上將家揚誠齋詩新拜南湖爲上將謂張功父也

北郭舟中同丁敬身汪西顥王譽徵作以下甲寅

扁舟望皋亭淺絳色漸分回首稽留山餘雪黏空雲洒知向背殊諸峯若離羣松陰結春靄冷趣彌氛氳同游得三子勇若張吾軍遥拜杜子恭棲隱尊昔聞不測古人意豈異今所云清言各未已村鐘殷微曛

石鼓亭

石鼓本無聲桐魚擊有異名亭自何年墜響閟山翠拊琳惜典午鼓妖亦此類茂先如可呼博物有遺議吳年出石璽奇事與之二維舟陟隤岸將老纔一至

宿佛日淨慧寺

羣山春未動清刻出松篠黃鶴翩欲下引我步深窅僧廬闢廣場淳朴境無擾衣傳四明來蔬足千指了平生參諸方僻近苦未曉今諳困學公篆路盡縈繞鮮于伯機游記云村路詰曲如行香篆中夜深龕燈短雪滴林月小哦詩袪眼食列坐至啼鳥

曉起徹上人導行黃鶴峯下觀龍藏泉遂尋龍洞至仙姑洞

清暘升峯罅粥鼓已絕紞石盆分類泉影動青菡萏主僧爲前導矜客富奇覽岳痕蜿蜒臥巧若出鬼鑿洑流苔磔度陰洞松雪捹華蓋滑可捫神寰垢自膽仙姑巢其上側足覷幽窅重扉蓄內景瓏瓏古誰摭既訝碧蔡蛻復隱紺髮髧出險詡所能臨深謂何敢冷風回人衣歸路有梅糝

洪裏惠公園中峯石歌在錢唐西溪

苔梯不埽狐狸迹崩雲上壓三十尺東風一夜聞履綦橫出殘梅點明爐當日園開迎貴壻仇鸞大鑿春池照珠翠咸甯侯印竟墮地七兒爭妍猶擁髻金閨妖血無人見塞上燕支洗羅薦二百年來如抹電蒼石無言淚如霰

二月十七日雨中湖上二首

催花應不爲花愁點滴疎篷喚出游太半春雲如夢裏尋詩人倚十三樓

著意船頭溼酥雨生情柳外埽殘寒春懷酒病依稀在真箇花如老眼看

自石湖至橫塘二首

楞伽山頂溼雲堆噤痒桃花出廢臺萬頃吳波搖積翠春寒來似越兵來

青山斷處水連村踏草無人見履痕爲愛橫堂名字好夢腸他日繞吳門

游鶴林寺

江村近寒食花柳發天慳舟噎荒城下輿鳴野水灣曉餅劉帝井午磬戴公山欲問千年事高僧但

掩關

廣陵城南看花作

一灣碧水疏籬護今人栽花昔人墓今人又作墓
中人惟有花開客來去

夏五雨後同意林登隱几山樓望江湖諸
山懷功千游華亭

密樹含餘清平池帶微瀉是時積雨斷何以敞心
目高哉君家樓脩楯俯萬屋翳窗新桐枝爲我翦
蒼玉爲下數歸雲眉閒攬衆綠正爾山氣佳散作
風肅肅頹陽在衣袂幽鳥亦相逐同心念薄游雕
章慰夐獨停琴味幽蘭呼茗煑溪淥遥知孤吟人
草蟲入明燭

病痁少閒西顥聖幾見訪

日長一鬼欲銷除倦倚屏風獨枕書老去故人多
已逝病來學佀未全疏香芸有味求公是緜竹多
慙藨子虛何似南湖堪坐夏白荷花底數游魚

新安吳東巖孫婦朱孺人殉節詩

問政山高雲纚纚瑤姬夜躡青鸞尾竹陰黯澹桂
魄香左挹湘娥右山鬼欲滅不滅深屏燈朝來炎
赫如懷冰爲郎無計挽白日妾命畢以朱絲繩郎
家閨門若朝典一杯薑橘靈車餞誰知泉穴百年
同不道歡言當日淺祖翁聞之泣且驚鉅篇上媲
劉更生(東巖爲作傳)我爲作歌少塵土滌筆新安江水
清

七夕後一日湖上雨後作

客攜河朔杯邀我汎湖水蕩舟荷花中山雲忽樓
起隔花聞龍腥蒼茫不辨咫驚雷殷空曲驅雨入
城市風迴白苧薄天開青柳靡餘飄灑平波劣見
涇沙紫勇退熱屬斂戰勝金神喜差强丈八溝目
無貴公子

病中承功千以佳豉滿器見餉遂進淖糜
率裁小詩報貺

毘邪口議欲談空幽豆提攜裹飯同不學南朝王
散騎但和薑蒜挂屏風

舟泊平望懷王載揚客都下

平望亭前落照紅十年幾度繫孤篷湖田芋熟連
朝雨水國鱸香大段風泊宅荒村無釣叟(泊宅村在平望)(震澤間乃張志和所居見澄懷錄)耕閑舊里有吟翁(孫銳字穎叔號耕閑宋末隱居平望有詩集)六街塵土流連處曾否吳歈入夢中

送沈丈樗崖游漢陽

長歌行色健頭白此揚舲江落小孤秀天寒大別
青囊中名畫錄槎上老人星歸去書能寄餐松對
敬亭

小玲瓏山館月夜答方右將見懷

寒征背旅雁飛帆越江潯寂寥閉山館遥夜何幽
森微月澹絕壁凄烟羃疏林登高眺平楚霜氣皓
盈襟迴燈理故書忽見瑤華音攄情一何厚鳴謙
已而深報無飛霞佩衹杜秋水心夫君抗高步浮
丘當可尋好修永自茲豈慮年鬢侵蹇予風塵際
行役懷欽欽重城隔閭巷今夕如孤禽矧復千里
遠離思紛難任對酒不能飲直爲君沈吟

過小玲瓏山館有懷樊榭用張司業寄韓

昌黎韻　歙縣　方士庶　右栟

頑鈍苦檢束薄俗恣便安當前昧矜式頓失心志閑緊我有良朋朗潤雙璧連謂嶰谷半槎駕言適虛館爰憩玲瓏山古翠羅峭壁榮木蜺高蟬南風一披拂盪滌襟懷煩游目騁吳越浩渺烟雲閑念彼秋水人宛若珠在盤憶昨誦佳句導我百尺竿今茲苦離索雖美誰爲前何當過江來把臂期晤言

揚州新構梅花書院紀事二十韻爲秋玉賦即梅花嶺舊址

一簣前朝築層臺久已傾榛艿誰翦薙堂廡忽崢嶸斷手由耆舊同心快落成喬林書閣迥疎影墨池橫帶草緣文砌衣魚走旅楹人來石倉學地勝月泉名都講堪重席高材自短檠俗將歌吹易氣以茝蘭更白雁江南讖紅羊宋室平雙忠同抗節百戰力嬰城純孝維桑重　天恩綽楔旌庭闈因愈疾笄幗獨懷清血盡棲魂館肝日棲魂之館出沈亞之集風纏託體塋異畤齊俎豆列屋若宗祊書院之左祀宋制置使李公庭芝副都統姜公才右祀本朝蕭孝子日曠婦某氏始作圖經記姱修月旦評功逾文太守頌徧魯諸生丹雘期千禩青輾訪二鬢無忘等嘉樹有道補由庚爲約春初霽還尋郭外行仍持無算爵共聽栗留鳴

金壽門有犬名曰小鵲要予賦長歌

高人寓物意本廉祝雞抱犢初無厭要與衆嗜相鍼砭何來小犬皙且黔細骹茸尾厥喙尖美淨不使塵泥霑似舐丹鼎垂譫䎃碧桃花下瑤草蘨仙姝門戶防俗覘一聲吠上金背蟾何人盜取歸重闔先生得之笑婆娑勝聘狸奴裹吳鹽練香熏透毛鬖鬖字以宋產辭頗謙畫筒書櫃伺守嚴虹月舟載僧廬淹昏鐘幾杵霜氣銛麩炭火爐雪一杴讀倦抱汝寒無嫌主人齋盋芹茆醃飯餘分供味亦甜魚砧饞沫休重拈風人田車詠載獫卞彬險出決錄騶烏龍錦茵羨香籢冬郎妒媒語詹詹一時豪豔誠難兼愛才蕭僕得汝添絳縉不逐高門炎邊鸞爲君拂新縑邊頤公下視李迪筆勢纖低頭欲入衣褲襜歸來濤江臥茅苫越山鈿朵青刺簾手栽花護娛老髯雪麋名共縹囊籤張伯雨還錢唐詩雪麋應護手栽花自注雪麋元洲犬名也

冬日馬秋玉佩兮招同葭白祓江壽門廉風西顥江皐集小玲瓏山館限韻時予與西顥江皐將還武林

誰道天涯樂飲仍清冬無事集吟朋留歡短日侵簾額隔坐疎枝並石棱鄉思酒邊懷越酒舊聞燈下話包燈物華兩地牽人夢多媿離騷語斲冰明季廣陵包壯行製燈有名號包燈

同作　錢唐　金農　壽門

少游兄弟性相仍石屋宜招世外朋萬翠竹深非俗籟一圭山遠見孤棱酒闌遽作將歸雁月好爭如無盡燈尚與梅花有良約香黏瑤席嚼春冰

臘日同周少穆汎湖

殘年風景得重經更借湖波倒玉缾寺鼓漸催沙

草動船窗纔放雪峯青酒壚泉下無消息舊曲尊前有典型舉似梅花知此意冰澌苔澀上空亭（時尺鳧欒城俱下世）

西溪曉起（以下乙卯）

首春溪中寒偃臥如屈鐵宵分天柱夢覺來轉清切開門殘月在下見數峯雪雪際生白雲宵暎不可說登橋水市靜尋徑冰泉裂田翁尚無事初陽候林缺懷新意似欣理舊抱已結何如巖棲人難竹飯松屑

行田至荊山嶺下作

大山何連延細岑若迴顧中有微徑通兩村隔松霧平疇開朝日宿麥半凝沍雲根脈未洩涓流但微注野人籬落小鳴雞隱雜樹雖無氾勝書農話眷幽素稍營下潠業更羨上洄住竹橋滑春霜往來定非誤

庭梅二月朔始花

牆陰的的兩三枝風信纔臨暝色遲可是春人易惆悵疎花明月不同時

臯亭看桃花舟中同孫瑤圃右階作

輕陰只傍北山阿游舫招要此再過十里風寒花淡淡滿塘春碧水羅羅不逢漁子應迷路喜有詞人共踏莎韶景依然年少去手中芳醞正須多

吳興月河雜題五首

炊黍重來負景光南風草木有餘香臨湖門外舟如葉看盡青蘆十里長

溪閣誰家有笛聲釣游無處不關情水雲寥落暮天出青翠數峯城上明

菱絲荷葉到堦除頗羨才人此卜居憇媿月河爲寓客所聞前事不勝書（月河所聞一卷宋吳興莫君陳撰）

隔溪燈火晚冥濛留客空齋賭酒筒鄭重陸家兄弟意夜涼笑語水光中（謂姚玉裁蘭成）

燕燕交飛鴨鴨喧沿波思與故人言陳郎（授衣）賓榻知無暇安得往來楊柳門

鮑西岡明府罷官後十二年復來宰長興頃從授衣處讀其詩集作此奉懷

憶昔共年少論詩官閣曾赤衣今日盡白髮再來增會面山雲隔彈琴溪月仍他時傳俊逸爭號鮑長興

唐改堂使君索和元日之作

夢覺鈴齋冷絮顛早分春到使君前朝正尚憶蓬山直課績應同韻海傳官琖嘗茶民事簡農家探繭物華姸楊亭謝館追遺蹟黃閣遲登爾許年

閏四月二十一日集竹墩積照堂聯句用顏魯公石尊聯句韻

閏夏集嘉客夙起羅清尊（沈鯩翁樹本）一郡山水古百年耆舊存（鶚）蘆深刺船影竹密捎橋痕（杭大宗世駿）乾鵲噪老屋長蛟垂前軒（沈東甫炳震）跫然笠屐到宛爾昆友敦（沈繹旃炳巽）棄捐薄俗禮往復同心言（沈幼牧炳謙）茵溷各安遇蘭艾紛殊根（樹本）文纔藉貞玉白水搴芳蓀（鶚）戀三宿桑下留十日平原（世駿）浪浪雨鳴瓦滾滾雲出門（炳震）急擬括羽似細並飛絲論（炳巽）陰機斡溟涬神化合混元（炳謙）烟駕不肯駐日車豈愁翻

樹本林滋梅磊落溪暖萍温瞰鶚積靄斂萬象大聲
廢羣喧世駿摐金協至聽漱玉清營魂炳震連蜷蕉心
展麗㪍桐花繁炳巽衣黴那可攬琴潤誰能援炳謙飄
搖狎鷗鷺滂沱沐乾坤樹本談豪秩時奮坐久燭屢
捫鶚筆陣儼魚麗酒兵猶蜂屯世駿韻艱困師服辭
騁追文園炳震矢骨森苯䔿健格超籬樊炳巽詩鵠設
三乏義途馳兩轓炳謙上下騷雅際泝沿清濁源樹本
寂愬蛤吠野倦欠雞號村鶚翳岑俟景霽吐溜蒙
靈昏世駿渴畏茗匳盡夢欣香飾温炳震吾儕意氣合
繾綣非懷恩炳巽

題敬身所藏宋石刻劉商觀奕圖拓本次
沈啓南韻

翰墨能齊張璪名又從摹勒見圓成拓輕蟬翼渾
相似筆細蠶絲不敢爭殘楮人閒無二本一枰松
下有長生綠陰茗會清江上展向晴窗眼倍明

八月四日同沈繹旃幼牧汎舟後莊漾游
上金寺

西風卷天雲水物覽澄霽輕舟屢攲側秋渚轉迢
遰菱絲罥波鏡柳影出峯髻漁情滿蒹葭詩思落
空翠向來境已還弭楫到初地寂寂蓮宮閉陰陰
松子墜靜息僧椎喧古見佛傘毀尋澗咽復流披
篁亂無次虛曠絕塵機颯沓驚涼吹將還重裵回
落日在巖際

下菰城

古城並青山烏烏噪城上蘿侵女牆平竹惡樵路
妨緣岡陟巘危髣髴門有閱其中復何見飛藿隨
風颺涼雲墮層阿林莽時一漲我聞春申君井邑
此焉訪絕秦思重閉相楚取大壯遺功猶堅完故
壘屹相向千秋同屈指事往祇惆悵

游菁山常照寺

余生嗜幽討輕身藉孤筇矧此吳西山歷歷青芙
蓉古戍殘壁在小市樵人逢悠然無盡意一徑緣
風松同行二沈子妙語時相供稻塍度斜日預想
聞疎春到門澗響合深殿香烟封碑鐫嘉泰牒活
筆猶鸞龍追惟掓始年高僧隆茂宗畫充內供奉
天笑朝從容㩦蒲襲蜀錦煥儼紅樓蹤癸辛雜識思陵御府
梵隆雜畫㩦蒲錦標乞身向空谷說法鳴霜鐘若人悟懸解
了非罣礙胸閱世如浮囊誓願棲雲峯我來思展
禮登臨悵何從傑閣聳遺構網戶光彤彤涌地憑
佛力鬼瞰難為凶寺後高閣明時自范祭酒應期家移建四周碧玉
椽戞磨晴翠濃太息萬緣幻轉向世諦慵矯首窣
堵波卓筆深林重

沈襄敏公東涼山別墅晚眺

中田一拳碧落景凄百卉亭館野僧居陊剝今餘
幾廢池浴獨鶴亂藤嘯山鬼堂堂太傅公平蠻功
最偉雲霄史臣筆風雨羣小誹至今行樂地草木
衆猶避相攜到來孫清論翩有斐晚風吹漁歌秋
入西塞尾倪文節公經鉏堂雜志云下菰菁山之閒一帶遠山為西塞山

雨中舟過衡山漾

竹溪止三宿流連極文讌遂為郡中行解纜疎雨
濺芳尊惜墜歡澤國起遙眄沿洄舟轉滯風逆如
激箭出浦即通川川光遞隱見白雲被青嶂彌望

鋪組練居民非楚俗商氣滿吳甸誰能生古愁坐令齒髮變

晚霽登峴山寄吳丈琳巖

蒼巘際遙汀歸雲不復吐乘興事攀躋一一辨村塢去鳥淨華雯來帆出疎樹伊人渺何在咫尺隔前浦空亭瓦影落荒碑蘚痕聚斟酌千載心石尊貯秋雨

中秋月夜吳興城南鮑氏溪樓作

銀雲洗鷗波月出玉湖口照此樓下溪交影臥槐柳圓輝動上下素氣浮左右坐遲月入樓寂寂人定後衰回委枕簟窈窕穿戶牖言念嬋媛子牽蘿凝竚久納用沈郎錢笑沽烏氏酒白蘋張佳期彤管勞摻手乘月下汀洲遙山半銜斗明當渡江時復別溪中叟

正月十九日探梅入龍歸塢晡至西溪（以下丙辰）

辭舟理輕策高處望溪源日落泉明滅山空氣晏温亂疑雲滃竹香訝雪分村欲就梅花宿春風爲埽門

春晴登吳山同竹田江臯西顥聖幾作

振衣仍得躡芳塵追逐風光似有因燈市乍收三日雨酒樓遠接一湖春山王不入林中詠陶謝居然我輩人誰賞鈿車來往路落梅如雪撲吟身

鬻書和沈峙公

收處心常損拈來淚欲垂誰憐非長物竟遺易晨炊宿讀人難得長貧我自知祇愁肉食者還有鬼名嗤（南史人勸柳惲聚書答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西湖柳枝詞六首

相識東風萬萬條冶游付與玉驄驕等閑回首情難盡行過長橋更短橋

藏鴉門外綠愔愔染雨烘晴色漸深底事錢唐蘇小小不將翠帶結同心

千絲踠地復臨湖記得年時賣酒壚惟有箇儂偏愛惜三眠還要倩人扶

芳草春來斷客魂楊枝只合伴桃根滿湖碧水游船散西月東風在寺門

鬭盡纖腰一兩枝水仙王廟日斜時青青不許游人折細葉如顰更泥誰

路旁烟態冒朱樓長送行人千里游願作湧金門外樹生來渾不識離愁

趙忠毅公鐵如意歌（上有銀鏤銘云其鉤無鑠廉而不劌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唯君子之器也趙南星凡小篆二十六字）

鐵花鏽澀尺有咫一朵冷雲吹不起四周銀鍰篆畫嚴古器曾經近君子高邑趙公卓犖才東林黨籍標渠魁要扶衆正黜羣小不悟晚乃爲身災高皇辛苦營九有輕擲乾坤崔魏手椓人假子滿朝廷豈獨見泉竟無後（見泉無後趙公目南樂魏廣微語見泉廣微父允貞號也）廷推禍伏三案根遙遣荷戈出雁門匹如祥麐在苑囿猰貐檮杌驅之奔擊壺歌罷提攜舞北闕闕心淚如雨恨不親將逆豎頭碎如王氏珊瑚樹力疏四害論四凶（公於神宗朝爲選郎上四大害疏光宗朝爲總憲斥元詩教趙興邦官應辰吳亮嗣著四凶論）願鑄禹鼎代天功人閑萬事不如意

佳名真與奇觚同鐵令何清寒乃是公之忠義肝
鐵令何突兀乃是公之戍死骨我購得此常賣家
傳觀四座寂不譁若采銘文備史事流傳億代可
以箴官邪

飲城東許氏水軒二首

主人高閣外野趣一區寬細草漸洳徑春波屈曲
闌柁舟無不可命屐此來看商略吹花雨幽懷禁
薄寒

年年行樂意人事每相違畫角高城動梨花薄暮
飛真成客不速猶道醉無歸歸路惜分手殘陽在
裌衣

七月十五日夜宿羊流店望徂徠山同功
千作

圓月出蒼莽涼風生樹閒流光滿空際西照徂徠
山越客寫鞍罷魯人炊黍閑因之惜清景露坐話
鄉關

白溝河懷古次壁閒韻

一片塵沙閲世餘薊門烟樹望如初茫茫古道聞
蛩語寂寂荒村上蟹胥奪取瓦橋周業盡畫成帶
水宋謀疎紫蒙何處秋風館戴斗空傳奉使書

十月十三日接葉亭留別金繪卣金壽門
符幼魯全紹衣王載揚申及甫汪西顥

醵飲非關醉浩然吟復吟客心如落葉遥夜感羈
禽文史耕漁用春秋保社尋明朝驢券後一幅寫
寒林

歲暮行答蔣丈雪樵

歲云暮矣百工休幽人閉門清似水無錢何處貰
芳尊有鳥多情啅梅蘂忽傳白髮杜陵叟落手長
歌在連紙自言賦命坐天窮爲災頃遇吳回氏三
閒老屋付無何數簀殘書嗟已矣且須逃債類謻
臺只合忍飢如甫里蕭條身事集闌年欲喚奴星
行且止我棲山澤久沈冥卻因公府相料理邪廞
爭笑伯龍癡漫浪翻成司馬悔歸來時序已趍趩
跌宕依然向文史㝵辰相與撰逍遥剛卯旋看書
㪍改叟今有道能不憂藥賣伯休聊爾耳明朝三
徑轉春風連蘷追游從此始

樊榭山房集卷七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集卷第八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辛

施竹田移居（以下丁巳）

後洋街畔城西隅客來愛君屋上烏清涼居士跨驢處君今寫入移居圖妻孥絕類楊通老板輿況有白髮扶人生鄉里聊自足勝彼蓬轉無根株東風吹換幾甲第玉川破屋天壤俱石香詠室是新署有待花藥流芬敷青山一桁出埤堄數步即瞰錢唐湖開年殘臘景相接大篇小句如聯珠祭竈請鄰亦不惡載鱺迎富誠何須（迎富事見廣川畫跋）春宵得酒更招我牆腰淡月吟模糊

二月一日汎舟西溪

孤游避妍晴入艇極淒冷滿空春雲生冥冥垂半嶺花村下微霰歷亂不復整奩緣出溪口始見一峯影犬吠暮烟中似宿武陵境懷我同心人燈青曙耿耿

入河渚泊古梅花下

春水何緩緩入浦挐音徐隔林度山雪陰雲晦潭虛搖颺不逢人幾曲心悄如著船梅花根厓冷苔痕餘脩篁暎寒色紛然月生初粼粼影欲流曠望通前渠忘言寄物外獨往仍相於日夕風更起髣髴攬我裾

新霽自安樂山至秦亭山道中作

肩輿雖勞人幽尋息吾趾還如履白雲橫度青嶂裏一里一裹回林鳥哢遲晷稍稍數家村劚桑課春事塵網幸見疎吾土兼信美野風香落梅深竹照流水昨來忽晴陰浮生正如此猶持入山心還迯向城市

同授衣話吳興舊游

昔年曾記共清歡水國樓臺入夏寒好事故人分茗供高情太守借山看過橋樹色濃於畫掠艇溪光染未乾安得與君常泊宅更無塵土汙毫端

同作 錢唐 陳 章 授衣

春風陳迹已漫漫爲話蘋香憶碧瀾四月桑陰門巷綠半城溪色市橋寒老漁舉網銀刀出少婦繅絲雪繭殘果有心期不相負三閒水閣未應難

四月十一日客廣陵秋玉佩兮招予同爲京口之游晚雨泊舟入高旻寺

龍宮晚沈沈天人衞庭戶清泠七葉林幾點摩羅雨門前爲通津方袍自安處孤塔倒池深定禽隱花聚采真具扁舟信步皆淨土晬容睇如空心叩寂寞取

曉霽出江口望五州山

夷猶方舟發曉色江上微初識五州山向來知是非洩雲獨未斂淪波若無依連林翳更吐秀岑覿復違徐聞風荻偃氛淨浮陽暉淹留惜去櫂賞此忘朝飢褰裳願既謬尋烟跡亦希偕我漁釣侶眷言薜荷衣

重游焦山信宿石壁菴二首

神山眇何許欲往不可求焦公棲隱處遡沿成後

游衆木生夏寒絶壁銜僧樓綠陰下無地江影如雕鋑移來天外帆淼皛胡豆洲一窗納萬里波遠斜陽收禁足花幢古攝衣篠塢幽他時風雨至或見飛龍秋

成連去我久清興窈如昨來逢海月明遂踐攜琴約淙淙水鳴絃心手兩無著餘音入風林坐使衣裳薄夜分江婓悲古調久不作行將徧名山遠夢接衡霍

登甘露寺多景樓

紺殿壓山脊細路蟠雲根重摩衛公塔歲月何崩奔名蹟久飛灰很石無留痕英雄氣已盡回向寂滅言江天風色涼晏坐閒北軒羇情尙隋苑歸思過吳門四月南紀綠布縠啼千村遙知舟中望楚客多傷魂

招隱寺

戴公遺青山松門限畦畛清風入仙梵雲壑流不泯空香層構出密葉長廊引西窺鹿跑泉林影寫鏡錦故人李約輩藉草共瓢飲微聆得至音寒漱有餘凜荒臺傳蕭梁亂石如插笛讀書今已無耳學予自哂古事滿禪關追尋恐難盡（山上有昭明太子讀書臺）

重游鶴林寺

晝長愛清陰竹輿穿野田寺門對峻嶺標致餘千年塵網米老像香冷馬祖禪空院何所聞啄木聲琅然頽垣斂古色剝蘚出殘鐫高吟亦云苦後代誰爲傳老僧修故事補植紅杜鵑可惜無客賞流豔照山烟揭來跡宛宛久坐風翩翩共證不壞性且就虛堂眠

題禹尙基畫白桃花

樂府爭傳渡口歌淡妝奈此折枝何冶春合就雲爲夢笑月應憐玉作渦盧女後時鉛粉薄劉郎重到鬢絲多亭亭付與徐黃手輕著宮衣襯碧羅

曲阿道中偶成寄秋玉佩兮

吟罷江山助發揮沙鷗相與共忘機天隨杜野小辛去帆傍涼風深樹飛浪跡只今堪寄傲遠行苦愛不如歸故人知我宜銷夏遣製湖邊白葛衣（太平御覽引吳志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閒皆斬絕陵襲施力艱辛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

幼魯第五女生命名曰郤盜爲賦詩

爲盜不過五女門鄙諺得之陳仲舉女能貧家自古然云何生女哺用脯近來名女取於斯錢唐有客符幼魯大者笄總已選壻小者扶牀或索乳雙鬟又復弄嘔啞誰言耳耳非佳語偷兒昨夜徒手歸正坐詩窮由阿父幾年烏帽走京華數升紅粟分天庾聊將孩稚作解嘲置酒倒箱情太苦（江浙人生女多者畢嫁作倒箱會見莊綽雞肋編）佗年牽犬亦足辨（蒲莧切）會見歸甯拜翁姥我聞女不貴勝人興門之男衰門女慰情目前雖可喜緩帶心期終不沮爲君試誦蘭偉房若比徐卿神所予

答沈申培見訪之作

雨入南湖動小波造綃有客肯經過階荒只是蛙難禁門靜兼無雀可羅沈約舊吟雌霓好陳陶漫著癖書多人閒回首皆塵土始覺相期在磵阿

雨後南湖晚眺

新漲夜來平釣磯田家橋外涼浮瀲湖雲倒破山一角水葉亂搖風四圍六月披緜氣候變扁舟弄笛行人歸吳興城南我舊識小水晶宮知者稀湖南杭人名白洋池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白洋池在田家橋側號小水晶宮

夏秋之交臥疾南湖草堂辱竹溪沈六幼牧以佳句三首見寄如數奉答

經旬外戸不輕窺當暑懷氷病亦奇雨久蠙衣生壁早夜涼螢火入簾遲毀茶恐被高人笑時以肺寒禁茗飲稱藥甯煩妙友爲灑灑心清無睡處幾回落月有餘思

溪堂十畝竹中居數朶當門峯儼如十字水分菱葉外三家墅繞豆花初珠聯羣從皆能詠玉立諸郎盡解書記得綠陰移櫂去閒尊聽雨即吾廬

夾山碧浪共縈回佳處勞君憶不才安得元真蓑笠載先須摩詰畫圖開鷗邊信誓明如日菊候風流欠此杯直待歲寒深雪裏短篷安穩覓詩來

寄調大宗納姬京邸

才子西清近接聯鈿車初駕正華年由來燕玉多能煖何況張星本在天學拜牀婆先鎖院預修眉史有如椽故人遠在江湖外未得親逢卻扇筵

八月二十五日病起吳敦復邀同宣城沈丈樗崖符幼魯施竹田王麐徵趙誠夫汎湖

八月杭州好天氣病餘來上汎湖船西風爲我健詩骨鷗鳥狎人如水仙白髮交游幾輩在秋陰酬倡十年前辛丑秋日與樗山幼魯竹田諸君賦湖上秋陰詩忽忽十七年矣四山

涼翠滴杯底看斂斜陽雉堞邊

題貞松慈竹圖爲歸安陳節母作凡五章申培之母

竹兮無心榮悴忘只松兮有心飽雪霜只南榮竹雨北牖松颸有嫠者母聽而凄其

維竹之慈子母鉤帶母也似之訓育罔怠

維松之貞柯葉不改母也似之銜辛卅載

子賢而文母壽而康何以娛之松竹在堂又何侑之歌吟鏘鏘

侍讀徐壇長先生八十致仕書來索詩賦寄四首

風華江左流傳別道脈閩南似續餘大好玉堂揮翰手盧陵文字魯公書

特起孤臣出薜蘿抽簪旋許　主恩多鄉人尚惜懸車早已是懸車十載過

曲臺集禮聚諸生遠壓高齋學士名頭白成書猶有待儒林依舊屬遵明

杖履蕭閑楚水旁巋然海內魯靈光自從醖得詩書味別具天人一種糧

秋日同高西唐游鐵佛寺寺在揚州北郭爲五代楊行密故宅

樹壓平岡碧殿孤我來何處弔楊吳佛從劫火銷時見秋到遙天盡際無草亂難尋朱瑾墓鴉歸猶學黑雲都淮流不洗當年恨誰與英雄酹一壺

閏九日客廣陵同金壽門陳授衣閔廉風江賓谷集吳氏城東水檻

百年難遇此佳辰料理殘秋發興新小戶仍修送酒事薄游先約試香人鉤簾鶴柴涼移影俯檻魚牀淨洗塵爲謝紅橋兒女道不將歌舫汚青蘋張約齋賞心樂事十月詩禪堂試香

秋玉游洞庭回以橘茶見餉

若士愛遠游逸翮不可攀朝乘一掌風夕至洞庭山胸吞三萬六千頃大圜鏡裏八九羅烟鬟奇文祕句滿藤笈山中清味攜俱還餉我洞庭橘赤如莫釐峯頭日白傅揀貢餘右軍封題畢翦從平蕪閑折枝逆鼻香霏甘齒溢緘藏歸待獻老親不數湘湖楊梅頂山栗餉我洞庭茶鷹爪顆顆先春芽虎丘近無種剔目名可嘉功能徹視比龍樹金鎞不怕輕翳遮瀹以龔春壺子色最白啜以吳十九琖浮雲花翩翩風腋乘與到左神幽墟列仙之所家告訴我生困識字素書探得何足誇許我紫泉白芝鍊毛骨大勝塵土甃甓於天涯

題秋玉洞庭詩卷後

自古浮天兩洞庭千年詞客幾揚舲愛君淡著有聲畫收拾秋光補水經

長至日雪次聖幾韻

荒徑人如埽葉稀歸來畏影掩雙扉故鄉自異他鄉節三白今看一白飛積處但添梅格古烹時更助玉池肥歲寒與子成來往大好湖山付落暉

答沈東甫病中見寄

寒臥湖村聽雁聲來詩力疾見君情天公應是憐清瘦饒喫年年一箸羹

小雪初晴訪敬身於城南同游梵天講寺延攬江山之勝裴徊久之敬身得五字古體一章予次其韻媿不稱也

平生重心朋造訪起寒早坐對屋外山無醜祇見好遂果古寺游雪後風力小點素在巖嶤插翠出樹杪露槃雙蹲蹲檀越誰戴纛用梁沙門法雲答周捨語願服埽塔衣頂禮向雲表故人詩格健饑鷹獨奇矯指示乾德年備史藉稽考井泥墮軍持野火飛佛爪歎息殿翼空閑房叩幽窅影壁矗煥儼經函閟微眇重過歷十霜彌覺竹石老試問護伽藍江月幾回曉卓哉眉山翁心地久汛埽白髭借餘温一聽妙聲鳥

原作　丁敬

朝來幽事動良友過我早清游敦宿昔一雪晴正好邐迆城之南幾度略彴小蹋凍乾蘚坡徙倚疎林杪礀風劃松雪殘玉落翠纛錢王此締構窣兀雙塔表劫火雖皴皺勾勒猶夭矯金容歸浩空追蠢翳勿考依稀景泰字剔辨勞指爪靈鰻應就蟄寒甃懾深窅裴回日亭午古意益緜眇高僧句通禪心折玉局老月履疑往來烟鐘寂昏曉久立肌骨森煩慮脫如埽江光瑩不搖極目點雲鳥

至後暖雨復雪旬浹不止得詩三首

水泉冬不枯簷雨何浪浪夜半礮磹明誰發天地房化匠有迴斡風霰淩朝光煦燠不可恃君子履其常

王氈既落毛謝展亦敗齒雪片劇銀箭急響撲窗紙堆堆山字坐寒爐挑未已欲喚李書生攜卷向星子快雪如故人歲寒輒復來皎然照籬落一白無嫌猜朔吹爲宿留十日相喪回眼中昨暮兒擾擾真浮埃

雪中聖幾招飲秋聲館用前韻

高閑今似偉明稀遲我衡寒款竹扉笑伴近來雲易散吟情豪甚雪爭飛力將陶謝追風雅恥共張何較瘦肥(三輔決錄何氏肥張氏瘦二族以此知貴賤)王茗花前一尊酒病顏先爲發春暉

南湖殘雪追和句曲外史山居雪霽韻

隱居佳處南湖上雪後年年遠目凝轉巷山光猶涴粉入樓柳意半銷冰平分幽事晴沙鷺老我心情故紙蠅絕勝蕭疎范寬筆內家休背鵠紋綾

次韻　錢唐　符之恒　聖幾

先生闔戶坐十日隔城山雪遠銷凝南湖幾樹老臨水東郭有人來踏冰靜翫蘧廬散野馬微吟石鼎笑蒼蠅病懷近愛梅花衲不分香寒半臂綾

立春後一日集吳敦復缾花齋次竹田韻

淨几單牀月上初主人對客似僧廬春來預作看花約貧去宜求種樹書隔巷舊游成結托十年豪氣早銷除依然不墜風流處五畝園開手翦蔬

原作　錢唐　施安　竹田

一宿東風雪盡初青鞵三五過林廬深宵且對故人酒淨眼同看善本書飯顆中年吟易瘦梅花老屋歲將除春來自笑生涯儉擬伴園官斸凍蔬

次韻　仁和　王曾祥　麐徵

眼看時序又春初枯坐經年此屋廬客至殷勤留半榻酒闌珍重說遺書荒街共聽更三點殘雪猶分月滿除好事主人情轉劇辛盤還約試嘉蔬(時予下榻齋中)

徐丈紫山今年八十三矣居清波門外湖濱病足不出戶日事吟詠寄示近作賦此仰酬

兩年不見紫山翁聞道嬰顏尚舊紅腳疾偶然徐道度詩名合繼鮑清風(宋鮑當居清波門外有詩編曰清風自號鮑清風)支離一榻惟觀化珍重雙缾但餉空有約嚴城苦相限柳洲乍可繫低篷

題敬身所藏崔子忠伏生授經圖

樹底危坐秦博士頭童背僂須眉蒼彼姝侍側兩鬟妥啓脣似有聲微颸一人炯視面若削高冠褒衣意則莊刻深頗似見顏色潁川掌故稱智囊據石作几俛首聽手操不律書幾行登來化我本齋語豈至難辨如公羊此時未有蔡侯紙非是簡策應縑緗嬴灰既冷孔壁匿聖權獨賴生扶將二十五篇復繼出微言大義難低昂後儒往往疑作僞欲與百兩俱淪亡典午清談邪辨(蒲莧切)此地下齒冷梅豫章操矛入室真鹵莽安得生也相撐搘北平崔丹古節士布袍草履神揚揚貴人乞畫怒不

與槁死土室甘餓厓龍泓館主得小軸晨夕坐對齋屋張遺經獨抱溯姚姒樸學正可傳諸郎猶勝濟南一女子宛轉膝下青袿裳

擬冬堂贈辭并序

乾隆丁巳夏五予抱嗽上氣之疾歷秋乃瘳家人以爲有妖沴焉歲除前四日命巫歌樂牲醴送之周禮所云冬堂贈無方無筭者此其遺意歟因擬爲其辭兼用杜子春後鄭二説以俟采詩者

節嘉平修望祀屑瓊糜香猗靡蘭肴芬椒醑旨青蜺旌兮旖旎陳絲簧兮衆技送將歸兮水帝子賸游光兮從宜樹欀殘陰兮除舊皇穹甚仁兮災不可又女娭游兮康宧之野桃爲弧兮茅爲馬召靈氛兮占太人五窮遁藏兮壹氣孔神倚東風兮祝蒼華區販兮密清梅枝兮橫斜

鄭筠谷宮贊姑孰書來兼以歙墨八枚見貺賦此代札

故人校文在江介十年間闊訊平安素書忽照春坊字漆點全分墨務官舊史發凡憑綴述筠谷贊修明史小詩何意助波瀾風流轉憶今來少欲往青山道路難

除夕意林送糟藏松江鱸魚戲報以二絕句

今夕椒盤興不孤一坩添得四腮鱸釣公近有松江信滿眼烟波陸瑁湖皮襲美詩釣公來信自松江

衡門一任歲華流老矣何知事五樓忽覺頭銜兼兩地鱸鄉亭長醉鄉侯

正月九日夜同人集飲繡谷亭限燈字以下戊午

招尋芳夜興堪乘四面垣衣一架藤亭角夷猶新月上春心牽率曲闌憑漸生白髮惟耽酒爲祝東風莫惱燈從此樂方須次第好將倡和擬松陵

同吳西林汎舟西溪看梅

緩櫂縱遙目心與春流平邀侶以事解得朋因寡營峯色烟上轟竹風沙外清一夜叢梅發幾處山窗明香中林鳥語引我沿溪行積翠點殘雪陰淡寒自生西崦未云夕東畬方可耕稚子肯迎客花閒啓柴荆

尋泉源入西木塢

西峯偶通人蘿蔦極幽蔚崢潺歷磵泉徙迤殊未旣積陽明亂流春田相經緯遠處落空林數家住雲氣竹根漱潭隩汲飲有真味將尋阿對居樂飢豈無謂

曉過福清竹院

探幽勇晨興靜院鐘未歇晴烟暎竹澄殘月轉花沒地僻養靈姿氛潤蒙玉骨有如列仙儒初日晞鮮髮深山留古春凡豔想易竭老僧空色相折取供白佛護此無盡燈常依妙香窟坐聽籬落閒緜羽囀清越

放舟河渚至蒹葭里

梅花界北渚流水與花俱隨花入水源單汎同輕鳧白雲何方來亭童過艖艀芳洲始瀰漫倒暎如敧湖與子濠梁意久脫塵事拘持頤得靜觀短榻

畫菰蒲際岸見山影尚隱殘黃蘆灣洄轉多態中沚浮覆盂梵放知有人漁歌憶吾徒翻然掠波去淡淡春烟無

始游木橋是梅花最盛處（地近高氏竹窗）

略彴舊通舟幽徑緣溪迴青山似遲客一一花上來迷濛始難辨的皪鷩已開髣髴合江路五分春信催此地感興廢豪貴荒池臺不改蠶漁戶並花分水隈晴昊少風雨古樹多莓苔願就餘杭姥吟翫傾深杯

擬游橫山不果回舟有作

市盡松聲孤野曠山勢遠橫山不可到深秀紛挂眼永懷江居士高眠絕異患靜笑泉出谿冷愛雲在巘穿翠若飛梭嘉名錫策蹇伊余有同心未愜結廬願誰云惜早芳惆悵回橈晚（明江元祚邦玉築橫山草堂攜家隱焉有驢名曰梭翠除夕山居詩云靜隱空山無箇事祗憐溪水一年忙高致可想也）

哭沈東甫

曲曲溪雲抱隱居晚年問葉結相於緇塵別後山河隔白社生前笑語疎高允誰爲徵士頌嵇康久作絕交書篋中糾謬存唐史尚有兒孫檢蠹魚（吳興諸沈問葉不問房出范攄雲溪友議君所著有新舊唐書合鈔若干卷）

晚過奔牛堰聞杜宇有懷汪西顥在析津

古堰經由處蜀禽啼暮雲風多聲易失林靜語初分歸客尚爲感居人如不聞萍漂南北路因爾惜離羣

小舫次姚茶山韻

波平風定去猶遲低拂藤枝與柳枝長短橋通新雨後兩三客坐夕陽時紅窗旋學蘇州樣白版閑題杜牧詩略載些些脃絃管看君不似釣魚師

南湖中元夜

秋逼空街響暗萿烟波館外覓行蹤入懷驟覺風聲薄出海偏驚月氣濃野寺酸文招薜荔水樓隱語託芙蓉倀倀悄悄年年事涼著疏簾第一重

施北亭攜酒湖上

滿意扁舟拂曉催涼雲遠岫自縈回詩從青箬笠前得秋在白荷花上來老色漫隨時序改好懷多爲故人開雞頭菱角香無限除卻江南無此杯

秋日過吳西林郊居有作次韻二首

相對吳居士清風自滿襟迢迢黃卷事寂寂白雲心瑤瑟一以汎素塵無復侵誰傳寡女怨彌使古情深（時西林鼓自製瑟作黃鵠歌）

幽意紛無數起行平野閑秋陰在深樹風氣似空山寺古尋僧去村遙冒雨還君家饒鳥雀能賞此時閑

原作　仁和吳穎芳西林

客意適林野柴扉聚素襟飯遲花飽眼談淺瑟傳心荒遠秋先得紛埃事不侵飄蕭門外葉餘興綠蘿深

迎暮咽寒蟬穿松入竹閑訪秋吟過寺拚雨坐看山深樹擧車接長汀撩網還不離城市遠隨意水雲閑

同張妙峯探梅西溪留宿永興寺（以下己未）

張侯崇清真名理似禪伯可與溪中游獻歲事幽

適扁舟掠雲林側帽望青壁寒逗花信遲叢篠綴疎白微香閉空崖陰瘞久未釋淒淒烟雪零黯黯羣峯夕言造獨園古唯有定水碧西風轉澄廓霽色上鳥翮紛吾懷故人存歿感在昔（昔年同游諸人唯聖幾已歿）惆悵依佛燈孤光照泉石

新晴汎舟河渚過曲水菴

春宇得風霽景氣亭午佳微霄動川影夾岸吹寒花舟行不覺遠來訪釋子家闃磬尚隔浦登閣如浮查當境寂爲樂徧知生有涯願於繩坐參幽蹤寄菱葭長者號流水童子能聚沙他時記此會竹外青峯斜

法華山下詣太虛上人雲棲別室

閑門向深山山翠莽回互上人龍眠秀蕭然挂巾屨自言少年時幾爲世網誤辭家二紀餘空有捐萬慮見客久杜口契我若雅素不隨雲出溪惟學藤倚樹如聞竹林僧復論巖壑趣後期指庭梅裵回不能去

回舟經深潭口至桼亭山下作

平生塵累少隔年微意申及茲共沿越謝彼風波民窮幽閑籐竹值曠迷涯津春潭易爲綠兼之山氣新青山時近遠乘流凡幾轉不見花閑人惟聞桑下犬飄飄時氣舒平畠天容淺篙舟入翠微枉渚何知返

同西林櫻桃花下作

飄零梅雪一堦平又見櫻桃照眼明春色相催無俚甚酒人散盡可憐生施朱施粉妝難就非霧非花畫不成只有南朝宮體在與君相約賦閑情

同吳西林城東看花遇大風戲爲長歌

城南看花誰作羣好事競造丁隱君城東看花寂寥耳相待獨有吳居士新花破蕚初滿叢沙河浩浩揚天風已看野渚動平碧更覺連林搖亂紅提攜町疃羨驥子（時西林令子象乾同行）出沒葭亂多漁翁過橋人似六鷁退沽酒樽傳三雅空風光如此肯虛擲閉戶先生真可惜澆花擬向卞公墳彈絲亦就周家柏淵明子皙兩達人天地甯非百年客有足愛踏三家村有裾不撇七貴門模糊落日望未已遙山渲出臙脂痕今朝風起花韛扇莫使遲來花似霰好將健句當青旛日日花前一相見

玉泉寺題壁

春來古寺聚輜軿魚樂魚驚鏡裏懸去盡游人寒食雨和花流出鮑家田

寒食前一日同竹田曦亮諸君汎湖

春陰一望黯迢迢山淥湖光自動搖過眼年時百五日關心節物第三橋香飛花片來杯面寒送東風入欂腰油壁車輕歸路遠雨聲留與可憐宵

哭長城王立夫

酒杯曾記共秋堂廿載流年抹電忙敬禮小文誰可託著明凶問轉難詳圜扉夢噩猶回首泉穴愁多也斷腸何日水花風葉路藝香山下弔王郎（君以事累逮繫得釋歸六年而卒）

三月十八日同麐徵瑤圃右階蘇門游南屏山

南山三月暮幽暎此林阿僧寂房猶在潭空客再過洗松看塔小坐石見湖多卦剔孱顏字吾今悟刹那昔訪亦諳上人於此已二十四年上人化去久矣

同作　仁和　孫庭蘭　瑤圃

杖履陪清暇憑高上翠微崖碑隨徑轉樵語出林稀衆綠接湖水殘陰帶夕暉休嗟春事晚流翫竟忘歸

湖心寺見柳花作

亭亭酒舫著三潭楊柳飛花水染藍卻訝春衣風力緊一天晴雪過湖南

同作　仁和　孫廷槐　右階

楊柳千條拂釣磯苦將飄蕩勸春歸水心寺裏長廊外不見花開只見飛

題汪近人移居圖

買屋古城下聞君喜客尋圖書初檢校鄰曲共幽深埽壁除蛛網開窗納樹陰自憐流轉意對此一沈吟

五月二十八日渡太湖至吳江作二首

千古繁華地茫茫浸遠空猶傳濟臺墓不見吳王宮一鳥墮寒鏡衆山移釣篷如聞習流戰零落藕花紅

孤城繞江色深覺此生浮雲木秀田舍水風清客舟凭闌還放鴨吹笛更驅牛許我將家具林塘卜最幽

大雨泊塘栖稍霽行二十里復雨二更餘達杭州仍宿關外

嬌雷挾雨來頓失溪光明縛船並溪閣看盡瓊瑰傾遠山秀羸見近山頽髻呈濇碧那可畫洮沐紛逢迎山雲斂復吐櫂入青蘆雨林鴉未起時翻疑宿淮楚

夏夜同茇詹北亭飲章緒弘南軒以布囊春醉酒錢麤爲韻予得第二字

快風何由決土囊開軒此夕迎微涼南花破暝開且落北斗挂林低復昂愁裏著書準虞氏酒邊暴謔如鄱陽坐無拘忌可作達離外燈青歸路長

北亭分得麤字詩未就戲爲促之

綠陰園館昨經過洪飲分明似卷波賸韻已聞拈競病清吟定見和羊何遲留十手傳鈔與停待雙鬟畫壁歌詩將自來多整暇其如斸壘致師多

重過秋聲館追悼聖幾

斜日生衣更一來竹邊門戶訝風開展書誤字曾親勘撫樹新陰尚近栽已是披帷無處所何因化鶴再飛回牙紘一絶千行淚山水清音爲寫哀

秋曉過敬身幽居

蕭晨出南郭雲氣拂衣流蘭發空林雨客來江館秋鄰雞明復晦梁燕去仍留好在青楊巷題詩語最遒

次韻西林和徐申來無酒

我生少食酒所賦有定命眼雖識杯鐺濡唇蓋天性往愛同醉醒近頗鬭豪橫五斗昔稱賢千鍾古云聖沈當戒豐侯嗜或敢齊慶此中得失林觀縷豈易更達人飲無何不諱一日病徐公高士孫申來

爲徐世臣先生孫先生注名復社後爲僧名淨挺酒德頗雅正空抱瓔木
瓢乃似僧盃淨種黍思東皐挹漿指西柄長吟君
試和滑稽漫嘲評絶倒禁釀語倚閣招手令乞疑
申酉虛呼肯庚癸並君著北山經樂勝奉朝請奚
煩末晬勤但舉先酌敬初筵若參我微酣破幽夐
一壺送氾濳入咽如去鞭

七月二十五日作

頌酒無能合閉關小庭幽事詎全刪樹留晚雨兼
簷滴蘭臥秋花亞石斑涼暑未平憐屬疾夢醒同
趣憶看山何時竟得消摩力六尺烏篷自往還

予賃居南湖上八年矣其主將鬻宅氏復
謀棲止瑞石山下有屋數楹東扶導予相
度頗愛其有林巒之趣以價貴未遂也因
用癸卯贈東扶移居韻寄之幷邀城南吟
社諸君共和焉

性僻愛高棲依山靜閒見懷此已有年五藏待灑
練夙契西谿西花深地頗嚮近便城北隅風漪展
湖面廡下終借人彈指信流轉素交張長公謀爲
置破硯林扉並南麓江影白成片峯斂翠坌入巖
裂泉自薦消搖隔市聲聊可寄幽眷老大役生理
來去如社燕誰營草堂貲坐使襄陽先洛中見山
錢囊空復何遺胡顏謝嵐霞緘口向覩串瑞室須
有時秪恐年鬢晏

樊榭山房集卷第九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詞甲

國香慢

素蘭

路遠三湘記幽崖冷谷采徧瑤房仙人鍊顏如洗尚帶鉛霜窈嫋東風搖翠返魂處佳珥成行飄零遇張碩已墮紅塵還舞霓裳 月中何限怨念王孫草綠孤負空香冰絲初弄清夜應訴悲涼玉斲相思一點算除是連理唐昌閑堦澹成夢白鳳梳翎寫影雲窗

齊天樂

吳山望隔江霽雪

瘦笻如喚登臨去江平雪晴風小溼粉樓臺釅寒城闕不見春紅吹到微茫越嶠但半沍雲根半銷沙草爲問鷗邊而今可有晉時櫂 清愁幾番自遣故人稀笑語相憶多少寂寂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惱將花插帽向第一峯頭倚空長嘯忽展斜陽玉龍天際繞

百字令

丁酉清明

春光老去恨年年心事春能拘管永日空園雙燕語折盡柳條長短白眼看天青袍似草最覺當歌嬾惜惜門巷落花早又吹滿 凝想烟月當時餳簫舊市慣逐嬉春伴一自笑桃人去後幾葉碧雲深淺亂擲榆錢細垂桐乳尚惹游絲轉望中何處那堪天遠山遠

西江月

靜極翻如有待眠多未是無憀柳花毬轉碧窗綃不信東風纔到 閉月三三小徑藏鶯六六彎橋香囊蟬錦嬾重挑乞取春愁閑了

疎影

湖上見柳影因賦此闋

輕陰冉冉正嫩苔弄碧庭宇深掩千縷柔魂搖蕩如烟無端忽度闌檻章臺路暗人歸處看足了斜陽濃淡又幾痕水際低窺近日楚腰全減 依約勻梳月底亂雲鋪滿徑籠住文簟欲結同心空試萸苗作(去聲)就三分銷黯寒添白袷清明後埽不盡隨風微斂最鏡中再寫秋疎記得踏枝鵶點

桃源憶故人

螢

夜涼那更秋情獨冷淡雨餘輕撲墜處溼黏簾竹瞥見因風逐 穿烟照水猶難足小簟窺人新浴殘月剛移桐屋一箇牆陰綠

惜餘春慢

戊戌三月二十二日汎湖用清真韻

綠徧山腰青迴沙尾花信幾風吹斷屏閑烏度鏡裏舟移乍試苧衫綃扇常把禪機破除難負春妍流光如箭正蘅皋稅駕韉塵不動黛明波遠 看漸是弱絮縈烟新荷鑄水麗景一番熏染初啼鳩後將噪蟬前池閣嫩晴千變誰道凭闌有人暗憶年華自憐幽倩且停橈淺酌霏雨霑衣數點

摸魚兒

得汪舍亭婺州晚春見懷詩用蛻巖韻答之

又騰騰一番春晚無情潮落江浦故人猶憶春前別不肯載愁流去窗暝處展淡墨吳牋忽見殷勤語客懷定苦在縠水雙流沈樓一角日日獨看雨凄涼意不數淋鈴督護風流那減張緒平生我亦多情者更掐酒邊遺譜還問取問青子綠陰可記城南路休歌爾汝待再覓郵筒餘花晚笛刻意爲君賦

臺城路

蠶

青萍葉大桐花落村村又鳴鳩婦細雨如塵餘寒若水蟻動吳匳時候狸奴聘否怪生客偏憎閉門長晝守定蘆簾三眠三起似人柳　深窗幾回罷繡挽籠餉陌上親費摻手夜屋燈邊曉牆烟外最怕銀筐飢後心情漸逗記瓦卦曾占蔟山將就待寫雙蛾更呼隣女耦

夢芙蓉

戊戌五月十八日汎舟碧浪湖作

曉天魚板響趁青蘋風起碧鷗波漲一枝塔影斜裊打雙槳道場山在望仲姬猶臏眉樣劃碎玻瓈占蘆灣柳汊新雨欲沈綱　何處紋簾捲上白紵歌輕去也終怊悵雙鬟可買應作五湖長水雲連浩蕩杜郎元是疎放有日重來願身爲鵲鏡妝臉鎮相傍

永遇樂

戊戌閏中秋

恨海填平情天補就月共秋駐秋半偏雙月圓卻再滅了閑風雨井梧知信又開一葉羅薦較涼前度想沈沈青冥萬里此情此夜尤苦　殷勤露下把杯重問也算平生希遇蚪箭聲添鸞簫約爽不少傷心處千卿何事清輝依舊更按桂花新譜便鴉啼紋窗影轉忍教睡去

浣溪紗

數到湘琴未滿絃春殘過了摘櫻天芳時卯飲最思眠　八字眉痕剛半畫二分月影恰重圓第三橋外見飛仙

蝶戀花

一片東風吹豔雪錦瑟如人忍使華年歇夢去青溪溪畔月洛神休寫王家帖　非霧非花疑剗韈楚客多愁鳳紙新來絕落葉依枝飛又怯秋匳空羨泥金蝶

霓裳中序第一

宋德壽宮芙蓉石在南權署

牆陰擁翠浪搔首繁華成俯仰藤絡苔皴草長是親見光堯蓬萊無恙香銷玉葬怕夜深山鬼來往凄涼處奉華舊閣記否捲簾賞　惆悵疎莖藏響雨洗淨嶙峋十丈芙蓉孤倚月幌問點額宮梅已歸天上吟衙蜂乍放不照到銅溝膩漲青蕪裏宣和金字也是此情況（宋梅已枯）

菩薩蠻

題呵手梅妝圖

斜紅不暖凝酥面春來未許春鶯見小凭侍兒肩花寒人可憐　無言空擁袖蘭氣熏花透髻壓一枝斜前身萼綠華

摸魚兒

己亥初春過太湖次李秋堂韻

尚匆匆垂虹春早殘蘆風裏如語愁陰不散烟汀闊一葉輭波翔舞扶枕去望練繞吳城幾點青旗字鱸鄉社樹想霧鬢風鬟也憐寒峭淺翠照眠鷺千年事零落荒臺別墅乾坤元是孤旅漫臨匳鑑驚清影客子何堪塵土須小住看重疊雲衣裏就湖天暮低眠舊浦續漁具因緣茶人滋味休寫斷腸句

滿庭芳

寄暢園在惠山下梁溪勝地也引第二泉穿垣而入匯爲大池有聲幽潺池中多磐石上苙喬木皆數百年物軒楹倒影與波瀹蕩己亥暮春十有三日汪青渠邀予來游坐蔭弄水顧而樂之同行虞山沈生彈箏作秦聲以佐酒因成此調青渠近買吳姬自杭來家梁溪故戲及之

屋借峯圍徑隨泉改過橋別是深清闌干十二真在鏡中行不道黃衫去久風前樹猶帶茶聲江南好葳蕤似此何用買傾城　攜朋春已謝梅丸緘怨蕉紙書情任陰陰隔葉啼老吳鶯明日片帆催發幽崖畔正有雲生句留住箏紋設否容我聽調箏

浣溪紗

奔牛道中初晴

莎雨前宵打布帆柳花今日撲征衫催春杜宇怨春酣　天有心情雲破碧風無氣力水挼藍銷魂時節在江南

揚州慢

廣陵芍藥

踈雨催妍穉寒凝態天涯相見魂銷問春歸幾日未盡減春韶算亭北新妝老去不多風露暗展輕綃送杯中婁尾香心欲話無聊　鵶黃初試記當年曾識烟苗奈月幌低籠雲堦斜倚夢到迢迢除卻謝郎俊句無人與淺暈深描想難禁攜贈離情都在紅橋

賣花聲

徐翩翩書扇自稱金陵蕩子婦

花月秣陵秋十四妝樓青溪迴抱板橋頭舊日徐娘無覓處芳草生愁　金粉一時休團扇誰留殢人只有小銀鉤句尾可憐書蕩婦似訴漂流

玲瓏四犯

惲正叔西湖汎月圖爲陳玉几賦

寒玉砌瀾脩蛾橫綠青天明月初湧人閒今夕好柳外涼陰重沈沈雨堤跨蝀問何人曲聲吹送酒面邀秋船頭照影吟思欲飛動　烟空遠眸堪縱想菱飈亂起荷氣深擁清歡驚易曉光景隨塵鞚

南田詞客今仙去賸沙鳥來成幽夢誰與共裴回寫閑情數種

水龍吟

用丁宏菴韻

客懷偏恨秋陰故遮一半闌干影蛩欺人獨鵲欺書滯何曾慣聽疊疊吳雲迢迢楚水悠悠醒枕漫尋思那日門前銀浦不抵似關山永　凝立風簾露井可能拌參差簧冷飄零愁髮蕭條長鋏無言自領樓月斜初籌烟清後舊家標韻又新涼陡起添衣時候作去聲西窗暝

采桑子

晚秋同程松門汎舟紅橋登平山堂

重陽過也成虛負賴有詩仙肯作延緣人與黃花共一船　沿堤轉盡垂楊路水影橋邊山影樽前畫出傷秋雨後天

高陽臺

題華秋岳橫琴小像

劍氣橫秋詩腸滌雪風塵湖海年年三徑歸來慵將身事戕天草堂不著櫻桃夢寄疎狂菊磵梅邊想清游如此須眉如此山川　枯桐在膝冰徽冷縱一絃雖設亦似無絃世外音希更求何處成連幾時與子蘇堤去采蘋花小艇銜烟笑平生忘了機心合伴鷗眠

尾犯

坐趙谷林西沚泊花檻看新種青蘆悠然動江湖之興

水空雲淨見菰蒲叢外數枝交暎梢梢瑟瑟無人處被荷風吹醒搖波十里遠界破青山影作去聲秋聲不到秋來要君倚檻閑聽　最是淡烟低暝逗漁燈前浦冷便移栽蕩戸添箇根邊鴨雛游泳捲葉鳴笳採花裝被尚遲清興又何似折取橫江相思還踏三徑

清平樂

風梭織雨萍葉離根聚水滿蘭橈應斷渡昨夜夢魂來去　春衫起樣休寬偷描一一輕鸞將息釀花天氣憑他料理餘寒

曲游春

郊外探春作

一水仙源曲被柳條遮斷千縷婀娜有約湔裙怪逢伊還向重簾單舸出意新梳裏看颺鬟蘂黃微涴縱近來遠似天涯誰倩玉顏初破　禁火心情偏妥伴錢藕偷分鈿苻輕墮容易斜陽恐穿烟鳳子尚尋珠唾波面虹橋臥任怨咽玉簫吹過無奈澹月籠燈翠屏恨鎖

一枝春

城東許氏水軒臨流梨花一株姸淨可念主人命酒邀賞已半落矣感而賦之

縹蔕無多過清明幾度東闌愁凭飄搖素羽漲曉乍迷天鏡垂楊倦眼似相見雪融酥凝拌早趁深殘沽春護惜夢雲輕冷　聲聲鶗鴂催暝憶初籠香雨烟綃娟靚清蟾墜小瘦減玉兒妝影憑誰看取好留向繡牀低暎還帶葉偷綴瓊絲晚風未肯

感皇恩

已是殺釭花月籠深閣何處行雲到巫峽一灣流水只有浮萍開闔依稀親記鬬池邊鴨　明日暖風蘭紗裁夾王翦多情度簾押蜜犀蠲忿定帶露痕偷掐幾時頻見也纖紅甲

丁香結

暮春初霽用清真韻

吹落嬌雲展開平碧枝上雨殘猶隕恨流光偏迅數景物膹得鶯憨蜂潤小紅曾記否朝酲殢薄寒自忍可憐游舫散後定是蕪菁開盡　相引早飣飣陰晴花信催過幾陣曲巷幽坊柳絲竹粉翠樓生暈謝家飄蕩紫額翦麴塵盈寸凭闌干那曲冶葉何人摘損

高陽臺

成窯九十九子瓷合金壽門索賦云是宮中妝具也

祕翠分峯凝花出土依稀粉滴脂函鈿合前塵宮羅冷卻蕙尖浮粱猶有當時月向夜深孤照秋奩怨長門夢斷蒼龍字漬眠蠶　戲嬰圖子誰描得恰臨妝試仿黛筆重添數比螽斯未曾盈百休嫌從今舊價卑哥汝宛青娥紅淚偷淹莫銷魂漢苑瑤箱久落江南（明時瓷器進御者皆出浮梁之景德鎮）

眼兒媚

一寸橫波惹春留何止最宜秋妝殘粉薄矜嚴消盡只有溫柔　當時底事怱怱去悔不載扁舟分明記得吹花小徑聽雨高樓

西江月

春淺初勻細黛寒輕不上仙肌玉梅花下見來遲夜月深屏無睡　心倚紅牋能說情除青鏡難知試香天氣惜香時人靜街痕如水

三姝媚

櫻桃花

嬌鶯含得未正眠燈風收繁心低綴薄暈微赬學玉窗勻面粉淹脂淚悄探芳期先占了沿溪桃李無語銷魂偷折斜枝下堦游戲　休觸蜂須飛墜到細數圓珠好春流水翠滔深深照一庭朧月暖香吹碎記挽單衫相送嬾難醒殘醉隔著重簾花下曹騰喚起

淒涼犯

庚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宿濟南敖陽店寒甚有懷故園節物悽然作此解

踈林宿鳥柴門裏凝塵半榻誰埽倦程繫馬風刀裂酒雪花欺帽何時古道看長倚敖山翠小又燈昏寒星照戶不使客愁少　敧枕尋思處畫句爐閑印梅窗香歲殘氣味歎詩人在家貧好底事飄蓬竟輸與蛾兒夜鬧恐明朝漸看鬢影似暗老

慶清朝慢

辛丑長安元夕同王雪子金繪卣集汪西亭水部寓齋賦

埽雪燈樓障風酒幕千門春散京華閑情似夢小歡深醉銷佗莫趁走橋人去故園伴侶在天涯當杯有一般好月燭影初斜　簫鼓隔牆未厭況水

曹詩俊淡墨棲鴉疎香共憶窗外應少梅花從此滿城鬮草細娘催上卓金車心期遠鶯邊古寺雁外晴沙

玉漏遲

永康病中夜雨感懷

薄游成小倦驚風夢雨意長牋短病與秋爭葉葉碧梧聲顫溼鼓山城暗數更穿入溪雲千片燈暈翦似曾認我茂陵心眼　少年不負吟邊幾尉帛光陰試香池館歡境消磨盡付砌蟲微歎客子關情藥裹覓何地烟林疎散懷正遠苔濤曉喧楓岸

百字令

月夜過七里灘光景奇絕歌此調幾令衆山皆響

秋光今夜向桐江爲寫當年高躅風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頭吹竹萬籟生山一星在水鶴夢疑重續拏音遙去西巖漁父初宿　心憶汐社沈埋清狂不見使我形容獨寂寂冷螢三四點穿破前灣茅屋林淨藏烟峯危限月帆影搖空綠隨流飄蕩白雲還臥深谷

憶舊游

辛丑九月既望風日清霽喚艇自西堰橋沿秦亭法華灣洄以達於河渚時秋蘆作花遠近縞目回望諸峯蒼然如出晴雪之上庵以秋雪名不虛也乃假僧榻偃仰終日唯聞櫂聲掠波往來使人絕去世俗營競所在向晚宿西溪田舍以長短句紀之

遡溪流雲去樹約風來山翦秋眉一片尋秋意是涼花載雪人在蘆漪楚天舊愁多少飄作鬢邊絲正浦溆蒼茫閑隨野色行到禪扉　忘機悄無語坐雁底焚香蛬外紘詩又送蕭蕭響盡平沙霜信吹上僧衣憑高一聲彈指天地入斜暉已隔斷塵喧門前弄月漁艇歸

聲聲慢

題符幼魯風雪歸舟圖

征衫換色客枕催寒川塗自古酸辛楚尾吳頭風雪獨自歸人低迷凍鷗片影恐吟魂攪亂江雲遠望外有敗蘆斷竹何處孤村　莫怪蒼山白首看凄清到此愁也如君溼重帆遲贏得畫裏閑身灘空夢回犬吠正鴻妻相候柴門待歲晚酌椒花全未是貧

長相思

綠萼梅

生九疑住九疑自小山光染玉姿碧羅天上飛春到時雪到時獨向花中咏綠衣斷魂烟月知

沁園春

心

一寸通犀脈脈難窺含無限情記鍼纔棘刺捧時尤媚鎮餘銀液捫罷偏驚小恰容憐芳能颺恨莫近彈棊最不平羅襟掩歎幾曾灰盡半爲琴聲覆蓮狀未分明愛慧性玲瓏在目成乍歡娛著處怦如危柱别離催就亂若懸旌門裏輕挑秋來暗

合閑悶閑愁特地生花前見算除非換得方表深盟子華子心狀如覆蓮黄庭堅詞爭知我門裏挑心吳文英詞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顧敻詞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

齊天樂

秋聲館賦秋聲

簟凄燈暗眠還起清商幾處催發碎竹虚廊枯蓮淺渚不辨聲來何葉桐飆又接盡吹入潘郎一簪愁鬢已是難聽中宵無用怨離別　陰蟲還更切切玉窗挑錦倦驚響簷鐵漏斷高城鐘疎野寺遥送涼瀨嗚咽微吟漸怯訝籬豆花閑雨篩時節獨自開門滿庭都是月

賣花聲

壬寅立春日作

春信一番新春水生鱗春花春鳥尚逡巡翦就釵頭春勝也添箇春人　準擬踏春塵春色初匀春風困著小腰身製就春詞知幾首帖寫宜春

西湖月

明慈聖李太后賜畫九蓮觀音像在靈隱寺借秋閣

恩恩夢了華胥早鷲嶺窗前貯將圖畫翠瓔長帶銖衣細疊冷綃光研巖居瞻瑞相展一樫松風塵外挂任水際苦入秋心依舊九蓮開也　署年髣髴神宗説侍養深宫白頭閑話月輪圓裏山河小影似驚飄瓦興亡多少事便指與枯禪應淚灑已零落阿監當時奉香黄帊

綺羅香

壬寅春分約徐丈紫山同賦

水榭收燈虹梁待燕判斷韶華如許九十芳辰一半自今堪數嬌意緒欲暖翻寒嬾心性乍晴還雨已飄殘梅雪鱗鱗井桃花信未遲暮　簫樓應惜冶思誰在生香徑裏和鶯低語約略東風好似破瓜眉嫵剛宿露蝶夢攙匀更惹烟柳絲偷取悵年時一擲春愁試分知解否

皁羅特髻

賦包頭

膠虋攏罷稱滑笏吳綃摺成如水淺緪素額更斜遮蟬翅重窺鏡非關怕冷上頭初愛道隨時世最宜淡泞恁略施珠翠　還把一痕緜擘襯微微紅起春愁困莫教半卸到殘妝秀暈分明是碧烟抹斷看兩蛾尤細

夏初臨

初夏雨中同蔣丈静山汎湖

蘸就魚天搓成鷗雨空濛撥櫂遲遲無數蘋花輕香點破漣漪遠風沿岸斜吹溼青篷誰弄參差湖心亭柳千條暎波纔是愁時　可憐春去追送今朝破除酒病更鬬槍旗簾釘窗眼曲游儔侶都非那不淒迷放殘陽緑過橋西記蘇堤衣香後船柔櫓枝枝

喜遷鶯

初夏

竹香新引漸緑到岸東荼蘼吹盡描繡心慵行棊聲歇長日瑣窗清潤閑臨小風揮扇涼思先歸鬆

鬟爲誰瘦韡單衫尚束春前幽恨　芳信緘密意蠅字玉釵待掐榴巾問鬬茗樓前澡蘭屏底猶記那回眉印幾絲麝煤飛度山枕天涯翻近夢催破聽迎梅雨點敲簷初緊

八歸　隱几山樓賦夕陽

初翻雁背旋催鴉翼高樹半挂微暈銷凝最是登樓意常對亂波紅蘸遠山青襯不管長亭歌欲斷漸照去鞭痕將隱想故苑燕麥離離滿地弄金粉　何況春游乍歇花愁多少只惱黃昏偏近冷和帆落慘連笳起更帶孤烟斜引誤雕闌倚徧霽色明朝也應準無言處望中容易下卻西牆相思人老盡

大聖樂　東園餞春追和草窗韻

空苑游絲舊池飛燕薄陰千樹正小闌人意厭厭細數亂花翻怨錦鳩呼雨皺得綠波新如倦似無奈啼綃臨別浦春何在在南陌麴塵西窗烟縷　閑思古今事苦有紫曲青樓千萬語且寄愁彩筆橫塘重見楊枝應許尙戀淺寒羅衾曉記門掩紅香深院宇傷飄泊是誰倚疎簾吹絮

雪獅兒　華亭錢葆酚以此調詠貓竹垞翁屬和得三闋徵事無一同者予與吳繡谷約戲效其體凡二家所有勿重引焉昔徐鉉與弟鍇共策貓事鉉得二十事鍇得七十事作此狡獪殆非詞家清空婉約之旨觀者幸毋以夢窗質實爲誚也

雪姑迎後房櫳護得黃睛明潤撲罷蟬蛾更弄飛花成陣穿籬遠近未肯傍茸氈安穩念寒夜偎衾煖處夢尋燈暈　繞膝聲聲低問似無魚分訴憐伊嬌困展膊屏前髩鬃三生猶認懷春最恨漸取次歸來難準瓊籤盡上案晴蟾鋪粉白雪姑貓名見清異錄宋葉紹翁貓詩醉薄荷撲蟬蛾見隨隱漫錄張良臣山房惠貓詩從來憐汝丈人烏端正衝蟬雪不良如江海歸來聲繞膝定知分訴食無魚又祝貓詩江上孤蓬雪壓時每懷寒夜暖相依從今休慣穿籬落取次懷春屢不歸吳仲孚貓詩弄花撲蝶悔當年喫到殘羹味卻鮮不肯春風留業種破氊尋夢佛燈前名畫評何尊師貓有展膊者金王艮臣貓詩三生白老與烏圓徐集孫詩亂葉打窗貓上案

又　前題

花毛褐染炎天尚記荷塘爭浴鼠卜閑時畫損砌苔幽綠闌干幾曲任側輥橫眠初熟恰又斂倏倏金尾蝶衣偷蹴　忽起驚跳風竹聽蠅鳴茶鼎何曾輕觸暮眼纔圓香綺叢邊看足簷聲斷續休喫盡草芽盈掬娛幽獨勝了猨猊鏤玉西陽雜俎楚州射陽出貓有褐花者埤雅貓亦如虎畫地卜食俗謂之鼠卜元好問貓詩側輥橫眠卻自如錢惟善貓詩秋花石上玉猨猊金尾條條斂四蹄唐盧延遜詩貓跳觸鼎翻埤雅貓早暮則眼圓宋張至龍詩貓臥香綺叢田家雜占貓喫青草主雨

又　前題

妝樓鎮臥底須詰取於菟癡小解事吳娃戲學鳳仙親擣紅絲繚繞便萬貫呼來還少防失卻褭蹄重鑄閑坊尋到　蟋蟀吟中醒悄正無聲四壁立

殘斜照不捕依然皆藥紛披藏好攜兒乳飽坐榻
畔微溫相惱春回早八九牆陰新埽詰貓詩劉後村作柳貫貓
詩花陰閑臥小於菟癸辛雜識回回國婦女以鳳仙花染貓爲戲秦氏女孫失貓下臨安府訪之不
得賂以金貓乃已哀楠醉貓詩醒來獨立闌干畔四壁無聲蟋蟀吟李靄之畫貓在藥苗間程鉅失
貓詩金絲色輭坐常溫飽食深宮錦作墩古諺云八九七十二貓犬尋陰地張摶家貓名萬貫兒記
事珠

又

前題

稱伊虎舅斑斑璘瑁身邊頻覷食有溪鮮又上小
庭高樹如丘拗怒想喚汁多應回顧何事費蛾眉
畫手穴中空怖　延頸盤旋爭赴笑綠沙幃底深
憐羣聚銷得侯封也算北門長護青錢百數買雙
耳微痕添鋸竅鸜鵒月季花前亭午陸游詩自注俗謂貓爲虎
舅教虎百爲惟不教虎上樹殺鼠如丘用柳文白斑湛淵靜語脣音汁汁可以致貓聲類鼠也宋僧
道宏峨眉人住人家畫貓則無鼠南部新書連山張大夫搏好貓每視事退入中門數十頭曳尾延
頸接入以綠紗爲幃聚其中以爲戲金李之純貓飲酒詩只向北門長臥護也應銷得醉鄉侯說苑
騏驥騄駬使之捕鼠不如百錢之貍爾雅翼貓耳經捕鼠之後有缺如鋸丘餘慶畫有月季貓

思佳客

吳中作和繡谷

窄窄紋窗小小舟空波一片漾難收滿天細雨曾
成夢壓水涼陰半倚樓　深玉琖暖香篝夾紗衣
薄不曾秋吳中舊事君知否晚泊荷花爲洗頭

原作　吳　焯

江上涼雲江上舟閶門晚市未曾收銀絲燈暎
東西水梔子花香上下樓　分半臂理雙篝河
風蕭瑟夜如秋琴臺一點西施月猶照吳王城
上頭

樊榭山房集卷九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集卷第十

錢唐 厲鶚 太鴻

詞乙

東風第一枝

癸卯元夕雪晴

拂柳蛾消妝梅鶴瘦玉烟吹散無影放教明月初圓最憐倚籌漏永街泥不斷已滅卻燈邊遊興料粟肌籠袖香留笑裏有人偷並 占響卜紫姑誰證思舊約素娥暗省一番花信添寒十分草痕洗淨凝情買夜漫再認飛鸞窺鏡悔少年爭逐輕塵得似煮茶風景

浣溪紗

磬折春波吹婢魚粉塘烟竹迥蕭疏此中堪注水經無 蘭語脃疑鶯谷近柳情慵覺燕簾孤晚風休滅玉肌膚

高陽臺

落梅

縞月啼香青禽警瘦遺環與恨俱飄雪沒韤痕何人爲埽溪橋東風欲避層臺遠御風歸第一春銷惱相思枝北枝南冷夢迢迢 山空記得吟疏影拾參差片腦自裹冰綃湖水無聲流殘舊怨新嬌餘酸已在濃陰裏怕重屏半萼難描更堪他消息經年雨暮煙朝

木蘭花慢

城西開元宮本宋周漢國公主府元時句曲外史張伯雨入道於此外史開元宮得月軒詞有環堵隘花狼藉溝水漲雲亢斥似石魚湖小酒船寬窄之句今闌入軍營中僅矮屋數楹奉高眞像旁有隙地積水縱橫猶是當日陳跡也雍正癸卯二月十九日過之書此以貽訪古者

自吹簫伴去還再住列仙儒想瑤草呼龍梅花待鶴詩鬢慵梳平生愛尋先隱冷襟懷要與俗人疏可惜風騷零落而今纔到清都 漫郎曾賦石魚湖流水繞堦除賸一片涓涓斷雲新柳照影荒渠宮奩已銷餘豔覓彩毫何處寫黃圖說與游人記得羽觴汎也應無

點絳脣

次韻答紫山見寄

節近清明一池春綠蛙催雨凭闌無緒目送年芳去 擬剪湘天不供牋愁句相思苦花無重數紅認斜陽暮

原作 錢塘徐逢吉紫山

似箭流光梅花雪後櫻桃雨忽忽離緒春要平分去 記得年時共賦銷魂句今何苦落花無數人隔春城暮

思佳客

柳

自琢新腔唱柳枝段家橋外水仙祠絲輕最在無眠處腰弱尤看不舞時 鶯一囀笛孤吹碧波澹澹影依依春風若爲長條惜應遣情人少別離

少年游

春日訪紫山同坐學士橋望湖

南屏新畫西泠小隱動卽到君家船載湖光橋分野色一鳥落雲沙　十年無限傷春意説與小桃花結客金空游仙枕在風外祝蒼華

絳都春

清明風雨

烏衣過客約孤注賽春春還輕擲潤被換香低几留燈愁通夕餘寒猶是連寒食強偷眄清明天色傍簷攜手茸茸柳眼淚痕頻滴　敧側前年舊旅寄單枕悶把臥枝花摘水外澹紅簾底纖瓊游蹤隔文園多病何人惜有鬢影參差知得便教晴蝶敲風岸陰翠織

瑞鶴仙

賦聖幾齋中牡丹名藕絲霓裳種來自亳州

海天霞末卷和曉岫空青付誰裁剪花師戲成幻約嬌春千里翠深紅淺回頭意嬾但微認崔徽背面暎衫痕一色惺憁誤道藕絲秋半　曾見夢中彩筆歌畔檀脣醉餘羅扇雲窗月館湖山在舊情遠便聽風聽水霓裳譜得自對珍叢夜怨問尋芳人瘦如何細看帶眼

念奴嬌

甲辰六月八日予將北游東扶聖幾錢予湖上泊舟柳影荷香中日落而歸殊覺黃塵席帽難爲懷抱矣因用白石道人韻歌以志別

孤舟入畫怪人閒誰寫漁朋鷗侶起坐不離雲烏外倒影山無重數柳寺移陰葑田拕碧花氣涼於雨詩成猶未遠蟬吟破秋句　忽記身是行人勞君把酒塹揖湖光去共惜風亭今夜笛月逗離聲前浦千里幽襟一堤野思終擬將家住甚時攜手水蘋搖曳煙路

好事近

吳江月夜

夾岸響青蘆瑟瑟吳波搖碧天借一帆風勢看垂虹秋色　滿船明月照無眠今夕是何夕應被素娥笑我太疏狂蹤跡

點絳脣

題授衣讀書稻田偶圖

片雨斜陽柳陰濯足看行水世閒良計識字耕夫耳　風約雲萍又向蕪城會推書起酒闌無味爲我言田意

菩薩蠻

馬佩兮梅花卷子寓騎省之戚徵予賦此

微波冷託湘筠色高枝早信尋難得玉骨不爲泥輕於雲一絲　鏡花留半影最薄東風命楚角莫飛聲人閒無此情

蝶戀花

長安秋雨夜賦

曲巷低窗雲色暮節近黃花又下淒涼雨長記江

南楊柳渡孤篷翦燭曾聽處　悔別翻將書信誤雁落吳天已是愁難訴今夜長安千萬戶相思不爲砧聲苦

定風波

甲辰冬杪南歸過邗城袚江見留酒閒款語忘暮月黑江寒行五六里送至舟中而別到家旬餘袚江書來作此寄之

記來時傍柳維舟歸人一寸心折歲晚高鴻天寒脩竹欲下山陰雪硯香凝酒鱗熱語短情長不成別淒咽悔秋燈種了星星僧髮　野橋路滑聽江聲送客愁如結又空林門掩疏簾夢阻低共梅花說杜陵荒浩歌發猶有詩傳布衾鐵天末幾時同看蕪城明月

疏影

菊影和袚江

幽姿欲舞見棱棱幾葉空際微吐半枕游仙飛作輕雲不怕滿城風雨琉璃屏上秋多少也澹到痕無描處記昨宵灑背新霜翠袖燈窗戶　尚有籬根淺醉欹斜簪帽底曾費回顧笑問尊前人瘦如花花瘦可憐如許東西活脫殘枝畔合賺得閒情詞賦待醒來重覓橫陳低捲小簾寒曙

解語花

春日見閨人撾鼓

簾遮畫影釵翦春痕香度深深院玉嬉驚婉無愁處小坐釘花牀畔飛空碎遠看一朵翠翹難顫驚夢回聲落高唐白雨隨酥腕　長記柑筵飲散遇紅闌潮靨青柳垂眼唾霏休濺飄鸞袖應是細敲腸斷微音弄釧料無此漁陽嬌怨生晚寒燈暈妝樓欹被池人倦

琵琶仙

乙巳早春過吳門作

帆色新年又輕約水枕春寒同載堤上沽酒人家湘梅已先賣斜照傍紅樓未啓惜猶護一層芳靄趁燕幂歸調鸚檻遠塵夢都改　悄彈指閒立平沙更吹綠吳波緩衣帶堪笑天涯蹤跡有垂楊相待人意與東風是客洗輭香雨際煙外且聽鐘度楓橋舊情如在

又

康山在揚州葦土爲之以康對山寓此得名今屬吳氏乙巳二月四日袚江招飲其上四顧曠然俯仰今昔同集者尺鳧授衣各賦一解

休恨無山小闌外略借江南眉色何況山在人家梯青喚雙屐吹不斷風前笑語怕驚起退紅簾隙古堞飛帆平林指塔春望無力　舊知己觴送花迎畫歌舞屏閒未頭白誰道琵琶纔掐膩康家陳跡豪氣被蕭蕭草樹甚曳裾有此狂客爲問天畔歸鴻遠愁銜得

摸魚兒

蕪城清明

杏餳香鬧花門巷家家風外晴穩來時猶道江程短定不短如愁鬢飛絮近作（去聲）酒惡寒輕只是無

人間紅絲硯潤便杜老傷春江郎賦别難寫此時恨　西湖路最愛山聯眉暈游船曾記歸盡綠楊闌角聽鶯坐知我平生疏俊情一寸回首處雲容水態還相引天涯自哂繞九里街中三分月底誰與寄芳信

埽花游

乙巳三月二十三日客揚州空齋積雨孤愁特甚問人始知是春盡日也黯然於懷賦寄尺鳧

折花汎舸又夜淺燈孤綠陰如許舊遊闊阻聽簷聲壓酒醉醒無據落魄多愁尚記羅幕雁柱向南浦訝楊柳今朝腰瘦慵舞　行徧深院宇已負了春來忍教春去笑人易誤似山中枕石頓忘時序小榼櫻桃更憶西園勝聚寄情處畫當年滿湖煙雨

摸魚兒

首夏歸杭過吳淞景物清曠有會而作

綠陰陰江南千樹重來桃葉依舊十年不負煙波興付與殢人杯酒船喚否度一片涼雲最戀河橋柳凭闌望久趁螢影高低漁歌斷續搖過五湖口　歸非偶正是清和時候深村樂事多有焙茶煑繭梅風裏換得霜鱗盈斗詩思瘦待小草湘蘭已入騷人手西泠永晝汎五日輕橈獨醒何事散髮醉還又

喜遷鶯

賦趙谷林三十六鷗亭

風蒲低暑見白羽帶波翻翻還住闌影搖人簟文生夢夢入藕花深處閑笑汎湖伯越閑笑啼湘懷楚晚涼外動忘機一曲悠然琴趣　休去尋釣艇重理舊盟草合垂虹路倚扇開襟調冰膾玉不問是誰賓主三十六梯明月三十六陂秋雨戲招手認青天片雪飛來詩句

鬬嬋娟

題趙飲谷采香詞居近滄浪亭自榜曰小吳船

中吳煙水微茫地吟邊何限清感夜深腰笛伴漁謳冷玉花千點翦秀骨香霏露染娃宮風景教長占錯羨舟居好幾雁齒橋頭解纜回首銷黯　仍是載酒年時驀然低憶蕙爐絲裊菱鑑斷腸重唱小橫塘粉字閑還掩縱賀老心情未減無端世味如雲淡好約我垂竿手斜雨梅黃凭君畫檻

探春

次趙飲谷韻

冷硯敲秋枯笻倚晚西風斜掠平楚芋熟湖田楓明水巷先放煙鴻飛去還似春時節埽不盡閑愁吹絮暖紅院落誰家迎寒猶試簫鼓　此際青門曾住記曉碾霜輪未教離阻老大才華凄涼身事銷得箜篌知遇三五回圓月怕靜夜窺人艮苦待問梅花何時香拂衫縷

一萼紅

丁未始春客吳興郡治後圃有愛山臺南宋時建蓋取東坡尚愛此山看不足

之句日與客登其巔蒼弁清苕奔赴襟
爲情味灑然如遇白石草窗諸名勝於
五百載上乃歌此曲以寄予懷

乍寒輕被鄰園翠羽喚起愛山情煙草殘碑風榛
斷笛千載誰記經行想春在樓痕幾曲破曉霽妝
鏡見飛英欲雪消時無人知處峨髻青青　飄瞥
少年前夢便移舟弄水有若平生西塞魚肥東林
酒熟滋味何似浮名待傳與蘋香暖信醉吟地常
憶柳邊城回首家江非遠十四長亭

水龍吟

梅雨初霽湖上山水浮動涼氣沁人肌
骨尺鳧買舟約予輩數人緣孤山掠蘇
堤入西林橋以泊於裏湖時意林鼓琴
敬身作小篆數幅欒城觴碧篇勸客予
與尺鳧各賦此曲極暮乃罷去丁未五
月二十五日也

蜻蜓偷眼涼多飛隨小舫搖空翠西泠五月碧羅
初染冰壺乍洗多麗香車閑情椒壁夢塵空徙載
荷心酒苦桐枝絃澀看一陣風漪細　更譜玲瓏
散水戰長林葉鬧疏吹高寒更憶迴峯隱舍鳴泉
僧寺易得驚秋菰蘆深處此歌堪倚漸鐘催人散
平波墜露點青螢尾

清平樂

題飲谷說劍圖

仙源風雅不恨知音寡艇子采香歸去也袖有驪
珠無價　天涯共話秋窗吹簫載酒何妨莫把吳
鉤再看燈前化作柔腸

意難忘

丁未冬杪客蕪城將歸次飲谷送別韻

舊苑荒灣正悤悤別袂草草歡筵放歌銷白日轉
枕夢青天風力緊折吳緜寒色漸蒼然話倦游不
如歸去如此湖山　津頭已買篷船尚樵歌共譜
琴趣閑編沙河春拊馬燈市夜飛蟬花倚擔菜登
盤節物又增年問幾時掀顙一笑追逐吟仙

原作　嘉定趙虹飲谷

堠火沙灣聽戍樓壓笛人罷離筵雁聲寒墮地
霜色白彌天思結託奉纏緜小別轉悽然對斷
魂月搖津樹雪罨寒山　載將書畫歸船有東
城別錄南渡遺編眉添京兆柳衣畫孟家蟬翦
綵勝蔟春盤轉盼入新年待與君尋梅問鶴共
訪逋仙

蝶戀花

戊申春暮城東周氏小園池上作

三月風顛吹斷柳何況薔薇落處依苔厚折得一
枝花在手戴花人尚平安否　行徧回塘銷永晝
水影蘋香只是侵襟袖杜宇數聲春欲瘦斜陽豔
豔醺如酒

憶王孫

懷紅橋舊游

小秦淮暎小紅橋蘭舫重來酒未銷秋雨多從蟬
鬢飄夢迢迢曾倚闌干弄柳條

謁金門

七月既望湖上雨後作

凭畫檻雨洗秋濃人淡隔水殘霞明冉冉小山三四點艇子幾時同汎待折荷花臨鑑日日綠盤疏粉豔西風無處減

水龍吟

春晚倚樓見海棠葉底餘花同谷林賦

殘春能幾番風猩雲一朵藏深翠嫣然最小窺人闌角憐伊睡起羞見當時天衣涴蘚宮鬟垂地歎宣華舊色鳥聲啼盡遲開處伶俜矣　尙恐朱顏易老倩薔薇殷勤鉤袂樓高十二妝輕粉瘦綃痕寄淚雨雨風風鈴兒未掣蜂兒先退待解愁知道前身記得晚花流水

國香慢

壬子冬至後三日過馬半槎南齋炙甜香以供客風味幽絕前明宣宗時禁中製也坐上索予譜斯闋成半槎謂予云昔熊訥齋請詹天游賦轎香慶清朝慢云願埽陳言君於此題當與天游競爽矣明日以綠牋請予書之裝成小軸高西唐篆其首曰甜香新唱

雨浥芳塵愛花瓷寶屑百種芬氳誰將蜜脾滋味散作濃春顫裊微煙猶未寫蘭韻如幻如真輕翻小銀葉舌本先參鼻觀徐聞　漢宮遺事遠歎尋方難和按譜偷分茗甌初啜依約攙了餘薰縹緲華胥一枕蝶飛來猶戀梨雲回思殢人處寄與當時浣罷羅巾

澡蘭香

癸丑淮南重午用吳夢窗韻

荷聲碧檻蒜影紋簾詩在枕根夢覺釵邊綴虎扇底彈蠅輪與彩舟佳約記琵琶初見灣頭纔舒新眉半彎立盡梅陰晚雨猶鳴青翦　贏得星星短鬢羞照江心一規銅魄涼生楚簟怨人宮砂多少玉窗羅幕想南湖十頃菱波閒了微吟淺酌還認取天際歸帆飛鳧闌角

西江月

秋晚同嶰谷登煙雨樓

淨玉塔前風色銷金鍋畔晴瀾都來收拾一樓閒只少青山數點　望眼蒼黃越樹醉魂清泠吳天柳邊猶繫五湖船西子煙中去遠

摸魚兒

廛梅追和元人顏吟竹

怪朝來凝芳盈席一枝幻出清瘦紛紜不用將犀辟付與散花摻手無乍有想漠漠輕寒昨夜穿窗透紗籠護否恐疎朵橫陳探春多誤更與灑冰溜偷描處漫比脂妝玉鏤寓形休汚吟袖鹿胎幾點閑蹤跡驚覺輕紅回首延望久恍翳月吹煙正是開時候高情似舊笑學字蕭郎低徊未拂香影寫難就

同作　錢唐陳臯江臯

綺窗前埃凝髹几春葱閑鏤疎影園林半樹移來幻似霧似煙還暝看未定想京洛餘情喚起南枝醒冰姿乍認向匣鏡開邊歌梁落處忽動

灞橋輿　嬋娟面正似輕綃掩映恨無半點香膩莫教瑟瑟翻飛去吹落芳英難整空裏景偷墮處前身水底還堪證風沙漫競好模上苔牋依然離垢心在玉壺冷

踏莎行

嘉禾道中和江皐

鴨鴨隨波鶯鶯坐樹天涯芳草疑無路惱人只有燕梢船濃春又向船中度　鬭酒香留題襟墨聚菜花黃了忘歸去韋娘髻子曉妝成今朝定出湔帬否（項皐謨筆記云嘉定中禾妓杜韋作寶心髻低小尖巧至晚常如曉妝時人效之號韋娘髻也）

露華

玉簪秋海棠同置小缾詞以寫之

楚雲夢遠覓鬟底瑤肪悄在秋苑素蕚乍斂遮住青鸞輕扇最憐付與紅兒只隔幔紗遙見涼颸度嫣然笑拈鬧掃初綰　明河墜露分半稱香浸銅缾膩粉零亂幾點唾壺情淚翠襟吹濺倚妝靜看搔頭又恐一枝敲斷丹白想亭亭夜深自遣

浣溪紗

乙卯冬日同抱樸載酒過湖酹耕民殯宮作

一櫂迎霜拂曉開非關乘興訪疏梅斷雲叫徹玉龍哀　雞酒有情應戀此湖山如夢可重來朧泉幽咽語初回

南鄉子

題揮扇士女圖

思夢髻慵梳鸚鵡驚回倚井梧扇影似人人似月圓初十六盈盈十五餘　並蔕點紅蕖更有關心好句書不用近前頻掩面生疏水院雲廊見也無

蕙蘭芳引

乾隆丙辰秋七月十日行郯城道上殘暑猶熾夾道楊柳依依甚有慰于倦旅予自庚子冬經此已十七年爾時樹猶未種也江潭憔悴之感在人更有甚于樹者賦此闋書旗亭壁

塵沁短衣話前事倦途亭午向畏景新秋官柳自垂萬縷繫人舊感問翠黛那時何處等再來嘗見付與驟綱鈴語　粉絮吹簾柔枝縈扇擁髻曾訴念好箇江南爭似路旁低舞少年容易鬢霜早聚顰額多長夢畫橋煙浦

一絡索

風走葉聲簾底夜長燈細秋塵不肯洗征衫有前日分攜淚　暗憶餘香殘醉幾層煙水分明新夢到伊行但道得相思字

惜奴嬌

深院無人看分月紋疏小閑情約青奴漫惱藕惹冰絲悄一似紅衣扨曾道賦微涼單棲悟早　露篴煙襟可暗憶淩波櫂垂楊髻幽花玉照夢繞香瓔又喚醒煩塵埽秋到休更怨西風草草

天香

煙草神農經不載出於明季自閩海外之呂宋國移種中土名淡巴菰又名金

絲薰見姚旅露書食之之法細切如縷灼以管而吸之令人如醉袪寒破寂風味在麴生之外今日偉男髫女無人不嗜而予好之尤至恨題詠者少令異卉之湮鬱也暇日斐然命筆傳諸好事

瀛嶼沙空星槎翠蓊耕龍罷種瑤草秋葉頻翻春絲細吐寄與繡囊函小荷箭漫試正一點温馨相惱纔近朱櫻破處堪憐蕙風初裊　嬌寒戰回料峭勝檳榔爲銷殘飽旅枕半敧熏透夢闌人悄幾縷巫雲尚在濺唾袖餘花未忘了喚剔春燈暗縈醉抱

虞美人

游絲不惹東風住和悶閑吹絮嫩寒猶護小窗紗試比去年今日瘦些些　飛紅只在迴塘裏塘下差差水水邊杜宇盡情啼喚得春歸何似喚郎歸

杏花天影

丁巳秋日舟過荷葉浦作

蘋花纔報西風信早添得清愁上鬢短蓑開合雨濛濛借問小平橋斷戍近　沿明鏡紅疏翠暈聽依約菱歌去盡已涼天氣別人時未穩倩行雲爲寄恨

醉太平

戊午暮春汎舟紅橋同授衣廉風聯句

楊花滿天榆錢滿船太鴻綠陰湖上年年問誰尋翠鈿授衣　橋邊酒邊樓前眼前廉風夕陽一角闌干對春風可憐太鴻

減字木蘭花

過張無夜花龕

竹垣花架四面陰陰堪結夏手捉松枝君是前身鶴阿師　楞伽堆案欲話無生誰是伴久斷知聞一縷茶煙裊作雲

水龍吟

半竿殘日江城平蕪寒色新來淺舊游似夢閑身如葉闌干凭徧老去劉郎芳温一念最難消遣況雨聲不管愁人厭聽更長處和啼雁　無計憑他酒戔奈依然酒醒天遠絲占蟢子香盟心字關情在眼碧鏡春酥青綾秋夢紫簫幽怨待佗時絮語西窗今夜把蘭燈翦

湘月

揚州勝處惟紅橋爲最春秋佳日苦爲游氛所雜俗以大舟載酒穹篷而六柱旁翼闌檻如亭榭然每數樓並集或銜尾以進則煙水之趣希矣戊午十月十七日風日清美煦然如春廉風莧亭賓谷封田招予與授衣于湘喚舟出鎮淮門歷諸家園館小泊紅橋延緣至法海寺極蘆灣盡處而止蕭寥無人談飲閑作亦一時之樂也懸燈歸櫂吟興各不能已相約賦念奴嬌鬲指聲一闋而屬予序之

客游未嬾記名園水鑰誰與重叩淡寫霜痕愛到處吹盡尋常歌酒斷溆通煙疏籬借暖尚挂微黃

柳移船遙去照人都爲詩瘦　何地更著功名天教老子付垂綸閑手細數闌干問往事春共橫波爭秀亂影風燈催歸晚笛眷此情依舊城頭生月作去聲成鄉思時候

風入松

憶茶

陸家休更說遺經貧了兩前盟當時風月花瓷畔餘甘漱幾許看承戲語從佗歐九困人不止春酲　爲茶作病病皆清臟鬲有凝冰而今卻費閑薑桂開芳焙可是忘情一戔微聞蘭氣半簾時夢松聲

角招

予與趙谷林長安別三年矣戊午初冬谷林自北歸相見于邗城塵衣風帽同話舊游悽然棖觸予懷也家山漸近又復薄遽分手予歸杭當在冬杪谷林家西池梅花下談讌之樂計日可待因用白石老仙自度曲所云黃鍾清角調者製一闋寄之

話離索相逢又是江天雁影寥廓近來偏憶著並馬去程茅店山郭情懷最惡向舊日淮南棲託看盡人閒迎送似官道柳垂垂任西風梳掠　休莫琴移別調塵銷古怨此意真如瘧夢歸煙漠漠題扇書羃三年前約吳船乍泊早問取疏梅池閣爲怕寒香瘦削想翻笑我歸遲延春酌

步月

己未歲吳山燈市甚盛用史梅溪韻

瞰月峯高看街簾遠物華取次如歸夜深寒淺春在六銖衣望來處紗籠萬點見背後釵燕雙飛疏梅下星移漢轉勝似拜安妃　塵霏行不斷踏歌伴輭舞隨地成圍天教晴穩樂事往年稀念游侶餘酲尚在問嬋人香夢誰知匆匆裏餳簫又曉透羅幃

樊榭山房集卷十

原书缺此页

僕詩前集自甲午至己未凡二十六年僅編成八卷詞二卷附焉己未至今辛未十二年來復次第成續集如前之數豈中年以往之作工于少時邪自念齒髮已衰日力可惜不忍割棄輒恕而存之幸生　盛際嬾迂多疾無所託以自見惟此區區有韻之語曾繆役心脾世有不以格調派別繩我者或位置僕于詩人之末不識爲僕之桓譚者誰乎後綴詞一卷北樂府小令一卷則年來因詞而及之雖乏酸甜風味或不至貽笑傖父面目也樊榭老民厲鶚

序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續集卷第一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甲

綸長敬身東扶次韻見和有招予卜居城南之意仍用前韻奉答

千萬云買鄰附勢別有見緬彼南村人素心皎秋練吾鄉古城南取友洵多善何論天尺五不隔旬浹面戴君罷微官生事尚流轉長吟肆滂葩令我欲焚硯丁君老被褐元圃懷玉片文雅終見疵揚意豈能薦張君清粹姿欒樹託深眷妙語發哀彈未數空梁燕殷勤招隱篇如以乘韋先東野若移家借車百事遣同巷古所敦誼更重游串秋燈分讀書槭槭葉聲晏

三君招予九日六和塔登高風雨不果仍用前韻奉寄

昔誦登高文天隨感所見何如采黃花閉戶顏自練選臺非騎危趨山若登善浮圖插江滸越絕識真面攀緣夙有約旋若蟻九轉擬學岑杜輩慈恩鬭詩硯零雨阻游屐想見青一片茫茫招海賈舄月申藻薦枅栱麗新營層壁繪天眷當願年穀豐風濤復清燕收獲如寇至忍使屏翳先坐念班掾言抑塞不自遣逕歌待窗明愁吟炙香串遐覽分既達湫隘甘侶晏

趙意林添構隱几山樓為三層賦詩紀事屬予次韻

經義注上宮明禋制重屋樓居自古然層構擇嘉木乃有列仙儒思展千里目靜稽喻浩經一過不再讀般倕恣麾斥重見四簷撲俯檻恣窺臨拔地獻蛾綠有如鶱飛鸞倒景互奔逐予生苦卑棲籬壁常局束手攬大滌雲憶昔縱高躅十年墮塵土掬水難浣俗丹梯上更上碧闌曲復曲飛翠落襟前翛然謝五欲看山不下樓有酒願頗足何減南湖主羣仙詩繪幅（宋張功甫南湖園中有羣仙繪幅樓盡見江湖諸山）危臺休宜三名園樂非獨為語阮家咸繼聲寫麗矚（謂令姪誠夫）

東坡先生墨妙亭詩殘刻十七字石齋黃公得之琢其背以受墨名曰斷碑硯今歸桐溪汪氏拓其文裝於冊來索詩

吳興太守珠湖客繕亭蒐碑聚名蹟誰其詩者長帽翁鉤勒溪藤上樂石後來烏臺有追勘蔡奴之兄未攜撫衆碑零落一碑存又復缺斷真可惜誰知此碑為此硯世閒物化等兒劇漳浦黃公署名在箕尾中天映奎壁文章氣節兩不虧汪子寶之永無斁

題汪近人煎茶圖

巢林先生愛梅兼愛茶啜茶日日寫梅花要將胸中清苦味吐作紙上冰霜椏敲門走送古梅枝索我煎茶圖子詩此圖乃是西唐山人所作之橫幅窠一台皴安矮屋石邊修竹不受厄合和茶烟上空綠石兄竹弟玉川居山屐田衣野態疎素瓷傳處四三客盡讓先生七椀餘先生一目盲似杜子夏不事王侯恣瀟灑尚留一目著花梢鐵線圈成

春染惹春風過後發茶香放筆橫眠夢蜨牀南船北馬喧如沸肯出城陰舊草堂

賦詩牌和嶰谷

誰將平水韻刻竹縱橫呈集韻以爲詩詩牌所由成如彼伯玉妻盤中辨形聲其難各一字韓詩六字常語一字難其數逾百名儀禮百名以上書于策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區分忽陣合星列俄雲行束縛窘意匠淩亂鬭心兵韓豪不得逞李捷那可弃諦視經營始落落疑殘枰脫餖類酒誥補亡待由庚耐險劇登棧須滿呀填阬得雋亦偶爾取鬧真無情頃之目光到手敏緣思精棄取判磨玉虛實歸權衡音通柳邪讀意協猗那賡澀體篠驂亞餘韻猋絮爭泥塗弄明月枯枿擢芝英君家詩神王筆掉橫海鯨勺涔出變化一敵皆勍分曹破往例遞送同踐更復製詩牌詩用以堅齊盟我媿才力薄壁上觀崢嶸身世等格五科第任投瓊惟此文字戲見獵心猶傾和詩傳故事奚事鍾嶸評

西顥歸自津門過訪小飲草堂有作

薄薄江雲正護霜客來踏破徑苔荒劇談往事同吹網小喚村醪可過牆俗眼舉肥愁有例歸心破臘喜難當直沽冰雪三年住釀得詩豪百丈强吹網出林間錄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

流光忽忽意騰騰顧影真如罷講僧行夜坊隅微有月潑寒時節竟無冰向來朋舊空吟卷閑裏溪山付瘦藤坐對梅花不成語十年孤負短檠燈

同麐徵西顥瑤圃放舟孤山探梅分得低字

先春水波動碧瀲明頗黎羣山盡倒影延緣葛嶺西歲晏競錐刀甕天亂醯雞梅花冷笑人誰踏蒼苔梯風遏船尾住日薄林影翳斜窺冰匳色漸上寒梢低亭空撫陳迹事往多觸撥同來看花客半作泉下泥我輩幸身强濁酒勿厭攜吟袖訝染香醉墨爭題鷺巖城自難越催歸烏擇棲湖烟晚橫黛回首境已迷

除夕南湖草堂作

除夕今番景色饒輕陰門巷漸微潮出籬水影梅烟動隔屋春聲燭燄銷慈母行年開八秩太平生世見三朝野夫不記身名賤料理杯盤菜甲挑白樂天詩行開第八秩自注時俗以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芥隱筆記禮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爲八秩

正月三日南湖大雪用東坡先生清虛堂雪韻以下庚申

去冬晴暖草茁沙青蠅醜扇蜂放衙天公與物壓疵癘預儲萬斛空中花除夕陰陰星斗晦粎盆樺燭明千家元化迴旋謹歲始先驅風伯搖棲鴉奇寒特地作清瑩一雪三日何紛葩樓臺高下若界畫林薄雜糅誰梳爬老夫與發叫奇絕徑往古寺尋僧茶繞湖蹢躅看不足出郭底須勞馬撾一峯竹外烱難寫籤排凍指徒興嗟不如歸擁地爐坐內景一氣含朝霞

人日立春用壬寅年人日雪韻

佳節翩翩故作妍新詞祝向酒尊邊釵頭人勝兼

春勝鏡裏今年健去年大有城南刺船興行爲江上看花顛苔痕尙積牆陰雪且殢重衾一醉眠

同麐徵敦復西顥曦亮北亭游西溪進舟西堰橋望秦亭法華諸山晴雪

素色望不窮連峯出横彴懿此春霽初尙果汎雪諾寒光到天淨日影穿林薄巒過首屢回灘淺舟時閣憶昔探疎梅未逢飛霙落及玆刻中輿凍損萬千萼（去年奇温梅花盡放今春爲氷雪所萎）勝事詎易兼清游聊可託下春對玉屏相暖有芳酌

暮至西溪寫望

緣源遂輟櫂地冷人事幽翳竹見雪屋隔溪倚漁舟行歌互相答平衍閑閑疇林巒遠繚白貫以青瑤流落日照東塢悄然思舊游童稚今始衰鬅茅不自謀有媿扶犁子將事叱春牛

夜宿溪上巢翫月

臥具寄閑房溪響無時空童子香自焚幽夕起禪諷門開微月色潺湲正堪弄月午山風來蕭蕭松影動鳥棲磵戶春雪護峯腰凍此時共林僧忘言亦無夢

曉入石人塢至粟山下看泉

初日照深竹微霜涇如煦東山氣稍和嵒崿此迴阻石人不可即石杵杳何許（太平寰宇記錢唐粟山下有吳大帝石杵題刻尙存）惟有空林泉鏘鳴自終古飛蘿濺輕烟灣碕漂翠雨泓泓惜遠寫潋潋復新吐能令耳目清相與爲賓主

游張氏溪莊是鄒孝直河渚草堂舊址

蕭散悅事外鼓枻轉回源偶沿松下椶遂叩花裏門萬花盡萎香落粉空苔痕今晨山雪霤疎闌坐徵暄藤格穿窈窕莎徑銷塵煩水流過北牖岫列開南軒昔人隱蒙龍寂寞道自尊時預緇素會偶隨樵牧言悄然撫遺躅吹樓匪思存

晚過秋雪菴

斜景雪峯青容與來沚中春田渺無際碧流漫交通擁楫忽生寒峭風吹自東鱗雲漾天影落日明復陰鐘梵此時歇空香出浦深香門渡橋入魚鳥皆相識更上小樓看澄心延暝色欲留苦不得輕波送客還村園何限樹溪口轉多灣晚契真如理期水又期山

信宿溪上巢夜復大雪曉望有作

清寒山夢驚曉色上佛幌披衣俯高牖的皪帶林莽亂迷荒塗蹤深罨春流響稍稍雜雱靄冥冥失諸嶂昨來渚上游復此一丘中賞缾盂有妍淨松竹同偃仰寥寥觀太空眩花本無象一庭虛白光湛寂生妙想

雪中西溪歸舟

興盡歸亦好野艇僅容膝推篷山趣多肆目愁易失雲雪相模糊粉墨一蕭瑟橋危積未平篁深飄更密中閒五六人把酒兼散帙范寬與趙幹正復難下筆

題張情田種瓜圖

北垞南鄰路未賒荷鋤深隱不須誇鶴飛猶認孫鍾里飯罷同尋步騭家十畝青山新戶口一牀斑

管小生涯畫圖只有長安許解寫縱橫五色瓜（圖爲許江門筆）

紅橋春游曲祝茘亭席上西唐授衣同作

客愁當春亂如絲挂在紅橋新柳枝主人官小肯愛客載酒喚船波拍拍孟婆跋扈作餘寒玉簫吹過曲闌干東陵飛下三青鳥女兒破顔鈿窩小繁華瞥眼徒紛紜牛羊踏穿阿麼墳隔江山映殘梅晚招之不來殊偃蹇主人勸客爲樂方陳郎叩舷發老狂高子哦詩妙五字游魚出聽燈在水風花上巳連清明有約更賦麗人行

杭堇浦編修以詩寄越香次韻奉謝

雲窗風味極深嚴遠致餘熏妙語兼詹事可容評甲煎魯公未許續香籢春宵几閣勞相憶微雨房櫳好細添因有辟寒燕王在溫馨肯爲故人拈

以越香寄樊榭徵君　仁和杭世駿大宗

南湖雪月劇清嚴特寄名香百和兼拂去定應縈玉枕屑殘猶得壓金籢重奩隔雨微微潤小榭因風續續添知有閑情工繾綣茗娘纖手喜初拈（君侍姬茗人）

四月十九日欒山招同敬身西林集湖舫分得人字

平湖清霽碧無塵來作遨頭也快人試挈櫻桃蠻榼小更烹槐火石泉新鬢絲似我追今昔山色如君忘主賓尚惜三潭涼月好不教迴櫂采香尊

韓晉公五牛圖（欒山攜示書畫二種）

一牛胡襝襜陰虹屬其頭隨意齕枯棘轉噍不肯休一牛徐步得自由彎彎雙角二尺修考工有語牛戴牛一牛植立不見尾黃鍾滿脰鳴聲牟一牛日高隴上晝耕罷回顧齝哃吐舌欲飲陂塘流惟有一牛施穿絡得非王鞅兼褏韉觸牆那解成八字奔馳不息知何求有唐韓晉公名蹟今傳留集賢官畫偶失收濟南別駕跋尾遒晉公功業在節鎭轉輸萬斛江淮舟爾時助國遏狂寇首重力穡乃有秋烏犍白牯禁出境圖此無異聽田謳廣桑山中悟夙世臣節終守繪事優幕客戴嵩早入室商丘竹垞詩妙珊瑚鉤我欲躡步非匹儔但當學取滎陽褚氏相牛法烟蓑雨笠追逐碌碡村中游

賈秋壑玉枕蘭亭

元相胡椒八百斛賈相蘭亭八百匣權倖雖同嗜好殊簿錄當時有常法褚書縮本三摩挲名以玉枕珍無過援兵不救呂文煥武爵翻酬王用和猶傳石刻風流在蟋蟀堂空長秋菜眼見神龍第一匳與此滄桑閱人代（宋理宗下嫁周漢國公主于楊鎭以神龍蘭亭爲第一奩）

（見袁桷清容居士集）

移居四首

南湖結隱八年餘又向東城賦卜居頗愛平橋通小市也多喬木映清渠杜陵突兀見此屋韓子辛勤始有廬笑我天慵俱未遂不妨隨地狎耕漁

華髮蕭蕭漸滿顛可無清境著閑仙安排桑苧新茶閣位置樵青釣船細雨連畦容緩步涼風動樹足幽眠欒公祠宇今相並且逐鄰翁掠社錢（里有

古社祀蜀漢麋公子仲

莎徑梅坪密復斜百弓堪作小園誇繞牆細數遲生筍縛架親扶已臥花叢雜琴樽臨頓宅清貧眷屬伏川家從人畫出村夫子舊事它時一笑譁

封軺前日斷知聞月渚烟林合策勳仰屋著書聊耳耳閉門種菜漫云云驗時巢燕方新乳迎客昏鴉欲作羣稍待芟除荒穢了一軒風景任支分

瀾溪舟中爲吳南磵題賞雨茅屋圖

賞雨古今無表聖乃其獨詩品二十四此語最娛目瀟瀟感舊襟點點量愁斛人言長安道不及王官谷君家吳山陽亦有香茅屋清聲觸巖阿幽籟破林竹起攜玉壺春引滿看簷瀑遠笑自雨亭天械已潛伏束書走淮海圖經事攢錄故交施竹田與張南滸歸夢對牀卜一簾清淨水佳趣難頓復何如雨美膳安居果吾腹華嚴經云護世城中雨美膳閻浮提雨清淨水我初營新巢牽船過堰速逮此冥濛天溪上梅子熟行與君周旋學舍苦偪蹴展圖生懽悅蓬背聽撒菽雲波尚蒼茫且就鷗邊宿

甲寅秋杪有過平望懷王載揚詩丙辰同被徵相見於都下今年夏五重會於邗城僧舍載揚用前韻見贈再次奉答

幾年分手輭塵紅重見江城檥釣篷賀老清狂尚吳語杜郎雅麗是唐風朱門冷炙三生夢禪榻茶烟一禿翁爲話舊游姚與鮑玉裁文學西岡明府玉湖遠隔水雲中

原作　　吳江王藻載揚

幽蘭初吐夕陽紅喜值吟仙駐短篷京洛飛塵同昔夢江湖聽雨見清風一聲鐵笛東維子幾闋香詞白石翁更誦移居新製好幾時傾倒草堂中

秋江行

秋陰如墨渲尚輕秋江如練熨始平秋風遭之鱗甲生隔水婉婉秋山橫秋蛾凝碧怨已盈秋帆一片破空去下有秋士與目成日向天涯飽塵土何如賞此崢泓蕭瑟之秋情君不見秋江行

七月十七日病起小園作是日白露田家忌雨

青林曲渚迴塘臥起西風竹牀小雨不妨白露高雲忽轉殘陽銷除肺病無暑暱就心情已涼正有餘閑弄墨籬葵浥浥新黃

白秋海棠

瓊姿不著一分肥如此幽閑絕世稀當戶金星閑曉靨下堦涼月曳秋衣望來甘后風神似愁到班姬笑語非只有流螢信孤潔夜深常傍短叢飛

偶出

偶出天陰淡城隅地靜便涼雲竹枝外秋水槿花邊陡覺衣棱薄回看笠影偏無人見行跡幽意若爲傳

秋爽

古堞連秋爽迢迢入遠空年光伏枕後人事杜門中桂氣熏殘日梧聲墜晚風同時榮落意吾欲問天公

南鄰桑屯田弢甫見訪兼和移居詩輒賦

五言用酬雅䟽

窮居蔽泥水車跡過從稀避俗翁今是棲仁里可歸沈約郊居賦僑棲仁於東里牆低聞雛誦門靜接深衣自此陶嘉月聯吟願莫違

曉望

徙倚東皐上微寒欲衣去聲緜遙山著秋瘦小沼得風漣半落鳴機月連晴曬穀天病身仍健在一飽頌豐年

西林招看菊小飲分得開字

子有東田屋西風幾度來看雲穿徑遠緣水到城迴紫蟹依方釣黃花爲客開醉醒無不可肯學俗喧豗沙河蟹以釣獲之

九月十三夜月

夜靜樓陰直蕭寥犬吠闌江聲喧歲稔霜信壓秋殘桃葉經教誦巴童藥遣丸無眠五更轉隙月近人寒杭俗以潮大爲有年之兆

冬日同友人集倬雲禪師方丈

故林初起疾謝寺復相逢落葉偏深院寒雲過斷鐘淨蔬充一食鄉思在諸峯別去經龕閉安禪禦凜冬

同西林游水陸寺追和東坡先生韻

笑指東坡宿處村卅年重打老僧門詩中修竹還依舊劫外疎花又返魂龍攫何年香殿壞烏啼向夕石幢昏歲殘眞有幽居味喜得龐居士共論

鄭筠谷招飲書帶草堂同張南漪作

焚魚卻賦遂初衣卜築東皐願不違湖上青山如有約京華白髮幾人歸舉杯中散情偏洽撫足梅公歎亦非時以足疾得告猶有舊時耕釣伴遲君西崦筍牙肥

集小山堂食熊掌作呈谷林

熊肥壓蛙瘦長吉語難兩高齋集吟朋云此自遠餉駢指含淺臕舐痕隱其上廚娘縷切餘無復攫拏狀平生所忌者持付食脊將芼以筍菌甜調之用重釀馨逸魁㜅材箸起未肯放遐思深山中是物最神王傾崕恣咆嘷豐草供跌踼拗樹有餘怒擘人定非妄導氣通仙經蟄隱寒嶂屈伸義或備肘腋疎周防是何雞狗輩碌碌齊得喪雄姿墮鼎鬲罷食爲惆悵

新正五日將赴西林皐亭探梅之約晚晴志喜以下辛酉

已見雪爲雨天教五日晴閑惟覓禪伴老更勇山程晚色鈎簾淨春泥曳屨輕花風吹第一明發摘船行

沈家塘舟中望皐亭作

飽聞皐亭幽梅花若香海彌年扁舟意故人肯相待況多古來迹出郭興已倍密竹沈崧家長川伯顏壘蕭散且同羣興亡渺千載紛吾愁靡霽旭影一峯在頃之風褰霽好事煩眞宰烏下翠微明林開宿雲改去作詠花人庶無後時悔

緜金家堰入皐亭西麓至崇先寺寺爲宋顯仁韋太后功德院

石路風輕逗嫩寒繁花遠近幾千攢花明正要微

陰襯路轉多從隔竹看春似合江堪載酒揭來古
寺記迎鑾誰知當日龍沙恨不見吹香到地殘太后
北歸曹勛作迎鑾七賦

過橫山飯伏虎禪院

御栗橫拖去登臨不用扶寒香接天影嵐色上花
鬚饌淨僧分供庭空客與娛平生到難處結習付
圓蒲

入桃花塢至山半觀龍潭中有蜥蜴數頭
咸淳臨安志所云水甕也

盎裏何年兕蜿蜒入廚剖竹走涓涓癡兒不識神
龍宅只道山中一斗泉

中塔院禮真歇禪師塔

靜院無人迹看碑拜蜀僧過牆禽動竹開戶鼠翻
藤寂滅超諸相安閑得上乘依然蕉葉塔誰更續
心燈

訪桐塢安廬爲明慧文法師隱處

不見皐亭慧法師李長蘅先輩句孤峯幽澗若相期前身
明月今應是修到梅花定幾時半百已知逢世拙
十年真悔入山遲試參金粟堂中影待我重來照
鬢絲

暮投徧福寺宿楚木禪師方丈

西峯日落東峯昏游人迤邐沿山村烟中問路得
樵叟青蘿一徑穿頹垣怪禽啼處明佛火新月照
地如無痕跳岑左右出林表參旗井鉞歷可捫千
年廢殿作蔬圃把茅蓋頂三間存龐眉長老我舊
識道韻簡淡顏清温草鞵峭緊久不用舌挂屋壁
空無言繩牀留客意頗厚泉淪性海通真源睡蛇
此夕自遠去前塵何足勞夢魂千花玉雪亦可念
坐待窗紙烘朝暾

人日泛舟至龍居灣遵山徑入永慶禪院
用韋蘇州藍嶺精舍韻

船子俟前灣路緣松色上複嶺始成誤偶遂登高
賞一公昔經營流水如在掌院爲明一謙上人所搆層層蒼
翠中梵宇開虛敞前人舊游處我輩自來往門閑
花氣深山空禽語響遺俗暫徘徊懷賢成俯仰李長蘅有宿永慶步月詩

同鄭筠谷河渚看梅宿鄭雪崖北渚草堂

迢迢小籃轝直至木橋旁晴雪一溪影白雲千嶂
香偶逢谷口隱如過藍田莊沿月櫂歌去梅花夢
不忘

同筠谷太虛上人游花塢諸精舍十首

精進林

敷坐是何處蒼雪圍青霞禪心如定水中滿七淨
華

法楞菴

當年避雨至白氎寫經寮門外翠陰合泉聲飛出
橋

、、齋

幽篁不見天月出影穿漏照見齋榜題三點無新
舊

在澗菴

在礀復在阿香閣橫空起礀水落天光時明疎竹

底

憩錫菴

泠泠金策聲挂在春浮樹應被樹神留不復更飛去、

眠雲室

風磴折而上雲深年復年佛屋春寒峭覆以兜羅緜

樹雪林

澗東清磬發隨風過澗西離離覆澗梅已落開未齊

谿飲菴

斷苔傍溪居春來泉脈動喧寂兩俱忘風瓢聊可用

雲巢

經臺烟鐸翻定石風枝掃一片綠天中消搖除熱惱

實相菴

結茅在峯心杉竹蔽如舫茶烟去復還復颺孤藤上

小圃手植紅梅始花賞以長句

青羊宮路絳霄春入骨陽和信息真只合移根從小市不知何處有雙身（二句皆紅梅事）砂丸竹外紛誰擲丹的風前染乍勻一點微酸如可托不辭花下酒杯巡

鎢谷見和移居詩有聽雨並宜東郭住看雲各就北窗眠之句鎢谷新宅亦在東城

再用前韻奉贈四首

燕鴻蹤跡十霜餘誰道今來慰索居蒸尤烟深雖隔巷澆蔬水遠亦同渠囂塵以外偏離市廉讓之間穩結廬何事報章頻往返不過文史當佃漁

置身曾在閬風顛得請人稱是散仙拓地醉鄉新立戶掀天宦海早回船忘機鷗似添佳侶無事雞難喚熟眠聞道高樓收遠翠幾曾輕費見山錢

縈紆古堞路橫斜邛竹輕扶健可誇舊日掌痕驚夢草老來腳疾愛尋花食單不用門生議步屧常過野老家每坐草堂談娓娓隔籬人在寂無譁

鑾觸紛爭百不聞陶泓日日共餘勳玉堂故事歸田錄委巷叢談灌圃云慧業君參無上法衰顏我避少年羣敢言二老成來往聽雨聽風或可分

杏花下感春作

新暖殘寒薄綺櫳花枝刺眼寂寥中初來燕子窺妝面不動參星照小紅已倩含桃作房老何須芍藥號崖公只消春雨江南意手把霜絲對晚風

題芮衣亭觀察望雲圖

芮公秉淵粹吏治飾儒雅理劇無全牛撫循去害馬自從近上官未得歸白社辨銅如令丞奔走靡九夏海濱兩黃髮久缺獻春斝安輿迎莫致悁悒意聊寫望雲與叱馭知無二心也

鄰牆杏花和桑弢甫

韓公謫江陵見花憶京輦我從學圃餘種杏遮老眼一枝頗橫出風味極嬌輭卻窺鄰翁牆暈臉本同產匹如大小喬東風嫁各遣脈脈抱單愁盈盈

欠雙撚故人過題句語妙不容選豪家玉闌空苔沒爭春編美物詎同歸妄心聊爲翦小立斜陽裏詩成一笑莞來詩有豪家玉闌空過眼成小劫之句

二月十三日雨中書事

僻巷無人到荒溝繞舍分雨多春半過䲭怒夜深聞徑草全侵屐林花亂入雲誰云作詩苦終愧織簾勤

湖上效嬉春體次南磵韻二首

經時未識西湖面況復勝侶招春遊行雲不礙梅花嶼新水初生蘭葉舟玉局風流那可見鐵崖故事誰當修山眉波眼故常在過卻嬉春也逗留孤山梅花嶼眎張望湖副使別業也今酒樓仍其名

今年好春半風雨綠勻紅溼動湖光聽歌緩緩懷遺俗屢舞僛僛怒老狂兩高峯頭人上冢三天竺國女焚香更話前朝夜游樂花上燭龍波底翔

同家人輩奉老母小飲桃花下作

園林雲霽曉風高扶掖童孫不覺勞百葉花宜娛白髮三升酒易典青袍上書久謝東方朔結網深憐北郭騷惟願年年小寒食綺霞圍醉坐週遭

杭郡庠掘地得蘇文忠公表忠觀碑宋刻二片

唐政不綱四海淆朱三作賊過於巢鬬雞牧馬盡黃屋羣雄並起爭咆哮錢王兩浙爲保障職貢世守橘柚包百年運去識真主自攜圖籍歸汴郊歐九思公幕下客何事作史相譏嘲竊觀私誌簸錢謗酬以尺喙非呶呶表忠賴有坡公筆文如月表楚漢交大書突兀扶屋極餘力入石蟠生蛟誰知楊璉築白塔塔材蒐索塡深坳淮南張氏又折毀新城摩雲防寇鈔是時四石僅存二有人寶惜埋東膠靈芝荒苑蠹祠宇伐山置棟谿且庳墨本重摹失遒勁匹如蹇足追蒲梢今碑爲明嘉靖中太守陳柯重刻忽驚故物仍出土園丁奔告鴉嶲拋學官弟子共太息苔痕橫臥鄰齋庖千金已免杜下辱野火幸無牧豎敲報功復古有位責移貯祠廡搴長筊豈弟君子神所勞春秋享祀和弦匏

三月五日小園偶成

三月五日新雨晴愛向閑園樹底行不知春水夜來長但見落花風外輕紫筍參差看作竹青梅磊落欲攙櫻道人坐閱韶光老嬾與塵中歲序爭

題東坡先生雪浪石盆銘拓本即用雪浪石詩韻

中山奇石猶雲屯蘇公筆陣書林尊回環屬讀有奇趣如月照壁難羅昏當年礮材久摧落雨淋日炙眠沙村偶然寓意在鄉士便如雪浪爭夔門九華明窗未能買一顰眉綠偕銷魂人閒貪著盡幻妄要須禪喜窮荄根不見宣和築艮岳峯巒萬態金塡痕汴圍日急取作礮世事變化安可論靖康圍城時取艮岳諸石爲礮見三朝北盟會編摩挲已似銅狄話拄杖誰窺玉女盆如公偉人不可見只有文字千年存

嶰谷以曲竹杖見贈

九節仙人杖鏗然脫贈奇曲能存直體瑩可刻新詩添得閑家具留爲老護持塵中不肯用台宕有

前期

夏日臥疾誠夫惠杏酪一器作此謝之

鵝王乳色白勝酥仙杏爲漿雅稱無寒食和餳傳
故事鼎娥候火費工夫口香三日驚猶在肺氣兼
旬覺頓蘇珍重攜來情不淺食經端爲起詩癯

六月十五夜納涼作

停待江城暑氣清鐘疎漏斷欲三更月明不見星
河影夢醒微聞梧竹聲爽處身疑作寒玉慵來心
未憶秋槳空簾小院無人到起看盆荷帶露傾

立秋日苦熱

閑居節序任推遷無奈炎歊尚有權鬢畔一年秋
又到望中六月雨空傳呼雩故事煩官長病渴心
情夢石泉幸甚發狂非束帶桐陰赤腳故蕭然

以香櫞送西林系以長句

不羨龍涎出嶠南香林作狀補毬含橘官淺俗難
同調桂子芳辛許共參絡斗帳中醒夕夢供橫幅
畔對朝嵐西風入手微黃處寫寄新詩海岳菴

送奕聞計偕北上兼簡令兄堇浦

北風吹雁度黃河南客偏教席帽馱都講才名吾
久識文場秀句子偏多聽雞曉牓開黃燭走馬春
關試杏羅棣蕚故人如問我山園近日自成科

歲暮二詠

典衣

青鏡流年始覺衰今年避債更無臺可知子敬家
中物新付長生庫裏來半爲閨人償藥券（時朱姬病甚危）
不愁老子乏詩材敝裘無恙還留在好待春温臘
底回

借書

歲闌百事不挂眼惟有借書聊自怡燈灺風宵親
勘處篝香霜曉手抄時里中今得小萬卷（東都事略朱昂篤學人目爲小萬卷謂趙子誠夫）貧甚我慚無一瓻舊史臨潰新
注就不知誰肯比松之（時注遼史成）

沈椒園侍御寄和移居詩用韻奉答四首

當年挹袂早春餘曾訪皐園水竹居竚聽歸鴻過
別館閑隨芳草繞通渠贈予朱老枕中祕卻返白
牛涇上廬（癸丑春晤椒園于杭以朱姓父珊瑚木難爲貺）從此浮蹤忽南
北恭聞尺一起樵漁

長安秋述欲華顛回首羣公盡列仙八月星河虛
賣卜三山風浪枉乘船修門又是攜書別東郭堪
容抱甕眠自向鉏瓜問消息不須籬落望飛錢

傳來佳句字攲斜詩室東陽儘意誇藥樹班行依
曉日茶廳滋味汎輕花幾人動色觀封事四韻搴
香壓作家應是本師查長老令嚴壁壘寂無譁（謂初白先生）

書題遼濶念相聞隔歲方酬子墨勳臥上下牀豪
氣在住東西屋古人云（謂令兄房仲）梅花溪月縈清夢
白鷺汀舟有故羣直待許身公事畢數椽漁舍與
君分（君有卜居西溪之意）

樊榭山房續集卷一

樊榭山房續集卷第二

錢唐 厲鶚 太鴻

詩乙

悼亡姬十二首 幷序 以下壬戌

姬人朱氏烏程人姿性明秀生十有七年矣雍正乙卯予薄游吳興竹溪沈徵士幼牧爲予作緣以中秋之夕舟迎於碧浪湖口同載而歸予取淨名居士女字之曰月上姬人鍼管之外喜近筆硯影搨書格略有楷法從予授唐人絕句二百餘首背誦皆上口頗識其意每當幽憂無俚命姬人緩聲循諷未嘗不如吹竹彈絲之悅耳也余素善病姬人事予甚謹辛酉初秋忽嬰危疾爲庸醫所誤沈緜半載至壬戌正月三日泊然而化年僅二十有四竟無子悲逝者之不作傷老境之無悰爰寫長謠以攄幽恨

無端風信到梅邊誰道蛾眉不復全雙槳來時人似玉一匳空去月如烟第三自比青溪妹最小相逢白石仙十二碧闌重倚徧那堪腸斷數華年

門外鷗波色染藍舊家曾記住城南客游落托思尋藕生小纏緜學養蠶失母可憐心耿耿背人初見髮鬖鬖而今好事成彈指猶賸蓮花插戴簪

悵悵無言臥小窗又經春雪撲寒釭定情顧兔秋三五破夢天雞淚一雙重問楊枝非昔伴漫歌桃葉不成腔妄緣了卻俱如幻居士前身合姓龐

東風重哭秀英君寂寞空房響不聞梵夾呼名翻滿字新詩和恨寫迴文虛將後夜籠鴛被留得前春蔟蝶帬猶是踏青湖畔路殯宮芳草對斜曛 姬人權厝西湖之南

病來倚枕坐秋宵聽徹江城漏點遙薄命已知因藥誤殘妝不惜帶愁描悶憑盲女彈詞話危托尼姑祝夢妖幾度氣絲先訣別淚痕兼雨灑芭蕉

一場短夢七年過往事分明觸緒多搦管自稱詩弟子散花相伴病維摩半屏涼影頹低髻幽徑春風曳薄羅今日書堂覓行跡不禁雙鬢爲伊皤

零落遺香委暗塵更參繡佛懺前因永安錢小空宜子續命絲長不繫人再世韋郎嗟已老重尋杜牧奈何春故家姊妹應腸斷齊向洲前泣白蘋

郎主年年耐薄游片帆望盡海西頭將歸預想迎門笑欲別俄成滿鏡愁消渴頻煩供茗椀怕寒重與理熏篝春來憔悴看如此一臥楓根尚憶不

何限傷心付阿灰人間天上兩難猜形非通替無由覩淚少方諸寄不來嫩萼忽聞拚猛雨春酥忍說化黃埃重三下九嬉游處無復蟾鉤印碧苔

除夕家筵已暗驚春醪誰分不同傾銜悲忍死留三日愛潔耽香了一生難忘年華柑尚剖曾過石火藥空擎祇餘陸展星星髮費盡愁霜染得成 姬人歿之前一夕索予擘溫柑尚食其半

約略流光事事同去年天氣落梅風思乘荻港扁舟返肯信妝樓一夕空吳語似來窗眼裏楚魂無定雨聲中此生只有蘭衾夢其奈春寒夢不通

舊隱南湖淥水旁穩雙棲處轉思量收燈門巷忺微雨汲井簾櫳泥早涼故扇也應塵漠漠遺鈿何

在月蒼蒼當時見慣驚鴻影纔隔重泉便渺茫

小園杏花一株去年頗盛今春月上亡後葉發而絶無一花因用舊韻志感

乍晴時節舊房櫳尋徧交枝曲逕中燕識簾空全不語花知人去故藏紅香銷夢斷真憐汝酒冷燈昏故惱公爲怕易開還易落休將怪事怨東風

清明日過朱姬湖上權厝

怕近城南路扁舟又暫停落花知別恨荒草酹幽靈往蹟六如偈纏哀百悔經瑤情兼玉色爲待拾遺銘陳子昂館陶郭公姬薛氏墓志銘云姬人幼有玉色發于穠華聞嬴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瑤情悅之

二哀詩

汪青渠

文酒極流連論交三十年毀家因任俠失意託嬋娟竟傍要離冢難歸范蠡船隻雞何日奠春樹隔吳烟

余葭白

淮海無雙士風流見未曾詩中語盤硬醉後興飛騰雪屋貧留客秋房晚類僧聞歸裹漢艇老病失心朋

雨夜舊房二首

夜半殘春雨空樓遠響哀因成合衣寢夢索寓錢來慼溺通人誚凄涼宿世該去年當此夕正把訴離杯

猶似昔離居夜雨空帷處淅淅不同聽沈沈隔何許柔鄉謝慧男退相驚天女茹恨待平明殘膏出飢鼠

午節貧甚癹甫冒雨以白金十兩假我賦此奉謝

風蒲烟篠翳茅堂著屐誰知水部郎三日雨來愁不絶一流銀外義偏長授經力養分華黍裹飯深情過子桑重比木瓜何以報但將輕薄笑人忙

題姜學在畫松爲鮑西岡運判作

萊陽姜仲子矯矯清節後獨持桑海身畫松只畫瘦矮紙氣屈蟠疎影漏虛寶勿矜千霄意乃爲般礴宥題字不滿幅筆勢若篆籀對之神魄驚慘澹見寒秀裝堂沒骨花遠笑荃熙陋

題西岡小簇園圖十二首在長興縣署

坐樾軒

密林古城隅退食風蕭瑟美蔭願有同崇情甯自逸

兼山磴

登山聞古言徐行則不困山上復有山拾級取諸艮

博山臺

林端出延檻四面皆雲山遙見夕陽逕茶人顧諸還

鑿坏洞

通明肖月窟只在垣一方清時非嘉遯吏隱何相羊

俊逸亭

秀徵詩品惜奇矯詩評許君家亭子楣只署杜陵

語鍾嶸云鮑明遠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敖陶孫云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

前度軒

閱人非傳舍觀我得安居依舊桃花笑春風未肯
疎

劉郎泊

軒標前度號泊用劉郎名倓水如有意重來淥更
生

宛宛亚

人語落空波游鯈自環繞彷佛石魚湖歷歷坐洲
島

萍牀舟名

小有江湖樂舟居如屋裏偃臥看萍星箇箇生九
子

停橈館

吹笛出菰蒲延緣思小住水北望花南自有留人
處

梯槎

浮槎半臥水春至葉青青倒浸明河影縱橫犯柳
星

木偶峯

水沈旖旎山十步懷芬馥試參枯木禪臭味亦自
足

曉行裏湖作

湖中妙清夏拂曉破林霏十里露荷影四山涼翠
圍籃輿度空轎白袷透風微過盡西村路初陽射
釣磯

過集慶寺弔閻妃冢

香門零落水松牌一種承恩事已乖猶勝鸞綃燕
地去蓮花國裏葬金釵

靈隱寺訪巨濤禪師次沈丈樗崖韻二首

不爽西山約雙勝此揭來高林行障日陰洞坐侵
苔地似蜂歌接禪參鷲子回千年翠微裏又涌幾
樓臺

漫學談天客同尋出世人茶瓜除熱惱水石見清
真憶舊翻如夢哦詩捷若神肩隨伐薪後可許悟
身因

尋呼猿洞

荒塗轉風榛奇勢出重巘秋漲磵善崩石剝去年
薜梧竹散涼陰不憚雙足繭何處問山公洞深草
誰翦

新菴

小院竹聲合僧雛進茗時壁間鐀子挂閑覓故人
詩泉脈通牀下竹聲清夜分予友馬四佩兮宿新菴句也

借秋閣

檻俯峯前堆藍曳烟山靈事古竹窗秋先一坐傾
晷重游判年旁行寫葉聖畫開蓮閣中有貝葉經一函明慈聖太后賜九蓮觀音像一軸

松靄山房

垂蘿絕壁明晝燈我來亭午無炎蒸上方佛面如
滿月平地松影疑層冰八分門牓百金直松靄二字扁朱竹垞太史八分書六時茶板諸天稱白公有語即吾語他
生願作此山僧

初秋有感

一室呼童淨掃除流塵深鎖半年餘屐綦聲已銷閑砌粉指痕猶印故書命似涼蟬偏易斷情如暮雨肯教疎驚心振觸傷心候正是茗姬秋病初

次前韻

閑情悲思總難除已是行年半百餘花上露傷黃子句石閑字感結之書風簾舊愛通頭爽月地今疑入夢疎腸斷曲闌行立處道妝不見厭禳初宋黃子思哭愛妾宜哥詩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見能改齋漫錄白香山詩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結之香山妾桃葉字也

食鰡魚

一尺銀鰡美東河亦水鄉躍時過暑雨肥處近秋光收得西施網調成介象虀吳船通酒市風味付廚娘

題姚敬直西塞山居圖

吳興多勝游謙之未排纘山謙之有吳興記城西西塞山地僻趣蕭散失笑經鉏翁標舉迷町疃倪文節公經鉏堂雜志以菱湖一帶遠山爲西塞誤羨君好家居青竹扉可款漁灣占宋錢叔謙別墅在湖州西門外地名張釣魚灣即張志和釣游處水亭三間名漁灣風月見韋居安梅磵詩話雙明遙睇外一碧春水緩參伍峯尖圓影出葭菼短至今白鷺飛桃花忽遮斷詰兄蓮莊圖我昔題句滿平遠與此同妙處欲兩祖元真淩波去事往年莫纂適意貴當前興發不容嬾雲山韶濩音非君和者罕會須共扁舟任世怪疎誕

答姚玉裁庚申秋日入黃鶴山見懷

十里秋松瀉暗泉參差游事又三年著書未遂名山志纔說幽栖一悵然

原作　姚世鈺

游記曾披畫不如筍輿香篆路迂徐與君同有幽栖志黃鶴山中好著書

秋曉入西山訪沈丈樗崖於靈隱同游冷泉亭觀水兼呈巨公

秋山雨後風凄凄山雲開合無端倪橫衝橋下亂泉發筍輿徑度尋幽蹊宣城老人腰腳健約我茶器相提攜此時巖樹交冷碧帝青寶網窺天低一亭靜觀水石怒聲聞證果醒塵迷倒流卷雪那可畫起誦三峽坡公題山僧小疾示止觀椶[車奚]不下安禪棲陰沈雨意又復作欲別未別愁霑泥安得仙人縮地術移取潺湲置我西牆西

和吳敦復題重得先人舊藏宋刻丁卯集後

今人號知書事簡效頗速揣摩盈尺編姓氏春官錄翩然扛天門高步嘲宿讀我友繡谷翁種學恥徼逐盡出橐中金萬卷購連屋述作資見聞校勘窮反覆同心有數子牽連乃到僕渠成亦秦利借寫誇眼福剪韭論深宵對榻就家塾每歎津逮難散亡思並蓄翁餓爲飛仙墓拱十年木有子能繼之衣食自節縮蒐羅及叢殘更續西齋目唐吳兢有西齋書目昨去長安游閱市淚滿匊詩題丁卯橋手澤喜重復紛紛紈綺兒膏粱果癡腹諒哉坡公言如倚几折足東坡詩世家不可恃如倚折足几插架本無多易炊只供

鬻淩雲當一笑知勿恨雌伏

中秋夜感舊

踈簾髣髴見明姿碧浪湖頭月出時正沉寥天無處覓最團圓夜似來遲鍾陵甲帳淪前謫魚嶺遺衫斷後期折得秋花香在手鬢雲猶記一枝垂

九月三日曉行西馬塍作

行過馬塍廟背湖西復西天清山色近曉冷葉聲齊秋水苕川似荒烟菌閣迷幽偏詩易得不盡古今題（南宋苕川宋伯仁寓居西馬塍有西塍稾元張伯雨有菌閣在西馬塍）

重過南湖有感

路近南湖已怕行舊游無處不傷情翫梅小院疑前夢聽雨閑房似隔生衰鬢照來秋水碧愁心敲破晚鐘清空王應念迷家子一縷天香即化城

書沈約宋書後

門外常停貴客車一生缾鉢托京華黑衣宰相人閒少著論翻教毀釋迦

寄題蔡效清竹寒沙碧山莊二首（在武康餘英溪上永安山之麓）

攜得琴書住翠微不關人事為無機禽聲似聽前溪曲雲影堪裁大布衣生壙預題當樂死浮家翻笑竟忘歸竹寒沙碧幽深處添種梅花雪四圍

清溪逸士地行仙抹月批風不記年愛選好峯撐屋角別穿流水入階前少霞字重新銘在東野居荒古井傳想見嘯臺高幾許待將詩句問青天

抱雲峯（幷序）

敬身得靈壁石高五寸許數小峯環峙其下中窪如鑿最高一峯上有白脉縈繞而達於背髣髴雲氣也叩之聲清越良久乃已予為名曰抱雲峯時敬身小疾初起又得宋高孝兩朝賜楊和王御札墨本所襯紙是至正間海運冊子皆希代之玩也好事而具鑒識往時里中前輩人無如敬身者敬身索予詩乃用元遺山賦武伯英雲巖詩韻以遺之

幽人病起學鍊顏江村寒寂鴉影還帝遺靈文傳十賚先以泗濱之硯山似聽松聲吹鑿厎森然卻立丁香鬼洞天一品未足奇劒倚千尋令公喜（米元章有洞天一品石）王女衣披巫峽雨胡桃文浹青泥髓客兒有句寫幽抱笑殺巴音歌下里片帆欲往搜湖嵌君今繞案浮烟嵐吳興風篁響清絕漫費琴絲竅碧巖（趙子昂以絲絃繫太湖石兩竅立之齋前風過有聲如琴名風篁石）我媿心魂未齋祓螺子應為賜湯沐故家好事譜空青無此玲瓏袖中物（五代李贊華有奇石一峯曰空青府）閉戶看山道自尊出岫已嬾如幽人雲根莫道慳膚寸望拜三峯禮七真

鮑貞女挽詩

地下仍歸妹人閒免嫁殤仙娥宗鮑靚奇節邁共姜置蓮因君舅勞心撫小郎休言嫠弱女生氣凜如霜

湖樓題壁

水落山寒處盈盈記踏春朱闌今已朽何況倚闌人

種蘆次趙谷林韻

詩人寄與屋三間移植蘆根爲破顏底用評花十戶賦偶然弄水一冬閑筍抽春味無過淡葉戰秋聲只守屛敧枕便成孤艇夢梢梢瑟瑟瞑忘還

菽乳和許初觀

巷南有髯許高情薄侯鯖袖出菽乳篇不異月旦評觀縷衆饌法語妙朱絲鏗吾聞古緯書豆爲靈殖精溲之塵垢淨礱之風雨幷囊壓粗滓去勺攪流膏澄炊若馬酒熟凝以鹵汁赬餘泔滿匽棄素質盈箱盛日中咄嗟辦用佐蔬筍烹淮南好道術方士趨虛名黃金不可鑄遺誤劉更生但傳服玉方千載猶施行（虞伯生豆腐三德贊云肘後服玉舊有方）瞿曇全其慈萊蕪益其清惜哉杜下相齒落無堅城當時未啜此致煩諸嫈嫇我老滋味薄杯案焉取羸才媿東家子無能發芳聲泚筆聊繼詠口福徒營營

題王麐徵羲橋村齋圖四首

攻文惟汲古羣笑不逢時屢罷三年舉翻爲一卷師書聲穿樹響人影過橋知瀟灑吾廬似斜陽入硯池

閉戶焚香坐深憑地主賢課餘看藕蕩飯飽步秧田里社碑能作村齋句必傳圖中小平遠風物憶斜川（蔡邕有庫上里社碑村齋遺事詩金人党懷英作也）

小學今多廢閑居世可逃蟲魚箋爾雅草木注離騷有暇談農事無人見緼袍相尋應不遠河水劣容刀

腹便君自得影質久相忘婉婉諸童子清清此草堂缸開問字酒牢臥東脩羊歲晚歸期近眉開色正黃

津門查蓮坡和予移居詩四首遠寄次韻奉酬

風烟迢遞兩鄉餘遠道何由接起居寄訊但憑雙鯉腹將詩好敵百車渠宵來半面通清夢海內詞人閒儆廬強比成都一區宅那知身擬老爲漁

神妙秋毫欲到顚水西莊畔有吟仙襟題柯古初編集琴訪成連賸刺船丁字沽分帆歷亂角飛城對草芊眠討春衝凍相思句傳唱江南直萬錢（君家水西莊有數帆臺攬翠軒枕谿廊諸勝衝凍每尋孤嶼寺討春時上暗門船來詩句也）

我住城東小徑斜知君也入昔游誇當時失把林中臂幻境如飄席上花變姓不隨齊范蠡舊人誰是魯朱家新來見說耽禪味手寫楞嚴浣俗譁

擾擾輪蹄已習聞達人自著百年勳飛觴坐上知無數拜爵田閑不復云驟雨新荷催度曲青天明月惜同羣爲君傾盡金壺汁他日蠻牋更待分

谷林和予菽乳詩令子誠夫亦繼作兩篇並示詞義兼妙用前韻爲答二首

通腸僅脫粟醒酒需佳鯖美惡舌三寸過此奚煩評儒生例說食金石侑鳴鏗屑豆與熬豆經術俱研精誰令爲此乳淋漉原泉幷戳肪白未喻挹漿甘而澄持餉衞霍室幾逢薄怒赬彭亨盜囊腹詎肯半菽盛天水賢父子句法妙煎烹朋牋遣伻遞澹泊如自名野夫久習嬾著論師養生榆瞑豆則重復恐妨游行愛茲玉液鍊毛骨資輕清經年抱愁疾寒影依江城調羹憶葱指零落傷閨嫇塵滿

舊屏障悼亡詩最羸往尋鍛磨齋夢覺香梵聲一洗綺語債淨饌先經營

有梁劉孝儀食愛貝溪鯖五侯與九伯七箸供閑評量腹節所受年可齊彭鏗奈何蜀黎祁不預膳品精仲殊禪林秀每令饞糖弁谷神濯垢膩胸似水月澄或點菘葉碧或糝薑芽赬當其入市初合伴銙籃盛此族偏燕朔不止誇南烹固宜儒者餐而獨以腐名雍雍魏三士踽踽魯兩生風味與之肖迂緩難偕行時乎遇寒凍乃抱冰稜清端居喜博物匡坐擁書城豆花號腐婢小圃垂嫣嫇豐年百穀遂瓦缶縮且羸流傳勝酥作唱和如同聲（陸放翁詩新壓黎祁輭勝酥）岐亭凜殺戒刀机無異營

意林更出新語和予菽乳詩伴黃梅花見遺仍疊前韻爲報

叩戶送詩急有如裹芳鯖一門萃三俊正用臞翁評叔也壓强韻灰裹撥陰鏗吾觀服食類以乳名最精石乳誇丑座侈與金釵弁茗乳潑南唐破睡心神澄若將菽乳比儉薄應羞赬不聞郊廟祀嘉粟先粢盛已熟豆子兩何減函牛烹漢寶實豪宗同出多異名（明洪武中慈溪時銘季熙夢墨蘽有寶腐傳）熏胥竟自薦酒國方全生或龔鴟夷號亦冒人銜行雖非他偪處終遜玉雪清君詩獨後勁偏師欲乘城嬈之蠟花枝佛妝綴燕嫇我亦怯穿縞敢恃突騎羸誰言譜蔬食卻似聞軍聲鼙花且啜菽二事堪兼營（宋陳達叟蔬食譜豆腐條淡煑蘸以五味爲啜菽）

冒寒肺疾復作偶誤食肉委頓數日意不如菽乳之佳也四疊前韻寄敬身高士索和

鄒平鍊珍廚惟數膾與鯖我輩酸寒句俗子休嘲評物小義斯大春麗兼鯨鏗食時持五觀無如菽乳精往苦徐家肺不飲疾亦弁得風輒呀呷晏坐妨幽澄燒豬偶汪御鼓頰如梨赬比日廢中湌藥盌琉璃盛何惜三錢握買取片玉烹似擇水中乳法味難强名淡成等良友美疢違傷生況復詩家景每工說曉行釜搖壁燈短店閑山月清異彼老餅師有眼唱渭城執爨霧中花力作助吳嫇因思售者勞勝貧匪期羸（力勝貧出論衡）而我晚失學久貧荒雞聲投箸起三歎媿此空屏營

十二月十五日雪中同敬身集谷林南華堂觀蜀廣政石經殘本宋廖瑩中世綵堂刻韓集作

園林蕭瑟雲模糊蚓角相與尋清娛南華堂前好水竹梅枝橫出爭盤紆六花高下舞岊岫似聽蟹爪行殘蘆頃之灑粉漸照坐駝裘烏帽主客俱分茶說餅解寒色天生一櫈重屏圖凋年似此頗不惡況觀寶刻開香廚孟蜀石經僅一卷張紹文筆嚴形模周南疑誤辨韜字（惄如調飢石本作韜卽古朝字）月令注釋亡哥奴（毛詩儀禮禮記俱校書郎張紹文書禮記用唐明皇刪定本以月令爲第一李林甫奉敕注見晁氏讀書志）秋壑翹材有首選特築世綵臨西湖雕鐫韓集稱善本紙墨精好久不渝降王狎客兩寂寞等爲亡國夫何殊流傳幸有經籍在千秋差免謚至愚武林城中十萬戶纖兒綺榻圍温爐

雪中那得二游合泠淡生活笑異趨詩成喚起鹿門子任徐今不居東吳

奉題雄門桑孝子文侯先生抱鐺圖先生名天顯

君不見陳遺鐺底焦飯母是飴何如桑孝子父病鐺底煑肉糜父病噎胃神乾燥食漸不得下肉糜滑甘何如羊脂入嗌易化久之疾革欲進羊脂亦不可得人命一何促難奪鬼伯手唯有抱鐺哭霜氣穿破屋風聲吼喬木鐺有耳不聞此悲哉抱鐺桑孝子

樊榭山房續集卷二

錢唐 厲鶚 太鴻

詩丙

新正試筆次許初觀韻二首（以下癸亥）

春來光景盡依然少壯心情可似前漸茁霜髭明
鏡裏自回青眼野鷗邊絃歌漫欲營三徑書卷猶
應悔十年留得梅花冰雪後南鄰北里任熏天

結習分明著意刪置身逋客定僧閑無方醫俗誠
堪恨遇事稱佳亦强顏鬱壘我纔勞紙墨醉鄉君
且小塵寰閑中檢校關心處除卻哦詩不復關

八日集施北亭齋中

一櫂河橋踐宿盟新年轉見舊交情詩過人日陰
猶在簾受東風雨易生魁陸橐村關節物卷波酒
令入春聲尊殘又送蘋洲別無數青山逐夜行（時敦復之湖州）

攜姪黼登吳山西爽閣望湖上霽雪

十日鴻雪天乍醒金鴉展翅光曨眕春寒留此幻
玉在急攜阿買行伶傳風扶兩腋上絕磴墮簷冰
柱來殊庭庭中萼綠華已破童子輟誦靈飛經西
偏爲我開小戶翻身跳入申徒缾全湖只在几席
下峯圍銀浪搖窗櫺頗黎盆盛新水滿中有璇館
浮如萍城陰練練鋪萬瓦蓋盡塵界濁且腥林梢
陽燄動未動太素境欲還始青眼前梨雲尚就夢
畫裏竹葉看揚舲恐教歸去洞天閉追摹懺悅忘
真形笑渠序白乏奇語詩成唱與羣仙聽

顧丈月田遺羅浮丹竈泥

尋真高步向羅浮曾向沖虛觀裏游九轉已成仙
歲月一九猶帶晉陽秋虹光幾度嵓頭現赤埴今
從掌上留學取方回封戶法也堪獨往謝凡儔

次韻顧丈首春臥病遣懷四首

無奈春寒勁折緜劇談全似破枯禪泥乾久積庭
陰雪日薄遲生水際烟臭味相憐同故疾心期取
次得佳眠扁舟雙屐須料理肯把風光讓少年

熏爐未忍別奇温誰識先生冷意存不用書蒙子
公力何曾裾撇季長門秦關跋馬峯形壯粵嶠褰
裳海若尊一笑枕中春夢醒衹如鴻爪了無痕

新年準擬暫開顏有約晴街散痹頑老境那能三
好具春光常是二旬慳（昔人言一春好天氣不過二十日）茶勳藥
福銷除病選佛期仙占斷閑拚卻窮陰過買夜尚
留梅月照屏山

覓句無妨一字貧蕭然硯北自由身眼空寓物非
留物齒冷逢人更閱人雨水已來芳草動麴塵漸
放柳絲春高車近見多傾覆不但長途畏獨輪

落梅二首用二宋落花韻

曲折疎籬亞字牆春風顛倒月荒涼吹來笛裏無
窮恨飛墜樓頭第一香漠漠烟中疑玉面鱗鱗苔
畔即黃腸綠陰青子差堪念不道空枝更可傷

老眼逢春益自傷花光寫貌最難忘隨風罷索巡
簷笑著地回思照水妝幾點鹿胎餘舊跡一痕獺
髓浣殘香參橫爲乞相思夢雲影依稀護石房

和沈房仲論印十二首

白玉摩挲衞青篆虞家題詠陸家收姓名偶爾存

天壤騎從何知是列侯陸友仁有方寸小玉印文曰衛青虞伯生詩云將軍騎從公主時豈意刻玉為文章

葫蘆宮井訪斜曛官印濃摹宣德軍閱過土花錢

又趙絕無屈曲少人聞康熙壬寅予同吳尺鳧趙功千丁敬身鳳凰山訪古過葫蘆井畔老嫗家出觀銅印一鈕縱廣二寸許小篆文曰宣德軍節度使之印云一淘井時所得欲買之堅不肯墨摹其跡以歸明年重過老嫗已亡印不知流落何地矣按周顯德六年從吳越王倣之請升湖州為宣德軍以王弟偡為節度使吾予行云凡摹印屈曲盤回唐始如此今觀此印殆不盡然也

兵象輕將漢印論誰言好古是雲門行閑別署軍

司馬狂草淋漓詑醉髡雲門張紳云天下皆用漢印于名字之閑陰文屬兵象大唐傳載云永州龍興寺乃吳軍司馬蒙之故宅懷素嘗浚井得軍司馬印每草書用此為誌

四㸚爭誇白石藏紛紛鍾鼎費評量好奇更有王

都尉卍字回環吐佛光姜堯章有白石生四㸚印王晉卿有小印文曰晉卿珍玩於卍字中回環刻之

珍祕永存虛語耳明昌七印繼宣和世閑名蹟俱

塵劫不見袁荆簿錄多唐王涯有永存珍祕印金章宗明昌七印一曰內府葫蘆印二曰羣玉珍祕三曰明昌珍玩四曰明昌御覽五曰御府寶繪六曰明昌中祕七曰明昌御府嚴分宜書畫被籍入內府穆宗時出以充武官世祿成國公朱希忠以會價得之後以餉江陵張敗又遭籍沒掌庫宦官盜出售之其入嚴氏時有袁州司籍官半印入張氏時有荆州司籍官半印

一自山農鐵畫工休和紅沫寄方銅從茲伐盡燈

明石僅了生涯百歲中王元章始用花乳石刻私印見鎦績霏雪錄處州燈明石可刻圖書印見郎瑛七修類槀

故瓦苔皴出未央曾傳金粟道人章時時韋帶穿

為佩真樂無如吾竹房顧阿瑛偶得未央宮故瓦頭朱伯盛為刻金粟道人印吾子行有竹素山房我最懶懷真樂飛丹霄數印印鼻小韋帶嘗在手弄之欲和其四角令有古意

閑關頌酒屬蛾眉七首夫人擅巧思不見雉臯雙

窈窕書中有女畫中詩宋奉華劉妃有閑關頌酒之齋印予嘗見明妓徐驚鴻書扇印文曰徐夫人皆以婦人用男子事徐更巧合又嘗見冒辟疆姬人金玥蔡含合筆畫紅梅玉茗小印文曰書中有女畫中有詩

追仿蟲魚枉用猜底須獵碣辨纖埃祇宜規矩斯

冰體好為偏旁正誤來

何震密疎能結構文彭精巧更紆餘許初徐霖歸文休李流芳風流在善詎應推孫太初太白山人孫太初印多自制時有方唯一者眇一目而善詭孫為制一印唯一每書輒用之李獻吉一戲題其上曰方唯一目印制甚曲信是盲人罔覺其俗唯知而亟毀之印制乃朱文三字相連而橫界其中一寓目字也見徐元懋古今印史

貴主當年重品題刼灰須洞賸懸黎縞臣死後頁

工歌切玉何人更似泥予友趙歛谷曾得明樂安長公主小玉印篆刻極精予為作歌周櫟園侍郎云自江縞臣死無復能刻玉者矣

絕藝吾鄉豈識真布衣前數顧山臣城南詩老推

能事肯刻龜螭與貴人謂丁敬身

同許初觀游城北興福寺寺為宋薛左丞昂捨花圃地建

新晴無伴與經行元度能消世外情鄰叟誰知左

丞圃野僧不避太師名疎疎綠竹穿空地澹澹青

山見隔城漫道賢愚同是夢黨碑千佛至今榮朱弁曲洧舊聞云國子監無名氏題元祐黨籍碑曰千佛名經

三月三日同許初觀訪魯秋塍山長於敷

文書院即事有作二首

萬松難覓昔人栽勝地天教講席開嶺上白雲閑

不出湖中空翠遠還來先生正值成春服都養猶

能治酒杯醉向層巔問蘭渚越山如髮隔江隈

長風不斷送雄談上巳毋忘此盍簪詩國芳情花作骨儒門淡味水回甘曲江名噪同秋賦禹穴書奇約晚探乘興重來寒食近十分香絢看晴嵐

同少穆竹田敦復南漪飲吳山酒樓時桃始花薄暮汎月歸諸君送予至西橋别去

青山繞郭宛游龍對酒烟光分外濃春入花枝燒客眼望窮雲海盪吾胸懷人袖有三年字倚健身辭九節筇歸艇市橋穿月影一時笑語最從容（時聞西顯將南歸）

徐丈紫山沒三年矣聞湖上故居名黄雪山房者已拆賣於人雪樵有詩弔之予亦次韻

逸氣淩霄一劒飛眼中人物似翁稀百年無地悲華屋萬古空山隕少微春雨如聞吟屐響夕陽不見釣船歸門前鴨腳青青在爲訪遺蹤淚滿衣

題沈石田蹇驢覓雪圖

兩崖對矗寒空峭霽色雲端迥相照瀑冰挂折板橋低千丈玉龍尾不掉山腰居人下無路狐凡兔迒迷窅篠疎林攲倒深磵埋獨凭危闌展孤眺長耳衝風前爲誰袖裏鞭梢若垂釣後者據鞍自呵手涕凍鼻中强爲笑乾坤清氣入詩脾口不能言領其妙君不見歐後鄭五作相時心腸冷落無人知風雪灞橋驢子上何如二十四考居台司又不見黄山先生句得髓圭璧絮鹽艮可已詩名世號趙蹇驢何如頭鵝獻罷吟春水昔年眯眼輭塵紅鑿冰不到河伯宮寒風密雪郭熙畫張之秋暑銷爞爞（丙辰秋日在長安觀郭熙寒風密雪圖於徐亮直太史席上）此圖物色將毋同眼明今見石田翁安得人閑五六月移置覓雪圖當中我當爲文策拜盧山公

寒食同少穆初觀城南看花用東坡上巳日攜酒出游韻

熟食例多潑火雨江吐微雲徧村塢三點五點欲霑衣見慣山童不我侮雨收沙路輭且平斜上層岡勢交午林中百舌哢春聲似與游人相爾汝遺民那記白雁來近岫猶看青鳳舞東風吹返美人魂楊妹劉妃心獨苦叢叢幻出淡燕支似倚牆頭懷故主微聞流水響佩環邀取新蟾鬬眉嫵意行復入古梵宮礎斷方花臥黄土西番佛塔滅遺蹤廢井桔槔灌蔬圃黑龍飲器閟金陵真帖蘭亭迷處所木波不見老講師畫壁烟銷執爐女一十六年追昔游存歿關心首爲俯吳（尺鳧）袁（舒雯）沈（欒城）子已泉下泉下傷春寂無語杭子（大宗）上書方待罪丁（敬身）趙（功千意林）棲遲掩衡宇荒祠依舊祈蠶宮漠漠輕陰咽簫鼓重來白髮映花紅只有尊前周與許平生不數蔡克兒送抱推襟兩無阻憑君妙句發天慳歲既晏兮孰華予

次韻顧丈月田以羅浮竹葉符見贈

我生探奇心未暇歷幽窈側聞羅與浮合離冠海嶠劉仙有古壇解種不秋草（金人馬天來賦竹句云人天解種不秋草）亭亭挺明玕主人後天老夜吸沆瀣杯揮毫向翠葆淋漓太平符糾繆龍蛇繞至今留靈蹤葉葉出意表蟲鏤弁蝸篆屈曲疊微眇可遇不可求詎屑

釵頭裊閑居窮山經類不遺細小晚逢丈人厚詩
格倍精好先以丹竈泥圓如芡堪齩次第贈數翻
片碧覷天巧書癡笑識字學媿蟫魚飽何況雲雷
文多怪緣見少更聞玉局翁灑墨亭山曉竹間葉
點斑感物豈異道安得手摘之與此爲二寶（東坡過瑞昌亭子山題字石壁點墨竹葉上至今環山之竹葉上皆有墨點出僧道璨柳塘外集）願尋
絳囊佩同試鹿盧蹻虎豹跡俱潛鴻蒙首初掉翺
翔雙髻峯名嶽恣搜討問年將書亥禁飲休犯卯
齋心訪隱訣一御籜龍矯再乞安期蒲坐令白髮
掃

原作　仁和顧之珽（搢玉）

羅浮耀南離巖嶍深且窈玉乳與金膏隱現半
霞嶠陽崖產肉芝陰澗生朱草遇之一採茹換
骨能不老所嗟塵世人入目等蓬葆常聞十三
峯籠葱萬竿繞圍徑二十尺其長矗雲表作箟
環無端節目窮要眇葉大如芭蕉風來綠裊裊
更有劉仙壇符竹卻瑣小高衹數尺強單複各
佼好一葉兩葉中篆籀若蟲齩枯腴自區別紋
畫甚儇巧余昔展衰步探歷未曾飽今以轉贈
君博物理難曉云可辟不祥符籙有至道稚川
載登涉引據按靈寶（抱朴子登涉符引靈寶經以保日義日爲吉）入
山宜佩之舉足任蹻蹻精鬼俱遁藏虎狼皆震
掉留侯五嶽游幽奇遂徧討毋須擇天禽（書符以天禽日宜入山）不待覓剛卯諾皐及太陰祕祝多僞矯
惟有攜此符諸術盡可掃

清明後一日魯秋塍招同顧丈月田許初

觀看花山中分韻

城南約在許再攀風磴直上礬頭山故人喜作此
山主看花不用開門欑緣披蜿蜒得細路長紅小
白爭妖嫺玉壺臺邊富奇石一花一石相回環花
梢湖影展曉鏡諸峯浮渲梳新鬟風光如此可不
飲酒脯更破先生慳興酣花下或成夢夢作胡蝶
飛翩翾我輩幸無世網縛豪氣豈受名流譏笑看
修竹有彈事合羡野鷺多清閑芳時晴景古難得
處處拜埽呈膏鬟只愁明日風雨驟碧翁善幻如
黎軒吳儚孌就字草草醉語請君方便删

次日顧丈載酒邀同少穆初觀就飲秋塍
於山中同用昌黎山石韻

宿雲嵒際光熹微昨日花好今日飛初飛幾片花
尚好莫待綠葉枝頭肥人云虎頭最癡絕迎繁送
謝世所稀挈壺攜榼到故處愛花汲汲忘朝飢空
山寂寞二百載但有弦誦闢林扉天賒勝事在今
日紅藂素萼吹霏霏狂歌豪句裂崖石轟飲一解
酸寒圍酒痕未洗此又涴莫惜白苧裁春衣長恨
古人不見我六龍羲御無停機請君試聽陌上曲
斜陽自逐香車歸

西顥自都下歸里數日卽有閩中之行詩
以送之

一尊三載得相同過嶺輕裝趁曉風舊雨能來今
雨外歸程弁在客程中舉氈書好才稱捷橫槊詩
成氣自雄（時客將軍幕府）春盡到逢丹荔熟平安先報海
天東

題周少穆所藏馬和之小景二首 畫上有楊妹子題云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罷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東坡黃州作也

六飛當日駐錢唐曾畫毛詩馬侍郎五百年來遺墨盡秋林曳杖見吳裝

便娟小楷媚多姿似見楊家弄筆時南渡已無文字禁宮闈也愛寫蘇詩

諸公詩來兼詠山石予詩似有未盡再用前韻賦一首

畫水最數孫知微崩灘駭浪勢欲飛畫石最數畢京兆深坳淺凸瘦不肥誰知石亦有水勢萬松嶺上見者稀突如灩澦數閉屋險如盤渦掉蛟飢軒然大波逼簷際諦視始覺居巖扉山中之人以爲玩飽此朝暉與夕霏今辰分取更供客青鞵同闖書城圍看花酌酒枕石臥白雲冉冉生我衣山空晝寂衆禽響嘲客徒步無金鞿金鞿不若徒步穩醉踏花影敧斜歸

穀雨前一日同顧丈月田周少穆金壽門丁敬身施竹田吳敦復張南漪泛湖二首

落花片片點衣斑湖上佳游尚未閑人影不離春水舫詩愁都在夕陽山漁莊欵乃烹蓴去僧院留連試茗還爲謝垂楊如舊識白頭慣見舞弓彎

年時春思盡銷沈老去湖山興不禁擬拜東風侯萬戶誰遮西日價千金梨花酒熟江城晚杏子衫輕水寺深容易隄邊各分背數峯平遠又成陰

同作　錢唐吳城敦復

三分春色漸成空猶有殘花爛漫紅病酒不嫌新戶減看山更喜舊游同雨前槐火催煎茗扇底香塵暗度風如此晴湖應見慣尊前大半白頭翁

同壽門敬身登寶石山天然圖畫閣予不游此已十四年矣用前韻題壁

山樓孤絕少人登妙友同凭記昔曾林氣暖時濛似雨湖光空裏淡于僧畫尋白石無殘墨 沈啓南曾寓此 榜賸樗寮有瘦藤 湖山勝槩扁張即之書 十四年來筋力減峯頭直上笑猶能

桑弢甫水部買得元人百家詩後有小牋黏陳氏坤維詩蓋故家才婦以貧鬻書者惜不知其里居顛末爾讀之有感次韻一首并徵好事者和焉

姓字深閨豈易知偶傳紙尾賣書詩難追寫韻仙家事應共牽蘿絕代悲彤管更添高士傳墨卿別注有情癡迴腸似共縑緗往惆悵令人展卷時

原作　陳坤維

典及琴書事可知又從案上檢元詩先人手澤飄零盡世族生涯落魄悲此去雞林求易得他年鄴架借應癡亦知長別無由見珍重寒閨伴我時 丁巳又九月九日廚下乏米手檢元人百家詩付賣以供饘粥之費手不忍釋因賦一律滕之陳氏坤維題

訊筠谷足疾

杜門計好合逡巡謝遣庸醫病未真宗少文爲臥游客白居士作坐禪人 香山詩足輭妨行便坐禪 枕邊書卷敧

翻午樓上花枝遠望春猶有不妨談笑處祝君將護長年身

足疾臥牀已閱一春穀雨日蒙樊榭枉存弅慰以佳什次韻率和　錢唐鄭江璣尺

無復澆愁酒數巡科頭偃臥任天真讀書未必窺全豹閱世誰憐號半人重惜鶯花三月暮空辜平遠一樓春勸君努力追懽賞領略風光現在身

廣陵同人招集花畦看芍藥四首

三三徑在豔香中窗戶玲瓏一水通尚有江南寒意思留人四月賞芳叢

又是揚州櫻筍時三年前事費尋思重來也擬修花譜不道劉郎鬢有絲

分畦結屋祀花姑金翦甘泉雅稱無爲向惜花人說道曉來風露不禁扶

風吹笑語隔簾波畫舫輕移此處過我與王郎同是客玉杯情重主人多（載揚）

漢銅雁足鐙歌爲半槎賦　槃下銘云竟甯元年護爲內者造銅雁足鐙重四斤十二兩護武嗇夫霸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臬護工衣史不禁首山宮內者第廿五受內者

蒲阪首山青逶迤黃帝鼎成龍胡垂戰且學仙事絕奇茂陵劉郎始祝釐流傳奕葉敦書詩猶崇祀典敞雲楣姸蛾無姅夕侍祠金釭如虹摻手攜望靈之來月出時神光下屬風披帷翩然而逝不可期勞心悄兮煎蚖脂陰精沙麓祚始衰效祥安得齋房芝後代蛤彩瑩瓊肌不照綠綈方底兒此鐙

行第人見之細數瑤瑟彈冰絲銘字儼如沙畫錐內者嗇夫掾丞令年是竟甯嗟已竟制器尙象古示儆隨陽有序亦天性銅花涵碧秋水淨雅勝羊頭與鳳柄夜涼可親宜放鄭千年觚史寄閑評君家自發短檠詠

五月二日集小玲瓏山館觀李遵道古木幽篁圖　款云至治癸亥十一月廿有五日劃丘李士行遵道製

溽暑集林亭軒窗喜塏爽黯慘尺幅中風枝互偃仰此君近醉日晚筍穿幽壤因依青銅柯挺挺絕無黨要之氣味同詎作榮枯想薊丘名家子畫法不可兩筆傳金錯刀格肖珊瑚網盤根積溜痕密葉分泉響題字正癸亥事與年籥往駛雨送微涼偏宜今日賞

同人攜茗集張漁川齋中試惠山泉用涪翁韻

吳客遠來好風俱扁舟載泉兼載書梅龍貪睡鞭不起分得數斗罏塘珠鬬茗須鬬芳而腴羣賢列坐鐺腳如嗟予微疾不能飲湖目但思蓮子湖　予病戒茗煎以蓮子代之

同作　臨潼張四科漁川

平泉飲水置驛俱好事應得牽聯書瓦罌遺我作茗會旗槍鬬試湯翻珠舌本小啜甘露腴米老稱兄我亦如當前一任傖父誚渴吻直欲無江湖

漢銅龍虎鹿盧鐙歌爲敬身作　銘四字曰宜子孫吉

今年曾詠雁足鐙新詩傳唱滿廣陵歸來江上訪

高士又見一鐙奇可稱鐙似舟形本無足亦非錠
中堪置燭呂靜韻集無足曰鐙有足曰錠餘皴云錠中置燭謂之鐙偃則爲蓋
仰爲盂盂迺有味中有軸鹿盧一轉一惆悵心在
兩京千載上焚蘭照影復何人可憐漆炬迎幽壙
盂底鏤文出㞋手青瑚素威分左右後漢書張衡傳左青瑚以揵芝右素威以司鉦注青龍白虎也銘銜三字宜子孫子孫今日知
誰某廬江李氏昔得一獨少羲文片辭吉江淹漫
歎庶人鐙充庭豔帳何堪述與君莫師無眼禪頂
禮白石蓮花前燈傳無盡詩無盡試與佳兒誦此
篇

曲陽孫晴崖明府寄唐北嶽廟李克用題
名碑拓本

咸通以後唐運徂黃家日月誇休符狂童犯順據
帝座天子下殿奔成都淮南節度靜如死滎陽相
國憒不蘇易定將軍哭隨駕號召大帥行天誅雁
門九郎勇蓋代義兒奮迅生馬駒望春宮前蹴踏
處沙飛瓦震相吞屠都都統論功第一收城建義
應無殊翠華自此亟返正王公封賞懸非誣英雄
不殞上源驛力爲姻舊親援枹膽落幽鎮兩兇豎
講和解甲歸飛狐猶恨汴讎未遽滅矯首東望鬱
以紆是時道出安天廟同申祈報憑靈巫誰知光
嶽已分裂惟有正直神所揄銀鉤鐵畫朧西字多
年風雨龜埋趺我友牽絲政優暇命工構屋看重
扶一番拓寄正炎夏凜凜勁氣生眉須

秋齋夜宿

新秋未徂暑夜氣先侵簟空館心悄然求夢翻成
魘醒聞竹聲喧播蕩仍掩斂衹有故時簾因風時
一颭

次韻敦復秋夜有懷董浦

秋夜懷人百不宜憐君去國意遲遲上書北闕身
無補祖道東門鬢有絲鶴睡已知更幾轉蛩吟漸
覺歲將移歸來仍是南村伴酒醆燈明共賦詩

題友人讀書圖

人言明山賓讀書何堪官君胡讀不輟豈樂在考
槃不見當路子百年但笑端臧穀等亡羊我自惜
跳丸仲任苦閱市令狐常借看況此籤帙富津逮
知非難是身椰子大萬卷何處安憎人異郗公中
有渤澥寬

秋夜不寐

蕭然敧枕有餘清疑是千林訴不平一室青燈和
月暗滿空涼雨挾潮鳴心依故處偏多感秋入衰
年最易驚只恐明朝攬圓鏡白鬚新見兩三莖

七月五日滿月精舍同汪旭瞻坐雨用東
坡韻二首

人生達鄉閭膠擾徇所務念子歛浦來寂寞早秋
度相從問字餘香飯青蔬煑坐聽窗前竹雨腳喧
萬縷風驅雲行西一席天影露起視盎底龍四野
待傾注

雜樹響城隅蔓草泫城上此閑夜色幽想見佛燈
亮既霽行歸休野水有微漲緬昔白駒張畚築事
一餉杭城爲張士信重築東城拓地三里至今曠如郊外閱人甯足計望古
吾何愴長歌敵秋氣放士老更放

西林過滿月精舍

不見幽人久香林興獨乘學多先識字年長欲依僧竹影埽空壁蟲聲棲壞塍秋蟾圓幾夕靈鷲約同登

齒痛

齒剛每先折古語㠯非虛病因從口入致此溯厥初吾生歷荼苦嗜甘迺其疏見飴若養老得密如瘞除遂令齱齵內有妖爲安居蠹似蛀蚛石動比飢⿰食臬車秋來忽作楚呻吟廢翻書五十又過二早衰惜居諸世味已飽諳長此安齟齬但憂卽漸墮齳然無復餘少留了殘齏丹朱許我歟（龍魚河圖云齒神名丹朱）

雨中金燈花

盡日淒涼雨叢花照素秋碧藥看最瘦紅豔欲俱流有淚長門夜無人小院幽更憐湖畔路翠燭冷颼飀

秋曉同旭瞻湧金門外渡湖至金沙港

山游屢有期人事每牽絏昨因林僧約蓴食興始決適茲積雨餘天水共澄澈宿雲脫諸峯秋鏡眉影列我舟戳其中秀色飽攬擷俯窺魚乘空樂意兩無別環洲渺荷芰樓臺互明滅去去最宜人涼蛬鳴不輟

行春橋道中

石橋橫澗曉登登臨水時逢洗鉢僧踏破秋光入松影不辭路滑訪南能

游靈隱寺巨公飯予於面壁軒

去年秋雨聲蕭颯面壁軒中寄禪榻曉起推窗失四山白雲正滃神尼墖今年秋霽風灑然钁頭重舉舊因緣隨時喫飯看山坐不是諸方五味禪

巨公重建春淙亭於清繞橋詩以落之

高僧能復古結構樹陰閒倚檻宜聽水登橋好看山魚隨落花出龍帶晚雲還只在斯亭下來春膹占閑

下天竺寺後尋三生石

秋滿空山草樹平澤公遺跡此經行風篁解笑有真意蒼石能言非俗情浮世無端傷往事故人何處話三生衰回欲問林閒笛桂子峯頭待月明

書柘湖張龍威長短句後二首

蹤跡江湖燕尾船一回相見一流連新詞合付兜娘唱可惜紅牙久寂然

樂笑翁今不可回補題五闋屬清才薛家鏡子塵昏後悽絕何人喚夜來（龍威有和予續樂府補題五闋其天香賦薛鏡云粉潔休磨塵輕不染識取夜來名字深有感於予懷也）

堇浦歸里同諸君過報國禪院池上分得時字

故人罷官歸水月同襟期秋聲了不聞如僧退院時坐石鳥下樹叩檻魚出池夕陽沒荒城歸去無人知

夕次石門

望望石門縣秋烟路欲迷村深忘遠近月出辨東西桑影過橋密蟲聲傍水低吾衰怯風露敢後暝鴉棲

過嘉興

不到禾興郡於今又八年尖頭學繡塔平底載花船波冷鴨羣語風高鷺獨拳只除鬚鬢改何處不依然

曉登虎丘別戴綸長

風吹青桂枝石徑何蜎蜎言登千人坐放眼閱清曉片月尙樓角初陽已塔杪香殿上盤旋飛梁俯幽窅兩崖裂秋碧槭劍天影了直臥古樹深倒聽墜葉小地勝忘羇游心清絕魔嬈故人此爲別益我迴腸繞遙知陟層巔雲帆在縹緲

晚過梁溪有感

九龍之山山九峯峯峯晚秀凝雲松我見青山輒心喜青山見我如爲容廿年來往梁溪道可憐不見青山老繭紙題詩此際同竹爐煮茗當時好三面看山暝色催舊游零落使人哀（昔年惠山主人汪上舍青渠王吏部薏林俱已物故）依稀第二泉邊路半在蒼烟落葉堆

嶰谷以棲霞僧所送木瓜見贈

昨日繖山山有信秋黃新摘滿林烟氣含酸味偏宜客形借癯名合近禪一種苞苴足幽事十分熏習伴無眠裁詩爲憶明居士更擬抽帆上寺前

九日半槎招集行菴以仇英畫淵明像爲供分得歸字

天公惜重九昨雨今朝暉出郭有成約小築傍禪扉蘭闍一彈指密林翠四圍刁調無罷風將作焜黃飛撫時共清歡几榻含幽微慨然想陶公妙畫猶依稀如詩枯而腴相者空舉肥采菊薦一卮願爲公白衣俯仰千載下人事多經徽此中有真意非公誰與歸

同授衣廉風游建隆寺用沈傅師游道林嶽麓寺韻（在揚州城北宋太祖征李重進駐蹕於此敕建爲寺）

淮南訪古難盡論出郭坦迆馬可奔忽聞寺擅大宋號一林黃葉開祇園當時李氏此重鎮雕青天子宅相尊病龍上升帝命改戰功猶憶超何樊（樊愛能何徽）比肩事主趙檢點肯爲泥首延朝昏親征致煩黃屋駕禪枝更閱七萃屯殘碑臥地字暗摸顇垣掘斷無三門山僧去後佛火滅餘憤夜照荒燐痕歐史不書韓瞠眼議論誰復能歸根圭齋別立三臣傳大快人意釃滿樽房陵半仗瞥眼見陳橋一詔隨風翻圓通寮中祖背字重圍何術能騰軒（贊甯續傳載云開寶末江州圓通寺日過寮中有客僧將寂滅袒背以示其徒有雕青李重進三字）莫言幻境等空寂綱常足以扶黎元

樊榭山房續集卷三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續集卷第四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丁

同方西疇閔玉井陸渟川自紗帽洲江行至青山作

萬頃琉璃一色鋪天教晴意上殘蘆乾坤雙眼人將老風景千年世不殊建業水從全楚下佛貍祠近暮山孤明朝期我蕭齋寺還有金焦腳力無(予於庚戌晚秋游京口三山已十四年矣)

泊龍潭聯句

渡江已一舍(鶚)入港逢三叉樹隱塔突兀(玉井閔華)帆轉山谿紆鷺影過秋水(鶚)雞聲隔蘆花斜陽半峯色(華)小泊依人家(鶚)

宿攝山渡

沿流望纖山亭亭行艫首疎雲羃其巔零落古渡口清月出復翳風燈照衰柳平生江乘夢三歎未曾有人語潮生時雞鳴霜落否輾轉候天明披烟偕勝耦

游攝山棲霞寺留止三宿得詩三首

諸峯圍圓天青蒼不容罅廣塗入香門正殿儼雲架有懷明徵君高躅久代謝山靈收積雨松風本無價東嶺鳥道通一一嵌精舍澗泉杖底鳴苔龕石面亞遐哉齊帝子佛事壯堪詑維時秋冬交黃葉滿衣下似曾識前生肯負雙不借

初為棲霞宿孤月似留客裴回出東峯已覺林際白共坐疎松陰滿地橫畫格山深風早寒諸天去咫尺倚杖聞微鐘瘦影寫巖石默數清境最迥與下界隔長嘯猨鳥驚今夕是何夕

朝光蔽深竹陰生西谷西細路僅一線旁有百尺谿岌岌石相倚其色蒼而黳歲晏水脈斷不見下飲霓高巖蘚蝕字漫滅二徐題誰為嘅名者更鑿青雲梯取道中峯半俯視衆岫低峯腋松雨來江光忽淒迷詎敢惜霑溼明晦態不齊策勛木上座絕險相提攜

攝山雜詠十二首

明徵君碑(唐高宗御撰相王府侍書高正臣奉敕書)

居士八辭徵異代動帝王侍書筆有神磊落載天章商略拓翠墨用實歸時裝

舍利塔

隋文遺浮圖石函瘞雲嶠下鐫佛涅槃繪事顧陸肖奈何完顏軍缺落付劫燒

品外泉

引杖試靈源暗筧通積霤仰出石蓮花珍池似阿耨我來為品題清寒不可潄

千佛嶺

偃松列如幢層累得殊勝二分趾外垂傴僂上危磴初日照金容高下眩難定

翠微菴

霜風放巖晴墮葉雨無極隔籬禮磬聲不改翠微色揖客登僧樓轉覺嵐陰逼

中峯澗

蔓壑一枝水遠自中峯吐隔竹鳴佩環絕憶柳州

語僧房靜夜聞月來風起處

試茶亭

言尋白乳泉臯盧未攜至不見試茶亭空留試茶字猶勝徐十郎山前設茶肆

般若臺

精廬黃葉中閑以修筠裹般若本非臺蒲團銷七箇乞我佛前燈中宵吉祥臥

天開巖

絕徑上巉巖劖削無堅頑一橙橫爲下南宗著色山高空指飛鳥遠自蔣陵還

白鹿泉（泉上有明李言恭篆書三字）

澄泓浸山腹天影露半珪傳聞初開日雪色飲伊尼誰知臨淮侯興與桑苧齊

靳尙祠

楚臣佩蕙施林表曾現形自受度師戒不食江魚腥我非離憂客坦步半山亭

白雲菴

林深老屋斜日落山風大一僧拾橡歸延客聽虛籟爲憶曾游人迢迢白雲外（謂嶰谷半查兩君）

留別棲霞寺久林禪師

幽尋不惜路岐遙泠淡家風久寂寥洞上禪燈今再續山中浴鼓早相招髮分艾色知同歲手指松根話六朝別後茫茫隔烟水寄書何處附歸樵（師與予同壬申生）

次韻樊榭居士山中留別　釋界清（久林）

白雲紅葉隔城遙日掩禪關臥寂寥苔逕偶因高士埽幽人不待野僧招欣登峻嶺參千佛笑看蒼松問六朝此去金陵多勝蹟新詩惠我寄山樵

自棲霞至金陵道中有梁始興王憺安成王秀吳平忠侯景墓石麒麟墓碑猶存蔣王廟在鍾山之麓太平門外城下卽後湖也得四絕句

巢鳥送客又飛還霜樹參差古路閒偷得定林詩裏景蹇驢滿意看鍾山

梁朝遺跡未銷磨運去王侯可若何突兀田閒牛礪角閱人誰似石麟多

蹔憩吟鞍拜蔣王雲旗髣髴護重岡不教廟額仍稱帝豈爲流聞望子香

薄日殘雲黯欲晡避人漁艇占枯蒲城根斷續明流水不閒心知是後湖

登清涼寺（寺爲李後主避暑宮）

石城山上寺云是李王宮路折三休至江橫萬里通吳帆如鳥白楚樹入雲紅竟日同吟眺秋衣不耐風

秦淮懷古四首

佳麗江山入暮秋秦淮從古擅風流殘陽半隔烏衣巷綠水斜通白鷺洲事去興平空拜爵天亡歸命不成侯當年大有傷時語一曲清歌在漏舟

回首中原接戰塵但誇天塹渡無因阿誰肯墮新亭淚有客猶尋舊院春會冠蓮臺王學士名喧桃葉顧夫人蛾眉前後皆奇絕莫怪羣公欠致身

南都近事鬭姸華北里妝成勝若耶妙妓新聓吟蛺蝶君王特敕問蝦蟆匆匆時節爭鉤黨草草兵戈散內家羸得渡頭殘柳在瘦腰無力倚風斜女牆東畔足流連只少劉郎好句傳長板橋空餘舊月回光寺古膹寒烟荒畦盡種瓢兒菜樂府新停燕子箋閒道樵童閑換酒井中淘得墜金鈿

宿長干寺僧房

閑房晏坐處幽絕到何曾小歇因耽靜清談嬾對僧香焚石上月搶禮樹閒燈此地秋堪餞吟成秋卷棱

歸舟江行望燕子磯作

石勢渾如掠水飛漁罾絕壁挂清暉俯江亭上何人坐看我扁舟望翠微

洪熙古刺水歌同全謝山作（銅罐上刻云洪熙元年熬造古刺水一罐淨重八兩罐重三觔）

哀牢九隆漢所開唐代六詔爭喧豗玉斧畫河段氏立阿襤殉節梁王摧濠梁真人設郡縣炎徼西南俱革面分司古刺始羈縻（永樂四年大古刺土酋潑地那涙入貢立宣慰司又立小古刺長官司）貢琛莽怕旋來見（洪熙元年底馬撒宣慰司署古刺司妹壻跌倒莽怕入貢）取寶船回恤遠夷萬方輻輳仁宗時此香不滅芬陀味此水應超蘇合池甲煎百和花盈缶六一泥封篝火後斑衣染麝鑢耳酉珠絡挈緋馬郎婦熬成細字鐫青銅進入春風生六宮一灑羅衣長不滅氤氳願與君恩終可憐債帥如香尉購得朱門媚權貴分宜遺臭塞兩儀當時壓倒龍涎氣（籍沒嚴氏有洪熙宣德古刺水十三罐）枕頂餘芳世廟修御衣小灶純皇留南都譜記春橋顧勛戚方傳恭順侯華胥舊事無人識流落江南歼江北金仙鉛淚一函中夢破香銷彈不得

浮山禹廟觀山海經塑像三十韻

淮海皆平壤隆然片石支中央居混沌明德鎮阽危不共羅山合還同息壤遺媼神唐日觀江水漢家祠永永尊文命湯湯罷怨咨黴形猶帶瘦高棟反如卑柏翳承虛寢狂章侍玉堳風雲生怳惚土木出恢奇憶昔鴻荒遠寧安婦子熙神姦渾不辨人獸互相欺枯步窮乾奧方祇駭地維蛇操何蚴蟉鼇抃更躨跜林出刑天舞巖藏貳負尸應龍飛有翼精衛溺堪悲博物推中壘傳芭望少姨兒坪終古詫毋石至今垂經可百蟲證功堪四載追解裳嗤適祼鑄鼎訝逢魑定括河圖象徒聞太史疑規摹非近事指點立多時六月當初降千村走禱祈笙鏞應閟作巫覡尚謳思瓜蔓前年决魚頭萬室爲空紆謁者策屢費大農資呵壁吾將問搴芰且補痍牙鬚雄此輩秘怪孰攸司落照明低塔寒飈響女陴惠之前有塑靖節後無詩沃野居難卜丹邱到未遲如聽赤縧使歷歷話幽姿

集方環山齋題明寧獻王畫

寒齋延明曦壁訝數峯接其下松檜陰鬭水穿石摺巖扉中有人停琴展幽牒侍立雙玉童衫袖空翠裛我疑盧鴻一期仙磴可躡諦觀出寧藩珍重墨林笈高皇十七子龍種何蹀躞晚年慕沖舉自抑金川捷倖非七國敗思與八公揖此圖寓意耳

深蘿神隱愜渾如匡廬雲尚褱草堂頽太息南昌城空宮填落葉

金陵移梅歌爲嶰谷半查賦

小玲瓏山館隙地高高下下多種梅主人性癖愛奇古更令遠訪江之隈蔣陵氣暖首靈谷花匠家多住鳳臺根蟠數世仍護蹬萼點十月先含豚殷勤揀取六七本乘濤東下將春回江神豈是妬花者魚龍鼓鬣揚其頰封姨拗怒得無恙園丁上番工移栽南枝記取解束縛凡卉見之皆輿儓清泉百道足生意微陽潛伏扶新荄西疇居士稱好事行廚招客銜深杯酒闌客起寒月上疎影一一堪疑猜挨石鬅鬙鎖水恠循牆屈曲藏柬阤預想他時雪滿眼彷彿此際香横苔不須健步煩杜老芳心更用狂吟催

冬日同人游廣陵北郊作

出郭少塵事短晷殊清嘉輕氷犯孤艇敗柳何鬖髿搖之度蜀岡一徑縈修蛇環溪有小築宛似甫里家不放能言鴨但種淩風花新春飽香稻餘力窮幽遐偕行陶謝手畫意看盤車人影殘陽裏轣轆誰能遮紆回堡城曲高下新塘窪往者李鐵槍於此紛攫拏臨安運未畢紅襖歸泥沙晚入鐵佛寺竹間見餘霞老僧指廢殿猶以楊吳誇英雄三十六寂莫盤昏鴉何況墟墓間陳人去如麻茫茫識誰氏既朽同浮苴吾儕稱達者野飲與倍加吟作隨意詩醉墨風中斜

十一月十三日廣陵紀事戲答諸同人作二首

豈是風懷尚未衰鬢絲禪榻已心灰恐教人種年來失又遣香車客裏催名士肯分閑館貯（謂嶰谷半查）詞流許借聘錢來（謂恬齋西疇南圻漁川）居然添得詩家事不比金釵二十枚（用南史周盤龍事）

廿年書劍兩無成贏得江淮作達名盛德何傷笑安石閑情不礙賦淵明占香夢驗消寒夜爲客心酬舊雨聲歸到故園春正早玉梅花暎綺窗横（緯略引夢書云夢得香物婦人歸也）

邗溝廟

邗溟一道到江迴遺構何年亦壯哉越國已將藏甲賀晉人曾見好冠來祭餘稻蟹猶風俗夢斷梧桐有劫灰枕墣早知從直諫中原牛耳得追陪

題汪旭瞻蘆溪書隱圖（以下甲子）

汪子有書癖長懷萬古情與人殊嗜好無地著功名老屋碧蘆繞故溪春水平青燈耿遙夜鄉夢晝中生

試燈前一日同人集趙谷林小山堂觀流求國官工松元泰新刻墨譜用山谷松扇韻

疎梅剌簷鑱撲紙瀲灩春杯歲相似酒半娛賓更絕奇一帙歡斯副墨子佛帳煤新翠餅寒是中望若三神山我疑徐市逸書本只在東溟支島間（流求去日本甚近故用歐公日本刀詩意）

元夕雨中集吳敦復餅花齋分得何字

佳節悤悤僂指過故人有約共婆娑杯中酒勸迂

辛似席上詩如小庚何（唐人有上元夜效小庾體詩）聽雨簾櫳
燈影颭衝泥巷陌屐聲多翻思舊日經行處看徧
交枝萬眼羅

首春連雨兼旬借閱谷林新購宋槧僧智
圓閑居編用前韻

緊薄無痕知宋紙高人獲之球璧似開椷處處見
西湖瑪瑙院僧中庸子閑泉幽徑蹟荒寒湖波依
舊繞孤山春來懊惱連天雨開落梅花溼翠閒

初晴曉行湖上

一年難得是春晴落盡梅花始出城半白烟橫山
淡冶初黃柳照水空明自披絮帽寒猶峭纔上籃
輿趣便生底事不教浮艇去尋僧又過亂泉行

春夜訪巨公于雲林宿面壁軒

昨與林僧有夙期明燈定板話移時重修靈隱千
年志更續西湖八社詩鐘學龍吟春磵響松和猿
梵夜堂知漸看海色梅梢上消受輕寒拜本師（明嘉靖閒西湖有詩社八曰紫陽社曰湖心社曰玉岑社曰玉岑社曰南屏社曰紫雲社曰洞霄社曰飛來社友祝九山時泰高穎湖應晃王十岳寅劉望湖子伯方十洲九敘童南衡漢臣沈青門仕分主之）

二月三日同少穆竹田諸君集湖上題酒
樓壁

湖上羣山列畫屏探芳齊上上船亭春光更比去
年早詩鬢不如前日青正滿水應爭淡蕩未開花
似惜飄零魚羹宋嫂猶遺俗何事尊中限醉醒

次韻堇浦春日書懷四首

里社追游每拍肩投簪又是入新年移家幸有琴
書共卜築欣看樹石連不守庚申緣道在偶占甲
子得春偏始知上界多官府今向人閒見斥仙
六街堀堁夢纔醒草色何妨滿戶庭洛下憶曾修
禊事淹中帳未了遺經當簾山月鈎簾見傍枕春
潮轉枕聽此是城南招隱處新詩暇日上重屏
獨坐杉亭蔟絳趺看花折簡不煩呼從無長物稱
名士雅有閑情屬固姑酒畔俳諧編作集墓堂文
字積成逋與君共喜慈顏奉未敢人前號老夫
端居風物際昇平不覺吳霜點鬢生上冢年光潛
委巷趁朝清夢入嚴城啜虀元是儒林味焚草無
勞後世名有約出郊真興劇柳花如雪愛初晴

二月十四夜同周少穆胡又乾施竹田吳
敦復汪旭瞻施北亭西湖汎月共賦四絕
句

滿湖雲水溼如灰直爲桃花冒雨來已拚尋僧寺
中宿峭寒忽見晚陰開
湖上鳴鼉盡屬官青紅亭館亞層巒東風也似撩
詩思柳外吹來月一丸
水靜初鎔百頃銀游船歸盡閉重闉莫辭蘸甲十
分飲月地花天只七人
月下看花不肯紅沿隄花影壓孤篷春烟夜半生
波面髣髴青山似夢中

曉行蘇隄作二首

乍披衣起曉鴉前月落春空柳暎船半醉半醒行
樂客不晴不雨養花天堯時甲子今重見唐世清
明此尚傳偷得湖邊成信宿向人誇道是頑仙

破曉招尋不待呼山烟水霧斂還無樓頭柳眼如窺宋隄上花枝總姓蘇價重十千春易買才高八斗景難摹惠崇小有丹青手肯爲佳游寫作圖聖因寺大恆長老爲作春湖月泛圖

吳山賣卜行爲許初觀作

吳山新雨道少人石龜巷古無風塵開簾忽與許子遇白鬚蕭颯談齦齦許子才筆清而醇五經紛綸井大春屢干春卿不得進馬磨豈療文休貧去年東裝爲客游一言不合東諸侯著書自比習鑿齒賣卜定齊顏惡頭我聞四千九十有六卦孤虛飛伏分成敗何妨俗子握粟求自見名流攝衣拜入戶空占銜筆蛇夜深背癢無人爬老夫如應枯楊象不羨長安擇壻車時初觀有再娶意因以戲之

陳居中蠻王入貢圖

開緘絹素凝烟霜筆跡纖妙窮豪芒七國人物在右方嘉泰待詔畫馬長丹並博士官天章八分題識俗頗詳顧瑛私印謹所藏職貢一一來梯航嬋媛四騎君袂艮非畀彌呼名女王侍兒手捧沈水香鑑井而孕何荒唐持衰渡海不得望真臘風土淳泥耳垂璫錦罽包裹百寶箱負箱峨峨狒狁裝文豹將蠻奴對舁乘阮囊前道獵獵旗飛揚占城扇飾氂毦隨侍旁臣嫯髼鬅獻西洋象齒如雪闍婆鄉三佛齊致兩驌驦一匹頓塵一騰驤此皆鬈髮深目眶向化慕義恭趨蹌復有釋子偕雁行得非奝然與頡頏九譯之及古越裳宋德如日出扶桑願難任人無怠荒畫史再拜陳明堂

次韻答竹田雨中見寄

一春常貰酒家錢尋蠹經並到處便閑病只憑花著莫清愁每共雨連緜平生自信無媒徑世事從他上水船屈指故園櫻筍會與君行樂又今年

蘇文忠公雪浪石盆銘拓本向見於馬君嶰谷齋中曾和公雪浪石詩韻今年春曲陽孫明府以一通遠寄復用前韻賦一篇

奇章聚石甲乙屯嗜好未若滎陽尊蘇公豈與二子類往往手剔苔花昏定州雪浪亦何有官齋岑寂如山村黑質白脈獻瑰狀彷彿國士登公門天風吹公落南海誰持此石爲招魂浮休居士張舜民繼公後力搜故物頽垣根玉井芙蓉盡牽復銘字爭看屋漏痕事見墨莊漫錄我居東南夢西北喜得墨本堪重論機泉飄灑今已矣想見白帝朝翻盆故人惠我意不淺一紙奚啻千金存

覺範畫梅爲敬身作

古來畫梅誰最好僧中獨數花光老花光衣鉢付何人石門釋子得其真曾聞花光能畫影墨暈寒苞偏耐冷石門畫梅兼畫月比校烘雲尤幻絕只圈花瓣不安鬚看去朧朧月如潑畫月之外更畫烟烟籠玉質難爲傳斜枝一抹忽中斷似倚孤山向晚船流落南屏定幾時君今幸得收藏之寫作春風十分態舉似湘西瘦阿師箇是浪子無聲詩

過張聚五齋觀王叔明爲陶九成作南村圖次卷中全思誠韻

陶公至正末養素棲田園自號小栗里曠然脫塵

樊文敏之外孫畫蹟可晤言詹端機山秀籬下谷
水源著書自抱甕爲農常叩盆修修疎竹裏欲往
造其門

倪㲚疇給諫庚申夏日在京師曾作城東
訪友圖并系以二絕句寄金江聲副使於
上谷盍追寫丙申春同訪余不值事也江
聲亦題二絕句裝潢成册㲚疇癸亥奉使
江南歿於太和今春江聲歸里始得見之
感歎不足如數題後

存歿人閒感有餘黄門詩畫最清疎長貧孺子今
猶是當日偏多長者車
流光匆匆去難回訪友圖成事可哀水竹城東無
恙在喜君頭白早歸來

原作　杭州倪國璉子珍

枳籬門逕菜花初最愛城東水竹居人立板橋
吟興遠隔林何處響繅車
詩人高隱斷幽蹊菜圃三叉路欲迷看竹平生
緣不淺叩門隨處踏春泥

又　金志章

桑村藕蕩接城隈亂竹遮門畫不開一曲板橋
烟水隔緩尋芳草更裴回
十年卻埽謝公車卜築城東稱隱居知與俗人
行跡斷菜花香裏自抄書

春盡日小園木香薔薇盛開時予將有廣
陵之行

老逢花信頗流連紅素春餘特放妍一桁重陰如
愛護千枝柔蔓太狂顛郁然船上香山子奇絕宮
中錦洞天明日扁舟吳苑路晚風猶爲舞僊僊

陸南圻招同人集行菴分詠廣陵古蹟得
秋聲館

鐵牛入宋初陶轂小字鐵牛頭銜祇翰苑奉使下南天蘆
碧汀洲晚水村何人居風葉梢梢偃聲翻六月秋
江吞萬里遠榜題亦雅士竟與漁兒混奈何諭强
藩不盡王臣蹇情昵社娘歌任社娘傳見沈遼雲巢編語隱公
廚飯金鑾否人在轂自號金鑾否人空畫葫蘆本不如此
棲遲賓鴻識肥遯

五月二日嶰谷半槎招同人集小玲瓏山
館題五毒圖

壁上鉤搖長尾蠆服虔通俗文蠆長尾曰蠍守宮善緣供一噱
之二蟲者豈睚眦以氣相制理莫解爬沙腳手鈍
不快皤腹睅目觀成敗漫上青冥作妖怪空使臣
仝下階拜其旁甘帶有卽且蚿雖似汝螯不如韗
人須皮待汝屠嶺表錄異蜈蚣大者皮可鞔鼓戾蟲耽耽中央居
風林夜嘯百獸祛乃與羣小爲相於得非以人充
餌歟是名五毒圖畫俱命儔連類陰生初疎簾高
館無沮洳象形隨俗當祓除演雅聊爾同軒渠

五月十四夜紅橋王氏園看月同玉井梅
㳂南圻作

王家樓子不多寬五月添衣怯晚寒樹底明蟾樹
頭雨酒人泥殺曲闌干

同作　江都陸鍾輝湑川

攜得清尊上小舟滿園梅子雨初收月斜人醉

不歸去白紵涼生水面秋

送施蘗齋之官餘姚二首（愚山先生曾孫）

江城初識面又送片帆過漢縣圖經古姚墟山水多裝輕知砥節名重異催科好與蠻荒政同賡里俗歌（君前宰電白以循吏薦）

籍甚高賢後稱詩有典型清新嫺格調孤峭萃英靈行𢣷穿時雨專祠拜客星東游應踐約準擬續蘭亭（元至正庚子春劉仁本集甌越之士四十二人於餘姚祕圖湖北作續蘭亭會詩）

顧丈月田招同人南屏讓師房避暑分得葉字

僧房有嘉招銷夏幽事愜一艇溯空明風漪平帖帖宿雲曉未收湖南秋已浹入港低水花穿林響露葉驕陽似避人經樓曠可躡斷塔兀當窗連山遠於堞徑轉巖陰侵堂開泉氣攝休公苦愛客蔬果紛稠疊瘦倣島可詩澹續宗劉業何當爲後游更步松閒屧

周少穆招同人游瑪瑙寺訪後僕夫泉分得無字

何計足銷暑幽泉時所須同詣北山寺況有方袍俱搖兀盪雲水蕭瑟鳴茭蘆入門氣象古松徑臨平湖芳公遺甃在寒碧窺牆隅當年續前哲用敢告僕夫雖非孤山舊法乳應不殊至今四百載充滿於僧廚日汲忘其名流俗良可吁主人尚敬客一斗爲我斟烹珠兼鍊雪頓使渴吻蘇惜哉張貞居小碣今已無凄然想清音難覓石上枯（芳洲琴名）我亦山中人行當斷甘腴楊家買阿對杜老喚獠奴此策成有日不假調水符一笑且置之相與追詩逋

初秋雨中汎湖

湖上經旬雨度過亂雲陡頓暗高荷北峯半沒南峯出日腳斜明雨腳多豈有吳兒愁盪槳漫從漁父聽鳴蓑誰臨潑墨屏風樣坐看秋風起白波

清溪歎

七月三日天沈沈海風吹作三日霖黟山妖蛟最得意夜拔潭穴漂嶔崟水來青溪十丈許鼓怒直使胥濤瘖胥濤氣短退三舍人如白蘋蔽江下屋材家具滿江汊嗚呼青溪之人何辜於蒼穹人人盡在秋夢中不知魂游龍伯宮

中秋日陸芸軒招同人游南屏觀米南宮摩崖琴臺字分韻

南山秋爭高彌望翠屏展陸子柘湖來招尋與不淺入林導白足幽徑逾偃蹇斗折攀壽藤仄行仆積蘚逶迤穿風穴潭島凡幾轉湖光似明蟾屈曲浸蒼巘舉俗重胥游我輩及晝衍側聞米漫士題字剔蝸篆琴臺爲誰書健筆猶可辨清音自有餘佳名非枉踐古人去已遙得酒聊共遣

贈茅湘客七十時寓湖上昭慶寺

秋賦同時幾輩存茅君元是列仙昆百年遺事鍾山獻一卷新詩白下門（時以金陵游草見貽中多述尊從高祖止生先生事）（先生姬人楊宛有詩集名鍾山獻）壽骨自臨湖水照閑愁不傍佛燈昏相逢初地無塵事應覺清言勝酒尊

秋晚自皐亭至臨平二首

不減看山興吾行及杪秋斜陽半郭外晴翠滿船頭林晚開黃葉波明見白鷗前峯烟際寺歷歷記曾游

將近臨平道臨平暝色連遠風燈照牽（去聲）微月斷鳴船山憶丘丹隱泉題玉局仙不知松子落誰詠夜涼天

過硤石登西山廣福院三首

魚鹽菱市鬧秋深山似蛾眉俯碧潯我是杭民重遺愛舍人行處一登臨（西山日紫微以白公登此故名公嘗云杭民呼余為白舍人）

千畦穲稏望中收海日初生爽氣浮二十六年彈指過白頭纔得倚僧樓

顧逋翁有讀書臺白塔青林相對開佳處不教容易盡東山留待後游來

月夜渡石湖

斗柄倒插吳江濱三萬頃外秋無垠楞伽山影混空碧胥口月光流水銀十幅帆從天上渡一星火識蘆中人世閒囈夢那得到寒塘露下添衣頻

朱澤州鹿田招同人游寶奎寺分韻（寺為宋相喬行簡捨宅有理宗摩崖見滄二字）

招攜惜短晷吟興近山發斜照巷中巷深感幽人歿（昔吳文志上每入城必寓此寺有句云幽人深住巷中巷好鳥遠歸山外山）茲來盛朋游登高見城闕鱗鱗遠峯際江影露一髮見滄閣不存崖石尚突兀閑尋穆陵書黃葉徑凹凸僧龕文惠像練達具風骨褒中秉魚須便殿曾備忽如聞三京收深論八陵謁樹國先治內陛下莫倉卒胡為復雛舉竟使南渡蹶無兒似香山捨宅作禪窟斯人真曠懷華屋已銷歇裴回久言旋霜空摩健鶻

新安吳長公與予有卜鄰之約將以明春攜家武林索贈四首用舊韻

一區河曲地還餘同巷初欣有定居自比晏嬰知近市非關王播羡臨渠名泉秀嶂兼幽躅（時長公寓家錫山）落葉高窗似故廬為說西湖好烟景長竿移得昉溪漁

豪華不慕柘枝顛脫卻朝衫便是仙求友寒尋烟外驛攜家春上渡頭船擬刪碧草通新徑待構高齋署小眠我亦年來愛幽隱買山未辦道林錢

入春風色最夭斜摒擋琴書頗足誇帶薜旋移天竺石和泥須買馬塍花每聽通德閑中話相伴清娛到處家只此淨名方丈室翛然已遠輭塵譁

殘年猶遺報章聞酒國詩壇即舊勳水竹遮村無萬數雞豚結社再三云蒐羅更續城東記（予舊有城東雜記三卷）討論應添硯北羣他日灌園徵軼事兩苗烟甲幾家分

除夕雪中讀唐摭言四首

白衣濫竄惜温岐五十成名未是遲何事少師戎幕客居然兩箇阿孩兒

貴人莫怪事多忘索婦留官也不妨記得泠然書內語賣漿今又值天涼

裴頭黃尾姓名殊怊悵長風過宋都寄語詞人休自許花鈿曾及半妝無

年年今夕倍情親喫果看書翦燭頻一事差羸隨
計者雪中不作鷺鷥人

樊榭山房續集卷四

樊榭山房續集卷第五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戊

正月四日雪霽遊天竺寺歸訪巨公於靈隱寺出觀宋天聖四年免賜田税牒至晡並湖而還得詩三首（以下乙丑）

大雪回春姿奇寒故宿留駕言遵湖濆參差縞衆皺初陽一照曜飛光滿崑岫松門限西南咽咽幽磵漱禪棲冰霤懸卵塔竹陰覆窅然泯垢淨瑩若增深秀焚香禮普門合沓羣峯湊眼中銀色界可覿不可究

林巒削玉轉兩磵束一橋此中雪逾深午景停虛謬飢烏啄凍石迴飆撼封條泉影鑒更白崖溜垂未消自非能寒人難逐猿父跳主僧方外契茶話相招要示我免税牒重是全盛朝何如署曰貞押字集羣僚（牒有王曾呂夷簡李諮陳堯佐押字）蹟存人已往不異空花飄遲遲出山路覓酒同歸樵

山村九里行融沍趾交錯松閒見積霙皎然若棲鶴湖平碧流淨延眺清聊聊回首所歷境冷色晦烟巒斜日半南山璀璨數樓閣近城氣猶凝向晚風大作微吟平肩輿尚恨衣裘薄

元夕吳敦復招同人集瓶花齋分韻

寒氣猶遲屋角梅快晴似此亦佳哉童心忽覺燈前在客興多從月下來舊雨沈沈思剪韭（憶去年元夕雨中之集）新詩藹藹續傳杯看街簾外天如水歸去誰家笑語催

汪西顥招集湖舫分賦

此日春寒撲面濃柳絲猶未試丰茸鷗鳧不動偎前浦烟雪相和畫數峯久別詩成新雅集乍來船問舊游蹤郭家車子斜陽外似惜芳菲特地逢

千斤池

河渚探梅同南漪旭瞻蒔庭笠人作五首

遙指秦亭翠舟輕縱所如風流非踏土浩蕩想觀魚芳草生遺廟寒梅笑廢墟侯芭能載酒幽興未全疎

宿蘆菴

投止蘆中宿前山澹夕陰春風花渚響夜火佛堂深飢獺窺禪定驚烏助客吟何人偏早起牀下有拏音

同作　仁和　許　松　蒔庭

舟到交蘆舍春禽送夕陽青山當佛座流水繞禪房籬外叢篁密庭前綠萼蒼夜來風過處幽夢帶寒香

曉過曲水菴

水北與花南精廬近可探漁舟出清旭鄰磬接空潭壞榜猶存字晴山漸有嵐簷梅亞紅雪幸得供瞿曇

同作　許　松

烏噪披衣起幽期次第尋低頭穿竹徑清話叩香林梅古簷前亞山明屋角侵開扉尤可羨曲水滌塵心

同作　歙縣　汪還仁　笠人

侵晨尋梵放隔竹啓僧扉岸曲溪痕見林疎山氣微茶香來坐具梅影上行衣漫作重遊計高閑不擬歸

秋雪菴贈與耆上人

老僧年八十自小住汀州與客談秋水閑窗照白頭五年花事改四壁蘚痕留太息南湖廢空門亦隱憂

同作　歙縣汪日煥旭瞻

偶繫春風艇難尋秋雪詩千峯遙供養一衲古鬚眉野竹遮橫彴疎花出短籬客來閑指點空闊鷺飛時

月夜汎舟至西溪山莊

溪流凡幾曲曲曲月隨船别浦春寒淺名園夜色偏烏驚千樹雪人語數峯烟不待參橫後臨行一惘然

西湖采蓴曲

湖波春深碧於苔游魚布影三潭隈三潭倒浸三塔小中有蓴根不用栽蓴根歷亂蓴絲滑半捲幺荷縈石髮曉光蕩漾膩山烟夜色微茫冩水月大姑采采瓜皮舟小姑盪槳歌中流指纖爲怕龍涎失腕弱尤憐雉尾柔春風采蓴蓴正好秋風采蓴蓴已老願如蓴好繫郎思歸來同拜水仙祠

三月六日顧丈月田招同人鳳皇山看桃花至包家山分韻二首

乳鳳不飛去日斜林翠高山行誇勃窣野飲鬬清豪社火明神樹宮花冷佛袍今年少風雨春事屬吾曹

三一菴重過江天望最佳竹疎搖客夢泉冷入幽懷紅雨尋歸路青山著小齋他年團社約應不負吳鞵

錢舜舉摹周昉內人雙陸圖爲梁薌林作

深宮晏起花陰午尚覺春寒入眉嫵只將握槊當嬉游不亂窗前白鸚鵡兩人對局如有思寶釵半墮雲鬟欹旁觀一人凭小婢骰子欲下春葱遲鑾韡踏地紅鵲背金缾力挽薔薇水女官未敢促朝妝宿粉殘黄憶濃睡睡濃曾夢雙陸輸唐家社稷須人扶柘袍又出點籌手樂事可憐同婦姑畫師著眼非窮相曲眉豐頰當時尚錢郎摹古能逼真寫出徒令意怊悵豈知絕代佳人住茅屋寒機軋軋無膏沐

晚春閑居二首

人閑如有待春晚尚餘芳細路通鄰塹長天覆女牆青梅閑青杏垂柳復垂楊坐釣行吟外渾疑與世忘

寂寂柴荆掩幽偏似我私抱疴忻白髮習嬾負清時迸筍從穿砌狂花漫出籬一春書不讀園小日來窺

舟泊毘陵同吳長公游青山莊四首

入門先見水宛似在濠梁林影橫烟艇流文照畫廊清華從此始崩剝勢難忘客路偏佳境尤宜勝侶將

縱步平橋上空凉得最多俯窺開弱藻交語出喬

柯尚記橫塘夢如聞子夜歌何當逢急雨來看颭
新荷

升降疑無極岡巒望更寬頹陽一枝塔飛翠幾層
闌樹杪吳天盡窗中春事殘米囊花滿眼應是勸
加餐

前朝邱壑擅人說兩愚公錫山鄒彥吉爲園名愚公谷此莊初主吳服于亦號愚公物力爲山盡經營易主同客歸書閣閉烏下
石枰空游興兼離緒分襟向晚風

次韻同作　歙縣吳震生長公

毘陵共游眺遺事滿齊梁只少山環郭誰家樹
繞廊愛他園內景令我意難忘榜戶招詩侶杯
鐺且莫將主人榜門有詩酒可共語

神仙疑有宅富貴得爲多碧水延長阜紅樓隱
古柯金張天上族弦管月中歌行樂宜邱壑朝
衣早翦荷

昔者東牀重延陵俛仰寬烟雲邀對酒花月入
憑闌紫玉空留主香魂悅未殘若知人代感冷
食亦愁餐莊故主吳氏宜興相婦翁也吳又育季女死于此時時形見雖屢易姓皆祠其木主云

勝境遭鴻筆千秋幾鉅公不隨陵谷變莫謂雪
泥同墖廟涼陰集亭橋夕照空菀裘那得此惆
悵一臨風

海烈婦祠迎送神曲二首

撫湘瑟薦江蘺靈望夫其來遲夫愚弱疑可餌矢
從夫靡有貳夫來遲逢猘狂紉上服連下裳繫朱
絲猶在領號于帝已得請乘白鳳游清都下鑒觀
芬椒塗靈安坐士女愉

酌明水靈少留靈懷土我心憂逐雲龍無處所懸
水村靈迺下乘桂舟西蠡河靈不留滂滂沱

葉物齋雅集賦一字至七字詩分得禪

禪無住志筌隨靜坐得安眠不離文字已滿中邊
話墮霑泥絮心空透水蓮世出世間超絕想非想
處悠然何須更乞雲山衲釧動花飛結淨緣

馬嶰谷半槎招集行菴食筍限筍字

我生吳越鄉連山富簵簬前身天目僧托命惟在
筍宋僧贊寧筍譜載天目僧詩云我本無根株只將筍爲命每從破凍初一洗
几案窘胸中淩雲氣欲吐謝不敏孤帆卸淮甸清
樾表春盡故人有嘉約斜徑竹香引軒窗愛疎豁
新境拓畦畛供客用意勤籜龍屠最忍頗疑匡廬
游甜苦未可哂物以少爲貴食經侈堪憫捫腹又
詩成茶聲鼎鳴蚓

覓句廊晚步二首

近日幽尋屢出郊朅來山館燕新巢斜陽一抹風
廊影葵寫圓花竹寫梢

返照深深入竹根青鞋踏徧舊苔痕好詩只在微
茫裏付與棲禽自在喧

程洴江編修招集篠園水亭分韻

虛亭俯烟渚客到眼初明沙柳侵天影風蒲學水
聲醉宜搖櫂去詩向倚闌成地主饒幽興流連待
月生

題嶰谷半槎南莊七首

青畬書屋

平遠眺林坰肥仁繞江水人云讀書聲時出豆田
裏

卸帆樓

空樓晴亦雨桐竹風披薄飛來北固雲帆影窗中
落

庚辛檻

水氣入虛檽幽澹心自領魚行無所依旁穿高柳
影

春江梅信

我來過花時紙閣綠陰碎驚鳥蹴梅丸忽墮小山
背

君子林

彷佛西溪路風吹綠玉香入林深似許新粉滿衣
裳

小桐廬

零露響閑砌涼陰翳微霄我欲揖桐君獨唱懷仙
謠

鷗灘

小構傍雲沙岷流通漾渺待君秋雨餘同盟三品
鳥

宣德窯青花脂粉箱歌次毛西河太史韻
爲汪伯子作

我聞列仙寶玩碧瑤箱惟有旗人秘色可比方絕
無髻墾但精瑩花壺茗琖猶家常前朝妝具今尚
在函藏帖妥楕兩旁方池圓窞各位置泄竇似挹
華清湯春風慣見閉上苑曉月每看低繚牆曉月
春風等閑擲芳姿誰侍君王側鉛華狼藉秣陵秋
脂流縈漲秦川色幾爲傾城失家弄黃金不惜蛾
眉用太平天子說宣皇求賢時發胥靡夢三楊枋
國老能甚聲教曾聞曁朔南萬幾多暇偶燕息尚
宮司飾呼當直小叔芙蓉十隊紅亦有朝鮮女侍
中御筆描來摺疊扇熏爐賜與合歡銅廣寒殿影
玲瓏樹晨與須奉宸游去回眸笑語並房人舊是
蕭娘梳埽處卷簾對鏡復開箱酥滴檀心自研注
傳成黶雪和丹霞暎就飛花黏落絮青瓷可愛還
可親饒州燒出真超倫依稀玉鳳親承寵彷佛金
奩乍作嬪明明逝水恩叵測眉嫵連娟吹不拆畫
堂涿館得咿啞椒寢長門翻咫尺咫尺梧桐墜井
榦洗妝只著羽衣寒宮中決絕皆如此故物何人
想象閑慢學龍眠圖古器吳趨李子工爲記向爲姜學
在物李子客山有記前姜後汪相乘除嗜好如以蚓投魚毛
公長歌劇哀麗我欲繼和應嗟歔黃巾蠭起坤靈
覆掠盡昭陽慨陵谷尋常兒女豈能銷合贈輕盈
助朝沐底處重將脂粉調吳王苑內買㛹媌只今
細看交枝樣壓倒官哥汝定窯

題汪貞女卷

賢雄未匹鳳先徂侍疾初歸矢莫渝五日爲期同
穴定十年不字畢生孤何妨笄菜稱來婦自信釵
荆勝丈夫佇看旌門輝里巷冬青花影雪紛敷

夏日巨公以白沙泉龍井雨前茶爲貺賦
詩以謝

悠悠林臥晝偏長畏暑都無卻暑方老去參軍多

吻渴揭來禪伯與心涼泉分曉甂和雲送茗裹春旗待月嘗今日因師聊破戒松風手瀉一甌湯（予近不飲茶故云）

碧山草堂椽筆歌

古來何人能大書官奴俊爽力有餘淋漓只用埽泥帚埽出不怕春霑淤化城額傳裴相休以袖揾墨蛟龍遒何如汪家碧山草堂裏酒酣脫帽看尖頭睡菴老人氣倜儻青管高提盈一丈至今森然挂東壁故物不與人俱往藤韜漆護縷絲牢中山徒禿千兔毫想見盤旋跳盪發絕叫驚電破硯翻雲濤長槍大劒莫相笑毛錐如此亦足豪君不見天竺紅牆似霞起發地扶椽看五字（天竺寺牆觀自在菩薩五大字睡菴書）猶存手澤供摩挲後代艮孫解驅使後代艮孫解驅使翻身使臂不使指何當直上天柱峯千尺一波一磔當空擲山魈木客皆辟易

初秋同旭瞻蒔庭有蘭游西山作四首

坐韜光飛雨軒作

一雨暑解嚴始踐西山約初日翳復吐秋氣滿嵓壑興來歷磵阿蘚磴宛如昨入門翠陰積翻覺涼雲薄石龍臥空池泉根此焉託坐聽丁東音終古娛寂寞頷珠不自惜天樂然疑作禪老洗聲塵為客幽茗瀹

同作　許松

撰杖入淨域塵垢無纖毫竹陰翳殘暑佛香遠煩囂石龍噴泠泠中畜萬斛濤乍聽疑秋霤久聆訝春槽邂逅逢勝侶款言興更豪濯纓可終

老媿未解天弢

入龍泓洞中有小穴僧云是昔人采鍾乳處今不可進（事出劉道真錢唐記）

微颸貫嵓腹生衣凜不勝短策探龍窟呀然走怪藤刳中夢天壓捫壁疑雲崩盡處涌佛座指點來殘僧陰竇不可測鼇行誰復能彷彿千載前言采鵝管冰度險入九地江底穿幾層榜聲在頭上隔石喚欲應此事道真記祕籍如足憑奇添好事癖冷結耽詩癮九逵彌似隘跬步愁難仍不比游大滌飛鼠侵明燈

春淙亭遇雨

山行非捷徑因雨亦窘步前峯日尚明飛灑空磵樹同心二三子復茲不期遇（謂聞石誠叔）橋亭憩華構目盡嵓洞趣苔滴佛螺秋雲歸客衣暮淙瀉石上水導我尋微路

夜宿松靄山房

閑房駛雨過林杪挂星漢涼深欲添衣不但殘暑逭蔬盂供細食花巾奉清盥相偕靜者流共待疏鐘斷夜闌空山黑月吐翠微半澄輝漾庭戶秋影互淩亂露蟲鳴始急坐覺歲時換人生非學佛詎免遲暮歎感此不能眠裴回以申旦

秋日同少穆竹田敦復過報國院

釋子禪棲處城隅一徑分風池時動樹秋宇欲銷雲施食游魚出吟詩野鳥聞何年談小品結社共諸君

題朱丈鹿田蘇門灌畦圖

人生穹壤閒棲止無定境宦學便擇居何必戀閭井往者歐陽公終日苦思穎況茲百門泉名與淇水永太行從東來出沒幾峯嶺清泠滿山腹匯作跳珠猛分流入綺塍不待汲修綆所以樂士游仲平有深幸（許魯齋詩我來蘇門居遨遊成樂土）先生詩家流出守厭造請三公付孫劉一官罷張邴偶然泉上行光景愛妍靚遂買泉上田犂評手自秉暇即挈茗杯樂在汎舴艋何如西子湖明鏡涵藻荇今年故鄉歸菟裘嘿焉憬生平釣游侶詎忍棄如梗寄公付佳兒耆舊得自領畫手想像爲蒼翠善寫影夢繞嘯臺烟秋燈照耿耿

八月一日讓山上人招集南屏山樓看雨分韻

俯視僧樓但雲氣滿林飛雨攬秋懷平沈遠岫墨初潑淨洗明湖鏡乍揩涼向松窗分白衲溼愁蘿徑阻青鞵黃妃塔畔空濛裏記取炊香共午齋

采菱詞二首

青山影裏遠聞歌罥蔓牽絲滿鏡多儂比菱花偏背日郎如菱葉慣隨波

鮮於蓮子冷鴻頭船尾炊來趁晚秋一百里中香不斷直從鳳口下湖州

秋陰集汪抱樸城北水房分韻

一片荒雲乍有無此閒亭館壓菰蒲淡如人意不可畫涼到句邊渾欲逋老柳沿隄烟影重殘荷覆沼墨痕枯爲憑橫玉吹教裂明日西風渡鏡湖（時予將游越）

題北嶺將軍廟二首（并序）

廟在蕭山北幹山上按施宿會稽志云武佑廟舊號北嶺將軍廟方臘陷錢唐欲東犯會稽見將軍擐金甲陳兵於西興旗有北嶺字賊不敢渡郡守劉韐上其事賜今額陶宗儀輟耕錄云至正丙申大旱方士陳希微禱雨于北嶺將軍廟俄降筆云吾秦人厲狄也與項羽起事山陰功不竟而死父老不忘我者俾血食於此爾來幾千五百年世代雲變遂湮我姓名故以相告二書所述如此予以乾隆乙丑秋八月同新安吳長公同里丁敬身爲越中之游過謁廟下見壁上有劉伯溫廟記不載神姓名事蹟問之居民俱云厲將軍也陶南村之言似信而有徵作詩以記其實云

北山棟宇自秦餘仗劒英姿尚凜如逐鹿似聞遺恨事止麟應有補亡書靈旗往往驚樵牧社酒年年福里閭三戶到頭仍一蹶英雄無命足欷歔

摩挲古碣郁離文未著當年汗馬勳松響忽吹空際語山光乍卷陣前雲不須白石題神號解使青溪靖寇氛歸路班荆逢野老至今猶說厲將軍

舟過覺苑寺（在蕭山城中齊江淹宅捨爲寺山門有夢筆橋）

越游無他營合志事幽討初程歷蕭然環堞碧秋草江郎有故居斜日市渠抱維舟試來尋鴉鵲閙浩浩牆隅石幢一相對雜傭熅依稀辨垂拱阿武時所造入門兩甎塔經始已無考猶資象教力鬼手拄傾倒睿達與溫夫署扁尚完好（敕覺苑寺扁治平四年沈遼書三門江寺扁張即之書）捫壁讀殘碑元明奚足道獨有夢

筆橋記者吳中老重建夢筆橋記天聖四年葉清臣撰文最工似懼地
主嘲其文特摛藻中述會昌年花宮跡如掃僧徒
盡烏巾雁齒廢行潦宣宗卽牽復未琢白石皓茂
宰曰李君成梁十月早我媿詞固荒吉夢敢私禱
華髮謝貂蟬消搖破諸惱幾時買廛居名藍作鄰
保

舟出偏門至禹陵遇雨

出郭逢秋晦菱絲櫂幾灣幽雲生窆石靈雨下稽
山屐染重重翠衣霑淺淺斑藏書猶有穴杳靄不
容攀

雨宿卧龍山僧舍分韻

越國此山古聽松占小樓清鐘不散雨破寺共吟
秋漫阻青鞵與如添白髮愁邪溪風日好試上采
菱舟

雨後游蕺山戒珠寺遂至怪山寶林寺

越城四面清流涵輕艣小楫如浮騖秋霖乍歇葉
初下發興便欲窮幽探城中八山首采蕺君王辛
苦誰能堪橋邊不遇題扇媪右軍彌勒偏同龕棟
撓瓦墮豆房破病僧霜髮垂鬔鬖告訴頻年困水
厄物力詎足營伽藍墨池深黝覆石穴時見鄰叟
汲滿甑逡巡太息下山去龜形岫轉城東南勢若
飛來尚浮動溼雲懵懂縈樆柟登階禮拜彥公像
屋底鰻井深潭潭盤迴折磴苔滑汰絕頂撲眼來
烟嵐濃青冷碧漸褰露什十伍五兼參三餘霞忽
抹天盡處倒射塔杪殷紅酣同游相與話舊事許
掾再世梁王諳太清以後亂既甚七官兄弟尋戈
鋑岳陽僅存賴黑獺江陵叢爾古子男稱尊踐阼
崇廟祀蠟鵝稍洗維摩慙居然輟御聞婦梟都講
一現仍優曇前因不昧相輪建波旬劫內願力擔
次律松下發書甕樂全梁上開經函世閒貴仕無
可語吐絲往往纏春蠶凄然歸袂薄寒襲明日更
上林中籃秦稽佳處難悉數安得隨地留茅菴

曉霽入若邪溪中逢暴漲不得至雲門而
返

霽華盪輕舟亂流爭東西千峯碧於洗片月林外
低今朝可憐處真在若邪溪溪光幾曲動杳嶂相
迎送雲散一香爐苔侵三石甕不見浣紗人了非
校書夢宛在畫中行秋高景彌清素湍天際下激
溜筏閒鳴兒童竹裏看知我泝沿情泝沿停兩槳
樵風吹不上嵩中子敬宅松下彌陀像落日見歸
禽閑心與之往

次日再汎若邪溪至平水肩輿游雲門寺
二首

一作溪中吟再作溪中吟溪中有空翠日日娛人
心伊余結勝侶戀賞盈沖襟峯迴近忽遠湍減昨
成今雲松窺倒影水竹澄幽陰村市傍渡口炊烟
出樹深仙源三十六放翁云自秦望山而北合三十六溪水爲若邪溪迢
遞不可尋風鳴灘瀉碧日射潭搖金以茲厲揭意
舟師力何任遲回憶昔賢高唱誰嗣音
繫舟在楓根石路穿畦稜秋水溢溝塍潏潏入清
聽野曠羣峯趨藍烟自包孕遠勢引台明連延接
嵺嵘秦望獨孤撐香刹倚絕勝多生結淨業來禮

雲門磬辨才殘塔斷思陵鉅碑臢松堂寂無人幽花墜苔徑惟有溪橋風吹我塵夢醒

游蘭亭

蘭渚橋邊爽氣新騎驢石路淨纖塵青山不改名常在修竹翻憐迹未陳金谷只愁無好致選樓何必識斯人紅牆碧澗瞻　奎畫應覺清秋勝暮春（亭有聖祖御書蘭亭序碑）

汎舟鑑湖四首

秋波渺渺碧無泥雲樹參差望不齊喚得烏篷新艇子好山都在鑑湖西

放翁宅外賀家莊時有游船繫柳樁莫學三山但成隻阿儂最愛住湖雙（湖桑埭一名湖雙以有東南兩鑑湖也）

柳姑廟俯蓼花洲獨處無郎俗誤愁烟縷乍消漁市散一峯臨鏡學梳頭（柳姑廟向只女像今俗誤偶以男）

露冷紅衣已卸香鏡心何處出新妝菱歌未斷西風起八月涼於五月涼

顧丈月田挽詩二首

如此湖山要主盟纔從晚歲識先生爲官落魄人皆笑好客風流世盡傾小別何堪成永訣長留應是有詩名一盃酹向帷堂影傷逝悲秋無限情

幾年吟賞得追陪誰道風霜兩鬢催出郭看花無一老尋山冒雨豈重來室中靈照悲猶小門外羊曇慟不回聞道彌留有佳句可知地下乏仙才（顧丈歿之前三日尚作秋陰小集詩有句云菰蒲水氣池塘外只戀君家十畝園）

寄和東湖吟社鬬蟋蟀用韓孟鬬雞聯句韻

陰蟲感殺機居壁久已待爲物雖爭雄於野善潛彩冷語催緯經天時此其殆早多好勝徒搜括工壠在尋聲復斂步負鍤似前鐓灌穴晉陽沈跳身齊國塏羅致殊矜奇籠中各清磊粒飽腰膂強秋深霜露改分曹小翼輕嬈敵前茅雄勇逾螳孤撐怒比蠹三倍銳氣競磨牙英心甘覆醢敢云飛將驍漫訝交綏餒窮追始爲懾先鳴特相紿罷鬬辱過申來觀市逢亥黃鬚竟大奇黑衣將焉罪坐令金注昏笑看騂顏浼或羞見妻孥或喜遷貨賄人生天壤閒一粟置滄海裸蟲惟此貴力學戒無怠胡爲昆蟲嬉大事幾敗乃昔聞王照張亭臺飾金綵又聞明宣宗奏捷勝歸凱重之足一夔愛如獲二隗豪家有固然輔導責元宰倡和蟋蟀篇陳義或可採

原倡　平湖張雲錦鐵珊

秋氣感而生養銳早相待物性本善爭人心藉得彩燈下鳴偶然牆邊攫殊殆誰信風露中而有王孫在奮髯堅既戟鼓翅利於鐓初焉貯冷盆旋即更爽塏不嫌狀微陋先覺氣磥磊兩雄忽相遇一戰約難改額廣橫金絲齒粲掀玉雌搏擊力無餘衝突勢逾倍高足善超距弱肉將付醢卷甲趨未甘踰垣避先餒種類頗稱繁輕重詎受給捷如刺傀政神若椎鄙亥將爲知己死負亦非其罪橫草何人功登臺汗欲浼所嗟好勝心不惜購重賄游手教搜羅客船到瀕海四忌犯何曾再角興盛怠殺氣動無端機心暗

啓乃旌之以三花雜之以五綵同類反見戕作歌奚獻凱仰關罷攻秦九泥類封隗孕此屬多事吾欲問真宰盧賦與賈經雖存詎足採

同作　平湖鮑詢咸吉

促織性喜爭紛紛設壇待石產質孕剛韋化色流彩練牙與卷鬚一犯防三殆（語見促織經）呼燈敢厭窺聞聲早識在鳴寒股摐金迎陽甲張鐵托跡近疎籬選地得幽塏灌以水泠泠搜從石磊磊牙籠舊式藏瓦盆新樣改異種赤疑斑凡品白遜矐冷煖分後先優劣判億倍同類如仇讎甘心相殖醢置偶使不孤售養期無餒形含詎嫌微色辨莫教紿計功正當秋爲月恐近亥想彼鬥方酣奚啻聲其罪鬚奮勢孤撐目注汗流浼挑戰憑寸草尅期博重賄兩軍勁成敵百夫喧沸海俄焉雌雄分負者神色怠童心殊懵然公事竟敗乃奔逐空攢花奢侈到翦綵壯矣將留名歸歟捷報凱託命於斯蟲如昭之尊隗長安市上豪半閑堂中宰一例等兒嬉齷齪甯足採

同作　平湖陸銘一紆齋

萬物以類親茲獨鬬相待秉性殊貪殘振羽偏光彩雌伏肯自甘妒生那識殆疎燈照何頻冷盆看早在偶居調絲琴獨處斂矛鐵帥陰蓄之幽迎陽更諸塏高臺瞻巍巍廣場爭磊磊輕重等使齊暄寒候無改挑以庭草青辨從窗紙矐始角氣無前中休勇益倍急擊朝始食久持夕欲醢聲從百夫喧色令一時餒鹽腦伏且柔傷股遁以紿奮如再戰陵突似重圍亥或勝而或負奚功又奚罪局內智多昏旁觀指恆浼來笑賈客名（遠客泊舟來闕俗稱客蟲）去飽胥吏賄怒臂螳當車癡心鳥填海牀空資無留秋老興不怠在物已蠢然（爾一作）於人復誤乃徒教箱餽金淚使竿簇綵逐逐敢憚勞雍雍虛唱凱策勳不殊韓酬知信如隗戲不止狡童禁還仗賢宰戹士樂無荒旨哉言足採

九月晦日許繩武招集雪莊二首

巾子峯前好卜居無多樹石小林廬若添畫舫兼歌板快雪名堂定不如（快雪堂明馮祭酒開之湖上別業也）

九月十月接天氣裏湖外湖空水烟門外晚風吹酒醒秋容都上釣魚船

立冬日陸雲軒招集南屏讓公房看紅葉分韻

閑隨漁艇泊烟汀絳葉招人此再經十日晴光連樹醉數峯寒影上樓青雁來已是新霜後僧定還同夜雨聽最好湖心放歸櫂斜陽有意畫南屏

冬夜泊八赤懷施自勗

一番新寒客路中墨雲零落水天空故人將近似江月小艇獨眠多野風五畝未蒙行役力半生微有著書功明朝相見姑胥郭歲晚心期訝許同

小玲瓏山館對雪聯句

子月尚暄和（陳章）丙夜忽淒斂初爲雨腳凍（鶚）突作風色慘寒柝聲漸沈（姚世鈺）荒燈燄頻颭撒沙響虛

牖（張增）積素耀危檻被池生廉隅（章）枕角冷圭琰曙早起猶怯（鶚）氣嚴出未敢庭空亂回旋（世鈺）石怪競霜點緣隙罥若塵（增）堆檐覆成广禽飢觜難啄（章）兒戲手頻擘眯目疑復隍（鶚）失足防入坎毀茶多嬾埽（世鈺）惜竹重宜摵飄瞥竟聯聯（增）紛糅方冉冉有客船阻歸（章）相與袪再摻遙思大江白（鶚）但見同雲黯交飛射鶩鴿（世鈺）急陣灑葭菼玉峯迥可畫（增）銀浪疊誰犯匿影閉閑齋（章）促膝探祕檢宛然鶴延望（鶚）儼爾魚聚槮得酒歡喜生（世鈺）開爐噤瘁滅地主獨能賢（增）羇人自多感短景憐崢嶸（章）長年抱頷顑斲冰待過淞（鶚）鼓枻擬入剡何當問郵籤（世鈺）陽烏放朝昆（增）

看山樓雪月聯句

雪初晴月復清（鶚）氣矗屓光晶瑩（章）登層樓暢幽情（世鈺）炙冰硯温酒鐺（馬日瑨）澄萬象增雙明（馬日璐）廣寒府白玉京（鶚）竹聲瀉松影橫（章）籟既寂思已盈（世鈺）翦殘燭戀深更（日瑨）歲云晏志合并（日璐）

行菴雅集分詠寒事得宋子京修唐書

昔賢擅文章頗亦事豪縱太守書局隨風流只小宋雪深椽燭燒起草蛾眉從主人如此稀不作舞腰供液金黛墨語奇麗有時用區區王濬南輕議若聚訟

雪後同金江聲過直指菴尋韓平原閱古泉遺跡

委巷不知山倚山構蓮宇尋幽繙舊史定是韓王府佛閣踞池上寒藻搖翠縷有如半破月嵒畔一泓吐桃坡繚其巔歲久疑鬼斧當時勞人工用以貯歌舞（四朝聞見錄載閱古堂有桃坡十二級今山上遺跡尚存）折鼎尚包羞覆車孰禦侮文章累詞人（陸放翁作閱古堂記）姚冶慼遠祖（予家族譜載明州御幹子飛公家饒于財號萬半州娶韓平原三夫人號滿頭花者爲後妻遂以不振）同來近殘臘誰作雲岫主融雪添波痕半瓢爲酌取詎聞丞相嗔荒涼真閱古

除夕同江聲壽門堇浦甌亭諸君登吳山飲酒樓分韻

危闌徙倚靜無譁共惜流年赴壑蛇山轉晴光餘半壁渠添雪水貫千家牽連酒伴生吟思棖觸風情上鬢華只有故園今夕好翩翩目極後棲鴉

正月三日同敦復旭瞻汎湖至聖因寺訪恒公不值（以下丙寅）

開歲無事相與娛尋僧幸有三人俱笑披風帽上野艇靜聽柔櫓衝烟湖經聲出院自斷續山影隔林時有無筇枝定入天竺去想見磵鶴同清癯

送桑弢甫獨爲天台雁蕩之游

桑君江海人意氣頗超忽早摘銀案髭歸來臥松月開年雪載塗山情生勃勃蠟屐告我行健似橫空鶻前身打包僧游跡記髣髴自言昏嫁了詎使塵土汨先爲豐十訪次作矩羅謁攜影當朋儔扶杖卽隸卒拜號獨往生斯語庶非伐獨汎單鷗隨獨憩孤樹歇獨宿寒凌兢獨行翠窸窣獨吟嵒答響獨沐風晞髮獨眺俯鶴巢獨飲侵龍窟天台峙東南奇秀甲於越客兒失雁蕩晚出名駛突我有中宵夢往往凌崒屼輸君濟勝具先我結雙轍事

不婦子謀與爲嵐霞發竢君銜袖詩千載期毋沒

立春日雨中趙誠夫松江歸過訪

市橋昨夜駐吟篷春入幽人杖履中白髮增年非我獨閑園聽雨喜君同詩編歇浦經時客燈憶沙河舊日風剩有南華梅信近借書貰酒鎮過從南華君家堂名

同竹田大恒讓山二上人由九里松入西山坐冷泉亭作

久隔山中游妙友欣所從行行背湖色罙入春烟重方袍二釋子邂逅道氣濃平橋得小憩目盡西南峯秀色紛然來相與媚雲松中有不朽語挹之復無蹤賈長江詩人有不朽語得之烟山春透迤歷翠壑晴多斷幽淙亭影漾清泚寒碧鑑心胷疎梅爲我花芳草正丰茸徘徊拍闌干喚起澗底龍

白雲山房看梅

不知花好處直作白雲看磬在香中度山從枝上寒主人來亦少客子到應難只爲題詩計東風莫易殘

花朝河干草堂小集分韻

中春花信冷難齊吟客須教取次題故國雲山遲社燕草堂風雨誤朝雞河邊吹水添杯滿樓上凭闌放艇低頭白周郎苦相憶避人今夜宿湖西時少穆以七十生日避跡湖上不至

雨中許蒔庭春嵓招同誠夫笠人汎舟北郭看花二首

試問花餘幾舟游貴及時風輕搖燕尾雨細溼鵝兒紅素霏霏暗林坰漠漠吹一峯青乍破乞取晚晴宜

村轉疑無路平生數問津花閑上塘水雲裏皋亭神俗古知栽植人閑卽隱淪多君好兄弟刻意此憐春王象之輿地碑目杭州有牛僧孺皋亭神祠記

同作　汪還仁

皋亭春事勝酒舫閱游悰花渚隨風轉雲山帶雨濃魚爭落英去人向暮烟逢何必仙源裏纔稱物外蹤

同作　許　松

緬想桃源境皋亭彷彿同招朋尋曲渚蕩槳入芳叢雨過山如黛花多水盡紅迷津何處問雞唱綠蘿中

閏三月三日同人集湖上續修禊效蘭亭詩體二首

平湖重陰烟水相借眷茲餘月餞春迎夏溯沿勝事莫不代謝凡我苔岑讌娛清暇

羣公悅衿契布席臨芳流夜雨被衆綠雲與山沈浮重三復重月一唱還一酬漫言繼蘭渚興到非外求

初夏汎舟至孤山

弄晴小雨落餘飛水外西峯未夕暉滿地綠陰春去後幽禽猶道不如歸

晚出東新關同董浦甌亭作

背郭乍過雨晚涼衣上侵聊爲汀畔飯共作烟中吟燈影橫橋柵人聲出樹陰相攜多舊侶幽賞得

初心

題清溪寓樓

四月臨溪水清流直貫城千家翠綃舞列岫黛眉横日落收漁市宵分過櫓聲樓高閒白苧何事不勝情

謁餘不亭侯廟辭

餘不水兮粼粼涵芳茝兮白蘋侯之封兮水濱廟食此兮爲明神龜左顧兮何之繫侯德兮民思民思兮寓象車兩幡兮船兩旗侯山下兮欲旋風出廟兮泠然巫歌兮雩舞隨侯來兮靈雨

游慈相寺半月泉

秀岑數青蓮鬱然抱精廬出郭路匪遥短策破睡餘僧廚已過午寂寥冷鐘魚蒼髯韻天風渺若太古初亭空試一窺泉影蝕蟾蜍掬之冷沁齒碧華溢方諸映地佇開明在山妙涵虚緬彼南磵翁早負冰清譽館甥得東萊於此讀羣書飲水尋孔顔真樂恒晏如古人不可見落日歸烏疎

登吳羌山謁纖簾先生祠

言尋吳羌山孤峯拔雲起齋書名吳差定復傳譌耳井邑俯鱗鱗石路躡齒齒下有纖簾居清風被閭里先生值衰季擾攘中所鄙老惟守遺經歿但醊寒水荒祠傍社公惜哉塵滿几茂宰初下車行將樹逸軌（謂施明府）築堂增高明懷賢式浮靡我爲歌神弦再拜執筆竢

自乾元寺至金蓮磵

茗亭望南山窈窕穿翠麓洗心有風潭空影覆羣木年深寺亦殘飛鼠棲佛屋誰彈幽磵泉泠泠聲滿谷

施薜齋明府招集德清縣齋

寂寂重門掩幽禽見出迎蠶忙少公事吏散得吟情烟樹搖書碧溪風入酒清猶思臨宛水釣艇夕陽明

曉行阜亭道中

牽埭披衣有底忙水烟籠日共蒼涼客行十里又五里舟過下塘還上塘驅犢岸高青嶂近護蠶門靜綠陰長平生未了山游債處處唯聞佛土香

亡友吳繡谷墓下作

赤岸停孤艇青山對殯宫平生腹痛語今日淚痕中子守書無失（謂甌亭）人嗟命不融淩雲埋可得地下傲三公

坐安隱寺泉上

亭亭石蓮幢千載標覺路秧田鋪僧衣松蓋引客步寺門幽且深泓泉蓄復注林光射池影下見金碧聚疑有神物潛山鳥不敢汙我來鬭茶坐蠲熱欣所遇想見六月中行人屢回顧

留題廣嚴寺次鮮于伯機韻

臨平山畔訪仁祠我亦經過首夏時林下追從惟野衲門前來往但舟師護伽藍失河南象（伯機又有絶句云諸河南是護伽藍）窣堵波空元覽碑（唐元覽法師碑已不存）祇有僧房青竹好寥寥懷古一題詩

景星觀尋唐丘員外丹故居（并序）

予嘗讀韋蘇州丘員外丹還臨平山居詩又觀咸

淳臨安志知員外仙去至今山有黃犢嶺以嘗騎黃犢得名有曲竹爲員外遺杖所化又考陳郁話腴云行都城北五十四里臨平湖岸有山山有景星觀觀有丁真人祠祠有丹爐丁本唐人仕嘗爲郎棄官學道於此飛昇顧況訪之詩云五月五日日亭午獨自騎驢入山塢來到君家不見君下驢倚杖叩君戸驚起山童開竹扉黃犬搖尾銜人衣試問先生往何處云入山中采紫薇平明一去今未歸引我池中看釣磯池中數箇白鷗兒見人慣後癡不飛待君歸來君未歸卻復騎驢下翠微此詩況集不載久思訪其遺跡今年四月三日因安隱僧心月之導始得至所謂景星觀者殿祠東岳仁聖帝像前有杉柏二株奇古近千年物問丹爐及真人祠所在道士懵然不知獨門外有池水色渟碧上架小石橋疑卽況詩池中看釣磯處也裵回太息爲長詩以紀事庶幾有復其祠者

詩人成仙古寥寥丁員外今不可招斜陽照影入深塢參差碧殿淩丹霄殿前何有有杉柏千年誰見蒼顏凋我疑勁直經手種偶逃劫火遺山樵丹井填湮丹竈廢光景無復浮雲歊黃冠揖客老且眊問之不辨空頭搖只崇岱帝懾愚俗鬼炊虎獄何紛囂裵回門外覓行跡紫屏風動空池漂鷗兒飛去不知處逋翁當日過此橋高詞貞行已足祀遐舉況是隨烟飄（章蘇州贈丁丹詩高詞棄浮靡貞行表鄉閭）何人好事塑遺像酌以明水歌雲謠歸來故鄉莫惆悵自跨黃犢淩單椒山中秋冷桂花發往往弄月仍吹簫

游明因尼寺

阿姨師居近鼎湖刱造傳自陳黃奴向聞賜金出宮掖千年輿廢誰枝梧頹垣古殿尚宏敞暗覓分流水聲響幽花閉竹隱禪房忍草沿階叩方丈前朝淨侶多上流早脫愛網辭妝樓明眸不教二相墮幻質能將八敬修百年主席凡幾輩老宿無存少酬對誰人肯透末山機何處重尋隱峯妹今來儉薄檀施衰粥魚寥落誦經遲笑他洛陽急作髻不見文殊淺畫眉殘碑字剝苔痕綠（寺中有明天順年胡濙碑）對此彌傷人代速枝頭批頰盡情啼聲聲似奏無生曲

題驃騎將軍廟（祀楚申公包胥封號莫詳所自）

楚事蒼茫直至今何年此地出神林鄀亡始遂平吳志員在難酬入郢心古屋香雲晴靉靉虛廊風馬晝愔愔賜旛綠錦休重問木魅山夔不敢侵（元俞琰題廟詩呼童出示綠錦旛云是前朝敕賜物）

雨泊桐扣二首

晚際開襟共看泉山頭雲起野風顛白龍潭上飛來雨引我菰蒲夜泊船

三更雨歇冷于秋翦燭題詩劇未休四面亂蛙聲裏坐不知元在古杭州

樊榭山房續集卷五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續集卷第六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己

西湖競渡曲四首

熟梅過後水如天疊鼓初聞破曉烟三載王郎棚下夢何如閑上汎湖船予年來午日皆客廣陵故用王播事

竹風葵日共鮮新向午湖亭扇障塵試為樓家參轉語八分烟水二分人二分烟水八分人樓攻媿西湖競渡句也

簾影參差幾舸開傍湖亦有小樓臺綠窗翦舌教鸜鵒催看龍舟獨後來

青山四壓碧匳幽高處風光望裏收絕似東京舊圖樣彩旗橫過寶津樓

瓶花齋賦盆中小松用少陵四松韻

松於衆木中為性最堅强託根在盆盎鬱屈固不長雖無鶴來巢幸免蟻見傷想以醜怪姿Ⅱ壑難掩藏移青自遠舸分影臨清防我聞天子都名蹟游軒黃餐脂斮虎魄服粉祝桃康森然未盈尺來登君子堂赤日絕天地微蔭竈為涼兒童遭褻視豈知閱冰霜今晨暑雨駛彷彿龍鱗張拏雲莫便去奪迅天渺茫何如供嘯傲坐使永晝忘其下置拳石古色同蒼蒼

李迪秋原放牧圖為旭瞻作

角觿觿耳溼溼考牧詩中全物色天蒼蒼野茫茫敕勒歌裏西風涼西風老樹莽蕭瑟認得三朝畫師筆平顯題李迪畫詩歷事三朝老畫師縱橫直是谷量餘躑躅疑從畦種出暎坡蔽隴下層阿夕陽滿地沙草多一人韋裳轉首坐天晴堆積笠與蓑從來畜獸圖非易寧著青紅掃魑魅今觀此卷態逼真令我他年勞夢寐汪生讀書古人齊兼金購此索我題不如長五牸留二羝君看富如猗頓貴卜式無過西河河南兩牧兒

入秋酷暑七月十二日晚風月甚清遂有涼意

新涼有情助獨吟螢影熠熠照堂陰秋聲滿簾那可覓明月出樹如相尋今我不樂歲云暮古人已往誰嗣音扁舟後夜汎湖去驚起老鶴橫西林

中元夜同舒雲亭明府竹田甌亭諸君汎湖

游雲吹盡一輪孤碧漲光連裏外湖買得迎涼新舫子來看臥水玉浮圖柳邊夜笛清逾迥山際秋燈淡欲無共惜前汀好風露坡仙逝矣不堪呼

八月十八日同敬身觀潮

西風吹客出重城乘興聊為江上行買酒旗亭望山遠焚香野廟拜潮生喧呼兒女秋誇雪浩蕩龜魚晚弄晴欲學盧郎無賦筆老夫胸次尙崢嶸

沈侍御椒園於任城南池搆建杜少陵祠徵詩紀事

少陵游處剩空池傑構任城始有祠栗主應從許簿祀酒樓合配沈光碑繡衣風雅千年續飯顆忠貞異代師待我重來訪陳迹蒲荒菱熟薦深卮

病中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為首句得詩三首

滿城風雨近重陽病減情懷老減狂足輭杖藜渾得力耳鳴鞞鐸果何祥僮奴決意辭貧主醫匠收功試古方我已是非俱不問笑看梧葉墜虛廊

滿城風雨近重陽唧唧陰蟲夜漸長瘦比隱侯猶較倍愁應平子爲分將青燈難遣詩魔嬈丹鼎翻嫌琴客妨領取秋深閑意味不眠常是望晨光

滿城風雨近重陽及至重陽霽色蒼問疾客來時一二登高人想不尋常（時朱丈鹿田招集吳山登高不克赴）琉璃水淺盛新月瑪瑙天空映拒霜（梁簡文詩瑪瑙映霜天）誰道秋容麗如許閉門也有小篇章

次韻答平湖舒明府見寄

籍甚舒明府相逢恨最遲因吟湖寺句不減武功詩俗重持螯日官閑穫稻時自憐多病客搖蕩覓前期

寄樊榭徵君

滿洲舒瞻雲亭

衆中一握手翻媿識君遲夜月重湖棹秋燈古寺詩官身牽別夢樂事負佳時九日登高約黃花恐後期

謝甌亭送藥資

叩戶聲何急兼金餉病夫寧憂宋清券恰稱杜陵須衰賤君何取殷勤俗更殊朝來知有喜敧枕聽風爐

晚秋懷攝山舊游

秋氣澹如此孤雲迴未還病餘留幻質心遠屬名山古殿松聲冷中峯月影閑舊題嵓上字應是有苔斑

小雪日偶成

苒苒流年小雪催翻書過日興悠哉無兒北宇猶栽竹有句南簷欲問梅卷葉風多流水斷護霜雲薄夕陽開病餘自喜嘗新穀鼓腹清時又一回

題吳志行從軍圖

故寫軍裝作遠游比於客帳夢封侯書生有分垂青史烈士何當歎白頭草檄手閑秋巷冷淅矛語險暮雲愁不如共我跏趺坐千古貂蟬付一漚

雨

經秋成久涸浹雨亦知時稍破萍黏塊微通葉擁池寒烟飛不去暮雀宿難遲竟日支頤坐何妨類白癡

炭墼二十二韻

人生百寒暑奉養逐時變勞勞營裘葛佐以爐與扇扇虛本來風爐必熾炭便高門無嚴辰滿室麒麟炫銷烊不足惜下里詎能徧厥製惟墼良九九徵宋諺（宋夏至後諺云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出陸泳吳下田家志）屑之復羅之和泉若溲麪金椎脫其模砥石平逕澱南榮曝使枯坐待風雪戰一枚寘深灰杴火乃自衒初疑釜星隕漸比陽烏見皸瘃竟日除温馨終夜戀石墨儷京華木榧笑僧院命名瓴未燒許氏說非衍（說文墼瓴適也一日未燒者也）燕髡釋云坯與此同一傳（遼僧行均龍龕手鑑云墼塼坯也）又聞洪景伯嗜古有餘羨永初作官墼字出武陽縣（宋洪适得眉州漢武陽故城墼字云永初七年作官墼）士炭類則齊墼士技斯擅烘燎等儲偫取義無可揀禦冬鄙事耳瑣細安貧賤那愁郗穿墮漫學羊琇醼閉

戸起病餘觸物弄筆硯

杭菫浦招集寄巢戲賦冬閨用魚玄機和光威裒聯句韻 銷寒第一會

深沈子夜深沈院月底飛來青鳥三拂拭紅絲開曉鏡商量白紵製春衫無題慣入冬郎詠有信偏宜喜字銜夙習偶呼長命女今生堪伴善思男 維摩居士男名善思 斜河欲轉應斜眄小市初迎合小慙釀雪年光歸緩緩翦燈心緒話喃喃吳潮解送明於練楚岫相望矗似簪願作羅幬君是覆若為香瓣妾能含佳期箏柱參差定真誥琴弦子細諳舊姓曾憐碧玉嫁蕃釐記向綠衣參流連臘酎鉤藏醉取次花餳竈祀甘何事畏寒多晏起殘陽容易到梅南

鄭筠谷太史挽詩二首

引疾遄歸僅數年頓成一枕小游仙故人共惜風流盡造物偏慳水石緣新史同修長最擅遺經獨抱子能傳從今玉樹深埋後應有精靈在簡編

平生笑語樂通懷亦抱迂疎與俗乖自重德輿輕紱冕竟乘神馬外形骸記尋梅下三衣客 辛酉春偕筠谷西溪探梅訪太虛上人于梅花塢 忍過城東十字街 十字街見古樂府 酒伴寂寥吟社冷但餘帶草繞空齋

汪秀峯自松江載書歸招同人小集分韻 銷寒第二會

雪壓扁舟浪有稜載來書重恐難勝排聯清與惟同鶴增長多聞似得朋歸洛舊傳東野句 孟郊有喜盧仝書船歸洛詩 入杭新並蓼塘稱 元上海莊蓼塘藏書七萬卷 銜杯不獨相忻賞欲賃鄰居翦燭謄

十二月八日敦復招集餠花齋食臘八粥聯句 銷寒第三會

歲序何崢嶸 周京穆門 星紀忽已帀八葉抽蓂莢 金志章江聲 五德重漢臘吟社邀藝聯 樊榭 山館喜簪盍浴佛東京遺 梁啓心薌林 設供西竺法溉釜精作糜 丁敬龍泓 析薪燎以蠟果兼檜殼膚 杭世駿菫浦 米槩升龠合釋之復揉之 全祖望謝山 載剡還載搯濾泉力斧冰 顧之麟寸田 蒸餾氣焚蒳汩汩醅汎缸 吳城甌亭 濃濃乳傾榼宿辦勝咄嗟 丁健誠叔 早起占噬嗑坐疑集栴林 汪啓淑秀峯 園如禮花塔不待木魚呼 穆門 何煩齋鼓豁素甌滿同盛 江聲 淨饌齊一呷甘芳滑流匙 樊榭 磊塊利用梜羣喋訝水凫 薌林 餘瀝施簷鴿口香聞諸天 龍泓 腹果傲古衲利益瞿曇云 菫浦 家風靖師答緬思烹穀初 謝山 軒后澤溥洽玉井象昭垂 寸田 橐饘紀職納人皆依食住 甌亭 俗始理生陋貴或糅元黃 誠叔 三品侈和雜貧或點齏鹽 秀峯 七寶爭嘬噬或詭名目奇 穆門 料斗說閶闔或困衆指繁 江聲 鋪歠沸吹飲無傳放翁詩 樊榭 膏載叔庠劄寒持濟軍飢 薌林 晨炊恤僮乏何如我輩閑 龍泓 文史共歡狎蜡飲用上寅 菫浦 談議資某甲嶺梅吐萼纔 謝山 山茶破紅恰騁辭筆紛飛 寸田 搜祕神有咯節物鬭朋戕 甌亭 故事徵梵夾流連至纏黃 誠叔 新月照簾押 秀峯

臨平道中

隄畔人家望轉遙映山臨水竹蕭蕭風回微雪瓜皮艇雲破平林板凳橋

張龍威招同陸南香紆齋耐士諸君集弄珠樓

爲選東湖勝相攜上野航層波圍酒地踈樹入漁鄉舊雨前期在新晴客思忘十三回月子流照一樓霜

東湖月出回船中流有作寄舒明府

留人月似東湖主也逐船移浦漵開直擬君山吹笛去渾如神女弄珠來寒驚白鷺一羣起春逼蒼龍七宿迴尙憶連宵趨府客不同娑尾試深杯

葉東宿招同人集德藏寺僧房以食隨鳴磬巢烏下行踏空林落葉聲爲韻分得磬字

突兀雙塔昏斜陽下荒徑離立僧影收林葉已無剩茲游值深臘吟伴有高興作禮觀師瘞環洲微汀瀠殘碑不可讀遺恨入烟磬蜂房自開戶初筵潔早飣茶聲沸庭陰月色破池暝寺有山月池微意窅莫尋清言往如贈伊余淺學人久習迦葉聽願參滄浪禪勿作小乘證

葉迎坡陸紆齋鮑咸吉諸君招集南莊探梅

春到江南早一分林亭窈窕集同羣巡廊共訝溪痕活坐石偏忻鳥語聞幾粒松風留舊臘數椒梅意動斜曛故園歸去辛盤近回首離情指暮雲

同作　張雲錦

一棹荒寒路幾經殷勤梅信報園丁人來淺水綠邊汊花閙夕陽紅處亭昔酒香仍消酩酊春懷淡欲入空冥試燈節後應全放待折橫枝向膽瓶

汎舟出東新關至皐亭看梅同周穆門杭堇浦梁薌林丁龍泓吳甌亭汪秀峯作以下丁卯

春山秀北郭悵望情有餘中藏萬樹梅白雲誰所鋤獨往興易盡高唱孰起予同舟五六人皎若英瓊琚推篷認芳草把卷沿清渠斜陽纔半嶺薄靄風四除撫迹已成昔言歡方在初幽姿照水際的的久離居

晚由金家堰步至崇先寺

一峯抱花迴不知凡幾里遲日落未落散策從此始石梁跨澗空苔枝皆倒倚入寺罷晚參僧堂寂如水詰曲取微徑返景照花裏瀰漫徧嵓壑春透無剩蘂乍疑吐佛光白毫映霞紫復訝妙香生馝馞得禪髓盤桓憩松根結茅擬來此何必問通波遠尋光福市

宿皐亭山下田家

山中無節物新月在茅檐主人肯留客遂爲信宿淹夜久春氣和露下衣微霑步步踏梅影畫格參濃纖悄然諸峯靜不覺更漏添歸尋一枕夢酒家指青帘

游中塔院遂歷上塔院

橫山分小支犖确勢如窘長林交青蒼老藤結蛇蚓中塔峙其半新構極峭緊稽首問導師燈傳本無盡真歇了禪師有無盡燈記輕陰羃屋角欲去且復忍須臾

裂層霄幽禽語相引槃跚到上塔修竹密于鬟懸崖曠以平古榦壓巉嶙冰花間綠雪微鏬見遠眇相對澹無言笑爲東風嘅傳聞塔中仙在世只悲憫至今山君馴夜護階前筍（上塔歸藏真禪師有伏虎事）

桐塢

桐塢我舊過陰森翳叢篠隔林見梅花謂是山月曉花深不辨徑地寂唯聞鳥但看香雪繁似覺青翠少此中饒僧廬粥魚出烟杪後游鬢絲增初春澗聲杳無事爲佛事益以詩自繞

下塔院（有月明杲禪師塔一名月明菴）

臯亭西麓深名僧樂幽阻誰知下墖藏亦復近在渚（菴前有大池）門前萬梅龍玉鱗待飛舉或蜎然若盤或凝然若佇俛或若攫翹或若將語涵吐逆風香供養藥上侶當年日中機委蛻捷無拒何處閟真空晚鐘清一杵

撒沙夫人廟（相傳神爲倪氏女南渡初避寇奔匿蒙犯風雨瘡痍而卒里人葬之山中後金人南侵神著靈異撒沙退敵事聞封爲護國夫人建廟祀焉）

臺殿高切雲北山山半出下視花海鋪上蔭松障密薄暮一躋攀迴風送蕭瑟翠帷映金燈香霧蒙玉質在昔建炎初兵氣纏駐蹕神生正笄年走避致愁疾守貞隕空山退敵合仙術沙揚灌壇雨氛蔽東皇日傳乏更生文記無令升筆惟有村女兒酌醴歲勿失

哭趙谷林四絶句

卅載心交類飲醇道南宅近更情親誰知漸老多寥落纔入新年哭故人

踈泉移岫不離家扶病猶思踏月華寂寂西池人定後吟魂應是繞梅花

徵車同上話晨昏往事回思一斷魂可惜空摩烏集闕而今忍見鵀巢門

短牋猶在淚痕多萬事風花瞥眼過還似修文深巷裏十年殘夢喚何波（用林艾軒哭徐删定詩意）

臯亭雨泊同穆門堇浦甌亭

月黑臯亭夜色虛一篷風雨傍閑漁蕭蕭破夢三更後恰恰欺花二月初小舫得爲聯被宿深村大好閉門居篋中幸有吳牋在滿幅春愁翦燭書

携李舟中春寒

風尖篷背雨初乾笑攬茸裘且自寬百里圖經吳界越三朝天氣暝翻寒周遮鶯語依前澀禁勒桃花不放殘漫道單棲最惆悵陸家賦後詠尤難

宿張龍威藝舫

移船來柳浦爇燭坐書巢隱霧城烏翅垂星屋樹梢詩從謀野獲人是出門交掃榻能留宿寧辭酌滿匏

東湖嬉春曲張龍威席上作

深㚣鵝黃淺撥醅出城便逐野鷗來東湖小有銷金處老子嬉春第一回

水檻花廊位置存南莊易主石無言人生何惜尊前醉幾見平泉到子孫

一片波明與泖連水西亭館矮於船杏花淺破紅闌笑似喚韋娘向酒邊（明嘉靖中禾妓杜韋最有名）

報答春光有數公弄珠樓外夕陽中留連須盡湖

天景莫待明朝雨又風

葉迎坡信臣陸紆齋耐士招汎東湖分韻

晴波渺渺鴨頭新比日貪緣不厭頻草色居然迷客子花光也復惱禪人(時南屏讓公在坐)湖頭舊俗工挑薺船尾行庖細膾鱗莫道無山供望眼天邊九點淡螺皴

當湖馮孝子(錡)扶櫬歸里圖

萬里雲中櫬扶持淚滿襟山行石齧足江渡浪驚心歸葬神應助捐生願更深孝家看表里竹帛照來今(南史太原王知元居剡縣丁憂哀毀而卒陳宣帝詔改所居青苦里爲孝家里)

曉次臨平風雪大作晡至皋亭始晴三十里中桃花正盛亦一奇也

歸舟火急趁花期作冷開晴故弄姿粉灑亂紅飛雪裏金泥碎錦夕陽時雲山烟水如相護酒幔茶檣任所之萬事豪華付公等天公此段獨吾私

小寒食日同穆門鹿田江聲鸝亭諸君汎舟湖上用楊鐵崖花游曲韻

滿湖春靄山空濛雨微潑火花從風畫船平底如屋裏撐入琉璃拍天水藏鴉門外水侵門霏霏吹溼綠羅帬松鬣券臺延細步紙灰不到逋仙墓諸公豪氣忽飛來笑看湖小坳堂杯喚起龍吟戛銅椀墨汁淋漓污詩版酒邊應記儂家西卻借少陵翻舊題白頭那作砌臺使楊柳三眠橋第四吟成何用康成箋年年願續花游篇

城北汎舟看菜花同人分韻

三四吟朋一葉舟踏青過後菜花稠連畦金粉雌雄蜨十里斜陽子母牛北郭不來游女賞東風都屬野人收分明佛界周遭外襯出紅橋碧玉流

上巳日同人攜酒酹顧丈月田墓兼修禊事於湖上仍用楊鐵崖花游曲韻

人春水厄如王濛鬢絲輕颺茶煙風佳辰解禊晴景裏一桁浮嵐低著水人生安得追羨門人清抗手接飛帬夙好殷勤迴故步酒香草碧鵑啼墓知吾曹不詎復來(北魏裴伯茂卒友人常景李渾等十許人于墓旁設酒置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傍湖亭館看流杯山茶初開大於椀柳外歌船催蠟板嬌鶯雛燕度橋西凝望何人控月題若箇當年花鳥使樓上垂垂簾影四呼童著意擘吳牋爲君重賦蘭亭篇

吳甌亭招同人集繡谷亭看藤花分韻

空亭老藤一千尺高格出屋枝連簷纔過穀雨好晴色入門蜂子喧聲添春風披猖花爛漫香氣直透鄰家簾當年亭中老居士(尊甫尺鳧先生)芳時招客情所忺昔遊已逐仙夢斷但有遺墨留霜縑郎君愛此等嘉樹廿年杯酒還重拈話久飛英墜朵朵坐來弱蔓搖襜襜乍疑天女下雲際華鬘麗綴垂蜚襳瓏瓏壓架閑新葉青帝弭節遲朱炎歡場況是害馬少拇陣更數潛蚪兼席中不飲莫如我看客傾盡知無嫌更誦淮海藤陰句感舊滿襟清淚霑

送舒雲亭明府還京二首

送春兼送客湖上夕陽船欲折蘋花贈相將別思牽後期如此水前事只經年不斷吳雲影迢迢直至燕

知君風雅意爲政及前修夢裏烏仍哺官中犢尚留郵籤攜盡室津樹引扁舟長物隃麋在何須二頃謀明府酷好古墨購數十笏以歸

同人集汪抱樸復園送春分韻

楊柳池塘十畝寬綠陰陰處有餘寒青梅薦酒情何限白髮傷春別更難繞徑殘花閑步屧點波細雨獨凭闌年年迎送常如此翦燭題詩且罄歡

五月十五日客廣陵馬半槎招集小玲瓏山館爲展重午之會出諸家鍾馗畫索題

予得出獵圖

老馗駿騎風蕭蕭一陰生後爲夏苗嘯梁之類聚若齒屬目用命無敢囂後勁拏鬖各有執繩牀背負攜罌瓢唐裝挾簿似從事數獲且待盛諸簝前驅何所見醜怪兼跳踃或對持赤棓肅若官趨朝或牽黃臂蒼或鳴鉦吹簌或建中軍鼓鞹鞹振雲霄或樹大將旗獵獵吹招搖元豹或鎖掣豪豬或叉撩此皆偶中耳老馗沈機密算慘不驕半塗突出邅跡虎相顧動色馳羣驍蹶張在地弩交彀投石向空距獨超揞喉戈長夾大斧欲除世害袪倀妖天寶年閒楊李輩翼而冠者如虥貓老馗胡不殪其黨忍使三郎遠幸萬里橋今來畫裏展重午徒然策勳酹爾桂與椒

廣陵苦熱賦何處堪消暑四首效香山體

何處堪消暑暑消泉響邊竹中驪白雨澗底瀉青天淅淅侵肌爽泠泠入耳便韜光石橋畔憶此已翛然

何處堪消暑暑消幽洞邊佛棲深作屋仙遇別爲天乳滴絺衣冷泥行竹杖便青林通別竇赤日更淒然

何處堪消暑暑消深塢邊雲多中有梵篁密上無天襛襶人誰到拖挐性所便法華西去路山翠正蒼然

何處堪消暑暑消僧閣邊松風灑翠壁鳥影渡湖天蔬食安清儉樓轃學靜便南屏讓師在懷我定殷然

邵文莊公温硯爲西疇作温硯銘暑有發冰寒有韞火既濟且和燮理在我彼鼎我硯制殊義同汝華汝從惟金在鎔功成斯文而不自有左右實諸歲寒良友二泉邵寶著錫山安國製

梁溪江左勝山水清且幽扶輿磅礴氣多產賢達儔邵公早解組吾道困幽憂北寺毒朝宁南陔樂林丘後來高顧輩公先導其流東林事孔棘不及公優游觀公温硯制椒物匪琱鎪讀公自造銘寓意深可求漫學水火爭當效燮理謀彼鼎或時覆我硯常有收範以金從革湯沐合賜休貯以石虛中卽墨行封侯功成在構炭文出如蒸餾耐寒此故交附熱豈足侔安氏邑大姓膠山理菟裘重祠李忠定公撰迎神謳安國重建膠山李忠定公祠公爲作記侍公超然堂堂在二泉書院艮冶爲公鳩牽連宜得書捧硯榮全牛方君雅好事什襲比琳球拓詞費氊椎徵詩徧遐陬當共竹爐卷惠山有王孟端竹爐詩卷永永傳千秋

方君任見示後周西嶽華山碑且索賦詩天和二年万紐于瑾撰文趙文淵字德本奉敕書

方君好古人共知探討金石忘飢疲炎暉堪畏早過我手示宇文西嶽碑非狐非狢本篡竊明月墜後魏祚移天和之際主英毅關中形勝邦家基素祇首重豫州鎮嚴恭祀事無敢嬉文先歸美亦有體詔晉公護殊可嗤禮樂應自天子出奈何冢宰侈其詞（碑云大冢宰晉國公任屬阿衡親惟旦奭跡諧六樂緝熙五禮）使非含仁（殿名）平內難神器不待楊氏窺題云万紐于瑾撰系出唐裔賜姓爲當年代族九十九此其一耳居山陲（趙明誠金石錄後周延壽公于實頌碑跋云實謹子也謹後魏于栗磾子洛拔之後余家有洛拔子烈碑云遠祖在幽州世有部落陰山之北有山號万紐于者公之奕葉居其原址遂以爲姓）典午推寅世遞嬗因生胙土紛難追文淵隸書兼籀篆奉敕稱字固大癡裹回更憶達奚武請雨華岳剛同時攀藤直上玉女頂白衣見夢甘霖施於今江介方苦旱安得長吏虔如斯爲君賦此已夏杪客窗悵望涼飈吹

題嶰谷所藏郭河陽寒風密雪圖

宋已無李成寒林尺幅徒强名今尚有郭熙官畫風雪重見之主人云此來京師珍重出自我友貽不用明窗拂蛛絲滿堂寒色動鬚眉峩峩羣玉峯下積陰靄濃皎皎千樹瓔上絕窮鳥影但聞虛牝怒號飛湍哀馬蹏得得翻銀杯擔囊危棧胡爲哉誰家寬嶂柴門開别有凍粟生樓臺浦漵一色相縈迴幽人高臥無人猜熙寧天子多清燕詔遣從容埽東絹是時相公成法變豈悟涼雱將集霰圖成高張清暑殿不數十年同席卷璽壓明昌眼中見歌聲又唱青山轉（青山轉亡金時謠也）寶繪流傳仍自汴零落宣和幾宮扇何如坡谷詩才擅發興春山玉堂院

秋日嶰谷半槎餞予平山堂分韻

何限憑闌意披襟已颯然天清隋苑樹秋蕩海門烟旅望無千里留題有卅年離心逐涼葉先墮遠峯前

八月十七夜吳甌亭招同人集吳山看月分得風字

今年陰雨秋正中重修翫事開晴空吳剛斫卻桂花朵清光要與朋儕同伍子山頭試飛步石闌干外何迷濛萬家樓閣墮烟海但見幾點疎燈紅羽人把酒勸客醉吹笙更喚雙玉童曲終老眼忽搖蕩霜輪漸上滄溟東一痕礙缺勢尚滿古時不見今安窮怳然置我素鸞背乘此浩浩青冥風下視城郭皆倒影微茫莫辨江山雄平生每笑塵世隘膠膠擾擾如蟣蠓虛明無礙拓胸次羣仙招手蓬萊公只愁淪謫任游戲依舊石畔聞鳴蟲三更露下且歸去回頭碧樹窺玲瓏

秋日同穆門江聲蔎林竹田甌亭汎舟至湖心寺

小別湖光又共探放船秋色偏西南青山白鳥大圓鏡折葦枯荷古佛龕人影靜隨雲影倒詩情淡與道情參涼風最戀蕭條趣漫倚前汀漱晚酣

九日同全謝山吳甌亭諸君遊城東報國院

寂寥九日也悤悤乘興同過古院中蔬圃蟲鳴秋

境界竹房人語佛家風黄花且止盈樽酒碧水聊窺兩鬢蓬更有斷腸成昨夢神清無復到城東(昔待生聖幾嘗同遊此今下世已十年矣)

月夜唐棲舟中同謝山作

故人襆被共出城疎林明月唐棲行悠悠徒抱文字癖落落但話江湖情四十五日夜方永一百八聲鐘最清朝陽初上睡翻著船頭已見含山迎

溪行

溪行甚竟日枝港雜清渾晴景開帆色微霜落水痕詒魚黄葉市誇酒白蘋村物價年來貴飢驅不復論

與謝山偕往廣陵予至吳門疾作遽歸謝山有詩惜別次韻

生來偕祐偏多病同往林宗又失期兩點船燈看漸遠暮江惆悵獨歸時

歸舟力疾游烏戍三寺各得絶句二首

密印寺(梁昭明太子讀書處)

青墩烏戍近比連蟹舍菱塘繞一川病客愛來尋古寺前生或有打包緣

霜葉蕭蕭下古廊人傳帝子讀書堂蕩舟去後生天早免見青絲發壽陽

普靜寺(沈休文捨宅)

梁朝佐命齊家令燈暗伽藍長野蒿捨宅捨身應一例暮年何止懺分桃(沈約懺悔文云淇水上宮曾無有幾分桃斷袖亦足云多)

冷落僧房樹下閑瘦腰想像獨裴回秪憐一代風騷手邢邵曾容作賊來

壽聖寺(寺塔俱梁時建宋陳去非居此有芙蓉浦月華池)

晴日如春望轉迷興來踏徧幾招提雲光東塔過西塔水勢車溪入爛溪

風鐸交喧寶網新(時寺塔新修)　閒齋小住覓遺塵白頭落托詩名賤空憶芙蓉浦上人

餅花齋百八瓷酒器歌(吳君尺鳧故物令嗣敦復乞詩)

君不見鄭泉酒人稱大戶化身願作陶家土繡谷先生歸道山酒器駢羅一一精魄聚何年篚坎六四爻有酒用缶不用匏弁星值斗斟且酌鏤金刻木徒相嘲綠瓷賦鄒陽風氣自此開孝威綻叔夜杯與夫柴家雨過天青好顏色俱隨劫火去不回瓶花齋中霜葉亂觴客香醪互持玩建甌高捧兕豪圓定盌低傾紅玉半中受五斗甀製同小則二升之觚四升觶其數一百八件有如念珠曹麴部風流舊公案前明供飲瓷最多永厚宣薄羣摩挲串金番蓮發五彩蓮房桃實交雙柯醮壇茶琖肅皇造今日坐上驅使卷白波只無穆廟窯僻畫於焉託彷佛廣川屋壁東昏閣酒德未終色荒作追思雅意潘哇削法士毋譏腐腸藥長公繼美清且賢醉鄉之後人爭傳要客更唱飛朋戕衛公故物胡能然就中我愛小觥船不醻亦復堪流涎鬢絲禪榻非當年故人久作騎鯨仙

同作　張雲錦

繡谷亭主嗜古兼好奇百有八種傳酒巵瓶花齋中我曾到張筵惜未一見之紫藤花開復花

謝此幸不與銀杯化或云數應寒山鐘鯨吞彷
佛聲春容或云數合牟尼珠戒彼沈湎列座隅
以我觀之殊未是觥錄事司即在此一器祇宜
一客專大戸小戸分陶埏惡客僅許鷄背琖放
士頻勸花棱船定州之白汝州青兼以越州秘
色之鮮妍或淺斟而輒止或急觴而遞傳乃信
道不離飲器千鍾百觚有深意負才不遇可奈
何徒留手澤今傳視不羨蘇晉曲室五萬枚還
勝元載熱物三千事故家篋笥寶金玉爭及佳
瓷能不俗式彷考古圖燒從提舉局（留青日札宋南渡有邵成章提舉號邵局置窰造青器）椶眼蟹爪新製摩瑩粉堆脂
芳氣觸（博物要覽汝窰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椶眼隱若蟹爪）前明
窯器列朝分雞缸尤推宣廟獨縱遲名酒瀉餘
杭歷歷籤題看亦足

慰意林悼亡

難問高穹竟渺茫看君憔悴鬢新霜情如微子偏
傷逝（時先有令兄谷林之痛）才似安仁又悼亡多事雁聲啼
夢破無端魚目照更長春椒將獻高堂壽應滅中
宵淚兩行

歲暮連雨初晴竟不成雪

夢破南窗海日烘嚴凝纔罷雨兼風徒傳龍媪祈
冬雪不遺鴉娘呪歲豐李峴幾時令粟賤孟郊底
事坐詩窮一旬尚遲青幡信催取天花落半空

（以下戊辰）

元夕集吳甌亭齋中賦武林踏燈詞四首

即漸冰輪特地圓幾年無此好燈天若教兩夜添
晴色不負錢王買夜錢
鬧蛾叢裏鬬新妝去點吳山十廟香學得吳中低
髻子阿誰百媚在中央
詩人家住薦橋街處處看燈此處佳翻破存齋新
樂府底須碧玉拾遺釵（明瞿長史宗吉居薦橋見歸田詩話有燈詞十五首）（甌亭亦居此地）
雙柳垂鬟竹馬迎映紗籠燭最輕盈兒童也識
熙朝盛一色春旗寫太平

舟行餘杭道中入西溪同穆門鹿田江聲菽林龍泓柳漁竹田甌亭作

昔游大滌山蒼蒼在天際扁舟似向之轉鼓溪口
枻春晴多斷流芳信恐成滯尋真遠未就假道紆
有計隱見數峯尖屈曲隨岸勢居人盡田家宿處
問漁翁日落村煙生疎梅耿幽翳今宵話燈下身
事同不繫

西溪山莊曉起看梅

入望林端白幽禽出竹飛地偏春作主花好客忘
歸香氣濛初日橫枝近翠微逃禪工畫本千樹見
應稀

西溪山莊有感

闌壓垣衣戸網塵嫩寒惻惻那禁春一池好染羅
帬水只照梅花不照人

汎舟河渚過曲水秋雪諸菴二首

蘆錐幾頃界爲田一曲溪流一曲煙記取飛塵難
到處矮梅下繫庳篷船
經幢宛在水中央春旱渾疑水亦香白髮老僧無

一事齋餘分供與魚王

永興寺觀綠萼梅

西溪風土我所愛衆香國裏紛脩態元章大叫梅花王永興二株乃前輩揭來日晚佛屋深竹翠嵐陰交睕曖無多落照上花梢賞會令人增感槩少年見此全盛時盈畝空園被花礙巡簷斛斛堆綠珠染袂珊珊潑濃黛一株忽受冰雪折空腹髐然古根在扶持不得山僧力槎枿仍抽凍蛟背疎花數點生意回倔强天教閱人代海月多情魂爲返松風相呴寒先退題詩苦憶東澗老祭酒親栽今豈再（梅爲明神廟時馮具區先生手種錢牧齋有共憐祭酒風流在不惜看花道路賒之句）隔溪橫笛莫輕吹一勺清泉向花酹

自木橋至宋輦道中作

籃轝行穿曲復深春雲淡淡竹陰陰平橋正對青山出古道曾傳翠輦臨燒筍他時成故事探梅此日有同心嗟予會逐風埃去禪板詩瓢約重尋

南屏山房訪讓山上人

經年阻幽踐覓路出高松湖色浮空曲雲陰過別峯禪餘寒尚在話久午初逢自笑瘦居士偏宜筍蕨供

同讓師汎湖看新柳

隄上無窮柳春來那忍攀絲長初蘸水綠淺不遮山煙態思前日風情媿老顏阿師觀物幻相與棹舟還

七寶山三茅觀同人春望

玆辰風日美閑客此閑行竹暗青藏磴江春綠抱城唐鐘隨火去宋牒與苔平鶴背茅君下應悲世幾更

花朝雨中同人汎湖分韻

六扇青篷載雨低雲行只在衆峯西飛來詩句渾如溼催放花心半未齊罰琖乍呼鶯屬玉游驄不到惜鄣泥畫成水墨施家樣剩有袈裟許共攜（時恒公在坐）

薄暮出湖上至恆公方丈同人分韻

好遨今尚有遺風（陳唐鄭云杭人好遨自綏綏歸曲始）春月招尋得數公掠段家橋昏綠外到孤山寺水煙中靈雲舊話桃花在慧遠心期蓮漏同此夕清歡應不寐將船留繫曲廊東

春湖夜汎歌

晴湖不如游雨湖雨湖不如游月湖（二語出明張合宙載乃當時杭諺）同時看月兼聽雨二事難得魚熊俱沙外登舟櫂徐撥天融山暖雲初活水月樓邊水月昏（李諤戒菴漫筆云杭湖船精妙者曰水月樓）煙水磯頭煙水闊（葉公祠乃張太宰煙水磯見錢心卓筆記今曲院風荷亭子皆其地也）尊前綠暗萬垂楊月痕似酒浮鵝黄一片蛙聲遙鼓吹四圍山影爭低昂此時坐上各無語流雲走月相吞吐欲潤冥冥隄上花故灑疎疎篷背雨合成芳夜銷金鍋繁華千古隨逝波誰把長橋短橋月譜入吳娘暮雨歌雨止依然月不見空裏湖光白如霰歸向龍宮枕手眠粥魚初喚流鶯囀

四照亭曉望

孤嶼亭空歛曉煙裌衣初試嬲輕便諸天宮殿琉

璫上二月湖山錦繡前紅雨欲飛鶯宿鳥碧波不動待游船詩成散入城中去破費家家十樣牋

雨中柳漁招同諸公汎舟北郭看桃花用少陵江畔獨步尋花韻七首

逞晴預作看花約無奈一宵風雨狂司家橋頭進船路三尺水滿上魚牀

天桃穠李上河濱雺雺濛濛溼好春雨師若借霜威避東道應知是主人

村迴港曲見漁家帶雨飄來幾片花盪槳應知有春色打篷幸不在天涯

半山山半出雲烟無處花多不可憐七娘子廟何人到折取繁枝供几筵半山七娘子廟崇善王妹也見咸淳臨安志

不辨花源西復東年年花事雨兼風鴨頭依舊十分綠人面可如前度紅

柴門臨水自成蹊吹溼青青酒旆低桑眼含時未蠶浴花枝重處有鳩啼

莫愁衝雨回船早明朝看即落紅催老夫一春好懷抱不向花開何處開

放船自孤山至湖心寺作

山螺翠寫午晴餘艇子沿緣興未踈草比帬腰猶淺淡水如鏡面更空虛載來雙笛楊公濟坐共孤禪孫太初前輩風流應不遠倚闌斜日為躊躕

宿南屏讓公房用東坡病中獨游淨慈韻

笑拖雙屐入空山借榻松風竹靄閒得得來遲如有約騰騰游好許誰攀禪燈照影詩皆瘦客枕和雲夢亦閑更愛點茶三昧手火前曉試不知還五燈會元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放曠郊野謂之騰騰和尚萬水千山得得來貫休句也是日與讓公汎湖歸故云

曉發南屏渡湖歸舟中寫望

乍解輕舟曉色交僧房回首小於巢一湖春水窺山影十里初陽上柳梢爛漫狂名幽鳥識參差老態野人嘲游蹤未逐香塵動遠聽漁榔隔浦敲

三月三日同穆門蔎林竹田恆公酹顧丈月田墓兼修禊湖上分得之字

料峭東風上巳期故人一去更何之經年來酹橋公酒此日空題逸少詩渲碧湖寬春雨後滲金山好夕陽時回船不盡餘寒意安得英靈共此奇

寒食日同穆門西顥集湖上時西顥自閩中歸

水蒲風柳綠黏天有客初回嶺外船冷食正宜供輭脚幾年相見各華顛茶香僧舍催新火花落湖隄逐暗泉他日幽居如可卜放生社約白鷗邊

晚春初霽大恆讓山二上人招同諸公集南屏山房看湖上新綠分韻

衆壑斂殘雨高窗萬綠添風光動深樾山翠滴虛檐密映晴絲卷香分細草兼下方新畫就濃黛染重匳

樊榭山房續集卷六

樊榭山房續集卷第七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庚

月夜泊吳江

蒹葭望極淨無烟小泊秋娘渡口船對月心情多往事阻風滋味又今年江空列宿依人近夏淺餘寒與水連正是清和好時節潛蚪光動不成眠

游水木明瑟園簡陸茶塢二首

小舫閑停岸輕輿遠繞村言尋甫里宅不減辟疆園水氣涵虛閣山光隱短垣夏帷紛衆綠暫此息塵喧

僂指中吳勝如君有幾家亭留高士跡中有介白亭為吳江徐高士舊隱賦並小園誇朱竹垞先生有賦鹿柴陰連竹魚幢俯浸霞主人何處去山僕且擎茶

由上沙登靈巖山寺

山迴似馬奔天低但鶻沒籃輿上沙來吳宮問禪窟酸嘶歷甗巇喘汗淩坳凸人勞怯衰步徑轉得清樾君王昔游宴鑿翠構華梲誰知水犀沈永作金仙謁屧廊既湮蕪琴臺空突兀皓然太湖陳勢欲吞溟渤東西雙黛浮帆影望超忽鴟夷去不回古豔久銷骨焚香禮斷埼捫苔讀遺碣擬聽夜泉聲松閒弔烟月

元僧惟則師子林今為齊門某氏園泛舟往訪閽者以閨人居此辭焉悵然有作

名僧遺石在迢遞訪前塵北郭圖難覓徐幼文有師林十二景圖東林社未湮不逢澆竹叟偏住散花人悄悵迴船處温風蕩綠蘋

召伯埭

開帆廣陵郡似別故鄉時古埭傳遺事垂楊繫遠思鳴鉦估客舫吹笛女郎祠稍喜湖天闊風蒲舞鷁鶿

淮城寫望

旅泊孤城外長淮入望勞天形倚蓋遠水勢築垣高快雨鳴葭屋涼風透苧袍重過枚叔里蕭瑟感顛毛

午日淮陰城北觀競渡四首

此日家家喚艇行一灣野水是新城無人更說防淮事烟柳風蒲到處生淮安新城為明福藩時築

驚飛沙鳥兩相呼鐃鼓緣流引客娛不分午風涼似水為他兒女颭釵符

誰家林際小園亭過盡豪華物態零幾折虛廊通淺渚壞橋無柱上浮萍

吟朋應是憶天涯舊曲樽前小字斜丙寅午日與甌亭敬身諸君湖上賦競渡曲猶有浴蘭遺俗在晚來閑過賣漿家

晚渡黃河

聞道呂梁險東分此地寬緯蕭詢土俗翦紙祭波官落日中流赤長風五月寒高堂念游子舟楫報平安

嶧縣待牐呈沈侍御椒園

京洛十年別相逢鄒魯閒汎舟君有役時椒園以催賑至山東倚楫我多艱官燭南牀話離杯北路顏高情得津送圓月墮前灣

過微山湖

青山去遲遲風柳吹靡靡湖空生白雲何處弔微子

魚臺道中爲春秋棠邑魯隱公觀魚處

推篷纔睡起入眼似江湖小鴨隨孤艇連山出短蒲矢魚沙戶慣厗馬水村無且喜緇塵避甯愁好句逋

南池拜杜少陵祠

太息杜陵叟空垂萬古名文章羈旅賤身世腐儒輕勝地跡猶在荒池風自清迎神有新曲讀罷一含情祠爲椒園所剏有碑甚工

避暑河干佛閣時守牐任城六日矣

守牐復守牐一朝還一朝淹遲如此少熱惱豈能消佛影依高棟天風對麗譙他時思在莒只合樂顔瓢

嘉祥書所見

落日嘉祥縣人家早閉門如何大陵氣偏照阻飢村怪鳥兼遙哭殘蠅聚亂墦二東齊澤徧猶有未招魂

六月六日舟中寄查蓮坡

六月六日寺前牐客子枯坐愁書空岱雲膚寸幾時合汶水涓流何日通豈有詩篇傳濟北漫將米價問江東時聞江浙米價騰貴美人咫尺勞相望尚隔津門烟樹中

題查七倫鏞白圖

風流橫漲橋東客河上相逢各行役鬑鬑三十頗有餘未點吳絲一莖白幾時阿堵爲傳神苦吟幻出郊島身平明攬照忽自訝春苗那作霜菅新如予衰老藏漁釣偶逐風塵供婀笑刀圭乞取涅難緇輪輿長楸衆年少看君射策銀案前頷髭早摘何翩翩從今鏡鑷真堪擲但數持梁蔡澤年

汶漲

五汶一宵發遙從泰岱東灌河聲挾雨入牐勢分洪舟楫今朝活囊錢兩月空蒼茫雲霧外何處答神功

月夜謁分水廟作

芒芒禹蹟畫九區千年距野更須臾大河南徙伏流斷惟有轉漕爭川塗我來涼月出深樹清鐘未絶靈祠趨祠前地勢若覆盎銅九注坂雨下俱古汶西行正當面鮫宮貝闕根虛無擘流彷彿似彭蠡馳波相背漂以輸南帆北枕競望此箭筈脫手萬斛傳送如輕鳧奈何利害互倚伏頻遭秋潦飢難蘇衆神部署有主者誅風刑雨功非誣溝渠不溢百穀遂田家旦暮歌烏烏治粟都尉奉牲醴飫及介卒兼鱗徒

東平

鄆州東下會通河小艇乘流疾似梭地憶須句風物古都經劉豫廢興多雨能消暑濛濛至山不知名淡淡過垂老那禁行旅感每逢佳處一高歌

晚泊張秋鎮

薄暮初收雨維梢著處家斷虹遥飲海返照倒明
沙卒律愁煎餅奔渾笑煑茶吳杭炊枕底一飽任
天涯

東昌阻風

伏日舟中聽曉雞無端風雨共淒淒浮雲西去遥
連魏綠樹南來漸入齊灾後名區絲竹少病餘舊
僕語言低愁城如許攻難下一矢書成亦枉題

南皮

南皮城下水灣洄悵望空尋讌友臺季重子桓俱
已矣浮瓜沈李亦佳哉百年勛業翻成恨萬古胸
襟不易開我欲臨風弔遺跡片帆正約白雲來

滄州

蜿蜿高城四面通遥看飛鳥沒長空緣隄槐柳清
風外比屋魚鹽落日中漢室望仙徒自苦唐家横
海爲誰雄閱人只有滄波急倚櫂無言盡向東

七夕查蓮坡招同英司馬夢堂吳東壁陳
對漚集南碕草堂以荷淨納涼時分韻得
荷字

羇懷不可釋憚暑期烟蘿嘉招愜心素南郭尋行
窩修梁百步餘沽水通小波絲楊盡蜿地彌望菱
與荷客來冷香中遥吹銷煩痾林蟬無輟響秋思
亦已多坐中半故鄉佳節感蹉跎頹陽飛鳥外新
月靨城阿情話尊未竭歸軒指斜河

題蓮坡澹宜書屋種竹圖二首

北方種竹如種玉幽人愛竹一叢足略似黄陵古
廟前月痕照破秋烟綠

我家屋後百箇篔簹戛雨吟風半畝强莫怪披圖動
鄉思來時新笋正過牆

蓮坡以佛手柑見餉賦謝

秋香新載海門船分得兜羅別樣緜恰稱客窗清
夢後偏宜書幌晚風前悠揚突過千花氣受用惟
憑一指禪我正迷方煩導示須曼應有舊因緣

酬英夢堂晚過寓齋元韻

海津多沮洳高館傍古堞閉門秋草長無客共日
涉司馬方外流趣遠神先愜主人呼燈至小坐聽
風葉即此尋元言相期在白業

晚過古春小築奉訪樊榭　遼海英廉夢堂

游雲不滿空返景下疏堞佳人隔深巷薄暮引
幽涉相違期非遥相見意彌愜微風亂燭影涼
雨鳴蕉葉寂寞共西窗惜此清淨業

題方正學先生雙松圖爲蓮坡作（款云洪武八年花朝寫祝丹崖老先生嵩壽後學方孝孺）

逐燕高飛兵甲動金川門開浩呼洶侯城先生真
大勇一語文皇魄爲悚騎箕上天不旋踵故友門
生紛總總慘淡金燈孤主擁木末亭邊但遺冢文
字禁嚴衆胥恐雙松若非牛革鞏定是陰崖鬼神
捧流傳何年拂塵墻玉軸綾裝鸞鵲攖一株傾攲
如病瘇作鱗之而疑拳童其旁一株蟻穿孔野叉
拗怒兩臂拱偃蓋紛披白雲滃寫祝丹崖唐應奉
肅先生署名端且竦是年嚴君戍倥傯初事潛溪
角猶甍（洪武八年先生父克勤戍浦江先生初從宋景濂游）偶然墨戲興坌

涌勁氣貞心天骨重韋偃畢宏翻傌儔澹宜主人
寶若珙出自千秋讀書種白眼阿師詎懵懂金幼孜
胡廣諸臣生食俸桃李爭春漫矜寵

同作　宛平　查爲仁　蓮坡

凌晨客過展畫叉再拜肅瞻文正筆青天忽墮
雙蚪龍謖謖如聞風雨泣我思此圖四百載絹
素雖殘墨精采百靈訶護避劫灰留與侯城集
俱在揮毫公正丱角年英氣早已腕底宣花朝
寫祝丹崖叟應是上書代戍前蒼皮溜雨明青
銅一松盤屈一摩空似公東市就義日慷慨乃
攜哲弟同長陵渡江紛白刃公先諸臣慘相殉
當時榮悴何足憑少師墨竹隨烟燼戴冠濯纓亭集有題姚少師墨竹詩

閏七夕汪西顥自京來津門蓮坡招集水
琴山畫堂分賦

飛絮漂萍少定蹤西沽何意此相逢天邊星漢剛
連閏人世朋尊不厭重萬里征帆勞似鵲西顥自閶至京
往返萬里一宵情話碎於葹子歸爲報湖山侶滿箸尊
絲待阿儂

題蓮坡雙鳳圖蓮坡于丙寅春夢雙鳳飛集屋樑各銜金篆字一日貞一日福後納二小姬名適與之同因作此圖

娉婷市裏見雙身好夢分明證宿因瑤水生來千
百媚彩雲飛下一重春蕙蘭元是含貞性風月何
妨號福人楊廉夫晚號江山風月福人記取辟寒金上字香匳
詩話最鮮新蓮坡著有詩話

東堂觀劇四首次西顥韻

秋河雨後溼模糊小部徵歌集飲徒此是武宗絃
索調江南倦客得知無

韋氏闌前許和子岐王宅裏李龜年爲君留客殷
勤甚停卻明朝放溜船

閑房新聘紫雲娘絲竹錚鏦置兩牀塊壘年來銷
已盡白頭猶入少年場

吳雲燕月兩悤悤別意方新酒正中一曲當筵如
一世莫辭聽到六么終

原作　汪沆

衣冠優孟醉模糊從古神仙屬酒徒竿木逢場
聊作戲童心還憶昔年無

浣香樂句染香笛不聽清歌近十年今夕東堂
競絲竹爲渠惆悵罷觥船

屏彎記曲有貞娘合製箏牀共笛牀我亦中年
感哀樂何妨陶寫百千場

生憎催別苦悤悤聚散無端一霎中久識人生
同爨演銷魂不待管絃終

蓮坡餞予竹閑樓張燈看月得三絕句

燈映迴廊月上樓交光特爲故人留空庭荇藻浮
沈影襯出紅蓮竹外秋

從來秋月最淒清添得春燈豔更明不是露蟲喧
酒半渾忘身在海津城

今夜燈筵昨夜歌歡悰無奈別愁何明朝回首西
津路明月盈盈秋水多

歸舟行衛河西顥先發一日中途相遇知
有武昌之行賦此送之

水宿懷前儔荒雞已戒旦乘流各參差近岸屢迴轉停橈復相逢行計中道變男兒且依劉鄉井何足戀迍賤予所安才諝子堪羨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太白句到及葉飛初高吟獨不見

獨流口周世宗北征下三關由此泝流而西事見通鑑

軍容無復汎龍舟古樹荒烟過獨流若使鎮州存佛乳關南誰遺作邊頭佛乳事見王鞏隨手雜錄

油坊梨

北果品最繁堆盤媚南客蒲桃僧眼青蘋婆佛脣赤棗皺撲滿筐栗小剖盈石此皆待露霜急就未盡釋船過下油坊燕齊接咫尺沙村樹纍纍梨熟號秋白斜陽射林黃登岸觀小摘幽禽啄易損芒蝎穿不惜芒蝎食果蟲也見抱朴子數錢致連顆入手雙復隻香清先破鼻膚脆待冰嗌老夫苦肺氣得此潤關鬲篙師利販鬻包裹動千百匾匾飣坐須關吏愁橫索一笑聊朵頤無勞遠懷核

雨泊故城寄嶰谷半槎

不待迷途覺昨非扁舟寥落寸心違孤城風雨秋更斷千里關河旅夢飛幸託良朋全遠志莫教慈母寄當歸平生淚說交游徧更有何人重芰衣

小泊阿城鎮戲成三首

瓜壺磊落菜登庖七級牐名南浮到市梢真僞世閒誰可辨家家門外賣阿膠

十六巫兒兩手摻相攜女伴話詀諵生來阿縞何曾識自翦秋燈吉貝衫

麥熟還期歲有陳踏榆過後事艱辛舟中睡起渾無賴說餅應須了了人

望蜀山湖

秋在無情有思閒扁舟輕載客愁還心隨飛鷺行邊去一點波心是蜀山

仲家淺即目

荒陂野水漫縱橫一片斜暉柳外明仲子祠前滴秋翠亂雲嶧雨晚來晴

淮城使風暮抵揚州

西風作意送行舟帆飽清淮碧玉流三百里程消一日蘆花吹雪到邗溝

吳氏家藏十三銀鑿落歌爲蔚洲作

秋琴館裏秋窗拓主人示我銀鑿落一一數如琴上星云是前朝季年作先世留貽手澤存石交介壽心盟託文如絲髮鐫刻精製比商周彝鼎各歷時知更幾晦朔請爲中金溯其略神禹梁州陳土貢銀與砮磬齊磊硌先秦僅充器飾用漢與三幣旋廢閣朱提大侵赤仄權唐始鑾鄉行漸博承安寶貨鑄即成金溪孝女冶曾躍輕齎利共粟俱生變化無端累杯杓空傳白氏梅漿洗白香山寄銀榼與裴侍郎已笑韓公花葉鑠韓昌詩云重用鹽梅試洗看自注銀匠洗銀多以鹽花梅漿也黎寄崔立之詩我有雙銀盞其銀得朱提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倕又云野草花葉細不辨蕡莍蘤況當千古必爭地江左蒼黃事堪愕史相壁壘未崩摧高家兵馬先焚掠此時鑿落何處藏鬼護神訶免搜索至今珍祕深且嚴櫝以香檀謹扃鑰二分不敢醉明月十千那肯澆紅藥莫教惡客髻中匿豈使貪夫市上攫因思古人銘彝器子孫永寶

宜虔恪君今持己等持盈沐浴詩書光燦若爲君作歌歌思長祖德看君更恢廓

雨後同蔚洲登大觀樓望隔江山色作二首

一片闌外帆帆外山藏雨秋翠忽飛來都染瓜洲樹

透𨕥青不斷潤州入昇州一重復一掩不掩南渡羞

秋日懷旭瞻

漸水指家林秋風日夕深無書非是忘有夢即相尋野艇看山約僧寮問字心寥寥弦外意餘子漫知音

吳甌亭席上食哈密瓜分韻

儒生守環堵封侯徒所羨云何几席閒伊州眼中見伊州近燉煌瓜美不容選年年職貢餘賜出駁娑殿形長狐得藏氣冷蠅早遺阿誰轉相貽及此貢文讌漢家通西域聲教被月竁要知六師征詎獨爲瓜戰衰年安儉腹登壠荷鉏倦差傳辰日種適市取攜便弁刀驚削瓊甘嚼潭月片珍物匪分宜躊躇不敢噉

送全謝山赴蕺山書院山長

初寒官舫晚潮催知是經師入越來石簣雲深書庫滿墨池風動講堂開西山餞後推前輩(謂劉念臺先生)東箭收將盡異才我憶舊游何日再爲尋屐齒尙蒼苔

冬日重游大滌洞天得詩三首

筍輿歷歷數烟鬟霜榭風篁遠近閒二紀重來添白髮九關依舊鎖青山有丹可駐壺中景無術能謀世上閑卻笑范零開石匱塵緣未斷便思還

前身名在碧霄曾十月探奇喜未冰洞裏天低堪倚杵嵒中嵐暗盡籠燈山書字合仙人識風佩詩非俗子稱尙憶當年腰腳健赤城有約試飛騰

尋真又過會仙橋萬壑烟霞閉寂寥谿碓自鳴疑搗藥松風不斷學吹簫臯帑喚醒雲根夢小兆來爲帝所朝玉殿無塵漸零落紫芝碑在歲時銷(山中無塵殿供玉皇像猶元時構今漸頹矣有洪武十一年洞霄新規記徐一夔文俞和書張昱篆額古碑存者唯此而已)

步餘杭溪上謁淩將軍廟(吳淩統)

苕源直下漱迴汀古社依稀記舊經共呂子明矜戰伐與甘興霸作神靈夜嘶寓馬山行雨曉散祠鴉樹見星欲覓遺苗何處是草閒部伍尙名亭(縣有部伍亭淩統少時部伍鄉兵于此)

題汪復園亭角尋詩圖三首

少日同馳翰墨場卅年飛電誤流光不論公瑾小一月今看鬚眉各老蒼

城北幽居一水通荷香柳影冷吟中分明畫出陳居士亭角披披兩袖風(亭角尋詩滿袖風陳簡齋句也)

老去酒兵元偶爾新來眉斧不相宜與君商略閑功課長日唯消幾首詩

潞琴行(爲汪秀峯賦)

高堂試解囊琴縛梅花紋斷龍池薄指爪拂觸鏗有聲云是前朝潞王作神廟之姪穆廟孫(潞藩)衣租

食稅居中原，承平無事尚雅樂桐枝斲就除哇繁一朝劇盜秦川起福藩兵死周藩水流離不惜青珊瑚攜琴南向杭州止忽驚帝座隕天狼又見金陵有立王擇長幸寬貶尉氏無人更肯奉貞陽（史可法欲立潞王不果）天兵破竹長江渡蒼黃寧免崑岡懼面縛開門救一城至今稱佛猶如故（杭人尚呼王爲路佛）何處青燐泣野烟人亡琴在歲時還吾儕共飲申時酒此地仍傳戊日弦小篆銘文藏在腹兼金得自街頭鬻誰將舊事譜滄桑彈出酸然不成曲

寒柳

酸風無復一枝新憔悴翻疑故態真葉落紛如汴隄雨鴉棲瘦似灞橋人不將濃影遮游舫猶記斜飄拂舞塵留得慶奴羅扇子烟痕挽住舊時春

題趙子固墨蘭（嶰谷所藏）

廣陳之里幽人之居窈然空林有香猗如芳草無言春風太初懿彼彜齋妙墨相於其葉則勁其花則疎芝連質秀石抱中虛同心伊誰曰所南歟鄭國服兮楚臣佩諸

題女士畫扇三首（漁川所藏）

名同班氏最清華知道停雲是外家點染春心冰雪裏只消葉底兩三花（趙昭雙鉤水仙）

從來名士悅風流小筆蕭疎在扇頭一笠空亭行跡少石城烟樹冶城秋（朱玉耶疎樹山亭）

寥落江山發興新疎松列翠指通津閨中也自傷秋旅寫出雙帆不見人（黃媛介江山秋帆）

嶰谷半槎昆弟招游焦山取道霍家橋次

問訊城南路還同輞口尋江天遠不極雲日澹相侵牛嬾仍眠壟鴉寒後出林重來水竹地情話愜幽深

夜宿南莊

平生苦愛竹與梅西溪有約鉏蒼苔我行北地少二友衣塵湔罷空歸來歸來復向韓江寓出郭雲陰風色暮招要帚屐南莊游舊是梅多竹深處疎林四面開茅堂卜夜須卜子夜長竹搖萬箇酒燈綠梅放數花詩硯香彷彿西溪十八里月痕浮動追春始江雨無端竹裏鳴不教梅影橫窗紙

焦山觀音嵒晚望再用趙冰壺韻

手剔摩厓舊跡存江風爲埽凍雲昏山當落日如爭渡帆向遙天欲倒吞絶頂僧棲同怖鴿空廬人去有驚猿廿年三到緣非淺好掬清波洗眼根（時予方病目）

同作　馬曰璐

雲磴依稀屐齒存茅亭登歷海光昏音兼吳楚人重到氣壓曹劉向早吞萬里奔流浮落日十年清景問棲猿江山佳處歸長望嘯倚天風坐石根

焦山看月分得聲字

焦山寺裏鐘始鳴焦山寺前江月生此時月上潮復上風水相薄爲奇聲餘音瑟瑟獵枯荻磔然飛起棲禽驚長波萬里入杳靄中流一道馳空明數星莫辨北固火幾點不送南徐更羣峯隔岸悄如

睡何事賈舶貪宵行吳頭楚尾兼越角我輩聚若九子萍（九人同游者）珉石輿來弔鶴瘞瓊田望去呼龍耕坐久起踏松影碎滿地窸窣霜華横琉璃宮殿水精域佛界盡在寒而清㝵朋偉觀那易得天教今夕二者幷高詠坡公赤壁句一尊酹月還同傾

同作分得月字　馬曰琯

十年不到浮玉山夢裏時時幽興發琴聲憶著冷侵肌詩思尋來清入骨天公從古妒佳游未必重登還見月今朝賈勇挂帆過正值晴冬寒不冽夜深雲淨五三星浪湧潮翻逼銀闕望處澄江徹底明吟成遠岫排空没黄蘆苦竹舞平沙驚起香林定巢鶻同行有客氣最豪把酒披裘坐巖窟廣寒八萬四千戶要與江山助奇突人生此境豈常遭拾得莫教隨手撇經窗且復嗅梅花海風吹我蕭蕭髮

登雙峯閣分得翠字

香閣如危巢細路盤折至頗覺筋力衰不辨舊題字爐烟浮江光帆影移竹翠此閑坐永日自爾絶人事將爲禽尚游未免周何累歸歟復裴回短策耐寒吹

同作分得山字　杭世駿

凌虛結遐覽一菴翠微閑石磴穿鳥道瘦策同躋攀了了脩眉螺遂見江南山喧濤舃下過白雲窗中還清景迫短晷後游恐緣慳霜鐘發深省鑴銘留孱顔

焦山歸宿南莊二首

江山奇絶足盤桓歸向梅花說夜寒一片水精菴外月隨人小倚曲闌干

多少長安車馬塵故園空鎖一園春板橋修竹風燈裏始覺林亭有主人

洪曲溪延清齋雅集分題得炙硯爐

一夜陶泓有凍泉故教移置煖爐邊清霜古怨辭宮瓦茅屋春風夢石田勛策華林非躍冶句回枯木不離禪先生笑著寒齋譜休比矮桑磨欲穿

開平王孫種菜歌（并序）

常延齡守喬若號蒼谷開平王遇春十二世孫襲封懷遠侯官南京錦衣衞指揮使有賢行曾疏劾馬阮鼎革後與夫人徐氏中山上公之愛女種菜於金陵湖墅裔孫執桓乞詩

高皇初定江南日采石磯頭功第一横行十萬常將軍帶礪河山永無失滄桑抱節有賢孫鍾阜秋青入淚痕飄零大樹不復見顦顇故侯安足論中山同志深閨婦曲折天吳移舊繡誰知偕隱灌園人俱爲異姓分茅後幾稜荒畦非賜田晚菘早韭資寒泉可憐一紙鋤姦疏卻裹長街賣菜錢歸來偃仰棲衡宇猶勝貂蟬輿皁伍鳳臺園裏鬼迷花雞鳴廟前狐嘯雨漫向金陵弔夕曛百年寂寂但孤墳籬邊尚發東風菜一任空原野火焚

張漁川春草堂雅集同賦盆梅

船脣欲發未發梅意全舒半舒但覺室中香滿不知池上冰初斜枝馬遠結法瘦格章泉課餘歸去西湖千樹爲君落月踟躕（是夕予歸杭）

次韻答吳葦村見懷

年來善病已衰徵無寸長如雜髮僧多謝良朋遠相念試吟佳句恐難勝雲閒雁迥何人弋冰下蛟寒未可罾觸撥孤懷當永夜爲君挑盡一窗燈

奉懷樊榭先生　漢南吳鳳華蔚洲

脫屣浮榮懶就徵前身應是寫經僧瘦如飯顆吟尤苦清似冰壺冷不勝行繞梅花隨鶴跡坐看山影落魚罾相思風雪湖陰路定對攤書竹屋燈

立春前一日作

殘年不出戶試起繞階行上番梅開色斜陽雪滴聲春回偏耐冷臘去有餘清辛苦西川戍兜零事遠征

十二月二十五日同穆門甌亭汎舟至聖因寺訪大恆上人用東坡臘月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韻

閒何闊高士湖孫太初號西湖爲高士湖歲云暮矣一事無出郭見山已如笑登舟招鶴若可呼與來奚暇謀諸孥白頭相覓塵外娛延緣到寺不十里愛此水曲兼林紆沈沈千柱釋子廬阿師晏坐秀且孤清修凜凜對雪竹妙句往往傳風蒲出家洵是大丈夫徑山欽禪師語繩牀茶話午至晡復從絕頂望烟景洪谷有手應難圖幾點綠萼破凍餘繞樹願爲蝭蝴蘧挐音同訪鄰翁逋暗香疎影休重摹

孤山探梅用東坡松風亭下梅花盛開韻

扁舟喚渡尋西村董嗣杲西湖百詠注云西林橋爲古西村喚渡處殘梅零落誰招魂水邊尙有數枝在三花兩蘂苔斑昏高吟爲拜處士墓舊游只認孤山園江南春事亦太早石闌坐覺生微温空亭遠照一峯雪花鬚落日如初暾平湖鱗鱗峭風起城頭吹角愁關門作詩清絕洗綺障舉似老宿知忘言探芳寄語後來者明朝尙及攜匏尊

歲除日同江聲東壁甌亭游紫陽菴

趁閒同過羽人居怪石玲瓏玉不如江影一窗開洞壑松聲滿耳接空虛鐘鳴塵界知春換碁罷仙家忘歲除我已行年何子季比來百念轉蕭疏南史何子季云吾年五十有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予年正與之同也

元日試筆以下己巳

手搔短鬢感流年起向東方未白前後飲酒巡煩杜舉少成文字笑唐捐壽親無量須依佛老母今年八十貧我何私莫問天跬步出門春浩蕩好詩都在柳梅邊

北郭歸舟卽事二首同江聲作

沙尾痕漸沒芹芽已可挑不見青山郭舟行兩瀟瀟似出新林浦逶迤向板橋

同舟得我友笑語烟際落人家閉暮色燈影穿叢薄歸路喜非遙漫畏東風作

春餅

新年今夕好入手愛團圞筍底禁風卷燈前暎字看園丁供生菜竈妾飣春盤不道來牟貴偏宜老齒殘近時麥價昂前此未有之

元夕大雪集汪秀峯真硯齋看燈分韻

落落城中幾弟兄春宵又作放歌行殘梅亭角燈初上飛絮牆腰月自明甲子晴慳多望歲是日爲春甲子鬼方天遠佇休兵老夫把酒殷勤祝到處豐年有笑聲

春雪初霽同穆門葭林恆公汎湖得岫字

湖上四時佳最佳早春候況逢晴雪初招要詎容逗天公喚滕神巧在阿香後十四夜雷十五夜雪風力峭能留陽光消不驟故作冷淡觀少緩芳菲鬥花房鸝破嵩柳色鵝脫鷇幻玉刻樓臺溼粉皴林岫中央開碧鏡西子妝更秀心爲尤物移短句詠難就非因侵曉來安得此邂逅

口占待得詩成雪已消足成一律

待得詩成雪已消滿湖新水動蘭橈夕陽紅送僧歸寺山色青隨客度橋一笑閑名花市酒百年樂意竹房簫繁華說盡前朝事分付高枝鳥語嬌

春雨齋居遣興

枯坐空齋聽雨聲春來景物似淒清苔緣古砌多幽思草長閑門不世情尙子卦中知損益昭文琴外悟虧成蕭然止足身無事驃騎寧高第五名

春分後三日初晴雪軒招同穆門蘭坨堇浦汎湖分韻

載酒邀朋有范雲四山嵐影坐閒分放懷且喜同鷗侶洗琖何煩對馬軍樂過中年天所借晴無三日古來聞夭桃正照清波影好揀繁枝插帽帬

堇浦招同諸公鳳凰山看桃花作

春情垂老春醅濃又被城南花惱公青山無賴涴紅粉小雨野鶯啼故宮看花人去愁難寄一笛花前何限淚來訪西天寺裏鐘碧蘚蝕殘蒙古字乙丑三月六日顧丈月田招看花于此觴詠烏龍古廟中今下世已五年爲之泫然廟有元西天元興寺鐘一口上有江浙行省平章達識帖睦邇題字并蒙古字經

穆門招同諸公汎舟甘村看花分韻二首

出郭烟光暖攜尊客意和花深隨水曲舟緩得春多紅外山連屋青邊竹映坡何須話前度不厭屢經過

並岸尋村徑游從興不孤繁枝側帽避落片倩風扶美景難爲別時柳漁將入都村農也自娛主人稱老健傾倒玉雙壺

大圜上人惠紫菜補陀茶用山谷集中食筍韻

平生嗜讀書枵腹但貯菜勞勞求益心屢問市兒賣上人空味塵不羨萬羊宰挂席劃海雲衣色共難壞歸來包倭紙償我清淨債香山供高禪詩中費薑芥取用及齋盂毋乃已傷介雷鳴候石鼎雋永堪一啜伴以梅岑春松濤洗餘噫景純賦已收鴻漸經未采紫菜見郭璞江賦

二月十五夜泛月三潭同穆門柳漁竹田恆公作

三潭人靜煙沖融茲游奇絕我輩同千金不買湖月白一杯獨吸春山空柳邊花外有今夕銀燭清歌無此風贊公房裏續前夢黃雞莫漫啼悤悤

晚入靈隱寺次日吳君甌亭來邀同穆門竹田入山柳漁歸去

遂果西山諾來尋猿鳥羣斜陽隱春樹梵唱出香

雲佛坐莓巖徧人行乳洞分如何憩寂地衆籟一
時聞

坐月吟泉亭贈巨公

經年不入山山月喜幽詣遂隨芒履行出沒峯嶺
際清光倒泉心瑣碎見松桂一輪澄孤圓倚闌勝
仰睇夜深春氣和微風扇明霽龍宮疏鐘斷澗響
續迢遞林僧愛迎客茶甌暗芳細何處雜花開石
路杖頻曳

寒食湖上冶春絶句七首

三日湖山爛漫游汀花沙鳥爲句留今年寒食閑
蹤跡半在僧坊半酒樓
清繞橋迴澗壑長春淙亭下踏春陽越溪一尺西
家髻壓倒吳中時世妝
猛雨豪風不奈何誰教龍忌得晴多桃花薄命成
僥倖腸斷佳人愛愛歌
頭白周郎發興真穆門吳家樂府劇清新甌亭肩吾詩
句神仙裔竹田盡與西湖判斷春
山滿樓空鷺浴翎行窩大好在湖亭凭闌斜日不
歸去吟盡浮嵐潑眼青山滿樓明高深甫別業在跨虹橋東今廢
新寺海棠烘臉霞兩株合得好詩誇老夫朝暮看
不足一任人嘲命屬花
踏花鹿女茜帬低二月蘇隄似大隄只有道人清
淨眼觀心久作絮霑泥謂恆公

題穆門虎丘中秋夜汎詩畫卷三首畫爲華秋岳筆

抹月批風老更狂嬾人燈火是山塘吳中勝事君
知否寫在周家十一章
老我吳船易感秋秋燈秋月幾曾游夜來多少行
雲影不夢閶丘夢虎丘
如此中秋天下無船船銀燭度歌珠風林煙塔迷
離處除卻倪迂那解圖

寄沈椒園觀察萊州

河畔相逢跡未遙使車聞又出中朝戸盈左海齊
三服政洽東隅漢六條瘦格幾回憑落月高吟何
處託歸潮故人依舊耕漁侶時望音書問寂寥

次韻奉答樊榭見寄　仁和　沈廷芳椒園

帀歲相思碧海遙先生南返我辭朝夢回梁
月聞雞唱香滿湖花發藕條貧裏預籌游岳屐
老來縱筆浙江潮耦耕行踐秋蒓約無盡意齋
吟泬寥

舟過橫里懷平松雨先生故居并序

平顯字仲微杭州人洪武中官廣西藤縣令謫戍
滇南沐國公英延爲西席故居在北關外之橫里
地有仲墅洛山水名十二里漾松雨軒集中有句
云萬頃水雲橫里北百年丘隴洛山陽又云藕花
官漾十二里桑蔭鄰村數百家又云水竹空思仲
墅村至今過之風景宛然惜乎先生之不能終老
于是也

出門天宇晴暖風吹我衣片帆一何駛沙燕相隨
飛不斷故鄉山新綠初生肥謝村已回首仲墅望
依依寬漾十二里中有詩人扉幽棲如此少遠戍
竟爾違桑陰看浴蠶草舍聞呼豨當從田父飲莫

歎季女飢

雨中過鶯脰湖

釣徒何處訪元真來往江湖淚跡頻青草綠波如送客斜風細雨欲留春

冶坊浜與竹田別

曉別一聲啼鳩春愁幾處人家記取綠陰流水石楠似雪初花

賦得未到曉鐘猶是春（韓江雅集）

春歸何處更相留且酌餘花藥玉舟明燭心還惜芳夜曉鐘聲莫動離愁低回元相驚猧句停待景陽梳髻樓漫道千金酬一刻千金多恐未能酬

聽嶰谷半查談泰山之勝

天孫迴出名山羣奇游歷歷今始聞紅塵遠謝日下客白石高揖雲中君古來禽尚幾人共兩後秦吳一髮分老我曾吟望岱句胸中空翠猶氤氳

題張漁川所藏周昉宮姬調琴圖

天寶宮中尙歌舞三郎天縱工羯鼓廣平留下朋肯聲寧王抄得龜茲譜小部箏琶競追逐雅樂當時棄如土趙州長史用意夏貌出嬌嬙素琴撫淡妝相對花下聽低鬟背面尤娉婷一時何處有三絫霧閣雲窗深杳冥關雎本是房中曲不比等閑操汎祝好將解襪謝君王願君解愠四海康

雨中汎舟過篠園三首

三日邗溝雨能添打槳聲紅荷如欲語白鳥故相迎

水亭布硯席初蟬流碧樹菰蘆積無邊不辨來時路

微雨或時作鄉心何處消垂楊拍新漲煙艇第三橋

夏日田園雜興（韓江雅集）

綠陰門外亂鳴蜩畏景偏於此地消秧動風畦初足雨荷翻露港慢通潮聲高與客聽芸鼓味苦呼童種酒瓢無事牽牛著涼處輭紅十丈自然遙

立秋日作和陳授衣

春殘一舸到揚州歲序無端已半周安隱鉢單僧過夏蕭條風雨客迎秋病餘稱藥煩賢主伏後嘗瓜憶故丘柳巷南頭詩老在全家住久尙鄉愁（授衣杭人家揚州之柳巷）

哭查蓮坡

燕南耆舊久相推會面俄成萬古哀漫淚虛充選人去淹留直爲訪君來（序去年事）乾坤劉尹誰知我湖海陳登未易才老淚臨風何處寄手書猶在忍重開（蓮坡于歿之前八日猶以手書遠寄未幾而凶問踵至矣哀哉）

蕭照中興瑞應圖（曹勛贊并書明吾杭陳瓠菴故物今在廣陵吳氏）

趙家九葉承平業乾坤初換紅羊劫鑾輿哀痛塵再蒙自此中原滿兵甲肅王已去康王留神人助順先磁州卽真當念衣中詔避敵翻爲海上遊艱難百戰英雄死小朝廷在臨安矣迎得慈寧阿母歸不負黃羅卜棊子太平功就稱翁翁（紹興閒禁中呼秦檜爲太平翁翁見賓退錄）西湖歌舞驕春風倦勤竟受天下養瑞應圖呈德壽宮蕭郎曾畫延祥壁（蕭照奉勅畫四聖延祥觀）

壁見四朝聞見錄六百年來撫眞蹟中閒李固渡頭冰彷佛扶持光武厄臣勛書贊官職俱北狩見聞非貢諛曹勛有北狩見聞錄何如元叟浯溪頌漫比劒子常山符

魏景初帳構銅歌狀圓如笛徑一寸長四寸許中空而底一方旁出歧枝有孔上有字云景初元年五月十日中尚方造長一丈廣六尺漆平坐帳上廣構銅重二斤十兩凡三十二字八分書邗上方西疇所藏

霸城月照仙人淚不逐魏宮翁仲二銅駝久作劫灰飛帳構猶存景初字洛靈兒愛芳林好奪得蛾眉供灑掃弸環想像薄羅風傳與千年尙方造流蘇翠羽光零亂土上出金妖讖換見王子年拾遺記文成石馬大討曹水吐玉蜍纔效漢碧簫平坐朱竿密八分應認仲將筆魏明帝宮館寶器皆韋仲將書見太平廣記摩挲彷佛陵雲臺小縮波痕勁無匹更聞昭烈能自貶御用都歸銷鉛錟南史崔祖思傳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帳構銅之名僅見于此一枚古色出重緘留向人閒鑑奢儉

秋懷

落魄江湖鬢有華秋風又入小窗紗無官張祜詩名賤多病休文藥力賒慈母耄年忻善飯阿宜弱冠解塗鴉新來只有團圝想猶及中秋可到家

次韻張嘯齋同舟渡江之作

依依老柳拂汀洲我賦將歸君始游風月西湖如有待烟波東道若爲謀烏絲剡紙蠶頭字白紵吳歌鴨觜舟自是高人情調逸笛聲吹過一江秋

同嘯齋西疇暮游惠山至泉上

落帆楊柳灣暮色黯已動信步入幽翠山影正如夢重來非昔儔光景不可控沈沈泉涵甃漠漠雲栖棟嵓桂何處開妙香時一送不逢片月生風弦爲誰弄

惠山下與西疇別

人生客路惜離羣笑語連朝得共君須記並船分袂處僧鐘茶火隔秋雲

哭周穆門

如君行誼友兼師一慟秋風草木衰徵士東岡有周燮稱兄南國只袁絲蓴鱸不返松江櫂山水空留汐社期僂指交情三十載九原無路說相思

大理石屏歌徐陶尊索賦石屏二一爲山高月小一爲水落石出蓋天成景也

坡公曾賦後赤壁妙語排空江月白多年無人更收拾幻入點蒼山下石公之遠遊唯儋耳異域未踰大渡水山靈豈亦愛公語不似紛紛舒與李徐公清溪結草堂陶尊公象求少尹琢屏雙插堂中央有時高枕臥其下夢作孤鶴橫江翔前身怳忽居臨皐絕境高唱爭清豪五郎押韻斜川曹陶尊行五寒光一點襲吟袍蕉蕘欲踏三山鼇雅勝巫峽翻雲濤不用抱遺撰志金粟詠松陵謝氏有巫峽雲濤石屏元楊廉夫爲作志顧仲瑛爲作詩我爲長歌聊賀茲石遭

題陶尊綠杉野屋圖

手種絲杉百本餘舍亭山下閉門居南州高節渾相似北路風流笑不如清籟含霜朝几靜翠幢承月夜窗虛主人只恐棲難穩早晚徵書向石渠

九日送西顥之武昌二首

今日一樽酒壯君行色無登高何地是送遠更心

孤樊口波濤落怡亭木葉枯應添感秋句重疊付奚奴明時身不試軍府惜蹉跎月尚南樓好人逢上客過飛牋流翠墨開讌倒金荷應念衡門下西風獨養疴

初冬命園丁修翦花木有作

平生只合閉門居寒事于今亦有初荒穢頓芟聊復爾芳菲可待且姑徐斸苔預爲移梅地掃葉堪充煑茗儲老去庾郎最蕭瑟小園賦就欲何如

朱母陸氏旌節卷

青燈絡緯動悲吟撫櫬提孩兩不禁鄰火滅時飢火忍烏頭全是表冰心

全謝山喜飲苦酒詩以嘲之

大戶飲嗜辛小戶甘是取君戶大小閒奈何好飲苦前身天酒星匏瓜乃爲輔生成東野腸(孟郊詩食薺腸亦苦)百觚堪一賭蚴蟉供釀材咀苓付麴部(說文大苦苓也)醉中不攢眉起作鴝鵒舞其味盡入心驅向筆端吐詩苦與俗違文苦致身窶五行性有偏惡旨詎勞禹衹應獨酌謠添入竇苹譜

月夜

乍霽初冬月團團出女牆明收一旬雨清釀五更霜入竹禽驚夢侵莎蟄閉房今年餘兩度深惜此流光

同堇浦謝山北郭閑汎

人生難得是冬晴隨意河橋撥棹聲縱不成游偏有伴偶然欲出豈無名因看黃葉商行止爲愛青山當送迎歸去只愁僧舍客把詩吟向佛燈清(謝山時寓僧舍)

南潯田烈女詩

儂住潯溪上郎家共里閈掌珠祥入夢冠玉弱知名半面期幽壤雙飛誓隔生朱絲曾約髻畢命託精誠

長至前一日得沈椒園萊州書并惠氈段阿膠即次去年嶧縣舟次見贈韻奉答二首

髯奴書到一陽時千里冰霜接夢思宦況知君清似水窮愁泥我亂如絲冬堂贈疾煩村覵曉寺安禪禮導師只此便應爲近狀疎蕪筆硯報章遲

山林鍾鼎不同時誰爲殷勤繫遠思海內朋交存臭味卷中詩句叶金絲井膠舊在酈家注毛布曾傳孔氏師(阿膠見水經注毛布孔傳織皮)肺氣寒天須底物感深不道寄來遲

雨中過安隱寺寄吳甌亭

寒雨跧蓬底經過古道場雲連山懵懂松罨殿荒涼舊酌名泉冷追思去日忙何當約雙屐重與試旗槍

同張龍威訪陸南香北墅

北墅幽棲處閑尋野鳥知風廊行落葉烟閣俯空池官罷天教逸詩成客詫奇此中多樂地漫白幾莖絲

集南香齋觀窗上樹影聯句

日晷近西南照此窗上樹(鶚)　同心集二三斗室坐

和煦陸震芳谷光疏枝幻自交虛櫺晃如赴陸錫澹予周斜
看鳥漸移空想雀難駐張元華峯叔濃淡染匪真動搖
畫亦誤鶚借問何因緣兼以寒颷故陸培南香

題馮續困無波艇

規制分明六扇蓬窗開鑪敲小闌紅長依茶竈筆
牀畔時泊疏花瘦石中大地四游俱在水人閒萬
斛那禁風爭如安穩家園樂只把詩筒當釣筒

奉答當湖吟社諸君折梅贈行之作

客身似葉東湖濱北風十日吹倒人明窗深爐作
詩供一枝烘蠟爭鮮新歲寒之交味禪悅贈我幽
香媚冰雪諸公送者自崖返相對蓬籠如未別

送樊榭先生載梅歸杭　鮑詢

先生興欲乘歸帆寒宵共聚深杯銜殷勤何物
可爲贈花字磬口春風緘春風未轉交三九月
落篷窗香在手西溪別有雪千林一枝還肯寄
儂否

同丁龍泓過潮鳴寺訪大圜上人觀戴進
畫功德諸像立軸殘本

城東結游侶殘臘得清暇忻茲後梁寺復駐南宋
駕冰釋魚尾莘林疏鳥鳴沙菜甲畦稜斜山影屋
頭亞旁闢白竹扉中啓赤華舍上人此安禪苔榻
句無價雨深苔到榻欄欠鶴辭籠上人句也語及戴畫蹟塵網解包
乍迦文失莊嚴天女尚娙姹冠花凹凸裂衣葉披
翻鏵散脂藥义徒戈鋋儼欲下又寫屍陀林枯骼
瘦堪怕圓勁意猶存精彩炯相射當時修門召畫
院定雄霸贈詩雖有楊士奇被放無奈謝廷循人往三
百年一藝妒堪咤冥搜作佛事舊觀隨元化聊爲
柯古述歸翦寒燈夜

冬日同雲亭江聲甌亭竹田集吳山延慶
道院分韻

丹房重到路依稀共倚闌干客思微半郭樓臺橫
杳靄一湖林岫入烟霏天將雪意供詩本梅送寒
香上道衣安得憑虛吹鐵笛坐看人世玉塵飛

樊榭山房續集卷七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續集卷第八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詩辛

新正三日同東壁甌亭竹田集吳山延慶
道院分韻（以下庚午）

始春事登臨麗矚與前別窈窕開嵒楹自擅山水
窟一鏡瞰澄明千峯俯環列浮嵐氳欲動遲暉耿
難滅馳心爲輕舟孤嶼轉沿越乃知仙家事靈境
坐超忽茗餘幽鳥哢吟次閑梅發相要問黃寧子
將鍊華髮

早春同人集讓公南屏山房分韻

空山春事早幽思集虛櫺梅萼分湖綠茶煙出竹
青林暄宜曬衲石潤罷翻經愛接支纖語真忘物
外形

新晴探梅南屏山中同江聲龍泓讓公作

爲問梅花信高僧領客探笛聲吹不到鳥語靜相
參春竹孤香抱晴湖一碧涵翻思前夜雪無路向
山南

題華秋岳浴鵝圖

疊磯村中我舊過嗔船無力困滄波近來頗厭書
生幻不愛籠鵝愛浴鵝

題友人北墅耕讀圖

人生良計無如耕子真谷口垂高名人生至樂無
如讀莊叟曾云學爲福（好學爲福出逸莊子）從來二事合并
難耕兮求富讀求官何如九年之耕十年讀悅心
果腹相盤桓君家歸錦橋西住北墅連延夾城路
白蕩波通柳外村秦亭翠見烟中樹頗聞卜宅先
誅茅買田繞屋書成巢自資地利鄙悝鞅每探古
羲窮媧庖文度佳兒美無匹膝下承歡堪永日閑
將耕讀作貽謀輟耒荒經俱有失幾時汎艇過幽
居擬趁紅荷銷夏初瓜圩菱港經行徧蠶書蟹略
鈔謄餘吟聲未斷農歌起悅忽置身圖畫裏比鄰
近喜有同心我詩請示茨簷子

過南華堂追悼谷林

故人不見已三年重到池亭更悃然悵望殘梅點
殘雪空餘新柳舞新煙塵凝石畔藏書庫雨損隄
邊送酒船何處風流未消歇幽禽留客語清圓

金江聲吳山志成詩以落之

窮塞馳驅返故林煙霞興在老逾深掃除問舍求
田計校檢模山範水心强至里中添故事（宋强至吳山里人君居同之）伍胥廟下續新吟春來雨阻同登約手把
青編子細尋

爲董浦悼亡姬

知君急淚制無因客舍驚聞玉化塵夢斷畫簾微
有雨歸來錦瑟但如人碧桃落盡空留子白髮生
多最苦春想到金臺定情夜殘燈向壁喚真真

二月十五日同人展周兄穆門墓于湖上
之青芝塢用皮襲美過張承吉處士丹陽
故居韻

何方清佩逐飛霞埋玉空山重可嗟墓下驢鳴猶
有客松陰鶴返定思家百年大雅存吟草二月東
風滴酒花猛憶去春同夜汎短篷曾繫水西涯（去年）

（此夕同汎月三潭各有詩）

汎湖歸舟遇雨用前韻

陰晴無定驗朝霞零落還因故友嗟社燕來時初上冢林鳩啼處各歸家山容正媚偏逢雨酒價初高只爲花老向太平行樂地一枝柔櫓是生涯

寄吳鳴皋

同岑渺天末夢去春芳歇江通瓜步雲樹隔蕪城月之子神何清相望空復情二十擬文賦半千期令名姱修寧有已餐勝方今始三歎北游詩不負瑱玕紙

次韻奉酬樊榭先生　溪南　吳鳳翔鳴皋

幽澗鳴春泉泠音殊未歇忽枉瑤華篇若對松際月月明風復清鶴望含遙情麈尾不輟講鈞竿難避名雲山莽未已攀陟何時始吟成且寄懷自寫松花紙

同江聲東璧甌亭登吳山西爽閣

樓倚吳山好新晴一笑佳春湖留遠眺名岳貯奇懷日隱雙峯晦風喧萬樹覊呼童掃苔石題字記曾偕

西爽閣聽施鍊師彈石上流泉

天風吹春沙眯目阻遙望道人山下返如鶴息青嶂手拂落霞琴爲我譜幽眺一彈初滴瀝再彈復跳盪淙潺七條水直瀉磐石上中閒鳴咽處微有松聲颾近疑雙磵流遠接三峽涙滌塵耳更清破睡神覺王從今雅弄名不數柳文暢

趙氏西池看海棠同施自勖作三絕句

花中戚里此稱奇淑態穠姿想見之莫笑杜陵窮相眼麗人行卽海棠詩（丘濬牡丹榮辱志以海棠爲花戚里）

亦復奇顛擬放翁名園可惜鎖東風與君臨水偷看處定愛深紅愛淺紅

白頭那更有風情撚斷吟髭太瘦生何意一枝禪榻畔宿妝殘醉伴清明

陋巷

陋巷無來往深棲幾歲華犬能憎俗客燕肯戀貧家遣日書從借經春藥尚賒曉風偏解事吹放一林花

大風

已惜花將盡飄風似少恩兼聞屋瓦振直使釣船翻病骨應難敵春愁孰與論微明聲稍止墮雀尚餘喧

城曲

城曲村非遠春深草正薰池萍生縠雨牆竹翳桑雲鳥散齋鐘罷風來戲鼓聞地偏神眺古童稚亦欣欣

吳長公自梁溪移家來杭用沈陶菴題石田有竹莊韻奉簡

高人雅愛城東住與我棲遲共一川相望無多春樹外經過只隔野橋邊栽花更闢三三徑煑茗休尋二二泉爲話越游吟興在涼秋重泛鏡湖煙（鶴林玉露周益公訪楊誠齋于南溪詩云回環自闢三三徑尤玘萬柳溪邊舊話兵侍公棐于許舍山中鑿地得泉不異二泉名之曰二二泉蓋在梁溪也）

晚春感興

水外茅檐竹裏扉閑窗人靜試單衣壓枝梅子多
難數帖地楊花弱更飛白日如年娛我老綠陰似
水送春歸如何尚著齏鹽累又理雲帆別舊磯

題新市映碧亭

白魚買就午炊遲映碧亭前小泊時閑卻東風一
溪水惜無人解弄漣漪

璉市

東去含山遠西來盡水鄉藤穿橋脚古溪繞市心
長白髮逢挑筍青裙出采桑人家濃綠裏應笑客
舟忙

晚次陵口齊梁陵墓所在

綠徧千村叫杜鵑餘寒猶未脫吳緜暮雲青草夾
岡埭春水小風陵口船舊事六朝殘夢外客程十
載夜燈前白頭不奈閑愁攪擬向空門問老禪

題文待詔石湖詩畫卷二首同嶰谷半查作

吳中佳處我曾知十里青山塔一枝潑眼湖光飛
鷺外無聲寫出范村詩

桂花香裏此夷猶細雨平橋負好秋曾見停雲小
平遠依然還我舊扁舟丁卯仲秋過石湖欲作一詩未果

茅司徒廟迎送神辭幷序

廣陵蜀岡平山堂畔有茅司徒廟相傳神五人茅
許蔣祝吳其姓也茅名勝異姓約爲兄弟過谿旁
見一嫗共母事之嫗爲虎食五人奮力殺虎地自
是絕虎患予案南史梁王琳爲陳將吳明徹所殺
故吏朱瑒等請於陳徐陵還其首葬八公山側尋
有揚州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喪柩達于鄴通鑑揚
州作壽陽是時以壽陽爲揚州也琳舉兵平侯景
遭時多故閒關異國欲以存梁而卒死于戰五人
非親故能送其喪柩還齊誠義士哉當時江淮閒
思而祀之隋封司徒廣陵之廟最著者以宋紹定
中有陰殲李全功也母嫗事近不經驅虎之說或
有之韓江雅集同人爲迎送神辭分得此題因爲
辨證如左使事神者有考焉

緪弦兮鼓籠銅飛雨兮江岫東戈彗野兮旗𣌭空
神之從兮建寧公青林兮望篝火於菟兮弭道左
八公山側兮三臺下雲車未來兮我心苦

斗野平兮煙羃羃佇連蜷兮夜吹笛殪新塘兮銳
頭兒回風颯兮降穀姿福我氓兮大有曷報之兮
昔酒神醉止兮歸無方淮月升兮明古柳

賦得滿天梅雨是蘇州送梅汫自京師歸
里

濃陰風雨溼模糊五月抽帆返舊吳驛路三千行
已到畫橋四百望如無涼生白紵虎丘寺響入綠
蓑鸞脰湖此景較量燕地少不妨賀鑄老菰蘆

哭汪祓江

自失蕪城友於君計已三謂余葭白程松門先殁論交存重
諾經世付空談衰白公滎酒悲黃成式函寂寥那
可見揮淚滿江潭

京口聞蟬五月二十六日

兩月鄉心不自聊雨絲初歇早乘潮一聲知了來
何處正在詩人丁卯橋

六月二十二日雲亭明府招同鹿田江聲諸君集復園分韻

鬱鬱連朝不可任得來池館洗煩襟隔城山雨到荷葉度檻野蟬嘶柳陰早瘧已隨紈扇滅晚涼應共茗杯深清風攜自蘭亭長只有閑鷗識此心

秋暑同陸紆齋張龍威葉迎坡孫剡搴集讓公南屏山房分韻

八月生衣未放閑城中無處散疎頑同來此地真逃暑自笑多時不入山佛坐苔龕疑雨過僧歸竹戶倩風關扁舟載得涼多少更與秋荷約往還

九日望亭舟中

辛苦陰霖歇蒼茫野色秋百年渾作客九日又扁舟多病黃花避長歌白鳥留從來望亭驛煙樹迥含愁

大風渡江望金山

風雨翦江去漁帆恐不禁濤聲俄上下山勢若浮沈金碧疑神力虛空見佛心回頭驚定處畫裏記登臨

入瓜州城愛其多水竹之趣忻然成詠

收港蘆分界城隅進艇初平生苦行旅隨地愛幽居潮水侵籬滿江雲入竹疎誰家開草閣借我著叢書

次韻答吳梅查見寄

水國初寒雁叫霜詩來便是接清光五塘野色歸秋卷千里離情寄夜航淮海風流君未老湖山隱興我偏長若爲更約林中侶謂犖村兄弟缸面同傾話草堂

奉懷樊榭先生　漢南 吳均 梅查

山葉丹黃乍染霜高樓遙憶對湖光與來納翠開虛牖病起探梅上野航曾把新詩冰雪淨爲尋幽夢水雲長何時得挂輕帆去問字閑過舊草堂

臘月十一日同人集堇浦桂堂爲恆公四十壽時恆公住持上天竺寺是日爲堇浦作山水小幅

西池雪後漸春融香飯初炊祝遠公乳竇雲堂新法席竹針麻線舊家風畫分山色來湖上杖帶泉聲入座中知有大千歸掌握長年應與辨才同

庚午除夕

散材寂寞又逢春六十明朝是幸人猶子麤完尙平願餘年喜作老萊身薄雲淡日商量雪翠柏黃梅點綴貧夜半無眠聽爆竹詩情除舊要從新

元日對雪以下辛未

閉戶焚香宴坐中舊寒著意戀東風無人可造真閑日有雪相娛此老翁竹色低迷三徑白松明張王一爐紅朝來凍筆呵初試學寫宜春帖未工

同江聲可堂龍泓游吳山分得開字

游人爭上最高臺吟賞還輸我輩來白髮登山猶卻杖青春入手莫辭杯夢中鼓吹元宵過煙外江湖望眼開爲避香塵尋曲徑洞天寒護一林梅

雪晴寄可堂龍泓

元冥奪春三日雪雪晴日出寒逾嚴爐溫覆手未忍別裘敝裹身無可添玉立數峯在北戶泉垂幾

滴當南詹西溪梅信行復動野艇料理詩瓢兼

同吳可堂河渚探梅

渚中有渚吾舊句三年重問梅花渡人不看花花看人鄭老周郎已泉路筠谷穆門皆昔看花侶也同行詩客比水曹情與梅花如胇附初過石函三兩株旋轉法華千萬樹遠蔟漁汀未銷雪近遮山屋才開霧香來竹外逆風聞枝壓橋邊捨舟步繁花亂插天作紙疎影横眠池是譜縱饒畫手有湯楊那比春工多活趣平生萬事苦蹉跌花趁晴看亦遭遇微吟西日爲予遲游蹤又逐寒蜂去

西溪山莊重有感

長生何藥試紅爐揀盡溪山住得無芳草不知人事改寒梅半逐世情枯洗妝閣圯辭春燕吹笛廊空有夜烏剩取曲池堪照影幾回閑遶更躊躕

夜宿雲溪菴明仁和徐繼恩字世臣崇禎壬午副榜注名復社鼎革後爲僧號假亭菴其所栖也

行盡梅花曲曲溪溪深何處辨東西入門初見佛燈上高枕不知林月低逸士染衣曾結社幽人狝壁漫留題春來頗愛參禪味曉起呼童斸筍泥

雨中肩輿至永興寺看綠萼而返

籃輿軋軋傍溪隈野寺看梅又一來舊壁詩憎山雨敗危樓花遣午鐘催兩朝雙幹江南少碧蘚青鬚竹外開折取尚愁添口業誇人載得綠珠回

同紵齋龍威登寶石山麓望湖復集昭慶寺僧房分賦

輕陰無雨亦冥濛出郭招尋一望中橋外人歸山罨畫柳梢船度水浮空年光會計春將半笑語留連跡偶同莫忘僧坊幽事在酌泉燒筍落梅風

聖駕駐蹕西湖恭紀一律以當衢歌

化日嬉游鬢已斑野臣何幸仰

天顏因遵

祖訓巡方舉爲奉

慈闈　賜粟頒羽衛參差依弱柳簫韶和協繞春山

君王要與民同樂　特許三門夜不關三門錢塘湧金清波也

邗上逢張浦山即送其重游大梁兼寄桑弢甫

秀州城下張居士握手邗江語不休畫裏看山殊傲兀詩中說餅亦風流詩以與弢甫說餅長歌見示馬卿謝病誰知己杜老登臺豈壯游若見故人相問訊爲言憶遠雪盈頭

六十生日答吳葦村見貽之作

我生少孤露力學恨不早孱軀復多病膚理久枯槁干進嬾無術退耕苦難飽悵下第温岐歸敝廬孟浩風塵恥作吏山水事幽討結託賢友生耽吟忘潦倒流光去若馳年境已至老禮六十日耆賀瑒云至也言至老境也贈言感君意璜琮藉文纔生辰與我同壯盛君自好君如初陽升積漸滿晴昊我如炳燭微餘光近衰草榮名無足憑里曲豈堪寶三復誦君詩慚汗滿懷抱

壽樊榭先生六十　吳鳳華

先生閭史辰五月蓂吐二余生較大晚亦此日
墮地聞今周甲子賀客接跡至爲重富文辭胸
中七經醉品格如孤松有勁直無媚　盛世右
文儒筌典堪鼓吹獻賦聲摩空一發偶不遂飄
泊孝廉船道腴豈憔悴靈運游山詩字字溼寒
翠可以傲神仙何必有名位伊余困塵縛妄欲
窺金匱懸殊實徑庭生朝枉相類一笑甲辰雌
足以徵古事惟祝享脩齡庶得蠅附驥

嶰谷寄鶴天寧僧舍有作同人和之

剪翎輕別閬風巔復恐翻飛計未全也識長身非
近玩且教仙質伴枯禪三花樹下容聽偈九杞山
中佇買田（孫太初養鶴南屏許相餉爲買田于九杞山有鶴田券）此段高情
消得否一聲叫破石堂煙

爲商寶意悼亡妾環娘次韻四首

茫茫愛水正無邊曾說佳名玉字連解後那堪成
夜恨循來猶記困春眠依稀朱鳥窗中事短折霓
裳曲裏年倒瀉天河作平地人閒終不罷相憐
笄年拜壻定無差誰道開花早落花今日煙波司
馬淚當年風月翰林家鬟雲翠減傷瓊樹臂玉香
消失綠華可惜寶陁勤禮處不求共命作頻伽
騎去青鸞入杳冥檀郎從此號商星草名懷夢真
成幻衣可招魂豈有靈弟子尚留吹了笛侍兒忍
捧誦殘經扁舟共汎尋常事腸斷東風檇李亭
從來薄命是佳人槿豔珠漚莫認真歸葬稽山終
化土前生瑤島本無塵可能消領詩中意何限低
回畫裏身官路多辛頭白早知君不復更尋春

挽方環山

別時君善飯驚見素帷陳水逝悲同甲松摧失俊
人文章秋卷冷粉墨夜臺新舊贈營丘筆今逾付
襲珍（曾作臨平藕花圖及倣雲林小景見貽）

早秋同近人授衣于湘集天寧寺具公方
丈同用東坡病中游祖塔院韻

漠漠空林散佛香斷雲吹雨一天涼客臨流水心
都淨僧自鄉山話更長解夏有期思本寺打包笑
我倦諸方食時五觀今參得慚愧秋蔬此飽嘗

集易松滋半厂書屋送蔣秋涇還檇李

同作蕪城客離情忽不任浮雲三塔遠落日大江
陰主禮秋菘翦賓筵夜燭侵歸橈予亦近相趁早
潮深

汪巢林八分書歌

少陵論書得其真曾云書貴瘦硬方通神昌黎論
書有深意苦道羲之俗書趁姿媚由來八法壞六
書二篆微茫竟誰嗣八分元從二篆生强被歐陽
呼隸字漢人近古無差訛流傳後代已不多郭香
察書久埋沒武梁畫像今銷磨任城五碑蟲蝕蘚
泗水九刻龍騰梭巢林居士老好事典衣不惜窮
蒐羅手摹心追筆成冢坐臥三日難同科腕懸仍
似蠶頭篆筆磔稍存隼尾波只餘瘦硬乏姿媚每
受俗眼相譏訶興來爲我書數幅奴視唐朝韓擇
木豪家屏障豈相宜挂我脩脩竹閑屋

樊榭山房續集卷八

樊榭山房續集卷第九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詞甲

梅子黃時雨

梅雨

枯坐幽窗聽輕夢破時驚響荷扇正濃綠墻頭金丸堪薦想到一犁江上暝愁將入吳雲遠淙潺偏吹笛夜船燈影遙顫　深院殘寒猶戀漫妨他燕乳簾暗慵卷柰掃壁看題蝸偷銀篆依約紅綃香潤句韈羅應竚沿階蘚風微便樓前鏡波深淺

摸魚兒

和葑田病耳

甚年時楚江寒早病懷偏惱孤旅悠然自喚空閑字瘦影幾番回顧難寐處也省聽敲窗暗葉穿階雨殘更漫數總付與醒眸青燈素被渾未減愁緒　人間世幾箇知音伴侶幽蘭淥水休譜衹應不了枯禪味聞性卷荷猶貯凝思苦問隔屋釵聲可是忘情句因君小住向無想山中飛塵浣斷相約枕流去

瑣窗寒

初夏同葑田松泉過深柳草堂

戶小關雲城高縋碧嫩陰搖瓦何年種柳正憶漢南游冶想依依香綿褪時繡鶯不到閑庭樹付餘花倦蜨橋痕簾影伴人情話　踈野連漁汊聽笛弄滄浪悄然歌罷離蹤似寄頓冷故溪吟社笑輸他桃根渡頭載來翠峯偏淡寫看籬根艇子縈回任取浮萍惹

天香

薛鏡

藍浪浮花青銅淬彩空明大好無翳樣巧裁菱面平揩粉不數尚方新製吳船載取縈繡帶疑迴鸞翅低挂蘇潭片月如描弁峯晴翠　華年誤人似此杜郎看鬢絲難避幾對淺渦梨暈笑臨秋水勛業平生付與最愛是長宜舊銘字聽罷懷中窺餘睡起

水龍吟

漳蘭

海帆吹送瓊姿一番又折秋前信雲衣娟娟冰心的的高情占盡著意扶持青瓷架小素甌茶嫩向風亭水檻炎光不到寒香夢今纔準　可惜幽芳易近有誰知楚天閑恨逢迎只許靈均水佩湘娥烟鬟驛荔程遙蠻花種杳不堪重問試山空露下瑤琴獨按寫深林韻

摸魚兒

芡

趁平湖采芳艇小荷盤初沸烟雨釵莖靜照涼波影不比脆絲纏露花點注看傾盡斜陽幽意憑誰訴西洲倩女訝碧臆纔翻青吭漸滿脈脈水天曙　明珠剖誰道暗投無誤斂人何事相妒攜來菱市瓜塍畔猶著宮黃深護論斗煑算風味親嘗只有涪翁語輕圓薦俎早縈繫心期春蔥膩雪巧夕翦燈處

齊天樂

絡緯

夕陽纔作去微涼意幽窗便聞秋紡怨緒回風情絲曳雨交戞依然搖颺離悰記往在楓葉橫塘豆花深巷翠股斜攲蕭蕭又送去年響　何人聽時較早舊啼銀燭背寒素無恙染黛形輕翻車韻急偏隔秦樓朱幌餘絢漫想怕短髮難搔助愁千丈夜色柴門幾聲天更爽

桂枝香

銀魚

平橋永晝慣柔浪寸鱗來問春後長是船橫鴨觜派流鶯脰高人不見元真子但烟波到今依舊葦汀花岸千絲作網笑伊還漏　更比似針鋒細瘦好分付吳娘柂樓烹就翠釜芹芽菽乳入甌芳瀋鷗鄉占取閑滋味任年年阻風中酒幾分纖輭堪人斷腸憶鱸能否

木蘭花慢

賦木犀香數珠

訝熏爐未爇分秋宇染鉛丹正露重銅盤風搖鈿粟暗和沈檀珊珊佩瓔零亂擣花房聲共曉鐘閑一串胸垂圓相雙心臂纏清寒　窗閑待洗塵煩斜挂處藕絲單認現住冰輪前身香國不算緣慳更番秋期細數勝纖痕留印在雕闌宛轉仍酬密願氤氳難解連環

慶宮春

冬夜泊舟鴛湖有憶

倦柳驚鴉澄湖低月墜霜初度篷罅搖落心情交加魂夢水天離思難寫賦箋詞筆憶相見秋娘淡雅凄涼只在學繡村邊曉鐘敲罷　可能負卻西風雨槳來時暮雲凝乍啼紅唾碧衫痕猶浣尙記那回簾下怨人輕別是纔識香囊分麝孤鴻遙去說與教知酒醒今夜

換巢鸞鳳

張東園送洋雞一雙賦此報之

一訊槎風有雙棲錦羽攜取筠籠拖時春嶼裏啼處曉波東洪桃花下幾回逢乍呼小名朱朱未通瑤窗遠想誤卻氾人同夢　珍重誰乞種持比汝南噤痒神偏聳幘染蠻砂尾捎蜃雨特地移窠分送我已無心舞秋宵負雞看啄苔階縫憑丹青喚梅家寫伊飛動

清平樂

元夕悼亡姬

春衫淚浣誰問春寒淺依舊去年正月半錦瑟華年未滿　重來徑曲苔荒一屏梅影凄涼疑在小樓前後不知何處迷藏

沁園春

聲

隔院飛來巧囀如簧初聞可憐正金經學誦生成柔輭珠歌教唱分外清圓花下泠泠簾中嚦嚦小玉頻呼密意傳吟郎句慣臨流對月韻更悠然道將雙字聯翩比相見春風一笑嫣記醻桃幽思呪餘茸舌折楊離恨噎在香咽細語歡濃嬌啼夢

淺時送吹蘭到耳邊關情甚聽鶯雛燕乳仍是笄年

影

賦就閑情願逐娉婷朝朝整隨恰花陰行過費他迴顧柳絲遮住暫爾相離悄照春波偷窺曉鏡只道無雙更有伊研丹粉愛自描活脫小樣崔徽何妨坐起輕攜怪幾度拋人欲睡時又低鬟月底問來不語凝眸燈下抱處如癡蹤蹋幽坊秋千舊徑看未分明捉搦遲重逢後羨香肩斜倚共暎屏幃

水龍吟

題吳東壁大洋汎月圖

憑誰畫就滄溟影連南極搖空碧茫茫何在雲帆吹送高秋今夕蚝種城遙鯷人國杳水天無迹正銀濤上湧冰丸倒射應笑岸臨風幘　爲問乘槎此客挹長庚幾經淪謫一官寄耳乾坤奇處肯教輕擲身到清虛胸吞雲夢舊聞嫌窄看蠻童起舞澄輝零亂瀉蓮花白

清平樂

春游士女圖

膠鬟新拭正是停針日小扇撲餘無氣力風裏楊花吹急　銷凝石畔兜鞵不如偎暎蒼苔欲就濃香一夢翩翩胡蝶飛來

臺城路

題周雪舫運判萬夫人八分遺墨

使君高會詞人處霜風正凋疎柳白雪徵歌青猨授簡不惜連車沽酒高情感舊展翠閣遺函玉臺嘉偶錯落蛟龍光和體格最清瘦　人閒謫來未久悵芝田路杳鸞馭難又伏氏經傳吳家韻寫空絕才華前後紅絲小簡合長供鈴齋異香熏透夢井凄涼一編時在手

行香子

憶焦山舊游

落托華顛棲泊頻年展心胸都付山川名區壯觀勝友奇緣約弔坡公訪綸老謁焦仙　鼉吼更傳龍抱寒眠記霜崖佛閣燈懸詩囊點檢莫怪蕭然但貯江風貯江月貯江烟

沁園春

腕

十二樓高隱約輕雲全遮玉容正簾衣半卷斜支雪藕香羅一握乍斂春葱膚薄微揎節圓漸露獨倚霞題想像中涼侵處有退紅衫袖淺護西風欠伸在畫屏東見背後凝酥兩欲融更朱繩力怯秋千齊挽綵絲痕緊端午深籠對脈慵擡傷心小搯笑學簪花運未工新來瘦問那人知不跳脫旋鬆

聲聲慢

題停琴士女圖

簾垂有影院靜無聲誰家待月闌干兩點深顰分付次第眉山薄妝乍倪便低鬟更自幽妍心事遠看轉將瑤軫尚怯春寒　只有梅花知得愛香生絃外韻在絲前小立徘徊肯教流響空烟人閒尚

留粉本不愁他輕誤華年凝望處想參橫依約未眠

臺城路

當湖喜晤張今涪别去以詞見寄依韻奉酬

柘西尚有詞人在梅邊愛聽吳語明鏡慵窺青山欠買贏得吟情如縷高陽伴侶約小醉圍爐孟婆能阻斜日歸鴉一羣寒影向村塢　殘年猶是近旅津亭仍解纜離恨難譜橫泖蓴鱸東湖烟水輸與漁兒漁女心期暗許在第六橋頭酒旗茶鼓一片春光快教胸臆吐

留宿張龍威藝舫同話丁卯舊遊有感用前韻

重來君有攜先卜燈昏昨宵如語問訊東湖年時柳色猶賸烟中殘縷英游俊侶歎范蠡船遙黃公壚阻一曲南莊更無人過白雲塢　乾坤總成逆旅化兒多戲劇顛倒誰譜風掩閑門冰澌老硯絕代空吟貧女淹留未許早歲晚天寒又催津鼓別夢依依小樓窗日吐

沁園春

己巳除夕偶讀楊南峯循吉詩云買餳迎竈帝酌水祀牀公吳蓋同杭俗也予老嬾無事所須者飽食安眠而已因賦沁園春二闋以當樂神之詞

天上歸來司命醉餘家人合迎訝蒙莊書幻神原號髻諾皋志怪童亦名錋難覓黃羊祇斟綠螘小市簫聲喚買餳寒宵盡早踞瓠語好黔突春生　瓣香脈脈通靈訴口腹尋常累不輕歎火需朋舉常如僧飯釜非嫪轑那羨侯鯖避煬何人先炊有典一飽無求掩竹局吾儕事向山空歲晚稍理遺經

又

安穩閑房仗爾平生寢興載司記窗橫窺月情柔似水屏遮聽雨鬢改成絲金盡低顏玉存暖老漸近橫陳嚼蠟時吾衰矣但摸棱不管跌坐偏宜　一杯酌爾休辭想此夕殷勤也合知笑放懷物外年年夢蝶求官何處日日搘龜早起雖慵春來更健睡法希夷好護持簾須羨設沈香八尺花下頻移

疎影

小玲瓏山館賦絮影

飛緜近遠又綠陰弄日吹過隋苑比雪還輕度水無痕東風下上低捲成團作隊冥濛甚真共幻總迷心眼倚繡簾誤卻吹時明滅箇人庭院　尙憶張郎好句正朦朧淡月墜處初暝漫綴征衣點鬢休驚欲捉兒童仍嬾悠颺夢入離亭路寫不盡楚江春晚笑雨餘一種霑泥付與老禪爲伴

一剪梅

立夏後一日同人集曉清軒補作送春之會

吟鬢蕭疎客夢輕春盡忘情春去關情問春去了幾何程鳩作雙聲燕作雙聲　櫻筍盤筵理舊盟

芳夜心爭涼夜心爭綠陰便是短長亭歌䟎春行
酒駐春行

摸魚兒

透風透月兩明軒賦新荷

掃千紅已隨流去綠雲南浦偷換錢錢點點田田
樣浮動鏡心纔滿青蓋輭想早畏朱曦爲覆雙鴛
伴全舒尚卷似龍女戕緘鮫人帕束含憶又含怨
西湖好何處羅尋玉腕采香休道來晚粉紅未
逐薰風嫁扇底且藏嬌面珠倒濺聽驟雨聲聲譜
入歌喉囀吟騷意嬾任細裊冰絲低搖翠柄衣小
那堪翦

柳梢青

效許圭塘體

鬟點吳鹽十年來去芋翦征衫千里鶯花幾重烟
水一片雲帆　鄉園試話情怏有黛染明湖鏡匳
佛土茶香漁村蓴滑好箇江南

又

佳處曾探量泉惠麓踏蘚靈巖多少吳娃明妝倚
舫玉面乘籃　秧田竹屋蘆簾指歸路垂虹舊諳
瑟瑟波搖彎彎月唱好箇江南

又

臘尾春緘楓霞徧綴梅雪相兼新綠初成輭紅不
到水國無炎　女湖兒店程添記苕霅秋風挂帆
洲渚神仙樓臺烟雨好箇江南

又

湖傲山酣綠蓑白雨紫筍黃柑蠶戶新封鷗鄉近
署當了頭銜　興來浪跡猶堪訪酒社詩朋快談
焦洞潮聲攝山月色好箇江南

齊天樂

庚午夏五將歸湖上留別韓江吟社諸
公

平生慣向蕪城客吳絲暗斑雙鬢雪嶺才高青樓
句好那比前人蹤俊吟朋勝引愛款竹尋題占花
分韻忽覺歸心一燈搖夢野鷗近　湖山此時舊
隱玉壺涼萬斛紅膩蓮暈江雨鳴篷林風解纜離
緒滿於潮信流連未盡謝送我多情熟梅芳醞彈
指秋清重逢期定準

送樊榭歸西湖　馬曰琯

廉纖細雨侵衣袂梅天最難調攝苦筍過牆青
苔上砌客裏光陰飄忽懷歸念切擬暫瀹茶鐺
少留吟篋只恐紅衣待君香散半湖月　吹簫
何處濯髮浸空明一片消盡炎熱喚艇邀涼凭
闌覓句沙際白鷗凝雪那堪閒闊定驀憶山齋
幾般縈結莫負秋窗滿林蟬亂咽

又　馬曰璐

片帆約共雲陰遠相看已縈愁緒淡景邀詩遙
情入畫綠暗前時來路汀荷苑樹有花底魚經
柳邊簫譜水夢山魂朗吟飛向鏡匳去　湖頭
應憶舊侶正疎篁露滴如對幽語病渴文園耽
佳飯顆算是襟分幾度離杯漫舉待潮落江天
片時延佇只到涼秋剪燈同聽雨

樊榭山房續集卷九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續集卷第十

錢唐 厲 鶚 太鴻

詞乙 北樂府小令附

人月圓 黃鐘宮

甘露寺懷古

夕陽江上吳朝寺曾記昔留題火焚松徑塵埋蓮鑊雨洗苔碑 樓空多景鐘聲今古帆影東西花開花謝潮生潮落物是人非

長安某氏廢園

行人指點城南路往事半模糊烏衣門巷平泉樹石金谷笙竽 當時深貯娘名御史妾號尚書而今但有空池飛燕破瓦奔狐

叨叨令 正宮

碧浪湖感舊

月圓波靜蘇灣暮一船兩槳橫塘渡秋燈紅袖曾偷護曉妝青鏡初回顧憶殺人也麼哥憶殺人也麼哥重來都是傷心處

醉太平 正宮

看梅宿西溪山莊

掩篔笆野橋護莎砌田坳梅花雪擁閣如巢供吾儕睡飽溪深溪淺隨春笑窗明窗暗疑人到鐘初鐘絕帶詩敲剩香吟半瓢

東郊小隱

小人哉學圃諸生耳傭書門前綠柳蔭清渠東風菜吐游仙枕外分朝暮牽絲棚外看來去選官圖外論贏輸閑中樂乎

題村學堂圖

村夫子面孔渴睡漢形容周遭三五劣兒童正拋書興濃採雛趁蜨受朋儕哄參軍蒼鶻把先生弄甘羅項橐笑古人聰不樂如菜傭

春雨

溼東風燕剪灑芳樹秋千埽晴娘拜惜花天對珠簾暮捲濛濛遮住宜春院絲絲吹上傷春面瀟瀟唱出送春筵好春光去遠

初夏園居

野荼蘼蓋瓦水楊柳穿笆翠畦深護小人家看童兒戲耍種瓜不長東陵價賜櫻不羨長安話澆蔬不減漢陰佳任東風過馬

後庭花 仙呂宮

冬日同江聲登吳山

仙山迴磴重酒樓空翠中霜落千門樹風清十廟鐘夕陽東越王何在鴉翻江上峯

次韻 金志章

林疎翠靄重山圍閭井中輦道穿危磴叢祠響午鐘酒樓東天開圖畫煙江千萬峯

醉中天 仙呂宮

張龍威送醉蟹

無復爬沙樣風味付廚娘纖手紅椒擘繡匡只合糟丘葬春雨瀟瀟夜窗背燈情況畫眉人肯分將事見張敞集

一半兒 仙呂宮

金華寶婺觀

雲衣月面佩珊珊夜駕天風下古壇響入赤松山外山篆煙殘一半兒散

吳甌亭瓶花齋翦橙小集

移從夜雨記親栽翦向西風入手纔剖霧莢辭傾翠醅輭金杯一半兒詩成一半兒改

上虞百官江口舜廟

重瞳此地有遺苗野廟空江玉座銷無復百官趨早朝話漁樵一半兒龍工一半兒鳥

浮山禹廟和嶰谷

雲根不出廟庭隅神怪當年豈盡誣塑壁尚存山海圖看模糊一半兒蝸涎一半兒雨

吳山伍公廟

青山遙對海門斜時見靈旗溼浪花夜夜潮驚萬家閃棲鴉一半兒聲回一半兒打

鶴林寺米襄陽祠

仙花僧竹認松龕遺像依稀海岳菴野鼠有時鬚被銜護伽藍一半兒塵添一半兒滅

淮陰漂母祠

淮流日夜走青蘆老屋煙煤一飯餘亭長有妻曾媿無漢規模一半兒韓侯一半兒母

松江超果寺一覽樓寫望

潮迴黃歇浦邊春天界秦皇道上曛山泠陸機茸內雲畫難分一半兒丹青一半兒粉

題吳抱村閑居消夏圖

綠楊風裏捲茅茨紅藕香中收釣絲翠竹影邊吟小詩日長時一半兒橫經一半兒史

青歌兒 仙呂宮

悼吳中歌者

花前偷回嬌盼賞知音舞袖弓彎何處秋墳唱夜闌抛卻青團扇兒閑風流旦 元夏雪蓑青樓集李嬌兒人目爲風流旦

四塊玉 南呂宮

題大滌貝鍊師房

種藥鉏分茶筅蒼檜空堂隱耀仙碧桃幽徑閑尋徧一柱煙五洞天九鎖泉

沈歸愚侍郎天台歸過訪

霜滿韡塵侵馬白首諸公戀東華相逢愛說天台話躡嶠霞飯澗麻吟瀑花

閱金經 南呂宮

同吳可堂游潮鳴寺

竹外青蓮座水邊黃面僧掃葉烹茶折脚鐺迎罷翻金字經蒼苔徑看碑廊下行

澆藥井

抱甕忘機事栽花消俗緣中有桐君上品傳泉飛流當暑天雲凝嘯主人平地仙

朝天子 中呂宮

送樓于湘歸吳門

稻齊鱠肥久憶吳中味乘秋帆影去如飛娟娟菱歌起鶴市誰依鴻廡單棲算歸時仍客裏得歸且歸吟不了煙波意

同作　馬曰璐

擬行未行猛賦得歸期定木犀香裏晚雲晴盼殺皐橋影秋五湖清月二分明寫相思兩地情

酒城鴨城莫忘了盟鷗等

紅橋納涼

藕湖柳渠亭館風多處十年隋苑舊詩逋團扇招涼句茉莉鬢酥薔薇衣露隔船窗聞笑語不須醉扶月上紅橋去

春煙

遠林翠侵煗處迷離甚夜來輕抹畫廊深和月梨花浸裏上羅襟飛上瑤簪似幽期一縷心再尋至今春有禁情難禁

滿庭芳 中呂宮

殘秋湖上有懷月田鈞谷穆門三君之歿

湖山宴娛景留年去社散人徂畫橋煙艇風蒲路極目愁予夢已隔黃公酒壚寫難窮白傳詩圖秋光暮碧雲紅樹泉下得知無

題王芡簷北郭移居圖二曲

生涯自遣嫌居市井喜近田園酸寒東野唯詩卷家具蕭然鈍榜上高題狀元醉鄉中舊署神仙尋君便林鶯乍囀卽此賀新遷

鄰家大有東屯雞柵北郭漁舟鐺中煑字今能句飽矣何求羊角埂看花慢走兎兒泉裏茗閑游歸來候遙山滿眸紫翠一篩收

辛未重午嶰谷半查招集行菴分韻

籬閑六枳階苔更掃徑竹新孳觴蒲有客過三四荆楚佳時王播去功名似此孟嘗生富貴何之開胸次須行樂耳不用讀騷辭

紅繡鞋 中呂宮

正月十六日同江聲可堂龍泓游吳山分得開字

三五夜將錢更買第一樓有酒初開士女燒香墜金釵春潮和月上暮靄送詩來燈街人似海

春晚

情黯黯花前側帽路茫茫月底吹簫花月江南憶新妖詩匳吟芍藥夢枕墜櫻桃人隨春共老

普天樂 中呂宮

題行菴爲馬嶰谷半槎兩君觴詠地在揚州北郭天寧寺西

碧蘿垣蒼筤徑簷花月明庭樹秋聲棊分謝墅幽榻下蕭齋靜大小山名堪移贈卜行窩招友經行廚醉醒行衣露冷行篋詩清

春水

雪初消波微溜鵝肫蕩口鴛脰湖頭藍拖打槳人綠染湔裙候何事干卿吹頻皺笑東風直恁風流情如此柔殘紅漾久還妝樓

喜春來 中呂宮

春柳

初過元夜新黃蘸剛近清明嫩綠攙小紅樓外拂毿毿黏畫衫飛絮滿江南

山坡羊 中呂宮

秋雨初霽嶰谷半槎招同人集看山樓塡此曲予以病不赴

瓷青天逗綃紅霞漏井梧缺處山新瘦雨初收酒

新篘鯉風試弄凭闌袖自笑文園多病後秋孄上樓愁還獨謳

春日郊行

春山如笑春流堪照桃花紅出踈籬靠醉村醪聽神簫社公雨灑潮王廟雲影弄晴歸尚早橋魚散苗郊燕定巢

梧葉兒　商調

春山

窗中岫天外峯雪淨遠連空淡冶河陽重浮嵐北苑工暖翠井西同遙念著眉梢更濃

小桃紅　越調

横波夫人畫蘭扇敬身索賦

秦淮不見翠雙鬟摺扇香痕潤往事眉樓有誰問墨花春靈均舊怨都銷盡南朝豔粉才人風韻題詠到湘帬龔宗伯有題畫蘭帬子如夢令爲横波作也

吳江道中

一篷風色一橈雲詩有江湖分第四泉邊綠陰襯夏寒新憑誰寄箇松陵信楊花浥褪楝花飛近金鴨煖梅魂

柳營曲　越調

尋秦淮舊院遺址

支瘦笻訪城東板橋夕陽依舊紅名士詞工狎客歌終醉臥錦䕸叢閑愁埋向其中温柔老卻吳儂香銷南國盡花落後庭空風吹夢去無蹤

春夜汎湖

停漏籤展冰奩春湖可人花月兼蜨夢厭厭柳影纖纖山隔夜明簾呼燈重問青帘叩舷同唱烏鹽泝流光三塔動衝香霧六橋黏尖風起索衣添

漁家

漁事多柰漁何漁心太平誰似我春雨漁蓑落日漁艖漁舍水雲窩約漁兄漁弟經過聚漁兒漁女婆娑漁竿連月浸漁網帶煙拖歌漁笛定風波

漫作效康沂東體

回轍車守空廬貧中自憐貧有餘烏識親踈花騐榮枯笑讀古人書扁舟不逐陶朱布衣空羨丹徒英雄重俯仰事業一欷歔初只合老樵漁

春思效張小山體

紅漸稀綠初肥暖風一團香絮飛春入長眉春著單衣無處問相宜乍開簾芳草東西倦凭闌粉蜨高低鳥聽秦吉了花發蜀當歸伊誤了牡丹期

沈醉東風　雙調

春日西湖

謁東閣平生未肯典西湖此事休云約酒朋探芳信賣餳天柳嬌花嫩老作承平快活人看鏡裏春山似西湖元劉致中醉中天自注云宋諺有典賣西湖之語臺諫謂之賣了西湖既賣則不可復省院謂之典了西湖猶可贖也無官守無言責此古人所以輕視軒冕歟

紅橋水亭看荷

移舫子雲陰半掩倒闌干魚影深潛池分九曲涼花比重湖豔看娉婷不隔湘簾踈雨催詩意未忺但葉上聲來數點

折桂令　雙調

金陵朝天宮秋寓

笑平生詩卷生涯偶寄雲房似到仙家鏡照山精鐘敲夜斗鼎鍊秋霞申地圜不留破瓦卞公墳誰種殘花莫羨豪華六代興亡衰柳啼鴉

賦得客帳夢封侯

傍幽窗斗帳淒涼何許儒冠忽擁油幢虎士趨風蛾眉環坐珠履成行班祭酒須輕故鄉李將軍得遇高皇萬里名揚萬戸勳償一枕邯鄲總是荒唐

題殿畫乞巧圖

剩前朝一幢丹青長信昭陽無限秋情金合藏蛛綵橋度鵲紈扇飛螢聽玉漏遲遲五更拜銀灣脈脈雙星梧影閑庭不卜他生但祝今生

低髻

理香絲樣減菱銅緊綰螺尖不放鴉鬆翠葉斜安金釵短插羅帕輕籠行雲穩微微楚峯墮花慳小小吳宮傳徧城中壓倒韋娘見慣司空

述懷

問先生底事窮愁放浪形骸笑傲王侯不隱終南不官彭澤不訪丹丘搔白髮三千丈在手算明年六十歲平頭天許奇游弄月蛟門看雨龍湫

西湖次趙文寶韻

比西湖西子爭誇西子看來尚遜穠華不盡雲山無窮煙柳可惜風花斜陽在黃妃舊塔醉鄉眠蘇小誰家流水殘霞新月如牙油壁香車歸去吳娃

浩然巾

展鮫綃一幅裁雲素頸遮寒翠鬟藏春踏雪風流尋梅窈窕照鏡溫存分明是江妃後塵又猜疑孟浩前身詩客知恩剛近香肩凍栗無痕

題徐安生桂花湖石小幅爲丁龍泓作

是何人染出秋光石擬闌峯樹訝懸香纖手皴苔柔毫暈碧嬌額分黃權當作如來供養也應教才子收藏腸斷吳閶漂泊多情老去徐娘

懷嶰谷游金陵效疊韻體

溯空行小艇風輕萬頃潮平清興堪乘山迴雲生林青雨映一燈金陵景陽井苔崩舊京石頭城煙冷新亭茶鼎禪燈竹徑江聲酒聖詩盟少摒塵纓綏定歸程

楊妃病齒延清齋分賦

宴華清何限歡娛底事朝來粉悴香癯柳葉微顰瓠犀小冷棠萼愁吁沒亂煞開天帝主敕離支休進中廚塞上思酥突騎長驅活玉巢中且忍須臾

清江引 雙調

蘇堤春曉

誰家總宜船玩景落月長隄暎柳煙舒翠屏花露揩明鏡西施帳中春夢醒

花港觀漁

東風倚闌花似雪小汊分鱗鬣魚將花吐吞花逐魚明滅人生不如魚樂也

柳浪聞鶯

小鶯擲梭風柳靡翠線波痕細雙柑酒便攜兩豆塵休閑百單八聲春去矣

麴院風荷

風漪四圍深院宇荷氣銷炎處斜明柳外虹亂颭

萍閑鷺來看翠盤高下舞

兩峯插雲

南北兩高青對聳氣逕雲飛動牛頭縹渺齊馬耳冥濛共僧歸雨來龍潮湧

平湖秋月

月明滿湖剛著我不攪魚龍臥碧瀾寸寸秋桂子紛紛墮星河醉驚都繞舸

三潭印月

魚王國中看月上三塔遙相望浮珠白一丸沈璧寒千丈夜深老禪心一樣

雷峯夕照

黃妃塔頽如醉叟大好殘陽逗渾疑劫燒餘忽訝飛光候漁村網收人喚酒

南屏晚鐘

鯨鏗一聲山鳥駭響徹青松外雲遮五百閒月上三千界歸舟幾聽頭漸白

斷橋殘雪

水南數峯皴粉少玉蝀澄餘照鷗邊草欲蘇驢背梅初笑林逋宅荒猶未掃

菜貴戲作

晚菘一筐堪適口莫笑貧家陋求添轉不能問價高於舊宜州老人空肚久

落梅風 雙調

華秋岳爲予寫西溪卜居圖因題其上

橫斜影清淺溪翠濛濛嫩寒山氣梅花見招深處棲草堂貧故人誰寄

孤山訪梅

蜂鬚朵鶴膝枝背湖陰沓無人至逋仙墓前春若此瘦吟肩聳成山字

歲除得沈椒園山東書

琴工欠藥券逋逼殘年有臺難避門前雁行誰解圍沈三兄俸錢遙寄（張說謂沈佺期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椒園行三故云）

鄰牆杏花

高樓雨深巷風惜花人作詩無用紅香笑窺牆角東笑先生白頭非宋

嶰谷送漳蘭

心占易佩擬騷兩三莖送秋先到吐幽香暗將炎晝消雪窗僧寫來難肖

原作　馬曰琯

清風灑涼露滋瘦亭亭自憐幽致伴同心玉琴調七絲小窗中略添秋思

水仙子 雙調

虎丘書所見

王珣宅畔曉鐘催朱勔花邊午店開仇英畫裏春妝賽趁清明吟食來施山僧那惜金釵低潤臉男兒拜整新帬侍婢擡恨無端落日船回

竹下水仙

翠雲影掠玉鈿柔蒼雪聲搖金戔流天寒正倚佳人袖是何年雅蒜收傍瑕玗鵝管花抽墨胎子生來瘦楚湘娥分外愁合就清幽

齊瓊臺侍郎雪中過訪

十年握手意偏深千里言懷喜不禁三公折臂君

尤甚臥天台琪樹陰惹蒼生望到而今剡雪淒清與江雲縹緲心有約聯吟

謝馬嶰谷半槎惠人葠

靈苗合在阮生家香蘂應須温尉誇連根便是邊鸞畫價兼金難賽他起沈痾何必丹砂秋寄逢江雨晨煎汲井花此意無涯

殿前歡雙調

秋思用張小山春思韻

寫秋思芭蕉葉葉竹枝枝南湖風雨涼何自潘鬢成絲蟲聲唱鬼詩雁影排人字鳳紙書仙事餘香滅後幽夢回時

春草

燒痕春無端喚起踏青人青青有盡愁無盡不入侯門濃將落日薰媚借飛花襯色作羅幂認小卿墓上西子湖濱

撥不斷雙調

晚秋田家

倚霜根望前村西風漸掠歸鴉陣稻熟租分斛面勻菊香醉枕鉏頭穩是非休問

枳郎兒雙調

月夜過吳梅查青棠館

趁微涼訪書堂淡月正昏黃卍字闌干亞字牆新詞同唱合歡花影轉東廊

樊榭山房續集卷十

原书缺此页

吾師樊榭厲先生以詩古文名東南者垂四十年少孤貧僦居杭城東園蔬畦麥壠間敝屋數椽讀書不輟甫補博士弟子員績學攻古文詞聲售一釁領康熙庚子鄉薦兩上春官不售乾隆丙辰應
制科之徵重入都門及
廷試復被放隨翻然遄歸同徵諸公祖道國門外賦詩爭歎息先生曰吾本無宦情今得遂幽慵之性菽水以奉老親薄願畢矣自此亦不復謁選人居傍南湖結文酒之社與鄉閭諸老酬唱之作日益多間客遊揚州馬嶰谷員外半查徵士兄弟延主其家馬氏儲書甲江浙先生學殖本富又得諸未見之遺文祕牒朝夕漁獵故其發爲詩文削膚存液辭必己出以清和爲聲響以恬澹爲神味考據故實之作搜瑕剔隱仍寓正論于敘事中讀者咸斂手懾服尤工長短句辦香乎玉田白石習倚聲者共奉先生爲圭臬焉憶前此十餘年大江南北所至多爭設壇坫皆以先生爲主盟一時往來通縞紵而聯車笠韓江之雅集沽上之題襟雖合羣雅之長而總持風雅實先生爲之倡率也憶康熙甲午至戊戌先生授經予家聽雨樓兄浦偕沆朝夕承提命去今五十年先生之緒論猶在於耳今先生已久歸道山而沆景迫崦嵫髮禿齒落學業一無成就有負吾師明訓愧可言耶先生歿于乾隆壬申九月易簀前一日詔沆而語之曰予生平不諧於俗所爲詩文亦不諧於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而索序詩詞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尚留小文二冊藏敝篋子知我者也他日曷爲我序而存之沆泣而受命乃日月不居人事乖違逋諸未償實疚于懷今年己亥從先生嗣君繡周茂才索得原稿付諸剞劂氏工竣問序於沆夫先生之文晚出其原本經術自成一家當世自有子雲沆則何敢別置一辭惟感念知我一言遺命誰諉用忘譾劣謹述先生之生平及沆從遊承訓之本末次第以紀其梗概附諸簡末報先生於九原云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秋七月受業汪沆拜序

序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卷之一

授衣賦
蕉葉學書賦
春陰賦
枕溪廊賦
萬寶告成賦
河清海晏頌

卷之二

石經考異序
方君任隸八分辨序
戈達夫法書通解序
六藝之一錄序
一角編序
漢印譜序
續泉志序
醯略序
使琉球記序
鳥船紀略序
王右丞集箋注序
王雨楓集杜詩序
宛雅序
沽上題襟集序
茅湘客絮吳囊詩選序
煙草唱和詩序

卷之三

趙谷林愛日堂詩集序
景申集序
沈氏探梅集序
懶園詩鈔序
查蓮坡蔗塘未定稿序
鶴洲殘稿序
雙清閣詩集序
蔣雪樵詩序
秋聲館吟稿序
程文石詩序
余茁村詩集序
綠杉野屋集序
葉筠客疊翠詩編序
蔣靜山詩集序
岳泗菴遺集序
汪積山先生遺集序
汪次顏遺詩序
汪司馬半舫集序
沈椒園詩序
无悔齋詩集序
焦山紀遊集序
盤西紀遊集序

卷之四

紅蘭閣詞序
陸南香白蕉詞序
張今涪紅螺詞序

吳尺鳧瓊瓏簾詞序
羣雅詞集序
吳可堂十二種傳奇序
絕妙好詞箋序
遼史拾遺序
南宋院畫錄序
前後遊仙百詠自序
樊榭山房集自序
樊榭山房續集自序
趙母朱太孺人七十壽序
汪母顧太君六十壽序
卷之五
程振華藏先秦貨布記
五百羅漢殿記
雲林寺重建輪藏殿記
清繞橋新建春淙亭記
揚州馬氏墓祠記
杭可菴先生遺像記
盆山小隱圖記
耕巖草堂圖記
三十六鷗亭記
松吹書屋記
舟菴記
秋聲館記
卷之六
秋日遊四照亭記
九日行菴文讌圖記
佛日淨慧寺遊記
開濬西湖碑記
田家灣志
屠墟廟志
機神廟碑
重修洞真觀碑
重修錢唐西溪天曹廟碑
重建揚州雙忠祠碑
卷之七
張昭論
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總論
厲氏考
漢西京無太學辨
齊襄公復九世讎議
李烈婦贊
節婦田孺人傳
張卿子先生畫像贊
數帆臺銘
澆藥井銘
答金華馬使君啓
徵刻宋詩紀事啟
祭汪舍亭文
汪君嘯園傳
張曠菴先生墓誌銘
候選儒學教諭馬君墓誌銘

奉直大夫深州知州李公暨元配趙宜人合
葬墓誌銘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蓋思方公暨元配沈
孺人墓誌銘
朝議大夫候選主事馬公暨元配洪恭人墓
誌銘
卷之八
寓簡跋
神龍蘭亭拓本跋
吳越武肅王登雲臺題字跋
下天竺寺山天寶六載餘杭郡太守張守信
題名跋
乾道臨安志跋
宋臨安府在城興福禪院記跋
元西天元興寺鐘題名跋
董源龍宿郊民圖跋
吳禮部詩話跋
山中白雲跋
友林乙藁跋
沈青門唾窗絨跋
賞延素心錄題辭
湖船錄題辭
書馬文毅公彙草辨疑後
說杜詩雲出門
書項生事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一

錢唐　厲　鶚　太鴻

授衣賦以衣被蒼生既安且煥爲韻丙辰京師作

若夫泰風應律素顥耑飛日大火以次舍月西陸以揚輝驗寒氣兮總至願時服兮無違占四人之月令授重褚之温衣授必有所受也於焉敬天府之受衣之爲言依也以是念小民之依觀其義取章身美稱在笥典枲呈材功裘告備嬪貢紀其匪頒縫人獻其歲事適百體於舒徐蕞羣氐之暢遂少昊執矩法宮高拱以廉深兒湯舉秋窮詹煦嫗而覆被爾乃九重有謈政四海無寒鄉挾纊非可以戶給衣帛固由其力償蟲悽悽以語月雁嚦嚦以迎霜杼響停於前戶燈影映於鄰牆井宿絲而已湅火申繒而有光刀尺耀其摻手綫縷縈此迴腸將以貯八蠶之絮製一襲之裳既異夫黼黻昭宣半白而半黑亦取乎文章炳煥爲赤而爲蒼是知天道送燠而迎寒人事轉寒而向燠兌方之氣云調酉位之陰不伏聚四十五日之女紅邁七十二儀之民俗崢嶸冰雪將磔攘於司儺密麗綃紈自儲藏夫薦鞠何以勖之曰婦官老者懷兮少者安何以縣之曰象魏公桑畢兮公田既我

皇上裳垂元吉象合文明黎民於變萬物由庚纓紱榮施於寮采章縫化洽於儒生授几杖而養老訓組練而銷兵豈止家盡歌其五袴不啻人盡被以三英猶恐一夫之不獲彌軫顧於

皇情於是訪道細旃求賢良冶鵠版勤搜雕章繕寫微蛩催織尙念茲而在茲天駟降祥當匪且而有且小臣獻無逸之篇敢以繼豳風與豳雅

蕉葉學書賦

爰有醉髡亦號書顛假一林之蕉葉代五色之花牋種紙爲田惡其棄于地學書作草愛其全乎天維彼蕉兮偃亞紛披朔方不茂南國多滋展葉過牆固覆幬之自我抽心出土兼舒卷之隨時入輞口之圖中綏綏雪壓植零陵之寺裏婁婁風吹青鳳毰毸宜如椽之不律綠雲滑膩待似漆之隃麋于是破不動之枯禪試無羈之柔翰折處當揩拭之近案翻翻疊翠稱狂怪之情一一斜紋恣縱橫之腕灑窗有響悅墨雨之爭飛入草無聲似秋蛇之驚竄既濡髮罷擫襟終微颸襲清露溼題秋戰之常陸子願摽堂下陸龜蒙戰秋辭蕉摽建嶹記夢餘之鹿鄭人應置隍中漫號鬼襦筆陣豪而鬼辟宜呼仙扇文波逸而仙通修竹休彈揖張芝于硯北清陰漸減見索靖于牆東六草堪珍百枚成幅障薜荔之屏懸昔邪之屋影寫而指掌俱涼鉤摹而衣衿盡綠昔也古佛觀身喻無堅于貝函今也高僧運畫示有用于圓菴蕭鋒之一桁芳塵尙嫌其涴鄭虔之三間柿葉未足爲貪然而絹裂颭嚴旂撕霰墮裝褫徒云竊柎不可比山花之字究竟歸空等壇竹之符有時從火是知管蒯毋棄者代匱之義斤削弗良者遷地之機彼蔡侯之功常存藝圃斯素公之草永暎禪扉眼底鵶翻揭楮膚而歘歘胸中霓吐展藤角以霏霏向使不傳書蕉之事又烏知

古人之學八法非止藉一揮者乎

春陰賦

千門晝永二月春中竚韶景於平樂之觀候姸華於駘蕩之宮擬陽暉以鏡野悵氛靄之帷空屈子之湛湛江波幾層深罨淮王之萋萋草色一片低籠爾乃凝綺闥覆嚴城入清籞傍雕甍迢迢似夢黯黯疑酲燕歸無影絲墮難輕占甲子之謠麥先測雨晝丙丁之帖花亦求晴蘋吹東來忽將開而復斂柳星南次豈在晦而能明若夫比臘非窮等秋彌積傳燭逾紅汎醅更白載觀袚禊愁連洛水之濱欲上秋千思結長安之陌其感人也難狀其被物也無端拾翠意阻攀條緒闌緜漠青門冪香輪而幄暗森沈朱戶壓摻手而簧寒得毋妒羣姨之蹤故障蔽以千重或云護百卉之芳故帟幕乎三光若有踆烏則量金而買不無黑蜧且淬劍而殲使碧舒兮紅笑悅拂席兮垂簾奈何別路方遙長門深閉戴勝雙飛射干交翳梨雲以縞夜爲奇棠蘂以解愁稱麗詩人樓上徒爲安石之吟少婦燈前還發莊姜之嚏

枕溪廊賦以枕流欲清其耳爲韻

淀號雍奴滙于畿南之野沽分丁字歸於海上之洲其中有溪焉其爲溪也旁通樊圃暗注湖溝翻車如鵶而銜尾桔槔似鶴以昂頭奔瀺灂其若赴合泌瀄而交流光汀瀅兮不知夜聲潺湲兮忽驚秋其上有廊焉其爲廊也重欄逶迤複霤連廔陋南朝石步之名丁謂詩因憶南朝石步廊仿吳山卻月之吟去聲○東坡詩夢繞吳山卻月廊數行斜栯照波影以初翻幾折紅闌跨縠紋而倒枕於是搖荇藻拍漣漪繫酒舫垂釣絲水宜游至瀾必觀其度楊柳之涼颸簾痕演漾響菰蒲之春雨瓦縫參差廊屈曲兮溪屈曲試吳鞵兮猶未足溪纚屬兮廊纚屬命劖櫂兮唯所欲若夫藤蔓紛披擬罨畫之汎荷花歷亂誤浣沙之行莫不凭襟招鷺側帽聽鶯魚堂策兮叩檻鷗樸漉兮敲枰郭恕先界畫成時縵迴隔浦白太傅灘聲作佐箇切就跳沫穿楹映層雲兮窈窕入斜月兮淒清溯茲疏引方勤經營伊始幽可避俗華不期侈迢迢千步差覓詩心灦灦一條乍醒醉耳

萬寶告成賦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爲韻

天清沃野水落平田素商應節少皞司權羡木穰而紀歷美蕤斂以告虔稼穡作甘兆人羣號曰萬寶倉庾維億國用遠踰於九年懿夫稷之種嘉虞之財阜順平秩於西成遡俶載於南畝土牛出而送寒銅雀鳴而命耦杏花菖葉序九扈以司春清吭泠風勸三農而恐後蒼龍既見舞雩而澤不愆期鴻雁初來報賽而獲云大有聖人祈穀嘉祥載歌究乎天者胥熟麗乎土者咸和彌望而黃雲偏覆連畦而玉粒駢羅荆揚宜稻雍冀宜稷青州宜黍獻之以鄭其而十千異產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助之以瓜果而華實宏多地不愛焉普存可驗數既盈矣握算仍過抽六穗於一莖陋相如之頌封禪標同穎於異畝邁唐叔之作歸禾爾乃龍枝兮並茂虎掌兮交垂芒擢兮黃人之日曝

稃開兮青女之霜滋勑響涼颸落餘糧之璀璨鐮
分新月積滯穗之紛披韇以扇隤香透重茅之屋
簸於箕舌秕揚六枳之籬社鼓載鳴迓田祖而是
生九穀籥章有掌歈豳詩而不害三時於焉納總
則
天家之覼衍盈倉於以明穜則
帝籍之敷腴備物辰告嘉告覯燥溼之惟均財成
曲成仰陰陽之無拂用天分地而縣黎垂棘不足
珍力本重農而大貝南金皆可屈是以得其寶禮
洽而樂舉享其成遠至而邇安山出車河出圖騈
蹤而集鳳在巢麟在囿拭目以觀朱草華平因銜
苞而連類芝房蓂莢同吐秀以交攢於是秀眉之
老羇丱之童膝繞杜曲居連瀼東篇餘織竹角罷
吹桐大熏鼠穴高築牛宮神絃祈雪易緯占風雞
肥豚碩雞白薑紅南榮獻日北望呼嵩僉曰重寶
永符乎
大寶屢豐高出於元豐歌曰多稌兮雲屯薦新兮
取陳席慶兮百室藏富兮千春茅三脊兮曷可擬
花四照兮非其倫稱觥兮祝
萬壽子來兮趨公旬願爲太平之人兮萃萬寶以
粒我民

河清海晏頌并序

禮云聖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河原也海委也
河發源於崑崙之墟千里一曲九曲而入海海周
乎八紘之外有幼海有禆海有大瀛海百谷歸焉
四瀆宗焉惟河惟海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握瑞符
叶嘉祥聖人首出御世得一而萬化成河海受職
定位得一而萬派澄粵稽往籍榮光塞河徵於上
世海不揚波紀於成周若夫感應交捷肸蠁並臻
葳蕤於圖牒而震耀於耳目者未易覯也欽惟我
皇上中和立極濬哲恢圖合六屬六敘六聯之所
掌式辨於周官萃九山九川九澤之所珍厥包於
禹貢遂民之生則日用飲食忻其偏德復民之性
則惇庸典禮洽其綏猷固已瞻之如雲就之如日
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洵乎仁亶而恩濊允矣軼項
而駕軒乃
一人垂拱司契於上羣黎緣督交勸於下
睿慮所周健行是則
謂田功既已卽而宵旰維勤
賜復蠲租之疊霈
謂庶績既已熙而旁求有典
闢門明目之常聞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神
皇上於是考太常之所守稽功德之宜祀標燎沈
薶祭則受福山林川澤咸秩無文祥正而青旂肅
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先農之祀徧於郡縣懷柔百
神莫不效順川靈嶽祇奔走抃舞蜿蜿蜒蜒懿懿
芬芬若河有伯若海有神
聖天子蓋感之以至誠綏之以大德矣雍豫之郊
冀晉之甸大河所經石水斗泥上下千里積日瑩
澈投膠者莫得比其潔濯纓者羣然就其深澄源
凝澱歷萬晦朔守臣騰躍而告之太史連絡而書

之鴻生鏗鎗而頌之河之清也如此澌水出於黟
山入於東溟浙省所環歸墟之所而潮汐之衝也
比年決齧水維偶緩
皇上念切民依
天藻頒而穹碑立泉府發而新廟建羣工萃止畚
築雲集今玆秋濤應月颶母無驚靈胥委蛇而御
轡天吳讋慄而匿景纖塵不飛餘波不湧耕桑得
所婦子其寍海之晏也又如此夫儲精錫祉者
聖主運之於宥密者也奏績安瀾者賢臣致之於
旬宣者也惟
聖主乃得賢臣之助惟修和乃協平成之理小臣
沐浴醲化莫罄形容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乾端坤倪動靜不窮惟
聖有作成位於中九圍是式八荒來同德以爲車
樂以爲御肅肅雍雍浹於兆庶民惟
后戴神惟順助河曰德水海曰環瀛或經九野或
包八紘聿稱巨浸天一所生其澤廣潤其量虛受
聖皇膺圖靡不偏覆既偏覆之又懷柔之揚其清
矣式是晏而
帝心明明河乃如鏡
帝德安安海乃可泳於萬斯年
一人有慶魚鼈咸若琛賮胥來元首康哉股肱良
哉朝宗之義萬國咸該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錢唐 厲 鶚 太鴻

石經考異序

六經自遭秦火或藏屋壁或寘山崖大義微言幾乎中絕漢興摭拾散佚絕而復續脫漏舛譌往往而有向歆父子校之于前伏無忌劉騊駼馬融班固諸人校之于後乃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私文者于是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議郎蔡邕書丹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此石經之所自昉也厥後魏正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至和嘉祐紹興俱仿前規以示楷式歐陽子集古錄所收金石文字最廣獨遺唐石經不載趙德甫金石錄洪景伯隸釋所載漢石經僅殘缺遺字晁子止取唐蜀石本與後唐長興版本參校著石經考異其書不傳・本朝崑山亭林顧氏著石經考一編自漢以後異同始末該而存之可謂補前人之遺者也吾友杭君堇浦補顧氏之遺而加詳中參之以辨論如五經六經七經之核其實一字三字之定其歸二十五碑四十八碑之析其數堂東堂西之殊其列自洛入鄴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駮鴻都門學非太學魏石經非邯鄲淳書直發千古之蒙滯皎然如揭白日渙然如釋春冰葢綴緝既力用思復精足以剖芒釐審同異不獨爲顧氏之諍友兼可上溯晁氏大裨來學者已書成堇浦屬序于鶚竟讀而歎曰甚哉著書之難也范曄楊衒之魏收魏徵諸家皆誤以漢石經爲三字堇浦援据諸書而知一字之爲漢三字之爲魏請爲堇浦立一佐證可乎公羊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既哭以人爲菑何休注云菑周埒垣也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按蕃誅于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爲熹平四年始立石經爾時休詁公羊未卒業則辟雍所作側字其爲石經隸字無疑趙氏金石錄亦云世所傳經書與漢石經不同者數百言此蔡邕石經一字之佐證也左氏隱元年傳仲子手文爲魯夫人孔穎達正義云唐叔亦有文在手曰虞隸書起于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魯作㐺虞作𡗜手文容或似之按晉書衛恒傳言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唐書藝文志有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正義所引是古文一體此正始石經三字之佐證也鶚不敏不足與于校讎之役聊以斯言復堇浦或者希左袒于斯編云爾

方君任隸八分辨序

新安方子君任作隸八分辨或以爲方子有志於古之道者也曷不觀馬鄭王許諸儒之會通發濂洛關閩諸賢之壼奧以勒成一書而先從事於此予曰此卽方子有志於古之道之一端也道載於文文散於事古者保氏之所教學童之所習莫不晰其形聲以通知天下之事而昌黎亦云爲文必先識字字莫古於古文大篆其詳不可得聞矣莫

備於小篆隸八分皆自秦時剏造以迄於今予嘗謂始皇雄材大略不獨設郡縣築長城爲千古無窮之利卽其有功於文字亦千古不易之軌則也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王次仲作八分三體本自判別後世自歐陽永叔洪景伯吾子行諸公誤以八分爲隸由不知隸卽今之正書而八分取義亦未之講也善乎蔡文姬之言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而隸與八分之辨已如列眉矣方子博極羣籍援引富而評騭精留心游藝之學何莫非形而上者之所寓歟吾友金冬心處士最工八分得漢人筆法方子曾求其書孝經上石以垂永久用暴秦之遺文刊素王之聖典方子眞知所從事而衛道之心至深且切也夫

戈達夫法書通解序

周官保氏以六書教國子所重者辨形聲謹點畫而已自秦以降日就簡略始變古文爲小篆于是草隸以興筆法亦重漢陳遵與人尺牘皆藏弆之以爲榮魏晉以後帝王公卿競習於此北朝張景仁以八體位致通顯史臣至稱爲倉頡以來一人法書之重與文學爭權矣當湖戈君達夫宏通士也手輯法書通解頗詳於用筆結字所撰述古一篇据摭輿衍窔過竇臮其學要自足重不獨工書也達夫盛年方將以文學遭遇此書行爲道山延閣之藏不可與盛熙明之法書攷共彪彪炳炳於寰中耶

六藝之一錄序

歐公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强其言豈不信然哉而又以爲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足以致之此殆公之遜辭而非其實也公之後有胡戢秀才者效公集古作瑯琰堂濟北晁无咎爲作詩云君不見廬陵公往爲學士修書日詔畀千金訪遺逸遺文逸字往往出是公集古之作在翰林修唐書時奉勅訪求且有千金之購詎得謂力之未足乎故好之有力而能聚其上帝王其次公卿又其次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若夫布衣糲食窮居野處之士雖嗜之一而篤如歐公者亦未必能得得亦未必能聚詘於力之不足往往然也而公又慮聚多而終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兼作跋尾以傳後學此則公所好之一而篤雖帝王公卿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好之而能聚不暇爲錄以傳於世亦終等於象犀金玉之必散此時有力之强不能不爲之詘而慕歐公之爲者出焉自宋迄今爲圖爲評爲編爲譜爲史爲志爲錄爲略爲目爲記粲然備矣而吾里倪先生崑渠有歐公之好而無其力乃集諸家之所錄輯爲一編名曰六藝之一錄分別部類發凡起例凡爲六門爲卷五百有奇以金文石刻法帖爲經以書論書體書譜爲緯其用力可謂勤且肆矣先生志抑而謙竊取直齋陳氏之旨以爲書品書斷所論雖工至鍾王正與射御同科乃游藝之一耳鶚披其書上下千古賅括朝野則通於史偏旁音訓

各有據依則通於經旁引曲證不遺幽遐則通於子與集蓋合四庫之書而先生已當杖國之年不假門生子弟之助閱市借人晨書暝寫數易寒暑以成書學之巨觀其學力日力有非後生涉獵輩所可望然則先生之於古可謂真能好且聚者也强有力者也承命爲序蕪詞不文幸得附名其間以爲厚幸云

一角編序

晚菘居士耽愛書畫獨具真賞此編自比之馬遠殘山剩水以未見元以上真蹟爲歎耳彼唐王廣津宋賈師憲明嚴惟中據杌國之勢肆其豪奪金題玉躞充牣篋笥未幾零落或歸天府或散人間徒令人有煙雲過眼之歎居士此編所購雖前代爲多然損硯田節衣食以營之辨析入微芒寶護如頭目以悅吾生以長子孫居士復何歎哉詩不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魴祕密藏中安樂法吾從居士而問之癸丑除夕題于南湖花隱

漢印譜序

漢印之傳于今者有二曰官印曰私印官印昉于周之璽節至漢製乃大備緩鑄急鑿爲用不同今之印製九疊其文去漢絕遠惟私印記姓名多仿漢法夫班范兩史荀袁兩紀之所載其功德炳煥于簡冊者詎因一印存毀爲重輕若姦諛之骨既朽而名印猶存宜唾棄毀滅之不恤況瑣瑣猯狢噉盡無可稱述者乎然且王厚之姜夔錢選顏叔夏著之爲譜揚克一著之爲格吾邱衍著之爲式朱珪著之爲集考葉森著之爲韻釋諸君子豈惟篆學之古拙足取哉亦云善惡之名笵金附之不朽爲吉爲辱勸戒是寓其修名不立徒託蟲篆以自見者又足懼也夫是之取其亦遠于玩物喪志之誚已甘泉程君振華多才藝最精于鑒賞嘗藏弆漢官私印共八百餘件濡紙脫文編排爲譜屬予序其端因爲道漢印可取者如此

續泉志序

續泉志若干卷吾友胡道周氏續宋鄱陽洪文安公遵之書而作也錢法自周九府漢三官而後輕重大小時異代殊前文安而纂述者若梁顧烜唐封演張台宋陶岳杜鎬董逌金光襲李孝美輩文安皆摭摭而辯證之又廣采史子諸家而以家藏古泉百餘品摹畫爲圖用力可謂勤已惟昔宋室之南軍興歲幣公私交困緡錢不足用始以益州交子之法行於江淮行在於是天聖閒所置務其交引視錢爲準者卽以交引代錢天下大計仰給於紙謂之楮幣元費著作譜載其圖式界數甚詳錢法之變於是而極文安生其際目擊時艱爰作泉志論世者以爲殆文安微意所寓云道周嗜古之篤不減文安凡所臚陳皆得於神林破冢鉛摩蘚蝕之餘不獨齊太公貨新莽泉模爲文安志所未備卽有宋一代諸年號泉之外又得銅牌徑二寸許其文爲臨安府行用準三百文省予向讀郎仁寶七修類藁云是南渡國窮補救變通之物交會錢引之類第不解所謂省者何考洪文敏容齋

隨筆云太平興國四年因五季之制詔民閒緡錢定以七十七爲陌自是以來官民出納名曰省錢然則銅牌者殆亦支錢之券當日錢無足陌故著省字非如楮幣之衹以千百爲率也銅牌廢而楮幣行此正可補宋史食貨志之缺於以續文安作志之微意相去五百年有莫逆於心者焉文安志分九品曰正用品曰僞品曰不知年代品曰天品曰外國品曰奇品曰厭勝品天與神鄰於幻誕無稽道周削之限以七品尤有特見予故犓舉大略而爲之序

醯略序

趙君意林撰醯略成如干卷賅綜奧衍靡所不具實爲前此所未有不特顧野王載醴醶之味吾子行辨酢醋之文而已而無學之徒或目爲底下之書夫大易所陳曰節飲食雅詩所褒曰議酒食醯鄰於酒而可飲食者也治菹柔膾和藥養骨無不是需節之之議之寧無切於資生之要而漫侈隸事云乎哉予準之漢以來簿錄家應入子類者有二周禮食醫掌王百醬之齊膳夫職云醬有百二十二甕賈氏疏醬謂醯醢也鄭氏云齊菹醬皆須醯成味也隋經籍志食經酒要皆附醫家醯略應入醫家齊民要術起自耕農終於醯醢宋藝文志酒譜茶錄皆附農家醯略應入農家準之於子如此參之於經如彼後之淹雅君子其舍諸魚豢作典略裴子野作宋略李淳風謂王無功爲酒家之南董予亦謂君爲醯人之魚裴夫略者巡也於書無不巡也略者界也以醯爲之界也

使琉球記序

皇清受命奄有區宇仁風義問扇被萬國戴斗比景之域文身鑿齒之倫無不悉主悉臣奔走恐後琉球遠在東南海中恭順夙著冀霑
聖人寵靈世爲外藩以奠弁服延頸鶴望請封者至再康熙元年張侍御學禮銜
命以行遠涉鯨波踰年後歸中朝著有使琉球記二卷上卷言使事下卷言風土也侍御嘗鏤版歲久漶漫曾孫寶善謀重授之剞劂而屬鶚爲序按琉球之名始見隋書字作流求元史作瑠求隋書言國王姓歡斯居波羅檀洞多鬬鏤樹條織似髮王乘木獸所居聚髑髏壁下異俗可駭如此元史但言彭湖嶼已下漁舟颶漂落漈返者百一自隋至元慰諭不服浮海擊虜其民人而還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遣使入貢而山南山北二王相繼受封其後爲中山所併朝臣奉使者陳侃蕭崇業夏子陽客胡靖等各有撰述明一統志仍隋書之舊而侃等所書類多浮飾紕繆其言不實君子弗尚也侍御之記魚龍風雨變怪百出其奇險有不止於落漈者自正副使臣以至黃頭赤幘輩皆仰
天家威德所芘克全無恙而禮儀之虔恪民俗之樸略絕無荒誕可駭之狀則
至化之漸者遠故錄之象胥掌之舌人者簡且質也且夫人臣出使外國多以口舌折衝若陸賈張

鶩等爲比無論南越大宛非唐虞盛世事而貫等方緩頰吐吻之不暇又豈能條其見聞一一筆之於書若琉球國貧而俗儉侍御減供却金上體
朝廷恤小柔遠之至意而中山久旱冊禮既畢大雨三日
聖澤滂流瑞應尤卓越萬古周禮大小行人之職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而又錄其禮俗政教札荒厄貧康樂和親之類各爲一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侍御之記其猶此物此志也夫嗣是出使者汪檢討楫則有使琉球雜錄中山沿革志徐編修葆光則有中山傳信錄皆本侍御而增益其未備惟侍御能舉其大者以有待也

烏船紀略序

古者車戰利西北舟師利東南此大較也太公陳蒼兕於盟津叔向召舟虞於涇水西北之兵未嘗不需舟以濟攻擊備禦之方略焉賦苦匏者命之將習流不其難歟所謂利東南者三江五湖黏天無壁寇據爲險我乘爲利以舟禦舟即以舟攻舟則形式之詳器械之精操縱之宜未有不講求儲偫而能占師中之吉獲濟川之用者矣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桂以滇南叛全楚振動挂鎮海大將軍印京口將軍張公時爲副都統聞變即移駐武昌佐討逆將軍鄂公鼐帥水軍進勦賊黨盤踞岳州出沒洞庭公謂水陸夾攻爲上計遂以沙船屢敗其衆兕渠杜輝獨乘烏船船勢駊騀不可仰攻公請於幕府造烏船以敵之附掠陣使臣入奏奉
命使公至江南監其役京口船式久廢無考公因福船之製增損之船成凡六十艘復泝流入湖舟犀士飽風利帆駛連有桃花峽柳林觜君山壘石之捷會十月水涸衆慮阻淺爲賊所乘公不爲動橫截上流使之餽援俱絕魚駭獸散
王師於是直抵滇城逆黨即時殄滅論者謂保全岳鄂得烏船戰力爲多夫自昔水軍俱用火攻若岑彭伐公孫述則以冒突露橈焚夷陵之浮橋周瑜拒曹操則以蒙衝鬬艦燒赤壁之戰舸王濬平孫皓則以大船連舫然橫江之鐵鎖乃所籍者荻薪膏炬而已今則礮火星帀無堅不摧牌盾雲羅無隙不固櫂卒譟躍鉤拒並施此即虞姁程工無所獻其巧輸般運指不足喻其奇者也然且剏者不能用用者未必剏公始以意匠經營爲船司空繼以忠勇奮厲登艫指麾莫不如意蓋旌旗沿武昌而上也先聲足以褫賊之魄樓櫓劃洞庭而戰也持久足以制賊之命於以上稟
廟謨下作士氣有存於剏物之先者其佩將印受
上賞以功名顯不亦宜乎公鎮京口月餘寢疾彌留言不及私惟出烏船紀略一編授嗣君景仲俾錄而藏之安不忘危有備無患公之志也公孫運判寶善將雕木以傳屬序於鶚所以裨
國史述祖德經武略胥在是焉因不敢辭而爲之序公諱思恭字欽五奉天遼陽人隸鑲藍旗

王右丞集箋注序

箋釋之學自古爲難注班書者服虔應劭如淳晉灼而外無慮十餘家至小顏新注穿漏解駮指其牴牾差謬不少假借自謂無復遺恨而二劉兄弟父子旋起議之注文選者李善而外如呂延濟劉良李周翰張銑呂向等又加疏通可稱該備而邱光庭作兼明書多是正其疎略求如酈善長之於水經劉孝標之於世說歷世久遠無有索瘢擿垢者蓋指未易屈焉詩之有箋昉自鄭氏宋人箋杜集數十家近人多取唐名家集爲之字櫛句解以便觀覽而王右丞集獨鮮善本右丞詩在開寶間早擅英聲千年來與儲太祝王龍標岑嘉州孟襄陽輩並騖天壤尤推傑特文格華整超逸雖不以此獲稱宋姚鉉撰唐文粹持擇最爲精審于右丞取頌碑序三首詩筆並茂洵才人之極致也吾友趙君松谷愛玩是編留心綴述排比成二十八卷出以示予曰吾之爲是注也唯詳與慎而已詳故世士所津逮之籍左證明白根括完善即至榆函貝葉之藏亦無脫漏而疑義所在寧慎而闕如郢書燕說吾知免已又以餘力輯評跋羅繪事具年譜展卷之下如與高人詞客在攲湖竹里間繩坐靜言晤對于千載之上寧非蓺苑勝引哉若右丞迫祿山僞命當賊平時與鄭虔並因宣陽里虔以善畫祈崔圓得免謫台州司戶右丞以秋槐落葉之句達肅宗從輕左遷中允善乎少陵之目右丞曰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于鄭司戶則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又曰反覆歸聖朝點染無蕩滌則王鄭之優劣詩史已有定論又何待後人之喋喋耶予因歎箋釋之難而喜松谷之詳慎可爲注書之法後世雖有索瘢擿垢者當亦歛然而退無復置喙矣

王雨楓集杜詩序

東坡謂學杜者唯得其皮骨集杜而無精神弊亦如之集杜古句驅使貫穿猶可以奔放致力至五律則對屬欲精章程欲變又須有灝氣流衍其中必具少陵之詩律與少陵之情境而後爲之乃如自運俗士思以百家衣體撏撦少陵而有之讀趙東山評注有不汗下者乎山陰王君雨楓集杜五律詩多至三百餘首雨楓才氣豪健弱冠即舉鄉試用經冠其曹屢上禮部見擯于有司馬煩車殆幾同少陵殘杯冷炙之恨年逾五十始以詞學被薦論者謂與少陵獻三大禮賦試集賢院何異乃少陵遂因獻賦得官其贈集賢崔國輔于休烈二學士也有曰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感激知己不忘衡鑑之重如此雨楓攄文散藻有聲摩空不幸斥落且遘微累如孟歸唐故事其別舉主也則曰繆稱三賦在剡畫竟誰傳其自傷生理也則曰新詩句句好莫使衆人傳嗟乎士只爲其可傳者耳使少陵即不獻賦得官其詩豈有能沒之者哉而雨楓終有不釋然者誠悼時之已邁而惜命之多窮也少陵流轉飢困在救房琯被謫以後雖暫稱遭遇終歸不偶雨楓生盛際淪棄而歸有秦望會稽之山可遊眺有鏡中之田可畊優遊閭巷歌

咏太平其樂固未可量然則人生之幸不幸亦復何常而集杜一編詎足以盡雨楓耶若其對屬之精章程之變即有如少陵之晚節漸於詩律細者識者具見之不復多贅云

宛雅序

宛陵爲東南奧區溪清駛而山秀拔風氣懋美生其地者不誘於見聞而皆有以自立故其發於聲詩和平濬雅無噍殺嘽緩之音陸放翁序李虞部之詩云來爲守者風流吟咏謝宣城寔爲之冠生其鄉者歌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斯言蓋實錄也繼宛陵而起者有明諸梅若禹金季豹子馬杓司均未足當其選我　朝施侍讀愚山先生出而嗣蹤開寶以溯漢魏淳音至味流輩所希予嘗謂漁洋長水過於傳采朝華容有時謝惟先生獨無遂響宛雅一編蓋梅氏禹金爲之倡先生爲之續而再續以迄於成者則先生之曾孫璧齋明府也夫能選詩者必工詩審矣然非淵源有自矩矱世守則詩之工也恆難言之唐杜甫爲審言孫論者謂句律之細實本於祖而少陵亦云吾祖詩冠古又云詩是吾家事宋陳師道爲洎孫論者謂詞格秀古造句愈工后山所自亦如甫之於審言今璧齋稱詩江南無愧祖硯而宛雅之選網羅幽隱持擇精嚴有以補梅氏之闕而成先生未竟之業是則鄉國所用輶軒所采且足以標樹海內之的而爲羣唱所歸非偉觀歟予因之重有感焉吾鄉風雅之盛不減宛陵無好事者蒐而輯之恆以爲欠事往時吳丈志上商邱太宰坐中唱和客也嘗竭二十年之力上自六朝唐人下迄前代錄爲武林耆舊集橐如束筍頭白眼昏日夕鈔撮事未竣而歿今其遺書具在後人不能爲之表章里中同志欲畢其緒又不肯傳寫寘諸敗簏恐雨黦蠹侵終歸烏有然則吾人之著述其有賴於賢子孫詎不亟亟哉

沽上題襟集序

古者賦詩有二有自作者如晉士蔿狐裘之賦是也有引古者如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是也引古者義取斷章即如自作而不出鄭志以昵燕好後世奧區遐覽友朋倡酬之作權輿於此矣津門爲直沽入海處自元明以來地近畿南運舟官舫從之取道詞客經由者率多羇旅閔歎所謂勞者之歌求其遊集宴衎賦詩言志如顧阿瑛玉山雅集徐良夫耕漁軒集等不特自作者不可得即援引前代亦寥闃無聞豈非不得其人無地主以爲之捌哉查君心穀儉堂晜弟詩品皆清警拔俗性復喜賓友負郭有水西莊軒檽虛敞坐挹風帆雲樹於無際主其家者多浙中名勝山陰則有劉君雪舫胡君艮齋秀水則有萬君柘坡吾杭則有吳君東壁陳君對漚汪生西顥其詩各張一軍與主人爲勍敵合數年來晨夕往還之作釐爲八卷又附以聯句詩餘二卷目之曰沽上題襟集夫漢上題襟集者唐段成式温庭筠周繇余知古輩在徐商幕府追遊之作也江漢閒國風所首及固詩人之

淵藪而諸人所爲坐觀花豔狎燕綺靡僅步齊梁之後塵以視斯集粲如球貝和如笙鏞幽鳴相答如松風澗水近古之會友樂羣相宣以道者雖仍其名詎襲其響乎僕三遊長安皆有事輪蹏未嘗一至水西與分劇韻心穀諸君既觖爲沽上之作者後有引古之流直以爲沽志可也

茅湘客絜吳羹詩選序

吳爲東南大藩　本朝漸摩至化淳醲粹美聲詩極盛其著者大小雅之材傳誦通都大邑髫男稚女皆能道其姓氏其隱者青燈老屋破硯枯吟或至槁項黃馘不能博一人知己徒埋沈於菰煙蘆雪之鄉者不知凡幾輩此五湖茅湘客先生絜吳羹詩選之所爲用心也或仿高仲武之評或綴元裕之之傳悽然似山陽笛泫然似雍門琴不待讀其詩已想見其人而況其詩不一格人不一情高者入天幽者徹泉古非朽蠹新非纖側此如入三吳之市金齏玉膾芳腴溢目饜飫之餘幾至無下箸處題曰絜吳羹者謙詞也亦快詞也若曰吳俗輕揚吳音清浮欲如調五味者劑而平之則非先生之本意矣

煙草唱和詩序

古之飲者周禮酒正三酒之外又有漿人六飲水漿醴涼醫酏之屬其厚薄有殊大抵不離酒林耳三國吳志韋曜傳始有茶荈之名自是茗飲盛行于世古所謂六飲者廢矣若今之煙草明季出自呂宋國亦謂之煙酒以火不以水蓋飲類也顧未有詩之者當湖陸南香先生博物洽聞領袖羣雅倡爲青韻六首一時名流和者數十人爭先獲售都爲一編而屬序于予予鄉亦嗜此以肺疾禁不復飲幾同毋旻論茶有利墊累大之慮然煙草之嗜偏天下遂與茶角勝茶有經有錄而煙草有詩吾知好事者當十手傳鈔庶幾彤管之貽芳蘭之佩也乾隆辛未季春二十有五日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趙谷林愛日堂詩集序

錢唐　厲　鶚　太鴻

自漢魏迄今詩歌之傳於代者往往有名位人爲多而顑頷偃蹇之士十不得二三焉其故何也有名位人勢力既盛門生故吏不憚謄寫模印四方希風望景之徒又多流布述誦雖無良友朋佳子孫而其傳也恆易若士之顑頷偃蹇者則異是苟非若沈子明之於李長吉歐陽永叔之於蘇子美爲之表章於身後則惟有望於後之人以大慰其幽夐冥漠之魂耳趙五徵君谷林里中詩人之最也今年春年未六十以疾卒生平雖被薦詞學無所遇卒不見於設施孝子一清在苫凷中漬淚濡墨編晉其詩爲若干卷以予與君游好亟以示予且請爲之序予受而讀之綜論君之詩大概格高思精韻沈語鍊昭宣備五色鏘洋叶六義胚胎於韋柳韓杜蘇黃諸大家而能自出新意不襲故常其於今世魁人傑士之號能詩者與之頡頏馳驟其間未知其孰爲後先也使少加以名位則不脛而走天下者非一日矣而卒有待於後人之發明嗚呼是非命也哉昔楊誠齋序范石湖集云予於詩非以千里畏人者而獨於公斂衽焉予於君亦云予所遭與君同不幸有伯道之厄早自編其詩詞十卷以行未知能不磨滅否就使磨滅而君之詩必傳於後無疑予詩有數首附見君集中或因之以不朽非厚幸也歟

景申集序

歲丙申壽門病店江上余過問之寒熱互戰膚悴且削而方書藥椀間雜廁筆硯禁掉不已苦謳愈益甚索視之則懷人絕句也夫交之弊久矣居沽兒有酒肉者既不樂與勝流交勝流亦褰裳去之或襲羃屐之虛名愛博不專好賢樂善之誠實無有也壽門大布衣位不致通顯貲不足結客而取友不倦若暍之求蔭渴之求飲始終無間昔王丹論交云知全者鮮壽門可謂能全矣故其發於懷思者雖疾病呻吟之餘不能自已豈徒以其辭之工哉長與鮑明府西岡積學愛人今之元魯縣孟武昌也見而喜之謂可裨益交道其辭又最清拔古奧不名一格乃鋟而傳之壽門懷明府詩見集中明府之賢如此其他可知矣若予愚惷卑陋而以金石文字與壽門偶有夙契亦獲玷諸公末豈非幸耶

沈氏探梅集序

探梅集者吳興沈綸翁太史偕其從弟雨蒼從子東甫雪漁勞山遊菁山上濠村倡和之作也昔人之題詠吳興者水事多而山事少故蘋茋蒲蓮苕葦之屬搴芳擷柔恆滿卷牘李直方記白蘋亭有紫桂翠篁辛夷木蘭榮葉振蕊落英飄灑之語而梅則未聞惟山謙之吳興記烏程有梅墟梅林梅亭談鑰志稱安吉縣梅溪多梅菁山在烏程南舊傳葛稚川種黃菁於此故以菁名上濠村在山下其地有宋秀安僖王墓又有常照寺爲宋善畫僧

梵隆所居巖紆林邃可以訪古則夫仙菁荒寒梅盛水汎釋山行起亦人代推移境會變遷之大凡風人之旨於是深矣唐以來倡和傳者例不一姓若令狐楚韓琪等之斷金集段成式温庭筠之漢上題襟集皆是也獨竇氏聯珠集則爲常牟羣庠鞏五人之詩出自褚藏言所編又非倡和今沈氏門才甲於浙河以西而探梅一集用尤延之蘇東坡舊韻雲機月杼自出新意實爲倡和詩之甲余因讀是集而想諸公當日立者倚樹行者環石仰者承瓤頫者拾英吟態歷歷若圖畫焉

嬾園詩鈔序

往時吾杭言詩者必推西泠十子十子之詩皆能自爲唐詩者也承其學者吳丈志上徐丈紫山師張先生秦亭蔣丈靜山雪樵陳丈嬾園師毛先生稚黃沈丈方舟獨師嶺南五子而說亦與十子合諸君之詩聲應節赴宮商訢合故流派同而交誼亦日以篤予齒視諸君最少有倍年之敬而諸君皆折節下予予因靜山以識嬾園時靜山食貧困居諸君時相過存雪樵嬾園尤勤于贈遺猶記翁橋古桂花時偕靜山出郭解后嬾園見其眉宇敦樸有先民風氣無名場囂凌之習及讀其詩則歌行排奡彷彿嘉州東川五七言近體亦在錢劉之閒予固心儀之惜乎頻年飢走四方未得與晨夕論詩而嬾園與諸君後先皆墓有宿草良足悲矣夫詩之道不可以有所窮也諸君言爲唐詩工矣拙者爲之得貌遺神而唐詩窮於是能者參之蘇黃范陸時出新意末流遂瀾倒無復繩檢而不爲唐詩者又窮物窮則變變則通當繁哇噪聒之會而得雲山韶濩之響則嬾園一編非膏肓之鍼石耶嬾園有子景仁癸丑成進士作宰西江將開雕是編以傳屬序于余余尤望諸君之後人皆能表章其先人則予將載筆以竢

查蓮坡蕉塘未定藁序

詩不可以無體而不當有派詩之有體成於時代關乎性情真氣之所存非可以剽擬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縟而趨潔遠流俗而嚮雅正少陵所云多師爲師荆公所謂博觀約取皆於體是辨衆製既明鑪鞲自我吸攬前修獨造意匠又輔以積卷之富而清能靈解即具其中蓋合羣作者之體而自有其體然後詩之體可得而言也自呂紫微作西江詩派謝皐羽序睦州詩派而詩於是乎有派然猶後人瓣香所在强爲臚列耳在諸公當日未嘗斷斷然以派自居也迨鐵雅濫觴已開陋習有明中葉李何揚波于前王李承流於後動以派別概天下之才俊噉名者靡然從之七子五子疊牀架屋　本朝詩教極盛英傑挺生綴學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濟南之餘論以錮其神明或襲一二鉅公之遺貌而未開生面篇什雖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於此有卓然不爲所惑者豈非特立之士哉查君蓮坡以詩鳴寓內久矣蓮坡家海津去日下數百里而近舟車馳鶩憧擾於耳目門庭授受誘掖其心思宜其詩之囿於

派而蓮坡掉頭天際縱心遙遇所託意者山水禪悅友朋書卷之間通脫雄驁滌煩釋滯標舉勝境流連景光輒警秀不可移置間爲豔詩及樂府非搴蘭攬茝之旨卽花飛釧動之悟此其陶冶深而采擇富殆無體不苞以成爲蓮坡之詩體歟蓮坡少嬰世網息機最早力田侍養澹然一無所營而通懷嗜學博極古今結友徧南朔有江湖且過之目昔人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庶幾近之讀者因詩以儀其人并因其已刻者以想其未刻者知予言之不妄歎也

鶴洲殘藁序

海內稱清門世德而有文者必首秀水朱氏苧塍先生則太傅文恪公之曾從孫尚書公之孫也文恪公以宰輔歸里遺丙舍之田七十畝尚書公僅五倍之每自歎曰吾甚慚于叔父至今士大夫傳誦其語文恪後人有竹垞供奉以布衣入著庭自言恆產不及太傅之半先生爲貴陽公季子生最晚閱桑海後舊業零落僅依先世所搆城南鶴洲草堂以棲供奉罷官日常相過從故曝書亭集中多及鶴洲之作所謂藕葉水亭真如塔火多得之蕭摵之餘先生雖貴公子無負郭一壠資以爲生恆忍飢誦經翛然自得而已晚謀微祿以養司訓吾杭師道獨尊有聶東軒嚴峻之風矢詩不多直寫胸臆有歸季思脫灑之意世士用門伐爲梯媒躁擾奔競如將糖之蠏聞前輩之風其亦可以自淡于名利之外矣先生之子嵩齡輯遺藁成屬予序其概如此

雙清閣詩集序

走揚州新城之交衢列隧聯槅中有詩人閔君廉風鍵戶而居葺小閣三楹階下蒔甘蕉數本交蔭几格而榜曰雙清夫杜老生平遭遇天寶時提攜妻子流亢道路其所謂心跡雙清者不過依嚴武築成都草堂數年耳廉風砥志厲行安於家巷內則有柔甘以養母外則有酒茗以樂賓顧有取乎杜老之云者得毋清之一字爲風騷旨格所莫外者乎大抵詩之號清絕者因乎跡以稱心易超乎跡以寫心難揚州當舟車之會易溪山而塵壒易友朋而投謁易文字而徵逐卽有折楊皇荂之曲亦奚當於大雅此如風蟬露鶴噓噏霄靄移而置之咬哇噂沓之區有咽而不能成響者矣廉風土斷于斯獨能絕去喬溺就於平中閒發警思戛然漻然足以析煩而破寐可謂力能不囿於方隅也已昔吉甫作頌其自評則曰穆如清風晉人論詩輒標舉此語以爲微眇唐僧齊已則曰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蓋自廟廊風諭以及山澤之臞所吟謠未有不至於清而可以言詩者亦未有不本乎性情而可以言清者廉風居聲利之地泊然寡營而獨喜暱就予輩枯槁蕉萃之士窮日繼夕流連傾倒而不厭韓子云爲彼不清作玉雪廉風其知之矣

蔣雪樵詩序

三百篇之詩稽之小序凡爲孝子所作者有四魏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唐鴇羽君子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也小雅蓼莪孝子之不得終養也北山大夫勞於從事而不得養父母也由四詩繹之曰愼旃則不敢毀傷之旨也曰藝黍則用天分地謹身節用之旨也曰罔極則病致憂喪致哀之旨也曰憂我父母則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之旨也諷詠所陳百行之源具備而作者姓氏竟不得與家父凡伯芮伯仍叔蘇公寺人孟子譚大夫史克諸人並列孝者人子之職遭時不偶有不得盡第傳其詩以告哀而已蔣雪樵先生吾里之孝子也先生生盛時無祿仕託於醫盡其技以爲養居父喪不沐浴爪翦者三年即屏肉食以至於今奉母色笑時涼燠謹藥餌夜必數十起母幾百歲乃終先生躬負畚鑁成墳朔望伏臘必造葬所泣墓拜奠畢景而返雖風雨雪寒不避家居無他嗜好喜讀書爲詩以自適總先生生平不離親側無山川夢寐之阻故其詩不必如陟岵無何食何嘗之戚故其詩不必如鴇羽無我獨不卒之痛故其詩不必如蓼莪無經營盡瘁之嗟故其詩不必如北山而念甥姝篤交遊見雲泉而宅心與緇褐而爲侶凡形於言者何莫非其情之所甚摯而先生亦豈肯求聞於後與世之詩人爭工拙哉昔陳孝子曰謝貞其詩王筠稱之唐孝子曰費冠卿其詩計有功記之孝子之詩自有以姓氏著者先生雖老於家林羔雁不至當不潛曜晦采於今之盛時也

秋聲館吟藁序

符生聖幾起孤生克自淬厲於學不幸年三十三積病不愈以歿彌留時出吟藁一卷屬其執友王君茨詹詮次行世且泫然曰俟吾師厲先生歸乞一言序之吾目瞑矣悲夫悲夫余讀聖幾詩愈憶聖幾之爲人矣聖幾賦性幽澹迥出流俗見干進改錯輩視如腥腐獨能追扳古人與之頫卬揖讓當廣坐中衆論蠭起意所不可默然無一酬對而常有沖瀜不易盡之致居家事二親愉愉如也出則篤於師友有緩急不膜外視可以媿世之執經同席未幾相遇如途人者故其爲詩澄汰衆慮清思眑冥松寒水潔不可近睨至琴言酒坐送別登樓則往往綿密周環情不與辭俱盡使其克永天年驅使豪牘殆未可量而惜乎其僅此也或謂聖幾詩語境冷峭故非壽徵古固有少日爲衰殘語而年與位俱高者即使聖幾以詩徵其不永如長吉之以抉摘致罰惇夫之以呻吟名集要爲姓氏長留天地間彼藉榮膴享上壽歿而無一可稱將與蟪蛄螻蟻同歸邱墟者可勝道哉

程文石詩序

新安休寧之汊口當岐陽山下爲琅璜二水合流處歸太僕熙甫稱其山園水繞林木茂密孫山人太初有八詩詠其勝雲溪暘谷間程氏聚族而居自宋迄今代多詩人吾友文石其尤也文石性好道雅慕胎息大還之術思得巖棲谷飲以終老迫於貧無以養母轉客四方與予相會合於淮左近十年矣與之交氣日以醇而詩日以上所資以爲

客者亦在於詩然得意之作文石不肯輕以示人也一日裒次其詩而屬予以序予聞道家之說出於老子務去健羨黜聰明以求其所謂杳冥昏默者若雕肝鐫腎用力於一言一語之工毋乃與道遠乎文石有志於道奚不憚煩而若是今讀其詩天機所到自然流露如霜下之鐘風前之籟應氣則鳴初無句鍛月鍊之苦而達生遺物能使人忘去榮悴得喪所在然後知文石之詩之進乎道向之以詩人求文石猶淺之乎言詩矣然文石終以貧故不能返汉口以居又不能遠入五嶽諸名山覓異人而與之期沖舉徒然用詩篇一寄其寥廓之想予又聞道家有五倉辟穀之術文石豈求之未得邪淮左多南帆北馬直利名藪耳非道鄉亦非詩國也若被褐懷玉和光同塵如古異人張平叔王南雲之所爲則文石自得之吾無以測文石之所至矣

余茁村詩集序

三百篇以來感時之作備矣屈子之傷春宋玉之悲秋以至愛日長苦晝短不可數計也顧未有耽翫寒事而吟不輟如吾友茁邨者茁邨天姿爽邁學靡不貫少日頗饒於貲所儲古奇器書畫幾與清閟閣埒性喜結友有急者投之輒解贈千金不少有德色及其中年囊篋垂罄閉門深巷或至竈額無煙而兀兀終日夕戛筆作金石聲未嘗以昔所周人者望於人人益以是高之集中詩大都皆彫年急景冰雪崢嶸觸於懷而托於音者也初出以眂予標其首曰銷寒予獻疑曰氣之游者寒則斂景之蒙者寒則清材之柔者寒則堅其在人也寒女有機絲人賴其用寒士有特操世資其道寒亦何可竟銷耶況復之一陽臨之二陽當頑贔凜烈之際大由之生意已萌兆于下寒亦何必遽銷耶若君之聳山字肩踞爐畫殘灰作驚人語如是以忍寒可矣奚至效小兒女骨脆不能凌吹亟俟煦和點梅圖以脂爲九九數而反名曰銷寒乎茁邨曰子言是也予書堂曰濡雪取傳咸款冬賦中句與予詩有合焉用以名集子爲我序之辭不可得卽次第其語以塞君意若其辭肆滂葩意闢蟄戶以韓孟之奥峭爲宗而復取材近於皮陸淵雅近於歐梅世當有知言者予評不足爲君重也

綠杉野屋集序

少陵之自述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詩至少陵止矣而其得力處乃在讀萬卷書且讀而能破致之蓋卽陸天隨所云輘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者前後作者若出一揆故有讀書而不能詩未有能詩而不讀書吾於徐君柳樊之詩尤信柳樊生臨溪秀絕之鄉承襲清華流派有自爲文卓絕恆區復以詩歌著稱綠杉野屋集四卷積平日所爲自定而存之者也今年閏上巳與吳越諸公修禊事於湖上初晤柳樊見其仿蘭亭體詩古音澹味翛然自遠固已心折猶疑柳樊年僅逮壯使操觚廟壘與古人爭勝於毫釐未必能大放厥詞如善御者歷蟻封過

水曲有組舞縱送之樂也別逾半載雪中過訪出此集見示然後知柳樊之詩洵異乎今人之所爲者矣柳樊生平所歷自吳興至杭不過百里卽其懷古攬勝之作已橫騖別驅淸峭奇麗使人不可擬議嘗閱臨溪先賢沈忠敏與求集歎其錢塘賦水母七古一篇構象命意非浸淫於古不能及讀柳樊明醮壇茶字踐天聖寺管夫人畫竹諸歌筆力直破餘地繼忠敏而起者非柳樊誰屬耶夫粘屋材也書詩材也屋材富而宋窗桴桷施之無所不宜詩材富而意以爲匠神以爲斤則大篇短章均擅其勝郭景純云粘材作柱埋之不腐柳樊持是以往爲之不已將自有千古又可爲柳樊信者已

葉鈎客疊翠詩編序

往時東南人士幾以詩爲窮家具遇有從事聲韻者父兄師友必相戒以爲不可染指不唯於舉場之文有所窒礙而轉喉刺舌又若詩之大足爲人累及見夫以詩獲遇者方且峨冠紆紳迴翔於淸切之地則又羣然曰詩不可不學夫詩性情中事也而顧以窮與遇爲從違卽爲之而遇猶未足以自信使其不遇則必且曰是果窮家具而棄之惟恐不速詩果受人軒輊歟柘湖葉君鈎客詩人笠亭先生之子也自其尊人庭訓卽知四始六義之教其時偶拈競病老宿皆羣相推服長而與于續洛如雅集之壇坫予於吟卷中時見其新警瀟灑不拘拘縛于格律固已心折今年春暮買舟來杭袖銜一編問序於予予語鈎客讀君詩知亦嘗挾所有遊金臺歷抵公卿而一無薦剡息機南返戢影海濱雖業于詩曾不若胃脯洒削之可以連騎鼎食君乃如癖者之嗜痂病者之嗜土炭流連往復而不能去是能不軒輊于詩者欲不工于詩烏可得乎若予非能工于詩而性固凝絕四十年來未嘗一日廢詩今老矣頗動于中欲棄詩以他有所就輒因君以自礪君方强仕異日幸見知於世詩之不可軒輊者固自在也

蔣靜山詩集序

杭有隱君子曰靜山蔣先生爲明少宗伯艮夫公之後少苦貧年十二釋書營什一于市獨喜爲詩從先輩毛稚黄先生學詩卜一廛于古淸河坊曰吾爲賈矣盈賈而鄰于文簡札既廢蔡侯以興或緗或繭或竹或楮或密香陟釐吾貿是以給口實而資其餘以給吾詩不亦可乎暇則取唐人詩讀之最工五七言律嚴于格調餘于性情盈平易而不務險澀蓋稚黄先生之得派于雲間陳黄門者流風故未墜也中年以後屢遭轗佽慨然曰給吾詩者天能厄之終不能厄吾詩迺徙居城東其地風土閒曠饒水竹豐蔬蓏先生樂之歲丙申予昏于蔣氏先生爲予妻之世父屢得從先生論詩見先生貧且老或不能給朝餔而胸臆坦然無蹙迫伊優之狀終不欲以非分取一絲一粟與人交竟數十年無一語之欺謾然後知先生殆古之有隱德者益足徵其詩之稱心而言矣噫今世操不律

爲詩之士少窺聲病卽挾其技走四方務姸悅人耳目以要名取利詩而賈孰若先生之賈而詩也哉況其始于賈而終于隱也

汪次顏遺詩序

康熙甲午夏予偕金君壽門訪次顏相與定交次顏居在葵巷之東門逕幽邃有藤垂納有竹合陰弦琴讀書其中意澹如也其爲人抑然如不勝衣吶然如不出諸口具上下古今之識蟠屈于胸中不屑突梯閃榆以求合于時時亦無知之者少遊稗畦洪先生之門先生故以詞曲擅名次顏好爲移宮刻羽之學不爽分刌有所作必上薄風雅而間涉嘲諧隱語吾杭元時若曾瑞卿之詩酒遺音喬夢符之西湖梧葉兒吳中立之本道齋樂府張可久之蘇堤漁唱皆以不能俯仰隱約玩世自託於檀痕金縷閒使次顏與之並生頡頏壇坫誠可無媿獨未嘗以詩示人亦無有知其詩之工者今年四月次顏病卒其子塽奉一緘泣且拜以告曰此先人詩治命求序于先生者諦視封題宛然發而讀之則詠蘭長句三十首涕下交頤循環咀味而後知次顏之所存也夫楚辭所引之蘭王逸注以爲澤蘭至黃魯直羅端良始以爲卽江南之幽蘭澤蘭漬膏辟蠹紉佩貯浴誠爲有用于世幽蘭馥然于深林空谷夷而與衆草伍不以無人而不芳次顏所詠殆卽黃羅所云之幽蘭有非澤蘭之所得比者其所存不亦窅然遠耶度次顏平生所作必夥其藏去篋衍者僅止此句律之精深華妙直闖唐宋人之室又承瀕危殷勤之言觸秋風敗叢之感故不辭而爲之序

岳泗菴遺集序

吳興菱湖古淩波塘也其地山舒水緩饒蒲魚蓮芡之利魁士俊人往往多出其中予嘗鼓枻過之意必有抱道高隱不屑榮利如元真子桑苧翁其人者延訪久之不可得意者俗尚華競雖有其人亦滅沒於烟波杳靄間而無與傳與今讀泗菴岳先生之詩庶幾如遇之已先生本金陀後裔世居檇李號甲族生明莊烈帝之季遭世亂離田廬蕩析遂流寓吳興擇菱湖之風土而家焉性愛山水一發于詩扁舟束書清漪茂樹與漁人蘆子狎嘯詠終日意灑如也復精醫術以營親饔飧所遊歷如臨溪霅川封禺下若放而至於東西兩洞庭吳閶京峴諸勝其攄懷寫眺之作則蕭散澹遠其投贈寄答之篇則清緜茂密以詩自娛一如在菱湖時乃先生篤念維桑竭心計以從事舉祖父及從祖以下葬事凡七恤族屬姻戚之貧弱者歲時傷感爲詩必稱羇人寄客又若一日不能安於菱湖者然記有曰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鳴號蹢躅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而況於人之秀靈者耶何以輕去其鄉親朝死而夕忘者之衆耶讀先生詩忠厚悱惻大樸未散獨挺流俗扶樹教道彼緣情體物者流曾何足以知之而先生隱德自此彌深彌晦也已文孫載高懼先人之清芬久而墜也距先生棄世三十

有四年哀次遺集求定於予予爲刪存如干首弁著其始終以爲之序後有續吳興掌故補吳興藝文者愼勿遺其人與言也

汪積山先生遺集序

往時余將之婺州作金字韻詩寄諸吟社最後得吾友水蓮和章云徙倚閒齋辭竹簟商量江路定綿衾余哦諷不能去諸口顧水蓮喜爲有韻之言而存笥者絕少其意以爲多作不如多改善改又不如善刪也閒出其得意者以示余余極嗜其詩清恬粹雅吐自胸臆而羣籍之精華經緯其中昔人所云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庶幾似之吾里近稱才藪第工舉場之文者或鄙吟咏爲閒家具而林棲谷飲清韻斐然梵夾新裁亦復斂手二者難兼被君一時將去何不廉邪

汪司馬半舫集序

自唐五代迄宋以詩賦決科故詩人最重知遇往往有刻意苦吟旬鍛月鍊槁項黃馘無人過而問焉者如唐處士至以詩藁納瓢投水中幸人接得以傳陸天隨以遺藁置白蓮寺像腹不幸爲俗子沈於水蓋不獨生前榮進爲不易致卽身後流播以慰其魂者亦有幸有不幸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已若夫一吟一詠生邀萬乘特達之知殁而聲名焜燿於無窮有如唐韓翃宋陳與義輩尤爲詩人所不多覯乃今於吾鄉先輩汪半舫先生庶幾遇之先生少擅淹雅寓吳門爲朱太史竹垞宋中丞西陂所重恭逢

仁皇帝南巡先生以諸生獻詩舟次　御試特置第一階是與纂修　賜上第宜其生平之述作煒煌鉅麗臺閣體多今讀其全集古體豪宕出入於韓杜歐蘇諸大家近體復清便琅琅可誦由其博觀約取爲功匪旦夕益見

聖主睿賞度越常流萬萬也唐人稱詩人之達者無如高忠公今先生名位雖不逮忠公而遭遇出常格士林傳爲美談當其爲潮州司馬時潮俗多剽悍銷弭於撫循治行卓然惜其以憂去未幾下世卽其所稱政績觀之亦可謂之達者矣嗣君陳也刻先生遺集竟屬序於鶚因感歎昔人知遇之艱推先生爲窮於詩者吐氣焉

沈椒園詩序

符君幼魯里中詩人之擇也向嘗與予論浙西之詩獨於沈君椒園口之不置予詢椒園之詩何若則曰清麗之辭和平之響爲能絕去麤浮怒張之習而有似乎唐大歷宋慶歷諸公也予心識之顧以未得見其詩爲恨癸丑歲客維揚椒園亦從海昌來訪予於邸喜且慰言笑旣浹神色閒若有結轖不自得者詢其故則知椒園爲名家子少擩染見聞於外氏得文苑鉅公以爲師若韓之湜籍蘇之晁張然平居有田廬給饘粥詩書供硏討旣更多難不獨骨肉師友聚散死生雲乖雨絕而椒園亦用是客遊無方屢歎少陵之干請傷性矣别去之眞州始寄一編來如別毋云雲影有心隨望眼綠痕和淚綻征衣秋懷云境當安穩誰知足事

到分飛始信窮過樵沙道院云鄉老曾居此今朝忍再過遺懷云秋來紅豆懷南國春到青銅赴朔方皆纏綿悲惋元本於人倫天咫之故而合於四始六義之旨若幼魯昔日嗟賞之言猶不足以盡椒園者殆情隨境遷有不得已而言不特工力之淺深與年俱進而已惜幼魯遠客京華不得重與論椒園之詩使予與懷人之感也

无悔齋詩集序

往時吾鄉士友專攻舉子業例不作詩乙未丙申閒予輩數人爲文字之會暇卽相與賦詩爲樂酒闌燈灺逸韻橫飛必推周兄穆門爲首唱穆門詩主氣格以豪健爲尚淋漓排奡往往一座盡傾詩成每擊節自歌淵淵乎聲若出金石予輩亦從而和之少年氣盛曾不知老之將至也未幾各以事散去穆門方且臨易水上金臺久之無所遇遂走秦晉之郊極乎河湟關塞而止天時之明晦山川之險易人事之變遷無不于詩發之其豪也根于理其健也閱乎境岑杜儲王之遺響若去人不遠進而賡歌二雅頌揚清廟亦復何讓而穆門終以不遇歸偃乎家巷以歿豈非識曲聽眞者寡歟晚與予輩放浪湖山結吟社有句云白鷗導我有閒意青柳笑人成老夫此其胸中豈有纖毫流俗者哉後世誦之可以想見穆門之爲人也令嗣宸望以遺藁屬予點定略爲刪汰其什之二三鏤版以行者故人舒明府雲亭友誼足不朽云

焦山紀遊集序

京口金焦二山爲天下絶景金山去瓜洲咫尺南北帆檣所經焦山相去稍遠岩亭幽敻孤峙盤渦巨浪閒遊人跡罕至東坡云同遊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自非耽奇好事者未易津逮也予平生三遊皆馬君嶰谷半查爲之主一在庚戌冬一在丁巳夏今年戊辰仲冬之望復因江月發興同遊者凡九人往返兩宿南莊留山中凡三日夕人各賦詩七首聯句一首次第爲一集屬予序之以見玆遊之不易而江山倡酬之爲可樂云

盤西紀遊集序

三盤爲京東巨鎭雄秀接乎關塞西山綿亙如屏障之列是曰幽燕奧區二山中多塔寺碑碣景氣邃古可憩可詠西顥游其間前後發響得詩凡四十餘首以堅瘦爲其格以華妙爲其詞以清瑩爲其思山水五言自康樂後體製不一西顥此作絶去切擬冥心獨造而卒無不與古人合僕性喜爲遊歷詩搜奇抉險往往有得意句讀之亦絶叫以爲不如也凡詩之難難於鍛鍊情景而尤難于近理卷中如托根莫嫌孤特立物所尙詎識快心地人生有跼步締造綿一紀役罷萬夫脊生年誰滿百辛苦營臺榭山林俗不爭遺榮亦遠辱如此諸句披豁委瑣振醒瘖聾蓋西顥從羈棲流轉憂愁閱歷之餘有所得而形于言至皇姑寺觀元妙嚴公主拜甎碧雲寺三詩則又立陰教之大防誅巨憝于既往使西顥得行其志有適時之用當不作碌碌人而年已逾壯奔走衣食近又自津門歸里

將爲閬嶠之遊豈天之窮其身所以昌其詩耶乾隆八年三月十六日雨中南湖花隱厲鶚譔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四

錢唐 厲鶚 太鴻

紅蘭閣詞序

近日言詞者推浙西六家獨柘水沈岸登善學白石老仙爲朱檢討所稱張君龍威于岸登爲後輩其詞清婉深秀擯去凡近如詠宋故宮芙蓉石云指一抹牆角殘陽不照蓬萊舊城闕詠秋柳云莫再問靈和剩禿髮鬖鬖如此詠蘆花云有誰能畫出楚天秋晚等句直與白石爭勝於毫釐求詞于柘水前有黑蝶後有紅蘭質之鄉曲諸公當無不以予言爲然也

陸南香白蕉詞序

癸丑秋有客傳白蕉詞至鵝水陸君南香作也清麗閑婉使人意消詢知南香以南宮上第出宰東流歎詫以爲此酒邊花外風調腰章手版間無是人也既而南香竟以不合上官意拂衣歸里爲汗漫遊今年春暮得晤於蕪城僧舍相與縱論詞家流別因及近時名勝大都新綺有餘而深窈空涼之旨終遜宋賢一籌蓋南香辱引予爲同調亦已久矣南香復出續藁二卷則燕山後遊及客梁園之作其中訪邯鄲之瑟覓銅臺之瓦年長多愁聲情每變而愈上昔東坡賞毛澤民惜分飛一闋謂郡有詞人而不知此既不可望之今人卽欲如梅溪夢窗諸公遨嬉於山綠湖光歌雲舞繡以寄其淪落無聊之思亦不易得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張今涪紅螺詞序

檇李今詞鄉也自朱竹垞太史導其源李秋錦魏水村諸公和之而柘上二沈同姓著稱南渟以秀澹勝融谷以婉縟勝於時一篇始出四方傳唱敏若風雨雖茶檣酒幟井眉椒壁閨偉男髫女皆能道其名字二十年來遂無繼聲者詞雖小道非善學者不能爲爲之亦不能工也乃今得與二沈同里而工於詞者曰張君今涪僕未至格上亦未識今涪之爲人六年王君介眉手一編來則今涪之詞也且致今涪書索序於僕僕少時索居湖山抱侘傺之悲每當初鶯新雁望遠懷人羅綺如雲芳菲似雪輒不自已付與爲之有三數闋而徐丈紫山陳君楞山吳君尺鳧轉相倡酬紙墨遂多今則尺鳧物故楞山遠遊紫山亦老且病僕塊然獨處襟情索寞結習都忘其何敢序今涪之詞哉嘗以詞譬之畫畫家以南宗勝北宗稼軒後村諸人詞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諸人詞之南宗也今涪詞淡沲平遠有重湖小樹之思焉芊眠綺靡有暈碧渲紅之趣焉屈曲連環有魚灣蠏堁之觀焉僕讀其詞如與今涪汎東泖以望九山相羊吟嘯而不知返其爲詞家之南宗二沈之替人不虛矣夫張氏之工於詞者前有子野後有叔夏今涪爲之不已將揜二張之長而有之豈獨齊名二沈已乎

吳尺鳧玲瓏簾詞序

兩宗詞派推吾鄉周清真婉約隱秀律呂諧協爲倚聲家所宗自是里中之賢若俞青松翁五峯張寄閑胡葦航范葯莊曹梅南張玉田仇山村諸人

皆分鑣競爽爲時所稱元時嗣響則張貞居凌柘軒明瞿存齋稍爲近雅馬鶴窗闌入俗調一如市伶語而清眞之派微矣

本朝沈處士去矜號能詞未洗鶴窗餘習出其門者波靡不返賴龔侍御蘅圃起而矯之尺鳧玲瓏簾詞蓋繼侍御而暢其旨者也尺鳧之爲詞也在中年以後故寓託既深攬擷亦富紆徐幽邃懭悅緜麗使人有清眞再生之想予素有是好與尺鳧倡和見其掐譜尋聲不失忖度且兢兢於去上二字之分若宋人高指正平諸調遺論猶未墜者亦可見其使才之工矣尺鳧將開雕屬序於予媿不能文聊述其派别如此

羣雅詞集序

詞源於樂府樂府源於詩四詩大小雅之材合百有五材之雅者風之所由美頌之所由成由詩而樂府而詞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爲作者故曾端伯選詞名樂府雅詞周公謹善爲詞題其堂曰志雅詞之爲體委曲嘽緩非緯之以雅鮮有不與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邗上江君研農清脩嗜古翛然塵壒之表酷喜詞學小阮泠紅詞客久寓斯土與之遊處而詞益工研農勤於取友又得同里徐君桐立程君孟飛汪君中也錢唐黃君夢珠族子慎言與之唱酬而工益進昔晏小山自序云往者浮沈酒中試習南部諸賢餘緒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時沈十二廉叔陳十二君寵有蓮鴻蘋雲能清謳娛客每得一詞卽以草授諸兒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傳於人間予愛小山詞惜沈陳二子不能詞而不得與小山俱傳也又惜小山必待寄情聲律流連感溺而致涪翁有鼓舞不厭之嘲譏也今諸君詞之工不減小山而所托興乃在感時賦物登高送遠之間遠而文澹而秀纏緜而不失其正騁雅人之能事方將凌鑠周秦頡頏姜史日進焉而未有所止研農編次都爲一集將鏤版以問世泠紅詞客標以羣雅豈非倚聲家砭俗之鍼石哉

吳可堂十二種傳奇序

方輿圜蓋都爲變演之場古往今來不盡梨園之唱使非移宮換羽魚里何觀若無妙手妍辭虎賁曷肖況復雍熙巷陌淡冶樓臺風月任其佃漁花鳥供其驅使邵康節之名詩集竊取餘音楊朝英之選曲林仍標舊目此延陵主人玉勾書屋十二種傳奇所由作也昔者蔡中郎天宮受福爭說是非元相公月地會眞誰知假托莫不播於絃管膾炙千年侑彼尊罍流連五夜或者歡愉意少愁苦詞多或者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大抵拾其殘瀋疇能翻彼陳言主人逸情雲上壯采風高招盤古髓思填世界之不平發菩薩心願補人生之至欲於是采甘腴于正史搜痛快於稗官粉侯香尉陋措大之宮袍豔雨奢雲笑尋常之花燭男兒變化遠徵蜀國蛾眉文士尊榮近數楊家狗腳誅姦訣於彩筆鬼妾橫牀殲寇盜於火旗女郎傳粉斯並鏗鏘樂府傾倒名流按歌字則不殊潄水新聲呈諢

衣則何礙鄱陽暴謔氈毹鋪處定須呂仙鶴之雙身檀板敲時勝圖黃幡綽之兩耳

絕妙好詞箋序

絕妙好詞七卷南宋弁陽老人周密公謹所輯宋人選本朝詞如曾端伯樂府雅詞黃叔暘花菴詞選皆讓其精粹蓋詞家之準的也所采多紹興迄德祐閒人自二三鉅公外姓字多不著夫士生隱約不得樹立功業炳煥天壤僅以詞章垂稱後世而姓字猶在若滅若沒閒無人爲從故紙堆中抉剔出之豈非一大恨事耶津門查君蓮坡研精風雅耽玩倚聲披閱之暇隨筆劄記輯有詩餘紀事如干卷於是編尤所留意特爲之箋不獨諸人里居出處十得八九而詞中之本事詞外之佚事以及名篇秀句零珠碎金攟拾無遺俾讀者展卷時恍然如聆其笑語而共其遊歷也予與蓮坡有同好向嘗綴拾一二每自矜搜獲會以衣食奔走不克卒業及來津門見蓮坡所輯頗有望洋之歎弁舉以付之次第增入焉譬諸掇遺材以裨建章投片瓊以廁懸圃其爲用不已微乎蓮坡通懷集益猶不忘所自必欲附賤名于簡端辭不得已因述其顛末如此云

遼史拾遺序

宋遼金三史同修於元至正閒秉筆者多一時名儒碩彥而宋史失之繁遼史失之簡惟金史繁簡得中爲善明雲閒王圻作續文獻通考中所列遼事條分件繫不出正史嘗病其陋而歎遼之掌故淪亡也蓋其開基朔漠撫有燕雲制度職官兼采漢制自聖宗與宋盟好後文物漸開科舉日盛意當日必有記注典章可裨國史者求之簿錄家不少槩見卽家集野乘亦散佚無傳豈以書有厲禁不得入中朝乎抑金源初年尙武雖滅遼未遑收及圖籍乎閒嘗取而覈之遼之有國二百餘年清泰閒滅兩大國則用兵宜詳澶淵關南和議再修則信誓宜詳星軺往來俱極華選則聘遊宜詳至如負義侯黃龍安置之年天祚帝海上夾攻之事高麗臣事西夏跳梁非摭他書何以知其顛末邪暇日輒爲甄錄自本紀外志表列傳外紀國語凡有援引隨事補綴猶以方域幽遐風尙寥邈采篇詠于山川述碑碣于塔廟短書小說過而存之亦得失之林讀史者所宜考也敢曰索隱聊以拾遺編次爲如干卷以待博雅君子之刪補焉

南宋院畫錄序

宋中興時思陵幾務之閒癖耽藝學命畢良史開榷場收北來散佚書畫而院人粉繪往往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故百餘年閒待詔祗侯能手輩出亦宣政遺風也顧李唐以下如晉文公復國圖觀潮圖之類託意規諷不一而足庶幾合于古畫史之遺不得與一切應奉玩好等予家古杭每樂稽諸人名蹟考夢粱錄武林舊事等書姓氏存者寥寥豈以其院畫少之歟暇日因據圖繪寶鑑畫史會要二書得如干人徧搜名賢吟詠題跋與夫收藏賞鑒語薈萃成帙名曰南宋院畫錄自愧家乏祕

冊見聞狹陋凡有闕略幸好古君子之助我焉

前後遊仙百詠自序

栢梁臺上曾傳五岳之圖金馬署中亦著十洲之記龍師與魚吏俱升桂父偕茅君共舉遊戲紫清之上翺翔碧落之中桐峯梓瑟倚歌而和皇娥湘水瑤琴彈曲而迎帝子元雲新韻久唱璇宮黃竹舊詞猶留瀛島樂哉仙乎斯其至矣然而東海棗花空憶齊侯之語西池桃核莫延漢帝之年是則塵緣未斷人間煙路遂遙天上乃有抽思幽祕發藻鮮妍翦月爲心鏤霞作想雲君太乙體雖誕而不删佚女羽人意似夸而有取參軍調逸爰咏升天之篇子建才高遂有步虛之作至於宏農之始倡實爲屈子之餘波事雖寄於遊仙情則等於感遇後有作者咸步趨焉此皆天情騰踔清思雕華淹蹟窮途漂搖愁境排雲閶闔思翻玉女之壺追日虞淵欲繫羲和之轡塵迷赤縣將睎髮于滄溟唾棄齊州擬伐毛於紫水句飛蘭露滴盡金壺紙疊桃花噴成繡字洞天福地之勝常以神遊銀臺瓊闕之間奚勞氣馭誠可謂揮斥八極逍遙九垓者矣僕無凌雲之才有餐霞之癖懶如中散論或託於養生貧似稚川書未傳夫抱朴山居長嘯偶有遐心蘿戶高吟遂多逸興身非脈望何曾三食琅函腹愧鞠通安得一餐墨海譬彼學仙項曼詭言渴飲流霞好道長源詐說餽來玉液但以俗緣羈絏塵網攖纏與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問青天而搔首於是效嚬郭璞學步曹唐前後所爲數凡三百瑤臺夢破喚起飛瓊洛浦舟迴拾殘翠羽曾無當于風雅亦見擯于莊騷持贈何堪自娛而已時當朱明居節白日舒長何方避暑玄冰飛雪之九無計迎涼鵠羽龍皮之扇[illegible][illegible]雪案豈窺大酉之書滌筆冰甌聊當龜茲之枕

樊榭山房集自序

昔唐楊綰爲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而魏丁敬禮嘗求人定其文夫恥於自白者自珍其文者也求定其文者自疑其文者也僕少好篇詠晚頗知難三十年以來所作隨手棄斥存篋中者僅十之二三暇日編次古今體詩爲八卷長短句二卷譬之山謠村笛雖無當于鐘呂之響而向來所閱閒居羇旅怡愉憂悴歷歷在目每一開視聊以省憶生平竊亦自珍自疑願與審音者共定之外有雜文若干卷叢綴若干卷將次第排纘焉得毋蹈詅癡符之誚邪

樊榭山房續集自序

僕詩前集自甲午至己未凡二十六年僅編成八卷詞二卷附焉己未至今辛未十二年來復次第成續集如前之數豈中年以往之作工於少時耶自念齒髮已衰日力可惜不忍割棄輒恕而存之幸生　盛際嬾迂多疾無所託以自見惟此區區有韻之語曾繆役心脾世有不以格調派別繩我者或位置僕于詩人之末不識爲僕之桓譚者誰乎後綴詞一卷北樂府小令一卷則年來因詞而及之雖乏酸甜風味或不至貽笑傖父面目也

趙母朱太孺人七十壽序

予友趙君谷林與其仲弟意林學宿而行醇試於有司輒報罷顧其名愈振浙河以西僂指人士者必以二林爲稱首歲在癸丑　朝廷開詞學之科吾師臨川李先生負海內重望不輕獎許獨以二林名亟入剡牘既引試中書長者抹去之如李義山答陶進士書中事於是二林思賢母朱太孺人先後歸里今年秋八月下旬太孺人年七十矣二林將徵予一言以承北堂歡予惟奉親之樂雖徹侯列卿之賔莫之與易然居處服食之際或心以力絀事與願違則往往有艱薄之歎二林因先世之資積居逐時斥其餘築爲園池環亭榭而叢花竹太孺人御兼珍之饍酌重釀之酒提攜孫子顧而樂之此亦何減潘岳閑居一賦宜爲凡奉親者所竊慕而不可必得者也抑以愚論之岳之板輿長筵近周遠覽二林之於太孺人則既同之矣若昧知足之戒冒望塵之譏豈其母之教不豫乎抑岳之已知而故違之乎奉親者宜無羨于岳而有羨於二林矣予與二林交好將及二紀稔知太孺人之淵懿蓋自其曾王父太傅恆岳公外王父祁忠敏公故家文獻擩染見聞太孺人之教其子也學務通古今無務爲揣摩行務履坦途無務爲詭遇二林守而勿失故其奧衍之文清深之詩當事之知者既少而二林亦不肯少有骫骳馳逐以希一日之合然大江南北言經術究風雅者道武林必指小山堂以二林氏爲歸如衆流之赴壑其倖而得之者或同時無人舉其單詞隻字此誠韓子所云玉固未嘗獻者緇塵既拂秋高景清爲太孺人敬奉一觴此中真樂宜二林之自得之也

汪母顧太君六十壽序

爲國家熏陶善類儲育人材者非獨庠序之教父兄之養師友之益蓋亦有母訓焉古者教於公宮從以傅姆備婦順以明著代之義者既詳及乎子既生而祇見於父也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則曰欽有帥母則曰記有成若是乎教之敬肅持循而漸至於成實秉母訓以爲基後世古禮不行而猶有鉅族賢媛佐嚴君而示懿範所謂有是母有是子者歷史所載往往而然而國家善人之多於是攸賴汪子師李執友舍亭孝廉之仲子也甲寅八月四日母顧太君居六十戚黨羣祝綽綰予與師李長以一日交且三世可無言乎方舍亭與予定交時文譽隆起東諸侯多延爲經師屢出遊婺歙閒招余主其家塾課二子太君具飲食供張必腆必整命二子昕而起誦習至鼓一中始命僮召之寢無故不令適市纖靡玩好之物不至于目咬哇庬雜之音不至于耳故二子皆端謹率教有老成風舍亭舉于鄉屢上春官不利二子既弱冠先後列博士弟子員其孟衡洲工舉場之文宏深駿偉似前輩人士林稱之舍亭亦自以不合於有司先於衡洲有厚望也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舍亭爲之過時而傷太君于是盬而稱寡矣始感收子旋隕所天太君之于晚境所遭何如也然予聞之師

李太君賦于歸日君舅君姑奉祖姑王太君在堂王太君抱飲冰之節賦性嚴肅太君偕長姒女叔潔治酏醴腒鱐以娛老人能得其懽及其遘尊章之變也舍亭皆在都門茹酸銜辛貿奩具以爲含斂不致貽舍亭畢生之悔太君幼孤念母氏煢獨迎養于家代子職凡四十年未有孝德如此而天反靳其報施者且世俗母德恆過於慈愛女則附珠無傷于仁愛子則折葼猶惜其教雖出貴冑每墮家聲師李以一身肩父兄之緒嘗甘旨撫弱弟暇則治經史百家之言爲文與詩皆爲通人所許欿然自下尤以器識見推太君有子如此雖負米力葵不啻兼珍之膳列俎之奉而況吉人吉士揚于王廷原本母訓者必以槐塘汪氏爲最以予言陳太君庶祝嘏之旨寓于是乎

樊榭山房文集卷四

錢唐　厲　鶚　太鴻

程振華藏先秦貨布記

古貨幣自太公立九府圜法始有泉名而刀布爲泉別種則高似孫緯略有商貨莊布商貨四布已在太公前卽齊亦有太公貨刀及卽墨齊公貨刀今世尚存周禮亦有邦布之目秦兼天下錢用半兩漢錢用榆莢四銖莽世始用布貨十品皆不著地名廣陵友人程君振華好鑒古物能識古文奇字一日過市見有售古布者首狹足歧朱綠如繡諦視皆古篆詰曲不可卒辨乃解囊貿之歸細釋其文得二十有七種皆著地名以漢書地理志考之則屬京兆尹者一曰鄭屬河東郡者四曰平陽莽曰香平曰北屈莽曰朕北曰屈邑應劭所云南屈也曰蒲子屬太原郡者三曰茲氏莽曰茲同曰祁莽曰元曰上艾屬上黨郡者三曰長子邑曰屯留曰襄垣莽曰上黨亭屬河內郡者一曰溫屬河南郡者一曰梁邑屬東郡者二曰博平莽曰如睦曰陽平屬陳留郡者一曰尉氏邑屬汝南郡者一曰安陽莽曰均夏漢中郡亦有安陽未知孰是屬南陽郡者一曰魯陽屬魏郡者一曰武安莽曰桓安屬常山郡者一曰九門莽曰久門屬涿郡者一曰涿屬平原郡者二曰高唐邑曰羽莽曰羽貞屬臨淮郡者一曰輿莽曰美德屬北地郡者一曰馬領邑屬遼東郡者一曰文邑莽曰文亭屬楚國者一曰梧屬泗水國者一曰于邑于時識者莫不以爲此漢物也程君以詢予予曰此元吳郡陸友仁著硯北雜志所稱爲先秦貨布者也夫漢旣用圜法矣史不聞其行刀布也莽好更革雖行刀布漢地名必不用惟秦分天下爲郡縣而又去太公行刀布時不遠貨布之作殆是此時後更而爲錢其郡有爲漢設者或邑名仍秦舊分屬耳若友仁所得曰屯留曰安邑全貨曰平陽曰高陽曰安陽其餘文友仁亦不能盡識今程君所得者無安邑高陽兩種而辨別其文如此之衆洵乎能識古文奇字不滅楊南仲薛尚功一流人矣

五百羅漢殿記

在昔涅槃經義謂有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值盜擭去弃剜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或告之曰靈鷲佛氏能救汝若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舍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各證阿羅漢果夫所云阿羅漢者大論云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賊破復次阿羅漢一切漏盡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又阿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法華疏云阿颰經云應真瑞應經云真人皆無生之義也或言名含三義無明糠脫後世田中不受生死果報故云不生九十八使煩惱盡故名殺賊具智斷功德堪爲人天福田故言應供要而論之修六度之梵行標三乘之通號均爲超越凡倫優入聖域者矣後世寶坊琳宮徧閻浮提界然非名藍巨刹則五百應真之宇時或缺焉雲林向爲五山十刹之一百栱千櫨霞開鳥騫承甍繞

霤虹拖蜿垂其西禪堂之下爲羅漢殿創于何朝未詳所自具德大和尚來主法席中興締構實建今處時順治戊戌也逮今乾隆癸亥八十餘年榱梠頹瘁法身雨立主僧巨濤慨焉憫睇廣募檀施精心建立幽祇協贊歙人汪光祿應庚獨擬勝緣爲布金之須達一切興作咸委巨公于是百廢修舉而羅漢殿工未竣適光祿奄逝令子明州守起踵成之像設閎安四周列坐妙相莊嚴奕奕有生氣飛梁八維環楹交峙寶壇回互殿如田字之形俗因名曰田字殿吾杭梵宇以百數有此殿者惟淨慈雲林今淨慈悉已圮頓而雲林金碧丹黝慈容統序東西向背毗接偶居嚴飾之工常留花龕夫佛示像法因垂像教故金姿寶相月面蓮眸皆無爲之寂不盡之靈之所託也今五百應真因苦願力普攝無邊散處山林分形顯化作人間福田亦所以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則凡見形而入道者于茲殿之興廢所係豈不重歟殿既成巨公乞言于予予肅瞻靈儀敷具頂禮契正覺之冥符儼法相之常住敬刊元石而爲之記

雲林寺重建輪藏殿記

佛氏之有輪藏自梁傅大士始也嗣後叢林效之且徧天下俱供大士像於中雲林輪藏殿具公始建於順治庚寅迄今幾及百年棟宇頹廢所謂輪藏者亦攲傾摧剝而不能轉乾隆庚申新安光祿少卿汪君上章來游茲山慨然以重興爲己任而以是殿爲之首落成之日予適過寺見夫傑構翔空若地湧出入門神聳則如天樞激而坤軸動月駕旋而風馭行瑶窗寶網眩金碧于無定天龍帝釋儼生氣以飛空徐而察之則集衆有力負之而趨且聆夫大聲起于足下又如戛霄歌鐘之鏧窟室袁氏鼓角之鳴地中偉矣哉象教之力宏矣檀護之施廣矣主僧巨濤和尚謁予文以爲記予惟傅氏之設輪藏轉經也然三藏十二部卷帙繁而重庋之于輪非數百人莫能轉今所供者諸佛菩薩像則數人能勝其任況轉佛即轉經乎且佛氏所重者以心轉境不以境轉心故云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若夫成住壞空大地山河皆太虛中一微塵耳何有于輪昔村婦蔫夫財少而輪自轉則其能轉有不係于輪者惟此心之精誠歷劫常存亦歷劫常轉汪君之輸財巨公之集事可云轉大法輪將有不與土木丹青俱敝者矣于是乎書

清繞橋新建春淙亭記

清繞橋當鷲峯之陰跨北澗之上對理公巖之口橋舊無亭乾隆癸亥巨公重新雲林寺飭餘材賸甓成之登斯亭者仰挹山翠俯聽泉響炎曦陰霖有所庇而物色之奔赴若天造而神輸也巨公問名於予予以合澗橋舊有春淙亭蓋取蘇文忠兩澗春淙一靈鷲之句見貝廷臣清江文集中今亭廢久矣宜移其名於此巨公曰昔亭之澗合而今亭之澗分昔亭廢而名存今亭新而名舊天下推移起滅之幻有如是乎然其爲春淙則同也當夫天根見秋潦縮斯澗也若斷若續涓流如綫其聲

滴瀝幽咽或有時而涸四顧林谷萬籟悄然此非君子之潛德未施而吾宗之憩寂入定時耶若夫土膏脈動山澤迺通斯澗也如風雨交作震動巖岫又如奏洞庭之樂五音繁會瑽琤激盪自近而遠此非君子之乘時利見而吾宗之當機倡導時耶以是名斯亭也意深矣遂書以爲記

揚州馬氏墓祠記

揚州馬氏墓祠之立有年矣吾友曰楚本生妣洪太君卒將葬且祔祠焉於是敘述顛末謁文於予以爲記予惟古之宗法廟制唯世官世祿得行之匪是則薦而不祭禰而無宗今家自爲祠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能言者推原其報本反始義以起禮予又安敢以固辭君族爲新安祁門著姓曾祖考諱大級明季諸生甲申後山居讀書不復應有司試鄉里高其節卒葬皆在祁門祖考始來居於揚性故寬厚長者遇事多抗直以義幅利以己急人合古之獨行晚游天長縣東之鄉溝橋樂其川原清曠有終焉之志乃經營生壙手植松柏左林右泉秉氣辟非青烏家僉曰吉冢復買田若干畝結屋數椽田將以供祀事屋所以藏稿秸也暇時或往避喧其中琴言酒歌若忘其爲遷化之宅者人以爲知命其歿也竟偃歸於是此馬氏之墓所自起也君考早卒立君爲後本生考能承先志益恢其緒念墓田丙舍吾親所搆體魄既藏魂氣猶應棲此因規其屋後之隙地爲祠三楹門宇清謐有翼有容奉其父若兄之主歲時享祀惟謹且俾其後人世修之勿替此馬氏之祠所自起也今世葬祭多不循古漸若怠愒禮言葬有定期葬之日虞明日祔于祖父若是其敬且慎也馬君於洪太君之喪同其二弟哀子曰瑨曰璐盡力爲葬距卒僅踰百日又舉祔祭之禮先是君所爲後之妣與本生考之卒也亦然不已近之乎或曰君祁門人也不遷之祠尚在故里當載主以行祠不得與墓合是又不然古諸侯之支子爲卿大夫或自他國始至者俱謂之別子族人宗之故禮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今宗法雖不能及遠而馬君之祖始遷於揚實符別子之義君承祖重爲世嫡長子繩繩不已後日以蕃收族睦宗將兆於是而亦何疑之與有夫祖宗之嘉名美譽子孫之冕服也生人之孝慈恭儉日用之菽粟也君是舉也歸美於親而不有用勞於己而不厭事準乎今而不悖於古皆可以書獨媿予文之蕪陋不能以殫君之意也墓去祠東南二百餘步上爲君之祖考諱承運妣胡太君汪太君附葬焉同域而異封元配張太君早卒葬祁門故不得從左之下爲考諱恆妣汪太君合附焉右之下爲本生考諱謙今之合附者洪太君也祠之栗主位次亦如之而進張太君於祖之左

杭可菴先生遺像記

古者人子之於親亡也爲之旗以識之爲之重主以依之爲之尸以祭之至漢氏以來迺有畫像雖非古制實寓生存遂相沿不能廢宋之先儒有恐

似他人之議則畫手不可不工也晉荀勗於鍾會新宅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會兄弟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宜會之不克終也太傅開達理幹一時俊偉幸得勗筆傳寫會應居此宅朝夕奉侍以思克嗣何至一慟之餘閉置勿視隋徐孝肅生不識父問母知狀求工圖寫搆廟定省夫孝肅早傷孤露猶於豪素髣髴見之況逮事膝下於親之像使有苗髮不肖揆之孝子之心必有惄然大不安者杭君堇浦尊甫可菴先生歿十餘年先是有遺像一幢須眉都似神明不存堇浦每低回追慕不足於中也會同里黃君西清善貌人堇浦出遺像拜請重摹之摹成請鶚爲之記猶憶鶚弱冠時從先生游堇浦小於鶚四歲耳先生眸子朗然美須髯沖虛恬淡不自衒暴鶚於先生爲後進于堇浦爲密友先生命其少子執經於鶚而堇浦亦時相過以文辭往復先生性喜讀書手自綴輯至數百卷嘗指堇浦謂鶚曰吾老矣炳燭之光恐難爲繼他日此子必能卒吾志今堇浦甫强仕學成而名立鶚自顧行業無少長進荏苒已二十餘載展先生遺像洒闌燈炧前語猶栩栩脣吻間洵非西清之畫之工不至此承堇浦請不敢以不文辭懼違孝子之心也於是乎記

盋山小隱圖記

吳興竹溪沈襄敏公五世孫繹旃與其兄東甫弟幼牧篤志學古自相師友繹旃爲人淡靜息于榮進衣裾不肯撇公府門乙卯夏閏予偕杭大宗過其居見繹旃方輯補水經注條析件繫卷袠縱橫雲鬌而葉委也几閒陳盋池泓然渟碧涵拳石爲山臥起對玩而自號曰小隱啓視牖以外環吳興之山若弁若道場若金蓋若浮玉若峴若衡若大小玲瓏古高人畸士之饕奇嗜幽者寓跡不下數十而繹旃惟盋山之耽豈以諸山近或十里或數十里彼巾車駕舟勞焉而不足此左圖右書逸焉而有餘乎蘇文忠公守是邦遊飛英寺得句云盋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自非親至吳越閒不見此景乃文忠旋遭詩案追赴御史臺悽然欲以浙西爲桐鄉其於盋山之景僅付夢想繹旃得專是以自娛曰小隱亦宜矣且物之大小在心不在境芥子須彌豪髮大千禪人之所詫焉者也元平江韞上人植樹石於盋盎謂之些子景丁孝子鶴年爲賦詩有氣吞渤海勢壓崆峒之語繹旃近方悅首楞嚴妙義題其室爲三無漏則圖盋山而籍之豈猶存小之見乎吾知繹旃隱趣自此采永也已

耕巖草堂圖記

有明末造黨禍大興東南人士倡復社以繼東林者飈集景附實蕃有徒或文字競標榜或聲酒馳意氣或敢羣同時或隳行晚節或孤行己意轉喉觸諱不幸爲宵人所中傷摧落惟宣城沈徵君貞文先生潛躍有時始終一節兩劾武陵之疏石齋媿其先幾南都防亂之揭樓山衍其餘論抨巨姦於闕下非以市直聲逃名捕於空山非以希倖免卒之滄桑既定蜚遯來歸爲羲熙之完人主月泉

之精舍此耕巖草堂之名所以聞于天下者也草堂去宣城郡郭五十里在麻姑山下聞孫樗厓高士幼嘗侍先生讀書其中先生下世距今六十餘年樗厓齒八十有三時以貧故出遊吳楚閉意未嘗一日忘草堂也今年夏來寓湖上出所爲圖以眂予并爲予道當日事方己亥海上之變江南高門縣薄之家多闇于天命知昧陵毋謬附蝗鋒同膏齊斧昔之吹樓賭墅再過之陊爲煙礫矣昔之嘉卉美箭再過之倒爲束薪矣獨耕巖草堂爲清門世守更數世無恙蓋由先生學識之邃德性之醇氣節之高故能皜然全其爲莊烈愍皇帝所辟召賢良方正之身以相見於地下於戲堂構如新清風長在扶康成之杖闔門不出撫幼安之榻著膝皆穿鷃不敏宅日過宛溪尚能敬弔先生而爲樗厓賦之

三十六鷗亭記

趙君谷林爲亭於西池之上名以三十六鷗姜白石云張平甫放三十六鷗於松江予不及與盟谷林取之之意有在於盟鷗也夫鷗之爲物也翛然而清眇然而遠褶翳之所不得掩矰繳之所不得加籠檻之所不得縶豢飼之所不得馴嬉游於隈渚滅沒於烟波舉物之無機者莫鷗若也海上之人有好鷗者每旦之海上鷗鳥從之游百數而不已其父欲取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石虎世所稱剛虣鷙忍人也佛圖澄視之如海鷗鳥此無他動於機與冥於無機者之異也虛舟之觸舟也褊心不怒益以一人則忿而鬩是何也彼一虛舟也此亦一虛舟也是故佛圖澄一鷗也石虎一鷗也由是觀之舉世一波也萬物一鷗也吾無辨堅白無所用其辨吾無巧棘猴無所用其巧吾無鬭投蓋無所用其鬭吾無譖掇蜂無所用其譖物之伎於吾無所用故吾於物無不習也汎汎乎飄飄乎若遠若近載沈載浮於天地閒焉往而不得鷗之樂斯已矣今試與君登斯亭而肆望目接乎漣漪神清乎皎鏡賓一鷗也主一鷗也以鷗盟鷗猶春秋以諸侯盟諸侯也今將與君言鷗盟峙爲島者壇邪呀爲淵者坎邪鼓枻鳴榔者方明邪葭之蘋萍之靡魚之乘空者牛耳桃茢邪酒鎗茗盌之雜陳者敦槃邪歌濯纓謳采菱者載辭邪穴風灘雨之變幻者大神邪盟曰所不與鷗同心者有如白水

松吹書屋記

易云撓萬物者莫疾於風至於木尤撓之易者也莊子云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至於松尤吹之清者也若淵明之逕貞白之庭多好種之其所寄有遠出於埃壒之表者乎予少耽闃寂頗同此好春時嘗坐西溪永興寺前地多古松蒼然如毅夫介士離立拱揖青髯交蓋微漏日色條風徐至徘徊而披薄有聲起於纖末如鏘笙吟如澗泉咽怡神澹志殆難爲狀俯視林影參差久而後靜焉又嘗冬夜宿焦山松寥閣山之松之多且古不減西溪檻外下臨大江夜將分天風蓬蓬入林杪噴灑鼓

怒龍鳴鼉吼猛雨激雹挾以迅濤幾欲捲襌榻而去起窺破窗明星磊落三五而後悸魄始定蓋予之聽松于是極其趣也然未幾羇遊於城市汩之以譁囂喧卑之俗欲求向二境者獨坐嘿存曾不得其髣髴乃歎淵明貞白所好之專而予視之爲有媿矣夫杭君堇浦題其書堂曰松吹而實無一松豈有所託而云然歟堇浦學殖宏富著書滿家方今開延閣拓石渠以來文學士堇浦起而獻聖主賢臣之頌歌中和樂職之詩鏘洋鏗鍧聲滿宇宙若夫硼礡之材淒疎之響此特山澤臞者藉以自娛而何足以留堇浦雖然無聲之樂謂之至樂無耳之聽謂之至聽好松而不能致予與堇浦同堇浦坐斯堂而據硯北齋心服形窈乎其若存嗒焉其若亡淵明貞白之風來自無何有之鄉固非予之所得而跂也姑應堇浦之命記之

舟庵記

舟庵者吾友吳可堂比部顏其錢唐城東僑居西偏之屋蓋本其尊甫先生生平所自號也可堂之言曰余家歙之溪南自先大父即寄籍仁和爲諸生先君早列膠庠試必高等性喜吳越山水每扁舟出遊於杭之西湖尤注意焉水光山淥朝酣夕飫曾有吟草一編藏之篋衍及垂老倦游時時寤想不置不肖因買武林屋已諏日將奉先君來此稱八袠觴於湖上用博老人一笑不意前數月遽棄養痛可言耶服闋移家因以先君自號署此屋用以寓風木之悲云爾子可爲我記之否予謂之曰君子於親之亡也思其居處思其嗜好若可堂之爲蓋有合於此也曾子不忍食羊棗嗜好也而居處不存焉東坡改宜興獨山爲蜀山居處也而嗜好不存焉夫嗜好之在物者莫清於山水居處之在山水者莫宜於舟先生之以舟爲庵也無往而佳隨寓而安之達觀也可堂之以庵爲舟也有願未伸觸目驚心之孝思也屋之外有池淪漣有石谽谺槐柳桐竹之屬列植而交映先生儻神游其中風晨月夕徙倚軒檻與波上下以爲舟也可以爲庵也無不可而可堂之心不且少慰矣乎先生諱某字雲襄縣學生贈刑部貴州司主事

秋聲館記

符子聖幾築館於所居堂之右偏地可半畝有屋爲楹三翼然其檠呀然其背冏然其牖宜燕坐也後夾以二箱制陿而幽宜憩息也怪石錯逕雜花扶闌前隙地之東西有二古桐負垣立高可造雲不風而風不雨而雨歘景赫曦其外彤彤其中淒淒若招拒行節風至雨歸憀慄刁調如臨空嚴而汎涼波予爲贈曰秋聲所以志也陶學士清異錄記奉使入廣陵界有碧蘆數畝隱小室其中榜曰秋聲館意主人亦雅士或疑是名襲耳夫蕭叢假節浦漵交倚披薄蕩汩梢梢瑟瑟櫂工歘子聽而樂之未若茲桐不鑿不斲外堅中虛減瑟足琴之韻恒寄於空遐寥朗之閒而知者或希則櫂工歘子紬其聰矣予輩文字之徒五三人茶會爵牋於其下雄談豪辭高哦長謠相閒作若與桐互答昌

谷秋室之中無俗聲信矣哉乃若符子之自處則有進焉秋以爲蘸聲以爲警斂華返實而隕落是懼則予曳袂剝啄而來亦庸以憬然悟蘧然覺斯館之築爲不徒也已

樊榭山房文集卷五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六

錢唐　厲　鶚　太鴻

秋日遊四照亭記

四照亭在　聖因寺後孤山巔宋辨才師有四照閣懷少游學士詩周少隱太倉稊米集云關氏四照閣在孤山部使者至京神宗問關氏四照閣何在部使者失對按關氏名魯錢唐人生六子皆舉進士景仁景山最知名孫澥注沼等亦以文著閣蓋其家所剏閱世既遙蕪沒莫辨此四照亭之始爲四照閣也

今上御宇之初以西湖　行殿爲寺尚書彭城公建旄於浙政優人愉領賓頫眺山環水合謂地宜亭揭其名者無以易乎關氏之舊至徹

上聽

御書雲峯四照四大字以賜於是刻之金版懸之繡楣山祇水仙抃駭訶衛此四照閣之復爲四照亭也閼逢攝提格壯月之二十一日潦畢秋淨命舟嘯侶經乎禪窟入乎獨園梁空水而鶴影丁椿據盤石而苔花駮犖仰睇巖際勝貪勞愒少休而上踐側墱之棧巉陟樓臺之巎嵼穿步櫩之迤逶歷窈林之苯蓴再休而至于亭憑闌列坐秋事大獻獻於目也翠瀲澄鮮山含涼煙獻於耳也離蟬碎蛩咽咽喁喁獻於鼻也桂氣晻薆塵銷禪在獻於體也竹陰侵肌瘠癉以夷獻於心也金明瑩情天肅析酲若夫湖濆盡處萬雉所環中有走輿飛蓋之倫慮焦於民事居奇挾贏之子內熱於貨財識秋之真富秋之暇佳時勝履正屬我輩曷可無述同來者麟徵師李聖幾

九日行菴文讌圖記

行菴在揚州北郭天寧寺西隅馬君嶰谷半槎兄弟購僧房隙地所築以爲遊息之處也寺爲晉謝太傅別墅西隅饒古木蔚鬱陰森入林最僻不知其近郛郭菴居其中無斲雕髹采之飾惟軒庭多得清蔭來憇者每流連而不能去乾隆癸亥九日積雨既收風日清美遂約同人咸集於斯中懸仇英白描陶靖節像采黃花酌白醪爲供乃以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陶陶衎衎觴詠竟日既逾月吳中寫真葉君震初適來羣貌小像合爲一卷方君環山補景命曰九日行菴文讌圖裝池成將各書所作於後而屬鶚爲之記按圖中共坐短榻者二人右箕踞者爲武陵胡復齋先生期恆左抱膝者爲天門唐南軒先生建中也坐交牀者二人中手幾者歙方環山士庶左仰首如欲語者江都閔玉井華也一人坐藤墩撚髭者鄞全謝山祖望也一人倚石坐若凝思者臨潼張漁川四科也樹下二人離立把菊者錢唐厲樊榭鶚袖手者錢唐陳竹町章也一人凭石牀坐撫琴者江都程香溪先生夢星也聽者三人一人垂袖立者祁門馬半槎曰璐二人坐瓷墩左倚樹右跂腳者歙方西疇士㢃汪恬齋玉樞也二人對坐展卷者左祁門馬嶰谷曰琯右吳江王梅沜藻也一人觀者負手立於右江都陸南圻鍾輝也從後

相倚觀者一人歙洪曲溪振珂也童子種菊者三人樹間侍立者一人撰杖執卷者各一人其植有蕉有竹又有雜樹作丹黃青碧之色紀時也夫重九佳名舉俗所重而高常侍歎獨坐以搔首陸天隨感登高以啟門無其時地與人耳今吾儕幸生太平遇勝地又皆素心有文之侶固爲人世不可多得之會而此十六人者或土斷或客遊聚散不常異日者歲月遷流撫節物以有懷一披此圖悦如晤對將來覽者或亦不異此意乎

佛日淨慧寺遊記

杭諸山起天目蜿蟺翔躍數百里羅於城西南睋青矖碧其名最夥跳而之北郭是爲三山曰臯亭黃鶴臨平著勝幽諜地偏境奧游者罕至佛日淨慧寺在臯亭之陰黃鶴之麓距臨平十里而近念宋蘇文忠秦太虛楊次公司馬才仲元鮮于伯幾皆屢及於是述之詩筆與山並壽不可以不遊發興於甲寅月正九日約王瞿曾祥丁敬身敬汪師李沆同舟出郭門搖兀五十里過赤岸桐扣進湯家堰捨舟而陸桑野沃衍可喜望兩山嶔崟互複中諸峯纖纖狀如爭獻瑰瑋一峯爲儕輩所懷如墮其脇獨高絶處闃然不能匿春寒薄陰餘雪皛皛離離爲之目奪心誘於千仞之表即黃鶴峯也緣溪行水漸狹漸清石子五色布散被以荃蒲蘊苔綠縟如洗旁多古櫟大松或欹或直行且翫入寺曛黑矣向主僧借榻畢復走寺前左偏小石橋上橋下爲潭亭面橋萬竹翳亭後時陰靄四合睆曶不可辨惟聞泉籟淒戛瓦雪釋霤旁睨有怪梅臨潭上始著花潭氣鏡空晃激花上縞幽曜冥光景奇絶少選片月出林表朧朧微露人影靜對不足寺門欲闔歸宿東廡之樓下月轉寒偪相與賦詩未就起視殿角一小山嗛平而椒鋭沈碧近人達旦視之叢灌也十日澄霽僧具粥已引余輩取徑寺後循東麓下溪中多大石陂陁隱見水漫流其上勢偃怒殺則如鳴玉鼓絲之聲始歎坡公土肉山骨之句爲善寫物狀窮水源得龍藏泉石裂若蜺亂泉陟崖腹得龍洞頂平若堂左折而上爲仙姑洞口仰出若壺窺之下黝然深稍進又一穴其深不測衆掉慄莫敢入日未亭午別僧歸是行也敬身師李與予各得詩四首瞿作遊錄末云以薦後之來者噫林藪巖竇之觀大塊之所薦於屏處者以娛其湮鬱也雖文忠太虛諸公亦暫至耳彼昧者遊之目接而神馳足蹈而趨背得不虚子之薦乎吾與子幸與山鄰姑務屢遊以毋虚大塊之所薦聊憶以爲記

開濬西湖碑記代王都運作

皇帝御極之二年化浹恩沛川瀆貢珍育物之仁與天無極

特軫東南民力將興水利乃博采羣議以杭州西湖可溉上塘田千頃近漸湮塞

詔浙省臣工亟謀開疏之宜事下前督撫議支藩庫以役民夫未蕆事去鈞奉

命運鹺是邦謬荷重寄於恤亭戸蘇罷商外思所

以報效萬一竊聞古轉運之職在漢治粟內史有斡官如淳謂主均輸之事謂筦鹽鐵而榷酒酤也唐置重臣爲諸道轉運鹽鐵使而引水入田之法見於白公錢塘湖石記宋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八路兩浙合爲一並置轉運使副熙甯七年始於杭州置司漕挽芻粟一以歸之其時能於官者往往以釃析河渠著聲沿及元明運使始專理鹺政則運鹽諸河尤當興復轉運之兼水利由來久矣因願捐己貲如前所議之數畢力挑濬微臣涓埃之忱得達

宸聽旋蒙

俞旨俯允鈞聞

命之下忻忭踴躍循視湖堤審其淤塞之狀則裏湖自孤山路迤西向爲有力者占種菱荷漸次沮洳十之二三焉外湖自柳洲迤南過湖心寺縱橫十餘里葑老根深雲橫陣布姦民將覬爲稻畦十之七八焉於是飭委賢員召夫以萬指計畚鍤雲集晴霽而作霖潦而止葑者薙之淺者疏之始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十日訖雍正四年十月二十日凡闊以丈計者若干深以尺計者若干若赤山埠金沙港諸處自明楊公孟瑛開濬後侵爲田廬塚墓者年久湮塞遽商掘廢恐致公私驚擾欲復如唐宋時環湖三十里際山爲岸之舊誠未易言唯是湖面澄泓練如鏡如羣峯鱗鱗倒影在下漁舠蓴艇縱恣所如郡人來遊者咸快舊觀之頓還早乾之有賴也欽惟我

聖祖仁皇帝

省方南幸浙中西湖

駐蹕凡五今奉

上諭於

行殿供佛爲報本嚴先之地

天章奎畫照映湖山魚鳥翔泳久久被澤恭以餘財葺棟宇潔圬墁青紅楹檻煥然浮動于水雲光影中蘇公堤向爲水齧基址日削則將所浚葑泥加庳爲崇凡三尺增隘就廣凡尺許而城內中河西小河之與湖流交通者亦浚之以利舟楫東河受蔡河橋外沙河之水爲鹽艘運道除汚展清所以盡厥職也總會計之實費銀三萬七千七百兩而開湖之役始告備夫經理西湖自李鄴侯白太傅以來莫如蘇子瞻楊溫甫子瞻既疏利害于朝復具申三省籌畫明悉無可摘索而御史賈易已劾其科騷部內以事遊逐雖廢格不行宰臣未免有兩罷之請溫甫力排羣議銳意行事終以清理包占地蕩爲豪右所忌二公雖功在後世所遭逢何其難也今鈞於二公駑劣無能爲役伏遇

聖天子在上濬川距滄邁舜禹之鴻績舉久墜無窮之利而施於民不待倡議於有司且閔微勞加以四級若前撫憲傅公下情既不壅於

上聞今制府李公督率有司以觀成功然則鈞之才雖遠不如蘇楊而鈞之遭逢極盛寔非二公所深願不得者哉事既竣餘銀五千兩買田若干畝使籍田戶之租視葑稍生卽募人剗盡歲以爲常

繼是毋廢墜毋侵冒不必設開湖之司立撩湖之軍所以爲此邦生齒計久遠者在是矣爰記顛末以諗來者

田家灣志

入杭城北武林水門二里而近有地曰田家灣故田家橋也橋廢而地存當水洄曲處土人遂呼爲灣若揚之茱萸蘇之明月之類至問田氏爲何人則土人不知考之圖乘亦不詳所始偶閱葉紹翁四朝聞見録有云田家橋在北關門內莫知名橋所自開禧時朝廷建宅以賜田俊邁之子蓋有北之于先者按宋史寧宗紀開禧二年韓侂胄枋國五月下詔伐金以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績郭倬等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三年八月有司上開禧刑名斷例斬郭倬於鎮江不書賜宅事惟岳肅之桯史云郭倬等受圍蘄縣大酋僕撒索堇者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我人而啓釁端執以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州帥司提轄余永寧勸倬倬執俊邁與金金人乃折箭爲誓啓門以出二將後朝廷命大理正喬夢符於京口治俊邁獄永寧磔死倬棄市汝翼以不出語竄瓊州俊邁家賜宅予官正葉紹翁所紀田家橋賜宅爲先北者俊邁召釁被執非臨難不屈者比倬誅而俊邁之子賞侂胄主兵欲以揜敗衂之耻也賞罰不當莫此爲甚史筆失書寧免疎略之責邪若田灣之名何必以俊邁著哉

屠墟廟志

雍正乙卯寒食日予汎艑歸自西溪憩於古蕩見有奏伶樂神者問其廟曰屠墟也問其神曰城陽景王劉章也予悚然曰有是哉王之功在漢社稷人心尚不泯邪溯王以高帝孫齊王子弱冠入宿衛維時娥姁牝晨外族搆亂妻王祿女規爲密黨天祚漢室悉其本謀歌言田意酒行軍法遂首倡大義告齊發兵陰結平勃北軍左袒擊産斬祿如殺狐鼠方是時安劉氏者平勃功爲多惟王實始終之若嬰若寄若窋若通若揭皆倚以爲强因之集事使非齊國稱戈未央入衛則外兵莫召褫祿魄者無人南軍尚存斷産頭者恐不勝也王初封朱虛後封城陽後漢郡國志建武中省城陽屬琅邪國漢書地理志朱虛縣亦屬琅邪郡王薨人思其功立祠於其國而郡國亦多爲立祠劉盆子爲王之後軍至華陰齊巫鼓舞祠王以求福助逮獻帝時濟南立祠至六百餘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曹操爲濟南相國乃毀壞祠屋禁絶吏民不得祠祀應劭爲營陵令唯聽朱虛與莒歲再祀備物而已是王之祠盛於東京衰於當塗不謂錢唐一隅空林古水側尚有儼然尸祝之者夫漢德在人心則王祠不可毀光武於盆子之降猶言宗室無蚩者使食均輸終其身肯絶王祀乎操自少時聞許子將亂世姦雄之評輒大笑自憙則其睥睨漢鼎蓋不待董卓弑逆之後已於毀王祠

屋見之故禁買人導從迎神可也毀祠絕祀不可也王沈魏書載其事云世之淫祀由此遂絕陳壽削之第云禁斷淫祀而已沈褒其詞曲筆之一鏬壽沒其實良史之一失故於眉墟廟志之

機神廟碑

古者蠶有先蠶竈有先炊牧有先牧畜有先畜蓋祭先代剏始之人以明報本之意所謂有功則祀者也杭於東南爲大府桑土饒沃筐篚織文之貢於是乎出 國家常以內務重臣董其事置局城西而羣工匠多家城東舊有機神廟地阨制陋隸於局者與自爲繒以鬻者率私錢拓而新之獨無表石之文不知神所緣起懼無以示將來答靈貺因謁記於予予惟機神不載祀典觀其爲器則有杼有軸有疌有縢有椱有樓有鹿盧有躡有綜佐之者有枃有棱有籰有緯車蓋一器而工聚焉冠帶衣履天下厥功甚大寧無神以主之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杼以便其用高誘注云伯余黃帝臣也一曰伯余黃帝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伯余非黃帝可知且帝嘗製五兵製指南車製華蓋製六律六呂製九針豈一手足之烈哉上有敦敏之君斯下有神明之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物剏於臣功歸於帝然則機有神非伯余莫屬矣考唐織染署有七月七日祭杼之文史記正義云河北織女三星主果蓏絲帛詩所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者是也其祭以七月七日則附會七夕織女詣牽牛之說與乞巧俗類今廟象衮冕儼然無玉珈雲袿之飾與唐祀異稷之配殷人易柱而棄說者以爲禮之善變傳曰天道遠人道邇機神雖私祀殆合於禮而知修人道者歟今
天子躬勤儉以御世垂宵衣親澣濯虎旅龍驤之士皆衣大布神於斯時效職甚易而羣工匠之荷神庥者正未有艾乃詳其說俾鑱于石復爲之歌以樂神曰 神之降兮軒邱之廷易衣皮兮以緯以經神之妥兮東城之宇司衮衣兮爲黻爲黼染人五文兮㡆氏萬縷貢尚方兮及我兆庶練日兮辰良紛巾舞兮浩倡靈風靈雨兮澤我流黃湛清酤兮瑤席萬斯年兮享祀無斁

重修洞真觀碑

洞真觀者在浙會城東北隅平安坊祀火星也道家有夜中於星辰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上章於天皇太一五星列宿之儀故主以道士而名之爲觀鄭子產禳火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今者就太陰之位當蒼龍之尾生爲木子制爲水妃祠則高屋祭則盛夏酌之古典庶無違戾然子產所祀者高辛氏之火正黎所謂吳回祝融孔穎達以爲即回祿也火星之祀其非歟曰何可非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三曰命火謂熒惑馬融注尚書言之赤帝赤熛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春秋文耀鉤言之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五德之帝赤熛怒其一焉鄭康成注禮記言之天神之貴者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赤帝赤熛怒顏師古注漢

書言之夫顓頊命黎司地屬民使民神有序絶地天通而熒惑位南爲禮爲視爲執法爲方伯司察妖孽民克由禮而祀之以禮亦猶行古之道也觀剏於宋紹興三年元至正明洪武中屢修而圮

本朝康熙二十七年道士李明山者葆真抱一維持科戒顧茲頹基思加崇飾遂乃徧走信人繕完大寢功未迄就遽示解形嗣法孫楊子諒篤志道門踵事彌勇丹楹刻桷左墄右平之制次第增麗拓其外爲三門規其左右爲關壯繆祠爲天醫殿又闢其後之左爲重閣上庋斗姥下安天地水府三官像宴頤叢霄怳惚萬靈所以夾輔火維用昭享錫也觀夫閟宮邃宇闓陰開陽藏淳燿於無形泯赫戲於未兆陶品物以運洪鈞贍羣生而扶有極於是郊燔柴朝庭燎祭焫蕭尸欽俎昏執燭燕抱燋卜楚焞喪熬穀田焚萊儺傳炬雍烹餁冶爍金司烜氏以遂司爟氏以救挈壺氏以爨翦氏以薰蟈氏以灰柞氏以化薙氏以燒季春出之季秋內之夏至禁之冬至改之晝之以圜司之以韠瑞爲流珠厭爲方井腦譆出髓畢方蚩尤既滅甘雨孔時明齍在陳嘉牲在俎神其居歆可以禱安宅可以祚豐年矣夫五緯在天而精氣常接於人況鍊師等齋心凝神浴蘭祓葑詠空洞之靈章佩紫臺之真誥其爲感假又不可以恆情測也乃礱貞石請文紀事并系以詩曰

宿列于南三十三祀行乎周天四靈允懷尊赤氏兮神棲于北維億萬齡奠乎淛河百神環衛配元冥兮聆隧之信兮徹其餕炎德順兮營室之中大役土功羣心同兮重櫊複廟金真監醮景福以召兮山尊瀊杯青蘆沃災協氣以回兮摛文道古旌神之宇兮茅館尹樓龍漢永伴兮

重脩錢唐西溪天曹廟碑

杭郡西七十里有縣曰餘杭萬山環其郛大溪截其野溪源自大滌東西徑天目諸峯積黛障天鬱懞雲霧吐溜泄瀑奔盪奇猛夏雨所會雷輥濤怒彌原冒隰漂汨田舍錢唐西溪當餘杭下流鄰邑其壑鄰民其魚維神生有漢熹平中來令茲邑乃度溪南地築塘以豬凡三十里西北建石牐以瀉於溪號曰南湖民懷其德立廟湖上後唐長興中封太平靈衛王而西溪民亦爲廟祀今俗所謂天曹神是也西溪俗以二月十五日爲神降日絃匏鐃吹翠旍金較導神行村落閧鷁尾之爐鸕斑之香士女擧跽熏燎煙熅不絶於道與餘杭同蓋猶魏人置豹祀秦國思鄭渠二千年如一昔風雖近巫官無厲禁夫嚴其始生而隳其棲託華其鹵簿而撓其棟宇非神依人人妥神之意也雍正十三年春神降日夢於坻曰將新吾廟於是里耆老某某等奔走相告曰吾溪滸民藉神祐旱禳而澍潦禜而縮疾禬而起況神有命集斤召鏝其曷可已未朞月庭廡翼然丹碧爛然寓馬如蹀土偶如訶神俛冕畫衣端跽於朱龕黼帷中捍患之報不懈益虔禮也從兄鵾居西溪來請記於鶚鶚惟酈道元注水經於漸水下詳神防水且有移築縣城之

事歐陽永叔修唐書地理志於餘杭下記歸珧開湖築甬道因神舊迹神之功德昭然簡策久而愈光非故老傳聞之比并以告後之嗣事神者神陳姓諱渾乃爲之歌俾以迎享送神其詞曰

水瀼瀰兮山嶕嶢神朝遊郭文之宅兮暮泝尹公之湖上湖月出兮下湖風飄望神之來兮吹洞簫下西溪兮極浦拜蠶媪兮茶戶竹掃壇兮花代舞潔玉几兮雲罍炎靈歆兮神享恢斥鹽蚩九兮陋汾臺駘千金堨兮千頃陂兩黃鵠兮緊我思割雞釁門兮麗牲樹碑胎蠁兮靈威無沴兮無饑昔黃綬兮今袞衣吁嗟令兮吾誰與歸

重建揚州雙忠祠碑

宋德祐之季國亡君降士大夫將帥之臣死封疆者相望不絕論者以爲尊賢養士之報而大義卓躒照灼百世首稱信國文公與文公異跡同心者則淮東制置使李公庭芝通州副都統姜公才其人也當元兵破襄樊下沔鄂取安慶略蕪湖沿江諸郡望風投拜勢如拉朽惟兩淮閫廣尚全淮東得李公開濟之才爲之鎭姜公以驍勇佐之隱然示敵爲不可犯文公遁入眞州初欲結兩淮以觀後效訛言說降紿使出境微苗再成幾不免於李公之手假而天心悔禍將相協謀號召淮西兵捍金陵以截京口天下未可定也乃李公旣拒文公不納夏貴又以淮西降長圍之築日堅兩宮之劫不果於是收燼背城血戰日苦登陴焚詔易子繼糧而兩公之心力殫焉然兩公猶欲航海泰州遠赴益王福州之召鬲靡楚胥望未絕也迨朱煥以揚降孫貴胡惟孝以泰降不死綏而死孰可謂得死所者已文公從北軍來狂夫猶將阻之此其跡之不得不異者也一旅以圖存九死而不悔此其心卽文公之心較之禦敵無策臨難授命者加一等矣前代旣祠文公於揚州　本朝圮而復脩兩公亦有祠於廣儲門外梅花嶺側歲久不治化爲榛莽惟綽楔存州民老稚撫迹悼歎友人馬君嶰谷亟白當事出私錢購材市甋爲屋三楹築門繚垣奉兩公栗主其中牢醴籩實以時享祀君子謂是役也以義舉是財也以信施鷪客馬君所樂觀厥成爲之記并系以詩曰

有宋之南相賈召患劫盡紅羊謠成白雁桓桓李公鎭是淮東奮怒誓師擐甲手弓將軍曰姜身先陷陣不金而鼓敵人大震黑雲壓城落日照旗鑾輿莫要糧罄士飢帥衆七千蹈海靡悔龍種猶存叛將內潰披陀碧血灑此萸灣信國同心夏貴厚顏旣考新祠酹酒憑弔我作銘詩比於雙廟

樊榭山房文集卷六

原书缺此页

錢唐　厲　鶚　太鴻

張昭論

孫氏初起江東有會稽丹陽豫章吳郡之地桓王不幸死於貢客昭受遺輔政奉孝廉於戎馬閒犯顏强諫有大臣風而位亞三司不登丞相權真多忌哉將毋烏林之戰昭勸迎操委質策名之義安在權之秉衡炯如也夫昭習春秋覽羣書寧不如瑜之知操爲漢賊也特懾於稚琮以荆土降曹兵號八十萬將有水陸席卷之勢不勝欲保妻子遂舉討逆破虜之遺烈一旦思灰滅之壽雖不書江表傳言之詳矣然壽誠良史魯肅吳之鄧禹謀定鼎足與武侯埒乃討祖戡表斥爲少年麤疎者昭也厥後勸迎操者衆非昭誰倡邪裴松之以此段爲忠且正駟其可追哉使昭之言得行吳之君臣將稽顙許下求守舊國之不得昭烈安能據上游帝全蜀邪是操之迎不迎吳蜀與亡共之矣天祐孫劉以敵曹故生肅瑜並時耳軍旅之事將軍後酒食之事將軍先誕之嘲昭有媿焉迨公孫淵在遼東懼魏稱藩昭策兩使之不反有如著蔡彼利害不切於身己所見誠遠且大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昏人臣之懷二心未有如昭者也壽猶以爲忠謇方直動不爲己夫以方盛之吳而欲折入於魏彼譙叟者將笑之矣

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總論

通天地人曰儒儒者蓋無所不通之謂而天地人之故散於典制列於政術紛綸雜出於經史百氏之中非貫穿而會粹折衷而指歸具上下千古之學識而殫精鋭志於數十年之久則傳世行遠往往難之唐京兆杜佑著通典宋鄱陽馬端臨著文獻通考莆田鄭樵著通志世所稱爲三通者皆百王憲章之所寄歷代掌故之所存寧易優劣其閒乎若綜而論之則通典通志之得失均當以通考爲斷何也古者右史記言尚書是也左史記動春秋是也而周禮一書則六官之典燦如列眉一代之制洞若觀火司馬遷繼獲麟作史記特刱例爲八書以該前代之制班氏之十志因之唐初則于志寧李淳風顏師古等作隋書諸志該五代之制論者以爲各盡其才故文詳而事核劉秩本開元六典倣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自黃帝迄唐天寶末佑以爲未盡廣之爲通典凡八門二百卷于遷固諸人書志之後沿革損益先經後史無不胪分而縷析之馬氏以爲綱領宏大考訂該洽蓋如江河有源星宿有斗服膺至矣若夫節目未備去取偶乖如敘選舉則漢魏秀孝之科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康成讖緯之言與古制相混此其有大醇而不無小疵者也其後宋白作續通典失傳已久魏了翁作國朝通典迄未成書而鄭氏通志稱焉夾漈之爲此書也先紀傳後二十略凡爲二百卷編摩抄撮積數十年之功淳熙中獻於朝用爲樞密院編修官其自序有云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

名之曰略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其言頗涉於夸今按其書若氏族六書七音等略考核詳而議論精誠爲獨得之學至天文地理器服則失之太簡若禮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略盡襲通典之全文而於天寶以後紹興以前銓次無聞難免馬氏疎略剽竊之譏然亦有故焉鄭氏居閩海深山之中寶書祕冊目所未窺初詣臨安朝廷擬借三館之儲以資采擇館職諸公皆不欲而罷則其書之簡率亦若有阨之者獨藝文一略於經則疑子夏之詩小序而信張商英之僞三墳于史則尊馬遷而詆班氏其言可謂是非之公乎馬氏生二子之後爲二十四考勒成三百四十八卷自田賦至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增其事而析其類於天寶後至宋嘉定末則續而成之其補通典所未備者則經籍帝系諸考而氏族六書七音則心折鄭氏故無作焉其他閒引通志而糾繆者多矣孔子夏禮能言杞不足徵殷禮能言宋不足徵文獻不足故也馬氏出自相門於金匱石室之藏以及名卿鉅儒之文集前輩勝流之燕談皆嬗之世守得之見聞而又具高世之識以決其是非同異之所定所謂文獻足徵其在斯乎故夫三通之書杜氏開其原馬氏竟其委鄭氏其支流也合之淩儀王氏之玉海慈谿黃氏之日鈔儒者欲通天地人之故舍是無由矣

厲氏考

吾家族譜向在明州首載三國孫氏云至秀改姓案吳志孫泰子前將軍秀奔晉裴松之注引江表傳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是其事也譜相傳已久族人莫有知其繆者無論秀爲夏口督將妻子奔晉爲驃騎將軍皓之改姓是其追怒不應尚有子孫留吳廣韻注漢有魏郡太守厲温洪适隸續議曹掾劉厲温顯相則在吳前已有厲氏不始於吳考鄭樵通志氏族略厲氏或作勵姜姓風俗通齊厲公之後望出范陽今東陽多厲氏王應麟姓氏急就篇亦同又陳士元姓觿引姓源云炎帝厲山氏之後今案春秋經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預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禮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鄭氏注厲山氏卽神農漢地理志隨縣故厲國太平寰宇記隨州厲鄉西有塹兩重中有神農宅宅中有九井厲山在州西北八十里由齊厲公之後言之衆仲所謂因諡爲族是也由厲國言之衆仲所謂胙土命氏是也而總出於炎帝神農氏國語云帝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齊許申呂由太姜杜氏左傳注太岳神農後堯四岳也故太公謂之呂望封於齊其後由齊得氏者吾厲氏之外則太公之後子將具爲將具氏因尚父爲尚氏因望爲望氏居於營邱爲邱氏食邑陸鄉爲大陸氏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爲崔氏文公子高爲高氏孫傒食采於盧爲盧氏莊公子廖封于隰陰爲隰氏桓公孫慶克爲慶氏至漢避安帝父諱爲賀氏以謚爲桓氏孝公支孫爲孝氏

懿公後爲懿氏惠公子子襄爲子襄氏孫子雅爲子雅氏子尾爲子尾氏頃公子子工爲子工氏子勝居雍門爲雍門氏孫子旗爲子旗氏公族受邑於檀城爲檀氏食采於高堂爲高堂氏皆鷹揚之支庶鈞璜之苗裔也南北朝尚譜系之學故百家之譜辨宗之錄中表之簿多所撰述唐世猶相傳不絕而林寶作元和姓纂乃不知己姓所自來此後益紕錯不可考族子玥請予修譜方錄錄無暇姑辨得姓之繇以俟異日

漢西京無太學辨

漢書藝文志禮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注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儒林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注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同一曲臺也如晉與服顏其說互異間取漢書及三輔黃圖覈之而知晉灼西京無太學之說非也翼奉傳孝文皇帝躬行節儉未央宮獨有前殿曲臺王尊傳成帝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是曲臺爲未央晏游之所行禮習射當屬偶然不得竟以射宮目之武帝初因竇太后好黃老非薄六經學校未立自董仲舒有興學之對公孫宏有立博士弟子之請元朔四年迺下令禮官勸學之詔太學之立當卽在此時班氏武紀贊云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夫此九事者爲孝武一代美談且以興學冠於修郊改朔之首其大書特書爲何如耶至成帝末或言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員三千人此西京太學之炳然見於儒林傳序者迺曲護晉氏之說者云本西京之初言之夫后倉以詩禮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爲宣元閒人不應注后氏曲臺記援西京初以爲之說也不特此也王襃傳云益州刺史王襄使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在選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又鮑宣傳云宣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夫曰太學下則實有其地矣鄱陽馬氏立學校之官元未嘗有庠序之說皆述晉灼而誤焉者也徐天麟西漢會要云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恐卽王莽所立不知兒寬上武帝壽已有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之言河閒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注明堂辟雍靈臺也是辟雍武帝時已立之徐氏又云黃圖漢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疑卽辟雍蓋本蔡邕異名同事之論不知漢制辟雍太學自有兩地觀世祖建武五年營起太學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辟雍爲天子養老大射之所太學爲博士弟子授業之所西京立辟雍雖未舉行養老射禮而太學賢士之關自昔已然故黃圖在長安西北七里與辟雍並峙彰彰可據師古注漢書多引黃圖以釋宮殿特失援此條爲晉灼刊誤耳記云建國君民敎學爲先太學者首善之區風化之原也漢承秦弊學校廢

黜高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已開尊崇聖道之端至武帝雄材大略始舉久廢之鉅典毅然行之天下學者靡然嚮風此誠百代之宏規後主之盛法也如晉灼之云則有善不書班氏何以稱良史哉

齊襄公復九世讎議

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以爲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故諱之而不書齊滅所謂九世之讎者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烹哀公者徐廣注史齊世家云夷王鄭氏詩譜云懿王也或問其說之是非請酌而議之曰復讎之義見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卽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服盡服盡則讎盡故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定公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侯會夾谷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其不然矣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義鄭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紀侯但譖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應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胥入郢撻平王之墓左氏紀鄖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疏矣乃子胥不聞其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於哀公齊風雞鳴序刺哀公之荒淫還序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覲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之譖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誅彼讎及九世云者衡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齊同姓國也又嘗同盟于黃前此齊師遷紀郱鄑郚三邑紀季以酅入于齊齊侯之利其地也久矣穀梁傳云紀侯賢而齊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董仲舒繁露亦云紀侯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甫田之詩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滅同姓無親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黷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說鍾元常所謂賣餅家者也

李烈婦贊 并序

烈婦姓李氏衢州龍游人嫁爲江都羅經甫繼室當乙酉圍城破自焚而死者也一時同死者十有二人姒劉氏妾梅氏李氏婢菊花前室女曰宦一幼女六人無聞焉方兵入時烈婦泣辭姑與經甫

使經甫扶毋挈前室子都亟奔匿事定後得燼骨亂不可辨可辨者婢一足而已乃為合冢葬之隋故城址烈婦孫烏程明府愫求桐城方閣學苞之文以表之鶚讀其文而愀然以悲肅然以敬曰春秋書宋災伯姬卒待姆而宵不下堂也左氏則以為女而不婦穀梁氏則以為盡婦道夫宵不下堂懼有辱也曾婦而不懼辱乎唐天寶七載詔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宜置祠廟祭祀烈女自周迄漢凡一十四人宋共伯姬則祀于譙陽郡祀其盡婦道焉耳如烈婦者宜有穀梁氏之評與天寶之祀乃薰盥而為贊曰

懿哉烈婦龍邱蘊靈影潛壼閫語絶廳屏遠適淮左動如禮經鼓角鳴地危堞將尅火浣其身玉潔其德戈鋋震驚懼同宵行可滅者身不滅者名先後左右嬌鬟稚齒骨藉塵香魂飛燄紫從祀附傳宜祝宜史宛宛青閨守貞視此

節婦田孺人傳

孺人姓田氏江寧人處士鋭玉女生而淑嫕動循禮法父母奇愛之年二十五歸于汪處士科裔處士家故貧當孺人入門時舅修孺疾已亟孺人屏妝飾視湯藥惟謹舅疾竟不起孺人茹泣襄大事含斂盡禮姑蔡孺人慰之曰新婦良苦孺人事蔡孺人能順適其意凡家事有無緩急不敢聞蔡孺人而與處士謀鬻鈿珥供晨夕者數矣處士病歿孺人年僅三十有三男子夭其二幼者方在乳蔡孺人二子已先歿季子振生七齡耳汪氏故歛產自其先世挾鹽筴僑居淮南明季被兵家破因流轉至江寧以故骨肉屬婕之可倚者絶少當是時婦姑相依稱未亡人撫兩孺子寒燈破竈零丁亻亍見者莫不酸鼻孺人素精女紅常達旦不寢凡得衣食必先稚叔而後及其子英男英男四歲病目喪明孺人顧而悲曰嗣吾夫者廢人矣既而曰若叔長無慮也益課振使就學振讀書能通大義逮弱冠念家貧無以為養遂從懋遷之術稍稍得自活蔡孺人卒孺人居喪極哀慕振為英男娶婦同居贍給之與己子等所以事孺人者有加禮乾隆丁巳九月孺人年七十振告四方能言之士乞為詩歌以頌孺人之節孝而以傳屬樊榭生

論曰禮經於嫂叔有推而遠之之文蓋據其常而未盡其變也善乎魏徵令狐德棻等之議曰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今觀振之於田孺人且欲報稱恩義於垂老之際何其篤摯而循謹也殆鄭仲虞顏宏都之流再見於今日乎若孺人者不踐二庭緒延兩世方之古列女何多讓焉

張卿子先生畫像讚

猗嗟先生淵機研理早游上庠文辭清綺顧廚名逃桑海時徙含華隱曜期山期水晚託於術探九起死真冷猶存彭殤一視我讀遺詩松風入齒百世之下孰傳高士

數帆臺銘 為查蓮坡作

觀棊作舟其用在帆帆以使風如馬脫銜凡舟之

具檝師是監得帆而行如口畢緘中山有言沿吉泝凶我眡於沿憂心有忡東坡有言順喜逆怨我眡於順亦足致困道家所忌惟在滿盈飽如張弓敬慎勿傾直沽之西衞河之滸林際臺平煙檣如雨風清日美不聞柔櫓何來白雲頻移遠樹臺上有人微涼吹衣陸居久安推幢息機僂指可數歸鳥與飛我羨斯樂言印郊扉

澆藥井銘 并序

馬君嶰谷穿井於小玲瓏山館之陽得水清而恬色白如乳甎甃四旁上覆磐石而穴其中以汲地統潮故乾不竭有厚積之道焉脈通淮故雨不溢有持盈之道焉是井也使居市闤閒則洮瀕湅浣者汩之將異卉之羅生上品之藘蘛仰雨于天而不得其溉者何限邪害其得地與用故命曰澆藥之井於是樊榭生為之銘曰

圜瀾不翻穴彼雲根柳汧鳳門晼盈珍叢續綆連筒春葩決紅夏歎芝焚啓幕出雲灑葉遠聞瀣垂斗篚莖咽銀牀冬回微陽靈源幽修潛竇仰流洒應物求中有黃芽漱嚥孔嘉孰為唾邪龎霦三田逍遙永年視此珉鐫

答金華馬使君啓

使君閣下忠貞慶裔遼海華宗治冠百城名高八詠辱為忘分下賁衡門旋謁清塵已辭行館閉日使至獲奉戔書以文毅公遺草鶚曾僭為跋尾數典而不忘其祖論都而敢言作序乏蔚宗之筆難形温序歸心無陶八之丹幸覩顏公芳札附名已忝損惠非宜酒波挹縠水之清豚拍是洞天所產大蘭戲冊久付鹽人女麴量材兼勞陶正膏腴飽德馨逸醉心感佩曷窮瞻拜有日伏惟俯賜鑒察

謹啓

徵刻宋詩紀事啓

東都南渡萃兩宋之精英暝寫晨書緝一朝之風雅有集者存其本事之詩更為補逸無集者采厥散亡之什如獲全編正史參諸稗乘官階譜系必詳審音卽以知人治忽貞淫可睹宮闈起化首尊帝后宗潢閭里成風下拾街談鄙諺為西崑為江西詩派之源流具在曰元祐曰慶元黨人之述作靡遺他如五季降王讖成天水百年遺老淚盡冬青莫不詞激風雲感均頑豔亦有羈紲南冠操士音於雪窖江湖下士備公案於梅花玉臺可擬豈徒誇清照能文貝葉堪書不止學惠崇選句續夷堅兮秋墳鬼唱仿真誥者天谷仙謠以至大遼大金之使輶軒有詠而識鄰敵之強二惇二蔡之徒檮杌工吟而知亡國之自雞林價重曾聞屬國陪臣翠袖才多爭說上廳行首苟片言之足採雖隻字以兼收此則宋詩紀事之大略也稽其家數三千有奇惜此工夫二十餘載慮鈔謄之難為力必授梓以廣其傳頭白而竚望汗青囊澀而惟餘字飽用告海內名流共襄盛舉捐十金而成一卷謹錄芳名垂不朽以附古人勝為佛事

祭汪舍亭文

昔李玉溪謂劉司戶義兼師友匪曰游處哭諸寢

門敢同斯語吾黨於君有如所云惟君之存淵懿特傑言爲職志行爲圭臯逮君之亡罔不盡傷玉樹著土金刀掩鉎憶君儀貌頤豐眉秀胡遽摧殘不獲上壽君於經史晷不停編自作籀注別爲鄭箋以手送文執聖之權輔翼宋儒刮垢攻堅僅充秋賦已及中年春卿拾材屢曰舍旃君安若素殆有命焉視君所養夷白於內人則躁擾己則恬退泌水之詩天山之卦與松喬游殆未有艾奈何牽疾寒暑三逾滋以藥餌榮色漸皺有才子者被褐握珠將踐文壘拔其蝥弧病肺而夭如邢惇夫君在客館聞而驚呼慟甚病劇歸舍臥輿憂能傷人斯語不誣便接凶問詎非天乎慨君生平孝乎唯孝仲季似之是則是效仲也多文鳳羽騰踔振君之緒將食其報神明有知或損悲悼嫠之三洞明之四窗君昔懷仙鼓楫濤江風馬遨嬉歸來鄉邦故鄉之侶襟攄抱寫湖讌山酣酒城吟社非我春秋不泯風雅髣髴曩期盡茲一斝

汪君嘯園傳

君諱士嘉字國英嘯園其自號也世爲歙人居蘆溪祖艮壁越國公七十四世孫父鳳冠俱有隱德君生而穎悟讀書能通大義期以科目自奮稍長食指日繁慮不足營養遂從事廢著出游楚閒歲歸必具兼珍承色笑以爲常中年父母歿與生日益饒每思親不及見夜輒淚浹枕席君自奉者甚儉其然諾不茍抱義好施出自天性秦人有某者落魄楚中積年君貸使經營不立券不責子錢臬折閱貸之如故某嬰疾遽歸君不問也逾年某疾革語其子曰我不可負汪先生其子奉遺命至楚如所貸數歸君人兩賢之楚地瀕江漢屢患大水漂發冢墓君捐金置櫬募人埋藏在里中首葺宗祠兼治橋道族人婚嫁衣食之不給者往往資焉生平沈默寡言笑暇即鍵戶靜坐不爲朋從徵逐人有以緩急告謀畫再四必使得所而後即安性喜買書籍巢經豬史無有厭足曰吾以遺後人也雅不好術數新安俗頗重青烏家言徼幸後福多所拘忌常有數世暴露者君曾王父母王父母皆淺土泫然曰人憑地理我憑天理耳亟擇高燥地襄事近有日者云年七十五當有龍蛇之厄君亦不以介意竟以戊辰年卒於楚臨終語不及他惟以客游曠日未葬父母囑累其子配許氏子一人祖榮

論曰昔曾南豐評孫渥云古今論人行義者務撫奇以動俗或事高而不可爲繼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予於君亦云而愚者顧惜費省財遂若君爲人所不易到嗚呼君可謂不徇俗者矣

張曠菴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韶聞字六英曠菴其自號也世爲錢唐人曾大父維藩大父文宏縣學生父廷琦縣學生先生幼即端重言笑不苟從外王父朱全古先生遊朱先生爲前明耆舊學有根本先生盡得其傳康熙庚申補邑諸生操履方潔不妄交當世好讀周易老子書恥以巧利滑其生術年十九遭父喪恐

重傷母意茹哀飾歡晨夕未嘗離側母老失明意忽忽不樂先生迎女兄於家相與扶侍慰安之歲以爲常閑居開門授徒著錄甚盛舅氏朱公顯思官青浦令書來召先生母勉之往乃往鉤箭文簿閱匡贊必持平恕有因先生私謁者峻拒勿通用是舅氏得治聲未幾念母謝歸孝養益篤居子舍者六十年人謂母雖天壽先生頤樂之助爲世所希覯焉所作舉子業一準先軌不肯漫靡骫骳以悅流俗故試輒不利逮母歿遂絕意進取以樸學誨其子熷嘗曰唐重詩賦而輕明經然帖經經問猶宗漢晉諸儒自明制墨守一家取便試文衍寫不可施於實用經學何賴邪熷能守家法爲古文辭卓卓有可觀行省大吏及四方人士皆雅重熷走幣致書常溢堂下因得束脩之入以奉先生先生晚號松篛老人斂性畜神言不及戶外事畜孤甥甚有恩紀與人交白首無迕暇時有所論著往往爲人持去今其存者有餘閑隨識蕉窗閒話松篛老人集共若干卷藏於家生順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以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卒享年八十有三初娶朱孺人繼娶魏孺人杜孺人皆淑惠早卒王孺人處士鈺女年二十四歸先生先生素有田甚薄僅供饘粥孺人佐以操作養老姑能盡其力又時時攜持檢押其子不使少逸竟以勞瘁得疾卒於雍正四年七月十一日得年四十有九先是居姑朱太孺人之喪也先生逡巡思擇吉冢孺人請曰葬者藏也葬師言禍福滋惑耳盍從先兆遂弁贊先生舉元配朱孺人以下匶祔葬於茅家步梅園圩之祖塋至今歷有年所熷筮遷改不從迫於地隘僅以孺人合祔同域而異穴君子以爲得禮之變子一人卽熷縣學生王孺人出孫二人九垓堦孫女一熷卜葬以某年□月□日鶚辱與熷友屢以通家子拜公於庭熷泣請爲銘不敢辭銘曰

學也不施於人仁也畢萃於親孰紱之可懷惟希風於先民有松九九有湖粼粼後有知者曰是張先生之墳

候選儒學教諭馬君墓誌銘

君諱曰楚字閑能姓馬氏考諱恒本生考贈朝議大夫候選主事諱謙先世自祁門遷江都少補邑諸生貢入成均候選儒學教諭配汪孺人福建布政使諱楫女孫候選儒學教諭諱寅東女女子一側室江氏出許嫁姊子汪慎立君卒於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有二孺人先君三年以七月初十日卒得年三十有九弟曰琯曰璐於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祔葬君於本生考暨妣洪太恭人天長縣鄉溝橋之新阡予向遊江淮間與君兄弟交稔君孝友仁明性質溫粹博聞勤學淵然莫測其底蘊而年不酬德良可惋痛猶憶乙巳秋朋儕作古錢詩君有人生天壤閒誰得如汝壽之句咸共訝其不祥逾期而君竟病歿始知爲詩讖焉今祔葬有日曰琯曰璐乞銘于予予不文何能爲君銘然亦何忍不銘也乃撫其事爲銘銘曰

曰橘堂君自號不踰淮屏俗好世父歿君後之貞女汪維母儀養于揚迎于歙樂承顏供子職悲黃鵠四十秋迨白首表烏頭聞諸朝耀閭里人皆曰君克子事本生胥得歡爲人後蓋所難勤家督友于弟俾清門世能繼園有廬庫有書縱弟學窮居諸君于文脫卑宂工臨池筆成冢陰德行猶耳鳴孰司命促其生井中桑猶靳六曙後星存者獨緊淑儷賢聲同啓柏庭歸幽宮神理存宜有後刻銘詩庶不朽

奉直大夫深州知州李公暨元配趙宜人合葬墓誌銘

當

世宗皇帝朝高安朱文端公在相位所薦引者吾浙得二人一爲少宰沈端恪公一爲知深州事李公二公皆深於理學能以經術飾吏治顧沈公躋通顯而李公不竟其用調儒官以卒人皆惜之卒於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子之綱等將擇□□年□月□□日葬於□□□□之原伐石請銘按狀公諱發枝字鹿友別字培園山陰人也曾祖允德祖尚成父鳴皐弱冠補學官弟子卽慨然有志於道謂學以躬行爲要必先之以變化氣質又謂窮理乃儒者分內事朱子門人張元德於子史百家山經地志之書無不硏究歷官皆有異蹟故公於書無不讀尤精用世之學中康熙丙子鄉試丁丑成進士除知上海縣事上海於東南爲劇邑俗素黠而悍好博簺競拳捷爲諸偷竄穴公始至廉得主名置其魁於法餘悉勸諭使去期以三月一至縣呈自新狀自是民無敢犯有以衣杵擊人額致死者左證已具驗其傷痕僅一綫因將不服公曰是易辨也折几足圜者墨其上擊白版痕亦如之獄遂定巡撫睢陽湯公之斥五通淫祠也上海城南有祠未毀民訴婦爲神所憑幾殆公詰祠命負婦至則指衣紅像公立命夷祠斧像投於火祟遂絕婦因得痊或驕而譁於途曰海寇至矣民相率奔避戍將禁之不止公聞之視事如故間遣役出城諭民民見公弗爲動遂稍稍還密覘之則訛言因估船鱗集也白權使令事竣速去無滋擾民乃安巡撫商邱宋公聞之曰李令非獨治縣有譜其定變亦將才也將以治行第一薦會某制府好賄弗善公摭他事劾去之士庶遮留弗絕於道閒居二十年復以薦起知深州州地稍僻公一以安靜爲治舊有公使錢千緡公爲革除曰柰何以吾民膏血飾廚傳耶先是直隸州縣賣官米買補從田分配公以其病民力言於上官上官又弗善公左遷臨海教諭三年謝病歸年八十乃卒公孝友醇謹教人率以身先讀書日有程課臨海人士至今傳李公家法云配宜人趙氏處士麒女賢明識大義事堂上兩世皆盡禮卒於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八十有五子四之屏太學生之翰之綱仁和縣學生之紀杭州府學生女一適周天任己丑進士孫七人孫女三人曾孫　人銘曰

李公之學能定性經子百世相緯經不爲空言發

于政先教後罰兼五聽焚妖毀廟邪不勝抑配病民以去諍起而復蹶悲蹭蹬始信珞琭有三命晚罷儒官樂幽屏盡其天年與德稱劖銘繭室從子姓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蓋思方公暨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友人方士虡遭母沈孺人之喪卜以乾隆壬戌年正月二十六日將奉厥考蓋思先生權厝揚州之匶合葬於歙縣南鄉之白雲巖往治幽窆伐石請銘按狀先生諱職字蓋思生有慧性甫就學即善解悟贈編修公深器之弱冠補徽州府學諸生試輒上其儕偶許宗伯汝霖視學江左以高等當餼於庠會以例貢入太學與三弟鴻五弟覲攻苦食淡期以舉場起家贈編修公素友愛歿之日橐無餘財先生昆季凡六人伯兄聘四弟肇聖六弟肇耿相繼蚤世庶母丁孺人守靡他之節有幼妹在室是時覲方遊學京師鴻又治經不與外事孤嫠待餔下逮僮媼殆近千指先生因先世事鹽筴經理舊業不憚勞瘁資以爲婚嫁葬埋饔飧之費既服賈即棄去席帽使兩弟得無瞻顧覲成進士官翰林鴻亦中副牓猶子夢駰舉於鄉諸子並列學校先生泫然曰今可稍藉手以慰先贈公於地下矣先生性孝友事兩叔母以禮待羣從子弟咸有恩晚年命鴻歸里卜葬贈公及妣汪安人遺書與之曰斥家財以收族固勝於汰侈自奉也凡葺宗祠增祀田治道塗助婚斂次第舉行將議法范文正公置義田事未集而先生遽逝矣悲夫生於康熙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卒於雍正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六易簀時語不及家事惟遺命子士賡等曰友人某嘗以金託我今已歿其家鮮知者汝輩當如數歸之喪事崇儉毋妄費無益亡者語畢奄然而化方氏系出漢歙侯儲後北宋時居歙之環山明成化間遠祖胡海始遷石川六傳至曾祖宜惠不仕祖秉翰贈儒林郎州同考祖隆考授州同鄉飲大賓以子覲貴贈如其官配沈孺人處士坤元女有賢孝行居恆歸心釋典然終身未嘗至佛塔廟其生之歲與先生同卒年七十乾隆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也子三人士賡附貢生蚤卒士庶國子監生出後世父士虡附貢生候選州同孫男四人起運士虡出起宗士庶出繼士賡後蚤卒起霖起霈士庶出俱國子監生孫女五人曾孫男三人嘉謨起宗出嘉訓嘉誥起運出俱幼曾孫女五人後世儒者束髮受書即以利祿爲念及得志鍾鼎之奉不能施及兄弟者比比也況於宗族之遠者乎先生少佔畢長牽車身程卓之術而心曾閔之行銘之無媿辭矣銘曰

挾策伊吾翛然臞儒也持籌旁午居然良賈也庀其本根以裕後昆也還金垂絕無損峻節也逢逢白雲幽坱回複于焉永藏銘不辱也

朝議大夫候選主事馬公暨元配洪恭人墓誌銘

誥贈朝議大夫候選主事馬公享年五十有八以

康熙丁酉年卒元配洪恭人享年六十有七以雍正乙巳年卒先後祔葬於天長縣鄉溝橋先人之域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嗣子曰琯曰璐用形家言以正中壠坂逶迤氣脈凝結是爲吉壤惟公井椁偏向勢稍卑窪非所以安永息迺營度高燥得地於鄉溝橋之北筮言既從將改窆焉先是璐遊廣陵辱與令子交曾爲撰公墓祠記知公弱冠而孤不逮力養既視葬畢訓諸子曰身後必祔我祖父母側庶魂魄有知常相依爾諸子卒從公遺言今卜新阡頗難其事會得地去舊塋可里許松楸相望神明往來於是歎孝子之曲致于親者不違先志無有後艱冥漠之中若陰有物以相之非偶然也曰琯曰璐以璐深知公事復以埋銘請璐何敢辭馬氏系出鄱陽貴與先生諱端臨後遷祁門曾祖諱尙才舉鄉飲大賓祖諱大級明諸生父贈公諱承運始遷於揚生三子公其仲也諱謙字幼撝太學生以例槩贈洪恭人歙人諱嘉賓女子四人長曰康早卒次曰楚儒學教諭出後世父恭人出次曰琯候選主事次曰璐候選知州陳恭人出女二一適郡庠生汪塤一適國子生張以綸恭人出女孫一曰楚出公幼而篤孝既早孤事母汪太君逾謹起居食息勿離左右逮歿喪葬盡禮里黨咸稱之伯兄恒早世嫂汪氏聘而未行守貞來歸時長子才髫齔次子曰楚生數月耳公戚然曰是宜立後戚屬保媼間或有以少需爲言者公以義諗恭人曰主兄公之祀承長姒之歡何靳一子不以慰逝者而安生者乎恭人毅然從之及曰康夭恭人無所出處之恬然無秋毫怨怫也公於季弟勳尤相友愛自成童以至壯盛就傅畢婚纖悉周至平居凡戶外事舉不以勞弟心恭人於先後間亦情意敦洽終身無間言爲猶子擇對必清門世德有家法者諸姪女裝遣悉不異己女至疾困彌留猶執弟手泫然不忍捨惟以謹厚自立重爲囑累聞者皆感泣云初恭人既立伯氏後久之陳恭人實生曰琯曰璐恭人撫之如己出今二子束身脩行折節讀書有聲士友間蓋亦恭人之教有以成之也烏乎可謂賢也已銘曰

千秋之鄉峨峨新阡樂哉斯邱左林右泉善之積也鬱而後宣利其嗣人振振緜緜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八

錢唐 厲 鶚 太鴻

寓簡跋

寓簡十卷宋吳興沈作喆明遠撰明遠丞相該之姪紹興五年進士改官爲江西運管嘗爲悲扇工詩忤魏良臣昭以深文奪三官不得志以卒今觀是書首簡云詩序有功於詩病夫詩者亦序之力蓋詩本以微文風諫今之爲序者曉然使人知其爲某事而作故後世以詩得罪者相屬此明遠懲羹吹齏之論也古人詩無題故待序而明後人詩自製題題即是序哀扇工詩失傳見於清波別志陳直齋云其詩罵而非諷然則明遠固未善於詩不得以序爲詩病也明遠爲葉石林弟子學有元本論說經史能闡前人所未發旁及文字技術名理超詣俱足令人領悟直齋書錄解題有寓山集三十卷周公謹志雅堂雜鈔有南北國語皆明遠撰惜乎其久佚矣

神龍蘭亭拓本跋

神龍蘭亭墨蹟明時在檇李項子京天籟閣中其子德宏摹諸石 本朝秀水朱竹垞檢討得之曾爲跋尾稱其較瘦本差肥而抑揚得所骨力相稱誠爲唐人所摹今年夏日檢討曾孫繩武以拓本見貽始獲諦觀因憶袁伯長清容居士集有云開皇蘭亭真本入德壽御府號神龍蘭亭紙前後有神龍半印唐中宗印也宋理宗下嫁周漢國公主於楊鎮故事奩雁進奉禮物一百有二十奩理宗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爲第一奩以報此本後有至元中金城郭祐之跋云獲於楊左轄都尉家傳是尚方資送物與伯長所記符合楊蓋宋亡隨兩宮入燕位左丞此其故物也生平每以不見定武刻本爲憾撫隋朝之響搨展唐代之祕玩追天水之雅尚挹粉侯之清芬可以釋然矣因書以貽好古者爲蘭亭增一佳事云

吳越武肅王登雲臺題字跋

龍山天真寺舊名登雲臺梁龍德元年吳越武肅王建宋大中祥符初改今額此其題紀建臺歲月刻之崖壁者也所稱天下都元帥按吳越備史載梁末帝貞明三年冬十月遣吏部尚書李燕中書舍人韋說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二年秋七月建天下元帥府於與國門之右事正相符獨所稱吳越國王與備史不合王在唐天復元年進封彭城王梁開平元年勅遣金吾衛大將軍安崇隱進封吳越王至龍德三年春二月勅遣兵部侍郎崔曄刑部員外郎夏侯昭冊封王爲吳越國王受封冊建國之儀一如典禮據此則龍德元年未嘗建國而先稱國王豈備史紀年有誤邪武林舊事於宋郊臺下注云錢王拜郊臺亦近焉田氏西湖志直以登雲臺爲錢王拜郊臺是曾僭郊矣洪容齋五筆記王順伯所收吳越諸石刻梁太祖時有天寶年號唐莊宗明宗時有寶大寶正年號是曾建元矣郊可僭元可建則國王何不可自稱蓋因唐季篡逆中原無正統王雖不廢事大之禮而儀物稍

用天子之制特未嘗稱帝拒命以此能保郭浙東西爲愈於南唐閩蜀諸國在梁末帝時無建元事而自稱國王想梁主畏其强因而授之其實建國時在龍德三年也備史爲全州觀察使錢儼撰託名范坰林禹儼爲忠懿王俶之弟納土後僭郊不書建元不書自稱國王不書正歐陽公所云頗疑吳越後自諱之者也暇日遊龍山因拓得墨本裝好書紙尾俟好古者定焉

下天竺寺山天寶六載餘杭郡太守張守信題名跋

此刻前列監察御史源少良陜縣尉陽陵源與陽唐之望姓也其行事不可考同客于杭故名列太守上也此郡太守張守信則主此遊者也曰郡曰太守者何天寶元年天下諸州改爲郡刺史改爲太守守信則餘杭郡太守也秦以天下爲郡縣郡置守漢置十三州刺史郡守各統於所部刺史迄六朝皆然自唐高祖武德元年改太守爲刺史諸郡爲州至元宗始復前稱肅宗至德二載改百司額及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仍曰州曰刺史矣其稱載何天寶二載正月丙辰朔改年爲載故此稱載昔劉原父以此辨李元德蟾蜍硯之僞者也張守信何考乎新舊唐書本紀及列傳俱不載咸淳臨安志秩官表列唐郡守三十人其有名氏而歲月事跡無可考者亦三十人天寶中止謝晏一人則潛氏未見此刻殊可補郡乘之缺而出處則莫之據也惟太平廣記謬誤門引紀聞云唐張守信爲餘杭太守善富陽尉張瑤使錄事參軍張遇達意於瑤將妻以女爲女具衣裝女之保母閒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告母曰女壻姓張不知主君之女何姓守信乃悟亟止之何憒憒若此耶其書三月廿三日何廿音入二十字弁見廣韻非俗書也考是年陳希烈與李林甫爲相戶部侍郎楊愼矜爲林甫所搆下獄死讒人罔極國是日非守信得以五馬之貴與賓客嘯傲湖山後之觀此刻者未嘗不爲守信幸之矣元白湛囦下天竺寺句云講石尚留天寶字御梅猶識建炎春當是指此刻云

乾道臨安志跋

乾道臨安志十五卷宋臨安府尹吳興周淙彥廣所修也此宋槧殘本僅一卷至三卷無序目可稽觀其稱孝宗爲今上紀職官至淙而訖其爲乾道志無疑吾郡志乘之有名者北宋圖經久已無考至南渡建爲行都則此志居首繼之以施愕淳祐志潛說友咸淳志皆爲宋人排纘予所見者祇有咸淳志百卷向在花山馬氏吳君尺鳧抄藏尚缺七卷趙君谷林復購得宋槧本之半固已珍如球璧今孫君晴崖從都下獲此志雖僅什之一二而當時宮闕官署城中橋梁坊巷具存職官始末更爲詳晰諸家儲藏著錄未有及此者淙尹京時撩湖濬渠綽有政績載在宋史其書更可寶也亟借錄副本而歸之

宋臨安府在城興福禪院記跋

右碑在杭城北興福院淳熙辛丑立陷置壁間譔

文者劉莊士書者周卦篆額者劉永堅字里俱莫考記稱左丞薛公昂鄉先生也與達觀上人爲忘年交捨花藥小圃爲公結廬榜曰擇勝按宋史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寡學術初附王安石後因蔡京進仕至尚書左丞門下侍郎與朱諤林攄余深始終附京至舉家爲京諱犯輒笞責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朱弁曲洧舊聞云薛昂肇明和駕幸蔡京第詩有拜賜須臾應萬回太學呼爲薛萬回京子絛鐵圍山叢談稱爲薛八丈昂之人品猥瑣謟佞見于正史稗乘者如此記中猶以鄉先生尊之豈古所謂沒而可祭于社者耶惟施華構爲袈裟地遺跡依然荊墳檜宅過者齒冷非迦文之力所能掩矣咸淳臨安志載昂爲吳越太尉溫三世孫方虛谷謂昂之子紹彭字道祖以善書知名則其前後之閒有不可泯者然俞松蘭亭續考謂紹彭爲定武帥薛師正向之子虛谷當誤也記又云節使劉侯懋再新雕鑾靈感觀音像一壇充德壽貴妃丙午本命長生道場移請興福古額揭於茲宇按宋史劉貴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帔累遷才人婕妤婉容紹興二十四年進貴妃頗恃寵驕侈淳熙十四年薨父懋累官昭慶軍節度使卽其人也同時又有劉婉容亦有寵金人叛盟與倖醫王繼先沮劉琦用兵高宗知而怒之遂廢元潘子素題二劉妃圖詩云秋風吹落故宮槐江上芙蓉並蔕開留得君王不歸去鳳凰山下起樓臺嗚呼可感也已

元西天元興寺鐘題名跋

西天元興寺在吳山西南清平山之東與鳳凰山相接宋故宮芙蓉殿也元仁宗延祐六年己未江浙行省中書左丞相贈太師和寧忠獻王康里脫脫爲西僧高達摩實理板的達建初扁曰西天至正十六年壬辰燬于火子達識帖睦邇仍爲是職捐俸鼎剏以繼先志扁山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寺僧公哥古魯依仁屹剌識巴等題紀其事於鐘上蓋鑄鐘之年卽剏寺之年也按元史康里脫脫世祖時入宿衞於武宗仁宗有定策功曾輔武宗爲中書右丞相至大四年仁宗卽位出爲江浙行省左丞相開杭城通江河以便商旅明許復齋作元史闡幽惜其澤不廣于天下而獨被于吾浙賢相不竟其用仁宗之過也其子達識帖睦邇以至正七年來爲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許以便宜行事是時江淮盜起使爲達識帖睦邇者輯和民人訓練軍實繕城池以固圉選將材以禦敵收苗軍之用而撫以威信識淮張之詐而討以大義則紅巾可無躪浙之虞白駒可無據杭之禍奈何賄賂滋彰庸懦日甚始則倚完者爲重以拒士誠終則受士誠之欺而殲完者卒致薇省沸狠禾中飲鴆生無功以報國死何面以見父烏在一寺之建能繼先志耶貢禮部師泰玩齋集有建寺碑載高達摩實理板的達居山中久一旦拂袖去莫知所之後有見之秦隴閒者蓋已百餘歲矣達識帖睦邇重建時又於殿左剏屋四楹奉祠先王割田供

祀皆可補此記之缺夏大理時正成化杭州府志云宋故宮寢殿基爲尊勝寺和寧門基爲般若寺後殿基爲小仙林寺垂拱殿基爲報國寺與元興而五至正壬辰七月寇至郭萬戸屯羅木橋東營與對敵市民咸登望江亭以覘寇退命軍士焚之是寺之燬即至正十六年士誠逼杭達識帖睦邇棄城潛遁時也既燬而扱僅及朞月士信且拆白塔以築城五寺又遞湮矣今遺趾已不可考獨鐘存萬松嶺烏龍社廟中題字陽文在欒閒上下俱鑄作蒙古書吾友丁處士敬身拓得墨本命予考證予嘗登鳳山之原空林智井觸目蒼涼不謂鐘虡尚留兩朝廢興之感備焉故爲之書

董源龍宿郊民圖跋

南唐董源有龍宿郊民圖見於江南一大家係董思白宗伯故物宗伯題其上云此宋曹武惠下江南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圖也雖數百年敗素黯黕好手裝池神氣尚全上作層巒列岫林木蓊鬱泉絡石下爲大川瀕川居者屋宇雞犬參差隱見川中維舟數十有數十人連臂踏歌而來亦有椎鼓者樹旂者山下林中有燈毬二三點濃蔭中數婦女翹袖招搖出其下噫宋師下江南源爲李氏供奉舊人曷爲圖哉且龍宿非地名畫中物色於迎師無肖也此殆寫雩祭圖爾春秋傳龍見而雩杜氏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月令云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杜氏以爲月令秦法非周典也然春秋經亦有秋八九月及冬雩者因旱耳後鄭云雩吁嗟求雨之祭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何休注公羊傳又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曰政不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周禮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後鄭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今按畫中所見以古禮參之其爲雩祭乎云龍宿郊民者其爲民請命於郊乎然則源何以爲此圖也考陸游南唐書嗣主保大十一年大蝗八月不雨至十二年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三月而四月正龍見之期也是時嗣主僅命有司爲粥以食餓者絕不聞有徧走山川百神之舉方任用宋齊邱馮延己陳覺諸壬人殫國用於閩楚棄師旅於淮甸未幾周師攻下壽滁等州而檀來之歌聞于海陵矣源爲此圖殆古之工執藝事以諫者使嗣主能繹吁嗟之義躬六事之責何至身殂豫章傳子逾紀而黃花水落金陵之廟社爲墟也哉若宗伯云云所謂以耳治者歟

吳禮部詩話跋

元吳禮部正傳集世多抄本獨詩話雜說一卷罕有藏弆者明金華胡孝廉元瑞家收書最富嘗跋此冊及敬鄉錄云徧舉郡邑凡有聞者緝其製作履歷槩若指掌下逮畸流逸客片語隻詞亦博采旁證竟其隱伏耳目所及點綴弗遺其爲力勤而用心苦矣今去吳公僅二百載而文獻之詳邈弗

得睹南渡而上人才篇什史乘軼而未收者尙倚藉諸編稍獲綜其崖略余於禮部異世子雲也因筆於簡末以俟異世之爲余子雲者諗之觀元瑞所云此書難得而可寶審矣邗江馬君半槎癖嗜異書搜剔隱秘購得元時刻本方與予同輯宋詩紀事獲覯南宋諸賢逸唱如王叔簡吳諒陳仁玉萬嘉吳琳孫應時張勱史蒙卿林泳陳柏王儀鄧剡僧清壹輩歎爲未有獨敬鄉錄無從訪求向晤東陽王丈鶴潭云有其書恨未借抄以成合璧而爲元瑞之子雲余兩人未敢多讓焉

山中白雲跋

元張炎叔夏山中白雲八卷吾鄉龔侍御蘅圃得鈔本于秀水朱檢討竹垞因鏤版以傳侍御晚節家居食貧物故後琴書散落是版幾入庸販手吾友趙君谷林幸購得之谷林好畜僻書必留其眞力於校勘弗恡流布人間可謂得所歸矣侍御序考叔夏生於宋理宗淳祐戊申循王五子叔夏未知出誰後宋史不載固無從考索第袁伯長送叔夏歸杭疏云古梅千檻空懷玉照之風流玉照張鎡功甫堂名功甫是循王諸孫叔夏出功甫後無疑也叔夏父名樞字斗南號寄閑鄧牧心伯牙琴中有張寄閑詞序云子炎能世其學者是也功甫名偏旁從金以五行相生之次計之叔夏於功甫爲三世於循王爲五世與袁伯長贈詩注云爲循王五世孫者相符矣特功甫斗南之父均未審耳功甫生自朱門儒雅好事楊誠齋以佳公子窮詩客目之有玉照堂詞一卷斗南所作六首見弁陽翁絕妙好詞陸輔之詞旨屬對又載其金谷移春玉壺貯暖擁石池臺約花闌檻之句今逸其全叔夏聲律之學師承有自蓋如此鄧牧心又云叔夏春水一詞絕唱今古人號之曰張春水孔行素至正直記云錢唐張叔夏嘗賦孤雁詞有寫不成書只記得相思一點人皆稱之曰張孤雁二詞今具見集中亦唐詩人劉夜坐鄭鷓鴣之比也附識于首俟後之讀山中白雲者考焉

友林乙藁跋

史彌寧字安卿鄞人太師魏王浩之猶子嘉定中以國子舍生涖春坊事帶閤門宣贊舍人知邵陽軍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友林集二卷有黃景說曾手序此仿宋槧本祇一卷百七十首當是別刊行者序文脫去一葉姓氏莫詳序中所謂域者觀集有鄉中卿惠蝤蛑詩文獻通考鄭域字中卿慶元中隨張貴謨使金著燕谷剽聞二卷當卽其人也安卿詩宗尙蕭千巖清疎有出塵之致雍正己酉春三月中旬借鈔于邗江馬君佩兮齋因爲跋尾

沈青門唾窗絨跋

梁伯龍江東白苧有效沈青門唾窗絨體駐雲飛十首此冊蓋吾鄉沈青門山人仕作也山人爲少司寇銳之子善花鳥工詞曲絕意仕進有前賢曠達之風卷中稱東海迷花浪仙蓋隱其名爾所作多偎紅倚翠之語未免以筆墨勸淫昔山谷老人序晏叔原小山詞云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

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晏安酖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吾于青門亦云雍正癸丑四月浴佛後一日南湖花隱厲鶚書于虎邱舟中

賞延素心錄題辭

唐內府書畫裝潢匠則有張龍樹王行直王思忠李仙丹輩要皆良工好手宋思陵祕閣龍大淵曾純甫審定目力雖短而褾贉諸錦綾桿軸名色不一各務精麗見於周公謹氏所記蓋古人留心游藝不欲苟簡如是若收藏之法如趙希鵠洞天清錄所載亦可謂之詳且密矣欒坡居士有丹邱之鑒識兼清閟之儲藏此錄十則悉經講求自出新意誠寶墨之金湯繪林之干城也張彥遠云非爲無益之事又安能悅有涯之生海內不乏雅流得此亦悅生之一助云

湖船錄題辭

西湖風漪三十里環以翠嵐策勳于遊事者唯船爲多秀水朱竹垞先生作說舟一篇其命名有以形者有以色者有形色雜者有以姓者至總宜之名洵孟公之標致矣余暇日繙尋故冊自宋元來及近時者舊所造又得數十條連綴于後其出于先生者閒有增注都爲一編傳之士友閒以爲湖上故事云爾雍正丁未竹生日錢塘厲鶚書于無盡意齋

書馬文毅公彙草辨疑後

張伯英下筆必爲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草書雖減體其轉折牽豎之妙惟凝靜不撓始能爲之裏平馬文毅公以名家子受知
聖祖仁皇帝出撫粵西值吳賊鴟張時公衞社力窮爲叛將所執幽縶四載竟罹兇焰惟公之節炳在丹青
國家之恩流及苗裔人盡知之彙草辨疑一編則公子少宰公入粵尋公瘞骨得之於兵燹之餘者也公生平能文章工草法當蒙難日取宣城梅氏字彙爲前人草書各體分其部居一一精審公之從容就義由於所養有素此足徵矣侍姬顧氏亦能書奉公遺筆標識而緘鐍之姬亦從公死公之忠義激發百折不回千載下足使頑廉懦立而況姬之親奉巾櫛者也昔戴帥初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書梅堂扁而云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翁氏數百年世家又堅苦好學余幸他日輕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業舊遊而得登所謂梅堂者羹蔬啜茗相與仰瞻文公之清風今公文孫丹如使君來守婺州必奉所謂彙草辨疑而行計不下萬餘字其完好更過於文公梅堂二字又得賢子孫爲之世守其珍祕當復過於舜咨余因思訪仙蹤于三洞謁鈴閣于雙溪再拜展觀以證張伯英之說焉

說杜詩雲出門

杜少陵詩白帝城中雲出門初但以爲造語奇特如見山城欲雨雲氣從城門滃勃爭出耳及讀李善注文選蜀都賦指渠口爲雲門引鄭氏周禮注云黃帝樂曰雲門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門也此

唯取雲門之名不取樂也詳左思用雲門蓋卽史記白渠歌舉插爲雲決渠爲雨之比如詩之斷章故善以爲不取樂少陵直割取雲出門三字作景語使人但駭爲神化所至而忘其爲使事較太沖更騰踔絶世然少陵亦有實用雲門者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盡膠漆似亦有取乎出門之義也

書項生事

甲寅冬十一月十六夜飲小玲瓏山館主人許歌酒間有狐旦色項生者意態融冶婉婉似好女子曲能唱情殆楊瓊一流坐閒皆爲之迴腸蕩氣不復知其爲三十許人主人因告予言項生故吳產也十餘年前曾隸江淮大吏某家樂部大吏暱之令習長生殿新聲爲楊玉環項生素慧黠不數日盡其妙大吏益以爲天下聲色之選在是凡飾歌舞具金繒錦翠珠璫犀珀刻意精麗至玉環馬嵬縊後明皇泣玉環像則令好手雕沈水香肖項生像傅以粉黛飾之如生明皇泣大吏亦泣後大吏竟以賄敗項生流落乃鬻歌以食話舊事尚時時流涕噫大吏者不睞目易心以盡官事雖百項生何能進項生不遇大吏亦尋常鬻歌人未必有榮悴今昔之感如此故書其事

樊榭山房文集卷八

原书缺此页

蓋聞皇娥既邈韻不唱夫璇宮穆滿云遙歌未傳于瑤島月中桂樹羽士難逢源裏桃花漁郎安在天上乏驂鸞之客人間無吐鳳之傳迨至庾開府仗清新之氣郭景純用雋上之才開生面于青宮奪夜光于元圃然而辭多感慨同坎壈之詠懷調本輕謠非列仙之本趣難匹休乎子建終見笑于鍾嶸仙詠難工由來久已厲先生太鴻者玉皇香吏暫謫塵寰碧落侍郎僑居瀛海朱异賦弓之歲便解操觚蘭成射策之年即聞染翰琅玕披腹門無題鳳之賓珠玉爲心座有解龜之賞一丸飛藥逢璋瑞于西山九節菖蒲遘商邱于北海東華公子舊是相知南嶽夫人新爲結客凝神濯魄原無俟于冰壺洗髓伐毛亦何須于紫水乃瓊霄有路閬苑多歧既非感遇之劉楨詎作嫉邪之趙壹聊寄懷于元遠遂託詠于遊仙數凡三百謝家胡蝶之篇字過八千倪氏梅花之製洞中蕊笈始足揮毫海上珊瑚差堪架筆月穿高樹依蘿戶以敲金風度碧天傍雲窗而戛玉江花滿篋種由瓊草之田潘錦連箱裁作流霞之帔行間冰雪噴來即是元霜腕底蛟螭瀉出何殊碧海笑驅素豹盤桓墨椀之中怒逐朱龍游戲硯池之側崑崙裊裊不用支筇煙渚茫茫何須買舶苕牋十幅俄成王屋之峯湘帙一函都是蓬萊之島以神仙爲輸寫借文翰爲遨遊可謂盡名士之才情極仙人之本色者矣僕與先生雲霞意氣泉石投交架上琅函共讀通明之卷籬邊黃菊曾傾陶令之杯風義平生兼之師友相逢今日示以瓊瑤擊節三終何惜玉壺之缺披吟數過恍登銀闕之遙攜來市上誰不購以千金若在牀頭人自函其一部斥曹唐於下座誰曰不宜坐何劭于廡閒僉云允稱引尊相對聊當醽醁之漿浣手高吟除是薔薇之露書藏二酉何用秘穅紙貴三都甯關元宴爰等兹于弁髦敢用是爲前驅謹序弟杭世駿拜撰

序

柏梁臺上曾傳五岳之圖金馬署中亦著十洲之記龍師與魚吏俱升桂父偕茅君共舉游戲紫清之上翺翔碧落之中桐峯梓瑟倚歌而和皇娥湘水瑤琴彈曲而迎帝子玄雲新韻久唱璇宮黃竹舊詞猶留瀛島樂哉仙乎斯其至矣然而東海棗花空憶齊侯之語西池桃核莫延漢帝之年是則塵緣未斷人間烟路遂遙天上乃有抽思幽祕發藻鮮妍翦月為心鏤霞作想雲君太乙體雖誕而不刪佚女羽人意似夸而有取參軍調逸爰咏升天之篇子建才高遂有步虛之作至於宏農之始倡實為屈子之餘波事雖寄于遊仙情則等於感遇後有作者咸步趨焉此皆天情騰踔清思雕華淹躓窮途漂搖愁境排雲閶闔思翻玉女之壺追日虞淵欲縶羲和之轡塵迷赤縣將晞髮于滄溟唾棄齊州擬伐毛于紫水句飛蘭露滴盡金壺紙疊桃花噴成繡字洞天福地之勝常以神遊銀臺瓊闕之間奚勞氣馭誠可謂揮斥八極逍遙九垓者矣僕無淩雲之才有餐霞之癖懶如中散論或託于養生貧似稚川書未傳夫抱朴山居長嘯偶有遐心蘿戶高吟遂多逸興身非脈望何曾三食琅函腹愧鞠通安得一滄墨海譬彼學仙項曼詭言渴飲流霞好道長源詐說魄來玉液但以俗緣羈絏塵網攖纏與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問青天而搔首於是效嚬郭璞學步曹唐前後所為數凡三百瑤臺夢破喚起飛瓊洛浦舟迴拾殘翠羽曾無當于風雅亦見擯于莊騷持贈何堪自娛而已時當朱明居節白日舒長何方避暑玄冰飛雪之丸無計迎涼鵠羽龍皮之扇鬖㦸雪案豈窺大酉之書滌筆冰甌聊當龜茲之枕康熙癸巳季夏八日錢塘厲鶚題于寄圃之半舫齋

序

樊榭山房集外詩卷上

錢唐 厲 鶚 太鴻

游仙百詠有序

游仙詩自晉郭景純倡之逮唐曹堯賓明馬鶴松連篇累牘奇豔可誦予閑居寡歡偶爾綴韻輒成百章大要游思藝語雜以感慨玉茗先生所謂事之所無安知非情之所有者也且靈均作騷尙託于雲中君湘夫人其亦庶幾不悖作者之意乎有好事者出而讀之詞雖不工聊當龜茲一覺云爾康熙庚寅六月樊榭山人自題

旭影曈曈若木枝與君雲路遠相思寄將一幅琅玕紙要寫三山星子詞

東華南嶽笑相邀笙鶴時聞下泬寥月裏忽驚青鳳舞坐中誰弄九靈簫

入水閑乘赤鯉魚具區秋淨接空虛橫吹煙竹包山裂待與龍威索素書

鶴背霞光縹渺生乘風御氣滿天行丈人笑指前頭去不到青城到赤城

小童汲水煑金芽藥徑松蹊仙子家只恐無端賺劉阮洞門不許種桃花

石橋跨澗水粼粼白草青芝遠世塵林屋洞中無甲子一朝天后不知春

瑤池仙史許飛瓊阿母傳呼到玉京龍月城中親采進黃中朱李字分明

散仙自有玉樓才點石爲金數未該欲買鏡湖山一半黃妃許借聘錢來

元圃年年發異葩折來笑向媚蘭誇金莖琪樹同千歲不是人間短命花

雲霞空裏擁旌旄多謝金妃賜絳桃歸到洞天纔日午青童閑曬赤霜袍

絕澗高峯斷白雲清風爲佩織煙裙玉笙吹落桃花月萬壑千厓人不聞

綸巾羽扇綠蕉衫懶把高風混俗凡雲笈錦函都讀遍幾時同到積書巖

碧谿半繞玉莎斜處處春雲處處花笑問羅天香發未侍兒齊候白鸞車

紅雲樓閣迥崔嵬虎豹天關晝洞開昨進下方求雨疏紫清敕遣鐵車雷

靈藥葫蘆慣繫腰醉歸時有鶴相招罡風亦識飛仙過扶住空中五色橋

絳節朝回下玉階紫雲盡繞素綾鞵洞天月暗歸何處十六華陽金字牌

清虛標格自高寒弄罷瑤琴倚石闌螭髓麟脂都俗膩胡麻爲飯菊爲餐

溟渤茫茫入望無半瓢身共水雲孤月明飛過驚龍睡爲有瓶中煑海珠

霓佩霞衣拉伴遊王真亦自愛風流金雞洞口何年遇笑把桃花當蹇修

琪花翻落紫瓊杯邀得羣真踏月來元碧酒醒天未曉不知身臥醉仙臺

臞仙貌古似長松蒼鹿銜花兩兩從攜得一枝猿臂笛隨風吹上幔亭峯

天風澒洞玉虛寒一朵香雲舞彩鸞光碧堂中金
母坐峨峨不動九星冠
人閒睡境總濛濛誰聽天雞叫碧空試向金臺山
頂望海波初湧日輪紅
九室雲開香篆飛珠簾朝卷雨霏微琉璃窗外低
花影知是煙霄降紫妃
芙蓉冠子紫煙衣一笑相逢跨鶴飛贈我鳳冠仙
栗美海山遊徧不知饑
翠河迴繞玉清鄉兩兩仙姬豢鳳皇無底筠籃何
所有琅玕花滿露華香
月映冰肌冷紫羅下觀五嶽翠嵯峨挹將斗柄歸
瑤島夜半清寒沆瀣多
笑看海水浴金鵶穩駕文虬禮玉華八素元經親
捧讀碧琳字映曉天霞
長綿樓上冠朝霞靜倚雲窗萼綠華爲憶雙雙玉
條脫一時留贈在羊家
河源天半盡雲濤同御長風與頗豪八鳳珠旂駐
瑤圃開尊不惜酌龍膏
玲瓏珠樹曉來青調笑梁清隔錦屏衹爲醉中疎
禮數天教罰作酒旗星
下界求仙不可憑豈知仙在最高層冥冥風雨飈
輪過遙指靈壇芳苡燈
月華碧藕浸冰壺玉戶瑤階赤日無自是蕉源清
冷甚何須更寫六壬符
霞綃雲帔是新裁曲曲仙源不易來昨向扶桑今
日返滿身青雪下瑤臺

清思逸藻入元虛半畝煙霞手自鋤何事玉皇猶
未見不收香案校文書
龍睛仙稻滿天倉粒粒珠璣夜有光不比水仙居
澤國秋來只采芡爲糧
翩翩白帝駕雲軿不見皇娥十萬年聞道別來滄
海淺雙眉依舊翦秋煙
紫琅殿裏讀黃庭不覺壺天夜色冥素紙拈來輕
似雪翦爲明月照雲屏
萬尺藤蘿蔽月明玉京洞口溼雲生山深弃絕青
猿叫但聽波濤石裏鳴
司中上將守天關玉珮霓衣押兩班素女傳宣呼
上殿自稱臣住小蓬山
松濤灝灝響方壇桐柏山中六月寒巖下一泓清
澈骨夜深來浴碧霞丹
穿雲忽見聳岧嶢同駕青蜺看沃焦滄海桑田非
妄語波濤萬古此中消
崑崙瑤圃樂婆娑悔返驊騮事若何我欲閒乘希
有鳥來聽黃竹白雲歌
碧空千里映瑤林夜靜秋高爽籟深天柱峯頭好
明月不知人世雨涔涔
蜿蜒神物抱珠游欲摘明珠綴玉旒不用相求燒
燕炙五雷頃刻卷靈湫
銀漢迢迢望轉賒當年空說客乘槎天孫夜靜調
機杼織出蓬萊五色霞
驅光逐景白霓衣游戲三山弱水飛蓮葉舟輕波
渺渺月中載得露華歸

仙府層城隔彩霞璇宮銀榜右英家麻姑昨遣青衣至邀看唐昌玉蘂花

黄籜爲冠白葛衫雲臺峯下石巉巖道人不惜還丹訣示我囊中紫玉函

奇松危石轉山坳洞府何人踏月敲怪底夜深龍劒嘯昨從鐵柱斬青蛟

廣寒清冷桂花香擣藥丁東怨夜長一曲霓裳原絶調人閒傳下誤明皇

羽蓋霞旂曉日分隨班共謁玉宸君衆中獨賜青鏤管浴月犂雲寫祕文

蒼蘚如雲石作梯啾啾終日白猿啼山君夜守長生藥太乙爐中六一泥

雙瞳炯炯映黄眉噀紙爲驢每倒騎得啖青雲芝一朵千年顏色似嬰兒

阿母前頭郭密香雲衣常佩虎鞶囊今朝侍從朝金闕帶笑傳呼白鳳皇

廣陵八月怒濤迴駕鯉驂螭踏浪來不許波臣迎水面笑將羽扇劃江開

蓮花巾子不沾塵碧落飛行自在身袖拂白榆歸去晚一聲長嘯裂青旻

朱霞片片映瑤臺月下蟠桃帶露開彷彿有人嬌似玉笛聲吹徹紫雲迴

扶桑椹熟四千迴金骨飛翔遍九垓路遇安期前致語明朝相訪向蓬萊

玉女峯前是我家荷鋤日采滿谿花仙情不比凡情渴况有千年冰谷瓜

恨無錦字寄蘭翹戲躡青鸞上玉霄爲草填橋烏鵲檄贈予十幅紫鮫綃

晴空千仞立青岑瀑布飛流下澗深獨坐蒼松無與伴泠泠一撫落霞琴

天台分手會何期海色西風無限悲欲倩滄洲轉言鳥好從别後道相思

神仙亦自有英雄身跨青騾疾似風思射天狼清斗極扶桑枝上取彎弓

霧縠衣輕盡六銖花虬七色五雲扶瑱函手裏瑤光散一卷三天豁落圖

蓮花寶劍影廉纖雙袖飄飖拂紫髯遥望元洲欲飛渡醉眠水底弄銀蟾

君山一點似青螺夜約盧躭控鶴過喚取湘靈來鼓瑟月明環珮出江波

瓊肌蓮臉髮鬖鬖素手常攜采藥籃踏破白雲歸碧落被風吹下鳳皇簪

千年曾醉岳陽樓城郭人民感昔遊煙景歘然看漸滅一聲鶴唳洞庭秋

與子逍遥億萬齡笑伊舉酒勸長星共談混沌前頭事雙手摩挲天柱銘

星窗月戸洞空虚瑱簡輝煌映蕊書俯視茫茫煙九點神仙自是好樓居

月出蓬壺皎若銀疏星遥隔絳河濱淩波小襪飛行急不染人閒半點塵

弱水迴環三島流望中依約見瓊樓浮來玉井蓮花瓣聊當仙人不繫舟

鴻龍玉狗啓天閽東海團團吐曉暾一尺紫雲遮帝面近臣始識玉皇尊

路入龜山翠不分藥香煙暖氣氤氳洗花往往逢谿女五暈春衣翦彩雲

涓涓花底瀉紅泉千个琅玕拂翠煙愛看月明鸞鳳集鏗鏘音韻羽衣姸

碧桃紅杏四時春嵐彩霏霏踏玉塵親扣丹扉知客姓手提如意跨青麐

銀河爛漫彩雲鋪桂蓋亭亭映玉壺寶璐衣香吹滿地汾祠昨夜祀黃姑

白鸞塵尾散香來王母筵中笑舉杯入夜須然蜃脂燭燭龍空裏吐樓臺

玉雞初唱日東升萬仞蒼厓挂古藤欲識九還丹熟處金精黃蠙各飛騰

海上琳宮次第開琉璃碧瓦淨無苔金城莫攪猧兒睡盡是獼龍變化來

蒼茫煙水隔迷津芳草無風氣自春別業桃花源一曲年來賃與避秦人

凝虛殿裏晚風涼紅桂花閒映紫房特召書仙開寶籙御爐芬馥玉甤香

樓閣空中白玉京飛龍驂駕兩相迎紫皇敕掌仙官籍金管親題北斗名

花裏瑤軒夜不扃麟毫簾卷水晶屏娉婷不爲春愁坐仙語泠泠細誦經

王女投壺帝座旁赤鸞青鳥列成行脫梟親見天公笑不信人間是電光

瓊童雙引五雲車天路繽紛散寶花夜靜廣寒宮未閉吳剛爲我捉金蟇

散髮青童控鹿隨昔年曾是牧羊兒蹋翻西海洪濤動十萬魚龍不敢窺

雲冠鶴氅兩瞳青劒室煌煌錯七星隻影空山孤月夜畢方罔兩盡潛形

崑崙頂上御天風數粒蒼山眼界空遥指長安如蟻窟五陵萬古碧濛濛

星漢微橫玉漏遲斑麟輦降辟邪隨招仙閣外涼如水只有琉璃扇子知

翠杓瓊漿細盡歡銀宮高處不勝寒太霞一曲歌纔徧抱得雲和自在彈

開徧三花樹樹秋綠雲萬頃白蓮浮九靈少女吹簫過玩月同登十二樓

紫霄無路可先登雞犬何年亦上昇欲識蒼蒼非正色乘風穩跨北溟鵬

抱一含元道自成機通衆妙異凡情世人莫詑神仙幻戲喝蓮花陸地生

洞天霞彩雜晴嵐碧樹紅芝映玉潭園客新分香草種靈妃無事養華蠶

衣翦龍紗搯赤繩名登紫府冠仙曹王公遣生方壺往東海何人敢釣鼇

靈人浴日向丹池曉看陽烏出水飛掠過神洲還入海江山不改世皆非

一幅龍綃染絳霞往來弱水不乘槎新傳弄玉吹簫譜寫與緱山姊妹家

步虛仙唱隔花聞座上風吹五朵雲寄語蘭香珍
重處瑤編常把辟邪熏

樊榭山房集外詩卷上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集外詩卷中

錢唐 厲鶚 太鴻

續游仙百詠

斜界銀河低玉繩步虛風露冷如冰月中無數閑田地更築瓊樓十二層

貝闕龍堂會衆仙赤蛟戲水鼓湘絃一聲裂帛秋波動驚起江妃不得眠

青鬟爭捧綠瓊車紫府真妃號九華忽聽鸞笙雲際響雙成笑隔碧桃花

玉巵娘子着雲衫月面星眉貌不凡阿母膝前梳髻罷綺窗教展蘂珠函

負軛牽牛曉飲河遙逢帝子道如何仙家夫婦皆耕織好借天田種玉禾

天上生辰祝紫皇羣仙齊進九霞觴太元玉女催呈舞一曲霓裳日月長

銀臺金闕盡前緣玉籍書名豈偶然竊藥偷桃應犯戒玉皇破例恕神仙

三島微茫鶴到遲峯頭閒倚玉桃枝要將碧海長鯨掣繫取虹蜺作釣絲

風佩泠泠過洞陰飛仙游戲本無心小缾貯得瀟湘雨滴下世間三丈深

東溟巨浪蹴遙天浩刼揚塵幾萬年親聽海邊橋石語何曾流血被秦鞭

獨駕螺舟戲水濱波平風靜月如銀阿誰江上吹橫笛水府老龍來化人

金根經尾玉名僉赤足身騎八字蟾曉入通明齊候扇半空星斗捲珠簾

羽蓋飈車天際來武夷山上起樓臺鳳兒拍板彭昭唱一曲人間最可哀

三天最恥作頑仙祕檢珠囊盡日研帝有新宮落成詔書銘拜上彩霞箋

集真島上手譚池鶴髮朱顏坐對碁不遣世人看半局恐防誤卻采樵時

桂星槎穩海為鄉珠熖常爭夜月光東到扶桑觀日出扶桑更比向時長

海上樓船去已遙祖龍那得上青霄下方一點如螢火道是阿房三月燒

袖拂羅浮瀑布斜軒轅相約看桃花洞中彩蝶車輪大騎向天邊化作霞

仙官奏罷返名山鳳輦天衢一瞬間武士踏雲紅抹額真姬曳霧綠垂鬟

深洞煙霞是太初石牀晝捲水簾疏真文一卷虯龍篆不是人間世俗書

華山朵朵翠芙蓉毛女乘風戲碧松夜靜寒空秋月白清歌一曲上蓮峯

天上春光世上稀休將紅袖換霞衣遙憐羅郁思凡謫一墮塵寰尚未歸

珠佩星冠障扇輪雲英年小締仙姻姮娥甘向廣寒老冷抱蟾蜍不嫁人

嬋娟玉女駕雲軒星漢垂空盡可捫五色雲中仙掌現巨靈擘出洗頭盆

海上彈琴一葉船赤龍倏忽化紅絃泠泠弄罷水

仙調攫霧拏雲飛上天
偶向扶桑碧海過冰蠶近日始生蛾上元寄語天
孫道織室暫停拋玉梭
蜃樓縹緲在虛空貝闕玲瓏落照紅莫怪盧生尋
不見盡驅三島入壺中
下縋懸厓上摘星往來羽服響流鈴白猿跪獻芙
蓉劍清嘯一聲歸翠屏
十二闌干十二樓閉時登望紫煙浮媧皇補石猶
難到一道銀河入海流
閬風苑裏一春閑青鳥銜書報阿環綠髮細梳三
角髻嗟蛾學得海中山
青松如蓋石如雲猛虎獰龍洞口分童子埽花兼
汲水雙雙盡待大茅君
冰輪碾破滅清光修月工人斧鑿忙玉屑紛紛雲
際落西風吹下盡成霜
面面軒窗敞水晶瓊筵烹鳳膾飛鯨洪厓莫漫憂
沈醉還有冰桃與解酲
彩女遙聽金闕鐘曉妝初起紫微宮不須人世長
蛾樣新月纖纖落鏡中
聚窟洲邊月正高夜彈雙禮八琅璈龍王小女親
求曲風曳紅衫上海濤
神霄為吏不知年偶謁金鑾獻殿前已是世人貪
莫厭休將竹葉變青錢
駐景何須繫日繩空歌碧落任飛騰劉郎辛苦無
仙骨枉費當年鳳腦燈
塵網紛紛似繭纏誰知世外有神仙先生學得癡
龍蟄一覺松風太華眠
劉綱夫婦住瓊臺鶴帔霞裙次第裁看兒庭前桃
樹鬭一株逃向白雲堆
吹徹參差白鶴鳴星輿歷歷碾雲行廣寒仙兔舂
靈藥丹桂香中玉杵聲
錦字空中鳳口銜靈風吹冷五銖衫相招直渡天
河去片月為舟雲作帆
南嶽夫人道貌姝新收弟子字花姑碧桃紅杏天
邊有曾見瓊花一種無
萬里清風萬里霞一重樓閣一仙家不知何處飛
來鳳啄落梧桐滿樹花
皎潔秋空碧瀣澄玉闌曲曲盡堪憑雲中何處聞
雞犬昨夜旌陽拔宅升
雪藕交梨閬苑栽蘭香生日智瓊來麻姑遣送行
廚酒張碩何曾飲一杯
倒景樓臺曉氣分珠簾掩映紫微君侍兒閑取天
衣曝下界爭看五色雲
星斗宮中月鏡開妝遲不待玉郎催今宵織女成
花燭簇擁仙娥去看來
殿角風生金鐸摐霞光萬縷射虹窗王喬無事吹
鵝管驚起花間鶴一雙
弄電行雲無定蹤海天空闊有誰逢茫茫萬里蓬
山雪無數仙人跨白龍
方丈山邊十畝餘羣仙相約共揮鋤秋來種得靈
芝熟卻喜天倉不索租
毛節朱幡事偓佺餐松餌桂已忘年天邊日月何

曾落只繞崑崙左右旋
閶闔門前五嶽朝海神輸貢有鮫綃奏餘七日鈞
天樂賞盡纏頭十萬條
雲階月地發天香燭夜花前共舉觴使酒忽翻青
玉案列仙拍手笑清狂
進饌擎杯滿碧空玉清高宴紫蘭宮歌塵灑徧瑤
姬兩舞袖招迴少女風
曼倩歸來十八年黃冠白袷故依然追隨翠水瑤
池會還是詼諧衆仙
綠樹都栖五色鸞藏春仙鳴不知寒棗花桃核尋
常物只食金膏九轉丹
橘中對奕各欣然笑別巴園直上天贏得一雙龍
縞襪躡雲踏月不曾穿
嶽蓬仙子字幽蕭一霎秋空冷佩飄報道龜山金
女到拜時隨卻翠鸞翹
一種三清旌節花移根還自地仙家玉書敕賜青
童捧爭擁韓終白鹿車
琉璃宮殿水精簾桂影榆花夜色添寒氣逼人偏
獨坐玉肌那怯雪羅纖
紫雲娘子擅才思吸露餐風姑射姿霧閣雲窗人
不見衍波箋寫曉寒詩
閃斷芙蓉翠羽旂雲中鶴駕不停飛孔昇後乘誰
同載豹尾竿前是玉妃
嵩高夜靜月明孤石冷泉香九節蒲聞道叔卿騎
鹿到王興峯頂笑相呼
水仙去謁洞庭君珠箔瑤窗寶瑟聞最笑座中窮
柳毅纔攜龍女便行雲
芙蓉城裏五雲樓夜共瓊英跨鳳遊爲報石家多
置酒玉宸新拜醉鄉侯
尊綠安香坐玉階藕絲裙覆躡雲鞵衆中鬬得金
光草輸卻雲鬟玉燕釵
生洲飛步拾紅蘭金醴餘醺尚帶酸袖裏盛將滄
海月夜深驚起玉龍看
新授華陽司命君青旄紫蓋氣氤氳碧瑤箱鎖飛
仙印一軸三霄九錫文
碧雲城外砌玻璃登望蓬壺小欲迷誰喚老蟾歸
海底桃都山上一聲雞
居巢笙響晚風和忽聽雲中度玉珂卻是伶倫纔
謁帝相將嶰竹倚清歌
青霞爲佩月爲鈿獨坐花陰謝自然一卷黃庭纔
誦罷玉爐猶有未銷煙
函谷東來路渺茫流沙西去似天長而今講道中
黃闕猶湧成都玉局牀
邀得青牛駕鈿車椒庭列坐酌流霞仙人舞罷山
香曲落盡滿庭琪樹花
嬴娥舊是鳳樓人飛雪丹成不肯勻笑語蕭郎天
上樂玉簫占得幾千春
雲表真人絳節回水中仙子綠窗開梅姑繡履乘
潮去江女珠璫弄月來
窈窕青童鬢掠鴉翠簾不捲責仙芽夜深天母裁
宮錦半是紅雲半是霞
蟠桃一熟歲三年纔是雲華攏髻年底事驚心封

不住花閒故惱鳳皇眠

落盡殘星海色明天風浩蕩卷霓旌朝元跨鶴歸來曉霜冷石樓鐘自鳴

冰簟瑤牀夢乍醒玉童持節進雲屏上方割取乖龍耳種出鍾山李似瓶

羣玉山頭策府開羽陵粉蠹化香灰瑤篇寶軸三千卷穆滿何曾解讀來

九館仙人拜大夫射烏斫兎盡凝愚長生籙上添名字只得龍髯第一珠

島上瑤宮罩碧煙繞山弱水浪翻天羣仙盡駕飈輪渡獨掉蓮花破鐵船

青瞳綠髮老浮邱常想飄飄伊洛遊今夜緱山明月好鳳笙吹過碧雲頭

仙膳琳廚翠釜香真官惟奉紫清皇已攜北斗斟天酒更弄南箕簸玉粱

百丈長虹繞繡楹半天風雨散班聲紫宸闕下晨趨出東望咸池拜日兄

仙娥結束學嬌嬈㬈雪縈煙一尺腰東海冰綃雲漢錦九光燈裏舞衣飄

俯視青冥啓笑顏蟻封隱隱九州山滄桑更變成兒劇杯水盈虧一瞬間

大羅天上色空青嘆雨雲鬟躡鳳翎正遇玉京仙史至乞將羅襪爲書銘

朱陵洞底透湘風乳滴仙花蝙蝠紅玉節書投蒼水使青虬騎入古潭中

司書仙女號文姬臉帶霞痕不埽眉召寫玉樓新記畢譔文名署隴西兒

天風颯颯雲盤盤麗英夜戴晨纓冠前驅九龍十二虎絳河清淺生微瀾

雲翹攜手夜相偕仙樂泠泠作隊排月府星垣盡宮殿琉璃一道是天街

一片青霞渡海來神山下見紫瓊臺綺窗雲影呼鸞起花裏洞門深自開

杖頭挂破白雲痕離地天通有一門猿鶴蟲沙飛劫盡茫茫何處覓曾孫

御風微緲碧烟裙笑翦湘天吸彩雲遠望層城花靄靄駕虹去拜紫陽君

霞漿一勺鎮青春猶戴華陽道士巾游戲尙嫌瀛海窄更鞭鸞鳳叱黃麟

夜向蘂樓邀小玉傳書鶴使路迢遙忽聞阿母多呼喚閒殺仙郎碧玉簫

鋤雲種得玉爲田服食瓊腴淩紫煙曾向梯仙國中住吞殘紅日不知年

珠閣深深鎖上華瑞雲繚繞綠窗紗忽驚吹落沈檀雨盡是羅天四色花

餐霞爲食枕雲眠種得峯頭十丈蓮不是淩風生羽翼塵凡那解識飛仙

樊榭山房集外詩卷中

樊榭山房集外詩卷下

錢唐　厲　鶚　太鴻

再續游仙百詠 有序

曩作前後游仙凡二百首前游仙已雕板不揣荒鄙頗有嗜痂後游仙藏篋中未舉示人暇日展玩自愧凡俗於仙境猶有未盡因刻意冥搜誓脫故常復成百詠昔謝逸作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爲謝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將以予爲厲游仙乎

宴罷瑤臺酒半酣海天一色染微藍蓬萊頂上麒麟客界破滄溟碧玉簪

香風吹散紫梨花拂過瓊宮桂影斜空裏銀光似流水潛翁夜弄白蝦蟆

神馬生獰控玉童三回繞日勢追風王公嗔喫芝田草新種龍芻翠島中

阿母親教嫁玉郎飈輪吹送杜蘭香璚宮織得秋雲帕裹贈瓊丹似紫霜

夜宿明晨入景城真香焚盡說長生琉璃牆壁不知夜白鳳玉鸞都暗驚

騎羊拂袖上緱山朱草紅蕤滿路斑折得金桃未曾食東風笑待赤烏還

髻綰飛仙青錦裳閬風筵上舉金觴不知傾盡瓊蘇酒嚼爛紅霞唾阮郎

乘風笑踏玉蟾蜍訪道參師遍紫虛琅碧溪頭桑樹下飛龍親授太霄書

王貌壺公翠彩眉碧桃花發遠相期騎來白豹偏饑渴教飲紅泉嚙紫芝

太極夫人插玉釵紫清宮裏候清齋忽逢歸路雲霞重擁住青瓊飛鳳鞵

白羽霓幢一色新入渟山上校羣真青虬扶輦斐君至金簡新除侍玉宸

負局先生綠髮長曳雲瑤佩韻丁當只因磨得姮娥鏡白兎傳將擣藥方

一片真風花氣飄三層玉殿近彤霄何人低唱元雲曲聞道東皇散早朝

碧霧衣裳青羽裙驂鸞道是紫元君欲過蕙圃尋瑤草早有香來透五雲

鬱鬱紅雲鎖翠樓玉璫敲戶暫來遊階前白鵠閑教舞狼藉芝花曉未收

迎來王仗白羊公手捧龍泥碧檢封夜扣九關門尚閉滿身星影立雲中

昨夜元洲降碧霜綃衣新染十分香千年白橘初成子未獻真妃不敢嘗

碧谿流水泛雲花此是滄浪少女家夜向瑤池思阿母祥風吹上紫鸞車

輸寥館裏小天青夜誦金璫玉珮經侍立瓊童無一事隔花閒數絳河星

喚起青龍駕玉鞭井公相約到瓊田圍碁一劫三千歲贏得桐山度厄錢

長桑公子服紅冰閑向崑崙試一登三十六天花底見瓊樓玉宇碧層層

金尾毰毸鳳哺雛滿衣紅露落如珠靈香只在閬

干外雲毋屏空看似無
弱海相逢袂便分欲將書札寄王君須邀班孟嚼雲墨噴紙盡成瑤篆文
金波一片海光生天路常隨六甲行白虎鼓琴鸞唱曲勸君須盡九霞觥
冰裳染得萬峯青瓊樹風高吹夢醒碧海水邊洗明月滿天星斗冷冥冥
靈壽青童偶共攜翠龍雲冷臥前谿紅霞蒸透桃花樹不覺玉山歸路迷
空洞笙歌奏六音碧堂迴繞五雲深虛皇親召金妃舞花鳳前頭拍不禁
瀛海波高雲影寒方平夜戴七星冠麒麟本是尋常物祇供行廚作脯餐
淺碧壺天扣不開瑞煙長護七靈臺青田鶴使先通信知是八元仙伯來
鞭鳳來過日未斜粼粼碧水護金沙倚風一吸蒼龍炁開盡蓬萊紅杏花
王公留客啜霞漿洞裏春閒白日長歸去天風刮雲響吹翻紫水汚衣裳
月影霞光亂不分煙銜輕蹴玉絲裙九芝蓋底遙相望不是茅君定許君
金書親賜任瀛洲曉喚芸童到上頭芝穗藤花須細埽玉皇明日要來遊
萬年青鹿七星毛騎出谿頭摘碧桃背後從行雙玉女煙絲新刷翠鬟高
風雨冥冥碧玉壇元洲長史近闌干草成河伯新除詔賜與黃龍潤筆乾
青谷先生隱太清朝元初罷返瑤京不知何物充朝膳爛煑金蔬玉菜羹
碧紙瑕函一幅書相邀涓子到方諸往來不用三青鳥自有騰空赤鯉魚
玉苗瓊蘂種來新多是寥陽殿裏人只有碧池無景色鮑姑乘雨送香蘋
蘂珠樓閣壓紅雲侍女燒香遠近聞新到仙姬參拜了教開青笈賜真文
九雲冠上綴三星小字曾呼宛絕青吹裂中天寒玉琯白龍斜立碧煙聽
月戶珠簾上玉鉤青琴仙子夜深遊冰絲彈得清商曲吹下人間萬木秋
王母生辰捧玉杯酒清香發上瓊臺鈞天初奏掀雲外九聖七真騎鶴來
晝長懶去展瑕函小洞花前玉手摻搓碎明霞壓紅綫安妃喚繡鳳皇衫
秋到寒蟾彩暈明五雲深處桂香生跨龍飛過清虛府聽按霓裳第幾聲
天葩不與世間同樹樹長春一色紅更有紫河香十里荷花開向雪霜中
羣真直宿紫微旁宣召明晨夏侍郎擡起五雲簾一半霞衣染得九天香
教炊金竈煑胡麻雲樹重重是妾家一別劉郎無近信洞中冷落碧桃花
月明花暗路遙遙玉女閒吹九鳳簫等得裴郎就

鸞駕穿煙珍重謝雲軿
新拜蓬萊佐命卿玉童羽蓋往來迎夜深笑倚青
鸞背挐住金蟾不放行
瑞霞爛漫八風涼絳闕門前下鳳凰不許侍兒敲
玉節恐教驚動紫清皇
青翁爲厭侍瑤京移住西明三素城買得瓊腴田
萬頃閒時卻喚玉龍耕
幾度看生滄海塵風前倒着紫綸巾碧騾何事不
歸去水滿玉谿瑤草春
小有君王跨鶴過洞天雲滿露香多花閒衆女調
笙琯正唱春波一曲歌
記得雲軒過海時水平風靜碧淪漪白螺素女來
相候擎出明珠龍不知
空裏飛書寄洛公雲篓吹落碧天風海波爲問曾
乾否要種金桃萬樹紅
太素真人不出遊瑞花瑤樹隱丹邱眠雲野鶴夢
纔覺已是人間千度秋
新壓瀛洲碧玉漿麻姑作主共傳觴紅鸞飲罷催
歸去爛醉不知風露涼
洞裏瑤窗六扇開落花一片繞谿迴能盈娘子閑
何事親把黃金褡褊裁
七瑤宮裏賜金花一道明河簇絳霞只有成公親
被召相隨帝子降鸞車
山圖寶馬錦障泥歷遍崑崙弱水西日暮搖鞭歸
紫府瑞雲影裏一聲嘶
九天風冷月芒芒吹薄龍絲一握香碧落夜深秋
似水來邀青女覓甜霜
新梳一尺綠雲鬟嚼藥餐花盡日閒阿母爲嫌塵
世窄智瓊無奈憶人間
著罷青裙拜木公洞天十二碧玲瓏雲窗女伴暗
相識知是西池白玉童
弱河風靜浪千層一朵青霞自可乘拍手笑呼鳧
伯子同遊翠水采秋菱
清瑟閒彈五十絃雲心飛響瀉流泉無人解聽紫
霞曲鶴唳鸞吟月滿天
雲軿深擁魏夫人前導雙雙五色麐忽見桃花開
海上三千年又一回春
珠館春寒鎖玉扉落花飄著上清衣金盆曉漱寒
瓊水灑向人間作雨飛
瑤樹離離月色明偶隨煙駕宿三清花閒一夢誰
驚醒北斗迴環夜有聲
碧苑青林一半閒尋常移得麗農山曉來怪底雲
衣溼添卻窗前綠玉鬟
八公顏色似桃花共坐青牛白鹿車欲訪故人何
處所雞鳴雲外是劉家
茶姥烹茶別有方東皇留客試教嘗玉壺不住雲
霞沸煮出瓊華滿盞香
玉案旁邊小侍書金鐃雲髮一頭梳朝來檢錄三
天事密記琅玕滿碧裾
昨日騎魚白海過采桑陌上遇青娥自言厭著天
孫錦要織冰綃共雪羅
閑采雲山紫葛花露苗煙藥月初斜饑時白石和

泉煮飽向峯頭漱曉霞
安公朝謁玉清歸脫卻霞霄無縫衣騎得赤龍何
處去閒遊一任九天飛
一曲滄溟別有天玉花金草滿瓊田連朝鳳駕雲
軿倦聽向扶桑背日眠
蓬君年少最風流新賜天花插滿頭笑指紅雲歸
去路玉華正倚十三樓
曉喚青鬟煙景殊瑞煙溼透紫羅襦東華宮裏春
常在撲地香雲何處無
夜宴瓊臺飲未殘星河流響近闌干燭龍早向東
方駕照破玉杯春酒寒
昨夜相邀宿月宮素娥玉珮響丁東白鸞作意婆
娑舞身在琉璃世界中
碧樹風清拂玉虛八靈道毋鎖雲居明朝欲約蓬
萊會夜寫青瑤小篆書
一笑騎鸞下碧城偶然相遇帛先生東風不記何
年別揎袖爲君吹玉笙
瑤水如空噴錦沙客星無路可通槎醉嗔一隊長
生鹿銜出洞中紅玉花
西華侍女董雙成閒共蕭郎作伴行贈與千年駐
顏藥願郎珍重莫嫌輕
一片空歌入太微月寒花露滿身飛玉妃悄向青
童語遊遍煙霄侵曉歸
芝甲瓊花發好春衞卿許掾最相親全家容易登
霞籍不比人間學道人
雲林洞口晝冥冥鶴睡瑤扉靜不扃莫道往來煙
路遠碧天只隔水晶屏
紅霞爛爛染衣裳回首滄溟路更長爲覓董君相
借問不知杏子幾時黃
夜上樓頭碧霧空寥天吹動八紘風飛瓊笑拍闌
干望月殿雲階倒影中
姑射真人戲紫霄天風冷襲綠雲袍玉皇遣降豐
年雪都向青鸞羽下飄
采椹因過碧海頭興來嘯父喚同遊晚風更上崑
崙頂鐵笛一聲無限秋
齊隨霓節上瑤壇絃管泠泠奏未殘獨有茅君親
拜賜衆中暗認藕華冠
去覓元君偶被留玉膏千斛校觥籌更呼小鳳筵
前舞月轉河傾不肯休
湘鬟催喚范成君結束彤雲六幅裙教唱步元新
法曲此聲天上未曾聞
花開花落本須臾直得霞翁一笑無眼看扶桑東
海上幾回生葉幾回枯
青林紫草伴長春不識人間有笑顰欲取水中龍
子戲湔衣因到玉谿濱
手翻鸞珮下金臺寂寂雲窗午未開正是紫妃新
睡覺聞聲始識鳳仙來
雲箋五色展青箱詔寫瑤鐫向碧堂龍篆芝書人
不識墨花飛出滿天香
渡水乘花共踏歌頹雲高髻碧峨峨戲將玉尺量
東海更比當時淺許多
鳳輿海上卻回時青鳥傳書寄所知我有遊仙三

百首不須重唱鷓鴣詞

樊榭山房集外詩卷下

詩家游仙一體自唐人以來多爲絶句或別有寄託或近香籢豔情之作而出以迷離惝怳之辭要無無謂而作者此集爲游仙詩三百首其託意不可知而語帶煙霞有雲愁海思之遺所謂詩雜仙心者也先生編樊榭山房前後二集皆不登載聞舊有堇浦先生一序亦未之見此本乃郡人所傳鈔者亟爲梓而傳之零珠碎璧猶可寶貴况三百首之多耶同里後學陳鴻壽引

引

曾侍東皇太乙前酒龍謫下不知年花陰一覺
游仙夢行遍壺中小有天

嘘吸乾坤瞬未移下窺濁界息相吹海流不到
天無底始信三山未足奇　西溪漁者自題

游仙詩三百首蓋先君子少作也以偶爾託興未嘗實版集中小子黼薰襲篋衍每一敬展手澤如新泫然何已同學鮑君以文績學嗜古亟請開雕不特敏求之足當實爾詩人不匱之遺矣黼其能無興感哉謹書末方以識鮑君用意之厚云乾隆辛巳中春志黼識于樊榭山房

余束髮喜學爲詞同時有洪稗村沈柳亭輩嘗爲倡和彼皆尚花庵草堂餘習往往所論不合未幾各爲他事牽去出處靡定不能專工於一今二君已化爲宿草余猶視息人世閒作倚聲之歌幾無一人可語者去臘於友人華秋岳所讀樊榭高陽臺一闋生香異色無半點煙火氣心嚮往之新年過訪披襟暢談語語沁入心脾遂相訂爲倡和之作共得題如干并注以調名乃不數日兩家已各成其半會余適有白門之役孟夏解纜羈留吳苑者二旬又足成之頃寓秦淮樊榭書至知前後俱削稿復合以平時所作付之梓人先以首卷刻成者寄示迴環讀之如入空山如聞流泉真沐浴於白石梅溪而出之者噫舍紫山而外知此者亦鮮矣獨余沈酣斯道幾五十年未能洗淨繁蕪尚存故我以視樊榭壯年一往奔詣寧不有愧乎時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白露前一日同里紫山徐逢吉題

詞調六百六十體凡千一百八十有奇一調有一調之章程一體有一體之變化作法既殊音響亦異殆難於詩遠矣余友徐紫山嘗教余作詞謝不能也厲君太鴻於詩古文之外刻意爲長短句拈題選調與紫山相倡和大約懷古咏物之作爲多數月之閒動成卷帙聲諧律叶骨秀神閑當于豪蘇膩柳之閒別置一席至於琢句之雋選字之新直與梅溪草窗爭雄長矣余學詩垂四十年尚不能工太鴻工詩工古文而琴雅一刻各極其妙人之智愚何相去之敻絕也石倉吳允嘉

詞於詩同源而殊體風騷五七字之外另有此境而精微詣極惟南渡德祐景炎閒斯爲特絕吾杭若姜白石張玉田周草窗史梅溪仇山村諸君所作皆是也自是以還正不乏人而審音之善二百餘年以來幾成輟響近稱西泠詞派或蹤跡花閒或問津草堂星繁綺合可爲極盛迺緣情體物終惜其體製之未工獨吾友樊榭先生起而遙應之清真雅正超然神解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花而蘭之味芬芳登培塿以攬崇山涉潢汙以觀大澤致使白石諸君如透水月華波搖不散吳越閒多詞宗吾以爲叔田之後無飲酒矣樊榭天才軼舉靡不洽習而志尚高遠泊于榮祿其與予同寓廣陵時當日斜花外必相約爲倚聲往往予未及脫稿而樊榭點筆已就予輒爲之罷去此卷中懷古咏物諸篇皆與同里徐丈紫山酬唱者爲多予既滯淫旅人生意消削從塵土挈屑中手把是編恍鉛槧之周旋感素琴於秋思傍徨弔影殆若異身有不禁爲之掩卷憮然也康熙壬寅立秋日玉几生陳撰書于真州之玉淵堂寓館

余友太鴻秋林琴雅之詞質也靈虛學也膏腴才也佽飛如玉光之陸離劍花之參差如是而命之爲詞苟舍是其將焉如雖然猶有說夫詞南唐爲最豔至宋而華實異趣大抵皆格于倚聲有疊有拍有換不失銖黍非不咀宮嚼商而才氣終爲法

縛臨安以降詞不必盡歌明庭淨几陶詠性靈其或指稱時事博徵典故不竭其才不止且其閑名輩斐出斂其精神鏤心雕肝切切講求於字句之閑其思泠然其色熒然其音錚然其態亭亭然至是而極其工亦極其變苟舍是無或取焉今太鴻之詞不必梔其貌蠟其言抽其關鍵拔其轄轘上下五百年居然獨樹一標壇矣余弱年從羨門侍郎竹垞翰林論詞嘗取宋末諸家爲矩矱久竟棄去近與太鴻還往回理前緒不禁騳然一笑思效邯鄲之步也康熙壬寅清和月鵜籠生吳焯書

歐陽圭齋謂雅即雅烏之雅以其聲能動物也詞之聲生于宮羽而動物者必雅余與樊榭交垂十五年見其偃蹇侘傺不廢文史而感時覽物託寓微至詩所不盡必形之于詞上者海山縹緲之音次亦不減游春綠水之奏聞者意消神往直與鄉先輩清眞玉田山村句曲諸公相後先矣符曾幼魯題

淡而彌永清而不膚渲染而多姿琱刻而不病格節奏精微輒多絃外之響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詎止有井水飲處必歌柳七詞令市伶按拍稱好乎意林趙信

是集名秋林琴雅詩一百六十闋先生三十以前之作也越十九年手編樊榭山房集錄五十六闋有閑易字句之處餘一百四闋不復存錄而後進得殘篇賸句往往等諸吉光片羽矧全帙乎爰以集外詞附于後光緒十年甲申孟冬同里後學汪曾唯

題辭

樊榭山房集外詞卷一

錢唐厲　鶚　太鴻

秋林琴雅（原四十七闋編入正集二十四闋）

真珠簾

雨夜汪青渠齋中看芍藥

疎寮自占藏真島楝風遲不覺花深寒悄背檻試懸燈護幾枝嬌小振觸鬢絲禪榻外是璽栗梢頭初好相惱又香潤人衣雨聲吹到　深意不爲留春爲飲盟吟社不教虛了舊種記銅駝料此情多少歸帔拖霞休贈別便一任綠房迎曉買笑怕破霽簾痕添些蜂鬧

浴佛

天香

櫻溼猩紅筍垂鴨綠今朝四月初八調御生時淨居降處乍試銀盆珠沫栴檀沈水正小喚廚娘煎歇灌頂身雲吹散盤盤洗出螺髮　年時暗盟重撥拜花龕長生私乞心字濃燒屏底更衣香辣又是者番情緒愛淡裹輕梳碧山抹寫幅金經小名自跋

臺城路

蠶

晶鹽水浴齊生日新排曲房深護纔細蠶梢忽圓指節箔上低昂分貯一春心苦也不爲漂花怕他風雨到得紅時柔桑蠹眼已空樹　雪絲漫繅千縷試小留蛹母配勻蛾父溼黛初描閒愁易結滿紙彎環眉聚吳中忌處早繭獻雙功野祠簫鼓贏得秦郎碧窗聽軟語（蠶二十七日而老謂之紅蠶出埤雅蛹母蛾父出荀子秦淮海集婦善蠶事故作蠶書）

玉闌干

金沙灘荷花

流金橋下清泠水記得小船曾檥浦風有意扇紅妝先催放兩三冷蘂　露翻荷背明珠墜算粉裙飄揚似此去年花裏去年人空無言竚立沙嘴

滿江紅

鄭義門自號五嶽遊人索予題其紀遊畫冊

英氣如君駕千丈蕭森翠寒尋常肯塵中淹迹貧卻躋攀屈子遠遊奇服在尚平婚嫁此身閒記殘冬向我話仙蹤無數山　青岱去玄嶽還登二室俯轘轅看玉蓮幾瓣搴下孱顏太白風雲生腳底清涼冰雪現眉端詫明年又擬訪朱陵招紫鸞

又

錢塘觀潮追和曹侍郎韻

何處神鼇忽翻動千尋銀闕乍龕赭中閒怒吼一痕如髮倒捲青天吹海立橫驅白雨連山發破此聲日夜洗句吳淘於越　奇險勝瞿塘雪傾城看中秋月壓秦皇强魄至今驚絕隔岸迴波搖未定西興漁笛悠揚歇想錢塘破陣萬靈歸紛幢節

一萼紅

雁來紅

夕陽中正蕭蕭颯颯一陣打窗風黃木犀殘碧牽牛斂天意妝點秋容漸商略丹砂換骨扶碧篠渾

學醉顏濃怪石苔嵌疎汀水減掩映蒙茸　遙夜初鴻飛度寄江南芳信月底相逢是葉非花將花做葉今後輕薄霜楓爲最憐心情難老步微陰閒翫藥闌東寄語相思人道莫誤題紅

月華清

元夕同金小郯賦鞦韆燈

水影吹香花光蕩月燭叢光影如許何處留仙便擘皺裙留住裁畫架合傍星橋曳綵索還依燈樹飄舉似輕身燕燕賺他遊女　誰信巧如丁緩早貼就眉鈿翦成腰杵送過牆頭疑是夜珠來誤憶舊日嬉戲波心占盡了金明池路歸去有紅船次第更闌簫鼓

摸魚子

宛陵梅文常爲予寫西溪卜居圖因題其上兼懷尊人耦長先生

問誰移亂泉一曲藤橋宛轉河渚青羅篸髻看皆好冪歷斜遮疎樹橫斷渡指艓子如鳬小槳輕搖去蘆花深處笑蟹斷魚牀何時料理始有此家具　平生意瀟灑愛山真趣年年踏徧煙雨百弓沙觜閑田地輸與眠鷗翔鷺呼燭語仗濃淡香螺寫出無聲句故人閑阻更長憶梅翁小溪春㲉獨速短蓑舞

應天長

年年不到湔裙水懊惱越梅猶病茵智瓊姨飛燕姊匀掠鬆蟬知舊事　小長干千萬里枉說門前梧子又是孟婆風起熏香偎翠被

八聲甘州

京口

閱興亡多矣此南徐我今逐沙鷗過建陵草色練湖柳影春事都休好似秋容慘淡吹笛夕陽樓樓外茫茫水著箇扁舟　綠鬢看山未老縱淩雲意在漂泊應羞喚玉龍起舞爲洗古今愁最忘機不如漁子向晚來和月一竿收聊同宿江烟江樹也是風流

買陂塘

荷錢

皺微波紫屏風外蒻根絲脆初裊田田點點黏天影不覺千紅如埽縈綱藻訝水蜨翻衣只認鯨文小碧圓多少問覓藕何時見蓮幾日難買越溪笑　風亭畔曾約玉纖親拗未堪低障斜照鵜兒欲唼清光破偷眼依稀同調空懊惱誤釣線穿來枉費江姝巧疎簾興好待鈿扇高擎象箾半捲臥聽雨聲鬧（鯨文古錢名）

探芳信

廣陵雨夜同故人徐紹武汪抱樸集飲于許湄符獵微堂以藏花爲令各大醉明日抱樸將歸武林矣

冷雲墮苦燭暗梅霏堦喧蘚破約舊愁今雨安排醉鄉可風花身世渾無定拌向花裀臥盡淋漓帽落青枝㦸搖紅朵　珍重此閒坐要句泊心旌琴閑眉鎖還剩杭州衣上酒痕涴只憐曉漲金蕉外弱檣飄然過照相思一點蘆中夜火

祝英臺近

黃薔薇

軟屏深香霧重春已欲歸去短刺鉤春更翦柘羅舞幾回惹卻斜陽蒙將初月但吹送麝塵侵戶水邊路柳花裙胥柔條相看色如許點染齊紈添了小鶯語故人昨有新詞殷勤盥手曉傾下金盤仙露

清平樂

陳楞山松泉試茗圖

空煙吹翠峯腋雲生細消得清涼剛斛二句破松根殘睡　幾年淮左羈愁何時嘯侶林邱記取雪殘歸棹期君第二泉頭

臺城路

懷丁若舊遊寄金壽田

船窗涼燭分攜後夢遊未忘清遠柳髮垂溪山螺過雨陳帝宅邊曾見吟情恨淺但共坐深宵忍辜茶盌誰料今年又憐梗跡在隋苑　蘋洲那時初返笑風流不減綠陰春晚月墜江空雲籠岫小無復焚香書練憑高望斷悵如此幽尋頓成星散待續前期葦閒誰是伴

惜紅衣

賦團扇上蘸草美人

月裏盈盈風前轉轉嫩涼吹送細熨桃饕羅衣淨無縫東牆未見容易得情田先種飛動輕削楚腰比桐花么鳳　天然壓衆愁眼啼蘭無言正如夢纔離小草半面漫邀寵別有寸心通處拾翠水邊曾共恰恁時憔悴湘簟畫屏深擁

秋霽

金山寺

樹影中流走萬里江聲地軸吹轉香塔擎秋翠蓬穿水化人別開宮殿古臺一半倚空閒盡魚龍變客思倦長是潮生風熟布帆遠　回首悵望北固南徐六朝銷沈鈴語悽斷問何如還留玉帶禪心孤月鎮相伴清曉碎霞飛近岸郭公墳上日日暗露沙痕槭搖驚起叫羣棲雁

向湖邊

拜句曲外史墓

菌閣煙銷箆樓塵鎖片片冷雲踈木人似秋蟬渺餘音空谷恍昔年吹斷瑤笙寥天回首凍草此時纔宿風翦蓉裳恐難禁幽獨　歸去瀛壺便覺吟朋俗誰再倩好手圖孤清冰玉一任香狸竄殘碑深竹理哀絲漫鼓懷仙曲還如倚三尺細泉看夜綠遼羽重來笑飛光何速

如夢令

庭下丁香千結毛文錫　青鳥不來愁絕唐昭宗　無語倚屏風李珣　正是銷魂時節毛熙震　離別離別韋應物　惆悵曉鶯殘月韋莊

翻香令

題趙意田倚樓圖

斷雲依水晚來收辛幼安　幾行征雁下汀州趙旭　江之外吳潛　山之麓王特起　好江山何事此時遊周密　醉香空斷楚天秋馮子振　故人多在玉溪頭元好問

尊前月沈會宗　聞遙笛呂渭老　這風情都屬趙家樓黃昇

探春慢

孤山訪梅

清淺湖波回環孤嶼落日空亭凝碧凍鶴無聲銜蜂罷鬧忽有苔枝橫出留取古時香渾不是古時春色過牆料峭風來吹花開了還側　何意相思今夕看似淡如無半闌踈白睡起推篷酒醒聞角消受高人吟癖水月更交光仙袂在玉壺塵隔禁住新寒幾生纔此修得

沁園春

塵

微步淩波清歌繞梁凝芳暗低記羅窗未拂簪花倫學鈿箏初滿藉草慵攜依約爐邊悠揚簾外欲辟還宜舊導犀風尖甚上平臺望處眼纈都迷　浣衣苦費柔荑正願効輕微安足辭笑軟紅碾玉橘中戲賭深黃飾麴柳際斜垂擣麝成香逗煙生綠硯匣封時句嬾題銷魂也覓去時蹤跡休埽桃蹊江夏王蕭鋒窗塵未拂畫塵上學書見南史樂器塵滿見隋書沈約有辟塵爐韓偓詩紅簾不受塵石季龍有芳塵臺鄭源婢萱草浣衣云郎君塵土太多令人手皮俱脫駱賓王咏塵詩願言心未翳終冀効輕微橘中叟賭玉塵三百斛麴塵深黃色也溫庭筠詩擣麝成塵香不滅李賀詩薇帳逗煙生綠塵柳宗元詩硯匣留塵盡日封韋莊詞去路香塵莫埽

樊榭山房集外詞卷一

樊榭山房集外詞卷二

錢唐厲鶚太鴻

秋林琴雅（原三十七闋編入正集八闋）

鄭菊山翁諱起即所南之父有水南半隱在清波門外長橋

驀山溪

湖南深曲元是漁樵社欹壑架長橋綠陰中幾椽秀野今來悵不見岸烏巾衣砧沒釣船空牧豎收羊馬　風蘭幾葉應看佳兒寫古月墜空山似飛來冬青樹鏬無多半隱幽意自乾坤休憑弔半閉堂螢火明秋夜

祝英臺近

蛙

鴨頭搓裙腰染鼓吹鬧南浦叫暖喧晴似把好春訴添他一兩三聲荒塍斷港爲幾陣清明時雨　苦無主最苦別館華林跳梁小池聚到了燈昏掩重門深戶漫勞閑聒空塘忙催春老又黃卻菜花無數

高陽臺

湖上感舊

野水垂楊古牆蒼蘚傷心清淚偷沾前夢無憑閑情曾過鶯簾狂紅只在西湖路記來時月細風尖最情怺同問青旗同譜烏鹽　酒人轉眼多星散任塵埋蠟屐網裹書籤能話相思憎他雙燕呢喃平生不信潘郎鬢到而今鬢也絲添更厭厭葉暗空庭雲墮晴簷

天香

龍涎香

苦竹潭深枯桑島遠靈姝秋臥無味衮霧醒初戰沙去後剩得唾痕凝紫魚衣試採重與和宮匳花水天上梅魂乍返溫馨似垂纖尾　幷刀斷雲暗遞認分明蚤窗燈穗一縷閑情如舊煖金難寄焚出青蘆雨裏伴小舫涼聲靜敲碎松石圖開餘煙半紙（霏雪錄尤溪縣西苦竹潭中多龍涎梁四公記洞庭山南龍穴通枯桑島雲林遺事倪元鎮爲催科所擾逃去匿菰蘆中焚龍涎香柯敬仲詩云夜雨推篷寫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蓋紀實也）

摸魚兒

蓴

過清明第三橋畔香鈿半漾平碧纖痕雉尾浮青紫漫把露葵呼得怺小摘有盈槃人人荑玉嬌風色葉圓似拭正觸撥柔情千絲萬縷到手不堪織　前期遠曾共飄零詞客酒闌羹送冰液沈郎自許能知味千里還伊吳食秋思寂但望斷鷗鄉煙外愁何極幾時肯憶笑鱠斫蓬池不如水際釆釆趁今夕

齊天樂

蟬

青林響接炎光永垂緌不沾塵土刻鈿仙形貯風清腹笑倒世閑兒女疎枝過雨又咽斷殘聲暗移深樹涼碧勾雲高情那信雀相妒　曉園莎露乍滴問何人咏得一翦輕羽趁夜潛飛臨妝欲動好助綠窗眉嫵長嘶正苦憶舊日瑤宮孟家曾顧淺

畫生衣冷颸吹不去（元祐孟后衣畫雙蟬目爲孟家蟬見可談）

又

前題

一番枝背旁鳴起池塘頓添清絕竹翠梢空梧陰避景占了嫩涼時節偏驚遠別是催落殘陽又催殘月獨韻幺絃更無人爲表孤潔　桃笙夢回靜聽每星河夜淺餐露聲歇耀火休驚柔竿漫試吟到秋來悽切西風再熱侯緌蛻冠花舊愁重說剩有凝情繞堦尋翳葉（荀子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曹植蟬賦怪柔竿之冉冉兮還微黏而我纏）

水龍吟

白蓮

綠羅萬笠高低姑山雪擁橫塘路鉛紅浣褪娟然幽意最宜涼雨葦亂萍疎銀囊獨立羽衣來暮襯鱗鱗波底魚雲粉朵如明鏡添妝處　多少輕舟溪女歎年時嫩瓊誰主襹褷開徧滿陂照影舊遊懽阻香遠堂空舞綃零落含悽無語念玉笙纖手與花一色浥殘清露（淳熙九年中秋賞月香遠堂池中植千葉白蓮上皇召小劉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見武林舊事）

桂枝香

蟹

江楓落早正執穗侵星塍畔爭擾不住腥泥郭索臍翻紅蓼疎簾半映圓沙細聽燈邊雪聲鳴曉漫愁罥網骨清沫白封湖秋好　憶月底糖霜乍擣會吟侶篘窗擘時寒小翠菊分香洗手盡消樽醥何年化石波飄出溢金膏故國天杪枯梢無數依稀粉本尚留纖爪（咸淳臨安志西湖葑田產蟹謂之湖蟹本草蟹入洞穴年深成石蟹畫家有蟹爪樹）

瑤花

東風薄劣墜粉吹香又去年情緒高城亞字煙淡抹尋到笑桃門戶扇羅風小帽半掩銷凝眉語料生來千媚中央解唱瀟瀟微雨　促人纈解頹陽悵一片吳波堪斷腸處黃鸝巷口可憶否舊日崔紅曾住綺疏天遠便不管雲昏月苦縱他時重問芳遊迷卻綠陰歸去

燕山亭

唐開成陀羅尼石幢在龍興寺　幢爲處士胡季良書埋地中已久下有舍利五十四粒崇禎丙子忽放光掘得之都穆趙崡諸人所未見者也同徐丈紫山賦此解俾好古者采焉

劫化荒燐風饕怒濤香界尋常都捲科斗字殘蜥蜴碑沈故物武林稀見怪石能言夜光迸天陰深院奇幻比雪後峨眉佛燈吹徧　追數甘露初過又唱出翹翹上林花亂剛紀二年忽湧青幢銀鉤刻來四面讀罷蒼涼無片語可銷征戰堪歎聊拓取學伊懸腕

花心動

玫瑰花

無力縈煙馬塍邊晴飄夾衣時候疑是紫雲濃笑妝臺幻出綠叢微瘦粉心黃暈鮫紗膩愛香韻年年依舊爲花惱芬氳一縷破禪銷酒　巷陌侵晨

賣否常映竹斜門幾聲初逗髻壓退紅鏡點殘糵休傍辟塵釵溜泥金曾拂宮人帶歎今日佩珠何有翠陰裏徘徊撚枝在手

梅子黃時雨

蠶豆

誰種南山又蛾麥弄涼鳩甚分醉記似雪花開斷畦連綴家近羅敷牆畔煮清香暗透茅簷底三眠起小樣翠籠添了蔬美　應是豳風詩意便新茶纔飣柔莢猶細待和飯調酥楝花盈地殺萩霜飛燕塞遠苦相思有江鄉味青堆市幾人買絲溪尾

滿宮花

細雨

看成煙吹做水低盡春陰垂地霏霏拂拂又濛濛不是養花天氣　溼透子規聲裏人倚疎簾無味晚來幾滴枕邊聞如在空江船尾

買陂塘

書帶草

倚閒窗纔題倒薤堦前柔綠裁偏離騷自古多香草愛爾紛披纖軟還摘看似當日泥中人把并刀翦移根偏遠總謝客池邊鄭公鄉裏一樣露痕淺　東風護野火何曾燒斷年年生意流轉上闌不入羣芳夢且學青絲低綰簽注倦笑兒女尋常也識詩名賤茸茸何限對遠志猶存忘憂早樹留取映書卷

又

仙姥墩在清波門外聚景園相近

水中央一亭浮遠風楊遮斷城角餘杭阿姥當壚任景物眼前如昨思小酌只釀法無傳空負方平約玉蓮杯弱更喚取花姑調成花液當了萬年藥　人閒窄除睡醉鄉堪託沈腰何事愁削仙山樓閣多塵刼况此綠陰門鑰休冷落自游戲壺天謾使癡兒覺春衫香薄攜蜜炬三條蘭醪一斗同唱夜飛鵲

滿江紅

題桃花扇傳奇

千古南朝剩滿眼鍾山廢綠問誰記渡江五馬玉樓金屋復社尚興風影禍教坊偏占煙花福笑無愁帝子莫愁湖懽娛速　醉舞散灰緋燭宮騎走降旛矗看湘東已了枯棊殘局桃葉渡邊飛燕語桃花扇底銅仙哭算付將此曲雪兒歌難終曲

探春慢

宋宮洗鉛池在梳妝臺側今爲僧院

鳳去山枯鵑啼月墮東風吹瘦波影脈脈流香亭亭浸玉空對琉璃明淨花片魚銜得縱還有脂痕誰省幾時鎖卻妝臺回頭鄉夢無定　白雁來時秋勁早淚滿碧紗塵暗清鏡楊妹詩妍劉妃箋膩往事十分淒冷未浣深沈怨謾汲取頻煎茶鼎換了空門孤燈春雨鳴磬

霜葉飛

九日葛嶺用夢窗詞韻

最愁秋鑾堂前徑秋蛩秋草秋樹雁雲無力護微霜捲盡平湖雨愛此會清觴泛羽君看殘菊皆千

古歎舞燕歌鶯但博得銅駝恨事枉費毫素　同是鄭客迷蕉風埃牢落醉中休倚能賦欲從句漏訪丹砂挹袂聽仙語凭小閣香生幾縷飄颻容我吹笙去謾再尋西峯頂喚起金蟾海天空處

瑞鶴仙

咏菊爲楞山生日效蔣竹山體

林皐寒近也看麑眼籬根菊錢圓也鱗鱗雁雲也又霜花淒緊放秋歸也冰泉引也望南山煙嵐淺也自義熙開後重陽甲子幾番題也　遊也傾壺細泛冒雨幽尋足清娛也天隨子也和紅杞采將也笑桃饗杏靨爭春烘日不似潭花壽也衹金衣黃鵠多情舞裳伴也

江月晃重山

月夜渡錢塘

江上已收白露月中微辨青山江如羅帶月如環乘風去江月在檣竿　記得瓜洲問渡舊遊光景重看客心鷗夢兩般閒涼煙外一抹固陵關

高陽臺

蓬萊閣望海

雲斷山痕天黏水影望中何處蓬萊奇絶殘秋茫然對此浮杯祖龍可是慳仙骨甚西風不送船回最堪哀老卻扶桑忘卻誰裁　而今社鼓斜陽裏已湖虧舊鏡梁換新梅一朵青紅虛空那有樓臺琴心賦筆看俱嬾洗崢泓襟抱全開白無涯月又初生潮又初來

蘇武慢

謝疊山先生贈家半村先生詩真蹟卷子　半村先生諱元吉字无咎宋咸淳七年進士仕爲烏程縣尉遷著作佐郎入元徵聘不就隱居以終此卷今藏姚江族人處

朱鳥歌殘白翎詞起天地一家春別霜凋玉樹風折瓊花只有野梅高潔曾憶故人拂袖歸來暗霑清血又燕臺塵杳曹碑魂斷夢尋薇蕨　江上路冷菊空籬疎燈破屋長記義熙時節琅琅夜誦滿紙驪珠驚說半天虹月應是怕伊鬼泣龍愁巧偷豪奪放扁舟西去從此相思晉雪

臺城路

上虞百官江口舜廟

重華不見蒼梧遠西風忽吹人世苦竹荒濱冷葵眢井那有窮蟬苗裔翠峯相倚恍二女明妝含顰長是日暮神歸村簫聲歇陣鴉起　江東客心悽絶渺餘情飄入湘月湘水鳳瑲雲迷龍裳雨壞後五百年何事欲行且止漫拂拭殘碑古香難洗紅染楓天灑空千載淚

滿江紅

曹娥廟

簾捲冰綃開面面軒窗貝宮有越上采蓮兒女來覓遺蹤飛楫浮江仍競渡畫衣掩水似淩風佩明珠若箇許同遊孫媚容　花舊在紅處紅紛屢舞列歌鐘忽霏微靈雨遠浥千峯收釣客歸山色裏讀碑人立暮煙中望青林一帶隔潮痕都是松唐錢

塘孫戬八月迎濤船覆死戬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祭投江抱父屍出事見文苑英華

蘭陵王

三高祠

冷煙闊笠澤茫茫釀雪垂虹畔搖蕩素波驚入蘆花雨明滅枯沙抱斷玦清絕罛船唱歎殷勤問如此水鄉定有飛仙弄華月　黃金鑄重活自一舸飄颻忘了吳越秋風又到愁時節拋洛下秦地貴遊無夢蓴香茶熟味最潔笑名是何物　騷屑漫晞髮厭格鬭蝸巢相呴魚沫青山今古銷豪傑愛釣雪亭外釣絲風刷翺翔無所洗眼望翠佩戛

江城梅花引

扁舟如葉過紅橋雨蕭蕭雪蕭蕭樓外闌干闌下廣陵潮一夜官梅開欲綻野梅發送將行伴寂寥　寂寥寂寥碧雲高飲未豪吟未調寄也寄也寄不便南雁程遙憑仗空香吹入玉人簫彈與北枝花上淚千點點有東風不肯消

釣船笛

韓侯釣臺下作

清角起淮城寒緊拍天風浪底事不留英傑笑乃公將將　枯荷野鴨小洲前卻愛釣絲漾何似客船吹笛過南昌亭上

淡黃柳

賦曉色

河斜月淡咿喔鄰雞急遠夢初回窗影白纔辨鞭絲帽帶催起勞勞早行客　度阡陌煙中樹如織何人破新霜跡料梳樓倦眼開難得一路惺忪半村微亮腸斷玲瓏唱出

樊榭山房集外詞卷二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集外詞卷三

錢唐　厲鶚　太鴻

秋林琴雅 原三十五闋編入正集十一闋

倦尋芳

揚州與江佩水別三年矣辛丑春日在都下重見于程蓉槎齋中話舊悽然因製此曲

水萍不定煙月無端人海逢又曲曲萸灣空老那回楊柳十二街中燈過五十三樓上寒銷九數年華但簫沈夢遠鏡窺吟瘦　共細乳分茶清晝門外塵緇儂定能否淺碧西山贏得此懷如舊相見猶憐雲聚散相思應在花前後似分明話秋池雨窗時候

花發沁園春

瓊花觀春宵小飲

柳裊新栽杏開初嫁竹西自古隋苑因風側帽借月窺簾九里繡街行半青旗影轉攜酒訪深沈瑤殿正扇暈寒拂飛鸞釵光明動棲燕　可惜司花不見繞無雙亭前細訴清怨香憔玉悴雨絕星移十二畫闌天遠傷心未慣聊一醉問春深淺念草約伴籠燈吳船江上歸晚

聒龍謠

虎丘

鬟影春船鈴風午樹一徑松門苔繡北去南歸嬭幾番歌酒聽歌侶畫壁無蹤覓酒伴卷波非舊祇年年小泊情懷渾相識半塘柳　吟邊石埜中樓罨歷亂墜絮拋殘芳晝客心孤迴更闌干垂手過清明尚未還家問燕子定巢能否者些時吳水吳山盡成迤逗

百字令

表忠觀懷古

雲旗風馬見蚪姿髣髴英雄徒步啼得羅平妖鳥盡自向錢塘開府玉冊樓高錦衣城壯百萬貔貅駐江神心折迴濤先避强弩　休說朱五經兒東南霸氣三世偏能據天遣山河都姓趙拱手還歸真主麥飯空祠柳圈寒食緩緩歌遊女蘇碑仍在眼前龍鳳飛舞

霜天曉角

華秋岳松月圖

查牙老樹記得何年遇攢出翠鍼千百是妙手新栽處　過雨涼月吐紛紛清影舞孤鶴不成秋睡又翻下半空露

南樓令

醉仙圖

無夢到槐柯蓬山自踏歌酒　逡巡頃刻花多有酒有花吾事辦呼冷月出滄波　落珮任顏酡壺中一太和儘長年銷得婆娑便道老仙真箇醉人世醒待如何

玲瓏四犯

南屏和徐紫山韻

九疊匡廬恰宛在湖南松雨新染畫出青紅斜照玉奩開展隨意捨卻划船指竹尾數峯遊徧聽下

方鼓笛聲來穿塔冷雲遮斷　暮鐘初起僧歸遠
碧玲瓏有人句管重尋涑水崖碑在零落鈒痕蒼
蘚還問劍氣長埋一㑭魚燈吹散唱夜涼山鬼紛
萬古騷情亂

八寶妝

孔雀

影孕初成花屏未落只傍瘴煙腥雨萬里攜來闌
檻裏文采愁他相誤金盆新水一泓地錦安排濃
春時霎婆娑舞誰惜明妝圓翠矜誇兒女　暗憶
勞竹叢深鷓鴣啼殺舊棲知在何處怎肯供榕陰
珥戶且聊向藤墩閑佇待升卻聯拳左距莫迷秦
客搴芳路正貝葉香清佛鋪有日歸依否鹽鐵論南方以孔雀珥門戶鄧椿畫繼宣和殿荔枝結實孔雀在其下召眾史圖之各極其思華采爛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舉右腳上曰未也孔雀升高必先舉左

埽花遊

白石蓮花燈

曲寮夜迥正裊鬘茶煙一枝斜颭玉缾數𤉶勝驪
山琢就暖泉香汎水月分清葉葉鈒頭乍斂最淒
黯是霜苦校書虹冷談劍　升降吹素豔恍照破
秋心滿懷蕭澹六時漏點更東林夢去岫深苔掩
絳蠟啼香幾許風情自感小憑檻捧重臺妙明無
染

金浮圖

元中峯禪師遺履在雲居寺

松門碧千秋講席不借猶存素約如昔想高僧定
後工詩筆養就新篁自具參天標格踏破山青雲
白雙趺解處游戲何人識　蛛網積堂空罄寂未
墜真風笑他留隻茫茫大塊同爲客回首連昌蘚
暗文綦跡幾緉軟紅可惜攜看過午葉響煙林側高峯謂師是竿上林新篁

三部樂

流求紙

瀛海荒唐訝未識蔡侯素濤懸影一簾花雪輕揭
煩他文頸早傳徧山北山南坐闘鏤樹底石几鋪
淨碧環島女可有譯書題贈　坑灰昔時乍冷說
先秦采藥鬟𡵆誰證鬣帆又移近浦星槎風定展
松紋乍磨翠餅須分寫歡斯異境身世似粟蓮鬚
外天水遙永歡斯流求族姓也

水調歌頭

訪吳丈志上寄老庵

撫景不自得奈此綠陰何試尋北郭隱處亭角掛
煙蘿門裏簾櫳如鏡門外帆檣如薺靜躁隔無多
夫子一邱壑舉世盡風波　枕琴眠看雲坐采芝
歌老來苒苒溪事圖史日摩挲與我周旋作我不
恨古人不見鶴鬢任教皤蟬亦愛清境流響出庭
柯

瀟蘭香

五月一日皋亭山下競渡

霞翻浦樹雪濺汀蓮疊鼓彩虬欲起梭船貴買鏡
檻先開盡逐鬧竿游戲定何年鳧羽淩波風光留
人似此打扮杭州十里銷魂煙水　棹轉盤渦更
險爲憶山前受降遺事花鈒翦艾麝粉吹菰越女

但知沈醉瞢回眸衆裏盈盈行雨防霑羅袂念散
後夢繞湘雲凉嫺新睡宋黄公紹競渡櫂歌朝了霍山朝岳帝十分打扮是杭州

買陂塘

題洞庭龍女圖櫽括湘夫人辭

白雲來洞庭渚北雙眸眇眇愁予秋風乍嫋層波
遠木葉翾飛如雨期又阻獨騁望蘋中不見巢青
羽相思欲訴悵澧有紅蘭沅生碧芷公子杳何處
朝馳馬忽向江臯羈旅佳人邂逅低語未能騰
駕偕煙逝築室水心如許蛟瘦舞算只在椒堂荷
屋香蘅宇襍遺南浦看霓帶繽紛九嶷迎得聊以
共容與

金縷曲

白燕和紫山韻

掠影分池面訝今年社前初到練拋雙翦珠館何
時歸去後不定翩翩風顫還細認謝家深院卻怕
芹泥輕涴得舞爭高月底依稀見銜墜絮舊巢伴
倚紅杏處花微歎恁休誇烏衣輕俊羣遊非慣
飛上銀旛相比並已別春温爐炭簾下誤玉人低
喚莫是灞橋寒尚在阻鈿車寂寞音塵斷看弱羽
帶流霰

湘春夜月

當歌有感

翦春燈越羅無奈寒侵裊裊乍囀鶯吭清絕月穿
林丁字竿垂簾下恐落梅風起吹散難尋算世閒
只有酸甜幾拍堪訴情深 朱顏暗換錦屏迢遞
千萬沈吟揾透啼衫知那裏弄絲煙柳猶繫人心
鱗乖雁阻寫翠牋誰是知音恁怨咽縱當時聽得
愁眉早聚何況而今

憶少年

朝雲湖上春風門外非煙牆畔行來似無力好花
枝微顫 評泊圓姿應未見憶長蛾碧山俱遠清
宵夢難到恨雙雙銀蒜

戀繡衾

羅屏低隔塵繞街冷香茸初卸小釵見說道分攜
近悄無言愁黛費猜 雁燈花共珠啼墜寫烏絲
剛捲又開始信有銷魂賦最銷魂蘭槳未催

玉樓春

銀塘冰泮晴波溜照影獨來凝立久一痕風帶不
須寬兩翦山螺依舊秀 釵梁蜂蝶勞纖手底事
暗驚朱粉瘦欲絲未絮恰纔芽漸逗新愁渾似柳

清平樂

香塵不起鏡屜清於水親試盤鴉簾影底細雨蘭
膏微膩 徘徊欲就雲緺些些轉側橫波聽得花
冠唱也料應堦日斜趖庾信賦還抽鏡屜

賣花聲

豔韻徧芳蹊幾字高低宋牆東畔謝橋西喚到將
離春事減腸斷紅閨 解語定凄迷留綴鸞篦香
隨口角賤如泥猶勝風欺幷雨妒分付鶯啼

鳳凰臺上憶吹簫

瓷簫

紫竹猶多白牙翻賤別有哀玉清圓盡奪得千峯

翠色寄與秦仙一夜秋生指下通宛轉星孔勻鐫瓊枝瘦脆管似鵝輕翳如蟬　誰知越窰古製好吹出氤氳五色飛煙莫負卻青鸞素約冷倚襟前風外花甌共戛修新譜悠咽逾妍空明境依約赤壁回船

水龍吟

題董羽出水戲珠龍圖上有御前之印幷宣和御押

千年紙上風雲弄珠飛出宣和殿滄波涌雪銀鱗墨爪騰空如練閑卻綃宮橘花開盡有何人見只豢龍舊姓毘陵啞子吹腥雨穿枯硯　回首天家頓遠尚塵中匆匆流轉神湫易改青燈素壁鎖痕休斷笛裏吟殘梭邊眠熟不勝清怨望冰簾影外香銷幾縷海山秋晚

賀新涼

秋日登八詠樓

衫袖秋情逼倚闌干一時收盡金華山色多謝連朝西風緊吹我萍蹤江國又吹上層樓孤立欲洗胸懷忙呼酒但溪聲西去鴻來北雲渡水天爲黑　參差城郭今猶昔念休文一麾去後聲名輝赫宴罷樽前惟家令老妓依然相識惹滿座傷心皆泣大好東田歸應早便詩傳八詠真何益聊小住聽漁笛

樊榭山房集外詞卷三

樊榭山房集外詞卷四

錢唐 厲鶚 太鴻

秋林琴雅 原四十一闋編入正集十三闋

瑤臺聚八仙

題徐丈紫山黃雪山房在學士港口湖山幽勝處也

湖影拖藍門巷冷秋氣盡在茅檐掉頭歸與隨分繡了霜鐔一夜幽蛩聲乍咽小窗幾片葉聲添正吟酣瘦筇得意黃徧千巖　心空埽屏豔冶便後身似任雪北香南渭水西風塵土亦復何堪閒開琴趣自賞秪相識孤鴻半捲簾籬花候愛有名濁酒無用閒談

水龍吟

雪中憶西溪

白天碎碎飛緜打窗又是年時雪火銷香鉔凍膠吟管傷懷念別前度衝風江南江北酒旗明滅似寒鴉身世驚棲不定歸來後欲華髮　心事無人能說憶西溪此中清絕壓蘆浦冷吹花橋斷玉山遙列三兩煙舠捕魚初罷柴門如月便長鑱荷了自尋黃獨也堪怡悅

點絳脣

燈夕同宋杏洲周少穆集吳尺鳧瓶花齋

柳院燈疎 史達祖 朦朧淡月雲來去 李冠 年華似羽 陳允平 無計相分付 毛滂 萍梗孤蹤 晁補之 往事隨風雨 黃公度 君知否 晁沖之 煩君妙語 王沂孫 留我花閒住 姜夔

渡江雲

題汪祓江紅藥橋邊吟客圖

蕪城當此際峭風捲雨黃柳尚蕭疎玉句亭畔月底事飛來澹彩照西湖襟情雪鍊儘乾坤清氣偏孤同調處花閒花外麗句也堪圖　何如二分無賴十里銷魂記樊川前度閒瘦損燈邊繭栗葉上盤盂君歸爲問花安否想豔紅依舊紛敷春夢闊江南夜夜啼烏

綺羅香

送紫山之秣陵和留別韻

象管題花冰絃彈雪難得詞場同氣白髮相逢眼底何論餘子已闌破竹屋藩籬更探取梅溪涯涘喜從今軟繡湖山青旗風外踏歌起　無端堪此小別凝竚浮雲墜絮離蹤應似舊院煙銷去問秦淮春水待肯寄硯北香牋還勝寫江南眉史夢隨君片月斜明鵲聲帆影裏

六幺令

春陰

雲留春住濃與恨重疊欲飛雨絲還嬾水際天低帖漠漠穿簾疑暝燕子愁時節誰家羅襪翩翾無影惟見沿堤草痕接　風姨空帶妒性未解輕吹裂閒壓幾曲疎闌盡上眉心結最不分明似夢欲說終難說樓東悽絕芳期仍誤錯認梨花是斜月

摸魚子

簡吳尺鳧

乍歸來參旗還轉清幽繡谷無恙蘿垣拂翠低桐塢時有鳴鳩相向蒐討廣愛似爾詞人心力抛非枉輕煤佛帳更換芓書多彈蕉文好點筆石闌上　當年事複壁應堪惆悵揚舲洗眼頻望披襟不比燕臺雪佳月新燈春釀難競爽寫雙調吳蠶食葉毫尖響澄湖熨浪約驪笠秋晴碧山如髻漁笛譜漁唱尺鳧近和予臺城路詠疊二首最工

臺城路

富景園宋史所云東園也舊在新門外今草橋門內近城即其故址空池喬木閭巷蕭寂予每經行不知古情之頓深也

生年落拓東城下溪雲素心都負跡似潛夫身如灌園只記南朝衰柳牆根井口抱一片晴沙眼波微溜縱不關愁露桃愁到不言後　探春那回行徧冷餳猶未賣人尚中酒藏謎花樓戲嬰水館別有憑闌紅袖新煙信否過幾度酸風翠梢眉鬭蚪立誰知暝鴉飛去久

又

南湖感舊和蘭嵎韻

陰陰古水橫寒綠誰家繞門煙樹十載閑蹤三生昨地銷得吹香詩句眉彎老去剩暈秀遙山半低晴渚盡日人稀碧蜻蜓冒蓼花住　傷離還有舊伴周情兼柳思檀拍無誤岸缺連雲闌空進月絕憶單衾眠雨幽悰未苦更草暗王孫待歸遲暮欲覓風流問鷗鷗不語楊誠齋贊張功甫像云約齋子方內歟方外歟風流歟窮愁歟老夫不知君其問諸白鷗

又

五月十八日東城閑居風雨騷屑忽動吟秋之思書寄吳石倉先輩

閑人不作閑居賦新涼遽侵槐夏徑暗雲生池鳴雨到誰共聯牀今夜平林急灑便招得秋風扇情疎謝十載江湖起看窗畔釣筒掛　須聽田水濺濺插秧殊未晚盈耳陶寫屋捲重茅籬觀朝槿此意從無知者殘書嬾把料城外荷聲小樓清野夢遠重尋白頭燈底話

又

用儲華谷韻

銷魂橋畔青青樹猶似此依戀卻扇涼肌垂釵秀髮爭得微波心暖花遊易斷早吹散尊前豔歌珠貫說與鴛鴦晚汀自結綠陰伴　重樓依舊十里小屏留倩影歸路猶短七孔鍼邊雙蓮節後知否移燈書怨行雲不管悄隔了盧家玳梁棲燕好比江臯弄珠帆漸遠

又

懷大滌舊遊

白雲多處飛仙住相思與雲爭繞泥酒衣單修琴歲換零落來時瑤草塵緣未了見舞罷山香墜花侵帽瘦卻詩肩翠匳看影自成笑　清遊無伴最好亂峯開九鎖曾許行到石腳跳泉松髯滴露千古長懷坡老何堪俗擾待寄語芝童洞天仍埽一覽篝燈浩歌星斗曉

月下笛

送周少穆北遊兼懷是諫在上虞

草長鶯啼江南節物送君南浦無情弱櫓慣話聲
聲離緒抱蘭絃空山共期滿衣雨雪生妙悟向游
塵撲馬垂楊籠袂此懷誰訴　杯行易盡挽碧水
東流晚煙何許勞歌散處便是衰燈孤旅太飄零
未垂鬢絲壯心好在如意舞雁書來試問看碑有
客先寄與

摸魚子

咏窩絲糖追和陳迦陵韻

翦瓊霜翠蓬深處葱纖費盡料理果匳已逐銅仙
散異味何人能嗜仞利市勝猜徧晶猊玉乳雕闌
底春絲若此想埽雪三千揀花五百甘冷未沾齒
　冬郎去塵滿金鑾密記多情樂府分製等閒粉
繭消元夜偷裹銀泥衫子評泊似也不似君謨遠
貢輕紅荔燕姬解事悄比並當時鏡鸞撲碎墮馬
一窩細

瑣窗寒

爲吳畊民賦因樹亭

老綠迷空閒園已過百年風雨陰陰幾日得意烏
聲喧處儘無人欹牀勘書碧浮篆蚓簾波午話洗
桐舊事移橙佳境問梅清句　前度鷗朋聚笑對
影忘言覆棊非誤江湖散盡冷淡杯泉衣露料中
宵桃根共攜待將片月臨翠羽領秋光未要深山
踏葉橋邊去

白苧

偶閱瑤華集載紫山此調愛其婉麗依
韻和之

引愁來伴愁住眉長眼細愁無貯處染得桃花似
醉倩雛鶯趁閒喧破翠衾睡應悔月沈鉤語未盡
匆匆分袂離悰怕覺歸展柔羅補淚怪淚痕近時
都化苔生砌　驚起社前等燕巧夕藏蛛小蠻輕
笑難道何曾省記便證絮拈萍與伊爲誓而今異
昔漸檀霞褪靨玉香銷臂悄立閒庭劃損瑤簪春
又相棄甚日逢迎不枉丹青寄

南浦

玉几久客真州不得消息歌以懷之

分手隔年期問而今忍見清陰如幄搖曳箇蟬鳴
懷人句還似凄然同作吞花臥酒兩湖煙月都蕭
索應爲青山無計買只把薄遊銷卻　長安飛雪
深窗與梅花主客西溪曾約歸到定秋陰悲秋意
仍在小園籬落今晨剝啄翠篁風動敲疎箔何事
因循書不寄知倚那家江閣

百字令

六月望夜宗陽宮老君臺玩月括楊仲
弘詩

老君臺迥夜涼多如水臥看分明穿出冰輪松桂
外二更將轉三更大地塵消山河影小風露上頭
生寒侵環珮九天飛過無聲　誰喚絕唱楊郎龍
蛇並起金榜埽初成笞鳳鞭鸞遊賞極玉纖雙載
吹笙不信人間輸君才調猶阻弱流程醒心今夕
此身真到蓬瀛

西子妝

同符幼魯趙谷林意田西池納涼

歛樹何峯穿簷那樹步過綠陰斜徑天然十畝瘦西湖恍相思采蓮人靜闌干更迴壓風鷺絲飄不定遠香生頓夢醉冰簟涼歸衫影攜幽興隔竹山童小煑紅囊茗一篇秋水趣無多澹娟娟柳深沙淨疎蟬曳暝看催展綃煙籠鏡任螢飛自照回塘夜永

露華

玉簪

峽雲夢遠覓鬟底瑤肪悄在秋苑露朵半歛遮住青鸞輕扇絕憐淡雅風姿只隔幔紗遙見涼颸度嫣然笑拈鬧婦初綰　銜來貼地腰軟稱香浸銅瓶幽素零亂脆萼猶函黃粉何事吹綻幾日靜抱花愁恩重碧潯芳宴闌影外琤琤雨敲又晚

貂裘換酒

得子珍盧江書詞以代答并及繪友消息

世事今無味臥風前晚涼岸幘停雲思起驢背黃塵歸先後不道分攜似此似社燕秋鴻相避巢姥湖邊安吟笈弔曹公寂寞英雄地歸不速負春水　草衣我亦隨緣耳愛東園清蟬古木說羲皇意一卷傳來天台句移得泉聲在紙定袢暑明朝都洗屋角斜陽明沙外剩斯人近又遊燕市竹溪約幾時是

徵招

爲蔣丈雪樵賦

忘機石上行歌去清寒自然堪耐萬玉綴疎林笑青山顏改徑迷歸鳥外怕埋卻幽人蘿帶白斷溝中逕侵焦尾問誰能買　南北兩番風仙家事重看冷塵飛灑酒熟倒葫蘆有山童相待梅花猶可戴指千古煙梢春在會心處與伴披裘已洗空銀海

浣溪紗

獨背低花一欠伸舊攜手處綠生塵怪他鸚鵡語如人　未肯無情抛好月長將多病伴濃春樓中凝望鏡中顰

踏沙行

湖上有感

屐齒沙痕鬟絲煙影十年迷卻探春徑憑誰重唱竹枝歌淒涼不是當時聽　敗舫紅凋危闌香凝湖風還我登臨興梨雲柳霧捲俱空而今纔放青山醒

摸魚兒

七夕雨中集小山堂分得漸字

問天邊妒津何許今宵銀浦偏暗巧棚兒女關情事贏得英雄悽黯渾是感算兩兩風風盡把心期賺青樓夢澹任不嫁娉婷應須覓箇蘿屋竹香掩　開襟話洗出平池菡萏詩思多在涼簟秋光挽住憑杯酒莫放鬢霜來漸雲半斂傍幾葉高梧淅瀝聽殘點溼螿未減恐靈鵲明朝訴伊辛苦花水羽衣染

阮郎歸

殘香漠漠雨垂垂寒輕猶戀衣無端箏柱似佳期參差常暗移　慵曉起怕春歸兒教花放遲桃花也有念人時倚窗窺畫眉

洞仙歌

秋陰

凝雲何事做人閑秋窄倦柳衰蘭更無色想登山臨水宋玉愁多風吹去遮盡湘天暮碧　孤村煙草外一片淒迷白鳥明邊倚樓立情味近中年最怕傷心都付與數聲長笛問那處天涯有斜陽待雁寄書來定知消息

清平樂

宿符聖基秋聲館同幼魯作

酒香人定冷落黃花徑吟到江楓寒未勁雨入絣笙堪聽　自饒宋玉才情何妨榜以秋聲今夜秋聲重做斷雲新雁程程

樊榭山房集外詞卷四

原书缺此页

邃古以來生而神靈之君莫如黃帝恆以太乙與天目在四維之歲乘龍而四巡彭祖前驅松喬俠轂入空桐禮廣成子遊玄圃禮雲臺先生謁峨眉見天皇真人封東岱奉中華君之具茨事大隗入金谷諮涓子過楓山見紫府先生所遇皆超絕塵坱之真人後世迂闊之鯫儒拘曲之愿士覽真源抱朴之語輒適適然驚疑而不信吾欲家到而戶喻之而不勝辭費也夫後世之所謂神仙不死之徒亦不過於億兆庸人中獨能離去葷濁絕滅嗜慾卽可以長生而久視而以聖王視之彼所謂方丈麗農之區不能不囿吾域中囿吾域中猶吾食毛踐土之百姓也皇帝撫萬靈函九夏水宿星飯皇然不得寧居出而省圜首之疾若彼為神仙者猶復逍遙晏安藏匿而不肯一見斯亦女青之律之所不宥者也西王母在極西之國見於山海經爾雅不為無稽也自黃帝後而堯見之而穆滿見之而漢武見之彼非所謂育養天地洞陽之極尊者耶而猶恆出而為世主見則凡許玉斧葛稚川者流幸而長不死尤欲得有道之君而引伸其說崇闡其教偲偲然亟欲貢其所有以顯靈異於人主亦事理之所必至矣

今上皇帝紀號之十有六載巡省方俗臨幸浙土洞天福地吾浙什嘗占其三四四明龍眘台山靈異勝迹往往甲於天下神仙窟宅於此雲氣往來豈無聞見或化而為嘉禾瑞轂以答

聖主之憂勤或變而出裔雲醴泉以示蒼昊之靈貺

今上皇帝特厭棄文成五利之所為命珥筆執記之臣削封禪之文劉符瑞之志曉然示天下後世以六五帝四三王之大道瓌珍異寶所在皆有環溢心目烏睹所謂使者四出以求神仙耶且吾固疑有仙骨者苦無仙才木公金母之辭本王嘉所僞作真誥所載雲林石英之詩皆拙晦不可曉降而至于呂嵒葛長庚丹經道曲義淺辭膚無當於騷雅之選道藏中文集之繁富者莫如陶通明杜廣成然求其一篇一句之傳誦於人口者而不可得使其奏雲璈吹玉琯自撰歌曲樊然雜進於文德誕敷英略不世出之聖主之前將恐其逡巡羞恧而自媿其措辭之不工則所謂飄飄有淩雲之氣唯吾儒之健於文事者能勝任而愉快矣吾友樊榭甌亭兩先生有掞天繪日之才藻而恥蹈襲揚馬之常故獵犵其辭詭譎其體借畨張之雅調傳征僑之逸事率先衢歌巷舞諸父老迓

六飛於天上被之筦弦次第進御

聖天子止輦而聽之每奏一篇稱賞不置雖俳優乎使枚皐東方朔若在畢力而為之未能有加也嗚呼悕矣愚者輒河漢其言予為揣物情徵往典從橫論列以秕糠一世之塵濁使知授符降斗之祥不得專美於黃帝而

聖天子一遊一豫彼神仙者皆可折箠而使也二君子所稱述詞曲云乎哉秦亭老民杭世駿序

予攷尚書大傳重華省方義伯和伯而下各以八方之舞進曰舞則歌在其中矣夫省方進樂蓋以美盛德之形容其義主乎頌而八方各陳其土音則其義又未嘗不兼乎風斯六義之所以交資也後世之樂未足以語乎古然讀漢志則巴渝淮楚之音俱領於奉常而唐人盛稱魯山于蔿于之歌時勢雖殊其義一也元人始變而爲曲要亦樂中流別之以時而變者今

天子建中和之極躬奉

聖母南巡至吾浙東西老幼士女歡聲夾道吾友杭人厲君樊榭吳君甌亭各爲迎

鑾新樂府其詞典以則其音嶒𡵨清越以長二家材力悉敵宮商鍾呂互相叶應非世俗之樂府所可語大吏令樂部奏之

天子之前侑晨羞焉昔人以此擅長者如元之酸甜諸老明之康王不過以其長鳴於草野之閒而二君之作上徹

九重之聽山則南鎮助其高水則曲江流其清是之謂夏聲也矣爰爲之弁其首鄞全祖望

序

錢唐金志章江聲

法部雲韶雅樂傳清詞字字貫珠圓粲花才子生花筆合浦仙音各鬬妍

笙鶴瑤天夐出塵湖山春麗日華新百靈擁衛羣真集齊捧三漿壽
一人
詞源三峽湧波濤刻羽移宮調最高凫藻一時歌燕喜九重天上響雲璈

樂府新聲妙抑揚南推高史北喬王鈞天試聽迎
鑾曲未許前人獨擅長

仁和吳廷華東壁

譜得迎
鑾法曲新廣場二月播陽春西方壽佛西王母都作瞻雲就日人

詞客毫端雅奏多十平大樂協中和賡颺他日金華殿還進康衢擊壤歌

□□蔣德秋涇

重見神人啓玉函帝車南指五雲銜誰翻絕調迎
鑾曲法鼓仙璈總不凡

現來天女將花散幻作羣仙駕鶴迎不是一時雙綵筆紫雲何處寫遺聲

錢唐丁敬龍泓

孝治真堪邁百王
慈宮親奉九霞觴新聲擬祝無疆壽才子迎
鑾各擅場

羣仙爭集百靈趨龍笛鵝笙調自殊碧落空歌誰敢和笑他郢雪祗區區

析角分宮未易才共將藻思寫瓊瑰一時駒豹爭聲價曾唱鈞天法曲來

錢唐汪沆西顥

詞筆湯徐信老成同時對壘合爭衡南湖花隱甌亭長他日應傳供奉名

仙音兩部協宮商疊玉駢珠各擅場此曲自從天上奏不須樂府數康王

萬國歡心奉
一人親扶紫蹕駐湖濱山呼不是虛無事
帝德懷柔及百神

山海仙靈絳節朝花明
行殿競雲韶欣知
聖母西方佛聽慣瑤房鳳唳簫

新詞譜出合笙鏞雙管真堪峙兩峯卻笑粗才晁協律祗歌並蒂有芙蓉

祁門馬曰璐半查

調水仙子 黃鐘宮

東都詞筆柳秦妍北地新聲關馬傳西京樂府康
王擅迓鸞旂奏
御筵太和音雙管齊宣價重雲韶部部名高黃絹篇抄徧霞箋

錢唐陳章竹町

調折桂令 雙調

譜梨園兩部詞章味合酸甜響應宮商不演參軍不編待制不唱中郎百靈走烟排隊仗羣仙會雲

翦衣裳宋豔班香
玉輦南巡供奉
君王

滿洲舒瞻坊畝

調清平樂

升平雅奏付與雕龍手二妙一時真罕有記曲費他紅豆　譜成山淥湖光傳來刻羽吟商五色雲中扇簉九重天上絲簧

平湖張雲錦鐵珊

調慶春宮

八神弭節七聖隨車翠華南幸重覩熊館花明鵲池柳細一時行幄同扈粉箋銀管話多少迎鑾詞賦雙成妙曲誰似仙韶舜瞳曾顧　付他關馬名流周秦好手也難翻譜移宮換徵錦心繡口繪出升平春宇六橋三竺儘贏得餳簫茶鼓魚龍爭演壓倒東嘉瑞光交處

錢唐張湄柳漁

調齊天樂

和聲雙鳳穿雲叫天上人閒都滿調協黃鍾韻飄白雪壓盡錦城絲管幔亭何遠儼三島羣真驂鸞陪輦王母蓬池小桃紅暎水清淺　漫論馬枚遲速翩翩詞賦手總輸歌板絳樹千圍驪珠一串好趁花飛鶯囀重瞳迴眷正湖鑑澄空山屏翠展雅樂流傳補省方盛典

□□周宣猷雪舫

調臨江仙

一代酸甜誇並轡香荃齊按金徽蘸來湖淥點山霏虞廷雙玉琯漢院五銖衣　福洞仙真都活現九天鸞鳳爭飛至尊含笑駐雲旂澥風聆鞠部曳綵看支機

題辭

樊榭山房集外曲卷上

迎　鑾新曲首套

羣仙祝　壽

第一折

（老生扮許邁引仙童上）

（仙呂引子）（小蓬萊）欲識蓬山仙界看簾風吹斷紅埃丹葩紫草芳蕤一片傍砌分栽

樓閣參差護碧烟山前山後盡芝田桃花日日隨流水長伴仙翁不記年自家許邁字叔元名列上真位階仙苑乘鸞跨鶴歷三山五岳之奇煮石烹茶齊碧海青天之壽只因俺性嗜西湖故此時常棲止聞得　當今聖人恭奉　聖母鑾輿巡幸浙水順省方之鉅典喜覲　天顏奉長樂之歡心咸欣　聖孝意欲約同仙真葛洪奏聞王母邀請境內衆仙恭迎　聖駕速去走一遭也

（仙呂過曲）（桂枝香）竹飄虛籟山横遥黛說甚變化壺中落得逍遥塵外趁初陽正開初陽正開嘰霞餐瀣眠雲敲靄已是稚川門首了謾疑猜不爲談元至相將謁　聖偕

（末扮葛洪上）敢言抱朴平生志贏得參同此日閑（見介）久違仙範近況云何（末）

（前腔）丹砂曾丐黄庭曾解底用燕待羅浮剩有書傳瀛海葛洪呵到於今騁懷於今騁懷聽得那濤聲澎湃禽聲幽怪展青鞋詰曲穿花徑延緣泛水涯

仙真遠臨乞道何意（老生）

（前腔）　聖明當代乾坤交泰願億載笑展　慈顏便萬里春歸　行在信神人允諧神人允諧帝巡書載王遊風采古今皆瑞氣連閶闔歡聲動草萊

因此特過仙山同往瑤池奏聞王母邀集衆仙接　駕則箇（末）正合愚意就請同行

（解三醒）抱血氣尊親同戴合遠近天仙齊會（合）飆車羽輪西池界遥望見翠鬟堆瓊樓十二縹緲開弱水三千頃刻來門兒外但見斑斑白鹿點點青苔

（尾聲）素蓮飄冰桃大果然風景四時佳試聽隱隱雲璈樹外迴

（老生）聲滿西湖諧萬姓（末）歡騰南極擁千祥

（老生）年年記取東風好（末）長共羣仙泛玉漿

第二折

（旦扮董雙成上）

（仙呂引子）（點絳脣）柳煗花明玉笙吹徹仙音院瑞烟如篆半面重簾捲（小旦扮何仙姑上）（換頭）幾疊霓裳未許嫦娥擅花枝顫舞帬輕轉待把鈞天演

（旦）晻靄祥雲映太清（小旦）吹笙絕藝說雙成（旦）仙姑也解人間樂（小旦）重譜黄鍾第一聲（旦）俺董雙成也（小旦）俺何仙姑也（旦）昨日王母大會羣仙設宴瑤池說及你我二人俱係浙江人氏命掌仙樂演習歌舞以備

聖母萬壽供奉正是雅音傳　懿範昭格豫
神人道言未了王母早降（老日扮王母引衆
女仙上）
〔前腔〕絳闕風和瓊臺日麗開晴巘彩雲扶輦朱
鳥窗前偃（換頭）永祝金護率土同歡忭天心眷寶
林仙苑歲歲欣蔥蒨
火棗交梨取次嘗雲中雞犬任翺翔從今閑話
長生訣共仰　慈宮壽域長自家西王母是也
昨日於瑤池席上曾命董何二仙演習歌舞未
知可精熟否（日小日）已演習了還求王母指
授（老日）且聽我道來
〔黄鐘過曲〕〔絳都春序〕曰稽舜典論聲歌允諧惟夔
克擅廣大清明取象還將乾坤辨陽阿激楚新聲
變侈後代巴渝繁衍怎如今日呵武功文德賡歌
帝載舞干重見
（小日日合）
〔前腔〕（換頭）仙眷深沈洞府把協律成章源流論
徧始識元聲只在天家通明殿雲謠月譜從容薦
笑塵世填詞三變算來此曲難聞錦水管絃都賤
（老生末上）遙聆白雪唱不數紫雲迴（見介）
許邁葛洪參見（老日）二仙少禮（老生末）聖
駕將幸西湖特來奏聞王母邀集衆仙同去迎
接（老日）已知道了可站列兩階試看歌舞一
迴（內十番舞介）（合）
〔畫眉序〕聲入九重天吐自朱脣一串偏似驪珠
散迸萬顆勻圓臨風度梁繞雲停催腔急鸞鳴鳳
囀析宮分角爭嘹喨這法曲世人知鮮
〔前腔〕妙舞聽張弦緩步氍毹萬態妍但迴腰舉
腕欲去仍旋低昂袖底陋驚鴻輕盈掌上嗤飛燕
柳絲搖曳嬌難狀正一對翠盤佳選
（老日）歌舞已畢就此同往西湖去也（合）
〔雙聲子〕餘音遠餘音遠曲檻外仁風扇嘉瑞顯
嘉瑞顯玉階下仙蓂現語衆仙語衆仙導引先導
引先記今朝雅樂奏向鈞天
〔尾聲〕崑崙駕起祥雲便恰逢春色湖隄倩備下
兩宮歡宴
階前百獸猶能舞　樹外雙鸞也助歌
況是神仙逢　盛代　可無雅樂奏金坡

第三折

（老生上）
〔雙角清江引〕喜　天心俯順蒼生想法　祖時
巡講（末上）三千禮樂彰百二河山壯（合）今日
箇迎候　翠華仙子往
（老生）俺許邁奉王母之命邀請浙西衆仙今
已約下了（末）俺葛洪奉王母之命邀請浙東
衆仙今已約下了（見介）（老生）請問仙真邀
的那幾位（末）俺邀的劉晨阮肇黄初平劉綱
桐君五位請問仙真也邀了幾位（老生）俺邀
得蔡經一位（末）爲何甚少（老生）浙西神仙
不少因王母只許邀請上八洞神仙其餘散仙
未敢擅請況合你我二人已足八仙之數了你
看白雲冉冉黄鶴翩翩敢是衆仙俱到也

〔前腔〕〔生扮劉晨上〕小桃花占斷天台港賺得劉郎賞〔小生扮阮肇上〕胡麻泛水香阮肇相將訪〔合〕今日箇迎候　翠華仙子往

〔前腔〕〔外扮黃初平上〕笑初平叱石成羊妄仙術寧嫌創〔淨扮桐君上〕桐爲姓氏詳採藥披仙氅〔合〕今日箇迎候　翠華仙子往

〔前腔〕〔副淨扮劉綱上〕問劉綱夫婦離塵網古木昇天雨〔丑扮蔡經上〕麻姑鳥爪長蔡子思搔癢〔合〕今日箇迎候　翠華仙子往

〔見介〕〔丑〕俺記得當初也是二位仙真爲首邀俺們恭迎　聖祖仁皇帝聖駕這話算來已四十多年了〔老生〕當初　聖祖南巡深仁厚澤淪肌浹髓浙江士庶至今謳歌不已後來神聖繼承到了　當今聖人因臣民之顒望法　皇祖以時巡萬方同慶乃亙古以來罕見之盛典也

〔沈醉東風〕當日呵荷　皇祖恩波疊降　幸江南爲勸耕桑雨峯柳影中二竺泉聲上將民瘼宵旰頻咨訪〔合〕今日　聖聖相承重　省方端的是昇平景象

生俺記得當初湖上俱有　聖祖皇帝御製詩篇御書匾額供奉十景真覺湖山生色也

〔前腔〕羞說那柏梁篇漢宮絕唱羞說那飛白字唐家擅場篇篇律呂宣字字珠璣晃至今碑版燦　天章　今上駐蹕湖上萬幾餘暇少不得〔合〕灑翰題詩玉管香添勝境光芒萬丈

〔外〕俺記得　聖祖皇帝幸了杭州又幸越中也是這箇時節

〔前腔〕記當年飈輪幾行侍華旂問渡錢江搜奇禹穴邊修禊蘭亭上見塗歌巷舞慶豐穰〔合〕桃綻輕紅柳吐黃正此際風和景朗

〔老生〕俺歷覽史冊自古帝王巡幸不過文人學士賦詩獻頌而已羣仙祝　壽真曠世所罕聞也

〔前腔〕休再說崔駰頌將主德揚休再說子雲賦把帝巡彰何如腰懸貝局錢手曳壺公杖　慈宮共祝壽而康〔合〕不是　聖德巍巍邁帝唐怎得箇羣仙共仰

〔小丑扮劉海上〕醉眠松陰下閑過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晴霞影自家劉元英別號海蟾子燕地廣陵人也偶然游戲人間聞得浙江衆仙恭迎　聖駕真乃千秋盛會因此飛行前來則箇〔見介〕仙真爲何瞞著俺麼〔老生〕因仙真籍非吾浙故不奉邀今既到此不妨同行〔小丑〕試看俺舞金錢一回者〔跳舞介〕〔合〕

〔清江引〕身居福地多蕭爽久絕塵緣想烟霞舊願償雨露今時暢彤雲裏但聞仙珮響

〔尾聲〕人閒休說桃源謊甲乙奚煩虛懸帳迎鑾似此今古曠

扶桑曉日照曈曨　天上人閒望幸同
不用繁華循故事　惟將悃愊答　宸衷

第四折

〔生扮仙童上〕好風吹縐輭琉璃幾樹垂楊正
及時試聽　九重仙樂奏　天顏有喜近臣知
自家王母位下仙童是也俺王母大集羣仙前
來湖上恭祝　聖壽命俺先來此伺候真箇好
景致但見寶鑑無塵畫屏施采重重碧水護祥
光隱隱翠巒籠瑞靄圍圍洋洋高高下下真箇
魚躍鳶飛呈氣象遠遠近近盤盤旋旋果然龍
飛鳳舞壯山川六和塔雷峯塔保俶塔靈鷲塔
錯錯落落塔邊鐘磬坐來聞柳洲亭放鶴亭湖
心亭冷泉亭參參差差亭外暉陰閑裏見六橋
外六橋裏紅紅綠綠萬株楊柳萬株桃高峯南
高峯北逶逶迤迤無限風光無限景花宮繚繞
層層壘壘若環若衛峯自此而難飛春日融和
舒舒遲遲以拂以拔泉從茲而勿冷遙接著祝
釐的寶地瑤階碧瓦霏霏郁郁焚香拜手百
千春近連著　駐蹕的行宮鳳起鸞浮燦燦煇
煇結綵懸燈十萬戸排列著軒轅鼎夔龍彝燧
皇圖姬公籍齊齊整整萬幾有暇奉　宸歡准
備著秋兔毫盤龍硯烏金墨輭玉箋灑灑洋洋
千首既成抒　睿藻雅雅魚魚班行鵠立螭頭
上都是些東馬嚴徐濟濟蹌蹌侍從雲行豹尾
前數不盡皐夔稷契春省耕秋省斂九圻八宇
咸欣覆載無私望如日瞻如雲異域殊鄉共信
甄陶最廣怎見得時值昇平合浙水東西軿車
繡幄招要仙子下三山要知道世躋仁壽徧大
江南北白叟黃童慶祝　慈宮稱億歲正是好

將天上羣仙事留與人間信史傳言之未了羣
仙早上〔老旦扮王母引女八仙上〕
〔北雙調新水令〕太平　天子坐垂衣徧寰區一
團和氣攜鳧離海嶠騎鶴下雲屏〔合〕行傍　宮
闈共瞻仰　龍顏喜
〔男八仙上〕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聽一路熙熙歡聲沸里巷華封
擬高堂獻綵衣就養無方盡道　天家賜爲問海
外十洲遊何似身到三皇世
〔見介〕〔老旦〕衆仙俱已齊集就此西湖去也
〔北折桂令〕御天風蚤到湖西只見乳燕飛飛弱
柳差差鐘響南屏月印三潭春滿蘇隄爭戛擊歌
翻碧犀鬬芳馨酒賣青旗須知道　德被烝黎應
早是暎動鳧鷖
〔南江兒水〕〔男女仙合〕兩足新茶焙湖寬舊水
肥花迎　輦路幽香細禽鳴禁樹新聲膩魚遊靈
沼纖鱗侈身在春風知未萬物咸熙願付史官頻
記
〔老旦〕來此已近　行宮了衆仙們各整肅而
進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正雲光覆殿低更塔影侵
簾麗我　聖母祥徵華渚符瑞表瑤光異真箇是
周姜婦德齊太姒徽音繼因此上渡蜃海迢遙路
頌璇宮福壽宜依依看寶婺明坤位遲遲喜春暉
朗殿帷
〔老旦〕當今　聖主尊親備至孝養兼隆洵古

昔所稀聞宜嘉休之並集也〔合〕
〔南僥僥令〕則見蓮草兒庭前出又見玉雞兒檻外飛合舜鐏堯樽承　歡笑天下臣民尊　母儀
〔老日〕許葛二仙可將摘下仙桃恭祝　聖壽者〔老生末合〕
〔北收江南〕這蟠桃再熟問誰知占東風嘗趁暮春期笑當年曼倩幾偷窺喜纍纍子垂喜纍纍子垂急低頭再拜獻　丹墀
〔老日〕董何二仙可將釀成仙酒恭祝　聖壽者〔日小日合〕
〔南園林好〕這酒呵勝中山千窅醞奇問阿姆餘杭兒未莫再羨逡巡滋味須早把獻　彤闈須早把獻　彤闈
〔老日〕衆仙們可隨俺叩祝　聖壽者〔衆叩頭介〕〔合〕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漫道俺做神仙入世稀做神仙入世稀也一般兒鵠立班行裏　萬歲嵩呼舞蹈齊望山龍袞衣與千官同跪起紅冉冉花光明媚碧瀲瀲波紋纖綺韻幽幽歌聲輕脆娟婷婷舞衫搖曳不覺的神夷意怡目迷問洞天應數西湖第一
〔北清江引〕羣仙祝　壽從今始熟得　朝廷禮山餘鳳鳥鳴樂備簫韶細願歲歲年年歡似此
行宮高起接青雲　仙樂風飄處處聞
惟祝萬年綿壽算　慈闈常護　聖明君
錢塘縣國子生臣吳城恭塡

樊榭山房集外曲卷上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集外曲卷下

迎　鑾新曲次套

百靈效瑞

第一折

〔旦扮觀音小旦扮善財貼扮龍女雜扮十六羅漢四金剛韋䭾四揭帝神上〕

〔仙呂〕〔點絳脣〕瓔珞飄揚寶冠搖漾天人相來賀吾　皇花雨繽紛降

某乃觀音大士是也從聞思修證圓通果示三十二應現身普度有情諸佛子列五十三善知識羣依自在大慈容入道在普陀洛伽山瑞像居天竺靈感院福國佑民盡道是祈晴則晴祈雨則雨尋聲慣世眞箇是求女得女求男得男近日暫往海南巡歸浙右恭聞　當今聖主俯允臣民之請　駕幸杭州　駐蹕湖上際此民安物阜之時欣逢就日瞻雲之會大好太平景象也〔行介〕

〔混江龍〕〔合唱〕仁風遐暢蓂階化日影舒長說不盡二辰效順五嶽呈祥講徧了納賈陳詩周典禮施徧了蠲租賜復漢恩光勞牛酒問高年一箇箇童顏兒齒娛士女設大酺一箇箇袨服新妝陳鹵簿有八十一乘屬車豹尾擢御舟過三千餘里巨艦龍驤昨年閏上嵩高山呼萬歲往昔裏巡五臺佛現中央今日箇浮河濟達淮江臨越甸過吳邦多只爲慰萬姓堯衢夏諺豫游心答羣僚顏輿丙節勤拳望方信的　兩宮有慶景福無疆

〔旦白〕緩駕香雲來此已是西湖地面了

〔油葫蘆〕俺則見百頃琉璃水月鄉皺微風吹細浪雙峯高峙碧霄旁兩隄倒暎青匳向六橋橫跨銀潢上點梅花林叟家垂楊柳蘇仙舫識歡心黃鳥林間唱喜孜孜長願奉　君王

行到孤山敬瞻　行殿正是不華不樸制度得中足見臣民仰體　聖懷也〔合唱〕

〔天下樂〕暢好是一帶柔條繞苑牆紅也波廊俯練塘萬花中界開樓瓦黃並靈臺不日成陋宣房爾許忙嗤長楊何太廣

〔旦白〕聖主睿藻冠絕古今發揮題詠湖山抑何幸乎〔旦唱〕

〔那吒令〕步春隄曉光看魚香錦香聽鶯歌柳房挹荷風水窗汎秋湖月航弄三潭夜涼鏁雲峯夕照低踏殘雪昏鐘撞費騷人多少評量

〔鵲踏枝〕〔合唱〕挾雲漢摛天章瀉驪珠耀星芒攬取山川萬態難藏舞俄頃蛟龍滿紙怪不得動天顏常侍登牀

〔衆〕啓菩薩已到殿庭了〔旦中坐衆分立介〕

〔寄生草〕〔旦唱〕碧嶂圍蓮界青松蔭繡幢臺前臺後花開放山南山北雲消長澗分澗合泉清壯印證了無來無去妙明心方纔是不增不減神光像

善財過來〔小旦〕菩薩有何分付〔旦〕　聖駕將臨你速去召取大江以南至於浙省一切山祇海若整齊隊仗迎護　翠華須小心在意者

〔么篇〕鶡鶡秋芳閣峨峨中印堂紫竹林當不得

迎　鑾仗白鷴哥當不得清蹕響柳枝瓶當不得金吾棒好喚取靈祇導　駕莫留連纔顯得神通護　國能停當

〔賺尾〕〔唱合〕治世轉輪王出世牟尼藏受海衆無邊供養怎比得　聖德神功流厚壤處茅檐願睹軒裳看朱方五采飛翔且暫離青猊選佛場莫推辭雙趺滉漾雙丫搖宕霎兒間駕青蓮一瓣到錢塘

〔小日〕領法旨〔同下〕

第二折

〔末扮黃巾力士上〕懷柔溥偏浙河濱長願揚靈扈　聖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某乃黃巾力士蒙大士法旨叫俺㩦齊法駕隊子前隨諸神同去擁衞鑾儀這早晚敢俱到也〔下〕〔生扮金山水府日扮江妃上〕〔生〕某乃金山水府之神〔日〕某乃江妃〔合〕大士召我等恭迎　聖駕快去走一遭也

〔黃鐘過曲〕〔絳都春序〕〔唱生〕金鼇背小見璇宮湧來分明貝嶠一派南泠兩岸鐘聲搖昏曉〔唱日〕此中帝澤涵深竅指水府黿鼉梁造〔唱合〕御風衣冷淩波步淺總堪前導

〔下〕〔外扮焦公小生扮陸羽上〕〔外〕某乃焦山明應公焦先〔小生〕某乃惠山茶神陸羽〔合〕蒙大士召我等恭迎　聖駕快去走一遭也

〔啄木兒〕〔唱外〕雲留漢山姓焦黃犢廬空風葉掃〔小生唱〕剩舊時一卷茶經瀉花瓷第二泉邀〔唱合〕靜中細參元闢妙幽人幸廁華林校惟有水月松風酬　聖朝

〔下〕〔丑扮矮王珣副淨扮靈嵒山神上〕〔丑〕某乃虎丘山短主簿王珣〔副淨〕某乃靈嵒山神〔合〕大士召我等恭迎　聖駕快去走一遭也

〔歸朝歡〕〔唱丑〕東亭宅東亭宅已改梵寮又何處令公喜惱〔唱副淨〕涵空閣涵空閣采香徑遙權句管琴臺剩妖〔唱合〕臨風別彈南薰調太平　天子宸游好共把豹尾中閑宿靄消

〔下〕〔淨扮錢塘君末扮南鎮雜扮庚辰上〕〔淨〕某乃錢塘君〔末〕某乃南鎮永興公〔雜〕某乃大禹臣庚辰〔合〕大士命我等恭迎　聖駕快去走一遭也

〔出隊子〕〔唱淨〕涇河能報貴主還宮奏鳳簫〔唱末〕苗山金簡鎮南標〔唱雜〕同鎖支祈息浪濤〔唱合〕再拜雲旂須慶所遭

〔下〕〔雜扮越王句踐生扮王右軍上〕〔雜〕某乃興龍山主越王句踐〔生〕某乃會稽內史右將軍王羲之〔合〕大士召我等恭迎　聖駕快去走一遭也

〔滴溜子〕〔唱雜〕天垂念天垂念臥薪未老人懷古人懷古臥龍尚抱〔唱生〕茂林清流相照山光似永和千年過鳥〔唱合〕世際唐虞羣瞻柘袍

〔下〕〔衆神同上〕列位尊神請了〔衆除淨白〕大士命我等恭迎　聖駕俱已到齊只有西湖水仙王東海龍王二位何故未到〔淨白〕大士因龍

王職掌東溟事務重大命他同二位龍王往海
屋添籌遙祝　聖壽水仙王兼管花神大士命
他火急催花供奉　御覽以此俱不得出境耳
（衆）原來如此
（水仙子）（合唱）水府來山靈到約同心爲迎左纛
東風暎一路塵清瑞烟籠罩崆峒扈蹕何曾憚勞
（同下）（小日扮善財上）諸神俱已前往便好覆
大士法旨去也
（尾聲）百城烟水游行早看盡風光佳妙好上覆
天竺堂中白玉毫
（跳舞筋斗下）

第三折

（雜扮鼇精上）贔屭蓬山首戴（雜扮黿精上）曾
因大禹成梁（雜扮鼉精上）滄溟夜聽鼓聲長（
雜扮蛟精上）解化嬋娟形狀（雜扮魚精上）萬
斛舟吞不飽（雜扮龜精上）肯隨人決行藏（雜
扮鱖精上）胥潮日夜穴中忙（雜扮烏鰂精上）
文字波臣無兩（鼇）某乃冠山侯（黿）某乃染
指大夫（鼉）某乃知更令史（蛟）某乃橫飛大
將（魚）某乃千里伯（龜）某乃通靈使者（鱖）某
乃泥中校尉（烏鰂）某乃噀墨小吏（合）龍君
升殿我等只得在此伺候
（仙呂入雙調）（六么令）（雜扮東海龍王引二夜叉上）
鯨波擘開射彤庭旭影杲昦兩曹掌事介鱗排齊
俯首立瑤階蓬瀛盡處雲成彩
天水青銅一色磨升平重見不揚波誰知　帝
力臻豐熟只道滄溟霈澤多某乃東海龍王是
也已曾着海童去請南西北海三位龍兄想就
到了
（夜行船）（三雜扮三海龍王各引二夜叉上）（南唱）
鵬圖南運煩神宰繞天池尺木飛來（西唱）鰩翼低
時蟾光落處（北唱）應坎位洪濤無駴
（南）某乃南海龍王是也（西）某乃西海龍王是
也（北）某乃北海龍王是也（合）東海龍兄請
我等議事就此相見（見介）不知龍兄見召有
何台諭（東）當今聖上駕幸杭州地近東海
大士因海屋一座向爲某所管轄特命請齊三
位龍兄同往添籌恭獻吾　皇萬年之壽即請
同行（夜叉下持籌四枝上行介）
（曉行序）蜃市蠔街捲千層銀浪已過水晶城外
誇瑰異更有寶藏儲財無涯碧樹珊瑚東際渺渺
扶桑爲界何在錦霞中遠望海屋奇哉
（場上高設海屋中貯金瓶瓶內有籌）（衆）好一
座海屋也不知創造何年乞龍王指示其詳
（中呂入雙調）（好事近）（四龍王合唱）元氣構樓臺叶祥符
兩儀清泰喜自然楹檻虹梁星牖雲階靈槎到處
依一片河源遙分派九成邊最近三台四注畔高
標左海
（四龍王合）我等就此添籌遙祝　聖壽者（東
）浩蕩恩波徹海壖（西）九如三祝頌連駢（南
）皇家寶祚無疆算（北）海上仙籌不記年（添
籌介）（各三跪九叩頭介）萬歲萬歲萬萬歲（

〔起指海屋衆合唱〕
〔千秋歲〕鏤金牌勝似淩雲概書壽字迴文篆堪
愛壽域遙開壽域遙開看福曜照臨齊天之大甝
籌送更籌再總不比籌添無礙抃舞弧南拜願江
山共老億兆同偕
〔四龍王白〕分付整肅回宮〔衆合唱〕
〔尾聲〕渼淼歸墟　聖德諧聽謳歌應被他島夷
荒外訝千度蟠桃一度纔
第四折
〔生扮水仙王領四季催花使者上〕
〔中呂粉蝶兒〕鞏固　皇圖真乃是鞏固　皇圖
散穠春都做了人閒雨露徧乾坤萬象敷腴閶闔
閶行慶賞只聽得笑歌無數捧紅雲喜降西湖剛
逢著惠風初布
烟波管領三千頃花月平分十二橋某乃湖山
神水仙王是也菊薦寒泉只許逋仙配食蘭羞
淨饌也消袁尹陳詞多年久冷香烟　盛世新
崇廟食兼掌著司花權柄又纔臨鬬草時光無
以舒　聖主駐蹕宸衷惟有盡臣子當時本職
四季催花使者過來〔四花使〕有〔生〕你可喚
到十二月花神命他各顯神通攢取百花齊放
恭候　鸞臨不可有誤〔四花使〕得令〔下〕
〔石榴花〕〔生〕俺只向冷泉亭煨熨的土膏蘇白
雲峯醞釀的草心鋪一陣陣熏梅染柳日映風扶
把冰紋兒坼玉雪點兒融珠閒著這淅零零的香
雨兒潤的葳蕤吐怯尖尖嫩春寒句住把我這錦
雲鄉緊倩的東君護休待要羯鼓喚花奴
〔四季催花使者領十二月花神上〕
〔鬬鵪鶉〕〔合唱〕嬌滴滴的粉杏籠烟澹灩灩的紅
荷銷暑遠芬芬的月桂淩雲清冷冷的山茶照塢
抵多少畫院徐黃沒骨圖咱們管了這花呵不用
他鬧叢叢錦障酥盤全倚著一準準的祥風甘雨
衆花神參見〔生〕你們著意開花得邀　天眷
是好僥倖也
〔撲燈蛾犯〕〔合唱〕暖溶溶龍口繞宮渠碧悠悠春
波錦塘路顫巍巍翠峯遮翠幌吹裊裊楊柳樓心
暮聲細細的簫韶鐘呂拍浮浮水檻外鷗鳧霽靄
靄中和節屆豔穠穠待換花師試手共花姑
〔衆花神下〕〔生〕花神此去必定爭香鬬色占盡
天工生成錦繡湖山簇就升平世界也呵
〔上小樓〕笑吟吟分了萼影離離坼了趺真乃是
按著花經護著花鈴執著花符大古來畫檻移春
綠房迎曉玉盤承露不用著建青幡也惱阿醋
〔衆花神各持本月花上〕寶砌春長歡月地
御袍香重慶花天啓上尊神百花齊放哩〔生〕
隨我向　行宮去〔行介〕你們將花暢舞一回
好向　御前獻上叩謝　天恩俾爾等句萌咸
若各遂其性也〔衆舞花介〕
〔疊字犯〕〔合唱〕嫋嫋鸞回鳳翥颯颯紅翻翠舉翩
翩的雨曼殊傲傲的搖寶珠緌緌苒苒逐隊兒飛
絮燦燦披天衣六銖一箇箇待袞徧氍毹去去來
來吸花絲萬縷拜拜拜　天顏博一笑九域盡熙

愉

（舞花擺作　天子萬年字介）（衆三跪九叩介）萬歲萬歲萬萬歲

［尾聲］駐　時巡乘　春豫有神女三漿捧玉壺只把這無數花鬚從今將　聖壽數

錢塘縣貢士臣厲鶚恭填

樊榭山房集外曲卷下

是曲手稿向藏余家振綺堂首套曰羣仙祝壽吳甌亭太學撰厲樊榭徵君參定次套曰百靈效瑞厲樊榭徵君撰吳甌亭太學參定咸豐辛酉粵匪再陷杭城手稾遂亡客歲余讎校徵君古文詩詞彙爲全集丁松生大令丙郵寄是曲舊本屬附栞于集外詩詞之後舛誤頗多經諸遲鞠大令可寶參互而考訂之爰跋數語以識顛末光緒十一年乙酉冬十月錢塘汪曾唯

漢軍嘯吾司馬宗山荅松生曰迎鑾新曲讀之神諯紅筆校閱甚精是三折肱于此道者正趁分明毫無舛誤曲牌亦無錯訛第二曲水仙子一調尙少八句尋繹文義斷非漏寫前輩通融處只宜仍之有兩處小誤粘簽請酌樣本甚工可卽上板刊成希賜兩本爲幸迨刷印成書而嘯吾已歸道山惜乎未獲請益焉戊子秋曾唯又識

跋

樊榭山房集外詩

錢唐 厲 鶚 太鴻

六月一日集十硏齋蔬食期烎上人不至分得粉字

積雨潤方收初夏勢已蘊山僧結夏期我輩服食謹丈人靜者流解菜鄙饞吻入市匪求益行園土膏墳瓠鴨及楮雞羅列費拾攟相招同此味意與信民近飽餘沃以茶意洽色無慍勝彼山中人但啜雲母粉

題苑寬秋山過雨圖分得頂字

小山別大山秋聳青挺挺不知涼雨過微雲滅修頂千年華原筆魂在誰喚醒石劍挂天紳亂響入清迥村沽樹懸幟荒塗馬旋濘落日臨長川喚渡苦無艇牽前復鞭後人馬俱沒脛踰時役為勞卽次旅難竝回首數峯坳朱甍遠光烱

十硯齋銷夏賦一字至七字詩分得井字

井清深甘冷梧院陰苔甃靜雪走連筒泉飛修綆曉漱碧生華午斟涼聚瓔一規漢苑秦宮千尺柳汧葛嶺只應時有墜釵人白苧衫輕低照影

二月八日登跋光

入林寒尚在宜躡最高層亂水釃叢竹春陰護一燈卷留前代句塔葬舊房僧尚想連牀宿幽雲晝不能

銷暑小集分得蘿字

蒙密同烟荔如聞楚九歌垣衣牽碧障松帔挂青蘿漏月一潭暗飛陰三徑多緇塵吹不到幽絕此山阿

讀史十首

金源一勺水時事百年過飲馬鴛鴦濼揮戈鴨子河運移賓鐵壞國附活羅多可惜平陰路西樓計轉訛

入汴知何日青城氣寂寥怨軍降北塞子帝立南朝割地終無補渝盟未可要茫茫天水碧歌舞一時銷

海陵南下日江介想投鞭小別諸妃位初徵新戰船筆來度語洩醫諫姓名傳捎髀知天命先書大定年

川擅金蓮號林居橫翠閑千旗發春水萬騎至秋山輿極籠鷹去歡呼射柳還西風故鄉曲憑仗好開顏

瓜步三軍駐符離百戰場乞和因象祖函首送師王天意全羸趙人心守舊疆銷金鍋子好君相且奢荒

初設明金禁還為擊踘游瑤池(殿名)暄景霽香閣午風柔冶服逍遙玉伶人玳瑁頭鳳皇飛向裏巧笑發輕謳

文獻中原舊波瀾劇老成清詩元好問小篆党懷英居得黄華勝(王庭筠)篇傳矮柏名(李純甫)諦摩龍什在諱宋見平生(王予可)

異代元真子居然烈士風寸心存趙氏早歲識蘇公長揖軍門下高眠滄海東北轅嗟已矣流涕恨塵蒙(褚承亮)

宣宗亦南渡草草到中州嗚咽青山轉淒涼汴水流監軍多掣肘强敵得無憂和議仍前轍應添上國羞（青山轉汴水流當時二謠）

孟珙懸軍入重圍天地昏空歌江水曲不返蔡州魂虞虢雖朝暮興亡有本根雪香亭上月終古照梁園

早起納涼

懶散腳不襪起來池上行露荷喧雨過風竹學泉鳴書續宵燈讀茶催曉汲烹漸看新日上屋角已先明

送子珍之睦州

故人新定去別我雨冥冥湖海須强飯風塵尙轉萍秋山臨夕渡孤棹指前汀牢落無勞歎雲林何限青

自秦亭山至法華山作（山下十八里爲宋時幸洞霄宮輦道）

數里晴峯色誰知輦道荒茗花隨地白毛竹隔溪黃烟磬連樵響風泉滿夕陽屬車思豹尾松柏久淒涼

永興寺

曉踏石頭路幽尋不礙回連峯緣徑轉香國隱花開修竹流疎磬長廊徧古苔翔禽白如雪知是看山來

雪中答子珍睦州見寄

縈盈復紛糅新雪暖鑪前忽枉瑤華贈能令幽思傳寒聲嚴瀨水曉色定山烟何日偕桑苧來尋十九泉

元日重游南湖慧雲寺

初地春風早重過水一方祖堂連野色佛屋漾湖光松靜蒲牢吼花寒狒狘裝向來游眺地上日倍相羊

晚步池上

蕭條吾最愛取次繞池灣水老萍千點天空月半環異寒魚自定識暝鳥先還漠漠生烟裏誰知此境閒

送徐紫山之廣州

非關爲別易兩地榻仍懸白髮人過嶺黃梅雨上船名齊高士傳輿在遠游篇歸踐羅浮約丹砂訣可傳

徂徠山

徂徠初在望杳靄上朝暾山雪中無路松風下有村孤懷六逸往直節一詩存欲去屢回首遺蹤傷客魂

城東郊行

落日在城上行隨一水斜望中惟樹色意外有人家江雨初收麥籬風小摘瓜野情非共適那得此清嘉

聖因寺大恆禪師以龍井茶易予宋詩紀事眞方外高致也作長句邀恆公及諸友繼聲焉

新書新茗兩堪耽交易林閒雅不貪白甀封題來竹屋縹囊珍重往花龕香清我亦烹時看句活師從味外參舌本眼根俱悟徹鏡杯遺事底須談（白香）

山有鏡換杯詩

偶見叩頭蟲戲詠

窗閒壁駭響方空躍處翻身技便窮何物始能通叩叩可憐應只有蟲蟲手推一下朱門裏心疾多生翠幌中莫訝微形偏善媚由來强項本難工

獨游雲居寺

病眸愁鬢怯登臨古寺空山偶獨尋落葉滿城迷磴道片雲穿塔下湖陰多花佛地何妨住無客禪關不厭深日晚蕭蕭天籟起微風吹作妙聲音

同蔣靜山游報先寺

寶界人傳八百年高低石徑到門前離離風葉莊嚴樹薄薄霜雲玳瑁天愁豁始知禪有味眼清更覺野無邊偶來不爲尋僧至斜日蒼茫下亂烟

玉几惠鄂州小集率賦寄謝

薄寒淒淒欲中人八行千里見情親楊雲空自矜書色最是捻來觸手新光堯內禪萬靈趨藝祖孫曾一綫扶誰識書生談帝統過于河洛會昌符

古宮詞

禁近秦淮暮靄凝昇元寺閣影層層玉梅花裏瑤光殿雙著袈裟拜寶燈南唐

內苑宣華錦幄温牡丹紅襆照金尊酒悲莫向尊前諫已起更衣瑞獸門王蜀

摩訶池上暗香多水殿涼生笑語和親製填詞教侍女玉肌無汗冷輕羅孟蜀

南薰殿暖晝燒香蛺蝶裙拖窣地長共進樓羅新樣歷唱名第一得花王南漢

月到瑤階漏點微九龍帳底夜珠輝小鬟背檻私相語何事歸郎不肯歸王閩

宮嬪車子趁新晴去看臨安衣錦營緩緩歸來春正好杭州楊柳有啼鶯吳越

楊柳枝詞

玉女窗前日未曛籠烟帶雨漸氤氳柔黃願借爲金縷繡出相思寄與君

六月十二日同欒城谷林集湖上

風翻十里綠雲斜隔斷孤山處士家坐愛片雲無住著頻移涼影過荷花右三十七首見杭郡詩輯

九月晦日柳漁招仝龍泓竹田甌亭湖上看芙蓉分韻得山字

秋花爲我破愁顏好在金沙碧水灣幾簇風亭紛掩冉一枝烟艇與迴環狂呼太白裁宮錦嬌□文君襯遠山只此便堪驅俗物可人雙鷺冷飛還

意林以高唱二絕送蠟梅次韻奉謝

約略明心破臘寒蜂鬚未肯點微檀想君用意冰霜裏不別花人不與看黃梅以磬口素心爲佳

願嫁山茶正病時佛粧分映佛前枝春前一種橫陳味鼻觀微參只自知

題秋軒先生蕉窗學易圖

秋窗疏雨漏蕉喧中有幽人味義根雨响蕉聲一時寂始知易妙是無言右四首見丁竹舟申所藏詩箋

秋日游城北興福寺宋薛左丞昂捨花藥圃爲寺昂乃附蔡京者

亂竹疎花覆石矼虛廊自聽足音跫塵中年事堂堂過禪外秋心嘿嘿降八丈舊游空藥圃蔡條鐵圍山叢談稱昂爲薛八丈萬回遺笑掩經幢朱弁曲洧舊聞薛昂和蔡京車駕幸第詩有拜賜須與應萬回太學生呼爲薛萬回賢愚至竟皆陳迹付與滄洲白鳥雙右一首見魏性之本存所藏詩箋

餘杭道中

相近餘杭道山川似永嘉樹寒烏挾子地煖雉生花碓舍水春急溪門網晒斜他年如卜築便種故侯瓜

題楊山水閣

水檻天然好真成漫叟居芙蓉三品鳥蒲葉一雙魚隱几時無事焚香復晏如緇帷有漁父更憶漆園書

送人歸灊山

漢帝祠南岳還封天柱山翠微終不改玉檢久應閑君住皖公下青蒼對掩關鱸香秋盡後歸去聽潺湲

過宗陽宮是南宋德壽宮遺址三首

曉入曾城路蕭閑水木饒松涼人氣健殿迥露華銷無復金輿駐依然絳節朝白頭逢道侶指點話光堯

甃石通橋道當風上古臺山蟬吟不斷林翠拂還來泉想虞琴奏蘿疑御幄開登臨思內禪浩劫使人哀

贔屓神山失蒼蒼片石存莓苔鐫古色風雨護雲根遠貌飛來勢空歸衆妙門東京共蕭瑟莫問玉真軒

雪後寶石山二首

林坡犖确如香篆湖色沿洄似玦環曾見郭熙小平遠斜皴粉墨寫寒山

飢烏接翅上觚稜一面青山塔七層塔院微鐘斷烟火耐寒猶有赤髭僧

南湖早春

挼藍新水拍湖堤側帽年年路不迷盡日無人窺影處蜜梅花發鸝黃啼

臨平湖竹枝詞

雙鬟十五盪舟徐不見清波錦鯉書儂似湖中石鼓樣望郎望似蜀桐魚

朱壁溪山釣雪圖

斧劈山色雪雲淡不了樹枝黃葉稀月波樓下吹笛去絕無人影披簑衣

坐學士港小橋望隔湖諸山

平生最愛郭熙語春山如笑心所躭秋山如妝更佳絕境不親遇思潭潭路紆港狹暗門外兩岸樹老多楓柟秋聲萬竅發箜瑟黃葉飛墜前林龕陡出港口目盡豁湖面百頃朝光含青山有意在隔岸狀態始得窮幽探馮夷苦欲獻窈窕風伯爲我驅浮嵐穠花穉柳亦何有朱粉已謝東家慚或浮亭亭遠在北或立挺挺偏依南陰晴重掩不可數一一碧玉蓮花簪誰能水上見微步宓妃湘女遥相參坡陀中更橫秀嶺首尾巉巉形眠蠶敧斜斷處遠岫出眉際小缺微填藍石梁坐久劇平視口

不能語心能諳須臾殘日射滉漾金支彷彿蛟宮
涵漁舠遠列若鳧雁敗荷蕭索聲微酣似聞有語
勸小住欲築汀畔爲漁庵（右十二首見禪勺）

題新修雲林寺圖爲巨濤和尚作一百韻

擅秀明湖曲鍾祥竺國鄰澥分龍蚴蟉峯聳鷲翱
翾洞古聽猿嘯巖迴得虎馴筧流空際雨花界定
中春裁宇原依晉繙經漫數秦駱丞吟海日達叟
弭濤神樹識西天粟叢標北戶筠崇基先薙草表
剎屢揚塵兜率英規在嵤闍異跡陳　聖朝恢正
教尊宿導迷津（謂具德和尚）白業犍椎妙青霄結構新
金繩除劫燼寶網闢荒榛簷翼翔霞外亭楣揭水
濱禪棲何眇眇信鼓更鼘鼘億衆持芳饌丞徒侍
氍巾郅隆當繼治　皇豫歷時巡雉扇松門轉鸞
鑣柰苑遵　奎文通八解　睿藻照三身鋆迴吹
仙籟雲深拱紫宸傳燈誠有數懇錫亟需人獅座
安逾甲鯨鐘叩過申棼橑隨雹落丹粉共霜泯嵐
暗諸天像山悽禮塔民中興看慧命大事問前因
一鉢來京口雙縢駐澗濱（巨公丹徒人）經營閱臈臘檀
施歎酸辛洪願匡緇侶清修感上賓寓公延杖履
至誼本慈仁（謂汪光祿萬松）發甕書函悟登階覺地親宰
官今世現長者夙緣伸須達應同號伽陀更不磷
蘇家金罔吝和氏璧非珍廣度毘尼戒宣揚如意
輪荊襄輸梓杞吳越召陶甄九乳雄樓峻千香傑
閣勻睟容臨丈六紺殿測由旬締造蹤仍舊莊嚴
力與均朱甍舒鳳翅雕砌甃虯鱗拱畫拖虹彩楹
彤麗燭銀風琴鳴窣窸岫幌映紛絪台岳尋靈驗

高堂拜應真屋環田字樣材藉匠師掄劉塑形疑
活曹衣摺似揗攝儀齊儼肅列坐若嶙峿相好唐
兼梵魔摧喜復瞋（以上敘度戒僧六百建轉藏殿鐘樓梵香閣重修太雄寶殿田字殿塑五百羅漢像）僧坊閑並飾靜院隙重級剎腐欒櫨具
傾欹板築頻園開藍奩菜膾庀睦州薪浴榜朝初
換齋庖午最振盂嘗留取鑊子敬指餘囷改筅勞
頁冶精銅聚令辰飛廉欣搆炭屏翳怒融鋸爐啓
圓穹蓋泉投萬斛蠙湯蓮炊瀲灩玉粒漲瞵瑞法
食充虛腹馨聞動佛脣糒乾甯委土米汁可行觴
（以上敘修禪堂寮舍等及重鑄香廚大鍋）勝境奚煩擇程功尚未竣逶
迤鋪灑路次第補堙隂岸峭幽淙駛橋堅暮靄屯
鏡匳搖繡檝波底涌華榱望景畔爭鷺朋遊趾集
鷗到遲尋月桂去便詠汀蘋婦孺瞻彌切焚修浴
倍淳魚王方溯瀏蛇種亦歸閩核果供摩勒毣毸
獻屈朐浮圖楊衒記洒埽宋雲論（以上敘砌寺外路築石門瀏岸埧及修冷泉亭新建迴龍橋春淙亭）慨彼稱懸薄惟知巧算緡涼軒
凄象簟燠館熨貂茵么鳳偏教舞姸蛾雅試韊膳
夫殫瑣瑣洒史棄諄諄寵勢謀攀寶賢名肯友荀
霍奴驕使氣鄧析訟連姍輦賄填溝壑輸寶謝主
臣竟令空室瞰豈植福田昀智讓生生鳥心慚趯
趯嬈渡江誰弭楫旋里有紆紳粟濟翳桑餓囊霑
庇葛貧膠庠甦涸鮒襦袴逮垂鶵稅代償逋戶財
堪慰厚窀榮加卿寺秩譽借比閭詢社櫟纔辭歛
陔蘭適守鄞（時光祿令嗣出守四明）善根簪紱盛淨域煥巍
臻震旦傳無盡恆河永弗湮中丞揮巨筆太史染
貞珉（落成時大中丞常公撰碑文侍讀鄭筠谷先生書丹）璣貝頌遺哲壇幢

萃此晨還將東絹滑細寫素毫純小李堆濃綠迂倪暈淡皴礬頭摹碧潤石腳渲蒼巙點綴稽留躅微茫帝釋儐郭髯推界畫范緩出闌楯影矗琉璃道煙橫舍衞闉四圍羅夕牖百丈倚秋旻八部楞迦肖珍池長壽倫面羸休類莧腕勁欲揮蕁繞磴森梧竹周墀雜葛脊徐熙赤鸚鵡韓幹白騏驎絢合驚懷悚澄觀止目瞤褫珠過笠澤贉錦送淮垠險韻差肩陸奇思直尾鈞憑增武林事久久歲踰椿 右一首見靈隱寺志

復園池上紅板橋新成同人分得文韻

朱欄卍字漾波紋剡木爲橋也策勳秋柳略如春柳映一池今作兩池分東來野色添紅影西望詩情上夕曛莫道小舟行不得醉眠閑坐總輸君 右一首見復園紅板橋詩

題郭雲山日記真蹟

郭髯行記篋中收便是滄江虹月舟解道樓居好風韻杭人不合異鄉遊 右一首見客杭日記

納涼擬王右丞維五言古體

茅堂對谷口雲蘿成四鄰淙流下石潭激轉如車輪迴風正墜雨淒然灑衣巾飡緣過幽磵蒲偃波粼粼蟬聲忽移樹雲影如有人不知出山去爲誰濯炎塵

將歸武林同人分詠西湖古蹟得九里松

高下花龕徧巖洞此間不著三公夢我來六月賣松風十里山行九里送諸公他日命吳艭同覓沿流細股釵背時分手相思處還在淮南九里街

重九後二日至自武林同人適有看菊之集分韻共賦得微字

年年袢暑悵相違客到剛逢北雁飛節過樽前猶昔酒地偏江外未寒衣論交此意如花淡問歲今番喜稻肥抑鮓持螯多勝事舊詩記憶是耶非 去年重九前二日亦有此會

冬日小集行菴分詠得詩債

平生何所負多在苦吟閒興爲千篇嬾貧非一字慳逢花無處避見雪隔年還寄謝敲門者霜髭撚未閑

冬日田園雜興

稻堆高築似茅菴門外霜風淨遠嵐連歲冬舂多不賤殷勤回首語丁男

黃獨初香擬甕清百錢布被暖平明渠儂笑向蓬頭婦不識冬心過一生

村夫子已渡家江下學兒童樂未降急就篇收新影字障寒恰恰與糊窗

里正醵錢共賽神嚴宵無警俗還淳年終檢點街彈室不到倉中納穀人

集補齋先生寓齋詠庭中老桂

愛此連蜷榦相依石丈尊清虛傳舊種雨露託孤根閱世吹香遍經春放葉繁詩人須嘉樹長見照芳尊

同人賦一字至七字詩分得蕉

蕉大葉靈苗遮石角出墻腰綠窗影借碧簟痕描入夢涼如覆臨書墨未消風旆三更自語秋心一

卷無聊畫師若遇王摩詰雪裏依然學後彫

天寧寺僧房看埽葉

間房黃葉滿行迹重來尋雙帚開還合千林積已深遙思天竺路竟擁石泉心踏雪期煨芋因成冷淡吟

題紙窗竹屋圖

地爐茶熟硯生冰風味渾如過臘僧我是江湖舊行客十年孤負一窗燈

分詠銷寒故事得呂徽之米桶有人以有字爲韻

處士家空山何來竹戶叩米桶忽聞聲乃是無襦婦向時寒齒擊突出粲花手語洗草木漸義卻升斗受既用食爲衣不妨魚換酒疏梅晴雪間偕隱此良友

四月十一日集漁川齋中時久旱小雨

宿麥行將槁經春望未寧灑塵初有意潤物莫教停奔走煩三事蒼茫乞百靈西窗今夜燭萬一得同聽

艾人

五月冰臺采爲人楚俗遺分形資藥圃辟惡上門楣映髮嗟非壯垂腰笑已遲不須尋本草眠食祝相宜

喜雨用建除體

建旛青衣柳枝擘除祛妖妭四眼赤滿空風雲缾水滴平地雨深可盈尺定飛南箕東井檄執符者誰玉京客破壞五塘少遺蹟危哉立苗困龜坼成功不戶向虛碧收雷淵默百嬌寂開顏江淮農笑啞閉門角韻飲歡伯

雨後兩明軒坐月

駛雨晚來歇月明秋夜齊涼衢雲葉散逕度水花低坐愛參差影詩憑蕭爽題主人留客意看轉粉廊西

七夕分賦效唐人試帖體得徐轉斗爲車

靈媛車將駕還乘斗宿爲璇匡秋自運珠柄夜潛移閣道橫西足河梁指北維星瑠鳴軋軋雲袂動遲遲沆瀣應濡軌迴環莫後期（李義山詩夜聞北斗聲迴環）渚邊相迓處更與借參旗

初夏行菴同用謝康樂首夏猶清和爲起句并次其韻

首夏猶清和林風吹不歇高會憶隔年原阜雪中沒及茲重連襼流光感齒髮社已灌佛過與爲尋詩發虛館映餘花崇臺佇涼月同心泯幽遐秦吳間楚越懷人期未至選勝約寧闕（時恬齋不赴）宅愛謝公存苑弔隋皇忽澹景歸沖襟頤神庶無伐

集畬經堂分詠得剪橘

已是經霜後丹黃綴滿岳香從平蔕斷鮮帶折枝緘磊落官瓷滑挼莎女手摻病夫朝渴甚失笑霧黏衫（韓彥直橘譜須平蔕剪之）

微雪初晴集小玲瓏山館分得齊韻

天公知是有招攜故遣新寒雪點泥烘日軒窗添取白避風簾幕放教低苦蕉護橘同幽事茶熟香温即好題依舊晚來山色在不須粉本倩黃倪

松聲以王子安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分韻得君字

盡日天風起松間響忽分初從纖末動俄頃四山聞鸞嘯下空碧龍吟生凍雲華陽知不遠晞髮禮陶君

長至前三日同人集蟫書樓下時風日晴美雪意未作因分賦雪中故事以爲宿麥之先兆得瓜牛廬

先生三尺廬乃爲野火焚枯林躋愁鳶大雪夜正雰天地不能寒至和內自熏一笑振衣起如臥梨花雲

消寒初集晚清軒分韻得豪字

爐暖窗明聚縕袍朔風誰道利於刀復過七日天心見乾揲初爻隱德高梅蕊巡檐開玉雪雨聲旁舍壓春槽吟箋擘處難藏手一鬥歐蘇白戰豪

梅花紙帳歌

幽人筮得隨六爻宴息短榻風颼颼思將斗帳衛安寢不用蠻氈蜀錦綃裁鮫楮先生者吾故友清文密理魂可交琴溪產氷下清江出草抄先以白石硾次用槐椎敲十幅揉成飛絮軟千鍼聯就輕雲包猶嫌太素境清冷春氣攙入三花兩蘂千萬梢問誰種此睡鄉裏無乃叔雅粉本覺範皂子膠吳綾矮額數蛺蜨壓繡云自閨中描滕王設色未曾到謝逸著句空相嘲夜寒穿花那得見風流楚客情難拋用東坡詩意蘧然一枕忽成夢夢入朱明洞口水簾坳湘妃峨峨立凍蛟麻姑裙影如飛旓幽人驚起香入骨彷彿翠羽鳴咬咬作歌刻意洗凡語遠勝瘦島之瘦聱叟聱

十一月三十日集小玲瓏山館分詠得寒林

一片巖枯景槎枒出凍林高空無脫葉生意此歸根影幕棲鴉寺梢分落照村營邱餘粉本濃淡幾株存

詠竹火籠效齊梁體

熏燎陋鴨爐巧析纖筠織屈揉合陶輪玲瓏資火力袖倚黍谷温香染湘江色本是秋簟餘因時重雕飾

洞庭葉震初爲同人寫行庵文讌圖歲晏瀕行自作漁隱小照索題

洞庭之東笠澤之南三萬頃碧八九峯藍有礐者石有函者潭有蒲有薍有鼇有蚶石林之苗漁隱是貪馳丹青譽惟顧陸躭揭來邗水偶寫行菴菴中之人契托僑郯菴外之樹色雜楓楠時維吹帽朋以盍簪童子攜榼門生輿籃懸泉明像同彌勒龕大雅將作非聖不談藉君摹繪殊費研覃犂眉森秀鶴髮鬔鬖或行舒舒或視眈眈或絃是揮或書是勘繩坐離立伍五參三齒長及少交淡匪甘哂嗷名客異殊鞬男傳神阿堵氷玉詎慙顧我形骸土木何堪彌月事竣一颿風酣自作小影聊伴歸擔緜光福塔望漁洋嵐言念君子其樂且湛孛婁爆玉王餘出泔盤椒已頌崦梅可探開彼甕蟻檢此芸蟫我爲作詩字如眠蠶右二十八首見韓

樊榭山房集外詩

原书缺此页

樊榭山房集外詞

錢唐 厲鶚 太鴻

河傳

題顧升山蔬果畫冊

青浮卵盌餅煑槐芽竹胎猶短園丁斲鎖疏籬煙滿我來參玉版。一村嫩雨林梢泫如虢眼鵶觜和苔劃洋州詩句曾東有人炊晚飯 筍

三月小桃吹謝綠到荒原英雄種菜不堪論蕪菁晝閉門 臥龍已去天星隕軍聲盡戰士猶微墳至今遺種乞鄰翁殘冬滿畦黃葉風 蘿蔔

顆顆黃破一林盧橘懸金欲墮吸紅螺愛新鵝婀娜亂壓東園舸 跳脫瓓瓏美人腕牽銀蒜映得光零亂蠟兒團汁兒酸搓丸欲將書寄難 枇杷

天涼似水霜黃梧子斜陽返照秋香一樹纍纍靃靡鯉魚風又起 晶盤買向閑坊市空齋裏點綴烏皮几遠還疏澹如無清虛酒醒聞著渠 香櫞

低冩蒹灣亂覆蘭渚蟹舍魚义斜撐艇子照鬟鴉家家采菱娃 江南水國堪消夏涼風灑粉刺兜羅帕生憎辜負鏡匳花天涯浮梁去賣茶 水紅菱

貢兼橘柚南方無偶鳥爪休捫倚闌閑弄脈脈想見銷魂玉纖痕 碾香漬入搓酥粉西風緊一夜芙蓉冷檀奴有意為遮交午腮紅傍簾櫳 木瓜

村陌吹笛水風涼綠蠣牆邊路長牛衣古柳紫瓜香商量為他加蜀薑 園官菜把無萵苣清貧處且汲流泉煑折項瓠白雕胡山廚多堪敵落蘇 茄

秋早懷抱龍涎味滑雀頭名好江鄉幽興最堪憐年年蹲鴟不論錢 矮鐺折脚煨殘火山僧坐往事今無那斫侯鯖擣金橙閑評何如玉糝羹 芋

湖天平碧鵶頭十五雙搖輕楫清歌學唱想夫憐采得綠房和子擘 家鄉消夏灣前後愁時候心苦君知否館娃宮水煙空秋風銷魂墜粉紅 蓮子

鶴巢兎柴濃陰瀟灑樹間紅碎滿江城堪愛楝花風大筠籠和葉賣 堆盤磊磊楊家果玫瑰顆掐得檀痕破淚淋漓溼臙脂沾衣問郎知不知 楊梅

霜後紅透榴房初剖伴栗黃皴和橙綠皺石醋姊妹淒其秋來子滿枝 粉裙曾染蠻腥血華時節光景真飄瞥向牆陰一樹猶記舊風流墜搔頭 石榴

溪漲風浪龍瓜船上蜜筩虎掌許多新樣團麝採酥醞釀誰將雙鼻餉 散筵香粉祈河鼓當風露粘著黃金縷夢曹騰事難憑東陵種時熟未曾 香瓜

閩嶺幽境海天遙綠荔丹蕉最饒何如青子綴長條風標紅鹽點不消 幔亭峯下家千里沾牙齒諫味無如此試鐙天擘柑筵春纖裹來和茗煎 橄欖

頳頰堪摘舊湖州水驛旗亭小留重來杜牧惱春愁紅樓一時不奈秋 吳娘桃葉傷心曲聲聲歌罷難教續破時新翠嫵孌嬌嗔中心別有人 桃子

風颭月暗曲廊斜別夢依依謝家牽牛籬落掛青花天邪豆棚閑著他 豆花八月吹涼雨秋深處

翦響裁吳紵犀鎮帷換袷衣依稀一檐香又肥扁豆

右十五首見靈芬館詩話

樊榭山房集外詞

跋

樊榭先生幽居道古翛然清遠詩文之外銳意于詞嘗病倚聲家詭蕩者失之靡豪健者失之肆因約情斂體深秀緜邈與至思集輒自比之孫氏一絃柳家雙鏁要以自寫胸抱非求悅衆耳也十年以來已有三數曲流傳朋游閉賞音者以所見未多爲憾予因請于先生盡發篋衍之藏釐爲四卷鋟而行之夫昔賢論詞雅正爲宗故清眞堂名顧曲草窗堂名志雅惟志雅而後可言顧曲也嗣是必有援琴受譜者予仍得而讀之快何如已壬寅十一月三日宛平金熺履吉謹跋

樊榭山房集外文目錄

增修雲林寺志序
古銅佛降生像記
胡安人傳
龍尾石松皮硯銘
四季會啓
張母黄孺人請　旌呈
定武蘭亭跋
馬和之小景跋
書樂府補題練恕可名下
倚聲初集跋
曇陽子書後
郡廨梅花詩跋
九秋詩跋
菜花詩卷跋
跋煙草次韻詩
自跋游仙詩卷三則
攝山題名
蜕巖詞跋
題客杭日記
分賦鍾馗畫引
陳玉几貽畫跋

集外文目錄

原书缺此页

增修雲林寺志序　錢唐　厲　鶚　太鴻

靈隱爲吾浙首刹前此之有志也始自昌黎白珩子佩氏近則仁和孫治宇台氏吳增子能氏相繼重修

聖祖仁皇帝省方南幸駐蹕山中

御書雲林二字爲額則在徐氏癸卯輟簡之後

天文煥爛佛日重光曷可無紀前志雖三屬草脫漏尚多曷可無述茲幸巨濤和尚爲主席苦行宏願信於檀施舉七十餘年之土湮木腐者一旦聿新既落成從事於志請于予予郡人也素耽林壑留意西山之勝也久何敢辭又得同學張君曦亮爲佽助謹撰次前志所未備者勒成八卷門類則仍舊焉書成題曰增修雲林寺志其有缺略以俟後之君子乾隆九年春二月既望樊榭居士厲鶚書于雲林之面面軒　右一篇見靈隱寺志

古銅佛降生像記

古銅佛一㭊製如山而四方廣下狹上高可六寸逕各四寸形模成削有六朝畫手遺意非唐後鑄冶所能爲虛其臀似有所置之者上爲悉達太子從母右脅下生舉右手相捧足者七寶蓮華也吐水以浴者難陀跋難陀龍王也周匝圜遶者天龍八部也下作太子遊四門相四面具雉堞樓櫓者迦毗羅城也太子所乘馬健陟白駒也一人背傴身瘠而扶杖一人仆于地淨居天所化老病死相苦也按佛爲西方聖人其誕生瑞應及種種相好自與凡異所云胸有卍字與吾夫子制作定世符何殊而儒者顧疑之志磐佛祖統紀載佛降生當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太史蘇由早識祥光入太微之驗而王簡棲頭陀寺碑以爲周魯二莊時淨名疏云佛興星隕如雨附會左傳其不然矣酈氏注水經引支僧外國事云迦維羅越國佛始生時隨地行七步足跡文理見存又二龍吐水一冷一煖遂成二池今尚冷煖如故此佛降生時地見于載籍歷有可考者故併及之像側有小銅碑刻善人石玉石青及助緣人高紹姓名吾友程君振華見于廣陵市上歡喜讚歎得未曾有亟以金錢易歸供于寒木春華檻中適臘八佛成道日同人淨饌禮足因屬鶚爲記合十命筆且作偈曰

我佛天人尊降生天人喜諸釋五百子皆同是日生乃至廏象馬無有不生者商人入大海各各采寶還願諸見聞者皆如佛生日

胡安人傳　代友人作

安人姓胡氏歙人遷于如皐父□□母□太君安人其□女也生而淑嫕識大義稍長通書傳遇古慈孝貞烈事輒嚮慕不置父母以是奇之暨長愼擇偶時三原朱君□□以鹽筴來家如皐聞安人賢遂請繼室焉如皐爲揚屬邑俗近侈安人來歸後屏璣組金綺之飾所以自奉者甚儉而賓祭餽問察貳廉空品物腆潔姻戚皆以有禮前室□安

人有長子曰□□已娶婦尙居秦中安人時念之朱君覘安人之出于誠也召來令同居安人撫之懽然恩意周浹及安人子□□生初不以之少異迨少長出就傅安人檢押其子者昕夕無間曰□安人子已成立矣吾子而縱逸如堂構何中旬不幸壘遘閔凶長子早殀冢婦□氏稱未亡人安人益憐之青燈夜雨時相慰勉未幾朱君歿安人呼愴號慟欲以身殉者屢矣念吾夫間關數千里與生稍有基未竟而逝吾子又少不更事吾遽死是死吾夫也于是資斧之羸縮質劑之有亡出內之息耗皆于安人是問鉤稽擘畫爲之心力交瘁語云死者可生生者不媿安人有焉至今子克負荷先緒不墜安人亦苒苒老諸孫繞膝神明不衰宜其享期頤稱壽母孰意質素清羸屬疾遂至不起得年六十□歲在安人可以報朱君于地下而孝子情事未伸罔極之思何以寫耶予家居時與朱君游推襟送抱相得甚稔因習聞安人之懿行壯而從宦四方既哭吾友今司臬山右而又聞安人之赴孝子遠以傳爲請誼不敢辭因次第其梗槪如此

論曰婦惪之難也莫甚于前室之子與己子不能一視也蓋溺于私恩則顧復有畛域之分明于大義則生死有委託之重而釵笄之性沈汲反覆自克者鮮若安人者合毛詩在桑之仁無朱氏守柰之失可不謂以義勝私者乎若夫存則內助以禮夫亡則持門以健嗚呼安人之爲婦爲母誠難能也哉

龍尾石松皮硯銘

作鱗之而爲堅多節閱世風霜著書歲月乾隆丁巳冬樊榭生厲鶚爲龍泓樵客丁先生造

四季會啓

蓋聞分金鮑叔傳厚誼于千秋索米王生播高風于百世是知外財而講義何如寓義于通財離貨以言情豈若聯情于殖貨況乎永以爲好已覘前事之有成惠然肯來又辱新知之不棄請繼四時雅集重挹蘭芬用申五載良緣更邀樾蔭爭輸白鏹互聆霏雪于同堂奪得錦標共醉流霞于接席每值春温秋爽一尋雞黍之歡即當夏暑冬寒還作雲龍之逐至若衆搖首坐困先賴以經營然而零出全歸總兼收夫子母既貨財之並利亦情義之交孚敢布腹心鑒存是望僭陳條例終始莫渝

張母黃孺人請　旌呈

竊惟禮始謹于夫婦大節本足扶倫德實重夫貞良至行誠關正氣砥末俗以章大化不棄帬笄採要典而成良書先陳孝節茲舉得黃氏者質本潔清性尤婉順承歡父母依依弱女爲兒婉聽公姑肅肅從夫作婦機中成素鍼不刺文井上提罌汲無迮視黔婁捆內食堇荼以如飴饁缺田間侍恭莊而似客被牛衣以掩泣曾共流離烹雌伏而不辭時逢迍賤一燈分照讀寒雞夜雨相同十指可縫裳結帨齵爪都徧獨擅穿墉識別贈投雜佩瑤璠共驚行遠文章繹絡朋從車馬正爾文鴛比翼

夫何黃鵠分飛撫棺二老匍匐傷心著膝雙孤呼嚶慘慘目甘飲鹽而誓死幾令腸枯轉茹蘗以存生頓教髮截涕洟嗚咽偏生恨竹如人療烈悲愁已見摩笄有石心不欲餒若敖之鬼力猶能存趙氏之孤多方課子授遺書而恩與勤俱常自教兒執大杖而淚隨聲落以故長能醇謹揞門牡以成家次秉才華列書升而歲薦至于嚴而有禮或與語而闔門德且多才每健持于當戶既也敝廬遭燬助翁拮据成巢且而徒壁空懸率子春秋展孝不忍傷姑之意諸方調護憫幼叔之離懷猶能悉婦之心百計綢繆出嫠孤之旨蓄勤勞齊婦尊章致養無虧辛苦梁妻上下差能有藉唐夫人登堂敬孝惜新媍之婉瘱操持魯陶嬰午夜悲鳴痛賢雄而唱唆口鼻夫何驟罹大故乃盡禮于遭喪比其竭力扶攜已殫誠于遇疾至屬事親亦曰能子暮年迎養不嫌傍老無兒晚歲偕亡猶幸營喪有女屢經哀毀從茲雞骨支牀夙遘閔凶早已鵑啼在戶秋墳白骨哭青燐而螢熠空燒春草黃埃瀝紅冰而蜨飛不下歷二十九年之酸風苦雨月暗燈炧閱三十八載之暮齏朝鹽釵荆帬布以至婉孌僕婦薰其德而長伴孤幃撲朔牝貓感其貞而久終不孕此即徘徊玳瑁燕猶不忍雙棲亦猶躑躅庭除雞乃爲之代哺孝傳閭閈節重鄉鄰趙中丞錫之玉軸瑤章孔少師贈以松青霜白承先宗祏烝嘗弗替生前有子丈夫報託無慚地下二十五歲守貞五十三年全節攷之三十守志之條爲時更早合之五十待褒之例計日猶多緣生時稟持大義不欲邀名至沒後闡發幽光豈容同盡貞魂黯黯剡靈旗而幽處端然淑德昭昭揚芳香而照臨格爾恭遇人倫冰鑒名教提衡激濁揚清邦教從茲大振貪廉懦立國維賴以四張況逢

恩澤之普沾正爾芳徽之待闡伏乞據詳彰其苦節因之題表給以建坊

恩榮

寵錫皆成

華衮之褒潛德明揚得著表閭之美斯倫明于上淳風託始閨門教洽于中清節咸端里巷矣

定武蘭亭跋

定武禊帖相傳是率更摹宋有薛紹彭繙刻已鑱損數字元時得即未易松雪言之詳矣昔蘭溪何運使有藏本永樂時特令鐫于國學余初見時猶疑此是明刻及諦眎久始知爲國學之祖本其爲定武無疑

馬和之小景跋

右馬和之小景上有楊妹子題雨洗東坡月色新絕句一首蓋蘇文忠公作也予友周君穆門得於雲間出以見示用筆清逸楊妹子小楷秀媚中饒勁致其爲真蹟無疑嘗記沈潤鄉吏隱錄載馬和之小景四幅楊妹子各題一絕句云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賞意如何華陽洞裏秋壇上今夜秋光此處多石枏葉落小池清獨下平橋弄扇行蔽日綠陰無覓處不如歸去兩三聲清獻先生無一

錢故應琴鶴是家傳誰知默鼓無言曲時向珠宮舞幻仙其四即此幅也又張泰階寶繪錄載黄子久跋馬和之畫卷云陳維寅持秋林曳杖小幅來景色正與此同是此幅曾爲船場陳氏所藏爲吳中舊物流傳有自尤可寶也馬爲錢唐人紹興中登第官工部侍郎楊爲寧宗楊后之妹鑒古者所共知不多綴云乾隆丁卯正月二十二日錢唐厲鶚跋

書樂府補題練恕可名下

按陳衆仲安雅堂集有陳如心墓誌銘稱公諱恕可字行之一字如心與古靈先生襄同出五代閩太尉檄之後後遷會稽自號宛委居士至元二十七年起公爲西湖書院山長仕至吳與尹遺文有宛委永言復古篆韻詞譜編目樂府補題藏于家觀此則練爲陳氏之誤了然矣竹垞先生刻詞綜及蔣京少刻此冊皆作練偶未之考或原本模糊缺斷以致亥豕爾雍正丁未六月二十四日錢唐厲鶚書

倚聲初集跋

倚聲集多

國初諸老之作蓋于酒邊文外爲之刻意新豔正如玉色珠光使人目奪在今日已成廣陵散矣中有梅坡柳亭兩君手評可愛也惜缺六卷他日當購之以成完璧壬寅七月晦前一日厲鶚書

曇陽子書後

吾鄉錢銓部心卓先生貽清堂日鈔云曇陽子者太倉相公女也聘于徐徐沒女及笄矣請于父母願爲守喪父母憐其志許之遂謝脂澤長齋縞素奉淨業時時獨處一室與羣仙往來有蛇名護龍常在左右如是者二三年一日告父母曰兒將以某日示化父母無可如何任其所爲居期集大衆說偈入龕與蛇俱化去四方觀者數萬人而太倉公弇州兄弟居青浦俱有傳紀其事蓋吳人故好異而諸公皆工文章多賁飾誇張其詞遂爲東南一奇事時太倉公以忤江陵家居言官逢其意以左道煽惑章數上竟不問獨相公弟鼎爵斥爲妖妄說者又云女實爲蛇所魅非仙去者而太倉公弇州兄弟皆稱弟子起恬淡觀奉安曇陽真身及相公將大拜又有借此謀進願爲恬淡觀住持者可發一笑云銓部爲神廟中年人其詞若有諷刺蓋得之見聞爲最確也世又傳湯若士牡丹亭劇爲曇陽子而作太倉公好命家伶演此每曰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而中有梅花觀陳最良奉香火事若與恬淡觀影切殊生人疑偶買得此傳聊記所聞于簡首以備考

郡廨梅花詩跋

書院之設始于南唐廬山國學至宋改爲白鹿洞書院自是而石鼓應天岳麓相繼振興元時各州路俱有書院山長遂爲祿仕之一途以故名儒輩出率銓序于行中書省我

朝文教覃敷書院之在省會者中丞主之在各郡者太守主之擁皋比者非鄉先生而有文行者不

得與檇李郭使君山左名臣後也傳家凜冰壺之誠久矣延吾友草廬諸太史掌鴛湖書院課士以郡廨梅花爲詩題且限清字韻二絶句蓋主賓皆冰茹雪食人非秖昔人之頌顧建康也徧徵同人屬和積成卷軸梓而行之異日有續張堯同嘉禾百詠者郡廨梅花必居其一矣乾隆八年六月十四日錢唐厲鶚跋

九秋詩跋

夫收溫滌暑迎白藏以多欣隕葉落英望青要而增感稽歲時之雜咏秋序爲多按月令于四人悲懷惟士鐵珊前後九秋詩所爲作也僕幻視翳花禪依淨月雁聲到枕久無遲暮之思蟹舍持杯大有沈酣之興近者微吟在口頓逕青衫少動于中更添白髮則鐵珊之詩之工可知矣樊榭居士厲鶚拜跋

菜花詩卷跋

菜花詩咏者甚少唐人惟劉禹錫桃花淨盡菜花開一語律詩尤未易得鐵珊六詩曾受知錫山相國稱爲張菜花平湖大令舒君雲亭贈詩有好句人傳張鐵珊菜花春草記當年其見賞一時如此予與鐵珊稱莫逆交因慫慂付梓公之同好猶憶丁卯春暮與雲亭汎舟杭北郭曾有俚句云連畦金粉雌雄蜨十里斜陽子母牛以視鐵珊眞不啻小巫見大巫神氣索矣

跋烟草次韻詩

昔年予客邗江曾偕同人唱烟草天香一闋頗盡體物之旨今秋鐵珊張君示余烟草律詩數章推陳出新復爲淡巴菰另開生面聞湖中和詩幾及百詩讀四君之作眞以少許勝多許也用題數語以復鐵珊

自跋游仙詩卷三則

游仙詩自晉郭景純倡之逮唐曹堯賓明馬鶴窗連篇累牘皆奇豔可誦余閒居寡懽偶爾綴韻輒成百章大要游思藝語雜以感慨玉茗先生所謂事之所無安知非情之所有者也且靈均作騷尚託于雲中君湘夫人其亦庶幾不悖作者之意乎有好事者出而讀之詞雖不工聊當龜茲一覺云爾康熙庚寅六月樊榭山人自題

庚寅歲長夏無事爲游仙詩百首手錄二帙一爲海昌徐雍昭持去一爲友人杭大宗持去今年春檢篋得舊稿讀之復更定十二首楊修不云乎悔其少作因復錄成一編所謂秖可自怡不堪持贈者也癸巳暮春西溪漁者又識

曩作前後游仙凡二百首前游仙已雕板不揣荒鄙頗有嗜痂後游仙藏篋中未舉示人暇日展玩自愧凡俗於仙境猶有未盡因刻意冥搜誓脫故常復成百詠昔謝逸作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爲謝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將以予爲厲游仙乎

攝山題名

乾隆癸亥九月十有六日錢唐厲鶚吳江王藻江都方士庶閔華陸鍾輝張四科來遊攝山時秋景澄霽山空月明酌泉賦詩三宿乃返 右十六篇仁

和龔稼芟胡蓋輯初不止此此劫後所存者也

蛻巖詞跋

蛻巖河東人幼從父官于杭與貞居子張伯雨俱學于仇山村先生之門故詩文俱有源本而詞筆亦復俊雅不凡足繼白石梅溪草窗玉田之後惜山村伯雨詩集僅存而詞止三數闋使人有零珠斷璧之恨不若蛻巖詞二卷一百二十餘首之完好無恙也是本爲余友金君繪卣鈔于龔田居侍御家余從繪卣令子以寧借鈔遂得充几席研玩之娱侍御所藏異書甚多生平清介自處罷官後絕不竿牘當事貧至食粥聞其身後書籍大半散佚矣爲之累歎雍正改元十月二十三日樊榭生厲鶚書後右一篇見兩般秋雨盦隨筆

題客杭日記

雍正乙巳春三月六日客揚州飲于程松門七芙蓉閣同會者爲里中友江硯南酒半松門兄子岷東出觀所藏元京口郭天錫先生日記真跡共四冊行楷精妙弈弈有神中有至大戊申客杭一冊時燭邊醉眼觀之不甚記憶後十餘日耿耿于胸因亟從臾硯南借鈔硯南亦有同好即往言之岷東岷東殊不祕也攜至予寓舍呼燈捉筆寫成草本略汰其無繫武林典要者細讀之則杭之耆舊大半皆在往還而坊陌橋道琳宮梵宇去宋不遠壯麗深嚴可想見焉遊鳳凰山故宮一段載白塔以碑石爲基猶有進士題名金銅鐘一口上有淳熙改元曹純甫覲篆名則他書俱未載此信乎百聞不如一見也寺壁題詩與程史所紀康伯可題徽廟御畫扇略有數字不同想是後人所改耳先生去今三百餘年偶然攢筆完好無恙而適遇予兩人皆杭人鈔而傳之似乎有待者若岷東不恡希世之藏公之于人使後之述風土者有所攷皆不可以不記也三月二十六日杭東城厲鶚右一篇見客杭日記

分賦鍾馗畫引

歲丁卯五月十五日馬君半槎招同人爲展重五之會于小玲瓏山館維時梅候未除綠陰滿庭徧懸舊人鍾馗畫于壁鍾馗之說不一如宗愨母妹之名于勁之字皆在南北朝而今人則傳終南進士事又古者歲除畫鍾馗辟邪故張說有謝賜曆日鍾馗表而今人則用於五月五日是日適爲夏至陰陽交爭防諸沴戾禳而卻之亦荊楚歲時所不廢也遂人占一畫各就畫中物色賦七言古詩一篇錢唐厲鶚爲之引右一篇見韓江雅集

陳玉几梅花芭蕉小幅跋

楞山擅鄭虔之三絕蜚英騰茂客居竹西聲價隆振求點筆者恆滿戶外惟其天才亮拔無子些塵俗氣染及筆端觸手生春自然超妙天池白陽走且僵矣何況餘子落落者乎酉秋過邗上把晤多日瀕行承寫此幅見貽意良可感因書數語于後以志忻幸樊榭山民厲鶚誌右一篇見重論文齋筆錄　按玉几名撰題此幅云雪爛芭蕉春又芽隔牆開過老梅花此間好事能兼得輿了魚兒又

揀蝦自註摹天池所畫句

樊榭山房集外文

原书缺此页

輓辭　仁和龔胡崟輯

壬申杪秋聞樊榭先生凶問越日同人爲位哭於行菴

香溪程夢星

甚欲扶秋杖無如愁思侵蒼苔遊子迹落葉故人心芳草變寒色西風横舊襟莫因聞鵩鳥感慨不成吟余以事不克赴

嶰谷馬曰琯

年來吟社半彫零胡後唐前失典刑寒鑑樓空小師死招魂又復酹寒廳

雪薦哀梨霜薦柑清冬彷彿會城南紙蓮花動風吹戸老木蕭蕭葉打庵

恬齋汪玉珂

黄葉西風裏行菴怯重過可知今日淚專爲故人多酹酒成悽斷招魂奈遠何浮生真石火白髮一悲歌

嘯齋張世進

是君負手尋詩處絮酒當于此地澆黄葉階除風景在朱絃疏越雅音遙重逢可有三生石共載難忘八月潮座上相看半頭白不堪吟侶日蕭條

西疇方士虒

何處弔詩魂行菴當寢門臨風揮老淚題主奠清尊已痛形神隔如逢笑語温所期來夢裏文字試重論

半查馬曰璐

故人隨逝水灑淚駐行雲只此平生意寒花如見君香清緣竹盡葉響帶鐘聞不道行吟地傷心日易曛

竹町陳章

依舊茆堂在傷心失此翁服緦來幾輩瀝酒向西風跡賸寒蕪裏魂棲亂竹中城門回馬策斯恨的然同

玉井閔華

又向西風拭淚痕朋交帷位禮猶存重經翠竹留題處一采黄花薦酒尊雞黍卻教虛宿約兔囊空自用招魂先生已是傳千古十卷詩詞即子孫

南圻陸鍾輝

十年此地共論文今日臨風一奠君怕聽哀鴻聲嚦嚦一聲聲似感離羣

漁川張四科

文宴平生地重來灑淚同寒泉薦瑤席老樹起悲風零落殊相感精靈或可通沈埋九泉下何處寄詩筒

于湘樓錡

傷心冪屐此重經無復清談似建瓴最憶平生耽寂寞安知草木不棲靈

去逐寥天鸞鶴羣重吟詩句總酸文幾人酹酒西風裏杳杳黄壚哭不聞

羊城旅館聞厲樊榭二兄凶問不勝哀惋哭之以詩

大宗杭世駿

驚才一代媿齊名力遜培風運海鯤小別遂成千

古恨百身難贖九秋魂清詞墜響文堂寂瘦影飄
空野寺昏細想平生遊往處終同阿買哭楓根
心傷鬼錄手頻揄可奈天先喪此人東郭冷過挑
菜節南湖悽斷采桑春等身著作憑公論任世風
花付夙因聞說神明眞湛定彌留猶自戀衰親
復衣升屋叫荒祠掌夢無憑祗益悲服檄幾年疏
酒伴分香先日放歌姬契丹已定傳疑史天水空
鐫本事詩泉路定應尋月上斷風零雨說相思君著遼史拾遺期與余金史補闕並刊宋詩紀事百卷已刊行月上其亡姬也
年年蹤跡滯揚州兩點金焦健筆收翠壁分題香
界暗玉山高會草堂秋韓江烟月魂應戀石友謂馬日琯日璐情懷老更稠他日來尋舊吟榻不堪腸斷竹
西遊

輓樊榭先生詩

竹町陳章

屈指論交四十年吟場無地不隨肩前頭花月知
多少一度拚教一泫然
乾坤清氣總歸詩罔象懸珠獨得之分寸攀躋空
費力對君何止有餘師
直是青冥鶴羽翰百年人物惜才難龜山潮莫爭
消長學海文江一夕乾
九月清霜泣斷魂湖山幸有不亡存只宜配食林
和靖秋菊寒泉薦墓門
綠楊隄與綠荷汀吟舫乘閑處處停料得後來無
好句兩湖山色爲誰青
公車再上復徵車寂寞東歸但著書便得一官何
足重古來高士混樵漁
樂府新聲被管絃鉛華掃盡最清妍紅橋猶唱當
時曲人與黃花共一船
詩外溫柔別有鄉也知難繼是苕娘絮飛春盡尋
常事可惜無端枉斷腸
樓敞叢書萬卷開析疑訂謬服君才一年兩度樓
前別不道今番去不來
邗江詩社迭爲賓憑仗君扶大雅輪翡翠鯨魚皆
有得敦槃無復主盟人
一紙郵來伏枕書詞哀意憤已無餘苦心調劑非
欺友莫問泉臺怨子虛
雲魂雪魄向樊桐知是仙家擣藥童他日歸來何
處覓棠梨花下紙錢風

龍泓丁敬

西風一棹返蓬門豈意俄成冢上魂白髮頓枯傷
子淚紅箋空坼乞詩痕案頭殘稿猶思妾篋內遺
編待付孫回首寒梅香又好揚州明月忍重論君病中尙向予誦詞一闋爲揚州去妾作也
卅年情抱與君同眉宇何堪瞬轉空一代詞人姜
白石兩湖詩客鮑清風搜窮萬象應生妬靜倚高
天轉欠公俯仰春光看飄蕩泉臺可有杏花紅張貞居詩只有天公終可倚君每春遣使乞余園中繁杏作供

意林趙信

一夢空傳十六人皇家疏網惜遺鯤先生應召北上夜夢試題內有十六二字意必得與名數及發榜只十五人竟居額數之外其夢始驗素交零落
偏多感舊事淒涼不可論南斗文星驚忽陷北堂

壽母痛孤存低眉自念衰遲甚不獨傷君淚滿痕

誠夫趙一清

雁歸汾水日凶耗更然疑卷軸裁新樣江山起故思久依賢地主忽下招魂辭欲設椒漿奠臨風灑淚知

記當庚午歲七夕譜秋蟬蟬蛻同君逝秋風亦我憐千金隻字惜萬卷倩人傳嘑損因何事馬塍花正妍

古有情癡語曹剛手可捐稿藏像腹裏佛任丈人先持此將安往吾生欲問天頭銜無可擬只合署詩仙

憶昔訂交日西池風月親僻書多挂眼使事獨能神花隱張家舊湖船白傅春荒原多宿草一念一沾巾

香溪程夢星

詩才疑鬼復疑仙落拓人間六十年春夢尚縈桃葉渡秋風已冷孝廉船未終祿養嗟何及欲付琴書亦枉然山館苔深行跡在從今一榻只虛懸

□□胡應瑞

風雅惟君是我師論交何止十年遲文傳淮海人爭羨詩著湘潭世共推三殿揮毫曾博飯兩湖風景屬新詞愛山未遂曇巖約空負心期千古悲壬申秋先生約余游風水洞未果

□□易諧

一覺揚州夢乍醒可憐骯髒病餘身迴頭共語成陳迹屈指分攜未幾旬秋水月明懷冷句湖光山色失閑人天涯朋舊爭垂淚遙向西風薦白蘋

嘯齋張世進

休言識君晚交誼十年深當代風騷手平生山水心拋官換奇句裹藥赴幽尋把臂今無日遺編忍重吟

斯人誠可痛才調眼中無舌吐粲花論胸藏記事珠詩仙歸上界雲物冷西湖八十慈親在誰爲返哺烏

王井閔華

握手論交正少年流光過眼各華顛每當風雨雞鳴夜苦憶烟波鴨觜船排日看花連臂去常時翦燭對牀眠竹西自結吟詩社江海才人半九泉自唐天門先生歿後及君五人

豈止胸中富五車有才無命劇堪嗟精華空自琱詞藻姓氏何曾作榜花被鬼揶揄身懶慢悞人顛倒眼麻茶只教贏得湖山老踏徧僧家與釣家腹聯指詞科事

著述平生欲等身高蹤端可擬先民隱居教授臧榮緒經笥紛綸井大春作賦行年傷鵩鳥賞詩高閣畫麒麟山林自有千秋業卻幸門生是替人謂汪子西顥

春到將殘絮欲飛傷心空有淚沾衣十年已覺三生夢雙槳空催一舸歸迢遞但知雲樹隔分攜豈料死生違從今衣錦城邊路忍問南湖舊竹扉

西疇方士㡾

文章交誼友兼師追憶平生劇可悲十載共聯詩

酒社一帆長繫別離思春光綺麗迎
鑾曲秋色蕭閑絕筆詞（君客揚州今秋著有秋帆秋燈等木蘭花慢詞凡若干首意頗悽愴）坏土合依姜白石馬塍霜草正離離
休嗟紅粉不憐才（君感事詩中語）猶幸家鄉及早回不爾
幾于旦友殯將毋愈重老親哀尙餘舊槀留山館
合有雄文賦夜臺地下自應逢月上一尊重酹菊
花開
頻年涕淚暗酸辛存沒相關一愴神頗憶蕤賓週
甲子（君以辛未五月二日六十初度時在揚州嶰谷招同人集山館）忽登鬼錄總
壬申（君與先兄環山同齒兩年來先後下世）嚶鳴雁序三生夢畫意
詩情半壁塵此去應須聯夙契九原重晤白頭人
新愁舊恨兩茫茫友道情真馬與張（謂嶰谷昆季暨漁川）寒
鑑樓存空月落（慧田舊居）紫陽山在又琴亡回思苦況
三年病易黯詩魂九日霜（己巳余與慧田同病殆而慧田竟不起君今者亦歿于九月）一束生芻將不得毀茶歌些奠江鄉（君不設茗碗者十餘年）

漁川張四科

別去曾無恙俄聞凶耗傳多生歸劫外幾日在尊
前束髮知名久傾心度曲偏片帆揚子渡惆悵卽
千年
高才偏蹭蹬多病益清羸烟月揚州夢雲山謝客
詩蕭晨占鵩易舊約狎鷗遲他日明湖櫂回殊興
盡時

東壁吳廷華

方抱晨星慼哭君又斷腸嘔心李長吉多病孟襄
陽流水桃花岸迴文錦字章昔遊已難再雪涕湛
空觴
才送揚州棹俄來風露侵菊叢他日淚秋老故人
心孱骨非金石新詩自古今獨憐堂北樹鬘雪慘
霜林

于湘樓錡

湖山應改色詩老忽云亡問學期千古追隨僅十
霜紛紛惜吟社的的痛高堂泉下猶遺恨平生志
未償

松阜沈心

始義毛公老抱經秋風淒絕草玄亭掘瓶因果回
真諦戴笠風流想瘦形江上夢空桃葉渡樹旁篆
驗漆燈銘蕭蕭華髮摧琴痛再入吟場有淚零

䑕甫桑調元

樊榭軒然來爾處士隻立壇坫盛江南詞流空累
百天孫自製湔波幂五采細織秋空雲宛拖銀河
六幅水珊珊微步淩高雯營室衆嫮裂帛勤撦撏
襞積何紛紛回看天章妙裁翦神光獨映河之濆
人世流光疾如電漢殿徒勞緜竹薦年年飆馳青
翰舟韓江一水留歡讌豈誠仙館在芝田蛾眉絕
代悲迍賤西湖明月勝揚州清暉一洗樊川面倚
聲餘事稱絕殊如霜月照紅氍毹銀箏玉管配新
曲妖姬緩唱圓于珠人間早逝小長蘆吁嗟真賞
旦已無暮齒鄉閭聊跌宕強捻觥籌折花當金沙
淹滯孝廉船齊盟狎主神非王我客梁園倏七年
中間一會兼忻愴憶昔廣樂調鈞天步入閶闔襟
珮聯洞庭老仙憎吹嶰竹裂不肯引置軒皇前秋

風吹隨伶倫影黃鍾器椒如飛烟頗嫌上界足官府相與鞭笞鸞鳳爲椒仙忽聞瓊樓亟召修文手飛控黃麟捎北斗紫府猶稀萬丈才塵寰誰享千金帚滿娘光射琉璃屏磨墨看草新宮銘衍波箋寫相思字乞賦曉寒搖筆成尙餘一恨到殊庭阿嬭慟哭長爪生老喪知音我涕零龍脣擊碎抛東溟海山海水誰爲聽空攜華岳峯頭句焚向金牛湖上塋

南圻陸鍾輝

耳熟才名久論交自小年渡江曾有約埽榻復空懸辛丑秋曾致書招屬有事未至奉聚首如風絮聯吟似月泉別離纔幾日聞赴一潸然

海內論文字清才似子稀樂章姜白石詩句謝玄暉十載琴尊合西風燕雁飛南洲人去後苔冷舊漁磯

初觀許大綸

儒雅風流洵我師修文天上倍悽其留題處處堪珍惜何止黃河遠上詞

高會誰爲老斵輪似君纔不愧詞人九原二老謂月翁穆門應狂喜笑拉吟魂永結鄰

樊榭先生年年有詩索素心黃梅今年對花增感敬折一枝以供靈賞并伴小詩志輓

意林趙信

素心人愛素心梅香韻年年互往來今日思君共吟賞惜花香不到泉臺

樊榭山房輓辭

原书缺此页

墓碣銘

鄞全祖望譔

余自束髮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於語言者葢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莫如樊榭樊榭少孤家貧其兄賣淡巴菰葉爲業以養之將寄之僧寮樊榭不可讀書數年卽學爲詩有佳句是後遂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故其詩多有異聞軼事爲人所不及知而最長於游山之什冥搜象物流連光景清妙軼羣又深於言情故其擅長尤在詞深入南宋諸家之勝然其人孤瘦枯寒於世事絕不諳又卞急不能隨人曲折率意而行畢生以覓句爲自得其爲諸生也李穆堂閣學主試事闈中見其謝表而異之曰是必詩人也因錄之計車北上湯侍郎西崖大賞其詩會報罷侍郎遣人致意欲授館焉樊榭襆被潛出京翌日侍郎迎之已去矣自是不復入長安及以詞科薦同人强之始出穆堂閣學欲爲道地又報罷而樊榭亦且老矣乃忽有宦情會選部之期近遂赴之同人皆謂君非有簿書之才何孟浪思一擲樊榭曰吾思以薄祿養母也然樊榭竟至津門興盡而返予譏之曰是不上竿之魚也嗚呼以樊榭爲吏固非所宜而以其清才使其行吟於荒江寂寞之閑以死則不可謂非天矣予交樊榭三十年祁門馬嶰谷兄弟延樊榭于館予每數年必過之嶰谷詩社以樊榭爲職志連牀刻燭未嘗不相唱和已而錢塘趙爲詩社予亦豫焉數年以來二社之人死亡相繼樊榭每與予太息今年予有粵遊槐塘以書告樊榭之病不意其遽不起也嗚呼風雅道散方賴樊榭以主持之今而後江淮之吟事衰矣樊榭姓厲氏諱鶚字太鴻本吾鄉之慈谿縣人今爲錢唐縣人康熙庚子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無子以弟之子爲之後葬於湖上之某峯所著有宋詩紀事一百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已行於世又有遼史拾遺十卷樊榭以求子故累買妾而卒不育最後得一妾頗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怏怏失志死是則詞人不聞道之過也且王適不難謾婦翁以博一妻而樊榭至不能安其妾則其才之短又可歎也嗚呼樊榭屬予序其宋詩遼史二種忽忽十年息壤在彼而今隕涕而表其墓悲夫是爲銘其詞曰

沖恬如白傅兮尚有不能忘情之吟人情所不能割兮賢哲固亦難禁祇應尋碧湖之故欒兮與握手以援琴（樊榭苕上之故姬也按苕上故姬指月上康熙己亥三月十四日辰時生乾隆壬戌正月初三日戌時沒先徵君逝世十年最後去妾是所納揚州劉姬也見趙意林丁龍泓兩先生詩註）

墓碣銘

栗主移奉交蘆庵記　仁和胡敬譔

古賢者沒而祭社設有監祠以奉粢盛以司宗祏魂魄戀此枌榆儼然矧夫笠澤游多輞川圖在碧雲青嶂遺壠非遙白露蒼葭伊人所契者乎徵君樊榭有子承祀無孫紹宗嫠婦靡依小姑相迓棲神何所載主而行偕令威以來歸效浮屠而寄宿分索郎之釀味叨清閟之桐陰憑是壻鄉比乎友殯而乃窗窺朱鳥刻認丁蘭捏佛奇生通靈化去豈真委莽未免傳譌於是名流譜以清詞碩彥賡其新語爲位置馬塍里畔山谷祠旁薦少寒泉庋從高閣縈鼠跡蛛絲而幾徧與牛衣龍具以相參飽嘗牆角之酸風泠照屋梁之明月可慨也已今春趙雩門刺史與蔡木龕李西齋諸君商以先生墓在西谿土宜近祔乃擇交蘆庵之塔院諏日還奉焉中爲先生其右則先生側室朱氏也同龕彌勒成換骨之神仙相伴維摩有散花之天女閱春秋而兩祀蔽風雨於三楹想曩時選石開尊叩舷度曲一笻拄雪雙屐拖雲路宋輦以苔封山秦亭而翠滴新詩幾許舊夢難尋賸秋水之彎環對林梅之蕭瑟莫不流連光景仿佛生平從茲勿務增華以期垂遠守斗酒隻雞之約勝事可常共掎裳聯襼而來扁舟徑渡相與整齊肴蔌拂拭壺觴蘆中人蘆中人庶其靈爽式憑苾芬來享也夫

栗主記

墓田碑記　錢唐吳錫麒譔

在昔修謫仙之祀剔壞青山薦處士之馨割租近縣此皆眷懷往喆崇想芳徽瓣香之誠不關孫子私淑之意詎假淵源而沃衍相資苾芬用告蓋所以明後人之公好樹先士之清則焉若吾杭樊榭先生忍貧於身蓄富在學事賅其舊扇南宋之風言飫其清得西湖之味一時推爲祭酒末學仰其津逮始舉孝廉之科旋膺徵辟之

詔似宜仰邀田秩早受圭腴而乃兩屐苔枯一棺蓬掩幾至前和之醫竟無後嗣之延今西谿法華山所謂王家塢者其墓在焉樵歌牧籟之往來馬磨牛醫之雜襲觴閒柏下祭少墦閒則有顧涑園太守過墟墓而生哀遇春秋而展祀曾合同志各致慕思亡何舊雨不來故人已逝徐稺之雞莫設劉伶之土常乾是非少劃膏腴俾資牲醴安望馨香無缺俎豆常繇爰有諸賢更謀義舉遂鳩金於冢旁置祀田若干畝付交蘆菴僧常源收息以爲納糧供祭之用裒乃成於衆腋繇亦出自同功由是霜露示期粢盛有備藉免餒而之憾庶慰逝者之心雖或淩跨太虛翺翔八極豈復戀松楸之美計體魄之安然而湘纍渺然椒漿莫輟水仙近在鞠薦無愆冀神靈之式憑振風雅於勿替秋風十畝幸不遠於蘆中寒食一盂願無忘乎縣上因貞諸石以志厥功敢告後來永念勿懈

墓田碑記

軼事

厲先生居東園高大父魚亭公居古驛後相去二里過從最密讀書務根柢之學每著一書輒訂可否手稿皆留余家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湖船錄先後雕于振綺堂宋詩紀事南宋雜事詩絶妙好詞箋詩詞集文集俱有刊本惟南宋院畫錄玉臺書史僅見鈔本

四庫全書著錄七種咸豐末板燬兵燹越二十載余檢古文詩詞舊本與范誠民士麒朱英甫士俊讎校重雕其游仙詩三卷秋林琴雅詞四卷少年作也迎鑾新曲二卷與吳甌亭城同撰也並集中未載之若干首都爲集外詩詞乾隆壬申先生沒葬西溪以從子志黼爲嗣又無子木主遂祔入湖墅黄文節公祠道光戊子世父小米公集邑人移奉近墓之交蘆菴又三十四年燬于浩劫同治庚午滿洲冠九如山重加修葺供奉如昔文人學士每當蘆花盛時隻雞斗酒以薦先生宿草尚存莫不感慨係之生平軼事捃拾諸書錄載于左俾後之尚論者有所資焉光緒十年甲申中秋同里後學汪曾唯

杭大宗先生詞科掌錄云厲太鴻爲詩精深華妙截斷衆流鄉前輩湯少宰西厓先生最所激賞自新城長水盛行時海內操奇觚者莫不乞靈於兩家太鴻獨矯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徽村尤博吾鄉稱詩於宋元之後未之或過也性躭閒愛靜樂山水一再計偕遂絶意仕進以薦來都試題誤寫論在詩前遂罷歸生平詩逾萬首勇於刪擇樂府爲今海內第一仿計敏夫例爲宋詩紀事百卷搜采極富是科徵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太鴻之詩稚威之古文紹衣之攷證穿穴求之近代罕有倫比紹衣丙辰先成進士改庶常例不當試後以散館出外稚威以疾太鴻以違式皆不得在詞館豈非命哉

又道古堂文集厲母何孺人壽序云執友樊榭厲先生自其壯歲即中乙科兩與計偕不得志即棄去不復事既而部檄其名趨就選人買舟一至津門留連三月而返說者咸謂其樂迂習嬾才不可以爲世用以余觀之是謂不知樊榭者也樊榭少而孤露奉太夫人之教績學以至於有立夫豈不知圭紱之可以榮親祿入之足以養老而顧杜門卻軌甘寂寞而就枯槁者誠以仕宦之難惟縣令爲最其能久居其處者大術有二焉佞顏卑辭骨節婀媚伈伈俔俔希寵而取憐一矣憑藉權勢擅作威福色厲內荏虐煢獨而畏高明又其一矣樊榭之才千詩百賦鬱怒遒緊長輸遠逝雖極之傾河倒峽而不見其所止若以其鴻朗高邁之懷骫骳磊落之志屈而與今之仕宦者相習譬之方枘圜鑿齟齬而不相入而謂其能哫訾粟斯喔咿囁嚅以爲閃揄乎而謂其能逞妖作蠱妄生眉眼以絞訐而摩上乎度己不能强而試之則所以貽太夫人之憂者方大此在庸人且知其不可而謂樊榭之賢與太夫人之通達大體而顧昧昧而不之

思乎且夫人之求仕者將以爲養也樊榭和而不隨介而有守使其得位而行其志必且飲冰茹蘖其刻苦當較甚於恆時太夫人習於古訓如所謂郤胡威之絹封陶侃之鮓聞之巳熟其所以砥礪其子者詳慎而周密又可知也然則脂膏之潤與潔白之養兩者相較孰得孰失豈待智者而後決哉今年九月朔日爲太夫人八十生辰同人謀所以爲壽者乞言於余余自羈貫與樊榭交申登堂之敬常拜太夫人於堂下樊榭巾帢之契計莫有先於余者則知樊榭之深又孰有過於余者乎用敢綜樊榭出處之大節與太夫人之所以成之者以侑一觴焉因以嘆古人捧檄色喜特以庸人待其親而於道未有聞也樊榭其偶偶乎遠矣

沈文慤別裁集詩話云樊榭徵士學問淹洽尤熟精兩宋典實人無敢難者而詩品清高五言在劉眘虛常建之閒今浙西談藝家專以飣餖撏撦爲樊榭流派失樊榭之真矣

汪積山先生尊聞錄云太鴻出居道古翛然意遠詩文之外銳意於詞嘗病倚聲家冶蕩者失之靡豪健者失之肆因約情斂體深秀綿邈與至思集輒自比之孫氏一紘柳家雙璅要以自寫胸抱非求悅衆耳也

吳甌亭先生雲蠖齋詩話云厲徵君肆力於詩鏤心役腎句雕字琢吾鄉百年詩人中殆難其匹性雅好遊所至搜剔名勝攬葛攀藤裴回吟賞必興盡而後已集中西溪諸什直抒胸肊可當山經一卷讀也

王述菴先生蒲褐山房詩話云徵君性情孤峭義不苟合讀書搜奇愛博鉤新摘異尤熟于宋元以來叢書稗說以孝廉需次縣令將入京道經天津查蓮坡先生留之水西莊觴詠數月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就選而歸揚州馬秋玉兄弟延爲上客嗣後來往竹西者凡數載馬氏小玲瓏山館多藏舊書善本閒以古器名畫因得端居探討所撰宋詩紀事遼史拾遺極爲詳洽其先世家於慈溪故以四明山樊榭爲號所作幽新雋妙刻琢研鍊五言尤勝大抵取法陶謝及王孟韋柳而別有自得之趣瑩然而清窅然而邃擷宋詩之精詣而去其疎蕪時沈文慤公方以漢魏盛唐倡吳下莫能相掩也予於戊辰歲在長洲趙君飲谷小吳船遇之辱爲忘年交後徵君過吳必訪余於朱氏蘋花水閣凡三年而徵君下世矣至其詞直接碧山玉田予巳錄入琴畫樓詩鈔故不具論　樊榭下世葬杭州西溪王家塢因無子嗣不久化爲榛莽後四十餘年何君春渚琪游西溪田舍見草堆中樊榭及姬人月上栗主在焉取歸偕同人送武林門外牙灣黃山谷祠埽灑一室以供之予爲撰丈室花同天女散摩圍詩共老人參句以題其楹月上姓朱氏名滿孃烏程人

陶篁村先生鳧亭詩話云樊榭寶石山云林氣暖時濛似雨湖光空處淡如僧此真善於領略西湖也其他如遊智果寺云竹陰入寺綠無暑荷葉繞

門香勝花元日對雪云無人可造真閑日有雪相娛此老翁山莊即事云蔬圃鳥鳴秋境界竹房人語佛家風南湖秋望云橫塘秋水明菰葉老屋殘陽上蘚花皆佳句也

王茨檐先生靜便齋集南湖花隱記云倚城北陴陑舍喧而即靜水樹明瑟有敞而堂有折而廡有華散生盤門藩落而延接于櫺檻是爲樊榭山民南湖花隱宋張鎡功甫所稱管領風月者功甫以循王諸孫性豪侈務奇意相勝其第宅不一區即南湖所占在當日不知幾百畝樊榭以數椽棲託於後其寂寞爲已甚則樊榭之歎於功甫者也然樊榭學博而文富所述造泓涵演迤不下數百卷識者謂其必傳于後無惑功甫稱詩家上將冰如雪食琱碎月魄雖見推于誠齋楊氏而遺集鮮傳則又功甫之所遜于樊榭者也君子之游于世有裁足之思無羸餘之念況出吾之所有不難抗古人而上之俛仰吟笑綽有餘裕區區居室奚足較其豐約爲且夫南湖當功甫之盛閬春把菊天鏡鷗汎月諸勝纍纍無閑壤一時朱黻長纓賓從之填擁鐘鼉笙絲磬筑之衎宴魚龍爵馬之殫物窮麗誠無所不足迨其後不數十年淪宇埋音竝就熏歇今茲所見遠巒雲浮卉木翳薈禪棲盂瓶之扣食泠泠水次物不停固與爲豪侈者之役于物也其終不如寂寞者之適吾素已矣題以花隱樊榭殆欲佩蘭餐菊以終老于斯夫是爲記

又送杭大宗北行序云吾友厲鶚杭世駿博覽精覈於學無所不貫所爲文詞高旨深若觀濤重溟莫得畔岸顧自壯盛僅充秋賦志用不達連屈于春卿世之人合二君之遇觀其所爲功幾疑學廣聞多匪所以適用蓋古制不講於茲六十年矣自

聖祖仁皇帝御極之十七年頓紘舉網特闢大科一時苞純稟精之彥應運蠭至揚輝宣烈照灼敻古迨後兩遇弗再決科發策僅循常選末師後進靡所傾風二君枕經葄史含英發藻獨知而寡諧供己而殫力故學古之獲二君獨深疾驅方輪人之疑二君滋甚茲

天子嗣暉隆緒側席幽潛興繼舊典浙省郡邑博學鴻詞薦者前後合六十人呈試大憲掇什之二三二君以瑰麗卓越炳乎十八人之列以十一郡之廣旌簡所及僅止數人得無少隘然上嚴虛授下顯兩具拔尤升萃乃獲二君四海稱雋等競疇曩見少之意其亦可以不作矣

朱朗齋先生厲徵君年譜稿云康熙壬申五月初二日辰時生癸巳爲錢唐王路清賓遠撰疏寮集序略云近余道鴛湖過虎邱臨惠泉往返于荆溪錫山之閒遇一勝境則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諸目目之所覩必識諸心自謂此行也詩可盈篋矣迨歸檢其稿僅得八首而其抑鬱憤懣欲吐而不得吐者塡塞胸臆閒幾不復支靜求其故終勿可得蓋余擔囊作客所聞者什一之籌所接者會計之策即遇佳山水稍滌襟懷而塵壒復垢絕無文人翰士可角勝于筆墨之場故每一搦管旋

復自棄游雖多而詩則少甲午館汪氏聽雨樓凡五年浦沆兄弟從游庚子以詩經中式四十九名舉人辛丑秋游永康房師張梁友署中按集中有將返武林留別張梁友先生詩云十日琴堂任天涼抱病歸偶游嗤索米臨別或傳衣是知張梁友爲房師也雍正辛亥春少司農鳳臺王公鈞爲兩浙運使時聘修西湖志按纂修職名總裁爲總督李衞管理爲巡撫程元章總修爲編修傅玉露分修則與蘇滋恢杭世駿陸秩沈德潛吳焯趙信吳嗣廣張雲錦陳撰同在局成于甲寅年乙卯正月會同舉諸公于槐塘宅小眠齋共十一人徵歌選勝極一時之盛按齊召南賜硯堂詩答汪五槐塘津門見寄次韻兼懷諸友三首其第二首云吳山顧曲記當年纔落春燈未禁烟細雨溟濛留客夜微風料峭養花天清歌共判尊前醉高會誰知夢裏緣今日浮萍湖海客如君還近五湖船原注云乙卯正月會同舉諸公于槐塘宅共十一人今則厲二樊榭沈六幼牧周大青瑶張大介石俱還浙多時嚴大菘占尚讀禮未出周五石帆得官後即以艱歸家每與堇浦星齋晤言不勝今昔聚散之感乾隆丙辰七月與趙功千偕行入都應徵詞科題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賦山雞舞鏡詩黃鐘爲萬事根本論報罷南歸辛未三月

皇上南巡偕吳城撰迎

鑾新曲進呈城曲曰羣仙祝壽鶚曲曰百靈效瑞合爲一編壬申九月十一日辰時歿是年有至揚州之事按盧見曾漁洋感舊集序是壬申六月撰序曰辛未冬以公役至京師謁崑圃黃夫子于家出所抄漁洋先生感舊集見示拜而卒讀之云又凡例一條曰是集輾轉抄寫譌誤頗多宋編修蒙泉嘗訂正之復委榆村之孫宲余子謙以校讎之役再三過尚有闕疑玲瓏山館藏書充棟所與稽者厲樊榭鶚陳授衣章皆博雅君子幸重檢閱而後授梓毋致有魯魚亥豕之譌云蓋感舊集得于辛未之冬而開雕于壬申之夏則是先生于辛壬冬春閒尚留揚州也（按朱朗齋茂才文藻館余家古驛後最久曾編先生年譜稿雖脫而未成向藏振綺堂曾族祖劍秋茂才鈫欲增輯成書未竟而卒劫後稿皆散佚今得殘本錄出數則增入于此以俟後有考訂重編者再刊年譜）

趙意林先生秀硯齋吟稾寄調厲樊榭納姬揚州云歌吹殘年憶竹西歡情已作絮沾泥泰孃才思知多少蓼岸桃溪試品題（姬人姓劉）雪凝柔玉滿邗溝花蕊新詞乞小留想得定情鴛帳暖莫教月上夜生愁

曾伯祖滌原公湛蘭書屋雜記云厲太鴻先生著作等身與先大夫善已成未成諸書稿皆插振綺堂之架著錄

四庫全書者七種遼史拾遺東城雜記宋詩紀事南宋院畫錄南宋雜事詩絕妙好詞箋樊榭山房集

袁子才先生隨園詩話云馬氏玲瓏山館一時名士如厲太鴻陳授衣汪玉樞閔蓮峯諸人爭爲詩會分咏一題裒然成集至今未三十年零落殆盡

而商人亦無能知風雅者蓮峯年八十三歲傫然尚存聞其饑寒垂斃矣　乾隆初杭州詩酒之會最盛名士杭厲之外則有朱鹿田樟吳甌亭城汪抱樸臺金江聲志章張鷺洲湄施竹田安周穆門京每到西湖隄上掎裳聯襼若屏風然有明中讓山兩詩僧留宿古寺詩成傳抄紙價為貴四十年來儒釋兩門一齊絕滅竟無繼起者　余最愛言情之作如桓子野聞歌輒喚奈何厲太鴻送全謝山赴揚州云生來僧祐偏多病同往林宗又失期兩點船燈看漸遠暮江惆悵獨歸時　詩人筆太豪健往往短于言情好徵典者病亦相同卽如悼亡詩必纏綿宛轉方稱合作東坡之哭朝雲味同嚼蠟筆能剛而不能柔故也近時杭董浦太史悼亡妾詩遠不如樊榭先生之哭月上也

魏玉璜先生柳洲遺稾碧湖雙槳圖云厲樊榭徵君姬人朱滿娘以中秋夜同汎碧浪湖而歸因繪是圖時賢相與為詩卒後余始獲見之用題其後夢覺揚州已十年卻從苕水載嬋娟菰城若比松陵路又覺吹簫白石仙星漢橫斜水拍天碧湖涼露卸紅蓮中秋月色無窮好卻為伊人分外圓翠袖熏鑪伴詠詩春風小閣畫蛾眉誰令誤竊姮娥藥不見宜男結子時一段春愁化彩虹乍來還去恨匆匆桃花滿地胭脂溼不待東風嫁小紅

大父十村公重編振綺堂書目云靈隱寺志三冊是厲樊榭先生手稿黏貼廢書之中書雖未成後世亦當珍之按此志編分八卷後有采者而吾家書籍毀于粵匪手稿已亡

阮文達揅經室詩錄云蔣蔣邨學博炯請書樊榭墓碑且與里中諸君子共置祭田報官立案歸西溪交蘆菴管理詩以紀事劉樊窗樹說明州遺蛻西溪土一邱多分神仙無子在但憑天地有詩留他年碑碣碧苔古此日墓田香稻秋記取法華山下路詞人長與護松楸

黃薌泉先生北隅掌錄云先生東城雜記自序云杭城東曰東園先君子家焉小子生于是居已三十餘年凡五遷未嘗離斯地也序作于雍正六年戊申三月是年四月後有移居詩曰半宅從人典全家冒雨遷末云差喜東城近則猶在東城也乾隆己未有予賃居南湖八年矣其主將鬻他氏復謀棲止詩逆溯之遷居南湖之歲乃雍正十年壬子是年有南湖初夏詩所謂草堂近卜約齋鄰者也至乾隆庚申始移居麌公古社詩所云麌公祠宇今相並且逐鄰翁掠社錢者也是先生前後凡七遷皆在東而南湖則近北矣

錢蕙窗先生靜存齋詩集云吾杭厲樊榭徵君沒而無嗣故宅不存主無廟祔塵封比丘尼室者若干年矣春渚丈既備黃文節公之祀見祠有隙宇遂訪其栗主遷於後廡之西并以其姬人月上之主從焉安位之日具蔬果之會青浦王述菴司寇時主萬松講席聞之亦來薦奠自是以後祀文節禮畢牲魚一獻以酹詩魂文節生辰之祀廢已廿稔於茲徵君几筵不知存否嗚呼前賢清風浩氣無所不之一介幽靈湮蕪野社良可悲已因紀四

絕用諗來茲南湖何處問比鄰繐帳飄零五十春歎息舉宗無祏祔一椽野廟與棲神郡縣崇祠傍學宮年來升配徧羣公鄉先生可祭于社前輩猶能舉古風隨清娛僅賸殘碑適館何緣少婦隨一縷靈芬飄不斷五湖風月入叢祠醴酒封羊事已非況於廡下一椽依涪翁定反西江社詞客飄零何處歸

蔡朗餘先生賸稿云厲樊榭徵君制意拙率不修威儀嘗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咏意市人望見遙避之呼爲詩魔　厲徵君之詩詞與金農冬心書畫鄉里齊名人稱髯金瘦厲　厲徵君子繡周有女適桑弢甫先生之孫近仁繡周亡後其妻丁氏龍泓先生女無所歸奉厲氏先代栗主依於桑桑家車橋先與其甥倪米樓稻孫同居而北郭之童佛庵銓又故與米樓善性好奇一日訪米樓值無人遂於厲氏家廟中檢徵君暨月上木主懷歸月姬主爲樊榭手書樊榭主爲龍泓手書童以告何春渚淇詭言得之西溪田舍草堆中春渚轉告王述庵司寇昶因率同人庋置湖墅宋黃文節公祠各醵百錢致祭時爲嘉慶六年辛酉四月六日也（按先生名焜又號木龕居士易簀之前自焚所著諸稿此三段於先生之外孫吳擷蘅受藻所收賸稿中見之）

郭頻伽先生靈芬館詩話云樊榭徵君舊居南湖自號南湖花隱倪米樓秀才繪花隱樓圖偕李西齋布衣同作齊天樂詞以紀之戴金谿比部賦南浦一闋云鷗外夢長閒向湖邊又展露渦風釁亭角舊聽鸎楊枝曲消盡粉圍香陣涼波無恙畫闌幾照驚鴻影城上青山如解意點綴玉真眉暈天涯有客悲秋喚停杯共說老仙花隱隱語笑芙蓉茶煙杪未歇水樓芳訊斜陽一舸倦游客容易成孤引霜葉無多明豔別似惜飄零紅粉

近見凌仲子論詞云詞以南宋爲極能繼之者朱竹垞至厲樊榭則更極其工後來居上北曲填詞以關漢卿諸人爲至猶詞家之有姜張後之填詞家如文長粲花笠翁皆非正宗玉茗詞壇飛將然能合元人者惟牡丹亭圓駕一折近人如洪昉思長生殿乃能直逼元人其氣韻迥與諸人不類其言累數百余不能盡記且於此道無深解不敢强爲之說然總覺玉茗之才非餘子可及至謂樊榭勝竹垞鄙意大不謂然樊榭論詞絕句云偶然燕語人無語心折小長蘆釣師愚謂竹垞小令固佳卽長調紆餘宕往中有澡華豔耀之奇斯爲極至卽小令中佳者亦未必惟此語爲可心折也大抵樊榭之於詞專學姜張竹垞則兼收衆體也　蔣君夢華以顧升山蔬果畫冊索題上有樊榭河傳十八首後予與二娛皆以菩薩蠻詞題之曹種水亦用河傳調而止用一體樊榭則一首用一調也樊榭詞集中不存今錄以補亡（按詞僅十五首今列集外詞中）

吳榕園先生浙西六家詩鈔云歸愚蘭泉兩先生評樊榭山房詩固已確當獨賞五古而不及七律殆以七律不近唐音耳參用性靈書卷自闢蹊徑諸體皆工七律更耐尋繹如秦淮懷古悼亡姬答

筠谷移居等作皆通體渾成非獨有句可摘而已其餘美不勝數遙情逸致誦之口角生香近時擅厥體者初白翁後爲一大宗

李旣汸先生鶴徵後錄云樊榭之詩能於漁洋竹垞兩家外獨闢畦徑自成一派其幽深精妙窮極雕鎪譬如入幽崖峭谷幾乎斷絶人迹當時杭堇浦全謝山輩無不推服錢籜石翁有評本亦爲心折今海內言詩者標新領異務脫恆蹊多以樊榭一家爲宗

吳子律先生蓮子居詞話云樊榭生平有煙癖類韓慕廬嘗譜天香詞傳諸好事同時汪韓門翟晴江有詩全謝山有賦足備菰材故實方靈皐之官禮部也曾請飭煙禁以裕民食今則士葉殆徧吾杭製切尤有名已

吳仲雲先生杭郡詩續輯小傳云厲志黼字之甫一字繡周號層雲錢塘諸生爲雄飛徵士從子卽爲徵士後又爲丁鈍丁先生愛壻詩筏文津皆有所受嘗與蘇展亭許堂柯大巖觀郁陛宣禮倪嘉樹一擎黃書厓楧周亦菴駿發爲文字之會分題審韻無集無詩惜多散佚所居在城東倉巷破屋蕭然糲餐自給竟困於縫掖以老（按雄飛亦先生之字也見杭郡詩輯小傳）

世父小米公借閑生詞云樊榭先生木主舊祔武林門外黃文節公祠道光戊子正月二十一日同人移奉西溪交蘆庵先生墓故在此譜白石法曲獻仙音調並用原韻烟渺南湖草迷東墅欲妥吟魂何處（先生自南湖移居東城）路逐溪迴寺依雲住騷壇舊日樽俎歎大雅淪亡久輕鷗自來去漫相顧薦寒泉萬梅花裏天女伴隨手散空飛舞（先生姬人朱月上木主亦祔祀焉）定月下徜徉記前游微笑心許窈窕幽棲怳披尋集內妙句待荒阡澆酒莫又清明時雨

許薹生先生重桂堂集云奚虛白疑居湖州城南舊爲鮑氏溪樓卽樊榭徵君納姬人月上處也虛白摹遺像屬題次圖中詩韻百年數文獻君名留人口彼姝適所遭幸于如是柳樂府賽旗亭孰分祖左右俊遊豔稱前佳話永垂後溪樓亦靈光終古闢戶牖天公選詟人圖書要諸久近釣漁隱漁親酹酒奚酒（奚家釀酒稱酒奚）青山紅袖閑重置斲輪手光芒交映輝何處蔽沫斗許我補題詩漫郎成聱叟

戴文節習苦齋畫絮云余最愛厲樊榭搖搖四詩人漾入梅花煙十字空澹幽杳得未曾有軟紅十丈中安得遇此聊假豪楮爲壺公之壺

世父少洪公道盥齋稿云同人泛舟西溪酹酒厲先生墓詩以紀之已是清明上冢天我來相過弔詩仙墓門頻酹金樽酒山麓旋飛白紙錢蘋葉南湖生伴隱梅花西土死償緣九原猶侍高堂側（先生葬於母何孺人之側）不數峯圜七二賢憶移栗主奉僧堂終使温柔老有鄉彌勒同龕燈火寂維摩多病水雲涼心期共賞蒹葭趣手澤猶留翰墨香（先生主丁龍泓隱君書月上主先生自書）佳偶青溪宜作配重題何日願兼償（先生配蔣孺人之主不知所在同人以爲缺典欲補書一主以合祀尚未果）

張仲甫先生彝壽軒詩鈔云章次白奉厲徵君神位於永興寺陪祀馮具區先生酹以詩余亦繼聲兩賢慧業並生天蕭寺棲神豈偶然遺老倡開招隱社徵君賡和太平年梅花詩卷俱千古流水高山共一椽二雪雙龕相映處便娟空翠稱幽眠案此詩作於道光甲辰是又設位於永興寺也寺在西溪徵君嘗游憩焉

俞蔭夫學政春在堂隨筆云厲樊榭徵君墓在西谿法華山之王家塢因奉栗主於交蘆菴事詳吳穀人祭酒樊榭徵君墓田碑記道光庚寅戴文節偕徐汪兩君至菴祀徵君歸而寫爲長卷山水縈紆蘿蔦幽蔚樊榭詩所謂一曲溪流一曲煙者盡此尺幅中矣舊藏章次白廣文梅竹山房亂後失去丁君松生又購得之因付交蘆菴僧收藏以存名蹟時交蘆菴亦因亂後傾圮如冠九觀察出資修葺弁屬何子貞先生書徵君及月上姬人栗主仍奉菴中今又得文節此卷名流韻事後先輝映足爲西谿生色矣松生以示余故紀其略焉

諸遲鞠大令璞齋集溪樓延月補圖題記云聖湖之陰西谿之奧勝地幽剎曰交蘆庵庵有溪樓延月圖寫厲徵君納姬事雍正乙卯樊榭重客苕溪鮑氏溪樓實爲寓屋滿孃月上納於中秋碧浪同舟瑤情玉色未傳圖詠久頗闕焉逮嘉道閒涑園太守訪楸墓於前小米年丈護栗主於後移祀庵院永伴瓣香會費山人丹旭安硯東軒曾寫兩圖一畀庵僧賸藏勿替其副贈奚處士疑溪樓後主相證墨緣當代名流偕題雅製今具清尊集中庚辛之難庵燬於賊此圖亦亡邇者舊宇新庀歲已十六年丈從子子用刺史棄官將歸屬補繪事更乞偶雲同年重書題製合裝冊子仍付庵僧保守什襲斯蓋遠緜佳話近繼先志舉一而善備矣子用復裒刻徵君全集雖其唾餘都經手輯讀書讀畫煥然粲然吾知海客金餅增價於樂天山門玉帶比珍於佛印又不第蕭寺之清供抑亦藝苑之韻談歟故樂爲補圖且拈黃鍾商琵琶仙慢一闋用白石道人吳興紀遊詞韻記之時光緒十有一年乙酉小暑日也詞曰倒影樓臺有人是打槳來時桃葉小名惟認團欒黃昏最幽絕消受到吹簫石帚但春去怕聞鶗鴂畫裏煙波定中香火情事誰說　謾分付禪窟枯僧已風景都非那時節添了百年佳話儘飛花飛英憑點綴詞偎眉史補溪山絹素如雪正好居士清涼倦遊言別

軼事

小倉山房詩文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爾雅疏云序者序述此經之旨也隨園先生論詩之旨一見於集中答歸愚宗伯書再見於續詩品三十二首凡古人所未道者業已自道之無俟再爲序述第按其所編始弱冠終花甲四十年之行藏交際具在於斯可當康成年表讀矣晚年境愈高才愈斂欲删去少年落花殘雪諸作起鳳爭曰孤松蒼於冬時花繁於春各有其時不可廢也先生曰諾已乃並存之横山弟子薛起鳳序

讀隨園詩題辭

我讀隨園詩古多作者我不知古今只此筆數枝怪哉公以一手持意所欲到筆注之筆所未到意挐挐好風揺曳春雲姿雷雨捲空分疾遲神仙龍虎雜怒嬉幽禽古木山四圍水光滄滄花垂垂境界起滅微乎微難達之情息息吹難狀之景歷歷追我忽歡喜忽傷悲忽叫忽躍忽嗟咨口權目量心是非我身傀儡詩牽絲問我不知旁人疑如沐酥酪潤膚肌如飲醇醲沁肝脾如禮杖拂迴愚癡如受砭刺起癃疲海嶽幽奥林泉奇氣象入筆皆可窺高才博學嚴矩規心兵意匠極艱危歸諸自然出淋漓公曰我詩無常師取長棄短各有宜傾瀝精液擲毛皮取友求益吾無私先生天才重倫彝至情感人皆涕洟每值死生當別離由片言至千萬詞不少不多相授施魂銷腸斷噫歔欷聖賢萬古情若斯否則其言傳者希我詩感公加鍼錐凡我所短攻弗遺剛濟以柔戒恣睢裁縮鍛鍊歸鑪錘請事斯語曷敢違公懼弗傳誰庶幾索報懇懇命點嗤壯健無疾求良醫調和血氣愼復著敢妄攻補促尫羸卅載所作手芟夷美人對鏡修容儀釵裙佩帶生光輝玉工懷璧精磨治白圭瑩潔除瑕疵淺深功力年可推江河發源無所虧及放四海寧竭衰況公遺榮樂巖扉忠孝所溢詩書滋後進我幸生同時願寫副本藏篋匧千秋歲月堂堂馳讀公詩者如何思館後學蔣士銓題

讀隨園詩題辭

其人與筆兩風流紅粉青山伴白頭作宦不曾逾十載及身早自定千秋羣兒漫撼蚍蜉樹此老能翻鸚鵡洲相對不禁慚飯顆杜陵詩句只牢愁

舒卷閒雲在絳霄平生出處亦超超曾遊閬苑經三島愛住金陵爲六朝富貴豈如閒有味聰明也要福能消不須伯道愁無子此集人間已不祧

只擬才華豔誰知鍛鍊深殺人無寸鐵惜墨抵兼金古鬼忽然泣生龍不可擒挑燈重相對想見妙明心

館後學趙翼題

讀隨園詩題辭

憶自數歲入鄉校即聞世有才子姓袁字子才漢廷峙揚馬梁園豔鄒枚斯人一出文選廢蕭統若在須別裁比長游都下結交海内英益得才翁之才與其行二十作文賦徵在鴻儒班一舉擢高第供奉　玉皇前每出一篇奏已被中外萬口傳若非河滿張承吉即是洞簫王子淵鸚羽苦覊縛三載辭　金殿驪足稍欲施四任宰江縣江左形勝天下偉古來名士此中半臨江酹酒弔桓王開國英雄同弱冠三十未及強拂衣賦歸歟金陵有遺愛遂僦金陵居犀首不好飲虞卿還著書燕許兩禿翁鞠躬斂手謝不如更以其暇劚奇石選妙妓闢華軒跌宕詞賦閑咽管絃遂使當代鉅公貴人下逮傭豎併婦孺無不知大江以南有隨園喬也陋已極未及身作隨園客一官投嶺嶠所見生獞語啁哳或傳才翁名謂是古人今莫得忽驚將軍自天下如郭令公出回紇中丞爲予言子才詩中霸子往試與語庶免爲驅蛛碧虛洞與棲霞連一見握手如舊歡自言行年七十走萬里相得無如吾子賢朝遊共躡白雲屩夕歸同泛明月船岸人笑譁爭指似釆石江上看謫仙我詩槎枒多苦語誰其好之茹不吐才翁一呼四座驚此至誠通愈及甫比踈距所當交驚亦差樂平明來取別將往觀衡嶽中路寄我詩已據衡嶽之磅礴噫嘻戲才翁之才如天風人籟雖工那得同惟有隨園歎未到要使姓名先署隨園中

隨園詩贊

曠矣先生侔今無徒儕古少類達如劉伯倫而不好飲逸如嵇叔夜而不好音樂習靜如王摩詰而不好佛恬退如賀季真而不好道以名教是非自任如韓退之而不好儒志鄙王戎而不諱好財性異阮咸而不辭好色詼奇傲儻擬龍

蜒蜿播之爲文天發地葩或謂是太白之精所化而爲文章之宗耶或謂是歲星所寓而爲滑稽之雄耶吾莫能測之而蠢其形容也　後學李憲喬題

小倉山房詩集總目

第一卷
古今體詩五十二首
第二卷
古今體詩五十四首
第三卷
古今體詩九十八首
第四卷
古今體詩八十四首
第五卷
古今體詩一百二首
第六卷
古今體詩七十二首
第七卷
古今體詩九十首
第八卷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九首
第九卷
古今體詩七十二首
第十卷
古今體詩一百二十五首
第十一卷
古今體詩九十四首
第十二卷
古今體詩三十一首
第十三卷
古今體詩一百二首
第十四卷
古今體詩七十二首
第十五卷
古今體詩一百五十二首
第十六卷
古今體詩一百二首
第十七卷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三首
第十八卷
古今體詩五十六首
第十九卷
古今體詩九十二首
第二十卷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五首
第二十一卷
古今體詩七十首
第二十二卷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第二十三卷
古今體詩七十九首
第二十四卷
古今體詩一百二十首
第二十五卷
古今體詩一百九十首
第二十六卷

古今體詩二百七首
第二十七卷
古今體詩一百十八首
第二十八卷
古今體詩二百十九首
第二十九卷
古今體詩一百一首
第三十卷
古今體詩二百三十四首
第三十一卷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七首
第三十二卷
古今體詩一百八十七首
第三十三卷
古今體詩一百首
第三十四卷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二首
第三十五卷
古今體詩五十八首
第三十六卷
古今體詩二百二十五首
第三十七卷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七首

小倉山房詩集卷一 丙辰丁巳

錢唐袁枚子才

錢唐江懷古

江上錢王舊蹟多我來重唱百年歌勸王妙選三千弩不射江潮射汴河

釣臺

夜泊釣臺旁客星如月大想見嚴子陵投竿在此坐朝隨漁翁嬉暮陪至尊臥爲念故人重轉覺天子輕偶展榻上足乃驚天上星

書子陵祠堂

士各有志在投贈須𥌓時乃欲臣老子張眼發狂癡巢由匆孤忠唐堯何能知當時西漢衰士氣一何卑四十二萬人尊莽稱巍巍先生隱蘆中惻然心腸悲故人作天子臣請爲伯夷甘與子同夢伸脚踏紫微贈子以不拜王丹吐微詞將軍有揖客衞青賢可思何況赤伏符可無王者師雲臺麟鳳旁漁者張一旗果然東漢風名節爭扶持相助爲理處於後乃見之我留壁間墨當贈先生詩

羅昭諫墓

遠望蘢江氣寂寥江東遺塚草蕭蕭三生金榜無名字一卷唐詩殿本朝照壁紅紗曾志寵隔簾嬌女罷吹簫傷心枉進英雄計花醉華堂淚未消

臨安懷古

曾把江潮當敵攻三千強弩水聲中霸才越國追勾踐家法河西倣竇融宰樹重重封錦繡宮花緩緩送春風誰知苦創東周局留與平王避犬戎

吳桓王廟

擲戟神亭一笑分英雄名號倘郎君南來劍奪中原色獵罷龍驚草上雲自覺風流夸二埒有誰旗鼓鬭三軍千年願獻鐃歌曲帳下還愁子布聞

琵琶亭

孤亭月落九江秋彈過琵琶水倘愁今日蘆花笑詞客不曾老大已飄流

謝太傅祠

一笑翩然載酒行東山女妓亦蒼生能支江左偏安局難遣中年以後情花下殘棊兒破敵燈前老淚客彈箏荒祠隔葉黃鸝語猶似當初絲竹聲

夜渡彭蠡風浪大作

半夜顛風掀客過奪取孤舟當箕簸桅折羣驚大纛崩燈昏不辨何艙破騎虎由來勢莫停鴛鴦且向西南征滿眼黃泉不見路呿唫但聞龍蛇聲青蘆颯颯𣿈而止長老大呼吾生矣拍拍羣鷗扶浪起彼此相看面如紙衣裳都付宓妃洗一身之外水而已編詩不編前甲子墮地重生從此始

野行

野行逐流水花裏得茅廬中有龐眉叟旁堆數卷書衣冠非漢魏妻子半樵漁拱手詢名姓無言指太虛

看山

看山有所得日暮聊爲詩舟子多曳足村歌以答之江湖發天籟秋光亦平分我歌船頭月爾歌船尾雲

浯溪碑

夷吾雖歸辱社稷射姑來朝無貶詞從曰撫軍守監國古來冢嗣𥌓如斯宋儒不明春秋義題浯溪碑多刺譏當時明皇躍馬去五更昏黑西川馳若非靈武張位號九州不見天皇旗望賢宮前重返蹕黃袍手著如嬰兒一辭一畀見真性此際慈孝天皆知玉真公主具尊酒上皇父老相娛嬉監奴攬權艷妻惑從此兩宮生猜疑君子原情論大義事有後累無前非魯公忠孝立人極金石腕力尤淋漓先拜新君心抃舞後望南內空淒其書罷大唐中與一頌刻山石再書朝上皇一表鋪丹墀

長沙謁賈誼祠

江口瞻遺廟長沙最少年才雖王者佐運是漢家天屈子堪同調相如敢比肩虛無宣室問卑濕楚江還道大功臣忌心孤鵩鳥憐三湘知數盡七國悟機先飄泊傷靈化穠華委逝川綠蘿蟠敗壁飢鼠拱殘筵神鬼真無狀風雲合有緣長懷夫子哲轉憶孝文賢遇合終如此功名更惘然我來剛弱冠流涕返吳船

巴陵道中

洞庭西去女郎祠來慰行人有畫眉山縣城荒關店早戍樓燈遠泊船遲方言莫辨思重譯異鳥無名愧學詩難得篙工解人意每開牕處對花枝

旅懷

欲采芙蓉贈楚狂幾番漁笛聽滄浪洞庭霜淺橘全綠湘浦雨深荷暗香行色喜逢秋八月家書孤負鴈千行無端側耳鄰船泊有个人音似故鄉

書倉頡廟

黃帝上天不識字玉皇大笑人間俗特遣倉公來造作電光熒熒開四目遠采龍魚篆近取蝌蚪行一畫生枝葉六書加偏旁可以記名姓通九州三才萬象相咨諏天公賜粟萬萬石厥功猶未酬千鬼何事哭啾啾上古無黎邱疑是三王五帝之靈爽相悲愁倉公不知故賤子請致詞行公之道享公福古今惟有尼山師與公初意無相違其餘竄經冒聖紛紛者坑之不足蔽其辜而乃辟睨兩廡犧牲乎摩騰借此來中華侏儒梵偈盈百車學仙誤仙書白骨如撐麻此外深文刀筆萬萬條張湯趙禹日喧譁官禮亡新室血流誣武王元凶講孝經妖僧造明堂董侯強解事皇羲五十章穿鑿大將軍腕脫校書郎蠹魚食盡三萬字上天不如蜻蜓翔腐儒識之無公然搔首怨彼蒼我自與公有瓜葛亦復咿唔如蚊蝱不能腰鐮田中騎馬沙場三升墨水非瓊漿他日餓死分所當故鬼哭未已新鬼淚沾裳功過不相掩請公自思量公如肯補過請公南面坐周公右孔公左始皇在旁手把火刪除六經質諸聖黜陟百家來問我朝不必多書野不必多儒拔兎一毛利天下欽明文思追唐虞再拜奠椒酒臣言是與否倉公頷之不開口但見神鴉鬼馬雲中各點首

萍鄉紀事

遠望碧桃盛不知何家村停舟搴裳往頗聞書聲喧柴門數學子列坐何彬彬聞有江南客欣然喜動顏各將文章來願聞所未聞爲之小講解團坐點頭頻歸各具雞黍手自擎瓦尊父兄荷鋤歸亦來覘佳賓但勸客小住不知天黃昏我乃行役者風中不定身告以勢難留紛然淚滿巾攀衣送登船姓名僉云云後會知難期前途君自珍感茲醇樸意如逢羲軒民方知古桃源依然在人間但恨無緣留回頭空白雲

同金十一沛恩遊棲霞寺望桂林諸山

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窮邊才逞怪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我來六月遊棲霞天風拂面吹霜花一輪白日忽不見高空都被芙蓉遮山腰有洞五里許秉火直入衝烏鴉怪石成形千百種見人欲動爭谺呀萬古不知風雨色一羣仙鼠依爲家出穴登高望衆山茫茫雲海墜眼前疑是盤古死後不肯化頭目手足骨節相鉤連又疑女媧氏一日七十有二變青紅隱現隨雲煙蚩尤噴妖霧尸羅袒右肩猛士植竿髮鬼母戲青蓮我知混沌以前乾坤毀水沙激盪風輪顛山川人物鎔在一爐內精靈騰踔有萬千彼此游戲相愛憐忽然剛風一吹化爲石清氣既散濁氣堅至今欲活不得欲去不能只得奇形詭狀蹲人間不然造化縱有千手眼亦難一一施雕鐫而況唐突真宰豈無罪何以耿耿靈飛欲刺天金臺公子酌我酒聽我狂言呼否否更指奇峯印證之出入白雲亂招手幾陣南風吹落日騎馬同歸醉兀兀我本天涯萬里人愁心忽挂西斜月

薦鴻詞北上辭別桂林中丞

萬里投知己千秋見偉人掃門才授贄倒屣已迎賓弱冠終軍小憐才鮑叔真牛心先賜啖馬骨倍精神一卷文章獻千回諷誦頻百僚參謁處八座散衙辰譽我如夸寶稱詩似數珍人聲齊諾諾公口尚津津詔舉通經士慚非珥筆臣毅然標姓氏直自奏楓宸計吏爭供具材官盡捧輪辦裝錢絡繹祖餞酒溫醇石重鰲難戴風高草易春未開花獨賞久屈蠖應伸多感雲霞契能增骨肉親窮途來阮籍有叔愛蘇秦叔健磬以公故加刮目焉桂樹三秋月長安一路塵拜辭先洒淚圖報屢看身夫子宮墻遠男兒事業新遙聞西域國獨角貢麒麟

別常寧叔家青衣

六千里外一奴星送我依依遠出城知己那須分貴賤窮途容易感心情灕江此後何年到別淚臨歧爲汝傾但聽郎君消息好早持僮約赴神京

黃鶴樓

萬里青天月三更黃鶴樓湘簾才手捲漢水拍天流山影如爭渡漁歌半入秋深宵無鐵笛空自泊孤舟

過洞庭

秋老一峯晴巴船過洞庭水搖天地白山入混茫青雲氣飛蓬背霜花落鴈翎今軺吟不得牕外有龍聽

題柳毅祠

風鬟雨帶藕絲裙素手傳箋寄暮雲世上女兒多誤嫁諸龍休惱洞庭君

漢江遇風

風急蒲帆葉葉張蘆花飛雪打瀟湘似慼漢水湖猶小欲上君山浪太狂行役自來多涉險少年何事便離鄉黃昏漸喜驚濤定遠遠漁歌唱夕陽

途中見薦章感而有作

一紙封章薦禰衡秋風八月動行旌三朝曠典儒林重二十華年海內驚粵嶺懷人丹桂影瀟湘聽雨竹枝聲疏中溢美吾尤愧道有奇才應運生

赤壁

一面東風百萬軍當年此處定三分漢家火德終燒賊池上蛟龍竟得雲江水自流秋渺渺漁燈猶照荻紛紛我來不共吹簫客烏鵲寒聲靜夜聞

峴山

浮生幾載青山酒名士常爲萬古愁雙淚偶揮羊太傅一碑如補晉春秋樓傳黃鶴仙何在珮解明珠水自流今日敬兒天下滿襄陽片石若爲留

銅雀臺

停車欲訪魏遺宮銅雀荒涼片瓦空生對河山常感慨死猶歌舞是英雄君王氣盡高臺酒兒女春殘甲帳風七十五來神恍惚西陵可與茂陵同

殿上歸來履幾雙三分天下更分香一家樂府商聲老八尺燈帷鄴水涼疑冢尚存兵法意招魂只用美人妝傳心曾許諸姬嫁老去將軍話竟忘

題張雎陽廟壁

刀上蛾眉喚柰何將軍鄰境尚笙歌殘兵獨障全淮水壯士同揮落日戈六射蠶眉渾不動一城人肉已無多而今雀鼠空啼處暮雨靈旗冷薜蘿

大梁弔信陵君

魏王沉醉美人起羅袖無聲符取矣父仇已報國仇未妾請將符授公子翩翩公子玉手擊深宮箭漏傳三更侯生迎來指而笑彼執椎者須同行晉鄙嚄唶未張口撲殺此獠如屠狗壁上高懸救趙旗精兵八萬邯鄲走坐中忽失白頭人淋漓血作送行酒更有布衣魯仲連揭來大笑平原君一聲帝秦便蹈海海水欲立奔秦軍秦軍退避五十里咸陽虎狠心欲死美人壯士兼清流一齊來與秦爲仇秦宮縱有鈞天樂不如且歌秦女休魏王醉眼終朦朧至死不愛將軍功醇酒婦人卽東海甘心一蹈真英雄吁嗟乎君不見高皇赤龍只解罵騎馬墳前悚然下又不見張耳滅秦封王聲赫赫原是郎君門下客

牛口谷

一旅中原振鼓聲夏王仁義偃王齊空爭孤注黃河北不解連環太華西牛口谷深天意在虎牢關失陣雲低英雄回首書生計夜夜青山杜宇啼

博浪城

真人采藥走蓬萊博浪沙連望海臺九鼎尙沉三戶起六王纔畢一椎來黃金宮闕神仙遠白璧光陰山鬼催此日西風如力士當車還擊布幃開

澶淵

路出澶河水最清當年照影見親征滿朝白面三遷議一角黃旗萬歲聲金幣無多民已困燕雲不取禍終生行人立馬秋風裏懊惱孱王早罷兵

過鄴下弔高神武

唱罷陰山勅勒歌英雄涕淚老來多生持魏武朝天笏死授條侯殺賊戈六鎮華夷傳露布九龍風雨聚漳河祇今尙有清流月曾照高王萬馬過

白馬驛

清風不斷霧不生清流不斷國不傾千年古驛黃河邊鬼過猶作嗚珂聲當時嘲賊朝門寫三千詩人骨一把已聞裴甫惱青蠅更見朱三來白馬迂哉裴十四餓餓矜門第三百年唐交與誰猶說太常鄉不置崔裴物望冠中朝甘爲官

家受一刀半夜鵋梟啄孤鳳彗星三丈風蕭蕭君不見太原樓下美人啼一片凝脂刀上飛時來阿父監軍寵運去傾城名士悲又不見墜翃司空圖請兵羅昭諫從古詩人報國心不曾一識君王面

銅駝街

洛陽銅駝昂首坐愁容似見晉宮破晉宮天子美少年敦詩說禮人稱賢一局殘棋難著手宮鞿紛紛胡騎走柘弓銀研舊交情猶著青衣喚行酒椒房窈窕劉貴嬪往來兩受君王恩輭道早知誅孺子劍門悔不作公孫人將隱慝尤司馬我道善淫報者寡吳蜀降王富貴終此例分明天不假君不見商臣盜跖終天年冒頓當時且配天

北魏帝移宮處

佛貍子孫土運終魚羊食人來九龍抱獅帝子顏如玉垂衣班朔明光宮臣澄獻酒陛下聖忽然三拳狗脚朕此人又似不相容請别六宮無所恨握璽覲辭白玉床美人泣下空斷腸三千花枝帶紅雨一齊灑向黃衣裳中有窈窕李賢妃掩泣請歌曹王詩願王加餐保玉體願王永享黃髮期明知此别難相見長歌且作須臾戀新朝司馬在旁催不送君王出寢殿碧海青天白日斜生生世世帝王家剛送故君低忍淚便迎新主強簪花吁嗟乎如虎如龍未十年又見灣頭乞小憐

景泰陵

兩帝當年一曲闌西山藁葬草漫漫目夷守國才何大叔武迎君事本難金鎖門高星象動玉連環小淚珠乾阿兄南內如嫌冷五國城中雪更寒

易水懷古

燕丹買七首欲揕秦王腰仁義非不佳急則治其標一時田光輩輕死如鴻毛荊卿慷慨行祖餞風蕭蕭長虹貫白日虎狼氣不驕可惜咸陽宮殺人先露刀股血空淋漓祖龍竟脫逃魂歸易水旁化作陰風號至今白衣冠慘慘時一遭時來藥囊重運去阿房焦歎息諸英雄不如一趙高

同一百九十三人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下時班中無弱冠者諸王公都來疑年口號以對

襴衫青入九重天岳牧科懸員半千末坐竟陪燒尾宴遲來猶領大官錢時鴻博末試者俱恩給月俸　書完黃紙三千牘身到紅塵二十年家是南朝舊臨汝敢將才語向人傳

游仙曲

子晉驂鸞太少年吹笙未敢望神仙爲看雞犬飛昇後轉把芙蓉笑向天同著青裙拜木公鈞天酒散駕飛龍黃金梯滑行難上重渡銀河水一重一雙珠履躡飛霞三變元雲日未斜聽說天門傳玉旨春寒留住早開花

駿馬行

房星下天馬出世萬怪藏形虎豹避爲負河圖獻聖人呼風遠自流沙至駒齒未落才先老四嶽三塗馳遠道顧影常空冀北羣圖形只覺金門好孫陽一見驚權奇貢之天閑夸駃騠黃金議買價難定白眼相看馭者誰躑躅長安猶未去青天月照麒麟步兩耳難禁畫角鳴一餐苦記施恩處　天子文明駕六龍不愁神駿不遭逢只愁噴玉瑤池返仍化龍形入海中

哭侍御王星望先生

憐才剩有幾人存又送靈旗出郭門八十慈親扶白骨一羣稚子哭黃昏官窮不信能添病身賤從來易感恩忍向襄陽見華屋山河回首亦消魂

送張鷺洲御史巡臺灣

戒外荷蘭國闢疆自　本朝四圍城是海終日耳聞潮彈壓須驄馬威稜借皂雕諫書留玉陛飛蓋出虹橋鼓角龍聽避妖星劍照消甲光秋萬里刀影雪千條古跡無唐漢奇功有管蕭風和知浪靜弦緩使弓調筆洗扶桑月花低螺女簫裝寧資陸賈人自愛班超虎節三關重瓜期兩載遙安邊應努力莫負侍中貂

荊卿里

水邊歌罷酒千行生戴吾頭入虎狼力盡自堪酬太子魂歸何忍見田光英雄祖餞當年淚過客衣冠此日霜七首無靈公莫恨亂山終古刺咸陽

黃金臺

東海泱泱大風猛燕王積怨何時遲築臺願招英雄人黃金之高與天等臺未築時如無人臺既築時人紛紛不知公等竟安在劇辛樂毅來成羣殘兵一隊山東走頃刻齊亡如反手回問當年豪舉心果然值得黃金否於今蔓草繞臺綠千年壯士尋臺哭爲道昭王今便存不報仇時臺不築

舉京兆

信當喜極翻愁誤物到難求得尙疑一日姓名京兆舉十年涕淚桂花知泥金挂壁春來早賀客遮門月去遲想見故園燈火夕老親望眼正穿時

呈座主鄧遜齋先生

忝列長名榜恭逢鄧仲華（師年二十七）寧王私謁少陸氏一莊夸海闊魚燒尾天高月鑒花龍駒雖泛駕今日出公家

怕聽

采芹時節我垂髫五暴龍門尾後焦怕聽旁人夸早貴已輸十八買登朝

船上臥月作

無心推篷看不意與月見欣然臥以觀清光懸一片白雲如覆被人面漸貼鏡相對久忘言吾亦見吾性

小倉山房詩集卷一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 己未至辛酉

錢唐袁枚子才

釋褐

學著宮袍體未安藍衫轉覺脫時難呼僮好向空箱疊留作他年故舊看

臚唱

一聲臚唱九天聞最是三珠樹出羣我愧牧之名第五也隨太史看祥雲
宴罷瓊林有所思曲江風裏立多時杏花一色春如海他日凌霄那幾枝

瓊林曲

三月長安桃李春一條軟繡天街新漢朝覆試端門日唐代題名鴈塔辰官柳慣迎新貴馬杏花偏拂少年人幾隊霓裳行簇簇瓊林苑裏春波綠未耀頭銜七尺光已辭墨水三升辱舊僕重談上學時新知各寫同年錄此時意氣似雷顛此際連鑣渺列仙雕幰翠娥崔豢載牙牌金字李琪鐫明知過眼原如夢爭奈當場欲上天天家待士有恩光高唱三雍賜六瓊湯餅紅綾色奪月御廚瓊粒影浮霜烏和仙樂碧簫脆露滴玉缸天酒香不到月宮遊那識嫦娥好不奪錦標歸誰信驪龍巧寄語燈窗苦志人人生此處來宜早歸時兩鬢不簪花簾幞低遮油壁車糟糠未娶恰曾聘莫誤朝官選壻家

入翰林

弱水蓬山路幾重今朝身到蕊珠宮尚無祕省書教讀已見名箋字不同斑管潤生紅藥雨錦袍香散玉堂風國恩豈是文章報況復文章尚未工

乞假歸娶留別諸同年

還鄉非耀錦衣鮮爲賦房中樂一篇慚愧少年貧裏過玉堂春在洞房先
暫辭鴛鷺舊班行且逐簫聲引鳳皇忙殺蘭臺一枝筆半修眉史半催妝
兒時釣弋武林城此去書窗月尚明只恐香閨纓絡動轉疑鈴索響西清
多感羣仙送暮雲真珠密字贈紛紛明年定步花磚早代聽雞鳴有細君

到家

遠望蓬門樹彩竿舉家相見問平安同欣閬苑榮歸早尚說長安得信難壁上泥金經兩淡窗前梅柳帶春寒嬌癡小妹憐兄貴教把宮袍著與看

催妝

春明池上綠衣郎曾被紅裙看欲狂今日月宮真箇到金蓮團住合歡床
荆釵微綠布裙紅自檢青箱有愧容只好告身親手寫替卿端正紫泥封

題果亭小照

紅蕉翻虛廊碧苔覆陰地濛濛圓景沉淡淡孤霞繼幽人倚文石沖襟託遐寄旁侍水精奴左立鸞臺婢各抱綠綺琴含情如有睇竹涼月影生蓮動水香至爲問秋正清金絲可彈未

隴上作

憶昔童孫小曾蒙大母憐勝衣先取抱弱冠尚同眠髻影紅燈下書聲白髮前倚嬌頻索果逃學免施鞭敬奉先生饌親裝稚子綿掌珠真護惜軒鶴望騰騫行樂常扶背看花屢撫肩親隣驚寵極姊妹妒恩偏玉陛臚傳夕秋風榜發天望兒終有日道我見無年渺渺言猶在悠悠歲幾遷果然宮錦服來拜墓門烟返哺心雖急含飴夢已捐恩難酬白骨淚可到黃泉宿草翻殘照秋山泣杜鵑今宵華表月莫向隴頭圓

題蔣元葵進士藏書樓

傳家何者多爲貴數士之富以書對三間高樓如水涼得書一卷樓皆香我友蔣元葵聚書書如雲連名未請宰相署四庫已作蘭臺分常言聚書如鬬寶鄉嬛所有安可少牛弘數五厄聞之最懊惱莫使淹中稷下有人來舉手未翻先了了我言藏書如藏嬌毋使韓女怨曠空病腰與其橫陳高庋手不觸不如世充沉水秦皇燒物在天地間有散亦有聚惟有書藏胸臆閒鬼難風災吹不去我不願騎赤鯉登天門但願化作白蟫遊此處君聞且笑且點頭手書金筌招客遊不讀崔儦五千卷莫登弘景三層樓

哭德山公 有序

公姓金諱鉷巡撫廣西入都爲司寇被劾挂冠歿後授河南布政使枚弱冠受知薦鴻博入都事載文集神道碑

都門秋色滿靈旗易水風寒石獸危海內正人朝野惜平生知己古今悲村荒
軟碧餘煙柳星折中台看尾箕銅柱功名銀管筆襄陽還有峴山碑
一紙黃麻照日開千年白骨已蒿萊朝廷不信陽城死河北空傳寇準來臣力
盡時無別恨　君恩深處有餘哀西山九曲峰前水嗚咽墳頭日幾回
萬里呈身一少年公然表薦　九重天方欣賈誼登前席遽作羊曇哭逝川雪
夜宮袍親手賜桂林詩句向人傳而今回首都成夢問字無由到九泉

送裘叔度同年歸覲

長安十月朔風勁我昔假歸君乃更玉堂官冷不厭寒有意欲與冰雪競憶昔
詞科報罷餘相逢市上各躊躇遲我十年散子選與君一旦天門趨笑余聱牙
習蝌斗略解婁羅偏上口說怪羣驚鬼董狐圍棋共飽李毒手阿兄五月茂州
來酣嬉夜夜傾醇酒釵挂臣衣宋玉留帽加瓶上元爭走長安百貨日沸騰每
逢廟市月八九天地燦爛聲嗷嘈爾我蹴踏混儕偶手招廉賈喝牢盆目眩黃
鐘嗟瓦缶阜陽女兒名采玉當筵一曲歌楊柳今日臨邛負弩迎可還杜牧尋
春否西江曾記當年來廬山落日金盤開將軍老樹色黯黯仙人石洞光皚皚
君行寒月歸已晚河僵石瘦梅應胎明年花發臨江渡畫眉聲裏來時路有妻
宛爾香驄馱有母皤然板輿護宮錦朝榮淡蕩煙玉鞭晚浥淋漓露莫遣吾曹
鄙吝生空歌叔度來何暮

許賓穆閣學以弔喪被劾南歸

素車縱弔張常侍道廣何傷陳仲弓一日蜉蝣搖大樹百年長劍挂崆峒江湖
歲月　君恩重宦海波濤士論公惆悵送行春正半落花消息雨聲中

贈歌者許雲亭

皮絃金柱小琵琶上巳浮橋阿子家引得周郎屢回顧長安春在一枝花
霓裳曾已列仙班天上重來解珮環應是玉皇憐絕藝特留一闋在人間

秋夕偕元敬符訪董浦編修

早秋日落涼風發車行轆轆隨驢脚主人開門一笑迎官冷身閑衫不著日暮
難得屠門肉相逢暫食公孫粥主人聚書如聚米望來兩眼清如水老樹高涵

露氣中微燈淡照空牀裏回頭同憶兩年前烝栗堆盤雪滿肩於今重入延秋
宅溽暑風輕蟲在壁翰林讜論更瀾翻公子新詩轉清絕柝聲四起心茫然披
衣起行各欲還出門重與故人約莫教秋月空嬋娟

送虞山少宰從　駕熱河

秋氣肅肅邊塞來草枯萬里鷹眼開　君王射獵順時令從臣應須文武材我
師早歲參機密氣作祥雲心捧日侍郎古稱執戟官吏部世推大手筆　詔書
昨下明光宮姓名首列行圍中牙旗錯落關山道羽衛飄颻閶闔風　本朝幅
幀邁前古熱河早闢　天王土百花匝地錦成堆六月空山霜倒舞大軍畢集
車煌煌千山萬山獵火光健兒擊獸如擊賊將軍挽弓爭挽強平沙列幕風雲
壯二十八宿羅貂帳大荒浩浩麒麟來飛毛灑雪三千丈我師眉目秀若神色
映塞外生清春筆光直掩陸渾火博物能知貳負臣左射騶虞右貍首再拜賡
歌祈萬壽　天子親爲插彤弓旅矢千條鬯一卣長河日落秋風起寶劍光寒
射眸子北望燕山似斷雲茫茫一氣清如水歸來輜重各紛紛掃盡欃槍見碧
氛起家不愧輕車尉執法無嫌神策軍賜第平臺高列屋開筵把酒看黃菊後
堂絃管應許聞樂府新歌出塞曲

吳崑田金質夫裘叔度夏日小集露臺得雨字

青陽裁辭春赤煒方孕暑朅來蓬萊仙共作鶯花主宵雅既肆三象戲或格五
子玉勿過萊茅容但炊黍兩兩露臺登飄飄風裳舉簾影飛綠波酒面點紅雨
密樹入雲生飛禽出烟語佳期勿言歸月色淡如許

送劉斯和翰林改官山右

唐時開元輕外職班生內行如登仙未幾祐甫作員外乞爲別駕心怡然朝臣
俸薄難自給方鎮入相稱罷權歙州刺史嫌降晚護軍初入心悄悄豈知官制
無今古或清或要難周全翰林百篇史不載循吏一事民能傳河東天子股肱
郡有　詔置吏需名賢翰林劉君初入覲　命爲五馬驅蒲鞭君拜表辭臣母
老請歌華黍歸弄田爲我冷官壯顏色求者不得君真偏枳棘豈教棲鸞鳳風
霜正值飛鷹鸇此行強飯莫強酒從來割錦如割鮮官趨官拜皆官耳尊卑於

我無懵焉歐公勸人讀文案儒者存心愼勉旃君從赤緊報課最鵬摶依舊升
雲天但笑弘農太守入都日莫教我輩傳觀一大錢

少年行

春花不紅不如草少年不美不如老誰家玉貌馬上郎狹路相逢都道好金貂
之冠紫綺裘起家身襲富平侯與余握手銅龍樓衣香一過三年留阿兄侍中
郎阿弟都護府果然才調兼文武華堂隸事一百六郊外射虎九十五公孫丞
相殿上來得邀一語心顏開星河沉沉夜漏緊貪看月明不肯寢強拉金吾開
九門一杯酒寄相思人吁嗟乎男兒結客女嫁夫只有江東孫伯符

代少年答

結客只結孫伯符買奴只買馮子都男兒作健貴年少安用草玄吃吃楊大夫
承君贈我詩報君知己恩三千疋絹裁百襌八百里駮供一飧猶覺寸心耿耿
難具言聞君歸娶婦送君西南走珍珠挂車頭珊瑚絡馬首忽把金鞭指君口
逢人但道李元忠海內英雄都置酒更有書數行憑君傳四方四方有人顧相
見先取菱花自照面

爲保井公題搖鞭圖

廣陵城中花十里龍樓鳳閣參天起婆羅爭舞踏搖娘琵琶唱斷安公子公子
烟花最擅場起家三十侍中郎羊侃箏人夸爪甲夏王車馬鬬重搁東方日出
烏啼早美人爭試絲桐好濕水能知夜短長海棠留得春多少白馬紫游韁來
遊大路旁初看小垂手再彈陌上桑聽來天上回波樂誰是吳兒木石腸一聲
鞭響垂楊處人如蝴蝶花邊去不聞小海扣歌舷但見斜陽滿高樹豪竹哀絲
盡不歡請君少駐再盤桓誰知望斷樓頭婦西北浮雲總不還

鼠嚙戲作

二十九夜鼠嚙於牀氣矜之隆視人若亡予奮執之空拳怒張銜枚用兵弗驚
其走突如其來一鼠在手或曰放焉相鼠有齒鋌而走險急則噬予予貪弗釋
將捉其尻果然拒捕齕指血漂陣傷而退鼠乃脫逃嗟予小子拒諫自雄爲惡
不卒爲善不終劫昏乘黑侮懦避凶適可而止奚至技窮戲爲歌詩以儆厥躬

宋徽宗玉璽歌有序

鄭殿揚得玉璽二一曰大觀珍璩刻最深玉粹白微滯凝蝕於火依今
尺博一寸五分一曰祕府珍玩刻稍淺沁如碎瘢博一寸七分俱螭龍
紐按宋史大觀二年帝御大慶殿受八寶云云然則二璽之爲徽宗無
疑也不能得不能忘付之一歌

鄭君古之符璽郎珍玩珍璩家獨藏朱文深入半寸許螭龍蟠紐牙鬚張通天
犀劃太華雪碧桃紅灑麻姑霜千金難做今刀鑿一見如逢古帝王憶昔道君
全盛日金裝玉軸紛捃摭銅篆親成博古圖法書聚作大觀帖黃楊春滿絳霄
宮花鳥餘閑召玉工牙牌親遞劉妃手畫譜新翻艮嶽風澄心堂紙真珠絹都
在雙螭品定中一朝兵掃汴城灰帝去冰天璽不隨紅羅裹罷三重盝秋月寒
生八寶輝可憐玉石無情物不念官家手澤垂於今流落眼前過千金難買愁
無那仙籙烟消寶篆存燈檠土朽冬青大幾度摩挲意倍憐宣和遺事想當年
勝逢白髮深宮女同說紅羊小劫天

題金正希先生畫達摩圖

正希先生發清興雲藍剪紙如圓鏡畫作達摩面壁形高坐枯龜呼不應泥金
鈎髮蓄尾拳側筆裁衣蟬翼勁人疑道子以墨戲或道無功將佛佞以指喻馬
隔兩塵援儒入墨殊非稱誰知先生畫佛卽畫心直是誠通非貌敬事惟詰極
方參玄思不出神難入聖當其爲文慘淡時天外心歸功未竟顏淵專精能坐
忘維摩憔悴常示病絕無意想結空花那有風泉攪清聽眉毫禿盡腸欲流三
才萬象同參證較彼蒲團枯坐人禪理文心果誰勝寫靜者相示衆人教用思
功先練性碧山烟去月纔明秋水風停波自定文人學佛卽升天才子談禪多
上乘我爲增題墨數行勝補雲堂一聲磬

春寒

重裘逢二月袖手步芳林殘雪有餘色百花無競心踏青苔影薄禁火客愁深
傾耳碧溪畔黃鸝遲好音

漫訝楊花落誰知是雪飛窺欄蝴蝶靜出郭酒人稀寒食名原稱東風力太微

殘冬如未了難著五銖衣

嘉靖四年酒

世間老物無不有嘉靖四年一甖酒甖面泥封字數行光祿中丞人某某罌高三尺酒一尺逃盡酒魂存酒魄想見當年議禮時爛醉鈞天無醒客膩如膠漆丹如霞香氣能開十里花酒人欲飲不敢飲未染一指先千嗟我最畏飲勇忽買僊僊願逐化人舞三杯呑盡兩朝春心腹腎腸一齊古

新燕篇

涎涎燕年年二月來相見雙足能傳塞上書紅襟還帶前年線前年人去漁陽道今日烏啼白門曉同是天涯飄泊身滿屋落花泥不掃燕語何喃喃一雙訴畫梁曾棲軏戟明光殿曾伴邯鄲大道倡幾處空牀憐蕩子幾番故國弔斜陽飛來飛去流年度惟有君家貧似故竹聲時遇捲簾人山色自青春雨路燕兮燕兮休豚矣主人與汝長居此莫嫌茅屋兩三間且學烏生八九子

西施

吳王亡國爲傾城越女如花受重名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

笙歌剛送采蓮舟重捲珠簾倚書樓生就蛾眉顰更好美人只合一生愁

文君

宵行事學君王后識曲心同漢武皇含淚自尋封禪草遺書翻亂女兒箱

二喬

國亡家破名公女同嫁英雄奚少年絶色易逢佳偶少聽他夫壻自家憐

吳絳仙

家家竹葉引羊車一箇仙娥管蠹魚可惜竟無書諫獵六宮枉喚女相如

潘妃

玉釵生自劈楞伽尼子歸來步步花爭不荆條加苦手教人好好作官家

張麗華

景陽門外一聲鐘喚起宮娥夢正濃底事軍中書告急亂堆床下不開封

結綺樓邊花怨春青溪柵上月傷神可憐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傳裏人

孫夫人

刀光如雪洞房秋信有人間作壻愁燭影搖紅郎半醉合歡床上夢荊州

玉環

五百袈裟回向寺一枝玉尺有前因緣何四海風塵日錯怪楊家會女人

王才人

可惜雲容出地遲不將讕語訴人知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

花明柳暗出宮門玉貌時時類至尊笑語百官休誤認天容英武妾温存

小周后

身逐寒雲落葉飛三千宮女淚沾衣山陵風雪黃昏雨髣髴珠袍從獵歸

芳草萋萋故國秋江南烟雨十三樓夢中忘記家山破猶與君王並輦遊

上官婉兒

流珠一曲記何曾命婦班中恨不勝輸與娥皇先去好柔儀殿上望昭陵

論定詩人兩首詩簪花人作大宗師至今頭白衡文者若箇聰明似女兒

意有所得輒書數句

已來卽爲無未來或爲有欲知古人事便如昨日酒一日復一日流光何匆匆幸而天下人光陰與我同

形爲萬卷累亦非達士懷不聞古神仙識字居蓬萊書堆三萬卷轉使我意乖束之良可惜讀之不能該吾欲法祖龍一舉爲灰埃終日仰屋梁不樂胡爲哉

燕王有名馬在廄四十載忽然騎不前敵國果先敗王命圖馬形圖成而馬死馬意名已留可以沒吾齒嗚呼士君子彼馬尙如此

落筆不經意動乃成蘇韓將文用韻耳揮霍非所難須知此兩賢騷壇別樹旛白象或可駕朱絲未容彈畢竟詩人詩刻苦鏤心肝

題錢璵沙編修峯青草堂圖

秘書遺裔訪湘靈手帶離騷過洞庭漢水濟舍三楚白君山分作幾船青風謠到處書斑竹烟景歸來上畫屏此日草堂秋似雪雲璈蕭瑟共誰聽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

錢唐袁枚子才

散館紀恩

九陛啓明光羣才集庶常　詔趨新御殿例改舊朝房舊例散館在吏部朝房改入光明殿自壬戌始旭日初升海雞人已報霜韻書宮內下題紙額前黃六醴雕胡飯三危玉女漿監臨上柱國環侍羽林郎簾捲　君王出風高黼座涼問名占奏對　賜坐習賡颺跪近　天三尺詩呈稿半張奉旨先呈草稿饒歌夸競病傒語訓宮商曳白愁張顚揮毫賞謝莊自憐同象翟無分賦長楊時習國書苦譯陧官曲空書璽寶章龍筋標萬字鳥篆鬬千行更有神仙侶來飄雞舌香微詞嘲陛楯薄罰警條狼弱水風將引鈞天夢尚長回頭成小謫銀漢隔紅牆

改官白下留別諸同年

三年春夢玉堂空珂馬蕭蕭落葉中生本孱才甘外吏去猶忍淚爲諸公紅蘭委露天無意黃鵠摩霜夜有風莫向河梁頻握手古來溝水尙西東

頃刻人天隔兩塵難從宦海問前因夕陽自照平臺樹修竹誰栽小苑春五月琴裝催下吏一時酒盞遍騷人相看行李無他物臘有蓬山雪滿身

弱水緣何淺一宿空桑戀有餘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

青溪幾曲近家居天許安仁奉板輿此去好修循吏傳當年枉讀上清書三生繞袖爐烟拂未消征衫還帶五雲飄江山轉眼離雙闕風物從頭問六朝報國文章公等在出都僮僕馬蹄驕他時烟雨琴河外遠聽鈞天碧玉簫

神山引康熙十五年事

楊生泛海海風作千船萬船水中落楊生抱得一桴浮閉眼憑他駭浪流日暮風停桴泊島上有神山兩字好金碧參差屋數間分明玉指彈冰絃花裏雲鬟驚有客風中琴響漸闌珊一人玉貌來相見說住瓊州說姓晏喜遇崔盧中表親速張王母瑤池讌夫人手整曉霞粧道是兒姑第十娘先詢阿母顏何似再問眉陁樹可長不仗蛟螭翻海水那能骨肉會龍荒山前山後教生到烟草芬芳花月妙生言歸去挈家來姑母姑夫但微笑取出青琴彼此彈天風拂拂海漫漫新成一曲雲仙謫聽去雖難學不難夜深珠露涼風竹兩美雙雙樓上宿只留小玉伴銀燈未免偷桃學方朔忽呼粉蝶婢名聲如惱驚去雙趺奔悄悄聽得仙姑苦勸聲塵心已動緣須了不如折與小桃花隨他春向人間老明朝相見臉先紅只說歸心一夜濃仙郎錢別丹三粒仙女親題信一封豈不相留情款款其如人世太匆匆解下湘裙覆船上道兒此去應無恙萬頃琉璃六幅風蓬萊不忍回頭望漸漸鄉音入耳聞迢迢清水變紅塵滿城親故無多在已過韶光十六春衰年大母方愁疾因由說罷同嗚咽有壻攜妻採藥行那知此日人天隔細看裙是嫁時衣一片香風捲雪飛錢家生長初笄女纔說婚姻便相許迎來果似舊娉婷苦問三生記不清偶然彈到雲仙謫涕淚千行尙怕聽

艮鄉霧

不雨征鞍濕方知霧裏行曉花難辨色溪水但聞聲對面人千里終朝天五更前程原似夢何必太分明

次日霧更大

連宵馳背錦模糊寫出洪荒一幅圖此際羣仙高處看可知下界有人無

隴西將軍歌

袁子改官江南行路逢將軍徐國英將軍自言隴西住陰山月黑磨刀處磨刀殺敵不殺仇對天呵氣生金秋少年恥作掾功曹青海橫行亂舞刀身披白鎧逢雷鬬手擊黃獐帶血燒高麗犯順莫離支有詔將軍夜出師其時大雪天三更雪花打甲鏗有聲刀光色白火光紅齊射戎王甲帳中白骨掃盡髑髏臺前聲響振武安宮殺氣隨身化作霧插花唱過陰山東歸來萬馬齊昂首戴著兜鍪殿上走常呼凌統欲操戈不拜蕭曹空使酒銀鐺鐵鎖九天聞將軍獄吏果誰尊餘生宛轉　君恩重猶念山河鐵券文老兵慷慨一何怒王侯陰唱不敢訴平生出血幾石餘背上箭瘢三百處陰雨金瘡痛未消新軍已換霍嫖姚於今流落江湖塲蕭蕭鬢髮漸老蒼灞水有人呵李廣燉煌無檄召陳湯當年麾下儕牖客列爵紛紛半鼎食賜宴公然肉袢貂搏戰何曾手打賊吁嗟乎將軍言畢我心死君不見長槍大戟猶如此

顏郎

顏郎未老董公超彼此疑年話紫霄雀弁有光明玉殿宫花無色比金貂情知
禁臠偏縈手肯帶椒風送出朝他日消魂赤墀下仙雲一朵隔王喬

登泰山

不登泰山高那知天下小一朝到此間登臨敢不早土人結繩爲木籃令我偃
臥同春蠶兩夫負之走若蟹橫行直上聲喃喃初入萬仙樓旋登水簾洞衆峯
似兒孫羅列爭相送側側曲徑蟠長虵垂垂鐵索懸枯枒一重白雲一重水蕩
搖千片萬片芙蓉花丹梯碧磴轉不已突然絕壁摩空起其下澗壑深其上天
門啓來時徑路雲已封惟有忍死直上虛無中後人頭接前人踵徑寸草壓千
尺松不愁不到蓬萊宫但愁輕軀細骨不足當天風欲知齊魯形如何幾叢蝸
角攢蜂窩一條黃水似衣帶穿破世界通銀河只恨天上酒杯少不信世間人
民多九州下聽聲悄然混茫一氣遙無端脚底葉飛高鳥背眼前海走胸懷間
始知蒼蒼非正色不然何以俯看黃土如青天道人引我禮嶽皇瓊樓絳宇何
輝煌　聖朝咸德不封禪相如閟殺無文章七十二代金泥玉檢半沙土使我
懷古心悲傷下山匆匆愁日墮紅塵回首真無那不見金輪捧出扶桑來但見
峯頭璧月銀盤大

落花

江南有客惜年華三月憑闌日易斜春在東風原是夢生非薄命不爲花仙雲
影散留香雨故國臺空賸館娃從古傾城好顏色幾枝零落在天涯
也曾開向鳳皇池去住無心鳥不知掃逕適當風定後卷簾可惜客來時肯教
香氣隨波盡尚戀春光墜地遲莫訝旁人憐玉骨此身原在最高枝
風雨瀟瀟春滿林翠波簾幕影沉沉清華曾荷東皇寵飄泊原非上帝心舊日
黃鸝渾欲別天涯綠葉半成陰榮衰花是尋常事轉爲韶光恨不禁
小樓一夜聽潺潺十二瑤臺解珮環有力尚能含細雨無言獨自下春山空將
西子沉吳沼誰贖文姬返漢關且莫啼烟兼泣露問渠何事到人間
不受深閨兒女憐自開自落自年年青天飛處還疑蝶素月明時欲化烟空谷
半枝隨影墮闌干一角受風偏佳人已換三生骨拾得花鈿更黯然
后土難埋一瓣香風前零落曉霞粧丹心枉自填溝壑素手曾經捧太陽疎雨
半樓人意懶殘紅三月馬頭忙莫嫌上苑遮留少宰相由來鐵石腸
似欲翻身入翠微一番烟雨寸心違粗枝大葉無人賞落月啼烏有夢歸垂釣
絲輕飄水面踏青風小上春衣勸君好認瑤臺去十二湘簾莫亂飛
玉顏如此竟泥中爭怪騷人唱惱公茵溷無心隨上下尹邢避面各西東已含
雲雨還三峽猶抱琵琶泣六宮花總一般千樣落人間何處問清風
不妨身世竟離羣開滿香心已十分小院來遲烟寂寂深春坐久雪紛紛人間
歌舞消清晝天上神仙葬白雲飄落洞庭波欲冷一枝玉笛弔湘君
裁紅暈碧意蹉跎子野聞歌喚奈何早發瓊林驚海內倦開江國厭風波漢宮
裙解留仙少梁苑粧成墮馬多天女亭亭無賴甚苦將清影試維摩
金光瑤草兩三莖吹落紅塵我亦驚讓路忍將香雪踏開牕權當美人迎蛛絲
力弱留難住羊角風狂數不清昨夜月明誰唱別可憐費盡子規聲
紅燈張罷酒杯殘不照笙歌月亦寒此去竟成千古恨好春還待一年看金鈴
繫處隄防苦玉匣開時笑語難擬囑司風賢令史也同修竹報平安
剪綵隋宮事莫論天涯極目總消魂旗亭酒醒風千里牧笛歌回水一村遊子
相逢終是別美人有壽已無恩流年幾度殘春裏潮落空江葉打門
升沉何必感雲泥到眼風光剪不齊愛惜每防鶯翅動飄零只恨粉牆低高唐
神女朝霞散故國河山杜宇啼最是半生惆悵處曲闌東畔畫堂西
怕過山村更水橋休論鳳泊與鸞飄容顏未老心先謝雨露雖輕淚不消小住
色憑芳草借長眠魂讓酒人招司勳最是傷春客腸斷烟江咽暮潮

明妃曲

明駝一羣角數聲漢家宮女昭君行六宮送別淚如雨怨入民間小兒女昭君
上馬鞍手取琵琶彈生來絕色原難畫影落黃河自愛看詔書殷勤選容質傳
到龍庭轉幽咽侍女濃熏甲帳香傾城遠掃天山雪橫波滿臉向名王手拂穹
廬作洞房生長內家風味慣酒酣時作漢宮粧從今甥舅息干戈塞上呼韓日

請和寄言侍寢昭陽者同報君恩若箇多

抵金陵

黃金埋老變烟霞一片長江六帝家天意兩回南渡馬秋痕滿地故宮花荊襄形勢上游遠輦轂規模大道斜我是荒傖來弔古手揮羽扇問年華

登臨不盡古今情無數青山入郡城才子合從三楚謫美人愁向六朝生身非氏族難爲客地有皇都易得名八尺闌干多少恨新亭秋老月空明

天印庵小住

香案蓬山遠巾車冷廟留一燈僧館閉雙耳草蟲秋對佛言難發撩人雨未休牕前紅㵎處萬點海棠幽

捧檄知何處飛花且聽風人來雙闕北家在五湖東離恨秋天重霜痕月夜空蕭郎未三十不敢怨途窮

莫愁湖

澹澹春山小小舟一湖水氣㵎粧樓六朝南北風流甚天子無愁妓莫愁

雨花臺

三十六重天天花墮可憐飄來石城雨散作壽陽煙衰草蒲團影斜陽羯磨禪梁皇偏有價百萬贖身錢

謁長吏畢歸而作詩

初持手版應官去大府巍巍各識荊間到出身人盡惜行來公禮我猶生書銜筆慣字難小學跪膝忙時有聲晚脫皂衣歸邸舍玉堂回首不勝情

歐公貶夷陵欣然無不可船載集賢書夢搖金殿鎖偶參轉運庭傴僂趨而左黯然神始傷縣令乃是我

自溧水移知江浦留別送者

秣陵關外動征塵滿耳驪歌夾路陳琴爲風移彈別調鳥因枝穩戀殘春來秋麥草應無恙他日兒童盡故人只恐任延年尙少可能官不累斯民

從江浦移知沭陽秀才李應熊成元等送余渡江淹留彌日贈之以詩

彈罷成連海上琴諸君打槳尙追尋想緣絳帳情難割直覺長江水不深秋老蒹葭重倚玉春歸桃李更關心他年古戍黃河北好折梅花寄遠音

兒寬

帝後兒寬第七車金門簪筆晚風餘幾番奏事君王喜惹得張湯又讀書

沭陽雜興八首

誰言作令少公餘沭地真堪奉板輿四季種花官荷鍤六房如水吏抄書草冠世襲諸生服瓦屋人驚豪士居廉吏不須封鮓去馮驩久已食無魚

白草黃沙一望寬最繁華處是三關絲抽野蛹都名繭土作荒城又當山風動黑營吹馬角有黑軍營元人屯兵所月明東海唱刀環朱提數挺田千頃爲少如弓水數灣

傳柑郵驛本寥寥迎送高軒頗折腰紅葉影馱驢背遠黃河聲傍馬頭驕浮天水失東西路入境蝗如早晚潮莫怪衣冠文物少科名人已隔三朝

放衙鳥雀滿羣過地界萊夷語更訛女子絕無當戶織輿人愛唱使君歌民經歉歲飄流少牘爲前官久病多十載花封煙浪裏可無遺恨六塘河六塘河成壓遭水患

恩詔頒來歲幾通沿門點口日匆匆催科莫媿居官拙租稅原如上古風時停徵八年

入手俸錢供幕府關心米價問江東可堪爛額焦頭處瓠子堤成六月中

欲倣羅池闢草萊簿書束束手親裁買將桑種貽蠶婦自製文章教秀才胥吏盡如竈下養使君偏自日邊來可人唯有新番果花似雞冠一路開

學作蠅書小姓名耻騎羸馬說官淸棉花雨後開成雪麥草春來綠進城獄豈得情寧結早判防多誤每刑輕公堂常作書堂坐坐到無人一鳥鳴

古有吾家宰沭陽漢袁安爲陰平長瓣香相隔幾千霜簿書我自煩諸葛公禮人休格范滂麥後籃筐忙野地官歸兒女助燈光野人拾麥者有遺秉滯穗之風照官夜歸者有鄉爲田燭之禮憑他鄉校參差論沈括還應祀此鄉沈存中鑿九渠十八堰猶存

苦災行六月二十一日作二十三日得雨

沭陽八年災往歲尤爲酷我適泣此邦一望徒陵谷田廬化爲沼春燕巢林木泛濫有魚頭澎亨無豕腹百死猶可忍餓死苦不速野狗銜髑髏骨瘦亦無肉自恨作父母不願生耳目賴有　皇帝仁施糧更煑粥飢口三十萬鴻恩無不

沭望此一月賑早作千回卜擕筐及老幼守候合宗族恩愛如夫妻爭糧相搏
逐奪取未到懷擔起還愁覆有賑尙如此無賑作何局爲一校算之恍然眉欲
蹙小口米七升大口斗五六將度期月餘日食無一掬　國帑已千萬再加苦
不足紓國更紓民束手難營度寧死不爲寇猶賴　皇恩渥豈無冒濫譏終爲
百姓福只期今歲麥得雨早成熟千瘡百孔閒元氣稍周續旱魃竟爲災秋陽
永相暴春禾山下焦夏麥土中縮聞雷妒彼縣望雲生我屋水去旱復至陰陽
太慘毒父母殺子孫胡不悔生育萬物本天地胡爲窮殺戮人心尙悔禍天道
應剝復下吏或當誅百姓有何惡取我瓣香來朝夕向天祝上念堯舜仁下念
父老哭急命行雨龍及早施霢霂雖已無麥禾猶可救穜稑貧家何所言雨水
即雨穀富家何所言得雨如得玉永誌喜雨亭稽首謝天祿屋角通十藥本大雅隰桑篇馬融長

春歸

笛賦庾信和張侍中述懷亦因之

春留三月動征程從此炎涼逐漸生一夜落花飛似雪莫嫌來去不分明

苦瘡

沭陽邊東海海氣與人競流散爲毒風往往中者病我瘡春乍痊秋深乃復更
拘攣及百骸痛楚儼灰釘所爲多掣肘欲坐如扣脛蒼蠅去復來疑我有羶行
憶昔齊侯痁疥疾原相應當此苦災地水旱殊未竟滿目尙瘡痍我身胡獨淨
脂膏寧自煎疴癢還相證醫師爲我言君疾無憂怲治瘡如治蠹藥力須嚴正
初投苦瞑眩繼乃樂安靜雄黃太陽精蒼耳神仙性元氣壯吾中百邪孰敢勝
且喜簿校勞借此獲幽興支離慕古翁癩疾悲賢聖輾仄繞臥榻呻吟對燈檠
秋月照瘢痂點點亦孤暎

偶成

不戴華陽自製冠蛾眉獨畫要誰看學書未就求人苦佳句雙存割愛難宦後
始知貧賤好瘦來頓覺早秋寒眼前有路名山去願向盧敖借釣竿

淮上中秋對月

長淮波冷碧雲殘皎皎當空白玉盤四海共傳斯夕好八年不在故鄉看銀河
有影秋心老仙露無聲雁背寒建業風情京國夢一時和酒上眉端

聞同年裘叔度沈歸愚　廷試高等驟遷學士喜賦一章

蓬山何必悵離羣日下征鴻信屢聞殿上幾回歌白雪詩人俱已到青雲玉堂
氣類關心切宦海煙波逐漸分莫道錦袍容易奪諸公遭際　聖明君

借病

嫌忙翻愛病借病好吟詩細雨苦三徑春愁笛一枝日長衙放早官嬾吏來遲
看見閑中物遊絲及地時

署中感興

日飲黃河一尺冰宦情風景兩難勝民驕已似衰年子官苦原同受戒僧半局
棋聲催客鴈滿庭秋影澹書燈爾來悟得孫登語慚愧人前百不能

捕蝗曲

亟捕蝗亟捕蝗沭陽已作三年荒水荒猶有稻蝗荒將無粱焚以桑柴火買以
柳葉筐兒童敲竹枝老叟圍山岡風吹縣官面似漆太陽赫赫燒衣裳折枝探
轂慮損德惟有殺汝爲吉祥我聞苛政猛于虎蠹吏虐于蝗又聞劉昆賢令蝗
不入劉澄剪穢蝗爲殃爾今蠕蠕聲觸草得毋邑宰非循良擊土鼓祀神蝗椒
漿奠兮歌琅琅紫烟爲我淩蒼蒼皇天好生萬物仰虵頭蝎尾何猖狂霹靂一
聲龍不起反使九十九子相扶將狠如狼貪如羊如虎而翼兮如雲之南翔安
得今冬雪花大如席入土三尺俱消亡毋若長平一坑四十萬腥聞於天徒慘
傷蝗兮蝗兮去此鄉東海之外兮草茫茫無爾仇兮爾樂何央毋餐民之苗葉
兮寧食吾之肺腸

赴贛榆鞫獄道出海州

出郭輕裝一馬馱朔風寒月滿潮河怕聽前路煙村少喜說吾邦麥草多海氣
作雲微慘澹天心釀雪強溫和此行爲折于公獄暫別其如父老何

次日雪

雪珠夜半響平沙傍曉銀泥壓帽斜四面涼雲風剪水一痕春色手拈花孤行
自覺鬚眉淡遠望深知道路賒頻把玉鞭催馬背篝燈帘影酒人家

片片冰梨壓滿箱馬頭何處不花光窮簷乍脫黃綿襖冷宦初來白玉堂野店
昏燈連土竈騷人愁笛唱青羌張網此夕埋輪早官吏何分上下床
百里肩輿坐莫支亂沙歷落打腮時濕來誰進先生屐望處難褰刺史帷世味
儘從流水得宦情應有冷雲知瓣香默祝緣何事願得明年麥兩歧

留鬚

翰林三年官三縣髯奴未敢登吾面忽忽韶華二十九春風髭芽生滿口圓頭
相視漸模糊持鏡明朝失故吾情知回首傷年少不敢刪除丈夫貧師嬌兒
笑且諱口邊何處來烏鴉蒙茸只可亂狐服談論何曾蔽齒牙從古紅顏難自
保臨風默默傷懷抱君不見瑤臺七十二神仙畢竟人夸子晉好

迎大府歸戲作

望見旌麾拜下風幾回入廏苦修容一聲長柄葫蘆問了却江東陸士龍
蹣跚兩足跪難禁笑倚彭排獨自吟儘鑄溫韜金搭膝可能償得此時心

韓偓

別殿離宮話寂寥冬郎飄泊晚唐朝君恩不共春燈燼殘燭深封一萬條

除夕泊淮上

誰家爆竹響霜篷似為行人報歲終萬種春歸燈影外一年事盡水聲中分開
新舊雞先唱獨對關山燭不紅此夕光陰倍珍重長隄親數漏丁東

徵漕歎

沭陽漕無倉水次在宿阜去縣百餘里官民兩奔走富者車馬馱貧者簞笥負
展轉稍愆期鞭笞隨其後北風萬里來臘雪三尺厚泥塗行不前老幼足相蹂
今歲旱魃災產穀半稂莠粟圓而薄糠零星他郡購未來苦無穀有穀苦難受
檢穀如檢珠重疊須春臼粒碎聒相喧色雜哤相詬嗟哉我窮民歷歷數卯酉
來時一石餘簸完盈一斗天雨不開倉小住日八九攜來行李資不足餬其口
官怒呼吏來命杖撾吏首收穀爾太苛爾命胡能壽諸吏跪且言公毋罪某某
旗丁古門匠習俗久相狃米色稍不齊叱吏如畜狗大府命監收所來亦矇瞍
委阿無定詞調停兩掣肘此時收太寬臨時安所咎縣官笑且言爾毋強分剖
我從通州來斛糧萬萬斅糠沙半相和俱已蒙　上取我食翰林俸陳陳壼紅
朽何得此旗丁需索為利藪言畢旗丁至猙獰貌粗醜視米噤無言仰面嫠欲
嗾我因思吏言此事誠然有更有持斛者有意與苦手播弄作浮萍掃除恃箕
帚長官察吏嚴嬖人二五偶披羊裘而釣誰不識嚴叟衆吏迎以入勞金兼酹
酒此金此酒來毋乃非民否縣官自語心爾已為民母寧受旗丁嗔毋使民守
久寧失邏者心毋使喪所守持此徵漕歎願以告我　后

沭人有饋白鶴者署中養豢失所作詩謝鶴

主人齪齪守僻縣養鶴羞與鶴相見呼鶴前來向鶴言此間不合汝乘軒汝本
昂昂海上來如何舞罷飛塵埃飢驅縱奪螻蟻食高步豈無羣雞猜崑崙西玄
圃右鳳皇與汝都有舊勸汝梳翎一蹻霞不共蘇躭翔碧落也隨處士看梅花
鶴不能言但戢翼長叫一聲洞庭笛鶴聲上天月下天照見主人愁不眠

從古

從古求賢貴拔茅素門平進有英豪勛名可惜黃丞相一紙殷勤薦史高

懷人詩

裘五丰神玉樣清三年同聽後堂箏一朝雲海分翔後讓爾金鰲頂上行（裘叔度）
幾回攜酒上雞壇忽向芙蓉鏡裏看讀到洛陽封禪議褚生何敢笑兒寬（莊容可）
同居華屋夾清漳同唱青陽十九章范悅詩篇褚欣筆從來三絕在錢塘（金質夫）
確士先生七十餘自刪詩稿號歸愚青鞋布韈金階上天子親呼老秘書（沈確士）
曾插宮花下紫宸太初蕭蕭見精神圍棋若鬬羊元保不作同年第二人（涂京伯）
崑田愛客近時無稻蟹年年召酒徒家有詩人高適在可曾酬唱到征夫（吳鄭公高）（東山寓其家）
秦公畏與酒壽杌倘席惟聞取箸忙我亦自憐無墨者結鄰同住肉林傍（秦健之）
徐髯舌本善微詞別有風情倘直遲農部可能容此老眉山書法半山詩（徐孟端）
巨山清瘦如碧鸛五月向人猶著綿司風令史卷簾報見客多時病欲眠（程巨山）
五石烟螺一日空金釭銜璧照西東問君生就豪華性可記清河上谷翁（楊峙塘）
年少通書有賈嘉蕭齋春在紫藤花雅遊怎怪偕君好公瑾同年一月差（徐駿兩）

蔣君年少人中龍目光不定心豪雄千將莫邪虞缺折我有數言贈李邕蔣靜存
新婚初卸鳳皇車打槳來聞軋軋鴉天際真人好風調北窗跂脚鼓琵琶陸賓之
龍性由來馴孰能孤桐百尺氣稜嶒但教菡萏芙蓉臉瘦殺秋風張季鷹胡稚威
長卿蘊藉偏憐我款款更殘話獨長今夜月明孤客燕踏燈何處訪徐娘陳長卿有客燕圖
南青愛人如老嫗初入翰林殊栩栩平時著述千萬言臨別贈我無一語姚南青
年年乞食向歌姬鴻乙無端又改之兩中副車才不偶一痕眉畫十年遲姚念慈新字改之上吳少司馬書云十年老女猶畫蛾眉
蔣四平明入王府衣冠時樣頗楚楚出城下馬宿我家秋樹根頭更論古蔣用庵
三十新婚老阮脩糟邱不築築菟裘四絃高唱梅花落惹得離人萬種愁申勿山送行四章冠一時
吾三意氣顛如雷姓名久被羣公推昨日別我心不樂拇戰忽輸三百杯楊吾三
劉秩堪當曳落河簪花新到鳳皇坡昭君出後班姬入從古佳人避面多楊二思
侍兒未必解靈光不可何須說李陽遮莫敬通風力好龍欄觸手動彈章儲梅夫
與霸戲爲雙戟舞奉先夸中一枝义半生出入醉何處薛下姦人六萬家曹麟書
白虎尊中酒未消鳳皇聲本重丹霄好栽屈軼堯庭草莫種園中合口椒沈椒園
歲星游戲住人間時爲閒情惱阿環不掃窗塵先畫字偶支手板亦看山張南華先輩
儒林真似丈人稀誓不成名娶不歸五十四年蕭寺老終身一曲雉朝飛蘧雲墀七十未婚
身領蓬萊第二清朱琴絃斷月三更鰥魚自把金箱管緊鑰時聞環珮聲錢嶼沙
朝雲早備密雲龍隸事堪聽百六公千幅魚箋書欲滿一聲銅鉢韻初終周蘭坡先輩
今之劉三唐李賀同作少年慚我大蓬萊夜夜海水翻願公暫作蛟龍臥劉映榆
光庭之口麟之手安成之食臨汝飾誰人得似張公子桃葉桃根自迎接張東園
元木將詩當至親苦吟終日遏行雲上公門第笙歌滿可有閒人一聽君周元木館納公家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

小倉山房詩集卷四甲子乙丑

錢唐袁枚子才

就聘南闈舟中作

海氣衝人愁未已江風吹我出愁城滿船秋色渾無賴一路衣冠漸有情遠岸潮平帆影直中天月墮酒旗明短篷穩臥潼陽吏不向前途道姓名

到江口

金川門外駐蘭橈枕上誰家紫竹簫兩度秋光來白下一生風味愛南朝銀砂落日無王氣血戰餘聲有怒潮滿眼琳宮好雲物蘆花剪雪正千條

紅牆蕭寺小門開片片斜陽落葉哀海色夜涼雙鴈語江心人靜一燈來風搖逆水青天動鐘打空山白浪迴擬挾金尊吹玉笛高歌先上鳳凰臺

入闈

仙樂嘹嘈沸綺筵滿街宮錦曉風天紅裙莫訝簾官少道挂朝衣已六年

敢云眼似光明燭且喜心如不動帆帶入闈中示同伴當時落第淚痕衫

分校

沉沉棘院華堂開戰酣萬蟻鱗甲來主司峨冠南面坐簾官梯几東西排一十八人眼如漆一十八枝筆植鐵硃字迷離照眼紅疑是諸生心上血披砂揀金金未收暗中默禱心中求榜後但聞舉子怨此時誰識簾官愁百鳥叢中一鶚見再拜親標某官薦朱衣可得點頭無偷眼還看主司面孫山以外雖漫漫我誓加墨心纔安紅勒欲下不輕下訓誨還當子弟看可惜一卷文超羣五經紛綸井大春主司搖手道額滿怪我推挽何殷勤明知額滿例難破額內似渠有幾個獄底生將寶劍埋掌中空見明珠過吁嗟乎科名有命文無功君不見李方叔蘇文忠

與商寶意司馬宿王禹言太史齋中臨別奉贈

鸞飄鳳泊一千年流水行雲意洒然但使人間喚生佛勝教天上作頑仙

烏衣巷裏解鳴珂月下彈箏燈下歌半榻梅花同日別一官偏惱兩人多

新將錦石擣流黃應索瑯琊繡裲襠寄語青溪張好好風果屬往來商公納秦淮

張姬故調之

千行水調入秋雲一卷文傳記錦裙欲使青蓮低首拜南朝只有謝將軍

三更風卷紫羅紗春兩盈盈損蠟花為我當年惆悵事自敲檀板撥琵琶

蓬海升沉話寂寥江州司馬莫蕭騷詩人都到青雲頂誰領湖山訪六朝

殘雪

捲簾殘雪望無窮世事方知色即空萬片落花何處去數聲流水一年終陰陽爐炭思元化冷淡生涯怕熱中逐漸闌珊誰護惜為渠容易惱春風

一夕天風洗素粧六宮粉黛減容光早教醞釀成霖雨敢為飄流怨太陽湘水自沉青玉案山人還戀白衣裳遼城鶴去無多日收拾蓬萊萬斛霜

北斗離離柄指春散花天女尚留痕心虛解脫汙泥累身隱能全日月恩江上一蓑誰把釣酒家雙屐自關門蹇驢此際詩情好半在山橋半水村

一別青天路已遙江山容得幾瓊瑤敢橫要路招人掃且學輕冰著兩消去有後先分冷暖住無高下任飄搖輸他柳絮顛狂甚轉得因風上九霄

風前無計挽神仙目極齊州九點烟涓滴暗添春水色數峯留到夕陽天人來銀海初分界鳥踏龍沙漸有邊惆悵玉鈎斜畔路年年羽化泣嬋娟

連日開牕白渺漫今朝紅出小闌干風前粉蝶分飛易笛裏梅花不落難素女歸時春半夜玉山頹處日三竿幽人擬踏層冰去六月峨嵋頂上看

相看心跡喜雙清家本蓬萊舊玉京已逐樓臺生厚薄尚嫌黑白太分明瓊漿早識來時路膏兩常留去後名記得水精簾下事梁園回首不勝情

哭季父健磐公

瀟湘秋色粵江烟拜別西堂夜兩天遠隔風沙家萬里亂傳生死信三年蓮花幕底黃金盡桂樹山頭白骨懸慟哭寒雲虛設位東山小謝倍悽然

送三妹于歸如皐

好扶花影上雕輪珍重高堂最愛身一日尊前分手足十年門內失詩人同騎竹馬憐卿小略贈荆釵笑我貧惆悵官羈難遠送大雷書寄莫嫌頻

哭蔣靜存編修

文場誰復拔蝥弧楚些空招宋大夫九陌花開同立馬五更春好忽啼烏琴書
零落空堂冷兒女參差小鳳孤分手河梁纔幾日音塵渺渺隔黃壚
春蘭秋菊自英華走馬千年白日斜死解元言王輔嗣生能經世賈長沙塵封
玉署如椽筆霜冷官家賜葛紗和上消夏詩賜葛二疋多少詞臣盡回首一時愁對上林
花
明知路十原難老爭奈山松悵失羣一榜少年今剩我九原才子又添君荀郎
阿騖春誰嫁稚子南州路隔雲遙寄清商三調曲聲高要使彼蒼聞

卽景

牙籤雜與縹書排欲索新詩每誤開搖蕩風簾花萬點一庭梅雨帶秋來

李昌谷有馬詩二十一首余倣之作劍詩

不試千秋寶高懸萬物驚差隨健兒去斬刺立功名
太乙下龍堂閶門匹練光六州爭聚鐵難鑄雪肝腸
斷柄蝕胡沙長梢鋸鐵叉陰晴頭欲現新舊血交花
白走一條烟三更風滿天生王頭不貴何必煉神仙
爾欲吳王我魚盤殺氣多誰知劉節度飛電繞身過
棄擲苺苔裏光能射斗牛當作犂耙用神鋒讓曲鉤
徒報嚴仲仇不濟荆卿事笑指雷公爐純鉤識羞未
似雪消塵念如松耐歲寒摩挲日三五當作美人看
耳熱悲歌處平生最憶君橫磨十萬口交付與朱雲
永斷不平事甘心死匣中世間諸將老若個識雌雄
小隊逐黃麞琅琊鐵裲襠君王懷老物臣是舊干將
爪髮熱淋漓猿公雜嘯啼但求名器就誰解惜夫妻
玉勒騎飛馬金刀挂在身坐來無一語知是報仇人
海角飛殘月空堂作亂波南山北山處被髮有人磨
事急方求子洪爐不煉銅夫人小匕首誤認作青龍
半夜孤燈坐空梁一頭嚏笑問婁伯約膽可如升大

聖鐵含灰古焦銅帶血新鑄時頻禱祝切莫賜忠臣
氣走蛟龍窟心爭日月光文章奇絕處人道太鋒鋩
材大難爲售高鳴笑爾勞中原千萬戶箇箇用鉛刀
傾城求一見想見古時尊縱使無情鐵能教不報恩
虜平歸塞早雪大上天遲棄擲風塵裏猶能斬亂絲
開匣秋風起藏身片語無方知至神物舒卷任風胡

放歌三首

萬物化灰泥灰泥畢竟有灰泥日積地日高青天摩挲應在手歲華去我如飛
烟我思其誤在從前盤古力爭不肯老至今美色人人好
十二萬年天壽短羲和持鞭不肯緩開闢以前安可知我恨不得親見之願持
竹一竿下搜黃頌後上搜青雲端地盡天窮搜不止此竹削成天外史
子有衣裳須曳婁子有車馬須馳驅英雄百事百不理朝朝暮暮歌山樞君不
見軒轅黃帝上天時當時萬物爭相隨黃帝哀號不開口留下人間一杯酒

沭陽移知江寧別吏民於黃河岸上

五步一杯酒十步一折柳使君乘車行吏民攀車走父老泣且言使君無他奇
虎不渡河蝗亦飛只有小大獄十日無留遺胥吏泣且言使君無他好不察淵
魚矜苛廉不容抱牘施姦巧每日放衙歸無事關門早我聞此言感知己兩年
自負如斯耳斜陽策馬一回頭哭聲漸遠河聲流

交印

前印欣已交後印喜未至分明宰官身而無宰官事人生此最樂一刻千金貴
賓朋間何闊張飲置歌吹我亦愛游閑往來屏車騎朝尋鍾阜烟暮拾橫塘翠
除道哂要章微行訪稺季青衫有時濕赤棒無人避櫪馬暫脫銜籠禽偶展翅
汲汲常顧景awaiting翩翩無所長小大莫從公老子妨人戲

上元許令同官甚歡薦刺亳州而部選建寧司馬例不能留情不能已故

有是詩

十里秦淮楊柳灘驪歌新唱小長干三遷好事聞方喜五月同寅別轉難江上

秋聲催鼓角車邊旗物漸班蘭遙知一片西湖月又被詩人馬上看
初聞海外借班超更說參軍薦鮑昭分野未容星兩照書銜應綰綬雙條一州
斗大朝聽鼓五嶺盤空暮射鵰此去鬱江定回首子規聲裏別南朝
官稱司馬便多情落日青山載酒行嶺樹秋高雙旆遠妻孥累少一帆輕風琴
野鶴君行李錦字花箋我姓名安得將心寄楊柳依依送到越王城

書戒石 宋高宗戒石四語太簡衍爲六章

戒爾縣尹爾亦生民服官而仕於民獨親朝食其地暮稅其人曰由我生死由
我富貧垂髫戴白爛其盈門靜言思之如之何勿仁
唐虞既遠象刑不作周官既亡府胥無祿承符手力眈眈虎目官能用吏吏如
手足吏能用官官爲荼毒制之有道豈曰笞扑
其道維何太阿在己衡定物呈水平浪止不察淵魚但除蠆尾初或毀之繼而
自喜彼君子兮惠我隣里吾儕小人殺人有禮
莫高爾門門閉則昏莫多爾符符出吏呼莫厭訟堂吾將以爲房莫畏絲棼非
德莫如勤不自以爲聰終無大聾常自覺其廉滿面沾沾
立政勿異求名勿專虎不渡河古稱偶然兩稅無差撫字賴焉五聽得宜教化
在焉八頌扇和六篪崇厚仁在義先理居情後
何以寫心單父鳴琴無以爲家河陽種花莞爾而笑前有桑麻民既信我無所
不可我既愛民民皆子孫淮陽召耶官爵大矣桐鄉祀耶死遺愛矣

于蔿于 元德秀歌于東都其詞不傳余爲補之

五鳳樓前日重輪兮惟天之近使我民與天言兮一解 相彼嘉禾陳陳于倉宛
彼柔絲龍袞纁裳農夫之耒蠶女之筐何圖今日得見君王二解 東都沃地石
田則有東家豐年西隣或不君所到兮臣所告兮未可以爲概兮臣親自炊薪
而誰煬其竈兮三解 供張奢儉可以觀臣風尙貞淫可以觀民勿徵壞奠而爻
閭相見勿飲瑤池而卷阿賦詩九乾之和萬邦之歌四解 弘農得寶石綠空青
大笠侈袖高唱娉婷臣乃病夫以心爲聲未移二黼願慶三登敬命樂工聯袂
而賡上達四聰天聽和平五解

府中趨

巍巍天門開朝賀有常期沉沉長官府晨趨無已時束帶候雞唱腰笏事奔馳
衆人已宛在後至顏忸怩坐守鼓角鳴音響止復吹名紙如梵夾作字蒼蠅微
起居稱萬福願得尊者知尊者方欠伸起問夜何其司閽有酒氣傳入猶狐疑
息氣坐寒廳閉口忍徂飢音旨忽然下大旱得雲霓材官麾以肱鳥散而雲歸
出門看白日頹陽已熹微明日戒吏早後日將毋遲國事耶民瘼耶將軍者約
耶

出東門

出東門有客從西來客不西來東門之車奔如雷待來而不來客怒作色相疑
猜一解 芻三十車禾三十車隸人湼廁械窬與俱困或不供汝則罪有餘二解
得斝求壺捉雞索兔匪壺兔之爲取取汝所無三解 門前水渾門內水清清以
爲名其貌獰獰大官昂首坐小吏圈豚行四解 天陰雨淒淒長跪大道左學鴨
自呼名兩頰紅似火指向蔡與宗此中正是我五解 欲臥強之食欲食強之飢
非所喜而笑非所怒而笞腰膝不自持而況法令爲六解 吞爾不搖牙咀爾不
齧齒乃公喉有聲萬口一齊止愛之則生逆之死長跪啓乃公識一丁字何如
挽兩石弓七解

俗吏篇

勸食升米把酒止古來作吏俗而已矧我作吏赤緊全請言其俗一驟然三年
沒階趨下風九轉丹成拜跪工金雞初鳴出門去夕陽來下牛羊同有時供具
應四方縫人染人兼酒漿有時迎謁跪道左掀公於淖猶衮裳祝融不許子同
夢新宮半夜鬱攸光捕蝗那管汝暍死劉虞露冕橫秋陽衣服學爲成慶畫參
軍來從屋漏旁周官三百六十職佛經萬劫千災殃頃刻教汝一身當大府文
深日怒嗔小吏文巧舞殺人鼓吹一部肉雷響鐵鎖千行環珮喧高坐腰輿織
路途居家日日別妻孥猪肝久食客無聊重疊書來請絕交有時切切私自語
明日出門無所去里保催公速下鄉死人橫陳三兩處

火災行

七日融風吹不止烏聲嘻嘻呼滿市縣官此身如沙禽中夜時時驚欲起出門四顧心慘裂天地爛如黃金色文武一色皆戎粧奔前滅火如滅賊金陵太守氣尤雄獨領一隊當先鋒出沒黑烟人不見但聞促水聲朦朧水龍百道橫空射倒卷黃河向天瀉蚩尤妖霧青山崩黑連烝土白石化須臾半空飛霹靂赭瓦頹垣如擲戟不聞知命避巖墻但見橫屍委道旁春風雨滌新焦土夜月霜淒古戰場我聞爲政無近名水懦火烈調其平行火所烼表火道書其焚室寬其征此外姝姝皆小惠禁民夜作徒紛更從來心如焚不必額盡爛果然曲突有周防何至衣冠坐塗炭白日青天莫放懷朽株枯木能爲難

捕蝗歌

蟈氏燒牡鞠本屬衰周文螟螣付炎火諸坻自祈神豈有爲后稷一手一足勤劉蘭不捕蝗其歲乃大穰劉澄剪蟲穢民乃呼災殃如何姚元之作俑爲官常當時猶可今日殺我蟲子如煙符急如火監司節鎭浩呼洶文武攘臂趨如風頃刻赤地三十里小民畏官勝畏蟲東之丁男調向西丁男不足佐以妻古從三軍六十免今搏羽孽全家啼舊麥未斂穉新秧栽未齊舍己而芸人墨翟猶嗟咨民若此官何如但見酒漿廚傳紛追呼東阿大夫通苞苴不然何以全名譽捕盜不善波及隣捕蟲不善殃全村爲兒理髮加以髡心豈不愛終非恩捕蝗閔蝗果滅否蝗言不雨捕更有君不見蕭曹孳孳得民和柳州大書郭橐駝督郵來往蝗更多香山早有捕蝗歌

南漕歎與沭漕不同故加南字別之

握粟鋤粟十月征大車小車軋軋鳴雲連萬甬兩遞運李斯如鼠倉中行倉氏庚氏聲嘈嘈搜粟都尉意氣豪利之所在天亦忌大官防縣如防妖牽驢磨麥矑其目憎烏竊脂縶其足黃紙朝來刮升斗朱符夕下封官斛待暴日擊重門柝不管韓黃與魯卓水流汾澮其道壅萬弊雜出仍無窮或需精鑿強揚播兩三髓作千回春或借一鬨分先後富者收早貧磨礱或書官符訛多寡塗鴉難辨斗檢封傔人別奏來重重伍符尺籍生蟣蝨共飲倉中一勺水頃刻白粲成青銅可憐鄉坻半樸僿小人容易爲沙蟲明徵法錢人所見暗教折帛何所終物不揣本齊其末事方在北求諸東我欲大聲呼大吏胡不早辨賢與忠古人信人不信法將欲治彼先治躬捐除文網道以德如水沃雪草偃風持其大體去已甚官和民樂聲雍雍吁嗟乎君不見人肝代米古所記察察爲明安得劉宏十女壻

優孟謠

我優也言無郵貪吏而可爲兮孰知其由廉吏而不可爲兮子毋人尤子不見損下益上士可成邱勿畜勿流水難爲溝物猶如此人寧獨不重爲告曰子惠恤我我其收乎誰之不如而勿求乎嗚呼叔孫無待後人子其休乎

甲子過金陵汪生濬川受業學詩今年生來索題其扇

朔風暮黑吏歸縣殘燈叩閤門生見見時袍袖盡詩箋長吟不覺三千遍自言踏雪願來遊擘錦燒蘭足解愁往歲江淹游白下今朝羊曼尹揚州揚州歌舞舊繁華月榭風臺處處花團扇願公書數字管教新譜續琵琶感君語爲君歌歌詞淒惋通銀河三月風花春管領一把玉骨官消磨棄置當年何復道秦淮竹笛聲聲好美人清夢冷如冰詞客零星稀似草枯樹江南庾信哀桃花潭水汪倫老取我瑤琴鼓再行酒酣月落江天曉

侯夷門御江寧貳尹事行且就去不能無詩

石城把手證前因一障乘邊又怨春才子官卑原寫意酒徒緣少更傷神文章各領江山氣鸞鳳同爲飄泊身此去旗亭休緩緩天留清雪等詩人

勸農歌

白門城外好秧田梅雨初晴六月天識字農夫勸農去竹枝歌當水衡錢勸農莫放鋤柄空勸農莫嗤積穀翁東家稻熟早芟草西家豆稀懶打蟲男女行行莫亂行郵南郵北幾莊荒今年添入新絲價男樹瓜華女種桑布穀聲聲鳥語譁一池鼓吹有鳴蛙同來騶騎閑無事齊放紅旗拾豆花神雀休銜稻一枝深秋九月有佳期黃雲滿地倉箱嚮是我來開笑口時阡陌高低曲折通車聲回轉落花風倒持竹笛不歸去看殺斜陽小牧童峯凝暮靄水拖藍完得官租夢亦甘世世青山綠雲裏好風好雨住江南

哭李方伯公諱學裕事見文集墓志

江城吹滿紙錢烟父老銜哀罷管絃誰料五旬官二品別來三日事千年平生羽扇蛟龍匣故國靈旗雨雪天家在太行山色裏幾時酹酒墓門前

不禁雙眼淚滂沱回首龍門喚奈何鮑叔已亡知我少于公雖去活人多殘燈娓娓生前夢宦海悠悠世上波彈指滄桑三萬日衣冠琴鶴盡山河

答曾南邨論詩

提筆先須問性情風裁休劃宋元明八音分列宮商韻一代都存雅頌聲秋月氣清千處好化工才大百花生憐予官退詩偏進雖不能軍好論兵

館娃

館娃遺趾訪春行一霎飛花雨眼驚豈有金仙能抗手果然我輩竟虛生都梁香近名誰識巫峽雲過影尚清獨宿蕭郎作羈客晚烟疎雨闔閭城

願持

願持一語告同官莫笑蒲鞭道太寬辦事人多解事少愛民心易治民難

春日初長散衙甚早喜而作詩

槐花春暖滿衙青不著烏靴上訟庭牒少卷無三寸厚心虛判許萬人聽紛紛雀角風將息漸漸蒲鞭響亦停笑問功曹諸事畢手籠詩草下西廳

小倉山房詩集卷四

原书缺此页

錢唐袁枚子才

春柳

已讓梅花一著先尙傳芳訊早春天驟開青眼如相識拋得黃金便少年十里
遠遮江店小半生閒抱酒旗眠東皇有意相憐惜莫使橫陳大道邊
牽雲曳雪滿關河如此纏綿柰客何學舞幾時纔長大倚闌終日作嬌波春閨
離恨風前遠故國斜陽笛裏多自笑青袍人照舊那堪重唱叛兒歌
靈和殿裏舊心情移種江南百感生腰折難禁春雨重花高易惹晚風驚也知
上苑長離別不管何人且送迎聽說輕狂聽惱懶亂梳頭髮過清明
裊裊鵝黃帖地柔鞦韆扶影出墻頭受風身比羣花活照水眉生滿鏡愁古渡
有誰嘶白馬酒家無處不青樓千條萬緒情難盡舞到黃昏尙未休

秦淮小集座有歌郎上元許令目懾之郎亟引去余迂許憐郎而調以詩

五月蟠桃花事新衆仙同日咏宜春傳呼驚聽劉安到口斥嫦娥避寡人
金燈紅照柳千行風動珠簾鳥忽翔惆悵秦淮花雨岸南河春色北河霜

秦淮雜詩

春愁原屬杜司勳況復繁華領白門六代雲山一河水爭禁人到不消魂
金縷飄殘玉樹終流珠人去采雲空只留幾點漁陽鼓打出燈船面面紅
放衙時節蔣山青看捲紅旗出訟庭傳語前騶莫呵殿沿河方愛管絃聽
無緣打槳送春潮有意褰帷認板橋深夜風停街柝靜隔牆還有一枝簫
楊枝婀娜竹枝柔百囀流鶯唱未休高寫零丁招客賞清商幾部屬蘇州
春風無力酒旗低十幅湘簾一剪齊遮莫游魚吹雪上琵琶聲急水亭西
家家脂粉墜殘紅無數眉痕學遠峯水爲情多流不去秋來處處長夫容
丁福王元態各清康郎風調更橫生使君便是羣芳譜能與凡花辦小名
鷹師霍霍意氣麤諸王啞啞白頸烏前船丹珠歌小海後船青溪載小姑
籠袖驕民隊隊過茶坊到處喚廝波貪花風雨偏來往半是齋娘半淚婆
幾番邀笛坐胡床消受青奴一味涼擬奏尊官乞恩假河陽潘令種花忙
都知錄事局全差且向東京記夢華一語殷勤勸楊柳惜春人去莫飛花

宿陶紅樓隱寺題壁

層樓高閣倚雲開舊識禪堂老辨才寺爲迎官將徑掃我因呈佛帶詩來馱經
白馬西廊繫照壁紅燈小吏催一局殘棋一窗月招僧同賭菊花杯

逾月再至見江孝廉和章喜疊前韻

蕭寺重游笑口開多情江令費詩才偶將鴻爪留痕在不料牙琴渡海來殿角
燈孤僧影小江山秋早磬聲催兔葵燕麥應憐我前度劉郎又舉杯

冬月又至則和章盈壁矣再疊前韻

野花開盡筆花開小雅才兼大雅才三度絃歌傾耳聽一村珠玉上牆來僧知
避俗門多閉人不能吟鳥亦催我願大行鄉飲禮徧酬詞客一金杯

雨過

雨過罷焚香梅花落印床原非棲枳棘爭敢薄淮陽有志爲民母無心學吏商
只嫌空鹿鹿方寸舊都荒

輓施曼郎有序

蕪湖秀才施曼郎有衛玠之稱工詩愛潔讀余春柳詩屢寄聲道意病
不果來死後其友秦澗泉索詩以弔

江南才子淚如絲來說瓊林損一枝金谷未窺潘岳貌秋墳已唱鮑家詩梅花
愛好春風去黃卷無靈白骨知惆悵山松歌薤露不同歡笑只同悲

冬日往揚州阻風永濟寺贈默默上人

入門修竹倚雲栽小脫朝衫坐綠苔石幕勢吞高殿起江帆影射畫堂開阻風
莫悵前程緩失路方能福地來喜對高僧頭似雪月明同上講經臺

揚州回泊燕子磯登亭望雪

來回剛十日船到正江晴望雪還登犢貪閒未入城寒花侵月魄凍雨入春聲
且傍荒灘宿孤鴻替打更
不到千峯上安知萬象空高山頭既白殘臘歲將終絕頂荒亭雪孤身四面風
憑闌心忽動月起大江中

漂母祠

千金一飯尋常事不肯模糊是此心我受人恩曾報否荒祠一過一沾襟

感懷四首

江城宿露曉陰陰偷得閒身病屢侵萬古少圓惟月色四時多恨是春心少年好景風前憶花底斜陽雨後尋二十詞臣三十吏名場容易感升沉

三春何處不烟沙兩眼能看幾片花愁對青雲生白髮且將紅粉當丹砂一官奔走空皮骨萬事艱難閱歲華惆悵輸他貴公子五更沉醉阿儂家

黃鸝遙對酒杯歌似報江南又綠波照我忽驚新月白回頭惟覺古人多花無菊婢秋將近面有髯奴老漸磨九十日春春不少可憐人自要蹉跎

斷無名士不蕭騷騎馬年年上板橋笛裏江山懷故國酒邊風雨送春潮花開官署枝枝倦鶯過清明日日嬌安得新蒲爲彩筆儘書心事一條條

迎春

迎春莫怪春難見好處從來過後知隔歲梅花報芳信倚門楊柳望歸期無邊暖漏聲聲促有脚青旗步步移料得東皇非長吏不應嫌我出郊遲

送春

驪歌樹上子規聲報道東皇出郡城久住似嫌芳草老輕裝不帶落花行從今時節都無味留贈雲山尚有情早識相逢還相別當初翻悔下車迎

詠史

武帝英雄主叱咤動八荒旌旗十八萬遺恥雪高皇馬來大宛國頭懸南越王秋風歌一曲援筆能文章汲黯老匹夫山東一木強作令便爲恥積薪語更剛動請先斬臣批鱗相抵當當時竟殺汝如鼠投沸湯不冠而見之於帝更何傷帝終不出此容黯老淮陽吾嘗掩書卷此處長思量

儒者桓君山彈琴天子側偶見宋公來慚顏深踧踖君王愛泛聲一彈奚足責亡何爭讖書叩頭竟流血所論豈不臧天子惡其直毋乃意狎之將威脅琴客始悟宋大夫自重立臣則

公孫帝西蜀馬援來叩門爲設舊交位不忘主與賓過車必磬折贈衣周寒溫援乃退而笑子陽妄自尊後世有蕭詔且忘斷袖恩士遜託心期終招顏竣嗔人貴如輪回都忘前世因長拜井底蛙公然古之人

子房非正士可傳惟一椎自見黃石公陰險靡不爲爲韓非其心滅韓皆其計不肯立六國韓宗遂隕地野雉幸辟陽夫妻義已絕立賢不立長殷周有成迹胡爲召四皓爲之張羽翼老人見厚幣來如飛鳥捷龍準木強人傷哉爲所劫長陵骨未寒殺子及其妾北門奪軍時四皓骨已朽借使木未拱能安劉氏否報韓既不成報漢復何有所以子辟疆竟請諸呂王誰能爲此謀貽謀自子房

東漢恥機權君子多硜硜悲哉陳與竇謀疎功不成其時涼州反有人頌孝經意欲口打賊賊聞笑不勝雖無補國家尚未遠人情一變至南宋佛行而儒名希哲學主靜人死不聞聲魏公敗符離自夸心學精殺人三十萬於心不曾驚似此稱理學何處託生靈嗚呼孔與孟九泉涕沾纓

地道本無成女子從夫多妲己賜周公鑫斯或可歌高頫何么麼掩面學太公可憐青溪柵夭桃啼春風狎客既已赦美人胡獨誅毋乃拒晉王逢迎獨孤歟不格君心非宣華即麗華終日對阿雲鬨聲時滿家

臺城懷古二十四韻

五代干戈際蕭梁最不同秀才成帝業名士有英雄武自騎兵擅文能金海通雍州西伯起白下永明終勸進書隨例臨軒道獨隆瘡痍扶士女禮樂薦蒼穹口勅疏經義腰圍損聖躬新聲十篇雅宮體一家風妖夢中原入禪心玉座空嚴關矜鐵牡苐矢喪銀童少海光先掩牟珠照忽窮長戈撐魏闕短脚犯重瞳豈忘沉溪竹偏頒鍛鐵工傾葵陽獻土射日早彎弓婚偶求王謝繩真縛老公江聲搖戰鼓文物變沙蟲佛看君王餓花迎野獸紅天威雖鎮定日角已疲癃主父無殘骰橋山有殯宮捨身歸小豎殘局泣湘東法會斜陽外臺城衰草中紙鳶迷信息楝樹滅青葱松影蒼崖古經聲杜宇恫唐朝八丞相疑是報神功

董賢玉印歌

董侯夜醉麒麟殿漢王傳璽不傳印璽墜千年印獨存傳觀猶帶桃花暈雙螭戍削陰文裂衛將軍董字堪識想見郎官美麗時人面玉顏如一色郎官傳漏

殿上行顧盼能使椒風淸高皇天下一笑與乃祖轉愧銅山輕並后匹嫡一身
兼三十六宮難爲情大賢居位美如許孔光俯伏單于舞莫道和柔侍禁中亦
頗知賢薦何武一朝龍去鼎湖天頓首東廂狀可憐熏香傳粉人歸矣露眼嘶
聲賊儼然傳呼收印印早交委命豈待金吾刀絶勝漢家老寡婦兩手握璽徒
忉忉漢朝家法艮草草外戚横行母后老不容舊寵戲金丸翻許新皇鑄剛卯
摩君玉璽不勝情憐君福過使災生當時用印誅賊莽未必書傳佞倖名

題嚴子陵像

一領羊裘水氣寒自來自去白雲灘教陪天子同眠易要改狂奴舊態難星宿
張皇乾象動君臣彼此故人看千秋欲解還山意只問江頭老釣竿

古銀杏爲火所焚

半夜木鳴天忽曙空山無人火在樹槎枒散作金黃雲九天灰落煙紛紛黑風
迸裂空心血枝枝葉葉飛晴雪孤根一氣共死生倒燒直下三千尺上焚碧落
星辰散下熏無極黃泉爇天地焦枯會有時人力難施空歎息憶昔當年種六
朝曾同春薦佐含桃摩挲嬪御青絲絡披拂將軍白玉縧亡何歲月如流電到
眼齊梁人不見幹排元氣更千年獨立江風當一面人間用材不用長八尺九
尺皆棟梁敗檽鉛刀易斲削白檀上手多觸傷爾形倔強撐宇宙自合棄置來
僧房雲雷坎壈遲變化魂魄光明怒太陽一朝炫耀脫骨去勝入竈下當柴桑
啞啞烏鵲休愴神巢焚廈傾理所存君不見老僧躑躅樹下悲遮雲護日今爲
誰

文洲

身非鳧雁水爲家日日輕篷傍淺沙蘆荻也知官吏到隨風吹送滿船花

水國灘荒頃刻生暫時弓尺欠分明長官作奏須珍重賦入司農鐵鑄成

舟中畏風

鎭日舟中眼倦開雪花脈脈上輕苔東窗關後西窗啓猶喜風無兩面來

晚坐

晚坐碧波上飄然白練裙月高沙鳥語烟盡水天分洲荻響成雨漁燈紅入雲
更深尤可喜官鼓斷知聞

閒遣

瘦脚白翎老鷺鷥對人飛入梅花枝大江浮天月皎皎小舟繫樹風絲絲開牕
好在有山處上馬正逢無雨時野行十日幽趣熟胥吏學官偷詠詩

洲上寄同官許南臺時亦有文洲之役

雙驅鎭日白門東芳草催人上短篷一夜江雲如墨色知君同在浪花中
好詩難與官同作新俸常愁鶴要分此日烟檣沙鳥外吟聲過盡楚天雲
莫把江租增冊上恐教柴價長城中東南民力今何似不進盈餘是　聖衷
盈盈一水路悠悠君在南洲我北洲可有新詩來作答只題花葉付中流

嚴助

嚴助當年上大夫張湯小吏沒階趨今朝湯貴看嚴拜勉強人前手一扶

哭鄂文端公

朔風寒雨九衢昏神化丹青失重臣瀚海盡傳遺疏稿不才曾是受知人魂依
大袷歸淸廟星冷長河換早春十載回天兼捧日　詔書哀悼莫嫌頻
當年遭際遇　先皇曠古恩榮話最長如朕親臨朝出塞爲卿眠食夜焚香訏
謨語密青蒲煖顧命身孤玉几涼怎怪報恩心力盡旁人聽也泪沾裳
魏公風節晚香深病革頻邀　玉輦臨五岳祈年　明主意九原薦士老臣心
邊疆功過青天在改土歸流事由公始將相榮華碧水沉他日近郊三百戶看人編作宰
官箴
宮門扶杖立雲端嘆息才人向百官我已江南逐升斗公偏東閣賚盤餐華堂
下拜千年別綠野招魂一水寒從此青琴愁獨抱天涯白雪向誰彈公賜錢小紅園

偶見

柳絮風吹上樹枝桃花風送落淸池升沉好像春風意及問春風風不知

王孟亭飲判花軒以几上漢璧分韻得花字

一雙拱璧來誰家淒淒古血生陰花無心傲世去圭角有光照人如雲霞匹夫
手冷白玉墮公子春歸明月斜惆悵漢庭好皮幣十三陵寢空烟沙

奏擢高郵牧部議不果

青烏含來鶴料符王喬未許脫雙鳧謫仙自愛稱郎好不願銜書下大夫

乾隆丁巳余落魄長安金陵人田古農見而奇之哀其飢渴沽酒爲勞未十年余宰金陵古農已爲異物求其子孫以詩告墓

欲報長安一飯恩破墻流落小兒孫難忘往日窮途淚不洗青衫舊酒痕萍水再逢風不偶山河如夢客消魂重泉此際應知我玉笛親吹到墓門

哭侯夷門

天心最仁厚往往薄騷人不朽千年筆難延一命身題襟追弱冠攬轡共江濱高詠招魂些英華秋復春

凶問三秋到歌章滿壁殘典型還自在風調向誰看壯歲死生速奇才科第難高山流水曲寂寞九原彈

客死臯橋地梁鴻好遠遊百年千里外一笑五更頭大壽文章在微官宰相羞知君天門熟醉寫玉皇樓

萬丈天台路何年白骨歸老妻交印信稚子典朝衣黃葉秋江冷青蠅弔客稀詩魂逐明月應繞石梁飛

與熊滌齋先生夜話浦雲堂

每聞前輩談風月似聽宮人說上皇君恨過時儂恨晚一齊幽咽淚千行

哭莊觀察 諱亨陽福建人

平生不讀宋儒書見到先生信我麤二月春風淮海有一枝蓍草孔陵無道高轉覺人情近星少方知月色孤遙望銘旌徒灑淚招魂難覓九天巫

郊行

郊行便覺少風塵況復秋光景物新禾黍迷離胥吏影米鹽瑣屑宰官身山中判事書花葉樹下停車聚野人一路銅駝同石馬不知何代物橫陳

宿栖隱寺題壁

五年栖隱寺一過一題牆舊墨都陳迹新秋又晚涼壁燈多背雨風草不留霜諸佛應余笑緣多是此床

四野氛何惡三春麥不收縱教勤撫字難免有飄流遏糴非荒政開倉是本謀欣聞輸楚粟早晚到江頭

初得隨園王孟亭沈補蘿商寶意載酒爲賀得園字

野徑初聞僕從喧小倉溪上酒盈尊暫時邀主先爲客異日將官易此園蒹竹倚窗如有待青山入座總忘言諸公莫笑柴桑陋剛稱淵明五柳門

考志書知園基即謝公墩李白悅謝家青山欲終焉而不果即此處也

人好土亦好一墩屬謝公青蓮悅其景慨然思送終舒王爭其名欲住愁雷同我領石城尹頗有晉人風偶寫買山券竟與此墩逢疑是謝公靈相貽冥漠中地美懼不稱景闊欣難窮將假煙巒勢重增亭臺功死則李白妒住乃安石恫蒼生如予何大笑東山東

上尹制府

風雲盪天地會合豈不偶賤子區區名半世出公手公勳塞海內公望端朝右在昔事　先皇十年無寸醜劍消青海戎筆醉天山酒兩度督江南歡走男若婦王道周人情虛懷兼師友行路必行寬取材常取厚鳳鳴羣鳥息月出星辰走心行天一周名極地九有大可鼓洪鈞細不遺部婁經緯繞萬象寸衷豁白晝神力易刻劃化工難雕鏤酋蠻思摳衣仇怨亦低首南面諸貂蟬問有此人否憶昔明光宮賦詩獻　元后李邕罵輕薄劉蕡幾不取公時眼如箕遺珠光獨剖未幾公西巡癡龍遂不守謫向海天災荒村少雞狗公命移金陵聲名文物藪參軍非蠻語僕射如父母公餘商文章一月輒八九使公常在朝我豈逐升斗我若官長安隨公反不久恩始復恩終前定如壓紐屈指諸門生親炙輸袁某蕭然不繫舟春春自花柳月落梧影霜雨灑碧池藕散髻斜插簪飄然一詩叟愛我如愛玉調護驅蒙垢能養才不才竟免口戕口欲酬國士知請鼓小人缶報公白玉盤公家富且阜報公桃李花公門種成畝不如志聖賢立身事不茍陸贄附鄴侯永永垂不朽

上李觀察 諱永標

大道直如弦弱者不能到人人堯舜資伊誰窮堂奧大勇惟先生立身何逋峭奉心爲嚴師粹然徵玉貌衣除缺衽名餙斥邪蒿號過人不履影守津必據要

有如秋隼翔碧空發清嘯回薄萬象低日月供淩暴又如執雕虎焦原肆騰踔
雄入九軍中孤身搴大纛窺其精進力有境靡不造東南萬艘糧何足當公漕
此職雖區區此心亦稍稍委積察盈虛度支調息耗孤燭秉牙籌清風除鶴料
令嚴雀鼠逃弊絶胥吏弔酷嗜孟軻語寡欲絶所好特草孔融書薦禰夸年少
公爲光明燭普天無不照我爲螢末光有得亦相告祇憐手板忙主簿猶祭竈
娖娖學苛廉嘐嘐慕古調元象雖產菌草爻未變豹賴公矜寵之辟咡時見詔
龍門仰李膺月旦荷許邵時聞張鏡談不敢顏彪叫微奏得賞音羣憂發孤笑
今夕復何夕霜葉紅於燒舊敘未騰煇月儀方減眺坐久肱敢横言合頭屢掉
受公瓊瑤投未敢鹵莽報願同白首歸羽翼聖人教

春日郊行

二月郊行最有情青山帶雨晝清明雜花香自空中至野草根從舊處生小鳥
啼烟催布穀老牛牽犢學春耕勞勞官走江城北爭怪長條日送迎

秋夜與故人同宿作

余與同年曾南村黃笠潭改翰林爲令官江南六年丁卯九月二公校
秋闈畢來宿署中時南村已還廣德而余刺秦郵之信部議不果

一簾秋捲月光寒滿座燈痕當水看州郡久煩梁敬叔弟兄重醉小長干文昌
星動蘭臺聚舊雨談深桂燭殘三十四人徵士頌幾回欲賦又闌珊
上下江分易別離春花同落不同飛頭銜即席微微判香案前生事事非數到
科名吾輩老認來僮僕舊人稀一州斗大談何易可奈停年格又違（尹公一奏許已三年）

元旦後二日過牛首宿藂雲樓

新歲看山色官閑似我稀呼僧掃塵榻對佛解朝衣倦鳥先人宿寒花學雪飛
菩提龍樹下久坐竟忘歸
一樹梅含萼三更香滿天溪聲忙雨後峯影立燈前且飽伊蒲饌同參玉板禪
九州人事隔醒夢總悠然

次日阻雨題壁

雨如留客再題詩一夜潺湲夢覺時揭帳冷雲當面墜隔花疎磬上樓遲烟飄
佛座諸天濕寒甚堯年老鶴知我已無家似僧舍迎春何必與春期（初七日邑中候余迎春余眷屬已南歸矣）

小住二十韻

小住姑蘇地羅敷託比隣三星明玉杵一顧識針神媞媞東廂步盈盈半額顰
豪犀蟬鬢膩寶唾石華勻錦雨淒通德金鋪鎖阿甄尋芳千蛺蝶索乳兩麒麟
抵鵲明珠怨隨鴉采鳳嗔故雄名自在新特意初申孔雀深憐尾楊花怕失身
搴簾窺宋玉捧手上莊辛骨比香桃瘦心同麴蘗春已徵帷廟夢甘受織蒲貧
淚滴將離酒香熏所贈巾匏瓜失艮匹火棗乞天姻鄭重連珠諾叮嚀拾翠人
紫泥封口穩黃蠟寄書頻閬苑雲無路支機石有津鶴飛千里羽車轉九迴輪
子貢三挑日丁娘十索辰氤氳尋大使好夢只求真

婕妤怨

班姬入漢家容顏如朝霞不嫻歌舞彈清瑟不著褒衣忘浣紗漢家天子愛傾
城一顧蛾眉兩目成三星錦帳金鐶召九殿風花鳳輦行妾心宛轉奉聖躬禁
寒惜暖啼春風妾執金鍼勤手爪燈膗繡出鴛鴦好方期白首侍昭陽不道青
蠅點素粧誰家母不三投杼何處天常六月霜知道君心石不轉未免人疑讒
妾短悔受恩波碧海深翻嫌紈扇秋風緩長信宮中聖母居妾身長願掃庭除
紅顏榮落朝看鏡隔院笙歌夜校書夢見君王淚滿巾黃金無力買長門只願
至尊千萬歲趙家姊妹永承恩

一卷

一卷青燈兩鬢絲高吟子季別山詩圖官已類昇天佛閱世誰憐折臂醫春夢
五更初醒後南方三十早衰時也知充隱非吾事偷得閑身老或遲
仁廟遭逢蘇子美漢文矜寵賈長沙兩人成就終如許萬古風雲更可嗟雪裏
豈無含翠草春深原有未開花笑摩腰帶從容記幾箇金龜在酒家
心似彈棋局未平嗇夫中有鄭康成八年縣譜談何易一卷讒書著不清年命
慣遭磨蝎累宦情都付子規聲回頭尚剩桃花米且去江東作步兵
津陽門外賣車欄不畫淩烟與已闌都會自來迎送地龔黃可是應酬官情知

風利船何泊且喜花飛露未乾試看来明春正好神仙早掛竹皮冠

挂冠

柳折青條花折枝挂冠偏與少年期香風太早春應惜好日猶長起未遲出處敢云追往哲耕桑也是報明時歸心濃後官箴少除却林泉總不思

曳紫拖青笑蛤魚年年戶限最難居未能閉閤常思過且乞還山再讀書楊素無兒供灑掃潘安有母奉花輿一灣春水千竿竹容得詩人住草廬

樂府空歌臣馬艮十年不召老淮陽籠中野鶴少高唳籬外寒花多久香指膝自憐曾汝負飲泉終竟是誰狂愛他嶺上孤雲意含雨空歸作小涼

吹笛江頭換葛巾出山明月入山春陽城下下催科考汲黯年年疾病身書外本無長戀物世間儘有耐官人若邪溪水雲門寺久待袁絲日飲醇

次吉山菴壁上韻有序

故人侯夷門死後兩月余遊吉山菴見壁上題句瀨水陳秀才和之以侯還官溧陽爲感蓋俱在夷門未死時也嘻秀才以聚散與悲而余以死生誌恨其情又當何如

惆悵茅菴隔歲遊蕭蕭雲物認清幽山中題壁人何在江上孤桐樹又秋方擬故園尋宿草不期此處卽西州浮生落葉年年恨寒月無情獨下樓

江行風雨

高灘敲木繫船迴萬里荒荒白浪開雨脚大於烏鵲陣風聲狂似虎狼來沙崩水挾蘆花走吏散官招野鳥陪三尺布帆行未得漫言人是濟川才

不寐

夢不分明醉不醒春風料峭我伶俜孤蓬打徧蘆花岸一夜江聲帶雨聽

許南臺席上詠三十六梅花研

玉皇昨夜蓬萊宴三十六宮春不見化作梅花下世間一拳怪石開生面許公得之喜不勝終朝張飲招賓朋澆花只須墨一升頃刻寒香上管城

洲上寄南臺

冰斷水聲聞孤舟酒不醺風吹寒日瘦沙截大江分白鷺悄無語梅花淡似君相思心正切一雁下南雲

冬月送尹宮保入覲

十月霜風響玉珂尚書應　詔走關河心如遊子冬溫切事爲蒼生面奏多六出花隨鞭影動九重天聽履聲過遙知吉甫趨　朝日剛和　彤廷瑞雪歌

暫抛簿領看烟霞題滿青山便到家高嶺早含初出日古梅香重隔朝花賀循寵賜三公服黃霸恩乘一丈車不待河清公已笑前村知有好桑麻

廿載封疆依舊貧行囊只帶一家春貢筐草草無方物薦表拳拳有善人公論自多留鼎鼐私心還望轉車塵老臣耐得征途冷原是冰霜閱歷身

宿海會寺題壁

江城逢春日縣官愛下鄉處處花草生時時春風香銅井診死人促我車馬忙我時受卑濕兩足頗患瘡笑爲民父母痛癢真親嘗出城九十里一宿無所將晚投海會寺敗草鋪繩床青苔古殿冷梅灰脫疎梁我與三尊佛彼此同燈光逢逢粥鼓起齋鴿紛回翔我時有所思美人天一方(吳下有所迎)欲臥愁不寐欲坐神轉傷且磨紅絲硯塗僧白石牆上言陽春景下言遊子腸純灰再丹堊此字毋消亡永留鴻爪跡異日紀行藏

送尹宮保移督廣州

台星移照五羊城頃刻慈雲萬里行自有謝安江左重恐無嚴武雪山輕黃花香晚秋容淡紅葉霜乾驛路清兩度南邦送生佛者番情勝往年情

百粵清風手護持越王臺上柳如絲調停猺性難馴處珍重蠻烟乍到時莽莽江聲催鬢髮荒荒海氣動旌旗尙書病起應消渴剛好冰盤進荔枝

觀察番禺舊日恩廿年重接玉車塵風花轉眼非南國屬吏從頭問故人世上本無常照月天邊還有再來春平生聽說西湖好此去公纔試畫舫(公以得過杭州見西湖爲喜)

唱徹新詩大小東臣心遙映佛桑紅鬱林石認雙旌色合浦珠還一夜風玳瑁齋時民氣靜珊瑚網處士林空輸他花裏羅浮蝶飛傍軍門得見公

多蒙青眼盼袁安薦表千行墨未乾依倚半生真我幸挽回一命教公難豐城

已掘光仍掩朽木重雕望正寬此日成連琴忽斷萬層海水自波瀾
陽關一曲月西斜彈指何年侍絳紗生更難逢韓太尉知而不遇賈長沙宦途
黑漆三春夢故國青山兩鬢華幸有文書抽手版尋公容易到天涯
前詩書就紙猶未終憶己未廷試詩題因風想玉珂枚賦得云聲疑來禁
苑人似隔天河大司馬甘公嫌語涉不莊幾遭駁放公力爭良久始得入
選追念微名所自餘感迭增續書一首
宜春小殿鳳樓東學賦清平調未工琴獻已成焦尾斷風高重轉落花紅追思
往事疑天上再說前期似夢中唱到劉敞知己賦海波易盡曲難終

古意

霍將軍年十八帶刀上殿穿羅襪鞍韉冠上水精珠繡塸從從永巷趨手挾金
丸彈落日口含雞舌說兵書漢家烽火交河北紛紛老將多飄沒不是深宮蹴
踘人難消天子憂邊色元戎首領出都門饑軜新裁穩稱身雙瞳涼入天山雪
一劍橫磨瀚海雲花門小箭試雕弓射落天狼下碧空甌脫塵沙如掃電龍庭
草木盡驚風捷書夜向甘泉報單于面縛臨洮道胡婦從旁更有情胭脂畫得
將軍貌策勳太廟好威儀朱鷺青陽幾度吹君王親解黃金甲翁主爭調白玉
卮風雲色傍衣冠動日月光從掌上移閨中少婦曉霞妝聽唱刀環喜欲狂鏘
金刻石歸青海吹竹彈絲進洞房爲郎手撲兜鍪土一陣餘寒寒上霜明朝有
詔頒宮女片片桃花能解語半是宮妝半外妝甲兵洗盡巫山雨

浴

浴罷憑欄立高雲掩夕陽不知何處雨微覺此間涼

解組歸隨園

櫪馬負千鈞長鞭挾以走一旦放華山此身爲我有當年疏大夫棄官歸田畝
錢送兩無言開懷但飲酒照見碧流中面目如前否
滿園都有山滿山都有書一一位置定先生賦歸歟兒童送我行香烟滿路隅
我乃顧之笑浮名亦空虛祗喜無愧怍進退頗寬如仰視天地間飛鳥亦徐徐

又作六言三章

六載元嘉政滿五株楊柳花低田饒黃鵠舉矣陶潛歸去來兮
朱邑桐鄉待祀堯山員俶怡情要試官聲去後權爲此地蒼生
故土非忘西子諸袁本重南朝讀到傳名真隱先人手似相招（袁淑著真隱傳）

示送行吏民

我聞蕭嵩乞歸日正是明皇寵渥時道待陛下厭臣日臣且懼罪何敢辭又聞
韋公垂明訓年不必老須知機當時組解作游戲青鬢往采商山芝我今一紙
乞歸養吏民驚駭相攀追愛公留公公不可請問兩語公答之公之上游方倚
重受寵不覺寧非癡公之年紀三十三春行秋令何蕭衰我聞此言不能答一
詞但指蕭公韋公是我師兩公隔我已千載每每行事長相思當今人才車斗
量三公九職交相治苟與一官人人辦非某不可聞有誰登山臨水少年事果
然衰老將焉歸三十休官人道早五更出夢吾嫌遲雲歸雲出亦偶爾必問所
以雲不知猶恐汝曹昧此意布露所畜書一詩

寄雅撫軍

古臣扶皇極其道有兩宗大者治本源啓沃始君衷赤水驪元象探珠出蛟宮
從此鼓萬化一氣如春風其次任經畫禮樂兼兵農一事受調停一物多蘇融
活國如魏相救時如姚崇稽之文仲語不愧稱立功此言何所得我得於明公
我從蘇州來拜公瞻儀容公本 皇家胄腰帶垂雙紅燒殘一寸燭所談殊未
終上言陳堯禹下言籌兵戎慷然念東南米貴安所窮年年買如珠不論歉與
豐雖云戶口增開闢亦十重毋乃積貯策所謀實未工古穀積閭閻今穀積倉
中閭閻婦女樂倉中雀鼠空糶者十之三糴時豐轉凶譬如身血脈節節須流
通約束阻抑之不免生疽癰其他財賦類蔘茶鹽鐵銅轉輸於乾坤道皆與米
同大哉明公言可以陳蒼穹方今大江南民氣亦已蹇 天子甚神聖將責賢
者躬聞公姓名來笑聲起兒童願公行所言事業埀豐隆豈無爲之難古人重
愚忠補救得尺寸雨露皆殷濃賤子引疾去不獲親帡幪有如漢明妃臨別纔
相逢感激知己意讀書東山東高堂白髮在歸心時忡忡猶爲一倉穀新官多
磨礱欲飛身無翼欲步手無笻白雲渺在天夢見龍門桐桐高三百尺枝葉覆

雕蟲此蟲無所求願歸采芙蓉江湖皮骨老再來佐夔龍

寄辰方伯 諱垣

櫪馬不受羈空山耽孤往難忘伯樂顧中夜發長想當今求賢　詔纁組不停訪惟有夫子來　天心獨上仰胸涵水鏡明氣肅烟霄爽牙籌策輓輸龜刀定急鍰我初謁崇階問名獲曲獎側耳詢治理傾衿納忠讜偏於汲階趨許其伸骯髒時逢老母疾飢童欲歸鑲公意大躊躇留書凡三上自慚鉛刀藏尚邀神劍賞更悲弱草去不受春風養惻惻烏辭懷依依兒脫襁事已箭離弦情猶珠墜掌於我良悠悠而公獨怏怏同道自有朋君子原非黨殘臘走杭州宛轉謝函丈公命郎君見玉質何開朗能爲擘窠書歐褚工摹倣德盛一家榮政和萬民享舊尹還白門方春理雙槳爲善哭子皮登龍感任昉古劍雙龍掘孤琴七弦響欲報知己恩橫術何廣廣

莊容可少司馬督學金陵招飲公廨即席有贈

蠟燭當筵似有情照人舊雨倍分明雲泥脈脈公然定鬟鬢鬖鬖相對生滿席風寒秋有影一天霜重雁無聲劇談只覺懷難盡已是歸來月二更

韋縠 有序

偶閱談薈載唐宋詞臣恩幸事疑其不實後又見他書載蜀主王建過禮翰林人尤之蜀主曰我昔直禁軍見唐天子待翰林之厚雖朋友不如也我不過萬分之一耳審是則談薈所言容或有之矣爲紀以詩

天子臨門酒未消西清酣寢月輪高醒來陡覺春寒薄身上韋妃蜀纈袍

王珪

有詔傳宣到玉堂翰林踏月見君王宮娥磨就三升墨一朵珠花字一行

宋祁

鬧呼小宋是宮鴉天賜蓬山一片花人不風流空富貴兩行紅燭狀元家

小倉山房詩集卷五

錢唐袁枚子才

歸家即事

初四出官署二十整行裝三十抵烏鎮初一入錢塘錢塘到家近心急路轉長
離鄉忘鄉音入耳翻𠑽張閽者問名姓小犬吠籬旁主人不復顧直趨上中堂
阿姊扶阿父老妻扶阿娘衆面一齊向雜語聲滿房阿母向我言爲兒道家常
我老多疾病且喜無所妨不如汝之父秩膳口頗強自汝出門後諸親如水涼
三妹抱瑤瑟悔嫁東家王四妹壻遠遊季蘭尸祭忙汝嬸自粵歸祀竈無黃羊
舅家風淒淒滿屋堆靈床告汝各甘苦便汝相扶將阿母言且行手自羅酒漿
阿父爲我言望兒穿眼眶昨得一口信道汝頗周詳初四出官署二十整行裝
三十抵烏鎮初一入錢塘新官初攝篆米穀猶在倉三鬴與四鬴廩人未收量
汝今雖歸家何能長居鄉汝食大官俸我得屋東廂汝仰視櫨栱千金寧低昂
荷花三十里蔭柏復沿塘金丸小木奴冉冉自垂黃老人手所植待兒歸來嘗
我將行赴園有人牽衣裳一妾抱女至牙牙拜爺旁伴怒告訴爺索乳頗強梁
一妾作低語外婦宿庚桑君毋忘菅蒯專心戀姬姜老妻笑啞啞打開雙青箱
謂當獲金珠而乃空文章阿母欲我息吹去蠟燭光明日大母墳長跪奠觳觴
孫兒十八歲懷抱猶在床今兒得官歸古墓生白楊嗚呼蒼天恨此恨何時忘
後日走西湖帶雨觀湯湯我行周四嶽畢竟此無雙悠悠笑語過忽忽燈節忙
此身不自持呼僕買舟航阿母留兒子一日如千場勸兒加餐飯爲兒備餱糧
家園筍似玉手烘加飴糖春茶四十挺片片梅花香阿父不受拜但指鬢邊霜
妻妾無所言含淚不成妝惟問幾時歸君歸我可望阿姊出簾拜甥兒要同行
叔母亦唧唧阿品交與兄兩郎俱年少初生別離腸親朋來一送軟語都未遑
蕭蕭北門關行李搖夕陽慈烏哺復去脊令聚復翔鴛鴦折荷葉織女望河梁
浮雲爲鬱結驪駒爲徬徨人生天地間哀樂殊未央

正月十七夜

滿牕月色滿池烟千點寒鴉一客眠夢裏忽驚蝴蝶影梅花飛過枕函邊

寄程魚門

淮南有桂樹秋花含春姿生長斥鹵地馨香交始知翩翩一黃鳥歲歲長相思
稻粱不自謀經營託所司相知日以深相看日以希此樹不落葉此鳥無卑栖
所以歲寒時寸心兩不移
去年秋風發拾得雲中書書中三千字字字珊瑚珠珊瑚七尺長朝夕生奇光
旁人勸我售佳人勸我藏豈不惜顏色恐爲物所傷感激佳人意涕泣沾衣裳
西江魏公子海上彈青琴可惜太通脫揮盡千黃金殘臘渡空江賤子病扶床
程生亦復至病者喜欲狂呼兒羅酒饌大笑傾千觴我病君莫慮病欲隨官去
將攬君子衣告君罷官趣梅花今又開君子在何處
阿兄將出山阿弟守故紙弟也爲科名兄也志千里兄弟各有心蛟龍分路起
其旁有鄙人長笑不能止觀我十年來此味如斯矣賈生王佐才年少拖金紫
禮樂與明堂揮霍滿牙齒遭遇漢文君慟哭長沙水破鏡飛上天不能照妻子
寶劍變犂鉏家家得耘耔
綿莊窮六經賢者識其大紛綸井大春意聖沈不害跪起何舒遲遺蚍其冠帶
太矜舒鴈容致招蜀犬怪忽受虛弦驚無故出居外六石青蠅矢竟爲儒生戒
君書致諄諄居閒求郭解我將胹合懽騎驛使愉快儒林與文苑古無鴻溝界
一史偶作俑千秋竟分派我雖韓柳才敢不殷陸愛我雖孔明賢敢不觔雍拜
爲渠思者三子毋言之再
哀樂不能已然後考鼓鐘性情得其真歌詩乃雍雍後儒失所傳淫淫鳴秋蟲
昨吟吾子詩音與漢魏同宮商一再彈流水滿絲桐願子崇景光大雅扶國風
三微統未絕羣雅道方隆結交得古人空山誓始終
君看白雲飛知我此閒好但恨巢與由此身不肯老今年陰雨多江上秋來早
且喜得秋涼又恐傷芳草芳草日以傷故人日以少臨風寄遠章落葉滿懷抱

宿蘇州蔣氏復園題贈主人

白門新挂竹皮冠爲愛梅花不作官今日名園偏晚到萬株香雪點燈看
爲儂安放竹床邊剛在花明柳暗天侵曉主人尋不見早同鷗鳥立寒烟

春雨瀟瀟滴滿階春宵夢短眼頻開銀燈紅淡竹牕響半夜月明仙鶴來
縹帶橫陳萬卷餘娜嬛小犬鎮相於人生只合君家住借得青山又借書
碧檻紅闌屈曲成海棠含雨近清明半池雪霽水微綠坐看野塘春草生
亭孤容易夕陽斜寶塔金泥射落霞每到細烟生水上晚烏啼出隔牆花
青山顏色主人恩相別能教不斷魂水竹風情花世界恰曾消受幾黃昏

四月四日龔愚溪移尊隨園得招字

柴門那得有人敲隱者除非酒可招山裏送春剛四夕柳邊垂綠正千條空堂
棋罷微聞雨遠樹鶯啼半入簫君若再來休問日今年無刻不逍遙

後五日談沈兩門生來置酒得種字

殘春孤花危新晴遊人勇送酒遇劉宏分題得江總眷茲朱陽節登彼綠雲壟
蓮舟朝淺揭雲疊夜深捧蝶行小草搖日落羣霞擁簾影只三人鳥聲恰萬種
呼僮撤金燈月華如水湧

十九日梅坡招孟亭南臺再集得觀字

有酒我不飲無酒我不歡不如招酒人痛飲使我觀王郎知此意清晨擔杯盤
諸客從而後來泛杯湖船幽花隨春開好香隨風傳有月便歸去無雨且盤桓
問我飲不飲存杯聽自然所以主人翁自號稱隨園

讀書二首

掩卷吾亦足開卷吾乃憂卷長白日短如蟻觀山邱秉燭達夜旦讀十記一不
更愁千載後書多將何休吾欲爲神仙向天乞春秋不願玉液餐不願蓬萊遊
人閒有字處讀盡吾無求
我道古人文宜讀不宜倣讀則將彼來倣乃以我往面異斯爲人心異斯爲文
橫空一赤幟始足張吾軍

隨園雜興

官非與生俱長乃遊王路此味既已嘗可以反吾素看花人欲歸何必待春暮
白雲遊空天來去亦無故
喜怒不緣事偶然心所生升沉亦非命偶然遇所成讀書無所得放卷起復行
能到竹林下自有春水聲
客敲柴門響主人在夢中驚起索布襪遺失草堂東夜亦無所想夢見竹樹長
客若遊我園赤脚送君往
造屋不嫌少開池不嫌多屋少不遮山池多不妨荷遊魚長一尺白日跳清波
知我愛荷花未敢張網羅
花自帶春來春不帶花去雲自共水流水不留雲住我欲問其故無人有高樹
樹下閒思量春與雲歸處
耳目口鼻心偶然爲我有有而拘攣之此物爲誰守心爲身之主身乃心之友
以主奉嘉賓陶然飲一斗
經史與子集分爲書四支亭軒與樓閣四處安置之各放硯一具各安筆數枝
早起頮沐後隨吾足所宜周流於其閒陶然十二時
聞我書聲息四面老農來壯者負犂鋤衰者穿麻鞋嬉者戴蓬累勞者擔薪柴
邀我大樹下懷抱一齊開今年苦風雨艮苗猶未栽聞公讀書聲毋乃舉茂才
愛其性真誠發言如嬰孩各贈一杯酒縱橫臥莓苔
好鳥不知名翩然四山至村人來我前往往有酒氣我有舊門生送酒月三四
花下開酒觴觴畢作棋戲一杯醉扶床一局敗塗地蕭蕭新竹枝似有扶我意
扶起謝東山一笑吾猶未
君莫笑樓高樓高固亦好君來十里外我已見了了君來莫乘車車聲驚我鳥
君來莫騎馬馬口食我草君來毋清晨山人怕起早君來毋日暮日暮百花老
當年隨大夫對山初作屋亭樹招雲煙杯觴明華燭父老爲我言此公殊不俗
拱手竟貽誰何由知是僕迢迢三十年重來理花竹隨之時義大園名不改卜
以我今日歡尋公往日樂逝者如斯夫古今同一局我後更何人問山山不告

送許南臺入都

鍾山有艮鳥羽翼無孤翔金陵有同官臨去亦雙雙同君官石城同君家古杭
兩同何足喜所喜同心腸君心多落寞我心多疎狂大家抱寸心皎如明月光
相聚不覺樂相離各自傷彈指四年中歲月同奔忙江頭迎大官舟楫相扶將

朔望府中趨車馬偕煌煌我愛臨汝飾君亦盛衣裳我求鍾繇玦君亦佩琳琅
我歌郢中詞君亦能文章渠眉大題圭爭買盛金箱隨園十六韻句句能鏗鏘
我來多日午君來多夕陽輿夫不待命亦遽升高堂皂隸知坐久鼾聲官署旁
家僮如兒女紛紛羅酒漿梨園子弟來歌舞邯鄲倡紅箋親戒速擊鼓椎肥羊
後湖七八月載酒水中央使我兩襟袖至今荷花香阿時貌如玉君家六歲郎
倭鬌出拜我喚我妻作娘阿娘雖南歸愛兒不能忘今春我歸家娘問兒可長
前年纔扶膝今年當扶床從前贈文葆未必還收藏今將寄錦袍稱身須裁量
請君記此情此情豈官場爲君歌此曲此曲尤悲涼自我乞病歸君與竟頹唐
起視世間事亦復歌迷陽吏部文書來工部催君行鼓吹吹君車明駝馱君裝
我初心歡喜須臾又慘傷前此二馬逐日落已三商後此相逢期海水眞茫茫
今夕置斗酒黃鸝鳴枯楊欲行且未行強君進一觴願得兩弟兄延齡各千霜
天南地北時德音永相望

與家弟香亭陸甥豫庭居隨園倣昌黎符讀書城南詩作二首勸其所學

示香亭

我昔見弟時弟纔離襁褓弟今見我時弟年如我小兄爲西湖魚弟爲粤西烏
相去萬里餘相別十年杳兄弟記從前大家難了了我叔滯異鄉半生伴猺獠
娶妻得繆家家口忽繚繞黃籍忘故鄉白頭尤懊惱傷哉就木年六十不爲老
上有慈孀悲下有諸孤藐我弟難自存全家歸悄悄木葉自返根海水多入島
不恨歸太忙但恨歸不早我父喜弟歸焚香告祖考我母喜弟歸傾盤堆梨棗
我妻喜弟歸公然學作嫂消息傳賓朋聚觀集隣媪弟性既温和弟顏亦美好
執筆學爲文頗亦知頭腦我家雖式微氏族非小草高祖槐眉公烏臺稱矯矯
傳家無笏囊研荻存衲襖此事汝未聞此語汝宜曉勉旃光前徽典籍窮搜討
辭浮理易疎境曲心能造阿兄既辭官分俸時愧少常恐孀在家菽水未必飽
欲慰白髮親須立青雲表矧玆讀書地幽趣頗飄渺楊柳何依依竹竿亦嫋嫋
對景生天機隨心發匠巧阿兄區區心焚香向天禱

示豫庭

我攜甥出門我姊向我拜我姊胡拜爲託汝情無奈汝食不愁飢汝衣不愁敗
所愁汝讀書十年不通泰爾學舅可教爾文舅莫代文字爾未佳舅如負姊債
爾父名秀才中年困疾瘵初作淳于贅繼乃出居外我姊事其夫夜不解衣帶
藥餌兼褊柎裙釵無遺賣汝父氣奄奄呼姊申遺誡我有兩孤兒麻者居其大
屬猪纔扶床屬兎未能話諒難自成立惟爾弟是賴我姊聞此言肝腸摧以壞
麻衣白若霜抱汝來廳廨我時遊京師廚竈苦湫隘人窮恩易衰米貴親誰丐
我姊燈熒熒手爪自凋憊對汝父遺像悲泣聲流喝未幾我作令家計稍可耐
爲汝延經師望汝早釋菜忽忽十九年冠禮行將居汝熟一寸書我心何愉快
汝隨羣兒戲我齒時嚛齘教汝如教兒親親竟難殺記汝喚阿登幼時殊可愛
酷似劉牢之雙瞳炅足怪長乃質稍鈍學力愼毋懈精衛塡海波愚公移泰岱
老夫慣諄諄君子應夬夬人生尺寸名會須及親在況汝白髮親春暉豈可再

赴淮作渡江吟四首

一聲篙入江萬象化爲水喜無塵埃侵但把明月洗彈琴詠先王浩浩一千里
前望去者船虛無不見底後望來者船次第出烟裏茫茫來去者俱爲風所使
僕也豈其然吾行亦吾止窗寒秋正清燈定潮不起舟行吾不憂舟泊吾更喜
夕陽不見人歌入蘆花矣
五更江上起落月金盤光青天虛無聲寒篷微有霜四海同一魂大夢酣茫茫
而我當此時萬感回中腸青雲懷北闕白髮思高堂百年會有期行役殊未央
瞻彼江湖闊知我道路長聞此蟋蟀鳴能無遲暮傷北斗爲我愁駐柄頹西荒
玄鳥爲我悲孤飛三兩行偃息再入戶餘温猶在床我身應我愛嘆息加衣裳
日落黃天蕩懷古思英雄南宋韓蘄王於此觀軍容金兵南下時旌旗耀白虹
韓王八千人扼之於江中紅顏擊金鼓白浪生刀鋒坐見楚師熸六軍爲沙蟲
要以三大事兀朮語已窮二聖有精魂頃刻慈寧宮惜哉少周防烟火燒飛蓬
遂使隻輪返恢復無全功韓公從此悟萬事愼所終所以岳家死公竟如神龍
策蹇西湖濱醉倒東南峯舉手天地動放手烟雲空朝爲大將材暮作漁樵翁
昔年尹宮保奏我牧秦郵吏部議阻之勳格相羈留我今過此邦一望無田疇

適逢黃水決赤子生魚頭使我果牧此何以佐一籌慨念今黃河勢合淮汴流
祇因資轉漕約束爲疽疣人自奪水地水不與人仇河身日以高河防日以周
縱舒一朝患難免千年憂何不決使導慨然棄數州損所治河費用爲徙民謀
更置遞運倉改小運糧舟水淺過船易敵淮事可休路寬趨海捷泛濫病可瘳
此語雖驚衆此理良或優安得陳明堂弃告東諸侯

江中看月作

江風送月海門東人到江心月正中萬里魚龍爭照影一船雞犬欲騰空帆如
雲氣吹將滅燈近銀河色不紅如此宵征信奇絕三更三點水精宮

到淮遊程蕺江晚甘園作

淮水能招隱江風送我來故人今夕會叢桂小山開出拜兒孫大登盤棗栗堆
洪崖肩一拍先要看蓬萊
小艇一篷孤家僮兩兩扶三山風漸引四面地全無高樹涼冠帶斜陽煖酒壺
水亭終日坐身欲化菰蘆
山鎛響黃葉空林似有人摘花香滿手倚石露沾巾橋斷能通客牆低好送春
飛飛風外蝶與我鬭閑身
辟疆園自好恰稱主人翁圖畫芭蕉雪笙歌玉笛風張燈千樹上開卷萬花中
莫畏烟波闊青山護此躬葬江有家難
舊墨題餐勝新詩別海棠黃金填大夢白髮老名場螢影豆棚出山容屋角藏
歸來重置酒夜坐話滄桑

不見程南陂比部投詩而歸

門外青苔滿知君正避人科名兩淮重絲竹一生春過路袁臨汝高眠鄭子真
相思不相訪風葉滿前津

理桂

偶然兩眼明看見桂上蛛蛛絲如羅網蒙密窮根株桂也花將開憂疑心不舒
我心疾如仇不及呼園夫持竿自搜剔桂意始潛蘇桂離我不遠種在書窗東
我非忘桂者桂死猶癡聾不見蟲爲災翻疑桂不材感激眼前事使我中心哀

芟竹

竹性不耐雜志在干青雲蒙茸依附者都非賢子孫腰鐮爲芟除萬綠一齊立
明月穿林來清風有路入始知爲政者姑息本非好不見古干將殺人爲人寶

裘叔度宮詹祭禹陵過杭值余引疾歸里相見有贈

六橋煙柳古杭州聽唱皇華躍紫騮望氣早知　天使至抽身剛伴故人遊八
年風雨燈前夢一片銀河笛裏秋今日狂奴狂減未問公何事尚搖頭
中朝典禮重儒林許握牙璋作越吟太史莽莽窺禹穴詩人步步入山陰雷門
鐘鼓秋風急古殿龍蛇水氣深倘過苧蘿花色好大夫莫動五湖心
櫻桃街北掖門東　帝里燈花幾度紅殘客有時腸九轉新宮無譜曲三終高
冠嶽嶽君全改滿面鬑鬑我忽同賭記蓬山多少事輕雲已過月明中
宮詹珍重鬢如絲曾有封章海內知才爲患多偏見少官因遷早轉嫌遲君以編修
還宮詹五年矣班荆江館逢新鴈折柳天涯愛舊枝八表停雲公莫忘江東士遜有心
期

贈朱端士先生

雍正壬子與坻歲我年十七君古稀試於有司僉中雋得而復失同歔欷君如
孔融忘己老爲韋拜紀甘如飴我如鄭莊忘己少與大父行相攀追華堂稱觴
衆賓集命我製序夸文詞黃金爲泥書屏錦公然上坐傾瓊巵家有女孫欲許
字蹇修十輩縱橫馳事雖未果情足感目光如月將人窺別來忽忽十九載我
今解組重披幃君喜走出笑不止滿頭插遍商山芝彼此握手認良久同驚面
目微參差蒼松在山屹不動看雲出去看雲歸其時梅雨天溽暑荷花深紅開
滿池跪獻一尊知己酒沾於君唇快我脾人生惟有貧時恩如鰲戴石鼇含絲
喬公太牢徐君劍彼皆冥報非生貽難得高年還待我一一出處親見之倘恨
不能澤六合副君當初遠大期姑且日拜丈人側如以芥子酬須彌

宿白土不寐

野店臥秋夜滿床如水生萬重心事集半點壁燈清欲起慮驚衆無聊且數更
一層窗紙白第五次雞鳴

寄香亭

歸鞭東指日斜曛記得山僧送出雲園在建康家在浙心如瑞麥兩歧分

山頭一帶新栽竹我最關心夢見之喜汝昨宵家信到爲言雨後活千枝

一家薪水尋常事莫損男兒瀟灑懷五月新絲三月穀是儂草草已安排

臥醒寒梅紙帳中可曾佳句贈西風水亭秋月涼如雪澹到書燈讀未終

遣懷

南山紫鳳凰光華耀流虹生餐玉山禾不食塵翳蟲垂頭大海外有情烟霄中

側聞唐堯廷后夔能敲鐘爛然隨百獸來觀天子風所過千枳棘化爲雙梧桐

忽然思王母高飛扶桑東來時金翅耀去時風雲空百鳥向南望萬古青濛濛

唐時有李叟行善夫妻偕朝供千夫膳暮設八關齋精修二十年果然天門開

峨峨金甲神稱天問所懷念汝艮苦志償汝所由來貴可金張位富可猗頓財

憑汝擇於斯天將爲安排叟乃再拜言均非臣所欲臣好在讀書臣志在行樂

堂前羅牙籤屋後多水竹掃地靜焚香侍者顏如玉如此了一生雖死臣亦足

金神搖手笑汝乃大癡矣此是神仙福上界重無比不比富與貴擾擾忽忽耳

十洲三島仙賜者能有幾汝再修三生來請玉皇旨

孫郎年十七手揮江東戈玄裳披金甲豺狼俱盪磨百姓震威名魂魄生驚波

忽見美少年談笑春風和秋毫不曾犯遠邇相謳歌龔許迎天子頃刻取山河

人云太輕身王業終蹉跎我道命存焉成敗難詆呵漢高七十二中箭何其多

蕭王最持重亦復困滹沱嘆息復嘆息英雄如天何

一日不再晨一過無留步茫茫大化中萬類如風度君宜醉與癡但度毋回顧

前顧春夢長後顧夕陽暮未來或爲新已來即爲故我本青蓮花偶爲陰陽誤

步山下偶作

把卷閑行水竹居孤花紅剩晚春餘輕風剛值吟殘處替我吹翻一頁書

寄孟亭太守

大雅千年事江湖各有名是誰堪領袖屈指數先生灼灼崔岐叔鏗鏗楊子行

褰帷曾守郡剗草竟歸耕臨況星將曙欽遲月盡更分攜甘谷水同酌碧雲英

祖約談何劇唐都道已成志書勞檢校史筆最縱橫潔可同靈憲嚴堪比論衡

體裁覊共駁書義鬼同爭古柏根盤大流驚口舌輕（修江寧志被謗）風懷歸酒德蘭藻

入秋聲遣妾捐家累編詩住石城花枝終日把棊子徹宵鳴官罷心纔壯才難

意始傾高文無敵手吾道有交情賤子歸鄉里西風卷客旌孤琴彈漸少歧路

夢頻驚八表停雲遠三山落照明不知文社裏又進幾回觥

寒夜

寒夜讀書忘却眠錦衾香燼鑪無烟美人含怒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

好作古文苦無題目尋春輒不如意戲題一首

有筆無題每自嗔黃金何處買陽春論文頗似昇平將娶妾常如下第人

三月二十四日偕門生王梅坡舍弟香亭陸甥豫庭遊清涼山逢白下諸

君子有修禊之事爲余置別席於南窗醉後大書僧壁

王郎王郎隨我走樓復一樓看花柳謂是空山少人跡忽逢衣冠七八九念我

江城舊長官殷勤呼僮來送酒此酒竟同天上雨隨風吹來飛入口一杯初酌

風乍吹兩杯再酌風吹久我弟我甥衣裳單面栗膚僵時縮肘我生不飲今畏

寒亦復捧杯不放手南窗大開殊有意天送長江作酒斗梧桐葉葉招風播綠

竹枝枝掃雲帚萬家闤闠浮碧空晚來一片煙光剖嘆息人生會合緣一酬一

酢都非偶護世城中美饍天靈山會上前生友我與諸公定有因敢說民爹與

民母只憐不速醉昏昏忘恰主人姓某某且題僧壁志高情不管塗鴉字纔醜

出門更笑問酒人明年此日還來否

偕香亭豫庭登永慶寺塔有作

一層兩層風力猛欲落不落三人影三人如蟻轉磨盤塔高如天竟無頂身不

登高眼不明江山歷歷似圍屏何須僧借蒼龍杖天馬空行自一生

小倉山房詩集卷六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七庚午辛未

錢唐袁枚子才

輓副憲趙學齋先生名大鯨杭州人

日斜庚子歲忽忽星隕湖山半夜風直道一生形顧影文章四海水朝東烏臺人去黃封在紫府仙歸絳帳空爭奈九原難瞑目庭萱百歲淚猶紅

手把山陽笛一枝素車入哭酒盈巵還家已在聞哀後知己終思未遇時老屋半間無宿草招魂滿壁有殘詩滄桑細與郎君說涼雨黃昏鬢欲絲枚送王卿華詩一聯云風懷似我能憐我客路逢君又別君公逢人誦之

慰廣文虞東臯以老被劾

從古廣文先生官不飽鎮日盤堆苜蓿草先生時愁苜蓿清苜蓿還嫌先生老先生獵纓而坐嘆且吁將使搏熊逐麋鬬力乎若然甚矣吾衰也否則伏生輓固方登車我道君毋憂麥禾各有秋君不見迦陵宰相公同年身拖紫綬歸黃泉又不見孟亭太守公同官方挂角巾尋古歡貴者先亡賤者在閒中歲月君須愛種成桃李滿人間收得桑榆歸物外先生聞之大喜酣千鍾自署城南老禿翁放手劃成峋嶁字開懷吹出黃農風忽聞天子南巡詔白頭又照烟波笑想作飛熊學太公廣張三千六百釣先生將獻詩

題張憶娘簪花圖幷序

康熙初蘇州倡張憶娘色藝冠時好事者蔣繡谷爲寫簪花圖一時名宿尤西堂汪退谷惠紅豆諸公題詠襀褶幾滿亡何圖被盜迹之在揚州巨賈家繡谷子盤猗以他畫贖還余至蘇州事隔五十餘年開卷如生惜無留墨處矣爲五絕署之紙尾

百首詩題張憶娘古人比我更清狂青衫紅袖都零落但見眞珠字數行

五十年前舊舞衣丹青留住彩雲飛開圖且自簪花笑不管人間萬事非

想見風華一坐傾清絲流管唱新聲國初諸老鍾情甚袖角裙邊半姓名

身後揚州又往還芳魂應唱念家山蘭亭肯換崔徽畫贖得文姬返漢關

當日開元全盛時三千宮女教坊司繁華逝水春無恨只恨遲生杜牧之

姑蘇臥病

一床高臥闔閭城五月黃梅聽雨聲楚客心孤應有病吳宮人住豈無情風多樹影當窗弄夜短燈花到曉明肯放襟懷肯行樂中年已見雪千莖

病中謝薛一瓢

先生七十顏沃若日剪青松調白鶴開口便成天上書下手不用人間藥口嚼紅霞學輕舉興來筆落如風雨枕祕高呼黃石公劍光飛上白猿女年年賣藥厭韓康老得青山一畝莊白版數行辭官府赤脚騎鯨下大荒故人忽罹二豎災水火欲殺商邱開先生笑謂雙麻鞋爲他破例入城來十指據床扶我起投以木瓜而已矣命以木瓜代茶嚥下輕甌夢似雲覺來兩眼清如水先生大笑出門語君病既除吾亦去一船明月一釣竿明日烟波不知處

謝吳令魏濬川問病

故人旌節駐三吳肯辱高軒爲病夫隔歲雲泥分吏隱對床心跡共江湖鴻飛碧海烟波淡雨過黃梅木葉麤更有閒情談玉石問君曾得水蒼無

老將行

黑弰將軍騎白馬年年獨獵陰山下拔劍時同霹靂爭揮鞭慣把旋風打手中闢地一千里麾下偏裨半金紫刮骨堂前召伎歌論功殿上揮拳起酒氣時熏甲帳中名王擒出烟塵裏于今蕭蕭兩鬢霜日餌雲母彈清商朝廷數遣問邊事素書幾卷存金箱朝聽禪白社暮種瓜青門圖形不去涅面痕血甲血裳示子孫

已涼

已涼天氣病初消小市長陵宛轉橋裝罷金星風送月魚山神女降弦超

旗亭畫壁唱新詩重託王昌寄柳枝滿架豆棚秋有露藕花風裏說相思

官奴未敢呼卿字團扇終須記曲名聽說張星天上住七條絃上鳳凰聲

臨行

臨行偏唱惱儂歌惹得檀郎臉亦波爲費黃金還費淚噢虛無奈是情何

橫塘懷古

橫塘花落吳宮晚西施心痛紅顏損身受吳恩報越仇憐渠春夢如何穩韓王
進美人疏秦乃益彰西施情脈脈或者爲同鄉子胥白頭諫刺刺吳王英雄笑
不荅抱著西施更練甲苧蘿村飲合歡杯越王顏色如死灰

迎　鑾應制

一曲南風入舜琴百年重見　翠華臨得瞻雲日蒼生福欲問桑麻
聖主心鹵簿不嫌吳市小　恩波原共越江深微臣曾作中牟令聯袂應歌于
蒍吟

鳳輦親扶
聖母慈金根紫罽耀坤儀承歡須得江山助教孝行看士女知錫類高年加粟
帛采風南國補笙詩　宸遊五載虞廷例只恐民間尙道遲
黃河堤上簇金鞍玉滿羣山雪未乾日馭豈辭千里照天容原許萬人看梅花
不落紅雲護春水方生　御舫寬野麥青青蠶蜿蜿愛從此處問艱難
聽說
先皇駕六巡迎　鑾還有白頭民松雲不改堯心舊河海重看禹力新慮損田
禾行緩緩怕傷物力　詔頻頻瓊林烟雨瑤池水流到江南總是春

自杭州赴蘇泊船平望曉起望雪

一夜白如此小舟猶未行野飛花不斷春在樹無聲山影依天盡沙光射檮明
是誰掃蓬背冰玉響琮琤

阻風五日

雪似犢溪鶩鳥墮船如西域賈胡留篙工半老更加懶遊子不眠時復愁人裏
絮綿走荊棘天將玉戲留孤舟古杭距蘇三百里肯信我行五日不

寓目即書

江村白沙明月中一个鷺鷥一釣翁鷺鷥銜魚忽飛去釣翁猶立釣魚處
堅冰不堅寒氣斂客子未眠常倚檻北斗愁人不識春柄在東方如指點

宋逸俊秀才宮門待漏圖

不晝青衿晝絳袍春明門外馬蹄驕平生芳草思君意讀到唐詩愛早朝

兩兩紅燈宛宛垂奚僮擎出影嵗鞵朝班不叙家人禮小宋先行大宋隨（秀才弟軼）（村官侍講）
似我烟波一葉輕八年無夢入京城曉風殘雪天街鼓此味前生記得清

嘲月

亭西親送好斜陽又見秋蟾一片霜何故極明終是夜秖緣著物太淸涼

棄婦辭爲王麓園作

脂脂膊膊雞尙棲女兒欲去烏夜啼井中瓶落無消息藥店飛龍有是非是非
彼此憶疇昔華山畿上雲陽客玉藕絲多郎性情菖蒲花香妾氣息只道辰星
抱萬年此生不抱前魚泣一年一年郎意變變在郎心妾不見銀漢猶橫白玉
堂秋風先到昭陽殿郎君面上結春冰妾欲爲雲雨不成州吁自忘終風暴蕭
史空呼引鳳聲小姑在旁不解事猶進胡琴勸同戲直撲金盆水不收方知玉
顏成永棄明年新人爪不如郎知悔過來挽車妾身依舊無瑕玉可惜郎成濁
水魚

薛徵士一瓢招同許竹素汪山樵李克三葉定湖俞賦拙虞東皐集掃葉
莊各賦一詩

一瓢不飲好飲客糟邱高築蘇閶門七百斛秋麯了事三十六封書招人端午
後七日大開水南園坐中衣冠何偉然霜眉雪鬢堆璵璠彥先揮羽扇林宗墊
角巾王融作才語樂令能淸言文史元儒張旗鼓詞波四起風軒軒癲本何妨
盛德事樂亦不憂兒輩聞疑是張樂洞庭野帝臺石上觴百神又疑雲仙傳眞
誥靈簫墨會來紛紜誰知乃是高陽里中小集耳季和爲主太邱爲賓元方執
杖慈明捧尊膝上最小荀文若亦復秀眉長頰朱點脣（一瓢外孫陸郎）潛虬除手令括
頸無車輪但知文字飲各醉蒲桃春共算坐中春秋七百二十有三歲早已上
壓中丞蘭臺聚下繼香山九老羣只愁太史多事作妄奏却喜此夕雨脚不斷
無星辰

詩成後自嫌曼衍別呈一律

來聽蕭寺黃梅雨半是開元白髮翁入座耆英先論齒捲簾山翠遠浮空虛堂

風大江聲近水面燈高塔影紅坐有洛陽年少客寸心傾盡酒杯中

楊枝十六韻

楊枝一朝別琴客半年偕鏡檻香猶在妝臺粉未揩靡蕪生去路梅雨滴空階
追憶塵宵日難忘小市街嫈娛扶彩伴珍髻索娵娃子貢三挑苦丁娘十索佳
黃金虛牝擲白璧大庭埋不料驚鴻態都成臂蠟懷愠羝時有避梯几坐難挨
笑淺知情薄燈涼使夢乖妾生韓女病郎伴太常齋速贈拋家髻看飛却月釵
行雲原渺渺歸鳥自喈喈一曲懷離賦餘情未有涯

泊舟平望偕齊次風宗伯周蘭坡學士訪玉川居士

輕帆爲我慰離羣得見梅花又見君三徑苔痕藏草屋一湖水氣濕春雲風停
篆影微微直雨歇鶯聲漸漸聞彈指來遊剛十載當筵莫惜酒杯醺

青山莊張叔度方伯名家已籍沒圖

笙歌聲斷水雲寒草草亡家瞑目難我與主人曾有舊青山不忍上樓看

徐題客穿雲沽酒圖

玉貌仙人衣帶斜瓢邊橫插兩枝花穿雲何事頻來去天上嫌無賣酒家

七月二十日夜

寒風蕭蕭打窗急半夜書翻床脚濕直疑天壓銀河奔又恐地動海潮入披衫
開門欲喚人一峯瘦影燈前立

題蔣盤漪詩冊并序

盤漪書法冠時索婦于閶門白蓮橋號定寄觀音亦知書工楷法有賈
胡挾重價篡之姬矢志歸蔣諸名士艷其事贈詩如茷夾余至蘇州事
已三稔慕蔣之能得人也臨行歌一詩以別蔣

袁子買舟渡江去蔣郎持冊索詩句冊中名士寫名姬是儂不可無詩處聞道
姑蘇有麗卿蕙心蘭質擅傾城能空冀北真無匹纔讀周南便有情蔣郎沉醉
酒家胡信託黃姑問紫姑玉杵暫迷三里霧綠窗遙睇十眉圖子南超乘先相
見十丈紅絲親引線宋玉牆頭柳眼青文君曲裏琴心變妾解簪花愛墨莊郎
能提筆寫鍾王定情不用黃金合彼此鴛鴦字一行微波通後靈犀動錦字分

明書鄭重昌谷常歌泥憶雲相如莫笑凰求鳳智尼將嫁蔡與宗師伯呼車故
惱公香粉樓高千蝶撼環玕紙好萬蠅攻娟娟此豸坐臯臺笑說湖陽事不諧
茷蓮豈肯隨波去仙杏終須傍日栽一曲清簫吹鳳至滿城紅葉送詩來紛紛
吳市傳佳話留髡席上金釵挂買繡爭將公子描熏香共把觀音畫十里桃花
塢最深年年不斷是春陰金環照骨同磨墨玉井敲冰共撫琴不虛漢水三挑
約償盡柴桑十願心婁羅歷寫綢繆記荏苒光陰二十四兒女成行金屋中路
人還說初婚事阿侯抱出類芙蓉莫愁顏色知相似笑儂歲歲拗花看疊碧栽
紅夢轉闌王侯將相成功易名士傾城遇合難輕舟明日趁春潮腸轉車輪酒
未消極目苧蘿村在望夕陽愁過白蓮橋

閏五月二十八日買舟渡江吳下主人沈雲卓江兩峯招兩歌郎爲余祖
道

主人情重酒杯輕親把檀槽唱渭城世上別來知聚好尊前歡盡即悲生兩株
瓊樹隨風散五月江帆冒熱行回首桂林書舍裏闌干空照露華明

雜詩八首

咸陽赤帝子商山白髮翁千秋俱有名兩人道不同當時頑鈍士貪立尺寸功
發縱爲鷹犬忍辱相追從一旦大事定鳥盡無遺弓須知殺人機即在嫚罵中
韓彭終不悟畢竟非英雄旁有四老人長嘯看青穹黃金四萬斤列爵封上公
箕踞以相奉棄之如蒿蓬有時爲漢來龍見未央宮有時捨漢去鶴飛大海空
炎漢有興衰白雲無始終
韓信再入朝噲等俱公侯鬱鬱未一年噲責信且囚使信向噲拜噲寧知恥不
微生畝何物高坐呼孔邱丈夫重意氣力欲爭上流偶然停倦足一落千丈溝
天命自有權此處非人謀朝廷兩三級挽以十萬牛雖有飛雲足不如乘風舟
中流偶失船一壺千金酬此意不能達皇天如寃仇所以張子房寧與赤松遊
天地有春秋來往不能了不爲拘者多不爲達者少達者貴行樂行樂還須早
使我明日飢我已今日飽使我明年死我已今年好不得行胸臆頭白亦爲夭
苟得快須臾童殤固已老

入山愁我貧出山愁我身我貧猶自可所愁戚與親我身猶自可所愁吏與民
出處難自擇請以詢家人父母聞作官勸行語諄諄妻妾聞作官責我新車輪
僮僕聞作官執鞭追後塵我意獨不然亦非慕隱淪朝來見縣令三十鬢如銀
勞苦未得息大吏猶怒嗔況我挂其冠此骨已崚峋從前後行船已據要路津
而我復重來相見殊逡巡所恨年齒少衆論猶紛紜婦少難守節日長難關門
掩耳且捉鼻痛飲求昏昏
幼年負奇氣開口談兵書擇官必將相致身須唐虞十二舉茂才立志何狂愚
二十薦鴻詞高步翔天衢廿四入詞林腰帶弄銀魚八載謫江南手板學奔趨
再擢刺史官勳格相齟齬一旦灑然悟萬念都捐除高蹈隋家園甘心漁樵徒
琳琅羅萬帙桃李栽千株當軒陳古鼎隨手摩璠璵挂冠三十三不肯遲須臾
民吏或留之長行絕衣裾一變至於此是誠何心歟方春行秋令賢聖爲狂且
旁觀俱咄咄自笑亦渠渠不知千載後謂我爲何如
漢代有朱邑授官於桐鄉懷抱長者心視民常如傷春時巡隴畝夏日勸耕桑
斑白不負戴歌者日相望蕞爾小邑中結構一虞唐入爲大司農惻然猶不忘
謂我子孫祭不如彼一方其時有汲黯亦復稱循良考其報最績偃然臥在牀
卓哉兩君子身尊道彌光古今人不及請以古較量同促轅下駒古人無今忙
長揖大將軍今人無古狂古人重撫綏今人重趨蹌今吏如牛馬古吏如鸞凰
異官不異民蒼生受其殃三復循吏傳使我涕沾裳
我愛薛徵士長吟號一瓢重鐫瘞鶴銘更作安龜巢玉骨一把瘦素書三千挑
孤鳳翔青天世人不敢招平生不負人只負青龍刀神駿今老矣聞戰猶咆哮
願子采靈藥勿憚大海遙從來英雄人往往淩丹霄狼藉青精飯留以贈知交
我愛許子遜巍然一碩果此時橘中仙當日民之夥唐朝顯慶車晉代洛陽火
古色最斑斕深情笑言瑳縱論至於詩唐後無一可出其所著作使我袒亦左
非隨少陵遊即入青蓮坐字挾華星飛筆落雲霞裏百怪雖妖浮萬象仍帖妥
平生杖自矜于此亦云頗忽然見夫君人間有二我可惜七旬餘髮白貧無那
無力飲酒泉只願吟飯顆雖非子夏盲已類鑿齒跛絃絕琴臺涼客少花關鎖
遙想竹素軒籬菊黃幾朶

月下彈琴

明月照青琴嫦娥似解音請彈流水曲遙答廣寒心孤鳳語烟際清商飛遠林
惟愁七絃絕不覺五更深

偶成

自得隨園戶懶開三年車馬長莓苔謝安尚有東山夢江左空懷管子才秋氣
漸催雙鬢改夕陽親送六朝來征鴻心事無人識飛去長天首不回

寄魚門

江南江北路迢遙同是門前水一條一日兩家流得到如何人不似春潮

南樓觀雨歌

六月午後風怒號白日隱匿如遁逃墨雲一角鍾山坳忽然長幔將天包昏昏
之中萬手招雨腳尚在西南郊我登南樓梧桐梢放眼看盡青天潮欲來不來
聲咆哮破窗先有陰風敲白羽大箭天上飄小枝雜下聲刁騷飛鳥跕跕立不
牢水晶寸寸垂絲縧龍堂亂把珍珠拋海神欲上朝丹霄疑是昆陽戰鼓囂亂
走屋瓦虎豹嗥又疑武乙帝膽驕射天天破革囊漂豈知熱極陰陽交芃芃禾
黍需脂膏我無羽翼同飄颻風雲羨殺蛟龍豪又無長柄雷公刀大呼阿香斬
羣妖但見小屋如輕舠濛濛四壁生波濤家中江湖一望遙兒童削竹撐野篙
須臾雨止烟霧消終風之暴不終朝萬物乃有安枝條野人赤腳淩滔滔對天
狂歌甘澤謠我有南樓鵲有巢彼此不曾濕毫毛看雨須立高山高

閑倚

小池風急水鱗鱗閑倚闌干送晚春一陣落花牆外去不知飄落打何人

鬢邊

鬢邊初見一痕絲對此茫茫事可知排日急商行樂法傷春怕憶少年時會須
自愛生前酒難信人傳死後詩著破阮孚千緉屐果然臣叔不曾癡

水西亭夜坐

明月愛流水一輪池上明水亦愛明月金波徹底清愛水兼愛月有客坐于亭

其時萬籟寂秋花呈微馨荷珠不甚惜風來一齊傾露零螢光濕㶇響蛩語停
感此元化理形骸付空冥坐久并忘我何處塵慮攖鐘聲偶然來起念知三更
當我起念時天亦微雲生

泛海行爲林爲山題畫

我本扶桑民手握金銀臺長侍玉皇側朱顏如嬰孩綠章奏事蝌蚪誤衆人疑
我非仙才不使瓊宮窺祕笈不使袖底生雲雷不許裁衣持熨斗不許調鼎和
鹽梅但賜玉船大如鵬鳥背採芝拾草尋蓬萊頃刻碧虛金闕絶頂身吹落荒
烟巨浪如飛來頭上有青天脚下無黄埃蜿蜿諸龍驚簇簇魚蝦猜道汝天上
人胡爲乎來哉萬怪愁我得靈藥復拔雞犬升仙階磨牙吮血相賊害巨魚欲
食張其腮我乃彎弓射殺之但見撐天白骨光皚皚我非古周公能造指南車
不怕東南地缺無津涯又非漢張騫兩足乘浮槎乘之直到嫦娥家惟有隨風
吹去如鷗耳過盡千片萬片雲中花天風茫茫吹不住忽見先生搖手處愛看
青天明月光把船且縛珊瑚樹須臾洴號起兩康回爭九門磔攘金雞鳴我方
鶵鶵夢入華胥國不許蒼蠅在旁鼓翅作微聲船已泊進一觴醉鄉與海同汪
洋天上海上遊千場青青兩鬢還無霜

邗江留別

兩度邗江訪若耶香驄嘶遍路三义兒家住處儂能記門外碧桃一樹花
解唱清歌昔昔鹽珠衫斜挂當湘簾人間夜是青樓短玉漏應教海水添
笛賦名傳午子香主人名 丹心寸意託繁霜誰知珍髢娵娃好索賴空交李十郎
李生負約主人擁髻寄之
仄仄風檽小小樓半安詩稿半梳頭一聲江上紅船槳兩角眉峯萬點秋

莊念農寓秦淮聞余體有不適招同題客西園試進呈新曲

故人憐我近中年爲寫閒愁動管絃一曲霓裳羽衣奏公然聞在玉皇先
龔郎嬌小髮鬖鬖露滴芙蓉酒半酣今夕儘歌花十八明朝剛是月初三
新聲五降紫雲飄玉艷金清字字嬌笑我身如趙簡子病中猶得聽鈞韶

次日再宴觀湯道人作畫

殷勤再訪紫鸞簫花對詩人分外嬌好夢似雲連日至酒痕如雨見風消一河
秋水迎新月兩岸歌聲送暮潮坐有神仙提畫筆石闌干上寫芭蕉

三日後再宴

無日曾停江上箏無人不愛謝才卿鼓聲爭作白門雨酒味狠如京口兵居士
屧穿鸜鵒舞落花風定管絃清遙知幾夕仙音燭應化香雲滿石城

題沈凡民蘭亭卷子有序

凡民與王虛舟裘魯清交最狎沈王故工楷法五十二歲時各臨蘭亭一本互角精能畫者作流觴曲水貌三人于其中亡何魯清死又數年虛舟死凡民每哭一人則跋數語於卷尾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凡民來白下出圖命題余生晚不獲見裘王兩先生而其時凡民之官建德余又將赴長安感三友之多情逢兩人之將别磨墨愴然不能自已

先生垂老淚星星行篋常攜感舊銘一代交情存筆墨三人顏色付丹青酒杯
白社秋來憶玉笛山陽雨後聽五十二年鴻爪在昭陵風雪滿蘭亭
浮生難挹魯靈光風義羊求事渺茫兩晉書亡王内史六朝人剩沈東陽金仙
次第辭西漢宮女伊誰說上皇惆悵鍾期來海畔斷琴彈落一天霜
衰草殘雲逐歲新梅花何忍住紅塵黄粱入夢剛三鼓白首同歸又二人再拜
未消寒食恨九原應記永和春酒壚近日蒼涼甚不望河山也愴神
冬郎江上未生時醉殺微之與牧之名士散場君太老繁華到眼我偏遲事如
流水都陳迹人是相知易别離珍重斜陽行色晚石頭城下望歸期

王景言鏡巖圖

僧繇畫山筆力雄白紙盡處山無窮磨墨直傾東海水放筆能寫青天容墨淡
則晴濃則晦筆潤爲雨枯爲風瑪瑙不收丹碧爛芙蓉不落朱函封當空有洞
百丈許光騰寶鏡消妖虹相傳鹿巾仙住此八十年朝朝把鏡石照世成滄田
如今仙翁已去鏡還好世人來照只見老王郎愛鏡兼愛山畫圖常挂空堂間
只恐一朝生紫烟破鏡有時飛上天

對日歌

昨日之日背我走明日之日肯來否走者刪除來者難惟有今日之日爲我有
消除此日須行樂行樂千年苦不足縱使朝朝能秉燭燭殘雞鳴又喔喔人生
行樂貴未來既來轉眼生悲哀昨日之事今日憶有如他人甘苦與我何爲哉
樂既不可過不樂又恐悲安得將樂未樂之意境與我三萬六千之日相追隨
君不見陶潛李白之日去如風惟有飲酒之日存詩中

招客看雪不至

空山難遣玉千枝醉拍闌干酒一巵可惜閣臨最高處無人來看未殘時

詠雪

空山雪墜一聲鐘花落花開萬萬重窗外亂飛蝴蝶影客來都帶鷺鷥容人情
應笑青雲改版籍全歸白帝封我自瑤臺廿小謫三年只種玉芙蓉
東皇剪水正紛紛吹上梅花不見痕但覺關河開曙色竟忘天地有黃昏一生
影落書窗好半世身從玉案尊記得西湖尋酒伴斷橋西去最消魂
騎出青天白鳳凰羅衣誰耐九秋霜擬張廣廈遮寒士可有多裘蓋洛陽蔥嶺
風高花不穩南山樹盡絹猶長朝來取共寒梅嚼賤子平生有熱腸
影蛾池北露盤西埋我還須此際泥半夜打窗春欲語萬山失色影全低荒江
處處敲蓬背冷巷深深印馬蹄洒遍梧桐欺遍竹鳳凰猶有一枝棲
愛著羊欣白練裙清標自顧也超羣方圓不定原無我去住何心只問雲已畫
芭蕉招隱士更歌黃竹賦從軍銷金帳暖茅菴冷一樣能來只有君
美人方寸貯瑤華數遍飛鴻爪上沙有意欲填將陷路未知能作幾時花紛紛
幣散瓊林庫籍籍兒擎玉盞乂此夕蒼茫銀海裏淺斟低唱是誰家
珠簾斜捲影霏霏仙鶴來時貌忽肥天女禪高花片散昆池臘盡劫灰飛嘗過
甜味嫌山遠舞罷霓裳月殿非惆悵梁園舊詞客裁霞空疊五銖衣
一池清水變銀河斜拂闌干細點波遠客未歸秋塞外衰年其奈鬢邊何分明
落葉雲間舞太覺好花天上多我本姓袁高臥者關門應唱郢中歌

偶成

神仙居空中日見他人死對之不斷腸其人非君子冥然但一氣來去徒清風

山河既已改妻孥復已空惆悵不能已翻身歸寰中借此煆煉術巧作逢迎功
以彼枯槁後極此貪戀胸所以偃月堂昏然李相公
同爲天上雲近日黃金色同爲地上水朝東冰不結萬物貴有恃丈夫重獨行
千秋萬歲中吾豈無性情
春蠶一窠繭賢人一尺書精華留人間蟬蛻歸太虛魯叟何皇皇暮年心不已
退而纂六經亦賴有此耳
昭君生漢殿抱此明潔心常自重白玉不肯輕黃金騎馬嫁絕域人皆尤畫師
姬也神怡然中心猶感之使我正椒房何以佐明治塞外少團扇或無秋風詩
施恩不可少受恩不可多男兒與賤妾各自有蹉跎

刈田滁州過浦口題壁

花種河陽幾度秋十年春夢付江流肩輿重過路人起尚有遺民認故侯
郵亭草草一宵眠爲種滁州數畝田儘酌貪泉還獨笑買山不用此邦錢

謝古林禪師贈竹

朔風不住三日寒老僧打門雪滿山十夫負竹如負米二十四枝青琅玕琅玕
種向空山裏枝枝綠影湘江水此竹還如受戒來當風不動定如矢主人眼饞
意有餘膜手獻上和尚書缺處尚需二十株女腰求細竹求麤明年解籜春雷
早請僧來看園中好方外龍孫即外孫一羣綠鳳參天小

朱長官歌

一江春水秦淮香一春情緒誰家長陌上亂飛雄蛺蝶情長誰比朱家郎朱郎
窈窕歌清曲小字長官人似玉生來蘭質妬紅鸞彈罷鵾絃吹紫竹召平摔檄
過江東欲采芙蓉露正濃半夜綠韝呼董偃一生花底活秦宮纏頭便與教師
說書券親同阿母封使君出宰河陽土子都驂乘調鸚鵡擁髻初愁離別難雙
棲那識風霜苦可惜花封百里遙桑麻不種種櫻桃禿巾小袖春騎馬水榭風
廊夜聽簫行樂竟忘公府召多情且把一官拋人生禍福真難定飲章先有郎
君姓邏騎爭爲瓜蔓抄龜頭不顧青銅印公家籍錄到園田大索橫搜信入燕
南北竟張四面網將軍不值一文錢豈有胡椒傾八百但聞珠履擲三千街頭

爭寶鶯舊牒市上傳觀七寶鞭使君官罷返秦淮滿目河山玉笛哀漢帝有懷
尋故劍楚襄無夢戀陽臺巫雲曉散留難住舊兩門關打不開惟有朱郎如落
葉破船尾上載歸來三年重過板橋頭楊柳霜經幾度秋往日兒郎多取婦舊
時火伴半貂裘琴聲都唱秋胡怨請郎别索同行伴誰識心同古井深肯教柱
促朱絃斷當時舞罷舊霓裳且付長沙庫內藏上供憔悴青衫客下養婆娑白
髮娘烏鴉聲逐金丸冷紫竹床懸斷袖涼燕子不驚三瓦漏芙蓉同死一天霜
官場相聚論紛紛羨殺江頭白使君不見雕欄搜絳樹居然海上伴朝雲君不
見五侯門前車似霧朝秦暮楚人無數將軍府第略蕭條幾個任安能不去

聞尹宮保仍來江南

又聽軍中有一韓江南父老望衣冠舊廚婦喜調羹易新病醫看下手難

除夕宿蘇州莊撫軍署中作

一聲雞唱兩年分舊兩當筵酒正醺歲盡未消殘臘雪堂高留宿遠山雲瓊林
春老花能憶官鼓霜清客怕聞勸我行蹤姑小住明朝元日莫離羣

小倉山房詩集卷七

原书缺此页

錢唐袁枚子才

出山詞四首正月十二日作

天涯有客賦長征身要從容馬不停故節又從江左認移文應向北山聽梅花送我開如雪春草留人綠滿庭攬轡揮毫緣底事幾行僮約付園丁

十載青雲別鳳池笑人鄧禹遍京師重看傀儡登場日又到邯鄲入夢時白下笙歌催祖道東山猿鶴問歸期沿塘新種芙蓉樹待得花開看是誰

出門身在百花前難免花枝笑獨眠南陌馬銜紅杏雨竹樓書鎖綠楊煙長拋春色偏正月小住名山合四年薄宦心情江上水好風吹處便開船

飛沙漠漠傍雕輪情在蒼生累在身此去愧非初嫁女再來原是謫仙人雲與海嶽思爲兩花別桃源怕誤津聽說金陵諸父老望儂如望隔年春

余正北上而魚門來寧應試治行已具不能小留路寄此詩

高唱驪歌路正遙忽逢舊雨過蓬茅儘拚此夕同君話難改行期把客拋芳訊叮嚀千里寄奇書交易兩家抄臨歧雙枕殷勤贈要我時時夢故交蒙貽雙枕

葛嶺遇雪

葛嶺風高雪作花瑤臺頃刻遍天涯油衣半漏終輸瓦斗笠微鳴類撒沙一個馬嘶紅叱撥千村竹舞白題斜故山猿鶴應憐我如此嚴寒不在家

元夕過關山嶺雪不止

車鈴遙答五更鐘石磴千條挂玉弓匹馬獨當迎面雪四山齊送打頭風衣敲旅店花爭落火爇寒天色不紅誰信今宵是元夕鐙光一點白雲中

滁州雪更大

環滁山忽空化作水銀海我坐破車來郭索似籠蟹單頭雲英英劈面風灑灑非鹽頻糝衣似箭必穿鎧高下笆籬皺傾危鬼谷捭離婁眣眸看師曠躅足駭掀淖思欒鋮作霧疑張楷遠望炊煙起知有村落在小憩撲衫袴一刻千金買偶得束緼火當作妻孥待擁抱不忍離良久蘇醒乃自笑臥雪人走雪業已駛甘棗郢中歌來受田父紿宜千滕六怒玉戲終日每未見腳行春先見手承頮我乃噤齗坐嘿嘿念真宰想憐拙人拙面目太獷獰故把珠玉妝增我鬚眉采又恐熱官熱前途將有悔故把冰涼境使我心腸改春風雖無言吾意已領解

定遠喜晴

過盡江南路不平今宵纔喜見春晴青山送我回頭遠紅日迎人對面生殘雪野田千點白夕陽茅屋半間明征夫暫免泥塗苦水驛風亭好記程

大風過鳳陽

大風龍虎氣殘雪鳳陽城自有聖人出竟無青草生寒陵飛野火古殿對春耕嘆息渡河去臨淮月正明

王莊又雪

人日東行裝上元動馬首出門六日餘呵凍不離口飛沙疾於鳥飛雪大於斗紅日如故人相別竟已久偶然露半面不肯終卯酉今宵宿王莊寒氣先上手果然雪又飛飄飄灑枯柳雪片向南來我身向北走苦鬬此寒威十旬常八九須念行路難此景年年有不從羈旅中苦樂寧知否但記故鄉時圍爐飲春酒

宿州道中

問路沙何闊思鄉草又生客填茅店雜火傍馬頭明雪色遙爭市河聲欲進城拖鞭共僮僕彈指記春晴

出江南界

村煙搖碧水拖藍馬上離離夢正酣忽見戍樓題字處始驚身已出江南

歌風臺

高臺擊筑憶英雄馬上歸來句亦工一代君民酣飲後千年魂魄故鄉中青天弓劍無留影落日河山有大風百二十人飄散盡滿村牧笛是歌童

泣下龍顏氣槩麤子孫世世免全租有情果是真天子無賴依然舊酒徒父老尚知皇帝貴水流如聽筑聲孤千秋萬歲風雲在似此還鄉信丈夫

茅店

薄暮投茅店昏昏倦似泥草聲驢口健帘影客頭低几仄燈依壁風停柳臥隄故鄉何處望斜月亂山西

黃河

崑崙山頂星如火飛落青天路莫探九派濁流橫海內一條衣帶界江南清難
有日人難待塞竟無時浪正酣手拔長茭乘月去滿堤官柳碧毿毿

途中清明

芳草萋萋動客情傷春傷別過清明幾村綠樹初遮屋一路青山半繞城麥隴
祭殘鴉競立野塘風過水爭鳴潘郎再得河陽郡只種桃花不送迎

東阿道中

春慵人倦脫驂遲齊魯風情筆一枝荒冢有碑頻勒馬酒家無壁不題詩難禁
屈突葱三斗且試何郎餅半規滿路白楊如削鐵四义樓上夕陽時

沙溝

沙溝日影漸朦朧隱隱黃河出樹中剛捲車簾還放下太陽力薄不勝風

登嶧山

嶧山高六里氣與泰岱通我行鄒魯邦登茲最高峯拒日留殘雪破崖挺孤松
方截紫瑪瑙圓堆青芙蓉如以萬彈丸拋撒青天中千鈞借寸勢枕籍停虛空
元氣相扶持終古青濛濛下視九州土炊煙白幾重天形依水盡目力與雲窮
時當正月會玉帛慶神功遊人萬點蠅穿插玉玲瓏不見秦王碑亦無禹貢桐
石爛字跡滅廟荒苺苔濃嘆息滄桑變長嘯凌天風

山泥

山泥淋漉陷征車撲面驚沙恨有餘此際故園三月半萬花圍住一樓書

寄盱眙尹莊念農名經畬爲本州陳慕楷所妬欽差舒公超雪之

黃河堤邊紅鯉魚三十六鱗能寄書我欲寄書向何處盱眙之山有名姝名姝
曾被蛾眉妬鴆鳥爲媒向天訴天公不信遣鳳凰爲洗浮雲出秋兔年年雜佩
贈瓊瑤往歲相逢與更豪愛儂詩句親身寫累汝羹湯隔夜燒秦淮八月秋水
清徐郎樂府新製成一人一騎一行札南山之南來相迎邯鄲琵琶漁陽鼓蹇
姊徵歌雪兒舞讓出秋風白玉牀留人那管孤眠苦秋去冬來雪滿街綺筵瑤
席更重開座上不知三鼓盡飲中爭聘八仙來兩人真是栢枝顛兩意都愁別

可憐留得弟兄真面目畫圖還倩李龍眠嚴曝爲白描兩服於今身作西飛雁君與梅
花同不見滿眼橫飛塞北沙回頭忍說南皮讌丁丁鈴鐸聲蕭瑟似爲征人訴
離別離別何妨再見君見君未定知何日當日相逢太盡歡今宵歡盡難爲憶
三千里外夢魂中猶把君杯看明月

寄周其相

正月二日月未圓橫塘之波木蘭船紅燈晶熒船未發有人來贈雙玉盤盤中
盈盈何所將真珠密字三千行下言加餐保玉體上言努力扶　君王其餘字
數細如織半是相規半相憶開盤讀罷中心哀世皆欲殺君憐才桓伊吹笛柯
亭至伯牙彈琴海上來舟師那解驪歌曲發船打鼓來相促三更攜手別河梁
一舉風前學黃鵠自從別後征車早青袍日日長安道五陵年少半相知相知
那復如君好玉笛催殘塞北霜春光青入江南草月明花落最思君思君一夜
紅顏老

和良鄉題壁詩詩末有篁村二字

天涯鴻爪認前因壁上題詩馬上身我爲浮名來日下君緣何事走風塵黃鸝
語妙非求友白雪聲高易感春手疊花箋書稿去江湖沿路訪斯人

錄原作

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
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銷盡輪蹄鐵輸與成都賣卜人

茌平題壁

牛燭燒燈射酒紅杏花村小漏丁東春寒滿店數聲雨明日亂山何處風

二馬車歌

兩木架車直且方兩騾夾木馱脊梁皮韅鐵鏈互攙摋盪搖日夜聲琅琅懍我
四年竄幽谷兩手不復知鞭韁忽然遊與如草發欲與此物相抵當氍毹鋪褥
身危坐天地見我先低昂橫搖兩尻直搖背不許粒粟留中腸平生傲骨矜崚
嶒一旦篩簸成粃糠其時北風天雨雪凍雲隆隆如壞牆僮僕憐我手皸瘃油
衣代瓦張兩旁須臾昏黑如載鬼塞氣不復知陰陽我頭岑岑胸作惡鼾眠轎

中死且僵急牽帷幔作遮視凍死猶得瞻穹蒼瞪眸凝望意稍定死灰復然神
洋洋始知平生惡曖昧兩眼本是青天光人生習慣成自然二十二日安如牀
村荒路滑催早起明星爛爛夜未央惟北有斗方若箱惟南有箕日簸揚僕夫
唱歌我適答日出不覺長安長

入都

舊遊重至倍關情何況迢迢白玉京銅狄我摩前世物陽休人訝古賢名入
朝門戶層層記到眼公卿一一驚多少上林棲息處似曾相識有宮鶯

曉日

曉日朦朧　玉殿開觚稜回首認蓬萊十年江海風塵吏重踏花磚舊影來
待漏　彤廷簪筆行摩挲金馬說前生憐才尚有裴中令可惜頻呼韓愈名
望見紅雲識玉皇　天恩委曲問家鄉宮門乍出聽人羨何物微臣話獨長

哭許南臺

未入長安境先聞舊雨亡厥旌如有待白馬正升堂烏帽三生夢紅蘭一夜霜
古人傳祖免風義重他鄉
恨我三年別偏遲十日來班荊人面遠待哭寢門開舊僕還留飯嬌兒學舉哀
江南諸父老雨泣向泉臺

別座主留松裔少宰十年聚未匝月遽爾拜辭公白髮相扶泫然隕涕枚
亦悲不自勝泣呈一詩

絳帷分手最堪悲況復吾師頭白時乍見又成千里別再來難定十年期花飛
碧樹春將暮鳥戀斜陽下獨遲回首龍門雲在望登車惟有淚垂垂

少宰和詩

十年前憶汝相離正是金門待詔時一去江南歌異政至今閭左望歸期恩
新西地親民早病廢燕臺出餞遲慚愧人家春正好庭前桃李發垂垂

赴官秦中

十年辭闕竟重還一檄文書又赴官雙履鳧飛朝漢遠五羊皮少入秦難歌聲
舊愛伊涼聽山色新添華嶽看傳說關中多勝蹟男兒須到古長安

六朝雲物舊淹留更向咸陽作壯遊萬首詩編秦楚地半生官領帝王州未知
兩陝誰吾土孤負三吳說故侯到得函關應四月行人爭耐一春愁

喜門生李蘋園檢討分校禮闈

未修前輩光齋禮且看華堂玉筍清慚愧司東頭未白居然門下見門生

過保陽同金太守質夫宿周變堂署中作

人舊白頭新天涯倍愴神可憐談笑處同是別離身燈影虛堂雨鶯聲客路春
秦關千萬里腸轉似車輪
江南哀庾信儋耳老東坡白刃餘生健青雲舊夢多小窗重剪燭大海早揚波
莫斬醇醪飲蛟龍脫網羅質夫曾擬大辟

欒城留別

陌上花飛五夜風文霞人名光映彩雲紅碧梧翠竹三千樹鳳鳥曾棲定不同
一夜郵亭落月遲輕塵短夢兩難知臨期苦問重來日腸斷楊花滿路時

楊花曲七章河南道上作

清明三月洛陽堤滿路楊花踏作泥一片春痕萬重雪有人迎著上遼西
飛花偏繞紫遊韁輕似吳綿澹似霜那有閑情管離別自家離別一春忙
無端晴雪下青天舞罷珍珠掃作煙一種深情天怕管狂風吹斷又纏綿
蕭蕭落日點蒼苔歌罷銅鞮玉笛哀畫出春如遊蕩子風斜雨細不歸來
枝頭小住最關情廿四番風各自驚化作浮萍終聚會不知儂可有來生
相對茫茫我欲愁蕭郎新曲唱涼州江南此際珠簾影難免飛花入畫樓
玉笛關山萬里雲短長亭上最愁人情波搖蕩心旌轉春送行人我送春

峽石望二陵

近陝山河壯當秋草木清二陵南北峙一望古今情鳳影雲中斷西風石上生
蕭蕭紅勒馬猶過戰場驚

曉行

帶夢坐車上瀼瀼露草薰燈光雙鐸語人影一鞭分病馬前程緩殘星曉角聞
僕夫愁雨至西北有浮雲

光武原陵

滹沱河伯呼且奔白水真人夜踏冰凍合玻璃三十丈陰風瀇瀇白日凝中原妖氣猶未消擊賊深入馬太驕三日真龍旗不見蕪亭麥飯風蕭蕭人道蕭王遜高祖我道蕭王較英武五槍銅馬萬千羣不比鴻溝當一劍分九日爭天太陽苦山東兵亂伯升亡枕上淒涼淚數行未必中興輸草創生來天性勝高皇掃除四海淨風沙遂得初心陰麗華豈是糟糠忘故婦免教人彘出劉家一時馮鄧皆師友殊勝爭功半鷹狗扶風俠客馬文淵刺刺西廷亂張口兩朝天子定低昂只在尊中一杯酒

唐昭宗和陵

長安李花十八葉春風吹過無顏色少陽院裏壽王來粉破金甌偏拾得壽王匿蹕蜀道眠一麾曾受軍容鞭軍容威勢竟如此敢喚門生作天子家奴難制付將軍從此明堂起陣雲岐汴爭彈紇干雀飛去飛來欲凍殺朱扎者三墨詔四一個緇郎呼不至倉皇四顧虎狼羣誰是官家心腹人惟有院中韓學士曾讀詩書解愛君明知精衛空銜土且喜葵花戀夕曛召來仍恐旁人怪私語昭容看可在夜深月黑君王來手握冬郎淚如海君王雙淚落未消前旌啓行後殿燒梁武有書求苦蜜石超無表進秋桃殿中誰勸將軍酒皇后雍容雙玉手想吹春氣變蒼鷹誰料全家歸虎口免乳難辭十月裝擊毬小隊換諸郎兜籠夫婦霜千里絹詔淒清字數行低聲偶語君王耳明日蛾眉血已涼宮門八月夜二更叩門響急銅鐶鳴美人開門詢未畢忽然花落春無聲單衣繞牀走不住龍髯剩有香肩護寢殿刀光玉几明金屏血色珠燈暮叩頭還請活須臾傷心更有中宮誤明日金籠鸚鵡啼聲聲萬歲呼如故太宗王業太蕭條積漸由來匪一朝今日軍容專鳳勅明朝阿父挂龍韜那見少康與夏室空聞高貴葬東郊君王圖治當年早可惜中才事難了生長衰朝作帝難何如平世爲農好於今石馬臥秋風春草春花杜宇紅年年嗚咽山陵水不怨朱三怨祖宗

周世宗慶陵

海內風塵極英雄天子生山河歸智勇氣數限功名日角龍岡出雲陽鳳輦行有書皆御覽無戰不親征文物歌周雅明堂啓漢京三關談笑得五季濁流清銅像先銷佛金河待洗兵降旗江上豎春酒草橋迎華夏威全攝燕雲意力爭先難仁者事柔遠聖人情一旦軒弓墜千年禹甸傾中原從此歇內地幾人耕朝覲謳歌改孤兒寡婦驚錦囊書慘淡玉鉞涕縱橫萬里經綸志高天甲馬聲河南好秋月只傍慶陵明

北邙山

山冢鬱嵯峨輕車山下過有詩吟不得此處古人多

修化道中

繞空嵐翠劃天光青滿河南是太行萬點野梨明玉露一山春草健牛羊難招古樹談前代且把殘書認戰場回首暮雲腸欲斷向南飛去雁銜霜

閿鄉道中

閿鄉西去走車難石子雷硠路百盤沙起馬從雲裏過山深天入井中看人穿三窟懸崖險地裂千尋大壑寬誰道中州四時正春風一日兩溫寒

邯鄲驛

暮雨蕭蕭旅店來自看孤枕笑顏開黃粱未熟天還早此夢何妨再一回

過衛輝懷前郡守王孟亭

建月樓空風露侵浮雲西北結層陰鳳凰去後碧梧老遊子過時煙水深白下園留詩酒債馬頭春帶別離心黃初詞賦臨江宅短髮天涯何處吟

未知

未知漢口黃江夏容否當年禰正平張敞治豪蒙密薦賈彪解難竟西行是非那畏三長史得失何爭一老兵莫道咸陽號天府修身儘亦有金城

意有所觸得詩三首

天地盪風輪三百六十度星墜與木鳴不能稍回護何況蚩蚩氓傀儡寧不悟耳目手足間丹漆膠絲作汝巧非汝能汝拙非汝誤茫茫大化中主之別有故

行行重行行遊子甘遠道丕豹已投秦廉頗終憶趙我親雙白髮七十已衰老暮鷄與幺豚牙牙尙文葆姊既女龍寡妹亦諸孤藐置家在古杭買山在江表

有書盡勿除有園花不掃男兒抱大志家業原難保但問馬少游名心已了了出山泉不清在家貧亦好此意豈不知此味吾尤曉所爭一念差悔之苦不早抽刀斬亂絲餘緒猶繚繞

我衣宮錦袍方歌合巹詞其時同婚者惟有徐（文煜）與伊（與阿）今徐為異物掛劍空涕洏伊亦謫蓬萊鬑鬑大有髭惟我十年來吏隱兩得之雖無風雲力亦無風波危若將終身焉此樂誰能追胡為重入夢碌碌風塵馳人生無全福明月無圓輝領慣少年樂忘却長年悲朝來攬鏡中星星者為誰

寄聽娘

尋常並坐猶嫌遠今日分飛竟半年知否蕭郎如斷雁風飄雨泊灞橋邊

一枝花對足風流何事人間萬戶侯生把黃金買離別是儂薄倖是儂愁

杏子衫輕柳帶飄江南正是可憐宵無端接得西征信定與樵青話寂寥

上元分手淚垂垂那道天風意外吹累汝相思轉惆悵當初何苦說歸期

思量海上伴朝雲走馬邯鄲日未曛剛把閑情要拋撇遠山眉黛又逢君

雲山空鎖九回腸細數清宵故故長不信秋來看明鏡為誰添上幾重霜

灞上

不渡桓元子當年喚奈何秦雲臨水薄古跡入關多世事仍兒戲詩情仗蹇騾千行萬行柳有意拂鳴珂

昭君

陰山月落夜啼烏放下琵琶影更孤知道君王終遣妾將軍不賜賜匈奴

入陝感李濤故事

殺氣殷天戰血紅營門高唱有英雄請誅太尉人來矣吾戴吾頭送與公

秦始皇陵

生則張良之椎荊軻刀死則黃巢掘之項羽燒居然一坏尚在臨潼郊隆然黃土浮而高祖龍邯鄲兒奇貨居大賈鳶目而豺聲橫絕萬萬古既滅周家八百年更掃三皇五帝如灰土長城一帶中華牆金人閃爍青銅光虎視六合內自非天崩地拆何所妨只恐悠悠白日沉扶桑高登泰岱山大呼海船來童男童女三千人尋花採藥金銀臺豬山鞭石黿鼉走惟有蓬萊宮闕無人開歸來不作神仙遊轉身翻為白骨愁上象三山下錮三泉鑿之空空如下天百夫運石千夫舂魚膏蠶炭楄柎封美人如花埋白日黃泉再起阿房宮水銀為海捲身瀉依然鮑魚之臭吹腥風驪山之徒一火焚犂鉏楄杆來紛紛珠襦玉匣取已盡至今空臥牛羊羣乾隆壬申歲五月　詔遣牲牢祀百王大官騎馬踏塚過不擲　天家一炷香

秦中雜感

高登秦嶺望褒斜鐘鼓樓空噪暮鴉古井照殘宮殿影書堂吹入戰場沙賀蘭風信三邊笛杜曲霜痕九塞花每欲憑欄怕惆悵二千年是帝王家

三唐雁塔聳秋霜一過摩挲一自傷倭國不求蕭穎士都門誰餞賀知章空教閶闔來天馬是處阿房集鳳凰欲賦西京無底事玉魚金盌盡悲涼

天府長城勢壯哉秋風落葉滿章臺一關開閉隨王氣絕頂河山感霸才安石本為江左出賈生偏過洛陽來漢朝宣室知何處金馬門前月更哀

一城秋與華山分骨賣千金馬不羣燕影尚尋田竇宅蟲聲如弔帝王墳涼州樂府清商曲玉女蓮花薄暮雲惆悵無雙李都尉低頭還盼大將軍（時制軍巡邊）

百戰風雲一望收龍蛇白骨幾堆愁旌旗影沒南山在歌舞臺空渭水流天近易回三輔雁地高先得九州秋扶風豪士能憐我應是當年馬少游

誰從藥店唱飛龍搖蕩心旌碧海東霜裏征鴻驚戍鼓秋來仙淚下金銅新詩自挾秦風壯舊夢常懷楚雨空何日眉痕畫京兆邯鄲道上走花驄（迎眷屬未至）

偶探紫氣出函關不信新婚亦素冠（秦人新婚亦戴白帽）馬踏廢營沙怒語鵰盤大漠鳥驚看新遷雞犬思鄉苦未死親朋見面難檢點殘碑聊慰藉古來名士滿長安

連宵擊筑唱嗚嗚小隊黃麞逐酒壚秦代只存明月好西方偏覺美人無山尊白帝都朝嶽客到咸陽怕作儒季子黑貂裘已敝書燈空照塞雲孤

潼關

雞唱三秦曉潼關八扇開九州疑地盡匹馬上天來城影高難落河聲去不回丸泥忘禁谷懷古有餘哀

馬嵬

倚杖營門淚數行君臣此際太倉皇輿元一詔三軍泣何必傷心向佛堂

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裏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

父老原知有此行上方雜進露葵羹宮中若賜金牌子猶恐猪龍養不成

家家逐水唱黄裙金屑桃丹信屢聞（史言貴妃縊亡惟劉禹錫詩稱服金屑）一樣邯鄲同走馬慎夫人遇漢文君

登華山

太華峙西方倚天如插刀閃爍鐵花冷慘淡陰風號雲雷莽回護仙掌時動搖流泉鳴青天亂走三千條我來躡芒蹻逸氣不敢驕絶壁納雙踵白雲埋半腰忽然身入井忽然影墜巢天路望已絶雲棧斷復交驚魂飄落葉定志委鐵鐐閉目謝人世伸手探斗杓屢見前峯俯愈知後歷高白日死崖上黄河生樹梢自笑亡命賊不如升木猱仍復自崖返不敢向頂招歸來如再生兩眼青寥寥

卮言

官以阜兆民貴在知民風所以漢守令旌旗故鄉紅貞觀分兩選一西而一東毋過三十驛政和道猶同元明有衰政探符以爲公章甫適越俗燕鏄爲胡弓嗜慾不相達言語不相通出都爲儐帥臨民如聾蟲方知古賢法妙在人情中先期而除弊其弊方無窮

常讀聖人書恍然明治理富之與教之不言其所以足兵與足食亦不序原委吾其爲東周期月而可矣學校井田方一字不挂齒唐虞命皋夔欽哉兩字爾大哉聖人心堯舜同孔子我但責其效設施聽之彼彼之能與否惟在我所使孟軻談王政漸覺聒兩耳後儒更紛紛拘牽守故紙常平倉最佳東漢弊蜂起車戰古最精陳濤敗如洗民靜政轉繁人活法先死宜乎三代風戛然亦竟止

奇物取大節瑕瑜不相蒙謝安遊江左挾妓東山東香山守杭州絃管醉春風當時兩賢人勳業何穹隆宋後異於昔法網如張弓所棄山斗外所爭糠粃中腐儒死糟粕俗吏甘雷同煙視而媚行繩趨而溝衷所以古樂府長歌可憐蟲

齊梁重氏族王謝最門高侯景擁強兵求婚不敢招貞觀加釐定等級無混淆匪以寵帝扆使倚人門驕實以衞王族與國爲長消豈有非吾偶結褵而上交黄金體自重一兩秖千毫郎官應列宿東觀皆仙曹胡爲負此憒使我心鬱陶

衞侯作夷言取笑自彌牟南人強北音之推代含羞緣何褻人子讕語偏咿嚘好學垤澤呼不待楚人咻滿口雜夷夏脣齒皆王侯未登拗項橋先爲反舌鳩終竟神不王改字不改喉大言雖炎炎聞者搖其頭傒音宮女笑蠻語參軍愁何不操土風高師一楚囚

唐朝取人才八十一科目偶納告身者亦且試所學宜其名器重一代官方肅淩夷至五季剩運遘陽九刺史爲能歌節度爲能走後人笑吃吃以爲忝竊徒我轉笑笑者淺之爲丈夫彼終有所長勝於弁此無

長安知交寥寂與歐陽臨川相得甚懽歐擕篆延長余作詩送之

同抱鶯飄鳳泊情輸君先看受降城聽風聽水霓裳曲記取西涼第一聲

禪心曾學病維摩此去休憎吉莫靴且喜放衙秋塞外訟庭人少亂山多

霓裳唱罷唱銅鞮騎馬咸陽烏夜啼今日瀟湘花欲笑鳳凰巢定好雙棲

客裏殘星雁數行兩家琴酒日相將斯人更唱陽關調從此長安是異鄉

扁鵲墓

不種青山藥滿林那知國手葬湯陰一坏尚起膏肓疾九死難醫嫉妒心（相傳塚土能療病而身爲妒者刺死）

玉札丹砂環馬鬣涇風寒兩病春禽齊王莫怪仙機早從古昇平憂患深

武后乾陵

高捲珠簾二十年女人星換紫微天明堂黜配無光武本紀開端有史遷

鶴監儘容才子住南牙不放阿師顛蓮花霜折宮牀冷猶見金輪盪晚煙

含風殿唱小秦王短髮重歌武媚娘十月梨花知宰相一篇檄草嘆文章

慈心果自啼鸚鵡殺氣終教斃鳳凰愛絶醜奴爲殉未荒墳相對有莊襄

乙弗后寂陵

寂陵雲氣動高秋積麥厓空兩未收殿上龍衣憂社稷宮中鳳輦入山邱

新人妒挾三軍至故劍恩從一哭休比到和番更幽咽斷煙衰草至今愁

過新平弔苻堅

萬里青蒲一夜霜如君才可說天亡齊桓遠略生前亂句踐忘恩舉國狂三輔煙高風力轉雙飛人去紫宮涼休將成敗英雄論千古遺民哭五將

王猛墓

渭南高冢象祈連諸葛能支蜀幾年一代君臣魚得水三秦宮殿鳥啼煙山河割據人才貴華夏興亡歷數偏不嘆滄桑嘆遭際爲君流淚古碑前

楊震墓

關西夫子久心傾華表經過馬暫停七塚序依昭穆位一牆秋與華山青中牢遣祭悲身後大鳥臨喪愧漢廷可惜蒼茫雲樹裏無人能指夕陽亭

昭陵

一卷蘭亭送鼎湖風雲猶自護金鳧九原葬禮君臣感異代靈旗石馬趨家合華夷春酒煖老傷骨肉聖心孤佳兒佳婦憑誰託青雀終當勝雉奴

戲馬臺弔宋武帝

身披衲襖博千場萬馬登臺劍有光一逐水仙歸大海三擒天子出咸陽白紗帽急金甌小野葛燈懸玉燭忙可惜雄心當暮齒關中父老易沾裳

鉤弋夫人通靈臺

七十春秋有限懽美人拳內賜金鐶終知宛若通靈少不信堯門作母難簪珥飄零椒殿冷神光來去竹宮寒官家日暮途窮事莫向英雄傳上看

汾陽王故里

甲第曾將永巷收千年華屋感山邱功名遠掃蕭曹局歌舞長消蠡種愁一代侯王供僕役半房兒女任啁啾我來難覓親仁里暮雨瀟瀟過華州

杜牧墓

蕭郎白馬遠從軍落日樊川弔紫雲客裏鶯花逢杜曲唐朝春恨屬司勳高談澤潞兵三萬論定揚州月二分手折芙蓉來酹酒有人風骨類夫君

盤古冢

名字虛無姓渺漫當年誰與葬衣冠能將莽莽乾坤闢亦復蕭蕭邱隴寒數典更無前輩在留墳似與後人看不將死例當頭定世上紛紛事更難

送黃宮保巡邊

萬馬立清霜將軍出朔方朝廷西顧重秋色玉關涼虎帳風雲氣龍沙劍戟光今朝啓程日諜報左賢王

絕塞昆侖外　天朝本一家金河無戍鼓羌笛有梅花贊普甘松市條支白象車來瞻令公畢行炙進琵琶

放馬生羌養屯田野鳥耕好開都護府寬築受降城月避雕弓影兵消老將名凌煙趙充國心不重橫行

九月防秋畢孤煙大漠空班超留侍子宋璟黜邊功耀甲天山雪鳴笳瀚海風燕然有人在濡筆待明公

三垂岡

太原西行五百里馬頭一片陣雲起路人手指三垂岡行客心憐李亞子乃翁仗劍沙陀來黃蛇遠遁潼關開氣吞朱三力不足電光照耀龍一目李花吹落風凄凄十六宅王口呼飢官家不聽鴉兒語紇干山頭凍雀飛邢州還軍上黨行萬馬立月霜毛明酒中照見白髮生英雄老矣難爲情將軍鼓瑟伶人唱老淚珠光滿貂帳膝前五歲有奇兒掀髯一指心還壯劉家夫人抱兒去張家老奴共兒住兩美真存緩帶心七哥苦積監軍賦十年郎主戰袍新重過先王置酒處三箭高懸太廟涼一年一箭報先王幽州兒女朱絲繫汴水君臣白馬降初心雖負輕移鼎國號依然不改唐生兒如此尚何憂漢有孫郎足與儔此外英雄那堪老百年歌唱淚空流

古意

妾自夢香閨忘郎在遠道不慣別離情回身向空抱

淚墮酒杯中光添琥珀紅請君嘗此酒相思味不同

種梅北窗下香花開似雪日日有春風梅花常傲妾

打起女兒箱寄郎寒衣裳從前說薊北今日又咸陽

車中雜憶古人作五六七言詩

大度如劉季難忘嫂戞羹偶將雍齒賞終逐鄭君行沛公
舊雨鍾離昧成功酈食其兩人都可負一飯報何爲韓信
魏王漳水獵旂拂滿山雲只有辛長史能將苦樂分辛毗
文深爲大府比例自宸衷最是張湯輩公廉有素風張湯
李廣射猛虎周處斬長蛟一旦忤貴人低頭盼毆刀李廣
徐爰講喪禮趙鬼讀西京寄語令三揖兒曹未可輕徐爰
養寇心如怯屯田草未耘不逢漢宣帝難畫趙將軍趙充國
聽得徐公言論不須學問爲長他日都亭狠狽方知未學霍光徐羨之
斗柄鞠躬向北桑枝被髮朝南殺得東平夫婦息夫雖貴難堪息夫躬
臨替時苗留犢犯齋周澤彈妻只道好名忍痛蘇公一撻先啼蘇世長
十萬黃巾拜下車泰山主簿侍門閭東京風味真堪憶賊亦尊師鬼讀書鄭康成
贈汝人間開國公一頭手自擲東風年年布絹三千疋苦累西朝賞未終高敖曹
十年東觀老黃香萬里韓彭走戰場爭似山西曹妙達一聲歌罷便封王曹妙達
醒來頭枕君王膝歸去身棲衡嶽煙一事思量轉惆悵爲人家國誤神仙李鄴侯
生受韓彭百戰功如何烏盡竟藏弓莫嫌寃氣無時雪卒飲鯨徒一箭終高祖
幾行颶段寫無端只愛金稜略綽盤爭怪江東羅處士脚閒夾筆敵朝官羅隱
謝安別墅圍棋日王衍車牛獨賣時同是一般好風度兩人成敗卒難知王衍

汴梁懷古

汴梁城頭啼杜宇黃昏似向行人語行人駐馬聽斷腸知是當年趙宋主趙家八葉賢子孫神霄玉殿擁紅雲裁詩譜畫稱絕妙只少一事能爲君元祐諸臣竄且老黨人碑豎銅駝道賜袞爭看媼相尊排闥只覺髯閹好自從花石採東南樹上黃封月二三綠竹數竿千艇挽黃楊三本百夫擔萬歲山禽呼接駕九華仙子從天下艮嶽烟巒半起雲樊樓燈火全忘夜幽燕胡馬忽長號頃刻阿房土欲焦三還不決東周議六甲空憑道士妖望斷平安火不歸金銀括盡戰兵稀慟哭六宮辭九廟龍袍催殺換青衣黃沙漠漠乘輿去萬姓哀號留不住一色宮花牛背馱回頭望斷河南樹通德門空噪暮鴉琴臺月樹鼠爲家晉唐書畫商周物小刲全爲塞北沙行人過此莫沾裳且作風箴戒百王君不見南關敗瓦霜華白猶刻宣和字一行

再題馬嵬驛

萬歲傳呼蜀道東鸞拳兵諫太忽忽將軍手把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
到底君王負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玉環領略夫妻味從此人間不再生
香囊消釋玉魚涼萬里園陵白露荒聽說西宮恩幸少梅花猶得落昭陽
不須鈴曲怨秋聲何必仙山海上行只要姚崇還作相君王妃子共長生

虎牢關

客行未回頭馬首忽然仰上書虎牢關石碑字西向黃土夾青天白日氣悽愴勢與來者敵路偏絕處劊殺馬可填道萬軍一夫抗雖無戰爭旗尚留割據樣我從西秦來大雨逢秋漲前車山外響後車谷口讓升如出井底墜如下天狀又如走漆城蕩蕩不可上緬懷春秋時宋鄭所依傍洎乎楚漢間成皐一巨障雄圖一瞬空地險千年壯鬱鬱懷古心浩歌寄惆悵

長安苦熱

南方苦熱宵猶眠西方苦熱徹夜煎地高星密太陽近況復赤帝行青天我來更僦小屋居如坐甑底圍紅爐手搖大扇兩腕脫黃沙飛與炎風俱欲走郊原散暑氣曲江久絕昆明廢關內真成火德王渭河也作湯泉沸南山儼立天乾封大官祈禱雙燭紅車前馬前僧道從蜺旌火傘聲隆隆相看揮汗變成雨何處驅雲喚起龍我無民社例須到四鼓轅門五鼓廟千卿甚事作奔忙旱魃揶揄土龍笑憶種江南十畝桑北牕高枕清風涼底事熱中心未了自尋焦土弔阿房

邊歌

邊歌唱罷白雲哀人出陽關眼莫開歲久髑髏吹作雪隨風還上望鄉臺

靈武

南內歸來玉璽涼爲兒覷著帝衣裳願兒只學宮鸚樣長向風前問上皇

戲題高頻傳

獨孤難療倉庚肉公學鷹揚計太深黃鉞白頭甘掩面安知不有邑姜心

温泉

華清宮外水如湯洗過行人流出牆一樣温存款寒士不知世上有炎涼

同客晚眺

鄠杜風花曲水濱長安三月有餘春攜來魯酒新從事同看秦雲舊美人

稠桑野步

負手荒郊一埂長幾家籬落不成莊木棉花老飄秋水霜柿紅深墜夕陽逼岸潮來魚入澗打禾人去鳥窺場回頭自祝雙輪影及早還鄉好種桑

舟至黃河楊家口爲逆風吹閣淺沙中三日

謂行不見青山移謂泊不見蘆花岸黃河心裏一船橫離人日對煙波嘆離人思歸眼欲花秦關萬里走風沙河伯何事偏投轄坐留遠客不歸家來去紛紛墜眼前飛檣過艦如雲煙此船萬斛莫輕舉要等長風力動天

歸隨園後陶西圃需次長安入山道別

策馬西歸日未曛河梁重向草堂聞對牀燭剪三更雪開卷詩添萬里雲春樹未青先折柳霜鴻纔聚便離羣笑將身上征衫解帶著餘温贈與君

凍合關河冰滿池弟兄一樣遠行時出山似我終無定見面知君尚有期變相棋原千萬局賞心梅只兩三枝相逢太巧相離速縱極懽娛爭敵悲

小具杯盤話別懷尊前且緩僕夫催菜心不食存生意韭白長留見治才敢說抽帆先到岸重看摽劍去登臺叮嚀莫掩花關臥恐有相思夢要來

小倉山房詩集卷八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九癸酉

錢唐袁枚子才

折花詞爲陶西圃作有序

西圃小住隨園酒後爲余書隨園記于屏門屏後女奴阿招凊矑偶觸陶目訾然欲有紫雲之請而弱于顔乃謬爲恭敬書法益工呂進士炳星爲通其意甚婉阿招知之奮袖請行正月七日諸名士集隨園沈司馬補蘿簪花給事中方玉川捧鏡王太守孟亭持械爲主人供帳具婚畢各賦一詩

舊雨相逢話別離空山無物表相思憑君折取園花去當作河梁柳一枝

一曲更衣願也無更將郎意試官奴玫瑰淺笑西窗下道見羅敷早捋鬚

粉澤蘭熏墨數行南都人士盡催妝送香蜂蝶填橋鵲共助先生一夕忙

江郎老去生花筆書罷屏風更畫眉吩咐雲鬟好調護早朝時與晚衙時

呂炳星進士合巹歌

天上三星明一簇八鸞鏘鏘戛寒玉人爲呂範賦催妝我學枚皐作禖祝憶昔綰符東海東呂郎傳經絳帳中芬芳謝覽春蘭似清瘦裴寛碧鸛同三年秩滿賦南征魯國諸生散若星獨有蘇章偏負笈從師直到石頭城一領襴衫馬前拜館餐重把高賢待訟庭花落各題箋秋夜燈涼同緩帶湘簾高捲夏侯衣女樂行觴醉似泥呵氣誰知王謌貴留心早有負羈妻吾妻家世琅琊宅三妹劉家俱有適小姑居處獨無郎璇宮夜抱冰絲織椿萱堂上都無有年來阿姐如阿母買馬須看未駕時求郎莫待登科後一枝釵綴水精珠代付檀郎寫聘書老子仍居丈人行門生化作小姨夫鋒車北去雪霜深千里飛奴少信音閬苑風遲燒尾宴天涯人倦看花心十年不字春將老粥粥羣雌催鴆鳥不教青桂近嫦娥難信冰人雙目好一朝南館詠霓裳兩到蟾宮馬足香借得天錢迎織女歸攜玉杵拜劉綱江水茫茫波又波江妃路遠愁如何老夫手指銀河路老妻願撤妝奩助讓出空山紫竹牀隨園便是黃姑渡園中四面好樓臺三百梅花樹樹開景龍撤帳金錢豔單伯迎姬甥館佳上元地界上元朝月帶清波水上搖春逢佳節風都軟花對紅燈分外嬌莫學元韶弄女壻且聽庾袞訓荆條呂郎呂郎進一巵老夫歌罷還有詞栽桃種李今朝畢管到東風結子時

哭許滄亭觀察

送別深留我歸來竟哭君咸陽遊子淚白下故人墳瀚海橫馳譽湘江最勤勳高才生衆敵餘勇整殘軍老卜金陵宅幽棲碧水濱空堂飛瓦石平地起煙雲裙屐當筵滿笙歌鎮日聞達觀娛暮景苦志託斯文有律吹寒谷無戈挽夕曛酒壚人冉冉花塢雪紛紛老父終天恨先生慰問勤信才三日斷手又百年分夜雨鳴鵂鶹秋霜感鴈羣招魂呼麈尾何處召靈氛

山居絕句

草草亭臺布置餘今年真個愛吾廬牙籤都放西廊下自有斜陽來曝書

朱藤花壓讀書堂分得桐陰半畝涼新製玻璃窗六扇關窗依舊月如霜

鎮日山腰劚白雲裁量煙草話紛紛春衫不用金爐爇自向百花香裏熏

穿林繞磴問桑麻空翠無聲染素紗笑撲衣裳似蝴蝶半粘竹粉半松花

山頂樓高暮雨寒飛雲出入小闌干浮空白浪西南角收取長江屋裏看

長風高閣易生秋客散青天酒未收六代雲山孝陵樹一齊排著使人愁

雲錦淙邊折樹枝枕煙庭上寫烏絲顏含性命無勞卜表聖功勳只賞詩

青蘆葉葉動春潮堤上楊花帶雪飄滿地月明仙鶴語碧天如水一枝簫

讀書鎮日爲書忙別有清眸一寸光問我歸心向何處三分周孔二分莊

萬重寒翠盪空明四面紅牆築不成十丈籬笆千竿竹山中我自有長城

客秋此日正長途萬里歸來猿鶴呼半夜松濤聲作雨尚疑飄泊在江湖

以琴與古林禪師易竹

抱出綠綺琴換師青瑱玕此琴分明出家去冰絲對月空愁嘆臨別再彈音轉促真個絲聲不如竹明朝看竹坐清風未免感舊懷絲桐竹亦莫愁別琴亦不離羣僧家鐘磬我家月只隔青山一片雲

即事

吹得鶯花老東風也暫停松聲晴亦雨山色斷還青竹粉粘黃蝶荷珠瀉綠萍

張融手何物小品法華經

謝鹿詩并序

家弟保侯明府畜蘭鹿跳出籓敗其葉隨盡明府怒囚之獄予才子馳檄救之且乞之檄成無任使者杭州何西舫孝廉適至喜捧檄鑿行日昳四弓丁舁檻車至奔觸奮迅不可逼視已而入高山騰深林蹶蹶呦呦首舞至地若曰減死竄竄且入山如太白流夜郎子瞻放儋耳也得其所哉爲詩壓明府爲得鹿者謝兼爲鹿謝

山人山居苦無偶常思得鹿如得友鹿本居山忽在官身雖宦途心否否呦呦聲中張齒牙琴堂大嚼幽蘭花使君能吏政尙猛威不及汝心咨嗟信陵公子鶬伏嗔童恢賢令虎畏神從來國法及野獸傷蘭之罪如傷人鐵鎖鋃鐺牽鹿到囚之獄中獄吏笑雙角權爲圜土低生芻難祭臯陶廟山中之人笑且呼馳書救鹿鹿無辜譬如將我束手板我豈肯循規矩乎求者不得得者輕世間萬事何由平山人養鹿官養蘭蘭肥鹿健兩相安主人大喜阿兄語赦書立下鼕鼕鼓滿山猿鶴迎且舞誰爲嘉賓誰爲主夏麥芃芃草正青山人日日吹金笙昨宵無夢竟得鹿滿庭雨滴芭蕉聲

雨

當窗三日雨對面一峯沉花有消魂色鶯無出樹心怒蛙爭客語新水學琴音折竹教僮試前溪幾尺深

讀寒朗傳

楚王興大獄蔓海罹災殃朝廷誅妖逆救者爲不祥賢哉寒大夫慷慨對漢皇自言當族滅不與人共章臣見考囚時各以鍛鍊強考十連百千猶恐未精詳陛下問公卿僉曰大聖仁罪合及五族今止及其身天下已幸甚臣等復何言及其歸舍坐仰屋竊長歎明知覆盆冤龍鱗未敢干臣願陛下悟萬死臣亦安寒公語未終天子顏色變急命金根車自幸洛陽殿赦出千餘人哀哀淚如霰當時無此公青天空雷電

侵曉

侵曉巴童太喫虛驚呼雨溼北窗書小池陡長一犂雨漂出我家紅鯉魚

墾地五尺許栽禾爲戲

田小農易作開墾在須臾試此土膏美栽禾三十株新秧影太孤及長勢相扶芃芃綠雲舒亦若懷新居未敢望收穫姑且勤菑畬下不給妻子上不輸王租得其趣而已老農吾不如

雨後步水西亭

雨氣不能盡散作滿園烟好風何處來荷葉爲翩翩羣花浴三日意態柔且鮮幽人傾兩耳竹外鳴新泉啁啁一鳥歌閣閣羣蛙連暝色起喬木斷虹媚遠天蝸過有殘篆琴潤無和絃憑闌意悄然與鷗相對眠

僧房

僧房憑畫檻流目眺平原疎雨過千里夕陽紅半村風涼花氣斂室小佛香温昨日彈碁處苔階墮子存

積水暴流命僮建閘爲瀑布

雨停樹上聲水作溪中響溪當兩山凹奔流尤莽莽呼僮束以閘銀河隨手長雖躍一尺布已過千人顙勢連山帶飛氣挾虹橋往花落影不留魚去叛成黨逝者如斯夫空存濠濮想

倪素峯歸棹圖

我思作一舟其速如飛鴉不載人離別只載人歸家煙蓬竹櫥作未就年年遠客愁風沙先生持筆向我笑丹青紙上聲嘔啞夜來有夢畫有畫我今歸矣遑知他

何西舫來看瀑布

黃梅時節掩柴荆聽得敲門踏溼迎舊雨乍來披草立新泉臨去向花鳴千枝荷葉珠同瀉一片銀河淚有聲絕似天台結遊伴溪邊驚看石梁横

朱草衣寒燈課女圖

牆角春深一樓雨老燕雌雛作低語草衣山人四壁空繞膝呻吟惟一女貧家贈女無奩資只有一本周南詩女郎咿唔未上口海棠花下親教之不願女兒

通九經入宮天子呼先生只願女兒粗識字酒譜茶經相夫子阿母墳邊春草綠阿翁吟苦家無粟恰恐春華委逝波爲兒常買三條燭讀罷殘雞膈膊鳴茅屋一丸織女星

翁霽堂三十三山草堂圖

四海才名六十春青鞋布襪軟紅塵平生事事謙沖甚只有青山不讓人

香山溶水影迢迢綠樹橫陳葉未凋半畝草堂江上好不關門住等春潮

試罷彤廷戶不開談經重薦伏生才一時猿鶴驚相顧花外蒲輪今又來

與郭鳳池侍講秦淮話舊作

當頭新月墜纖纖十二年來吏隱兼人似孤鴻雲聚散詩如老將律精嚴黃梅雨久秦淮闊紅藕花深畫舫添料得憑欄定含睇六朝春在水晶簾

攜手雞壇五少年山河一夢酒壚邊參軍蠻語今能否海上琴聲更渺然舊雨竟無知己賦新詩偏有悼亡篇夕陽小騎梅花影苦憶金臺掃雪天

欲續鸞膠帶雨聽風驂小住玉河亭家家短笛橫窗過日日長眉隔水青深夜花明燈照影雕闌酒醒月當庭尋春我有藍橋路且飲瓊漿再乞靈

南州才遇郭林宗又說歸心似轉蓬墊角風標傳白下唾壺恩寵極青宮天邊月落應思我山裏雲多不贈公遮莫題襟桃葉渡暮潮愁送夕陽紅

次日侍講納姬索詩

吹笛青溪雁影分一家人載兩船雲（侍講令兄先娶一姬）玉蓮花壓連宵雨六月深涼似爲君

尋春甘苦我深嘗此事難於上太行剛好一枝真碧玉定情親勸汝南王

曳杖看雲歌贈張玉川

太湖白雲三萬頃有人看過五十年神仙贈與綠玉杖追雲直到湖水邊白雲都向煙波入先生曳杖湖邊立煙波重見白雲生先生曳杖湖邊行疑是騎雲鶴皎潔隨風落又疑雲中君飄飄白練裙誰知乃是玉川子半生脚踏長安市長安故人不相待富者乘車貴張蓋或如麟鳳翔高天或惹驚風飄塞外不見爲霖澤物有餘功但覺白衣蒼狗無多在長揖五侯門吳江一葉閒看雲揩老眼重理舊生涯鎖雲囊製更贏手攬雲篇費蘇公才醉倒洞庭山頂最高處大呼七十二峯雲出來

瘞梓人詩

梓人武龍臺長瘦多力隨園亭榭率成其手癸酉七月十一日病卒素無家也收者寂然余爲棺殮瘞園之西偏爲詩告之

生理各有報誰謂事偶然汝爲余作室余爲汝作棺瘞汝於園側始覺於我安本汝所營造使汝仍往還清風飄汝魄野麥供汝餐勝汝有孫子遠送郊外寒永遠作神衛陰風勿愁歎

雜詩三首

仙人王子喬成仙太少年張口吸虹采乘鸞翔雲煙忽然笑天上玉齒流電光奴視黃初平羣龍罰一觴遠謫西海去霜雪風蕭蕭騎鯨不得下一日如千朝歸馭浮金房琪花開尙好深悔洩天機守口如瓶小

驚飈盪層巒危葉隕寒露潦清察淵魚林空見狐兔肅肅霜華新赫赫金丸度幽人傾兩耳萬籟俱非故感玆秋更清緬懷歲將暮揮戈少回光控弦無遠步英英對白雲衡茅須汝護

洪鈞陶萬類濛濛如沙輕賴有數行字賢者垂其名國史高一尺不向卷首爭生存已無傳奚待圻隴平白髮不可鑄黃金不能成不如飲美酒未死先冥冥

春雨樓題詞爲張冠伯作

江南九月秋雨多采菱女兒唱棹歌歌聲宛轉入雲去木葉慘慘水不波金荃譜好何人製道是京江張公子公子滄桑四十年鄙人約略能彈指儂住錢塘江上村錢塘作鎭李將軍乘龍壻得張延賞花燭人間第一春崔盧門第武安家弄玉吹簫鳳引車豔豔華燈金作屋層層步障樹交花兩家門第氣如虹況復姮娥出月宮仙樂風高香遠近珠璣人掃路西東官銜書秃三千管釵費爭傳百萬工自憐髮短初垂額鴨闌也看羊車客望得衣裳影半痕便成春夢三生隔長安作隊走名場市上相逢各老蒼忝著宮袍歸索婦馬頭才拜北平王此時金印已模糊此日華池錦尙鋪閒說霓裳家按譜有時玉女共投壺憐才

到處夸袁虎意氣公然似灌夫誰知白日堂堂去黑雲一陣風來處竇氏貪爭訟水田石家禍起珊瑚樹魏其賓客霍家奴崑岡失火燒無數仲山父鼎孔悝鐘曾與山河誓始終兩入星牢都脫手一朝平地蹶秋風雄雞斷尾何人悟象齒焚身自古同禍水家家欲滅難命燈誰肯續三竿罪雖全雪家何有死竟無名骨不寒青山莊在路人遊臺榭荒涼草數邱羊侃歌姬辭故苑謝公絲竹剩空樓門留賣帖風吹白柩過橋心水不流可憐一品令公孫曾是當年看殺人飄泊鰥魚身一箇春雨樓中淚潛墮唱斷秋山紅豆枝曉風殘月真無那吳苑三更烏夜啼南唐一闋家山破芳草茫茫六代煙白頭重遇柳屯田耳聾怕聽與亡事（冠伯兩耳聾）手滑能調斷續絃乞食吹簫歸不得為人權作李龜年樂府千章韻更嬌旗亭雪小月輪高曲終酒散琵琶斷剩有秋江咽暮潮（君為文貞公之孫總督李衛之壻父适作方伯家產籍沒）

寄莊容可撫軍五排一百韻

辱唁思親謝開門畏路長自歸秦嶺雪翻戀讀書堂奉母身將隱懷公歎豈忘每逢吳計吏時訊丈人行始憚西門急徐安子產良胥師平市價蕃樂阜金閶漢地開淳鹵周書訓羅匡小笞都檢校頌繫悉平章古戍狼烟靜新禾玉露瀼碑刊王稺子兩頌段文昌入耳騰清譽關心暗拍張名儒無覆餗吾道有輝光苦憶長安日羣遊翰墨場飛揚鴻寶殿潦倒碧雞坊草綠王孫別槐黃舉子忙少年文戰銳傾國飲泉狂爭勝拏相博詼諧體類倡登壇拜孫策如意贈姚萇舞或為鸜鵒裘時典鷫鸘兩回珠蘂榜一樣姓名香同是青鴻鵠誰為白鳳凰筵張燒尾宴人看狀元郎簇簇宮花好翩翩馬首昂高還孤客館直入上清房園古杉如鐵松高鼠似麞雜花侵獸錦班管動琳琅濡蠟中涓侍燒梨御果嘗賡歌詩百韻待漏日三商笙磬原同調人天未隔疆來看南苑月借宿屋東廂款款人同醉遼遼夜未央九霄風忽引二鳥翼分翔傾耳鈞韶斷回頭海影荒金蓮摧白露銀漢隔紅牆駑馬何辭棧禪心不戀桑兒寬調禮樂卜式牧牛羊沐水唐東海金陵晉建康繭絲紛校括伍伯走蹌蹌吏畏烏銜肉民愁鳥啄瘡疏絃矜古調冶貌薄時粧格竟停崔亮廷難辱范滂鵾鵬悲腐鼠雞犬別淮王乞病風塵外幽棲鍾阜旁官聲存野老世事唱迷陽甪里公超市庚桑礧磈鄉青霞暫瀟洒元豹識行藏谷口方名鄭中丞道姓莊當街呵赤棒南面坐癡牀戲我稱新隸驕人說弄璋（公以先得子自夸）。繞梁歌宛轉雜珮玉丁當感德癲如故狂奴態不妨燈燒除夕夜佩贈小聲囊為索長安米仍催白下裝尹邢寧避面王貢約騰驤寺起浮圖壁弓彎大屈強遽將鞍作几妄想蟹成筐筮日聞呼較登山笑乞糧盧生重入夢衛女不安孀病馬繩穿鼻豪牛背服箱吾　皇剛北面彼美竟西方腰鼓離兄弟函關鬭虎狼過秦非賈誼出塞似王嬙衫色侵中嶽鈴聲響北邙從軍新樂府行客古河梁太華當頭墮蓮花刺目涼裹悉沙淅瀝甌脫雨淋浪墨子書難載羅侯債未償守株愁白兔枯閏厄黃楊強逐銜官隊低持手板僵陳人衣錦繡老婦拜姑嫜開府三秦壯將軍五色盲但教隨絳灌不見試龔黃鴈塔慚名姓昆池弔漢唐氍毹遵祖鶴來去督郵蝗京兆眉痕嫵終南樹色蒼鄉書犀望月宦局奧生牂老父還江左全家別古杭乘船六月暑思子九迴腸風木悲何遽滄桑事改常官無三日作家有四人亡髮亂奔蓬葆腸摧勝涫湯靈椿看彷彿孝水飲悽惶郎罷驚呼囝摩敦苦憶娘麻衣關洛雨葛屨虎牢霜夾道埋車轂狂飆斷馬鞅蓼莪春草細屺岵白雲傷返舍空啼影輿機更舉喪卜居尋近市負土出平岡恨賦原因別騷歌漫續羌深蒙金帶客遠奠紫霞觴鴻筆書哀輓銘旌代顯揚憶雲泥耿耿感舊笛茫茫敢寄詩千字聊當葦一航崇轅依虎阜賢弟隔南陽（公弟有信守南陽）銀手都如斷金心各自將當茲春滿地遙想月明廊化雨沾芳草離愁寄海棠願言崇景德竹帛永相望

秋雨歎

癸酉九月雨聲譁一十六日脚如麻天欲壓我懼不勝月如羞面常相遮千个滴殘湘水竹一枝泣斷芙蓉花黃雲萬頃委溝壑垂垂玉粒生青芽山中高田尚如此其餘下田尤汙邪城中薪價長十重破籬敗葉爭搜爬牆傾瓦毀莠生戶豈無盜賊窺室家我聞銀河從古無人決一朝水落窮流沙從此扶桑根爛北斗傾更何人泛張騫槎我有一寸刀能劓妖蝦蟇洒掃青天送日月光照六合無纖瑕雲深苔滑不可上且聽雨部吹鳴笳

八月廿九日同補蘿晴江探桂隱仙庵歸憩古林寺

遊山同隊行看山各自領不逢桂花開且踏桂花影桂蘂何離離蓄意如未逞寒潭明空霜禪室納虛景脈脈夕陽沉泠泠天風冷道人登竹樓彈琴萬山頂曳杖隨所如小憩古林寺經聲如有人松花飄滿地一僧長眉青萬竹短籬翠爲我滌齋廚供以伊蒲味時當晚課齊各各參佛義余亦慧業人拈花領微示出門秋正清下山月猶未回頭雲一重鐘聲渺煙際

騙馬歌爲傳將軍作

通典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閭教人習騙謂躍上馬也將軍教士習之較精

嚴霜白耀演武場馬騰士飽秋日長將軍教觀軍士戲投石超距試古方牽來老馬如木馬柴立不動僵中央儀氏丁中帍食齒沙囊壓定古渠黃健兒抹額縛窮袴短衣都學廣川王一人騰踔類飢隼卓立馬首當平岡一人挽鬣肆蹴蹈反腰貼地唱伊涼或騑雙鞚超陣過紙鳶飛起黃頭郎或翻兜鍪挂馬腹倒躍井底追沈光憨如老熊臥當道捷如袒髮遊呂梁健如堯廟横蹋壁快如樓季踰短牆超如西域白獅子望塵嗅地知兵糧妙如獮猴與狗鬭羊淫鵝傲蝴蝶狂人視馬如泰山隱馬視人如蒼蠅翔三十六番伎奏畢六龍閃閃顙西荒我聞擊賊貴習膽擲塗賭跳夸精良又聞武侯制遊兵二十四陣翼兩旁侯景難犯緣陣脚馬隆戰勝因偏箱似此銀刀兼拐子横衝天下何人當將軍大笑鳴頰起樹梨普黎歌不止手舞長劍青天裏次及戈殳槍槊矢一回一試一自喜生逢六合無泥滓不入沙場決生死但縛大盜三千耳拖腸格鬭血衣紫兵法可傳世有幾願屈張良爲弟子贈汝圯橋書一紙酒酣長嘆手西指如此夕陽吾老矣

送秋二首

秋風整秋駕問欲去何方樹影一簾薄蟲聲徹夜忙花開香漸歛水近意先涼從此冬心抱彈琴奏履霜

袖手憑闌立雲山事事非雨疎分點下鴈急帶聲飛梧葉紅雖在芙蓉綠漸稀何堪作秋士歲歲送秋歸

馬觀五侍講身後園亭鬻爲酒肆重遊有感

奉誠園裏石闌干手未憑時淚已彈我是華堂舊賓客殘花今與路人看

同圍爐火坐西廳記得靈光舊典型今日人亡風調在春山留與酒樓青

滄桑未滿十年中門巷淒涼迥不同一樹桃花無賴甚主人何在尚鮮紅

鳳池侍講與兄某北上同卒徐州聞訃驚駭爲詩以弔

自歎湘竹寫哀詞雙弔徽之與獻之一別便傳人永訣百年從此事難知兩行孤鳳朝天去半夜紅蘭帶雪垂惆悵浮生真草草不如落葉有秋期

似此人難過四十可憐官正要三遷驟聞死信還疑夢不解傷心最是天兩代芸香誰嗣續九原花萼轉聯翩想他風雨彭城夜錯把長眠作對眠

自放

自放春歸自黯然雪飄江上散花天絳桃遠別楊枝去未必相依十一年

苦奪鸞箆夢一場誤卿自誤怕思量餘情還託橫塘月好照羅敷陌上桑

贈吳將軍并序

將軍吳士勝從威信公征金川三戰皆捷金川奪氣將軍請往降之袍而騎會長横刀來迎將軍徑入虜帳笑曰暮矣索枕臥鼻齁齁甚酣旦召諸酋責以大義譬曉之諸酋齘齘不得語乃椎牛行炙蠻舞雜進定約正月六日詣大軍降凱旋　天子召見勞以酒擢官總兵癸酉二月挂冠奉八十七歲老母歸西川余相見於秦淮酒樓上聽述前事喜而贈詩

天威西討莫離支有詔將軍匹馬馳萬種頭顱堆甲帳九邊風色試征衣能教鐵勒驚三箭不用官兵殺一圍半夜雪花如掌大硬弓還射白狼歸

金川誰築受降城單騎從容自請行潑水刀光迎上客吹燈虎穴聽鼾聲捧盤香火朝刲耳傳箭江山夜罷兵椎盡肥牛三百隻歸來殘月在西營

閃閃紅旗海色開妖星半夜掃龍堆闔門泥首張嬰出滿耳夷歌朱輔來旅矢長韜還武庫金瘡不裹上雲臺男兒此處難消受　天子親斟酒一杯

尊前老去霍嫖姚能說單于謁渭橋百戰餘生依膝下五湖歸計趁春潮黃金甲冷班衣煖烏鳥情深劍氣消只恐雲中需魏尚未容採藥戴金貂

消夏詩十二首書扇寄何孝廉

不著衣冠近半年水雲深處抱花眠平心自想無官樂第一驕人六月天

欲采荷花泛野塘披披荷葉掃衣裳晝橈橫處雲波滿一个舟如小洞房

赤脚神仙絳節飄手揮如意把人招為言萬國秋陽裏儘有峨嵋雪未消

年來心性愛空明不弄瓊瑤弄水精自指頭銜堪辟暑一條冰上是前生

鎖斷花關客莫開白龍皮上冷雲迴只憑令史將風報不許徐陵帶熱來

北風圖掛劉褒筆自雨亭傳王珙家爭及文人分射覆一場鏖戰綠沉瓜

浮瓜沉李傍清池香隔重簾散每遲何處涼多何處坐四時筆硯逐風移

不覓雲英一椀漿不須漢殿借明光只教來見王思遠暑月能生滿背霜

日暮空堂蝙蝠飛新涼吹上芰荷衣班姬團扇情難捨翻勸秋風緩緩歸

苦避蚊蝱自築城綠紗紅燭水窗明一丸星報來朝熱飛過銀河作火聲

陽烏一樣上天遊冬日人歡夏日愁肯向雲中小回首金風瑟瑟便生秋

炎歊斷路久離羣消暑歌成一寄君彩筆未搖風已到不知是墨是涼雲

南樓獨坐

清涼山色洒杯邊身在斜陽小雪天成佛肯居才子後爭名難到古人前萬重白骨堆青史六代黃金散暮烟我欲騎鯨遊海上笑他不達是神仙

華子中年屢病忘霍王無短更無長編詩只覺近年好對酒每思當日狂家為種花貧亦得身原思退老何妨風簾殘燭亭亭坐閑看兒童蠟鳳凰

送傅卓園總戎之狼山

癸酉仲冬　皇帝詔詔公出鎮狼山東山高五十有三丈地險正當吳越衝白狼金爪耀日月紅倭花髮吹腥風出海便可抗燕薊磨劍豈止搖崆峒此處位置　天聰明長城交與真英雄白下軍民走相告賀者在口憂者貌遙拜青天大角星何年流電重來照我本山中接輿狂張眼不識金人長忽然碧空見孤鳳銜尾只願隨風翔公之風裁一何壯淺色黃衫麥鐵杖入陣先將鼓蓋隨稱身別造弓刀樣公之儒素真吾徒枝枝筆架青珊瑚輕裘時飄叔子帶閑暇亦投祭公壺神光一夜紅黃動（公能以神光驗禍福）翩然麒麟大荒縱時飛葭灰臘月涼梅花片片鐵衣香天雞大叫催鼓角琉璃捧出金盆光旌旗十道拂海水龍魚爭看清河王水晶鹽暴千場月暖玉鞭敲萬馬霜東夷讋服南蠻順坐擁貔貅作靜鎮夜唱天山敕勒歌曉排魚浦風雲陣明年三春積雪消山人一騎一布袍短衣渡海直入幕長揖營門作馬曹

三月二日泊永濟寺再贈默默

題詩看雪記吾曾高閣重登力不勝兩扇門搖青竹葉一江水照白頭僧新鶯喉囀燒香曲細雨烟迷寶塔燈且喜春寒人迹少琳宮清似玉壺冰

新柳天桃夾岸栽鳥聲歡處有樓臺拔山古樹爭天立送客斜陽渡水來半夜舟停看月上幾番風逆轉心開詩箋替我先呈佛交與禪堂老辨才

題竹垞風懷詩後有序

竹垞晚年自訂詩集不刪風懷一首曰寧不食兩廡特豚耳此隽言也按元明崇祀之典頗濫蓋有名行無考附會性理數言遽與程朱並列竹垞恥之託詞自免意蓋有在也不然使竹垞刪此詩其果可以廁兩廡乎亦未必然矣

尾山道大與天侔兩廡人宜絕頂收爭奈升堂寮也在楚狂行矣不回頭

小倉山房詩集卷九

錢唐袁枚子才

立春前一日與徐鳳木朱草衣集孟亭溪上草堂限春字

一個溪堂六酒人先春一日共尋春羹調小婦鱻俱妙月近元宵舊復新風作半琴鳴竹外燈分雙蕊鬬花身明朝擬踏銀橋市各戴華陽自製巾

買梅

爲買梅花手自栽朝衫典盡向蒼苔笑他絕代高人格不等黃金也不來

種梅

十丈春山帶雪量一枝短襯一枝長安排要得橫斜致閒與園丁話夕陽

看梅

最朝東處枝先發漸有蜂來雪大飄同是看梅誰仔細主人暮暮復朝朝

纔走半梢如白龍忽抽千朵春雲濃三更以後看不見明月一重霜一重

一般玉露總無私山北山南分早遲恰使人心憐舊雨最開多是隔年枝

山空養慣高情性春早長留好歲華恰惱一林香太遠教人尋得著吾家

二月朔日孟亭筠軒先後探梅得探字

山人無佳懷花開如生男衆客具羊酒開時紛來探去者將呼車來者初停驂去爲來者留一客化爲三巡檐嗅歷歷繞樹睨眈眈二月初東風春心猶包含一林香破口幾點珠明簪梅花如大繭賓主如春蠶裏入萬株烟呢語何喃喃花開未及白人飲未及酣留此飽看眼待月南山南

折梅

爲惜繁枝手自分剪刀搖動萬重雲折來細想無人贈還供書窗我伴君

侍兒心性愛風華爭採仙雲鬢上加自卷一雙蝴蝶袖忍寒先仰最高花

白衣山人畫梅歌贈李晴江

山人著衣好著白衣裳也學梅花色人奪山人七品官天與山人一枝筆筆花墨渲層層起搖動春光千萬里半空月鬬夜明珠滿山露滴瑤池水倒拖斜刷雜亂寫白雲觸手如奔馬孤榦長招天地風香心不死冰霜下隨園二月中梅蕊初離離春風開一樹山人畫一枝春風不如兩手速萬樹不如一紙奇風殘花落春已去山人腕力猶淋漓君不見君家鄰侯作貴官如梅入鼎調鹹酸又不見君家拾遺履帝閽人如望梅先止渴於今北海不作泰山守青蓮流放夜郎沙白髮千丈頭欲禿海風萬里歸無家傲骨鬱作梅樹根奇才散作梅樹花自然龍蛇拗怒風雨走要與筆勢爭槎枒山人聞之笑口哆不覺解衣磅礴贏更畫一張來贈我

菩提場古梅歌限大字與蘭坡學士作

從來廟古樹必怪竟有梅花塞廟大南都兩寺大者三菩提一株毋乃太有如人形共七尺忽然丈六金身在三寸之珠十圍玉此物豈合存塵界勃勃孽將兩雪飛童童欲把扶桑蓋一白光搖大殿明半開影壓僧房隘孤根入地花入天身在寺中香在外我生愛梅如愛色得此傾國癡搔疥初疑導從萬玉妃水晶宮闕搖環珮又疑白象散天花牟尼珠子穿旌旆睽睽萬目摩青柯喋喋方言議根派老僧古貌長眉青問樹疑年默不對但說前朝焦狀元曾坐梅窗拊梅背我聞其言彈兩指劫灰陣陣飛衣帶幾行青史後梅成幾堆白骨先梅壞梅花無情春有情年年二月開無賴長陪仙鶴記堯年未了人間香火債花氣蒸爲十里雲繁枝布施千人戴勸汝莫矜橫斜影江南城小身爲礙愁汝狂吹清冷香諸佛聞之鼻破戒人生眼界那有窮物拔其尤意殊快笑我隨園二十弓年年種梅如種菜不妨無事有其心老衲大窮將汝賣巨靈雙手掘梅根駱駝萬匹拉梅載移植千枝萬枝中諸峯忽壓當頭岱逝將聘汝力不能行且尋君一而再諸公借我禮佛頭且對此梅三百拜

贈張芸墅司馬兼寄梅六公子

清商絃未絕春蠶餌絲成孤鳳棲高岡青鸞從之鳴江南春二月芳草綠已盈椓門者誰子襌纚飄瓊纓贈我園客繭風裳曳華星示我國風篇大雅扶正聲曰予亟求友神聽慕和平雙丸不獨曜八駿難孤行琴彈鍾子期詩歌蘇子卿寸心相冥合千春有餘情

昔君遊南海作吏越王臺蛋子吹簫送珠娘打槳陪振衣忽高蹈白華易小草

來尋鹿皮翁共作商山老君家謝朓樓我家安石里同有白髮親清霜照人子君年四十六我年三十九兄弟指其口此中宜飲酒入門烏畢逋出門雞膈膊下山魚脫淵上山雉登木訪古到瓦官探幽登靈谷微雨過深夜山容赴朝旭得杖手足輕有書證據足芸墅撰名山記高塔勞遠眂破碑苦深目對酒雲數片落花燈一屋五嶽行未徧六朝跡已熟可惜吳市門不及呼梅福歸來春悄然苔色上深竹我與梅華谿結交在長安其時諸公子朝顏如渥丹六郎最嬌小初茁黃金蘭今年隨君來七尺青琅玕感郎新詩好念我舊雨寒九原不可作萬事同波瀾此日足可惜來日苦大難君歸往茂陵遺稿訪凋殘佳期日未宴僕夫告將去敬亭山上雲匪我留能住我有一樽酒淡泊如春露獨飲難爲歡羣飲亦不豫惟與素心人朝夕領其趣前有張邴嘗後有羊求與君來船莫遲君去船莫遽長恐飲酒時正是思君處

將抵淮矣忽爲大風所尼泊荻港作詩

我作長淮行誤呼龍頭艋重如曳牛尾難如拗象頸自知淮王山十日不得領亡何廣陵濤徐徐似汲綆微銜青山烟淡搖楊柳影篙工喜而呼胡奴笑且騁主人請起起抵淮在俄頃釣徒辭烟波漫郎理笭箵指妾書卷收催僕行理整自謂卽誕登待飯亦不肯忽然白氣升惡風破萬頃海水沸沃焦鯨魚拔滄溟墜波有跕鳶盪舟無完皿鼇斬帝益怒瓦飛鼓更猛澹臺璧欲爭椒邱劍空挺襟披胸可穿沙射目且瞑刻舟同縮屋劃地類畫餅方期主遇巷何圖坎入井有如食鼈蜞正美喉復哽又如望神女臨御忽已屏囊行尙恐遲今泊更愁冷大笑風浪天萬事與此等

甲子秋攜陶姬至淮今一星終矣重有汎舟之役憮然成詠

春燈無夢不悠揚舊曲重彈陌上桑雙槳桃根乘月渡十年錦瑟似人長捲簾釵影橫江小過眼風花逐水涼華髮自悲成底事添丁嬌女字平陽

哭程蓺江

一年一渡長淮水每渡淮時一醉君今日河山重對酒當年麈尾已凌雲千盤珍阜生前散萬古交情笛裏分愁唱山松行路曲哀蟬落葉夜深聞

長眠人已閉幽宮我是襄王憶夢中交甫珮貽雙角白夏侯簾捲四枝紅乙丑過淮見贈漢玉羊角鈕四姬出拜琴書擅局諸兒小春雨飄燈萬化空腸斷鶯花三月暮高陽池館又東風

黃河秋決聞陝督尹公移節清江寄呈四首

孤鳳身高易惹風年年旌節類飄蓬時當清晏誰聽策事到艱難始借公瓠子三秋歌向北元圭一錫水朝東相傳迎得司空馬流出桃花已不同

帝把公當砥柱看故教赤手障狂瀾塵談立止黃流濁犀照應愁水府寒上策漢廷推賈讓遺編唐代重韋丹華山使者嗟河伯使我軍中少一韓

何處江南非舊遊兩堤官柳識行騶廿年故吏知誰在一局殘棋代客收元女九天留玉牒深宮雙箸夾金甌從今穩上黃麻閣莫再亭名不繫舟制府有亭號不繫舟

有人黃犢學躬耕師友關心夢獨驚細雨春搖芳草軟孤花寒耐夕陽明謝安鬚鬢愁來白疏傅家山老更清十畝水田三頃竹知公且自羨門生

到清江再呈四首幷序

枚遁跡隨園塵思久斷公手書招之令沈凡民苦加規戒類慈母之投杼誤聞蜚語如扁醫之下藥未切脈情恐愛之過深而知之轉淺率爾言志請學仲由

自愛青溪水最清忽聞老鳳喚流鶯商量江上新行李檢點人間舊姓名殷浩何妨東高閣龐公久已事躬耕夔龍簫管巢由唱請自分途慶太平

一笛斜陽萬木飛中年哀樂雪飄衣水邊花淡春將暮山裏梁空燕獨歸卓氏酒壚三月斷鄂君翠被十年違如何野草鴛鴦夢尙有襄王說是非

每望旌旗洒淚痕當初薦表苦推袁想傳衣鉢終無分賴有文章好報恩書卷一編常按日梅花三百自成村他年李泌金鑾殿莫說陽城尙在門

接得郇公五色箋敢辭雙槳木蘭船蒼生望淺人難起絳帳情深月再圓白下孤雲芳草渡龍門高浪夕陽天可憐桃李青青樹虛領春風十六年

留別荷芳書院四首

尙書官舍卽平泉手闢淸江十畝烟池水綠添春雨後門生來在百花前吟詩
白傅貪風月問字侯芭感歲年三日勾留千度醉爭教賦別不潸然
驪歌一曲柳千行荷葉離離尙未芳四面鶯聲啼暮雨半竿帆影過低牆籬笆
門小花能護歌舞臺高水自涼看取　君恩最深處碑亭無數臥斜陽（高國多相國紀恩碑）
拓開粉壁換窗櫺收得春光入戶庭古樹獨當人面立遠山遙隔竹簾青箭抽
金僕穿楊試曲按銀箏帶水聽莫道夜深風轉緊要吹斜月上孤亭
諸郎個個似瓊枝握手風前有所思折柳自澆臨去酒攀花難問再來期烏綠
戀樹啼偏苦雲是還山見更遲記取高陽池館地江烟江雨一題詩

尹公和詩

敢云景物似平泉聊趁公餘坐晚烟千里人過袁浦畔一聲歌到綠楊邊青
燈夜雨添新夢畫舫秦淮感昔年莫謂邇來淸興減偷閒同醉落花前
曾記山房字幾行重遊舊地感荷芳花殘豈盡因春雨樹老仍多傍短牆把
酒却逢新漲滿開窗共納北風涼林園賓主知誰是一片蛙聲送夕陽
半窗斜月透疏櫺草滿階除竹滿庭老去一身隨處好年來兩眼爲誰青琴
彈古調原難賞詩帶離聲轉怕聽怪底野心留不住小桃源內有山亭
臨岐攀折路旁枝手跡還留去後思黃鳥鳴餘添別恨牡丹開罷計歸期孤
帆短棹隨風遠落日閑雲出岫遲羨煞村居耽嘯詠可能頻寄見懷詩

寄聽娘

花開時節不離君花落琴河手暫分二十四橋楊柳岸春愁頻觸杜司勳
黃驄陌上怨啼烏家有春山似畫圖三日不棲雙燕子櫻桃花淡繡簾孤

畜鷺鷥

白鷺不受馴遙天飛積素與我兩忘機霜衣振微步側脰睇幽人如作魚兒捕
淡交既目成頭白當如故釣鮮輒先供瀹泉必手具瘦竹表秋淸孤花寒日暮
立斷小亭風淡月滴微露

閑鶴

海人貽雙鶴攜入秋山來鶴自適野性人能增遠懷所嫌園無垣羽翼恐當乖
千年雖來歸而我安在哉取彼靑竹竿編爲三重籬風月有疆界去來無是非
不徑而不竇朝夕舞傲傲語汝靑田翁莫嫌鸞翮鎩漢有陳孟公留客投其轄

憎鹿

名士非不佳太癖難入坐養鹿亦如之虛名受實禍呦呦噤其口嶷嶷恃厥角
未荒樹剝膚非蠹書大嚼昌黎厭蝦蟆柳州憎王孫主人援此例呼之爲惡賓

養松鼠

曾讀尸子書松鼠不知堂茲鼠何爲者依人爲餱糧物小有仁心銜指如恐傷
身學慶忌捷拱敬丈人老烟寒樹影停月白松花曉突如其來如竹竿靑嫋嫋

惜兎

皴如慕容氏白如玉衡星姮娥不收拾長鬣奔空庭爰爰性無毒趯趯時多驚
玉雪忽墜地委化未分明望月不動杵守株空復情解贖潑寒酒遺毛上管城
爲誰空搗藥不能學長生

淮上乞魚門盆松得松而歸

靑靑盆中松愔愔魚門子一言贈故人蒼龍渡淮水其時松正花帶花遠行路
粉落半船白香動春江暮入園未浹旬翠蓋先百草水聲淮北遙山色江南好

以松與蘭坡學士易柏學士不可

人意難屬厭機心生草木換松如換馬望柏如望蜀賴有柏主人搖手稱不可
得失一老兵而忘我爲我君既寶鼠璞僕亦享敝帚落日一漾秋歲寒兩家酒

題廣川載鶴圖送姚小坡牧景州

官淸如鶴淸官行鶴亦行一船官鶴雜官吟鶴能答鶴軒官不乘官艙鶴轉據
今夜月明時抱鶴宿何處
誰能爲此圖補蘿沈東陽墨妙追昔賢其人鬚眉蒼頹年感遠離涕下沾衣裳
矧我佐麾下恩好隆中腸兒時羊酒地南部烟花場三春幽夢醒萬斛西風涼
回首長相思如何不盡觴
行行已有日轆轆來車輪不忍別吾園況此園中人園中人愧鶴不能傍君身

斗酒爲君辭長歌與君訣寒雨厚靑苔明燈散黃葉呼童掃落花莫掃君行跡

任處泉太守在山陰得陸放翁快閣故址自倡七律四章託石帆學士代徵和者

石帆學士寄雙魚代索廬山九錫書洛下久推白傅達鑑湖兼得陸家居百年剡曲秋風後二月蘭亭春水初遙想牆東避世者幾枝花插短轅車

四首詩箋寫百通恍傳仙語出山中魯連黠似黃鷂子琴客騎須赤鯶公溪上苧蘿西子月竹閣牕戶宋朝風問君亭畔三更雪可遇梅花似放翁

楊憑宅子香山住蕭復園亭王縉求自古文章傳勝蹟幾人宦海得閒遊迎賓先取豐著筮服食多從本草搜儘此烟雲銷歲月幾間草屋亦千秋

少年也有巢由在三十休官尙道遲勾漏郡中頻采藥麒麟閣上只吟詩青松各據雲千尺野鶩同憐水一池爲訂西溪戴安道山陰明月是心期

倣曹子建送白馬王體六首送香亭弟之壽春

鶺鴒鳴高樹阿弟歌上堂將適今壽春言辭古建康五月觸徂暑大火熹炎光有淚各無言含情且盡觴秋豆未落萁荊花方成行緣何明月來照汝不在旁

在旁無兄弟胡不留征輪輪蹄鳴轆轆中心難具陳無祿及介推屨蹻勸蘇秦元瑜甫弱冠仲宣初從軍未行愁汝貧既行愁汝身負米慰白髮加餐健青春

青春二三月山中營我屋百尺闌干邊萋然芳草綠遼遼夜未央冽冽風已肅殘月覷衰柳昏燈忙蝙蝠秋一入山林寒先生手足海水日飛揚人生日局促鴻名滿八紘終竟誰骨肉

骨肉夫如何念我羸病時服藥頭岑岑有背誰嘘之中年無絲竹哀樂來相欺弱女終非男天命頗可疑揚名不續姓達者亦狂癡嗷嗷澤中雁哀鳴求其私

陰陰桑榆花漸老蔭本枝但願弟達早不願弟歸遲當年陽亢宗負弟山中嬉

嬉遊事未成余衷殊了了阿三娶糟糠阿五識梨棗兩妹各有適人少易溫飽弟也愛其名所期在遠道誤讀國風詩好色苦不早余已負少年君毋愁醜老雖非蕭史仙玉女翔三島亦非牧犢子七十猶枯槁

枯槁孟冬時百僚揮金鞭刺史謁府僚書記亦翩翩靑驪鳴廣陌釆舟泛崇川玉雪含春語隨君還空山伯也朔風詩叔也河梁篇甥也亦能歌八風金石宣艮時僅轉睇景運如風旋暫且學黃鵠矯翼浮雲天

答香亭見寄

不忍離君忍送君阿千歌到阿兄聞孤花江上秋深雨斷雁天南日暮雲何氏小山無夢草桓家蠻郡有參軍碧芙蓉水紅蓮月待汝歸帆盪夕曛

莊念農明府就按白下予與晴江介菴往訊平安賦詩奉慰

一笛迎霜萬木疎挂冠人正聚江湖同驚秋水波難定且喜晨星座未孤寵罷馬援談薏苡功成李牧算軍租拂衣男子關心甚收得楊彪考竟無

久別成連海上琴青溪重聽子牙音風高燈影吹成雪雨過花痕淡見心四海恩仇歸氣數百年才命各升沉厄屯歌唱三千首我爲臺卿怨更深

閑寫五絕句

殘漏敲詩夜夜同銀釭晚點託巴童隔花自望讀書處斑竹小窗紅未紅

荷花夜靜月華凝花面添鋪水一層愛趁涼風小兒女綠芙蓉上試秋燈

采得芭蕉當席鋪自揩團扇寫官奴幽蘭窈窕青琴側吹氣撩人乍有無

何須橘叟問滄桑何必臙雞話短長兩個文禽學人語金衣公子雪衣娘

一樓書卷萬花熏靜掩柴門自策勛寄語公卿休剝啄名山高不借青雲

同張芸墅入攝山投宿鹿泉菴作

久聞攝山佳未攬攝山勝得逢素心人春暮發清興尋幽早棄輿賈勇遂脫鐙到菴日已暮山色窈然靜門前竹數枝帶雨將人迎老僧膜手言山大遊難竟盍養登臨力小住幽棲徑兩人以爲然雲臥意先定三更聞佛香一枕來清磬

贈菴僧爾霞

十里山深日易斜看山人住遠公家晚風初起燈搖閣溪雨乍來梅落花漏盡松聲翻貝葉夢回月影上袈裟羨他窗外千章木長與高僧共歲華

曉登千佛岩至萬松菴坐雲木相參閣紛賦

臥起白雲團出入青松繞終竟諸琳宮何者爲絕好龍象崖如麻金光夕陽小蒼官儼環衛幽翠摘窈渺一閣西浮天萬象暴其腦碧瓦耀陽阿樽櫨冠霞表

數坐息微倦憑欄數歸烏露重葉生光風回鐘尚嫋一笑下層巔輕烟動林杪

大殿外古銀杏歌

參佛先參龍樹根訪仙先訪羲軒民君不見棲霞銀杏樹兩株中有三皇春一
雌一雄屹相向老龍拔湫蛟蝹強根蟠南極太陰深葉蓋西天花雨上我來張
臂抱百圍一人臂盡十人隨不教日影漏到地但聽風聲雲外吹空心斷節雪
霜飄百劫昆明火未燒枝枝葉落依三祖歲歲花開送六朝嶧陽之桐雷火送
孔陵之檜東周夢終竟空王法力長雙留鴨脚棲鸞鳳　當今聖人開明堂萬
牛巡山拉豫章匠石四顧心徬徨高者斤削為棟梁脆者填竈為柴桑汝獨不
焚亦不用終身慘淡蟠穹蒼遊客對之顏色變銅狄摩挲三百遍半日空廊覔
斷碑餘根猶露金剛殿

白雲菴

南齊碧虛仙捨宅存高嶺前朝隱士來補茆菴復整同是白雲人都無白雲影
寂寂讀書堂沉沉功德井池靜夜泉生雲深春色冷風韻一絃琴月白萬山頂

春雨橋

橋下三春雨年年落翠微淡流花影去寒咽磬聲希屐自行來濕僧從何處歸
烟絲吹未盡散作野雲飛

天開巖觀峋嶁碑

秦人蔑古古不收後人好古古雜投六經百氏半難信吾於峋嶁疑為尤古人
書竹不書石磨崖夸功秦所留俗儒因之誣神禹道有奇篆垂千秋昌黎勇探
廬陵索甘受百欺無一酬既有其說必附會青天白日生蜃樓樵夫忽摯何致
子靈書八會荒崖搜楊君好事重摹刻長屏燦列棲霞幽烏未分蟲魚捨鳳非
殷琱戈夏帶鉤瘖如貳負抱桎梏怪如刑天揚戈矛醜如嚴家走餓隷亂如牆
角堆蝸牛倉公四目苦眴轉亥仲雙翮難雕鎪震雷文裂勢垂薤寒冰理斷盤
堆虬口鉗目眯心漆黑釋文雖具誰咨諏張公得之躍三百我獨一言君無郵
周石鼓疑宇文氏僞尚書得大航頭龍威丈人字不識閶闔走問東家邱真贋
從古事莫辨獄市一闋心終兜矧此鴻文更無範奇而不古形拘囚歐趙摸搨

萬萬本豈采砂礫忘共球昆吾之跡華山博枉被韓子笑棘猴瓦棺爛鼎備一
格神功聖蹟理則不詞隱既如秦客廋衆聒姑聽楚人咻搨取一紙新雙眸青
蟲篆葉啼禿鶖袁子作歌記所遊

登最高峯

羣峯齊俯首爭把一峯讓一峯果昂然獨立青天上我來登此如登天無物與
我堪齊肩白雲蓬蓬生足下紅日皎皎當胸前手敲山門鎖聲落山下風老僧
迎我便扶我怕我吹墮煙霄中開窻指示揚州塔入耳頗聞瓜步鐘攝山到此
局一變怪石奇松都不見不知人世藏何所但覺江光搖匹練仰首頻愁真宰
侵長空斷絕飛鳥音遊山莫到山絕頂再上無路生歸心背山搖鞭風灑灑手
擲金輪放西海

靈谷寺

停驂獨龍岡爰尋古靈谷密松蔭五里山門破羣綠紺殿儼皇居榱櫨無尺木
萬甓壘穹窿青苔涼昏旭古畫暗空廊飢蚊鳴佛腹訪古足雖健得僧徑初熟
指我誌公塔浮圖矗高屋示我曇隱泉入水勢洄曲捲簾謁惠遠更進松花粥
鶯語聚垂楊經聲散疎竹與闌各入城山花人一握

孝陵十八韻

元鼎淪沙漠真人唱大風從南控西北終古一英雄貌類唐高祖家隣漢沛公
元黃清戰血禮樂啓宸聰重典秋霜下深心養士中虎龍占王氣郟鄏定江東
蒼野勞耕象軒湖泣墜弓黃腸鍾阜闊丹穴水銀空松照金題碧燈依玉座紅
月遊偕哲后廟祔及青宮開國衣冠歇中原歷數窮山河餘瓦礫士女亦沙蟲
苦竹搖天帚妖雲閃帝弓蘭亭將出匣牧火欲燒童　昭代寬仁極前朝典禮
隆守園頒內監留像護重瞳禾黍雖蕭瑟香烟竟始終冬青宋陵樹遺恨不相
同

太平堤望元武湖梁朝名飲馬塘蕭道成出屯元武湖至王安石而湖廢明太祖貯圖籍焉

昆明池繞舊宮牆過客遙看飲馬塘兵氣昔曾屯上將水聲今尚怨舒王絲桐
曲盡漁歌續圖籍烟消鳥語忙此日芟租三百頃中朝應賜賀知章用徐紘答馮謐語

徐中山王墓

鍾山之陰亂峯起勢如萬劍青天倚對山華表如山高大書中山王葬此龍碑摩空字百行銘勳敘戰明高皇草熏日炙難卒讀摩挲青石神飛揚維王二十雲從龍南徇吳會西岷峒懸旗莫與子儀敵張口不談馮異功一朝威定虎狼都拔劍廷臣殿上趨博陸丹青居第一汾陽甲第賜千區從來烏兎哀弓狗誰把兵權釋杯酒尉遲老計託青商亞父危機擲玉斗半夜吳王舊邸開將軍大醉誰遣來醒叩階前呼萬死從此臣心照天子北平軍老朔風殘上將妖星刁斗寒可憐恩賜黃銀帶尙有人傳白馬肝唐皇絳帛招難起晉武鬚眉淚不乾祈連高塚橋山側昭陵弓劍同嗚咽一代風雲竟始終千秋花鳥催寒食野火光燒鐵券文杜鵑紅染金創血遊客淒涼淚盈把松鼠侁侁騰古瓦欲拾殘槍問戰功敲火牧童騎石馬

梁武帝疑陵

古來萬事風輪走除出虛空無不朽忽逢攔路兩麒麟欲說前朝尙張口一麟腹陷泥沙深一麟僵蹲山角陰牙鬚剝落鱗爪盡風雨千年石不禁旁有穹碑無文字萬萬蠅書記某吏棻首有穴當胸穿分明隧入韞櫝器得鼎不識仲山甫讀詩不辨岐陽鼓爭怪當年索幼安三宿碑前手摸撫有叟爲言梁武陵語雖未確心怦怦爾時羯磨難贖身誰將八綍禮臺城又聞地名石馬衝毋乃陳祖萬安宮當時鬚根和骨掘規模那得還豐隆是梁是陳語正譁東風一陣吹煙沙黃圖我欲披皇覽白骨人誰認帝羓嗚呼君不見南朝二十餘陵盡建康冬青無樹煙茫茫

謁蔣廟

爲神爲將此山中猷帶依然漢上公冷廟滴殘三月雨靈旗吹滿六朝風階前泥馬毛如動門外松濤響在空昔日南郊今不祭盛衰君亦與人同

景陽井

華林秋老草茫茫誰指遺宮認景陽當日君王縱消渴井中何處泛鴛鴦

遣際

風豈愛吹花落地雲非肯讓月當天要看遭際竟如此世事悠悠總偶然

秋夜雜詩 幷序

余春秋三十八後頗畏秋風當之觥嚏不已形貌夏肥秋瘦與時慘舒八月九日雨涔涔不絕桂無留花交好沈李二公愛而不見燈下寒螿蕭瑟逼我書懷

木葉豈肯去忽然秋風搖搖之猶未已乃至聲怒號萬片墜古瓦如雪空中飄我起一吹燈中人如利刀喉作鋸木聲漏盡勢益驕寒燈逼瘦影黃葉同蕭蕭人生非草木大化隨周遭所悲前三年未敢欺二毛

前年桂花開一雨天香過今年桂花開雨比前年大自從栽桂來逢開爲雨破天意竟如斯對花還默坐

嘒嘒寒蟬鳴趯趯草蟲響樸握朝蹀躞絡緯夜績紡問是此何時尙無霜雪想西海有靈芝日伴桑麻長青山塞堂前無事吟孤往

不朝那有暮無新不成故若云死可悲當知生已誤但愁溘然來未許先營度又愁輪迴多耶孃認無數

至人非吾德豪傑非吾才見佛吾無佞談仙吾輒排謂隱吾已仕謂顯吾又乖解好長卿色亦嘗陶朱財不飲愛人醉不醉愛花開先生高自譽古之達人哉

一日不讀書如作負心事一書讀未竟如逢大軍至妻子咸我嗤名傳亦難恃何如梁蕭恭歌舞日歡喜余噤不能答推書行復起似乎未死前我法當如是有所爲而然俱非真好耳

偶讀　天子詔防秋西開邊降王來結贊雕弓鳴新弦一時巴陵王荷戈如雷顛僕也齒相擊能讀十三篇願得丈二殳爲　國銘燕然唾壺敲茫茫秋霜化檻羊自笑便了奴鼻涕一尺長

我年甫五歲祖母愛家珍抱置老人懷弱冠如閨人其時有孀姑亦加鞠育恩授經爲解義噓背分餘温傷哉縗絰時二老俱無存我今官爲家遠辭白楊春古人不墓祭此語難具論既傷李密表更思王祥言贖葬固爲達歸葬終爲仁醒時今日月夢中昔晨昏切切復淒淒愴然動心魂

吾少也貧賤所志在梨棗阿母鬻釵裾市之得半飽敲門閙索負啼呼藏匿早
推出阿母去卑詞解煩惱今也得君糞歸山作烏烏兒已恨中年所餐較前少
奚況白髮人齒牙更衰老冬筍愛今多春蔥憶前好極目三春暉年年護萱草
雨自屋外鳴愁自屋中入秋痕簾不禁寒影巢盡出殘荷耿半花搖曳暮煙碧
芙蓉靜無言悄悄傷晚節趨盡雖一途久暫異所歷出門苦浮念閉門苦闃寂
惟有淵明詩甜如丹山蜜
書堆至萬卷豈無三千斤如何藏之腹重與凡人均我見書中人與今不相似
我醉還問書畢竟何人是
心與木石交家與老農居山中刈薪禾田中問菑畬鮭菜二十七庾郎常躊躇
木奴三百樹樊侯算錙銖人言君達人胡爲治區區余豈不自知萬物多空虛
但念人爲歡須財與之俱衣裳能曳婁車馬能馳驅送生未可必樂生當有餘
果然桑榆迫吾用與今殊誠恐不瑣瑣安得常愉愉若爲子孫謀真是愚公愚
我愛沈補蘿巍然松柏蒼手摩盤古頂髮帶麻姑霜置身元氣上浮世等粃糠
畫筆爭顧陸書法追鍾王時扶綠玉杖來飲花間觴子訓摩銅狄宮人說上皇
作石爲君古杯盤爲君涼但須閒談笑何必閱滄桑天若憐吾曹爲君駐頹光
我愛李晴江魯國一男子梅花雖崛強恰在春風裏超超言踞屑落落直如矢
偶遇不平鳴手作磨刀水兩搏扶搖風掉頭歸田矣偶看白下山借園來居此
大水照窗前新花插屋底君言我愛聽我言君亦喜陳遵爲客貧羲之以樂死
人生得友朋何必思鄉里
嗟余秉微尙恥以文字垂少小氣蓋世於書靡不窺上探皇王略下慕管樂才
天文及陣法一一窮根荄年歲日以增志氣日以卑靜觀天下事非我所能爲
方策雖宛在詩書多余欺瑤臺無蹇修陽文空好姿靈龜曳其尾掉首還丹池
不求勳萬笏但求酒一巵歲月花與竹精神文與詩名傳吾不管不傳吾不知
千秋萬歲中吾意盡於斯

曉眺三首

窗黑捲簾波人間奈晚何登山立高處貪得夕陽多
萬戶炊烟升化作一疋布誰家舉火遲老鴉知其故
黃瓦鬱層層人言是孝陵蕩搖千里目寶塔一風燈

讀史雜詩

莫笑人才古不如聽卿諧語足軒渠秺侯老養天閑馬呂尙長供使宅魚
漢家名器原須重白首爲郎總是恩無奈平明事朝謁韓嫣騎馬入宮門
堂堂獨坐五諸侯不見朱提錫一流唐納告身須帖括宋征常賦有留州
白水真人夏少康忍將都護拒西荒雲臺治比輪臺感每發兵時鬢髮蒼
金枷早作吐蕃營笳鼓虛張梨樹盟識破夷情徒一嘆書生誰信柳宜城
韋裴作相日愁歎債帥唐時遍地看一笑王陽金不化三君容易八廚難
家家鶴膝戶犀渠自道如錐利有餘我愛錢徽知貢舉臨危終不發私書
赤捧傳呼伏上刑欽章金布欠分明買絲繡作劉從諫表請王涯一罪名
絃絕清商蠹餌絲盈虛盼響有誰知黨人不赦陳蕃死轉爲黃巾起太遲
樂府新歌于蔿篇望春樓下忽喧闐三郎能記游仙曲不記開元前十年

尹宮保四督江南寄詩問病依韻奉答

尙書來去石頭城野鶴孤眠廢送迎江上慶雲人四見山中小草病重生隨車
雨又因風至不繫舟還帶雪橫寄與絳帷盧子幹新詩手跡若爲情
竹皮冠小不輕彈抽得閒身病亦安地僻雲山容我懶官卑進退較公寬浮雲
過眼都陳迹古柏當空耐歲寒未識西川嚴節度可來花下簇金鞍

病中哭吳廣文

十一月二十六日吳次侯廣文問病隨園歸後具野蔌相貽未浹旬而
訃至

病中聞死最關心況復聞君淚不禁一面未終來訣別九原長往斷追尋紅燈
對酒山河遠白骨臨江雨雪深家有元瑜舊書記得知消息也沾襟香亭弟曾爲先生記室今在壽春

病起六首

病起初拈筆一枝笑將病態入新詩登堂喜似遠歸客扶杖苦於垂老時想爲

文章傳尙早故蒙天意死教遲開𦖻定惹青山笑依舊渠來作主持
牙籤一半胥蜘蛛玉石零星散失餘頗有談功偏損氣新成耳學但聽書燈前
髮短清霜冷枕上更長夜月虛人道騷人無別證爭將消渴訊相如
偶然洩氣類鍼芒九萬巴箋盡藥方轉被庸醫增劇悶何曾名士有膏肓一梟
破鏡春雖轉三縛纏腰痛未忘堪笑此身夸負荷雙肩方且怯衣裳
不妨將病補蹉跎此際情懷足嘯歌謝客有詞局戶穩消閑無物杖詩多參苓
味苦思雞黍蘭菊花殘膩薜蘿仙鶴牽衣驚鸞笑主人小別又春波
學仙擬作五禽戲彈指剛償百日災難覓劉郎消食藥思尋武帝避風臺捲簾
樹老生機盡問疾人歸死信來謂吳廣文三十九年三大病匹如三世已輪迴
已去重來萬念差及時行樂可遲耶身原過客天留我物且同春雪當花金鴨
爐多環几席水仙香冷撲窗紗陳情表共閑居賦買斷山中老歲華

哭阿炘 有序

乾隆元年寡姊攜二甥來歸長阿登次阿炘炘幼了了先君子心急抱
孫命倣陽亢宗司空表聖故事今任戴冠矣余尙無子而炘性跳盪擘
箋弄翰亦有花竹癖余得明中山王更衣故宅亭石幽邃下臨秦淮命
炘奉母以居秋八月與阿登同病痁余往兩摩其頂則兄重而弟輕也
亡何余亦瘧綿惙幾絕昏憒耳屬有呼而急走者曰陸家大郎痊小郎
死矣嗚呼數之難知也如此余不獲視殮聞爲臧獲所愚褊柎脆薄幾
難藉幹悲姊之憑欄望子淚與河深作哭阿炘詩二章

廿年枉種一枝蘭事竟成殤影又單望子臺空慈母瘦讀書燈斷小山寒憐余
未盡三號禮累汝曾無七寸棺憶著司空同諫議古人難學淚空彈
非關騎折玉龍腰耳冷空聞子晉簫簾內落花飄旅櫬水邊橫笛自春潮新聯
姻婭人何在定婚東海徐氏太愛風流樹易凋想是將爺來喚舅鄧攸此福也難消

八月十九日病至除夕猶未理髮不飲酒不茹葷雪窗獨坐

髮蕭蕭春寂寂明年只有一燈隔病餘身壞似秋蕉壁罅風來如刺客憶昔兒
時隨阿母子鵝殘炙屠蘇酒明珠綴蠟鳳凰來又脚騎燈竹馬走於今扶母升
高堂兒獨清齋學太常思遣門生議組蟹又恐消食無檳榔隣家爆竹聲紛紛
徹宵驚破空山雲梅花橫窗作微笑笑我不似新年人年新年舊吾不知磨墨
一螺筆一枝莫管三萬六千日且了三十九年詩

喜終養文書部覆已到

一紙陳情奉板輿　九重恩許賦閑居身依堂上衰年母日補人間未讀書花
竹千行環子舍牙籤四面繞吾廬此中便了幽人局門外浮雲萬事虛

午倦

讀書生午倦一枕曲肱斜忘却將窗掩渾身是落花

題畫白頭翁

誰畫白頭翁一笑不如烏生來自白頭無人嫌汝老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一　乙亥

錢唐袁枚子才

立春後三日孫參戎贈桃核三升雨中撒種賦詩言謝

剛開病眼試春風便撒河陽種一叢花發待嘗千日酒山寬容得萬枝紅輕鋤照影波初綠好事迎人雨自東明歲將軍駐旌節公門桃李此園中

謙齋印譜歌

謙齋印譜古所稀譜成命我一歌之我作才語非阿私爲古混沌書其眉先生古貌清且奇頷頭折額毛鬅鬙東搨西摩靡不爲佉盧沮誦笑且窺穆王所刻宣王垂周秦盉鬲商尊罍三符六鳥蠶與龜速狠躔鹿爾雅詞以井爲闌墨作池以指畫肚窮孜孜先將六體探其微後以萬本驅其疵青石觸手成秦碑一刀初落追李斯二刀再入掃張芝三刀四刀萬馬馳太阿斬斷珊瑚枝神龍摩却千態麗翾翾鴻鵠行且飛芃芃黍稷紛離披縱者欲懸橫者低肥或如瓠瘦如敧唐印如筋宋印絲惟公兼之孰與媲我聞竟陵王所疑刻符摹印無分歧楚金非之作繫辭部居別白窮銖錙今之私印古所治龜頭左顧孔愉嗤犬字外向伏波悲昔人於此爭毫釐三倉爰歷書無涯皇皇炎漢嚴其儀尉律太史擁臯比九千籀試公卿兒曹瞞老姦何所知猶懸鵠書帳中嬉惜哉先生不遇時無人薦之軒與羲刻劃金石追龍威泰山瑯琊空巍巍所逢公卿多穿鎚新羅國人來又遲立本呼作老畫師嗁空笑殺長康癡鐫勒使者非所司凌雲閣上誰相思甇甇白髮江之湄嚴家餓隸苦欲飢愧我說文讀若迷斷碑爛鼎堆堦墀口稱艾艾呼期期見公之譜涎滿頤捧出銅玉光離離索公一字酒一巵仲春塡篆花作媒願公壽考永不違

病

病來無事不蹉跎一任堂堂白日過睡早忍將明月別起遲驚看落花多

尹宮保使人問病且探往見日期因以詩答

支筇要試春來健擬過師門第一家久閉山中如處女翻疑簾外即天涯琴孤自落空庭雪梅老常開隔歲花若見南州徐孺子先生只可問桑麻

送李晴江還通州

纔送梅花雪滿衣書梅人又逐花飛一燈對酒春何淡四海論交影更稀往事隨雲風裏過綠陰似水馬頭圍白門贍有三君號沈約顏唐李愿歸白下稱余與晴江補蘿爲三君

署得新銜桑苧翁兒孫迎出落花風閉門展卷千秋在傍海爲家萬象空錦里故人排日飲桃源流水滿村紅回頭應問張宏靖丁字何如兩石弓

小倉山下水潺潺一個陶潛日閉關無事與雲相對坐有心懸榻竟誰攀鴻飛影隔江山外琴斷音留松石間莫忘借園親種樹年年花發待君還晴江所寓號借園

三月二十四日答尹宮保手書

東風吹散滿庭烟接得郇雲五色箋問我山中春在否知公物外意蕭然讀書身健終爲福種樹花開也是緣笑語夭桃同芍藥尚書念汝夕陽天來書云夭桃已謝芍藥將開子才恙想全愈

春興五首

小倉山爲一家青繞向吾廬作畫屏病起翻書如訪舊春來養竹勝添丁幽蘭九畹披香坐啼鳥雙柑帶笑聽半角湘簾鉤暫捲楊花隨客入空庭

身居弘景三層閣家住香山八節灘愁踐落花時讓路愛生春水獨憑欄朱藤架老蜂喧早薜荔牆高蝶過難呼與園丁作僮約幾痕新雨試魚竿

心事山居日日幽風廊水榭足閒遊侵晨試墨書蕉葉趁月彈琴上竹樓雙隊飛時知蝶喜十分開處替花愁鸞臺婢子解人意勸放神仙藥玉舟

蕭蕭水木湛清華萬綠浮空塔影斜屋漏引來書帶草家貧開瘦牡丹花無求每覺人情厚有命方知我志差權作神仙天際想北牕跂脚鼓琵琶

碧雲英與玉浮粱酌向花神奏綠章謚作洞簫生有願化爲陶土死猶香春光解戀身將老世味深嘗興不狂愛殺柔奴論風物此心安處即吾鄉

行路難

行路難難何處九關虎豹疑疑角不聞雷霆勝刀鋸三塗四嶽稱嶄絕不聞壯士思歸去行路難難莫難于進洞房古來廝養卒乃嫁邯鄲倡難莫難於遊天

閶龍伯大荒苦束縛埒人九寸偏翱翔女媧補天天不喜星辰錯落本如此鳳
凰麒麟何有哉夸父空行三萬里勸汝一杯酒爲汝前致詞孔子無儀同將軍
葬伯夷王莽學周公相去亦幾希時哉時哉山梁雉聖人奉之爲神師何況任
昉文章士低心紆意梅蟲兒涼州崔公亦名士小靳十萬夫人嘻賈誼禰衡少
年不解事乃對鸝鳥鸚鵡涕下如綆縻富不必師史與橋桃但須責海求錢刀
貴不必許史與金張但須祖籍居南陽李廣受奇禍衞青有成功心不以爲然
大書太史公朕且用康登而況牛仙客公然高力士慷慨奮筆舌草無端而霜
水何故而烟伏羲六十卦未濟終其篇衞侯悅支離人脰多肩肩已焉哉屈子
問天天漫漫鄒衍吹律律更寒不如請君裹去郇模三十字洗去秦瓊刀箭瘢
來聽我歌行路難行路難空長歎

與劉介石夜飲得天字

故人招我赴華筵同倚琴河試管絃雨過一峯生水上風高雙蝶墜尊前泛舟
妓訪金陵子對酒詩歌玉局仙策馬夜歸街柝滿空山孤月正當天

題慶雨林詩冊并序

甲戌春在清江爲雨林公子書詩一冊隔年公子隨宮保渡江余病起
入見見甌北趙君題墨矜寵不覺變慚頳爲欣矚重書長句呈公子並
呈趙君

愧舞瞿曇甘蔗梢（趙題有前番猶是蔗梢頭之句）久焚筆硯學君苗自無官後詩纔好但有春
來病卽消海內芝蘭憐臭味鈞天絲竹奏簫韶何時同作蕭郎客君奪黃標我
紫標

春日卽事

一采芙蓉病半年芒鞋初試雨花天誰將漆葉青粘飯贈與樊阿作地仙
樵青婢子僕魚童書庫池西粟廩東四面春蘭半簾雨一琴橫放坐當中
夢雨迷離兩鵓斜鶯啼紅日上窗紗客來知道先生睡代向春山掃落花
不伐櫻桃學姓蕭不教修竹刼芭蕉生憎樓鳳梧桐樹最晚迎春最早凋
高堂白髮愛青春萱草含風護寢門更種合歡花一樹教兒知道有晨昏
山妻解作鎖雲囊嬌女能燒迷迭香千盞銀燈照花睡夜深何處不紅粧
小回中外小眠齋淺碧深紅次第排苦費平章風月手自標花隊寫牙牌
谿刻由來最惱公仙家服食自從容士安高士分明在不數夷齊及兩龔
花陰深護一堂雲酒置清明待客醺不飲但教山上望勸人行樂有孤墳
二月夭桃攔路開一枝笻杖踏青回山行偏愛逆風立花片撲人如雨來

惜玉詩有序

余性耽古玉得復散去最愛者瑗一璧二玉蟬四田莞印一觿一瓱一
琫二客夏爲利市三倍又都決捨僅留翁仲斷珈琛玦李騰印瓚柄而
已宋李伯時有此癖共璜琥一十六雙散於身後然則余達或過之而
好猶未也思往念存詩能已乎

得寶歌殘曲一章摩挲銅狄尙思量萬般聚散前緣定何必瓊瑰泣數行
物縱無情我有情殘花賸蕊更分明公卿莫笑階趨慢玉珮瓊琚自一生

平生

平生頗識嫦娥貌兩度曾經到月宮容易有身天地內可憐無分古人中悠悠
女嫁男婚事脈脈朝南暮北風且幸蓴鱸心願足步兵今已住江東

移家入隨園

司空有谷號王官新製瓜廬十笏寬性癖嬾居臨市宅親衰不戴遠遊冠貧家
擔石張羅易荒地樓臺草創難愛殺夏清侯傳在千竿日日報平安

估客樂

生不登巴寡婦家懷清臺死不見張燕公三十六罏鑄橫財徒然長劍拄頤事
玉階何不早同估客乘船歸去來百萬一紫標千萬一黃標蕭郎滕叔都解事
麻繩滿屋風蕭蕭望春樓下烟花繞二八嬋娟歌得寶聽到揚州銅器多三郎
顏色今朝好莫勒燕然銘休鑄鬱溪柱小臣有絹萬丈長繞還陛下南山樹

仲夏九日高淡懷方伯鳴騶枉顧

一徑寒雲鎖竹齋中丞呵止忽籠街隣翁指唱高軒過上客偏憐小住佳深樹
流鶯窺羽蓋夕陽歸騎挂松釵依然五月嚴公駕重使騷人動古懷

平臺成

山頂一臺成青天明月驚似爭廣寒坐欲馭曉風行四角紅闌穩三秋碧落清
從今雙眼闊處處見雲生

製小艇

一個舟如葉飄然秋水天初登波未穩學盪檝猶偏拾翠春塘月浮花日暮烟
朝來忘繫纜吹過畫橋邊

創園竹爲杖

自踏秋林雨擕來竹一枝似龍頭轉曲作杖手相宜香遠尋花健春慵步月遲
從今幾緉屐惟有此君知

毀門進古松

松也如高士門低不肯來蒼髯臨暮入蓬戶爲君開綴石分標致張燈自剪裁
充閭真有慶仗爾後凋材

引流泉過水西亭

水是悠悠者招之入戶流近窗涼易得穿竹韻偏幽洗手弄明月浮觴記小籌
濠梁真可樂魚影一庭秋

六月十一日紀寒作

六月披裘者高風恐未真今年三伏日沿路見斯人無定炎涼事難調老病身
篋中紈扇泣時過尙橫陳

遲彈琴道士不至

立盡碧梧影橫琴不見君酒涼千樹竹花散一溪雲海上水仙遠寒空雁翅分
移情向何處孤鶴唳離羣

閒中

搖竹一身雨摘花滿手香自離城市遠只覺歲華長舊墨磨頻仄新絃爪易傷
閒中參物理獨立詠蒼茫

雨過一蟬鳴空廊坐有情人衰秋雁語花老蜜蜂聲水曲如招隱山高亦近名
終當挈妻子郊外事躬耕

千石

千石漁波一釣磯暮寒催我着簑衣深堂有雨琴先潤秋樹無風葉自飛月下
烏棲花影重雲中僧定磬聲希幽懷擬學唐盧從官愛靈昌竟不歸

六月十四日尹宮保過隨園

小隊弓刀過野田八騶鳴向綠楊邊穿雲覓遍花間路刪竹教通林外天坐久
紅旗飄細雨歸遲喬木起蒼烟尙書回首登臨地流水聲中二十年

野人籬落賜評量愛殺風琴響石牀門小原非迎上客（公嫌門小）樓高貪得見江光（樓高）
碧紗籠久詩箋淡紅藕花深帽影涼慚愧公卿識名姓未曾逃去學韓康

宮保和詩

十頃梅花百畝田結廬恰傍碧山邊不因小憩尋前路誰信仙源別有天立
馬驚啼棲樹鳥穿林惹散隔溪烟依稀遊屐曾過處回首風塵不記年

環池結構細商量花滿閑堦書滿牀暫倚危欄看野色紛排畫戟對巒光亭
高只覺千峯小水近能教六月涼誰似林泉多暇日芒鞋竹杖總安康

疊韻再和

愛向溪山買薄田騷人住老白雲邊高樓獨上更深月小艇輕搖雨後天時
爲花開穿竹逕偶因客至颺茶烟瀛洲得似幽居否同話西窗感昔年

漫把浮沉再較量夫容深處置匡牀捲簾風好迎朝爽把酒杯寬映水光老
樹千株憑錯落名山一角占清涼須知膝下晨昏好拈管還爲詠壽康

夜過借園見主人坐月下吹笛

秋夜訪秋士先聞水上音半天涼月色一笛酒人心響遏碧雲近香傳紅藕深
相逢清露下流影溼衣襟

道有飛瓊贈琴來我不知（道有許姓者見贈古琴已送隨園）多慚青玉案遠寄白雲司湖色明
高樹秋痕散竹枝三更揮手別心與七絃期

日日

日日桃花洞裏行鶯啼燕語已忘情聽來絲竹愁仍起作到神仙味亦平精力
儘消文字障史書先讓貴人名閒身頗覺垂垂老不關心兵鬭墨兵

書懷

烟雨蕭蕭草一廬百年心事付歸歟不希釋梵天王位肯讀司空城旦書花影乍離春夢後酒痕重拂故衫餘琵琶槽斷秋娘老淚滴琴河水不如自折黃梅雨一巾分花疏竹總精神無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累此身日飲爰絲真達者傳餐陸賈是天民饒他細數唐堯後高士名傳九十人

陶通明

陶通明初時騎馬後吹笙若非求祿偶乖舛何由得入金華庭燒成金丹似霜雪得者服之都長生一書獻上梁天子焚香拜奉如仙經心知太清三年事不肯生子罹刀兵俗人不知空解夢青龍無尾天中行

醉歌

蒼蒼者天悠悠者土夷齊思黃農黃生薄湯武漢後無文章唐後無詩賦一言以蔽之今人不如古天何爲兮必使古人亡今人補滄海橫流至何所我欲排閶闔奪雷斧向天言之天毋怒死者吾欲追生者吾欲阻西施毛嬙常爲妻后夔師曠仍擊鼓但生牛莫產虎寧無孫莫棄祖時則春王樂則韶舞將見五行調八荒撫皇天安安享牛脯又何必擾擾紛紛更十二萬年而換一盤古

重九後三日尹宮保諸公子過隨園

門外蕭蕭珂馬音一羣公子踏秋林相逢露葉風簾下小試平沙半曲琴真似青天雁幾行公子用集中句穿雲掠水過回塘碧闌干外秋衫影都與芙蓉一樣長天風高閣接流霞賈勇齊登眼欲花笑指雲中郎見否紅旗飄處是郎家登閣見制府牙旗秋老重陽碧沼鮮空山蟲語一林烟到來從騎隨風散偷弄神仙采藥船

傷桐

高桐倚西巖其下多牡丹花露爲桐掩主人心不懽伐桐摧燒之使露爲花專果然三春花妖妍皆可觀亡何秋陽來如火暴庭軒牡丹焦而枯主人愒且煩回思桐在時豈使暑能然意欲補裁之枝小蔭亦難當時牡丹開花不滿一旬于今大暑至匝月方涔臻主人悔欢骨受熱無一言

即事

黃梅將去雨聲稀滿逕苔痕綠上衣風急小牕關不及落花詩草一齊飛

王郎詩并序

温皆山吏部愛歌者王郎嫌賢弟宰上元關防拘閡其同年莊念農戲河房近郎戲曰從我而朝少君温喜甚邀余與吳蘭臣汪秋畬等稱妮前行且飲申旦後止温書詩冊如蠶眠納王郎袖諸公酬之

一樹涼燈萬瓦霜四年重到舊歌場板橋添個旗亭事齊唱王郎曲四章自是王孫解愛才故教雙姓使君猜郎姓王又姓孫衍波箋紙真珠字便是温家玉鏡臺青溪咫尺路難通阿弟琴堂最惱公苦勸莊生居北郭王昌消息近牆東我有閒情海內知連宵偏和國風詩紫雲豔極紅牙脆那可旁無杜牧之

再依前詩之數贈念農

三年穿老綠蓑衣鎮日悠悠坐釣磯爭奈前生是蝴蝶莊周來後入城飛豐貂軟雪女牆東小院銀燈鬬水紅別豎酒旗花豔處賣珠兒作主人翁湖海元龍氣未降揮毫同倚舊吟窗秦淮水上如珪月照見才人影又雙征驂可記楚江頭露葉霜燈話未休君正風波儂正病隔年秋爲兩家愁

哭陶姬

姬亳州人工棋善繡癸亥來歸生一女名成兒今年八月四日病亡

孤花一樹晚風凋宛若神君未易招十二年來涼月色照人春夢盡今宵去年秋雨病相如累汝殘燈兩月餘今日西風儂轉健玉釵聲斷夜窗虛製曲空教嘆百年玉膏紅蜜總如烟生憎江上無情水只載鴛鴦兩度船開箱遺墨曆簪花不見彈棋指爪斜惟有帨鞶針線迹壓郎腰下尚鮮華琴聲不奏楚明光夢短從來恨轉長腸斷左家嬌女小麻衣低掃一簾霜鐙花吹影滿庭秋但說他生事總休半夜啼烏兼斷雁一齊聲下楚江頭

送尹兩林之長安補拜唐阿

西園公子羽林郎典謁年同張辟強雖舌乍含天對語唾壺學捧手生光吹來
雲外飛龍引騎去長安金鳳凰只有故人深惜別芙蓉江上唱河梁

山鄰翟雲九孝廉招聽羽士彈琴

賓主一山隔相招聽七絃風吹秋在屋琴送月當天清露洗紅葉晚花明白蓮
歸來雙耳冷餘韻尙悠然

尹六公子花燭詩

冰泮風和臘轉時鸞笙鳳管玉參差尙書婚嫁人間說開到瓊花第六枝
教持斑管自催粧不許簫聲累鳳凰是日不用樂要看崔盧好奩贈十三經壓女兒
箱
蕭郎風貌最清華捲幔東方正曉霞半夜珠燈照涼雪一重春護一枝花
不須春思繞城南公子贈句九日春光燭早探郎若畫眉春有樣新年眉月在初三
郭令家風總愛才償詩宮錦可先裁添箱更贈嫦娥線繡出平原公子來

有借朝衣者戲題一詩與之

柳州難起躄浮圖久把朝衫質酒壚弓弛更張弦亦朽舟横不渡棹俱無

過王禹言太史舊宅

當街方策馬到眼忽魂消昔我來江上斯人抗手招梅花窗下榻楊柳水邊簫
不是前生事山河夢已遙
徹夜談三鼓全家酒一庭柳枝償婢價銀鹿贈奴星太史代聘吳姬以奚奴見贈華屋人何
在秋江笛早聽今朝門巷過腸斷暮山青

哭襄勤伯鄂公

安西都護遠防邊信斷陰山雪後天降虜一朝擐甲起孤軍萬里受鋒先龍
顏有淚三臨奠馬革無尸半裹烟麾下殘兵歸間道口含心史向人傳
聽築長圍幾萬重將軍匹馬獨臨戎天山掃雪兵猶戰青海啼烏帳已空拜表
淚留秋草上彎弓絃斷夕陽中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最善終
前年制府看山時曾過衡門立馬遲壁上吟詩喚才子花間招隱駐旌旗公過隨園
門外嘆曰烟景太佳此人必爲山林所誤燉煌遠道陳湯去結贊要盟柳渾知回首孫宏東閣冷哭
君兩世益淒其

得張白雲先生集

難期著述傳身後且把遺書訪舊人同是一生辛苦事九京知也淚沾巾

書懷

我不樂此生忽然生在世我方樂此生忽然死又至已死與未生此味原無二
終嫌天地間多此一番事
禽犢可以烹只坐無所知鸚鵡苟能言人多珍豢之人而不好學倀倀如行尸
何不肆微勤潛心書與詩
鐘鼓聲喧闐其旁寢可安隔牆聞呻吟終宵爲不懽狂飈四野來當之了無害
壁罅射涼風如芒刺難耐卽此可悟道行行有所思汝穎利如錐君子不屑爲
陳寵賜椎成君子愛其名
五聲徵音廢四瀆濟水窮八音匏響絕六典冬官空天地無全用聖人無全功
胡爲蚩蚩氓卜卦專求豐與其矜榮華一過如飄風何不留不足徐徐俟其終
古人數五福子不在其中所以東門吳無子與有同

編得

編得新詩十卷成自招黃鳥聽歌聲臨池照影私心語不信吾無後世名
不負堂堂白日過卷中一字一編摩及時行樂春猶少惜墨如金集已多

古意二首

美人看花去忘却身是花花如有所知願開美人家
毋爲傖父妻寧作所懽妾不見甘蔗生枝枝從旁出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一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二 丙子

錢唐袁枚子才

許滄亭觀察亡逾年矣家不戒於火遷柩南郊孟亭太守招同人載酒爲奠其靈

一盂麥飯出南門都是遼園舊酒人里析有災空引轊夏侯無客不沾巾生前華屋花長閉城外清明鬼亦春腸斷江頭王武子黃公壚下說音塵

過錫山訪嵇少宰不值

久別春風意惘然一朝船到戟門前蒼頭竟主無尋處紅樹留人有晚烟想戴豐貂采靈藥可留餘夢入鈞天輸公色養真清絕菽水名山第二泉

繡衣前歲駐山陽團扇題詩寄數行細雨吹燈春夢遠嬌鶯啼月落花涼當時燕子樓華屋此日閑雲過草堂愁見絳帷盧子幹季長絲鬢已蒼浪公子承謙從余授業

引鳳曲 有序

庚午秋余避瘧蘇州或繩張校書女閻獨絕瞷之則擁髻凝立妙婧流靡自言小字阿鳳生十九年迎歸秋齋隨郎轉側亡何鴇母來掠歸淚涔涔下問欲留乎不答問他郎何以不如是亦不答贈赤側袖中色然而拒恥作河間姹女既別不知所往今年春余再過吳鄭叟者指天台山有桃花不知劉阮故舊雨既見各齒擊曰是也喜且悲誦前詩略皆上口少選屏人曰能爲妾道地者君也肯畜鳳耶當以傳婢禮見肯好鳳耶當以女弟禮見人壽幾何君忍一再誤耶余書楚人稱媚調之鳳無奈何乾笑再拜適故人劉詹元趙文山官其地而秀才戴右麟有下達之託訟言其故筈寄猳逐之六月九日執燭前馬婚於戴氏余讀會真記常怪微之悔過有不終之恨然則如余之以不終終之者較於微之當何如也作引鳳曲一章

姑蘇城外三春水年年生長如花女牛渚磯邊臨汝郎泛水尋花狂不已乾隆庚午六月初長陵小市駕輕車迎來絳樹花同笑比到珠團玉不如雙瞳剪水鬟橫雲千蝶羅衫百鳥裙才共旗亭題畫壁更隨深巷駐雕輪自言家住橫塘口都知錄事聲名久彈箏慣唱小秦王舞袖能翻大垂手但看釵頭玉鳳凰兒家名字君知否二八芳年嫁狡童浮花浪蕊日西東蕉葉有心空捲兩楊枝無力自隨風一朝曲被周郎顧碧鸞尾接銀河渡願作銜泥燕上梁休教落月烏啼樹碧玉回身抱滿懷可憐金玦易離開門前阿母香車至坐上啼痕滿面來此時無力唱回波此際情深可奈何不學丁娘索翠翹不封朱帛寄櫻桃只留一把想思淚當作珍珠兩處拋明朝重過碧雞坊銀漢紅牆事渺茫青鳥信沉劉禹錫碧天腸斷冷朝陽十年阿軟重相見桃花依舊如人面雲雨襄王憶夢中王珉舊手存團扇說到滄桑我欲愁蕭郎萬里走涼州往日館娃餘蔓草新添小婢學梳頭殷勤若把三生託惜花爭忍看花落振觸媧皇煉石心難禁子夜連珠諸定情代看水晶盤嫁女無如戴叔鸞下託長官劉子翼上求太守白香山昔日鴛鴦今鳩鳥蓮花度出污泥早換羽移宮總是春將姝改妹知誰好閭門萬口說因緣紅豆金筌播管絃劍墜龍淵雷拔地珠升滄海月當天惆悵當年范大夫西施網得贈東吳今朝位置傾城畢明日扁舟泛五湖

爲王壽峯題問天圖倣玉川體

我聞秦宓言蒼天實有耳胡爲楚大夫問天天不理三千年後王郎來拔劍斫地顛如雷口存三寸不爛舌仰首只望天門開更有青雷子下筆巧安排畫作奇峯直上離尺五儼然漢武皇帝通天臺手攀星辰呼帝座笑殺赤章道士胡爲哉一部十七史欲問問何處且摘疑端三兩行請風吹入雲中去一牛享天天豈飽鼷鼠食之不知惱潮退偏教虜馬來風起猶嫌殺人少試問謚之如何箋歐公如何考夏后善逢迎三嬪獻自天兩賜悉憑應上公霹靂怕逢薛孤延昂然操懿來配享文王后稷退避不敢前又何必重黎爲隔絕黔嬴爲周旋臣請手斬九關豹身推阿香車白榆燒作玉樓墨銀河洗盡筆底花三十六皇各獻狀羣疑滿腹願倩麻姑爬倘有讕語問舛錯請將臣身賜喂金蝦蟆帝臺浮觴百神方醉忽聞讙言錚錚如畏痱號噴兩立六鰲含星對道是問天天不答只恐萬年之後倚杵低蹇人上天都來爭此位天帝面方一尺有慚色乃召孔子謀孔子口稱不怨天恰呼喪予兩淚流且釣鯉魚逃亶州更召周公來命代

天致詞衆人又言周公天妹所生天有私故把風雷驚破孺子疑不然翦爪沉河事已矣至今空自聽鵋鵙周公聞之只得齘嘖陰喝如蒙倛正在支吾間忽有褎衣博冠者自稱唐臣柳宗元代天作對大書空道天者乃是太虛之積氣難捫難舐青濛濛兩師風伯傀儡耳木强柴立隨癡龍奉行第一次混沌開闢所有之故事有如優人演劇不能小變通一切聖狂禍福風災鬼難各色目均是聚六州鐵鎔赤堇銅鑄成一冊作交代使玉帝搖手不得而后許登庸並非三科五行有生尅亦非天道幽遠如張弓並非仙丹佛力能挽轉亦非真宰忽醉忽明聽惟其事原板板故其形常夢夢君不見王莽請雷不能下魯陽揮日何曾東侵削龍伯不見短吹嘘火井何曾紅又不見石補勞女媧頭觸怒共工星隕驚梓慎月蝕愁盧仝自從開闢至堯舜雙丸業已減至一分許何況四千年來減未終自家三百六十五度難料理那管人間乾啼濕哭諸沙蟲可笑世界海妄窺靜輪宮枉剝麒麟皮郊鼓鼙逢逢碧天若有情早已老成翁太陽若下坐何以燭蒼穹譬如治家者尙且學痴聾偶遺食餌魚鳥喜偶覆湯火螻蟻凶只緣人大物小難檢校人實無心任過功何況天關鑰匙藏在烟霄上清風一重雲一重赤縣神州九九八十一萬計中國渺小如蟻蠓提向瀛洲賣不值錢半通那能刻雕省記勞化工汝何不解天殘飲天酒逍遙富媪游戲星童任黃頊之變青曾聽剛須之生元蟲胡爲乎學楚狂呵壁唇焦舌燥徒驚明月而惱春風王郎聞之心悶悶姑學聖人存不論且待十二萬年之後全局終再與徹底通盤作一問

過蘇州贈莊容可大中丞

朝　天闕說返巾車芳草萋萋梅熟初舊雨正停青雀舫新恩剛　賜紫泥書談深半夜甄長伯學重明時陸敬輿　宸翰相期何以報爲公一讀一欷歔（賜詩有速歸其嗇活斯民之句）牙旗紅閃夕陽明許住南樓客亦清（壁上題句清到南樓客亦稀）梔子花開春四面女兒香贈月三更心驚海甸哀鴻色腸繞閶門打麥聲笑索官倉一囊粟故人今已是蒼生

隨園往歲駐征驂葉葉芙蓉露正酣同把科名憶年少各分吏隱占江南看山妬我三間屋出拜輸公九歲男廿載韶光風過眼雲龍角逐尙能堪

相逢花下一題襟買棹橫塘作越吟春酒玉堂天上夢清明遊子故鄉心人間努力留遺愛世外閑鷗聽好音莫忘棲霞山畔路碧雲紅葉共幽尋（約共遊攝山）

還武林出城作

還鄉重出武林城天放湖光半日晴翠鳥銜烟飛雨後花枝當路勸山行采桑人少蠶猶小銜尾魚多水正清三十年前舊遊處荒橋野店總關情

屢問前溪路幾重故鄉翻與異鄉同行人肩出菜花上村女臂彎桑影中兩岸茶青三月暮一絲髮白萬懷空傷心怕說南唐寺他日僧歸塔可紅

過葵巷舊宅

久將桑梓當龍荒舊宅重過感倍長夢裏烟波垂釣處兒時燈火讀書堂難忘弟妹同嬉戲欲問隣翁半死亡三十三年多少事幾間茅屋自斜陽

將歸白下別莊大中丞

閑雲偶過玉闌干曾費華堂兩頓餐今日春歸儂亦別新花攜上小船看

朱履平拖棨戟前江湖道術兩悠然不存半點雲泥迹恐把初心愧昔賢

杜甫潭西久寂寥滄浪亭上兩回潮花間不唱高軒過知有憂民病未消

連宵風雨滯春寒不特花殘客也殘賦別江淹留贈語得君容易得民難

歸舟回泊錫山喜晤拙修少宰別後却寄四十韻

小隱袁臨汝遺榮賀季真相逢端午節一笑惠山春巢燕難忘主馴猿尙號賓廿年燈火夢萬里別離身杜鄴兒從學林宗雨折巾慚非千里馬曾遇九方歅適館懸方榻移齋近紫宸書聲槐市聽經義禮堂陳地煖花能發風高翼各振有緣通世好無分接清塵（枚出孫文定公門孫出嵇文敏公門）賤子南征日先生珥筆辰飛觴澆末吏分俸潤行人碧海翔孤鳳空江走弱鱗公才懷謝嘏舊手失王筠沙坂霜蹄駿鹽車獨角麟憶雲泥有意犯斗路迷津再踏天街雪重污相府茵鬖鬖臣面改奕奕獸頭新令嗣衣辭褐司農手算緡李膺方接席丕豹又投秦讀禮車仍返還山手更龜萱堂高甲子松影守庚申往歲黃河決勞公赤舄巡新詩圖

扇贈舊雨點心頻渺渺瑤華信飄飄弱水輪還朝歌瓠子贊化佐洪鈞爲奉潘安母歸尋張翰蓴江天揮白羽腰帶解黃銀春水潮痕闊沙堤草色勻兒時思釣弋膝下問羞珍觀樂應欹帽披貂更采蘋鶯花歸哲匠風月識宗臣笑我爲殘客先公作逸民四旬雙鬢雪百歲兩家親飲水知官味尋春忘旅貧可能稱幸草差免爇勞薪逝水傷陳迹知交感宿因奚童情宛宛弟子禮恂恂半醉辭華屋深秋望釣綸何時宋季雅千萬買芳鄰

謝趙黎村徵君治病卽以送別

當時同日賦長楊廿載賓鴻過草堂白下秋燈明舊雨青山花影澹重陽元方齒長居兄輩中壘才多解祕方剛是仲宣愁體弱苦教秤藥累眞長

已將仙露挹靈苗便引晨風去碧霄活我只因緣有舊離君轉恐病難消秋深古道詩逾健霜滿黃河浪不驕倘拜東平憲王墓爲言故吏鬢飄蕭黎村故館親王客

出塞圖

陰山風大雪花明匹馬沙場落日行漢代邊聲新畫角秦時月色古長城春寒少婦三更怨酒熱陽關萬里情笑我封侯無骨相不曾青海事功名

病

當階飄落葉我又臥高樓山裏先生病人間天地秋雨涼蟬別樹風緊帳嫌鉤尚有關心問梅花補種不

瘧

宋玉悲秋時趙羅痁作候八月乃有凶余兩次病以八月三年拜賜又幾疑彼瘧鬼匪寇乃婚媾初來頭岑岑須臾眼黝黝投之深淵些層冰剝膚腠忽而醞鬼侯焚烟相灼炙襄陽水正淹赤壁火復茂冰炭各爭強陰陽互掩覆如潮不愆期似箭必滿彀疑賜牽機藥足前頭欲後豈作木居士火穿復水透賊退氣尚惡渙汗如激溜牛勞喘更呿黃鐘鳴滿脰淚滴瓊瑰珠夢逐南門咮衣帶結成繩筦髮須鋤耨強鉏足蹣跚考父背傴僂臨期測日影擊柝如伺寇望赦占災星月蝕如待救十煇窮眂祲六祝難詛咒我怒呼鬼來大聲與之呴汝本黃帝孫暴虐乃勝紂景丹古壯士爾已往相疚少陵昔詩人三載爾不宥有意病君子吾將上帝奏逐汝伴刑天驅汝出狗竇壺涿書鬼名空青摘鬼宿鬼乃跪陳詞公言殊貿貿予來爲公迎予去爲公留園中風如刀公獨披襟受池中月如霜公帆方曳繡快意禍機積放懷余毒厚匪獨此之由求治亦太驟一年二豎來褚醫最貤謬柳伀大金丹雜進如米豆逐虎而閉門倒戈以自鬬陰血遂狡憒發瘕儷宿瘤一年小作惡呂醫亦坙陋浮脈更升提心鬭鬧血衊非鬼亦非疾誰則任其咎公愛讀史書奚不覽宇宙漢祖與唐宗大綱憑魚漏寧無水旱災元氣仍交姤建元久視年科條漸輻輳桑孔法錙銖周來禍結構添眉混沌醜甛糠雞犬瘦身世將毋同公胡勿參究古帝有人皇三萬八千壽其後神農來草根殺老幼扁鵲剖齊嬰妻子避左右醫師屬冢宰十全更罕覯瘧鬼雖倂張病人不病獸況公無膏肓寒暑亦邂逅既來莫夭閼未來莫俯就勿吞棘刺丸勿恃春秋富新牡謹遊房大夫祀中霤示吾杜德機吾去敢留逗願公如伯夷念惡勿念舊毋學蜀市人天皇滿背鏤更願如石虔聞名鬼已走毋學高將軍功臣閣上伏予聞意恍然如挹浮邱袖幽宗夜九拜朝霞日三嗽逐醫不逐鬼散藥如散臭愼以代昌陽和以爲甲胄看花喚都兒伐木課辛秀悠悠紅霞嚼坦坦青陽皺上壽何敢期中壽請永守

五人墓

寃雲四垂風莽莽銀鐺鐵鎖閹門嚮閹門側目耳向天天語不聞聞東廠東廠逮者周先生人不識面聞其名九重天子詔安在阿儂此處難橫行李陽老拳一揮臂萬手如星撒平地破柱難探逆豎頭披枝且奪元兇氣萬人散盡五人存顏馬周楊市井民戴頭笑見高皇帝干卿何事徒紛紛從此緹騎不敢狂九千歲事旋消亡收回匕首知何限抵得彈章更幾行君不見漢孫斌奪拳格殺單超吏竟救與先徙朔方又不見唐五王上陽宮裏相扶將不與同福同其殃當時高冠若箕數十輩子姓跪起如奴忙豈無麒麟三丈護華表早已豬沃蹲牛羊何人肯奠酒與掇五墳纍纍春淒淒三月草長蝴蝶飛可惜梁鴻生太早只知穿冢傍要離

卽事

三尺清溝手自開引他流水自西來明知東去留難住且在儂家過一回聽來鳥尙佳音少想見詩吟好句難戲把桃花吹落者玉盤盛著當春看

自嘲

苦被詩書管當驚日影過印貪三面刻墨慣兩頭磨學老先扶杖辭官早畏靴賓朋名屢忘偏記古人多

歸舟作

姑蘇買舟白下行柳枝相送桃根迎三日勾留未出城一夜春潮打船尾交頸鴛鴦宿被底行盡江南三百里篙師呼酒我品茶休驚休喜休嘆嗟順風逆風總到家

寓目卽書

得失人休惱塞翁憑欄不覺笑東風蜘蛛自道張羅巧網得飛花誤當蟲

韓昌黎孫袞中狀元而世人不知詠之寄慰魚門落第

韓門曾有狀元郎底事無人說短長想見世間公道事不將科第當文章

水軒主人招飲月下作

江城秋在酒人家酒對秋光興倍加風定竹呈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紅鞭擲出天山雪（席間出哈密鞭相示）紫菊排成錦帳霞半夜風燈送行客滿牆醉影尙欹斜

答孟亭訊梅

寒梅初種後曾與故人期待放一林雪各吟千首詩忽來連夜雨凍斷早春枝自是花渝約非關沽酒遲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二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三丁丑

錢唐袁枚子才

聞叔度少宰復　命軍營寄懷一首

嘗羞隨陸不能武今見終軍能繫虜萬里馳歸草奏箋白門夾道看裴五裴五裴五貧賤交長安市上同遊遨一朝致身青雲上華嶽峯高少依傍人驚儒者亦知兵我怪西江還出將　聖朝神武滅高昌車鼻窮酋遠遁藏馬謖已誅君奠死　朝廷未免憂邊防侍郎慷慨臣請行十奏九合軍中情王修侍從解機變崔浩胸中盡甲兵繡衣玉斧南薰殿　詔許千官設華錢親解金袍賜狄公戎裝強換書生面一路龍沙持絳節交河馬踏層冰裂刁斗聲飛瀚海雲刀光涼動天山雪元帥靴邊問　主安三軍傾耳聽籌策屈指婁關首可傳班超生入玉門關拔將銅柱全收地獻得金人好祭天城南少婦寄征袍堂上萱花露正高誰知天外揮長劍依舊歸心折大刀男兒讀史長嘆息貂蟬每借兜鍪力健士奚須枉拍張詞臣已見歌勅勒　天恩朝夕下明堂旅矢彤弓寵未央聽說阜陽女兒隊添唱從軍樂府章調采玉

倣劍南小體詩

春日山居事事宜閑門行樂少人知亭移舊料功成早樹換新泥葉發遲禿筆管仍裝麈尾斷琴絃更拗花枝年來悟得忘名意除却風懷不詠詩

春影離離過畫廊送春人與蝶俱忙歌聲隔苑聽尤好花氣隨風到始香稚女鳴環爭白紵旁妻蹋忿種青棠消除長日知何事只有傾心美索郎

朝烟暮雨倦登臨閑倚危樓憶古今螻蟻尚存封建法圍棋時見井田心山花受月紅成白池水如人淺不深中散春愁無著處幽蘭開處去彈琴

題李後主百尺樓

黃花水小雨潺潺南國樓臺夕照間如此長江被量去當年還唱念家山

檀槽金屑小琵琶姊妹承恩似趙家聽到流珠歌舊曲一時腸斷六宮花

保儀不愧女相如手掌牙籤萬萬餘爭奈焚如學蕭繹國亡還怒到圖書

草草南朝一夢過潺潺春雨奈愁何官家賴有重瞳子洗面終朝眼淚多

藥號牽機出禁宮此人又似不相容檀來歌罷江山穩只合全家哭世宗

六道戈船出上游香孩兒太不風流關心臥榻鼾聲地轉忘燕雲十六州

金字心經手自焚命燈竿斷九霄雲無情最是西天佛送過蕭梁又送君

千年故國水雲涼樂府歌殘曲數行父老曾齋妃薦福何如文士弔斜陽

舟中作

有兩行偏速無江渡轉難行藏須自主莫認相風竿

喜晤同年程聘三少司馬

揚州斜日白門烟兩度班荊意黯然司馬宦情談酒後故人顏色老江邊應劉同調升沉異元白無兒彼此憐努力青宮勤啓沃斥蒿風味繼前賢

贈沈南蘋畫師有序

吳興沈南蘋畫名藉甚雍正間日本國王持倭牌聘往居其國三年授弟子若干老病辭歸國王況施累萬同舟人受簿錄之累南蘋傾所有以償至家竟不名一錢

東陽隱侯畫筆好聲名太大九州小片紙能開異國春鶴書遠賁東夷島東夷之國日本強晉唐書畫多收藏倭人字乞蕭夫子行賈詩歌白侍郎將軍重幣聘高賢高士乘舟去若仙眼驚紅日初生處畫到中華以外天天風吹下三千里行盡魚頭見魚尾斫取扶桑作管城揮毫更進羊皮紙紫貝千雙國主恩鮫珠十斛門生禮蠅點屏風墨未乾方諸拾淚寫牛欄奇花增入宣和譜怪石常橫粉本看三年重作還鄉夢侏儒傑休歌相送金壓蕭雲行李遲船因陸賈歸裝重同舟人欠水衡錢羽化銀杯意灑然元振萬金揮手盡長康廚內空雲烟還家身世兩蕭條流落江湖酒一瓢遊子青衫餘兩袖畫師白髮老三朝人生意境何傴仄盛名坎壈如一轍但使文傳黑水碑奚須家住黃金穴春來日日烏船通猶道夷王遣問恭七十二島依然在只隔人間海一重

題陳古漁詩卷

新詩一卷勝方干當作楞伽靜夜看孔翠屏開花爛漫清商琴老調高寒地當六代悲歌易胸有千秋下筆難我學王戎留贈語森森更願東長竿

王卿華輓辭

諱復旦杭州人丙辰孝廉侍御公文濳之子會試不第歿死長安

琅琊公子少年日平康意氣東阿筆玉貌朝看鶯嶺雲金鞭夜醉西湖月西湖有客正垂髫杵臼相逢遽定交雙聲笑徹烟霄上把袂詩歌碧樹高蕭郎騎馬走京華公子秋風桂亦花此際煙波人萬里此時別緒字如麻流星馬遞泥金紙大父懽呼阿父喜寸厚家書拆忽驚當頭只說袁才子袁安蹣跚撲燕塵乞火先投御史門鴻博已傳韓愈罷棲身誰念趙岐貧果然屋好烏亦好先把牛心啖逸少延譽真同許子將少年我愧蕭淵藻大被常教氣類親風懷共取明燈照朝朝索米向長安身賤由來作客難子鵝殘炙垂涎處苦賜驛桑幾頓餐可憐客路暫逢君君又還家我失羣借馬送行秋夜月含愁極目楚天雲曾將阮籍窮途淚痛洒羊欣白練裙明年身忝到蓬萊聽馬門前玉笛哀華屋誰知一朝變滄桑從此萬重來八十封翁扶櫬歸孤兒一隊繞船悲鍾君阿鶩無人嫁仲郢烏臺有雀飛王郎再應公車試往日繁華如隔世落第羞看紅杏花還鄉怕挽青絲纜誰云生死見交情任昉兒郎局已成不學王孫依鮑氏甘心慶父抗軛經三更孤燕空梁墜萬里書燈鬼火青城南婦作刀頭夢易水風吹變徵聲白骨天涯蔓草寒招魂誰唱念家山回頭酒綠燈紅事盡作輕塵短夢看記儂奔走江南道兩度逢君覺君老路遠偏教得信遲官卑祇恨酬恩少二十年來鬢未霜哭君三世淚沾裳瘦門一隻知何日金谷園空宿草荒

哭沈補蘿

八法書亡索幼安蘭亭雖在酒壚寒欲知太古先看面從未朝天儘作官垂死交情秋握手半生家難老傳餐公貌奇古七攝縣令從未入都老病寄膳以終誰云遺墨千年貴我是同時得已難

傷心張耳鬢如絲曾見夷門大會時四海耆英今日盡三朝遺事夕陽知風摧漢代靈光殿名重蕭梁老婢師最晚逢君偏早別淚痕空灑白楊枝

題故人畫 有序

晴江明府畫梅絶奇恒化後人藏者輒屬予加墨以晴江之好予也再來參戎與晴江同姓甚懽丙子秋引例來請值予病店度置高閣主人疑予忘之矣今年夏五展卷見梅花如見宿草與其上求巫陽不若招魂于紙上爲書一律質生者質死者幷質之梅花

幾番怕見晴江畫今日重看淚又傾十四幅梅春萬點一千年事鶴三更高人魂過山河冷上界花輸筆墨清聽說根盤共仙李暗香疎影盡交情

春草

江城三月草烟綿有客憑闌感歲年雪後人歸春滿地馬頭風起影搖天清明細雨長亭路晝角斜陽南浦船欲采蘼蕪歌水調幾回愁過大隄邊

誰家牧笛下牛羊踏到蕪城舉國狂一片綠成蝴蝶路幾叢眠作酒人牀印來羅襪春痕軟望去裙腰別恨長記得斑騅嘶暮雨青袍今已誤蕭郎

黃驄一曲豔陽歌撩亂春愁起碧波寂寂鳥啼新院落萋萋人感舊山河根高自占風雲早物賤偏沾雨露多莫怪已芟生轉密此身原要託煙蘿

玉鈎斜月冷黃鸝渺渺寒蕪夕照西青入窮沙須曆日綠完平野失春泥三生蓬海騷人老六代雲山燕子低說與東風合惆悵剪刀雖好葉難齊

十二瑤堦也託根野心只是厭紅塵閒花自笑無名字采藥時逢有異人恍惚池塘尋舊夢分明書帶認前身年來似勸夭桃隱遮住漁郎不問津

栽培不仗主人翁自立斜陽自偃風空苑儘教隨意綠落花借與滿身紅千般甘苦嘗難盡一局輸贏鬬易終我欲踏青何處好琴河西畔板橋東

詠錢

誰開九府製泉刀從此黃標又紫標千古帝王留字去萬般人事讓兄驕椒房手迹傳唐代堯廟碑陰記漢朝莫說仙家最清冷也須金液上丹霄

不須薇蕨說高風到底夷齊是命窮剪紙賄能通鬼國博梟天尚借劉翁杖頭有處春堪買坐上無時酒欲空怎怪南唐癡長老心經一卷寫當中

人生薪水尋常事動輒煩君我亦愁解用何嘗非俊物不談未必定清流空勞姹女千回數屢見銅山一夕休擬把婆心向天奏九州添設富民侯

牙籌且莫惱王戎本草嘗來味果濃五福富登洪範傳六官人愛大司農分明

輪郭無方寸頃刻風波有萬重怪我緣慳君欲去祇須臨别少從容（張燕公有錢本草碑）
五銖衣薄稱閑身綰罷銅符早閉門萬選儘憑詞賦力半文不受祖宗恩搖空
撲滿心原淡獨飲廉泉體自尊記得清明分白打開元兩字最消魂
風吹荇葉滿池斜老去持籌敢自夸早買名山非壟斷不騎仙鶴也豪華富徒
慳守貧何異來得分明去亦嘉我有青蚨飛處好半尋烟水半尋花

錢稼軒少司空奉　命棲霞畫山過訪隨園

司空工作畫　聖主教看山感舊懷殘客穿雲到此間高軒紅雨染空谷白駒
閑帶我煙霞去仍歸侍從班

梅雨

梅子黃時雨潺潺最不同慣來人意外偏灑日光中滑徑愁芒屨空堂躍水蟲
采蓮差可喜處處畫船通

題柳如是畫像

生綃一幅紅粧影玉貌珠冠方繡領眼波如月照人間欲奪鬚眉須絕頂懷刺
黃門悔誤投遺珠草草尚書收黨人碑上無雙士夫壻班中第二流絳雲樓閣
起三層紅豆花枝枯復生班管自稱詩弟子佛香同事古先生勾欄院大朝廷
小紅粉情多青史輕扁舟同過黃天蕩梁家有个青樓樣金鼓親提妾亦能爭
奈江南不出將一朝九廟煙塵起手握刀繩勸公死百年此際盍歸乎萬論從
今都定矣可惜尚書壽正長丹青讓與柳枝娘

靜坐

靜坐西溪上春風白日斜吹來香氣雜不辨是何花

寄徵士薛一瓢

南海有隱士疑是青城君道姓稱黃石問家指白雲精心通九略逸氣橫三軍
棄其孫與子孤處空江濆獨攜天台女飄飄金霞裙梅花開玉牕衆仙時一醺
我亦風其間芳訊聞氤氳無端自謫落從茲仙凡分風車不可馭元理無由聞
何時青鳥來同驂鸞鶴羣

妹夫胡書巢作宰什方遠貽川絹感而成詠用答高情

一紙家書萬里情八年人老杜鵑聲胡威贈絹知靈好薛女題箋想政清署外
山光雅齒廟馬頭月色錦官城韋莊詩集韋臯業珍重郎君蜀道行

讀王荆公傳

青苗幾葉起風塵孤負臯夔自待身底事經神有緣法周官偏誤姓王人

齒痛

百年過四旬老狀一齊赴但願無所苦聾盲任所付惟茲齒兩行朝夕待汝哺
相鼠尚有牙飛鳥豈無嗉編排三十二落落晨星布隊缺衆乃搖左移右不固
忽弱一个焉壞起血沮洳臨食輒三嘆呼謈每百度投梭嘯益悲漱石礪如鋸
似屐入門折爲牛孺子仆元謨眉不伸丞相茵屢吐類灸十重艾勝飲三斗醋
說士不覺甘噉名亦無趣讕語便聱牙反唇如有訴徒搖子公指愁對亞夫箸
噬嗑爲己占大烹向人妬鮠𩰪起復行呻吟朝至暮五歠三飯時隊餺難調護
狠藉小秭稗如入大盈庫已困楚人鉗復作黨人捕急命大老嫗發難學蠶錯
金簪爲戈矛冰麝爲俞跗蠕蠕黃頭蟲擒出竟無數客容既甚猛尸汝猶可怖
譬如漢宦官雖誅國已蠹次日嚼復嚼痛止齦恰腐又如買臣妻苦留終欲去
欲去未去間勃谿終日怒咄哉汝朽骨無情心不恕我雖仗汝餐汝亦得我助
弱冠啖紅綾韶光不汝誤有時拈花笑莞爾將汝露談天吐玉屑觀畫設寒具
似我作居停將子亦毋數胡爲憎酸鹹瓜葛全不顧三餐自作孽四十已見惡
其餘編貝公效尤更可慮勸齒學宰相伴食且餐素毋學小丈夫悻悻不肯住
更學古君子絕交須念故毋學暴富兒登時棄瓦注叩汝一千回賜汝三日餔
吾將鳴天鼓更請黃帝鑄

偶然作

三寸鼠鬚筆千秋爭名家譬如一鮒魚而祝轂百車參軍圖作佛毋乃願太奢
可奈日與月已如赴壑蛇傳名無竹帛成仙無丹砂賴此文字間著作爲生涯
後人就知我卑卑已可嗟萬一再蹉跎輪迴可恃耶
山居無所事遁木復遁土東聽繩繩築西聞丁丁斧三百有六旬所費亦難數
戚里憐我貧切切相規阻豈知君子心此中固有主未能議明堂爲國造區宇

又無廈萬間寒士同安堵就此蝸牛廬結搆且楚楚起伏寓文心疎密占隊伍
栽花如養民建亭似開府可惜錢刀空英雄難用武始知諸葛公糧盡退軍苦
讀書不手記一過無分毫得句忽然忘逐之如追逃見書如見色未近已心動
只恐橫陳多後庭曠者衆所以某日觀手自識其腦能著幾緉屐此意亦苦惱
身無活人權不憂溺與飢身無劾人權莫談是與非當時石戶農牽羊海上遯
耿耿方寸間隱隱萬言論願揖衆皋夔待儂見堯舜
顏回無宣尼一瓢何足算宰相三十年雖庸有列傳君子愛其名名權非我擅
但看十七史遜我者大半
太上貴道德其次務施報惟其本此心所以有忠孝快哉孔聖人報怨稱直道
英雄萬念灰此意終了了矧吾少也賤恩仇豈云少逝者已如斯前途惟有老
再拜漂母祠涕泣傷懷抱
開卷見古人開門見今人古人骨已朽情性與我親今人乃我類胥蠛閙語言
寧與木石居不與俗子俱欲見何代人但翻何代書
平生多嗜欲所憎惟樗蒱酒味與絲竹勉強相支吾其餘玩好類目擊心已慕
忽忽四十年味盡返吾素惟茲文字業兀兀尚朝暮晨起望書堂身如渴猊赴
高歌古人作心覺蛾眉妒自問子胡然不能言其故
憶昔垂髫年讀書葵巷中先生出見客弟子偷餘工聞客有科名仰之如華嵩
家人多窺探嘖嘖羨其容於今二十年都成可憐蟲孝廉難餬口進士愁飄蓬
酒味減京口米價增江東貴爵而尚齒吾將笑周公
東漢舉孝廉四十方辟召吾年正四十自覺已衰老問其所以然入世嫌太早
薪勞脂易枯刀用鋒恆少傷哉出山時意氣淩八表一自識行藏不復恥溫飽
何圖大鵬翼化作小山草懶惰便清高巢由安足道
悲哉秋爲氣草木凜若霜我身非孤桐逢秋如探湯又如古塞上防秋羽檄忙
六年三大病八月之中央自知疎狂性肌骨多開張忽受金風斂相戰何能降
吹婁即鼽嚏藥石難周防長跪奏白帝臣請召雲將共留東皇駕熙熙遊春陽
毋使一葉落惹我寸心傷其旁有宋玉涕下霑衣裳

汝賤非汝拙汝貴非汝才不能領此意青天生禍災禍福何足論所惜九重恩
萬世一時遇而無雲雷屯顏駟用太遲終軍用太早所以漢家業人才多草草
聖人重躬行不以道自拘其治貴清平科條簡且疎唐虞至商周一千年有餘
治民無多談傳心無異趨但有謨誥語而無官禮書六經盡糟粕大哉此言歟
周末始文勝漢興廣徵儒遂有叔孫通緜蕞野外居更有魯徐生習禮爲大夫
瑣瑣角毛鄭空空談程朱求之日益嚴失之日益迂未必兩廡坐果然聖人徒
未必兩廡外都與聖人殊聖人不復生我夢終蘧蘧

聞雷

六月雲雷盛霹靂西南郊震殺一田夫其隣何嘵嘵道是無惡狀蒼蒼刑罰偏
我往謂其隣爾毋言逆天天生復天殺於汝何尤焉隣曰大不然人心如其面
於心有不安父母責幾諫晉獻殺申生春秋有貶辭宣王誅杜伯左儒請死之
三槐與九棘要使天下聞雷雖篆其背模糊不成文謂是前世孽前生天夢夢
謂有隱慝焉曷不示之衆擊牛不擊虎勝之不爲武擊賤不擊貴雷乃勢利祖
巍巍真宰心與人異好惡雨師與風伯胡不救其誤予聞隣翁語惻然不能言
死者已矣無人招其魂

美人彈琴圖

今夕何夕銀河明單鳬寡鶴升天行幽蘭花開碧雲斷美人獨坐難爲情一張
青琴當郎抱不肯無人輕有聲疑是卓文君彷彿趙飛燕義髻濃梳洛水粧煙
華搖蕩香雲鬟織罷流黃手爪傷久疎雲雨朱絃變蕩子去關山烏啼蕙草殘
孤鸞欲作語對鏡發長嘆不愁明月空床冷只恨陽春識曲難何處分釵王敬
伯何時按拍董廷蘭北斗離離挂寒碧妾心宛轉與琴訣一片瀟湘指上波萬
重幽澗花間雪彈畢還將古錦包曲終不覺衣裳溼四絃三調本凄涼琴語琴
心暗裏藏只描一幅相思態寄與千秋播搯郎

寄懷歸愚尚書

天與高年享重名明經晚遇比桓榮詩人遭際無前古海內風騷有正聲白髮
歸來雙俸重青山題罷　九重賡戴公園上書銜處更命春官典六卿

曾拖金紫侍東宮鶴禁龍樓獻樸忠斥去邪蒿開苦口折來楊柳勸春風賀循
印綬恩方渥疏廣都門錢已終今日商山好芝草青青猶照夕陽紅
金鑾殿上詠霓裳三次同年夢最長（鴻詞科鄉會試）吳郡聲聞張子布鏡湖風月賀知
章傳人自古前生定酒客於今舊雨涼何事蒲輪遊白下不來小住說滄桑
黎生鶴髮捧雙魚寄得昌黎薦士書（公以書薦閩人黎艮行）老去心情真健在秋來杖履
更何如愁生蕭寺雲飛處露下橫塘雁到初記否隔年河朔飲張南周北又離
居

奉和揚州盧雅雨觀察紅橋修禊之作

雷塘七里小橋紅隋苑煙花閬苑同　天子停鑾留勝蹟大夫修禊采南風黃
金宮闕連雲起白塔毫光照月空二十重春萬層景牙牌標出水西東
紫竹亭西歌吹鬧傾城車鬬笛紛紛楊花風散春隄雪水面燈涼日暮雲蕩子
黃驄金縷曲女兒高髻藕絲裙人間此後論明月未必揚州只二分
歐蘇當日擅風流重整騷壇五百秋四面雲山新水榭六朝歌管舊春愁人騎
仙鶴尋詩社月送笙簫上酒樓莫怪梅花東閣盛年來何遜領揚州
二月迎　鑾理書橈兩扶筇杖到紅橋時非上巳春猶淺遊過鈞天夢未消綠
綺琴傳廣陵散青山人隔白門潮憑公好取蕪城賦畫作屏風寄鮑昭

寄西川方伯徐芷亭同年五十四韻

鵬翼三千里霓裳十九年斯人敦古誼舊雨最周旋飲罷江南水恩來蜀道天
屏藩龍節重玉斧繡衣鮮　帝愛文翁化人思邵伯賢道行堪莞爾遠別轉淒
然燒尾蓬池後回輪弱水前記嘗千日酒同惹一爐烟手學飛龍字歌翻欒木
篇早朝清漏動月朔課期傳燈借徐吾壁街揚祖逖鞭雙棲雞樹側游戲濯龍
淵王儉芙蓉幕徐陵玳瑁筵有花皆共賞無月不同圓上苑香車鬬宮袍蜀纈
纏通家來娣姒華屋語嬋娟爾我忘形極妻孥樂事偏爲遲兒繞膝各想妾隨
肩濡蠟仍呼酒燒蘭更擘箋九霄風震盪一日事推遷海沒神山影枝分太華
蓮我覩刀筆吏君督水衡錢喉舌分曇首池塘夢阿連相看飛鵲退同作厲人
憐倅寄黎陽土書交計吏船人天情渺渺縞紵意懸懸已見肱三折重鳴鼓兩
甄武安仍起病樂毅再遊燕坎坎能酤我泠泠續撫絃秦關秋萬里農部夢三
鱣鹿幘仍棲洞貂冠獨耀蟬崆峒章貢嶺皖口大龍巔草木威名重陽春玉律
宣停驂來建業訪舊到林泉碧水金鞍照紅旂翠柳牽遠山遙對酒好句贈如
仙回首鈞天夢難忘香火緣松高青似舊瓦賤璧難聯諭蜀相如去擁旄嚴武
專巴渝新舞曲夔府舊山川叱御驚桐鳳籠街雜杜鵑郫筒盛蒟醬驛鴿闢丁
零棧道初飄桂新霜正折棉材應儲杞梓德可化鷹鸇雨露銀鍾沃功名銅柱
鐫依然丹禁筆還作太宮椽有客南河畔含情北斗邊孤雲心倦矣戴笠意終
焉沈氏郊居賦方家泊宅編哦松朝掩卷種漆暮鋤田望氣私心祝看雲終日
眠遙知尋杜甫未免憶焦先潮折終歸海風輕只墜鳶何時蔣生徑重挹故人
旃

二月

二月湘簾漾曉風倚闌人對碧芙蓉春愁不是無形物但看楊花一萬重

偶過

偶過青溪上濛濛野水春釣魚竿在地不見釣魚人

海桐書屋即事

水軒古豪士雅志扶國風萬里遊五嶽一窗栽雙桐慨念昔金陵何沈稱宗工
千秋少替人誰歟繼其隆遺響撞布鼓張旗招雲龍丁丑八月六澹月明高空
冠蓋集東南華裾飛烟虹棋聲答風竹酒氣薰芙蓉秋葵照秋士通理協黃中
梁園無罰盞謝莊有談功花籌傳未畢銅鉢韻已終餘事賦古琴尙論及江東
（題有琴賦會廳論）當今聖人詔將詩試南宮吾從蓬山謫未忘清廟鐘願與諸君子賡
歌垂無窮年年對嘉樹永永賦角弓

寄香亭代柬

高城秋未落作客汝先行白髮空山夜青燈獨坐情池塘尋遠夢兄弟感來生
極目天邊月清光送雁聲
禹貢徐州域相依張建封空樓尋燕子舊幕想芙蓉河決城三版官新牘萬重
主勞賓可想幾見汝從容

弱冠編詩集彭城與鳳陽馬頭皆楚漢筆底自宮商地盡江南界秋高古戰場
騷人風骨老强半在他鄉
小草當荆樹分君亦偶然如何絡秀志不結女嬃緣贈香亭鳳簫女婆尼之扣扣鐶仍繫
盈盈月待圓釆春囉嗊曲空唱想夫憐
燕姞初徵夢添丁賀者譁偏凋將秀稻又摘早秋瓜老母堂前膝佳人兩後花
風懷吾最達未免惜年華方姬半產
木葉不知老當秋尚亂飄蟲聲入山大風力出城驕一别歲將暮相思路正遙
家書最珍重封卷學芭蕉

方姬未大期而免乳意忽忽不樂醫者呂東皐云女人望子如秀才之望
榜愛其罕譬雅切爲詩謝之

蕊榜泥金願久償忽教此恨落閨房夭桃子墮花含淚紅樹心孤蝶怨霜樂府
聽歌康老子燈花偏惱謝秋娘多情只有淳于意檢點龍宮賜禁方

吳元理秀才是予宰江寧時所拔童子以詩來謁粲然成章喜而有贈

十年不見張童子一卷公然貟半千繞筆蘭苕花照水盤空秋隼影横天青山
置酒吾將老白下稱才汝最先當日門生今小友早探金海躡飛仙

熊安亭公子之官楚中以舊特松竹讀書樓册子屬題

蕭郎吹笛出南都肘後離騷有畫圖行色君山秋月好書聲江左竹樓孤詩人
慣作州司馬神女遥迎楚大夫倘釆芙蓉花萬朶不應忘記白門烏

題李晴洲天際歸舟圖

作客天津未半年思歸便畫送歸船篙工添上三枝槳猶恐春歸在客先
隨園西北有高樓樓上長江接檻流無數飄檣天際影可憐幾個是歸舟

八月二十九日偕温皆山莊念農遊棲霞

西風愛客作山行細雨明朝换老晴飲馬後湖秋水色迎人前面打禾聲遥看
高嶺新牆出曾過　鑾輿大道平一路齊梁舊雲物銅駞石馬盡關情
晚叩僧門尚未扃張燈先到話山亭峯如趁屋天原巧水可流花地忽靈九折
廊隨幽磵轉五層臺隔竹光青穿林更有金衣鳥啼出秋聲當笛聽
來遲悔過桂花香猶記前春去住忙隔歲鈞天非舊夢捲簾紅樹正新霜萬松
鬬健拏雲立千佛浮金照影涼結搆有人心未已掉頭私自向斜陽念農督工樓霞意有改建
回車重上最高峯秋後黄梁萬頃同宮殿忽藏雲世界江帆齊出水西東看山
到頂心纔快待月回身眼更空歸去烟霞應滿袖遊人來自半天中

鏡

盈盈一水寫風神惆悵山雞舞罷身望去空堂疑有路照來如我竟無人得知
宜稱妝應改解共悲懽汝最真願取蟠龍安四角滿林花影盡横陳

簾

珍珠顔色月波光只隔遊蜂不隔香一道疑城花隱霧萬條斜竹水成行蓬山
珮響仙彌遠深院風停日更長摇蕩春痕鉤捲未銜泥燕子待升堂

牀

小眠齋裏倦琴書每覺藜牀味有餘一夜送人何處去百年分半此中居金燈
聽鼓應官後紅袖抽簪乍上初兩種風情最堪憶梅花吹落水窗虚

燈

别酒淋浪夜雨聲空山紅處野風驚並無喜事花長報爲有黄昏色轉明歌舞
當場春夢短江湖回首玉堂清除將書卷雲鬟影不領銀釭一點情

扇

齊紈巧製愛天工白羽臨江水照空小撲流螢花徑外分涼熱客樹陰中生無
愧面遮寒士秋有餘思感漢宮憔悴年年箱篋裏誰知揺手滿懷風

尺

典衣從古屬周官分寸由來熨貼難織布新人休護短滿城高髻太嫌寬明堂
補袞身猶在大樂調鐘與已闌我欲通天臺上表羣才交與此公看

杖

剡水雙藤健絶羣偏於足下最殷勤年來孤往常無路海内相扶尚有君小拄
心知深淺雪横拖身逐往來雲鄧林豈少狂奔者可奈虞淵日易曛

帳

甲乙流蘇事事非誰傾海水向羅幃垂雲深護鴛鴦穩越境難防蝴蝶飛白鳥
有聲喧外陣紅燈無力透重圍愁他酒盡更殘夜遮莫離人獨自歸

香

老去荀郎感歲華詹唐粘溼尙成家空中仙過靜聞樂牆外月明知有花雞舌
自含芳訊早旃檀偏抱逆風嗟何當盡取懷中字燒作青詞上紫霞

和涂長卿秀才九月開牡丹之作

三月繁枝九月抽驚看穠豔捲簾鉤紫雲題句因紅葉青女飛霜到絳樓花自
過時仍富貴天無成見作春秋桓榮晚遇顏郎否各向尊前掉白頭

十月九日飲江防司馬陳省齋署中坐客汪君吹簫吳君鼓琴姚君製硯

相錯勸觴

碧雲欲墜秋滿天黃花不語含素烟金簫玉琴橫几前江州司馬開華筵挫糟
凍飲酒材全紅虬脯雜元兎肩吳剛半醉調朱絃三湘兩峽鳴清泉汪倫弄管
銀字圓如怨如慕愁嬋娟須臾合奏相接連簫史請後伯牙先孤鸞低語老鳳
憐水尺未斷冰絲牽口所欲轉手亦旋角聲不厲羽不偏如雁拍水珠流淵元
雲白鶴來翩翩主人六十未華顛宛若世外餐霞仙平生妙筆蜿龍眠今夕何
夕勝事聯胡不畫圖海內傳更有姚君琢硯田青花紫文開陌阡能將金石蘭
亭鐫枚也一技無有焉虛此良會心悁悁側聞南齊賜宴年拍張琴舞琵琶邊
別有臣歌封禪篇敬請效尤依古賢含笑獨看郁公箋

送上元令温屏山刺通州兼呈其五兄悟仙

聽唱驪歌小雪天一門人別六朝烟思量二十年前事早撥朱琴第五絃
斯人風骨最清狂不逐鶩班逐鴈行此去通音真小悟萬重海水自宮商
王郎一曲唱初終阿弟旌旗照眼紅始信東山愛絲竹官聲不累小安豐
白下風烟接素秋三年鴻爪紀同遊棲霞晚翠青溪雪併作離人一段愁

鳳簫二十六韻（鳳故待年女也長而痘瘢著面乃聘陸姬以乞香亭又復不果有蒙古將軍聘之簫請行）

鮫室泣冰綃秦樓別鳳簫碧天紅線遠法曲紫雲飄玉自崑山種珠從合浦招
目成初見處姅變可憐宵解誦靈光賦纔勝金步搖留仙風裏待按管月中調
秋水明清睞修篁束細腰近花香轉澹采藥路非遙一日麻姑爪三生脂夜妖
壽陽梅點點獺髓影蕭蕭灑面雲爲兩分香手握椒看春心未滿得隴與仍饒
二月姑蘇舫江東大小喬家雞忘逸少遠水聘雲翹已見新加舊難堪暮與朝
瓜期遲短漏眉恨鎖長條欲住情終怯將離夢復憀鶺鴒情太薄蠃蜾話空撩
竟作烏孫主甘從皂北鵰宜城嫁琴客瓊智降弦超傒語吳音斷琵琶塞草凋
卿悲秦吉了我唱董嬌嬈宛轉遺簪戀淒涼舊粉消人間無正色花信有驚飆
願繫他生臂休憎後續貂思量主人意海水作春潮

答魚門覆舟見寄

久別青琴海上音忽然彈作水龍吟文章偶有清流禍神劍終無化去心長願
伊人歌宛在何妨與世暫浮沉水經註疏河渠考此後輸君閱歷深
年來陶峴臥烟霞不泛張騫萬里槎樂府怕歌公竟渡輕鳧且傍水爲家（易林鳧鴈啞啞以水爲家）
天邊酒賀重圓月池上風驚未墜花聽說寸函隨隻履轉疑龍女愛瑤華（聞失去一履鄗人書一函）

親種

親種橫塘楊柳枝六年人恨采花遲關心一搦纖纖手長日章臺竟弄絲（簫竟適湖州絲賈）
涼月香燈夢未消青衣作賦誚張超鳳凰飛去簫聲遠不管梧桐葉尙搖
樊素歸時淚幾行香山心也費思量回頭自顧蒼蒼鬢留與他生願轉長

訪客

夜訪山中客濛濛月色凝敲門人未覺仙鶴一聲應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三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四 戊寅

錢唐袁枚子才

答彜孟人日見懷

青龍在戊巳七日天漏不止風絲絲東皇太乙行舊雨彜孟太守貽新詩山人閉門無一事得詩大喜覩歌之音豪調逸趣慢緊義和敲石鳴玻璃人日留人記往歲朱雲徐樂多文詞（草衣鳳木）君家夫人煬竈坐安成之食供晨炊一朝風輪蕩陳迹二老委化相參差撫時感事兩眼濕春縱不語能無悲春晴便覺百花迫故意風冷凋青枝譬如嫁女已筮日往往事阻佳期遲（先生甥館謝郎以疾未婚故調之）惟有老梅解春意淩風犯雪揚幽姿苦恨主人不飲酒玉樹照影無金巵且含數花若有待待我報與先生知

余十二歲舉秀才鄉人榮之杭州信來韓甥舉如其年喜贈以詩

冬郎雛鳳作新聲啼出桐山第二清漢試籀書童子少唐多科目秀才榮膠庠舊夢吾能憶宅相高風汝竟成三十年來佳話在老夫悲喜若為情

送四妹雲扶于歸揚州

江城春暮水漫漫送汝揚州作季蘭十日新婚隨壻別二分明月待誰看貧家奩贈新詩好世上賢名後母難（妹繼配汪氏）記取張華箴女史莫教離恨目波瀾秦樓挽手正登臨底事雙飛去不禁族大爭看新婦貌夫憐暗慰阿兄心嘔啞江上三更櫓安穩沙灘兩睡禽早采瓊花寄芳訊舉家翹首白雲深

贈徹凡上人

上人姓戴吳中江雨峯客也庚午寓江家相識今來白下云江氏一家暴亡感而薙髮

老友變爲僧升堂一見驚滄桑方欲說涕淚已沾纓帶雨袈裟重披風貝葉輕儒門原淡泊留不住先生共記江家住星霜未十年笙歌猶在耳父子竟重泉有恨難詢佛無歸易入禪今宵掃塵榻且自證前緣

雨中見渡江者

春雨如絲織不清春風料峭可憐生山中尚要關門住江上爭禁喚渡行

二月十二日

紅梨初綻柳初嬌二月春寒雪尚飄除却女兒誰記得百花生日是今朝

寄蔣苕生太史（并序）

壬申春過揚州見僧壁題詩絕佳末有苕生二字遍訪無知者熊滌齋前輩爲言苕生姓蔣名士銓江西才子也因得芳訊寄余詞曲尤多今年入翰林作詩寄之

荳蔲花開月二分揚州壁上最憐君應劉才調生同世嵇呂交情隔暮雲大禮賦成南內獻清商歌滿六宮聞爲他蕭寺題詩者曾把紗籠手自熏

回首蓬萊廿載遙喜聞詞客續金貂雲仙舊夢都陳迹才子新詩正早朝江上書來三度雁青山人老一枝簫何當置酒旗亭雪乞與吳趨送晚潮

哭王孟亭太守

難遣巫陽叩帝閽生芻一束酒盈尊故鄉采麥成長往旅館遺孤尚候門粉壁未乾題了墨江風應送欲歸魂編年詩放靈牀上待我重泉再細論

意氣公然感孝章三朝鶴髮老名場虞歌醒我千年夢舊雨添君一笛霜卜宅臨江悲庾信養生空論笑嵇康青溪風月從今冷無數梧桐變白楊（王學熊經鳥伸之說故有第六句）

投尹六公子似村

陵陽有瓊樹密葉含青葱繁枝八九條披拂蕊珠宮其六尤娟娟臭與香蘭同柔心媚君子露眼啼春風三日不相見芳訊誰能通賴有青鸞鳥傳書出烟中蠶眠字數行素手贈芙蓉上言銘金石下言託始終

隋唐秀才科尊乃無與比不待金馬門便領尚書使叔季稍陵夷蕭艾雜芳芷吾　皇重人才赫然降　玉旨大開明光宮徧試羣公子曳白愁張頤聲鳴悲侯喜六郎獨不然奮臂書黃紙漢策貫天人唐詩協宮徵　君王笑而言自有真才耳歸鑴肘後印四字千古美曰殿試秀才佳話從汝始

我年如郎小初拜老尚書忽忽二十年郎年復我如尚書麾旌旄四度江南車

先生今鶴髮弟子亦蒼鬚惟有諸郎君玉佩而瓊琚春華烏可愛努力翔天衢
歲星常周天三吳豈久居君如上林花我如烟江魚青雲日以密白雲日以疎
殷勤復殷勤一字一真珠毋忘書中言棄置在須臾

余春秋四十有三尚抱鄧攸之戚今年六月二十九日陸姬生男不舉
半日爲人父三生事可嗟如何投玉燕忽又隱曇花壯髮初離母長眉頗類爺
木皮棺紙薄裹汝送泥沙
漫說胞衣紫莊公偏寤生來時卽去路泡影度風聲碧海珠何脆桐花鳳不鳴
親朋爭問信流恨滿江城
小草留根易瓊花度種難琴從中散絕書付左芬看文葆衣空製璋聲聽已殘
斜陽雖自好無補膝前寒
老母含愁坐殷勤作慰詞道孫生有日恐我見無期此語何堪聽全家一味悲
蒼天與人隔何處問靈龜

書所見

萬物赴生意不能無所求麟鳳至蟣虱亦各有營謀爲佛爲仙者刺刺尚不休
何況侵晨鳥能不鳴啾啾我飢亦思食我寒亦思裘不謀固不可太謀亦徒憂
適可而止耳如水行輕舟
深夜不熟睡早起顏色焦嚴冬不肅殺草木春蕭蕭人老而不死毋乃夜行勞
神仙作狡獪千年爲一朝畢竟當長夜獨醒亦無聊不如信天翁大化隨波濤
呂布嚴酒禁苻堅拒婦言頗違先王訓而以亡其身要知天下事圓通理萬千
何以稱英雄識以領其先
我昨乘舟行順逆風有權我今靜掩戶有風無風然所以王秀之久宦輒不肯
相傳勇退人次神仙一等
賦詩似爲政焉得人人悅但須有我在不可事剽竊昔有王家郎好學華子魚
惟其太相同轉覺遠不如
皐夔非命達共驩非命窮唐虞一千年司命者無功宣尼泣麒麟命始歸蒼穹
吾官雖沉抑吾境猶從容日者問支干一笑如耳聾欲知東方生惟有太王公

譙周

將軍被刺方豪日丞相身寒未暮年惟有譙周老難死白頭抽筆寫降箋

周昌

遺孤共殉聞荀息越境能逃有正常何事黃獮負如意但聞強相病朝堂

朱買臣

采薪歌罷雪花飄五十登朝氣轉豪殺得張湯刀筆吏一行功已敵蕭曹

張禹

羽衛傳呼謁太師九重請訓萬人知先生開口君王拜牀上深深託女兒

叔孫通

軍謀休詿漢官儀綿蕞荒郊事事非三代以還皇帝貴兩生之後腐儒稀

朱栩

人各千秋有性情不圖禍福不圖名金丸冷落梃風斷偏葬當年董聖卿

王儉

散髮斜簪侍玉除金鑾殿上酒酣餘拍張琴舞琵琶外別有臣歌封禪書

范希文

黃閣風裁第一清宋朝名相半書生西邊經略成何事尚勸橫渠莫論兵

陶弘景

樓上三層道氣濃丞明求祿枉匆匆先生綠鬢方瞳意可在烏紗骨相中

郗詵

射策明光第一人歸來香案筆當門一千年後兒孫記要報龍髯老友恩

沈約

老去名場夢久消青宮風雨隔前朝內家尚識東陽客白髮淋浪淚萬條

謝景仁

紘絕清商蠶餌絲人才國運兩相支景仁三十居郞位司馬家兒事可知

王僧孺

賣紗東海遇中丞兒墜深溝母亦曾兒作中丞母何在嗚騶引道淚難勝

病中作

余病中每夢得奇句醒輒忘之今年痁作熱甚似有覓帔者持紙求詩余書萬樹接天風掃海一人手結虹霓帶云云其結句云瑤妃浴罷天何窄熱退僅憶此三句似非人間語爲足成之

萬樹接天風掃海一人手結虹霓帶黃金梯滑升天行鳳凰挽臂星辰迎風裳飄飄拜玉宇口含北斗與天語天上美人半故人素手拈花相爾汝王母微笑不掉頭癡龍小謫三千秋雲窗奏事不甚解略聞海水西南流宮漏鼕鼕天鼓急金輪影逼扶桑直三十六宮珍珠明瑤妃浴罷天河窄

鬬蟋蟀三十韻

兒時不好弄雅好鬬秋蛩老至興不淺率衆時相攻憑軾觀壁上擊節鼓胡嚨選材必大閱焚山輒搜窮得一巨擘焉文資以爲宮樹之蝥弧旗築壇招羣雄教戰如唆訟持草開金籠其始體卑伏拗怒初與戎徐徐脰低昂霜刃將交鋒牙摩疑猰貐頭觸愁共工彌明舉足跛叔孫當喉樁道險一與一兩將鬬弁中伏已蹩其腦搏膺皺交胸銜枚悄無聲運翼如有風瑟瑟齒擊響拂拂長鬚衝微覺昆嗦息愈增羅鉗兇射肩猶能軍傷股強鳴鏦一擲出盆外如喝梟盧紅再戰不改期如學楚子重摩壘更靡旌逐北如飛蓬帶斷徇於軍勇哉氣矜隆奏凱唱鐃歌鼓翅如金鐘漢有蟲將軍毋乃汝同宗敬汝矜而爭比黨非蠮螉愛汝勇而仁螫人非蜂飲汝以勇爵蝸觸慚尸饔偶汝以新牡字微聲雍雍十月入牀下懶婦驚殘夢寄語硩蔟氏牡鞠休薰烘我續蟀蛂傳自笑本雕蟲

偶成

事往百慮忘興來一杯執莫道勸無人青山酒邊立

遣懷

勸駕已無中執法起家曾作侍中郎不先詣客來還荅最愛看書過亦忘猷敢身閑供疾病功名事變入文章較量六代風騷者可是南朝顧野王

才人已嫁邯鄲卒名士誰當曳落河出世風懷蝴蝶夢傷春心事鷓鴣歌聽明得福人間少僥倖成名史上多簾外芙蓉好顏色晚秋寂寞照金波

兩鬢霜侵百慮空願書箋奏與天公傳名早死皆高壽肯樂貧家即富翁執筆羅睺如上馬用心蘇綽本張弓行藏此日憑誰問欲倩黃香賦九宮

病起對月

纔卸藤牀出戶前舉家驚瘦老親憐無秋不病中年後有酒重歌碧月天燈寫黃花霜下影風留紅樹晚來烟主人小與青山別觸目清光更宛然

客至

剝啄柴門響呼僮掃葉迎涼蟬知讓客且住一聲鳴

侍宮保遊棲霞作

偶見先生開病眼教陪公子看秋山來修勝景官俱集去請　鑾輿表正還小雪晴多冬更暖寒林霜重葉全斑嫦娥似解雲仙會徹夜清光水石間

說到棲霞喜不勝尚書前世此山僧引來瀑布分三處陡闢奇峯遠一層元老獨操風月主羣公齊獻匠心能宮門管掃閑花者尚有詩人王右丞（江寧丞王香岩有宮墻擁帚掃閑花之句）

屈指奇觀數未窮就中最勝是　行宮兩松收立黃門外萬嶺橫陳紫閣東山似人才搜更出水如膏澤轉常通知公不厭閑遊客一個狂夫屐獨紅（從官皆鞾而枚獨朱履）

同來不肯同歸去遊味從頭再細嘗山好全憑松色古春回還盼水聲長亭臺分寸無虛設物力東南幸莫忘休怪曲終仍奏雅打禾民正滿殘陽

余雅不喜次韻疊韻而宮保寄詩嬲之不得已再獻四章

尚書抱負何嘗展展盡經綸在此山一自風泉歸藻鑑幾番畫戟帶雲還高峯未到亭先見古廟經秋草盡斑同入江城將十日吟魂猶繞翠微間

看山立雪兩難勝隱者真如退院僧掃地松花堪滿掬倚闌紅葉正千層石從偶得時憐巧泉竟搜來自覺能蒙把烟雲付才子春華終恐愧家丞（公來札云揮洒煙雲固當讓諸才子）

石梁精舍望無窮欲取長江入　帝宮四面仙雲生戶牖六朝碑塔半西東斜陽暮寫蒼松影春雨能教絕壑通回首師恩與山色霜燈不負兩宵紅

疊韻詩如嚴疊浪寄來雅味教深書山無官鼓更尤丞伴有郎君話倍長　玉輦尚遲三歲至松雲何敢一朝忘書中苦訂重遊約會待梅花報曉陽

揚州轉運盧雅雨先生招遊紅橋集三賢祠賦詩

微雨不成雪曉日明紅橋轉運盧大夫折柬相招邀艤舟傍采陌稅駕登烟臯舊雨一樓滿新霜千林消半席迎王粲終席來孝標王徵士藻劉侍講星煒宏正金蘭簿謝瞻雲霞交缺面或十年抗手竟一朝繁星託孤月東海匯羣潮非公扶大雅我輩何由遭

皇宋三賢臣高風不可再迢迢五百年此事如有待我公領平山瓣香寸心在懷古此山中招隱此山外篠簜千琅玕道是程公圜午橋太史程有遺命捨宅爲阿蘭公改祠三賢亭臺增舊觀既使故人慰復使先賢安時時攜酒人處處憑闌干羣公且莫飲賤子有所思三賢在何處一賢今在茲

大江橫天表南流入建康其中有青鸞三年不來翔偶然乘螺舟摳衣君子堂朱履從而後輕蓬卷微霜水流旗蓋影風遞松花香抗論至騷雅摩挲及圭璋烟帆歸暮雲紅燈迎兩旁山高月猶小日短情何長強我盡一杯爲公留數行平山有時傾此會無時忘

揚州對雪戲作

求官不過張伯松求財乃學劉伯龍酒未引人著勝地雪先含笑語春風問雪何所笑笑我不固窮秦散三千金羣士鬭未終張湯解此意田甲與錢通買生太將牢繡衣譏賣僮天下要物戰國策南朝經國劉係宗汝皆不知猶夢夢妄思弋獲如飛蟲可曾鮮卑語熟琵琶工汝何不學漢賢良請除鹽鐵追虞唐又何不學張平叔請去商人正國俗胡爲乎箕子不知長夜飲禹王且解下裳行騎來仙鶴到處舞心鉤意釣若有情我道雪莫笑生財有大道西施東施回一擊存乎其人分醜好孟軻兼金受七十寧與蘇秦較多少我且招阿堵喚青蚨天下英雄子與吾子之俗處須我洗我之雅處須子扶人仗子求高官吾仗子求異書子爲人呼盧子爲我提壺不爲風花水竹來用子便使文史元儒笑且呼不爲瓆琥盤匜來用子便使金童玉娥美且都天生萬物貴用得其所耳守彼笨伯作虜胡爲乎錢神聞之手拍張雪神聞之喜欲狂兩人悔過同商量共請女仙燒雪作白鏹定教胡岳滿面生銀光

夜過金賢村明府即席有作

揚州司寇許宵行夜踏新城進舊城一柱金箏兩行酒有人剛唱淚盈盈

元官風貌似花嬌玉笛吹殘病未消生恐敬兒全體熱教儂親手試瓊瑤

子野聞歌喚奈何盈盈方寸起星河要他步上蓮花怯小製纏頭吉莫靴程立萬贈靴元官嫌小

絲哀竹濫角聲殘雪滿前溪月滿山我本龍華同會客愛吹尺八謫人間

送劉映榆侍講入都

征袍看拂九秋霜手採瓊花入建章遇我尙行前輩禮因君轉憶少年場才高筆有東京賦官久舟無南越裝劉督學粵東同日尋春同鬭酒當初曾忝蔡中郎

投鄭板橋明府

鄭虔三絕聞名久相見邗江意倍懽遇晚共憐雙鬢短才難不覺九州寬君云天下雖大人才有數紅橋酒影風燈亂山左官聲竹馬寒底事誤傳坡老死費君老淚竟虛彈有謏傳余死者板橋大慟

讀蘗下吟感贈半野園主人

主人劉姓字春池爲織造計吏火焚其局凡家畜梨園樂器及所居園亭盡償入官

讀君詩罷我神傷黃蘗春生味獨嘗有此高才甘小隱無多老淚落清商尙衣局盡三更火協律郎餘兩鬢霜舞扇歌裙如解恨也隨東海嘆滄桑

名園前歲看花時爲訪姑蘇兩畫師照看那知風浪起寶山翻羨子孫遲黃金放手來難再白雪彈琴聽者誰惆悵英雄回首晚枕烟亭上負心期

推窗

連宵風雨惡蓬戶不輕開山似相思久推窗撲面來

陳古漁新婚

一卷文傳紀錦裙纍纍夫壻久超羣阮修婚費名流助張祜才華女子聞紅豆

新詞南浦兩海棠春夢板橋雲鮑瓜無匹今休感已覓元霜見少君
摽梅休註鄭康成春晚花遲最有情貧士家原須健婦高人妻亦喚先生承歡
聽唱姑恩曲擇木看飛谷口鶯古漁成婚遷屋從此蘆簾燈似雪吟詩一定是雙聲

除夕雪宮保饋魚

對雪公憐把釣難特教雙鯉贈魚盤烹鮮廚下年將盡燒尾龍門夢未闌入戶
似傳春信到揚簪猶帶淚花寒披裘再拜烟波外一物還供兩歲餐

除夕過李竹溪明府

冒雪尋君雪滿身屠蘇臘酒正橫陳光陰最貴是除夕宦海相關惟故人妄傳公被劾
方物盈門爭賀歲小胥裁帖寫宜春喧喧士女鼕鼕鼓一路花燈歲已新

鑷鬚

我昔留鬚曾有詩今年鬚白復鑷之昔求其無今求黑十六年來能幾時終朝
攬鏡不停手田彼南山如去莠衰草當秋豈盡除素絲雖染知難久白鬚臨行
怒然訴道君逐客真無故拔毛與世既無利吹毛於我又何惡昔我在周朝燕
毛首坐何尊高又嘗親遇宋襄公不敢見禽稱戰功於今骨肉連理生忽然離
別鴆毛輕黑白太分古所戒虐老棄幼難爲情主人笑且言我本踏涿君自從
諸毛來紅顏變青春意雖不樂強自解英雄從古鬚眉間汝又一朝變微雪使
我萬念成輕雲君不見天公作春秋落花從容自去留人生老少無痕迹大家
夢夢登糟邱汝偏標題衰頹不忌諱使我臨水顧影心驚愁美不能鬬百草健
不能挂雕弓既不知何日爲人作曾祖又不知全白可能參相公不如有心媚
側室掃除枯槁留青葱誓不許汝先縞素星星滿把揮春風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四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五 己卯

子才子歌示莊念農　錢唐袁枚子才

子才子頎而長夢束筆萬枝爲桴浮大江從此文思日汪洋十二舉茂才二十試明光廿三登鄉薦廿四貢玉堂爾時意氣淩八表海水未許人窺量自期必管樂致主必堯湯強學佉盧字誤書靈寶章改官江南學趨蹌一部循吏傳甘苦能親嘗至今野老淚簌簌頗道我比他人強投牘大笑善刀而藏歌招隱唱迷陽此中有深意曉人難具詳天爲安排看花處清涼山色連小倉一住一十有一年蕭然忘故鄉不嗜音不舉觴不覽佛書不求仙方不知青烏經幾卷不知擲蒱齒幾行此外風花水竹無不好搜羅雜碑雀錄盈東箱牽鄂君衣聘邯鄲倡長劍陸離古玉丁當藏書三萬卷卷卷加丹黃栽花一千枝枝枝有色香六經雖讀不全信勘斷姬孔追微茫眼光到處筆舌奮書中鬼泣鬼舞三千場北九邊南三湘向禽五嶽遊賈生萬言書平生耿耿羅心腸一笑不中用兩鬢含輕霜不如自家娛樂敲宮商駢文追六朝散文絕三唐不甚喜宋人雙眸不盼兩廡旁惟有歌詩偶取將或吹玉女簫綿麗聲悠揚或披九霞帔白雲道士裝或提三軍行古塞碧天秋老吹甘涼或拔鯨牙敲龍角齒牙閃爍流電光發言要教玉皇笑搖筆能使風雷忙出世天馬來西極入山麒麟下大荒生如此人不傳後定知此意非穹蒼就使仲尼來東魯大禹出西羌必不呼子才子爲今之狂既自歌還自贈終不知千秋萬世後與李杜韓蘇誰頡頏大書一紙問蒙莊

正月二十二日紀事

尚書公餘發幽想新歲不見詩人往顧命材官召某來白雲可覓人難訪點也絃歌聲正希聞呼身作輕鷗飛後堂直入無絲竹絳帳一枝紅蠟燭初將古玉辨琳琅繼取蟲魚別印章吟詩風戛幽窗竹論史秋生舌底霜野人看書如看水眼光到處狂言起當仁不肯讓先生狂狷惟聞裁小子五歲郎君出款賓三千弟子幾人存重提知遇當年事愈覺師生此日親官鼓鼕鼕星欲曙山人長揖還山去送客燈明使者衣回頭月照將軍樹臨行雙贈紫羅囊爛似天孫雲錦裳此意明公應有在教儂佳句好收藏

答周幔亭山中招友一篇

兩山屹相向中有兩賢居兩賢時相招歌呼相唱喁一聲幔亭子昂昂千里駒能畫周天星帝座通喻呼能測長江線胸中橫具區執削道所記羲農黃唐虞苫布偏裂衣鉢冠弁棧車箠宅賦囚山清涼劃一隅一賢隱隨園玉佩而瓊琚挂冠十二年栽花三千株所居小倉巔赤壤雜墳壚胚胎於清涼其氣廉以疏兩山無兩賢岌岌徒清虛兩賢無兩山兀兀空蓬廬而今既雙得彼此相夸譽我負子則戴子耕我則鋤雪海我已足松濤子有餘淳于飲一石孟公飲一盂酒戶無大小醉鄉有乘除此外來諸賢招之相與俱徐淑工丹青蝴蝶夢蘧蘧黃香賦九宮文史爲嬉娛王涂汝芳隣詩律追唐儒腰齋我從昆仙履鳴雙鳧如山聚衆峯如水匯羣湖如樂合宮商如蛩負駏驉琴彈左瑟應鷺立旁鷗趨招友得此樂千金抵須臾僕乃掉頭笑如斯而已乎我請爲大招與子相揶揄擊筑招漸離試劍招風胡挾彈招韓嫣采桑招羅敷我若爲天公玉女常投壺我若爲宰相子路執金吾我若大勳貴驅使霍家奴於今皆無分且自招其徒不招漢灌夫酒氣太豪粗不招石季倫俗物矜珊瑚不招袁彥道無賴喝梟盧所招皆目前一一與人殊招月使升戶招風使當罏招葉爲茵幄招竹掃行廚禮從野人野谷號愚公愚牧童牛戴牛酒器觚不觚若非歌纂纂定是唱烏烏有花皆九錫有賦必三都山對人而態活水得主而難枯星聞歌而欲聚鳥結伴而鳴舒各招所招客各著所著書子招我未有我招子亦無若比淮南王招隱終何如

隨園張燈詞

隨園一夜鬬燈光天上星河地上忙深訝梅花改顏色萬枝清雪也紅妝

金粟分行綴玉蟲淺紅相間又深紅隔山人唱霓裳曲笑指先生住月宮

高下樓臺列錦屏紅珠歷落水雲清嫦娥似讓燈光佛捧出銀盤不敢明

熱戲俳歌火鳳謠金缸銜璧影相交引光奴逞牮雲手遍摘春星挂樹梢

盧仝吩咐小心風珍重封姨護燭龍一陣丁東鈴索響水痕花影蕩千重
誰倚銀屏坐首筵三朝白髮老神仙（熊滌齋太史）道看羊侃金花燭此景依稀六十年（太史云年十五時舉京兆宴宛平相公怡園見張燈相似今重赴鹿鳴矣）
客散華堂酒未收重教金狄守更籌簾波聽喚青衣捲別有名花照影遊
紫明供奉漸婆娑倦把青藜走絳河笑我金蓮舊詞客照花時少照書多

遊仙詩

當年足下看雲生三疊琴心道已成誤寫上清蝌蚪字一篇真誥不分明
風引三山境寂寥碧天吹斷水精簫關心子晉顏如玉身隔雲屏手亂招
迢迢白練耿秋河織女重來恨已多八萬六千明月戶不知何處認嫦娥
相招須把碧芙蓉海上歸來雪萬重同住玉真清冷地不司符籙便從容
東海塵揚阿母家年來勾漏少丹砂有人手執青鸞尾獨立蓬山掃落花

海棠詞

春花開到海棠枝天意來催豔體詩誰把嫌山萬重雪盡貽兒女作胭脂
東風儘力送紅潮人自消魂雪自飄不信天孫織雲錦年年都挂此花梢
聽得流鶯向曉催捲簾紫玉已成堆生愁夜半成烟去自取銀燈照幾回
當年妃子鬭風華浴罷華清鬢小斜國色半酣紅玉軟至今留影漾窗紗
我亦曾披宮錦行昏昏春睡不分明輸他花上金衣鳥裹著紅雲過一生
九錫無人奏綠章自慚虛作紫薇郎夢中彩筆珍珠字擬託朝雲寄數行

春日雜詩

千枝紅雨萬重烟畫出詩人得意天山上春雲如我懶日高猶宿翠微巔
漠漠輕陰雨後看支笻長自倚闌干正嫌花氣無人送一陣東風過玉蘭
水竹三分屋二分滿牆薜荔古苔紋全家雞犬分明在世上遙看但綠雲
清明連日雨瀟瀟看送春痕上鵲巢明月有情還約我夜來相見杏花梢
萋萋芳草遍春潭深院無人綠更酣何處一聲清磬響斷峯西去有茅菴
玻璃作鏡當雲鋪返照春山入畫圖自憶頭銜揣風骨此生只合住冰壺
鑿得雙湖似故鄉一枝柔櫓泛春航落花水上淩波立還擬人看舊日妝
風亭月榭事匆匆園漸繁華我漸窮半世經綸十年俸思量都在水雲中
袖拂孤雲理素琴那知門外落花深山人不飲河東酒只要君王賜茯苓
銀箏低按古涼州聽水聽風夜正幽忽報樹梢燈似海小紅歌罷盡回頭
柴門掃雲雲不開雲中置酒臨高臺夕陽辭我下山去明日問渠來不來
自把新詩寫性情勝他絲竹譜春聲流鶯啼罷先生唱各有閑愁訴不清

題曹麟書學士天下名山圖即送其乞假歸里

八十七歲學士何處來方瞳綠鬢顏如孩意欲吞盡齊烟九點上天去故把名山幅幅都安排左手抱崑崙右手拍洪厓使我一見心驚猜疑是夸娥之神負山至又疑徐福之船從海回那知朱家爲兄劇孟弟當年雞壇同歃長安街長安李夫子（玉洲先生）宏奬諸仙才夷門大會敦盤盛誰執牛耳升高臺君年最長我最少浮萍一聚風吹開人生轉眼如夢耳二十五年海水飛塵埃諸賢晨星半錯落李公白骨縈蒿萊我亦清霜上頰久隱矣君方長劍拄頭事玉階平生舞刀奪槊英雄志氣小差未惟有宋玉登山臨水之心猶未灰潑烟墨寫雲雷五丁捧筆萬靈磨崖不必穆滿長驅八神駿不必向平踏破雙麻鞋只須一頁展開處但見清都紫府眼前崱屴而崔巍青宮尚待桓榮駕曼倩難戀瑤池杯太公磻溪方坐釣兩耳頗聞文王催前別既已遠後會何時偕但問黃石公他年滄海騎鯨去可要圯橋進履之孺子擔簦相追陪

題碎琴上人集

一代編詩史寬收幾個僧斯人宗獨漉（上人自稱獨漉先生之後）流派自南能賣卜簾垂市抄書佛借燈勸將貍德隱差免十方憎

制府西園小修工畢遊後賦呈宮保

山事畢棲霞山公坐晚衙自安三品石小綴一庭花邱壑憑心造烟巒愛客夸數拳猶未足採到野人家
不繫舟如舊亭臺事恰更添廊通兩路分竹散秋聲石罅蒼松補窗虛碧瓦明公餘射鵰處楊葉與雲平
自寫爲山好新詩賦六章三江看雲物四度感滄桑水靜游魚樂簾青夏日長

鳴嬀隔花報春兩足新秋
我與西園柳蒙公種廿年自慚頭似雪不及樹參天相隔纔三里賡歌每數篇
春風沂水意舍點向誰傳

宮保和詩

斜照映紅霞濃陰放柳衙山凝環几翠風颺隔簾花大廈慚無補芳園詎足
誇梁間雙燕子不認是誰家
亭臺猶似昨轉眼景全更石磴含雲氣蕉窗帶雨聲松青鱗半老波漲鏡初
明頗有才人意文無一筆平
老去詩情減相思有和章幽懷耽水石農事念蠶桑竹影迴廊靜鶯啼午夢
長栽花還意懶幾度問新秋
羨君生計好高臥自年年宦海渾無岸桃源別有天琴書消永日雲物入新
篇笑我舟難繫空留客舍傳

杭太史董浦寄示嶺南集奉酬三十六韻

嶺海新詩至空山老鳳鳴焚香盥雙手展卷到三更蜃氣青紅色鈞天雅頌聲
傳經百粵地灑翰五羊城南斗文星避西河講席傾塗金尋漢塔呵手試端阬
樹寫黎龍義糕題鬼子名離宮開絳帳化雨沃仙莖曉夢梅花落高談孔雀驚
三千詩弟子六一古先生陸賈歸裝富庚桑尸祝成豈徒娛暮景真足慰交情
憶昔公車召相將殿上行采薇先輩引師律丈人貞德諱資匡鼎嘘枯到禰衡
充宗冠嶽嶽郭憲氣皖皖夜訪蓬池月朝騎太乙鯨隨肩冰署冷分手玉堂清
慷慨論封事寬容賴　聖明白衣辭領職短鍤許歸耕烏篆儂先誤龍鱗爾更
攖三山成小謫一樣誤前程倭乞蕭夫子人師馬長卿弓衣詩繡滿蹋臂女兒
迎近海文瀾闊還家五兩輕珠娘曾買否梟博幾輸贏五十喪無毀三虞事未
營菰蘆還薦士（時蕭胡生來白下）猿鶴豈忘盟感舊山陽笛藏書晏子楹有人遊白下
幾載滯歸旌鄉井離黃籍江東作步兵書來風動竹別久柳啼鶯以我紅顏改
知君鬢雪盈無車難越弔望遠但沾纓想和軒轅律遙吹子晉笙蒼茫千里月
執訊代班荊

遣興

富春嚴子陵谷口鄭子真亦自懶惰耳心非有所嗔男兒不作官豈遂無立身
必求所以然定知非解人
人難作我兒我難作人父所以生不育皇天不輕與古來真才人俎豆非兒女
諸公莫相關我自有千古
貨殖子貢富饔膳原憲貧富乃勞其力貧則苦其身治生貴有道行樂貴及辰
自活苟無才何以活生民
荒山本無牆梅雨復來敗山居已十年盜賊尚無害灞上李將軍未必餘威在
楚國舊令尹或者有遺愛
當時只望老以便好辭官此時只畏老以便常尋歡望之恰已至畏之不能逃
始知望與畏兩念俱徒勞
古人吾不服今人吾可知惟其去人遠執禮彌謙卑弈棋貪有伴降心以相從
應付吾手上高低吾心中
當年修隨園過溪事營造今年修隨園溪內日探討遠修跋涉遙腹裏翻未了
近修結構易亦復偃息好始悟古諸侯封國不嫌小

話桑麻圖爲方綺庭明府題

東漢張君游驅騶漁陽道前村有桑麻顧之欣然笑先生綰綬時與彼作同調
風和柘樹陰雨晴麥隴初捐除長官體輕乘舁棧車召彼野老詢桑麻今何如
桑者前致詞今春葉青青麻者前致詞濯管得奇贏使君未來時土化多未宜
使君既來後犬足多生氂使君不嫌醜敢獻村中酒山妻急繫裙牧童忙鼓缶
長跪問使君見過唐堯否
使君忽心動我亦有桑麻汝既安汝業吾亦憶吾家高掛烏紗冠歸看白門花
白門有一人種桑十年矣半樓青溪雲滿徑桃花水若再欲話時請君來洗耳

偶題

春歸未歸雨復晴竹西牕戶風泠泠野薔薇喜沒人到雪白小花開一庭

香亭自徐州還白下將歸鄉試作詩送之

一別鬚如此全家怪汝蒼滄桑生面目世事感星霜到眼園亭換關心兒女長
阿兄難免俗先要問歸囊
聖主崇詩教秋闈六韻加今年得科第比我更風華五字清商脆三條畫燭斜
相期呼小宋追步八磚花
去年書慰我作叔苦無因香亭和余失子詩云薄福難爲叔添丁轉惱爺門戶堪誰託芸香少後塵桂
花兼子釆荊樹及時春莫再生才女能詩便嫁人戲四妹
聞說新居勝柴門汝未開到時花繫馬飲處月當杯遊子驚翁認高歌啼鳥猜
多增棠棣館頭白我歸來

悼柳

水上古柳彎環如老龍余誅茅築岸理而出之置亭焉顏曰柳谷不逾
年柳死
受賞非君願相知愧我麤建亭流水上從此好春無古幹寧辭伐殘枝強欲扶
蘭成枯樹賦吟罷覺心孤

傷鶴

二鶴翱翔籬外獵者過以爲可彝也火槍一發而斃
奇禍發清流乘軒兩鶴休火攻真下策羽化入高秋小瘞苔痕薄平沙爪跡留
神仙還有劫何處免閒愁

諸知己詩有序

曹公以太牢祭喬太尉卽宣尼報德之說阿瞞猜忍猶知此義況君子
乎枚少也賤長登仕途好我者中心藏之今生四十四年矣伏而不出
爰有二色所報可知每學張步自呼負負計不與形骸俱化者惟有文
字倣少陵八哀聊志寸心其他或頌其生或輓其死見集中者不復再
見金公恩最深故重言之生存者溧陽一相而已統題之曰諸知己詩

禮部侍郎浙江提學王公蘭生

予幼學典謁觀光逐人走試籀書九千飲水墨一斗奕奕王交河許作童子郎
膠庠騎竹馬觀者嘆道旁蟠桃花未開春風吹已早秋來寧不實自愧登盤小

兵科給事中浙江提學帥公念祖

杭州蘇司業羣士附如毛非其所薦者竊竊愁琴焦帥公無先容拔我升前茅
按劍對夜光掘獄出毫曹長安一爲別咸陽萬里遙青蠅宦海飛白骨沙場拋
可憐養鸞鸑不見賦鵩鵩何當抱孤琴塞外將魂招公爲陝西布政使竄死塞上

處士柴東昇

瀨水一奩飯翳桑一頓飡當時寸心足此事千古難我昔粵西行助者柴先生
先生非有餘蓮幕分杯羹君家耕南弟與我臭如蘭以愛及所愛同舟赴高安
富春江水清洪都江月白照我與君遊照君與我別如何照施恩不能照報德

廣西巡撫金公鉷

中丞巡粵西大阮遊幕中馳書招我往一見呼終童作奏薦之天署年驚王公
詞科三百人爭來趨下風我遊蓬萊池公歸兜率宮愛我眉宇異期我爵位同
語我韜略計許我旂常功一事不能副兩淚何由終九原如可作持面愁相逢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公嘉淦

孤鳳蹲青桐不鳴如有聲金鐘懸東序萬物肅儀型孫公司爽鳩海內儒林亞
天瑞五色雲丹青佐神化我來温卷時春風吹滿面已助阮修婚更作正平薦
登門已足榮何況嘘植之千秋溯淵源大賢爲吾師

太常寺卿唐公綏祖

唐公智勇深高秋懸冰鏡一顧市可空九折臂逾勁賤子趨末階短衣不掩脛
公命下違來平章將女贈我曾訂苑雲何敢學子敬緣薄已慚恩福薄更慚命
讀祭喬公文瑣瑣不忍聽

文淵閣大學士史公貽直

唐時顯慶輅皇宋夸物在一鳳鳴虞廷雍容六十載周官三百六歷歷皆所司
唐區十五道各各駐旌旗開口姚元之放手杜黃裳瑕瑜不相掩才力堪低昂
公以姚杜兩公自命奉　詔教翰林我擬策一通謂有陸贄直而兼長沙忠萬金何足感
一言長在心仰止一品集封敎涕淚深

編修李公重華

仙人碧虛骨不染明窗塵偶歌梅花詩冰絲彈孤雲市上逢郎君雞壇敎夙好門下作門生裴暐啞其笑長安鳴珂里姑蘇青雀舟夫人行大享內子折花籌恩之如前生華屋悲山邱

御史王公峻

孤峯生大海四顧全無地志士立中朝寸心惟有　帝先生獬豸冠目作愁胡視屨請上方劍王孫何自屬愛我賦秋蘭逢人夸姓氏卿輩縱不聽畲舌行吾意說士甘於肉排闥時掉臂歸老擁皐比得免魑魅忌千秋寂寞名表章誰我繼

兩江總督德公濟齋

講學俗儒耳惟公便覺雅爲問所以然一眞黜百假宗藩靜而尊服侍皆宦者赤子心盤旋黃金手揮灑置身三古前遊目兩廡下排衆用一賢命我擁雙社幸遇朽木雕擬躍祥金冶嗚呼伯樂去憔悴終天馬

兩江總督策公楞

策公不知書能收英雄才龍泉迎風胡一見心顏開彼此留不得兩心各自哀賤子還鄉井將軍去輪臺陳湯誤質子班勇無軍功蛇矛兩手折鐵鎖九天封未獲訊廷尉先聞劫義公肉飛瀚海草血涼天山風吾欲負馬革裹骨祭鬼雄

福建布政使陶公士鐄

寸寸離官樂行行驄馬止相逢陶士行苦留王穉子問公識我歟公云不識君上指丹鳳闕下指黔首民

李名世秀才

我聽溧邑訟有客戴儒冠日日立堂下如石點頭看疑是攘獄者來探鞫刺端覺不干我事姑且聽其然亡何我改邑驅車出郊外此人伏草中奔向車前拜云是高淳人偶來溧邑界愛我聽訟明賃屋居此間日聽一二事歸與父老傳我方拱手謝彼復攏袖言餉朱提八流願當劉寵錢拒之復淚下受之我茫然從此一爲別騰身如雲烟感君好善心愧我酬恩意冥冥三十年惻惻至今記記得門狀書秀才李名世

詩畢後再題一絕

事難如志都歸命詩豈酬恩略表心回首河山人宛在相思便作幾回吟

避暑

避暑無他法安身有祕方只離紅日遠自覺碧天涼

起早

起早殘燈在門關落日遲雨來蟬小歇風到柳先知借病常辭客知非又改詩蜻蜓無賴甚飛滿藕花枝

改詩

改詩難於作辛苦無定程萬謀著不下九轉丹難成遊覺後歷妙陣悔前茅輕抽絲緒益引汲井泉彌清妝嚴絕色顯葉割孤花明如探海嶽勝人到仙不行如奏鈞天律鳥啞鳳始鳴脫去舊門戶仍存古典型役使萬書籍不汨方寸靈恥據一隅霸好與全軍爭吹角不笑徵塗紅兼殺青相物付所宜千燈光晶熒寧亢不願墜寧險毋甘平動必拔龍角靜可察蟒蠅選調如選將非勝不用兵下字如下石石破天方驚豈敢追前輩亦非異後生常念古英雄慷慨爭功名我嘆不得用借此鳴笥鏗盡才而後止華夏有正聲凡彼小伎藝傳者皆其精奚可聖人教飽食忘經營止怒莫如詩管子語歌之可怡情多文以爲富擁之勝百城既省絲竹費兼招風月聽上鳴　國家盛下使羣賢賡縱死見玉皇猶能獻韶英

風帆

一葉高懸漲拍天孤迎紅日孰爭先風非不順吹難飽海縱無邊住有權力大勝騎龍馬走身閒長抱水雲眠篙工未肯將君用要等餘皇萬斛船

馬鞭

烟樓撞處久摩空曾記馳驅閬苑東斜指斷腸雲外樹自鳴得意馬蹄風隔花傳響春山遠帶雨催程落照紅一個祖生追不上歸來忍待管絃終

大樹

繁枝高拂九霄霜蔭屋常生夏日涼葉落每橫千畝雪花開曾作六朝香不逢

大匠材難用肯住深山壽更長倚樹有人問名字爲言南國老甘棠

古琴

箏琶海內傳新曲禮樂千年剩老身挂壁尙存清廟夢過時誰奏廣陵春敢隨武庫爭高價只覺羲皇是故人我不知音偏好古七條絃上拂灰塵琴操曰伏羲造琴

夸父杖

八荒矍矍驚仰首空中夸父逐日走拔山倒海事事終不追白日非英雄果然手捉黃金爲問公此樂胡爲乎如何口渴顏色槁一枝杖作鄧林草

延陵馬

延陵卓子馭馬猛前有霜刃後有梃馬行不進斬以徇馬骨之高與山等伯樂見之泣不止造父之御不如此天生神駿美且都入公之廄有若無

刑天舞

鸞鳥能歌鳳鳥舞刑天效顰舞更苦左干右戚舞不休天帝欲笑千靈愁爾力非不大爾心非不賢臣有一言陳蒼天先賜頭目後賜手俾知好醜能折旋

狄鞮倡

妖嬈狄鞮倡不嫁年少郎不知女誡字幾行但願高車大馬來煌煌吹笙酌斗烹肥羊豈不懷故夫故夫羅袖多明珠豈不彈青琴青琴愔愔非妾心豪客愛妾媚君王愛妾嬌終身不出黃金屋老大還吹白玉簫嗚呼君不見天邊孤月長門斜絕色湘娥啼暮花

得屧詩

山齋失玉屧半年爲金明府奚奴攫去鬻蘇州不售再鬻揚州金公廉得顚末遣復故所

飛鳧久化采雲輕故劍重聯舊兩情見面儼如遊子返還家轉使主人驚身行吳市春帆遠夢覺揚州秋水明想爲林泉緣未斷隨風又到石頭城

屧亡冤雪徒人費璧返功歸藺大夫神物終憑犀照得奴星不累月明孤果然世有重圓鏡勝使人求罔象珠安得當官盡公等早提塵海入冰壺

刈稻江北作

無端幽人出有似白雲去一笑下空山書燈照江樹江上青青峯黃昏若驚顧不道細雨中尙有孤舟渡

雨行聖人爲蘆中窮士寄行行駐風帆萋萋傍古寺波靜風葉停澗寒水花細日暮問芙蓉有人采卿未

老農烟中來牽犢迎田主豐歉各自呈紛紜具雞黍牀前紅葉霜衣上稻花雨四隣無雜聲農談相爾汝

雨多禾生耳田蕪豆落萁且喜土化宜彼黍終離離飲罷瓦盆酒握別牧童手明年吾再來門前綠變柳

回船途中秋天水澄孤清私心念明月果然東峯生蘭櫂駐瓜步錦衾隔石城清宵不成寐浩歌酬吾情

送竹軒族弟之河南兼簡滑令呂君

吾宗遠行邁霜色淒河梁因依十餘年攜手此華堂詩書同檢校家事相扶將一朝辭我去蓬矢射四方貧家養十客九客猶羣翔胡爲我從昆頃刻成參商階下芙蓉花娟娟泣道旁春榮嫌葉密秋老愁枝傷今我復何時兩鬢初凋霜豈不願君留彼此看空囊豈不勸君醉驪歌難盡觴惟有贈一言富貴早還鄉讀書矜半解往往言多尤遇人無畢復如水行膠舟汝今初涉世韋絃須矯揉行行重自愛毋作高堂羞我有舊官聲煩君作遠郵寄與呂大夫滑國爲賢侯我有閒邱園無力起亭樓望汝攜歸貲來此築菟裘兩願都能償老夫復何求但託紅鯉魚寄書碧山秋

捲簾

偶捲北牕簾風吹春色冷一僧一朵雲同上青山頂

哭三妹五十韻

五枝荆樹好忽隕第三枝最是風華質還兼窈窕姿令儀宜協吉論齒未應衰情以隨肩重喪因在室悲鶺鴒飛竟斷手足夢重追弄藥爭花日將笄未弁時金籠擒蟋蟀竹馬逐隣兒各踞長松鍛同分野竈炊書燈裁紙照學舍隔簾窺呵手圍清雪當盤算劫棋鬭殘春草綠舞罷柘枝欹貧不爭梨栗惟能詠豆萁

非魚常作隊似雁不差池擬續蘭臺史堪刊紫石碑阿兄試京兆小妹倚門楣
望信頻穿眼登科代展眉分襟長戚戚聚首更怡怡至性醇無比多情累在斯
一聞婚早定萬死誓相隨釆鳳從鴉逐紅蘭受雪欺踏搖囚素髮巀摘損凝脂
瑱珮嬰兒撤犂鋤健婦持贅餘添姊禍嫁後失爺慈捨宅棲蘭若長齋伴濟尼
當官懲壻惡合族笑姨癡婦棄仍歸矣天高不鑒之已經分破鏡長自奉慈帷
紛帨辛勤侍羹湯宛轉吹呼盧老親伴問字舉家師有女空生口無言但點頭
妹一女啞方形勤指矩圓象強摹規水色雲沈閣山光樹囀鸝避人常獨坐對影輒
漣洏豈戀終風暴常懷其雨思冰心明月見春恨落花知寂寂芳華度奄奄玉
貌移九迴腸早斷一日病難治自覺傷心極臨危作遠離家貧投賤藥膽壯誤
庸醫白下巫陽至揚州蕩子羈魂孤通夢速江闊送終遲得信前一夕夢與妹如平生歡路上
錢猶卜靈前帳已披承衾摩瞑目搜篋理殘詩欲止高堂慟先教私淚垂蒼茫
惟有恨啼勸兩難爲苦憶連年瘧頻勞徹夜支今朝偏送汝他日更呼誰殘雪
敲窗戶悲風動酒巵浮生千古幻哀輓幾行辭盼斷黃泉路重逢可有期

陶淵明有飲酒二十首余天性不飲故反之作不飲酒二十首

淵明與劉伶開口不離酒終竟兩人賢果然爲酒否我自赴華胥不煩杜康引
酒味吾不知酒意吾能領

醉鄉去中國不知幾萬里偶一問其津身熱頭痛耳所以桃源人雖隣莫通使
惟有書味甘行行堪沒齒禹王大聖人先我惡甘旨千鍾與百榼倦勤從此始

客至如春風來者皆入室率性任所言寒暄各一一可以具雞黍可以聽瑤瑟
欲宿即張燈解吟亦進筆若問有酒否此事未可必

天地無終極風輪盪不禁不知古人古安知今人今吾園二三月全家釣水濱
彼得此亦喜此失彼亦嗔適野獲天趣忘機蘊性真自笑一家人都遊羲皇世
儀狄尚未生何由知酒味

有目必好色有口必好味戒之使不然口目成虛器縱之使無涯我又爲渠累
聖人會調停君子素其位

古皇無史官宣尼不著書古之大聖賢淡淡忘名譽君看皐夔外傳者爲誰歟
文王有多士名姓亦無聞女媧戲團土本自難區分我不知有我而又奚云云

讀書息微倦危坐操青琴求靜常反動絃中怪此心明知非古曲聊復審其音
海水飛何處鍾期亡至今借問聽者誰門外幽蘭深

名教有樂地一誤殊難曉英雄與文人往往託佛老匪自矜清超即時貪壽考
譬如飲酒人非此難自了吾學無不窺惟憎二氏書看則縮其額如嗜葛蒲菹
大道有周孔奇兵出莊周橫絕萬萬古此外皆蚍蜉君請擇於斯何事更他求

陶令責子詩愚多賢者少未免心戚戚借酒解懷抱我今雙無之陶聞亦云好
無所藉杯酌匪我求童蒙得姓三千年未必以我終君看鄧伯道亦得歸邱中

班家有婕妤稚齒入椒房自恃君王愛恩如海水長一朝詠紈扇朱顏逐漸凋
君王縱復召終讓新人嬌寂寂長信宮涔涔泣不止初泣爲紅顏再泣爲青史
華髮吹秋風此生長已矣

古來功名人三皇與五帝所以名赫赫比我先出世我已讓一先何勞復多事

平生行自然無心學仁義婚嫁不視曆營葬不擇地人皆爲我危而我偏福利
想作混沌人陰陽亦相避灌花時雨來彈琴山月至天地亦偶然往往如吾意

風霽月色明露影蒼苔上幽人清與發杖策成孤往不知所尋誰寓目即心賞
隣人知未眠水面篙聲響

細雨過深竹水影澄空雲不知何處花微香如有聞漸漸春風和時時芳草熏
自書一片葉告知雲中君

我愛王思遠袪服何燦爛過所勿經懷短衣不掩骭又愛桂陽王興到詩酒濃
偶意有所屬戚友不相通君去我欲眠君眠我亦去不藉醉爲辭天懷有深趣

躬耕吾不能觀耕圃最便水響叱牛聲土色老農面老農前致詞秋災求減租
我乃儘其力以有易所無農夫喜聳肩欣欣來負與我亦恣所往看花招其徒

春風熏玉顏秋月澄冰壺旁人誤生疑先生醉矣乎

春陰漏日遲嬌鳥啼花早羣鳥音難分但覺春懷好既醒復重眠紗窗碧烟曉
啼鳥莫相催春夢儘猶少

任事在人後見事在人先以之涉斯世庶幾無尤焉吾年方垂髫早已登賢書

三十挂其冠四十白其鬚味早易撤席遊早易回車一早無不早未知死何如
兒童籠翠鳥朝夕鳴前軒飛者念其朋籠外語殷勤一朝膠絲發以情累其身
傷彼鸜鵒智何如精衛仁吾其愧爲夫斯人吾同羣
形神天所付名字吾自取形名兩無時此身置何所朝見一莖絲暮吟一首詩
借形傳我名名傳形不知
嘗讀高士傳過潔亦無聊太谿刻自處生世如鴻毛我雖不飲酒恰能餔其糟
雲閣自層層風裳必楚楚燈圍花萬重屋聚書千古寄語於陵子君輩徒自苦

夜過瓜洲

霜雁一聲語烟江兩岸秋蘆花三十里吹雪滿船頭我欲乘潮去孤帆夜不收
蒼茫雲樹外明月出瓜洲

明月

明月乍離海長風吹上天爭光衆星盡受影一峯先水色金波麗秋心玉鏡圓
雙雙木蘭槳搖落桂花烟

哀兩生 幷序

甲子分校南闈薦兩卷不售一松江陳邁晴一太倉吳維鶚陳故宿學
榜後作百韻來謁斐然成章未幾病死吳爲梅村先生曾孫少年玉貌
登癸酉賢書亡何亦死

蓬蓬江南春青青芳蘭枝舉世既莫採秋風復敗之蘭敗復何言寸心傷美人
美人如明月曾照幽蘭春吳生華胄族弱冠人如玉陳生雲間彥烟霄躓驚騫
薦君不識君孤琴彈白雲相感來相訪賞音良不爽忽弱一個焉天道其如何
再聞雙璧埋吾淚空滂沱吹花不上天一墜且黃泉世上峨峨冠寧如兩生賢

又病

山中蒲柳畏西風白髮催添又幾重病每防秋先自怯天如成例不姑容詩書
暫遠妻孥近膳飲才清藥氣濃消受名花都有分年年只是負芙蓉

送望山公入覲

九月尚書覲　紫宸九重剛下有　温綸畢褒豈爲科名重（詔本朝滿洲科目惟鄂爾泰尹繼善二人）馬鄂新兼　帝室親抗手侯王俱後塵趨庭公子半詩人弓刀小隊秋郊
外笑指芙蓉殿晚春

少宰裘叔度典試江南事畢登程入山視疾

柴門駐馬日斜曛入座龍街病客聞天上使星尋舊雨山中孤月照卿雲同年
人少情難捨候送官多手又分（方握手而飛騎報將軍制府出城）倚榻相迎扶榻別燈窗葉落
倘思君

贈副主試錢相人先生

種成桃李滿江陰遠訪成連海上琴見到小君交可想記同泮水感尤深青雲
不改書生面白簡難忘獬豸心（公曾劾兩江制軍黃太保）一十五年纔一會那堪此後再如
今

假山成

三成號昆侖此義本爾雅幽人戲爲之聳石雜青赭初將地形參繼用粉本寫
高低肯隨人其妙轉在假平生嶔崎心一旦吐諸野微微洞穴明漸漸雲烟惹
五嶽走家中一拳始腕下未晚早扃門慮有飛去者

寄懷望山公

袞衣人去雪飛時一月空山少和詩豈獨忠勳高海內卽論儒雅亦吾師東南
事重回輪早臣主情深下殿遲寄語梅花緩調鼎孤雲野鶴正相思

不寐

一聲兩聲雞初鳴四更五更天未明羣雞亂啼聲漸迫紙窗纔露東方白病人
夢短冬夜長燈花墮几鼠闘梁頭自伏枕目自張四十年事如何忘

商丁孫尊歌爲素將軍作

素公雙瞳今罕有辨古器物如犀剖雞匜魚甑羅成行就中商尊尤冠首規身
環濟束半腰侈口呑舟容一斗紅搖赤水珊瑚明翠凝碧瓦琉璃厚蛟龍揚爐
兔氏鐫丁曰孫三字垂韭陰花陽篆劃深雪雷紋雲氣蟠蝌蚪黃目眈眈當臍
瞪飛廉顛顛繞腹走想當元女降生商兄癸婦庚鑄彝卣大局七个橫廟門典
寶一篇陳黼右賸臣負俎說調羹成湯嫁妹狄作酒或盛菹醬彤祭日或斟雉

龔彭籛叟史官高勢來峨峨稱祝尊前再拜手道是器成永寶用子孫無疆王
萬壽三暇有玉盤有銘同與此尊垂遠久一朝膜晝封河陽白馬人行器不守
麥秀空傳箕子歌銅盤早蝕比干紐三千年過太陰中不知有周秦更否神物
數滿當出世咸陽耕夫傳某某苔蔽土繡形離奇達官蔑視等瓦缶素公一見
購百鎌如辨壙羊識土狗召良工某刷作瓶月洗黑雲光照牖沃丁武丁靈爽
存猶銜花枝香滿口甄邯威斗子尾犧若數班行都列後我乃撫尊長嘆息世
事輸君常八九函牛之鼎當康瓠折鉤之喙享敝帚人才那得如金銅長在泥
沙不速朽願公愛士如愛尊毋使埋淹嗟不偶

輓孫文定公 戊午鄉試座主

黃扉紛佐泰階平星隕中宵櫪馬驚青史三朝書行狀蒼生四海望銘旌殊恩
禮自加羊祜溢美人幾累孔明身後關心房太尉有無遺表諫東征 偶稿一案公爲名累

隨園二十四詠

倉山雲舍

小人有老母倉山多白雲奉母居山中板輿常欣欣看花與山共采藥與山分

書倉

聚書如聚穀倉儲苦不足爲藏萬古人多造三間屋書問藏書者幾時君盡讀

金石藏

不見古人面須見古人手廣搜金石文歐趙所未有何物爲之鄰璜琥尊罍卣

小眠齋

秋齋號小眠空廊無響屧讀倦偶枕書書痕印滿頰不知牕外花飛過幾蝴蝶

綠曉閣

朝陽耀高閣萬綠一齊曉虛窗聚景多宿雲出簷早翠微西山低白塔東城小

柳谷

宅西頗柳谷義取尙書詞未必康成識差免虞翻譏春痕搖水痕滿池如猥絲

翠玉山頭

梅花雜玉蘭排列西南峯素女三千人亂笑含春風我記相別時瑤臺雪萬重

竹請客

盧仝所思客乃命竹竿請何緜知非僕長教此君等美人來不來立斷風鬟影

因樹爲屋

銀杏四十圍葉落瓦無縫主持小倉山惟吾與汝共更借屋上蔭招宿丹山鳳

雙湖

我取西子湖移在金陵看時將雙鏡白寫出羣花寒前湖饒荷葉後湖多釣竿

柏亭

種柏成一林屈折爲庭宇奚須文杏梁已遮碧瓦雨翠禽居之安日坐亭中語

奇礓石

到公有奇石曾向華林補千年幽人得風月一齊古當作石交看摩挲日三五

回波閘

不放流水流清池嫌太滿常放流水流新荷尙嫌短建閘唱回波勸水行緩緩

澄碧泉

山頭峯百層山下泉一尺葉落水面青月落水光白此水淡無言泠泠終日碧

小棲霞

萬事不嫌小但問能成家我有一間屋公然類棲霞絕壁屋前山天香屋後花

南臺

築臺望雲物雕欄盡南向天空星可摘木落山獻狀露葉如水明前峯新月上

水精域

玻璃代窗紙門戶生虛空招月獨辭露見雪不受風平生置心處在水精域中

渡鶴橋

白鶴欲過湖照水不得路十月輿梁成羽客含蘆渡新霜鋪玉勻何人試初步

泛杭

不負一池水招招學舟子君覺歌口香知在藕花裏晝橈莫蕩公水動鴛鴦起

香界

佛家有香界旃檀焚諸天我家有香界幽蘭種溪邊能聞而知之鼻在耳目先

盤之中

盤意取屈曲旋轉無定區我意亦倣此乃築蝸牛廬紆行勿直行公等來徐徐

紫山紅雪

王母宴瑶池蟠桃開似海酒罷落花飛散作諸天彩造屋居其閒紅顏長不改

蔚藍天

琉璃付染人剗取青雲片終朝非采藍彷彿天光現客來笑且驚都成盧杞面

涼室

避暑如避客一室陰惛惛高梧拒日多曲澗引風早熱中人偶來也覺此閒好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五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六 庚辰辛巳

錢唐袁枚子才

贍園十詠爲託師健方伯作

石坡

平泉三品石堆作一家春不假嵯峨勢真如蘊藉人峯低安放穩路曲往來頻
想見公餘暇臨風倚角巾

梅花塢

環植寒梅處橫斜畫閣東一輪明月照滿樹白雲空春到孤亭上香聞大雪中
要他花掩映新製石屏風

平臺

老眼三朝闊平臺四角方因山分上下望遠入蒼茫得盡青天月鋪勻碧瓦霜
謝公詩興發獨坐詠清商

抱石軒

一軒當石起緊抱丈人峯花月分窗入烟蘿合戶封坐憐紅日瘦行覺綠陰濃
爲問幽樓客人間隔幾重

老樹齋 從前樹爲屋掩公拓出之得舊礎果其地也

老樹得春先亭簷避幾年數椽移向後萬綠盡當天葉密雨聲聚枝高日脚懸
新基卽舊礎暗合古賢緣

北樓

北斗挂高樓江山一望收白雲簷外宿清露檻前流遠樹深藏寺風窗易得秋
飛花雜松子終日打簾鉤

翼然亭

山頂翼然亭登臨見杳冥炊烟離瓦白高樹出牆青海鏡明初日江燈落遠星
臺城千萬雉拱列似圍屏

釣臺

春波二月平垂釣足幽情古石連雲瘦疎花映竹清萍開鱗有影絲細水無聲
久坐不歸去溪頭月正明

板橋

渺渺烟波處亭亭見板橋橫陳如待渡小臥欲當潮屐齒苔痕滑春晴水影消
杖藜扶我過隔岸有花招

穉生亭 有古樹枯而復生

黍谷陽和轉枯楊竟長稊春風如隔世去鳥復來棲樹解輪回義 公有輪回說 亭留
瑞事題知公多雨露溝壑起烝黎

竹深處

嫋嫋碧琅玕虛窗八面看搖風青欲滴聽雨晝生寒綠鳳迷春影飛塵掃畫闌
恐教司竹監難數幾多竿

寄盧雅雨觀察

淮南聞說泛流霞七十神仙鬢未華千里風人齊進酒二分明月正當花紅橋
燈影宵移艇白雪春聲晝放衙擬指平山向公祝萬枝松當海籌加
一江秋水隔瓊巵遠望卿雲有所思末座每將名士待陳書深以古人期松筠
性在留春久猿鶴身閒上壽遲寄語旗亭女郎口紅牙添唱卷中詩 時演旗亭新譜

上元前一夕訪岳水軒不值

新年訪故人故人飲酒去回車戀月明升堂且小住蒼頭擎明燈春盤供寒具
公然主人翁三枝小瓊樹聲聽雛鳳清語協查梨趣坐久樹無烟歸遲草有露
仍踏野田還梅花白前路

題武午橋相馬圖

天生良馬無人相牛羊日坐麒麟上午橋司馬氣不平自取銀河洗眼障南遊
滄海西蓬萊朝朝高坐看龍媒不將金馬門前式劃取驪黃以外才至今蕭蕭
霜滿鬢猶把丹青圖八駿曾看天廄有龍無搖手風前怕人問我知此意常自
憐相牛相彘終天年

題塞上吟贈李觀察

鋒節巡宣久著名三年遠作玉關行身歸萬里無風色家住中州有正聲江上

春帆桃葉軟天山歌板竹枝清如公合書淩烟閣蘇武臺前月最明

贈徐梅麓觀察有序

己未冬枚　恩假歸娶觀察轉運揚州招陪前輩汪殿撰應銓葉編修長揚唐庶常建中雪夜小集今二十二年賓主重逢皓然白首同席諸公杳無存者感贈一律情見乎辭

當年花燭撤金蓮曾過揚州醉綺筵明月二分歌舞地酒人一隊玉堂仙宮袍舊影燈邊雪宦海流光水上烟今日相逢倍惆悵後生前輩各華顛

潘宇情明府見和陶吳壁上詩書扇相貽兼餉茶荈

黃梅風少雨氣濃故人贈扇如贈風扇面泥金書小楷使我開讀心忡忡賤子當年宰江邑鄉巡野宿陶吳東對佛張燈書古壁登樓高詠驚秋蟲十五六年爪痕在鴻飛久矣忘行蹤一朝安仁騎馬過仰壁大笑遇此公依章次韻和成律遣人遠致深山中山翁得詩驚且喜滄桑萬感來填胸恍若奉陪行野寺前生斷夢重相逢無官追想在官日四旬非復三旬容不覺三歎我年老豈徒再拜君詩工君知讀罷定消渴更惠茶荈青絲籠笑煑新泉試七碗搖扇坐聽清涼鐘

呼龍耕烟圖爲錢相人觀察題

沙飛海老烟蒼蒼一莊荒到仙人鄉癡龍耕倦眠不醒有人呼叱烟中忙落花壓肩鋤在手碧虛金骨香桃瘦自稱天上勸農官封章屢向雲門奏斬罷長鯨海上行風璈水瑟共相迎已騎白鳳頒天語更捉青龍喚小名瞳神一點秋波朗珊瑚挂盡冰絲網兩度璇宮斷夜絃龍堂淚滴真珠響於今玉女導花驄檢校仙租碧海東好開生地栽瑤草莫把神倉缺正供（公榷揚州關稅一妾同行）管寧皂帽空山裏號作龍頭嬾無比高蹲羊館一千年任汝狂呼終不起

揚州紅橋與門生劉牧𦫵進士兩舟相值次日牧𦫵以紅橋畫冊屬題時將需次京師

偶移雙艇過紅橋隔水通家抗手招小別七年人面改相逢十月雪花飄羣仙雅會留詩冊一客將行赴早朝他日平山堂下酒師生舊事更魂消

劍

玉匣甘藏七尺身九秋不復試霜痕夜深尚作嗚嗚泣爲有平生未報恩

初寒二首

久疎秋水愛斜陽九月初寒漏漸長夜坐不嫌人近燭牕開忽見瓦留霜身依燕玉堪娛老心怯吳綿可在箱我是家居眠未穩天涯爭奈客思鄉

騷人丰骨久伶俜呵手彈琴且暫停秋氣中年雙鬢覺江聲孤館一燈聽錦衾敵雨新無力玉酒回春舊有靈收拾蘆簾同紙閣負他風月在空庭

夜立階下

半明半昧星三點兩點雨梧桐知秋來葉葉自相語

答鎮江觀察錢璵沙先生見贈

江頭舊雨作監司江上閒雲慰夢思一代交情車笠在廿年離緒鬢霜知家焚諫草終存史身是傳人更有詩多感瑤華重疊贈彈琴想爲遇鍾期

雲龍蹤跡本前緣彈指韶光最惘然泮水記憐袁淑小（枚年十二與觀察同入學）瓊林曾讓祖生先雞壇白酒看花日燕市紅燈掃雪天此際思量非隔世回頭已是過輕烟

客秋玉尺此銜文隔歲傳呼耳又聞作宦有緣偏近我渡江無主正逢君南衙夜宴鄉音合東海潮聲鼓角分恰嘆俸錢最多日孟光福總讓朝雲（公兩悼亡只一姬侍）

階前蘭玉有清容小謝風華更不同秋水半邊來隱者金焦兩點屬明公青山影落雙旌上白髮痕深一笛中從此暮雲春樹裏吟箋容易託江鴻

與觀察兩公子遊焦山作

平生五嶽曾坐嘯惟有焦山慚未到故人江口作監司一舟送我窮其妙遠望穹龜臥貼水近看龍樹深藏廟老僧長眉叉手迎付杖一枝作前導道山高七十六丈遊人足力難深造我時氣勇逸興發與兩公子頭屢掉初行磴棧猶繭繭繼引藤蘿頗稍稍風窗紙漾江光白鐵塔尖翻海影倒掃雲亂踏落葉驚攀巢直上烏鳶噪最後孤亭蹲絕頂人天萬象供淩眺彎弧思與天公搏升木何須野猱教潮聲出海雲氣淫日脚下水魚龍跳自知吹墜不到地飄飄應發溺

人笑久坐終懷杞國憂瘦蛟舞入僧家竈時修琳宮迎六龍倕般奔忙藻兼鬧三時未畢靈臺功六鑿初開混沌竅石上磨崖字萬萬文詞剝蝕堪憑弔焦先姓與此山傳臥穴無人空虎豹周鼎摩挲僞可疑鶴銘點竄心空悼夕陽西下不忍歸題名故把松枝拗從山腹登從背下如蟻走磨經堂奥指小焦山示公子可似從遊兩年少慮人問我遊樂乎預作詩章滿城報

薛一瓢鑄銅杖字曰銅婢屬予爲歌

金銅仙人辭漢主嫁與先生作婢女先生新娶銅山歸兩足軒軒能健舉婢子清瘦鑠有神不言不笑能扶人晝則隨行夜侍側但見金夫不有身既不須霍光窮袴加護惜又不慮袁紹妬妻加髡剔只恐葛陂遇水化爲龍轉使老人愁孤立我聞北朝元魏立正宮先取黃金鑄后容又聞罽賓範國寶亦將妃面摹青銅先生倣古作銅杖特教婢學夫人相借力橫行花月天平拖不畏江湖浪一時名士盡有歌祝君偕老專房多我獨讕語君應笑頗聞銅臭喚奈何

野寺

兩三間屋一溪水庵久無僧佛墮几香灰滿地旋作風松鼠銜旛亂搖尾我來誤踏野葛花驚飛蛺蝶成團起

聽胡太史說某將軍故事

野史亭邊落日低三朝耆舊草萋萋忽將雙耳長江洗來聽高祛說李齊

虎邱同錢景凱泛酒船

五年不到闔閭城簫鼓新添水面聲爲待虎邱山月上四更猶放酒船行

榜人中有踏搖娘曾侍吾家臨汝郎一種聲清銀字管可憐吹散桂枝香謂春團與桂娘

霜燈悄悄夜歸遲折得夫容有所思同是人間一池水橫塘從古泛西施

喜文玉至

扁舟迎得柳枝娘銀燭當筵照晚妝仙雨著衣成酒氣美人私語作蘭香尊前吳髮憐儂短席上秦聲愛汝長喜字自書三十六剪箋擬學藝林王

再贈文玉

霜林紅葉好陽春避近橫塘賦洛神久已盧家傳少婦況兼蘇小是鄉親玉爲盧氏出姬杭州人

嬌鶯喘細將沉溺軟雪魂消乍抱身遮莫摩登花未散又分惆悵與詩人

過繡谷園弔主人蔣升枚

十年前叩草堂靈曾共瓊枝坐此廳叔寶風神臨水照阿戎才語隔花聽紅蘭春早香先盡繡谷秋深客再經索取茂陵遺稿讀霜燈涼月淚熒熒

書樓尚在蕭郎遠師曠重來子晉仙小閣塵凝常坐榻青箱魚蠹舊吟箋虛叨席上稱前輩偏向人間哭少年似此曇花眼邊過老夫爭忍不華顛

秋夜訪涂長卿不值見其二子

中散園林夜色深阮公著屐來相尋月華照樹烏鵲笑十八年前人又到主人不在兩郎迎兩郎當年都未生出門大笑問兩郎當年何處作迷藏

一卷

一卷書開引睡遲洞房屢問夜何其高堂憐惜小妻惱垂老還如上學時

夜坐

飄飄風雪夜釭凝肅肅齋硯有冰落筆動爲千古計知心惟有一腮燈衰翁獨坐寒梅伴空谷高歌凍雀應不是子雲甘寂寞人間誰是得霜鷹

除夕望山尚書賜荷囊胡餅鹿肉戲謝四絕句

風景蕭蕭歲又更梅花門外馬蹄聲師恩更比春光早捧得金盤落照明

謝元雅愛羅囊佩東晳高吟胡餅歌不賜羔羊賜麋鹿憐儂一片野心多

屠蘇未進先生饌椒酒先頒弟子行好似歲終飛瑞雪定飄幾點到荒莊

尚書得韻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著新詩和到是明年

答香亭并序

揚州遇香亭聯袂數日送往彭城余亦東下姑蘇畢臘始返香亭書來道有山左之行兼問尋春芳訊寄詩奉曉

萍水揚州遇阿連已逢重別倍淒然絕無骨肉吾將老怕有分離汝最賢荊樹心孤花合並雁行力薄影仍偏東關極目征車遠腸斷隋隄欲雪天

胡威相約赴山東難免劉安唱惱公（妹夫胡書巢招香亭往山東舊主人劉太守不悅）身重親朋爭側
席路遙兄弟更飄蓬蕭齋侍疾情難忘江館評花榻暫同知否夢回姜被冷旅
人幽咽一燈紅（弟別後予始有異鄉之感終夕不寐）

輕帆悔向闔閭城不載春歸負此行楚客風懷非昔日吳宮花草竟虛名思量
種玉田須好鄭重珍珠斛敢輕就使書香少人續孔明終望伯松生

春晴

今歲天公太有情一冬無雪又春晴紅梅但覺飛香久綠草何曾借雨生雙燕
翅如迎曉日百花心更望清明風光似此須行樂莫管頭顱白幾莖

送望山尚書入都

新歲春晴減薄寒尚書應　詔赴長安三江父老攀轅送一路桃花信馬看嫁
女妝奩添後乘憂民丰采重朝端　君王若問棲霞事定奏山門水要寬（山門外新開一湖）

大婚典禮重青宮恭值　慈寧祝華嵩高啓門楣迎貴壻驚聞　天語喚親翁
均調玉燭資蕭相鎮撫金河仗竇融兩事難兼須引例張溫在外領三公

燕婉真覺老逾甘鄧禹生兒滿十三行禮好同新命婦（公妾張氏封一品夫人）懷人難忘
舊江南西清應制頻簪筆紫禁承　恩許駕驂倘奉　宸遊陪　御輦上林花
雨正紅酣

送行只剩裛絲在老唱驪歌十幾年金屋人封馳賀啓橫塘舟泊鬭吟箋春雖
小別花縈戀莊自長荒主倍憐一語後堂公記問有無雜佩賜彭宣（公愛枚賀啓許賜雜佩）

佳兒歌為李竹溪同年作

李氏有佳兒稱名自呼嬦豐頰頭嶔崎通眉質穠粹客秋來隨園勝衣纔七歲
其時壽萱堂稱觴集朋輩兒來獨其間隅坐聽鼓吹客密一身藏心靈兩眼銳
不受乳母詔寒喧吐詞媚不並先生行從容就賓位能習少儀篇尊壺面其鼻
能辨瑯琊稻辟咡便長跪懷核告先歸負牆揖始退騤騤萬目看竊竊羣言議
項橐孔子師甘羅宰相器古人久不作今兒或可繼未幾兒叔來道兒能屬對
梅花古岸香芳草新堤翠予謂予胡然毋乃倩人為招兒膝前立試兒兒毋對
公然羅漢松舉對水仙卉以佛擬神仙銖兩俱相配奇哉此佳兒聞一乃知二
虎子自食牛蘭芽早拔萃若非任彥昇旗蓋中天墜定是陶通明香爐送霞帔
仙李舊根盤家世傳明慧武或為亞子英雄張一隊文或為長吉能留韓愈轡
嬌者袞師兒玉溪夸清脆仙者老鄴侯頭枕天子睡兒今將毋同法祖擇其最
兒父吾同年老鳳聲噦噦積善世其家有子應顯貴嗟予幼了了科名亦早遂
愧作倒綳讖愈覺後生畏恨無左伯豪薦兒登朝陛且學龐德公將手撫兒背
勸試字九千毋忘山一簣長舉無恤詞早赴重雲會致身　聖明朝禮樂佐隆
備明知冬郎相義山久憔悴且賦佳兒篇播傳為國瑞

送託師健中丞重撫桂林

小別三江口重開八桂堂望塵來故吏駐馬問新秧元老顏如昔甘棠樹恰蒼
生猺同蠻戶迎拜各焚香
妙絕隨園景平章頗費心一樓春雨足三寸落花深仙鶴還喬木閒鷗聽好音
不知天外使可憶舊雲林

謝託公賜隨園碑記

韓山片石蒙公贈密字真珠玉篆斜惹得山人夸未了蘭亭初搨在儂家

再贈中丞

白雲孤鳳語碧海青琴絲高卑雖懸絕一見難分離隨園大中丞翩然海鶴姿
官職經三朝聲名動四夷賤子仰宮牆六年不敢窺自顧螢末光敢敵青陽輝
倘蒙眾人待反失硜硜為隔簾望明月未見終狐疑屢躡登華山欲上猶趑趄
額有潘安仁道公謙且卑憐才如飢渴汝可往見之山人整巾帶厭介仰光儀
溫溫大儒顏春風將人吹遊目隨園景樓閣新參差公曳藜杖引筋力無少衰
使我作曾點沂水春風思從此寄箋詠使者縱橫馳稱我心中人和我投贈詩
八月十三日白露中庭滋引裾問經義析理窮銖錙皇王相窮竟周孔相攀追
畏匡存別解一貫有心期程朱慚局促鄭馬亦糠粃更談周易義議論尤恢奇
道此大聖語文王與庖羲六龍以御天幽贊生靈蓍後人相去遠如鳩窺天池

強解爻象義毋乃非狂癡大哉先生言千年無人知宣尼過五十方敢作繫辭所以雅言三不以易教垂枚惜聞道晚今日得良師公亦向人道此子能參稽絕無才人態而有入道基枚聞感知己懷古中心悲挾貴與挾賢瑣瑣均堪嗤果然學問深如水沃壓爵嗛嗛常不足款款無詆娸枚今侍君子終身願因依何圖未一稔西粵催旌旗我欲留公住　明詔誰能違我欲從公行高堂有慈幃一日一見公日短心無涯一年一寄書書長雁來遲惟有懷公贈摩挲贈圜碑碑石有時泐寸心終不移

閩中丞改撫皖江

一紙黃麻聽好音果然天意即民心皖江樹愛甘棠舊西粵車停瘴雨深　當宁忍拋元老遠贍園仍望主人臨誰知故吏蒼生外別有閒鷗喜不禁

過雉皋訪何西舫明府淹留數日別後却寄

秋霜明廣陵揚舲來雉皋爲訪何水部遠勞袁奉高官聲桑下聽仙樂堂前操賓館雖儲偫陳榻先要招感茲黃花節相逢白首交深情追往昔離恨紓今宵夜夜故人語喔喔晨雞號

入境喜絃歌懷古悲陳迹今日水明樓當年辟疆宅國初盛簪纓海內馳巾舄一聽雍門琴永斷山陽笛問舊隣不知照影水空碧歎樹待樵來孤花冒烟立逝者盡如斯萬事今猶昔淒涼異代交三復同人集冒辟疆有同人集

平生讀國風好色慕古流誤聞此邦媛窈窕能清謳遠道致瑤札含情託蹇修何圖二南化漢女不可求豈無鳩爲媒所致非吾儔千愁攻羈客獨宿難深秋西施未有期范蠡回扁舟

城外船欲開城內呼驂騑君來送我行燈下紅旗朗依依膠漆懷脈脈雲端想榜人催別離趁此夜潮長思君心尙留別君身已往夢醒不見君霜月淒蘭槳

有客

有客溪頭訪若耶袁絲何處種桑麻牧童遙指水流處紅出一牆文杏花

贈希裴觀察四十韻

憶昔參師相名錫仰大賢雲泥一千里桑海廿三年半百公方居稱觴我自憐借題將有述染筆愧難宣吏部當時貴郎官擅譽先謝莊司九品毛玠掌三銓智府冰壺朗神機玉燭鮮方書須柱下勳格配階前再轉西臺肅行看獨坐專鸞坡鳴獬豸柏府立鷹鸇五馬馳江左三河轉漕船福星歌子駿得寶唱韋堅黔首交相賀金陵倍有緣治河臨瓠子鞫獄到幽燕去似春難別來如月再圓薰風吹草偃高識踞雲巔路正行尤穩心虛事不偏客秋吳下吏誤權水衡錢計相鋒車出羣胥草索連　聖人頻寄問方鎮共憂煎談笑看公到從容把事全微言風款款握算腹便便吉甫元和鑄夷吾手實篇霜燈親檢校公府苦周旋黑霧消三里蒼生付一肩橫塘還棨戟吳市滿香烟此際飛春雨忻逢啓壽筵自持書一卷不羨客三千錦幄璧萱茂金堂寶樹聯台星方熠燿元髮未華顛賤子長餐朮何時慰執鞭銜花慚白鹿斟酒對紅泉身賤趨陪少情深禮數捐新詩商格律古玉論雕鐫驚眼雙龍勺公有龍勺甚古低頭五色箋瓊瑤堪比德筆墨更如仙喜傍慈雲近終增小草妍私情借寇住公論祝鶯遷感舊京華日陳情暮雨天謹歌壽人曲交與女兒絃

雨中即事

驚風萍葉開帶雨池聲大青蛙抱佛心踏上蓮花座

哭曾南村刺史并序

南村刺郴州官署災夫人及一女焚死南村以痛其妻與女故辭官歸半途亦死

慘事傳來確驚心竟是君三更宣榭火兩世伯姬焚解綬腸先斷歸途手亦分斯人有斯報難問楚江雲

同謫爲仙吏先予刺一州省郎青瑣月燈館白門秋舊夢何堪憶晨星幾個留孤兒長成未東望淚雙流

隱仙庵聽卓道人彈琴與丁珠秀才分得離字

素手拂青絲空山聽演師聲希流水緩調古白雲知細雨初晴日茅庵欲暮時那堪聞此曲孤鳳與鸞離

次日招似村公子聽琴得青字

羽人彈綠綺公子坐空庭小室留聲久繁絃惹客聽雨中春酒冷風裏落花停
似爲餘音繞江峯分外青

温屏山太守書來索詩賦五言奉寄兼呈賢兄皆山

去年送君船殘臘過江表今年接君書書來春已老君書艮何如密字連真珠
索我瑤華箋催我紅鯉魚感君相思長愧我歌詩短歌詩久已成欲寄長天遠
昔君宰沭陽賤子爲前驅後君宰江城南衙日歡呼愛君好風懷真味如醍醐
冬心常冷抱古道能持扶南巡一瞻　天飛騰在須臾扁舟不爭風亦頗利江
湖寄語熱中者請觀温大夫
君家皆山子孤清如伯夷一談成至交此事燈花知所爭根本大所傷知音希
弟作西江守兄別倉山友棲霞紅葉霜金燈白門酒此會何時重此情君憶否
想見老彌明至今猶閉口皆山見人塞瞎之外嘿坐而已

老境

老境居難慣新居一倍愁白鬚芟更莽病齒痛偏留作楷書難小高談語易偷
看看名與姓大局定千秋

偶成

水鳥飛上樹是誰偷采蓮爭蟲魚影聚受露柳條偏紅雨媚朝日白花明晚天
呼僮遲掃地好讓野雲眠

金川門

金川門外水雲寒道是燕兵渡此灘狎客名儒同誤國君王真個用人難

栽松

青松手種兩三行聞道難栽過豫章待得成龍吾見否不能對汝不思量

贈楊江亭提督

白髮三朝望真州九代居期門曾試弁東觀更修書文武才原大神仙健不如
誰知公八十安步尙當車
聽說　先皇事欷歔感不勝寬仁漢文帝悠久宋昭陵吹夢春風過回頭歲月
增傳聞猶霅涕何況是親承
清祕三間閣虞翻有舊牀商尊明翡翠晉帖雜鍾王簾影風花靜書聲子弟忙
此身真法物何必弄圭璋
羊祜荆襄督歸來二十秋功勳留片石老物剩輕裘雛鳳瓊林客童孫小子侯
門前江水闊何處不扁舟

自嘲

小眠齋裏苦吟身纔過中年老亦新偶戀雲山忘故土竟同猿鳥結芳鄰有官
不仕偏尋樂無子爲名又買春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

哭座主虞山相公

台垣一夜隕星辰禱祀難留嶽降身兩露正濃梁木壞綺羅雖盛相公貧東園
祕器頒張禹車駕臨門問賀循聽說憑棺　天語痛至今哀感動旁人
瓊林曾記遇歐陽早列三千弟子行聽樂夜眠東閣雪趨朝晨掃後車霜江湖
淪落師門遠海宇昇平相業忘二十二年前進士不堪回首舊宮牆
前年歷　蹕邗江過小泊隋隄艤暫停絳帳談深春雨細金燈人別暮山青恩
無可報身原賤事有難憑夢不靈公夢白猿入贊榜發得枚期望甚大此後西州水流處羊曇涕
淚怕重經

支枕

支枕悠悠午夢餘開門仍是閉門居客來下馬有閑意未見主人先看書

用定聲錄韻贈周青原

我生十二年竹馬騎入學周郎如我年入泮童而角微之愛龐嚴爲其兩相若
衣裾撇我門厥介來酬酢王戎巖下電中散雞羣鶴玉山到眼明蘭風滿懷掠
縱論至於詩風雅同商榷新箋出袖中寶劍光騰躍梵筴裁整齊楷法矜戍削
置屐覘謝郎才具可約略初寒歌兩篇速藻驚沉著再和春草詩風華尤的爍
讀罷意超超對郎視矍矍初疑守天廚紅霞夜深嚼又疑捫麟篆赤手鯨牙拔
郎乃負牆立拱手揖先達願談玄中玄庶幾覺後覺感郎意嗛嗛老夫請刺刺
六義非一體源流各有合八音非一器碨散絃匏雜大響奏鈞天簫韶兼衆樂
百川會東海隨宜供吐納戔戔目論者取徑乃取狹略採文選理嫌韓蘇粗還

未窺李杜藩先笑温李弱強界唐與宋如以裘屛葛所見同陳蜳將肘類肉鴨
龜玆自稱王李重不足殺鄙儒遇都士一醮甘百罰願子雪此言高坐酣勇爵
萬象各端倪詩懷兼午劃妍媸鑒古人胸懸萬年蛤毛詩三百篇去其味嚼蠟
童子歌滄浪何妨便取法修業不息版訓練三千甲慘淡役心靈別造牟尼塔
廉如雞食跖貪如魚祭獺色如江濯錦聲如磬過闍黎服龍虎虵奔馳泰華嶽
審格先審題用墨如用藥會見月宮桂專待吳剛斫豈徒張一軍臧洪作首歃
南都才子班嚴吳尤灼灼冬友元理問年都輸君戰罷枚數閭六月蘊隆天拚席不
以鬣將子來施施索詩應曰諾借扇書淋漓余懷傾七八甘苦述技經巵言非
綽虐就使子胡然此歌子宜答

戲東似村

想見西園暑乍收碧梧翠竹雨修修六郎池上憑欄立我替蓮花起暮愁
傳聞遺失金條脫羽化銀杯可絕蹤惟有玉人偏不惱抱郎雙腕暫輕鬆奴盜金釧逃去
短曲長歌字數行六年無日不相將屛風若有蕭娘記紅豆拋殘第幾箱
約我花階設綺筵定期七夕晚涼天牽牛織女河邊笑又累人間請客錢

贈悟西上人

悟西事我如事佛每逢朔望來參謁十五年前舊邑侯諸人忘矣師偏不感師
念我轉自思作令無狀師所知師言當年政清靜即此已是大布施我昔善除
竿牘弊恰無峻法加胥吏又頗不喜佛老言恰於僧道無憎顏歐公本論未施
設韓公原道休饒舌果從天視盡蒼生何事人來強區別我持此論頗有年因
師見訪聊一宣師年八十顏色好昇天應笑釋迦小

聽鶯曲爲研農主人作

垂楊絲裊裊黃鳥聲交交中有聽鶯人短髮形飄蕭一聲初囀如戛玉千聲萬
聲肉勝竹細雨搖風欲落花斜陽覆水難終曲當年行役赴遼西只有黃驪陌
上嘶青天蜀道家山遠芳草長亭落照低歸來楊柳如人大流鶯還抱楊枝坐
紅雨當頭仔細聽聽時能使春愁破自非天性少情人爭耐聞鶯不怨春我將
滿載青山酒同著流鶯一問君

重登永慶寺塔

九級浮圖到頂寒十年前此倚闌干過來事怕從頭想高處人休往下看

登山

焚香掃地待詩成一笑登山倚杖行愛替青天管閑事今朝幾朶白雲生

吳門借寓陸郎墓題壁兼寄其外祖一瓢徵君

孤花一樹陸郎墳草屋三間水氣熏停槳有人來假館青山何處不留雲
地下童烏識我無當年詞客換頭顱秋階手掃霜林葉權作君家墓大夫
小劫華嚴十載遙相思無處把魂招夜深風折西窗竹彷彿猶聞子晉簫

虞山小住贈許芝田明府

同詠霓裳廿四春重聯芝蓋五湖濱但知俸好全供母豈料官清轉累人時方調簡索助
宓子絃歌宜小邑許由家世本天民白門烟柳青溪水記爾留題墨尚新

贈虎邱僧離公

離公慶七十大設伊蒲供其時九月望素魄明高峯我適渡江至虎阜擕孤笻
隱隱簫一枝濛濛烟幾重尋聲探遠寺抗手揖羣公陳遵忽驚坐小邾以名通
齋廚禪味淡暮靄嵐光濃初菊逗微黃繁燈綴深紅主人畢仲游避面隱牆東
其餘諸仙郎愔愔伎曲工酒闌山影沒塵定歌聲終禪僧高興發亦復鼓胡嚨
老鳳鳴孤竹一洗羣喉空萍蹤偶然聚白社千年風次日僧持紙索我題真容
即書此日事留爪當飛鴻

苦寒

磨墨不動冰生花重裘雙襲如輕紗元冥行令理應爾一寒至此寧無嗟憶昔
去冬逢此日水泉不結梅含葩天公弄作一年冷河僵海老風揚沙前雪未消
後雪至寒心飄搖宿我家西園木皮五寸厚便了鼻涕一尺斜陷冰丸薄古瓷
裂迎春奏遠青陽遮黍谷盼斷鄒律吹仙鶴道比堯年加兒童呵手狝吽牙上
天請捉黃金鴉諸姬各嫌帳不華寒酸羞烹學士茶我獨縮屋高自夸雪車冰
柱吟劉叉周公言冬陰不閉黍陽發洩爲淫邪於今肅殺應月令來歲應收好

麥麻就使月宮凍斷銀河槎亦使張騫熱客心小差山人老矣暮景遏不能采炭南山窪又無長裘與廣廈覆蓋寒士爲民爹惟有耳護許公葙背抱吳宮娃金爐燦列如排衙私念宮門待漏沙場走若比此樂誰爲佳

吳門遇許部郎費秀才俱道予當八九十矣旣覿各驚齒未笑賦一詩

不是年光肯倒流諸公錯認古陽休若論經歷人間事自問原宜久白頭

從吳下還家句容遇雪重宿朱園感贈主人

不到朱園住星霜歲幾遷主人驚客至扶病出堂前握手先看面回頭各記年燈明曾宿榻壁損舊題箋出拜兒孫大堆盤膳飲鮮卸裝庭繫馬輭脚僕分錢恰值隆冬月重逢大雪天擁爐呵凍筆索火煖泥鞾情比還家好交因垂老憐苦留君宛轉久別我纏綿敢惜千場醉多增一夜眠再來應有日切莫指華顛

閑行

折竹當藜杖閑行過小亭無人獨自語溪上一鷗聽

閑坐

雨久客不來空堂飛一蝶閑坐太無聊數盡春蘭葉

九月十一日夜

金燈淡淡映書樓銀蒜沉沉押畫鉤一霎秋風吹落葉波濤都在樹梢頭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六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七 壬午癸未

錢唐袁枚子才

元日

將老戀韶光當春重元日晨興整冠裳焚香坐密室黄梅香尚幽白雪清未畢
念此良辰晴數天齊遺吉觸景如逢新懷舊若有失逝者幾何年公然四十七
久辭待漏霜空對書雲筆履端人未來筮日吾始出珍重此寸陰不覺搖兩膝
吟成今年詩開卷此其一

題王少林北征集

江左烏衣客河梁白馬行採花金谷樹聽雨洛陽城古蹟歸遊子中州得正聲
遙知年少目不讓買生名
愛汝新詩好傷予舊雨寒阿戎如此秀大阮不同看風斷山陽笛花開謝氏蘭
憐才兼憶昔掩卷淚闌干傷孟亭先生

棟在中席上贈樹齋兩林兩公子

與君未見已相思況復雙攀玉樹枝外戚　恩榮同扈駕建安兄弟各能詩西
園水暖班荆早東郭燈紅散酒遲難得雲龍徵逐處江南三月落花時
吳歌宛轉管絃聞綺席同陪棟使君白羽扇涼詞客寫紫羅囊好雪兒分偶來
天上春將去並坐花間鳥戀羣我欲吹簫招子晉遠陪雙鳳入青雲

題樹齋贈别胡郎詩後

聽唱驪歌别阿儂搖鞭無奈管絃終桃花昨夜相思淚背着春山獨自紅
花滿春堤月滿鞍紅兒相送小長干老夫萬種風懷淡只覺人間别最難

魚門極愛萬柘坡遺集余讀之中有與袁子才聽雨之作愴然感舊爲題
一詩

偶翻亡友欒于集中有同吟我姓名二十年前春雨夜九重天外化人城雲璈
品逸宫商冷鸑鷟才高福分清難得心香最供奉未曾傾蓋一程生

贈陸鮑兩秀才

人間竟有雙珠樹天瑞真同五色雲惆悵貞元老朝士風懷棖觸少年羣
名士翩翩半渡江清才若個最心降侍中風貌南朝重何偃長明是一雙

題陳梅岑詩卷

元郎秋夕清都夜都是吟成十六時似爾一編清似雪論年還更小微之
試罷籀書九千字更聞成誦十三經對君不敢低頭看恐是瑶光第六星

寄樹齋兩林

恨事如流水都來三月中人間送公子天上别春風班馬數聲響落花滿地紅
所思人不見燈影小樓空
擁髻吳兒舞題襟楚客狂才當懽笑處已是别離場扈蹕程應緩懷人夢可忙
知君射飛鳥不忍向南望
後會寧無日前期未可知心如一輪月光照兩瓊枝羽便宜通札官閑好寄詩
年年東海水流不盡相思

與師健中丞相見　宫門别後却寄

投簪久不到丹墀爲訪皐夔立片時握手教同中貴坐低聲私詠見懷詩老臣
身健　龍顔喜元首恩深雀弁知公新賜孔雀翎　未敢掃門非我嬾　眷隆多半下
朝遲

酒友歌

與程荆南同遊惠山飲惠泉酒大醉荆南作泉酒行笑余余作酒友歌
轉笑荆南

隨園先生枉生口能食能言不能酒獨醒人間四十年天降酒星爲酒友酒友
酒友程荆南酒車騰酌日再三糟漿之氣衝鼻起百步之外人先酣與余同下
蘇州道一月忘修杜康廟望見前村賣酒旗口雖不語心先笑惠山泉碧酒材
良賜汝一壺恩渴羌君言主人不先客不舉強余嗑嗑醮半觴頃刻玉山頽不
住頭若崩雲眼墜霧無福能交顧建康有心欲殺孫主簿還君漉酒巾封君酒
藏吏君量大如取兗州我量小如守瓿器豈徒割席拒華歆將縛衣冠射蔣濟

偶作

晴太温和雨太涼江南春事費商量楊花不倚東風勢怎好漫天獨自狂

題蔣申吉蘇州竹枝詞

百首新詩紀土風風光寫盡一年中分明小坐橫塘雨吳語零星聽阿戎

廿載通家話最長白頭相見感滄桑能言慶曆昇平事端賴屯田墨數行

楓橋有懷

枕上釵痕暈未消水邊蘭槳送歸潮雪花點盡楓橋路中有情人憶昨宵

昨宵霜重錦衾寒左臂隨郎枕未安時與阿侯爭阿母沒分身處教卿難

五月五日竹嶼山房即事

五月五日橫塘槎欲泊不泊詩人家詩人愛客不見客尋客似尋菖蒲花一行名紙來相請主人先在歌場等迎得開元鶴髮翁紅兒都把花冠整就中飛燕尤輕盈與余相識如有情調笙舊按鵾絃譜橫笛新翻水調聲滿堂詞客齊招手清臚所矚君知否留得當場壓隊花那愁似海東家酒親挽嚴妝坐綺筵冠纓欲挂倍纏綿詩境重開鋪錦地春心欲鬪水嬉天曲終送客高樓宿樓上垂楊晚烟綠竹響才消歌吹音夢回還照金花燭明朝搖櫓泛餘杭曳雪牽雲別陸郎調璞堂彈指人生能有幾客中如此作端陽

舟近錢塘望西湖山色因感舊遊

久客還鄉夜不眠望鄉長自立帆前一痕山送西湖色萬種情深故國天舊宅蕭條傷往事此身生長記華年遙青已接還遮住可是蘇堤幾點烟

隴上作

掃墓先爲別墓愁此來又隔幾經秋每思故國期還趙忍向重泉說報劉華表風前烏繞樹紙灰煙裏客回頭懷中襁抱今斑白地下相看也淚流

冷泉亭遲荊南不至題石上而歸

飛鳥暮歸山色裏懷人心斷水聲中君如來取春泉飲定有相思味不同

孤山范公祠是少時肄業之所重過有作

舊遊真箇似前生水樹風廊到眼驚滿樹黃鸝應識我當年聽過讀書聲

曾擒蟋蟀傍西牆曾捉楊花過野塘今日教儂理前事不知何故沒心腸

物換星移三十秋輕塵短夢水西流道人不是無尋處山上萋萋土一邱

斜陽不改舊山門堤柳依然對酒尊只有西湖比前冷照人頭髮作霜痕

韜光寺

左旋竹色繞右折竹徑昏萬竹綠成海一峯青當門我來逢日暮石磴滋苔紋微覺暗泉響不見銀河奔誰知鳴竹腹百道相糾紛九天落珠璣僧廚瓦上聞小憩金蓮池寒玉浮氤氳湖光窮目力海影搖窗痕嗇畢向平願來陪金仙羣同持碧鸞尾日掃青天雲

湖心亭登臺望月同程錢兩秀才作

湖心更深春月朗一亭如雲飄水上水精宮有三人來同踏空濛神惝怳鮫綃萬重烟裏樹竹笛一聲漁動槳亭旁露臺高百尺雕欄上接廣寒廣登臺欲捧爛銀盤白榆歷歷指諸掌月如開戶光無邊星豈叛天去成黨九州地缺琉璃補半夜潮生蓬擣響疑乘紙鳶身欲飛怕觸銀河頭不仰此時高唱昇天行衣裳飄飄作雲想但見萬川印爲一那信人天還有兩仙乎仙乎如相招風車一下吾其往

龍井

龍厭西湖喧別選藏珠宅澄泓一井泉搖漾半天碧葉墮爲銜去魚行人不隔時方迎　六龍崖磴加開闢穿竇濬靈源爬沙出奇石瀑布九天來散作千處白噴珠隕雜花洒面亂飛雪傾耳聲洋洋琮琤碎瓊璧臺高石柱寒松古蒼烟積試茗人忘歸水明天不夕

飛來峯

奇山虛空飛落地偶然借愛此西湖佳不歸成久假我來入洞行低頭甘出胯濯濯蓮花垂隱隱哀端瀉魔降獅吼伏甲蛻龍戰羆陰崖飛蝙蝠丹梯聳雲架疑是夸娥移左股痕未化又疑巨靈擘仙掌分太華容卿數百人空洞殊可訝毛髮漸淅灑方午已疑夜萬古不見日四時寧有夏隙小初漏天雲生又補罅前穴風雨聲再探心已怕

玉泉觀魚

玉泉何澄清銀河移在地戢戢萬魚頭空行渺無際紅鱗金陸離白小影搖曳

窺客若有情銜花戲相戲池閒荇藻長風定水烟細可惜夕陽沉鐘聲雲外至
春山生睡容遊客有歸意回首波聲微淡月僧門閉

岳武穆墓

岳王墳上鳥聲悲半是黃鸝半子規鐵像至今長跪月金牌當日早班師清宮
客少王思禮前進兵輸來護兒公本純臣無底恨可憐慈聖茹齋時

阿奴

阿奴碌碌竟何之如此江山兩鬢絲過去雄心消易盡送來老字例難辭尊前
春到花能覺身後名傳鬼不知寄語人間行樂者信陵公子是吾師

九月十九夜

漏轉三更萬籟空霜華滿地樹搖風老鴟窺戶乾笑去中有一燈坐一翁

望山公嫌杖蹤跡太疎賦詩言志

不是師門意嬾行尙書應諒草茅情聽來官鼓心終怯換到朝靴足便驚老眼
書銜愁小字詩人得寵怕虛名閒時每看青天月長恐孤雲累太清
向平婚嫁事匆匆今歲光陰道路中一字不曾忘訓誨終年只當坐春風月臨
秋水增顏色松抱青山託始終若戀荒莊栽小草頻來敢負蠟花紅

送潘宇情宰贛榆

潘郎頭白賦彈冠珂馬蕭蕭臘月寒捧檄莫嫌行路遠栽桑好作種花看郡分
東海風烟古地過黃河氣象寬此去陰平吾舊治遺民可有問袁安

餞東麓少司農典試江南其尊人香樹尙書來看榜發

令子銜文地尙書弭節臨雲山懷舊歷桃李認新陰代畢趨庭事兼催赴闕心
聖明如有問老健是　恩深
國瑞兼家慶如公古所難龍門高膝下鳩杖重朝端秩饍官支俸天書　帝問
安門生都隔代羅列當孫看

聞香亭舉京兆

喜鵲清晨噪屋端驚聞捷報自長安姓名豈有傳抄誤科第從來後起難先闕題名
紙樹字上缺多一心字　玉樹新陰秋爛漫花磚舊影日高寒阿兄宮錦多年忘今夕開箱
帶笑看
銀袍鵠立曉風清定有人呼小宋名遲我十科成後輩多君一戰振家聲花開
荊樹遙分氣雁到青雲不讓行只恐烟蘿騰冷笑叔疑子弟又爲卿

送魚門舍人入都

省郎簪筆侍彤闈綵鷁乘風向北飛深喜故人從此貴恰憐知己自今稀長卿
家破官纔得翁子才高願豈違忍住頭顱未成雪　聖明時際莫言歸
雲龍蹤跡記前因海內論交子最親山館夜涼分聽雨水窗花落共傷春聯床
尙作同遊夢上馬頻驚欲去身此後蕭齋風月冷再懸陳榻恐無人
幽燕此去路迢遙往日鴻泥跡未消判事莫談溫室樹遷官穩戴侍中貂十行
漢詔揮新墨一卷唐詩補早朝想見上林烟柳外季良長鬣影飄蕭舍人多髯
中年容易動深情況唱驪歌與客聽折柳路從江上盡斷腸人對暮天青霜鴻
羽健秋千里桐樹心孤月一庭妻子不知緣底事臉邊來問淚星星

題蘇州太守孔南溪壁上

白下閒雲吳下過偶來燕寢脫烟蓑十科進士同年少三守名邦異政多明月
上牕花送影涼風穿樹酒生波好將魯國狐裘誦付與金閶士女歌

舟中作三韻詩四首

昨日逆風打船頭舟人背纜如背牛今日順風送船尾布帆一日行千里昨日
非拙今非賢艙中有人笑向天
艮馬晝行夜不行櫓聲日夜無留停居家避客門常閉舟中開門客不至人生
三萬六千場惟有舟中日最長
前年尋春春不得枉住蘇州嚼冰雪今年尋春春更杳美人如雲隔仙島造化
小兒笑未終除却此事難惱公
東家鴟梟鳴可怪欲殺無刀心不快西家狐狸蹲上屋欲射無弓心不樂老僧
枯坐發愁嘆不見容易不聞難

哭座主留松裔少宰

十年前別淚先彈原恐衰年再見難幾度信來傳老病恰欣人到說平安今朝

絳帳真零落他日黃壚更渺漫白髮彭宣想廬墓元堂當作後堂看

哭徐芷亭方伯

萬里黔關二品身一行遺表泣孤臣老懷怕數同年客天意先亡古道人花下馬蹄留舊迹水邊楊柳換新春相思曾有詩千字不及傳箋倍愴神

癸未元日

歲首百事忘天晴萬花喜元日如今年人生能有幾隨衆披新衣澄懷觀妙理阿母扶上堂同拜尙有姊女兒各倩妝嬌甚不成禮四鄰爆竹聲中旦猶未已傳坐伺過客來者亦數起喜界編年詩怯增坐席齒吾生自有涯節序何時止欲作迎春行先從探梅始唐人元旦飲客號曰傳坐見緯略

新正四日望山尙書召飲四鼓方歸次日將此夕言論賦詩呈覽

正月四日春風新尙書折簡招幽人幽人家住雲深處白雲帶入朱門去燕寢凝香靜不譁香梅開遍後堂花爲憐盧植傳經學特領彭宣拜絳紗侍兒手捲流蘇帳夫人出見東廂上身受金閨贖代恩果然玉立天人樣天家頒到御廚珍仙鹿黃羊味絕倫一餐得飽先生饌餘瀝還霑　聖主春醉步西園待新月飛花爭繞郎君筆揮麈人陪幕府談提燈僮報先生出絳蠟燒殘第幾條含商嚼徵與方饒文章甘苦深嘗處彼此麻姑癢欲搔自言七十明年度江花江草看無數戀闕情深屢乞歸報恩身老時愁誤不吹風笛唱新腔只願煙村留雨露玉帳牙旗三十年家鄉回首貧如故更將舊事說滄桑惹落燈前淚數行往日先公辭祭酒曾從落底識　先皇陽城起復恩何速陸贄登科眷更長半世閒身加鼎鼐五年詞館即封疆重重獎許　君王詔皐夔爾日猶年少今夕聽來感不禁當時身受如何報夜深官鼓響鼕鼕潞國精神少倦容廣長妙舌天河水一瀉瀾翻聽未終山人還山夜四更梅花紙帳一燈明怕成陳迹將詩寫尙有餘波記不清

寄答樹齋雨林

香桃飄雪柳拖綿公子題襟又一年惆悵春泥沒人掃馬蹄留迹在門前
花箋爭寄水雲過白雪清商韻共飄想見通侯門第靜一家天上奏簫韶
怪我遲遲答報章半年聽雨宿橫塘君看天外孤雲影料是幽閒轉是忙
惜別吳兒淚滿衣至今江柳尙依依知情只有司花鳥銜著櫻桃向北飛

嫁女詞四首

春花多辭樹嫁女多辭家明知理當然不謂事遽加我有阿成女容顏如朝霞嬌語聽連環傳經倚絳紗幼態宛如昨般送忽登車平章合歡鈴辦治宜男花有珠懽勿明有服嫌勿華東具西復缺禮備儀又差妞姆議瑣瑣媵御爭呀呀竭我陪門錢買我離別嗟雖了所生局未卜所適佳嫁女與添丁畢竟誰惱爺

同居人暫離愍焉心已惱況是掌中珠懷中最嬌小我又無男兒衰鬢如蓬葆藉此慰所無起居伴昏曉人視已長成我視猶襁褓弃此復乖分教我如何老夫壻住姑蘇江天水渺渺田多尸祭忙族大持家早歸寧豈不歸路遠終知少堂前書愔愔膝下風悄悄中郎幾卷書他日付誰好

東家嫁女兒珠翠傾千箱道路多側目門閭生輝光一朝失婦德所贈都如忘西家嫁女兒荆苕與布裙奴婢嗤其陋戚里嫌其貧未幾聞賢淑黃金鑄婦身姑恩不在富夫憐不在容但聽關雎聲常在春風中澤髮茍不順何以施鸞篦數粉苟不和何以光容儀即小可悟大柔情須自持毋違夫子訓毋貽父母罹

未嫁女如兒已嫁女如客送客出門去主人頭愈白風寒詠絮窗月冷畫眉筆阿母淚盈盈全家如有失難忘辟咡時繞案分梨栗辜負嬉遊天下九及初七勳名既無成骨肉復蕭瑟嘉耦自然雙此累幸而一巍巍五嶽山欣然洗雲出催我遊勿遲平生事已畢

偶成

春宵好景怕相忘有得頻題墨數行花落竟疑鋪錦地鳥啼如入選歌場鏡收山色成圖畫書作屏風掩洞房莫道主人不知樂夜深猶自繞回廊

早開梅凍傷矣慰之以詩

千樹梅花開一樹忽遇春寒又勤住頗似良朋訪我來自悔孤行復回去憔悴香心合自憐從來風氣莫爭先請看一種調羹者別有東風二月天

翻書得花數瓣上寫庚午年收藏愴然有作

展卷方知色不空幾行綠字襯殘紅十三年上春還在逃出華嚴刼數中
覔裹久已散仙班一片香雲影獨還寄語成煙先去者無書原不住人間
月地雲階事渺茫蠹魚也解護紅香看渠風雅歸依後洗盡鉛華換墨妝
留仙珍重說持裙可奈吟殘手又分改置離騷第三冊招魂開卷易尋君
絕代穠華逝水流啼痕鬢影惹春愁傷心玉貌誰長在不是人身尚可留

寄師健中丞

去年見明公如坐春風懷今年對春風如見明公來春歸公未歸懷抱何由開
憶昔在江城知音日與偕花箋寄遙夕玄理談蕭齋一朝送旌旗羽翼臨風乖
宮門立須臾訪仙到蓬萊行轅偶參謁一見抵百回而今又經年春光轉秦淮
空教泥憶雲不見月當階流水猶可劃相思誰能裁因風寄遠音翹首看三台

花下

花下壺觴月下歌風中鶴鷺雨中蓑律嚴自累詩成少園好翻嫌客到多古石
壘高雲漸起新池開闊水微波看儂如此山中住可肯簪纓換薜蘿

答中丞見寄

一葉瑤華至開函喜不支春來知老健札外有新詩風調曹劉上襟懷稷契期
遙天雲五色紅處是旌旗

春日雜吟

春宵夢醒月華涼窗外花開窗內香花似有情來作別半隨風去半升堂
曾向西溪插柳條隔年相訪絮全飄一雙翠鳥清狂甚故立風枝自蕩搖
爲少栽培瘦牡丹又緣冬冷損幽蘭憐渠略比羣芳貴便累園丁服事難
風雨多時易落英陽烏如炙可憐生遙知花意同人意只乞春陰不乞晴
認取春泥記筍梢自驅黃鳥管櫻桃不曾閒著絲綸手何必蓬山釣六鼇
寂寂柴門雀可羅牡丹開後客頻過山花未免從旁笑到底人貪富貴多
每悟生機參物理鴛鴦無語立幽窗請君數遍閒花草若個新芽不是雙
雨後流泉響不禁綠波明處照春心呼僮拔盡池中草莫使人知水淺深
一枝桃插膽瓶斜未許春歸到別家攔路蜜蜂狂太甚公然來采手中花

兒女輪流各賞春酒杯終日對花新高堂戒我毋他出阿母明朝作主人
五尺屏風八尺床洞房強半近書房爲貪花裹香眠早不負燈光負月光
靜坐溪頭學釣翁蜻蜓數遍水光中幾條金線忽搖曳楊柳比人先覺風

送壻偕女歸吳門

看騎竹馬忽東床原是通家玉樹行江上親迎春二月山中成禮日三商美如
孺子官終貴編到韓文望正長慚愧名流稱樂令冰清清到女兒箱
左家嬌女髮垂髫歸妹初占第六爻(壻行第六)吳語乍聽應未慣秦樓暫住忍長抛
閨中失禮憐渠小堂上承歡仗汝教此去橫塘春未艾合昏花正放新梢

四月八日侍望山公西園壽讌作

香煙吹滿石城東聽祝如來又祝公隱者稱觴官散後尚書留客月明中階前
指樹年同老露下看花色更紅天上蟠桃都手種今朝幾朵醉春風
論文每到夜三更賭背唐詩口應聲慣把精神壓年少平分福壽與蒼生古稀
預卜來春近　恩禮遙看曠代榮只願佛緣南國久少微永傍歲星明

虎邱懸一魚頭長三丈詢其被獲情節爲作巨魚歌

崇明三日雨如注海水如雲飛上樹巨魚騎浪遊人間意欲來吞一城去天吳
忽退波浪空巨魚欲去無天風身橫千畝動不得長鬣倒挂泥沙中海人嗜魚
爭割肉乘梯登背如登屋萬人已飽魚不知血湧紅潮響坑谷尾搖欲把青山
掃鼻息衝沙成小島費盡人招海賈文腹中葬骨知多少雖未成龍已有神千
年涎沫生風雲遊還龍伯扶桑國嘗遍周秦漢魏人一朝運盡魚無那輦來朽
骨空驚大兒童知爾死無靈高歌齊上魚頭坐

哭溧陽相公

三台星坼上公嗟　中旨遙聞卹典加少著宮袍才出學老依黃閣當歸家
殊恩鄉里曾開府佳話瓊林再看花六十六年享天祿人間何處說榮華(公溧陽人)
(總督兩江)
相業原如海樣寬　聖明時際見才難六卿印綬身全佩七省旌旗露未乾潞
國晚年同輩少千秋上殿小車安(奉旨肩輿入紫禁城)　朝廷此日亡元老華夏無人拱

手看

追隨函丈愛風標領袖神仙冠百僚絳帳橫經傳六藝秋燈感舊說三朝清談
劉亮能霏玉品服詳華最稱貂（公裘衣六十箱）回首後堂如隔世哀絲豪竹雨瀟瀟

一見相如賦上林推袁到處比南金許爲國士言猶在不薦彤廷感更深花落
尚存含露態山頽永斷出雲心史官儘寫哀榮事那識羊曇淚滿襟（詔舉陽馬公欲薦枚不果）

春歸

春歸花剩晚煙痕半百頭顱易斷魂兒未曾生女又嫁一雙乳燕哺晨昏

蔗

無情惟草木惹恨是江南甘蔗知春去心紅味不甘

聞香亭殿試落後將爲邑宰

報捷南宮耳乍聽再聞臚唱倍心驚未工楷法難高第早得花封稱宦情似子
真堪論政事傳家豈止重科名江東棠棣碑還在較勝追隨玉案清

三十三時吾致仕君年如我始排衙要爲廉吏先留俸好坐公堂當治家縣譜
昔曾抄夜雨（余纂州縣心書一卷香亭錄去）詩懷此後屬桑麻雙鳧倘得南飛近定擬來看滿
境花

香亭信至以不追步花磚爲恨寄詩相慰

蓬山空一過何必學前人家累難修史心柔好牧民杏殤悲小女鑑至聚窮親
老我無他望金多早買春

聞香亭宰正陽再以詩寄

我昔知溧水阿爺客桂林得信買舟歸慰我迎養心慮我年尚少居官力不任
入境帶草冠貌作路過叟召集翁若嫗問某官賢否曰是翰林耶年纔廿八九
折獄最聰強居心頗慈厚一村復一村好字不離口爺聞不易服騎驢直上堂
舉家不及知錯愕爭扶將我既失遠迎長跽心驚惶誰知爺喜甚即序此因由
道汝能循良較勝羅珍羞是夕便加餐藹然笑不休我生愧孝行嗛嗛常自嗟
只有耆番事差足慰些些汝今復作令努力爲民爹須防微服來阿兄如阿爺

題虎邱仰蘇樓八首兼贈祖印上人

全得虎邱勝無如祖印房紅欄半空出深樹一樓藏上接諸天界旁橫選佛場
飛花兼落葉終日滿禪牀

五十三參處軒窗面面開嬉春看人過消夏等風來良夜月千里遙天海一杯
九龍山色好相對日崔巍

葛令移家具劉綱挈小妻穿林得幽逕掃榻作雙棲展鏡千山活催妝萬鳥啼
維摩偏示病雲外聽天雞（時病瘧）

小憩千人石閒行七里塘吳歌分檇響春酒雜花香橋僻船偏聚風回笛更長
生憎官吏俗驅盡踏搖娘（戲元和馬令）

劍去溪還在憑欄偶聽泉峽中雲戀石澗底樹爭天草沒金鳧影風消紫玉煙
何當騎白虎一訪太陰仙

言尋玉蘭樹別過老僧寮葉竟碧千畝花曾香六朝真娘應手折魯望早魂消
祇爲非開日無人訪寂寥

茶肆伊誰女盈盈出浣紗當壚疑卓氏問姓識宣華表素慵施粉安貧不戴花
關心好顏色多在餅師家

禪師古支遁蕭爽是吾徒印可還稱祖題樓獨仰蘇肯將山借客時對佛提壺
書壁留鴻爪他年憶我無

病起贈薛一瓢

隱者陶弘景神仙葛稚川賦詩常作讖論道必鉤元襟抱煙霞外湖山杖履前
人間小游戲八十有三年

醫術非君好雲池水恰清九州傳姓氏百鬼避聲名（江孝濂病爲厲所纏呼曰薛君至矣即逃去）散
藥如頒賑籌方當用兵衰年難掩戶也爲活蒼生

一聞良友病身帶白雲飛玉杖偏衝暑金丹爲解圍清談都是藥仙雨欲沾衣
即此論風義如公古所稀

往日耆英會曾開掃葉莊於今吳下士賸有魯靈光舊鶴還窺客新秋又隕霜
與公吹笛坐愁話小滄桑

詩二首贈滋圃中丞一介其壽一慰其疾

中丞憂國不知年嶽降心忘四月天父老競持千日酒旌旗方掉五湖煙任兼吳越肩原重（公兼管浙中海塘）身歷風霜節愈堅百姓壽長公願足謝他騎鹿衆神仙

簿領勞多體欠安故人額手勸加餐身須長健恩纔報事要親裁日正寬勿藥早知陰德大班荆難忘少時歡封疆近覺如公少珍重軍中有一韓

題前朝董姬小像

姬嘉靖時人自描小照贈黄姬水先生諸名士題詠甚多近爲薛壽魚所藏

一幅崔徽二百年傾城名士總成煙天涯有客横塘過花影隨緣落眼前

想見鸞離鳳别難春山愁損目波瀾將身畫與檀奴去較勝嫦娥月裏看

風吹鬟影動輕綃小劫華嚴事兩朝輸與河東薛常侍熏香供得董嬌嬈

古時春色遠難探近日新花露正酣我有相思不能畫化爲紅豆滿江南（調雲華君）

商山子歌

商山年十二鬻身爲傭保伐木同伯夷沽酒學便了主人蔣侯家華富驚里媪主人上學時羣奴頭屢掉不願侍筆硯只願買綾繚商山獨曰否願隨主搜討識字辨甄盎學書别行草未幾十餘年奴比主人好我曾題復園十年失草稿商山默識之字字得頭腦又過燕子磯古碑臥牆倒篆籀頗模糊商山悉能考我聞古大儒皇象爲奴早又有鮑與殷楊家供洒掃俱享一代名庸中稱矯矯惟其讀書深對人客氣少低首靜愔愔安貧心悄悄主人欽其賢戚里奉爲寶我學孟佗拜不敢王褒鬭因之發長喟語世人宜曉肯學勿嫌賤但學勿嫌老請看商山子能學爲人表

贈歸愚尚書

九十詩人衛武公角巾重接藕花風手扶文運三朝內名在東南二老中（上賜詩二老江浙之大老）健比張蒼偏淡泊廉如高允更清聽當時同詠霓裳客得附青雲也自雄

香山社裏領耆英瀟洒何曾似六卿雨後尋詩雙蠟屐花時扶路一門生笙歌徹夜能堅坐鳩杖隨身但應名蒙過病中談娓娓早衰蒲柳若爲情

唐氏席上贈沈勵齋前輩

當筵重見魯靈光三十年來春夢長前輩典型還照舊少時知己最難忘一堂絲管燈如錦滿坐詞臣鬢有霜我是婢師揩老眼就中只認沈東陽

謝望山公賜素心蘭

幽人深山居如蘭空谷住偶升君子堂絲竹非所慕各申同心言霜燈明遠樹斜睇西階西秋蘭尚凝露中有純白者價值中人賦忽然貪心萌再拜自陳訴枚也如小草公門久收貯愧非桃李花春風開遲暮彷彿空谷姿寒香表幽素可否乞一叢同渠沾時雨公曰賜汝可持歸好調護素心人已來素心花可去贈蘭有明訓弟子請志之道藏勿掩日道茂勿分枝譬如金屋姝太嬌病難治又如富家兒分居族必衰大哉明公言瑣事亦吾師隨園無牆垣日影常參差田家老瓦盆蓄養任華滋庶幾傳衣鉢臭味無差池更憐相賞處恰在未開時此意古所難兼語幽蘭知

哭壻

老人亡壻當亡兒皺皺臨風淚暗垂擬把衰年託嬌客誰知白髮送瓊枝數雖前定恩難捨病竟無名死尚疑聽喚阿爺曾幾日一場春夢不勝悲

雙飛纔看小鸞鶱轉眼孤鴻影一行蕭史竟無同去事令君空有舊時香畫眉筆冷蛛絲繞射雉弓凋鏡檻涼怕見多情天上月夜深猶自照東床

埋玉新房舊館甥女兒擎藥等雞鳴情癡屢下庸醫拜力竭空餘禱佛聲宛轉檀奴難訣别彌留叔寶尚神清禁他十七紅顏婦斷雨零風了一生

蒿里簫聲出鳳樓輕塵短夢太悠悠華堂奠雁燈如昨江館啼烏樹已秋地下難攜孀婦小人間交與阿翁愁愛河水竭情波闊一夕黄門更白頭

女扶壻柩還吳作詩送之

柏舟此去雪盈途一曲離鸞萬木枯後會自然來世有佳期怎奈半年無好如郎在安眠食莫帶啼痕對舅姑娣姒成行偏汝獨未知何處續遺孤

枕劍圖爲李開周作

落魄江湖兩鬢秋男兒未報是恩仇夢中怕忘英雄事權取青龍當枕頭

飲罷荆軻酒一觴夜深金電繞空牀横陳與子甘同夢只有當時聶隱娘

蘇州寄懷梅岑

三吳一别兩心違愁見皐亭木葉飛海上成連琴欲斷耳邊曾點瑟方希詩須我定應留稿節近秋涼可授衣昨夜鯉魚書早到束脩不寄寄當歸

十三經試張童子五百年生員半千後起有人甘我老斯文誰託仗君賢桂花得月香成雪鴻雁當秋字滿天努力挐雲心事健紫金鰲背躡飛煙

十月十一日雷雨

蛟龍忍寒九淵起電火燒霜照窗紫飛雹如麻萬瓦鳴浮天十月江南水老夫夜坐獨自嘆世事難測如波瀾君不見川原蕭瑟隆冬日天意還當盛夏看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七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八甲申

錢唐袁枚子才

小僕琴書事我有年今年贖券去跪辭淚下作詩送之

都兒洒淚別陽城來是垂髫去長成人好纔能八年住春歸那忍一朝行交還
鎖鑰知誰託欲掃樓臺誤喚名總爲香山居士老楊枝駱馬倍關情

代琴書答

畫梁春燕去猶悲況是奴星別主時洒掃應教新隸學性情惟有舊人知書防
起蠹勤翻頁花爲宜瓶巧折枝交代兒家諸火伴婆娑莫怪出門遲一作神雀三年買奴
券袖中擘出淚如絲

題沈秀君抱書圖

東陽有哲人著書盈其屋不鑿楹下藏但付子孫讀其子亦老矣抱書如抱翁
一刻不相離與之偕西東酒闌客散時讀之聲嗚嗚
丙辰徵士錄我最居紙尾曾與著書人召試明光裏忽忽三十年書存人已亡
倘非兒抱持雷電早取將我有書無兒披圖淚霑裳

寄魚門舍人一百韻

良友經年別空山有客悲爲憐新歲月轉憶舊交期袁粲通門日程生傾蓋時
長淮清口驛古廟水仙祠令尹猶青鬢司空已美髭笑言何晏晏風貌頗偲偲
態愛張長史才憐江總持潼陽儂綰綬湖嘴爾乘騅路過頻投宿官閑輒枉綏
襟懷似膠漆交好及壎篪令弟璠璵器賢兄虎豹姿稱觴分筵日折柳定連枝
雜珮同摩弄巵言互詆娸相看顏沃若屢忘夜何其經紀勞滕叔資糧託趙熹
海疆爲政滿琴鶴向南移來下陳蕃榻同看街彈碑評量循吏傳傾倒落花詞
臥疾煩秤藥行藏代揲蓍愛人真以德好爵不教縻予戊辰引疾舍人勸之　此際先生富
豪名萬口推丁年羅寶墨甲貨擅鹽池擅行賓朋集虹霓鼻息吹無交猶縞紵
未病已蔆著鄴架瑯環物淹中稷下兒搜羅窮亥豕排列滿罘罳漸見銅山削
遙聞粟廩卑奔秦無晉盜殲遂有齊師張博空餘債相如竟少貲豐貂都解庫
素履欲騎危拔宅才終訟含英詎療飢窮通奴僕換肥瘦弟兄離老妾捐釵珥
嬌妻爨屐屧誰知遭索莫不是累遊嬉生性原通脫爲儒好布施行仁朝煦煦
履義暮跂跂北上蘇秦轍南征子重麾噓枯鄰潤澤温卷禮委蛇守藏頭須竄
持錢石氏欺牢盆他手寄輈錄此身疲兩度鸞膠續三年帶下醫杳殤兒女累
楊楯友朋貽河決流難塞門開閉已遲代人權子母先自罄銖錙朱盧船無底
歸墟水不支八廚名太重六氣病難治且喜貧雖極斯人總未知九流談袞袞
百氏校孜孜杵硯心成臼焚膏日下帷勤同夏侯勝勇甚狄麑彌七穆三桓問
千門萬戶疑搖唇珠貫串隸事錦參差高可箋星象低能畫地維吟成銅鉢待
賦罷曉鐘催矍所詢方朔錞于辨斛斯苦心神自鑒爲善福終隨風順旃檀馥
文高黼黻宜　乘輿南駐蹕多士例陳詩獨上金天頌頻領　聖主頤御屏標
第一海內賀相馳覆試端門左排班白玉墀盈庭看舉首斂步習朝儀洗盡科
名恨欣霑雨露滋嘉飄長似戟冠大稱如箕薇省清嚴地冰廳誥命司聽人呼
小鳳頃刻駕文螭連歲來江左偏予接履綦春深煙滿樹秋老菊侵籬大會夷
門客高傾河朔巵燈光奪明月花影動玻璃衆裏談尤密更深枕尙攲四愁分
解脫三樂共淋漓犬熟先銜帶僮馴慢捧匜書探邊氏腹酒習沈家脾爲看泥
金榜先傾白接䍦聞君上鼇背勝我拔鋒旗腸斷驪歌唱年俱馬齒衰班荊情
宛轉握手淚紛披已向棲霞送還從邗上追淒淒同下拜恨恨兩難辭嗣後三
山叟真同一足夔漆園仙蝶化羊館老龍癡君子雖安雅何人共振奇皇皇喪
家狗霍霍失鷹師小減樓臺費長甘水竹怡巾車走吳會蘭槳泛鴟夷女嫁新
孀矣兒生且聽之時兩姬懷孕　高堂猶健在萬事等閑窺想見彈冠客公然向日葵
鳴珂趨殿陛待漏喚僮廝櫪馬初銜轡雄鷄豈憚犧將無迷廣樂孰與辨澠淄
王意撣人述民情計相咨遭逢雖偶爾公輔定從茲白下常西笑長安似弈棋
鱗鴻探信息金玉憶鬚眉史局班彪入閏纂修通鑑　除書常袞爲勉旃犀秃角豕見
豹留皮吏隱鴻溝劃人天萬里思堪消一千字舍子更貽誰

苦竊

苦竊司閽叟柴門莫漫開有時推不去一陣野鷗來

題汞竹巖雙美讀書圖

侍兒兩個女相如管領牙籤逐蠹魚併得年華消得恨美人顏色古人書

哭柴耕南

君家行之姪交我方垂髫因之得見君如漆初投膠君年過三旬玉骨森清標爛爛巖下電温温席上瑤我來纔十八墜地虎子驕意氣欲摩天落筆尤嘐嘐樹無大根本水有狂波濤豎旗不書降逢戰必欲鏖武林老名宿憎其年少佻飛言如雨攻赤舌將城燒君嘗曰否否此子終淩霄孤山梅花榻西泠楊柳橋爲渴置茗具爲飢設臙膮賢兄洪都來卓犖人中豪以愛及所愛握手如同胞我時賦西征寒冬無敝貂賢兄資我行長江爲買舠釣臺攜手登滕閣同車遨或聯韓孟韻或賭舍人梟高安官署中諧語窮昏朝此時燈燭光至今如隔宵贈我赤側金纔得揚征鑣桂林金中丞專章薦封敖從此走長安奮翮登金鰲改戴惠文冠鳴騶行江皋君來助相理除苛更解嬈以我所贈資卻買吳娃嬌亡何棄之去南觀湘江潮余亦賦遂初小隱歸山椒從此隔東西芳訊久寂寥丙子冬十月忽寄書相招代持戔戔帛勸麾孑孑旄余方奉老母五斗難折腰奚能擁皐比遠走楚粵郊此事竟掉磬此心猶鬱陶忽聞怛化去同人先號咷未知返櫬無何處掩蓬蒿未知有兒否誰爲守宗祧因之感我懷掄指自抑搔四十九年中何者常忉忉蒼生君相在久已心中拋文章身後名於我浮雲飄惟有數知己恩深淚難消傾蓋猶繾綣矧乃弱冠交問我推解情已慚范叔袍問我死生諾又慚左伯桃來生爲兄弟此權非我操泉路盡交期此說終虛要惟有託豪素長歌一慟號梗概略抒寫風雨聲刁騷

二月初八日生一女

墜地無人賀遙知瓦在牀爲誰添健婦嬾去報高堂妄想能招弟佯懽且慰娘江干好黃竹打慣女兒箱左家詩料好伯道老懷嗟味似餐雞肋情疑中副車湔裙製文葆靧面趁桃花嫁恐非吾事驚心兩鬢華

刀

出匣一條水寒光射眼來非關報仇事生就殺人才斜月當空冷秋蓮帶雪開他年用君處含笑請君猜

筆

上手得風雲花生處處新天交三寸管命作一朝人非箭常穿札如仙不染塵思量與君絕終要筆麒麟

寓目即書

禾熟頭低麥熟昂冬天雨暖夏天涼蜘蛛網小如錢許也展經綸據一方

海棠下作

神女儼成行蕭齋兩海棠吹紅風亦軟驚豔鳥先狂置鏡傳嬌影張燈助晚妝料應香不得業已斷人腸國色天原寵東風盡力開仙雲如海立紅雨作潮來消受難爲福形容苦費才遙知花命婦魂尚赴瑤臺

贈楊將軍 名崑

作虎須成斑不戰難名將國家承平百餘年淩煙有閣無人上楊公儒者今韋皐起家西蜀征南苗橫披囊瓦三千甲斫折孤延十五刀金川碉樓與天接鳥飛不上猿猴絕將軍目作蒼鷹視騰身直上疾如矢一甄兩甄鼓不止雲梯隊隊銜其尾三軍齊唱肉飛仙半夜崑崙關奪矣當空礮石雲雷奔將軍見敵不見身偶中金創色愈怒殺賊遙看紅一路捷書馳報甘泉宮　玉旨傳宣賞戰功諸將喧爭公獨暇閉口無聲大樹下於今專閫來江南雅歌投壺斜插簪平生鑿極皐蘭事酒罷微聞說二三梅花開時山月明手彈瑤琴招我聽瀟湘雲水清商老彷彿沙場金鼓聲

偶成

有寄心常靜無求味最長兒童擒柳絮不得也何妨

喜懷慶太守沈省堂過訪

故人久別忽相見一笑道從天上來驚指鬢霜幾時有喜逢紅藥當庭開二千石官車騎盛三十年事風輪催我欲班荊學聲子泣下數行腸九迴記否參軍作馬曹憐才學士有枚皐旁妻酒勸西賓醉遊子牀聯夜月高轉眼

山陽聽玉笛至今燈影憶宮袍與君貧賤叨恩處同欠喬公一太牢(謂春臺學士)

太行山色一官收怪底新詩詠未休立馬身當河內水(黃河決堰公立水中三日)紀恩碑滿晉陽秋相招小住聽黃鳥幾個同年賸白頭寄語南衙姚散騎故人爲我好勾留(公寓姚觀察署)

偶作

一編書卷送華年吟禿眉毫孟浩然春水有時流舍下雲山難得在尊前青苔地濕連陰日白紵衣涼細雨天自覺心中無底事且憑人喚作神仙

燈舞歌

丁丁暖漏春無風華堂地裏氍毹紅清絲流管聲漸緊催起明月來當空仙伶一羣貌如雪霞帔風鬟紅錦袜裙下疑生五色雲手中能把星辰活一燈初出飄紅香玉女微笑流電光兩燈交竿相擊撞釵影珠光共升降千燈銜尾如雲流陸渾山火勢不休黃金鳧鬬水銀海萬斛螢飛大業秋斜穿側疊重起勢太乙青藜作遊戲長袖風回捲落霞霓裳鵠立排成字映來酒浪臉邊紅照出歌塵梁上細一聲清磬將終曲燭龍隊隊銜珠伏滿堂賓客眼生花三日煙虹光繞屋主人索我燈舞詞我方惆悵有所思當年却扇催妝日正撤金蓮歸第時

望山尚書以七十生辰作相仍督兩江奉賀四首

久遲枚卜識　君恩留與先生慶七旬調鼎人來雙鳳闕稱觴花滿一家春韋平兩世黃扉業伊呂三朝白髮身同是祝公無量壽自　天傳下語才真

紫禁城頭駐玉車青宮深處女兒家萬釘寶帶天邊賜十部笙歌宅裏譁北面公侯爭把盞東牀　帝子替簪花休誇與佛同生日轉恐光榮佛尚差(公生日四月八日)

生與南邦最有緣四回江上月重圓兒童竹馬頭成雪官舍甘棠樹拂天聽說相公還借寇喜教士女更留仙齊聲擬向　君王奏一個蒼生乞一年

三公在外學張溫詩讖真如弟子言新築沙隄迎使節剛調梅雨到江村西清趨侍身雖遠(故事宰相上任仍至翰林衙門枚愧不獲躬逢)東閣常登客亦尊欣染名山一枝筆他年還紀杖朝恩

董暢菴守硯圖

先生守硯當守錢手持片石山溪邊松風吹衫雨絕天濯以清露飲以泉摩挲不釋相愛憐劇於十五真嬋娟口稱南渡吾宗傳隃麋膏沃生雲烟非徒啓後兼承先我更一言君驟然人生何物堪纏綿親如妻子良如田東西南北難周旋惟有囊中石一拳死前不作離別緣舟車水陸行坐眠隨身到處無相捐心所沉慮將渠研口所不言仗彼宣我髮白矣汝獨元紫雲容貌常華鮮守之作殉非恩偏先生大笑手拍肩能得我意君其仙速付圖畫徵詩篇更願此身如石堅藏墨足支三十年染盡巴東九萬箋

苔

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送省堂南歸

愁君有歸心喜君無歸日忽然君來辭歸日又已決憶昔與君交垂髫雙白皙今日與君會頭顱鬬霜雪其中三十年竟成一世別逝者已如斯來者更難說冉冉五十翁茫茫東西轍一鳥不停飛一鳥永戢翼升沉既已殊雲泥空相憶倘再如前期人生非金石

糧儲姚觀察君家中表親與僕少相狎春秋同丙申　皇帝戊午科三人充國賓君官始於晉予隱歸自秦思廉爵最貴驄馬長安春吏隱既以隔芳訊少通聞忽然金陵風吹聚雲龍影南衙方開樽西山又煮茗班荊言未終玩月燭重秉如彼三珠樹斷枝復交梗又如三分國鼎足竟合并深情荷花知高談仙鶴領良會非偶然誰能向天請前生香火緣毋乃有公等

仕宦六百石已足稱雄豪況乃五馬驅深院蝶愈嬌(公昔寄內詩云深院蝶嬌無語坐)　從前龔黃績遠布趙魏郊於今安石起甘雨慰良苗僕也抱區區禱祀相招要願君仕勿遠祝君官勿高仕遠與我隔思君空鬱陶官高與民隔難以施恩膏安得大江南看君麾旌旄我老當扶杖來聽甘澤謠

從來故人酒不及石尤風風能留人行酒但澆顏紅君昨寄書來暑退吾將去我乃祝西風緩到留君住果然秋陽增行期屢改卜家家祖餞君日日同徵逐

炎涼天所司爲我猶宛轉車輪君所推如何行竟遠小住復小住一日如千霜問我相思情江流共短長

不寐

一雨百花休三更萬籟寂觸耳不成眠風枝墮殘滴

相公見贈素心蘭開而心赤飛章求易竟蒙諾允

事須過後真才見花到論心淡亦難上相許將芳草換空山重得瓣香看明知華屋栽培久恰稱幽人臭味寒速抱青琴彈白雪爲蘭惆悵爲予懽

步山下作

暑退風清步竹林荷花枝上結層陰憐他吹散閒雲影曾抱爲霖一片心

染鬚

隨園居士墨者流持鬚日向染人謀明知其白姑守黑老聃此義吾能得初將湅豆熏繼用犀箆掠一入再入爾雅詞爲緇爲玄考工法旁侵時笑面妝花唇黑方知爲戲虐人疑揚子註玄經我道先生逃白學當時漢武求神仙金丹未必還朱顏何如王莽一夕變鬚髮六宮明日迎嬋娟纔看青青色旋露星星貌二毛不肯久欺人時時將老來相告我昔留鬚已惆悵於今鬚也非前狀碌碌空爲短尾刁飄飄不作長鬣相惜把丹青用此閒不教畫向淩煙上西風拂袖秋雨涼手持明鏡愁秋霜且將黑水西河郡賜作髯奴湯沐鄉

病中贈內

宛轉牛衣臥未成老來調攝費經營千金儘買羣花笑一病纔徵結髮情碧樹無風銀燭穩秋江有雨竹樓清憐卿每問平安信不等雞鳴第二聲

賀雨林得侍衛

青袍公子帝城陰新得貂蟬耀羽林使相門高燈報喜山人耳冷鳥傳音雲霞近日黃金色鵰鶚當秋碧海心我夢尋君難識路綠楊團住萬花深

得雨林塞外書

一封書共鴈南征紙上親標塞外成想捲雕弓歸細柳偶看故劍動深情鵰鶩落筆盤風下馬感懷人繞帳鳴知道江南君不忘趨庭身向夢中行

偶成

高枕等紅日天陰屢誤人辭賓宜小病多夢惱深春曉色水花靜晚歸山鳥親自知叔夜懶臥佛久疲津

溪上時獨釣一絲牽藕花閑鷗相對立依水各爲家落日未歸海殘紅入斷霞蕭蕭修竹裏兩兩出啼鴉

贈李鶴峯學使

天上台星月共明人間金鑑水同清十年江海旌旗色半壁東南雅頌聲入相屢教遲使者求賢原本爲蒼生珍珠網盡珊瑚老秋雨瀟瀟戀闕情

曾從物外散襟期往歲衡門駐馬時黃葉風涼牙纛舞高軒人過水雲知雙飛鸂鶒池邊識九錫廬山扇上詩只爲陽春太清絕至今作答尚稽遲（乙亥秋公過隨園贈詩四章）

龍眠山人歌贈孫秋澗

龍眠山人孫思邈結廬山中不知老朝朝翠岫捲簾看處處白雲呼鶴掃春風吹山山漸青山人欲往前溪行牧童高唱公無渡落花寒斷行人路

病起入謁相公夜歸有作

中秋一別鬢霜加舊雨新寒共絳紗高臥客原宜小病晚香人自愛黃花（公手植菊如斗）月如潑水燈光澹風正鳴條鴈影斜少婦不知聯句苦尚疑身宿相公家（公命聯五律二首歸四更矣）

十一月十八日又生一女

真是庶人命雌風吹不清緣何長至日轉報一陰生客厭來偏數棋輸劫屢驚呱呱雙瓦響添作惱公聲

相公和詩

屢盼徵蘭信催詩記不清花雖銜雪發子尚待春生弄瓦新兼舊聞啼喜又驚勸君莫惆悵雛鳳有先聲

喜吳秀才模周秀才發春一時同舉明經

釆鳳雙飛出泮宮公然魯國兩生同我夸籍湜居門下人數班揚在意中貢到

南金江左重拔來騏驥馬羣空明知才大科還小且喜雲梯路已通

臘月五日相公招同泰學士大士蔣編修士銓小集西園各賦四詩

小集平泉夜舉觴春風座上不知霜偶然元老開東閣難得羣仙盡玉堂棨戟光搖銀燭燦盆梅花落酒盃香遙聽官鼓今宵緩道有文人話正長

平章坐次問科名掄到袁絲忽自驚白髮門牆登首席青年詞館憶三生雲龍遇合都歸命師友淵源各有情起看文昌星聚處一輪卿月照階明

劈錦燒蘭興未除牙籤玉軸共相於指將松竹時懷舊對著笙歌尙論書老圃氣清霜影後宮袍紅濕酒痕餘史官環坐同商榷權把南衙當石渠

出門我獨後諸賓更與郎君話夜分旗捲待飄殘臘雪堂深留住遠山雲通家問字燈重剪歸路衝寒酒不醺明日江城人側耳詞林典故共傳聞

相公和詩

前宵猶記共飛觴客散歸遲滿路霜花送春光開小院雁橫寒影過西堂每看遠岫雲難出頻讀新詩口正香燈下不辭呵凍筆吟聲遙答漏聲長

敢夸綠野舊園名滿座詞人鶴亦驚四野連宵飛瑞雪一堂兩代有門生秦學士以弟子禮事子才以弟子禮事予追隨館閣當年事商略文章此日情莫負尊前好風景金燈光映月華明

漸漸韶光逼歲除山中老伴孰相於窗前日暖閒欹枕竹裏燈明夜讀書見面難如千里外論交喜過卅年餘小倉也倣棲霞意聞又新添水一渠子才非請不來

知君日日作嘉賓刻燭分題到夜分爲惜韶光憐舊雨屢教塵市度閒雲子才與莊魏諸君作消寒會詩同白雪人難和顏似紅梅酒半醺明歲江城誰雅會黃扉雖遠合傳聞

錫壽堂公讌詩 有序

乾隆元年余與王生同太守偕升名于鴻詞科今年入都領郡宣州亞相劉繩庵率諸徵士錢諸錫壽堂堂爲生同大父文恭公故第三十年來同人寥落與者七人庶子錢坤一爲寫七清圖各賦數詩憶校召試時纔二十一歲在徵士錄中最居牘尾今又以不與會之故題詩亦居紙尾豈有數存乎其間耶卷中闕五律一體爲續成之

王粲同徵日袁絲最少年幾番隔江海卅載過雲烟皓首重相見滄桑說舊緣長安公錢者落落曉星懸

酒置平津閣燈明錫壽堂風前懷祖德雨後對花光人老衣冠古園深水石蒼分箋賡白雪還似詠霓裳

有客登黃閣無人不白頭八仙纔詠罷五馬復南遊庶子丹青妙羣公翰墨留蕭疎松菊意莫忘歲寒秋

盛典恩難再交情老更敦江村餘我在海內幾人存遭際前生事文章舊雨痕數行書紙尾兩處付兒孫

贈生同

雙旌小住子雲亭名紙初看眼倍青四海徵車人已盡兩朝殘客話重聽霓裳同憶遊仙夢錦字分存感舊銘君催妝詩枚送行詩兩冊猶存一笑入門先拍手道儂也會鬢星星

江南烟景一帆收洗盡風沙宦海愁循吏傳名多太守詩人領郡慣宣州雲閒家近無鄉思郭外山清足勝遊同是大賢門下客幾時立雪共閑鷗公丁未進士出望山公門

兪楚江瀟湘看月圖

沙渚一聲雁瀟湘秋滿天幽人方獨往空水共澄鮮明月乍離海輕雲欲化烟魚龍聽竹笛知是小游仙

八月六日宴秋試者顧星橋等二十二人張燈樹上適學使梁瑤峯少宰亦來與會

八月龍魚赴上游玉山高會草堂秋九天星斗三更落四海才人一座收戲把青藜燃太乙相期赤手占鼇頭是誰來作諸生兆梁灝花閒擁八騶

臘月五日相公再招觀劇命疊前韻

西園一月兩飛觴細雨初飄冷似霜游夏多年雖侍側絃歌今夕始升堂枚受業三

十年初次觀劇 來遲竊喜賓朋少興好頻添齒頰香莫訝黃昏遲暮捲一聲檀板韻方長

烟花南部舊知名見慣司空鳥不驚到眼悲懽憐往事登場傀儡感浮生豪吟每怪公無倦微笑終知佛有情報道周郎能顧曲金燈須傍舞筵明育原短視故戲之

風景蕭蕭歲欲除師生難得共相於閑來置酒先招隱老去聽歌當讀書玉笛聲涼殘臘後梅花香撲捲簾餘席間頗憶倪高士教把新詩索向渠公命潘山倪令亦和此韻

野人連日作嘉賓東閣憐才到十分酒罷人驚窗外雪山空鶴盼夜歸雲每依絳帳心難別但坐春風客自醺不負彭宣生白髮後堂絲竹此番聞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八

題蔣苕生太史歸舟安穩圖　錢唐袁枚子才

金仙侍香案忽思歸去來上堂告阿母母曰與汝偕閒住雞犬驚聞歸妻孥喜阿母更欣然歌詩七章矣

陸行風沙多水行布帆穩船頭酒一卮船尾書千本行行重行行順逆隨風檣難得一家春舟如小洞房

婦見遠山佳索郎把眉掃兒見溪水清呼爺垂釣好篙工亦停槳問公何所往公笑指烟中鍾山本姓蔣

哭皖江方伯許公二十韻 諱松佶福建人

江左亡屏翰　中朝喪老成宦從流外起人在上中行好學分陰惜憐才倒屣迎訃偕隨趙壹幕府出匡衡稅駕三吳地褰帷百越城神皋清化雨王路塞夷庚荒政千村活爰書萬獄平張弓寬處矯買壁厚邊爭野有欒公社家無羊侃箏傷人還問馬嗜雁不呼卿小謫遭波累崇朝雪　聖明鏡磨光愈白風定水仍清封罷三錢府重揚五馬旌皖江方伯始 布政司駐劄安慶自公始 吳楚衆山迎斗食籌邊急牢盆握算精掉頭雖白髮舉念總蒼生款款風常拂謙謙谷不盈只緣深閱歷彌復造真誠與我同寅好逢人說姓名廿年如一日每見必三更視病蒙稱藥投瓜愧報瓊雲泥忘定分縞紵極深情往歲來招隱空山共聽鶯相看微覺老永訣不勝驚琴轂鍾牙嚮春停杵臼聲善人爲世惜駑馬向誰鳴瞻望甘棠樹淒涼宿草莖九原懷士會一慟感哀宏遠寄詩三疊聊當奠兩楹重泉如識曲衰淚也盈傾

五十歲生日舟中作

三月歸未得五旬忽在躬晨興憶生辰獨坐對孤蓬平生幸早達歲月原從容每見半百叟夷然不界胸自謂去之遠相隔如十重何圖遽自及光陰來匆匆古人服官政到此成事功翁子最晚遇亦復夸遭逢而我復何爲雙鬢徒蒙茸簪纓既了鳥事業復籠東來日欠亦少去日積已空旁人稱介壽掩耳聽未終頗如女新婚言之兩頰紅羡殺馮瀛王生日俱朦朧且喜揮羽扇渡江唱阿童稱觴無賓旅擊楫有舵工冉冉碧流水蓬蓬遠山風誰能指煙波中有五十翁

名言

名言誰與宋難談海上仙山可築龕將乙比鴻身豈二出遊騎馬影成三中書肯把徵歌換僕射何如飲酒甘且逐蜘蛛充小隱不隨牛象鬪江南

東風

東風知我年將老吹得楊枝如許長偶過西溪小橋畔向人學舞兩三行

偶作五絕句

種樹成香國關門作睡王近來客解事都不早升堂

偶尋半開梅閒倚一竿竹兒童不知春問草何故綠

怕見有求客不栽難畜花無心作投贈狂竹入鄰家

月下掃花影掃勤花不動停帚待微風忽然花影弄

好學原爲福無情不是才吟詩推客去閉閤放山來

姑蘇紀事

不負昇平有此身姑蘇二月作遊人燈蓬綵勝迎　鑾處代插梅花掃路塵

滸市嚴關徹夜開雲階月地總樓臺碧波兩岸清如鏡照見紅妝海樣來

一朵仙雲耀眼前相思無路水如煙桃花門巷渾忘記崔護當時更惘然

隊隊笙歌對落暉紅裙不放酒人歸消魂此日山塘路七隻仙舟妓打圍

但逢勝景便勾留錦帳香燈汗漫遊何處有花何處宿果然蝴蝶勝莊周

寒山空谷兩平章穿出花樓上竹房知是　六龍才過處雲璈水瑟尚宮商

平生書遍五侯鯖崔浩常思著食經此日書空作唐字金鹽玉豉總仙靈 唐廚精絕

良友知儂怕寂寥青樓苦勸伴嬌嬈誰知小玉奄奄病嚼蠟橫陳是此宵

雙雙公子駐征驂引入娜嬛酒共酣一夜羅幃傾海水者番春色領江南

袖得西湖嶺上雲歸來重鬬水犀軍弟兄真是皇華使到處搵衣見小君 調樹齋兩林

妬女津邊一鴈飛羽林郎別淚沾衣惹他烏鵲橋頭笑不信仙家有是非

日暉橋下小銀河匹馬黃昏獨自過夢醒忽驚衫袖濕阿侯分與乳痕多

手種橫塘柳一枝當年換馬別袁絲今朝相見添惆悵合浦珠還有所思

金娘顏色照銀泥一白能教衆卉低七日春風等閒度斷雲含雨又東西

屢夢游仙記不清吾家大捨有風情直須喚作宜春氏同上高樓看月生

二十年前鬢未華曾披宮錦住唐家而今賓主頭俱白愁對紅梨日暮花

賦別匆匆唱惱公雲華重作主人翁自憐隻履西歸客尚有瑤池席未終

再題生同公讌圖 有序

余題生同公讌圖畢即往蘇州生同捧檄來省竟未交付及余還山而君已怛化於毗盧庵矣展卷懷人悽愴不已重題二律付令嗣紹曾顯曾兩太史藏之

屬題詩就君何在老淚重添落卷中聽捧羽書來白下竟歸兜率泣春風卅年見面交情畢四品羈身宦局終腸斷伯恭徵士頌山河零落酒壚空

追酬人日懷高適重答遺書感孝標半月宣州官草草一燈僧寺雨瀟瀟銘旌歸緩愁清俸公讌詩成當大招難得瑯琊雙玉樹已傳家學到丹霄

送似村公子還長安

芳草綠未歇公子歸忽忙清晨來辭我兩泣沾衣裳道是昔時歸嚴君領南方為有趨庭職思君便治裝今歸非昔歸使相入平章全家還闕下後會真茫茫我聞斯言畢中懷惻以傷長安三千里飛鳥嫌路長何況山中人終身辭帝鄉我心欲待君南北永相望我年不待君垂垂鬢已霜

君家瓊瑤枝森森十三樹偏君最有緣十載江南住袁浦初握手玉質披烟霧白下再題襟賡歌更無數每升夫子堂先與郎君晤談深月窺人坐久竹垂露官鼓測歸期書燈引前路欲起定苦留相扶必同步當時不知樂此日空追慕明知終有別不料行當去依依柳色新冉冉春光暮從此過西園書窗怕回顧

皇帝重真才科停六七載養君晚成器畜極將有待今年秋闈開出匣干將快努力策修名韋平業可再我似識先幾丹青將君畫一卷隨園山五人竹閒話誰知把畫圖即以送征蓋君身雖已行君貌依然在身在青雲間貌在白雲外

流傳千百年知我兩相愛

同梅岑送似村渡江同宿浦口別後却寄

送別到江盡過江別更難我不解此苦搖槳登木蘭愔愔梅岑子與我同舟去三人野店眠纏綿到天曙不願留君駕只願留長夜長夜永不明君從何處行雞聲忽喔喔嘶馬鬧僮僕僮僕慮人惱詭言天尚早恰恐行太遲前途旅店稀忍心勸君走登車重握手此手終要分兩淚徒繽紛君行淚不收我歸淚更流脈脈復登舟滿江春水愁

望山相公扈　蹕南門墜馬損足賦詩奉懷

三公雖坐論四海望行春爭奈從龍日翻驚墜馬身履聲　天聽急䩞解御醫頻速報　君王愈馳詢已七人

聽說扶宜祿還能侍玉除陽春真有脚緩步且當車示健安朝野懷歸畏簡書王臣真蹇蹇一笑晚風餘

早年

早年為政早歸耕別是人間一性情老恥逃禪占定力貧能行樂仗聰明也知略有今生福未必全無後世名檢點殘書聊自慰古來傳不盡公卿

何秀才將售出園林畫圖屬題

煙雲一幅輞川圖何點從前此讀書樓外雨花當塔墮溪邊風柳隔橋疏山雖已賣空存畫臥可常遊轉勝居修葺不需題詠滿子孫開卷即吾廬

嘲眼鏡

眼光原自在爭仗鏡為能縱使窮千里終嫌隔一層有繩先繫鼻無淚已成冰徐偃不亡國瞻焉便可憎（荀子徐偃王目可瞻焉即近視也）

座主大廷尉鄧遜齋先生自蜀之長安泊舟白下恭送四章

萬里峨嵋月吹來江上村師生重握手僮僕盡消魂鬢髮霜如許滄桑事莫論攀裾難忍淚二十七年恩

謄有升堂客王褒及李沖（門下士王發桂李棠俱官白下）三人齊北面一席坐春風桃李花全老金燈帳尚紅先生應莞爾吾道在江東

欲慰蒼生望全家蜀道還衫痕巫峽雨帆影白門山木鐸三江舊萊衣廿載班
乾隆九年公宣諭江南選大廷尉卽乞終養　卽論公出處久已重人間
繞屋花千樹關門手一編能教有今日爭敢忘當年路是長安近書憑旅雁傳
只憐垂老別白首拜江天

送望山相公入閣詩

平章秋後入　楓宸消息愁教父老聞朝裏自然需上相人間未免戀慈雲當
時澤只三江占此日恩同四海分儘把嘉謨作辰告遭逢難得　聖明君
金陵久住似家鄉此別知公也斷腸蕭寺鶯聲何處聽棲霞山色爲誰蒼水寬
魚忘遊時樂春好花留過後香卅載軍民如一夢東風吹淚滿甘棠
記從弱冠侍蓬萊老去心情倍愛才山徑偶然元老至軍門常爲野人開牙旗
月落宵傳餉燕寢香凝晝舉杯此後荒村好風雪更誰騎馬送詩來
驪歌一字一深情唱到陽關結尾聲黃閣人行秋萬里青琴絃斷月三更重披
絳帳知何日已傍龍門過半生到底思公公不遠中台星照大江明

陶西圃從樂平還司馬需次入都攜前所贈姬人及子女重過隨園

一枝花贈十三年白首相逢倍黯然難得雙雙人共至呼兒挈女拜燈前
太行山色雁門霜半落琴堂半洞房今日藍橋重過處白雲猶鎖合歡牀
愛讀新詩見典型怕聽流淚說家庭人間竟有龍欄氏願乞開皇賜孝經
長安此去再登朝定與羣仙話寂寥道我閉身雖耐老也陪公等鬢蕭蕭西圃前至
長安道己未同年無不白頭者
關河行色正逢秋珍重加餐唱莫愁彈指晨星能有幾此身須爲故人留

五言一百韻送高槐堂別駕還武康

作吏非作儒而道實相須讀律非讀書而理實無殊平生牧民時曾抱此區區
從不向人道慮人嗤我迂亦不求諸人其人今恐無有賢者高公玉貌何清臞
初見在邗江行安而節舒司馬青衫破伍伯赤棒麤拔豪如拔韭用吏如用奴
常宿辛公廳勸栽鄭公榆奇服怪民風一旦多騷除止我而觴之同席有唐衢
謂唐孝廉其時與水政史起治溝渠草物十二衰公獨窮根株未幾來白下朝夕親
軒朱精文與善法耳聞且目濡宅心最醇粹視聽無陂輪重典極蕭楯寬心抱
王鈇蘇公不留獄訟者舞於途韓滉禁刑牛五施土不蕪小吏長剔腸背面相
揶揄大吏愛精勤微微嫌其拘公乃莞爾笑吾其病矣夫人生過六旬豈不知
頭顱玉佩而長裾原不利走趨投劾移病去飄然賦遂初父老一聞信戚戚相
欷歔兒童及婦女各各鼓嚨胡道有此衙門從無此大夫願公車聲互願公馬
契需水歸海蕩蕩民歸賢愉愉我乃向民言公賢止此乎昔公在江右循聲達
帝都初綰銀城綬後剖溽陽符所到士兔藻所治民知姝司牿禁宵行誰敢
攖公鞴門匠稽黃籍外繇無逃逋門內方喝盧門外已呼騶前巷方盜驢後巷
已縛袪一士陷於獄臨死將公呼道公倘在茲我豈陷於辜一孀爲盜奠公嗇
取萑苻不得竟不止網密驚秋荼秀才聞公來書聲爭咿唔各持其文章啓戶
迎雙鳧農賈聞公來利器而持鋤弟知敬其兄婦加孝於姑宣尼大成殿李渤
甘棠湖岳王金陀祠周子蓮花居一一加脩濬簇簇新榱櫨前賢同揖讓後賢
共相於豈非仕與學融成一貫歟大府報治最　天子笑曰俞擢之佐松江以
彰循吏譽卓茂三公服黃霸一丈車陸績鬱林石崇龜荔支圖雍容將去矣合
郡大躊躇曰豈惟民哉邑乘未成書良吏與良史惟公一身俱譬如婦持家薪
米牛羊猪豈可無文簿約略存規模舊尹告新尹交替毋模糊先生俯而諾此
事良由余敢不觀厥成中道而棄諸乃居西河館大招文學徒有筆大如椽有
墨珍如珠巨不漏山川小不遺村墟厥田輕熨土厥賦中下租圭撮無訛差羅
縷窮錙銖德化有邑乘從公作權輿至今班史筆照耀江一隅其時官廩薄民
供頗有餘老者爭洒掃幼者抱遷篨前門擔娓鴨後門饋生魚家家推鶴膝戶
戶獻犀渠借公又一年公駕才驅驅江右既如此江左當何如歲星原周天豈
常照里閭春風成功退自然還太虛民雖無大廈公自有蓬廬民雖愛保障公
亦思尊鱸勸民毋留公公行于公娛善人必有後天道良非誣不見公郎君紫
鳳翔高梧謝家誇寶樹穆氏號醍醐頃刻翔青雲餘光照三吳今夕復何夕秋
風吹芙蕖我同民送公千金買須臾愧無千里酒爲公傾百壺愧無四絃聲爲
公歌驪駒且題陽城驛當書何易于

送滋圃新參入都二首

調羹貴新手折柳愛故枝新手惹人望故枝惹人思我送莊新參誰能爲此詞其詞多纏綿卅載心相知交公諸生日送公作相時諸生至宰相迅若風輪馳憶昔沈家園隔花將公窺也知公必貴不料貴至斯其時兩少年結交惟恐遲明年京兆榜後年瓊林卮聯鑣相追逐直登蓬萊池一朝我小謫輪蹄遂參差自道仙凡隔重逢未有期何圖一江水天風吹聚之我來訪烟柳公來樹旌旗雲泥雖不親苔岑終相依布衣情款款舊雨談霏霏黃扉一以去白首何時歸但見蒼生樂誰知故人悲鳳皇自高翔閑鷗難遠飛惟望台垣星流光照幽棲

尹公督兩江公來撫三吳我曾以書賀韓歐一時俱公乃謙詞答僕也何敢居誘而至於道其在斯言歟果然兩賢人仁風溢里閭忽焉雙雙去江左咸欷歔所喜同調元八荒如庭衢豈有到蓬山而肯徒支吾（公贈尹公詩有蓬山未到總支吾之句）歷觀古賢相其道不可孤魏相以嚴治丙吉乃寬舒如晦斷於後元齡謀於初何況本師弟衣鉢傳有餘用心不妨同意見不妨殊殊則非朋黨同則相匡扶如作遠猷告此訏彼則謨如歌卷阿詩前唱後則喁會見臯與夔致君如唐虞

相公眷屬先期入都枚入起居見白猫悲鳴公獨坐淒然因以詩乞

烏圓爲送主人行似抱離愁宛轉鳴繞座已無雲鬢影聞呼還認相公聲也同遺愛甘棠好可許尋常百姓迎小畜有靈應識我絳紗帷裏舊門生

猫來後又以詩謝

狸奴真個賜貧官惹得羣姬置膝看鼠避早知來處貴魚香頗覺進門歡果然絳帳温存久不比幽蘭服侍難（公賜素蘭萎矣）寄語相公休念舊年年書札報平安

送高南疇觀察貴州

秋日馬蹄輕監司去石城黔陽新使節江左舊官聲地僻刑書簡風和瘴雨清知公行色好一路萬山迎

愛我幽棲處高軒幾度過松花飄羽蓋鄉月照烟蘿轉眼誰知別深談悔不多相思盼天末江水有回波

八月二日莊滋圃新參聞相公玉體有恙載酒延候拉枚同往

三江元老馳征輪三吳新參訪故人爲載酒尊趨絳帳仰承師意召同門十年不到舊山莊處處亭臺換夕陽笑指芙蓉夸野色抱將嬌女拜平章八騶先唱花閑道升堂隨後柴車到赤也端章點也狂夫子難禁莞爾笑後堂人盡去長安燕寢香消錦瑟寒未免離愁成小病白頭閑坐把書看新參風義高前古門生也作萊衣舞只教諧語鬬瀾翻不許驪歌唱酸楚酒杯易盡意難窮官鼓鼕鼕漏又終千秋莫忘今宵宴一個山人兩相公

哭莊念農太守

八面才無敵三生數忽終大名君世上小傳我胸中鬱鬱匡時略䑲䑲行己衷神機堪肆應圭撮極明聰決獄弦章善均輸管子工迎　鑾四回事借箸一人功心力經營畢榮華頃刻空黃堂纔綰綬紫府遽鳴騶學易年非老當官氣正充交情深廿載佳話滿江東愛我詩親寫招人饌必豐清光蕭寺月丹葉攝山楓洒翰千章和挑燈一榻同每逢三令節各逞半英雄擫笛春聲豔藏花酒淚紅可憐追往事倏忽過春風夢蜨莊周化逢雞謝傅凶（公與夫人同夢白雞青集胸竟以酉年卒）琴音渺渺逝水去匆匆雨急摧湘芷霜高隕井桐故人零落盡孤殺一衰翁

哭潘宇情

安仁愁裏過年光纔領河陽便夭亡老子生來居苦縣召公到處有甘棠花方得氣偏經雨雪已禁寒可耐霜破屋孤兒存幾個一枝瓊樹又凋傷（公次子相繼而没）

哭陸甥湄君

抱汝孩提看汝婚悠悠三十五年春病因傳代醫無效（姊夫康仲亦以瘵卒）詩已名家筆有神半世撫孤成底事他時送舅望何人憑棺忍聽輪流哭稚子孀妻白髮親

聞梁瑤峯少宰解督學之任就按粤東寄詩奉懷

海角文星去江東士子嗟莫驚廷尉閒且看嶺南花沙檢金纔出霜消月更華天心寬小過早晚　聖恩加

記得高軒過秋風八月清金燈千樹滿玉筍一班迎未極登臨興先增搖落情何時鵷鷺侶重續女蘿盟（公到日正圃中有多士之宴皆公門下士也有爲兩家議婚者故及之）

九月六日送相公起程路上奉呈十首

恩在江南四十年山光水色盡纏綿行期偏近重陽日剛趁黃花晚節天
冠蓋依依送石城相公謙甚下車行長亭望斷旌旗影相對惟聞歎息聲
四次甘棠手自栽韶光如水暗中催尚存幾個皤皤叟曾見公來第一回
先生微笑出江關先別蒼生後攝山真個精神似秋月去時還照水雲間
曾寫青山入奏章曾開泄水待 君王從今儘把經營意付與閒人話夕陽
光景留連兩日中弓刀小隊去匆匆只因染遍軍民淚楓未經霜已半紅
渡江時節正題糕兩岸秋風送晚潮恰似栖霞情未斷最高峯影尚相招
小艇追隨笑語親揚州明月二分新歐蘇遺跡平山在如此師生有幾人
此去秦郵有所思當年曾此薦袁絲而今同唱驪歌過腸斷蘆花似雪時公昔薦枚高郵牧部議不果
絳紗回首最消魂半世因緣半世恩且喜身閒堪遠送燈前還有幾黃昏

送相公渡淮尚未拜別而八騶忽駕遣使者來辭舟追不及愴然有作

畫戟飄霜去莫追先生辭我我能知爲憐終有分襟日不忍重看下拜時秋水連天含睇遠孤雲離月獨歸遲短篷細雨清江路白盡彭宣兩鬢絲

錫山兩賢吏歌

錫山之水如錫明錫山之官如水清一賢如此已難得況復兩賢濟濟齊其名我飲惠山水人歌兩賢美一爲吳季札一爲韓宣子吳公未見情何篤先惠甘泉四十斛韓公見我拉我遊一船酒載青山頭山頭十月朔風爽紅葉千林足幽賞六龍纔過御香留雲璈水瑟琮琤響三人相聚情不禁談落霜花一寸深舟中看我揮手別岸上始聞驪唱音我聞拄笏看山非俗吏便覺西來有爽氣又聞前有召父後杜母兩人未必同時友於今兩仙鳧飛來集一邦左琴既彈右瑟應玉簫纔畢金鐘撞還來合浦珠成對種出甘棠樹必雙郝子廉吳隱之當時都以飲水知我今逢兩賢亦願置一詞安得公等落落布置天下滿勿使廉泉讓水處處長相思

雨過湖州

州以湖名聽已涼況兼城郭雨中望人家門戶多臨水兒女生涯總是桑打槳

正逢紅葉好尋春自笑白頭狂明霞碧浪從容問五十年來得未嘗

竹墩訪沈永之同年不值其尊人留飲家釀惠六響一方

桑柘成陰處芸香舊世家沿村無異姓繞屋有奇花窗外玉蘭高三丈 御筆金泥冷藏書玉冊斜桃源兼錦里別自貯仙霞
題鳳雖無主儒林見丈人當年曾拜謁此日倍精神話聽三朝舊春開一甕新石交風義重清響贈蕤賓
烟波如此好底事出山忙想爲家貧仕兼酬海內望官登二千石婚到第三郎三公子合巹有期 代作焚香禱旌旗近故鄉
仙源難久住回艇板橋西霜葉堆篷滿溪雲壓檣低小留愁日短重訪怕花迷暮雨南潯宿聲聲凍雀啼

到淮感故人寥落歸舟口號

當時丁令威千年化鶴歸山川城郭今猶昔雞犬人民都已非我離長淮十一載重來絕少晨星在西州馬過屋猶存金谷花開春不再晚甘園中水石新當時主者營爲墳尊江 桂宧堂中萬卷書于今寂寂他人居魚門 程家諸郎俱長大紛羅酒斝邀我過各驚容貌類先人不忍杯盤當舊座山陽玉笛聽不休銅狄摩挲我欲愁那知浮世光陰改只說前生夢裏遊淮風蕭蕭催我行淮水悠悠傷我情我亦不知再來否將欲登舟又回首

常州月夜與劉繩菴相公話舊作

宮門作別九年寬握手蘭陵夜已闌上相位尊風義重華堂燈暖月光寒朝中威業憑人說袖裏新詩索我看姚宋經綸燕許筆一時雙取古來難
江湖廊廟兩相憐回首長安意惘然召試彤廷同弱冠追陪詞館僅三年鶴書尚在徵車朽馬齒雖輕白髮先不覺纏綿情話久出城鐘動曉霜天

冬日寄懷望山公

去年此際雪花飛正是傳箋聽馬蹄金谷酒招香案客霓裳人舞畫堂西隨身文史同商榷到處羹湯教品題公命將藁官膳飲戲加甲乙 今日龍門看不見九重天遠五雲低

長安消息最關情傳說光榮壓九卿白面郎君登少宰青宮　帝子喚先生（公子）（慶桂擢少宰公總領上書房）園依上苑春應早殿領文華品更清未識門牆人似海紀　恩詩好是誰賡

到蘇州孀女出見喪服將終而年纔十七傷懷口號

漠漠風寒錦瑟絃飄飄鬓髮尙垂肩傷心三載成孀女還是人家未嫁年

十一月十三日韋曉五副戎率公子虎邱餞別遣歌者張郎送歸白下別後却寄

平生蹤跡等浮鷗半世河梁在虎邱誰泊燈船來置酒姓韋人又領蘇州

夜色溪光兩寂寥山門同步可憐宵千人石作瓊瑤色坐久還疑雪欲消

膝下郎君玉雪清丹山久聽鳳雛聲今朝省識青雲器羊祜金鐶耳尙明（公子耳上有環）

難得張星結伴歸霜篷同泛月明時江心還似尊前坐萬點烟波笛一枝

師健尙書最忝宿眷來主武闈而枚還杭州不獲一見寄詩道歉

仰止心雖切瞻依願屢違春風江上至遊子故鄉歸北望雙旌遠南征一雁飛遙知明月色空照釣魚磯

尙書和詩

白下逢君日金貂願已違吳江開墅僻太華抱雲歸對酒月相照揮毫花亂飛數年不一見搔首望漁磯

過杭州貢院作

風簷官燭舊時遊彈指人間四十秋燒尾魚行三萬里龍門重過尙低頭

題凌香坪中吳雜記

五載皐橋字萬行雲階月地苦平章左思賴有吳都賦不負繁華夢一場

竹林人散管絃停向秀重來淚欲零月夜橫塘花似雪笛聲孤坐酒樓聽

鴻泥回首昔年緣我亦金閶屢放船底事酒旗歌扇地不曾逢著杜樊川

衾

裁縫合歡被宛轉可憐宵與汝真無負多年不早朝

枕

鴻寶書何在游仙曲已闌只求無好夢轉覺醒時安

几

烏皮形兀兀南郭隱騰騰世上諸朋友誰如君可憑

席

青蒲涼自好赤日始相求容汝終宵卷應知世上秋

帚

驅塵君子意愛好主人情掃到落花雪呼僮下手輕

箸

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鹹中能知味也否

老住

老住空山歲月更閒思物理最分明青苔避日葵爭日同領春風各性情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九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　丙戌丁亥

錢唐袁枚子才

正月八日雪

曉起羣籟低有物當簷壓知是新春雪來補去年臘果然纖塵無一白天地合空花萬重墮羣玉兩山來更喜牆垣無高下樓臺雜羣窗皆玻璃風拒景仍納山沉亭立空寺隱燈表塔沙鳴冰溜和竹拜松枝答只恐斜陽來銀海去狎恰急披鶴氅衣麻鞋滿山踏

踏此兜羅綿傾跌無不可行則仙雲招仆亦瓊瑤裹離離珠彈冠豔豔花沒踝高枝屈復低右幹拗而左凍雀噤欲喑深溝填且頗可惜柴門關天加白玉鎖清絕竟無客孤行惟有我老梅情不禁銜寒香一朵

周曼亭屋後得泉索詩

曼亭子斲茅作堂稷稷而居槃散行汲意不知所如 一解 筮卦得蒙曰山下出泉在屋後不在屋前 二解 五劚之土如芬以脤蹄通之維掘之潺潺果然臣之所居廉讓之間 三解 石兮磷磷花兮灼灼竹兮猗猗柳兮娟娟環泉而居罔不咸若 四解 飲此水者心和體輕生女美好男聰明上池讓其甘瑤池輸其清呼桑欽道元陸羽來補圖來著經 五解 鄰人許由手持一瓢盍往觀乎二里而遙戲語曼亭子天之所生非汝所獨吾家袁隗爲南陽守命酈縣某月送甘谷水四十斛 六解

曼亭畫牽衣圖送兒出門又索詩

垂老別兒人情可知兒行次且牽父之衣 一解 父曰嗟子子行役稻粱之謀豈不爾思勢不可留吾不能負劍辟咡蹄闔而語又不能如影逐形步步隨汝 二解 乃染我筆寫牽衣狀乃擊我缶聽而翁唱願江水湯湯兒行無恙尚慎旃哉有白髮倚門而望 三解 不必陟岵而開卷見父不必趨庭而如聞叮嚀登思子之臺兮何月色之暟暟兮讀庭誥之文兮寧若此之清且真兮 四解

太守沈硯圃有雙松甚古予乞其一而謝以詩

黃山之松黃堂舞終日松濤亂官鼓先生本抱歲寒心對此益增毛髮古山人一見驚且誇稽首拜乞嘉樹嘉先生贈松如贈劍留其干將賜莫邪一盆舁至滿庭綠瘦蛟蜒強蒼龍伏頗似當年我挂冠帶得紅塵入幽谷滿山梅竹避下風嫌渠曾受大夫封我獨摩頂戒剪伐當作甘棠憶召公

惆悵詞二月二十八日作 有序

周氏姬待年女也畜養吳門爲友人索贈去已而不安於室仍以見還則有身矣爲賦惆悵詞四章仍歸友人

無計奈花何匆匆細馬馱珠纔還合浦笛又送回波草色長亭雨鶯聲子夜歌關心小楊柳生就受風多

東君太游戲一笑送春來那料蘼蕪草先含荳蔻胎留仙裙宛轉解珮月徘徊到底樓羅歷前生註幾回

記否碧城坊盈盈步畫堂分箋教認字翦髻待成妝蘭槳三江月蓮燈五夜霜今宵成底事只剩縷金箱 姬留一箱

老去江淹筆飛花繞不休尋春頻入夢行樂轉生愁落葉隨風去垂楊逐水流平生惆悵事強半在蘇州 二姓

記得

記得當年侍絳帷春風楊柳共依依一生不肯離花住半醉常教踏月歸東閣酒痕衣上在西園燈影夢中違如何白首傳經客不及金堂燕子飛

故人劉魯原起官甘肅以乘風破浪圖屬題

西涼地勢青天上萬里長風沙作浪劉侯將往索題圖我未揮毫先惆悵憶昔長安聽雨眠彼此金鞍美少年卷中鬚鬢何曾有燈下杯盤尚宛然揮手一爲別蒼茫事難說大海幾回波落花萬重雪君拖墨綬領橫塘予亦尋春返故鄉同談往事燒紅燭代發仙符捉鳳皇 事見引鳳曲 此時面目圖中好誰知人向圖中老誤入桃源走逆風船篷吹墮煙帆倒捲浪重來氣轉雄昆明劫後此心空半生披髮橫磨劍竟挂崆峒第一峯男兒愛聽甘涼曲全家飽啖黃羊肉會看西域起班超那羨南朝有宗慤三十年來一故人陽關不唱已沾巾況今真個陽關去爭使歌成不斷魂

賀熊滌齋先生重宴瓊林詩

東風吹老大羅天鴈塔題名六十年聽說瓊林傳盛事一杯春酒待神仙
晝錦堂前笑口開自鐫金字上牙牌關心八座榮封貴爭及三朝進士佳
蒲輪擬向帝城行銅狄摩挲眼倍青扶杖曲江風裏立開元說與後生聽
半披半曳舊宮袍回首鈞天夢已遙一個貞元老朝士杏花相見也魂消
小劫華嚴事渺茫一場春夢比人長宮娥有認先生者定戴麻姑兩鬢霜
小西湖畔水鱗鱗照影休驚白髮身笑問當年馬蹄疾紅裙看殺是何人
如此科名有幾公　熙朝人瑞許誰同玉堂銀管三千筆好寫恩榮　國史中
三百霓裳出上林靈光南望白雲深大中丞是年家子寫到名箋笑不禁公長子巡撫浙江
我亦瓊林折一枝卅年未滿鬢先絲他時倘有重來分還乞先生數首詩

題史閣部遺像有序

像爲蔣心餘太史所藏幷其臨危家書都爲一卷書中勸夫人同死託
某某慰安太夫人末云書至此肝腸寸斷

每過梅花嶺思公淚欲零高山空仰止到眼忽丹青勝國衣冠古孤臣鬢髮星
已斷長淮臂難揮落日戈風雲方慘淡天子正笙歌四鎮調停苦三軍涕淚多
宛然文信國獨立小朝廷
至今圖畫上如盼舊山河
且喜家書在銀鈎字數行淒涼招命婦宛轉託高堂墨淡知和血篇終說斷腸
當時濡筆際光景莫思量
太師留畫像交付得歐公展卷人如在焚香禮未終江雲千里外心史百年中
怕向空堂捲霜天起朔風

送嵇拙修大宗伯入都

尙書將還朝招我遠爲別道是再見難一面千金值我聞茲言悲恨不生羽翼
又恐相送時離愁轉難抑不如賦驪歌遠寄數行墨下言鄙人懷上言君子德
如彼車上鈴有聲在公側

我昔罷詞科落魄長安街橫山趙夫子向公稱我才公道人亦好非獨其文佳
春宵許移榻秋月同銜杯獎借公卿閒掖我登蓬萊贈以雙南金資我走風埃
人生出身處沒齒難忘懷況乃大賢人重疊加栽培知恩心不老報恩身已衰
豈徒我身衰公霜亦盈腮當時兩年少朱顏如嬰孩誰知三十年風輪不停催
耿耿前情重茫茫後會乖雪涕向公詢可有來生來
中天一卿月皎潔紫微旁海內數正人錯落羣生望公爲大宗伯丰采冠嚴廊
今將行赴都如鳳升朝陽宰相公家官於漢爲平當節鉞公家物於唐爲贊皇
平生以識重自許非尋常當茲明良會努力賡虞唐玉性既縝栗金心益老蒼
末路日以愼晚節日以香賤子甘邱壑無能効匡襄但見年穀豐知公調陰陽
平生授經者公家一郎君其時甫七歲朝夕與我親小字呼熹官翩然獨角麟
果然入玉堂高步青天雲聞其好學甚手不離典墳古人於文字所重在傳薪
我自挂冠來著述窮朝昏於詩兼唐宋於文極漢秦六經多創解百氏有討論
八十一家中頗樹一幟新惜哉韶光逝傳者無其人未免思公子吾意欲云云
王筠讀沈賦李漢編韓文庶幾師友事垂輝映千春待渠趨庭時公爲語殷勤

過丹陽船凍不行悶而有作

此風吹水水成石波濤無聲兩槳直天公欺人行不得將船封入水晶域長篙
巨斧難摧堅鑿之空空如下天千檣柴立萬口唱公無渡河聲接連既無焦家
丸又無蜀井火寷前既不能跋後又不可望見東方一角紅知有朝陽來救我

答望山公見寄

兩年不聽簫韶響千里吹來老鳳聲三十六章珠一串人間天上兩關情
傳聞扈蹕侍　君王手挽強弓射白狼惹得從圍三百騎一齊驚看老平章
勅賜平泉草木新知公一到倍精神千紅萬紫來如海半是　君恩半是春
昇平無事早朝歸定脫朝衫坐釣磯可覺青山圖畫裏旁邊少個野鷗飛
記否西園夜氣清商量文史坐三更婆娑元老飄蕭客相對常如兩學生
淮浦依依送別秋高軒臨去怕回頭至今幾點彭宣淚洒向黃河尙北流
滄桑人事二年中欲說頻教眼欲紅惟有棲霞老松樹平安如舊只思公

柴門久不受人敲今日傳箋馬又驕留著門前馬蹄迹鄰翁看見也魂消

寄梅岑

衰年送少年後會渺雲煙況我升堂客如君幾個賢長河青雀舫細雨菊花天
彼此臨岐淚痕留絳帳邊
開眼無餘子甘心師老夫鳳皇毛自異才子貌尤都立雪瓊枝映看花鳩杖扶
六年談笑處佳話滿江湖
別來勤學否落筆有千秋白髮高堂望蒼生我輩憂宮花待誰插閬苑及春遊
莫負相期意人間第一流
荀令香才遠蕭樓迹已陳門關流水響苔鎖落花春每過頻回首相思倍愴神
幾生修得到天性少情人

秋懷

西風吹我作衰翁瓦上清霜鬢上同惆悵空階看落葉樓臺一半夕陽中
落日空山何處行猢猻贈與一枝藤平生不說維摩法爲覓黃花去訪僧
荷葉披披剩半塘自尋紅樹步斜陽誰知垂柳風流性轉比高梧耐得霜

客至

看山終日踏雲立忽聞竹外叩門急手整衣冠出見賓鞋底還粘幾黃葉
厭聽人詢得子無些些小事莫關渠逍遥公有兒孫累未必雲煙得自如

除夕讀蔣苕生編修詩即倣其體奉題三首

除夕袁子歌不止聲如爆竹震人耳老親驚疑小妻覘案上一編蔣太史問我
胡爲愛若此我道其詩竟莫比白虹一道當空起千流萬轉仍繞指走入先生
輔頰裏片片蓮花開舌底其大難摹幻難擬天之蒼蒼海瀰瀰前有蛟龍後虎
兕長繩三丈走若矢縱得七尋橫九趾倒拔鯨牙曳牛尾五十三參智慧理七
十四變女媧體都來供給管城使遇小敵怯大敵喜四海才人鼓聲死先生大
笑吾戲耳眼前拈來說便是非杜非韓亦非李卿胡愕眙不敢晛可惜老夫年
衰矣旗鼓相當纇有泚但嘆奇才世有幾如仲達按孔明壘長安公卿半委靡
不解鈞天聽宮徵許其掉頭歸田里鍾山脚下寄妻子與余相交情娓娓果然
四海習鑿齒自信當如丁敬禮轉笑當時陳無已渾身只拍西江水願讀千遍
書千紙明日元辰大利市心香供奉從隗始
仰天但見有日月搖筆便知無古今宣尼果然用韶樂未必敷衍笙鏞音俗儒
硜硜界唐宋未入華胥先作夢先生有意喚醒之矯枉張弓力太重滄溟數子
見即嗔新城一翁頭更痛我道不如掩其朝代名姓只論詩能合吾意吾取之
優孟果能歌白雪滄浪童子皆吾師否則三百篇中嚼蠟者聖人雖取吾不知
吁嗟乎昆崙太華山自高終日孤踞殊寂寥其下瀟湘武夷亦足供遊遨
高君年少眼光好能以纏牽律詩老卷中丹書如蠶眠抉摘瑕疵存異寶曹瞞
困周郎爲少節制師歐公畏後生正恐某在斯高君已獻潰汗芹賤子更進蒭
蕘言勸君莫愛惜欲表孤花先剪葉勸君須愛惜千餅黃金一點墨西施亂頭
粗服故自佳何不褖飾嚴妝更增色泥沙雜下夸黃河何如大海無塵但見珊
瑚木難萬怪相惶惑俎豆終須刻苦爭至味還從蘊釀得君不見太清之中一
微滓世間竟有離妻子又不見戟义弓刀弄畢十八門不如老僧寸鐵能殺人

愁

白髮悄無語青山忽自低愁來如有路慣在夕陽西

相逢行贈徐椒林

酒杯愛共荆軻把唾壺慣招處仲打徐公三十恥讀書原是長安殺人者殺人
何處敢橫行白日青天紫禁城輕生如作暫時別放歸不感金吾情金吾邏騎
欺少年書券逼取青樓錢公聞命召某某至一重門入一重閉稅肩在盆酒在
尊老拳如椎八十斤請擇於斯一任君鼠子侊侊驚且奔讋服三日聲猶吞君
不見徐次子報仇甘爲呂母死又不見徐元直被髮堊面曾作賊家風如此傳
雄豪可肯毛錐換寶刀千金贈與狡童馬趙四官一麾出看廬江濤廬江高城風
蕩蕩排衙權作千夫長朝編史論挾風霜暮品丹青寄蕭爽湖海元龍氣已降
旁人猶惱次公狂公乃笑吃吃替人惜眼光空看周處當官日不見朱雲年少
場握手秦淮交肺腑僧房小住聽鐘鼓腦後偷將鐵彈看燈前戲拔蛇矛舞強
予踏濕遊倡家矗矗新樓大道斜一片香心消不得滿山代種幽蘭花蘂惠春蘭千本

吁嗟乎相逢遲相識早世上英雄原不少袁絲袁絲可惜老

二月十六日蘇州信來道孀女病危余買舟往視至丹陽聞訃

哭壻纔揩眼未乾又教哭女淚闌干半年合遝三生了千里呼爺一面難獨活

草生原命薄未亡人去轉心安只憐白髮無兒叟再喪文姬影更單

廿歲成孀四載餘輕塵短夢萬緣虛登樓無復迎爺笑理篋空存寄母書雙槳

歸遲猶懊惱九原永訣竟何如從今齊女門前路一慟長回墨子車

路上憶園中梅花

今年春色費相思小別梅花看女兒一路月明風定處輸他寒雀占高枝

曲檻疎籬小苑東花應深惜主人翁萬重香雪連雲起爭不開窗坐上風

再哭芷亭方伯

方伯葬後盜發冢取衾絞含珠其家適負官課未償山陰令獲盜即以

其贓充抵

宿草青青久失羣佳城鬱鬱聽傳聞摸金竟有曹瞞尉上表誰修卞壺墳底事

長眠偏覺曉想真九死不忘　君玉魚銀雁輸官庫還策尸臣未了勳

謝苕生校定拙集

自愛詩如百煉金多君辛苦賜神針姓名敢作千秋想得失先安一寸心天上

月高花照影海邊絃絕水知音如何六代江山大夢裏空存二鳥吟苕生夢贈予詩有三春花鳥都陳迹六代江山兩寓公之句

永公子竹巖吳門花燭詩

公子三春打槳忙秦樓甥館在橫塘遙知一路簫聲好先有紅雲護女牀

靈簫墨會本天親空谷寒山正好春珍重玉臺雙管筆吳宮花草待詩人

鏡檻珠簾十二重畫眉分得讀書功海棠紅雨酴醾雪人在濃香淺夢中

金字書銜玉篆牌三公門第五雲開幸虧郎有天人貌多少吳孃看壻來

丹青曾寫兩雲鬟紅袖添香共倚闌今日月宮真個到嫦娥不是畫中看

紅豆同吟未一年香車小別水如煙南來倘有文鱗便寄我房中曲一篇

題嵇公子皇華冊後

我昔適館尚書家公子學語纔牙牙時拋竹馬來聽講強勸先生代折花我今

來飲尚書酒公子捧檄滇南走一家珠玉詠皇華萬里風雲生馬首相逢不覺

兩相驚一句寒暄隔一生回頭夢裏徵前事脫口燈前喚小名尚書服闋　天

家召公子行將還六詔一個留侯門下人臥起商山成獨笑磨墨題詩意惘然

祝君指日作南還者番一別儂衰矣此後難禁三十年

畫

處處種幽蘭朝朝對牡丹主人心未足自畫一花看

題畫蒲萄應硯圃太守命即以送行

廣文吳君筆墨超不畫首蓿畫蒲萄太守得之興更豪命我題句加寵褒我乍

展觀葉尙搖嘆此神技渠獨操厥草惟夭厥木喬高者龍牽雲外飄低者駱縮

煙中條欹者墮者紛相遭勢或小斷影忽交弱蔓疎莖蟠瘦蛟艾藍染碧垂絲

縧露之湛湛風騷騷大珠小珠天上拋金丸萬點眼欲燒疑坐華林朱雀橋百

七十株歌板聊又疑張騫大宛逃手持奇樹來相招權火初升井挈臯誰知妙

腕揮銀毫筆花怒生東海潮墨濃作果淡作梢只可落紙生煙飈無能登盤供

老饕恰如虎鬚繫且牢松鼠欲偷空目勞嚴霜驚風影不凋奚須蓄景愁邊撩

太守俸滿將入朝請攜此幅馳丹霄長途眼飽慰寂寥長安贈客當瓊瑤君不

見孟佗一斛遺巨貂涼州頃刻麾旌旄

六月望日蔣侍御用庵龔司馬雲若永竹巖鐵崖兩公子聽琴隨園得渡

字

良友如青琴知音最難遇有友復有琴芳辰忍虛度當暑陳金尊羣仙來玉步

泠泠七絃希落落五星聚通風撤重簾置席傍高樹曲外時聞鶯酒中微墜露

忽然殷輕雷疎雨洒薄暮天知客欲遊爲涼花間路月出藕香斂波明山影渡

次日集公子瞻園觀藏鈎之戲待龔司馬不至與蔣御史用庵陳處士古

漁伍理問敬堂嚴茂才懇堂分得下字

瞻園公子儒林亞門第金張詩飽謝堂高九仞召長風飲集八仙消短夜初將

印篆考琳琅雀籙雞碑堆滿架繼將藁飫訓官廚不許酸鹹略假借脫略苛禮

去冠巾圍几團團圍水樹新荷媚客送花香古樹爭天穿石罅想緣賓主氣如
春竟使天公忘作夏東臺御史帶詩來北郭先生遣人迓嚴助神交欣始接伍
舉班荆來更乍可惜龔舍學蜘蛛不降江州司馬駕方敲銅鉢擘詩箋突出幻
人弄杯斝祕戲堂前傀儡陳高談舌底銀河瀉五十餘鈎高映藏千二百驍玉
女詫睽睽萬目躍鰞鰦簇簇交兵鬬甘蔗仙老盤空取酒回書生籠重將鵝卸
非關技巧愛俏張直為文心通變化挂角羚羊理可參龍魚有路知誰跨昨君
飲我今飲君晉文如繼齊桓霸莫愁勝會傳江城但恐洛陽高紙價海內騷壇
有幾人努力兩郎君足下

寶刀歌為雲若司馬作

雲若司馬真英豪磨墨捉我題寶刀此刀不許俗筆寫也須筆健如刀者拔鞘
相夸風滿庭將拔未拔刀先鳴雷光熒熒射窗冷芙蓉飄飄上手輕伸則鏗然
屈則轉從古英雄善舒卷海上長鯨見汝愁月中丹桂為誰短精鐵鎔成歷幾
年孟勞身分壓龍泉可磨巴漢三江水可走哥舒萬里天摩挲擬叩金鐶問吾
戴吾頭不敢近今年六月如秋涼疑是刀來照此方吁嗟乎神農藥堯舜法一
半生人一半殺不如君家此物知恩仇不報仇時繞指柔

對菊睡去

白髮雙趺坐黃花四面圍夢為蝴蝶去猶繞冷香飛

贈蔣用庵侍御五十韻 侍御以揚州聽請事罷官制府高公聘修南巡盛典

南巡修盛典東觀聘名流豈料煙霞客相知三十秋班荆方促膝感舊轉回頭
往日雲龍逐長安鐘鼓樓僕裁簪筆笏君未脫巾韝似玉葭初倚非膠漆竟投
芳花飛滿齒椽飾炫輕裘藩邸招枚乘儒林愛阮修梁園乘馬出陳榻剪燈留
魯酒同斟酌吳歌各唱酬清談兼晉魏高論極商周說士甘於肉 今陳司馬長卿劉少宗伯
映榆皆公所薦士也 攀花笑作籌露臺人坐月竹塢雨鳴鳩漏盡僮先睡賓歸帳未收兩
回送行客佳句滿皇州婚寫金蓮燭官夸白板侯情深雲宛轉語妙玉雕鎪賤
子淹西陝先生拜 冕旒蓬池追後步柏府控前騶合口椒非毒知時鐵最優
聲華推鮑謝汲引重韓歐天上文星動黔中使者遊珊瑚歸密網瘴嶺入清謳

前歲京江過逢公宅母憂長河齊解纜舊雨喜聯舟山好期同泊風催不自由
誰知雙槳別忽報一官休誤跨揚州鶴驚騎郎墨牛陳湯雖匄貸毛伯敢徵求
罪薄 君恩重名高衆口咻未曾歌得寶枉自嘆包羞聲帶終朝褫龍華小劫
周長沙來賈誼史局仗班彪大府供儲偫鴻文廣輯搜省方周頌載封禪漢廷
諏古奧三盤似高華二典侔勞寧妨嘯詠暇可訪林邱有子堪堂構隨翁共拍
浮鍾山原姓蔣江表且依劉 戲劉睦堂 水館涼先得溪橋笛最幽食經崔浩著詩律
老元偷 公善治具 久已忘三黜從何詠四愁松牕聽鼓瑟薇署看藏鈎不改憐才性
頻為推轂謀 謂古漁 故人能有幾宿疾可全瘳老樹花應密新秋雨太稠銀河煙
漠漠身世事悠悠安石終當起斯言信我不

秦硎泉學士見和前韻再倡四十二韻奉贈硎泉

萬樹秋風裏千行珠玉飄貞元老朝士長慶好歌謠肯把軒轅律來賡嬴女簫
華星編作字翠羽織成綃角可羚羊掛神如獅子超長吟心欲折感舊夢相撩
昔作吳公尹曾將賈誼招才原夸鸑鷟賦每愛鷦鷯魯國諸生隊秦淮明月宵
有花皆宴會無酒不攀邀燕寢燒紅燭康郎唱綠么 學士舊有贈忘是將軍門下客公然仔細看康郎之
句 分箋同擊鉢奪錦各藏標楷法銀鈎劃刀痕玉篆雕至今諸手迹猶自寶山
椒儂乞文園病君揚冀北鑣一聲雷拔地雙翮塞盤鵰斫桂方磨斧投壺竟得
驍百花頭上立匹馬殿前驕漢策占廷對唐詩重早朝青宮召疏廣丹禁走韋
昭禮樂三雍擅文章六律調不言温室樹敢負侍中貂斑管西清筆牙璋東海
軺名經千佛選驛路八閩遥網得珠盈篋鏘鳴玉在腰祥金方躍冶雛鳳更淩
霄同拜堯階日齊聽舜樂韶談還真父子環瑱兩宮僚閶闔將飛入雲天忽首
搖高堂八旬近烏鳥寸心焦乞養辭 明主歸裝趁早潮潘輿扶宛轉蜀纈舞
飄飄露柳啼鶯夕風梧散葉朝青溪新蠟屐蓬海舊山樵 學士號蓬萊山樵 訪我來花
塢穿雲到板橋廿年如水逝一見倍魂消喜說門生貴驚看老鬢凋古歡情耿
耿野步竹蕭蕭坐久談詩細山深引興饒懽呼采蓮子苦勸置煙船掃徑難忘
蔣 謂用庵 閑情愛和陶陽春聞郢客焚研學君苗難得琴相賞何妨戰屢挑投瓜
如肯報引領盼瓊瑤

嘲雲

自我入山深一椽少人借可奈避風雲偷宿茅簷下

題高南澗哭筠兒詩後筠兒姓薛吳下人貌美能吟有上馬不知身落後貪看山色又回頭之句送南澗入都卒於保定

非關子晉愛吹笙花底原難活一生聽詠游仙傷往事櫻桃紅似小星明

曾熏龍腦護朝衣曾走邯鄲馬似飛半路落花風裏別長安同去不同歸

一編香墨剩遺珠舞雪回風妙有餘絕好齊梁詩弟子不教來事沈尚書

題葉花南庶子空山獨立小影

先生畫一叟獨立空山中自言不類我恰是花南翁花南自有貌明妃自有容

秦鏡尙難描畫者何能工聊取丹青意寫我蒼莽胷六經三千年人人相搜窮

誰能絕依傍精思與聖通此叟獨不然立言開屯蒙物高影自孤人高境自空

有時仕於朝獨擊虞廷鐘有時使於外獨揚先王風今乃　予告歸立教教江

東所佩必芳草所撫必喬松題像獨命我不肯交凡庸我亦自立者愛獨不愛

同舍笑看泰華請各立一峯

九月十一日夜

鵂鶹避燈上樹匿霜葉驚風走窗入人聲睡盡漏點明秋色將歸蟲語急五十

初衰一老翁月中照影空庭立

和何南園閏七夕詩卽以其姓爲韻

今年最是牛郎好七夕佳期兩度過烏鵲橋塡原有路銀河秋老更無波也知

天上情難了未免人間巧太多我爲雙星慶遭際比尋常會覺如何

頌眼鏡三年之中忽嘲忽頌傷老之速也

老眼忽還童雙睛出匣中春冰初照影秋月已當空細字黃昏得孤花薄霧融

今生留盼處敢不與君同

十月九日席武山別駕招同蔣用庵侍御姚雲岫觀察沈研圃太守高廟

賞菊得秋字

洞庭席使君招我蕭寺遊其時十月霜萬木風颼飀高花忘是菊低屋疑是舟

入屋花齊眉攀花屋打頭同來看花者半是東陵侯無官人自淡有酒山更幽

異哉種菊僧力與天公侔層樓五雲起四時花不休坐中愛菊人各各向僧求

我意殊不然屬僧爲我留待至赤日夏求取黃花秋薰風吹隱者花中有巢由

晚香偏早聞豈不高一籌僧意以爲然衆贈獨我不歸途塔燈明月華如水流

答李氏兩郎見寄一名煌一名燧河間人

三秋別離鳳一夕得瑤章詩學如斯好身材幾許長問年纔典謁開口卽宮商

不信風騷運隆隆起北方

衰年傳道急後起得人難抱此千秋業今朝一笑看瓣香君問訊老淚我闌干

來詩有閉戶著書今幾許辦香心事屬何人之句莫忘門風好遺文獨序韓

哭王介祉介祉名褆常熟人長於歌行有梅村風格爲人權記室卒於漢陽見贈有重重著述皆千古草草功名只十年之句

管輅原知天黜婁可奈貧遠遊非得已客死太酸辛貌寢難兼福才高轉累身

瀟湘一江水從古弔騷人

題朱南湖觀察學稼圖

作官須作大司農作家須作積穀翁養民養身原一事世間達者惟朱公先生

再仕心再化轉漕東南更學稼開府見公桑戟前開卷見公松樹下遠山蒼蒼

映滄平童子五六嬉春行先生高坐頻指點煙裏叱牛如有聲自言家本山陰

住未曾弱冠爲官去敢把三農忘故鄉常將一飯思來處我與公交三十年知

公種得好心田有兒肯構堪終畝有歲常豐可信天前年被逮長安道鐵鎖銀

鐺公不惱有如飛雹過良苗轉使疾風知勁草從此行行總順帆好風好雨住

江南一言我恰低聲問官味何如穀味甘

仲冬二十九日高制府招陪蔣侍御西園觀劇卽席賦謝兼懷望山相公

風靜三江繡纛高鶴書蒙把野人招堂無漏鼓鐘能報几上兩鐘自鳴座有笙歌酒易

消一個詞臣談典禮侍御修南巡盛典千秋法物認瓊瑤出貢玉命加品定更須甘旨教遺母

勝捧仙雲下九霄

取來詩扇席間看十四年前墨未乾舊物尙存驚我老愛才如此嘆公難想開

東閣人何遠忍醉西園歲又闌一樣銜恩兩條淚不禁振觸到眉端

答人問隨園

想送隨園到汝前商量圖畫與吟箋畫來不若吟來好元九曾夸白樂天
北門橋轉水田西路少行人鳥漸啼遙望竹雲遮半嶺此中樓閣有高低
四圍有樹總無鄰孤塔臨風獨倚門最是一株銀杏古參天似表此山尊
卍字長廊接綺寮繞廊流水影迢迢遊人知住杭州客湖上雙堤又六橋
夫容楊柳種千行半拂溪流半繞塘爲有池蓮開並蔕水中亭子學鴛鴦
澄碧泉清足浣紗相公題作小棲霞怪峯壓屋似堆浪銜著幾叢丹桂花
廿三間屋最玲瓏恰好梅開坐上風霧閣雲牕隨步轉至今人不識西東
五色玻璃耀眼鮮盤龍明鏡置牆邊每從水盡山窮處返照重開一洞天
插架琳瑯萬卷餘商盤周鼎鎮相於時時縹帶琮琤響風意如夸有異書
一房纔畢一房生鎮日房中屈曲行窗外風聲簾外雨主人只是不分明
綠淨軒中草色含水晶域外露華酣忽然四面空青色第二重天號蔚藍
紅雪嵰山四季紅不開花日與開同方知天下春歸處都在先生此屋中
此外經營力不支儘將隙地變荷池有時瀑布空堂走臥著匡牀理釣絲
溪流南去板橋分不住幽人只住雲六角松亭半山望丹青一幅李將軍
煙波深處置輕航掠水穿雲意自將憑著春風吹上下料應流不到他鄉
戲點春燈挂樹梢萬重星斗盪煙濤魚龍出沒金銀海那覺當頭碧月高
闌鶴疏籬手自栽更添鹿砦傍西齋亭臺不厭千回改畢竟文章老更佳
愛將樓閣自家看每上山巔獨倚闌嘆息天心非草草安排此處老袁安

送用庵歸毘陵

自君來金陵累我增僕夫數日不相見便欲呼肩輿自我來君所累君苛庖廚一味不適口主人先叫呼金陵大都會君來修官書赫赫宮傅駕雙雙仙令鳧黌宮生徒秀梨園子弟都爭先博君歡置酒爲君娛僉曰先生賓其惟隨園歟隨園與先生蛩蛩附駏驉彈琴先置瑟擊鼓方吹竽迎君必我召招我必君俱其旁有老叟乾笑大軒渠道此兩人者風裁亦頗殊其一高傒亢究究而居居其一太邱廣行潦納潢汙胡爲投漆膠不肯離斯須我今送君行歌詩慰長途豈徒寫耿耿借此明區區我性愛華妙不甚喜書迂人生隙駒耳何苦自囚拘君善修容儀玉佩而瓊琚家貧潤其屋人瘁澤其車皮屐必得所製袍必光軀啖我如主孟好我如田蘇片時得膝促十日猶心愉安能禁雙趺不向君門趨我性愛文章刻苦窮錙銖廿人刺要害苦人獻浮譽君能勤釽摫犀照分瑕瑜有賞必搔癢有攻必彈疽自是君律細非關我心虛安能獨囁嚅不共君唱喁況溯締交始實惟乾隆初君頭始任冠我頤未有鬚虞山相公家鎮日常相於吾家狹廬中絳帷時厝需長安一爲別芳訊沉雙魚其間偶相逢半面仍驅驅今年大因緣風吹聚一隅豈非蒼蒼天念此兩人孤與以今年密使補往年疎邊檫增晚景墜歡償春餘一日當一年猶恐難消除如何無多日君又歌驪駒道已畢正臘千金買須臾豈不欲濡滯未免思妻孥我老畏聞別淚落如連珠三十年爲世此義本先儒人生有幾世君其知也無前別已然矣後別能禁乎痛定而思痛石人應欷歔今夕復何夕小室圍金鑪照窗驚積雪照雪驚頭顱明知君不飲姑勸盡此壺離腸兼老懷不醉難模糊

續詩品三十二首 有序

余愛司空表聖詩品而惜其祇標妙境未寫苦心爲若干首續之陸士龍云雖隨手之妙良難以詞諭要所能言者盡於是耳

崇意

虞舜教夔曰詩言志胡今之人多辭寡意意似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之不至穿貫無繩散錢委地開千枝花一本所繫

精思

疾行善步兩不能全暴長之物其亡忽焉文不加點興到語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惟思之精屈曲超邁人居屋中我來天外

博習

萬卷山積一篇吟成詩之與書有情無情鐘鼓非樂捨之何鳴易牙善烹先羞百牲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曰不關學終非正聲

相題

古人詩易門戶獨開今人詩難羣題紛來專習一家硜硜小哉宜善相之多師

爲佳地殊景光人各身分天女量衣不差尺寸

選材

用一僻典如請生客如何選材而可不擇古香時豔各有攸宜所宜之中且爭毫釐錦非不佳不可爲帽金貂滿堂狗來必笑

用筆

思苦而晦絲不成繩書多而壅膏乃滅燈焚香再拜拜筆一枝星月驅使華嶽奔馳能剛能柔忽斂忽縱筆豈能然惟吾所用

理氣

吹氣不同油然浩然要其盤旋總在筆先湯湯來潮縷縷騰煙有餘於物物自浮焉如其客氣冉猛必顛無萬里風莫乘海船

布格

造屋先畫點兵先派詩雖百家各有疆界我用何格如盤走丸橫斜超縱不出於盤消息機關按之甚細一律未調八風掃地

擇韻

詩百二甕帝豈盡甘韻八千字人何亂採次韻自繫疊韻無味鬬險貪多偶然游戲勿瓦缶撞而銅山鳴食雞取跖烹魚去丁

尚識

學如弓弩才如箭鏃識以領之方能中鵠善學邯鄲莫失故步善求仙方不爲藥誤我有神燈獨照獨知不取亦取雖師勿師

振采

明珠非白精金非黃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雖抱仙骨亦由嚴妝匪沐胡潔非熏胡香西施蓬髮終竟不臧若非華羽曷別鳳皇

結響

金先於石餘響較多竹不如肉爲其音和詩本樂章按節當歌將斷必續如往復過蕭來天霜琴生海波三日繞梁我思韓娥

取逕

揉直使曲疊單使複山愛武夷爲遊不足擾擾闤闠紛紛人行一覽而竟倦心齊生幽逕蠶叢是誰開創千秋過者猶祀其像

知難

趙括小兒兵乃易用充國晚年愈加遲重問所由然知與不知知味難食知脈難醫如此千秋萬手齊抗談何容易着墨紙上

葆真

貌有不足敷粉施朱才有不足徵典求書古人文章俱非得已僞笑佯哀吾其優矣畫美無寵繪蘭無香揆厥所由君形者亡

安雅

雖真不雅庸奴叱咤悖矣曾規野哉孔罵君子不然芳花當齒言必先王左圖右史沈夸徵栗劉怯題糕想見古人射古爲招

空行

鐘厚必啞耳塞必聾萬古不壞其惟虛空詩人之筆列子之風離之愈遠即之彌工儀神黜貌借西搖東不階尺木斯名應龍

固存

酒薄易酸棟撓易動固而存之骨欲其重視民不佻沉沉爲王八十萬人九鼎始扛重而能行乘百斛舟重而不行猴騎土牛

辨微

是新非纖是淡非枯是樸非拙是健非麤急宜判分毫釐千里勿混淄澠勿眩朱紫戒之戒之賢智之過老手頹唐才人膽大

澄滓

描詩者多作詩者少其故云何渣滓不掃糟去酒清肉去泊饋寧可不吟不可附會大官筵饌何必橫陳老生常談嚼蠟難聞

齋心

詩如鼓琴聲聲見心心爲人籟誠中形外我心清妥語無煙火我心纏綿讀者泫然禪偈非佛理障非儒心之孔嘉其言藹如

矜嚴

貴人舉止咳唾生風優曇花開半刻而終我飲仙露何必千鍾寸鐵殺人寧非英雄博極而約淡蘊於濃若徒衆夥非浮邱翁

藏拙

晝赢宵縮天不兩隆如何弱手好彎強弓因謇徐言因跛緩步善藏其拙巧乃益露右師取敗敵必當王霍王無短是以無長

神悟

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衆妙扶智但見性情不着文字宣尼偶過童歌滄浪聞之欣然示我周行

即景

混元運物流而不住迎之未來攬之已去詩如化工即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無故因物賦形隨影換步彼膠柱者將朝認暮

勇改

千招不來倉猝忽至十年矜寵一朝捐棄人貴知足惟學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傳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著我

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無吐故吸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人文章頗不相同

戒偏

抱杜尊韓託足權門苦守陶韋貧賤驕人偏則成魔分唐界宋霹靂一聲鄒魯不関江海雖大豈無瀟湘突厦自幽亦須廟堂

割忍

葉多花蔽詞多語費割之爲佳非忍不濟驪龍選珠顆顆明麗深夜九淵一取萬棄知熟必避知生必避入人意中出人頭地

求友

游山先問參禪貴印閉門自高吾斯未信聖求童蒙而況於我低棋偶然一着頗可臨池正領倚鏡裝花笑倩旁人是耶非耶

拔萃

同鏘玉珮獨姣宋朝同歌苕花獨美孟姚拔乎其萃神理超超布帛菽粟終遜瓊瑤折楊皇華敢望鈞韶請披采衣飛入丹霄

滅迹

織錦有迹豈曰蕙娘脩月無痕乃號吳剛白傅改詩不留一字今讀其詩平平無異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誰探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

原书缺此页

錢唐袁枚子才

聞樹齋侍郎領威遠大將軍印鎮守北路寄詩奉懷

侍郎持節鎮樓蘭都護新開幕府寬我輩尙將儒者待朝廷久當重臣看瞻來福相三軍喜傳出華年九塞謳立馬天山莫回首望鄉臺恐在雲端（侍郎年未三十）

想見趨庭話別離相公有淚敢輕垂從來効力沙場日即是承懽膝下時充國行軍寧愼重班超見事勿稽遲祇今絕域皆州郡說與呼韓知不知

通家有客感離羣一障乘邊信屢聞麟閣行看君上畫燕山應待我銘勳新詩勅勒軍中曲舊夢橫塘水上雲倘奪焉支好顏色江南兒女要平分

侍郎和

羨煞香披九畹蘭謫仙到處水雲寬隨緣且自紅塵住厭俗頻將白眼看爲子買春渾得計以山作壽好承歡何如迢遞天涯客獨抱愁思渺萬端

阻隔關山悵遠離苦吟無那首低垂行蹤碌碌緣何事後會茫茫更幾時萬里寄書真不易三年學步莫嫌遲邇來情景憑誰告縱使通家未得知

身如旅鴈少同羣消息親朋杳不聞敢望功名追定遠每因風骨憶司勳飄零舊雨疎新雨遮莫江雲恨塞雲漫向胭脂山悵悒儘多相思與君分

夜坐

夜坐西牕雨一齋眼前物理苦難猜燭光業已猛如火偏有飛蛾陣陣來

鬬鼠窺梁蝙蝠驚衰年猶是讀書聲可憐忘却雙眸暗只說年來燭不明

郊外過故人墓

郊外作清明垂鞭隴上行故人如白雪入土總無聲

戊子榜發日作一詩寄戊午座主鄧遜齋先生

九月十一日戊子秋榜懸門外車馬走徹夜聲喧闐羣官一簾撤諸生萬頸延得者眉欲舞失者淚湧泉恐此得失懷賢聖難免焉我今五十三登榜三十年翰林曾一入花縣曾九遷挂冠廿載餘萬念付雲烟惟逢榜發夕猶心動不眠棘院一聲鼓神魂與周旋並非望子弟胡爲情牽連祇緣少也賤歷嘗考試艱四上不中雋自信幾不堅未知今生世與榜可有緣於今痛久定思痛輒隱然苦記戊午歲待榜居幽燕夜宿倪公家（今黃江宗伯）昏黑奔躍躍道逢報捷者驚喜如雷顚疑誤復疑夢此意堪悲憐睋睋鄧夫子兩目秋光鮮書我到榜上拔我出重淵敢云文章力文章有何權敢云時命佳時命誰究宣父母愛兒子不能道兒賢惟師薦弟子暗中使升天豈非師恩德還在父母前吾師在何處渺渺五雲邊見榜疑見師感觸涕漣漣有如駿馬老重對孫陽鞭又如燒尾魚重過龍門巔此恩此日酬陸莊慚荒田此恩異日酬兩鬢驚華顚不如歌一曲聊寫心拳拳無由侍絳帷且憑鴻雁傳

同年王白齋司寇典試江南晤後有作

文星聽說下丹霄手把藜光照六朝一代金蘭曾共譜卅年雲海竟分鑣秋官氣肅冰壺朗桂子香深絳帳飄知道鹿鳴歌罷後定來招隱訪漁樵

無人不誦主司賢有客能談公少年棘院雨沾雙屐溼蓬山花探一枝鮮（乙卯同入闈苦雨後十年而公探花）倚來玉樹葭居後飲到雞壇酒占先此日八騶齊小住聽人情話晚雲天

答望山相公見懷

新詩讀罷儼鈞韶逸響隨風嶺外飄底事千年吹不斷人間天上兩枝簫

絢春園費幾平章老去看花與倍長料得手栽非小草舜葱堯韭禹餘糧

江隄楊柳太風流苦累東君憶不休爲道年來免攀折縱無風雨也低頭

偶過棲霞十月中樓臺非復舊時同老僧識我還迎我閒立斜陽問相公

甘棠人去樹難堪舊雨零星只二三聽說黃扉猶悵望白頭人唱問江南（白齋司寇道公作問江南曲）

落日

落日金盤大遙山未敢吞松根明細草天外表孤村似寫衰年意頻驚旅客魂今宵新月好未必便黃昏

新月

新月出天上長眉畫水中未能全夜白已覺衆星空扶上非關樹吹偏似有風

與誰最相識含睇曲欄東

秋雨

秋雨太零星秋山不復青荒江雙槳泊孤館一燈聽落葉聲相雜涼蟬語乍停衰年當此夕宜醉不宜醒

春風

春風如貴客一到便繁華來掃千山雪歸留萬國花有情羅幔捲無力紙鳶斜慣送梅消息孤山處士家

揚州留別四妹

相逢莫怪倍纏綿不到揚州已四年兄鬢定教驚眼白妹賢依舊舉家傳書齋一榻呼僮掃酒客連宵替我延且喜公然作姑姥手扶新婦拜簾前赴宴朝朝沉醉歸累君相待夜眠遲已沉玉漏聽炊粥重剔銀燈乞改詩半刻偷閒談往事一聲說別問來期風寒日短吾衰甚此後行蹤江水知

拔齒

人生一小天齒動如地動初焉頭岑岑繼之神洶洶斜浸兩顴顫旁攪雙耳重爭長伴出頭攔道強阻衆一人既向隅滿座爲之恫一個既負矢羣鹿紛然鬨欺我老顚頷在家不食俸愴我傾胗談酸鹹多譏諷故使病犂牙舉箸如鑿空烝食哀家梨驚看鬼目樓五掇五饋愁三嚌三咤痛我乃取蓍筮遇夬變之訟曰確乎可拔勿爲造物弄骨肉既已乖甘苦何必共周公誅管蔡季友除共仲早鋤當門蘭莫倚將傾棟果然楚鉗加去之如決癰啜汁免舌撟反脣得家衖形殘神始王姦黜賢乃用口戕口既除嚼復嚼益縱羣齒大欣然含笑一齊送

補齒

一齒既拔除瘥然存一坎勢凹稀穉集百貨無不攬雖然實能容奈其自視欿有客獻奇計道齒去最慘譬如列陣排隊缺衆始撼我能假後天截玉爲君嵌就齦裁闊狹伴齧殊斬斬縛以冰蠶絲試以五和糝鰺伯見不疑齲妻笑且頷亡何對食盤口柔自阿匼盧播爲大欝欲取先畏膽魚羊稱小邦亦復不聞喚有如螟蛉兒一氣終難感又如異姓王虎視終耽耽外強班雖齊內懦色已黯客道子胡然宜喜不宜慽世上利齒兒虛名孰可噉原非佐咀嚼只可遮觀覽試問齧然露道傴夫誰敢

題畫

萬里驚風浪拍天桅竿易斷纜難牽是誰獨立高峯上搖手人家莫放船

十月四日揚州吳魯齋明府招同王夢樓侍講蔣春農舍人金棷亭進士遊平山即席有作

魯齋明府今何遜高才管領揚州郡十月招人郭外遊風懷想見冷如秋一舟艤向惠因寺滿目天涯名士至分明此會似當年風景雖同人事異紅橋轉出水盈盈楓葉全丹柳半青金粉微銷存舊色龍華小劫動深情憶昔平山山最小狐兔荒墳雜秋草六龍兩度作　宸遊邱壑經營終未好權使雄心欲見才回山倒海起樓臺仙宮偷得鈞天樣赤手擎將閬苑來開門爛用水衡錢繪影傳圖不計年已把平沙成峻嶺更將斥鹵變流泉果然人力能移地始信湖山不屬天　鑾輿一過仙香在士女嬉遊紛似海酒氣烝爲十里雲燈光散作諸天彩一個監司盧大夫短身古貌白髭鬚手握牢盆能養士算清禹筴便刊書海內詩人半貧者一時囊至推風雅爭學彭宣拜後堂甘爲夫差作前馬東門大會捧珠槃從此紅橋酒不乾自道歐蘇真再世三賢祠內屢憑欄旗亭雪滿新裁曲上巳風和共采蘭二分明月笙歌易一片憐才意思難功成身退稱知足誰道危機有倚伏度支冊上桑王章倒竟門前來鬼朴　聖朝不忍下歐刀盤水釐纓恩已渥潘岳閒居竟不終褚淵高壽真非福一夕清霜萬瓦飄巢傾卵覆不終朝寵譽轉覺馮驩拙金散方知疏廣高今朝酒客還盈座曾受恩人有幾個蠹錯方聞東市行羊曇偏向西州過嘆息滄桑自古同河山如夢酒壚空主人也是多情者清淚齊彈渡口風

李郎歌 郎名桂官將往甘肅作歌送之

我聞李郎名十年去年吳下纔交言今年李郎來見訪握手方知郎果賢李郎色藝梨園中李郎行事梨園外不爲李郎歌一篇那知大有傳人在郎家舊住閶閭城折取天香作小名擫笛不吹銀字管歌脣時帶讀書聲受聘南州季姓

家纏頭教舞玉鴉叉隻履偶停遊子足三春羞殺此邦花鏡中自惜紅顏好西
施不肯西溪老直走長安隸太常萬人如海知音早上公樂部正需人選入仙
班寵賜頻燕樓金屋難輕出花傍高樓易得春偶然城外笙歌集天上人來地
上立分得星眸一寸光頓增酒面千燈色秋帆舍人二十餘玉立長身未有鬚
把盞喚郎郎不起怒曳郎裾問所以郎言儂果博君歡寸意丹心密裏傳底事
當場爲戲虐竟作招搖過市看一言從此定心交孤館寒燈伴寂寥爲界烏絲
教習字爲熏宮錦替焚椒延醫秤水春風冷噓背分涼夜月高但願登科居上
上敢辭禮佛拜朝朝果然臚唱半天中人在金鼇第一峯賀客盡攜郎手揖泥
箋翻向李家紅若從內助論勳伐合使夫人讓誥封溧陽相公閒置酒口稱欲
見狀元婦指眼將花霧裏看白髮荷荷時點首君卿何處最勾留畢蔣熊姜當
五侯（將御史用菴熊比部蕉泉姜明府某）四子非爲講德論三生同上一鐘樓郎名此際雖風動
郎心鎮日如山重一諾從無隔宿期千金只爲多情用嶽嶽高冠士大夫喬松
都要女蘿扶日中原涉來營聘千里臾騈代送琴豈徒周雅稱將伯直可東京
喚入廚笑他兒輩持錢易紛紛多作無名費誰肯如郎抱俠腸散盡黃金偏市
義再入長安萬事非晨星零落酒徒稀惟有狀元官似故鋒車又向隴西飛年
華彈指將三十身世蒼茫向誰說誓走天涯覓故人拚將玉貌當風雪會遲別
早我神傷此後相思路阻長倘得令君香再接定傾天耳聽伊涼

長至前一日熊廉村中丞蕉泉觀察招同蔣心餘太史王田來明經陪侍
封公滌齋先生小西湖夜宴

晝錦堂開北海尊前兩代白頭人八州作督仍爲子五鼎娛親更及賓池水
影搖冬日煖蠟梅花鬭晚香新一陽那待明朝復此夕先看滿座春
洛社高風誰繼者多公雅志欲追尋盤無海錯存真味座有塤篪奏雅音（蕉泉觀察
首唱一詩）三主三賓鄉飲禮一邱一壑故園心謝公指日東山起轉惹閒鷗思不禁

哭阿良

三女性柔嘉名之曰阿良年纔五歲餘識字二千強每日清晨起抱書來爺堂
授以唐人詩脫口中宮商爲之小講解口唯頭低昂人或譽聰明掉頭謙未遑
與妹尤賓賓翱翔兩鴈行賜一栗半梨不肯先承筐牙牙呼妹來舉齒一齊相
偶弄小觿燧千日猶在箱待妹弄者失轉以己物償女奴或欺淩涕泣聲喤喤
爺爲笞女奴含淚勸停撈須臾握餅餌依舊許奴嘗乳不戀姑姆周晬甘餦餭
食不索珍怪粗糲皆引吭受教如影響趨善如風檣朝來何所戲持筆塗丹黃
暮來何所爲翦紙作衣裳雖不中矩度亦頗具偏旁春秋大祭祀五鼓先嚴妝
學作男子拜拱立東西廂達官長者來出見無倂張都驚貌類爺誤認好兒郎
方姬年四旬無出自感傷兒能解其意投懷喚阿娘恩憐過所生步步相扶將
爺好治書齋古玩堆琳琅兒偶遊其中啞然道勝常一坐不肯起看爺治文章
聞爺患齒痛手自進糖霜知爺夜未歸臥猶盼燈光豈獨性慈孝兼且態端莊
瞳神如點漆額角亦正方僉云長成後其福未可量我雖老無子得汝愁竟忘
扶愛汝手軟嗅愛汝體香非徒垂暮年借汝娛心腸兼冀他日死仗汝得埋葬
何圖兩日間一病中膏肓駟馬不及追鐵室不能防曇花忽然落小劫成滄桑
彩雲杳然散那待炊黃粱大母八十四兩手抱兒僵求醫更求佛鼻涕一尺長
民母招兒魂登屋如病狂聲聲呼良歸哀音崩垣牆生母孕六月恨極以頭搶
存者道如此來者尙何望爺讀萬卷書不解一藥方忝然作人父搏頰自懲創
蒼頭來頓足鄰嫗來憑牀都欲勸婉婉先自淚汪汪前日天雨雪堅冰滿池塘
戲縛作銅鉦招汝敲瑱瑱今冰猶宛然汝身先消亡前年梁少宰爲雛鳳求凰
我道太顯貴門戶敢相當今來作方伯汝又避何鄉昨日竹馬走今日小棺藏
昨宵舞蹈處今宵涕淚場有汝何喧闐虛室生吉祥無汝何闃寂頃刻成僧房
我怕聞哭聲但願早聾盲朝出猶自可夜歸魂倀倀人生到此際五內生刀鋩
明知大夢中何者爲彭殤其如情所鍾未能學蒙莊或汝悔女身棄瓦欲換璋
故且入輪回再沐三桃湯可騎舊胎來金環猶未涼嗚呼然不然仰視天蒼蒼
（鄭侃女采娘悔作女身死而轉男以來名叔子見桂苑叢談）

苔

各有心情在隨渠愛煖涼青苔閒紅葉何物是斜陽

楊花

楊花與雪花一樣無心緒不管是何家隨風但吹去

相留行爲苕生作

金陵城六十里不容住一個苕生子苕生踈俊人一縱如脫鞲衆人欲留之遼絛爲口柔我乃下筆不能休　皇帝甲戌年我遊揚州惠因祠壁上詩數行烟墨蒙灰絲掃塵讀罷踊三百喜與此人生同時尾書苕生二字已剝蝕其他姓氏爵里難考如殘碑袖詩走出廣問訊骨乾舌燥無人知滌齋太史張飲閒提苕生名喜破顏道是我鄉西江一才子姓蔣名士銓意氣炯介秋霜鮮筆如牛弩摩青天善哉瞿所一物耳恰是心餘定甫苕生名字有萬千我訪苕生急如火誰料苕生早知我長安寄書來錦字重重裹從此瑱函來木札去飛遞烟雲不知數俄聞宴瓊林俄聞登玉堂果然我識青雲人逢人指眼自夸張終竟我爲石戶農君依　玉帝旁相隔兩塵許不知君貌之肥瘠與君身之短長挾山仙人降靈異灰盤大書壁窠字勸苕生早歸不歸書將至苕生驚疑下庭再拜問歸所曰白門三重關竹籬穿不完此中居之安大才藏槃槃苕生諾而起投袂具行李海中三山目不回視全艙書半艙米一母一妻三兒子新亭直上疾如矢老夫嘻嘻迎倒屣握手無他言君家蔣山相待已久矣君家一庭月我家一壺酒彼此間何闊欣然二五偶我因君而律嚴君因我而吟苦交易作嚴師相期各千古方恨不能構屋共君居鑿壁窺公狀徒看君乘山陰舟一年一別心惆悵胡爲乎不戀此間樂忽作西歸想韓憑云河大水深風淫淫也而君將安往周諺云大武遠宅不涉而君將安訪不如鍾山下奉花輿可以寧太夫人之起居十廟前聽雞鳴可以助雛鳳之清聲（公子知廉能詩）君忖度之留可肯我更爲君引例請君不記某年冬至前五日汗出如漿妖夢中被人薦作遮須王頃刻絳旗羽節迎乃公阿孃苦留不得計泣拜北斗聲翁翁公然奪出九父懷留在世界海吹散鬼妾鬼馬如飄風轡單天子近情尙如此何況朋友一氣相感通我詩雖不工較之佛經神咒將毋同君心雖不寧比之閻羅包老或有情以此留苕生苕生行不行

謝徐雨亭貽山轎

一兩山車賜野人勝他九錫捧朱輪橫陳尙帶烟霞氣數坐剛容老瘦身惹我心常思五嶽仗君遊且趁三春八騶何處傳呼響可許花間步後塵

題苕生歡佩圖

昔聞祝牧歌今覩歡佩像誰能爲此圖兩賢屹相向其一苕生公禕禕神采王雖披一品衣仙骨仍倜儻其一張安人莊嚴菩薩相雖秉婉孌姿志在青雲上其旁字萬行絕節發高唱如史遷自序如列女書狀當作護身雲環肩生墨浪覽像我已欽讀詩心更仰人生伉儷和然後家業昶其如嘉偶希兩美難頡頏金釵雖千羣錦衾雖百兩茍無佳人佳依舊曠夫曠多公才莫媲妒公福莫量可以學劉綱雙雙朝蓬閬可以學冀缺媞媞相饁餉我畫隨園圖將公石上放覽有此人容雲山才跌宕我見龐公妻敢拜不敢望嘆息天人姿畫手非予誑古有奚契丹能畫相與將丹青雖自高富貴非余尙不如此圖佳願借作屏幛子子孫孫看夫夫婦婦樣

紫雲曲爲霞川明府作

海棠一樹紫雲低公子多情照眼迷我是將軍肯開閤憐他妖冶謝征西
紅雪軒中對玉人定情何物最消魂一雙淺色金條脫解下檀奴臂尙溫
曾記香山放鶴詩的應勝在白家時臨歧替拭雙行淚好事三生杜牧之
戴上新妝卸故妝司空也斷九迴腸不知他日雙飛燕可記盧家舊畫梁

齒疾半年偶覽唐人小說有作

耳中騎馬兜元國齒內排衙活玉窠老去一身如渡海五官無處不風波

嘲柳

漫說多情楊柳枝替人別後管相思看他帶雨貪眠意壓損桃花尙不知

三月二十四日又生一女

五旬翁五年三夢投三瓦如迎鄉飲賓三壽作朋者幸而阿艮亡箕帚少一把不禁心惘然獨坐口倦呼明知齒就衰望子臺可捨何圖姬有身故意來相惹欣欣鳳將雛嘌嘌鐘又啞湯餅黏無色賀客詞亦寡頗聞金石文蜀中王子雅無兒有女三一妹兩阿姐出錢五百萬葬父平林下慰情良勝無陶公言是也

人生天地間秤金常躍冶徐登女化雄任谷男變姹無物堪認真有子何妨假
權封雌亭侯高筤壻鄉馬文裴妹喜冠武縛木蘭胯抱香滿園花一笑吾其且

南山有古樹

南山有古樹童童森海上一任風聲上下吹不隨草色東西向憶自月宮栽幾
時移爲南國甘棠枝棟梁自笑不中用斧斤未許樵夫知秋風蕭蕭月七八青
草吹黃黃草殺朝聞五柞漢宮傾暮說三花瑤島拔此樹偏教歲月長目閱滄
桑心慘怛白馬甜榴孰與羣將軍一坐便傳聞偶有旌旗照顏色從無依傍立
孤根一朝甘棠留召公去萬目睽睽看此樹不慮心空螻蟻生秖愁才大文章
露誰知此樹方槎枒角弓賦成色更嘉要知秋霜不能悴請看春日何曾花

偶作三絕句

小橋偶閒步一笑對斜陽高樹少低影冷花多久香
駭浪難驚魚疾風不拔草人愁石季龍我道海鷗鳥
曾服嘉榮草聞雷頗不驚百花三月半一手指天生

悶

梅雨潺潺苦太多雨停其奈暑來何秋風盼到雖然好又送流年一半過

香亭年逾強仕纔生一兒從南陽寄信來云將嗣我喜賦却寄

家書未拆我先狂使者喧傳汝弄璋仙果遲生真桂子桃花採礦趁河陽物希
那便分嘉種珠好何妨照兩房慚愧吹塤先八日啞啞一瓦又登牀（兒生四月二日）
琴堂湯餅會華筵老我難來勸列仙眉目可能如汝好笑啼應已惹人憐芸香
此日三千卷麥飯他年百六天不覺登時到心上祝兒長大望兒賢

贈江寧方伯梁瑤峯先生

江左雲仙降瞻園改姓梁承　恩來北闕帶雪別瀟湘舊日衡文處南朝選士
場兒童多識認旌旆更飄揚夜不燃官燭箴堪勒太倉度支無長物燕稷有清
霜藹藹春雲色溫溫旭日光偷閒愛金石索借到山莊鳥篆商丁父銅盤周穆
王傳神真宛肖落墨倍淋浪置驛通賓客聆音半故鄉排居愁屋滿分俸苦錢
荒芍藥紅初放池蓮葉正芳詩人招沈宋（辛田笠田）記室聚姚張六一先生座三千
弟子行張燈分燬錦待月共傳觴問字穿花出題襟倚樹商平泉遊不厭東閣
事方長賤子叨趨侍私心暗慨慷一杯當水石卅載感滄桑憶昔圖初到朱顏
鬢未蒼中丞漢魏相（諱定國）詞客晉袁羊勸醉飛千盞徵歌鬭百章樓臺無此好
蘭菊比今香解脫銅符去依稀鴻爪忘西秦行惘惘東洛返茫茫宮傅來持節
司空繼握璋（高晉尚書）兩迎　鑾重起閣避雨更添廊均喜麻鞋入高談鎮日狂隨
檽看結構絲竹聽鏗鏘惆悵龍門改蕭條馬廄涼黃鸝空識我白眼但窺牆官
舍原如故雲烟那有常每拖小垂手愁過大功坊地轉文昌運天從我輩望百
花頭上客八座紫微郎暫領中山府權開綠野堂風花爭舞蹈竹木盡軒昂願
緩丹霄駕多栽南國棠梧桐方寂寞未免戀鸞凰

檢阿良書箱得所識字箋淒然有作

阿娘翦紙阿爺書幾度辛勤膝下趨左氏嬌兒亡織素右軍殘帖剩官奴依稀
連環聲雖杳狼藉塗鴉墨尚濡當作冥錢燒與汝在誰家裏識之無

有誤傳予避人歸杭州者賦詩曉之

海內爭來問釣磯買山人采故山薇風高只說雲應返樹靜誰知鳥正飛小住
隨緣都覺好虛舟涉世本忘機無端振觸還鄉夢惹我心歸身未歸

香亭信來聞予爲逐客戲寄一首

白下蹉跎二十霜正愁無計整歸裝果然逐客真吾福如此西湖在故鄉

喜晤陶篁村（有序）

壬申過良鄉和篁村題壁詩徧訪不知何許人後十餘年勞觀察宗發
來云渠宰此邦同制府方公見此詩而愛之禁止店主圬去今又隔六
年矣在梁方伯席上晤篁村方知蕭山人也姓陶名元藻告以故陶感
知己恩而悲勞方兩公之已亡重賦二詩附錄於後

當日相思村店壁今朝相見菊花天同生此世原非偶聽說前緣各惘然有數
才人天地內無端良會水雲邊也虧彼此吟懷健耐得人間十七年

錄篁村感舊作

匹馬曾從燕薊趨橋霜店月已模糊人如驥世星難聚詩有同聲德未孤自

笑長吟忘歲序翻勞相訪徧江湖袁作有江湖沿路訪斯人之句故云秦淮河上敦槃會應讖
今吾即故吾
三間老屋夕陽邨底事高軒過此門飛蓋翠搖新蘸墨華鐙紅照舊題痕不
教墁畫傭奴易便勝紗籠佛殿尊惆悵憐才青眼客幾番翦紙爲招魂

寄賽英大妹

一鴈南飛信屢通幾行珠字到山中相期荊樹成連理同訂青溪作寓公孝綽
最夸諸妹好班昭原有阿兄風不知十六年來別可認飄蕭白髮翁
遠寄雙箋絕妙詞揮毫想在晚妝時侍兒爭捧三升墨夫壻權爲一字師朝與
雲仙聯雅會妹率諸姬爲小星之會暮凭銀鹿弄佳兒全家福慧誰如汝月落階庭有所
思

西安觀察沈永之誤聞余得風痹以狠巴膏見寄戲答一詩

風人自合生風病可惜南風還未競白傅風痹過七旬笑我年纔居知命飛言
如雨馳入秦觀察聞之眉不伸把我平生遙按脈風淫末疾非無因相如好色
眘滿房子雲刻苦窮文章身心兩費寧不匱風來空穴誰遮防觀察多情愛朋
友欲覓紅膏寄元九聽得狠膏解治風一時賞遍射生手塞外擒來雙跋胡抽
腸去皷投丹爐紅如丹砂膩若酥刀圭一七千金須正月十二天醫日敬勘黃
曆封題畢驚眠細字加丁寧服之戒內須如僧紅塵一騎飛如矢老夫開函笑
不止深感真長稱藥情誤傳海上東坡死且收藥籠心忡忡三年蓄艾將毋同
四禪天上我無分列子他年終御風

謝永之賜狜絨四端

蕙帶荷衣鷗鷺羣羽毛重假太殷勤展開錦匣三英粲恰好儂家四美分封寄
定煩茗女手翦裁猶帶華山雲細旃衣薄君情厚那羨唐宮百鳥裙

費宮人刺虎歌

九殿嫠嫠鳴戰鼓萬朵花迎一隻虎女兒中有有心人詭說儂家是公主公主
姿容世寡雙色能伏虎虎心降笑捋虎鬚向虎語洞房請解軍中裝一杯勸一
杯沉沉虎竟醉刃此小於菟下報先皇帝紅燭千條撤帳光白虹一道衝天氣
妾手纖纖軟玉枝事成不成未可知妾心耿耿精金煉刺虎還如刺繡時一刀
初刺虎猶縱三刀四刀虎不動帶血抽刀啼向天可惜大才還小用吁嗟乎城
可傾山可平總是區區一點誠君不見滔天狂寇是誰斬霹靂不能美人敢

虎口行

入虎穴登虎口吾戴吾頭虎牙走欲嚙不嚙虎不如狗君不見太原守姓邊名
大綬一解公順天人宰米脂鬮賊故鄉公所治欲斬此賊計不得施不知若祖
若父作何狀生寧馨兒急掘土中屍我欲見之二解壬午正月九日雪花如矢
稱娖前行到三峯子二十三墳宰如也金椎丁丁啓三解撲面一條驚蛇翔張
口呀呀吞日光髑髏青銅聲骨節黃毛長四山妖雲毒霧天茫茫四解碎其骨
伐其樹腊其蛇平其墓純灰瀦沃雄黃燒馬通熏蕩牛溲澆軍民聲如雷指日
滅黃巢五解賊烟艾朝棟報賊賊大驚登時一矢貫目睛公還鄉賊入京旁人
勸公逃公曰老母在何能行六解一路哭矣賊來捉矣騎簇簇矣母妻子女齊
入獄矣縛公上馬獻闖王麾下萬目睽睽看掘墳者七解公自念丈夫死耳何
悲哀但不知抽腸釘舌千災五毒如何來八解過獲鹿出固關獰獰闖至黃衣
冠一騎牽公上一騎搖手言大王屢敗眠不安莫遽奏王傷王心肝九解再馳
再驅曰至壽陽邏騎十人漸不成行一騎大笑汝何不亡公乃狂竄轉覺心戰
十解打背大呼驚賊追逋回身面之是傖父持鋤想剝衣裾贈之以敝襦晝伏
夜趨百險千虞而反其居十一解扣阿妹門疑阿兄魂抱老母慟母云是夢闖賊
口小哆萬頭一齊墮汝何人斯交臂而過十二解聖朝擢公五馬軒軒梨園演
公觀嘆紛紛富貴壽考子姓如雲公書其事記辛苦我歌爲詩告千古但憑天
莫畏虎十三解

拂水山莊三首

絳雲樓閣久棲鴉往事蒼涼足嘆嗟九廟冬青無故主半庭紅豆有新花綸扉
物望三朝重生死人間一念差欲問溪邊江令宅斷煙衰草是誰家
謝傅何妨挾妓遊但須同樂也同憂年高豔體行春令官大降書占上頭老婢
尚能憐沈約與朝終竟薄楊彪桂林留守高陽相地下相逢一哭休

暮年文筆太頽唐也算昆明刧後霜才盡那禁填小說君多還要事空王名場
公論千秋月海內靈光半畝莊尙論從容當局苦爲公惆悵立斜陽

輓宮保方問亭先生

士有千金贈受之不爲恩常有一言加感之終其身我於太保公從未接清塵
遽聞台星摧瞿然涕沾巾招齎有所思焚椒敢一申壬申過保陽縣令逢周君
述公語渠語譽我頗殷勤道宰秣陵時能撫柔其民匪如文俗吏虔矯徒
紛紛我感知己意卽欲趨戟轅其時公巡河無由登龍門厥後歲丁丑公家第
三昆持公貯蘭圖命我題數言我乃敬規公樹蘭如樹人果能儲國寶何必數
家珍公不以爲僭書來矜寵頻曰諸詩人詩不如隨園新嗚呼我與公一泥而
一雲相隔既已遠相逢未有因何圖受公知極口褒津津政事與文學兩者交
推袁如采小草花高風揚其芬如遊部婁間泰山忘其尊公爲菀龍圖我爲蘇
穎濱終身恨未見曠世情彌殷今夕靈旛歸受弔延諸賓緦麻三萬客海內走
踆踆公之勳與庸九重有　恩綸公之姓與名巍巍碑趺存賤子何復道執紼
徒逡巡別焚一瓣香招公騎箕魂

同年沈文慤公輓詞

遭際詩人有如公古未曾鍾期逢　聖主堯舜作吟朋上壽百齡居高官一品
膺青宮太師號身後尙追稱
六十未登第孫宏望已休誰知卅年運纔展九天秋桃李春官植湖山　予告
遊榮華雖一夢含笑對松楸
詩律長城在羣兒莫詆呵梅花香氣淡古瑟雅音多海外求題詠　天章許切
磋朝陽鳴鳳去賡唱冷卷阿
三次同年者今存我一人蓬山分載酒紅藥共吟春又見晨星落空餘宿草新
越疆難遠弔腸斷素車塵

哭張芸墅司馬

離離孤花明落落晨星曉其存本無多其去更覺少宣州有詩人六十未爲老
一朝謝紅塵騎鶴歸華表粤海尙謳歌江山空文藻淒絕伯牙琴人亡音未了
甲戌春月好光滿棲霞山照我二人遊崖磴同躋攀分題佛香中折花小長干
何圖此一別公乎不復還永訣如此易良會如此難茫茫十六年海水生波瀾
惟有襟袖間淋漓墨未乾
我詩重生趣君詩重風格相期千載後彼此留一席傷我老猶孤蹉跎髮空白
喜君公子賢瀛洲作仙客潘門既生尼曹家復有植自然揚清芬永永傳無極
但問楹下書年來若干尺

松下一笑

無端一笑對雲煙記得抽簪最少年松樹長高三十尺種松人尙未華顛

鐘

古寺僧歸佛像傾一鐘高挂夕陽明可憐滿腹宮商韻小扣無人敢作聲

舟

莽莽江天萬里濤一帆才去一帆招儂家舟繫青溪畔不采蓮花櫓不搖

阿珍

阿珍十歲髻雙丫又讀詩書又繡花娘自怒嗔爺自笑不知辛苦爲誰家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一

原书缺此页

錢唐袁枚子才

高制府據鞍習勤圖二首

牙纛三江靜沙隄匹馬行宮袍春柳色玉鐙曉風聲　恩重心忘老勞多體覺輕停鞭想何事強半爲蒼生

郎君裁總角膝下簇金鞍爲　國馳驅意教兒仔細看騰風須萬里捧日到雲端從古淩烟閣丹青兩代難

二月二十一日紅杏半開劉養園進士移尊隨園招同定恆禪師魯南莊明府范荔江學博徐兩亭明經分韻得有字

杏花一笑紅破口知有詩人來置酒將賓作主主爲賓世事參差無不有劉安萬里黔陽來不獨愛花兼愛友近擕蕭寺紫衣僧遠覓詩壇陶謝手入山揮闥逞談鋒佳句高吟人某某其日東風吹不休疎蕊繁枝開八九朱簾有影漾仙霞細雨無聲潤碧柳虛此良會心悁悁一客分吟詩一首我向劉安莞爾言主更乞賓賓允否業已飲君酒百壺還想分君才一斗

方次耘公子招賞牡丹即席賦謝

郎君才調古終童稱齒能招白髮翁千片霓裳初著雨一枝玉樹正迎風堂因肯構春常早花爲臨池水亦紅嘆息蘇蘷真有子老懷傾盡酒杯中

記得初逢小鳳皇抱來爭及牡丹長風前摩頂渾如昨笛裏懷人又幾霜（尊人立峯委化四年）兩代交情花領略半欄燈影夢悠揚天公也似留賓者鎮日淋浪雨萬行

温晢山吏部從江右入都過白門話舊

柴門有客髮毿毿小住巾車半日談道對落花行不得故人一個在江南

長安此去路重經爲祝嵩呼馬不停三十五年前進士要談天寶與誰聽

岳水軒燒丹圖

盤古忽然死洪荒人一驚不料此例定千年難變更女媧欲救之煉石聲硜硜神農欲救之嘗草口不停伏羲欲救之畫卦欲說不說口啞嚶黃帝聰明騃然笑何必旁門探元妙轉夜作晝豈無燈將人成仙自有道造化未生我此權天所操造化既生我此身天已交君不見防邑已賜臧武仲據之尚且將君要何況自家性與命守之果固誰動搖勿從去處留但從來處取能將後天捨自有先天與水軒先生悟此機行年七十如嬰兒蒲團獨坐燒紫烟白毫光色沖青天龍騰雲而下降虎駕浪以飛騫寓言十七巵言十九道書從古無真詮此義茫茫向誰話口不能宣且付畫畫上題詩誰絶倫黃海神仙方道人（黃山人方自然年百歲餘）我無碧虛骨又無服散方蓬山一小謫人間三十霜作登遐頌懷孔子讀養生論笑嵇康覽君圖覺君好勸君珍祕枕中寶莫將此義被天知恐教十二萬年天不老

左臂痛

兩臂如雙槳無端弱一枝癖從左氏得書與右軍宜嬖妾雖堪擁霜螯難自持平生偏袒處想被汝先知

傅文忠公輓詞

捧日雍容三十年一朝星隕紫薇邊恩雖外戚才原大病爲南征死更賢忍見聖躬親奠酒更無內相力回天夕陽望斷貂蟬影羽騎黃門盡黯然（得夕見者惟公一人）

少年曾作霍嫖姚洗甲金川賦早朝銅柱千尋留絶域天章九錫下丹霄百官諾諾階前立甲第沉沉海樣遙如此榮華如此福和平兩字總能消

遲却南蠻奏凱歌竟勞上將走滇河旋軍事類趙充國曳足人哀馬伏波烟瘴那知公相貴　天威終到鬼方多送公魂入昭忠廟小阮猶提殺賊戈（謂明忠烈公）

下士無端哭上公此身雖賤感恩同談深各倚宮門柳手握難忘玉殿風白髮半生春夢遠青天一望慶雲空陰鄉侯去黃羊冷腸斷南陽老敬通

公愛誦枚哭襄勤伯詩一聯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蓋亦讖也託尹制府聘爲記室枚不能行感舊懷恩再書一首

身染蠻烟返　帝鄉可知枕席即沙場南州穉子身雖隱每弔恩知必越疆

送劉石菴觀察之江右

莽莽山萬重惟嶽淩宇宙蒼蒼樹萬枝惟松挺堅瘦四序雖平分五行有獨秀人胡獨不然但觀所秉受觥觥石菴公實應金精宿神羊不受羈祥麟豈有囿

其剛玉莫礎其清石可漱初聞領丹陽官吏齊縮脰光風吹一年懽戀極老幼
先聲將人奪苦志將人救抗上聳強肩覆下紓緩袖張口輒詆娸上手多寬宥
姦豪既怗柔狐鼠亦俯伏救災如救焚除弊如除垢殷然愛才心白首還如舊
視學上下江所拔多薪櫄今雖卸皐比羣才猶輻輳顧榮去未幾(宗泰)鮑昭來復
又(之鐘)六一先生貧三千弟子富郎如山中坻半面尚未覿客秋當此時蜚語羣
相嫉道公逐李斯不許少留逗諸生弔於門山鄰錢恐後我未奉伍符姑且儲
糧糗故鄉歸亦佳內省終無疚果然逢俉言風影皆訛謬匪徒免鞭驅兼且通
蘭臭南國有表章羣儒已製就公獨掉頭言必須某結構自慚石鼓頑忽被桐
魚叩妄將下里音強擬鈞天奏公竟矜寵之逢人夸錦繡惜惜知己恩嘿嘿辦
香祝一朝鬪　帝心授玉節西走甘棠枝可攀膏雨澤難留人人愛依劉聲聲
思借寇賤子抱區區一言陳左右送公旌遠行望公德日茂公以天人姿而兼
宰相胄高如冰鑑懸那有吞舟漏寧可察之詳慎毋發之驟猛如萬鈞弩所貫
無不透但慮未中節不慭不滿彀已褰賈琮帷可免葉公胄能爲李橫衝何妨
伏不鬭氣斂理益明業廣福彌厚黃堂雖始基黃扉將肯構祿位奚足矜勛名
自可壽豈徒繼家聲兼以答我　后

題黃樓春望圖寄懷小坡觀察

十八年來別三秋夢未忘忽從圖畫裏驚見鬢毛蒼莽莽河流急萋萋碧草芳
黃樓誰獨立使者愛春望舸艓連雲起鸕鷀帶水翔牙旗花外出羽蓋柳邊藏
九牧贅淮泗千崖束呂梁孤城明月落古塔晚烟颺豈獨資憑眺兼知作保障
元珪祀河伯聖鐵擲龍堂未雨綢繆極將秋火急防樓無唐燕子隄有漢宣房
王景堨流法韋堅轉漕方掉頭時嘿想乂手苦裁量西楚留遺跡東坡實首創
後先名字應彼此令聞彰(公夢東坡而生故字小坡)國事雙肩任精神八面當閑騎小步馬
高揖大風章水怪招蒼兕神威走白狼如何觀察豸翻累督郵蝗印去仍來匡
荷辭更引喤淚難搖砥柱天爲掃風霜(公以捕蝗事被劾上仍還其官)尺素求題詠丹青遠
寄將雲藍三丈紙黃竹一偏箱未握羲之筆先遮賜也牆官尊圖亦大屋小畫
能妨慵逐旄麾後同驅鐘阜旁肩輿聲轆轆手板影低昂白社風前笛青溪兩

後觴廿年昔甲子兩個魯靈光玉貌都非昔滄桑盡改常陶潛兒長大(西圃)沈約
墓荒涼(補蘿)嘆逝增惆悵懷人剩老狂山雖容我隱身尚學公忙壘石如防險搴
芟爲插秧池開非(缺)子艇泊郎風檣養鶴符支俸藏書室號倉芭蕉彈更茂月
桂斫彌香謝尙甘邱壑姚期稱廟廊不知千里目望可見江鄉

知更枕歌爲徐柀林作

一更一更枕中起似有司更藏枕底挈壺失職已千年此枕胡爲尙爾爾相傳
製者漢孔明法應軍中刁斗聲丞相身亡枕亦去世間愛睡無人聽壽春掘地
得瓷器䇲形似枕光奇異隱隱花枝鏽牡丹沉沉綠暈浮兵氣凹處堪容一虎
頭兩旁隆起承兜牟想見將軍側耳臥蝦蟆萬點傳清秋徐公得之作奇賞我
爲摩挲發遐想漢有記里鼓弩父亭公路可數唐有知時鐵三商五漏俱堪測
趙家別有六更天劫轉紅羊事可憐從來神物原無偶得佩龍泉恰有緣於今
扣枕枕忽啞徐公掉首疑其假我代此枕陳一辭從來語默須知機君不見四
海清寧夜悄悄銀箭金壺爭報曉枕再多言公亦惱

喜楊九宏度從邛州來即事有作

一枝梅花開萬里故人至梅花纔隔年故人已隔世憶昔丙辰年京師首善地
海內集俊來掎裳而聯襼各抱雲龍懽各樹騷壇幟亡何年復年落落晨星繫
公然我二人牛斗雙龍氣滄海剩遺珠高松留晚翠黃髮既已親碧醪寧辭醉
新詩同君商舊夢同君記指榻勸君眠抱女將君寄(以阿能寄君)蔗味老彌甘交情
久更摯不信捫胸中三十六年事
古有臨邛令名因相如留君今之相如乃刺古邛州彈琴成雅化餘情付歌謳
樂府二十章獨寫千年愁亢可義渠激墜可行雲流巴渝讓狄鞮吳語輸妖浮
豈不關諷戒優也言無郵我偶終一曲涕下不可收情至感人深蕭韶似此不
花欄新雨夜金尊秦月秋想見家樂張一串珍珠喉樂哉元才子而兼安昌侯
萬木生空山原爲棟梁用君領木魚符來作楩楠貢爲言將作監遠選天壇竿
需材十三丈匠石僉曰難有樹荒崖藏尺度竟已足黃紬一朝封孤根三日哭
官乃祭而告萬物本乎天　帝爲天用汝汝尙何嘗焉不見麒麟皮剝之蒙天

鼓樹閑始收聲甘心受斤斧嗟乎草木心亦復愛其實何怪成周難斷尾固爲好

季孫樹六檟楄柎藉幹心預凶雖非禮作達良可欽蒙君贈古杉價等千黃金斑斑貍首色鏗鏗金石音杉生萬里外慘淡蟠蒼穹我身七尺強方慮塡溝中君爲作合之兩美將毋同木附文家化我抱奇材終贈食一朝飽贈衣三冬和何如君之贈千年萬年多惻惻感君情朝朝登木歌

蕭松浦中流放棹圖

拙人涉世騎土牛達人涉世乘虛舟舟中有棹且放耳世間何處無中流蕭公峽江人廿載金陵住回首故鄉山愴然頭屢顧欲喚歸舟勢不能且畫一舟放棹行南北東西隨處到身不主持但聞棹棹作語聲嘔啞去住本無心搖蕩隨風斜搖入烟中招白鷺蕩來風裏采蘋花有時雷雨掀天大輕輕一葉如雲過海上山崩草不知江頭浪險鷗偏臥我亦烟波一釣徒年年白髮走江湖不愁流出青天外舟上何妨棹弁無

哭望山相公六十韻

上界台星落空山老淚流安危天下係知己一生休竟捨蒼黎去誰分　聖主憂　詔書深惋惜恩禮冠公侯四海新祠廟三江舊節樓軍民懸畫像士女咽悲喉賤子蒙青盼垂髫到白頭當時初對策衆口共呀咻獨把金篦刮高懸鐵網收相扶登玉局學步到瀛洲　帝命稱師傅人爭獻束脩皐比南面肅絲竹後堂幽若個非曾點斯文愛子游噓枯情宛轉善誘語綢繆鎮陝姬公遠分符陶令羞誰知搖墨綬依舊傍旌斿淮海才鳴轂江東又挾輈官教移赤緊表薦牧秦郵見賞龔黃續深期管樂儔南衙風動竹燕寢雨鳴鳩治理同商榷驚花共校讎回天占定力濟物識英猷寬每留餘地虛能集衆謀淸標山嶽嶽淵鑑海悠悠鐵牡封疆靜銀刀約束周略知窺斗藪賴得侍巾褠露小難成雨花低易落溝西川公洗甲南國我飄漚爲有親需養非關命不猶慈雲三度至手板廿年抽莊子雕陵鵲陶家欄外牛已經甘朽鈍重復受雕鎪烟裏來千騎松間過八騶敲門驚野鶴走馬捉閑鷗巖鼓聲初罄朱簾月在鉤不將珠字寄便把木瓜投龍壁新箋滿挑燈險韻搜牙琴賞宮徵張草鬪龍虵味許淄澠辨詩容格律偷偶然三日別定有四更留捲幔夫人見牽衣公子遊樓霞看水石西苑折花籌鈴閣麻鞋影軍門白苧裘談深人盡怪坐久夜將撤一日　天書至三公內召優囊須調玉鼎箸久夾金甌似識長離別登車尙逗遛逢村先駐馬過嶺必回眸恨恨長淮水淒淒袁浦舟寸心輸一送半面抵千秋南北終乖迕鱗鴻不自由人來傳老健信到忽山邱今歲東巡狩伊誰扈　冕旒驚聞身乞假還望疾能瘳豈料勳千笏都成土一抔于公無憾矣聞　國有人不悔雨涔涔濕山河渺渺愁會場端木築楚些景差謳立雪心猶在荒莊德未酬羊曇腸斷後永不過西州

哭秋卿四妹

看罷瓊花十四年無端荊樹起寒烟分明一個投懷燕化作金棺下碧天妹以娩難亡

白頭夫壻寄哀詞惹我汍瀾淚不支何苦生前太賢淑一家人去兩家悲

幾番邗上偶揚舲乍入門先笑滿庭兒子稱慈姑道孝一齊夸與舅家聽兒爲前室所生

久諳食性羹還問纔脫衷衣浣已終寒夜歸來一甌粥累君立盡滿廚風

謝家詩筆最幽淸性喜推敲學更成偷眼阿兄閑處坐捧箋旁立女門生

端陽時節手書來爲賜華姑小玉釵今日寄聲乾阿嬭教他持服更持齋

開眼誰爲骨肉親連年手足又傷神妹兩弟先亡自憐老淚無多少偏作人間後死人

和葯亭舍人司馬相如詩

隱於酒者多隱於色者少我愛馬長卿竟抱文君老當時漢武帝雄心超八表五十四年中賢臣何草草豈無人才生日炙星光小一蹶不自知三族已難保汲公終竟危曼倩亦太巧悠然消渴人愛病閑居早借賦遣光陰借獵上諫表自有千年名高文典冊好

觀弈三首

悟得機關早都緣冷眼清代人危急處更比局中驚張步臨奔悔陳宮見事遲分明一著在未肯告君知肯捨原非弱多爭易受傷中間有餘地何必戀邊旁

兒鬢

手製羹湯強我餐略聽風響怪衣單分明兒鬢白如許阿母還當襁褓看

謝怙厓郎中惠紗

感夏忘衣冠二十三年矣偶然檢故箱絺綌爛如洗縫人笑而言此事非得已會須購方空亟亟爲經理我道五十翁此事亦可止譬如老娶妻何必再求美檢取長生庫拾舊聊爾爾郎中聞之驚遣僕致文綺飄飄蟬翼輕薄薄春冰擬感玆君子心自顧野人體不稱未免慚有耀亦可喜君如王宏賢來度陶潛履我作阮孚嘆著屐知有幾衣服服以拜且學古人禮

贈彭芸楣少詹

野人居深山十事九不理忽聞秋榜發賀者相接趾賀者爲誰歟乃是落第子宜毀而反譽使我心疑揣亟索中雋文摩挲老眼視誠然髦士烝衡鑒清如水解題必鈎元論文輒抉髓浮華掃而空精金不見滓五色間纁源八音彙宮徵屈指百年來此科能有幾不覺願見公兩足不能已蒙公一笑迎未語色先喜文人共此心今朝相印矣當其目勞時焚膏夜繼晷諸生八千卷卷卷爲排比劍沒使之升珠埋爲之洗所采青珊瑚一半出海底猜某必耆舊來謁果黃綺決某必英俊登門果桃李凡公所網羅皆我所懸擬異哉精誠通千里如尺咫闡掩耳益聰名糊目不眯復　命公將行有　詔教公止江南文獻邦督學汝爲使取汝舊玉尺重量新杞梓此信一以傳儒林盡傾耳其夜文昌星繹繹東南指僕老無所求胡亦笑口哆抱此秉夷好區區心未死恨不作諸生呈文寫生紙姑獻五字詩諷誦當瞽史冀公堅初心斯文振頹靡會見斗牛間榮光燭天起

少霞和詩

文章各是非可信者其理以法爲體幹如身頂放趾以古爲血脈如祖宗孫子其下乃逞詞色俾而稱揣相者多舉肥難作詎易視揭來典秋賦未飲上池水徒思鍼癥結敢曰洞骨髓區區執管見清虛去渣滓炮燔雜太羹箏琶亂清徵拔十古得五我今竟能幾不謂勞先生擊節情弗已使人意也消如己得之喜夙昔慕先生仰止誠久矣涓流趨大瀛土圭測穹晷於今始自信嚮往非阿比寸心本同源如水以水洗相知木鑽槃一見桶脫底隨園秋色老芙蓉爛紅綺來侍雪階程初御龍門李知我氣不怯席間以劍擬倒篋出武庫示我文盈咫入口飲醇醉涉目播糠眯卒讀心犂然撇衽歎觀止韓蘇聽黜陟王楊供驅使惟當勸先生蚤速付之梓毋俾天下人聞風食以耳傳布大江南捷等臂使指書讀各萬編手胝口復哆皆學先生文文心長不死我憑以取士徵債操券紙吾門有二妙追陪學文史從公登高呼咸使望風靡戲爲學步吟敬代請益起

兩亭封亭采菱隨園作采菱曲

隨園九月秋風煖綠覆一塘菱葉滿騷人都道水羞佳爭脫荷衣爭攘腕小舟一葉繫垂楊兩兩三三自作行誤惹萍絲嫌臂滑偶欹蘭槳爲風狂風停共指前溪好驚起一雙鸂鶒鳥摘葉休驚碩果稀殘紅半落江湖老四角雙稜薦未多分明滿席有烟波嘗來野外清幽味合唱吳孃水調歌主人當筵三嘆息眼前草木生區別芙蓉窈窕萬枝花底事無人采紅雪

渡江大風

水怒如山立孤篷我獨行身疑龍背坐帆與浪花平纜繫地無所鼉鳴膽有聲金焦知客到出郭遠相迎

重登燕子磯遊永濟寺作

一回舟過一回登垂老江山感不勝題句有心尋四壁高樓無力上三層重摩殿後千尋石不見堂前百歲僧默默和尚暮雨愔愔風悄悄鐘聲催點客船燈

江中望棲霞山色弔尹文端公

推篷底事忽淒然望見棲霞一角懸往日風花迎上相衹今宮殿鎖秋烟難忘蕭寺傳箋處永斷程門立雪天料得多情羊太傅魂歸還到此山巔

酒旗

客中誰勸醉如泥賴有旗懸野店西望見一竿村便好未停雙轡馬先嘶風狂似欲招人急花落遙知取價低我是天涯倦遊者也曾小住喚偏提

花幔

花太嬌紅病易侵為他張幔結層陰敢遮赤日當天影恰是慈雲覆物心甘后帳深難辨玉阿嬌屋好那須金平生怨雨愁風意每倚雕闌思不禁

掃墓

五十還鄉客孤單尚一身白頭人掃墓愁殺墓中人

過葵巷舊宅有序

余七歲還居葵巷十七歲而又還居以故孩提嬉遊處惟此屋記之最真四十年來每還故鄉過門留戀今乃得叩關直入

兒時老屋喜重經鄰叟都疑客姓丁學舍牕猶開北面桂花枝已過西廳驚窺日影先生至高誦書聲阿母聽此景思量非隔世白頭爭禁淚飄零

題桂樹

笑啼多少兒時事一一難瞞是此花今日相逢花解語也應喚我主人家別時悔不把花量別後花添幾尺長惆悵風前一回首負他三十七年香一枝曾折廣寒宮貧賤交情老更濃笑我歸來無別贈幾行詩當錦衣封

贈高嵩瞻觀察

當時落魄帝城東兩脚行滕類轉蓬脫粟一甌誰飯我居停三月敢忘公儒林身負三朝望廉吏家餘四壁風慚愧王孫恩未報千金還在此心中

贈吳紫庭方伯

官鼓鼕鼕漏未闌探知衙散一瞻韓感人叔子聲名遠款客嚴公禮數寬乍接春風心已醉重逢舊雨座增懽謂鞠未峯太史自憐猿鶴山林性卿月當天也愛看

記持手板傍門牆公子趨庭事未忘一卷文章曾盥誦廿年雲海竟分翔皋夔應羨巢由逸蒲柳終輸松柏蒼寄語中朝老司寇舊參軍已鬢如霜司寇官秦中命枚為公閱文

在杭州晤茗生太史即事有贈

聞君遠在會稽山欲往從之江水艱聞君近來會城裏未見君顏心已喜扣門呼君君未應湖州太守先相迎平生識面渺難記主愈殷勤客愈驚為言往日長安居曾與我甥同讀書曾蒙我姊賜梨栗曾識我婦顏豐姝三十年前事惝怳昔日兒童今官長憐才念舊意纏綿紫綬金章氣蕭爽喜君交結多豪賢感我清霜滿鬢顛推排人世一老物濡泥何處非前緣鄉人飲我吳山頂拉君同往看山景萬戶煙鋪屋瓦平一天雲過杯盤冷烏鵲飛飛暮色蒼與君重登太守堂新詩未讀一卷盡夜鼓已作千回撞我歸蕭寺君渡江相思明日仍茫茫

卅年

卅年不到舊鄉村村換人家里換門爭怪武夷君下世公然開口喚曾孫

還杭州五首

望見故鄉城如入前生界茫茫事全非歷歷夢還在離鄉四十年一宿無廳廨權僦老僧菴得庇敢嫌隘兒童爭聚觀疑我來天外我亦自孤悽將身當客待朝出意尚欣暮歸寂難耐殘燈壁間小朔風窗外大

骨肉只一人阿姊十年長叩門往見之白髮垂兩顙聞聲知弟至迎出精神爽絮語自知多堅坐頻教強相約大母墳明朝一齊往當年侍慈顏惟姊與我兩今朝奠酒漿知否魂能享姊是七旬人弟搖千里槳此後來者誰一慟何堪想

朝呼與夫至色然視我驚毋乃我與汝彼此有平生與夫拭其目再視再嘆嗟道我新婚時渠曾推壻車翩翩小翰林容色如朝霞胡為久不見一老如斯耶與夫言未終我心生隱痛如逢天寶翁重說黃粱夢

杭州數名勝動說西湖好我來逢冬乾西湖比前小風緊不成波泥淤時露草姑蕩扁舟行一覽使心了邱壑認新舊亭臺評拙巧雲結晝愔愔木落山悄悄自笑作陳人登臨亦不早所得寒風多所領遊趣少

飛鳥別故林啁啾如有恨胡馬戀舊槽悲嘶足不奮矧我父母邦曰歸豈不願奈羈白門久歸期竟難問趁此小住閒忍負光陰寸從前半面交一一敲門認兒時所踏土處處雙鞋印晝盡輒繼燭路過還回瞬人問予胡然一笑指雙鬢

喜晤張有虔先生却寄二十四韻

見說先生健相逢喜欲狂人間留碩果天上自斜陽憶昔垂髫日常蒙過學堂摳衣趨典謁傾耳聽琳琅善謔天花落深談麈尾忙師威因客損講席為誰涼一日同文戰三人列上庠枚與先生及受業師同入學扶看棘闈月領採泮芹香簇簇聯壇社紛紛具酒漿孌婉小童子追逐丈人行白樸蒙求句黃門急就章捧書爭請益下筆替商量此豈前生事公然五十霜華嚴齊歷劫鴻爪各紛翔鉛水銅仙淚滄波碧海桑者番習鑿齒重到舊襄陽故國烏頭白先師墓木蒼西河尋子夏東觀剩中郎足不持筇步牙猶比玉剛輅驚唐顯慶殿愛魯靈光視我年還幼因君老亦忘黃昏燈閃閃春夢影茫茫蒲柳衰如許松筠體正強何當學雞犬長得侍淮王

十二月九日舟凍毘陵苦寒排悶

紅日不動雪驚沙時鳴臘特酒敵寒威未戰先已降矧我遠行役臘盡纔歸艭朔風如奇兵一夜扤長江堅冰峨峨凝千篙難擊撞糧盡思繼粟村荒斷吠尨舍舟思呼車陸行無徒杠墨瀋遲走硯燈危屢墮缸幾乎死此處斫樹收窮龐羨殺枝上禽銜風還飛雙

白頭

白頭人到莫愁家寄語兒童笑莫譁若道風情老無分夕陽不合照桃花

杭州隴上作

七歲曾焚隴上香六旬重到感秋霜回頭笑問諸松樹我昔來時汝怎長

鮑文石三十索詩

半窗修竹半牀書不賦長楊賦子虛生就騷人風骨冷愛閒多病似相如

已熏生紙搨黃庭更寫雲烟上畫屏門外一湖春水綠書聲時有野鷗聽

三十郎君鬢未凋懸弧時節正秋宵諸公借此稱觴意各把新詩寄鮑昭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三壬辰癸巳

錢唐袁枚子才

元日送王封亭舍人入都

今年元日春風來一何遽不吹梅花開翻吹故人去故人當代王江寧清才落筆鏗咸英贈余四首新詩成滿山歷落珍珠鳴山人平生狂頗頗海內孤行我爲我忽然張眼見替人自覺此身老亦可花慢曲采菱歌與君賡唱何其多方擬雲龍相逐不可一朝隔而乃煙帆欲別將如何思君情難裁留君口難說敢貪風月有吟朋不使鳳鸞朝玉闕滔滔江兮蕭蕭馬送君行兮往日下喜青雲之路長傷白頭之交寡錢君無酒空有詩要君展卷長相思彤廷奏罷三千牘早折瓊林柳一枝

再詠錢

殺人何必定錕鋙錢以刀名即巧屠繞地枉教呼阿堵此身方且屬洪爐錙銖潤物皆爲德百萬貽人轉笑愚寄語鐵簪畫壁者可曾悟得此情無

從無束紵受人憐別有金刀准五千天寶洗兒悲白髮景龍撒帳憶青年水衡小靳山資足銀艾雖枯荇葉鮮底事從容消受穩不曾一勺飲貪泉

集尹文端公贈詩卷然如束筍感而有作

三年人未釋心喪展卷重看墨萬行偷得公餘吟雅頌生來天性愛文章龍蛇字在蘭亭杳絲竹聲希孔壁荒苦把碧紗籠不盡又熏香草疊空箱

再檢海內諸公投贈之作得一千九百餘首亦紀以詩

忽忽名場四十年珠盤幾度擁賓筵隻身寵荷詩千首八表雲停水一天猿鶴易招詞客詠容華難得別人憐何當妙寫砑光紙排作屏風障兩邊

曹地山少宰爲祭告使者入山索詩

花外金鉦響山中鳥雀奔蹄驚天使至我愛故人尊澤國持英簜皇華詠駟騵是誰能典禮有　詔許乘軒馬借飛龍廄旗張元武旛官銜唐吏部寵眷漢公孫黯黯春三月彭彭朱兩轓亭公腰插弩郡將手扶鞬路築王人館庭羅小國爨一梟先破鏡三吒再開樽蒼璧尼山數金泥岱頂捫咨詢盡臣職得句亦君恩爲主明陵祭還來白下村鶯花都識面桃李半趨門石可三生認才經幾度掄公一督學一主試望塵思御李訪舊忽推袁鬢髮同驚白滄桑各斷魂雲泥情脈脈雞黍話番番可記瓊瑤贈應無縞紵存丙寅公過江寧蒙賜石印以東緞報之八騶齊放仗四牡走窺園小吏穿雲立村官折柳蹲摩挲銅狄古數坐石牀溫索我新詩贈知公古道敦自慚才語盡難共達官論努力廉頗飯公奇健飯每日十盂休忘安石墩他時憶鴻爪展卷即泥痕

謝書巢太守贈羊裘

我自黑貂敝便作青山遊山中朔風時詩骨寒颼颼東昌太守賢遠寄三英裘慮我高臥僵牛衣淚暗流得毋釣澤中少人物色不特加尺素書星飛千里郵其色白如霜稱我雪滿頭其氄深而溫勝於姹女柔我乃招縫人配以朝霞紬鍼裕一以畢吃吃笑不休我本陰重客而兼陽虛侯常苦尪寒累敵寒如敵仇忽然毛羽豐堅冰吾何憂縱與狐貉立不忮亦不求曹交九尺身晏子三十秋俱蒙使君管春風生衣褠昔者輕裘共聖門稱仲由又聞曹夫人官綿貽楊彪較此將毋同高情尤綢繆報君無寸芹勉君敢一謳願持羔羊節善把魯民鳩願推白傅心長裘覆九州會見五袴相賢名重山邱

湘山子四十歲索詩

道藝無二理所貴非名高苟能息之深神解同超超延陵湘山子風骨含孤標身爲孔顏徒庠序推英髦更兼岐扁術湯液回枯焦我有小妻疾尸厥形神消自分無生理巫祝紛喧呶君能奪之還白日走夔魈我又偶病臂徹夜常呼謈君來排羣醫道此非虛枵但使氣宣流脈絡當自交果然勿藥喜攫猢如生猱今年君四旬華堂介春醪寄聲索我詩一曲當雲璈且曰勿言醫醫恐庸人嘲我乃大噱所見何拘膠昔者女媧氏醫天將石敲更有軒皇來醫地斷六鼇羲和能醫歲陰陽四序調夏禹能醫水民居輟窟巢堯舜醫盛世薰風吹鬱陶湯武醫衰世太白揚旌旄周孔醫萬世烝烝文治昭醫日必伐鼓醫山必禁樵醫喝必藏冰醫潦必登蛟古之大神聖誰非醫中豪而況岐扁術其權勝夔皋夔皋不遇時窘束無寸勞岐扁縱賤貧觸手皆恩膏不見無且囊猶摭荊軻刀

所慮偶失之常射不中招九折臂易耐十全功難要喜君正盛年嶽嶽而囂囂
清臚祭癥結孤詣通烟霄診脈如鑄鼎神姦無遁逃難經八十篇分寸釐忽毫
一一學巧屠骨節俱搜牢用藥如用兵決戰鬼門鏖本草三千味撟引毒熨燒
運用得所宜何敵不可梟從此再精進析理窮牛毛仁術本仁心勿吝更勿驕
濛濛黃土人誰非吾同胞四十尙如此五十寧可料神農且仰企化人且遊遨
人壽君所與君壽天難操笑彼東方生踞促偷蟠桃

三月六日夢尹文端公

已絕人天路不通無端昨夜坐春風離離燕寢清香在款款慈雲笑語同白髮
三更紅燭短黃雞一唱絳帷空莫嫌夢境迷茫甚到底今生又見公

答似村見寄

一章詩抵萬瓊琚維誦風前恨有餘遼左雁行齊返否相公馬鬣近何如（諸公子葬親關東）春花又落同眠榻秋雨還沉隔歲書（去年所寄晚章猶未接到）甚矣吾衰君莫問鬢絲
兼不似當初

閏樹齋提督九門喜賀以詩

郎君官拜執金吾野老風聞膽亦麤九扇天門新管領六街赤棒正傳呼那須
當戶夸封爵如此司閽信丈夫料得心開還戲問娶妻兼得麗華無

以竹葉粽餉客分賦一詩

山裏行厨事事新楚臣遺製更清芬承筐擬造青精飯采葉剛逢孤竹君五月
端陽菱共小一章華黍笛先聞諸公應笑便便腹不嚼紅霞嚼綠雲

尤貢父以歡喜團見餉再與諸客分賦

蒙贈吳王珠滿簞離離孳出水精盤耳邊歡喜名先好世上團圞物亦難亞飯
宛同雲子白賞花宜對繡毬看嫦娥似闘如規影柳外吹來月一丸

三伏

空山三伏閉門居衫著輕容汗有餘却喜炎風斷來客日長添著幾行書

謝南浦太守贈芙蓉汗衫兩前茶葉

夫容裳賜野人家當作吹綸敢拜嘉周勃承教無浹背西施何必浣輕紗解襦
粒粒珠猶濕裹甲層層暑不加吩咐柔荑好裁剪晚風披看白蓮花
四銀瓶鎖碧雲英穀雨旗槍最有名嫩綠忍將茗椀試清香先向齒牙生書交
柏葉仙人寄味比江城太守清好色相如最消渴被公知道舊風情

七夕後三日尙衣局寅公過訪山中賦詩奉餉

肯移八座訪牆東雲外旌旗柳外紅涼意帶來車上雨香心同對藕花風彈棋
子響千峯上論事情深一笑中忘是尊官忘是客杯盤草草竟留公

贈李郎

郎爲尹文端公從者別七年矣入山感舊與至書舍檢文端公手迹皆
郎當年所持來者於邑不已因口號三絕句贈之

未入門先兩眼紅知卿感舊意忡忡十年重到前遊處可是山中是夢中
風臺月榭幾回新世事滄桑那可論一個漁郎比前老桃花相見也消魂
上相當年賜和章是誰騎馬替傳將而今同啓紗籠看一紙雲煙淚萬行

例有所避將還滁州留別隨園四首

不教朱邑祀桐鄉看過梅花便束裝頗似神仙逢小劫敢同佛子戀空桑葛洪
行具書千卷顧凱雲煙畫一箱泛宅浮家隨處好只憐白髮有高堂
卜築隨園事偶然風光冉冉竟華顛池開平地都成漲手插楊枝半拂天九曲
房櫳雲宛轉三春士女影翩躚生憎一片桃花水留住漁郎二十年
故鄉回首夕陽斜擬賦歸歟百事差西子湖邊無瓦屑醉翁亭下有桑麻休移
銅狄先垂淚拚捨河陽再種花仙鶴郊迎鷺鷥送詩人從古愛還家
搖鞭不待管絃終此意分明達者同去住我原羈旅客湖山誰是主人翁看花
有福三生定成佛無難一念空吩咐青溪江令宅年年管領託春風

送李竹溪太守還河間

木正清霜水正波故人白髮走關河官雖捨去留名耳別亦無妨奈老何班馬
長鳴還小住河梁同上各悲歌九原泉路交期在切莫臨風涕淚多

和簡齋同年送行韻　李棠

奮身炎海出風波重訪園林泊上河（舟泊上河）君是傳人原不朽我將終老定如

何相看白首應初服便對青山大放歌留得此身強健在管教後會比今多

還滁不果

欲去重回棹還山又看春想緣因果在前世六朝人

夢醒

橐橐更何促沉沉夜未央金燈紅漸淡也算小斜陽

晚菊和蔗泉觀察韻

千紅萬紫盡飄流開到寒花歲已周晚節不嫌知己少香心如爲故人留影搖落葉東籬短簾捲西風小室幽白髮淵明誰作伴一枝黃雪滿庭秋

斷霞殘月兩相妨鬖鬖輕煙澹澹妝九曲燈屏難寫照一生風骨不知霜性甘寂寞香纔久夢醒繁華壽更長收取落英充晚膳山妻早製鎖雲囊

程南耕八十歲索詩

江城深處有神仙客罷公侯隱一廛口嚼紅霞年八十手編青史卷三千（先生修明史耳聾）不妨耳冷人間事原自心遊物外天知道賓王諸奏稿早隨寶唾付雲煙

野人廿載賦閒居得接芳隣慶有餘見面預安雙管筆（每相見以筆代口）焚香常捧一函書黃梅照酒香雖冷葭管飛灰日漸舒豈獨添籌兼問訊啓期三樂更何如

戊寅春失玉履一隻己卯秋得之賦詩紀事今冬又失去

曾續鸞膠十五年者番重別更飄然想因刻作雙鳧樣故爾長飛小雪天去似逃奴偏結伴（履外兼失敦匜九件）佳非丹犬竟成仙老夫一笑渾閒事何處麻鞋不踏煙

席上贈楊華官（郎小字華官沈文慤公字曰澧蘭）

一曲歌成楊白花生男從此重楊家泥金替寫坤靈扇當作三生繫臂紗

幽情真個澧蘭如前輩標題字豈虛檢點侍兒小名錄不禁腸斷沈尚書

美如任育兼看影清比荀郎似有香禁得風前訴幽咽華清閣下詠霓裳（方演長生殿）

三月六日作（有序）

金姬小妹鳳齡鬻昌門爲女奴余贖歸之年纔十四巧笑流麗有依姊而終焉之志余老矣不欲爲枯楊之稊爲擇少年郎嫁之臨行泣下余不能無情乃作是詩

香山那忍遣楊枝也費燈前十日思紅杏太嬌春色小白頭如許夕陽知比肩美玉看原好入手明珠去恰悲寂寞蕭齋背花坐避他含淚上車時

移竹

移取琅玕三五枝半遮樓閣半臨池佳人倚袖寒猶薄高士還家醉不知要識虛心隨處好莫矜晚節出山遲瀟湘帝子淇園客忽捲疏簾某在斯（第三句一作碧鸞搖尾輩先到）

乞花

但見紅妝意便傾狂言忽發紫雲驚啼樹上非無主春在人家倍有情解語定教回面笑聞香先自出門迎平生風骨崚嶒甚每到低頭總爲卿

前二首學士盧公課士題也嫌諸生詩於移乞二字未甚刻畫見余此作曰老阿婆壓倒少年矣乃重賦兩章博馮婦下車之笑

柯亭昨夜雨淒淒閒倚闌干待鳳兮無物可醫人世俗有君便覺女牆低龍孫族大分宜早玉筭班新立不齊可奈山風欺乍到一竿吹仄杏花西（移竹）

僂紅倚翠久蹉跎忽唱丁娘十索歌擬欲分香學韓壽轉將割愛勸維摩春非買得開應少物是求來寵更多灑掃園林安置酒待他蜂蝶也奔波（乞花）

盧學士書來乞花盧壬申殿試第三人也寄詩調之盧亦余戊午同年

一紙瑤華芳訊通探花郎作乞花翁關心蕊榜人猶在回首瓊林夢已空難得衰年同臭味願將小草贈東風只愁桃李門牆滿未必殘春在眼中

有恨

老夫最識花情性折得花先贈少年豈料將花投苦海不如拋擲路旁邊

讀胡雲坡觀察貤封嫂氏奏疏有作

唐代韓侍郎爲嫂服制期其禮以義起相傳古所希峨峨觀察公行事遠相師奮乎百世下高風冠等夷身膺三品封慨然有所思揮淚草奏章九拜陳丹墀曰臣有寡嫂撫臣如母慈臣生而孤露遺家不造時椿萱相繼亡棠棣先後摧千鈞懸寸髮一嫂一孤兒兒未落齔齒嫂爲哺淖糜兒裁脫文褓嫂爲製裳

衣馬鬣嫂爲封蘋蘩嫂爲尸傳經嫂辟呵授室嫂扶持倘無臣嫂在臣身不可
知臣今逢　覃恩乞爲嫂氏貤例雖格外破　恩從天上施　聖主聞惻然不
復廷臣咨　特詔如公請黃封旁午馳頃刻紫泥章煌煌華表垂行人過之嘆
閭里賀者窺嫋嫋喜相告茹荼如甘飴百姓與於仁孤稚咸嬉嬉從前旌節孝
綽楔施門楣於今封命婦褘翟耀宗祠賤子讀公疏涕下如綆縻感觸天人理
爲公前致詞周易六十卦盈虛消長機積善有餘慶事難旦夕期苦節終乃甘
理不差毫釐而況非常恩必有所自基水非源不流木非根不滋在昔宗伯公
易學探深微上殿講河洛屢領　先皇頤甘盤雖舊學伏生已年衰惟其畜者
厚是以發之遲天將生我公先生嫂撫之在嫂非望報盡其分當爲在公非沽
名行其心所宜懿哉盛德事相映彌光輝願公持此心即以佐明治推廣一家
仁遠爲萬民貽潛德闡其光孤寡拯其危會見皋夔業千秋仰巍巍

哭聽娘

曾以專房受重名一朝緣盡夜三更少姜不作旁妻待長妾原兼舊兩情難向
空王問因果早知薄福是聰明韋郎兩鬢衰如許就使重逢已隔生
記得歌成陌上桑羅敷身許嫁王昌雙棲吳苑三秋月並走秦關萬里霜羹是
手調纔有味話無心曲不同商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夢長
巫山雲影竟銷沉神女遺蹤尚可尋侍疾不教衣帶緩看書常伴燭花深諸姬
學禮推前輩中饋參謀費苦心爭奈妙蓮花少子半生枯坐淚淫淫
無端骨瘦似香桃霜裏紅蘭質易凋攬鏡自知無藥救呼巫還望有魂招零星
簪珥生前散約略容顏病後描千遍叮嚀萬回囑莫教孤冢草蕭蕭（求附葬先塋之側）

揚州秋聲館即事寄江鶴亭方伯兼簡汪獻西

白門遊子醉華筵五月邗江細雨天難得風人招酒士萬花叢裏小遊仙
梨園人喚大排當流管清絲韻最長剛試翰林新製曲依稀商女唱潯陽（若生太史新製秋江一闋演白司馬故事）
惠郎嬌小影伶俜嚦嚦歌喉隔畫屏好似流鶯囀高樹不教人近只教聽
雲鬟婀娜繡裙斜素手彈箏客不譁一個吳娘風調好當他二十四橋花
後堂雜戲影橫陳覆鼠籠鵝伎更新記得空空傳妙手幻人原是女兒身
首坐開元白髮翁涉江無路采芙蓉多情幸有汪倫在代指巫山十二峯
雌雄風急夕陽遲未聽秋聲鬢已絲露下櫻桃燈下柳教人各自惹相思
回首青山隔暮潮一雙蘭槳送歸橈斑斑衣上香痕滿都是揚州酒未消

聞魚門吏部充四庫館纂修喜寄以詩

文思天子搜遺書子以文名領石渠士安不用借五車嫏嬛福地張華居憶昔
蛩蛩附蚷虛兩家餉牒爭搜儲愛而不見心瞿瞿一朝去我翔天都明堂大開
招羣儒青藜太乙從從趨四千年物盡輓輸朱文綠字體製殊龍威玉牒元皇
符漢唐所少元明無咸集舜陛來堯衢西山光芒燭太虛子與蘭臺諸大夫雙
眸一串牟尼珠部居別白分錙銖縱難讀盡在須臾但觀大略亦足娛有如餓
腹餐天廚朵頤未動口欲呿又如大海遊蟫魚恣汝饜飫樂有餘問誰有此遭
逢歟領百萬軍恐不如我猶未免爲鄉愚聞見狹隘探索疎側身西望空嗟吁
不能從子爲書奴但願抄其目寄予傳得約略知些須此身不負生唐虞

雜書三絶句

鷺鷥立釣磯獨自理毛衣緩步向前去試他飛不飛
秋星淡孤燈霜葉下涼雨萬籟寂無聲磚縫一蟲語
半夜忽驚醒無言心自嘆今宵霜降矣忘卻護幽蘭

自贈

一個飄蕭桑苧翁焚香掃地住牆東有花招客身難隱無力圍牆囊盡空不飲
已經成半士養親兼可傲三公只愁朝夕編摩慣書卷如兒要送終

箴作詩者

倚馬休夸速藻佳相如終竟壓鄒枚物須見少方爲貴詩到能遲轉是才清角
聲高非易奏優曇花好不輕開須知極樂神仙境修煉多從苦處來

節母詩爲淮安陶太守作（有序）

太守名易文登人母呂氏寡居易以從子嗣家故貧也冒雪採薪爲枯
枿所戕指血涔涔然夜輒煨芋魁誘易讀書易貴後狀其事索詩

東海慈雲擁絳紗長沙太尉舊人家恐將銀管千枝筆難寫靈萱一樹花
黃鵠飛飛翼早垂孀嫠爭不赴泉臺螟蛉栽抱尊章老了却君家事再來
烏啼月落夜窗空親授兒書讀未終試看採薪風雪裏阿娘手爪爲誰紅
鄰家聞有賣兒人施與裙釵替贖身誰道梅花風骨冷一重冰雪一重春
兒今五馬領淮南望見蹲鴟淚便含記得當年煨𧄼火膝前賜與十分甘
風詩唱徧魯陶嬰天上金章幾度旌寄語世間諸母氏佳兒不必自家生

和南浦太守產鶴詩

聞說生雛鶴亭亭畫檻東似添兒女累長使稻粱空浴羽憐初白銜花弄小紅
遙知翁與子對舞一天風

仙種君家度君詩分外清乘軒夸兩代取箭記三生喬梓高低映鸞凰大小鳴
黃堂眞綠野一片九臯聲

以錦雞贈鶴主人繫之以詩

山雞棲慣舊山梁忽把雕籠獻畫堂怕向荒村藏錦繡教陪太守耀文章臨行
代刷新毛羽入座休驚小鳳凰寄語羊公諸鶴伴朋來自遠莫參商

九月十七日蔗泉觀察招同人賞菊分得七古一體

蔗泉先生事事雅手握菊花秋滿把替花作主招酒人也須人淡如花者捲起
湘簾錦作堆黃雲紫雪何葳蕤花密不妨人亦密九客團團坐打圍高燒銀燭
將花照人影花容同一笑水近秦淮氣自清風來小苑香尤妙先生嘉肴纍纍
陳甘脆不數仙家珍齒決未終頤又朵一時忙殺餐英人陳郎十七美無比分
明月桂小兒子（即父名桂官）佳人兩代貌依然賤子傷心吾老矣街鼓鼕鼕漏漸長
月華照見車上霜我辭花出向花語願與先生同晚香

題王蠏谷明府秋林遺照

壬申歲五月余遊華嶽山道逢王夫子新交如古歡遇險輒相扶逢奇必共嘆
君至青柯坪崎嶇怯路難余勇上二里亦復自崖還出所娓鴨臛佐我盤中餐
歸宿華陰署張飲重盤桓嗚呼二十年春夢久闌珊何圖夫子容重向畫中看
呼之如欲出卽之骨已寒老淚不能忍落紙先斑斑
畫中何所有湘水三間屋踈簾乍捲開萬木一齊綠先生梯几坐擕書此中讀
聽鶴唳煙霄呼童理花竹如此十年餘娛老亦已足人言君達者勇退返初服
我道君循吏賢者而後樂非有龔黃勳難享林泉福請觀世公卿誰能遂此欲
生前一見緣前生必有以死後一見緣賴君有賢子公子抱異才航航有文理
醫術奏彤廷　上方賜文綺偶作白下遊遠棹長江水抱圖索我題謙執子姓
禮知君在泉臺聞之心必喜不喜賤子名得留君紙尾喜昔華山朋依舊相扶
倚他日九原逢一笑可知矣

黃昏

深春客散掩柴門覓句閒行綠淨軒夕照已沉燈未上最無聊賴是黃昏

古牆

古牆庭院角經歲樹陰遮幽絕無人見青苔作小花

雨花臺懷古

大梁皇帝講經坐三十六天雨花墮無遮大會萬萬場斷髮焚身舉國狂羣臣
彌月亡所天迎鑾三到蒲團邊皇帝贖身身價貴一百萬億青銅錢麪作犧牲
供𧄼廟衣裳不剪飛禽貌可惜慈航度跛奴滿殿血流僧不掃一聲鐘打六朝
空青蓋黃旗盡捲風單于宮與昭陽殿同在寒流滅沒中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三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四甲午乙未

錢唐袁枚子才

新正七日孔南溪太守來隨園即事有贈

春正東風柳正舍故人五馬忽停驂關心宦海尋耆舊屈指晨星只二三九十
慈親扶杖見兩行稚女學庭參同年直用家人禮蔗味從來老最甘
山裏房攏九曲成者番把手更同行穿林白髮烟中語帶雪紅梅水上迎清福
偶然歸小隱交情如此亦前生別君未盡思君意聽我胥江打槳聲

題陶太守東井品泉圖

晉之土五施平晉之泉冽以清無人能取之往往羸其瓶解一　東方千騎忽來陶
君授舍輿坻童冠如雲執經問難簇簇相看君爲辟咡舌燥唇乾解二　乃取蓍筮
得卦之井曰伯益所作利民最永鑿之拍之勿短其綆解三　一朝窮源萬斛滃然
且甘且鮮照影跰躚考唐人水部三億三萬三千無此一泉解四　皤皤父老槃散
行汲粲粲門童洊至講習高梧之旁碧峯之側牽繩者儳責茗者毀民曰聖水
士曰教澤解五　昔有東先生請天三日甘雨零今有陶刺史掘地七丈得泉水千
秋兩賢人先後濟其美解六　口傳懼訛碑鐫懼磨民愛云何爰繪井圖君子作歌
解七

同桂郎尋春儀徵泊舟燕子磯有懷熊蔗泉觀察賦詩却寄

六十明年届三春敢不遊閑情拾芳草打槳下真州柳絮風初軟桃花水亂流
日長人渡緩蕭寺且勾留
小字桂枝仙錢郎劇可憐肯歌周史曲同泛鄂君船挽手勝扶杖吹簫屢拍肩
妙蓮花不染恰是並頭眠
燕子磯邊泊黃公罏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阿山有尹文端公勒石詩　短鬢皤皤雪
長天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同年裘文達公自言爲燕子磯水神
江左熊觀察當今白傅才別來纔兩日相憶已千回步月筇應健看花眼可開
公病後足跛目盲矣　瑤華託誰寄仍遣玉人來信託桂郎帶回

蘇州彭芝亭大司馬招飲西園奉呈三首

神仙丰骨鶴精神天遣長扶大雅輪七十高年雙黑鬢兩朝元老一詩人亭臺
點綴昇平景魚鳥追隨獨樂身閑倚雕欄思往事百花頭上有餘春公丁未第一人
乞身疏廣久懸車　聖主頻頻問起居立雪公卿千里至趨庭仙佛一家俱公次子官侍讀四子奉佛
龍門高比諸天上鉛槧勤於未仕初聽說鄰鄰齊側耳書聲夜夜老
尚書
野人弱冠識歐陽彈指於今四十霜學禮早從周太史渡江先拜魯靈光受知
貧賤恩尤重共隱林泉味更長願借西園一杯酒後生前輩話滄桑

寒山觀瀑布旁有少年奇雅詢姓名淳字元會吳下諸生也談久誤易其
扇歸次日見訪乃題兩絕句而還之乾隆甲午三月十九日

流水聲中問姓名寒山影裏序平生多君玉立亭亭態可是東京郭子橫
取看紈扇置懷中忘却歸還彼此同搖向花前應一笑少男風換老人風

四月四日保礪堂朱立齋兩參戎常東湖楊鏡村兩明府相約看花雨阻
不至戲寄二首兼贈芝仙校書

誰挽銀河種玉蓮橫塘一路水如烟小車迎得靈妃步不是雲仙是雨仙
孤負蕭齋酒一卮將軍令尹盡來遲如何舉世看花眼不看人間第一枝

留別南溪太守

年年吳下往來頻此日登車屢看身分手漸難垂淚易大家都是六旬人
平生筆墨等塗鴉底事知音有伯牙千幅魚箋書不了教儂手腕脫君家
斯人風骨最崚嶒霜肅南衙冷似冰爲款三生狂杜牧幾宵花影漾紅燈
愛屋由來更及烏金錢頒賜到輿夫問君一勺廉泉水除我曾分別客無
已投車轄井闌邊更縶驪駒薄暮天臨去故人如落月得留一刻也欣然
十年不召老淮陽宦海升沉莫慨慷一个蘇州韋太守至今名姓壓侯王

桂郎歸後是夕客寓憮然不能成寐

春未歸時花已歸落花那識晚春悲分明一樣燈前坐陡覺寒生恰爲誰
浮生聚散苦情多五日纏綿奈汝何今夜江城月如雪玉人何處一聲歌

吳門返棹曹郎玉田倣桂生故事送余京口

不肯離花過一宵花迎花送兩回潮桂枝月下香才謝玉樹風前影又飄何必
吳娘夸打槳但逢子晉便吹簫笑儂雅抱生春手到處鸞絃續斷膠

輓太傅錢香樹先生

卿雲舒卷自丹霄魯殿靈光影忽凋無復東南稱二老有誰簪笏歷三朝爽鳩
早正秋官席威鳳仍賡虞帝簫此日哀榮人世畢海天兜率更逍遙
未老先懸七十車江湖魏闕意何如密修寒朗祥刑疏不上公羊斷獄書風貌
九重圖影後溪山一片晚香餘傷心蓬島騎鯨去　天語猶聞問起居
百年大雅獨扶輪筆下龍蛇紙上春一品集成傳海內五湖花好稱吟身朝無
燕許傷前輩家有韋平慶後人想歷恆河千萬劫鶴歸華表尙精神
記泛扁舟碧海東自提行笈學登龍九河不棄蹄涔水一面曾欽泰華峯看和
聖君新筆墨聽談　仁廟舊儀容而今回首都成夢又隔人天萬萬重

牡丹花絕少並頭者真州吳園忽有此瑞三月八日副使張東皐招同賞
宴爲倡公讌詩一章而別贈花三絕句

尋春古真州無春雙目閉春恰知我來開花比常異賢哉張大夫指我看花地
追尋辟疆園遍歷維摩寺車小穿林幽草深得路細果然鼠姑花雙開色奇麗
其旁仙種多環立擁霞帔送客出紅雲分香入酒氣昔聞韓魏公金帶表花瑞
君今宰相家花也如相示兒女合歡心陰陽調燮意遠鐘一以鳴嘉賓亦既醉
我呼東下舟不借南衙騎如別華鬘天悄悄下塵世人花兩難忘作詩當作記

並頭牡丹詩

兩枝春作一枝紅春似生心鬬化工遠望恰疑花變相鴛鴦閒倚彩雲中
讀罷清平三首詩此花猶未解相思想因移種長生殿便學人間連理枝
各抱芳心兩不降飛來蝴蝶也成雙老夫帳觸團圝夢底事單身又渡江

秦淮小集招揚州女校書王氏爲藍公子酹飲越三日公子入山問卜妾
故事方知彼姝已登蓮室豔此遺際各賦催妝

邗上女兒白袷衣青溪公子踏青歸相逢一笑偶然事頃刻落花天上飛
家本瑯琊大道王一雙眸子截秋光比肩不笑妾身短挽手愈憐郎意長　校書著杉
纔二尺許
折柳何須問舊條小星婚禮要人教開箱乞與官奴帖筆筆泥金照樣抄
淮水盈盈綠正酣兩家同住板橋南桃根迎接開門是不待終朝已采藍
十三樓事久蹉跎冷落尙書却扇歌今日瓣香郎努力有人想作小橫波
風月平章老去身年來著手便成春只緣遊得天台倦看見桃花指向人

吳下歌郎吳文安陸才官供奉大內已有年矣今春爲葬親故乞假南歸
相遇虎邱略說天上光景且云此會又了一生余亦惘惘情深淒然成詠

宜春苑裏歸來客三十年前識面多絕代何戡都白髮貞元朝士更如何
握手臨歧話再逢淚痕吹下虎邱風自言身比天花墜一到人間一世終

題梁景山畫竹送往和州

景山先生春滿手筆底烟雲無不有畫石能移泰華來畫泉能使波濤走隨園
有絹二丈長先生爲寫千篔簹頃刻堂上綠成海疑有么鳳隨風翔畫畢忽忽
辭我去云將采石磯邊住欲取長江作硯池好教萬象歸毫素果然高士自不
羣人間偪仄難棲身看他來去飄然意便是瀟湘水上雲

送座主大廷尉鄧遜齋先生還蜀

海內年來只一師又聞予告作西歸六旬晚景人難別萬里川江鳥怕飛廷尉
淸卿行色冷開元初載老臣稀絳帷絲竹程門雪再說今生事恐非
記得初來拜後堂桂花香裏綠衣郎此時期望心何限自覺韶華海共長漸漸
黃門雙鬢白蕭蕭陸氏一莊荒祇今送別酬恩意剩有衰年淚數行

鳳齡嫁某郎半年爲其大妻所虐雉經而亡余悔恨無已賦十六韻哭之

萬悔眞何及千牛挽不回總緣吾負汝轉使愛生災遠把文姬贖權爲弄玉媒
私情阿姊問密意舉家猜花不嫌春老根思傍舊栽自慚黃髮短未稱紫雲陪
妙選乘龍壻偏招駑馬才妬妻威似虎魔母令如雷鬢上環簪卸房中膳飲裁
淒淸同病蝶呵叱過雷儓鳥急籠應放魚驚網莫開終年芳訊斷一夕惡聲來
弱燕空梁墮孤芳猛雨催早知投苦海悔不嫁哀駘返璧心猶在憑棺念始灰
伯仁由我死羞面見泉臺

題童二樹畫梅

童先生居若耶一隻小艇劃春綠一枝仙筆畫梅花畫成梅花不我貽遠寄瑤華索我詩我未見畫難詠畫高山流水空相思吾家難弟香亭至口說先生真奇士孤吟人同梅樹清芬芳人得梅花氣似此清才世寡雙自然落筆生風霜杜陵既是詩中聖王冕合號梅花王愧我孤山久未到朝朝種梅被梅笑如此千枝萬枝花不請先生一寫照

送雲坡觀察還少司寇入都

一行　丹詔下雲中士女攀轅拜下風知道朝廷需魏相可堪東海去于公看山走馬秋逾好破格遷官　眷最隆內外祥刑都管領總緣民命廑　宸衷今春三月掃門時得見烟霄海鶴姿霜肅南衙朝折獄尊開北海夜論詩卿雲此日還朝宁大雅何人更主持頭白袁絲知己少再來吳下倍相思

去年九月十七日同蔗泉觀察賞菊有詩今年重到此期而觀察已亡十日撫今傷往泣弔四章

又到黃花節誰將白髮招傷心追往事同醉是今宵牕影燈仍照衫痕酒未消如何凋玉樹繐帳雨蕭蕭

十五登科第三朝舊世家軍機參密勿旌節擁長沙早貴身原弱多情壽自差一場春夢短風捲鏡中花

歸隱秦淮好關門種薜蘿病猶勤拜起貧不廢笙歌僕喂花間飯兒扶月下坡今朝捲簾處遺像對烟波

山翁知己少動輒舉君觴正擬千場醉俄驚一笛霜無人同笑語有壽益淒涼爭免衰年淚相思便數行

山中行樂詞十二首

門外豈無事山中只有書一篇小園賦半世好家居楊柳風前榻梅花雨後車意行隨所適不樂復何如

怪石堆三品新隄造六橋草堪供鹿砦萍足養魚苗摘蕊求花大開池便櫓搖客來茶不設甘露在芭蕉

萬竹立門外一家藏綠陰欄干三四曲樓閣幾重深雲影淡搖鏡壁風時弄琴喈喈窗外鳥也學短長吟

九十高堂壽千燈上下張環山生火樹搖水動珠光隔岸笙歌助傾城士女狂此時一杯酒真个紫霞觴

十二紅絲硯輪流侍主人分班常賜沐著手便成春作楷門生代祛塵小僕頻為他閑不得連日召龍賓

涉世無成見隨吾杜德機書多讎校懶花密翦裁稀捲袖常污墨迎賓忘著衣公卿與寒士來者便依依

白鶴一聲語青天半夜風夢從秋後短詩向枕邊工隔夜硯常濕曉窗燈尚紅是誰來拭几知我讀書功

九曲琉璃屋玲瓏影莫分湘簾千竹映詩卷萬花熏髹几新裝樣雲罍古篆文不知陳榻上留宿幾重雲

何物供閑戲圍棋亦偶然買碑爭舊搨染筆試新箋食品何曾纂茶經陸羽編搜奇兼志怪俱是小游仙

客來無底事開口便談花解珮長千里吹簫阿子家山深春不老風好月難斜幾個人間叟如儂度歲華

無兒家累少穉女戴男冠畫賞過時賣琴閑借客彈非禪心更達勿藥體常安靜裏尋忙事巡簷數竹竿

一望參天柳都從手植生樹猶先我老心合比秋清鄭重分陰惜編排著作成劉伶休荷鍤門外即先塋

晚登清涼山

上山訪僧僧寺鎖孤亭荒荒紅日墮萬家炊烟直復斜幾行鴈字右復左長江半向樹梢出石罅盡教落葉裹怪他啼鳥盡驚飛惟有白雲不讓我

客來

深秋萬木凋一花不著樹客來道有香主人不知處

上渤海相公二十韻

不到艱難際安知柱石功黄流還故道赤子廬　宸衷雙手銀河挽兼旬板築終單車來水上萬口活溝中命向龍宮奪春回黍谷窮堤方歌瓠子甲又起山東半壁金湯重三江鐵騎雄　帝教擒白賊公自挽雕弓渭野勞諸葛彭城臥老熊刀光千里雪旗影半天虹傳箭妖星落鳴甄羽孽空亂時須重典雪後要春風韜偃干戈畢安排米粟豐孳孳勤哺啜漸漸轉疲癃更把潘屯鑿長看挽運通開潘家屯引黄水運漕救時真魏相活國賴姚崇令子秋闈試泥箋姓氏紅九公子廣德新舉京兆總緣隆世德默眷自蒼穹暖律新陽轉稱觴往事同銘勳兼祝嘏稽首指崆峒

閒齋印 有序

湖州淘井得銅印鐫閒齋二字陽文深一米許宋蒙泉明府以余字偶同遠寄相遺按宋史陳與義字閒齋曾刺湖州此印當是陳公故物喜紀以詩

我非長卿才敢冒相如字或者蔡雍生卽張衡轉世先生銅篆文向我肘後存較勝王半山突然爭一墩篆古銅沁綠逢箋押滿幅竊馬與盜符何由知非僕頗疑先生靈有意留贈我不信請觀詩心心相印可

攬鏡

朝來攬鏡不覺惱袁絲袁絲汝竟老面色斑爛似凍梨鬢毛飄颯如蓬葆記否當年試殿中王侯簇簇看終童金蓮歸娶西湖月玉節臨民滄海東爾時只道長年少老隔鴻溝永不到誰知清晝六時長漸漸晨光變夕陽朱顏綠鬢去無迹老似奇兵遽相逼我未分明鏡已知強夸矍鑠終何益擲鏡啞然笑向天大書綠字焚霞箋不求藥不求仙只求還我當初美少年

沈凡民葬南門外湯家窪因其無兒爲權墦祭傷宰樹日感而予年日衰書此以告凡民

君葬十三年我來如一日君墳松益青我頭髮愈白離離東阿陳脈脈紙錢焚從來友朋意轉比子孫真一事君知否我年五十九再來恐不多多斟一杯酒酒滴棠梨花驚飛雙老鴉似代君作答向我啼啞啞

喜悔軒太守從淮安調任江寧

金陵新太守東海舊騷人郡領三江首花看六代春一陽回暖漏五馬駐雕輪知道神君到風先掃路塵

八月黄河決淮城浪幾重扁舟援士女赤手鬬蛟龍局定肩才卸民蘇力已慵青溪此間好安穩采芙蓉

作吏談文藻高風久寂寥得公扶大雅如鳳下丹霄白傅西湖槳東坡赤壁簫心香留一瓣千古暗相招

先生來恰晚賤子早歸田記得庭參日於今三十年白頭雲外影紅燭畫堂烟此後追隨處公餘吏散天

見太守案上抄枚文字皆少年未定之作不知得從何處心爲赧然袖歸改削再呈而先以詩謝

南衙酒置一尊清案上書翻兩眼驚悔把文章留少作竟教傳寫到公卿花因早采香猶薄琴是初彈手尚生願學女兒再梳裹他時相見倍傾城

除夕

年來除夕側耳聽爆竹聲聲直到明今年除夕聽不得雜唱一聲人六十大撓甲子已刪除縱有光陰是羨餘雖若相憐緩開口依舊我還五十九

雪橋十二韻

戲把三冬雪裝成五尺橋闌干雲母琢坡級水精雕有路瓊林近無波洛浦遙虹梁初臥地銀海不通潮踏恐青鞋污行宜素手招弓垂形宛轉鷺立影飄蕭玉杵聲聲軟蓮花步步嬌斜陽烘反濕涼月照難消白盡禪僧足高分碣石標漸低疑地陷小缺是風撩冒險將扶杖防欹更築鍬須知仙意冷度世不終朝

六十

六十華年轉眼更萬般往事撫心驚儘憑朝士呼前輩尚有慈親喚小名早到蓬山春夢短老歸邱壑舉家清他人祝我非知我自疊雲箋寫一生

卅載青溪奉板輿揚雄文可似相如安排歲月歸清福笑看雲煙過太虛若肯經綸原解事偶貪花竹竟閒居年來剩有驕人處九十萱堂萬卷書

懸弧時節百花嬌三月初三柳正飄客采碧桃來插帽天教黃鳥替吹簫稱觴
禮古儀文俗扶杖身輕贊影凋寄語諸公休勸酒醉人何必定今宵
語兒亭上斷前因想爲香山作後身腰脚幸同猿鳥健鶯花還比子孫親百年
再算無多日一代能傳有幾人從此光陰倍珍重高歌樂府惜餘春

看梅鄧尉遊程氏逸園園主在山老人外出矣題詩留贈

平生擬造屋數間前橫莽莽水後立蒼蒼山奇花古樹左右盤此景不可得思之年六十忽然鄧尉看梅花梅花引我仙人家入門勝景爭迎面頗似佳人驚乍見一溪一石一房雲百折千迴局屢變案上何所有龍威丈人幾卷書階下何所有金光瑤草三千株初登清暉閣再上騰嘯臺清風颯颯吹麻鞋西山翠屏插天起太湖白浪升堂來大魚喚向牕前語高鳥飛從脚底回我欲謝真宰拍洪厓意中所結構此處都安排頭白始能到自愧非仙才留連片刻已覺心神開居此一世之人何如哉憶昔曾遊五嶽早泰華奇峯都了了到此低頭口語心仙家別有鄉嬛好公超遠出女壻迎（讀王郎）留我小住金華庭白日已向扶桑沉一羣蝙蝠來吹燈揖別烟中心惘惘山翁山翁何處訪從來天際有真人不許相逢只許想

在鄧尉憶家中梅花莞然有作

主人鄧尉看梅去家中梅花開萬樹舍近求遠如芸田梅雖不言我自憐歸來置酒向梅勸勸梅莫作秋胡怨君不見林逋終日不離花花飛也到別人家

重過蘇州褚園感贈主人

十年兩到習家池池畔仙翁正索詩風月亭臺添幾座主賓鬚鬢白千絲梅花尚識重來客啼鳥難忘舊宿枝樓上藏春樓下醉許多往事上心時

三月三十日金棕亭學博招同十八友人送春平山堂分體得六言絕句

學作惜春御史公然國子先生載酒廣陵城外詩人十八登瀛
作殿牡丹漸落將離芍藥初芳賴到平山作別不然辜負斜陽
我是白門殘客也來此地搵衣一片尋春心事如何轉送春歸

棕亭拉至潘孝廉家賞牡丹主人素不相識席間抗手知是張少儀同年女夫也分體得五絕二首

隨人看花去直至花深處誰知花主人乃是故人壻
主人擎卮酒勸我吞紅霞我〻祝主人富貴如此花

碧紗幮避蚊詩

蚊蟲疑賊化日落膽盡壯嘯聚聲蔽天一呼竟百唱如赴闤闠市商謀抄掠狀如起烏合兵呩牙無主將刺鼻便惹嚔誤吞幾絕吭作鬧已可憎咀嘬更何況我乃坐一室方空作屏障甘學幽閑女將渠大庭讓先之牡鞠熏繼以虹竿颺大索先十日當作刺客防風影再騷除不容餘孽放出入必微行往來先掃盪果然別有天徹夜安無恙外陣雖營營中心常蕩蕩豈無狠藉者勢孤神不王餓久翅翐毛未嗜身先喪豈無蚩妄者肉薄爭相向終隔一重城敢近不敢望我聞呂奉先彈箏坐錦帳甲士三十人欲斫空惆悵又聞宋南還爲避金主亮幅幀雖最爾湖山且跌宕世事無大小安身爲上上笑我亦雕蟲未肯蟲腹葬一升墨水餐三世人血釀（廣記三世人身血惟洛陽胡盧生耳）彼雖禁臠看我已蛾賊抗公然紗籠中山人亦宰相

遣興雜詩

聽得兒童笑語譁天機都在野人家荷花落處剛剛好荷葉如盤託著花
三間草屋小溪邊竹裏開門地勢偏仙鶴住多人住少白雲時得到窗前
五月黃梅雨打扉驚風掃蕩百花稀梧桐心上分明甚不是秋來葉不飛
西山冷向水中青兩岸秋花似畫屏生怕夫容難照影自牽漁網打浮萍
花裏荷花壽最長端陽開得到重陽秋霜吹落煙波冷猶有蓮蓬子滿房
掃地焚香心太平衰年勤學有康成攤書愛坐西窗下多得斜陽一刻明
應酬隨意少安排風替關門風替開正對幽蘭剝蓮子阿誰花外送琴來
閒人自愧少閒情滴露研硃手不停纔得吟成將筆放女兒相喚捉蜻蜓
平生詩格愛三唐白髮看詩與倍長一個詩人儂最羨邱爲八十有高堂

題江天雲樹圖送陶悔軒太守觀察廣東

蓬蓬江上雲渺渺天邊樹十月太守來九月太守去太守來何遲淮上有災黎

太守去何速南海需監司江東諸父老無言淚潛墮爭忍一年中春風吹便過
我道民胡然我有好丹青畫民相思意送公越王城
越王城下樹童童千扶桑一朝拂慈雲都作旃檀香君家太尉公廣州留遺愛
相隔二千年甘棠可猶在采風如采珠佳士來于于驅蠹如驅鱷奇文繼韓作
趁此扶搖風遠作沖天翥記否菰蘆中同門有隱者
隱者無先容蒙公訪茅茨乍見披膽肝新交如故知貽我紫霞杯惠我紅絲硯
每到論文時子面如吾面淄澠一以合雲泥轉難分願化羅浮蝶來繞珠娘裙
民送江上拜我送山中揖望見公旌旗柴門猶佇立

苦旱

鎮日炎風旱不禁秧田望盡老農心夏雲總被風吹去教作奇峯莫作霖

嘉興春雨老人摘楊梅汁畫牡丹花屬余題句

楊妃一口吐紅霞便是春風富貴花從此人間重真色臙脂不到畫師家

樹齋侍郎從喀爾巴哈寄惠灰鼠裘二襲賦詩奉謝幷告裘猶未至

一封書到動經年紙上猶飛塞上烟有暇將軍能憶我可知萬馬不窺邊地當
絕域風霜早　詔許攜家兩露偏書中云古大宛地入秋即雪眷屬同行　敬把佛香供手札憐他
來自大西天
寄我輕裘念我貧路遙芳訊竟沉淪疊來箱內雖無分煖到胸中也是恩兩世
春風慣虛領枚上文端公詩云可憐桃李青青樹虛領春風十六年　一生臥雪有奇温只愁身上蒙茸服
何日能消別淚痕

題萬華亭持籌握算圖

十萬貫錢撐屋破面有銀光奴兩個衡石鏘鏘聲不停貂裘者誰擁几坐疑是
漢時桑大夫牢盆手握算錙銖又疑梁朝蕭阿六紫標黃標自辜榷誰知乃是
華亭子貧兒驟富畫圖裏描寫銅山付渺茫我憐其意笑不止君不見金堂玉
几居王侯屏風翻畫白蘋洲以有易無互犬羨世間萬事多環流又不見古莽
之國以夢爲是覺爲非夢中得鹿尙可喜何況開卷即見青蚨飛黃禾起羸馬
有錢始作人求之不得畫之得匹如紙上呼真真三十六爐鑄橫財登時張說
稱名臣吁嗟乎淩煙閣輞川圖此類丹青俱可無不若王戎真簡要一把牙籌
自寫照

十月十四日嗣香亭子爲己子取名阿通喜而賦詩

阿侯抱向阿連家六十衰翁始作爺分得荆花原共蒂養成小鳳自隨鷄裁衣
預備身材長選乳兼需姆德嘉兒亦有緣如識我萬書堆裏笑啞啞
筵開湯餅舉家懽晚景桑榆自覺寬妻妾無功兄弟補園林有主水雲安關心
野鶴聲相和回首斜陽影不單只是翁衰兒太小客來強半當孫看

枯葉

草木在人間去來有時節枯葉戀高枝自覺無顏色

哭彭際光司馬

汶上甘棠樹尙青吳中鵩鳥已哀鳴卅年早結通家好一薦虛叨座主名際光余甲子薦卷　底事仲宣偏體弱要知叔寶太神清回思月地雲階處多少琴尊總隔生
封門新構好家居子舍晨昏百步餘所居與大司馬隔一橋　纔得樊川棲杜牧已經秋兩
病相如平生風調都成夢四面溪山尙繞廬想見鶴歸華表日趨庭還侍老尙
書

六十衰絲兩鬢華今春訪病到君家不能見客偏迎我無復橫經尙對花久坐
自知妨飲藥臨行未忍遽登車傷心一揖階前別竟作人天萬古嗟

金竇村太守來自黔嶺小住秦淮七夕前一日率諸侍者枉駕隨園索詩
作贈

牂柯太守好風情吹竹彈絲過一生萬里歸裝無別物侍兒添個董雙成
兩家都有十眉圖姊妹萍逢與不孤迎得雲仙剛七夕藕花風裏說兒夫
換馬姓也　當年與頗豪香燈涼月手相招而今相見添惆悵似有心頭債未消
一朵瓊花態最幽十年前已遇揚州見卿不見雲扶妹惹我滄桑萬種愁壬午夏余
尋春揚州雲扶妹爲迎鄔姬相見余學蒼梧澆故事讓與竇村今忽忽十四年雲扶以娩難亡久矣
康姬風調果超羣一笛吹開水上雲偏與衰絲同小字合教新婦配參軍余小字瑞
官而康姬亦名瑞姑

小病懨懨白髮翁水牕權借板橋東如君才許秦淮住十部笙歌拜下風

某明府以家姬見贈余却之已而聞其強死余轉悔不受以拔之於苦海也自懺一章

花落當前手不援此身有愧救生船玉溪生最多情者偏却東川張懿仙

全集編成自題四絕句

不負人間過一回編成六十卷書開莫嫌覆瓿些些物多少功勛換得來

幾年學道斂心情幾度刪除仗友生到底難消才子氣霜毫觸處怒花生

七齡上學解吟哦垂老燈牕墨尚磨除却神仙與富貴此生原不算蹉跎

學問原知止境難其如雙鬢已凋殘強顏且付麻沙本一任千秋萬目看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四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五（丙申丁酉戊戌）

錢唐袁枚子才

正月十五日園中飛下一鶴

一園白雪青天落園丁走報來仙鶴來自何方產何土鶴不能言但起舞園中三鶴一鶴單物得其偶居之安主人當作不速客取著筮之敬終吉

哭座主鄧遜齋先生（有序）

戊午科余與平西大將軍阿公廣庭同出先生門下先生每稱分校得士一文一武今年正月將軍平定金川而先生先一年捐館枚故賦詩志哀先生諱時敏四川人官大理寺卿

當年絳帳同升客此日淩煙第一勛共說門牆原不忝敢云文武竟平分名書虎榜三生夢甲洗龍沙萬里雲告奠九原公亦笑是誰衣鉢有將軍

過瞻園弔託師健尚書

十年不見託尚書重過瞻園感舊居匝地風花春事換滿牆煙墨雨痕疎老臣力盡還朝後國士知深見面初擬賦八哀詩未就幾行衰淚落衣裾

哭逸園主人（有序）

主人姓程名鍾字在山吳之隱君子也與其妻生香居士同有詩名所居逸園在西磧山下余過訪不值次日君入城始得一見別後再投以詩而君亡矣其佳句云高樓鎮日無人到牘有山妻問字來可以想其風調

與君一見了前緣芳訊重投便杳然四海名園推梓澤半生嘉偶伴伶元似知數盡將山賣（予到園時聞已售與江氏）定有詩存待我傳西磧風烟太湖月從今不泛子猷船

雞

養雞縱雞食雞肥乃烹之主人計自佳不可使雞知

送保將軍勵堂之施南

吳下驪歌夾耳聞我來剛值送將軍請看江上雙旌影已似將飛一片雲履曳星辰劍上方偏教生性愛文章倉山幾曲風華調君盡能歌我轉忘

千條紅燭兩枝花錢別依依小杜家（開閣）他日巴山聽夜雨更誰行酒進琵琶

弓刀獵罷萬山青風捲紅旗過洞庭可帶橫塘一枝笛夜深吹與老龍聽

書撫生苗與熟苗追陪嚴武與韋臯八風平處雙聲穩一卷新詩卽六韜

送君南浦草萋萋望見楊花首欲低一樣天涯送行客楊花能到夜郎西

過蘇州有懷南溪太守新遷觀察轉漕北行

六十黃堂兩鬢清一朝　丹詔下神京高年豈望遷官職　聖主偏能記姓名

緩緩漕糧東魯去煌煌衣錦故鄉行長河月色三千里萬艘齊聽號令聲

袁絲別後下姑蘇悔作尋春范大夫知己偶然心上有美人真覺世間無難將蘭槳迎桃葉且坐甘棠聽鷓鴣愁過南衙文讌處旌旗人遠月明孤

哭侍衛明公（有序）

公名仁將軍忠烈公名瑞者之弟年少能詩在尹相國處見予篇詠寄聲索贈予感其意書扇貽之而公已從征金川歿於軍矣

遠蒙京國問才名知己何曾一識荆團扇詩才從北寄雕弓人已賦西征通侯門第文兼武上將沙場死亦生遙奠寒雲招左轂海天兜率盡交情

某學士已謫降矣猶責余不以公服相迎余雖謝過而退後不能無詩

何苦蓬門閣閣譁私蛙猶道是官蛙一枝紅蓼雖孤潔生就人間瑣碎花

眼入夜昏澀見燈輒眏戲賦二詩

薄暮雙眉蹙飛珠繞眼眶望洋空有嘆視物總如傷無復宵攤卷何妨早就牀譬如人世上原自沒燈光

秉燭宵遊與忽差倍教白日惜年華想來老亦多情累兩眼渾如夜合花

升沉

山色蒼茫落照微升沉到處有天機楊花自繞蛛絲上莫怪春風吹不飛

江西方伯楊西峯巡撫江蘇五月受篆寄賀四章

故人開府到吳中捧日葵花色正紅八座有誰堪此席半生惟我最知公智珠在手風雲闊卿月當天氣象空真個恩膏似流水大江西下大江東

金閶何處不甘棠回首春風二十霜（公宰昭文時年纔弱冠）在昔東廂聽鼓角於今南面握牙璋官從舊地還纔樂人是相知喜更狂料得軍民齊額手中丞玉貌未曾蒼

記否當年聚白門兩家燈火話黃昏一餐不作常賓待萬事都從絕頂論（公精廚饌他客不得與）宦海光陰流水逝棲霞遊伴幾人存（謂莊滋諸公）而今半壁東南主爲我應留酒百尊

小人有母受恩施客歲稱觴使者馳雙東冰絲圜客繭一行珠字白華詩情深膠漆真無忝分隔雲泥兩不知寄語關西楊太尉相尋未敢出山遲

贈慶郎

寂寂朱門當館娃行行珠字傍牕斜世間只有張公子（竹齋）解采華林（班名）第一花

蛺蝶雌雄且莫分女兒香贈女兒熏遙知燒處雙煙起化作仙童一朵雲

欲試芙蓉雨後妝青溪同浴兩鴛鴦分明一掬僧房水抵得華清第二湯

客牕寒重夜眠遲贈汝吳棉有所思願得他生爲翠被鄂君身上覆多時

齒痛悶坐戲作長歌

前有萬古去滇滇後有萬古來滔滔當中忽放我一人不前不後生今朝孫曾以後之人物不接見開闢以前之史冊誰傳抄徒然苦受倉頡累四千年中文字來煎熬就使學業追孔孟勛業同夔皐猶恐一朝乾坤毀也如雲氣隨風飄何況硜硜居空谷寂寂守蓬茅五岳不曾走蠟屐六十尚未靡旌旄造化小兒漸欺我齒痛呼謈聲嗷嗷眼前未死先冥漠詭談傳世不朽殊無聊擬學古之行樂人酒飲公孫穆色好公孫朝已爲財力所制限名教所阻撓再欲將身送還天與地又被殘形恆幹相拘膠只得支頤枯坐無一語自弄筆墨當笙簫甯戚高歌白石爛杞人自信青天牢方寸之間驅水火八荒以外馳輪尻身隨黃頊青曾歿處歿魂憑白蜺嬰拂招時招但願生生世世莫作有情物一任劫灰盪滌吹我作泰山之頑石大海之波濤

再贈慶郎

三月春光上巳濃笙歌人集水西東樹梢挂起燈如海照得紅兒分外紅

捲簾招月坐蕭齋意欲留春事竟諧寄語阿瞞私誓了他生爭及此生佳

爲儂指引若耶溪笑上妝樓躡小梯奪壻吳娘真有福吹簫同住板橋西

開過紅榴鳥欲飛相思能不夢依依願卿身似春潮長早到胥江晚即歸

南溪還江蘇臬司再賀一詩

孔殛久被　天心眷重疊　恩綸下玉坡千里人才瞻舜日三還官總聽吳歌舟因久泊風彌順花爲遲開露轉多我與蒼生齊引領者番報稱更如何

人老莫作詩

鶯老莫調舌人老莫作詩往往精神衰重復多繁詞香山與放翁此病均不免奚況于吾曹行行當自勉其奈心感觸不覺口咿啞譬如一年春便有一年花我意欲矯之言情不言景景是衆人同情乃一人領

晚遊古林寺

一鐙打出滿堂僧佛面金光半閃燈龍樹無聲風小定袈裟有影月初升講經未必花能笑拄杖微聞石欲應底事空王夸解脫春來不解半池冰

余久離祿仕而戚里紛紛諈諉不已初頗厭之既乃有悟於物理變嗔爲喜故作是詩

戚里紛紛太糾纏閉思物理忽欣然樹堪避雨多棲鳥水不通河少泊船石佛疲津難欲臥雲仙捨藥且隨緣人求終比求人好平著心看即是禪

卅年

卅年山館住悠悠十賚誰交陸敬游插處綠楊成古樹畜來黃口盡蒼頭釣竿手顫魚難得棋局心忙子不收只有吟詩如老將窮追佳句獲才休

野廟

白石神君廟黃車使者臨客牕雜語慣僧頂鵲巢深錦雨通宵暗金苔滿地陰上和香一炷留贈古檀林

折花

看書時是看花時兩事商量劃愛遲只好折花書案供也聞香氣也吟詩

題宋人詩話

元聖雖不作何王不衰裳終日嗜菖蒲未必皆文王孔子所以聖豈在不撤薑
我讀宋詩話嘔吐盈中腸附會韓與杜瑣屑爲夸張有如倚權門淩轢衆老蒼
又如據泰華不復遊瀟湘丈夫貴獨立各以精神強千古無臧否于心有主張
肯如轅下駒低頭傍門牆

悔軒太守長淮利涉圖

長淮泱泱浪拍山舟中太守目營然爲貪四顧眼界寬船篷盡卸船帷褰蕩舟
者急腰背彎弩繖者猛鬚連鬈奚童持帽容清便飄飄華蓋風吹偏隄旁樹底
聲喧闐衙前散從將馬牽兜牟雉尾衝寒煙弓刀旗幟鞍轡韉一一錯雜楊花
間問公何事心憂煎腰輿不坐偏扣舷客秋河決黃淮連魚頭赤子相比肩救
災如救野火燃黃堂官作羣官先疏排貴迅築貴堅何者宜堵何者穿非身親
到心胡安民視公身如大船捆載萬戶利涉川精誠所感神亦憐支祈可鎖鼉
可鞭饑者與飯寒與棉波濤聲裏頒金錢非公孰把　皇仁宣雙槳搖去重回
旋左視右視求萬全我聞史起能引泉河隄謁者稱王延煌煌史冊相留傳以
公作配何慚焉誰知公意猶拳拳畫圖當作越膽懸道民受病難遽痊元氣可
復須三年此語公然直奏　天

悔軒一稔之中驟還觀察再還方伯索詩爲賀

兩度　恩綸下玉京三遷官不出江城風高太覺雲行速惹得閒鷗聽也驚
更喜新衙接舊衙半條街近好移家官還真個鶯還似只隔一牆紅杏花
中山王府舊樓臺迎過　鑾輿花尚開此日遭逢勝元九還官兼得住蓬萊
東南民力近何如儒者經綸定有餘好惜分陰懷祖德青燈還擷幾行書
北海尊開酒不辭匡衡翼奉本同師自憐三十年前客合有瞻園老樹知（與公同出孫文定公門下）
曾賦園中景十篇曾交碑碣記先賢而今得遇文章伯合浦珠還豈偶然（託尚書贈園碑現寄隨園公將歸之）

哭高東井孝廉（有序）

東井名文照湖州武康人高才博學父爲南浦通判有廉名東井中甲午鄉試客死京師年三十無子

風傳消息自幽燕聽說斯人不永年循吏兒郎好才子一齊抹撥也由天
二十萬言書誦畢八千餘紙手抄忙不知一片心頭血客邸誰收古錦囊
目空四海無前輩心折千篇有老夫此日等身諸著作九原抱著見韓蘇
關情夜燭與晨燈甚矣吾衰仗後生豈料拏雲心事健一枝秋桂了前程

題黃粱夢枕圖

非因非想夢難通人有心情各不同我過邯鄲曾有夢夢攤書卷萬花中

心中賢人歌寄錢璵沙方伯

書中有賢人其人不可再心中有賢人其人宛然在其人在何處閩江爲屏藩
吾幼與同學吾長與同官温公愛蜀公生前爲立傳吾亦愛錢公意欲書其善
公書善歐趙公詩善白蘇以兩善稱公淺之爲丈夫
天子南巡狩　璽書頒諄諄誠恐供張費累彼元元民江督黃文襄陰違而陽
遵孤行一己意東下如爨薪其人養威重上相不敢嗔公乃手彈章焚香達
紫宸　天子立召見問汝所知因公奏御史官言事重風聞倘問所來由是絕
言者根天聽爲之動將黃訓飭頻有此小臣直彌彰　聖主仁一時王侯駭爭
來窺公門以爲朝陽鳳以爲獨角麟誰知公恂恂公貌如婦人
金吾有邏騎獰獰虎而冠內府四十名白日橫行慣公視永豐倉此輩猶狎玩
其魁名李五喧呶薄几案公怒械繫之封章奏玉殿　詔命盡革除爲首者誅
竄百僚舞於衢路人相與嘆神羊挺然立百邪已消半何況鳴一聲根株自痛
斷
彰化內凹莊生番殺黔首賴白兩姓家二十有二口故事番作惡武吏有責成
生番殺人重熟番殺人輕大吏爭護前各以熟番報公時巡臺灣獨以生番告
洋洋海風起偏遲御史章奏騎既濡滯所奏又乖張　天語加切責大吏滋不
悅詗者來調停訹公改前說公指窗前山是豈可動乎苟其徇有位何以對無
辜亡何矯虔吏買頭作誣證事發得上聞昭昭黑白定
三吳民風柔俗吏恣威福但博大府笑不顧小民哭公莅觀察任上手無留獄

其一竟劾去其一稍瑟縮蠹胥擒五鬼積案掃千牘懷磚者改行舞文者坻伏
片紙告誡張萬民雪涕讀傳抄未停手曲踊時頓足可惜僅一年旌旗遽入蜀
民恨公來遲又恨公去速至今說公名父老淚簌簌
古有班馬才能記非常事今有班馬才苦無事可記我欲得公狀催公作郵寄
公曰我生平碌碌無他異虛心而實力秪有此四字大哉明公言四字談何易
其惟聖人乎當之庶無愧願公永勉旃徐徐俟其至我欲立公傳恐公事正多
我欲少遲緩又恐傳者訛故且託韻語傳播爲詩歌歌公更勖公公其愼晚節
空山有故人含笑看史筆

題幽光集後（王陸禔至高文照凡二十餘人）

河嶽英靈氣未伸有才無命最傷神何時得上韋莊表追賜科名十六人

所見

牧童騎黃牛歌聲振林樾意欲捕鳴蟬忽然閉口立

遠眺

秋江遠眺碧雲空一笑啞然對晚風鷄鳥覓魚終日立不曾肥過信天翁

留別蘇州主人唐靜涵

君家久住竟忘家兒女同聲喚阿爺借慣舊書多脫綫代栽新樹暫停花商量
小食先呈譜歷亂飛棋更鬭瓜如此主賓能有幾戲將瑣事記些些

謝泐海相公賜老母人參

一朵慈雲下碧空萱堂頃刻起春風扶衰正想尋靈藥造命由來屬相公價比
兼金千鎰貴形如瑞麥兩歧同殷勤手付家僮意小草無言有寸衷（公慮材官賚來有費牢賞故喚家僮赴衙親封賜之）

哭唐靜涵十二首

吳下霜飛九月天唐衢竟賦小遊仙傷心三十年中事歷歷捫胸尙宛然
初飲華堂酒一巵青年意氣兩相知屏風窺客金釵滿正是君家全盛時
奪得鸞篦返石城三郎懊惱不勝情是誰巧作鶯花主不負黃衫俠士名（事載聰娘墓志）
從此雲龍角逐忙栽紅暈碧兩相將棣華書舍三間屋便是儂家選佛場
寒山聽雪倚斜曛鄧尉探梅踏白雲一輛籃輿兩枝槳嬉遊何處不同君
護世城中美膳難多君親手製盤餐晨鳧北雁商量處忙殺何曾舊食單
龐公妻子都無避稽呂相思便駕車笑我身如春燕子一年一度宿君家
爲喝梟盧六子紅驚心風浪太匆匆忝爲北海孫賓石曾匿臺卿複壁中
漸漸清霜滿鬢來欣欣且喜老懷開衣衫質盡長生庫猶入花叢醉幾回
朱絃兩度斷琵琶聘得雲仙蔡少霞一夜長眠人不醒繞牀嬌女尙呼爺
今春置酒舞曹婆蹇姊彈箏阿子歌豈料人生真局促黃公壚下即山河
早知此會成長別悔不勾留再一宵量取長江盛老淚君魂舍我更誰招

閱歷

閱歷名場四十春一言常自說津津久居軒蓋無佳士不讀詩書有俊人

昭君

妾彈琵琶非自傷傷心還是爲君王千秋幾個傾城色一旦輕輕付遠方君王
若果非知己妾亦甘心絕域死如何賤妾遠行時詔書正選良家子良家子比
妾姝問旁人如不如

偶觸

偶觸危機黯自傷白頭無語立斜陽可能野谷空山裏禁住梅花不要香

偶成

安身浮世外行止自徐徐白鷺替迎客春風爲卷書
吟罷自書竹茶烟吹入牕輕雲含雨重孤蝶得花雙
一月關門住忘書記復清詩情似池水都向靜中生

悼花

梅花盛開時杏花若相覬杏花正紅酣海棠有爭意一花復一花循環作交替
容華非不佳過者便憔悴春風非無情不能將花綮開落曾幾時在花如一世
旁有看花人淒然自隕涕

玩月

無月夜可憎有月夜可愛忍把爛銀盤揮之出門外恰思人未來滿地月橫陳如何人一來月光飛上身思之不可得擲之若可取忽然疎影搖梅花如欲語

自懺

仙人九障名居一上士關防口最先安得四禪天上住一生風不到牕前

和沈觀察遊華山韻

仙人掌上馭風行玉女頭盆拄杖聲兩角孤雲天一握千尋飛瀑月三更近招白鴈烟中語遠望黃河樹頂生擬把綠章奏閶闔滿腔心事沈初明

造假山

半倚青松半掩苔一峯橫豎一峯迴高低曲折隨人意好處多從假字來

感往事有作 有序

予爲鳳齡事至今悒悒因憶己巳春卜妾平湖有艮家子楊氏許贈不許見事故中止及買舟歸而其家追余往見則病作不能行矣嗣後或交臂失或來歸後又遣去廿年膠轕不一而足大有悟于佛氏因緣之說故作是詩

綺麗情懷閱歷身青天碧海漫尋春每看遭際千般幻始信因緣兩字真花到手時偏不折璧從懷後轉生嗔暗中竟有牽絲者笑我徒爲傀儡人

山頂蘭

一枝幽草植山阿開既飄零落又多不是無人采香色其如生處太高何

謝悔軒公饋烏鬚藥

買染鬚藥如買酒年年一介馳京口欣逢長者陶通明肯賜刀圭變老醜每對明鏡愁鬚蒼便趨華堂索祕方果然諸毛發黑水頃刻滿面消秋霜我聞度世真神仙不忍獨自作少年又聞堯染臯陶舜染禹彼此沾濡聖如許先生報國恩無量常恐年衰意惆悵但見青葱繞頰生掀髯一笑心還壯小人有母忘兒衰視我花甲如嬰孩得教綠鬢同潘岳勝舞斑衣學老萊旁人不知笑吃吃道此兩人媚側室噫吁嘻君不見從古友朋膠漆情紛紛擾擾堅白鳴何如同

讀太玄經

臥鐘

一鐘倒臥鐘山坳后夔敲後無人敲宮商滿腹悄無語草蟲亂叫秋天高我來駐馬急拊視欒乳模糊土花紫篆文隱隱莓苔封露漬斑斑鉛水洗口寬千石容有餘身重萬人扶不起憶昔橫陳寢殿中四廂九奏聲隆隆曾招鼉鼓聲相應曾喚宮娥睡不濃一朝世事浮雲過太常樂散金甌破尚有鈞天夢未終可憐小劫身先墮烏踏還疑鳧氏鑄雪飛似伴袁安臥飄泊泥沙不計年摩挲幾度遇神仙牧童手小爭來擊佛子樓低不敢懸我聞禹鼎長淪沒何況銅駝困荊棘聾俗誰爲傾耳人長眠且入無雷國別汝回頭感不勝千秋老物定神靈年年霜降商山日可作鯨魚吼一聲

寄陝西撫軍畢秋帆先生兼呈令舅張少儀觀察

九天臚唱掣金鼇三輔風雲擁節旄殿上策猶推賈董關中功已重蕭曹軍與五載民如忘章奏千回 帝總褒想見終南山色裏一輪卿月比前高

春滿軍門有所思百花頭上看花時采風手纂長安志感舊情深吉甫詩公修西安志梓尹文端公詩 已屈君平參幕府冬友 更招小戴作經師敬咸 知公偶折金河柳也折人間第一枝

下官銜本隸旌麾卅載身因奉母歸一面未曾瞻華嶽八行先自賜珠璣游仙夢記風前遠隔水琴彈海上稀多感恙裘千里贈教儂暫脫芰荷衣

聽說張敷住渭陽故人振觸九回腸自然杖履身還健多少雲龍事未忘半世韶華同逝水一門宅相好輝光煩公代寄滄桑信最小袁絲鬢已蒼

附少儀觀察和詩

海上相期約六鰲十年謂可建旌旄致身公自登蓬閬草檄吾偏雜掾曹裴橐何曾贏陸賈樂章漫擬賦王褒當年誰及終軍少作賦聲摩 漢殿高

白下於今有去思中牟化美漢京時直聲三上軍門牘儒雅頻賡相國詩鬑面老人稱衆母烏衣弟子奉嚴師尋春杜牧非遲暮幾度吟憐綠滿枝

懶從關塞擁高麾遽買春江一棹歸繞座光華發彝鼎驚人詞賦擅璇璣神仙侶閨房滿鐘鼓園林俗客稀盤谷有親康且壽肯將公袞換萊衣

笛聲淒切聽山陽感舊懷人幾斷腸四十年來京華故人零落殆盡世閱冰霜元易老交深
貧賤最難忘丹山近企將雛信錦字遙分照乘光一事報君堪大噱齒牙落
盡似張蒼

偶閱廣輿記載盤古冢凡有三處其附會可知然題目自佳戲題一絶

無人挾長居前輩有力開天看混茫底事一坏先作俑神仙留著讓軒皇

荅朱海客先生見寄

未見投一札已見投一詩先生于鄙人殷殷如有私我昨過京口離家月已期
忍住欲歸心走叩先生扉先生方擁帳說經爲人師地居寶晉齋米顛所留貽
卷簾金焦落穿庭鳥雀飛呼兒出見我森然兩瓊枝解作銀鉤楷能歌幼婦辭
我受僕夫促身坐心已馳胸中千萬語如蠶未吐絲不恨相別速只恨相逢遲
何時得重來定有江雲知

香亭弟僦居白門來往甚懽今年服闋有仍赴蜀中別駕之行予老矣難
乎爲別賦詩送之

送汝萬里行戴我一頭雪未免老人情含笑看金玦憶昔壽春去尚且情依依
矧今蜀道難知汝幾時歸汝歸自有時我年恐難待阿通纔三齡仙風吹不大
何田復何圃幾書又幾琴錄冊交與汝汝應知我心
汝家多弟昆我家多姊妹從子及孤甥因之各成隊一人一婚嫁向平力不勝
若不藉微祿此累何由清汝非貪官職衰年捨我去我非吝一麾不肯留弟住
展轉復展轉兩家事艱難羨殺脊令鳥雙飛共一山
前年弟歸來買園與我鄰公然東西屋兩邊住機雲風和兄嫂往雨晴叔姒來
庖奴鬬羹好小婢報花開似此天倫樂一日抵千霜如何青天月團圞難久長
池塘春草生阿連不可見分後紫荆花風前顏色變
歐公居潁上瀧岡悄無人似昧首邱義論者常紛紛我於隨園旁卜兆葬顯考
生壙附其間較歐稍爲好終竟大母墓尚在西湖西歲雖遣人祭此心常悽悽
兩家小兒女結婚須故鄉庶幾寒食節容易紙錢將
隨園兩山凹垣牆無所施邱壑雖云佳居室非所宜笑我烟霞癖經營三十春

一水與一石處處精神存古來高人宅多捨作蘭若我乃無懷民豈是佞佛者
乞汝改家廟祀我於西齋或者峴山巔叔子魂歸來
仙人有九障虛名是一端弘景曾此累而我亦復然挂冠三十載著書一尺餘
已付麻沙本憑人作毀譽所嫌在官日惠民無寸功輿歌太詭衆聞之兩頰紅
宋儒伊川子作狀狀伯醇傳兄無溢詞所貴傳其真
我年十八時叔父客西粵託我身後事諄諄寄手札此札藏篋內隨身不敢離
燕南與趙北時時偷眼窺迎叔歸葬畢拜向靈前焚泣陳無所負可慰九原人
我今學叔父一一付驪歌望弟學阿兄弟意將如何

意有所得雜書數絶句

一樣三株木筆栽兩株萎謝一株開分明草木尚如此何況人間才不才
擲果當年事已休閑來曳杖水邊遊無端樹有撩人意紅杏一丸打白頭
滕六才終巽二飄枝枝修竹劾芭蕉階前只有薇蘅草偏在風中不動搖
自尋低竹補籬笆雨後高雲襯落霞驚去鴛鴦真得意雙雙同上合懽花
碧桐一樹倚雲端五月離離雪蕊攢壓屋濃香高百尺世人忘却當花看
老去年來目力微回黃轉綠認依稀落花裊著游絲颺錯認空中蝴蝶飛
全家試水泛輕舠小妹張篷阿姊搖喜極兒童雙手戰釣竿絲上一蝦跳
常自閒中玩物情碧欄杆外作游行香蘭性愛風前種爭怪詩人不好名
莫說光陰去不還少年情景在詩篇燈痕酒影春宵夢一度謳吟一宛然

孫勗堂舍人殉難金川其門人汪燾以遺像屬題

舉世紛紛都畫像畫成幾個傳人樣汪倫持像索我題卷雖未展神先王道有
先師孫太初槃槃才子擅名譽曾將水榭風廊意寫作人間行樂圖一朝捧檄
馳西蜀正值天兵剿蠻觸強著書生短後衣也隨主將抽金僕妖星半夜落危
碉疋馬無聲陷賊巢束手姜維投鎧仗甘心光弼用靴刀泣語家奴莫悽愴男
兒報國真無狀速取冠巾一物歸好教兒女招魂葬　天恩頃刻下明堂錫典
榮生綽楔光可憐太死終軍早不見頭懸南越王門生風義高前古展卷淒涼
淚如雨豈料當初翰墨緣竟成此日丹青譜我與斯人一見難敬題短句發長

嘆願將此本描千幅當作金鑄范蠡看

揚州康山詩爲主人江春作

青山如高士不肯居城中難得邗江城中藏一華峯相傳樓息者昔爲康武功
於今屬江淹規址增穹隆綺寮花歷歷月榭煙重重我來逢日暮海棠開深紅
高登九層臺恍入淩霄宮近覽一郡盡遠極諸天空指掌月欲墮乘雲仙可逢
凜乎難久留此身非孤鴻
竹垞曾題詩有約江春到主人名姓同巧合如天造在昔楊憑園香山來憑眺
蕭復舊樓臺王縉領其妙江山怕冷落羅綺須炫耀君今繼前徽風雅有同調
宜乎海內人爭買邗江棹上迎丞相車下招居士屬分領邱壑情合參仁智樂
燈紅花不落酒滿月常照康公如有知淩雲應一笑

贈朱子穎轉運即以留別

曾騎竹馬侍尊公五十年華逝水同敢以通家參末坐偶因招隱接清風枚十二歲受知于尊人糧儲公今六十二矣平山影落雙旌上燕寢秋生一鴈中難得王濛齊抗手開樽談到漏聲終謂夢樓太守
平生秋月比襟懷小李丹青大謝才愛向蜀江看峽險嬾從秦棧叱車回九重語密恩仇忘公弔某制府云三年畢竟能淹我一語何曾敢負公萬里遊多眼界開莫怪使君風骨冷泰山頂上抱雲來
讀罷秋原校獵篇三唐音節八風宣雲中金翅身摩地塞上霜笳響入天惜我雄心聽已老借公如意舞猶顛相傳手射潢池賊真個天狼早避弦天狼早避弦公集中句
白髮征夫別畫堂主人情重費周章佩貽屈子三湘草心表南豐一瓣香蒙贈素蘭香珠出岫雲仍歸舊壑入林鳥尚戀斜陽從今地有鶯花主杜牧揚州夢正長

舟中聞鐘聲有感于先賢考亭之語賦詩箴之有序

朱子在南安夜聞鐘聲大懼曰便覺此心把握不住

半夜聞鐘響此心隨鐘往彼來非惡聲此去非妄想緣何考亭子自慚把不禁
分明儒學淺墮入禪學深子在齊聞韶何常不動心

哭劉介菴有序

君名景福山西人歷宰福清江浦諸邑最後降真州丞以壽終

善人與道適不在親踈編醉人墜無傷由於其天全我友介菴子通籍五十年
牽絲閩海地投老邗江邊其人性夷坦土色而敦顏不以矯虔逞不以苛廉傳
所到識政體吏民靜且便清俸一上手萬弩如開弦縣僮爲主進門幹替持錢
偶聽半曲佳柘枝舞欲顛偶愛一伶美纏頭費百千堂前燈似海堂下酒成川
寧可斷炊火不可無管絃旁人代眉蹙慮其生計艱君但掉頭笑萬事且由天
未渴莫掘井未寒莫思棉卿自行卿法我自有我憐果然負課萬竟能脫罪愆
弄兒將恩報破產來爭先大吏知君愿當作老物憐藍田縣丞記許其讀終篇
古稀已過四才命將車懸朝雖將車懸夕已歸道山畢竟行樂死終身無憂煎
我昔宰棠邑年少如任延君來作交代見若平生懽受馬不數齒穿錢不算緡
感君意豪健使我心纏綿從此忘客主雲龍樂事偏有時我外出歸家鼓喧闐
問是何爲者君代張華筵子旗與子尾兩家如一焉歷歷事雖往依依夢常牽
今秋君病篤我呼渡江船握手不能語猶問老母安遲君半日死補我一面緣
方知素心人永訣非偶然君家汾晉住旅櫬何時還有妾未四十鬢髮垂雙肩
有壻治喪事跋踖張空拳未能計日後能無悲當前我亦六十叟海內無同官
知作幾時別老泪空涓涓

黃信生獨立圖

四瀆水獨流一月光獨吐只緣依傍空獨有萬萬古我友信生子清才老吳楚
瘦削若植鰭飄飄欲霞舉偶畫獨立圖四顧無儕伍敢希魏裴俠高標立天府
庶幾唐杜陵蒼茫詠詩苦我亦孤詣人蹲然手獨舞平生所知交落落均堪數
甘爲夔足一恥作晉耦五何時把臂行同入無雙譜

秋蚊

白鳥秋何急營營若有尋貪官衰世態刺客暮年心附煖還依帳愁寒更苦吟
憐他小蟲豸也有去來今

偶成

白髮對花落悄然心不安未知來歲發可有老夫看欲掃且停帚將歸更繞欄
多情蜂與蝶伴我忍春寒

病足

明明聖賢途見到行不到誰知大體然小體亦相效右足忽病瘡左足徒趻踔
一柱雖支梁孤椠難移棹望山無時登聞酒先辭召想栽花近床妬殺竿垂釣
豈無張湯摩難學漢王跳未免山魈欺兼招跛鼈弔我道身何衰六十先已耄
蕩蕩天門開捷足讓年少平平王路寬蹀躞疑陷淖羨彼蟲豸行升堂還入奧
輸他落葉飛隨風尚騰趠一屨一踦腓將爲管子笑我謂子胡然用短最扼要
兀者古王駘喪足乃入道更有臏將軍斫白張旗纛珠玉本無脛從從走燕趙
何況我山翁高風原坐嘯但宜臥愔愔不煩行僬僬借此自夷猶足疾奚須療
永斷沒階趨後毋非禮蹈例可免送迎心堪釋煩躁靜處光陰多閉中著作妙
弟子自來學先生免往教雖非希哲貴居家時乘轎或惹美人憐碧玉回身抱

癬

頑癬如頑妻一來不可黜附體二十年爬搔晝夜徹病類伯牛癩形同豫讓漆
其性更陰狠乘隙乃作賊不生面目間似畏見日月好據尻脽鑽蟣蚤所不屑
如草多蔓延如蠶慣齮齕非仇苦糾纏非親強狎暱知我肅大賓故意將肘掣
俾縮斂褌中王猛如捫虱有時臥香衾蠕蠕作蟲嚙勝我侍者勞麻姑爪盡折
我怒攻討之克敵占見血初將礬石敷繼用毒藥熨痛極癢始差東平西又凸
小敗勢轉張暫稀發愈密神農藥不靈扁鵲醫無術有客爲我言除惡何須絕
人生食煙火疇能免濕熱借彼作消導亦足免他疾譬如大廈居不必熏鼠穴
又如護水隄匽豬任宣洩矧是皮膚累並非心腹孽何不包容之聽其自生滅
我亦無奈何姑且聽客說甘作痕瘕人永少清淨日吾及汝偕亡一笑萬事畢

竹林寺

晚過竹林寺斜陽屋角沉風燈紅不定煙柳綠彌深僧少磬常寂樹多晴亦陰
耳根疑佛語鈴鐸有清音

平生觀書必摘錄之歲月既多卷頁繁重存棄兩難感而賦詩

愛書故看書看罷書已走何以強留之廢心轉用手悠悠三十年兀兀極卯酉
食雞必取跖占星常指斗有如養蜜蜂百花無不有但可備采掇不必計用否
又如大官庖甘苦皆上口旨畜盈萬千搜牢費八九一朝卷束之淒然傷白首
欲作楹下藏未必六丁守欲當堯典殉空與骨俱朽不如問蒼蒼教吾傳某某

淮上榷使伊鎮也先生手書索枚全集先生乃故長官李觀察永標甥也

銜恩感舊奉寄二章

淮北牙旗捲朔風淮南招隱到山中卅年名姓能知我一代風騷信屬公（公札中有三十年來久欽學業之語）手荅長箋揮倚馬心憐小技問雕蟲緣何卿月當天滿偏照幽棲
草一叢

御李當年有舊恩曾持手板謁清塵誰知屏後窺探客即是　天家柱石臣（公云曾在李公屏後見枚）老去自憐知己盡書來重見愛才真何當遠泛清江棹白髮追陪話
夙因

題陳省齋太守雲溪書屋圖

憶作鸞官日曾經侍大賢琴尊爭往返簿領共周旋彼此形骸忘官階禮數捐
先生方綰綬賤子早歸田分手情猶摯推襟意更憐簫聲朝置酒燭影夜題箋
九月花黃日三春雨細天攜孫入山裏問字到堂前玉貌驚雕武鴻才愛服虔
餘情忝媒妁納幣聘嬋娟（公長孫熙娶於錢氏枚爲執柯）冉冉雲煙度悠悠歲月遷量移山左
地皋榷水衡錢語笑風吹斷音書鴈代傳卅年如夢過八秩未華顛剩有丹青
畫能描陸地仙庚桑風拂拂丙舍樹連連童子將書立閑鷗倚檻眠貌如松鶴
健瞳映水雲鮮故吏雖衰矣披圖尚宛然願言打雙槳來訪五湖煙

覺衰

甚矣吾衰百不如齒牙零落鬢毛疎花間愛曳隨身杖燈下愁看小字書偏把
事忘應記處慣教氣損劇談餘須知逝者如斯耳老說聰強總是虛

挽梅式菴

讀史研經四十春終嫌竹素少傳真九原此去無他樂看見古來無限人

題畫

村落晚晴天桃花映水鮮牧童何處去牛背一鷗眠

謝胡誠齋觀察送瓜

綠沉瓜向草廬投捧得雕盤暑漸收碧玉幾團隨手削紅霞一嚼滿庭秋分明西域來佳種慚愧東陵作故侯願著荷衣捧仙果南皮池上奉清遊

再謝賜鮮荔枝

投瓜慚未報瓊瑤仙荔重教擘絳綃香色品來真一絕海風吹未過三朝形同玉李膚尤嫩味借甘棠露不消欲假公恩詠嘉樹試將仙核種山椒

養馬圖

養馬真同養士情香萁供奉要分明一挑芻草三升豆莫想神龍輕死生

十二月十五夜

沉沉更鼓急漸漸人聲絕吹燈牕更明月照一天雪

永福菴贈餐尊上人

山髻當牕滿松釵落袖輕老僧雖寂寞歸有一花迎

元旦

曈曈晴日表元辰漸漸柴門草色新閏歲梅花猶蓓蕾通宵燭影尚橫陳公然白髮三朝客又領東風一日春未賀賓朋先賀我堂前九十四齡親

喜魚門主事改官編修

一行　丹詔下蘭臺海內風人笑口開爭說　聖朝能得士此官終見此人來

明中官降暗中遷天眼遲開四十年可似修真老張果白頭纔許作雲仙

笑問花磚影若何當年老子也婆娑忝爲先輩無多日只隔迢迢十六科

答大廷尉王蘭泉先生見寄詩扇有序

先生名昶以吏部郎從阿將軍桂征金川同行者趙文哲等俱歿於陣而先生獨奏凱旋論功擢廷尉

誰佐平西第一功漢家廷尉重于公心憐舊雨貽紈扇身出重圍感塞翁皓首軍機雙鬢雪高冠孔翠一翎風遙知清瘦書生貌畫上淩煙便不同公以軍功賜孔雀翎圖形內府

殺賊金川當壯遊寶刀光裏萬貔貅雲山看到中華外鼓角聽殘白帝秋半夜天星摧上將一軍風鶴起深愁斯時代作孤臣想可有生還兩字不

且喜謀參李藥師生擒頡利返牙旗手書露布三邊讀甲洗銀河萬馬知草檄已完孫楚事從軍應賦仲宣詩何當洗耳華堂上聽說鬱溪苦鬭時

故人蹤跡久離羣記否蕭齋酒半醺打槳舟忘桃葉迎謂贈婢事磨崖字許小山分公鎸澄碧泉三字在隨園假山思量鴻爪痕常在傳說驚還信屢聞此後衰絲休惜別舉頭天上見卿雲

讀道古堂集弔杭菫浦先生

平子才華賦兩京禮堂經義屬康成殿前放膽陳封事海內甘心奉盛名一代官多徵辟少百年人重甲科輕等身著作分明在可學歐公畏後生

歸隱湖山笑眼開誰知方朔歲星栽橫衝一世談天口生就千秋數典才萬卷堆中棋局響三貂座上縕袍來傷心此日風流盡江左靈光半夜臺

新正十日聞陶衡川孝廉之訃因思去年秦學士磵泉梅式菴公子皆先後委化曹子桓云既傷逝者行自念也感賦一詩

一度秋風一逝波故人零落漸無多蒼天留我忙何事日日桓伊唱輓歌

即事

盆梅三株開滿房主人坐對心相忘偶然入內女兒怪問爺何故衣裳香

寄江橙里主人借西磧山莊

當年曾被梅花引得到蓬萊最上巔今日將身樓下界不禁清夢繞諸天

幸喜劉盧仙籍通舊相知是主人翁數行代勸嫏嬛記也算磨崖第一功主人命作西磧山莊記

三年聞說無人住綠滿空庭草未除我與閒鷗謀拜賜水邊林下各分居

平生蹤跡等摶沙料理雲煙頗自夸豫辦青溪茗葉帶爲君石上掃殘花

騰嘯臺高萬嶺低獨眠人往怕孤悽未知紫府清嚴地可許劉綱挈小妻

伯通廡下暫棲遲敢學鷦鷯占一枝幾朵雲生幾楓落定書花葉報君知

不借荊州借太湖買山有券借山無適知三萬六千頃一笑公然付老夫

哭陳省齋太守

八旬解組住鴛湖書屋雲溪有畫圖忽報神仙歸碧落應教故吏服衰絰文孫才大功名晚（謂梅岑）太守官清老與孤白髮參軍倍悽絕同僚海內一人無

題亡友梅式菴畫冊

數盡天難問才高藝自精斯人雖萎謝遺墨尚縱橫氣得山川秀神含水木清休言小游戲即此見生平

識面長安日題襟白下時卅年如昨耳一別竟何之絕好佳公子居然老畫師相知慚未盡頭白泣衰絲

德定圃先生卹漕帥事巡撫閩中與夫人雙壽索詩

蕭何轉漕卹雙旌常袞頌春到越城半壁東南恩已徧六旬花甲歲初更文章自得中和氣瀟灑兼辭幹濟名此日軍門牙纛靜花苗螺女盡懽聲

憶昔追隨步木天一番春夢尚依然後生許我稱名士前輩驚公更少年（在翰林時）枚年二十四公年二十一（公歷內務府國子監吏兵工各衙門）閶闔門多鷺振翼溪山秋老鶴歸田蓬萊久別還相認邂逅揚州又拍肩（丁丑公扈蹕揚州見於行宮門外）

儀家仲氏學吹箎也領春風侍絳帷玉鑑冰銜無遁物珊瑚鐵網有高枝生徒負笈來千里兄弟焚香禮一師常共子由聽雨坐歐陽門下說恩知（家弟樹癸未春闈出公門下）

徵詩箋到士林閒爭寫瑤池琬琰文共仰金仙飄綠鬢更看王母擁紅雲花開並蒂春難老酒進雙巵飲易醺慚愧衰絲相隔遠吹簫輸與武夷君

六月菊

寒菊公然冒暑黃蒼蠅側翅遠相望東籬共訝西風早秋士偏貪夏日長試把一燈來照影焉知六月不飛霜數枝冷豔當階立愁殺紅蓮不敢香

題夏山圖贈曹谷堂

夏山有景奇如許畫家有手誰能取董生北苑貌得之藏在人間忽飛舉畫雖飛人能摹徐王二手成此圖我當嚴冬雪後展卷看宛若四五六月行深山叢叢萬木雨欲滴莽莽一氣雲相連扁舟何處來盪漾迷濛天牧童驅黃牛後先分著鞭板橋有人烟中語茅屋幾椽花外偏遠望層巒疊嶂不知幾千里對之但覺飛濤空翠生衣間據云臨摹此本已第七墨彩淋漓猶繞筆董生委化雖千年紙上招呼如欲出谷堂先生信解人上手當作共球珍當頭一跋妙絕倫更索我詩張其軍我見此本勝見真恍如身到桃花源急驅烟墨題數言願君傳之世世萬子孫

琴城課士圖爲盧太守存齋題

君之外舅古賢者曾以封章薦終賈（廣西撫軍金公）君之先人撫我鄉（諱焯）至今遺愛民難忘爾我通家未倖面四十年來才一見往事都從夢裏談回頭幾度滄桑變授我琴城課士圖命題詩句當笙竽閒看一片青衿色桃李公門萬萬株泮宮峨峨起兩廡羅羅踈千旌來孑孑傔從走趺趺圍人縶其馬校官捋其鬚或執經以請益或握管而躊躇更有孌婉小公子手持如意來嬉娛鱣堂講罷高揚鞞江風遠送斜陽至使君欲起尚留連恐有秀才來問字此事依稀十數年使君五馬賦驚還詰學雖無何武駕聞歌還說子游賢我亦當年一貧士蒙師教育皆如此白首難忘知己恩長安寄信訪兒孫今朝得遇師門壻不覺淋浪涕如雨宛然舊院一蒼頭忽見小郎如見主更喜憐才意思同丹青畫出舊家風他年官到中丞日定有聲名繼兩公

哭程荊南明府

望見金焦眼便紅哭君兩世半年中（尊人春間先去世）詩才一代清無敵德政三湘感未終宦海波濤天外落騷壇旗幟眼前空去時略說西歸意五百袈裟候下風（歿時見五百僧相迎）

屈指交情十七年同吟同醉更同眠風窗折竹疑聽雪月夜乘槎欲上天無盡燈常明綺席有情花亦乞吟箋如何小別橫塘雨一隔音塵便杳然

題袁蕙纕南湖圖

吾宗有賢者一見使人古學爲漢唐文筆力如牛弩屢困公車試再上慚不武示我南湖圖其中有衡宇將終老於斯蕭然樂環堵我偶展丹青恍若遊元圃蒼蒼遠峯蹲落落長松舞閒倚石爲梁靜看雲出府花影人過橋水聲舟蕩櫓

平生未讀書此間真可補真是羲軒民豈徒羊求伍非飲山泉甘那知井泉苦寄語樵父仙我來風莫阻擬到溪流邊同把游魚數

七月二十三日阿遲生

六十兒生太覺遲即將遲字喚吾兒高禖久祀心都倦燕姞初來夢恰奇鐘姬入門前一日夢人以桂子與之悔賣琴書還想贖怕看湯餅轉生悲萱堂握手彌留際猶問懸弧是幾時

海內爭傳伯道名今朝湔雪賦添丁長成未必衰翁見有後姑教薄俗聽老樹著花秋色好餘霞返照暮山青豆盧寧傳分明在合授雙雛各一經

尹三公子璞齋觀察蕪湖相晤白門喜而有贈

折花使者遞名箋知道通家見有緣時花人李姓者先三日傳到名紙廿載青溪成契闊一朝丹詔許旬宣渡江歷歷前生夢到眼依依故國天聽得耆民私地說當時公子最翩翩

觀察晨趨帥府忙軍人一半喚三郎揭來門外聽官鼓恍憶兒時上學堂洗硯池應留墨漬題牆字可剩偏旁西園舊是君家物早晚還君望正長

相公門下老袁絲也算甘棠樹一枝沿路先教探安否升堂各自認鬚眉照來悲喜燈俱笑說到滄桑酒不辭重入桃源莫相訝仙山樓閣倍參差

此去牙旗鎮上游天門山色捲簾收擬招荊樹來千里更奉慈雲擁八騶君婁請六弟似村奉太夫人就養訪我定搖雙槳月開關先放一輪秋何時得遂詩人志把筆同登太白樓

附觀察和韻詩

名園粉壁舊題箋宦蹟重尋信夙緣載酒居然同杜牧趨庭猶記認彭宣燈明水榭三更夜桂放秦淮八月天策馬來朝還過訪蔚藍深處影聯翩

買得青山日日忙江南遊客舊清郎英雄晚計成芳墅嚴壑遺身戀草堂解組半生花遶座校書他日子隨旁我來正值懸弧候莫嘆如絲鬢髮長

遙從山館寫烏絲似折梅花贈遠枝千里縱如同握手一尊那得共開眉官齋翻見身多累親老難言祿易辭極目吳頭與楚尾嵐光隱隱水差差

石頭城畔溯前遊到處風光入眼收畫舫西園慚倒屣油幢北府悵鳴騶重來頓覺河山異高宴空驚草木秋幸有故人袁淑在朗吟同上謝公樓

甘露寺感舊呈夢樓主人有序

己未冬予乞假歸娶路過京口值商寶意前輩爲郡中司馬命公子某陪遊甘露寺今四十年矣中秋前一日王夢樓侍講招飲此間追憶前遊淒然有作

記得當年此地經雪花寒重錦袍輕酒邊綠鬢初垂影山上蒼松半未生卅載韶光春易過一條狹磴老難行憑闌暗轉衷腸事江水無情淚有聲

木天署裏老詩翁曾綰仙符碧海東要把江山付詞客特教公子伴花驄西州賓從人重到北海琴尊事已空難得多情王太守開筵重與醉西風

舟過平望訪張看雲居士不知其已亡也留詩哭之

滿擬故人在停舟問起居誰知雙目瞑已是一年餘繐帳風前卷殘花雨後疎九原知我到悲喜定何如

弱冠長安遇雞壇第七人丙辰在李玉洲先生家與曹鱗書沈椒園諸公結吟社各彈遊子淚同惜客中身脫手一錢贈分甘半盞春至今回首憶風義感雷陳

驚胝湖邊屋高樓見水光卅年三領略萬事幾滄桑棋罷柯雖爛舟移壑未藏請看鄰侯架堆積尚琳琅

桑榆收晚景作客古揚州畫重連城璧詩輕萬戶侯看花醉金谷築舍老菟裘華表魂應在年年化鶴遊

松下作

小住倉山畔悠悠三十春蒼松都已老何況種松人

梅

正月東風柳未芽一庭梅影雪横斜重他身分緣何事只爲能開冷處花

讀淮陰侯傳

滅楚身提百萬師知公含笑了無奇英雄第一開心事撒手千金報德時

老來

老來不肯落言詮一月詩纔一兩篇我不覓詩詩覓我始知天籟本天然

帆

一葉帆高掛千舡水作聲靜聞舟子唱猛見浪花迎張處休教滿收時自覺輕從來人失足轉在順風行

雨中志感

徹夜淋浪屋瓦鳴雨如相約赴清明山中易放惟花柳世上難收是姓名月桂根高終不落沙鷗船過也虛驚放翁自有安身法一個齋顏心太平

花朝日戲諸姬

花朝時節祭花神片片紅羅縛樹身爭獻百花生日酒不知誰是似花人

阻風京口

已出三江口難拋百丈牽一帆如懶婦終日但高眠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五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六　己亥庚子

錢塘袁枚子才

正月二十二日出門作

衰年作事當收棋檢點遊裝有所思江上風花趁春日家鄉弋釣憶兒時殘書看慣隨身帶愛子初生負襁隨自笑此行緣底事西湖還欠幾行詩

秦園

爲高必有因爲園必有藉美哉秦家園竟把惠山借入門先見水得樹便忘夏縱横兩石橋屹作天河跨紆轉山徑曲琮琤泉響瀉濕衣嵐翠飛打頭松子下得意在邱壑忘言到亭榭我來四十年品題殊未暇底事忽留詩再遊心再化

第二泉

清絶形難比源深取不窮知名不知味來往一杯同

雨夜泊嘉禾訪陳梅岑秀才次日喜晴同遊烟雨樓三塔寺

久輟牙琴感索居一朝親叩子雲廬船衝急雨剛停槳手握詩人便起予嬌女拖來冰雪似華堂指點火焚餘卅年世好三年别說到深情海不如

相約鴛湖打槳行萬金難買此宵晴一樓烟雨人初到三塔風光水正生桃尙留花待殘客柳如招我過清明白頭愛話悲懽事紅盡梔燈未入城

入武林城作

肩輿望見聖湖烟觸目情生故國天不是還鄉是尋夢一邱一壑總纏綿

雖名故土全無屋且喜殘春尙有花笑挈姬人住僧舍不成孤客不成家

安排遊計首頻搔客裏光陰怕寂寥晴日尋山雨尋客不教孤負一春宵

成見年來久不存麻鞋隨處踏芳塵朱門蓬戶無分别只要能容自在身

西湖德生菴小住

遊山如讀書少年力不努垂老意惝然亟亟還思補我本西湖人久離西湖土當其家居時頗爲一城阻及乎宦遊後更覺相思苦今乃白頭來卜寓在湖所有如久饑人見物思盡取又如矍鑠翁餘勇必盡賈朝將湖烟呑暮把湖月吐行湖一枝筇盪湖兩枝櫓湖意亦懽迎浪花如雪舞

月夜斷橋獨坐

一輪月一個我半夜斷橋相對坐湖光照月月增清月色當湖湖更大滿湖烟起將山烝山容若睡喚不應我亦下橋覓歸路緊認僧菴一點燈

孤山

一山自起伏不藉羣山扶旣不傍城郭又獨占裏湖頗似巢夔世别有巢由徒宜乎數千年獨居處士逋自呼梅爲妻自畜鶴作孥雖捐茂陵稿恰修薦賢書倘非際明盛寧肯効區區我攜影獨來一僮一僕無問我胡爲然也學孤山孤

登六和塔

一塔表江濆颿從夕照明盤旋看下界絶頂見平生乍上微嫌黑彌高轉不驚縱教吹落地也有半年程

遊紫雲金鼓諸洞

看山恃一筇有境我必到垂老戒在得山靈莫相笑初尋紫雲幽再探金鼓奧涔涔石乳滴蹀蹀仙鼠跳古藤高拏空丹厓低設竈穴深不可測誘我往前導忽然一梁横故意將人拗喜無元霜侵永辭白日炤偉哉眞宰心戛戛喜獨造闢險乃出奇因空始見妙寄語世間人頑石猶有竅

謁岳王墓作十五絶句

靈旗風捲陣雲凉萬里長城一夜霜天意小朝廷已定那容公作郭汾陽

遠寄金環望九哥一朝兵到又回戈定知五國城中淚更比朱仙鎭上多

一個西湖換兩宮靖康小雅唱雍雍憐他絶代英雄將爭不遲生付孝宗

軍令如山鳥不譁黑風龍虎盡呼爺自然慈聖還宮日苦向官家問岳家

歲歲君臣拜詔書南朝可謂有人無看燒石勒求和幣司馬家兒是丈夫

要盟結贊屢彎弓翻錄和戎魏絳功老住迷樓人不醒趙家天子可憐蟲

小校桓桓道姓施湧金門外有專祠雄心似出將軍上不斬金人斬太師

要結中朝絳灌懽分將戰艦贈同官韓王心喜張王惱始信人間送禮難

允升一疏奏楓宸與汝何干竟殺身擬把東廂添配享黄金鑄個布衣人

華表淩霄落照遲一朝孤憤萬年知梨花寒食燒香女纖手都來折檜枝

不依古法但橫行自有雲雷繞膝生我論文章公論戰千秋一樣鬬心兵
五十三人命已休秦城王氣忽然收教渠暫緩須臾死那數中原劉彥游
身後何曾有定論金陀野史仗文孫紫陽讕語瓊山繼爝火無光照覆盆
恰有狐疑問殿前周歘入廟竟身顛臾騈敵怨分明在只恐當年事偶然
江山也要偉人扶神化丹青郎畫圖賴有岳于雙少保人間才覺重西湖

孫秀姑墓

我年八歲才讀書大母爲言孫秀姑今年六十偶行路得見秀姑湖上墓秀姑生長貧家裏髮鬏便行拜時禮郎小從師赴學堂姑衰抱病居田里隣家嚴虎里中豪望見嬋娟眼欲燒初將款語投梭誘繼嗾妖童作餌挑女兒自是女貞木豈許纖埃污白玉已歌暮棘刺陳佗重上輜車詈董卓匪人窮怒轉成羞道不穿墉誓不休朝擲餅金窺浴所暮隨鵾吻望牆頭秀姑膽小空房怯生恐雄狐勢漸逼皎月當天自有光紅蘭拒雪愁無力層層縫裹舊衣裳訣別慈姑掩洞房一夕伯姬雖命絕十旬劉表尚屍香官吏聞之愧無狀急擒鼠輩尸諸巷扁表巍峨北闕來風雲蕭瑟西湖葬此事茫茫八十春當時碑碣漸沉淪寄言當事徵文獻且莫修培蘇小墳（時西湖修蘇小墳不知小墳在嘉興見武林舊志）

三月四日項金門秀才招同吳西林汪槐堂諸公補修禊詩得春字

卅年不見故園春一夕南還得主人佳節已過修禊日華堂還召苦吟身酒邊分韻詩隨意花下談禪鳥問津（西林夢樓席間談禪人多避席）恰好山陰儀買棹蘭亭方欲訪前因

贈金門

之子武林秀相逢喜不禁惜春常速客得句便題襟雅抱推袁意難忘說項心爲君歸緩緩湖上落花深

雲棲寺

竹密不見天竹盡乃見寺相傳蓮池師于此建初地匯徒麥高禪亦且見小智矮屋難搖風戒嚴易蕆事眷屬許同宿貴賤無二味更有終老堂窮坻隨所寄一切部署法井井有條例宜乎十方民甘心多布施禽學梵貝音草帶靈檀氣我亦如閑雲一宿了來意

放生所

天性人爲貴庖犧見理明傷人不問馬宣尼分重輕魚鱉稱咸若未必非杯羹陋哉西方教兼愛徒硜硜人物混爲一不界濁與清我來放生所刺目尤心驚雞餓且啄距牛呿半陷阬頑鵝瘦于雀仙鹿穢若蠅是謂違物性桎梏加天刑放乃未嘗放生不如無生

見雨中喚渡者

船家鎮日喚人行雨後無人肯應聲載得白鷗三兩隻水紅花處倍分明

贈撫軍王味隒先生

中丞家世重瑯琊浙水緣深兩建牙謝傅經綸多靜鎮汾陽福力自豪華潮聲曉應千家笛燈影宵紅四壁花豈獨惠民兼禮士四方名宿走雷車

曾蒙草奏牧秦郵回首恩門感未休（枚牧高郵先中丞所薦）一樣憐才家法在卅年往事水東流星雲有耀能垂蔭蒲柳將衰易感秋願得白頭還故里村村扶杖聽歌謳

清明

枝枝楊柳可憐生朵朵梨花笑不清四十年前舊遊客故鄉今日過清明

月夜老姊兩姬挈阿遲泛舟西湖予亦追至孤山小飲而返

門外一舟泊小僮偷掉之舉家遊西湖主人猶未知愛茲明月光亦復呼舟往相逢孤山巔彼此各停槳酒家未關門遺僕沽一壺空明水晶宮團圞家慶圖小醉將舟泊人生且行樂月照子若妻已成梅與鶴

題萬九沙先生小像（有序）

先生諱經康熙戊辰翰林任學使罷官乾隆元年召試鴻博以老疾辭全謝山作公車徵士錄海內凡一百八十人序齒先生冠首枚署尾今年在杭州其季子福持遺像索題

當年　丹詔召耆英驥尾龍頭記得清未共殿前揮采筆忽從畫裏見先生春風有影鬚眉在流水無聲歲月更幸喜小同才絕世禮堂經學繼康成

淨慈寺回舟湖中風雨暴作

一角雷峯黑三潭雨忽狂小舟如鷁退高浪比人長荇藻難援手蛟龍欲入艙
倘非風少定幾作水仙王

施將軍廟

將軍名全以小校刺秦檜不克死

一德格天閣正新一刀殺賊乃有人數天冤憤仗誰雪殿前小校施將軍將軍
煉心如煉鐵可惜荊軻疎劍術事雖不了神鬼驚懸頭市上香三日當時元姦
黨滿朝縛虎如羊氣太驕忽然刀光狹路照太師頸上風蕭蕭嗚呼三字獄兩
宮駕總在將軍此刀下後代聞英風尙且有與者君不見腦碎銅椎阿合馬

萬松書院

萬松環一嶺書院建其巔我昔來肄業弱冠方童顏當時楊夫子經史腹便便
門牆亦最盛濟濟羅諸賢我每遇文戰徹夜窮鑽研至今咳唾處心血猶紅鮮
何圖目一瞬垂垂五十年先師墓木拱諸賢盡雲烟我來重過此几席猶依然
誤欲往學舍執卷趨師前昔也離家遠廿里走侁侁今也升講堂一步一扶肩
昔爲服子愼絳帳時周旋今爲蒯子訓摩挲銅狄仙逝者竟如斯能無意自憐
羨殺丹桂花無言但參天

偕阿遲上冢

周晬嬌兒索乳忙抱來學拜祖塋旁春風似解人間事一縷香烟吹漸長

渡錢塘江

卌年前渡此江風白髮重來似夢中就使江神最強記也難認得此衰翁

禹陵二十四韻

天地平成始皇王禪讓終一人生石紐萬古闢蠶叢玉斗胸垂象金鞀耳啓聰
尋書齊委宛受牒作司空地險龍門鑿人功鳥道通爲魚援赤子斡蠱慰黃熊
學祼姑徇俗乘樏又轉蓬庚辰禽水怪豎亥步崆峒貳負甘雙梏將軍號百蟲
嘗閉下車泣忍過羽山東破石佳兒出開山遁甲窮勤能師羣子威不赦防風
息壤波全息扶桑日更紅過門心淡泊造粉事朦朧鑄鼎神姦列遐方玉帛同
偶然巡越甸遽爾墜軒弓身自跳天上椑應葬穴中葛綳烟露冷陽眄水雲空
復土來蒼鳥南風送祝融江山猶拱侍廟貌更穹隆真冷懷文命偏枯想聖躬
兩廂環岳牧九殿拜兒童窆石摩挲古衡碑刻劃工微臣摯旨酒不敢獻元宮

蘭亭

爲有蘭亭序青山屬右軍清流猶映帶名士盡烟雲嘆逝能無感論書孰與羣
偶然數行字千古訟紛紛

王右軍祠

荒祠碑記永和年東晉衣冠尙宛然觴詠偶留修禊帖安危能上會稽箋書名
太重經綸掩兒輩分甘樂事偏我欲奠公無別物一籠鵝放惠風天

西施廟

人去苧蘿空香烟恰未終死猶存越廟生可想吳宮溪水浣紗影虛廊響屧風
金錢輸一見交與守祠翁

傳說西施祀鑑湖一帆先自走菰蒲三千年後情如許可是前生范大夫

石屋寺

怪石墜空天臥地猶露縫一手推可搖萬年吹不動石旁有古寺峨峨紺殿垂
終朝鐘鼓寂但見鳥雀窺肅愍留手迹（寺有于肅愍手書）迢迢三百秋問僧僧不知愈
覺山中幽西齋尤奇絕懸厓接屋瓦不敢開牎看亂山如走馬

吼山

山頂麥開花山腰石張口我舟昂然來直向口中走其中別有天澄泓水百畝
亦復構亭榭高下羅八九絕壁摩蒼蒼似將長劍剖斜削爲鼉梁架空拖石紐
偶然謦咳聲千山齊一吼水深試以篙不知有底否但見大魚游吞餌幾吞手
我遊山川多此景駭未有爲之泊舟看自午直至酉

禹陵大松歌

我來禹陵見大松身橫九畝疑防風當日定爲蒼鳥種後來不受秦王封扶桑
遮日松遮雨各護神聖安元宮旁有窆石形奇古堪與千年松作伍想見龍牽
引縴時呱呱后啓猶摩撫諸侯會葬紛來朝此松未必無枝條蒼水使者來挂

緣百蟲將軍不敢燒山風吹松作濤起㕹彇洪水聲滔滔我欲呼松問禹狀松不能言徒崛强且折松枝滿載歸驚夸法物商周上

湖上雜詩

浮家泛宅幾回還（先寓德生菴再遷陳莊）還得西湖到榻前從此欄杆憑不了雨餘風定月明天

月明如水浸沙隄隄上游行一杖攜惹得家僮沒尋處夜深孤坐斷橋西

桃花吹落杳難尋人爲來遲惜不禁我道此來遲更好想花心比見花深

范公祠裏藕花居四十年前我讀書今日再來人不識自家一步一躊躇

誰家愛唱玉玲瓏笛自西飄曲自東一夜蕩搖聲不定知他船在水當中

飛飛小艇慣穿雲傍曉招人到夕曛底事游蜂頻繞槳兒家衣是藕花熏

烟霞石屋兩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陽萬片綠雲春一點布裙紅出採茶娘

坐看陶莊瀑布飛珠璣吹滿芰荷衣癡心欲向山僧說水不流還我不歸

遠望雲鬟意態佳近前凝視眼頻開豈知即是我家婦一笑各詢何處來

葛嶺花開二月天遊人來往說神仙老夫心與遊人異不羨神仙羨少年

花神十二最清華齊著雲裾踏雁沙擬向江淹分彩筆一章詩贈一枝花

冷泉亭上草如茵鎮日看泉泉滿身天竺過門偏不入觀音應不惱詩人

鳳嶺高登演武臺排衙石上大風來錢王英武康王弱一樣江山兩樣才

六陵何處認冬青望帝魂歸淚欲零偏有子規不解事聲聲啼與岳王聽

山無佛像山纔古水有魚船水不幽我愛九溪十八澗把人引去又勾留

金泥光閃梵王宮簫鼓沿隄鬧晚風從古繁華春世界朝陽不及夕陽紅

隻雞斗酒淚潸潸師友墳前薦一餐只有杜鵑心似我滿山紅與故人看

桑女留儂住小車春蠶食葉響沙沙一甌水白茶如雪足抵人間七品家（金史七品官纔許飲茶）

遊遍山南與水南就中何處最心貪爲他幽絕遊難盡兩度呼車別理菴

丁丁鑿石嶺雲開魚鳥咸知　萬歲來世界昇平山水福五年一度換樓臺

春宵知是可憐宵柳下呼舟月下搖消受水晶宮世界四更猶有滿湖簫

贈轉運陳藥洲先生

隱隱金鉦雲外飄紅旗影共酒旗招爲憐碧草開三徑特訪幽人到六橋僧換袈裟迎上客吏隨啼鳥報花朝多公心似西湖月肯向禪樓照寂寥

南衙文宴斂羣愚爭誦仙郎館課詩（公子□官庶常）入席東南名士滿通家姓氏小君知（夫人爲李存存先生之女見枚名紙驚曰此五十年前先君門下士也）庭無雜草香生早座有歌童客散遲更許劉楨作平視繡帷新得好瓊枝

謝趙耘菘觀察見訪湖上兼題其所著甌北集

乍投名紙已心驚再讀新詩字字清願見已經過半世深談爭不到三更花開錦塢登樓宴竹滿雲棲借馬行待到此間才抗手西湖天爲兩人生

集如金海自雕搜滿紙風聲筆未休生面果然開一代古人原不占千秋交非同調情難密官到殘棋局可收我倘渡江雙槳便定來甌北捉閑鷗

大姊索詩

六旬誰把小名呼阿姊還能認故吾見面恍疑慈母在徐行全賴外孫扶（名阿常）

當前共坐人如夢此後重逢事恐無留住白頭談舊話千金一刻對西湖

四月十一夜月色小明步往泊鷗莊與陶篁村論詩次日連兩方喜前夜之不負也

見月思幽人踏月走林莽柴門風竹喧未撞已聞響主人臥而起枕痕猶在顙剪燭哦新詩忘言契真賞訝我月未圓胡爲急見訪我道來日難陰兩或者倘別後果連陰回首成惘惘黑雲半遮渡急淚欲沉槳枯坐湖樓中翻把前日想豈徒判鴻溝直欲分天壤嘆息月一輪消受不能强何況行樂處得往宜速往

春草

離離春草遍山中寂寂飛香過澗東儘有靈根堪濟世無人來採自搖風

訪柴東升墓不得

當年曾附李膺舟同到滕王閣上遊一路聯吟春夢在百年再見此生休浮家聞說居東粵歸骨何時葬首邱斗酒隻雞無處薦腹猶未痛淚先流

西湖小竹枝詞

妾在湖上居郎往城中宿半夜念郎寒始覺城門惡
蠶絲難上手蛛絲易惹人蛛絲吹即斷蠶絲永著身
雨餘紅意斂風定黛痕長妾請學西湖今朝是淡妝
朝喚岳墳前晚喚茅家埠不知相思魂船家可能渡
遠遠韜光磬聲聲淨慈鐘鴛鴦聽不得飛上北高峯

與嚴立堂諸公湖樓小集題折花圖贈高校書

先從畫裏認真真再向風前見洛神真個嬋娟人絕代桃花顏色柳花身
定情早服黃昏散張飲重陳窈窕湯底事兒家姓高氏想因行雨過高唐
膩粉輕雲一色寒湖山須對美人看漁翁遠望不相識只道高樓賞牡丹

贈錢竹初明府

早窺叔寶便心傾廿載重逢似隔生共惜官階甘小隱誰知詩律等長城梅花最近仙標格醇酒還輸玉性情聽管迎 鑾書畫事所司終竟比人清
賜我青琴曲數行故人顏色照湖光深談合拍各雙笑招飲隔城時一觴隄上花飛春欲去篋中扇摺字猶香期君大雅扶輪意好繼賢兄白侍郎

連日

連日稱觴召故人滄桑往事說津津歸來我即遼東鶴何必他年有化身
諸姨姊妹盡來過白髮飄蕭半阿婆挈女拖孫燈下坐大家還記乳名多
恩酬一飯意忡忡敢向淮陰拜下風只要此心長不昧千金原與一金同

余將返金陵行有日矣藥洲轉運招同王夢樓探花金柘田狀元集一分屋題唐子畏夜堂賦別圖

遊子還鄉難久住朝朝泥飲親朋處轉運多情更愛才一車載入南衙去南衙水竹最清華燕寢香生雨後花銀燭光中三雅滿金鼇頂上二仙譁入門先問陳蕃榻免隔重城愁鎖鑰賜來半臂護春寒乞得新茶解消渴文房張眼盡琳瑯就裏尤珍古錦囊鮑菴首唱唐生畫都為江淹別夜堂春盤獸炭詩紛列鳳翥鴻驚字奇絕一夕揮毫事偶然千秋動色嗟神物我亦階前拜別身披圖展卷易傷神請留鴻爪將飛跡記取龍華會上人

留別杭州故人四首

滿耳鄉音聽未終東關行李又怱怱孔僖久已官臨晉賴上無由返醉翁此日花間送殘客明朝天外望諸公回頭多少酣嬉事交與湖樓一夜風
巾車路遍九州塵到底吾鄉意氣真入郡未為投刺客敲門先有送詩人士將皇甫呼前輩官忘陶潛是部民（公席間諸太守推予首坐）招飲一宵三四處擬分身醉武林春
江頭久已買歸舠自改行期自解嘲白髮牽衣諸姊妹青燈投轄舊漁樵千山幸已都扶杖一事猶差未看潮暗裏不禁衰淚落兒時同學已全凋
諸公餞我莫留連我道重來只隔年擬率兒童迎 聖駕兼看金碧耀諸天遊山也有前生福結伴誰為陸地仙寄語項斯休忘約天台早為買吟鞭（金門約遊天台）

烟景

天然烟景足清幽底事齊梁鬧不休文士鐫碑僧鑿佛萬山無語一齊愁

京口即事

舟輕風大大愈順愈難行急向金山泊已聞桅折聲
方愁三日泊忽又一帆開任汝聰明極天心那可猜

京口遇王蘭泉廷尉舟中見贈四章即如其數答之

廿載分襟感昔遊一朝京口竟同舟金山綺麗焦山冷頗似尊前兩白頭
謝公陶寫客中情流管清絲夜不停為道何戡年半老不宜相見只宜聽
水臆倚醉便揮毫四首詩成調最高想見金川磨盾日飛書羽檄用枚臯
不載楊枝載桂枝折花時是散花時為儂寄語司關者敝屣遺簪有所思（予以桂郎薦淮關權使君為載往）

乳媪姚氏輓詞

阿如乳媪姚氏在余家十一年頗貞靜今年過吳江為小奴擔水其夫疑之媪怒投水死

防妻李益本模糊李下瓜田孰辨誣難事世間惟有死竟將此事曉兒夫
左家嬌女學娩日曾受斯人乳哺恩今日一棺吳下掩教他剪紙與招魂

再題第二泉

不似中泠遠莫求不同廬瀑占高頭出山不遠濟人便最好人間第二流

寄懷梁山舟侍講

早辭金紫昵烟霞忘却蕭曹是世家一飯矜嚴常選客半生孤冷不宜花每聞逸事多風義(君於師門友誼行義甚高)相別經年感鬢華難得清明好時節忽逢舊雨試新茶

墨譜牙章手自鐫寓言詩寄反游仙(君有反游仙十三首)談禪不落三乘後作楷能追兩晉前大小冠同杜子夏(予一冠四十年人多笑之及見君乃覺有耦)短長亭送謝臨川別來又覺秋風起回首湖樓一黯然

寄懷王夢樓太守

未踏金鼇頂上行中華戒外早知名(君先到琉球後中探花)出疆海水橫身過入夢宮花繞筆生才子中年多學道仙人家法愛吹笙騷壇旗幟張多少我覺王維是正聲

代寫吟箋代整裝多君處處作津梁高霞得月方成彩幽草無風敢自香李翰文枯奏音樂淚仙詩就獻空王關心手撰鈞天曲歌到雲璈第幾章

兩江節相高文端公挽詞

一輪卿月墜烟波易簀心驚瓠子歌方喜　君恩深北闕豈知臣力盡南河(公薨於工所)春風自向甘棠暖冬日其如夕照何此去公應不寂寞皐夔賢相九原多

卅年門館受恩身擡舉烟雲意最真頻把參苓遺老母幾番絲竹宴騷人南衙語笑春雖遠小札寒暄墨尚新料得奇章憐杜牧他生還許吐車茵

二月中似村公子過白下值予遊杭州不獲相見留書而去端陽後予還山中賦詩招之幷柬其兄璞齋觀察

久別不圖君北至乍來偏值我南歸空留案上仙書在尚記江頭別淚揮春夢過時蝴蝶老好風吹處脊令飛相期早踐山中約莫負衰翁掃釣磯

余續夷堅志未成到杭州得逸事百餘條賦詩志喜

老去全無記事珠戲將小說志虞初徐鉉懸賞東坡索載得杭州鬼一車

贈鍾山書院山長錢辛楣先生

不赴蘭臺赴石城經師我亦得康成卜居擬造東西屋鐘叩時聞大小鳴滄海水原通碧落隣家燈可借餘明如何欲唱思歸引失學先教一叟驚

喜似村至

仙舟重訪武陵津雞犬欣欣迎水濱三徑已非前院落六郎還是舊丰神詩箋壁上多陳迹僮僕階前少故人知否桃花怨公子負他一十五年春

引君同到小蓬壺指認牕前樹幾株舊榻豈知今又坐新廊可記昔猶無雙鐫爾我留私印略瘦容顏在畫圖(一石印刻兩人姓名隨園雅集圖似村第四)一處傷心君莫往相公遺墨滿紗廚

似村約爲平原十日之飲忽賢兄璞齋權安慶臬使敦逼還署余不能留寄詩送別

添出一重別君來轉惱余萍逢才抗手火急又回車公子三千里衰翁六十餘欲知腸斷否但看鬢何如

難卜重逢日還思乍見時藕花江館月風竹夜牕詩舊夢層層在輕雲冉冉移傷心杜陵叟泉路說交期

蘇州徐西圃居士招同翁東儒文學遊西洞庭同宿石公山房作

雙槳出胥口洞庭秋始波水含天影盡山像物形多(太湖諸峯有黿魚老鼠等名)鳥駭初來客風留半謝荷到時紅日晚猶有采菱歌

七十二芙蓉登臨先石公水聲山脚響霜影樹頭空峭壁勢相倚冷花香未終湖光三萬頃搖蕩佛堂中

待月歸雲洞悠然水面來衆峯如白鶴一色上霜臺倚檻沉吟久聞鐘緩步回枝枝松檜影明滅映蒼苔

主人徐孝穆雅意最殷勤感舊招黃髮尋幽入白雲與高詩亂寫顏熱酒微醺他日留題處停毫尚待君(君代余題兩絕句於僧壁余不知也)

登飄渺峯

一峯橫一峯豎一峯一峯行不住行到前峯無可行疑被輿夫負我上天去與

夫笑且言此是洞庭飄渺峯頭最高處適天四望青茫茫白波萬道搖眼光琉璃平鋪大地沒炊烟幾點人家藏若非身來塵界外那知山在水中央賴有舟楫功人世得相通桃源聞雞犬笠澤走漁翁不然便是神山可望不可接千秋萬世誰到蓬萊宮天公妬我來大風吹兩至車蓋墜復飛冠纓頸難繫冷雲滿口噤不及道人純是蛟龍氣凛乎難久留自掉烟中頭紫鯨不來黃鶴遠老夫行矣無夷猶風兮風兮相吹知有因勸我莫作人間絕頂人

身在

身在雲中身不覺看雲還上最高峯誰知身已穿雲過脚下雲鋪萬萬重

林屋洞

林屋山雖低一洞深不已我來入洞行山溜多泥滓初入難伸眉再轉才舉趾板輿曳村童人臥作蛇徙一枝蠟燭光萬點蝙蝠起照見蓮花垂石床滴石髓如讀雜卦傳物物堪比擬更聞聲在空波濤撼兩耳恍疑青山巔翻落太湖底急誦靈寶經遠尋龍威子其奈字一行大書隔凡矣

伍員墓

一片巍峨土未平鴟夷浮處有佳城遠山雲外學華表潮水壠前多怒聲慷慨報仇衰世事淒涼託子暮年情秖今廟貌丹青在兩眼猶如盼越兵

消夏灣贈蔡生

灣尋消夏處舟泊蔡經家幽絕槐眉樹豔開湖目花水羞菱角採火米爨烟斜惹得隣兒集驚看遠客車

太湖歸舟遇風仍挈行李宿徐氏西齋題贈西圃禮珍心梅三主人

五日乘槎泛仙島塵緣未斷心悄悄急圖歸計見星行兩槳嘔啞趁清曉誰知風伯忽怒號強欲留賓相剔嬲軒然大波吞人面篙折蓬掀桅木倒魚龍當客挾山飛天地似盆盛水小舍稠沾濕類鮫綃鬢髮飄揚作蓬葆舟師搖手再四言千金垂堂毋草草不如返旆學叔孫切莫沉湘似屈老我無成見最心虛亦且貪遊愛眼飽可行則行敢希聖於止知止豈輸鳥從諫如流急轉帆平生萬事回頭早看山如理舊時書讀過重溫更覺好蕭齋雖別再扣門陳榻猶懸休灑掃主人大喜帶笑迎伯歌季舞爭相繞速啓西牕指示余七十二峯青未了

贈虎邱主人杜開周

前樓秋水後樓花杜牧三生鬢已華我學山塘好明月中秋時節到君家

西隣借得好樓臺怪底軒窗面面開風送衣香廊響屧水邊時有麗人來

輕舟遠泛洞庭煙八日歸來秋滿天丹桂已殘香未散一堆黃雪小牕前

相知已是廿年餘感舊難忘見面初同向風塵識豪傑梁溪還有老尚書謂拙修宗伯

余不喜陸行而渡江屢遭大風吟詩自慰

半世不知險歸舟又蕩公蓬敧多漏兩帆破不兜風枕倚秋江上詩吟大浪中沙禽能識我定是信天翁

寄懷錢璵沙方伯予告歸里

屏藩官職古稀年九十慈親　聖主憐子舍未伸烏鳥志　君恩許賦白華篇

萊衣久舞宮袍淡孟笋重嘗野味鮮不負故人期望意果然平地作神仙公未歸前半年余有札寄云何不捨格天之事業來作平地之神仙乎

養堂新築小蓬壺水樹風廊似畫圖伴客一庭惟古木離家三里即西湖書聲到耳聽兒讀花影隨身當婢扶問捧彈章九天上驚魂還到夢中無公曾劾黃太保

千齡會上酒盈卮八首吟成絕妙詞福壽能兼還有母性情以外本無詩東山絲竹供陶寫西浙文章仗主持可惜超超玄妙處靈犀一點少人知

景龍人散巨山存送抱推襟老弟昆卅載閒居輸我早一科前輩讓公尊雞壇零落人何在銅狄摩挲手尚溫長願白頭兩宮女各談天寶也消魂

瘧

歸自吳門乍泊舟忽然瘧鬼又勾留衰年一病先防死騷客三生最怕秋半老楊枝無可遣新添季豹又何求行雲流水隨風去仙不相招佛亦收

園中芙蓉盛開病中不得見戲題一絕寄調章淮樹太守家春圃觀察香亭別駕

九月芙蓉開滿園病夫無福倚欄杆妬妻瘧母真相似家裏紅妝一見難

送孔南溪方伯予告歸里

欣聞丞叔賦歸田海內爭看陸地仙上疏官能辭二品懸車齒尚欠三年閒拋案牘親書卷笑把衙參換晏眠回首甘棠千萬樹晚香吹滿夕陽天

同年零落曉星殘愛我真將國士看詩錄千篇常口誦坐留一刻也心懽青山路隔相逢易白髮人歸再見難如此交情怎能斷他生還擬續金蘭

題李蕁溪詩集

偶讀蕁溪集中存贈我篇傷心數行字回首卅餘年莽莽長安市萋萋古廟烟多君夙緣好乍見便纏綿（土地廟相逢）當時意氣盛重疊上雞壇廣集諸年少賡歌到夜闌垂簾遮石洞送客出花欄記否讀書處高陽池館寒（君寓所爲李高陽相公故居）秋風吹蕊榜忝竊到蓬瀛從此通家誼兼之折輩行（余出鄧遜齋先生門下妻鄧出尊人玉洲公門下）呼乾阿孀郎是小門生借得華堂住連牆笑語聲事過多如夢年華去若風幸虧鴻爪跡都在越吟中雅麗陰鏗似清幽裴迪同名場可容易剩此兩衰翁

故事江寧榜發鹿鳴宴設於府署今年章太守之子及其從子均獲中雋於是父爲主人而醮其二子於堂上士論榮之予以詩賀

黃堂張樂宴文星雛鳳雙飛出鯉庭金字榜懸千佛麗桂花枝覆一門青竟將國瑞成家慶定有仙雲上畫屏寄語鹿鳴歌緩緩佳兒聽罷阿翁聽

謝金圃侍郎以舊時督學典試江南余病中不能走謁寄詩奉簡

久嚮班管侍岩廊謝傅忠勤動　玉皇已命三年羅俊秀更教八月舉賢良秋高碧落翔鳴鳳菊滿重陽正晚香自種明珠自家採一時佳話遍江鄉

衙門曾記訪袁絲臘嫩山青雪霽時卿月有心憐小草鵷鶵無分託高枝（侍郎爲第四子索婦余以齊大非偶爲辭）班春風過禽魚喜近日雲來水竹知剛值采薪難走侍獻將長句寫相思

哭雲南撫軍裴二知先生

退思圖上命題詩拜別鄉雲有幾時禮士渾忘身八座憂民早見鬢千絲一家琴學風何古（公舉家習琴）萬里棠陰政可知趁此哀榮歸亦好只憐綠野負心期

自題

不矜風格守唐風不和人詩鬬韻工隨意閒吟沒家數被人強派樂天翁

笑

鹵簿逢兒住延之笑不勝我憐穿鼻馬人羨得霜鷹

香風隔牆至蜂蝶滿堂譁可惜尋春誤花開是別家

春圃香亭兩弟官白下余不能無秦無楚之累戲題一詩

紛紛何氏來殘客似向顏家覓要人速把庭籬隔門戶謝瞻還覺有風塵

靜掩

靜掩衙門細補籬自家筋力自家知病雖已去身終弱老亦何妨瞶不宜齒長漸無同話客名高愈有欲刪詩把書攤向煙波看半作經師半釣師

遣與一首學皮陸體

家居盤谷泛杯湖便是真靈位業圖仙鶴銜書將字認游魚逐隊可名呼青琴曲裹歸雲引玉女溪邊調水符儘與幽人供寂寞覺花忍草試工夫

偶然

偶然三月惠風靜關住一門花氣香學博愈增編纂累園深時覺歲修忙生前眼福猶嫌少死後文名自信長料得安排天總定只嫌無路問蒼蒼

殘冬

殘冬餘幾日風雪滿牕櫺有室徒生白無書可殺青胸中齊物論案上度人經欲語憑誰告閒呼凍雀聽

病後作

天不輕作秋一雨一回涼人不容易老一病一頹唐我年六十四今春猶聽強上山不嫌高坐夜不厭長有時逸興發跳躍如生羣人皆笑此翁童心猶未忘無端秋一瘧吾精竟消亡攬鏡不相識欒欒瘦異常加餐輒腹悶多言復氣傷彷彿傳元首欲捨形高翔回思春日健並未隔千霜如何我羨我已作兩人望始知將盡燈不可使扇颺又如將落葉何堪風再戕寄語衰年人寒暑宜周防

歲除

左插梅花右水仙當中一叟聳吟肩歲除自把光陰算又在詩中過一年

掃地焚香有所思閒人閑日此閒時誰知未了閒人事蛛網撩殘剩一絲

傷心

傷心六十三除夕都在慈親膝下過今日慈親成永訣又逢除夕恨如何素琴將鼓光陰速椒酒虛供涕淚多只覺當初憧侍日千金一刻總蹉跎

守歲

家家守歲歲不住未到五更歲已去余不守歲歲戀余夕陽欲下猶躊躕一來一去歲無痕何必強分舊與新只愁飲到屠蘇酒被歲排爲末了人籸盆焚罷長恩祭階下兒童小游戲獨坐黃昏悄不言且把光陰歲歲記久不衙參不早朝元辰睡起紅日高門亦不守無人敲敲門或者梅花梢

吳協璜把酒對月圖

延陵先生夜不寢對天揮杯勸月飲月亦多情解酬客一泓清露杯中滴君爲主月爲賓一酬一酢三更天衣裳飄飄欲化烟嫦娥天上笑且言此人又是飲中仙

元日牡丹詩

魏紫姚黃元日開真花人當假花猜那知羯鼓催春早富貴偏從意外來

約束紅香冷更妍飄揚霞珮賀新年果然不愧花王號獨占春風第一天

如何絕代玉環姿蜂未聞香蝶未知想與梅妃爭早起嚴妝同對雪飛時

饒他傾國與傾城自結空山采伴行一樣人間金紫貴占人先處惹人驚

惱殺當年武媚娘催開不肯逐羣芳而今替我飛香早可乞清平第四章

重重錦帳護輕風脈脈私心感化工憐我白頭花福少預支春色與衰翁

一自青溪擁絳紗年年冷處受繁華也虧早把心香展不作隨行逐隊花

藏雪

平生最愛月與雪月不能留聽其缺雪更多情來我家天之所賜敢拜嘉庚子元宵雪不止主人攘臂清晨起呼僮率婢拉老妻滌甕排罍抱筐篚奔前斛雪如斛糧晶瑩潔白裁入倉不許纖瑕污玉粒兼持仙杵擣元霜骨冷魂清神轉王雲階月地全搜蕩已經千斛貯堂中猶瞪雙睛看瓦上我聞東吳明珠貢百琲食之不了渴與饑又聞穆王得玉萬萬使枉費人間八駿力何如我之所寶人勿趨片片瓊瑤奇貨居大夫伐冰無此樂匹夫懷璧殊堪娛轉眼驕陽六月紅取烹綠茗生清風更把楊枝一滴灑醫盡人間熱中者

攝生

瓶裏花難謝灰中火易儲雖然同一盡終竟緩須臾徐福蓬萊藥軒轅罔象珠何如慎眠食春夢自蘧蘧

感瓶中梅

戲折紅梅枝置之磁瓶中其時花千樹欣欣開春風設身爲梅想得無心忡忡不與衆爭春而來伴衰翁翁亦慚頭白不稱此花紅因之有薄寵安放傍簾櫳一朝天嚴寒雪壓兼霜封園花盡凋敗細蕊亦疲癃視我瓶中梅精神方隆隆如以金屋姝下視山村農豈知我折時並非情所鍾偶然與到耳採取由奚童凡此榮與枯豈可常理通一笑語梅花萬事皆天公

三月二日小步池上覺兩岸少碧桃數枝方擬購買而回頭見乂手揖者門生楊近仁也問何來曰爲先生送碧桃來不覺狂喜爲賦一詩

起念買花栽回頭見花至公然天地間有此如意事機緣巧湊誰安排桃花未開心花開人生三萬六千日似此心開有幾回

景陽閣席上題扇贈歌者曹郎

角巾珠履貌蓮花邂逅相逢羽士家疑是仙人王子晉吹笙招我泛流霞

吾家臨汝最情多(春圖)手撥檀槽耳聽歌要試步虛聲一曲景陽高閣舞曹婆

萍逢不厭白頭狂恰恰身材似我長並坐燈前堪入畫一枝瓊樹倚斜陽

平生不飲沾唇酒此夕郎教代數巵惹得歸來紅袖問爲誰沉醉夜深時

能工楷法寫丹青不愧張文學小生只爲髫年曾上學歌唇時帶讀書聲

三更分手話依依道返吳江見面稀且把深情託紈扇滿懷風送玉人歸

偶成

人人都厭黃梅雨我願黃梅雨暫留安得潺湲過三伏一晴天已是新秋
一花一草靜相於槐有長眉松有鬚荷葉生來不知雨星星化作滾盤珠
閑掃蕭齋靜掃蠅修行何必定如僧幽蘭花裏熏三日只覺身輕欲上昇

永建五年雙魚洗歌

徐君（龍飲）貽我雙魚洗中有永建五年銘內府寶造用九字篆初變隸陽文精土
花漬久翠的爍水銀湧過光清瑩考建元年乃漢順其時擁立由孫程十九奄
人與猴血安知不將此洗盛厭後洛陽火德改家家呼唱董逃行長安鐘簴盡
灰燼此洗何幸全其形鬱堙坻伏向何處一朝古貌山中呈傷哉中郎喪老成
得見虎賁如典型何況此物真漢器閱歷人世千餘齡我學子訓摩銅狄更慕
圖澄解塔鈴欲詢往事再三扣雙魚作答聲丁丁

一笑

啞然一笑向東風蟬唱分明賦惱公底事蜘蛛張網密只羅粉蝶不羅蜂

錢坤一少宗伯典試江南榜後過訪隨園即事有贈

同徵四十六年前殿上揮毫事宛然每憶雲仙看碧落忽持玉尺下江天鬚眉
換盡清談在桃李栽還舊雨憐正擬尋公呼蠟屐八騶先已唱門邊
愛我山莊處處幽一邱一壑總勾留卿雲氣煖花爭迎老鶴情深語未休難得
相逢剛九日自憐此會亦千秋知公寫贈孤松意朝野於今兩白頭（賜畫松一幅）

哭陽湖相公十六韻

同榜滿朝空晨星一相公如何辭湛露忽又去秋風德量裴中立經綸魏弱翁
物情深惋惜　主眷極初終憶昔聯鑣日分遊上苑東衣披宮錦麗酒鬭蠟花
紅極貴原難料賡歌但覺工一朝雲海隔卅載信音通吏部銓衡職綸扉爕理
功格天無異術行己祇孤忠嶽嶽翔威鳳棲棲剩冥鴻書來常念舊言出必由
衷影畫淩烟閣身歸兜率宮黃壚真渺渺白日太匆匆故第難旋馬靈旗易轉
蓬關心羊太傅俎豆是誰供（公無子）

靜裏

靜裏工夫見性靈井無人汲夜泉生蛛絲一縷分明在不是閑身看不清

六合唐梅歌（有序）

六合西門外吳氏田莊有二古梅相傳為唐時仙人張果所種語雖不
經然奇古輪囷在滁州歐梅孤山林梅之上殆千餘年物耶惜其隱於
村野為歌惜之

有花看梅人所同無花看梅我所獨我來棠邑看古梅九月中旬霜氣肅一株
夭矯垂龍翔一株湮鬱瘦蛟伏皮肉破碎筋骸存踉蹡支離苦薜綠想當花開
正月天香雪橫陳千萬斛使生孤山鄧尉間一奏定邀　天子目或賜　宸翰
或寫形頃刻光輝滿山谷如何淹蹇野田中此梅有壽真無福香氣常同牛矢
爭繁枝苦被樵夫斲世間萬事總皆然彼姝往往泥塗辱我欲收此千年春傍
花特起三間屋廣招海內看花人一杯一酹揮珠玉傷哉吾齒已衰頹心自有
餘力不足急把隃麋磨半升灑向花間慰寂寞縱教此樹無人看或者此詩有
人讀

香亭任江城別駕一年奉　廣東太守之　命賦詩送之

太守官從別駕移五羊城上柳如絲　君恩深處忘途遠家運隆時惜我衰得
路馬宜加努力出山雲敢問歸期不圖焚却西征賦依舊仍吟渡海詩（香亭初選四川）
日出扶桑自古夸羨君此去最榮華吟來紅豆新成讖生長瀧江舊有家（弟有紅豆
村人詩集生於粵西）人號香亭入香國路過梅嶺折梅花珠娘聽說珍珠似老我猶思一
泛槎
曾因親老乞江東六載塤篪處處同卜宅只離三里近開花分看兩家紅兒童
梨棗交相讓娣姒笙歌聽未終底事天風忽吹散一場春夢又匆匆
木落天寒雁失羣兩家離緒話紛紛眼前田舍君交我身後妻孥我託君甲子
已周無可老荆花重合轉難分擬登江上高峯送目極孤蓬入斷雲

馬孺人歌為周梅圃觀察作

女貞木鵂鶹不敢棲婺女星浮雲不敢翳潭州馬孺人厄運遭陽九明季黃巾
亂闖門獨自守有兒奕奕人中豪賊欲餌之開科招母命拒賊賊大怒三百六
十二人同受刀母受縛去罵聲琅琅兒求代母伏地頭搶更有諸姬跪哭母旁

問汝何志僉云一死無他腸母乃大笑神洋洋難得三婦豔都是千年霜人生
貴死得其所耳全家赴義皎如明月光果然　聖人出妖雲滅綽楔煌煌加寵
秩兒子捧盤祭母穴仇人之首猶帶血孫曾子姓多纓簪苦節之後報以甘嗟
乎孺人之賢誰與偶古來只有王陵母

題南浦觀察雙鶴對立圖

一鶴矯翼翔一鶴淩風舞一客披衫立軒軒共霞舉客乃青雲人朝陽丹鳳侶
胡爲不冠巾與鶴相爾汝客云我有心別自藏靈府不能向人言惟有對鶴語
鶴住我爲賓我行鶴爲主行將挂烟帆歸看鴛湖雨高于清獻公一琴亦不取
畫師更清絶白描擅千古人立不倚山鶴立不踏土安得乘軒人風懷淡如許

小雪日香亭弟贈灰鼠裘

雪珠如豆打茅茨阿弟貽裘趁此時仙鼠蒙茸真可愛老身長短更相宜著來
小試妻孥看分得餘温手足知但願多情如晏相一披便作卅年期

香亭和

雪壓茅簷雨掩茨山風珍重乍來時衰年每怯豐貂重小冷無如此服宜毛
裏天親千古共箕裘心事兩人知期兄當作姜家被同曳同披沒了期

嫁鶴詩和章淮樹觀察

桐城觀察水雲居爲鶴求婚寫聘書園叟代行親迎禮高軒一乘下蓬廬
隨園山瘦稻粱稀爭及安園飲啄肥笑嫁仙禽如嫁女勝吾家處讓他飛
三年棲息主人恩一日蹮躚舞出門未免數聲離別唳滿山花鳥盡消魂
送鶴丁寧語莫忘好隨嘉耦共翺翔九皐鳴處須珍重休啄梧桐惱鳳皇調公寵姬
鳳姊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六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七辛丑

錢唐袁枚子才

遣興雜詩

老妻怕我開書卷一卷書開百事忘手把陳編如中酒今人枉替古人忙

新年無計慰衰翁春日尋春小苑中拜領東皇無別物綠梅花上過來風

小步閒拖六尺藤空山來往健於僧栽花忙處兒呼飯夜讀深時妾屏燈

抹月批風意自如有時此老亦拘拘懽場獨靜因除酒閒裏生忙爲著書

休焚沉篤防花妬且住笙歌讓鳥吟閒卷古人都在目閉門晴雨不關心

枕上推敲忘夜長苦吟人與睡相妨無端窗外風濤急生恐蛟龍走上牀

歲月堂堂秋復春山花山草逐時新有時獨坐還自笑回憶少年如古人

牽車圖

許滄亭觀察繪圖將一家人物器用盡置車上主人負長繩曳之而走有持鞭者暗中管督蓋亦借圖醒世之意

全家置一車主人牽以走車中坐妻孥車旁立僕婦車頭載尊罍車尾曳箕帚更有暗中神持鞭督其後雖休勿能休自辰直至酉日暮途窮時精神難抖擻猶有眷戀心一步一回首試問牽車人何如車上狗狗態尚安閒汝身能逸否但願繩忽斷牽覆車中酒或者醉糟中一笑且放手

遊蘇州得五律六首

風花三月半我駐虎邱車娛老常攜妾消閒更帶書上山笻竹健撅笛水窗虛借寓誰家宅樊川杜牧居謂開周

遠訪支硎寺與夫識我不轉輪高殿活洗鉢小池幽香火諸天盛凡心一拜休觀音無別樂受盡美人頭

小立三义路輕衫忍薄寒萬峯初過雨一客獨憑欄柳葉成陰易花枝出色難綺羅如許仄應作服妖看近日蘇州女子抹額不滿半寸

聽雪寒山下亭臺入畫圖樹深禽語亂雨久瀑聲麤曲折雲廊轉高低石磴鋪女兒多半怯伸手索娘扶

靈巖渺天半形勝稱尭宮玉殿松雲色金鈴寶塔風太湖來掌上飛鳥去烟中歸讀瀧岡表榮華想畢公秋帆中丞祖墓在山之側

吾宗有賢者卜宅古楓橋愛詠小園賦時將大阮招書香同萬卷酒量讓三蕉且學堂前燕年年宿一宵謂渝洲

贈吳孝侯

延陵家世小仙風卜築秦淮古巷東杖屨自稱黃髮叟丹青愛寫白猿公五侯門第裾常曳一笛梅花曲未終我得君爲方外友溪山不復訪盧鴻吳以畫猴得名故有第四句

供芍藥數十枝終日對花獨坐

我寧負人不負花花開時節常歸家今年出門語芍藥留花待我歸來夸果然歸時花正盛烝紅爛紫騰雲霞折花卅枝膽瓶供高低位置圍屏遮照影遠安琉璃鏡護風近障輕容紗霓裳爭舞月殿女香珮盡解吳宮娃華鬘之天化人國神魂雖蕩恩毋邪人生長得對花坐比拖金紫誰爲佳況我衰年急行樂看春生怕斜陽斜此樂豈可使卿共爲花辭客客休嗟譬如桓子受女樂不朝三日何妨耶

覺老

行時蹣跚坐嘗騰自覺今年老不勝藏物怕忘憑筆記看山雖好讓人登宵眠不待更三點晝食曾無粟半升大概衰翁何所似春來殘雪曉來燈

送史壻偕鵬姑還溧陽

我年如壻小簪筆明光宮特奉　天子詔學于文靖公公方作冢宰絳帳開春風月課諸詞臣命擬疏一通我時習翻譯技癢獻雕蟲公大加擊節逢人夸終童從此許升堂執經相追從三朝閣文獻六部談兵農至今心胸間昭然如發蒙其時少司馬恩蔭官郎中每于鯉庭趨得覯公子容長安一爲別山左重相逢命作治河記南衛酣金鍾迢迢三十年雲泥隔數重忽然蹇修來欲以婚姻通公卿能下士此意古人同鄉雲照小草女蘿附蒼松齊大不敢辭楚國遂乘龍今年二月春館甥倉山東芳蘭如解意花開並頭紅江梅亦相賀萬朵香雲

濃壻貌旣美好壻性尤明聰勉旃繩祖武勛業垂隆隆當年門弟子此日孫婦
翁先師如有知九原笑未終
鵬姑貌中下天資頗和柔媞媞七歲時脫口詠雎鳩字學衛夫人揮毫作撇勾
書讀宣文君音義相咨諏將笄失所恃于爺更綢繆脂粉放妝臺縹緗堆兩頭
我欲考奇字命渠字書求我欲聞異聞喚渠齊諧搜徵典代祭獺分韻替拈鬮
公然女記室風雅冠士流一朝嫁公子江上掉蘭舟蕭蕭白髮翁觸目生離愁
丁寧復丁寧辟咡不能休善承公姥意好偕娣姒遊相府作羹湯敬愼毋愆尤
藏我數行字當作奩贈收揮我衰年淚當作珠璣投壻也誦余詩謂其是也不

碧紗櫥

三丈吹綸障爇風詩隨人住碧紗籠青蠅白鳥遠相看奈此蕭然白髮翁

病中戲作

我不願來而忽來我不願去而忽去不知來自何方去從何處此中自有眞消
息天不能言我代說只等盤古老翁依舊活我來尋我自然得

衰年雜詠

支硎山下看花還又看眞州競渡船行樂不教遲一刻光陰知是夕陽天
作字燈前點畫粗登樓漸漸要人扶殘牙好似聊城將獨守空城隊已無
長短衣裳闊狹冠卅年變換太無端幸虧守定當初式古樣重當時樣看
泮水風光闈苑春記來事事總銷魂妙人那得來優孟把我平生演一番
同榜同官屈指稀門生門下又孫枝三朝舊事塡胸滿獨立斜陽說與誰
結習由來掃未除一燈猶自課三餘隨抄隨擿隨忘記偏記兒時讀過書
半刻清談覺氣差未行三步想呼車空留兩隻婆娑眼貪看人間霧裏花
三尺遺書極下藏半生甘苦最親嘗名山事業憑誰付學識之無七歲郞

眞州竹枝詞

流過揚州水便清鹽船竿簇晚霞明江聲漸遠市聲近小小繁華一郡城
誰家結構好樓臺水榭雲廊幾處開底事銅魚管風月終年不見主人來
都天會起賽神忙兒女沿隄盡點香絕似嫦娥頒令甲一齊月色着衣裳
最好城河水二分開窗終日鳥聲聞參天兩岸樹陰合中有人家住綠雲
一過淸明玉笛飄釵光鬢影上輕舠只須守住東關路花去花來早晚潮
板橋宛轉采虹垂沙淺潮平艇過遲郞忽相逢妾難避大家都是落篷時
連朝分付小篙工隨意閒遊但聽風難得吟聲花外落水牕圍坐幾詩翁謂吳正民諸君
何必桃源放櫂行此中仙景足幽淸何時小購三間屋閒倚雕闌過一生

自嘲三絕

官量原如酒量千杯半盞殊科我是人間小戶十年官已嫌多
飲酒攜蒲度曲人生遣興三條我竟一齊不解公然樂過終朝
游戲貴人席上支吾年少場中賴是天機活潑不然誰理衰翁

新涼

人皆愁久暑我却怕新涼味似官初罷情疑寵不常晨昏難適體衣服屢開箱
安得彈琴客先教奏履霜

曹子建有感婚賦余倣之作感婚詩寄省堂

隨園山人事事早只有兒生年已老省堂孫曾繁且滋垂老偏添一女兒兩人
老筆將毋同我戲盍作親家公省堂未諾顏先笑道有奇緣爲予告當年鳴笳
六詔天閫中慘喪鴻妻賢正逢遣挂驚心日那有鸞膠再續絃門外蕭蕭馬屎
止一老來修相見禮身佩櫜鞬道姓殷家有初笄未嫁女願充側室戴香纓長
捧盤匜侍君子我急搖手謝不遑請翁觀我鬢邊霜已經老圃橫秋色忍把桃
花種夕陽殷翁心事從頭說家本金陵舊黃籍少走滇南長百夫漸置田廬歸
不得公能攜女到江南好替家鄉留一脈我感翁言許迎娶東風吹起沾泥絮
一夕金鑾產白家四年玉鏡思溫壻今朝與子結天親殷翁見解信通神果然
此老嬉遊處安置他家女外孫萬里合教青鳥使一函先報白頭人客冬臘雪
紅燈映翦刀遽作巾箱聘秦晉絲蘿兩處牽劉盧仙籍三生定新春園柳叫雎
鳩高固雙雙到此遊嬌娃抱出珠同耀阿嬭同來花見羞人間似此婚姻樣一
笑都將媒妁忘要知萬事總由天半是因緣半福量君不見陵川集裏有長歌

天賜夫人作宰相

彭芝亭大司馬八十索詩

畫錦堂開八秩樽卿雲光彩耀吳門人間元老三朝少海內靈光一殿尊玉尺
已裁寰宇徧金針還與故鄉論(時掌教蘇州)文昌雜錄科名記首說鰲頭兩祖孫(公祖定求康熙狀元)
領袖清華五十霜文人中有郭汾陽曾官樞密威常在再宴瓊林話正長屈指
東南誰伯仲滿朝金紫半門牆乞歸更荷　君恩重許住平泉水竹莊
尚書風貌鶴同清瀟洒何曾似六卿樓起三層雲對坐集成一品世孤行仙郎
已擅朝中貴佛子還從膝下生(四公子尺木進士好佛)佇看蟠桃親手採家風真不愧彭
鏗
鯫生弱冠受恩知也復蕭蕭兩鬢絲冒雨常迎嚴武駕憐才屢和樂天詩只因
路隔江波遠未免籌添海屋遲蒲柳倘同松柏茂他年扶杖祝期頤(丁丑二月公遊隨園遇雨)

謝錢觀察三伏日賜冬醃菜

當暑難求饍飲鮮金鹽玉豉話空傳黃芽忽嚼三冬雪赤日全消六月天物是
過時纔見貴口因同嗜轉相憐多公冷處留餘味那用何曾食萬錢

和竹西公子歸鶴詩

老鶴飛歸月二更滿園花作故人迎不愁羽客去無主但覺雲仙來有情小步
池塘尋舊伴重看軒蓋似前生憑欄聽得家僮報頂上丹砂色倍明
肯把滄桑說是非乘風還舞釣魚磯雲霄志在終須去館穀恩深敢不歸暫別
梅花心耿耿仍逢雛鳳話依依遙知一品衣成後更向君家身上飛

惆悵詞邀淮樹觀察同作

三月姑蘇花下行天桃一樹最關情如何欲折不曾折空惹黃鸝啼數聲
記得人扶出畫堂小家生長大家妝惜春御史忘春老盼殺鷩鴻下夕陽
莫惱遊蜂樓上遊藁砧原本欠風流試看夜半聽琴客嫁得相如便白頭
空把瓊函問再三迢迢秋水隔江南佳人好似瑤池果一落風前鳥便含

十里雷塘廿四橋吳娘遠唱雨瀟瀟可知有個多情叟安汝心頭尚未消

祝史抑堂少司馬七十

一片卿雲耀里閭方瞳綠鬢七旬初蕭曹世胄雖恩蔭韓范平生早讀書九月
黃花香晚節十年司馬賦閑居旁人爭把神仙比我覺神仙尚不如
欲把忠勳寫上詩藎臣風采略聞知治河邵父碑長在決獄秦臺鏡不疲閩粵
蔡襄無稗政潮陽韓愈有生祠至今誰把廉泉飲合浦明珠有所思
卜築平泉月一齋竟將鐘鼎換樓臺許歸　恩比加官重行樂身能及健回愛
寫黃庭將墨試閑聽仙鶴報花開(公臨聖教序直逼右軍)盈盈湛露宮袍滿新自鈞天
賜宴來
鸞鳳分明時絳霄絲蘿偏喜結蓬蒿想因孔李通家厚忘却崔盧舊族高鬢影
腮前多玉女書聲膝下盡雲璈遙知一盞麻姑酒紅徧綏山萬樹桃

置榫

我有不朽在何必形骸謀但聞置榫語傳自古諸侯預凶雖非禮藉幹終無憂
友自西蜀來贈我楄柎木其大可蔽牛其堅可比玉筮月得閏五命彼匠慶斲
創爲四阿形賦成六合體斑斑狸首文鬱鬱異香起匹如華屋成未住心先喜
屋成人所同一過如飄風榫成惟我獨偃然臥其中大哉此居乎歷劫恐未終
想其蟠蒼穹豈肯入黃土奈爲賢者屈與我共千古且當女手卷摩挲日三五

題羅兩峯畫丁敬身像

古極龍泓像(丁號龍泓居士)描來影欲飛看碑伸鶴頸拄杖坐苔磯世外隱君子人間
大布衣似尋科斗字倉頡廟中歸

題兩峯鬼趣圖

我纂鬼怪書號稱子不語見君畫鬼圖方知鬼如許得此趣者誰其惟吾與汝
畫女必須美不美情不生畫鬼必須醜不醜人不驚美醜相輪回造化即丹青
鬼死化爲聻鴉鳴國中在君盍兼畫之比鬼更當怪君曰姑徐徐倘隔兩重界

和辛楣少詹詠物二首

圓几

彎環月樣几橫陳置酒應招看月人讓處不知誰首席坐時只覺可添賓天星合璧書稱瑞粉蝶成團影亦春悟得轉圜行智意朱門蓬戶好安身

煖炕

誰把春臺作睡鄉烏曹磚上不知霜恍疑故國眠焦土尙記新婚坐煖床夢惹敬兒通體熱熏宜荀令幾重香燕姬也像唐花樣烘出精神覺勝常

再詠前題索辛楣和

圓几

禪門說法重圓光巧匠偷來制器良折角定煩修月斧供花合獻轉輪王卿如戴笠來相稱我愛團瓢小不妨記得中秋好時節大家說餅進盤觴

煖炕

氤氳一榻置蕭齋火迫鄒侯笑口開昏夜至今多熱客雨雲從古屬陽臺烝憐鬢雪消難盡煖覺冰人夢不來知否淸寒門外客繩床猶是盼春回

山鄰涂爽亭孝廉工小兒醫園中暮鸛天豚皆所診視年九十二而卒賦詩哭之

昨日支筇訪薜蘿今宵墟下渺山河常迎康節花閒至看活童烏世上多屈指已成三世佛傷心未唱百年歌他時倘有倉舒病難向人閒覓華佗

周瑜墓

天生一將定三分才貌遺逢總出羣大母早能知國士小喬何幸嫁夫君能拋戎馬聽歌曲未許蛟龍得雨雲千載墓門松柏冷東風猶自識將軍

旌旗指日控巴襄底事泉臺遽束裝一戰已經燒漢賊九原應去告孫郎管蕭事業江山在終買年華玉樹傷我有醇醪半尊酒爲公惆悵奠斜陽

第二番桂

木犀開過小山房第二番花較勝常金粟似招前度客月宮眞有返魂香不愁靑女霜將白只恐嫦娥額太黃寒菊在旁應笑語似儂遭際兩重陽

題板橋遺迹圖有序

余春秋二十有七作宰金陵偕詩人朱草衣訪板橋遺迹苦其荒圮難稽垂四十年矣今秋吾鄉吳小谷廣文來憑弔之餘屬揚州羅兩峯畫成此卷屬余加墨

西冷才子最多情聽雨秦淮鬢欲星尋得十三樓舊址教人收拾上丹靑荒烟一片館娃宮往日笙歌此日風賴有苑寬能寫影樓臺還在有無中君來作別話依依返櫂秋江一葉飛定向故鄉親友笑袖中攜得板橋歸

翟蕊登聽雪圖

凍雨飄山颸沙沙聲不止坐而聽者誰溫伯古雪子初聽若希微再聽雜宮徵空花墜欲鳴折竹啼復起分明寂萬籟轉足娛雙耳古來聖之淸所得多在此試撞萬石鐘何如一溪水

揚州遊馬氏玲瓏山館感弔秋玉主人

山館玲瓏水石淸邗江此處最知名橫陳圖史常千架供養文人過一生吾鄉厲太鴻陳授衣諸君皆主於其家客散蘭亭碑尙在草荒金谷鳥空鳴我來難忍風前淚曾識當年顧阿瑛

題桃樹

二月春歸風雨天碧桃花下感流年殘紅倘有三千樹不及初開一朵鮮

倣元遺山論詩遺山論詩古多今少余古少今多兼懷人故也其所未見與雖見而胸中無所軒輊者俱付闕如

不相菲薄不相師公道持論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王新城

生逢天寶亂離年妙詠香山長慶篇就使吳兒心木石也應一讀一纏綿吳梅村

平生低首味和堂字字珍珠夜有光可惜安陽魏公集竟將勛業掩文章高文良公

不料昇平兩相公揮毫冰雪滿心胸金盤玉露高華極轉覺嘗來味不濃張文和公鄂文端公

他山書史腹便便每到吟詩盡棄捐一味白描神活現畫中誰似李龍眠查他山

天風拂拂響雲和柳惲三生慧業多最是淫思兼古意西湖堤上竹枝歌楊次也

西崖愛好風調佳魚魚雅雅典亦該懷淸堂集繼鳶尾似此公卿那得來湯西崖

莫將死句入詩中此訣傳來自放翁掃盡粗豪見靈活㕯堂眞比稼堂工潘稼堂黃石牧

論詩竹素太拘拘苦守開元大曆初恰有唐音追到處一時沈范兩尚書 許子遜 沈子大

軍門夜靜有吟聲水碧金膏一樣清誰信牙旗八州督半生甘苦勝書生 尹文端公 方敏愨公

酷嗜華田香草齋芬芳悱惻好風懷休嫌發洩英華盡唐代詩原中晚佳 黄莘田

搖筆何須手八乂蘭坡速藻繼南華前生宿搆今生寫王粲精思也莫加 張南華 周蘭坡

小雅才兼大雅才僧虔用典出新裁幽懷妙筆風人旨浙派如何學得來 厲樊榭

一縷清絲裊碧空半飛天外半隨風盤餐別有江瑤柱不在尋常食譜中 金冬心

氣猛才豪老尙堪施竹田 梁守存 以外孰清談平心細按三千首一集終須重嶺南 杭大宗

奴僕何妨直命騷風流從古有人豪自題集內謙謙語詩品官階兩不高 商寶意

騎鯨跋浪是生平要與雲龍韓孟爭絕好東南飛孔雀一篇烈女李三行 胡稚威

東髮愔愔便苦吟白頭才許入詞林平生絕學都探遍第一詩功海樣深 程魚門

雲松自負第三人除却隨園服蔣君絕似延平兩龍劍化爲雙管鬬風雲 蔣苕生 趙雲松

漁村幼魯謝皆人淡遠清微自一門何必參天說松柏幽蘭不礙小磁盆 張漁村 符幼魯 謝皆人

彈絲吹竹譜宮商刻意推敲格調蒼不許神通破禪律遺山心早厭蘇黃 王夢樓

柘坡古體衡帆律介祉清華東井奇更有陸甥風調好天能亡汝不亡詩 萬柘坡 程衡帆 王介祉 高東井 陸湄君皆早死

書巢健筆頗稜嶒入蜀詩多近少陵揮盡俸金留底物白頭一盞讀書燈 胡書巢

建安詩格弟兄同竇氏聯珠個個工想見高陽家法好一團清氣此門中 慶兩峯 似村 樹齋 雨林

鄭虔未老傳三絕謝覽芳蘭自一生底事獨加皇甫序愛他絃外有餘聲 錢竹初

絕世聰明崔蔡徒肯將簪紱換江湖桃花一絕高僧偈看到紅雲盡處無 嚴冬友

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顧孫楊各擅場中有黄滔今李白看潮七古冠錢唐 稚存 立方 淵如 仲則 蓉裳

小別隨園僅十年記來吟句總如仙朝朝替誦仁王懺劫火休燒宋笠田 宋笠田官甘肅

鮑照聲名本不虛海門吟稿冠南徐佳兒佳句吾尤愛書味清於水蠹魚 鮑海門 雅堂

吾鄉近日數詩家我愛山舟與嶼沙妙絕風人吳小谷萬行書對一瓶花 錢嶼沙 梁山舟 吳小谷

雙佩齋詩孰品題葑亭才調笏山齊青鸞獨立瑤池雪不着人間半點泥 申笏山 王葑亭

扁舟常自泊姑蘇樂圃爭迎白岸趨今日應劉都逝盡阮元瑜在覺身孤 張樂圃 沙斗初 張昆南

皖江才調孰清新今有星村舊嘯村更喜新安楚南子遺編堪與古人論 李嘯村 魯星村 陳楚南

星樹星巖七字佳是儂提出好才華如何一作風塵吏一入零星考据家 黄星巖 丁星樹

香亭風味學家兄宋氏郊祁各性情此日嶺南詩太守弓衣繡滿越王城 家香亭

常把梅岑比竹橋一沉滄海一雲霄要知劍氣珠光在班底終難壓百僚 吳竹橋 陳梅岑

白門從古詩人少今剩南園與古漁更喜閉門工覓句無人解叩子雲居 陳古漁 何南園 方子雲

天涯有客太詅癡錯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 夫已氏

周蓉衣因論中未及其詩有陶胡奴拔刃之意乃補三首以箴之

周子高才迥不羣抽思竟有葛莊新 劉廷璣 東風剪柳雖然巧不到天然不是春

幻出烟雲萬種看先求紙上字平安黄庭初搨緣何貴寫到剛剛恰好難

從古風人各性情不須一例拜先生曹剛左手與奴右同撥琵琶第一聲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七

錢唐袁枚子才

余七齡上學是康熙壬寅歲也今年又是壬寅矣感而有作

兩度壬寅意惘然七齡光景記從前摳衣學見先生禮買紙初裁認字箋從此蠹魚無飽日至今筆冢已齊肩三朝老物誰陪我一盞書燈六十年

贈劉霞裳秀才約為天台之遊

觥觥問字子雲家奕奕風神動絳紗似汝瓊枝來立雪一時愁殺後堂花

能界烏絲寫洛神解吟紅豆學西崑靈和殿裏風流樹曾惹蕭郎一斷魂

未免多情枉費才狎遊頗被里人猜須知玉貌張雕武終向儒林傳上來

老我頹唐色界天熏香傳粉憶當年自憐一往情深處也是楞嚴十種仙

空山豈是少年場偶置花前酒一觴多謝嚴陶兩公子替他代饋束修羊余進怡園屢惠珍羞

負笈從師意頗殷向禽心願許平分天台倘共劉郎去定有桃花認得君

宿溧陽史少司馬紅泉書屋二十四韻公諱弈昂

小住紅泉館分明綠野堂姻家新里第夫子舊宮牆拔地烟巒起盈階蘭芷香半空開月榭曲徑置風廊叢桂黃雲滿修篁碧玉涼標題多翰墨照耀盡天章屏列花為障橋橫石作梁相公曾結構司馬更裁量瑞室堪成頌龍門孰敢望我來春正好公喜遠迎將面目爭先認鬚眉各老蒼卅年如頃刻萬事感滄桑何幸絲蘿託兼夸宅相良外孫生纔八日諸郎都好我排日各持觴酒器三江俸圖書七寶裝銀杯鐫兩江清俸架上御賜圖書集成當官談舊政餘事問家常作楷爭磨墨題箋屢啟箱更深僮半睡坐久夜全忘鳳蠟燒方熾驪歌唱又忙衰年心耿耿後會事茫茫門外帆將挂閨中話正長女兒留阿父一日抵千霜

謁史文靖公墓

手供蘋蘩當東修先登華屋後山邱九原尚想師隨會一疏曾經識馬周蓋代勳華雲影在滿堂絲竹水聲愁知公泉下猶憐我如此英年也白頭公為己未館師作見喜曰如此英年命擬奏疏一通夸為第一

題史氏家藏文靖公玉堂歸娶圖

相公歸娶大羅天此事依稀八十年賴有丹青作圖畫榮華留與世間傳

想見宮花插滿頭珠簾十里下揚州少年特有天人貌不控香車控紫騮卷中畫公騎馬

卷中諸老盡題詩謂徐葆光鄭元舒諸先生讀罷風前有所思六部尚書八州督爾時花燭可先知

愧作彭宣拜後堂絕無衣鉢繼安昌算來只有歸迎事曾學黃粱夢一場枚乞假歸娶時公為代奏

過陽羨家舒亭明府外出留詩贈之

陽羨停舟暮吾宗出未回絃歌聽雅化公子見清才宴用家人禮花同笑口開氍毹空燦爛不見舞人來是日演劇未果

訪宗人府丞儲梅夫同年不值

同詠霓裳五十年渡江親訪老神仙九州細數無多客一見誰知竟少緣寂寂琴書通德里匆匆行李夕陽天晨星碩果相思切說與郎君倍黯然

周孝侯斬蛟臺

父老談惡蛟將軍磨寶刀刀光入水人不見格鬬三日風蕭蕭手提蛟頭拔浪起蛟血淋漓紅滿體兩患雖除一患存擲刀從此讀書矣初師陸士龍再討齊萬年一時文武才非公誰兼全孤軍陷入窮邊慘杖節掀髯死無憾可惜朱雲請劍遲佞臣不與蛟同斬鄉人高築土一邱至今盛夏涼如秋五百毒龍過此愁猶恐將軍在上頭

孝侯射虎處

英雄得自由一身射虎如射牛英雄受束縛五千壯士同一哭我生跳盪如雷顛過此不覺心悁悁三十三年棄綦組從此入山不畏虎

寓西湖漱石居戲作

十幅蒲帆兩箇鞋要從湖上走天台譬如千里尋師去先訪家鄉舊雨來

坐葛嶺石橋觀新開峭壁

西湖少峭壁平遠皆一狀只有葛嶺峯前年纔闢創遠削鐵稜稜近捫天蕩蕩橫將一重橋架以三疊泉不許生猱登但容飛鳥傍其上起樓臺空濛迷觀望其下走盤渦湖光同滉瀁明明千萬山到此低頭讓人難攀作梯我且懸爲帳月夜抱白雲同眠此橋上

偕楊君廷三冒雨遊三生石車輞折矣縛接松柴而歸

遊山爲雨阻未免爲山嘲勇哉楊夫子冒雨來相招爲言三生石新得峯巒好何不當奇書同往作搜討一重復一重怪石果穹隆如將胸塊壘替我安空中歸來走陂陀忽爾折車脚客歌花緩緩鳥啼泥滑滑輿夫無計施縛以松樹枝路人笑且疑樵叟乘車歸

余生東園大樹巷中周晬還居今六十五年矣重過其地

六十衰翁此處生重來屋宇變柴荊想同買德尋隣叟誰復婆留喚乳名蓬矢挂時桑已盡兒裙湔處水猶清斜陽影裏千回步老淚淋浪獨自傾

海寧陳氏安瀾園席上作

百畝池塘十畝花擎天老樹綠槎枒調羹梅也如松古想見三朝宰相家

鳥歌花笑有餘懽新得　君王駐蹕看分付窗前萬竿竹年年替海報平安

福地嫏嬛主亦佳留賓兩度午筵開逢逢海上潮聲起還道催花羯鼓來

渡錢塘江無舟蒙查耕經廣文讓舟自言曾讀袁太史稿故也感謝一律

天涯乍作通名客江上同爲未渡身一隻孝廉船肯讓三更燈火話尤親故鄉有意推前輩當路無心據要津他日瀛洲三島路期君還作後來人

登鑑湖快閣弔主人任處泉先生

三面雲山一閣收昔賢於此築菟裘中年解組尋丹竈半世看花到白頭賀監高風誰得似羲之樂死又何求我來爲踐前時約尚恨遲來二十秋（詩見第六卷）

過剡溪水急舟不能上

看山不嫌複看水不嫌曲剡溪百里中兩景皆到目烏篷船小沙石橫當時訪戴難爲行想見風流王子敬青天月照烏衣明我來正值春潮起白浪滔滔打船尾縴斷桅崩行不前一落深愁沒溪底水哉水哉聽我言人生且住爲佳耳

到海分明會有期問君何苦狂如此

將近嵩壩望烟村中有瓦屋數閒欣然慕之

有溪有竹有桑麻隱隱烟村澹澹花瓦屋幾閒田幾畝幾生修到那人家

嵊縣坐廟石上遇舊僕琴書

無端銀鹿遇他鄉泥首風前淚數行面目已非聲口是身材還小鬢毛蒼樓臺燕子飛雖久雞犬淮王夢未忘知否隨園廿年事幾人無恙幾人亡

謝新昌明府蘇公（名耀宣化人）

未投名紙謁清塵早見傔人候水濱羈旅忽逢傾蓋客文章曾是受知人（公言讀我制藝登科）留賓館借亭臺地（呂氏園）送酒車生頃刻春多感賢侯似孫宰彭衙一曲證前因

新昌道中

朝出新昌邑青山便不羣春濃千樹合烟淡一村分溪水好攔路板橋時渡雲僕夫呼不應碓響亂紛紛

斑竹小住

我愛斑竹村花野得真意雖非仙人居恰是仙人地兩山青夾天中間茅屋置佳人出浣衣隨人作平視仙禽了無猜神魚不知避我坐支機石與談塵外事人語亂溪聲斂光照巒翠可惜遊客心小住非久計一出白雲中又入人間世

戲霞裳

一盞瓊漿一手扶劉郎安穩阮郎孤不知一夜桃花笑果是天台玉女無

司馬悔橋（相傳司馬承貞被召至此而悔故名）

到此方纔悔念生我來橋上笑先生山人一自山居後夢裏爲官醒尚驚

入天台路上雜詩

一灘復一灘層層洒急雨四面寂無人萬條龍作語

狹路相逢處牛多人迹稀採樵肩一擔落葉滿車飛

岧厓萬重山斷絕無行處未到不許來已到不許去

怪石當頭壓清泉與脚爭輿夫如水鳥終日踏波行

竹桴

剖竹爲桴狀能行水淺深淩嚳當日事浮海此時心但有平安報從無欸乃音

濟人兼涉險高節尙森森

水碓

一輪安水上雙杵動如飛兩後勢常急雲中聲漸希功成誰索謝巧極轉忘機

天然砧杵臼中鳴世事原無勉強成帆借順風春借水也知樂得做人情

嘆息閨中婦年年自擣衣

立夏日過天姥寺

正是清和節剛來天姥峯青蓮曾入夢老衲又鳴鐘覆水竹千挺迎人雲萬重

路旁雷劈樹正統四年封

雷劈樹

阿香燒劫火曾劈樹千尋立地雙株鐵擎天一樣心同招丹鳳駕分作水龍吟

日暮風聲起颾颾霹靂音

相傳前代弟兄同爭此樹一旦雷劈兩開枝幹愈威蓋古杉也

兄弟爭荆意未平一雷分作兩家青至今根脚燒痕在飛過枝頭少鶺鴒

將至天台溪急嶺高勢難遽上

身坐兜籠上竹牌輿夫十步九徘徊山靈似怕詩人到澗水橫衝萬馬來

一陂一磴一溪烟水自攔人人自前挽上陂陁三百丈天台原本在青天

赤城有田橫廟

我遊天台山先從赤城始上山已百尋出郭纔五里遠遠瀍赭明重重雉堞倚

名城果不虛號赤艮有以石幕勢若呑古寺藏其裹不圖齊田橫廟食乃在此

想是血戰餘英魂作霞起

五百人墓

五百英雄骨相傳葬此鄉韓彭雖列土高冢在何方

一行禪師塔

仰天畫策救人死手捉七星安甕底千年歷法一分差身應皇唐聖人起一朝

蛻骨歸山坵五峯回環七塔幽絶無高僧能布籌門前溪水還西流

從國清寺到高明寺看一路山色

山徑蟿何處半在山腰裹輿夫作蚰行狹處僅容趾明知臨深潭一墜寧復起

拚將命換山遇險那肯止行過小石梁捨車換屐齒俄而升雲中俄而落釜底

手方招龍象足又踐屏几將斷勢仍續既背形復倚更有嶔崎峯欲比無可擬

一笑語山靈奇絶太無理

同寂明上人遊圓通洞觀唐時貝葉經硃砂鉢

高明寺裹夕陽明僧引圓通洞口行八面窗虛嵐翠湧一龕燈照佛香清經翻

貝葉西方字耳試硃砂古鉢聲愧我前生非智者也勞七十二峯迎

過寒風闕到永慶寺看牡丹

行過寒風闕雙崖出霧中天常懸石柱僧各住茅蓬地冷春常在花多色不空

牡丹三月暮猶未了殘紅

素識海澄師知其在天台而入山後遍訪不得忽於華頂遇之遂招陪遊

山

西湖曾共醉斜曛一別人天信不聞每到檀林思問佛忽來華頂竟逢君溪山

路熟煩先導香火緣深怕失羣兩局殘棋半枝燭又添公案在烟雲

海澄爲言茅蓬僧有梅谷者少年能詩往訪不值

爲訪詩僧去空山不見蹤茅蓬無鎖鑰自有白雲封

履中上人年七十餘自言金陵人談予作令事甚悉衆僧膜手環聽

居官四十年前事豈料荒山老衲談倘有些些談不得教儂此際若爲堪

登華頂作歌

天台山勢如爭天比高欲與天齊肩到此自知高不去擲下一朵青花蓮我來

華頂峯披衣抱雲坐纔覺清風兩袖生已增白日三分大老僧拜經處下視何

雄哉濃青襯淡綠瑤草雜金苔衆山八面齊安排如坐如臥如奔走爲獅爲象

爲嬰孩雜卦傳中所罕覩𨚗嬛記內所難該一一眼前羅列而崔巍星辰恍從

頭上墜海水飛從脚底來可以呑九點走八垓遨嬉蓬島鞭驅雲雷倘乘紙鳶

竟飛去何由知我非仙才可惜烟濛濛空將老眼揩疑是仙人故意遮步障不許望見扶桑以外金銀臺玉色兩重泉相傳出龍爪人疑山頂高如何不枯槁我道高處有淵泉如人頭上有髓腦想見仙人羽化時渴飲金漿不知老山僧留我宿上方五更看湧金輪光我意殊難留將欲往石梁但說此來一大願僧其聽之毋笑狂妄得放倒天台四萬八千丈喚取縫人刀尺細細空中量

從華頂左折而下至上方廣兩行十五里爲雲所遮一無所見

濃雲片片雨漫漫一路聞灘不見灘十萬烟鬟齊掩面不容騷客盡情看

且向雲中笑口開莫將缺陷惱天台世間儘有青盲客已見還如不見來

到石梁觀瀑布

天風肅肅衣裳飄人聲漸小灘聲驕知是天台古石橋一龍獨跨山之凹高聳脊背橫伸腰其下嵌空走怒濤濤水來從華頂遙分爲左右瀑兩條到此收束羣流交五疊六疊勢益高一落千丈聲怒號如旗如布如狂蛟非雷非電非笙匏銀河飛落青松梢素車白馬雲中跑勢急欲下石阻撓回瀾怒立猛欲跳逢逢布鼓雷門敲水犀軍向皋蘭鏖三千組練揮銀刀四山崖壁齊動搖偉哉銅殿造前朝五百羅漢如相招我本錢唐兒弄潮到此使人意也消心花怒開神理超高枕龍背持其尻上視下視行迴遭其奈泠泠雨濺袍天風吹人立不牢北宮雖勇目已逃恍如子在齊聞韶不圖爲樂如斯妙叶得坐一刻勝千朝安得將身化巨鼇看他萬古長滔滔

僧引石梁水爲池瀹湯勸浴

欲洗人間十丈塵老僧賜我一池春分明認得藍橋水浴罷桃花尙滿身

次日再往觀瀑

名山從古如名士名不虛傳是石梁我最曠觀偏有戀爲他三日宿空桑

平生不說維摩法此處爲僧恰不辭解得淵明參悟語分明此水是吾師

北踰小嶺路徑絕矣踏澗石而行至洞壺滴漏處

巨石如壺形浪從壺口湧聲若春行雷勢如底脫桶難教司宮掛只可巨靈捧可惜來路絕一望但巃嵸我踏亂石行趺趺復傱傱扶危支兩笻尋隙納雙踵初覺腰脚怯繼且腸胃悚畢竟窮其源張騫眞鑿空恍然印萬川豈徒曉一孔寄語同來人但往愼毋恐縱使遊傷廉未必死傷勇

桃源路尤險霞裳有難色余勇進至會仙石遇雨而返

桃源無路行行者孰敢先我獨勇從之垂老性命賤初階方寸崖再凌千仞澗踏石石欲動跨水水復濺五步一峯轉十步一峯變重重天塹形幅幅屏風面神光果離合青紅遞隱現神女示人難不肯輕相見喜到會仙石洞門開一綫其奈山靈慳飛雨急如箭衣濕身難禁峯壓目屢眩既無胡麻餐空有冷雲嚥只好沿溪歸殘桃拾一片

題會仙石四首

果然仙近世途遙石作樓梯樹作橋想見翠屏遮隔處風鬟霧鬢有人招

古蹟荒唐怕討論事關兒女易銷魂會仙石上千年草仔細摩挲認坐痕

纔聽雙鬟合唱歌又招漁父泛烟波桃花慣作迷人事引入仙家總是他

作壻山中僅半年人間滄海變桑田教儂不敢多時立生恐歸來也惘然

惆悵溪六首

一角清溪兩岸春溪聲以外卽紅塵送郎到此怕歸去重見桃花不見人

人天作別淚滂沱山自青青水自波作到神仙尙惆悵神仙以下更如何

仙郎回首合歡床應悔匆匆遽束裝滿目山河人世換輸他衣錦客還鄉

風吹石洞幾回開玉几金牀長綠苔如此人間殊不惡雙雙何不渡溪來

老住山中萬事休歸期少算亦千秋幸虧不遇神仙好倘遇神仙我欲愁

一動凡心二女知故鄉未免夢依依勸君想作仙家壻先要思量歸不歸

水珠簾

水性如人性緩急不同科急者爲奔浪緩者爲盤渦我到斷橋西有泉下巖阿悄悄戛水瑟飄飄穿龍梭灑灑撒飛麪輕輕捲薄羅叱之如可斷招之者愈多峭壁爲所掩重簾遮石婆雜花爲所迷明珠拋嫦娥安得返潮笛來唱回波歌

萬年寺題壁

一庵行到一鐘鳴五百袈裟樹下迎八簋例供香積飯三更風送木魚聲僧牆

字滿詩人少雲霧茶濃水味清老我江淹無采筆不能蕭寺盡題名

兩筇歌

上山索人扶將身落人手我陷彼不知彼墜我反狃不如持兩筇勝添兩足走卜卦類得朋並耕如獲耦前支後更撐左失右還有夾輔顧周召相推似韓柳樂書解曳柴子賤免掣肘十指盡策勳雙趺愈抖擻平生愛看山一笑心語口業已如狽貪何妨作狗苟能步固爲奇似爬亦未醜喚作雙弟兄唯唯復否否土人呼杖曰親兄弟

山行

山行不覺笑啞啞愛好真無貴賤差試看輿夫身喘汗滿頭猶插杜鵑花

寄懷陳藥洲觀察

幾行瑤札下茅茨未到天台先索詩分俸恩深非夢想渡江膽壯有山知投林鳥作閒來往行脚僧逢大布施路過桃花千尺水龍門回首倍相思

桃源行有序

古人詠武陵桃源者自陶淵明王摩詰至薩雁門不下十餘人各極其妙惟天台桃源歌詠闕如予過其地爲補其詩

天台山高萬八千中有窟宅藏神仙相傳漢朝劉與阮兩人采藥山之巔一重桃花一重水花光入水紅霞起四顧無人忽有聲一雙玉女來烟裏吹氣如蘭前致詞道郎未到妾先知金盤共進胡麻飯瓊糵分裁合巹詩誰作姨夫誰作嫂鸞牒開看都了了但覺山中日漸長不知世上人能老仙鄉住久憶人間想把紅塵換白雲奈他一點凡心動便把人天兩界分再四留郎郎不肯送郎直到青山頂嘶斷風中班馬聲回頭還見娉婷影還鄉重叩舊柴扉豈料滄桑事事非半年夫壻分明記七世兒孫認識稀兩人相對情於邑懊悔當初輕作別一段仙緣世莫知且邀隣里從容說尋仙從此走天涯萬古茫茫白日斜不知終竟團圞否桃樹無言但作花

瓊臺

嶄嶄萬重崖中心起一臺自從明月照曾見幾人來地底千溪響天邊雙闕開怪他王季重舉此冠天台季重以瓊臺爲天台第一景

每至一寺羣僧出迎必撞鐘鼓請余禮佛余口號二十字書扇曉之

逢僧我必揖見佛我不拜拜佛佛無知揖僧僧現在

到桐柏宮觀伯夷叔齊石像

雙雕石像古鬚眉傳說宣和建此祠門外清流千百曲庭前孤竹兩三枝也知讓國全無怨未必登山果有詩薄獻蘋蘩公莫笑料應記得采薇時

三井坑望瀑

行過桐柏嶺乃至三井坑遠望千丈瀑如天上建瓴彷彿石梁水一樣銀河傾如何說者少孤掌獨自鳴此理恰易知爲其少人行郎之不可得稱之無從名我亦但望影未能遽聞聲始知古名流終當近人情

齊次風宗伯昆季周南世南年俱八九十矣招余小敘出宗伯全集屬爲刪定

龐眉三兩叟招飲一家春爲付千秋業來求後死人文章朋輩少患難弟兄親且當華林略傳抄夜達晨

將出天台留別杭州故人孫學田時就館清溪

交情老去倍纏綿況復交情五十年千里遊山逢舊雨一燈如夢感華顛難忘竹馬同騎日且補雲龍未了緣極目清溪茅店月故人又隔幾重天

留別天台令鍾醴泉明府

劉盧家世本天親余與君有戚誼愧把猪肝累使君肯送幽人登華頂勝扶寒士到青雲南衙攜手看嘉樹北郭張燈說異聞似此深情那能忘仙山回首又離羣天台署中有桂參天碣書可封二字天啓四年陳命衆題公每晚必來寓說奇事數則

出天台城十餘里齊公子琴典史許廣文海澄梅谷兩僧溪邊送別余爲黯然

名山業已心難別況復諸公送不休七十年華千里路勸儂還要再來遊琴高仙尉真君許子弟通家記姓齊更有苦吟僧兩個袈裟拖雨立橋西桃花流水響潺潺送我登山又出山一樣千秋劉阮恨此身依舊落人間

驪歌何苦唱千回從古浮萍聚即開只有青蓮天姥夢吟魂夜夜會飛來

臨海都司江君余宰江寧時所識拔士也聞余到執弟子禮甚恭江名光國

昔日張童子今爲狄武襄非君心念舊老我事全忘聚樣護行李張燈宴射堂衰翁懽喜甚韓白在門牆

到台州寓詩人張兩村家兩村雖外出而諸郎款接甚殷留詩寄謝

我遊天台山忘攜天台志賴得先生詩一一如指示詩筆既工絕名山無遁形感此導師意攬勝有餘情豈徒吟佳什兼且登華室主人雖離家我住竟三日迎門五公子森森蘭茁芽把袂心殷勤愛客如阿爺苦心覓珍怪雖雉來山梁烝之學彭鏗日飲三百觴仙都難久居出門心繾綣回首望白雲人與山俱遠朋友重先施瓊投愧報遲且留短歌行以當長相思

縴夫行

天上風西來縴夫面東向有意逆天行步步與風抗牽曳非紙鳶參差同雁行首下尻益高肩歛背可相小住繩掠波急奔船起浪有時兩竿爭軍法交綏讓有時一橋礙弓絃卸復上星見身未息兩行樹敢傍嘆息勞者心此是人生樣爲誰作馬牛終朝僕僕狀同病合相憐飢寒代體諒急須顧山錢披蓑勝挾纊又恐半途逸呼奴作周防過驛乃踐更得替慰所望交縴如交印選夫如選將且喜若輩慣儃儃走無恙匪徒沙飯烝兼帶山歌唱日行五百里中無麥鐵杖個個楊將軍長繩曳三丈

同華公子因培茂臣登巾山

雙峯雙塔壓城斜登塔城中見萬家高樹帶雲青出屋荒江衝石爛成沙春聲擦耳鳥啼樹紅兩滿身僧折花預祝多才兩公子早淩仙嶠躡飛霞

黃雲門侍郎畫雲門山作自己小像其子台州太守屬余爲贊太守名符綵

周有嵩嶽實生甫申魯有具敖實名二君地之名山天之偉人是一是二非果非因奕奕黃公生而英絕厥先中丞山左持節迎　詔雲門石麟始降仙果遲生懽動里巷惟其喜之遂以字之寄名檀林兼以志之俄登南宮俄入霜臺轉漕入州列位三台每聞生處心也懷只王事羈身未由來只亡何小謫視學此邦重來福地重禮空王懸弧樹在摩頂人亡睠焉顧之黯然神傷乃召畫工命圖山狀雲洞天門松石蕭曠笑顧兒曹此即我像自題數行一空色相果然委化竟在此間神騎箕尾魄作峯巒從雲門來從雲門去去是大還來爲小住我聞在昔逝者如斯武當山折文公當之月蝕東壁鄰侯西歸歸也有期生也有時然耶否耶公知山知

黃巖道中

十里黃巖路瀟瀟兩似麻老牛知讓路新蝶學穿花雲動山疑活溪奔石欲斜黃昏行李濕惆悵宿僧家

黃巖阻兩居停潘秀才拉遊城外委羽山

道書第二洞云是委羽山及予冒兩往其小如彈丸朱子曾讀書地或以人傳道人獻丹石狀若骰子然鐵色精且堅足抵青琅玕想見井公博鏦琤鳴金盤我將攜此具招同玉女看

拗嶺

僕夫侵晨輿縛屩來相告今朝路大難厥嶺名曰拗果然一里餘趺趺半日到今轉右更回上銳下復峭非螺旋磨盤類蝸升堂奧周旋似足恭曲折恍迷道始厭繼亦欣初怯後乃笑遊山如讀書久歷始知妙又如初交朋豈可遽違教我雖慚荊公人地兩相肖姑且師昌黎少安幸毋躁

老去

老去遊蹤怕暫忙紀行連日有詩章溪清沙石都堪數兩歇林花暗送香童去烏棲牛背穩車停人坐樹陰涼關心欲問誰家墓翁仲無言臥夕陽

一寺在萬山凹處晚間獨步

四面青山繞作城簷前兩滴殿中晴細看不識來時路轉問僧從何處迎

將入樂清境副戎白公率文武官遠迎郊外袖中出詩扇是余丁丑年所題強留署中遣將校送遊雁山臨別贈詩公名璉

千里車遊雁蕩春一城冠蓋遠迎賓但驚勝地逢賢主豈料將軍是故人二品尊官章服換三秋離緒鬢霜新多情強我南衙住自掃陳蕃榻上塵

藏來詩扇寫銀鈎彈指韶光廿四秋烟墨幾行人盡逝（謂扇上李郭諸公）晨星一個我還遊尊前作合皆天意世上難逢是白頭知否倉山猿鶴意望公開府到昇州

贈郭道士

白鬚道人八尺長風吹一房藥草香自言年齒不記得但見東海曾栽桑生長西涼少習武青海從軍力如虎年公麾下岳公門首領三軍掌旗鼓常爲周訪兩甄鳴好作甘寧雙戟舞眼看韓彭不善終一朝心事付空空磨將寶劍光如雪斬斷塵緣萬萬重西走崆峒北少室飲罷金漿煉金魄朝傳元女九天符暮踏漢皇五車石騎將白鹿欲尋誰採得黃精還贈客手持蠹眼細字書託我遠寄孫太初（謂章槐墅觀察）青泥不封丹篆露鍾離意態何粗疎意欲相招授大道我但不言惟有笑雲在青天鶴在山世間萬事從吾好君不見楚狂接輿趨而過啓期負手行且歌我今樂矣遑知他神仙其奈達人何

夫容嶺

行過夫容嶺峯峯聳碧霄海鮮爭入市山頂盡栽苗草色妬新柳溪聲學小潮礮臺雖遠列　聖世久烟消

望海

一望水天空方知海不同分來中國好洗出太陽紅地少難尋岸龍多易起風人間宦途客都泊此當中

宿虹橋倪姓家其西席張孝廉請見色甚倨見余意不屬乃夸其先人元彪公最知名曾與袁子才商寶意兩先生交好余問君曾見袁某乎曰袁在年將大耋安可見耶余告以某在斯乃愕然下拜

相見爭夸大父行公然當面喚韓康姓名借與人間用惹得狂夫老更狂

過四十九盤嶺裁到雁山

四十九盤嶺盤盤欲上天不教雙足苦難到萬峯顛踏處全無土喧聲但有泉三休纔得過衣帽盡雲烟

嶺中有名馬鞍者尤險絕唐以前尚未鑿開

千峯如龍蹲當中橫一馬想從洪荒開實爲攔路者何時鑿成鞍跨鞍纔得下下此山如潮萬派爭一瀉立向天外多在人意中寡我欲吟成詩可畫不可寫嘆息千萬年混沌鑿方且

到淨名寺望觀音髻半爲雲掩久之始露全峯

山雲如炊烟初起白一片未幾百道飛青山頭不見觀音幸慈悲遣風徐吹開捲開九華帳露出雙鬟來

晚宿寺中同霞裳步鐵城障認一綫天

遊山惜寸陰得暇即尋討步入鐵障城城高天漸小打頭洒珠璣濕我縑單衣似雨恰非雨濛濛山溜飛諸洞空中懸道是猿猴宅頗有高人風呼之不肯出踏濕兩芒鞋流連那肯回一綫天未過一綫月又來

觀大龍湫作歌

龍湫山高勢絕天一條瀑走兜羅綿五丈以上尚是水十丈以下全爲烟況復百丈至千丈水雲烟霧難分焉初疑天孫工織素雷梭抛擲銀河邊繼疑玉龍耕田倦九天咳唾唇流涎誰知乃是風水相搖蕩波回瀾卷冰綃聯分明合并忽迸散業已墜下還遷延有時軟舞工作態如讓如慢如盤旋有時日光來照耀非青非紅五色宣夜明簾獻九公主諸天花散維摩肩玉塵萬斛橘叟賭明珠九曲桑女穿到此都難作比擬讓他獨占宇宙奇觀偏更怪人立百步外忽然滿面噴寒泉及至逼近龍湫側轉復髮燥神悠然直是山靈有意作游戲教我亦復無處窮真詮天台之瀑何狂顛雁山之瀑何蟬嫣石門之瀑何喧闐龍湫之瀑何靜姸化工事事無複筆一瀑布耳形萬千要知地位孤高依傍少水亦變化如飛仙

風洞

地立千尋石天藏一洞風吹時分冷煖起處辨西東傾耳如聞響扶雲直到空笑儂搖羽扇也會顯神通

淨名寺西北石罅千尋中裂縫處有石如龍腹正補其罅垂鼻滴水兩孔一塞一通土人以盆承之號龍鼻水

是誰鑿石作龍宮無梁高殿懸虛空老龍齆鼽病吹霎一鼻孔水流淙淙昔者

便了奴鼻涕一尺長更有永安王替兄拭鼻遺愆殃此獨一通復一塞得毋有意分陰陽我欲借居作廣廈日日清泉掬兩把更請當年孔甲來橫穿龍鼻如牽馬

至靈峯洞腰輿不能行乃拄杖步上暗數石坡得三百七十有七

遠望靈峯洞斜狹不甚寬及其拾級上儼若登天然一龕高朗同明堂排筵可容百客鶴演圖不勞公玉帶著翅已到浮金房石作穹廬四面合萬古不愁天欲壓一僧念佛諸佛應片石敲崖千石答相傳劉允升入洞成仙去二女從之行飛昇在此處陳迹荒唐且莫尋眼前我亦無歸心將行已起復又坐那知門外斜陽沉未來覺我衰已來覺我少細數山坡三百七十有七層公然兩脚猶能到

每見絕壁之上有長方石門如數十間屋舍鳥或能飛人不能至

神仙不是閉門居精舍分明敞太虛只恨張華飛不上瑯嬛無處覓奇書

天柱峯

一柱擎天起千峯勢莫干分明玉皇意當作大臣看

老僧巖

遠望石頭陀近觀復不像始知彼法空終須離色相

望天猫

仙鼠飛上天此猫心不許意欲往擒之望天如作語

美人石

石婦元經著雲鬟此處斜春風嫌寂寞吹與滿頭花

展旗峯

黃帝擒蚩尤旌旗不復收化爲石步障幅幅生清秋

剪刀峯

遠望雙峯截紫霓尖叉稜角有高低倘非山裏藏刀尺那得秋雲片片齊

玉女峯

風中梳裹霧中藏雨是濃妝月淡妝莫道玉人長不老秋來也有鬢邊霜

聽詩叟

底事聽詩聽不清此翁耳學欠分明擬擂謝朓驚人句來向青天誦數聲

卓筆峯

孤峯卓立久離塵四面風雲自有神絕地通天一枝筆請看依傍是何人

幅幅雲藍滿太虛於今不是結繩初如何大好揮毫處天上神仙不著書

謝樂清張荆巖明府

東甌久著邑侯賢海角相逢意洒然宦味兩年龍鼻水琴聲幾度雁湖天我慚靈運呼山賊君本張筠是地仙爲辦行裝爲蠟屐征夫省費草鞋錢

寄懷淨慈寺佛裔上人

我本柴桑民攢眉白社避欣逢惠遠師招我遊初地門外閃湖光風中過花氣浴以般若湯餐以伊蒲味依依愛才心了了見佛義更復膜手言乞詩爲布施我時初傾衿未敢遽言志別後遊天台茅蓬百有四與之作元言如師竟無二不覺歡喜生深心託退契急寫雲藍箋當作袈裟寄來時佛不參去後師言記敬佛不如師師其知我意

館頭呼蘿蔦船渡江至永嘉河最狹穿過數十人家屋下乃至郡城

十里人家盡跨河疎花密石傍籬多柴門頗有朱門意要客低頭屋下過

過謝客巖有懷康樂公

一夢傳千古詩人重友于池塘應在此春草綠如初水色芙蕖嫩苔痕屐齒疎相傳崖上篆猶是謝公書

瞻康樂公像

清癯古貌寫丹青彷佛吟詩尚有聲此日長鬚難布施免教公主鬪輸贏

荆坑道中

遠望烟墩立翠微白沙高嶺望崔巍灘奔石自排牙立風急花如約伴飛野廟牆崩神暴露大洋山隔海依稀甌柑仙蠣江瑤柱一路嘗新我未歸

温州坐筵詞 有序

温俗新婚三日其家張飲設樂徧延郡中粲者東西列坐新婦南向主

人麥戸任客闌入平視不以爲嫌悅某美輒往揖酹酒某酹畢隨俠拜
答之報爵則小往大來故非洪於量者亦無敢先焉相傳不如是則其
家氏系不繁故非姝麗不延延亦不肯來也余久聞此說疑是讕語四
月十九日到永嘉二十日王氏新婚二十二日晚坐筵余往觀信然遂
命霞裳引例成禮歸作坐筵詞六章補古竹枝所未有

一家女兒迎新郎千家女兒對鏡光明朝坐筵誰去得大家釆伴同商量
坐中珠翠兩行排扶出新人冉冉來好似百花齊吐豔讓他一朵牡丹開
笙歌迢遞出雲端洞啓重門到夜闌不是月宮無界限嫦娥原許萬人看
斂光燈影兩相交就裏瑤臺孰最高徑上前歌將進酒不嫌生客太粗豪
侍兒分付紀離容斟與佳賓琥珀紅纖手自擎三俠拜禮成都在不言中
三星光小漏聲遲會罷龍華有所思笑學孝侯風土記爲編東越坐筵詞

偕高茗發俞運昌兩秀才登永嘉華蓋山

相傳容成子飛升在華蓋於今四千年仙迹宛然在蒙泉水一泓清絕味可愛
當門松五粒古極形多怪走登大觀亭始信東甌大青青萬畝田縱橫如畫卦
濛濛幾片雲山腰横作帶目未周八瀛心已窮兩戒取海來胸中將身放天外

江心寺

孤嶼江心起亭臺聳碧霄分將雙寶塔合作小金焦來去沙灘雁興衰早晚潮
傷心文信國曾把國殤招

搖動巖

兩石相倚眠隆隆萬鈞重十手推不搖一足蹴乃動其事實可駭其理不可求
莫怪李青蓮蹋翻鸚鵡洲

雲溪

雲氣弄山峯峯峯如交戰化作溪水流草鞋踏不斷

姑婦峯

石婦見石婆傴僂體自肅莫遣飛鳥來聲聲喚姑惡

有織藤盤妓甚姝而蠻語難辨戲贈一詩

明眸皓齒好身材可惜兜離語要猜安得巫山置重譯替儂通夢到陽臺

坐永嘉花船渡温溪

温溪之水淺且清舟人棄槳持篙撑風急水衝撑不上入水扶舟人踏浪水中
生山來阻舟一溪分作雙溪流推開篷牕清見底坐聽篙聲打石子

温溪一名惡溪

人嫌溪惡客難過我道溪忙且讓他萬疊雲峯千尺瀑江南無此好烟波

觀瀑石門謁劉青田先生像

遠望一條白高空落翠微甘霖真獄降匹練作龍飛遺像瞻司馬隆中想布衣
傷心山下水能出不能歸

偕朱友仁山謝甥新之同登白雲山望處州城

高絕白雲嶺登臨忘世間一州如斗大四面總山環竹映春波綠僧如野鳥閒
羨他張仲蔚到此閉禪關常州張秀才艮緣在此披剃

南明寺

小憩南明寺雙池荷葉香山深雲色古瀑細水聲長試大圍樟樹渡口古樟七人合抱夸
強走石梁數行元祐字磨滅剩偏旁

輿夫嘆

輿夫負重行上山復下谷歷盡諸險艱垂暮方息足我意獲弛擔自當速睡熟
誰如重張燈徹夜作蒱博此鬨彼復嗔甲逃乙更逐所得幾何錢未足供饘粥
胡乃大鴟張拋撒如星落明朝重聳肩勇氣勝賁育至夜又復然如有鬼捉縛
毋乃梟與盧竟是醫勞藥物性果不齊熊魚各有欲上智與下愚不可常理度
且勿憂人憂姑且樂吾樂

至却金館霞裳悅金鳳爲留一宿

蝴蝶愛花香花愛蝴蝶小底事不吹開春風也道好
元珪大師言萬事莫爲已成就野鴛鴦諸天色懽喜

山行雜詠

十里崎嶇半里平一峯纔送一峯迎青山似蔺將人裹不信前頭有路行

風吹梅雨作輕寒穿破油衣濕未乾一霎車中小眠去好山已過不曾看
春田瀰瀰水平堤田父秧針手自攜難得插來隨意好不同春草有高低
晴山高聳雨山沉起愛天晴遊愛陰一種淡青濃綠處王維能畫不能吟
前峯遠望勢岧嶢及到行來客忘勞只爲白雲吹不散青天未覺比山高
海角山尖盡插禾衝人處處小牛過開元戶冊何須看已慶昇平歲月多

客懷

作客如雲耳逢山即是家見碑先下馬試水屢烹茶綠筍烘千挺黃精載一車
聞香不相識多少野田花
白髮人間久青雲蓋易傾虛心無物我到處有逢迎村叟求詩扇僧箋乞姓名
雪泥鴻爪迹吾亦紀生平
暫作蘧廬住何嫌客舍低寺遙先認塔村近早聞雞暖借黃綿襖涼乘綠耳梯
客懷吾正好不許子規啼
妙理閒中得清談孰與聽松稀難起翠山遠自然青有樹風纔響無僧佛不靈
眼前能指點即是度人經
作達全無夢還家忽有思出門梅落後歸路麥黃時遊伴憐禽子書聲憶袞師
不知門外竹新長幾千枝

看山有得作詩示霞裳

青山若弟兄比肩相黨附恰又恥雷同各自有家數或以股肩分或以瑣碎布
低者卑侍尊高者頭屢顧隱者意深藏豪者勢顯露間或生奇峯當空一幟樹
總是氣脈聯安排有法度從無雜亂皴貽譏化工誤所以仁者心深契非浮慕
寄語詩文家於此當有悟

贈縉雲虞啓蜀秀才四首（有序）

過縉雲思遊仙都峯值邑令陸公外出余亦意闌行三十五里至黃碧
塘將宿店矣望前村瓦屋畢如隨緩步焉主人虞姓者未覿名紙遽迎
入茗飲與語不甚了還寓將弛衣眠聞戶外人聲嗷嗷詢之則虞姓兄
弟齊來問先生可即袁太史乎曰是也乃手燭照拜且詫曰吾輩都讀
太史文以爲國初人今年僅花甲是古人復生矣豈容遽去於是少者
解帳長者捲席諸奴肩行李相與舁至其家供張甚具余亦不能拒也
次日騎馬陪遊仙都峯心感其意留贈四詩

縉雲梅雨散輕塵旅店逢春不是春忽把名山來贈客仙都接引有仙人
門前高樹萬千行壁上瑤琴三兩張（主人能琴）我拉當年劉子驥公然兩夜作漁郎
聞名當作古人訛道我年將百歲過自笑陽休雖健在相逢却有鬢霜多
忝與家世舊知名家住仙鄉夢亦清曉起聞雞儂起舞隔花先有讀書聲

仙都峯有鼎湖響巖掛榜崖諸色目

仙都名久傳未到頭已仰可惜鼎湖高可望不可上旁列石筍形挺立相倚兩
風吹山似來雲動山如往山洞疑藏人人語輒應響伊誰考羣仙森立長名榜
奇哉我此來迥出人意想雖有賢主人不遇亦恐倘可見宇宙間萬事總非強
人當遊某山山當受某賞一總是前緣久已定無爽

端陽在蘭溪令梁公署中觀劇（名文忝廣東人）

爲是端陽節嘉賓醉滿衙主人方奏樂客子正停車遊罷江山冷來看歌舞華
真如人世上還俗一僧家

在台州遇曹廣文君弼金華遇翟廣文灝俱別四十四年矣喜賦一章不
必相寄

我是遊山非訪舊舊人都共好山來想因緣法兼三世還要今生見一回曹植
忘機能入道（君弼善擂生）翟璜弁雅最多才（翟著爾雅補）靈光殿上晨星聚不負尊前酒
百杯

桐江作

桐江春水綠如油兩岸青山送客舟明秀漸多奇險少分明山色近杭州
蘭溪西下水縈回分付船窗面面開緊記心頭須早起明朝無數好山來
七里瀧邊水竹虛烟村約略有人居鷺鷥到此都清絕不去銜魚看釣魚
久別天台路已迷眼前尚覺白雲低詩人用筆求逋峭何不看山到浙西

重登釣臺

瓊臺登罷釣臺登白髮重登倍有情照水貌憐非昔日遊山事可告先生荒江小泊難忘舊聖世辭官易得名半夜推篷向空望台星終讓客星明

再題子陵廟

記得當初過富春翩翩弱冠拜音塵而今花甲還相訪也算先生一故人

幽幽江水半菰蘆寂寂羊裘一釣徒未必無心助文叔巢由兩個誤狂奴

牛牢高獲俱同隱只有斯人事獨彰惹得鄭侯還豔羨也思一枕共君王

回舟楓橋哭沙斗初布衣 有序

吳門沙維杓字斗初久擅詩名余每過楓橋家漁洲必招過從今年二月間聞余到喜躍而來自言老健如牛飲啖殊豪及余歸自天台而斗初竟歿猶留題隨園雅集圖一稿存漁洲處

飄飄長鬣氣如雲滾滾詞鋒迥絕塵敢說鍾期琴獨賞本來鮑謝筆如神卷留殘墨身先逝人到衰年健豈真此後楓橋阿咸處酒杯重舉定沾巾

過蘭溪時或勸從彼處遊武夷不過十日可到余因天暑急歸已而頗涼心頗悔之

蘭溪東去崇安郡只隔仙霞一嶺雲可惜炎風欺白髮不容親叩武夷君

浙東野廟甚多賽會甚盛戲題一絕

欹斜野廟徧巖阿嘈雜神絃唱九歌消受香烟管何事人間木偶福偏多

正月廿七日出門五月廿七日還山

爲訪名山別故山還山諸事喜平安到門細數養成竹入戶喜逢初放蘭過眼雲戀魂尚繞扶身笻杖露初乾挑燈急寫新詩稿多少風人要索看

禾之觀察年逾七十需次京師書來戒我尋春賦此答之

有人不知老圖官入幽燕有人不知老看花時時顛兩人結習無短長有如臧穀同亡羊甘蟲食蔗苦食蓼各樂其樂休相笑

題何春巢賣花圖

千紅萬紫百花新花下何郎想嫁春記得賣花聲一喚山塘無數捲簾人

耕田辛苦讀書窮活計年來事事空只有種花經紀好一生程本是春風

賣花我又替花愁幾朵能簪少婦頭最是關心小蝴蝶隨花同上別家樓

十戶中人賦莫夸珍珠一斛更豪華扣籃我欲低聲問可有人間解語花

鮑文石四十索詩

鮑子投我書字字古人語道今年四十學業尚如許先生賜壽言但規愼毋予璉實用志紛自忘參也魯青箱紫宙篇寡棄多所取作畫更作書嗜今復嗜古遂致百無成光陰棄如土我道子胡然子力方須努蜂能採百花甘蜜胸中吐廣樂奏鈞天鏞鏞雜簫鼓博學斯能文多錢裁善賈上可造聖門一貫師尼父下亦傍禪宗廣大作教主子腹既汪汪子容亦楚楚仲宣雖體弱筆力如牛弩長卿雖善病馳騁極元圃知非早十年伯玉且避汝欣逢強仕初昔賢可歷數孫宏當此時春秋習訓詁朱游當此時變節從規矩揚雄當此時作賦獻九五左雄察孝廉四十方許舉子今真壯哉似月初升戶絳灌可以文隨陸可以武欲作考据家魯魚兼亥虎欲極詞章功隆平仗黻黼畫必追荊關字必媲歐褚一堞已是城何況連百堵一槳也是船何況加八櫓譬彼失晨雞重鳴正可補高揮魯陽戈趁此日正午明年秋桂高定斫吳剛斧久鬱氣必宣衝霄炫毛羽當今石渠彥弁雅誰君伍君子休謙謙碩人應俁俁今夕復何夕金風澄玉宇蓬矢洗銀河稱觴喚織女有曲徑須歌無酒速宜酤紅藕花正香青琴涼可撫讀我祝嘏詞蹲蹲壺起舞

落齒有悟

口齒三十六鐵鐵相依倚同在此人身稟受如一矣胡爲脫落時遲早分彼此或壯已垂離或老猶附體此是何因由問齒齒不理似非齒所知亦非口所使莫之爲而爲無從著議擬始知天於人亦如口與齒愛之不能生惡之不能死一言以蔽之萬事偶然耳

東香亭

七十人忘兩鬢絲望雲時作嶺南思阿連知我心情否半爲荊花半荔支

擬從南海看扶桑先向天台試石梁四萬八千峯踏遍看來梅嶺是康莊

幾回手札下番禺密字珍珠萬萬餘惹得衰翁揩老眼閉門三日讀家書

海錯零星寄太多黃團紫皺小紅螺鄉隣傳玩兒童舞爭唱韋堅得寶歌
白女韓娥色盡空一枝如意人名占春風教人悟得東皇意花是無心種始紅
明年倘到越王城不向司關道姓名徑上珠娘船上坐萬花扶入海天行

在杭州喜晤鄭令錢竹初

我聞天台遊定向四明過中有素心人作宰彈琴坐會城修書先寄之道我即至君應知一車一笠一筇杖替我遊裝早辦治豈知萬事難料量入舟舟人作主張乘風直過剡溪渡訪古不到曹娥江絃歌側耳花封近咫尺無由得芳訊甘茂空傳息壤盟魏文竟失虞人信新昌道上遣長鬚遠致微物申區區歸說賢侯真好我南衙早置幽人居天台登罷雁山走千里烟雲落吾手奈有胸中石闕銜不負名山負良友天公知我悔過深轉教君向吾鄉尋歸來一笑重置酒償盡三秋離別心金膏水碧蒙相贈五字七言俱上乘當今真有謝宣城也解吟詩也為政西湖堤邊泛畫艙白頭作別尤消魂他年願化蟲沙去還作陳蕃榻上塵

六言雜詩

粉白何如雪白爐香不及花香此是人天分界不容半點商量
一樸青青松樹一般同種山顛一樹草亡木卒一枝蔽日參天
容易天生顏色無端零落殘紅安得身為花幔替他遮雨遮風
仄仄紅泉石磴萋萋翠竹籬笆生怕漁郎闖入滿山不種桃花
人影忽然在地仰看明月當天作速空中照鏡已經移到雲邊

吳節婦詩

郭氏女吳門妻撫孤中夜聞烏啼談何容易孤成立東風又折瓊瑤枝一解上有老姑下有孀婦如影隨形煢煢孤露忽然祝融災嘻嘻出出走無路二解孺人聳肩負阿姑阿姑顛邁驚且呼肩重如山蹀躞趨三解炙及額燒及裳心知有姑痛已忘姑雖免死身亦爛音聲啞啞若吞炭四解婦乃被髮泣涕再拜北斗旁願活我姑賜我方果然姑夢若有神焉吹以清風飲以甘泉一朝病已壽考遐年五解於今姑婦都已令終長孫入泮家風隆隆似此姬姜我聞亦寡敬作歌詩俟采風者六解

贈花詞為嚴子進作

錦瑟年來漸漸長嫁春時節費商量為尋燕子安身處送與盧家白玉堂
兩載黃門夢雨清一朝重起看花情小星也有修來福不用當頭避月明子進悼亡
兩次
分付雲鬟侍寢餘燒蘭劈錦靜相於妝奩替買芸香去公子平生愛讀書
金風涼動易成眠薄薄鴛衾未放綿記取中秋好時節桂輪纔滿第三天

贈彈詞盲女王三

妙絕摩登女生來色即空無人蒙一顧有曲唱三終月好雲常掩花嬌睡更紅暗中休摸索我是白頭翁

葠

愛作名理談厭聞道學氣所貴紫團葠作藥無藥味

題冬心先生像

彼禿者翁飛來淨域怪類焦先隱同梅福嗜古得其三昧觀書能窮八錄畫之妙可以上寫天尊詩之清可以聲裂孤竹然而觭耦不仵欹崎歷落好雄惡雌汙羣潔獨忽共雞談忽歌狗曲或養靈龜或籠蟋蟀揮甘始之金餐李預之玉識齊桓公之尊畜童汪錡之僕梁鴻畢竟無家叔夜終於忤俗一旦化去公歸不復誰把生金鑄他芳躅有弟子兮兩峯洗手天河描成此幅充充古貌襜襜奇服其志偲偲其神毶毶手貝葉經似讀非讀曳轇轕履欲縛不縛鬚連蜷以離披目睕睒而凝矚買逵之衣圭齊肩張融之革帶至骼點三毫而輔頰宛然取側影而精神愈足觀者無小無大皆唶曰此冬心先生之真面目於是妬者笑思者哭慕者仰拜者伏懸諸中堂而一酹一杯當作佛像而三熏三沐雖然吾不羨夫死後之新叔敖而獨賢乎紙上招魂之楚宋玉

嵇受之侍講幼時受業今侍直　上書房假歸過訪留詩見贈賦此答之

身列青雲最上層忽來山裏訪先生高冠無復垂髫影低語依然問字聲疏廣一家師傅重韋賢兩代相門清花箋粉壁題詩去四十年前弟子情

去夏六月兩峯觀察過隨園將阿遲寄膝下去今年從湖北作書來賜名

文瀾俾與諸公子爲輩行寵以袍鎖等物寄詩二章依數奉答

瀟湘雲水正相思忽有新詩寄阿遲記得去年當此日藕花風裏喚爺時

錦袍文葆遠相將金鎖遙分玉雪光知道身材兒易長爲他闊幅作裁量

文瀾兩字比諸昆稚子能知假父恩時把嘉名夸阿母兒今一品令公孫

哭朱竹君學士

古人今不作古道竟非宜聽說文星墜空增吾黨悲持身盧子幹好客鄭當時

奇字三蒼纂窮經六籍披請開書四庫（聞上開四庫館奏始於公）漸白鬢千絲學博天能

鑒心清水共知龍門今逝矣寒士欲何之大雅扶輪者長安剩有誰

玉尺持江左旌旗過小園撝謙稱後輩把酒坐黃昏佳士交相薦名山喜共論

依依水精域戀戀菊花村豈料裁分手俄成永斷魂年華輸我老官爵望公尊

有集應傳世無人忍忘恩遙知絳帷客淒絕老魚門（謂藏園太史）

哭童二樹（有序）

二樹名鈺山陰布衣工詩善畫少所服膺獨於余推許過當春間修志

揚州買舟見訪適余遊天台不獲一見及至冬月余往訪之而君先十

日死矣

苦累先生望眼枯遲來十日渺黃壚李邕識面心何切范式登堂夢已孤留贈

梅花扶病寫待商詩集滿床鋪九原此日吟魂在知我靈前一慟無

過詩人劉南廬墓下作（有序）

南廬名名芳福建布衣詩工七律遨遊四方所到皆羣僧供養問何不

歸家笑而不答卒於通州州人爲葬琅山駱右丞墓側

衰年舊雨意難忘憑弔詩人到紫琅一榻昔曾留穉子（丁丑九日南廬小住隨園有水影到窗知月上松風過枕覺秋深之句）九原今喜傍賓王閒雲蹤跡人難問斷碣欹斜冢漸荒深夜鮑家

詩再唱天風海水應宮商

聽朱夫人彈琴（有序）

朱沛三觀察寓杭州紅藕山莊招客小集忽引余入內夫人玉貌錦衣

隨二侍者抱琴出見敘寒暄畢起立曰妾故善琴非得先生詩不足以

張之請鼓一再行換先生佳句旋從容布指操關雎一曲而退

意外琴聲響桓伊喚奈何驚鴻初照影攕指已生波逸韻梁間繞餘情絃外多

曲終人不見天上一嫦娥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八

原书缺此页

錢唐袁枚子才

霞裳就婚汪氏已五朝矣芳訊杳然賦詩調之兼呈新婦

昨年遠走天台路此日真攀玉洞花從古劉郎爲壻樂胡麻飯喫女兒家
八載青衿入泮池婚期太覺阮修遲隨園烏鵲爭填路助汝銀河喚渡時
入市羊車久擅名今宵燈下見卿卿佳人不語低頭喜消受檀奴過一生
杏花紅嫩柳條纖點綴妝臺入畫圖底事清明尚飛雪想同仙子鬬肌膚
五日愔愔住洞房定知努力作鴛鴦藁砧滋味親嘗後示我房中曲一章
關睢彈出正聲希回首桑間事事非從此倉山桃李樹好花不逐亂風飛
繡被原該覆鄂君書來何必借殷勤只嫌山裏名香少還倩荀郎身上熏霞裳借來錦被

戲題花葉寄妝樓好作羹湯代束修莫惱袁絲太無賴奪人夫壻出山遊約彌月後同遊黃山

轉眼秋風桂影高明春郎賦鬱輪袍斷機勸學何人事應替先生一半勞

海棠下作

堆滿萬重雲西窗日漸曛海棠香自有只要靜中聞

同霞裳遊黃山過采石登太白樓

霞裳美少年絕似崔宗之攜登謫仙樓懷古有餘思春樹尙披錦江聲學詠詩
重重碑題滿繼響知爲誰惟有蕭生畫揮毫得天倪歲久壁泥蝕我來見已遲
昔人不可作後來孰與期急沽斗酒至臨風兩手持仰呼太白星下來飲一巵

采石東去磯上有買似道鐫聯壁二字

千尋危石劃江開買相當年與太佳家裏蘭亭八千匣尙來此處作摩厓

從平溝行至山溪作

鷄唱平溝客起遲荒原漠漠草離離竹輿行過三溪口漸漸青山來引詩

琴溪相傳是琴高騎鯉處

琴溪山若待人終朝鶴立向水濱琴溪水清可弄穿出平橋十一洞洞中丹書
不可識淚引寒烟搖石壁溪草溪花秋復春仙人一去無消息我笑琴高子終
竟非仙才但騎鯉魚去不騎鯉魚來

榆嶺

榆嶺高難上肩輿換步行見山生足力聽水惹吟聲路狹烟雲讓人稀鳥雀迎
息勞坐巖石刻竹自題名

到新安遊雄村曹侍郎園隨同令弟顧厓太史泛舟小南海

遊園必到辟彊宅詠勝必登給事堂況復雄村十五里水容山態相迎將主人
邀我入瑞室歷盡陂陁三百級牆外風帆入座飛林中怪石迎人揖層層水木
湛清華對景懷人意倍加不知朝裏青雲客何日歸看綠野花難弟同遊小南
海江中別有金焦在不是人間香火時鳥聲歡動闌干外共指溪河水一條東
行便是浙江潮白頭未免鄉心動即欲乘風上小船

何素峯居士招飲仇樹汪園座中黃甘泉巴雋堂汪漁村等十一人各賦
一詩

何遜風騷主招爲野外吟引涼高樹早聞笛老懷深美酒出金谷羣賢聚竹林
新詩歸各詠漢上續題襟

余十二歲入泮即讀吳冠山先生文今五十六年矣雄村歸後方知先生
家住溪南相離不遠缺於一面心殊眷然賦詩奉寄

文章早歲便相師垂老相逢願屢違千里名山空蠟屐兩朝前輩未摳衣溫公
獨樂郊居久魯殿靈光海內稀咫尺丈人峯未上鳥飛已過倍依依

同秀才黃世塏劉志鵬登齊雲山

登山非登舟輿夫多曳繂想見齊雲高飛鳥猶股戰初臨雙松橋再入桃花澗
離樓灌木陰屈曲陂陁旋路斷一洞開石裂諸天見懸崖高幂張吞覆碧池面
遊人在下行驟雨衣不濺但訝珍珠簾挂空千條線趺坐未片時陰晴狀又變
天門有單複一重又一重我欲謁真宰二客爲先容哀壑勢杳窱怪峯形窊隆
橫皴疑斧劈密縫類雲封駭駭門列鼓硍硍厓懸鐘三姑既已接五老重相逢
開口戲相喚應者聲滿空遙望西天門欲往未可窮且宿百子樓正對香爐峯

此峯真豪傑崛起山當中

從江村冒雨至黃山湯口

不獨晴行雨亦行江村卅里盡溪聲無心見客草冠好有意上山行李輕榴火照人紅冉冉秧針搖水綠盈盈夫容萬疊雲中立知是山靈抗手迎

湯泉浴

萬仞蒼厓覆浴堂早知勾漏有砂床一泓碧玉煖如許半日熏風坐未央酌飲最憐香氣味試來難轉冷心腸何時得上知章表乞作幽人湯沐莊

過回龍橋聽土人說起蛟事

行過回龍橋山痕破羣綠怪石何崩奔滿阬堆犖确土人爲我言此處龍起陸一龍將升天八百蛟相逐噴雷兼洒雨撒沙且飛雹尾學蚩尤搖頭作共工觸未免恃龍威摧殘到草木龍視蛟如奴縱之忘束縛蛟視山如無氣欲吞五嶽送龍入海後蛟仍返舊壑當其得志時力可移山岳及其失勢後瑟縮泥中伏往往三冬坻伐蛟食蛟肉感此氣化機玄黃有剝復山川尙逢劫人世真局促勸蛟愼行藏勸龍管僚屬頑石聽余言點頭滿山谷

一枝

一枝筇竹杖直上白雲端性命關呼吸雲山始大觀仙禽奏音樂古柏作闌干五月端陽近重裘尙覺寒

宿慈光寺觀前明萬曆宮中賜普門和尙袈裟金鉢

古鉢金光耀紫烟袈裟針脚尙新鮮禪師披出難消受千個如來坐滿肩

從慈光寺步行穿石洞上木梯到文殊院

青天豈可剷黃山峯如刀刀上豈可躡黃山路莫逃初入雲巢洞再上脫凡橋一梯既升天萬嶺如湧潮趾未納二分雲已埋半腰仗手不仗足手可攀樹梢選石如選几一坐償百勞土人指峯名附會真堪嘲逼視頗不肖遙睎偏相撩到寺魂小定滿胸山尙搖

一路望天都蓮花二峯半爲雲掩到院少頃始露全峯

山如新婦羞相見故使雲爲半面妝坐待片時才却扇天公教我捉迷藏

端陽阻雨文殊院雲來遮門一無所見午後小晴步至立雪臺望前後海諸山

端陽開門人世換不見人形但聞喚身入玄黃渾沌中但聞雨脚聲聲滴不斷大風西南來勢若奔萬馬老僧生怕寺飛去扛取奇峯壓屋瓦須臾雲氣重重開我乃支筇立雪臺前海後海看崔巍許看不許看全憑雲主張趁此雲歸家亟亟左右望可惜黃山大雨眼小萬簇青青看不了且倚松身當床臥更折松枝把苔掃除却雙桃獅象玉屏風只愛傴僂一峯有似老人老

章亦周秀才與山僧同迎至硃砂峯下

老僧揖我右秀才揖我左儒釋一齊迎不覺笑言瑳秀才負高懷久斷紅塵鎖時時抱孤琴到此峯頭坐彈開雲數重驚落花幾朶不負山外山真乃可人可始知曠達人世間不止我

雨後自文殊院左折而下過百步雲梯一綫天鼇魚洞是黃山最險處

雨過灘勢急水與人爭路危磴高且滑飛鳥行難度鞋苦犖确穿杖恐軟沙悞鄧艾難裹氊董父但懸布劍戟下自天頭仰驚石怒小却學蚓屈徐引作虵赴疑虛背怯倚審固趾才措豈徒三夾休兼貪四面顧安得億萬身一峯一翔步平生見慣天忽然一綫小且喜雙厓夾雖跌不得倒石覆黑如夜罅露白成曉乳竇閉沉沉靈泉滴悄悄扶人松可感迷人雲可惱才爲井底蛙俄作升天鳥有意示人難造化鬬姦巧銳進固有拒退縮亦難保不能乞山靈放平憐我老只好息喘呿忍死往前討鼇魚張口吞入者貌都慘我獨勇登先所恃惟一敢穿腹乃踏背入坎復出坎遠望煉丹臺松針似鋪毯近看蓮蕊峯幽露含菡萏因之語遊人自視愼毋欿果有猛進功萬境無不攬何必肉飛仙虎目睨眈眈只須趙子龍渾身都是膽

坐蒲團石回望慈光寺在萬山之中如落釜底

小坐蒲團望碧霄眼空下界察秋毫如何低極慈光寺昨日來時只覺高

坐光明頂上老僧送茶至

風吹帽落帶繞頸履踏蒼苔濕至脛看山看到衆山無自知身到光明頂此頂

寬平容萬馬前後兩海界井井衆横森羅脚底來憑我恣餐如列鼎或指九華浮遠翠或說雙丸騰倒景或夸陵陽青百重或詫宛陵烟萬頃我從絶險得坦途小坐片時心耿耿管如聽過鈞天樂雖有他樂不敢請又如強弩射潮回魯縞再穿力不猛方學渴猊思飲海忽見老僧來送茗和雲帶露一吸乾滿腹金莖仙露冷

上蓮花峯至半途以風大而止遣人登頂取香砂嗅之果然作詩二首

非關足力差實畏終風暴莫怪青蓮花顧我只管笑

想因香界諸天過咳唾隨風落作砂我把鎖雲囊裏去散來人世作天花

宿獅子林晨起登清涼臺看雲鋪海

清涼臺高迥絶倫我登正值山鋪雲一疋布將大地裹千條練許山靈分初散後聚結作片左缺右補圓成羣青峯幾叢未滅頂風行水上成奇文誰持銅斗向空熨壓軟萬頃玻瓈紋疑是王家元寶鬪國富樹樹絹掛南山勻又疑裴氏藍田新開墾耕烟種草龍殷勤王母瑤池砌白玉秦陵江海流水銀葛洪傾鎔丹鼎汞羊欣亂書白練裙相較都覺有痕迹不如此處自然一氣吹氤氳更喜此身立雲上任他白衣蒼狗來紛紛爲我一謝雲中君高歌此曲聞不聞

觀鋪海時甚苦太陽思有掩覆之者忽然雲生竟得倚松而坐

人心一念動天上片雲起高雲起空中低雲起脚底高者若張蓋遮日殊有情低者若游戲鋪海尤分明俯首看蜃市仰首謝碧落倘非雲上雲安得樂中樂

望天都峯不果上

天都高絶與天隣欲上頻看七尺身底事望雲頻縮足雲中不見下來人

登始信峯 接引松觀棋散花進寶諸峯俱在此

雙峯若雙闕壁立青天近久聞人世傳不信今始信陡上最艱難占卦類得困盤旋蟻封曲出沒鵝鸛陣愁臺身屢繞澠池翼勉奮裁到此峯前開目得一瞬危哉小石橋跨空僅盈寸途寬尚可返勢迫惟有進賴松來引人援手如相認穿出石罅後別有山重重天女花盡散仙人棋未終啞然笑富媪多峯以爲寶幸喜諸兒孫頭角都要好下有沉沉溪望之如下天縱使身墮下得到知幾年我欲投長繩量他深幾許又恐半空中蛟龍來攫取

到西海門看落日山中藏山頗似天台瓊臺

媧皇鍊石石無用秦王驅山山太重一齊放向西海門稜稜萬古猶飛動門外屏風遮遮周門中武庫藏戈矛嵌空精鐵盡壁立瓊臺突起勢未休處處惹人作危想失脚一落誰相留自非生死度外客到此誰敢開雙眸我胡留連不肯去來世或到今生不其奈金輪閣上海未來捧山先收不得已乃下山走遲恐星辰亂打頭

從朱陵塢繞出天都蓮花二峯之背到雲谷看九龍瀑布乘輿下山

青山長住人不住看過青山人欲去但從腹背盡經過看山才領全山趣朱陵塢下路陂陀過此陂陀平不頗明知未到峯無數但舉知名到已多賓朋相迓色欣欣世上人迎世外人我亦回頭隔兩塵衣裳尚帶烟霞痕雲谷飛泉走石隙銀河倒落三千尺似怕歸途太寂寥特遣九條龍送客關心甘苦互乘除痛定思痛樂有餘自從足繭千山後纔信乘車是大夫

土人能負客遊山者號曰海馬作歌贈之

黃山有坻真健者雲海橫行力如馬慣負遊人絶頂遊人亦渾忘馬是假自言少小學飛猱千巖萬壑行周遭勇可習也胆可養足所踐處無卑高老我遊山不自量目極危崖心想上仗汝行纏縛向肩衝沙犯嶺雲爭讓初登始信兩三峯繼極蓮花千萬丈暗中偷眼往下注純是死生呼吸處不信飛廉果解飛且學孟捨能無懼疑人不用用勿疑託孤寄命憑他去果然負重力能勝個個身如著翅行有時故意作疾走萬山隨我同奔騰地雖無土總能踏天如有階亦可升上比商丘開出入水火無驚猜下比崑崙奴飛行絶迹何殊乎八日遊山事已了策勳那更如渠好不著黃羅肯負人並非赤兔能先烏衹我思量轉自憐七十老翁猶襁褓

悼松

黃山之松世少伍不在高長在奇古根未離地身已曲性似畏天頭早俯森布儼同華蓋張蝹強慣從石縫吐不階尺土真英雄接引遊人類佛祖攫龍破石

菩圍名載入詩歌畫入譜一朝人力少周防甘受樵夫斤與斧拉雜摧燒漸漸
空八九依稀存三五奇峯不見瘦蛟蟠絕巘空餘弱草舞老僧膜拜力難救青
山無言色慘阻果爲梁棟支明堂松縱受戕心亦許其如當作腐草看半入煤
蓬炊瓦釜古來劫數總皆然萬事原非天作主車鞭駿馬背負鹽盤烝美人頭
作脯世充書卷盡沉河阿房一炬偏遭楚可憐松亦與之同帶露含霜變灰土
我欲上表通天臺玉皇勑下羣官府栽培保護三千年或者奇松還再補河清
可俟人壽難獨對荒山淚如雨

筆花峯

危石尖如筆當尖松樹斜濃雲如潑墨開出後凋花

小心坡

險極坡難過小心各自持勸君平地上還似過坡時

音樂鳥

毿毿歸昌律蕭韶奏太虛漢王真識曲鳴鳥愛樊衢

木蓮花

雲海盪波濤一碧千萬頃蓮花認作池誤生高樹頂

捨身厓二首

捨身如捨錢但須值得耳樂哉此厓乎莽莽仙雲起安得李清繩墜我直到底
再過一千年依舊我歸矣

千重烟水萬重厓絕似瑤池白玉臺多少貴人身忽捨可能捨到此厓來

紫石峯

南朝三十六英雄散作黃山處處峯獨有此公顏色異玉皇別與紫泥封

偶成

是處庵俱到無求佛亦知月來如有約雲去不相辭旅舍難爲飯車中易得詩
歸添行李重松樹兩三枝

惱雲

山下看雲樂山上受雲苦雲氣忽然來萬目一齊瞽不去爲霖雨徒來作渾敦

黃山偷再上先置掃雲人

謝杖

艱險憑誰共孤筇最可憐握添腰脚健扶比子孫賢絕壁風高處荒灘水急天
若非君助我若個與周旋

聽水有悟

水性比人急有觸怒即起化爲裂帛聲花花聲不止恍讀韓蘇詩一韻直到底
要知山太靜非此無聲聞古來傳道者不傳耳聾人

茶亭

茶亭幾度息勞薪慙愧塵寰着此身輸與路旁三丈樹蔭他多少借涼人

蠅

山頂蚊蝱盡蕭然絕點塵蒼蠅偏不斷高處有讒人

太平道上寄懷巴儁堂中翰

我遊黃山無主人黃山爲主我爲賓誰知尙有主中主巴君軒軒更霞舉去年
早欲來訪君人言君看瀟湘雲今年無心忽相見春水可剪情難分呼童急掃
陸機屋留我陳蕃榻上宿晨起摩松露氣清夜深說鬼燈光綠雀籙雞碑無不
有天生兩隻摩崖手藏得蘭亭字數行此碑不向昭陵朽誰云考据無詞章君
獨兩家兼擅長高歌七言長短句天風海水音琅琅山靈促我縛蠟屐欲行不
行留七日君更依依送出城下車握手難爲情轉瞬丹臺遊已過漸漸九華山
又大掉頭烟裏苦相思三十六峯人一個

陵陽鎮有甯氏者族八千人云自光武時卜居至今未曾他徙余宿其家
作詩贈之

建武有遺民陵陽住水濱不曾知魏晉那復羨朱陳一姓同輸課千昆自結隣
欣欣雞黍意雲外共迎賓

九華山

九華如屏風好處都在外勢有龍門高徑無鹿角隘直登天臺巔氣象始覺大
霞標多遠矚巖景少近愛相傳新羅王此處持法戒鳥共魚泳游虎隨僧禮拜

千年委蛻形舍利今猶在萬釘包塔縫銅牖發光怪傑傑走十方到此作頂戴
僧因香火富佛被禪門壞我亦三日留了此遊山債

家春圃設醮九華僧有爭香火相毆者戲題二絕

禪門閑看白雲飛從不燒香惹是非生怕佛靈能降福受他恩重要歸依
不求自己偏求佛佛手拈花笑不清道我至今心抱歉未曾一粒施臺城

貴池同童伯龍公子周岱三秀才泛舟齊山

兩面湖光一道堤風烟絕似聖湖西亂峯委地矮逾峭古柳受潮高復低穿石
洞行疑出世攀藤蘿上似登梯姓名畢竟摩厓好七百年來認舊題齊山二字包孝肅書岳忠武王陽明俱有題詠

過文選樓弔昭明太子

蕭梁宮殿久蕭條剩有書樓聳碧霄生共河閒扶大雅死隨子晉賦逍遙人閒
冢嗣恩雖薄天上文星位不祧聞說池陽靈最著夜深時見采旗飄

宿五溪有懷亦葦上人

遊遍千山與萬山好山容易好僧難偶來蕭寺停遊屐得見支公在講壇語妙
直教花欲笑詩成常被佛偷看與師邂逅雲堂意雨後吹來月一丸

寄德中師

九華三日住頗憶德中師妙相生懽喜多情惱別離登臨先引路布施但求詩
定有前緣在青天明月知

謁余忠宣公墓登大觀亭

一旅曾揮落日戈大觀亭畔冢嵯峨忠臣也要江山助岳墓西湖酒奠多

近來

近來愛賦遠遊篇到處逢迎感宿緣楊柳身高絲到地閑雲心冷影横天僧庵
有字先看壁石洞無茶且飲泉兩月離家千度笑幾人如我送衰年

四月六日出門六月五日還山

家居久自嫌遠歸身忽貴妻孥迎到門顏色若有異亟亟問平安欣欣白家事
黃犬亦有情搖尾從外至稚子各牽衣爭先兄妬弟重登讀書堂再到看花地

卷軸拭灰塵尊罍加布置分明所厭餐到口覺有味恍惚衾裯閒舊寵疑新嬖
某友書尚緘某物藏還記回頭豈出夢一笑如隔世敢云謫仙人依然復舊位
自是出山雲來去總隨意

兩接香亭家信戒我遊山賦詩答之

七十扶筇涉險忙阿連屢次戒行裝那知此老有天幸六月在途如許涼
樂府休歌行路難江山原待達人看歸來更有心閑事竹比去年多幾竿
荆樹殘花剩兩枝弟兄白髮倍相思為言黃海人歸矣宦海人歸在幾時

南陵道上喜晤宣州太守孫公別後却寄有序

公諱述曾字敦夫是予己未年居停主人也其時公纔七歲尊人牧堂
太史延余權記室事余釋褐館選俱主其家今太史久亡而敦夫亦兩
鬢蒼然矣旅次相逢感而有贈

五馬相逢路狹斜卅年前記住公家同聽學舍三更雨看折瓊林一樹花浮世
光陰真逝水故鄉親友類搏沙不禁揩眼風前認七歲郎君鬢也華

家春圃重赴皖江臬使之任六十生辰寄詩作賀

暫息鵬程兩載餘皖江重駕繡衣車褰帷正好看新綠閱案真同理舊書雅度
世推羊叔子祥刑人愛路溫舒遙聽攔道官民語六十容顏四十如
請訓無勞到日邊　君王知道阿戎賢才高豈止官三品　恩重行看歲九遷
課子庭多書帶草司關囊少水衡錢欣看一朵卿雲色光照鴒原薄暮天
記著宮袍歸娶時吾家臨汝最相思揭來黃巷尋棠棣轉盼青鸞集鳳池上苑
分飛花看早揚州同醉夜歸遲而今相對垂垂老只覺難兄鬢有絲
金陵小住賣珠廊路隔隨園七里強常以笙歌招娣姒幾番兒女鬭羹湯添籌
海屋身雖遠開府江城望正長擬向黃山覓仙草採來添作紫霞觴

哭黃仲則有序

仲則名景仁常州秀才工詩七古絕似太白流落不偶年三十餘客死
山西

嘆息清才一代空信來江夏喪黃童多情真個損年少好色有誰如國風半樹

佛花香易散九天仙曲韻難終傷心珠玉三千首留與人間唱惱公

六月二十日記寒作

六月涼雲二月同今年不競是南風公然當暑成秋士翻笑知冰是夏蟲威勢不行當令際熱腸偏在冷人中班姬紈扇休輕棄只恐炎官事未終

品畫

品畫先神韻論詩重性情蛟龍生氣盡不若鼠橫行

將詩集與人換秋蘭

許將湘草換文章兩物分明足抵當交易既成還自悔筆花豈止九秋香

每日晨起折芭蕉花上露飲之

日飲芭蕉花露鮮採來常與雀爭先瓊漿何必千年計一滴甘時一刻仙

再遊牛首宿叢雲樓作

叢雲樓再到久別覺心孤題壁數行在前僧一個無青山皆故物白髮是新吾記得當年住藤床對雪鋪

豈料風塵客今為桑苧翁卅年多少事一笑海天空樹影雲梯石鈴聲寶塔風忍寒還試健閒步月明中

牛首廟門外古銀杏歌

老樹高不休雷怒焚其首樹死心不甘孫枝從旁走一枝入地復出地三伏三升重起勢遠看屹立有千層近察孤根只一氣渴猊赴海倘回頭乖龍挐雲忽掉臂不知此樹生何年劫灰陣陣飛眼前大椿春秋何足算疑與盤古同開天我遊名山大川徧似此奇觀竟未見明知老矣才無多為汝奇賞還作歌

題俞企延先生遺像 有序

先生名時篤字企延　國初隱士入錢唐縣志方伎傳其五代孫蒼石就館江寧以遺像索題卷中畫者　國初名手謝文侯題詩者周亮工吳山濤兩公而已

武林有耆舊槃槃抱逸才生當易代時肥遯甘蒿萊借畫表天倪吟詩舒幽懷心淡名雖忘道成藝自佳一時求請者珍重比瓊瑰偶然寫遺像白眼青天開戊削芰荷衣飄蕭麻葛鞋打頭響松子拂袖飛松釵是誰堪作伴除非巢由來文孫蒼石子箕裘傳五代詩學有淵源都宗少陵派與我遇金陵相知成逅邂欽欽授此圖矜寵毋乃太道得君子言庶幾先人愛卷中周與吳前輩兩賢在此後百餘年題者竟不再想見鄭重心琳瑣如有待顧我獨何人而敢破此戒捧筆不敢辭落墨不敢快諾已書數行熏香還再拜

琴姑于歸浦口作詩送之即索壻和

秋風八月館甥忙殘臘雙雙又束裝底事秦樓留不住合歡堂上有尊章

崔盧何必說榮華就此天姻儘足夸四十五年同榜客一齊頭白喚親家 芷林刺史戊午同年

綠淨軒中花滿枝蔚藍天外雨晴時檀郎愛對青山坐不是擕書便畫眉

旁和妯娌上承歡學作新人事事難寄語堂前乾阿嬭推情還當女兒看

薛包分受幾雙田荆樹枝多色更鮮想見鹿車同挽日裙釵吹滿稻花烟

廿載提擕一旦離滿山花鳥盡依依明年公子同歸日池上鴛鴦正學飛

常敬五家臘月蘭花開

幽蘭不知冷殘臘一枝香借暖堪為佩含啼若畏霜同心招柏葉春夢憶瀟湘想為主人壽重徵燕姞祥 敬五是月六十

香亭寄黃白狐裘

知我山居冷狐裘兩襲貽暖同冬日愛輕與老身宜黃白金銀氣溫存毛裏思常愁披日少披到夜深時

追憶前事傷老二首

自辭邑宰後久不徒步行偶過桃葉渡街頭踏月明茶肆坐男子大駭呼而起不料袁宰官一老至斯矣我聞此語難為情老不自覺他人驚不知當日作何狀惹他觸目生惆悵於今又是廿年餘此人再見驚何如

十年前向縣庭行故吏猶能向我迎於今再向縣庭過識我竟無人一個歷歷同官十數人姓名大概記難真自嘆袁安來太早白頭人比甘棠老同官零落吏胥無始信人生老最孤

王景

記負胡牀從隊長小師家裏唱秧歌而今百戰成功日不想封王只想他

題魯星村小像

愛春風不戴笠愛徐行不著屐拔出一衫青張開兩眼白胸中忙殺幾首詩旁人不知謂閒立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九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 甲辰

錢唐袁枚子才

新正二十日阿遲上學

白髮生兒喜不支公然又見讀書時傳家事業從今始識字聰明上口知秋稻
晚栽期望大春鶯初囀發聲遲阿翁手授無他物畫日歸來筆一枝

花朝後三日作嶺南之遊留别隨園六首

三年遊屐未曾停又作珠江萬里行老[illegible][illegible]知筋力減閑雲只覺往來輕天涯
禽向寧無伴謂霞裳海外韓蘇合有名寄語羅浮[illegible]鼉客早教仙蝶下山迎
娶被吾家久寂寥阿連幾度手書招弟兄尚有來生[illegible]烟水寧辭去路遙兒女
開單求粵產親朋作餞趁花朝夭桃莫帶消魂色待我歸來葉未凋
臨行無可繫心腸略有丁寧語數行墦祭教人還故里歸寧替女掃新房圖書
兩久勤搜蠹蘭草秋深早護霜一事思量終抱歉未能親課兩兒郎
龍門何不挈清娛遊是單身易起居天上送行千里月客中娛老一船書嫻開
黃曆占良日愛上青山製小車到處逢迎常意外不知此去又何如余出門不占日
從古繁華說嶺南及時領略我猶堪尋梅或有三更夢飲水何妨一勺貪未卜
花船誰綺麗可知仙荔正紅酣武夷峯色匡廬瀑歸路還思次第探
曳雪牽雲意灑然金陵回首隔蒼烟春風替我爲前導白髮笑人學少年所到
總能增閱歷無求何處不神仙兒時記得曾王父八十歸來粵海天曾祖象春公八十一歲作粵遊

蕪湖阻風六日喜諸故人畢至

蕪湖賢士多相識擬到蕪湖留一日何圖舟阻石尤風六日舟停行不得故人
聞信紛紛來爭攜魯酒談齊諧赭山亭邊倚檻坐蟂磯廟裏剪波回阻風領得
嬉遊趣翻怕風來吹我去但願前途再阻風都像留人在此處梅岑弟子情更
濃朝朝閑話來舟中祝風留我風不答偷捲長帆當投轄

次日風順

六日帆不張一朝風忽利真如暴貴兒得權大逞勢舟子船頭眠浪花老夫篷
底笑啞啞封姨此情恰不領我是離家非到家

舟行十五里至潘岡梅岑饋肴烝遣人剪江而至

樓上金燈月下烟六宵情話已纏綿挂帆又送先生饌香徧春江浪一天

荻港燈下聞笛

荻港燈殘夜色深一枝風笛遠愔愔分明九曲長江水都作回波上客心
如訴如啼水一涯江風何處落梅花此聲祇可衰翁聽業已蕭蕭兩鬢華

登小姑山

江心湧一山卓立冠霞表錫以小姑名千年長不老時逢三月初烟鬟梳更好
高閣雲層層修篁枝娟娟長江頭盆寬石鏡妝臺小我來拜神前代把落花掃
不敢問彭郎嫁事何時了只乞少女風一送東飛鳥

過彭澤縣愛其風景清絕有懷靖節先生

繞郭江聲響青山滿縣堂先生宰彭澤儘可傲羲皇多事督郵至惹人歸與忙
千秋一枝菊從此倍芬芳

泊石鐘山正值水落見怪石森布絕無鐘聲

古有石鼓無石鐘此山疏解從坡公道是風水相衝擊四更月下聲隆隆我來
曳杖走山脚水落潮平見磽确滿地橫陳怪石供洞庭不奏鈞天樂僧雛引我
禮上方一湖春水烟茫茫古松穿石枝亂舞頗似相助吹笙簧高坐懸厓發遐
想平生所到無虛賞且學孫登長嘯聲替他代作蒲牢響

鄱陽湖

江盡入湖口漁歌四面聞鞋山標一塔鼉鼓憶千軍浪與人爭立天隨水不分
匡廬雖在望尚隔幾重雲

客裏

客裏清明記不清但逢楊柳便關情泊船難得有山處拄杖忽驚新月生十里
村莊喧社鼓一隄兒女鬪風箏湖心爲訪蝦蟆石又學飛鳧踏浪行

老去

老去無心戀歲華嬉春天氣遠離家鄱陽湖裏推篷坐不看梨花看浪花

到廬山開先寺讀王文成公紀功碑二十四韻

兵豈書生事先生用獨殊安劉有成算克段在須臾少主雖涼德強藩敢覬覦烽烟搖太白聲勢動全吳虎穴南昌取狼心北上孤指揮銀兔節分散木魚符主帥方嘗膽將軍忍惜鬚兩甄鳴臥鼓三戰獲雄狐力阻親征駕安排所獻俘河陽綏巡狩垤澤免追呼耿耿憂民意堂堂治國謨誰知公射隼正值孽攘揄不賞陳湯績翻招鄧艾誣調停十常侍勝縛一庸奴暮解三千甲朝持百八珠蒲團雙膝坐戎馬片言無冰雪心如見豚魚信可孚鐃歌書露布椽筆駕珊瑚石壁匡廬鑿龍蛇字畫麤歸功天子聖垂戒甸人誅烏鼠驚師律風雲想陣圖山河雖鼎革苔蘚未模糊學異朱元晦功同周亞夫燕然銘自好相較恐全輸

香爐峯觀瀑

挂起西江水青天作畫看四時常灑雪萬古此狂瀾松鬣休嫌濕銀河本不乾磨厓多少字麻列白雲端

行十里至黃厓再登文殊塔觀瀑

黃厓天上生對面作浪起我頭不敢昂誠恐浪壓己豈知下望深青天反作底山外有山立山內有山倚頹類人衣裳幅幅有表裏忽然暴雨來人天一齊洗避登千尋塔正對一條水瀑布從高看匹練更長矣始知開先寺相離咫尺耳只爲絕巘遮紆行十餘里

宿瞻雲寺

一宿豈偶然前生有緣在廟額題瞻雲兩樟立門外古之宗生菴重修自昭代琳宮既巍峨金像尤弘大相傳王右軍捨宅作香界尚有墨池存清瑩色可愛花隱叢竹中鳥啼磬聲外豈不想留連前途有山待

早起遊萬杉寺過三峽澗坐橋上聽水

萬杉無一樹三峽猶存橋未到橋上立已聞橋下潮白龍從空來騰踔無晝宵誰排石作陣不許逞狂驕一阻生萬怒格鬬聲刁騷猛者滅頂過弱者伺隙逃徐者作回波疾者奔飛猱聚疑狂泉沸散似元珠跳五百天魔舞十千戰鼓鼛老僧指殘碣有字記前朝橋造祥符年石紐猶堅牢玉淵金井字彷佛天書雕嘆息來和聖哲匠皆倕䕫懷古氣彌歛起行目尚搖祇覺兩耳中刻刻生波濤

棲賢寺贈道念上人

棲賢寺裏果棲賢留客濛濛雨一天多謝僧雛爲買酒袈裟紅濕杏花烟

觀舍利

舍利盛金椀騰光似寶珠取觀還一笑未必老身無

尋湯池沒在荒草中騰騰升氣水淺難浴

湯池如處女生長落荒村不以無人浴而忘本性溫客雖相訪少泉是在山尊轉惜華清水繁華易斷魂

過柴桑亂峯中躡梯而上觀陶公醉石

先生容易醉偶爾石上眠誰知一拳石黯傳千百年金床玉几世恆有眠者一過人知否不如此石占柴桑勝立穹碑萬丈長

謁靖節先生祠

先生非隱士直乃顏閔徒不食米五斗偏栽柳五株尊中酒或有琴上絃弃無餓乞一頓食冥報心瞿瞿絕不作身分隨人作步趨及其入蓮社攢眉強支吾爲佛且不喜何況爲官歟出山白雲似還家春風俱偶然吟一篇太羹玄酒初品高情轉近詩淡味乃餘東坡大才人和之形神殊奚論王朗輩敢學華子魚我願生當時長爲扶籃輿

路上憶隨園桃花

柳漸芊綿水漸波隨園此際好烟蘿桃花千樹開如雪讓與漁郎看得多

上五老峯遇雨迷路到萬松坪已二鼓矣

爲尋五老峯走入三里霧地號犂頭尖險絕不容步正在盤紆間暴雨來如注輿夫不知雲踏空如踏路棘蒿亂刺人十步九欲仆退縮無可歸前行日又暮僮僕齊嘈嘈今夜宿何處用瓦衣亦漏似虎石可怖昌黎不敢哭奉先屢悔誤賴聞叫呼聲隱隱出深樹似海得指南有寺雲中露急將危苦狀從頭向僧訴自笑三年遊此是一劫度

清明

卅年邱壑慰平生垂老誰知福更清萬朵芙蓉千尺瀑匡廬山頂遍清明

從萬松坪東下一路氷條封山過大林寺舊基愛其水石奇險坐觀移時或云即石門澗也

清明斷雪此語欺廬山三月氷花飛我從萬松坪東下縱錚踏破千珠璣行過靜菴禪師塔忽見絕壁高巍巍三峯縱橫立水上其勢截業形厓嚴波濤噴薄萬壑響似有深洞蟠蛟螭恨無李清縋身繩又乏溫嶠然妖犀姑學兒童飛堉戲投以石子傾駭之須臾不見風雷作得毋羊館龍皆癡或云即古大林寺頹垣尚存舊日基或云此乃石門澗水風獵獵時吹衣我亦難考景外景且贈一首詩人詩

佛手巖

如來初出世一手指天生豈料此間石還存往日情空拳擎寶座指月起鐘聲有負相招意詩人只管行

天池

清絕天池水澄澄漾碧空金仙常照影鐵瓦不愁風日月千峯上江湖一氣中周顛遺像在無復弄神通（寺有周顛等四仙祠）

到黃龍寺尚早偕老僧往探龍潭

欲見龍潭清先招佛子伴誰知水作聲隔樹龍相喚

從寺東下仍過犂頭尖歡喜亭兩險處步行數里到棲賢寺宿

險途人重經如痛定復作其如山上客欲下竟無奈棄車徒步行自主轉膽大空空仙下天盤盤蟻旋磨索索蟹橫爬岌岌箕屢簸非不欲三休陡下不得坐所恃性命忘一勇敵百懦屏氣羊腸踏攢眉虎尾過棲賢長老來且笑且相賀急呼繩床鋪踵息勸少臥誰知蹀躞餘麻鞋已全破

遊東林寺不果

東林未到小車回非戀紅塵忘講臺知道遠公今寂寞無人送過虎溪來

白鹿書院

少室山人舊草廬隔朝換作紫陽居一松門外張華蓋（路旁古松枝葉蔽芾號華蓋松）五老雲中看讀書白鹿仙蹤流水遠青衿燈火講堂虛人間何處尋精舍稷下淹中恐不如

回舟星子謝丁竹江明府

先生作宰常欲笑如此廬山少人到忽然有客西湖來白髮看山頭屢掉先生大喜召役夫爲負行李扶籃輿入山七日如一世歸來嵐翠盈衣裾握手便詢何處好我道黃厓最幽渺對面千尋瀑布飛當空一塔烟雲繞先生更喜所見同細加甲乙談羣峯想見文章有定論千秋一榜傳宣公（壬申湖南鄉試吾鄉吳雲巖學使預決五人果皆五魁先生其一也）詰朝置酒愛蓮亭招邀太守聽啼鶯（王文湧）未逢千荷池上白且看五老杯中青貽我雲箋索題句奈被風吹船不住半戀名山半戀公身自長行心未去

泊滕王閣感舊

弱冠曾爲王子安滕王閣下倚闌干清風一席吹西粤丹桂三秋折廣寒海內文章傳誦易人生春夢再尋難誰知五十年前客依舊長江檻外看

蔣苕生太史病廢家居因余到後力疾追陪作平原十日之飲臨別贈歌

先生示人杜德機儀容清癯似植鰭前年乞病辭　丹墀一帆歸臥江之湄傳聞不一多異詞云生云死云垂危忽然我到君驚疑如以仙藥投肝脾登時起坐喜不支張王神氣開鬚眉詞鋒滾滾同平時箋妖語怪談神祇口所謇澁筆代撝右手偏廢左手持劈裂箋素磨隃麋旁行斜上龍蛇飛錯落蝌蚪皆珠璣雖枯半體坐若欹吐氣尚懾千熊羆其宅幽渺樹四圍長廊疏寮窈窕池鼠姑花開香拂衣朝朝飲我酒一巵繁肴綺錯堆盤匜恍如元度離京師真長九日十見之膝前森立三瓊枝長君獻賦趨南畿仲子鳴鞭試禮闈三郎長齋步步隨搔摩疴癢扶履綦見贈五言玉雪霏才子孝子人中師手抱萬首藏園詩拜述爺命言偲偲屬我細讀加檢披意若難逢某在斯士安一序千秋垂其餘作者肱可麾琥珀拾芥針引磁濠梁莊惠琴鍾期此中心契非阿私我手加額重思維先生遭逢亦數奇少年才名海內馳殿上簪筆侍軒羲一篇吟成萬口推頃刻官可登台司無端奉母江南歸　天子時時嘆不羈東山再起欲有爲抒

所蘊畜佐明治不圖崔崔心事違今之相者但舉肥鷙鳩鬪遏鸞凰姿文光雖
耀未閃屍天心翻悔生公非平生嗜義如渴猊專趨人急心孳孳晏嬰食祿無
餘貲九族貧者待舉炊耳鳴陰德古所稀以先生擬真庶幾自然食報理所宜
不于其身于其兒大昌厥後今始基松根生蘭蘭生芝左視右視堪娛嬉含飴
便足當䔍者何須更覓倉公醫賢者形衰神不衰王夫人言豈我欺先生未必
不期頤恨我粵行難久稽遨遊山川老更癡上堂再拜將歌驪先生掩面心淒
其自取行狀付我窺公雖不言我已知果然賤子死或遲貞銘捨我將尋誰我
亦自傷兩鬢絲臨行涕下如綆縻今生休矣來生期雲龍相逐苦岑依天上地
下無參差長江知我難別離逆風日日船頭吹

重過百花洲

九曲亭臺三面湖南州要算小蓬壺喜逢花柳暮春好記得畫船當日無網罟
事稀萍藻靜笙歌人散水雲孤前朝曾有高人住一道長隄尚姓蘇（南宋蘇雲卿隱居于此）

謝蘊山戴可亭兩太史招集程園

五奧三菁春滿家重重樓閣貯烟霞當筵兩个鳳池客繞砌萬枝蝴蝶花曲水
帶雲歸石洞亂紅隨雨落牕紗山人船泊江頭月何幸乘風到若耶

題苕生桐下聽簫圖

一枝湘竹最多情吹得英雄白髮生怪底中年謝安石愛扶殘病聽秋聲
百尺梧桐倚碧霄三行雛鳳影超超大郎此日迎鑾去正學王褒賦洞簫
搊管佳人翠袖孤分明畫出采鸞圖不知元相金閨寵我是楊炎許見無

徐穉子墓

不是躭高隱其如漢季何功勛歸稼穡氣數聽山河下榻知交少生芻涕泪多
祇今三尺土若個比巍峨

舟移新與洲爲風所覆

移舟非行舟忽然舟覆水幸而中副車所傷尚無幾追憶出門時匝月治行李
凡是客中需苟有苟完矣一旦付波臣空空我而已糗糒及盤匜物物從頭始
所費既不貲所具寧能美自嘆七十翁遠行原非理心非利名牽與從山水起
倘作滅頂占亦是偶然耳風豈有心哉未必憐老子因之小坎軻轉生大歡喜
徐徐旨畜求急急衣裳洗記得遼海人常行再生禮

過萬安縣山水漸佳

舟過萬安縣悠然心目開恍疑仙境入只見好山來樹色千層錦灘聲四面雷
懸厓幾茅屋遠望似樓臺

從綿津至贛州儲潭得絕句五首

路上綿津不問津儲潭小住拜灘神（廟塑十八神像）欣看一路春山好梳就烟鬟若待
人
琉璃四面水雲鋪屈曲風帆路欲無略綴亭臺三兩座人間何處說西湖
樟樹迷離密不分幾聲雞犬樹中聞濛濛一縷茅簷白知是炊烟是晚雲
漁翁底事不歸家細雨濛濛立淺沙生怕魚驚竿不動蓑衣吹滿碧桃花
莫惱磯多行路難但教目悅即心安荆關已過倪黃到日日天公送畫看

十八灘

一灘已覺險況乃灘十八何年脩羅王留此衆羅刹沉者如伏蛟水中暗吞齧
浮者排陣圖當頭作阻遏擲門豈安横井底亂投轄觸艙或怒僵逢纜必全割
偉哉篙工勇入水將舟奪初將周鼎扛繼作宋人揠但聞聲許許愈知難戛戛
周旋石縫中隙罅輒先察堅忍横逆來拱護使上達倮國解下裳強鑿類鐵拔
南船雖將牢北兵甚操剌水犀軍已成石婆黨盡殺小屈總是伸大度何妨豁
三日出重圍橈聲鳴軋軋

南安蔡公子清岷家鏡伊明府招遊丫山

峯作雙丫勢名應配小姑溪深乘筏渡石墜倩藤扶有瀑山纔活無僧佛亦孤
不知蒼耳子可認白雲夫

過梅嶺

南戒一嶺横拔地三百丈想見趙尉佗借此作屏障樓船十萬師到此氣凋喪
一朝雖掃除王道未坦蕩直至曲江公鑿叢始開創峨峨雙闕門尚存斧鑿狀

樹密嵐翠濃人多雲氣讓蛇盤不覺險鵠立始驚壯過此路漸夷天容如一放
倘有八九峯孤蹲野田上

謁張曲江祠

天寶當年事漸非先生進退履危機篋中秋扇恩難忘天際冥鴻翼早飛金鑑
果教言在耳玉環何至泪沾衣千秋丞相祠堂在留與行人拜夕暉

到韶州換小舟遊丹霞至錦石巖

看山如論文所貴在逋峭韶州丹霞山公然具此妙我換江口舟一路搖短棹
所見雲外峯歷歷呈形貌高擎玉女盆銳掛司徒帽鐘旁一杵懸盤邊一鼠跳
大半海螺紋圜圜百道前艙人乍指後艙人又報左失我方愁右得我又笑
忽別忽相逢惝恍不可料非關山撩我有意來作鬧爲行曲澗中驟難出闉奧
宜乎路匪遙窮日方能到
到山昇腰輿屈曲三里許絕壁石縫開側入步踽踽高唱升天行踏雲不踏土
竄身冷翠間自笑同蒼鼠扶竹兩手霜搖松滿頭雨斗然鐵門關設險若相阻
真個一夫當千夫難用武閃爍鑄金像森嚴建紫府引水下僧廚剗石流縷縷
何年破天荒一衲開萬古坐受羣山參朵朵芙蓉舞
晚宿靜觀樓懸崖走牕下吹落珍珠泉滴瀝鳴終夜蝶夢既醒莊屐行重學謝
遠尋錦石巖別有奇峯迸三洞窈而深盤空張廣廈萬孔攢蜂窩似有聲來嚇
石色青黄朱四時倏變化嘆息造物心奇巧公輸亞小巧使人憐大巧使人怕
凜乎不可留寒風射石罅

觀音巖

江心望峭壁樓閣生空虛近前覘厓岸方知觀音居秉燭走昏黑磴級何盤紆
已而得光明疑有牟尼珠誰知石乳垂倒懸纓絡如俯視長江波萬里聲澎湃
帆檣各乘風蛟龍或逞怪佛笑無一言愔愔坐香界閱盡小滄桑無妨大自在

英德小泊獨遊南山

雖聽嚮不知水處雖聞香不知何樹管他九曲烟波我自一舟來去

過湞陽峽作歌

水裏山山裏舟湞陽峽中浪不休石如人立看人遊我若不吟被石笑石若吟
成被我偷世間奇景豈空設半使行人愁半被詩人收我老無愁好吟詠且撤
四面蓬牕掉白頭

到峽江寺香亭以詩見迎次韻答之

峽江寺裏落花天花下吹來詩一篓剛是山僧說山事禺陽兄弟兩神仙
白門江上片帆開笑別妻孥首不回伯也年衰狂更甚一塤吹過萬山來

飛來寺

不是青山生羽翼緣何兩峽如人立空中一寺更嶔奇樓臺直欲將天逼我來
小住帶玉堂迎面一片屏風張濃綠萬重裏錦繡當時帝子猶深藏攀厓繞磴
尋幽徑流泉未見聲先迎拏雲三樹一根連不知木母如何孕條條白練從空
斜銀河亂落風雷譁妙有蕭齋當瀑起坐來看水如看花雲外忽聞曳杖響老
僧抱詩來見訪半是吟聲半水聲一時佳處難分賞下界鐘鳴日漸昏轉身急
學猿猱奔戲立山門指山笑世間我亦解飛人（僧名懷遠）

飛泉亭觀霞裳與澄波上人對弈

棋局臨飛瀑棋聲與瀑分下山千尺雪背水兩家軍風裏葉如鬭牕前鳥不聞
渾疑仙子戲橘叟與桐君

四月十六日端州楊蘭坡明府劉瓚華參戎彭藹堂別駕族弟龍文公宴

晚香堂

七十老翁不知老來看嶺南山色好兩株荊樹忽相逢一朵鐵花開未了（署中鐵樹
開花）通家難得來楊修招我披雲樓上遊閱江寶月次第到此間風景胸全收歸
來晚香堂弟問兄知否即日五人同上壽彭鏗斟雉劉安進酒龍文扛鼎阿香
走有如不期而會百八國都爲先生一張口千里脯五侯鯖三十六種骨董羹
一一羅列求褒評不怕忙殺天上天廚星果然天星聞酒香張嘴頤朵雷公狂
手持北斗剩仙漿化爲大雨猛如注搖動一堂蠟燭光合席蹲蹲人起舞都道
今宵足千古十日平原何足數師生昆季兼文武誰是賓朋誰是主個個忘形
到爾汝請各酣嬉將力努珍羞吞盡珠璣吐莫管衙外鼕鼕報三鼓

署中諸友同遊七星巖

端州近海海風厲天上七星吹落地岭翠疑爲精鐵橫綿延尚作臺垣纍月有廣殿星有宮果然一洞形窊隆紆曲偨傂渺難測白日吹雲來陰風滴下石乳久漸乾鑄成形怪千百般恍似山靈握肺肝教人一一張眸看時當四月春流滿山脚沉埋截其半賴有當中甬道高行人免作望洋嘆片片青山頂倒垂時仙鼠聲相喚宋唐碑碣鐫紛紛龍蛇健筆拏烟雲想見古來好名者恨不將身化石人天門三重闢雲表一重一重登更好打頭白鳥飛不高出樹行人看漸小只緣康樂好搜奇未免修期常諱老歸飲羣公酒一杯齤然不覺笑口開自指脚下雙麻鞋曾踏青天北斗來

蘭坡招飲寶月臺

我聞修月宮裝成需七寶至今端州臺以此得名早楊公纘領閒招我作幽討四面清風延一池碧荷小門前六榕樹槎枒百人抱屏後七星巖蒼蒼蹲雲表主人陳几筵欲倣古養老不夸五牛烹但求一樹好蕈飫液湯經精心苦搜考果然虞悰羹竟奪雍巫巧水引尤稱佳清絲遊裊裊惜哉甘㲉空屬饜尙嫌少有如修羅王噉月不得飽飲畢招羽人鬭棋聲悄悄要假羊抗手一惹吳剛惱（吳協黃以善弈名故使道士難之）累我學樵夫爛柯看未了

端州紀事詩

一詩迎我一詩催驛使奴星日幾回望見端州城半角傾城冠蓋似雲來忙解征衣揖客遲皇華廳上語移時衰翁來意將軍解一騎紅塵取荔支（感副戎官公也）

子姓相扶上畫堂舉家懽喜道勝常不知此叟三年別鬢上新添幾寸霜

嫛婗文葆兩麒麟啼笑啞啞滿室春甘蔗旁生如有意趁儀來作抱孫人（喇阿順）

高挂流蘇錦樹東春深人臥鳥聲中（所住晚香堂多野鷲鷲終夜啁啾）阿連雅得曹參意讓出華堂住蓋公

文武紛紛宴老饕家家親手動鸞刀爲來護世城中客欲試羹湯若個高

淋浪終夕雨聲酣一月晴無日二三可是佛圖澄姓濕曾來此處築茅菴

恰喜文星聚一時彭楊各各樹旌旗（蘭坡蕅掌）足酬太史東來意不採珍珠只採詩

賓朋棋子響西齋奴子端阮手自揩略見主人停畫筆又呼書吏寫齊諧

倀子登場舞拔河蠻方別自有笙歌只因南海波濤近半是魚龍角抵多

可笑珠娘負盛名我來孤負看花情青唇吹火柴篷立難近都如鬼手馨

城門一過三千萬南史曾將粵嶺夸今日貪泉宛然在不知涓滴落誰家

南荒一尉古稱雄蘽宕於今有素風玉豉金鹽千日酒教人能不夢周公（周尉斗齋）

（飲饌精絕）

寶月臺邊鳩杖扶參天榕覆藕花湖七星巖對先生坐彼此垂青一語無

勝遊尙欠鼎湖行爲有春江浿未平寄語王喬仙令尹青山無我亦虛生（蘭坡約遊鼎湖未果）

荔枝二十六韻

冒暑來東粵炎風笑老夫未歌棠棣什先覓荔枝圖揩眼看嘉樹逢人問藐姑離離星點大漸漸露痕濡外殼圜黃皺中單裹絳襦㭊須乘騄耳網不用珊瑚火齊高侵月晶盤早弄珠撕開紫綿襖褪出雪肌膚欲齧心何忍輕含舌已酥華池湧靈液透頂灌醍醐嬌姣金爲彈瓌肥玉作軀天漿風味別神女色香俱易損憐卿嫩狂吞愧我饞口疑成露囊腹恐化冰壺飽極三餐忘柔嘉百果無馳驛名原重傾城話豈誣揮毫誰詠汝碩果尙存吾寵勝紅雲宴忙催竹葉符楚人休橘頌齊俗撤桃殳白馬甜榴賤黃中玉李輸浸投甘谷井剝喚水精奴熱中心早淡消渴病何虞帶葉教人採傾筐滿地鋪半生仙掌慕一夕化人扶尤物堪移矣衰翁其舍諸日嘗三百顆未肯讓髯蘇（紫綿襖見五代史契丹語）

蠹魚

不買芸香置五車公然老蠹作生涯分明紙角牙籤動陡覺書中點畫差未必風騷供吐屬空貪糟粕失精華勸君嚼我終無味速往蟲魚註疏家

觀弈

淸簟疎簾弈一盤臉前便是小長安不關我事眉常皺閱盡人心眼更寬黑白分明全局在輸贏終竟自知難憑君著遍飛棋好老譜還須仔細看

阿端

端州生子號端哥合浦明珠定是他索我抱常懷裏奔惹人憐爲笑時多看兒
蠻鳳心如羨怒姊飛墻口似呵轉眼重陽作周晬兒持金印更提戈

端州夫水行

端州夜半聲洶洶羚羊峽水圍城中天公更爲水張勢排雲驚雨號狂風民廬
不見見屋脊廚竈掀舞如飛蓬羨爲魚鱉身猶活化作蟲沙頃刻空衆官拒水
如拒賊竹箒衣袽四門塞衣冠了鳥負土忙金錢亂擲蛟龍得晉陽未沒城幾
版王尊立水已三日短衣赤脚出門望蝦蟆瞪目坐樓上將軍棄馬盡乘桴士
女非鳧齊踏浪萬戶炊烟傍午無頭搶足躍爭相向襁負泣登太守堂太守不
在誰主張六營馳檄兵借糧畫指券約堆盈箱我雖非官敢越俎弟兄急難宜
平章不料五千里外餐霞客忽來此邦此土同存亡南門已裂北門保上山上
城奔未了平時只覺眼前安到此方知高處好愧無婆留築塘才三千强弩射
潮回又無王景堙流法能使耕夫盡舉鍤徒學區區韓潮蘇海文惹他江妃河
伯來紛紛作書魴鯉同一笑中流砥柱今何人目擊哀鴻狀若此我有一言告
君子莫愁賑例此間無一卷檀弓皆物始廣東例不報災

藤鼓

端州城樓有藤鼓以尺圍量丈有五其色黝黝瑕環黑其聲逢逢音節古相傳
此藤能爲妖晝伏夜見浮作橋羅旁水口衆猺賊乘此渡河民驛騷前朝制府
淩雲翼剪去渠魁掃萌蘖斬藤三段製鼓形分置諸州此其一一聲兩聲蝦蟆
更三更四更天雞鳴公然瓜蔓一枝草管領金輪萬國明我爲妖藤發長想萑
苻同類皆何往從古英雄草澤來麒麟閣上爲聲響

珠蘭

誰把三湘草穿成九曲珠粒多迎手戰香遠近聞無簾外傳芳訊風前過彼姝
閑將纓絡索仔細簪花扶

紅豆

生就多情種離離落絳河相思千粒少記曲一箱多丹鳳饑應啄紅兒眼欲波
倘拋龍樹上佛亦奈卿何

寄鍾姬

不聽叡聲半載餘粧臺眠食近何如愁生夫子登程後喜見嬌兒上學初海外
朝雲空有夢盤中伯玉竟無書遥知七夕銀河好懶畫眉痕月一梳
此間光景遜江東兩慣烟綿海慣風仙荔紅香剛我到雪蘭膚色與卿同千家
蠻語聽難解兩月螺舟泛未終寄語金閨諸姊妹加餐不必念衰翁

翟尊江意釣圖

子陵非釣魚不過釣其志先生倣子陵借釣抒其意難得白描手能寫此高致
笠是釣者冠竿爲釣者器絶少波濤聲但湧烟雲氣鬚眉更逌然自樂羲皇世
我亦釣卌年從無一絲繫未能訪桃源來約劉子驥且題字數行臨風託遐契

烹珠嘆有序

廣州漁人烹蚌蚌躍起三丈許諦視之墜徑寸珠爲火所傷作車渠色
矣余哀之爲作詩

漁人烹蚌蚌忽怒飛上青天如欲訴須臾明月一丸沉滿江船戶都生怖諦視
乃是牟尼珠團團一寸寬有餘可憐照乘驚星色已作焦桐爛梓枯我聞珠能
辟火災豈知火爲珠禍胎萬物各有遇不遇人世原無才不才又聞鮫人採珠
苦拋擲千夫性命取豈知費盡驪龍求一旦混同魚目責怪底珠猶憤氣含銜
烟跋浪飛再三玉呈楚國冤難雪劍化延津死未甘從此漁人生悔心撈蚶不
敢付釜鬵奈他堆積如山蚌一點珠光沒處尋

端州苦熱行

我聞南越非炎洲四時皆春客可遊豈知我來天時變但有火老無金柔祝融
呵氣朱鳥吐沃焦登罷湯池投治病非造軒光竈攻城乃試猛火油熾炭誰安
邾子位燒尾都像田單牛方麯司風懷令史吹綸被體疑重裘無病而灸疻痏
滿不慚而汗浹背流灸艾才避屈突蓋均茵又遇周陽由帶來之熱因人熱使
我自問笑不休七十老翁何所求捨却江南雲水幽兩袪高蹶來荒陬西江舟
覆色不變端州水至心無憂可奈秋陽故意暴老朽頃刻膚理焦灼聲啁啾有

目不得贍洋樓有脚不得登羅浮思量消遣無他法惟有掃除奥室爲詩因一枝筆當迎涼草一竿竹對夏凊侯阿弟愛我怕我去時進瓜果慰勞相遮留試想姜家大被縱然好可能此際同眠雙白頭不如一碗冷淘向天祝火傘早斂炎官收赤煒勢消白藏至風輪高扇清天秋使我逃出炎涼世界外依舊赤脚海上自把珊瑚鉤

謝龍文弟餽水

圭頂山頭水貽來感不禁淡如君子友清見弟兄心愛惜教僮守矜憐當酒斟故鄉重入夢龍井一泓深

又謝蓑衣餅

擬賦湯官餅才慚束廣微漫勞纖手巧來慰老人饑月影盤中得冰花齒上飛紅綾曾啖過今又嚼蓑衣

贈孫補山中丞

鄉雲紅覆五羊城物望羣推宋廣平二月桂林移使節一江春水盡歡聲胸中定力回風氣筆底餘波寫性情帝恐勳名掩媕雅重教管領玉堂清（公巡撫雲南後重入翰林校書）此行真不負衰翁得識羅浮又識公同館敢叨前輩禮虛懷真見大臣風憐才心在官階外知己情深夕照中料得紀恩圖未了珠江轉舵督江東（公畫紀恩圖第十六幅名珠江轉舵）

張菊坡太守有伽南香珠余乞之命以詩易

嶺南從古稱香國遠客尋香偏不得菊坡太守古香尉胸挂香珠百八粒一珠一粒氣氤氳迷迭都梁迥不分庭前風過旃檀樹座上衣熏荀令君野人心貪口難忍強顔遽作紫雲請自憐臭味無差池或者主人竟首肯主人愛香兼愛儂欲許不許心忡忡自言佩帶始童蒙先人手澤在其中業已卅年侍膏沐如何一旦棄秋風我發讕言君且聽楚弓楚得原無定從來湘草佩靈均爲他髣髴騷人性同抱留芳百世心何妨脫手千金贈主人大笑憐我狂登時解繫我衣裳翩翩鼻觀覺勝常夸示賓朋嗅未央從今東郭七旬叟永奉南豐一瓣香

旬日之中中丞兩饋肴烝賦詩志謝

一接春風笑語溫兩番臺使致壺飧買從清俸情尤重捧出軍門物便尊千里脯戚金盌脫三辰酒滿玉昆侖自憐七十餐霞叟難學侯嬴說報恩

枚方以詩獻中丞而中丞贈詩適至病中如數奉答卽以留別

正投巴曲到軍門忽聽鈞韶降野濆汲鄭果然能禮士皋夔原本是詩人筆揮強弩堪穿札氣吐秋雲不染塵病裏瑤箋當靈藥一回雒誦一精神

舟泊羚羊峽口邊早聞父老說公賢官如子弟人人見政比秋霜樹樹鮮渡海輕裝常載石焚香諸事不瞞天嶺南元氣非難復只望旌旗駐十年（公有百一山房專供怪石）

揭來門外八騶鳴野叟頹唐廢送迎禮錫百朋裁兩面交雖十日勝三生民間疾苦殷勤問海內文章次第評我亦臨歧託君子元方有弟望裁成

羅浮擬訪葛仙衣可奈頹禽翅不飛一息尚存山要看秋光漸老客思歸掃門魏勃從今遠識曲鍾期自古稀回首五層樓在望謝元暉尚夢依依

附孫公贈詩

翹首雲階未許登今朝把手與飛騰文能壽世輕千劫力可迴瀾此一燈樞地有人誇紫雪（廿年前慶樹齋同寅極譚紫雪軒勝概）海山到處引紅藤（現游丹霞西樵諸山）條冰相對青繩去陡覺炎埃隔幾層

綺年入洛最知名壯歲游秦宦早成兩卷檀弓寧有例三生杜牧本多情江山跌宕旁妻好風雨飈馳老筆橫聞說明珠雙照座（通遲兩公子已能讀父書）慰懷何止一官輕

不遞鄉書不遣媒闃然直爲荔枝來文章澤國蛟龍避（先生啖荔令弟太守署中西漲驟至城不没者三版）裙屐偎山蛺蝶陪（將裹糧訪羅浮）當日登場誰不識祇今此事更交推自慚海上孫賓石瘴霧憑公一掃開（粵東濱海多霧兩公到後連日晴霽）

渡嶺裝敧一葉風小倉紅影落霜楓（計深秋方還隨園）人將仙佛疑山賊天遣亭臺屬寓公心跡仍依徵士傳姓名早隸日華宮歸途翊（將若生）雲（趙甌北）皆吾友爲報居官與昔同

遊西樵山左行三里至逍遙石下

冒暑遊西樵爲訪白雲洞渡過兩危橋逼仄不容輕將身學螻蟻紆曲穿石縫絕壁飛泉奔激怒聲如鬨其下鑿曲池流觴借水送磨厓字紛紛前明遊者衆左轉尤奇絕逍遙石可弄萬牛輦不前兩手推可動安得秤象船一試石輕重（山鐫曲靖太守龐羲一銘白雲洞三字逍遙石如屋可推）

未盡西樵之勝染疾遽返

未盡西樵勝仍回半路槎遠遊原倚健小病便思家落葉長年怯秋風短鬢嗟思量瞞阿弟猶恐瘦荆花

服藥有悟

前秋抱腹疾香連一服佳今秋腹疾同香連乃爲災方知內患殊未可一例該天機本活潑刻舟求劍乖善乎莊周言詩書糟粕皆荆公誤宋家直爲周官紿

病起遊羅浮得詩五首

遊山如選士佳者拔其尤矧我力疾登羅浮難徧搜名傳華首臺先往作勝遊果然穿磴上古松蟠龍虬兩蜂合掌迎（峯名合掌）匹練從空投何時金翅鳥蹴翻銀河流奔赴此山巔一瀉不可收

西上五百級乃至黃龍觀中湧雲萬重羽扇揮不斷風停樹聲微花多香氣亂羣僧率衆迎袈裟不掩骭夸我石樓高指我鐵橋看推牀讓我宿雲臥天之半可惜難晏眠灘聲早相喚

水黑名曰盧不流名曰奴佳哉五龍潭兩病都已無雙厓夾青天四面噴銀壺下有獨角蛟沉沉不可呼碑鐫淳熙年苔深字模糊（石刻淳熙己亥艮月望日郡守睢陽吳袤男有書又長壽澗三字范陽祖無擇書）其清毛髮見其色琉璃鋪伸手取石子粲粲撏蒲如我戲投竹葉當作調水符

仙衣化蝴蝶蝶去不我親梅花化美女無花空有村明知古人語渺莽難具論奈已書上見未免胸中存參横月落時沉思欲斷魂擬扶綠玉杖一問黃野人

羅浮四百峯所踏都可數只有飛雲嶺吾衰勇難賈此處號洞天佳名震千古其實幽夐處拔十僅得五大半行夷庚黑石臥黃土不信蓬萊峯如此割左股倘取名山圖品題甲乙譜吾將不帝秦詎肯中分魯且吟詩數章庶免嘲啞虎

贈寄塵上人即送赴潮州兼申武夷之約

支公最神駿古寺弄松釵經譯花知舞詩呈佛說佳能參無上義只喫自然齋幾筆銀鉤字珠娘扇上皆（花船妓扇皆上人所書自然齋見唐六典）聽說潮陽去聰明學大顛三更鳳樓月萬頃鱷溪烟海映袈裟綠雲生畫筆鮮武夷如踐約待我菊花天

宿華首贈寄林上人

華首臺邊路翠微天風吹冷五銖衣泉衝危石聲如怒松立空山勢欲飛鴿爲無齋常看佛龍因聽講屢忘歸蒙師引我禪房宿修竹千竿月一扉

到新會同侯葦原明府登圭峯望海上厓門南宋張陸諸公殉國處

圭峯遠望厓門影南宋遺蹤不可求萬里山河無片土一朝臣主有孤舟紀侯去國何時返萇叔違天到此休畢竟忠魂吹未散瓣香猶作陣雲浮

謁陳白沙先生祠觀宣德皇帝聘玉

玉形似圭長七寸許青色葵首下削中有小孔沁暈紅潤映日瑩然洵古物也守祠者裹以錦匣客至許觀

名士當年重三徵尙古風曾將水蒼玉遠聘白沙翁我到祠堂拜秋深草樹空清嚴諸葛像猶自供隆中

光孝寺僧以菩提紗見餉

菩提樹葉傳名久輕似秋雲薄似紗想見此間諸佛笑只拈迦葉不拈花

九耀石

南漢假山石厥名稱九耀廢置藥池中落落峯傾倒榕根若連鏁水浪時鳴竅其上鐫姓名宋元各年號或云熙寧秋避暑搖仙棹或云慶元春泛月恣憑眺篆隸雖殊形點畫皆奇奧有石人能存有字石纔妙嗚呼八百年多少遊人到此水聞其吟此石見其貌安得石能言一一爲我告

海南雙門觀銅壺滴漏作

鎔銅爲壺高下安四壺畜水藏波瀾中穿小孔相接引從高而下瀑布然有銅

尺標十二字子午卯酉辰巳未一聲一滴一字呈順時而報尺相示我來適直
午正中銅尺升起如有風旁鐫元帥名某某延祐二年鑄此銅我聞張衡地儀
造最巧八道金龍銜日表一龍機發風沙飛隴西地震先能曉又聞田曹參軍
造氣輪二十四扇鋪地勻一氣將至一扇動灰飛葭管分冬春此壺偷得此消
息五百年來滴未歇黯黯色同記里鼓鏘鏘聲類知時鐵日有十位朝至暮地
有四遊萬里度但憑壺尺作圭臬分寸光陰無舛誤老我摩挲有所思壺中日
月過來遲難忘待漏三商日更憶花磚測影時

聞魚門編修乞假赴陝卒于秋帆中丞署內余生平至好也賦詩志慟

暫辭東觀走西秦幕府風高遽喪身到耳忽驚腸欲斷痴心還想信非真三吳
屈指推名士四海同聲哭善人料得中丞騷雅主不教遺稿付沉淪
送抱推襟四十霜美髯如畫怕思量龐公入座妻孥喜祖約深談晝夜忘淮上
我留常把盞山中君有舊眠牀而今都是前生夢月墮西巖事渺茫
結轖名場卅載餘中年作賦迓　鑾輿稱心竟領三清職悅目還修四庫書避
債臺高難戀　闕招賢館好易呼車傷心二月初三札猶自殷勤訊阿如（女阿如寄君膝下）
羊求結伴意欣然屬我金陵買數椽白首同歸空有約黃壚重醉竟無緣孤兒
尚寄幽燕地（君六十二得子纔五歲）旅櫬誰扶兩雪天且喜交期泉路在不多時別是衰
年

挽大司馬彭芝亭先生三十二韻

四海瞻星象三吳喪斗杓驚心一元老兜率作逍遙魯殿靈光失唐車顯慶凋
尚書昔臚唱姓氏冠　中朝給札登東觀賡歌到絳霄三雍調禮樂九奏協簫
韶陸贄嘉謨獻王珪異數邀銜文屢持尺選士慣乘軺桃李花千樹臣心冰一
條門生多八座故吏亦三貂履曳星辰上衣看袞繡飄周官重司馬漢禮絕羣
僚公獨謙如故人欽寵不驕珊珊仙骨瘦藹藹惠風招舒鴈威儀肅黃花晚節
昭四夷爭拱手百辟盡垂腰兼有林泉福能教歲月消抽簪辭　玉殿蠟屐走
山椒謝傅歸華屋裴公造午橋童時垂釣處鄉里看花朝置酒杯三雅投壺矢
百驍八旬猶小楷五字極搜雕　闕豈江湖忘心因名理超花磚兒步武蕊榜
壻連鑣（公子紹觀官學士壻莊培因壬申狀元）一品文成集千秋位不祧龍生纔覓覺都下荷鈞
陶春雨梅開日秋風桂落宵園曾來杖履詩每贈瓊瑤月落心常契山頹事豈
料黃粱雖夢醒青史定名標語笑還如昨人琴竟寂寥生芻遙寄奠頭白泪飄
蕭

蘭坡明府聞余從廣州歸先在鼎湖延候已五日矣遂與同登

楊雲待我遊鼎湖艤舟五日相招呼我約久矣踐更喜跨上筊輿行十里守門
獅象兩峯迎扶筇先上半山亭佳境從茲如海湧令人高唱升天行盤盤石磴
九重曲似帶如環往而復秋陽隔樹笠帽涼松陰覆體衣裳綠溪聲漸大人聲
小高厓瀑布飛難了萬斛珠璣撲面來五條白練和雲搗我拚身臥浪花中憑
他衝去都爲好白髮方袍佛子來牽裾同上講經臺威儀戒律都井井布金地
掃無纖埃正值香花三會日留餐蔬果八關齋可奈斜陽紅滿樹心雖尙留身
已去重斟尊酒肆高談舟中還說山中趣名山烟景主人恩相別如何不斷魂
留取幾行詩句在大書深刻鎮山門

香亭贈松鼠裘

戲言松鼠爲裘好豈料端州竟有他野色蒙茸身上動故山來往樹頭多曾偷
仙果遊三島不羨羔羊賦五紽喜汝相貽最相稱教人遠看似烟蓑

留別香亭

四月珠江賦友于三秋蘭槳盍歸乎塤篪遠奏音纔合鴻鴈分飛影又孤水上
風搖青雀舫燈前人指白頭顱遙知此後重逢處只有君歸我到無
小住黃堂燕寢東可憐姜被幾宵同三更促膝陪清話一飯經心怕惱公杖履
依然遊物外笑聲轉覺勝家中緣深更有嬌兒在索我牙牙抱未終（謂端官）
教儂遠上五羊城海寺花田次第經沙面笙歌喧晝夜洋樓金碧耀丹青熏成
香界終知幻夢入鈞天幾个醒莫怪老人歸計決要歸說與合家聽
歸帆將指粵西斜五十年前小謝家趙國遠投蘇季子吳公首薦賈長沙溪山
似畫些些記東海栽桑事事差一旦遼城仙鶴返也應驚殺桂林花

以吾一日長諸昆臨別殷勤有所陳認路莫隨風色轉看花須耐雪中春嫁衣
日爲他人作金穴誰知住者貧倘念丁單門戸薄夕陽紅處好抽身
柳枝不折折荊枝萬里江山兩鬢絲薄暮雲應歸洞急多情人每上船遲生還
已遂班超願閱歷重添杜甫詩千萬丁寧君莫送送兄難是別兄時

附香亭詩

幾年別夢繞江蘺盼得歡逢佛誕期（兄以四月八日至粵）雅集纔賡連理句離觴又賦
送行詩人歸忽共青山遠手握難分白髮時欲向尊前訴衷曲秋烟如緒雨
如絲
宗支零落幾人存階有蘭芽未抱孫荊少莫從分處折被寬須共老來温水
雖異派終歸海樹到成陰自衛根好向伊南開別墅春潮待我款衡門
說到將歸便黯神鶺鴒原上動征塵歡場況味離方憶宦境艱難見始真櫳
欃無端頻觸客（嶺南無臧暑今夏酷熱異常）陽侯何苦亦驚人（六月間大水城不沒者三板）豈因聚首
招天忌故促征車速返輪
風扶籐杖雪盈頭放達能輕萬里遊足底居然騰海嶽眼中應亦小羅浮若
非膽壯無斯會可奈襟分及暮秋從此晚香清嘯遠（兄寓晚香堂）月華愁對畫簾
鈎
桂林此去訪前緣（兄弱冠遊西粵五十年矣今由桂林放舟南下）城郭依然景物遷蟲化定知同小
劫鶴歸何必待千年掛帆不畏征途遠投轄深知地主賢（謂汪芝圃太守）是我昔時
生長處夢魂相逐繞蠻烟
逢迎隨處可停驂歸去何愁道路難也應山深防雨雪莫因身健失温寒行
過湘水秋將盡計到家園臘又殘稚子候門妻妾聚笑聲遙聽闔家歡

重九後七日赴桂林香亭送至江口

阿弟送我怕我悲誓言明歲辭官歸我道明年卽相見此別愁容休上面可奈
臨岐淚又流總緣老字在心頭江邊望見舟車影各學雙鳧立不休

龍文設餞黃江廠諸公送者自厓返矣龍文獨後

秋老關津樹有霜吾家臨汝捧離觴淚痕似雨住猶滴月影照人行更涼（闌坡在舟）
中泣下弟亦泫然代製征衣裁縞紵頻探食性餽羹湯驪歌爲汝眞難賦情比端江水
更長

從端江到桂林一路山水奇絶有突過天台鴈宕者賦六言九章恐未足
形容終抱歉于山靈也

前望不知去蹤後望不知來路山川如此遮攔不見一船留住
山下怒濤全湧水中怪石橫排犄向狠牙曳出舟從虎口吞來
鎭日烟村斷絶一時難問迷津賴有鷺鷥幾點溪邊目送行人
長繩牽上青天一步船高一丈分明水底山多篙打亂山頭響
我愛昭平陽朔峯峯長箭鉤連疑是宋康武乙張弓同射青天
底事船窗忽黑壓來天外孤峯可是女媧擲下有心驚駭詩翁
怪似奇鶬九首險如鹿角雙义四面兒孫執笏千軍背水如麻
碧簪照水橫抽石笋當空孤插造成阿育天王八萬四千寶塔
可愛溪流淸淺數來石片分明且作滄浪童子終朝濯足濯纓

舟中又病誓不服藥

常笑王微太認眞朝朝昌尢不離身我今學得朱雲樣不作呼醫飲藥人

在陽朔寄香亭

半月與弟別昨夜與弟見見弟在何方泊舟陽朔縣漸漸急灘平欣欣夢魂善
分明晚香堂弟婦作華錢目疾雖未瘳心情猶繾綣吳娃進肴烝手自搴釵鈿
敎女巧言詞聰明堆滿面阿端學走忙跦跦兩脚旋不復索我抱知抱能幾遍
我亦傷離筵且喜是家宴有酒姑緩斟有羹或遲嚥庶幾七十翁猶作須臾戀
何圖荒雞鳴頃刻懽場變骨肉渺雲烟孤燈明一線曉山更欺人窗開如亂箭

舟中贈霞裳

一枝玉樹當筇扶臨水登山與不孤不是子春高弟子琴聲能入海天無
挂榜厓名惱秀才丫义雙髻是誰裁綠章我欲天公奏乞汝三峯架筆來
灘急聲喧鳥不聞猢猻滿樹嘯成羣與君賭向船頭數一個峯頭幾朵雲
傳世文章豈易描會須筆下起波濤水堪招隱都緣曲山到成名畢竟高

附霞裳詩
壓船山影十分險洗月江光萬派清夜半聯吟同剪燭人間應少此師生
飯後圍棋例幾回私心不敢把牕開昨宵底事輸先著爲有奇峯數朵來
船行船止任風吹九節吟笻是我持望見前村烟樹好先生又是上山時
一雙孔雀一猢猻相伴船頭共作羣啼嘯似知山水樂居然清福與人分

讀白太傅集三首 有序
人多稱余詩學白傅自慚平時于公集殊未宣究今年從嶺南歸在香亭處借長慶集舟中讀之始知陽貨無心貌類孔子然余性不飲又不佞佛二事與太傅異矣姑吟三首質太傅并質好余詩者
人道儂詩半學公今看長慶集纔終宦途少累神先定天性多情句自工手把酒杯仍獨醒口談佛法豈由衷誰能學到形骸外頗不相同正是同
當年領郡最逍遙吳苑杭州景更饒五馬金鞭朝按部雙鬟玉指夜吹簫簿書忙處常休沐僚案閒時替造橋滿口說歸歸不得想緣官樂是唐朝 公遊山挾十妓俸錢太多度置梁上
衰年未免悼龜羅駱馬楊枝奈老何朝裏最憐朋輩少集中惟有妓名多詩如天女衣無縫心似秋江水不波爭怪瓣香人供奉元之以後又東坡

重入桂林城作
我年二十一曾作桂林遊今年六十九重看桂林秋桂林城中誰我識雖無人民有水石水石無情我有情一邱一壑皆前生不學習鑿齒重到襄陽悲不止不學武夷君逢人開口呼曾孫只學藍采和踏踏流年自作歌更學蘇子訓千年銅狄手摩挲黃粱一夢誰能再我竟來尋夢還在

十月八日同陸君景文汪壻履青及府署中諸君子遊棲霞七星洞方知五十年前夏日阻水遊未盡其奇詩未殫其妙補作一章
山外看青山如把人皮相入洞看青山如抉人五臟桃林諸洞皆嵌岈就中奇絶稱棲霞窈窿三里相綿延以雲作地石作天萬怪惶惑藏其間晉文請隧從此入頁夫執火誰爭先道人持槅杆賈勇作前導指示淨瓶柳羣蜂來作鬧指示金鯉魚龍門如欲跳忽然老衲晒袈裟忽然漁翁挂笠帽仙人牀冷竟忘歸石柱擎空吹不倒紂絶陰天既可疑吾公壑谷尤堪笑其他獅䲨蚝鳥百千餘一一像形誰所造我道諸名皆強呼並非山靈有意相描摹萬物有單複山川寧獨無此是石婆石丈之心腹腎腸耳遊人搜剔作巧語奇章雖愛那能輦王宰善畫或可圖但恐一燈吹滅薪不繼從此我輩幽宮永閉胡爲乎納手捫心方自怖隱隱東方一白露雖然報曉少雞鳴漸有微光開覺路洞中久行目盡昏侁侁爭往明處奔誰知返射斜陽影還是懸厓不是門

獨秀峯
來龍去脉絶無有突然一峯插南斗桂林山形奇八九獨秀峯尤冠其首三百六級登其巔一城烟火來眼前青山尚且直如絃人生孤立何傷焉

遊風洞登高望仙鶴明月諸峯
泱泱天大風誰知生此洞古劍劈山開千年不合縫我身傴僂入風迎更風送折腰非爲米縮頭豈畏凍偶作謦咳聲一時答者衆硍散非扣鐘弁鬱類裂甕奧草挂綿絡陰冰凝蝃蝀遊畢再登高出洞如出夢一筇偃又豎兩目闔復縱遠山亦獻媚橫陳怪石供仙鶴不可招明月猶堪弄底事急謀歸雲濕衣裳重

普陀寺
一寺藏山凹松竹淡如許古佛坐無言流泉代作語

南熏亭
翠竹清沙水數灣亭臺參錯白雲間不圖桂嶺叢蠻處也有江南平遠山
相傳虞帝駐江皐一曲南風手自操今日蒼梧烟月冷松聲猶自學簫韶

桂林諸山率皆峭立突然而起戛然而止如古狷之頭如汝穎之士爾雅銳上曰融邱是也戲題一絶
一笑白雲端邊山亦太蠻攢空如欲刺此處作天難

贈吳樹堂中丞
久識東山有慶雲揭來西粵見經綸趙衰人愛三冬日崔篆車班一路春桂嶺高峯天作柱灕江清水玉無塵偏於野叟殷勤甚憐是留侯門下人 壬申枚仕夾西爲先

司寇屬吏

記得袁絲學未優中丞官舍最淹留賦成銅鼓三更月表薦釣天萬里秋丙辰金德山中丞命賦銅鼓薦博學鴻詞入都賦載省志中既往事如風過水重來人已雪盈頭幸虧舊雨持旌節猶許衰翁處處遊

附吳公詩二首

曾奏長揚軼子雲曾從湘浦見垂綸洞簫聲重三千玉銅鼓詞傳五十春勝蹟每勞青嶂夢舊題自拂碧紗塵至能去後無斯客請與壺天作主人

關中駿烈誰能說嶺外高軒我得留壯歲共看華嶽雪老來同泛桂江秋新詞合付紅牙板故曲誰傳鞠部頭未免亦嫌金帶重不堪為賦少年游

重登撫署八桂堂有懷薦主德山公

彭宣當日謁安昌一見傾心在此堂親向燈前修薦表幾回座上嘆文章人天渺渺恩難報函丈依依事未忘今夕西州儂再過幾行衰淚落荒莊

遺民難訪地行仙幕府蓮花盡化烟只有庭前丹桂樹見公夸許見公憐

接馮星實方伯手書道西江去官光景

西江聞說去屏藩父老紛紛擁馬鞍崔帥留靴沿路泣文翁畫像滿城看官聲豈是臨時取膏雨應知及物寬底事先生芳訊到尚嫌心力未全殫

訪韋鐵髯鉢園舊居有序

鐵髯居士故刑部尚書傅鼐之門下士也曉星學方書尤精導養年六十餘髮不二色以事謫戍桂林築居鉢園當事貴人常詣其家言初濫耳聞者謖然丙辰余相見金中丞署中疑是毛仙翁黃野人一流今年與李松圃郎中同訪其居則已捨作佛寺東廂供鐵髯小像亦復遺失因倣陸魯望過丹陽張承吉舊居故事賦詩弔之

特訪丹陽處士家幾間茅屋供楞伽周顒捨宅人何在元化焚書事可嗟君多秘方臨終都付焚如大抵神仙多解蛻非關勾漏少丹砂回思綠鬢方瞳意化鶴歸來尚看花門前手裁杏尚存

德山中丞撫粵九年事在雍正間閩之粵人竟無知者惟劉仙菴僧恆遠猶能言其顛末喜贈一詩

天寶遺民少誰能姚宋知不圖留老衲尚解說當時白傅逢康叟東陽遇婢師一言能感舊雙泪落如絲

余小住桂林與馬嵰山浦柳愚兩山長李松圃郎中朱心池明府朱小岑布衣文讌甚懽臨行時五人買舟相送依依不捨余為愴然到全州賦詩却寄

重到灕江印雪鴻不圖風雅遇諸公三生自有因緣在十日何曾酒盞空爭搨古碑投我好分抄詩本問誰工關心打槳開船際尚有青琴聽未終小岑袖詩到船中送行

茗岑未免惜分攜久住黃鶯尚欲啼舟子鳴鉦催客散暮雲含雨壓篷低青山耐久情原在白髮重逢事怕提知否衰翁行半月夢魂還繞桂林西

岑溪令李君義堂猥蒙佳贈兼索和章舟中却寄

李侯示我詩百首古人已亡今忽有裁駭杜陵闖入座旋驚退之笑窺牖健闘員飯兵五千富奪東阿才八斗筆所到處鐵可洞彩欲飛時霞滿口歐冶劍鑄吳鈎雙項籍力扛周鼎九自言追古如追敵誓不生擒不放手自從作吏少知音一卷離騷空繫肘昨宵筵客得袁羊如針遇磁牝遇牡君戲言得見隨園如回紇占見郭公急乞官假錄舊作排比琳瑯卯至酉輦卷來呈劉彥和焚香細讀香山叟感君溺愛似齊桓其脰肩肩忘我醜我亦低頭學東野願作雲龍逐此友桂林喜有舊騷壇十月同傾八仙酒松圃柳愚諸公共八人南熏亭前把臂行開元寺裏看碑走獲一奇字輒咨詢考一紀元必分剖嘆息宦海人如麻似此奇才寧有耦要知孝穆本麒麟此外董龍半雞狗我年七十行萬里欽挹心常記某某辱將咳唾贈珠璣勉寄糠粃答瓊玖詩成燭跋夢見君未識岑溪月落否

接大司馬慶樹齋手書及貂冠等物賦詩報謝

隨園紅雪軒唐氏棣華屋別君二十年流光如電速初聞宰天官繼聞鎮邊塞豈無字數行終嫌萬里外今年閱邸報閩地作將軍賤子在東粵歸途擬訪君人言君驟還改官樞密府將繼韋平業豈作絳灌武果然我家信寄來君手書

家信半寸許君書一寸餘始知良朋情厚重勝妻孥書中何所語感受　君恩
深參贊密勿地力薄愁難任餘言念賤子絜絜情無已如以九回腸纏綿堆滿
紙恐書言不足外加詩一幅恐詩難慰寒更贈貂皮冠貂冠暖洋洋滿頭消雪
霜詩韻繞梁飛滿手捧珠璣君爲天上雲我爲山中草秋草問春雲尙有幾時
老

明我齋參領扈　蹕南來見訪不值將園中松竹梅蘭分題四詩而去余
歸後欽遲不已寄五言一章

良朋路遠隔一見原知難良朋竟遠至不見心何安我與我齋公相知廿載寬
南北雖乖分吟箋常往還終是兩人詩不是兩人面兩人心淒然今生可得見
欣聞　鑾輿巡知君必扈行徧觀從臣畢竟無君姓名因之走東粵不復候里
巷豈知君竟來敲門失所望反似尹與邢有心相避狀登堂旣寥寂題鳳自咨
嗟高吟詩四章分贈園中花我恨不如花猶得迓君車歸來問僮僕君來夫如
何車馬可赫赫冠佩可峨峨僮僕爲我言君容頎而秀望之若神仙不知是貴
胄我老難北走君官可南來補此一段緣非君誰望哉倘緩須臾死置君終在
懷請看翹首鶴日夜盼三台

舟中遣懷四首

習靜三十年忽然愛山遊一年得遊趣三年遊不休戚里笑我老搖手止白頭
妻妾憐我老亦復相遮留我意大不然人生本浮漚倘爲利名出未免心煩憂
專爲山水行何處非虛舟老健縱難恃觀空便無愁況且腰脚輕或者前生修
遊趣夫如何約略手能數台宕峯巒佳黃海松樹古匡廬高瀑飛羅浮仙蝶舞
一一收雙眸森森插肺腑落筆心有得開卷詩可補更有意外娛逢迎人栩栩
公卿半擁篲布衣爭納屨或把文盡讀或將詩暗舉驚我是古人疑我作仙侶
迓則笑欣然別則涕如雨深山窮谷中牽衣願作主於我何求哉人情厚如許
海內五名山古來兩高士禽向缺一焉其行亦孤矣我擕霞裳生翩翩風貌美
詩筆肖三分圍棋低半子三年伴奔波一舟共憂喜扶我助登山牽我怕墜水
今年學更優跌宕到文史味可辨淄澠聲能別宮徵藉此吾更豪行行忘暮齒
倘策遠遊勛應請從隗始
昔人年七十懸車不赴朝我意到明年亦復止遊遨可奈武夷山與僧曾有約
杭州明湖聖尙想住行脚因之自展限還思買舫行又恐隨園花嫌我太無情
周旋二者間當秋以爲期花旣受溫存山亦供娛嬉心願雖如斯仰首有天在
茫茫大化中未必我主宰生祭陶淵明壽藏司空圖笑問雲中君安排得及無

謝李松圃郎中贈石菖蒲

蒙賜仙蒲草教儂老眼清鋪宜青玉案飲稱綠昌明細葉迎燈舞輕香繞硯生
倘將書帶比學愧鄭康成

謝浦柳愚山長贈苗錦

魯望文傳記錦裙邱遲劇愛許平分天孫組織輸新樣蠻女機絲妙絕羣裁被
真堪覆衰老囊詩兼可寄夫君只愁疊向空箱去化作華鬘五色雲

桂林至興安路止百里舟行十日

虞姁始作舟本學魚尾掉但聞河容刀豈可陸蕩奡我從桂林歸冬月水力耗
偏以萬斛艘來行三寸潦沙沙危石齧處處惡聲告賴有百健夫曳舟如曳轎
進寸復退尺風從浪又拗空作豕負塗難掀公出淖裹絜走荆棘所至生阻撓
獼猴騎土牛滯留先自笑百里行十日幾幾跛鼈誚無怪從者愁駢蹴聚而噪
我云子胡然即此可悟道看山如讀書不可求速效杜陵舟楫遲得盡所歷妙
張融岸上舟居之若堂奧夫豈無家哉亦各隨所好我今法兩賢少安且毋躁
深厲淺則揭能行未可料要知隨園梅芳訊尙未報盍約春風陪殘臘一齊到

興安

江到興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見青山頂船在青山頂上行

將到湘山寺江上有垂柳一枝入粵以來所未見也

一枝垂柳桂江青霜後依依尙有情可是江南人憶我六千里外教君迎

兵書峽有序

丙辰余過東安舟人指絕壁曰此武侯藏兵書處也諦視之見木匣正
方圓四尺許庋山腰間今五十年矣舟過再觀宛然無損雖俗傳讕語

可嗤然頗聞閩蜀間往往高厓上有仙牀浮舟造物奇詭不可測也
誰把金箱置碧虛相傳諸葛有兵書擬呼羊侃橫行上取獻　熙朝補石渠

瀟湘

烟波南望楚雲長蘭槳輕搖十月霜折取一枝斑竹去教人知道過瀟湘

二妃廟

翠蓋雲旗古殿高黃陵風色草蕭蕭碑先啓母傳靈蹟歌繼皇娥落碧霄穿井
能教夫壻出渡江不許祖龍驕千秋姊妹分湯沐天與瀟湘水二條

過永州太守王蓬心留飲署中屬題小像

蓬心先生舊相識同看萊花蔣詡宅（先家詡親）分手於今十八年一朝相見心茫然
出圖命我題其像我覺精神比前旺羨君還是看花容愧我空留種菜狀我從
桂林來逢山脚必到知君領永州昏黑還停棹山爲太守召遊人君爲羣峯作
引導名山名士一時兼心得所好口欲笑鈷鉧潭綠天菴公子陪儂次第探君
贈畫我題詩彼此居奇交易之吁嗟乎我與先生雙白頭此詩此畫俱千秋

與振之公子遊愚溪

斜曲一溪水雜樹三兩株公然傳至今爲有柳子居柳子命此名胸中未曠如
當時所施設聰明頗有餘斥罷宮市弊召還陸敬輿閒此詔令新愚者能爲歟
天命竟無常負此心區區萬事論成敗千秋足嘆吁依倚成功名古賢亦有諸
倘使永貞永未必愚溪愚

到鈷鉧潭尋袁家渴不得

愚溪行半里鈷鉧字森森（石上鐫此三字）石秀何妨小溪清不覺深避人雲自去懷古
鳥空吟可惜吾家渴年多沒處尋

朝陽洞觀會昌元年李坦題名

韋誕昔書淩烟臺黑頭上去白下來朝陽巖高三百尺李坦如何能鐫石我想
雲梯駕六鰲終難著翅強揮毫青山或亦如人長昔日猶低今日高

柳子厚祠

金章紫綬照江濱王者衣冠古逐臣但說權門難託足誰知文士易成神宮庭
慷慨伊周事湘水淒涼屈賈身剩有荔枝丹一曲至今歌徧楚南人

檢得魚門託買屋手書淒然有作

幽居託我訪墻東花要殷繁樹要紅白傳正期元尹至嵇康忽報呂安終彈琴
碧海清音斷吹笛山陽舊雨空正是思君垂泪際又抽君札亂書中

全永兩州奇石林立如蟲蝕劍穿者江岸不一而足置之園中皆千金直
也

我本園居客看山便憶園似此嵌空石得一足爲懽天偏不愛惜棄擲滿荒灘
往來有舟過鑒賞無人看我欲攜之歸九牛不能舉我欲畫之歸丹青亦難取
惟有學米顛拜石與石語嘆息天下才沉埋多類汝

湘水清絕深至十丈猶能見底

湘水無纖塵十丈如碧玉真是銀河鋪不用燃犀燭我性不茶飲到此酣千鍾
愛極無可奈藏之胸腹中

余登山甚豪客有羨老健者賦此告之

強學修期老去身彎弓盤馬力猶存殘燈欲滅光重大寒雪將飛氣轉溫晚菊
自香夸老圃夕陽雖好近黃昏明年七十筵開後只造生壙不出門

浯溪鏡石

浯溪鏡石光可愛立向荒江照世界照盡東西南北人鏡中依舊無人在五十
年前臨汝郎白頭再照心悲傷恰有一言向鏡訴照儂肝膽還如故

窊尊歌

千尋絕壁立江口上鑿窊尊容一斗有時飲者不經意一杯便落蛟龍手想見
當年元次山退谷杯湖隨處走拉得襄陽孟彥深白浪如山來飲酒吾溪吾亭
名不休據將公物爲私有我昔來遊美少年我今來遊忽老醜新吾故吾尚難
占一邱一壑誰能守不如交還與太虛遊者何人隨某某千峯看過皆我物千
載同心皆我友試傾江水當葡萄即託江風召聱叟叟縱不來聽我歌未必搖
頭呼否否

十一月十三日泠水步夜起玩月

霜月兩澄鮮孤蓬夜悄然自擕雙鬢雪獨對一江烟僵樹立如鐵寒星搖滿天橫斜幾枝桀也學榜人眠

日日

日日奇峯迎面過不能圖畫只能歌老夫可奈看山後愈覺胸中磈礧多

衡陽許吾南明府同遊回鴈峯聽芥菴僧彈琴

衡郡小丹邱𡽱琴主客遊萬家烟火上一曲楚江秋遠水淡將夕頑雲凝不流自憐人似鴈到此亦回頭

明府有侍者張彬年二十餘聞余至喜奔告諸幕府以得見隨園叟爲大幸出所作詩斐然成章喜贈一篇

沅江有秀民隱於青衣間見余投名紙欣然喜破顔奔告諸幕府當作古人觀聞其性醇粹紛華無所迷主人賜婚錢買書不買妻料量典籤事井井魚貫柳偷得趨侍閒一編又在手出其所吟詠叢眠字數行雖未入堂奧亦頗具篇章我見貴公子見書如見仇胡汝獨不然胸中有千秋又見呼騶人頗多安汲字胡汝又不然皝皝有奇志我聞吳皇象爲奴爲大儒又聞漢李善官至上大夫覲汝所行爲非其儔匹歟願汝守初志嗜學加精勤芝草無夙根名流無出身

遊南嶽登祝融峯觀日出二十四韻

軫宿開南戒天神掌祝融名能尊五嶽秩早視三公列岫規模大明禋典禮隆皮懸牲玉磬象教冕旒崇蒼水來仙使元圭佐禹功碑刊岣嶁字盆施楚王宮（廟外有銅盆鐫楚王捨三字）豈止司民壽兼宜祝歲豐雌雄雷肅肅文武露戎戎石磴攀援上天門呼吸通流泉迎耳奏飛鳥向人衝繚繞溪成帶彎環路似弓萬重山在下一座殿當空未禱雲先散初生日倍紅金輪桑影外玉鏡海光中浴罷還疑濕吹高似有風黔天霞作彩權火氣成虹紫蓋朝從北黃人捧向東沃焦雖止沸赤董未消銅笑我來還次傾葵慰素衷雞鳴先束帶僧引共擕筇絕好朱明洞登臨白髮翁暉雖含六辨芒不射雙瞳官久離青瑣恩常憶紫濛九千七百丈來去愧匆匆

李鄴侯故居

枕龍君王膝已涼衡山暫築小茅堂調停骨肉同田叔假託神仙學子房一品衣披紫微令半生心在白雲鄉渾疑蔓草荒烟處尚插牙籤萬萬行

起程時客有苦勸擇日者笑示一詩

何須六甲卜王匡心是功曹善主張展氏自知無隱慝呂才從不信陰陽燕知戊己巢雖穩人守庚申道亦亡豈若信天翁最好一生所到是康莊

再贈霞裳

孟喜傳經枕膝時田何雙鬢已如絲夕陽花影更深月既得相逢又恨遲

老我頹唐夢不成多君勤學有心情湘江蓬小燈如雪漏盡猶聞放筆聲

追悼魚門不已賦詩自解

何事人間最斷腸好花吹落好人亡易居枚乘忘憂館難覓張衡不死牀感舊心雖同向秀觀空道可學蒙莊須知晨起宵眠際一日輪回有幾場

十一月二十七日秦芝軒方伯陪遊嶽麓山

方伯名山主長沙嶽麓高多君陪杖履爲我擁旌旄霜葉紅於錦松聲響作濤希文有清德應賦履霜操

言尋禹王碣獨上最高峯字冠四千載雲封一萬重埋沙疑有鼓（山路踐之鏗然號響鼓匡）拄杖戲敲鐘不信開如雪梅花滿仲冬

狂風吹日落叱馭急言歸人老知寒早山高見鳥稀道鄉臺尚在北海筆如揮可惜黃仙鶴乘雲早已飛（李邕碑字宛然惟黃仙鶴三字久斷泐矣）

方伯餽盆梅

盆梅蒙見贈轉使老人嗟拋却滿園雪來看一尺花小枝橫筆架細朵落牕紗夢醒差堪喜聞香似到家

鴉

牛背一鴉立牛行鴉不行牧童分坐位溪水引前程踏愛茸毛軟飛夸去住輕似招同伴至還向樹頭鳴

偶成

黃髮影毿毿殘冬滯楚南七旬猶欠一五嶽已登三天上辛公宅蓬萊白傅龕

不知曾築否吾欲問蘇耽

過洞庭湖水甚小

我昔舟泛洞庭烟萬頃琉璃浪拍天我今舟行洞庭雪四面平沙浪影絶昔何其威今何衰洞庭君笑來致詞請君將身作水想消息盈虛君自知君昔來遊可有胸吞雲夢意君今來遊可是心波不動時春自生冬自槁須知湖亦如人老

長沙陸朗夫中丞傾衿相款一如補山樹堂二君子風利不泊餉予一言到洞庭賦詩寄懷

白雲雖返岫常愛卿雲鮮鷗鷺雖無求亦受鸞鳳憐賤子乞養久嚴棲白下園側聞陸敬輿風裁三古前屏藩齊魯地聲名萬口傳一朝　予告去官若脫屣然山左庶獄起惟公名節全　天子強起公開府湘江邊風過草知勁事過人知賢安得盡公等布置岳牧間自然歌明良虞廷無慍絃我遊南嶽返心欽北斗懸特修士見禮長沙爲停船公喜降階接握手心拳拳道年十七時曾見袁絲顏一別卅載餘萬事風輪旋感舊既款曲餽遺尤纏綿王丹所贈縑機杼自家穿陽城所分俸公家度支錢譬如仲子井涓滴皆廉泉又如仁者粟合以供其先自傷年耄矣報德知何年行過洞庭湖猶望龍門烟敬寫方寸意寄懷詩一篇

再題賈太傅祠

一別先生五十年洛陽年少也華顛自憐枉受吳公薦白首重來意惘然
儘把封章奏玉階一時絳灌口難開經生漢代知多少屈指誰爲王佐才
多情容易損年華一哭梁王壽竟差若把湘蘭比君子春風只發二分花
事定方知石畫高徙薪端不動弓刀如何七國連兵日不祀長沙一少牢
一篇鵩賦斷聲聞看破浮生水上雲只恐魂歸還痛哭千秋幾個漢文君

息夫人廟

一望蘼蕪滿廟青溪風到此似吞聲桃花結子原無語鸚鵡移籠尚有情千載香煙誰供奉三年涕淚妾分明神巫解得夫人意簫鼓還須啞樂迎（啞樂見宋史）

岳陽樓

岳陽樓望水無涯萬里荒荒白浪開氣象果然吞八表神仙豈止醉三回靜聽鐵笛聲吹過動覺魚龍影上來幾點君山雲外立擬乘風去訪蓬萊

黃鶴樓看雪

漢水茫茫搖白浪一樓高踞浪花上相傳黃鶴此間飛至今猶畫仙人像仙人一來不再來我竟兩次騰麻鞋更值天公張玉戲雪花片片飛瑤臺鸚鵡洲漢陽樹遠望迷離一疋布妙手描成白澤圖長江化作銀河渡卅年看雪俱在家今年看雪天之涯達人行樂足向神仙夸可奈想殺小倉山裏千梅花長揖與仙約借我黃仙鶴騎上鶴髮翁鶴翅休穩趁此高樓西北風送我連夜還山中一天明月一枝笛踏破瓊瑤萬萬重

琵琶亭弔唐蝸寄榷使

一曲琵琶白傅賞千秋過者猶聞響遠望孤亭枕大江詩人來去都停槳蝸寄先生抱古歡來持英簜守江關灑湝鼓臺留古蹟多增朵殿對廬山老去風情尤娓娓八墨三儒來者喜嬾徵商稅愛徵詩滿亭鋪徧研光紙一紙詩投兩手迎敲殘銅鉢幾多聲姓名分向牙牌記賓主重申縞紵情酒賦琴歌聽不足風警晨烏夜秉燭才子高攀鸚鵡杯侍兒爭進防風粥賤子當年繫短橈也曾援筆賦鶺鴒東方歎錦筵前奪平一宮花簪上標身世悠悠五十載黃壚白社人誰在侍史屏風草盡生碧紗籠壁風吹壞非關臺榭有凋荒可奈騷壇少主張峴首碑移羊叔子鹿門亭毀孟襄陽（前供香山遺像拆去改立戲臺）落日憑欄一白頭荻花風裏再來遊關心別有山陽恨不聽琵琶淚亦流

禰衡墓

荒墳三尺掩蓬蒿撾鼓餘聲作怒濤落筆爭夸賦鸚鵡罵人何苦學山膏干將易折終非寶元豹難尋始是高知否才流生叔季揚雲一曲反離騷

臘月二十六日阻風彭澤諒歲內不能還家賦詩自遣

歸舟從上游自道行必速豈料帆不張有類馬無足初阻風可忍久阻胸作惡閉置作新婦稱貞徒縮屋暫屈學尺蠖鬱堙走窮瀆星飯沙中餐冰襟水上宿

夢裏喜鶯轡驚醒便張目頸勞相風竿若盼大將纛蹩者不忘走聾者不甘伏
南郭坐惘惘子貢愁頊頊呼風與風語爲戲毋乃虐佛家重方便天道有剝復
汝送大貴官旌旗行䄍娓再送巨賈艑百貨擁簇簇銜淚不須臾其飛如箭鏃
何獨欺老人有意相束縛䄍物而平施亦宜小推轂風遣巽二來苦言再三告
時當元冥令本分北風作君須南風吹毋怪行躑躅譬如夏取冰又如冬種菽
所求適相反難從心所欲況君逍遙人風趣最乖俗當此臘臘終歸家轉齷齪
祀竈封黃羊粔盎堆鬱肉餽遺須報謝逋券急催促新春賀履端車馬尤僕遫
門疊百紅箋耳煩千爆竹何如道路中獨享清淨樂元旦不衣冠舵工稱萬福
代書利市符舟人以紙求寫春聯高點桅竿燭不飲屠蘇酒雖老誰能覺小住彭澤村淵
明如有約登山尋梅看添詩與人讀春王正月天再唱歸來曲

贈折齋山明府四首名遇蘭山西人

蘭蕙隔千里其氣常相通天風初隕霜商山乃鳴鐘萬物以情感其機不可壅
我與折夫子黃籍分西東忽然遇南海握手情雍雍一言若有契千言不能終
僮僕驚相問此客何由逢
我病旅館中孤燈懸冷光君聞急奔赴更比衙參忙贈我琳琅篇其氣清以蒼
縱論至於文百家能平章豈料竹皮冠有此孤鳳凰毋怪苦相留一刻如千霜
古人原有之引例請舉將晏嬰遇子皮元度見真長
吾鄉孫中丞眼明一心正耶律楚材云宰相要兩眼明一心正爲我言折君能詩能爲政曾有某
疑獄侜張擾五聽獨能料治之清瑩如水鏡鞭絲見鐵屑審屠得刀柄古之良
吏然於玆君乃更賤子聞諼然蘖拱起而敬記得少年時曾爲秣陵令
傷哉吾老矣此別成千秋雖然相見晚終比未見優君爲得霜鷹我爲蘭單牛
何時得再逢仰問天悠悠大海水可割相思疾難瘳且盡此時情秉燭談綢繆
君爲我緩歸我爲君少留同拜雙飛鴻他時寄書郵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一　乙巳丙午

錢唐袁枚子才

乙巳元旦舟中與霞裳聯句

舟中度元日江上領春風宿雨猶霑樹袁朝陽乍出宮喜無賀歲事劉轉有賦
詩功家近心尤急袁天遙霧正濛開窗迎紫氣劉解纜促篙工寸步行皆喜袁
千山看未終醉人眠舵側劉爆竹響波中吉語時聞耳袁祥颷替轉蓬遠村梅
蕊白劉隣舫鬢花紅伐鼓兒童競袁敲棋師弟同紀年更甲乙劉認水辨西東
想見深閨裏金錢卜幾通袁

新正十一日還山

自覺山人膽足夸行年七十走天涯公然一萬三千里聽水聽風笑到家
迎門兒女慶團圞隣里爭當遠客看不是桃源真福地如何雞犬盡平安
香雪階前撲面飛喜從香裏解征衣老妻指向諸姬笑不為梅花尚不歸
一雙孔雀艷歸裝惹得傾城士女狂為要誘他開翠尾麗人來往盡濃妝
賓客連宵坐滿庭問山問海問花名急抄詩與諸公讀省得衰翁說不清
重理殘書喜不支一言擬告世人知莫嫌海角天涯遠但肯搖鞭有到時

七十生日作

士龍百年歌七十始長歎可知上壽難古人見詞翰我今危得之自取平生按
解龜四十年著述百餘卷多少顯榮人隨風作雲散而我獨巋然青蓮留一瓣
愛惜一山雲不肯三公換悟徹萬緣空不屑空門竄食不喜重味而恰精肴饌
氣不識金銀而亦多清玩心安身即行陰陽非所憚理足口即言往往翻前案
樂自尋孔顏學不拘宋漢新從兩粵歸萬里江山看攬揆三月天滿園春色爛
偕老妻尚存遲生兒亦丱奚僮蒼頭多諸姬白髮半開池成巨波種松成古幹
弟子來英英老夫時灌灌夷甫尚鮮明韓嬰頗精悍雖乏李凊繩遽把仙凡判
且學魯季孫六櫝東門辦住隨白日留去憑天公喚詩成為共吟酒到花能勸
忘老當作孩視昏猶若旦厭聽麥邱祝自作東方贊

不染鬚

留鬚鑷鬚染鬚都有詩四十年來能幾時今年七十染不必一白而已鬚事畢
記得當初未有渠意氣淩雲渺八區一回吟詠一回老不惱韶光只惱鬚我既
不能諱老求官祿又復不能媛老求燕玉有如孀婦此心灰永不妝臺理膏沐
人言本色是英雄我恰掀髯笑未終二十一科黃榜客捫心可是白頭翁莫嫌
老去人無用有時老亦因人重且免身充元甲軍兼堪彈出銀絲供君不見蒲
輪車上尊酒不向終童家裏走又不見香山圖畫洛社耆英都是皤皤黃髮形
我鬚容易白如許頭責何須勞子羽開臆只替海棠愁一樹梨花將壓汝

考据之學莫盛于宋以後而近今為尤余厭之戲倣太白嘲魯儒一首

東逢一儒談考据西逢一儒談考据不圖此學始東京一邱之貉于今聚堯典
二字說萬言近君迷入公超霧八寸策訛八十宗遵明揭揭強分疏或爭關雎
何人作或指明堂建某處考一日月必反唇辨一郡名輒色怒干卿底事漫紛
紜不死飢寒死章句尊鄭數郢書燕說對喜從牛角蝸宮赴我亦偶然願學焉頃
刻揮毫斷生趣擇檜故紙始成篇彈弄雲和輒膠柱方知文字本天機若要出
新先吐故魯人無聊把瀋拾齊士談仙將影捕作爾雅非磊落人疏周官走蠹
叢路當時孔聖尚闕疑孟說井田亦臆度底事于今考据人高睨大談若目覩
古人已死不再生但有來朝無往暮彼此相毆昏夜中畢竟輸贏誰覺悟亥山
文碎皇甫識夏建學瑣乃叔惡男兒堂堂六尺軀大筆如椽天所付鯨吞鼇擲
杜甫詩高文典冊相如賦豈肯身披膩顏袷甘遂康成車後步陳迹何妨大略
觀雄詞必須自己鑄待至大業傳千秋自有腐儒替我註或者收藏典籍多亥
豕魯魚未免誤招此輩來與一餐鎖向書倉管書蠹

戲夢樓

夢樓見佛不見我一望蒲團頭欲墮鄙人見我不見佛行遍香臺不作揖君不
必爭佛有我不必爭佛無只問此中方寸意何如請看世上尊官貴人亦儘有
我果無所求則亦視有如無免應酬

遣懷雜詩

一笑老如此作何消遣之思量無別法惟有多吟詩譬如將眠蠶尚有未盡絲

何不快傾吐一使千秋知
早貴如早起所見人事多早退如早眠心神常安和吾生有天幸熊魚竟兼兩
每聞宦海波設想吾其倘
兩脚三月斷火龍當空蟠偶有一片雲狂風驅還山老人苦炎烝風前將書攤
磨墨如車水隨車隨時乾筆燥觸紙響何能生文瀾硯田尙如此農田更可嘆
願揮渾身汗當作時雨頒
萬物蟄於冬而我蟄於夏赤帝一當關羣客可以謝我其陳蟫歟蒙頭不出舍
書卷盡情翻衣冠終日卸平生所著述往往趁此暇可奈正憑欄秋隨一葉下
女媧摶黃土濛濛沙塵飄百千億萬年回轉無停鑣而我生其閒泰山一鴻毛
雖則一鴻毛矜矜頗自豪三十早歸田二十早登朝在邦無怨尤在家無喧呶
逢花皆采折無山不遊遨李杜韓歐蘇相逢足解嘲官或比我尊壽都輸我高
誰是七十翁握筆猶嘐嘐
凡才欲其大凡志欲其小才大事易辦志小量易飽譬如挽強弓我力十石餘
情願挽九石其氣恬以舒君看韓彭輩不如滕與薛更看袁公路不如黑山賊
阿斗與黃奴以懦全其生李志與曹蜍以庸傳其名
一見動相慕未見早相惡問其所以然有緣無緣故緣法茍未終臨死補一面
如其無緣者抵死不相見豈徒今人哉於古亦如此或佞我愛之或賢我不喜
緣之所由來其中豈無因知者其天乎板板偏不言
竇融在河西光武欲招之適融遣使來彼此歡不支隗囂亦遣使中途被讎殺
遂致生釁端彼此兩不察其一富貴終及其子若孫其一動干戈禍至滅其門
其時佛未來緣法已如此佛因敷衍之曉人當如是
宋儒談性理漢儒談典章或疑尙書僞或道周官亡聚訟數千年長夜無燭光
我聞沮渠遜言人浮海洋親見孔聖人絃歌聲未央七十二弟子羅立自成行
何不往詢之所苦無舟航傷哉觸觸生捕影枉自忙雖有記事珠不如返魂香
有心積陰德殊非高士懷而況讀葬經貪鄙尤可哀古有端木叔六十而散財
彼豈真老悖不念子孫哉實見身後事非我所安排宣尼大神聖晚年伯魚災
昭王溺於楚成康非禍胎看破此機關浩浩與天偕出門不選日入廟不持齋
陰陽非所忌仙佛難我紿隨雲去處去隨風來處來
明月幾時有問天天不知縱云有開闢開闢始何時往往眼前事考究無窮期
與其張目想兀兀發狂癡不若合眼眠一笑姑置之
少年愛讀書硜硜守章句衰年愛讀書消遣領其趣雖然讀輒忘過眼皆吾有
書味在胸中甘於飲陳酒
漢有符節郎請發不韋墓謂是秦火前所藏多竹素求書至發冢早被莊周譏
我意覺可惜發或竟得之不見陳伯茂曾發郗曇墳大獲右軍書幅幅生烟雲
鋤地得寶者斷非望氣掘世世出公卿不聞謀吉穴彭鏗壽最長何曾談服食
百戰百勝將兵書字不識天之所付與不必人營謀何苦蚩蚩氓奔如燒尾牛
知進不知退力欲爭上流豈無烘開花一開花已休
代公未遇時盜鑄略人口及其成大功黃龍且授首國奢寶懷貞無恥衆所嗤
及其簿錄日俸外少餘貲盧杞亂天下家無妾媵妍杲卿大忠烈乃索花粉錢
寄語腐儒輩觀過于其黨放開眼界寬流覽史書廣
劉誠允善飲苦無酒伴陪或薦一軍校可以千百杯問其量何如曰醉不敢放
愈到沉酣時愈作謙謹狀劉乃笑搖頭此未足爲量凡事一改常識者所不尙
嘉祐頒陣圖德用諫不可道兵貴神速泥古恐相左錢乙善醫疾往往心忖量
道是病萬變不可拘古方觀此二公言可悟作文術提筆學化工一味活潑潑
貪生學仙少畏死學佛多生死兩相忘仙佛如余何我道佞佛者其人必諂諛
未知靈與否尙向木偶趨奚況權貴門炙手可熱歟
邢尹一相見涕泣服其美賈充郭夫人見李屈膝矣青蓮服崔顥不敢再題詩
李郃愧劉蕡登科願讓之真美人才子大抵心多虛木虛爲琴瑟竹虛爲笙竽
後代妄庸人不肯爲人下山膏形如豚厥性但好罵
侂胄魏公孫並非宦寺流伐金雖買禍志在復國仇偶作南園記思擬晝錦堂
不喜鄭械作而慕放翁名出其四夫人玉手擎杯觴下士肯如此便是爲善資
毋怪放翁作勤懇加規詞一朝事機失頭顱敵國葬士論羣吠聲放翁名節喪

豈知論成敗所見尤卑庸符離大喪師謀者張魏公何以不加誅人異事則同
太邱弔張讓不失為君子一切苛刻論都從宋儒始
青耕能禦疫跂踵好降災窮奇見善去鮭鯱觸邪來物性大不齊人性亦參半
所以孔子言上智下愚判子與道性善學孔翻孔案
漢有崔子玉隨官葬洛陽唐有辛藏之亦葬萬年鄉道死果有知吾豈守墓者
如其死無知枯骨何取捨我意亦如此隨園旁起壙雖學嬴博達終愧首邱仁
報德必以德聖人有明言宋人獨反之攻擊先恩門魏公薦王陶陶劾其縱恣
歐薦林之奇林發其陰事允文薦蕭杲杲乃首疏彈旁有朱晦翁嘖嘖加贊嘆
嗚呼報施絕忠孝何由來且冷朝士心何人肯愛才惟有范文正大賢獨多情
一受元獻薦終身稱門生
屋造鼠卽至池開魚卽生問其所由來蹤跡不分明大抵天地間氣化先形化
青寧程馬間生生相代謝洪荒無匹偶人類自萌芽伊尹生空桑詰汾無母家
人言晚景佳恰比少時好我意道不然行樂還須早譬如美衣裳少艾可光軀
老雖著金紫不稱白髭鬚又如美飲食壯佼不嫌多及其旣衰矣未饜腹已皤
我少雖好學無力購書看而今眼昏花萬卷徒空攤又嘗思窮窕貧莫能致之
而今作枯楊生稊亦可嗤所以徐謂言人生壽七十生長富貴家一日抵兩日

夢遊淡巖石上鐫此四句

一回開闢一乾坤物換星移日日新盤古如麻朝玉帝不知誰是領班人

題鄒若泉牧羊圖

白草黃沙望眼迷荒荒落日雪山西羣羊似解孤臣意翹首南雲一剪齊
李迪丹青筆最超鄒生粉本更親描擬教添個蘇卿婦幾點胭脂染節毛

誰家

誰家低唱玉瓏玲流管清絲夜不停一曲歌終人一世那堪頭白客中聽

哭陸朗夫中丞

持節長沙有正人泊舟野叟謁清塵誰知望重蕭夫子早識風流賀季真傾蓋
未消衡嶽雨停春已失楚江春傷心萬里西征賦為了三生一見因

栽樹自嘲

七十猶栽樹旁人莫笑癡古來雖有死好在不先知

哭蔣心餘太史

西江風急水搖天吹去人間老謫仙名動　九重官七品詩吟一字響千年空
中香雨金棺掩帳下奇兒玉筍聯如此才華埋地底夜深寶劍恐騰烟
君家花裏別君時君起看花力不支三月四日一慟自知無見理九原還望有交期
應劉並逝空存我李杜齊名更數誰教作藏園詩稿序已成未寄倍淒其

自驚

蕭蕭落葉滿階庭冉冉流光老自驚世事過來惟有夢古人一去總無聲千年
仙鶴歸何晚兩個金丸打不清悟得輪回文字孽張衡才死蔡邕生

哭章公子

傳來消息滿城悲玉樹凋傷第二枝心力豈緣書局盡姓名已受　聖人知公子纂修四庫書議敘員外
藺方飲露花先隕鶴正淩霄翅忽垂從古天心忌才子不教終賈
鬢如絲
跋扈飛揚氣絕羣偏于野叟最殷勤每吟佳句先呈我豈料衰年反哭君賴有
舒褀延弱息更無阿鶩嫁秋雲而翁倘作西河慟莫遣堂前大母聞
香亭卓薦後欲賦遂初忽以前任霍邱事鐫級聞其歸舟已過峽江喜而

有作

聽說君歸喜欲顛更聽君到峽江邊去官難得因微罪行樂公然尚壯年骨肉
兩家人健在星霜五載夢纏綿開牕屢探春風色月照荊花影又圓
代謀精舍老身忙硯北溪南費酌量陸賈裝雖無巨萬阿連居要有池塘水邊
班管高吟處竹裏棋枰小戰場准擬安排來告汝白頭一笑共扶將
端江作別淚交流那料重逢歲兩周雲路似君真可惜風帆依我竟須收大府出考語甚佳
門前五柳心思種海上三山浪打舟天意玉成知感召好燒紅燭夜同遊
從此青溪水不寒高風六代有人攀陸機文史東西屋何點琴尊大小山棠棣
花雖兩處種桃源門可一家關唐生相我言如驗五載猶能作往還相士胡文柄相余六

十三歲得子壽七十六其一已驗

袁郎詩爲霞裳補作 有序

在粵東時袁郎師晉年十七明慧善歌爲吳明府司閽乍見霞裳推襟送抱苦不得一霑接再三謀得私約某日兩情可申忽主人奉大府檄火速鑾行郎不得留與霞裳別江上涕如綆縻余思兩雄相悅數典殊希爲補一詩作桑間濮上之變風云

珠江吹斷少男風珠淚離離墮水紅緣淺變能生頃刻情深誰復識雌雄鄂君翠被牀纔疊荀令香爐座忽空我有青詞訴真宰散花折柳太匆匆

騎牛

騎馬上林街騎鶴揚州市平生兩願都已償惟有騎牛身未試揭來鄉閭逢水牛相牛之背笑不休此是人間安穩處七十老翁有所求呼僮扶上不施韉牛亦相憐身不動兩笠烟蓑汝慣馱褰衣大袑毋乃重鞭之不前行徐徐此牛腹中似有書聽之黃鐘滿脰鳴此牛曾否三犧生可見世間萬事學難了騎牛未必牛道好但願他生一日作牧童絕勝終朝牽鼻爲三公

穀雨雪

重陽雪穀雨雪兩年下雪非時節菊花秋草尚禁寒海棠嬌紅定愁絕老農老圃爭致詞春行冬令非所宜各持天官書一冊按曆書雲占驗之我道萬事總憑天作主無心成化本如許若教板板循規矩天不作天讓與汝

女弟子陳淑蘭窗前開紅蘭一枝遣其郎君鄧秀才來索詩

佳話傳來鄧十郎金閨蘭草作紅妝想因燕姞梳頭處偶灑臙脂水數行

十年辛苦國香栽消息曾無一朶開今日徵蘭芳訊到紫瓊宮裏有人來 鄧未有子

名重針神遠近聞同心同臭有夫君好將一穗紅心草繡向瀟湘六幅裙

端陽

黃鸞聲裏泛蒲觴今歲春光太覺長七十一年人未見滿欄芍藥過端陽

檢書圖爲盧抱經學士題

他人借書借而已君來借書我輒喜一書借去十日歸缺者補全亂者理君言檢書性所嗜精比揚金細擇米獲一義勝真珠船剖一疑如桶脫底康成寸策非八宗晉師渡河豈三豕倘非古本費研求訛以傳訛誰撫掎昌黎讀書先識字伊川凡事求其是胸中秉此二義行點畫偏旁究原委當年簪筆侍青宮曾繪此圖呈　帝子饌斥邪蒿寓訓詞官名正字存微旨至今七十已懸車猶日孳孳勤不止摩研編削宵秉燭綠字朱文堆滿几非爲三教纂珠英定替六經作奴婢我聞古人老好學操夸孤與伯業耳更有南朝沈驎士八十手鈔八千紙君今神勇欲過之直以邱壙當藥餌我愧買山徒捗獵觚刓苛碎愁欲死偶質所疑莛撞鐘大鳴小鳴應聲起也思北面就經師可奈頹光剩無幾他年文苑縱濫登儒林一傳君先矣

撫孤行爲畢尚書作

我聞郭代公四十萬緡脫手空又聞魯子敬指千囷粟作投贈此皆周恤生前朋不如畢尚書待死友有深情諸公聽我撫孤行一解 新安魚門子姓程字蕺園平生著述千萬言重仁襲義人稱賢只有作家二字天性短玉卮無當不能盛一錢食翰林俸逋負如山長鬚拂拂兩眉皺急走西方求佛救二解 彤彤徂暑乘弁棧車烈火燒其心炎風炙其軀行年六十胸煩紆望見畢尚書當作菩提如尚書迎入南衙居只道故人來不圖新鬼俱奄然一病遽委化瞑目而去片語無三解 尚書親視含殮泣下數行楄柎爲藉幹袒免爲服喪三桃湯五穀囊一一布置加周詳柳翣駢羅羽葆輝煌送歸靈輀白下葬旁人嘖嘖相誇張道如此異鄉死哀榮勝故鄉四解 死者樂矣生者哭矣孤兒曾曾無棲宿矣尚書聞之又買屋矣可奈尚書官大梁孤兒居建業昏夜乞水火鞭長莫能及魚門平日交滿海內空紛紛誰管東里西華冬日猶衣葛練裙如枚百輩何足數只能代爲蹢足仰望高天雲五解 闖然明駝千里來黃金百鎰光瞪瞪交與桐城俠士章淮樹替主進替營財但許取子不取母十年以後交兒手六解 七月二十四日隨園風和章公挈孤兒載酒相過作畫紙券唱得寶歌頃刻金城千萬丈崽子嫋媚得依傍七解 滿堂賓客額手再拜不信當今古人尚在一叟無言播白頭招阿遲來笑不休而翁縱死汝無憂汝不見畢尚書風義高千秋八

解

重宿棲霞感懷往事賦贈墨禪上人

憶甲戌春遊攝山荒厓絕磴窮躋攀琳宮尚少金泥色古徑多生苔蘚斑歸將山景繩其美望山使相聞之喜擬劃蓬萊左股來當作人才獻　天子拜表丹墀請六龍經營慘淡召諸公石從地底搜雲片泉引天河下碧空朱雲書畫龍鐘莊周巧經畬潘令栽花涵摩詰掃發桂更有徵歌置酒人桃花潭水汪倫好楷亭賤子從公幾度來旌旗隊裏一芒鞋諸天月落猶分韻萬木霜明更上臺果然聖主鑾輿到一遊一豫　天顏笑松聲有意學嵩呼石佛無言作前導相公三次展經綸奪取西湖放寺門彩虹明鏡三千丈手折青蓮奉　至尊一朝入贊黃扉務猶自停驂來此處雪泥鴻爪認前因馬亦驕嘶不忍去此事于今廿載餘白頭重到舊人無黃公壚在山河遠東霸城高銅狄孤剩有墨禪師一個與談往事淚同墮今爲長老昔沙彌眼中無數浮雲過攜手香臺處處遊滄桑萬種說因由青山也似人衰老白鹿泉乾水不流白鹿泉今無覓處

哭江蕉畦太守

才送花驄過石橋遽騎箕尾上丹霄吟詩雅欲追唐代作吏真能報　聖朝清俸一箱書畫在祠千縷佛香飄襄陽片石江隄柳多少蒼生淚未消君牧亳州作堤捍水人比之羊公墮淚碑

霞心菴看桂贈月初上人

客春賤子病空山幾度蒙公走馬看古鏡過時偏肯照青琴舍我恰誰彈頻驚碩果風前落愈覺孤花樹上難腸斷郎君鳳池客麻衣如雪下長安

棲霞四面環中心一菴聳入門鳥無聲諸佛但兼拱不須旃檀燒自有木犀擁樓窗開一角金粟如海湧難將萬斛量恨不千手捧四野黃霧塞六時異香壅氤氳染衣裳熏炙入毛孔老僧尤多情煨栗相矜寵新雪落紛紛舊話談種種笑我七十翁晚歸心輒恐且辭月宮還殘花雙袖攏

寶華山

山門一路松直上寶華峯銅殿風霜古經臺草樹封律嚴齋鴿靜香散佛雲濃羣鼠都持戒來聽午後鐘華山鼠不避人晝行夜伏

棲霞古松無故自萎者甚多

千年古松葉四布一朝禿立不知故老幹雖招雷火焚殘枝尚作蛟龍怒意欲人間作棟梁不貪冷處飽風霜甘心絕代擎天手付與樵夫說短長

哭家漁洲

年年蘭槳泊楓橋爲有吾家小阮招竹裏鶴留賓一榻窗前花勸酒三蕉同揮玉麈邀詞客沙斗初代製金釵餉阿嬌此日思量如隔世碧天雲散雨瀟瀟

今秋正擬續前緣豈料山河竟渺然一紙訃來真膽落九原人去未華顛芸香空掩三千卷錦瑟誰彈五十絃賴有季方賢弟在好扶雛鳳上雲烟

憎蠅

深秋醜扇尚紛紛偶據高柯自道真枵腹可曾餐墨水惡聲偏欲擾詩人神昏不附追風驥暑退能留幾日身辜負天教生羽翼枉鑽窗紙費精神

八月二十八日出遊武夷

半生夢想武夷遊此日裁呼江上舟山抱文心傳九曲水搖花影正三秋神仙半面何時露錦幔諸君識我不擬唱賓雲最高調支笻直上碧峯頭

夜泊江山聞隣舟有談鬼者揖而進之

夜船正寥寂聞客談齊諧知是鬼董狐揖而招之來客亦大欣然搖唇萬鬼集頃刻燈光青寒風射窗入天地亦大矣陰陽相乘除干寶莫道有阮瞻莫道無謝客真多情贈我勝絲竹得聞所未聞平生有耳福

過仙霞嶺

乍上仙霞嶺遙山漸莽蒼梯田高下種環水往來忙峽束人如小雲封路覺長輿夫先斂足取勢作低昂

亂竹扶人上蒙茸但見烟千盤難度鳥萬嶺欲藏天古樹拏雲健重門鑄鐵堅分明兩戒外別自一山川

從浦城新鄉起行六十里宿梨口一路山勢奇險是武夷之先聲

簇簇青芙蓉對面開千朶頗似武夷君著渠來迎我有時形突兀雲中插箭笴

有時威盤紆長眉鬬婀嫷過青與天分近綠將人裹陵上更援下斷右忽連左灘聲萬雷奔松竹一亭鎖遠望樹深處茅蓬起烟火心忖是何村今宵安歇可

漁梁道上作六絶句

一過仙霞兩耳無人聲都變爲聲呼客中只與雞談好慚愧當年介葛盧

遠山聳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後溪每到此間閒立久採茶人散夕陽西

山腰逼仄小車停竹作長籬樹作屏遠望自家行李過畫來都是好丹青

荒村小店歇征鞍上漏旁穿板壁單回首洞房金鴨暖夜眠却也一般安

劉郎才思本縱横遊過名山氣倍清得句榮於得科第急奔車下報先生

初笄蠻女髮鬖鬖折得溪頭花亂簪一幅布裙紅到老不知人世有江南

崇安署中觀清獻梅

一樹偶然種千秋謚法加人皆思往哲天亦重孤花北宋風霜古南枝骨幹斜對君吾欲問琴鶴在誰家

夜告閣

事苦無人告朝朝告碧空香焚高閣上天在此心中有感雲皆散無言聽愈聰是誰瞞得過吾欲問崖公

到武夷宮望曼亭峯作

武夷宮前多古樹參天蔽日杳無數我來可惜宮殿荒冠帔眞人多暴露一峯孤撑號曼亭其下戍削上隆平想見帝臺千尺石傳觴一夕來仙靈八月中秋月正明武夷之君鸞玉軿招集鄉人童與叟開口曾孫喚某某過來多少事茫茫今宵且盡杯中酒招英妃兮鼓琴命妙容兮擊鼓手製雲霞襲七夾麒麟脯雲璈水瑟數聲來白鹿蒼龍一齊舞羽換宮移曲漸終五更玉漏響丁東唱到人間可哀曲湘弦齊斷月明中香風忽起彩霞捲羣仙去矣歌聲遠牽衣兒女盡哀號雲馬風車不可挽至今小別二千年石上蒼苔鳥跡滿吁嗟乎君兮君兮胡爲不再來豈不知望斷人間更可哀

試茶

閩人種茶當種田郄車而載盈萬千我來竟入茶世界意頗狎視心逌然道人作色誇茶好磁壺袖出彈丸小一杯啜盡一杯添笑殺飲人如飲鳥云此茶種石縫生金蕾珠蘖殊其名雨淋日炙俱不到幾莖仙草含虛清採之有時焙有訣烹之有方飲有節譬如麴蘖本尋常化人之酒不輕設我震其名愈加意細嚥欲尋味外味杯中已竭香未消舌上徐嘗甘果至嘆息人間至味存但教鹵莽便失眞盧仝七椀籠頭喫不是茶中解事人

從大王峯下乘舟入溪探九曲

溪南溪北山連連一曲二曲水盤旋三姑相逢疑玉女長城高障如鐵堅有臺不知誰放鏡有架不知誰挂冠有竿不知誰作釣有槳不知誰挖船紅板橋名更奇絶長椽短杙相連牽分明堆架在巖穴何以不朽不墜千萬年疑是開闢以前乾坤壞此木逃出劫灰外又疑堯時洪水災人民居者巢猶在兩說紛紛世所疑唯唯否否姑聽之老身但願化猿鳥飛騰而上攫數枝可奈一波迎一波拒盤渦急浪來無數篙工只好隨波去扁舟小泊倘艱難何況中流作砥柱

灘水迅急篙工負舟而行余立石上相待

山似不許水脫逃多生怪石闌波濤水又怒石作阻撓終朝衝突聲呼號左騰乖龍右起蛟儼若格鬬三軍鏖馮夷列陣氣勢驕舟人一手難兩篙只得赤脚凌滔滔負舟於背作擔挑滿艙盤盂齊動搖我時獨坐淚打額游興忽被性命追舍舟而徒登絶壁宛然鶻兔立一隻帶濕搜毛風拍拍呼船速上來相逆千峯萬峯氣太逼遲恐老身化作石

登天游一覽樓覽武夷全局是夕月明如晝

千峯壓地地無縫三峯插天天欲動金鐘大鏞碧空墮醜犀怪象八蠻貢相角相犄洛蜀黨半伏半走鄒魯鬨重重奇景散若麻天游一亭聚其衆武夷山脈多紆緩到此鋪張勢忽縱我坐兜籠門外來松柏排青夾成衖三步一休頭仰看兩足騰雲身忘重羽衣道人下相揖灑掃高軒設清供正逢明月挂前峯手指金丸請客弄水精盤裏漾青螺銀海光中走白鳳翠攙鬟眉影欲飛唾落九天風爲送果然化人解乘虛豈止張騫能鑿空酒酣茶罷榻上眠魂抱萬山同入夢吁嗟乎人生不遠遊如雞伏甕中果能窮宇宙自可豁心胸我今一笑告

諸公此來不負遠行二千里此山不負婆娑七十翁

從金雞寨入小桃源

一聲金雞鳴滿山白雲起忽然絕壁開走入雲中矣其間別有天草屋相橫排稻是百餘畝催租無官差四面山環之鳥飛不能上一二野人居有如麋鹿放可見世界海尙藏太古春何必陶彭澤思訪避秦人

至伏虎巖徧歷險怪憬然有悟

世人談虎輒色變我忽見虎目亦瞮青天盡被怪峯劃猛獸欲同奇鬼戰更有虎舌重萬鈞手搖輒動雷聲聞高懸萬古不輕落此中奇理難具論我記兒時好鎔錫戲投水中皆壁立如臺如閣如峯巒亦復膠粘不敢仄茍明此理山亦然借此疏解何疑焉混沌未分水沙合玄黃已判氣脈連偶然高下若鑄就非由人力非由天可惜天形大人形小山壽長人壽夭以致滄海桑田變化時不能在旁張眼看分曉遂覺化工有意鬬姦巧假使有生無死壽若毗騫王翼若萬里垂雲金翅鳥看見乾坤開闢兩三回又能頃刻飛翔周八表自然一切仙船石匱虹板橋原委由來都了了

在舟中回望天游一覽樓已在天上

一樓高立萬峯巔遠望迢迢在半天昨日幸儂樓上住不然還道住神仙

草鞋嶺觀仙蛻手按之頭尙搖動

神仙蛻骨傳張徐峯高梯朽路莫踰只有草鞋嶺上仙真身未化形瞿瞿道人引我至彼處溪攢石簇途煩紆我乃蹋足鼓勇上果有石洞如瓜廬洞中一臾魁踽坐非漆非土非皮膚叩之槖槖作聲響筋骨雖有眉鬚無齗齶闌殘齒牙腐雙眸垂下元珠枯我思精神天所有鋒隨刀盡歸空虛鬱茲枯腊遇好事裝飾凶穢驚庸愚聖人六經尙糟粕何況區區恆軀軀何不束縛瘞邱隴化臺兩字顏其墟仙雖不言如解語風吹頸動搖頭顱

引路者云杜轄砦最險是前朝屯兵處攀援而登讀壁上吳中立碑記不

覺失笑

天形蕩蕩寬到此忽然狹是誰造方城礫砢四面夾我懼作虎兕一束難出柙又恐化寶劍被人裝入匣洞雖分上下勢總環匼匝前賢碑記存細字可摩搨杜者杜塵緣轄者轄石硤云此讀書佳烟雲供吐納如何詢土人謬以屯兵答中塑杜將軍持刀披金甲拾遺訛十姨一笑口難合

從杜轄寨下行至雞母洞回望寨中樓閣如在舟中望天游也

渺渺樓仍在茫茫到已難人生高處下莫再仰頭看

雨過

雨過山洗容雲來山入夢雲雨自往來青山原不動

伏羲洞

絕壁森森古洞開羲皇曾此坐蒼苔想因細看橫排石悟出先天一畫來

鬬眉峰

青山有意鬬眉痕巧作彎環月樣新急取筆來描粉本還家重作畫眉人

換骨巖

每對黃庭眼倦看有誰能得大還丹吟詩骨與神仙骨一樣天生換總難

老行

老行萬里全憑膽吟向千峯屢掉頭總覺名山似名士不蒙一見不甘休

飛鐘

何處鐘飛來挂空如碧瓦有意避人敲甘心萬古啞

晒布巖

山立如長城萬里一刀截有時織女來晒布三千匹

黃竹

想尋黃竹到瑤池忽漫相逢在武夷王母曲裁歌罷後女兒箱未打成時三春作伴鶯尤好九月抽霜筍最遲料得瀟湘雲水恨此君雖老不曾知

宿紫溪聞雁

客館燈殘夢不成忽聞秋雁語深更非關畫角因霜落還似孤舟曳櫓行千里關河方寂寞一封家信欠分明衰翁久斷人間事棖觸翻嫌兩耳清

履霜

清霜一夜草鋪平遊子支笻踏欲驚葛屨不知何故響板橋先似有人行偶食身在松間立漸覺寒從脚下生不怕輕冰消息近藍橋吾欲訪雲英

到鉛山與程吳二友遊積翠巖

山川大固佳邱壑小亦好但須結構嚴便見化工巧我遊武夷還重登積翠岩意謂齊魯遊定將邾莒嫌不圖孤峯起長劍青天倚其下洞穴奇嵌空杳無底地仄氣易聚徑曲景愈幽始知河與海原宜納細流

石井

石井一泓水潺潺鎮日鳴無功能濟世只管自家清

冒雨宿射溪

數椽立水上四面淩荒灘征夫為雨窘到此更已殘衣裳類戰罷汗透濕中單然糠急自燎倉猝何由乾野菜購盈把與夫同一餐有燭不能秉風中為燈難有帳不能支雨中為客寒權把旅店臥當作行船看驚疑窗外響魚龍來問安

蘆花

虛負花名色不嬌漁翁舟過幾枝搖風前作絮秋將老江面鋪霜午不消差與吳綿爭冷暖甘從潘鬢學飄蕭天涯有客開箱嘆欲取寒衣路正遙

紅葉

武夷高嶺曉霜濃楓葉離離色不空草上有時隨意落花中無此可憐紅非關冬日行春令直把臙脂寫醉翁我欲題詩學宮女奈無心事訴秋風

坐蘿蔦船到西安

蘿蔦船輕似鳥翔喚來小坐趁朝陽水深五尺碧于玉橘滿千林紅映霜篙打亂灘雙耳鬧碓舂空屋一輪忙濛濛篷底炊烟起疑是溪雲墮滿艙

憑欄

鎮日憑欄一笑生世間萬事莫分明溪河石子豈無數可有神仙數得清

重過玉山感舊

玉山平遠路斜長五十年前此束裝店主已經三代換征夫重作一宵忙飛鴻踏雪痕難覓司馬題橋夢未忘弱冠風情當日景不堪轉盡九迴腸

屏風館詩為霞裳作

玉山東下屏風館茶肆盈盈青色滿劉郎慣聽唱斷波穩坐羊車頭不轉輿夫貪喫六班茶引入長陵小市家竹徑白飄千點雪茆亭紅出一枝花抽觴有女來相迎口是杭音張是姓斜溜嬌波目不停驚郎玉貌將奴勝郎意三分妾十分瑤光奪壻今宵定行李先行郎未行探懷無物贈傾城自憐螢火單身客那有庚桑一宿情佳人暗啓縷金箱代取纏頭賜阿娘挑燈親製黃昏散把盞同餐窈窕湯千金一刻呢呢語戒懼摩挲心更許三更問字學侯芭一局彈棋輸玉女郎與弈大北夜漏難將海水添汝南雞叫五更天願甘同夢情何極怕誤行期起更先班馬已經嘶陌上弓鞋猶是立門前天涯分手太匆匆落月啼烏盡惱公何日柔卿能解藉何時阿軟得重逢劉郎歸向舟中坐細說前因淚潸墮老我聽來感不禁教郎身受如何過回首蓬山路已遙勸郎自懺莫魂消冶容易惹天花染莫再他生作宋朝

七里瀧

七里瀧深草樹疎青山匼匝水環紆老翁白髮手雙槳同著女兒喚賣魚

哭蔣用菴侍御

夷甫曾看裴楷終我來君去太匆匆故人不及春宵雪一夜猶能待曉風

彈指交情五十年回頭水上過輕烟不能忘記春明夢折柳題襟小雪天

膠青刷鬢好容儀袍褶衣圭一剪齊安置屐裙都得所風裁誰似謝征西

手持玉尺領文星驄馬嘶風萬里行聽說牂柯千尺水至今猶遜主司清

遊子前年返故鄉白頭人送滿天霜也知此會成長別剔盡銀燈話尙長

兩家食譜有成書每到筵開折簡呼今日奠君真草草可能勉強一嘗無

來遲九日便離羣恨是三分悔十分賴有陳遵尺牘在開看一字一逢君將君手札裝潢成冊此番帶至杭州而君先九日亡矣

留別杭州故人

飛鳥猶知戀故都我來心欲別西湖賈生詣闕當年早丁令還鄉此日孤聽笛事雖隨夢遠看花身未要人扶且將滿目河山意徧訪黃公舊酒壚

胸中屈指故人家處處敲門日未斜強半兒童呼大父相看風貌類孤花高談
誰聽開元曲乍到人疑博望槎問比昔年台宕返髭鬚又白幾多些
瀧岡阡上草如茵歐九時時暗愴神苦爲他年謀祭掃舊同鄉里結婚姻新豐
雞犬多相識故土枌榆倍覺親可奈西泠無片瓦九原應怨不歸人
班荊道故日匆匆頃刻天涯又轉蓬此會自然非偶爾他年還要遇諸公三千
世界花同落十二因緣事未終天意欲憐垂老別連宵不起挂帆風

寄同年阿廣庭相公

一紙西川奏捷書淩烟閣上有誰如功成鳥道千盤外身是金精百煉餘　天
子寵行郊勞禮王侯爭迓上公車欣看麾下從征士都藉風雲到　玉除
鄖伯甸宣物望隆年年車馬自西東春深似海方調鼎事重如山又借公治水
魚龍聽號令安邊刀劍挂崆峒有緣最是西湖月三度旌旗照眼紅
聽說裴公兩鬢絲精神還似受降時中天運好夔龍健首相心勞管葛知愛惜
人才都爲　國平章花月偶吟詩師門風義殷勤甚屢問人間杜牧之
飯生榜下便離羣略記威容一二分身賤龍門難灑掃勳高鷗鷺易傳聞青山
木落人空老黃閣風和日未曛莫道巢由真嬾散也曾終夕望卿雲

題浣青夫人詩冊（名孟鈿字浣青常州錢文敏公女也）

絕妙金閨詠絮才一生詩骨是花裁分明攡髻揮毫際別有心從天外來
尺五真疑戴皁紗風裁不似女兒家也因氣得江山助踏盡秦關蜀嶺花
已隨夫壻綰銀黃更見嬌兒步玉堂天爲佳人破常例清才濃福兩無妨
而翁南下賦歸歟適我新婚北上初水面匆匆通數語懷中正抱女相如
重提春夢最消魂老去尤驚日易曛難得相思竟相見宣文君與武夷君

臘月七日蘇州張君止原招遊靈巖山館次日往寒山天平登中白雲看
雨

張數今逸士招遊古靈巖龍頭大艑搖不畏雨廉纖日短河流長到山天已暮
亟持懸火遊亭臺歷無數肴烝既甘鮮賓從尤嫻雅（謂徐沈二生）論古兼評詩玉屑
紛滿把五丈斷王碑九曲畢公園藉君作導師使我得窺觀
次日往寒山山寒冬更寂紺殿與琳宮鎖閉無由入扣門久不應寺僧嬾可想
祇道無人來豈知有我往枯葉瑟瑟語凍泉微微鳴分明千尺雪化作一團冰
朔風挾雨至濕雲吹滿地不待曉鐘撞行矣各挽臂
張眼貪看山滿身不知雨餘勇遊天平持繖遮芒履白雲分三層我竟登中峯
無梯天難上有罅路可通誰把石筍插壁立將人壓豈徒雙鳳銜直是二婢夾
歸來謝主人躍躍興未了我不厭山高山不嫌我老

贈吳如軒　有序

如軒齒猶未也忽以狀來屬爲立傳蓋懼余之衰而他時秉筆之無人
也按古人生傳甚少除昌黎於何蕃溫公於景仁外絕不多見至於梓
人圬者則是借彼爲寓言非其實也但良友謬誇勢不能已乃取其生
平大概韻其辭而贈焉庶幾千載後讀此詩者如見其人并以質之現
今海內之識如軒者

釣魚須釣海上鰲結交須結扶風豪吾友如軒古俠士仰空一笑天爲高身著
黃衫走吳下春宴春遊窮日夜挾彈桓東年少場投縈子野公城舍　朝廷命
採赤菫銅羣商低頭拜下風海船峨峨天外去姓名直到扶桑東上至公卿下
廝養置驛通賓相識廣傳呼某到合座迎一紙書飛應若響有時指囷助賑災
闔門沿路無啼孩有時周卹友朋急千萬黃金手一擲山塘十里女如雲稱觴
上壽來紛紛一枝新花開出色蜂蝶爭先報與君張燈讌客花如海冶葉倡條
憑客採歌終不怕月沈西城門自有金吾待與我交情廿載餘白頭把手各相
於每當玉漏三更盡帳外猶聞訊起居看君酬應忙如箭感君處處能周徧豈
徒咤叱廢千人直可精神當八面殘臘匆匆遽返山自慚才盡詠君難且貽越
石并州調當作朱家本傳看

題張熙河孝廉梅花詩話即送遊峨嵋

熙河孝廉真奇士自言生性無他嗜好同山水結良緣慣替梅花作花史穿穴
寒香二十年梅詩梅話手親編蠶眠細字盈萬千字字皆帶梅花烟君貌清癯
如鶴古見訪隨園月端午隨園七百七枝梅望見君來一齊舞送君西遊巴蜀

中折梅相贈行匆匆好將五月江城笛吹上峨嵋第一峯

附霞裳和詩

紅葉

驚心最是滿林楓底事皆成醉客容青女曉辭紅日去朱顏常被白雲封飄零時響空山路墮落纔逢古澗松我欲題詩先煑酒摳衣自掃葉重重

蘆花

蕭蕭一片荻花稠憔悴江濱早白頭映月慣招鷗作侶隨風誤上客行舟如棉不肯因人熱落絮寧甘付水流知否楊花翻羨汝一生從不識春愁

履霜

侵晨上嶺滿途霜紅日將升未吐光屐齒留痕誰更早馬蹄怯進我知涼遙山望去頭微白野徑行過草露黃最是負薪人太苦糾糾葛屨走危岡

聞雁

夢返孤舟月影西忽聞征雁語聲悲同懷離緒輸儂遠可有家書報客知訴出旅愁雲裏聽喚醒霜角枕邊吹寒檠一點燈如豆頗似長門夜坐時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一

錢唐袁枚子才

春日偶吟

萬里遊歸說武夷江山成就六年詩而今自笑無遊處閒步柴門數竹枝

三兩人家設綺筵招儂同醉落花天緣何不掃陳蕃榻生性吳蠶怕獨眠

春暮陰生滿苑苔曉風吹急小窗開濕烟繞瓦雨剛去寒翠撲人山要來

草木爭春各不同碧桃文杏兩般紅竹因葉密聲招雨蘭為香多性愛風

堅冰乍散水生烟小草知春比樹先荷葉自舒蕉自捲性情生就總由天

攏袖觀棋有所思分明楚漢兩軍持非常懽喜非常惱不著棋人總不知

明窗淨几太嫌多無計分身喚奈何只好安排閒筆硯聽憑老子自婆娑

不獨憂除樂也除衰年事事付空虛聽來忽有心開處鶯轉高枝兒讀書

支頤閒坐可憐宵何處旃檀遠遠飄鼻觀氤氳心忽靜方知香要別人燒

白髮蕭蕭霜滿肩送春未免意留連牡丹看到三更盡半為花憐半自憐

浮生何必苦安排隨意閒行心自開失物每從無意得懷人恰好有書來

幾個傳人占古今浮雲何處問升沉杜家兄弟多榮貴官小民高是阿欽

逝者如斯喚奈何桓伊何必定聞歌數來傍曉星何少過去飛鴻迹太多

戒詩

戒詩如戒酒屢戒復屢開又如茹素人欲炙涎流腮蠶絲一以抽金刀不能裁

始知性所暱一旦難相乖江淹才已盡白傳與方來詩中有馮婦叟其自號哉

筍方作竹多有夭者名之曰竹殤而弔以詩

羣竹方淩雲其中數枝傷頗似楊家烏無端忽暴亡人世有嬰鬼園林有竹殤

壽者是何幸夭者是何殃與其生不育何如勿生長栽培傾覆意何處詢蒼蒼嬰鬼見易林

裁袍

閒居無所事緩步自逍遙底事裁袍短平生怕繫腰

夕陽

水竹光雖滿桑榆景已斜夕陽不肯去想是戀桃花

灌花

久旱天無雨呼童汲井陰雖然杯水力也表惜花心

嘲畏熱者

君莫畏炎風炎風期漸滿不及待秋涼除非君壽短

冰

一片輕冰到蒼蠅盡轉身許儂登席上能救熱中人

六言四首

酬應則吾老矣嬉遊則吾尚少老少憑儂自為不免旁人一笑

夏五日長如歲況兼無事閒居傍晚回思早起宛然三代唐虞

一切總求徹底便生無數疑端不若半明半昧人間萬事相安

宣尼待子如客想見胸襟灑然不是趨庭獨立聞詩聞禮何年

題駱秀才乞食歌姬院圖

乞食平康一笑生衲衣手板拜卿卿此中定有憐才者較勝王侯門下行

冷炙殘羹味若何妝樓行慣有誰呵只愁一椀桃花粥中有佳人紅淚多

造生壙

莫笑先賢造化臺何人不向此中來譬如華屋身將住可不梅花手自栽三板

暫教風月閉一門且待子孫開香山墳畔泥濘酒先與羣公醉幾回

重赴泮宮詩有序

余以丁未年入泮今又丁未矣仿重赴鹿鳴故事作歌

憶昔袁絲年十二簪筆學趨童子試門前已送好音來階下還騎竹馬戲其時

學使王交河面取經書諷倍多李泌圍棋雖未賦何郎雅樂已能歌一番正試

兩番覆道路爭觀人簇簇喧傳泮水出芹芽豔說童蒙充棫樸巍巍雙闕聖門

開將命疑從闕黨來並行敢逐先生後受業師史玉瓚先生同入學倚寵仍眠大母懷諸姑

伯姊欣欣到替我梳頭向我笑看著青衿試短長勸拖錦帶休顛倒恭逢 先

帝御明堂服采新頌 詔敷行已入甕宮換短褐更教雀弁耀銀光雍正四年奉旨各

官婿上加珊瑚水精諸頂生監用銀東家笞兒苦相羨西家奪壻招相見童子翻增滿面羞佯採花枝弄筆硯此事於今六十年茫茫滄海過雲烟阿婆喜說新婚日贏馬驚聞上苑鞭膠庠舊伴今誰在孤花碩果真無奈寄語新知衆秀才老身願作同年待特設隨園酒一巵強顏首唱泮宮詩從來白髮傷心處最是青年得意時

哭慶雨峯觀察 有序

丁酉七月雨峯觀察赴任湖北過隨園留別云交情共指青山在別意相看白髮多余讀而傷之旋聞以孤身出鎮塞外非其任也不逾年病還京師又一年卒余賦詩哭之即用其第四韻爲起句

別意相看白髮多今朝永訣奈君何平原自是佳公子劉秩原非曳落河翠竹淩霄難鬱抑良金受鍛易消磨可憐絕代風騷手空把穠華委逝波

假山成題曰巫山十二峯自嘲一首

看徧真山造假山公然十二好烟鬟如何老去風懷寄還在高唐雲雨間

書所見

人老惜分陰一日如一歲但問一歲中幾度得心醉人生行樂耳所樂亦分類但須及時行各人自領會我生嗜好多老至亦漸忘惟有兩三事依舊懽如常攤書傍水竹隨手摩圭璋名山扶一杖好花進一觴談文述甘苦說鬼恣荒唐七十苟從心踰矩亦何妨

形神偶相交忽然竟有我及其既散時空雲無一朵來非我有心去非我有意物物有一生人人有一世所以達觀人遊行在空際來共雲卷舒去隨風搖曳不談佛與仙恐受彼拘繫既已說長生何以悠然逝既已悟無生何必又詞費

水精屏歌 有序

香亭弟假水精屏一架爲老人消暑喜賦一詩寄之

六月溽暑天炎烝阿連貽我千水精爲盤爲盞爲盆罌高低錯落架作屏使我老眼如再明急陳座右當瓊英蒼蠅遠望雙目瞠側翅欲上飛又停兒童聚觀喜且驚欲摸怯寒手戰兢我聞琉璃世界夸晶瑩佛家妄語未可聽又聞冰山雖高容易傾誰能倚恃爲長城何如此寶羅階庭如白龍皮挂迎涼廳頃刻習習秋風生峨嵋之雪萬古凝藍橋之霜飛滿楹陽烏欲鬬氣不勝銀蟾下矚疑繁星三更尙作長明燈客來相對心怦怦人人都化聖之清我覺下筆尤空靈頭銜豈止一條冰

對書嘆

我年十二三愛書如愛命每過書肆中兩脚先立定苦無買書錢夢中猶買歸至今所摘記多半兒時爲宦成恣所欲廣購書盈屋老矣夜猶看例秉一條燭兩兒似我年見書殊漠然此事非庭訓前生須夙緣名將不兩代文人無世家可憐袁伯業對書空嘆嗟

荆楚歲時記七月八日雨名洒淚雨蓋調牛女也戲和香亭五絕句

纔過七夕雨如絲說是雙星別泪垂怪底淒淒聲不響想應瞞著怕天知

烏鵲橋空行路難銀河風急起波瀾織來雲錦三千疋儘拭啼痕恐未乾

惹他兒女盡消魂都想乘槎一問津儘曉夫妻兩行淚不知先落是何人

雨散雲飛夢易乖人間多少別離哀偏教都學黄姑樣海水還愁天上來

羨殺匏瓜樂未央生來無匹影幢幢有情便有年年恨就作天星莫作雙

極淨之室日光照處濛濛然碎塵忙擾感而有作

漫空野馬鬧紛紛隙漏朝陽看便真我覺伯夷清不必人生一世在紅塵

爲花樹擦蛛絲有感於運氣之說

草木都須氣運扶旁觀只少靜工夫灰絲蛛網欺蒙處病樹常多好樹無

得玉尺詩 有序

余失去案上玉尺尙不知也忽陶怡雲持來相示方知被客攫去轉售陶家怡雲素識此物即以歸趙余嘆造物之巧感友誼之重不能無詩

一條玉尺廿年持忽起波瀾匪所思失去未曾三日別得來如有六丁追量才事業慚無分返璧心情喜可知不是曹公風義重文姬歸漢是何時

附陶怡雲和作

偶遺寶器落風塵知是隨園席上珍璧返相如原有數珠還合浦豈無因物多著意求難得巧到無心樂更真容易量才持玉尺若除公外竟誰人

九月五日招春圃香亭觀芙蓉兩弟俱以高官解組乍見烟雲花草意倍欣然各以詩見寄余賦七絶句答之

秋雲遮日樹遮風同看芙蓉上短篷難免芙蓉花一笑弟兄三个白頭翁

天邊消息近重陽花正迎霜未拒霜十斛胭脂千匹錦秋娘臨水盡紅妝

消遣閑情弄釣槎招呼網戶挺魚叉登時潑剌銀刀響撲斷青蘆幾節花

細雨濛濛濕小舟貪看花色尚回頭可知客把芙蓉戀不是芙蓉把客留

謝傅無官倍有情愛拈棋子鬬輸贏千秋乞墅添佳話今日羊曇又外甥（兩弟與健葬甥對弈）

看罷芙蓉坐小齋自家棠棣又花開家常難黍燈前供也算紅雲宴一回

送別殷勤語阿連最難平地作神仙希文經略西邊日再憶圭峯定惘然

題滴香夫人采芝圖（附來書）

月尊周氏端肅問隨園先生萬安尊讀先生之書十有餘年矣又時時聞中丞道先生言論丰采口無虛日海內老師宿儒奇才異能之士至中丞左右者莫不盛稱先生之才其在先生同輩諸公亦極口贊揚於無既尊覺耳目所及海內名流無若先生者矣尊凡陋之質叨侍上公巾拂身世無復所憾惟幼躭翰墨妄生好名之心不肯汲汲終世乃生少聰明兼多疾病蛩寒蟬寂終不成聲於今悔嘆廢棄始信天限之弗可渝奪又無絶技殊能高于輩行可託傳於名人著述以垂永久他日晏然隨化澌然神傷而已前在中州取義山十年長夢采華芝句作采芝圖畫工既劣更不能擇手題詠誠無可觀今特寄呈求賜宏製斯人斯圖雖不足當大方題品誠欲藉傳姓氏於集中則生平之憾始釋然也小兒嵩珠年甫三歲近已種花以爲遲郎福命宜兄弟所致先生與中丞誼重交深聞之必喜用敢附及冒昧干請臨啓惕然附呈微物導意

空山雪花飛滿地雪中一葉仙書至道有真靈位業圖教儂小綴蠶眠字開圖驚見魏夫人蝶繞雲鬟花繞身手采靈芝覓仙種果然天上降麒麟（謂公子嵩珠）欣傳嫁得尚書增明珠九曲穿無數朝衣熏罷便題箋寶髻梳成還作賦尚書愛士古人同海內名流走下風誰知日具千人饌都是周家絡秀功（尚書署中客無不頌夫人方以賢）山人欲乞簪花格特寄隨園圖一冊上元靈笈未曾披玉女真容已先得（隨園雅集圖索夫人題而夫人之圖先至）急爇旃檀十斛香拜乾阿嬭喚蓉祥（阿遲寄夫人膝下取名蓉祥）偷描一幅天人貌供向慈雲大士旁

答似村以詩見寄

屢接吟箋喜不勝珍珠圓轉水雲清心從天外來千里人在詩中過一生字寫燈前應落月信傳江上正啼鶯宛然不繫舟邊立當日郎君笑語聲

海內何人不贊嘆雪中南北兩袁安漁歌鎮日憑闌聽棋局千盤袖手看我已白頭遊五嶽君方紅日卧三竿巢由人物從來少生長侯門隱更難

題成嘯崖夢遊清涼山圖

人生惟有夢最好千山萬山許搜討縱有蕭何法律叔孫儀難把夢魂管得了金陵諸山清涼高嘯崖公子人中豪忽然夢到清涼頂是誰相約誰相招露戎戎兮鋪草亭高高兮淩煙松蒼蒼而蔽日江遠遠以浮天待天雞之喚醒仍枕席之依然清晨大笑告吳友吳也驚疑但掩口道是昨宵我亦夢來遊底事路上雲遮不拱手毋多談且載酒果肯尋夢夢還有呼車同向清涼走指看今日諸烟巒還似昨宵光景否雪泥鴻爪怕消亡請付丹青傳不朽我聞古莽之國以夢爲是覺爲非列子此語不我欺嘯崖此夢亦如之又聞天姥之峯李白遊夢中詩句傳千秋得毋嘯崖前生即是李白不我家清涼山脚下山神昨日來相訝說丁未孟秋詩人兩個都過隨園門如何不速先生駕

題吳秀才醉竹圖

竹醉露人醉酒詩人生在竹醉日似與此君相識久科頭獨坐萬竿中奴捧酒壺不放手把竹數一枝取酒斟一斗澆竹便爲竹葉春自飲便爲竹林友竹醉人扶竹不知人醉竹扶人知否是人是竹渾難分一醉之外別無有此之謂與天爲徒與物化君不見藕中之仙橘中叟

插芍藥數枝詩示香亭

數枝紅藥膽瓶斜頃刻蕭齋變館娃心醉異香如中酒眼驚神女轉忘花翻階
尙記中書省多寵還輸小宋家我亦將離人世客賴卿相伴送年華

香亭插芍藥三十六瓶喜以詩賀

阿連春想一肩擔羅致名花露正酣三十六瓶香欲湧百千萬朶色相參藏嬌
不惹諸姬妬絕色何妨儘力貪半世黃金擲虛牝者番擲得最心甘

左足病瘡作

雙趺虛左便無聊欲走堂前怯路遙廿把足拳師野鷺只愁人老變山魈千峯
踏月心還在七步成章興已消何日浮圖重起躄白雲紅葉一肩挑

戲答香亭弟問足疾

知君手足最情多問我蹣跚足若何我學禽言吟向汝道行不得也哥哥

松頂立一白鷺賦詩贈之

飄然白鷺鷥風中不知冷有意示人清獨立青松頂汝身閑若斯汝立高若許
知否紗窗中有人羨殺汝

哭李猗南諱開第

君官石城北我家小倉山相離未三里車騎常往還君年逾花甲鬚鬢未曾斑
疑有仙家術遊戲在人間春秋風月佳彼此具盤餐看花至日昃說鬼到更闌
吏隱雖分途言笑常同懽不圖半月別已作千年看我在吳得信驚駭摧心肝
願喚黃仙鶴騎之叩天關但許贖此人百身非所難
我昔遊珠江迢迢五千里歸來老妻言李君真俠士袖攜一笏金來賜雙稚子
教以勤讀書助其買果餌我聞世俗交分手便忘矣君胡獨不然體卹同毛裏
未受主人託能使舉家喜我忝長十年而乃後君死有如報恩雀含環向誰視
感君不能忘思君不能止惟有淚兩行彈入湘江水

贈蘇州奇麗川方伯

皖江官舍接風標桂嶺重蒙折簡招衣上酒痕香未散燈前花影夢難消寒梅
老更思春切倦鳥飛偏怕路遙恰好天心稱人意一輪卿月照楓橋

謝方伯贈春衣

清遊已居嫩涼天未帶春衣意惘然偶漏一言緣酒後竟蒙雙襲賜尊前輕華
似挹浮邱袖長短剛宜子貢肩惹得山人忘歸去披來又泛五湖烟

留別蘇州故人兼寄汪硯香太守

兒時遊已愛蘇州七十年來幾度遊鄧尉梅花開似昔金閶舊雨冷於秋追尋
往事雲同散照到斜陽水亦愁身愈頹唐心愈健寒山兩上未甘休
紛紛人看魯靈光談到風騷老亦忘烟墨亂揮千幅紙笙歌環擁一頭霜敢云
名重蕭夫子可奈情深白侍郎多少吳娘乞詩贈登車猶自挽衣裳
五茸三泖久聞名難得汪倫打槳迎隱士遺書尋笠澤先生新饌試蓴羹花光
引我村村到天意憐人日日晴十里橫雲山下路風廊水榭記分明
出門兩月賦歸遲惆悵郵亭酒一巵住久易生臨去恨年高難說再來期節過
寒食春將盡人到忘家樂可知寄語諸公各珍重明年此日最相思

喜晤龔華滕明府

作宰湖湘四十年歸來小住板橋邊原思底事貧如此龔遂須知政可傳久別
師生如隔世重逢雞犬欲疑仙匆匆又向長安去此會今生豈偶然
人間萬事等摶沙說到金陵更可嗟白髮尙存前令尹烏衣不見舊人家鉛松
作貢途雖遠時運鉛京師印綬還鄉氣尙華莫忘兒時讀書處參天一樹海棠花君家海棠爲金陵第一

和香亭別芍藥詩

紅藥欄空意惘然白頭人坐散花天枕邊已醒黃粱夢座上還飄紫玉烟小剩
半枝如戀主多看一刻當留仙明春約汝開宜早我是衰年弟少年

秋暑

爇客不知老天公忘作秋何圖霜露降尙見火雲流桂有爲薪嘆人難秉燭遊
從今纔省悟紈扇莫輕收

孫子瀟抱西河之戚繪佳兒重生圖索詩

望子臺空最惱公孫郎何處哭秋風畫師真有通神筆一個童烏活卷中
楊柳依依水竹居佳兒獨立意何如披圖乍見聰明相還想詢他讀甚書

哭似村 有序

尹文端公諸公子俱好學能文官亦顯貴惟似村以秀才免差使長侍公於制府署中與余往來尤暱性愛吟詩別二十年所寄箋素裒然寸許余羸老也有來無往今春始寄答二章詩未到而似村亡矣

纔把懷君詩寄君詩猶未到訃先聞浮萍尚想重逢日駟馬難追已散雲絲繡平原空有畫（隨園雅集圖五人中君其一也）雁飛遼海漸無羣（三二兩公子先亡）衰翁諒不多時別只算離亭手暫分

蕭騷風骨有誰同生就人間張長公調鼎兩朝門第貴高吟一世秀才終題襟山館燈頻剪握手軍門雪滿空今日思量可能再幾行衰淚付秋風

再贈奇方伯

衰翁扶杖耳頻傾來聽吳儂說政聲能以直言匡大府不將初念負蒼生吟詩偶愛閑風月報國能留真性情羞把封疆祝賢者知君心早薄公卿

王若農蓬萊閣讀書圖

蓬萊閣下王喬坐萬卷書橫都讀破誤認三更海日生誰知兩點魚睛大高詠新詩寫壯懷蛟龍傾耳嘆奇才至今落筆與酣際尚帶扶桑風雨來

到清江贈河帥李香林先生

西平兩代有名賢萬里黃河付一肩持節能平行地水前生原是渡人船羊公雅度飄裘帶謝傅中年愛管絃奏罷安瀾無底事龍蛇驅上衍波箋（公工詩善書）

仰止高山三十秋今宵纔喜識荊州慚非國士蒙青眼惜傍龍門已白頭海上蟠桃消息近（逾月公花甲矣）尊前叢菊晚香幽感公情似青天月送過黃河尚未休（公命所坐船護送渡河）

李公贈詩

景仰中懷時緬然而今甫得晤高賢文章久已驚寰海風雅應知屬大年吐蕊片時比雪豔留香滿座勝花姸塵勞面目慚相對幸接芝顏的是緣

野鶴風琴共一船江淮爭識地行仙烟霞性格多知己花月情懷入詠篇常愛碧山恣逸興每開青眼爲才憐探奇欲往雲臺去落落能全自在天

沭陽呂嶧亭觀察招遊舊治十月五日渡河宿錢翁家次日寓萊園作

一條黃河流隔斷江南界我忽渡河行直到錢家砦人生最樂事所莅還能再況我宰潼陽四十六年居錢翁出相迎不信我還在張燈照客顏認定方始拜道別年纔髫於今年已艾重逢固可喜久別毋乃太我亦自狐疑此身來天外笑問君家中兒孫已幾代

賢哉呂大夫候我十字橋乘馬亦有情歡鳴聲蕭蕭衣冠數十輩簇簇來遠郊敢云有遺愛能使諸公勞亦如觀古物人情爭相邀高城忽森列（從前沭陽無城）市廛尚煩囂微聞兒女言袁公去已遙如何飄然至如鶴下九霄毋乃武夷君來把曾孫招

次日詣縣署重尋所居地某屋高堂樓某庭姊妹戲恍惚有聲容呼之如欲至書齋柳雖枯根盤尚雙峙是昔吟詩所摩挲自隕涕（少時梓雙柳軒詩）皤皤兩吏來歷歷談我事何獄我平反何村我賑濟明知黃粱夢已醒何須記終竟兒時書重聽覺有味我已入輪回一世如兩世

呂公官山右賢聲人所仰能歌白華篇萊園將母養方池水漣漪高臺月晃朗招我榻其間良醞日相餉深夜談古今百史瞭如掌秋儲弈縱橫（陳耕堂）廣文詩倜儻（朱竹江）更有延陵吳書畫具精賞（吳甫昀）招我虞溝遊遂忘雲臺往良友貪合併名山付虛想留此未了緣重來或者倘

過虞溝題虞姬廟（姬故沭陽人也）

爲欠虞姬一首詩白頭重到古靈祠三軍已散佳人在六國空亡烈女誰死竟成神重桑梓魂猶舞草濕胭脂座旁合塑烏騅像好訪君王月下騎

留別嶧亭觀察

十日平原飲正豪一聲班馬又魂銷甘棠樹下惟君在相送相迎舊板橋

迎何懽喜送何悲芳草多情戀落暉人自回頭車自走淚痕彈不上君衣

贈遺無物不橫陳水碧金膏炤眼新自笑侯嬴忘却老白頭還作受恩人

十畝方塘水石幽風廊月榭菊花秋爲貪金谷勾留好不向雲臺作遠遊

浮生聚散等摶沙況復衰年日已斜只恐黃河攔不住夢魂還會到君家

己酉元日香亭以詩見寄依韻答之

筆花開向早梅先知道能詩有阿連昨飲屠蘇纔改歲今看瀑竹尚留烟兩淮
遊屐歸千里七十過頭又四年尚有閑情品書畫招君來作米家顛

元日敲門便送詩好懷報與老人知不看荆楚歲時記但唱玲瓏絕妙詞春色
一庭香雪在花箋兩個玉人持祝君歲歲長如此較勝排衙領郡時

荷塘明府和香亭詩見寄余疊韻答之

揮毫元日寄焦先不信人間吏即仙百里花封無案牘一枝彩筆有雲烟家傳
風度追前哲詩覺工夫勝昔年滿紙龍虵飛欲動判詞爭怪乞張顛

還山已載滿船詩又見詩來樂可知身不賀年心恰到（遣人持名紙賀歲）老防僭坐酒
先辭珠璣耐我千回讀硃墨輸君一手持指日梅花開有信可能來看月明時

青州都統慶雨林世講集唐詩見寄且索和章甚嚴

幾度瑤華託鴈奴將軍心愛白雲夫催詩急似徵兵餉集句嚴於演陣圖眼看
狼烟消渤海手揮珠玉寄菰蘆如何荆樹連年折門裏風人兩個無（謂雨峯似村）

山河從古說青齊萬丈雲門待品題老去應嫌金甲重分飛可記玉人啼（吳門故事）
花間舊事誰能說夢裏相思路易迷安得泱泱大風起吹君直到秣陵西

答碧梧夫人（附來札）

夫人名雲鳳字碧梧吾鄉令宜觀察之長女今年十四與其曾祖諱陳
典者同赴己酉科試今六十年矣夫人自稱女弟子和余別留杭州詩
見寄來札云前歲星槎回里悵叩謁之無緣恰喜錦句傳來幸芳塵之
可步曾和短章恭求鈞誨竊謂先生鍊金點石之才必有啓瞶發矇之
賜乃聞貯於案頭將欲登諸集上得冒丹砂雲鳳雖爲一時之幸混收
魚目先生恐低千古之名且崔汪二夫人久已聯珠合璧安敢雜以粃
糠而閨閣諸女伴亦有碎玉遺金何堪並收瓦礫雲鳳得蒙清訓已列
門牆忝在弟子之班妄竊詩人之號自顧彌增慚汗問世益覺厚顏務
祈先生即加針砭附便擲還萬勿災諸梨棗徒滋貽笑方家

密字珍珠遠寄將簪花標格粉花香早欽道蘊名家女敢屈班昭弟子行四世
交情存白髮千秋衣鉢有紅妝伏生自笑衰頹甚還想傳經到故鄉

洗馬圖

龍駒卷浪刷毛衣高坐支公興欲飛笑殺三郎豪氣少温泉只解洗楊妃

正月二十六日陶怡雲移尊賞梅坐客董觀橋太史等七人以繞屋梅花
三十樹爲韻得樹字

老人看花嬾舉步想喚梅花屋裏住折得橫斜千百枝高低上下親安布一瓶
一几一燈張但見花開不見樹雪如闘白私窺簾月似相尋偶入戶夢醒未免
師雄愁妻多定惹林逋妒怡雲公子來宴客探花使者爭先赴（董太史丁未第三人）顧名
思義盍探乎一笑花多手難措不如對弈子丁丁敲落仙雲將局護頭上時疑
蝴蝶飛鼻閒暗覺旃檀度三杯吞盡孤山春一室踏成銅井路記此風事莫如
詩寫韻分箋七人賦梅花送客客不知衣上寒香帶歸去

平安南歌爲補山尚書作（有序）

安南國王黎某爲臣阮惠所篡其國母率族衆逃至南寧求救杭州孫
補山先生督兩廣奏請討之　詔命領兵前往大破之阮惠逃竄入其
城立國王嗣孫黎淮而護送其逃人歸國　上嘉之賜爵謀勇公

堯之南交周越裳年年貢使日相望忽然國母款關至訴有篡臣亂紀綱乞賜
天朝師一旅遠爲孱國扶孱王尚書拜疏臣請往一奏便聞　天子奬伐叛
安邊　聖主心兵符玉節將軍掌朱鳶之山形崎嶔市球之江水毒淫一江纔
過一江深賊兵冒死爭抵敵螗蜋怒臂張如林尚書儒者色不動十萬貔貅左
右擁錦帳談兵孔雀聽軍門傳箭蛟龍捧九天九地孫武謀八戰八克吳漢勇
來嚼鐵李摩雲陣前奉命如嚴君浮橋誘黑夜燒出奇制勝誰能料指揮頃刻
黎城定三軍出入無人境釁翫雖逃未授首呂嘉終獲難延命日南久不見王
師壺漿簞食爭來迎尚書宣　詔立黎淮彼國君臣笑口開不肯縣陳貪尺土
敢忘朝漢立高臺二百姎徒送出關佛桑花下唱刀環單于內附爭端息陋利
來歸境土安屈指成功未匝月鬼方何用三年克紫桂濃熏甲冑香蠻溪紅洗
弓刀血蠻夷大長盡來賓威德傳呼到九真共欽遠國存宗社端賴中華有聖

人捷書飛報天顔喜重疊　恩綸加不已一个詞臣爵上公千秋佳話傳青史
君不見吾鄉前朝三大賢文成忠肅劉青田雖然社稷功勳大尚未揚威海外
天

兩湖制府畢秋帆先生六十壽詩

三湘開府樹旌旗四海傾心望袞衣五福壽從花甲始八州督是狀元稀樓前
仙笛吹黃鶴天上　恩綸下紫薇擬把卿雲比卿士一生長捧太陽飛
曾經三省任封疆水化恩波樹化桑巨細經綸陶太尉昇平歌舞郭汾陽蒼生
引領覘丰采　聖主加餐讀奏章不是騷人領旌節肯將湯沐賜瀟湘
隻手能扶大雅輪英才強半出龍門百花都藉春風養五岳先推泰華尊但有
青琴皆識曲斷無名士不懷恩金閨更喜詩人在海內文章與細論謂滌香夫人
多蒙裴令意相憐幾度書來喚樂天扶杖自應隨野叟稱觴或恐後羣仙夔龍
屈指誰同輩黃綺看公尚少年知否秋江紅樹裏白頭人拜漢陽烟

二月八日記夢

夜夢老僧入門長揖賀余二十二日將還仙位問是何年月日曰本月
也少頃又一道士如僧所云余生平不喜二氏之説而妖夢忽至驗固
佳不驗亦得

吸露餐霞四十年不成仙已久成仙如何尚有仙龕在夢裏分明喚樂天
寄語仙人蔡少霞安排此老莫教差金銀宮闕非吾愛只愛天台二女家

二十三日荷塘遣人問安戲筆答謝

仙車盼斷夢無靈空惹親朋側耳聽慚愧戴逵根氣薄前生不是少微星
尚有人間未讀書匆匆何必賦歸歟多情恰感張元伯白馬朝來訊起居

聞成衛宗同年爲臺灣舊事簿錄遣戍賦詩寄懷

東望愁雲結不開聞君消息我心哀魯人獵較當年事楚國亡猿此日災有妾
那堪垂老別無兒莫上望鄉臺百身欲贖知能否從古神仙怕劫來
兒時同學長同年每到杭州訪必先滿院落花招舊雨一燈如雪鬪吟箋黃楊
厄閏憑空至白髮投荒舉世憐只望虞廷頒　赦詔金雞銜下九重天

浴湯山五絶句寄香亭兼謝荷塘明府

爲尋聖水濯塵纓愛忍春寒遠出城剛是杏花村落好牧童相約過清明
方池有水是誰燒煖氣騰騰顛湧潮五日熏烝三日浴鬢霜一點不曾消
延祥寺裏證前因二十年前借住身今日僧亡菩薩在應知我是再來人
野外閒行樂有餘阿連底事勸回車天生此水温存性只恐妻孥轉不如
多謝張華地主情遣人洒掃遣人迎耳根洗得清如雪不聽人間事不平

洪武大石碑歌離湯山十五里

青龍山前石一方弓尺量之十丈長兩頭未截空中央旁有屓贔形更大直斬
奇峯爲一坐欲負不負身尚臥相傳高皇開創氣概雄欲移此碑陵寢中大書
功德告祖宗壓倒唐漢驚羲農碑如長劍青天倚十萬駱駝拉不起詔書切責
下歐刀工匠虞衡井中死碑下有井芟刈羣雄笞八荒一拳頑石敢如此周顛仙人
大笑來天威到此幾窮哉但赦青山留太樸勝扶赤子上春臺丁丁從此停開
鑿夜深無復山靈哭牧豎宵眠五十牛村氓晝晒三千穀材大由來世莫收此
碑千載空悠悠昭陵石馬無能戰漢代銅仙泪不流吁嗟乎君不見項王拔始
皇鞭山石何嘗不可還威風一過如輕烟惟有茅茨土階三五尺至今神功聖
德高於天

自知

七十經過又四春自知非復舊精神客來平輩還相答詩怕頽唐越認真書畫
不嫌千遍理亭臺重整一番新譬如棋子將終局收拾全盤付後人

登湯山高處有感

登高忽有感慷慨作高歌日月閒時少乾坤空處多蒼松愁獨立流水愛奔波
逝者如斯耳神仙喚奈何

謝女弟子碧梧蘭友題隨園雅集圖

詠絮才原出謝家雙雙珠玉鬪妍華披圖頃刻香風起開到西湖姊妹花
掃眉才子兩瓊枝自署門生遠致辭不怕程門三尺雪兒家情願立多時
惹得袁絲喜欲驚千秋佳話在門庭河汾講席公侯滿可有天邊織女星

孫晉山幽磵鳴琴圖

與君不相識開卷有琴聲花下七絃響溪邊一水鳴曲終松子落風定月華生
我欲師襄訪移情海上行

蔡呂橋江樓喚鶴圖

一樓漢江水八面風窗開黃鶴久飛去青蓮今又來喚鶴鶴不應喚起江心月
照見謫仙人憑欄吹玉笛

佳句

佳句聽人口上歌有如絕色眼前過明知與我全無分不覺情深喚奈何

失去虛舟先生小楷書冊

虛舟小楷世無幾我得二千字如米銀鉤精寫靈飛經真珠密洒砑光紙紙尾
自署兩年作平生精力盡於是持贈老友沈凡民此後牙琴彈亦已凡民珍護
加跋詞至好如儀絕窺視亡何喬梓相繼亡我臨其喪爲料理嫠婦感激泣相
贈當作投瓊特報李拜而受之悲且喜頃刻兩寶都來矣頁頁掀翻嘆觀止方
知一代作傳人苦心孤詣原如此金翅擘海龍攫天收束精神如芥子古來豪
傑成奇功都從謹小慎微始錦褁香熏三十年一朝失去心難死萬索千搜去
路遙料在人間非海底名畫能飛事豈真銀杯羽化形相似想嫌我老物先行
藏珍閣上悲風起

赴浴湯泉見路上翁仲感而有作

千尋華表石崔巍來往行人弔落暉六代如船搖櫓去只留翁仲不能歸

贈揚州洪建侯秀才

天瑞五色雲人瑞鄭仁表從來天上石麒麟一落人間名最早洪郎二十貌清
華生長膏腴舊世家家有園亭迎　聖主門多冠蓋賞瓊花孩提便把平原繡
服飾爭將臨汝夸誰知郎意蕭然遠一朵青蓮泥不染朝披書卷誦愔愔暮對
幽人吟緩緩自采香芹一莞然肯將崔烈三公換與儂兩代締雷陳昨歲相逢
臘底春聲聆雛鳳心先喜玉倚蒹葭意倍親特借僧廚款摩詰代刊尺牘寵陳
遵家刻隨園尺牘回思三十年前事琴歌酒賦分明記桃花扇底月三更畫錦堂前人
一世己卯秋令祖魏芴先生招看桃花扇轉眼滄桑萬事空拋黃轉綠夢重重蘇夔有子真難
得張老雖衰須未終相期手折今秋桂直上蓬山第一峯

寄錢竹初

聞君竟賦遂初衣也逐閒雲野鶴飛陶令一官真偶耳鄭虔三絕本來稀知機
不愧蕭嵩早勸退方知袁淑非曾以書招隱我似郗超慕高隱喜人歸勝自家歸

病中作

自憐生性像梧桐一到秋來便改容久不登樓看落葉不知露出幾多峯
雄雞戛然鳴意欲催日出一雞鳴不勝羣雞相輔翼一鳴兩鳴千萬鳴東方遲
遲纔露白老夫張眼望天明恨不催雞早作聲

霓裳落第後有北行之志賦詩留之

聞君將欲赴長安惹我連宵意不懽萬里雲程求取好十年師弟別離難花無
桃李春纔老座有瓊枝雪不寒趁此斜陽紅未了牙琴多作幾回彈

詩會分詠美人霓裳拈得綠珠連作五首不愜余意乃請老人擬賦兩章
恐有饒老登場之誚奈何

一斛珍珠聘禮成美人心上尚嫌輕珍珠似妾原無價妾比珍珠恰有情
人生一死談何易看得分明勝丈夫聞說息姬歸楚日下樓還要侍兒扶

附陸崑圃作

金谷樓前玉質摧烏啼夜月有餘哀美人一點分明意不是珍珠買得來

作書託陳舒軒寄鎮遠將軍索裘舒軒慮路遠難到代將軍購得先寄賦
詩謝之

一紙瑤華接好音輕裘遠寄水雲深思量野老禁寒態體貼將軍念舊心收到
園林剛下雪披來江上更題襟從今不受西風管添得燈窗半夜吟

青陽沈倫玉上舍與亦葦上人入山見訪贈詩志別

屋內看君詩門外報君到文章真有神杜老早相告憶昔五溪遊逢君好風調
相離八載餘蒼蒼改玉貌閑拉紫衣僧遠泛青溪棹各呈珠玉篇天機何清妙
其時春正濃百花開妍兒有意若迎君嫣然齊欲笑惜我耄且衰不能陪登眺

草草具盤飧時時看晚照此會非偶然此別中心悼大化有輪回前途寧可料
只恐再相逢君老我翻少

庚戌春暮寓西湖孫氏寶石山莊臨行賦詩紀事

再見西湖笑口開惹他魚鳥盡驚猜分明白髮滿頭叟說不來時今又來
借得孫莊勝畫圖行裝飛送入冰壺主人贈我千金值三面雲山一面湖
鼠姑階下剩殘紅楊柳當樓颺碧空一色琉璃鋪十里開門便作釣魚翁
從遊兩個女雲仙(雲鳳雲鶴)得信呼車拜榻前多謝朝朝送清供湘尊帶露筍含烟
一盂麥飯手親攜走奠先塋淚滿衣生怕歐公還賴上瀧岡阡畔紙錢稀
入城要訪舊知交床上人危塞上遙(璵沙前輩危病臥床成山同年謫戍塞外)吹斷山陽一枝笛此
身雖在已魂銷
兒時舊屋板橋西再訪前蹤夢已迷剩有窗前丹桂樹見儂嬉笑見儂啼
桃莊靈隱買舟探老去心愁再到難業已回身還轉步一回分作兩回看
虛名何苦累袁絲酬應如麻力不支塞屋魚箋堆案絹差徭繁重是題詩
翻將地主作嘉賓當事紛紛置酒頻(謂歸清兩觀察唐曹兩明府)更聽城門深夜報將軍傳
箭放詩人(將軍保公見訪湖上分付司城余到即開)
紅妝也愛詹靈光問字爭來寶石莊壓倒三千桃李樹星娥月姊在門牆(女公子張)
(秉彝徐裕馨汪坤等十三人以詩受業大會於湖樓)
形形暑到想歸家再說重遊話恐差且唱驪歌莫回首一年春管一番花

題竹初菴圖贈樹駿主人

竹初先生今鄭虔獨擅三絕誰比肩偶然作宰東海邊魯之子賤漢任延庭前
無訟堂有絃吏民交口稱其賢廣庭相公一見憐道當揮毫玉殿前如何簿領
相拘牽大吏驚聞將擢遷先生搖首辭之堅士各有志公胡然官如大海中泊
船何時傍岸心悁悁叔寶清羸生相偏僧祐善病兼愛閑奔馳風塵終寡便行
當投劾歸弄田作書寄我將意宣回看父老留纏綿當斷不斷猶遲延我學繞
朝贈以鞭勸馬卸轡前離弦急流勇退全其天先生從諫如流泉欣攜劉寵一
大錢高詠淵明歸去篇自買隙地起數椽白石齒齒池漣漣竹初帶露桃含烟
歸雲倦鳥相周旋不須鑿井時掛鞭自歌自畫自題箋考槃之樂將終焉客來
治具饍飲鮮我口未近先流涎收藏書畫如丹鉛清秘閣中甲乙編嚢君相招
兩夜眠魚耶入洞疑登仙請分坐席與君連循吏儒林止足間兩家各占三千
年(姚思廉撰止足傳專為會仕者設所以別隱逸也)

謝兩村居士饋墨

居士饋我墨十螺如導黑水來西河上鐫隨園先生著書墨意欲把墨將人磨
其質精堅其色古和麝調烟三萬杵直追韋誕與庭珪豈止君房與于魯我愧
無班馬掞天才攜之修史登蘭臺又無燕許如椽筆灑之黃麻作批敕徒然仰
首看屋梁播弄風月為詞章欲磨不磨惹墨笑豹囊隱隱騰青光呼童收藏付
兒守此物原宜歷世久只愁烏雲夜起風雨來十二龍賓上天走

題奇方伯天馬行空圖

天馬西極來張眼不見地但逢英雄人長鳴便吐氣麗川先生性倜儻一見驊
騮即奇賞騎上空中自在行兩耳惟聞風雨響羣駟望之心胆寒一齊懾伏仰
頭看是人是馬不可辨但見空中雲氣飛漫漫我聞李衛公曾上青天騎白龍
手灑葫蘆三滴水頃刻四海生春風又聞李鄴侯幼時能向空中遊阿母怕教
成仙去特擣葱蒜相遮留先生身際明良會那用馳驅出邊塞不是鳴鑾赴早
朝便來江海搖旌旆畫出丹青若有神分明肝胆向人真只憐逐電追風足難
救拖泥帶水人(公方簿錄某中丞家)

哭錢璵沙先生(有序)

四月十六日余將還山行李已發念璵沙先生之病繞道作別不料五
鼓已亡尚未殮也

纔別西湖又別君入門僮僕換衣巾方知昨夜聞雞候已是先生駕鶴辰易簀
餘聲猶在耳長眠善氣尚迎人夷衾揭起重攜手未忍匆匆了宿因
平生風骨最闌珊獨有交情重似山一紙彈章驚海內(黃制府威震兩江時君特疏劾之)滿車
甘雨在人間官高不改書生面詩健能忘鬢髮斑寄語九原隋武子他生趙孟
再追攀

選詩

消夏閒無事將人詩卷看選詩如選色總覺動心難

山行

山行不厭草萋萋纔上籃輿鳥便啼春雨濕衣簾未捲野花拂帽首頻低橋橫溪水都無板人去桑陰尚有梯掃罷先塋歸已晚斷鐘聲在夕陽西

雨中獨坐

從來無雨不成秋況復衰年坐小樓好夢醒難尋枕上落花扶不上枝頭司風令史空相憶艮醖中丞孰與謀雲影昏昏燈悄悄牕櫺行過一蜉蝣

喜補山宮保從西川移督兩江賦詩四首却寄

果然轉舵督江東人意天心往往同公畫轉舵圖十六幅紀恩遇也枚曾題云料得紀恩圖未了珠江轉舵督江東今成詩讖千里峨嵋來紫氣一朝南國有春風爭聽野老呼生佛勝說詞臣爵上公公初封謀勇公不是孤忠能格　主幾人　恩眷極初終

客春海外奏鷹揚萬馬浮江劍有霜風掃鯨鯢真頃刻氣吞蠻觸少周防偶然小挫同諸葛終竟餘威鎮鬼方不信試看兩階舞是誰來享復來王

遭際如公古所難生平佳話滿朝端封疆解組登詞館大將投戈作試官桃李三千新絳帳貔貅百萬舊軍壇而今文武經綸畢又爲黃河勸馬看公兼理河務

羊城猶記賦驪歌八載星霜兩鬢皤只道龍門渺河漢何圖卿月照江波雲泥位分今生隔香火因緣宿世多願學龍邱萇備錄爲公扶杖出烟蘿

前詩未寄而宮保書來問及新詩再答二首

行轅那得好工夫飛下龍蚶墨尙濡天與精神當八面公將文采照三吳五官並用無留牘雙管齊揮有智珠寄語蒼生應額手於今江左見夷吾

當年吉甫愛論文排日傳箋到夜分尹文端公都中見懷云此日門風雪裏有誰騎馬送詩來　一自衮衣還　北闕至今旗鼓失南軍欣逢哲匠來持節多少風人想策勳可惜江淹才已盡不能簪筆闘淵雲

奇方伯少時冬日讀書圖

鄴侯仙骨本珊珊年少曾逢楊契丹寫出天人容絕代淩烟閣外我先看

玉軸牙籤滿碧蟫燈窗未免惜三餘知公兩件關心事世上蒼生架上書

七月廿六日大風園中古樹盡拔而小草晏然因之有作

大風拔樹不拔草駭浪驚人不驚鳥男兒入世才須長達者求櫳志要小越人夸射能參天五步之內矢已顛廣廈萬間苦傴仄茅屋數椽足晏眠吾常讀書史吃吃笑不止公孫皇帝自尊嚴結局不如劉盆子

秋海棠

小朶嬌紅窈窕姿獨含秋氣發花遲暗中自有清香在不是幽人不得知

題我我圖

以指喻指理易得以水洗水水更潔達人了此善者機把鏡相看似相識鏡外之我未必真鏡中之我聊效顰世間除却青銅巧面目如君有幾人

奇方伯饋人葠形如小佛手

我讀柳邊紀略書人葠白金價不殊騰貴於今未百載一莖葠抵一斛珠我嘗倚健誓不服見人服者心揶揄不料行年垂八十忽嬰腹疾形神枯盧扁相環勸服藥非此難補中宮虛我非荆公性崛強敢將紫團力掃除其奈將身與葠較我賤葠貴愧不如譬如巴蛇欲吞象心非不勇口怯怯奇公聞之大憐惜手持仙草佛手纔脫手相贈勸卽啖愼勿愛惜猶躊躇開匣三椏同瑞麥交枝百結如珊瑚清香拂拂鼻觀覺仙露濛濛元氣俱我口未咽神已旺滿腔生意回須臾帶歸傳觀夸戚里嘖嘖偷視驚妻孥欲服不服但把玩旁人笑我愚公愚我道將軍恐負腹何況藜藿寒儒乎服之不效擲虛牝中人之產一嚼無服之有效後不繼博施堯舜猶病諸曷若珍藏當守器子孫寶護同璠璵只愧金環無處覓報恩空抱心區區願公推仁到黎庶春風吹扇周八衢活我活民兼活國萬家生佛非公歟

謝李太守贈葠

五馬人來丹桂天三椏靈草賜尊前衰翁忽得長生藥太守原操造命權葛井丹砂分到手淮王雞犬合成仙只慚仲叔叨恩重豈止猪肝累俸錢

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輓邀好我者同作焉不拘體不限韻

人生如客耳有來必有去其來既無端其去亦無故但其臨去時各有一條路
或以三年淹或以頃刻仆或明如水精或瘦如涸鮒黃帝雖成仙依然有陵墓
扁鵲被刺死醫病不醫姤去路不雷同僂指難悉數我年垂八十神明頗強固
客秋傷暑痢服藥偶然誤膳飲輒滯留腸胃失常度每有前後溲相約必齊赴
如船張破帆雖行不速渡如客騎病驢無鞭更緩步如酒滴漏巵前茹後已吐
臨食不忘憂非僧強茹素雖然子公指染鼎心猶慕其奈廉將軍三遺矢可怖
人身即國家臟腑乃倉庫五倉逐漸空危亡在朝暮因之將平生歷歷自追溯
弱冠登玉堂早獻淩雲賦飛凫到江左民吏俱無惡山居四十年虛名海內布
著書一尺高梨棗俱交付妻妾鬓髮白兒竟頭角露黃粱夢太長仙枕何時寤
晨星雖竟天孤懸亦寡趣逝者如斯夫水流花不住但願著翅飛豈肯回頭顧
偉哉造化爐洪鈞大鼓鑄我學不祥金躍冶自號呼作速海風迎仙龕陪白傅
或遊天外天目覩所未覩勿再入輪迴依舊詩人作

諸公輓章不至口號四首催之

久住人間去已遲行期將近自家知老夫未肯空歸去處處敲門索輓詩
輓詩最好是生存讀罷猶能飲一樽莫學當年癡宋玉九天九地亂招魂
莫怪詩人萬念空一言我且問諸公韓蘇李杜從頭數誰是人間七十翁
臘盡春歸又見梅三才萬象總輪回人人有死何須諱都是當初死過來

附和作　趙翼

薤露如何可預支渡江來似別交知故人惟恐君真去不肯輕為執紼詞
君果飄然去返真讓儂無佛易稱尊只愁老境誰同調獨立蒼茫也斷魂
生平花月最相關此去應將結習刪若見麻姑休背癢恐防又謫到人間
修短終須聽太空莫將殘錦乞諸公還防老學菴燈火絆住人間陸放翁

姚鼐

龍飛四歲一詞臣嘯詠江山五十春莫怪尊前為了局當時同輩久無人
一代文章作滿家爭求珠玉散天涯替人未得公須住天上寧無蔡少霞
宮闕前朝迹惘然隨園花竹獨清妍滄桑憑弔雖難免且願從遊更數年

起行拋杖坐吟詩豈是膏肓不可治自此但留貞疾在也堪談笑却熊羆
氣聚升成五色霓倏將散與太虛齊海山兜率猶粘著那更投生向玉溪

讀彭竹林司馬海洋獲盜詩喜而有作

海水搖天青不了萑苻草寇據為島香山邑宰彭使君破浪乘風往前討賊奴
心把儒者輕螳螂怒臂爭來迎抽刀渡水直相犯風雲變色蛟龍驚誰知君計
早預籌命舉砲火焚其舟青天霹靂如星流負嵎之虎一哭休紛紛藉藉水面
投投畀河伯不肯收乾啼濕哭聲啾啾半沉半浮皆賊頭此時擒賊如把釣長
繩魚貫無須鈎歸來獻俘軍門走節相褒嘉不離口人夸大盜獲三千君喜新
詩添百首　天子召見登明堂　恩加冠帶榮非常古來循吏傳無偶海內騷
人面有光紀君功績為君歌我老其如才薄何狄青應作平蠻頌劉秩真為曳
落河

九江觀察福公過訪見天女散花圖而乞之余雖贈猶憐賦詩送別適霞
裳亦就渠書記之聘故有第三首

卅年紙上喚真真忽遇知音便嫁春天女臨行應一笑此翁翻作散花人
君是前身蔡少霞贈君仙女最宜家只愁霧鬢風鬟態羞見長安富貴花觀察內寵
六人
九江此日朔風嚴賴有長途樂事兼一個門生一天女被公奪去太傷廉

送霞裳之九江

十年前是相逢日十月十八日　今唱驪歌亦此時似是安排天早定不須惆悵為分
離
翩翩書記駕香驄多少諸侯拜下風只有衰年張禹苦彭宣一去後堂空
負笈同遊萬里來名山處處費詩才而今失却劉郎伴再到天台花不開
新共揚州看月明誰知轉眼賦西征殘棋再著知何日怕聽秋藤落子聲
少年直可買生看我愧吳公作奏難不薦朝廷薦觀察為君幾度廢書嘆
每到論詩兩莞然風人妙悟本通禪支公當日精神減總為身邊喪法虔
夜半傳衣事已非臨歧握手尚依依生憎天上多情雪偏向程門立處飛

函丈原非日日親在家恰也手常分如何一說天涯別轉覺時時想着君
此去潯陽江上舟蘆花楓葉正當秋琵琶彈罷佳人去知否香山淚尚流

自笑

自笑多情范大夫西施網得獻東吳臨行兩下私房訂還要同舟泛五湖

蠹魚嘆

蠹魚蠹罷發長嘆如此琳琅滿架攤富不愛看貧不暇世間惟有讀書難

錫山相公八十壽詩

天生潞國好精神坐鎮華夷有重臣八秩高年同　聖主兩朝調鼎繼先人筵開　賜第聽傳　詔花發瓊林再看春二十七科黃閣老商盤夏鼎尚嫌新
當年慘綠少年郎曾受恩知話最長絳帳傳經雛鳳小（受之侍講年纔七歲）泥金報捷館僮忙（枚戊午館公家即於是秋舉京兆）難追玉局三春夢剩有南豐一瓣香倘共羣仙來晉爵袁絲也算會靈光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二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三 辛亥

錢唐袁枚子才

今春風雪連綿梅花殘損爲賦一詩

梅花無語似含悲雪虐風欺十二時嫁與東風真薄倖不曾一日得舒眉

補山宮保見和輓章中有自輓之言調羹未畢遽想騎箕恐商巖老人見機不如是之早也再呈小詩以當大諫

軍門頒下輓章來讀罷袁絲笑口開自是少微歸位日敢勞星象動三台

蒼生方賴謝安石紫府誰迎韓魏公就使升天同作佛也應前輩讓衰翁

水星聞說命宮居十載旌旗住有餘但恐賡歌無謝朓江南閑煞沈尚書

清涼山下好松楸露冕行春望見不一隻太牢文一首累公告墓我先愁

和簡齋先生自輓詩　孫士毅

夢返清都斗帳温數篇蒿曲自招魂不須易水衣冠送定見班超入玉門

鹿繞庭除鶴護扉道山人去是耶非文章星斗惟公在莫把虛名應少微

久聞奏事重端明又說蓉城主曼卿未必九天香案吏肯將賢路讓先生

丹還底撥藥爐灰暝老房中玉作堆自有堅牢仙一種不關美釀勸君回

文書眯目驗吾衰腹痛憑誰奠酒杯囑備一奩磨鏡具他年高會望公來

五嶺曾叨折柬呼（余于粵中初見先生）揭來正喜傍菰蘆十年果踐星家語請譜蒼山二老圖（上年持節西川吳山錢道士寓書告知水星入身宮十年方出未幾即拜量移兩江之命現爲先生題隨園圖故云）

寄霞裳

記得離筵燭影孤兩人倚枕聽啼烏無端忽下傷心淚灑向君衣乾也無

清明再寄

假葬倉山有玉人郎行誰把紙錢焚清明儂掃先人墓爲汝分羹奠細君

送補山宮保作相入都

甘霖不終日歲星不周天江南諸父老相對心茫然或欲嗅靴鼻或欲拗馬鞭引領問春歸如何不少延我道叟休矣所見毋乃偏從古皋夔佐俱在堯舜前都俞一二語恩澤周八埏八埏尙且周三江胡缺焉但看陰陽調便知卜相賢汝曹宜相賀抱孫且晏眠

巧宦空挾術天鑒難彌縫廉吏不曉事亦復慚尸饔惟公獨坦率而能兼明聰剔弊如理髮爲政如張弓精神及木屑判決驚雷風（有某官訴違限被劾之誣公撽取所過州縣囚糧簿勘之冤不訊而已雪）賜逵由也果古賢將毋同所頒教敕條鄉城寫百通至今歌唱者沿街聲喤喤（鄉城將公告示演爲唱本）

公廉不知貧公勞不知苦公貴不自矜公能不自詡洞把重門開不設早晚鼓稱名答下僚迎賓至堂廡折節布衣交勤求芻蕘語薦賢百口保劾貪餘勇賈燭爐方詠詩雞鳴又演武南河水百條西江城萬堵一一身所經歷歷績可數惜哉老師丹聞十僅記五

貴人能御下便是第一流所以壅蔽故養尊而處優惟公獨不然迅如鷹脫韝八騶赴縣倉笔籥自校讎二卯棄干城行部無督郵（公不設前驅）懸庭魚或受飲水錢必投傔從三五輩艮馬八九頭易事而難悅霜威凜若秋一朝相陽綰風采動王侯郭令應撒樂黎幹定減騶

三江名勝地從古生英豪無人提唱之文心苦鬱陶公本名諸生文場百戰鏖揚威萬里外結習猶未消下車即課士披沙兼拔茅探取舊玉尺裁量新俊髦（公屢掌督學主試總裁之任）試題皆斬新知者頗寥寥翠嫣元扈問人人都傳抄可奈山雞舞明鏡已北行得毋珂馬上似聞春蠶聲孔席雖不煖時雨已滂沱遙知東閣開搜羅才更多

賤子遊南海纔覘公光儀一識然明面便蒙國士知自此八年中雲泥兩相憶喜捧百函書恨無雙飛翼忽然九霄鳳來作三山翔鶬鶴大歡喜草木生輝光補羸贈紫桂煖老遺貝裘推襟送袍意絡繹無時休不料璽書徵袞衣留不住寸心抱區區送公渡江去江水明于雪照人垂老別對公淚不彈還家衣已濕或者意外去亦復意外來一息苟尙存夜夜望三台

送李寧圃太守調任松江

金陵賢守去吳淞纔送春歸又送公身本西清老詞客人欽北海舊家風葠苓屢贈情何厚簫管同賡曲未終一旦官民齊惜別就中難別是衰翁

公餘幾度訪林泉想見心遊物外天水榭花明朝聽雨柴門馬響夜傳箋官清
只帶銅琴去公市得銅琴一張上鐫薛道衡三字詩好真如滄酒鮮公籍滄州我感薛瑤英許見明春
還想拜堂前公有姬人國色只許枚見故用元相國待楊炎故事

遣與

今春天漏影沉沉一日佯晴十日陰幾樹海棠紅淚滴向人似訴雨難禁
日長未免學邊韶腹笥便便要受嘲不是詩人誰救我南柯國裏把門敲余正思睡芷衫淡泉諸君忽以詩來睡魔逃矣余甚感之
竹繞柴門水繞廬卅年於此賦閑居鷺鷥也漸通文墨高立松梢看著書
安老原應百事休誰知晨起便生愁徵銘索序兼題畫忙煞人間冷應酬
愛好由來落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阿婆還是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
獨來獨往一枝藤上下千年力不勝若問隨園詩學某三唐兩宋有誰應
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為絕妙詞
平生作字類塗鴉況復衰年腕力差爭奈家家索親筆不容老樹不開花
難得生逢玉燭清人生行樂及時行衹慚不及蕭恭達苦被詩書管一生
不夷不惠機全忘無想無因夢亦稀剩有兒時清興在抛塼驚起野鷗飛
七齡上學寫魚蟲七十揮毫尚未終倘聚諸毛論勳伐應封多少管城公
諱老人難對鏡光衰容欲避費商量寬心衹有燈前影壁上從無兩鬢霜
終軍弱冠愛橫行梅福中年變姓名一局殘碁回想好纔抛幾子便收兵
兄弟怡怡事恐差衰翁及早替分家尚留一點文心在無計能分莫惱爺
記得歐陽詹語佳起居玩好見人才一瓶一榻兒知否都是心精結撰來
雪泥鴻爪去匆匆觸著難禁老眼紅六十年前舊家信偶然翻出亂書中
人人望子作公卿每到趨庭絮不清我道兒孫是何物世間不過一蒼生
碁局長安自古談塞翁得失豈難參盧仝不宿王涯第七椀清茶喫正甘
人生有壽原為福同輩無人眼孰青愁煞當年文潞國四朝閑話有誰聽
七六春秋相士言老夫行矣尚何論三十年前相士胡文柄許壽七十六急將手錄三千卷臨別
從頭理一番

知己恩深報未能蕭蕭白髮已鬅鬙買絲若把英雄繡不繡平原繡信陵
鄭孔門前不掉頭程朱席上懶勾留一帆直渡東沂水文學班中訪子游
倉山西去我幽宮壙外還餘地數弓陪葬蒼頭工匠滿九原還作主人翁余不信風水之說生壙外葬工匠奴婢三十餘人親鄰之貧者與焉
成仙成佛總模糊一任茫茫造化爐但見玉皇儀要問果然天外有天無

消夏八首

曝書

問富數書對收藏卻最難趁茲三伏好分作幾回攤線脫忙教換雲遮怕未乾
蠹魚應一笑未必子孫看

滌硯

硯面如人面難留半點塵浴分仙掌露清見紫雲身宿墨都無迹揮毫自有神
湯盤原示訓一日一回新

招風

冷客雖難請相招亦有媒肯將高閣敞自有故人來消息青蘋訪動搖團扇催
笑他漢武帝翻築避風臺

待月

嫦娥疑怕熱六月嬾升天待到星無影還防樹有烟與誰同出海累我不成眠
此後來宜早山人已暮年

補竹

竹孤嫌寡偶補種十餘叢綠葉鋪成海青天易起風爭高牆角外添響雨聲中
誰是新來者森森自不同

采蓮

何處采蓮去清池泛小槎自慚雙鬢雪還愛六郎花香霧多生水西湖恍在家
手擎荷葉繖遮得夕陽斜

避蚊

白鳥成羣至驚同刺客看聞聲雙耳怯披甲一身難羅帳長城築天衣沒縫鑽

此翁惟墨水不中汝曹餐

辭客

熱客名先惡炎天來者當明知秋信近何必火攻忙水竹相依慣衣冠已漸忘

讀看牛女宿隔水尙相望

辛未壬申間余與魚門太史廣購書籍有無通共今魚門亡僅十年其家欲賣以自贍屬余檢校已亡失十之七八矣感賦一章

奇書交易兩家抄（壬申春寄魚門之句）三十年前事未遥祗道竟編同骨葬何圖論語當薪燒丹黃批抹人如在魚蠹叢殘紙亂飄我亦苦搜三萬卷不能自念不魂銷

讀昌黎集戲作

偶讀昌黎志墓篇殿中少監最淒然哭人三世悲如許彭祖何堪八百年

余所梓尺牘詩話被三省翻板近聞倉山全集亦有翻者戲作一首

自梓詩文信未眞麻沙翻板各家新左思悔作三都賦枉是便宜賣紙人

秋熱

騰騰節已居中秋羽扇頻揮尙未休老健倘如秋後熱衰翁還有幾年愁

嘲蚊

穿破輕紗與葛巾黍民如箭復如雲方知絺綌還須表宣聖當年也怕君

紙鳶

紙鳶風骨假棱嶒躡慣雲霄自覺能一旦風停落泥滓低飛還不及蒼蠅（余前有惱蠅之作）

有所嘲

魯人獵較本尋常縮屋稱貞欠大方但得經綸如謝傅心中有妓亦何妨

謝奇方伯賜裘

兩度輕裘遠寄將（客冬賜猞猁）餘温分到水雲鄉傳觀鄭服三英粲剛稱曹軀九尺長鶴氅同披堪踏雪天衣無縫不知霜（袍前後不開衩）老身著慣忘恩重轉說今冬煖異常

庵人楊二事余有年忽然化去不能無詩

護世城中失好廚鬱單天子召雍巫誰知教導儀非易犢鼻裙穿幾竈觚

代庖後此誰能繼舉箸先教我欲愁辜負芙蓉開似錦不曾招客泛扁舟

賴有婆娑老孟光重番洗手作羹湯勝他當日黔婁婦杜祭先生祝尙享

品味

平生品味似評詩別有酸鹹世不知第一要看香色好明珠仙露上盤時

莫怪何曾喚奈何殺佳原不在錢多靈霄炙與紅虬脯未必尊羹遽讓他

落葉

落葉如人老依依戀夕曛都從霜下落也有後先分

汪芝圃姬人李氏國色也亡後來索輓詩

當年平視學劉楨老眼看花早喫驚道是姮娥天上降人間未必許長生

連喪佳兒事可哀美人未死已心灰可能追向重泉去抱得雙珠再轉來

老夫久不渡江津倘到華堂也愴神安得潛英東海石披帷重見李夫人

春夢難尋月易斜同喪邃室兩親家（去秋余亡金替）君拭淚爲君囑莫種人間得意花

前詩未寄而芝圃又來催促戲答一章

汪倫老去情何重輓妾徵詩夥不休笑殺東山謝安石不曾同樂要同憂

朝起

朝起萬般有宵眠一念無不知人世上何物是眞吾

哭談毓奇郎中三十八韻

每數從遊彥晨星一個懸門生兼老友風燭共衰年忽聽山陽笛吹來兩雪天驚魂空淚落往事復情牽憶作河陽宰來稱弟子員咫聞何博洽才語更蟬嫣手板纔通謁麻沙已代鐫（余少時雙柳軒稿君爲代梓）束修無影質批閱有丹鉛酒滴花間露琴彈海上絃赴官辭絳帳秉鐸擁青氈講席推胡瑗文名説鄭虔士皆通六藝堂可集三鱣卜式重輸粟蘇君遂入燕秋官司訊刺郎署暫周旋愛唱思歸引輕回弱水船飄然辭組綬莞爾到林泉彼此芳隣結春秋樂事偏白頭重立雪綠野許隨肩月榭梅花白風廊桂蕊鮮羊頭羹入饌黃雀臛開筵（君喜食鼈二味）

鉢朝分韻張燈夜擘箋論文師不讓角藝老猶顛(君酷好時文手不停披)牕嵌玻璃片鑪燒艾納烟亦趣還亦步遊藝復遊仙(君鑲窗燒爐悉仿隨園)鷗鳥機心忘禪僧衣鉢傳何圖磨耗宿暗伏笑談閒身受東床累(爲彭太守寄頓事)家將大宅還化居雖折閱眠食尚安便且喜藏書富能教後嗣賢(君有貯書還望子孫賢之句)牟尼珠八百靈寶卷三千算法秋儲纂(階平)醫經仲景編(蓉塘)看孫登蕊榜課僕種藍田竇氏靈椿茂顏家庭誥宣松筠方健在旗鶴遽蹁躚回首三生夢通家四代緣輸君一歲長占我九原先渺渺雲歸壑茫茫水逝川相期師與弟來世倍纏綿

謝張薝亭觀察賜裘

千里孤裘一介馳開箱先有好風吹蒙茸不信毛如活輕煖方知老更宜愛著忙呼刀尺製貪披忘却夜眠遲從今五體應投地都是慈雲覆庇之

除夕告存戲作七絕句

三十年前相士胡文炳道余六十三而生子七十六而考終後生子之期絲毫不爽則今年七十六之數似亦難逃不料天假光陰已居除夕矣桑田之巫不召狸脤之夢可占將改名爲劉更生乎李延壽乎喜而有作

天上匆匆守歲忙天公未必遣巫陽屠蘇酒熟先生笑此是盧循續命湯

八十三齡阿姊扶白頭內子笑提壺倘非造化丹青手誰寫隨園家慶圖

手種梅花四十春暗香疎影盡纏綿花神似向諸天奏還乞林逋管數年

生壙司空久造成家家生挽和淵明如何竟失閻羅信唱殺陽關馬不行

天上堂題辛刺使海中龜待白香山主人久別不歸去未識籬門關不關

相術先靈後不靈此中消息欠分明想教邢璞難推算混沌初分蝙蝠精

過此流年又轉頭關心枕上數更籌諸公莫信袁絲達未到鷄鳴我尚愁

造假山

峯巒紛布置巧匠出心裁曲折隨人轉都緣假字來

八月二十七日悼金姬作哀其爲藥所誤故有第二首

相依三十載忽隕九秋霜不是旁妻死真如老友亡寒溫資料理坐起賴扶將竟捨衰翁去知卿也斷腸

勿藥原知好其如坐視難庸醫夸妙手野葛當仙丹苦叫聲猶應頻摩體漸寒幸無兒女戀泉下可心安

九月三日又得二絕句

梳妝人去鏡臺涼居士蕭蕭剩老龐愁殺書齋行走處定須經過畫眉牕

姊妹輪流慟未終老夫遠避坐牆東如何五體全衰矣聽到啼聲耳獨聰

飲奇方伯寄來藥酒腹疾頓差

千里郵傳酒一盃衰翁飲罷腹如雷侵晨不赴更衣所周歲纔逢笑口開腸胃似蠶眠始醒精神辭我去仍來方知已落西山日竟有仁人喚得回

除夕以菊花送補山制府

肯抱冬心向太陽東籬吐艷不知霜風高曾著黃金甲歲暮彌增晚節香不有此花甘隱逸誰能除夕見秋光淵明種慣渾閒事送與韓公晝錦堂(前歲公征安南故有第三句)

上元張荷塘明府以杖職員被劾奉　旨還官感而有贈

吉語傳來喜不禁彈章　恩比薦章深鐵船渡海真奇事風笛回颸更好音養氣讀書賢者事知仁觀過　聖人心愁君磨折鋒逾利特學虞人獻一箴

題畫

茅屋千竿竹農歌四面鄰桃花源自在只少問津人

鐵冶亭宗伯典試江南入山見訪

一自宣公知貢舉秋闈事事總超羣詩成便把關防撤疋馬傳箋寄白雲

烔烔雙眸似電開不辭辛苦爲憐才六千生紙硃砂字都是文星照過來(公親閱卷六千)

鹿鳴聽罷聽鷄鳴(公遊雞鳴寺遂到隨園)到處雲山緩轡行野老不知　天使至早從花外住鳴鉦

冠飄孔翠一翎風來看芙蓉萬朶紅那及公門桃李盛此花身老水雲中

許折蟾宮第一枝陳郞路遠渡江遲文昌雜錄添佳話追到倉山謁座師(解元陳鴻)

諸六合人

榜發人爭十日留六朝風景足清遊三山二水皆文字也要先生鐵網收

詩吟庾鮑筆鍾王重疊頌來字字香愧聽瑤琴無以報鍾期頭上鬢如霜

衛輝道上遇霧 補刻

無端行李入洪荒頃刻青山失太行天地未分人在卵江湖欲沸水如湯掃除

想借仙人帚惹悶疑登學究堂記得兒時夸狡獪大家蒙面捉迷藏

客來對面見無由但覺鈴聲響未休遮眼人疑元豹隱瞞天我替毒龍愁何妨

夢夢登前路終有蒼蒼在上頭只把新詩吟不得明珠恐向暗中投

無端

無端一笑對雲烟記得抽簪正少年松樹長高三十尺種松人尚未華顛

到清江題河庫觀察謝蘊山先生種梅圖

官署河防管庫名官閑日日讀書聲梅花手種三千樹香入黃河水亦清

種罷寒香月滿階可還春夢憶蓬萊 公庚辰翰林 佳人病起珠簾捲防有飛花點額

來 調姚秀英夫人

雛鳳趨庭玉筍姿百花頭上立三枝種梅辛苦看梅樂太傅由來自教兒

我來袁浦試肴烝美饍家家記不清怪底公家稱獨絕雪中久已學調羹

何蘭庭同遊天台以詩卷索題

一卷新詩冰雪清芳花疑向齒牙生憐才記得先賢語悔不多生女配卿 老友西舫

曾以蘭庭許余作壻

通家情緒向依依傳粉何郎貌已非到底姻緣終未了天台同去又同歸

到和州題宋刺史竹梧清嘯圖

爲浴香泉水停驂住歷陽通家風義重循吏姓名彰步月登蕭塔 和州香泉有昭明太子塔

張燈醉羽觴出將梧竹卷教洒墨花香奕奕風神秀飄飄袍袖涼手持書一帙

身倚樹千章詩句風前得棋枰石上張人爭看小宋俗盡化庚桑蜀嶺桐花鳳

繼江螺女妝都曾霑雨露誰不挽衣裳憶昔京華日相逢畫錦堂司農同館閣

公子學趨蹌事竟同春夢人經幾夕陽我猶伴園綺君早作龔黃兩代交何久

三遷望更長願持銀兎節指日鎮封疆 君幼時以雙兎見貽故及之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三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四 壬子癸丑

錢唐袁枚子才

二月二十八日出門重遊天台

一息尚存我千山不讓人重攜靈壽杖直渡大江春柳絮飛如雪桃花吹滿身
親朋齊莞爾此老越精神
記得前年住湖樓樂有餘聰招花月入燈照水雲虛遊子登山屐佳人問字車
者番尋舊夢風景更何如

到杭州

不到西泠已二年重來風景更清妍條桑葉綠初抽兩野菜花黃直接天廏寺
僧無鐘磬響幾家墳有紙錢烟湖光似鏡頭如雪照見今生已了然
身似晨星影太孤故鄉同伴孰招呼九原前輩知來否錢璵沙萬里纍臣尚在無成衛宗
感舊空吟潘岳賦傳經又畫伏生圖宋家姊妹多才思爭把新詩賀老夫謂碧梧姊妹

閒行

飛絮飛花有宿因重尋春夢最銷魂關心七十年前路處處閒行認屐痕

越溪舟中喜晤李曉園太守

再訪天台過會稽欣逢賢守急摳衣停船便取金杯酌揮麈頻聞玉屑飛八郡
志書方纂輯四方名士盡歸依謂朗齋斗泉諸君尚書兩代憐才慣克繼家風世所稀公爲河帥香林尚書之子湛亭尚書之孫俱以愛賢禮士稱
杜陵遊與老還濃幸得依棲嚴鄭公特遣蒼頭扶白髮更將畫舫換烏篷公命家人將坐船送入天台千林紅雨飄征蓋一路青山問舵工不必瓊臺登絕頂此身已到九
霄中
衰翁遊罷有餘情閒步山陰聽政聲二百朱提周驛吏趙賀彬三千白骨葬蒼生公野墐三千餘棺東平爲善心逾樂房豹居官水變清我到江南怕傳說惹他父老望
干旌

班竹贈潘校書兼調香嚴

陡遇仙山一朶雲小樓春暖百花熏昆邪自覺衰如許不入氈幃惱細君
寄語摩登掃淨房香嚴童子貌相當巫山努力行雲雨一夜溪聲助汝忙
未死春蠶尚有絲白頭無奈兩瓊枝遲眠私取銀燈照要看桃花受露時

答問

昨夜燈前酒未乾今朝曉露濕征鞍重來一問尋常話奈我衰年答最難

徐朗齋讀此詩而哀之爲代答一首

八十華顛千里路後期重訂謝紅妝餘杭酒熟吾還到只恐麻姑鬢有霜

到華頂有懷霞裳

賈勇登華頂無言度石梁桃花含薄怒向我索劉郎
問得張思曼何如劉阿稱衰年貪有伴古佛也傳燈

茅蓬訪梅谷僧不值留詩託履中上人代寄

十年前訪君君往城中去今年再訪君君又往何處前年我亦城中行君來相
見懽喜生今年我竟自崖返未免此別難爲情二千里外龍鍾叟意外重來事
竟有留下茅蓬字數行遠公歸後相思否

將到上方廣即聞瀑聲

我來非拜佛僧誤認燒香鐘鼓一齊作袈裟披曳忙心雖如水靜髮已比松蒼
瀑布如相迎聲先響上方

從天柱嶺到天宮寺一路險絕前所未經賦詩以詈導者

平生說山遊天台爲最樂峯高不礙車地險可受足何圖此番老來僧竟余毒
教走天柱嶺晚到天宮宿路斷多崩沙草深少樵牧直下五千仞旁無三兩曲
欲休不得休肩輿屢脫輻迷雲入大荒傍澗臨絕壑踏石石先動攀樹樹已禿
往前惟有飛退後無從縮自慚羝觸藩羨殺猱升木輿夫氣力盡揮汗狀觳觫
縱以性命殉渠死我何託背聳若就沐尻高坐離褥譬如椀盛水椀欹水便覆
我今身在輿輿掀身應落苦以手據輗臂痛口呼謷痛久倘不禁一仆寧能作
既無李清繩難把趙羅縛將學冉猛顛惟有昌黎哭直待諸劫盡纔得百身贖
殘星爲招魂炊粱爲果腹寄語天下人萬事無欲速大道自坦夷小徑終局促

導師愼指南一誤悔難復

從天宮寺出山竟還班竹將國清高旻兩寺忘却不遊亦爲導者所誤

兩處伽藍景最幽肩輿已過始回頭想應福地娜嬛好只許張華一度遊

棠溪遇顧伴檠孝廉拉遊南明寺觀石佛

天台自崖返餘情尚鬱陶幸逢顧野王棠溪將我招輕雲遮日炙雜花隨風飄老人學黃鳥上樹啄櫻桃（吳園櫻桃紅鮮層纍余登樹攀而啖之不及摘也）紅珠折纍纍插蓋車搖搖行至南明寺山形尤岧嶢鑿成天然殿朗徹無邊撩中立一石佛其狀淩烟霄雕自元嘉年成於梁武朝掌擊千僧膳口含五石匏似學修羅王啖月月必逃倘作夸父渴飲海海亦消金裝到乳盡名香抱脚燒有猿入耳住無鵲借頂巢差免踏醉象或可驚山魈我來耳目新彌增游興豪敢獻小言賦爲解大佛嘲洪師昔上天自顧成僬僥教念須菩提一念一丈高我若得此法頃刻誇曹交神通隨變換芥子須彌包勿侈形軀怪而忘工匠勞試觀天龍笨何如獅子超

舟行越溪見山腰有一圍白處徐小汀云此卽射的山也

挽臂操弓易當場命中難仙人今不見懸的與誰看

曹娥廟

久說曹娥廟今纔打槳尋滔天江上水抱父女兒心黃絹題詞在青苔古墓深燒香來此處絕勝拜觀音

遊四明山作

從嵊縣入四明山不過山之一角耳業已險絕宿石屋禪林一夕而返

四明山高莫名狀兩峯夾空作屏障長篇大股氣鬱蟠絕地通天自開創奇松伸臂似來攫怪石攔人不肯讓白雲偶被風蕩開僧樓影落青天上僧樓可望不可登回盤曲折崖千層業已攀藤擁樹氣力盡忽然飛泉截路如奇兵籃輿欹竹撊短心愈急路愈遠吩咐輿夫行緩緩縱墜深潭也不妨松花鋪地如棉軟僧樓已到坐須臾盲風怪雨起四隅佛堂鐘磬亦大作似與風雨相唱喁客子吹燈暫休息兩耳喧騰灘水急徹夜誰將屋柱搖打門疑有蛟龍入分明身臥海潮中明日先生行不得誰知晨起來陽光照牕縫未午山路乾樹枝風不動依舊松陰一路歸但添瀑布千條送夜雨朝晴樂不支洗心亭上立多時天公于我若有私早知此老遊山清福尙如許何必前年乾啼濕哭廣徵生輓詩

錢忠懿王墓

新昌路旁古墓欹大書忠懿錢王碑更書南京尙寶某爲十世孫德洪題其壙旁隆中窪陷頗似發掘遭赤眉在昔錢王薨逝後宋主恩禮無少衰賜葬洛陽賢相里不聞此地曾輿機或者子孫衣冠葬七百載事難參稽從來正史與碑碣往往傳聞多異詞崇韜枉哭子儀像安生誤受熊光欺我非成精老桑樹難呼翁仲說是非且題數行書所見郢書燕說存其疑

題武肅王像求觀鐵券不得

遊桃源歸過護國寺僧洪乘說錢王鐵券藏王村錢亨恂家卽往訪之主人故農也合家款客出武肅像與觀云券現在天台縣城中族長文川公處

展卷驚逢王者來如日出海雲爲開垂頤廣顙目閃閃是人是龍心疑猜良久方知武肅像天生乾坤命世才擲却鹽車便用武越水吳山栽有主黃腰獸至走若奔妖鳥羅平變爲鼠劍氣能寒十四州潮聲尙怯三千弩餘杭美酒千斛馱灑作故鄉春水波小名悉憑鄰姥喚大風且唱高臺歌八十金尊九十玉次第分頒與民樂白頭醉倒手親扶赤子遮留馬前伏石鏡重看舊冕旒山龍更挂新衣服過眼滄桑七百年銅駝石馬盡寒烟將軍衣錦今何在我亦遺民過惘然相傳鐵券王孫護走訪方知傳者誤只有農坻荷鍤歸手舂黃粱留我住想見君王愛士心家風此日還如故不肯塡西湖不肯號皇帝保障生靈有深意花開陌上送妃歸婆留老矣還娛戲可惜稱臣漢賊前仲謀略損風雲氣嗚呼君不見南朝三十六英雄曾無一個肯受朱三封但聞聲聲苦勸討賊羅江東

兩賢大夫詩有序

門下士陳尙志作涇縣校官爲同官某試禮部濫出印結致擬城旦安慶太守孫公𧸛憐其衰老爲之贖罪素無交也陳感深次骨求余詩以

紀其事
陳琳贖城旦邂逅遇英雄直把千金贈曾無半面通仁心羊太傅高義狄梁公
我爲書名姓留詩待采風
朱君家濂刺光州以邪教事爲撫軍陳某勒辦批牒現存後別案發覺
部議嚴切而陳全卸過於朱朱隱忍不辨有開封司馬李林字西園者
意大不平爲力爭於後撫楊公致遣怒謫以喉疾亡朱故引陳例徵詩
千卿緣底事開口直如絃不覺身無位惟知上有天迎風花易謝觸樹瓦難全
此際當權者應羞見九泉
到鏡湖寓菴訪平瑤海太史臨別有贈
榜嚮客將到開牕君已迎湖寬多得月地僻只聞鶯松學蒼髯色詩分貝葉聲
觀音含笑坐得句定先呈寓菴供綠衣觀音一座
羨我人緣好欽君道氣深趨朝前世事看水一生心護世城中膳成連海上琴
此來雙領取垂老別難禁先生有饌精絕於枚詩文矜寵過當
遊天台歸留別武林諸友
要訪桃源第二回攀藤抱樹上瓊臺果然涉險能忘老始信成仙別有才杖底
雷聲溪水急雲中花影石門開笑他劉阮都輸我一到人間不再來
歸舟何處訪煙霞又到雲門與若耶武穆祠堂瞻賜勅起復岳王賜勅高宗親筆仙靈古寺
認袈裟仙靈寺藏基公金絲袈裟有緯無經不知當時作何織法厚三分許百般隨喜都尋夢一動塵心便憶家
寄語諸公休戀別他生還看故鄉花
從杭州起身到蘇松毗陵京口所過故人家輒留一宿
七十七翁老如許三年一看西湖兩歸來處處作勾留累得家家具雞黍諸公
休問重來期此事茫茫非我主慣說不來偏又來無顏再作欺人語
聞麗川方伯實授巡撫喜而有作
四省屏藩疋馬馳十年勛績九重知民看牙纛思公久　帝重封疆下　詔遲
畢竟天隨人意轉肯教雲受野風移公久受天眷有忌公者尼之于今江左同稱慶半壁東
南某在斯

閑鷗江上冷如冰也學山雞舞不勝待我情同歡喜佛欽公心是水精燈事無
掣肘經綸易胸有包羅福量增更幸秋闈監試近高軒一月駐金陵
五月二十一日到家
兩度天台返曾無七百年迎門妻子笑到底不成仙
分付兩兒子行囊富不支急營牆百尺挂我送行詩
意外東風好長江一葦杭人愁三伏近天送七宵涼
讀悅親樓詩爲祝芷塘給諫作
手編珠玉寄江東白首袁絲拜下風華嶽三峯從筆起混茫一氣接篇終分明
任昉來天上何必王球定侍中給諫少年以風貌見推我怖君詩似孫策有誰旗鼓鬬英
雄
讀楊蓉裳駢體文喜而有作時牧靈州寄來
白草黃沙萬里秋珠璣吹下古靈州上追六代攔難住下取千秋得始休月下
吹篪能退賊盾頭磨墨竟封侯文章的的傳薪處惹我燈前掉白頭君宰伏羌守城三日
賊兵退走
聞蘇州丁姬事有感
附草休教附蒺藜落花何必落污泥玉兒一死真難得可惜蕭郎貨色低用徐世勣
向梅蟲兒語
賀王尉柏崖生子
筵開湯餅醉春風五十商瞿笑未終冷署忽聞簫鼓響洗兒日演戲上林初放杏花
紅已欽梅福成仙尉更喜張堪號聖童二十三科前太史祝兒名壽與余同
讀張朝傳有序
江陰沈吉士作張朝傳朝九歲賣張爲奴張從温將軍征金川隨營辦
事賊圍登春朝拉主人突出重圍夜得騾一頭騎而奔朝步行相從爲
賊所擒欲降之不可口呼主人而死
賊勢三更逼奴星一點明雪中將馬讓刀裏帶頭行難拾還鄉骨遙聞喚主聲
汪錡勿殤可宣聖有餘情

汪義士歌

西岑有義士姓汪名耀川幼不習詩書而能率性天曾事宋令尹樹穀結交諸名賢槃槃才既大䑐䑐志亦堅宋公故廉吏謫戍到窮邊妻孥泣相顧親朋睨不前耀川慨然請公行無憂煎精衛尚填海頑石亦補天公雖有八口儂豈無一肩願以家事付竭力爲周旋宋公感其義相誓爲昆弟從此一諾終便結千秋契縫人將衣供廩人將粟繼助婺賃屋錢爲兒辦婚費亡何宋公亡羈魂墮退荒君又駕素車歸骨葬故鄉於今二十霜道路皆感傷我聞李次孫東漢聲隆隆卯翼幼主人兩乳爲流潼身作太守歸走拜墓門松於今千餘載誰能繼此風獨有耀川子行事將毋同如看西湖山南北兩高峯

題王雲上西莊草堂圖

僧祐愛山棲虞山結衡宇蘧廬兩三椽錯落橫煙渚既已坐臥便更把丹青取寫作西莊圖風月淡如許惜惜獨坐時孤懷少儔侶雙槳聽拏音七絃作琴語但斟村中醪不停戶外屨鴻妻亦最賢農談相爾汝

伊小尹司馬供張棘闈中秋夜作詩見寄即次原韻

棘闈風靜燭花涼鈴鼓沉沉夜未央天作中秋挂明月人攀丹桂試新香諸生落筆春蠶響主試衡文玉尺忙只有高才白司馬吟殘醉管茶湯

謝慶佑之世講贈衣有序

牧出文端公門下五十五年矣公督兩江時佑之纔三四歲嬰婗學語彼此不知誰何也今年奉　命杭州勾當公事入山見訪懽若平生別後憐余衰老遠寄棉衣三襲貴重華美賦詩謝之

遠製藤褕教我披買絲真箇繡袁絲猩紅一口鐘最華不圖一叟悲秋日忽像三軍挾纊時輕似春雲看便煖長堪覆足寢尤宜袁安從此堪高臥雪滿空山也不知

九月七日以真州蕭美人點心餽麗川中丞蒙以詩謝敬答一章

說餅佳人舊姓蕭呼奴往購渡江皋風迴似采三山藥阻風一日芹獻剛題九日糕洗手已聞房老退美人年四十餘傳箋忽被貴人褒轉愁此後真州過宋嫂魚羹價益高

附錄中丞原唱

酒冷燈昏夜未央山人忽餉美人香三千有數君留半先生命人過江購得三千而以一千餉余八種紅綾我盡嘗山月不催人影去江風猶傍指痕涼紅綾捧出饒風味可似真州獨擅長

將阿遲寄中丞膝下蒙賜文綺雜佩諸珍代兒作謝

呼爺尚未逾三日珍物頒來已百般觿礪丁當童子試天孫雲錦衆人看製衣尚覺身材小佩韘應教嬉戲難寄語都中乾阿嬭幾時披了問娘安公夫人在都中

慶樹齋尚書別三十年今春奉　命赴浙余迎謁揚州出聽其所止圖命題

一葉扁舟萬頃風尚書心共水雲空終朝含笑推篷坐但指青山問舵工愛聽拏音似管絃浪花無際水搖天平生爲國馳驅慣不肯收帆白晝眠曾經絶塞走風沙曾到東甌泛海槎底事心波渾不動胸中自有指南車小住邗江笑口開九峯園內好樓臺前身合是歐陽子隔歲平山兩度來姑蘇記否駐雕輪昆季摳衣見小君今日風帆依舊過不知何處問朝雲指甲申年事兼調晴村都統

憶昔先師不繫舟東西南北任勾留慈航普度蒼生了調鼎黃扉已白頭老我披圖喚奈何且將題畫當驪歌輸他構後鷗鳧好得共春江泛綠波拉余同往杭州以年衰辭免

明知後會是空談竟說來生又不甘苦向封姨百回祝再吹此舫到江南

某明府兩夫人招女校書到園張飲爲賦一詩以美之

賢媛挾妓來聽曲手拔金釵賜美人真箇佛門多變相觀音不是女兒身

樹齋事畢還朝余到京口送行即用乙酉年送文端公作相原韻

唱罷皇華四牡歸別何迅速見何遲送君要忍雙行淚奈我年登八十時青史功名須是愛白頭後會恐無期海天兜率相逢處再作通家未可知

尚書和

憶昔江城送北歸共垂別淚意遲遲忽來邗上重逢日正是先生矍鑠時丰

采益教增我愛功名却恐負君期縱然後會難重卜一片心情兩地知

尚書別後五日復有赴浙辦公之　命老人正欲還山聞信欣喜即泊金焦山下詩約同遊

苦向封姨祝未終果然江上有回風驚傳　天使重持節惹得山人復轉蓬五日離懷方耿耿百年嘉會又匆匆金焦山是三生石攜手同看夕照紅

尚書和

駟牡言旋事乍終何期歸棹又乘風殷勤一片雲羈岫惆悵崇朝雪打蓬天意竟隨人意轉驪歌不讓棹歌匆海天兜率重相會好證前因佛火紅 前承贈別詩內有海天兜率相逢處之句今又於金山相晤豈非讖語也

接尚書詩和疊韻再答

接得瑤章笑未終尚書疊韻有家風 文端公好和韻屢疊不已 一枝詩筆才如海十里江聲雪滿蓬 尚書住慶春園爲雪所阻不能渡江 天上　詔書恩鄭重人間行李事倥匆西湖此去儂尤羨雨後桃花色更紅

尚書和

交誼從來重始終謝他太守有高風 聞衡齋欲回白下而恩太守告以余有返浙之信 爲憐今世難謀面特挽幽人暫緩蓬江上煙痕雲漠漠雪中鴻爪事匆匆花箋投贈多情甚讀對船窗燈火紅

在焦山與尚書別後聞其行至望亭　詔徵還　朝及舟抵高郵而仍有赴浙之命蒙寄新詩五首文綺八端余不能渡江再送賦長句六章寄之

人生離合似輪迴天意蒼茫未可猜共說相逢在來世誰知來世眼前來

纔聞北去又南征一曲皇華唱不清疑　賜長江作湯沐金波搖蕩使星明

再過吳園雪已消應憐身似往來潮中丞厚意君休忘曾遣雙鬟慰寂寥 公寓吳園風雪中奇中丞遣二伶人賫酒問安

賜儂文錦太鮮華老女如何忽戴花急喚縫人動刀尺著來可覺少年些

一別郎君三十秋班荊消得幾多愁天公知道詩人苦吹轉旌旗與倡酬

再渡長江力不支不能相送倍相思風前灑盡衰年淚只有金焦兩點知

京口宿駱佩香女弟子家七日賦詩道謝

小住金山供佛齋多君事事費心裁代籌寒煖將衣送更作羹湯破浪來任婦無兒空課女 佩香有秋燈課女圖 左芬有貌更多才自憐劉尹清談久坐見庭蕉帶雪開 余初到時蕉心未展未幾雨雪而蕉葉全抽

高青士左蘭城兩生遠送江口依依不捨不能無詩

江上春寒鬢上霜歸心如箭趁朝陽好風且莫吹蓬滿尚有門生岸上望

一回相見百回思寂寞歸蓬自詠詩知否老懷工作惡最難禁是別人時

正月二十七日出門二月十四日還山

于卿何事不安居半月江船兩度呼八十翁爲遊蕩子古來可有此人無

且喜門生莊未荒香閨中有駱賓王新詩題就吾剛到手捧鸞箋出洞房

衰年與比少年豪酒綠燈紅送晚潮風雪一天江萬里自披鶴氅上金焦

天使遊山草木驚八騶齊唱老龍聽誰知著箇荷衣叟翻使台星讓客星 尚書到處推余首坐

春分時節燸輕寒不料炎涼忽改觀今日狐裘昨絺綌天心真箇揣摩難

歸帆還到壻鄉行老去猶含舐犢情一處女兒家一宿耳邊愛聽喚爺聲

還山尚剩七分花桃正妖紅柳正斜忙拉阿婆勤掃屋待他雙燕好來家 阿通就婚杭州

小池一首再寄佩香

小池清淺像銀河閑倚紅欄看綠波晴日不愁遊女少美人終竟大家多春陰似夢花都睡積雨收聲鳥亦歌寄語金閨詩弟子幾時來訪病維摩

哭彭竹林司馬

竹林名翥雲南孝廉宰香山余到廣東即以師事其人秀羸多能書氣盎然受知于孫傳兩節相薦擢瓊州司馬紆道見訪宿山中三日載書滿船而去旋卒於官年纔六十

方訝經年芳訊乖誰知身已赴泉臺十年循吏龔黄政一代騷壇屈賈才分我俸慚無物報讀君詩恐有魂來小眠齋裏三宵宿永訣人天事可哀

寄霞裳

薛調自是生菩薩陸遠真爲訂坐梨倘教宋褘分甲乙都輸妖冶謝征西

有福人迎幕府蓮無端我送掌書仙須知小史風裁好張令門牆已十年

滿洲孝廉嵩雨韭齡素未識面有人誦其見懷二句云名從五十年前感交在三千里外論余感其意答謝一章

金張門第賈生年佳句吹來宛似仙老我山中將就木多君雲外忽傳箋蒹葭倚玉知何日風雨懷人各一天安得將身學鴻鵠飛投公子執吟鞭

讀史有感

禍福憑人各自爲塵心一動便難追魏其屏迹南山下知道田蚡是阿誰

長門賦麗主心移天意終難人力支空與醫錢九千萬阿嬌金屋竟無兒

跅弛才能立事功規行矩步半籠東請看王粲英雄記不在三君八顧中

聞鶯

金衣公子最多情小別經年舌更靈學我吟詩聲宛轉干卿何事苦丁寧珠穿九曲風猶裊笙入三終響未停想爲遷居少喬木春愁訴與落花聽

香亭姬人吳香宜學詩於余今年仙去姪女敦姑偶寫采芝圖屬余題詩開卷宛然吳也因令香亭别爲女兒寫照而以此幅供諸邃室書四十字以弔之

丹青描謝女忽作絳仙猜豈是情難了還從畫裏來香風吹鬢滿花壓屧月開似向先生告新詩滿夜臺

放言三首

雲來青山無雲去青山有我欲問青山去來可覺否

盤古可曾立后神農尙未耕田閒殺羲皇兩手公然一畫開天

要學無心便有心不如隨意作閒吟行雲流水來何處海闊天空沒處尋

琴田小照

水木湛清華汪倫處士家門無朱轂馬庭有白雲車池靜魚窺客童眠鶴管茶婿兒雙足健飛步趕楊花小冠杜子夏花福最能消已把飛瓊引還將弄玉招衫紅桃雨染鬢綠柳絲飄我亦三生幸披圖見二喬

山右兩賢歌兼寄法時帆學士

文昌宮有明星流光墜地生兩賢兩賢英風不可遏早年飛上蓬萊巔一賢何平叔噴卽成珠唾成玉一賢劉子政手持太乙神人鏡鏡中照見江南城城中未滅隨園燈二十三科翰林竟還在九州士女來往呼先生物希爲貴草亦寶靈光殿古不嫌小已將高文典册爭爬羅更把謏語巵言盡搜討十縑易一篇百手抄一稿說鬼夸董狐塗鴉當章草刻木拜柳耆黃金鑄賈島有若聽青琴雙聲齊道好又若嘗美酒彼此酎不了兩賢如一賢同生山右亦太巧不是釋梵天王座上前生都有香火緣何緣入骨相思如此其傾倒可奈長安長老人滿鬢霜不能生翅來報謝腸中僂悒如湆湯仙人王子喬封亭侍御憐人兩相慕喚鴈呼魚傳尺素從此一箋來一札去泰山黃河攔不住倫學古人夢裏來相尋依稀似識門前路吁嗟乎從古英雄貴知己賢聖重傳薪虞翻到老想殺不能得終是天生骨相屯沈約嗟傷朋輩盡忽然遲暮逢王筠逢人夸說猶津津香山老子願作義山兒或者衰師美秀寧無因我得兩賢絕勝彼如天之福世有幾屢爲之穿躍不止骨肉妻孥色盡喜手指七十二卷萬張紙得所歸依心足矣兩賢身爲隨園生隨園心爲兩賢死謂余不信當訊誰但問在旁拊掌大笑之時帆法夫子

聞樹齋司馬署荊州將軍寄詩奉懷

倘書性愛畫扁舟莫怪風帆總不收公畫聽其所止小照鼓棹而行圖韜略是誰堪上將江山從古重荊州卿雲捧日心還在赤壁逢秋景更幽想見多情羊叔子新詩題遍岳陽樓

九天　丹詔信傳聞望罷燕雲望楚雲遠别心驚惟舊雨昇平官好是將軍投書渚近箋難寄回鴈峯高日易曛兩點金焦一天雪不知何處再逢君

書制府六十壽詩

歲星三省隸幓幪甲子初周聽祝嵩從古高陽原世族於今節帥有家風籌添

海屋千枝外佛坐蓮花一瓣中此日嫦娥來進酒淸江浦卽廣寒宮（公防秋汛駐節淸江）
兩度旌旗江上迎臣心江水一般淸樹高偶被風相撼雲過方知月更明諸葛
居心惟謹愼曹參爲政總寬平誰能雅抱休休度不愛黃金不近名
金川曾佐霍嫖姚（謂同年阿廣廷相公）十九人中慣奪硐（讀烟閣畫公第十九）已上雲臺卸金甲更
持玉節降丹霄停車白下風先煖立馬黃河浪卽消聞畫淩煙年尚少雙翎孔
翠早飄搖
積翠軒詩命討論當年元老愛才眞（公大父嵩瞻先生積翠軒詩兩卷文端公命枚加註重刻）荒園兩曳尙
書履仙草頻須白髮親（文端公兩來隨園每賜老母人參）開府有才能繼武衰翁無力再趨塵
（枚足蹇不能跪起）壽言忽獻公休訝我本留侯門下人

讀前年除夕告存詩自嘲一首

不貪長壽只貪詩佳句如雲盡得之頗似辦裝錢到手臨行依舊沒歸期

和李松雲太守重修莫愁湖詩

莫愁湖冷幾經年修葺欣逢太守賢絕似佳人幽閉久一朝梳洗整花鈿
廿首詩成已費才更分淸俸起樓臺游魚望見旌旗影疑是六朝人又來
一片琉璃百頃鋪千年紅粉變靑蒲漁郞高唱淘沙曲摸得金釵半股無
雲廊水榭好安排待月迎風處處佳儂獨摩挲浣紗石當年曾踏玉人鞋
眉峯掩映夕陽西回首妝臺夢渺迷剩有梁閒新乳燕啞啞還學阿侯啼
湖不通潮喚奈何誰知天肯助煙波今年日日黃梅雨賜與詩人作櫂歌
八月滿湖秋水生湖邊女兒趁月明阿嫂弄蓬姑盪槳不管景陽鐘幾聲
沙作長堤石作橋美人何處把魂招知卿已化紅心草歡不來時不蕩搖
輕煙淡粉十三樓擣殺秦淮水一溝何不移家此閒住湖光如鏡照梳頭
周昉多情替寫眞風鬟霧鬢藕絲裙白描高手追魂筆留住南朝一朵雲（華君畫莫愁小影懸壁）
一代元勳異姓王彈棋賭得小滄浪算來還是盧家福世世王孫替管莊
紅拂何妨伴衛公武寧遺像供當中英雄放下摯天手遊戲來彎射鴨弓（湖邊畜鴨甚多）
勸栽楊柳好棲鴉勸種芙蓉待發花拚著他年說遺愛甘棠都在女兒家
造成精舍託山僧李白王維各署名（王石長司馬監工）似比鬱金堂更好莫愁何事不
重生
樓上看湖湖水流湖上看樓樓更幽碧窗半掩竹簾捲知是阿誰在上頭
采風先采竹枝詞出郭家家載酒巵應乞將軍傳契箭水西門要略關遲
老我來遊五十秋袁絲當日也風流而今照水頭成雪到此教人愁不愁
不但添愁更喫驚支筇細認翠微亭靑涼山是我家物底事跟來此處靑
欲將西子西湖比敢向煙波說是非但覺西湖輸一著江帆雲外拍天飛（太守詩可比西湖有幾分）

余幼不習書每有著作倩人作代海內所知也不料年登八十眼昏手戰
而來索親筆者如雲我知其意戲吟一絕

詩人八十本來希揮翰朝朝墨染衣越是塗鴉人越要怕他來歲此鴉飛

題駱佩香秋燈課女圖

秋風瑟瑟烏夜啼寒光閃閃燈光微有人課女如課子夜半書聲猶未止佩香
女史賓王族對雪曾吟柳絮曲嫁得才人渤海郞秦嘉何幸逢徐淑伉儷方諧
玉樹殘人閒佳耦白頭難錦瑟頻年彈寡鵠雌雛一箇伴孤鸞手持竹素丁寧
語勸兒勸學兒毋苦女傳常懷宋若昭狀元竟有黃崇嘏衍波箋紙界烏絲兩
漢三唐親教之嬰婉上口嬌鶯似辛苦分明絳蠟知有時課罷天將白阿母還
思作女日記得當初老伏生一檠燈前勞指畫（夫人幼從尊甫學詩）偶倩良工寫畫圖衰
翁展卷笑軒渠后妃卽是能詩者何必男兒始讀書

成敗

成敗論千古人閒最不公苻堅竇建德終竟是英雄

昨宵

朔風日短夜漫漫長苦衰年寢不安一醒驚看窗紙白昨宵竟算小還丹

哭張莅亭觀察（諱士範陝西人）

將麾羽蓋返咸陽小住金陵待束裝一病竟騎仙鶴去兩江齊嘆善人亡魂歸

華頂三峯月風捲靈旗萬里霜有道碑應教我撰只慚才遜蔡中郎公子命爲先生銘墓
握手還思卅載前琴歌酒賦倍纏綿狐裘煖覆衰翁體錦字高懸滿壁箋視疾
登床猶有約探梅折柳竟無緣病中猶相約來看梅花祇祈雛鳳都騰上安世侯傳二百
年

聞香林尚書往浙巡勘海塘枚不能還鄉趨侍賦詩奉懷

唱畢東南弧子歌旌旗又向浙中過海河並治經綸大喬梓相逢樂事多公子曉園
現守杭州立馬湖山看臘雪投鞭潮水化恩波袁絲家本錢塘住需接無緣喚奈何
幾時江上轉歸航日倚柴門探信忙打槳亟思迎棨戟衰年未免怯風霜仰看
卿月光雖遠曾坐春風夢未忘羡殺西湖鷗鷺好隨波猶得近牙檣

吳蘭雪秀才拜梅圖

吳生抱異才長劍青天倚忽然見梅花再拜不能起此膝久不屈胡爲恭若此
想被此花迷寒香入骨髓如迎綠萼華甘心投五體如對藐姑仙嗒然先喪己
老人披圖驚私心爲梅喜隨園七百株看君來行禮

哭陳聲和秀才

一代清才最汝憐無端騎鶴去遙天胸中江左青箱學筆底昭明錦帶篇蘭正
開花偏遇雪玉方待買已成煙傷心八十龍鍾叟又向人間哭少年

以詩代札寄奇中丞

中丞夙擅掞天才每到揮毫花亂開儂獻松煤光似漆剛逢公勘黑洋來
更喜畫眉須用墨玉姬花下正梳頭不知相國金閨寵可許楊炎一見不公有題玉姬畫眉絕句
八旬想還短笻扶看過梅花喚僕夫到底相思情未了一輪卿月一西湖

和中丞觀海詩

聞說海茫茫魚身千里長談薈有泛海者日行千里一日見魚頭二日見魚身三日見魚尾風來無彼岸佛到
有慈航日月輪流浴江河朝覲忙倘將公比大毛孔好收藏佛經如來取四大海水收入毛孔中

二閨秀詩

掃眉才子少吾得二賢難鶩嶺孫雲鳳虞山席佩蘭天花雙管舞瑤瑟九霄彈
定是嫦娥伴風吹落廣寒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四

錢塘袁枚子才

福敬齋孫補山兩相國和希齋大司空惠瑤圃制府同征西藏軍中各寄見懷之作賦詩答謝（孫公詩及答謝詩已刻集中故不再錄）

答敬齋公相

聖世韋平兩代賢瑤華來自大西天百僚誰敢奔趨後一士偏蒙淑問先塞上風雲搖彩筆山中熏沐展長箋梅花香裏千回讀繞屋光生五色烟
弱冠終軍早請纓旌旗所到將星明崆峒挂劍碑留字蠻海班師淚洗兵招引降王朝紫闕（領安南國王入朝）平反寃獄活蒼生（廣東黃養水一案）卿雲直把山河覆豈止朝朝捧日行
履曳星辰下殿遲黃銀腰帶好威儀千金有賞如揮土萬馬無聲聽詠詩已作鹽梅調鼎鼐更懸冰鏡照茅茨箕山穎水巢由事都被皐夔一笑知
記識先公 玉殿旁非常矜寵夢難忘掃門未得瞻麟角芳訊猶通及鴈行（謂我齋諸公）半世因緣誰介紹一門天性愛文章執鞭莫笑侯嬴老留與他生願轉長

附來詩（幷來札）

余自束髮時卽耳隨園名知爲當代作者而南北相睽不得一見心輒向往甲辰春扈從金陵思一訪隨園適奉 命他往遂不果今又將十年矣向見隨園詩話新齊諧二書雖遊戲之筆而標新領異已遠勝滄浪虞初諸書擕之行篋把玩不置茲來衛藏軍事之暇適補山相國瑤圃制軍咸共朝夕談次時及隨園和希齋大司空擕有小倉山房全集因得讀之才氣浩瀚茫無津涯快爲目所未覩余于役萬里征討絶域出青海而眄碣石登昆侖以睎星宿復過衛藏以西數千里歷古未通中國之地殊形詭狀不可臆度惟隨園之才庶幾彷彿似之竊以余髫年侍直 禁廷不及讀中祕書遊歷幾遍天下所過名山大川竟未能著所聞見形之詠歌讀隨園之詩乃不禁怦然動也聞補山相國適有札覆附寄四律亦以見傾倒之有素爾

獨開生面領騷壇萬首詩成墨未乾傳世何須一品集買山肯戀十年官諸天歡喜隨緣住泛宅烟波著意看曾是六朝金粉地此中容得老袁安
敢誇旗鼓兩家軍蹤跡原如岐路分客過元亭常載酒我從東野願爲雲聰明自占無雙福翰墨先收第一勳知否有人三藏地把君詩卷佛香薰
曾識先人紫閣中披襟 玉殿對和風士逢知己心難忘誄善言情讀忍終（集中有先文忠公輓詩四首）君早歸田真作逵余慚專閫又從戎鴈行亦有相知雅獨恨神交路未通（我齋侍衛二兄曾有投贈之作）
五嶽游成杖復揞壯懷仍似少年時赤城天半標霞綺（隨園近作天台鴈蕩之游）粵嶠春深擘荔枝（數年前聞啖荔嶺南）跌盪未教閑蠟屐逢迎到處識霜髭小倉山畔梅如海踏雪還將與鶴期

答和希齋大司空

星象三台動雲箋萬里來居高偏下士爲國自憐才五字長城重千秋隻眼開江淹斑管禿何以報瓊瑰
少小聞詩禮通侯卽冠軍彎弓朱落鴈健筆李摩雲罷獵隨拈韻安邊更策勳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
忘却天人貴甘居弟子行長途憐老馬古劍識干將招隱心何切撝謙道愈光平生知己感東海水難量
地位雲泥隔精神夢寐通光分青海月遠照白頭翁西笑儂無分南來日望公定知唐節度卽是漢司空

附來詩（幷小札）

隨園先生爲當代龍門余耳其名無由一見得小倉山房詩集讀而愛之擕置行篋日夕玩詠不輟得詩二首以誌服膺

不信紅塵裏神仙擕眷居曠觀百歲事大隱六朝墟天女皆從學（聞多女弟子）梅花伴讀書（隨園有梅七百株）世間饒熱客應亦薄金魚
數卷倉山集先生道性靈錦心羅萬象妙手運無形侯合依前席彭應侍後庭因緣知有日天不墮文星（予向慕有年自合在弟子之列今先生年登大耋神明無異少壯竊幸領教正有日也）

答瑤圃中丞

聞昔裴令公金甲受降時念及香山叟軍中常寄詩我公鎮西域笳鼓連天響
亦復懷隨園秋水蒹葭想先和生挽詩再和告存作愛之欲其生高歌相延祝
我如深秋草含霜翻得露公如佛國雲萬里相遮護有緣公漸近移旌來漢陽
中有紅鯉魚銜書可寄將相思渺無極相見知何日黃鶴樓雖高借鶴騎不得
安得吹公來江右擁八騶鳳鳴野鳥答一笑三千秋

附來詩（并札）

余與隨園先生向有唱酬之作實則宦轍東西未展嘉覿也壬子臘尾余
因凱旋駐前藏從補山相國處讀其除夕告存詩七首若嘲若解較淵明
自挽尤為作達古人云相由心生從此知術士之說不足憑而先生歗傲
江湖洊登上壽余益竊幸奉教之有日也爰次其韻以廣先生之意並博
噱噱焉

除夕人家百事忙先生讀易辨陰陽待他漏盡無消息一笑濃薰五木湯
紅男綠女共相扶酒勸屠蘇倒玉壺浩劫已隨殘臘去倩誰一寫再生圖
休悵斜陽近暮天柳枝雖老任吹綿從茲避得黃楊厄此後光陰不計年
豈緣姹女大丹成神鼎居然煉七明我為白頭添一笑冥官勾牒不教行
探春常泛青溪水選勝還游白下山竹杖芒鞵隨處好風吹不到鬼門關
相推生死豈皆靈此夜空教坐到明忘卻點倉山舊路閻羅原不管猿精
物外逍遙任舉頭恆河沙數記添籌天公留得文星在長管風騷不管愁

錢

百物皆可愛惟錢最寡趣生時招不來死時帶不去

蒙瑤華主人寄贈二律恭答四章

九霄咳唾落烟霞氣湧祥雲筆吐花宗子久欽龍鳳質仙才多出　帝王家汝
陽眉宇天人異蕭統文章錦帶夸瀟灑早忘金紫貴花箋書款署瑤華
禮士親賢萬口傳一朝芳訊到林泉能兼三絕詩書畫聽喚千聲儒佛仙道合
何須煩介紹神交原不隔人天舉頭便見梁園月何日抽毫命仲宣

記從弱冠試明光甲子推排六十霜白髮尚存唐進士彤廷及見楚元王（己未挑選）
進士誠親王與和親王並坐　鄒枚接席知誰在雞犬還山壽轉長多謝　天孫貽玉尺萬人
如海教橫量（主人賜玉界尺一條）
東筍詩箋墨未消（蒙寄詩三十餘首）空山三月似聞韶周南已當王風讀韓孟還將險
韻挑（見贈詩用乖埋等韻）賢比河間多著作勞非姬旦更逍遙野人瓦奏匏宣曲敢和鈞
天碧玉簫

附來詩（并序）

倉山太史寄隨園詩話見示奉答二首予與太史曾未謀面而數十年來
耳熟先生之名者竟歲月相集神交既久寓懷於言

臘風吹玉到軒階半世知名悵晤乖近代徵明堪伯仲古人方朔有詼諧我
慚雞鶩同登俎君自蛟龍早入懷五十年來林壑與想應靈藥井中埋
漢廷梅福晉陶潛隱逸神仙那得兼澹泊寧貪鐘鼎貴疎狂不惹宰官嫌汝
南月旦時開帳白下雲峯盡入奩消息春風憑社燕年年芳草對銀蟾

寄懷阿兩憁轉運

福星一路頌鮮于儒者經綸自有餘飲水不糜度支費隨身衹有讀殘書張筵
東閣花開後待鶴桐陰月上初（公有桐陰待鶴圖命題）嘗罷鹽池心轉淡他年調鼎更何
如
千里神交未識荆龍門初謁倍心傾幾回握手忘車笠一樣論詩重性情安放
仙舟迎蠟屐（公命坐船在湖上伺候）平分清俸送歸旌回頭尚戀蘇隄月只覺公來色更
明

相國嵇文恭公輓詞

黃扉人去白雲鄉青史哀榮寫未央　帝把重臣呼老伴公移生日避　君王
（公改生日在聖壽之後）　皇孫拜奠　天家酒中使傳宣　諭祭章千里銘旌官護送江
流不及　主恩長
瀛洲仙客盡趨門（公兼掌院學士）重宴瓊林又四春正色立　朝風度好求賢若渴性
情真漢廷久缺三公座秦誓終思一个臣（公薨大學士缺半年尚未有人）試夾金甌掄指算

先皇耆舊有何人
七齡公子貌妍華(受茲侍講小字熹官)招我傳經設絳紗通榜心勞粱補闕逢人口說買
長沙退　朝陪吳先生饌(公侍直南書房日联歸來輒陪晚膳)賜宴分簪　上苑花記撤金蓮歸
娶日牙牌還借相公家(公亦詞林歸娶有奉旨完姻牌故借之)
中年賤子賦南陔公亦思親乞假回兩處萱幃齊繞膝幾番賓主又銜杯山塘
一別黃壚遠(二十年前與公虎邱作別)華表千年白鶴哀寄問九原隨武子何時叔向也歸
來

謝鏡詩(并序)

余有鏡癖家藏古銅玻璃三十餘種每一張燈熒煌炫赫自以爲豪矣今年浙江方伯張松園先生投其所嗜以大洋鏡相貽如月到中天羣星盡避喜作一歌奉謝方伯

平生性愛金鏡朗三才萬象都成兩只愁量狹物難容未免太邱道不廣張公槃槃海樣才水精菩薩空中來親喚波斯造大鏡神光閃鑠金銀臺月宮八萬四千戶頃刻吳剛斧鑿開其高八尺橫六尺海水飛來堂上立身橫九畝可傳眞光照諸天如沃雪我來摩挲拜下風一時兩個隨園翁主人大笑脫手贈教他二叟時相逢峨峨巨艑千夫扛讓鏡高臥占上艙我如侍者蹲其旁揚子江心夜有光毒龍水怪齊遁藏入城先怕前途隘圜丁高啓柴門待果然雲母好屏風現出玻璃眞世界三千書卷斗然加十二金釵掠鬢鴉對面青山齊弄影升堂白鶴誤銜花客來多怪先生巧海市蜃樓帶到家老幼欣欣恨見遲賓朋簇簇共題詩鏡無招引花偏入我有樓臺鏡盡知風不能搖雲不掩看照兒孫到幾時千金難買奇珍供遠近多傳顯者送但覺花開四壁榮誰知鰲戴三山重秦宮古製久聞名我道西洋鏡更精照到衰翁心膽上感恩兩字最分明

題阿兩牕轉運秋林待鶴圖

先生妙德清於雪人不能知鶴能識高軒乘罷坐秋林待鶴歸時如待客鶴若自矜身分高欲來不來蹲松梢高鳴一聲震九臯洞天髣髴吹笙簫先生吟詩答鶴語揮毫頃刻珠璣吐一池墨水硯頭流萬朶白雲山上舞我亦婆娑鶴髮翁年來雙翅久氃氋感公相待殷勤意千里飛來拜下風

答張船山太史寄懷即仿其體

我昔弱冠游幽燕於今五十有九年金蘭簿上三千客回頭一顧如飛烟忽然洪太史(稚存)誇我得奇士西川張船山槃槃大才子我因猛記當年車笠盟中有思曼年最輕得毋與渠有瓜葛寄聲相問心怦怦蒙君答書禮甚恭道是尊人太守公我如吳通晉路得狐庸又似宋家掘井忽得翁始知文字因緣勝香火不然兩家天南地北何由逢太守聞之喜動色萬里馳書道相憶更問當年趙世家可憐蕭瑟無從說(謂趙學齋總憲父子)船山養志求親悅勸儂遠踏峨嵋雪我道君言亦自佳無如老身衰矣精力差星飯水宿愁天涯只望君持旌節江南走定遣花輿迎太守我當左扶笻右執酒遠迎故人到江口故人見必驚且狂縱談十日猶未央南山風吹已作地東海沙湧都栽桑古強勸瞍莫笞舜孟歧摩足扶成王此雖荒言杳渺無足據後生聽者亦覺奇古非荒唐但怕武夷君高唱人間可哀曲我願太守來同爲劉阮相徵逐我三到天台但喫胡麻飯便回桃花笑我非仙才倘得髫年好友結伴去或據華頂或登瓊臺定有羣仙招手相追陪不許兩家兒子高揭零丁來尋覓直待七世以後皤皤二叟各攜玉女同歸來

附來詩

公八十我三十前世已堪稱父執我庚戌公己未二十三科前後輩人海何茫茫望公如隔世因緣畢竟緣文字忽枉隨園一紙書纏綿五十年前事五十年前事可知先生不恨我生遲似將戲語分明寄曾見而翁年少時老親七十顏皤然識公應在庚申前倉山花柳眉山月兩地而今鬢如雪大江南劍門北天涯聚散無消息何意兒童數首詩重聯音問如聽昔家書昨夜到都城老親問訊心怦怦喜極翻成謦兒癖敢憑驛使呈先生先生展牘疑今古定對長江欲飛舞我願先生與發不可收飄然竟作淩雲遊手弄桃枝竹足濯涪江流老親扶杖迎仙舟白頭對酌麻姑酒髣髴神仙入世同攜手使我西南士女譜作傳奇傳不朽

貴人出巡歌

一龍上天百蛟舞狐假虎威威勝虎龍虎無心欲害人此輩獰獰爭攫取婢下有婢號重儓奴外有奴難悉數投鼠忌器隱忍多積習成風人世苦君不見霍家奴欲踢御史門御史跪奴乞奴恩又不見爾朱僕主人敝衣僕華服輿夫兩臂金釧雙身坐高車人側目蜀中男子張君嗣受人送迎疲欲死人自敬丞相與張無與耳趙儼偶然閒服散頃刻藥物堆如山方知言語正不易捕風捉影生波瀾古來豪貴皆如此此弊於今尤甚矣門外已費千黃金門內未飲一杯水我戒貴人慎出巡重門洞開休養尊先能察下纔安民不然懸魚瘞鹿徒作僞一琴一鶴能污人

重陽

重陽時節兩昏昏座上黃花笑欲言莫道催租無吏到恐催詩債要敲門

哭錢籜石先生 有序

先生名載字坤一嘉興人乾隆丙辰與余同舉鴻博　召試　保和殿壬申入翰林官至禮部侍郎　予告還家得風痹之疾年八十七而薨

詞科同日賦長楊甲子迢迢六十霜陶令山中琴早挂郗詵殿上桂初芳屢操文柄無遺彥（兩次典試江南）曾祭堯陵有奏章（有辨堯陵奏疏）四十二人徵士頌伯恭此日倍神傷

前歲扁舟訪病身病中能坐板輿迎（公在家二婢扛輿見客）雖枯半體神猶旺聽說三朝語更清豈料別來成永訣但留詩在卽長生臨風一奠君知否彼此都應老淚傾

題祝芷堂給諫接葉亭圖

記曾接葉亭中住（丁巳秋余試鴻詞報罷爲板園先生權記室事得居此亭）彈指於今六十霜倘學麻姑管閒事定談人世幾滄桑

一卷丹青乍捲開依然當日好樓臺分明玉洞桃花發又許漁郎到一回

多少名流在卷中珍珠密字墨猶濃與儂大半有瓜葛恍忽靈山會上逢

園林到底仗人傳少宰宮詹兩謫仙添個吾鄉真御史勝他後漢有三賢（兩謫仙湯右曾少宰張鵬翀宮詹）

秋非不暖也而草木依然黃落

秋宵如此煖落葉一般飛想見衰翁健終非善者機黃花香色好白髮故人稀笑問倉山鶴他年歸不歸

重陽苦熱

炎官張繖宴重陽客怕登高汗似漿只有孟嘉秋興好風前落帽不知涼

麗川中丞五十壽詩 幷序

壽詩非古也古之人隨時可以爲壽詩所稱介壽史書所稱爲某壽者俱不指生日而言今之人以生日爲壽隔十年而一大慶必有詩文申其頌揚其中有公焉有私焉公者其人之德之才克副所稱如歐公之晝錦堂記是也其私者各有恩知不得不以文報德如高僧智之於高令公是也有公無私則鋪敘陳迹尊而不親有私無公則但可作一家言而不可以供衆覽其他敷衍酬應者更無譏焉枚之以詩壽麗川中丞也其在公與私之閒乎枚受公知從皖江始聞人稱公之賢亦從皖江始未幾公還粵西矣枚到粵西聞賢公者如在皖江也未幾公還蘇州矣枚到蘇州聞賢公者如在粵西也又未幾公以方伯還巡撫矣枚在金陵聞賢公者如作方伯時也公如明月在天南北東西照臨如一而枚恰如微星螢火往往附月而飛公之賢久而不變枚之受知則久而愈深初以文字相契繼以縞紵相貽繼而觀過知仁再繼而略形骸忘貴賤衣公之衣眠公之榻坐公之舟或千里相迎或數旬留宿其神交意合光景旁觀者不知其所以然公與枚亦不知其所以然惟其不必然而竟然無所爲而爲之是以天合非以人合也古之英雄愛其人者至於鑴金鑄像報其人者至於摩頂捐軀大率類是哉今當公五十生辰一時士大夫祝釐者道枚必有詩枚自問當有詩卽公亦未必不料枚之必有詩也然而枚衰矣才盡氣索何能操禿管美盛德之形容況寂處空山久不與人閒事凡公尊　主隆民之勳業無從採聽而張

皇之只可就其所見者所聞者所身受者學嵩高之頌申伯閟宮之祝
魯侯韻其詞以獻所以數止於九者亦古人九如稱祝之義也

兩江何處不恩波公本皖江布政五十中丞鬢未皤鄧尉剛飛千尺雪吳娘齊唱百年
歌生逢冬日人原愛開到梅花春正多我欲借詩當圖畫將公丰采一描摹

起居八座貴全忘自製書生印一方公鐫私印書生本色官有廉明皆特薦獄無寃抑不
平章心清豈受鹽池染兩署鹽政不受陋規後事發公獨無染才大能將海水量勘定黑水洋界址聽說
東征諸戰士至今挾纊尚盈箱王師征臺灣時值臘月公賜士卒棉衣三千

盡撤關防罷采風一生心在水精宮署內盡蘇州人聽其出入鏡懸佛座諸天照月到層霄
萬象空片語詼諧皆妙諦良方小試亦神通公精醫理請看絕世聰明處置屐安牎
總不同書牎置曲柄葫蘆以出烟氣

月榭風廊曲徑開華堂新搆小蓬萊纔聽官鼓參衙畢又弄詩牌喚筆來奴入
蕭家都愛士家人夏慶祿等俱雅徐賓登孫閣半仙才內幕尤二娛盧湘槎林遠峯皆詩人公餘更試拏雲
手一箭穿楊酒一杯

兩詣黃堂泣馮豹蘇州賢守馮巽泉病危公兩次泣臨旁觀齊下淚盈盈侯生殘稿關心護侯枕漁幕
友孫宰遺孤倒屣迎孫春臺中丞大抵英雄俱念舊斷無菩薩不多情賓朋風義敦
如許何況　恩知答　聖明

更喜名賢聚一家高陽里第儘堪誇郎君姘雅非紈袴公子在長安小市見枚三十年前手書詩冊即
買送公處命婦慈悲是釋迦眉掃姬姜來問字公有觀玉姬畫眉詩風吹旌節盡生花門庭雍
肅經書滿不數南陽鄧仲華

義父　貤封　特旨頒登時佳話遍長安希文復姓歸宗易趙武酬恩繼絕難
封公生中丞時哀老友塞公無兒即抱與之及長將赴試塡履歷塞公不肯欺君仍遺公歸公感撫育恩官巡撫後奏請貤封以次子廣麟嗣養父爲孫
上俱嘉允一點丹心陳　帝座兩家　紫誥下雲端高風古誼千秋少應作三賢
合傳看

十年小草覆卿雲每接清談輒夜分千里仙舟迎郭泰來往蘇杭公以坐船迎送幾番絃管
醉司勳探知食性將廚訓代掃秋蚊把帳薰公聞枚欲往親爲熏蚊兩眼盡赤如此憐才真絕
代古來青史少傳聞

餽生也居杖朝期額手雲天有所思百歲擁旄應更健十年作相莫嫌遲長江
路遠難攀爵知己恩深易措辭寄語金閨女公子加箋添誦祝爺詩到公書齋見小倉山
房詩稿多加紅簽初頗愕然後問家人方知公簽出課左家嬌女也

書香巖詩後

長繩難繫日西沈尺璧誰能買寸陰病後知饑身始健詩成能悔學才深暫時
染指休言味鎮日淘沙自得金寄語聰明好年少古人甘苦細追尋

筆不老

賦詩如開花開多花必少況我八旬人神思久枯槁可奈索詩人終朝猶刖嬲
明知未死蠶抽絲終不了勉強與支吾自慚真草草何圖良朋來公然齊道好
吾斯之未信姑且存其稿或者五體盡頹唐只有一枝筆不老

左蘭城銀河洗筆圖

左思賦三都留下一枝筆傳家二千年他人不敢竊裔孫蘭城美少年刻刻詩
狂欲上天尙嫌筆舊色不鮮前身原是漢張騫可以乘槎握管直到銀河邊銀
河波濤正浩瀚慣洗壯士甲兵三百萬忽然文人來洗筆烏鵲牽牛爭欲看君
身高立蓬山窪辛勤洗筆如漚麻不許宿墨留些些直將陳言死句諸毛都伐
盡只剩江淹手上燦爛千枝花歸來游吳門得詩若干首更賦七言律爲我介
眉壽我乍讀之心驚猜何處得此真仙才今朝披此圖藹然笑口開方知郎君
含金吐石諸佳句都在織女機邊長跪乞得來君與佩香女士常倡和故調之

再寄和希齋尙書　有序

運河司馬黃小松錄司空與渠札見示云袁簡齋　盛世才人琳久思
立雪客中攜小倉山房詩稿朝夕諷誦虔等梵經如親丰采云云余讀
之感深次骨且知前寄答詩尙未收到而公已總督四川故呈二章兼
以墨寄

東河司馬寄郇雲讀罷袁絲淚滿巾大漠風沙方報　國小倉詩卷總隨身山
中樹老開花少海上琴遙聽曲真從古名臣雖愛士自甘立雪有何人

西川開府駐旌旗早有威名絕域知諸葛功成籌筆驛嚴公酒置浣花池民扶

老弱爭迎佛天與江山好賦詩謹獻險慶鑴姓氏也如躬侍染毫時製墨三十螺寄作芹獻

題尙書西招雜詠詩後

幾行珠玉詠西招一卷新詩卽六韜自有輕裘羊叔子不聞鏖戰霍嫖姚甲兵那用天河洗烽火都從墨淚消更喜皐夔好吟伴同登雪嶺奏鈞韶謂補山敬齋兩相國瑤圃中丞

香亭家居八年忽將赴闕臨行畫烟雲供養圖索題

一山雲氣半山烟供養人間陸地仙莫把阿連貧相也也曾消受幾多年

忽負初心馬又馱回頭其奈畫圖何烟雲倘作分家物慚愧賢兄占得多

八旬別弟倍綢繆唱到驪歌便惹愁但陟高岡休悵望雲中知有此翁不

章觀察挂車山丙舍圖

挂車山脈分龍眠層崖複嶂何蟬嫣天爲孝子藏吉兆靈氣蟠結三千年章公素曉青烏術苦爲慈親謀丙穴一見佳城心了然不須別向山靈乞輿機下窆奠幽宮負土親將馬鬣封百頃祭田交野衲千株宰樹護春風自從綽楔瀧岡表墦祭歸來心悄悄不能膝下手扶娘知道墳前誰拔草畫師替寫好雲山當作丁蘭刻木看但使公餘時展卷恍如拜掃勸加餐扶笻似是含愁立樹影扶疎烟冪歷九原知否畫圖中長有白頭兒侍側老我龍鍾八十身披圖不覺淚沾巾家離先隴雖然近終愧當年廬墓人兩親墳離園半里

題朱爾東湖山草堂

花滿庭前竹滿崖此中合住謫仙才一湖淚白風初起七十二峯吹欲來

安放龍威一卷經天然圖畫付丹青勸君吟句須珍重防有魚龍牕外聽

今春我作洞庭遊小住悤悤返客舟可惜幽人居未訪空餘淸夢繞汀洲

寄懷前杭州太守明希哲先生有序

先生守杭時余以民禮修謁先生一見如舊相識卽命梧桐袖香二姬受業門下皆國色也次日女弟子會詩湖樓先生代爲治具旋來請覲温語移時乃騎馬歸以所坐玻璃畫船爲諸閨秀遊山之需少頃使者禮禮然賚威禮來分餉羣仙一時傳頌此舉爲前賢白蘇二公所未有也後一年先生解組還都余心不能忘賦詩寄之先生名保滿洲人

昔公五馬杭州駐士女謳歌盈道路山人兩度故鄉游未敢通名謁白傅前年訪友到官齋公竟歡迎早下階纔學趙元义手揖便招弘景上樓來四株瓊樹當牕立艷比芙蓉淸比雪就中兩個女相如學字彈琴年二七主人知我意相傾伏勝剛來好授經教看美女簪花格教聽平沙落鴈聲一樣搴裙齊下拜雙聲同日喚先生我出黃堂公低語先生詩社何時舉可許靈簫匏爵閑雲外飛來許玉斧我道公班南國春夭桃穠李盡沾恩儘可賓雲歌一曲武夷君下見曾孫詰朝小作雲仙會果然鉦響來旌旆款款都將姓氏詢娟娟各把門楣對始知班蔡本名家愈信姬姜勝蕉萃詩會中相公徐文穆公女孫錢璵沙方伯女孫皐使二女俱在焉公去騰身跨紫騮餘情回首尙勾留讓出畫船張綺席好供彩伴作春游佳人打槳俱欣躍吟詩苦換看山樂野寺分簪姊妹花　行宮同上梳妝閣夕陽游罷各歸家厚貺頒來更拜嘉如意八枝雕碧玉綺羅十疋爛朝霞金閨分送加珍重隣嫗窺觀皆色動買繡爭將太守描停針擬作甘棠頌一時佳話遍家鄉管領湖山望正長誰料袁絲歸白下倏驚李泌去錢塘近聞微罪全超雪偷得閑身弄風月公自東山起有期儂來西笑知無日冉冉韶光歲月徂一場春夢落西湖不知此叟頹唐態尙有雲鬟記得無

除夕戲作

五旬有九逢除夕生怕雞鳴人六十七旬有九八十逢雞不肯鳴心忡忡祇因自作八十詩見彈思鷄太豫支有如秀才自認元魁者榜發無名空惹嗤今宵事急矣求雞早開口一聲膠膠一歲增我便把詩好出手豈徒從此秩膳加常珍兼可公然扶杖朝中走

除夕前一日蒙東浦方伯餽米酒等物

歲暮柴門掩綠苔是誰剝啄鳥聲猜驚傳養老珍羞至恍似陽春頃刻回仁粟先供家廟祭芳樽剛賞蠟梅開關心更感蕭夫子奴不憐才不遣來使者程鵬工詩有所稿非筆墨不受公存問贈圓必遣渠至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五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六 乙卯丙辰

錢唐袁枚子才

元旦

爆竹隣家響未終開門賀客已匆匆天晴好著黃綿襖奴老都成白髮翁千樹梅花迎我笑三朝文獻有誰同諸公莫羨衰顏好昨飲屠蘇臉尚紅

香亭家居八年年逾六十依然赴都候補作詩送之

兄弟皤皤兩鬢霜新年攜手上河梁阿連別我休垂淚尚有來生別不妨知君心也戀烟雲庚癸頻呼耳怕聞半世黃金擲虛牝誤人端是孟嘗君同官借去者六萬餘金鄉仕溫柔奈老何弟詩中句伯輿天性患情多腰纏此後應珍重莫負丁娘十索歌丁姬聞弟不仕垂泣三日茫茫宦海渺無涯就有神仙不敢猜但願善人天默佑神光仍照管寧回

讀論語有感

天下歸仁理自超誰知此柄也難操諸侯圭幣爭相聘一個桓魋手握刀公西束帶登朝日點也嬉遊沂水天同在聖門心事別至今瑟響尚鏗然

邗江雅集詩有序

野叟山居忽作揚州之夢春江水漲遂拕白下之舟纜繫隋隄花迎阮屐則有臺使香泉先生早登仙掖之班出視淮南之漕幸相逢而握手蒙枉顧以移尊扶輦門生我攜雕武當筵歌者君愛何戡坐忘春夜之寒少男風聚人奪燈花之豔玉樹枝聯當金迷紙醉之餘爲換羽移宮之舉一則才稱狂簡願依謝傅門墻一則歌帶書聲堪作袁絲弟子深深下拜兩兩傾衿折柬以敘同門聽呼小友升堂而問奇字互喚先生更喜江左王珣朝歌吳質牽雲曳雪聯襼掎裳或贄禮以通名各交懽而盡意昔人西園之集南皮之遊其克具此豪情方玆韻事也哉僕方來跨鶴旋去揚帆識歐九之風流忍向龍門而揖別忘江淹之才盡命操禿管以成文記就一篇詩成三疊此日平山堂下齊聽佳話之傳何年羣玉峯頭再續雲仙之會

華筵移置阿咸居蒙移尊家致華寓中一朶瓊花載後車絕好齊梁詩弟子何妨師事沈尚書

入座風神玉樣清可憐毛髮亦聰明賦琴新把嘉名錫乍喚知卿聽尚生計五官謝公賜字賦琴

解託多情杜牧之寄聲山裏說相思仙桃無福移來種還託東皇好護持

到溧陽看鵬姑再宿紅泉書屋作

十四年前宿塔鄉餘溫猶在舊眠床入門最是傷心處不見懽迎白侍郎侍郎閑話每三更頭觸屏風耳尚聽今日蕭蕭白楊下可憐鶯語尚丁寧欲看園林似舊無女兒指引外孫扶桃花對我嫣然笑似識前來一老夫諸郞排日飲衰翁盤盞銀光射眼濃上有兩江清俸字分明卽是孔悝鐘文靖公曾署兩江總督鵬姑才似女相如健婦持家綽有餘記否當年燈火夜替爺數典替抄書安世侯傳二百春更聞天上降麒麟翩翩喜見佳公子三試都爲第一人謂元圃世講子錫疇新采芹衰年臨別意綢繆借看圖書又上樓絕似鴻飛憐爪迹閑花野草尚勾留三宿紅泉酒未消春風吹兩溼征袍回頭尚有關心事未奠喬公一太牢未掃文靖公墓此心缺然彭鏗一見慰離懷便似曇花不再開他日夢中如識路定教著翅再飛來謂彭賁園先生

舟中寄彭賁園先生

彭夫子負異才清矑炯炯明鏡揩偶見隨園詩傾衿誦百回髫齔任華推李白孔融思伯喈書來苦道願相見自傷衰頹願屢乖聞說先生八十有三歲我當兄事何疑哉急買溧陽棹笑劃江水開路離君家八九里我尚未到君先來手扶笻竹杖脚曳雙青鞋仙風道骨顏如孩形病神不病齒衰身未衰野王二老既相遇誰爲浮邱誰洪崖欲把四十年事一口說要將八十一家文字同編排

相約詰朝到君室壁蘭燒錦飲百杯誰知天帝驚有意相遮礙道是昌黎二鳥
歌業已駭真宰更有青田二鬼行憑空發光怪那堪更使文星聚鑴殘造化天
難耐急命兩師風伯起波濤淋浪隔斷彭衙界只許君推袁不許我訪戴我如
南海禮佛人一見觀音不可再君如雞黍款茅容枉自欽遲將客待馬行淖而
蹄傷舟衝波而帆敗此情耿耿海同深後會茫茫年各邁愁腸轉轆轤老淚飄
巾帶只好高歌杜甫詩九原泉路交期在

附賁園光斗先生和詩

先生曠代之鴻儒九苞蘊采含智珠弱冠名騰入中祕翱翔蘭署曁石渠天
寵奇才姑小試俾膺民社來江湖惠政羣歌顧建康清風不減范萊蕪現宰
官身試遊戲辭香案吏賦遂初遙指倉山孕靈秀急營小築安琴書吾愛吾
廬洵樂地山花山鳥供清娛名齊鑿齒傳四海行蠟阮屐周寰區迄今壽考
居八秩精神不與龍馬殊試問先生何所癖憐才愛士實若虛苔岑異質常
滿座葑菲野味充山廚郎如斗也素守拙荊州未識徒嗟吁辱公嗜痂頻齒
及聊寄斂帚供掃除先生不鄙情益摯郵牋懇款手足如古云知己勝感恩
己無足知感亦愚祇祈邂逅覲一面三生願遂幸不孤今春伏枕方苦疾喜
聞玉趾臨蓬廬披衣急起走迎候握手話愫病欲舒狂飈肆虐淫雨驟乍逢
旋散仍回車來朝急遞賜華柬長歌千字何瞿瞿為言此別艱後會九原相
訂誓不渝讀罷悽然頻掩卷淋浪涕淚沾髭鬚斗雖早死骨未朽祝公百歲
善保軀

送阿遲就婚苕溪沈氏

東陽族姓一村稠弄壻人來定不休只恐金閨有徐淑催妝索句替兒愁
記得兒生鬢已絲向平有願畢無時今朝看汝成婚日喚作遲郎竟不遲

到西湖住七日即渡江遊四明山赴克太守之招

湖樓再住興闌珊兒自完姻我看山一渡曹娥江上水烏篷船仄鳥綿蠻
路過慈溪水竹村祠堂一拜最消魂五代祖察院槐眉公有祠堂余入翰林香亭成進士匾額俱存八十年來從未一到
不圖劉阮歸來早已見人間七世孫
久閒天乙閣藏書英石芸香辟蠹魚今日櫝存珠已去我來翻擷但欷歔廚內所存
宋版秘鈔俱已散失書中夾芸草廚下放英石云收陰濕物也
莪亭尺牘善收藏三百年人聚一堂鄞縣范莪亭孝廉藏前明尺牘千餘家采到袁絲真有幸塗
鴉也廁兩三行

天童寺

十里古時松蒼蒼護梵宮殿餘千片瓦佛坐一天風樹老根全露僧窮禮愈恭
無多香積飯肯供白頭翁

招寶山望海

招寶山頭坐茫茫望大洋波濤如起立人世定洪荒水合天無縫雲生島盡藏
有誰溫帶下親手折扶桑

放光松歌

放光松貌奇古雷火不能焚工垂不能斧老子雖猶龍學禮頭轉俯考父背傴
僂下民誰敢侮長無八九尺壽有千萬年松根騰騰生紫烟松針平鋪十畝田
松濤依稀奏管絃左枝欲斷右枝聯升者拗怒伏者眠風為轉折雲盤旋或為
駱索或龍牽甘心入土復出土不敢朝天似避天相傳阿育王遺失舍利子挂
在此松梢夜夜寶光起方知松有神十方皆頂禮于今廟宇雖凋喪此樹毵毵
神所相飽餐風雪愈槎枒未死蛟龍猶崛強我欲作青詞奏玉皇將松移種東
海旁常陪紅日照扶桑勿與山中魑魅常爭光

遊四明雪竇七章錄呈楓村太守兼寄雪堂僧

捨卻肩輿換竹兜為探雪竇作仙遊一峯才了萬峯起似上青天我欲愁
秧針綠滿寺門前未見禪堂早見田幾個高僧叉手揖袈裟吹滿稻花烟
一條瀑布有聲聞噴出山腰認不真覽勝須登峯絕頂與豪應讓捨身人瀑布旁有捨身崖甚峭
中天卓立妙高臺穿破浮雲眼界開四面山如兒女伏一聲呼喚定飛來
狂客由來愛四明果然風景似蓬瀛不知人世藏何所但聽仙禽奏樂聲
上通惡像果超羣傳說開山是此君伏地當時參佛祖銜天可號大將軍相傳上通

禪師即黃巢也

十日天晴豈偶然舟車全賴主人賢黃堂便是西天佛替了靈山會上緣

回首僧房紫竹床難禁一宿戀空桑此身已落紅塵去還寫雲箋寄雪堂

重遊山陰石屋

十六年前地重來景未忘山多迎我笑人竟比松蒼雨氣諸天濕經聲晚課忙

爲尋于少保急急步禪堂廟聯云花雨欲隨巖翠落松風還傍洞雲寒錢塘于謙題

再過招寶山觀海四首

再看海方信東南地缺多三山雖宛爾一笑奈風何天后來招寶山有天后廟觀音住普陀相逢定相約　聖世莫揚波

九點烟如許中原算一支天心無畛域地界有華夷魚目三更日蝦鬚十丈旗宣尼果浮海語怪也驚疑

若個探深淺歸墟隔幾重九天烝日月萬怪走魚龍善下斯爲大能虛自有容江河似邾莒爭敢不朝宗

弔古能無感追思漢與秦戈船尙來往砲位更橫陳徐福三千士田橫五百人成仙與作賊強半此藏身

記遊一篇留寄太守

滿頭白髮披過耳聽說青山心尙喜向平願畢才兩日康樂束裝竟千里楓村太守風雅士館號招賢從隗始片葉輕搖范蠡舟一江直渡曹娥水初登招寶山鯨波將眼洗再拜阿育王摩挲舍利子雪竇參天石鏡開徑往從之歌行李胸羅青嶂影層層脚踏紅霞烏几几僧能憐老杖先扶天許看山雲不起鐘鳴漏盡尙行乎海闊天空竟歸矣試問人間八十翁如此風懷能有幾義之樂死怕教兒列子耽遊將沒齒旁人倘訝子胡然我亦無言笑而已

八十自壽

自笑將開九秩筵挽詩翻在壽詩先剛修禊事傾三雅再宴瓊林欠四年瀟灑一生無我相逢迎到處有人緣桑榆晚景休嫌少日落紅霞尙滿天

白雲深處白鳧翁尙記髫年入泮宮賈誼登朝裁弱冠趙元叉手揖三公金蓮花燭家家羨南國甘棠樹樹紅一日慈烏思反哺搖鞭不待管絃終

買得青山號小倉一邱一壑自平章梅花繞屋香成海修竹排雲綠過墻嵌壁玻璃添世界張燈星斗落池塘上公誤聽園林好來畫盧鴻舊草堂甲辰春聖駕南巡和致齋相公遺人來畫隨園圖

卅載承歡鬢已星萊衣舞罷此身輕千重越嶺看花去兩度天台采藥行倭國都來購詩稿高麗使臣李承薰洪大榮等佳人相約拜先生孫雲鳳張玉珍諸人九州不信吾還在陽五都疑古姓名

甲乙丹黃萬卷餘兒孫珍重好家居但看手澤應思我莫爲科名始讀書平子四愁能自遣香山三泰有誰如此翁事事安排定生冢營成傍草廬

欲爲遲郎賦感婚即將此日卜良辰蟠桃會上看新婦玉鏡臺邊祝大椿白髮妝成三女粲陸金鐲三姬俱老矣好風吹滿一家春畫梁乳燕雙飛處添個堂前問字人阿遲婦全寶能詩

一枕黃粱夢太長憑人喚醒又何妨烟雲起滅山還在桃李榮枯松自蒼不解梟盧呼彥道愛藏金石學歐陽竇公他日西湖召擬獻周官樂幾章

逢花逢月客誰招碩果晨星逐漸凋怕過山陽聽玉笛嬾從酒店贖金貂性不飲而愛客飲牡丹豔豔開三月　聖世看看歷四朝倘把光陰掄指算占人多少可憐宵

閨中妻老尙齊眉冷暖常先侍者知同榜一人惟首相阿廣廷公相及門五代見孫枝談羽儀郎中家詩多幸賴辭官早累少全虧得子遲更喜女嬰還健在白頭閑坐說兒時陸氏姊八十七歲

尙書小楷尙登樓滴露研朱事未休清福已經消半世虛名逴敢望千秋貧能行樂仙應妬老不逃禪佛亦愁擬乞壽言何處乞抽毫先向自家求一作杖過杖朝無可杖思量只好上天遊

三月二日

杖朝人被四方知千里人來萬首詩惹得衰翁心轉怯牡丹開到十分時

兩家爭把壽星迎又愷姪楊仁山世講兩隻花船載酒行同到觀音山下泊蓮花座上祝

長生

多謝吳娘金叵羅爲儂齊唱百年歌曲終人散先生笑又過人間春夢婆

讀嵇文恭公行狀覺前詩有未盡者再補一首

不曾聽過鹿鳴聲(庚戌會試世宗特旨許大臣子弟一體入場)便向金鰲頂上行賈誼治河艮策備(公署南北河帥俱有奏疏)千秋上殿小車輕封章屢乞歸田里　恩旨纏綿眷老成寒免趨朝朝免早翻勞　聖主替經營

自壽詩亦嫌有未盡者再賦四首

自家心要自家安身自頹唐筆未乾海客忘機鷗便下龍門不峻客常懽孟嘗

焚券除煩惱(所焚券如魚門太史高直方明經者九家)蕭惠栽楊總達觀只有平生幾知己衰年說著淚猶彈

不能飲酒厭聞歌革帶常寬懶著靴那信陰陽有拘忌祇憑忠信涉風波(凡有水路者從不陸行)空王殿上香烟少故友墳邊麥飯多(補蘿先生墓代祭四十年矣)奴僕亦知安我拙相隨都已鬢皤皤

置驛南陽我不如客來相見定相於(平生客無留門者)喜除詩外從無債愛聽泉聲似啟予十頃水田生計足四時風月夜窗虛何圖將相沙場上萬里馳書訊起居(謂孫福兩公相和惠兩制府)

著到飛棋與偶然無絃琴好亦空懸家餘旨畜隣分潤園少墻垣賊見憐(園無籓籬恰不失物)一物有情皆入賞半生非病不孤眠休提往日與人頌風影訛傳五十年(至今村市有彈唱當年德政者皆方朔外傳附會無稽)

題姪婦戴蘭英秋燈課子圖

禮訓從來出戴家戴嫣生小貌姸華娟娟國色天仙妬字字金鑾紫石夸豪犀梳罷清晨起便倚妝臺吟不止脫口能傳伏勝經停針便續班昭史偶然吹竹更彈絲多藝多才侍婢知芳姿似月閨中照佳句如雲紙上飛喜結絲蘿歸小阮寒家戚里人人羨西湖攬勝共香車北苑題箋分筆硯秦嘉聞說也聰明詩筆終輸徐淑清不櫛由來稱進士妝成理合喚先生一朝夫壻長安去男兒慣被封侯誤郎病方教我欲愁妾憐早唱公無渡剩有嬰婗膝下孤呱呱知哭阿爺無購來李翰蒙求本命寫顏家干祿書最苦霜天夜月高烏啼不住朔風號兒頭已觸屏風睡娘手猶持荻草教而翁曾作宜興宰我來乍見驚鴻態不料乖離十四年霜蘭雪竹容顏改贈扇題詩當束脩(近亦自稱女弟子)年年春仲望來游(用見贈句)我來先要含飴問兒課何書記得不

魏齊

祖龍一怒萬人愁大索張艮也罷休底事應侯小嗔喝半空飛下魏齊頭

題竹宜夫人玉堂春曉圖(畢制府室伊姓字竹宜)

朝天人去未還家偷得閑身掠鬢鴉莫向風前頻卻扇恐教羞落海棠花

一幅生綃烟景清寄來千里意分明老人把筆無題處只好裙邊署姓名

張素香校書以扇求詩

素女披香倚畫欄張星須與月同看國風儘寫莊姜美我道凝脂第一難

衰翁無計致溫存只可摩挲一斷魂絕似武夷君下世向卿空喚女曾孫

碧山吟社圖爲秦小峴觀察題(有序)

前明弘治癸亥秦修敬先生招陸懋成(勉)陳天澤(履)十人爲詩會沈石田爲作碧峯吟社圖藏秦府多年忽然失去小峴觀察得之濟南書肆甚爲欣喜然已失去圖尾諸名流題跋矣

碧峯社裏十風人寫上丹青五百春底事仙山飛海外(用王摩詰故事)依然神劍躍龍津文姬自古終歸漢淮水而今尚姓秦莫惜標題微有缺斷圭殘璧總精神

奇中丞失察織造缺額罷官入都賦詩送行

七載甘棠露未乾一朝春去太無端本來戀闕心原切如此休官夢亦安佛爲度人常入劫驥因久駕暫離鞍薰風滿路黃梅雨病後知加幾頓餐

最難分手有袁絲剛在吳門送亦奇風引卿雲還上界烏啼殘照戀高枝便違色笑從今日再宿南衙是幾時老淚無多自憐惜爲公傾灑怕公知

歌者天然官索詩

何必當筵唱浣紗但呼小字便姸華萬般物是天然好野卉終勝剪綵花

雌霓雄風總可憐春蠶到老愈纏綿摩挲便了三生願與汝同超色界天

中丞體素羸解組後陽滿大宅枚入見心喜再賦二首

眠食勝常貌轉佳封疆肩卸此心開方知前示維摩疾總爲憂民報　國來

廊廟江湖境本同能舒能卷是英雄只愁絲竹東山樂未必蒼生許謝公

送中丞至惠山蒙賜人葠留別

老怕恩多記不清著公衣服送公行(身上葛袍公舊服也己酉仲夏所贈)惠山泉似知人意流出潺潺不盡聲

一路官民盡捧靴(用崔戎故事)中丞病起奈勞何不圖去日旌旗少轉比來時迎者多

老我婆娑語未終幾莖仙草納懷中知公留贈無他意要我長生再見公

公是朝陽未有涯我如落月暫徘徊從今抵得千回夢只盼長安一鴈來

五月二十一日還山留別蘇杭親友

八旬人別武林城回首西湖尚有情倘與諸公緣未盡三年來聽鹿鳴聲(余戊午舉人再隔三年又戊午矣)

妙手調羹愛阿戎幾番招飲醉衰翁弟兄花似開棠棣越到斜陽色越紅(謂春圃弟)

寄語朱雲感未忘當年爲我訪花忙戴家小玉今存否只恐麻姑鬢已霜(乙酉冬韜六翰林同遊碧浪湖引見戴家能詩之婢意欲聘之)

二老三仙酒一巵(春巖廉使女雲鳳雲鶴玉如王夫人一齊觴我)全家送別話依依故鄉尚有孫思邈忍說杭州竟不歸

再過莫愁湖有感

結綺臨春盡化塵莫愁樓閣又重新男兒欲爲千秋計不作英雄定美人

與嵆曼叔世講遊惠山石門

惠山遊石門喜與嵆康共初登心已訝再上身漸重先入紫微宮焚香來者衆繼至白雲嶺飛流奔石洞東望尤莽蒼撫心內自訟下臨萬仞溪險絕不可控倘一失足墜老命爲誰送忍死登其巔白日手可弄雙峯不見門絕壁但留縫九天一聲咳萬山齊欲動佛坐影尚搖鳥飛天若縱邵寶雖重來(錫山童謠云若要石門開除非邵寶來)張鶱難鑿空一笑下山歸回頭似出夢

紀周將軍墓上事(有序)

乾隆四十九年秋周將軍遇吉墳爲黃河水所齧兆將傾矣居民嘆曰將軍如此忠節而死後乃不保其墳耶是夕雷電以風全地俱震及旦視之湧出高山百丈爲障其墳時春圃弟秉臬山西以公事至寧武關歸述其事

古來陵寢如鐵甕摸金校尉猶能動惟有忠臣土一抔天看更比山河重寧武關外周將軍心似精金膽似雲(淮南子膽爲雲)萬箭攢身不變色百年埋骨尚留墳墳近黃河百餘步漸漸崩沙嚙其路一夕風雷震地鳴湧出青山替保護我于此事常懷疑天若無知又有知與其朽骨天猶管何不天兵早救之誰知國祚本無常運去時來各自忙難扶大廈孤撐手易表沉檀死後香君不見建文之朝黃子澄殘骸狼籍埋華亭蔓草荒烟四百齡年年祭掃家無主有人築亭偷取土三築三擊雷不許(亦近年事嘉定校官錢塘爲余言)

吳樓坪太史滌硯遺圖(有序)

乾隆元年余與翰林前輩吳樓坪先生同受廣西金中丞知薦鴻博入都時先生鬢髮全白而余一領青衿年纔弱冠同試　保和殿上今花甲重周音塵久隔偶過姑蘇其後人名顯者見示此圖展玩之下不特如見先生并如見中丞也磨墨揮毫悲來橫集

憶昔同徵日於今六十年一朝逢畫裏萬感集胸前我鬢全蒼矣君容尚婉然遙知洗硯處初染桂花烟(此圖畫於雍正癸卯是年公舉秋試)

附樓坪先生(王坦)自題小照詩

不合人間有此生年來蹤跡寄浮萍身餘筆墨難償債家爲饑寒已廢耕與我周旋仍作我識卿面目付還卿風雲變盡隨時態白首惟君不世情

無言獨坐傍芳菲此子襟期與世違苜蓿草荒天馬病神仙字老蠹魚饑露寒金粟秋風早水落吳江獨雁飛今日燈前重問訊怪他雙鬢漸看非

惡老八首

老人慣早起如盤古開天獨來又獨往四望無人烟欲盥水未温欲飲茶未煎

兒女門戶閉僮僕縱橫眠豈不欲嗔喝猛然記少年記得少年時鼾聲如雷顚
身欲往某處必是有所謀及至行中路業已忘因由偶呼奚僮來意有所分付
及其來至前翻問來之故李崇或損腰周仁時溺袴窺園奴急扶登樓人盡怖
事事受人憐方知老可惡
支笻豈不佳因足累其手高談覺傷氣真乃口戕口厭坐起而行行亦不能久
有意珍藏物及尋轉無有昨宵所見客今日問誰某愁看細字書畏逢禮多友
魯昭心雖童梁王已呼叟只好學模棱唯唯又否否
看老天光景漸漸不相容有目漸不明有耳漸不聰卿輩雖難記徐陵終不恭
訓人至萬語毋乃王世充屬饜饔便却須臾腹又空鬱烝偶免冠髡寔又受風
圍棋陣易劫看書卷難終驚視倉山嶺斜陽紅不紅
一兒能吟詩不教其應試一兒太蠢愚但教其習字責善最不祥我豈爲兒累
學禮與學詩聖人亦寫意倘鯉不趨庭或竟任嬉戲高鳥自翔天芳草自覆地
彼豈有爺娘辛苦爲兒計
昔吾少也賤性却愛豪奢慕人衣裘美羨人膳飲嘉所思恆不遂隱隱生嘆嗟
於今衣頗華老醜不相稱旨畜亦多珍果腹能幾頓我欲訴真宰還我前景光
寧可少時富老來貧不妨
出門四月餘箋奏動盈尺非是索標題兼且乞親筆知其畏我死取之及其生
桃符又性急應付心始寧麵糊用一斗墨水飲三升行樂吾有分節勞吾不能
動說精神好欺人語勿聽
精神爲主人形骸爲屋舍主人漸貧窮屋舍亦頹謝將頹未頹時主人強支架
導引以養生醫藥以補罅及乎無可爲主人亦告罷何如蛤與蜃江湖能變化
旁有趙大夫淒然爲涕下

龍王慈孝堂圖爲鮑肯園題

宋末政弛萑苻麻起鮑氏二賢父挈其子夜行晝伏父爲賊縛（一解）縛置樹頭磨
刀霍霍舂其喉誰知草間尚有兒叫號泣拜不肯休願殺兒毋殺爺兒代爺死
無怨嗟（二解）爺曰不可我老不足惜留我兒爲我祖宗綿血食（三解）父子爭死如爭
財爭奪賊刀將自裁風雲爲慘悽禽鳥爲悲哀（四解）羣賊大驚淚下沾纓道我輩
亦有爺虎豹寧無情何不撒手縱之行登時白頭黃口僮僮拖走得重生（五解）事
聞於朝萬口褒揚傳至景曾龍山建堂曰孝曰慈經兩朝帝王寵錫龍章（六解）六
百年來風撓雨淫堂不可尋十三世孫宜瑗過之顣然傷心顧語其子汝他日
再爲建造庶幾慈後有慈孝後有孝（七解）其子志道再拜受言取肯堂之義自號
肯園殫精竭誠積三十年而厥願始成（八解）匪徒堂建兼勒石記之匪徒記之又
從而圖繪之堂前樹二枝已飄零妙手丹青爲補其形其一卷曲鬱怒如受縛
樣其一傴僂鞠躬如哀乞狀至今若有聲響可呼之於紙上（九解）嗚呼君不見武
梁祠上圖羣賢慈容古貌傳千年男兒生世間得傳孝義名又何必身標麟閣
貌畫淩烟（十解）

再送香亭之廣東

白髮送行人青山都變色何況八十翁送弟萬里別後會何時逢彼此不開口
倘若一開口如何再分手
久聚不知樂乍別方知愁早知別可愁一晤抵千秋弟在家八年懽飲能幾度
回首再思量寸寸光陰誤
記弟初來歸弟年才十五從此五十年悲懽難悉數如萍合又離如琴罷復鼓
倘演作傳奇可泣可歌舞（弟生長桂林）
天生兩鶺鴒一勞一安逸勞者生佳兒逸者又奪得（喜阿通近頗工詩）峨峨道素門書
香久歇絕今春過祠堂爾我兩扁額（祠堂在慈谿祝家渡余入翰林扁曰清華世胄弟成進士扁曰兄弟甲科）
我昔來訪弟鐵樹方開花端州文武官餞席爭相誇（官協臺劉參戎楊明府諸公）八十一盤
饔食前竟方丈回首荔支香消魂在天上
我歸弟送我握手愁難偕不料未一年天風吹汝來前來非意中今去出意外
未知粵海樓我題詩可在
積俸至萬金不可尚云少倘稍知斂藏儘足自娛老弟身非天女何苦散空花
（弟存借券六萬餘金）阿六善經紀弟當師蕭家
我有一尊酒爲弟餞房中女嬰與邱嫂婆娑勸千鍾勸罷送弟出三老淚始流

不敢對弟流憐弟也白頭
詩人多情者往往作司馬劉白曾爲之聲名不相下吾弟黃堂坐忽變青衫客
此去過潯陽琵琶聽不得

此翁

一病方知靜養功眼前物理與心通煙難出戸天將雨花肯升堂夜有風萬卷
書橫秋水上一燈人坐白雲中莫教貧相此翁也八十高吟尚未終

示兒

不將庭誥學延之但說平生要汝知騎馬莫輕平地上收帆好在順風時大綱
既舉憑魚漏小穴難防任鼠窺（古諺云鼠穴留一個好處不穿破）三百六旬三十日可聞評語
響茅茨

喜老七首

初覺老可惡旋覺老可喜廿五科翰林世上曾有幾我非挾長者其奈無敵體
偶遇士大夫論交一捻指非其大父行卽是年家子初見問誰何道破重拜起
莫怪武夷君人人曾孫矣
筋力不爲禮人拜我但扶鄉黨莫如齒首坐常晏如張蒼怕食乳愈欲精庖廚
陸展無側室久不染髭鬚前途知有限錢亦不留餘兒婦知我老抱孫來揶揄
賓朋知我老攜尊來相於我亦自知老行樂爭須臾笑問老一字千金肯賣歟
漢廷夏侯勝宮中延爲師以其年篤老瓜李無嫌疑我亦大耋年傳經到女士
班昭蘇若蘭紛紛來執贄或捧靈壽杖或進上尊酒入謁必嚴妝惜別常握手
雖然享重名不老可能否
夏禹惜寸陰揚雄常愛日味此古人言我却無慙色十載宰官身吏民尚懷德
養母三十年晨昏常侍側種松高十丈著書盈三尺五嶽山已遊四朝事能說
清夜自思量此老老亦得
老姊相依住將開百歲筵老妻亦八十齊眉在案前僮奴各斑白霜雪盈其巔
人指老人國我遊羲皇天更有分壽者率兒孫乞憐要我手摩頂以爲結善緣
偶然遊四方觀者走跰躚以爲覘一面勝如遇一仙我乃冁然笑人老竟值錢

嫫母不知醜西施不知好我亦將毋同八十不知老宴客必張燈吟詩尚留稿
或栽雨後花或剗風中草一起百事生一眠萬事了眠起卽輪回無喜亦無惱
何物是真吾身在卽爲寶就使再龍鍾憑人去笑倒試問北邙山年少埋多少
生時自己啼死時他人哭我啼人輒喜人哭我當樂逝者如斯夫風輪如轉轂
改燧不改火後燭卽前燭可笑世間人紛紛仙物供修煉既身勞禮拜亦頭痛
卒竟歸渺茫風影不可控果然呼卽來一笑吾從衆

記得

記得兒時語最狂立名最小是文章（十三歲先生命賦詩言志）而今八十平頭矣猶爲文章
鎮日忙

聞奇中丞　恩給郎中銜管理　圓明園三山事喜而有作

作宦如遊山直上自然好倘不稍曲折領略終嫌少中丞弱冠年宮花已插帽
一路揚旌麾西川及嶺表七載大江南民吏皆鳧藻冬日舒陽和秋毫察窈渺
吟詠萬家安嬉遊百事了未免登泰山一覽天下小從此竟調羹天心道太早
乃借旁來風忽吹布帆倒蚩蚩三吳氓持靴欲前抱我道爾胡然善人　國家
寶龍馬暫離鞍慈航偶轉棹果然　天意回春到梅花早許管三神山轉得遊
蓬島仰首望蒼蒼卿月仍皎皎不久或重來南衙何必掃山中白髮翁一笑已
忘老

蔣梅厂出示尊甫容齋先生偕友申耜先天台采藥圖遺照爲題一律

樓閣渺雲烟瑤姬笑拍肩是誰兩年少采藥到溪邊隔水疑無路逢花便有緣
遙知劉與阮今日早成仙

病（十月十八日）

一病原非死年衰易喫驚醫巫招幾輩兒女坐三更老樹風霜耐閑雲去住輕
寒蟬雙翅在依舊作吟聲

題趙碌亭先生對松山圖

展卷如登岱松風撲面來斯人正年少隻手掃雲開老去難忘舊徵詩更愛才
不知溪畔鶴可尚啄蒼苔

我亦泰山客回頭五十年（壬戌年余登泰山至南天門而止）當時小天下此日臥林泉宗炳重看畫洪崖似拍肩何時雙白髮同去作飛仙

接奇中丞信知加二品銜管喀爾烏蘇事却寄二律

盼斷長安旅雁聲瑤華吹到白雲驚纔教蓬島三山住又作陽關萬里行肩任朝廷西顧重冠飄孔翠馬蹄輕（聞新賜花翎）臣心久已清于水應耐風霜一路迎

十載龍門一夢過自憐雙鬢愈婆娑姑蘇隔水猶嫌遠絶域如天更奈何從古英雄多出塞于今良馬定奔波葡萄酒熟烽烟息好唱天山勑勒歌

薦霞裳與揚州轉運曾賓谷先生附之以詩

大雅扶輪力有餘東南轉運繼鮮于公追漢上題襟集（公仿唐人温段二公故事編刊上題襟集）我獻昌黎薦士書天際衆星原拱月人間化雨也隨車三江桃李栽千樹只恐歐門尚不如

暢月廿八日陳東浦方伯招飲瞻園

招飲南衙不速來銜寒花正放黃梅談深文字同忘老嘆絶盤餐易舉盃（枚素不飲）（昨以酒美餚佳竟至沉醉）五郡簿書鈴閣靜一庭琴鶴綺筵開瞻園尊貴隨園冷風味依然兩秀才

方伯和

許爲一飯果能來恰喜輕陰散早梅妙論盡知聽大雅歡情敢料飲深杯六朝松石當人立十詠風光對鶴開（有瞻園十詠）獨笑詩仙太相愛風塵不厭有粗才

燈下理書不能終卷自傷老矣

百物可決捨惟書最難別欲重温一番桑榆景太迫翻經恐遺史讀子慮失集追思購買時千金不顧直隨斷爲搜全編殘瞽補缺精華多手抄驅使當吏卒旦夕與綢繆丹黃與甲乙幾枝蠟燭光幾點心頭血子孫未必知蠹魚或能說今朝大整理吾生萬事畢嬾寫紙三千自慚年八十（南朝沈驎士年過八十手抄書三千餘紙）且喜書中人九原盡羅列不久即相逢何須更私覿

殘臘

殘臘蕭蕭歲又更衰翁夜坐每心驚自從老後翻無病但到花間尚有情人道伏波還矍鑠我愁夷甫太鮮明（時豫親王又有書幣相將）每聽漏盡雞先報與汝何干要作聲

二月十二日淮樹觀察六十索詩

六旬花甲啓華筵生長花朝花有緣宦海抽帆真達者英雄退步即神仙通侯故第安居好（公買張侯府號曰安園）太守新河德政傳（聖駕南巡公從江口開河直抵棲霞）更看中山王壠上千松手植已參天（公在魏王塚上植松千枝）

平生使氣佩吳鉤老去心經注未休（公注心經）博局人爭呼彥道花叢誰不怯羅虬千金券約投爐了二月湖山挾妾遊我敢稱觴無一語與公各自有千秋

除夕

一年盡矣在須臾兩細雲低臘未舒無處招人來飲酒有誰今日尚看書春如遠客將歸遠歲似交盤把舊除且喜斜陽還戀我比尋常去略躊躇

丙辰元旦

八十又添一新君正紀元（枚二十一歲爲乾隆元年八十一歲爲嘉慶元年）恩逢千叟宴身歷四朝尊賀客誰投刺梅花代管門老妻梳白髮手自弄杯盆

六十年前事回頭似在旁一鞭行萬里三策試明光冉冉浮雲過重重春夢長滄桑何處問只問滿頭霜

嘲守歲者

有錢尚須散有歲何必守不知人世間此例何時有徹夜全家忙守子直到丑誰知重門關依舊歲逃走雖燒紅燭光難掩黃雞口我道子胡然別歲如別友故人自然佳新人未必否任其自去來只要我長久不學傳修期年年六十九只學賈浪仙祭詩且沽酒

余三十三而致仕有句云可惜巢與由此身不肯老今八十一矣偶讀此句不覺失笑

昔入山時怕出山巢由不老發長嘆而今又被巢由笑老到來時也不難

以繡畫祝慶晴村都統時駐劄寧古塔

花甲人開塞外筵蟠桃爭獻大西天誰知遠進霞觴者尚有倉山一散仙
寄君一幅海棠花采色鮮紅映曉霞知道將軍詩句好弓衣繡遍女兒家
當年記否喚吳娘濃笑書空道姓唐今日瑤池偷重到麻姑兩鬢定如霜
懸弧同唱百年歌老我先叨八十過怪底少微星尚在餘光分得將星多
祝公轉旆督江東再聚西園樂未終不信但看圖上鳥雙飛兩個白頭翁

余五十歲用眼鏡今八十矣偶爾去之轉覺清朗作別眼鏡詩

是誰替我換雙睛鑿鑿損除眼忽清與汝竟成垂老別叨光已領卅年情水因
春暮冰方解月到更深魄倍明從此鼻端兼耳畔永無牽挂累餘生

孫補山相公在西藏軍營深夜秉燭和隨園自壽詩六首將弁驚訝以爲
有緊急軍務也詩成傳寫方始釋然書來告知感謝一律

夜半牙旗捲朔風帳中筆響一燈紅羣驚草檄傳軍令豈料題箋寄野翁萬里
雁隨雲入塞六章詩似將成功老兵磨墨應含怒何物袁絲累相公

再寄麗川中丞

兩寄詩箋墨未乾遙從塞外問平安怕經吳郡當轅過愁夢遼西識路難江左
自然春再到晨星無奈漏將殘八旬年紀千行字應惹中丞掩淚看

成謇齋都統素未識面蒙入山見訪枚小住揚州有失迎候及至京江走
謁又爲風阻途中蒙賜肴烝剪江而至

西清簪筆舊詞臣官領東南統制尊半刺正思投帥府八騶先已到蓬門渡江
趨謁風偏阻破浪傳餐盞尚溫未得瞻韓情若此況教文史共深論

京江相晤誦見贈十詩知夙有同門之誼再謝一章

匡衡翼奉本同師海上成連見獨遲一面各驚雙鬢雪千金不換十章詩雲泥
分隔緣偏重膠漆情深水亦知從此秣陵烟樹裏雲停月落總相思

寓佩香女士聽秋閣主人未歸蒙左蘭城家岸夫分班治具都統成公屢
以詩來同至焦山餞別

京江小住聽秋閣竟作平原十日歡弟子攜尊排日飲將軍走馬送詩看香尋
紅藥家家賞活捉鰣魚頓頓餐歸過焦山重望海一天烟水又憑欄

佩香歸和

兩月揚州久未還荒齋聞博老人懽歸帆可奈先生早時先生亦自揚州到鎮明月難
同弟子看有客登臨陪望海無人朝夕勸加餐白頭知否懷恩意鎮日風前
獨倚闌

輓吳敬軒明府諱之承山東人

琴堂昨歲別匆匆忽聽仙遊兜率宮善政人方千口誦服官年僅五旬終鶯遷
喜振雲中翮棠蔭驚摧海上風君新陞海門司馬遙識吳儂失慈母忍看丹旐去江東
我本留侯門下人哭君三世倍沾巾廉泉一勺頻分俸仁粟千鍾更指囷握手
記曾留後約通家何遽了前因傷心芳訊來如昨猶餉新茶及早春仲春蒙寄新茶

輓范莪亭孝廉

客春遊四明到處停蠟屐范蠡有精苗新交如舊識君晚舉明經娛情住泉石
漢隸及籀書八儒兼三墨一一盡淹通等身多著述久聞天乙閣藏書勝酉穴
想向蒲侯借因到鄴架側君家諸族人粲若屏風列蠹魚見我來蠕蠕盡逃匿
芸草知我來餘香未消滅啓櫝無一編但見灰塵積據云丁亥年　四庫求書
急恭進七百種　天子大喜悅命付抄胥抄原本仍發給重重官府門遠若人
天隔無人敢往領遂致全散失方信牛宏言藏書有五厄我入寶山遲一瓻乞
不得賴君有雅尚愛搜古墨迹前明牘與箋裝潢高百尺中有楊左書字字萇
弘血公然我拜觀亦足慰飢渴君乃索序言諄諄相敦迫何圖白首逢遽作黃
壚別難乘縞素車遠弔張元伯只好學孝標修書踐諾責聞君素聰強偶然遘
小極一朝竟委化七旬還欠一我少一面緣來騎千里驛緣盡便乖分其故誠
難測宜乎楚屈原問天天不說

三伏

炎帝代辭客幽人得自如門無朱鬣馬家有白雲車雨久荷花密風高楊柳疎
年年三伏日添著幾行書

消暑無事偶檢破簏得未刻古文九十餘篇中有尚可存者理而出之竟
留其半大概皆少作也然非老耄之不能割愛即當時之過于矜嚴姑付

開雕以質觀者
偶檢叢殘稿遺珠覺可嗟重番加甲乙照樣付麻沙悔黜貧時娟重栽拔過花
倘非儂有壽一炬落誰家

徐朗齋投筆從軍圖
孝廉船一隻落第去從軍投筆千兵捧高歌萬馬聞甘陳初學武隋陸本能文
聽說燕然石銘功正待君

哭福敬齋公相追封郡王詩
勳冠雲臺有重臣一朝天上作星辰誓清蠻觸寧知病力竭沙場竟致身家散
黃金酬將士貌留青瑣畫麒麟秪愁甲可銀河洗難洗三軍淚滿巾
西域班師未駐車又從荊楚建高牙丹霄屢展擎天手瘴雨偏傷捧日花諸葛
臨終猶薦士景桓辭闕早忘家九原料得公含笑已報軍前獲呂嘉（公薨數日而苗匪首逆就擒）
九重卹典下非常四海聞知也斷腸　帝增沿途勞執紼　聖躬奠酒忍臨喪
招魂特建昭忠廟　錫爵追封異姓王如此哀榮真絕代千秋竹帛有輝光
四章詩寄草廬中念舊憐才字字工業已威名傳海外尚能儒雅繼家風青琴
識曲真難再白髮銜恩感未終倘到泉臺趨膝下先王還恐問衰翁（文忠公亦追封王爵）

遣興
身世悠悠過八旬客來還說好精神燈光縱白終非曉霜葉雖紅不是春鬢髮
全凋休對鏡恩仇未報尚為人古今第一聰明士最愛南朝范子真
久耽水竹賦幽居偏有榮光照草廬無驛遠來千里客終朝忙答九州書家藏
帝子量才尺（瑤華主人賜玉尺）門走雲鬟問字車身在虛名竟如許未知身後更何如
黃公罏下渺山河子野聞歌喚奈何貧怕盤空添客至老貪睡少得詩多萬般
往事風前憶一片浮雲水上過轉眼瓊林春宴近可容此老再婆娑（下科會試即己未矣）
莫說無情尚有情風吹瓢動許由驚易知秋冷身原瘦常對烟雲夢亦清竹樹
添孫多外向（兩兒俱生兩女諺云女心外向）梧桐忘老作秋聲歐陽當日文名重更要推敲畏
後生

冬常早起夏常眠生性耽遊自在天身健每嫌兒女弱心虛常覺友朋賢魚貪
涼影遊荷下鳥戀殘花立樹巔記得當時康節語憑人謗我作神仙
未知還有幾年狂欲遣靈氛問彼蒼杖有三枝空擺設食無四簋恰精良常臨
水坐心常活不惹人嫌老不妨最是今秋傷感處四賢詩冊兩賢亡（謂福敬齋郡王孫補山公相皆冊中冠首）

重九日為凡民先生掃墓余年逾八十來日大難祭畢愴然賦詩與訣因
甲午年詩有君葬十三年我來如一日之語故起句首及之
過來兩個十三春依舊儂來祭墓門宰樹有情應識我故人來享也消魂離離
秋草澆三爵裊裊香烟散一村此後衰翁難再到定將此事付兒孫

戲仿易林五首
粉面遇雨其醜自取不見嫦娥淡妝如許
貧士遇珠奄人遇姝豈不相愛徒生嗟吁
案頭塵積衣上潮生無故而至總不分明
春冷過冬秋熱勝夏衰旺無常使人驚訝
鳥不巢桐蟬不鳴松一避威鳳一怯高風

雜書十一絕句
愛坐孫樵去佛齋不登梁武講經臺老夫心在羲皇上可肯攢眉入社來
不婚不嫁悟真如我替如來大喫虛未到百年人類盡可將塔廟付龜魚
輕輕一紙越王書全活生靈萬萬餘較勝兩階干羽舞漢文功德有誰如
小立芳塘有所思休文綺語合刪遲中通外直蓮花性尚有纏綿不斷絲
數枝芍藥映欄紅香重風輕色更濃賜與羅虬花九錫金刀作剪錦帷封
析聲四起夜沉沉靜掩蕭齋獨自吟花影到牕知月上蟲聲如雨識秋深
新茶人贈白雲翁舊雨爭來飲一鍾當作蘇門四學士朝雲手試密雲龍
落葉得風走瓦上野鷗避雨來牕前池中無故蕩船響籬外有人偷採蓮
衰年一卷手當持捨去全無悅目資秪為消閒非好學此情惟有蠹魚知
吟詠餘閒著食單精微仍當詠詩看出門事事都如意只有盤餐合口難

酬應隨心最自如從來天籟勝笙竽兒時愛著新衣好越是矜持越惹汚

聞麗川中丞又調葉爾羌矣久未接信

聞公西域換雙旌路隔天山又幾層聞葉爾羌比烏蘇更遠萬里信遲青鳥使一年人盼白門燈星纏驛馬身宮旺功立沙場物望增早晚　君王召方叔滔滔江漢正軍輿

補祝慶樹齋尚書來書以弟有詩兄無詩見責

尚書花甲補徵詩已過稱觴兩載期天上不教青鳥報山中那得野鷗知調羹久已家留鼎介壽何曾鬢有絲從古瑤池王母宴偷桃方朔總來遲

記來南國唱皇華招得衰翁載後車兩點金焦迎使節幾番詩酒醉通家卿雲難別光常照冬日留溫影未斜公生日在十月不久瓊林儂要到添籌再獻杏園花

送陳東浦方伯調任皖江名奉茲江西人

五載屏藩物望尊一朝玉節走雕輪皖城有幸迎郇伯江左無緣借寇恂卿月本來難久照仁風何處不班春只愁明歲瞻園燕錯認堂前舊主人

臣心如水一般清但見風人便有情俸薄酒常置東閣官尊貌不改書生請天三日甘霖得今春苦旱公朝禱而暮雨故用東廣微語唾地千篇頃刻成豈獨陳遵夸尺牘詩才壓倒謝宣城枚愛公尺牘多加潢治公詩鐫十二卷

雲泥分隔意綢繆肯把心期物外遊愛訪烟蘿常命駕恐驚猿鶴不呼騶公來山中不鳴鉦不喝道　蕭家侍史傳箋慣公僕程鵬能詩每有文字必遣渠至王粲英年掃榻留枚薦王西林秀才爲記室每到清談動移日九霄老鳳一閑鷗

德星久聚手難分忽唱驪歌耳怕聞正喜青琴同識曲何堪白髮又離羣一江秋水旌旗遠兩地蒼生盼想殷倘到大觀亭上望小倉山下有孤雲

不寐

老來最怕夜如年不是鰥魚也不眠苦望天明如望榜一聲明砲便欣然

孫補山相公輓詩

星折中台朝野驚拳拳遺表見生平三公坐席何曾煖八十從軍慷慨行傳箭峨嵋苗女捧著書西域陣雲清公著西藏志信來借書公真不愧梅陶語忠慎勤勞似孔明

聖心哀感　詔纏綿　卹典重重下九天臣力盡時雙目瞑　君恩深處萬人傳謝元賴有孫能繼王猛深知子不賢公遺表云臣子不肖願以孫襲蔭倘見朝雲訴家難也應東海旱三年愛姬沈夫人被誣冤憤先亡

五羊城下拜旌旗衰朽曾蒙國士知八座鳴鉦來視疾六驚飛馬替傳詩星移白下重逢速人去黃扉再見遲聽說江東諸父老至今翹首望歸期公所出告示民間刊刻傳觀

今春芳訊雁頻通豈料公歸兜率宮一勺廉泉猶在口公贈金十笏署曰貪泉也先生可飲非幾行衰淚又臨風家鄉有墓西湖重勳舊無人北闕空福敬齋郡王同在軍中先公薨逝安得韋丹碑十丈儘教杜牧寫殊功

獨坐

風滿長廊月滿庭蕭蕭獨坐一燈青常疑天上仙何在最恨人間鬼不靈眼看大千諸世界手持小品法華經秋聲何苦年年至到像衰翁耳愛聽

再示兒

山上栽花水養魚卅年沈約賦郊居書經動筆裁提要詩怕隨人拾唾餘三代文章無考据考据之學始于東漢一家人事有乘除阿通詞曲阿遲畫都替而翁補闕如余不作詞不能畫

送方訒菴觀察

餞餞訒菴公仁風江左宣一旦引嫌去士民俱拳拳或爭嗅韡鼻或思拗馬鞭僉曰昔觀察當作傳舍觀惟公甫下車恩威竟赫然無徵人不信聽我歌一篇觀察夫何如學道始東魯國人皆曰賢君子以爲古判事重南山隨車帶甘雨公羊創邪說兄弟分母父遂有鬩墻人忍將弱弟侮公訪搆訟者嚴鞫加箠楚從此不軌徒聞風氣先阻明如日破黑捷若箭離弩雷霆劈鬼膽佛力馴豺虎吏從冰上行民向風前舞我知公經綸十未施三五但借寇一年此邦爲樂土吳淞多海氛往往枹鼓響官吏不知兵遇賊膽先喪公昔攝觀察慷慨將書上某寨宜設伏某港宜搖槳或驗風色行東南須辨向或練水犀軍糧薄宜加賞

會哨集我衆探巢搜彼黨未戰先習船揮戈免吐淚善事先利器平時修甲仗
才如唐休璟萬里指諸掌勇哉灌將軍臂奮請親往
相國劉諸城當年擅威福公作秋曹郎升堂論刑獄元老一言定諸曹盡瑟縮
公獨執法爭一士偏諤諤宗資諾可畫游鞏筆難曲相國爲改容盈廷嘆忠告
一時朝士中驚看麟獨角即此見生平肯因人碌碌
愛民先禮士手扶大雅輪鍾山有講舍多士蒙陶甄尅期呼驂至口將經義申
峨峨獬豸冠言厲色則温濟濟青衿列聞訓書諸紳每逢宣講日相戒毋逡巡
頗如弟子惰怕受先生嗔欣沾時雨化玗見文風振惜哉桃李樹不能長留春
公昔寓白下屢蒙詣山莊芳花生滿齒佳什披琳瑯昨冬乘繡幰奉　命來巡
防方伯陳太邱清風相激昂東浦方伯遂使一閭鷗得逐雙鳳凰風月時談論治理
或咨商忽然悵分手兩賢齊啓行方伯調任皖江老我既難別更代民思量如兒奪其
乳如川移其梁恐返渡河虎更添朝飲羊安得吹慈雲依舊覆江鄉

駱佩香女士歸道圖

小別西王母紅塵四十年三生緣忽了一旦悟真詮洗手翻靈笈拖裙采妙蓮
將心安放處如月放中天
入夢非非想空床只自知如何女龍寡不作藁砧思落筆多仙氣伊誰作導師
九天玄女問莫說老衰絲

題妙巾女子瓊樓倚月圖有序

乾隆庚午蘇州詩人蔣盤漪教題納姬冊子并抱所生公子嬰娩出見
爲賦長慶體一章載在集中今四十餘年矣公子綰綬皖江政聲循卓
又以丁姬妙巾小照索題余老矣棖觸舊事一往情深惜子固叔姬雙
雙俱至而余又遠遊揚州不得一見故第五首及之公子名業謙字湛
華太夫人住白蓮橋少有觀音之號

飛瓊身本住瓊樓偶到人間字莫愁誓與姮娥常見面夜深不肯放簾鉤
晚妝才罷倚雕楹月下窺園倍有情知是桃花知是妾問郎曾否看分明
枉費冰人說蔦蘿美人方寸是星河一逢蔣濟真才子便唱丁娘十索歌姬曾却富
人千金之聘
生長西溪學浣紗一朝皖上看桑麻知隨潘令班春去壓倒河陽滿縣花
孤負雙雙駐畫輪衰翁偏作出山雲披圖喜見驚鴻影未識丹青肖幾分
題罷風詩笑口開惹儂往事上心來白蓮橋下觀音降江令當年早費才

詩塚歌

晴沙先生選詩畢公選梁溪詩自漢魏以至本朝剩稿橫堆三十尺作何位置費商量欲焚
欲棄心未決賈生闖入大叫呼投諸水火詩無辜盍將斷簡殘編葬當作枯骴
朽骨乎相彼惠山下厥壤惟墳壚殮以文梓匣加以純灰塗二泉環流清似雪
較勝水銀江海黃金鳧賓賓學子來會葬都是鬱鬱佳城墓大夫髑髏臺點鬼
簿團聚詩人無萬數樹櫃何妨七尺高樵採應禁五十步楚些招魄家唱青山
夜靜聞聲響地下騷壇个个爭墳頭吟草枝枝長君不見　本朝顧俠君選刻
元詩三百人夜夢高冠如箕一齊來拜謝想見名心未死不以陰陽分君今此
舉古來寡文冢筆冢難方駕泥封更比紗籠尊火燒亦不秦皇怕我欲高刊華
表十丈碑大書過路詩人齊下馬賈生名崧

哭和希齋大司空有序

枚與公素無一面而兩次書來云先生　聖世奇才久思立雪軍中帶
小倉山房全集朝夕諷詠虔等梵經又寄懷云相逢知有日天不墜文
星嗚呼文星未墜將星先墜矣八十衰年非常知己而終不獲修士相
見禮其能無腸若湆湯揮毫一慟耶

伯爵才封　賜紫繮忽聞三楚喪元良祭遵儒將人多愛鄧禹英年事正長不
待兩階舞干羽竟將一死報　君王　聖心正是焦勞際又灑　堯天淚幾行
刻意憐才孰與同小倉詩當梵經供久思立雪言何重未畫凌烟帳已空萬里
孤臣烟瘴外三生知己夢魂中癡心想借金靈馬追到泉臺一見公

過吳門有懷麗川中丞

偶泛扁舟往浙東戟門重過意忡忡高牙大纛依然在不見詩人嚴鄭公
一天風雪水盈盈獨捲孤篷看月明倘使公家還在此幾番歡笑幾番迎

秋風九月接瑤華紙上猶飛塞外沙想對天山萬重雪還思陶令一園花
千里相思兩鬢霜雲峰難割九回腸師丹老去渾忘事只有恩門死不忘

翁雲槎徐守愚王紹曾皆奇中丞侍者見余來蘇如見故主置酒爲歡余
感其憐才念舊一往情深贈詩一章兼寄中丞

中丞曾築招賢館侍者能憐穎士才一艇偶從吳下過三賢齊道故人來花如
相識皆含笑酒爲銜寒易舉盃王謝堂前舊時燕依依也繞百千回

題歸佩珊女士蘭臯覔句圖

仙人謫下瓊瑤島生長朱門讀書早寫就簪花妙格妍詠來柳絮清才好客春
曾見衍波箋詩比芙蓉出水鮮已把名香熏什襲還將佳句付雕鐫今來小泊
申江渚曳杖隨風扣仙府蒙卿一見老袁絲喜上春山眉欲舞自言十載奉心
香俠拜甘居弟子行一朶琪花天上落也隨桃李傍門墻白頭意外蒙矜寵三
日三來不停踵捲袖親將鳩杖扶抽簪還把茶甌捧手贈雙銖金錯刀更分雜
佩解瓊瑤束修多是裝奩物探出羅襟香未銷匆匆潮落催回槳惜別牽衣情
快快但願衰翁似白鷗青溪黄浦頻來往誰畫蘭臯覔句圖仙姿蘭氣頗能摹
何妨添個西河叟常許朝華問字乎

題天平攬勝圖爲珊珊女子作

一綫盤空上天平景最清松林秋寺古峯影太湖明雲壓裙釵濕風吹環珮鳴
詩成誰作荅繞屋有泉聲

老我來梨里三眠寫韻樓燈殘還問字吟罷始梳頭白髮難爲別紅妝易惹愁
何當攜此卷攬勝與同遊

再展和希齋尙書手札淒然有作

焚香再讀八行書老淚盈傾眼欲枯議論儼然王者佐胸襟肯受宋儒拘札云宋儒
之爲道拘猶士大夫之爲位拘也因文識我真奇士爲國亡身古丈夫底事三賢同歲去不憐
一叟寸心孤札云讀先生詩知先生之爲人

未曾一面早心開偏在雲霄憶草萊忘却通侯爲上將屢誇聖世有奇才身
騎箕宿天邊去魂逐倉山集上來此日三湖連九塞金風鐵兩有餘哀

哭王西林秀才有序

西林名汝翰其父廷泰余試童子時之案首也西林才過其父而溺苦
於學以咯血亡年纔二十六歲

曾見而翁美少時卅年又見小瓊枝老夫當作鸞雛待爭奈偏教鵩鳥知
殿前楊柳張思曼天上瑤金劉叔琳一旦驚風摧玉樹不知造化是何心
記否同眠水竹居風簷殘燭夜窗虛夢回千樹梅花下賭背兒時舊讀書
也曾學佛拜天尊也愛絃歌入聖門今日西天與東魯教人何處與招魂
文章攻苦太嫌過嘔出心肝奈爾何料得春來書帶草年年生長墓門多
輔嗣身亡最可憐九原辜負腹便便他時水月松風處定遇談玄一少年

觀瀑

海被風吹起狂瀾直上天山川齊助響草木盡生烟點額初疑兩飛珠忽打肩
何時千尺雪洒遍萬家田

阿通生子賦詩戲之

吾兒真不肖弱冠便呼爺可記兒來日而翁鬢已華邑名勝母處曾子早回車
何苦添丁急希圖跨竈耶

臘月十四日別蘇州還山作

出門納屨便行矣歸里臨期轉黯然不是伊桑戀三宿只愁丁鶴別千年賓朋
心惜風中燭祖餞筵開雪後天更有金閨女弟子牽衣捧杖倍纏綿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六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七丁巳

錢唐袁枚子才

丁巳元旦

八十又加二人憐天亦憐童孫初入抱臘月朔日阿通生一子鴻案尚齊眉努力尋三樂
關門靜一年好教來歲健重赴鹿鳴筵明歲即戊午科

新正喜晴

今朝纔像是新正梅蕊離離報曉晴老眼破昏如更少嫦娥久别倍多情芳園
門外車騎響好鳥枝頭口舌輕況我衰年尤愛日看書要趁夕陽明

余病痢醫者誤投蔘耆遂至大劇

胸横一老字動手便蔘苓譬治萑苻盜先存姑息心彎弓忘審的閉眼亂穿針
始悟中醫好俞跗何處尋

不寐有感

老去神衰夜不眠更籌數盡五更天乞誰送入華胥國一夢強於活一年
人生在世如雲耳雲去雲來雲本無生怕易來不易去惡風攔阻在中途

病中不能看書惟讀小倉山房詩集而已

病中何事最相宜惟有攤書力尚支悅耳偶聽窗外鳥賞心只看自家詩一生
陳迹重重在萬里遊蹤處處追吟罷六千三百首恍如春夢有回時

病痢劇甚蒙張止原老友餽以所製大黃聞者驚怖搖手余毅然服之三
劑而愈賦詩致謝

藥可通神信不誣將軍竟救白雲夫大黃俗名將軍醫無成見心纔活病到垂危膽亦
麤豈有酖人羊叔子欣逢聖手謝夷吾全家感謝回生力料理花間酒百壺

周青原舍人札來勸勿服藥

明知勿藥喜當局便迷懵身困求援急醫多聚訟忙補羸無紫桂厄閏有黃楊
得汝箴規語如餐續命湯

憶梅

久已東風到若耶千枝香雪未横斜寒梅似爲居停病忍住春寒緩放花

兒童走報蕊初含待到花朝賞尚堪我欲杖藜扶病起巡檐一笑死猶甘

折梅插瓶供之寢室省往看之勞

巡檐終竟怕迎風忍折花枝伴老翁笑汝林家爲外婦不曾迎到洞房中
夢醒羅浮月影涼美人何在但聞香呼童慢把衾裯捲且讓殘花睡滿牀

止原勸病起尤宜珍攝再謝一詩

張華慮在平吳後士燮深憂克楚前同是超超元箸意知君不愧古時賢

病中雜記古人事之可喜可愕者作絕句十六首命兒輩錄出以擴見聞

商王愛酒酒爲池痛飲晨昏竟失時特遣官奴問箕子答云臣醉不能知箕子
主上執鞭迎道左百官屈膝跪雲臺將軍還要出身正依舊還鄉舉秀才陸遜
休將伐國問仁人家數牀原上下分阮籍看人惟白眼蘇瓊將我入青雲蘇瓊
太師赴宴舉家遊望見簾中有莫愁奪得方知自家妾妾多忘記在空樓送水兒
宋儒迂謹久傳聞獨有尚書友誼真借妾生兒仍返璧兩家供一太夫人潘兆豐
元代諸科拉雜開諸王高坐論人才人才絕好高君玉可惜科從進士來衛紹王
祿食天家七十春未嘗一日病纏身竟忘草木威名重直犯雷霆救直臣張萬福
太初遭際慶明良初捷南宮寵勝常帝爲賞錢三十萬竟將私債累君王李沆
元帥功成萬馬馳滿懷冰雪映戎衣伯顏平定江南後只帶梅花兩樹歸伯顏
宮僚花飲擁嬌紅天子聞知怒相公公整衣冠前拜賀太平有象是臣功王旦
閨閣英雄荀灌娘十三救父改軍裝後來只有渾公子乳媼同來入戰場荀灌娘渾瑊
朝官受賂跪盈庭獨立昂然宋廣平賂到臣門臣亦受一言諸罪盡從輕宋璟
愚孝愚忠古所譏呼延贊事更堪嗤全家身刺勤王字刲股爲羹自療兒呼延贊
前朝內監太豪奢葛石胡椒載滿車抄到奄人劉瑾宅方知元載是貧家劉瑾
深夜孤軍受賊戕自將碧血寫封章抽刀誰似來君叔忍死須臾薦段襄來歙
一角孤山構草廬先生梅鶴與同居如何尚有憐才意愛寫公卿薦士書林逋

擬重赴鹿鳴瓊林兩宴詩有序

余七十九歲作八十自壽詩見彈而思鴞炙自覺太早故藏篋中次年

纔敢示人今春病中無俚念明後兩年重赴鹿鳴瓊林之期已近題目大佳忍俊不禁各賦十章聊當枚家七條以想當然三字虛處描摩古之詩流往往有之雖預支年壽蒼蒼者未必慨然見賜然詩登集上則願了心中質之諸君子其愚我耶其和我耶

丁未年重赴泮宮鹿鳴筵又宴衰翁分明六十年前事聽到呦呦耳尙聽（雍正四年余入泮宮年纔十二）

折桂蟾宮幾度秋婆娑還伴少年遊不愁月裏嫦娥笑只恐嫦娥也白頭

當年意氣似雲顛頃刻風吹欲上天今日萬般心事了僅留一杖傲羣仙

主試共將前輩喚同年多把歲星猜偏教一路珠簾捲錯認當年梁灝來

小醉華堂酒漸消金鞍扶上馬蹄驕奈他多少簪花客攔住衰翁說　四朝

代請熊公赴鹿鳴一篇駢體最風情不圖我亦修能到追繼前賢有後生（代請熊滌齋先生重赴鹿鳴啓在文集中）

記得長安利市街平康巷裏小徘徊幸虧叔寶無風貌不被紅裙看殺來

泥金名紙久模糊落落晨星影太孤不識上公憐譜誼宮門還問簡齋無（阿廣庭相公戊午同年奇中丞入覲詩曰白頭宰相關心甚問了黃河問簡齋）

宴罷高歌詩八章諸公莫笑老夫狂世間幾個盧生在能作邯鄲夢兩場

萬事輪回若轉轤光陰飛去在須臾他年花甲重周日更有何人繼老夫

重宴瓊林詩

羽衣人掃大羅天道有重來老謫仙不料桑田變滄海瓊花一朵尙新鮮

記得曾騎白鼻騧路旁人指少年夸而今舉眼誰相識認得袁絲只杏花

車如流水馬如龍回首天街似夢中愁上金明池上照綠衣郎變白頭翁

新貴森森玉筍班探花折柳各憑欄老夫別有閒心相獨自摩挲銅狄看

九霄臚唱會羣仙仙樂嘹嘈送耳邊絶似當年趙簡子重尋殘夢到鈞天

五雲深處幾輪車西抹東塗笑語譁越是阿婆人越看蟠桃一樹古時花

史先嵇後兩平章（文靖公文恭公）同撤金蓮進洞房他日　熙朝記人瑞鴛鴦也得附鸞凰（三人皆恩假歸娶）

詠罷霓裳廿五科春明門外邈山河白頭宮女儂相似記得開元舊事多

開箱難覓舊冠巾借得宮袍未稱身轉悔當年燒尾宴不曾想作再來人

懽場回首易消魂世上榮華水上雲三百銀袍何處去天留一叟伴諸君（己未進士共三百人）

讀北魏書有感

席間夏侯夬耳語江文遙人生多局促相看先後凋今約諸君子生死須招邀良辰與美景宴集如今宵亡何夬竟逝又逢上巳朝江公如其言設位將魂招果見夏侯來杯斟酒即消幽明雖渺渺神理殊超超後有裴伯茂曾與李渾交裴亡李率友靈前進羹肴一酹一相酌纏綿往復勞泣問裴中書可復知吾曹我讀兩傳畢不覺心忉忉既傷逝者情又感風義高奈年登大耋平輩多寂寥他日靈牀前有酒知誰澆

東風

東風又送好韶華柳漸青青草漸芽照水莫驚雙鬢雪幾人能看　四朝花光陰一寸皆爲福樂事三春未有涯客到只從籬外聽笑聲多處是吾家

病中妬晴

欲起尋春杖嬾扶百花似雪滿園鋪虛情不領東皇惠如此晴光贈病夫

膳飲留滯舌上苔生戲題

仁粟空吞學喫齋智牙殘缺易生災如何妙絶瀾翻舌不長蓮花只長苔

昨冬下蘇松喜又得女弟子五人

夏侯衰矣鬢雙皤桃李栽完到女蘿從古詩流高壽少於今閨閣讀書多畫眉有暇耽吟詠問字無人共切磋莫怪温家都監女隔牕偷覷老東坡

枚少受知于鄂文端公史文靖公中年受知于尹文端公晚年受知于孫文靖公四公薨後行狀碑銘都出枚手書後追思感賦一律

聖世元良四重臣皤皤一老受恩均不圖青史傳名裏都付倉山後死人褒鄂鬚眉非易畫皐夔氣象見方真九原他日相逢處始信文章有宿因

惱夢作六言詩

醒時頗少精思夢裏偏多佳句無奈漸漸將醒便覺沉沉遁去有如追捕亡人一去竟無尋處

病起作

天公容老不容健特教二豎來相困庸醫知老不知病誤把強松弱草認關門養賊助之攻桂附薓耆藥雜進從此迷懵匝月餘腹苦彭亨頭作暈幸遇良醫仲景來按脈分明敢自信道是膳飲多滯留須用將軍破堅陣（用大黃三劑）果如觸犯天屎星暴下農田十畝糞漸漸胸膈得展舒五髮三饋纔能嚥其如元氣已凋傷未免黃楊重厄閏臯陶面色如削瓜沈約腰圍減幾寸直似恢復得空城雞犬桑麻存者僅重辦屯田善後方甘霖潤補雷霆震又恐蟯瘕消導難牛炙羊羹都不近老妻稱藥妾量水比畜嬰兒尤謹慎自笑龍鍾八十翁未必期頤還有分雲水無心愛出山舟如藏壑心無慍晝起即是地行仙宵橫便算長眠漢笑斥如來護命經胸有莊生齊物論世閒萬事等閑觀歿固欣然存亦順君不見顏含性命自家知雖有郭璞著龜從不問

示兒

可曉而翁用意深不教應試秖教吟九州人盡知羅隱不在科名記上尋

葛洪不識摴蒱齒陶侃嗔將博局投一個神仙一豪傑肯教白日付悠悠

二月十五夜

暗香疎影曲欄東千樹梅花一老翁白髮似花花似雪夜深難辨月明中

忙

花要泉澆鶴要糧穿池疊石要平章巢由料理溪山事竟與臯夔一樣忙

常記

常記古人言思之每爛熟食蔗漸漸佳離官寸寸樂

陸展古賢相論士尤諄諄不能一勺酒便是五分人

靜參諸物性草木各成家竹有低頭葉梅無仰面花

謝談竹塘贈綿馬夾

四月清和春已歸春寒猶未去重帷感君家有長生庫許我身披短後衣半體全忘腰下重一鞭好上馬如飛只愁八十持竿叟難換戎裝立釣磯

題李蕙圃玩石圖

青蓮本謫仙擇交苦無偶目空世界海獨與石為友相對兩忘言摩挲最耐久我昔遊桂林奇峯登八九幸逢君哲兄推袁不離口君時從經師方騎竹馬走何圖一星終尺書魚腹剖命題玩石圖玉貌還如舊樹根拗作牀離騷縛在肘一個萬石君袖著補天手石丈與石婆鱗羅侍左右我乃石戶農願借少康帚來掃石上苔同飲窪尊酒先題詩數行問石點頭否（主人即松圃之弟）

花落書上即夾書中

花下攤書卷花多落卷旁想來花意思也似愛文章即取書中夾聊當柱下藏他年再翻著還恐有餘香

贈計賦琴

令君人去香猶在任育生來影亦佳莫更披衫臨水坐恐教羞殺六郎花

溧陽彭賁園先生年八十五矣聞其健在喜寄以詩

芳訊傳來喜欲顛魯靈光殿尚巋然東方著述三千牘彭祖家風八百年屈指誰為天下士比肩同作地行仙急書詩箋風中寄當作鍾期未了絃

山雀

晨起坐南牕山雀來簷宇三五各成羣意態何容與或踏樹枝搖或出烟中語向我啁啾鳴似識園林主汝來從何方汝去歸何所雖有稻粱謀而無家室苦生便有來時死竟沒尋處從無飛禽尸空中墮毛羽夫豈皆神仙沖天竟飛舉此理不能明教吾常羨汝

夢

古今最是夢難留一枕黃粱醒即休秖有高唐巫峽處至今雲雨尚悠悠

雨中送春

東風吹雨洒雕輪楊柳依依欲斷魂真個送春如送客滿山花草有啼痕

雲從嬾後都為雨春到歸時不管花我恰憐春歸路滑不知今夜宿誰家

花魂四月尚勾留姹紫嫣紅鬬未休一日東皇如夢醒子規啼殺不回頭

春如五日張京兆我是三生杜牧之初放天桃初舞柳教人越老越相思

簾遮芍藥戲作六言

簾遮芍藥數瓶關住一房花氣譬如新得佳人一月何妨幽閉

六月披裘

分明荷葉滿池浮節過端陽冷似秋天要衰翁作衰樣今年六月尚披裘

舊痢又作

老去將身作漏巵廉頗依舊矢三遺空增對藥攢眉態無復熏香擁被時 廳號

更衣常覺少烏呼脫褌總嫌遲想緣天廁無人守重起劉安作主持

解襪思將羯鼓撾芝蘭臭味向誰夸呼童傾倒娍窬物賜與將離早作花 俗號將離

為糞芍藥

滯留掃盡五倉中從此清明應在躬莫笑先生太枵腹劍仙從古號空空

讀孔子世家

贊易刪詩話恐虛孟荀筆舌始紛如尼山道冠千秋處妙在平生不著書

病後自覺衰頹而筆墨應酬人云未老

一病方知老容顏瘦鶴同腰圍三寸減衣叩滿身鬆見客先尋杖看花便怯風

只提雙管筆不像八旬翁

潯陽客況圖

潯陽江上水客過便情生楓葉雖無影琵琶尚有聲花開雙蓓蕾酒飲一經程

不忍匆匆別題詩記姓名

謝霞裳寄藥方兼訊病中光景

多謝良朋寄藥方教將病態說周詳花經雨後香微淡松到秋深色尚蒼鎮日

翻書尋本草幾番偷眼看斜陽莫辭妙墨三千卷便是張衡不死牀

八十遊山一杖支童心猶似少年時幸虧二豎來相訪甚矣吾衰始得知

詩城詩 有序

余山居五十年四方投贈之章幾至萬首梓其尤者其底本及餘詩無

安置所乃造長廊百餘尺而盡糊之壁間號曰詩城

十丈長廊萬首詩誰家閫富敢如斯請看珠玉三千首可勝珊瑚七尺枝

推襟送抱好詞章四海風人聚一堂不待恭王來壞壁早聞絲竹響宮牆

不用烏曹磚一片不須伯鯀造成功但教詩將文房守四面雲梯孰敢攻 劉文房號

五言長城又贈某云遙聞詩將會南河

城下梅花千樹栽羅浮春到一齊開參橫月落羣仙降定與詩魂共往來

詩城歌　陸應宿 小雲

先生選詩如選將一城高築萬花上長廊百尺盡糊詩宛與騷壇作保障嘉

名肇錫雅且新疎疎密密雲錦陳喜有崇墉足位置免同論語燒為薪占來

形勝更無偶青山抱左水繞右雖無劍氣起豐城定有文光射牛斗除非風

人到孰敢乘其墉無形之險勝王公不須更設重門重先生原是詩中霸 李少

鶴贈詩云云　海內詞宗少並駕足使凌雲倚馬才一齊受降此城下城下千枝香

雪清城頭幾朵白雲行垂楊似學旌旗舞鳴鳥疑聞鼓角聲我每登臨看明

月愧乏衝鋒一枝筆長城輸與劉文房只好充當守陴卒

答勸參禪者

看破浮生一夢中醫巫何必召匆匆世無天女休貪色心有如來便不空雲去

雲來還見月花開花落且隨風瞢然寐後蘧然覺桑戶歌聲尚未終

王葑亭太僕梅石居居士同日訃來俱年未六十感而有賦

王楊並逝如相約李嶠雖存涕不禁序齒已慚加倍長論交都有廿年深王維

朝罷多佳句梅福山居抱古心今日病中聞訃到九原累我再追尋

歸佩珊女公子將余重赴鹿鳴瓊林兩宴詩以銀鉤小楷繡向吳綾見和

廿章情文雙美余感其意愛其才賦詩謝之

三尺吳綾字數行累君纖手替裁量買絲想繡平原久先繡霓裳曲廿章

鏡檻風和鬢影斜稀針密線不教差遙知小婢私相訝不是尋常慣繡花

珍藏合把戒香熏當作天孫織錦文夸向河汾諸講席門牆可有薛靈芸

閨閣如卿世所無枝枝筆架女珊瑚將儂詩獨爭先和領袖人間士大夫 和章千里

寄來而城中紳士尚無一人和者

李蓍明歲試金鰲千佛名經手自操我勸唐宮針博士替他留巧繡宮袍（即君李安）之

答東浦方伯信來問病

人生將辭世先從反常起飲者或停杯遊者懶舉趾我性愛賓客見輒談娓娓自從一病餘聞聲輒掩耳甚至妻孥來揮手亦不理自知大不祥老身殆休矣誰知理舊書欣欣色尚喜偶作病中詩高歌夜不止推敲字句間從首直至尾要教百句活不許一字死或者結習存餘生尚有幾

日長

不忍流年一擲過日長老子更婆娑三更詩尚呼兒寫一早奴先把墨磨好學易飄高鳳麥回天難仗魯陽戈自家憐惜自家喜白髮光陰得最多

後知己詩

余四十歲作諸知己詩蓋即杜甫八哀高智海以文報德之義今八十二歲矣四十年來王侯公卿布衣女子好我者又得若而人其人已逝其情難忘故又作後知己詩十一首生存者只張松園方伯一人亦倣從前之溧陽一相云

追封郡王福文襄公

福王如威鳳勳名震八荒窮河到星宿試劍斫扶桑陣前無勁敵麾下有降王海內驚天人敢仰不敢望忽然書一函加之詩四首道讀隨園詩十日香滿口慊慊願納交遠寄倉山叟枚轉念先王（謂文忠公）通家兩代久正擬報芳訊雲泥共往來何圖凶訃聞王已赴夜臺三軍縞素臨　九重淚如雨征苗未凱旋擊天失一柱夷王盡來弔海外都設主誰知菰蘆中尚有閑鷗泣青詞願奏天來生侍王側侍側客何能執鞭兼執筆

文淵閣大學士孫文靖公

龍神夜不睡能與四海雲灃水清見底蛟螭難藏身峨峨文靖公嶽降甫與申金精雖閃爍玉質常温存不料宋廣平獨愛袁臨汝識公在羊城別公在江浦倖肯分廉泉衣還贈縞紵置酒愛清談鳴騶過蓬戶黃閣方調羹西陲又用武刁斗正森嚴征苗揵雷鼓忽然秉燭起揮毫萬馬驚疑有木魚符天上下奇兵誰知題詩箋遠寄倉山叟三軍齊一笑解甲重飲酒即此整以暇古將可能否惜哉功垂成飄然歸碧落遺命韋丹碑交與杜牧作賤子才力薄漏萬將一挂大海蠡或測泰山筆難畫（文靖公能終夜不寢）

工部尚書四川總督和公琳

常讀樂府章泥有憶雲曲誰知今不然卿月照茅屋嗚呼我與公從未一識荆乃從沙漠外望見隨園燈得我一片紙虔如捧梵經甘居弟子列屢札呼先生方擬兩江督又領三軍行征苗用伯益渡瀘苦孔明干羽未及舞大星先墜營傷哉八十翁得此大知己情深路竟隔恨恨何時已難望公再生只祈我速死速死到九原一見隋武子

吏部尚書託公庸

託公來六年彼此不往返一恐方伯尊一慮處士誕無端一面交大恨相知晚愛我神解超呼爲心中人我亦愛公雅如坐風中春說經必窮源談道必徹底花開輒相招月落未許起一朝公登　朝天官領羣職重復寄書來苦道心相憶枚每過贍園必拜甘棠枝一聲園鶴鳴還疑公在斯

江寧布政使陶公易

公初守淮安便命隨園駕還擢至屏藩官高心愈下手錄倉山集裒然一尺高如何溺愛甚竟將柳耆雕爲政持大體不以小節拘自言少也賤焚薪夜讀書恤災如救焚決獄如懸鏡所拔英俊升所到桴鼓靜一朝紅羊劫雷霆生頃刻廷尉望山頭全家俱籍沒聞說狴犴中猶念隨園翁嗚呼向子期忍聽笛聲終

江寧布政使孔公傳炣

嘗愴佛家言偏愛因緣說有緣割不分無緣續不得我與南溪公同年性不同毛崔性多介嵇阮性多通公性最清嚴無人敢請干獨我一書抵從諫如轉環留我輒視蔭飲我必專席但得一刻留願以千金易金陵作屏藩年纔六十九自覺神明衰乞病歸曲阜值我在病中不獲走相送公來四人扶登牀一號慟果然緣竟盡舟中繐帳開我道緣正長尚有來生來

華亭縣知縣程明懔

觥觥程夫子昔宰華亭縣忽寄十行書遠託雙飛雁爲道愛我詩千金求一面招我遊茸城遂得瞻邦彥同看金谷花再續南皮宴握手意殷殷題襟情眷眷何圖渤海歸遽隕靈光殿我有一束芻何處招魂奠極目楚天雲傷心淚如霰

山陰布衣童鈺

生未識君面死乃登君牀屈指平生交惟君尤斷腸君居若耶溪前生即梅花慣替梅寫照傲骨全槎枒論詩少許可當代獨推袁壬寅春二月見訪來隨園值我遊天台翻似尹邢避返棹住邗江望儂如望歲再貽尺素書云即駕舟至其時大月天炎威逼江路我道衰年人且勸公無渡相約秋涼後我將遊廣陵二分明月下定唱相逢行誰知屆期往仙駕返蓬萊聞說彌留際盼我雙眼開偶聽風幔響猶認屐聲來待商詩廿卷堆滿靈牀側留贈一幅梅淋漓墨尚濕

香山縣知縣彭翥

阿連守端州彭君爲屬吏值我遊嶺南殷勤來執贄貽我驌驦裘助我刊書費聞待諸上官情文無此摯一別幾何年忽從都門至官加司馬銜還問元亭字聽說治萑苻書生出奇計貌雖植如鰭氣竟猛于鷙盡將鯨鯢吞頓息海氛熾因此覲天顏屏風書姓氏我爲賦長歌當作贈行記奈何染蠻烟一朝傷永逝滇南萬里天歸骨何時至忍見倉山中有君立雪地

浙江布政使張公朝縉

我昔還故鄉泛宅西湖住忽聞花外鉦驚起湖邊鷺公時作屏藩禮先施枉顧不以雲泥分竟許苔岑附次日華筵開召我傾金杯簾前釵釧響一隊驚鴻來元相金閨彥只許楊炎見家人父子情聞者爭相羨贈我容成侯丈六金身現貽我鮫絲錦奇彩日三變憐才尚如此何況濟蒼生爲誦子瞻語大哉張方平

纖纖女子金逸

梁朝簡文帝愛讀謝朓詩道不一日讀口臭却自知纖纖一女子愛我頗似之道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好其餘匏土革愛者大抵少倉山音節佳餘音常嫋嫋兼之情最深字外皆繚繞宜乎感頑豔傳抄到海島斯言一以出使我心傾倒倘非絕代才何由領玄妙而況陽文姿風裁尤窈窕可惜扱地拜扶起已奄然不及交一語半月便登仙聞其彌留時吐詞尤恨恨道有書中疑未及先生問我告女相如老夫年已邁相別不多時卿其善自愛好將所欲詢含笑九原待

哭王葑亭太僕

記得蓬門三徑開王筠沈約一齊來君受業于沈痩岑而沈又余之老門人也領君入見年未弱冠秀出班行絲蘿幸託崔盧誼風雅尤欽鮑謝才驟晉卿班作天使未周花甲赴泉臺傷心十八年前別又得邗江見一回客春三月君巡漕淮揚適余亦至得數日盤桓

觀瀑

天上從無海空中忽有潮橫飛珠萬點高挂布千條映日光無定終年響未消我來嘗一勺不負許由瓢

送王安溪之貴州

聽說牂牁道千年剗不平山多天忽小水猛地常驚盤磴馬無力迎風虎有聲王尊真健馭叱者此中行

法大司成詩龕圖

時帆先生詩中佛偶學維摩營丈室不供如來但供詩紗籠錦字東西列先生聲望著雞林早勤名流仰止心得過騷壇聆緒論勝朝南海見觀音詩龕啓處勤延納遠近投詩如梵夾祇恐難登選佛場惟求口授傳衣鉢迄今太學蔚人文難得經師却遇君身擁皋比上蓮座樹教桃李悟聲聞公餘魁踽心塵淨古柏蒼松園曲徑耳聽流水學微吟客把尋詩疑入定草生書帶綠滿階時復拈花笑口開回首奚奴花外至不知誰又送詩來

梨里行

吳江三十里地號梨里村我似捕魚翁來問桃源津花草有靜態鳥雀亦馴馴從無夜吠犬門不設司閽長廊三里覆無須墊兩巾家家掉小舟目不識車輪勾欄無處訪摴蒱聲不聞絲蘿不外附重壘爲天姻不知何氏富不知誰家貧更有奇女子嫁與賢郎君秦嘉與徐淑才調俱超羣謂徐山民及珊珊夫人雙雙來執贄賓賓拜起頻留住小眠齋款如骨肉親我喜風俗美更感古意敦逝將去故土

十萬來買隣非徒結張邴兼且聯朱陳謂秋史有女此地嫁有男此地婚庶幾子與孫永作羲軒民

兩賢大夫歌

大雅少扶輪風騷路欲斷不圖大江南龍門開兩扇一爲李北海廷敬曾來守白門一時豪俊士吹嘘登青雲一爲曾南豐燠轉運來揚州邗上題襟集傳播堪千秋乃有目論者道李失之寛上士食肉者未必皆馮驩道曾失之嚴不與士相見名紙偶然投毛生難覿面我道兩君子易地則皆然爲仁尚有術憐才豈無權海濵斥鹵地士人至者希不倒屣相迎伊誰肯叩扉鹽官掌財賦分潤人人來倘欲夸豪舉難築黄金臺更有探原論取人終以身太邱雖道廣王祥無雜賓麗華能進妹自家顔如玉伯牙善鼓琴聆音纔識曲我願兩賢爲相公手持玉秤如昭容定教天上雲龍滿不管萬馬人間空

有懷西江二生

陳用光號碩士

散行文似廣陵散古調惟君肯再彈珍重天生一枝筆莫當吾世失蘇韓

吳嵩梁號蘭雪

芳訊經年一鴈無仙才逸韻滿江湖梅花真有修來福笑受檀郎拜不扶

戲答醫者

業已清齋學太常醫師還勸撤虀湯思量養病無他法合伴夷齊餓首陽

吳韋亭赴千叟宴歸畫　賜杖圖求題

宴罷　彤庭出建章耆英會上説吳剛丹青賴有傳神筆畫出鈞天夢一場

寵錫重重喜不支手拈如意下階遲一枝鳩杖　君恩重交付童孫好護持

老我欣逢　盛典開路遥無福醉蓬萊羣仙定訝東方朔何處偷桃不見來

就醫揚州江口阻風

惡風江上起如病入膏肓不許三醫謁偏教二豎狂稽留雖小劫忍耐即良方誰信揚州近難于上太行

舟泊袁浦蒙索亭河帥先來過訪賦七律二章奉謝

壓住黄河浪不驕六年賈讓擁旌旄勤能補拙才偏敏廉不沽名品益高　國事每同家事辦大臣更比小臣勞兩淮百萬蒼生命都是明公一手操

八十衰翁駐水涯遥瞻帥府意徘徊杜陵正想升堂拜嚴武先蒙枉駕來傾耳談雖聽半刻少微星已照三台龍門砥柱今朝見不負清江過一回

哭兩湖制府畢秋帆先生

聞説尚書竟致身郗公誄者定填門晉書郗超薨門下士執筆誄者四十人公當加倍栽還桃李盈天下捧出心肝奉　至尊有去有來真佛相公在陝扶乩仙人批云畢沅畢於沅江後果薨其地自知不起全終全始是君恩一篇請罷東征疏除却房喬孰敢言公請撤征苗兵洋洋千言

武緯文經囷不宜三湘兩陝樹旌旗韋臯未上平蠻頌羊祜空留墮淚碑狀貌單于驚漢相北史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公兼而有之文章倭國乞蕭師如何袖却調羹手不待　君王枚卜時

卅載榮華春夢過衰年猶執魯陽戈潰圍誰救牛元翼曳足人哀馬伏波豈料狀元能殺賊至今壯士尚高歌感公戎馬倥傯際還有閒情問薜蘿二月三日公尚有札見寄

連歲鍾期逐漸殂成連海上寸心孤謂孫文靖諸公山穨忽又亡元老腸斷空存一病夫感舊易揮千點淚招魂難覓九天巫金閨二女來從學公在重泉知也無公側室張霞城智珠女公子俱通書執贄受業隨園

小住樗園經月將歸白門留別琴溪主人四律

浮生何處泛仙槎小住樗園勝若耶盧氏修篁能請客淮南丹桂正開花但知白髮堪娛老忘却青溪尚有家半爲養疴半修道終朝來往只煙霞

主人當代米元章目有青睛賞鑒忙五子各教司一業六旬猶未鬢含霜人能好古心先雅琴遇知音響更長我贈一碑錢本草古來歐趙本收藏家藏錢本草碑唐張燕公文樊厚書海內所稀金石錄中竟未載也

自憐沈約愛郊居借得園林似畫圖細雨催花鳩輒報衰翁送客樹先扶牆高能護雙飛蝶室矮常温一小罏佳話更誇蕭穎士司閽可有子雲無司閽楊如川能讀隨園詩常以詩來請益

重陽時節雨蕭蕭難向平川折柳條老去別人如中酒秋深飛鳥亦歸巢空桑一宿心常戀黃菊千枝影尙招留下雪泥鴻爪意爲君磨墨寫芭蕉

夜長不知昏曉畜一雄雞而詩以祝之

何必鈞天老鳳鳴雄雞一唱九州驚藏身便覺黃昏到開口能呼紅日生與我私談消寂寞比他官鼓倍分明更憐緩步高冠態雨夜風宵不輟聲

病起口號

黑夜不知醒青天忽有光如逢金雞赦李白還夜郎攬鏡急自照見貌輒自滅有耳似覺聰有目似覺㫐奴僕走相賀都道主勝常司廚亦欣欣加意進羹湯我一喜一懼彌欲自周防譬如盜賊去可不修垣牆譬如荒年過敢不減餱糧病加于小愈此語愼毋忘執玉而捧盈一日如千霜但恐老妻念急揮信數行欲其大歡喜未免小夸張道云勿藥喜似有神降祥將行筮吉日渡江理舟航勝擁十萬貫騎鶴還家鄉

九月二十夜疾又作

一病經年矣周流總不除升沉似飛鳥來往類遊魚未泊先催棹將行又卸車小兒眞造化戲我欲何如

病劇作絕命詞留別諸故人

每逢秋到病經旬今歲悲秋倍愴神天教袁絲亡此日人知宋玉是前身千金㫐藥何須購一笑凌雲便返眞倘見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紅塵

再作詩留別隨園

我本楞嚴十種仙偶來游戲小倉巔不圖酒賦琴歌客也到鐘鳴漏盡天轉眼樓臺將訣別滿山花鳥尙纏綿他年丁令還鄉日再過隨園定惘然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七

小倉山房詩集補遺卷一　癸丑至丙午刪餘改剩之作

錢唐袁枚子才

擬古

無情生山川無情造舟車今日君與妾遂至淚盈裾盈裾不一語掩面立別處此別非昔別此別抱病去須臾君不見殘花堆滿徑妾聲君慣聽千呼胡不應妾身非白雲君身非青天一合而一離悠悠能幾年步出燕南門遙望邯鄲市挾彈美少年翩翩似豪士慷慨一具陳同是報仇人相將偕一泣攜手入其室誰謂爾無家黃金絡絳紗誰爲爾無堂瓊樓十二行金石雜絲竹音響何喤喤飲至耳熱處有客蹙額語主人髮衝冠拔劍出門去妻兒不敢啼須臾聞馬嘶驚起問何之氣激有所爲一諾酬君子萬金養孤兒高義從此聞長揖從此辭白雲在天地未知姓名誰

瀘溪道中

山中蠔巖碧蘚滋小溪行出櫓聲遲一灣野色垂楊柳十里春風聽畫眉戲縛野亭花作帚閒敲河子石爲棋龍津尙在江城北烟雨蒼茫有所思

放棹

放棹東風逐水流鶯花深處便淹留衣冠僧識江南客翰墨兒呼學士舟碧柳啼鶯千谷靜白雲臥犬一村幽早知尙有桃源境王粲年來好遠遊

宿臨江旅店

昨夜華星御寶鞍青衫異國倚欄杆南人已作西人夢花淚還同燭淚殘疎雨一更橫枕聽殘詩四壁拂塵看瑤池烟草蓬山雪幾費劉郎玉指彈

途中寄金二質夫

己未入翰林我與君翔步君學自精醇我才較拔扈爾我居相鄰諧笑靡朝暮各約今年秋努力攻章句庶幾砥礪精元白馳雙譽何圖志未遂驅車我南去譬彼女蘿枝斷絕窮依附如角原頭鹿委之棄中路鴻鈞付萬物去留無喜怒賤子抱區區聊復自陳訴九歲讀離騷嗜古有餘慕學爲四子文聰明逐陳腐猶復篝殘火偷習詞與賦自謂登青雲專精莫馳騖未幾踐玉堂竊自比徐庚勉力作家督三年墜雲霧尙期　廷試畢辛苦立門戶豈知俗緣深弱弜不留佳我　皇重汲黯淮陽竟相付從此作吏人仕學難兼顧申韓習刑名桑孔較藏庫況復荒歉餘保障煩憂慮不敢理舊妝作官如作婦不敢忘本根愛身如愛樹繭絲羅我懷蠹魚撐我肚欲以彼易此耿耿不得吐姜維喜用兵投降遭國故賈生能上書出爲長沙傅造物好違材鬼神工媢妒不許逞全力多端以相誤兩賢豈相阸蓬山君獨踞勉旃扶大雅用以答知遇竹木或亂塗梟盧莫高呼經學恐難爲瑣屑苦爬疏昌黎博雅人蟲魚譏傳註史家陳與袞諸子多奇悟研閱宜千帙排比應百部會見邁古流翺翔逐李杜乃若歲九遷尤宜亟時務經綸竹帛光富貴草頭露君固金玉器狂瀾自砥柱賤子何復道別景請重敘五月事行役熱雲烝油幕朝飲醒心泉夕餐惡草具蒼蠅嚙肌膚蟣蝨起裙袴夏苗苦短稀秋霖愁沮洳朝來逢縣令清瘦如涸鮒縣令爲我言江南最難作　皇帝愛民心民奉爲孤注借此羣號呼饑黎爭欲赴婦女攀輪轅呵官相抵捂帑金雖百萬頃刻寧得富食者未覆盆餓者已前仆吏聞二麥傷秋來彌足懼我聞縣令言惴惴殊自怖書生當民社籌策竟何措跪拜習鞠䠱冷熱嘗鹹醋回首謝故人我與君殊趣願持吟咏懷絃歌安士庶願持編摩手搜剔除奸蠹幸寬大吏嗔冀免鄉人惡瑟瑟秋風起木葉下無數雅度想崑田清標懷叔度餘子才犖犖朝夕首當聚詩牌肯暫停酒杯豈空貯知否南飛禽目極雲深處

初抵溧水縣署

津吏傳呼歘碧輪籌書裁見一番新初官直似爲新婦滿眼何嘗有故人

贈易主簿祖栻

我聞易君名七年邈然難接如神仙都人爭傳紅藥句　天子親題墨竹篇藩王好賢今河獻朱輪延入梁園殿上座方知騷客尊揮毫不管旁人羨遊宴追陪奉羽觴牙籤繡勒何輝煌金壘詞賦驚枚乘明月風流愛謝莊江南往歲需人亟先生慷慨思攀楫　君王顧盼日未停宰相褰衣留不得君從八月下江陵余亦乘風到石城相逢喜愜三生願相對同生萬古情　朝廷聖澤真高厚

金鐵木穫偶然有河決全憑禹力回鴻飛賴有堯天覆已持手板落風塵文采風流那復論開倉汲黯雖無力立水王尊敢惜身長沙女兒顏如花十年不得來君家洞庭春老湘雲薄一夜烏啼鬢欲華（君久聘未娶）莫把衙官惱屈宋茫茫宦海吾從衆庚乘嘗因末坐尊杜欽翻以卑官重我贈君歌君和之當頭明月照金卮請看牛斗雙龍氣定有風雷拔地時

偶步

偶步西廊下幽蘭一朵開是誰先報信便有蜜蜂來

偶成

月行疑踏水花坐當熏衣笑問梁間燕明年歸不歸

行大雪中口號

珠明衣上水明沙遠遠炊烟剩幾家一箇馬蹄紅叱撥千村人舞白題斜平林直上無飛鳥天際空行盡落花料是東皇小游戲亂將梅片打行車

厚薄行難穩鏦錚踏有聲禪高矜足白官冷覺膚清入港水流澀壓簷人語輕蒼茫天地外玉海是前程

關防承恩寺

面壁禪師此日同更何關節到包公不聞人語諸天上剩有香烟一縷中（時留香一灶作火種）敲鎖始知來水菜閉門惟有感秋風廚師皂隸無分別低殺圍棋日幾通

出沭陽口號

征衫斜挂早春天綰綬潼陽愧兩年路錢酒傾七十里贈行詩載一千篇無情胥吏多垂淚滿地兒童盡折鞭平日使君嫌枳棘者迴回首亦潸然

侯夷門貳尹五十初度即席索詩

東羊擔酒祝壽星壽星此日兼文星文星閶闔叫不靈長吟直入江南城江南縣丞報姓名天使咨嗟大吏驚咨嗟不用復何益手板拘人足嘆息信陵公子已灰塵侯嬴子孫非俊物發來狂疾公何苦枝枝大筆張牛弩軍糧萬斛老妻馱石臼千斤頭上舞（公得狂易之疾戴妻以石臼戴首而舞）運匣中雌劍聲嗚嗚赤脚神仙與太孤一夕天風吹落葉十年兄弟聚江湖江湖秋色横空起秦淮莽莽東流水烏兎齊驪大海中鳳凰雙立天門裏飲君酒贈君車感君走筆如龍蛇雙鏡夾鼻眼昏花倒持書卷帽帶斜銅鉢數聲詩萬字珠璣落紙風沙沙回首長安諸舊侶二十四人散如雨叔子老如銅雀妓驢材已作令僕去世上滄桑且莫論眼中車馬如雲屯皐里先生鬢似銀草衣山人白袷巾簾中美人笑且顰座上歌曲宛復申田郎纏頭美絶倫白雲四映菊花春我若不飲飲不勝丞不負余余負丞

俗吏篇

俗吏未必從我始吏俗當亦從我止老母迎養病在衙有子不見常千里爲言不見亘如何朝朝五鼓車馬馱參謁大吏苦迎送應答賓客時奔波金陵内城六十里約略一轉時光過歸來但見燈兩廊夕陽同下如牛羊嫏嬛崽子攔滿道牽裾各各陳衷腸但恨長官歸來晚不知長官未餐飯忍饑息氣排衙坐欲決不決頭屢顧既恐羈遲轉累民又恐倉皇事多誤亂絲抽割將下堂猶有秀才呈文章使君既自翰林出不加禮貌非循亘星落更沉風轉緊簿書束束如春笋滴墨研硃細討論吏胥乘閑猶舞文回首紛紛幕府進公事侜張多報信岸獄稍寬逸數囚倉穀逢霉爛一寸抽簿共言糧不足願把蒲鞭聊示辱已從漏盡解衣裳重整精神任敲撲倦極酣眠門又響失火民呼公速往抽豐賓客太無聊重疊書來請絶交仰天大笑卿知否折腰只爲米五斗何不高歌歸去來也學先生種五柳

揚州曲

揚州渡頭貴官集揚州船上笙歌急歌舞攔江醉不開杜牧乘舟江口來江頭欲問楊柳枝倡條冶葉盡參差朝朝迷迭風前賦歲歲琵琶水上詩琵琶彈罷聲幽咽紆景流雲風瑟瑟不持手板傍轅門先走江關探月色江關吹動一枝春耳目驚飄不定魂拖囊帶病倚胡床烏巾束額眉翠長幽蘭心冷偏宜雪宮柳情深不耐霜芳年小字從頭問嚦嚦嬌鶯傾耳聽未把纏頭取次傾先將金合今宵定須臾朔風船面大暮雲點點羣鴉過待到仙香天上來果然明月舟中墮百花帳冷篆烟孤一笑春生冷漸蘇袖長誤拂燈花落爪短私將翠被鋪

自言九歲便從師解誦圍雲散雪詞朝歌紅豆聲長怯暮舞黄麞力不支惜惜自饑三生孽綷孅分明此意知枕邊言罷情無聲冷落殘紅淚暗傾可憐蕉葉心長捲不信黄河水更清雄雞喔喔東方曙宛轉啼襟辭欲去丁寧後會是何年江水茫茫不知處我生瀟灑吟風月此日逢鄉愁轉結年少韶光各幾時天涯相見還相別遠近飄零蘆荻花東西亂發江城笛孤枕長抛暈未消香囊解下痕猶濕寂寞空船獨自歸漫天飛雪荒江白

出郭

出郭剛三日看山過幾灘天陰催晚易雨細望晴難樹影千帆亂溪光一蝶寒靜中參物化琴對落花彈

上方伯陳公德榮

海上青桐琴金絲久斷絕不關彈者稀所悲知音歇古文三百載流宕無氣脈紛紛述作殊冥冥源流失少小學爲文寸心若有得不示并州兒轉恐貲談噱安州陳夫子來作江南伯曾辭黄鶴樓仙人贈雲笈氣厚如春雲萬物資潤澤星辰落眼中迴照搜冥渤憐我吏治真愛我文章傑曰汝學唐人宋後所不及或向大吏薦或問老母疾春風飛九天到處生顔色每一宴風人稚子許前席瞻園秋復春百花爛如雪脫略長官禮散坐隨巖穴酒酣天地寬情親魚鳥習嘆息浮世例官階何懸隔屏藩至縣令相去一千尺其體稍尊嚴手板多跼蹐胡公獨不然和光忘謙德喬木覆芳草草本同枝葉大江抱清池池水江中出夫子學問大是以契合切借公舊甘苦作我新羽翼多感國士知大雅願努力城頭春樹青城外春潮白蒼茫憶大賢風雲同激越

觀察台公柱

探懷得明月清光照一躬瞻依逢仁人終年皆春風我公烏臺彦江南來花驄管領千神駿不皮相英雄察事如察眉肌理劈春葱治民如治家江海包雍容長髯秀若神華岳神氣通碧天孤鳳凰偶來青梧桐落落官爵異悠悠風雅同官銜日無事袖詩相追從上論漢魏始下極元明終詩教原温柔公情更坦融示我一二篇瑱然清廟鐘願公立、朝廷賡歌如夔龍皇唐發元氣雅頌陳蒼穹政和人心古永永垂無窮

太守葉公長溍

績厚衣不裂酒厚味不酸所以古聖人忠厚愛儒冠況我金陵民淳良無黠頑嚴霜八九月草木苦秋寒忽然春風來萬象回無端閭閻多額手父老亦加餐爲聞賢太守諸事靜且安嘗觀兩漢治丞尉濟濟賢何以致此盛上不侵其權太守識此意大才藏槃槃真氣溢眉宇舉動能自然起視諸吏治脫手如彈丸笙歌遍正月花鳥盈江關嘻嘻婦子樂青青野麥攢誰云太平治不在張弛寬大網魚亦得小網魚亦難漢代嚴延年渭水空摧殘

舟中書懷

烟江遠望欲迷津鎮日推篷看好春笑問往來能有幾順風時節泊船人

余與同年曾南村黄笠潭以翰林改官江南六年矣丁卯秋二人以分校來白下榜後留宿署中夜間有作

弟兄難得此黄昏相對江南酒數尊荒署偶然聯一榻蓬萊原是舊諸昆家僮愛客頻添燭秋雨多情暗打門感昔懷今成底事只談兒女也消魂

暫時西笑話長安明日征驂路渺漫胡馬戀羣風送別秋江吹笛雨空寒帆飛碧海相逢少脚落紅塵再轉難莫道夜闌情未盡數聲官鼓已摧殘

滿庭霜影月華濃葉落天涯萬萬重宦況本如秋冷淡歸心休勸我從容韶光逝水千年夢聚散關心一夜鐘珍重白頭咸努力好隨江上采芙蓉

送春

淹留三月動征程從此炎涼逐漸生笑我送迎真宛轉恨君來去不分明山中啼鳥聲聲別陌上殘花緩緩行莫道東皇真薄倖夕陽無限故人情

丹陽道上留別雙郎

姑蘇春水一帆斜惆悵丹陽兩岸沙爭奈行船換鞍馬淡烟疎雨別梅花

蝶枕鴛衾夢不成燈花如雪夜分明兩行淚落吳江水愛有芙蓉處處生

十三名字冠揚州腰帶猶存瑪瑙鉤記否空江篷背冷新年聽雨木蘭舟

當筵怕唱六幺終頃刻回頭夢已空寄語鶯工緩搖槳千金難買石尤風

贏得芳名喚滿窗枝頭乳燕話雙雙情知送我終須別留下香囊伴過江

珍重梨園檀板餘幾時重訪范莊居三秋憶著休貪嬾纔歇笙歌便寄書

送安撫軍北上華陽道中作

華陽古道暫停車草木荒荒夕照初一氣盡時看落葉萬山冷處讀殘書夢隨棋局飛難定路入羊腸轉更紆愁殺班姬舊團扇伴郎纔熱又離居

偶折

偶折花枝懶惰生吏人擊柝又心驚縣庭公案秋階葉一樣闌殘掃不清

送同年陶京山之官滇南

同年十載前升沉兩不知同年十載後悲歡自得之我今辭官日送君作郡時君將往滇南萬里從此辭倉皇料行李來索故人詩故人一舉筆百感如抽絲皇帝戊午年孝廉集京師翩翩兩年少顧盼無鬚髭我時登翰林君歌歸來詞亡何我作吏君鄉我所治君鄉古金陵山水天下奇養病乞隨園解組仍棲遲君忽捧檄至煌煌腰金龜新官揖舊官治化願商咨鬑鬑兩令尹長鬣相支持郎此面目間逝者已如斯何況大江波滔滔曷可追今夕復何夕春風吹花枝不恨酒盃少但恨生別離不願遽遷官但願長相思明日隔山川皓首為前期

天風閣

山巔起高閣其高與天通明窗廿四扇扇扇來天風呼吸飲沆瀣坐招浮邱翁白日出大海徘徊扶桑東未向世界白先來此閣紅青青九點烟羅列歸雙瞳笑指大江帆順逆誰家篷雪來天地淨月來天地空閣下有浮圖偶然一聲鐘

南樓

一樓青山橫滿窗明月冷美人獨上時自踏娉婷影隱隱闐闐聲茫茫雲樹景試向烟中呼飛鴻來亦肯

水西亭

活此園內景全在一池水水聲流向西亭以成其美荷花十二時濛濛香不止蕩開蒹葭霜明月乃在底我學李王孫喝月水中起

山上草堂

山上有草堂對望北極閣風雨當三面闌干繞四角不見世上人但見世上屋不見天下春但見天下綠

判花軒

從前判花軒本是在官衙我今移此處四時料理花畫圖六十幅書卷千餘車古鼎燒香烟沉吟白日斜黃鳥如嘉賓早晚來啞啞鳥亦疑此軒道是仙人家

枚年十七杭州朱端士先生命製七十壽序為忘年交再十五年枚歸自江寧拜先生於橫河之西年八十九矣神采如故感贈一篇

先生兩眼如明月十五年前懸清光照我一帆掛江海雲離兩散三千場我今來訪河水清水流不盡故人情先生大笑披衣迎滿堂風雨飛春聲自言昨夜夢我至我今果到夢中地前堂燈舞後堂歌分明不是前生事先生老筆猶橫陳先生意氣如青雲瀟灑何以送日月朝朝磨墨揮千軍萬松嶺上梅花杖龍魚不跨乘風上崇文書院湖水邊阿婆塗抹驚少年八十九年春正早手書亥字知多少棋罷何知歲月更身強只覺兒孫老且莫言黃須青曾變幻餘眼前樹木非當初但記我來介眉壽先生見我不見鬚忽然歸娶宮錦香忽然掛冠鬢髮蒼君如轆轤轉我腸我如傀儡舞君旁回頭不覺春風忙但看江波日夜流茫茫入魯尙拜靈光殿還鄉得見中郎面此時相見能幾杯此後相逢知幾遍況我風塵累未終買船又作南飛鴈錢塘六月溽暑濃雲雷日日東南峯感激知己心忡忡願傾東海添金鍾先生來醉荷花中年年顏色如花紅

梅雨

日脚未出雨脚入前庭天青後庭黑皇天雜施陰陽功道是江南黃梅節忽然珍珠傾萬盤忽然瓦簷留一滴來如咳嗽無定期去如藕絲未斷絕迷宮步障張滿空美人一日千回泣雨師心碎耐雜煩陽烏壽短較頃刻巾箱氣鬱白毛生寢堂几滑蝦蟆立造化毋乃弄奇怪雌蜺雄雷示不測豈知天心愛我民滂沱有意洗吳越吳田越田多水稻稻如小兒喜乳汁蜜雲不交天乳乾轆轤聲聲轉愁急兒童迎龍打瓦鼓老叟驅魃鞭陰石不願家藏金一流但願塘留水

三尺當今西川罷用兵駱駝脚住牛背歇此雨直從天河來甲兵洗盡無餘孽
我時南行揚子江破篷亂打燈光怯滿船渠獺舊衣裳爛盡不值青蚨百但願
陰雨接秋霖為天刪除六七月更願酒盃似此雨早晚不拘隨所適

雨夜宿白土

涼雨接路生天地如新浴征夫走旅店波濤逐兩足怒潮語敗溝荒燈閃茅屋
饑蚊鳴若麻展卷不能讀炙雞得半醉起自理枕褥秋冷從天來先到空床宿
美人各一方此味非吾獨白土抵秣陵百里猶屈曲路近心轉紆五更呼僮僕
添驢兩三頭加鞭一百束盡日走江城夕陽看修竹

蔣誦先復園宴集圖

復園之奇無不有千山萬山夾花柳復園之客無不狂科頭赤脚多徜徉就中
宗伯吾同年頭顱霜雪漘若仙一朝勝事成雅會畫圖十載猶流傳我今來宿
主人家諸公散盡空梅花夕陽在天風在樹美人不來春不去（時寓園中訪妾）棋子重
敲亂石前釣竿再拂雲深處主人把圖捉我手此中面目君知否家僮父子兼
師友約略衣冠二十九請君磨墨不開口一一題罷纔飲酒我昔無畫今有詩
人生聚散能幾時一床明月一雙鶴花開花落長相思

寄江西撫軍唐莪村先生

積年懷斗嶽殘歲拜江城雪色千窗滿葵衷一夕傾相知兼兩代垂感極三生
往日徵詞客微軀困玉京詩投賀祕監譽借李長庚月照梅花發風吹桂樹榮
太常秋祭罷藩伯粵西行大阮從油幕諸袁藉品評噓枯合喬梓清俸寄蓬瀛
乍轉東山駕旋飄浙水旌銅符剛奔走竹馬未逢迎霹靂陽春渥茫茫宦海驚
風波身幾度蕉鹿夢重更淚拍山仍峻雲開月愈明艱危占定力患難見交情
帝念西江地人推元老名匡廬聽號令草木鑒精誠　眷注全終始馨香重
晚成自憐求病假暫爾息塵攖白髮雙親重青雲萬事輕新鴻馳楮墨舊雨託
公卿（書薦柴耕南）不盡低回意牙琴海上聲

隨園樹上鷺鷥巢如車輪家僮春以戈三雛纍纍委地鷺鷥歸繞樹哀號
晝夜不止余悲之為作鷺鷥號子之曲

山上有鷺鷥繞樹尋其雛尋雛不可得鷺鷥鳴嗚嗚昨日哺吾雛雛口張向娘
今日銜得蟲娘口不忍嚐直飛向高樹雛巢竟兩亡一株復一株樹樹覷迴翔
雙翎翻轉仄兩眼看周詳母子生別離天上風茫茫謂是雛已飛翅嫩無因依
謂是娘來遲來去無幾時謂是誤所之分明此樹枝偶聞別巢啼狀貌非我兒
豈不念兒死冀其猶在茲豈不畏弓繳老身何所辭只恐娘口低呼兒兒不知
兒去無還日娘呼無盡期我向鷺鷥語汝情毋太苦恐雛雖長成未必遽反哺
請汝迴烟霄免我增淒楚鷺鷥如不聞長鳴已三日初鳴聲於邑再鳴聲斷絕
起視樹根頭草木盡流血

許滄亭觀察馬扶風太史兩老人過訪隨園喜作兩叟歌

紅日一丈柴門開龐眉皓首兩叟來不知為仙與為佛但覺天風颯颯吹麻鞋
一叟疑是馬自然紅霞嚼過三千年玉尺量我錢塘江江上小兒纔扶床江水
滔滔流一片此兒已宰江寧縣江月茫茫秋復春此兒已作山中人山中錦瑟
如人長老叟曳杖猶來往不管南海變滄桑但把青山畫紙上一叟自號許飛
瓊入水不溺火不驚洞庭之波知我心瀟湘之花聞我名半空撒手便飛去千
金買屋居金陵贈我詩句氣如虹驅遣蘇詩如化工蘇公已老叟不老七十容
顏猶美好釣鼇長竿爛不收梅花菊花兩詩稿兩叟兩叟既來過請叟不言聽
我歌當年兩叟同豪華當年兩叟同風沙叟不見鳳凰高翔羣帝傍天公美酒
傾千觴此時意氣如海水高闊未許人思量忽然黃河捲浪向身瀉泥沙土礫
污衣裳排雷斡電雲霧息回頭人世已夕陽又不見老樹槎枒好交結根入九
霄通南極長劍欲斫斫復休殘枝尚帶人間秋吁嗟乎黃土厚碧天高悠悠四
海誰英豪縱有二三豪健者又使龍蛇驚虺生波濤不愁豺虎咬不愁霹靂燒
但愁將軍七十餘戰後微覺鬢邊霜雪來蕭蕭試觀兩叟萬千場如一夢何若
青山綠水我今日之逍遙水有荷兮如蓋山有榴兮如火長跪向叟問再來果
不果明日兩叟來看山後日兩叟來看我

古意

妾本良家女少小多容芳十三學錦瑟十四彈清商良媒千選擇得升君子堂

柔心承恩澤翻使愁中腸不愁君不愛但愁愛無常平生針線迹都在繡鴛鴦他人所織布妾不量短長胡爲衆蛾眉悠悠相謗傷初言君不信再言君且防三言君見問四言君撤床妾欲自申明有淚聲不揚妾欲誓青天六月無飛霜後言雖有入前言不能忘不如辭椒殿嘆息守空房亦自傷薄命豈敢忘君王

問月

問他牕外團團月曾在瀟湘見我不十九年中人似夢三千里外水空流過來塵海茫茫事難向嫦娥細細愁只憶當初相對處潘郎可有雪盈頭

小園

小園花嫩草萋萋公子新歸繫馬蹄愛聽相思怕聽別只栽紅豆不栽梨

似村公子清江信來訂相見之期幷寄三兄璞齋見和落花詩

柳花白處別郎君柳葉青時信又聞知否愛閑多病客半年不作出山雲

雙飛尺素遞黃柑先訂西牕酒共酣柔擄一枝波正綠又搖公子入江南

沐鶴溪邊花亂開大郎迴後小郎迴通家便是溪頭鶴親看仙人取箭來

三郎遠寄落花詩清角琳琅幼婦辭梅自過時桃尚早竟將羌管一齊吹

顧稼梅春溪放艇圖

芳草斜陽軟浪天浮家泛宅有神仙自搖小艇歌桃葉看弄柔荑理釣絃山翠遠含衫影綠釵痕涼拂水花鮮笑儂題罷先生畫正爲尋春要上船

陸郎輓辭

郎小字千里薛一瓢外孫也膚神兩清玉雪可念壬申五月一瓢爲香山之會命郎出拜今六年矣余再來吳門郎已化去沈歸愚侍郎序郎之敏悟爲小引以徵詩

水南軒上酒盈巵曾見摩挲玉一枝今日童烏同鶴瘞（一瓢有瘞鶴銘）再來秋士對春悲梁飛玉燕魂歸日露冷桐花鳳去時嘆息龍門好文字楊家無憚欲傳誰

病起

病起深知萬事虛玉樓已去又回車玉皇問我何留戀尚有人間未讀書

彭芝庭少宰招飲即席命題南陔圖

三徑蘭風愛日長諸公齊詠白華章阿誰得有香山福親醉裴公綠野堂

菜甲自栽平慮草魚波可愛水梭花寢門終比楓宸近睡起紗窗日未斜

贈徹凡上人

山人門掩桃花雨有僧敲門作吳語昔年儒服今年僧說到滄桑恨不勝當年儂住館娃宮鄰有江君號兩峯定交杵臼晨昏共相對芝蘭臭味同江君好古雅成癖余亦貪奇愛搜輯朝將威斗辨甄邯夜爲單于題服匿其時丹桂發天香令子登科舉壽觴燈燒羊侃金花燭銀鑿魚宏八寶床奢豪意氣孟嘗君車馬喧填客似雲中有吳閶戴處士當門彈鋏獨超羣處處拏舟歌得寶時時絃索弄參軍明年五月江帆動戴君置酒江君送華堂三疊紫雲回分明不是前生夢六載風沙萬事非江淹才盡淚沾衣牢盆握罷錢何在窮瀆流乾水不歸大廈已傾無雀賀夕陽將墜有烏啼戴君飄泊情無賴一朝償盡三生債自削頭顱雪萬莖主人尚有如來在南宗北證兩相參滌盡塵心號徹凡松花滿洞白雲冷欲訪斯人路莫探可憐天道更難論江氏蕭條盡一門祖爲憐孫相繼歿兒因哭父又無存斗酒澆殘喬氏墓巫陽招斷屈原魂翟公門冷誰相過孤兒曲唱家山破惟有方袍圓頂人相看不忍王孫餓意欲推袁好託孤公然訪戴涉江湖不辭烟水三千路暫放菩提百八珠相對青山喜復驚感僧風義淚縱橫豈有空門能念舊斷無菩薩不多情未隔輪迴忘夙業仍將老衲喚先生先生一榻垂楊下長日消閑惟有畫隨手拈來總是花有時摩頂松將化萬樹紅燈半夜籠江郎攜手共逍遙送郎似送毘曇佛不到西天願不消香火因緣夢竟醒功成行滿付丹青他時要說人間法但誦儂詩當誦經

春分日似村招飲西園時余將往揚州而似村將歸北闕留詩贈別即和其韻

河梁同日感離羣淚灑羊欣白練裙二月客從花底別一年春在雨中分（是日燈窗聞雨余驚欲呼輿而雨息）風窗燈影三更酒玉笛關山萬里雲狎恰相思何處寄買絲終日繡郎君

送潘筠軒學士還會稽

秋花明秋陽故人還故鄉送君兼送秋使我心內傷同作寓公人先倡歸田賦
衰草萋寒天夕陽引前路前路向何處步步入山陰行向吾廬過西湖秋水深
蘇武返漢關李陵前置酒歌罷泣數行向南頻回首
我爲張童子君爲昌黎賢同出陸公門起家桂林巔鴻爪有陳迹曜靈無停鞭
分鑣紫薇省並軌滄江天絳帷不可見華髮忽盈顛寸心如月皎萬事隨風旋
人老惜新別花殘戀暮烟交情或可忘難忘二十年
問官稱學士紫綬腰銀魚問年書亥字鳩杖行鄉閭問息有舒祺垂老獲明珠
君子有三樂欣欣賦歸歟摩挲銅狄仙糞除瓜牛廬花下鄉先生田間上大夫
飲酒徵需雅行樂歌山樞習靜得真逸忘機近元虛念我三秋心加愛千金軀
乘風復來翔柴門候巾車

重九後一日岳水軒劉南廬李晴洲陳古漁來登天風閣分韻

家有登高處門來采菊人重陽雖昨日落帽在今辰山頂江浮閣芙蓉秋作春
莫教虛此會才語鬬清新

喜西圃來白下

喜逢君至桂初香又借荒村草一床夜夜獨歌山絕頂雙雙同赴酒千場遲開
只覺碧蓮嬾早起始知清晝長聽說出門西笑去前途珍重鬢毛蒼

林輪溪硯銘冊子

不割青雲割紫雲屢將貪墨試羅文滿房流出端溪水此是人間萬石君
硯田原有舊家風阡陌親開樣不同自製銘詞三百首年年耕殺管城公

雙美讀書圖

十二欄杆秋水邊珮環聲隔落花烟神仙只有天台好玉女一雙春萬年
大姑采蓮停織機小姑采苧製郎衣風前挽手齊一笑三十六隻鴛鴦飛
朝雲暮雨半荒唐擬把餘生託此鄉同是一場春夢裏誰人得似楚襄王

題元稹決絕詞

疑他神女愛行雲故把鴛鴦抵死分秋雨臨邛頭雪白相如終不棄文君

揚州偕馬秋玉陸僔川看梅平山歸飲天寧寺分賦

仲月春始半艤舟古維揚爰從陸家秀追陪馬氏良出郭至環溪沿流登山堂
梅花萬枝雪玉立環平岡照影地全白搖空天聞香余性愛古玉環珮紛鏗鏘
如偕綠萼華同驂鸞鶴翔山影澹寒流江波沉夕陽歸寺月初上風露浩已涼
當門好修竹戛耳彈清商重剪華堂燭各各入醉鄉

與何西舫孝廉遊山後海子網魚而歸

山草長數尺踏草草欲鳴轉側過山背一樹孤花明長澗如匹練覆以楊柳青
澗邊老田父斗笠來相迎面有主人意款接何真誠餽以樹上桃纍纍盤中傾
桃雖未成熟奈此野人情一聲魚潑刺不覺貪心生戲舉緯蕭起銀鱗耀眼橫
得失占天機豈爲杯中羹既得亦自喜歸來索鼎烹遙聽打魚處尙聞犬吠聲

花朝前一日周蘭坡學士王孟亭太守涂沈秦陶四秀才看梅隨園分得

鶯字限七古體禁用瓊瑤玉雪等字及梅花典故

主人錢爲梅花輕終朝招客吹金笙來客車爲梅花爭長裾雜珮紛相攖青天
春爲梅花晴白雲藹藹烘花明翩然一揖揩雙睛太守學士四門生十二隻屐
繞樹行一枝澹拂千枝迎雲英浥露浮青莖列仙不語烟中橫深深鼻觀如有
呈諸天宮闕無流鶯有笛不敢作春聲有筆不敢矜才情相約白戰無寸兵如
滅聞見遊太清雲璈水瑟冰絲鳴髣髴梅花詩乃成諸客悄然酒自傾相看朧
朧生水晶出門斜月拖江城羣花亦隱夜二更

懷通家龔雲若進士

星郎踏雪訪牆東自入新春信未通病起擬歌將進酒花開誰伴半衰翁滿城
門掩清明雨一笛聲寒翠竹風惆悵南都舊桃李年來臘有幾枝紅

周石帆學士秋林覓句圖

先生本秋士家住延秋里日日望秋來桐音吹滿耳兒孫倦讀書大呼秋至矣
先生入秋林一坐不能起以茲筆墨緣悟彼山水理萬木刊浮華百川清見底
松根削灩灩石骨露齒齒素飆無近情澹月有微旨先生晚年詩所得多類此
豈獨木犀香吾無隱乎爾

得桂歎

每買桂一枝直當三千錢偶逢刈薪翁負桂花參天請以錢易之盈百翁大喜移植隨園中香冠羣花矣人皆笑花下我獨泣花中傷心天下桂何必盡遺逢

清明苦雨寄涂秀才長卿

門掩清明節簾垂雨氣深杏花雖不語寒影恰關心烟重濕新綠竹涼啼暮禽春愁無著處題句寄繁欽

董彤菴觀察解組兩年又蒙　廷召將赴長安過隨園話別

甘棠枝上慶雲生知有賢人入郡城鄉里久歸龔勝駕朝廷猶記弱翁名商量詩句攀花立愛好雲山曳杖行坐久不知秋色晚金鞍涼映月華明

浮生蹤跡等摶沙記否橫塘小玉家知己忽逢三語掾挑燈消盡六班茶一江風定聞呼渡萬里人歸學種瓜送出柴門還耳語木蘭船帶幾枝花公多姬侍

藍士賢刺史乞病歸以畫像四幅屬題

碧落翔丹鳳天衢馳高轍道行得大適風阻且小留賢哉藍大夫霜隼橫孤秋刺符必赤緊敷政先安鳩吾　皇十六年江南迎鑾旒其時箕斂者戢戢持牙籌舐糠多及米枉道時鳴騶萬目睽睽中斯人獨搖頭請爲何易于腰笏自引舟請爲元紫芝于蕎陳清謳官辨有時已民頌無時休　天子聞所聞循良拔其尤錫汝一片金畀汝斗大州三年待報最一病生窮愁籃輿還白門父老迎道周願繪循吏像四時羅珍羞公笑捋其鬚丹青得肖不或坐而箕踞或騎而兜鍪或綠水之坻或白雪之邱春秋與冬夏幅幅何夷猶圖中存故我圖外無他求蕭蕭三月天行李如輕鷗毋使我公歸頗聞蒼生憂安得生黃金鑄像從公遊不如留此本傳觀當琪球袁子歌爲詩以送賢諸侯

宮保歸自皖江疊棲霞前韻見寄枚亦新自揚州還山再依前韻奉呈

皖江歸後詩盈篋又詠倉山繼攝山魚素幾行隨鴈至馬蹄前歲踏香還公前年至圖漁樵泛宅家原寄蒲柳中年鬢早斑非把師門當野徑雙鳧紅不到人間先生嫌枚朱履太早故及之

苦被風花累不勝十方願力總輸僧當樓舊署書千卷隔竹新添水一層同有棲霞分小大公題隨園爲小棲霞公然吏隱鬭精能未知手造靈臺者可許儂爲左右丞

每因山好忘家窮鎮日平章一畝宮江影自涼高閣上書聲時度小溪東久離蓬島津難問悔種桃花路轉通月滿南樓懷絳帳雲中遙見兩旗紅登天風閣見制府牙旗

野人新自邗江返揚子中泠水獨嘗同抱遊情歸更晚各依前韻詠何長爲園請額公先笑對壁籠紗我敢忘留取千秋傳雅事眉山衣鉢本歐陽

烈女祥符詩爲寶觀察作

青陵臺上鳴鴛鴦清風嶺上飛嚴霜女兒祥符纔笄歲柏舟一誓追共姜輕車都尉巴公子生來弱不勝羅綺花詠桃夭僅一年雪壓瓊枝終不起新婦入門無舅姑捧匜沃盥侍兒夫將身求代啼聲苦視藥溫涼燭影孤槀砧數盡留難住呱呱稚女相隨去不見雕梁燕哺雛空聞落月烏啼樹人言夫死妾難從妾道郎行且待儂黃泉不比關山遠只隔陰陽路一重不剪雲鬟服不變與郎暫別旋相見戚里遺將髻上釵侍兒分與妝臺線要使郎知死後心不教妾改生前面旁人勸罷淚如絲苦節分明皎月知一腔碧血分明處三尺紅羅宛轉時　聖朝綽楔表徽音紫誥鸞書獎更深誰將趙女磨笄石鐫作張華女史箴

雨

雨踈如曉露簾影畫沉沉能使小窗暗更添高樹深潤宜三月暮涼見百花心長願黃梅駐炎囂永不侵

送劉介菴入都

一年兩年顏色老一箇兩箇故人少客去梁園碧草新烏啼白下江村曉江村三月杏花紅江淹賦別愁春風三千里路去雲外十六載事來心中我昔見君未華顛君昔見我矣少年高歌酣顏能幾日盛年一過如雲烟秦淮水樹歌成隊金釵挂燭留髡醉各折花枝當酒籌同參金母飄霞珮謂金郎江外傳呼令尹來琴堂屢報雲仙會扶桑一夕天風改我竟抽帆先過海回首昆明劫後人淮南只有劉安在草草黃金信手消輕輕烏帽被風飄帳中未散彈箏伎吳市先吹乞食簫丁期甘爲桓元死狎客都成患難交聞金郎爲君破家可憐六十已平頭重整羸驂北地遊上界星多官易補將軍緣盡客難留大府不肯奏留征途落日長安遠

珍重蕭蕭吳髮短苦道相逢未必逢思君腸共車輪轉

送李再來入都

白下清明柳半含爲君折柳送行驂中年遇別先惆悵舊雨關心只二三好聽曉鐘趨玉陛但逢流水即江南郵亭若作隨園夢千樹銀燈酒正酣

中秋宮保招飲會枚渡江未赴次日歸踐前約即席賦呈

中秋曾約赴華筵江上人行細雨天深感西園一杯酒花間等到月重圓

詔書讀罷淚縱紛從古知臣莫若君誰是升堂高第子千秋身已託青雲（詔本朝科目惟尹繼善鄂爾泰兩人）

公子將歸詞客老大家珍重話清宵西腮離緒西園柳一樣風前萬萬條（時璞齋將赴京師）

夜深手札出深閨勸我新歸應早回笑殺公門嬾桃李五更結子要風催（枚與公子夜坐公從後堂札示云江上新歸須還家補慶毋使姬人懊惱）

接宮保和送行詩疊韻再呈

將鳴珂馬入楓宸猶寄新詩別釣綸忙有工夫酬筆墨交惟雲水最心親貪吟我每輸元老嬾送公當恕病人回首茅簷尚留戀廿年江上四番春（公詩有茅簷疾苦之句）

宮保再和

我將北上覲楓宸君在江干理釣綸臥病不嫌高士懶言歸便覺故山親追思往事成前夢再唱驪歌膽幾人去路何愁霜葉冷風光已近小陽春

揚州吳義山五十生子索詩

石麒麟降太嫌遲惹得而翁兩鬢絲燕姞三更徵吉夢商瞿五十有新詩生當瓊樹花開處抱看吾　皇駕到時（時值南巡）如此佳兒眞萬福桑弧應挂是高枝

秋興

采采繁英滿數邱自看風色捲簾鉤華燈晃月光先淡細雨含花影亦愁萬種秋聲歸落葉六朝全局在高樓憑欄掉首緣何事又見新霜上瓦溝

即事

漸漸金風動井床差差荷葉送新涼寒蟬心事無人識苦抱青枝叫欲狂

半山落日影亭亭雲外天雞斷續聽坐到月明風漸緊一痕烟斷萬山青

彈著風琴坐露臺屧聲拂拂草痕開柴門客到無人管徑向白雲深處來

九月初二日雨

淅淅聲何急蕭蕭意獨長山中三日雨世上幾重涼雲影過深竹秋容滿畫堂孤花無賴甚態似望殘陽

冬日作

吹律清商變高歌白雪交新霜初試瓦朽樹欲危巢日短明燈補窗寒苦竹敲冬心終未負吞易注三爻

滿背飛黃葉扶笻踏白雲九州同落木一鴈感離羣樹禿長江近松青百草分夫容好顏色遲暮怨湘君

目中鴻爪去意外雨聲來小雪如春暖黃花夾杏開山深無宿客月好有空臺隱几昏昏坐殘書理幾回

落日上高樓江山面面收紅牆蕭寺小黃瓦孝陵浮暝色千村靜長年一葉愁流黃中婦語好整鹿皮裘

爲陶西圃催妝

故人遠去最消魂萬里攜囊襆被身欲折長條無別物自家山裏一枝春

小園凍合短長橋漠漠寒雲雪未消一夜老梅來破臘東風人日是明朝

小紅歌罷衆山青楚雨吳雲一路情更愛河陽種花日夭桃先傍馬頭明

種梅

迎來水綠山青處種到參橫月落辰我聘梅花如聘婦入門纔是我家春

紅籬翠竹板橋東保護瓊瑤不受風四面香雲千片雪孤亭一箇放當中

看梅

曲曲長廊雪打頭啾啾翠羽漾春流香心飽滿春風軟熏得樓臺影亦愁

自春花片作春糧仙鶴肥如白鳳凰問是客來誰引見幽人領著玉千行

巡簷索笑兼招客護雨遮風又嬾眠閒處春愁忙處醉與他同瘦十多天

笑將雙鬢鬪横斜自曳藤條吸晚霞尙有一枝山背後絶無人看只開花

題方問亭宮保貯蘭圖

芳草一枝佩古人千載心君子抱晚香臭味與之深鬱鬱平泉莊蕭蕭梧竹林
鄴侯手素書王儉插斜簪對玆蘭蕙叢閒作盆池吟春水生寒綠華月明幽襟
寸心與誰語天風鳴玉琴
樹棘秋得刺樹桃秋得飽所以樹木人貯材擇其好公爲八州督報國恆苦少
惟有儲人材栽之如香草當門勿輕鋤孤根畜使老盆舊發花稠泥深得春早
竹以虛臣心梧以招鳳鳥回首笑謝氏堦庭作私寶若云夢徵蘭祝公轉嫌小
我昔過保陽縣令逢周君爲言老尙書譬汝頗殷勤校也如小草甘心蕭艾羣
何堪備藥籠芳訊聞氤氳惟願韓太尉愷澤流春雲遺曲賡元聖浴湯垂淸芬
九天珠露沃百代光風薰會使空谷士馨香時時聞

蔣秦樹中書以垂釣扈蹕兩圖屬題

捶鈎控大馬釣海制神鰲從來英雄人變化隨所遭君本古漁父蓑笠蹲烟臯
來迎周文王漁歌當簫韶三百六十釣頃刻化旌旄錫之器與爵命其騎而袍
扈從獵岐陽石鼓煩推敲天山雪中明柳外黃旗飄萬馬聲鳴鳴繞帳生波濤
作書與魴鯉我輩豈蓬蒿當其射猛虎何異登長蛟人生如明月隱現不終朝
雪泥存兩爪畫頰添三毫畢竟何者樂一笑霜天高

輓孫柳村

春燈握手漏沉沉惆悵蕭郞寄訃音兩耳久無天下事一帆歸有首邱心（先生居制）
（府幕以驛乞歸）芙蓉舊幕花仍發老樹秋風葉不禁重過師門東閣地館賓遺跡怕追
尋

新正四日宮保寄詩及小樓匱匾額署曰子才太史賦詩志謝

纔領東風四日餘尙書詩已到蓬廬喜看題額先春至愧把頭銜照舊書元旦
一晴諸事好梅花千本向陽舒請將拜賜陳情意當作新年試筆初

宮保和

蓬島身遊弱冠餘風塵十載入山廬頭銜縱換成仙吏香案曾經號秘書三
字額懸花正放一園春滿日將舒白雲深處扶笻好莫道蒼顏不似初（子才有餅）
（贊之作故云）

馬鞭

管絃聲裏搖鞭去斜指江南水一灣帶雨催程芳草渡隔花傳響夕陽山春隄
手倦天將暮錦障泥深路本艱寄語行人莫輕用恐教良馬淚潺湲

古琴

三尺青琴錦一端懸時當作古人看年多徽黯黃金影聽少絃生白雪寒海內
淸商無正調烟中離恨有孤鸞高山流水秋心老就對鍾期也不彈

許郞席上追和莊念農刺史景陽閣韻

霜林十月小陽春蕭寺題詩粉壁新傳說瑤池仙子會滿身香雪看花人
袁絲無福扣元關打槳横塘客未還讓與羣公秋世界半江紅樹一樓山
莊周久不聽青琴忽遇飛瓊又賞音可學聞香僧破戒十年一動看花心
紅兒寵盡雪兒誇聽過啼烏又曉鴉只此簾前方寸地幾枝蕭送六朝花
落葉飄離兩絶天哀絲豪竹寫中年靑蓮何在東陽老自顧浮生亦黯然（謂晴江補
蘿）

除夕宮保許賜食物而日昳不至戲呈一律

手把屠蘇酒一巵盼春不到覺春遲已看臘雪消將盡似對寒梅有所思原憲
家貧人事少彭宣年老後堂知良辰擬獻椒花頌未敢仍吟舊歲詩

元日宮保補賜食物五種

元日辛盤至當楣首拜嘉留將殘臘雪閙作早春花物比雙南貴恩同五福加
荷囊尤黯絶傳徧野人家

滌齋先生八十索詩

三朝雨露一生春晝錦堂開慶八旬蕊榜久無同輩客瓊林偏有再來人蟠桃
樹老生花早玉女風高進酒頻剛是日長添線節南天雲物倍精神
辭却中丞奉板輿稱觴偏愛小西湖滕前蓬島三珠樹座上香山九老圖水竹
風懷頽園客滄桑閑話共麻姑江城歲歲看花徧鳩杖隨身不要扶

小倉山房詩集補遺卷一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詩集補遺卷二

錢塘袁枚子才

宿莊念農河房作

竹枕支牀臥不成與頭歷落總無情砧聲夜靜家家少布被秋來漸漸輕近水易看簾月落朝東先見紙牕明披衣急起將詩寫遲恐茫茫百感生

到江上送同年馮潛齋侍講卽次原韻

江口同年話別時隔城敢問夜何其瓊林宴罷分飛早君館選後卽乞假尋親南海雲深見面遲春夢那堪談往事白頭難定是前期君歸若對羅浮月好折梅花寄所思

題解仲發秀才山莊卷子

不見詩人十五年相逢彼此各華顛披圖還是當時貌細認丹青一惘然

清涼山下夕陽斜竹徑茅蓬處士家我有隨園最隣近三春同看一山花

一句新詩動相公十年東閣坐春風而今重過招賢館洒賦琴歌夢未終秀才以多讀詩書命亦佳之句爲尹相國所賞授館十年

要從四庫問三生纔得西歸又北征我是南朝沈家令衰年難別苑安成君効力四庫館又將赴補

題沈秀才洗硯圖

伯時好洗玉倪迂好洗桐先生獨洗一片硯所好與古將無同先將取硯法部居別白言其略旋作洗硯圖命丹青手相描摹梧桐之陰五月涼先生科頭意若忙呼九硯來如賜浴奚奴次第投滄浪參之太史著其潔此意毋乃通文章我聞楮先生管城子一齊大笑爲君喜硯上之塵尚且無胸中之塵可知矣

陶京山六十索詩

花甲筵開深柳堂南都人祝魯靈光我來高唱蓬山曲三十三年話正長記訪江南第一仙長安二月杏花天秪今尚有金臺月曾照當初兩少年君戊午料江南第一

江左飛鳧過故交琴堂幾度聽雲璈只談風月無餘語想見襟期華嶽高滇南循吏首相推閩海歌聲徧草萊誰料淵明家法在種成五柳便歸來

菟裘何處築牆東天爲安排一畝宮絕好青溪起華屋經綸重展水雲中

月榭風廊高復低垂楊飄蕩水亭西玻璃窗隔三層望就使神仙坐也迷

仙鹿呦呦隔院諦古梅修竹自橫斜今年應囑看園叟添種蟠桃一樹花

仙家夫婦有劉綱同醉瑤臺紫玉觴月姊生辰春更早樊英先拜又何妨夫人長先生五月

繞膝瓊枝繞砌蘭一家風月慶團圞晉陽刺史眞純孝爲捧流霞暫挂冠

滄桑世事且休論同看宮袍舊酒痕長願香山兩耆舊年年白髮說開元

余以丁未年入泮今又丁未矣戲作重赴泮宮詩

記得垂髫泮水遊一時佳話徧杭州青衿乍著心雖喜紅粉爭看臉尚羞夢裏榮華如頃刻人間花甲已重周諸君可當同年看替采芹香插白頭

方次耘司馬遺朱郞餽食物戲書其扇當輭脚錢

家住橫塘烟雨鄉曾經歌曲唱伊涼憐卿身似小楊柳纔別幾時如許長

珍物分明海樣投主人風義重千秋笑儂頗有高瓊癖欲把奴星當禮收

題何蘭庭紅袖添香圖

不是騷人太不廉青編紅袖一身兼讀書要學燒香法耐得工夫細細添

匡床八尺夜橫陳久坐渾忘枕上春莫惹一雙紅袖怨隔生休嫁讀書人

太白樓

謫仙何處去太白一星知秋樹還披錦江聲學詠詩高樓離月近平水過船遲我欲先生借長虹作釣絲

立秋後二日張荷塘世講以詩問疾奉答兩章

五言佳句等長城一紙傳來讀便驚肯向山中詢白髮可知心上有蒼生通家人少交情重循吏名高爵位輕聽說訟堂無底事吟聲纔罷又琴聲

非公不至宰官家偏過君門必駐車入座頻傾白墮酒分甘遠惠綠沉瓜蒙惠西瓜

風多暑帶將殘意雨久荷開不斷花料得張堪應含笑今秋民有好禾麻

張和

山中別業半依城路僻林深鳥不驚欹枕窗前聞澗落杖藜脚底看雲生榻因好客終朝設身自辭官卅載輕數與接談多近道寸莛直許發鐘聲

當初叶卜此移家陌上圖書載幾車作傳自緣彭澤柳謀生人識五侯瓜招尋難得心相印篇什看來眼欲花經月匆匆疎問訊紛然案牘正如麻

疊韻贈明府

難得詩人共石城一回詩到一回驚堂前案牘從容理筆底風花傾刻生丹桂心幽招隱易碧梧秋老下階輕衍波箋到挑燈誦愈信秦吟是正聲（公涇陽人）

九世同居有幾家爭禁民看使君車（君九世同居奉旨旌獎）政如子產非操火面類臯陶豈削瓜此日絃歌方滿耳他年旌節定開花多君馳驛將詩改心細還如一縷麻（君嫌前詩起句未妥遣一騎持箋來換）

張和

寓公老傍石頭城早有文章海內驚白髮千莖如雪淨洪談四座尚風生暄妍檻外花光麗陰翳簷端竹影輕一語堪憑爲頌禱園亭世世讀書聲

論交原是舊通家門外來停問字車欲把藏書倒筐庋有煩留客具茶瓜勞生難說心無雜廢學空慚鬢已華終擬相從聞道要因依笑得比蓬麻

三答

詩才久慕謝宣城五接雲箋喜又驚作吏如何耽此事讀書原本在前生七條絃爲鍾期奏萬戶侯因張祜輕莫道風塵無我輩鍾山新有鳳凰聲

翠微亭下野人家幾度高賢駐小車豈爲後凋憐碩果轉因不食愛匏瓜兒童競捉初飛蝶古佛偏拈已散花倘得秋涼蘇老病定來扶杖話桑麻

四答

相離未隔一重城兩月乖分夢亦驚佳句得來勝珠玉好官從古屬書生才高自覺風雲闊情重翻疑華嶽輕連日清商吹到耳滿天涼雨作秋聲

敢把衰年鬬作家戲隨佛法演三車饑同東晳思胡餅（君家作餅最佳故思之）恩感齊桓賦木瓜兩引斷雲歸曲徑風催老樹發孤花陶潛樂事君知否添種柴桑一畝麻

五答

屢見珠璣落管城紅箋飛下白雲驚豈徒吏術堪千古便作詩人也一生燕寢風和鈴鼓靜秦淮水長畫船輕何當手弄桓伊笛閑坐青溪聽政聲

我是南朝仲蔚家年過三十早懸車偶因見獵全忘老敢說投瓊必報瓜綠字喜逢青鳥使白頭愁對紫薇花一塵幸託神君庇臥聽隣姬夜績麻（園中紫薇大開）

六答

隨園已築受降城露布傳來我又驚諸葛祁山兵六出遠公蓮社證三生才如天馬行空慣筆似蜻蜓點水輕聽說輿臺沾雅化滿街呵殿盡詩聲

故人風義恤貧家餽物前車接後車（蒙兩賜點心）月姊瓊酥團作餅安期仙棗大如瓜君真白雪高難和我勸優曇少作花牆上碧紗籠已滿張顛珍重字如麻

題寶堂主人雪灘鴻影圖

人生所到如飛鴻飄然而下過即空但須留影記西東方知某某爲遊蹤當今儒者有吾宗飢飢束脩行己恭治經已追馯子弓古文更學王荆公與余道義相磨礱三十餘載無異同忽持木鐸來吳中士林仰若泰華嵩雪灘之旁半畝宮先賢於茲張釣篷石橋橫駕青天虹枝枝楊柳搖春風先生含笑常支筇彈琴坐詠先王風命丹青手描其容寄索我句開心胸我思韓孟本雲龍勝地有此主人翁何不相逐行從從灘上同酣酒百鍾使我影亦常追從可奈髮禿形疲癃心雖欲往與已慵詩雖有盡意無窮掩卷倘覺雲重重

宣州道上遇孫敦夫太守作

己未正月余寓孫牧堂翰林家公子敦夫纔七歲別四十餘年孫守宣州而余遊黃海突逢道中奉贈二首

五馬旌旗狹路逢下車人忽問衰翁爲言四十四年別可認當時七歲童

居停那敢忘君家春雨盈盈燭影斜還借君家池上水照儂初次插宮花

題畫（有序）

庚辰二月二十八日唁東陽公子之喪代檢所藏書畫得余舊贈補蘿高克明神駿一幅未及十年哭及兩世不禁人琴之痛爲題數語仍付

童孫夢蘭收之

記贈東陽晝星霜未十年今朝重過眼兩世已黃泉題墨痕猶濕知音客盡捐郎君纔九歲交付倍淒然

將往揚州阻風宏濟寺贈默默上人

入門修竹倚風翔下界蘆花九點涼海內雲烟留勝迹中朝人物聚文章江流萬古山僧老潮打空城草木荒半偈未留篷又轉禪關回首正斜陽

何須撒手問懸崖仙佛原須絕代才石幕勢吞高殿起江帆影射畫堂開阻風莫悵前程緩失路方能福地來累我一官塵幾寸朝衫今日點蒼苔

上方九十老支公煉得容顏瘦鶴同謁我但參鳩杖左送人偏過虎溪東誦經音韻江聲裏入定神光水氣中三萬六千回日落問師親見幾回紅

拾級攀梯不憚遙公然耳目到雲霄舟中夜夜東西笛江上年年早晚潮滿壁詩人多聚散六朝老樹半蕭條空桑爭道無留戀何計揚州駐短橈

爲馬所驚補作有序

丙寅五月余宰江寧捕蝗七里洲馬爲野豕所驚怒逸不止余強勒之馬竄入廢寺門欄橫木馬可入而馬上人必折頸以死矣馬竟騰身而進余私念死可也如此慘人必疑有隱慝焉此念甫動馬忽然止若泥馬然似有人攩之者余從容跨下牽縛樹間良久輿從蹤跡來告以故有驚喜泣下者事隔四十載痛定思痛追作一首

驚馬忽然止宛如潮水平眼前無性命天上有神明隱隱是誰救蕭蕭向我鳴阿誰到此際能不憶平生

讀唐書

人老氣衰則鍾情轉甚唐明皇歸南內後追念玉環依依不捨作太子時起兵入宮上官婉兒執燭親迎以請睿宗監國表示劉幽求劉爲代請度以常情傾應寬宥而帝不從即斬旗下其英武與晚年光景絕不相侔何也

旗下三郎寶劍開婉兒親自點燈來奈逢龍子初飛日了却蛾眉首不回

閨怨

分明共枕又齊肩夢醒蘭衾冷半邊急起挑燈探消息兒夫私抱阿誰眠

甘露

甘露聞奇禍高天隕角星麒麟無嚮策鷹隼有雷霆夢爲防秋隔書因絕塞停空山留馬迹孤劍走龍庭慮喪孫邛首偏遭鄧艾刑他時懷李牧臨陣失甘寧賀酒仇家飲書詞海內聽功高魂自壯冤甚目難瞑一代丹書議千年野史亭私情與公論同付淚熒熒

尚有皐陶鬼能空貫索囚如何檀道濟枉唱白浮鳩壘極皐蘭下提歸贊普頭修期馳露布馬燧賀宸旒半夜天星動長城萬里休五更聲未畢三丈血先流誰訟陳湯罪空懷谷永憂歐刀秦下相草索漢涼州黃雪飛炎海紅霜濇早秋傷心丞相議真報郅支仇

小倉山房詩集補遺卷二

原书缺此页

古文凡例

一古文本無例也自杜征南有發凡起例之說後人因之例愈繁文愈敝德州盧氏刊金石三例蒼崖止仲諸君所考甚詳亦不過引韓比歐依樣標的而已並無獨見然既已有之不可廢也否則口實者多故作凡例

一古人編集都無一定韓先雜著柳先論歐分四集是也倉山文稿編者誤以碑板居先後見顏魯公集亦然遂仍而不改

一碑傳標題應書本朝官爵昔人論之詳矣至行文處不可泥論或依古稱太守觀察牧令刺史等名或依俗稱制府藩司臬使等名考古大家皆有此例其從古稱者如渾瑊以金吾衛大將軍扈駕而權文公碑稱公以大司馬翼從奚陟薨贈禮部尚書而劉禹錫碑稱追贈大宗伯宋子京馮侍講行狀稱大理寺爲廷尉平歐公許平墓志稱經略爲大帥皆從古稱也以故歸震川張元忠傳稱某知縣爲錢唐令洧南居士傳稱某知府爲某太守其從俗稱者如李玨牛僧孺碑稱宋申錫貶郡佐郡佐者唐時之司馬也韓文公鹽法條議稱院監巡院院監巡院者唐時之度支使鹽池監也歐公桑懌傳稱閣職閣職者宋時之六部架閣也伊川伯淳行狀稱漕司漕司者宋時之發運使轉運使也皆從俗稱也以故朱竹垞楊雍建傳稱總督爲制府施愚山袁業泗傳稱按察使布政使爲藩臬兩司凡此在行文中不一而足至于權文公唐相也唐人宰相官名應書平章事同中書門下而韓公神道碑竟以故相二字標題沈璧建安知縣也而震川墓志竟以建安尹三字標題宋知某縣事與知縣有京朝官之分非今之知縣也而竹垞蔣君墓志竟以知伏羌事標題是則古人率意處猶之史記標題忽稱魏公子忽稱平原君也未敢援以爲例

一碑傳標題必書本朝地名亦昔人所論也然行文中亦難泥論歐公李公濟碑稱南昌曰豫章若以宋論當稱隆興震川王震傳稱震爲京兆尹若以明論當稱應天府尹湯文正施愚山墓志曰典試中州若以　本朝論當稱河南

一官名地名行文處隨俗用省字法考古大家俱有此例其序官用省字法者如昌黎劉昌裔碑應書檢校尚書左僕射云云而標題單摘統軍二字韓紳卿墓志應書錄事參軍而序事只稱司錄君三字孔戣墓銘稱容桂二管一容州總管一桂州總管省卻兩州字兩總管字又稱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亦省卻州字總管都督字樣宋人文集中所稱三司三班一府二府者俱包括無數官名歐公劉先之墓志稱與州將爭公事及後將范公至云云亦猶今之稱前督稱後撫也以故施愚山李東園墓志稱督撫汪鈍翁郝公墓志稱司道稱參遊稱撫提稱副左歸震川章永州墓志稱院司皆不稱全官

一其序地名用省字法者如歐公伊仲宣銘稱歷知汝州之葉不稱葉縣鄭州之滎陽不稱滎陽縣東坡趙康靖公碑稱呂溱守徐蔡襄守泉趙小二寇盧壽王荆公王比部墓志稱願得蘇常閒一官曾南豐錢純老墓志稱爲尉于秀婺鄧云云皆省卻一州字以故歸震川李按察碑稱滇民乞留葉文莊公碑稱公在廣湯文正張尚書墓志稱楚撫先府君碑稱斌在虔閩之官名地名皆省卻數字

一本朝官行文書有不得不從俗者汪鈍翁乙邦才傳取太守結狀以報人嫌結狀二字不典案昌黎鹽法議有腳價腳錢之稱歐公曾致堯墓銘有支差添解之號陳琳檄吳將部曲文稱如詔律令任昉彈劉整文稱充衆準雇皆結狀類也正宜從俗以存一朝文案

一非史臣不應爲人立傳昔人曾有此論然柳子厚引箋奏隸尚書以自解歸震川則直言古作楚國先賢傳襄陽耆舊傳者皆非蘭臺館閣之臣公羊穀梁亦未聞與左邱明同爲某國之史臣也此論出而紀事之例始寬

一黃梨洲言行狀爲請謚而作者不書子女及謚法爲請墓志而作者書之今請謚之狀久不行矣唐宋諸大家行狀無不書婚娶及謚法者合從之

一滿洲姓氏與唐虞三代相同其冠首一字非其姓也元許有壬作鎮海碑題曰右丞相怯烈公姚燧作博羅驩碑題曰平章忙兀公集中亦倣此例閣峯尚書師健中丞本富察氏故均書富察公雪村中丞本姓白故書白公至若

鄂尹兩文端公其冠首一字父子相承有類于姓宜因其俗稱若溯所由來尹祖居關外章佳地方因以爲氏當稱章佳公然以標題猶可也若行文處稱尹爲章佳公將舉世不知爲何人矣要知周公孔子亦非本姓秦始皇本姓嬴生於趙遂姓趙以故方望溪佟法海墓志稱法公未爲過也

一編古人已定之集碑傳中貴賤男女可以以類相從若自編其未竟之文則先後撰成有不得不參錯互見者

一古人文無圈點方望溪先生以爲有之則筋節處易于省覽按唐人劉守愚文冢銘云有朱墨圍者疑即圈點之濫觴姑從之

一古人無自梓其文者梓集百卷始于和凝爲人所嗤然唐以前文多傳鈔非板而行之可見古人文之不梓亦由風氣未開非盡從謙也慮門人子弟有所竄改不得不自蹈詅癡符之誚第古書有卷無頁故每篇皆連屬成文今既付之攻木之工矣倘仍用古人編卷法則改一篇全篇皆動故各自爲篇亦用今法

一文章有餘意未盡者書之於後始於韓文公宋元人有自記之例蓋示人以行文繁簡之法也集中倣之凡未竟之意不入本文者別署紙尾

一集中議論文字有偶異先儒獨抒己見者拘士頗以爲驚恭讀 皇上 御批顏魯公祠堂記云今之學者一字一句與程朱不相似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及考其行乃與流俗無異又曰今上智之士謦欬偶異於聖人卽擯之不得爲吾徒而中才以下反可以口說得之則學問之道將淪胥以亡較不講學之時晦冥尤甚大哉 王言洵萬古讀書之準則也

序

文莫古於經而經之註疏家非古文也不聞鄭箋孔疏與崔蔡並稱文莫古於史而史之考据家非古文也不聞如淳師古與韓柳並稱其他藻語俚語理障語皆非古文則　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詳鹿門八家之說襲真西山讀書記中語雖非定論要爲不失文章正宗後世遵之者弱悖之者妄惟吾友子才太史掃羣弊而空之記敘用斂筆論辨用縱筆敘事或斂或縱相題爲之而大槩超超空行總不落一凡字此其志也千載而下當有定論同徵老友杭世駿序

後序

初先生以制舉文震海内後生小子爭摹倣句調以弋科名者如操券取也惟穀芳爲童子時頗不以先生文爲然逮乾隆癸酉館金陵謁先生於隨園之小倉山房每談及時義卽歉然以少年刊布流傳爲悔而深以予之不然其文者爲知己於是驚歎先生之虚懷好學不可及而世之媚人之文以求知於人者其必爲先生之所唾棄也久矣時先生正以詩古文詞樹壇坫江南欲收致四方才俊士與之共商史漢文章之正統而外間科舉之說盛行徒知有先生之時文而已不知有古文也其或借先生爲聲援者亦徒知有先生之詩而已不知有古文也而於舉世不知之時又惟穀芳知之最早而好之也爲尤篤卽穀芳之好古文而敢執筆以爲之也亦實因先生之教而後毅然不搖於俗見至於今蓋二十有一年矣然則先生之文集穀芳烏可以無言乎哉嘗論文章之道有三曰理學之文曰經濟之文曰辭章之文所謂理學者非皮傅儒先空談性命亦非綴緝訓故注疏之瑣瑣者相考證已也其所謂經濟又不得以浮誕無實坐而言不克起而行者當之至於辭章則亦必有物有序而誇富麗矜淹博者不與焉予觀古今以來其有兼三者而一之之人乎無有也乃今讀先生之集而知其爲信能兼之者矣疑者曰隨園之辭章不必言經濟倘可於其吏治信之若目以理學毋乃阿所好而失於誣乎予曰不然夫言必求肖於周程張朱而后爲理學噫此世之所以多僞君子也隨園於同時之講經而株守漢學（見與惠棟論學書）講道而虚崇宋儒（見與是鏡書）必爲文以闢之不遺餘力俾支離穿鑿迂闊無用之學自呈其僞以不使溷吾學之真故其見於文者無一字及於經而無非經之精華也無一字及於道而無非道之充實也誠諸中者形諸外噫夫豈可以襲而取與故予因其文而審其爲人性情脫灑和而不流非卽周茂叔之吟風弄月者乎早年高隱不慕榮進而又篤於友誼不以窮通生死易心卽尹和靖之奉母終身蔡季通之爲友遠謫何異焉凡此皆見於諸論著中讀者試一一按而求之當知隨園之學與年俱進而德亦與年俱劭者固非昔日所聞風流才子之隨園而真爲今日兼理學經濟辭章而一之之隨園也然則予之言豈有阿乎彼猶以爲阿者必前之徒知有先生制舉之文者也不知先生者也不知文者也幷不知予非媚人之文以求知於人者也然則予之言亦惟先生知之而已宣城宗後學穀芳

讀隨園文題辭

我讀隨園文太史之官徒紛紛四百年來作者存屈指中郎多虎賁依傍門戶襲笑顰豈不皮傳但失真先生棄官抱典墳胎息元氣藏精神靜觀萬物求其根嶽峙瀆流手扼捫天結地搆心吐吞我文之法如是云庶幾成吾一家言百年數事代數人特筆傳志臣見聞達者貴者功德尊卑者賤者志業勤孝義節烈困厄羣正氣鬱律生苦辛端嚴疎密氣象陳旁見側出鬚眉新石渠金匱遺佚頻公為存之待討論丞相卿尹大將軍削牘論事開螺紋明體達用言可循利弊得失毫毛分規抑上官直氣伸亦嚴亦婉理道醇君子受之迴怒瞋取而施行何其仁循吏指畫皆宜民用之廟堂風益淳文人之文斯可焚讀書論世平反申一洗俗眼千年塵自言序記別有遵緊嚴峭潔荊公倫辨才豪氣至此馴玩之信然無跡痕天授此筆回千鈞輔以學識成彬彬染羽屢入緇緅纁練絲沃盥塗宿因角幹三液膠必均鮑人治革緩急勻篇成讀之覺恂恂數易稿本誰策勳我望海洋雖退奔字字暖我陽和溫我翁志節埋九原言行完美憂終淪叩頭陳狀淚沄沄倘賜表著公之恩傷哉賤子亦史臣乞因其子憐其親

館後學蔣士銓題

題辭

文章代興協元會道比姚姒承黃農屬辭比事肇盲左嗣有遷固昌其宗起衰八代賴韓子元和復振西京風降及北宋祗數子落落黍華恆衡嵩厥後豈無著作手繪畫不稱乾坤容帝恐人間久寥闃五百年後生我公公年弱冠即名世赫若旭日昇於東鞭霆馭風織雲錦更鑿混沌開鴻濛上清小謫出為吏異績瑣屑傳吳儂鳳凰來儀偶一見安可久集虞廷中名園奉母謝祿養著書矻矻無春冬積累三十年富敵邱山隆先出駢體文一掃徐庾空詩集別專行授梓尚未終獨將古文編排分卷二十四寸心得失五十年琢金千鎔賦本古文詞冠首實類從體格用相如不與唐律同碑銘狀表及傳誌義貴紀實非褒崇如衡量物鏡取影國史徵信垂無窮昌黎此體推第一倘恐諛墓難為雄書則儷歐陽纏綿磬深衷上規大府下昴友閭閭侃侃告以忠匡時論古不忍默力挽元氣迴春融記序關掌故不涉小品誇雕蟲論必歸大醇眉山雄辯猶虛鋒其餘雜著盡超絕妙諦無上惟天通至哉原士篇治術首辟龐析弊到秋毫鑄鼎稱神工何當縣此文上列於學宮百年樹人得至計元愷復出襄時雍國初諸老事帖括健者聲律兼磨礱汪朱獨治古文學已覺鸑鷟鳴梧桐體裁茂密固閎贍未免襞積由裁縫邇來學者知嗜古高挹賈鄭思希蹤著文亦以訓詁濟陷陣欲假偏師攻茲文一出正鵠定真面乃幸廬山逢我朝藝苑譬合樂諸子一器公黃鐘卓然不朽冠一代公所自致天無功京江舊雨懷蔣詡首先寄示煩郵筒賤子款三徑驚怪騰白虹搜覽得公文目懾光熊熊粲然新若手未觸意似不甚珍璜琮攜之竟出不返顧荊州借得還無庸韓文舊本共寶惜枕祕吾可驕蔡邕飢來一字不堪煮賴挾此卷忘飧饔佛燈將爐漏四鼓兀坐據案方伊嗚颯然陰風忽入戶雲霧晦冥驅豐隆徑恐六丁下搜取急誦萬遍藏諸胸

年家子萬應馨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文集目錄

卷一 賦雜著

長沙弔賈誼賦　不繫舟賦
青山招主人賦　秋蘭賦
老而無子賦　山問
原士　子產不毀游廟頌
曹黃門先生像贊　朱栩贊
卜式司馬相如贊　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像贊
儉戒　嚴藏
釋名　釋官一篇送李晴江

卷二 神道碑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戶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吏部尚書富除公神道碑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和碩簡親王碑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卷三 神道碑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神道碑
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廣西巡撫金公神道碑　湖北巡撫唐公神道碑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神道碑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愨公神道碑
江蘇巡撫徐公神道碑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裘文達公神道碑
直隸總督方敏恪公神道碑

卷四 墓志銘

左副都御史越公墓志銘　海州州同王君墓志銘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江寧典史高君墓志銘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霍邱縣知縣龔君墓志銘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徵士程綿莊先生墓志銘　高母丁太恭人墓志銘
李詡菴先生墓志銘　元和縣知縣吳君墓志銘
江寧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銘　江蘇按察使李公墓志銘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郴州知州曾君墓表
吉安府知府王君墓志銘

卷五 墓志銘

虞東先生墓志銘　司經局洗馬繆公墓志銘
李晴江墓志銘　山東巡撫白公墓志銘
方綺亭先生墓志銘　范西屏墓志銘
吳省曾墓志銘　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銘
徐州府知府熊公墓志銘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銘
六合縣知縣潘君墓志銘　補蘿先生墓志銘
史先生墓志銘　侯夷門墓志銘
楊節婦墓志銘　大理寺卿鄧公夫人李夫人墓志銘
蔣太安人墓志銘　李母顧太恭人墓志銘
陸君妻顧氏墓志銘　曹母劉恭人墓志銘
鳳陽府同知高君墓志銘

卷六 傳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兩江總督于清端公傳

贈編修蔣公適園傳　高守村先生傳
常德府知府張公傳　戸部尚書張公傳
倉場侍郎蔣公傳
卷七 傳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湄君小傳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女弟素文傳
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蘇州府知府童公傳　程南耕先生傳
常孝子傳　寧國府知府莊公傳
江寧兩校官傳　大理寺卿鄧公傳
廚者王小余傳　石大夫傳
短人傳
卷八 行狀 書事
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光祿寺卿沈公行狀　記富察中丞四事
卷九 書事
書魯亮儕　書麻城獄
書潘荊山　李敏達公逸事
鄂文端公逸事　稗事二則
卷十 序
王介祉詩序　送醫者韓生序
重修江寧縣志序　送望山相公入閣序
送陸明府入都序　西阪草堂圖詩序
聞茗匡竹洲詩鈔序　高文良公味和堂詩序
所知集序　陶氏宗譜序代振聲作
張曰恆遺稿序　送許侯入都詩序
陶西圃詩序　虞東先生文集序
贈黄生序　史學例議序
蘭陔堂詩序　從弟履齋詩序
卷十一 序跋
沈研圃太守送行詩序　女弟盈書閣遺稿序
送上元藍令牧邳州詩序　龔旭開詩序
送劉廣文入都序　東皐詩存序
裴中丞退思圖序　汪樸廬聖湖詩序
幽光集序　兩亭公子遺稿序
胡稚威駢體文序　蕭十洲西征錄序
葉書山庶子日下草序　萬柘坡詩集跋
南村唱和詩跋　野處堂遺稿跋
卷十二 記
篁村題壁記　隨園記
隨園後記　隨園三記
隨園四記　隨園五記
隨園六記　陶氏義莊碑記
戊子中秋記遊　西磧山莊記
卷十三 記
安徽布政司新廨題名記代許公作
醉嘯軒記　馬骨記
史公張秋治河記　俞氏義冢碑記
江寧府題名碑記代陶公作　漁隱小圃記
記句容叟　江寧訓導廳壁記
江安十府糧道題名碑記代

卷十四祭文哀詞誄
祭陶西圃文　祭莊滋圃中丞文
祭程元衡文　祭商寶意太守文
祭薛一瓢文　祭妹文
祭座主鄧遜齋先生文　周筠谿哀詞
韓錫哀詞　胡稚威哀詞
呂文光哀詞　趙舍人誄
卷十五書
與從弟某論釋服作樂書　上兩江制府請停資送流民書
上陳撫軍辨保甲狀　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　與是仲明書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卷十六書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再答陶觀察書
答和觀察書　與吳令某論罰鍰書
答任生書　答衛大司空書
與孔南溪太守書
卷十七書
與清河宋觀察論繼嗣正名書　答蔣信夫論喪娶書
與江蘇巡撫莊公書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答沈大宗伯第二書　答施蘭垞論詩書
答施蘭垞第二書　與盧轉運書
與袁蕙纕書　代劉景福上尹制府書
答某山人書　再答某山人書
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卷十八
答程魚門書　與某刺史書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答惠定宇書
答定宇第二書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答某明府書　答蔣苕生書
卷十九書
慰王麓園喪子書　與楊生書
答戴敬咸書　答尹相國書
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　答友人某論文書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答友人論文第三書
與薛壽魚書　答某生書
與朱竹君學士書　答朱竹君學士書
答尹似村書　再答似村書
與程戢園書　再與戢園書
答洪華峯書　答彭尺木進士書
再答彭尺木進士書　答洪稚存書
卷二十論
公生明論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劉後主可比齊桓論　荆軻書盜論
駁侯朝宗于謙論　魏徵論
晉肅論　高帝論
宋論　郭巨論
張巡殺妾論　徐有功論
卷二十一論議
高歡宇文泰論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駁唐鑑李德裕論　姚崇宋璟論

宋儒論　駁公羊氏宋宣公議
駁蘇子屈到嗜芰議　書院議
卷二十二 說辨疑
愛物說　牡丹說
清說　玩古者說三篇
黃生借書說　後出師表辨
金縢辨上　金縢辨下
六宮辨　征苗疑
卷二十三 書後
書鄂人對後　書王荊公文集後
書權文公郅都論後　書柳子封建論後
再書柳子封建論後　書唐介傳後
書復性書後　書留侯傳後
書宋均傳後　書顧覬之傳後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書鄒浩傳後
書通鑑溫公唐維州論後　讀賈子
讀左傳　讀喪禮或問
讀孟子　書柳子天說後
書崔實政論後　書戾太子傳後
書韓子琴操後
卷二十四 銘策問解
鐮硯銘　斧硯銘
朴硯銘　師恩硯銘
鐘硯銘　鏡硯銘
方硯銘　汊硯銘
貨布硯銘　井田硯銘
竹節杖銘　方竹杖銘
都盛盤銘　策秀才文五道
論語解四篇
續
卷二十五 賦神道碑墓志
坐觀垂釣賦　笑賦
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神道碑
原任湖北巡撫太常寺少卿程公墓志銘
廣東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志銘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秦公墓志銘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墓志銘
中憲大夫分巡廣東肇羅道衛公墓志銘
巡視臺灣御史李公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蔣公墓志銘
卷二十六 墓志
大定府知府張君墓志銘　常德府知府呂君墓志銘
翰林院檢討李君墓志銘　巴里坤中軍遊擊劉君墓志銘
幔亭周君墓志銘　童二樹先生墓志銘
阜寧貢士戴君墓志銘　郡文學項君莘甫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志銘　錢太恭人墓志銘
袁母韓孺人墓志銘　福建布政使錢公墓志銘
卷二十七 傳行狀書事
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
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施秉縣知縣蔡君傳　雪溪李先生傳
李孝子傳　松潘鎮總兵宋公傳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書馬僧
書朱山　書悔軒觀察五事
卷二十八序跋
錢璵沙先生詩序　趙雲松甌北集序
蔣心餘藏園詩序　碧腴齋詩鈔序
錢竹初詩序　童二樹詩序
何南園詩序　莊念農遺稿序
程綿莊詩說序　玉井搴蓮集序
隨園隨筆序　子不語序
隨園食單序　嚴道甫侍讀五十壽序
胡勿厓時文序　史閣部遺集跋
德山公手書詩卷跋
卷二十九記祭文
所好軒記　散書記
散書後記　洞庭徐氏重修始祖吉卿公墓碑記
銅陵永濟橋記　榆莊記
重修南捕通判廳壁記代弟香亭作
重修中和道院碑記　遊仙都峯記
遊黃龍山記　浙西三瀑布記
遊黃山記　遊廬山黃厓遇雨記
遊丹霞記　峽江寺飛泉亭記
遊桂林諸山記　遊端州寶月臺記
遊武夷山記　祭孔南溪方伯文
祭李竹溪文　祭尹相國夫人文
卷三十書書後
與程蕺園書　答蕺園論詩書
答平瑤海書　答沈省堂觀察書
與楊峙塘書　書呂夷簡傳後
書大學補傳後　書陸游傳後
書茅氏八家文選　讀左傳國策
讀胡忠簡公傳
卷三十一
湖南巡撫陸公神道碑　董太恭人墓志銘
廣東惠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周君少霞墓志銘
誥授奉政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志銘
林君毅菴墓志銘　弟婦陳恭人墓表
原任江寧布政使內務府總管永公傳
江西督糧道省堂沈公傳　候選郎中成君衛宗傳
黃君莘江傳　陳烈婦傳
俞蒼百詩序　何南園詩選後序
陶怡雲詩序　重遊沭陽圖記
康方伯睢南治河記　與稚存論詩書
書楊鏡村　書汪鏊庵
杖銘　竹杖銘
藜杖銘　灌木杖銘
木拐銘
卷三十二墓志銘神道碑
海州知州何君墓志銘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右侍郎抑堂史公墓志銘
永昌府龍陵同知金公墓志銘　淮徐營遊擊加贈文林郎田公墓志銘
誥封光祿大夫奉宸院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銘
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錫山嵇文恭公墓志銘

蘇州府知府楊公墓志銘　蕪湖兵備道張公墓志銘
江防同知倪君帝培墓志銘　金纖纖女士墓志銘
封公胡葆亭先生墓志銘　徐君星標墓志銘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封一等公孫公神道碑
卷三十三 傳
吏部尚書東河總督顧公傳
領侍衛內大臣撫遠大將軍費襄壯公傳
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來文端公傳
內務府總管丁文恪公傳　浙江督糧道金公傳
吏部侍郎留松裔先生傳　禮部尚書姚公傳
方君柯亭傳
卷三十四 傳
帆山子傳　蘇州管糧同知曾公傳
禮部侍郎海住金公傳　邛州知州楊君笠湖傳
吳縣文學蔡君勉旃傳　九江府同知汪君傳
汪存樸先生傳　鮑竹溪先生傳
三賢合傳　香山同知彭君小傳
慶遠府知府印公傳　徐靈胎先生傳
卷三十五 書後書序記哀辭祭文
書秦檜傳後　書張郎湖臬使逸事
與孫俌之秀才書　與俌之秀才第二書
答淮關榷使劉公書　答汪大紳書
答倪春巖刺史書　答戈小蓮書
楊文叔先生文集序　汪心農試硯齋記
近文齋記　韓生哀辭
祭徐心梅秀才文

小倉山房文集目錄

錢唐袁枚子才

長沙弔賈誼賦

歲在丙辰予春秋二十有一於役粵西路出長沙感賈生之弔屈平也亦爲文以弔賈生其詞曰何蒼蒼者之不自珍其靈氣兮代紛紛而俊英前者既不用而流亡兮後者又不用而挺生惟吾夫子之於君臣兮淚如秋霖而不可止前既哭其治安兮後又哭其愛子爲人臣而竭其忠兮爲人師而殉之以死君固黃農虞夏之故人兮行宛曼於先王不知漢家之自有制度兮乃嘐嘐然一則曰禮樂二則曰明堂夫固要君以堯舜兮豈知其謙讓而猶未遑彼絳灌之勳勳兮召儒生而恆東向見夫子而吠所怪兮以弱冠而氣淩其上曰丁我躬而未諳夫人世兮未免負孤姿而抱絕狀當七國之妖氛將發兮彼社稷臣無一語徒申申其排余兮余又見木索箠笞而憐汝蓀兩愛而莫知所爲兮終不知千古之孰爲龍而孰爲鼠彼俗儒之寡識兮謂宜交驩夫要津使詭遇而獲獸兮吾又恐孟軻之笑人聖賢每汶汶而蹇屯兮歷萬祀而不知其故也吾獨悲吾夫子兮爲其知而不遇也明珠耀於懷袖兮忽中道而置之淑女歡於衾席兮媵妬譖而棄之夫既干將之出匣兮胡不淬清水而試之蒙召見於宣室兮泣鬼神於前席蓀拳拳而託長沙王兮終不忍使先生之獨受此卑濕欲嘉遯乎山椒兮感君王之恩重圖効忠於晚節兮鵩鳥又知而來送己之薄命固甘心兮又累梁王而使之翻墜傷爲傅之無狀兮自賢人之忠愛也三十三而化去兮恐終非哭泣之爲害也彼顏淵之樂道兮亦時命之不長賢者不忍其言之驗兮宜其身先七國而亡誤鳳凰爲鵂鵄兮覽德輝而竟去駟玉虬以上升兮知九州之不可以久駐逝者既蕭曼以雲征兮名獨留乎此處亂曰瀟湘之春水浩浩兮有美一人涉遠道兮忽見芳草生君之廟兮杳嗟涕洟感年少兮

不繫舟賦 有序

望山尚書再莅兩江之四年政行化和風物恬美署之西小園夾池屋形如舟公葺其舊而顏之曰不繫夫舟之義取乎濟川其繫與否非舟之所能自爲也昔人稱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公之謂矣枚宰江寧從公遊而賦焉其辭曰

渺三山之在望登一室之如舟水搖光於博壁月照影於承霤牕影影兮簾卷庭冉冉兮雲留偶握衣於綠野恍遺世於丹邱步乍入而雙鳧欲化首欲回而四顧難休爾乃八達崇期三楹藻梲半榻中傾一琴旁列但栽薄媚之花略綴飛來之石雖不泊於江湖儼橫陳而待涉體靜而櫓槳無聲心虛而波濤不入右則斷橋鵠峙小渚霜清望舒涼室錦淙烟庭靈瑣槃傳而霧掩重橑屈笮以天成左則牟首斜臨康圭遙踞宜啓背以納涼可倚襟而拾絮高軒象君子之懷疎落得野人之趣牆低則遠景皆收樹老則斜陽不去當夫夏始春餘井欄石畔竹密晝陰草多蛙亂鳥應節以聲移葉辭條而律換唯茲舟之隆然偃長虹於天半不因急雨以回帆不逐浮萍而傍岸篙工欲撼以難搖錦纜將牽而未斷洵足以解巾遐矚退食澄懷意行緩帶小憩流杯坐繞芝蘭之契手栽桃李之材覩籬落而心殷稼穡聽波聲而夢繞黃淮晝戟香而空堦花墮牙旗颺而水面風來然而事本無常舟原不繫星自移宮泉非擇地攬物化之推遷歎人生之如寄朝雖抗乎中流夕不知其所至當前之峯影常青此後之舉音孰繼鼓沙棠之楫豈料重登賦苦葉之匏還期共濟舟之泊也共萬物以安恬舟之行也聽江風之位置何況傍舟之草附舟之蟲本乘消之賤質涉宦海之飄蓬攀慈航而難再空揭厲於波中其能無挽紼纜而詠志託雲物以歌風也哉

青山招主人賦 有序

余去隨園一載辛未閏五復來棲遲見石留蕪穢屋宇黯剝書史十蠹七八嘆人可離園而園不可離人憮然久之時家居四紀餘祿蕩然故人戚里有以仕易農之勸余又懼茲園之不能久居也乃託爲青山招主人之賦以自訟而自尤焉其辭曰

主人去兮胡不歸寧不見山中之突厦蒙茸廇以咿蜮主人歸兮胡欲行寧不聞山中之猿鶴將馳檄於烟庭憶峨峨兮空谷跨兩龍兮抵伏河雖虁兮無梁茅誰葺兮無屋忽婉僤兮馳象輪馬沛艾兮來夫君召䑸俞兮測風呼謳癸兮

執矩藻兼爲之運斤兮變人爲之削楮極承塵搏壁之詭文回波兮復單極落時之庌風而攏雨君欲採兮果在林君欲釣兮魚在渚君欲觀大江之波濤兮吾則聳巑峯而高舉君欲吸九霄之沆瀣兮吾則吐朝霞而待取此豈不足於君所兮胡長行而踽踽自客秋之騰裝兮車哼哼而東去山鬼喜而聳耳兮白鹿愁而局顧予能忍而終古兮恐美人之遲暮也世翻覆而與雲雨兮余青青其如故也百花兮春陽滿山兮嚴妝盼夫君兮不見極思心兮悵悵書厥陳兮千束待君兮悅目君緇帬兮無時走白蟬兮彳亍遻然兮稅駕山之靈兮如雲老槐起而守宮兮薇蘅搖而掃塵危石犖确以挺其去路兮山書申申而詈君曰宜聖之皇皇兮年七十而返尼山使哲人而無此年兮何六經之能刪陶潛之掛冠兮知食祿之不如飲酒使五柳之早植兮寧不多飲乎一斗彼歸妹之翩翩兮可筮於有黃將推車之蟬攫兮保無厭迮於康莊離鶴厭以相召兮忽許由之瓢動寧陝輸其營魂兮乃尹氏之多夢使果伊優與世利兮余胡偊偊以強留恐素襟清尙之倏然兮何能夸毗以體柔欲蘇世而居正兮韜沂竟一發而難收忍所惡而甘就兮舍所愛而他求謝元祺之初志兮睇頽光之西流及少壯之不登臨兮老敦窣而何以上高邱君欲知余之不忍別兮請聽此鳴鳥之啁啾

秋蘭賦

秋林空兮百草逝若有香兮林中至既蕭曼以襲裾復氤氳而繞鼻雖脉脉兮遙聞覺熏熏然獨異予心訝焉是乃芳蘭開非其時寧不知寒於焉步蘭陔循蘭池披條數萼凝目尋之果然蘭言稱某在斯業經半謝尙挺全枝啼露眼以有待喜采者之來遲苟不因風而棖觸雖幽人其猶未知于是舁之蕭齋置之明牕朝焉與對夕焉與雙慮其霜厚葉薄黨孤香瘦風影外逼寒心內疚乃復玉几安置金屏掩覆雖出入之餘閑必褰簾而三嗅誰知朵止七花開竟百日晚景後凋含章貞吉露以冷而未晞莖以勁而難折瓣以斂而壽永香以淡而味逸商飆爲之損戚涼月爲之增色留一穗之靈長慰半生之蕭瑟予不覺神心佈覆深情容與析佩表潔浴湯孤處倚空谷以流思靜風琴而不語歌曰秋雁回空秋江停波蘭獨不然芬芳彌多秋兮秋兮將如蘭何

老而無子賦有序

余與魚門舍人齊年交好俱五十無兒聞其小妻獲雄爲之心開乃今秋書來又已殤歿揆其心志惝怳可知乃託爲元白相慰之言作賦寄之用廣其意亦聊以自解云爾

白太傅龜兒不存楊枝遣嫁病染風痹不怡中夜廬山之佛殿藏詩海上之仙龕待駕乃喟然而嘆曰謂地至厚謂天至仁惟混元之不處運萬物而相因是故青曾黃頭綿綿無垠元蟲剛須息息洪鈞蛾猶術子竹且生孫何況至眩者姓至貴者人竇夸遺種莊說傳薪小者肯播肯構大者爲鳳爲麟且莫言恩澤之侯百世箕裘之學千春但使佌倠主器童昏應門亦足逐主喪之里尹而安登屋之游魂嚮我何人傫然孤獨免乳者殤將娩者殰雞林則萬首流傳犬子則一雄未卜有九服之英名無半行之骨肉爾乃石樽客散琴臺雨濛半欄斜照一個衰翁意斟慖其若失魂充充如有窮齊國乏負牀之穎趙家斷炊火之宗一髮之懸崖太險千年之得姓將終耳羨梁間乳燕愁烏之語心驚身後梨花寒食之風未病而巖牆生乎四體非雲而孤影蕩於空中況復池北樓臺池西書庫彝鼎鏻列牙籤雲布白樸百篇青箱十部莫不物物心裁絲絲手護甲乙丹黃硏朱滴露董安于之牆壁半煉萬銅晏平仲之房楹深藏竹素問交替與何人儼橫陳於道路于是愛先生者代爲禖祝而望商瞿之得晚息焉憎先生者嘲怪荒侯而疑展氏之有隱慝焉元相公聞而笑曰是何以造物爲拘拘而不證之詩書耶夫侯龜四兆神理萬殊箕疇五福子嗣本無宣尼大聖早喪伯魚齊桓公有子六人而幹掩揚門之扇田成子有子七十而身爲寄猳之徒愍隸轉尸功臣隱痛練裙葛帔名士嗟吁是故賢夸羸博之札達稱東門之吳曾怒西河之泣孔辭顏路之車彼夸語兒之鄉而登望子之臺者盍亦鑒於斯乎且莫言子不孝則如龍欄氏之忘情子不祭則如公索氏之亡牲就使惠種非狂胞衣盡紫高陽八才姜支三趾亦勢必暮授經書朝布筵几女聘姬姜師延崔李飴含不足犢舐無已振振殷殷孳孳娓娓猶恐縱婦勃谿誚翁軟抵責

善不祥冠笞非禮教詔則頭觸屏風視病則竟夕十起俟婚嫁之將畢亦人生之已矣故曰爲人作父非易居之名買奴得翁亦偶然之理又安得如此日之從容暮景孤吟青霞攘羊不懼尻背無諱帶益三副禾呼百車雖在世而出世視有家如無家投懷者明月趨庭者落花承懽者猿鳥繞膝者桑麻爲樂不憂兒輩覺放言不驚長者差施半菽則戚里拜德捨一宅則佛子矜夸無後爲名二婢夾我而非罪有官不仕一月不醒而何嗟靜言思之老而無子福耶非耶而況心靜思精身閒學廣述作非凡知音必賞安知後世不鑄范蠡之金他邦不畫朱穆之像宗我學者卽兒孫傳我文者皆族黨又何必爲孺子牛負阿侯襁褓樹嬰婗懸弧擾攘盜委順於兩儀奪真珠而在掌夫然後謂之有子哉太傅聽猶未畢心曠神全如逃禪而悟徹如御風而登仙重開玉甕再理冰絃子來不拒子去不憐終日陶然改字樂天

山問

隨園先生倉山結隣住一十有一載年方四旬山神怪之不能無言乃面先生而問曰余託體爲山與混沌俱所見隱士百千萬餘如先生者與人人殊山實惑焉願布區區昔巢由之號稱首隱也吾見其蓬累而行耦俱無猜心忘額頩與天往來先生則早登金門身踐玉堂臨歧矩步指會規翔撤金蓮爲婚燭含鷄舌作星郎夫豈蒲衣石戶之倘徉者乎其次鴟夷泛舟赤松辟穀蜀市青盲東海黃鵠是有所託而龍蟠非無所爲而雌伏先生又治比吳公表薦葛龔吏澤如春民望如風聽琴者願展伯牙之指觀射者思彎飛衛之弓譬如四時之序方春方夏而並非秋冬之成功再其次原憲以甕牖語人於陵則谿刻自處瞿鉶披裘東郭織屨爲聾噬齭因瘖守圉避苑就枯索居孤露或能薄而閉關或足躄而卻步先生又鞫錄其躬斧藻其德髮若植竿瞳如點漆音響遏雲眉間容尺山立時行揚休玉色誦東方之四十萬言奪戴憑之五十餘席可以坐而謀起而決備君子之九能傲明廷之三揖是又非焚魂曠枯冥行坎窞者之所能髣髴是以後乎先生者方且縹纓天關持衡要津舐項交跖魁壘冠倫竊杜銓之文貲其解褐疑蘇秦之名原是古人前乎先生者方且猜膏棘軸赴選里鄉魋顏曷鼻僵仆巖廊希飛蟲之弋獲忘日暮而途長先生胡爲乎有冠不彈無雪早臥髮長心短退勇進惰雉膏不食匏瓜空大袖巧手而看拙匠之傷沉慈航而閱千帆之過秋蚍赴穴竟失其節雄雞司晨不鳴何聞曷不就明夷之占吉而答玉女之洪鈞乎先生曰若山神所言可以語下未可以語上也徒論其理未曉其象也則獨不見夫麋鹿乎厥角嶷嶷野心濯濯騎之者身顛牽之者足躅此石隱之流非我也又不見夫舞象乎黃帔而蹲載寶而朝一浴之外無時逍遙此朱紱之困非我也惟夫駃騠蒲梢騄耳騄騊對天長嘶顧影自豪非不知近轡絜和鑾鑣非不能登天閑舞蕭韶然其所愛者則在乎渥洼之水黃池之沙崑崙洗鬣瑤臺銜花固不能久齕乎芻豆而羈絭夫王家余實慕之是耶非耶且夫君子之立身也才欲其大志欲其小能欲其多事欲其少故名成而身樂心安而境好其處世也居前必令人輕居後必令人軒故湖上不賣魚山中不鬻薪當今堯曦舜醲夔拊龍言禮明樂備雲動雷屯家家鶴膝處處瑤琨來未必有我去未必無人不少北山南仲戴星鞅掌只少康衢華封鼓琴擊壤不少槧人伎曲露項漸襟只少執鍼司草治粟縫袵與其搏幣扶翼知尋布肘曷若勇夫重閉聖人不手與其王孫自厲執鐸將掫曷若中年病忘養空而游我是以立身乎黠癡之半食飲乎清濁之間神劍小割慶雲偶鮮堇父一蘇而不上卞彬十擲而仍韃周鼎著倕而齕其指楚焞改卜而全其天竹素供奉烟雲周旋逢衣淺帶糟邱老焉是既不愧夫鶺鴒之宿智而亦何愁乎胡老之華顛至於沒世無稱君子所恥是有命焉何病乎己且夏四百年商六百年豈無其人自健自賢卒皆爲而無考事而無傳我獨何人而獨憔然山神聞之冰襟而出踞觚而歌曰山之高不如子之超山之靈不如子之明將子毋悶吾失吾問收雲反風請與子終

原士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尙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

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後世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以爲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既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妬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豔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如祝堯之多福多壽多男子以福壽男子皆不易得故也使盡人而可得亦奚以祝爲予閔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鬭漢末士多故頌王莽功德者四十二萬人宋末士多故淳熙景德間三學之權與宰相抗史嵩之丁大全等皆畏之及賈似道作相加以餐錢而上書者卽稱賈爲周公召公士習之陋一至於此皆多之故也不知漢盛時每郡戶口十萬裁舉孝廉一人吳公所薦止賈生一人文翁所遣張叔等亦不過十餘人善養士者不在多也唐設八十一科未免過雜鄙意法温公十科取士而參以舒元輿一議其庶乎自記

子產不毀游廟頌

奕奕游廟南道而居將葬簡公輴荒難驅繼爲火社馬更契需葬除蒐除豈子產私歟當官而行毀之毅如乃有太叔操具而立似毀不毀探刺顏色冀危得之毋乃用術子產過時有睟其容閒不毀故感動於中顧曰舍之以妥其宗一之已甚太叔乃再特巧干仁愚者亦怪子產不然稱心而待寧墮彼術以行吾愛嗚呼子產隆赫嚴明凶人必殺刑書必成火焚不動龍鬬不驚乃至毀廟朓朓其情爲國教孝匪己求名展如之人孔子所敬執國之法順人之性其死也哀其生也慶借頌爲箴今之從政

曹黃門孔先生像贊

倓然之容義然之狀想見峨冠立金階上惟聖人建極四門首闢公逢其時爲邦司直奮筆奮舌佗佗矜矜吾以吾鳴匪詭隨是爭惟大猷是經帝爲傾耳略見施行未竟其用左遷奪俸如華堂榱棟如朝陽嬰鳳人皆爲惆枚曰不然苟於世有補徐樂一書已足千古而況公文有集如許

朱栩贊

漢有朱栩爲董賢吏賢既倮尸栩獨收視犯莽有禍葬董無名栩豈不知而損其生栩曰不然吾行吾情聖卿雖佞媞媞可矜巨君作賊篡漢有形哀賢毒莽識所重輕借曰私恩愈見至誠嗚呼世人惟勢是附竇其翟公客所景慕勢盛勢衰客來客去來時何恩從從馳鶩去時何仇悠悠陌路但有避趨而無好惡奚況於賢伊誰肯赴栩之所爲義同欒布班史大書子浮隆隆當建武時爲大司空惟人至庸惟天至公嗚呼世人鑒此高風

卜式司馬相如贊

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一人知之衆人不知也衆人不知則雖千百世後亦不

知當日之能知之者爲何人也而其人既已知之矣見幾而作矣則所存乎史冊間者不過其迹而已推其迹以得其心吾於卜式司馬相如有獨契焉當武帝時中國耗矣帝之雄心未已此楊可告緡之事所必有者也法網密矣帝之猜心未已此淮南賓客之誅所必有者也卜式知家財之難保而先輸之於官即陳平之裸而刺船也相如知仕宦之難爲而憂閔多病即子房之善藏其用也帝知其無可告之緡則轉以黃金賜之知其有未盡之才則且於遺稿求之似要福也而不知其避禍似避禍也而不知其要福以武帝之雄猜落兩人度內而不悟而其忠愛之心持正之氣則未嘗不一白於朝廷又能各因其分以立言而仍不蹈批鱗之忌式官已尊寵已固故有烹宏羊天乃雨之言何其犯也相如官尚卑資尚淺故僅有諫獵之章奏雅之賦何其婉也嗟乎使式戀其財而不獻必爲郭解之徒而相如仕宦不止又安知不爲壽王主父之續乎讀史至此爲發其覆而又笑世之鄙卜式而薄相如者真淺士矣故爲之贊其詞曰

天之生才代不絕賢何建元五十四年而意寂然此如驕陽當天百草萎焉或陷於法或遯乎田陷法遯田名皆不宣一式一長卿獨察機先毀家存病身全一信乎君而以危言讜論著一忘乎世而以高文典冊傳較之汲生之戇曼倩之仙竟別開一徑而無愧色於其間嗚呼欲知人先論世如二公如其智如其智

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像贊（公名允隨原任雲南總督）

昔有羲叔分宅南交平訛敬致克襄帝堯穆穆張公繼羲而作秉圭卅年不離南服維彼滇南實開新疆歷漢晉唐高山始荒驅鷹作鳩牧狼爲羊嚋是羯羠而不叛亢急之挺矣緩之梗矣萬洞驛騷兵在頸矣公來至止勿弛勿震彘帥以威參和以仁如古黔羸手麥混敦如古夷隸與鳥獸言鉥昭通路五百餘里俾彼鋒車周道如砥鐵金沙灘百有三十俾彼方舟安行枕席蚖蓄杜松九施上平既艾奧草靡穀不登張立駢牢胥疏㘊粥商旅僧然駢肩疊轂侁侁有苗金環花衣夷歌僸佅媚於侯藿狉狉荒服罔敢寇災嬰瓌璗琫于于其來地不愛寶五金坌湧鈎考襃䝞鞭笞桑孔赤側既鑄如泉環流八省輸銅歲省萬牛經算姟極不可計籌　天子曰咨卿實元功可坐論道以相朕躬六十邺殿二肆歌鐘與卿樂之其風雍雍公拜殿上民泣滇中朝有聖相滇無神公五期三名未竟其施遽殞旗翼而乘雲螭於人未嗛於公無惱如此哀榮得歸亦好巍巍遺像琛版星冠盱衡振色泰表戴千華嶽立隼高梧翔鸞望而氣肅對之神寒公第五子與枚通書命作贊語以永終譽枚無金管敢寫淩烟再拜稽首倣班孟堅寸莛鐘撞撮土河塡匪質時賢質公在天

儉戒

某尚書撫浙以儉率下過三元坊見坊者妻紅袖蕭簪花立而目公公命將某婦詰轅前騶擁之去坊者故新娶也號泣從之伺轅三日探刺不得信乃棄其屋并其妻之屋得二十金賄中軍中軍爲之請公笑曰吾幾忘引婦之中庭而高呼夫人婦瞠視俄而有蓬首持畚衣七緵之布從竈觚來者曰此夫人也已公立婦而訓之曰夫人封一品服飾如是汝家坊者而若是華妝行見飢寒之將至矣吾召汝者以身立教俾語而夫知也飯脫粟而遺之婦歸已無家矣乃雉經死袁子曰儉美德也自矜其儉便爲凶德蓼蟲食苦而甘彼自甘之與人無與也必欲率天下人而爲蓼蟲悖矣尚書亟表己之儉故并戟轅之尊且嚴而亦忘之有所矜乎此者必有所蔽乎彼也故曰克己之謂仁

嚴蔽

某大府御下嚴巡鳳陽奚奴召謳者侑飲事發轂其頭甃意以警衆也嗣後每巡輦奴挾妓而博強索州縣錢箕坐大呶大府竟不聞袁子曰是嚴之蔽也漁者謹提其綱而網疏焉故常得巨魚或捉搦於鰍蝦閒則吞舟者逃天下人善不善而已其善者見一罪發即一人死有所不忍則專務爲隱匿縱捨其不善者知罪小死大亦死均死也則寧爲其大以自溢於法之外而姑快吾意故橫益甚然則上之嚴將禁惡也而乃生惡慮失入也而反失出豈非有所蔽歟既蔽之將并其嚴而失之然則宜如何曰多其察少其發此御下者之法也匪重匪輕適協其平此用刑者之經也

釋名

名非聖人意也聖人者乘其時之得爲行其心之所安歿齒而已矣伏羲畫卦使民知陰陽蒼頡造字使民備遺忘非爲名也然則名何始曰自尙書毛詩始其人皆慕聖人情不能已然後詠歌而紀載之蓋以傳聖人之名而非自爲其名也故堯典禹貢關雎葛覃皆不著作者姓氏卽論語一書亦是孔子亡後弟子之弟子記之孔子所不知也使孔子若存若知之必不教作也何也孔子望其道行則有之矣爲萬世師非孔子意也故作論語者亦卒無姓氏下此孟荀老莊皆著書皆列姓名然而非聖人矣余每讀史書若三國若南北朝僅數十年而其間之英傑才俊可喜可愕之事繁富若此然則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之未有世本左氏以前其時事迹俱付之冥冥可嘆也今儒生握管動求傳後豈以爲夏商周千餘年之人皆不己若乎嘻愚矣然則余之好有所著也如何曰察士無思慮之事則不樂蠶之爲絲也終日綿轉不絕死而后已彼豈望人之朱綠之玄黃之袞冕而被服之哉亦不自知其何所爲而爲之耳余欲明余之無所爲而爲之之意作釋名

釋官一篇送李晴江

心天官也耳目口鼻五官也公卿大夫百官也天官五官豈我有哉天與之百官豈我有哉人與之以偶然之有逢不可必與之數而又未有而求之既有而昵之業已無有而思之是制於與不與也夫與不與彼又有所制也天制於氣數而不敢與不敢不與人制於天而不能與不能不與吾又受制於所受制之天與人而望其與震其不與吁其惑哉雖然有天官而后有五官有五官而后有百官以公卿大夫易耳目口鼻愚者不爲也以耳目口鼻易其心愚者亦不爲也乃以公卿大夫之故而累其身幷累其心是以千金之珠易土苴也李先生搖組鳴轂之乎中州不逾年解果其冠傫然坻矣則又搖組鳴轂之乎江南不逾年解果其冠傫然坻矣邦之人甚怪之甚避之子才子曳先生之背披先生之胸暴之乎項氏之園大暑日中而眳之曰嘻先生其有道者歟始吾見先生之頭棄其蟬冕以爲頭無官也先生之身解其印綬以爲身無官也今日光耀先生之方寸蕩蕩然榮華之不知輿渫之不分然則先生之臟腑百骸俱無官也以無官之先生而人必與之官先生不辭以有官之先生而人不與之官先生不惋吾知之矣我之生也是天之有求於我也畀之耳目口鼻以粉飾太虛而非我有所求於天也我之仕也是人之有求於我也畀之爵祿車馬以受其利濟而非我有所求於人也赤子之哭不願生也初生之哭是則將死之哭非矣丹穴之逃懼爲君也人君之逃是則人臣之不逃非矣今之人已無求於先生今之天猶有求於先生於是有鼻而且甘乎椒桂有目而且玩乎白雲有耳而且耽乎松泉有口而且論乎是非而且耳不隨人聽目不隨人視四支不隨人約束臥可也坐可也居可也行可也一日可也百年可也不以百官病其五官而五官全不以五官病其天官而先生全言未畢先生矙然與曰吾聞中民之士榮官吾非中民也而子又奚稱

小倉山房文集卷一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錢唐袁枚子才

乾隆元年秋九月十四日
今天子命　車駕　親臨大學士朱公第視疾又四日公薨　天子再奠於其
第加贈太傅諡文端冬十月公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堦次子翰林庶吉士堪
輿機歸葬剛日已卜求文其貞珉以光揚休命枚伏考史冊堯學於子州父舜
學於務成昭古之聖人皆有所從遊以增崇其欽明二臣者雖訏謨無聞而要
其能爲堯舜之師其人必邁皐夔而上公奉
世宗詔侍　皇上青宮最久　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累而下九州八
陔靡不異音同歎慶堯舜復生然則公啓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槪又豈
可求諸唐虞下哉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居江西高安縣公宣髮廣顙音中
黃鍾鬚數十莖羅羅可數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知湖廣潛江縣
事治獄忤總督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曰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信爲解
於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事轉郎中督學陝西尹奉天再遷左都御史巡撫浙
江　世宗登極累遷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宰相涖任必詣翰林衙門
公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瀕海衢洋石墩多風魚之災公楗老鹽
倉淤中小亹渚夏蓋山功成坻盧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年羹堯以大逆誅
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俱畫諾矣公不署名
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
從以陷於罪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領之遐齡竟免其辦治直隸營田也以漳衞諸河爲經以趙北口兩淀爲
咽喉穹壤引泉凹坻衞隄溉田六千頃其督振陝西也安流庸禁遏糴勸糶粟
請留漕立醫廠增驛夫雨隨禱降民與災忘公潛躬味道神識凝然而於孜贊
軍國靜密詳審朝廷倚如金城故爲都御史時請終父喪　聖祖勿許在營田
所請終母喪
世宗勿許公雖斯徒跣洵涕力請至於批鱗叩閤章三四上黃門近御皆咋舌
瑟縮奪毀奏稿九卿大臣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萬不得已則引古墨經
禮請從征西戎　兩聖人愛其忠難須臾離閔其孝重違其意乃　詔如怡賢
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會勿吉服勿補原官　國家有大事公卿詣廬中咨謀
性介而和病門生某餽蔘公呼謝者再開封稱量畢仍還之曰以束脩問先生
於誼甚古受之無所爲非第書不云乎享多儀儀不及物吾體未羸無藉於蔘
故稱量之則已受汝儀矣奚必及物耶　今上在藩邸時聞公講生民休戚歷
朝治亂尤悉既即位凡所陳奏無不張施公自知道可大行輔志弊謀如恐不
及乾隆元年首陳除開墾省刑罰兩疏其他語祕外不盡知然公已七十二歲
鬢顏禿且盡　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虛己咨詢公亦忘身殉國竭毣毣之
思卒以成疾輔　新君九閱月而薨其遺表曰臣遭盛世入綸扉既老且疾口
垂閉矣伏念國家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財用人而已臣核　國儲經費綽
然後有言利之臣倡爲加增者幸勿聽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尤易混淆倘書
逆於汝心遜於汝志二語願　皇上時以爲念則臣魂魄長逝永無遺憾章上
海內傳誦之所著有春秋詳解三禮纂名臣循吏等傳夫人陳氏先公亡合葬
某
銘曰惟天以　聖清有德篤生良弼惟　帝以聖相有庸恩始榮終奕奕太傅
學爲儒宗褆躬何約艾物何豐孤終既協陰陽就宮變醨養瘠休我王風凡彼
百工倖倖衡衡成才之忌或感名之攻至於太傅而曰君子竟罔不僉同梁木
壞矣心支明堂舟楫朽矣慮海波之或揚讀公遺表惓惓　君王身墜泉底心
立殿旁皐謨說命餘音琅琅配於　太廟祀於太學書於旗常葬於磽确松柏
丸丸羊虎躍躍永峙一碑以伉五嶽

戶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公諱其倬字章之先世自高密遷鐵嶺父瞻菴累官口北道生五子公其仲也
十八歲舉於鄉十九歲登進士入詞林
聖祖奇公狀貌欲試以外事會四川有獄未決　命公往訊歸　上問打箭爐

形勢公口陳手畫沉詳不煩 上器之命典試蜀中督學山西累遷內閣學士
巡撫粵西鄧橫苗叛公單騎入寨曉以威德萬衆投刀乞降
世宗登極遷雲貴總督公奏西藏用兵中甸乃進藏咽喉請調鶴麗劍川兵鎮
撫之開墾陸涼州屯穀儲倂改哀牢山土司爲流與苗大小戰三十有二所平
魯魁茅洞諸寨所擒呼呼腦兒刀光煥等以功襲拜他拉布哈番福建饑民變
調公督浙閩公道浙卽奏姦民不可不誅饑民不可不養請撥温台倉穀七萬
石運閩寬臺灣米禁濟漳泉二府 上從之閩人大和閩自朱一貴反後番不
納餉小不順輒攻劫焚殺公立民夷界趾碑移興泉道駐廈門設哨船巡之苗
夷讋服生番阿密氏反公遣臺灣道吳昌祚參將何勉從竹脚寮南投崎兩路
進兵擒之 上聞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會福建巡撫某不識字見人倨
忌者欲傾之密奏福建倉穀全虧而公又與所親山東按察使白映棠私言江
浙清查無益恐累民白奏之 上以公祖同官沽名罔上不道遣內大臣史貽
直等馳驛料簡閩穀而調公督兩江會雲南普思苗叛貴州廣西猺猓應之乃
命公總督三省公到滇卽率提督蔡成貴等討平之仍回兩江權巡撫事
今上登極公首劾淮關榷使年希堯人以爲仁者之勇尋遷戶部尚書入都過
寶應薨諡文良年六十三公揚休玉色進止凝重目瞻焉不能遠視然長寸餘
無事輒睞開則精光射人性端靜包涵蘊含一本於自然人相對如臨山海光
明之中廣大無所極每奏事 天語褒寵或忤 旨旦夕禍不測而公施施如
平時雖家孥賓僚欲窺公顏卜主眷盛衰不可得也 世宗深知公性寬不能
掖之使奮代人匿瑕藏疾至累及終不悔然於國憲民瘼大綱必舉且望重治
行終長者故雖詔書迫責而封疆重任十三年如一日西師大事必密與謀阿
喇蒲坦降 上問公公奏宜減兵不宜撤兵宜加戍糧以彈壓兀魯特喀爾喀
兩部落降人和羅爾邁逃 上又問公公奏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宜撫其
不逃者愧其逃者 上嘉納之孫文定公嘉淦少時殺人報仇公督學時爲脫
其罪故終身執弟子禮惟敬李敏達公衞爲滇南布政使與安南爭鉛廠河
上切責公引咎絕不言李李慼感折骨後李眷日隆 上疑公黨壁問李李奏
高其倬勤過臣太慎故少遲緩耳又短視終日胸摩文案生肉腁起可驗也逾
年公入覲奏事畢 上命褫公衣公驚以爲將刑侍衞摩公胸奏曰李衞不欺
上大笑補熙提督松江 上猶慮公在江久不無稗政命補察劾 旨甚嚴
補唯唯到江南聞人人稱公賢乃以實奏 上喜曰熙不迎合朕樸誠可嘉卽
遷總漕嗚呼公與補俱不可及而 世宗之神聖誠何如也公於學靡不窺天
文地理皆洞悉而詩尤工所著奏疏十卷堪輿家言四卷味和堂詩集八卷行
世繼配蔡夫人亦能詩公以定萬年吉地功賜男爵葬大興縣秀才營之原子
某
銘曰泰山之雲崇朝而亙何卽之不高而探之莫竟扶桑之枝浴日而行何風
吹似柔而雷焚不驚惟公秉夷姤之性行恢台之政抒端右之才慰閭左之懷
始任戴冠來扶王風赤霄冒頂素手捫空導帝九阬罔弗棣通悅尼來遠有睟
其容歸邪星出白澤神通蚳矛丈八鼉鼓一中使猓村狗國區人讋封靡不書
雲奉歷橫草成功徵衣旁旅其聲喁喁 帝曰汝太將牢而弗操刺宜淬其鋒
以持劍臘公拜稽首黎收而答臣持者心臣亭者法七年教民三百先甲百辟
欽之高山仰兮九乾竺之終德賞兮冢象祈連高一丈兮所謂大臣盍置以爲
像兮

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九月禮部尚書楊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子太傅崇祀賢良公諱名時字賓實一字凝齋其先出關西
明初以軍功襲鳳陽勳衞家懷遠徙江陰世無顯者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
公湛深聖學自布衣至爲尚書言動措施敷奏一不外於孔孟以事被譴人懼
且不測而公搆殘火治詩禮如平時 聖祖時宰相李文貞公嘗薦公爲第一
流康熙庚午舉人辛未進士入翰林督學直隸典試陝西歸授直隸巡道當是
時直隸無兩司官巡道司刑名所屬見憚迎奉者相夸以多金幣出巡則餽夫
錢驛費者重足錯轂而至公壹切禁絕牢籍書吏僅通食飲姦不得發每讞決
多所平反居月餘天下稱其廉 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好也還貴州

布政使尋巡撫雲南時征西藏滿洲兵集省城公慮擾民爲斲茅葺屋撤牙門西廊使居而中隔以垣遣官巡之庌其馬夏不宛暍順時餵士教民農桑穀畜饑寒者收穀之所劾官雖有罪必助其歸較巡道時尤多仁惠曰昔專乎巡今兼乎撫故也在滇二年而 聖祖崩 世宗憲皇帝卽位雍正三年還雲貴總督五年題豁鹽課獲譴六年受代公旣以道自任不與時合或以危事中公新撫朱綱來鞫不得毫毛罪坐他事修城雍正十三年冬 今天子受 世宗遺詔卽位召用向所廢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丰采滇黔人狂走懽告老幼相率觀公或張酒宴羅拜繼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旣入覲 天子召對良久命以課皇子造人才秩典禮數大事旣出尋賜馬賜第時公年七十六矣以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初康熙時江南翰林非二甲前勿與公獨以三甲得故事直隸學政非宮坊不與公獨以檢討往至是 天子命公教習庶吉士時未館選而 詔先下公受恩三朝異數皆此類也公旣用益陳利害諸朝臣言可採者爲代奏聞所定滇省事有弊卽請報罷時 天子銳意太平於藩邸時深知公公亦感 上責望重欲盡所學以報諸仁政將次施行而公遽病閱庶常卷勞患手足痛 上醫問不絕公具冠帶草遺表薨壽七十七娶劉夫人無子以弟子應詢爲子葬某

銘曰何聖非儒何事非書學之不至或拘或迂道果能宏沛然有餘穆穆楊公其學粹如禮士敬容仁人貴際大賁無色大羹無味薰薰熙熙口噓元氣用之則行投之無戾 天子曰咨汝弼三朝如彼卿雲久爛丹霄惟汝余輔以帥百僚伯夷形伯班序顛毛公拜於殿民賀於郊惜哉冬日雖和晷短逝矣春風雖歸澤遠蒼蒼九乾茫茫五施兩楹兩廡魂無不之古書黑石罔或磨治路過者勿馳大賢在玆

刑部尚書富察公神道碑

公諱傅鼐字閣峯世居長白山號富察氏祖額色泰從 太宗文皇帝用兵有大功子四人次子驃騎將軍噶爾漢輔
聖祖致太平生公公眉目英朗倨身而揚聲精騎射讀書目數行下年十六選入右衛侍 世宗於雍邸驂乘持蓋不頃刻離雍正元年補兵部右侍郎年羹堯以大逆誅窮其黨公謂廷臣曰元惡已誅脅從罔治彝事上久能知 上之用心倘諸公心知某寃而不言非 上意也諸王大臣以公語平反無算岳與阿者九門提督隆科多子也隆柄用時禮下於公公不往及隆敗公爲上言岳無罪 上疑公與隆有交故爲岳地謫戍黑龍江公聞命負書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先是公在上前嘗論準噶爾情形 上不以爲然用兵數年所言驗乃 召公還予侍郎銜命往軍前參贊未行仍命入宮侍起居 上違和醫藥事皆公掌之十二年春命公觀兵鄂爾多斯部落中途偵賊數萬掠地西走公卽赴拜達理請於大將軍馬爾賽曰賊送死可唾手取也彝遠來雖兵疲猶能一戰惟馬力稍竭願大將軍給輕騎數千助彝事成歸功將軍事敗彝受其罪馬嘿然再三云不應公憤激自率所部出與賊戰大敗之獲輜重牛畜萬計卒以馬病不能窮追事聞 天子大悅賜孔雀翎移佐平郡王軍謀斬大將軍馬爾賽狥於軍會賊有求降意而盈廷諸臣皆欲遣使議和罷兵 上問公公叩頭曰此社稷之福也 上意遂定卽命公同都統羅密學士阿克敦往時戰爭連年虜氛甚惡窮沙萬里雪沒馬鼻行者迷向認人畜白骨而行公聞命不辦嚴徑上馬馳抵策凌部落策凌坐穹廬紅氍毹爲褥金龍蟠疊五尺高侍者貂蟬持兵女樂數行彈琵琶獻酒公從容宣 詔音響如鐘酋讋伏地觀者以萬計皆膜手指夷言曰果然中國大皇帝使臣好狀貌也 詔劃阿爾泰山爲界策凌曰阿爾泰不毛之地中國奚用且我先人披荊棘厲血刃與喀爾喀爭來之地寧忍棄之公曰以爲若不念先人耶若肯念先人更善昔我 聖祖征噶爾旦通好於若國若國主伐叛助順縛噶爾旦送來在途病死若國震於天誅卽獻阿爾泰地方中國受之置驛設守已有年矣今猶以爲言是非背 大皇帝乃是背其先人豈非大不祥乎策凌語塞思以利害動公乃集十四鄂託十四宰桑合而見公曰議不成公不歸矣鄂託宰桑者華言十四路頭目也公叱曰出嘉峪關而思歸者庸奴也某思歸某不來矣今日之議事集萬世和好不集三軍暴骨一言可決而譏譏如兒女子吾爲而王羞也諸酋相目以退翼

日策淩如約繕表求公轉奏并遣宰桑同來獻橐駝明珠等物　世宗大悅敕詔下加公三級晉秩都統　世宗崩　今上登極還刑部尚書以誤舉參領明山失察家人兩事落職入獄病吏部尚書孫公嘉淦奏請就醫私第許之薨於家年六十二葬西山獨樹里子三人長昌齡官編修次科占次查訥俱有父風公寬於接下太雜剛於事上太戇伉爽自喜好聲矜賢簡節而踈目以故無平不陂福與禍俱丙辰會試榜發公奏請搜落卷　上允之復取中三十餘人有廣東劉起振者年八十八以公薦入翰林爲一時盛事所居稻香草堂有白鴈峯鷩峯東臯南莊諸勝積書萬卷招四方人與遊性理經史詩文醫人日者悉萃集焉果親王任事時謦欬所及九卿唯唯公在坐俟王發聲聽未畢輒迎拒曰王誤矣王不能堪　世宗責公曰汝知果親王何語而又誤耶公亦不能答也

銘曰公如劍其干將乎誰不欽以其光乎卒以折毋乃剛乎迷陽迷陽傷吾艮乎固不如赤堇之錮而南山之藏乎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王公葬黃岡陽羅六十年墓無碑其孫廷泰來言曰先祖遺命弗爲碑碑缺至今廷泰出先生門下讀先生金石文字於古無讓然則安知非先人之靈不欲以姓名爵里草草託人必待後世之能與夫班馬爭者然後紀傳之耶銘我先人補子孫之憾先生其奚辭余謹按其狀而書之曰公諱澤宏字涓來一字昊廬家本瑯琊十世祖東平侯還於黃岡公父用予崇禎進士任淮安推官內擢檢討以公故封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有子五人公其長也玉色揚聲風采儁異八歲侍封公於淮封公指簿案戲曰兒他日亦掌是乎公搖首別手一書曰兒讀此願掌此擯之禮經一部也翁乃大奇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中崇禎壬午副榜當是時流賊四起黃岡氛甚惡公避亂九江路遇賊劫其家屬公逃深箐中三日不食譚爾恆者九江豪也夜夢采鳳翔竹閒旦伺得公餓色焦然憐而衣食之公說譚曰某祖父母父母俱陷賊中某義不獨生公仁人能活某一家乎譚問計公曰賊衆烏合無遠志又無刁斗之設每夕猪啼而囂必置酒高會乘其醉襲之克矣譚許諾糾鄉勇百餘雜持鋤盾公操戈而先衆從之直斫賊營賊大驚手不及格皆逃公殺數十人扶祖父母父母出其他子女得脫者泣謝環拜求見主帥就視乃書生儒冠美而文者也時公年二十一矣甲申

世祖章皇帝登極天下大定公歸里讀書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入翰林督學京畿再遷吏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尚書既貴爲譚爾恆納粟得官同知所以報也立朝專持大體御史某奏流人宜徙烏喇公不可

聖祖駁問公奏稱烏喇死地流非死罪果罪不止流當死死不必烏喇罪不當死故流流不可烏喇舉朝無以難事竟寢後

聖祖巡烏喇嘆曰此非人所居王澤宏其引朕於仁乎先是江西徵漕每米石輸水岸費若干相沿爲正供會江督奏入九卿議者多持兩端公力言洪都地瘠民貧除之便　天子以爲然歲省浮額十餘萬西江稅關舊設湖口湖口灘石森立商舟待驗往往漂沒公奏移九江嗣後泊者晏然無他虞往來商爲建生祠癸未以老辭位歸居金陵之大功坊角巾散服徜徉山水若忘其爲國老者然　鑾輿南巡公三逢盛典每見則賜坐賜蔘藥勞問優渥鄉里以爲榮年八十三薨子六人長材升次材任己未進士官副都御史次材成官江西南康令次材獻材信材振材振即廷泰父也先娶陳氏繼周氏俱封夫人

銘曰天開虞廷先生鳳鳥來舞來儀爲國初老公之誕生神骨珊然禮儀三百幼願學焉　帝曰嘉汝汝作秩宗最飭以敬克相朕躬瓢齍粢鬵罔或不供吉凶軍嘉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公拜稽首含舒憲章斟酌六典損益百王執大琰圭而佐烝嘗亦咸有一德以格於穹蒼侃侃霜肅澄澄水止無赫赫之功不沾沾自喜老而安焉三山二水廷泰甚文黃中通理補徵元石永光萬里祖德訪孫碑文助史公侯之裔必復其始

和碩簡親王碑

乾隆十四年簡親王神保住以事削爵

天子命鎮國將軍德沛襲封王名德沛字濟齋祖福臘闓封貝勒父福存封貝

子王以嫡出應襲封鎮國將軍讓與從子恆魯而已託足疾入西山讀書
世宗以果親王薦　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孔廟分特豚之饋
世宗重之授兵部侍郎還古北口提督巡撫甘肅
今上登極遷湖廣總督調浙閩再調江南王面頳無鬚髯頣霤如矢道氣盎然
服侍皆內監宦者每見屬吏南面坐監司以下長跪白事外於周孔仁義一不
關口聞人善則信聞人過則疑以和顏接士士之曉經術能吏治者尤篤愛如
子弟然甘肅歛收多不上聞王到兩月不雨報旱普賑之甘肅報災自王始衡
永郴道某修枇桿州於洞庭湖便文自營夫役多溺死前總督邁柱庇之某故
大俠有氣力知王來必不相容走關節京師凡貴人識王者聽請書月以百數
王積尺許一切不開視先劾奏某褫職擒問服罪然後聚而焚之御史朱續晫
劾福建巡撫某受韶州守某賍　上疑不實命朱往會同王鞫時巡撫與太守
俱未解任聞朱來欺其孤遣猾吏鉗伺之風影甚危人亦疑王與巡撫同城不
先舉發而爲朱所奏必護前朱以小臣犯衆怒行萬里外勢必不能自脫王竟
自伏失察罪奏直朱而置巡撫太守於法天下服其公越俗尚禨有五通神爲
祟王毀其像將軍隆升貪縱王劾去之民大懽爲建生祠乾隆七年淮揚大水
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娓餅千艘蔽河而哺兩岸喧聲若流菜色立變謂府
縣放手開倉庫賑寧役侵可重領可務使恩流於民凡留養資送賚糜張廠加
恤各色目靡不舉是歲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共一千萬官吏震駭或色不相
許王輒奮曰堯舜在上必不以活民獲罪縱爲活民故罷歸於心不更安耶論
者謂江南是年災實非常然數百萬札瘥捐瘠鮮溝壑死又不相寇災賊殺非
王之勇不能肩非　皇上之仁不能容也議河事與總河高文定公不合召補
吏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尋遷尚書封王一年薨王宅心遊目恆在三代上入
學謁聖必摩挲其俎豆鐘篪懷而慕思不忍訣捨居恆危坐番番雖矜莊而虛
己已甚常詣成均講大學橋門俯聽者千餘人皆悅服獨助教王之銳前曰猶
未盡王請益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節聖經畢矣其本亂云云須重申之以
見吾儒所以異於二氏之義王欣然下階三肅而謝助教者河間人所稱仲穎

先生者也袁枚宰江浦時王過境儀從索供頓勢甚張枚以實啓王嚴檄禁督
嗣後肅然以此受知尤深王所著有周易解八卷實踐錄二卷薨年六十九諡
曰儀無子以從子恆賫嗣
銘曰彤魚昌僕分姓羲軒河間東平卓爾不羣惟王兼之爲　國宗親聖涯稅
駕元淵澡身吁荼萬物拱押天人純終領聞愔愔好學六岦陰陽三雍禮樂咸
精其能爲民先覺洽曰九披卿雲五采高掌遠蹠皇於四海天災已極乃見
帝力　帝座難通乃見王功羣黎報王立廟烝嘗王不能到王在孔廟温明祕
器八綍龍牽同哀共嘆葬王幽燕遙知冢旁太極流泉定無雜草靈蓍芊芊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枚幼時見里巷坐八九十翁說賢太守必曰魏公或新太守甫涖里魁過必問
得如魏公否枚問公政何若曰公至海不波旱必雨浮糧捐盜賊竄野無停柩
寺無少尼嘗過市有旗廝強匄毀器拆屋拘之不服曰我固山子也公怒命縛
與後吾將訴於將軍與夫急馳牽烈日中公肅賓謁廟故紆其道固山子不能
堪叩頭曰願受公責毋訴將軍公曰公子安可責哉且公子世家知禮義當不
爾必家奴教之耳杖其奴四十徇於市自後八旗肅然撫軍黃叔琳獲罪有蜚
語稱其弟叔璥爲御史巡臺灣過杭擾民民罷市　世宗命將軍總督會訊訊
日觀者如堵牆黃公囚服噤齘將軍呼三木脅之公率錢塘楊令歷階上抗聲
大言曰府縣司地方地方市罷而府縣不知請先劾府縣再訊叔璥且　天子
惟不信風聞故命大臣窮竟若奏不實而周內之是欺　天子也竊以爲不可
今孩兒老母萬千在庭下辱將軍玉聲一問則叔璥與府縣俱無所逃罪將軍
目外望諸百姓匍伏呼曰如魏公言黃竟得釋公所行此其犖犖大者枚聞而
識之後十餘年枚知江寧公爲安徽布政使得朝夕見矜寵甚戚公時年六十
餘朴而和疑不稱其風力者蓋公之爵已尊年已高養愈粹也今年公薨將葬
其次子內閣侍讀允迪來曰子先君竹馬兒童也長又受先君知然則銘先君
惟子是屬枚惶恐辭讓懼文不稱德爲贔屭羞繼又思銘公可無愧詞而枚文
或將藉公增重及按其狀而書之曰公諱定國字步于號慎齋大父諱萕官中

書舍人居江西建昌之水斗砦鼎革時守將欲屠砦素善舍人給契箭一枝曰保而家舍人不可曰願與全砦同死將誼而許之活者千餘家子方泰官禮部侍郎生公公舉康熙乙酉科登進士宰應城得民和他郡訟者走應城如鶩大府知之遇民變必檄公往雲夢孝感皆以守令故閉城罷市他官徘徊不得入望見應城縣旗幟呼曰魏青天至矣皆解散羅拜事聞擢知冀州　世宗登極還守杭州再遷河南按察使當是時督臣田文鏡政尚猛上蔡令某怙田勢倂張公首劾之田怒力未有以傷會調直隸與布政使張适拷人致死謫戍黑龍江先是兵部尙書傅鼐謫焉公到之前夕傅夢魏徵來翌日公至傅心敬之而未言亡何同步江上一丈夫來汲熟視公曰公毋姓魏乎曰然丈夫跪叩頭泣曰民冀州人也公刑我公不記耶公曰然則應恨我而何以泣曰民從人爲盜法當死公爲減流雖遣發公意猶若其不欲遣發者然故感公語畢再泣再叩頭傅亦愴然不自禁直前握手曰殺之不怨公孔明耳豈僅魏元成哉乃述前夢大歡笑　今上元年公與楊名時魏廷珍等同召見授西安按察使大將軍查郎阿從蘭州歸衆官郊迎日已暮查下馬問誰是魏觀察公趨而前查手燭照示衆官曰此傳閣峯爲我言八年塞外友刑人而人感者容顏尙未老也再陞山東布政使調安徽先是司胥居奇苛駁各屬冊籍公命代造檄發乃相視閣手州縣奏銷輒以尾數被部議公代解而催還之遷安徽巡撫入爲刑部侍郎再轉吏部以老乞休歸七年薨壽七十有八公在浙時浙有南北關南關課贏南司請撫臣入奏公在坐曰不可若以稅贏爲殿最則今年南勝北明年北勝南如物力何汪景祺以大逆誅子女坐流一女許配中表大府以無媒故欲坐之公不可曰中表爲婚何事於媒爲除其名其持大體如此夫人曾氏再娶蕭氏長子涵暉知鎭遠府孫若干以某月日葬某

銘曰一檄擒斬四十賊一歲殺虎七百隻公之吏術廉且傑赴道若渴義若熱即之溫溫如不克巽之委順震之決西江之西巖巖石其生也榮爲公碣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

錢唐袁枚子才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文華殿大學士尹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保謚文端崇祀賢良次年三月公子慶玉等扶柩葬於遼東
遵公遺命墓勿爲碑其門下士袁枚泣而言曰古勳華之盛皆於臯夔之訏謨
中見之我國家治隆唐虞天生文端公熙　帝之載垂五十年四夷九州聞公
慕公萬頸胥延矣倘生平忠勛灘然就湮於公謙德可也其何以佐　聖清之
光明哉第公奏稿盡焚密勿語外罔聞知而枚又生晚靡能記憶謹就受業以
來隅坐時齒牙所及諸軍民屬吏所祝稱者鋪揚之以礱於貞石或亦左氏所
謂違而道者耶諸公子曰唯唯乃撫其梗概而銘之曰公諱繼善字元長晚自
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世居遼東父泰罷祭酒家居　世宗爲藩王祭長白山
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繼善舉京兆曰當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
謁雍邸而
聖祖崩　世宗即皇帝位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進士引見　世宗喜曰汝
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入翰林而召祭酒公爲工部侍郎尋遷東閣大學士
怡親王請公爲記室　上許之天寒衣羊裘從王王憐其貧賜青狐一襲奏署
戶部貴州司郎中當是時廣東總督孔毓珣與巡撫楊文乾不相中肇高廉道
王士俊者楊所薦也伺楊入覲劾王下獄公承　命往鞫得其情　世宗深嘉
之未復命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還江蘇巡撫仍兼河務事
時雍正六年也江蘇漕政抏弊公奏衛丁州縣費各有需嗣後請米一石收費
六分先給官丁使無不足然後一裁以法又奏平糶盈餘非公家之利應存縣
庫又奏撤水師營而增沙船巡海又奏鹽院伊拉齊不法請褫職擒問　世宗
悉允所請懽聲接於衢七年署河道總督九年署江南總督未一年雲南元江
苗反調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公白皙少鬚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著體紅瘢
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釋褐五年即任封疆年裁三十餘遇事鏡燭犀剖
入面瑩徹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喜者亦必寒暄周旋常一月間兼攝將軍提督
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恢然無痒
容亦無驕色猶與諸生論文課詩以故民相傳折服聞呼騶過爭欣欣然走一
二里追輿望影以爲天人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衛
入覲過清江傳　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毋妨公覆奏李衛不問
河身之深淺而但問河水之小大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湖水
弱難以敵黃之強方草奏時幕中客齊爲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爲動　世
宗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輟　御衣冠賜公而加公太子太保其調雲貴入
覲也江南災河東總督田文鏡欲奪所屬之豐請漕東粟助賑按察使唐綏祖
密奏東省亦災粟宜留　世宗問公公奏如綏祖言　世宗曰如卿言山東誠
災第綏祖田文鏡所薦不宜異議公曰臣聞古人有申公憲以報私恩者若臣
作田文鏡只知感愧不知嫌怨時唐禍幾不測以公解得免而公初不識唐也
公既到滇知前督高其倬雖受譴而老成有識乃虛己諮詢高亦感公意備告
款要遂率總兵楊國華董芳等分路進兵破之擒其魁老常小等元江平今
上登極之二年補刑部尚書四年教習庶吉士五年總督川陝八年江南災調
兩江十三年調廣東不果補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金川用兵乘傳與忠勇公
傅恆詣軍前受降畢仍督川陝十六年調兩江十九年河決　命督南河河平
　命視師伊里半途追還仍督兩江二十九年　上召公爲慶七十賜讌於第
拜文華殿大學士仍攝總督次年還朝相　天子七年薨公毅而能擾機牙四
應　上深知之凡糾紛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既命公則皆棋危枕險
萬口禁聲人方怯公無下手處而公紆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帖妥又如東
風吹枯頃刻改色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
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輒
心開臨入閣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愴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連小住慰
勞送者不侵官不矯俗不畜怨不通苞苴嚴束傔從所涖肅然將有張施必集
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是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

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循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
欠四百餘萬乾隆間盧魯生僞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引萬千而公部
居別白除苛解嬈不妄戮一人先是十六年　天子南巡黃文襄公盱衡厲色
供張辦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三迎　鑾熙熙然民不知徭役供張亦辦人以
是服公之敏也公清談干雲而尤長奏對　世宗嘗詔公曰汝知有督撫中當
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矣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
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江蘇布政
使某妄奏司胥侵歷年正供自矜嚴察公偏劾其寬縱曰某既知庫虧百萬而
不能科別窮治何耶　上意釋命大學士劉統勳會同按覆事果虛俗傳公貌
類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推轂提訓孳孳每公餘一卷一燈如老
諸生寒暑勿輟詩成喜人吟聽至頓挫處手爲拍張或半字未安必嚴改乃已
以故清詞麗句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　上嘗下詔云本朝滿洲科目惟鄂爾
泰尹繼善二人嗚呼榮哉故事宰相抵任在翰林衙門公入相時所坐處卽公
先人之位公母徐氏側室也以公貴封一品夫人公側室張氏以第二女爲
皇八子妃亦封一品夫人充丙戌會試總裁先一年而降　旨皆異數也公本
姓章佳氏先娶郎氏再娶鄂氏俱封夫人子某某
銘曰一事未行懽聲雷鳴問厥所由相感以誠一令裁布趨迎滿路我知其故
信之有素大哉夫子金粹玉温仇怨低首羌戎扶輪五行中土四時中春惟其
育物所以歸仁公嘗訓人人如履地不留有餘鮮不顛躓人亦指公公如大樹
安寢其下使人可據羊腸業業公能游之虎目獰獰公能柔之匿瑕藏疾公亦
憂之摘果未熟曰且留之及其覆矣轉相咎矣公亦無言笑而受矣責且彌恭
耄乃益聰乾乾日稷扶我皇風大鐘勿考大廉勿表官久胡貧惟天了了十事
要說姚崇忠愛公欲云云探懷有待元齡遺表諫征高麗公竟生前抗顏陳詞
易簀猶視殘編斷紙曰性所耽惟文與史七十七年大星歸矣如彼宣尼可止
則止有子十三鄧家金紫罔不束脩敦詩說禮遼水湯湯繞公墓堂江水悠悠
望公來遊二水之間知公俱到所到孰多江南有廟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神道碑

公姓黃名廷桂字丹崖正黃旗人年十九以材官引強從
聖祖出塞獵控飛猱落雙雕者二十餘年
世宗登極授宣化總兵四川提督甫至官卽奏設局辦治鎗礮鉛丸時西土無
事而公豫籌同仕者笑之未幾西藏阿爾布托反公往敵干數甲軍容山立賊
大驚散走事聞　世宗知公可大用命討雷波土司楊明義等擒其魁餘黨悉
平士何滇苗阿驢反圍參將謝某於赤衣臺七日公率兵入大小涼山攻殺降
下之乃還秋滇省烏蠻又反公軍川滇接壤處四路堵遏卒縛其酋　世宗大
悅命總督四川川省地丁每兩耗二錢民苦之公請每兩減一奏上報可卽
今皇上卽位之元年也俄而總督缺裁署天津總兵還古北口提督再遷甘肅
巡撫其時邊省倉空地屢震新渠寶豐幾不毛矣公符縣買耔種耕牛招民授
田浚昌潤渠灌之行二年兩邑富如初十三年春署陝甘總督冬調江南十六
年仍調陝甘十八年調四川二十年加太子太保補武英殿大學士仍督陝甘
當是時　國家禽達瓦齊方開闢伊里威震萬國而投誠之阿睦爾撒納叛入
哈薩克回虜竊發襄勤伯鄂容安兵部尙書班第死之　天子震怒命大將軍
永常兆惠等相繼出兵公以爲先安內而後攘外外夷跳梁國無大損若因軍
需驛騷致內地有事則金甌玷矣乃命運糧車十家抽一厚其值許帶什物貿
鬻民踴躍爭先慮牛運妨農奏買騾分布口內外民耕如常又以爲凡事豫則
立糧待盡而後運則士饑馬待缺而後補則戰衂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開池
畜豆馬到行且喂以故馳千餘里愈壯駐防臺站月需米數千曰吾前撫蘭時
會買穀三百萬石分貯河東西正爲此耳識者方知公遠謀董安于不是過也
逆酋已瑪等叛截臺臺信不通沙克都爾慢吉一支就賑蘭州逼近肘腋巴里
坤大震公遽發兵三千鎭撫之奏出半月而
命下如公言布政使蔣炳共事肅州公檄令回蘭州督賑奏出四日而
命下如公言公又擬奏大將軍兆惠以孤軍守阿克蘇無益宜早令回軍相機
再進奏未出而

二二五〇

命下如公言公每有謀算動符　聖意雖隔萬里如在目前以故眷寵日隆加太保封忠勤伯世襲雲騎尉賜紅寶石頂四團龍補服公素患咯血既理軍務中夜輒起或張目達旦致積勞成病病劇譫語猶以馬駄糧運進剿擒賊諸務喃喃不絕官吏文武繞榻環聽爲之涕泣漏下一鼓而薨年六十九　天子震悼賞賻無算柩還　車駕親奠謚文襄崇祀賢良公陰重強毅常稱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恩好名黨援諸病爲　上所知便行一好事不得故生平寡笑語所在芒角專以招怨謗忤權貴爲務孤行一意奉　主而已及事關重大旁人平素舒緩養名者束手不敢動而公輒以一疏得之或直薦其戚里或保留人於臨斬決時或請豁軍需數百萬奏上即行海內駭服貌清奇長身鵠立額上瘤起如佛頂懸珠者然見屬吏無溫顏質确其過高坐不冠斜睨而涕唾司道以下寒毛惕伏甚至股弁然喜人強項愈駁辨愈喜理屈則從之或以此受目色督西川時外夷准噶爾入關熬茶有誤奏入寇者　天子命公發兵公封還詔書奏不可已而果以誤聞調肅州馬駐防兵備將軍勢或不時給公奏之　上命滿洲三品以下官許公杖決由是令無不行居恆無他嗜好放衙畢手通鑑一編而已予一人某福建糧道先公卒以某年某月葬公於某銘曰吾未見剛次莫如猛惟我文襄秉此以逞起宣化終涼甘利西北不利東南莫獝獅付崔楷駱子過老羆臥天縱其鋒爲李横衝孤捧紅日以行於空如繫虎鬚牽不得動嗚呼竟以始終世之過人不履影而先豫奪常者其視此華表之穹隆

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乾隆五年
天子命刑部尙書史公教習庶吉士校習　國書免課而公命擬奏疏一通褒許甚感嗣後趨函丈不待啓輒入得與聞　本朝文獻
仁廟
世廟兩聖人所以致太平之隆與公生平受知恩遇談洋洋盈耳於古太臣中酷愛姚元之蓋自況也後十年枚再拜公於　賜第時公已作相而枚起病入都公教之曰聞汝宰江寧有善政誠不負所言惜杜牧之未免風流耳遠到者宜戒也嗚呼言猶在耳而公自此訣矣今年五月十三日公薨於位　天子贈太保謚文靖命翰林立傳樹碑於墓公之勳　天子爲揚其聲光銘公者有大手筆在何俟門下一舊史官哉然弟子傳其師各有所心得而不能自已謹賡其事於狀外而擬爲銘曰公諱貽直字敬弦號鐵崖系出東漢溧陽壯侯世居湖埭里徙夏莊父夔官宮詹以文學清望伏海內公貴贈如公官公十歲能詩十八舉京兆十九登進士入翰林典試於滇督學於粵所至有聲爲掌院湯公右曾所抑由檢討而贊善而諭德而侍講而庶子而學士優游清秘不走一級者二十三年雍正元年大將軍年羹堯平青海歸勢張甚黃韁紫騮絕馳道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年過目不平視獨公長揖年望見大驚遽翻鞍下曰是吾同年鐵崖耶扶上己所乘馬而己易他馬並轡入章益門翼日補吏部侍郎尹順天　世宗晝日三接咨詢優獎公亦布露所蓄勤施於四方乘傳訊雁平道王龍閩令梅庭謨清釐直隸河南積案甄別閩省官雖事祕外不能知而考覈平反輿論翕然公在　世宗時總督福建再督江南授都御史巡撫陝西在
今上時總督湖廣再督直隸加經筵講官戶工刑兵吏五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吏部尙書公生而倜儻神識超妙周巡六曹出入九鎭又復六十餘年以故所涖處如日破黑湯沃雪批郤窾要動中機宜常言天下辦事人多解事人少深刻非明懈弛非寬交際非私協恭非黨故公爲政行己無心寬猛恥矜苛廉一以持大體安社稷爲務先是戍臺灣兵武弁送往動索番社頓遞公改委臺鎭本標弊遂絕漳泉卑溼穀易朽公奏臺灣例給兵米即以四府穀運廈門碾發嗣後無角尖耗西安無屯倉公請軍需剩穀十六萬爲貯歲饑屯民受賑如一苗盜蒲寅山據梘頭山叛積十稔未平公設方略命總兵李椅擒其魁餘黨悉散容美土司稅輕改歸流後稅增公請仍征原額獠猺歡呼督直隸未半年所題結事九千六百餘　今上登極公首奏停開墾以杜浮冒禁勸捐以正國體循資格以息奔競用科目以重科道吏禮四衙門疏數千言　上在藩邸習聞　世宗稱公及是愈信其賢悉允所奏因公入謁　梓宮召見溫諭

貝久賜　世宗所遺鵝黄蟒衣四團龍補服曰此　先帝意也今朕君臣所共
事即　先帝事也卿其始終一致公感謝嗚咽　上亦泣下不止公淸標玉立
眉目如畫舉止詳華靴塵不沾衣圭袍褶式皆內裁性強記尤善淸言雖莊語
危論必多譬引饒風趣每早朝立宮門槐柳下諸王貝勒卿貳翰詹環聽鐵崖
相公道　三朝舊事耆臣言行以至輿服車騎之儀適羅縷明暢如鳳鳴九霄
下風傾耳聞所未聞他大臣或懼言温室言吶吶不宣而公肆意逞詞談啁流
速忌者亦不能中也乙亥歲㳄子奕昂署甘肅布政公通書於巡撫鄂昌事聞
　天子休公於家公出學舍後未嘗家食至是乃得掃墳墓到兒時釣弋處召
族人數千分俸置酒爲二疏故事里中負蓑笠者見公鄉音如故嫺睦有加咸
傱傱奔趨來看眞宰相乃未幾而　天子南巡仍召公入閣矣公尤長奏對年
羹堯伏誅窮治黨與　世宗問汝亦年某薦乎公免冠應聲曰薦臣者年羹堯
用臣者　皇上　世宗默然常奏事拜起舒遲　上問卿老憊乎公曰　皇上
到臣年當自知之　上大笑時公年八十一矣公少時撤金蓮燭成婚中年督
兩江開府鄉里晚年再宴鹿鳴瓊林周科目六十年之數　天子賜詩褒美祝
　太后萬壽入九老會圖形內府近古以來所未有也上蔡令張球誣䧟同官
邵言綸總督田文鏡庇之　世宗命公往豫案覆發其奸田大慚大學士邁柱
請開楚丹河運米公力持不可浙督李衛約爲兄弟公嫌其不學也謝之三人
方柄用時攖其鋒者皆懾公獨棘棘不阿其守正如此晚年　恩禮愈隆肩輿
入紫禁城陪祀不與大寒暑不入閣湯沐小休即齎物賜於家患風熱數日曰
吾本無疾而此中竭矣即繕遺表薨子三人長奕簪官翰林次奕昂廣東布政
使次奕瓌知潞安府夫人許氏先公卒合葬某
銘曰天球河圖西序雙陳阿衡太師朝不兩人奕奕史公維嶽降神逋峭風骨
華重冠巾天生公來作百官表表上頭銜公身可考　帝賜公履作九州圖圖
中禹甸公盡馳驅勿矯勿隨有猷有爲雷霆之下談笑指麾垂老雍容黄扉供
奉　主聖臣逸物希寵重堯禹盤匜羲軒露璽但厥於庭四方風動何必琑琑
再叩其用伏波談論王公意消奚斤老去善說先朝八十二年委化而卒帝子
奠酒千官執紼太常大烝與國無極惟予小子奉　詔受經隅坐請業有訓則
聽褎其文才揚於王廷小謫蓬山公爲涕零望奮滬池以振厥聲一朝星隕吾
將安仰絲竹前生山河音響見而知之典型不爽私製碑銘以質泉壤

廣西巡撫金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春枚起居叔父於廣西巡撫金公幕下見公公奇枚狀貌命爲詩大
異之當是時
天子詔舉博學鴻詞之士四方舉者每疏累數人多老師宿儒公獨專爲一奏
稱某年二十一歲賢才通明羽儀景運應此選克稱語多溢美天下駭然想見
其人廣西自高爵以下至於流外驚來問訊亡何枚報罷公亦以事去官後二
年枚乞假歸娶拜公於安肅會日暮天大雪公聞其至也喜曳杖走出及門迎
且笑曰果然翰林耶枚再拜公答拜命入見夫人五年枚再入都公之兩子來
曰珽玉振玉等不孝不能延先君之年今先君薨葬有日矣惟貞石之未書翰
林其銘先君哉枚乃泣而言曰公仕宦垂三十年盛業若干枚與兩郎君俱年
少知之難文之尤難雖然就所聞以光幽宮翰林事也亦門生志也不敢任亦
不敢辭謹按公諱鉷字震方一字德山祖友勝本姓金襲明金帶指揮世居山
東登州流賊破城友勝死之存三歲兒名延祚太夫人余氏將死屬諸側室趙
氏曰守節經也存孤權也我行經汝行權趙氏泣而領之挈兒至遼陽轉適郭
氏既長從　本朝入燕歷任工部侍郎生公及公貴始復姓公通易理善兵法
爲粵西布政使奏州縣向例雖有繁簡兩調而於所治處分析未備則人地難
相宜請分衝繁疲難四條許督撫量才奏請　上嘉納焉今直省所行自公始
西隆州八達寨苗反公討平之奏免泗城六年舊稅以汛兵少粵土蕪不治乃
行屯田法設都司官駐柳州與民牛招之耕教之技勇每名給水田十畝公田
一旱田三十畝公田二存公田租於社倉行之期年粵萊田萬餘於是天下人
皆曰公以一廣昌知縣莅任五年蒙　世宗皇帝擢太原知府纔三年遷廣西
按察使纔一月遷布政使纔三月遷巡撫今入粵者望氣葱葱然政行民和大
異疇昔然則　世宗非用人之驟也其知人之深也公之自太原入覲也方廷

議耗羨歸公公獨奏不可　世宗不悅曰朕已定養廉矣汝在官私官乎公叩頭曰臣非爲官游說也從來財在上不如財在下州縣爲親民之官寧使留其有餘養廉者養其家使知廉恥也家有大小所定數詎能胥足一遇公事動致俯張　皇上之意豈不曰凡是官辦皆許開除正供但從司院案覆以至戶部層層隔閡報銷甚難從此州縣恐多苟且之政　皇上意在必行臣請養廉外多增公費或存縣或存司倣北宋留州之法庶於事有濟會左都御史沈近思持論與公合　世宗乃勅山西巡撫核公費章程巡撫希　上意定數較他省爲優公撫廣西九年　今上登極召補刑部侍郎治行時印券借司庫千金後任巡撫楊超曾劾之罷職雜治居月餘楊据摭不已　上怒曰朕以金鉷撫粵久恐有他故故置之獄今楊超曾數來奏皆極細事是金鉷平日無可奏也免鉷罪以所借銀賜之即日寧公於家五年春薨薨後　天子念公賢授河南布政使吏部以爲公存也文書下其家叩門不應鄰一叟出曰公亡三月矣乃奏明收　詔嗚呼罪之雪也雪之者必有人而公以加擠而得脫黜而起也起之者必有人而公以身死而得官然則公之孤直與　天子之明聖可以見矣性仁儉而靜置古鐘一枚擊之以招僮豎侍者聞鐘聲始往遣人至大同買妾詢爲宦家女厚其資歸之嘗謂雲貴總督鄂公爾泰曰改土歸流非計也異日當思我言公享年六十有三先娶繳氏再娶陳氏俱誥封夫人

銘曰得一少年薦於皇天我愧買後公居吳先公之勳庸寰海所知灕水湯湯我初見之牙旗兩收南衙晝長每接從官竊窺簾旁口畢王事誦我文章行止儀狀瑣屑夸張辦裝非過借祿非貸受彼摥搘甘茲折挫　天子有恩用公之魂豫民泣涕待公不至僂指平生第一知己豈圖報公如是而止嗚呼蒼天使我如此我心匪石墜於泉底

湖北巡撫唐公神道碑

惟唐氏世居海陵再遷揚郡唐公季如知靈山縣鼎革時輸金贖兵中子女天祐有德大昌厥宗再傳生公公行六諱綏祖字孺懷號莪村諸昆歷翰林觀察司馬諸官而先生官尤尊舉康熙丁酉科宰封邱受知河東總督田文鏡從縣令還歸德守濟東道山東按察使田以苛廉聞天下而公又精神淵著修下而馮人望見畏之以故共事者爭相搆嫉凡四落職三對簿沒產須䌫勢洶洶疑不能再脫而公卒無恙卒起用以官壽終知封邱時兩漁戶報盜失一袴一斧公疑之拘漁戶往勘漁戶即盜也柘城盜供火伴某公疑之命侍者易衣就質盜指曰是也公大笑鞫之乃爲役所教並盜非是守歸德時濰縣民羅二被殺妻張氏訴賀某仇害獄已具矣公廉得張與叔姦手絞其夫賀得釋聊城民傅世友攜兒摘棗傷臥道旁過者詢之曰俺兒聲終氣絕人縛其兒鳴官獄已具矣公廉得樹主所毆呼俺兒者戀其子也兒免極刑爲山東按察使時郯城某殺人詭家奴自縊獄已具矣公疑券新鞫他奴死者故石匠非奴也毆非縊也冤始雪爲廣西布政使時粵西桑江苗叛巡軍獲僞軍師黃某議遣官招安公不可曰彼若執官而欲易其軍師奈何遂進兵既而諜者言苗已張繩待矣撫軍欲還外城民爲堅壁清野計公不可曰苗不薄會城也若還民而示之弱將薄城矣從之苗果平公雖出田公門而遇事不阿江南災田奏運穀助賑夸東省之豐也公密奏東省亦災穀宜留

世宗疑公負田恩沽名命白衣領職漕粟江南會雲貴總督尹公繼善入覲奏山東災重於江南事得釋入爲太常寺少卿　今上登極出爲廣西按察使尋還布政使公在山東時劾濟南知府金允彝後金弟棨爲桂林同知搆公於撫軍伺公入覲劾公公歸官罷家籍沒矣　天子命廣東總督策楞往訊事得釋起用爲浙江布政使浙撫常安匿災公爭之常爲總督喀爾吉善所劾疑公反劾公公官罷家籍沒矣　天子命大學士訥親總河高斌往訊事得釋起用爲江西巡撫調湖北湖北布政使嚴瑞龍老而耗公不禮焉嚴搆公於總督永興劾公公官罷家又籍沒矣　天子命河南巡撫鄂容安往訊事得釋起用爲西安布政使未二年薨年七十嗚呼非公清節無虧百務有條必不能行險衢如康逵至於再至於三循環終身而無咎非生遇　聖明亦不能太陽麗空沉冥必雪然公能知人用人能得人死力在朝卿貳在外岳牧州郡其賢者有意氣者靡不通縞紵序慇懃窶人子苟有才必折節下之噓枯吹生悱惻肫摯未幾

所目色提挈韓雲蒸豹變百不失一雖日者筮人皆自愧不及而公亦頗以能
相士爲己任枚弱冠試鴻詞下第落魄長安天大風雨雪衣縑單衣謁公於順
治門里第公與語奇之次日屬今學士朱公佩蓮來欲妻以女枚以聘定辭而
公憐之益甚每過必賜食且撫盂曰毋寒乎每暑必賜浴且以指攪盆曰湯未
温宜少待是時公爲太常卿朱公亦未第事隔二十三年至今枚爲人言猶泣
下公葬邗江某原夫人吳氏祔焉子三人長宸衡官同知次倚衡官南安知府
再次秉衡蔭生
銘曰誤海爲深疑山必險闚者嚬顣使公屯蹇公曰聽焉禮義不愆福自天祐
禍爲道遣人望巨航忽沉忽漾誰知舟子其心蕩蕩人驚寶鏡忽涅忽磨惟其
如斯光乃益多坐如舒雁行必圈豚言無枝葉腹有精神以人事君可謂大臣
而況其才揮忽紛綸謂余不信視此銘文

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孫文定公神道碑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故爲太原縣民自代遷興居邑之臨河里父天繡
以俠聞殺人吏持之急公年十八與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
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壯之立召對授國子監司業遷祭酒再遷順天府尹工部侍郎先是工部
吏奏銷爲姦公頒工程科比而先以物價咨外省督撫臨期料覆披籍而已吏
相弔於家十年還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薦教習某　世宗不用公爭益堅
世宗擲紙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大學士某呵曰汝敢動　御筆
乎公方悟捧筆叩頭　世宗怒反縛置獄擬斬已而謂大學士某曰孫嘉淦太
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公出獄不抵家徑趨庫所果親王疑公故大臣黜必
慊於懷不屑會計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贏乃出不意突至庫視
公公方抱持衡偃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勞苦均共問所收銀有不足乎曰某所
收別置一所請覆之王辜榷良久無絲毫縮贏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即爲轉奏
上亦愈重公命署河東鹽院　今上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
以爲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
是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於微而勢成於不可返黑白可以轉
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未
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爲喻　天子嘉納之遷刑部尙書三年轉吏部尙書總督
直隸直隸旗民雜處多豪強聞公往先讋服引水漑田開五百八十支河使
瀞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交注遞洩無所滯留晉州小兒被殺同村紀某
衣污豆汁有司誤爲血刑訊誣服最後眞定府知府陳浩來白公而勾決之
旨已下公奏雪之又奏直省酒禁太嚴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騷非政體
也弛之便一時解縲絏者三千餘人又奏給旗人屯田墾治古北口山海關外
荒土數萬頃六年調湖廣總督前撫開橫嶺三洞議者以路太險欲棄之公曰
此地於國家原無所可惜但諸苗俱入版圖而獨留此巢穴或不逞者聚焉則
震驚寶靖城綏矣奏設參將募兵鎭撫羣峒肅然調撫福建以前訊糧道謝濟
世事不實免九年冬補宗人府丞公請老許之十四年　召補副都御史尋遷
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公內峻外和相對者如登泰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熙熙
貯在顏閒而業已將人置靑雲上雖有下界誣諑語不特不敢出於口亦并不
能生於心好靜坐退食之餘一經相對兩朝　聖人知公所學深能扶文運故
　命再督學五典鄉試兩總裁禮闈四任分校再領成均再任翰林掌院教習
庶吉士充經筵講官行走上書房又　命日進經義一章纂毛詩折衷成復
命註易傳彖爻甫畢而公病矣門下士卿貳百辟布列中外銘旌歸送者縞素
如雲朝爲之空彰益門內外車馬塡塞數十里皆舉音以過喪　天子震悼
命皇子奠酒謚文定公既負直聲屢躓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略有建白天
下人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僞奏疏一紙語甚悖託公所爲窮治經年裁
得主者名　天子知公忠無他腸寵遇益隆而公終不自安以爲捨他人而我
假必其致之者有自自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懷忍忍一切所以補塞晏參密勿
者彌口不宣即家庭閒亦寂然無復聞知故所狀公者止於此薨時年七十二
子孝愉蔭刑部主事葬某
銘曰繁星爛宵卿月孤明峨冠盈朝儒者孤行穆穆孫公惟嶽降靈目營四海

心醉六經摧剛爲柔惟誠故形三揖在下九奏在廷咸有欽式閣手仰成北鎮
幽燕南臨荊楚如泰山雲膚寸而雨　皇帝曰來卿學如古古聖有心交朕與
汝汝其發明朕爲汝主公晝夜領領精思探取易極連藏詩窮齊魯宵夢孔周
旦質堯禹每奏一經黃封旁午孔明淡泊豈喜聲聞無如民愛溢美紛紛以致
名尸走索其門讕語譸言直達九閽　帝曰徐之俾是究是陳鏡涅愈瑩絲湼
愈純保一个臣終始於恩惟予小子受知最早欲永公名金石是考所聞者稀
所書者少嗚呼恐大行山高不如華表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慤公神道碑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七日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沈文慤公薨於家余三科同年
也故其子種松來乞銘余按其狀而不覺嗚咽流涕曰詩人遭際至於如此盛
矣哉古未嘗有也在昔卿雲賡歌則有入伯喜起賡歌則有臯陶卷阿矢音則
有召公其人皆公侯世卿非藉詩進者唐人或以單詞短句受知而目色偶及
恩眷已終卽晚遇如伏生桓榮亦不過蒲輪一徵几杖一設而其他無聞焉惟
公以白髮一諸生受　聖人知三十年位極公孤家餐度支遠封榮祖近蔭貴
孫薨後　皇情紆眷賜諡賜祭賜葬賜誄贈太子太師崇祀鄉賢嗚呼如公者
古何人哉古何人哉然而皆天也非人也公諱德潛字確士自號歸愚吳郡長
洲人弱冠補博士弟子丙辰薦博學鴻詞廷試報罷戊午舉於鄉己未登進士
入翰林壬戌春與校同試殿上日未昳兩黃門捲簾　上出賜諸臣坐問誰是
沈德潛公跪奏臣是也文成乎曰未也　上笑曰汝江南老名士而亦遲遲耶
其時在廷諸臣俱知公之簡在　帝心矣越翼日授編修屢和　上詩稱　旨
遷左中允少詹事典試湖北歸　召入上書房再遷禮部侍郎校戊辰天下貢
士公自知年衰薦齊召南自代而已請老　上許之命校　御製詩畢乃行
上賦詩以賜曰朕與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歸後眷益隆三至京師祝
皇太后　皇上萬壽入九老會圖形內府而　皇上亦四巡江南望見公　天
顏先喜每一晝接必加一官賜一詩嗟乎海內儒臣耆士窮年兀兀得　朝廷
片語存問覺隆天重地而公受　聖主賜詩至四十餘首其他酬和往來者中
使肩項相望不可數紀常進詩集求序　上欣然許之於小除夕坤寧宮手書
以賜比以李杜高王海外日本琉球諸國走驛券索沈尚書詩集盛矣哉古未
嘗有也然公逡巡恬淡不矜矯不干進不趨風旨下直蕭然繩菲皂綈如訓蒙
叟或奏民間疾苦流涕言之或薦人才某某展意無所依回或借詩箴規吁堯
咈舜務達其誠乃已諸大臣皆色然駭而　上以此愈重公公既老所選詩或
不能手定庚辰進　本朝詩選體例舛午　上不悅命廷臣改正付刊而待公
如初此雖　皇上優老臣赦小過使人感泣而亦見公之朴忠有以格天之深
也公嘗訓其孫惟熙曰汝未冠蒙　皇上欽賜舉人亦知而翁十七次鄉試不
第乎公鄉舉時已六十有六其時雖觭夢幻想必不自意日後恩榮至此而從
來人主之權能與人爵未必能與人壽倘　皇上雖有況施而公不能引其年
以待之則亦帝力於公何有矣觀公之九十七歲方薨然後知蒼蒼者有意鍾
美於公以昌萬古詩人之局而　皇上與天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公之年與恩
俱亦有莫之爲而爲者嗚呼此豈人力也哉公醇古淡泊清臞藎立居恆恂恂
如不能言而微詞雋永無賢不肖皆和顏接之有譏其門牆不峻者夷然不以
爲意詩專主唐音以溫柔爲教如絃匏笙簧皆正聲也所著古文詩各三十卷
詩餘一卷先娶俞氏後朱氏均贈夫人以庚寅二月二日葬元和之姜村里
銘曰古松得天讓萬木先雖槁暴於前而償以後澤之綿綿則較夫早達者轉
覺贏焉皤皤沈公杖朝而走　帝曰懋哉朕知卿久朕有文章待卿可否殿上
君臣詩中僚友公拜稽首老淚浪浪從古傳人半仗君王蒙　陛下將臣置日
月旁以星雲色爲名姓光生論定矣死何勿彰吁嗟乎宮爲君商爲臣宮商應
聲先生之詩之神

江蘇巡撫兩峯徐公神道碑

公諱士林字式儒號兩峯世居山東文登縣父農也公幼聞鄰兒讀書聲慕之
跪太夫人膝前曰願送兒置村塾中許之遂舉康熙辛卯孝廉癸巳進士補中
書遷刑部主事知安慶府再遷江蘇按察使以失察私鑄左遷汀漳道漳俗鬬
殺人捕之輒聚衆據山或請用兵公曰無庸命壯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

盡遣人深入詸以好語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大呼曰爲首者某也立擒以徇衆驚散嗣後捕犯犯無據山者還江蘇布政使丁父憂　詔奪情巡撫江蘇公不起服闋入都天子問山東直隸麥收如何曰旱且萎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　上深然之補江蘇布政使尋遷巡撫未一年病病中念太夫人年高不能迎養三上疏乞歸　上許之行至淮安薨　天子震悼命崇祀賢良壽五十有八公要路不通一刺而於鄉會師門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獄如神任刑部時有二人伐木塞外木摽乙斃有司訊結矣越三月乙弟以謀殺控甲甲逃公曰置當場死者之妻子不問而以三月後局外之人與獄乎甲逃懼累非懼罪也甲聞即出獄果虛知安慶時宿松孀田氏事姑孝兄公利其産逼嫁之與羣匪篡焉婦刎於途誣以墜水公坐堂上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訴召兄公質之則毛髮析灑口吐情實公深愧以鬼道設教而滿庭胥隸皆有見聞不能掩也凡讞決憲於轅垣絕人影射守令謁者具獄命判試其才教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性廉儉而絕不自矜賀長至節天寒裘禿霜與涕俱臬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揮家人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慚謝過少頃論公事快揮洒如初聽訟飢大呼點心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少頃鬚頤盡赤蓋誤硃爲飴糖筆箸交下不能復辨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然左右案可隱人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客憐之具美膳邀公公猛啗不問是何名色其平素精神夢寐偃仰唾涕知愛民憂國惟日不足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公以是受不容心於豐亦不容心於儉也聞覺禪師來江南督撫將軍以下負韉矢屈膝公長揖呼和尚織造海保入獄五月猶狐裘公進葛衣大府呵之公曰罪雖重於律五月不衣裘也如以爲嫌請劾臬使楚鹽不運　詔命會同鹽政核議或勸讓鹽政主稿公笑曰問心公私耳何嫌之避請加息以惠商時內外大臣噎媢不前而公章先上乃附紙尾以進公子一人名朝亮生十四年而公薨妻張氏詰原缺

銘曰昔湯文正爲政江南民化其儉苦節成甘後有繼者諄諄訓詞民不能從且相聱訾隔五十年徐公至止宴滄浪亭五簋而已蘇城翕然儉且中禮惟余小子憎人講學聞先生風怳然夢覺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禱而應應在禱先至誠動物其中有天羊質虎皮類然不然嗚呼徐公今無其倫來非戀爵去非要君儉非矯俗仁非市恩始於立身終於事親正色爲秋微笑爲春不愛公勤愛公之醇不敬公清敬公之真爰爲公銘以示後人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裘文達公神道碑

公姓裘名曰修字叔度一字漫士江西新建縣人康熙刑科給事中思補公之第五子也乾隆元年以廩生薦博學鴻詞舉順天鄉試四年中進士改庶常八年　天子親試翰林擢公高等驟遷侍讀學士轉詹事府少詹還兵部侍郎調吏部侍郎充經筵講官軍機房行走公貌清整眉有濃翠顧盼閒精神淵映居恆喜賓客工諧謔搜奇語怪了無倦色而遇事神解超捷每詰一曹受一職手文書嘿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二十一年　王師征伊里公面奏軍務機宜　天子大悅即賜　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　聖意會逆酋莽阿里克遣弟某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公與哈密總兵祖雲龍縛畀總督發其姦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爲衞撥沙洲五衞麥石添備支發其剩餘者分散各路塘站平糶之　上皆獎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諸將軍計議密勿而能下協邊情上符　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調戶部侍郎署倉場總督攝順天府尹充丙戌科會試總裁擢禮部尚書調刑部尚書降府尹尋還工部尚書年六十二病噎　天子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　詔下二日而薨　賜諡文達入賢良祠公聰強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　天子愛其敏倚若股肱初爲胡中藻事罷官逾月起用再爲捕蝗事降官逾月復故凡有事於四方與大學士劉統勳先後奔走前　命未復後　命又至半途回車揭揭東西雖侍　內廷領六部而英蕩款關足迹常半天下二十三年　命在工所訊邳州知州某短發車價事二十四年　命往太

倉訊王閻冒家主事二十五年　命往蘭州訊縣丞崔琇擅動驛馬事二十九年　命往福建訊總督楊廷璋受陋規事三十七年　命往盛京查旗地事五主鄉試一至湖北兩至江南浙江八勘水利三至河南兩至江南四至直隸公所讞決無苛嚴亦無縱捨衡文得士心尤善治水常奏治水宜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而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則為患滋甚　上深然之所治黃淮泗濟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濬瀹貫穿原委俱有成效可為後法善應變捷若轉圜而立意矜矜偏於慈惠從盛京歸奏免追八旗生息銀為司寇時奏免盜葠者死諸大臣或探　聖意噤齘不前而公獨抗聲有犯無隱　天子鑒其誠雖忤　旨時加嚴訓不逾時恩禮如初薨之日公卿士大夫素車塞路外省之河堤老兵烟墩戍卒皆泣嘆有失聲者公本以文學受知始終與書局相終始與纂西清古鑑錢錄石渠寶笈熱河志諸書而最後為四庫全書館總裁　上以書法近宋臣張即之以內府張書華嚴經殘本　命公足成之有奏疏詩文若干卷夫人熊氏子女各五人長子麟官編修早卒次師次行簡次豫次遵慶行簡以予與公同薦鴻博同舉進士同官翰林同出蔣文恪公門下故將葬來乞書碑

銘曰升俞鼎鐘器有所窮禮樂兵農事各不同裘公恢恢兼總天工智大於身意過其通馳於文囿抗揚雅風行於邊塞笑談兵戎以決庶獄卿月麗空以障大澤手驅蛟龍奉　帝之命皇皇者華樂　帝之心憂國如家指左識右帖邇安遐寧有臣如斯而堯舜弗嘉雨露方濃梁木遽壞台曜雖沉寒芒尚在葵之竺之　恩命沃之樹柏樹欒剛日卜之公身雖藏公績彌彰丹心史上元石冢旁

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敏恪公神道碑

公姓方諱觀承字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先世自元遷桐城祖登嶧工部都水司主事父式濟康熙己丑進士以本族南山集獄起全家謫戍黑龍江公弱冠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涼山僧寺有中州僧知為非常人厚待之公與其兄觀永往來南北營塞外菽水之費或日一食或徒步行百餘里雍正九年族人某薦入平郡王藩邸王與語大奇之情好日隆十年王為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公為記室　世宗命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偕往時年三十六矣十二年冬　王師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乾隆元年詹事王公奕清薦公博學鴻詞臨試不赴尋還侍讀行走軍機房補兵部職方司郎中出為直隸清河道累遷布政使浙江巡撫公風神元定識力超卓練其才於憂患之餘雖書生善騎射於世事物理瑩徹通曉以故大學士鄂公爾泰勘南河冢宰諾公親勘海塘直隸制府高公斌勘永定河俱奏公偕行公之受知　皇上亦從此始直隸饒陽婦被殺主名不立公夢神人示以周秋二字果獲犯雪冤在浙弛絲米之禁開墾海口大亹漲地三萬餘頃歲增雜糧十萬石十四年授直隸總督直隸當十三省之衝每歲　鑾輿謁陵盛京避暑木蘭　巡嵩嶽五臺南至江浙路必經由加之伊犁緬甸兩度出師一切兵校往還供張儲偫百務如雲而起公能料簡周匝徒御不驚二十年如一日十九年西陲用兵加太子太保署陝甘總督辦治軍需日行四百里得怔忡疾仍回原任三十二年薨壽七十一　上聞震悼給祭葬　賜諡敏恪公長於用人安放貼妥如置器然敦良者使柔民聰強者使折獄素封者使支應迂緩者使訓士即其人雖不出於正而譎詭捷黠者亦使之刺探而奔走甘苦必知賞罰必信一言必察寸技不遺以故人樂為用畿輔數千里如臂使指拇脈皆通御史范廷楷林玉奏直隸丈量旗地歷年不清公上疏謝罪即奏二人剛正有才請發往直隸補官相助為理　上許之旗地皆王公莊戶豪縱有年二人故負氣與齗齗相角旗地稍清而二人之鋒亦少挫矣各省督撫奉部議令民自行修城公獨奏直隸多差徭民無餘力且又朴野不受獎誘修城之費請發公帑孟子所謂用其一緩其二也　上韙其言從之公常言事君如事天天地無心而成化雨露雷霆無非教也人能常修省於受恩之時則雷霆乍來轉不惑亂而至誠所格天心亦回直隸旱蝗　上責公督捕不力司道勸劾一二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我之不職州縣何辜磁州逆匪為亂公奏誅三人絞七人　上疑公沽名有所縱弛　嚴旨督過一夕

間接十三廷寄家人慮　聖怒不測盡兩泣而公堅執前議申辨愈力　詔解
犯　闕下九卿軍機大臣會訊獄辭與公奏一字無訛遂卒如公議而從此
上愈重公各省買穀躋倉居奇公奏請需米處督撫密咨產米處有司代購運
送可杜此弊保雄兩府歲需駐防兵米二萬石州縣苦之公請於豫東漕米內
截運供支官民兩便所治直隸水利如永定滹沱白溝等河奇材雞距等泉俱
爲搜考原委判別濬築　上命大臣肇公惠裘公曰修高公晉屢加相度悉如
公策加意忠賢之後在浙拜劉念臺先生像卹其家在直隸訪楊忠愍孫文正
子孫給與灘荒田畝素不信佛而獨修清涼山廟所以報中州僧也公餘之暇
譜印範墨角尖不苟一嚬笑皆有意義某太守素倨過保陽衙參公坐受之出
有愠語公聞之笑曰我開府二十年雖簿尉叩頭皆不受何於某太守獨不然
耶某以宰相子出守郡慮其氣盛故逆折之使知朝廷儀適將謙謹以有成也
不感我乃愠我耶枚奉發陝西亦過保陽公謂清遠令周君夔堂曰袁某循吏
也雖宰江寧省會而能盡心民事汝等任首縣者宜以爲師嗚呼公以此知枚
則公之爲政可知矣公桐城人僑居金陵在平邸時祖父母父母四代俱櫜葬
關外每至歲時必慟哭王哀其意爲奏請謫戍身死而無餘罪者聽其還柩回
里　世宗許之遂著爲令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娶劉氏誥封夫人後嗣屢
殤六十一歲生子維甸　上聞之代爲欣喜命抱至御前解所佩金絲荷囊賜
之公雖貴手不釋卷好吟詩有宜田彙稿松漠草諸集纂河渠考若干卷辨明
水經注滏水之非缺漢書註洫水之非增皆勤學經生所不及也葬句容之曹
王山
銘曰月之初生蒼蒼涼涼及乎中天衆星無光方公未遇險艱備嘗豈知天意
大任方將邊風塞雨濯滌肺腑擔簦往來固其筋骸操心慮患既危既深一朝
遭際百鍊精金牙纛旌麾若固有之彤弓湛露從容賦詩狠章鵲章山陸驅馳
醲泉釁河弊謀輔志六秉三衡功罔不濟操舟舵穩負重肩牢所謂棟梁不搖
不撓無怖斯靜無戀斯定先民有言動心忍性哀榮終始位極人臣基於祿命
成於精神軍民勿悲公死有歸欲知偉烈請觀豐碑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誌銘

錢唐袁枚子才

本朝以文學受知
今上者禮部尚書沈公德潛詹事府正詹張公鵬翀而外惟副都御史趙公公名大鯨字横山別字學齋雍正二年進士入翰林楷法秀潤如鋪春雲詞賦修意修言得沈隱侯三易法入試内廷皆稱　旨還學士再遷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提督江西直隸學政典雲南湖南河南三省鄉試四校順天鄉會科以太夫人大耋乞歸五年卒年六十九葬仁和某原安人郁氏祔焉子二其次升官庶吉士公督學時遇諸生如弟子每校卷躬自點勘觀者相環拂衣觸几公勿禁曰取士易教士難使諸生觀吾所以取知吾所以教也衡文頷頷顏灑不展臥記某卷佳起再誦再加墨擢之如不及待旦者然性峭急無威儀送客輒走客前客或坐未起必問有餘語乎趣爲我言不然時蹇事遄可以行矣人有誣諉不可者謝之已負諾責捫胸苦記必踐之而后食飲大中丞永貴公弟子也將撫浙來見公公問君往政將奚先曰劾貪吏公笑曰貪吏贓入己者勿劾也永愕然曰何謂也公曰贓入己而不分潤大府則大府久劾之矣不待君往也今巧宦全取之民而半致之上已潤其餘或且全致之上以遷其官是暗劫民財納己爵也不見捕盜者乎胠篋百萬有所私焉不敢目懾之其所勘詰禽獲以上計者皆竊鈇攘雞者也君將奚擇焉永再拜曰微先生無能言及此者敬聞命矣既抵浙延公萬松書院教諸生先是主教者面柔曲容濫竽公以爲設書院所以待高才生非養寠人子若不以才取而徒哀其窮故收之是恤孤非養士也於是申叚拉枯無所聽請及見士又倨士大不悅飛言如兩公不爲動不數年所噓揚者異目視者九卿三司茂才高等均從窮約致顯貴紛然麟鳳翬翔而詬公者如秋蚊冬蠅澌滅殆盡或至今猶堙沉藍縷嗚呼公人倫之鑑果何如也枚未遇時袖文質公公奇賞之枚乞一授餐所公唯唯朝送公出暮聘已至卽今大宗伯嵇公家也公卒時太夫人年九十餘故遺表曰沐聖世如春之譚小草長榮奉慈親垂暮之年反哺難遂誦者皆爲泣下

銘曰無亢不中無過不庸不惡不仁而曰好仁其所好者亦朦朧黜蹇鷙應龍斬曲櫌扶青松此豈吾一人之爲而佻險者竟鶬鶬僒傸以相攻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吾見鏘金腰玉而拜華表者如萬壑之朝宗嗚呼雖余小子之不肖亦咨嗟涕洟而執筆以銘公

海州州同王君墓誌銘

君名發桂字香巖直隸正定人嶷嶷然有腹尺視正言徐面方如田好讀書交賢者以貢士補溧陽丞調上元還海州州同攝碭山海州宿遷縣事再攝沭陽捧檄未到卒君雖左官無甚重任而鞫錄其躬視民不佻較尊官尤肅勘桃源災共事者三人以不謹聞而君獨課最巡海州村見種山芋者問之曰閩人也姓高名光裕君疑非山坻陽與語陰令捕者擒以俟未半月郯城符來鬮去果劫盜也

天子南巡總督尹公委君治攝山君慮事量功洒潸如法尹公見君題句驚衔官中有屈宋命羣公子和以光其所爲詩先是乾隆戊午君與予試京兆同受知於大廷尉鄧遜齋先生乙酉六月先生入都過上元上元令李棠亦先生門下士三人者循環置酒爲先生壽先生爲當時薦香巖未售至今缺然而香巖如實拔己執弟子禮尤勤予私心竊愈賢之嗚呼誰知此一會也香巖竟從此訣矣卒年五十九其蒼頭某將葬君來徵予銘予不特誼無所讓且心服香巖賢謂必有瑰意奇行於法宜銘者問狀具否蒼頭跪呈一紙乃爵里刺數行今所謂履歷是也嘻知狀未具雖有班史之筆鑿空難書而況余又空山居寡所徵覈耶不得已据摭梗概而志之香巖有知其嘗我也其鑒我也

銘曰官不副其賢壽不永其年死而不有其藏一錢吾欲銘而表諸阡而事又不得其全夫是以意滿口重而言殊不宜吁嗟乎茍有天其無泐此石上之鐫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公諱謐楊姓字靜山奉天正黃旗人生有至性侍繼祖母疾衣不解帶至蝨緣領遊益敬十九歲知陝西兩當縣丁父憂再補直隸固安故事修永定河秋汛

畢工與永定道黄某役不平賈遲延及冬朝涉者皸瘃公憐之許日出後下鏝黄巡工遲民之來將笞督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其馬至凍溜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陽光熏人公重裘尚縮瑟乃責袒肩者戴星來耶黄大恚適館張𤗪將劾公會撫軍安溪李文貞公過柳家口聞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固安民以爲大戚聞宛平吏來迎驚聚而逐之

聖祖獵水圍過固安老幼爭留公　上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奏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　上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知固安縣事旋權鄒平壽光諸城數縣有夏姓民競產享銀五千公却之諭即以此金遺若弟夏昆季泣於庭睦如初遷雲南曲靖府調麗江麗江故苗地中甸外控鶴劍內隣姎徒猓夷寥狠屯雜一日隸爲編氓如開洪濛守土者噤齘不肯往公到爬梳捐瘠俯順荒邅令口樹一本榆畝畜一溝水召土官爲典吏諸里魁以頭目充除奴籍建文廟定婚葬禮頒尺籍伍符期年俗化風雨和甘僾錢賓布大行民祀公於廟號第一太守祠先是民間有遇木則易禾必見日之謠土官土人皆禾木兩姓而公名姓恰合亦異數也遷湖南糧道西安布政使署湖北巡撫沔陽地濱湖淤沉無常田與糧離稅法抗敝公手弓尺丈之按畝輸畡數無訛調撫四川奏減火耗改馬廠爲普濟堂墾田千四百畝登租貯穀養鰥寡老癃乾隆二年請撤河西七兒堡城垣忤　旨罷官七年起用甘肅涼莊道尋遷光祿寺少卿以老休於家公豐碩善騎射用弓至十石　聖祖時東宮侍衛德齡以廢太子故逃恃其勇泛海至青州官拘者擁役數十持械無敢前公往剡剡起履忽抱其背鬻之德抽刀公叱之刀落於手　聖祖以爲日磾縛莽何羅不是過也涿州夜下鄉遇響馬盜方洶洶劫人公射之殺二人獲一人督糧湖南奉𤗪禽李鐵背刺魚大王公偵知竄入旗丁故閩岳州幫禽之案下至老神明不衰長孫魁官江寧公來就養騎上下山如飛年已八十四矣甲申十二月某日趺坐而逝公先娶李氏再娶黄氏俱誥封夫人子國棟官廣東韶州知府

銘曰仁之徵壽也福之集厚也清長人知指屋漏也勇而好禮伏不鬬也雲之油油楚蜀覆也大耋南游神彌茂也望夏瓏殷璜而增周邦之舊也厥聲隆隆孫將又也天其以是鍾美於後也

江寧典史高君墓志銘

高氏世居鐵嶺爲鑲黄旗著姓一門印綬棨戟布列中外其官於南者文良公其偉總督兩江相國公其位提督松江君爲兩公猶子初任吳塔司巡檢調江寧典史五年而卒卒時年四十三於諸高氏子弟中官最卑祿最微壽最夭然邦之人聞君死自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丈夫女子靡不發胸擊心殷殷田田若有所窮故何也君性沉厚雖不說學不踐迹而含舒憲章德正應和與人交坦中而肅無賢不肖皆好之家無宛財戚里之貧者𢹂囊抱釜至君家而炊焉故事游徼簿尉流外職也俯項供翼趨走於下風居是職者知無所表著輒不自重怵以利無所不可爲君獨嶷嶷自立遇事必問於義當否雖享錢萬不妄喝一笞大府記下可者諾不可者爭爭不得必委蛇骫骳於其身以濟之以故死之日哀聲嗷嗷贈賻䞟引贊者接於衢嗟乎人器也官水也以君而爲尉猶以五石之匏盛杯水也見之者皆知其不稱也雖然君不肯以不稱之故而自貶以稱之故一切庸力行務精心帖妥而恢恢之量乃愈不可以測窮然後知一命之士原可濟時爭物而祿位之不足以格人昭昭也世之榮貴炫赫十百倍於君者其相懸亦可覩矣然則雖以君之官之祿之年而見君家之諸勳臣諸侯伯子男於地下誠足以抗顏而無慚焉嗚呼其可銘也已君爲奉直大夫鑾儀衛治儀其偉公之子名慧字睿功行十一娶某氏子四人某俱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

銘曰有幹有體歷百僚底人以爲必起而竟已矣嗚呼此之謂有命無理振古如此莫諒天只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安徽布政使李公卒於官江寧令袁枚入奠畢泣而言曰前年枚知江浦謁公於蘇公召入已二鼓與語即視倖枚今年枚知金陵公來作承宣司彼此舍然喜有無窮言未竟公竟委化枚無以報今將歸葬願

請狀以爲公銘其幕府蔡西樵曰公年五十有五不自意死呂夫人第三娶也長子某試禮部未歸其季幼奴多村氓賓客輩暫從公遊無能知公者公誠愨其行事坦坦而肅章奏文集成輒削藁諸善狀不能記憶但遠近見者莫不額手曰李公真君子也請略舉其概而紀存之枚曰唯唯謹按公諱學裕號餘三世居洛陽縣以雍正五年進士入翰林累官御史巡道按察蘇州遷安徽布政使而卒巡京畿時唐山令某奪僧舍爲民房世宗怒幾不測公奏書生毀佛愚無大罪令竟免故事巡城者遇事動咨刑部延累至歲餘公停車決遣獄無滯留捕博具數十簏曰貪紀錄而置民於軍吾不忍也杖犯者使去碎其具於庭石爲之凹後過者猶指笑曰此李公摧骰子處也出使安南披一品服登王正殿宣 聖諭畢乃坐述 朝廷柔遠之意公儀觀既偉音節鏗然其王嗣黎維祐俯伏受命夷言嘆好使臣者數萬人蜀土司大小金川鬨公爲建昌道輕車往撫入密箐中天日隱黑猺獠梟目鳥語挾雪刃嗾向公公短後衣坐地召其渠帥賜酒食命譯者曉以大義羣猺翕然喜折樹枝爲公策馬歸城乾隆七年淮徐災箕糧者衆有司以盜聞公曰此飢民非盜也獄具所活數百十人夜閱秋審冊專意平反燭燼數升僮臥齁齁甚酣而公竟申旦卒以此致病理安徽災振尤勞遂不起嗚呼公急於活人而忘所以自活使公稍自愛官必不如是止所活人亦必不如是止而卒之公不活命耶其自致耶人不能受公之活亦人之命耶其轉累公耶雖然其自致也其人累也乃其所以可銘也

銘曰丕蔽邦成俛焉日有孜孜而力不支至於負茲死民之思乃卜澗水西瀍水東而坎其中以爲公宮嗚呼其禋祀於無窮

霍邱縣知縣龔君墓志銘

姚思廉作梁書撰止足傳爲前史所未有蓋以周易進退存亡之正能其德者之難也故天監至泰清四十餘年而傳中所載祇顧憲之等三人而已吾於今得一人焉曰頼江先生先生宰霍邱年未七十遽投劾歸晝戶限居堂無履聲者十有五年乃卒嘻古之人有臥車上三十六年不履地者有坐木榻五十餘年所當膝處俱穿者其定力足矜矣然彼皆艱貞蒙難忍而制焉非得已也若夫優游昇平投簪邱園而亦復刻勵如是則固其性之所甘而非詭衆博名孔子曰仁者靜庶幾近之似又加止足者一等矣然先生法施於民有可紀者先生以雍正舉人爲金山場大使海濱漲沙居民與竈戶利之牽持洶洶先生至曰塘內民也塘外竈也沙在塘外民何爭訟者噤口去霍邱俗悍家畜兵刃先生示禁投繳者如雲性篤風義館戶部郎洪文瀾家洪以事頌繫先生經紀其家愈謹洪事雪後泣拜再謝先生歸後常自言有五樂而人亦言先生有三事五樂者弄孫栽花靜攝與故人話舊自問無愧怍三事者看書飲酒小眠夫人王氏與先生同志雅踞相對如嚴賓然長先生一歲以戊子九月七日開九秩觴明年己丑正月十三日卒先生以己丑九月一日開九秩觴今年庚寅正月十三日卒壽算死期隱相符合亦異數也以某月日合葬於石潭之原先生姓龔諱鏡字頼江江寧人子元超次元芳俱以文世其家

銘曰貌瞿瞿古其眉鬚以嬉於庭衢君子人歟而今亡矣吁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公諱寶瑔字泰舒世居徽州以理學世其家祀文廟者七人父賡雲教授婁縣因家焉公生十五歲賦牡丹句驚其坐人年三十舉於鄉有同試禮部者託公賫文書至京奴愆於期公憮然曰以我故致渠不與試吾義不獨試也袖筆出考授中書隨大學士查郎阿度地塞外登醫無閭至黑龍江畢臘再至登爾者庫入烏蘇凡半年行二萬二千里艾殺棘刺蓬蒿觸抵豺虎茹乾餱啖雪盡得其險要阨塞乃還時乾隆六年也查公以陽城馬周薦御試第一擢福建道監察御史遷順天府丞督學政十三年從經略傅公征大金川時蜀中軍書旁午瘴厲毒淫大赦納凹等山馬契需不度公非屨徒步繩索相引攀躡勃窣不納勺飲或三晝夜一食乃得至屯營處賊方張碉樓天接矢石夾兩耳下公奮筆畫策削牘作奏動合機宜卒佐經略降其酋凱旋天子親斟金杯賜公酒海內以爲榮以軍功遷順天尹加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撫湖南山西再調江西鄱陽湖多盜公立編舡法責文武督治盜遂息其年江

浙米翔貴公禁遏糴者西粟方舡而下南民賴焉調撫河南陳汝等州大水天子詔公與侍郎裘曰修分疏水利開河六十七道計二千五百里繪溝支幹派圖記修濬丈尺若干勒諸石功成加太子少傅調江西未抵任而河南又災天子亟追公還會同大學士劉統勳塞楊橋口築堤公慮水去而沙停乘買麥惠濟諸河沖決處刷宣浮淤俾無梗滯俄而黃流平田皆涸出即給麥種設棚廬教之耕耨果汙邪滿車民蘇彫攰十六年扈　蹕南巡河南姦民誣人謀逆詞連百人公馳驛夜鞫片言燭奸誅客訴者民皆懽呼性謙謹鞠躬躬然雖監門廝養尤益敬與鈞然權要鴟張不為動為詩文立就不加點竄尤善騎能日行三四百里某太史以善騎夸公約至朝各騄馬去某狂奔盡氣入內閣不見公方竊喜自負而公自內出已批勅數行矣奉　命祭南嶽還松江上冢知府蔡長澐驚曰吾守此數年不知有八座某也來謁則蓬蓽數椽乃嘆息去公感　上恩厚年已七十猶刺閨判事極羸孿之勤睟子清碧能白日視鬼神臨卒諸屬吏來受遺言公手指南汝道陳公坐曰避河神陳為悚然歸竟病三日先是教授公官宣城居正學書院院有王文成公祠生公之夕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　天子駐會稽命公賚金軸御祭王文成讀祝堂下方知前夢之徵也子某葬某

銘曰雖居句如折矩雖飲甘如茹苦能談笑折樽俎能遺蛇歷險阻行而供翼坐而俯九命而車上不舞彼何人君子以為古

徵士程綿莊墓志銘

有清徵士綿莊先生以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日啓手足於白門之如意橋將葬其同徵友袁枚為志其墓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颿馬車各以其具行要其能至已耳惟力之至大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市禁而申之曰必取庸於某某而後可嘻其惑矣吾友綿莊深於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者也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并精思諸儆著易詩書三禮魯論的的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為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為孫復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廷祚字啓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舉茂才屢閱於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元本本識其大者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為之肅乾隆元年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者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得先生然先生嶷嶷自立足絕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弁棧歸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為忘年交得謝後買山隨園所居宅相鄰益親每讀書疑必質先生先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遣蒼頭索跋語人疑兩人異好尚胡為交頗驩因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殷陸治經所學不同而韓柳集中折服乃爾況余不及韓柳而先生遠過殷陸則余之降心以從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暱而殷殷於余耶豈不以孤奏咸池之音肯一過聽者已難得耶又豈不以年已頹暮荷道甚重不得不擇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尚存先生不可復見而余亦將老矣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恢奇多聞每假館余所三人連日夜語燀爗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則兩人者重剪燈對數海內人物必首先生數畢又未嘗不欷歔歎息憂先生之衰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官京師憑其棺而哀者獨余耳夫天之歲月原不能為賢者假借先生卒時年已七十七矣似可歿而寧焉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石渠東觀羽儀我

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人竟溘然以歸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世與其畢生甘苦可以光日月垂宇宙者果不足恃如飄風輕雲之一過而已耶天下學者聞之宜何如悲又豈獨余與魚門之淚涔涔下也先生本歙人曾大父虛鄉遷江寧其翁被齋　國初隱君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章嗣章有濟世才以經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熏熏熙熙各以一家言為塤篪之懽人以比南朝劉瓛昆季良不愧云先生有二女無子嗣章為之立孫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著卷帙詳嗣章行略中

銘曰儒林文苑古無界離歟劃開成兩戒先生先兼後劃愛抱經見聖升堂拜

閱呼嵾乎唯而退罷儒稷稷立門外兩薦於天神所介誰之不如命爲礙高文典冊垂金薤黃河千年淸可待恐此人如未必再請碣其原志所在冢旁草生壺書帶

高母丁太恭人墓志銘

高公南嶠巡江南鹽驛七十餘州縣凡二年一日覩諸枚所以狀授曰生母歿十有八年矣

皇上誥封恭人今大學士尹公爲題行略人子顯親之志得稍稍報惟窀穸表誌擘於後人者缺焉未備子爲我銘而捷諸幽枚謹按恭人丁姓蘇州人早孤育於外氏贈公聘焉時嫡妻鄭恭人在堂生兩子恭人傴身自卑守當夕戒惟敬以故無苛妒之嫌司凭鎗熚潘請頻事無小大罔敢不蠲先舉一女最後生觀察觀察生六年贈公卒贈公世居閩之平南里隱於稽姚師史之術擁甲貨走吳吳非其籍也旣捐館兩子來舁柩歸留恭人與其孤居當是時贈公遺貲旣分半入閩存吳者所與錢通諸客質劑帖子耳恭人屬女夾持紡磚教觀察溺苦於學小不善禁督立絕一日者張飲置具召券中客列坐四隅酒行攜觀察出拔地謝曰諸公君子也豈負人者哉所以存空券於氏夫者必力有不足故也今未亡人與兒傫然隻立日供數溢米足矣又安事券請客悉持去以成先夫之義而冀此子之才語畢命女奴負巨篋至散如落葉券中人皆嘆且愧有泣者居亡何客感其義咸來收恤或倍取贏以故觀察得中與其業循例入貲廉江西驛鹽道署按察使事再調江南嗚呼孟敏不顧破甑郭泰以爲得決捨義可與入道況數千金盡指券哉然馮驩代人焚券宋淸自焚其券皆男子也皆百人中無一者也恭人以閨閣而能出乎百無一人之行然則以子貴受封寵樂爲奕其所以致之者固其理也準於古法宜銘恭人初撫孤時年四十八再二十年而卒葬某

銘曰困然後徼失然後得老子之識匪逸不淫匪勞不欽敬姜之心休禎偉兆芬芳濯鬱天所相兮不侳其廉郗車而載地所䂓兮嗚呼子孫欲欽母儀視此壙兮

李韌菴先生墓志銘

李君棠治上元七年循聲倏然大行今年秋將葬先人北歸而以其狀來曰吾父雖未從政無所繩矣然能兢兢束修百行純懿懼泯焉以重棠罪君爲碣而捷諸幽枚年家子也其敢以不文辭謹按先生諱大章字韌菴河間人生七年而孤治經有法爲文能勃崒爲理窟甫冠補弟子員秋試不售遂不復試鄉人王仲穎以學行聞先生奉所咫聞跬步必規鄉黨高此兩人稱君子者必曰王李長子棠以進士知句容上元舉最遷邳州牧未行先生卒今夫有司之於民父也然則有司之父民之大父也人但知恩其父而不知推恩之所自出者非也昔雋不疑尹京兆其母必問平反幾何以秩膳加減引兒於仁婦人且然而況於趨庭者乎李君之賢也其奉教於先生者之效也先生之教李君曰事君者承意事父者儀志汝父之志居句如矩辭隆就窳兒其志之以故君粥粥然大讓如慢自同僚至大府皆曰李君眞長者因當咨移舍決之懼先生聞而戚也然先生極知政體二十一年句邑災莠民璽糴於鄉棠欲窮竟懼事生意不能無難先生曰周官荒政以安富爲先富之不安獄必繁兒宜戚以法如其言民情始安初先生孤露時有從父與祖者扶先生先生感焉終其身嚴事之有所作負牆啓白俟頷首乃退其篤行如此子六人孫三人棠之子名燧者尤穎異才勝衣通經吟詩人以爲威德應云壽六十六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以道行不以道鳴卒以子孫亨嗚呼此其塋

元和縣知縣吳君墓志銘

吳君魯齋以乾隆二十一年舉人奉

天子命來江南權常州督捕通判蘇州管糧同知再權丹陽荊溪江都金匱元和五縣事未即眞以服去官服闋將如京師中風暴卒君能行考中度吏之政畢均刑法戢和士民以故上游同官爭悼惜走奠而其友袁枚哀之爲尤深嘗謂士不用悲用之而不盡其才尤悲有龔黃焉隳於泥塗人無由知也用而效效而即休人之心能恝然乎然或者抱其道忤於世以自狹其猷爲則亦曰人事之未善焉君業已上乎下懽而扼以無年者乃在悠悠之天天之愛民甚矣

能代之愛者偏又奪之速何哉豈所謂命者果天亦無能爲而束限人竟如是其毒也悲夫君晬穆其容而有不撓之識江陰令某爲民所困大府命君率兵往君不可曰撫民而兵滋之疑也單車曉民讋伏以散手不釋書卷尤工詩有集若干以文學推予甚敬既而告人曰袁公非沾沾文學者嗚呼其知我如是其自待可知君名賢字思焉晚自號魯齋休寧縣人先娶查氏再娶楊氏生二女一適茂才姜晉一幼以族子某爲嗣

銘曰如驥能馳如雨能施而止於斯如之何勿思

江寧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銘

高槐堂先生任江寧南捕通判二年病卒邑之人走位相弔泣且言曰自有此官從無此公蓋通判貳太守於令爲長權輕而勢逼故避嫌者往往迂緩養名而任事銳者又或乖於正先生聽訟如懸鏡樹臬各以其影應民多捨令來從先生先生麾之則涕泣抱牒宿廡下不去令妒有愠色然亦無如民何也

天子南巡大府屬以供張事先生晝理雜徭夜決獄燭跋漏沉神思焦然枚嘉先生勤憂先生病已而果綿惙以終其子文照高才生將葬馳狀來曰先生爲政非獨江南然宰德與縣時微服行里塵閘書聲輒麥戶入爲講解不倦禁一切博擲擭揄風符下卽止調知德化縣縣當九逵之衝軍籍溷錯門匠因緣爲姦先生案覆衞冊科別其條輸輓者帖帖無讕語擢揚州清軍同知方修水利排治梗湍而以失察漕事故改通判權知奉賢縣縣有民某被盜有王三者詣府伏罪先生疑之窮竟其事果亡命賊甘自誣冀陷其仇先生置此賊於獄而釋所陷未幾獲真盜民懽噪稱神先生始任戴冠卽潛躬味道於學靡不窺而尤深性理魁踽靜坐若與濂洛諸賢抗手接席者然遇人無町崖無賓不肖輒傴身降階暖暖姝姝道先王語引之於善以故悅尼而來遠函丈下童冠如雲兩校秋闈得江左右士極盛所著來復集二卷詩文若干先生姓高名植字槐堂雍正乙卯舉人乾隆丁巳進士浙江武康縣人壽六十七葬某

銘曰俗吏之斷斷兮夫子之肫肫兮儒者之能薄兮夫子之政卓兮頹而萎而侯不嗣而葬而藏而疇敢忘而

江蘇按察使李公墓志銘

公姓李諱永書字綏遠號芳園先世盱眙人自明指揮雄從成祖北還官於灤州遂家焉祖父俱邑庠生以公貴贈如公官公美鬚眉豐頤長身有聰識強力遇事麻集乃益靜面不換色而徐徐就理務出於善乃已雍正十三年拔貢生廷試一等初宰福建長泰縣調晉江晉江俗悍好鬬有施鄒者海梟魁也奪民婦劫商賈財橫行白晝中公將赴任總督德公迎謂曰施鄒巨猾我已奏聞天子索之急卒未得奈何公偵知鄒匿女兄所而甚猛且多黨遲則事洩乃於抵任日暗集健步弓手設伏環之而夜率役破門入鄒方熟寢驚卽挾大梃走屋上拒捕或鉤其股以戟股斷顛遂擒以徇還泉州府西倉同知因公鐫級降補荊溪縣調常熟再調元和又因公鐫級大府奏留辦災題補武進縣累遷海州知州蘇州知府蘇松巡道江蘇按察使又因公鐫級以病歸家居八年卒年六十九公所到以強毅稱姦胥豪民望風讋伏然中寬治獄多平反浙省李家莊毗連吳郡羣匪簒焉號小梁山浙有司張其事捕以兵民聚而囂飛瓦搪拒浙撫以叛聞事下江南督撫總督尹公檄公會鞫公見囚累累數百餓色焦然知有冤乃先給饘糜徐受其辭部別首從流數人杖若干人獄遂平公聽州縣訟甚敏片詞立決及任按察使每訊鞫款款數千言或申旦案猶牘留人以爲疑公曰州縣與民親中無隔閡得其情可以決遣臬司與民遠矣自縣而府而司其間文卷繁重吏胥鉗伺略有舛午動至重辟我盡十分心猶未敢放一分心也卒以勘轉遲被劾而識者觀其過愈知其仁尤長水利爲民計久長葺常熟之福山塘海州之六塘河松江之五湖三泖皆有顯績民至今利賴之娶王氏再娶郭氏俱封恭人子四女三葬曹家村

銘曰惟髮得櫛則統惟星在北則拱公能靜鎭物閑御冗故斂之爲沉幾之智而放之爲仁者之勇嗚呼此其家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乾隆元年春湖廣總兵崔某劾大學士鄂爾泰苗疆失機是時鄂方以首相受世宗遺詔輔政　天子怒下崔於理刑部九卿議崔罪斬立決右審司主事李

公治運年二十餘獨持不可曰如是將啓大臣擅威福之漸崔因是得末減而小李主事之名震天下其年秋余薦鴻詞科入都受知於公父編修重華公世所稱玉洲先生是也得交公公狀短小竪眉秀眸微鬚爲人端静詳審無多言終日坐騾車赴部決事他人休公不休以雍正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再遷禮部儀制司郎中送琉球國使還主廣西鄉試督山東學政俱有聲 天子知公練刑名改授陝西榆林府知府尋遷湖北糧道安徽按察使調浙江公吳江人最鄰浙在浙八年民無聽請之嫌戚朋無矯情之怨人以爲難嘉湖二府連淞泖震澤漁匪竄焉公頒舟式而編排之盜風爲清紹興寧波兩府近海出洋者多爲姦公命州縣核其貨書其年月姓名按籍鉤考姦無所容常言例雖繁統於正律心能小自能活人每勘獄窮日夜孜孜爲求其可生之路巡撫某不悅劾公迂緩沽名 天子休公於家時太夫人年八十餘公得歸養頗以爲懽而浙之士民送者涕泣不能去三十六年七月枚過吳江公病已篤聞枚至力疾出見談天下事侃侃然蓋身雖衰用世之心尚在也別後一月薨年六十二子會辰葬公畢來乞表墓且云公在浙平某獄甚夥歸當取原牘相付已而書來檢寄無從以爲大慼予謂會辰無傷也漢于公自言活人多後世當興卒其所活何人史莫得而詳也嗚呼此其所以爲陰德歟公字寧人一字漪亭夫人張氏子一女三葬某

郴州知州曾君墓表

乾隆七年予與曾君南村同以翰林改官江南予知沭陽君知蕪湖十年予調江寧君遷知廣德州十三年予乞病君丁內憂十七年予起病君起服相逢京師是年秋予丁外憂歸隨乞養母不復出君知平定州再知郴州自此音問遂絕今年君之孤衍杜寄書幷狀來乞予表墓計君之亡已十五年矣嗟乎當十五年前予與君宦遊轍迹諧笑懽呼蓋無日不相同也中年乖分彼此不以爲戚而君又儀狀偉然類大人長者謂造物之寵君必將未艾亡何聞信不祥始驚惋哭奠而卒不得其年月日時每欲探其家安否窀穸營否兒子輩成立否路遠莫致中心拳拳一旦既葬請表如君之靈隨以俱來此予之所以悲且喜抆淚疾書而不暇讀其狀之終也君諱尙增字謙益又字南村山東長靑縣人雍正十三年舉人乾隆二年進士四年補殿試 欽授庶常外用後歷一縣三州士民大和晉省多疑獄君牧平定時奉檄辦治平反無算廣德民爭河五年不決君偵知過訟者某也挾以同勘情見勢屈片言而定蕪湖啓行吏民泣者送者持靴者攀酒漿者絡繹遮迣擁馬首不得前黎明登車至日昃甫出城郴署災夫人病不能與女衍綸抱母哭翼其身而覆之呼之出不出俱焚死五歲女孫亦死嗚呼君仁人也每決一笞不忍諦視而乃親見其妻女孫三代哀號焦灼於灰燼中誠何以爲心哉君之脫於火而病病而辭官官罷而卒於邸舍此人事之可知者也君之賢君妻君女之孝而受禍若斯之慘此天道之不可知者也然而君所莅有碑有生祠郴民立曾孝女廟配享曹娥嗚呼是亦可以無憾矣君詩文淸婉有穆如堂稿若干卷卒年五十三夫人張氏誥封宜人合葬於某子二人長衍杜邑庠生次衍楧早卒女三人乾隆四十年秋七月錢唐袁枚表

吉安府知府王君墓志銘

乾隆壬戌予需次白下寓王侯嚴太史家見其從子銘琮年二十許風骨秀整心異之未暇與深言他日晨起有肅衣冠拜牀下者銘琮也曰琮願爲弟子而未啓叔父故無能具束脩先生幸毋見擯振其袖而出之文二篇受業姓名一紙予嘉其志卽取盥面水磨墨爲勘其文而以師自居亡何予宰沭陽遠與王氏稍踈乙丑調江寧君已舉順天鄉試時時入署宴飲笑語相樂也予奇君眉宇謂必當居淸要輒舉石渠天祿事與談而君好觀予判牒治文書或竊倚屏間聽折獄怪而問之笑曰琮有志於此遲久先生當自知丙寅果援例得湖廣竹山縣知縣戊辰調監利薦卓異於朝癸酉奏還漢陽同知未赴任 擢江西吉安府知府再薦卓異於朝亡何以失察事鐫級 天子召見發直隸以同知用權知深州爲御史戈濤所劾再鐫級補易州州同援例得運判發浙江權烏鎮同知未半年卒君才敏而守廉能發姦摘伏竹山婦訟盜殺其夫君驗蹤迹非是屍所立山東堤神色可疑問何業曰竹工召之治竹詰其右手傷以誤運

削對君曰此齒痕也汝縛殺某村人爲所嚙耳其人駭禁聲訊之果姦殺也泰和民劉子貴殺人取財與族弟子佩販米事發引子佩同謀并及其同舍某三人俱擬斬獄具君隔囚而訊得其冤當君筮仕時予猶宰江寧尊人毓川公常來笑且告曰兒學先生勤速判案到監利初受牒一千今減至百矣逾時又來告曰兒學先生訪姦榜其名於四門今果奇邪譎觚者逃矣逾時又來告曰兒學先生興文教召諸秀民與子弟同學今一邑中甲科接踵矣予聞之雖喜君能得吾意以治民而終以地隔千里靡所徵驗後十餘年君已死偶讀望江進士檀萃集有過監利頌王公遺愛詩㥏君爲古人方覺君之爲循吏也信嗚呼君生逢盛時年未三十在縣課最在郡課最所受知大府如陳文恭方敏愨諸公又皆一時名臣能引擢人此其隆隆而升奚待問耶乃安流穩柁中風忽起而尼之隨起隨顛相齮齕於意外不得已裁謀鹽筴一官以圖温給其初心寧及此哉更蘄此區區而戹以無年然后知世之賢人君子往往自甘頹放匪其恬淡性成亦繇蒼蒼者之無能勸善而反有以折其氣而傷其心故也如君其明驗矣悲夫卒時年五十五先娶周氏繼娶黄氏劉氏俱封恭人子彝憲官內閣中書女三人以某年月葬某

銘曰傳我文者多傳我政者少惟子能之而惜其半途而夭嗚呼此豈徒君一身一家之不幸而已耶雖然終有天道留予一老爲君墓表

小倉山房文集卷四

小倉山房文集卷五

虞東先生墓志銘

錢唐袁枚子才

乾隆十五年天子詔舉窮經之士公卿大夫知膺此選者之難也舉海內士僅五十餘而大學士蔣文恪公首以虞東先生薦先生姓顧名鎮字佩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者因號爲虞東先生乾隆戊午舉人甲戌進士補國子監助教遷宗人府主事充玉牒館纂修年老乞休以原官卒於家先是虞山陳見復先生以邃學清望設教紫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穿穴詁微得古人所未有見復先生死先生駕其說而恢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教金臺書院再設教游文書院白鹿書院而終之以鍾山書院先生惇良介朴善誨人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抹蒿目龜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燭爐落數升血喀喀然坌湧而瞌眠細書猶握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諾而不輟然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飛以故遙企塵躅跽膝蹠足而至者如望日光聽建鼓而趨本朝庶孫爲祖庶母服功令無明文崑山徐氏通考言人人殊先生爲定三年服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作兩議千餘言詞甚辨羣儒無以難也貌端厚有腹尺豐下而髯恩從子寡嫂甚摯常夜坐有鄰人子窺其垣先生麾使去不以告人其人慙卒爲善士所著虞東學詩十二卷三禮劄記十帙古文詩若干其先爲吳丞相醴陵侯之後妻吳氏誥封恭人長子言遠次詢

銘曰年之不如而京兆同舉才之不如而臨終推許曰以吾生平累汝嗚呼先生抱經而處無失於今有得於古壽七十三葬正月五門生書碑門童負土支村之西露字之塢

司經局洗馬繆公墓志銘

乾隆己未冬枚以年家子拜南有先生於蘇州之里第見先生蒼顏秀眉揚衡含笑望而有典型之欽今辛卯歲先生徂化久其子敦仁等將奉先生柩與其配陸太宜人合葬於某而走索枚銘枚伏思繆氏以科第顯吳門二百載氏族華腴如班楊崔盧海內延望雖門風之盛天實相之而要其經德秉哲層累以基之者必非無自謹按其狀以聲於幽宮曰先生名曰藻字文子晚年號南有居士其先從常熟遷吳曾祖國維萬曆辛丑進士官貴州參政生慧龍慧龍生彤官翰林侍講生先生先生生而凝重甫勝衣能爲擘窠大字今西禪寺題額有過者猶爭指曰此繆翰林十歲時書也康熙乙酉舉人乙未進士授編修丙午加日講起居注官隨遷司經局洗馬壬子視學粵東甲寅以失察所屬鐫職今上元年召復原官先生以母老辭遂不起凡先生官禁近十八年校京兆試者三校禮部試者一與纂修者三其他受尙方珍賜無算朝野盼先生大用而先生得一事爲名遽棄官即休人皆以爲疑不知先生所居爲勾吳勝地獨具清矑兼鑒法書名畫而力又足以致之海內金題玉躞爭趨其門如矢赴鵠先生購其尤嚴賞密畜花月餘閑遊目自娛人望若清祕冊府魯殿靈光者垂四十年嗚呼此豈三公八座所敢辟睨其下風者哉當在官時有要人誅之往先生辭不行其人旋敗論者謂先生享福之清由其識力有以致之非偶然也性友愛與弟曰芑同官翰林白首無閒女兄弟十二人其孤嫠者收鞠之買奴良家隨焚其券僮碎寶硯微笑而已常劼毖後人曰左氏驕奢淫泆四字其病皆從泆起也汝曹勗哉卒年八十先是侍講公以康熙丁未廷試第一先生以康熙乙未廷試第二侍講公以康熙庚戌會試領詩經房先生以雍正庚戌會試領詩經房大參公以萬曆壬子典試粵東先生以雍正壬子視學粵東先生以康熙乙未入翰林長子敦仁以乾隆己未入翰林父子祖孫後先遙應支干官地肹蠁符合誠爲異數然先生以一身而上兼祖父之榮下啓子孫之蔭噫其盛矣夫人陸氏爲乙丑狀元澹成公女初來歸室有火災先生外出夫人神色不變呼家人急奉移家廟栗主毋不敬其識量如此後公七年卒子三人長敦仁官庶常次遵義乾隆進士次近智候選待詔

銘曰前卿雲兮後景風公如月兮照當中輝紫闥兮光元穹拉咎單兮逐奢龍貊德音兮憮大東厭傫直兮安絪馮嬪然逝兮鶴然從越王沼兮吳王宮竹素

奉兮烟雲供旻而餽兮畢而饔適來順兮適去終化臺潔兮裨窟崇樹之欒兮
翼以松靈一閟兮山重重

李晴江墓志銘

乾隆甲戌秋李君晴江以疾還通州徙月其奴魯元手君書來曰方膺歸里兩
日病篤矣今將出身本末及事狀呈子才閣下方膺生而無聞藉子之文光於
幽宮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讀未竟魯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
扶起力疾書也嗚呼晴江授我矣其何敢辭晴江諱方膺字虬仲父玉鋐官福
建按察使受知
世宗雍正七年入覲　上憫其老問有子偕來否對曰第四子方膺同來問何
職且勝官否對曰生員也性戇不宜官　上笑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即召
見交河東總督田文鏡以知縣用八年知樂安邑大水晴江不上請遽發倉爲
粥太守劾報田公壯而釋之募民築隄障滋水入海又敘東郡川谷疏瀹法爲
小清河一書載之省志十年調蘭山當是時總督王士俊喜言開墾每一邑中
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屬麻集晴江不爲動太守馳檄促之晴江遂力陳開墾
之弊虛報無糧加派病民不敢附粉飾貽地方憂王怒劾以他事獄繫之民
譁然曰公爲民故獲罪請環流視獄不得入則擔錢具雞黍自牆外投入瓦溝
爲滿　今天子即位乾隆元年下　詔罪狀王士俊凡爲開墾罷官者悉召見
詔入城已二鼓守者即夜出君於獄入都立軍機房丹墀西槐樹下大學士
朱軾指示諸王大臣曰此勸停開墾之知縣李蘭山也願見者或擠不前則額
手睨曰彼頎而長眼三角芒者是耶少宗伯趙國麟君父同年進士也直前握
其手曰李貢南有子矣悲喜爲之泣奉　旨發安徽以知縣用晴江乞養母家
居四年服闋補潛山令調合肥被劾去官晴江之言曰兩漢吏治太守成之後
世吏治太守壞之州縣上計兩司廉其成督撫達於朝足矣安用損朝廷二千
石米多此一官以恭閒之耶晴江仕三十年率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動
官穀再劾違例請糶再劾阻撓開墾終劾以贓皆太守有意督過之故發言偏
宕然或擠之而不動或躓而復起或蹷而不振亦其遭逢之有幸有不幸焉而
晴江自此老矣晴江有士氣能吏術岸然露圭角於民生休戚國家利病先臣
遺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於天性者然性好畫畫松竹蘭菊咸精其能
而尤長於梅作大幅丈許蟠塞夭矯於古法未有識者謂李公爲自家寫生晴
江微笑而已權知滁州時入城未見客問歐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遽往
鋪氍毹再拜花下罷官後得噎疾醫者曰此懷奇負氣鬱而不舒之故非藥所
能平也竟以此終年六十葬某
銘曰揚則宜抑不可爲古劍爲碩果寧玉雪而孑孑毋脂韋而瑣瑣其在君家
北海之右崆峒之左乎已而已而知子者我乎

山東巡撫白公墓志銘

皇上御極之十有七年姦民構逆語假吏部尚書孫嘉淦諫章流傳山東巡撫
準公獲一紙交臬司某窮竟其事務得主名再奏適滇省以聞臬司懼越奏之
上疑公欺致公於理公之獄詞曰未得僞造者姓名遽妄奏臣不敢也且緩
之則易於鉤考罪人斯得暴章之則彼或聞風竄伏而平民轉罹於辜故隱忍
不發此臣罪也擬大辟固當　上憐其愚赦之發香山監工以老病卒公由筆
帖式內府主事受知
世宗累官福建將軍乾隆元年改官巡道公以疾辭　上怒籍其家無長物得
薄自出使迄入都公私出入纖毫如列眉　上以爲廉授長蘆鹽院調兩淮公
辜較引課辨其贏縮不忸怙小利不賁奇羨分刌節度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九
年巡撫安徽先是盧鳳地磽陿多逃民飢即避宅槃遊稍魚獨鼈挐其孥撻小
慄野歌匃錢或請禁之公憮然曰本之不清末胡能治命守令申耆郊圻課民
耕貸給犁鋤外延染人機工教蹸絲法畜蠶樹桃麻桑柘朝夕程督未期年民
戀其業驅之不行今鳳穎滁亳所織絹帶絲布轉鬻蘇杭數州加兵部侍郎撫
廣東調山西再調山東十六年　上南巡自德州至紅花埠凡十二警公修扞
督治惟敬或勸拘虎豹備彈紘跕躧爲供奉者公大驚曰　皇上爲觀河省稼
巡狩　璽書如日爲大臣者耳目未憒其可違　詔以非道悅耶除方物外無
所貢泰山孔林外不置供頓清蹕除道而已公貌不踰中人而舉止嚴重暗室

坐未嘗跛倚眴人目微斜遇大事虛己集議既定屹不可動撫廣時西洋人某誘澳門民夷言服其國服逋㦛潮諸州公怒毀天主堂懲治之洋人大創安南國王爲其臣鄭杠所弒國亂羣姓角爭互乞　天朝兵爲援公欲奏以一旅師深入誅篡弒者爲設郡置吏仍歸漢唐版圖會與總督議不合而罷論者惜之公姓白名準泰字健齋號雪村正黃旗人賜姓他喇氏先世爲高麗人子某葬某

銘曰藥先嘗而后進之父言先擇而后告於天觀形者似乎逆而原心者覺其賢以是歸田以是獲全又何嘗焉而況乎七十有二之高年

方綺亭先生墓志銘

余僑居江寧少所推許心雅重綺亭先生凡某所意不欲往聞先生在焉則必往先生瞶於耳而宏於聲有所論議矩己絜人慮聾俗之難曉也必騰其輔頰撥張叫呼如鐘撼空鶴唳天一坐傾靡然卒歸於正樂道人之善詆娸姦頑窮極形態使人笑吃吃不能休先生方姓名求義字綺亭以順天貢士與修　聖祖實錄成議敘引見得宰龍南再宰上猶年五十三乞歸七十六而卒性醇粹任真推誠不務張施吏民馴伏攝安遠災承宣司不許糶穀先生愀然曰藏穀爲災災而不糶安用穀爲乃空其倉予民通牒大府撫軍陳文恭公嘉之符他邑爲例乘弇棧車咨詢桑麻村氓嬉嬉如其家兒庋鼎彝潢治書畫真贗相羼被紿不悔學道家言橋引背僂自夸其能卒皆不讎蓋先生天倪甚和寓於物不滯於物以故毋意毋必訢訢如也今夫色莊之士肖翹其容而人望望然去之先生不自校飾率意嫿笑而人樂從之游無他真僞之殊也然則使先生果得長生之術以久居人間必能挽末俗以還於古而天偏以中壽靳之此余之所以不爲先生悲爲世悲也然道家以真人爲先仙人爲次如先生之真氣蟠塞久已加仙人一等而又何必私形骸以拘拘哉尤敦族誼愛風雅恩其從子裕曾等如己所生攜布衣陳古漁詩走保定將薦之制府敏慤公既至先生病公亦病慮負諾責乃半夜力疾起撼敏慤公牀歌與之聽敏慤公果以爲佳遂相與奇賞申旦其篤誠如此世居桐城高祖詹事公拱乾移居江寧夫人何氏子四女五葬上元縣之清風鄉

銘曰不洗而耳不污不杖而老不扶不壘壘以徇俗不稜稜以矯觚形則隨化盡矣而神則與天爲徒古人有今人無嗚呼

范西屏墓志銘

有清弈國手曰范西屏吾浙海寧人父某以好弈破其家弈卒不工西屏生三歲見父與人弈輒啞啞然指畫之十六歲以第一手名天下當雍正乾隆間天下昇平士大夫公餘爭具采幣致勍敵角西屏以爲笑娛海內惟施定菴一人差相亞也然施斂眉沉思或日昳未下一子而西屏嬉遊歌呼應畢則咍臺鼾去嘗見其相對時西屏全局僵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嗚呼西屏之於弈可謂聖矣爲人介樸弈以外雖訹以千金不發一語遇窶人子顯者面不換色有所畜半以施戚里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後接精髹器者盧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皆醇粹如西屏然後歎藝果成皆可以見道而今日之終身在道中令人見之怫然不樂尊官文儒反不如執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西屏贅於江寧無子以某月日卒葬某有桃花泉弈譜傳世

銘曰雖顏曾世莫稱惟子之名橫絕四海而無人爭將千齡萬齡猶以棋鳴松風丁丁

吳省曾墓志銘

無錫吳省曾字身三善貌人行篋中畫稿如梵夾皆今之士大夫也擿之不相識則已有相識者其人紙上可呼爲予作隨園雅集圖沈文慤公年九十餘陳生熙年十七隨其老少謦咳宛然其用筆如勇將追敵不獲不休又如神巫招亡專攝魂魄跡絕之能生與性俱弟子數十皆莫能及爲人樸而靜短小面多瘢鄉音喃喃不伐其伎人多昵之年未五十卒予哀夫世之人不能不死其身可以不死其形能使之不死者省曾也省曾死則天下之人之形皆死故於其葬也哀之以銘

銘曰天畀人容人各不同故曰化工君奪天巧其胡能老

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銘

有姑適沈氏年三十一而寡無所歸歸奉母守志撫其姪枚六十四歲卒姑少嫻雅喜讀書從禮而靜爲大父所鍾愛枚剪髾時好聽長者談古事否則啼姑爲捃摭史書稗官兒所能解者呢呢娓娓不倦以故枚未就學而漢晉唐宋國號人物略皆上口枚讀盤庚大誥眉蹙姑爲負劍辟咡助其聲以熟寒則襲襂則搔朝醴而夕浴皆惟姑之求嘗噎喈曰汝他日能念我乎對曰不敢忘及枚貴改葬姑姑沒已十年枚嘗讀韓退之乳母李氏墓志羨其能見退之成進士能受退之婦孫列拜上壽能藉退之墓志傳其名痛姑之賢且親不及見枚成名不克受枚一日養其能傳姑與否又未可定嗚呼爲可悲也墓在仁和半山大父母之塋旁爲之銘曰

昔有義姑在魯能守姪如母吾姑如古以將吾撫其節尤苦呼負負恩未酬書梗概掩諸幽

徐州府知府熊公墓志銘

余同官熊君會玜字公玉少爲無訾省以豪聞及仕攮搣豪強僵仆無所避方領習矩步者疾之如仇然趣人之急揮財可川谷量重取與然諾厚施而薄望逢大患難輒脫卒不得大用齎志以歿曾祖姚盧孺人明季罵賊死君貴得旌於　朝以武學生入粟選松江府上海尉府吏有事於縣假坐尉署狎尉而倨君怒召役笞之役跪白不可君命先笞役役不得已笞府吏三十吏哭訴於府府大驚以爲尉癲會奉上檄禽松江盜號攔江網者勢張甚巡道王雲銘約遊擊某用兵君奮曰尉願往不須兵王壯而許之君挾兩役直入盜藪呼曰熊少公來盜數百環弓矢待君君獵纓坐嘈曰孽矣汝等猶夢夢耶昨巡道遊擊提兵三千欲會勦汝無噍類尉雖微官慈不忍不教而殺故來曉譬汝肯以一巨魁從我者大府必喜喜則我能代求輕法餘取改過一結狀了事矣於汝何如皆泣下曰唯命次日長繩牽攔江網入城老幼聚觀若堵牆王與遊擊大奇之共薦署丹陽主簿之官日臘月二十三矣忽出片紙喚七捕供所匿盜七人者相與目笑之君刑鞫不得盜不已漏下三鼓得十三盜令慙君又以事笞兵守備亦慙文武將交訌君君亦持守備陰事張狀陽言馳白撫軍會撫軍檄君赴轅令與守備大懼泥首謝君笑曰公等足與治乎置酒爲誓焚牒而行尋還實應令調丹徒

天子南巡督修金山行宮太守朱某酒徒也醉謾曰好爲之誤者斫頭君作色起曰公何所見之晚也果誤　巡狩事斫者只會玜一頭耶不揖而出遽傳太守命停工三日羣匠寂然朱大窘召而謝之曰吾過矣固知公之可以禮喻而不可以威刼也君喜乃治事如初總督黃文襄公以嚴聞所屬不敢仰視過丹徒爲他事嗛君無所發怒乃以馬食民禾讓君君爭曰會玜能治民不能治馬且食民禾者卽公馬也見責不服黃震怒繕章將劾君司道爲婉請按君項令跪謝君僵立不肯黃笑曰果然癲尉也勿與較尋知海州還守徐州所善邳睢同知周冕負課三萬擬斬繫揚州獄君詭稱有質訊事檄調來徐爲之代償淮揚道孫庭鉞素有隙知之將劾君君先中以危法孫竟誅而君亦褫職再起爲海防同知坐工料不實罷歸卒年六十一君瀸重少文語帶傖楚雖強直風發而勇於縱捨淛撫鄂樂舜籍錄時家口過徐制府尹公命君羅索君卽時報畢尹疑其寬重檢得隱金三百怒詰君君爭曰公鄂戚也故能入內至夫人婢妾所誘取釵珥箱篋以市公會玜鄂屬吏也鄂公已死孤兒寡婦無罪會玜忍弛其褻衣使一簪不得著身耶尹無以答高文良公撫蘇時君爲外巡官內發竹筩中紙一卷蠅頭書付君檢校君不視而焚之高怒君曰此不過書吏關節耳一檢校便與大獄察淵魚者不祥高謝之其挺切皆此類也夫人徐氏子三人某以某月日葬某

銘曰收束百骸歸以膽盰天晲地無不敢南山白額虎耽耽縛之如豕笑而噉焦原不顛平地撼未竟其施心尚欿開公元堂風慘慘萬古白虹起此坎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銘

嗚呼此我　朝卓行君子高怡園先生之墓也先生姓高名景蕃字崧瞻一字怡園先世爲宋勛戚從高宗南渡先居山陰後居杭州高祖咸臨知福建永安縣死土寇之難

世祖章皇帝贈按察司僉事諡忠節祖鳳盤父組綬俱郡文學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先生行二中雍正二年鄉會試選山西樂平縣知縣莅任六年內遷刑部湖廣司主事再遷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永道內補禮部主客司郎中提督四譯館兼鴻臚寺少卿以老乞休家居數年年七十八卒先生生有至性七歲喪母哀毀如禮事伯兄甚敬少授生徒貧有買人持金丐爲立傳堅拒不可與泉永道駐厦門海商聚泊多奇服怪民以故前官來荷校列戟甚威先生一切屏撤正己以臨傔從蕭然不市外洋一物胥小之因緣爲姦者望風遁矣雖柔和不妄笞督而摘伏如神樂平縣有殺人于郊者主名不立先生診屍旁顧一坻曰殺人者汝也訊之果然或問故曰衆人愕視渠獨斜睨而遠探必有內怯於心者是以知之衆皆讋服刑部吏或受賕舞文持決事比來試先生先生笑曰某事當引某例不得以疑似者相溷吏張目不能對先生短身而癯與下僚言若恐傷之獨斷斷於大府前福建總督陳文肅公將劾某令贓先生廉其誣爭之陳不聽公不畫諾陳不得已事竟寢而心不悅奏先生不宜外任賴　天子知其賢雖內用眷注愈隆庚午命典雲南鄉試庚申甲戌命提調會試十六年命送暹羅國使者二十年命送琉球國使者先生隨事盡職在滇以得人稱行海外萬里酋夷欽其清嚴

今天子元年冬余試鴻詞科報罷落魄無歸飯先生家三月有餘至今常涕泣追想長安米貴今古同然以素不識面一男子又不任典籤記室而許其虛糜鴈鶩之餘食棲依宇下此何如恩德耶雖客邸清貧除脫粟外絕無一豆一觴而先生每食必偕明日將有早朝會鞫諸大事裁瀹二雞子以自供而猶必推盤讓客至於再四嗚呼仁哉所著六經疑義錄十六卷秋水堂古文十六卷駪征集十二卷愛日軒詩餘十二卷娶恭人黃氏生五子三女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輪方不行瑟古難聲吁嗟乎先生而竟以亨我爲之銘先濯筆於滄浪之水清

六合縣知縣潘君墓志銘

乾隆八年余知沭陽潘君宇情來勘災置身同寮中甚謹弛氣離坐嗛然而終日不言心疑之以爲陰重人也後十餘年君供張　天子巡狩事來江寧朝夕雅遊恒中而信人向疑稍稍解又嘗過武進遇舟人子道君善政尤詳信君爲無害吏嗣後聞其得官則喜失官則憂君亦推許過當文翰事非余質确者不肯落墨然每見君面無見膚陽不滿大宅慮仕宦難速飛已而君得官必無故顛上游知其賢盡力起之隨起隨顛畢之以死如是者在江南二十四年君諱涵字宇情錢塘國學生纂修一統志議敘州判凡署縣篆六題實授三君風神元定庋展閣几必得其所所判決不爲聽強狀視下言徐務折其情乃止以故郵罰無訛鮮客訴者南匯民兄弟訟田君不訊令跪學宮聽講兩人者悔求釋公不許乃泣且拜曰艮非本懷唆訟者某也遂公其田而睦如初有徐官官者殺一家五人留其女人疑有姦公置徐極刑而不問姦事民以爲仁鎮洋役催租負租坻仆地死腰有樹傷前官擬役抵君曰役卽民也非其毆死何抵之爲委賑海州請於大府曰海州積潦病山場河南受清安中河黃運水之全西受駱馬劉老澗水之半故趨海不支者勢也迤東雖多支河形如蚯足可以宣洩而無如不開東壩終與無河同若壩開又與運鹽治河兩事有妨爲今計宜濬場河使深而合新舊河爲一相度諸堰壩因時啓閉如此則水易趨海海州患可去八九大府納[illegible]以不連歉在武進一年以解犯愆期去官在贛榆一年以失察邪教去官大[illegible]奏留君君膝暴腫穿疲曳奔馳然而爲日淺被於民者迄不得施西席未煖又揭揭而之東市馬量穀無須臾閒身日以憊而家亦日以貧最後宰六合甫抵任　天子南巡君治事龍潭病食糜粥不盈一甌顛而殫悶猶料檢站馬夫役呼叱不已聲漸微目漸瞑遂卒卒數日　鑾輿臨事一切循整如君存也氣絕時知六合縣郎真之　詔才下吏民哀之年五十九長子仁標能文而弱次子仁勤頗聰穎後君亡四十日亦以喉閉亡

銘曰不擠之而自止共扶之而不起未終其齒迮而與之死猶以爲不足更取其子嗟乎善若彼報若此吾烏知其所以

補蘿先生墓志銘

本朝王吏部虛舟以書法冠海內從遊者爲補蘿沈先生余見先生時年六十

餘博脣廣顙鼻隆然高白髭貫兩頤長尺許雜爲毫毛沿頸而下覆其身幾滿其先江陰人先生生十六年家燬於火蕩無一椽十九歲受知虛舟當是時虛舟館於淮安程氏程故豪士饒於財力能致天下之桓碑彝器及晉唐真蹟先生天性好之縱觀臨摹虛舟又爲授八法之源流以故業精而學博以其餘伎刻劃金石古麗精峭如斯冰復生嘗一過京師再遊酒泉所至公卿閒爭袖玉石求握刀惴惴慮不可卒得而先生一與周旋無德色慳狀以故名益高貧益甚雍正十三年以國學生効力南河乾隆二年署江寧南捕通判再署徽州同知凡七攝縣篆宣城靈壁舒城建德盱眙涇縣皆所歷也於吏事非所喜每治行服飾蕭然載冊籍圖卷爐硏等物重纍後車外皂唱衙畢諸吏抱案待階下先生猶伸紙潑墨含毫邈然在宣城訊竊雞者畫雞賊面以恥之雞之神色有畏竊欲飛之狀合邑傳觀笑以爲神性廉靜謹厚斤斤形於體貌郵罰麗事雖小有過差而吏民諒之無怨嗟者大府皆器重之常異目以視黃文襄公督江南嚴官三品以下膝行無敢闌語先生入褎衣博袑強曳一足跪吶吶然唖與言俱黃爲囅威談笑賜坐賜食人皆驚且羨轉相告語而先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乞病金陵金陵之人咸傱傱捧手與余及李晴江交尤密朝夕過從聽談三朝典故及前輩流風如上陽宮人說開元遺事燈灺酒闌諧謔雜作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聽者傾靡欲絕而先生語益緩色益莊若不解笑者自言生平篆刻第一書次之字又次之晚年不肯刻石作畫而肯書余以其閒得請山中題額尹文端公過隨園笑曰何滿山皆沈鳳書耶亡何先生殁海內之求其書者若金膏水碧之珍然後歎余見之先焉余好古器苦無所解每鑒別奉先生爲師未十年而先生有所疑必質余以定真贋余雖私喜自負而心憂先生之衰年七十一卒卒前數月貧不能具膳而歷任之核減叢至竟先牒産絕而後報人亡嗚呼其可哀也已先生名鳳字凡民一字補蘿葬金陵南門外湯家窪二子恆溧俱早卒孫夢蘭隨寡母僑寓廬州余權春秋祭掃事俟夢蘭長大將勒石而告之處

銘曰其生也賢故人貌而天其所好也古故於今少伍嘻此非馬鬣之封乃商彝夏鼎之宮

史先生墓志銘

枚生七歲受論語大學於史先生十二歲與先生同補弟子員十九歲先生卒三十九歲葬先生於西湖之葛嶺而誌其墓曰先生姓史諱中字玉瓚漢溧陽侯遺裔爲八行世家始祖浩仕南宋官至右丞相子孫遷於杭先生幼孤貧無師傅年二十聞鄰兒讀四子書躬彝若素所聞愈愛聽遂能領誦見案上卷戲做爲之不意竟就質之老儒驚曰是制藝也告以故始不信繼乃大奇之長更力學於星經地志樂律俱能穿穴詰微駕其說嘗攜枚過錢塘門觀浙帥大閱旌旗蔽野鐵騎成列而下先生斜睨其陣又數數按其營帳大言曰謬耳不可以戰枚驚曰先生解是耶先生曰昔蕭穎士見封常清行陣不觀而還常清果敗軍旅亦儒者事吾常學之矣歸手一書示枚而循其髮泣曰種種矣此少時手抄陣圖也嘻其焚之館枚家十年婆娑教督性狷狹修謹雖期功喪有如剡之容長身齊立若植鰭然晚年好仙釋師季某而友張自南三人者語化色五倉之說則辟咡畫灰戒門以絕先生曰吾爲兒時見方外服輒研研然今得奧旨宜去但仙人皆孝子有嗣吾宗者吾屣蹻逝矣卒無子不果行年四十九得疾舌大而僵滿於口內錐刺寸餘無血自知不起屢搏其膺曰可惜可惜食飲至晝而止以箸饜其喉猶齗噤不下人見之或泣或嘆不忍逼視愈益不平口荷荷不絕竟餓死道友張自南結胎於臍胎墜腸絕先一年死季性者年餘鼻潰死

銘曰機也括之玉也削之我童而蒙孰先覺之積學而窮積善隕宗長生不生五十嗟凶忌其仙竟忘其賢使隱恨於黃泉嘻其何以爲天

侯夷門墓志銘

予自沭移知江寧客賀曰江寧有侯丞槃槃大才佐公公必喜問其名故予狎也予壬子鄉試見有野而古者危冠高屨口傒音目睒睒斜視如深山怪松磥砢自異職者曰此天台山侯嘉繙也予竊已奇之與訂交廓落無町畦益相愛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始於筆染終於紙盡揮霍睥睨瞬息百變每褎袖

潑墨數十人環而擁之丞抽思乙乙十指兩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堅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愛又如成相俛詩窮劫野曲可解不解而俶詭獨絕先受知於督學帥公貢於鄉連試不售出爲主簿調江寧丞曹進曹退溫溫無所試既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摩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詩萬餘言書其頂箕坐大㗇窗外風雨暴至電光燭其手益喜奮筆不能休且吐且書取殿旁石臼戴頭上折旋舞如風衆僧疑爲鬼神異物不敢逼視又疑病狂易妄笑語昏亂酒既醒雷雨亦息觀其詩奇字奧句不能讀也舉其臼重千二百斤運餉至京以己所坐輿輦其妻秦氏已策驢從之妻免乳旅店中丞徒步長吟數千里判事喝答數輒睨抱牘吏決當否吏曰是也丞大喜號於衆曰何如鎭江黃太守慕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旁年五十二其子某至自天台以柩歸卜葬畢來問銘於余余既奇君之才而尤奇君之死乃亦爲奇語遺抱磨者陷其石以質君

銘曰文星熾熾龍𧈚其系拗怒墜地無所吐氣以儒爲戲嶔崎如是執不律如執鬼中可以極無極窮無窮而卒不聲於崖公一笑去泠然風留委蛇受機封

楊節婦墓志銘

余知江寧時門下士楊思立以狀來曰長兄舒猷不幸早亡嫂未三十而守志既孝且賢先生修邑乘於法宜得書余訪諸邑人僉符楊君言遂志之今年正月思立又來曰嫂亡矣嫂生時蒙先生列於志今將葬乞先生銘諸幽余謹按孺人陳姓年十八來歸舒猷奉尊章惟謹治箴管樿㯓事罔或不蠲嫁十一年舒猷卒孺人初志欲殉旁人尤之曰安有堂上兩大人存膝下兩孤存而於禮得死者乎孺人然之誓撫兒以慰夫志亡何兩兒亡姑王氏亦亡繼姑曹氏至孺人事曹如事王曹生思立思達孺人助之製文葆治扢瘍小不豫永夜不眠曹常指之訓兩兒曰嫂愛汝過於我愛汝韓文公爲嫂服期汝其志哉及思立等既娶孺人率兩姒治家持錢主進圭撮不失命居貨輒有奇羨無折閱之虞性至儉食不過菜然趨善如水赴壑捐奩資入祠取其贏備族人婚喪費歲飢爲淖糜食蒙秩者乾隆三十一年卒年七十有四立思立子某爲孺人後所以報也以某月日與舒猷合葬於桃紅

銘曰亡子字叔以將宗續而使其家足生金積粟嘻非邱嫂乃富媪銘貞石使有考

大理寺卿鄧公夫人李夫人墓志銘

夫人李氏故華亭令源長公之女生十七歲來歸今大理寺正卿鄧遜齋先生先生少貧出就外傅夫人供旨蓄惟謹先生試禮部作萬里行夫人典釵珥治裝甚具先生官京師夫人視濯而祭奉尊章甚恭先生艱子嗣夫人爲置媵室張氏劉氏楊氏雁行坐甚和雖諸姬生子屢殤外繼者亦夭歿而卒賴張氏一子名以乾者延鄧氏之宗凡相夫子四十五年以康熙癸巳三月生以乾隆癸巳九月卒初封孺人再封夫人今年春先生予告回蜀將歸夫人柩以葬寄狀來命枚志墓枚伏讀公羊春秋魯成公十年齊人來媵何休註云朝廷侈於妬上婦人侈於妬下伯姬賢故諸侯爭來媵之當春秋時二南遺澤未湮乃賢如伯姬者已少矧至於今而當官傾軋當夕勃谿者尙何譏焉夫人能存緌帶之心無江沱之悔則其至性純和過士大夫遠甚而豈徒區區爲巾幗式耶先生官十年乞終養養二十年太夫人服闋仍官京師又十年歸休於家計四十年中朝野參半當今出處之正孰有如先生者然使夫人耽於寵榮有交謫聲則先生行義雖高不能意無所動又或持家已汏有不節之嗟則以先生之廉靜亦難從容於去就閒觀夫人能承先生之志以成先生之賢眞如琴之得瑟而調珮之應環而響也嗚呼難矣生二女一適戊子舉人李燾一適候選州同龍度昭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錦江之流架浪吞舟迎夫人而安瀾惟夫人之性之柔秀屏之山飛雪皓皓葬夫人而風和惟夫人之行之孝松耶柏耶窆而封者石耶嗚呼石可泐也德可滅耶

蔣太安人墓志銘

余奉母金陵久矣乙酉歲編修蔣君士銓亦奉母來兩老人居相鄰志相同遊相得也亡何編修就蕺山書院之聘挈家去余母眷然曰久不見蔣太安人如

別春風令人慕思今年正月太安人委化揚州編修走手書乞銘以葬余慮余母之悲未敢遽告竊念編修以文學伏海內於當今賢豪無所不交何獨以志幽之文遠屬於余疑太安人之愛其母以及其子身後之託亦其志也乃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太安人鍾姓名令嘉字守箴晚自號甘荼老人爲南昌隱士滋生公之季女年十九來歸我贈公適園先生以子士銓貴　誥封安人有孫三曾孫二年七十而終性明慧仁恕嫻禮則曉書史生編修三歲教之識字弱不能持管乃戲析竹絲排撇畫誘其記憶從贈公館晉陽還鉛山服勞習勤相對逌然垂老神明不衰見婢媼衣或穿敝必代安襻褍停鍼以須時時存心惠物曰人之所以生仁也人而不仁安用生爲當編修官京師時聲名甚盛裘大司空薦其才

天子領之將超擢者屢矣太安人慮其性剛將忤衆命還山讀書畫歸舟安穩圖首題七詩嗟乎士大夫一登朝宁未免耽於寵榮此困於赤紱之占周易所爲兢兢也太安人一女子能深明出處之義以勇退爲提撕此何如識力耶然而編修既歸四方之相乞爲師者慕其才兼知其孝先以安車迎太安人太安人因得就養無方東遊明聖湖探禹穴南攬棲霞鍾阜之奇北還邗江聽竹西歌吹以終一時邦君諸侯通家子姪爭拜絳紗問經義如宣文君義成夫人故事嗚呼榮哉母範之賢善人之報均足以銘以某年月日葬某銘曰

水之守土也審母之測子也準既教之升復偕之隱此非高世之姬姜乃知幾之顏閔

李母顧太恭人墓志銘

余知江寧時試童子得李君名續者與語知其少孤奉母夫人之教兢兢自立余心欽母賢而亦嘉續之能亢其宗也居亡何續改名文在輸粟得南城兵馬司指揮累遷衡州府知府母守節三十三年

天子扁表其門以子貴封恭人前年文在卒次年恭人卒孫育蕃卜葬有日乞余志墓余謹按恭人顧氏爲前明刑部尚書東橋公之後良人仙經亡時文在裁六歲尊章具存恭人折蔞訓兒具膳畜事堂上罔不咸嘉會計場圃既沃且豐以其餘潤溉戚鄰文在之官迎恭人恭人每一至衙教以清白慈良畢輒歸家文在罷官或爲恭人戚恭人逌然曰兒被黜非私罪終當蒙　恩未幾祝

皇太后萬壽果復官余常謂克家甚難負先人遺業如負重器雖大男子苟不勝則顛恭人婺也而能無成而有終地道也婦道也卽母道也尤奇者其外舅闇公客無爲州遘暴疾恭人感夢禱迎闇公甫扺舟忽得風一夕行四百餘里入江城考終牖下此與曾參齧指黔婁心動者若合符節然則恭人之受旌受封猶其外效末節而其感通神明於人所不見之地者尤可尚也卒時年六十六有孫三俱業儒葬某

銘曰能爲傳爲父以將其子撫而使其官至大府嗚呼此何如母也碣諸士告萬古

陸君妻顧氏墓志銘

乾隆甲午暢月郡文學光祖陸君來山中曰亡妻將葬某原光祖哀其賢而天奪之速也丐先生文其幽宮以寵亡者其狀云孺人顧姓江寧人永城令諱斌之長女年十八來歸屢孕不育爲光祖置兩簉室生子一女四孺人忘其爲異腹也雖一便旋一襁負必躬撫鞠婉然後卽安今年三月七日晨起盥靧如常哺食後心蕩不止若自空而墜者然卒年四十九余按劉熙釋名膺心衣也鄭箋彤管有煒謂女史之有赤心者孺人之心可以對神明耀彤管而乃不能牢繫於膺毋亦恩斯勤斯征伀況瘁之極而致此疾歟宜陸君言及之而淚若綆縻也昔太史公書荊軻徵夏無且韓退之書張睢陽徵于嵩余家有陳嫗者曾乳陸氏兒平素言與陸君合故余於書孺人也信

銘曰無子有子惟其慈雖死不死繫人思展如之媛曷可追

曹母劉恭人墓志銘

恭人姓劉上海華涇人系出宋忠顯吳郡王韐之後太學生諱乘六之女工科給事中曹公一士之室給事負重名奉敦槃者戶外屨滿恭人滌槪散具刑膴恢恢循整　今上登極給事屢上封章直聲震朝野以洩禁中語左遷卒當是時恭人家居兩遺孤僳然也給事昆季先後夭歿曹氏不絕如綫恭人尸婚葬

持家況瘁者二十餘年親見其子錫端入學食餼官訓導乃卒年六十六恭人課子嚴錫端有客輒簾窺而詔曰某也賢宜近某也否宜遠及其長也畀一篋泣曰是而父之奏疏文稿也見此如見父錫端板而行之恭人乃喜曰吾今可以見而父於地下矣嗟乎古之聖賢百不經意惟於立言處不朽自期故歿世稱名宣尼猶三致意焉然中才以下語之而不知或拉雜摧燒之者有矣恭人摩挲奮具奉殘編爲至珍異寶諄切付兒可謂務其遠者大者卽此神識已超尋常萬萬而其他皆可略而不書以乾隆元年　覃恩　誥封恭人子二長錫端次錫圖與給事前兩恭人某某合葬於某

銘曰肅肅雍雍順三而從以協於有終是之謂恭不愧其封

鳳陽府同知高君墓志銘

乾隆三十七年　王師征金川華亭縣知縣高君白雲上書大府言自幼學兵法願棄官從軍大府雖不許心甚壯之余慕其爲人無由相見居亡何君舉最選禮部主事入都過隨園命長子兆魯從余受業君白晳少鬚眉沉雅淵靜望而知爲儒者任祠祭司二年督倉場事辦　天子召見擢鳳陽府同知未抵任卒兆魯扶喪還蜀以狀乞銘狀曰君諱辰字元白晚愛白雲因以爲號本籍山西姓牛康熙間祖式竹公依中表高爽公於蜀遂從其姓君以丁卯舉人辛未進士入翰林壬申散館外出爲令宰清河遷震澤再遷華亭震當太湖之浸鄰浙省歸安往往盜發倚交界處作逋藪君偵知王啓祥者名捕也年老爲僧結以恩使捕盜捕得劫水姓者楊二供其魁某現伏歸安君移檄竄取歸安令憚處分護匿不與君怒牒請於兩省督撫悉擒以來破積案數十盜風爲清華邑海塘多塌碎石屢崩於潮君加巨木貫以鐵組躬自堵築必完必好以故乾隆三十四五年颶風僨與浙之蕭山寧海災而華亭無恙君好文愛士雖布衣童稚苟有才必折節下之所至以書自隨縹緗石刻壓車上鱗鱗然未仕時常爲大將軍岳鍾琪客將軍知其才授以韜略君慨然以經世自期入都時私謂余曰太白星橫貫齊魯慮山東有盜潢池兵者余笑以爲稪言未幾果有王倫之逆而君已卒年五十一子三人俱業儒所著有晚成錄白雲山房稿葬某

銘曰白雲之在天也四海爲霖而忽而反乎山也杳不可尋嗚呼在雲無心而望其澤者何以爲情君以爲名宜其來去之輕我欽其人爲碣爲銘以表佳城

小倉山房文集卷五

小倉山房文集卷六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錢唐袁枚子才

公姓姚名啓聖字熙止浙之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聞弱冠時路遇健兒劫二女子行其翁隨之哭牽持洶洶公大怒即奪健兒佩刀殺健兒縱翁與二女子去而已逃入旗

聖祖登極公以布衣上疏請八旗開科遂舉康熙二年鄉試宰廣東香山縣明末廣東寇災民稅不登知縣坐負課繫獄者七人公嘆曰明年增吾爲八矣乃張樂置酒出七人於獄痛飲之爲辦裝遣歸而通牒大府云七令名下應追金十七萬已於某月日收庫訖督撫驚疑公巨富代償帑行查而不知公故寒士實未辦作何償也居亡何三藩反　天子命康親王南征公謁其友吳興祚曰我買禍大非佐王立奇功不得脫欲說王非子不可吳許諾乃予金五千俾通門闌之廝又陰探王好彈爲造十萬丸銀泥封雜施五采藉吳獻之吳亦貌玉立甚□熟悉八閩阨塞錢糧兵馬之數王與語大悅飛檄廣東辟公參謀督撫知爲公所賣迫於王命不得已將所虧帑強海商填庫而遣公行當是時閩王耿精忠脅鄭經同反經者成功之子據臺灣者也先一年其將黃梧以海澄廈門降經爲精忠所誘復煽遺孽據廈門使其將劉國軒等拒王師會精忠已爲浙督李之芳所敗窘乞降王不許公請於王曰此二賊者如韓遂馬超不離之卒難破也請許精忠降而專攻經王許之公招降潮州賊劉進忠汀州賊韓大任皆滇逆吳三桂黨也王嘉其功奏授温處僉事道再擢福建布政使公率其子儀攻紫闌山破之又擒賊將曾養性於温州　上知公可大用加兵部侍郎銜總督福建以吳興祚爲巡撫康熙十七年海澄公黃芳都統穆黑林等戰敗於祖山頭退保海澄國軒攻陷之乘勝取長泰同安進圍泉州再逼漳州兵號十萬壁於龍虎蜈蚣兩山軍容甚盛城中兵少公以五蠟丸檄泉州兵來援不至耿精忠悔其降大慟將軍賴塔欲棄城走公曰賊驟勝而驕謂我不能軍也請不戰以懈之而出奇以破之命閉城門韜弓臥鼓忽一日天大霧公吹篳篥者三壯士鍾寶等突開城持長戈先登而公自率精兵五千繼之呼聲震天賊不辨衆寡自相踐藉陣遂亂自辰至酉斬首四千生擒千五百人國軒敗走海澄公收復長泰同安等處進攻海澄海澄者濱海地也峻而險賊據之築塹高數丈排列艨艟守金門諸島密若布棋相持一年不決公開修來館招降人奏設水師提督練水戰分遣散兵擾其餉道賊漸乏食十八年吳三桂死其五鎮將黃靖等相繼來降經大將朱天貴亦降賊勢愈蹙十九年公會同巡撫吳興祚提督萬正色水陸進兵攻海澄克之賊逃歸臺灣先是鄭有梟將曰施琅斬經孽來降　上授水師提督屢立戰功公知琅熟悉海道奏取臺灣非琅不可又奏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　上乃使公與琅同進兵琅請由銅山蘇尖開洋乘南風攻澎湖公欲待北風直趨臺灣彼此意見不合各有奏聞會南潮驟發舳艫乘疾流逼壓賊壘被賊圍困琅駕樓船衝突入圍公率兵相助至鹿耳門門仄水淺鼓之舟不得上賊據高險處曳足觀揚揚自得公禱天妃廟借水明日大戰砲發水驟長一丈舟並行如鳥張翼而上賊錯愕不知所爲哭曰天也夫復何言國軒與鄭經子克塽面縛反接以臺灣降自康熙十三年用兵至二十二年福建平　天子晉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授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公身長七尺白皙兩目精光四射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材劍客皆能得其死力臨陣時應變如神而性慈不妄殺戮先是閩人困軍供十室九匱當事者遷沿海居民於內地界而匽之越者死民多流離滿兵奴其老稚鞭箠呼號公受總督印即奏滿兵不宜水土宜撤歸又奏康王體尊不宜久暴於外宜先班師疏三上　天子報可兵歸者猶驅子女北行公向王涕泣求下令嚴禁而私傾家財贖之凡捐金三十萬贖所俘二萬餘人還閩中又請弛海界復民田廬聽降卒墾荒土資其生列戍於外以防衛之閩人歡呼祝延處處肖公像爲生祠初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多不解及臺灣平或曰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酉旁雞也滅雞滅鄭也當芝龍起事時公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爲公滅公滅鄭之次年疽發背薨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公姓岳諱鍾琪字東美一字容齋先世湯陰人爲忠武王飛之後十七世徙居
蘭州父昇龍以百夫長從征吳三桂立功累遷至四川提督因家焉薨諡敏肅
公生有至性母苗太夫人疾刲股以療敏肅公命之射猶忍痛發矢爲兒時好
布石作陣進退羣兒頗有法敏肅公器之奏以同知銜改武授松潘鎮遊擊遷
永寧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　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
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公征之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知有準噶
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我兵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
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
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禽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
兵自天而降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入藏忽
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公請於副將
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
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強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公即
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人擒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
九日西藏平　聖祖嘉之由副將遷四川提督駐松潘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
丹津寇西寧大將軍年羹堯召公會謀公沿途勦撫有潘下等番爲賊阻道者
滅之有哈齊等番爲賊虜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喊鎗者擊
殺之自松潘行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烟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既見大將軍即奉
檄征爾格弄寺喇嘛於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軍到寂然公
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
有喜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十人密擕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躬率
大隊迎戰戰方鏖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耀賊累累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
賊萬餘公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喜謂公曰　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
兵直擣青海約四月啓行何如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
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即發大
將軍以公言奏　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公曰

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速驅果禽百餘自此賊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
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告知羅卜藏
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大呼兒公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尚臥馬未銜勒聞
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擒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
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
至一地見毿毿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遠夷人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窮矣公
乃班師是役也公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擒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餘
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　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
平大赦天下加公公爵賜詩褒寵仍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青海餘孽
也所至讋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改莊浪爲定番縣三年
還川陝總督五年準噶爾叛　上命大司馬查郎阿至關中築壇拜公爲寧遠
大將軍征之公率師至巴爾庫勒賊逃公築東西城將屯兵會　上召公乃交
印於提督紀成斌身自入都賊伺公行入刦馬廠紀葸縮不救廷議者劾公失
機所薦非人　上斬成斌下公於獄　今上登極之二年赦歸田里十三年起
公爲四川提督征大金川先是經略張廣泗等皆無功公到命撤土兵募新兵
揚言攻康八達而暗襲根雜奪四十七碉樓復臨勒歪口僞運糧狀誘賊伏火
器待之賊果出搶糧鎗筒齊發爛先是金川聞　天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
久矣至是大挫方疑公來然猶未知公果在否也會　天子命大學士傅恆視
師誅姦人阿扣王秋等賊懼欲降恐降而誅負固未出公請於傅公曰鍾琪願
詣賊巢驗誠否閒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
人傳呼直入羣苗千餘皆罽布裲襠褎甲持弓矢迎公目酋長故緩其轡笑曰
汝等猶認我否耶驚曰果然岳公也皆伏地羅拜爭爲前馬導入帳手茶湯進
公公飲盡即宣布　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苗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
炙留公宿帳中次日酋長莎羅奔等從公坐皮舡出洞詣大軍降事聞　天子
加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還公爵加威信二字以寵異之十五年冬西藏朱
爾墨突叛殺都統傅清等公會同總督策楞討平之十六年雜谷鬧土司蒼旺

公姓岳諱鍾琪字東美一字容齋先世湯陰人爲忠武王飛之後十七世徙居蘭州父昇龍以百夫長從征吳三桂立功累遷至四川提督因家焉薨諡敏肅公生有至性母苗太夫人疾刲股以療敏肅公命之射猶忍痛發矢爲兒時好布石作陣進退羣兒頗有法敏肅公器之奏以同知銜改武授松潘鎮遊擊遷永寧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　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公征之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我兵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禽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兵自天而降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入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公請於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強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公即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人擒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　聖祖嘉之由副將遷四川提督駐松潘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大將軍年羹堯召公會謀公沿途勦撫有潘下等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等番爲賊虜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喊鎗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烟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既見大將軍即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於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軍到寂然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躬率大隊迎戰戰方鏖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耀賊累累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公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喜謂公曰　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擣青海約四月啓行何如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即發大將軍以公言奏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公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速驅果禽百餘自此賊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告知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大呼兒公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尚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擒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毿毿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遠夷人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窮矣公乃班師是役也公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擒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　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加公公爵賜詩褒寵仍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青海餘孽也所至讋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改莊浪爲定番縣三年遷川陝總督五年準噶爾叛　上命大司馬查郎阿至關中築壇拜公爲寧遠大將軍征之公率師至巴爾庫勒賊逃公築東西城將屯兵會　上召公乃交印於提督紀成斌身自入都賊伺公行入刼馬廠紀蒽縮不救廷議者劾公失機所薦非人　上斬成斌下公於獄　今上登極之二年赦歸田里十三年起公爲四川提督征大金川先是經略張廣泗等皆無功公到命撤士兵募新兵揚言攻康八達而暗襲根雜奪四十七碉樓復臨勒歪口僞運糧狀誘賊伏火器待之賊果出搶糧鎗筒齊發爛先是金川聞　天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至是大挫方疑公來然猶未知公果在否也會　天子命大學士傅恆視師誅姦人阿扣王秋等賊懼欲降恐降而誅負固未出公請於傅公曰鍾琪願詣賊巢驗誠否閒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傳呼直入羣苗千餘皆罽布襴襠裹甲持弓矢迎公目酋長故緩其轡笑曰汝等猶認我否耶驚曰果然岳公也皆伏地羅拜爭爲前馬導入帳手茶湯進公公飲盡即宣布　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苗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帳中次日酋長莎羅奔等從公坐皮舡出洞詣大軍降事聞　天子加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還公爵加威信二字以寵異之十五年冬西藏朱爾墨突叛殺都統傅清等公會同總督策楞討平之十六年雜谷鬧土司蒼旺

有異志窺取舊保城公得信亟言於策公曰雜谷閙即唐維州最險要聞蒼旺密調九子龍窩等處兵據維關此地一失後將噬臍宜及其未集擊之若待奏下則遲矣策公深然之卽會奏便宜行事支武弁一年養廉兵三年糧率大軍夜圍雜谷擒蒼旺斬之撤土司設營置戍羣番慹服十九年再討埶江酋陳崑未至卒於軍年六十九　天子震悼予祭葬賜諡襄勤公長七尺二寸駢脅善射寡言笑目炯炯四射食前方丈饍飲兼人其忠誠出於天性征青海至哈喇烏蘇天寒溝涸軍渴公禱於天水卽湧出督川陝時有逆人曾靜者上書勸反立禽以聞放歸十餘年廬於百花潭北野服蕭然忘爲大將所製鉤梯戈甲精思諳徵他人依古法爲之俱不能及閒居手通鑑一編好吟詩有蕢園蛩吟二集行世相傳番僧號活佛者倨受王公拜不動見公則先膜手曰此變身韋陀也僧言雖誕然亦可想見公之狀貌云

舊史氏曰枚與公次子油同舉孝廉於公爲年家子以不及見公爲恨第七子瀞爲六安參將恂恂儒將有父風與枚雅遊甚懽持公狀索枚立傳惜當時秉筆者敘次回冗讀之不甚了析爲以意纂輯著於篇恐未足以傳公也公長子濬甫弱冠巡撫山東明達寬靜吏民懷之爲公入獄故終歲七緵衣蔬食不宿於內亦偉人也當集其遺事爲別立傳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公諱良棟字西華陝西寧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大將軍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潼關遊擊再隨經略洪承疇征雲南還副將康熙元年滇王吳三桂奇公奏擢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有異志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爲巽詞以解免隨入關補天津總兵十三年三藩反陝西大震寧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
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已率勁兵馳往
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官歸原汛兵歸原伍劾貪冒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寧夏平上疏奏蜀爲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禽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脣齒俗號鐵門坎賊防守尤力沿江立營爲石囤木柞張砲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黎明公騎驏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爲萬馬騰蹴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砲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格鬭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器械旗幟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僞劄千奏繳之　上大喜手詔襃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恃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　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章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卽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能出方可招降其一稱我兵匝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關東西七十餘里調呼不靈宜掘裏壕相攻逼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漢人不解滿語張目牴牾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砲臺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營壕牆外牆上架交槍子母砲身披馬綿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戟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槍砲雨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舉火自焚三桂子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加一等精奇呢哈番召入都以將軍管鑾儀衛事公破城所得降將僞官俱不殺并代奏乞恩以故樂爲盡力每戰有功然本秦人性戇氣陵其上首創取蜀之計將軍吳丹王進寶等咸嫉忌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尤輕之每論事輒不合初吳三桂聞公取蜀大恚遣將胡國柱陷永寧建昌兵部責公不救議削爵　聖祖不許公引兵克復兩郡追賊至大渡河　聖祖命公乘勝進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胡國柱再往公不從攻得勝橋與兵甚少公爭之許以在南壩相救及鏖戰救不至得橋又改命

蔡毓榮守之公積不平入朝屢忿爭於大學士明珠前明雖怵以好語然以吳丹故心終不善也公乞骸骨歸許之康熙三十五年　上征噶爾丹以公老將復召公年已七十五遂上表明心迹一疏分十四條洋洋數千言貶諸將軍不值一錢而自序戰功最苦爲部臣所抑語氣傲悍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斬　上優容之命赴行在問方略寵賜優渥憫其老放歸數年薨諡襄忠公雖武人好觀通鑑家居聞知縣呼騶過門便拱立喚家人子弟齊起曰父母官過敢不敬乎其樸誠如此子四人位皆至制府中丞

論曰以馬伏波之勳而晚年主恩衰替范蔚宗以爲功名之際理固應然公之功名有類伏波其長者家兒爭相傾軋則有甚焉且誣公謀反然而竟以令終者何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聖祖如天無所不照無所不容公遇　聖祖公勝伏波矣公薨　聖祖諭祭云事久而乃績彌彰人往而朕心長眷嗚呼使死者而無知則可死者而有知其如何讀而感感而悲也

于清端公傳

公姓于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十八年以副榜宰廣西羅城縣縣故烟瘴地多苗以攻劫爲俗公與爲誓毋弄兵器毋盜苗敬信之轉相告語馴伏或三日或五六日必率子女問安在羅五年舉卓異遷合州知州再遷湖廣黃州同知巡撫張朝珍知公才命討武昌賊黃金龍即守武昌當是時三藩反金龍陰受吳三桂僞劄屯兵據險其軍師劉君孚者爲訟事受公恩者也公知衆寡不敵乃騎一騾從一鄉約直入劉家劉欲探公意逃山後不出而陰張強弩待公公罵且笑曰君孚老奴受我恩避我自慚作賊耶渠不過爲人逼誘耳我老人髮鬚如此寧不曉也語未竟君孚從廚後躍出投弓跪曰君孚祖宗有靈使公至此降矣尚何言即日降其衆數千武昌鄉勇亦至問金龍何在曰在望花山即命導行乘其不備擒之撫軍喜奏實授武昌知府再調黃州甫抵任湖北大亂何士榮反永寧鄉陳鼎業反陽羅周鐵爪反白水劉啓業反石陂各擁衆數千號十萬陽言先取黃州議者謂援兵隨大軍征滇黃州兵少宜退保麻城公不可曰黃州湖北咽喉也棄之則荆岳七郡皆瓦解矣仗　天子威靈可以一戰徵各區丁壯自草檄先攻鼎業擒之再攻士榮戰於黃土坳賊勢甚盛紅旗殷山礮雨下隊長吳之蘭焚死火燎公鬚不爲動手劍立營門而陰令三百人自右山擊賊後賊大亂敗走公曰諸賊中士榮最強士榮既破諸賊膽落宜乘勝攻之諸營方炊覆釜以進預伏兵于鐵爪等敗逃處果悉擒之乃勒石黃市旗亭班師而還是役也爲先鋒者把總某協謀者門下士某引路者鄉民某督陣者公也不費公家一錢二十四日而黃州平遷江防道再遷福建按察使福建當耿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中牧馬者月徵莝夫數萬公爭于王前罷遣之海寇犯漳泉有莠民通海起大獄株連千餘家公平反之滿兵掠浙東子女沒爲奴婢者數萬公贖還之王與諸大府素知公名公所言靡不聽遷布政使舉清官第一巡撫直隸再遷兩江總督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鬚偉貌者羣相指震懾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櫃坊無鎖年六十八巡海歸薨　天子震悼給祭葬加贈太子太保諡清端軍民巷哭繪像以祀公清介絕俗重門洞開白事官吏直入寢室左董鼓右簿書狀如鄉里學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崇閎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遼緩姦不得發乃半途微服僞其家詭名楊二司洒掃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亡何盡悉盜之伴侶胠篋機密約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者集健步約曰從吾禽盜具儀仗兵械稱娖前行至張所排衙于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讕公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公取袖中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願一切受署合門妻子環跪泣曰第赦盜死盜不能者某等悉如公命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埋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軍餉盡劫弁告弟所爲彭考誣服連引十餘人獄具獻盜公破械縱之撫軍驚問曰盜冤曰真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真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贓尚在校家封識宛然江寧盜號魚殼者拳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禽公抵任時官吏憚公遠迎公日旰不至方驚疑探刺而邏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廚傳不受饋餼牽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

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亮壽我按察使喻意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于獄偵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銜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咋曰子胡然子非丐也子爲于青天來禽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于衙是夕公秉燭坐梁上砉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亮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之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亮斬決西市

論曰公筮仕羅城年已四十五不二十年督兩江名震天下其初心豈及此哉自言治兵武昌因草豆不足頭搶柱欲死者數矣孟子動心忍性之言不其然乎魏尚書環極以公與陸稼書同薦海內榮之然公晚年出張中丞手書輒嗚咽流涕蓋魏公猶識之于名成後而張公先識之于名未成時子皮鮑叔之功尤爲難也江寧人傳公魚亮事甚著考澤州相公毛稚黃兩傳皆無之故別立一傳不使文人釣奇獨病太史公云

贈編修蔣公適園傳

公諱堅字非磷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生而家貧肩粟養母困童子試鬱鬱乃請於母曰兒年二十八矣未博一衿幸諸兄侍願遊學如歐陽詹母許之先入都至山右漢陽嶺南薊門河洛諸郡而晚年再遊京師公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因纍纍牘可隱人撫軍檄岢嵐牧甘公辦治甘聘公行獄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兒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于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騄馬而之乎山凹有人扃戶博覵之一兒覺異拍彈者肩告之衆咸喈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跳歸白甘公簒取鉤距果彈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人如蟻蠓樹鉤鋤爲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而等良也爲姦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寧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縣庭瓦礫山積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門而譟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搒吏於庭血流民懽噪拜謝去安堵如故次日四鼓牽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即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叔父遊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何公辟咡于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屢顧不在經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晡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迹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燋然瞠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戚不遇反寄食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遇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強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爲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市三倍今將販繒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白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繒主人執訊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囑曰爲我報蔣君公陰念歸龍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授部署法遲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浙兒骸已焚闖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圃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繒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幸析半惠老身何如公未答蛟突前睨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鄰父來即明也蛟囁喈扃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爲母故也今母見逼事不得不速明請詣圃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知我斧之覆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簿券衆取視感泣嘆老嫗目眯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矣公五十歲家居聞佟牧爲負課事繫獄憮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先至天津撫其家再至澤州視佟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公至爲加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

公公曰若助佟我助若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圖至三日而畢佟行公乃行公有神力而敏於爲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人行劫公怒射一人顛再發再顛盜驚捨所劫者來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劫客爲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名姓去又嘗行苛嵐道中兩峯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策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挂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繩錢鏘鳴途人應聲往皆拯起之送寧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編修朝廷贈公如其官公卒時年七十一猶及見士銓舉於鄉也

贊曰讀史遷班固揚子雲諸人自序輒嘆人子孫生一顯人不如生一文人何也彼顯人者於乃祖父僅封秩追崇之已耳若夫述世系揚風烈非其才孰任焉士銓以文伏一世偏矜寵余文丁亥元日披七品服祀公卽持公狀入山乞傳狀厚如梵夾讀之累夕不能盡乙其處者凡三十有餘事嘻何其富於善也今之爲公卿者生赫赫死則序恩榮數行便瀰然盡公布衣也瑰意琦行紛疊若是雖公意踔絕不以仁義讓人而士銓之腹存手集羅縷畢貫其才高其志尤足悲也予輯而傳之困於體例無能多書然其犖犖大者殆無遺焉

高守村先生傳

聖人之道大而博學者各以其學學聖人要其至焉耳後世河北宗鄭江左宗王尙未聞其有所拘閡也東天下而崇宋儒自元明始於是高才生退有後言且過激人見其激也又羣驚爲奇服怪民而莫敢近焉是過也乾隆甲戌高先生守村訪余於白下年七十許清臞聳立高睨而大談解孔孟專攈摭宋儒其所見亦未必盡是要皆的的然有心得者余灑然異之別六年陶明府京山從滇歸道先生守姚安事甚具又十餘年蔣苕生太史來賢先生不絕口二人非妄譽人者余益信先生果奇男子也苕生授二石刻曰此先生知平彝劍川二州德政碑也滇人不文序事不識體制又過欲揚頌如郗鑒見王導意滿口重言殊不流予其采而傳之其一碑曰先生廉不言貧勤不言勞　王師征烏蒙運餉六千石而民不知理猺訟可和者和之可決遣者決遣之囹不當其一碑曰征劍川糧減額外公件銀每兩若干引老君山水漑西莊畝收增數觔丈鵝雅場清其界酋夷皆拜曰從此百年無事矣嗚呼滇最懵俗也能齊其口爲無窮之聞以存先生然則碑愈俚民情愈真想先生之經德秉哲殆不愧其言者先生亡已久子弟才下無所發明門生故吏又懼大忤於俗不敢張其說余聞而悲之夫犯衆敵抗令甲以追取聖人之心此其志直合萬世爲一朝者而卒之身甫歿姓氏就湮然則與夫庸庸然曹出曹入者何以異也天之所以生斯人使獨異於衆人者又何也追憶當日先生與余天涯一邂逅耳豈料身後事余爲存之而余亦豈料十餘年後尙有先生兩知己在耶夫儒者闇然之學原不爲名計而卒其所以常存於天地間者又捨名曷以哉嘻古之人所以重後死者也先生名爲阜鉛山人

常德府知府張公傳

公諱開士字軼倫浙之仁和人世居北郭青莎里先人好施貧其家公生九歲而孤乾隆元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選銅陵縣知縣移知桐城宿州　擢常德府知府未之官居太夫人憂服闋將行竟不起公曼詞矩步造次必於儒者然義之所在展意無所依回銅陵災公請賑饑委官某揣撫軍范公意捉搦之公趨皖江見范公泣曰民無鳩矣苟蘊年而壅利安用官爲言畢袖印置几上再拜求去范改容謝之聽其請桐城某公所拔士也爲盜張六韜所誣某父以財賷緣公怒其父曰汝欲速而子死耶某懼闔門待罪公廉其姦召六韜曰汝誘之博博負而教之作盜果誰爲禍首耶六韜泣不能聲乃專坐六韜宿州河決公戶籌口算輕糶重賑符牒風發縛木橋渡商旅艤船寧村中坻設淖糜四門貧蒙袂者或慮爲私累公笑曰縱於官難開除吾以活人破家不亦光於古乎爲之益力亡何水涸天子輸庫金百萬修水政公爲植巡功宿於堤陳畚揭綆缶仞其溝物其土方畢歲乃大稔江南最大省羣吏才智縱橫各自矜奮而公盤辟雅拜言詞迂緩常侍今兩江制府高公坐欲有所陳先搖首引書語高公笑曰汝又賓賓作學子態耶滿席爲之騷然然兩薦知府他吏不得獨公得之皆高奏也聞其死爲

嘆息者再居官二十年家無生產女壻陸建余甥也先公兩月亡公哭之哀數月亦亡長子懋謙能文世其家

論曰余雅遊公三十年見其讀書窮晝夜頷頷雖除夕元辰聲嗚益高醉後好摹古忠臣烈士狀津津然欲蹈之服闋時裁五十九自衰其年雅不欲出而簡書催行肩項相望公愈感　天子恩不得已置酒召諸故人訣別泣數行下若預知其往而不返者然幸卒病於未治裝時得委化正寢近子孫親湯藥人以爲善人考終報也嗚呼有以也夫

湖北布政使徐公傳

君諱垣字紫庭會稽人也生而端靜坦中任眞不與人爲同異以戊午舉人己未進士入翰林散館改授戶部主事累遷郎中記名御史出爲廣信府知府南贛巡道安徽按察使乾隆二十一年皖江災劫案屢起有司以盜報君審知皆饑民以搶奪論全活甚衆旋擢四川布政使調貴州再調湖北當是時貴州巡撫周人驥奏開安順南明兩河運鉛銅鉛行二年安順灘勢平夷輸輓尚利南明灘高兩山夾峙每大雨衆流匯注所開峽口盡淤舟不能行周又護前不敢再奏有司迎合其意爲偃駝馬陸運而仍以水運報公密奏其狀且云撫臣以節省運費故苦累民苗殊乖政體　上韙其言命總督吳達善勘明停止官民懽呼公甫御事卽病行至常德府薨年五十一嗚呼當公任部曹時卽爲　上所知及試之於外歷四省觀察屏藩之任均能稱　旨其卽大用無疑乃驟以服官政之年中道而廢豈不惜哉然至今有自黔中來者道馬戶苗人猶能記公姓氏延祝不衰則儒者澤物之功其效亦可覩矣余嘗過山陰至其家四壁蕭然不知其爲方伯第也有子曰秉鑑公四十後方生薨時尚幼故一切善政不能記憶約狀其大略屬余爲傳

贊曰進士同年較鄉試少故相親亦倍焉若同入翰林則更少且更親矣然不數年升沉稍殊或爲名位所移異目相視卽陽爲謙下而陰實相疎者亦比比然惟公能始終一致幾微無改於常可謂大行不加之君子矣余與公同習國書　廷試時諸翰林撝謙其卷栩栩自私而公獨任人窺覷有詢必告其心地光明亦可想見在蜀時余寄長歌懷之詩未到而公亡尤余所悁悁而悲者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六

原书缺此页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錢唐袁枚子才

公姓陳名鵬年字滄洲長沙湘潭人生時太夫人夢大鳥挾一青衣童子來故命之曰鵬以康熙辛未進士知衢州府西安縣有善政大學士張鵬翮薦之移知山陽遷知海州再遷知江寧府江寧俗父母死予必親訃公頒士喪禮禁之惡捕誣良事發赦後公仍置之法康熙三十九年

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稅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　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起知蘇州府蘇大疫公所至疫斷民書公名鎮於門過維亭鎮見水浮漚心動遣探得屍鞫之其鄰乃某村婦手紋其夫也奉旨攝布政使忤總督噶禮再以陰事中之落職按驗　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學士沈涵密薦公　聖祖還其奏逾年召公見曰沈涵薦汝朕疑之今知非汝所聽請故用汝爲霸昌道可乘傳奏事故事督學使者歸輸金修城沈修昌州城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金勢甚張公僞遜詞延花翎者入而陰伏健步縛置獄中疏馬馳奏適某王入覲　上示以公奏曰無之　上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徇於城自是畿甸肅然六十年大學士張鵬翮視黃河奏公協辦公請於廣武山下開引河使溜南趨又請疏南壩尾下流以殺水勢尋署總河兼署總漕漕舟阻風旗丁糧盡公先給河庫銀六萬而后奏　聖祖嘉之以爲得大臣任事體　世宗即位授河道總督未一年薨　上深惜之賜諡恪勤予祭葬公廉幹有才民愛之如水趨壑每褫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糒糇相遺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踴門入牽袍嗅靴求一見陳青天狀貌聞　赦詔下焚香跪北呼　萬歲者其聲殷天繫江寧獄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曰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騶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　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邳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勢莽翔貴治者竹楗石菑需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嘆曰鵬年餓江寧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翕張李色變客亦愕視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盍盡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強畢之俄而奴捧甕罇出磁而鶴金者也狀獰惡公起手斟之徧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即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即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勅書斬汝亦使羣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罇罇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既李竟慚恨死公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賓從讙飲而公目覽手答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睎一縷必爲資送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逌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遺人泅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寄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檻檻餽米十石書一函稱　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著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論曰先有堯舜後有皐夔非遇　聖祖雖十陳公烏能賢昔汲長孺魏元成輩束以細荆三十則亦呼暑而乞恩矣餞誠得善諍名皆其所遭者幸也　聖祖南巡公不除道不供張甫入獄百姓張黃旗城上曰如喪考妣村垠瘞愚至於如此忌者誣以大逆非無因也而　聖祖怡然但云民愛如此甚好爲霸昌道進瓜熱河　聖祖詔家人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供奉好將瓜帶歸即賜汝主嗚呼　聖祖知公何其深也昔權德輿讀太宗賜李靖手詔不覺嗚咽流涕而嘆曰君臣之際至於如此吾於恪勤亦云

湄君小傳

仲姊嫁陸氏寡撫二孤以歸其季早亡長曰建卽湄君也大眼而頎容貌充充然幼不甚敏既長澄神於學摩研編削祓飾厥躬行安而節和去不善如絕絃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張古香太守妻以女從官宿州權記室事甚辦古香絕愛憐之性好吟詩持論與舅氏合不屑屑界唐宋而內寫幽悰外婞羣雅結采必鮮運思必邃其聲清揚而遠聞得若干首或嫌近體差勝湄君笑曰近體近風宜少年古體近雅頌宜晚年吾其有待耶余亦無以難也去秋患咯血五倉頻空心若墜瑱玎然迎醫而藥之勿治召巫而占之勿祥予因索其稿湄君知余之有意其存之也脫手交又取去讎字酌句喀喀然柴立吮毫力不勝則臥臥起再讎氣魂魂矣猶呼阿孃泣曰舅爲兒詩開雕成否不甚費否兒思遊目焉裁瞑耳其溺苦如此死時年三十五有子官郎生八年矣嗚呼姊守志撫孤卒與無孤同余哀姊而撫甥卒與未撫同且余年五十髮斑斑有二色無子無兄弟之子而前年壻死去年五弟死今年湄君又死湄君者其才且賢出壻與五弟上而余夫婦恩之又最久曰謀以身後託者也嘻其酷矣爲之傳以弁其詩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公姓李名衞字又玠明初以軍功起家襲錦衣衞由浙遷碭山公伉健有氣入貲爲戶部郎司納粟事親王某屬每金千加平十兩公不可強之則舁櫃置戶部東廇下署曰某王贏餘王大驚諭止之王府歌者殺人公會刑部鞫刑部因王故欲爲道地公爭之急同僚止公而公往益早

世宗心重之登極授雲南驛鹽道遷布政使旋巡撫浙江康熙末年鹽法抏弊滇省有私壓短平諸色目浙商浮費至十二萬州縣赤脚丁錢攤入田畝有田者不占名籍奉土豪爲甲長供奉如奴公一切禁督奏免湖屬浮糧又奏玉環嬴抵北關之牖往來商大懽雍正四年遷總督節制江南七府五州當是時浙山乍浦近海請設參將同知鎮撫之北新關虧稅司榷者患之公奏以南關之省逆案屢發杭州汪景祺查嗣庭等以誹謗伏誅而妖人曾靜又爲石門呂留良弟子　上震怒停浙人禮部試將大創之賴公外嚴內寬教督於下開說於上致民俗丕變　天心回和庚戌殿試前三名皆浙人公辦賫多力鼻孔中通身長六尺二寸痘瘢如錢著頰上皆滿而白皙精采豐頤廣顙腰腹十圍善養威重每出繡衣袞袍乘八座露車去其帷壯士一人高丈餘執大刀光明如雪扶輿而趨絳旗黃蓋犦槊葩瑵數十重鳧藻雁行罔不整最後馬上鼓吹細樂鏗鏘三四里闔城老稚聞制府鉦聲爭奔趨窺觀目眩良久引喤始畢而提爐香猶冉冉四散性好武設勇健營募兵教之擊刺一切器仗加鮮明每霜天大蒐公披金甲執鐵如意登壇指揮先是東南武備遜西北而公自信過之屢請從征西戎又請長子星垣征楚滇諸苗然　世宗終不許也公不甚識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志建書院鎮廩獨豐公餘坐南面召優俳人季麻子說漢唐雜事遇忠賢屈抑僉壬肆志輒嗚咽憤罵拔劍擊撞聞鄞縣有王安石祠大怒嚴檄毀燒奏飭十三省督撫修古賢祠墓諸生入學者行肅拜禮許士女逢春秋節賽會迎神其姦惡則伐豬其墳事雖不行海內皆嘉公之志凡文移奏章不過目聽人誦不可於意者嚄唶命改動中肯綮雖儒者文吏皆心折駭伏以爲天授疏西湖淤三十里增修祠廟植柳桃春時隄樹盡花水亭風臺金碧明耀公晡餐畢鳴騶出清波門攜文案坐亭子灣辦治文武屬吏白事者就湖光山色間稟請意旨判決如流七年　召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未二月總督直隸故事直隸五總兵一提督與總督抗行公往悉受節制總河朱藻素倚張公首劾之滅死爲城旦舂公負氣好勝遇權要人務出其上乃已當是時大將軍年羹堯河東總督田文鏡九門提督鄂爾奇管戶部果親王皆隆赫柄用而公輒彈劾搖撼之雖有動有不動然中外側目欲甘心於公者相環矣賴

世宗知公深排羣言　眷寵不少衰十三年八月

世宗崩公自知孤危獨立萬無全理入謁　梓宮跪伏大慟暈絕不能起　上知其意　召見慰之曰卿但努力報國　先帝雖崩自有朕在也　賜珊瑚朝珠荷囊兩匣再　賜長子星垣武探花及第公意始安公尤長於治盜凡盜之巢藪火伴訪知如繪臨期以一錦囊付將弁往如教卽時擒獲所到處江湖千里如枕席行舟桴鼓不鳴不禁妓不擒摴蒱不擾酒坊茶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先是朱文端公以醇儒治浙考於古頒喪婚宴會儀教民又禁

燈棚水嬉婦女遊山民肩背資生及賣漿市餅家弛擔閉戶嘿嘿不得意公雖受知於文端而爲政不相師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誘掖而張皇之民喁喁大和愈卑賤者愈禱頌焉雍正十二年公總督保定與戶部尚書海望同勘海塘至浙遠近村氓以爲公復來撫浙也額手迎者蟻屯數十里歡聲殷天文端公聞之嘆曰古人云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斯言信矣公生時太夫人夢神僧授以異寶及卒病黃疸呿聲震屋瓦衙內牛馬皆吼應之同起同止如是者三晝夜氣乃絕年五十三諡敏達論曰

世宗皇帝時才臣任封疆者田李並稱然世之人往往優李而劣田意頗疑之後讀 硃批上諭田文鏡奏禁銅法請民間有拋擲制錢者擬軍又奴婢首主人藏銅器者許脫籍治其主人之罪公奏禁銅法請官增價購有售者即與值不問所由來亦不治藏者之罪是二疏者在 世宗俱未允行而兩人之見解心術判若天淵已可見矣公每劾權貴拜疏後必鈔稿以示其人嗚呼壯哉

女弟素文傳

枚第三妹曰機字素文哲而長端麗爲女兄弟冠幼好讀書既長益習於誦鍼黹之旁縹緗庋積雍正元年先君客吳中聞衡陽令高君清卒庫虧妻子獄繫嘆曰我高公幕下客也非我往則難不解遂治裝歷洞庭而南告其弟高八曰曩而兄傾庫供上官吾嘗止之而兄不可則勸其簿籍而加印焉亦知正爲今日計乎高大悟檢篋得印簿訴制軍制軍者大學士邁柱也素善先君兼知高公之寃爲平其事當是時簿中貴人隱探高氏孤稚無能爲使人具三千金啖先君先君怒而叱之高八益感謝臨別泣曰無以報聞先生第三女未昏某妻方娠幸而男也願爲公壻已而果然因寄金鎖爲禮時妹未周晬枚長妹四歲代繫金鎖飾項者數年高故如臯人而先君自楚歸復之粵之滇之閩與高氏音問遂絕乾隆七年高八執訊來曰某子病不可以昏願以前言爲戲先君猶豫妹侍側持金鎖而泣不食先君亦泣亦不食以其意復高氏高之族人驚譁傳高氏得貞婦高八歿其兄子繼祖來曰壻非疾也有禽獸行叔杖死而蘇恐以怨報德故譌言辭昏賢女無自苦妹聞如不聞竟適高氏高渺小僂而斜視躁戾佻險非人所爲見書卷怒妹自此不作詩見女工又怒妹自此不持鍼黹索奩具爲狎邪費不得則手搯足踐燒灼之毒畢具姑救之毆姑折齒輸博者錢將負妹而鬻妹見耳目非是告先君先君大怒訟之官而絕之妹歸侍母母體微不適妹徹夜立持粥飲而匕箸進之又能記稗官雜史國家治亂名臣言行神仙鬼怪可喜可愕者數稱說歌呼爲老人娛枚入定省聞所未聞學爲之博自離壻後長齋衣不純采不髮鬋不聞樂有病不治遇風辰花朝輒背人而泣如臯人至必出問堂上姑安否寄贈服食甚謹前一年高氏子死妹亦病以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死年四十枚在揚州聞病奔歸氣已絕一目猶瞠也撫之乃瞑女阿印病瘖一切人事器物不能音而能書指形摹意皆母教也想見妹之苦志云檢篋得手編列女傳三卷詩若干

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乾隆九年枚宰沭陽淮海道莊公來巡相傳有理學名疑其峻而難近也心怵焉既至則循故事餽殽烝公一切勿拒曰物已烹飪却之是暴天物而違人情也凡賓饗與主人共之禮也止枚而觴之三爵後問沭水原委簿領利病甚悉論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辨出所爲詩甚工越翼日諸生會於庠公上坐講中庸不皮傅濂洛語而理境顯顯大明聞者色盡變若欲即駕車赴聖域者然諸生有所陳說雖俚公必靜聽無惰容翼日校壯丁丁疎於技發矢矢旁穿且墜爇火器閉焦其手諸丁伏地請罪枚亦起立皇恐謝平日教敕無素公弛外衣手弓而前支左屈右教如法十八人無不當鵠者火器如之畢就坐笑謂枚曰而奚慊慊耶藝成而下文人不習常也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爲汝教馴之耳枚聞愈不安睨諸壯丁皆嘆有泣者先是大府巡沭饋牲牢不受令祖韡蔽上食不受矜嚴若神及去庫爲之虧公來飲食笑語盡主賓歡及去無角尖耗如春風歸留餘溫而已所從隸六人蒼頭二人僮一人皆自飲其馬犒之跽而辭曰公視奴輩如兒子不告而受於心不安告公公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強之皆伏地誓指其心乃聽之公諱亨陽字復齋世居漳州靖南縣之龜山康熙進士初知濰縣迎養太夫人道亡公自此不復仕 今上元年以楊文定公

薦　召見授吏部主事出爲德安同知遷守徐州蘇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某督撫白簡繕矣命公補牒公牒稱沛令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汪閱悛而止果毅公訥親巡江南聲耀隆赫監司皆韡袴跪迎公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尋遷淮徐海道海州有河通海以運鹽故雖暴漲非徧告諸大府不啓閘公力請得以時開勘淮海災過勞以羸疾卒年六十一卒之日淮海諸坻罷市奔走樹素幟哭而投賻一日至六千緡嗚呼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公殆眞儒也已公少時受知於李文貞公光地成進士出謝公濟世門謝亦奇士

世宗時爲御史三日露章奏河東總督田文鏡十大罪前一夕夢震雷擊於庭翌日章上果得譴減死戍邊

蘇州府知府童公傳

公姓童名華字心朴浙之山陰人年十二入郡庠屢鄉舉不第乃習刑名從事幕府年四十九循例入貲與纂大清律受知於大學士朱文端公以知縣薦

世宗召見　命查賑直隸直隸樂亭盧龍二邑報飢口不實公倍增之所全活甚衆會怡賢親王在直隸問公灤河形勢公條對如指掌王以爲能奏知平山縣縣災公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總督某劾奏　世宗心重之免其罪擢知正定府權按察使事移知蘇州當是時奉　旨清査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江蘇負課一千二百餘萬大府妄測　上意鉤考攤派民不能堪狴犴纍纍無容囚處公向大府開說甚辨大府怒曰汝沽名敢逆　聖旨耶公直前抗聲曰華非逆　旨乃遵　旨也　皇上明知有積欠而不命嚴追特命清査者正欲清其來歷査其原委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　上裁恩從中下此　聖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而徒以十五年之積欠揭揭然求完納於一時是暴征非清査也曰於汝云何曰寬華限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申報大府嘿然公出卽釋所獄繫者千餘人而造冊若列眉求爲轉奏未幾　世宗風聞江南清査不善　璽書嚴飭衆方折伏蘇撫某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荷以徇公聞卽往破枷縱遣而自詣轅請罪曰犯姦者枷律也爲一枷兩荷以揶揄之非政體也且姦罪止杖府縣所司非尊官所宜聞巡撫敬其強直面謝之而心不悅浙江總督李衛褰人江南絕無文牒他府畏其威唯唯聽命至蘇州公抗不與曰地界各有統轄毋相儳也李深嗛之爲蜚語聞上　世宗召公見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忤巡撫某被劾罷官　今上元年起知福州再知漳州又忤巡撫某被劾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公精勤廉悍善治下不善事上發姦擿伏如神而尤長於水利佐怡賢親王營田直隸得十八泉於正定府城外建西南二牐墾膏腴三百五十頃佐經略鄂公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窰五山引水於十五里外升之於二十丈之高穿渠築堡溉田萬畝民至今利賴之所著詩文若干卷其開太湖水田議一篇蓋守蘇時未竟之志也蘇民德公尤深論者以比前明知府況鍾云

論曰傳稱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公屢干其長官隨起隨顛致不竟其用豈干將莫邪缺折亦其性耶不然何所遭之不幸也公歿至今垂四十年聞其子孫過吳吳市粥賣餅家猶有質衣履供其斧資者嗚呼公得民心久而如此可知誠能動物非一時沽名者流而或謂吳俗輕儇毀譽多浮其實者亦非也

程南耕先生傳

江寧程氏有二賢焉其昆曰綿莊先生余已銘其墓矣其季年亦七十有九曰南耕先生余悲綿莊之不及見余銘也使綿莊見余銘喜當何似因思韓退之爲太學生何蕃立生傳豈非欲其親見之以爲笑樂耶余嘗以此語戲南耕南耕額手曰幸甚遂摭大概而書之先生名嗣章字元朴一字南耕七歲能詩既長習舉子業連閡於有司頊頊不得志朱文端公與有舊教之曰唐趙匡論選舉以辟召爲先古賢多記室參軍士果有心經世奚沾沾科第耶先生感焉遂研究刑法食貨諸務識其大者爲人作奏纂詞奮筆得鼂董遺意諸大府走金幣延之憂不得先當是時桂林祁陽兩相公及晏一齋中丞皆負清望居五長十連之任奉先生若仰衡石而操表綴也先生參畫密勿彌口不宣章疏稿出火入一切體國經野事祕外不能知而三人所張施顯顯然海內無啻言先生翼扶之功從可知矣先是州縣災例不蠲漕先生謂晏公曰災地無米必倍價

遠購災民免地丁之一而納漕費之十其何以堪晏公以其言入奏 上勅九卿議嗣後被災漕米銀或蠲或緩臨期奏請永著爲例祁陽公之督閩也蘇祿國王進表使者報閩人某在呂宋唊夷人刦貢物先生曰是詐也宜斥還其表聽候訶察則事敗矣公從之果來使讕言冀誣其仇先生之能仁民能決大事皆此類也先生不問旨畜雖享多儀皆畀綿莊己如不聞綿莊靜而峻先生孔揚采色和顏熙熙傔從者皆憚伯之嚴就季之寬然平生于大義所在勿狎于不順雖賁育何搖焉中年耳聵絶意仕進有欲薦于朝者堅謝之所著埜教說牧民瑣言皆歷言天下要務其明史略七十卷尤其精力所注存也外金陵識古錄史學例議若干卷詳所自序中

論曰周官稱公國有孤入王朝乘夏篆稱大客今之督撫昔之公也然則今督撫之大客或卽當日之孤乎使先生以此致通顯出而有爲豈不更光于古然士君子有名之見存則所樹立者非已莫爲也如忘乎名而一以利物爲懷則古聖人皆因人成事而已不尸其功者也老子曰爲而不有不難其爲而難其不有如先生者其近之矣

常孝子傳

孝子姓常名裕綸山西徐溝人生四歲孤母戴氏哀鞠子而撫焉家故纖嗇無游歲貲母鍼衽以供孝子侍側愉愉然不刻離既長以武舉授鎮海衛千總故事督漕者多風波危以故勿克迎輜軿視饍飮乾隆二十八年孝子畢官事還鎮人見孝子連日喜色溢眉宇異恆常時詗之乃其母已來未一載母卒孝子雞斯徒跣不納勺飮將大殮攀棺號阿母不止聲盡血湧腸裂而卒越母亡纔三日

論曰禮稱毀不危身又稱五十不毀然臯魚立哭而死孔子與之傳稱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毀也人惜其不立以徵魯之衰孝子年五十矣不爲生孝甘爲死孝彼其心豈不知留其身以慰乃母于地下哉乃情極而禮忘焉非得已也王荊公之論李翺曰賢者過之翺之賢翺之過也因其過愈見其賢吾于孝子亦然

寧國府知府莊公傳

太守莊君從白門還宣州未半月訃至士大夫知與不知俱爲流涕聞其渡新河遇風舟幾覆食飮滯留服大黃臥便利不止果藥誤耶抑驚顛離眴以隕其生耶嗚呼求其故而不得者命也夫昔予知江寧今劉映榆學士介君於余長不踰中人而秀眉方頤言論風發從此交甚懽二十年來予雖居林下而君之黜陟升降以及其尊主隆民之治功有其子孫所不能知而予獨知之者然則君後人之來乞傳於予也固君志也君始知建德再知盱眙寧國泗州而終於宣州太守乾隆十年貴池民熊承安與金海鬬金傷重熊慮訟不勝會族弟長德病死乃斧尸誣金縣令謝錫伯廉其姦遂幷誣謝落職而抵金罪民洶洶不平撫軍檄公與無爲牧王名標勘詰君檢腦骨陷於顱非生前傷鉤距旁證得唊訟人某而長德妻亦傷其夫尸之無故熏灼也跪謝告實熊乃伏法事雪皖江數萬人譟於時稱兩君子云盱眙大水湖岸崩庭飮者相捔君雨立油衣而騎指揮水退民以爲神在泗州請免二十五年漕耗大府聞諸朝 天子許之到宣州三月積案五百無留獄者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年 天子四巡江南前總督黃文襄公今相國尹公俱以絶世才總領百務而非君在側如失左右手一切山川舟車供張儲偫君能先機置想後事補缺絲毫不掛於過差余嘗見其扈蹕時踞坐帳中庋硯膝上十指兩下旁立文武內監數十人噂喈相環或催逼火急而君墨無停書筆無誤字面無異色朝奏入夕報可其敏健如此樂道人之善遇孤寒一才一伎必薦寵遇建德舊令於途貧爲還帑而寧其歸性狷狹乘氣辨口小忤意輒以精神凌逼人雖貴游長官不少含忍以致先爲泗州陳刺史排笮再爲安撫衛公劾奏至落職簿錄而卒之事皆無驗

天子閔其勞每南巡必加擢遷自縣令而州牧而太守雖忮者聞之皆慹服曰莊君以才力取非福命也然屢躓屢起危而後光家以是貧而精亦消亡矣卒年五十五君諱經畬字井五一字念農乾隆二年進士

贊曰儒者多迂緩養名爲文俗吏所訾謷得莊君而人不敢輕科目才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然君色燋然蹇蹇無已卒皆料量苛細馳逐雜務與書之云循

吏者異也過此以往軼掌將畢而宣州民安風淳君必能修先王之政與民相和親而已亦將流覽其山川詠歌賦詩以永嘉譽於來茲乃竟賫志以沒若蒼蒼者故限之而欲其止於是也福之方始壽之已終悲夫

江寧兩校官傳

我 國家百有三十餘載而江寧以校官祠於學者秖二人焉其一曰教諭湯先生諱偉字鵬乎宣城人康熙庚午舉人居官時年已七旬天倪甚和碌碌然不可見涯涘夏月短葛衣搖扇與羣兒嬉或上樹撲棗童子環唉之先生俯而笑曰盍留苦敗者償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兵部左侍郎法海督學江南威稜言言所至不敢仰視初按江寧命報程生某劣先生搖首意若有所疑法呵之先生正色曰程生不特不劣且賢公命舉優耶今晚牒且上矣若以為劣則公知之偉不知也法大怒叱先生出將劾先生江寧先輩蔡鉽升者與法有舊往見法爭曰公知程生所以劣乎生故狷者也嫉惡嚴過上新菴見僧奉富商木主與 天子龍牌峙生詆其妄捽而投之以故僧與商造蜚語陷生公得毋為若輩所眩乎湯先生正人九學所推公不知敬何也法大慚悔三薰先生而謝江寧學舍穿漏每大雨先生持繖坐承霤下白髮淋漓客駭問則擊甓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居而某敢即安乎上官及諸紳士聞之爭來營度構造終先生之世學宮煥然俸滿遷國子監典籍以篤老辭卒年九十餘其一曰訓導唐先生諱時琳字宸枚上海人康熙甲午歲貢飭躬訓士一衷于禮在官捐俸修前明周貞毅公祠去後諸生即以先生與湯先生祔焉乾隆三十九年邑有修學之舉將遷祠周公並遷兩先生訓導曹君懼兩先生之澤將湮也屬予作傳以永之予覽所持來湯狀甚具而唐事寂然無可記述以故筆澁不下者屢矣然竊念東漢諸賢瑰意琦行顯顯在人耳目而黃叔度以牛醫兒彌口無言一事無為當時欽之者至以孔門顏子比之然則古之君子固有行而無迹者存耶抑動靜語默亦各視其時耶今人間方面大府在官赫然去則車未出城民已忘其姓氏者不知凡幾而此二校官獨能以一縷香食報於荒廬苜蓿之場可知官不在大小惟其人人不在顯晦惟其真中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之人聞兩先生之風可以觀可以興矣曹君倒冠而至傷傷然欲不朽先賢其立志非凡所及是亦昌黎所云得牽連書者名錫端字菽衣亦上海人

大理寺卿鄧公傳

乾隆三十九年春大理寺正卿鄧遜齋先生予告還蜀啓行之前一月從京師作書寄其弟子袁枚曰蜀道大難予偕汝衰未必再見即生死音耗亦慮少通予生平出處本末惟汝知之詳盍為我撰墓志以須枚聞命皇恐疑從先生之言則預凶非禮以不敏辭又恐非先生所以命枚之意而沒先生可傳之賢敬考古人文集為賢者立傳不妨及其生存而為之如司馬君實之于范蜀公是也先生蜀人聲望與范公相峙枚雖非君實請引此例以質先生謹按先生名時敏字遜齋四川廣安人高祖士廉崇禎進士以吏部侍郎從永明王入滇與李定國等同日殉難祖嗣祖邑庠生父琳以歲貢生任中江縣訓導生六子先生其季也雍正十年舉于鄉乾隆元年登進士入翰林七年遷侍講八年為江南宣諭化導使十年遷大理寺正卿丁父憂歸里服闋奏請養母 上許之二十六年太夫人薨二十九年先生入朝補原官先生純和介樸遇人姁姁無矜容躁頗于道義所在則凝然不可撓當其登九列時 天子加恩邊遠之臣銳意用先生先生年才三十餘一歲數遷旁觀睥睨以為稍從容即可宰輔而先生勿顧也歸依膝下忽忽二十年再入長安諸新貴少年望先生如過時古物爭避面揶揄而先生亦不樂與熱客昵退朝閉門與一卷書二三耆舊共晨夕而已大理古皐陶所為權甚重元明以來一切決于司寇居此職者視若贅旒頭仰屋粱手批大諾相夸為識時務而先生每秋鞫苦心平反有所得必爭爭不得必奏雖 旨從中下有從有不從而同事怫然覺平林中儳此直榦鋤而去之乃善類 皇上知先生深優容者屢矣今年以計典休論者疑先生受主眷隆于始而替於終枚獨以為不然夫陳寶赤刀天球河圖陳之東序照耀萬物恩也藏之典寶俾無玷缺亦恩也先生以萬里孤臣旁無憑藉而能委蛇卿班適來適去卒全名節以歸此非遭際 聖明始終眷護而能如是乎先生手札嗛嗛以未報 君恩為愧枚又以為不然夫建一議理一事此報恩之小

者也重其身端其範以儀型百辟此報恩之大者也先生再入都時有要人怵之使往先生辭焉要人慍先生不悔其所以不受他人之恩者爲報　一人之恩故也無形之砥柱可以扼中流挽風氣矣而況古名臣有以七十起者有以八九十起者先生之齒猶未也則將來之報稱正無窮期而枚幸旦暮毋死終將濡筆以俟先生自待待人以不欺爲主居官蕭散與在林下無異乞身治裝若脫敝屣然戊午校順天鄉試枚出其門其尤顯者爲滿洲阿公桂今太子太保定西將軍

廚者王小余傳

小余王姓肉吏之賤者也工烹飪聞其臭者十步以外無不顛逐逐然初來請食單余懼其侈然有頷昌侯之思焉嘈曰予故窶人子每餐緡錢不能以寸也笑而應曰諾頃之供淨饌一頭甘而不能已於咽以飽客聞之爭有主孟之請小余治具必親市物曰物各有天其天良我乃治既得泔之奧之脫之作之客嘈嘈然屬饜而舞欲吞其器者屢矣然其簋不過六七過亦不治又其倚竈時雀立不轉目釜中瞠也呼張噏之寂如無聞眣火者曰猛則煬者如赤日曰撤則傳薪者以遞減曰且蘗蘊則置之如棄曰羹定則侍者急以器受或稍忤及弛期必仇怒叫噪若稍縱即逝者所用堇荁之滑及鹽豉酒醬之滋奮臂下未嘗見其染指試也畢乃沃手坐滌磨其鉗鋸刀削笮帚之屬凡三十餘種庋而置之滿箱他人掇汁而捼莏學之勿肖也或請受教曰難言也作廚如作醫吾以一心診百物之宜而謹審其水火之齊則萬口之甘如一口問其目曰濃者先之清者後之正者主之奇者雜之眡其舌倦辛以震之待其胃盈酸以隘之曰八珍七熬貴品也子能之宜矣嗛嗛二卵之餐子必異于族凡何耶曰能大而不能小者氣麤也能嗇而不能華者才弱也且味固不在大小華嗇間也能則一芹一菹皆珍怪不能則雖黃雀鮓三楹無益也而好名者又必求之於靈霄之炙紅虬之脯丹山之鳳丸醴水之朱鱉不亦誣乎曰子之術誠工矣然多所炮炙宰割大殘物命毋乃爲孽歟曰庖犧氏至今所炮炙宰割者萬萬世矣烏在其孽庖犧也雖然以味媚人者物之性也彼不能盡物之性以表其美於人而徒使之狼戾枉死於鼎鑊間是則孽之尤者也吾能盡詩之吉蠲易之鼎烹尚書之藁飫以得先王所以成物之意而又不肯戕杞柳以爲巧殄天物以闕奢是固司勳者之所策功也而何孽焉曰以子之才不供刀匕於朱門而終老隨園何耶曰知己難知味尤難吾苦思殫力以食人一肴上則吾之心腹腎腸亦與俱上而世之噴聲流歠者方與酒敗同餖也是雖奇賞吾而吾伎且日退矣且所謂知己者非徒知其長之謂兼知其短之謂今主人未嘗不斥我難我掉磬我而皆刺吾心所隱疚是則美譽之苦不如嚴訓之甘也吾日進矣休矣終於此矣未十年卒余每食必爲之泣且思其言有可治民者焉有可治文者焉爲之傳以永其人

石大夫傳

越之石氏居帝九阬水生者質美而狀多渺小其長子曰青豐且頎鰓理粹如越君欲以耀於上國乃命爲大夫聘吳吳闔閭甚文聞之喜曰石碏古純臣也寡人盍留其苗裔以爲國光命設九賓之禮宴大夫國中踐石以上者爭來窺觀大夫請曰士爲知己者死臣願留吳但臣南越之鄙人也敦顏而土色風範樸野難侍屏扆聞吳多子游氏之儒追琢其章願伉弟子禮而往其化臣哉闔閭許之當是時金壇叟王岫君年七十許取友必端以善琢磨人聞天下大夫往摳衣趨隅贖爾如委殺鋒砥角一聽叟之所爲月餘再召貌益澤色益莊奐若瑟若爛兮瑤珠之光吳子益喜命廬人爲大夫造屋漆欲測絲欲沉畢尚以瓊英飲以沆瀣之露臥以文貝之錦遂用事不離左右朝有子墨客卿者性堅執不肯下人見石大夫則形神消釋大夫益喜自負與何水部飲大醉遇管城公捽其頭溺之腹膨亨者數矣或譖於闔閭曰大夫居孔氏之門而陰與墨翟爲友摩頂放踵硜硜然小人哉且其形黑而津眼如鸜鵒必多詐扣之不能音是殆以飲水爲名而以貪墨爲實者也必斮之必逐之季札爭之曰微石氏吾何以爲札耶要知天下惟肉食者方無墨耳師曠稱國有五墨墨而墨子不與焉況其與交者哉昔者堯染於許由湯染於伊尹今大夫染乎墨翟亦猶行古之道也且以墨子之才見大夫猶日形其短而其他可知昔齊威王烹阿大夫

而封即墨大夫遂霸天下君盡封之即墨以遂其志而成君之賢闔閭然之拜即墨大夫賜西河黑水爲湯沐邑居無何上計秩滿將右遷大夫頓首謝曰臣聞知其白守其黑道家訓也茲者維元是宅臣將老焉吳子許之不果遷大夫好修飾居吳三十餘年終日沐浴佩玉以質幹厚重不善舟車非有軍國大冊書大詞令不召見王或朝覲盟會亦不隨行性靜而壽其同官楮先生管城公多病廢或更換至數十輩而大夫一與共事顏色不少衰後闔閭年漸老世子未生大夫侍側不知所終

南史氏曰俗傳石氏之顯始於女媧而盛於帝鴻氏退哉難攷矣春秋隕石於宋五後之稱石氏者斷斷然僞託於宋以自夸然自宋硜之楚而後石氏之賢者無聞焉大夫能通上國友岫君交季札以成其名亦其所遭者幸也引北宮貞子故事賜生謚曰文端宜哉

短人傳

鎮江之短人曰趙元文年二十八長二尺許侈面博唇首如覆釜行則左右搖立久臀壓其膝兩手膠而拳揚州鄭守備貽其母千錢短人歸焉教之應對執箕膺搗短人性黠無他能能屈一足跪客來輒自蜷局出而試之鄭復得女子一短如之將以偶焉短人辭曰不可短人天之僇民也有母在不能養而又養一短女子非所願也固與之將遁矣乃聽焉余過揚州短人出拜問安必朝夕至載以如白下自將軍方伯太守以下聞其短咸具輦來迎短人短人摩地鞠踡昂首酬對卑疵媙趨轉圜如意皆大喜贈賜重積及歸褎衣大冠儼爲之重

袁子曰禮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短人知禮人愛其短然則人之病何病乎其有所短耶

小倉山房文集卷七

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錢唐袁枚子才

昔蘇軾不及見范文正公爲終身憾枚猶得見鄂文端公公方頤廣顙鬚髯若
神色温而語莊面兼春秋二氣自命過高常卑視古人氣出其上然於近今人
才一善一技不肯忘以爲坐政事堂批勅尾非宰相事也宰相事在進賢退不
肖而已賢不肖不可卒知則姑就其文章之表著者考之故每一鄉會試必採
訪如飢渴胸中有某某皆非素相知及温卷者己未禮闈撤公立宮門向閣學
蔣公曰爾泰今年愧死闈後閱人文所卜悉不讎惟袁枚一人驗耳聞出君門
下非君誰光我顏者蔣故公年家子聞甚喜而此科大總裁趙相國等相顧愕
然枚聞雖感公竟不知公從何處見枚文也以公位尊亦不敢一謁謝壬戌試
翰林翻譯枚最下等公所定也啓糊名大恨召枚往賜飯與深語且曰觀汝狀
貌
天子必用汝汝爲外吏必職辦或憂汝能文不任吏事非知汝者嗚呼公之知
枚如是枚既早退不獲有所建白以彰公知人之明意欲報公以文章而公之
行事又無從搜輯屢呼負負今年秋公長子容安來督兩江將趨庭時所腹存
手集者命枚具筆牘受辭乃得粗舉梗概以備國史之遺謹按公諱爾泰字毅
菴滿洲鑲藍旗人西林者其舊居部落也高祖屯太宰汪領七村人投太祖高
皇帝曾祖圖捫襲佐領從征張理陣亡父拜官國子監祭酒公以舉人侍衛從
聖祖獵和詩稱　旨授內務府郎中郡王某至暴抗也屬公事不應召公將杖
之公袖七首見曰士可殺義不辱王敬其強直謝之雍正元年典雲南鄉試還
授江蘇布政使康熙末年搢紳橫甚抗稅旅距小民公用能吏趙向奎等一大
創之設春風亭招致文士大將軍年羹堯勢方張遣奴至蘇撫軍麥中門迎奴
奴來見公公高坐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得已屈膝出年亦無如
何巡撫雲南先是雲南貴州廣西三省苗屢撫屢反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
歸流不可欲改土爲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疏上盈廷失
色
世宗大悅曰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命公進呈生年月日與怡賢親王
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公知人善任賞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張廣
泗張允隨元展成哈元生韓勳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顯然土官自漢
唐世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約束心終不甘諸漢姦又陰
嗾之改歸後反者歲數起蜀之烏蒙窩泥滇黔之泗城長寨車攞夷粵之西隆
州相繼騷驛鎮沅苗縛知府劉宏度於柱裸淫其女而頭曳之然後剖心祭旗
公慚怒次骨奏請褫職討賊贖罪　世宗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　優
詔不許公感　上恩益奮督軍鏖戰所獲苗皆刳腸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見者
膽裂繳上苗賽弓刀鎗砲軍器無萬數丙午用兵至庚戌功成乃造橋雲貴交
界處號庚戌橋開通黔滇路八百餘里先是孟養苗與老撾國相連明正德間
作亂兵部尚書王驥率兵十二萬平之立石金沙江羣夷驚從古未有然歸後
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內地矣常親巡三省窮邊六千餘里沿路諸頭目金
環花衣焚香俯伏慫子莾子南詔諸國遣使上表獻俟錢賨布金盤銅蟒等物
皆離中原萬里者也新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歧豆如栗子大　世宗批
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封襄勤伯授武英殿大學士入都
會准噶爾未平命公爲西路經略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爾蘇歸奏西夷未可
卒滅擾敝中華無益果親王從西藏歸與公言同　世宗竟罷兵與天下休息
公受　世宗非常之知入朝盡三鼓方出語祕外莫能知每具一疏雖請安慶
賀極尋常劄子上必嘉獎忠誠頒示天下常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
專事無小大必命鄂爾泰平章以聞以故公所到處巡撫以下出境千里拜謁
虔若天人從雲貴入相入總兵跪送泣曰公行矣某等無以報願昇公須臾望
見顏色公未及答八人者素拳勇直前擊去輿夫蟒服珊瑚冠肩公而行數里
外一總兵忽亡去七人喪耦不得已皆散行百里外見草中孔雀翎彪彪然膝
行奔前抱公靴大慟聲盡咯血則前亡去總兵狠山鎮某也公亦潸然淚承睫
下入　朝首薦之遷松江提督公以身殉國知無不爲一切嫌疑形迹無所避

門庭洞開賓客車馬麻集漏盡乃已督三省時疏一切水道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硐八達粵之楊林諸河俱宣流貫行商貨釁至貴州布政使申大成請軍田加稅將軍鄂彌達請丈欺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阻之尤護持善類前滇督高其倬楊名時俱獲罪楊待鞫而高修城公每見此二人談移日從者放儀仗鼾睡或四散新撫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洶洶欲爲變公力護持乃免楊夜夢羣蜂攢嚙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公如夢中貌貴州巡撫何世璂以名儒爲糧道李日更所劾公昭雪之經略歸　世宗命戶部尚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楸禁盤匜櫥簏之屬必具已報齊矣命舁堂上几視之以爲窳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朝奏事畢曰卿勿還舊居可赴新居手書公忠弼亮四字賜之侍衛十人捧而隨公公入　宸翰亦入閫府中無圜闠　命以藩邸小紅橋園賜公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公弟爾奇提督九門兼兵部尚書公力爭不可受直言雲南司道賀慶雲見大理令劉某獨曰某眼眯實不見慶雲公嘿然心嘉其直薦之枚初見公便問張奐稱羌夷一氣所生公報虐以威虔劉太重公笑曰五十年後自有定論也　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測　上意公亦自危八月二十三日夜　世宗升遐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　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騾而奔擁　今上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袴紅濕就視之髀血涔涔下方知倉卒時爲騾傷虹潰未已公竟不知也乾隆元年每行一政下一詔海內喁喁拜泣歌舞以爲堯舜復出有歸美於公者公悚然曰天生聖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年六十九薨　天子親奠配享　太廟諡文端有奏疏詩集各若干卷子某某

光祿寺卿沈公行狀

公姓沈諱起元字子大世居太倉父宏受號白漊先生與相國王公掞爲布衣交高隱不仕著述千萬言生先生愛其穎悟曰此兒須我自教也辭千金館穀閉門督課以康熙庚子舉人辛丑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員外

世宗登極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主事發公爭曰此與六部缺主不同學政衡文缺主不能爲弊宜減死爲流　世宗嘉公有識召見授興化府知府當是時　世宗風聞閩中倉穀多虧　命內大臣伊拉齊等率諳選州縣六十餘員按覆之諸員爭得缺盤斛苛煩仙遊令某受代不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也碎米亦可療飢斗升既足何事紛紜諸大府無以難一時播虔之風爲之稍戢總督高文良公奏開南洋已帖黃曉示矣有　旨禁內地商羈留外國高公猶豫命商人戚里具原船往回結狀方許放行公諫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高問故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內地戚里所能逆料而爲之具結者乎且公無開洋之示商無怨也今商既得此好消息造船者費若干製貨者費若干忽以結狀相關是明誘之而暗苦之也商必怨且走南洋者需北風今立春已半月倘結狀來北風不來彼失業商聚集廈門或爲盜賊害將何已言未竟高色變曰君欲云何曰據起元意但令出洋商自具狀以三年爲期如過期者不聽回籍即以此狀咨部足矣故事驗放官與泉道及泉防同知也洋船水手多寡視樑頭大小民懼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乃求增水手同知張某馳啓督撫公攝道篆後到曰此啓誤矣水手定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勢必咨請部示從此駁詰不已奈何俄而衆商具牒願自掉船免增水手張不可公夜叩張門曰南風起矣衆商懼不得行故爲此請君再固執必生他變張不得已驗船放行船中商果已集無賴袖瓦石將堵張門當是時微公幾不測初兩院聞張牒方仰天愕眙計無所出及此信聞乃大喜嘉獎者再而海口商民變詛爲祝懽舞者數萬人遷臺灣道臺田以甲論每甲十畝有奇國初以鄭氏稅簿爲額較內地賦加重幸欺隱者多民不爲困雍正五年丈量法行民多棄產逃公請於高公曰人謂欺隱清可歲增漕十萬此妄說也第恐科則不定或比舊額轉少必干部駁爲今計宜令舊甲悉依舊數而丈出新田照同安下則起科俟欺隱盡清之後再將舊甲舊賦通勻於新田輕賦之上則國課民生兩無所病高從之至今臺灣民安其居國安縣民辛氏與顏氏有仇自殺其弟婦誣顏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具獄上總督命公覆訊公平反之潘怒以他事中公落職家居　今上元年起用爲江西驛

鹽巡道尋遷河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內遷光祿寺正卿以老乞歸年七十六卒公長身廣顙白鬚偉然待後進諸生慊慊如不及而於權貴處屹不可動在閩時巡撫常安屬司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到必先以名紙謁巡撫家奴公大駭不可一切驗放南面指揮諸奴悚息垂手唯唯及常去後撫朱定元向公問常奴贓狀公不對朱強之曰起元但知常公在關革除浮稅四千金此外非所知也戶部尚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 旨嚴斥總督高公命公劾數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了此公必劾官當自藩司始十二年直隸旱 駕幸東魯高公以迎 鑾事重命檢戶口十一月開賑公力陳民困甚慮不及待高慍曰必若此君自具奏公嘿然出苦言於清河道方公觀承求通其意甚婉高亦悟卒從公言公性儉自奉一簋之外無他過萊口不言生產事歷任脂膏而蕭然四壁於官爵黜陟視若浮雲初署臺灣知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起未交是我責也公曰守印已受是我責也爭鬨失察職名大府嘉其有讓遂兩免之所著學古錄四卷古文八卷詩四卷子某

記富察中丞四事

東粵近海南諸夷中國兩戒之守以廣州虎門爲限乾隆八年紅毛國伐呂宋勝之俘五百人率其衆順帆泊虎門粵東大駭總督策楞召布政使託公曰外夷交攻揚兵我境勦之乎聽之乎於國體奚宜公曰當使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公處分策笑有慍色唶曰君直戲耳紅毛雖夷非癡人其肯以萬里全勝之師受驅使耶君言之君能之乎公曰不能固不敢言策愈慍曰君果能恣君所請公笑曰無多請也請飭印知縣楊參將聽指揮六日內復命印令者才而敏楊參將者修幹偉髯有將貌者也策許之公出召印令曰我欲使汝教紅毛國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制府處分印令驚如策所云公曰汝直未思耳紅毛伐呂宋涉大海數千里糧能足乎船漂浪擊風必損壞不於此修蓬檣其能歸乎此如嬰兒寄食於人小加裁禁立可餓殺何說之不能從制軍易吾言不問吾故未以此意曉之印令大喜奮曰如公言足以辦矣與參將楊領百人短後衣持彈據獅子洋而警焉密令米商閉戶遏糴紅毛人來探告之曰中國無他意慮奸民欺汝外夷以行濫物誘汝錢故來相護耳紅毛人不解意去然望其炊煙漸縷縷希矣居亡何紅毛總兵求見坐定未言印令呵之曰中國久以虎門爲限條禁森嚴汝兩國交鬨不偃旗疾過乃揚兵於此大悖我制府性暴好用兵我等未敢遽白所以守此欲斷汝糧餓死汝然後白制軍紅毛總兵意大沮目參將參將禁聲鬚髯怒張叱嗟而已總兵愈恐伏地請曰誠然糧盡然終非有心犯天朝也公幸赦之且教之令微露其意紅毛人泣曰若然誠天幸也請代申此言令曰不可吾爲汝告方伯大人方伯大人爲汝告制軍階級尚多通達尚難汝一旦失信則我等先爲汝獲罪故不敢也曰紅毛自具牒申請何如令爲不得已而強應曰可紅毛人抱弩負韊手加額匍伏進表貢所俘五百人乞制府處分策公大悅竟以五百人仍還呂宋而賞賜紅毛聽其還國越一年呂宋修怨於紅毛遣兵數千駐澳門揚言待紅毛來戰總督又詢公公曰此可一羈遣之也紅毛國小而強屢勝呂宋國大而弱屢敗以大國敗於小國慮四隣輕之欲洒削其恥又不敢從海直下挑戰紅毛故逗遛我地自張虛聲公前將紅毛所俘五百人送還伊國恩甚大可仍命印令往道破彼情歸曲責直彼雖夷必無辭而退如公言呂宋兵船即日搖艣去

乾隆七年粵東旱擾竊填衢總督張示禁小錢且曰平糶三米廠宜減一糶者無過二升公聞大驚召廣州知府曰民情甚迫而糶廠轉減汝能保十日內無事乎曰不能五日何如曰不能公厲聲曰吾欲汝保十五日無事汝不能吾手斬汝知府跽而請曰今一日難保而公云十五日何也公曰固也待吾言之制軍所以減糶者慮米不繼故留餘於倉也不知民情一變倉之餘官能留乎不若傾倒出之使民知之爲今計宜增一廠爲四廠宜不計斗石宜兼收小錢如制軍教朝夕難保如吾教十五日可保十五日中倉未竭雨必至民將大安第恐汝違吾言先白制軍致掣吾肘則事敗矣事敗民變均死也不如斬汝死死乃有名知府叩頭出如公教民懽聲如雷越八日天雨米尚餘五千石有奇雨後大官行香謝神將軍某讓曰吾欲絕公交公驚問將軍曰當制軍令下時民

心震動意在必亂吾臥夜不閉目公陰行善事消釋禍源而不先告我以寧我其能無絕交乎

公署廣東布政使前官程公仁沂被劾待罪廣州知府來手一冊呈公曰此程獄詞公問訊乎曰未也然則何以有詞曰向例撫軍劾官無所待訊不過擬供狀具獄而已公微笑不應取所呈冊付家僮內藏之知府探公色甚和必重違撫軍意而喜已署藩司之將即真也姎姎然喜公正色責之曰訊百姓無先擬供法今訊藩司大員而汝乃代爲之供藩司汝長官撫軍亦汝長官殺長官媚長官於義何當我才短不能核人爲供故收藏之明日將此冊奏　皇上候聖裁知府陰喝汗下長跽請曰某死罪此案良不實不圖公公正平恕一至於此求賜還原冊訊明再啓公笑曰能如是吾何求與冊令出而遽呼騶從見撫軍撫軍者高郵王安國也初及程事王起立拱手曰微公言吾早羞死矣疏程陰事者程之同鄉同年知縣某也訪之臬司某曰頗聞之訪之巡道某佯驚曰聞之久矣聞制府先奏矣予不得已奏出今聞諸員覬覦遷缺而然事大可疑我悔之折骨此段歉懷曾告阿將軍知之公不信請質我於阿將軍公曰改過不吝古大臣風也某請案覆再啓公甫出而知府已赴轅跪白程藩司事訊明全虛惟以平餘充公未奏擬罪公於奏程罪前十日先奏司庫動用平餘歷任官從不奏聞臣初到不敢蹈程某故轍致滋重罪仰乞睿示　上硃批此等小事任汝爲之但當慎重倘遇別案連及朕亦不能爲汝寬也後程奏入　上入公先言竟得寬減程夫人每早起盥沐畢嚴妝不食不言命家人舁至公生祠內焚香膜拜然後還家飲食笑言

乾隆四年詔丁銀攤入地畝永爲例海內便之惟山西解州安邑五州縣不肯曰此地富民無田若攤丁於地是貧民代富民完糧也征輸者以爲然竟私用舊法七年　上風聞命巡撫某議覆巡撫請如新例公爲冀寧道爭之曰五州縣執貧富之說因循已久一旦改更民必變此事宜三思巡撫忿然召河東道某趣辦河東道心知不可而難於牴牾謾與兩司議曰事起解州牧今嚴牒下牧足矣牧懼即製巨梃千長枷百餘驅迫呼號安邑民揭竿起罷市燒城門毀

公署而堵焉報急者日三四至巡撫擾急不知所爲命公領兵往公笑曰我願往然無兵我往有兵我不往巡撫問故曰彼蚩氓也雖生變尙懷狐疑聞有大兵則反志益決今合山西全省兵不過數千與我領者不過數百其足當五州縣人無萬數乎請單騎獨行而暗與我調兵符相機行事巡撫強應曰諾諸司道及府州縣餞公於郊酒行泣下若永訣者然公自省城至安邑一千二百餘里五日而至先張示稱爾曹皆國家愛養元元急迫生變我來非征爾欲平定安集之肯自首歸誠者赦民未曉公意閉堡門不出邑令來謁問誰爲首對不知公曰可以知縣而不知乎曰聞某已被劾心灰且人衆無所於訪公曰以民變劾官　皇上必不悅或別遣欽差訊汝汝努力助吾何遽不爲福令拜謝出獲夜行少年訊之手疏七十二人喜甚不請於公遽往擒犯歸半塗追者至鎗砲騰起弓役傷奪所拘七十二人入堡公嘆曰禍成矣庸人誤乃公事奈何將具牒請兵慮不發乃命副將率二百人傍堡而營告之曰不必戰但得堡中情狀即以聞如公言堡內人椎牛而詈公立召還以狀白撫軍請兵兵未至公陰念山西兵少且弱不可用而安邑民可先聲奪也乃檄取四城大砲及他兵器待用又樸取鋤犂鉤盾揚言將毀堡曰朕巡撫羽檄下公發之蹙額歎曰孽矣殺一縣老弱安用全省兵耶吏胥聞之震恐轉相告語公遣人以酒千罌羊百羜犒兵命毋進城駐將軍廟聽召廟離堡三十里夜大風蹄踵蹂踏煙沙障天屠羊霍霍兵酣飲叫呼望者聽者人數莫辨堡中民股弁公笑曰此擒犯時也命知縣副將戎裝大呼堡前曰縛七十二人獻者兵立罷稍遲天明大軍至金鼓一震玉石焚矣堡中人不得已縛七十二人詣府受遣次日點兵三百人而已遠來足皸腫手不能弓幸無所用歸營偃旗未幾天子果以巡撫爲民變劾官懦特命大學士訥親來鞫駐省城訥別訪亂民五百檄公與副將擒訊公具牒稱七十二人尙多冤餘衆宜可闊略訥愈怒文書火急且曰黨惡聽叅公不爲動抵攔者三副將意不能無怯來瞯公公無言副將曰公何無言公曰難言也以爲可耶妨五百民命以爲不可耶妨君官職民與官孰重君當自謀我不敢以己律君安得有言副將歎息而去五百人聞之泣曰攤丁非託公意擒七

十二人非託公意我輩早從公言自首歸誠大家抱兒子臥矣今又以不擒犯故累公我山西以俠烈聞若然非壯士也請與偕出五百人竟面縛出投公公不受投副將受之來謁公坐赬發於面公賀得大功君何不自喜副將手指天歎曰五百人爲公來乎爲我來乎我武官也不折一矢而冒公功其如天何乃將安邑畏威歸順之意啓訥公訥亦怒解命且保釋五百人父子妻女爭來迎歸扶攜歡呶祝延之聲數里不絕獄具前七十二人者誅三人杖十人公諱庸字師健滿洲富察氏

小倉山房文集卷八

原书缺此页

書魯亮儕

錢唐袁枚子才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閽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䪿大顙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閬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暍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況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儆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　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霤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羸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書麻城獄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嗛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欲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即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唆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褫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墐其僮河灘淺爲犬爬嗷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仵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能辨殮而置楬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閧於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覬覦湯缺所用仵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仵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鞫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跽肉烟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

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晉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冢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幷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鬖鬖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己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刓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仵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幷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賕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寃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範隣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搯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寃矣即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寃苦不得閒聞即白巡撫吳應棻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　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讙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　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尚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轇轕變幻危乎艱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

書潘荊山

潘荊山諱兆吾浙孝廉也靜深有謀浙閩總督滿保辟入幕府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反以立朱一貴爲名朱農家子幼養鴨爲業每叱鴨鴨皆成伍路不亂行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倡爲亂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二百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事聞省城大震時漏下二鼓滿公不知所爲登荊山床爲訣哭聲烏烏荊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即平矣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爲第兵機貴速須盡此夜了之公曰如何曰公持印荊山持筆兩侍兒供紙墨羣奴張燈聽遣足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軍曰發兩標兵各千五鼓集轅一牒下司道曰運糧若干集廈門聽取誤者軍法從事旌旗器械戰船缺者斬一牒下府縣曰明早部院出兵送者斬各吏民安堵毋動荊山每書牒筆颯颯如風雨畢一紙請公加印印畢即發未三鼓而部署定荊山復解衣臥咍臺大鼾黎明拔營行兩日至廈門時承平日久兵不善櫓槳公憂之荊山下令傳呼曰凡海賈船能捐貨載兵者與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即褫守備蟒服與之繼來者分給牌劄豹豸繡補衆賈大喜爭自掉船船銜尾布列兵依隊而上不敢譁甲光耀日五日抵鹿耳門賊大怖以爲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鬬者互相攻殺守紅毛城僅十六人誅之進勦竹篙城禽朱一貴檻車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滿公欲奏荊山功荊山辭曰某姓嬾非能吏事者也賊平仗　國家威靈不可貪天功襲人爵請事公終其身滿公卒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以名聞

李敏達公逸事

康熙末各省錢糧多虧
世宗詔清查天下震慴公總督浙江聞之詰內幕問策皆瞠不語公曰不請朝臣來　天子弗信朝臣至而督撫無權事敗矣宜速繕一疏極言浙省廢弛久誠得內大臣督治甚善但內臣初至未得要領臣身任地方需臣協理事裁辦疏成馳奏即詐稱生日開筵受賀浙中七十二州縣無不齎至者公張燈陳百

戲止而觴之召諸州縣至密室語曰清查使者至矣汝庫虧絲毫勿欺我我能救汝否者發露被誅勿我怨皆泣謝曰如公教歸皆核冊密呈其無虧者具狀上亡何奏下許公協理清查大臣戶部尚書彭維新實來先至江南江南督撫不敢闌語一聽彭所爲彭天資險盭鉤考煩密民吏不堪州縣擬流斬監追者無算畢到浙氣驕甚公迎見即持 硃批示之曰朝廷許衞與聞公勿如江南辦也彭氣沮稍稍禮下於公公置酒宴彭半巡執杯嘆曰凡共事者未有不爭者也某性戇好與人角屢蒙 上誨令誓與公無爭而後可但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無爭彭曰分縣而辦何如公曰善呼侍者書州縣名若干揉小紙如豆綵盤盛與彭起分拈之暗有徽記彭不知也其虧者歸公其無所虧者歸彭彭刻苦辜較手握算至胼起卒無所得而公密將贓罰閒款鹽課贏餘私攤抵矣故使人問曰有虧否何如彭曰無之彭問公公陽爲喜出意外者而應曰亦無有也遂兩人同奏浙省無虧 世宗大悅語人曰他人聞清查多憂愁獨李衞敢張燈宴彼教督有素自信故也晉秩太子太保賞賜無算各官俱加一級江南之人望如天上河東總督田文鏡柄用時忌公暗劾公 上不爲動田懼轉來結納何公居太夫人喪遣人以厚賻弔公罵曰吾母雖餒不飲小人一勺水也麾使者於大門之外而投其名紙於溷中然性極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誤公怙

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罵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窘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誤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詈芳芳無如公何即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畜怒將陰禍之入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貸汝千二百金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泣謝得富平縣丞遷鳳翔令以賢聞

傳卓園者名魁公標下卒也少無賴以材武入勇健營涿州大盜李自洪力敵千人匿大邵村牛四家公命卓園往擒卓園請標下李昌明及韓景琦俱公笑曰汝往能擒此賊昌明往非昌明殺賊則賊殺昌明韓景琦往必誤乃公事不信如汝意試之卓園夜至牛村自洪方謀劫冉貢生家未發卓園破門入昌明舞雙鎚先登賊暗中斫之傷大呼仆地卓園繼進門小器無所施棄其戟手搯賊陰而曳之小腸出矣賊抱卓園刃其背萬千幸衷甲不死然骨入者寸許卓園繞賊腸於臂至三匝賊猶能運刀韓景琦急來助昏黑不辨捧傳足以爲賊也而縛焉傳自念受兩人敵必敗不得已逆而踐之繩三重皆斷韓仆出數步外天漸明三人共縛盜獻之轅公大笑曰吾所料何如盜且死顧行刑者曰吾爲盜三十年殺人如草官兵屢捕無敢格鬭今擒我者壯士也願一見而死或指卓園盜運目久之嘆曰我久當死死於足下值矣我所遺寶刀知足下來哀鳴三日宜贈子佩之我死不悔爲盜悔不知天下之尚有人也

鄂文端公逸事

張廣泗之征丹江也來辭公牘記軍事數條將請公處分公鞬諸燕寢竟日筦絃鏗鏘口不及軍事張不得已請閒公問何爲曰軍事公正色曰吾以汝爲能辦賊者故用汝不料汝非將才也用兵之道變化無方故曰閫外將軍主之其隨時制勝豈我與汝今日所能預定耶惟兵少或糧不足者當問總督而我部署久定故懽而飲汝汝尚何言諸將聞之皆心折駭服初廣泗知思州府說公取古州八萬云其地廣千餘里在黔粵之交分兩省觀則在外合兩省觀則在內廣泗乞到黎平探知形勢可以奏功公即調廣泗知黎平黎平諸葛營者古州形勝處也後倚大山西接懷遠中有五丈臺登之見大小丹江苗俗傳孔明登後無人登登輒頭痛廣泗到即輕騎登臺苗望見廣泗指揮臺上驚將圖己即聚衆張礮下坡處廣泗心動不肯下宿於臺次日五鼓大霧從山背銜枚下苗驚以爲神歸盡得其出入要領啓公招降都溶兩江苗而征丹江九股苗 世宗慮廣泗新進好事命內臣牧可登春山至軍營參謀至丹江已平 世宗大悅授廣泗貴州巡撫召公入都公薦廣泗爲巴里坤副大將軍征阿拉蒲坦

先是大兵屯巴里坤山北人馬多凍死廣泗往請於大將軍查郎阿曰賊不畏冬以能移家故也賊能往我亦能往盡學賊移家法覓向陽有水草處立營查不信廣泗率所領兵如寇法其年兵無死者馬膘肥如初敗賊於木壘城殺無算生禽六百人　世宗大悅命總督湖廣會古州苗反煽連楚粵諸孽陷思州清平　世宗切責公命刑部尚書張照都統德希壽督師貴州照等奏改流非策　世宗愈怒廣泗奏善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效力軍前會　今上登極加廣泗七省經略銜督兵貴州羣苗呼曰上諸葛營老子又來矣慎勿與戰望旗幟輒走廣泗奏張照等所以無功者分守兵戰兵爲二故也黔兵本少而又分之何以辦賊請調全省兵齊集鎮遠以通雲貴往來之路　上許之廣泗率三萬兵張強弩追苗至凱里香山山有牛皮箐當四山之凹深數百丈闊三里苗避弩爭走箐下廣泗據山築長圍四面環之苗無所得食相枕藉餓死者四十餘萬人三省猺猓爲之一空嗣後古州雞尾擺處俱改衛設屯而羣苗亦不復反矣哈元生者河間人也高鼻長髯以守備從公征苗每戰輒陷陣擢安籠鎮總兵烏蒙之役賊數萬營官防海子張旗鼓譟元生率兵四千討之賊有名黑寡者號萬人敵每大呼鷹爲退飛戰日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以左手格槍右手拔箭射之槍應手斷而黑寡業已受箭落馬一目出矣元生斬首揭竿上羣賊奪氣退走追至得勝坡別寨苗起應之聚衆鳳凰山元生知衆寡不敵乃密令參將康世顯等夜率土兵暗繞賊營分左右隊伏山下約曰聽號礮起次日黎明元生率兵挑賊賊盡出官兵不動待賊將近忽礮發聲元生舞雙刀衝陣山後奇兵突至賊敗走追之盡俘其衆元生手擲一賊於空中高數丈以刀揮之作數段墜羣賊大駭以爲神勇嗣後望見安籠鎮旗纛即逃無敢格鬬者

世宗召見賜宴以元生回部人不漢食命光祿寺別具特羊之餐二人者至公家皆供掃除之役若隸子弟然

稗事二則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小妻相國家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扆文端擱雲貴入覲　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　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即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啓我而遽奏　上乃以　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爲跽請乃已　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茀翬衣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櫛沐袨服褖飾花釵爛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環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　璽書高呼入曰有　詔相國與夫人跪乃宣讀曰大學士尹泰非藉其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著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如　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蹴踖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卺結褵之儀內府梨園亦至管絃鏗鏘肴烝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懽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封文端謝恩奏及之　上曰朕實不知　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家運耶公繼室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老矣嘆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莞然

田文鏡總督河東以不喜科目聞王士俊宰祥符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蹙口澀若爲萬不得已者而對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爲測己意惡之每見嗔喝吹毛索瘢王憂懣不食幕府客裘香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可惜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增河南鹺地稅民不能堪公以狀啓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曷若萎靡授印低頭出衙乎王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嗛田所爲而屈於勢不能言忽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尙有奇男子耶呼僮焚香供牒再拜遲明田果具疏劾王楊佯助田怒讓曰狡哉王令知公憎之故借此求名若據彼牒劾奏是落伊度內也且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轉身不得田頷之王感楊恩私誓如父子然亡何　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自止楊亦泫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既又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一驛乎王自度無全理惘惘相隨忽見北來飛騎捧黃封授楊楊下

輿北向九叩首招王曰我乞汝同往廣東　天子許以府道用矣速歸辦裝可

也王至廣東授肇高廉道尋擢布政使田文鏡卒竟督河東代其位

小倉山房文集卷九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

錢唐袁枚子才

王介祉詩序

吾不識漢管公明作何狀至於攬鏡自照傷不永其年其言卒驗然史稱其才幾亞管蕭矣今有人焉曰虞山王陞禔字介祉貌瘠而修如枯藤將弛兩瞳子凸於眶欲墜地碎其詩悼往紀今能曲折以神赴歌之葩華研布若穋羽之調家貧母夫人年七十介祉挾一鞭一筆遊前年將之楚過余道别討論諧謔相樂也已而自戚其貌對壁間鏡戲曰而小子其窮哉乃别去長沙令某聘爲記室未半年病遽扡舟歸未半途死嗚呼貌之徵何其速也昔公明壽四十介祉僅三十三然則今之天更嗇於昔之天也公明文采無所表見介祉詩大噪於時似可以其名之贏補壽之縮然形而下者貌也形而上者才也貌之徵宜天宜窮才之徵宜顯宜壽宜彰施休明兩者皆天所與而一驗一不驗使人咨嗟涕洟則又胡不幷其才而靳之也介祉歿後予方索其詩其弟次岳自虞山來以詩六卷屬余校定而付之梓嗚呼此則人所爲而不聽命於天者矣

送醫者韓生序

仁無術而不行堯舜之政周孔之教神農之藥皆術也皆所以行其仁也使堯舜周孔神農雖仁其民如嬰兒而無術以及之其奚能爲雖然後之人爲政教醫藥其厲民加倍焉豈古人之術不仁歟曰仁者見之謂之仁也見何在志是已孔子稱志於道孟子稱尙志又曰夫志氣之帥也志之所在不特慧力與俱而精誠之至天亦相之今之爲政教醫藥者推其志果可以見周公孔子神農乎然則其術之不工也乃其志之不仁也韓君宗海挾醫術來白門白門之人或疕瘍或宿瘤或噎疾而腰急或創未合而陷焉以深或申旦呼謈嗷嗷然目不得一瞚君治之脫手愈用是名稱噪於時韓君大言曰得諸公千譽不如得隨園一序故人蔣用菴爲通其意甚婉余以初測交故筆染復休者屢矣亡何相遇於用菴處極道所遲遲序君意君又大言曰吾索序非欲繩我美也願吾懷欽欽在抱無有能宣究之者吾始任戴冠卽通儒兼通鑄凝家言以爲均不足以仁吾氓故溺苦於醫爲呂庶每生計此志也非公譽之於文則誰了我於冥冥者嗟乎君之志如是君之術可知且夫古之醫者皆刀錐鍼砭撟引毒熨之爲非徒恃湯液也故藥瞑眩而效亦易徵今轉科而别之內治爲優外治爲絀是何異爲政教者抱黃圖赤縣爲兢兢而遺視九寰八陔耶君之術能治內而專以治外名是則君之所以取效致功卽其所以探本挈要也余悲夫世之人知君術之工而不知其所以工故序君說以送君而兼以勗世之行仁者擇術者立志者

重修江寧縣志序

志江寧難於治江寧治之者行其當然之事志之者紀其已然之跡當然者以意爲已然者不可以意爲然非志之詳則治之亦必不備其道又若相須者然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以知地俗蓋自古稱焉江寧古帝王都頹垣片瓦中具史書數百萬言而上元一邑又至唐而分將獨自爲書其能無羼以糅乎其能盡萬物之理而不失其度乎其能廉而辨若比䟽乎其能書出而人齊其口不相訾謷乎江文通云作史莫難於志余故知難而退者屢矣鄉之先生進而言曰邑志不修垂九十年此其閒之經入畡數風化芳臭明府忍聽其變革堙替而恝然置之乎明府於一切簿領能挈其最凡叩分殊事其於志江寧也奚獨不然邦之人願供束脡延名宿以先焉余曰唯唯因衆人之資藉秉筆者之才借山川都會之勝以成余之名又得時時覽其風土人事以考其政治之得失此梓人之不斲而書名者也何其幸也開局後成卷帙若干歲周乃付於梓嗚呼余舊史官也三年侍金馬門不能濡半管墨酬　主知而今擁吏卒學牛馬走乃得爲一邑成完書不可謂非遭逢之感然而其治江寧者殊難自信則志江寧者益可知也或千百世後覽是志而善之而轉疑今日之治江寧者之無甚過差則是諸君子之助而非余之功卽書其意以弁羣言之首

送望山相公入閣序

置一人爲九卿六曹之官其可不可不可得而知也置一相於九卿六曹之上而可不可天下之兒童走卒已知之矣是何也百官論才宰相論望才可表見

於臨時望必積累於平日此三公之位之所以難也雖然養望難副望尤難今夫雲人皆知其能爲霖也然不過起於山中覆於一方則望之者欲亦易饜若夫蓬蓬然起於泰華之阿彌漫於九天之表則望之者咸引領於無窮倘沛然作雨而亦區區靈霖已焉則又安貴夫垂天之雲哉枚弱冠遊京師聞論相者輒曰尹公尹公今枚年五十公纔入閣然則公之望久矣望如公而何待於枚言亦惟望如公而枚又安得無言從來儒生之見往往與在位者相僻而馳非在位者之過也一旁觀一當局旁觀者好以太古迂遠之言靡切左右而勿度今所能行者陳之則不如其嘿而已也夫大臣之道豈一定哉周公教成王所其無逸而召公則教之以伴奐優游宋璟諫明皇毋幸東都而姚崇則勸以東巡無害卒之召公大聖也姚崇大賢也其若是何哉要在誘君心於當道而於己不失其正而已矣唐陽城一諫官耳尙不肯爭細事以累名宰相非諫官比也將朝夕坐論與社稷同休戚者也行而世爲天下法則行焉言而世爲天下則則言焉或時之未可勢之未宜則所貴乎積誠悟主伺間責難而不在乎改一成法增一科條也天下人信公之深愛公之切必揣摩而相告曰以公入相而未有所聞於人間也其必嘉謨入告而不使外人知耶抑必重其身以有待而將大有造於將來耶如是十年天下之望公者未有既也則公之望雖未副也而卒無損也所慮者矜報恩之迹急任事之名於其遠者大者或不敢探懷以取則旁引雜出而轉多瑣屑紛更之爲使天下望此而得彼望大而得小而 天子亦知其底蘊之已窮他日有言必厭而輕之矣平素之望豈不危乎以公之明必不出此而枚所以譏議者恐公虛懷太甚竟忘其負荷之重若此而亦等於尋常作相者之所爲又恐公一事一言必先立身於無過之地而周旋曲折轉足以招人之疑不知過也者愈避之而愈至者也古大臣但知有國不知有身不知有身何知有過甚至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而況躬逢一德明良之盛也哉枚見天下之人望公已甚而枚之望公又更甚於天下之人故於公之入閣也陳所慮以規公亦書所見以質公

送陸明府入都序

余不宰江寧久矣後之宰是者皆才出余上皆交好而心之所尤折者爲蘭邨陸君君喜余古文常曰他日得子文序我可乎余雅欲序君而苦於不得當以報乃諾而俟焉今年十月君以捕亡事受 天子知將召對有高爵之遷茲事非君所甚矜喜而忽大恩壓己轉頊頊不快邦之人亦若有卹然者余爲序而釋之曰羿之彎弓也惟巴蛇九日始足盡其彀耳乃偶中燕雀而名因之大彰羿之心非所冀也然天下事固有感在此而應在彼者豈獨射然乎或智人也而以愚獲愆或惠人也而以猛立功徒觀其迹未有不適適然疑者不知不轇轕而錯綜之不足以彰造物報施之巧君善讞決大府有疑難事必委君決君所至皆仁自持或罪至虔劉而一旦釋寧其家者亹亹然此皆宜受 天子知者也亦 天子知之必嘉予者也顧名不上聞雖堯舜無由知而平素闇然之勤勞天必欲光明之爲循吏勸則不得不借一二事以達九乾而垂清問且以見 聖天子留心人才小善不遺至於如此凡爲臣子而不以積誠勤事求知妄挾他途干進者皆惑也且夫學之與仕有二理乎曰無有也書稱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是也生之與殺有二理乎曰無有也孔子稱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也陸君口不離先王之言遺蛇其容常爲文俗吏所揶揄一旦璽書徵召儒者榮之然其爲政暖暖姝姝一以生人爲事者也乃偏以戮人見知君之才雖顯而君之心將隱矣予竊託於君子表微之義書其故曉邦之人而因以慰君之行焉

西阪草堂圖詩序

慶生曰古無有也慶生日而歌詠其所居之堂以爲慶古尤無有也雖然周雅曰秩秩斯干悠悠南山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爲之善頌而善禱焉是皆就其所居以爲壽意也宣州張先生芸墅當不親學之年其戚里勿介爵勿祝釐弃不爲揚詡而第爲所居之草堂徵詩蓋雖舉俗之文而亦猶行夫古之道也先生家有貞介堂爲前明司李公遺迹先生宦遊歸益宅城西鬻茅爲室顏曰西阪居而樂之聞之先民曰相馬以輿相 士以居居也者君子之所不苟也衛公子荊善居室庾詵十畝之宅山池居半皆以居傳者也然混元運物

流而不處曾幾何時東閣變爲馬廄者多矣而士大夫一解巾褐又往往招之不歸以致田園就蕪雖先人之舊廬亦或鞠爲茂草未見有培基沃本如先生之纏綿者先生甫中年卽伏而不出肆心廣意鉛槧於斯若忘其爲司馬官南越者然無他爲草堂作主人故也予雖不獲登堂猶憶甲戌歲與先生同遊攝山討論竹素窮極要眇意欲相引爲曹聲名流千萬歲今忽忽十五年堂中之著書若干尺可想而知也他日堂之因先生傳決也然而善邇卽所以致遠獲後方可以承先張氏舊族得先生先生嗣君得慕青太史肯堂者未已肯構者又來較元亭之有童烏禮堂之有小同尤爲光耀然則以他事壽先生先生勿樂也以茲堂壽先生先生樂也雖欲不歌詠也得乎於是堂之景董尙書圖之堂之顛末先生記之詠茲堂之詩文小子序之

閬茗厓竹洲詩鈔序

前年冬楊君洪序來山中授一編曰此吾師茗厓先生詩也公爲序將刊焉楊固不知讀先生科舉文者校也先生姓聞名元晟檇李人雍正進士當校讀先生文時年十二隔三十三年而又重讀其詩驚且喜以爲有文字緣者莫先生若也楊君授詩後占卦得訟終訟且遠行頻其家聲不暇爲開雕事而校亦無能有所匡定詩久不歸轉得時時雒誦清微駘宕想見其爲人高士也年齒過差雖私淑卒不得一見然就詩迹其生平蓋嘗入長安遊淮海宦雁門登高懷古思鄉感舊未嘗不潛心深思自信其詩之可傳也老且死竟不能付梓而存之於家家貧子孫又不能付梓以授楊君君故豪士甫欲婆娑相料理旋爲禍敗此如孔安國之古文尙書將獻而以巫蠱事阻也雖精神至者天不能敝而遲之又久鴻寶不宣當時學文之童子亦將如先生老矣悲夫

高文良公味和堂詩序

詩始於皐夔繼以周召而大暢於尹吉甫魯奚斯諸人此數人者皆詩之至工者也然而皆顯者也自君子道消乃有考槃衡門諸作毋乃窮而後工之說其亦衰世之言乎　本朝文思天子相繼代興厥有新城尙書首唱唐音爲　國初冠天下翕然宗之此亦顯者爲詩之效也然論者猶訾其事藻飾少性情則聲聞雖隆亦尙有未饜於人心者夫人臣之不可不皐夔也猶詩之不可不唐音也學皐夔者衣以其衣冠以其冠戛擊而拜颺焉其皐夔乎學唐音者習其趨慢聲其句讀終日筦絃鏗鏘其唐音乎善學皐夔者莫如周召然其詩無喜起明良一字也善學周召者莫如吉甫奚斯然其詩無卷阿東山一字也後世王朗學華子魚學之愈肖而離之愈遠此其故可深長思矣明七子學唐用宮調而專摹初盛故多疵焉新城學唐兼角羽而旁及中晚故少疵焉然皆莊子所謂循迹者也非能生迹者也居我　朝顯位而以詩聖者其惟大司農高文良公乎所爲味和堂集思沉采鮮聲與律應謂之唐不可不謂之唐又不可其真能潤色休明軼新城而上者矣然而公詩之工未有所聞於人閒者則因公之高爵盛業有以掩之也夫士君子每苦無名位以昌其詩而若公之巍巍者又轉以彼累此此予之所以嘆也然就大以見小卽本以該末而公詩之所以工者彌可知矣公從子慧將重鐫公集余從臾成之非徒闡祖德表幽光也將以彰我　朝賡歌之隆不在唐虞下而兼使世之論詩者有所矜式以無事區區摹揣則公之功固亟亟宜表而慧此舉又豈宜得已耶

所知集序

梁昭明不錄何遜之文爲其生存也唐裴潾反之則又非交好者不錄是二者皆有所偏焉夫錄之者傳之也其文之可傳與否非夫人之存亡係之也孟子曰有見而知之有聞而知之道統如是詩文奚獨不然陳子直方選近人詩三集顏曰所知蓋及其身之所見者半所聞者半也夫詩無涯而知有涯四海大矣人才衆矣執邱里之耳目而繩天下而自以爲足焉不已傎乎陳子之名是集也若曰就吾所得者而存焉是亦舉爾所知之義云爾然則未爲陳子所知而漏是集者可無憾矣天下知詩者有涯而不知詩者無涯宋以後詩話日繁門戶日多張一論者多樹一敵若再搤擘而談體例不又傎乎陳子之名是集也若曰就吾所愛者而存焉是亦知之爲知之之義云爾然則陳子於其所不知本置之闕如之例而世之未入是集者又可無憾矣茲集之傳也其庶乎雖然直方之齒未也他日遊益廣學益深其所知者寧就是而竟耶漢杜季雅之

言曰知而復知是謂重知吾願直方之重之也

陶氏宗譜序代振聲作

將收族而忘其祖可乎曰不可本之不存枝將焉附將尊祖而遍收其族可乎曰不可流之太紛源將反混然則尊祖何始曰以始遷某郡者爲始收族何始曰以始遷某郡祖之子孫爲始此陶氏族譜所由立也陶氏系出潯陽淵明後譜牒難考明初蠶哥公死王事以校尉贈都督世襲正千戸其孫靖侯改官蘇州遂家焉吳之有陶氏也自靖侯公始也傳十二世爲振聲祖文英公將倣范氏立義莊權與未就先君子承厥考心而侈大之捐田千金二千建祠因果巷祀靖侯公凡其所自出者歲食其田之租吳中陶氏之有義莊也自先君子始也振聲謹按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康成註云別子諸侯之次子其始還他國者是然則靖侯公始遷於吳爲陶氏居吳者之始祖禮也第周道親親而中庸則曰親親之殺以爲不殺其疎遠者則親親之道必泛濫無統而所應親者反不得與然則欲收族莫如立義莊欲立義莊莫如修宗譜修之若何曰考始祖以前出者書之譜見本幹所自來考始祖以後出者書之譜見推恩所自起自蠶哥公至振聲凡十四世此本幹所自來也自靖侯公至振聲凡十二世此推恩所自起也明乎此二義而拜祠者既無疎遠隔絕之嫌資財者亦無屑越覬覦之弊此宗法也亦先人志也

張曰恆遺稿序

海內抱一束文履及於吾廬而修士相見禮者十有十百有百吾未嘗無見焉見後或暱或疎或久或不久雖彼此互有契合處而要之以文爲贄以見爲歡真州諸生張曰恆寄五律若干來清而婉蓋爲王孟者也余壹不知夫今之爲詩者動學蘇端明致率爾操觚嘉生之獨異於族凡方寄聲促其來而執訊者曰生死矣生年甚少真州至白門甚近此履及吾廬之可旦暮期者也乃卒不得一抗手豈薔薔者以爲詩重而人輕見其詩可以不必見其人歟抑或其人之賢更倍於詩故靳惜取去而不許余之再見之也吾聞造物之奇有所甚祕月之華也麒麟之生也無人見之則存見之而不識猶存有人焉見之識之叫呼而播揚之則散且逝生之不至或懼余之見之識之叫呼而播揚之耶然而詩者心之聲也生詩來矣身雖不至而其心固已至矣而余拳拳願見生之心則卒不能穿九原而一達於生是生可以無憾於余而余不能無憾於生也嗚呼

送許侯入都詩序

許侯從上元令遷水部其邑人爭歌詩寵侯之行余故同城僚也先侯歸一年乃觴侯而弁以言曰情之見於去時者道之存於平日也道何在行乎己者是情何在存乎人者是今夫吏南面而臨漕乎毀譽傲乎友朋臨去見有父老指旌旗者見有故人嘆道左者雖酷吏怪物莫不有動於中而深遺愛之羨然則使人人能持其去官時之心爲在官時之心不亦善乎中庸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又曰不信乎友不獲乎上同城官之獲上也如兩婦事姑殊難得調一切謁朔望集轘轅供頓遞儲待戒其僕弗相聞知其信友如是其治民可知侯來聞前說而鄙之坦然同懷期於大和事其事兩邑如一邑民以爲便余之歸也侯如失左右手至是侯亦去造物者若以爲二人同其道宜同其去損一人以孤君子其不可也先是尹太保總制江南政持大體民吏雖犬多靜且安羣僚久於其位學射賦詩侯與余如家人往來飲酒樂必嘆曰同官之盛其難再哉忽忽四五年乾隆戊辰冬余引疾去後十日太保奉　命入陝再五日陳別駕遷揚州其明年正月王檢校老病死二月太守蔡改知廬州三月吏部徵侯入長安邦人之觀於道者嘈曰新官某新官某石頭城中目不一瞬業已若是然則嗣後之改更又將何極此侯之所以臨去而悲也余之所以送侯之去而愈悲也

陶西圃詩序

西圃歿後四年其第三子時行乞序其詩余讀之不覺涕之泫然也余齊年進士三百寡所親狎惟西圃與余同入翰林同作令同乞歸同居江南又同好吟詩以故冬之日夏之夜常宿余家唱喁無算余生平乘人鬬捷之作輒不存而西圃昵余過當雖一短句一斕語必書之集中余不特不省記亦不知也今甫

開卷而三十年來之酒痕燈光酣顏高歌歷歷然如影尚存令人於邑不已然後嘆友朋之不可無而西圃之爲我勸者乃如是其至也當西圃入都時予餽以一姬事出偶然非爲西圃身後計也今時行年十七即此姬所生然則余雖不能爲西圃昌其詩而他日時行之能讀父書恢宏其聲光未嘗非余之助又一奇也西圃貌不踰下中蹣跚廉謹乃其詩獨倜儻若不稱其爲人者然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梁簡文云人品貴謹嚴文章須放蕩不愧斯言者其西圃乎獨是西圃有二子其長者已生孫已入學而此時之苦抱父書者轉在煢煢未成立之一弱息其畢生精力傳不傳亦可危矣而予兩鬢斑然幷此無有乃猶復乙乙抽思謳吟不輟若竟不知人生之有死者抑又何也

虞東先生文集序

文章始於六經而范史以說經者入儒林不入文苑似強爲區分然後世史家俱仍之而不變則亦有所不得已也大抵文人恃其逸氣不喜說經而其說經者又曰吾以明道云爾文則吾何屑焉自是而文與道離矣不知六經以道傳實以文傳易稱修詞詩稱詞輯論語稱爲命至於討論修飾而猶未已是豈聖人之溺於詞章哉蓋以爲無形者道也形於言謂之文既已謂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尚悅繹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聽而思臥則文不足以明道而適足以蔽道故文人而不說經可也說經而不能爲文不可也雖然藝之精者不兩能鄭馬無文章崔蔡無經解似亦非天所能強吾友虞東先生獨不然先生爲海內經師著詩解若干三禮劄記若干余初疑先生之未必屑爲文也乃記序論議駢體歌行靡不典麗可誦方知先生不以說經自畫者然猶不敢自是凡予心所謂危者觖擿一二必削而投之亦非先生之謬爲慊慊也蓋實見夫修詞之道非止於至善不可麗澤之義非朋友講習不可觀先生之深於文也愈嘆先生之深於經也予與先生雖齊年孝廉以宦轍故中道乖分年來設教鍾山得時時過從予有所疑必就先生請業而先生亦來其全稿而謀焉白髮二叟如初下帷作諸生時致足樂也惜予於經學少信多疑而才又短拙治詞章兀兀窮年尚無涯涘勢不能執一經從先生而後而坐見先生之取兩者而兼之也相逼已甚何太不廉耶豈文苑儒林從范氏而分者又將從先生而合耶昌黎答殷侍御云竊欲挂名經端自託不腐予於序先生亦云

贈黃生序

唐以詞賦取士而昌黎下筆大慚夫詞賦猶慚其不如詞賦者可知也然昌黎卒以成進士其視夫薄是科而不爲者異矣今之人有薄是科而不爲者黃生也或且目笑之曰四書文取士士頗多賢其流未可卒非吾代黃生對曰昔管仲遇盜得二人焉盜可以得人而上不必懸盜以爲的也論者語塞吾不敢謂薦辟策試之足以盡天下士也亦不敢謂爲古文者之足以明聖道也然訪某某者必詢其鄰人爲其居之稍近也漢唐之取士也與古近其士之所爲古文也與聖道近近斯得之矣宋以後制藝道與古文道衰士既非此不進往往靡歲月耗神明以精其能而售乎時出身後重欲云云則噓唏服臆忽忽老矣予喜生年甚少意甚銳不徇於今其於古可仰而冀也又虞其家之貧有以累其能也爲羞其晨昏而以書庫託焉成生志也既又告之曰天下有不爲而賢於其爲之者有爲之而不如其不爲者無他成與不成而已不爲而不成其可爲者自在也爲之而不成人將疑其本不可爲而爲者絕矣今天下不爲古文予爲之安知其不爲者之不含笑以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生自揣不能一雪此言且不宜爲古文吾望於生者厚故反吾言以勗之

史學例議序

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禮樂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漢以來作者二十一家互有得失非合參分校則瑕瑜不明南耕先生爲例議十六質确其過其旨遠其辨正此其志與夫爲史通以矜文士之藻者異也其言綱目非朱子所作尤信夫綱目繼春秋者也春秋繼尚書者也尚書無褒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春秋本魯史之名未有孔子先有春秋孔子述而不作故夏五郭公悉仍其舊寧肯如舞文吏以一二字爲抑揚而真以素王自居耶朱子惡王通作元經擬春秋必不自蹈其非弟子假託亦猶仲舒何休各附會其師說而已夫史者衡也鑑也狹曲蒙匡也國家

人物政事則受衡受鑑而戚載於蒙匡者也爲之例爲之議然後衡平鑑明而匡篋亦無舛午之虞然先生老矣未必登石渠執竹簡隨太史之後大書特書有如巧匠袖手旁觀不斲而徒流覽於千門萬戶爲羣梓人程巧而致功焉惜哉

蘭陔堂詩序

讀詩者得古人所言不如得古人所不言淵明不肯折腰見督郵乃賦歸來是說也余嘗疑之夫督郵之必至與縣令之腰之必折淵明豈不知之胡所見之晚而初筮仕之輕也蓋當日淵明有他意存焉不可明言而藉此爲言蘭州太守鄭先生以弟喪去官此東漢獨行者之風也非今令甲也先生必希古以違俗殆亦有難言者存耶然淵明雖不言而於詩則微言之先生雖不言而於詩亦微言之讀先生詩者知其爲有淵明之心也先生爲漁仲後裔載萬卷書歸夾漈過余索序余以不文辭又以不能急就辭而先生強之甚堅艤舟以待余感先生義甚高交甚廣胡拳拳於野人之一言哉或先生性耽泉石覲見枚之乞養者已二十有一年以歸來之人序歸來之人之詩冀其有同心而無愧詞也嗚呼此先生所以有石城三日之泊也夫

從弟䐡齋詩序

道無難精之者至焉道無易習之者忽焉羿之射秋之弈蘭子之舞劍淮南之飛昇夔典樂皐陶典刑彼皆知其難而精之者也人知其精不知其難於是射者弈者劍舞者吐納求長生者官太常司寇者盈天下而傳者無聞詩亦然聖如仲尼歌彼婦而已清如伯夷歎命衰而已無多作也今庸走下士紛紛爲詩詩若是易乎不數年澌滅淹消百無一存詩若是難乎從弟䐡齋學仙兼學詩有作則漏盡益奮喔咿聲與雞鳴相上下嘗謂予曰人稱詩有仙氣則工然仙人頗不工詩今所傳呂祖白玉蟾詩甚鄙所以然者仙人好逸而惡勞不肯鏤肝鉥腎故耳以此觀之詩不苦思雖仙人亦不能工噫嘻䐡齋之於詩可謂知之者矣䐡齋患胸中氣學道後小差既苦吟柴瘠益甚稿定便砰砰然邀相質賞色喜頳和今夫五行之味苦先乎甘聖人之學憤先乎樂然則天下之未苦而甘未憤而樂者其爲甘且樂可知也䐡齋早鰥隨失怙恃諸弟相繼歿五秋試不第偶其身走甌閩過阿蘭觀海犯風魚之災歷贛江而南西抵彭城覓一授餐所不得得亦不久天之所以苦䐡齋者豈獨詩哉然䐡齋不爲詩有苦而已無樂也詩可以由苦而樂又安知境遇之樂乎其後者不與詩同也學仙乎學詩乎精之以俟其至焉可也爲仙人一雪其不能詩之恥焉可也

小倉山房卷十

沈研圃太守送行詩序

錢唐袁枚子才

士大夫之賢在官見不如其去官見何也在官見賢違道干譽者優爲之去官見賢則味得於回而其真乃彰然官有不得不去者有可以去可以無去者不得不去者或遷或黜或以篤老辭人雖思其賢而明知其勢不能留則望絕若可以去可以無去者其過甚微其迹甚公其不當律令處亦甚小人未免思其賢而望其留及至竟去竟不能留而望之之心猶眷然其未絕絕與不絕送者心也與去者無與也雖然使其去官之故誠過也過雖微其賢自在原不必因其賢而爲之諱若其所以去官之故非過也即賢也則不特其在官之時賢不可沒去官之後賢不可忘而即其所以去官之故亦當爲之白其賢於天下令夫誣告者加等越訴者笞此令甲也憲以示民者古人象魏之義然越訴之憲宜於督於撫於監司於太守而何以憲於縣之庭蓋一邑中有里老有尉有主簿有丞而後有令訴者宜先之里老之尉之主簿之丞而後之令此古人立法意也令體且然其上焉者可知左氏曰侵官犯也冒官罪也今之人侵之冒之而自以爲功則何不弁髦職而廢之故曰爲政難知政體尤難太守沈研圃先生爲民訴不理鐫級去夫民訴理之宜也縣牒未至而侵冒之非政體也然以爲過則亦無辭先生治江寧六年民熙熙然不知有先生及先生去幼者啼老者泣衂然若有所亡嘻上之設官所以爲民也然往往去留之故多矯拂於民心而爲之民者必號於上而爭之曰若宜留若宜去民之權無能爲也倘上之人又必強其民而脅之曰若雖留而汝勿許詛也若雖去而汝勿許思也則上之權亦無能爲也審夫上下交相勝之故而先生不能已於行矣民不能已於送矣邦之人歌詩代餞而屬枚先焉其詞曰

我有亡友號程啓生先生敬之爲其窮經我有弟子厥名陶湘先生延之與論文章兩生窮士顯者所棄先生不然曰我之事惟古太守與坻育才今無其權敢無其懷抱此區區施於有政難告上官可告孔孟漢守吳公治行第一祇薦賈生他事沒沒又有文翁循吏居首考其本傳一事無有但聞入學釋菜奠酒古人往矣存此高風先生來矣心與古同一朝命駕民送於野或鍥其車或縶其馬有酒盈尊有淚盈把謂余不信請聽歌者

女弟盈書閣遺稿序

庚寅夏五女弟秋卿以娩難亡于汪氏兩家以爲大戚凡姑姆餘須區養輩亦俱走位哭三曲而偯蓋其居恆制行字而敬德而度有以孚人之深也逾年妹壻楷亭屬序其詩余不禁累欷洵涕而爲墨其前行曰嗚呼吾忍序吾妹也夫吾忍不序吾妹也夫妹爲叔父健磐公第四女生長粵西余歸叔喪於杭始見妹妹莊姝愔嫕從禮而靜心雅憐之不知其能詩也居亡何讀中秋七夕等作愛其清絕色然而駭亟餉一釵以劭歲之妹竊喜自負益奮從此以詩名噪於時既婚汪氏得尊章懽恩前室孤如實出己治家循整朕畜偪纔罔或匆獨暇則咿唔聲與鍼祔間作汪故巨族人繁而囂聞妹賢且才爭來窺觀或寄卷冊丐題或呈所作求唱啤削改妹推奩具坐肆意酬答藻思坌湧靡不領頤伏歎有林下風余過揚州視妹妹事余謹甚一浣濯一膏屨必躬辦治知余嗜淖糜雖漏盡歸霜燈熒熒猶蘊火鑪盂以俟探刺余少休輒剡剡起履捧草稿出拭几磨墨眣余而笑余戲曰女弟子又索診詩耶應聲曰何兄之聰也嗚呼此情此景曾幾何時而今不可再矣妹詩淵雅志絜而情深縝乎其猶模繡也因念遂古來哲人偉士得一卷書傳後死猶不死妹雖一女子雖死有可傳者存夫復何悕獨是余年居大董妹年纔三十八耳例以曹大家爲孟堅續史故事妹當序余余不當序妹乃忽反其局以相將天道茫昧一至於此嗚呼命矣夫

送上元藍令牧邳州詩序

吏科給事中方毓川來言曰制軍鄂公其有道者歟攝篆未及稔劾池守王擢上元令藍其於舉錯也當余聞之始知藍君之遷於邳也夫出處士之大端也世有獲兕持虎望之威如而居前居後無足輕軒者比比也有人焉能使人即其出處以卜其薦之者之賢否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已乾隆十六年天子南巡南之吏借供張名掊克自私藍君獨不然橐秣甘麩非不取之農也

必償其直洒淯甓裓非不役夫工也必酬其傭幣純四犽非不貸之紳士也必量其家當是時蹶者趨者翕翕熱者耀其能於上者僉拙君之所爲不一年雜徭畢　乘輿旋民相與述於道官相與議於廷今之所謂賢否者非昔之所謂賢否也且夫藍君亦豈違人情弛王事徒煦煦焉好聲矜譽而已哉不過體聖天子恭儉慈惠之意力用公正先天下而無所於私也夫當野薙燎原時而獨施一障以相蔭民跂跂然趨之者自往而不可休此亦情事之易知者也然使知之者多而能之者又多則藍君不拙於前而譽於今矣下邳士齊而隣河流亡者頗脫不止鄂公以君薦知君能登下其數譪譪萋萋必有以懷柔之也雖然上山者業已高矣然左右視而巍巍者尙在其前則進而上之無已焉夫人發一言舉行一事正則必有譽與正之色應面而至此無他未能忘己故也士君子必能忘其異乎人之己而後能存其同乎人之色記稱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易稱君子獨立不懼而仍藉用白茅柔之至也遜矣藍君行之哉勗之哉邦之人所不能已於君者請爲歌詩書於吾言之後

龔旭開詩序

作詩如鼓琴然心虛則聲和心窒則聲滯未有斬拳膠目佹佹自賢而能學詩者也吾雅遊龔子旭開有年其人伋然而靜禁緩其纓行於途望之者皆知爲詩人余論詩稍苛而於所交好者爲尤苛以故旭開詩爲汰其七八意方疑旭開之以不聽聽之也亡何旭開端書兩卷來凡余所未取者盡棄之或取而有所商榷者盡易之嗟乎今學者略識偏旁解韻語便築堅城而自圉者比比也旭開於詩深造有年獨能從吾言如轉圜然則吾言之是非余亦未敢深信而旭開宅心之虛矣哉淵乎未可量也其詩如琴之和也固宜旭開不專名一家而布格選調不落唐以後余按周禮調樂以鐘磬爲主作鐘磬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諸音皆受鐘磬之均所謂聲應律也至於享宴殿堂無廂懸卽以笛爲鐘磬旭開能以唐詩爲鐘磬爲笛爲均其於鼓吹休明也尙矣因其付梓爲序而先焉使世之人知旭開之心而后讀旭開之詩

送劉廣文入都序

學之士三年而大比學之官六年而秩滿士之舉於大比者百有一二焉官之舉於秩滿者百無一二焉夫官士爲之也爲士而舉易爲官而舉難是何也則獨不見夫學中之士乎翩然蔚然濟濟然雖堙沉而俚者亦各挾策而思上臻其學中之官則薾然頹然窮窮然雖梟俊而銳者亦久於其中而莫克矜奮所以然者國家用人如倉庾氏之登穀也其美者以供帝之粢盛其次焉者以餼百官養兵而其紅朽而將腐者則又念其本五穀也不忍棄之則姑置之於陳陳相因不甚辜權之所學官亦然無權無勢無財而又無所督過故其氣易衰於是世之人見公卿中岳牧守令中有拜起舒遲者喘而言臑而動者爭主撮之利而徵於顏者必相詆娸曰是何其類學官歟於學官中見有襜襜盛服者儦儦利走趨者齒牙鏗鏘能識時務而不泥於古者必震而驚之曰是奚不爲公卿岳牧守令歟嘻學之官所以教天下之爲公卿岳牧守令也而世之人尊彼而絀此乃至於是則官之流弊使然也雖然於無人之地而求其有也難於無人之地而欲掩其有也又難陳奇寶於廟堂人皆曰宜則亦過而忘之矣若置之卑辱奧渫之所雖鄉曲儇夫亦必代爲傷屯悼屈而動色相顧此又物理之自然而不關乎其遇不遇也農坡劉君官上元學六年予疑其人浮於官將必速飛今年二月果舉最爲縣令而江南北之任是職者凡百數十人皆莫與焉邦之人爭爲君榮不知不足以榮君也何也君固公卿牧伯才也匪止一縣令也惟其一紆折於學官間而人乃適適然驚然則是舉也非君之榮乃學官之榮也且夫物之能雄其曹者非止一隅一所而已也既能雄乎學官之曹之上必能雄乎邑宰之曹之上君之此行也其無所不雄又可知也然而黃老家言固有以捨爲取以退爲進者吾願君自今以往聽其身之日上而心不與焉是則朋友贈言之義而已

東皐詩存序

乾隆庚辰予過東皐邑侯何西舫數稱汪生楚白之才予心識之而以遽治裝故不獲相訪今六稔矣弟子秦云亭來手一編曰此汪君所選東皐詩存也汪君死遺命呈先生且索序且付梓嘻汪君此選將以存東皐詩耶然汪君存則

東臯詩因汪君而存汪君不存則汪君之名又將藉東臯詩存而存其序與梓也誠不宜緩也何休曰古者婦人五十無子擇其辨獲伉健者使居民閒采詩故幽隱必達今其法已亡雖有鈞韶異音聽者一過蕩爲飄風無人焉彙而存之詩寧能自存耶汪君慨然倣宛雅故事輯而存之篤矣乎仁者之情亦居東臯者之幸也惜剞劂未已賫志以沒而余又相稽於邂逅不獲一交臂共擀羣雅殊嗛人意然亦豈料汪君於委化時不瞀亂不顧妻子悲泣而轉以鄙人之弁語爲拳拳方知韓仲卿稱曹子建夢中求序定非誕語而汪君之於是集果如是之不苟然也宜表而出之使後人知之

裴中丞退思圖序

古名臣未有不抱出世之心而能有高世之功者也昔人稱謝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猶云晉人風味若唐太師裴晉公則謇謇王臣以身繫天下安危乃園居綠野物外自娛此其心豈真耽江湖忘魏闕哉蓋亦守不以寵利居成功之戒而且以爲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大臣事也倘進之日多退之日少則宜其忠不足而過有餘矣退而靜思非深山邃林其奚居焉裴二知先生開府皖江畫科頭小像雅踞松石閒兩僮抱琴一兒子執書侍其旁疊障重巖綿亘莽蒼觀先生圖知先生不愧晉公之裔也今夫鳳皇儀於虞廷騏驥駕於殷輅夫豈不際隆翌聖爲世禎祥哉然其心未嘗不樂煙霞而思山野也惟其能有是心故不縶不蹶而用乃益神先生以此意託之於畫若有所慕而未遂者然不知身之所居者迹也心之所存者神也神之所存迹不足以拘之古之人有履朱門若蓬戶者有視伊呂若筦庫者先生於道大行時而能退思物外不以勛業自矜此其胸中早已滌萬物而籠千古矣然則牙旗羽葆皆可作清泉白石觀也呵騶引喤皆可作松風水竹聽也縱

天子爲蒼生故不肯以此境賜先生而先生心中之淸夷又何嘗終日不在畫中耶若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則未免猶有己之見存而未足爲先生誦也畫之前未題額畫之中未題詩先生不畀他人先以屬枚先生之意以山水付山人猶之居細旃廣廈閒當聞鈞韶而之乎蓬蒿廣莫之鄉則必爲野音而后善之也枚不敏其又何辭

汪樸廬聖湖詩序

聖湖渟渟然橫於杭之城西而春而秋而昏而朝丈夫女子儦儦俟俟咸嬉遊焉躑躅焉羣以爲美而卒不能言其所以美也樸廬先生爲詩若干凡嘉卉雜樹荒祠古亭靡不以五字韻之而又自趙宋以來一典實一故事必縷述焉凡聖湖之所有者詩靡不有也卽聖湖之業已無者詩則未嘗無也今而后聖湖之美先生言之矣且盡之矣惟是先生與枚同傍聖湖而生同別聖湖而仕當先生在家時未始有詩而今始追而爲之則又未嘗不嘆人情之近則易忽而遠則相思也今年先生七十有六枚亦四十有五園田宅舍同具白門想重到兒時釣弋處相攜而迭謠知復何日蒼蒼在鬢烟波在天三復斯篇如蕩舟湖中水色猶明紙上然則先生之索序於余也蓋亦越吟而使越人聽之之意也

幽光集序

人能詩孰不欲傳其詩雖然有天焉未可必也第梓而行之公之於天下而詩人之事畢矣余交海內詩人四十年其詩之已梓者勿論或未梓而其人存或雖不存而其子若孫猶存則梓之傳之吾何容心焉惟夫苦吟終身而且貧且賤且死且無後則所矜矜自抱者豈不如輕風飄雲之澌滅哉當其賞一句之奇搜一字之巧何嘗不渺棄萬有指千秋以爲期而一旦溘然付諸不可知之數易地以思於余心能無悁悁乎使敝帚自享原不足以長留天地閒則亦聽其湮沉焉宜矣而往往不傳之詩有高出於世所傳之詩之上者則天之所以留後死之人者其意爲何也何休云古者男子六十無子使之民閒采詩余今年正符此例因取平生所錄亡友詩各加一傳梓而行之取昌黎幽光二字爲其集名嗟乎此集中者皆東西南北之人余業已不獲過其鄉弔其墓矣而藉此一編開卷宛然九原若作足慰衰年懷舊之思且使天下人得而讀之知我所集者如是我所未集者尚無窮也則或有繼我而爲採風者

兩亭公子遺稿序

今年春高公子兩亭從京師寄圖來屬其弟潤亭索余題詩圖畫美少年著縑

單衣坐松石上心欽遲之以爲公子貴人也而飄飄然有物外之思何超雋乃爾且長安詩人麻集誰不趨公子下風者兩亭不此之求而偏走家書千里外乞言於不肖之身何也居亡何聞宮傅有西河之戚心憂之未敢請閒又月餘潤亭手一編而泣曰先兄未見所題圖已委化矣然先兄雅好吟詩曾執訊來索子詩與歸愚尚書詩今所存若干慮其零落子爲我序而存焉余讀之麗則清婉想其人深於情者也敦古處者也淡榮利者也嗟乎物必相合也而後相思銅山鐘鳴蕤賓鐵應皆以氣相感召者也兩亭之詩余一見而愛之然則余詩之蒙兩亭之求之也亦宜昔人云荀君雖少後事當託鍾君子贏老也半生烟墨不獲付託於知音而翩翩公子之詩反攦老淚爲之點定天下事寧堪測量哉然歸愚尚書先兩亭一年而歿則此時之與兩亭地下賡歌無疑也而余猶視息人閒未知何日得遂執鞭之願悠悠千載結此心期生不過晝上相逢死不過集中一序天使我二人之交情如斯而已則又不如兩不相知之爲妙也悲夫

胡稚威駢體文序

文之駢卽數之偶也而獨不近取諸身乎頭奇數也而眉目而手足則偶矣而獨不遠取諸物乎草木奇數也而由蘖而瓣鄂則偶矣山峙而雙峯水分而交流禽飛而並翼星綴而連珠此豈人爲之哉古聖人以文明道而不諱修詞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六經濫觴漢魏延其緒六朝暢其流論者先散行後駢體似亦尊乾卑坤之義然散行可蹈空而駢文必徵典駢文廢則悅學者少爲文者多文乃日敝若夫四六者俗名也庾桑楚及呂覽所稱四六非此之解柳子稱駢四儷六樊南稱六甲四數亦偶然語耳沿此名文於義何當宋人起而矯之輕倩流轉別開蹊徑古人固而存之之義絕焉自是格愈降調愈卑靡靡然皮傅而已雖駢其詞仍無資於讀書文之中又惟駢體爲尤敝吾友胡稚威有意振之得若干卷錦摛霞駁技至此乎然吾謂稚威之文雖偶實奇何也本朝無偶之者也迦陵綺園非其偶也今人不足取於古人偶之者玉溪生而止耳再偶則唐四家與徐庾燕許也吾將偶之而恐未逮乃先爲之序

蕭十洲西征錄序

馬端臨志地極博然吐蕃一考不過采唐書舊語而無所發明蓋端臨以宰相子爲儒臣未嘗出塞不能見而知之而兜牟介胄之士又不能磨盾鼻以相助就使有其人而爾時南宋屯危求保一隅尚不可得何暇走荒服以外哉此輿地之學所以必詳於大一統之朝也吐蕃至 本朝爲西藏來享來王最爲馴伏蕭公十洲鎮安康五年著西征一錄余讀之不徒嘉其鉤考詳密而兼嘆公之將略獨卓出於等夷從來著書之道與治兵通治兵者號令其發凡也隊伍其體例也行止其章法也魚麗鵝鸛左盂右盂其目錄也大而至於鳥蛇龍虎之變細而至於梁麗渠荅鉤梯井竈之微分而省之合而參之必使部居別白而後可以克敵取勝公輯吐蕃之疆域以至物產方言靡不鱗羅包舉是豈徒矜典博以將軍而爭太史之職哉誠恐小有驛騷則按吾圖籍措而安之無難也乃公竟賫志以卒不能爲帥師之長子銘功勒石唱呼而還又不獲爲鞮鞻象胥宴舌人而歌槃木得毋有未竟其才之憾乎然吾所悁悁而悲者猶不止是也每見世人著書尺許閟其子孫不知卷若干者多矣獨先生子松浦能抱父書來徵吾言以信之於天下其孝足稱也而予於空山水雲閒偶展卷觀覺邊笳戍鼓隱現紙上幾欲屬櫜鞬賦從軍一證書中之奇而自搔白髮則又未嘗不傷其身之老而衰也序成投筆爲向西長望者久之

葉書山庶子日下草序

同試鴻詞科同舉京兆同登進士同入詞館者余平生得二人焉其一爲歸愚尚書其一爲書山庶子尚書以詩名而先生以說經聞論者曰說經人多不能詩又曰詩頌聖者難工不知詩卽經也賡歌喜起半頌聖也果能說經而何有於詩果能頌聖而何憂其不工先生著春秋若干卷晚年督學楚黔歸恭逢
天子有謁陵平西夷兩大典先生拜手賦詩彙而顏曰日下草質不過朴麗不傷雅洵足以光揚緝熙昭章玄妙因念先生與尚書俱持節俱衡文俱詠卷阿又俱予告回籍以其道傳東南之學者文人遭際晚年益隆余齒最少官最卑三十年來

與先生宦轍乖迕通一訊不可得今忽相依石頭城下春餘夏初花欄水檻時時張飲置具婆娑文墨先生白髮飄蕭而余亦蒼蒼在贊文人遇合晚年益親然而回首玉堂彼此都如天上自今以往所以重科名而報 國恩者其在數行文字間乎昔也同升翺翔王路今也同歸詠歌昇平天實爲之非偶然也故承命爲序而不禁欣然奮筆焉

萬柘坡詩集跋

亡友萬柘坡遺集若干程魚門昵之陳古漁非之二人皆深於詩者也訟而質於余余欲通兩家之意特加點按集中五七古沉摯之思如窮淵泉而縋出之真古豪矣近體索索殊少真氣說者謂爲宋人所累余按宋名家絕無此種考厥濫觴始於吾鄉輇材諷說之徒專屏采色聲音鈎考隱僻以震耀流俗號爲浙派一時賢者亦附下風不知明七子貌襲盛唐而若輩乃皮傅殘宋棄魚菽而噉豨苓尤無謂也孫伯符誚公路云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辨論柘坡與余總角之交九原有知必喜聞過而余亦深悔當年不早進規語致留才人未竟之憾逝者已矣來者未已爲抉其瑕以見其平生之所誤者止於是也而大美乃以益彰且以嚴詩之防而謹其所趨否則文章公器目論者謂竟可以好尚異也其不然矣

南村唱和詩跋

昔予知金陵南村西圃兩同年時來官舍蓋西圃蕪湖人南村蕪湖宰一葦之杭渡江便至而三人者又均以詞臣改官故相得尤懽予乞病之年爲跋其同舟唱和詩忽忽三十年都不省記今年南村之子衍杜將板而行之寄此卷來屬予點定予就其詩考其存歿南村亡十五年西圃亡七年作序之寶意先生亦亡十年卷內人無一在者而予當日同官中最少年今亦皤皤六十翁矣杜少陵所謂老病懷舊生意可知除淚落行間外尚何餘語惟念衍杜能存先人之詩幷能寄先人數千里外之友而使之共存其詩有子如此可謂賢矣至於詩之清婉讀者知之無需宣揚而一篇之中往往一則曰隨園再則曰推袁想見當日交情相厚如是而亦若預知我之將爲後死之人也噫

野處堂遺稿跋

徵士綿莊程君將葬枚往助屬引之役其季南耕手一編泫然曰此先君子所述作也先君子純終領聞有踐繩之節其犖犖大者具諸名公墓表矣惟詩文之多遺嗣章與亡兄懼遏佚前人光集僅存者將付於梓子甚文而又與亡兄同辟公府爲加墨簡端似於誼所不當辭枚受而讀之其理淳其言正幽谷之芳翠於百草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嘗謂世無無本之學古所傳談遷之史韋氏之經皆父學也南耕與其兄以經史分家各有纂著非先生基之者深何以有此然綿莊垂死以此編授南耕南耕年亦七十五矣耳聾目瞀行圏豚一揖幾墮而猶日守父書欽欽在抱嗚呼哉孝也亦庶幾古之爲人後者歟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一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二

篁村題壁記

錢唐袁枚子才

壬申余北遊見良鄉題壁詩風格清美末署篁村二字心欽遲之不知何許人和韻墨其後忽忽十餘稔兩詩俱忘丙戌秋揚州太守勞公來誦壁閒句琅琅然曰宗發宰大興時供張良鄉見店家翁方塓館篁村原倡與子詩將次就圬宗發愛之苦禁之店翁詭謝曰公命勿圬是也第少頃制府過見之保無嗔否宗發竊意制府方公故詩人盍抄呈之探其意制府果喜曰好詩也勿塓今宗發離北路又四年兩詩之存亡未可知予感勞公意稽首祝延之不意方公以尊官大府而愛才若是亟錄所誦存集中夸於人道失物復得然卒不知篁村爲何許人今己丑歲矣八月十一日飲江寧梁方伯所客有蕭山陶君者蒼髮淵雅傾衿談甚樂不知卽篁村也次日來又次日詩來署名曰元藻終不知卽篁村也弟子陳古漁闖然入睇其小印曰噫陶篁村在此耶余聞之如結解如迷釋如天上物墮適適然起舞蓋古漁耳篁村名甚久而不知余之更先之也今夫天下大矣方聞之士衆矣邂逅慕思付諸茫昧寧料有承顏抗手時耶旅壁殘墨亂剝無萬萬數而此五十八字偏蒙護持又寧料知音之外更有知音耶相思垂二十年卒不遇既遇復將交臂失又寧料有旁人來無心叫呼爲指而明之耶然方公勞公俱已物故而我與篁村幸留其身以相見則又安得不駭且賀而終之以悲也因憶平生過邗江寺壁愛茗生詩過金陵書肆愛東亭詩二人者均不著名氏均訪得之一爲蔣君士銓一爲董君潮未幾均登甲科入翰林與余同史館而茗生自西江移家來得朝夕見甚狎東亭則終不見且死矣或未必知余之拳拳其相思也友朋文字閒亦有遇有不遇而況其他遭際哉

隨園記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號乾河沿河未乾時清涼山爲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烟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牖樹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余宰江寧園傾且頹弛其室爲酒肆輿臺嚾呶禽鳥厭之不肯嫗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值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牆剪闔易檐改塗隨其高爲置江樓隨其下爲置溪亭隨其夾澗爲之橋隨其湍流爲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爲綴峰岫隨其蓊鬱而曠也爲設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閼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易其義落成歎曰使吾官於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於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書史居隨園聞之蘇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居玆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夫兩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之奇可以見矣己巳三月記

隨園後記

余居隨園三年捧檄入陝歲未周仍賦歸來所植花皆萎瓦斜墮梅灰脫於梁勢不能無改作則率夫役芟石留覵土脈增高明之麗治之有年費千金而功不竟客或曰以子之費易子之居胡華屋之勿獲而俯順荒餘何耶余答之曰夫物雖佳不手致者不愛也味雖美不親嘗者不甘也子不見高陽池館蘭亭梓澤乎蒼然古蹟憑弔生悲覺與吾之精神不相屬者何也其中無我故也公卿富豪未始不召梓人營池囿程巧致功千力萬氣落成主人張目受賀而已問某樹某名而不知也何也其中亦未嘗有我故也惟夫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臺皆得之於好學深思之餘有得則謀不善則改其蒔如養民其刈如除惡其創建似開府其浚渠糞山如區土宇版章默而識之神而明之惜費故無妄作獨斷故有定謀及其成功也不特便於己快於意而吾度材之功苦構思之巧拙皆於是徵焉今園之功雖未成園之費雖不貲然或缺而待周或損而

待修固未嘗有迫以期之者也孰若余昔年之腰笏磬折里魋喧呶乎伐惡草剪虬枝惟吾所爲未嘗有制而掣肘者也孰若余昔時之仰息崇轅請命大胥者乎五代時得檀利宴宣德堂歎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余今年裁三十八入山志定作之居之或未可量也乃歌以矢之曰前年離園人勞園荒今年來園花密人康我不離園離之者官而今改過永矢勿諼癸酉七月記

隨園三記

園林之道與學問通藏焉修焉不增高而繼長者荒於嬉也息焉遊焉不日盛而月新者狃於便也然謷者爲之徒鉤鈲析亂而已吾固不然爲之勤遊之勤恆若有所思念計畫以故登登陾陾耳無絕音雖然學之不足精進可也園之不足則必傷於財而累於廉烏乎可繼乃恍然曰人之無所棄者業之無所成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此非疆宇之有所棄乎夔典樂則棄禮孔子執御則棄射此非學術之有所棄乎天且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孟子亦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吾於園則然棄其南一椽不施讓雲煙居爲吾養空遊所棄其寢陊剝不治俾妻孥居爲吾閉目遊所山起伏不可以牆吾露積不垣如道州城蒙賊哀憐而已地隆陷不可以堂吾平水置槃如史公書旁行斜上而已人壽不如屋吾穿漏液構宋層小於狙猿之杙如管晏法期於歿身而已不筮日不用形家言而築毀如意變隙地爲水爲竹而人不知其不能屋疏牕而高基納遠景而人疑其無所窮以短護長以疎彰密以豫畜材爲富以足其食徐其兆而不趨爲犒工而恤夫使吾力常沛然有餘而吾心且相引而不盡此治園法也亦學問道也丁丑三月記

隨園四記

人之欲惟目無窮耳耶鼻耶口耶其欲皆易窮也目仰而觀俯而窺盡天地之藏其足以窮之耶然而古之聖人受之以觀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於止知其所止黃鳥且然而況於人園悅目者也亦藏身者也人壽百年悅吾目不離乎四時者是藏吾身不離乎行坐者是今視吾園奧如環如一房畢復一房生雜以鏡光晶瑩澄澈迷乎往復若是者於行宜其左琴其上書其中多尊罍玉石書橫陳數十重對之時偶然以遠若是者於坐宜高樓障西清流洄洑竹萬竿如綠海惟蘊隆宛暍之勿虞若是者與夏宜琉璃嵌牕目有雪而坐無風若是者與冬宜梅百枝桂十餘叢月來影明風來香聞若是者與春秋宜長廊相續雷電以風不能止吾之足若是者與風雨宜是數宜者得其一差強人意而況其兼者耶余得園時初意亦不及此二十年來庸次比偶艾殺此地棄者如彼成者如此既鎮其甍矣夫何加焉年且就衰以農易仕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風是亦不可以已乎後雖有作者不過洒濳之事丹堊之飾可必其無所更也宜爲文紀成功而分疏名目以效輞川云丙戌三月記

隨園五記

志餘於才則樂才餘於志則不樂吾志願有限而所詣每過所期自分官職得郡文學已足而竟知大邦家計得十具牛已足而竟擁百畝園得一椽已足而竟四記之疏名目而分詠之私揣余懷過矣哉不意數年來過之中又有過焉余離西湖三十年不能無首邱之思每治園戲倣其意爲隄爲井爲裏外湖爲花港爲六橋爲南峯北峯嘗營構時未嘗不自計曰以人功而倣天造其難成乎縱幾於成其果吾力之能支吾年之能永否今年幸而皆底於成嘻使吾居故鄉必不能終日離其家以遊於湖也而茲乃居家如居湖居他鄉如故鄉驟思之若甚幸焉徐思之又若過貪焉然讀易賁之六五曰賁於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輔嗣註云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邱園吉莫大焉謂邱園草木所生本質素之處故雖加束帛雖吝而終吉左氏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余雖貪不知止而能合於易以操土風或免於君子之譏乎彼世之飾朱門塗白盛者或爲而不居居而不久而余二十年來朝斯夕斯不特亭臺之事生生不窮即所手植樹親見其萌芽拱把以至於蔽牛而參天如子孫然從乳哺而長成而壯而斑白竟一一見之皆人生志願之所不及者也何其幸也雖然草木如是吾亦可知吾既可知則此後有不可知者在矣戊子三月記

隨園六記

嘗讀晉書太保王祥有歸葬隨葬兩議方知隨之時義不止嚮晦入宴息而已

也余先君子卒於江寧欲歸葬古杭慮輿機之艱不果欲隨葬茲土又苦無蓍宅所以故將牢兗豫慢葬者十有七年思古人未葬不除服之義瞿然自以爲非人今年春有形家來謀園西爲兆域者余聞往視則小倉山來脉平遠夷曠左右有甗隒岸匽草樹覫挐封以爲塋宰如也因思予有地廿年不知一旦而知毋亦先君子之靈有以詔我乎遂請於太夫人以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扶柩窆焉塋離園僅百步以故牆翣安穩得時時除其草灌其宰樹審諦其墓石予故貧士幼時先君子幕遊楚粵余遊學京師父子常相離也今以一園之故而先君子厝於斯祭於斯奠幽宮於斯父子蓋未嘗一日相離是豈強而爲之哉亦隨其地之便心之安而已塋旁隙地曠如余倣司空表聖故事爲己生壙將植梅花樹松與門生故人詩飲其中若是者何子隨父也壙界爲二俾異日夾溝可痤若是者何妻隨夫也壙尾留斬板者又數處若是者何妾隨妻也沿塋而西有高嶺窣衍而長凡傔從扈養婢嫗之亡者聚而瘞焉若是者何僕隨主也嗟乎古人以廬墓爲孝生壙爲達瘞狗馬爲仁余以一園之故冒三善而名焉誠古今來園局之一變而隨之時義通乎死生晝夜推恩錫類則亦可謂大矣備矣盡之矣今而後其將無記則尤不可不記也庚寅五月記

陶氏義莊碑記

古立大宗以餘財歸之有不足者資之於宗後世廢宗法遂有一族而異目相視者然漢之樊重魏之楊椿均能散所有濟族人數世之窮第未嘗扁表其莊綽楔而書蓋行其心之所安而不以爲義也范文正公修其法號曰義莊公之心豈以義自居哉以爲仁事也而義名之然後使吾子孫知如是則義悖是則不義方克踵行勿倦與吾意相終始而天下之大人心之同必有慕義無窮而奮乎千百世後者潯陽陶氏之遷於吳也距文正公六百年矣族落落大滿不能無窶人子徵仕郎世魁聞范氏之風而悅之其子員外篠尊父志以繼先賢劃沃畬置莊鳩厥宗支振廩同食月會而旬計之吳之人以爲今之陶昔之范也今夫江河之大綿亙萬里而世不能無斷港絕瀆者非其本支故也若夫岷山之旁流崑崙之餘波而淤塞就枯焉人能無憾於江河乎惟其能以九里之潤灌溉百川而江河乃愈增其大然則陶氏之以仁爲富也乃其善於持富也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聚卽收之之謂也天下人非財不收而況於本族乎余與篠之子振聲戊午同試京兆別二十二年相見吳下持此顛末屬余爲記余喜故人重逢遽聞高義而又私念袁氏族黨零落難收匪徒力有所讓蓋亦自傷其聞之之晚焉

戊子中秋記遊

佳節也勝境也四方之名流也三者合非偶然也以不偶然之事而偶然得之樂也樂過而慮其忘則必假文字以存之古之人皆然乾隆戊子中秋姑蘇唐眉岑挈其兒主隨園數烹飪之能於烝彝首也尤且曰茲物難獨啜就辦治顧安得客余曰姑置具客來當有不速者已而涇邑翟進士雲九至亡何真州尤貢父至又頃之南郊陳古漁至日猶未昳眉岑曰予四人皆他鄉未攬金陵勝盍小遊乎三人者喜納屨起趨趨以數而不知眉岑之欲飢客以柔其口也從園南穿籬出至小龍窩雙峯夾長溪桃麻鋪芬一漁者來道客登大倉山見西南角爛銀垒湧曰此江也江中帆檣如月中桂影不可辨沿山而東至蝦蟆石高壤穹然金陵全局下浮曰謝公墩也余久居金陵屢見人指墩處皆不若茲之曠且周竊念墩不過土一坏耳能使公有遺世想必此是耶就使非是而公九原有靈亦必不捨此而之他也從蛾眉嶺登永慶寺亭則日已落蒼烟四生望隨園樓臺如障輕容紗參錯掩映又如取鏡照影自喜其美方知不從其外觀之竟不知居其中者之若何樂也還園月大明彝定酒艮彝首如泥客皆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席間各分八題以記屬予嘻余過來五十三中秋矣幼時不能記長大後無可記今以一彝首故得與羣賢披烟雲辨古蹟遂歷歷然若真可記者然則人生百年無歲不逢節無境不逢人而其間可記者幾何也余又以是執筆而悲也

西磧山莊記

江橙里先生得西磧山莊之次年賦詩八章走幣索予爲記余告之曰凡遊其地而不能忘者心記之勝於筆記之也予遊山莊一稔矣愛其形勝之奇天施

地設非人所爲故常置諸心目徵予之請方將書梗槩當臥遊而況受主人誣諉耶莊在吳門鄧尉之西舊號逸園離城七十里極蟹胥鮭稟之饒入其門古梅鋪棻芳樹蓊蔚曲澗巉巖環廬而呈所扁表者有清暉閣有九峯草廬有釣雪槎有鷗外春沙館凡十餘處皆各極其勝而騰嘯臺爲尤奇臺袤夷畝許西磧山從背起接天蒼蒼然面臨太湖三萬六千頃之烟波浮湧臺下余遊時適主人程君外出相傳園已售揚州江氏俄而有持蘊火來置竈者詢之果江氏家僮予素知程故高士能詩聞其棄園而駭及聞橙里得之復婡婡然喜蓋橙里之才且賢猶夫程君而與予交尤狎於程君故也因思古者楊憑之宅白傅居之蕭復之園王縉居之天於幽渺敻絕之境往往鄭重愛惜必畀諸克稱此居之人轉不若朱門華堂之濫施而無所於靳也雖然學問之道無窮園亦然程君治園之力盡矣故棄園橙里之力有餘故得園然則增榮益觀又安知非天之爲園計而故乃捨舊而新是謀耶經之營之似亦橙里所不宜得已園中亭樹無可改更惟臺旁少屋天風清寒客難久留得構數椽其間觀魚龍出沒與縹緲莫釐二峯朝夕拱揖豈非置身天際哉苟此室成予雖衰所不百舍重趼而再至者有如此水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二

錢唐袁枚子才

安徽布政司新廨題名記 代許公作

凡事之最始者古今人之所屬目者也即其官非始建之官而官所駐劄之地自某人始則後之人必將考其姓名以矩其行事　本朝分安徽江蘇爲上下江省安徽布政使司駐劄江寧由來舊矣乾隆二十五年

皇上命增設江寧布政司一員歸安徽布政司於安慶繁者分之遠者近之所以廣治化專事權也而松佶適爲始駐安徽之布政使司除簿領外一切草創因太守舊署而爲署庫先焉次堂皇次賓館次燕寢署之東因司馬舊園而爲園栽竹木置亭增岑樓焉登可見龍山工既成將題石陷壁而不禁悚然曰凡治事者遙而度之不若近而按之之切也專而謀之不若聚而成之之善也今有客遊而理家者雖聰強廉察十中八九而無如身爲寓公終懸揣焉一旦歸家則瓶罍瓻盎燦若列眉然其旁或無尊長之誨示兄弟子姓之贊助或雖有之而非其同居共休戚者則事難就就亦未必盡善安徽布政使司之駐江寧此客居而治家者也其所接將軍司道府佐州縣是尊長兄弟子姓之不同居不共休戚者也　天子知之故以安徽官還安徽又使日隣近其中丞觀察使府佐州縣咨諏詢度以治安徽之百姓此於爲政順之至者也欲不治也得乎雖然彈琴者改弦而更張之必其聲之和於前而後不負所以改弦之意元末置十三行中書省於諸路添設平章明代改爲布政司蓋即所謂使相者是也以甚尊之職而又裒然爲開府之首其將何以副之必也如工居肆如肘運臂使改歸之效確然可指而後此心即安否則其在近也又何異其在遠也後來之君子當思此言

醉嘯軒記

醉而嘯醉宜嘯而醉嘯宜環流於二者之間庶幾古達者也功園主人作醉嘯軒華不穉雕鏤樸不虞阬陊窈而幽袤廣悉稱既成凡夫貌執者傾衿者繪者弈者韻絃索者投罃格五者靡不闔至能醉則醉能嘯則嘯主人亦聽客之所爲辛卯冬予過蘇州主人爲軒索記爲記飲余余不能飲何以醉不能歌何以嘯不醉不嘯又何以記軒然夫醉與嘯之義有一二聞於師者按嘯旨十五章曰疋曰叱其法今絶矣惟醉人如雲法似不絶然而心醉六經者少則猶之乎絶也吾願遊是軒者能酣典墳則醒亦醉能和心聲則嘿亦嘯若夫瞢瞢然醉而已矣嗷嗷然嘯而已矣殆非主人意耶謂余不信請質之軒

馬骨記

丙戌夏五門人陳熙將遠行予止而觴之酒行門外人聲嗷嗷闖者手一物入曰皖人畜馬馬負鹽車死剖之腦有骨若山峯殺然黃一市爭傳觀無能名聞隨園主人能博古故來問訊予諦視亦瞠也謝之去居亡何陳生麥戶入曰昨閱拾遺記載馬首有骨白者日行千里黃者日行八百里前所見馬骨黃其生時殆八百里馬乎予聞而嘆曰斯古所謂骨法應相者是也今王侯上廏其莝香萁披錦障者寧得有應相馬乎然而皖人竟有之矣有之而不能知屈馬以死死而不能知載骨以訪訪而終不能知棄骨以去嗚呼天下之不遇孰有如茲馬者乎雖然彼野人也馬死則已耳不野墐之而遠詢數百里外予於拾遺記頗檢校而臨事輒忘陳生非有意檢書而忽於此數日間爲死馬得當以報然後知天之生才若隱若現若不遇若遇若有意若無意於淹沉已極計無所復之中而又必使其身分略一表明嘻其憐馬耶其示人耶

史公張秋治河記

乾隆十六年夏六月二十八日黃河決豫州自陽武建瓴而下出延津逾長垣東明達齊魯壽張東阿等郡川瀆來匯如馬逸不止秋七月二十日水穿張秋之掛劍臺而東由大清河入海當衝者城不沒三版民怔忪無措號泣者相環諸河官色變而言哤或請塞掛劍臺口或請拓麥田下疏其流或請貸百姓金聽自遷兗沂道史公抑堂止之下令曰築南北隄二百丈毋稍遼緩成水不左右衝民稍安公乃上書總河顧公曰掛劍口已爲江河矣黃流稽天隄根茫茫將焉置土石欲挑濬者此刷彼淤畚鍤無所施夫上源不斷徒急下流是屋梁之崩而輔以數杙之支不缺則敗爲今計宜聯豫東兩省爲一局急塞陽武咽

喉既斷流乃從事於東東所漫處宜棄故瀆開新河易西岸爲東岸旁築兩隄如翼東而張之增二壩遏水北行如此則河力漸退功可成有他變某請身當之書上當事者壯公言報曰可公乃駐節河上轉巨石仆大木審形司馬別駕行飭料丞若尉行冬十一月十一日塞陽武口十二月朔黃流絶坡河積水消再四日告成清流如鏡水波不揚萬姓曲踊百貨魚貫費帑一萬有奇是役也微史公幾殆袁枚自陝歸泊濟寧公以其狀來曰夫河決無期而算須有定余豈矜而自功耀後人哉然通變之用多所參證則詳而益明昔趙充國屯田於邊封上文書曰須爲後法余慕古人之用心需子之筆墨將使後之治河者有所考也枚曰諾遂紀其實於碑

俞氏義塚碑記

周禮蜡氏掌除骴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揭焉又族師十家爲聯五人爲伍使相葬埋古制民之產名山大川廣谷無禁地公地也恣民之所使之故送死無憾今任土之法廢矣尺寸皆民私也流離之坻夭爲匋殍橋死於中野橫陳而已誰能無穢虐士而損所有以仁其類乎丙子歲江南洊飢札瘥夭昏羈鬼相望捐瘠者焚如者漂溺者蠅蚋之所姑嘬者屬於道俞子曉園以爲大戚施櫬千餘地百畝聚遺骸而掩諸幽望之睪然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竁而臨如旅人成羣得安宅焉鄉里感之有司誼之朝廷旌之曉園亦仁矣哉曉園又來曰余新安人也貿遷江寧去住無恆弗告茲舉於邑長慮有奪其界者是爲善不竟也請牒地若干輸於官立精文善法俾傳永永無極吁曉園非獨仁其智且足用也余考春秋晉鄭之間有隙地曰玉暢頃邱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盟曰勿有是及子產卒宋人取錫遂尋干戈又周禮墓大夫率其屬而巡墓厲古人之於地界或盟或巡猶有爭者矧茲荒兆難徵於鬼非曉園意思深長他日者且湮且紊且侵削且銚薙雜下冤伏陵窘爲枯骨祟矣欲世世萬子孫毋變宜詳區界而勒諸石凡核得塚長一百七十六弓二尺寬一百三十四弓其存爲捨櫬費者中有熟地廬舍按年收子利四十餘緡

江寧府題名碑記代陶公作

守官如守舍然前此居者不知幾何矣後此居者不知幾何矣其後此居者不可得而知也其前此居者則遮迣屏列如表之示目鼓之語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與不善疇非吾師此古人官廨題名之所由昉也江寧攝七縣冠九府州於古爲赤緊畿望之全我朝　聖人御世百四十年勤民恤功尤重二千石之選課最者擢之撟虔者黜之久俸者　召見之吏治蒸蒸光於古矣予量移來淮眡其坻之華離俗之康艾常琑琑在抱慮蹈詩人胡顏之譏欲景前躅以自範而舊無名籍文獻缺然竊不自揆謹考順治元年以來得四十五人書其姓氏爲之扁表嗟乎此四十五人者或久或暫或賢或否或騰而遷或墜而顛迹雖不同而要皆懷印曳紱臨民帥吏先余而居此者也即其在位之歲時以考其政治之得失思齊乎自省乎目及之而欽耳聞之而警豈徒作區區之甲乙簿同官錄觀哉昔尹鐸尹晉陽委土以爲師保魯共王畫先賢於壁以自勉二人有心先我而得後來之君子將有肆於斯舉亦將有感於斯言

漁隱小圃記

吾宗有賢曰漁洲居士居士有圃曰漁隱小圃在楓橋之西袤廣百弓客之往來於吳會者可以泛杭而至去年予初遊目見有所謂無隱山房者倣山谷答長老之旨植桂甚繁足止軒者僅容二人膝語甚奧燕睇堂者長廣重榱可以張飲會賓甚恢宏列岫樓者遮迣穹隆靈巖諸峯甚曠其他館曰烏催閣曰來鐘亭曰小衡山池曰戲荷率皆回峯紆流有屜巖晃瀁之觀漁洲告予曰此外舅盤溪王氏之故居也沈文慤公與一時名流賦詩於此石刻尚存予聞之憮然蓋盤溪與予交文慤與予同年二人存時予尚不知有此圃也夫世之以園傳子孫者多矣不踰時遭其毀棄當時賓從或辟睨於頹垣敗瓦間漁洲不獨能爲盤溪之園增榮益觀兼能使盤溪之故人補其從前未到之憾此其才且賢爲何如君子嘉夫園也尤嘉夫居是園者也惜予識盤溪晚識漁洲更晚不獲與石上諸賢同時賦詩又遠隔白門未能屢至心殊拳拳然而園公地也亦私舍也夫己氏得之孰若吾友得之吾友得之孰若吾宗得之毛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煙雲有知必當相昵文其顛末非我而誰宜漁洲作記之請嚴

乎如有急色耶

記句容叟

舟過燕子磯泊古寺有叟訓數僧貌臞而古鬚髮墮落高吟所作詩齒缺不能音揖而問之曰叟其有道者歟曰余非有道者累於道者也詢其姓曰趙句容人母孕之卽不茹葷九歲齒決肉嘔遂絕之誓不娶年十九母亡慕茅山三洞爲神仙居絕欲得之仡然從三人而行裹糧趨洞所洞冥然黑人倒臥作蛇行以進叟先入墮水幸淺無所傷二人者秉燭繼之蝙蝠啞啞萬數如大片黑雲來撲火火滅其一毒虺長三四尺狂走有聲三人苦畏聯衣帶行山根觸頂礙眉石乳雨下訖不得住又五六里得坦穴聞鐘磬鳴大喜奔之石罅水所爲望如黑海昏霧沓藐波浪大作不可窮也鐙盡滅且飢爲是悛而止從原徑返行且臥迷無所復聞人聲如天外呼者則三人之戚友具麥飯紙錢號於洞口也牽以繩三人同上見青天如得故物人間已三晝夜矣叟歸學茹氣呼噏法於三人中最爲長年卒衰廢與他老人同無所名一錢乃教小僧句食飲以卒日自悔空然慕道幾死穴中嗣後有搤擘而道神仙者以爲妄言非矣

江寧訓導廳壁記

校官官最卑俸最薄廡廨最庳陋其長如是其貳可知江寧訓導署有廳三楹爲前明祠周忠節公所來官此者率僦壺脩集賓僚於其間非樂神人之雜居也姑舍是而無以爲居也曹君菽衣莅茲未久邑之人與修學宮改祠周公於明德堂之右於是三楹廓然始爲君所有君庀治之平其歛陷增其寀棁於粲洒掃歷書前人姓氏而屬余爲記鑴兩石陷之壁間余按老子云與物且者其身不容言君子不可與物爲苟且也是以叔孫昭子所到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曹君本名家子結髮束修儼然思有所建立使周祠不遷吾知君必佻期養力別創禮堂以與諸生講習而況事與時偕先賢如有意以讓之哉雖然力不足而強爲者殆身不勉而旁求者勞校官所入甚微倘物土仞溝陳之無藝則功必難就又或出位越思求助於人人必掉罄之捉搦之功亦未必就曹君旣不肯薄其官視如傳舍而又未嘗旁呼將伯以侳其廉卒之室苟完而道大適此一役也於以見天下無不可新之地無不可勉之官後之坐是廳者俱當健其決而賢其志也廳之前有榆甚古有竹甚冗有柏有柳甚稚有池甚窪渫將次第葺之各因其質以成其美則教士之法亦於是乎觀

江安糧道題名碑記（代陶公作）

題名始於漢光和四年而官廨題名厥惟唐始予守江寧仿唐人故事考前人姓氏而書之旋蒙　天子恩擢江安糧道之職循例以書曷敢以後按國初剳授副使一員攝全省糧務順治五年改設糧道轄江安徽寧滁和等十府四州自後或裁或置或兼分巡或專督運或添設庫大使或運快並僉雖時時小更而要之擇米慎察吏廉督漕勤僉丁公四者具則監司之職盡焉唐劉晏爲轉運使見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行見一粒不運思負米而先登有味乎其言實獲我心矣雖然邦伯侯牧民事紛如供職大難糧道則漕糧一端而已中才循循僉能催程趨限輦粟京師　本朝四十三官鮮以不職聞就其中只周櫟園王樓山二公聲稱隆隆考其敷施了無他異可知人能重官官不能重人嗟乎誰無名姓能使後之人僂指及之而愾然若有所慕此其故豈在出身爵里之間乎然非出身爵里則其人亦莫得而詳也合備書於左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二

原书缺此页

祭陶西圃文

錢唐袁枚子才

嗚呼公來非訣公去不還今日思之來非偶然前年秋仲軔車我園曰官秩滿將覲于天有兒侍側有妾在船妾乃君贈生兩童牙今來君所如來外家離孫謁祖父執呼爺我聞公語喜不自止手斛盎齊庭堆行理臧獲僛僛兒女妮妮夜燭未跋公倦而倚弛氣離坐目瞢唇哆我心憂之公其衰矣迢迢燕都三千里程綿惙若斯如何可行年逾大耋懸車有經欲止公往慮公惋聽意滿口重言復禁聲其時尹莊尙領江左兩相飲公獵纓入坐一友一師笑言之瑳反馬藏輿班荆瑣瑣勸老而休其言如我公心亦悟公行難回家難相逼如弩方開但有前岸而無後崖九月齡天秋容變柳同賦河梁欷歔握手我轉慰公前期正有同年歸愚八十有九三至長安祝　帝萬壽晉秩尙書杖朝而走天道難窺人事不偶兩相之言唯唯否否何圖半載叩門聲忙果然訃至曰公路亡婦塋兒縗麻衣若霜重來我家泣涕涙涙惟公不見公往何方曾曾稚子厭厭其貿朝來授經暮來請益似可扶持以繼公業我亦衰老能扶幾時姑盡寸心以告公知嗚呼三十年交二十年別重教一見方成永訣謂天無情似未盡絕謂天有情又似難必滿懷者淚滿頭者雪對飲原缺二字依然宴集哀哉尙享

祭莊滋圃中丞文

嗚呼惟公之貴吾不知其所以遂惟公之災吾不知其所由來隆隆者求而公優游易折者剛而公安詳公之行事伊誰勿思公之本末惟我能知公貢于粵游學京師三十年來金躍飆馳如祥雲之升海夾日以飛其間但兩顛兩起而竟已輕煙過目而不可復追我少公年實惟兩載丁巳長安瞯公丰采度實我容能實我甲假宅道南相優相狎張飲雞社再盟再歃明年京兆同登賢書明年禮闈同翔天衢　帝策仲舒擢爲第一回顧終軍亦許簪筆凡公所有則我不無得我相於公亦不孤西清宵宴東觀晨趨人之視之兩劍雙珠小劫昆明爲懽未渫我宰江左公留燕闕從此乖分龟階獵級或旬日之間而周歷三臺或三十之年而早麾旌節非予小子之早遜先藏幾乎腰笏負轄而向公屈膝一臨浙水兩巡吳門南撟湘流東釃河源酬知急而立功自喜慮聽瑩而卮言勿聞太定似愎過靜如昏網疏糾慝風希揚仁民譽民毀萬口狺狺余雖不能執塗人以代曉而要其養體于大宅志于醇嗚呼噫嘻可告鬼神我嫌公之夷姤公嫌我之疎後雖隣不覯雖親不近三年一書五年一問恃舊多規領而不愠參知政事將離于南交淡而成蔗老而甘訪我空谷穿雲停驂抱我幼女絮語喃喃公戲我笑我卧公談已握手于白門復開尊于吳下道兩人之齒未莫分襟而悲咤何圖此酒卽是離觴何圖此別萬種滄桑家入搜牢身歸獄市簿責八輩聳驚三褫罪淺　恩深雷收霆止解金木之纏身忽紆青而拖紫雖霜盡以春來終形存而心死果八閩之再臨竟九泉之已矣嗚呼胡不早終赫然相公胡不少待大福將再不早不遲天實爲之茫茫人事萬古如斯哀哉尙饗

祭程元衡文

嗚呼三十年交爲一世兮胡爲忍心捨我逝兮君倨身而揚聲眸子銳兮仡仡矜矜何自厲兮雖業禺莢負奇氣兮用心如稱量天下士兮李蔡下中眹其目而不視兮余過長淮年二十有四兮君頤未髭忻交臂兮高睨蒼靈期利濟兮似我與君起廬中而可試兮笑言未終秉燭繼兮猶以爲不足更友其季兮其季魚門肫肫仁兮名滿儒林情尤親兮其季述先吁嗟聽兮炯介明淑將毋同兮我登君庭兄弟笑相迎兮我飲君酒弟兄排日爭兮各有分器耀瓊英兮各有和羹夸割烹兮嗚呼盛哉三鳳鳴兮日復一日家離析兮年復一年門蕭瑟兮君張孤軍強鳴鼓而不肯息兮前年君來同話舊兮今年待君君獨後兮忽然書至家業覆兮代權子母呼負負兮爲此怔忪病莫救兮我答君書辭自調兮男兒意氣寧錢刀兮往書未覆忽聞凶兮知君憂心懷萬重兮又蒸以毒暑莽交攻兮人非金石一病終兮雖然寧死毋窮真英雄兮不見其尾如神龍兮從此淮揚吾安從兮嗚呼星落落兮晨傾雪飄飄兮鬢盈君長寢兮事畢我身在兮心驚瞢九京兮泉路長無絕兮交情哀哉尙享

祭商寶意太守文

嗚呼一部天星文昌幾座四海儒冠文人幾個雖神理之綿綿終希音之寡和惑陳迹之難忘恨華年之易過目方極夫湏雲耳驚聞夫楚些寶意先生於越前輩楚國先賢玉容英峙藻思嬋嫣三微五際學極幽元其立乎世也一意孤行解天弢而獨往其搖乎筆也十指如電揭雲采以揚鮮蓋天之所與有物來相而人亦靡得而窺焉　皇帝三年詞臣召見萬頸胥延觀公上殿公忽抗聲臣習簿書願出于外爲王馳驅　天子頷之連目宰相宰相彿然嫌公太戇太液池魚無端跋浪雲屋天構忽逃巧匠畀司馬之閑官爲神仙之謫降公改皂衣揭來江東連謁大府如畏窮窮屈一足以啓事櫛三律而辨公蘊雅心于俗狀寓巧傲于拙恭或亭疑而定法或覩白而署空果丹穴之人智亦君子之德風予乞歸娶拜公潤州公命郎君導余山遊鐵塔風高金焦雨收掎裳連襼酣顏高謳一笑爲樂三宿不休至今渡江餘夢悠悠予再改官萍蹤重合俱岩太史同官先達每欲公留定先我拉脫肉作魚揚觚康爵光妓遮迣仙童錯雜墜月滿地殘梅半榻一桃奪分二婢爭夾領識微于金奏解彈箏之銀甲忍袂判于烏衣實魂消于絳蠟已而月儀求去環娘倏亡斷斷怒濤悁悁神傷右軍有深情之帖樂師傳窮劫之章雖風人之偶寄亦足以妖露夫百色而蕭條夫衆芳脫身百粵遠守哀牢値陣雲之如墨正王師之征苗從此芳訊兩絕噩夢旌搖軍檄火急瘴煙林燒縛儒衣爲短後挂郡將以弓刀鳶欲飛而水墮象未戰而膽消婆娑老子授命如毛燕然易銘皐蘭難鑿炙忘其口膕撓于腰宜乎碧難金馬之神未見而先喪夫王褒嗚呼先生四品爵盡六旬壽畢百卷詩存萬里骨白初聞音而心瞿繼顙思而掩泣雖千秋之道光終九原之路黑何妨孔岩在而竺師仍來未免惠子亡而莊周無以爲質哀哉尚享

祭薛一瓢文

嗚呼伊己巳之仲冬兮余殗殜於牀第謁三醫而莫救兮疑季梁之將死聞先生之渡江兮心欽遲而欲問所以已輷厥以召之兮復冘豫而中止曰斯人之奇介兮託許由之一瓢抱內經之絕業兮如孤雲之難招甘始投萬金於海兮顏闔鑿坏以逃豈戔戔之山中氓兮所能執訊以相要忽車聲兮哼哼㶎深泥兮叩門儼雅踞而相對各清談兮干雲上自兩戒之形勢兮下極三雍之禮樂細而鑄凝手搏之雜伎兮大而風后奇胲之方略五稱兮如響七發兮皆藥悔子病之不早兮致見君之已晚君亦忘萬頸之胥延兮每一來而不返吳閶兮再見鶺鴒兮相從君作夷門之大會兮余尋河朔之高蹤聚海內之耆碩兮縱捭闔之談鋒或擊鉢兮擘錦或捶琴兮歌風春復春兮花落歲復歲兮人空渺山河之一笛送此夕之諸公天哀民之頡頏多疾兮故留此晨星之孤耀也惟學之靡所不窺兮故能進技于道也乃門高無客敢撇裾兮偏獨與余以爲好也先生之診疾兮每神遊於象外逞青睛于一盼兮已穿穴其五內隨靈機以倏變兮遽斬關而扼隘代肺腑以作語兮化狶苓爲沆瀣奪亢父之生魂兮走游梟之百怪先生之清尙兮意飄飄而凌九垓貴不足以虞其志兮利不足以挺其懷吞丹篆兮吸元泉纂真誥兮題靈筌極三微兮窮五際奴金虎兮婢銅仙瘞華陽之鶴一隻兮畜世隆之龜三千（先生杖名銅婢爲龜作巢學其吐納）嗚呼方冀至於殊庭兮忽神船之已渡豈大耋之逢占兮抑風燈之難護乃天道之自然兮苟有朝其必暮雖金丹之如雪兮終玉棺之必赴惟神理之綿綿兮去恆幹而彌固亂曰化人行矣天酒清兮先生往矣歲星明兮他日來歸桑海更兮滿世曾孫呼誰聽兮重曰宅掩兮青松園閉兮水南我無車兮越弔莽有淚兮悲含羌招魂兮江上極思心兮潭潭哀哉尚饗

祭妹文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嗚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觭夢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仳離致孤危託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奓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掎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

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瞠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塡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嫛婗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汝之義絶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嬭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眣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嫕而于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殗殜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惙已極阿嬭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絶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卽遊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于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冢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晬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嗚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周鋕谿哀詞 有序

壬戌春余官翰林同年陶京山寄聲云有周鋕谿者能爲踔絶之文願受業門下已而來雅相得也其年秋余改官江左卽主其家又一年余知江寧鋕谿非衙散時不至至則除學文外一不關口余心高鋕谿之爲人而亦未嘗不迂之也亡何鋕谿爲中書長安別二十年嘗疑鋕谿之文之奇必當得進士其爲中書之久又必當遷高爵二者測其然而竟不然前年鋕谿乞假歸皤然鬚顙禿矣雖意態強直如故而須臾閒便旋者至十數起余心憂其五倉之騍空今年七月竟死嗟乎中書官唐最尊今雖小差而出納王命頗易騰上入軍機房者其尤也鋕谿儒緩其衣冠已爲要人所不喜軍機處召之必力辭以故同官皆速飛或至開府三司而鋕谿如故也鋕谿之意必欲得甲科以完夙願耳乃偏爲幽峭之文屢試屢蹶及其乞歸似夫求安恬而樂天年者矣則又不寧其家集詬無節致嗃嗃病生迹其所爲鋕谿之侘傺以死也尤人乎尤己乎謂命乎謂性乎九原有知當必有以自處也然問鋕谿死後誰則如其囏立者誰則如其沖澹者誰則如其胸無單複抒心而呈貌者嗚呼豈蒼蒼者亦有人之見存耶不然何憎鋕谿而必弃其位與年而戹之也鋕谿生平無他嗜成制藝一篇必喜躍雖寒夜亦篝燈而起夫時文非古所有也亦非士君子可以終身誦之之物也乃天性溺之如先主之髦嵇康之鍛者然其志可哀而哂也前年秋有訛傳余爲逐夫者南都交好皆錯愕莫或見過而鋕谿闖然奓戶而入曰此信訛耶就非訛者鋕谿聽役于先生無所畏也無所避也嗚呼赴義若熱如鋕谿者獨余好之耳鋕谿名際昌辛酉舉人其死時余病痁不獲臨其喪故爲哀詞以抒余懷其詞曰遊羿之彀中而不中兮固鍭羽之數奇然匡衡以不中科而經乃益明兮豈非前賢之可期君蔽于古而不知今兮往往言危而行危偏惵然而意下兮謁吾廬以求師余亦有意乎其爲人兮如風之過蕭泠然而應之慨世俗之滔滔兮非狂者其焉支明知九乾之尊且嚴兮胡寧橫而委蛇喜其既已歸來兮何妨歷落以嶔崎乃不假之年兮而溘然竟止于斯余又安得窮夫冥冥兮而問造物之則奚

韓甥哀詞

四妹嫁韓氏生兒曰執玉豐頤平額目朗朗照其坐人五歲授離騷辟咡詔之

引吭轉音能與古作者意相上下稍長畢六經學制藝及詩清思泉流起止中度詠夏雨云潤回青覃色涼逼采蓮人督學竇公奇之選置上庠甥剪脊錦襜褕青袍抱而騎鄉之人觀者如堵牆呼曰韓童韓童先是余以十二歲入泮宮甥如其年錢塘父老有存者指而嘆曰昔吾見其舅如是今見其甥如是三十三年矣嗟乎余以早慧故不能遠到然亦入金門進玉堂擁吏卒走數州今且老後無替人念甥質端厚異日必恢弘其聲光故每誦甥文章輒告老母置酒上壽慶外孫聰明今年秋妹寄聲來曰甥出闈月餘病死氣將絕張目問阿孃曰舉頭望明月下句若何孃曰低頭思故鄉嘆曰果然如是者再呻吟憯呼喉嗑嗑響沉瞑目逝矣余不解甥之所以生與其所以死而尤哀其能類我也為哀詞曰

羌余抱此千秋之絕業兮恆獨立而心瞿得一賢為後起兮將脫手而傳諸矧宅相之有此奇兒兮真懷袖之明珠乃玉方璞而遽毀兮苗將秀而先枯曰兒有故鄉兮乘明月而賦歸歟行行何往兮嗚呼嗚呼

胡稚威哀詞

戊寅秋程魚門信來曰胡稚威死矣嗚呼稚威固不死也稚威之言曰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奇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稚威所為文絕涯涘窮攀躋而為之好為魁紀公家數險澀峭盭艄耦不仵如靡輅缶鼓靜憂堯樂如古冢蒼荒匡碣得認一字羣儒相揖而賀雍正十三年　詔舉博學鴻詞禮部尚書任公蘭枝以君薦首相西林鄂公欲見之不可強聘焉則黑而津疸瘢著其頰目眴轉雙顴長不勝外府之裘入雅跽相對問兩戒形勢九乾躔度八十一家文墨口汩汩如傾海相公驚揚於朝曰必用胡某以榮館閣未幾試殿上諸人捧黃紙加墨而稚威鼻衄衋不止血涔涔下污其卷幾滿相公嘆息延為三禮館纂修相公薨稚威益困賃長安半椽自居四方求文者輩金幣踵門而稚威性豪歌呼宴客所獲立盡諸公卿爭欲致門下每試為梯媒者齒至稚威無言入場則盡棄之策文至二千言論或數十字與常式格格不合登甲科屢改乙科稚威凡三中乙科乾隆十六年再薦經學有一品官忌之為蜚語聞

上御正殿問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衆未對大學士史公貽直奏胡天游宿學有名　上曰得毋奔競否史免冠搖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　上默然自後薦舉無敢復言稚威者吾與稚威同薦鴻詞初見謂曰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年少修業而息之他日為唐之文章者吾子也呼車行稱余於前輩齊次風商寶意杭堇浦王次山諸先生而勸之來交是時余生二十一年矣余外出為令離稚威十五年而稚威死臨死修志太原病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稚威已撤帳慼服殗殜拱手曰公來甚佳別矣即瞑氣縷縷若騰煙須臾張目曰不能不再生人間為南人乎為北人乎公為籌之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嗚呼稚威果不死也稚威名天游一字雲持山陰人為之哀詞曰

接萬靈於明廷兮開銀函之九羊有諸嚴繹繹至地而滅兮乃斯人之降祥鈞文在手兮百怪入腸得書靈寶兮問字侯剛截截黑斂兮嶽嶽神光吞海水口猶咳兮夫寧肯飲酒于宵梁昔人之請兩華山與歌巾舞兮至今不能其句讀惟吾夫子之振奇兮思乙乙其來又遊𥶡方以膺行兮射奇鵠而張轂唱朱干苓落之余謠兮馳成博古諸之文囿惜混元之雎刺兮多溫蠖之紛紛誤鶺鴒為鳳凰兮強符拔曰麒麟九皇既不構夫雲屋兮又焉知夔人虞慶之孰僞而孰真彼畸人之份僤兮徒雉噫而驚咳目作宴瑱飽兮面作欺頳猜或俘慽以媒但兮或梟獡以相排幸閼奕與殷翼兮謀挾君而高舉將籋雲以騰虛兮卒遇巷而失主閔愠愉之修美兮終墫然其獨舞予固知萬賤之直兮不能挽一貴之曲也恐圜心而虛天下兮終不能取上駢而禁生其耳目也彼麗麗臣臣之日行千里兮豈三葦之蟲所能度也果千秋之孔揚兮又何懂乎一時之駱縮也昔子㜸曳于長安兮曾僮僮以趨從頷頤而不予睨兮愛予之意過其通示大道之首首兮期儒名之翁翁沉牖兮人去弔鳳兮雲遙生紼謳于斥苦兮悲濫齊之孤操豈躍冶于衍亨之瀆兮抑每生於䟢通之郊吾不能神禫其詞而珍怪其聲兮夫寧君魂之可招

呂文光哀詞

余知沭陽時試童子周某文佳疑非其任偵之果其師呂君作也呼呂見則淮之弟子貟名文光余傾衿禮之爲磨礱所學邑之人以爲令得重客居亡何余移知江寧年餘行呼唱于衢有儒衣冠揖車下者文光也問何所欲曰自公去沭文光爲文終莫得開說故棄館轂來就公余嘉其志爲牒制府列名書院而延之衙課兩孤甥文光伺案牘畢輒袖文請益余婞直而治文尤苛或嗛于意則啁詬雜作甚至裂其文投地文光磬折取去色不稍忤徹夜搆削畢則又拱而侍無倦容余內子憐之妻以妹余自視友壻雁行坐而呂執弟子禮愈敬以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得官滑令滑最大邑簿領紛如文光爲政廉民愛之鄰邑流人冒抵繇役文光唱名發其姦

天子以爲能還直隸同知署香河令病亡妻子在滑挈喪歸淮嗚呼文光僅長余一歲耳乃出處婚娶仕宦生死歷歷過目中如飄雲輕塵欲少停頓不得然則余之老且衰行當自知之矣悲呂君兼自悲爲之哀詞曰君昔謁我朱顏脩脩我今哭君鬢如禿鶖中二十年風輪蕩舟花飛影過鴻飛爪留金陵初春長淮晚秋拘袂灑掃負牆咨諏此時風調九原憶不壬申合巹余歸秦邦遠迎李姬遇郤于防婚我夕室假我纁裳騷人麻集奮筆催妝舞亂花影歌沉月光至今僕婢詳記不忘如何十載寡鵠孤翔嫠嫠夫人麻衣若霜甲戌君來余病而伏膕然末傳性命危篤君事其師棘心蒿目悴盧其容媻姍其足頭觸屏風手僵鐙燭君今怛化異鄉煢獨誰爲扶持延醫進粥誰爲招魂三呼登屋稚妾憑棺孤雛學哭我德未酬君歸不復靜言思之淚如雨沃前年書來問我詩文名山事業切勿沉淪願分清俸以付梓人我乃報謝高義緩敦待我者艾方可云云君財既富我學亦醇今年書來平章歸計十萬買鄰將卜此地鹿門夫妻河汾師弟來遊來歌以終身世我又覆君君齒猶未賢者出處蒼生攸繫況又受

恩政傳三異名書御屏方將遠至勿學老夫自甘暴棄嗚呼呂君夢盡今宵早知永訣悔不相招早知不歸我亦來遨千條萬端一旦冰消黑色而頏非君貌耶陂聲而散非君笑耶使此人亡寧余料耶泉路交期何道耶

趙舍人誄

余二十一歲鴻詞報罷居長安大難句容王郎中琬招往與其兒子通書未三月王公出守興化挈家行余傫然無歸矣同客王氏者趙舍人奮曰子無憂郎中雖去其屋吾賃之其竈吾炊之因共臥起出詩文相礲切亡何子受今大宗伯嵇公聘乃別舍人當是時無嵇公舍人終余食也無舍人余幾不能待嵇公矣舍人故貧士出鄂文端公門下將薦予于文端而爲他客所尼不果薦舍人詩文豪健如其人與御史仲永檀同年仲劾九門提督鄂善贓　天子以爲直超遷副都御史舍人與詩以爲薦賢受上賞古有之矣劾人罪受美官于古未前聞也此位公宜辭宜薦賢者如薦賢則吾鄉王次山先生可次山者諱峻疑疑有立者也仲覽書頗不可于意不答終以他事敗舍人名貴朴字再白江南常熟人以某年月日卒京師乙卯孝廉官止中書舍人壽四十餘

誄曰子之意氣吞一世兮而止于斯時不副其志兮子之文章萬口推兮而止于斯學不盡其才兮雪紛紛兮長安雨瀟瀟兮虞山誰攬子祛兮誰授子餐嗚呼子壽短兮子情則長我不能報兮亦不能忘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四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五

與從弟某論釋服作樂書

錢唐袁枚子才

聞弟釋服有日邑之客有强余賀者云南中風俗是日設酒作樂余聞之瞿然夫服中月而禫再期而除非孝子所得已也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愚者不敢不及天下賢者少愚者多然如禮而除其哀忘否未可知也未可知則禮外之意存而先王教孝之心亦終不沒今將欣欣然曰某服釋可賀受賀者亦欣欣然曰既釋服可作樂賀者若逆知其哀之已忘而薄待焉受賀者又若惟恐人不知其哀之已忘而故以酒食歌舞自章明焉凶禮畢而賀得毋嘉禮畢則弔乎夫衰麻苴絰非先王以之苦人也念孝子哀痛之心誠於中形於外其服食起居有不至於是而不安者故爲之制而又爲之節非若囚拘束縛身受者得早脫一日爲快故禮曰親喪外除言外除者明乎其內未除也且凡云賀者皆人人危得之不可必得而竟得之故賀也如遷官如介壽如獲重器異寶是也若夫三年之喪轉瞬而除衰麻終身世無其事有何慶羡慕悅而爲之賀哉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晉梁龕明日當除父服而奏伎置酒劉隗彈之天性之地不內自訟而使外人笑且彈耶弟思之

上兩江制府請停資送流民書

枚伏見

聖朝嘉惠元元隆天重地每遇賑災動費水衡百萬又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窮而無告故復定冬留春送之例枚奉揚仁風方愧不能宣布敢議成憲以屯膏哉但意美而法未良或法立而弊生均宜變易增改以扶政體而厚風俗從來州縣勘災親歷村廬尚多匿飾若外來流民無從核辨惟有遵例資送而已送回後本籍官又不必核辨惟有遵例補賑而已于是游惰之民明知村落無災本籍必難入賑不如預行外出以求資送又借資送文書以罔本籍是兩相冒也鄉保不得問其名丞尉不得詰其僞也定例夏災不出五月秋災不出九月所以然者以夏秋麥禾未枯尚可耕穫故耳今民橫此例于胸中兩暘偶愆旱已奔馳田災未成心災先定定例賑銀月給錢二分資送者日給錢二十兩者相較其利孰倍彼負戴之民自食其力每日所獲未盈此數然其妻子自養其行李自備今束手無事而所得相讎有司又爲之養家室僱舡驢護送出境假使去而復來周而復始當商賈之經營則奈何州縣胥役在經制者多至百名少不過五六十名流民所集少亦千計以一役送十人千人必得百役一縣之中征徭集訟皆役事也正役無暇必僱白役白役無費必塡虛名就有聰强州縣督率叫呼極意澄肅然以十人而當一役役不能管束也以一官而解千人官不能彈壓也以江河之風信不齊不能保其前後之不聚積也既聚有千人不能保其不能爲風塵也且其男婦嘽嗒故廉恥喪矣子女遠攜故略賣多矣喧雜嘔穢故疫癘起矣相引爲曹故勢力横矣當其時船戶之避流民也甚於避風波而村鄉之畏流民也甚于畏盜賊何也船戶載客按路計資一家之命惟船託焉今例載流民船百里十錢不敵民價之半阻風數日價不能增或被流民據爲廬舍焚桿毀篷船戶莫敢誰何惟有一聞資送之信橋藏港伏以致舟楫不通百貨滯積村鄉防盜偶然禁嚴流民則絡繹而來大者篡糧小者伐樹在鄉民以爲告官懼累姑且隱忍而流民自以爲　朝廷尚且資送以客待之故任意鴟張枚愚以爲古之多流民也其病在恩之過少本地無賑故迫而爲餬口之謀今之多流民也其病在恩之過多遍地皆賑故轉而生游惰之志孟子曰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其病在有司莫以告也今　皇上愛民如子誰敢不告災民自當靜守本鄉聽官覈勘毋得出境其不得已而出者亦不必遏抑阻禁之也其無所資而來者自無所資而去何必紛紛官辦譬如人家子弟偶有疾苦捨其父兄不相號呼而遠投千里外之賓客其子弟必非善良矣四方賓客又不問其子弟之是否良莠而栩栩焉概爲設餐授館以歸其父兄其賓客亦太褻舉矣資送之宜停亦猶是也枚請公嗣後辦災一以根本爲主而枝節莫與焉所謂根本者災民之本州本縣也與其設賑于四方以引其流離不如加恩于原籍使安其水土由報寧速查勘寧周糶糴寧廣撫恤寧厚如有不軫民艱致凍餒死亡者嚴加劾奏如此則于養民之仁心治民之政體兩無

所妨而枚于負子之責亦庶幾免戾焉謹白

上陳撫軍辦保甲狀

枚聞爲政之道將以便民也然求民便必先求官便何也官便則其心樂而爲之雖殫精竭思而不自知故所爲之政亦致精而不苟若張一法而先使奉法者愕然而阻歡求捨去之不暇則雖脅附以副上意而徒文具之爲其便於民也亦希矣雖然使果便於民卽強吏而行之亦可也若名便民而實擾民則雖大府所行例不格于末吏而明公忘其尊而聽焉亦足彰大君子納諫之雅公督造保甲一檄枚竊惑焉江南戸口大縣百萬有奇小縣十萬有奇十家爲甲百家爲保其甲保無算甲置一牌保置一冊其刊刻紙張繕寫之費又無算來檄以不給丁漕費給之每縣僅數十金如何得足然猶謂逾數歲而一行官吏猶可支吾而保長無苦或不至有驚擾而求免者今檄文曰立循環二簿一在縣一在民遇有遷移註明冊下每逢朔日保長送衙繳換毋許差擾如不行新查則所造冊一二年內卽爲無用云云此斷不可行也卽以江寧論之城內居伙房者一宿輒去上河爲牽夫者風順輒去一日之內其還流來去變動改換者難更僕數也既不能逐時逐刻而爲循環則甲日之簿乙日已無用矣況以三十日爲一月乎更何所謂一二年也一郡中自鄉至城遠者一二百里近者亦不下數十里保長非農工卽商賈一日廢業十日凍餒今令巡簷仰屋執途之人而詢曰某來去某生死某販脂某賣醬無論良民不肯爲必紛紛告退就令拘迫萬方應其名而任其事鄰里鄉黨亦將恠而叱之及至月朔則又將裹糧騎驢奔趨縣堂抱冊者慮損傷投宿者需旅店苦累甚矣且州縣之司閽無幾而官衙之啓閉有常冊衆人雜舛錯必多授受既親關防必弛其間數百人者或罹于寒暑之故或中乎風雨之災能無怨乎保甲中奸良不一勤惰不齊勤者來惰者不來將聽其壞法乎將終不免于差擾乎良者直書黠者加之變亂其能坐照以知之乎抑將假書吏以耳目乎簿經數塡必易新冊重重之費將以累其子孫乎抑亦官捐而吏償乎夫保甲之行將以弭盜也盜賊日攫貨而匿之捕擒官拷猶呼冤誣今使其戚鄰爲鈎距蹤跡未形難以白官蹤跡既形且畏反噬恐姦民不服而良民反罹于辜且既不能責之以事前之稽查而徒責之於事發之連坐雖商鞅韓非亦復不忍又謂保甲之行便災賑也不知愚民避力役平日報口多減災民貪賑臨時報口多增官縱聰強不能記人妻女識人親朋勢必聽其指東畫西詭對強認而平日所存之冊與異日所賑之冊多少懸殊終難爲準然則弭盜察賑將聽其漫無稽考乎曰保甲者弭盜察賑之一端而非其本務也本務何在在州縣官得人而已得其人桁楊刀鋸皆仁民之物也何必保甲不得其人詩書官禮皆毒民之具也何況保甲此其說嘗讀論語而知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其如何足兵食不言子路問政曰先之勞之其先勞何事不言冉有問加衞之庶曰富之教之其如何富教又不言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期年三月之何政何令又不言他若子路自命治賦冉有自命足民其如何治賦足民法亦不質之於孔子彼聖賢者豈好爲空言而不一核實事哉人各有才地各有宜時各有當民各有俗不可執一爲兢兢也兩漢循吏最多所以然者皆行其所欲行不行其所不欲行故權一而事立後世一切伍符尺籍皆張死法以束生人陸機曰察火于灰不見洪壯之烈今所行古人之法皆古人之灰也枚方望公一切捐之專心察吏擇一二賢者與共治民庶幾有濟今縱不能如此而轉生法外之法不已過乎且保甲亦未嘗不可行也十室之邑煙戸無幾吏能周巡原可瞭然然總在其人之自爲辦治從容有成不在上之約束驅迫之也若公檄嚴催臺使必到限期孔迫逐層核轉生無數搜駁書吏饕食自上下下如葉至根究其所極終累百姓枚豈不知陽爲遵奉虛張冊籍塗改姓名明公必不能案覆而料檢之然欺公公喜而枚心不安逆公公怒而枚心安故敢布其區區

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先生以大儒總裁三禮命諸翰林條對所見枚年少不學何所妄言但自幼讀禮而疑稍長泛覽百家而疑乃益深夫三代遠矣今之微文大義幸不絕如綫者賴有孔子孔子之言又雜矣今之可信者賴有論語引孔子爲斷而三代之禮定引論語爲斷而孔子之言定孔子贊周易正雅頌志欲行周公之道形於

夢寐豈有周公手定之書竟不肄業及之之理子所雅言詩書外惟禮加一執字于石經爲藝字蓋詩書有簡策之可考而禮則所重在躬行非有章條禁約也故孺悲學喪禮於夫子而夫子亦常問禮於老聃使儀禮有書周禮有書則人人依書而習之足矣又何執禮學禮問禮之紛紛耶孔子拱而尙左弟子皆左子曰甚矣二三子之好學也丘也有姊之喪故也使尙左尙右禮有明文則諸弟子早已習之不從書而從師何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數語者夫子舉周之盛時而言也周公兼三王思四事必有宏綱巨旨在人耳目者故夫子於夏殷言不足而於周則願從焉子曰文勝質則史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數語者夫子舉周之衰世而言也春秋禮壞樂崩必有繁文縟節增飾已侈者故夫子以先進正之而於奢儉文質三致意焉若使周禮儀禮當時具存則籩豆膴膮升降裼襲其嚴若彼其細若此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自上下下習慣自然又安得有先進後進從奢從儉之分哉後儒以禮證之詩書不合以禮證禮又不合於是附會以爲周公未成之書夫周公相成王夜以繼日猶恐天下不治何暇仰屋梁偶偶著書其門下士亦必無呂不韋淮南王諸客也後世學孔子者莫如孟子證春秋者莫如左傳孟子言周室班爵祿其詳不可得而聞言井田經界亦以意爲之而引詩及龍子之言爲證使當日周禮尙存則郊遂川澮之名歷歷可數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竟目不一見此書其所守者何道也子產爭承於晉子服景伯却百牢於吳不引大行人之職以折之郤至懼金奏知罃却桑林亦不引大司樂之職以謝之諸賢皆博物君子而所學乃不如鄭馬其所博者又何物也仲孫湫曰魯秉周禮未知周禮何指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易象春秋卽周禮也非別有所謂周禮也昭公名知禮太叔儀曰是儀也非禮也古之人且賤儀而尊禮矣而何儀禮爲經之說乎若魯所守先世之禮與他國所存周家之書亦未嘗無一二可考者史克對宣公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又作誓命曰竊賄爲盜盜器爲奸單子稱周制曰列樹以表道列鄙食以表路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申無宇曰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此數書者考之今之周禮絕無其詞豈左氏之所引者亡而左氏之所未引者反存耶抑左氏孟子均不足言而惟今之周禮儀禮爲足信耶夫禮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此亦好古者之苦心然不辨其眞僞不摘其純疵而槪以爲先王之書莫敢眇視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劉歆新莽無論已荆公方正學俱以此書誤世而當時爭之者俱就事論事而未嘗有一二豪傑之士直指周官周禮之非聖破其所挾持以致人主不悟而天下陷於敗亡爲可歎也總而論之今之周禮今之管子晏子也管子相桓公才最大晏子事景公學甚正今所傳之書殊駁必非管晏所作夫以雜霸之才後人擬之而不類況周公乎以無關重輕之管子晏子後人尙附會之況周禮乎當今堯舜在上禮樂明備願先生纂修之際存疑多存信少方可以質聖人垂後世而不惑校故以先儒之疑三禮者陳之於前而以校之疑三禮者附之於後其中或有與先儒暗合而校目所未見者亦不免爲無意之雷同謹條列于左

疑儀禮者謂班氏七略劉歆九種尙無此書聘禮芻禾之數與周官掌客不合先儒敖繼公湛若水俱疑之若校之所疑者不止是焉按大射卽燕射鄉射卽鄉飲酒禮君之燕臣非其大夫卽其卿士鄉之賓介爲鄉大夫鄉先生皆雍容揖讓非若後世之考兵校武也乃大射禮曰司射者搢樸升堂乃去樸鄉射稱射者有過則撻之以行禮之場爲行刑之地過矣聘禮賈人啓櫝取圭鄭註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夫聘以通兩君之好藉圭將敬而乃令賈人與之以廉讓之堂爲交易之所過矣覲禮蓼蕭之詩康王之誥是何等華飾而儀禮則云諸侯肉袒于廟門之外當嘉禮之行作受刑之狀不祥可憎作僞更可憎篇首不言告祖禰告社稷宗廟山川以及在道習儀而竟始于郊勞其後享獻諸禮亦不見于篇中二鄭援周禮爲解謂諸侯有四時之見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此春秋見天子之禮也夫諸侯非能一歲而四見天子也將各以其方而各趨其時是在西北之諸侯終不見備禮矣司馬司寇惟國君有之大夫家無有也春秋魯三家僭妄叔孫有司馬鬷戾一見而已乃少

牢饋食禮曰司馬刲羊司士擊豕是卿大夫家皆有一司寇司馬也周禮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鄉射大夫士之禮也其終竟奏騶虞左氏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乃大射禮公卽席亦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公受爵亦奏肆夏又稱諸公席三重按尙書顧命王席三重鄉射之公安得相同且周制天子置三公三王之後爲公諸侯以下于其國稱公乃燕禮侯國之臣有所謂公者位在卿大夫上若楚之棠公葉公者然何其僭也喪禮諸侯懸壺代哭士代哭不以官夫父母之喪創巨痛深發乎不得已所謂哀至則哭何常之有乃竟有代哭之文南朝王秀之一達人耳猶禁子孫代哭曰喪主不能淳至故欲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豈周公乃秀之之不若耶大射有樂而燕禮無之鄉飲有樂而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無之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也稷在某黍在某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牲體有腸五胃五一骨二骨之分此詳其所不必詳也冠于廟而不及其祖禰既冠見君見母見鄉里士大夫而不及其父國君享卿大夫只屠一狗此略其所不當略也天子率士之尊諸侯一國之尊其服之重如一宜也今卿大夫有采地者貴臣重臣無不服斬是與國君無別也國君之尊其絕旁親宜也大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既以期而降大功矣而尊同又得服其親服大夫之子亦遞降如大夫而尊同者不降大夫之妻於夫之姑姊妹在室既嫁皆小功惟嫁于大夫者不降若不爲大夫妻又降緦麻不幾于無服乎周道親親而喪服之貴貴又何至于此極耶又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夫與尊者爲一體不降不可也而竟使人無其母亦不可也喪服曰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夫宮中之所死其爲妾媵無疑以妾媵之微廢祀典之大豈禴祠烝嘗竟可廢耶慈母無服而乳母亦緦豈乳母以名服而慈母反不可以名服耶士相見禮賓五請主人始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門外一拜太傲慼服行禮忽而袒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者數十次太煩孫爲祖尸父拜其子明日賓尸子爲父客太戲贊何人斯而見婦酌婦婦東贊西相面也相拜也太瀆一主耳而有練主有虞主有苴有重有墮有鉤袒有繶爵有纊極有棘心又有銘旌一祭耳有尸有祝有茅蒩有雍正有佐食有賓有上利有下利有上餕有下餕有侑有司宮有司馬有司士一昏耳而有贊有御有娣有媵舅有宰姑有司紛紛擾擾殊非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旨按漢初高堂生始傳士禮十七篇而今書不止于士禮若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覲禮五篇皆諸侯之禮也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之服制然則所謂士禮者僅十一篇耳或后蒼及門人慶普等取諸他禮以應其數而非高堂之原本亦未可知而其可疑則大概相似周禮戴禮較儀禮紕謬更甚先儒捃摭亦更多故所疑百十條不錄

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麗事採訪殷殷枚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略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爲律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　朝所定大清律聖君賢臣尤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疎節闊目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其意于言外蓋人之情僞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爲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爲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爲萬三千盜賊蠭起大抵昇平時綱舉而網疎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乖政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于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狃于愛憎發于倉卒難據爲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于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聽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仰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

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為之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歎且夫律之設豈徒為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誤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為律後王所定為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為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于左伏候採擇

一調姦不成本婦自盡者擬絞此舊律所無而新例未協也事關風教無可寬弛然和與調無異調者和之未成者也其調者和在意中其自盡者變生意外其意內之杖尚在難加而意外之絞忽然已至誠可哀憐夫調之說亦至不一也或微詞或目挑或謔語或騰穢褻之口或加牽曳之狀其自盡者亦至不一矣或怒或慚或染邪或本不欲生而借此鳴貞或別有他故而飾詞誣陷是數者全在臨時詳審分別辦治若概定以絞則調之罪反重于強也強不成止于杖流調不成至于抵死彼毒淫者又何所擇輕重而不強乎彼毆詈人人自盡者罪不至絞則調人人自盡者亦罪不至絞何也毆詈與調均有本罪而其人之自盡皆出于意外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女不受調本無死法律旌節婦不旌烈婦所以重民命也調姦自盡較殉夫之烈婦猶有遜焉而既予之旌又抵其死不教天下女子以輕生乎俗傳有年少某悅鄰女揖而自媒女拒之再揖而謝女歸縊死某竟擬絞合郡之人以為三揖三讓而死莫不掩涕愚以為羞忿自盡者照罵毆人而人自盡之條飭有司臨時按閱作何調法以為比擬其情重者別請
聖裁

一律註內始強終和者仍以和論此本律所無而增例未協也按註曰裂衣損膚及有人聞知者為強此說是也然既以裂衣毀膚有人聞知為始強之據又何所見衣破復完膚創仍復為終和之據耶夫相愛為和女既愛之又何恨之而誣以為強耶在被姦者必曰以強終在強者必曰以和終信彼乎信此乎事屬暗昧訊者茫然勢必以自盡者為強而不自盡者為和是率衆強而為和也夫死生亦大矣自非孔子之所謂剛者誰能輕死女果清貞偶為強暴所污如浮雲翳白日無所為非或上有舅姑下有孩稚此身甚重先王原未嘗以必死責之而強者之罪則不可不誅也今之有司大抵寬有罪誣名節以為陰德然則不肖之人逆知女未必能死將惟強之是為而到官後誣以終和則其計固已得矣或曰終和之據以叫呼漸輕四鄰無聞者為和不知啼呼之聲果聞四鄰則姦且不成而強于何有強者大率蓽門蓬戶四鄰無聞而後敢肆行者也四鄰之人即或聞之又誰辨其聲之始終乎又誰質證之以陷人于死地乎然則始強終和亦終于無據而已矣律曰強者斬未成者流語無枝節何等正大註中增以終和二字而行險徼倖者多按律文強者誅和者並杖淩暴之徒既已辱人而又引與同杖以衆辱之惡莫甚焉就使婦志不堅自念業已被污而稍為隱忍以免傳播其心亦大可哀矣較夫目挑心與互相鑽踰者罪當末減是始強終和就使確鑿有據而男子擬杖猶輕女子擬杖已重愚以為律重誅心強者女當死調者女不當死然而或死或不死則其所遭者異也在強者之心業已迫人于死雖女子不自盡其罪重調者之心本不迫人于死雖女子自盡其罪輕今例註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似有可疑

一犯罪存留養親載在名律始于北魏太和五年金世宗引醜夷不爭之禮以除之極為允當然律稱奏請　上裁是猶未定其必赦也今刑部或不上請但依例允行愚以為殺人者死雖堯舜復生不能通融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可見三代無留養之文若此者非聖人之所矜也夫殺人者之父母何與于彼殺者之冤魂忘其親殺人其不孝宜誅恃其親殺人其心術宜誅按律內知有恩赦而故犯者加本罪三等惡其有所恃也彼恃有留養之例而故犯者何以反得寬其本罪乎父母不能教子致陷于惡雖老而凍餒亦所自取或聖王仁政務出萬全則按其情罪臨期請　旨亦可

一尊長殺卑幼律無明文尊名分故也考史冊亦頗不然漢賈彪不按盜賊

而先按母殺子者曰盜賊殺人事之常有母子相殘違天悖理竟按致其罪是母不得殺子也趙廣漢以丞相夫人殺婢曳夫人跪庭下受訊是夫人不得殺婢也唐敬宗時姑鞭婦至死有司請償是姑不得殺媳也馬端臨曰子有罪父不得而生則子無罪父不得而殺

世宗憲皇帝特斬胡璁芳姦子婦者　皇上特絞徐某烹家奴者此皆聖明獨斷非凡所及愚竊以爲父母之于子女家長之于奴婢俱不應非理而殺其尤甚者姑殺婦妻殺妾也婦與姑本非天屬或待年之女幼住夫家受姑淩逼力難抵攔或悍妻嚴妒動用非刑地方官拘于名分擬以杖贖費金錢許人命較之雞狗所值尤微不知服制婦死姑報以期是殺婦者即殺期服親也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是殺妾者即殺夫緦麻親也在民家爲婦爲妾在國家皆爲百姓在天地皆爲蒼生　皇上不忍殺一無辜之百姓而惡姑悍妻乃能殺無罪之蒼生其得罪于卑幼者小其得罪于天地　皇上者大請嗣後將尊長非理殺卑幼者別將冤酷情形分別治罪所保全者實多

與是仲明書

尹司空來金陵道足下廬墓講學不應試與海昌相公書累數千言以道自任僕始聞而驚繼而惑不敢不通書於足下嘗聞君子不與名期而名至名不與爭期而爭至名者君子之所樂受而爭者君子之所甚危也然同乎人以得名名難得而難敗異乎人以得名名易得而易敗莊子曰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今之人有廬墓者乎有講學者乎有不應試者乎人所不爲而足下爲之其得名也宜然人所不爲而足下爲之則是異乎人以得名也恐爭之者至矣古之君子不招人之爭而常有以待人之爭待之云者非謗至而爲之辨也期於理足而名不可敗也天下大矣九州之人才衆矣古人之書亦至多矣書能使人智亦能使人愚能使人欿然不足亦能使人傲然自恃善讀書者常不足而智不善讀書者常自恃而愚足下廬墓無乃愚乎講學不應試毋乃自恃乎且三者之名又不容兼收也講學必講禮禮不墓祭而何廬爲不應試必隱隱不與人接而何講學爲孔子一則曰從周再則曰從周既講學矣必遵時王之制而何以不應試爲以子之名考子之行吾爲子之危之也雖然廬墓近孝可行不應試近高亦可行惟講學近僞且大妄斷不可行蓋嘗信孔子而疑宋儒矣孔子編詩不作詩贊易不擬易修春秋不自爲綱目今所傳論語乃孔子死有子曾子之徒追記之非孔子朝作某語暮命某人作語錄也三月無君則皇皇然六十返魯述而不作使孔子貴且顯或早死至今無講學名論語曰學之不講講之云者謂講求在己之學審問明辨益其身心故與德之不修同憂非如後世聚徒立舍者之所爲今顯宦者猶閉門絶迹庭無人焉而足下一布衣乃披皐比坐南面擁弟子數百人身賤而道貴名隱而實彰於己不安也縱安于己其安于人乎必有憎且忌者爲處士橫議之說以摧敗之前代鴛湖東林無俚已甚足下從而效之過矣當今堯舜在上足下爲皐夔可爲巢由可爲孔孟則不可何也孔孟之與堯舜不並立者也不知此亦不足以爲孔孟幸三思毋悔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某月日明公公牒到縣命將地方應興應革事宜明析敷陳具見大君子尊主隆民卓然有所建立之意枚伏念江南州縣七十有奇其間剛柔異俗風土異宜印官爲所得爲不必煩稱于大府若冒陳細事在上爲侵官在下爲塞責非所以副盛意也其所應陳者或同是恩施而應分緩急或名爲成憲而實可變通或事關全省而非敷奏不爲功或效在百年而非駭俗不能辦此則責難君子之事明公其有意乎夫從古蠲租賜復之恩未有隆于　本朝者也

皇上登極未久已兩免天下全租含哺熙熙貧富共之獨不免累年積欠者非

聖心有所吝也以爲蠲者上之特恩稅者國之正供兩不相假政體宜然然積欠有應徵者有不應徵者有雖應徵而不能徵者民欠吏侵此應徵者也坍荒水旱此不應徵者也吏雖侵而吏亡民雖欠而民亡此雖應徵而不能徵者也今一例徵之勢必屈笮而行或命後來業戶爲前人代償或取現在田廬將坍糧飛入官雖逼認而不能言其理民雖強認而無以服其心此處似宜分別詳勘奏請　聖裁與其寬百萬應納之稅以恩富民孰若免錙銖不應納之稅

以恩貧民乎常平者漢時良法也東漢劉般傳中已極言其弊而今更甚某地登穀官往買商亦往買商買而穀仍賤官買而穀必貴者何也商東買而西賣官一買而不出故也當其買時運工若干潑撒若干及其貯也雀鼠耗之鬱蒸耗之一縣貯三萬石十縣便三十萬石矣十縣之地不滿六七百里而虛糜三十萬石此米貴之本也及至新穀已升例應平糶大府慮州縣巧爲出脫一駁不許再駁不許或竟許之矣則又牢守糶三之例溢米不增挈其盈餘上輸司庫仍發奏定之價嚴督買補州縣明知糶易買難則寧坐視米價翔貴而姑且貯之以省累夫錢穀之在民間猶血脈之在人身也商賈之在民間猶氣之行血脈也氣一日不行血一日不流則人病今欲人之強健而故意約束之壅遏之則其有餘者爲疽癰而其不足者爲癆瘵枚愚以爲錢之所在即穀之所在也今之民未聞有抱青蚨而餓死者商之所在即倉之所在也今之商未聞有積死貨而不流通者爲積貯計宜存穀價于庫待本地豐收隨糶隨補成災時有穀賑穀無穀賑錢于鄰省之撥賑亦然其輓輸便故無糠沙糅雜之弊其除放明故無升斗侵削之弊四方之商聞某地之錢多而米少也雖萬千石往矣至于糶價盈縮本無一定原非公家之利應交州縣仍歸原額不必上輸如此則錢穀流通而政體亦得社倉者宋時良法也金華社倉記已極言其弊而今又甚社何穀民穀也爲貧民借者計也今貧者求借不得富者不肯借而必強與之所以然者慮借者不償而社長代償慮社長不償而官將代償故也然則非社長過矣幷非官過矣是督撫之誤民穀爲官穀而奏入交代者之過矣州縣數衍成例不得不詭立姓名申于上曰某也借某也還其實終年屹然存社長之家而已有若無實若虛與民何益而且社長一與官接費累不支素封之家寧賄吏以求免而里胥知其然也則又故報多人爲索賄計是社倉于貧民無角尖之益而于富民有邱山之累枚愚以爲鄉閭任恤非官所強每一邑中或應捐應借應還或竟不必捐不必借不必還聽州縣自爲區畫待至災年然後核其成效以定課最所謂良藥期于利濟不期于古方也訪漕者上游剔弊之苦心不知訪不足以禁弊而徒生訪之弊州縣者命官也尚疑其非賢而訪

之所遣訪之人非命官也何以知其爲賢而信之乎況業已舉百里之倉庫人民而付之矣忽於征漕時探刺捉搦待以非人意若曰漕固有利云爾夫先以利徒待之彼固將利徒自爲也然而徵收累萬升斗稍餘此雖大府之所震驚而實小民之所竊笑者也何也民不畏有形之浮收而畏無形之勒索雖極貧者負粟而來莫不多帶升合備耗折之需今操之已蹙邏察成羣風影未來消息已到料量掩覆仍取之民從來弊不生于法中則生于法外法中之弊易見而法外之弊難稽上之所禁者浮收也不禁其擇米也其應否揄簸米難自言矣上之所察者斛面也不察其抑勒也其誰爲後先無從察覈矣于是有行賄爭先者有暗價折帛者有囑紳衿誣誘者有罄其行李資糧而號呼于路者嘻好除弊而不善除弊之效乃至此乎枚以爲訪官者宜訪之于平時而不必專訪之于收漕察漕者宜察之于民間而不必專察之于倉內王道蕩平不先逆詐果有橫征聽民上控嚴禁抑勒而寬假于浮收如是則大體立而民氣和矣蝗爲天災春秋書有蜚未書捕之之法晉劉蘭不捕蝗關中轉豐唐姚崇始議捕之而白居易詩中已極言其弊今捕蝗之處分太重督捕之官太多一蟲甫生衆官麻集車馬之所跆藉兵役之所轥轢委員武弁之所驛騷上官過往之所供應無知之蝗食禾而已有知之蝗先于食官而終于食民捕虱而裂其衣熏鼠而拆其屋固不如勿捕勿熏之爲愈也且蝗之捕果可盡乎凡所謂捕蝗而蝗盡者皆欺也皆待疾風暴雨而后殲旃者也聽民自捕而官不與焉民間之禾蝗食者半存者半強民分捕而官督焉民間之禾蝗食者盡蝗不食者亦盡故凡生蝗之處雖良民無不諱匿彼有疾而拒醫者非不欲醫也知醫之無益于疾也夫行三軍者尚以有聞無聲爲貴而爲民除害者乃先使之毛澤盡而老弱啼乎枚愚以爲嗣後捕蝗之法宜專責有司不必多差官弁果匿災耶自有輿論果成災耶自有王章若因其所小不便而轉生其所大不便固不可也今大府訓州縣者輒曰爾其察吏乎勸民乎除盜乎枚以爲上之所以相詔與其所以相率者事事相反也夫州縣之胥所恃以剝民者無他文檄而已上官之胥所恃以剝州縣者亦無他文檄而已夫判文檄而行之者官也非胥也

官既縱之互相蠹食矣而又禁其取于民是使州縣之胥將捐家鬻産以供也無端而取遵依無端而取冊結無端而款式不合無端而印文不全此固若輩剔蠹之故智無足怪也所不解者上官不信人而信法偏好立規條教令畀之權以濟其姦即以江邑近年論之一行版圖順莊再行保甲循環簿再行印契之三聯完糧之版串再行道府之提比約正之值月當其始也明罰勑法若不可終日而意在必行及其終也形格勢禁亦自悔其初心而視爲故紙枚愚以爲督撫之使吏治民如使工人之製器也物勒工名以考其成足矣何必爲之製一斤造一刖代斲而追驅之乎又如田主之督佃也予之牛種待其畱穫足矣何必爲之隔疆越界揠其苗而助之長乎遂古以來未有多令而能行多禁而能止者也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言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也荀朂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上行文書能省尤善其必不能省者挈其最凡月行若干行少則大府之體尊必行則　朝廷之法立其在上也官與官共事而不使吏與吏共事其在下也官與民共事而不許吏與民共事捐死法而任生人隋劉炫對楊素之語深可思也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尚書曰六府三事惟勤勤之益于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縣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赤緊之地四衝之衢嚴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姪以及其傔人别奏若行轅若水驛若廚傳酒漿若閽錢雜賜瑣屑繁重其能得上意者稱賢其不能得上意者稱不賢其得不得又非上下之情相通也爲大吏者率皆盱衡厲色矜矜自持餽芻禾不受餽牲牢不受然而不受之費往往更甚于受者何哉在大府以爲吾既不飲若一勺水矣其所應備之館舍夫馬當無悞也而不知扈從之人所需不遂則毀精舍而污之鞭人夫而逸之詭程途而悞之入山縣則索魚入水縣則取雉臨行或幷其供應之屋幕几菷銀杯象箸而滿載之訴之長官而聽未敢必也訴之長官而不聽是徒結怨于胥小而拂上意也雖忠直之士亦多畜縮隱忍佯爲不與較之說以自寬而不知爲政之精神已消磨于無益之地矣其在會城者地大民雜事務尤多不知每日參謁之例是何條教天明而往日昳而歸坐軍門外聽鼓吹者幾何時投手版者幾何時待音旨之下者幾何時忍

渴飢冒寒暑而卒不知其何所爲以爲尊督撫耶至尊莫如　天子而未聞在京百官終日往宮門請安者以爲待訓誨耶一面不倂何訓誨之有而父之教子亦無終朝嚾嚾者及至命下許歸而傳呼者又至不曰堂廡瓦漏則曰射堂須圬不曰大府宴客則曰行香何所略一停候一籌畫則漏漦漦下矣雖兼人之勇其尚能課農桑而理獄訟哉不知當其雜坐戲謔欠申假寐之時即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當其修垣轅治供具之時即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之時也朝廷設州縣果爲督撫作奴耶抑爲民作豢耶清夜自思既自愧又自笑也枚以爲國家設佐貳丞尉本屬閑曹一切雜徭宜委辦治使州縣得盡心于民事如此而田野不闢獄訟不理者宜亟亟劾去以讓賢路除盜之法自當責成捕役然庶民在官久無下士之祿吏胥分潤良民猶之可也捕役之財取之盜賊取其財而捕之無是理也而大府一行提比則來往有需經承有需行杖者有需彼方踊膝踠足供張之不暇而何暇禽盜且以忠恕之道待捕役勢有不得不取盜財者就江邑論之額設捕三十法當領八十金以八十金養三十捕每名約得二金有奇而其所謂二金者制府之鳴鉦者分焉揚旗者分焉巡道之擊柝而張繖者分焉名下之白役又分焉其足不足尚待問哉及至詣府受遣踐更遞換莫不鮮衣肥體稱娖而前遞解軍流莫不器械資糧犂然具備思其所以謀生所以應官與其所以甘心敲扑之故而不禁心寒髮指矣雖然彼養盜者名捕也能養之必能擒之今之充捕者乞匄類也不能養盜而盜亦不屑供養之然則何以自給曰賴朝廷有樂戶蒱博宰牛等禁彼取月例嚇飛錢以度其日而擾獄遏訟以及爲盜囮者亦間有之彼之所藏身立命者仍在朝廷禁令之中然則禁者何以禁而令者又何以令乎枚以爲欲擒盜宜先養捕將嚴罰宜先重賞嗣後請核縣庫司庫一切贓罰閑款合計若干增爲稟假充爲賞費俾此輩守法度于平時買細作于臨事則路不拾遺非難事也天下人才本于學校學校之設多在州縣選士學臣一過便已造士校官率多頹廢與士相親非州縣而誰今執州縣問曰爾所治某士賢某士不肖大率不知也其所知者非巨紳即大賈而已其病亦自上率之也州縣進見大吏無

問文風士習者上有不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且夫　國家武學之設似可省也天下之民秀者爲文勇者爲武其勇者既有兵丁行伍收而用之矣其秀者又有郊庠生貢收而用之矣　國家養兵業已多費復爲之設武學而三年一大比焉糜各省錢糧萬計其所得者率多非文非武之人臨試則習𧼈張具橐鞬平時褰之倚符踞張一邑之中破敗者十之六七大抵虓勇之人無所拘束則必橫行兵之不敢橫行者訓練多而管約衆也武生卽兵類也督學遠教職卑其誰訓練約束之按武舉始于武后武學始于宋紹興本屬權宜之制公盍題革此科以其費爲各省養士養兵之用未嘗非盛舉也凡上數條明知日不增燭晝有餘光然春雷既聲百蟲難嘿亦尚有明知不能強公而又不敢不告者則莫如用人夫用人何以不能強也以荀令之明而失之嚴象以諸葛之明而失之馬謖公羊曰聽遠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形不察其貌此之謂也然竅要亦有可言者大凡居高位者能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故使人得以揣合倖進願明公起而矯之己高明則必加意于沉潛之士己厚重則必寬容夫倜儻之人己苛察則不可輕信讕言己靜鎭則不可竟無耳目己不迕合　天子而後能覺人之諂諛己能力追古人而後能識人之庸俗病百姓者雖小必誅誤頻遞者雖大必赦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龔黃不同術而同歸于治周來不同虐而同歸于亂要在觀其大節之所在而審其性情之眞而已枚所見如是未必皆當然于大君子之前布露所畜或不以人廢而采其言或卽以言觀而知其人幸甚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五

原书缺此页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錢唐袁枚子才

古聖人迅雷風烈必變所以然者非不修儆于平時也借天變以加惕焉則無之焉而不順日者明公有意外譴又有意外恩是亦聖人必變時也其將狠天而自足歟抑將翼翼修省而有采于野人之言歟大學稱知止而後有定是定之不難而知之難也若無所知而先定則其定愈甚而其知愈蔽其過愈深夫子教顏回克己王子敬譏孔明未能忘己兩賢之己豈尋常私欲之己哉其或有小小束修之意氣是卽己也是卽所當克當忘者也古之人非水火則兵農弊弊然以天下爲事非好其名也適逢其所當爲者耳巡撫之所當爲莫如察吏以安民而立功垂名不與焉何也一吏之不察必有數十萬人不安者十吏之不察必有數千萬人不安者以數千萬人之未安而爲巡撫者方且增倉儲浚河渠改棘闈以爲吾勤大勳以施于烝彝鼎珉之蚩蚩笑且詫曰吾儕朝不保暮而何儲倉穀爲吾儕怨氣壅塞而何通水路爲目擊士林沮喪而何修試院爲宜祝而詛宜喜而怒非民之無良也緩急不稱故也且此數者非財不辦今天下之至不足者財也財不足而強爲之勢必有勸捐勸罰之舉捐罰一行而不察之吏因緣爲姦然公勇于自信故違物情而持之愈堅卒以罰朱䎃事受譴譴亦何足爲公累也譴而宜乃累公矣使公仍在吳僕未敢言或六月暫息又不必言今幸而忽仆忽起如俔之見風定不終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恐公益自信所守真可以歷夷險經大故而不動從此孤行一意立功名愈勇察吏愈疎再一失足不深負遭逢而爲好己者所戚乎昔張曲江居憂奪情秉政富鄭公居憂五徵不起公此時不師富公師張公必非得已然卽此可以見天下義理之無窮而執持之難定也伏願公先致知而后誠意先察吏而后立功知果致則意自誠矣吏果察則功自立矣孫與公稱劉尹云居官無官之事作事無事之心宋神宗與韓維論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先有此心此二語者所見俱超願公察之許趙兩公均以公故得罪今首事者還朝附和者未起似宜引罪辭位以召復兩人爲請在兩人果君子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而公居上臨下之道不如是則心不安日後用人亦難得力貧賤之交蕭閑之筆故敢布其腹心

書札後

前書成託岳水軒寄公水軒曰子所言公固知之毋庸寄也余答之曰子非公安知公之業已知之也公非我安能怪我之不知其業已知之也雖然所貴乎知之者爲其能行之也知而不行故疑其猶未知也而喋喋焉夫知而不行是知如不知也吾雖言焉又安知其非言如不言乎然而吾之心卒不能已于言者何哉以爲吾若言其所未知耶恐彼非不能知也或不屑知也持其所不屑知者而強之知是吾過矣若果言其所已知耶彼必以爲所當知而知之也而吾取其所當知者而使之重知則縱不行已耳而吾何傷于言哉而又安知其必不行哉水軒曰然乃卒寄之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嘗聞天子有諍臣而不聞督撫有諍吏者何也蓋忤天子旨天子卽以忤旨罪之雖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共知好名之士或優爲之忤督撫意督撫不能以忤意罪之必撫別事方登白簡雖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不知好名之士亦不肯爲況以明公之威重視天下才若踞泰岱而臨邱陵較諍尋常督撫更有難焉然枚一乞病吏耳公獨勤勤咨詢豈非知其難而欲聞所未聞耶伏見公撫甘肅時

天子命公提兵剿邊公毅然不動封還　詔書卒至邊民大安此公之以識量抗　天子也鄂西林當國人多目懾之公以一總兵官獨不爲屈此公之以氣節抗宰相也夫公之識量氣節可以抗　天子宰相而人之進言乃不敢抗一制府此亦公所深悲而日以己之所能者望天下也然則公來江南三年矣未嘗鷹鷙毛擊而民怨未嘗彈劾貶竄而官愁未嘗偏聽喜事而武弁放紛未嘗鬻獄賣爵而幕府受謗是誠何故哉夫本無愛民憂國之心而悖于行事以傳于此名者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實有愛民憂國之心而忘其流弊以傳于此名

者事之立可改移而豪傑旁觀之所深惜者也竊以為公之度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公之察事明於遠而暗於近公之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是數者不可不察也夫黜陟賞罰先王治世之大權也先王有治世之大權足以制天下矣然必推心置腹以要之筐篚酒醴以文之委曲繁重若是者何哉孔子曰賢者避色孟子曰禮貌衰則去之古之君子雖君父前尚爭此區區者以為重其身而後道可行也況同食天祿同供天位者乎夫南面而臨能薦人能劾人此天子之所託于督撫者也若夫跼蹐之奴叱之斜睨而唾涕之此非天子所託於督撫者也在公以為不輕劾一官不輕誅一吏惟于聲音笑貌故為峻厲使人憚而不敢為非殊不知彼小人耶劾之非刻而辱之何足以為懲彼君子耶薦之非恩而慢之徒足以為怪天下固有受千金而不感得一言而馳驅者又有見微色而深耻受刑罰而恬然者人之不齊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故先王以禮貌待君子以爵賞勵中才以刑戮加小人猶懼勿給也明公乃欲以區區之聲色取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一例陶鎔之先推之于廉耻以外而後置之于腹心以內不已過乎一切大府出巡舟車廚傳之飾僚寀入謁磬折趨拜之為皆吏治之末節臧獲之能事也人之精神必無兩用悃愊無華者必不能供張儲偫奔走捷給者必不能愷悌宜民公之獎許往往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也公治西川又治甘肅皆邊地也苗夷相隣機貴神速故耳目宜周麾下將校纖悉必報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無所用之明公偵事委之武弁武弁受委託之兵丁此輩不知是非實固有實虛亦無罪朝匭一投暮符立下東馳西突所在驛騷在公以為仍付有司鞫訊然後裁之以法當無頗戾不知督撫之威有雷霆萬鈞之勢從空而下訊詳拘解逐層核轉縱或深明無罪立釋訟繫而被訪之人已棄產破家而不可救萬一委訊官人本傾危以有事為榮以深文為技妄揣公意張口輒曰大人訶察寧有誤哉其幕客亦曰縱十事九虛亦須坐實一二為制府光顏在公澄剔之苦心為小人迎合之捷徑豈不可惜夫州縣屈法有公可申訴也公屈法誰北走長安以申訴乎而兵丁者習慣于刺探經營于恫喝勢必相引為曹挾持有司文武交惡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又曰無易由言言不可逝矣言誤聽詭隨之言政令一發便不可挽故曰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也遠莫遠于僚寀之家庭近莫近于明公之左右今屬吏牀笫詬誶公能知之文牒宣揚及至衙前之散從養馬之健兒謠詞不法而公不知所過州縣掉磬叫呼在公不過一榻之安一飯之適而乘高勢而為邪者如雲而起易稱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自治貴嚴也今反其道而為之故曰公之察事明于遠而暗于近也　主上南巡所治橋梁山川原許開除正供何必門徵戶罰況　詔書重疊惟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以為心知微旨君行制而臣行意非所以待堯舜也公之言曰南民狡獪無忠愛之心故一大創之不知忠愛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然而望　君之來江南人心未必不如公公正不妨鼓舞以成其美今聞紳士設綵棚經壇公聽之可止之亦可乃嚴拘為首將置之法及紳士懼而星散又大逆公意而牽持洶洶公之心以為彼紳士者當捆載而來為有司者當拒絕而去陰用其費而陽不受其名然後　天子不知而其道兩便也然紳士既欲獻媚于　天子必不肯捐費于無名之地　天子尚不肯累百姓又豈肯加罪於獻媚之人此理之易明者也彼納手坐而禍至醵錢効忠而禍又至進退倀倀其能無怨乎古人先庚先甲華言三就皆所以帥民趨事也公于迎鑾大典而無匪怒伊教之思故曰公之敬君知以小而忘其大也以上四者皆公之過而無人敢言者也枚之意公當行者蓋不在是焉其一曰遵定制以肅官方夫屬吏見督撫會典甚明府以上法不當跪道州縣以上法不當自唱名先王制州縣卑其職而不卑其禮者何也卑其職所以使民親也不卑其禮所以防民輕也公何不體此意敬士尊賢其不法者劾之不使跪拜營求而得免曰爾固得罪于天子百姓也非得罪于我也其賢者薦之亦不使感恩曰爾固有益于天子百姓也非有益于我也如是則正人出人才得矣其一曰總大綱以扶政體朝廷官職各有攸司丞尉之權縣不可侵州縣之權府不可侵苟非其人寧劾去之官果冗寧奏裁之禮尊不親小事卑不施大功今宰牛擩博之事動煩公訪過矣枚聞雷霆之威不輕擊人

然一旦虺虺而下夫有能跪而求免者公之訪漕也檄張七縣及其終也不劾一官使七縣不當訪而訪爲失明矣當劾而不劾爲失刑矣疑者曰是何若蔿火之暴怒而無繼也黠者曰是公之用詐也公明知七縣漕政之不善而利其多費以辦供張恐其不喻意也故威脅之又恐御史之糾之也故先爲訪案以待奏對地步非真欲剔其姦也在公未必有此意而形跡固已如是可不戒哉其一曰遠僉壬以停羅織夫官之爭名猶商之爭利也善爲商者不居奇貨則物價不騰人心亦靜不善爲商者挾奇邪譎觚以來則街巷聚觀矣公一則曰振作再則曰鋒利于是在位者莫不嚴乎如有急色兩袪高蹶而張之曰某賦功某屬役某熏一豪某速一訟及考其實雖尋常簿書尚茫如也要知事果當爲君子雖日行數百端必不肯煩稱于上以炫其才今之事未行而言先至者公亦可知其故矣有事然後可藉端求見求見然後有言可陳有言可陳然後有恩可冀其同寅僚友往往互相攻發以求見悅于公而代其位又憚公之明而難欺也故司馬謀太守之位必假別駕以擠之縣丞謀州縣之位必假簿尉以擠之何也使公之不疑也然公之不疑而去其一用其一則固已墮其術中而不悟公亦知樹荆棘者徒受其刺樹桃李者終飲其甘乎舉錯之閒故宜慎也其一曰去權術而歸至誠公之盱衡厲色呵官吏而忤朝貴者豈公之性哉蓋公之術也從來英明之君惡人沽名尤惡人立黨　主上之英明冠百代者也公知之深矣務在孤行一意時時爲率作興事毫無顧忌之狀使官民詛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也明矣內而九卿六曹外而撫司提鎮從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眕目相視齊其口都無好語則我之絕攀援而無黨也又明矣縱有過失難免彈射而一託之于招怨有素使　天子若曰黃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寧足相排笮耶愈毀之乃益所以深譽之久而人人知其毀之無益則亦不復有以蜚語上聞者矣公數十年來得主之專未必不由于此古大臣則不然不求名亦不避名不與人爲同亦不與人爲異周官註所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者公何不勉而進焉伏念公官宮保尚書子作監司年居六旬　天子之恩可爲極矣人臣之榮可謂至矣自此以往雖爵上公加袞服於公亦何加增哉惟願公聲名流千萬歲揖讓于古大臣閒而不以挾術固寵自足則于枚所傾盡陳說者或不無采取焉死罪死罪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公不察僕去官之意謂如枚乘汲長孺曾待詔金馬門故恥爲令又謂僕擢秦郵牧不還褊心不能無少望有所激而逃是二者皆非知僕者也夫蒙恥救民昔人所尚牧之與令奚足區別漢人五十舉秀才未名爲老僕纔三十三前途正長敢遽賦士不遇以退哉凡人有能有不能而官有可久與不可久卽以漢循吏論桐鄉渤海專城而居此官之可久者也龔遂朱邑能之至于久道化行生榮而死哀京兆三輔多豪強兼供張儲偫此官之不可久者也趙廣漢韓延壽能之久果不善其終江寧類古京兆民事少供張儲偫多民事僕所能也供張儲偫僕所不能也今強以爲能抑而行之已四年矣譬如渥洼之馬滇南之象雖舞於牀蹲於朝而約束勉強常有跅弛泛駕之虞性好宴起於百事無誤自來會城俾夜作晝每起得聞鷄鳴以爲大祥竊自念曰苦吾身以爲吾民吾心甘焉爾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臺參耳迎送耳爲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齁齁熟睡而不知也於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慍而孰知西迎者又東誤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怵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後矣不跪膝奔竄便瞪目受嗔及至日昳始歸而環轅而號者老弱萬計爭來牽衣忍不秉燭坐判使寧家耶判畢入內簿領山積又敢不加朱墨圍略一過吾目耶甫脫衣息而驛券報某官至某所則又蘧然覺蘁然行一月中失饍飲節違高堂定省者旦旦然矣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且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無窮供而善則報最在是供而不善則下考在是僕平生以智自全得不小小俯仰同異然而久之情見勢屈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喪所守必大招夫違俗之累而禍厥身及今故宜早爲計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廣意絃歌先王之道以治民則雖爲游徼嗇夫必泰而安之終身焉今有乘怒驥而馳炎衢者雖賁育必愋息于樹陰之下夫僕亦愋息之遲者也公毋見怪也

再答陶觀察書

嘗謂功業報國文章亦報國而文章之著作爲尤難挍之進知己勸其退亦知己而勸退之成全爲尤大公疑僕祿有餘贏故欲退居以自怡似又非知僕者僕進有事在退有事在未必退閑于進且所謂以文章報國者非必如貞符典引刻意頌諛而已但使有鴻麗辨達之作踔絕古今使人稱某朝文有某氏則亦未必非邦家之光僕官赤緊以來每過書肆如渴驥見泉身未往而心已赴得少休焉重尋故物或未干賢者之譏乎若謂上游矜寵方戚故宜緩去則不知僕之所以欲去乃正爲此何也官之不能無去猶人之不能無死也死亦何福之有而洪範以考終命爲福則聖人之意也深人之親有如伯叔妻子兄弟者乎所狎近有如戚友傔從者乎之數人者他事可與謀而惟出處之際宜獨斷焉先乞身而後告焉何也之數人者皆受居官之樂而不分任職之苦者也唐相蕭嵩求去明皇留之曰朕未厭卿卿何求去嵩曰待陛下厭臣臣安敢求去僕讀史至此深慕嵩之爲人僕蒙大吏薦剡百姓知感脫然去上或留之下或惜之人非去之爲難去而取此留之惜之之意爲難以其間交倉庫辭吏民身閑而慮周時乎時乎有餘味焉馬伏波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援實恥之言士君子貴以身關天下之重輕也今僕在官官未必重去官官未必輕州縣中豈遽少僕哉非特州縣也就令僕一歲九遷驟膺公卿之位自問何以立功何以報　主亦復捫心納手未知所措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能自信夫子不知而開獨知之僕之不能自信亦公所不知而僕自知之也夫是故知難而退也若夫僕之所自信者則固有在矣周官三百六十謂非其人莫任者今無有也唐宋來幾家文字非其人莫任者誠有之矣僕幼學徐庾韓柳之文及三唐人詩每搖筆覺此境非難到苦學植少讓古人之我先覷焉以早達爲悔行且就去將從事焉盡其才而後止不比立功名束手而聽之天也舍得爲不爲當可去不去公其謂我何

答和觀察書

郵遞中接公手書讀三過殷然以天下爲己任數年來得此於上游極寡第書中稱德爲貴才爲賤是說也狂夫阻之公而不以天下爲己任也則賤才可矣公而以天下爲己任也則天下事何一非才所爲乎忠于君德也而所以忠之者才也孝于親德也而所以孝之者才也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古以天地人爲三才天之才見於風霆地之才見於生物人之才極於參贊其大者爲聖賢爲豪傑其小者爲農夫爲工匠百畝之田人所同也或食九人或食五人而才見焉冶埴之事人所同也爲燕之鎛爲秦之盧而才見焉使農一日不食人工一日不成器則子不能養其父弟不能養其兄而顧囂囂然曰吾有德吾有德其誰信之孔子論成人以勇藝居先而以思義授命者次之論士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居先而以稱孝稱弟者次之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才難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若是乎才之重也降至戰國縱橫變詐似才之爲禍尤烈故孟子起而辨之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孟子之意以爲能視者目之才也雖察秋毫不足爲目病而非禮之視非其才之罪也能食者口之才也雖辨淄澠不足爲口病而非禮之食非其才之罪也若因其視非禮而必矐目則盲之食非禮而必鉗口而噎之是則罪才賤才之說而非孔孟意矣駉之三篇曰斯馬斯才馬尚非才不可而況于人今天下非無德也然而有所謂僞德非無才也然而有所謂僞才公與其貴此而賤彼也毋寧兩辨而求其真枚謹覆

與吳令某論罰鍰書

漢張敞以三輔穀貴請民入粟贖罪蕭望之等以爲粟可贖罪是貧富異情而法不一也爭之甚力考其時張敞寬民罪以活民非取民財以利己然望之以爲事當權其輕重不宜以苟且計損萬世法今聞足下治吳郡凡富人有過輒煅煉拘縶之逼令出家財佐公費一日之間凡六七輩此大不可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古之聖賢求貧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貧不知富民者貧民之母也其能施與者無論矣縱紈袴驕奢未嘗不病於己而利於民也被綺縠食珍羞而鬻販者利婚喪僭侈好歌舞博奕而方外雜技與肩摩背負者利今使之畏首畏尾動觸機阱富民累貧民傷矣說者曰爲富不仁纖嗇傲上致其罪罰其鍰足以儆之

夫爲富不仁陽貨爲作吏者言之也非爲百姓言之也我不取之何以知其吝我不接之何以知其傲乎誠有罪焉是富人之恃財而爲惡也恃財者使之百萬其財而莫贖然後天下之爲富者懼若以財肆復以財免小富之人或傾其性命大富之人未損其毫毛設有狡獪豪猾捐一二年租爲罰費便可恣縱無所不至是罰鍰其禁惡也乃助惡也謝安曰陶公雖用法恆得法外意不知公之罰法外當是何意今夫貪吏之取贓也避其賓朋胠篋暗投其羞惡之心猶然存也能吏之行罰也明目張胆持籌而算之其羞惡之心淡然忘矣彼富人者明知其意不在罪也一有風聞便賣貨鬻產治具而待匍匐棘槐不辨其罪之有無而但訴其家之有無勒增丐減形同賈販旁觀之士心竊鄙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官則胥吏強索在鄉則無賴詐取自上下下相緣爲姦而況所罰者大半不出於告發而出於訪聞於是鈎距者誣陷者設局而羅織者朝稟乍入暮符已下官爲訟魁吏爲佐證所罰無幾而徒使中飽之人雲翔而四布荆棘滿眼殊覺寒心或曰罰鍰非入己也置之公所充公用耳審是則足下之爲此尤拙矣夫君子之廉爲潔己也小人之貪爲肥己也今足下故入人罪以取利其不爲君子也明矣復不橐存之而以公同官是污己而肥人既爲君子所悲重爲小人所笑足下又何樂乎此或曰此大府意也故不得不爾是更不然繩愆糾謬力稱賢僚大府果有罰鍰之明文君子尚宜抗詞而爭今絶無明文而以爲不師其令而師其意一旦敗露爲　上所知恐大府今日借君以集事未必異日不劾君以解謗明者不可不察也枚再拜

答任生書

邱生來接手書多所抗懷卓論文筆岸然有介而馳焉之意年少才健今之吳武陵也第稱許過當繩其美弗甚其過弱顏難以卒讀既又自解曰昔揚子太元高不儷荀管而門人侯芭以爲過周易則愛之者過焉僕遇生于淮倉卒以師命僕僕所不當得爲而覥然不以慚蓋有故矣夫師道之壞也韓子已昌言之而爾時以位卑足羞官盛近諛爲解是其人猶有潔然自好之意雖無師師道存也今之時惟百工伎藝能以其術相傳而弗涉于利其他衣冠搢紳率有所利其人而後以師奉之師亦有所利其人而後以弟子屬之其所謂講道明義者百不一聞是今之有師不如唐之無師師日多道日壞僕掛冠歸行萬里儼然在衰絰之中爵不足以榮生財貨不足以潤生聲氣門戶不足以利生之豪末今闖然而造門藹然而進詞徒以愛吾文故耳然則吾之文足以爲師與否且勿具論而生求師之不以利也明甚僕固宜受之以成生之高義而因以存師道于萬一也雖然昔人謂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又曰君子有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君子有爲非苟行其志將以引天下之方動者生以文師僕僕受之天下之人未嘗見人如是其肯師人也又未嘗見人如是其肯以師自任也倘其實不中其聲而一蹈于竅則天下人方且迂生嗤生而師道又轉因生而廢僕故還山後誓不再出讀書運深湛之思將副生所以師僕之意而明其善擇師之未有過于生也使天下見之生聞謂何如

答衛大司空書

枚隸公屬下蒙訓儉以養廉引身相率意良厚也第平素讀書覽古所得者似與君子意旨有殊請聲之於左右公昔刺海州衣布含脫粟後居高位如故可謂不欺其志者然枚以爲公之所以率性者當在是所以自足與教人者當不在是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是時卿大夫歌雍舞佾多不遜者故夫子有爲言之若子之服食起居鄉黨一書甚具蓋未嘗儉也考史管仲奢晏嬰儉皆君子元載奢盧杞儉皆小人然則君子小人之分不在奢與儉也明矣人之好尚不能盡同文王嗜菖蒲菹曾晳嗜羊棗天下之嗜菖蒲菹羊棗者必不止文王與曾點也因文王曾點而菖蒲菹羊棗特傳非菖蒲菹羊棗之能傳文王曾點也奢儉之適情亦猶食味之適口而已矣雖然　朝廷有體聖人有經不可以好尚異也禮享宴肴饌弁帶章舃有公侯卿大夫士之別
本朝會典尤詳言之先王豫知後之人必有奢以亂制儉以沽名者故戒奢黜儉而一束之于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特奢于視者非禮也其過儉之視亦非禮也曰非禮勿聽非特奢于聽者非禮也其過儉之聽亦非禮也公爲大臣宜

率天下歸于禮不宜率天下歸于儉若積俸錢以遺所不知誰何之人而徒取朝廷倚賴之身而惡衣惡食以僇苦之是爲子孫計貪甚矣而何儉焉若曰非此恐清名不立是爲好名計貪甚矣而何儉焉檀弓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今朝廷節用愛民國未奢也而公又何儉之示焉　本朝湯潛菴陸稼書皆以儉名者也然兩人之所以成名公當深求之勿貌襲之如敝車羸馬皆可以爲湯陸則凡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亦皆可以爲孔子矣夫不趨至樂之境以貌襲孔子乃趨至苦之境以貌襲湯陸擇術者不若是拙也公巡撫廣西劾謝濟世子竝劾濟世枚以爲過矣昔令尹子文王猛房杜皆賢相其子皆不肖當時不咎其父謝雖迂怪非中行之士然當田文鏡隆赫時朝臣默默而謝爲三日御史露章批鱗卒戍窮邊口無二辭可不謂豪傑哉有人如此不爲之全其晚節爲後世勸而使衰年縲絏填死牢戸天下之人聞而悲之以公所爲得毋奢于刑而儉于德乎然則公之所奢枚之所儉盍亦兩勉之而已

與孔南溪太守書

僕在蘇二十餘日凡六見閣下每見則牽裾而不忍別置精饌以款之選笙歌以樂之分清俸以惠之忍老淚以送之未嘗見閣下肯如是其待人也亦未嘗有人焉肯以閣下之待我者見待也不期其然而然身受者疑旁觀者亦疑不知天下之發于真性情而不容已者皆求其故而不得者也文王嗜菖蒲葅菖蒲葅之味安在嵇康好鍛鍛之趣安在閣下好僕僕之當好者安在以爲重其同科乎則當今己未進士尙多也以爲重其文學乎而天下以詞章稱者無萬數也然而閣下何以捨他人而我好也所以然之故不特僕不知旁人不知卽問之閣下閣下亦不知惟其不知所以發之誠而行之篤以天合不以人合其斯之謂歟且受知于道廣之人不足感而受知于量狹之人始足欣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得交子張安知其不在矜之容之例也矜之容之是以衆人待之也子夏曰其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得交子夏其爲所與而非所拒也明矣閣下于飾廉隅秩秩見于面目今之子夏也僕得交焉幸矣閣下官吳下枚寓白下路不甚遠非不可見者閣下年六十二枚年五十九年不甚衰非不能見者然而臨別時閣下瞿瞿然以不再見爲虞此豈真不再見哉願見之心過切而未必見之心乃生蓋患得失于官職則甚鄙患得失于師友則甚賢昔陸放翁與范石湖晚年吳下作別輒失聲而慟古之賢人何獨不然奉上留別詩六章希省覽不備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六

錢唐袁枚子才

與清河宋觀察論繼嗣正名書

枚歸自蘇將公所稱子姪一體不必易名之意述之方公據云曩議婚時公曾面宮保云某無子以公所定之壻卽某之子云云枚昔未在旁難身質言語退竊自思以爲合兩門公之好事至重也不願有纖芥抵攔致損和愛故將繼嗣正名之義爲明公詳說之謹按六經無姪字左氏曰姪其從姑雷次宗以爲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故姪字從女漢疏受是疏廣兄子班史兩稱父子同日辭官不稱叔姪杜氏通典以爲小功無甥名周服無姪名明公狃俗稱而忘古義固已傎矣從來父母之與子生與養並稱而養功尤重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詩曰長我育我顧我畜我凡此所嘆皆養功也故周逸繼左兒徐淑續秦祀古人以養爲功竟有立異姓而君子不以爲非者明公兄嫂早卒撫育兩孤養功可謂重矣年已服官麟趾未育於此續宗祀之重而綿詩書之澤立賢立長誰曰不宜且男子之慶父母存也女子之祥舅姑在也新婦纚笄宵衣執醬而饋蓋生而學之故嫁女者動以尊章具慶爲榮宮保遠宦保陽閨宋氏有舅姑則心安無舅姑則心不安何也嫁其亡兄之女較嫁所生尤當慎重君子之用心理宜如此古人崔盧李魏貴門第相符宮保身爲正卿當時締姻爲監司乎爲監司之兄一布衣乎此不待辨而知也今一旦游移其詞以爲稱子婦可稱姪婦亦可不特與求婚初意相違而且以無定之親疏聽之於弱顏之新婦強親則謟強疏則悖爲新婦者難爲新婦毋而教之者更難在公之意以爲存姪之名有子之實可也不知名之不存實將焉據使明公早正繼嗣之名猶慮他年賀喬生纂斥還賀率未必諸葛生瞻仍留伯松若復不肯正名如有所待則世俗之情驚惶必甚以爲不沾實惠之名字執之甚堅則將來通共之家貲更難擬斷在明公行仁履禮必無慮此而長者爲行不使人疑心迹之閒實難遽白枚以爲明公春秋鼎盛遙助多人就使日後子嗣振振而此時先得長男豈非盛事況郎君秀出班行爲戚里所嘖稱者乎或慮長房長子次房承立爲嫌則尤不然古有封建故有大宗今無封建其所謂大宗者皆小宗也小宗議繼何分支庶古人貴貴之禮於宗祀尤重故賤可祧貴不可祧士三鼎大夫五鼎祭以士不如祭以大夫公之兄縱是長房長子主祭時尙當推公執爵而況于公行爲長于公族未必爲長父非大宗子非宗子卽以俗論不爲越繼漢伏黯嗣伏恭宋謝宏微嗣謝峻唐杜正倫戴冑等各嗣兄子爲子考之史書雖不明言爲兄之長子亦並不明言爲兄之次子何也均屬小宗便不必分長子與次子也　本朝律文稱繼嗣者聽其立愛不許宗族以次序告爭尤爲明確明公官居三品幾有奪宗之貴兩子留一足祀其兄仁至義盡當無他說若謂因婚方氏而立嫡似以榮勢爲嫌則又不然婚姻外戚也立嫡族事也兩者不相爲謀使公與農氓爲婚豈遂漠視三廟而不慮及身後之烝嘗耶要知宋氏以宗廟爲重不爲聯姻顯宦然後立宗方氏以嫁女爲重使配監司嫡子才覺得所人情天理彼此昭然何嫌何疑而有不決再謂立嫡之後恐賢兄兩子互有猜心則更不然古人讓爵而逃及門無異姻者章章史冊是在兩子之賢與不賢家訓之善與不善不在嫡嗣之立與不立也枚忝周官媒氏之職性不耐雜於瑣細儀文無能爲役茲聞稱名議久不決以爲非曉古今明經術者不足以關俗人之口而釋公之疑故敢布露所懷爲方氏者小爲宋氏者大

答蔣信夫論喪娶書

接來札爲壻持所生服有違權之請僕以爲婚與喪人生有數事也一有缺失則終身玷焉所以持之者無他上稽諸經中質諸史下考之　本朝律文而已矣庶子持生母服經稍輕史或輕或重明律改爲斬衰遂大重而本朝因之其既重之後勿論也其最輕時亦未有以婚聞者禮庶子服生母父在練冠麻衣既葬而除此指諸侯之庶子也此卽孟子所謂雖加一日愈于已者是也諸侯爵尊故有降殺之禮若大夫士則遞加而重然爾時父子異宮諸侯雖尊猶使庶子居其室而遂焉君與正嫡不得以尊壓也彼側室貳宗者端可知矣周天子喪穆后宴樂叔向譏之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夫妻喪非三年也然禮必三年後娶所以達子之志也父尙不娶而況於其子乎然此猶云妻耳非

妾也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辭之曰寡君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
晉侯喪少姜姜固妾也叔向賢者豈不知士妾有子方爲之緦諸侯已絶緦矣
乃藉以辭昏況其妾所生之子乎然此猶考諸經未質諸史也晉文學王藉有
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爲劉隗所彈唐建中元年縣主將嫁供奩備矣而襄
王之幼女卒上從妹也上命改期曰人惜其費我愛其禮古期功之喪帝王之
家其不苟如此蘇子瞻宋之放于禮者也然其爭許民喪娶表曰臣不願使後
世史書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明瀋王佶焞惑於陰陽之說大祥乞
爲弟妹嫁娶嘉靖竟命執問如律歷覽古昔喪娶之禁班班可考然經史之宜
遵終不若律令之可畏也唐律喪娶者徒金章宗加以聽離　本朝依明律定
主婚者杖僕與足下以舐犢之情受朱木之困已堪齒冷而況人情愛其子女
必爲之計久遠焉郎君讀書登科他日將立朝廷議大典禮而先使之蔑情干
義抱終身之憂殊非所以爲愛也說者豈不曰蘇州喪娶民間有之爲人之所
爲者人亦無訾焉然每見葱坊餅肆之氓髮且禿矣偶道其少時喪娶必赬顏
而禁聲何也天良之夭閼雖無法律經書而此中怦怦終不安也說者又豈不
曰以兩公之賢必無人敢持短長者不知禮義由賢者出惟我兩人賢也四方
將于我乎觀禮倘觀禮而禮有違則人人乖其所望而詆娸者將更甚于邱里
之庸庸者矣然則處禮之變爲萬不得已計奈何曰曾子問親迎女在途而壻
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徐氏註云女改服者以
壻親迎之故雖未成婚而婦之分已定故也不言此後所處意者女在壻家若
今童婦除喪而後成婚此禮開元因之著爲令典今壻已來親迎矣小女已在
途矣或倣而行之亦亡于禮者之禮乎吳下多儒者精通五禮足下何不將僕
手書付之覈議見覆幸甚

與江蘇巡撫莊公書

王荆公曰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有治災之政出焉而民始病是言也
向常疑之今春吳民來道明公治災有訪罰勸捐兩事方信荆公之不吾欺焉
夫訪與罰不並行也元惡大憝交通王侯爲府縣所不敢發然後督撫訪之大
都非誅即徙矣若可以金贖者小罪也小罪而大府訪之若曰苦一人以活衆
人云爾是殺人以養人也非政體也或其人竟有大罪而以荒故末減而罰之
若曰寬一人以活衆人云爾是縱姦以養人也非政體也且訪豈可數行哉懸
鏡以待照應敵之兵也妍媸長短罔勿呈焉操火以燭物挑戰之兵也彼靜我
動常交睫而失之以巡撫之尊江南之大必不能龜卜籌算而知惡人也必假
耳目焉所假者又有所假耳目焉然則其所訪者亦甚危矣周官大司徒以荒
政救萬民其六曰安富富之安與不安似與荒政無與而先王慮之者何也夫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千百或相倍蓰雖三代上不能有富民無貧民洊飢
之年忮者求者爭且奪者紛然四起不有以安之則貧者未必富而富者已先
貧今不特不能安之且更擾之囂囂然曰而捐百而捐千而捐萬其能捐與不
能捐雖鄰里之近姻婭之密友朋之往來非指其囷搜其私橐不能知也公乃
高牙大旆崇轅深居而曰余既已知之矣其所謂知之者大抵得之於府於縣
於吏役於里胥而搜考之抑勒之逼而駭之拘苦而僇辱之彼其所得者祖父
之遺也非公所賜也其若是何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富民之免於死者天之
所赦也天赦之而公不赦亦已過也今三吳吏胥多悇憛癢心妄有所稱報民
恫疑虛喝闖叩門聲便啼呼走匿公亦知夫弟當養兄子當養父乎雖下愚不
肯有不知此義者乎以此義之易知而加以在位者之督教宜若孝弟之人充
衢塞巷焉今公治江南五年矣大江南北其子有餘財而不養父弟有餘財而
不養兄者比比也公能家諭戶曉而強之乎夫以天經地義之事尚不能強而
忽以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事強之於商賈負販之民其不樂從者情也聽其
不從則法撓罪其不從則刑濫且吝嗇非罪也以老聃之賢鼠壤有餘蔬而棄
妹以子夏之賢而不肯假蓋于孔子今以老聃子夏之所不能而責庸人爲大
俠悖之甚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鄉里善人聞諸朝表其門閭偶
得一二故爲貴也今令曰捐十石者予之旌捐百石者予之旌揭朽木而書金
字者在城滿城在鄉滿鄉其虛誘之名富民知之矣其勸捐之實貧民又知之
矣富民知之必不肯以無益之虛榮損室家之實惠貧民知之必謂爲富不仁

上之所惡也劫而取之上將我寬勢必揭竿而起呼號成羣害之所至豈有底止古堯洪湯旱無勸捐之名惟左傳載臧文仲有務穡勸分之說宋子罕飢國人粟戶一鍾魯之季氏隱民多取食焉當時圭田私邑豪富有餘故得行其豆區釜鍾之惠非今所可行也且使搢紳之家與　主上操活民之柄亦非國家之利也然則訪與捐竟不可行乎曰訪宜行於亂世捐宜勸於豐年而今非其時也亂世上下相蒙豺狼當道嚴明之吏偶一爲之如天雄烏喙治奇疾也今吏治肅清無大豪足當公訪豐年富戶熙熙不知穀之可貴迎其機而導之爲義倉爲社倉尚可舉行然亦不過杯酒是諭鄉人是託而已至於量戶而計按畝而搜必如張巡之守睢陽臧洪之守陳留危亡在卽去則齎寇糧留則同歸于盡然後涕泣行之以救旦夕而人亦相諒明公視今日之江南豈其時乎封他人之股以行孝劫隣里之財以市恩竊爲明公不取也然則見民之飢而死爲之奈何曰今　天子之賑飢自堯舜以來未之有也公逢盛世操大權夫復何憂勸災寧早入告寧實定數宜寬糶濟寧速撫綏加賑多其名留養資送廣其例撥外省之豐者以濟之擇有司之賢者以託之周孔復生如是而止矣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先生誚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爲厲階枚浙人也亦雅憎浙詩樊榭短於七古凡集中此體數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氣先生非之甚當然其近體清妙于近今少偶先生詩論粹然尚復何說然鄙意有未盡同者敢質之左右嘗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卽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鶯花豈古之鶯花乎然而不得謂今無鶯花也今之絲竹豈古之絲竹乎然而不得謂今無絲竹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卽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爲唐不足以爲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於湯武莫不善於燕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莫不善於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唐宋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弘後始有之其時議禮講學皆立門戶以爲名高七子狃於此習遂皮傅盛唐擡擊自矜殊爲寡識然而牧齋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詩卽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牧齋不嘉與又或使七子湮沉無名則牧齋必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壘奪幟乃不暇平心公論此亦門戶之見先生不喜樊榭詩而選則存之所見過牧齋遠矣至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褎衣大袑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爲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畜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豔妻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僕讀詩常折衷於孔子故持論不得不小異於先生計必不以爲僭

再與沈大宗伯書

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爲豔體不足垂教僕又疑焉夫關雎卽豔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展轉反側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豔詩之祖也傳鶉觚善言兒女之情而臺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懺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豔絕阮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狹取之宋人謂蔡琰失節范史不當置列女中此陋說也夫列女者猶云女之列傳云爾非必貞烈之謂或

賢或才或關係國家皆可列傳猶之傳公卿不必盡死難也詩之奇平豔樸皆可采取亦不必盡莊語也杜少陵聖於詩者也豈屑爲王楊盧駱哉然尊四子以爲萬古江河矣黃山谷奧於詩者也豈屑爲楊劉哉然尊西崑以爲一朝郛郭矣宣尼至聖而亦取滄浪童子之詩所以然者非古人心虛往往舍己從人亦非古人愛博故意濫收之蓋實見夫詩之道大而遠如地之有八音天之有萬竅擇其善鳴者而賞其鳴足矣不必尊宮商而賤角羽進金石而棄絃匏也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詣之所極原不必兼衆體而論詩者則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題之所宜即以唐論廟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郊島爲之則陋矣山水閒適王孟所宜也使溫李爲之則靡矣邊風塞雲名山古跡李杜所宜也使王孟爲之則薄矣撞萬石之鐘鬬百韻之險韓孟所宜也使韋柳爲之則弱矣傷往悼來感時記事張王元白所宜也使錢劉爲之則仄矣題香襟當舞所絃工吹師低徊容與溫李冬郎所宜也使韓孟爲之則亢矣天地間不能一日無諸題則古今來不可一日無諸詩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長而藏己之所短則可護其所短而毀人之所長則不可豔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不已過乎至於盧仝李賀險怪一流似亦不必擯斥兩家所祖從大招天問來與易之龍戰詩之天妹同波異瀾非臆撰也一集中不特豔體宜收即險體亦宜收然後詩之體備而選之道全謹以鄙意私於先生願與門下諸賢共詳之也

尊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雪漫漫兮白日寒天荊地棘行路難先生評只此數字抵人千百嘻異矣上句直襲荊軻傳之唾餘下句行路難三字即題也永錫苦湊得天荊地棘四字耳三尺村童皆能爲之而先生登諸上選蒙實不解願教之

答施蘭垞論詩書

足下見僕答沈宗伯書不甚宗唐以爲大是蒙辱謙言欲相與昌宋詩以立教嘻子之惑更甚於宗伯僕安得無言夫詩無所謂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已失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歌者爲齊人歟爲魯人歟孔子不知也其所歌者爲夏聲歟爲商聲歟孔子又不知也但曰善則愛之而和之聖人之和人歌聖人之教人學詩也雖然物必取其極盛者而稱之詩之稱唐猶曰宋之斤魯之削云爾僕之不甚宗唐不欲過天下之人盡遷居於宋於魯而後爲斤削也然宋斤魯削之善不可誣也子之不欲尊唐是欲遏居宋居魯之人遠適異國而後許其爲斤削也則好惡拂人之性矣是奚可哉來書云唐詩舊宋詩新更不然也夫新舊可以年代計乎一人之詩有某首新某首舊者一詩之中有某句新某句舊者新舊存乎其詩不存乎唐宋且子之所謂新舊僕亦知之前有人焉明堂奧房襜襜焉盛服而居後又有人焉明堂奧房襜襜焉盛服而居子慮其雷同而舊也將變而新之則宜更華其居更盛其服以相壓勝矣乃計不出此而忽窪居窟處衣昌披而服藍縷曰吾以爲新云爾其果新乎抑雖新而不如其不新乎五尺之童皆能辨之揚子曰斲木爲棋梡木爲鞠皆有法焉唐人之法本乎漢晉宋人之法本乎三唐終宋之世無斥唐人者子忽欲尊宋而斥唐是率其子弟攻其父兄也恐詩未作而教先敗也已

答蘭垞第二書

來書極言唐詩之弊故以學宋爲解所陳諸弊僕不以病唐人乃以病吾子何也子亦知孔子之道歷萬世而無弊者乎然鄉之氓有學孔子者終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人但呼爲飲食之人不呼爲孔子也是豈孔子之弊哉子之弊唐毋乃類是且弊有多寡學者當擇其寡者而趨之程朱講學陸王亦講學其于聖道互有是非然天下士多遵程朱少遵陸王故何也程朱流弊不過迂拘陸王之弊一再傳而姦猾竄焉其弊大故其教不昌唐詩之弊子既知之矣宋詩之弊而子亦知之乎不依永故律亡不潤色故采晦又往往疊韻如蝦蟆繁聲無理取鬧或使事太僻如生客闌入舉座寡懽其他禪障理障廋詞替語皆日遠夫性情病此者近今吾浙爲尤雖瑜瑕不掩有可傳者存然西施之顰伯牛之癩固不如其勿顰勿癩也況非西施與伯牛乎說者曰黃河之水泥沙俱下

才大者無嘗焉不知所以然者正黃河之才小耳猶不見夫江海乎清瀾浮天纖塵不飛所有者萬怪百靈珊瑚木難黃金銀爲宮闕而已焉覩所謂泥沙者哉善學詩者當學江海勿學黃河然其要總在識作史者才學識缺一不可而識爲尤其道如射然弓矢學也運弓矢者才也有以領之使至乎當中之鵠而不病于旁穿側出者識也作詩有識則不徇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爲習囿杜稱多師爲師書稱主善爲師自唐虞以來百千名家皆同源異流一以貫之者也何暇取唐宋國號而擾擾焉分界於胸中哉吾子亦先澄其識而已矣毋輕論詩

與盧轉運書

月之十七日陳生歸又三日公手書至道生操觚率爾不克受公恩弁戒枚毋再薦士枚聞頗惑焉昔養由基善射百發百中識者猶慮不以善息致棄前功生之射才一發耳弓撥矢墜其以金注昏耶不然何命之窮也生誠寠人子器小邂逅不自珍以爲倚馬磨盾將以見才不知楊修敏捷作暑賦彌月不獻王粲初征記他文未能稱是韓安國賦几不成罰酒三升古之士不以此定賢否也夫公廨甚迫步韻甚難爲大儒握管甚鄭重生皆不知貿貿然不請閒不稟意旨而爲之其得棄絕之罪於門下也固宜雖然公之所以接士者枚尚有進焉今夫金之色豈止三品哉統命之曰金而已士之才豈止九等哉統名之曰士而已其爲良金與良士歟夫人而知之也其爲不純之金未成之士歟則將鎔其渣滓而加之淬厲非大賢與大冶不能公大賢也陳生士之未成者也其所以位置之者當自有道矣昔劉乂以詩干韓杜溫夫以文干柳乂之陋至於攫金杜之妄至於用虛字不當律令視二公如山嶽之與塵埃然二公接之不甚決絕以爲天下士惟享大名據高爵者足與治耳若夫擔簦躡蹻之士所歷不過窮巷所望不過餬口就有不及則三熏三沐非我其誰纂摧折之將傳笑四方終身毀棄且古之君子惟薦人于朝爲至慎也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夫區區之財如棄涕唾無甚關係己財且然而況順風吹噓借他人財爲豪舉者乎今天下郡無閒田田無餘夫故游民相率而爲士者勢也其利市三倍者惟商耳商行周官睦婣之義裒多益寡意良厚也明公居轉運之名要在轉其所當轉而不病商運其所當運而不病天下不必頭會箕斂知有商而已也亦不必置喜怒於其閒以會計之餘權取天下士而榮辱之也枚嘗過王侯之門不見有士過制府中丞之門不見有士偶過公門士喁喁然以萬數豈王侯制府中丞之愛士皆不如公耶抑士之暱公敬公師公仰望公果勝于王侯制府中丞耶靜言思之未嘗不嘆士之窮而財之能聚人爲可悲也當明公未來時其所謂士者或以勢干或以事干或以歌舞卜筮星巫燒煉之雜伎干未聞有以詩干者自公至士爭以詩進而東南之善聲韻者六七年閒亦頗得八九盛矣哉大君子之轉移風氣固如是哉然則使公或晉擢也去誠恐詩之十倍陳生者亦未必一至門下而何有于生生遇公公遇生誠兩不可再而卒齟齬以窮媒勞恩絕何耶夫途本寬則核之也宜嚴徑愈狹則收之也宜寬如生者徑之至狹者也惟公能收之而惜其不寬也生休矣恐生之外尚有其人枚將終薦之以補公過枚謹覆

答袁蕙纕孝廉書

時文之病天下久矣欲焚之者豈獨吾子哉雖然如僕者焚之可耳吾子固不可也僕科第早又無衡鑑之任能決棄之幸也足下未成進士不可棄時文有親在不可不成進士古之科有甲乙有目今之科無甲乙無目其途甚隘古進士多至八百人今進士率三百人其進甚難以至難之術而就至狹之境士之低首降心知其不可而爲之者勢也勢非聖賢豪傑之所能免也知勢之不免而能擇其本末緩急而致吾力焉是則聖賢豪傑而已矣且子之捐科第絕時文將以斬乎古之立言者耶夫立言非古人意也所不得已也古人之意重仕不重隱貴立德功不貴立言孔子述而不作爲季氏宰韓愈下筆大慚卒以詞賦進毛義捧檄爲親屈歐曾皆科第中人此其證也子皝皝有志氣果仕可以行所學羞當世之公卿其次官一鄉可以具魚菽養其親爲古循吏較夫踽踽喔咿矜不可必之傳者宜誰先焉就使入世難合退而求息然後積萬卷以成一家言其時非獨心閑而力專也既已磨礱乎世事閱歷乎山川馴習夫海內

之英豪則其耳目聞見必不沾沾如今已也夫士有鄉黨自好之士文亦有鄉黨自好之文不可不察也僕幼學今古文兩無所就不得已專乎今者一年始成進士今雖棄今而專夫古者二十餘年終未敢自以爲信也何也今人易悅古人難求故也足下未能乎其所易者而遽欲能乎其所難者僕亦未敢爲足下信也昔有未婚而憎其媒者或告之曰子之憎媒子之所以婚遲也子之婚遲媒之所以病子也子不能以憎媒故而勿婚則不如速婚焉而絕媒氏僕勸吾子勿絕時文乃正所以深絕之也

代劉景福上尹制府書

福觀古君子之于人才也有必用有必不用而其介于或用或不用者則未嘗不相其時勢之便與其人之緩急而進退之福待罪江南十餘年公不薦擢之亦勿劾去之似公之待福其亦在用與不用閒乎然明知其必不用而妄求與明漕其未必不用而不求是皆昧于君子用人之道者也福何敢然福以疎脫知弁故免官捕得後例應復官恭逢　皇上南巡凡白衣領職如某某俱蒙奏留福聞之不覺殷殷其有望者何也十六年福辦治華山甚瘁司馬匹音樂甚費於今三年脯資竭矣內無戚里周給外無僚友牽挽舊長官中所恃者惟公在公駕驅衆材呵叱惟命其不以一譾劣之福置心中者情也在福閑居愁嘗無俚已極而不能不號呼於仁人之前者亦情也然使福去官非公罪則不敢求未復職不必求不逢虞巡盛典而無奏留之例又無可求今何時哉　六龍將來萬物懽噪凡在江南大小臣工莫不後先奔走僄僄然率作而興事下至執跅執鉞餘須扈養倈儒庖翟亦各奮其肘足伸襟揚眉爭効傾葵之志而福食　皇祿二十年覲　聖顏三四次反不能自比於輿臺之列側身於工匠之閒衆裏嫌身能無閔嘆即公之所以其難其慎而不肯輕用人者福亦深知其故矣才不足以供指麾不用不久在江南不用冀復官不用冀領公家財物不用數者福均有說焉福雖非棟梁或可備榱櫨之任不支稟假當無冒侵所不能已于言者實以謁選尚遠而人情以有事爲榮大府目色所及頓增光采藉此支吾或不致征伀無託耳且夫天子巡狩一切清宮剗草之事凡有血氣者皆分所當爲而我　皇上一遊一豫起廢錄舊恩施尤隆公當其閒如山澤之通氣正須誘掖之鼓舞之有以大展乎羣策羣力尊君親上之心則士氣伸而天心亦喜不比平時課吏薦賢必爲之嚴覈而深稽也至於或賜一縑或賚一級或就近　召見或仍歸銓曹大抵臨期酌奏恩出上裁公亦不過相其勢而觀其便耳福敢一辦供張便剔嬲長官冀無妄之福而強公以難行之事哉古人有言曰盡一子之孝何如盡羣子之孝福與公同一君父同一迎　鑾而公有百事之盡福無一事之盡此心缺然故乞一牒以自効亦非專爲阨窮已也仰希㕙示不宣

或問雙名單稱古人有否曰見春秋傳踐土之盟曰晉重者重耳也曰衛武者叔武也此雙名單稱之證也自記

答某山人書

書來責僕不相見詞甚煩氣甚盛僕敢不覆一函以開足下孫子曰知彼知己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足下知己而不知彼能入而不能量非所以測交也夫君子之道無他出與處而已出則有陶冶人才之任於天下人無所不當見處則安身藏用於天下人無所當見足下視僕出乎處乎苟能知之必能量之雖然處者亦未嘗無友也有長沮必有桀溺有張邴必有羊求論其徒大率處者流也處者多其足友者少僕故欲窺觀足下而遲遲乎晉接足下不解其意而迫之過矣然女欲自媒劍欲自鳴猶夫人也不意足下又舍其區區之文墨而忽挾賢挾貴以臨之一夸門地再夸交游此正僕年來所亟亟避者持其所避者而招之則足下求友之術踈矣鄭康成曰回賜之徒不稱官閥魏李沖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友也者不可以有挾也僕少未嘗學問挂冠後稍知文章利病覺此道中有似是而非者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有借此衒市游大人以成名者僕誠私心痛之發憤雪此弊俛焉日有孜孜當悅學時雖妻孥來猶厭奚況外客性又趨人之急求而不應彼貌未變我顏已慚胸中輒大不適因自念與其開門友近人孰若開卷友古人與其不副人望欿然病乎己孰若不使人望悠然樂其天古之人欲讀書先閉門誠不得已也士相見禮先之

以介繼之以贄至鄭重也此外則胥史農工召之而後至耳戰國時乃有曳裾侯門者爲報恩揚名之說以惑紈袴之公子今非其時也　朝廷清明賢者在上不肖者在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君子不惡其窮而惡其所以窮安得如書中憤懣語以悖教而傷化哉僕自知不肖甘心入山山中產物惟白雲耳甚無補於足下慮足下方憎絕之不暇而忽以願見爲請殊駭人意然武陵漁人無心得津有心求之轉不可得若足下一付以無心則僕見亦可不見亦可見不見何足重輕莽蜂鳴鳩跂蹺蟲豸尙登山人之堂況足下世宦之家文人自命者乎明月清風開門則入閉門則去入而不喜去而不怒者何哉彼無所求故也今足下乃悻悻然以不見爲慍或者其有所求乎僕昨者雖相謝終不能決足下之果有他腸而預築堅城以待意嘿嘿頗自悔今接書略見意旨乃竊喜前此之相謝果計老而謀得也藏己之拙養人之高何嘗不兩得耶要之雖不見如見雖見如不見請足下再擇之

再答某山人書

客歲以一函開足下謂足下讀其書將知其人矣不意猶未也足下前書文而不慙有叱叱氣當今士習婞阿得足下振之無所爲非第不宜施於僕耳僕惜足下藥甚良於病不合故以己之沉廢學問之難門第之不可以傲人與夫古今異宜之時勢悃款數奏期足下深思而善取之過後亦不復省矣乃來書慮僕故相暴張以將不利于足下似誤聽蜚語而測僕者過焉僕老矣覽書得古人姓名尙不省記何暇置足下于胸中而項項然慍哉且既已掃轍作野人矣又肯爲敗一足下之名而出山揖客哉僕與足下素無睚眦何所窮怒而必極之於既往趙孟所不能貴趙孟又惡能賤之足下不信僕可也不自信何也昔昌黎答呂河東答杜二書俱存較僕奉酬者詞較嚴焉然二公卒未深絕之且殷殷然進之于道蓋前賢接後進理固宜然僕審己未必如韓柳而所以絕人者必欲過之使僕返而自思亦覺執德不宏爲可憂矣於足下何傷焉僕自恨無顯位盛名如孔北海一流可以噓枯吹生使足下衎衎然心喜又不能滅聲跡若朱桃椎焦先輩使足下棄而忘之幷不能如羊叔子使足下信其必不酖人此皆僕不修身之過也省書大慙無則加勉而已

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前以一家言求教書來如發蒙且云由周公而上道統在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漢唐君臣無與焉是說也蒙不謂然夫道無統也若大路然堯舜禹湯孔子終身由之者也漢唐君臣履乎其中而時軼乎其外者也其餘則偶一至焉者也天不厭漢唐而享其郊祀孔子不厭漢唐而受其烝嘗亦曰彼合乎道則以道歸之彼不合乎道則自棄乎道耳道固自在而未嘗絕也後儒沾沾于道外增一統字以爲今日在上明日在下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三代之時道統在上而未必不在下三代以後道統在下而未必不在上合乎道則人人可以得之離乎道則人人可以失之昔者秦燒詩書漢談黃老非有施讎伏生申公瑕邱之徒負經而藏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瑣箋釋則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爲程朱生宋代賴諸儒說經都有成迹才能參己見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摋而謂孔孟之道直接程朱也夫人之所得者大其所收者廣所得者狹其所棄者多以孔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察邱陵耳然於子產晏嬰甯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孔子也孟子雖學孔子然于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爲聖至朱子則詆三代下無完人此宋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禮樂邵伯温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能與禮樂乎此伯温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故也必如修真煉藥之說以爲丹不易得訣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祕愈矜嚴則道愈病我
皇上文集中不遠稱堯舜而屢舉漢文帝唐太宗者亦以言漢唐則年代近而政事易于核實言唐虞則年代遠而空言難以引據先生來書尊　皇上爲堯舜堯舜之言先生又不以爲然何也書中斥陸王爲異端亦似太過周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不指智者之樂水爲異端也顏

淵問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各爲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爲異端顏淵又必以仲弓爲異端矣大抵古之人以行勝後之人以言勝以行勝者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不暇爭也以言勝者矜矜栩栩守一先生之言無所不爭也聖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訥于言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宋儒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人意也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其主遂至戟手嚷詈及問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陸王者皆此類也願先生勿似之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

錢唐袁枚子才

答程魚門書

僕無秋不病七月間又痁作而伏矣小愈輒復瘠若槁木之枝書來道稚威定宇化爲異物病中聞此悲何可支惠子湛深經術僕愛而未見稚威則少相狎長相敬也懷奇負氣賫志以沒所著繁富聞其兒子以爲不祥都拉雜摧燒之其人舉於鄉識道理或不宜有此魏文帝云既傷逝者行自念也陸雲與楊彥明書云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覺近之思二公言益人悽愴記前年與足下約毋刊所作詩文比來思之此語終竟未是豈不知學與年兼深造可喜古人文字無自爲開雕者然彼此一時正難泥論求心苟足待後無期孔子稱七十從心哲人竟萎倘再登大耋必不以七十自足也學者如牛毛傳者如麟角先爲之傳以待後人可也若四十未足曰待五十五十又未足曰待六十云云不已溘然早至有子如彼無子可知其卒誰能紀傳之耶道家以形骸爲宅舍神明爲真吾文章者吾之神明也可不存哉曹子建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少陵亦有得失寸心之言先哲餘論當不我欺僕詩兼衆體而下筆標新似可代雄文章幼饒奇氣喜於論議金石序事徽徽可誦古人吾不知視 本朝三家非但不愧之而已足下詩才幾抗絳雲文太紆餘仲宣同累然南雷下可雁行矣他學淹貫過僕遠甚願足下著一書垂之不朽正是成其所長非因足下勸我止其觴而還酢之也介眉侍講來此執後進甚恭八十頹翁得此於天蓋寡綿莊衰甚煙視媚行非復如前所見今且臥病精神欲辭之而去海內儒者又弱一个焉人何以堪僕與足下離七百里一晤輒三四年彼此鬢有二色矣才難之嘆知音之孤中夜彈指幾人尚在私心拳拳覺骨肉妻孥不如文字之交關愛較重近舉一男寤生氣絕區區者而不予畀天道可知然使有一卷書傳後則幽冥魂魄長逝無憾功勳子嗣都無所關此語要惟足下信耳西風滿天伏惟珍重不備

與某刺史書

寄示詩四卷俱衰絰中哭中丞公之作具見純孝發于心聲然區區之見有不敢不白之左右者禮大功廢業又曰嬰兒哭其母何常聲之有足下斬衰之喪非止大功有韻之詩非止常聲以禮律之似足下在服中不得爲詩縱爲詩不得哭父古惟傳咸孫綽有服中哭母詩是時東晉清談禮教陵遲不可爲訓自唐以來詩人林立孝子亦林立未聞有以哭二親爲題者蓋至親無文詩固言之文者也不文不可以爲詩文則不可以爲子兩者相背而馳故從來畫家無畫天者輓詩無輓父者劉晝作六合賦昔人以爲大愚若以罔極之恩而鋪陳之于聲調之末是卽畫天賦六合之類也子夏免喪彈琴而不成聲足下未免喪握筆而已成韻異乎僕所聞僕方慮足下性耽吟詠或三年中不能忘此結習偶有所作亦必假其年月于服前服後以免于君子之譏而不意足下之卽以禮所禁者而自暴章之也韓昌黎于十二郎從子也其祭文獨不用韻蓋雖期功之喪亦有不忍文之之意焉足下孺慕不已故長言之長言不已故詠歎之原非以此爲名也然果合乎禮以得名尚非孝子之心所願乃背乎禮以累名又豈孝子之心所安公羊曰仁不勝道記曰詩之失愚此之謂矣足下盍取服中所作哭而焚之中丞公有知必以愚言爲是諛足下者豈不曰三百篇中亦有陟岵蓼莪諸作不知陟岵者孝子行役之詩其親存也蓼莪者刺幽王之詩毛傳可考也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書來問作令之道甚勤且摯僕老矣隱空山十年向所行爲不復省記然涎顏病馬久不知鞍轡爲何物或放而前之俾引其生平經歷之處則雖龍駒乘黃未之或先也夫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天之生才敏鈍各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臥而理或戴星出入而後理此豈可學哉然行政之方與安吏民之道則循吏不同同歸於治今以縣令所當知與僕行之而有效且與才性無關者爲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縣之職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曰用之而勿爲所用是已其用

之而勿爲所用奈何曰通之而勿隔是已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矣而何弊之能爲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果賢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衆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卽令某甲喚某乙寧不省需索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一則曰嚴胥吏再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卽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周官所謂陳其殷置其輔輔卽胥吏也雖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祿今既無之則上之人宜爲若作設身想而何嚴之爲彼嚴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試問已舞之文判行者誰耶加印者誰耶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役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又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親記似屬奢闊之論不知訟牒極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滅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窮而免冠謝罪請嗣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爲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匪之倂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無一事此胥役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贓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于始而感于終乎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非速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稟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空之而待親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焚卷撤彼胥吏何權焉于胥吏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至內幕外胥俱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鄉民村戶不遠百里而來榮汝之糧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探刺不爲之結于挾日以內吾心安乎政綱既舉首清刑罰清之云者非寬減之謂得當之謂也皐陶曰罪疑惟輕言罪之疑者輕之其不疑者不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不使刑罰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轉生刑之惡以爲吾旣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尙何懼哉以此午痎痏而逞毒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頒之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孱民加細荊而呼號不勝何事于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練之餘當巨梏而含笑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應笞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于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況四十耶乃凜凜乎懼心生而惡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讞非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衆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于獄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犴而防雜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免捉搦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誤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勻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鎖練于胥役必內存之當用者加朱墨圍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于典史必驟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剋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之人不能聽訟先求無訟不過嚴狀式誅訟師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怨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卽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側弁垢顏不投于明鏡是也然而一關之獄情僞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靈以應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嘗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

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常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對簿之民宜分爲六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贓之可栽也觀南史傅琰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天性之親槃而不殊雖父訴子亦使自管否則傷慈愛矣墳田之事勘而後斷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錢穀役侵者多民負者少比役無益也役又借比以索民錢善催科者不輕比役相擇其負多者召花戶而欲見之吾未見眞花戶來而稅不登者也慮飛洒則細刊科則昭示鄉坻防重耗則突取衡平辜較一二漕無抑勒則浮取皆恩糶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科中寓撫字也百姓之上尚有紳士凡今之閉門塞竇而不見客者其中有所不足也古人於一邑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臘飲酒習射當其時豈有苞苴竿牘之嫌乎作吏者日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特天閼下情亦自覺其不雅記有之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尊搢紳卽所以尊朝廷其他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以無失黨庠術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其薦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總而論之爲政在外尤須爲政在心心正則羣邪消心和則衆善集心周於庶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淡于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傔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轅一入而守候之飢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眞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則順風而呼吏服則指臂可用告示爲吾之仁言不必輕發而發必手書訪聞非政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眞確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議並察邇言仁無術而不行政師古而毋泥吾之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於是矣若夫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在吾子矣

答惠定宇書

來書懇懇以窮經爲勗慮僕好文章舍本而逐末者然比來見足下窮經太專正思有所獻替而教言忽來則是天使兩人切磋之意卒有明也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爲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其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見聖人然後拾其遺文墜典強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爲非聖人意也是故眞僞雜出而醇駁互見也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託足權門者以爲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躪轢他人之門戶此近日窮經者之病蒙竊恥之古之文人孰非根柢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爲功卽如說關雎鄙意以爲主孔子哀樂之旨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后妃作宮人作畢公作刺康王所作說明堂鄙意以爲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卽清廟卽靈臺必九室必四空必清陽而玉葉問其由來誰是秉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說經大率類此最甚者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遵明誤康成八寸策爲八十宗曲說不已一鬨之市是非麻起煩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尋鬼神搏虛而已僕方怪天生此迂繆之才後先噂沓擾擾何休敢再拾其瀋而以吾附益之乎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玄虛漢偏于形而下者故箋注之說多附會雖捨器不足以明道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而畢竟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弦矣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而立矣藝成者貴乎德成者貴乎而況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其私說顯悖聖人箋註中尤難僂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誣也僕齓齒未落卽受諸經賈孔註疏亦俱涉獵所以不敢如足下之念茲在茲者以爲六經之于文章如山之昆崙河之星宿也善遊者必因其胚胎濫觴之所以周巡夫五嶽之崔巍江海之交匯而后足以盡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獨處于昆崙星宿間而自以爲至足而亦未免爲塞外之鄉人而已矣試問今之世周孔復

生其將抱六經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將漢後二千年來之前言往行而多聞多見之乎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強顏閔以文學而足下乃強僕以說經倘僕不能知己知彼而亦爲以有易無之請吾子其能舍所學而相從否

答定宇第二書

覆書道士之制行非經不可疑經者非聖無法云云僕更不謂然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上無經字漢武帝與東方朔引論語稱傳不稱經成帝與翟方進引孝經稱傳不稱經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始於戴聖莊周異端也戴聖贓吏也其命名未可爲據矣桓靈刊石經匡張孔馬以經顯歐陽歙贓私百萬馬融附姦周澤彈妻陰鳳質人衣物熊安稱觸觸生經之效何如哉六經中惟論語周易可信其他經多可疑疑非聖人所禁也孔子稱多聞闕疑又稱疑思問僕既無可問之人故宜長闕之而已且僕之疑經非私心疑之也卽以經證經而疑之也其疑乎經所以信乎聖也六經者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孫自宜聽受然未必其言之皆當也六經之言學者自宜參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經而以爲非聖者無法然則疑高曾之言而爲之幹蠱爲之幾諫者亦可謂非孝者無親乎漢王充曰著作者爲文儒傳經者爲世儒著作者以業自顯傳經者因人以顯是文儒爲優宋劉彥和曰傳聖道者莫如經然鄭馬諸儒弘之已足就有闡宣無足行遠唐柳冕曰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也明六經之註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也今先小人之儒而後君子之儒以之求才不亦難乎此三君子之言僕更爲足下誦之足下謂說經貴心得不以沿襲爲工此言是矣然而一人之心卽衆人之心也一人之心所能得卽衆人之心所能得不足以爲異也文章家所以少沿襲者各序其事各值其景如烟雲草木隨化工爲運轉故日出而不窮若執一經而說之如射舊鵠雖后羿操弓必中故所受穿之處如走狹徑雖跦跦小步必履人之舊迹也前賜讀大禮議六宗說俱精確然一則毛西河曾言之一則郝京山曾言之其書俱在其說更詳此豈足下有意襲之哉足下之心得之彼二人之心先得之足下之識雖在二人之前而足下之生已在二人之後則不襲之襲二人傳而足下不傳矣且僕固疎於經者也甫得二義已覺其襲倘從足下之言而惟經之是窮則足下之終日仰首屋梁所自矜獨得者不俱可危乎要之足下自問不能購盡天下說經之書又不能禁絕天下說經者之口姑毋以說經自喜也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公以撫軍之尊而手書勤勤求馬叟推命僕心大不喜夫命孔子之所不知也馬叟何人其聖于孔子乎而能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卽知其不可知者而已知其不可知故其所可知者不惑也堯之時皐夔隆貴人不言其命達共驩流放人不言其命窮及西伯戡黎紂無以自解乃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非唐虞時無命桀紂時有命也理不足而后求諸數也公生堯舜之世身爲皐夔理宜顯貴理宜平善何嫌何疑而欲數之求古之神于命者首稱唐李虛中然虛中餌金丹疽發背亡其于知命果何如也世之人村堠里媪厄屯已極偶一啼求之冀異日亨嘉當亦人情所應有乃往往貧賤之人轉不爲此而愈顯貴者則愈爲之弁愈信葬禁宅忌之說此無他射黃金注者外重則內惑故也然藉此爲趨避計則方寸中乍冰乍火何以稱職任事勤施於四方耶且彼言吉歟公如命何彼言凶歟公如命何倘吉可趨凶可避是無命也不必知也吉不可趨凶不可避是有命也知如不知也福善禍淫者天也求之于命是無天也賞善罰惡者君也求之于命是無君也古大撓定支干毫無義意猶之一二三四紀數名云爾一二三四無可推則甲乙子丑亦無可推費補之言一時生一人一日夜生十二人以卒歲計之只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只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今一郡中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年月日時同者多矣又何貧富貴賤之紛紛乎文文山贈朱斗南序宋景濂祿命論亦稱命只五十一萬八千而四柱盡矣餘皆雷同古所稱知命者邾文公楚昭王皆以不知知之天道遠人道邇捨人而言天大半恍惚凡一切時日小數陰陽雜家愈神奇則愈受禍史冊中如郭璞郭麐輩何可勝數然天下無業之氓太多不得已託九

流雜技以諜其生當亦先王所不禁仁人君子妄言妄聽優俳畜之亦無所爲非若竟倚奉如神而且有抑抑求教之意則此輩無識或借此喝鄉閭誑誘公事覥然與士大夫抗禮是則王制所謂假鬼神時日以惑衆者殺可也易稱樂天知命子思稱居易以俟命孟子稱修身以立命陸贄稱君相造命孔子則罕言命公之命亦知之俟之立之造之罕言之而已何必推

答某明府書

書來慍僕不序足下之詩過矣僕豈特不爲足下作序并不願足下作詩詩之道主溫柔足下作令能柔其民卽詩人矣不必于政外求詩若就足下之詩論之尙非索序時也以足下才敏不傲然行世而必僕序之求意中似有僕者然則僕不序足下足下必湛思而自省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何耶不求之于僕必求之于詩詩將日進僕序足下足下覽鏡自臧從此不求之于詩并不求之于僕而詩將日退愛足下者不當如是若夫隱約其詞陽許而陰非之又非朋友直諒之道也且足下亦知序所由昉乎爾雅序疏云序者序陳此經之旨也杜牧答莊充亦云凡夫序者皆其人已亡門生故吏尊師其人而序之非生同時者也僕與足下同時生足下未亡僕又無所尊師僕縱欲序足下足下尙宜拒而辭之何反以不得爲慍耶大抵古人多自序求人序以重其文者自皇甫之序左思始至于李漢序韓則又序人文以自重矣足下之詩自作之自序之誰曰不宜若果能重僕僕將求序足下不待足下求僕若云倚僕爲重則僕位庳望狹何足以重足下而當代之爲皇甫者峨冠林立足下解慍處甚多其速往可也勿疑

寄蔣苕生書

書來示樂府四章當卽手絃而口歌之緣西行人稀缺然未報書中有奉太夫人之長安將泊石城之語小人洒掃敝廬瞻望弗及何子之忘之也比來聞足下成進士入翰林如獲殊慶大祥不覺夾夾然距躍三百伏念天之生才與國家之設官義本相因而起而往往才自才官自官此無可如何之勢也然僕謂自斗食以上至于卿貳皆可假借惟翰林一官必待其人而后居之何也簿書期會因事見才期於適用故流品不嫌其雜若清祕之職爲　天子潤色雅頌裁制謨誥非學古入官者不宜一朝居且居是官者必已能爲文章然後克稱非如膠庠子弟博習親師尙可期以三年五年也僕壬申歲過揚州愛足下僧壁詩思其人苦不得見幸熊安亭爲道區區夫崇鼎大璜夏后氏之龍簴僕亦未之見也然聞其尙存則喜聞存某所更喜聞其登明堂而陳淸廟尤大喜喜之情公也以爲惟我能先識則亦未嘗不出于私足下之入詞林也才與官合僕之喜也私與公俱故因秦樹舍人來而通書以賀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

原书缺此页

慰王麓園喪子書

錢唐袁枚子才

足下毋以喪子爲戚按洪範九疇道五福六極甚詳無道子嗣者孔子衰年喪鯉哀遜顏淵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公羊傳註曰小宗無後當絕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夫當絕與無後古人明言之而不諱是有子與無子非聖賢意也說者動以無後爲不孝云云不知孝者人所爲有後無後者天所爲待天而後成孝非教也商臣盜跖皆有後者也得謂之孝乎鄧攸羊祜皆無後者也得謂之不孝乎天下蟲豸雀鼠跂行喙息之物靡不喣嫗鞠育孳孳愛其雛其心豈以爲後哉陰陽之生機使然耳人爲萬物之靈當以禮節之聞足下喪愛子毀過盲夏過矣足下之齒猶未也爲邑令邑中人皆足下子使子孫祀我不如使桐鄉人祀我於足下何憂且聞足下慈幼之道亦頗未善郎君甫周晬衣之貂食以參朮又引其痘殤而投以諸猛厲藥此其愛也乃其所以害也夫明珠美玉天下之至寶也愛而篋藏之則全佩之戴之亦全即棄之野田草露無不全也若朝則濯於水暮則弄諸掌夕又捧而摩諸席目營手撥必有一朝之敗兒寵過則驕其性養過則弱其身不可不察也足下異日有子當思我言

舜不告而娶之說僕嘗疑之安有帝女下降九男同來而瞍竟茫然乎瞍即以瞽故爲舜欺矣彼象母與象獨不目擊而告舜乎堯爲何如天子而瞍能禁其妻舜乎瞍能禁之於娶前獨不能黜之於娶後而胡不即以不告爲舜罪乎此與二嫂治朕棲之說同一無稽偶因論無後之說而幷質之高明

與楊生書

僕壹不知夫論士者輒曰某也聰惜不說學耳某說學惜不虛己耳此其說殊不然論語曰敏而好學惟其敏故好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惟其學故知不足背者反是雖然有天焉天生林林者千百萬人不甚經意也生一人焉將使之不朽於千百萬人之中則必有意鄭重而以其全與之故過人之資嗜學之癖極虛之心三者常兼古傳人如列大坐席參錯相望誰則不然賢叔笠湖以生詩來讀之知生非偶然生者且云錫山俗好博揜生居其間不一遊目而惟詩書之娛愈知生非偶然生者僕不忍負天所以生生之意故敘摘來詩毫髮不假意不能毋怯生之惋之也昨接手書相從如轉圜然後知生之得於天者大矣生年纔十七耳僕如生年時絕不如生然則生如僕年時豈止勝僕也晉文公年十七得賢士五人枚臯年十七赴闕上書生非其等夷耶學琴者下指不協終身不能音天下事非天所寵者人不能強而襲之也生已寵於天慮未寵於人而書詞慊慊匄僕爲知己嘻過矣夫從古前賢後賢相須而益彰者勢也然後賢之須前賢可緩而前賢之須後賢甚急何也崑山之璧雖無卞和其終發露寶貴無疑也若沉檀死後之芬無餘風揚之則幾乎息矣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即如僕所告生者非有所受於人也而忽自得之然則以生之才而學之不已安知其所自得者不更進於僕之所告耶僕老矣然私心若不欲其老者豈其愚而有所戀於光陰哉良以著述粗成傳之其人之難也今而後僕其可老矣乎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而又畏後生以童稚後生而躋之於天命大人聖言之列得毋小過然試思當日若無七十子則孔子亦不得有今日矣後生可畏耶不可畏耶生今之後生也挾可畏之具而又遇畏後生之人其將何以報畏者

答戴敬咸孝廉書

東鄉先生殉節前朝其人原無假文傳者也既以文傳則不得不以文論僕前日摘其文之非還書時與到語耳草草塗抹過亦不復省矣足下書來護持東鄉不將前所摘者爲之指辨而但敘述明季處士之弊文體之荒蕪以推尊東鄉不惑之功可謂善尊東鄉者也僕尙何言雖然僕釋褐早時文之學淺所見明季時文尤少如足下所引爾時讕語今年近六十始得聞之東鄉能拒而排之誠善惜其所排者乃不過李卓吾何心隱一流識人所共識之妖魅逐人所共逐之盜賊在昔文運晦冥時或以爲難而在今日觀之似亦戴天履地之民秉夷同然不足爲東鄉異也足下善善從長爲護持古人起見僕敢再多言以自走不仁之域哉乃來書因論東鄉而詆及蘇子美一賢未起一賢又顛使僕

不得不瞿瞿然駭且疑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子美天災三疏侃侃正言似有德者其少也杜祁公壻之其官也范希文薦之其罪也韓魏公救之其所爲主也賢矣所傳得罪詩甚悖本傳無之與其集中諸詠亦頗不類安知非當時忌者如王拱辰輩爲一網打盡之計造作蜚語以相誣陷與歐公帷薄不修之謗同一冤酷而足下信爲口實欲以大辟當之恨其貶官猶爲漏網嗟乎嗟乎子美以一醉飽之過既不獲雪於生前更不獲申於死後尤仁人之所痛也且足下以尊東鄉故波及子美因子美故怪及歐公亦知當時愛子美者寧止一歐公耶歐公所謂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蓋指祁公及范富諸賢也子美去而祁公罷祁公罷而范富諸賢亦罷是子美一身之黜陟關慶曆一朝之盛衰而足下以護持東鄉之故忽生異議并諸賢一切抹摋恐東鄉有知亦必踧踖不安於地下也再考周公孔子驅爲奴乃是王直柔之詞即使真有此詩與子美無涉而況詩人放歌多不可爲典要杜少陵聖於詩者也亦有孔丘盜跖俱塵埃之句夫齊孔跖亦何異於奴周孔然而未聞古之人有罪少陵者則亦不以辭害義也從來人心之不同論古尤甚一孟子也而皮日休尊之温公非之一揚雄也而昌黎尊之東坡非之誰從乎誰信乎孰是乎孰非乎鄙意以爲尚論者必發千古不可不發之難而后可以自存其說其他小小是非有傷賢者則或爲時代所隔或因稗史而訛我輩疑於心不必見於口見於口不必形於筆形於筆不必垂爲文東鄉文字之疵自有公論僕因未面足下故率意筆之誠過也而足下洋洋千言將爲可傳之文以痛斥子美則是效吾尤而又甚之是亦不可以已乎願足下即以愛東鄉者愛子美可也僕之心即足下之心也

答尹相國書

枚愚不能慎厥身使公絶投杼疑又不能以自隱無名爲務累公思心潭潭屢寄危言警懮震動之枚始而瞿然曰公恩我不知我繼而愴然曰長者大人之愛嬰兒也豈待其有疾而后憂耶其平時之燥濕寒暑蓋無時不兢兢也且近前猶可耳離之愈遠則憂之愈深公之於枚毋寧類是雖然兒壯矣有疾以貽長者憂不可無疾而不能以無疾之故曉長者解其憂尤不可枚固不然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公之不欲枚坦皞也將以枚不足爲君子乎抑不知今爲王者之世乎枚乞養山居原不敢望履舄於公之門矣而公挾師傅之尊強召之宿留之出詩文以唱喁之所以然者牙琴相應啓予者商公之近枚者公之所以自爲而非爲枚也世人不察但見公紆尊降貴有意其存之遂謂公寵枚縱枚過譽枚聽從枚而枚於公前之不乞一恩不干一事不妄一語不受一賜者則非外人之所得而知也於是眈眈然環起而辟倪焉嗟乎嗟乎是何異闌猿檻鶴偶一玩弄於王公貴人之前旁觀者疑若奇榮極耀而孰知猿鶴之心以爲有苦而欲逃也久矣枚爲公故招人多言公又爲人多言故加枚訓詞恩勤不已祇益爲累盍亦淡置夫夫也而聽其相忘於江湖之爲安也哉說者又謂窮居故宜加謹是言也枚尤非之夫因窮居而加謹將必因顯貴而大縱也是奚可也今　聖世雍熙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士君子乃戚戚嗟嗟如含瓦石不與無病而自灸者等乎然而公之心枚亦知之公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猶抱安不忘危之志乾乾日昃師弟契深吉凶同患枚倘顛蹶必先累公公之戒枚者又公之所以自爲而非爲枚也然枚每見焚輪之風拔木而不拔草者何哉其質微故其身易安耳而況天下禍福榮辱之權操之者　天子贊之者相公公爲相公贊　天子自有大中之道稱物平施海內人方倚公如泰山之安而奚有於一閉門垂老之門下士夫何憂何懼倘公不見其大不深悉其人而徒抱慈心苦口逢寄聲人便諄諄聒耳彼不知者將疑枚必有大無狀事積於公心而代之憂危不已未爲人所陷先爲人所輕殊非愛人以德之義昔人疑孔明文采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陳壽以爲孔明與衆人凡士語不得不然枚固衆人凡士而公之丁寧則已過矣孔子雖聖而子路不悅故不覺率爾一言

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

詩文之道寧苟作毋苟許不知而作烏知其不後有進也非所許而許焉將惑於是矣是不可不辨也枚嘗核詩寬而核文嚴何則詩言志勞人思婦都可以

言三百篇不盡學者作也後之人雖有句無篇尚可采錄若夫始爲古文者聖人也聖人之文而輕許人是誣聖也六經文之始也降而三傳而兩漢而六朝而唐宋奇正駢散體製相詭要其歸宿無他曰顧名思義而已名之爲文故不可俚也名之爲古故不可時也古人懼焉以昌黎之學之才而猶自言其迎而距之之苦未有絶學捐書而可以操觚率爾者枚前席閒貶茶村文太守色不許我以見彼文絶少未敢爭之固辨之疾今賜變雅堂集讀之文之未是又安論其古不古也然茶村至今尚不至於草亡木卒者亦有故焉當鼎革時諸名士流離江湖結社羣居足己而不學其諸老先生多晚節不臧欲然病乎己遇勝國士人爭羅致燠咻之冀免其淸議而其時冒稱逸民者遂乘其虛而劫焉往往躧破履登高座居之不疑以爲李杜韓蘇搖筆便是既無𠜳怵之苦心又無畏友之礲切借國家危亡盜竊名字蓋不止茶村然也使生今日文教覃敷之時荊楚一傖技止此乎久沒沒矣孔北海曰今之後生喜謗前輩所以然者爭名故耳枚雖不肖必不爭名於茶村願公且置茶村之得失而先考古文之源流久後見覆何如

答友人某論文書

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後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也和之弓垂之矢非古之能者乎垂非不能爲弓和非不能爲矢也然而可傳者一人一物而已也伯夷典禮則棄樂孔子學射則舍御分爲四科判爲六藝不以其所能者傲人不以其所不能者病己秦學不兼方漢亦然宋以後人心不古喜多爲之沿其流而不溯其源夫是故雖能之而與夫不能者亦無以異也僕不敢自知天性所長而頗自知天性所短若箋註若曆律若星經地志若詞曲家言非吾能者決意絶之猶恨其多愛而少棄也學杜韓亦爲元白好韓柳亦爲徐庾汲汲顧影如恐不及方欲捐兩騖以求其精而不謂足下之就其病而深之也足下來教曰詩不如文文不如著書人必兼數者而後傳此誤也夫藝苟精雖承蜩畫莢亦傳藝苟不精雖兵農禮樂亦不傳傳不傳以實求不以名取安在其兼不兼也然僕意以爲專則精精則傳兼則不精不精則不傳與足下異矣若謂詩文不如著書僕更不謂然周秦以來作詩文者無萬數誠如尊言矣著書者亦無萬數足下獨未知之乎撿藝文志未必文集俱亡而著書獨在也僕疑足下於詩文之甘苦尚未深歷故覺與我爭名者在在皆是而獨震於考訂家瑣屑斑駁以爲其傳較可必耶又疑詩文之格調氣韻可一望而知而著書之利病非搜輯萬卷不能得其癥結故足下渺視乎其所已知者而震驚乎其所未知者耶要知爲詩人爲文人談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擇寧從一而深造毋泛涉而兩失也嗟乎士君子意見不宜落第二義足下好著書僕好詩文此豈第一義哉古之人其傳也非能爲傳也乃不能爲不傳也何也使人謀傳我則易而我自謀其傳則難也僕與足下生盛世不能爲國家立萬里功活百姓又不能伏丹墀侃侃論天下事并不能爲游徼嗇夫使鄉里敬之信之而乃欲爭名於蠹簡中狹矣然僕竊喜自負者王荊公云徒說經而已者必不能說經僕固非徒爲詩文者也或與夫足下所引終身著書諸人其容有閒乎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客冬蒙寄古文七篇讀畢思有所獻替忽忽少暇入春來歸妹於揚州筵日賓壻勞不可支比來稍閒敢白所懷以諍足下竊謂足下之爲古文是也足下之論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不貪多務博以求之此未爲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昧沒而雜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於時今百家回冗又復作時藝弋科名如康崑崙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樂器不能得正聲也深思而愼取之猶慮勿暇而乃狃於尨雜以自淆過矣蓋嘗論之古書愈少文愈古後書愈多文愈不古商書渾渾爾夏書噩噩爾作詩者不知有易作易者不知有詩下此左穀以序事勝屈宋以詞賦勝莊列以論辨勝賈董以對策勝就一古文之中猶不肯合數家爲一家以累其樸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其才力

有所不足而歲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獨則不誠不誠則不形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鄭康成以禮解詩故其說拘元次山好子書故其文碎蘇長公通禪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萬夫之稟者也偶有所雜其弊立見而況其下焉者乎今將登騷壇樹旗幟召海內方聞綴學之徒而談論角逐以震耀乎口耳此非頌稱博引不可也邯鄲淳之見東阿王李鍇之遇梁武帝是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閉戶覃思不蹈襲前人一字而卓然爲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足下擅鹽筴名居淮南之四衝四方之士于于焉來請謁者或經或史或詩或文或性理或經濟或蟲魚箋註或陰陽星曆醫卜日呈其伎於左右足下不涉獵而遍覽焉幾憒乎爲酬應而又以好賢之心好勝之氣日習於諸往來者之咻染不覺耳目心胸常欲觀五都而遊武庫然藉此多聞多見使人一談論一晉接驚而詫於四方曰名士名士則可也竟從此以求古文之真而拒專門者之諫則不可也足下之答綿莊曰散文多適用駢體多無用文選不足學此又誤也夫高文典冊用相如飛書羽檄用枚皐文章家各適其用若以經世而論則紙上陳言均爲無用古之文不知所謂散與駢也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賓於四門納於大麓非其駢焉者乎易曰潛龍勿用此散也而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非其駢焉者乎安得以其散者爲有用而駢者爲無用也足下云云蓋震於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語而不知八代固未嘗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窮則變變則通西京渾古至東京而漸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數之窮通偶數之變及其靡曼已甚豪傑代雄則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氣運以中興之徐庾韓柳亦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者也然韓柳亦自知其難故鏤肝鉥腎爲奧博無涯涘或一兩字爲句或數十字爲句拗之練之錯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獨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勢危也誤於不善學者而一瀉無餘蓋其詞駢則徵典隸事勢難不讀書其詞散則言之無物亦足支持句讀吾嘗謂韓柳爲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韓柳琢句時有六朝餘習皆宋人之所不屑爲也惟其不屑爲亦復不能爲而古文之道終焉且賢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爲關係古之聖人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以至贊周易修春秋豈皆沾沾自喜哉時至者爲之耳若欲冒天下難成之功必將爲深源之北征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今不朽之書必將召崔浩刊史之災熙寧僞學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聖道昌而異端息矣而於此有人焉褒衣大袑猶以孟軻韓愈自居世之人有不怪而嗤之者乎夫物相雜謂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繡亦文也其他濃雲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適用爲貴將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專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貴於無用之珠玉錦繡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眉乎是亦不達於理矣韓退之晚列朝參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順宗實錄等書以爲有絕大關係故傳之不衰而何以柳州一老窮兀困悴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說諸篇又多譎詭悖傲而不與經合然其名卒與韓峙而韓且推之畏之者何哉文之佳惡實不係乎有用與無用也即足下論文如射之有志可謂識所取舍者矣而何以每見足下於莊屈之荒唐則愛之而誦之於程朱之語錄則尊之而遠之豈足下之行與言違哉蓋以理論則語錄爲精以文論則莊屈爲妙足下所愛在文而不在理則持論雖正有時而嗒然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條薪米之雜記其有用更百倍於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業及之者何也三代後聖人不生文之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以占地步故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認門面語爲真諦而時時作學究塾師之狀則持論必庸而下筆多滯將終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竊爲足下憂之綿莊文多說經絕不類選體而以之勗足下者彼見足下筆氣近弱不宜散文故以六朝綿麗之體進非得已也足下不善用其短而拒之過堅僕愛足下過於綿莊安得不再爲忠告。

答友人論文第三書

初一日接手書所論駢體已是不復置辨論古文與博學猶有囊之見存安得

不再申之夫古文之宜博非足下之所謂博也韓子稱其書滿家而六經外不過子雲相如屈原太史而已柳自矜旁推交通而六經外不過穀梁孟荀莊老而已此外非所博也足下之言曰昌黎以陰陽土地星辰方藥未通爲愧故將通之以合乎昌黎之說不知昌黎果通之而後爲古文乎抑終於未通而所以爲古文者固自有在乎其詞曰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非曰必通此而後爲古文也僕所論者古文非論大賢君子也足下能爲大賢君子而又能爲古文僕豈不更敬且畏然而有以知足下之不能也何也足下之博不博未可知而足下文之古不古則可見也求其不古之故而不可得則不得不咎其所務之駁所貪之多譬如侍病者見其沉疴之未痊必疑某藥眩耶某食哽耶若果平善必聽其放飯流歠而不問矣僕苦勸足下勿務雜學足下亦宜深自反而猶執前說爲斷斷是何不相悉之甚也古徐之才裴子野僧贊寧能通雜家而古文無有韓柳歐曾不能通雜家而古文實傳僕知足下二十年知足下之能爲裴徐爾能爲韓歐爾必謂足下能裴徐又兼韓歐則未敢也張平子學窮造化而其言曰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天且不能兼而況於人乎傅武仲身列文苑而其言曰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陸士龍文患才多而其言曰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荀子曰藝之精者不兩能大戴禮曰君子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尸子曰同能不如獨勝管子曰雜物不爲牲雜學不爲儒足下方務博以爲古文而於諸君子之言如尚未見者又奚以博爲

與薛壽魚書

談何容易天生一不朽之人而其子若孫必欲推而納之於必朽之處此吾所爲悁悁而悲也夫所謂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弈俞跗之醫皆可以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后可以不朽則宇宙間安得有此紛紛之周孔哉子之大父一瓢先生醫之不朽者也高年不祿僕方思輯其梗槪以永其人而不意寄來墓志無一字及醫反託於與陳文恭公講學云云嗚呼自是而一瓢先生不傳矣朽矣夫學在躬行不在講也聖學莫如仁先生能以術仁其民使無夭札是卽孔子老安少懷之學也素位而行學孰大於是而何必舍之以他求陽明勳業爛然胡世寧笑其多一講學文恭公亦復爲之於余心猶以爲非然而文恭相公也子之大父布衣也相公借布衣以自重則名高而布衣挾相公以自尊則甚陋今執途之人而問之曰一瓢先生非名醫乎雖子之仇無異詞也又問之曰一瓢先生其理學乎雖子之戚有異詞也子不以人所共信者傳先人而以人所共疑者傳先人得毋以藝成而下之說爲斤斤乎不知藝卽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藝非道貌襲之道藝兩失燕噲子之何嘗不託堯舜以鳴高而卒爲梓匠輪輿所笑醫之爲藝尤非易言神農始之黃帝昌之周公使冢宰領之其道通於神聖今天下醫絕矣惟講學一流轉未絕者何也醫之效立見故名醫百無一人學之講無稽故村儒舉目皆是子不尊先人於百無一人之上而反賤之於舉目皆是之中過矣卽或衰年無俚有此附會則亦當牽連書之而不可盡沒其所由來僕昔疾病性命危篤爾時雖十周程張朱何益而先生獨能以一刀圭活之僕所以心折而信以爲不朽之人也慮此外必有異案良方可以拯人可以壽世者輯而傳焉當高出語錄陳言萬萬而乃諱而不宣甘捨神奇以就臭腐在理學中未必增一僞席而方伎中轉失一眞人矣豈不悖哉豈不惜哉

答某生書

春間寄所鐫雕蟲樂府來僕至今未答隨接手書至於再至於三不知僕所以不答之故而以前書未到爲疑然則僕敢再不答以陷足下終身不知之過哉古之人無自鐫其文者今所傳諸集皆當時之門生故吏尊師其人而代爲鐫傳之非夫人之所自爲也晉相和凝鏤集百卷人多非之足下齒猶未也不必爲和相之所爲然既已不求益而欲速成矣則必使字帖句妥可幾於成而后卽安不可使人聞其集名而先啞然笑也夫使人笑其命集之名則將不復觀其集而東之高閣求名失名爲計已左雕蟲二字見考工記樂府二字見霍光傳足下合而名之於義何當若曰謙詞云爾則將來足下之詩日多謙日甚名樂府曰雕蟲名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又曰雕蟲乎莊子蟲天之道何太紛紛也是諍也僕久已墨之尊集矣足下不以爲然亦宜往復辨難使僕噤無所答而

後仍其原名固未晚也今一無商榷而即鐫傳之又寄以曉示之疎耶愎耶揭吾前言以爲大愚耶半閒堂一首去後二句味較深亦曾墨之尊集矣足下又不以爲然而仍鐫其舊則是僕所獻替於左右者竟一無可也夫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孔子雖聖而子路不悅以鄭康成之名之學而邴原終不以爲師此固兩無所妨乃足下既不遠千里而來師僕矣凡所褒揚語全鐫之以耀於人師其所是而不師其所非將毋足下之取師在於標榜阿諛而不在於聞道祛惑也古之師人者不如是古之爲人師者不如是學問之道若涉大海其無津涯僕老矣不復求名然文字間苟有一字之商雖幼子童孫必虛己師之而不敢自恃足下拒吾言果別有意義可以佐晚聞而啓老瞶者幸其未死時早教之俾得返束脩改名紙趨門外以俟焉文中子年十四王孝逸白首北面僕之師安知不在足下

與朱竹君學士書

枚不才不能迂其身小留館閣與當代之賢人君子黼黻隆盛又早乞歸不復策蹇長安望見名公卿屨舄每項項不得意然聞聲而遙相思者若動於天焉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公昆季以文學卓行同翔天衢爲海內所讋服公又束修其躬志古人之所志學古人之所學士林中靡不齊其口異音同歎江南高才生爲枚所目色者不北行則已苟北行試京兆禮部必一一被公羅取枚聞之讙嘩起舞以爲文章之公論果如是其有定也文章之主持果如是其有人也雖然枚當知公公不當知枚何也天之卿雲朝陽之鳴鳳雖山澤之癯仰而窺所共見者也若夫江湖間老物散材要惟稱居者知之其高而麗於天者未必降階越境以存之也不意秀才陳熙來道公問枚甚悉進士程沅來又道公爲護持枚故挺身說人嘻枚之與公名紙未嘗通也謦欬未嘗接也縱左右之人妄有稱引又安知非阿所好以誑公而胡乃眷私若是然則使枚竟幸而得近顏行布露所畜抱三十年著述拜獻於中衢之車下不知公之矜寵而教督之者又將何似也昔孔北海爲楊彪緩頰裴監州爲傳蘭碩通兩家之好皆卓卓史冊間然皆先狎交之後覆露之較公之未見其人而爲之道地者果孰賢也枚年逾五十齳然而齒墮矣當事風稜言言亦無所於加委化任天百事頽廢惟敬賢感知己之意老而不衰恐旦暮溝壑死抱受恩不知之憾又恐公挂念猿鶴未審誣諉效否仁心拳拳故通一函告平安而抒報謝願見無日我懷如何

答朱竹君學士書

仲夏讀執事書錯落奧衍愛執事之文之古苦言至意敬執事之心之古道枚冠長纓試京兆時曾早目之正如執事之仁風枚亦早耳之也三十年來兩相思兩不知天若欲兩人者相見而使執事持節來又若欲兩人者不輕相見而使見訪時枚又避宅他適毋乃故鬱其心支閼其意見以誘其所欲言者而俾之兩相益乎書中以隱目枚似非知枚者當今天下有道枚何敢隱即或希蹤巢由而巢由者聖世之惰民非枚所喜枚鮮兄弟母老以是辭官非隱也若最以韜晦使人不知其美云云斯言也得毋有繩息嫣以該楚子者乎枚聞之赧然不覺汗之竟趾也枚伏荒山中樸蒙孤陋與村氓居如女子然既未嘗搔頭弄姿招塗之人而曰余美勢亦不能漆身毀形赫塗之人而曰余不美也而鄰母見愛猶寄聲閨中而訓之曰汝何故冶容汝得毋誨淫彼姝者子將擊蹙而何所謝過耶枚犬馬齒載月食斗米不盡夫何爲哉亦安居以適性覃思以卒業而已矣若夫避傷之說枚不謂然傷非周孔之所能避也枚何人能避傷乎夫被甲者所以防矢之至也未登矢石之場而家居被甲固不可也古今來叔夜傲而傷韋元恭而亦傷安仁富而傷摯虞貧而亦傷宇宙間皆傷機也聖人知其如此故以未濟終篇而於乾之文言則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雖聖人不能不退不能不亡但能不失其正而已宋明帝戒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以任運但人生自應卑慎行己用心務思謹惜斯言也枚終身誦之執事無憂焉雖然枚亦何足當執事注存哉傷一匹夫與世何損王者之民皡皡如也聽其自存自沒可矣執事官清要負萬夫之望正須隆赫彰施使天下人共仰其美沾其美而後可以酬　主知不負所學倘亦匿美避傷而欽欽作自全謀則盛業叢脞人望休矣豈所期於長者大人哉枚聞

皆我貨者願與我市刺我行者願與我交枚感執事願交之義而愈引其願交執事之心故借執事規我者以規執事

附來書

戊午之秋八月十日先生冠長纓立貢院牌坊下自誦其試文時常熟趙先生貴彤自龍門出就先生語時筠年甫十齡一望見識之後長大相聞不復見二十五六獲爲館中後進先生方出官江之南聞其風采所至治聲旣聞抽手板引去卜築於古金陵以金石圖書豪於江山之間自謂循吏儒林隱逸三者兼之筠心慕其意趣以爲近今未嘗有也筠自問無所知識然聞志乎古不逐逐於流俗者身雖不能未嘗不心敬之而流俗之人猶薰不同反輾轉與之爲難身雖無權與勇未嘗不欲毅然起而辨且正之此筠之天性北方之愚出於同然不知先生何所聞而曲奬之也筠比來得聞先生梗概於魚門略詳竊願有所進者君子之處世不可示人隱而示人尤未可也雉場之鷄集於林而人或傷其羽縱其未傷知其羽之美而傷之者至若夫鵷鵬鴛鷄人孰從而知其美耶筠竊願先生之使人不能知其美也昨冬過訪隨園不得見投刺悵悵而去如有所失大著固願見尤願得侍坐於左右一談其累年之未得見也辱再賜手書秦學士所寄者筠出都始獲讀之孟陬所寄又未遑卽答往來於心欲一致其區區而言之不知其起止頃將往徽歙聞不能已於言輒敢陳之餘再以書奉

答尹似村書

書來怪僕背宋儒解論語若欲關其口而奪之氣者僕頗不謂然孔子之道大而博當時不達如愚者顏氏子而已有若宰我智足以知聖人終有得失趨庭如子思私淑如孟軻博雅如馬鄭俱有得失豈有千載後奉一宋儒而遽謂孔子之道盡是哉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苟其得雖滄浪之童子歌之而心通苟其失雖亞聖之顏回瞻之而在後宋儒雖賢終在顏曾以下僕雖不肖或較童子有餘安見宋儒盡是而僕盡非也西漢傳經各有師承各自講解以相授受最爲近古東漢好名何休鄭元趙岐之流始爲箋註門戶債興然猶在名物象數閒耳未有空談心性而不許後人參一議者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使宋儒而果賢也有不審問者乎有肯自用者乎若一聞異己者而卽怒是婞佷木強者耳烏乎賢今有將鬻貨至長安者雖五尺之童適市聽其擇價取庸而問路可也有賤丈夫焉壟斷而把持之以爲非出乎己不可淸明之吏必嚴禁之今之仁義道德貨也聖賢長安也周孔之書路之昭昭者也漢唐晉宋諸儒皆可以擇價取庸而問路者也必欲抹摋一切而惟宋儒是歸是亦田儓市儈之把持者而已矣古之人往往有始願不及此而後人報之已過者關忠武忠於漢室此其志也豈料後之隆以帝稱哉宋儒闡宣周孔此其志也豈料後之垂爲令甲哉且安知其著書時不望後世賢人君子爲之補過拾遺去其非存其是以求合聖人之道乎自時文興制科立大全頒遵之者貴悖之者賤然後束縛天下之耳目聰明使如僧誦經伶度曲而後止此非宋儒過尊宋儒者之過也今天下有二病焉庸庸者習常隸舊猶且不暇何能別有發明其長才秀民又多苟且涉獵而不肯冒不韙以深造凡此者皆非尊宋儒也尊功令也功令之與宋儒則亦有分矣僕幼時墨守宋學聞講義略有異同輒掩耳而走及長讀書漸多入理漸深方悔爲古人所囿足下亦宜早自省毋硜抱宋儒作狹見謏聞之迂士幷毋若僕聞道太晚致索解人不得

再答似村書

覆書道爲後學者不宜排前儒此又誤也夫排之云者擠而奪之之詞也將立說而先懷擠奪之心則其心術已偵而其說必悖僕雖貪月食斗米不盡尙何羨於兩廡特豚之饋而爲是喋喋哉所以然者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周公大聖召公大賢尙不相悅孔融執子孫之禮事康成而於麟鼓郊天之說則直斥其臆造君子和而不同理宜如此非所謂排也足下又問似村背宋儒將何以應試弋科名則更誤矣科名者出身之末也學問者立身之本也三代後立身之與出身分也久矣學校廢言揚行舉廢辟召徵聘又廢士君子出身舍科目其奚從求科目舍功令其奚從今孔孟復生其務科目而尊宋儒無疑也況似村

乎要其胸中之黑白必有昭昭然不同於俗學者矣韓昌黎唐進士也其言曰爲今進士文章下筆大慚昌黎肯慚所以爲昌黎雖慚肯下筆所以成進士似村且慚且下筆法昌黎可也而何指南之問焉宋儒之學首嚴義利之辨講學義也決科利也宋儒當時早知後世以其學爲干祿之書則下筆時必恥爲之似村乃因科第而尊宋儒豈善尊宋儒者乎竊以爲今之善尊宋儒者莫僕若耳夫善交友者忠告善道有過必規善事君者繩愆糾謬納之於堯舜僕讀宋儒集註決科名得有今日常慮無以報古之賢人故有一知半解必標出之爲宋儒補偏救弊以俟後之君子子產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果起宋儒於九原必以僕爲諍臣畏友感謝不暇而似村乃皆其好翹人過以爲名高不已誤乎總而論之漢唐晉宋諸儒俱有功於孔子俱爲僕所敬畏宋儒立身亦卓卓可師然僕於漢唐諸儒無所辨而於宋儒有微詞者何也譬如易牙烹調之味其不強余食者亦淡而置之矣若朝饔夕飧非此不可則不能震其名以爲彼治味者易牙也惟有縮額猛吞而不敢一加擩嚌僕之不能不擩嚌道味僕之過也若夫以決科之私心作衛道之公論非僕之所敢出也願似村尊宋儒可不尊宋儒亦可尊宋儒而不善尊宋儒則大不可幸三思毋忽

與程蕺園書

綿莊寄足下與彼之札來道顏李講學有異宋儒者足下以爲獲罪於天僕頗不謂然宋儒非天也宋儒爲天將置堯舜周孔於何地過敬鄰叟而忘其祖父之在前可乎夫尊古人者非尊其名也其所以當尊之故必有昭昭然不能已於心者矣若曰人尊之吾亦尊之云爾是鄉曲之氓逢廟必拜者之爲也非真知所尊者也足下尊宋儒尊其名乎尊其實乎尊其名非僕所敢知也尊其實則必求其所以可尊之故與人所以不尊之故兩者參合而慎思之然後聖道日明不宜一聞異詞如聞父母之名便掩耳而走也黃氏日抄稱呂希哲習靜其僕夫溺死不知張魏公自言有心學符離之敗殺人三十萬而夜臥甚酣宋學流弊一至於此恐周孔有靈必歎息發憤於地下而不意我　朝有顏李者已侃侃然議之顏李文不雅馴論均田封建太泥其論學性處能於朱陸外別開一徑足下不詳其本末不判其精粗不指其某也是某也非而一言以蔽之曰詆宋儒如詆天吾以爲足下非善尊宋儒者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宋儒而子路也聞顏李之告必喜而足下代爲之怒者何也且足下并非善尊天者也中庸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人憾天地而子思許之人憾宋儒而足下不許又何也足下之言曰無宋儒吾輩禽獸而木石矣尤誤也足下亦思漢魏晉唐無宋儒其間千餘年皆禽獸木石乎亦思以孔子之聖不能挽戰國之末流而以宋儒之賢乃能救後世之習俗乎足下懼獲罪於宋儒而甘心獲罪於漢魏晉唐之儒并甘心獲罪於孔子者又何也夫至獲罪於孔子乃幾幾獲罪於天然而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足下無宋儒乃自比於禽獸木石僕能決足下之必非禽獸木石猶之能決宋儒之必非天也恭而無禮悖莫甚焉足下與綿莊辨僕過而有言者非助鬭也僕以爲聽訟者必使兩造畢其詞而後斷焉若抽戈結繩勢若將訟聽者便關其口而奪之氣雖父子相訟亦不必若是之袒且遽也足下守宋儒太狹詆顏李太遽竊以爲不可故布其區區

黃東發親傳朱子緒餘而日抄中頗有微詞其他門人朋友各有異同劉靜庵大不喜中庸注自爲論以駁其師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混人物而一之者非知性者也慈湖楊氏疑大學誠意註悖論語毋意之說陳止齋以爲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而一概以爲淫奔偷期之所竊所未安南軒以註費隱爲牽強伯恭以任道統爲吝驕宋金華尤恪遵朱子而深不取劾唐仲友一事以爲唐乃台之循吏特爲補傳以補元史之缺此皆於一門戶中和而不同者也況門戶以外者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大賢於堯舜且然而況宋儒乎善尊宋儒者宜知之枚再白

再與蕺園書

第二書論宋儒得失論正而氣和方知前札未盡招人之疑然朋友切磋不嫌往復僕以爲後之貶宋儒者皆講學而欲爭其席者也僕非講學者於宋儒乎何爭然胸中之是非不尊宋儒宜辨尊宋儒尤宜辨事父母事君且幾諫矣而

況古之人乎足下所引宋儒謬誤者數端皆昔人陳言不必再摘吾以此知足下之心得者少也就中所稱格物宜兼窒欲一語僕又非足下而是宋儒夫聖賢學問自有條次所貴乎格致者如人行路必先問程途郵驛當問路時雖至愎者有何成見雖至貪者有何越思而何欲之可窒乎窒欲卽正心誠意也若格物之功已兼窒欲則誠意正心爲贅語矣要知聖賢格致之時未嘗非誠意正心時也亦未嘗非修身齊家時也恐其誤誠誤正誤修誤齊故格物以致其知耳若必待其理窮知致而始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也固已晚矣天下有心不正意不誠家不齊身不修而囂囂然曰吾方格物吾方致知之人哉然則大學曰而后曰必先者其行文之道如是讀者不可泥也王文成格庭前竹七日不悟生疾遂求良知而詆宋儒不知物有本末大學已明言之文成不格其本而格其末於宋儒乎何尤若謂有宋儒而死節者多則與孩童之見無異史冊所載死難之人或出於武夫悍卒或出於匹夫匹婦其人皆耳不聞宋儒名目不覩宋儒書者也而何得以爲宋儒功也人動稱六朝爲放達不知說禮家如賀循袁準范平摯虞輩精深該博劉超鍾雅於蘇峻上殿時猶授孝經論語劉阿稱不束帶不敢答兄之呼其實學如彼其實行如此乃不能與宋儒一較伯仲吾之所不解者一也六朝尊蔣帝至於南郊晉魏尊康成至於王弼一詆而死今蔣侯無廟學者不知康成爲何人而其鬼亦不靈此僕之所不解者二也古無詩韻毛詩周易靡不含嚼宮商周顒陸慈偶創一家之韻數傳失真唐人班爲功令以一天下之音而宋儒竟遵之以叶文王周公之詩此僕之所不解者三也時會所趨氣運所關功令所束習俗所囿但順其當然而不必叩其所以然則僕與吾子之辨息矣

答洪華峯書

頃接手書讀古文及詩嘆足下才健氣猛抱萬夫之稟而又新學笥河學士之學一點一畫不從今書駁駁落落如得斷簡於蒼崖石壁間僕初不能識徐測以意考之書方始得其音義足下真古之人歟雖然僕與足下皆今之人非古之人也生今反古聖人所戒然而古有當反者有不當反者假作篆籀寧不溯所由來此古字之當反者也既作行楷何忽變其面目此古字之不當反者也足下作楷法而以從爲[illegible]以夏爲𡕒此在吟唐人碑中容或見之而在歐虞諸大家所必無者也韓昌黎云欲作文必先識字所謂識者正識其宜古宜今之義非謂据摭一二忍富不禁而亟亟暴章之今南海碑尙存昌黎書法班班可考三代上重文不重字保氏所掌原無異同自秦失其道斯邈之徒紛然造作漢儒寫經竟有賄蘭臺令史以偷合其私文者故叔重進說文伯喈刊石經垂爲令甲原非得已卒之篆變隸隸變楷楷變行行變草風氣所趨日就簡便使許蔡生於今日亦難執所刊定以相拘閡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以聖人之尊冠冕之重尙且從時足下爲唐宋以後之文而作唐宋以前之字是猶短衣楚製而猶席地摶飯捧魯人之梡嶡不已悖乎且夫古字之與今字固有分而古俗之與今俗亦宜辨如寫雙爲雙今俗也誤也若以娭爲嬉則古俗矣庸何傷乎寫裏爲裡今俗也誤也若以逸爲移則古俗矣庸何傷乎足下厭故喜新必欲泥古以相恫喝勢必讀穆天子傳寫長寶爲兏瓚讀詛楚文寫親戚爲敹䄷讀書愈多矜奇愈甚他日對策　王廷諸衡文官必無好古如笥河者少見多怪徒遭駁放顏元孫最辨字體而干祿字書首言說文難據宋子京最精小學亦嘗笑楊備模倣古文尙書釋文人呼怪物足下之病得毋相類且足下文果傳耶雖字畫小差而後之人必有爲之考据字書校正重刊者足下文果不傳耶雖筆筆古法而後之人必無因此相欽肯當作字書讀者足下不古其文而徒古其字抑末也上笥河學士一百十韻搜盡僻字僕尤不以爲然詩重性情不重該博古之訓也然而如足下詩不足以爲博何也古無類書志書韻書故三都兩京各矜繁富今三書備矣登時闌入無所不可過後自讀亦不省識卽識之亦復何用韓魏公稱王荊公頗識難字荊公終身以爲恨中庸曰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然則人之爲詩而遠人獨可以爲詩乎要知五味六和十二食非不多也而工於爲易牙者不盡調也本草九千九百種非不備也而精於爲俞跗者不盡用也畫鬼魅易畫人物難足下能思其故而有得焉則於道也進矣

答彭尺木進士書

來書教以禪學引文文山詩語云云似乎文山不遇楚黃道人便不能了生死者僕不以爲然古豪傑視死如歸不勝屈指倘必待禪悟而後能死節則佛未入中國時當無龍逢比干居士之意以爲必通禪而后能了生死耳殊不知從古來不能了生死者莫如禪夫有生有死天之道也養生送死人之道也今捨其人道之可知而求諸天道之不可知以爲生本無生死本無死又以爲生有所來死有所往此皆由於貪生畏死之一念縈結於胸而不釋夫然後畫餅指梅故反其詞以自解此洪罏躍冶莊子所謂不祥之金也其於生死之道了乎否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當時聖人若逆知後之人必有借生死以惑世者故於子路之問萌芽初發而逆折之來書云生死去來不可置之度外尤謬天下事有不可不置之度內者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也有不可不置之度外者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若以度外之事而度內求之是卽出位之思妄之至也雖然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使佛果能出死入生僕亦何妨援儒入墨而無如二千年來凡所謂佛者率皆支離誕幻如捕風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禱之而不應如來釋迦與夏畦之庸鬼同一虛無有異端之虛名無異端之實效以故智者不爲也試思居士參稽二十年自謂深於彼法者矣然而知生之所由來能不生乎知死之所由去能不死乎如僕者自暴自棄甘心爲門外人矣然而不知生之所由來便不生乎不知死之所由去便速死乎生死去來知之者與不知者無以異也盍亦聽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而已矣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言乾坤有時而生死也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陵谷有時而來去也生死去來天地不能自主而況於人居士寧靜寡欲有作聖基惜於生死之際未免有己之見存致爲禪氏所誘有所慕於彼者無所得於此故也獨不見孟子之論生死乎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陶潛之論生死乎曰浮沉大化中不戀亦不懼士君子縱不能學孟子亦當法淵明名教中境本廓然奚必叛而他適昔曹操聘虞翻翻笑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贓污人耶居士招我之意有類孟德故敢誦仲翔之語以奉謝

附來札

拙詩承不鄙棄爲正其得失仰見先生接引後輩惓惓無已之感心敢不拜受經世出世趣各有在昔文信公在燕獄時遇楚黃道人受出世法始得脫然於生死之際故其詩云誰知真患難忽遇大光明又云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斂手卽神仙其語具集中可覆按也先生英雄根性所未留意者獨此一着耳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其可以人生一大事而置之度外乎願先生之更有以教之也

再答彭尺木進士書

前書言一身之生死覆書變而爲一念之生死如被追者捕東竄西急則推墮洸洋中佛書伎倆大概爾爾所云生死者一念之積也今之徵聲逐色者是也必窮極之至於無思無爲而聖人之下學上達卽在於是是尤惑之大者不可不辨夫生之所以異於死者以其有聲有色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以其有思有爲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其所視所聽可知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見義不爲無勇其有思有爲又可知也居士必欲屏聲色絕思爲是生也而以死自居人也而以木石自待也雖然居士其果能未死而死非木石而木石乎夫槁木死灰不自知其爲槁爲死也以其爲灰爲木故也人則何能哉自覺其爲死灰便非死灰矣自覺其爲槁木便非槁木矣而其似死非死求槁不槁之心終日湮鬱強制而不能自禁則方寸中乍冰乍火天之僇民莫大於是周孔之教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學射御習絃歌不一日放廢其心是以多學而識下學也一以貫之則上達矣強恕而行下學也從心所欲則上達矣下學上達未有捨倫常日用而高談玄妙者宋儒先學佛後學儒乃有教人瞑目靜坐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皆陰染禪宗不可爲典要居士道僕未能寡欲未能立大體且緩爲儒釋之爭噫過矣夫論天下之是非者不計其人之賢否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孔孟此言專爲中人說法大爲之防猶之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若必待孔子而後絕異端必待孟子而後距楊墨則一聖一賢孤鳴嘐嘐無父無君之教

將充衢塞路而人無是非之心亦不得謂之人矣今有禁人食野葛者或且嘗之曰汝未啖八珍而何禁我爲有笑人衣棘刺者或且嘗之曰汝未衣狐貉而何笑我爲夫八珍非不當食狐貉非不當衣也而野葛之不當食與棘刺之不當衣更有甚於八珍狐貉之當食當衣也則盍聽其忠言而且緩其反擊也且寡欲之說亦難泥論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未嘗非飮食之欲也而不得謂孔子爲飮食之人也文王悠哉悠哉展轉反側未嘗非男女之欲也而不得謂文王爲不養大體之人也何也人欲當處卽是天理素其位而行如其分而止聖賢教人不過如是若夫想西方之樂希釋梵之位居功德之名免三塗之苦是則欲之大者較之飮食男女尤爲貪妄僕願居士之寡之也居士又以死生之際不戀不懼諄諄相勉所見尤非張楚金唐之逆賊也臨斬謳歌趙鼎宋之忠臣也貶嶺南凄然出涕子之所愼齋戰疾曾子臨深履薄懼莫甚焉前誦陶潛之語奉答者因居士借生死相恫喝故引而破之而非敢以爲理之至足者也鴻鵠高飛而羅者猶視於藪澤悲夫至於由求實在曾點之上有論語解四篇他日寄覽

附來札

儒佛之相爭久矣儒之不能援佛而歸儒猶佛之不能援儒而歸佛也則亦各行其志可也然來諭所云實有未盡鄙懷者敢復粗陳其說前所進生死之說非謂生前死後云爾也乃謂現前一念生死之心耳生死者一念之積也一念者生死之本也何者是現前一念生死心卽今之徵色逐聲種種分別乍起乍滅者是也所謂了生死者非謂其不生不死也乃窮極現前一念生死以至於功積力久一旦豁然起滅情盡則無思無爲之體可得而復也在昔聖賢所爲下學者學此而已矣所爲上達者達此而已矣先生於佛所不喜聞請言儒者之道儒者之道以寡欲爲基先生已能寡欲否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先生已能立乎其大者否若猶未也且可勿論儒佛之是非而姑先究吾心之是非可也郭李功名豈必無補於世然而君子所性不存焉不然顏氏劣於管晏由求過於曾點矣了此則文山之語又何疑乎承示孟陶兩言誠能實而體之於生死之故亦思過半矣雖然不以寡欲爲基而立乎其大者其遂能殀壽不貳乎其遂能不喜不懼乎先生旣以言之惟先生始之終之紹升不敏願執鞭以從

答洪稚存書

明吳中行劾座主江陵僕心不喜道師有過當諫諫而不聽當避位斯言也下筆後頗知其非位受之於君非受之於師不得以孟子論異姓之卿之禮援爲事師之則繼而思之位雖受之於君而所以能受之於君者未嘗非師之力飮水知源不爲無理以故仍而不改昨接手書果招足下之規夫復何辨然足下尙有未悉者書中道座主輕於舉主說良是也舉主知其人其恩重座主知其文其恩殺然唐宋以後科目感辟舉衰士大夫舍座主無由進身則座主之恩不得不同於舉主東漢舉主有喪門生衰麻避位亦何嘗不以君臣之義行之師弟之間若曰座主取士彼自奉功令耳於士無與也然則父母生子彼自感情欲耳亦與子無與也忘本之言伊於胡底衛庾公之斯以學射孺子之徒之故叩輪而反孟子與之夫追寇君命也學射小伎也學於其徒非學於孺子也然卒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孟子以爲端人且引以證逢蒙之惡然則使孔孟爲人門生必不劾座主以爲名也可知唐蕭遘扶王鐸上殿昭宗見之甚喜曰卿待座主如此待朕可知李夷簡劾楊憑楊遠貶其門客徐晦送之夷簡表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公肯負國乎古明君賢臣往往觀過知仁十不爽一而足下乃慮禁劾座主將有植黨之虞則尤與僕言相背何也僕言事師之道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避位果如僕言則門生多諫者愈多避位者愈多大臣不善朝廷且爲之一空矣彼座主者獨無所懾於心而不改絃易轍乎又安見植黨滿朝而不可動搖也所引楚棄疾李懷光事尤爲不倫楚王將殺子南三泣其子王之心豈不欲其子之諫父耶然而棄疾之諫與不諫傅無明文卒與父同死或其間必有委曲難全之故遙遙千秋難以臆斷至於懷光謀反李璀大義滅親自無兩全之術使當日江陵果謀反則中行劾之當也足下書中所謂緩不及待是也乃江陵並非謀反所劾者不過奪情一節則是江陵一身之

私罪與宗社安危毫無關閔有何緩不及待之有而況中行上疏之明日趙疏入矣又明日艾疏入矣又明日沈疏入矣明日張膽攻江陵者如雲而起何勞門下士急急爭先古名臣如漢之趙熹耿恭唐之房杜褚遂良張九齡俱有奪情之事彼諸君子者豈無門生故吏略知大義之人而何以史冊寂然不聞有彈之者何耶史稱江陵相萬曆二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充實有霍子孟李贊皇之遺風然則中行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護江陵爲賢者諱過可矣中行本傳稱中行既上疏以副封白江陵江陵大驚曰已上耶曰不上不敢白也審是則中行不但不諫其師弃欺蔽之使不知過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擊其心術尚可問乎左氏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中行好名江陵亦好名覩其驚問疏上否頗有悔過掩覆之思使中行不廷爭之而私執門生之義愛人以德造膝婉陳未必不動其天良而自行求去也及聞疏已上則大名已裂狀如被逐剛愎之性遂至倒行而逆施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禍儒行所謂賢者之過可微辨不可面數正謂此也且中行爲他人父爲他人母忍使自己父母之遺體毀傷廷杖尤爲可嗤而此後臺臣閣臣水火僨興互相排詆無一日休必至國亡而後已如庸醫治病專務鬭藥爭方而不顧其人之元氣命脈也揚其波者中行與有罪焉僕山居老矣未必有爲座主之日而足下高才少年爲門生爲座主之日正長言之者無私聞之者有益故不覺其傾盡云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

公生明論

錢唐袁枚子才

或問公生明荀子之言非歟庸醫之治人也覃精竭思公矣而人不治庸相之治國也引經法古公矣而國不治以是觀之公安能生明歟袁子曰子亦知夫荀子之所謂公非今之所謂公乎夫公者對乎私而言之也必先知何者謂之私然後知何者謂之公所謂私者非貨利而已也自賢自智強不知以爲知私矣矯俗矜廉避嫌好勝私矣喜功名之己出懼他人之我先私矣氣質之麤學術之偏私矣私卽不公不公則不明貨利之私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明也淺意見之私不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明也深彼無私者非聖人耶然而聖人不自知其無私故邇言必察昌言則拜舍己從人以求其明其求明之心卽公也既公矣焉得不明彼有私者非庸人耶然而庸人不自知其有私故不咨於人不詢於衆悻悻然惟所欲爲其自以爲無私之心卽私也既私矣又焉得明天下林林而生總總而羣先王所以設君相而治焉者慮其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愛故也他人之父子兄弟私也與先王何與而爲之立政設教以求其親愛則先王之公也周官論刑曰議親議貴孔子於賢曰舉爾所知於親曰父爲子隱詩曰還其私人曰言私其豵古之聖人不自諱其私又惴惴焉若懼人之忘其私而爲之代遂其私嗚呼何其公也惟其無有己之見存而萬事萬物無不文理密察以措之於至當公之所至明自生焉或曰子之言公是矣今之明者多流於刻何歟曰刻非明也卽昏也夫明者明乎其所當明也刻者明乎其所不當明也當明與不當明亦了然易曉矣而尚且懵焉非昏而何日月之明容光必照然容其光則照不容其光則不照也若夫螢火鬼燐糞溷中猶營營然照之爾大學曰在止於至善明乎所當止之處故曰明彼貿貿然抉摘不已者是不如止於邱隅之黃鳥也固禽獸之不若也而得謂之明乎人不小慧者不大愚不小忠者不大詐故憒憒之昏淺而察察之昏深見於一偏之明小而攬其全局之明大仁而不明者有矣未有明而不仁者也可以寬可以嚴可以生可以殺惟其當耳當斯公矣然則謂明生公也可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韓子闢佛太迂白傅佞佛大愚折衷者其北朝高謙之乎謙之之言曰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夫九流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存焉者也三代下四民不足以盡天下之民於是陰陽星巫佛老諸家與焉如人身之有胼指贅疣如人家之有羸僕有惰遊子弟亦皆不得已而存焉者也倘必欲灸除而攻去之奚能哉奚必哉然予以爲佛之非佛自知之不待人攻也惟其自知故所以備攻者無所不至而所以自衞與誘人者亦無所不周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養食者乎佛知之故茹素有非其財而可以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僇民而可以留種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託之於慈悲矣示寂矣不婬矣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禮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熄乃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絕乃招徒衆以續之取於人而自利則術破乃爲祈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褻乃踞名山勝境以崇耀之曼衍其書一波窮一波又起故聰明者悅焉含宏其教元惡大憝立可懺免故下愚者悅焉嘻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爲是汶汶者哉彼九流者其誕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婚葬矣取人之財以自奉矣宜其教之行於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養與佛同故也且以吉凶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也夫吉凶禍福無人而不動心者也因人所易動者動之乘其虛匄其餘裒多益寡以暗輔井田封建之窮以補周官閭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周孔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獨去佛若夫吉凶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爲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說是何造詣而謂常人能之乎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白傅又甘以常人自待吾以爲所見皆出高謙之下矣

劉後主可比齊桓論

李密謂後主可比齊桓人疑其阿舊君余謂非阿也人君之道無他用人而已

用人之道無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賢足用後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則用伊尹即爲湯用太公即爲文王矣何區區之齊桓而震之先主歿後不聞後主下一詔行一事一則曰丞相再則曰丞相以爲形迹無可疑乎則全蜀之兵孔明主之在朝之臣孔明黜陟之鞅鞅非少主臣漢宣之芒刺此其時也以爲時事不足疑乎則街亭一敗陳倉再遁魏之君臣豈無反間之縱廉頗之失亡此其時也居可疑之時操獨信之識雖先主家法孔明忠誠有以致之而要非後主之賢不及此且吾以爲後主不特比齊桓且勝齊桓齊桓多內寵管仲不能裁後主妃嬪之數董允能裁之管仲死勸除易牙豎刁開方桓公不能從孔明死勸用蔣琬費禕董允後主能從之其不顛覆典型也賢於太甲其不惑流言也賢於成王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賢同孟莊子嗚呼使後主生守文之世臣如孔明者輔之致太平與禮樂未可量也丞相先亡而諸賢短命獨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豈非天哉且世之稱孔明者亦非知孔明者也稱孔明者疑若聰強廉悍目無朋輩者矣不知孔明之賢即後主之賢也其賢奈何曰用人而已其用人奈何曰勿疑而已夫馬謖一用而敗似乎孔明非能用人者不知此正孔明之能用人也帝堯不以一鯀之故而疑舜禹孔明不以一謖之故而疑諸賢觀其推雲長獎馬超拜許靖之虛名用秦宓之利口恕簡雍之倨牀聽子龍之還絹縱法正之報恩怨泣楊顒之諫辛勤交元直而求啓誨平交州而問得失勤勤懇懇樂取於人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者是也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是也後之人誤褒孔明而妄譏後主宜其不知爲政歟

荊軻書盜論

綱目荊軻書盜倣春秋之書齊豹也誤矣豹爲衞司寇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故曰盜荊軻非秦臣也爲天下除虎狼其見大處遠過豫讓非豹比也夫周之亡天下非若桀紂之亡天下也亡桀紂亡獨夫也爲獨夫報仇者頑民也周積德累仁千有餘年子孫衰弱無暴虐之迹不過尾大不掉以亡於強秦而秦反有桀紂之暴以滅文王周公召公之社稷以大義論之凡爲周之臣民者復仇而義爲六國之臣民者復仇而義彼荊軻者獨非周之遺民乎雖無燕太子軻誠勇士亦宜行也嗚呼軻之刺秦王豈真以燕太子飲食供奉之美而遽以身試哉軻雖下愚自待如螻蟻亦不應以區區之恩爲之死也蓋天下之苦秦久矣其憐六國而思周也更久矣如姬之嬖侯生之老仲連之達張良之智田光之深沉樊將軍之慷慨高漸離之窮且瞽皆不能一日忘秦者也彼俱欲刺秦王蹈東海而甘心者也軻與田光樊將軍高漸離交最善其蓄此志也久矣不過少督亢圖與匕首耳彼太子者亦人豪也刺亦亡不刺亦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刺之所謂順正以行其義也當六國盡亡秦兵旦暮渡易水之時而責以行仁義張三軍此凶年勸食肉糜之說也假使藥囊不至武陽不驚殿柱不中刺死秦王軻一身當之扶蘇尚幼秦大將擅兵於外其時張良田橫魏豹之徒必有環視而起者秦燕之存亡未可知也天之曆數必歸於秦而召公之血食終於就斬豈軻與丹之心哉且軻固非暴虎馮河者也待客與俱何嘗非臨事而懼之意而丹臨孤城待盡之時勞心焦思皇皇促行者亦人情也國勢倉皇既少同心又懼漏洩故軻不能將己意達之於丹丹又危且怯計無再復而遂爲白衣冠之送君臣上下出萬死不顧生之計圖存社稷君子讀史至此將涕泣哀傷之不暇而反加以盜賊之名此又丹與軻所不料於千秋萬世之後者也或曰然則張良之擊與軻同乎曰張良之擊報於事後也軻之刺救於事前也軻事成而燕且不亡是軻更賢於良也宋儒以良遇高祖義而尊之見軻敗丹斬賤而貶之論成敗不論是非穴隙之見可謂之春秋法耶

駁侯朝宗于謙論

侯氏曰于謙非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袁子曰于謙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侯氏欲論于謙先讀孟子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曰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宣宗以社稷人民付正統正統不能守付景泰景泰能守之然則彼正統者固得罪於社稷人民而孟子之所謂甚輕者也其君輕則君之子更輕當其時正統既棄其天子之位而北狩矣譬如吏棄城將棄軍遺敵之擒而僥倖返國幸矣復欲償其官蔭其子孫此何理也晉惠公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肅宗即位靈武明皇西歸唐賢如顏

平原郭汾陽無請上皇復位者何也至尊之位非如弈棋可朝暮易也若論太子之當廢不當廢先當論景泰之當讓不當讓景泰不當讓則太子非天子之子廢可也景泰當讓則羣臣當爭之於上皇返蹕之年不當爭之於景泰易儲之日景泰非周公比也周公抱成王未嘗踐天子位而景泰固已建元改號矣就使衞叔武有迎兄之美宋穆公有立兄子之文春秋責備賢者以之責景泰可也責于謙不可也夫謙固社稷臣也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但願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君有謙讓之小節金英婦寺之忠爭太子生日景泰默然知其謟諫亦不加罪在謙固聞之矣就使博一諫名未必遽干帝怒謙誠迂儒宜諫謙誠巧士亦宜諫以謙之才卒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謙見殺時徐珵等誣其迎立襄王世子王文力爭謙不辨人以爲于公必無此事故笑而不辨予謂尤不足以知公之心也景泰廢太子見深立太子見濟未逾年見濟亦亡當是時儲位未定上躬不豫外寇猶存謙之心又恐社稷之危也必有密啓景泰爲社稷計者或仍迎上皇或仍立上皇之子或擇藩王之賢者而立之君臣魚水所論事秘外人不得知也故景泰聞鐘鼓聲疑曰是于謙耶以謙之忠帝豈疑其簒哉帝必深知謙之心惓惓於社稷之不可無人故疑其有所迎立耳然則景泰無子襄王世子果賢於上皇果賢於上皇之子則迎立之謀幷不必爲謙諱也謙但知有社稷而已遑知其他吾又嘗讀宋史而歎明之不亡非謙之賢實景泰之賢也宋南渡時有相如李綱將如宗岳而不能用終於二聖不歸景泰用一于謙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復安而上皇亦得生入國門及再竊大位而反戮其勳臣革其年號嗚呼寃矣然而公論卒難泯沒故成化爲上皇之子而特旨襃公之忠王弇州亦當時臣子而深不以易儲爲非侯朝宗隔二百年始生異議魏叔子從而附和之此非持論之苛由其學識之小故歟

書後

或難曰子以社稷爲重然則死建文者非與曰一則社稷有人而奪之簒也一則社稷無人而守之禮也景泰得國豈永樂比哉　本朝王山史方望溪俱謂公之不諫以身握兵權恐諫則景泰將忌公而轉戕太子故也所見亦高然鄙意以爲委曲以取大臣之心不如直捷以論大臣之道

魏徵論

魏徵者才智士也非賢臣也徵以諫得名而所諫不得與古諫臣比古之諫臣婉諫與直諫不同受賞與受誅又不同要在問其心而已其心純雖好貨好色孟子親勸其君而爲君子其心雜雖攻擊上身谷永日諫其君而爲小人魏徵之諫魏徵之心何如乎太宗銳意太平頗事粉飾名言讜論史不絕書縱囚呑蝗之事靡所不爲其不肯殺諫臣以自累也明矣當其諫也太宗有故縱魏徵之心魏徵有挾制太宗之意太宗示其意以引誘徵而博納諫之名徵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諫之直是君臣之交相籠絡以成名也曷足貴也使太宗有納諫之實徵有忠諫之心則太宗不應貳過徵諫而不聽亦當去矣何君臣之喋喋不憚煩乎徵臨卒以諫草付史官太宗大怒踣其碑停其子之尚主蓋至此而君臣爭名之心彼此露矣不然諫草何與於史官而付諫草又何損於太宗哉太宗退朝怒甚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具簪珥以賀乃免夫太宗者英主也果欲殺徵殺可也何必退而詛咒如兒女子然蓋不如此不足以彰皇后之賢此太宗詐魏徵以取名也太宗引徵望昭陵曰臣以爲獻陵耳太宗臂鷂徵奏事故遲鷂死懷中夫魏徵者直臣也果人主不當念亡后玩禽鳥諫可也何必佯爲不知而刻薄其趣不可施於友者而竟施於君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動人之傳聞此魏徵詐太宗以取名也太宗納元吉妃殺張蘊古盧祖尙較望陵臂鷂二事過孰重焉而徵既無諫章又不去位其故何哉蓋徵固才智士也知其說之可以行卽不行亦無害則諫知其說之必不能行而又犯上之所忌則不諫其事太子建成時屢勸殺太宗建成不能用夫高祖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以徵之才智豈不知以吳泰伯勸建成亦豈不知以修身睦弟勸建成而忍爲此羽父華督之計者徵蓋深知建成昏暴不可以正言諫故也其諫太宗之心卽其諫建成之心而已矣徵曾爲李密官爲竇建德官再爲建成官終乃爲太宗官女之四醮而以克家稱者也諡之曰貞愧矣

魯肅論

孫權以荆州資劉備肅勸之荆州不還權深爲肅病或曰肅心不忘漢故資蛟
龍以雲雨或曰是肅之失計公瑾在必不爲此是二說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計
而熟籌夫當日之形勢者也肅果忠於漢則去孫歸劉可矣何必懷二心以事
君若以爲失計則當日之深於爲吳而得計者莫如肅淺於爲吳而失計者莫
如呂蒙陸遜惜乎孫權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也三國時最強者操耳赤壁之
戰權能獨力以破曹乎抑合力於劉以共破曹乎荆州得矣權能兼取蜀以獨
立乎抑終不免於依草附木以自立乎孔明之謀蜀也先結孫權而後攻魏魯
肅之謀吳也先結劉備而後攻魏魏可滅操可誅天下事未可量也魏未可滅
操未可誅而唇齒已固外難不侵大丈夫將三分鼎足南面而稱帝耳安肯受
人封拜屈節一朝局促如轅下駒哉英雄所見大抵同也惟孫權見不及此然
後襲取荆州通和於魏而從此稱臣質子無虛日矣亦惟昭烈見不及此然後
因荆州之故而白帝稱兵一敗嘔血矣不特此也曹操據形勝之地擁百萬之
衆又得孫權爲之外應宜若無所却顧者然趙儼襄陽之役不肯窮追關公勸
留之爲權害操深然其說權請擒關自效操發露其奏射以示關而使之走夫
以操之強猶欲學戰國兩利而俱存之說使自樹其敵而以區區之吳乃欲外
絶蜀援孤軍當操不已悖乎力不能當操勢不得不稱臣既稱臣勢不得不納
貢而受封爵心有所不甘又不得不詭詞阿諛而陰爲反覆邢貞一匹夫耳敢
於稱詔倨傲坐車自若而權以江東兩世之王業至於俯首都亭羣臣流涕此
皆伯符父子之所傷心於地下而魯肅之所逆料者也得十荆州足償其辱否
肅之言曰宜相輔協與之同仇曰總括九州先成帝業權雖有負此言然黄初
以後魏好不繼蜀使仍通事到無可奈何終不出肅之所料而徒然挂叛名於
魏國竊尊號於暮年先王之姊妹不終合肥之號令不遠自埋自搰形同狐鼠
不用良謀祇取辱焉古者虞假道而偕虢亡韓魏附而智伯滅陳涉不聞張耳
陳餘立六國後以敗馬超受曹公反間離韓遂以敗權不能效韓魏張陳之謀
而甘心於虞公陳涉馬超之下誤矣且權絶蜀好之後其不亡於魏者幸也蜀
修關公之怨伐吳吳求救於魏劉曄勸襲之賴魏主不從以免出兵後魏僞助
討備仍欲襲之賴陸遜收兵以免及至鍾會伐蜀吳不力救遂致兩亡此皆日
後之明驗也然則知此者孔明子敬而外無人乎曰史稱曹操方作書聞權以
荆州資劉備不覺筆落於手夫荆州已非曹有矣以一家物與一家與操何與
而乃駭然震驚者正恐魯肅之計行兩雄相倚而天下難爭故也嗚呼操之才
所以終出孫劉上哉

高帝論

用天下之兵不如用天下之鋒鋒即兵也合時與勢而鋒出焉敗國之氣累世
不復勝國之兵所向無敵兵之勝敗鋒之利鈍實使之項羽以輕用其鋒而計
失於高祖高祖以早藏其鋒而計失於匈奴均失也人皆知項羽之失而不知
高祖之失者誤於史稱規模宏遠而不熟計夫當日之時勢也時莫利於相良
平將彭韓勢莫利於誅秦滅項平城置酒高會自取敗耳何至一蹶不振祖宗
弱於前而欲子孫振於後吾知其難也嘗謂高祖之得天下也晚故其爲子孫
謀也太早而其除功臣也太速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匈奴尚在而功
臣已盡何也當是時使高祖下詔曰朕有積怨深怒於匈奴諸公輔朕平天下
共安輯之與諸公約王齊王楚世世享之遣韓信數千出酒泉彭越數千出上
黨黥布數千出張掖其士馬皆百練之餘其器械皆摧堅之舊其父老習鬭兵
而不爲怪其將校玩於兵而無所苦冒頓雖強不如項籍其將雖強不如龍且
諸將或分或合或擊或守逞其誅秦滅項之餘威不數年而坐見匈奴之弱矣
說者謂冒頓狡獪難與爭鋒夫楚漢方拒滎陽中原無帝彼以精騎長驅而進
誰敢禁之徒恣睢於外地其無能爲可知或謂匈奴地遠阨塞非秦項比不知
武帝時衛青霍去病才出韓彭下尚能浮西河絶大漠封狼居胥以還其不難
深入又可知且夫功臣之不善終亦高祖有以啓之耳諸臣既已列土爲王精
兵奇策無所復用血氣方剛人人皆欲帝制自爲使當日者英雄疲老消磨於
沙漠之場遣腹心如良平者監其軍高祖擁全兵而坐制關中諸臣既欲立功
且釋疑懼誰敢結黨而西向此一役也匈奴服而功臣亦全即使弓以彈鳥折

狗以逐兔死其與殺之臨之亦迥殊矣服強胡而開國東夷南越莫不震恐稽首於漢其爲子孫計不遠且大哉文帝之卑辭厚幣武帝之黷武窮兵皆高祖不用其鋒之過也晉郭欽請及平吳之威徙邊郡內戎於雜地晉主不從啓五胡之亂劉裕克關中急圖篡事旋卽棄歸致子孫受索虜之害唐太宗定天下擒突厥伐高麗厥後回紇且來助順宋藝祖欲復幽燕有志未成子孫寖弱此皆後世開國之明驗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高祖縱欲與天下休息亦宜使猛士守邊待其至而與之戰何至聽齊虜之言以女乞和爲天子不能庇一兒女以付虎狼又乞兒女之靈以安天下何其悲也使單于據天下豈少乃女乎且項王得太公不能爲質匈奴應聞之矣則又何有於公主始則談笑而棄父於鼎鑊終則涕泣而棄女於絕域失天性之恩納外夷之侮暮氣至矣悖莫甚焉厥後匈奴貽書呂后備極醜詆蓋已視高祖爲齊景公也然則季布諫伐之言非乎曰今有遠行者足疲勿輟數十里尚可致息以坐則肉騰筋顫難舉趾矣不于高祖用兵之日一勞永逸乃於惠帝息兵之日死灰復然覬覦而動布誠老將言也唯十萬橫行之說不斬樊噲而斬婁敬庶可以謝天下哉

此與郭巨論同作年甫十四受知於楊文叔先生雖於事理未協而筆情頗肆存之以志今昔之感自記

宋論

宋之病不病於小人而病於君子不病於君子之少而病於君子之多不病於君子之私而病於君子之公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三代漢唐惟有君子爲朋專攻小人常懼不勝未有君子與君子自相攻而置小人於度外者也有之者自宋始宋君子太多故意見雜出而各自以爲是其自信太堅故躬自薄而厚責於人其居心太公故厚於責君子而薄於責小人夫國事藂藂然非一人所治也一人孑孑然非獨力所支也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非其類者鋤而去之推其心非以便乎己也期有濟於吾君吾百姓而便己之形迹亦受之而不辭當其時豈無意見學術與吾爲異者乎要在審其大略其小降心以相從耳又豈無仇怨之積怙權之譏側目於其側者乎要在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而不顧其後焉耳此古大臣道也宋之君子則不然以相爭爲公以乞退爲高以責備賢者爲春秋法以釋有罪爲犯而不校是故歐公攻狄青唐介攻彥博伊川東坡互相攻所攻者君子也攻君子之人亦君子也王曾欲誅丁謂楊億救之太后欲竄蔡確范純仁救之所救者小人也救小人之人則非小人也嗟乎君子小人昭昭然判若冰炭猶慮人主狃而不察況自相淆混反眼如不相識而欲人主能識之乎孔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不於惡之之嚴不足以見好之之切劉向曰日月雖暗明於星之光君子雖非賢於小人之是宋之君子皆汶汶而不察也且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富公欲誅高仲謀希文曰恐朝廷手滑日後吾輩亦不免富公自河北歸中夜旁皇歎曰希文眞聖人也夫希文爲宰相刑賞天下惟其當耳不應爲日後吾輩計富公識深力定亦不應怵於利害而悔持前日之法當宣仁時司馬當國熙豐小人眈眈虎視乘間欲發形迹已露諸君子不以此時聯同人之歡行夬之決而乃洛蜀互爭代人自攻過矣其進調停之說者又知調停小人而不知調停君子何也今有鄉民掩廬盜賊環伺其家不磨刃外向而惟聞夫妻反目父子責善盜賊聞之寧不大快古者召公求去周公留之廉頗不悅藺相如下之蕭曹不同道而相和丙魏不同術而相薦唐玄宗將幸洛陽太廟災宋璟奏天災宜停巡幸姚崇曰太廟乃苻堅舊材故壞無害於行璟遂無言以璟之剛知崇之諛而不復爭者不肯以小妨大而傷賢者之心爲國故也宋則不然臣爭於朝而洛蜀分儒爭於野而朱陸分欲國無亡得乎

郭巨論

吾聞養體之謂孝養志之謂孝百行不虧之謂孝巨孝人也卽慈父也卽廉士也兒可埋金可取耶不能養何生兒既生兒何殺兒以兒奪母食故埋似母愛兒也以愛及愛見請所與者矣見撫杯棬者矣殺所愛以食之是以犬馬養也母投箸泣矣奈何抑以埋聞母弗禁似母勿愛兒也以惡名懟母而以孝自名大罪也是兒者寧非乃母之血食嗣乎其絕之也殺子則逆取金則貪以金飾

名則詐烏乎孝雖然僅折其理未發其術也爲之奈何曰知某所有金僞擕兒掘駭於衆曰金也金也天哀予孝故余畀云爾蚩蚩者見其金則驚臨以天則又驚相與傳其孝不衰不然禁兒食可也棄若兒可也鬻之以濟母食可也殺之亦無不可也而埋則何說設當日者巨不生兒無可埋巨多兒不勝其埋則奈何使巨見金揮鋤不顧如管寧然則奈何或掩其處別掘之以卜天心則又奈何韓愈書鄠人對以其刲股欲腰諸市若巨者其尤出鄠人上哉

張巡殺妾論

張巡可謂忠矣然括城中老幼食之非訓也殺妾非訓也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又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孟之言以爲有民而後有社稷民秉三綱五常之性寧使之死而安不使之苟免以生如禽獸也睢陽危急是去食時也食去民死率其妾而死之禮也縱百姓食人已失信矣幷食其妾是朱粲趙思綰之爲非忠臣訓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父餓且死殺子孫以奉之非孝也或謂巡之殺妾激軍心也然軍人食之不足濟一日之窮敵人聞之適足爲急攻之計或謂巡之殺妾望成功也然巡有功則爵爲上公妾無罪而形同犬彘於心不安請於朝而旌之於事無濟樂羊食子吳起殺妻其所以忍者殊而忍則一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殺一不辜而號忠臣君子爲之乎然則鄧攸之抱從子而棄子亦非歟曰子與姪天性也濟則並生不濟則並死廢一不可理之經也至於兩盡事之窮也吳吾粲與魏戰遇水人攀其船船重將覆船人以戈撞擊粲止之曰我求生彼亦求生俱生不得俱死可也嘻此言也足以證巡與攸之過矣

殺妾饗軍按三國志臧洪已爲之不自巡始也巡得重名故論之後見池北偶談載巡妾報冤事撫青雜志載巡顯靈見何兼資解說妾係自縊非殺云云稗史言雖不經然足證人心之所同自記

徐有功論

生人仁也殺人勇也然生人之勇甚於殺人何哉殺人者侃侃類公縱乖於理君上無所疑焉生人者迹類徇私往往人未援而已先不免非勇過賁育其孰能之余讀唐書至徐有功傳而不覺涕之淫淫也當武后朝酷吏僨興獨有功能持平法人皆稱有功寬厚長者而不知非以知有功也有功上與武后爭下與酷吏擠屢瀕於死而不懼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聖人制之祖宗定之原非徒爲天下臣民設也誠恐後世爲人君者寬則弛嚴則濫惟予言而莫違故設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廷尉司寇俾抱此以與天子爭奈天下之爲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則亦有法如無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曰守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雖然有功豈果縱朝廷法以失出爲名譽哉昔徐邈在魏武時人稱爲通及在涼州人稱爲介或以問毛玠玠曰當魏武時人皆毀車服以崇儉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通今士大夫風流相尙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介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當武后時賢如魏元忠薛季昶俱以嚴見憚而有功獨多平反然則史稱其多失出也非眞失出也舉世失入則有功以失出聞矣猶之舉世尙通則徐公以介稱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不知其出與入也且夫君子之救時也不可守其經而不達其變也孔明當劉璋後治尙嚴有功當武后時治尙寬此因時而變者也崔郾治鄂則寬治陝則嚴此因地而變者也古之君子以矯時救俗爲達變後之君子以隨時徇俗爲達變使有功生於梁武之朝以麪爲犧牲殺人不抵罪吾知涕泣好生迎合上意者周興來俊臣輩俱能轉而爲之而此時之引律固爭必以殺人爲事者安知非有功耶雖然使有功稍有畏葸之見爲后所挾持必不能霽威屈己屢蹶屢起惟其殺之不憂赦之不喜后雖鷙毒天性感動而不得不重其人不得不從其請向之所喜酷吏誅殺殆盡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官壽終其初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天在故也嗚呼世之爲大臣而司法律者可以鑒矣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一

錢唐袁枚子才

高歡宇文泰論

取天下者馬上也治天下者非馬上也開國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勝其取天下之心而后可以固本而垂基予觀高歡宇文泰之廢與而愈信古人之不我欺也歡與泰出處相若才相若勝敗相若鄴下關中之形勢亦相若乃歡死齊無一令主而齊卒滅於周者何哉蓋歡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泰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將也治天下者儒也歡有十庫狄干不能抵一蘇綽泰得劉璠比之陸機擬人其倫歡得陳元康稱爲孔子令人嘔噦歡父子奪妃啓文宣武成之亂泰明經講學啓武帝之好儒夫當兩雄相角時譬如艾旃爲防其旁伺以千鈞之弩稍有閒則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淫虐之朝而當數世重道崇儒之主其能無敗乎雖然泰非知道者也泰親酖其君較歡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誥學校亦不過附會古方於萬一而已然爲田於大旱之時畢竟有桔槔一日之功者其苗後枯若鹵莽而種之則亦鹵莽而報之理固然矣或謂高洋虐過梟獍殊難化誨然其爲世子時見射堋畫人形責高隆之曰堋土習射作獸形可也何爲終日射人是其初心未嘗不愛人也使歡善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廣之安知非令主也縱之不教而瞿瞿然以侯景爲憂不以家法爲念可謂不知本矣隋文帝亦曰常恨高歡不能教其兒子當時早有此論然文帝知教兒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視宇文也亦愧焉嗚呼宇文且足尙而況乎眞能行聖人之道者哉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伊川稱良有儒者氣象余甚惑焉若良者范蠡范雎之徒耳何儒之有謂其能報仇與則荆軻聶政皆儒謂其能決勝與則蕭何陳平皆儒在良豈忠於韓哉酈生勸立六國時良果爲韓正當成人之美使韓有後矣發八難以阻之則韓絕且良亦豈忠於漢哉良見高帝春秋高恩自託於呂氏故詭爲太子樹羽翼其子辟彊年纔十五童子何知而說丞相授諸呂以兵非良之貽謀而何倘太尉不得入北軍則劉氏又絕儒者絕兩國可乎或謂良善藏其用明哲保身類儒不知良之用久已盡矣其中無所藏也良教高祖誅降背約智囊已竭此外不聞有久安長治之道告高祖而高祖不用者叔孫制朝儀陸賈作新語旁人紛紛自附於儒良居其閒漫無可否其所藏者果何用耶若僥倖免禍則爾時不將兵者俱善終不獨良也然則伊川最重儒而偏許良何與豈以其狀貌恂恂類婦人女子之故與

駁唐鑑李德裕論

報恩類喜報怨類怒喜怒者皆性情之所必不容已者也然喜怒以類者鮮矣故聖人不禁人之報怨而但教之以直若曰怨其所當怨亦報其所當報可耳若必矯其情而姝姝然曰我但恩報不怨報也則淆黑白而蔽天良其所謂報恩者亦僞也唐鑑稱李德裕裴度俱爲賢相而李以報怨故致竄死海上不能如裴之善終又曰李之黨多君子牛之黨多小人李報牛是以燕伐燕陋哉范氏之說也孔子曰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李既爲君子牛既爲小人以君子攻小人所謂惡不仁也非報怨也若不問其何以怨何以報而但以爲有怨無報是文王聞崇侯譖己不當伐崇周公聞管蔡流言不當誅管蔡也漢蓋勳救正和曰我爲梁使君謀非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設蘇有當死之罪勳必殺之穆宗用裴度不專故度不得行其志度果大用則李宗閔皇甫鎛輩度亦必殺之何也不惡不仁不足以爲仁也夫刀鋸者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虎豹者造父之所不能馴也純臣愛君之國甚於愛己之名故除小人如農夫之除草惟力是視苟有避嫌之心調停之說與寬一分爲將來餘步恐朝廷手滑吾輩亦不免凡此者皆私心也皆中人以下語也宋之天下所以不振者正坐當朝大臣少一德裕耳温公作通鑑以德裕受維州爲非故棄米脂四郡以與西夏范氏作唐鑑以德裕報怨爲非故於熙豐小人不勸誅戮兩賢之意自謂薄德裕而不爲宜若國安身安俱如裴度之善終矣卒之國不安至淪沙漠身不安幾至剖棺較德裕之禍只一身罪止一竄者反較酷烈豈非識力不純斤斤於禍福論人之故哉若夫黨又不可概論焉洛黨蜀黨朔黨皆賢人也其道宜散宜解而

不宜結牛李二黨一君子一小人也爲君子者宜報宜殺而不宜寬宣宗居藩受武宗狎侮故登極後復僧寺貶石雄專改舊章不用毛髮淅灑之李太尉自有汗透重裘之令狐綯至矣然一則威服三鎭一乃郊迎龎勛捨騏驥而策駑駘其效不彰彰可覩乎厥後周墀入相韋奧戒曰願相公無權蓋亦有戒於德裕而爲此言不知門生天子之日權終不在相公也善乎宋尹源之答客問曰人臣不忠孰大曰無過爲大嗟乎若德裕者固人臣之有過者歟

姚崇宋璟論

唐姚宋並稱而議者多優宋而劣姚余謂不然夫仡仡矜矜萬仞壁立立於朝使百辟消其邪心此臣道之如山者也宋璟是也靜深有謀涵蓋一切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此臣道之如海者也姚崇是也然而山雖高蛟龍不居海雖渾變化不測余故曰崇勝也夫人主之愎諫而暱小人者情也所貴爲大臣者不逆其情而善誘之以歸於道不必有排斥小人之迹而能使之與人主日疎崇之對幸東都與其黜姜皎罷魏知古者皆璟之所不屑爲而亦璟之所不能爲者也吾嘗謂天寶之禍宋璟在猶可憂而姚崇在則無慮何也彼明皇者英主也其畏璟而愛崇也素矣源乾曜奏事稱旨必曰姚崇之謀不合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自崇死而天下無如崇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然臨軒之禮卒不相假者終知林甫之非崇也知其非崇而必用之者太平日久而樂用才臣以自暇自逸則姑任之爲快而張九齡者宋璟儔也有其道無其術道不合則爭爭不得則去九齡去而天下無爭之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使其時有若崇者爲之內娛主意於所甚安而陰以計擠小人於外則終元宗之世林甫不得專政而祿山不得入宮矣且人但知爲璟難不知爲崇難但知用璟難不知用崇尤難張易之譖魏元忠使張說爲證說許諾宋璟要之卒以敗悔崇告謁十餘日諸事委積盧懷愼不能決惶恐入謝夫以張說之反覆而一旦效璟卒爲正人以懷愼之忠清而終身效崇不能決事豈非德易及而才難强者乎人主雖非甚聰皆能涉獵書史審察邪正若璟之犯顏諫諍公罪也中才之主雖重違其意而心固識其忠若崇之細行不矜所使者以賄敗此私罪也苟非大度之主又安能用之而不疑今有棟梁之材而不免贅疣之形此固衆人之所棄而大匠之所取也嗟乎從來君子之自爲往往多疎小人之防身往往多密以姚宋之賢開元之治兩人皆以微罪行不久於其位李林甫獨專相二十餘年君臣魚水彼其罪過必十倍姚宋萬萬矣然而明皇甘以天下付之至於高力士諫而猶不悟豈其工於防君子而拙於防小人哉要知姚宋之過易於見聞而林甫之惡難於發露故也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而深感慨焉

此己未館課題也時習翻譯不與課溧陽相公嫌諸翰林多優宋而劣姚特授意命作似亦未乖於正姑存之自記

宋儒論

古今來尊之而不虞其過者孔子一人而已其他則尊之者略溢其分則攻之者必損其眞過尊者迂過攻者妄此吾宋儒之論之所以作也今有飛隼集於高墉天下之善射者皆操弓挾矢而至非射隼也射其集於高墉也不知隼果高射之亦何傷於隼然必以高墉爲惟隼所居而不敢一窺其巔則又誤矣夫宋儒之講學而談心性者際其時也氣運爲之也今之尊宋儒者亦際其時也氣運爲之也是何也漢後儒者有兩家一箋註一文章爲箋註者非無考据之功而附會不已爲文章者非無潤色之功而靡曼不已於是宋之儒舍其器而求諸道以異乎漢儒舍其華而求諸實以異乎魏晉隋唐之儒又目擊夫佛老家譸張幽渺而聖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閟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闢二氏之室儀神易貌而心性之學出焉夫創天下之所無者未有不爲天下之所尊者也古無箋註故鄭馬尊古無詞賦策論故鄒枚鼂董尊古無圖太極而談心性者則宋儒安得不尊然而箋註帖括明經之科變矣詞賦策論進士之科變矣元仁宗以經義取士以程朱爲式則至今猶未變也明祖開國又首聘婺之四先生勸頒朱註以取士而宋學從此大昌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正此之謂吾故曰宋儒之講學人之尊宋儒者皆際其時也氣運爲之也雖然講學在宋儒可在今不可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漢唐之儒則不可不尊宋儒可毁宋儒則不可又何也曰孔子之道若大海然萬壑之所朝宗也漢晉唐宋諸儒皆

觀海赴海者也其註疏家海中之舟楫桅篷也其文章家海中之雲煙草樹也其講學家赴海者之郵驛路程也路程至宋定矣盡矣但少一行者耳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何暇再爲之貌其迹而拾其瀋乎有源而無流溝井之水也有本而無末槁暴之木也安得不考名物象數於漢儒不討論潤色於晉唐之儒乎若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學者果能望道有見殊途同歸當亦宋儒所深望又何必乘閒抵隙摘其過沒其功耽耽然妬其兩廡之餐而思攫之也然則宋儒之於聖道其果至矣乎曰難言也觀高堅前後仰鑽之歎則知顏淵之於孔子有閒矣觀性命誠明迂遠之說則知思孟之於顏閔又有閒矣此無他生知學知困知之次第終不可泯而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說夫子已明言之宋儒雖賢其能在顏閔上哉其能符聖心而毫釐不失哉後世學者未必能勝宋儒亦未必不如宋儒要惟是其言而不必迂拘墨守非其言而不必非薄詆呵則所以論宋儒者定矣所以論漢唐魏晉諸儒者亦定矣

駁公羊氏宋宣公議

宋宣公知其子之不賢立穆公穆公感宣公之義立殤公二君能行古人之道足以風世公羊曰宋之禍宣公爲之東萊氏比之燕噲此悖理傷教惑之大者也不可不辨宋殷後也兄終弟及殷之先王有行之者矣傳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是殤公非令主也華督殺孔父淫其妻殤公平日之政刑可知矣使宣公居正而立之其禍尤速也華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非先有立公子馮之心而後弑殤公也督既懼誅必有所弑督既弑君必有所立是時雖無穆公殤公不免於禍雖無公子馮殤公亦不免於禍宋之禍華督爲之殤公自爲之而謂宣公爲之乎使穆公在督必不敢爲惡殤公亦得終其天年矣宋之禍謂宣公弭之可也謂宣公爲之不可也穆公之立殤公非宣公意也督之立公子馮非穆公意也督之弑殤公亦非公子馮意也惟馮立而不正討賊之義且寵其位以督爲宰則馮之不賢又可見矣與其立不賢之子以墮社稷不若立兄之子以成先君之義穆公可謂賢矣宣公可謂知賢矣春秋時弑君三十有六彼皆父子相傳公羊所謂大居正者也其禍又誰爲之乎後世宋太宗殺德昭立其子爲萬世譏君子曰執居正之說以濟其不仁之心太宗之禍公羊爲之也

駁蘇子屈到嗜芰議

屈到嗜芰臨卒命薦芰子木不從國語是之柳子非之蘇子作論陋柳子責子曰是蘇子之陋非柳子之陋也蘇子之言曰父子平日可以恩掩義死生之際不可以私害公謬矣父子之間有私而無公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果芰非禮萬不可薦當父彌留諄囑之際子木早宜涕泗而諫不欺其父於地下矣不幾諫於生前而責善於死後是欺其將盡之魂而餒其求食之鬼也蘇子曰恐其父以飲食之名聞於諸侯則更謬矣夫籩豆之事其昭告於鄰國者古未有也即儀禮所載膮臐鼎俎雖有定數然考之三傳徵之史冊未聞有列國之諸侯大夫爲增一果減一牲而受美惡名惟屈建之煩稱博引以禮奪情然後其父嗜芰傳於人間其子撤芰又傳於人間揚其父爲飲食之人而顯其身爲守禮之士致千百世後有蘇子者猶嘵嘵然陋其父而孝其子是皆子木之使之聞之也使屈到嗜之子木薦之則家庭常事人間比比然矣民不及知而書亦必不載也且先王已立廟矣復爲之立寢者原以伸人子之私使之思其所嗜思其所欲也中庸曰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裳衣豈有一定之衣而時食寧有一定之食哉月令以含桃羞寢廟南朝以筍臛薦帝后猶能倣而行之使子木抑其禮於廟而申其情於寢未爲不可也蠻夷大夫楚氛甚惡原不足責而邱明蘇子身爲文人不知孝並不知禮何也然則魏武子陳子車之索殉其亦從之歟曰殺人以成孝吾未之前聞彼則所謂亂命也然則何以不諫曰諫則其父必命殉者先死矣是又宜將順以幹其蠱也君子之於孝也審其大小輕重而已矣

書院議

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

之人探其然也則又披區區之稟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嘻過矣夫儒者首先義利之辨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聖人訓也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謀入焉者半苟賤不廉者也苟賤不廉之人養之教之何所用之夫養士與養兵不同兵非民之秀者也然今養兵者習騎射擊刺不過月有考歲有稽而已固未嘗闌其出入禁其居處也教士者加苛焉是視士不如兵也然則書院宜如何曰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升之書院民之尤秀者一郡中不數人吾寧浮取之以備教則亦不過郡二三十人而已以餼數百人之費餼二三十人既可贍其家絕其旁騖而此二三十人者師師友友絃歌先王之道以自樂則又安得有害羣之馬倂張佻險於其閒耶爲之師者無多弟子博習相親以故憤易啓悱易發經義易傳治事易治　國家他日用人捨書院其焉取之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孟子曰堯舜之仁而不徧愛急親賢也卽此意也漢州郡貢士戶二十萬以上才舉一孝廉以京師之大而太常弟子不過五十人以吳公之賢洛陽之盛而所舉秀才僅賈誼一人其愼重何如然則彼之舊隸書院而藉以養者將汰之歟曰養士與養孤寡不同彼哀其終而收之此謹其始而擇之也而云何不汰也然則何以知其尤秀者而擇之曰取人以身擇士者秀則所擇者亦秀所謂規有摹而水有波也嗟乎今之寬於養士者既視之如無告之窮民而嚴焉者又視之出兵以下且不知已先求知人此子之所以嘆也不然書院在在有也而不聞受其益者何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一

錢唐袁枚子才

愛物說

婦人從一而男子可以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以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貴清而賤濁也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先王有治世之權不必明言其故而但定其制使民由之後世不察見孟子訓愛物佛家戒殺於是人與物幾溷淆而莫分蕭子良之慧蘇子瞻之聰皆惑焉夫愛物與戒殺者其心皆以爲仁也然孔子論仁曰愛人不曰愛物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不曰立物此意惟呂覽得之曰仁於萬物不仁於人不可謂仁不仁於萬物獨仁於人可以謂仁仁也者仁乎其類也此可謂善言仁者也愛人不難知所以愛人爲難孔子教弟子泛愛衆必曰而親仁孟子稱堯舜之仁必曰急親賢人之中尚宜擇仁者賢者而愛之況物乎古者執雉執雁四靈爲畜愛其物之類人也誅盜賊刑僉壬惡其人之類物也廏焚子曰傷人乎不問馬衛侯之馬啓服死公命爲櫝子家子請食之以不愛爲愛而愛乃大以不仁於物爲仁而仁乃純然則孟子稱數罟不入污池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奈何曰此非愛物王所以愛人也懼魚之不繁將不足於食懼大夫士之有故將不得殺羊犬豕故儉惜畜養之以待其食與殺耳爲人計非爲魚鼈羊犬豕計也然則君子何以遠庖廚曰此非愛物亦所以愛人也恐近庖廚則不忍不忍則不食遠庖廚則忍忍則食然此亦寓言耳與勸好貨好色同不可以詞害意也孟子欲充齊王不忍之心以保民而王故因牛而戒及庖廚觀下文權輕重度長短之言則賤禽獸而重百姓之意昭然若揭不然孟子非不食庖廚者也見其死聞其聲則不食不聞不見則食之是後世鄉曲之儇掩耳盜鈴之說也彼齊王之興甲兵危士臣民之死於鋒鏑者皆在數百里外齊王所不見其觳觫不聞其哀號者也比之庖廚不更遠耶而得謂之君子耶

牡丹說

冬月山之叟擔一牡丹高可隱人枝柯鄂韡蕊蘂以百數主人異目視之爲損重貲慮他處無足當是花者庭之正中舊有數本移其位讓焉冪錦張燭客來指以自負亡何花開薄若蟬翼較前大不如怒而移之山再移之牆立枯死主人慚其故花且嫌庭之空也歸其原數日亦死客過而尤之曰子不見夫善相花者乎宜山者山宜庭者庭遷而移之在冬非春故人與花常兩全也子既貌取以爲良一不當暴摧折之移非其時花之怨以死也誠宜夫天下之荊棘藜刺下牡丹百倍者子不能盡怒而遷之也牡丹之來也未嘗自言曰宜重吾價宜置吾庭宜黜汝舊以讓吾新一月之間忽予忽奪皆子一人之爲不自怒而怒花過矣庭之故花未必果奇子之仍復其處以其猶奇於新也當其時新者雖來舊者不讓較其開孰勝而後移焉則俱不死就移焉而不急復故花之位則其一死其一不死子亟亟焉物性之不知土宜之不辨喜而左之怒而右之主人之喜怒無常花之性命盡矣然則子之病病乎其己尊而物賤也性果而識暗也自恃而不謀諸人也他日子之庭其無花哉主人不能答請具研削牘記之以自警焉

清說

清慎勤三字司馬昭訓長史之言也後人奉之不以人廢言耳然以畏葸爲慎以瑣屑爲勤猶之可也以谿刻爲清所傷者大不可以不辨民之初生無不清也茹毛而已巢居而已民之初生又不能清也不能不食而茹毛不能不居而搆巢中有聖人焉增之以玩好文之以器用懼其過也以禮節之自夏桀酣歌恆舞而伊尹有儉德之戒周末文勝三家者以雍徹而夫子有寧儉之戒皆自爲言之也後世不然或無故而妾織蒲矣或無故而與螬爭食矣彼所好者在乎矜名以自異則不得不權其輕重舍此以鶩彼是儉其外而貪其中潔其末而穢其本也烏乎清且天下之所以叢叢然望治於聖人聖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聖人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積倉有裹糧無怨無曠者聖人也使衆人無情欲則人類久絕而天下不必治使聖

人無情欲則漠不相關而亦不肯治天下後之人雖不能如聖人之感通然不至忍人之所不能忍則絜矩之道取譬之方固隱隱在也自有矯清者出而無故不宿於內然後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動也一餅餌可以終日然後可以浚民之膏減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謝絶親知僵仆無所避然後可以固位結主而無所躊躇也彼不欲立矣而何立人己不欲達矣而何達人故曰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然則孔子何以有恥惡衣惡食之譏曰惡衣惡食嫌之者人之情也恥之者心之陋也不曰嫌而曰恥則是以衣食爲重輕故賤之也不然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夫子非甘於惡衣惡食者也而何以傳於此言也且當賤貧時而以惡衣惡食自輕則當富貴時必以惡衣惡食自重子路衣敝緼袍非可以衣狐貉而故爲緼袍也素貧賤行貧賤也若可以狐貉而故爲緼袍則必有緼袍狐貉之心交戰於中而忮求起伯夷以餓死稱清而陳文子有馬十乘亦稱清清以心求不以迹取也然則奢儉宜何從曰聖賢以禮爲歸豪傑惟清自適徐邈當魏武崇儉時不改其奢當魏文崇奢時不改其儉此衷之以禮也武元衡當楊綰樸素之時盛飾如故孔思遠得珍玩服用不疑及其屢空蕭然自得此自適其情也此三人者真清者也清美名也有大力者以美名震之而不移則有大力者以惡名誘之而更不動知此者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玩古者說三篇

人老而尊物古而玩宜也人壽不如物而以物之壽者爲娛人之情也罌盧溧盤古而齾者也不妙於目山河日月古而虛者也不私於我於是求之於玉於銅於磁於硯於琴於竹漆於紙墨於書畫此必至之勢也非好事者之爲也或曰是非聖人之道歟余曰不然魯榶衛柯夏璜殷琥封父之繁弱鍾叔之離磬此見於三代前者也任后爭鬵尊欒大辨齊器竇憲取仲山父鼎此見於三代後者也古物之與由來尚矣然則物古皆足玩歟曰亦非也未古貴真已古貴精有古玉焉其得於天者如截肪成於良工者如切泥然後開其渠眉鐫以礳諸而又不渫於壤不燀於火不齧於鉏銚不攙揳於後起者之錐刀然後艷耀其精樸屬其形稱至寶矣猶人有絶德儁才長於朱門遇於聖明推排於世故而又不爲蘡菲之所傷然後器成而品尊非徒以齒尚也其他物例是今嘗饔之人率弄古物爲娛靳拳膠目絶欲得之然而或寶康瓠或欽燕石呰窳行濫齺然自以爲信矣及至瞶於知音斥於內府奇賞不得價售不可乃不速耿其目醜其手而反相與憑怒啐詬以爲世物無古也古物聞之笑識古者聞之悲

或曰古物之遇不遇果有數乎曰不遇者其常也遇者其偶也雖然世之人不求不珍於古物無憾也求之而不以誠珍之而不甚至於古物亦無憾也何也不求不珍其可求可珍者自在也一旦而求之珍之不可知也惟其求之誠珍之至自以爲無所不用其極而卒與僞且馳則所謂瞽而字伯明者也於是果於自信輕於誣物而古物當其前或拉雜摧燒之矣其病一在於好其名一在於強爲解夫漢之爲言含也古以美玉爲死者之含莊子所謂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汗也玉入土久則汗出而斑赬今訛其音以爲漢豈非漢則無玉乎商之訓敔也刻鐫也鄭箋所謂鑴金飾貌是也今昧其義以爲商豈非商則不飾金銀乎碧瓷見鄒陽賦花瓷見宋廣平語越窰翠色見陸魯望詩今鈞奇者以爲始於柴世宗誤矣瓦無硯理而詃而託之曰未央宮曰銅雀宣德無庫焚鑄鑪事而眫而見之曰宣鑪又誤矣此所謂好其名也括異志曰銅入土千年而青今見啓禎嘉萬錢纔百年已如翠曾者何青箱志曰書畫千年而絶迹今見韓滉畫五年顏魯公自書告身雖千年赫然新者何志林曰世無真玉勿熯於火者方是然尚書云火炎崑崗玉石俱焚者何此所謂強爲解也夫古器非什百爲沓者也非折閱不市者也又非餚人使好鉥人使解者也既好矣解矣而又似好非好似解非解好不如不好解不如不解不病乎其所不知而病乎其所已知然則古器之坻伏不出甘心朽壞以終也宜哉宜哉

或曰古物奚用而子若是其重之曰有用之用小無用之用大鳳不司晨麟不服軛周鼎不烹錐固不可賤也且陳彝敦而見升降裼襲之禮焉佩環珮而想采齊肆夏之度焉對翰墨而忘塵氛溫蠖之嬰焉其重之也亦猶行夫古之道也曰士大夫既不知古盍假長耳飛目以矩之曰愛古者非富即貴富則陜輸貴則假用賈者牟大利以屬其僞識者媟餘人以赫其獨夫古不古於理無所

關也今之於理有所關者欲求一操執款款之小丈夫而不得也而古物之爲銅爲玉爲磁爲竹爲紙墨爐硯書畫者又不能門扇戶吹嘐嘐然自命曰我艮也彼楛也則奈何曰尙以潰治五采惠之彼贗求者必交貿相競矣曰此所謂文而不采如倪之見風不終日定也曰博古有圖書畫有譜其將循是以迹之歟曰此函治氏所謂獨知之貨輪扁所謂糟粕之書也其不可傳也死矣圖譜造於宣和南渡後物已淪於沙漠烏乎循然則子何獨玩之曰好生解解生誤誤生悔悔生懼懼生辨辨生疑疑生虛虛生明八者缺一焉不可也然則今之升輿濮皮華几者皆非古歟曰是何言也制科百年而謂其中必無才也固不然然則古物存者幾何曰物隨年古今與古環流無窮則物亦環流無窮也然而古弇今俞古繁重今輕訬古幬而廉今庛而槧古奇侅而攖覫今辟暴而堙替今以往其佻巧儇變又不知其何所極也

黃生借書說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四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非獨書爲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爲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蟫灰絲時蒙卷軸然後嘆借者之用心專而少時之歲月爲可惜也今黃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必專而其歸書也必速爲一說使與書俱

後出師表辨

後出師表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拑馬而食以肥應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者也若果爲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曰與復漢室還於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其衰也當是時街亭雖敗猶拔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如故後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王畏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遽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上危主志下懈軍心而又稱難憑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亮之賢而爲之乎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敗以歸命於天此日者家言也將軍出師而爲此言無謂己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貿貿出師悖矣按此表上於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於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己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安關口則艾不能入縱入後其時羅憲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爲乞師東國徵兵南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亡者何耶然則此表誰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董廣川明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裴松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刪之真良史哉

金縢辨上

金縢雖今文亦僞書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丘之禱久矣三代聖人夭壽不貳武王不豫命也豈太王王季文王之鬼神需其服事哉以身代死古無此法後世村巫里媪之見則有之矣廣陵王胥曰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周公豈廣陵之不若乎二公欲穆卜公拒之以爲未可以戚我先王臣與子一也他人戚先王不可而己戚先王則可非伯尊之攘善而何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又曰士大夫去國爲壇位向國門而哭爲無廟也當是時太王王季文王赫赫寢廟周公非去國之時雖曰支子不祭然公爲武王禱非爲身禱也舍太廟而爲野祭不祥孰甚焉方命卿士勿言隱諱其迹而乃登壇作墠以自表揚者何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禮卒哭乃諱其時武王雖病並未終也

不稱元孫發以禱而稱元孫某以諱是先以死人待武王也某某者後世之俗諱三代所無也商人曰帝甲帝乙此不稱名之證不稱某也周人所謂諱者以諡代名故禮凡祭不諱臨文不諱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晉荀偃禱稱平公爲曾臣彪此稱名之證不稱某也詩曰一之日觱發曰駿發爾私皆公作也尋常詠歌不諱於其子成王之前而一旦禱祀反諱於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前於義何當治民事神一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元孫既無才無藝不能事鬼神矣又安能君天下子萬民乎贊周公之材之美始於論語造僞書者竊孔子之言作公自稱語悖矣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武王克商已二年縱有不諱與天之降寶命何傷劉先主草創西蜀即位二年遽崩仗一孔明猶能支持強敵而周家積累千餘年以至仁伐至不仁十亂猶存八百諸侯尚在周公不必憂危至此且周公既不告廟而私禱矣武王已瘳己身無恙公之心已安公之事已畢此私禱之冊文焚之可也藏之私室可也乃納之於太廟之金縢預爲日後邀功免罪之計其居心尚可問乎禮祝嘏詞說藏於宗祝非禮也是謂幽國豈周公有所不知而躬蹈之乎中庸曰事死如事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則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享多儀儀不及物然則爾汝者古人狹長之稱而圭璧者所以將敬之物也公呼先王爲爾不敬自夸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順若曰許我則以璧與圭不許我則屏璧與圭如握果餌以劫嬰兒既驕且吝慢神蔑祖而太王王季文王甘其爾汝之稱又貪其圭璧之誘於昭于天者何其啓寵納侮之甚也夫周公古之達孝也孝父與孝兄孰切當文王崩何以不禱或曰武王得天下主幼國危關係甚大公故急而爲之耳然則文王大勳未集年又九十七歲周公以爲老耶賤耶直當死時耶

金縢辨下

周人重卜國有事卜於太廟禮也金縢藏後武王在位四年公又居東二年六年中周人竟不一卜太廟啓金縢乎此說也括蒼王氏曾言之然康成以爲金縢者古藏秘書者皆然不自周公始猶可支吾按經文曰公乃自以爲功云云是并二公不告且不知也二公尚不知百辟卿士何以知之曰嘻公命我勿敢言百辟卿士既知之則二公必知之久矣在百辟卿士位卑分遠難以進言容或有之二公爲國元老明知公之精忠靈感至於如此而乃耳聞流言目擊去國相與坐視寂若呑炭何其忍也倘風雷不作金縢不啓王竟誚公誅公彼二公者律以左儒杜伯之義尚何顏坐而論道乎及至天已反風禾已盡起方瞿瞿焉命邦人起大木而築之以愚夫愚婦所共曉里胥田畯所不屑爲者二公乃自以爲功不扶帝室之懿親而扶田中之偃木何其不知大體也經文曰我之勿辟則無以見我先王訓辟字爲誅辟則二叔倘已稱兵周公征之宜也不必爲此言二叔尚未稱兵僅流言而已周公不可以王師報私忿也訓辟字爲逃辟使公能自信居東與居洛一也公不能自信則率土之濱孰非周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非越境可免也周公豈將爲武仲之據防秦鍼之適晉乎然則二叔流言奈何曰此尤不足信也當時叛者武庚非二叔也監之者不早發覺又從而助之自宜同罪亦成王周公之不得已也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武庚爲紂嫡子與復商之社稷名正言順何必以討周公爲詞不比後世王敦蘇峻起兵冒清君側之名也若欲縱反間害公使周國無人則周公雖死而鷹揚之太公平格之君奭巍然尚存皆足以奠周邦誅頑民而有餘又不比趙止一李牧北齊止一斛律光去其人即可圖其國也況兄終弟及商法皆然即使周公代成王而踐其位在武庚視之亦不過如盤庚陽甲外丙仲壬之相承而已矣何不利孺子之有何流言之有若夫鴟鴞惡鳥也周公憂盛危明借綢繆未雨之意君臣交儆可也若爲王信流言而作是以惡鳥比爲既捕我黨羽矣宜還我土地爵位何甞妄乃爾總之漢求亡經過甚致僞書雜出梅福曰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天動威風雷交作魯世家曰周公薨大風拔木成王乃啓金縢尚書大傳曰成王葬周公遇風雷追念前事序而記之蒙恬曰成王有疾周公揃爪沉河書而藏之二叔作亂周公奔楚成王讀記府之文乃迎周公四說者言人人殊皆與金縢不合善乎譙周之言曰尚書遭秦火多缺失學者談金縢都難憑信斯得之矣

六宮辨

六宮非古也周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女御掌進御於王所鄭氏八十一人當九夕之說皆漢儒齊言不可爲典要夫一陽而二陰君子之道也自天子至於士大夫有妃有妾禮也貴者多賤者少亦禮也其制則難稽矣考之六經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曰不如其娣之袂良在詩曰抱衾與裯曰諸娣從之不過泛指姬媵無六宮之名尚書顧命陳設瑣屑附命訓飭侍御均無六宮左氏以公薨路寢爲正以小寢爲卽安明是一宮一寢而公羊以西宮災疑有東宮明是揣度之詞於他書則說苑曰天子諸侯正寢三高寢者高祖之寢子孫不得居其二寢則路寢左右其實一寢國語曰內官不過九御襄楷曰古無宦官文王十子一妃所生荀爽曰天子娶十二帝嚳四妃舜三妃此皆無六宮之證也或曰一命之士父子異宮儒者有一畝之宮何天子而靳乎六夫所謂宮者居室之稱非必居婦人也若天子遊觀偃息之所又豈止於六哉或曰天子六宮象六卿諸侯三宮象三卿故王后亦有六宮六寢所以理陰政也夫陰亦何政之有以爲具粢盛乎既有膳夫膳宰若干人矣以爲修蠶桑乎又有典絲典枲若干人矣天子致敬乎外后致敬乎內足以奉烝嘗須蠶政而有餘若夫衾裯幃幄瑣屑之務則事因人生人多事多非宮中所固有也宮既無六則妃御有限然先王卒無明文爲之立制者何哉子嗣有多寡氣稟有強弱非可逆定也且使吾子孫淸心寡慾固善卽或有縱欲而不能自克者亦不必祖宗先爲之極明言章理道天子立六宮御百婦禮應爾也然則六宮何始曰自秦始秦滅六國必取其宮人美女列爲六宮以宣淫而夸盛然猶不敢自以爲禮也漢與高祖樂因秦舊而叔孫制禮又稱古制以阿諛之故帝則有五廟則有原鬼神則千二百所武帝衍其緒元成暢其流無涓娛靈遞增名目而唐宋目論之儒又震於禮經闕口而不敢議以致開元宮人六萬宋寧宗一夕御三十九人巫蠱禍生宦官毒流僞作禮經之人蓋實爲之先矣又嘗考禮而不覺失笑也禮稱天于羞用百二十品醬用百二十甕其物又合嬴醢脾析蠯蚳以足其數無論食前方數十丈使天子對案若海無下箸所而且蚳嬴皆穢蟲也今之乞人不食而當時天子食之尤可怪矣又鄭註天子冕旒玉用二百四十物加以金飾豈非巨鼇戴石頭岑岑幾壓死耶夫食色性也而天子亦人也一食而二百四十味九夕而八十一女一冠而二百四十玉物寧有是哉寧有是哉

征苗疑

人多疑古文尚書而不疑其征苗者何也夫舜之德可以舞百獸寧不可以格苗若苗既不如獸又豈干羽之所能格惟德動天常人之所知也舜禹不知不智伯益知之而不早諫於用兵之時不忠豈以舜禹之聖必待困於心橫於慮而後作乎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干羽鐘鼓樂之儀文也聲教德化樂之精神也精神未孚而忽以儀文孚之豈理也哉瞽瞍雖頑舜之父也伯益諫禹引瞍爲證是以逆苗擬天子之父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禹之失兵機其過小益之傷國體其罪大魏張郃亡羣臣嘆息辛毗解之曰當建安時天下不可一日無武帝然武帝崩魏固無恙云云裴松之責其擬人不倫然則伯益之聖乃不如後世一裴松之乎且夫竄三苗於三危舜典也三苗丕敘禹貢也苗民淫刑以逞是用勦絕呂刑也苗既竄矣何事於征苗既敘矣何必再征苗勦絕矣又何曾格其他分北三苗何遷乎有苗皆無來格之說以尚書證尚書而真僞定然則瞽瞍允若之言孟子何以引之曰此尚書之逸文也非征苗語也孟子稱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今之武成可取者何止二三策蓋均非其舊本也止血流漂杵四字猶其逸文爾

韓非子五蠹篇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說苑亦載其詞淮南子繆稱訓曰禹執干戚舞兩階間而有苗服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不修禹滅之呂氏春秋曰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是數說者亦俱與尚書不合自記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二

原书缺此页

書鄂人對後

錢唐袁枚子才

唐鄂人剔股奉母有司旌之昌黎欲腰諸市二者吾俱非之夫非禮之孝旌與誅律無明文非先王之關也先王若曰將旌之與世固有僞爲名者將誅之與世固有愚爲孝者將誅其僞而旌其愚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不如淡而置之聽其自致明乎上之所重不在於是而教孝之大體立焉未嫁之女爲夫守志律勿旌亦勿禁即此意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持此二義以律過中之行始無偏陂不然彼之制行既過矣而我之持論又過焉是上下交相過也卒何以得大中哉故大學不曰治天下而曰平天下

書王荆公文集後

荆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嘆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荆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爲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富之見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臧獲婢妾仰食於家主然所以畜之者特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恃財力以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強不淩弱衆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強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爲之師亦不聞裒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華使養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賚冗員諸病荆公不揣其本弊弊然以賒貸取贏考其所獲不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書權文公郅都論後

郅都廉直史遷以冠酷吏權文公作論雪都皆史遷嘻是烏知遷之心哉古無酷吏名之者遷也漢無酷吏首之者都也當秦殘暴高祖易以寬仁文景繼之天下熙熙然安昇平也久矣忽都以嚴得寵立聲名從此甯成義縱踵至殺人流血動至數萬都作俑之罪遷所深惡也遷既惡都何難并其生平公廉直諫之事刪而不書然而遷書之反詳者何哉以爲史者所以戒天下萬世也使天下萬世見公廉如都直諫如都而一爲苛暴即首蒙惡名且身斬家破爲天下快庶幾曉然於小善之不足以掩大惡而相趨爲長者此遷立傳之心也此遷之所以爲良史也曉一孔者何足以知之唐人好排古人持高議都不足雪而權公雪之申生季札未可貶而獨孤及白居易貶之皆過也凡言必究其所禰而事必稽其所敝三代後父子兄弟間恩寖薄矣得過厚者矯之而立言者又從而尊之於世有所裨無所敝也孔子曰觀過知仁申生季札之過申生季札之仁也都之過其足觀也哉

書柳子封建論後

柳子之論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夫封建可行乎曰不可封建不可行而何非乎柳子曰道可行而勢不可行勢吾所無如何也柳子不以爲勢無如何而竟以爲道不宜行是父老堯禹之說也夫封建非勢也聖人意也郡縣非聖人意也勢也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一人之力不能君天下必衆君之一人之教不能師天下必衆師之其亶聰明作元后者中天下而立焉非有圭田世祿不能正經界行井田非有諸侯卿大夫不能有圭田世祿非有井田經界不能有鄉廬郊遂選車出卒言揚行舉之法非有諸侯之公子羣公子又不能有大宗小宗故井田學校軍政宗法其事皆因封建而起謂封建非聖人意勢也然則井田學校軍政宗法亦非聖人意勢乎封建始於何皇都不可考柳子之說似民之自爲封建擇其智者而君之若蟻之穴蜂之巢者然不知上古諸侯雖有萬國然史冊所載人皇定三辰地皇晝九州伏羲黃帝垂衣裳神農教耕稼堯舜治曆明時禹治洪水皆一聖人開天獨倡非仗衆諸侯助也亦非聽諸侯

百姓之自爲謀也以舉世不知耕不知織不知天時地利不知舟車服用之際而一人如天如帝先知先覺其威靈神武何萬國之不可兼幷而乃俱才出秦始皇下乎然而聖人不爲者公天下之心治天下之法以爲非封建不可故也柳子謂湯借諸侯伐夏周借諸侯伐殷故不敢變易其國是知有商周而不知有黃農虞夏井隙窺天陋矣且夫秦之失天下制政俱失周之失天下則在政不在制何也封建非周制也夏封建四百年商封建六百年制失而能千年者未之有也禹誅防風啓伐有扈湯伐豕韋高宗伐鬼方周烹齊哀公誅殺之權操之天下何嘗無指臂之使自昭王溺楚穆王忘戴天之仇且髦荒遊覽而大事去幽王被弑平王忘戴天之仇且戍申遷都而大事又去周之天子不知有父子而欲周之諸侯知有君臣得乎然以無父之人卒不至於國亡身滅者雖文武成康之遺澤在人亦賴衆諸侯維持而拱衛之不可謂非封建力也夫穆王平王不知有父此豈武王周公開國時所能逆料而爲之立制乎是周之政失而非制失也明矣父子之倫廢君臣之道失然後強侵弱衆暴寡諸侯蠶食大夫兼幷左氏曰其餘四十縣長轂四十曰分趙氏之田爲七縣曰其俘諸江南夷於九縣周書曰千里十縣一縣四郡春秋戰國時凡稱郡縣者無算蓋不待秦幷天下而海內之國駸駸乎半化爲郡縣矣吾故曰郡縣非聖人意也幷非秦之所能爲也勢也秦因循苟且因其勢而導之較之宋解兵權唐靖藩鎭事更易焉有叛人無叛吏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歸功於郡縣何耶使封建不廢則諸國有君秦雖暴不能毒流天下彼揭竿而起者亦終有所格而不便惟其爲郡縣也在始皇尊無二上然後可以殘民以逞在陳項疆索無阻然後可以直趨關中是秦之失雖在政而尤在制也又明矣然則封建可行乎曰道可勢不可今之阡陌盡矣城郭改矣稅法變矣其所封者非紈袴之子弟即椎埋之武夫也其能與三代比隆乎且不特無其勢幷無其道漢與矯秦弊大封諸侯王天下亂晉封八王互相殘殺天下亂明太祖大封諸子天下又亂是何故哉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親親也尊賢也與絕國也舉廢祀也欲百姓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後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寵愛子也牢籠功臣也求防衛也其視百姓之休戚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故封建行而天下亂無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謂徒政子之之讓國宋襄徐偃之仁義師丹王莽之均田限田王安石之周官周禮無所不敗蓋不徒封建然也因其敗轍而訾其成規奚可哉古論封建者荀仲豫陸機劉頌顏師古魏徵李百藥劉秩杜佑皆能言之而後人獨愛柳子之說吾故駁之其封建之利諸儒俱已備言茲不具論

再書封建論後

或曰子言封建之非勢固已然如子孫何柳子曰尾大不掉則子孫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矣曰柳子亦知先王之愛百姓甚於愛子孫乎周公之命龜曰賢則昌不賢則亡武王滅殷欲作宮於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曰五行之山天下之險也使我有德則天下之納貢者遠矣無德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此意也非獨周公意也卽堯舜禹湯所以封建意也當其時天子不仁則湯武至諸侯不仁則齊桓晉文至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先王亦愛民甚矣豈其使子孫一人肆於民上尾大不掉之說皆後世云云非先王意也雖然夏亡矣杞不亡殷亡矣宋不亡卽以子孫論而封建之天下雖亡不亡者何哉蓋公極而私存義極而利存天道然也亦非先王意也或曰封建之世如人才何柳子曰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之世邑世祿聖人生於其間亦無以自立於天下曰以若所云則柳子不知今幷不知古矣古者有國學所以教胄子也有鄉學所以教野人也彼言揚而行舉者其果專在國而不在鄉乎若夫舉舜於畎畝膠鬲於魚鹽傳說於版築伊尹於耕太公於釣管夷吾於士百里奚於市此幷不在學校者也安見聖人生而無以自立於天下乎柳子之說爲孔孟言也夫孔孟之不能自立者道不行也非封建爲梗也然賴有封建然後栖栖皇皇之衛之陳蔡之梁之齊之滕幾幾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弟子從則聲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爲師使聖人生於郡縣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跼促一邦姓氏湮沉亦遯世無悶已耳安見其有以自立於天下耶然則孔孟之刪六經

垂俎豆傳食諸侯雖無以自立而有以自顯者封建力也且惟封建故君多臣亦多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此十人者皆不耕而食在官之祿者也然不虞其不足者何也其時大夫有采地民有受田累世甾畬尺土無曠故十一之稅重於後世而所出足供所食又大小其才爲十等用則游惰者無有也雖有佛老無所容身其間雖欲建浮屠立剎院而萬國鱗列經界劃然亦無此隙地縱有楚材而晉用者其爲得展其才受其利濟則一也後世以天子養羣臣故制祿之數恆虞其乏以人才副定額故放廢之士日見其多而且賢人君子官如傳舍所懷迄不得施或老死牖下欲越一步棲一椽不可得而非士非農非工非賈之氓從而雜之且據享其土木山川之奉若是者皆秦之罪也若夫有治人無治法自古然矣試問柳子之時彼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必曰朝拜而夕斥之矣其拜者果賢乎斥者果不肖乎柳子將何詞以對

書唐介傳後

無其事而誣之讒也有其事而言之直也然直之爲道有禮焉無禮則絞矣有學焉不好學則蔽矣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訐未嘗非直也無禮而不學則訐矣宋唐介論文潞公以燈籠錦獻張貴妃其訐者歟其無禮而不學者歟諫官退不肖職也所謂不肖者必誤國蠹民然後可以明白指列不宜抉曖昧制宰相也亦不宜因甲事還怒乙事而悻悻求勝也介忌張堯佐還怒潞公因潞公還怒貴妃無論所劾無有也就令有之而宮省甚密進奉甚祕介何從知之介如探聽於宦寺訪求於捷徑則介亦行險儌倖之人而已矣言人之邪而已不得爲正發人之私而已不得爲公此類是也禮曰疑事毋質又曰內言不出於閫宮閫之地內言也亦疑事也可昌言之而身質之乎王鳳陷王商發陰事而丙吉笞官婢誣污衣冠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或曰介黜潞公薦富弼亦爲宦官宮妾不知姓名故歟曰此宋人之陋說也舜察邇言湯立賢無方樊姬進孫叔敖長孫后譽魏徵未嘗不得其人若夫鄉曲之儇鈴閣之卒皆宦官宮妾不知名者也其可以爲相乎宋史以趙抃與介並傳爲其抗直相似不知抃之言曰君子有過當保護愛惜之小人雖小過當力遏絕之此言正介之藥石也與同傳焉介愧矣

再書唐介傳後

其時有孫甫者與介齊名而不學尤甚對仁宗曰天子之妻后一而已餘皆婢也余按六經無婢字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見於曲禮矣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見於昏義矣女御女史典婦命婦見於周官矣卿大夫家尙有貴妾賤妾之分未聞以婢名也鄭康成秋官注古無奴婢女子之入於舂藁者爲婢婢乃罪人之稱故秦穆姬爲晉惠公登臺而請自稱婢子齊威王怒罵曰叱嗟而母婢也焉有天子之妃嬪降后一等而槪呼以婢哉滕達道用官錢杜衍欲罪之范仲淹欲寬之富公介兩賢之間有難色甫責富公曰是不知有法也是又誤矣夫法者胥吏皆知之非獨甫也孔子曰赦小過周公曰議親議賢豈周公孔子皆不知法者乎其時仁宗寬大不罪諫官政無缺失故略知好名者諫無虛日不過攻人主後宮訐大臣陰私而已蘇轍年纔十九對策中便斥仁宗好色妄庸習氣大槪爾爾介後受制於王安石一無建明聲名減於作御史時故何也凡人無病而炙則有病而不治亦勢之所必至者也善乎陸宣公之言曰所謂小人者非必盡懷險詖覆邦家也以其趨尙狹促以自異爲不羣以阻議爲出衆故孔子以硜硜言行者爲小人然則宋之諫臣其不識政體者皆小人而已矣

書復性書後

唐李翺闢佛者也其復性書尊性而黜情已陰染佛氏而不覺不可不辨夫性體也情用也性不可見於情而見之見孺子入井惻然此情也於以見性之仁嘑爾而與乞人不屑此情也於以見性之義善復性者不於空冥處治性而於發見處求情孔子之能近取譬孟子之擴充四端皆卽情以求性也使無惻隱羞惡之情則性中之仁義茫乎若迷而何性之可復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記曰人情以爲田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古聖賢未有尊性而黜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此七者聖人之所同也惟其同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

而王道立焉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而仁人稱焉習之以有是七者故情昏情昏則性匿勢必割愛絶欲而遊於空此佛氏剪除六賊之說也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繼之曰上智下愚不移性有上中下之分斯情亦有上中下之別見舟車焉賢者曰可以濟人其次曰可以遊息不肖者曰可乘以作賊見美色焉賢者曰勿使怨曠其次曰勿惑爲戒不肖者曰吾昵之而且鬻以取利其情之動而不同者皆隨其性之昏明高下而流露者也情何累性之有且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之情則無行不與矣弗狃召則喜館人亡則悲論戰則懼聽韶則樂思周公則夢終其身循環於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不已也堯舉十六相未必非喜舜除四凶未必非怒喜怒不必爲堯舜諱也孟子不以好貨好色爲公劉太王諱而習之乃以喜怒爲堯舜諱不已悖乎文王赫斯顔淵不遷子路聞之喜皆喜怒也後世惟晉惠帝流乃無喜無怒童然若初生之犢其性學之深果賢於堯舜文王顔淵子路乎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言當大任而不懼卽齊王反掌之意剏誤認爲堅忍虛寂則亦北宮黝告子而已矣奚稱爲孟子然則習之水火之喻何如曰尤誤也夫水火性也其波流光燄則情也人能沃其流而揚其光其有益於水火也大矣若夫污而爲泥沙鬱而爲煙黴此後起者累之所謂習相遠也於情何尤哉

書留侯傳後

四皓高祖故人也當高祖除秦苛法天下如出炎火登春臺四皓不披羊裘受物色其行徑過高非人情一旦震於金幣齊其足雙雙而俱至不爲高祖用乃爲惠帝用失人又不類高士既來之則安之惠帝可與遊宜少留焉若伯夷太公之就西伯卒奄奄無聞偕行耶同日死耶何沒沒也不賢惠帝而來不智賢惠帝而不輔不仁不在其位而與人家國不義四皓亦陋矣哉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碩德重望塡輔東宮茍搖動之彼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動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早崩爲可悲也彼四皓安在羽翼又安在然則四皓何如人曰史遷好奇於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宜哉

惠帝爲四皓立碑爲後世人臣賜葬之始見任昉文章緣始而通典通考金石錄皆無之方知文章緣始亦僞書趙世家屠岸賈事亦相類通篇以妖夢神鬼事雜之則史公欲以鈞奇而非爲實錄也明矣惠帝時無司徒官碑稱夏黃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自記

書宋均傳後

或問宋均之言曰吏能宏厚雖貪無害惟廉察之人爲毒最甚是何言歟曰子不見夫犬馬乎芻膾糟盆受人畜豢可謂貪矣然而利於人又不見夫蛇蝎乎餐風露飲水可謂廉矣然而害於人夫蛇蝎非與人有仇也犬馬非與人有情也其氣之一艮一毒天早有以付之使爲其性而在彼亦不能自克也用人者畜犬馬不畜蛇蝎此宋均意也曰然則何以有用人之仁去其貪之說曰仁與貪雖有公私之分而皆起於一念之愛其生機皆未絶也惟夫一無所愛之人生機盡絶而無可用亦無可去此申韓之所以原於老子也且仁而貪不如仁而廉不仁而廉則不如不仁而貪何也均一不仁耳貪則心怯廉則膽麤貪則易敗廉則難傾吾恐郅都張湯盧杞之殺人必多於寧成義縱元載之殺人也

莊子曰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夫淩誶亦何樂之有而察士當之則以人之不樂爲己之樂也果以人之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殘民以逞又何所不至漢東平王以爲善爲樂齊南陽王以聚蝎爲樂此其證也然則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又何歟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上智也其次者中人也天下上智少中人多聖人立教不以上智相期而以中人爲斷以爲天下人非一己所能盡贖也使人人知贖人之有謝而共爲之則人之不贖者寡矣使人人知贖人之無謝而讓吾獨爲之則人之受贖者寡矣且索謝與受謝又不同也吾之贖人原非爲謝而彼之以是心至者吾從而受之亦所以安其心也必使彼之心抱不安於我而我之廉名乃播於遠邇則是贖名非贖人也可以欺庸人不可以欺聖人

書顧覲之傳後

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剖驗五臟悉皆糜碎尚書顧覬之議張忍行剖腹子副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勰爭之不能得詔如覬之議垂爲科例君子曰法可執也而情不可不原也夫殘屍者誅此法也問所以殘毀者情也唐賜之子若妻愚民也愚則以遵先人之命爲孝且急欲得先人致死之由以爲孝孝且獲誅設有悖逆之人殺父與夫剖屍以逞毒覬之何以律之仍以棄市論是孝與惡同罪也求之於棄市之外則法已盡矣比村之酒毒酒也吐蠱碎臟毒既驗矣不誅行毒之凶人而誅受毒之妻子何也覬之以爲傚生人乎世之行毒者多而無故而剖其夫與父之屍者鮮也以爲愛死人乎則死人且命之矣既受毒以死而又沒其冤滅其家絕其血食鬼之呼號可知也先王之所以重毀支體者愛人故也然上之愛人不如人之自愛也人自愛莫如身而有時割癰彈疽者蓋以不愛爲愛故也況加於無所知之身以驗其所以致死之故哀痛迫切遵命遽行若是者爲理其冤可也冤得而後責其不告於官擅自毀割以過失論可也唐高宗患頭風醫曰刺血可愈武氏欲高宗之不愈以死也大言曰醫欲刺天子頭可斬也覬之聞之當賞武氏矣

宋史孫唐卿判陝州有民盜母骨與父合葬者有司論如律唐卿釋之與此論暗合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是乃仁術也權術二字始於孔孟大臣經邦權爲貴宋名臣少可與權者惟王文正韓魏公可與權然韓公之權正王公之權不正不可不辨夫正與不正無他亦辨之其心而已矣其心爲國歟正也其心自爲歟不正也魏公知貢舉爲蘇轍病請改期竄任守忠出空頭勅一道此魏公之權而王公必不爲者也王公薦寇準不使知拒張師德不肯見此王公之權而魏公必不爲者也何也進賢退不肖非破常例不足以得非常之才而制小人之死命然專擅之迹中外共知矣魏公以爲苟利國雖冒不韙之名亦所不計王公以爲恩威者天子之事也事雖當人臣冒而行之寧獨無後咎餘

責耶當日當國之久主眷之深韓不如王蓋一則見其大而自謀者疎一則用心深而結主者巧故也然則凡焚諫草絕私謁者皆非歟曰古之薦人所謂讓於皐陶讓於夔龍者彼皐陶夔龍豈皆不知歟古之諫君如周公陳無逸召公作旅獒彼豈私入告而又順之於外歟沽諫名與沽不諫而諫之名孰大薦人市人恩與不薦人而市君恩孰深是皆深於行權而不得其正者

書鄒浩傳後

鄒浩以諫貶嶺南將行泣下其友田晝責之曰浩居京師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君毋以此自滿也浩收淚謝之君子曰浩固懦矣而晝亦爲不仁也君子之於朋友也善則勉過則規有患難則恤其妻孥而慰其心志浩既流竄此患難時也非平居有過時也宜慰恤不宜規諫齊莊公之難有陳不占者赴崔氏餐則失匕上車失軾曰無勇私也死義公也遂死崔氏君子不以其懦而沒其忠也浩之泣懼乎悔乎憂國家乎戀其祖父之邱墓乎爲離別可憐之色乎爲公爲私均無傷於忠也彼田晝者於死生之道了然如此盍學陳東之救李綱爲一疏以救其友脫有不幸其與寒疾之死亦相等也不自責而責人薄於情而午其直君子所深惡也且浩不宜泣晝宜泣耳蔡元定遠竄時朋友送之有泣下者元定夷然朱子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然則浩與晝可謂兩失也

書通鑑温公唐維州論後

上蕃劫盟入寇爲唐患久矣得維州以控平川永安中國此韋臯德裕之忠謀而僧孺拒之於義大乖温公乃引荀吳拒鼓叛爲言不知荀吳之拒鼓叛郎孔明之縱孟獲也知功將成特使敵人盡其力服其心而毋勞再舉卒之鼓與孟獲逃將焉往若唐失維州則百年爲戎路而已矣不得以鼓與孟獲比又曰土蕃新好維州小而信大不知維州未降前一年土蕃已圍魯州彼背盟在先我納降在後非失信也又曰悉怛謀在唐爲向化在土蕃爲叛臣其受誅何矜焉更誤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二者皆殷之叛臣也伊尹去桀就湯亦桀之叛臣也文王與湯皆至忠大聖其將執向化之人而歸之於桀於殷乎又曰譬

如隣牛逸而入家曰彼曾攘吾羊矣吾亦攘之則又引喻之誤矣當隣攘吾羊時公將聽其攘而不問乎將訴之官而求還吾羊乎抑羊仍歸家而不認故物乎維州者唐人被攘之羊非土蕃逸奔之牛也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此指宋萬弑君之賊以隣國爲逋逃與外夷慕化者不同漢高已定天下故斬丁公以求名光武未定天下故封子密以招遠若悉怛謀者封之可以招遠而殺之自覺無名者也禍莫大於誅降悖莫甚於以怨報德恥莫恥於殺人以媚寇僧孺之論温公之言殆兼之矣祖逖鎮雍州石勒畏之逖麾下叛降勒者勒送還之逖感其意亦送所降以報君子以爲失計且以爲不忠何也降者不受境將日蹙而逖奉天子討勒非若敵國然爲講信修睦計也在易比之九五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禽來趨己者尚舍之而況於人温公作相契丹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釁其時棄米脂四郡以與西夏而又持論如此然則公之所以服外夷者如斯而已乎

温公當王安石執政時遣王韶經略西事復熙河一路又遣趙卨充招討使冒暑討安南官兵八萬死者過半公有鑒於此故借論維州事以儆神宗然於唐代事理殊不合自記

讀賈子

賈子僞書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聞表與餌也賈生王佐才識政體必無是言若所云云隋煬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吾尤怪太史公謂生悲不用故早折非知生者洛陽年少內位大夫外爲師傅非不遇也文帝肫誠自驚不及寧肯虛譽其所議論頗見施行其未爲丞相者將老其才而用之賓門納麓堯試舜且然而遽謂文帝不用生乎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遠過鼂董而卒之天奪其年豈非命耶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過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蓋深於情者也所以爲賢也爲鵩賦弔屈原皆文人之偶寄顏淵不改其樂亦三十而卒烏得以其早亡爲有所懟乎夫書既不足以傳生而太史公又妄以己意測生宜乎蘇氏之論生愈與生遠也

讀左傳

向戍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獻子曰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有間嗚呼此獻子之所以爲君子而戍之所以爲小人乎夫君子之令聞不於室求也戍恃有令聞以合晉楚之交卒至亂中國勞諸侯而已受其封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如賤媒然彼此兩譽非爲男氏也非爲女氏也於己有利焉耳假使楚氛甚惡爭盟起釁晉人旋入於宋楚迫而兵之則宋先亡然戍之爲人不卑媮爲恭不矯詐爲儉則亦無以傾動兩國而行其說其所以規獻子者正其所以自爲也左氏深惡之故一記受封邑再記受夫人之璧馬以著其貪貪令聞與貪璧馬一也善觀人者不薄之於受璧馬之時而早覘之於規獻子之日或曰堯舜茅茨禹卑宮室何耶曰卑宮室者異乎峻宇雕牆而言也論堯舜必折衷於二典禹貢今有人焉衣山龍火藻之服受璆琳琅玕之貢而終日黯然居茅茨土階中類歟不類歟此說蓋墨家者流也尚待辨哉

讀喪禮或問

名之於人甚矣哉古之人有自隱其過以求名者有自表其過以求名者余讀劉古塘喪禮或問序而不覺啞然也某公居喪屏妻自期有七月之後因見母故見其妻而心動強抑苦禁諄諄然告人夫禮禫而從御御之云者以上臨下之詞黃帝御女云云始於道家邪說未聞以同藏無間之夫婦而可言御也杜預註爲射御之御蓋從政也義最正大鄭氏以爲御婦人不知禫在先吉祭在後孝子尚未復寢而乃於堊廬中先御婦人乎君子出辭氣斯遠鄙悖牀第之言不踰閾夫子告宰我以居處不安所該無限而卒不指爲與婦居與婦處也自漢儒創爲非時見乎母不入門之說似乎君子一遇凶事而母子有重關之隔夫妻如盜賊之防不已悖乎然某公之所以自言其私者亦有所本人問漢第五倫公有私乎倫舉二端以不自隱飾相傳爲美不知倫之私倫以爲自知之而卒未嘗自知也倫之言曰有饋千里馬者雖不受後遇三公選舉終不能忘然亦終不用也蓋以不忘饋馬爲私而不知倫之私不在此當饋馬時倫當爲己身立想不當爲國家立想其人素無交歟不受可也與選舉無與也其人素有交歟受千里馬報以其值可也與選舉又無與也當選舉時倫當爲國家

立想不當爲己身立想其人無益於國歟不用可也不必因其曾饋馬也其人有益於國歟不受馬可也不必因其曾饋馬而故不用也如因其曾饋馬而故不用則倫但知立一己之名而不知爲國家收用人之效倫之罪大矣又曰兄子有疾一夜十往還竟安寢己子有疾終夜不往夜竟不眠蓋以眠不眠爲私而不知倫之私又不在此禮兄弟之子猶子也猶之云者準子爲言而固已親親之殺矣倫於兄子疾十往則己子疾更宜十往己子疾不往則兄子疾亦不必往倫貪愛兄子之名而至於一夜十往則固己身往而心不隨且既悉其病狀加之勞苦安得不眠倫貪遺其子之名而至於夜不一往則未悉其病狀情固未安而欲往之情卒難遏禁又安得眠倫不自知其矯情釣譽之私而猶以爲與人共有之私是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且倫亦幸而不忘不眠其友朋父子間天良猶未盡滅耳若幷此而無之將遁天倍情終其身爲德之賊矣某公之於妻也將以妻待之乎不以妻待之乎以妻待之則所居之喪卽妻之喪也喪中饋奠之事霜露之感率其妻而共致焉雖日日見何害不以妻待之則專視爲媟褻蕩心之具而此外無一事焉雖終身不見何益夫至於隔絕其妻至期有七月之久則早視其妻爲媟褻蕩心之具而不以妻待之矣一旦相見勃勃然有男女之思又何尤焉且某公不嘗敘黃石齋事乎石齋爲其友所賺置妓而扃戶焉石齋處之夷然夫以妓之邪而石齋視之如友朋以妻之正而某公畏之如鴆毒其所以自待與所以待妻者何太不倫至此夫君子於倫理閒自有中庸之道必欲強爲直而僞爲名其不可哉

讀孟子

柴守禮殺人世宗知而不問歐公以爲孝袁子曰世宗何孝之有此孟子誤之也孟子之答桃應曰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舜負而逃此非至當之言也好辯之過也夫舜之不能無父卽皐陶之不能無君也有父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法瞍能殺人卽能殺皐陶皐陶能執瞍卽能執舜彼海濱者何地耶瞍能往皐亦能往因其逃而赦之不可謂執聽其執而逃焉不可謂孝執之不終逃而無益不可謂智皐陷舜爲逋逃主舜容皐爲不共戴天之人不可謂仁中國無帝皐將空天下而無君乎抑自立而代舜乎將求一無父之人而立之爲天子乎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孟子窮矣然則皐陶舜如之何曰舜不自信其孝之能格父必不肯爲天子皐陶不自信其力之能制瞍必不肯爲士師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瞽瞍必不殺人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肯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後世一介之士猶知此義而謂舜與皐陶肯貿貿然干天位哉聖賢之所以自立者言前定則不跲道前定則不窮若待事發而後籌之也固已晚矣桃應不知道之前定故誤問孟子不知言之前定故誤答然則充類至義之盡如之何曰瞍果殺人無論舜不執法也卽舜欲執法皐陶必諫可也不肯陷其君於不孝也無論皐陶執法也皐陶卽不執法舜亦必逃何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是不爲也父殺人卽已殺人也安有一君一臣各行其志絕不相顧而爲此鹵莽之事哉秦商鞅用法嚴太子犯法鞅以爲太子不可加刑乃刑其傅鞅尙知國君有子而皐陶乃不知天子有父是不如鞅也荊昭王之時石渚爲政廷有殺人者追之則其父也還伏斧鑕死於王庭渚尙知廢法不可而舜乃逃而欣然是不如渚也然則周世宗宜如之何曰以舜律世宗迂矣以皐陶律周之司寇又迂矣昔朱子謂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宜防閑其侍從之人此世宗平日之所當知也及至無可奈何世宗亦宜降服出次減膳徹樂三諫不聽號泣從之使守禮知所愧悔而戒於將來不宜以不問二字博孝名而輕民命也不然三代而後皐陶少矣凡縱其父以殺人者皆孝子耶彼被殺者獨無子耶

書柳子天說後

柳子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烏能賞功而罰禍乎袁子曰天地有功禍而無賞罰賞罰者有心之用也功禍者無心之値也漢高所居五色雲起諸葛將薨大星墜地是天地有功禍也漢高何德以興諸葛奚罪而亡是天地無賞罰也雷擊嬰兒電焚草木以有知之威罪無知之物其威是也其所以用威者非也國政不修兵荒水旱以有忒之辟殃無辜之氓其罰是也其所以行罰者非也然則天之於人猶人之於蟻乎遺肉於地聚者百族負焉而趨隆焉而居利其身肥其子孫人之功而非賞也傾烈火沃沸湯卵傾巢

覆浮屍百萬人之禍而非罰也彼蟻者豈無善惡功罪叫號呼切曰辨論於人之側者乎而人無見聞也天則大矣龍虵虎豹蠻夷蟲豸鬼魅皆如人之呼籲叫號於其下而天無見聞也人與蟻俱遊於天之下而人爲蟻禍福人與天俱託於氣運之中而天爲人禍福有時人爲天所禍福而幷及於蟻有時天地爲氣運所禍福而並及於人

書崔寔政論後

崔寔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爲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正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丕蔽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或曰寔之爲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傅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亡命矣或曰寔此言爲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又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仇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其仇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昏黨錮牢獄毒流海內李雲冠榮張鈞劉陶之死寔猶以爲未足乎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歟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爛爲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爲中人說法曰御衆以寬曰寬則得衆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教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於嚴故趙蓋韓楊之死猶不厭衆心況桓靈乎吳劉廙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是矣

書戾太子傳後

孟子曰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求則得之心之所求者事之所有也高宗求賢夢版築孔子欲與周夢周公呂后殺趙王夢爲祟趙武靈欲取吳娃夢美人熒熒而歌豈真有鬼神哉無他心而已矣人之心有所求自知其不能得也而抑之抑則靜靜則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天子之心有所求自信其無不得也而縱之縱則蕩蕩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武帝好儒得申公董仲舒好文學得鄒枚好色及歌舞得韓嫣李夫人好刑法得張湯趙禹杜周好財得桑孔好邊功得西夷南越蒲陶天馬好仙得上林神君嵩呼萬歲好治巫蠱得太子皇后牀下之木人所謂求則得之道固然也今夫閭巷布衣入則孝出則弟侃侃自信雖有淫昏之鬼不敢矙其室也武帝當漢全盛享天下四十餘年何巫蠱之能靈就使希幸宮人怨而詛帝帝果不諱宮人非殉葬亦徙居園陵耳又何益於己而爲大逆此其理皆易知也以帝之明而卒不知者帝之心在貪生耳求仙既可以長生巫蠱即可以短壽故太乙候神之外平日所祀鬼神至千二百所又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是率天下而先爲巫蠱者帝也其爲江充所窺也久矣帝年高少恩慮後宮美人必有怨者慮左右大臣必有交結皇后太子者其又爲充所窺也久矣故充者即文成五利流也彼以長生誘之此即以巫蠱懼之而田千秋者又即充術也充以木人誣太子千秋即以白頭翁救太子其邪正雖殊而巧中則一也當其時有臣如汲黯賈誼者爲之痛哭流涕深言神仙之必無淫祀之無益怨女之宜省使帝不以生死動其心不以猜忌存於中則巫蠱必不發即發亦必不深治雖有十江充奚能爲內而宮人外而士大夫未必不免死萬萬數也帝之父子夫妻未必不以天恩終也然而在朝之臣惟有驚惴怵惕閉口奔竄者何哉蓋其時當嚴刑峻法之餘公卿皆廝走下士救過不暇而天下之人才固已盡矣古之賢君知其心之不可貪也而操而存之知人才之不可棄也而禮而養之人吾類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鬼神非吾類也非其鬼而祭之不爲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其所與居者疑丞師保股肱心腹而已淫詞邪說何從而入之然則帝之表章六經獨無功歟曰務其名不核其實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轉不如文帝之好黃老宣帝之好申韓也使武帝好聖人之道如好神仙畏小人如畏巫蠱則唐虞三代求亦得之矣嗚呼惜哉

書韓子琴操後

韓子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自謂深得文王心事此高視聖人深求

之而愈遠也夫聖人中庸之極也中庸人情之極也文王之囚胡爲乎聞醢鬼侯而嘆也文王之歸胡爲乎閎天散宜生行賂而免也以嘆爲當誅文王不宜自陷於刑矣既陷於刑而自伏當誅不當僥倖以免矣以紂爲聖明又不當嘆矣若心口不相應而故反之以取媚則迂曲已甚人之生也直文王之生也獨不然乎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文王其無是非之心乎大雅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女忽烋於中國斂怨以爲德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其非紂也至矣豈平時非紂而至羑里乃頌紂耶抑羑里頌紂而赦歸後轉非紂耶或此詩非文王所作諒亦不過周公召公之詞云爾豈周公召公知文王之心轉不如韓子耶稱紂爲聖明使文王遇堯舜之君其又將奚稱耶當時譖文王者崇侯也文王歸遂伐崇以當誅之罪幸免於誅而又伐人以鳴懟何耶蓋文王深知臣罪之不當誅與天王之不聖明而大義所在則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身命所關則巽以行權而以直報怨內文明外柔順易所稱盡之矣孟子論小弁之怨甚是而於舜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然則象殺人舜亦殺人乎其深求聖人語病與韓子同

書後

嘗笑韓子不讀詩經故有羑里操子瞻不讀易經故有武王論易革卦繫詞明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安得謂孔子不稱湯武也論語周之德可謂至德也矣明指武王以應上文武王曰予有亂臣一語所以統稱周者兼文王而言以三分有二之業創自文王故也不然武王十有三年中何嘗非服事殷者耶使文王遲至十三年之後紂惡不悛又安知其不伐殷耶要知堯舜湯武易地皆然者也而子瞻襲漢儒黃生之牙慧尤覺無味古琴操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此詩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過韓子遠矣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三

原书缺此页

錢唐袁枚子才

鏁硯銘

制硯如連鏁欲維縶我惟汝可

斧硯銘

文事也而武其制取殺墨如鋒之義

又

筆可爲刀硯宜作斧膏以隃糜英雄用武

朴硯銘

石祈子朴而蜿交墨子不受染墨子遇之曰形其短

師恩硯銘

吾師乎以此爲田授之於吾而荒其莊嗚呼

鐘硯銘

有扁斯石鳧氏爲鐘不窕不槬摶身而鴻旋蟲爲幹龍賓作宮適用副墨摹形考工扣而鳴之儒名翁翁

鏡硯銘

石與之形金與之貌如玉如瑩亦玄亦妙十二龍賓藉君作照

方硯銘

面如田長陌而方阡潤如泉細理而靡頹居萬石之閒惟汝稱賢得之偶然不名一錢使主人兮生愛憐居吾語汝假我數年霹滴硃研染盡湘東八萬箋愼勿隨無墨者而與之周旋

汲硯銘

石有汲密密不罅墨可秉夜

貨布硯銘

如貨如布數硯以對惟士之富

井田硯銘

耕於田夜得息耕於硯夜兀兀問胡不休曰期所收千萬年後乃始有秋

竹節杖銘

寸寸節毋乃太杖者出人盡怪顛而能扶始知其可愛

方竹杖銘

其狀迂其節拘有欲規而圜之者先生曰吁

都盛盤銘

盧叟製器負重名其漆欲測膠欲堅朱色而昔粹而清梡嶡㮰匡椸禁棨飾雕所到罔勿精曹王髹器五觚平周君畫筴龍虵形公然神妙能追爭我製爲盤名都盛邕支以載量克勝其大不槬欹不傾陰花細纈珊瑚明蘋霞隱隱東方生佩阿耀采龍賓馨鱗羅布列瓊瑤英文房靜對娛心靈星回於天器始成傳之子孫價連城紀何年作歲在庚

策秀才文五道

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此說相傳久矣然考之論語惟從先進似定禮正雅頌似定樂其餘俱無明文夫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曰多聞闕疑曰吾猶及見史之闕文詩書古也孔子所信所好所雅言者也就有所疑闕之可也毅然刪之而不學史之闕文何也春秋之夏五郭公王無謂者也逸書之升陑亳姑逸詩之棠棣素以爲絢皆有意義者也不刪無謂之春秋而刪有意義之詩書又何也今治春秋者從經乎從傳乎必曰從經然從經者果束三傳於高閣試問春秋第一篇鄭伯克段於鄢鄭爲何伯段爲何人克爲何事鄢爲何地開卷茫然雖鬼不知也必曰不得不考於傳矣然則傳所載桓公隱公皆被弒而經皆書公薨隱弒者之寃滅逆臣之迹豈非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歟若曰爲國諱小惡書大惡不書毋乃戒人爲小惡而勸人爲大惡歟當孔子修春秋時豈逆知將來有公羊穀梁之徒爲之疏解歟抑豈與作三傳之人同時發凡起例而爲之歟左氏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以爲周禮在魯似春秋爲魯史無疑然楚語莊王傅太子申叔時教之以春秋晉語稱羊舌肸習於春秋其時孔子未修而春秋一書楚晉二國已傳誦之者又何也

問若稽古帝堯此追序之詞也不千百年何遽稱古然則堯典者夏書耶商周書耶康成訓古爲天稽爲同堯舜同天可也皋陶同天亦可歟孔安國疏稽古爲順考古道而行夫置閏古無有也治水古無有也然則堯之所順考而行者何古也不能先覺而試鯀九載民何辜歟不明試以功而試以二女有此試人法歟納於大麓果卽捐階焚廩意歟抑是大錄天下之政歟歲二月東巡至十月而五嶽已畢天子之車吉行三十里其周流得及歟朱子註詩不取傳箋頗爲昔人所訾然毛鄭以召南平王爲平正之王周頌成康爲成安祖考之義改前王之謚法以張其私說楚茨諸篇皆田功祭祀之事而以爲刺幽王采蘭贈芍不無男女之思而以爲刺國政履帝武敏明似高辛之從而必以爲感人道曾孫來止是成王勸農而必以爲與王后同行朱子廓清之功安可少歟然朱子所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及淫婦爲人所棄云云亦卒無考而黍離一詩或以作者爲箕子爲衛伋爲伯奇關雎一詩或以作者爲畢公爲后妃爲應門失守其將誰信歟

問論語古註訓學字爲誦習朱注學之爲言效也因說文學字中有爻字易云爻者效此者也以效訓學義蓋本此然人情誦而習之悅也效人之所爲而習之何所悅歟子曰敏而好學曰則以學文曰博學於文曰思而不學曰學詩曰學易學似主誦習說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直指讀書爲學尤彰明矣宋儒乃以多讀書爲玩物喪志何歟使解學字過高則聖人十有五而志學之時已足包括不惑知天命而又何必再加數十年之閱歷歟然孔子稱顏淵不遷怒不貳過爲學似又與讀書有間豈古之讀書非今之讀書歟且今之三尺童子誰非誦周南召南者而卒之正牆面而立者白首猶然又何也

問正統之名始於北宋道統之名始於南宋夫所謂正統者不過曰有天下云爾其有天下也天與之其正與否則人加之也所謂道統者不過曰爲聖賢云爾其爲聖賢也共爲之其統與非統則又私加之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曰正或曰不正或曰統或曰非統果有定歟無定歟唐以前作史者時而三國則三國之時而南北則南北之某聖人也從而聖之某賢人也從而賢之其說斷其義公論者亦無異詞自正統道統之說生而人不能無惑試問以篡弒得國者爲不正是開闢以來惟唐虞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以誅無道者爲正則三代以下又惟漢高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此說之必窮者也然論正統者猶有山河疆宇之可考而道者乃空虛無形之物曰某傳統某受統誰見其荷於肩而擔於背歟堯舜禹皋並時而生是一時有四統也統不太密歟孔孟後直接程朱是千年無一統也統不太疎歟甚有繪旁行斜上之譜以序道統之宗支者倘有隱居求志之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何以處之或曰以有所著述者爲統也倘有躬行君子不肯託諸空言者又何以處之毋亦廢正統之說而后作史之義明廢道統之說而后聖人之教大歟

問格物致知考古書格字雖有十八解而朱子以讀書窮理當之自是不刊之論惜其所補本傳不無語病曰窮致事物之理以造乎其極天下物無窮則格亦無窮曰一旦豁然貫通學者格無窮則通亦無日未免啓人之疑按先儒有以知止一節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爲格致本傳者此正合乎朱子之說而其理較精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非治國平天下者所當格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非修身齊家者所當格歟多學而識是非夫子之格物歟一以貫之是非夫子之致知歟然則大學所謂物豈一蟲一鳥之物所謂知豈一寸一節之知歟子靜陽明求其解而不得乃創爲尊德性致良知之說以爲萬物備於我不必求於物審是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尊其德性而不必學夫詩也子入太廟子所雅言致其良知而不必詩書執禮每事問也以孔子之良知當不在子靜陽明下而何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者何耶又何以必至齊而后能聞韶必返衛而后能正樂必問於郯子老子而后能知官知禮耶袒陽明者動云良知二字本於孟子不知孟子之語業已可疑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愛其親也愛其乳也早離其親而使他人乳之則雖中上之資亦未必不以他人爲母而終身不知其親矣今將致其索乳之良知而擴充之則徒近乎告子食色爲性之說而與聖道愈遠盍亦廣咨博訪必如孔子問郰曼父之母而后知父墓之所存歟及其長也紾兄之臂者亦頗不少是亦

足爲良知而擴充之歟或孟子陸王皆中人以上之語不可以語下而論格致者終當以朱子爲正歟

論語解四篇

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雖論語吾不能無疑焉夫子之所最重者仁也以顏子之賢僅許以三月其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也何至於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果仁矣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天下之知禮能儉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騰口說而持之過堅使前後不合後世之慎言語少許可者且不然而謂聖人然乎然則何以有此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以管仲爲仁者齊之弟子記之也故上篇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篇陳成子弒簡公非齊論而何魯人素薄管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以管仲爲無一可者魯之弟子記之也故上文哀公問社下文子語魯太師以樂非魯論而何均有僞託未足爲信然則聖人之言如何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焉善善從長譽而不過此聖人之論管仲也

論語一書須知命名之義論議論也語語人也自學而起以至卒章皆與人議論之語而非夫子之咄咄書空也記者記其言其不記其所以言致註疏家往往窒礙其答弟子問者則詳於師說而略於問辭記言之體應爾也孟武伯孟懿子及游夏問孝聖人答之不同仲弓顏淵樊遲司馬牛問仁聖人答之不同子貢子路仲弓問政聖人答之不同宋儒以爲就人所不足者教之非也當時問者各有其人之議論而夫子爲之折衷記言者不詳載問詞而統括大義則曰問仁問孝問政云爾人非木偶豈有言無枝葉突然舉一字以相問者況仁孝政一問可也何必重複問耶一人問可也何必各人問耶顏淵問爲邦夫子合三代言之當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夫子從周之意惓惓不忘一旦生今反古斟酌百王豈以顏淵爲五百年之王者哉當時顏子非問爲邦也論時論輅論冕論樂如今之論史者然記者不欲舉其辭則統括之曰問爲邦云爾夫子如其問而定之時則夏輅則殷冕則周樂則韶亦如今之論史者然其他爲邦之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不然豈有南面爲君僅頒一曆乘一車戴一冠奏一部樂而竟謂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於此乎疑孔顏論爲邦必不簡略至此然則何以證其各人之問不相同歟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此則兩人之問相同也而夫子答異其時公西華惑且問矣若孟懿子孟武伯游夏仲弓樊遲司馬牛數人果問同而答異則在旁側耳者豈無公西華其人起而一問其所以不同之故耶倘諸人於相見時各述其先生之說又安能不違如愚而不互相質難耶蓋公西華之所以疑者問同而答不同故也公西華之所以不疑者答異問亦異故也犁牛之子云云或與仲弓論人才或與仲弓論郊祀俱不可知而仲弓之言不載從所略也不明記言之體而強解焉於是史遷謂仲弓父賤何晏謂仲弓父不善朱子謂司馬牛多言而躁樊遲麤鄙近利皆以意爲之不可爲典要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問酬知也曾點之對絶不相蒙而夫子何以與之王充以舞雩爲祭名童子爲歌童未免附會吾以爲非與曾點也與三子也明與而何以實不與曰沂水春風即乘桴浮於海也從我之由即吾與之點也子路聞之喜即點之從而後也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層層駁斥即由也好勇無所取材之責也聖人無一日忘天下而門下子路能兵冉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三子之才雖不言夫子已素知之第問之試其自信否既自信矣倘明王復作天下宗予與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之復期月而已可也無如轍環天下終於吾道之不行不如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較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之言畢而夫子之心傷矣適曾點曠達之言泠然入耳遂不覺嘆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而歎在曾點當聲入心通不違如愚不當愈問而愈遠且受嗔斥也蓋歎者有悲憤慷慨之意無相視莫逆之心夫子之好學也至矣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曰賜也賢乎夫我則不暇樊遲從遊於舞雩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遊不忘學爲善而顧乃不學而遊乎夫子之欲仕也至矣爲委吏爲乘田公山佛肸召皆欲往其喜人仕也又至矣仲弓爲季氏宰季路

冉有為季氏宰漆雕開不仕則使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悅者悅其待能信而仕非悅其不仕也三月無君則皇皇然而顧能與點遊乎宋儒非曠達者震於夫子之與點而不得其故則遂夸因物付物堯舜氣象上下與天地同流過矣然則巢由沮溺後世嵇阮一流皆聖人耶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漢宋儒註疏以子路為南子淫亂夫子不當見故不悅亦有訓南子為南蒯者是以公山弗狃佛肸兩章例之非本旨也王充訓否字作否卦之否天厭作厭勝解亦屬支離夫內言不出於閫南子之淫陰事也中才之人不道人曖昧而況聖賢乎而況國后乎夫子何人而子路以劉楨平視之意測之太鄙朱子註大夫入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語雖不見經傳然聘禮載同姓之國夫人使下大夫勞使臣以二竹簋魯衛兄弟也君夫人與外臣通問禮也原不計夫人之賢否也孔子不引禮以折子路而乃急而援天以自明更鄙子以為子路仕孔文子者也孔文子出公黨也子路賢人也且勇者也賢而勇但知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而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聖人固不然衛君待子為政之問意欲夫子之助出公也不料夫子之忽答以正名也玩必也二字之神夫子亦早知子路之意而故鄭重其詞曰必如是則我為政不如是則我不為政也子不仕於無父之國也云爾於是拂子路意而以為大迂其墨墨然不悅也久矣冉有者子路黨也不得已再託子貢探之子貢又不得已假伯夷叔齊以探之其不得已何也兩賢皆知夫子未必為衛君而誠慮道破轉無味故也乃夫子復有求仁得仁之語而不為之意昭然若揭則子路聞之又必墨墨然不悅也久矣一日子見南子子路以為出公南子所立也子既不為出公又何必見南子言與行違其所以不悅者一也南子專政者也又能敬蘧伯玉而知賢者也倘敬夫子而夫子告以正名之迂說又告以求仁得仁之故事未必不動其母子之天性召蒯聵黜出公而孔文子且有旦夕之禍其所以不悅者二也公山佛肸章所稱子欲往者將往未往之詞子見南子明是已見之詞已見則夫子必有與南子問答之語記者雖不載而子路當時必知之其所以不悅者三也然則夫子何以矢之曰此夫子之怒詞也怒野哉之由屢說不明故不得不以中人以下之語教之也言予之正名乃天經地義也使予見南子而不告以正名為急則將獲罪於天而天且厭之矣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者順也名不正則不信不順而天將厭之曰由也不得其死然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皆天厭之之明證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意非不善而夫子亦呼天而斥之何也按儀禮喪服章家臣為大夫斬衰三年以大夫而上同天子僭也此後進之禮樂也夫子平日惡之久矣然而不言者居是國不非其大夫故耳一旦疾甚而幾自陷於大不韙則病間而安得不呼天以怒耶子路賢人也且勇者也但知忠君耳但知尊師耳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嗚呼此聖人賢人之辨也

正名者何晏註正百物之名鄭康成以名為字義余獨取朱子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之說語氣較近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四

錢唐袁枚子才

坐觀垂釣賦 為莊念農作

子才子息志壓軼棲神元妙迴謝軒冕日事漁釣過其友莊先生而傲之曰子亦知夫釣之樂乎當子之豨膏棘軸而遨盪於康衢也吾則琅玕三尺冰蠶一絲馳波跳沫與水為嬉當子之僕遬相從跧莊鞠跽參衙府而不得舒也吾乃投亞九飯祝一鮒魚伸眉肆肘天不能拘思子之樂樂不我如胡不易子之所事而娛吾之所娛莊先生曰不然吾聞好泅者溺好獵者驚當局者悞旁觀者清故五采之藻袞服之者不見而見之者耀焉五音之笙簫吹之者不聞而聞之者妙焉當夫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夕照千里碧雲一色水蕩影以鱗鱗魚浮空而戢戢乃命童子坐危石俯深流投醜扇以為餌削焦銅以為鉤或沉或浮載泳載游余不持一綫但瞪雙眸試操縱之有道任貪廉之自求彼得吾不喜彼失吾不憂抒澹觀於物外何筌蹄之足謀於是神如東王公之鯉大如任公子之鰲年如姜尚父之老臺如嚴子陵之高入吾目兮不過一瞬當吾坐兮不過終朝釣鯉魚而無羨乎尼父會大都而奚夸夫魚刀子但知垂釣之樂而烏知吾坐觀垂釣之逍遙子才子於是嗒然意失憪然神爽結葦蠟蘆投繩釋網叩舷而歌曰巧人之巧坐而息兮拙人之拙垂竿立兮吾欲作書與魴鯉慎出入兮展如之人大巧而有愚色兮

笑賦

陸大夫本無笑疾養空而遊所見人士與己不侔但覺其蔽莫測其由付之一笑啞啞不休則見夫金穴方崩銅山又起屢覆前車仍循舊軌廣斟雉膏甘焚象齒豈知有造必化無泉不瀉縱置筦鑰於枕邊難挈分文於泉下贈百萬與何人無一言之報謝又見夫捨樂土趨熱官自投苦縣自上危竿取下千怨博上一歎或同謀而異獲或始笑而終嘆從高墜者輒碎泛海泊者大難然後鷄㖡思聞尊彝想餐不已慎乎又見禁忌百端福田是慕不學顏含思尋管輅王莽所信陰陽小數治行則黃曆少日卜葬則青山無墓見術士而頭低望神巫而却步百鬼集於胸中五行遮其前路捨王道之蕩平墮終身於雲霧又有捕博呼盧葉子作戲每一登場如厖止吠眸子瞢然神魂囚繫屏珍羞以忘餐置妻孥而若棄一息尚存六時不廢試清夜以捫心終不知其何味又有丹訣大悟蒲團小參受籙自喜長齋自甘捨名教之樂地誦梵咒之喃喃斬半菽於咸里揮萬鎰於伽藍廣陵則妖亂有志臺城則餓死難堪凡此千秋之惑皆由一念之貪至於誦習詩書曠覽宇宙何必鉥劌苛碎清矑似豆披膩顏袷逐康成後黨枯骨以死爭抱陳編而苦鬬卒之古人不生長夜不晝徒相毆於昏黑終不知誰之勝負亦有囿於習而心昏縛於教而自束繩趨溝衷龜腸蟬腹理不經於心見不出於獨寧顯悖夫周孔懼小違於濂洛如蠹蟲之藉角作耳如水母之以蝦為目甚至八翼沖舉一行未讀相引為曹高冠簇簇方且選才俊而秉鈞軸焉若諸人者紛紛藉藉究究居居其氣多滯其質本愚雖有盧扁之藥不能祛其疾惠莊之辨無以釋其拘君子洞觀物外手暗揶揄不得已而虛舟相值愧謝不如拈花無語舉杯相於惟藹然與莞爾不能忍於須臾

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今天子優禮文臣稱為江浙兩大老者一為沈公德潛一為錢公陳羣沈年雖高于公為後進受知　今上而公則受知　聖祖　世宗贊國家文明之治先沈二十餘年故薨後　天子加贈太傅賜祭葬諡文端崇祀賢良一切恩禮較沈為尤隆非徒眷舊臣兼以重　先朝也公為錢武肅王十四世孫高祖富一公始遷秀水生而敦敏愛讀書母陳太夫人躬自課督公貴後繪夜紡授經圖
　皇上題詩獎許以康熙甲午舉人辛丑進士改翰林庶常　世宗登極召見曰錢陳羣不獨文佳人亦好遂以編修主試湖南旋遷學士視畿輔學政乾隆元年擢通政司右通政丁母憂服闋補原官累遷禮刑兩部侍郎加經筵講官充乙丑會試總裁主江西丁卯庚午兩科鄉試壬申病　上命太醫診視予告歸里公天才警敏藻思坌湧每扈從賡歌帳殿前諸黃門環而伺之晷刻未移百韻已就歸田後　上有吟詠輒寄示公絡繹往來至千餘首凡國家大禮畢武功成公必進雅頌數十章　璽書褒美賞賚不可紀極辛未南巡　命閱召

試諸生卷丁丑南巡　命在家食一品俸壬午南巡晉刑部尙書銜乙酉南巡
加太子太傅賜幼子汝器舉人辛巳祝　太后七十萬壽　命與九老會　賜
杖入朝辛卯祝　太后八十萬壽　命紫禁城瀛臺騎馬偕九老遊香山圖形
內府　上于公若有宿契每入見　聖心先怡公亦事君以誠承顏抗詞動引
書語頌不忘規民隱必告壬午公子汝誠典試江南　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
招公遊攝山俾父子歡會　聖壽六十念公老難北行　命沈文慤公往嘉禾
互相勸止公進竹如意　上批劄云未須僧紹之賜恰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節
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凡此　恩意周摯皆出於
尋常控揣之外龍光湛露海內榮之公雖研深文學而於政治尤通明雍正七
年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宣講時有姦民某闌入聽講公異其狀命遮留之果邑
中捕者至乾隆十九年僞稿獄與公家居矣密奏姦民主名未立請緩窮治以
省株連奉　旨嚴飭俄而諒其誠悃　寵眷如初公任天而動倜儻和易口汩
汩如傾河汲引後進酬應翰墨必躬必親日不暇給然能廢心而用形人人滿
所懷以去而體益聰強構宅雙溪之西春秋佳日輒偕故人野叟遊桑麻間常
至古杭聖湖小住信宿見者或以爲元老或以爲神仙幼有至性弟死未殮公
抱尸臥蕈溫熨使甦太夫人至見公身冷如冰乃哭而止之官通政使時以應
得己身封典請　封外祖母　上許之遂著爲令公諱陳羣字主敬號香樹又
自號柘南居士兩娶于俞氏皆誥封夫人三代贈如公官子七人長汝誠官刑
部侍郎次汝恭汝懿汝豐汝隨汝弼汝器皆有官秩女九人薨年八十九葬
銘曰　文思天子張咸英臯陶庭堅方降生爽鳩氏代鳳鳥鳴奕奕錢公輔聖
清朏然明允更篤誠爲士作鑑文持衡有茅必拔賢必登義刑義殺廷尉平惟
公折獄能引經天牢雖空臣疾攖昧死上疏求歸耕　上帝耆之詩寵行東門
送者車千乘爭羨白鶴翔蒼冥誰知在野如在廷堯釀舜薰時和賡君臣師友
相合并四河入海無河名五年巡狩　鑾輿迎羣臣之中喜見卿子牟魏闕江
湖情能無銜感涕沾纓韋孟雖歸王室爭丹忱足照青史青傷哉頹光大耋驚
帝猶批勅期遐齡　龍章雖來臣目瞑中涓捧祭馳新塋有晬其容圖殿庭

龜銀後祚隆隆升實旰實覃多孫曾公委化矣公永寧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乾隆四年兵部右侍郎盧公巡撫浙江枚乞假歸娶謁公於南衙一見如舊相
識矜寵甚感次年枚官京師聞公被劾　天子命內大臣汪札爾往按其事獄
兩月不具浙之氓呼暾罷市褰公於頌繫所舁至吳山神廟中供餔糗粢盛者
如牆而進所過處婦女呼寃躅足數萬人赴制府軍門擊鼓保留制府德公據
實奏聞　天子知公無罪而又不欲長黔首之刁風也遣戍軍臺一時朝野駭
公能得民枚亦疑公果何術以致之後四十餘年公子崧以貞石未建來索銘
幽之文讀其狀方知公自縣令至任封疆忠勤惠愛終始一貫以故誠能動物
應如肸蠁初非違道干譽之所能襲取於須臾宜備書之抒部民之思爲大臣
之式謹按公諱焯字光植號漢亭奉天鑲黃旗人先代從龍世襲恩蔭祖崇與
官江西布政使父承倫官大理寺少卿公生而岐嶷槃槃有才以功業自期初
知武鄉縣縣有均徭錢供差費而遇差仍按里派夫公革除之有豪家莊頭倚
勢凌民公大創之有巨盜四十餘家公剿絕之遷知亳州州俗好鬭有白帽鐵
帽諸黨公擒其魁餘黨解散擢知東昌府署登萊青道實授河南南汝道還按
察布政兩使巡撫福建　今上元年調浙江落職再起授鴻臚寺少卿巡撫陝
西再落職　命往巴里坤哈密協理軍需事竣還家年七十五薨公抗爽而和
與人語姝姝然不衣自暖然義之所在赴若江河之決武邑災公開倉賑飢東
昌災公放隄水入運河飭各屬開倉賑飢俱不待報請便宜行事浙江海塘恃
尖山爲保障壩工屢圮公親臨築成上喜　御製碑文以賜西陲用兵湖北奉
部檄運歸化城米往軍前公慮道遠費重奏請以陝西采買者就近先撥　上
嘉之謂深得大臣敬事之道當田文鏡總督河東時政尙苛嚴司道以上莫敢
攖其鋒東昌一郡所訪至二十餘案囚纍纍獄不能容公到登時判遣囹圄爲
空田心銜之卒亦無如何也公爲政大概以膽決濟其仁心福建前任撫臣奏
建寧田糧較明季少十之五六部議按畝均攤公奏請先丈量而後酌增　上
許之丈無虛浮其事遂寢鹽販拒捕有登山者總督某欲用兵公止之而密遣

官禽獲首犯分別杖懲即時案結豫省黃河遷徙無常兩岸爭地訟牒價與公
曉以漲則升科坍則豁免一言而訟息湖州費氏大族也有兄公某訟其弟妻
李氏之姦公不忍以曖昧事污人名節爲平反之竟以此獲譴然有識者觀公
之過知公之仁公揚休玉色軒軒霞舉長鬚飄然望而知爲公輔從武鄉運餉
入都年纔強仕　世宗召見即賜飯賜豐貂墨刻香珠等物捧至殿外又喚入
命開寫年庚具奏嗚呼公日後麾旄擁鉞垂三十年皆由此時特達之知然
以縣令微員薦引無人而簡在　帝心一至於此雖公之儀狀奏對必有異乎
尋常者而即此可想見　世宗之聖德如天求賢若渴矣遭逢之盛至今聞者
猶爲泣下所著有觀律錄牧亳政略秉臬中州錄撫閩撫浙略數十卷配周氏
以　覃恩誥封夫人副室崔氏以子貴　誥封宜人皆以己丑年四月合葬於
拱極山之高原禮也子五人長山蔭工部主事次崧官衛輝太守次嶠次嵋次
岫女六人孫九人

銘曰屋漏在上知者在下主恩易邀民口難借毣毣盧公氣如春夏弊絕吏瞿
樂與人化鏡磨愈皎衣涅不緇屢起屢躓未見其施人爲公惜公獨逌然委運
任化知我者天天眷良臣令終壽考樹蔭幽宮鶴歸華表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神道碑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兵部尚書彭公薨於里第遺疏上聞　天子震悼一時士
大夫走位相弔泣且歎曰　先皇帝老臣盡矣存者惟嵇相國爲先輩而彭公
科尤先海內望之如晨星孤月倘假一二年重宴鹿鳴瓊林豈非　熙朝盛事
而天偏靳之悲夫然公之清節重望恩榮壽考於古爲稀勒之貞珉備國史之
採不可廢也其同館後進袁枚受公知五十年爲按其狀而銘之曰公諱啓豐
字翰文應鄉舉時芝生庭中因自號芝庭先世由江西遷蘇郡之長洲祖定求
康熙丙辰會試殿試俱第一父正乾考授州同知三世皆以公貴誥贈光祿大
夫吏部右侍郎公貌清羸長不踰中人而風骨珊然如鷺飛鶴翔淩風欲去雍
正三年舉於鄉四年會試第一殿試亦第一大學士張文和公奏科名與而祖
同　世宗喜即召入南書房七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時未散館而有是命皆
異數也十三年遷左春坊左中允　今上登極之元年遷侍講累遷至侍讀學
士通政司左通政吏兵刑三部侍郎尋授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　兩聖人知
公廉明能文章凡掄才大典倚公如金鑑　命校順天鄉會試者三主直省試
者七視學政者二經歷滇南中州江右山左浙西輶軒所臨庶士懽迓其他讀
卷　殿上及閱回避拔貢教習朝考召試諸卷皆疊次任委連綿不斷公亦飭
躬齋心克與　上意相副從江西還奏所過宿州有司賑災不實又奏請勅各
省學臣見督撫毋卑詔應遵會典儀適　上是之在浙時奏官河宜開濬漕費
宜遵舊制毋浮收本省官出巡應額限役夫毋過千名任兵部時奏武職銓補
遲速不均宜與卓異官均以雙單月輪班間用奏馳驛官奉使者有廩給口糧
而夫役俱向驛站借雇慮開多索濫應之漸宜停例支改一馬三夫　上皆可
其奏發部議施行當是時　上方嚮用公適有同部兩侍郎不相中造蜚語聞
上引公爲證　上問公公對未聞　上疑有私降爲侍郎越二年以原官休
於家先是公乞養歸爲娛奉太夫人故貲山濬池蒔花竹極園林之勝至是再
歸山水益清幽樹益茂公擁萬卷嘯哦其間雖大耋聰強不衰或春秋佳晨出
遊石湖寒山士女皆知兩朝元老擁觀塞路初公侍　內廷時　世宗賞大臣
福字偶未及公　特手書以賜侍今　上泛舟賞花釣魚　命和詩至二百餘
首所賜珍玩無算祝　皇太后萬壽與九老會圖形中禁金川蕩平公迎　駕
山東進凱歌　恩復尚書銜與宴在江南三次迎　鑾皆召見　温諭四十九
年公迎　駕蹕龍泉莊　上遙望見即　命侍衛扶起　命秋冬北上與千叟
宴公方感　上恩修安車欲行未及期以無疾終年八十四性峭直稍不可於
意即形詞色然過後輒不省慊慊自下遇布衣文學之士皆抗禮與鈞枚弱冠
入都即奇賞之聞其入彀特呼車往賀主司得人晚年猶端書細字往來唱和
尤密常語人曰袁君非徒詩文佳也聽其議論如魯公書徹透紙背其見知如
此妻宋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五人長紹謙山東桃源同知次紹觀翰林侍讀
學士次紹咸增廣生次紹升丁丑進士次紹濟尚幼女三人其一適常州學士
莊公培因甲戌科殿試第一孫十二人皆有科名曾孫六人

銘曰庭實九獻特達圭璋簫韶九成來儀鳳皇天生彭公爲世休祥履星辰上立日月傍　帝畀玉尺東度西量公洗心眼清儷冰雪萬蟻戰酣一燈破黑拔茅使高升珠使跳爛其盈門八座三貂抒所蘊畜施於爲政獬豸爽鳩屢拜寵命周官司馬權重中樞公靜鎮之四海宴如　帝謂古賢七十懸車卿年已居可以歸歟公拜稽首　聖恩優老臣願歸田詠歌天保都人羡公祖餞盈道一十七年烟雲花鳥臣請　主安　帝問卿好以其餘閑爲書院師胡瑗孫復歐范優爲以其餘福蔭及孫曾玉堂蕊榜綿綿繩繩齊門之外新塘之東百尺華表萬古清風

原任湖北巡撫太常寺少卿程公墓誌銘

公程姓名燾字九峯號雲軒系出新安之臨溪六世祖士麟遷杭州艮山門外之筧鎮公生而孤露家極貧持缺盎感淖糜母子分以療飢以戊午舉人補中書軍機處行走遷武選司主事引見以御史用出爲甘肅洮泯道奏母老改江南驛鹽道遷安徽按察使再遷布政使調陝西巡撫湖北剪辮獄起仍降江西布政使補太常寺少卿以病免公性樸直粤曳任氣有所懷雖權貴前必達其意任兵部事繁誤軍機處傫直之期傳忠勇公語人曰九峯久不來想戀兵部耶如彼處樂可不必再來軍機公聞之怫然曰兵部軍機皆國家事相公不當分畛域之見程燾才拙僅能料簡一處無分身法即遣人往軍機處取直宿行李忠勇公笑曰人言九峯戇九峯又戇耶然其言甚正盍爲我婉留之同事者再三云公始往公常言世之論仕者有二失焉其一以爲功名可力取也於是通苞苴事造請以求之其一以爲功名不可以力取也於是玩時愒日而百事廢焉不知不可求者官也不可不求者官之事也一階級有定數而可妄冀乎一斛粟皆　君恩而可素餐乎以故公所任事專務先難從忠勇公傅恆平金川從大司馬舒公赫德觀兵滇黔再從陝甘總督黃公廷桂平定伊犁經田棐爾歟不阿克蘇地方繩行沙度二萬餘里心計手畫不知渴飢諸大臣倚賴甚重而　上亦因是深知公爲按察時六安州有河南祝姓者詐僞事發誣引河南竇黼子竇不服公命脫械雜長鬣者數人令祝指認祝茫然竇寃遂雪公又常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凡斷案引律貴得大中不可上奏長却因其輕用雖字以揚之欲其重用但字以周內之以故公折獄過慎夜闌決事比持燭折壁瞿瞿申旦勞積疾生舌本中穿漸裂以大醫曰此心血竭火僨興之故也竟以不起年六十四先娶金氏再娶胡氏子二長承獻次楷孫四人葬某

銘曰瞏瞏而能行者真也隆隆而仍勞者勤也無稗政故能撫其軍也有仁心乃以傴其身也古而不今嗚呼哉其人也

廣東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誌銘

乾隆丁巳予寓薦主金少司寇家見其從子序倫知原守濟南被劾歸旗貌軒偉甚口與余朝夕狎宴飲諧謔相得也已而起廢外用遂別去戊戌冬其子岳爲蜀中司馬寄信屬余銘墓余弱冠即受司寇恩今老矣雖其家之一孽息一童孫有所誣諉誼不敢辭而況君與余素有撫塵之好者哉謹按君諱允彝字序倫一字懿亭鑲白旗人工部侍郎承錫公之孫宣化府厚庵公之子行六年未三十循例得南豐縣丞遷兖州府金鄉縣知縣辦災課最調宰蓬萊引見時奏對詳明　世宗大悅賜饍賜豐貂擢濟南府知府君既世家又驟受　天子恩以才自負與按察使唐公綏祖不相中而唐又總督田文鏡所擢用也據揭劾奏即令唐鞫訊之考掠至再君無款詞當是時司寇公巡撫廣西密奏此案有寃　世宗命吏部尚書劉於義刑部侍郎牧爾登會同山東巡撫岳濬覆訊所劾果虛僅以失察書吏罷官　皇上登極召見授鎮江府同知還廣東南雄府知府調潮州再調廣州擢雷瓊道未半年喉痛卒年五十八嗚呼當田文鏡柄用時一時文武大臣望風噎媚無敢攖其鋒司寇公爲君叔父尤當避嫌而乃毅然飛章入告　世宗不加之罪竟別簡大臣爲之案覆以示大公以昭聖人之無我有是哉君臣之際至於如此事隔數十年草茅聞者猶爲流涕而在君當年之身受者更何如也君娶夫人楊氏生子四女二長子岳初任廣西羅城令以于清端公曾宰是邑故考其遺事刊板流傳嗚呼公之子慕善如是亦君之庭訓使然耶葬某

銘曰寶劍起矣直木擠矣危而後光能有幾矣嗚呼金君樹欒於墳其毋忘

天子之德之仁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秦公墓誌銘

余榜中得人最盛爲銘其墓者禮部尚書沈文慤公工部尚書裘文達公而外惟我陝西臬使秦公公以甲辰舉人內閣中書中己未進士殿試第三人　授翰林院編修改官九江府知府調廣信府服闋引見再授平陽府知府特遷西安按察使在任九年乞老疾歸卒於商州旅次年七十一公貌清挺長身矗立鬚飄飄若神與人交坦中任眞終始如一雖以文學受知　今上而未遇時曾參幕府習刑名故歷外任二十餘年所張施條奏無不上俞下頌九江鹽無坐商零販者必赴省驗收關稅夫錢浮費無算公請大府咨撥省商徑赴儀徵買運抵郡銷售鹽價以平玉山縣姦民喻開士與監生朱捷山有仇造逆匪馬朝柱僞劄投棄路傍邑宰某惑之將興大獄公星馳訊鞫雪其寃長武縣民尙景福等強借耔種毆書役廬舍公審知皆飢民非盜也殲厥渠魁餘皆省釋貴溪有案相似參將許承麟將以盜報公往止之申辨良久許不可公忿而歸須臾許求見長跪謝曰頃公所言老母在屏後悉聞之責我不聽仁人之言怒而不食今我受母命來承公教矣遂徒一人杖三人而案以定律載殺死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斷給財產殺二人者不在此例公奏一家中雖人數不一然已殺二人則其中豈無孤寡倘屍主煢煢無告而凶犯妻子仍擁厚貲於義何當請嗣後凡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亦給與罪人財產一半　上深是之載入則例中公雖用法寬然於大猾無所縱如葭州衙差大荔高陵兩縣之積匪某皆以罪浮於法特置重典所到處必葺橋梁崇書院禁溺女卹災祲以故耆民髦士皆迎拜車前歌呼祝延分校乙丑會試得李因培張紹渠等仕至公卿識拔靈石縣武童何道深官貴州遊擊　王師征緬時死錫箔之戰崇祀昭忠人嘆公知人之明性不飲酒在諸同年席上專視七箸者公與予二人而已公諱勇均字健資號桂川爲宋龍圖學士少游先生二十六世孫族大以豐譽紱盈門從堂弟文恭公亦以丙辰第三人官大司寇父曾榮前母王氏母徐氏俱以　覃恩誥封如例妻徐淑人先公卒子鼎雲拔貢生公歿後有相傳爲秦中城隍神者余恐蒙韓昌黎羅池廟記之譏故不具載云

銘曰廉不劌劌何用不臧明能恢恢何弛非張惟觀察公星降文昌初以其耀照臨玉堂繼以其餘施於四方吏也而良刑也而祥橫目冒耏額手稱慶　帝嘉乃猷錫以銀黃天祐有德俾其壽康委化順終葬開原鄉橫山化臺宰樹鬱蒼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墓誌銘

乾隆元年秋余與齊公次風同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一時士論僉以實學推公及榜發　欽取十五人公果與選余雖報罷而公念同徵之誼最殷後三年余亦入翰林作後進常與公唱和外出爲令始與公別別四十七年余老矣遊天台山公死已久且葬其兄周南弟世南年八十餘龐眉扶杖延予飲其家抱公詩文集百卷出曰先生視此以志其墓嗚呼當時薦此科者海內凡二百餘人而今則在野在朝屈指無有也公之遭逢寵遇升沉禍福非余後死其誰知之而誰表之謹按公名召南字次風又號息園幼而穎敏讀書十行俱下年十六受知於督學何公世璂充博士弟子貢入京師中己酉副車雍正十一年督臣程公元章以鴻博薦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檢討　御試高等超遷至侍講學士加日講起居注官充戊辰會試同考官　上書房行走再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公清癯短身而憑鄉樸之氣溢於眉宇獨能宏搜博覽記性過人　上於寧古塔得古鏡未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者公引證書史羅縷具奏　上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　國家疆域恢宏烏喇巴哈俱置侯尉又新開伊犁諸臣奉使者輒先詣齊侍郎家問路公與一冊某堠某驛應宿何所需若干糧數萬里外若掌上螺紋毫忽無訛或問曾出塞乎曰未也然則何由知之曰不過漢書地里志熟耳問之讀漢書者卒亦不解沈尙書德潛常在　上前譽天台石梁之奇　上問公公曰荒山磽确不足以勞　聖駕人笑其奏對率易而　上以此益重之十四年四月從　上書房歸澄懷園日昳馬驚觸大石上腦涔涔流昏懵不起　上大驚命蒙古醫速治醫刳生牛腹臥公其中又取牛腦乘熱納公顙左右搖公始蘇當是時　上方嚮用公遣　皇子及中使

問病者不絕於道又數月公病少痊步猶蹣跚頗忘所記書不能握筆又心念
老母乞回籍終養　上慰留再四然後許之還浙後掌教蕺山萬松兩書院
上三次南巡公力疾迎　駕皆召見賞賜優渥先是公有族匪周華者素不良
公訓誨不悛遁海外三十餘年忽因浙撫熊學鵬巡城遮道獻所著逆書揭公
十大罪態奏聞　上誅周華赦公削職歸里公身受　上特達之知方恨無涓
涯報而怪民妖言乃出自近族悔平時教敕無素又隱忍不先舉發以致惡彰
於天自分雖九死罪固當而　上復屈法活之恩愈重愧憤愈深結轖不已路
上疾暴作還家匝月竟以不起年六十六嘗言酈道元水經註明於西北闇於
東南特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又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所修官
書則一統志明史綱目續文獻通考禮記漢書考證皆所纂也曾祖三仲祖化
龍父齊俱以公貴贈如公官妻張氏封二品夫人子式選國學生女二人葬台
州花坑之原

銘曰天台之山其高萬有八千以是鍾靈生公其閒學識其大才擅其全以人
視山幾與齊肩雖梟獍嚙其後惡馬蹶於前而終以受知於天無損其賢嗚呼
非我來遊誰表此阡嗣後川湜湜峯綿綿磅礴鬱積繼公而生者其又在何年

中憲大夫分巡廣東肇羅道衛公墓誌銘

己亥夏枚還武林晤玉亭衛公于陳藥洲觀察席上德器粹然知爲賢者今春
粵遊路出西江蔣太史心餘寄聲問公并云兩賢相覿必有傾衿之樂不意到
端州聞公病旋卽不起其子琬歸葬中州乞銘其墓伏思枚于公爲部民弟樹
于公爲屬吏令聞懿範親炙最深聞公喜枚來將命家人治具張飲談十日以
蠲夙疴而不圖顧莫之遂竟殗殜綿延以至於死悲夫豈人生一見天果靳之
耶然而七十衰翁萬里忽至又未嘗非蒼蒼者示之意也章微闡幽非枚奚屬
謹按其狀而爲之銘曰

先生姓衛諱詰字玉亭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人以丁丑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
事外補山西遼州知州調解州再遷浙江台州府知府薦卓異受　天子知調
湖州府知府旋遷廣東高廉巡道調肇羅巡道兩署按察使年六十一歲而薨
公所到有治績遼州爲山右磽确之地民藝黍畢多逋蕩公分別五施授種棉
養蠶法置機具于堂皇詸男婦紡織鉤考勤惰不數年布絹之利賴及他郡其
守台也嵊縣姦民王開經等篡其邑令吳某至山中笞辱之勢甚張撫軍王亶
望會同提督進勦槍甲齊矣公時在省入諫曰唐虞之世治苗民遠方尙以刑
不以兵嵊縣小醜毋庸大舉詰曾至其地會審某案民頗服今雖非本屬願往
擒治撫軍壯其言許之公單騎上山令人前呼曰台州知府衛公來羣兇素懾
公名咸羅拜爲首者自反接送縣令出且訴所以辱令故公笑曰官固不良然
汝等亦當死矣皆泣曰公命之死如不死也遂縛十八人歸奏斬三人流二人
釋三十餘人湖州北鄉多外省軍犯張設博局誘良家子使博而陰開小典沒
入其衣物日久黨繁官吏慮捕之將爲變公偵知姓名隱而不發探知某日賽
神儺會諸匪擁儀從數粉壘呼吸入城公陰乘輿抵虎穴坐命諸幹役持繩索
伏四門來者縛之當卽予杖派往文武衙門充水火夫給其傭嗣後城鄉肅清
公性慈少所笞督然義之所在強直不撓或大府前論事不合輒諤然斂袂而
起曰衛某以爲不可上游俱嚴憚之署臬篆時治獄尤慎文案稍有踳駮申旦
不寐致精神越渫體爲之衰先是公從子諱哲治者從縣令起家官至大司空
以廉節惠政名噪淮海間枚宰沭陽隸屬下久所聞多端公行事蓋得其家風
云父乾德蒙　覃恩誥授奉直大夫母商氏劉氏封太宜人妻周氏子四人女
四人孫六人

銘曰眞廉勿矜大勇勿爭彊彊衛公秉志孤行爲世甘澤爲人準繩東甌西晉
異音同稱方期大用神化丹青何圖星隕痛我黎烝儲休啓佑天道神明必有
禠禧蔭及孫曾請看化臺福草叢生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墓誌銘

公姓李諱元直字愚村山東高密人性介而剛少皝皝有志行以康熙癸巳進
士入翰林校丁酉戊戌兩科鄉會試乞養八年服闋仍補原官雍正七年改四
川道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憲皇帝喜昌言虛己聽納羣臣爭上封事公以
天下爲己任居臺諫僅八月凡數十章奏祕外不能知而其所最著者言朝廷

都俞多吁咈少有堯舜無皐夔　世宗不悅即　召公弁　召大學士朱公軾
張公廷玉等廷詰云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言無皐夔朕又安得爲堯舜乎
公免冠謝良久　世宗謂諸臣曰彼言雖野心亦無他次日再　召入　諭曰
汝敢言自好嗣後仍盡言毋懼會廣南貢荔枝即　賜數枚以旌其直未幾
命巡視福建臺灣監察御史取時憲書親爲擇日而行公感　上恩益奮甫到
即奏增養廉杜餽遺再奏番民利弊數十條　上皆是之先是臺灣爲海外荒
服巡使者至自視如客闔門無所理高枕臥事壹聽于道府相習爲常公悉反
所爲又時下所屬問民疾苦有司怵其害己咸嫉于大府大府以侵官奏　上
命議罪遂鐫三級家居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三公受　世宗特達之知使稍貶
其道和其節藏器待時則不數年必大用用亦必有所建立而公銳於圖報信
道太篤不肯須臾從容致一蹶不起嗚呼惜哉然而公之賢　世宗知之公之
過　世宗亦知之赴闕入見時　世宗謂其同官奚德慎曰如李元直者可保
其不愛錢但慮任事過急耳又嘗諭諸大臣云甚矣人之難得也如李某豈非
真任事人但剛氣逼人太甚嗚呼知臣莫若君信矣然古之豪傑得一知己即
可無憾而公竟得一知己於　君父則雖不用老且死尚何憾哉宜公晚年說
及　世宗知遇之恩未嘗不涔涔泣下也初公爲翰林時與孫公嘉淦謝公濟
世陳公法交好以古義相礳切一時都下有四君子之稱每談必申旦及孫公
總督兩湖承審謝濟世瞻徇撫軍公音問遂疎長子高以主事簡發山西未一
年連得大州公聞不悅高寓書公甥以自解其于名義大節雖密友愛子不肯
苟且如此乾隆甲辰余遊廣西公第四子憲喬爲岑溪令讀余文曰班馬儔也
願以先人之狀私於執事余重憲喬學行而于公又爲同館後輩貞石之文所
不敢辭謹按公父華國知阜城有善政阜城人至今祠之母孫氏封宜人先後
娶兩王氏一任氏皆封宜人子憲高庚戌進士潞安府同知次憲翬憲暠憲喬
四女四孫葬某
銘曰神羊嶽嶽誰折其角寶劍稜稜其鋒孰攖既已試之又復置之非廢棄之
將老其才而徐俟之雖然幸而藏得全其光至今華表尚有寒芒

翰林院編修候補御史蔣公墓誌銘

心餘蔣君既卒之明年其孤以狀來曰先大父母傳志皆先生撰今先君又亡
將葬貞石之文知廉等敢循例以請亦先君志也嗚呼余前春過江西君已半
體枯聞余至喜力疾懽飲臨別時手平生事略見示余知其意泣而頷之然私
心自揣余忝廁詞館先君七科後死之責當在君不在余即在余亦未必銘君
兩代而今竟不然矣然則余之衰固可想見而古人之所謂死友者非君而何
謹按君姓蔣諱士銓號清容一字苕生江西鉛山人父堅有奇節獨行常遊澤
州縛君馬背行千餘里甫四歲母鍾太宜人即屈竹絲作波磔教之認字君天
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
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分校順天鄉試居官八年
乞假養母僑寓金陵大府聘爲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山長君意洒然有終焉
之志會少宰彭公元瑞召見　天子問蔣某何在彭以渠母老對及太宜人薨
君感　上恩入都京察一等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二年年六十一
卒君秀眉長身兩眸子奕奕如電諧謔風發聽者傾靡胸無單複不解囁嚅耳
語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太宜人慮其性剛勸令歸里及君再至長
安浮沉舊職一二知己盡矣同列皆闒然少年趨尙寡諧愈益不自喜遂有輕
死生一晝夜之意不自珍攝以致早衰然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在蕺山時越
中富家池三江閘日久堙廢君力請於大府借帑辦治曰事雖非山長責然食
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焉掃墓鉛山爲邑人建壩浚渠以通水利修母墳增
以利文風建棚縣衙便應試者請移駐巡檢於西鄉湖坊警不良者甲戌禮闈
落第　上命九卿各保一人涂少司空將薦君君讓與孝廉某以其母老也有
駱生者負鹽課客死君連夜作十三札飛遞嶺南俾其孤嫠扶六櫬歸君平素
無宿諾故其言於人也信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諸公卿震若麟鳳爭先窺觀裘
文達公在　上前薦君與彭公爲江右兩名士以故　上屢問君　賜彭公詩
弃及君乃二十年來彭公官至尙書而君傫然一老詞臣如故也雖其俄出俄
入自緩官階旁觀者不能無惜焉而要知命之所存君本無心進取且夫孝者

所以事君也古人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君奉太宜人設教東南有江山之勝板輿所臨海內捧杖擎觴而至者履交戶外高麗使臣餉墨四笏求君樂府歸聲聞之盛天爵之榮近今未有也晚年雖病廢而神明不衰左手作字橫斜入古所居藏園水木明瑟五子七孫穿花繞膝而侍死之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君生時亦然嗚呼其來其去豈偶然哉君才高而心虛全集皆余商定偶獻一規登時立改嘗至其家見供兩木主曰方伯彭公曰督學金公蓋君少時受知最深者其敦師友之義死生不易如此所著古文　卷詩　卷銅絃詞二卷塡詞九種娶張氏誥封宜人子知廉拔貢生次知節知讓皆舉孝廉次知白知重知篛知約尚幼女一人以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懸弧白日雷聲起天若告人生才子既生不用故何以人再問天天嘿矣振古文人多類此漢之崔蔡唐之李吁嗟蔣君毋乃是平生著述千萬紙有如月照西江水萬古暉暉光不已勝我才華輸我齒貪我作銘先我死我敢無言報知己古書黑石鐫萬里兼備他年補國史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五

大定府知府張君墓誌銘

錢唐袁枚子才

君爲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之子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之壻年未冠卽以鹽務運判來江南補通州調泰州遷淮南監掣同知再遷貴州平越府知府調遵義大定兩府年三十八卒其孤歸柩萬里走乞余銘余文恪公門下士也與君通家交最懽誼所不當辭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君諱景宗字端文行五生而角犀豐盈容貌充充然常迎 鑾焦山 皇上召見鏡江樓曰此兒面目頗類伊父君喜益敬勉自奮通州場戶丁糧例不請蠲君到時會豐利場海口淹沒竟請題免泰州各場災所借給倉穀及積年鐝價一時並徵君請緩於大府民力以舒淮南儀所爲五省引鹽分運處河淺船滯君請由瓜洲出江抵沙漫州解捆裝載掣費驟減嚴禁船埠乘商之急匿船居奇有犯者置之法羣船魚貫至貴州貧瘠平越爲尤一切儀仗輿馬官莊四十八所俱取給閭閻君到免之上游重君遇大事必委辦君亦勉躬圖報染瘴以卒嗚呼君槃槃大才也禹莢細務何足展其猷爲滇黔爲文和公二十年開府之所 天子使君往涖其邦豈無深意乃竟未繼家風中道而逝知君者能無深悼哉猶記乙未三月真州鼠姑花開君招余偕諸賓從坐小車穿草徑張飲吳園余席間猶舉韓魏公金帶圍故事以相勗而卒不驗然吟章畫冊至今爛然卽此可以想見君之風調有大異乎尋常俗吏之爲矣生母郭氏妻蔣氏俱蒙 覃恩 誥封恭人子三長世倬候選主事次世輔世恩女一以 年 月 日葬某

銘曰君之初生夢麟銜衣君之委化如驥脫羈生於華冑能耽文詞手握牢盆能樂邱池接其外狀顯卬令儀叩其淵衷風月襟期可惜小試未竟厥施盤江渺瀰黎峨險巇君魂雖歸民口有碑

常德府知府呂君墓誌銘

余同年裘文達公奉
天子命治幽兗揚豫四州水利最久最有功而其所倚恃如左右手者爲沭陽呂君君以滕縣主簿擢至泇河通判曹州府同知常德府知府再以子貴 誥封中憲大夫山西冀寧道按察司副使其起家故余宰沭陽時守藏吏也貌嚴冷瞻視不凡每執卷侍有所詢則鉱剳利病以對圭撮無訛先君子尤愛偉之以重客待君亦感所知棄吏缺從余涖江寧料簡一切後三十年余山居久矣君忽驅五馬來慊慊以故吏自居走哭先君墓下升堂拜母贈朱提數笏留一日裁去嗚呼君之吏術余深知之君之風義余身受之然則銘幽之文非余奚屬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君諱又祥字瑞龍一字鳳圖先世居廣德州大父六吉公徙沭陽生四歲而孤年十七卽在官練習簿書沭近黃河多水患故君於賑災治水事尤精性沉摯勇於爲義循例得縣丞需次京師過鄒縣飢傾所有濟其垠竟垂橐歸家居三年再過鄭州水衝官道行者滅頂君又以爲己戚宿旅店募夫購芻茭竹楗躬自堵塞他人行君始行已而効力東河會江南張家馬路災 天子命山東助麥稭五百萬撫軍楊公慮陸運爲艱君請肇兗曹兩郡稭貯單縣之黃岡河借徐州回空糧船載之由黃河順流下直抵張工楊公壯之卽委君辦以功借補滕縣主簿會少司農裘文達公議開伊家河洩微山湖積水君贊畫方略代繪圖入奏工成濟寧滕沛等五縣涸田皆出裘公愛其才常以自隨越二年奏調君赴直隸疏淀河淤 天子許之其時君已通判泇河矣故事曹州臨河大堡皆百姓歲修君憫之捐俸開陳家莊引河九百餘丈分黃奪溜不需土埽民以永寧常德在楚南號稱難治君能除苛解嬈合郡祝延之當君赴任時余從容置酒問何時再見君屈其指曰一年余疑爲期太速且官身未必能自由君笑曰先生年三十三而致仕何緣得自由耶已而果如期乞病歸余不覺倒冠而迎驚且歎重痛飲爲歡而別嗚呼卽君出處之際或久或速挺然有以自持則他事之健決可知也已君在官時病醫請以紫團蔘補羸君不可曰蔘貴藥也未必能濟我命而可以濟民之命以其直施棉衣千餘考城滕縣兩主簿某身故眷屬羈留君厚卹之送寧其家還鄉後立義學建樓流所分餘田贍族人猶孳孳不倦人傳君司閘時 天子東巡 御舟抵臨清閘僅里許閘板橫石罅中急萬夫拔之不起君禱於神板忽自躍於水雖 天

子神威百靈効順而亦未嘗非君之忠誠有以感格云卒時年七十娶吳氏封恭人妾李氏九女二子長昌際官冀寧道次昌會候選通判以　年　月　日葬某

銘曰陳殷置輔周道爲昭漢之循良半出功曹元叔叉手長揖三公亦云計吏爲世儒宗矯矯呂君嚴視正聽進固才優退亦力定餘澤流光施于公子觀察如雲捧日而起袁安老矣曾長陰平不圖後死竟爲君銘美無溢詞書無愧色匪元石是勒將九幽是質

翰林院檢討李君墓誌銘

甲子江南鄉試余以沭陽令與分校得士七而遂捷南宮入翰林者惟李君一人君諱英字御左一字蘋圃晚號蠡塘其先爲南宋忠定公之後由晉陵徙宜興父止齋生三子君其長也以甲子舉人乙丑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分校壬申鄉會試纂修三禮通考等書補左翼宗學教習再分派丁丑庶常教習今族弟鑒任安徽臬使者君所教也戊寅以原官休於家年七十三卒君內行純篤淵然而靜人見之潭潭自遠衡文心清目明無所嫌避有老友儲學坡主於其家榜發即君所薦人以爲難掌教海州六安州能張施講說使聖學大明士心歸依遮留再三或刊碑以紀其德與余別久忽一日擔簦而至寓山中七旬每燈下談縷縷不忍眠臨行手餅金爲別曰知先生無所需然英老矣無幾相見三十年受恩藉此微申束修之意亦慮自此不繼也泣數行去果不數年而訃至當是時余無子學坡無子君亦無子人疑三人者授受同家運亦相同乃今余垂暮生男而君與學坡則終于無有且相繼死矣悲夫君書法清勁得晉人遺意于詩雖非專家而清微淡遠之音自其心流有不可淹滅者纂成四卷將梓而存之娶黃孺人生一女適吳氏以弟子慶來爲己子蒙
覃恩贈三代如君官葬某

銘曰嗚呼自吾之得蠡塘也若古琴之入耳若古玉之升堂雖即之之日短而思之之味長一旦淪亡天竟予喪爲銘貞石以表其藏

巴里坤中軍遊擊劉君墓誌銘

劉君厚夫雖以武致通顯而性耽文翰獵蒐之餘必購晉唐法書名畫與三代彝器斷斷判別若嗜欲之切工身官金陵時與予朝夕游甚狎亦不自項領護其儕偶以故車馬駢輳戶外之屨常滿常謂予曰小倉山一部妻耳子居之則號名勝守備官百夫長耳我爲之便成熱官遂古以來人貴自立耳不在所居之地與位也予愛偉其言亡何遷任去別一十有六年今春其孤琨送訃乞志幽之文余按其狀稱君能事親能睦宗能訓卒能拯人于難所舉犖犖諸大事諒無溢辭然余聞而悲者君以微罪解職蒙　天子恩召見而君自感其衰頹不樂往思歸老白下慮無故人爲伴時時僂指數當年某某零落殆盡惟隨園翁尙存將與卜鄰以終餘年而竟不可卒得嗚呼命矣夫君亳州人諱淳號厚夫舉乾隆丙辰武鄉試選江寧城守營守備遷肅州都司鎮番營遊擊再調巴里坤遊擊署安西參將以失察事罷官歸過蘭州卒年六十五妻李氏五男二女長子琨廩生次毓琇候補知縣次琚次珙次珴三代俱贈如君官君在遊擊任內請貤本身封封其叔父聖鑑大府代奏　詔許之葬某

銘曰射一鵠能巧任百事能了但小畜于文德不矜情于壯佼若而人者雖斲板之封亦干城之表

幔亭周君墓誌銘

余好畜金石文字而讀至篆籀輒口鉗不下幸金陵有二賢焉一曰樊君聖謨一曰周君幔亭二人者皆婣雅君子而周君居近余以故朝夕見尤親得殘碣斷碑必就正焉今年十月老病卒卒時屬其子乞余銘墓余方悲好古之人稀前年樊君亡今年周君又亡嗣後余於古有疑將何人之詢而釋然哉然以余之窾啓寡聞二十年來略辨妃豨未嘗非二君之功文其幽所以報也謹按君諱桀字于平一字幔亭孤矯矗立目眴轉有芒不諧際人事而瞿瞿然溺苦於古受知漕帥楊敏恪公聘爲清河書院師再受知曲阜衍聖公館於府教其二子君之學鈲刮苛碎窮鑿幽隱專爲人之所難造渾天毬搴許繪長江黃運圖僅尺幅而星經地維羅縷畢具窮六書源流一波一磔不苟下嘗登泰岱遊黃山鐫名最高巔手摩搨以歸古奧蒼秀宛然開母石闕太室碑也草廬數椽在

金陵清涼山下古梅環之客至則捭豚黍盛以梡嶡父子琅琅然度所作曲侑賓或用傳響法擊鉢數下室內酒茗藥蔵應聲而出若竈下婢俱解華嚴字母者然予戲謂鄭康成家牛觸牆皆成八字今觀於周君也信祖籍福建莆田父懷臣始遷江寧九世祖翠渠公刺廣德州有惠政乾隆二十四年州人慕其遺風爲營祠置產適君遊廣德遂主其祭捧木主以升亦異數也所著（原缺二字）若干卷三子俱業儒卒年六十六葬某

銘曰路非古不行事非古不爭君今古矣君其寧地下古人無數迎

童二樹先生墓誌銘

山陰有隱君子曰童二樹先生余耳其名不相識也今春二月先生修志揚州渡江見訪適余遊天台未由傾衿亡何詩人周磐衣來言先生好余秋間將再至余以即往揚州故寄聲闌之且約之及登程屢爲他事滯留十月十三日裁至揚而先生已病亡十日矣其孤祕抱詩集一行狀一泣而言曰先人知公將來喜甚病中聞叉戶聲輒疑公至委化前一日屬曰吾神氣綿惙度無分見袁公如公至可將詩與生平事狀付之則吾目瞑矣嗚呼古張范之交臨終拳拳彼故結納於生前宜也若先生一面缺然而遺言丁寧鄭重若此是知己也死友也加古人一等也序其詩銘其墓非夫人之爲而誰爲謹按先生名鈺字二樹號璞巖又號借庵宋慈溪童公亮之後生而炯介篤誠潛心古初棄舉業專攻詩家鄰女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與劉鳴玉陳芝圖號越中三子常往棲凫村月中行吟得一詩綰襪帶爲一結以記之比曉入城數其帶得二十四結矣其風趣如此受知於河南撫軍阿公思哈何公煟聘修志乘凡一省三十六縣州分疏總校條清例嚴成無一唇一舌敢掉磬者所得束修除卹戚里外輒購秦權漢布法書名畫橫庋祕閣相對逌然畫蘭竹水石皆工而尤長於梅使氣入墨奇風怒雲奔赴毫端海內爭購有高氏九棺未葬先生揮十紙助之須臾盡鬻窀穸以辦臨終畫一枝留贈花未點而手已僵古幹零落如賦殘形操嗚呼可哀也已初先生少疾夢有道貌者相招卻之乃去及病甘泉志館夢其人又來爲著五銖衣牽白鶴使騎各有贈詩醒猶記錄嗚呼死有所歸今乃於先生見之卒年六十有二娶陳氏生三子七女以　年月　日葬某

銘曰志餽餽行踽踽我欲見之天不許素車入哭淚如雨雖然生不與君逢死乃爲君主君不見三尺碣一坏土永表幽人萬萬古

阜寧貢士戴君墓誌銘

乾隆甲戌吾鄉張季庭來言阜寧戴君之賢余心欽遲之而未見也旋以權子母事貸金七百去未一年折閱殆盡余疑是訑者言耳亡何余負　國課君聞之奮曰我義不負長者遂售產以償今庚子歲矣君已亡其子幹來乞余志墓且告曰先生知吾父所以窮乎吾父粵曳任氣希通慕大謂天下事可氣談取也棄先世田宅畀諸昆而以遺逋自肩家有灘蘆阜寧產鹽乃倣管子責海法鳩坻設竈構廬聳粟費以萬計鹵未乾而黃河決蕩爲波濤繼之疫與又施醫藥葬埋力殫計窮數千人始焚券散驚且憂遂得狂易之疾乍痊乍復遂不起嗟乎乾壯用首爲善近名皆道家所忌君獨兼之何其知存而不知亡耶然陽侯之災百年一逢而君適丁其躬毋亦有數存焉而非人力所能禳耶卒之危難中猶能信于友恩于民善敗者不亂亦稱古豪矣君諱廷瓚字玉斝一字融軒其先從譙縣還阜寧生即赴義若熱麗虢拯人一目眇而斜視弱冠入學旋貢於成均凡邑中修學校設義學蠲免灘糧五千頃皆所倡也妻徐氏子二人皆讀書以善世其家卒年六十三葬某

銘曰蚊蝱墜空方翱翔而盡其容虎豹力大一蹶以凶戴君行事將毋同雖然水滔滔兮豈其招兮君子于斯嘆其遭兮

郡文學項君莘甫墓誌銘

余金陵接士垂四十年凡工詩工文工書工伎術者某某可數而以畫傳者惟項君一人君諱穆之字莘甫上元庠生祖適菴公丹青馳譽君繼其業能精心致思勤摹而廣徵儀神奪貌出聖入智於古名家六法三昧靡所不窺　天子南巡諸大府延入畫局一切名勝圖繪皆君握管雖支稟假者尚數十輩率皆張目拱手睨君所爲或捧生紙立階下受教勅惟謹有次子曰思聰能助父潤

色煙墨君倚之甚力今秋將婚染瘵疾亡君自此孤憤無俚生意頓盡又在局不能諸際人事受人齮齕性素謇鈍言吶吶不能出口而氣紆鬱時傷於心晨起吮毫嘔血數升須臾遽卒卒前二日猶詣余有所諈諉余呼車至局爲告當事未及報而君之訃至嗚呼君所遭際無甚厄屯達者觀之殊堪一吷而君竟以憂死過矣雖然人不死則其筆墨不貴世之人往往榮古而虐今常也今竟喪君身以貴君畫或者造物意耶然當君在生時踵門者業已嘖嘖難求惟于余執弟子禮甚恭故隨索隨獲因之亦不甚護惜而今則斷紙零縑如明月夜光不可再得矣悲夫君事親孝待弟睦交朋友信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尊人宗香公壽九十餘君年僅五十六父子受命不同如此娶汪氏子四人有方竹軒詩集若干卷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聚寶門外之宋村

銘曰古人有言死生大矣君殉亡兒毋乃太矣想特其伎有不朽者在耶不然則是帝玉樓成召君畫耶

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誌銘

乾隆甲辰秋魚門之喪歸自秦中乙巳十二月二日葬于金陵之馮家山其老友袁枚哭且奠爲銘其墓曰君程姓名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先爲程伯休父之後祖居新安治鹽於淮父遷益生子三人長原衡季述先君其仲也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色狗馬君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海內之略識字能握筆者俱走下風如龍魚之趨大壑君不能無用世心屢試南闈不第試京兆不第亡何鹽務日折閱而君舟車僕邀覓覺温卷之費頗不貲家漸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　天子南巡君獻賦　召試行在賦江漢朝宗詩四章　天子嘉之拔第一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改吏部文選司未幾　天子開四庫館諸大臣舉君爲纂修議敘授翰林院編修分校禮闈得士若干君耽于學凡長几闊案輒心開鋪卷其上百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于家奴任盜侵了不勘詰以故雖有俸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負券山積勢不能支乞假赴陝將謀之中丞畢公爲歸老計時酷暑索逋者呼譟隨之君已衰老乘弇棧車行烈日中頓撼失食飲節又聞西陲兵起氛甚惡不能無悸遂病至中丞署中一月死年六十七嗚呼君交滿海內而與余尤暱未乞假先致書託覓屋余喜甚謂老可不孤擬某士將向君薦某處將與君遊某文字將待君決可否部署暗定遲君之來不料在嶺南孫中丞補山告君死時方召食驚泣至失匕箸歸舟惘惘行五六千里不能釋君于懷念君重仁襲義德施於人食報未副其量然又念君所難者科名而卒晚遇矣所乏者子嗣而兒生已五周矣所樂者書史而四海九州之秘本　大內之所藏已目飽矣且使終于京師慮所以歸其櫬恩其遺孤者恐不能如畢公之周摯而恢宏然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似無知又似有知君秀眉方頤髯飄飄然左右拂吟論意得闊步搖籤袍褶風生與人言暖暖姝姝若恐傷之雖臧獲無所凌誶遇文學人慄然意下敬若嚴師雖出己下者亦必推轂延譽使滿其意以故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自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竹君者君之座主朱學士筠也君學無所不窺經史子集天星地志蟲魚考据俱宜究而尤長于詩古文醇潔有歐曾遺意所著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各若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蕺園詩三十卷初娶蕭氏再娶汪氏俱先君亡先嗣子瀚後生子溧女一人贈君葬地者松太巡道章公攀桂贈葬費者陝西巡撫畢公沅也例得附書

銘曰天與之氣春也玉與之情温也不踐生草麟之仁也儀于虞廷鳳之文也秦誓休休一个臣也胡爲乎傫其身客死于秦也不節之嗟嗚呼哉君也雖然更千百年士林下馬而棘刺不生者君之墳也

錢太恭人墓誌銘

乾隆乙未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上書房行走錢辛楣先生督學廣東奔封公喪歸里服闋後因太恭人年高不復起侍養七年今秋　太恭人薨於嘉定里第先生卜葬有日屬枚銘墓枚伏念先生以續學清望慭伏海內于二千年金石文字尤所詳審枚不文何能爲役然此是何如重任數百里外不他諈諉獨遣書命枚或者覽所述作其亦有

以取之耶知己之感子姓之誼均不敢辭謹按其狀而銘曰
錢太恭人黃渡沈姓生而媞媞其儀端靜習禮明詩少成若性長勤婦功勖師
以敬歸我封公小山中憲式好無尤雞鳴戒旦旁和築里上順尊章小心精潔
令聞聿彰饎爨雍爨虔奉烝嘗執鍼織紝罔閑曛黃煩擱浣茜衣柔饍香兩老
康娛戚鄰交慶君姑有疾恭人如子夜不弛帶抑搔診眡既歿而毀瘠無已
屏斥佛經恪遵士禮慮舅神傷晨夕曲體稱說家常俾舅色喜舅也懽止婦也
勞止以愛及愛恩及小姑姑嬪沈氏與壻同殂孤甥捧檄遠官黎平甥有稚女
伶俜難行恭人留之撫若孫曾有娣有姒如兄如弟始也居同後也室異膢臘
歲時壺飧相繼何以贈之緌三纁二族子彌甥偶來起居輒與情款孔晬孔愉
弄藥爭花紛其座隅餘須侮甬仁心矜哀曰彼不才方爲輿儓何所不容而督
笞哉以斯懿美儲休啓佑大順褫禧鱗羅輻輳篤生二子大昕大昭婁室以居
折蔞以教家素食貧燃穅代膏紡聲書聲互答爭高育成名儒羽儀
聖朝
聖主南巡大昕獻賦口銜日光躬沾湛露再捷南宮再登瀛路嶺海銜文青宮
作傅嚴徐抗肩夔龍接步學士詹事官階崇隆宜人恭人重疊晉封花釵金鏌
其光熊熊大昭淵雅天生伯仲指日速飛雙丁兩宋一壻五孫咸光家衖人之
視之門楣華重誰知恭人大行不加身膺翟茀手治枲麻七緵之衣二簋之享
熏熏熙熙就兩家養可逸勿逸雖休勿休曰導穀氣以消滯留郗毋神明方希
大耋何圖春秋止八十一辛丑重九厥後五日離瑜復位靈萱掩色卜葬練川
與封公合鬱鬱佳城南岸矩角詹事與枚垂老膠漆賞奇析疑益我知識詹事
益我實太恭人德我感德不讓敬撰銘文千秋女史視此貞珉

袁母韓孺人墓誌銘

吾宗有節母曰韓氏孺人年十九來歸奉直大夫候選知州柳村公爲進室事
正室汪宜人甚謹內無違言生子一女一柳村與宜人相繼亡孺人嶷嶷守志
教其子廷檮事嫡兄廷櫆甚謹外無違行既長爲娶著姓毛氏女爲妻乾隆四
十六年三月孺人四十生辰廷櫆廷檮謀所以壽孺人者孺人泣曰古稱孀婦
爲未亡人言當從夫而亡也我昔以撫孤故未亡則家人雖視我尚存而我之
自視久已亡矣今曰壽是逆吾志而增吾悲也奚可哉越兩月孺人果亡蘇州
巡撫閔公請旌於朝廷檮以某年某月日將祔葬孺人於某地先期走幣來請
余銘余宗人也又舊史氏也誼與職均不當辭銘曰
三星五噣嘒彼東方協耀月儀降於吳閶姽嫿莊姝令聞孔彰吾宗聘之嬪然
成行克相良人鈎考家務埸出廛入圭撮靡誤嘯不倚楹織常當戶金井徹行
從無亂步敬事民母嫖忽毋虞煩擱衾裯溉濯盤盂丹心寸意二女同居人之
視之如婦從姑一旦溘然所天不祿露紛爲髽斂簟而禰曾曾稚子麻衣匐
乃勤撫字息影高樓手所拮据齊縷秦篝衣不采繢饍不珍羞風晨花朝背人
涕流一十五年志如一日教兒受經爲兒授室兒有至性孝行肫肫設帨之辰
將召樂人將會宗親母曰嗚呼是豈余懷單鳧寡鵠不集春臺褖衣萑釵不稱
尊罍捐汝俗禮完我心齋昔我未殉爲汝童蒙今汝成立我事已終將往九京
告於而翁果然是秋示疾不起玉女峯傾婺星沉矣頗似叔孫祈死得死今之
良媛古之君子卜於剛日將祔佳城松兮比貞水兮比清爲衞共姜爲魯陶嬰
千秋萬齡既固且寧

福建布政使錢公墓誌銘

乾隆辛未　天子南巡先一年即頒　聖諭不累民間一草一木而兩江總督
黃廷桂初辦供張性又嚴急不能仰體　聖意民有讕言吾鄉御史錢公據實
參奏　天子立召見問汝語從何來公云風聞奏事臣之職也所奏不實臣之
罪也臣無所辨若問所從來臣不敢妄引他人致塞言路　上韙其言黃聞之
頗加斂束民情大安當是時黃威嚴有　恩眷公卿百僚無敢攖其鋒者聞公
奏爭來窺觀疑必有諤諤不羣之狀及見公則謙謹和顏弱不勝衣皆大驚稱
爲仁者之勇枚年十二即與公同入郡庠交好五十四年故知公爲尤深公諱
琦字相人號璵沙晚年自號耕石老人以乙卯舉人丁巳進士入詞林轉河南
道御史工科給事中出爲常鎮道調江安糧道陞江蘇按察使再陞四川布政
使引　見　上問公家世公奏臣母八十七歲　上爲惻然曰汝且去公謝

恩出未一年調江西再調福建福建雖鄰浙省而多灘河難奉板輿公屢思終
養以受恩深不敢奏旋奉　旨錢琦以京堂補用公方束裝又奉　旨錢琦有
老母在家可即終養不必來京及服闋入都公年已七十有五正思乞休奏稿
繕矣奉　旨錢琦年力就衰著以原品休致嗚呼公以一介孤寒旁無援引而
叠膺內外重任是非公之所望也養親乞歸是則公之所望而不敢遽陳者也
　皇上于公所不望者用之以盡其才于公所不敢自陳者恩之以副其意而
公遂能事君事親進退寬然以其餘年會耆英而聯洛社康娛文宴大耋考終
今之士大夫如公者有幾人哉然非公四十年之積誠砥行上下交孚亦不能
格　天如是之深也公初生時鄰婦劉氏夢大官張軒蓋抱一兒傳呼入室喈
曰誤矣尚在左壁俄聞人馬聲嘈嘈都往公家及旦婦來奔告則公已生年十
五受知於仁和令胡公作柄胡每月集諸生會文公所居澳塘離縣署廿里許
四鼓即起從武林城外走西湖長堤候清波門開天雨則脫屨踏亂石中兩踵
血流胡公憐之留署中讀書未幾胡公罷官公益困謀生市塵手一卷偷吟有
族叔某哀其志挈以歸命卒業焉公自幼攻苦食淡于人世紛華名利視若浮
雲每遷一官得一職自覺過分誓以身報　主恩絕無顧忌常慮不能瓦全額
　皇上屢稱公謹慎而公亦清而和坦中率真人一望知爲賢者所遇大府如
尹文端公陳文恭公阿公爾泰皆同道爲朋深加敬禮即有一二上游如楊景
素輩風趣格格不合然知公素行高書生無他腸卒亦不能中傷也臺灣舊例
生番殺人地方官處分比熟番加重公奏　命巡臺灣有彰化生番殺內地兵
民公據實奏聞總督徇庇武員奏與公異　上嚴　旨責公覆奏或勸公改前
奏以順督臣之意公不可曰生番殺人熟番抵命是以人命爲兒戲也執前奏
益堅會斷獄者以生番搶去人頭不能定案乃各處剖棺借新死人頭以充所
殺二十九人之數滿城哀號有謀叩閽者總督聞之慚悔病死新督崔公據實
上聞番案始定而　天子亦召公還都旋奉　命稽查裕豐倉初蒞任即有番
役李五等橫索倉規公參奏奉　旨將李五枷示幷將例設四十名番役盡行
裁革辛丑　南巡有站道旗兵肆橫瓜州公觀察常鎮啓知總督轉奏　上即

命公監斬公常自我雖信理言而行然非遭逢　聖明恐一事不能辦而禍且
立至矣又常言平生自勉者惟虛心實力四字以故聞過必改有功不矜集益
廣思芻蕘必采按察蘇州時詢余利弊余陳說十餘條公次第張施吳中父老
抄所張告示爭相傳播訪貪酷吏二人劾其一而公已遷餘一介某得漏網焉
福建災公方議捐賑忽訛傳海寇薄城時已二鼓將軍約總督用兵公不可曰
現今城外災民數萬大兵一過必生事端倘有寇來藩司可以折箠笞之總督
意解明日再探果無影響戊辰　上考翰林公　欽取二等第八名以故叠掌
文衡乙丑分校禮闈丙子分校順天鄉試乙卯主試江南皆以得士稱所取錢
文敏公錢士雲蔣元益三侍郎其最著者也性尤真摯人有譴訶不可者面覆
之已負諾責則終夕拳拳必踐之而后即安所得清俸葬戚里二十餘棺雅不
喜陰陽佛老家言幼時路遇遠方尼冒稱皇姑設法誘衆公戲作檄討之流傳
至太守魏公處魏夸公奇童而責逐妖尼魏諱定國後爲名臣巡撫皖江者也
公見解議論往往與余相合余每還杭州先趨公所去春公已殗殜在牀喜余
到猶力疾絮語及余起程走別公公五鼓已亡體尚溫未殮余得承衾一慟方
知公愛余雖死尚留一面以相待嗚呼其可哀也已祖世英父承賢俱誥贈如
公官初娶魏氏再娶陳氏子　人孫　人有黴碧堂詩集行世以某年　月
日葬某
銘曰古稱君子世鮮真兮肫肫先生斯其人兮懷文抱質淑厥身兮不詭不隨
欣可親兮立朝謇諤能建言兮施于四方民懷恩兮飄然歸來賦樂只兮天若
私公全終始兮左湖右山供杖履兮子孫繩繩如雲起兮銘墓者誰是先生之
所喜兮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六

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

錢唐袁枚子才

公姓李諱紱字巨來一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少孤貧好學常負襆被徒步行千里至徽州吳門訪求賢豪江西巡撫郎公廷極見而奇之厚爲資贈舉康熙戊子鄉試第一己丑進士入翰林安溪李文貞公新城王阮亭尚書俱有國士之目　聖祖知其才從編修超五級爲庶子累遷內閣學士權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出爲雲南浙江兩省主考再充辛丑會試總裁被議罷官出視永定河　世宗登極復原官侍講經筵眷寵特隆時九門提督隆科多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俱貴顯用事九卿六曹唯諾恐後而公獨與之抗無所撓屈出爲廣西巡撫未二年　召爲直隸總督路過河南河南總督田文鏡勢方張冒整飭吏治之名一疏輒劾十餘員半皆科目公乍見揖未畢即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躪讀書人何也田不能堪即密以公語奏而公於入覲時亦首劾田之負國殃民漏三下猶侃侃未退退又連章糾之　世宗頗直公言將斥田而田亦再劾公乖張數事遂兩有所持猶豫未決會蔡尚書珽得罪素與公善忌公者因以朋黨中之　世宗震怒下公于獄命直隸廣西後任督撫撫公罪狀二臣希　上意互有奏聞於是下刑部訊鞫得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死罪二十有四籍其家四壁蕭然夫人所戴釵珥悉銅器也　世宗知公深本無意誅公特惡其倔強故摧折之冀稍改悔兩次決囚　命縛公與蔡珽同至菜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奏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　宣旨赦還仍囚獄中亡何　世宗傳齊諸王大臣羅列桁楊鉗鋸諸械　召公跪階下親詰責之　天顏甚厲聲震殿角左右股弁而公奏對如常但言臣罪當誅宜速正法爲人臣不忠者戒　世宗爲之霽威　命赦出獄纂修八旗志書在館八年　今上登極　召見諭曰　先帝本欲用汝也即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公揚休山立蠶眉偉然終日無跛倚之容於古今事宜朝章典故口滔滔如傾河千夫奪氣又絕少溫顏曼詞與人諧際以故滿朝文武望而畏之然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嫌疑漠然不計庚子辛丑兩科倣唐人通榜故事一時名宿網羅殆盡而毷氉不第者至袖瓦石相隨塡公門幾滿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爲非乾隆元年　詔舉博學鴻詞公已薦六人矣格於例限乃取夾袋中某某名姓於朝房中廣託九卿有吳江詩人王藻者尚無薦主乃交門下士孫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不得已長跪謝罪允薦乃已次日其事　上聞以浮躁失大臣體鐫二級補詹事府詹事丁母憂歸服闋補光祿卿遷內閣學士典試江南闈中得離騷之疾神氣怡恍與人言絮絮萬語猶不知所謂榜發後中外寂然謂獨是科爲最公然所中傷者名流甚稀公之神明亦從此衰矣還朝乞病　天子命在京調治卒不痊許原官歸里　賜詩以寵其行居家十年壽七十八公憂國如家勇於任事不以撓越爲嫌典試雲南歸即以其地之鹽銅利弊作書告知參議李公巡撫廣西歸即以泗城改流調士兵法作書告知總督鄂公過黃河即以新舊支河宜添兩壩作書告知總督齊公巡漕歸即以運丁疾苦閘河事宜作書告知總督張公起用未一月即上疏請停揀選分發之例以息奔競寬公罪處分之條以惜人才專百官職司之任以成政化洋洋數千言　上嘉納之公博聞強記藏書五萬卷手加丹黃其弘綱巨旨都能省記刑部郎中楊某欲試公故意於押赴市曹時探問經史疑義公對赭衣白刃應答如流楊退而告人曰李公眞鐵胎人也少好陸王之學不喜朱子有中州貴人某嘗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高明然返之吾心殊多未安奈何公曰公總督倉場時邀　寵進羨餘不知返之於心可曾安否其芒角皆此類也初公撫粵時安插一罪苗在安隆州公去苗遁後任撫臣劾公措置不善　世宗命公單身捕賊不許擕粵中兵役人皆爲公危公行至半途罪苗束手自歸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得夷心如此所著穆堂類稿一百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子四孝源孝泳孝游孝洋並登鄉薦孫棠以進士官翰林

論曰天之生才若可知若不可知以公之志高氣盛如金鐘大鏞雖目眯者亦不陳之庖湢而必登於明堂此可知者也乃似遇非遇居高位不能終三年淹

此不可知者也使公斂其芒以柔道行之當必竟其所用而卒使孤行己意屢起屢顛何耶說者謂頗似公家北海一流然北海以罪死而公榮名考終則其廉儉過之且遭逢　盛世之幸也余弱冠入都袖文請業公極愛李德裕論一篇大書卷首云盡洗唐鑑中腐語得此痛快淋漓之作真不覺前賢畏後生矣嗚呼使公得志其功業亦豈在文饒下哉

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公諱掞字藻儒一字顓菴江南太倉州人曾祖錫爵為前明宰輔父時敏為本朝太常寺卿公生而秀整望之儼然左目有赤痣長洲宋文恪公奇之妻以女以康熙庚戌進士入翰林出主山西乙卯鄉試督學兩浙加經筵講官歷遷內閣學士吏部侍郎當是時廣東南海縣缺歲入巨萬有內務府總管某之弟賄吏胥銓注得焉公靳不與曰法當自貴近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難其長孫進例得卹蔭滿洲侍郎某嫌年太久有所遲疑公曰張令憲以父子兩性命博一蔭忍以苛文格之耶知府某原籍遼東祖塋在河南巡撫咨部命其奉祠亡何有請勒令歸籍者公曰某奉部文守祠已數十年一旦驅之出塞此與無罪而遣戍何異奏上　聖祖是之調戶部侍郎再調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定讞無漢字供狀公爭曰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原欲其彼此參詳以免偏任今獄詞不錄漢語則其事之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勢必隨聲畫諾非所以昭公正也請嗣後錄供滿漢稿並具奏上　聖祖又是之遂為定例　聖祖欲懲竊賊詔刑部凡三犯者與強盜同科公奏　皇上嚴竊匪原為安民起見然穿窬之徒往往有屢偷不直一錢者遽以三犯故擬斬未免太重不如仍用舊律尋遷工部尚書再轉兵禮兩部尚書會澤州陳文貞公薨遂授公為文淵閣大學士充癸巳會試總裁當是時　聖祖春秋高儲位未定公年亦七十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遂于丁酉五月密奏請建太子懇懇數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御史某亦奏請建儲　聖祖不悅遂并發公疏命內閣議處分忌公者因而齮齕之公止宮門外不敢入　聖祖左右顧問王掞何在首輔馬齊奏掞待罪宮門　聖祖曰王掞言甚是但不宜與御史同奏汝等票擬處分太重

可速召掞來公聞命趨入免冠謝　聖祖坐乾清宮手招公跪　御榻前耳語良久秘人不能知後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語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十三人柴謙等亦上疏如公言　聖祖震怒召集諸王大臣降　旨責公植黨希恩染明季惡習并令覆奏時舉朝失色無敢與筆硯者公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以唾濡墨奏臣伏見宋仁宗為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鎮包拯等皆交章切諫頭鬚為白臣愚信書太篤妄思效法古人實未嘗妄嫉臺臣共為此奏奏上待罪五日　詔王掞應謫戍軍臺姑念年老免行著其子奕清隨諸御史代往為父贖罪當待罪時滿漢文武期門宿衛以至京師之秀士耆民爭來窺觀稱老相國有愛君之心可敬然無不咋舌為公危者慮　上怒之不測也至是乃齊向公拜賀歌呼先是江蘇多浮糧公密奏明太祖怒張士誠竊據三吳故困以重額本非平政　世祖章皇帝深知其非未及施行請　皇上於七十萬壽之期降此　特恩勿交部議以免屯膏疏入留中至是忤　旨方與讀建儲劄子一并擲發公門下士陳瓚朱軾額手歎曰吾今而知吾師真古大臣也不然倘有他疏不可以見人者今日并發雖我輩殆難為顏乎是年冬迎駕石曹　聖祖望見遣內侍問公起居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無公名　聖祖發還劄子命列公名以進隨　賜宴太和殿畢再　召見西煖閣　賜坐命起原官視事如初公論事務持大體康熙戊戌春升祔　孝惠皇太后議者欲祔于　上生母　孝康皇太后之下公不可曰　孝康皇太后雖母以子貴然　孝惠皇太后　章皇帝嫡配也　皇上聖孝格天當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　孝莊躋　端敬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禮部不從　聖祖果以為非改命　孝惠祔章皇帝之左而奉　孝康居右己亥元旦日食奉　旨停朝賀廷臣以為日食乃一定之數不足為災公言　皇上借此儆惕即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意大臣仰成君德正在此處御史張建策請浙江開礦公劾其言利滋姦　聖祖六十萬壽開科部臣惜費公言士庶之家主人壽日子孫童僕尚不吝費財增榮飾觀況以聖人富有四海而逢非常大慶乎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奏監生就試本省毋留京師公曰

太學之設自三代迄元明未之或改豈可以一二不肖廢千百年興賢育才之典于是朝賀免開採停恩科開而鄭議亦寢雍正元年正月上疏乞休　世宗許之月餘復降　旨云朕不忍此等老臣之去著仍留京師備朕顧問亡何公薨子奕清官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僉事道

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公姓陳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家本寒素幼好讀書持一卷蔽門坐惟聞京師邸報必向親友處借觀之識者皆知其有大志也　雍正元年舉鄉試第一旋中進士選庶常改吏部文選司郎中遷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懲生監代考之弊令自首免罪公奏不如寬既往禁將來免胥役訪查滋擾　世宗大奇之即召見謂大學士曰陳宏謀能識政體必能知文章山西主考雖籤掣有人改令伊去試竣歸　命以御史銜知揚州且曰有大事再奏來未幾遷江寧驛鹽道故事淮商有樂輸一款司鹽政者博商人急公之名以空數報收部文徵取方催輸納公奏停之遷雲南布政使雲南改土歸流運糧苦遠公建短運遞運之法按程交卸核數給直增銅廠工本更鑿新礦開采者除抽稅外聽民貨鬻自此糧運踴躍銅課日增　皇上登極雲督張文和公薦公視國事如家事　上亦久賢公命巡撫陝西者四巡撫湖南江蘇者二巡撫甘肅江西河南福建者一總督兩廣兩湖者一三十年中開府九省所到處必將各府州境內村莊河道繪圖懸壁環覆審視又將興革事宜分條鈎考纖屑必周久遠必計刻苦經畫寢食以之久之編次成書瞭如指掌有戚友官某地者輒來借觀公亦竊喜自負曰此吾歷任宦囊也江西南門外羅絲港為贛江分流沖突城垣公築石隄捍之港下為黃牛洲上為生米渡民多病涉公造浮橋利濟其行陝無水路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行小舟公修濬鑿除遂成康莊在江南疏排六塘河之丁家溝展寬邵伯之金灣壩開徐六涇白茅口以洩太湖築徐州蘇家山隄以禦河漲即以開溝之土築圩護田中通渠洞為旱潦備其過窪者改令種蘆蠲免其糧金川用兵公奏添設腰站又奏添棧道驛馬伊犂用兵公奏驅瓜州回民遊牧吐魯番舊地免生事端又奏官茶壅滯不宜改交折色福建臺灣米賤例禁外糶民出洋者例禁歸里公奏請開寬　上皆嘉納之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植堤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有奇造水車教民灌溉又考豳風以陝本蠶桑之地乃立蠶局募機匠織縑上充歲貢其他義倉鄉學隨地建設州縣入見如老嫗訓兒諄諄絮語不憚舌敝雖秦土燥寒公去後桑樹半萎屬吏希公意至有買南絲充秦紬秦絹以為媚者然信古受欺識者皆嘉公之志也乾隆二十八年遷兵部尚書入都尋調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經筵講官再授東閣大學士仍兼工部尚書　賜第　賜紫禁城騎馬年七十六以病乞歸　上賦詩送行　賜御用冠服命經過處地方官二十里以內者出境護送行至山東韓莊而薨　上聞哀悼賜祭葬謚文恭公任事不分畛域亦不避嫌疑在湖南時聞江南災奏運楚米二十萬石以助賑在西安時聞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以濟餉　上嘉其得古大臣體任雲南布政使時奏廣西巡撫某虛報開墾任兩廣總督時奏商人借帑作鹽本　上嫌公護鄉里交部處分一貶天津道一調回江蘇又嘗忤雲貴總督慶福慶密劾公亦交部處分革職留任未幾慶以誣罔賜死廣西後撫楊錫紱覆奏開墾果虛由是公寵益白而公　眷益深公與相國尹文端公雖同年同官而風趣迥殊尹高明寬和了事多從容公終日刻厲無幾微閒然最相得在　上前彼此薦引公歸時尹已臥疾兩人訣別牀前及公舟過德州病委頓矣接尹訃猶頓足哭曰回船我欲一奠尹公靈前家人勸之再始止未兩月公亦亡壽七十六公強毅自信頗堅然亦虛衷聽納治水天津常乘小舟咨詢於野得放淤之法令水挾沙而行從隄左入隄右出如是數次沙沉土高滄景一帶皆成沃壤公喜曰此非吾策教我者老河兵真吾師也嘗向枚自悔疾惡太嚴枚曰公言未是如果惡耶疾之嚴亦何妨所慮是過也非惡也又恐誤善為惡則嫉之且不可而況嚴乎公悚然謝焉所薦人才如大名道陳法通政司雷鋐荊南道居嘉正皆人望也所著有在官法戒錄學仕遺規培遠堂奏疏稿無子以兄子鍾珂為後

施秉縣知縣蔡君傳

蔡君諱謹字經山金陵上元人少爲弟子員伉健尙氣有營弁某淩人於塗君怒擒而搏之某訴有司有司笑曰而武人耶辱於儒士尙何訴也以雍正元年舉人補貴州施秉縣知縣施秉者原偏橋衞也去舊施秉九十餘里當黔省衝爲滇南之襟喉苗民雜居向設遊擊官率兵鎮守雍正六年奉　旨清理苗疆當事者誤偏橋爲舊施秉地方謂離台拱大營僅里許足資彈壓奏裁此缺十一年君抵任力請於大府仍復舊制大府韙之然猶豫未決十三年苗叛破黃平凱里巖門諸城進攻施邑邑距黃平七十里無一兵寸甲民聞警逃君止之不可乃手握刀㮣練鄉勇家丁百餘人登城捍禦他邑有來奔者縱之入給糧安置揀其壯者從軍夜然棒香萬枝遍插城頭苗疑礮火如星不敢逼苗攻南門陰使其黨自水門入君偵知之密造釘板埋四路苗黑夜跳足來爲釘所刺仆苗憤用火箭射北門門內草房焚君預備水龍數條激浪如雨高數丈火不得熾一女苗有妖術張五色繖畫符左右兩端公誦咒舞標槍衝陣君噴烏雞血厭之而預設伏兵待之大破之君前後大小三十七戰自夏徂秋不解甲臥者九十四夜羣苗奪氣各走散一城獲全貴州總督張廣泗上其功　天子擢授大定府通判未赴任又奉檄勘各處兵災兼清理新城苗寨在道勞頓受瘴病舁回施邑卒卒之日其所得俸罄於賞兵家無一錢邑人罷市致奠助其柩歸建廟勒石朝廷廕其子寶爲監生所騎豆青馬龍種也每戰跑蹄先登君卒馬不復食後十日亦死

贊曰古文武無分途蔡君故文吏也能建武功眞古豪哉相傳君抵任時施秉人多睨君而笑謂其貌類邑中城隍神厥後臨危制變保障一方至今人呼施秉城爲蔡城然後知士君子寄百里之命血食不絕亦若有數存焉而非偶然者

雪溪李先生傳

先生姓李諱東紹字見南一字雪溪爲唐西平王晟之後由臨洮遷吉水再遷東粤高祖麗元公卜居信宜父乾學歲貢生生四子先生其仲也年十八補弟子員旋試高等食餼當是時蘇州惠公士奇以名儒督學粤東教諸生崇實學一時摩研編削之才犇然蔚興然能雄其曹者亦往往罕見惟先生秀出儕輩以貢生拔於鄉惠公喜自負以爲常衮之得歐陽詹不是過也爲張酒所歌鹿鳴而送之入京師遊太學名譟公卿間秋試見厄歸益肆力於經史子集禮樂河渠諸務鉤考參稽以待有用選合浦縣教諭教諭故閒曹先居此職者不自貴重每衙大府與流外偕進退先生遵會典儀適雖一揖不妄下完治學舍平其庸傜訓弟子經義月課而旬會之餐錢外圭撮不受同僚來刺探輒謾曰是戔戔束修耶已如數獲訖矣蓋不肯以苛廉律人也性尤篤誠無譎語雖餘須扈養輩不以集詬遇之居喪柴瘠期功不嫁娶兩試廣州遭友于之戚竟櫜筆歸躬視醫藥含殮平居不以言智先人善之所在如水趨壑施淖糜資蒙袂者建略彴濟病涉者構區廬鳩焚如者張楬櫫表野墐者焚畫指券蠲代耕坻租凡所張施一以褆躬澤物爲務以故鄉里慹服雖傒子甃夫靡不襒席側行師承父事或素未測交賫千金質劑來託或相寇艾紛爭居閒者百數卒不解得先生一言渙然冰釋卒之日遠邇泣弔者千餘人嘻誠能動物先生殆古所稱陳仲弓王彥方一流耶考之禮瞽宗祀於學鄉先生祀於社如先生者不祀何待卒年六十二私謚文裕先生夫人□氏子五人□□以甲科顯四子宜隨字鑑川寶山縣知縣與余先後同官故余之知先生也詳

贊曰粤東學使自惠公後十餘年有高郵王公安國繼之旋撫是邦入爲大宗伯二公皆君子也操執款款吝所許可獨于先生交口之不置然則先生梗槪亦可想見第人有疑者先生踐履平實居句如矩而嗣子鑑川好心性之學多所除掃以詣幽元似與先生相僢而馳不知惟誠故明彊櫱之士必生水糟鑑川資於父者厚故其得於天者高耶

李孝子傳

嘉定之曲江里有孝子曰李維煌字裕光宋贈太師端伯公之後父巖士生孝子十年歿家無旨畜母詹孺人鍼衽以供孝子出就外塾泣曰養親兒職也兒不養母乃藉母養兒兒心何安遂棄書史勤耕作市珍怪之食進之母而已甘食糝焉母病喉勺飲喀喀不下者三晝夜矣孝子呼天求救母夢神人剌以針

曰哀而子之孝也覺一汗而愈雍正七年秋海風起城中生波濤孝子居故穿漏夜半屋搖搖然孝子趨負母伏几下俄而前後廬舍崩所避處獨完孝子父亡逾年大父亦亡孝子雖終喪不吉服不與賓筵曰古不葬不釋衰今窀穸未營某方負疚敢施施如平常時耶及其葬也時居嚴寒體故羸手炭土僵大雪中治冢匠數人蘊火覆之瀹以湯乃蘇年五十卒卒時抱母大慟囑其孤某善事大母聲諮諮不絕乃瞑相傳其幼時居父喪寢苫塊中哀號三年每出入鄰人指曰小孝子小孝子蓋其天性然也乾隆三十年大吏聞於　朝建坊曲江里立祠其旁

論曰孝經一書聖人所以爲人子訓者至矣然世人方讀書以求孝而李氏子獨因孝以廢書何耶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古之能率其性者無俟於教也不然慈烏反哺羔羊跪乳彼所讀何書哉

松潘鎮總兵宋公傳

公姓宋名元俊字甸芳江南鳳縣人以武進士任四川城守營守備遷阜和營遊擊乾隆三十六年夏金川酋索諾木襲殺革布土司其黨小金川酋僧格桑亦發兵侵明正土司據班爛山阻官兵進路被害者相繼告急總督阿爾泰知公素得夷心命抵賊巢責問原委公至刮耳厓索諾木迎謁詭以革番內變爲辭公知其詐歸告阿公曰兩酋掎角爲姦雖陽恭順而陰怙惡非壹大創不可如興師當先取小金川卽獻三路進兵之策一從班爛山直探小金門戶一從堯磧截取甲金達山梁救達圍而趨美諾一繞小金川尾閭由約咱進攻遜克宗阿公以其計奏聞　上命副將軍溫福提督董天弼分路進兵總督阿爾泰駐劄後路居中控制當是時蜀敉寧日久文武恬熙一旦軍興相顧喈嘆兩金川地勢奇險碉卡柴立兵將未言色沮公獨能聚米借籌歷歷指畫於是諸將軍運糧出戰一切惟公是詢公探知小金川所佔明正之達頂山梁與巴底巴旺毗連密令參將薛琮挾巴酋暗擊山梁而自統兵從甲楚渡河攻之賊腹背受敵大驚奔潰收復納頂碉寨百餘卽用納頂土百戶爲前導直搗約咱賊愈困聞

天兵至卽走登時提督董公破甲金達副將軍溫公收復班爛山再克卡了　上嘉之擢松潘鎮總兵賞花翎時三十七年正月十日也計進剿小金川未及五月而侵地全收　聖諭褒美公愈感奮將直搗賊巢旋奉將軍命調回籌辦什咱事宜受代而行方攻奪河東時小金川求救於索諾木索諾木許之將襲我後路公得巴酋密報遣使至刮耳崖罵責之索諾木知情得撤回原兵於要隘處增碉固守公請於制府曰大金川逆形已露不可不誅然犯險強攻徒損士卒不如卽用革布逃酋其人有報讎雪恥之心尤悉地形可使也遂密遣番民乘夜踰山約諸酋連結各寨爲內應而自率遊擊吳錦江等由節木郭度河擽勺藏橋舉砲爲號革番從內突出與官兵合力夾攻斬千餘人進圍丹東角洛收復革境三百餘里事聞　上愈嘉獎賜荷包寵異之先是公別遣守備陳定國潛赴綽斯甲布土司屯兵甲爾壟壩上聽候調遣人莫知其意及革境全平金酋畏綽土司之躡其後不敢傾巢出戰大兵雖在東南而制勝則在西北甲爾壟上雖按兵不動而金革兩處已扼咽喉公算略深沉皆諸將所莫及時　上意大兵乘勝卽可擒取索諾木而公言兵少未可輕進爲制府所劾調回大營隨卽革職鬱鬱不得志病卒於軍年五十八公長身藍立音響如鐘髯尺許望而知爲偉人料敵審勢毫忽不爽初收復革番所用兵不過千許及進攻金川公建議北路必需三萬人當事者疑公怯不聽所請卒無成功後副將軍明公廣集漢兵土兵三萬人先通路後進兵其言始驗公待士信用法嚴與參將薛琮交最厚攻小金川時制府重公命以遊擊領兵節制諸將公磨利刀與薛約曰某地某日會我後至君斬我君後至我斬君及公至所期處而薛逾二刻始來公遣飛騎持刀呼取薛參將頭薛望見笑曰薛頭與賊不與公也奮前奪數碉反公猶手縛之請罪於制府以功論贖乃已先是馭番者平時視若草芥及蠢動又畏如虎　國家所賞繒帛易以窳濫酋叩頭領謝去歸視大恚笑擲於路公有賞必佳物其人輒喜相告或舁公抵其巢率妻若女環侍左右公賜以茶烟簪珥兒子畜之小不循法立加笞呵咸悚息聽命打箭爐邊關以外官將行李俱畏夾壩出沒惟公與果齊盛太守之箱篋蠻夫爭爲背負或遺於

路必摯送行幄諸番小有動靜先來告公以故凡所料判動合機宜死之日番人剺面環哭聲振巖野平居以忠義自許思立功名然性剛能恤下不能事上偶有議論慷慨迅厲旁若無人以致讒忌者衆身後家籍沒兩子戍邊有張芝者以走卒隸公麾下拔至參將四十一年春大將軍阿公桂平定金川凱旋時芝書公戰狀抱一冊哭陳軍門將軍代爲奏聞邀　恩赦其子歸人莫不嘆張能報德公能知人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嗚呼枚辭官奉母垂三十年太孺人壽將滿百神明未衰海內之人知與不知爭來問訊以爲儲休啓祐所以享此遐齡者必非無因枚亦思有所稱引以宣揚太孺人之徽音而曾曾未逮今年春太孺人抱恙枚不孝醫巫不具又不能籲天請命致永訣慈顏擗踊之餘自傷白髮知睽離膝下亦不多時恐一息不來而半詞莫措則人子顯親之志遺恨彌深此張憑誄母之文伊川狀母之作所爲涙墨交揮而不能自已也謹按太孺人章姓杭州耆士師祿先生之次女年二十來歸先君慈和端靜所居之室謦欬無聞當是時寒家貧甚先君幕遊滇粵寄館穀贍其家萬里路遙家書屢斷太孺人上奉大母旁養孀姑下延師教枚半取給於十指間每至賒貸路窮㝵畜告匱輒默默然繞樓而步枚與諸姊妹猶啼呼索飯不知太孺人力之竭心之傷也及枚髫年入學旋即食餼弱冠舉鴻詞科旋入詞林乞
恩歸娶一時戚里婣族爭奔趨懽賀爲太孺人光榮而太孺人愔愔如常與枚作孩提時無以異也壬戌枚改官縣令四任花封祿養稍厚人爲太孺人慶板輿之樂而太孺人愔愔如常與枚在詞館時無以異也壬申枚改官秦中念太孺人年衰陳情乞養僑居金陵之隨園園中頗饒亭榭水木清華人爲太孺人慶烟雲之奉而太孺人愔愔如常與在枚官衙時無以異也蓋太孺人天懷淡定處困履亨不加不損憂喜之色不形於造次其教枚也自幼至長從無笞督有過必微詞婉諷如恐傷之嘗謂姊曰汝弟類我顏易忸怩故我不以常兒待之枚因此愈加悚懼常伺察於無形無聲之間有不懌必痛自改悔俟色笑如常而后即安晚年抱孫頗遲人以爲憂太孺人絶不介意曰吾兒居心行事必當有後如其無之則亦命也吾何容心焉前年弟阿品生男枚抱以來去冬新娶鍾姬有娠太孺人爲之欣然嗚呼其應嗣者太孺人已得而見之矣其將生者太孺人猶未得而見之也雖雄雌未卜而兆已萌芽偏使免乳嬰娩不及待大母含飴一弄是則人倫缺陷枚不能不抱恨於終天太孺人不持齋不佞佛不信陰陽祈禱之事針黹之餘手唐詩一卷吟哦自娛僮僕微勞必厚犒之鄰里賤嫗必禮下之脫肉作魚味倍甘鮮子婦學之卒不能及年年花開時諸姬人循環張飲爲太孺人壽太孺人亦必婆娑置具行答宴之禮常戒枚曰兒無他出明日阿母將作主人也嗚呼痛哉此情此景在當時原早知難得故刻意承懽亦不圖色笑難追一轉瞬而杳如天上彌留之際筋骨不舒或爲搔摩輒曰汝手勞盍少休又曰夜已深矣汝且往眠其仁心體物臨危不亂如此卒時召枚訣曰吾將歸去枚不覺失聲而慟太孺人訶曰人心不足兒癡耶天下寧有不死人耶我年已九十四矣兒何哭爲舉袖爲枚拭涙而逝嗚呼痛哉人世以百齡爲上壽再假六年太孺人便符此數天何吝此區區者而不肯賜與耶抑去來有定未可強留耶不然則終是枚調護無方奉養有缺而致太孺人之沉綿不起也比年來枚於古人中百無一慕惟唐詩人邱爲行年八十尚有高堂私心竊向往之今而後方知古人之難及也枚雖蒼蒼在鬢而太孺人視若嬰兒每入定省必與一餅餌一果蓏詔以寒暄詢其食飲枚亦陶陶遂遂自忘其衰今而後枚方自知爲六十三歲之人也侍膝下愈久離膝下愈難晨昏起居誤呼阿嬭瞻望不見神魂倀倀雖苟活須臾而生意已盡嗚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太孺人生於康熙乙丑八月二十三日歿於乾隆戊戌二月九日四女三寡依枚以終二姊年七十事母尙健孫通四歲女孫三俱未適人不孝男枚謹狀

書馬僧

江寧嚴星標馨常熟徐芝仙蘭皆以耆士在陝督年羹堯幕府雍正元年青海酋羅卜藏丹津不順

憲皇帝授年爲撫遠大將軍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以徐嚴二叟年衰贈金幣送歸宿蒲州有兩騎客來狀虓猛所肩行李擔鐵也天明行晚復來宿心悸之卒無如何又客館逢二僧皆獷黠少年二叟目之一僧吳語云誰無眷屬何看爲始知其一爲尼急亂以他語出不敢按站行十餘里即宿僧來排闥踞上坐揚其目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亦盜耶橐內赤金二千從何來二叟駭曰天下財必爲盜而後得耶朋友贈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曰然曰幾殺好人起挾女尼走東廂酌酒飲倚而歌聽之秦聲也抵暮兩騎客亦來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閉門臥僧獨步簷外嘖嘖曰好馬好馬亡何兩騎客去僧闖然叩門嚴詧挺身出曰事至此尚何言行李頭顱都可將去但有所請於和尚指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無兒殺之耶釋之耶僧笑曰我不殺汝先去之兩騎客乃殺汝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測客橐皆視馬蹄塵金銀銅分量望塵了然兩盜雛耳雖相伺而眼眯誤赤金爲錢鏹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問僧何來曰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公等知將軍平青海是誰助之功耶余故吳人少無賴好勇被仇誣作太湖盜不得已逃塞外隨蒙古健兒盜馬久性遂愛馬亡何見岳公鍾琪所乘彪彪然名馬也夜跳匿廄中將牽其韁未三鼓公起親自飼馬四家僮秉燈至余不能隱被擒公上下視問行刺者乎盜馬者乎曰盜馬問白日闌入者乎夜踰牆者乎曰踰牆公微睨若有所思秣馬訖命隨入室案上酒殽橫列公飲巨觥而以一盞見賜隨解衣臥大鼾遲明公起盥沐畢喚盜馬人同往大將軍府公先入良久聞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者某賞守備銜効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寧有種耶亡何余醉與材官角鬬將軍怒賜杖甫解袴岳公至曰我將征西藏爲汝乞免汝從我行時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侍衞達鼐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爲一隊約某日會於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公立營門諭二領隊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青海酋羅卜藏久稽天誅昨其母與丹津紅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機不可失手珠寶一囊金二餅顧余曰先遣汝召賊母來賊有城甚高非善踰者不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對面帳居羅卜藏左右帳居丹津紅台吉二酋珠寶與金將以爲犒此大事汝好爲之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頭公起身入天大霧余乘霧行三十餘里至賊城騰身而登果帳燭熒熒然母上坐三酋侍側母年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錦織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囊寶貝奉贈金二餅餽兩台吉三人聞之喜叩頭謝余知功將成咋曰將軍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座氈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公迎來將其母與二酋交達鼐黃喜林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道礮發斬母與二酋回入軍營次日諜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準噶爾部落岳公命竿三頭徇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返裁十有五日三月朔凱旋岳公首舉余功大將軍賞游擊銜余指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歸別思所報公笑曰咄吾知汝終爲白頭賊也厚賜而別歸次涇州宿回山王母宮昵妓女金環年餘貲用蕩盡不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削髮赴中州苦無馬逢兩盜騎善馬故奪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視廄則夜間已將兩盜所肩鐵擔屈而园之束二馬首於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尼舒其擔牽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衞田文鏡兩總督所轄地方毋憂也後三十餘年二叟亡嚴之孫用晦過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論拳法曰雍正初有異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稱馬和尚後總督田公禁嚴僧轉授永泰寺尼環師今環師亦亡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尚即此僧環師者即金環妓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論曰馬僧事類小說爲正史所不書然岳公獲一盜馬賊能留心錄用使奏其能真大將矣其行間致敵不戰而屈人兵機有足法者年羹堯威勝不恤士馬僧太跅弛故無成功皆足爲規戒備書之亦自附於李玉溪之書程讓羅江東之記石烈士云

書朱山

湖州朱君名山者以進士選臺灣諸羅令諸羅近海俗悍難治君到謁廟畢即詣獄問吏彼纍纍者何因耶曰竊賊曰吾以爲巨盜耳若小竊何繫焉召而集於庭畀以十金曰與汝作傭與汝約再犯者死應聲曰唯乃悉縱之邑之人相與匿笑以爲君書生泥於古故然亡何所縱者犯法君語行杖者曰立法之始不可寛也鈦其足而杖之斃亡何又斃一賊邑之人股栗相與駭曰是非書生乃一健吏亡何又獲賊方喝杖而疑之曰汝面有淚痕何耶曰自分必死適與母訣故悲偵之果一嫗抱裹屍席哭而來君曰勿殺渠有孝心尚可悛改再畀十金曰汝持金販他方勿居此爲老捕所捉搦也仍縱之故事臺灣道巡縣供張華後有某公者將至吏以舊例白君不可餽粟十斛羊四羫某公銜之俄而檄命造冊將丈其邑田君爭曰臺灣一府皆濱海斥鹵之地與他府不同康熙清丈時原留餘地濟貧氓今或有浮漏處而生齒日繁丈之將於民大病抗冊不上巡道符下如火督愈急諸紳士謀賂萬金以免君又不可曰我在此不使諸君賄上游雖橐行矣半途奪歸某大怒撫他事申督撫劾之委員逮君諸羅民數萬洶洶然揭竿起將逐委員君曉之曰諸百姓抗王章生事是殺我非愛我也再三言且泣諸百姓曰若然則我等護公往鞫有不測願同公死甫登舟擔服脯糗糧者壓其艙幾滿出海一男子透水上手餅金爲獻問何人曰公所赦養母賊也受公金販魚漳浦得十倍利已成家矣今聞公行老母命來報恩君笑曰汝改行與否我實未知手中金安知非又偷而遺我乎拒不受曰公勿受是仍以賊待我也歸何顏見母不如死躍然蹈於海舟人救之腹膨亨矣君不得已受之到省須繫月餘獄不具會福建將軍新公入覲密以其事奏　天子召見復原官再遷灤州知州順道還家舁至一大宅門牆巍峨君不肯入曰此非我家輿人笑不言已而夫人子婦出迎曰嘻此前年君罷官時諸羅人送我家居此也并券在焉出而視之購價萬金

書悔軒觀察五事

袁子曰士大夫爲政愛民者多知所以愛者少孔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

曰是乃仁術也聖賢行事不諱權術要歸於適道歸於仁而已余偶聆悔軒先生稱說作州縣時五事出奇智異術牖民可以觀可以師愛而錄之示後之從政者

先生權安化縣時南鄉李姓族繁始祖有仕元封萬戶侯者賜葬某山碑禁後人祔葬乾隆初族人李澄犯禁李經阻之澄恚棄棺控縣縣令往視棺已焚矣乃收殘骸貯庫申牒大府澄與經各以焚尸互控歷任訊鞫株引百餘三十餘年獄不具先生抵任憫兩家之苦訟也亦知兩家之厭訟也堂問其人爾等若干歲矣曰三十有奇曰四十有奇先生笑曰焚棺事在三十年前汝等幼未曾目擊今日之訟何由措詞皆叩頭曰明知官民兩累奈焚尸罪重兩家騎虎不下奈何先生曰當阻葬時棄棺在屋乎在野乎曰在野野有藟梩掩棺乎抑暴露乎曰以茅覆之曰若然則兩家之訟之誤久矣阻葬者不必焚棺盜葬者不忍焚棺此人情也棺既在野又覆以引火之茅安知非他家上冢人化紙錢因風延燒耶汝等退訪明後再訟何如越三日李氏族千餘人泣謝曰公神明也訪諸耆老焚棺事悉如公言先生命別擇地葬庫中骨兩家祭奠妥靈牒諸大府銷案

先生宰益陽時縣民劉克俸有臨街五樓身居其三以其二賃與張某亡何張族兄錦文來亦借居焉張妻下樓執爨怪錦文行李狼籍檢之失銀二百張兄弟偕地保報官訴壁瓦無穿窬形先生問何不與房主偕來曰侵晨外出矣方疑詢際忽堂上擊鼓聲甚急則房主人劉克俸也先生叱曰汝膽太麤白日攫人金尚敢來報我乎克俸嗒然口不承而色已奪脅以三木乃曰問龔四龔四者其家傭也先生知情已得不過欲卸罪於龔乃遣役至克俸家問其妻曰汝夫同龔四竊張錦文銀何在妻哭頓足曰我勸吾夫毋作賊今果敗矣出銀二百封記宛然或問先生何以知之曰渠擊鼓時手戰而目斜睨故疑之且報竊乃尋常事非奇冤官又在堂何必擊鼓耶

先生知衡陽時邑紳趙某虎而冠者也入粟得州同銜以罪褫再爲子入粟得封典以罪褫乾隆庚辰冬報失千金先生知其狡也單騎往驗見穴難容肩牆

毀墓痕亦小訊其家屬一嫗從竈下出面焦然雪中猶敝葛先生不問竊事但好語曰汝供役人何寒至此嫗曰老婢投身十餘年矣主人不衣食之又不許去奈何先生曰官作主汝即得脫但主人失竊事不明汝何能去曰此事易明也主人刻暴而嗇且病有妾李氏久不侍寢又虐使之李亦求去不得其兄某賣酒回鴈峯下暗相往來老婢不敢聲此可疑也喚李至則甚少艾服飾嫣然而愁鬱之態眉頭不申先生亦不問竊事但好語曰主人待汝何如不答曰汝甘心事主人乎抑不得已而居此乎又不答先生曰我知之矣趙刻暴而嗇於汝無恩汝亦如老嫗之求去不得故不便明言耳李且泣且叩頭先生曰老嫗告我此金乃汝竊也趙某尸居餘氣死期近矣汝不得不爲身後計故私匿其金信乎李抵攔先生曰汝慮罪故不承耶律載親屬相盜者勿論況趙某匪人不宜之財一朝失去人人稱快汝以情款所不爲汝脫身者有如此日李涕兩下曰妾死罪主人金止六百妾竊二百藏兄某家餘四百尚在笥中所報千金僞也牆穴係妾用小刀開鑿假作穿窬狀公所勘者亦僞也妾願隨役到兄家取金先生許之果得二百搜趙笥中果存四百趙駭服先生怒責之曰孟子云身不行道不可行於妻子汝之謂也汝浮報欺官理宜治罪姑憐汝病爲汝懺悔之取二百金分賞老嫗及李氏命嫗送李氏還其兄家

先生牧平定州時樂平縣民侯充世者富而無子嗣兩異姓者一名百糧一名丙寅旋娶妾生三子長曰觀音保纔五歲充世死未逾年其妾赴縣訴百糧不孝縣斷百糧異姓不得爲後酌給田產歸宗百糧不服訴臬司稱侯氏疎族某貪其遺資屢誘繼母變產百糧阻之以故唆訟臬司委先生決之先生曰縣令依律而斷不爲蹐駁但於侯氏後患未爲置想按侯氏本族未嘗無子而充世兩繼異姓其不悅於本族可知百糧果不孝充世必逐之於生前不待繼母逐之於死後婦人耳軟受惑亦間有之倘今日逐百糧明日再逐丙寅則倮然一寡婦抱三孤兒何以自存一義子之忤母易制而羣族之窺產難防是不可不爲之慮也應將充世家資區分爲四所生三子各得其一百糧丙寅共分其一仍依繼母居代爲料簡侯觀音保成立後去留聽便臬司韙之依斷立案合郡悅服侯氏至今小康

衡陽民爭墳山甲葬久矣以傍地賣與乙乙利其風水先葬墳於所買處繼埋骸甕於甲山中甲不服具控先生往勘閱其譜牒斷山歸甲乙爭曰某有糧彼無糧公何據而斷先生曰據無糧斷也湖南田土康熙三十六年巡撫趙公通省丈量始陞科則甲葬於未丈量前故無糧汝葬於已丈量後故有糧是無糧者先主其地明也乙詞屈乃出魚鱗印冊抗爭先生笑曰此即趙公所丈冊也此冊縣令印之冊書掌之安得在汝處明係汝乘新舊官交代時賄胥私造爲訟根耳汝不服試以冊附卷待嗣後民間爭產再有以魚鱗冊呈者直汝未遲乙不能答噤聲去明日遣役拘之已挈所埋骸甕遁矣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七

原书缺此页

錢璵沙先生詩序

錢唐袁枚子才

庚子秋璵沙先生執訊來曰子許序吾詩二十餘年矣今兩人俱年衰而吾詩適又編成子其償諾責哉余伏思先生不必以詩傳者也先生之詩又不必以序傳者也然而先生雖官尊雅好吟詩余少所伏膺獨嗜先生之詩在當時所以欲序而未遑者原擬積歲月工吾文以寫宣懿美而不意先生之詩日進而吾文日退則敢不就吾所能言者及今述之為讀者先乎嘗謂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僞故曰詩言志又曰修詞立其誠然而傳巧不傳拙故曰情欲信詞欲巧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古之名家鮮不由此今人浮慕詩名而強為之既離性情又乏靈機轉不若野氓之擊轅相杵猶應風雅焉先生之詩其神清其韻幽曲致而不晦于深直言而不墜于淺沈隱侯稱斯文如日月雖終古習見而光景常新陸魯望稱張承吉善題目佳境不可刊置別處此為才子之最也能之者其先生乎先生立朝有風節仕外多惠政余疑其不屑為詩以詞臣改臺諫司倉司關再司刑獄屏藩兩省走燕吳楚越蜀江閩海萬餘里余疑其不暇為詩乃每落筆而乙乙抽思有專門名家所不能到者然後嘆白太傅蘇玉局一流代不乏人而轉覺當年之房杜無詩李杜無官為可惜也余半世山居視先生勛高而望隆殊不相侔然垂髫時即隨先生入泮弱冠後追步詞垣晚年又同奉大耋親終養林泉五十年來數當時朋輩零落殆盡而此二人者猶能白髮如此各寄一編相悅以解相倚以傳嗚呼豈偶然哉昔白公與孔子論微言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能嘗而知之余因讀先生之詩而愈有味乎聖人之語也

趙雲松甌北集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雲松觀察獨自負第三人意謂探花辛巳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雲松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讕語不足信今年以甌北集來索序撫之祇心餘數行而他實不與焉然後知雲松於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已不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為之言耶嘻余與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雲松哉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余手諈諉詩序一如雲松擷卷首一序幷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已也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羿弈與秋聽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於衆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鬭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於萬一者何也雲松之于詩目之所寓即書矣心之所之即錄矣筆舌之所到即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鼠序之所載即闌入矣李衛尉之營陣隨處可置也熊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鬱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鬬靡讀者游心駭目磔磔然不可見町畦或且規唐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騏驥追日未暮而日已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曠公輸賁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之為雲松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雲松從征西滇官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惜雲松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寧有定格哉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閒架拙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不能為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分性情故不為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雲松之所以長處余不能言雲松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即雲松之所以謝却他人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

蔣心餘藏園詩序

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為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尙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然而自古淸才多奇才少晉人稱謝逖淸才宋神宗讀蘇軾文嘆奇才奇才才中分

量又不可以十百計蔣君心餘奇才也癸酉過真州見僧舍題壁心慕之遂與通書後來金陵唱喁講討相得益甚去年余遊匡廬過君家君半體枯矣聞余至蹶然起力疾遮留手仡仡然授口吃吃然託曰藏園詩非先生序不可藏園者君所居園名也嗚呼君之初心豈欲以詩見哉及今病且老計無所復而欲以詩傳可悲也然君有所餘于詩之外故能有所立于詩之中其搖筆措意橫出銳入凡境爲之一空如神獅怒蹲百獸懾伏如長劍倚天星辰亂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華嶽萬仞驅而行之目巧之室自爲奧阼祖而搏戰前徒倒戈人且羡且妬且駭且却走且訾謷無不有也然而學之者非折脅卽絶臏矣非壺哨卽鼓儳矣故何也則才之奇不可襲而取也雖然君之奇豈獨詩而已耶君秀挺巃立目長寸許聞忠義事慷慨欲赴趨人之急若鷙鳥之發恩鰥寡者艾無所靳諧笑縱謔神鋒森然其意態奇初入京師望之者萬頸胥延登玉堂將速飛忽不可于意掉頭歸其行止奇不數年閒　天子屢問及之乃往供職卒浮沉不遷及　召見將以御史用而君病甚不得已歸遇合尤奇嗟乎君之數奇豈其才之奇有以累之耶然使君竟不病竟不歸峨峨而升安知不躋青雲爲麟鳳之翔又安知不缺且折爲干將莫邪之傷今雖其官棄其身全殘於形不殘於神其名園以藏也取善刀而藏之之意宜也不知刀可藏詩不可藏周官之書藏山巖屋壁矣白傅之詩藏香山東林兩寺矣千百年來誦讀遍天下藏耶不藏耶同時趙雲松觀察服君最深適以詩來索序余老矣思附兩賢以傳遂兩序之而兩質之

碧腴齋詩存序

碧腴齋詩妹壻書巢作也書巢之詩不得已而存焉者也書巢弱冠舉于鄉從桂林來修婚兄弟禮旣見卽別別三十四年矣聞其成進士宰什邡走川峽再爲東諸侯還郡將登臨于泰岱琅琊之累閒凡一切大府艱巨事皆所辦治又性好交契重然諾廉俸朝入饋遺暮盡答四方箋奏日舂斗麪爲糊五記室掌之手腕欲脫猶不能徧此其希通慕大豈肯以一吟一詠賓賓然作學子終哉其所癖嗜尤在於書署中縹素山積躬自排比雖圜溷所猶手一編拳拳不釋今年秋以詩集見寄且曰子爲我序而行之嗚呼吾今乃知書巢真欲以詩自存矣今夫孔雀負青天而飛方將追鳳皇儀虞廷不自知其身有丹翠也及其折清風而抎茫洋無之則不覺自憐其尾作吉光片羽之珍使書巢當得意時一日千里隆隆而升必無暇爲詩就使爲詩不過編成於故吏門生之手甘苦終難自知乃書巢之於宦途也若稱意若不稱意莫益之或擊之三仕之三已之年垂六十髮蒼然而室蕭然除骨肉妻孥外只此一編與伴晨昏其理而存之也可喜也尤可悲也然世之寵榮赫耀十倍於書巢者一旦聲澌影滅沒世無稱其效亦歷歷可覩矣天之厚書巢而使之有詩書巢之能承天之厚之之意而能工于爲詩皆所謂三公不易者也其梓而公諸天下也奚疑哉奚讓哉惜余年衰不獲與書巢多相唱喁以抒老懷且喜書巢詩集之成得於吾身親見之故爲述其生平梗概以見書巢之所以爲書巢者別自有在原不與富貴浮雲同爲留去者也至於其詩之淵源得力處諸序中申之甚詳余不復贅

錢竹初詩序

竹初明府爲少司寇錢文敏公之季弟生而婞雅有仲容之姣傳其家學麗詞雲委余曩以清才目之尚未審其學之深力之弘也前年余還杭州讀其全集能破萬卷而總百家昔人云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和竹初爲能兼之今年春余從天台歸竹初方宰鄞縣見餉古風二章修意修言進而愈上余方惜竹初以如是才宜登蘭臺上石渠詠歌昇平何屈於州郡之職爲梁敬叔所嘆哉乃其精思詣微若因簿領煩人而轉有進焉方信古之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政之道原息息與詩通毳衣政嚴緇衣政寬皆於詩乎見之故曰詩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然後可以臨民今人界詩與政而二之詩之廢政之憂也竹初之詩如是其政可知且余嘗謂作詩之道難於作史何也作史三長才學識而已詩則三者宜兼而尤貴以情韻將之所謂絃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韻長不徒詩學宜然卽其人之餘休後祚亦于是徵焉東坡詩風趣多情韻少晚年坎坷亦其證也竹初音情頓挫使我誦之而憬然不忍與之離然則千秋萬世又誰誦之而忍與決捨哉竹初晚景之樂詩之傳俱無疑也惜乎老矣

自文敏公亡後諸賢零落無可與言不圖遲暮重遇竹初竹初之乞序于余也余之序竹初也豈徒稱引爲哉區區甘苦亦欲借此數行交相質證故讀其集勸其梓以行世而俟然以余言爲之先焉

童二樹詩序

嗚呼余束髮受詩交天下詩人多矣或先知之而後見之或先見之而後知之常也若相知三十年相訪數百里而卒不得一見以至于死者可不謂大哀乎雖然見其面不如見其詩何也面形骸也詩性情也性情得而形骸可忘則吾與山陰童君二樹是矣君有越中三子集行世丙子歲余讀而愛之無由得見今春忽扡舟至值余浙行又不得見及冬初余往揚州就訪之則君死永不得見矣亡何吾鄉詩人周汾來曰先生知童君之願見先生更勝於先生之願見童君乎君矜嚴少所推許獨嗜先生詩稱爲　本朝第一病殗殜矣夢中懵呼猶日望先生至揣其意蓋自知年命不長將以數千篇嘔肝擢胃之作就平生所心折者而證定之耳余感其意入哭寢門抱其集歸伏讀三日嘆曰君之詩惟我能知之亦惟我能序之今夫導官之擇米也已堅好矣必舂揄揚簸使趨於鑿乃名侍御王所食也歐冶之鑄劍也取精鐵矣必千辟萬灌青氣既極乃成干將帝所佩也君天資超絕又能讀櫟書史烹煉烟墨窮高縋深播爲風騷此亦導官歐冶之故智也常恃其逸足往往奔放作七古題畫疊韻字韻百餘首藻思坌湧與古梅槎枒同搖風雲古之人古之人君奚讓哉惟是我兩人道合若是倘一握手罄胸中言當不知作如何懽忭而卒使錯午膠轕此來彼去如相避然不獲半面以抵於死天耶人耶誰靳之耶徒使我咨嗟涕洟至今如有所負而不能自克也昔張堪臨終以妻孥託朱季元微之病命家人將詩集交白二十二郎古人身後拳拳大概如斯然吾謂託妻孥易託文字難何也妻孥之計或十年或二十年足矣文字之計動關百千萬年倘無津涯非精思詣微同歷苦甘者疇能任之余年垂七十竊不自揆謹取君集排比分疏觖摘英華得□□卷共□□□首將明以示海內而幽以質九原焉嗚呼童君不見之見殆勝見耶

何南園詩序

詩不成於人而成於其人之天其人之天有詩脫口能吟其人之天無詩雖吟而不如其無吟同一石獨取泗濱之磬同一銅獨取商山之鐘無他其物之天殊也舜之庭獨皋陶賡歌孔之門獨子夏子貢可與言詩無他其人之天殊也劉賓客亦云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至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何子南園生而與詩俱來者也雖爲秀才不喜制藝雖讀書不矜博覽雖爲詩不事馳騁其志約故邊幅易周其思專故性情易得居秣陵城闉悒悒然竹籬薑垣與方外人遊憩薄醉微慵雨餘風停有愜于懷一付于詩久之而何子與詩亦兩相忘也予往往見人之先天無詩而人之後天有詩於是以門戶判詩以書籍炫詩以疊韻次韻險韻敷衍其詩而詩道日亡然則吾安得忘詩之人而與之言詩哉若何子者斯其人矣

莊念農遺稿序

余老矣世上事百不經意惟於友朋存歿之感偶棖觸焉輒低徊留之而不能自已況平生所最暱與常酬唱者哉莊君念農亡十餘年其季子宸選持詩二卷索余爲序嗚呼君抱經世略鬱爲時用僅官太守中年而殂又值　天子四巡江南以供張得名終日矍矍然心計手畫徽纆靡寧不特其治民之才有所未盡即吟詠之情亦有所未已也然資稟絕奇雖單言片詞必有天真溢流篇什具存徵徵可誦惜君不自料其歿歿時宸選尚幼故詩多零落近年遍覓于酒樓僧檣親知故舊家纔得若干其志可哀而取也猶記君好余詩雖隆冬嚴寒必呵手抄存積數寸許余或有遺忘必向君處借而證之今君詩散失而余當時未留箸本代爲護持揆之古人先施之義不能無愧然則君之詩愈少而余之愧愈多矣揭揭焉就其少者而存之豈徒副宸選之求哉亦聊以補余過云爾

程綿莊詩說序

作詩者以詩傳說詩者以說傳傳者傳其說之是而不必其盡合於作者也如謂說詩之心卽作詩之心則建安大曆有年譜可稽有姓氏可考後之人猶不

能以字句之迹追作者之心矧三百篇哉不僅是也人有興會標舉景物呈觸偶然成詩及時移地改雖復冥心追溯求其前所以爲詩之故而不得況以數千年之後依傍傳疏左支右吾而遽謂吾說已定後之人不可復有所發明是大惑已相傳小序爲子夏所作古無明文即果子夏所作亦未必盡合詩人之旨其他毛鄭皆可類推朱子有見於此別爲集解推其意亦不過據己所見羽翼詩教啓發後人而並非禁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以意逆志也吾友程君綿莊爲詩說二卷其思深其義遠掊擿妙蘊皆前儒所未發綿莊之於朱子也即朱子之於毛鄭也師其意不師其詞可謂善學朱子者矣或者以爲詩人不作未能知其必盡合也然詩人不作又何以知其必不盡合哉

玉井搴蓮集序

乾隆壬申夏余與華陰令姚君同遊華山姚至青柯坪便止而余則勇進三里許覺巖壑嶄絕氣奪而返忽忽三十稔矣今冬嚴道甫先生以玉井搴蓮集見寄所稱天井之阻犂溝之險搦嶺三巒之崔巍皆余昔未遊目者身既未臻語何能詳故爾時小有吟詠亦自覺無俚而先生則如悍將追敵不掃其穴不休卒使山無剩境境無遁形危辭硬語凌暴莽蒼縋深者而出之揭隱者而明之以七尺軀三寸管與四千仞奇峯相爲依詭嘻何其壯也夫安近者其耳目不周才絀者其賦物不工無翼助者其舉趾不勇先生以沉鷙之性雕鑱之筆又藉中丞畢公禱雨之便爲之召夫役具絙布以張之是殆嶽靈闃寂渴思文藻故暗中嚄呼以相成就耶昔曹孟德謂楊修云我不及卿乃三十里余不及先生且數百萬丈匪徒才懸抑亦膽薄雖然余羸老也諒難再從先生補前遊之缺而讀此一編則古人所謂金精削成鳥猿愁視者一旦呈形獻狀於簷席間豈非才人咳唾遠勝真靈位業圖哉唐賢羽皇周氏以到難命篇述所到之難也余謂所到不難到而能言之之爲難耳到而能言則不到者皆如到矣

隨園隨筆序

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据之學形而下各有資性兩者斷不能兼漢賈山涉獵不爲醇儒夏侯建譏夏侯勝所學疏闊而勝亦譏其繁碎余故山勝流也考訂數日覺下筆無靈氣有所著作惟捃摭是務無能運深湛之思　本朝考据尤盛判別同異諸儒麻起予敢披膩顏恰逐康成車後哉以故自謝不敏知難而退者久矣然入山三十年無一日去書不觀性又健忘不得不隨時摘錄或識大于經史或識小于稗官或貪述異聞或微抒己見疑信並傳回冗不計歲月既久卷頁遂多皆有資于博覽付之焚如未免可惜乃題隨園隨筆四字以存其編嘻予老矣自此以往假我數年有所觀便有所記有所記便有所筆此書之成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不語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語之左邱明親受業於聖人而內外傳語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敬鬼神而遠之人教方立周易非取象幽渺不足以窮天地之變左氏恢奇多聞垂爲文章其理皆並行而不悖余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摴蒱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無能焉文史外無以自娛不得不移情於稗乘廣記尚矣睽車夷堅二志缺略不全聊齋志異殊佳惜太敷衍於是就數十年來聞見所及足以游心駭耳者編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而不廢嘗夫蚳醢葵菹則脾困嗜音者備咸英矣而不旁及於侏儒僸休則耳狹以妄驅庸以駭起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是亦裨諶適野之一樂也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有僞造以取媚者四賢之長吾無能爲役也四賢之短則吾竊取之矣書成即以子不語三字名其篇

隨園食單序

詩人美周公而曰籩豆有踐惡凡伯而曰彼疏斯稗古之於飲食也若是重乎他若易稱鼎亨書稱鹽梅鄉黨內則瑣瑣言之孟子雖賤飲食之人而又言飢渴未能得飲食之正可見凡事須求一是處都非易言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典論曰一世長者知居處三世長者知服食古人進鬐離肺皆有法焉未嘗苟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聖人於一藝之微其善取

於人也如是余雅慕此旨每食於某氏而飽必命家廚往彼竈觚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衆美有學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傳者余都問其方略集而存之雖不甚省記亦載某家某味以志景行自覺好學之心理宜如是雖死法不足以限生廚名手作書亦多出入未可專求之於故紙然能率由舊章終無大謬臨時治具亦易指名或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子能必天下之口皆子之口乎曰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吾雖不能強天下之口與吾同嗜而姑且推己及物則飲食雖微而吾於忠恕之道則已盡矣吾何憾哉若夫說郛所載飲食之書三十餘種眉公笠翁亦有陳言曾親試之皆閼於鼻而蜇於口大半陋儒附會吾無取焉

嚴道甫侍讀五十壽序

余居山久矣於海內士夫不敢迎而距之也亦不敢迎而許之然未見輒相思與之言惟恐其去若是者三十年來胸中不過數人而道甫嚴君其一也君負萬夫之稟聰強絕人於學若泛海然探之莫窮其厓挹之必有所益其恢宏深沉往往流露於眉睫間意其仕於朝必有奇術異智爲人之所不能爲者而無如余年衰伏而不出君又未嘗自言則不得不以欽挹之懷徒相索於文字之末而已今年八月君五十生辰其子子進狀君事索文以壽君余讀之可喜可愕而於救羅公源浩事爲尤奇羅公者滇南監司也分償汪別駕帑金有　詔逾期卽誅羅繳不如數期過十日逾矣乃牒請弛限　天子命軍機大臣會刑部議之其時諸城相公主試禮闈秋曹無任其事者君時以內閣侍讀直機地因撾鼓入棘闈見諸城公曰羅事急矣第所追乃分償屬吏汪某帑也今汪已捐復將曳紱綬出都而羅乃駢首東市於義未協按法宜著汪某分繳以活羅命以昭公平諸城公曰具疏稿乎曰不具稿不敢見也振其袖而出之詞義明析諸城公喜卽畫諾奏聞　天子是之羅獄遂解其他事多類此受恩人有圖君像以祀者今夫梟俊之士智者慮明能者慮策尚矣然大概己謀者多人謀者少縱有一二姝姝然號稱惠慈者又或無術以濟之無勇以決之則亦不能迂其身以拯人於危若君者可不謂賢哉然君之視官職也甚淡其家居也甚

靜兩持所生服卽乞病不起同僚或至方伯連帥而君絕無所欣人多疑君之嘿嘿藏身與其矯矯行義兩不相符豈真賢者之不可測哉余曉之曰在易豫之六二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此言自守之堅也夫子繫之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言澤物之弘也兩者亦絕不相符也然夫子合而言之者何也蓋言有見幾之智有介石之操而後可以損剛益柔以澤萬物也使君非有恬退之懷輕視爵祿之意則闌入禁地豈無處分焉肯仡然挺身而往又非深知　天子之聖相公之賢亦必不肯爲無俚之舉貿貿然向人白冤君之嘿而當言而當進而宜退而宜皆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妙焉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古惟留侯鄴侯能之而君亦庶幾其近之矣余平生不以文壽人嫌其體之戻於古也然犬馬之齒於君有一日之長慮不能爲傳志以揚君而性又樂道人之善則姑擷其事之至大者聲之以應公子之請後之人知余集中有介壽之文者蓋爲君始也雖然有介壽之文而無期頤昌熾尋常祝嘏之詞則自余始也

胡勿厓時文序

古文者自言其言時文者學人之言而爲言自言其言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爲貴學人之言亦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爲貴夫至於學人之言而爲言似乎傳聲搏影而言人人同矣不知所學者何人也聖人也聖人之言聖人之心也能得聖人之心而后能學聖人之言得之淺者皮傅於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發明於所言之外而有餘孔子學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嘗言孟子學孔子者也孟子所言孔子未嘗言周程張朱學孔孟者也周程張朱所言孔孟未嘗言時文者依周程張朱之言以學孔孟之言而實孔孟與周程張朱皆未嘗言然明諸大家學其言而言之矣本朝諸大家又學其言而言之矣言之肖與否雖不能起數聖賢於九原而問之而天下之人皆以爲肖皆以爲聖人復起不易其言此四百年來時文之所以至今存也胡先生學聖人之言爲能深妙奇博有直而致者有曲而宣者有澄其神詣微而索之者有取材卷軸旁引曲證以光明之者要於聖人之心不差累黍嘻其至矣或謂時文小道

不足以取士不知天下事莫不有名焉有實焉如務其名乎則古之鄉舉里選即今之時文也古之策論詩賦即今之時文也其無人焉一也如按其實乎則於時文觀心術即古之鄉舉里選也於時文徵學識即古之策論詩賦也其有人焉一也若胡君者可謂有人中之一人雖然韓子稱聖人者時人之耳目也吾以爲能學聖人之言以得聖人之心者亦時人之耳目也胡君於聖人之心既先衆人而得之矣顧墨墨然私諸己而祕之不肯以其言示天下可乎然則君之編所作而開雕之也非好名也亦韓子意也

集中不存壽序及時文序此篇與嚴侍讀壽序俱破例而存之亦不免蹈歸熙甫之陋習云自記

史閣部遺集跋

少宰彭公以明故閣部史道鄰先生像幷家書絕筆進呈　皇上蒙　上深許其忠賜題賜諡其裔孫開純感　君恩懷祖德將　聖製及先生遺文開雕傳後而屬枚爲跋枚謹按夏禹封防風氏之臣成湯不徵巢伯之朝皆三代大聖人泯人我之見扶植彝倫非凡所及後世雖忠如文信國爲元祖深知而身後之恩禮無聞其他則袁粲除名韓通無傳者更不勝屈指矣獨先生殉節前明百數十年後遺像忽蒙　聖覽苦節忽蒙　聖褒遺迹之隆千秋獨殊然在當時先生自矢孤忠豈復有心希恩異代卽異代之恩亦未必爲先生所樂受而卒之幽隱之光日炤之而愈明栴檀之氣風吹之而愈芬凡此者皆天也我皇上先天而天不違將假先生以立萬世人臣之式故不吝洋洋　聖謨而嘉嘆之又寵宣之亦豈欲前代之臣銜恩地下哉世之爲臣子者得是編而雒誦之可以觀可以興矣

德山公手書詩卷跋

嗚呼此吾師德山先生之手迹也先生開府桂林枚才弱冠以八千里外諸生蒙國士之知館餼三月代爲治裝薦博學鴻詞入都雖廷試報罷而從此名聲起公卿間遂得登館閣擁吏卒走數州今當不親學之年息影蓬廬百事屏棄惟省記平生知己欽欽在抱逢北人來必問先生墓所及其後嗣而息耗杳然今年季夏盧存齋太守見訪道是先生第三壻因得見先生手書立幅墨瀋淋漓彷彿二王家法疑先生在天靈爽必欲一見白髮門生故藉此數行俾女夫傳到耶紙尾紀元乾隆丙辰正枚受知歲也四十三年來世事遷變何可紀核而此一箋者獨完善如初若有神物呵護嗚呼豈偶然哉詩多見道之言神韻高淡又想見撫粵九年政簡刑清光景似此公卿何可再得願盧氏世世萬子孫其寶藏之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八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九

錢唐袁枚子才

所好軒記

所好軒者袁子藏書處也袁子之好衆矣而胡以書名蓋與羣好敵而書勝也其勝羣好奈何曰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書之好無以異於羣好也而又何以書獨名曰色宜少年食宜饑友宜同志遊宜晴明宮室花石古玩宜初購過是欲少味矣書之爲物少壯老病飢寒風雨無勿宜也而其事又無盡故勝也雖然謝衆好而暱焉此如辟狎友而就嚴師也好之僞者也畢衆好而從焉如賓客散而故人尚存也好之獨者也昔曾晳嗜羊棗非不嗜膾炙也然謂之嗜膾炙曾晳所不受也何也從人所同也余之他好從同而好書從獨則以所好歸書也固宜余幼愛書得之苦無力今老矣以俸易書凡清祕之本約十得六七患得之又患失之茍患失之則以所好名軒也更宜

散書記

乾隆癸巳　天子下求書之詔余所藏書傳抄稍希者皆獻大府或假賓朋散去十之六七人卹然若有所疑余曉之曰天下寧有不散之物乎要使散得其所耳要使於吾身親見之耳古之藏書人當其手抄纍易侈侈隆富未嘗不十倍於余然而身後子孫有以論語爲薪者有以三十六萬卷沉水者牛弘所數五阨言之慨然今區區鉛槧得登　聖人之蘭臺石渠爲書計業已幸矣而且大府因之見功賓朋因之致謝爲予計更幸矣不特此也凡物恃爲吾有往往庋置焉而不甚研閱一旦離然欲別則鄭重審諦之情生予每散一帙不忍決捨必窮日夜之力取其弘綱巨旨與其新奇可喜者腹存而手集之是散於人轉以聚於己也且夫文滅質博溺心寡者衆之所宗也聖賢之學未有不以返約爲功者艮田千畦食者幾何耶廣廈萬區居者幾何耶從來用物弘不如取精多刪其繁蕪然後迫之以不得不精之勢此予散書之本志也

散書後記

書將散矣司書者請開其目余告之曰凡書有資著作者有備參考者備參考者數萬卷而未足資著作者數千卷而有餘何也著作者鎔書以就己書多則雜參考者勞己以徇書書少則漏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於明堂奧區之結構而木屑竹頭非所計也考据者如計吏持籌必取證於質劑契約之紛繁而圭撮毫釐所必爭也二者皆非易易也然而一主創一主因一憑虛而靈一核實而滯一恥言蹈襲一專事依傍一類勞心一類勞力二者相較著作勝矣且先有著作而後有書先有書而後有考据以故著作者始於六經盛於周秦而考据之學則自後漢末而始興者也鄭馬箋註業已回冗其徒從而附益之抨彈踳駁彌彌滋甚孔明厭之故讀書但觀大略淵明厭之故讀書不求甚解二人者一聖賢一高士也余性不耐雜竊慕二人之所見而又苦　本朝考据之才之太多也盍以書之備參考者盡散之

洞庭徐氏重修始祖吉卿公墓碑記

徐君西圃邀予遊西洞庭授館其家因得瞻其棠里宗祠棟宇隆赫栗主森布皆合族所儹然共力而西圃弟禮珍所營治者予不覺心儀徐氏多賢而嘉其門風之足爲天下式也遊於野見頹垣中古樹蓊鬱氣葱葱若兆域然西圃曰嘻此始祖吉卿公之墓也吉卿公諱嘉宋乾道間爲平江太守能奪金人詔書爲孝宗所重卒後其子大本感古人隨葬爲達之義即合窆其母夫人於是而子孫附焉予往拜墓下一堁土七百餘年風雨頹侵無畢如鬲如之象矣予因謂西圃曰檀弓雖云古不修墓而周禮有墓大夫之職南齊劉虯以不修墓貶官然則復土樹欒似亦仁人孝子所不宜得已者也越翼日禮珍來肅予而請曰修墓之事先生命之今如命矣即煩先生記之予思古人營寢廟所以妥先人之靈崇馬鬣所以寧先人之魄孝子求神於陽求神於陰二者能兼可謂知禮徐氏以予一言齊其心謖然斂袂而與聞義能徙誠可嘉尚而予以遊故得拜先賢祠墓并從臾後嗣增其堂防觀美是因遊而有所得於遊之外者也善哉遊也爲記其壙域丈尺券臺廣狹昭穆位次宰樹若干勒諸石俾徐氏子孫隆基養本罔堙替焉

銅陵丞濟橋記

濟人於水者舟濟人於陸者橋舟之用濟百十人而止橋之用濟千萬人而未止木橋之用濟百十年而止石橋之用濟千萬年而未止若是乎濟人之中亦有大小久暫之分焉銅陵陶村三溪會流綿亙六十里行者有揭厲之虞士人絙五板渡臨流坻木道雖行而日炙雨淋勢易頹隮蔣君藥齋行義素高將裒家資創易石之謀功未竟以歿其子廷爵與其弟憲章踵而行之以某年月日興工某年月日橋成凡長十丈闊一丈有奇費金若干邑之人僮僮然車輦馬駢萬趾魚貫以達於莊逵一切夫錢物價蔣獨任之不借助於將伯余按國語單襄公適陳因輿梁不修知陳之衰孟子譏子產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爲政彼皆君大夫也操任事之權猶不能賦工屬役爲所當爲而蔣氏父子兄弟獨能繼繼承承濟人於久遠此豈徒其仁可嘉哉其孝亦加人一等矣余白下羈客也未至陶村因蔣氏孫嘉猷受業門下狀其事索文故爲記其顛末且名其橋曰丞濟俾銅陵人之世世來往於此橋者一舉踵一曳屨而毋忘所自

榆莊記

凡園近城則囂遠城則僻離城五六里而適善居園者必於是矣揚州撫松主人有榆莊城外遊者約炊五斗黍許卽詣其所乾隆庚子春主人招余同往門外白榆歷歷始悟命名之意堂三楹署曰城南別墅栽鼠姑花循堂而右爲無隱樓再右爲同春閣樓下植桂閣上望遠江南諸山可坐而致也東有薜荔窺擎號翠微深處竹猗猗者號此君軒架石棧曲榭紆回以達於梅亭而遠見耕坻者一號寒手亭一號小滄浪其東廇戌削窔宧蔽虧而宜於冬者號雲窩爲瓜邪陘旳以通小池者號魚樂國此園中卽景分名之大概也是日酒半巡主人索余爲記余思揚州古稱信士左思所謂繁富夥夠處也又孔穎達云揚州人性輕揚故曰揚州因之爲園者靡不百栱千櫨以爲勝抗虹翼綺以爲華而且所與遊者非高軒引喤卽豪士投笳其爲魚鳥所嗤業已久矣獨撫松主人遺韻平淡朴角不斲素題不枅除一二幽人憩息外雖顯貴挾勢以臨之卒色然而拒守園如守身有古人鑿坏闔土之遺風園將隱焉用文之哉然而余嬴老也路隔一江未卜何時再到性又善忘勝景過目少縱卽逝矣畫以珍之不如記以存之雖微主人諈諉亦必纂梗概爲臥遊張本而況二人之趣甚同交甚狎耶其時偕遊者一爲孫君芝亭一爲汪君芝圃皆余戚也合牽連得書

重修南捕通判廳壁記代弟香亭作

嘗讀孫可之書褒城驛數官舍常新振古爲難矧今之通判權輕而俸薄士大夫之履斯任而郵驛視之也亦宜雖然不有署何有官不有官何有政腹擊爲室而鉅曰以安民也叔孫昭子所到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古之君子於私居之舍猶矜矜然鄭重將之而況懷印曳紱將呼唱於堂皇以治事者乎庚子春余承乏江寧南捕之職入其門奧草滿焉行其庭東廇墜焉考之府志缺不載也詢之老坻杳不知也相傳署本前明監司舊居頹圮已久乾隆壬辰前任密公葺向西三舍以寧其孥此外承塵摶壁日就顛隮幾無容膝處矣余不得已請於大府命隸須材工屬役慮事量功甓祴塗塈凡成堂樓庖湢賓館丙舍五十九處費金九百有奇支廉俸也益之以三百有奇捐私財也一時過客來遊者靡不豪余所爲余笑告之曰余惟不豪於官故豪於屋耳夫外任閒曹有閑於通判者乎使急於進取者居之方決拾之不暇何肯僧然造作哉惟余之性拙而才疎官於是卽安於是將盡臣職而報　君恩亦未嘗不在於是然則公舍也卽私舍也人居也如己居也捄之築之苟美苟完吾已乎哉園之西有水有石有古柳有高梧猶人有美質而未學鋤理出之亦足小寄情賞功既成爲文以記其梗概而意有未竟乃爲之歌曰日之斜兮吏散衙兮棘茨既剪樹槎枒兮通判何判盍判花兮公事餘兮步庭除兮小池既清水渠渠兮南捕何捕盍捕魚兮勿懈當官勿侵事權施於有政作造屋觀平水置蓺表正形端後賢定笑雍之言然

重修中和道院碑記

人但知道教無爲不知惟有爲也而後可以無爲有爲者勇猛精進所以成天下之務也無爲者幽深玄妙所以研天下之幾也務之不成幾於何有班固之言曰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及放者爲之則曰獨任清虛可以爲

治夫但言清虚之守而不言創造之功此道法所以不振也古之人相馬以輿相士以居輿與居尚不可苟況真靈之所棲符籙之所藏而可蘧廬視之乎吾家月渚道人深契此旨前年持湯文正公手書道院碑記屬余爲跋今年又以重修道院狀屬余爲記按院始於洪武初歷歲四百興廢屢矣　本朝自薛文憲葺治後王沈二公又繼志焉星霜既移隳剝旋生月渚纂其師退庵公餘業尺營寸度積累成功妥神則有真武神武桂香三殿尊祖則有柏庭滄寧迎暉聽雨諸舍踵舊者改朗吟閣爲敬長堂是也新增者雨蕉書屋臥雪廬是也其他爲著爲陳爲庖爲湢爲蒲牢爲法鼓爲長康重橑爲央瀆匽豬爲錙壇之宮爲麗譙之所靡不精心致思卭分殊事地則勠之牆則垩之度筵而堂建度几而室立落成後增榮益觀邦之人咸僮僮然眴轉以遊葉拱以敬嘻非月渚才之敏心之堅何能如是昔王荊公作龍興講舍記羨浮屠慧禮之能以爲此失而彼得焉似若閔儒而妬墨者不知周孔之教以開物成務爲貴月渚爲吾宗六俊公後裔通儒書耽吟詠以幼病故習靜院中是蓋先有得於此而後旁通於彼者也其索記也豈好名哉亦欲留此規模俾後之人肯堂肯構踵而行之庶幾無形之道教藉有形之道院而永永無極焉貞石有靈亦當鑒其志矣

遊仙都峯記

或告余曰子從雁宕歸則永嘉之仙岩縉雲之仙都峯均可遊焉余謹識之誤記仙岩爲歸途之便舟行十里方詢土人曰南北殊路矣心爲缺然及至縉雲以仙都謀之邑宰有難色以溪漲辭余遂絕意於遊行三十里止黃碧塘日已昳望前村瓦屋鱗列從隸曰此虞氏園也盍往小憩如其言園主迎入茗飲未暇深語仍還旅店將弛衣眠聞門外人聲嘈嘈則虞氏昆季曰別後見名紙先生即袁太史乎曰然乃手燭上下照喈且駭曰我輩幼讀先生文以爲國初人年當百數十歲今神采若斯是古人復生矣願須臾留明日陪遊仙都余未及答而少者捲帳長者捧席家僮肩行李已至其家折聖張飲次日廚具饌里具車導入响巖石洞隆然叩之應聲有小赤壁有鼎湖草樹蔚歙高不可上仙榜岩雉堞橫排可書數百姓名暘谷爲溪水所嚙非梯莫登僅遙矚於大方石上有宋嘉定磨厓及王十朋詩約略可識未一日而仙都之遊畢仍宿虞氏家嘻是遊也非虞氏主之則仙都不可遊非從隸有請則不詣虞氏非日尚晏溫或有雨則從隸雖請亦不往非具生紙以名通則虞氏亦不知我爲何人我之當遊仙都仙都之當爲我遊天也非人也然仙岩咫尺可遊而於意外失之仙都心已決捨萬不能遊而於意外得之一遊也無大關係而世事之舛午如是其他何可類推哉亟記之以志遭逢之奇以表虞氏好賢之德主人名沅字啓蜀爲唐永興公之後人

遊黃龍山記

壬寅四月余遊天台雁宕畢遊處州之黃龍山山皆磥磥大圓石坻伏欒堙各相跆藉類東魯嶧山與台宕絕異人疑造物矜奇乃爾予曉之曰此豈造物者之有意爲哉使有意爲之必不能成如是形就成如是形亦不能有此奇變惟其氣化推遷偶然而生適然而成正恐造物者有意不爲之而反有所不能何也余幼時嬉戲好置水盂鎔錫投之沸然有聲俄而立者蹲者臥者疊爲架倚者巨而宏者碎且雜者攲側而斜橢者若相鬭又相悅者蓋無弗備焉其狀則爲獅爲象爲龍爲馬爲雞蟲雜物爲華嶽嵩岱諸名勝亦無不備焉是豈余之有意爲哉其傾之於水也余之所知也其成如是形也非余之所知也問之錫錫不知問之水水亦不知山之道何獨不然當玄黃未判時元氣莽莽山水土沙鎔爲一片石如柔乳羼和其間一旦天浮地沉沙飛水歸風從而蕩揉之星橫於天石橫於地詭狀殊形或開闢即露或俟後人搜爬始露歷年愈久蘊畜愈厚山形愈奇今人見山頂有船有匣有屋有朽楂此豈真有人焉飛上置之哉所以然者職此之由惜人形體小年壽促後天地生先天地亡不能坐而待之瞭然視之耳然其理不過如是或曰是山說也非山記也於黃龍何與曰舉一隅可知三隅幷可知千百萬隅余因遊黃龍而憬然有悟故揭所見以書之且遊台宕俱有詩遊黃龍無詩記之所以代遊黃龍之詩也

浙西三瀑布記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壬寅歲余

遊天台石梁四面崒者屜巘重者巇隙皆環梁遮迣梁長二丈寬三尺許若鼇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疊四層至此會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怒怒必叫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爲羣䃔砢所攩拯自然拗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瀑布上走山脚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後十日至雁宕之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疋練從天下恰無聲響及前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爲烟爲霧爲輕綃爲玉塵爲珠屑爲琉璃絲爲楊白花既墜矣又似上升既疎矣又似密織風來搖之飄散無著日光照之五色昳麗或遠立而濡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於落處太高崖腹中窪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所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喧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盪無前龍湫如往而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爲瀑狀不過爾爾龍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后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後半月過青田之石門洞疑造物雖巧不能再作狡獪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聲如考鐘鼓于甕內此又石梁龍湫所無也昔人有言曰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書讀詩易書者如無禮記春秋余觀于浙西之三瀑也信

遊黃山記

癸卯四月二日余遊白嶽畢遂浴黃山之湯泉泉甘且洌在懸厓之下夕宿慈光寺次早僧告曰從此山逕仄險雖兜籠不能容公步行良苦幸有土人慣負客者號海馬可用也引五六壯佼者來俱手數丈布余自笑羸老乃復作襁褓兒耶初猶自強至憊甚乃縛跨其背於是且步且負各半行至雲巢路絕矣躡木梯而上萬峯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是夕至文殊院宿焉天雨寒甚端午猶披重裘擁火雲走入奪舍頃刻混沌兩人坐辨聲而已散後步至立雪臺有古松根生於東身仆於西頭向於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與之相化又似畏天不敢上長大十圍高無二尺也他松類是者多不可勝記晚雲氣更清諸峯如兒孫俯伏黃山有前後海之名左右視兩海並見次日從臺左折而下過百步雲梯路又絕矣忽見一石如大鼇魚張其口不得已走入魚口中穿腹出背別是一天登丹臺上光明頂與蓮花天都二峯爲三鼎足高相峙天風撼人不可立幸松針鋪地二尺厚甚軟可坐晚至獅林寺宿焉趁日未落登始信峯峯有三遠望兩峯夾峙逼視之尚有一峯隱身落後峯高且險下臨無底之溪余立其巔垂趾二分在外僧懼挽之余笑謂墜亦無妨問何也曰溪無底則人墜當亦無底飄飄然知泊何所縱有底亦須許久方到儘可須臾求活惜未挈長繩縋精鐵量之果若千尺耳僧大笑次日登大小清涼臺臺下峯如筆如矢如筍如竹林如刀戟如船上桅又如天帝戲將武庫兵仗布散地上食頃有白練繞樹僧喜告曰此雲鋪海也初濛濛然鎔銀散綿良久渾成一片青山羣露角尖類大盤凝脂中有筍脯矗現狀俄而離散則萬峯簇簇仍還原形余坐松頂苦日炙忽有片雲起爲蔭遮方知雲有高下迥非一族薄暮往西海門觀落日草高於人路又絕矣喚數十夫芟夷之而后行東峯屏列西峯插地怒起中間鶻突數十峯類天台瓊臺紅日將墜一峯以首承之似吞似捧余不能冠被風掀落不能韈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沙不敢仰慮石崩壓左顧右睨前探後矚恨不能化千億身逐峯皆到當海馬負時捷若猱猿衝突急走千萬山亦學人奔狀如潮湧俯視深阬怪峯在脚底相待倘一失足不堪置想然事已至此惴慄無益若禁緩之自覺無勇不得已託孤寄命憑渠所往覺此身便已羽化淮南子有膽爲雲之說信然初九日從天柱峯後轉下過白沙矼至雲谷家人以肩輿相迎計步行五十餘里入山凡七日

遊廬山黃厓遇雨記

甲辰春將遊廬山星子令丁君告余曰廬山之勝黃厓爲最余乃先觀瀑于開先寺畢即往黃厓厓仄而高箯輿升奇峯重累如旗鼓戈甲從天上擲下勢將壓己不敢仰視貪其奇不肯不仰視屏氣登巔有舍利臺正對香爐峯又見瀑布如良友再逢雖百見不厭也旋下行至三峽橋兩山夾溪水從東來巨石阻之小石尼之怒號噴薄橋下有宋祥符年碣諦視良久至棲賢寺宿焉次日聞

雷已而晴乃往五老峯路漸陡行五里許回望彭蠡湖帆竿排立已所坐舟隱隱可見正徘徊間大雨暴至雲氣坌湧人對面不相識輿夫認雲作地踏空欲墮者屢矣引路里保避雨遠竄大聲呼杳無應者天漸昏黑雨愈猛不審今夜投宿何所輿夫觸石而顛余亦仆幸無所傷行李愈沾濕愈重擔夫呼疊家僮互相怨尤有泣者余素豪至是不能無悸躑躅良久猶臨絕壑忽樹外遠遠持火者來如陷黑海見神燈急前奔赴則萬松菴老僧曳杖迎唶曰相待已久惜公等誤行十餘里矣燒薪燎衣見屋上插柳方知是日清明也次日雪冰條封山觸履作碎玉聲望五老峯不得上轉身東下行十餘里見三大峯壁立溪上其下水潺潺然余下車投以石久之寂然想深極故盡數十刻尚未至底耶旁積石礎碎瓦礫無萬數疑即古大林寺之舊基輿夫曰不然此石門澗耳余笑謂霞裳曰考据之學不可與輿夫爭長姑存其說何害乃至天池觀鐵瓦就黃龍寺宿焉僧告余曰從萬松菴到此已陡下二千丈矣問遇雨最險處何名曰犂頭尖也余五年遊山皆樂惟此行也苦特志之

遊丹霞記

甲辰春暮余至東粵聞仁化有丹霞之勝遂泊五馬峯下別買小舟沿江往探山皆突起平地有橫皴無直理一層至千萬層箍圍不斷疑嶺南近海多螺蚌故峯形亦作螺紋耶尤奇者左窗相見別矣右窗又來前艙相見別矣後艙又來山追客耶客戀山耶舛午惝怳不可思議行一日夜至丹霞但見絕壁無蹊徑惟山脊裂一縫如斜鋸開人側身入良久得路攀鐵索升別一天地借松根作坡級天然高下絕不滑履無級處則鑿厓石而爲之細數得三百級到闌天門最隘僅容一客上橫鐵板爲啓閉一夫持予鳥飛不上山上殿宇甚固甚宏闊鑿厓作溝引水僧厨甚巧有僧塔在懸厓下厓張高幂呑覆之其前羣嶺環拱如萬國侯伯執玉帛來朝閒有豪牛醜犀犂軒幻人鶤張蠻舞者余宿靜觀樓山千仞銜窗而立壓人魂魄夢亦覺重山腹陷進數丈珠泉滴空枕席間琮琤不斷池多文魚泳游余置筆硯坐片時不知有世不知有家亦不知此是何所次日循原路下如理舊書愈覺味得立高處望自家來蹤從江口到此虵蟠蚓屈縱橫無窮約百里而遙倘用鄭康成虛空鳥道之說拉直綫行則五馬峯至丹霞片刻可到始知造物者故意頓挫作態文章非曲不爲功也第俯視太陡不能無悸乃坐石磴而移足焉僧問丹霞較羅浮何如余曰羅浮散漫得一佳處不償勞丹霞以邃警勝矣又問無古碑何也曰雁宕開自南宋故無唐人題名黃山開自前明故無宋人題名丹霞爲　國初所開故并明碑無有大抵禹迹至今四千餘年名山大川尚有屯蒙未闢者如黃河之源元始探得此其證也然即此以觀山尚如此愈知聖人經義更無津涯若因前賢偶施疏解而遽欲矜矜然闌禁後人不許再參一說者陋矣妄矣殆不然矣

峽江寺飛泉亭記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爲之也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台之瀑離寺百步雁宕瀑旁無寺他若匡廬若羅浮若青田之石門瀑未嘗不奇而遊者皆暴日中踞危厓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雖懽易別惟粵東峽山高不過里許而磴級紆曲古松張覆驕陽不炙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爲一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飛泉亭也縱橫丈餘八窗明淨閉窗瀑聞開窗瀑至人可坐可臥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筆研可瀹茗置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几席間作玩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僧澄波善奕余命霞裳與之對枰於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並奏頃之又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余序於是吟詠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於斯亭之功大矣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帶玉堂正對南山雲樹蓊鬱中隔長江風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江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何能飛惟他日余之魂夢或飛來耳僧曰無徵不信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已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僧

遊桂林諸山記

凡山離城輒遠惟桂林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晡食後即于于焉而遊

先登獨秀峯歷三百六級詣其巔一城烟火如繪北下至風洞望七星巖如七穹龜圍伏地上次日過普陀到棲霞寺山萬仞壁立旁有洞道人秉火導入初尚明已而沉黑窅渺以石爲天以沙爲地以深壑爲池以懸崖爲幔以石脚插地爲柱以横石牽挂爲棟梁未入時土人先以八十餘色目列單見示如獅駝龍象魚網僧磬之屬雖附會亦頗有因至東方亮則洞盡可出矣計行二里許俾晝作夜倘持火者不繼或堵洞口則遊者如三良殉穆公之葬永陷坎窞中非再開闢不見白日吁其危哉所云亮處者望東首正白開門趨往捫之竟是絶壁方知日光從西罅穿入反映壁上作亮非門也世有自謂明於理行乎義而終身面牆者率類是矣次日往南薫亭隄柳陰翳山淡遠縈繞改險爲平别爲一格又次日遊木龍洞洞甚狹無火不能入垂石乳如蓮房半爛又似鬱肉漏脯離離可摘疑人有心腹腎腸山亦如之再至劉仙巖登閣望鬬雞山兩翅展奮但欠啼耳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穿蟲囓前無來龍後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無朋東北喪偶較他處山尤奇余從東粤來過陽朔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單者複者豐者殺者揖讓者角鬬者綿延者斬絶者雖奇鶬九首獾疏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得毋西粤所産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獨成一家者乎記歲丙辰余在金中丞署中偶一出遊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邱一壑動生感慨矧諸山之可喜可愕哉慮其忘故詠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

遊端州寶月臺記

亭館之宜避寒易避暑難大概氣疏以達少日而多風爲避暑之最也端州北門外有寶月臺夷庭高基梁長九丈餘六古榕樹東西遮蔭北望曠如荷萬頃搖風送香遠望七星巖如竹林客差肩而坐余雖好遊得此於他處甚寡且喜離府署近常攜筆硯避暑其間高要令楊蘭坡知余之好之也時時招客治具爲老人歡六月朔自臺醉歸天大風次日水暴至城不沒者三版臺爲巨浸矣嘻家弟守端州三年未嘗一詣臺所自余遊焉而臺名大噪四方之屨畢至又未半月河伯亦慕而奪焉名之不可久居也如是夫然臺不余約而余來余不楊約而楊公來余與楊公俱不水約而水又來名勝之隱晦人事之變遷居處之久暫人耶天耶若可知若不可知雖水退後臺將自出而余則齒衰路遥不可以久留矣明年避暑時余之不能忘情於臺與楊公猶臺與楊公之不能忘情於余也爲文以記之使明府高義此邦陳迹常留存於人間而不隨水爲滅沒云

遊武夷山記

凡人陸行則勞水行則逸然山遊者往往多陸而少水惟武夷兩山夾溪一小舟横曳而上溪河湍激助作聲響客或坐或臥或偃仰惟意所適而奇景盡獲洵遊山者之最也余宿武夷宫下曼亭峯登舟語引路者曰此山有九曲名倘過一曲汝必告於是一曲而至玉女峯三峯比肩竪如也二曲而至鐵城障長屏遮迣翰音難登三曲而至虹橙巖穴中庋柱拱百千横斜參差不腐朽亦不傾落四五曲而至文公書院六曲而至曬布厓厓狀斬絶如用倚天劍截石爲城壁立戌削勞逸不可止竊笑人逞勢天必夭閼之惟山則縱其横行直刺淩逼莽蒼而天不怒何耶七曲而至天游山愈高徑愈仄竹樹愈密一樓憑空起衆山在下如張周官王會圖八荒蹲伏又如禹鑄九鼎罔象夔魖軒豁呈形是夕月大明三更風起萬怪騰踔如欲上樓揭煉師能詩與談燭跋旋即就眠一夜魂營營然猶與烟雲往來次早至小桃源伏虎巖是武夷之八曲也聞九曲無甚奇勝遂即自厓而返嘻余學古文者也以文論山武夷無直筆故曲無平筆故峭無複筆故新無散筆故遒緊不必引靈仙荒渺之事爲山稱説而即其超雋之概自在兩戒外别竪一幟余自念老且衰勢不能他有所往得到此山請嘆觀止而目論者猶道余康強勸作崆峒峨眉想則不知王公貴人不過纍拳石濬盈畝池尚不得朝夕玩遊而余以一匹夫髮種種矣遊遍東南山川尚何不足於懷哉援筆記之自幸其遊亦以自止其遊也

祭孔南溪方伯文

嗚呼同年者四海九州之人耳何君與余之獨親既乍見以欣然情彌久而彌真苟逾時之契闊必執訊之殷勤上堂輒攬其衣裾入座必鍥其車輪傔從不

知其故賓朋莫探其因謂兩人之名位相同耶乃一則顯而一則藏也謂兩人之情性相合耶又一則狷而一則狂也然則胡爲固結而不可解耶亦各指心而口不能詳也憶君之初來爲江城之司馬偶承顏以接詞便慄然而意下降夫人之魚軒迎諸郎之偏駕龐公妻子不知主賓祖約深談屢忘晨夜已而揚州領郡蘇州專城再遷轉運再司祥刑以周昌之強直兼伯夷之孤清上游無誣諉之事僚屬斷聽請之情惟余飛一詞以相抵則儼然桐魚之扣而石鼓爲之應聲其性夷姤其心淡泊笑比河清政如霜肅不寵人以片言不受人之半菽惟余之清詞曼句則時時雒誦而當作笙簫雖余之廢札穨箋亦必急急潢治而寶如珠玉偶來秣陵銜參大府王事敦迫未詣我所亡何書來陳謝千語謂子見責胸中有吾若竟恝然視吾如無請將歉懷爰告僕夫庶幾見諒待吾如初嗚呼一鄙人何足爲君輕重而竟若是之瞿瞿乎客歲之秋　天子命公屏藩江左老幼呼曰正人來矣民其怗妥余亦喜曰彼君子兮此來爲我誰知未稔遽爾懸車　君恩愈深臣力愈差神雖存而形敝耄未至而凶嗟值我病痁未能走送君來訣別登牀號慟雖四奴之扶顛猶雙趺之怯重果白首之恩知付黃壚之一夢嗚呼傷哉人生局促逝者如斯溘然化盡賢聖何辭情依依而宛在魂迋迋以何之我差君兮三歲知後死兮幾時折疏麻兮遙奠特覼縷以陳詞不然我兩人之風義將千秋其誰知哀哉尚享

祭李竹溪文

嗚呼竹溪竟先我死我失良朋世喪君子既搏我膺更僂我指海內之交如君有幾昔舉京兆榜下散矣雖同師門一揖而已後二十年君宰上元蒙來相訪澀於詳言如玉在璞其光勿宣心猶遲疑未審君賢及觀君政漸見本原勞不言勤清不言貧無須笞吏吏不爲姦不夸愛民民情歡便交君既久敬君彌篤毅而能擾剛而勿觳先施忘報有諾不宿辭隆就窳風神落莫余雖山居惟君是適誤君官銜是我書室茶呼兒烹酒喚嫂設君但俠然笑言吃吃君畢王事亦詣我家壽或拜母閑或玩花詩謀一字書借五車嬰娓稚女呼君爲爺奴婢驚詢官耶客耶君丁外艱貧不能去余典裘裳悉力相助旁觀嘖嘖此叟非豪如何楊朱肯拔一毛我但匿笑難語爾曹推選評事得拜　殿上　帝知老吏命陳忠讜君奏民隱如指諸掌未盡臣言已聞　天獎遂擢不次惠州黃堂嶺南一過金銀爲牆豈知君心淡如雪霜萬車圜轉一輪獨方如何能行宜齗厥軼微罪歸來廉泉滿口對余大笑未辱君友余亦稱賀還我故人且住隨園痛飲十旬臨行訣別流涕覆面各指頭顱無幾相見果然信至元晏病風細玩手書點畫猶工雖枯半體不廢兩肱可憐膠漆難通鱗鴻白門河間雲山萬重君接我書如獲珍怪潢治收藏雒誦必再我接君書喜極而拜所拜者天留君尚在今年四月郎君寄訃述君遺言命余志墓嗚呼竹溪竟返真矣而我傫然尚爲人矣追思疇昔隔兩壁矣如日之夕難再晨矣且喜穨侵逾七旬矣與世漸疎與君親矣有芻一束有文一道遠寄郎君必祭必告哀哉尚享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九

原书缺此页

錢唐袁枚子才

與程蕺園書

從熊公子處接手書云有索僕古文者命爲馳寄僕於此事因孤生孏覺古人不作知音甚稀其弊一誤於南宋之理學再誤於前明之時文再誤於　本朝之考据三者之中吾以考据爲長然以之溷古文則大不可何也古文之道形而上純以神行雖多讀書不得妄有摭拾韓柳所言功苦盡之矣考据之學形而下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辭達而已無所爲文更無所爲古也嘗謂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爲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考据家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於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据爲古文猶之以火爲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据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爲己考据家代人辨析近乎爲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辨而明也近見海內所推博雅大儒作爲文章非序事噂沓即用筆平衍於翦裁提挈烹煉頓挫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於叢雜瑣碎中翻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終日循牆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悵悵然臥地而蛇趨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負多卷軸者往往腹實而心不虛藐視詞章以爲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劉貢父笑歐九不讀書其文具在遠遜廬陵亦古今之通病也前年讀足下汪宜人傳紆徐層折在望溪集中爲最佳文字此種境界似易實難僕深喜足下晚年有進於此僕之文非足下之獻而誰獻焉尚有近作數篇意欲增入須明春乃來衰年心事類替人持錢之客臘殘歲暮汲汲顧景終日辜榷簿冊爲交代後人計甚殷豈不知假我數年未必不再有進境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一笑

荅蕺園論詩書

來諭諄諄教刪集內緣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尙恐不及而足下乃以爲規何其高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真珠雖貴而僞故也人之才性各有所近假如聖門四科必使盡歸德行雖宣尼有所不能君子修身先立其大則其小者毋庸矯飾韓昌黎上宰相書杜少陵獻哥舒翰詩後人頗相疵瑕而二賢集中卒不刪去想見古人心地光明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惟沈休文賀多隱懕故有綺語之悔竹垞存風懷一首慮爲配享累此亦一時戲言何足爲典要試思竹垞當時竟刪此篇今日孔廟中果能爲渠置一席否儒者誠其意虛其心終日慊慊望道未見豈有貪後世尊崇先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理僕平生見解有不同於流俗者聖人若在僕身雖賤必求登其門聖人已往僕鬼雖餒不願廁其廟何也聖門諸人聖人所教必非庸流配享諸人後代所尊頗多僥倖傑驁之士不屑與僥倖者同升使僕集中無緣情之作尙思借編一二以自污幸而半生小過情在於斯何忍過時抹摋吾誰欺自欺乎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妻喻友由來尙矣即以人品論徐擒善工體能挫侯景之威上官儀詞多浮豔盡忠唐室致光香奩楊劉崑體趙清獻文潞公亦倣爲之皆正人也若夫迂襲經文貌爲理語者雖未嘗不竊名儒林然非頑不知道即廢不任事贓私諂諛史難屈指白傅樊川恥之僕亦恥之人能改過自佳然必深知其非有所不安於心而后從諫如流非可隨聲附和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罄之也宋儒責白傅杭州詩憶妓者多憶民者少然則文王寤寐求之至於轉展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厄於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弟子耶沈朗又云關雎言后妃不可爲三百篇之首故別撰堯舜詩二章然則易始乾坤亦陰陽夫婦之義朗又將去乾坤而變置何卦耶此種鬭盲令人欲嗀善乎鄭夾漈曰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僞古人

之文醇駁互殊皆有獨詣處不可磨滅自義理之學明而學者率多雷同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莫解歸熙甫亦云今科舉所舉千二百人讀其文莫不崇王黜伯貶蕭曹而薄姚宋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中例得皐夔周孔千二百人也寧有是哉足下來教是千二百人所共是僕緣情之作是千二百人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子之非賢于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後有千古再四思之故不如勿刪也

荅平瑤海書

四月一日接手書洋洋千言所以矜寵枚文者至於再至於三若發於中心之誠而不能自已枚自問何以得此于先生始而疑繼而懼終乃狂喜而感至於天故何也昔人稱龐士元獎引人才每過其分蓋是善善從長而非其人之果足以副之也疑先生以此意見待故懼且疑繼而思之先賢呂新吾云凡評人詩文徵吾心不欺之學先生豈肯欺我兼自欺哉以故喜欲狂也然而知音之難自古記之子雲太玄世取覆醬祗桓譚篤好比諸周易温公通鑑人人庋束高閣惟王勝之肯讀一過今知詩者多知文者少知散行文者尤少枚空山無俚爲此於舉世不爲之時自甘灰沒獨先生假借數言俾其自信豈非天之哀枚衰朽故生有絕大知識人爲闡揚以光明之耶古人得一知己死且不恨蓋言知己最難苟得一焉則死者之魂魄雖長逝千載猶無憾也枚竟未死而得之於並生此世之先生感先生能不感生先生之天乎假使先生遲生百年枚早生百年則雖知我愛我亦彼此付諸冥漠而已矣枚之得交于先生天也枚讀書六十年知人論世嘗謂韓柳歐蘇其初心俱非託空文以自見者惟其有所餘於文之外故能有所立於文之中雖王半山措施不當致禍宋室而其生平稷契自命欲有所建立之意何嘗不矜矜自持故所爲文勁折遒峭能獨往來於天地閒札中道枚幹濟之才十不施一枚何敢當然以論文故是探本之言毛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得毋先生之懷抱言至此而亦不自覺其流露耶枚再拜

荅沈省堂觀察書

前書述所志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斯言也平平無奇而足下來書疑僕自許過當云二語是生知安行地位非聖人不能噂過矣夫飲食者見物腐敗而散之以其不悅於口而非以其能傷人也見物甘旨而嗜之以其悅於口而非以其能養人也雖養人傷人之機未必不伏於一嗜一不嗜間而爾時必不暇及者尋常飲食之人皆能之不必易牙也聖人非人中之易牙乎而何必以此尋常語相震驚乎書中云僕晚年得子宜勿姑息訓之以義方斯言是也又云宜種福田以圖後慶則又誤矣春秋之法誅心不誅事惡出無心其惡可閔善出有心其善可鄙子曰視其所以足矣必曰觀其所由若爲善而先有子孫之見則所由寧足觀乎又曰某之禱久矣此豈預知其將疾病而先爲之禱乎夫善可爲惡不可爲理也福與禍數也好善者雖禍不懼然后謂之真善惡惡者雖福不喜然后謂之真惡惡若有心較論於報復之間挾其私意與天爲市則偶然氣數之不齊報施之略爽其平素操持岌岌乎殆矣禹稱惠迪吉從逆凶論治天下之大權也易稱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言履霜堅冰之象也皆非世俗所刊陰騭文感應篇瑣瑣齷齪家人言也史冊名臣傳中亦往往稱吾家積德後世必有興者此皆子孫顯貴後歸功先人追頌之言斷非當其行善時先爲此說猶之魯頌稱太王翦商亦後人追頌之詞非太王當日果有翦商之志也且理數之不齊更有難言者周家積德累仁自后稷公劉千餘年至於文武成康至矣乃一再傳而昭王溺於楚孔子至聖先天而天不違乃衰年目睹伯魚早卒此皆後世大不祥之事而當時偏逢其厄使非古聖人爲之祖爲之父安知不有俗流見解疑其先人必有隱慝故受此孽報耶常謂以行善勸人猶以讀書勸子弟也以因果勸人猶之誘以果餌威之夏楚也在子弟幼時原應作如此教法若年到十四五當心知書味俛焉日有孳孳矣若猶須如此督誘便是不肖行逕今以福善禍淫之說誘人是以不肖子弟待人也足下與僕相交四十年而相待之薄乃如是哉昨春過無錫楊宏度來舟中亦如君所云云僕應之曰君因我有子故勸我急行善然則我無子君將勸

我急行惡乎楊亦張目而不能荅也

與楊峙塘書

昔退之作爭臣論諷陽亢宗諫僕欲作一論諷足下不諫諫御史職也足下為御史而教之棄職過矣然天下事有不為而賢於其為之者醫是也諫是也孝子之事父也不修瀡以甘之而湯藥以苦之豈得已哉然父之飲之也非所甘而強焉雖當時惡其螫口覆盂逐醫而過後諒其子之用心或疾益甚則未有不翻然悔者悔則復肯受藥若當其上口時雖不甚苦而實乃無疾而攻又或朝丸夕劑促數煩志而於肯綮處離隔太遠彼為父者必恍然於其子之務名而非以為愛醫之射利而非以為功則愈信己身之無病愈疑天下之無藥而一旦有真疾有良藥亦復不受矣諫之為道亦猶是也三代後宋仁宗最賢最納諫其時諫者殆無虛日及考其章疏率皆沽名徼訐無關政體其所謂直臣如王陶唐介余靖孫甫輩僕甚鄙之今　上首開言路風聞者不罪稱　旨者遷官近年來諫章雲集最上者取宋儒陳言迂遠牽引令人聞古樂而思臥其次小有條議改刑部一律工部一例從亦可駁亦可其下爭風氣之先伺　上意而迎之其冒誤者亦復後悔此輩喋喋雖中主亦所厭聞況聰明睿智遠過堯舜者乎僕恐數年後諫道將廢諫路將絕則今日之御史為之也且夫御史之職較宰相卑而御史之道與宰相同何也宰相無專司燮理論道而已御史亦無專司補過拾遺而已非如九卿百官有政事之程督也有可諫則諫無可諫則已敢諫則諫不敢諫則已行其道以盡職養其身以有待與留其路以讓人三者皆可以無愧於天下陽城七年不諫雖不裂麻卒為君子杜欽谷永攻上身及後宮雖終日諫卒為小人此其故可思也足下近劾大僚逐之海內懾其威僕以為受逐者水就傾矣伐之不武恐足下巧有餘而道猶未足故以不諫規足下

書呂夷簡傳後

治天下國家無難惟當其可之為難古之人事苟當伊尹廢太甲文王廢伯邑考無所為非事苟不當高祖不廢呂后晉武不廢惠帝卒亂天下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言宮人進幸於君后不得專也又曰恆其德婦人貞吉夫子凶言陽剛統陰不貴貞恆也光武廢郭后其時漢儒質樸無爭之以為名者仁宗廢郭后宋人章疏交攻在孔范諸賢豈不有鑒於唐武氏之禍而隱然以韓褚自居哉不知仁宗無晉王之昏郭后非王后之比楊尚二美人無武氏之惡呂夷簡亦非許敬宗李義府之流擬人不倫固不可也當是時章獻崩帝始知宸妃為生母宮禁紛紛異論蜂起帝心大不安至於開棺驗視蓋其心已有戒乎母后之專而惴惴乎宸妃之不得其死矣郭氏者章獻黨也恃勢專悍本無窈窕之儀而又忿爭手搏形同委巷帝時無子帝之心其能無履霜之戒乎賢如光武豈為陰貴人廢后哉亦鑒前代人彘之禍幾乎以呂易劉故先黜呂后配享隨廢郭后英主所見大抵相同其為社稷計至深且切彼孔范者迂儒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呂夷簡者亦陋儒也諸臣嘵嘵便宜曉以此義乃引光武故事支吾及諸臣以堯舜折之遽不能對不知堯舜不廢后曾廢太子矣事以義起本無典故之足云而孔門三黜其妻孟子以順為正諸賢又何以不聞也范公之言曰后之罪未聞當廢公言誤矣禮曰出妻放子怒而不表禮焉故蒸梨不飾皆古人忠厚之意范公身為臣子知母后有罪止宜含畜覆護不忍探聞乃苦逼帝以廢后之故布告天下於是以頸痕示執政如嬰兒格鬬乞憐於長者之前國體何在且姑前不叱狗齒路馬有誅原以豫遠不敬也當宮內忿爭時至尊在前后自搖手不得乃當帝而手批其所愛又拒救觸帝至傷漢法所謂大不敬也漢任后與李太后爭門誤格太后措指卒梟首律文傷尊長無誤不誤之分誠以名分為重故也公又言曰子不宜聽父出母又誤矣伯魚之母被出期而猶哭可矣執其袪而留之可乎匡章之母被出章屏妻出子可矣助母以益父怒可乎古之善處此者郅君章一人而已其告光武曰夫婦之際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願千秋後毋使人議陛下而已委宛微言仁之至義之盡光武感焉故待陰郭禮必均而后亦以壽終自孔范忿爭之後內外相激宦豎震恐至於挾毒眕后而后卒暴崩嗚呼后亦不幸而遇孔范諸賢也歟

書大學補傳後

朱子以讀書窮理訓格物致知此是千古定論惜其補傳一篇別生枝節致召天下之疑不可不辨大學雖出戴記而文古理醇不似中庸敷衍且其意義周匝絕無隙漏序治平齊修誠正之先後畢矣慮其無所致功蹈思而不學之弊故以致知格物次之天下之物又多矣慮其探賾索隱蹈博而寡要之弊故又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後曉之而且以聽訟一章證之其始終條貫燦若列星傳固未嘗缺也今抹却本文而補之曰在卽物而窮其理天下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一旦者杳無年月蓋誤解夫子一以貫之之語而增出一旦二字遂墮入佛氏參禪頓悟之邪徑而不自知陸王因之創爲良知之說大相牴牾不知孟子所謂良知者卽言人性善之緒餘耳擴充四端正有無窮學力非教人終身誦之肫然若新生之犢也且孔子大聖人其良知豈不千百倍於陸王諸公然而學射矣學御矣問官於郯子問禮於老聃矣至齊而始聞韶反衛而始正樂矣兼多識於鳥獸草木商羊萍實之文使在陸王觀之早宜收視返聽寂坐杏壇而萬物皆備何必玩物喪志若是之僕僕不憚煩哉大抵古之聖賢未有不以讀書窮理爲功者書稱學古入官易稱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皆是格物致知之本旨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尤見聖門教人直以讀書爲學矣聖經一章內聖外王兼備獨缺讀書明理一條豈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君子皆目不識丁者乎依朱子之言則未到一旦豁然貫通時意可以不必誠心可以不必正身可以不必修乎其亦遠於理矣善乎先師史氏之言曰論語博學於文格物也約之以禮致知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物格也予一以貫之知致也朱子不引聖人之言而反竊取程子之說何也

書陸游傳後

宋史稱陸游爲侂胄記南園見譏清議余嘗寃之夫侂胄魏公孫智小而謀大不過易所稱折足之鼎耳非宦寺流也南園成延游爲記出所寵四夫人侑酒游感其意爲文加規勸其視躬活民毋忘先人之德在侂胄親仁在游勸善俱無所爲非宋儒以惡侂胄故波及於游然則據宋儒之意必使侂胄剗除善念不許親近一正人而爲正人者又必視若洪水猛獸望望然去之嗚呼此宋以後清流之禍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侂胄有好名慕善之心游因而導之以正宜也漢廉范名臣也而依竇憲陳寔高士也而弔張讓一以成功名一以救善類其效皆彰彰可睹且孔子所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者夫獨非逐君之季孫黨惡之叔孫哉然而仲弓冉有子路俱爲之宰聖人不禁且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聖人非不畏清議也以爲潔一己之名小仁萬物之功大以故佛肸公山弗狃雖不善皆不厭其召不特此也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夫受謝貪也不受謝廉也聖人之心又豈獎貪而斥廉哉以爲受謝可以誘人爲善不受謝可以阻人爲善一阻一誘間關係甚巨己之貪廉抑末也夫貪尚且不避而況區區文墨之事乎使游果有附權貴希冀倖進之心則當曾覿龍大淵柄國時略與露接早已致身通顯矣而乃大與之忤逐歸不悔豈有垂暮之年反喪其守之理卒之侂胄自咎前失大弛僞學之禁又安知非游與往來陰爲疏解乎彼矜矜然自夸清議者或陰享其福而不知蓋宋史成於道學之風甚熾之時故楊時受蔡京之薦史無譏詞胡安國受秦檜之薦史無譏詞京與檜之姦十倍於侂胄游之過小於楊胡而反詆之不休何也游不講學故也張浚伐金之謀與侂胄同符離之敗與侂胄同然而張浚不誅士林不議者何也則一與朱子交一與朱子忤故也善乎寧宗之言曰恢復豈非美事惜不量力耳金人葬侂胄首謚曰忠繆言其忠於爲國繆於爲己故也夫侂胄之罪尙且一敵國一君父爲之末滅而游作一記之過乃著于本傳中不亦苛乎吾故曰史不易讀讀全史而後可以讀本傳讀旁史雜史而後可以讀正史不然知人論世難矣哉

書茅氏八家文選

凡類其人而名之者一時之稱也如周有八士舜有五人漢有三傑唐有四子

是也未有取千百世之人而強合之爲一隊者也有之者自鹿門八家之目始明代門戶之習始於國事而終於詩文故於詩則分唐宋分盛中晚於古文又分爲八皆好事者之爲也不可以爲定稱也夫文莫盛於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於宋蘇占其三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抑亦就所見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謂一家者謂其蹊逕之各異也三蘇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爲三曾文平鈍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南宋理學一門又安得與半山六一較伯仲也若鹿門所講起伏之法吾尤不以爲然六經三傳文之祖也果誰爲之法哉能爲文則無法如有法不能爲文則有法如無法霍去病不學孫吳但能取勝是即去病之有法也房琯學古車戰乃致大敗是即琯之無法也文之爲道亦何異焉或問有八家則六朝可廢歟曰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駢文之道也文章體製如各朝衣冠不妨互異其狀貌之妍媸固別有在也天尊於地偶統於奇此亦自然之理然而學六朝不善不過如紈袴子弟熏香剃面絕無風骨止矣學八家不善必至於村媼呶呶頃刻萬語而斯文濫焉讀八家者當知之

讀左傳國策

余讀左氏不禁嘆曰世運盛衰其以財貨爲升降乎魯自成襄以前除取郜鼎一事外未有以貨聞者傳至定哀僅越百數十年而若楚之子常晉之范鞅荀躒竟有非此不可之意自上下下相習成風崔杼之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皆有賂公叔文子欲享衛侯史鰌苦禁之道子富而君貪恐以財賈禍君臣相伺如劫盜然回憶君如楚莊晉悼臣如令尹子文范武子者如天上然則財貨盛而人才衰亦一奇矣雖然當時行賄者不親相授受也必有習慣居間如申豐高齮一流暗爲關說然後其貨始達於權臣蓋猶有羞惡之心焉且所謂賄者亦不純用金也或縛錦或置璧或以馬或以裘蓋猶有承筐是將之敬焉降至戰國嫌其委曲繁重盡行芟除而直以金行以故張儀得千金則奪鄭袖矣綦母恢贏四十金則贈溫囿矣公孫衍得百金則敗齊楚之約矣秦散不三千金而天下士相與鬭矣其他以金賄者凡數十見並無賓介爲之通其意也並無錦璧裘馬爲之隆其文也刀墨之民明目張膽親富不親仁較之春秋其局又變蓋不如此則周不亡想亦氣數使然非孟子諄諄義利之說所能挽移者耶或以平準一書爲漢武病余謂漢武報仇開邊費多聚斂尚非得已天亦諒之故昭宣中興惟桓靈當東漢無事之時專務掊克殊不可解卒之長安之亂天子露宿饔飧不繼不知向之金錢山積藏於少內者都散歸何所也嗚呼

讀胡忠簡公傳

余讀李燾長編覺宋仁宗時政無缺失而諸臣上疏喋喋不已蓋恃其君寬仁必不罪我而我借此得名可相夸栩其心皆不出於忠愛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彼既無德言於何有以故讀其所奏非倦思臥即煩而欲嘔及讀宋史至胡忠簡公請斬秦檜一疏不覺再拜嘆曰有宋三百年公其諫臣之第一乎夫人臣報國非必執干戈死戰陣也以忠誠義憤奮臂大呼使敵國聞之凜然變色至以千金買其書此何異秦軍聞魯仲連數言而卻軍五十里哉使高宗能從其言斬此三人整師而出則朝廷之氣已早吞河北而有餘公此疏足抵精兵十萬矣公雖遠貶十餘年歷諸險惡地檜死得歸仍還原官遷至龍圖學士一息尚存猶時時以恢復爲請向之救公慕公者轉零落殆盡可見人各有命自貴自賤自生自死亦非姦臣之力所能貴賤生死之也或惜公在廣州戀黎倩爲朱子所譏嗚呼即此可以見公之真也從古忠臣孝子但知有情不知有名爲國家者情之大者也戀黎倩者情之小者也情如雷如雲彌天塞地迫不可遏故不畏誅不畏貶不畏人訾議一意孤行然後可以犯天下之大難古之人蘇武娶胡婦關忠武請秦宜祿妻袁粲入關齋與張淹私進魚肉彼其日星河嶽之氣視此小節如浮雲輕颸之過太虛而腐儒矜矜然安坐而捉搦之譬鳳皇已翔雲霄而鷽鳩猶譏其毛羽有微塵甚無謂也不然使公亦有顧前瞻後謹小慎微之態則當其上疏時秦檜之威不在侂胄下公豈不能學遜翁取數枝蓍草自筮吉凶以定行止哉孟子曰此之謂大丈夫微忠簡吾誰與歸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一

錢唐袁枚子才

湖南巡撫陸公神道碑

公姓陸名燿字朗夫吳江蘆墟人生卽端愨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賢自期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軍機房以戶部郎中補登州府知府再遷運河道按察使權布政使事母病乞歸侍養終喪

天子命視運河授山東布政使湖南巡撫裁一年薨公起家寒素性淡泊不慕寵榮惟於仁㞁惠物之事朝夕宣究多識前言往行其守濟南也上書徐中丞請截留南糧爲積貯計任河道時上書總河姚公請疏泉源增修月河作臬使時以徒犯罪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署藩司時以流外壅積請停分發　上皆是之公風骨秀整靜氣迎人雖恂恂謙謹造次必於儒者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甲午壽張縣王倫作亂距運河甚近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示之怯也且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自坐城闉彈壓稽察賊知濟寧有備不敢南向已而　王師奏捷一城雞犬不驚公在樞垣傈直至於日晡猶不退猝有急務立辦以故大學士傅文忠公屢薦公

上亦知公深凡巡幸處俱令扈從所奏察虧空事宜及救荒策俱蒙　聖獎臨終前一月猶奏湖南社倉穀業已敷用其息穀請免征收奉　旨允行批到日方伯秦承恩捧劄子啓告柩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已歿二十餘日矣

天子聞公薨悼惜者再嗚呼以公忠誠　天子之恩眷明良遇合千秋一時使再永其神明以竟其用其所敷施必有更遠且大者而竟扼以無年壽止六十有四悲夫公事母孝初選守大理府再還甘肅監司俱以親老調近省撫楚時見屬吏有篤老親猶來赴補惻然憫之奏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官歸養者千餘人封公虔實先生有清德卓行精八分書與枚京師有交甲辰冬枚過長沙公執後進之禮甚恭曰昔先人題先生乞假歸娶圖某年十七侍旁磨墨不敢忘也所著有河防要覽甘薯錄切問齋古文朗夫詩集若干卷公三代皆以公貴受二品封夫人陳氏生三子恩受絅俱修飭能守家法孫六人以丙午十月葬公於吳江之東顧阡公　予告時所自營生壙也

銘曰從來巨儒行不迂拘眞嗜詩書體用必俱睪睪中丞澹如粹如內入　禁庭吐納機樞外任旬宣東馳西驅有力必抒匪以徇譽見義必爲匪欲功居忽棄隼旟歸奉板輿若將終身戢影蓬廬　天子思公速下鋒車曰朕知汝任大有餘佐我邦家赤子扶扶公拜稽首敢不勉諸東治河濟瀋其沮洳南奠楚邦嬈解苛除事繁力耗恩重心瞿夔勉額額卒以捐軀朝野惋惜吏民號呼蒼蒼越山瀰瀰駕湖葬公其間馬鬣龜趺千秋過者必式必趨

董太恭人墓志銘

董太恭人王氏直隸豐潤縣人生而婉嫕明淑不苟笑言年及笄來歸封公公纘先生其時尊章在堂正妻劉恭人當室太恭人孝於姑順於嫡從禮無違勖帥以敬雖分居之築里咸和若穆羽之調生兩子而封公卒其長君卽今觀察也當是時太恭人年甫三旬觀察纔八歲傫然一嫠孀獨支門戶內淩外侮未免俯張而太恭人能持大體處之綽然檢校分書護持遺產爲子延名師婚望族凡家務之犖犖大者無不畢舉旁人聞之疑封公之尙存也亡何次子又殤太恭人進觀察而勖勉之曰汝弟亡則吾與汝益孤矣趁此年華可不奮勉前進報　國恩而揚先烈乎觀察泣而志之遂援豫工例得同知引見發皖江歷署赤纂州縣凡六處題補安慶同知在繁昌六安時有水旱災太恭人施棉衣百領爲紳士倡恤獄囚飢寒贍以錢米觀察訊貴池盜案其渠魁不刑而服叩頭曰盜雖不良然疊荷太夫人恩所以供詞無隱不敢煩公心者卽以報太夫人也其感德之感人如此未幾觀察陞廣西思恩府知府思恩瘴癘償與觀察以迎養爲憂太恭人恬然不以爲意曰從子禮也生死命也兒何所依違耶遂同往二年歿於官署觀察起復後陞湖南糧道調江安糧道三署布政使事嗚呼以太恭人之神明豈不知瘴雨蠻烟非高年所慣然決意驅車而相隨者慮觀察乖離膝下將毋心殷不能一意辦公上報　朝廷恩故耳豈料身亡不過數年觀察所涖皆聲明文物之邦可以娛親而竟不能享武昌魚飲建業水供

板輿一日之歡此臯魚風木之悲古今同感宜觀察之每一念及而不禁淒然泣下也太恭人天性仁慈待奴婢如子女然不忍笞督聞罪人呼號常廢寢食問決獄有所平反則喜溢於顏以故觀察之行事厚居心寬皆母教也卒年五十有九子二長世明次世華孫二人以　覃恩　誥封恭人以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六日葬遵化州城東北莊

銘曰月孤彌明松寒更清從古甘臨之吉皆由苦節之貞愔愔恭人爲魯陶嬰劬躬畫後訓子成名天道以遠而非遠地道無成而有成必報者善勳物者誠貽謀者遠聞風者興卜茲元宅安藏慈靈峨峨綽楔鬱鬱佳城儲休啓佑永蔭孫曾

廣東惠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河間有篤實君子曰竹溪李君名棠字召林以壬戌進士宰如臯元和豐縣句容上元天長合肥七縣薦卓異入都遷大理寺評事

天子召見清問良久閔其沉滯州縣二十餘年裁博一薦又入閣曹非國家奬拔人才之道　特授廣東惠州府知府君感格外恩益奮勉思報而以忤大府故抵任未久劾徇庇罷官家居授徒中風而卒壽七十三君勤於爲政常言前案不清則後案又積乃立摘案法如幼時讀書自爲程課十日必結民咸便之尤長治獄如臯陳某販紅草不歸其兄過張氏池塘得其尸遂控塘主謀害塘鄰姚德助其詞甚力君厲聲曰殺陳某者汝也不必妄引他人姚色變脅以刑乃云素善陳知其身有鬻女金故乘醉而夜擠於塘人問君何由知曰姚有佯哀詐泣之狀故疑之而以恫喝得之也句容賊王二供與孔姓同偷孔不伏君不訊孔而專訊王乃惡丐某挾仇所教也人問何由知曰凡盜賊引人往往不實我先根窮原犯使真情得而后再訊所引之人則思過半矣原犯盜也刑之非過倘無辜坻雖誤披其頰於心不安而況加刑乎官不可爲賊所用也上元滿營小兒迷路隨一跛者行兒頭眩跛者教飲井水遂愈街卒擒之云以術迷拐人者君笑曰此冤也彼果拐人當挾以遠奔而乃蹀蹀然跛行於市乎且既迷之又教飲水以解之無是理也街卒不服訴制府制府命與營員會審跛者果良民教飲水者憐其暑暍故也乾隆二十一年江南米貴句容姦民聚衆萬餘謀劫王貢生家君單騎往問爾等何爲答聲嘈嘈不可辨君喚老成者前有三人闖然出曰無他愚民求賑耳君曰求賑當在縣倉不當在王貢生家汝命衆人歸家賑即至矣三人回顧麾其肱衆皆星散君知此三人創亂者也命具姓名至署領粟旋即縛之荷校以徇合郡肅然如臯有坍江蘆課民疲於追君力求莊中丞奏聞奉

旨豁免揚州至通州有舊河運鹽泰州徐家壩乃關上河之水使不下洩者也堵蔽百餘年忽商人賄開官私開之致上河水涸民禾盡槁君勘明下河有七十二洞原可通水商不疏通舊迹而困民以取便請於大府勒碑永禁壅坻懽呼江寧通濟門外有教場甚寬中閒旗人牧馬民田其旁亦百餘年矣忽奉將軍檄稱民佔旗地宜歸還滿營君請將軍發檔案以便辦治將軍曰此係旗員口訴無案可稽君卽請旗員同丈得三千三百餘畝滿圍石柱有界界外民田糧券鑿然旗員憮視無言將軍亦悔制府尹文端公聞而嘆曰人言李令有德無才吾不信也余戊午試京兆與君同出廷尉鄧遜齋先生門下兩人意趣絕不相似初見亦落落難合交久覺君意思深長不忍決捨臨終謂其子曰袁公知我最深必以墓銘爲託嗚呼二十年前余已銘君之先人矣今又銘君君長余無幾而竟銘君兩代哀君之餘兼自哀焉所著詩集　卷年譜一冊夫人　氏子燧邑庠生効力四庫館好學善文能世其家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

銘曰月蒼蒼涼涼而可親兮帛戔戔純素而有文兮惟其木訥斯近仁兮惟其至誠故如神兮過貪泉而不酌甑生塵兮循莊逵而不詭車折輪兮余不信爲今之友而常疑爲古之人兮嗚呼嗚呼此其墳兮他日九京誓從子以結鄰兮

周君少霞墓志銘

竹橋太史執訊來曰吾邑周君少霞病且革索某銘墓某謝曰子奇士非奇文不足以銘君爲代請於隨園可乎少霞喜力疾賦四詩並狀以來狀曰君諱昂江蘇常熟人從虞東顧先生學顧故經師嶷嶷自守君雖往習詩禮助校讐而意氣倜然不爲繩約所羈學手搏法能持挺鬬白刃兩目不眴轉或挾惡少年

遊狄邪與倡優雜坐狂歌酣顏人諫之輒謝曰吾悔吾改未幾逋蕩如初事趨人之急遇難事衆皆憷也君獨奮任之往往以智得解以拔貢生得宣州司訓宣州狄太守愛其才善待之涇令詹某罷官虧倉穀二千石後任李將揭報矣狄不欲起大獄召宣城張令及合城諸紳士謀相顧愕眙最後召君君至笑曰是何難吾未哺食盍法晁蘘啖我與之食畢徑騎馬馳去狄亦不知其何往也先是宣城前令盧某欲以糶餘穀二千石餽太守託君關說君知太守廉拒之至是直入盧所謾曰詹令有穀若干借貯公倉可速還渠盧色然而駭不解所謂君徐道詹令虧穀有性命憂且曰君前以官穀媚上官私也今以官穀還官倉公也一轉移間人品心術判若天淵肯從某計太守視公爲何如人盧大悅服拱手曰先生行矣某即輦穀而往矣君歸報狄狄大喜詹令聞之闔門感泣不五日而兩任之事平亡何以他事被劾奉　旨留任嘻君乃廣文微官一彈指可去而能受　聖恩於格外然則君之生平匪獨人奇事奇即遭際亦未嘗不奇君雖跅弛而內行甚敦事母與兄孝周卹戚里不使人知君有用世心登（原缺二字）賢書六上春官不第益侘傺嘗病中強起攬鏡悲呼自投於牀蓋猶有烈士暮年故態云

銘曰劍無芒難劃玉士不奇難拔俗天生老周非碌碌意欲先人孝侯逐有才無命徒蟄伏中夜悲呼自指腹抱此雄心老空谷天卑其官薄其祿更夭其子罰何酷末路英雄惟一哭確礴於牀疾已篤曰墓銘須袁文作我感其意不諾宿急撰文成走急足或未死前君一讀長夜悠悠可瞑目

誥授奉政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志銘

乾隆四年余春秋二十有四受知於虞山蔣文恪公主其家得見用安蔣君其時君以諸生爲寧邸上客每出城則宿余家兩人不飲而好論古折聖相對凡三千年國家治亂人才臧否有所見解動輒相合拍几叫呼以故益相得家人聞君來必治具濡蠟以待亡何余改官江南君在藩邸如故又十年余乞假入山君舉壬申鄉會試入詞林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充貴州主考隨丁內艱服闋過揚州謁榷使某某以上聞遂挂吏議放歸丁亥兩江制府高公聘修　南巡盛典寓金陵一年余得過從如前時懽君清標奕奕目有青光年雖高善自修飾雖戚里不覺其衰每製衣召縫人親爲指示荼前屈後必合內裁分寸不苟治味如治文精潔詣微余聞君招輒喜不多作詩而洞悉甘苦源流發一難必中款奧遇才人後學孜孜汲引力雖盡心猶未已批黔人落卷教以宜讀某書學某家文以故治行時被放者亦走送數百里外曰此吾經師恩勝座師也晚年以次子重耀攝蕭山縣事就養於浙適余遊天台歸與君同飲方司馬署中漏沉月落依依不去隔四載余再遊武夷過浙而君先十日亡嗚呼歐陽公稱世之賢豪不能常聚理固然矣然余果知便與君訣又何難於前去時小留後來時早到耶或者故人重逢扶持酣嬉竟能生精神而延歲月亦未可知而今已矣握筆銘君五十年來君之笑貌聲音奔趨腕下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君名和寧字用安一字榕菴行四封公鎬雍正元年進士官松江教授以古文名家家本儒素無擔石儲而君天性闊達輿服鮮明坐客常滿振枯粟乏族里待以舉炊者無慮十餘家人知君貧君不自知其貧也卒年七十有八夫人陸氏先君卒子齊耀候選縣佐重耀直隸州州判孫二長方增次禮增以某年某月日葬某所著詩文若干卷

銘曰高飛得羽徐行失屨是運數之偶遭非人生之自主然而寧恢恢毋踽踽雖中規不踰矩孔猶獵較孟非貨取率敦和而從天羞谿刻以自處善逸生故不殖善樂生故不窶苟九原之可作微斯人吾誰與

林君穀菴墓志銘

林君穀菴病革語其子鎬曰隨園先生工金石之文汝所知也我死爲我乞墓銘于先生第先生集中所載皆將相名臣以我流外吏廁其間未知許否已而君亡鎬來如其言以請余道漢青翟爲丞相一事無聞而王奐以功曹名聞千古人傳不在位也而翁有狀既授我矣我又奚辭狀曰君諱嘉俊字墀賜號穀菴福建龍巖州人寓居蘇州齊門之金鵝鄉生有幹略父克旋服賈折閱家無擔石之儲君持錢負販權其子母走閩粵齊魯晉楚吳越間渡海越山瀕死者屢矣卒以誠信勤敏累至萬金循例入粟得州判分發安徽歷權丞倅最後署

六安州吏目君嘗誦先儒言雖匹夫苟存心利物必當有濟況有微權薄秩者耶以故勇於爲善乾隆　年六安災長吏欲減報災數君不可欲掊克賑糧君又不可長吏怒欲中以危法君不顧也恤獄囚如家人有楊德者誤殺人擬絞君探知其母老力請於州牧援例留養飢民篡糧長吏報盜君爭不聽卒以緝盜不力鐫級罷官治行時民送於野囚泣於獄歸吳門後悔幼不讀書乃積卷軸吟哦其間門對十頃菜花與村氓往返夷然自得生平強直自遂行其心之所安一切浮屠術數陰陽拘忌之說彌口不言嗟乎國將與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古之訓也孔子與漆雕開論臧氏祖孫以卜龜之多寡定其家三代之賢否奈今之士大夫官愈高則拘忌愈甚問卜益虔其故何哉蓋沉迷於富貴利達之說而其中無所守故也君雖不由科目進而見理之明遠過凡庸余非君之銘而誰銘初娶謝氏再娶何氏子四人　孫一人年七十五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

銘曰相傳繁昌有古生孤憤獨居行硜硜感君之恩報不能臨死諄諄口作聲願爲君兒君勿驚其人素慕隨園名向君稱說心尤傾果然古死子鎬生從遊於余師事誠輪迴之說儒不稱考之於古恰有徵蔡雍前世爲張衡羊祜金鐶認得清我故採拾爲君銘君當九原笑絕纓

引稗史入銘詞非古也韓昌黎徐偃王碑用王母瑤池事故明知其非而偶一效尤自記

弟婦陳恭人墓表

香亭弟婦陳氏以香亭貴　誥封恭人香亭守端州歸恭人薨於南昌舟次香亭權厝白下逾年將卜葬祖塋狀其事屬余表墓余長香亭十五歲恭人事兄公如尊章知其賢尤悉銘幽之文所不當得辭按恭人名荆字鈿如廣西臨桂人年十六歸香亭其父某初以財豪已而折閱先叔父與錢通大有所負叔父卒世母食貧歸咎恭人詬誶時加香亭又順親爲孝牀第間隔越若陌路先慈及內子絕愛憐之代爲不平私相勸慰而恭人安之若素有暗泣無顯懟媞媞然茹荼集蓼者十有餘年及香亭登進士出宰河南恭人侍世母之任家有兩弟俱授室世母覺兩婦之孝不如冢婦家計又豐待恭人漸有恩而香亭亦深悔從前之不善處家庭間也補過修好伉儷之篤較常人倍甚香亭作令時有任俠名恭人脫簪珥助之施揮霍數千金往往傷惠余以爲仁不勝道心勿許也甲辰春余遊端州居未一月海水暴至城不沒者三版香亭又以事羈番禺城中文武官及諸災黎知府署地高爭挈眷來奔余意欲納之懼恭人有難色乃告之故恭人欣然曰此安所避既守此邦便與此邦人同存亡微伯氏言妾固將納之於是延貴者於內安賤者於外堂皇上頃刻炊烟四起而內署供頓之費日亦不貲半月水退始各寧其家嗟乎晉閉秦糴許不弔災古絕大諸侯尚不知吉凶同患之義而恭人以一女子獨能安行仁義若此此何如識力哉然後知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非徒燕婉之私有以見欽於君子也恭人性好靜不慕紛華常勸香亭急流勇退香亭是其言卒不得間乙巳秋膺卓薦又因公左遷遂決志歸里置園金陵頗饒花竹而恭人不及見矣嗚呼有鸞妻勸隱之言無鸞妻共隱之樂中道乖分可哀也已恭人晚年病青盲雖一無所見而處分家事益精當蓋靜極而慧生云生子安衆早殤撫妾生兩子一庚一端俱如己出卒年五十有四

原任江寧布政使內務府總管永公傳

公姓姚諱永泰字石菴正白旗漢軍人父二格官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公生而端靜樸誠自矢有初入關老輩之風雍正三年以筆帖式保舉引見　世宗命發湖南以知縣試用題補湘鄉調武陵還辰州府永綏同知再還辰州府知府永綏故苗地改土歸流之後獷悍未馴有聚衆械鬬者公將往治或請以兵從公不可曰兩酋私鬬非叛也臨以大軍彼必懼懼且合謀挺而走險矣乃袍而騎直抵其寨召兩酋歸曲責直諭以德威皆慹服感動炊雞黍獻公公即宿其帳中鼻呴呴甚鼾遲明羣酋大悅吹蘆笙送公跪滿箐谷終公之任民夷帖然九年　王師征烏蒙調辰沅兵軍需檄下缺行糧一條公撥倉米運濟幕府猶豫慮難開銷公曰師行糧從國家制也倘有不肆我任其咎巡撫布公蘭泰嘉公知政體檄各郡守如公所行令　上御極之元年公以親老調補山東登

州府知府九年奏請終養部駁旗員無此例公泣涕五請　制曰可嗣後八旗許養其親皆從公始回旗補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調茶庫員外郎兼咸安宮官學總管十九年服闋授河南歸德府知府尋遷河北兵備道兼管河務公到任即跨一馬周度長堤託宿茇舍二十一年防秋陽武夜大風公立堤上驗水漏盡歸寓夢中聞有呼起起者急醒呼燭果報五堡決矣公手絮衣鐵釜馳往堵塞泥污及骭須臾閒水勢倒回民以為神公請於河督曰頃所辦獾鼠穴耳雖潰易塞所慮者河身日高堤日卑河自三門兩厓東急怒而奔於孟縣之小金堤衛懷二郡正當其衝歲下竹楗百萬往往負岸而沒殊覺可惜為永遠計請歲搶兩修外加帑銀以三年為率每年增堤一丈闊若干需用丁夫即以現在堡兵充數畚築轟硪兵較民夫尤熟可使也河督笑公無病而呻公嚬蹙曰治水如治身平時調養原可無病待病而呻不已遲乎卒不許後任張公師載來聞公議而是之奏請　允辦其年南岸崩北岸安瀾公之力也薦卓異引見

上召對良久賜朝衣一襲二十四年授山西按察使調四川還河南布政使護巡撫印再調雲南其時緬甸頭目有宮裏燕者平時與緬子比肩事主緬子弒主自立燕不服唱大義討之反為所敗乃率其屬來投孟連土司孟連利其有欺其孤令繳兵械出口糧尋又竊取其子女燕妻攘占素梟雄心懷不平時有報仇之志故事苗俗印信兵權統歸妻掌號曰印娘領軍陷陣率在夫先調兵以帚箸為號箸下則能食者行帚下則掃境全出二十八年秋燕妻夜舉帚傳令率麾下男女三千人焚孟連署庫滅其家驅財帛牛馬而歸猛艮猛艮者燕妻之母家也燕多內寵妻惡之不與同宿別居一帳相離遠故孟連滅而燕猶不知內地官有貪功者誘燕入關誣其反公聞大驚亟詰督臣曰孟連貪淫被印娘賊殺罪由自取與　天朝無干請以實情具奏　天子聖明必有處分督臣先入貪功者之言竟以叛聞而戮燕於市居亡何燕妻唆緬子犯順勞王師撻伐明將軍忠烈公殉焉人始服公之先見也二十九年調貴州布政使再調江寧兼織造龍江關稅務在任二年以老入都補盛京佐領又授　泰陵總管內務府大臣以兩次失物私償未奏引大不敬律擬斬監候在獄七年卒年七十九公廉儉而慈任方伯時凡支收解給者原收原放不揭印封廠課盈餘給微員為薪水費袍褶敗裂補綴衣之出巡傔從止三五人榷關稅不發囊篋料簡征課足額而已秉臬蜀中姦民宋朝倫以邪教惑衆從者數千公殲厥渠魁少所株累有教主妻楊幺姑者未婚事發公引律苦爭擬流收贖行棧道中見赭衣婦而憐之即具奏婦人秋審緩決一次者可免解府部議允行遂永為例守登州奉檄查封閩撫王士任家產籍其貲印立檔冊仍給與家用撫軍大怒將劾以徇私俄而奉　旨賞還所封公乃得免官滿臨去軍民送者牽衣嗅靴造生祠置酒攔馬不能行其得民心如此然公雖善氣迎人而義之所在強直自信不知有風氣有權要弁不知世上有周旋夤緣之事江寧理事同知名按圖以戇忤制軍大計劾其老公諫不從乃聘其女為子婦而資其歸初宰武陵受知於節相西林鄂公夸非百里才在江寧受知於節相望山尹公恨相見之晚嗚呼此二公者皆君子也惟君子能知君子公之為人蓋可想矣初娶

氏再娶　氏子二人明新明華俱舉京兆以能文世其家

論曰公官中外四十餘年恩吏勤民靡所不施不可謂之不遇也乃衰年終請室中雖蒙　聖主矜憐獲保首領以沒而論者覺惠迪之報尚未盈量豈古人慎毋為善之戒竟為公設乎不知記有之曰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公之過天欲發露之以大彰其仁故不得不加摧折猶之旃檀之香非燒灼不能遠聞也公之末路坎坷或以是哉

江西督糧道省堂沈公傳

君姓沈諱榮昌字永之一字省堂湖州竹墩人也祖涵督學閩中以清節著父柱臣宰廣東因事被逮君年甫十七騎驢入都歷險難脫父于罪以進士出宰山西文水縣朔州知州懷慶府知府甫抵任而河決君率兵役宿危隄三晝夜板幹畚築萬手齊下水稍平乃踰雉堞入城倉開撫恤民以救寧丁艱起復擢守蘭州調鞏昌平涼遷陝西糧道再丁艱起復補雲南驛鹽道雲南鹽政廢弛虧課二百餘萬君知滇省井鹽皆產於層巖疊嶂百川交匯處因井滷濃淡之味不齊致衰旺之時不一薪少惰煎人疲則惰運鹽積則惰消乃身作竈戶取

滷試煎計一石得鹽若干悉其苦累請大府加給薪本在廣通縣設立腰站俾各井窮黎赴省領脚價者先給一半資其路費於是煎運踴躍其時前撫李公奏將各商鋪鹽盡歸官銷以杜私販行之期年地方官竟有按戶口多寡將鹽押領者民情譁然君以爲鹽係民間日用飲食之物不可強派請仍舊通商循先課後鹽之例依限報銷後撫裴公以君言奏　天子是之於是惰銷之弊亦漸清除總督瑋公以習峨縣楊武鄉縣澗險窄有礙郵程檄君開鑿又命擒取普洱逃竄土司時當炎夏瘴霧鬱烝密箐中蝦蟆如豕大瞪目吐氣當之者人馬盡仆君深入不毛染受毒淫遂患瘕蟲方薦卓異遽乞病歸二年病愈入都因濫給驛馬事鐫級發河南以同知用循例捐復補江西鹽法道調糧道當是時君年過懸車傴僂自強兩次督運適遭堤決糧艘滯留乃冒暑親執撲笞催運丁目營心瞿蹙蹙無須臾安船雖渡淮而歸途病發卒於皖江年七十有四君任事詳審信道太篤從牧令起家知民疾苦常刊列爲政事宜手授屬吏如老嫗訓兒諄諄千言聽者欠伸欲臥而君尤覺其言之未盡也又念歷官久受

上厚恩盡一分心作一分報倚健忘老瑣屑必親硃出墨入無所旁假彌留之際猶催辦明年漕務夢中譫呼若氣雖絕而心猶未死者然居家斂衣蔬食安之若素惟於師門故舊鰥寡戚里周恤倍至渡淮時葬浮尸數百船戶有鬻其女者爲贖還之以故歷年清俸無餘轉多逋負死之日宗親民吏皆爲隕泣夫人姚氏子五人璟境玭瑊璮皆以科名庠序世其家幼女全寶許配余子阿遲盡兩人幼同學長同年一子一女皆年過六十所生者也

贊曰漢書稱蘇桓公好教督人人多相畏及其不見則又思之君誨人不倦晚年尤甚有桓公之遺風焉君風趣與余絕不相似而心契交深常戲余曰子但能欺人不能欺天余驚問何也曰子性儻蕩口無擇言人也是風流人豪耳及省其私內行甚敦與外傳聞者不符豈非欺人乎然而造物暗中報施不爽使子衰年有後終身平善豈非不能欺天乎嗚呼君之知我勝我自知然而君之行事居心即此亦可想見矣君回舟時養病隨園彌月不忍去而余奔姊喪故先與君訣登牀號慟而行揆之聖人我殯之義不能無愧云

候選郎中成君衛宗傳

君姓成諱城字衛宗一字成山生而英異目睒睒有神父上坤雍正元年舉人以文名於時君稟承家學修業不息舉戊午鄉試庚辰進士補黃巖縣教諭選福建羅源縣知縣調永春縣陞臺灣府海防同知君善折獄羅源民有悔婚者君知嫌壻貧也助以婚錢爲成禮於堂上鼓吹送歸夜行聞鬼聲掠車而過心疑之次日有報殷續命案者尸在昨所聞聲處君心愈疑而仵作堅稱無傷君按指尸腹下陷處有瘢痏痕召鬬者問之俯首慭伏曰鬬不勝急故以足踐之也王某控陳姓佔墳陳故營卒巡道某疑其倚武越佔檄令往勘詞多袒王君諦視王碑色尚新其上有九層石與陳契相符王詭稱陳墓在山之右君密遣役探得陳祖骸罐於山凹中指示王王惶不能對蓋王貪風水盜拍其墳而私立碑契以相扇惑也巡道聞之嘆曰兵乃無罪士乃爲姦事出意外官之不可有成見也如是夫永春有水來自天馬山與通德溪合上流四壩截水溉田其下自香洋廟至西關等處雖近溪而田多水少恆苦旱君偵知舊有永陽壩廢久矣乃捐俸募費築而新之兩圳並流彼此勻灌無穿漏阻閼之虞歲增畝一鍾閩俗械鬬動至千百人君訪知南安監生某某糾衆有期出不意擒其魁一大創之其風永革一日赴省中途蓬蓬然馬頭塵起則遊擊率兵來嗜曰德化民叛矣刺史不知耶君笑曰刺史不知民叛但知民不叛若果叛刺史一人能平之毋勞公往遣散其兵單騎詣勘果村氓賽神有弓刀儀仗之飾兵貪功妄報君笞督會首以狀上聞一城免健兒轥轢大府知君才以同知委權臺灣知府事再權臺灣巡道事一時三印纍肘人以爲榮捐選郎中以繼母年高乞養在家及母卒君年已七十遂不復起家素貧少壯時奔馳四方藉館餬口宦後雖有餘俸猶攻苦齕淡如初惟於戚里之困苦者曾受恩者振䘏無所吝人以是稱之娶馬氏生二子皆夭嗣子二鉅丙午舉人

贊曰余與君爲總角交同聽鹿鳴晚年又同歸林下余還武林必主其家君愛偉余文每見必以家傳見託余考生而作傳古人所希以故屢負諾責近聞君有臺灣處分將行萬里彼此就衰無幾相見忍再稽遲負良友之拳拳乎莊子

曰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嘗焉君所行善政人人之所不能爲也君所獲譴事人人之所爲也爲人之所不能爲而未見功爲人之所共爲而忽然得罪數耶命耶雖有達人其能知耶

黄君磬江傳

君姓黄諱楷字端士號磬江休寧之高塌人幼喪兩親有二弟甫成立又喪其二門内孀孀煢煢君料簡家計撫遺孤居萬山中野多磽确民常苦旱君尋得水拖舊迹嘆曰此吾鄉所以名高塌耶歲久堙廢葦流如馬逸不可止桔槔無功宜哉乃身爲紳士先辦决瀆堰豬隨高下爲畜洩歲以頻稔君精於醫初習鍼治毒熨之術繼乃廣集方書畜良藥四方之病者趺趺然疲曳而來君診脈施藥皆脫手愈不尸功不受謝如是者六十餘年嗟乎士君子不爲良相則爲良醫斯言也人人知之然吾曹縱具經世略能作相者幾人哉就作相矣古來周召之功必世後仁其餘姚宋韓范遭逢明盛尚有掣其肘老且死未竟其施者豈若醫之一布指一刀圭其效彰彰立見於須臾哉然則以君之才家又素封博一祿仕何難而甘心於潛身濟物以里閈終匪獨其心仁其擇術且智矣君既以德聞邑中人凡倂張者雀角者皆相率詣君得片言便釋年雖高神明不衰豫知死期與戚里訣年八十三而終

舊史氏曰余離君家七百餘里以故知其賢未得相見君孫世璀以高材生受業門下道君行義甚詳幷贈雪蕉一幅君所畫也君素非畫家而筆墨超秀乃爾心頗疑之及讀君行狀方知行成而先藝成而後君行義如此則畫與醫皆藝也一以貫之者也世璀又言君弟病吳門君趣裝往視夜過三白蕩天暴風舟幾覆矣方震驚時耳聞郭索聲風遽止瞑視則一碧蟹如盌大橫伏艙間送君登岸回眸再顧乃去噫神怪之事儒者不道然而結草見巫春秋內外傳往往記載何必以釣奇病太史公哉其事甚異合附志之

陳烈婦傳

江寧有烈婦曰陳淑蘭庠生鄧宗洛之妻也祖垌能詩淑蘭幼侍側即學吟詠鄧生雖才遜於淑蘭而性端謹牀第間搜句徵典賓賓如兩學子然家居万竹園余觀竹過之淑蘭褰簾請見曰讀先生詩疑是古人今幸同時願爲女弟子出其所作淸婉處故唐音也居恆善繡嘗繡兩絕句於吳綾丐余詩序余作駢體七百字以應之今年鄧生失授館所意鬱紆不怡六月四日投池死淑蘭驚哭嘔血夜即雉經翁救之蘇淑蘭亦悔啗曰吾過矣翁在堂夫柩在室繼嗣未定非吾瞑目時也越半年族人立嗣子霖筮日爲宗洛引輴淑蘭有喜色家人覺其哀減禁防稍疎十月二十日遣女奴瀹茗掩扉而縊端書几上云有子事翁吾心安郎柩既行吾不獨生矣家人踢戶入硯墨未乾爐中告天之香尙濛濛然有餘烟也編其詩得若干卷

舊史氏曰鄧生爲貧死淑蘭爲義死均死也而泰山鴻毛之輕重判焉且其從容料量能曲折以自赴故是湛深詩書而非徒一時意氣之爲尤可尙也先是其家二月間開紅蘭一枝生徵詩志瑞及今人以爲不祥余按毛傳釋彤管有煒言女史能以赤心正人也或者烈婦之赤心蘭先知之耶抑其姓氏將登彤管故先爲之兆耶不然如蘭之馨長留千秋生得藉婦之傳又安知俗所謂不祥者乃即鄧氏之大祥耶

俞蒼石詩序

吾浙故多詩人惜余離鄉久寡所省識昨年遇蒼石俞君於江邑官舍貌樸而神閒知爲綴學之士出所爲詩命加校定讀之其思深其學邃能合古人以就範能離古人以存眞洵於此道三折肱焉聞其幼好吟詠家無擔石夷然不以爲意常交吳西林翟晴江兩先生硏究詩旨又嘗遊山陰窺禹穴過嚴陵七里瀧登眺金焦得江山之助下筆加恢奇屢困秋試頊頊然不能無悶余歎且謂曰今人動稱科名不知科之與名相離久矣唐韓袞以退之爲大父身中狀元無人稱說而終身不第之羅隱方干至今編詩者不能祧其一席君將百年中與一二人爭耶將三年中與千餘人爭耶君知余之好其詩也以序爲請余適有東粵之行意欲稍緩而君諈諉甚堅若急欲得余言以自信者余老且衰所言何足爲君重然竊思異寶當前而噤不發聲是啞人而享太牢也奚可哉爲綴數行弁諸卷首且從臾其門人王晉川公子爲梓而行之以質諸天下

何南園詩選後序

金陵有二詩人一爲陳古漁一爲何南園陳詩矯健何詩清婉三十年來過從甚歡今年俱委化去余畫然心傷爲梓其詩以存之因陳詩雖多已有詩概一集行世其子能讀父書事可有待而何則名未出於一鄉家又式微予聞病卽往搜其詩得稿若干選成兩卷或疑所存太少答之曰古陶謝諸公名垂千秋詩存無幾禮有以少爲貴者詩亦宜然或嫌何詩境太薄又答之曰以一物而論劍臘貴厚劍鋒貴薄以兩物而論裘貴厚鮫綃貴薄詩之佳否不在厚與薄也惟是予所悒悒者十年前許代鐫其詩故爲作序蹉跎至今今雖終踐此言而不及使其生前一見爲可悲也且校其稿與予平素抄存者尚缺二三則易簀時所搜羅慮其美猶未盡也然則人之自存其詩與存人之詩者可不汲汲然顧影而爲之哉南園名士容江寧諸生卒年六十有二其生平梗概已悉前序中

陶怡雲詩序

伊尹論百味之本以水爲始夫水天下之至無味者也何以治味者取以爲先蓋其清冽然其淡的然然后可以調甘毳加羣珍引之於至鮮而不病其腤腐詩之道亦然性情者源也詞藻者流也源之不清流將焉附迷途乘騏愈速愈遠此古人所以有清才之重也十餘年前葉書山庶子向余稱京山同年之孫之才其時怡雲初勝衣耳執箕膺攜進止安雅已而入泮受業於辛楣抱經兩先生俱口其才不置怡雲好吟詩尤好吟余詩余勸其力追古昔毋域於凡近而怡雲每成一篇必來商榷數年來其詩益進濼濼然如湘水之清雖十丈可察撏捕矣明年將試京兆欲學唐人寫生紙覓覺于公卿間而欿然以少作爲疑余告之曰元相秋夕淸都少陵東郡趨庭皆少作也作苟佳何嫌乎少怡雲又以古體少學植薄爲疑余又告之曰唐人五言工不必七言也近體工不必古風也鍾嶸詩品滄浪詩話尙悟不尙學也且吾再語子以水之說方諸之水一勺也可以羞神方塘之水半畝也可以喻性放而極之原泉渾渾浮天沃日又何常非方塘一勺之始基乎子富於春秋徐之以俟其至原無津涯而余則頹然就衰假數言爲宣張勢難緩矣況三世通家子弟之詩及於吾身親見之又親序之亦是人間罕事讀怡雲詩者當不蒙龐士元稱引人才每過其分之誚也

重到沭陽圖記

昔顏裴戀京兆盧㥯戀靈昌古之人往往於舊治之所三致意焉蓋賢者視民如家居官而不能忘其地者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余宰沭陽二年乙丑量移白下今戊申矣感呂嶧亭觀察三札見招十月五日渡黃河宿錢君接三家錢故當時東道主其父鳴和癯而髯接三貌似之與談乃父事轉不甚曉余離沭時渠裁斷乳故也夜闌置酒聞車聲哼哼則嶧亭遣使來迎遲明行六十里嶧亭延候於十字橋彼此喜躍駢轔同驅食頃望見百雉遮迣知沭城新築衣冠數十輩爭來扶車大概昔時騎竹馬者俱龍鍾杖藜矣嶧亭有園洒湑居我越翌日入縣署遊觀到先人秩鐥處姊妹鬭草處昔會賓客治文卷處緩步婆娑悽然雪涕雖一庖湢一井匽對之情生亦不自解其何故有張沈兩吏來年俱八旬說當時決某獄入簾薦某卷余全不省記憬然重提如理兒時舊書如失物重得邑中朱廣文工詩吳中翰精賞鑒汪叟知醫解陳二生善書與棋主人喜論史鑑每漏盡口猶瀾翻余或飲或吟或弈或寫小影或評書畫或上下古今或招人來或呼車往無須臾閒遂忘作客兼忘其身之老且衰也初意欲遊雲臺以路遙不果居半月冰霰漸飛歲將終矣不得已苦辭主人主人仍送至前所迎處代爲治篚篋束韁靮畢握手問曰何時再見先生余不能答非不答也不忍答也嗟乎余今年七十有三矣忍欺君而云再來乎忍傷君而云不來乎當余來時妻孥皆不欲也余灑然就道而今竟得千里生還其初心寧及此哉然以五十年前之令尹褐來舊邦世之如余者少矣四品尊官奉母閒居猶能念及五十年前之舊令尹世之如呂君者更少矣離而合合而離離可以復合而老不能再少此一別也余不能學太上之忘情故寫兩圖一以付呂一以自存傳示子孫俾知官可重來其官可想迎故官如新官其主人亦可想孟子曰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奮乎百世之下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提筆記之可

以風世又不徒爲區區友朋聚散之感也諸詩附書於後

康方伯睢南治河記

乾隆己酉夏江寧方伯康公奉　天子命隨制府防汛南河會河水暴漲六月十日決魏塘公聞信奮曰魏塘者睢寧保障也倘有不戒萬民爲魚雖現在周家樓亦復漫溢然其地人烟稀少且近洪澤湖水有所歸智者當務之爲急不可緩也遽詣魏塘督夫下埽立隄上指揮忽埽裂一縫若地陷狀竹楗芻泥壓公而下時已昏黑救者愕眙莫措倉卒閒急溜衝去所壓泥沙擁公而上手有所觸乃埽船纜也援之登岸官吏奔赴見公揚揚如平時冠不弛襻帶不移孔水不入口手仍搖扇羣驚以爲神制府書公憐公勞瘁勸還寓小憩公不可曰官散則夫散某若去隄今夜潰矣某身受　國恩願與此隄同存亡遂閉車帷易濕服旋即登隄督辦夫役兵丁壯公之節爭先踴躍邪許之聲徹天甫至夜半埽定而工成上流既治周家樓得以并力合作不數日睢南水患悉平大府上其事　天子嘉之手解荷囊以賜校按漢王尊守東郡治河隄壞立水中不動吳子顏溺荆門援馬尾而起古之名臣履險如夷往往相似然而公之初心豈望及此哉當逿墜時洪濤掀天自分無生理矣私念人誰不死爲民而死猶不死也此念甫動若有扶之而起者立水中如立土上登岸後覘所援之纜尚離丈餘不知何由入手莊子稱至人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宋子京稱郭令公忠貫日月神明扶持今觀于公信矣校舊史官也愛公奇績可備　國史之遺故纂而紀之俾後人有所矜式且知仁以爲己任者忘其身而身存危其身而身安人定勝天轉不在脫帶腰舟競競爲自全計也意所未竟更爲之歌其詞曰

異哉方伯猛不畏死直走龍宮奪還赤子所奪何地淮睢之交河決魏塘人心動搖公命驅驅急則治標具乃畚築下乃芻茭身立於隄表帥羣僚突然隄裂水擁公去雖去不去公如砥柱公非善泅有沉必浮公非輕鷗立水上頭人道死矣公乃起矣萬目睽睽驚且喜矣雖有智謀不如一膽雖有慈航不如一纜涔涔者袍峨峨者冠炯炯者目飄飄者髯公之自視逌然淡然人之視公氣定神完吏民愛公牽衣而泣爭取瓣香爲公禮佛大府敬公以手加額勸且離工小爲休息公曰不然事須及熱民命所關千金一刻請賈餘勇與水一決盡力今宵將河堵塞河伯聞之嗒然色阻夫役聞之蹲蹲起舞魚鱉爲橋蛟龍捧土頃刻隄成漏纔三鼓　天子曰咨嘉汝勤劬賜朕雜珮以光汝軀公拜稽首仗　王威靈從茲睢南永慶綏寧賤子有言請參末議前聖後賢事同一例湖名召伯隄號康公盍易新名以垂無窮

與稚存論詩書

文學韓詩學杜猶之遊山者必登岱觀水者必觀海也然使遊山觀水之人終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復知有匡廬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妙則亦不過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古之學杜者無慮數千百家其傳者皆其不似杜者也唐之昌黎義山牧之微之宋之半山山谷後村放翁誰非學杜者今觀其詩皆不類杜稚存學杜其類杜處乃遠出唐宋諸公之上此僕之所深憂也昔人笑王朗好學華子魚惟其即之過近是以離之愈遠董文敏跋張即之帖稱其佳處不在能與古人合而在能與古人離詩文之道何獨不然足下前年學杜今年又復學韓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學力何不爲洪子之詩而必爲韓子杜子之詩哉無論儀神襲貌終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韓是杜矣恐千百世後人仍讀韓杜之詩必不讀類韓類杜之詩使韓杜生于今日亦必別有一番境界而斷不肯爲從前韓杜之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落筆時亦不甚愉快蕭子顯曰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莊子曰迹履之所出而迹非履也此數語願足下誦之而有所進焉

書楊鏡村

楊太守名燦字鏡村以福建舉人權知上元縣事乾隆三十三年四月總督高公出巡有禹郭氏者攔輿訴其子尊玉與同產姊姦已有身矣高公大駭交君辦治君坐堂皇召郭氏及女至俱戴手罟尊玉不良尊玉無言涕泣而已君疑姊弟亂倫不應和於前仇於後且尊玉狀甚愿非行險者但未便以子質母乃分別須槃即親至其家見尊玉牀覆麤布被甚單寒而其母及女則紅衾爛然訊其鄰僉曰事關暗昧某等何能知須臾有小女擘茶出問其年曰七歲問郭

氏何人曰吾母也君喜抱入署暗屬役有隨小女子車後刺探者擒以來果得一男子壯佼而頎名解五爲總督摯繖隸也乃啖小女果餌好語誘之使與摯兒戲三日後欣欣然忘其家具言母與姊同解五寢兄尊玉詬誶受笞者屢矣問知汝姊有身乎曰知何以知之曰姊姊腹大鄉鄰見之皆掩口匿笑前數日解五買小兒文葆及紅抹肚來阿孃爇熨斗爲之煩擱隨置酒三人同飲兄尊玉甕額走出不知所往君命役搜其家所置物宛然在箱乃召解五及母女來取示之各叩頭伏罪蓋解五庸奴不知律載內亂者兩犯俱斬意欲誣尊玉戕遺之己獨占其全家故也獄具合郡稱爲神明擢知蘇州府蘇州有周顧氏者以他事勒婢致死官疑與其奴吳祥有姦刑逼誣伏君超雪之張欒盜于闐玉事發誤買者多株累君訊不知情俾寧其家事後各來謝金君不受

舊史氏曰君貌清氣和明達政體訊解五一案余所目擊故知之也詳後貶謫海門爲決獄事代上游受過終不自言尤可尙也聞近得狂易之疾年餘未痊雖天報善人病與官均當復起而余則頹然衰矣慮旦暮填溝壑無人傳循吏故倣孫可之書何易于之例取君逸事爲著於篇

書汪鍪菴

杭州汪鍪菴富且達者也築家菴於西湖年七十將居召其子女而告曰慶生日不過絃歌燈宴鞠跽拜趨縱極豪侈我嘗之厭矣今年心有大願說與兒曹衆皆起立拱聽曰人誰不亡我願未亡而受亡人之奉哭則能聞奠則能餐拜則能受汝等縗麻則能量其長短而觀其稱身尤妙者引輴時旃檀之香黼荒池紐之設鼓吹導從旌旗柳翣之儀緇流梵音羽士法曲夾道數十重吾坐靈車中游目傾耳威儀赫然行者避道汝等佯哀詐泣送入西湖靈妙菴中選精舍授几作妥靈狀開奠三日極牢醴而甘焉是享古人未享之樂也樂極再歸行生日禮何如家人色不相許鍪菴怒云孝莫大於順親我豈不知預凶非禮然此亦亡於禮者之禮也較之唐人李清爲壽縋入少室山中不猶愈乎遂親買紙錢魂旛啓期畀之諸戚里愛其通脫笑其癡至期來送路祭者百餘家鍪菴稷稷盛服停車揚觶不遺一席是日飲至石許顏愈温克到菴禮畢語妻子曰吾不歸矣吾在此茹葷伴佛玩山水以終餘年汝等來則相見不來我亦不汝召有以家事白者雖來亦不見也居湖上十五年而卒今湖上小有天園即其處矣

杖銘

走不以手非所論於老叟自得此君山之巔水之藪俱爲吾有樂莫樂兮與鄉人飲酒

竹杖銘

節瞿瞿是何篠簜扶之以當車亦步亦趨

藜杖銘

藜瘦如竹竹堅如玉老人得之添一足

灌木杖銘

磥砢多節頗似奇士吾與汝偕不知老之將至

木拐銘

契丹木拐見者避道此拐聞之淩雲一笑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一

海州知州何君墓志銘

錢唐袁枚子才

乾隆庚戌八月老友何君獻葵臨終以蒞官事狀蠅頭書付其家人云爲我交隨園當必有以報我其時君長子承燕作天台校官次子承蕭需次秦中三子承福尙幼餘皆婦女治喪倥傯遺失其狀今年將卜葬矣承燕來乞志墓知秉筆者不能鑿空爲文而又不忍沒其先人諈諉之志涕泣而謀諸余余道古人碑銘事迹與交情竝書余交而翁四十年爲子者不忍死其親余亦不忍死其友也豈可以事狀不具而聽其沒沒哉謹就所知聞爲之銘曰君諱廷模字獻葵號西舫杭州丁卯舉人分發江蘇知如皐縣調沛縣遷牧高郵再遷海州俸滿引見丁母憂歸服闋不起終於如皐君清癯藴立晳而髯目睒睒有光聰強辥審頗饒幹略常愛余所撰州縣心書手抄以去蒞官時試而行之所到豪暴屏迹胥役肅然如皐素稱難治君初臨投牒者如麻一二年後訟庭如水以其暇修冒辟彊故址建水明樓與紳士詠歌其間在高郵重到如皐修城鄉邑父老扶杖攜幼而迎者遮馬首不前君愛其風俗之醇遂卜宅焉嗟乎古之賢人往往樂居舊治孔僖之於臨晉盧慫之於靈昌莫不皆然其故何哉蓋當其作官時視官如家視其民如隸子弟及其去也民之奉其官亦如父如主人居他鄉轉勝故鄉也柰今士大夫作官如作賈虐取諸民在官時莫敢誰何一旦解印歸瓦礫爭投者如雲而起尙敢緩須臾出境哉君能安居如皐是卽循良之明效勝行狀一篇矣先是余宰沭陽有某某就館洪氏某某夜被殺主者不直洪氏子與其奴互相誣余屢訊不決遂成疑獄偶與君言及君曰此獄固難辦然君亦未盡心余問何也曰君何不將二囚合繫之陰使人察其所言再分繫之使人爲鬼嘯以怵之或眞情可得余憬然若失悔計不出此因服君之才之過余也君行義敦篤性殊瀟灑在江寧小住輒來山中佐余疏流泉蒔花竹登天風閣看江相約結隣蕭然有出世之想厥後急流勇退樂志林泉者十餘年在當時亦預覘梗槩云先娶某氏再娶某氏女二人孫五人葬某

銘曰勿放勿拘持身瞿瞿未老而賦閒居卜一廛於所治之區盡事事學余也然長余一歲而竟泉路之先驅得毋愛余文而有意歸眞將身後之名見託歟吁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右侍郞抑堂史公墓志銘

公姓史諱奕昂字吉甫號抑堂漢溧陽壯侯之裔世居夏莊祖夔康熙壬戌翰林官至宮詹父貽直歷任三朝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謚文靖有子三人公其次也雍正四年　世宗欽賜諸大臣子弟舉人文靖公愛公聰敏意屬公公讓於長兄奕簪而己亦旋中順天鄉試乙科以恩廕授刑部山西司員外郞出爲山東兗沂曹道調運河道公長不踰中人而風骨秀整有守有爲乾隆十六年黃河決豫州自陽武建瓴而下穿張秋之挂劍臺勢洶洶不止議者或欲塞臺口或欲拍麥田下流公皆不可請於河帥顧公曰上源不斷而徒治下流無益也爲今計宜聯東兩省爲一局先塞陽武咽喉乃從事於東棄故河開新河築兩堤如翼遏水北行則河力自退如其策水患果除會有　旨命協辦南河石料濟寧乏舡公借停運糧艘運石以往爲漕帥所劾亡何南河奏他省協濟之石未到而東省協濟之石全輸　上知公有才免其處分旋命攝甘肅布政使辦理軍需時　王師征準噶爾故事兵四名所過處供肴烝一席健兒呼呶州縣苦之公奏官兵原有口糧按站支給請飭州縣改所供爲牛羊乾脯俾兵且食且走免稽行程上可其奏皐蘭令奉將軍嚴檄限五日內解送穀袋三千令錯愕無措公命各典鋪將質押民間糧食袋借出記數責成押運官運畢歸還不三日而事辦當是時甘肅路遠自涇州起至甘肅共二十餘站尖宿五十餘處一路塵市寧謐兵無驛騷二十年補授福建按察使閩故多盜南洲積賊范某渠魁也有拳勇歷任不能擒公訪知賊頗孝乃拘其母以招之范果出請死公許自新命縛羣盜以贖范涕泣叩頭去終公之任不再犯法公又多置哨船增營兵按月輪巡全部肅然每訊囚反覆詳審不得其情不止有邱廷華者姦同舍生致死事屬暗昧誣引他人前臬使獄已具矣公鉤距得實力爭於大府前訊釋無辜而置廷華於法在閩六年　天子擢公廣東布政使公感

上恩益奮奏首領佐雜雖微員有佐理之任宜加斟別繕摺呈　覽不必拘
六年俸滿之例奏雲貴川廣路遠大員丁艱宜速奏限驛行四百里免懸缺久
待奏　國家封典原以教孝也今見請封生母供結內註並非再醮二字殊乖
忠厚傷人子之心按結內既稱某人室女以禮聘娶則非再醮可知何必多此
詞累疏入　上皆嘉許飭部頒行瓊州舉人某請咨入都吏嫌用印處殘損駁
回州文公念瓊州隔海往返甚難命補藩印給發吏爭無此例公不聽次日出
行此人持香跪謝方知握破州文者卽吏所爲作脅索張本公之精神淵箸細
事不遺皆此類也丁文靖公憂服闋入都　聖眷益隆遷兵部右侍郎晝日
三接行將大用同官忌之以蜚語搆公　天子休公於家與三品銜回籍讀書
公遵　旨掩扉足不入城家有　賜書數萬卷朝夕自課葺文靖公故園蒔花
栽竹嘯詠其閒雖高年猶臨帖作楷神似晉人家居後疊次祝　釐迎　鑾
上必召見　溫諭寵錫復二品原銜五十年與千叟宴賡歌賦詩　恩賜稠疊
士論榮之辛亥仲秋公慶八十生辰仲冬四日無疾遽終子八人女四人第六
子培與余壻也猶記壬寅歲到公家住紅泉書屋每晚公必命童子提燈而出
絮語生平決某獄辦某案漏下四鼓猶娓娓不休其卓然可傳者無慮數十事
惜予年衰善忘不及筆記而今又十年矣諸公子丐余銘墓不能如當年撰吾
師神道碑之詳嗚呼余其負公也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槃槃史公炯介明淑端右之才旄車之族真想在衿精神滿腹既動施於
四方亦遂心於初服爾壽爾康無適無莫爛其盈庭森蘭挺玉歘魄無傷神膂
有錄以一个臣享九五福倜然逝矣如客不速又何必絮語諄諄而啓予之手
啓予之足

永昌府龍陵同知金公墓志銘

吾師金中丞震方先生有從孫曰岳字哲訓生而英異十四歲聞其父觀察公
誦于清端公文集慨然慕之及長善射好談兵凡握奇風角奪槊跳刀之法靡
不殫究始筮仕平樂府通判歷署麥嶺梧州同知荔浦靈川來賓等縣皆邊地
也最後署羅城縣羅城者于清端故所宰邑瘴癘毒淫人皆憂之君獨喜曰余
仰止清端數十年今竟蒞公所治或者公其有以默相之乎到卽創建公祠輯
公所著政書爲之傳播居羅城一年前後獲盜百餘里無夜警調補桂林龍勝
通判龍勝水土尤惡抵境不及三月妻妾家人死者纍纍君亦殗殜幾死者數
矣然伏櫪之志雖病不衰每獨策一騎周歷叢篁深箐搜訪其山川阨塞宵小
竄匿之所著爲桑江平樂紀要二書某宜屯兵某宜置戍科別其條若指諸掌
適制府蘇公巡邊見其書稱奇才奇才卽欲薦君君以疾辭退而語人曰蘇公
不能馭下慮他日有事未幾蘇竟以罪免巡撫熊公聞之歎曰金別駕知幾其
神乎君浮沉粵西最久復移官於蜀於滇所歷皆磽确之地其戹屯勞悴
若從骨相中帶來雖力疾自強遇險益奮而馳驅烟瘴垂三十年君亦皤然老
矣君短視秀羸多能恢奇自喜所至重文學興教化故人子及先賢苗裔有貧
不能自存者傾囊賙之必盡其駐龍陵也永昌諸生越數百里裹糧從之遊又
共述君實惠紀略文行節錄傳於世終以龍陵同知乞病就養於長子見龍八
閩署中年六十三而卒嗟乎君有志慕清端公其動心忍性相似其才亦未必
不相及也然當日清端公宰瘴地死者七人耳不及五年總督江南君宰瘴地
死者至十三人之多乃卒以同知終老豈天之將降大任或然或不然耶抑必
欲放清端公獨占千秋而不容後人追相存偶耶余受君叔祖中丞公知因得
與尊人觀察公遊後中丞薨余爲撰碑觀察公死余爲銘墓今君亡又因君子
見龍之請而爲銘君之墓然則昌黎哭殿中馬少監三世悲哀不勝轉怪世之
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耶不知有昌黎之文而少監至今死猶不死則又
未嘗非久居人世者之爲也嗚呼銘人三代古人希有余竟公然爲之則其老
且衰又寧堪問哉君若有知其悲我當更勝於我之悲君也已君子二人妻某
氏以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木性根土人性根祖道素之門自兼文武嗟哉金君心追古賢何地不可
官而與瘴爲緣能使百姓活而妻孥轉歿三宿髑圜一朝決捨握筆銘君老淚
傾瀉雖久屈於人閒終常伸於地下

淮徐營遊擊加贈文林郎田公墓志銘

余屢遊蘇州聞人道長洲令田涵齋之孝與其封公香泉先生之賢問狀何若曰涵齋善養父志知老人愛山水時奉一騎一板輿恣其嬉遊以吳人之浮薄而封公排日出署竟齊其口無一人造作蜚語者非其道韻平淡有以深孚於人心何能如斯余聞而敬焉丁未冬遇涵齋於酒所愛其伉爽每兩人語輒移時今年刺海州丁封公憂書來乞余銘墓狀曰公諱玉字存璞號香泉世籍瀋陽祖翲色公始遷大興少時豪健善騎射務爲名高一日在郊外遇潘長者教之讀書曰好勇不好學將流爲逋蕩矣公歸讀大學集註至去其舊染之污六字憬然有悟遂折節改行爲滿洲完顏公所知公督南河挈公相助完顏公薨相國高文定公尹文端公尙書顧公琮相繼作河帥皆器重公以碭山把總驟遷高堰河營守備歷遷至淮揚淮徐遊擊嗚呼完顏公者名偉余座主留松裔先生之季弟也明允篤誠造次必於儒者壬戌歲余改官江南蒙以通家子弟見待留宿署中慰誨殷勤其他若高尹顧三公皆海內正人而亦余所親炙休光者昔人云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以四君子之舉公公之爲人從可知矣公生有至性在袁浦官署忽趯趯然心驚急歸視母母果病視湯藥半月竟得送終年過懸車堅求解組歸常端坐手一編凝塵滿席澹如也所著有省吾錄附蓬小草等集卒年八十有七元配趙氏繼劉氏子文龍孫慶豐三代皆贈如公官以子貴加贈文林郎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逖矣田公誰與伍漢之朱雲晉周處游俠趫趫力如虎一朝納約循規矩盾頭磨墨兼文武與來詩筆如牛弩三品尊官棄如土來看子舍綵衣舞終其天年歸紫府高風不愧古人古

誥封光祿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銘

乾隆己未冬余　恩假歸娶路過揚州初識江公穎長余年二十有四而公始任戴冠其時兩淮司禺莢者侈侈隆富多聲色狗馬投瓊格五是好而公獨少年淵雅與王已山程午橋諸先生遊山賦詩余灑然異之亡何鹺務浸削商中耆舊凋謝恭遇　國家大典禮大徭役大府無可咨詢惟公是賴公閱歷既久神解獨超輔志弊謀動中窾要每發一言定一計羣商張目拱手畫諾而已四十年來凡供張　南巡者六祝　太后萬壽者三迎　鑾山左天津者一而再最後赴千叟宴公年已六十餘每跪道旁　上望見輒喜召前慰勞詢問家常所賜上方珍玩加級紀錄之恩莫可紀算轉運使出都請　訓上面諭江廣達人老成可與咨商廣達者公行鹽旗號也公自念一商人並非勳舊閥閱而帝心簡重如此受寵若驚躹躹如畏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丁丑辦治淨香園稱旨賞給奉宸苑卿銜壬午盤獲內監逸犯有功晉秩布政使銜辛卯　上知公貧　賞借帑三十萬以資營運一時羣商之趨下風受指麾者或相噎媢退有微詞公絕不與較未幾兩淮提引案發　上震怒不測羣商就逮京師勢洶洶度不能自脫而公慨然一以身當　廷訊時唯叩頭引罪絕無牽引　上素愛公又嘉其臨危不亂有長者風特與赦免其他鹽政諸大吏咸伏歐刀而公與羣商拜　恩而返妻孥迎門先咷後笑方知大樹之下可借餘陰無怪其干霄而捧日焉先是揚州城南有高阜相傳前明康海讀書處公家其旁葺而新之疊石穿池請　鑾臨幸　上喜平山之外得近處小憩兩幸其園賦詩以賜公抱七歲兒迎鑾　上抱置膝上摩其頂親解紫荷囊賜之　恩幸之隆古未有也公長身矗立角犀豐盈晚年雖鬚白如銀而神采煥發聰強不衰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賦琴歌不申旦不止邗江地當衝要公卿士大夫下至百工伎藝得珍怪之物及法書名畫無不傱傱然屨及公門如龍魚之趨大壑公一與申納周旋必副其意使去以故賓從藉公起家者無慮數十輩而公轉屢空身歿之日家無餘財人以比古之樊靡卿陳孟公一流而風雅過之公諱春字穎長生時白鶴翔於庭因別字鶴亭本籍徽州歙縣祖演徙居揚州父承瑜皆以公貴贈封如公官生　子　女皆不育繼弟昉之子振先爲後又夭公歿之前一日再繼其弟振鴻壬寅春余持公詩遊黃海一邱一壑如得導師歸告公公曰我將遊天台亦持君詩作證兩人盍以名山作交易耶嗚呼息壤在彼而公有志未行竟從此訣其可哀也已公卒時年六十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四民之末三揖以前問厥由來奇賞自天奕奕江公宏智辨達手握牢盆葬枯粟乏善與人交靡不有終赴義若爇艾物必豐均輸　國計軍餉河防惠

我黎烝育禿僵侹遺逢　虞巡靈臺營造工垂神明馬鈞機巧　天子曰咨汝
實卿才奉朕宸遊源源而來公承　寵命千里駿奔遨遊　宮苑歸夸戚隣一
箇匹夫三公不換鼻息所銜上拂雲漢年高委化人琴千秋歌吹已寂聲華未
休松耶柏耶志幽者石耶我爲之銘石敢泐耶

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錫山嵇文恭公墓志銘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文淵閣大學士嵇公薨於位　天子駕幸熱河聞
信震悼加贈太子太師　賜謚文恭命　皇八子靈前奠酒　遣官護喪歸里
餘終之典海內榮之次年九月其子承豫等卜葬有期馳書爲貞石之請枚伏
念文恭公碩德重望年登大耋名聞四夷古大臣中惟召康公文潞國差堪比
肩枚才盡年衰何能當茲重任然追思弱冠試鴻博報罷落魄長安蒙公聘教
公子得朝夕沾接風采受公知最早而因此知公亦深誼不當以不文辭謹按
公諱璜號尚左字黼庭晚又自號拙修系出晉侍中紹之後家居金陵祖永德
遷無錫以諸生在福建總督范忠貞公幕中同殉逆藩耿精忠之難　聖祖追
贈國子監助教陪祀范公祠父文敏公諱曾筠以康熙丙戌翰林歷任江南總
河浙江總督拜文華殿大學士公其第三子也生而嚴重寡言笑雖貴公子而
動容周旋造次必於儒者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盡下流
宣通則上水自順流而下長老咸驚異之識者曰此子他日必爲名臣能宣汾
洮而障大澤者也雍正七年春奉　世宗特恩大臣子第一體會試公年纔二
十以太學生登進士入詞林給假歸娶散館授編修　命南書房行走尋遷左
春坊左諭德乾隆元年今　皇上登極文敏公總督兩浙三年秋有　旨召入
閣辦事文敏公病奏請解任公驚駭乞假省親倍道奔馳爲馬傷血浹袑袴到
署未浹月文敏公薨當是時文敏公年高病久一切公私事叢雜如麻中外頗
有讕語非公到不能料簡帖然也六年服闋入都奏請停各省采買極言其病
國病民病官諸弊又奏河東總河一缺宜專其職守凡有題補修築等事不
必會同兩省巡撫致有掣肘推諉之弊　天子可其奏七年遷學士再遷僉都
御史副都御史工戶兩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十八年扈　駕木蘭甫進哨而江
南黃水爲災高堰圮於風浪奉　命勘驗督修功成議敘二十二年　命爲江
南副總河公奏淮揚運河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多一分
入江之路卽少一分歸海之水歸海路近歸江路遠宜開挑引河正對閘河改
曲爲直趨海爲便又奏湖河源流分合設壩放淤諸務尤詳奉　上諭所奏甚
合機宜下河一帶經理汝功不小也二十三年遷工部尚書調禮部尚書入都
仍侍值　南書房二十四年公母何太夫人有疾公陳情乞養　上許之先授
總河時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公早有此請　上諭汝父久任河工汝趨庭時
見聞甚悉長淮一衣帶水儘可迎養不必在家侍奉也公不得已而赴任至是
得請才能領天倫之樂陶陶遂遂侍寢問安自言此千金一刻時也孝養五載
而太夫人薨三十一年服闋還都實授禮部尚書旋授河東總督兼兵部尚書
公起任之便卽繞道河南相度河形蒞任後裁壩夫栽堤柳革除墊崖貼坡諸
弊偶巡河至商邱五堡命幫裹戧十丈衆不喻其意俄而節過白露河官皆慶
安瀾酬神張飲公尙欲詣工親勘衆以公積勞咯血勸勿往公不聽行至半途
而探馬飛報大隄湮塌八丈幸有新幫裹戧可資保護衆始嘆服公之深識遠
慮也然亦有神助出於意外者公每巡河輒先屬吏冒風雨或手持畚鍤以行
一日宿廟中聞虞城工險馳往其時天甫曉雨雹交下趨視所下之埽岌岌欲
崩從者瑟縮面皆改色或遮勸勿前公立堤上厲聲叱曰埽去則我與俱去聲
息雨雹亦息堤卒無恙又因防險宿河堤行館夜聞訇磕聲撼臥榻皆動起視
無他黎明報對岸河塌數十丈公所宿堤下忽漲起沙灘如其塌數人以爲神
又勘驗曹縣三保河河溜漸逼羣議下埽而未定某所公夜夢金甲神持劍指
溜處曰吾張桓侯也速下埽吾與趙順平助汝驚起周視形勢如所指處下之
竟得安瀾因於月堤建桓侯廟而幷建順平侯廟於對岸論者僉謂　聖朝福
大百靈効順而要非公之精誠不能感格也四十四年以吏部尚書兼翰林院
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五年授文淵閣大學士教習庶常　賞海淀
官園居住四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在　尙書房總師父處行走公歷事　兩朝
垂七十年兩爲山陝正主考一爲乙未會試總裁其他殿試讀卷朝考閱卷以

至總裁三通四庫國史實錄諸館者不可枚舉　上亦視公如商彝夏鼎雖不必服用而陳之廟堂醇樸典重邦家有光故五十年行千叟宴　命爲漢大臣領班五十五年庚戌會試重公重赴瓊林　賜詩矜寵公又與　上同庚八十生辰本在六月公道臣不敢先君擬改期於　萬壽後　上嘉其知禮代定八月十九日　遣侍衛明安爲之稱觴　賜詩及上方珍玩金幣無算公慮盛滿難居屢疏乞歸至於再至於三　上念老成凋謝不忍公歸又憐其年力就衰
詔嵇璜高年入直如遇風雪不妨遲至即不入直亦可先　賜紫禁城騎馬
再　賜肩輿到殿公銜感次骨泣且嘆曰君父體恤老臣至於如此死有餘榮自後不敢復作思歸之想然素性恭謹非體有不適與極大風雪仍步行入朝如故也公議事書稿無鉅細必沉思審定求一是處雖位極人臣而依然儒素猶記戊午年枚館公家每　朝罷歸相與談史鑑數千年事如指掌自言在南書房汪文端梁文莊諸公各言所長推公見解爲第一公亦夸枚云先生非特文佳人亦好也其受知如此公精小楷能於胡麻上作書所作詩多不存稿惟奏疏數十篇藏於家娶楊氏誥封一品夫人子八人長承謙受業於枚最純靜官至翰林院侍講先公亡次子承豫雲南劍州知州因公褫職　上加恩以主事用次承閑承基承樸承恂承亘承廉女一人嫁袁氏孫十二人曾孫三人享年八十有四葬[illegible]嶂山之新阡

銘曰錫山峯高惠泉水清降生嵇公明允篤誠少如威鳳來儀虞廷壯司水政元圭告成官久能貧廳堪旋馬貴而不驕惵然意下有所薦引不圖報謝惡隱善揚矜孤悼寡每逢　召對讜論直陳退而愼密温樹不言傾衿禮士正色立朝人之仰之孤月行霄豈不戀闕臣力已竭　天子留公纏綿悱惻給扶俠侍曠典重重自天而降觀者動容　恩重身輕歸心難遂從古皐夔不聞引退巍巍華表鬱鬱松楸銘公者誰我亦千秋

蘇州府知府楊公墓志銘

余嘗書楊君鏡村測因事爲作吏者法已十餘稔矣今冬其子書來乞余銘墓當楊君存時余尚恐沒其善行故書而志之今楊君亡可不彰其所聞慰孝子之心哉謹按君諱燦字鏡村號質亭福建邵武府人幼即入學食餼以乾隆丙子舉人發江南權知上元縣實授寶應調長洲還知高郵州再還常州府知府調蘇州因公鐫級補海門同知年六十卒君秀挺機警長不滿六尺而精悍之色溢於眉宇所蒞處除苛解嬈侃侃事上温温接下吏民帖然長洲案牘麻起兼開白茅河君判決如流疏濬得法高郵大旱布政使閔公不肯報災君爭之閔曰汝擢守常州將行矣何必強預人事君曰官之於民父也安有父將遠行而忘其子之飢寒乎閔不能奪卒如所請乾隆五十年海門災君請招商領照赴運漕採米屯戶閘之盡行出糶價以大平總督高公出巡上元有禹郭氏者訴次子尊玉淫其妹已有身矣高公大駭命君鞫訊君覺情狀非是乃陰召其小女噉以果餌得其情案遂以定其鄰人聚而歎曰天乎前三年禹郭氏與姦氏解五誣其長子積玉逼嫁阿嬭官不細詢已斬決矣今解五欲占禹氏家產故又唆其母妹謀殺尊玉微楊公則一門奇冤又誰雪哉蘇州顧周氏笞婢婢縊死前官疑周氏與其奴吳祥有姦故殺以滅口已刑逼誣伏矣君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治獄不可以意爲也周氏笞婢致死自有本罪若以暗昧事陷人於十惡非法也即省釋之撫軍楊公魁謂余曰子屢稱楊守之賢我猶未信今春張欒盜于闐玉事發　聖旨嚴切我震悚不知所爲一時獄繫纍纍賴楊守部居別白專誅欒而寬其誤買玉者奏上果蒙　俞允歡聲如雷我方信楊守之賢而嘆子之能知人余笑曰是奚足哉公知楊守終未盡也撫軍驚問余曰買玉人杜開周常向余言玉案事平渠感楊守超雪恩邀諸買人聳金幣爲謝昏夜致之楊絲毫不受此公所不知楊所不言而余所獨知者也撫軍爲嘆息者再君之降調也爲辦常州府弓兵一案　天子怒其擬罪失入特予降調永停陞遷不知刑部所擬即君之初詳也撫軍閔公三詳三駁君不得已還就從之及遭嚴譴勢不能再揭部科又不能遺諸胸中遂隱忍紆鬱妄笑語昏亂竟成狂易之疾以至於死嗚呼其可哀也已夫人某氏子學基候選布政司理問孫二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鏡能照物無隱慝兮君取自號其儀一兮施於爲政上下悅兮蒼蒼者天

斯人也而有斯疾兮固知壽爲欺魄天爲免沒古有說兮然而未竟所施民思何極兮吾不能臨其穴但能志其石吁嗟楊君安此室兮

蕪湖兵備道張公墓志銘

公張姓諱士範字仲模號芷亭先世爲山西洪洞縣人遷居陝西蒲城祖國祚父克光俱以公貴誥贈中憲大夫世有積德卹饑拯災戚里受其惠者咸交口祝延之遂生公幼卽穎異舉止異凡兒每塾師出對句或分韻題詩公應聲如響聞者讋伏丙子舉於鄉庚辰補內閣中書甲申援例選福建興化府知府旋丁母憂歸服闋選浙江衢州府知府因公左遷捐復原官選安徽池州府知府久之　特授安徽蕪湖巡道又因公左遷公離家久將歸省墓途間患痁就醫白下遂至不起年六十四公袚飾厥躬慕君子之安雅善氣迎人行安而節和見者皆憬然意下四權臬使兩膺卓薦　天子召見輒加　温獎奏對移時池州民多凋瘵官俸淡薄蕪湖轄五府一州兼權關稅俗尚華離人俱爲公憂公夷然不以爲意抵任後問民疾苦察庫盈虛廉不言貧勤不知憊不矯虔以弋名不舒緩以廢事卒使吏靜民安商賈麕至課以報最貴池縣西有火燒蕩公嫌不祥建天一亭取以水制火之義未幾融風頓息己酉皖江水暴漲澛港有麻浦圩幾淹矣公親往堵塞露立三晝夜堤竟保全丙午旱蝗公自爲文禱於神山李衛公祠甫下山而雨蝗亦蔽天飛去公於治獄測因尤詳審權臬使時鳳陽孀婦迮管氏刈麥於田姑老矣墜樓身殞長子鳴九素忿婦謀吞其產以婦推姑墜控縣縣令不察擬婦極刑公詰之曰姑死旁無見證身無他傷何由知是管氏所推耶鳴九不能聲婦冤始雪鳳陽人嗜曰微張公吾鄉其六月飛霜乎公道韻平淡於人世紛華投焭博弈歌舞諸事絕無所嗜平晝閑居惟手一編吟詠不輟或取古人法書臨摹自喜愛才出於天性遇寒素必傾衿禮下之所屬書院有廢必與厚其餐錢嚴其課人文蔚起丙戌秋與余初遇於高制府署中一見如舊相識三十年來酒賦琴歌時時翔接今秋病中氣息綿惙猶強起絮語約小差後過從爲懽不圖余往京江未半月歸而公訃已橫几上嗚呼浮生局促天意渺茫原不許人控揣然余犬馬之齒猶禮先一飯矣分當先墳溝壑乃一旦郎君反以墓銘見託其能無悲從中來筆未揮而淚先下哉古語云善人云亡百身莫贖如公者當亦海內士林所異音同嘆者夫所著有澹園詩鈔所臨有十七帖絕交書二種先娶雷氏再娶王氏俱誥封恭人子汝驤壬子科舉人試用教諭次汝驥廩貢生出繼　弟夢選三子阿玉尚幼女七人俱適士族孫　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旃檀一樹百里外聞其香也福德一星九州內瞻其光也肫肫張公國之艮也身雖逝兮民不能忘也壽固未爲短兮餘慶知更長也鬱鬱佳城此其藏也猶有鬼神俾爾子爾孫隆隆其未央也

江防同知倪君帝培墓志銘

君倪姓名廷模字帝培別字春巖爲山陰倪文貞公之後遷居杭州昆仲五人君其季也生而聰敏嶷嶷不凡髫年入泮己卯舉人庚辰進士補安徽潛山令調桐城還宿州牧因公落職起復補直隸保安州牧又因公落職起復補皖江懷寧令權知六安州又因公降調補黟縣令再署桐城膺卓薦實授江防同知署潁州太守滁州牧委審湖北黃梅事路染疾歸遂不起年六十有四君少時美秀性通脫不受拘閡嘗學小冠杜子夏搖蕉扇簪花游冶方領矩步者動相訾謷君夷然不以爲意及作吏精廉強力桴鼓不鳴人驚以爲不可測嘗言理民如理髮也亂髮不除好髮難整孔明爲政路無醉人故其治一以嚴爲主潛山武舉萬年青虎而冠者也君到一大創之地以寧謐桐城災一時無賴者藉荒爲名糾衆劫奪君知天寧莊梅能哲爲首擒其父子當街杖殺之羣黨解散所到處利必興弊必除潛邑無城君曰城以衛民無城則奸宄出入自如且地形若釜雨久外水灌入民游釜底矣請於大府領帑興工烈日中親執撲以行築者功城而水患除滁州向例銀鞘過境地保斂錢助費君不可曰滁鞘來往不絕地保斂民民何以堪卽發官錢馱送下站餘差盡革宿州辦公書役強拉民車與錢則免君乃通計各鄉車數若干編列字號挨次輪直出示曉民當直者自行赴官承應民踊躍稱便君尤長於治獄桐城義津橋有盜案四參將居君比捕嚴捕役章標賄賊某冒充君疑之略究詰知其冤登時縱之胥吏皆失

色幕友尤君君曰吾寧受處分不忍以民命爲兒戲亡何他案羣盜互相投首而此案遂明英山僧廣明姦杜某兒婦值杜撞見遂擊殺之而反誣其兒逆倫縣令不察獄已具矣君爲平反合郡懽呼君樂樂有才而宦途乖午英山一獄

天子嘉其能得正兇特　旨召見正在請咨而忽奉部文降調最後受知於孫補山相公許薦知府薦草成而補山入閣旋爲有力者所奪屢起屢躓欹奇歷落如其爲人若暗中有齮齕之者君雖作達如故而中懷鬱紆年力亦從此衰矣君赤貧初試春官賣屋以行而慷慨好施揮金帛如棄涕唾肩任前官虧項兼助其歸不一而足桐城饑捐俸倡賑所活數萬人其他歌場酒所亂擲纏頭亦復豪宕自喜以故歷官數十年家徒壁立幸而所莅之地臨去時民皆具腶脯捆載以從常入都留眷奉太夫人僑寓宿州家無旨畜私心憂之比其返也跪膝下問安太夫人扶起笑曰兒去後不料此閒童叟供給較兒菽水之奉尤覺豐盈此皆兒平日作好官之效也兒他日其始終如一哉乾隆二十九年

聖主南巡尹文端公辦攝山供張委君與商人汪楷亭曹學賓委員魏廷會莊經畬朱龍鑑等董率其事山光水色中輪流置酒招余留宿說鬼評藝漏盡不休嗚呼纔三十年前事耳今文端公久葬諸賢零落殆盡幸存者惟余及君君又溘然先去而余年亦七十有九然則歐陽修所謂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感爲難再其信然耶恐山靈有知亦當泣下君善談笑能詩隨園詩話中所采甚多著四蟲備覽一書尚未付梓妻魏氏再娶余氏無子繼兄子本仁爲嗣舉丁酉孝廉孫三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漢有朱邑葬於桐鄉君能繼之兩臨茲邦善政流風迢迢相望異世通夢壺祀其旁胡爲後人歸櫬於杭我思疇昔雪涕浪浪未憑其棺但銘其藏音塵雖遠詼諧未忘爲民之爹爲國之良風流人豪宿草亦香

金纖纖女士墓志銘

蘇州有女士曰金纖纖名逸生而婐姫有天紹之容幼讀書即辨四聲愛作韻語每落筆如駿馬在御蹀躞不能自止年甫笄嫁吳中少年陳竹士結褵之夕新婦烟視媚行忽一小婢手花箋出索郎詩催妝竹士適適然驚幸素所習也即應教索和從此琴鳴瑟應匳具旁烟墨鋪紛不數日變閨房爲學舍矣纖纖事尊章謹不以文翰自矜一切煩擱衣圭煇揄秩膳事罔或不涓當是時吳門多閨秀如沈散花汪玉軫江碧珠等俱能詩俱推纖纖爲祭酒一日者遇諸女於虎邱日將昳矣偕坐劍池旁相與談越絕書吳越春秋諸故事洋洋千言此往彼復旁聽者搢紳先生或不解所謂咸愕也有識者喈曰山海經稱帝臺之石上帝所以享百神也昨千人石上毋乃真靈會集耶其爲鄉里所欽挹如此纖纖論詩於唐宋諸名家靡不宣究尤酷嗜余詩得小倉山房集伏而誦之盡四晝夜畢寄書諄諄乞爲弟子余感其意今春往訪則病已篤強扶起呼先生再拜余旋往西泠逾月歸則纖纖死矣臨死語竹士曰吾與先生一見已足千秋所悁悁而悲者吾聞先生來即具門狀招十三女都講作詩會於蔣園畫諾者已九人而吾竟不得執筆爲諸弟子先此一憾也我尚有書中疑義欲面質先生而今亦復不及此二憾也欲釋此二憾須先生憐我肯銘我墓則我雖死猶不死也余聞而泫然昔東坡老矣貶惠州有溫都監之女窺其讀書坡奇賞之海外歸此女已亡坡不能忘情作小詞以弔余愧非東坡而受知於纖纖則百倍於溫家女矣貞石之文尚復何讓第目論者動謂詩文非女子所宜殊不知易卦兌爲少女而聖人繫曰朋友講習離爲中女而聖人繫曰重明以麗乎正其他三百篇葛覃卷耳誰非女子之作迂儒穴隙之見誠不然也然余閱世久每見女子有才者不祥兼貌者更不祥有才貌而所適與相當者尤大不祥纖纖兼此三不祥而欲其久居人世也不亦難乎余三妹皆有才皆早死女弟子中徐文穆公之女孫裕馨最有才最早死其他非寡即貧今纖纖又死方知吉耦永諧福比將相王侯天猶靳惜此固造物之結習故智牢不可破者也而又奚言纖纖所著有瘦吟樓詩　卷卒年二十有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昔蒼帝之造字兮賴女媧之贊襄遂鍾靈於織室兮率釆伴以相將有金天氏之苗裔兮曾筮於有黃曰歸妹之翩翩兮將稅駕而南行揚清矑以流視兮美人世之有鸞凰騎元雲以來降兮戴香纓於壻鄉含菱蕤以俟風兮騰佳俠之函光協歸昌之奇律兮極和鳴之鏘鏘既刻雕其靈府兮又百怪之剔踢

其膏肓竟殗殜而不復興兮去九疑而訪英皇徒執手以奄然兮累奉倩之神傷豈不知九州之一老兮亦涕淚之淋浪嗚呼此舉如者乃其詩骨所藏兮將見優曇花之開其上而書帶草之護其旁兮九州一老四字纖纖書中贈語

封公胡葆亭先生墓志銘

君姓胡諱開熙字士端一字葆亭系出陳胡公後唐末節度使諱學公者卜居徽州婺源之清華世爲清華人祖應裴父廷瑾俱有隱德以淑行聞君生而孤露修然自束清曠湛然爲大父所奇賞教之誦習博覽竹素志絜而行芳鄉里有難決事咸就正於君君苦食貧假館富人某某有閱牆之釁以千金怵君爲左袒君不可曉以天倫大義某色忿然君遽辭歸採木黔中出沒毒淫險絕之地濱於危者數矣得圭撮之資皆寄歸供母歎曰易稱君子尙消息盈虛言消之時當行消道也我今行消道而轉致贏餘其敢見義不爲奄奄如泉下人哉於是趨人之急除苛解嬈嘗客毗陵有鄉坻相鬩者邑宰命尉往勘坻輕尉官卑羣聚侮尉尉不忍其詬而主名不立無所發怒乃誣監生陸某申牒訴縣鄉里知其冤相與慬也君奮曰救鬭者不搏戟吾能爲之道地遂往關說於縣於尉二人素重君卒解脫之逢生公有祭田鬻去久矣君盡贖還幷增益若干畝念族中絕嗣者無慮百有餘人仿古祫祭之禮於清明後一日聚各粟主具普淖以供合族歡呼曰吾宗有葆亭此後無子者其無憂乎君好學工詩記性絕人少時登黃鶴樓默識樓中翰墨歸錄不遺一字又能肆心廣意以自鈞考常與洪孝廉壽山見訪山中縱言及於方輿君言江源發於南北金沙泰山之脈自遼左橫海而來崇山卽嵩山古二字通用皆余所未聞也恨相見之晚有子三人長丞熾早卒次丞煥次岳次丞煇皆訓以義方常曰吾貧時思著一縑單衣必與汝母作數日謀汝今安居褖飾可無念哉與丞煥渡江故犯險浪而行曰忠信涉波濤膽可習也及丞煥以丁未科進士候補工部主事又訓之曰汝年少受　國恩惟勤以集吏事謙以達衆懷其庶幾不負　君父耶嗚呼君雖不挂朝籍以老而此二語者於居官之道已盡之矣夫人黃氏俱以子貴　誥封如例年七十而終女四人孫三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叩樹本則百枝皆動聞義聲則一鄉皆重槃槃胡公材本梁棟隱於貿遷億則屢中薦祖一龔輒思族衆授兒一裘必加規諷爲樊靡卿爲孔獨誦如謝夷吾之自知死期如管幼安之海中風送未展志於巖廊徒揚休於家術克臧厥心未竟所用宜其戢影於白下之一廛而鍾美於河東之三鳳

徐君星標墓志銘

余常銘弈國手范西坪之墓矣今又得一人於吳江梨里曰徐君星標名璇生有心計以贏廢著性獨好弈父培雲故國手也四方弈者爭來相角星標衣文葆梳雙丫髻啞啞然旁立諦視竟日不去亦不言父奇之微哂而已居亡何有西江棋客來值培雲外出乃抱星標膝上戲曰若能代而翁與我弈乎應聲曰唯客憐其幼閒讓子若干星標踸而請曰兒主人也客遠來願讓客先客笑而從之甫數著覺有異勢不能休攢眉苦思裁下一子星標隨手支應卽往階下拋塼嬉戲客慍損名佯作便旋狀遁去當是時星標年裁十有一其布局審勢雖本家法而常出意外之奇或敵人堅壁高壘萬無破法星標強投數子於閑處若惹人姍笑者俄而近聯遠映若火生積薪中燎原莫遏又如降兵內應伏甲四起觀者且驚且喜且叫絕而卒莫測其所以然古稱人能數遍天星則盡知棋勢星標其庶乎余按六朝人主好弈有圍棋大小中正之官有以弈得太守者使星標生其間當如何榮寵而竟沒沒然抱技以終然則天下事有遇有不遇類皆如弈耶嗚呼悕矣星標有子逵源能詩能書偏不能棋星標亦不教也

銘曰天之所相其生不偶以故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吁嗟徐君世罕有能向弈秋借其手坐隱一枰消永晝天年終時六十九我爲之銘葬高阜棋之藝一日不絕君之名一日不朽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封一等公孫公神道碑

公孫姓諱士毅字智冶號補山先世爲姚江望族遷居仁和臨平鎭父玉亭公生丈夫子四公其季也幼卽聰雋神明湛然玉亭公爲治生計教之貿鬻公所到輒有奇贏然非所好也瀰苦於學窮晝夜額額有有子惡臥自焠其掌之風

遂博通經史入泮舉於鄉辛巳中進士　皇帝南巡公獻詩　召試一等第一
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遷侍讀充戊子科四川正主考是年冬　王師征緬
甸大學士傅忠勇公素悉公才奏請同往駐軍騰越州一切羽書章奏公指揮
於矢石間動合機宜忠勇公嘆曰古所稱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者其孫某
之謂乎亡何大軍奏凱授戶部廣西司郎中庚寅鄉試充湖南正主考督學貴
州擢大理寺卿出為廣西布政使調雲南雲南有鹽銅二廠數十年來礦老山
空柴薪騰貴又自大兵過後夫馬疲曳官商多惰煎惰運惰銷者前督撫不敢
上聞致獄囚纍纍公奏請豁免一時廠員沙丁如荷校之得脫咸懽呼祝延之
未幾陞任巡撫以失察總督李侍堯革職効力軍臺籍錄其家不名一錢　上
嘉公廉未至軍臺起用為翰林院編修或笑謂公曰昔陸伯言為大將軍封侯
後吳主命其還鄉補舉秀才欲其出身之正也公先封疆而後詞館　天子恩
公得毋此意耶公故工文章亦覺自喜旋授山東布政使巡撫廣西調廣東陞
總督兼管粵海關務廣東濱海民有佔沙地者爭訟不休公設局清釐升科千
餘頃沙突多盜有黃姓者聚衆萬餘前撫李湖擒殺二百餘人不無冤濫公率
大兵張旗鳴鼓環其突而圍之命自獻渠魁否則將移其民赭其地黃大懼縛
盜首七人以獻不血刃而沙突平是年冬臺灣林爽文反公以閩粵海道相通
而潮州最近先到其他備戈甲芻茭未幾　王師渡海果調粵兵徵餉遂咄嗟
而辦　上大悅晉秩太子太保賞戴雙眼花翎世襲輕車都尉戊申安南國王
黎維祺為其臣阮惠所逐率其母妻叩關求救公得信即檄安南各處總兵起
義而身自領兵防守鎮南關　上嘉其能識輕重知大體　命提督許時亨領
兵送黎氏母妻還國　命公率兵相助阮惠遣將抗拒擊破之進兵市珠江將
造浮橋以渡探知南岸有賊據山乃於北岸列陣攻之親自督戰相持三晝夜
砲聲震天賊衆大潰乘勝直抵富良江賊驚曰江在安南國都之外　王師渡
江是無安南也乃盡收戰艦泊南岸拚死拒守天大霧公縛竹筏命將士大呼
渡江賊不知我兵多寡自相蹂踐獲其大小戰艦數百擒斬無算是役也賊衆
四萬守江我兵之先至者僅千餘人竟送黎維祺還國復位阮惠遁歸故城事
聞　上封公一等謀勇公賜寶石帽頂下　詔撤兵公亦渺視小醜遲　旨遽
退而黎維祺本孱王也孤立無助阮惠率餘黨傾國而來倉猝間衆寡不敵公
欲以死報國策馬直犯其鋒參將某牽公馬泣曰損大臣有傷　國體公怒擊
以鞭墜其兩耳而馬首已被牽回不能再進矣公上表自劾辭公爵繳還恩賞
上以撤兵太早引為己過釋公罪授工部尚書　賜第一區　紫禁城騎馬
充順天鄉試正考官旋署四川總督庚戌調兩江未半年授吏部尚書協辦大
學士回京供職辛亥西藏廓爾喀與喇嘛搆釁川督鄂輝帶兵赴藏　上命公
往打箭爐辦理軍需其時大兵已進後藏而前藏為軍營要道公督理糧餉路
經察木都瓦合山等處上下七十二峯嶔崎屹嵲盛夏積雪下消凝為冰稜人
馬無駐足處公令土人立山頂以繩繫腰懸縋以下身帶糈糒和雪而食每遇
險輒以身先人多感奮凡器械軍糧無不如期而至是年秋廓爾喀平奉　旨
授文淵閣大學士仍駐前藏辦事乙卯黔楚苗叛延及四川秀山公移營平塊
堵禦各隘口丙辰春湖南白蓮教反侵擾酉陽公往來鳳扎營乘其不備分四
路進兵剿除茶園溪旗鼓寨一帶屯聚之賊賊晴用火槍雨用短刀高處用雲梯
叢曲處用鉤戟應手稱心如風掃葉有千總張超者手持丈八矛闖入賊營斬
一騎赤馬而白衣者梟賊也餘賊奪氣漸漸解散公追奔九十里至龍嘴扎營
將圖進取而年已七十有七瘴癘毒淫積勞成疾自知不起乃延請軍中大臣
福寧交代印信軍務連夜輿至平塊軍營未半道而薨當攻旗鼓寨時賊兵號
稱十萬皆虜脅良民為先鋒公病中將所獲囚皆為訊明判別生死以故騎箕
之夕遠邇哀號　天子震悼下　詔追念勳庸復還公爵　命內臣護送其喪
賜金　賜祭　賜葬　賜謚錫典之隆為近代大臣所未有也公五官並用
精悍之色垂老不衰每日晨起除校籤書見屬吏外一切章奏尺牘親自操觚
灑灑千言詞藻法書皆可付諸石刻甲辰秋枚見公於廣撫署中蒙執後輩之
禮甚恭談輒移日別後北毳南金餽遺不絕今年四月公在西藏軍中半夜秉
燭而起操筆疾書衆將弁鵠立帳外驚疑有緊急軍符悚息以待俄而老兵捧
墨箋出乃和隨園壽詩六章嗚呼當軍與時虜氛甚惡他人當之或飯不知口

處而公好整以暇歌詠臨戎可以想見其平生之局量矣先是兩江總督官尊
不甚理事公一莅任如光弼將軍旌旗變色所到撤去前站驛馬便行不拘嚴
鼓之節白事者到轅即見至今父老刊刻公所張告示傳播閭閻相與嘆曰如
此好官不得借寇一年江南可謂薄福矣通判葉文麟權知通州巡撫閔公忌
其鑿借驛遞事嗾司道劾其遲誤公文與以革職葉飲忍數年待公到方投牒
申訴公不動聲色立發五百里馬遞取某年月日驛站號簿送轅呈驗遂無俟
發訊而葉冤已雪得復原官至今銜感次骨公雖風裁山峻而貞不絕俗受人
誣諉必委曲爲謀刻意憐才一介之士輒與抗禮故事京師士大夫在軍機者
例不見客不答拜獨公反其所爲與故舊周旋宴飲如平生懽家本寒素能耐
艱險凡繩行沙度之地人騎瑟縮而公視若康衢然亦有天幸出於意外者從
忠勇公征緬甸時虜氛甚惡公自防一利刃朝夕摩挲天兩糧斷公靴中藏餚
脯五以其三奉忠勇公而留二以自給餓三日而糧始通過天生橋馬駭墜山
澗中澗深數十丈公昏絕良久馬忽蹶起負公掀淖以出曲折數十里竟達大
軍公受　主恩深眷慕古大臣遣子入宿衛之義隸入旗下臨危時遺表倥匆
竟忘及也奉　特旨聞孫士毅生前曾有入旗之願著令其孫均入籍漢軍嗚
呼安南之敗既寬之於生前從龍之誠又慰之於死後此雖　聖德如天非凡
所測而亦由公平日忠誠有以格　君心之深也夫人張氏賢能有德　誥封
夫人妾沈氏封宜人俱先公薨子二人長曰輿大理寺評事次曰衡內閣中書
二女四孫遺表請以孫均襲封伯爵從子儀給與一品恩蔭　上皆許之三代
皆贈如公官以某年月日葬西湖之天馬山

銘曰奕奕孫公天人眉宇絳灌能文隋陸能武不兢不絿知今知古纔揮銀毫
便持蕭斧既拔菁莪又擁貔虎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亦惟　聖人爲能知之東
蕩西除十步九算長艦渡河短兵接戰黑山讋服黃巾遠竄一紙奏聞　九重
嘉嘆事兄如父友愛肫肫施於寮采內厲外溫能不自恃貴不自矜勞不知倦
廉不知貧才餘於事力大於身堅持心肝上奉　至尊在昔成周伯禽呂伋雖
受侯封仍衛王室　天子恩公曰改黃籍俾爾孫曾　國同休戚一朝星隕大
風拔帳乘馬悲殉三軍悽愴鯨鯢未盡遽藏吳鉤麟閣未畫驟掩山邱知公忠
憤雖休勿休定起神兵石馬汗流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二

吏部尚書東河總督顧公傳

錢唐袁枚子才

顧琮字用方姓覺羅氏滿洲正白旗人祖八代有奇力能挽十二石弓折節讀書兼通文史以蔭生從信郡王征李定國追至永昌大敗之又從趙將軍良棟征雲南奪取銀定山發砲擊賊賊魁吳世璠自殺其僞將軍某以城降功成賞精奇尼哈番父顧儼襲世職生公公天性岐嶷習兵農書算不屑章句之學聖祖開算學館公得與焉議敘得吏部員外郎　世宗登極稽核財賦開會攷館以公領職有書吏行賄某官某官首之於總理局務怡親王王命公審理吏狡抵公笞之同官忌公者誣公欲殺吏以滅口王疑公亦受賄遂奏劾公交刑部一併嚴訊吏證公無絲毫染公得無罪而怡邸意終不慊不為請開復未幾奉　世宗特旨起授戶部銀庫郎中出為河南觀風正俗使當是時有奏豫省歲荒者　世宗命山東運米十萬石為賑濟總督田文鏡諱災以為歲熟民無需米仍令運官帶回公爭曰此時民未必不需米就使不需然既已運來留存州縣倉中亦有備無患之義若仍令運回則運脚船費例不准銷地方官賠累無力仍取諸民民何以堪且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豫省官民即山東官民為臣子者當同心共濟不必自分區域粉飾太平以希恩寵田滋不悅密奏公倨傲氣淩其上意滅其下　世宗問公公曰觀察為欽差官與督撫平行無所為上也司道府州隸於督撫非觀察屬吏無所為下也既無上下臣何淩滅之有世宗笑曰奏卿者田文鏡也毋乃為爭米事歧汝乎公上書立言務培本根持大體不屑承順風旨嘗奏開捐非善政永宜停止洋洋千言又嘗入朝天旱多風　上有憂勤之旨公徐曰洪範云蒙時風若今風色過厲慮朝臣有蒙蔽君父者　上為之動容公於友朋風義尤敦篤任山東總河時前任完顏偉奉召來京未行而病篤意欲出署調養公力止之曰君之母妻兒女俱先回京病中左右無人吾與君同事君父即兄弟也弟尚在兄何憂凡一切湯藥便旋事皆公親自料理完公氣息纔屬猶戀戀呼公公應聲而至不傾刻離完公歿後事宜公一力周旋護送還其里第後巡漕御史伊靈阿在寓亦病臨死嘆曰有顧大人在玆吾死何憂公亦典質衣物為治其喪如送完公時公雖剛正孤鯁百折不回有顧鐵牛之稱而性耽花竹左右侍立校尉千總皆清俊少年浙江總督李衛氣出人上而最敬公見侍者而尤之問此輩可使戰乎公笑曰蘭陵王貌美戰則戴銅面具入陣矣公不信可遣公帳下健兒與角力及交手皆應聲而倒又多製髹漆盤盛佳硯良墨聞屬吏能詩文者輒手贈之其風趣如此公官至七省總漕內權吏部尚書年七十而薨

論曰乾隆七年余改翰林官出宰江南拜辭首相鄂文端公問及當代諸名臣如尹望山楊江陰諸公公意俱不滿但云汝到江南有一真君子不為利動不為威懾守其道生死不移者可交也問何人曰顧某我此時不必通書汝見時但道是我門下士渠必異目相視及到淮見公於總河署中果如舊相識臨別求公教誨公曰君聰明任君行去但要大處錯不得可緊記老夫語真儒者之言然公信古太過有限田一疏要均民間貧富與廷臣力爭意非不善卒亦不能行云

領侍衛內大臣撫遠大將軍費襄壯公傳

費公揚古滿洲正白旗人居董鄂地方以地為氏年十四襲三等伯爵性朴直而貌雄奇待人以和無疾言遽色好在　上前自言己短人多笑之康熙十九年以御前侍衛為火器局總管兼議政大臣二十九年厄魯特噶爾丹不靖聖祖命隨裕親王征之破賊於烏蘭地方先是厄魯特部落與喀爾喀連界厄魯特之子縱獵喀爾喀地方爭獸被殺厄魯特酋長噶爾丹謀報讎陰令番僧千人詭遊牧在其界內一年而喀爾喀不知也突於除夕率衆鼓譟直入所伏千僧從中接引喀爾喀度歲轟飲醉臥矣變起倉猝父子不相顧向南狂犇噶爾丹追逐所殺士卒無算喀爾喀犇至中國款關求救面目如鬼自言饑餓垂死乞　大皇帝活命　聖祖憐而納之仍與位號賜牛馬撥有水草處俾居遣人諭噶爾丹曰汝兩小國唇齒相依當各守甌脫何必互相吞噬朕仰體天地好生之心不喜人爭鬬汝可休兵回國毋違朕命噶爾丹奏云喀爾喀殺我子

我理當報讎　大皇帝要我罷兵可將我讎人車臣汗哲卜尊二人交出我便回去　聖祖詔答云人窮促來歸朕心哀之豈肯以讎人畀汝汝他日窮促來歸朕亦如待車臣者待汝不歧視也噶爾丹恃強不服　聖祖怒下詔親征分三路出塞命公出西路　御駕出中路將軍馬斯哈出東路先遣諜者誘其來噶爾丹疑　聖祖必不親臨果以兵至到克爾倫地方離中路營四十里其前哨探知　御駕所在精兵悍將萃焉西路費將軍兵已糧盡噶爾丹遂避中路而直犯西軍公下令曰我兵深入不毛噶爾丹探知糧盡故直來犯我當先示弱以驕之而一鼓作氣以禽之我軍今日視我鳴角然後發矢砲我角不鳴先發矢砲者斬令畢噶爾丹兵數千至矣各列隊兩山岡公先遣疲卒四百人挑戰噶爾丹張兩翼圍之四百人盡沒於陣噶爾丹大喜直薄我師矢石如雨公端坐胡牀手執大角而不吹將軍孫思克跪請曰事急矣賊騎相離二十步我軍弓引矢張目待將軍若再不戰勢恐不支公怒叱之退又稍稍近前公鳴角左右俱鳴角矢礮齊發瞬息間煙塵蔽天賊衆披靡馬散走山凹公仰天大笑指揮衆兵取虜糧物而窮追之其衆大潰酋長頭目或死或降噶爾丹僅以身免奏上　聖祖諭云九月十三日卿奏已到朕甚欣慰現丹濟勤雖降噶爾丹降表未至然知其破壞已極不能支拒倘其來降卿可善言慰導令至歸化城候旨當籌一地方安置之亦是古聖人柔遠之義　王師凱旋公以軍功進爵一等仍管撫遠大將軍事公退而告人曰我兵枵腹不能耐久故鼓其銳氣忘命一戰竟能勝之如彼持重不鬬環圍一日則我敗矣或有頌其功者謝曰我有罪無功我恃勇深入至於絕糧一罪也約會後期致勞　聖慮二罪也倘不仗　聖主如天之福虜不知兵我死有餘辜尚敢言功乎其謙退如此公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坐帳下事無大小皆親決之有求見者不待傳宣登時召入好讀左氏春秋手不釋卷一日立營未久民捉一兵至訴其闖入渠家調其婦公問成姦乎曰未也公拔一刀與之曰令立營之初斬之不祥嗣後此兵敢再來汝家卽將此刀斬之民與兵俱叩頭去後作先鋒衝虜陣者卽此兵也朔漠既平　聖祖詣箭亭觀射諸大臣皆彎弓發矢公奏臣臂痛不可以弓　上許之出而告人曰我曾爲大將軍倘一矢不中有損國家威重毋乃爲外夷所笑故不與諸將軍角伎也人服其雅量薨後賜諡襄壯

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來文端公傳

公名來保滿洲人字學圃姓祈他拉氏年十三爲　聖祖御前侍衛舉止端凝容貌眉目如畫　聖祖呼爲人樣子善騎射弋獵而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仕於朝七十餘年其語默動靜及所跪立處與幼年初入內庭時不差尺寸　理邸在東宮再獲譴左右近臣以不能導王於善多誅竄者公獨持正不阿竟得無罪　仁廟升遐公奉祠　景陵七年蔬食菜羹淡如也乾隆元年　上召爲工部尚書兼內府總管時方議敘水利營田官公不可曰所謂議敘者爲其開水利於北方故奬勸之若收其所營之田而議敘之是利之也　皇上初登大寶當以義爲利人嗤公迂闊公亦淡然尋遷刑部尚書圓明園大內被竊獲係內監法司審擬充軍　上面諭曰盜朕臥榻前物豈可與尋常竊盜比可赴部再議公出仍照原議覆奏　上大怒曰汝故違朕旨市恩沽名叱之出公曰本朝　祖宗定律竊盜贓滿貫纔死此未至滿貫而殺之是律不足信矣　陛下既付法司臣愚但知執法不敢任意爲輕重　上滋不悅命內府縶內監於杖下公遽引疾具疏通政司乞退　上念三朝老臣降溫旨慰留公強起視事旋授文華殿大學士仍兼領侍衛內大臣乾隆十九年　王師征伊犂將軍舒赫德以路遠糧盡致誤軍機　上封刀遣內使斬之首相傅文忠公泣救不得公聞排宮門入歷言人才可惜舒某罪宜寬娓娓千言　上怒解曰旨去已二日矣柰何公曰但求　皇上賜赦詔臣能追之出喚其子某曰汝卽上馬往宣　聖旨如救不及舒某不必歸來見我其子素驍勇且孝一晝夜行八百里竟收回成命而歸傅文忠公嘆曰似此回天之力非來公不辦然非平素公忠見信於　主上何能如是公尤長於相馬常言相馬如相人人無全才馬無全力有宜徐行穩步鳴和鑾者有宜馳驟登戰場者有宜行水曲蟻封而不蹶者有宜上高山峻嶺可託死生者有無可用而只可負鹽車者用違其才則人與馬兩敗矣宰相用人亦當如此晚年眼毛垂睫每相馬則用寸許金篦撑起之內府備

上騎馬公試其走法曰此二馬可餘一疋不可用圉人曰此馬行頗穩已試過六次矣公曰汝再試之果一奔而蹶常與史鐵崖相國同坐政事堂聞牆外馬行聲曰此艮馬也白身而黑蹄史公曰聞聲知艮容或有之若隔牆兼知其毛色則吾不信遣人視之果如公言乃嘆曰公前身是伯樂耶公笑而不答公常云我心如鏡藏在匣中瑩然不動要照物則用匙開匣出之用畢仍藏匣中故年至八十有三神明不衰公薨後繼其相位者爲尹文端公

贊曰枚登朝雖晚猶及見公乾隆十七年病起引見大學士傅公引至軍機房背履歷公亦在坐傅公問兩江總督尹公繼善黄公廷桂孰賢余曰枚小臣也何敢論兩大人優劣但外所傳尹公爲政寬黄公爲政嚴者皆誤也傅公愕然問故余曰尹公遇下屬有禮貌多體恤語故人以爲寬及犯大不韙必劾雖司道不能求故曰嚴黄公遇人倨傲呼叱隨意然頗多縱捨常漏吞舟之魚故曰寬公又問寬與嚴孰愈余曰尹之嚴可以得君子黄之寬只可用小人蓋語未畢公在旁笑曰汝以君子必爭禮貌而小人甘受呵斥故耶余曰然公以手拍几曰好伉爽南蠻子豈不將尹黄兩大人神形都畫出乎然足下胸襟亦可想見余感公以一言爲知己故采所聞者爲之立傳餘大節尚多不能悉也

內務府總管丁文恪公傳

公姓丁名皂保號鶴亭漢軍正黄旗人幼卽選入 內庭長 聖祖仁皇帝一歲康熙十三年爲內府郎中榷稅崇文門崇尚寬大人多願出其途 聖祖有愛弟曰恭王患病薨 聖祖責問王府長史總管不先奏聞長史總管曰王命也王疾危下教曰我受 帝恩未報倘以疾革奏聞必勞 聖駕臨視定增悲痛我死難瞑目不如待我殮後再奏未遲故不敢違王之命 聖祖聞之泣數行下乃大怒召公曰汝往問長史總管二人伊王如此囑付何不卽以王言具奏且伊等不敢違王教如此忠臣何不竟與伊王同死汝卽往教其速死勿污朕歐刀也諭畢聲色俱厲公亦作怒狀到王府召長史總管跪階下宣 旨畢卽奮拳痛毆之碎其鼻出血乃馳馬回奏 上問二人死矣乎曰以臣觀之必死矣卽不死被臣痛毆要害處亦必死矣 上遣人視之血流滿地 上怒亦解不復追問公退而告人曰 皇上手足情深激而爲怒我若順承 聖意殺此二人過後必悔 上性仁慈我服事最久每杖人見血便轉頸不視我故擊其鼻使易見血得免然非 聖主如天之仁則不特二人死我亦死矣須知爲善者亦有幸有不幸焉雍正元年公變產償官家產什物值二十萬而司官某素刻薄只估四萬未一年公事得白給還家產擢授內務府總管其估產官緣事被逮交公審訊惶恐伏地求寬公笑曰君等足與校乎聖人云以直報怨我若借公事以報私怨是不直也竟超雪之乾隆十一年公年九十有八 今上爲建坊表命八旗大人朝中文武官偕往稱祝賞賜金幣無算所居里巷二十里外車馬喧闐男婦千百爭看地行仙者塡衢塞路又一年而薨余在京師常往參謁問公養生之方曰薄滋味少愠怒六字而已又囑曰人在世居心行事不可一日無喜神護持余拜而識之嗚呼今余年亦八十矣公賜諡文恪有二子因 聖祖嘗賜素心松桂扁額故名其長者曰丁松次曰丁移桂

浙江督糧道金公傳

金公諱溶字廣蘊順天大興人雍正八年進士以刑部員外郎主試貴州擢山東道監察御史性忠純梗亮嶷嶷自立乾隆元年 皇上求直言公上培養元氣疏其略曰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恃者養養則安不養則不安是以有天下者必以安民爲急務 本朝太平久生齒日繁金饑木穰之災間或有之近年來陝西地震江南水災 皇上如天之仁屢發百萬帑金賑濟恩至厚也奈鄉曲窮氓 君門萬里未必能盡達於 聖聽幸而達矣而蠲賑之下逮者不無遺漏臣以爲補苴於既災之後不若保護於未災之前臣所願陳者有五事焉一曰開墾之地緩其陞科二曰帶征之項宜加豁免三曰關稅正額之外免報盈餘四曰州縣殿最首重民事不以辦差爲能五曰巡狩之地崇尚樸素不以紛華取媚我 聖祖仁皇帝澤被八荒民到於今謳歌思慕所以然者總在散積聚以充編戶輕珍玩而重人才我 世宗憲皇帝遺詔云凡各衙門條例有本嚴而朕改寬者此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登極後斟酌改定以垂永久嗣後應照改例而行若例本寬而朕改嚴者此乃一時整飭人心權宜之計俟諸弊

革除後當仍照舊例而行大哉　王言其爲　國家培養元氣至深且厚伏願
皇上敬法祖宗事事以厚生爲急時時以國本爲念則社稷之福蒼生之幸
也當是時　上命翰詹科道各進經史摺子公又以損上益下之說進謂頭會
箕斂以裕囊橐者匹夫之富也輕徭薄稅使四海咸寧者天子之富也易卦損
下益上上益矣而反名損損上益下上損矣而反名益蓋謂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聖人制卦之本意可深長思也乾隆九年湖廣總督
孫嘉淦因扶同撫臣許容事部議革職奉　旨罰修順義城公上疏云賞罰者
人主御世之大權向例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有罰鍰一項因其素非廉吏
褫職不足蔽辜是以罰令出貲効力使天下曉然知所得者究不能爲子孫身
家計故也今孫嘉淦歷任以來其能否優拙臣未敢深論至其操守不苟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亦中外所共信也今罰令出貲効力似與用罰之本意有所
未協於國體不無少損恐天下督撫聞之謂以孫某之操守尚不免於議罰將
來一不得當而罰即相隨勢必墮其廉隅預爲日後受罰地步是罰項行而貪
風從此起不可不慎也雍正七年孫嘉淦爲直隸副主考臣爲所取之士不敢
避師生之嫌而隱默不言奏上部議革職未半年　上特旨起用爲福建漳州
府知府漳俗強悍胥吏千餘交結大府家奴勢力出長官上有吳成者設局誘
羣少年淫博聞拏即竄公半夜開門出召徼巡三四輩突入其家擒治之合城
歡呼鄉有華封村離縣二百里民納租赴愬皆不便康熙間太守某請設縣丞
駐其地督撫批准至公到已四十餘年尚未具奏詢其故以設官則胥吏無權
故爲所格也公再具詳又爲藩司所駁文書不下府而直行縣公大怒嚴訊縣
胥得其交通狀乃詳請治罪而設官封村至今父老嘆曰微金公來我輩將奔
馳道路死矣乾隆十三年春閩省旱斗米千錢大府檄公平糶公計府縣所貯
穀止十六萬石而新穀登場尚早慮其不繼乃先勸富家出糶給印紙令商人
赴糴於豐收處又請寬臺灣米入內地之禁一面開倉出糶而羣穀畢集民情
帖然其他修文廟樂器增書院膏火皆次第舉行前明燕王之變有漳州陳教
授某率諸生六人殉節明倫堂舊祠燕敗公葺治歲祭以黃石齋先生配享焉

十四年還臺灣道二十一年補陝西鹽驛道署布按兩司事二十九年調浙江
糧道與巡撫熊學鵬抵牾奏其迂緩不任事以原品休致在家十年而卒年七
十三子四人

吏部侍郎留松裔先生傳

公完顏氏名留保字松裔滿洲正白旗人康熙甲午舉京兆辛丑會試總裁李
穆堂先生用唐人通榜法落第者不平聚譟馬首爭投瓦礫堵其門　聖祖不
悅命　雍親王撿閱落卷奏公文佳遂　欽賜進士入翰林次年　雍親王登
極即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也三年中驟遷侍講學士充日講官起居注再
加　經筵講官遷通政使禮部侍郎署掌院學士雍正六年廣東巡撫楊文乾
與前總督阿克敦不相中密劾其侵用海關稅銀與所屬司道方願瑛官達李
濱等朋黨爲姦　世宗命公馳驛會同總督孔毓珣辦治行至半途楊文乾病
亡又有人奏阿某與方官諸公彼此慶賀張飲觀優　世宗震怒　詔公一并
嚴審且痛責孔督縱弛失察之罪孔惶悚無措即召阿公具三木以待公不可
曰公與阿公先後總督也匣印猶溫一旦以重囚待之褫其靴露其足於心安
乎孔疑公反言相試俛首禁聲但云公意云何公曰我平日與阿某無交但禮
稱貴貴爲其近於君也阿某官階一品貴近君矣辱大臣即辱　朝廷大刑宜
撤孔曰然則何以成讞曰向例審事先大員後小員今日審事當先小員後大
員先問知府問司道最後再問大員之家奴則衆情俱得而案已定何必刑及
上大夫然後成讞耶孔曰倘　皇上知之奈何公笑曰公何所見之晚也天威
不違顏咫尺我輩爲臣子者一言一動豈可希冀　皇上之不知而縱意妄爲
哉今日不刑阿某　皇上知而問我我即以存國體對　皇上聖明必能鑒恕
倘有不測留保以一身當之與公無干孔即出座下階三叩首曰吾今而知先
生真君子人也除敬服師事外尚復何言旋訊明所揭數條各分虛實擬罪奉
旨依議阿公後官至刑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今廣廷公相名桂者其子也
雍正七年　命督建闕里文廟九年　命監修江西龍虎山上清宮乾隆四年
今　上命查看蒙古三處軍容五年奉使盛京收糧公往來勘歷不下七八千

里所到必有日記書其山川要害土俗華離爲治理張本又必賦詩推廣風化之情昭彰玄妙之思屢唱皇華不知勞瘁然積年蒙犯霜露車殆馬煩而公年力漸衰鬢亦皤皤老矣晚年以吏部侍郎調工部乞病閒居自稱恤緯老人又十餘年而薨壽七十七公風神寧靜弱不勝衣造次必於儒者遇大事則神識超然屹不可動　世宗方崇修寺廟時直隸知縣某有盡逐僧道出境者奉旨拿問公奏僧道皆無告之窮民寺廟皆養濟棲流之院落　聖上所爲即文王視民如傷意也彼腐儒學究何足以知之　世宗嘉公能識政體怒亦旋解縣某從輕治罪公在浙時　世宗批摺尾云朕聞汝尚無子汝在浙可買一二婢妾回家織造隆升以女子奴奴贈公世傳奉　旨取妾如此寵榮古未有也公三歲喪父四歲喪母庶母　氏守志撫孤公亦孝敬出於天性身貴後奏請旌獎　敕封一品夫人幼年氣盛常易生嗔太夫人屢折箠戒之及長使於四方跪太夫人前乞一杖交蒼頭曰嗣後我倘不戒於怒汝即以杖示我蒼頭如其言公每嗔喝見杖必悚然曰母在斯怒爲之平其純篤如此公初艱於子嗣晚年得子松筠娶夫人踵氏繼配角洛氏

論曰昔人稱舉主之恩重於座主故何也座主衡文務滿額數所取俱暗中摸索不知誰何之人非真知己也若保薦一人則其人終身行爲與薦主息息相關非知之深不敢形諸章奏且極多不過一二人故知我之恩同於生我宜也余己未會試出公門下壬戌　上命大臣保薦陽城馬周一流人公命枚擬時務奏疏一通大加矜寵即欲以枚應詔疏已具矣枚適外用喜得薄俸以養親苦辭而出事雖不行然公業以座主而兼薦主矣恩較他弟子爲尤深壬申余病起入都謁公於里第赴陝拜別公投杖大慟枚亦悲不自勝其時公年高彼此未必再見故難訣捨果別十年而公薨至今又三十餘年枚屢思採公事爲立傳以文報德而公門戶寖衰求不可得心常缺然幸近年受知於奇麗川中丞中丞姊夫趙碌亭先生寄公自作年譜來枚欣然奮筆雖事跡無多枚亦年衰才盡而寫宣梗概後世觀者或想見賢人丰采焉嗚呼公門下士三百餘人零落殆盡枚年亦八十矣隨武子雖不可作而由也升堂業已將近公九原有知其轉悲爲喜也夫

此傳成後二年碌亭先生又寄公年譜及自省錄來覺尚有逸事應書者守泰陵時禮部郎中官福請曰祠牲芻豆錢太豐盍奏請核減以博　上懽公不可曰　天子富有四海　山陵乃萬古烝嘗之地汝以一人之小見而欲損　聖主之孝心可乎曰恐他人妬羡必生物議奈何公曰吾與汝約牛羊肥汝不食以芻豆錄汝功牛羊瘠汝雖食以芻豆治汝罪汝問心而已何恤於人言聞者悅服在戶部時織造某請征已免關稅飯費錢公不可曰關吏巡攔亦百姓也君欲屯膏則此輩必虐取諸商賈矣又有請裁河東總河者公不可曰當初設立總河原爲南北不能兼顧故也一旦廢之所省廉俸幾何耶向例旗人有負官項者死則免有縊死者出差死者先後牒部部以爲疑公曰縊死出差均死也例俱應免有何疑耶向例兵出征官賞棉甲凱旋繳庫公請即賞本兵不必再繳公大旨總在損上益下以養民固邦本爲務其他如請關稅羨餘以賞八旗增汛地兵糧以防盜賊寬諱盜處分免民之不敢報盜留錢糧耗羨使吏胥略有盈餘雖奏上有行有不行而公之忠誠遠慮亦可概見云

禮部尚書姚公傳

公姓姚諱成烈字申甫號雲岫浙之錢唐人世有積德曾祖樹齋好施捨有南陽樊氏之風公以戊午舉人乙丑進士補文選司主事累遷至山東道御史禮科給事中出爲常鎮道調江安糧道授安徽按察使江寧廣東兩省布政使巡撫廣西湖北入爲禮部尚書年七十一薨公性惇厚行安而節和自居家以至臨政一以仁慈爲務山西大同寧武等處例納丁糧有本戶故絕者累里族代償公奏請飭撫臣核明丁未歸地之區就人民實數均攤完納　上可其奏積累一清運弁朱葑之兄某辦鹽虧課部臣慮寄匿葑家檄訊甚嚴或請褫葑職械送京師公不可曰葑寄匿無實據未便先褫其職命入都與兄對質可也漕帥楊文恪公嘉公能識政體粵省倉支給旗營兵米有扣除餘留者五六年間積至二萬餘石倉米紅朽而民間翔貴公奏請出糶嗣後積至萬石者允其出

糶一次奉　旨允行官民懽呼公雖姝姝煦煦持齋禮佛於蟲蟻不忍妄傷然頗能持法安徽富人某隱納逃婦事發輸作鬼薪中丞將許之贖公不可曰恃財爲惡不可寬也有傭工強姦主婦其家掩執交僕送官姦者誣與主婦素有姦僕人怒毆殺之有司以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問擬公不可曰強姦主母反敢污衊此罪之決不待時者不得以擅殺擬也粵犯李萬春逃至桂林總督李公奏公往辦不逾月而萬春父子就禽人俱疑公強毅與平素柔道不合公笑曰非義不能成仁此孟子之所謂以生道殺民者是也公所到處一切考棚書院橋梁渡船登時修舉遇蠲除豁免之案必迅速詳題如逋負之在身計在江寧湖北兩粵任內請免版荒沙壓鹹廢諸田數千頃又請豁免凱旋已故兵丁借領行裝銀萬餘金俱蒙報允先是廣東鹽阜係浙江江西兩省商人辦治日久商貧欠課脫逃當事議令本地富民承認致有姦商匿其資詭稱疲敝請替者公謂轉運泰公曰商人辦鹽數代矣習知利弊猶且消耗今忽責之於局外之人是驅之破產也愚見宜令富商協助疲商彼皆平日彼此洞知虛實者既可調劑盈縮又可免其推諉泰不能用已而有控部者　上命大臣核訊官商伏辜泰公嘆曰悔不聽姚公言致有今日也公內行淳篤凡昆季從子戚里輩卵育扶持內外無間言有記室某庸於才每創稿公必削改或請別薦之以省己累公瞿然曰若老矣非我焉歸若知其才庸而以薦諸人是欺友以便己也留之八年至內召方已其用心如此子三人嗣震嗣憲嗣懋俱經明行修克世其家

論曰余與君同年生同肄業書院同舉孝廉交五十餘年知公最深自幼即聞公常勸人充無欲害人之心其素衿清尙概可想見雖時際明盛恪恭奉職無所顯其才而能任真推分善氣迎人使難事之長官難馴之吏民皆齊其心約其口帖然悅服唐權文公薨天下泣且弔曰善人死矣如公者殆其人歟

方君柯亭傳

敘奇行易敘庸行難古今文人都操此論然而庸德庸行聖人所重故曰中庸不可能人果能於倫常日用間爲人之所不能爲則庸中之奇又何嘗不觥觥矗立耶吾於方君柯亭見其人矣君諱源聚字函光號柯亭古歙人也生而孤露事親孝行己恭家業先豐後嗇或爲君危君慨然曰窮通命也素位而行道也吾何容心哉早廢舉子業貿遷有無稍稍自立便趨人之急鄉黨義舉赴之若熱辛未歲大饑君出境購粟還鄉平糶賴以存活者無算同產六人其季早亡兄弟析產時君又慨然曰嫠孀撫孤傫然孑立薪水殊艱我丈夫也自食其力安用祖宗餘庇耶遂却所分田產全以畀之嗟乎仁義不行鹿鳴興刺今之人往往爭一缺口盆折足几兄弟勃谿者比比也即史載薛包分家奴婢取其老病者田廬受其荒頓者號稱古之賢豪然彼終有所受分非脫手不取也以君相較其義心清尙不更超越古賢也哉至於葺琳宇修浮圖又其末節餘行不足爲君異也君以損修城工議敘主簿年六十而卒子五人名如川者九歲能詩以文噪於時今年就試金陵餉隃麋百螺上鐫隨園先生著書之墨曰昔韓昌黎能文求傳志者輦金幣如山如川家貧無能爲役故辛苦捶烟爲先生潤筆爲先人乞傳余嘉其意而不忍辭也

論曰傳記之體有敘無斷嘗讀蘇子瞻作温公神道碑以一誠字相貫串是温公論非温公碑也然事迹少不得不以議論行之太史公敘屈原伯夷參入己意方有波瀾回折余書方君亦此意也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三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四

帆山子傳

錢唐袁枚子才

真州有逸人曰帆山子性逋宕不羈雖補弟子員非所好也讀經書悉通曉卒不爲先儒所囿嘗曰漢儒泥器而忘道宋儒捨情以言性皆誤也今試策士而問之曰何謂仁何謂義對者瞭然無所乖舛再問之曰梡嶡若何形壞奠若何數議者昏然異同紛起何也道有定器無定故也或下一令曰途遇彼姝平視者笞受笞者必多又下一令曰歸而家能毆兄若妹者賞受賞者必少何也一情中所有一情中所無也嘗爲學者務宜究大義而順人情以設教其持論快徹大率類是余每至邗江必招與俱帆山知余之好之也搤擊而談汩汩如傾河聽者舌舉口呿不敢發一難尤長於說往事敘先賢遺迹凡可喜可愕可噱絕倒者騰其口抑揚而高下之盡態極姸雖優施之假孫叔敖李龜年之談開元天寶不是過也身短而髯圓面終身布衣家無擔石氣象充充然不類貧者逡巡有恥遇人無町畦假館某某家偶不可於意色斯舉矣居常不槃襪或戴道士冠挂麈尾幅巾几上羅列觿燧圖書珮環小器楕狹零星手自摩拭雖匽湢所必折埊掃滌纖塵不留見美男子則慄然意下目往而足欲隨或尤之笑曰吾何與哉易稱見金夫不有躬聖人詔我矣其風趣如此姓貟名燉字周南帆山子其別號也先世陝人學第五倫載鹽來揚州卒致折閱年七十四而終

論曰莊子有人貌而天之說帆山子真氣盎然蓋純乎天者也聞臨終預知死期奉其祖父木主埋先人壠中而以所玩器物盡貽朋好拱手而逝自稱無方之民其信然矣其執友江吟香素敦風義有友五人哀其無後每逢寒食輒具雞黍紙錢設位祀之於江上之延生佛舍帆山其一也蓋卽宋玉招魂聖人於我殯之義嗚呼仁哉

蘇州管糧同知曾公傳

西江有篤實君子曰曾曰琇來宰上元與余爲忘形交通家往來事吾母尤敬母年九十餘時坐板輿赴君署飲酒觀劇已而還任蘇州夫人來別與老妻泣下甲辰春余赴粵東過南昌訪君則頹然衰矣須扶曳乃行而家貧益甚又二年接訃知君考終嗚呼吾母亡十餘年矣每一見君便思吾母今君亦不可見而君之高義終不能忘常思作傳以永君苦不能悉君事迹恆悒悒於懷適其孫懋相過江寧細詢之纔得其失官得官之顛末而其他則郎君年幼亦不能舉其辭也君以流外官爲漢陽尉膺卓薦遷福建莆田縣丞權臺灣縣事有黃教者以盜牛犯案君杖而遣之適莆人林椿與縣役吳經冒一變有隙遂誣控經與黃教謀反兵器悉貯經家君親往搜捕杳無蹤跡隨訊林椿盡吐實情遂以挾仇誣陷申牒大府未兩月黃教又盜牛懼捕聚衆三百人張旗爲亂巡撫鄂公大驚特劾君庇逆當誅會鄂公有他事爲將軍密奏　上怒曰曾曰琇以縣丞署令事尙不可隱逆賊情汝爲巡撫乃聽內地人民爲賊擄去竟不奏耶其時君已擅動帑金募村民擒黃教斬之而鄂公亦已去任新撫來深知公寃然據實奏則從前承審諸大員俱干嚴譴乃授意勸君誣服君性仁慈不得已伏疏縱之罪新撫以縱逆虧帑擬絞具奏奉　上諭曾曰琇爲殺賊動帑非尋常侵蝕可比且其才似有可用著送部引見君見　上叩頭謝恩遂蒙　恩發江南以知縣用補上元令嗚呼公老吏也就罪科罪不能預知日後之爲亂又仁人也不忍人而自忍拚罪己以救同官此其心自分死矣孽矣萬無全理矣況以兩巡撫劾一縣丞如風掃落葉耳而所縱釋者又叛迹昭然雖萬死固當卽至愚人敢希意外之恩哉乃初參時　皇上不允再參時　皇上加褒　聖天子之聰明睿知千載難逢而君竟身逢其盛道路聞者皆坐揣不到爲之舞蹈流涕而況君之身受者乎君抵任後自言刀鋸餘生萬念俱灰惟有勉爲循吏以報　主恩養廉外絲毫不受重門洞開巨細必親爲政清而能和交友推心置腹愉愉如也制府高文端公薦授蘇州管糧同知凡三年以老病辭官卒年七十有八

贊曰余老且病遇人有傳志之託輒愁眉惟於君若有所不得已於懷而百計以求其事迹得君孫數言如獲奇珍急急書之然則君之爲人亦可思矣

禮部侍郎海住金公傳

公姓金諱甡字雨叔號海住其兄虞故宿學也人稱長孺先生教公為文溺苦不休夜臥轉側時聞諷倍生有至性母患腹疾公以口熨臍而嘘呵之疾遂平舉　世宗元年鄉試　今上七年會試　廷試俱第一授翰林修撰尋遷至正詹內閣學士禮部侍郎三逢　御試皆　上親擢冠首受知最深以故衡文之任重疊委用凡典試廣東江西山右者三督學安徽江西分校禮闈者二或未散館未撤棘　寵命先下或許持節便道上冢皆異數也所涖處嚴關防減夫役飭條約卷雖盈萬必手披而目及之往往搜得遺珠為幕府補過或生童文字未協代為改削如訓子弟然有被黜之人捧落卷而感泣者　上命公行走

上書房課　諸皇子前後入直十有七年卯入未出虔勉勤慎從無休沐之請遇事納規忠心拳拳緝承華法戒一書備　青宮觀覽壬辰秋扈　駕熱河馬驚墜地　上慰問者再遣醫治痊次年五月入直胃痛僨作中使扶歸具疏乞休　上許之出都時　諸皇子不忍良師之去握手欷歔賦詩贈行問承華法戒書成否同僚及門下士餞者麻集車馬駢轔供張塞路大司農王文莊公見而嘆曰吾輩異日出都得如是光榮足矣先是公奉　命祭南海適公子三吾卸篆翁源趨庭侍奉士論榮之少苦家貧通籍後依然儒素每食二簋鬱肉漏脯不以為嫌任學使時皖江學租故事給貧生外皆因公開除公鈐封其餘交提調備修文廟其廉儉蓋天性也然於濟困扶傾之事慷慨仔肩內宗族外師友周恤倍至歸座主仲公永檀之櫬繼世好怡雲鄂公之粟葬故交晚菘居士之四代八棺見義必為無絲毫顧籍　予告後掌教萬松書院生徒來不冠不見曰吾教之以禮也雖篤老而纂思奮筆終日孜孜春秋佳日與鄉里耆英為五老六逸之會嘯歌湖山薨年八十一所著清語錄十九帙史漢平林訂誤若干卷詩八千餘首子三人

贊曰枚生八歲即讀公闈墨欽若天人後入館閣先公一科及公侍直　禁廷而枚已外用五十年來末由霑接但聞公愛枚文向人口之不置薨後長君奉公遺命具狀乞傳余敢不表章前哲亦以報知己哉客春遇公次子三俊於蘇州為枚校詩集指示誤用漢書北史二事想見公趨庭之教所貽謀者遠矣

邛州知州楊君笠湖傳

雍正間西林鄂文端公作蘇州布政使設春風亭招致四方賢俊如沈歸愚華希閔皆以耆舊見重而以十四齡童子與會者惟楊君一人君名潮觀字宏度號笠湖常州無錫人生而沉默寡言秩秩見於面目以乾隆元年舉人歷宰晉豫滇南三省遷知四川簡邛二州再調瀘州年八十終君在官凡三十餘年正署一十六任虔勉額額一以提躬澤物為務在文水值五年編審之期歷年徭役不均君親加區別除鰥寡孤獨者千餘人常過杞縣有尫羸男婦百餘焚香跪道旁鄉保指曰此公所活氓也君愕然鄉保曰公不記某年閒賑歸來一案乎大府不准報銷此輩皆公捐俸所活氓也亡何長子掄舉進士而公奉調瀘州年逾七十初志不欲往旋聞瀘大饑道殣相望慨然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即到官碾穀檢校一切在官閑款分設三粥廠令男婦各隨地坐給籌以起之換票以出之在瀘不滿百日凡活五十九萬七千人笑曰吾事畢矣即以老乞歸其孳孳為善皆此類也然君亦非偏於寬慈者固縣獄訟債與君預示審期立限拘集赴訊者晨到午回民間號楊半升言案結無需再食也瀘州散賑有嘓匪率百餘人夜破廠門攫食君追擒之斬為首者一人衆遂怗然河南布政使蘇崇阿查賑問有濫否曰有有遺否曰有蘇怒厲聲曰又遺又濫何以為賑君曰口稱無遺濫而心不自信故不敢欺公蘇曰然則汝有可信者乎曰有官無侵吏無蝕是可信也蘇嘉君言之誠慰勞而去君以古賢自期與今之從政者格格不入河南災奉檄辦河料二百萬君頻蹙曰野無青草何能辦料即牒民疾苦求免俄而有省會來者曰君癡矣此是上游知君杞縣有累故特多其數為君生財計君不解乃固辭耶君笑曰吾誠不解亦卒不問其作何解也君常自言居官信心而行投艱不辭理繁不亂然往往有未慊者在杞縣回署求賑者麻集有一人裸而攀車隸人逐去次日早出已死深雪中瀘州營兵借穀所送冊漏造防汛者姓名續請而君病竟忘補給以此二事時時抱憾嗚呼今士大夫乘堅策肥知有己而已視民若秦越人之不相關君能仁其民而過後猶

欿然若不足此其行事居心豈凡所及耶性無嗜好惟躭音律愛花竹在邛州得卓文君妝樓舊址構吟風閣數椽吏民上壽者令各種花木一株取古今可觀感事製樂府數十劇付梨園歌舞以落其成七十生辰與夫人重行合卺之儀兒孫捧觴上壽撤帳坐牀號白頭花燭偕老新聞古無有也所著□□若干種□□若干卷夫人孔氏子掄官太平縣令次子揞歲貢生

贊曰君與余爲總角交性情絕不相似余狂君狷余疎俊君篤誠余厭聞二氏之說而君酷嗜禪學晚年戒律益嚴故議論每多抵捂然君居家聞余至必喜在邛州特寄金三百屬置宅金陵將傍余以終老歿後其子掄以狀乞傳莊子曰仁義之人貴際際者大德不踰之謂也古之人游夏交相譏管晏乃合傳雖異猶同其即君與余之謂耶

吳縣文學蔡君勉旃傳

乾隆己亥秋余遊洞庭觀荷於消夏灣愛其桑麻鋪紛山幽而水清知必有隱君子家其間弟子徐心梅爲道蔡君涵虛閣可遊遂叩其扉君外出見其子子範修然自東人風可愛今十有四年矣心梅以狀來曰蔡君業已委化顧其行義甚高望先生爲傳以永其名余舊史官也闡幽之責其曷敢辭謹按君姓蔡名璘字勉旃以太學生居洞庭山東蔡里生而醇粹通識懿文遊楚貿遷以其贏奉高堂恤孤穉常過湘潭見楚人以簣茅搆舍多鬱攸之災爲置水龍激射行火所燬融風頓息鄉人之不能歸壟者爲謀窀窟以掩諸幽尤重諾責敦風義有友某以千金寄君不立券約亡何其人亡君來其子而歸焉其子愕然不受曰嘻無此事也安有寄千金而無券者且父並未語兒知君笑曰券在心不在紙而翁知我故不語即君知卒與之聾而致之嗟乎人心醇古動稱三代然而周當極盛時即有質劑二字載於地官司徒章鄭註以爲今之畫指券也先生距周二千餘載而行事宅衷乃在黃農虞夏以前猗歟休哉即其寄金之父之子亦夐乎其不可尙也已鄉人以此重君凡遇疑難事傱傱然爭來就決人指消夏灣爲高陽里云卒年八十有三

論曰君有子勝斐然之志無江左虛勝之風較漢之獨行則行已純比周之逸民則濟物廣謀所位置其在楚國先賢襄陽者舊間乎

九江府同知汪君傳

君諱沂字會濱號少齋世居休寧四都之汪村君生而愔定嶷嶷自立有踐繩之節初攻舉業念贈公錄貿遷吳閶傫然隻身乃投筆以從凡所料觔操其奇贏駔儈奔赴若魚龍之趨大壑贈公奇之歎曰以汝才移之治民報　國不亦善乎援例得九江府同知權臨江府事當是時奉新安義兩縣民爭洲前吏不能決積牒山齊大府檄君辦治君甫往勘姦民虎而冠者糾集千人鬨然蜂擁冀以脅君君曰今日往勘未分曲直汝等併張欲爲亂耶命健役縛渠魁荷校以徇衆陰喝不能聲登時解散君持弓尺親履畝加丈瓠剖窾要爲之區分無黨無偏兩造讋伏德化縣蘆屯羼雜界址不清軍民互控君鉤考欺隱曉以片言案以立定峽江蕭某身亡族人涎產爭繼獄訟數年不決君爲處分安其遺孤大府聞之喜曰非盤錯不顯利器我固知數大事非汪某不辦今果然矣具疏請實授適丁母憂服闋不起有惜君才勸再出者君曰孔子稱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何必腰金紫搖干旌然後以爲光榮哉於是里閈之間修廢舉墜凡鄉鄰疾苦田畝匽瀦悉引爲己任厚村有路爲休歙通衢山溜衝齧砂礫堙鬱春夏之交行者踧岌君甃築石隄百餘丈靡金錢千緡工捷且固邦之坻兩祛高蹶而來者傱傱然魚貫而行歎曰微汪大夫之功不及此先是臨江屬之清江有舊隄護田久而陀陊君捐俸修葺匝月告成收皆畝一鍾君生有至性友愛尤篤諸昆先後凋謝晚年季弟洪又疾篤君在吳閶信馳歸已不及視含殮悽愴傷懷疵殊成疾戚誼中有來誣諉者勿輕諾諾則必踐或有過則隱諷而曲諭之冀其改悔改後相待如初以故獧子驁夫靡不慄然意下論者以爲東漢獨行傳中人不是過也歿時神明不亂訓兩子如平時教以行仁履禮詢明日朔呼水盥沐而逝年七十有二　覃恩誥授奉政大夫晉階通奉大夫三世皆贈如君官先娶王氏卒再娶吳氏進室方氏子三人長曰穀次曰穟早卒三曰秉孫五人俱觥觥力學秀出班行不愧萬石家風云

舊史氏曰南史有言山林之士能伏而不能出功名之人知進而不知退性各

有所偏也惟宏通碩士能審時度己而出處皆宜汪君槃槃大才治民獲上方有無窮之聞乃祿養事終迺然遠引家居二十餘年章聞揚和感孚遠邇明道若昧進道若退若而人者真古豪哉

汪存樸先生傳

先生姓汪字衞南號存樸徽州休寧人生而敦敏氀氀束修與俗寡諧亦不立異護其儕偶人接之如臨春風事親孝眡意承旨雖一滰糜一滫瀡必手瀹以供當是時尊人上聞公治業毘陵先生隨侍居亡何上聞公還徽道出棠邑以驟疾亡先生見星奔赴卒不得視貝含柴毀欲絕者屢矣以太夫人在堂強進溢米家五昆季先生居中自毀齒至髮有二色羈居無猜及雁行相繼歿先生以爲己戚娶者安之絕者續之幼稚者教督之門以內人亡如未亡也一切主進錢通諸雜事獨自辜權雖家居能料簡千里外盈虛事圭撮不爽以故所業日豐推其餘義猣仁粟以次第舉族有宗祠久黝剝矣先生就其基而恢宏之潤枯給乏由親及疎靡勿周遇金饑木穰之年則散廩米之饘餾平道路之阤陊購珍貴之藥物拯濟甚廣國之人僉以手加額曰賢哉汪大夫吾曹雖捐頂踵其何以報耶性無他娛惟葄枕圖史手一編寒暑罔間或掊書中芳言懿行作家語朂子姪及戚里聞者多感化焉年六十三卒循例得知府銜蒙　覃恩三代皆贈如先生官子二人長穠次和俱好學能文世其家

贊曰古君子禔躬澤物不必仕於朝也若漢之陳仲弓王彥方終身不仕而僎子戾夫聞風胥格豈非以其章志貞教抱殷勤之心哉先生行義與兩賢同未綰銀黃亦與兩賢同然而受　聖朝寵榮晉爵通奉大夫較之古人豈不僩然其又勝耶想彼逢衰世而此逢　聖世故耶

鮑竹溪先生傳

乾隆乙未余過真州同年沈椒園廉使以所撰同老會序示余同老者六老人同庚爲會以聯昆季之歡也會主爲鮑竹溪先生余心欽遲之苦孺悲無介末由修士相見禮今歲乙卯矣余小住邗江先生之子志道以先生行狀乞傳余不禁護然斂袂而起曰有是哉二十年前思見之人不可得見今因交其子得見其事狀是不見先生猶見先生也奮吾筆以永其人嚮史官其奚辭謹按先生諱宜瑗號景玉一字竹溪新安棠樾村人世爲望族先生生而醰粹幼習四子書聽人講解憬然夙悟侍母疾竆晝夜不出塾師疑其憚於勤詗知其故乃異目視之亡何生母不祿太公與繼妣在堂家貧甚先生出賈於外歲終必衝風雪歸具甘旨爲堂上歡昆季間辭隆就窳有無通共愉愉如也先生爲人胸無單複諾責必踐見義必爲晚年子志道善經紀家業漸裕先生益得行其志凡有裨於鄉黨戚里者赴之若嗜欲之切於身先是宋元鼎革閒族祖宗巖壽孫路遇賊劫父子爭死賊義而兩釋之又有名邦燦者亦以孝稱村故有二坊曰慈孝曰孝子歲久傾夷先生葺治如初里中大母堨畜水溉田亦漸淤圮先生並無升種在焉而亦爲之疏滯宣流歲以大稔常曰爲善最樂安得倣古人置書院以育人才置義田以贍宗族乎易簀諄諄猶訓志道曰兒能繼我志勝椎牛而祭我也志道泣而志之以次第舉行先生卒時年六十五恭人鄭氏未笄來歸值先生未得志時拔釵市穀勤針黹以養尊章媞媞然安行仁義不以亨屯介懷送子讀書必以一師曰吾欲其教之專也歲饑鄉豪出穀平糶勿許兒擕筐往曰食此便宜必損男兒志氣矣其識大體如此先生子二女一以子志道貴與恭人同受　誥贈如其官

論曰漢青翟官至丞相史不書一字而張長公黃叔度終身一布衣傳名千秋其故何哉蓋君子在上則善其政在下則善其俗遂古以來未有無所以然而能成名者如竹溪先生之里俗交推敦善行而不怠其張黃之流亞歟目論者謂志道料簡禹筴才流經通爲上游所器重故能恢宏其聲光而不知皆先生之積善貽謀有以基之也聞志道業已饒益而先生儉約如初猶時時以訓詞相勖毖可謂大行不加之君子矣惟是鄭恭人年逾四十遽以考終未享一日養堂之奉是能瞑目於泉下而不能伸眉於生前宜先生之終身無妾媵而志道每一念阿嬭必涔涔泣下也所謂爲善必報而天道無全功其信然耶嗚呼

三賢合傳

奇中丞生父姓黃名惠色與苑副塞勒交好塞老矣時以無子爲戚惠公慰之

曰君無憂我有二兒今婦又有身若雄也即以相畀已而中丞生甫免乳即裹文葆抱交塞公屬曰嗣後兩家僕媵俱禁聲慎毋洩露使兒知塞公夫婦教養中丞愛憐倍於所生至十六歲懵然不知爲惠氏子也亡何將應童子試寫履歷塞公矍然曰吾寧絕嗣不可改祖宗以欺君父誘中丞與遊闖入惠公家指惠公曰此汝父也吾非汝父也今送汝還父惠公驚失色中丞憮也塞公即告所以還兒之故且曰兒貌英秀天資超絕必腰銀艾我福薄不足以當遂與惠公各以一童子推讓者再言畢歘馬馳去中丞無如何仍歸宗應試旋中進士作刑部郎中外遷至臬使布政使而塞公夫婦相繼殂歿中丞感養育恩欽欽在抱常於元旦默禱於天有可以面奏之日必謀所報乾隆五十七年授江蘇巡撫入覲謝恩畢奏曰臣乞　主上天恩即連叩頭涙坌湧幾不能聲　上愕然曰汝求何事而急迫若此曰臣有二父　上大笑曰父是何物而可以有二耶中丞備述原委請以本身應封之典貤封義父兼請以第三子廣麟繼義父爲孫　上曰汝具摺來但異姓請封繼嗣部議必駁待議上朕自有處分中丞摺到吏部引例駁奏　旨著加恩照所請行

讚曰惠公之仁塞公之義中丞之孝三者皆東漢獨行傳中所希有也論者稱塞公爲最難何也譬如鄰有嘉樹代爲辛苦壅植者久矣正將纍纍結實而一旦還其主人於心遽能恝然乎至於日後中丞之貤封繼絕皆非塞公初心所能希冀而逆料者也塞公真古賢哉然惠公能知塞公之賢而忍割毛裏之恩綿其烝嘗因明生誠談何容易中丞圖報禱天果如所願方知　皇上即天也先天而天不違聖人之言於斯益信且人但知中丞之孝塞公而不知即中丞之孝惠公蓋體惠公不忍絕其友之後而以己子爲彼孫是即惠公未竟之志欲行之事也善繼善述惠公九原有知亦當稱孝三賢所爲於世道人心皆有關係故備書之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百世之下可以觀可以興矣中丞名奇豐額滿洲正白旗人

香山同知彭君小傳

君姓彭諱翥字竹林雲南大理府進士選廣東封川縣知縣調香山乾隆四十九年春余寓端州彭君來見執弟子禮甚謹其人秀羸多能賓賓然一學子也所著詩甚多頗得唐賢神韻別五年音問亦不時接忽一日見訪山中幘曳孔翠翎襜襜戚服而至余驚問所由方知立功海外裁入　覲歸五十三年海賊僞張有號平波大王者率衆爲寇福敬齋公相總督廣東調水師營兵出海擒捕飭香山令辦軍需半年不獲一盜將弁無以自解反造蜚語誣君供張不周器械朽鈍福公怒召君入厲聲曰汝踶跂不任事雖文官我獨不可以軍法從事乎出諸武弁密揭示之君神色不變但申明香山小邑所辦糧餉業費三萬餘金所以久而無功者緣武弁退縮不能軍之故公相默然顏稍和公知兵事不可以口舌爭也即奮曰翥願解任親往擒賊公相莞然曰汝孱弱書生果臨陣得不被賊靴尖蹴倒乎曰翥非手打賊也乞公相賞精兵二百聽翥指揮必有以報公相許之君歸署捐俸支帑造戰船三隻料簡鎗砲火藥賞賚糗糧犂然備具著短後衣率健兒戎服出哨諸武弁以爲迂且妄無不匿笑者君禱天妃廟乞風舟中忘帶鼓即借廟中鼓聲之以壯軍威次日黎明風果大順君徑出海口公相命諸武弁會勦相遇海島中武弁搖手云風雖順少頃即轉宜緩行或云今日反支日也不利行師或云海賊出入無定須探明所在巢穴再往君毅然不聽飽餐士卒揚帆竟行行百餘里遇盜船二隻發砲擊之殺十餘人賊久不見官兵突出不意驚乃遁去君知數日內賊必聚衆來乃入島約武弁一齊出洋衆武弁亦媢君之先得功也唯唯聽命翼日君見風順霧消開船出果賊船八九隻從上游來初猶逡巡欲避繼見官兵少乃持鎗直犯發砲擊之閉君知賊以穢物相厭勝也殺黑犬取血釁砲砲果發適大軍亦至擊破賊船賊盡落水千百賊頭出沒海面如浮瓜然反向官船號呼乞命君命以鐵鉤拉起之而以長繩彙縛之纍纍然魚貫者七百餘人解督轅請示公相大悅飛章入奏奉　旨彭翥著賞五品頂帶送部引見授湖南岳州府同知福公奏留辦善後事宜仍補瓊州同知權知府事

讚曰古文武無分途然郤縠悅禮樂敦詩書左氏以爲美談幾幾乎有欲分之意吾門下文士多武功少彭君亦文士而能立武功以張吾軍覺山林生色終

以文弱故染烟瘴亡年裁及艾爲可悲也猶記君在隨園拜別余厚錢之贈幣帛不受贈服脯臘畜不受但乞崑山徐氏九經解及他稗史唐宋人文集載滿船而去嗚呼此鴻覽轉物之張茂先所以諡壯武哉

慶遠府知府印公傳

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詔天下督撫各舉孝廉方正之士江蘇布政使張公坦麟以寶山廩生印公應　詔奉　旨發廣東以知縣用初署高州石城縣實授廣寧調高要再調東莞所到之地捕盜殺虎去其害民者修學校設書院拔其俊秀者不逾年民間外戶不閉人文蔚興乙卯四月黔省古州苗叛公趨告制府鄂公曰黔省軍與東西兩粵宜爲聲援但用兵須神速如雷霆震駭之可不戰而服鄂公以爲然即命參將某發所部介士鳴鼓張旗而往羣苗果潰東莞臨大海兩戒之守以虎門爲限癸亥六月海大風有二巨舶進虎門泊獅子洋鬖髮獰獰兵械森列莞城大震制府策公楞欲與兵彈壓布政使富察託公庸笑曰無須也但委印令料理抵精兵十萬矣公白制府曰彼夷酋也見中國兵與恐激生他變某願往說降之即乘小舟從譯者一人登舟詰問方知暎夷與呂宋鬬殺俘其人五百以歸遇風飄入內地蓬碎糧竭下碇修船五百人者向公呼號乞命公知暎酋將有乞糧之請而修船必需內地工匠略捉搦之可制其死命乃歸告制府及託公先遏糴以饑之再匿船匠以難之暎酋果不得已命其頭目叩關求見公直曉之曰　天朝柔遠一視同仁惡人爭鬬汝能獻所俘五百人聽中國處分則米禁立開當喚造船者替修篷桅送汝歸國暎酋初意遲疑既而商之羣酋無可奈何伏地唯唯所俘五百人焚香懽呼其聲殷天制府命交還呂宋而一面奏　聞　天子大悅以爲馭遠人深得大體即命海門添設同知一員而還公駐劄焉居亡何番部咭唎哂入澳貿易暎咭唎貪其利先後發六艘詭言來市陰謀篡取公察其姦探暎酋將至命熟海道者導其船果起碇揚帆將尾其後公駕戰艦督水師營兵出海召暎酋厲聲叱之曰若來何爲利人貨物將作賊耶我奉制府令若傷咭唎人即將爾國人之在黃浦者抵償若奪其貨即將汝貨之在牙行者抵償言訖揮健兒千餘披甲張砲環其舶而守之暎酋禁聲登時六船搖櫓去而咭唎船早已安渡虎頭門矣當是時微公逆折之俾其奪氣則二國兵交而中華亦受其殆藉賴君任海疆久於諸夷種類支派某強某弱某狡某愚其地之山川形勢靡不部居別白於胸中以故先事預謀當機立斷終公之任海面肅然丙寅夏因前任失察開墾事落職引　見奉　旨仍發廣東補用順道還家省視先塋泣別昆季悽愴傷懷有林泉終老之思適粵督策公過吳強起之曰汝神明不衰尚宜出而報　國公感知己恩重到粵東補南澳同知陞廣西慶遠府知府再調太平粵西與黔滇接界民苗羼雜有劫殺一案五年未得主名公到逾月眞兇盡獲會太平鹽引不銷又被議解任篆已卸矣聞所屬都結州有寃獄公奮曰我舊長官不忍赤子覆盆下也即往其地廉得巨姦某向充土司頭目竊其印作祟乃突詣其家搜得彝文底稿袖呈大府一訊而寃雪公歎曰吾臨去猶能活數十百姓勝賜卓茂三公之服矣出城時一路老幼攀車轅嗅靴鼻者不絕於道公名光任字黼昌籍隸寶山生而伉爽與高要舊令某交代知其賢代爲還課屢建奇績而絕不自矜歸後囊槖蕭然散步田野人不知其官二千石也所著有翊斷編澳門紀略等書

舊史氏曰三十年前余書富察託公四事即深知印公之賢心儀之久矣今秋其孫鴻經太史乞爲乃祖立傳讀狀方知公才流經通具絕大器識受知　聖明官至太守而屢起屢躓未竟其用然其長子憲曾觀察吾鄉仁心仁聞聲施爛然長孫太史於余爲詞館後輩追述祖德通書往來仁孝可風昔人云文章有神又曰善人有後嗚呼吾觀印氏三世斯言信矣

徐靈胎先生傳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　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　天子召入都　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　上嘉其朴誠欲留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田里　上許之後二十年　上以中貴人有疾再　召入都先生已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爔載楄柎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　天子惋惜之賜帑金　命爔扶櫬以歸嗚呼先生以

吳下一諸生兩蒙　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皆驚且羨以爲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塵之好急思采其奇方異術畜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訪爔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爲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釚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嬴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讋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迮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唶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迮驚以爲神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痹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葠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慤公未遇時診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顙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　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洄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峯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原流等書凡六種其中甌刳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爔字榆村儻蕩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

贊曰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葬枯粟乏造修輿梁見義必爲是據於德而后游於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抂舟直詣洄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奓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鷄黍爲懽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丸而別故人李蓴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爲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四

原书缺此页

書秦檜傳後

錢唐袁枚子才

宋至今垂七百年人但知秦檜之惡而不知發秦檜之姦人稱高宗害二聖之歸檜以和議迎合冀久相位是殆不然按高宗急欲還二聖故屈從和議不得以是罪高宗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玄宗返蜀肅宗不讓位檜智人也不必以此迎合或謂檜不肯負金人之約則更不然檜之喪心欺君父矣何有於金人謂檜樂和之逸憚戰之勞則又不然披堅執銳諸將當之檜坐享其成而已何所爲勞然則檜之主和者何也曰檜之不得已也檜欲帝中國耳蓋金人以劉豫許之也金人立張邦昌而敗再立劉豫而敗檜之才十倍於此二人故金以和議給宋而弛其守備以成立檜之計檜以和議給主而便其入寇以成自立之謀趙鼎在則和議不成岳飛在則入寇無益彼二人者其肯北面而事檜哉則除之而殺之亦檜之不得已也及其再起大獄誅不附己者五十二人蓋中國之事定矣不踰歲而金人亦大舉入寇矣檜不自料其死金人亦不料檜之死也檜既死金人奪氣采石之戰虞允文一揮而定使檜尚在天下豈宋有哉徽宗有玉帶值千金金主歸之或有吝色金主曰帶在江南終爲我物夫金雖強屢敗宋雖弱屢勝非特檜爲應何言之易易也高宗始聞和議成二帝太后可返故屈己從之及知和議之非已爲檜所制搖手不得檜死曰吾今日始免檜逆謀檜之心帝固已知之也靖康元年金人求三鎭檜力持不可金人立張邦昌檜與馬伸爭之檜之前後迥如二人蓋始則但求富貴國利而已可與繼則窺竊神器國滅而已乃與歸時即倡言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中原歸劉豫檜目中豈有劉豫哉歸中原於劉即如金歸玉帶於宋也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檜靦然不以爲怪然則如檜者古之爲操莽而不成者歟

書張郎湖臬使逸事

公張姓名坦熊字男祥號郎湖康熙湖北辛卯科舉人發浙江以知縣用後還至雲南按察使有善政初知桐廬時過柴埠有路死者頸有重傷吏請報虎傷掩埋可免緝兇處分公曰爲民父母畏處分而置民命於度外可乎命仵作驗明貼身布襖有小鈔袋扯落又見屍場有一人在衆人頸後不看屍而專看官心異之即喚二役隨到樹下更衣公徐步到山凹諭役云場上有一人穿藍色衣隱在人頸後瞧我汝等可訪其人平日是否良善一人來稟一人仍尾之勿使逸去公再到場驗畢即命裝棺出山五里有一小村公佯腹痛要在此尋一寓所衆曰有土神廟一間無門窗多虎不可住公曰用大席攔遮何害即入廟二役來告曰屍場瞧爺者名郎鳳奇乃分水人歷年來此賣栗子與死者同姦一有夫之婦事實有之死則役不知也公即帶郎鳳奇至問汝爲何把人謀死低聲答曰沒有公命鎖押再訊仍到廟中密諭役曰汝尋一間房要前後各半間潛窺聽他是何言語又將其所姦婦人之夫係縱姦者亦帶訊送入兇犯同房縱姦者見而哭且罵曰你爲何帶累我犯人曰有我在不要怕房後役聞之即來告公公命速帶犯訊吏曰爺教他認了救他性命不認定行夾死彼自肯認公曰萬一犯人認了我如何救他吏曰此不過是誘他認非真救他也公曰官長可失信乎處決之日何顏對他況我在桐非止一年此等之事非止一件萬一又有此事犯人必曰此官慣騙人不可直認取死是此案幸免參處將來有案仍不能免也不若平心再鞫隨赴犯人寓搜尋兇器銀袋不獲即帶房主問訊士民曰此是好人決無同謀之事余曰此人年逾七旬原可不問無如兇犯在伊家樓上止隔一破柴籬下樓開門謀命之事彼焉得推爲不知批其頰郎鳳奇搖手曰勿苦此老犯與死者爭姦一婦故毆殺之問兇棍何在曰擲在隔山銀袋何在云藏在谷樹皮內乃親往取出覆訊定案

柴埠報船上有少年女屍臉有掌傷頭上一孔石傷衆民聚看問其船號小脚船問屍何來衆云上游流來問何處人氏云不知公曰桐邑婦女好穿大袖此女袖大是本邑人但頭脚乾淨是良家女也面側有傷必此婦跪地有人從後批頰提髮故其痕左斜問是否船上人抑是死後送上船者衆云不知公曰此非船上人也必是樓上住人死後送上船者衆云何以得知公曰所穿新鞋底

有微泥而針眼黑色是以知之若是船上人則新鞋底何至有泥吏曰公言極是但此船離富陽止一箭遠不如將船一撥順流而下免得承招緝兇公曰作朝廷官遑寃必雪照汝所行萬一鄰縣再撥往下流即入海門大洋矣寃沉海底我心忍乎即命收殮密諭役將船連夜放至東門鹽船幫內輪流窺看有何人弄船即拏來越五日頭役拏一弄船者來乃羅禮房之子也公詢汝何得謀死婦人其子不服其父云是渠弄船何得推托非重刑不可公向其子笑曰父不爲子隱汝尚何說乃供曰此船因朋友某託借船買貨我向相識之鹽船借與之借畢尚未送還故代爲收拾不料即被拏住公拘訊借船者云實係借船賣貨貨完將船縛在江邊送還船主次早忽聞柴埠有此事不敢作聲是實公將借船之人一并看守諭頭役查縛船之岸上有無人家答云有皇甫老秀才家公即差役帶訊囑云伺皇甫秀才出門後衆人有何言語役敲門往喚誤至一寡婦家寡婦見役即曰此事與我家無干要問間壁許媽方知役詰云你既係間壁若不早說定遭連累寡婦云死者係許媽所買少孤之女因其叔年老無子將此女配之陽爲弟媳仍爲己用日前磨腐此女偷食許媽打他我去苦勸誰知許媽平素與我不和惱他喊我怕我遮攔遂取地上石子打去錯打頂心喊聲息而人死矣見小船泊岸半夜擡放船中任他流去但我不便質他差頭替我代說替死者申寃役飛報即差拏婦犯與死者之夫訊明招擬

公署富陽三日忽接公文有典吏金某姦佔乳婦其夫馬氏控府一事公思杭州太守魏公定國正人也必批得好果批追取部劄革其旁另有文書一角係本府同知某頂詳求免公思魏公不應二三其說應爲改正商之幕友友曰三年才署一篆定要開罪本府似乎不可公曰稟明何妨友色忿然公曰君欺我不能作揭乎乃握筆將後詳拆留前詳入袖次日排衙典吏俱來參謁各呈劄付公將金姓吏劄檢放案上取袖內本府前批示之金戰慄而退次日接見紳士門子告云此地有楊紳者歷任官與交好每年饋遺數千金現在赴省故未來見公素知其惡哂而不答早堂後撫軍黃叔琳檄公海寧相驗公退堂先牒本府云金吏不法坦熊久已訪知不料馬氏一案憲批前後互異坦熊竟遵前批追劄發落其後批一角同部劄呈繳旋即束裝就道半路見一華輿彪彪然僕從數十疑是來往大官擬即下轎門子云此即本邑楊鄉紳公曰是楊六先乎曰是也又低語曰楊紳已下轎矣意欲公出轎答禮公在轎看書不動而轎夫業已將轎杆放下公在轎中呼楊曰現在上憲行文傳汝赴省何以反回楊驚問何事公曰不知汝才在省來何以反來問我隨諭多役好護送楊鄉紳交與捕衙候文起解遂至省先見本府自思本府定不喜我然醜新婦終要見公婆何怯焉及至府署名紙投入則中門大開請進公曰此必怒我故揶揄我也徘徊不前而旁門已閉不得已於中門側身行魏太守迎至煖閣公云屬吏如何敢魏曰只管走公從宅門趨進跪曰坦熊有罪太守過謙魏笑曰君有功無罪賴君所投一稟保全老夫顏面故敬君迎君謝君不敢以常禮待非謙也坐定細述乃知馬姓又已赴院具控本府批詳互異撫軍不信云魏太守賢吏何得有此著將原卷發府適公所繳金吏之部劄已到遂加牒送上撫軍大喜曰果然非魏守原文同知舞弊由此凡杭屬州縣缺出魏公即力求公兼攝訂成至交次早見撫軍撫軍云富陽有一大猾汝知否公曰正爲大猾求見問何人曰楊六先撫軍曰汝署事三日何以得知公曰桐廬與富陽接界聞之已久私收公糧結交官府佔人妻女通邑忿怒而不敢發故路上相逢即擒收監撫軍連聲呼好官賜飯而出公回富陽提六先出獄通縣城鄉百姓探聽審期屆船來城爭看男婦千人高聲呼曰今日遇青天楊六先果有報應初公署富陽到任時月選官業已出京路上病故改選一官故得攝篆兩月除此二惡人以爲有天意云

公知仁和滿營將軍鄂彌達之壻黑姑山之子某黃夜入人家百姓數百人綑縛赴縣時已四鼓公出堂問訊某傲然曰多大的官敢訊我挺立不跪公命打腿始跪命入獄又瞋目曰你敢監我公命收監連夜通報次日滿營各姑山等官俱來公拒不見上院回衙忽撫軍傳去曰汝爲何得罪將軍速去賠禮公曰伊壻犯法地方官無禮可賠倘進滿營是渠等世界倘或凌辱詈罵職不能忍勢必直揭部科反成大案司道傳詢答如前語囑令開放人犯公云事已通詳

候批照行旋卽批發理事廳鞭責了案先是杭州滿兵每三年一送骨殖回都地方官封民船百數十隻兼送路費而滿兵故爲刁措或嫌船漏船朽嬲換不休甚將兵工兩房毆打有懸梁投水者并將骨殖桶圍住縣官坐處必需索盡意始行公查照舊例用鹽驛道所造紅船若干隻差押伺候不封民船仍捐俸一百二十金送行書役請公勿往公曰我不往誰能彈壓及到北新關押船姑山大人某年七十矣分付衆兵曰此官不比前官辦船遵例又送銀甚豐汝卽刻開行不可滋事獨不聞前日擒拿將軍女壻入獄之事乎船行後握公手曰公眞好官我平日久已心服願爲忘年交解荷包贈公公亦解佩刀荅之又一日在公所見將軍將軍曰張明府好利害公曰坦熊冒昧不知利害則有之若自己利害則不敢也撫軍司道一齊大笑

仁錢兩縣有赤脚光丁一案十餘年不結地方官欲將丁糧攤於田上有田無丁之家聚衆鼓噪不攤則無產有丁之戸聚衆鼓噪公調仁和毅然曰丁出於地無田何得有丁其故總緣原業主貪速得價故賣田留丁買主圖價賤故買田遺丁誰知皆爲子孫憂平心酌之應照糧攤丁爲是若既不攤又聽其鬧是取亂之道也卽指出原委自作告示諭勸有產之家並傳紳士軍民集明倫堂會議一面通詳攤丁貧富惕服錢塘令新到任又膽怯不敢照攤一日公方聽訟忽錢令來神色俱喪挽手云現在衆士民鬧入北新關要毀縣堂我與本府業已報院特來告君相助公恐百姓驚擾仍坐堂上故將先審未完之件草草帶問心中思事急矣新撫李公名衞者素強毅必定發兵民人受傷成何事體乃選役之壯佼者四十名各帶短棍藏於身內袖扣外繫加紅繩一束作記坐轎急詣北新關行未四五里見洶洶然虎而冠者千餘人鳴鑼揚旗喝令罷市閉戸稍緩者石糞交加市鋪俱上板閉門響聲雷震班役攔轎請公回署公曰勿怖大聲開道照常前進姦民直前問來者何官從役大聲云仁和縣張爺鬧者齊懽呼曰好官來矣作速跪下公見衆人以禮相待卽下轎坐胡牀問爾等爲何而來衆曰仁和已經攤丁錢塘竟不攤丁我們要去拆他衙門公曰攤丁一事仁邑已攤錢邑焉有不攤之理本縣自當催辦但爾等如此橫行不但不

能攤且恐頭不能保豈不知鳴鑼扯旗乃斬決之罪乎可速將鑼旗收藏我保全汝等出城丁之一事在本縣身上衆人唯唯叩頭而奔公督押至北新關外分付管門之滿兵曰城門上如何容多人進來倘有無知續來者我告知將軍惟爾等是問當是時撫軍專待公到同副將帶兵擒拿見公久不上院命營弁至仁署窺探適副將李燦與公不睦誣云張知縣不知潛避何處撫軍曰張知縣素有風采不應如此著副將領兵千人擒拿姦民并速拉張知縣來旁有院差搖手曰不必適自北新關來親見張知縣押衆出城矣撫軍連呼像像像聲未息而公到撫軍大喜曰好膽量好才情如此才是個張郎湖也隨令協同錢邑於十日內將丁照攤盈城肅然

雍正六年公兼攝太平縣事點保長見王姓者面有兇狀欲懲之因其人未犯事強忍而止未幾有訟三分地畝者卽批此保查覆半月不覆公大怒召至重杖革役幕友諫曰公過矣三分地土原不拘審查覆半月何至杖革公亦心悔曰如此性情不可爲官卽日減饍立意告病逾月忽報一婦投水呈稱有縣差上門催糧不知何故自盡公往驗畢無傷召糧差曰汝雖辦公然報呈有催糧二字汝必有不妥處卽與小笞收殮而回閱半月忽報某鄉雷擊死一人公聞雷擊人或背或胸必有天書十餘字未知確否差閽者往看歸大駭曰一雷打出一個奇事來雷擊者卽爺前所杖責之保長也渠懷恨爺適本村夫婦口角婦氣忿死屍親索其夫買好棺做齋了事不必報官夫已依允有革保王某獻一策曰何不借他屍作一好事只說催差逼死張某係署事官不敢再催換新官來約有一年留此糧項可生利息衆人從之不料爺驗後半月天忽風雨雷提革保至相驗處跪地擊死豈不是個奇事

公還玉環同知玉環山誌載開墾事原議本山造城內用土墻不意觀風整俗使某條議必用方石大磚玉環四面高山山石粗脆外洋石又不能運來當事者憂心如焚忽起颶風白日天黑大雨如注但聞風聲水聲樹聲並龍吼聲如洪鐘大鳴屋瓦皆飛官民相見啼泣公卽開倉振濟往勘各嶴災傷見洋嶴陡門前忽開小河一道直通大洋城石從此運入因名之曰天開河

公還靜海道靜海有村民數十戶鹽快誣以販私現獲一人徑解分司鹽道鹽院已照販私治罪矣公巡河至靜海知縣馮某讀書人也告曰此案有冤公問何由知曰公訊自知公適有事上省即告制軍制軍即李衛也曰鹽院適有札來說君要翻案他是貴人之父不可觸怒且此是鹽務與君無干公曰作朝廷官百姓無辜被累不能超雪不如歸去制軍笑曰君強項乃如故耶意要如何曰委員會審才見分曉制軍即委運司蔣國祥提犯到城隍廟士民觀者麻集巡攔供稱一村俱是私販止拿著一犯其擔袋與鹽俱在可驗被告云民一村從不販鹽巡攔將一村搜畢民妻生產猶提他起來將牀下掀翻實在無鹽總是商人圖佔地基故囑其誣控公詰巡攔曰販子肩上既挑一擔鹽稱有九十餘斤袋中鹽又稱有五十餘斤與其圍在腰間難於行走何不勻在擔上更覺省事且看此重袋腰上如何圍得汝試挑鹽圍袋走與衆百姓一看巡攔取袋圍腰袋比腰短二寸公曰袋短於腰如何能圍命將此袋加帶縛在巡攔腰上巡攔委頓不勝士民拍手大笑懽聲盈野當將商人巡攔詳請治罪

舊史氏曰余八九歲即聞仁和令張公之賢及長入都官翰林與公之子名蘲者交好約略問公政績時公方秉臬雲南無由得見中心欽欽常想書其善政爲後人法而省記不全心爲紆鬱今年余八十矣忽在揚州遇其女夫查宜芳得觀公自編行狀乃擇其犖犖大者爲輯而存之方知循吏聲名天終不使泯沒而當其時之令行禁止亦平素之恩威有氣燄以取之也不然今之從政者無仁心仁聞而徒悻悻然鹵莽爲之其能皆如其意以成事功哉盍亦反其本矣

與孫俌之秀才書

凡人少爲壯謀則思學老爲死謀則思傳文章之道傳賢不傳子遂古文人不與日月俱逝者恃此而已足下纔弱冠壯猶未至而僕年七十有七則死愈近而傳愈急矣奈數十年來傳詩者多傳文者少傳散行文者尤少所以然者因此體最嚴一切綺語駢語理學語二氏語尺牘詞賦語註疏考据語俱不可以相侵以故北宋後遂至希微而寥寂焉足下踔厲奮發不謀於衆不請諸父兄而殷殷然以此事見師投一書一序皆的的然具歐曾形貌是足下之心腹腎腸業已非今之人乃古之人矣以古之人爲古之文如以水洗水此事非足下之傳而孰傳焉夫古文者即古人立言之謂也能字字立於紙上則古矣今之爲文者字字臥於紙上夫紙上尚不能立安望其能立於世間乎不知者動引隋柳虬之言以爲時有古今文無古今唐宋之不能爲漢秦猶漢秦之不能爲三代也此言是也然而韶舜樂也孔子云樂則韶舞使夫子得邦家則韶樂未必不可復文章之道何獨不然僕以爲欲奏雅者先絕俗欲復古者先拒今俗絕不至今拒不儳而古文之道思過半矣韓子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子自言所得亦不過左國荀孟莊老太史而已當唐之時所有之書非若今之雜且夥也然而拒之惟恐不力況今日之僕遨相從紛紛喋喋哉僕願足下博心壹志專學唐之文章而入門則自宋之王介甫元之姚燧始之二人者皆闖昌黎之室周其屋漏不自知爲宋元人也大抵唐文峭宋文平唐文曲宋文直唐文瘦宋文肥唐人修詞與立誠並用而宋人或能立誠不甚修詞聖人論爲命尙且重修飾潤色所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也若班固序上官桀持蓋事故意分風雨爲二錯落之以爲古范史書陰與持蓋則云障翳風雨詞非不達也而已不古矣昌黎志房君云名聲益彰徹大行故意重累之以爲古歐公志江鄰幾則云內行修飭詞非不簡也而反不古矣凡此之類指不勝屈故就幼時所曾留意者書之爲足下告至於識解之超見聞之闊法度之縝密波瀾之抑揚流宕則又在作者之神而明之而非先生所可教也足下思之哉思之哉餘不盡

與俌之秀才第二書

前書已發偶讀皇甫持正與李生書而不覺又有進焉持正告李生云生方舉進士而作古文棄時文是伐柯而捨其斧也奚可哉斯言殊有意義僕少不好作四書文雖入學雖食餼雖受薦於房考而心終不以爲然心之所輕烟墨知之遂致得題握管不受驅使四戰秋闈自不愜意不敢有閔於有司丙辰年二十有一蒙金中丞奏薦鴻詞科心乃⿰女夾⿰女夾然喜以爲可長辭時文矣不料此科亦報罷齒漸壯家貧兩親皤然前望徑絕勢不得不降心俯首惟時文之自攻

又慮其不專也於是忍心割愛不作詩不作古文不觀古書授館長安教令郡相國家七歲童子朝暮矍矍廢食於斯於無情處求情於無味處索味如交俗客強顏以求懽半年後於此道小有所得遂捷南宮入詞館四十年來真與時文永訣然則僕之棄時文作古文乃假道於虞以取虢而非貿貿然遽恃晉以絕秦也足下既已舉茂才試秋闈矣勢必借此梯媒爲科名計而科名又以早得爲佳何也意不兩銳事不並隆必絕意於彼而后可專精於此古之人不特韓柳歐蘇爲科名中人即理學如周程張朱亦誰非少年進士蓋天欲成就此人必先使之得早出身捐除俗學惟古人是歸而后可傳之於無窮不特此也作文戒俗氣亦戒有鄉野氣無科名則不能登朝不登朝則不能親近海內之英豪受切磋而廣聞見不出仕則不能歷山川之奇審物產之變所爲文章不過見貌自臧已耳以甕牖語人已耳此亦有志者所深懼也至於功令之文從古不重昌黎所稱下筆大慚者詩賦也唐之時文也文文山跋李龍庚墓志云今雖聖賢不能不爲時文然非其心之所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此策論也宋之時文也詩賦策論何嘗不傳而應考試者則不能傳何也猶之濠上之魚與校人饋子產之魚生死不同故也僕願足下於未秋試之年分七分功於古學而於應試之年則以搏象之力爲時文不取其效不止庶幾名世壽世兩者兼獲譬如祭者未薦牲牢先陳芻狗固明知其無益而用之也一笑

答淮關榷使劉公書

冬至前一日從吳醉竹處接手書知起居平善爲慰閣下虛懷若谷殷殷然責枚不能如古人以道義相規徒以諛詞稱譽且云當舉其所未能而不必言其所已至公言過矣公之所已至者枚之所能知也公之所未能者枚所不能知也枚之所能知者公涖金陵絕浮華除儌蠹寡欲清心司關如秉鐸公餘手一卷以自娛此種丰采實係數十年來尙衣一官未見有如公者枚所以每通書札必樂道人之善而獎勸及之其舉公始終如一不改前操之意已暗藏於字裏行間不料公之自以爲已至而不深思之也至於公所未能者枚茫然不知所指謂德之不修邪學之不講邪明心見性之未能邪此皆泛而不切迂腐陳言知公意未必出此若夫用人行政之得失則淮關至江寧千有餘里枚年登八十門掩空山既不能扶杖而來觀德化又不能作商販而出於其途更不能作執鞭之僕從榷稅之巡攔而日伺於公之側公雖有不妥枚非仙非鬼如何能知既不能知又從何處規勉譬如人本無病而刻刻求醫服藥其用心亦已謬矣其不解爲醫者徒順其意以取悅必貌作關愛之狀加之針灸下以參苓是相率而爲僞也君子不爲也夫進言豈有一定哉有以頌爲規者有以不諛爲諛者諸蟲嗜甘獨蓼蟲嗜苦捉蓼蟲者即以苦食之不可謂之非善欺蓼蟲者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枚以爲不獨君與友也雖吏胥僕妾幼子童孫均宜即之也溫而不必時時教督所以存其廉恥而我亦自養其威重也使彼見我詞色小變即驚疑改悔若朝加一詈暮加一笞彼必厭其煩瑣而反習慣不悛矣陽城爲諫官三年不諫一旦爲相裴延齡事扣閣裂麻所謂君子務其遠者大者昔尹文端公四督江南枚受知最深尹爲一時名臣亦天下所共知然而往往行事枚心有所不然者輒直言無隱文端公或怒斥之過後亦有直哉史魚之歎今文集中有送尹公入相序及上黃文襄公書皆可按而知也枚之待公豈不如尹黃二相哉交情有淺深行事有知否故也倘叨公福庇枚未遽塡溝壑將來公隆隆日上官封疆而持節鉞果行政臨民有大關係處則子產所云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公其徐俟之而毋急責之何如

答汪大紳書

常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僕非迂儒也平時不佞佛亦不闢佛以爲佛者九流之一家周官閑民之一種聖人復起不廢九流亦不廢佛至於人之好尙各有所癖好佛者亦猶好弈好鍛好結氂之類所謂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友朋不爭以全交也乃書來強僕亦從事於斯則不得不辨據云收放心非念佛不可試問足下生時先有心乎先有佛乎孩提之童但知有母不知有佛并不知有心也君年四十然後念佛收心試問未念佛以前心放何所既念佛以後心歸何方若云借口收心則呼聖呼賢此口也呼雞呼狗亦此口也口何物不可呼而何必呼佛足下云收放心三字起於孟子然則孟子之言非歟不知孟子

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教人收放心以勤學問非教人廢學問以求放心夫人止一心放心之心心也收放心之心亦心也以心收心心在我不在佛捨心求佛是猶淫奔之女捨其在家之夫而外求野田草露之夫謂之喪心則可謂之收放心則不可足下又謂慈悲戒殺卽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不知天地之性人爲貴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廄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魯昭公之馬死公將櫝葬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朝廷立法水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者乃凶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子可釣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子但知禽獸身上之赤者爲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者之亦爲血乎今夫禾一穟之穀纍纍然種之可生無萬數穀而一旦付諸朵頤則一禾之生機盡矣今夫菜青青然數莖之搖雖葉乾根斬而中心猶翹然而起一朝烹爲羹湯則一菜之生機又盡矣安知一禾一菜不隱隱呼號乞命乎子以仁慈自居將必不食粟不食菜而后於心安也而吾有以料子之必不能也僕常問彭尺木曰佛戒嫁娶歟曰然佛戒殺歟曰然人人可以成佛歟曰然然則萬國九州不四五十年人類滅絕盈天地間不過鳥獸草木而佛之塔廟何人建造佛之金像何人供奉佛之經典何人傳誦豈非其說愈行而其法愈壞又何必周武帝之毀沙門銷佛像韓昌黎之火其書廬其居哉卽以佛之道還治佛之身而佛窮矣此數條尺木至今不答吾子能代答之吾將姑捨所學而從汝

答倪春巖刺史

來札以某與足下同官同科目而路過尊寓竟不一訪以爲不可解僕道於解是也何有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所謂道者非同官同科目之謂也業之所存心之所好之謂也今有場圃於此或種蘭或種葱二物之臭味格格不相入鬻蘭者亦不入葱肆而謀蘭價然其所生之地則同場師之灌漑亦同非有類乎同官同科目之謂乎吾子好談吏治而彼不知好詩文而彼不知好飲好歌好詠諧而彼不知彼之所好者利而已利與足下所好數者相僢而馳如之何其求見哉然彼亦幸而不來見耳倘來相見而彼此不能道其所道反費一番卮語讕言加以廚傳酒漿之累足下又何不幸而受此紆轡哉投骨可以喉羣犬而焚香不能招蒼蠅理固然也僕山居四十餘年不特同官同年也兼與其祖父交好者或遇諸途乘軒不下者有之到金陵過門不入者有之彼非有心傲我也彼蓋自知其道不同故也然竟有道不同而反來相爲謀者遠省鄉坻武夫健兒下至僕隸女流或相思於千里之外而寄聲問安或竟投尺一之書而升堂受業其中且有不識字者亦復百舍重趼而至以得一識面爲歡其故何哉蓋彼雖無目猶有耳也耳其人之名而又欲借我以成名則自然如草木之本乎天者親上矣較之略讀四子書習幾篇制藝濫得高官傲然以爲道在己而耳目全無者皆僕隸女流之不若也君子於其近我者近而親之以見吾道之大遠我者淡而忘之以見吾量之寬是亦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之道也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味是言也可想見夫子胸中所不算之人亦已多矣足下乃以某某爲問得毋氣力勝於聖人將斗筲之人欲升量斗斛而算之邪

答戈小蓮書

寄來古文在詩之上能從莊列韓非國策諸家醞釀而出筆力又足以濟之再假數年如悍將開邊不知到何境界惟中有安民一篇勸爲政者多殺人似有所激而云然與到語可不必存何也天地之道有春溫必有秋殺霜雪不加旱蝗必出是以儒言仁義仁是生義是殺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荀子曰奪然後義殺然後仁此皆聖經賢傳不諱殺之明驗也然殺不難以當爲難當不難以察爲難與其不當殺而殺寧可不當生而生如有因焉不當生而生有一皐陶來登時卽可補殺也不當殺而殺後有千百皐陶來不能使之復生也足下能保天下之治獄者人人皆皐陶則此論可存不能保治獄者人人皆皐陶則此論可不必存不特此也足下之意欲殺以止殺意非不善也然不知殺以生殺當殺不能殺亦未嘗不從此論而起強暴之徒知穿窬之必殺則明火執杖

者多矣知調姦之必殺則行強者多矣知一村人之必殺則通謀合算而數村之人起矣及其既起則王法已窮彼方殺我我安能殺人卽如楚中邪教使當日吏能訪察誅一二渠魁或竄逐數十人而其禍早息柰置之不察聽其聚謀生變此時　王師所到動殺數千百人而不畏殺者更如麻而起　國家竟有欲殺不能殺之勢是從前不察之過非近今不殺之過也昔聖人之戒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孟子之戒齊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繫詞云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此數言者皆深思遠慮如日月之經天人必不能捨三書不讀而來讀足下之殺書也故曰可以不存也

漢武帝治盜作沉命法詔盜起不發覺及捕勿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棄市自此雖有盜匿不敢發光武使羣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於是盜盡散走宋仁宗時法度太寬蘇洵上書勸上刑殺韓魏公見而不悅曰國家安用此傖子手耶我薦之乃爲歐九所誤此二事附錄一覽

楊文叔先生文集序 諱繩武康熙癸巳翰林

雍正癸丑余年十八以制府觀風受知於程尚書元章　命肄業萬松書院其時山長爲楊文叔先生知先生爲吳下忠賢之後古文名家遂以所作高帝郭巨二論請誨先生墨其後云文如項羽用兵所過無不殘滅汝未弱冠英勇乃爾余竊喜自負從此肆意述作乾隆丙辰薦鴻博入都與先生別乙丑改官江寧先生又掌教鍾山官舍餘閒猶時時屈先生文宴析疑問難如作秀才時先生亦顧而樂之也己巳余乞病居隨園而先生亦釋帳歸里先生根柢深厚行安而節和所設教處文人蔚興在浙則有孫珠王士俊何承調若而人在江左則有秦大士朱本楫寧楷若而人率皆蜚聲藝苑拾取科名昔人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信不誣也今先生去世四十餘年余求其遺稿不可得甲寅七月先生之孫梅溪孝廉褭先生遺集索序於余余欣然讀之元氣鼓盪浩乎無涯得韓蘇氣脈而又能自出機杼不屑寄古人籬下於史學最深料量治亂鑒別得失尤足冠冕百家其必傳於後無疑也惟是先生常向余言康熙壬辰癸巳間雖在長安名猶未彰爲撰太倉相國神道一碑而文名遂以大震今考集中並無此篇然則先生之宏篇鉅製煬沒者尚多存其小者遺其大者奚可哉余將廣爲搜羅交一鴻以補斯編之缺或庶幾無憾焉且追憶先生弟子不下數百千人人人自以爲將大昌先生之道豈料身後傳名轉託之於當時執箕膺揭之一童子哉然而余今年亦七十有九矣嗚呼

汪心農試硯齋記

古人藏器必有室魯藏樂器則有宣榭蕭子艮藏古物則有古齋白太傅藏粟則曰廩藏書則有庫此皆見諸史冊而獨於藏硯之所鮮有聞焉吾友心農主人性嗜古而於嗜研也尤今年書來道得一端溪石膩理而靡顏長五寸許面有鸜鵒清矑呼之欲活試以墨無所不靡主人愛之深護之密乃於屋之西偏葺小園構突夏使居顏其齋曰試硯階下書帶草茸茸然種蕉數挺取其葉可以書也有桂有松喜其陰可借潤也其齋後則庋置綈袠尊匜法書名畫取其與古爲徒以類相從也事已竣倩妙手作圖而丐余言以張之余曰唯唯今夫知音遇合之難也大者君臣小者媵侍僕從下至渥洼之馬波斯之寶清秘閣之玩好珍奇知之難得之難得而位置之尤難茲硯也拳然一石耳已落市塵其不辱於狙儈之手沉埋於奧渫污邪之所也幾希矣一旦矜寵若斯石苟能言寧不點頭而稱謝也哉不特此也一齋之中硯既爲之主則凡供役之毛穎進飲之墨翟陪侍之楮先生非其艮誰敢來耦而且四方之賓聞聲走觀者苟非靡研編削之才又誰敢入崔儦之室與訂石交哉余老矣所藏十餘硯終日策其勳甚苦而卒未謀一廛以居之聞主人之風能無忍愧於顏乎乃記其事又爲之歌曰紫雲一片墮入君家明試以功墨瀋飛花樂樂主人陶玄洽素居以軒楹葩華莽布齋之幽兮惟石丈之遊兮石之貞兮惟主人之德之馨兮譬彼艮田留與子孫耕兮

近文齋記

以近文名齋謙詞也何謙乎爾穆子司開雕文事也文則郁郁乎君子以懿文德矣彬彬乎通識懿文矣以文名齋何所爲疑而胡以近名穆子曰嘻近之一

字豈易言哉近蘭者芳近棘者傷近愚者悖近賢者艮我不能揮柔翰掞天庭自著其文而徒揭揭然以攻木爲文以鐫金石爲文以摩崖搨碑爲文是我與文一而二者也不足以爲文也然而居是齋也已卅年矣所往來者商榷談笑者非方聞綴學之士卽摩研編削之才染之久而不覺神移焉相親久而不覺與夢通焉其不得不與文相近者勢也取以名齋我子孫目擊道存從形下而悟形上或勿叛於文也其庶乎余告之曰昔揚子雲作太玄經至幽遠也而其言曰人之與玄近者玄亦近之人之與玄遠者玄亦遠之子之志卽揚子之志也今士大夫身以文顯而往往得志後棄之如遺遠若萬里然則穆子因技悟道豈不高出尋常萬萬哉吾聞唐職官有鐫勒使一員銜居六品他日穆子及身而貴未可知也卽不然而將來繼起者安知其不爲趙衰之文乎不爲公叔文子之文乎皆可於是齋也卜之吾爲欣然作記以待

韓生哀辭

錢辛楣先生掌教鍾山常爲余稱韓生之賢因得傾衿相接生名廷秀字紹真年三十許深中篤行有壼遂風工散行古文余老矣每有述作輒屬其代往往亂真隨園文宴必招爲祭酒同人敬而服焉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引見天子命以知縣卽用生歸自京師重執贄來槃辟雅拜受業於余余辭焉生曰漢于定國官廷尉後乃北面迎師而學春秋廷秀願學焉余笑而受之又一歲選廣西馬平縣知縣遂別去芳訊杳然聞受印八日死矣余初駭不信繼而其子歸柩告哀方知馬平爲粵西最凋敝邑前官負國課至二萬餘金驚悸死骸骨未歸生銜參唱名有少年隸衣藍縷跪泣求退者乃前任公子因飢寒投充者也生惷然心傷退而顧其兒輩曰汝等他日亦將不免是夜卽朝服雉經而亡嗟乎以生之才之學之爲人使終其身一秀才一孝廉所得館穀頗足樂飢學道詠先王之風就使循例需次亦尙有十餘年歲月其湛深於學未可量也蒼蒼者又何苦誘而驅之於蠻烟瘴雨之鄉恐仇生者未必忍心若此雖然死生亦大矣生見事不可爲辭官可也詭病行可也縱受劾甘處分亦無不可也而何必授命如毛輕生如暫別哉先是生中進士報到時其母死赴官時其妻死路上其子婦死以一官易三死而終之身亦殉焉豈趙岐所云遭命之說其果然耶余終夜思之而不得其故也乃爲之哀辭曰

苗乍長而揠兮蘭方榮而拔兮陽示以春温而陰加之肅殺兮豈造物之不仁抑斯人之不達兮嗚呼噫嘻吾仰首問天天其將何以荅兮

祭徐心梅秀才文

嗚呼心梅從遊最久廿載於玆蹄隻寡偶如何不祿遽赴重泉回思往事過若輕烟昔君初來少年英妙媞媞其躬航航其貌才流經通章志貞教旋歸吳下小別絳紗束修屢至執訊如麻招我遊棹遠到君家君家何所洞庭西麓湖影搖窗山光撲屋爲我張飲作魚脫肉愛我詩文篇篇手錄仲海季江弟兄爭讀山登飄渺我放歸舟軒然浪起舟阻中流收帆轉柁仍泊芳洲我有愁容君開笑口拜謝石尤吹回老朽再上樓眠再沽酒侑風代留賓雲還出岫七十二峯都來窺牖手指名山以爲師壽挑燈紀事曾作長歌揮予翰墨寫汝烟蘿再越五年我尋鴻爪更挈朝雲重遊蓬島君家賢兄其風肆好彼此妻孥推襟送抱至今閨中津津樂道壬子秋仲駕詣金陵其時省試人競科名君獨逌然立雪柴荆花看金粟宴預華燈小住旬餘依依惜別君馬在門君詩在壁方盼重來豈期永訣君生世族家本華腴敦宗睦鄰孔晬孔愉薛包分產鄭緩爲儒兩番獻賦運阻　天衢生計折閱羣從析居研桑心計未免憂虞昨春握手面無見膚正思刺探近狀何如忽然訃至使我心驚晨燈先滅夜燭空明他時扶杖吳苑重經法虔已喪支公伶傳嗟余老耄越疆難弔對此江流中心是悼何以招魂哀詞一章將何磨墨衰淚千行哀哉尙享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五

序

隨園先生古文三十卷以駢體六卷爲外集命英序之英按散行文尙矣然體裁必相題而作常讀韓昌黎黃陵廟碑柳子厚湘源二妃碑索索無味令人不得不思王楊盧駱蓋題本佻詭難以質言而表啓賀謝之類無甚意義非徵典不文非耦語不莊先生于此體不多作亦不輕作存者若干古藻繽紛大氣旋轉足冠一朝英擬學李善注文選以公之于天下苦讀書不多未敢貿相妄測乃先爲之揭其立言之旨而箋釋之功姑俟諸異日常州受業門人翰林檢討李英拜撰

題隨園駢體文

飛書用枚皐典冊用相如子雲實有言兼者其誰與文章有儷體六經開權輿
凡物比奇耦整散為密疎取材各有宜載道無差殊揚馬盛西京班張冠東都
典論推七子繼美稱庾徐皆伸七襄手共握璇璣樞袁公秀江東珥筆游蓬壺
是古制誥才學士同中書顧以沈宋身出曳龔黃裾仕宦忽不樂買山賦閑居
栽花作友朋列屋成畫圖發揮巧匠心結構隱退廬萬卷圍一身才氣橫太虛
位卑乃著作李翱言有諸詩文積三篋億萬光明珠談笑出五能羆溉卿大夫
戶牖筆硏陳瓶甕楷墨儲皇皇四六文雲霞相卷舒百家入箴縷羣史供庖廚
一索貫萬錢任沈顏謝俱文律一動搖宮商即奔趨詞源一沃蕩河海咸灌輸
趣昭事益博慮周藻相數手持注水箭放溜決川渠思風鼓言泉造化不得拘
武夫與悍卒願為老鐵奴序傳祖十翼表啓根三謨銘志列俎豆廟碑肅璵琚
以意立真宰以氣為匡扶彩繡赴纂組英華恣含咀花骨屬天稟綺靡亦其餘
翡翠戲蘭苕鴛鴦立芙蕖纏綿風月懷曲曲相縈紆此體有正宗不收歐陽蘇
何況陳迦陵碌碌章與吳我胸無書簏我腹非冶爐曾職應付文同官笑其麤
自慚張伯松不識揚雄徒公文我獨嗜負弩充前驅敢學皇甫謐佛頂強加汙
乾隆己丑落燈夕館後學蔣士銓題

小倉山房外集目錄

卷之一

表

擬乞假歸娶表　爲尹太保賀平伊里表
爲莊撫軍賀平伊里表　爲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代江南紳士謝　萬壽恩科表

序

鶯脰湖莊詩序　萬柘坡欒于集序
送姚次公刺史之景州序　許南臺悼亡詩序
送尹宮保熱河陪宴西戎序

卷之二

序

贈樊生序　尤貢甫出塞詩序
紅豆村人詩序　周石帆學士西使集序
繡餘吟序　送梅循齋總憲歸宛陵序
李紅亭詩集序　岳水軒詩集序
陳古漁詩概序　王郎曲序爲溫皆山吏部作

卷之三

序

尹公七旬生日授文華殿大學士序
孫小玫簪花圖序　尹似村公子詩集序
竹軒小集詩序　送尹太保從兩江入閣序
瞻園小集詩序　俞楚江詩序
瞻園兩公子送行詩序　尹文端公詩集序
熊蔗泉觀察詩集序

祭文

代渤海相公祭尹太保文　祭吳桓王廟文
公祭襄勤伯鄂公文　檄吳縣城隍神文
祭盧恭人文

卷之四

書

上尹制府書　答王厚齋書
與蔣苕生書　與延綏將軍書
與兩林似村兩公子書　上台觀察書
慰蔣用菴侍御失火書　與楊蓉裳兄弟書

卷之五

啓

代許方伯爲高太恭人徵詩啓　謝金撫軍薦博學鴻詞啓
擅責旗廝謝岱將軍啓　謝薦擢高郵刺史啓
上尹制府乞病啓　爲黃太保賀經略傅公平大金川啓
謝蘇州太守趙文山啓　賀尹太保側室張氏封一品夫人啓
謝瞻園託大中丞賜牡丹啓　爲雲華君翠袖圖徵詩啓
謝尹太保和詩啓　謝慶侍郎贈灰鼠裘啓
代請熊滌齋先生重赴鹿鳴啓　募修成仁菴疏

卷之六

碑

任勇烈公神道碑　御祭卞忠貞公墓紀恩碑
重修于忠肅廟碑　兵部左侍郎淩公神道碑
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神道碑　六營公立兩江總督尹公去思碑
餘杭諸葛武侯廟碑

墓志

莊西麓先生墓表

誥封奉政大夫江南左營遊擊孫公墓誌銘
誥封資政大夫常德府知府張公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丹陽縣知縣魏公墓誌銘
汪君楷亭墓誌銘　客吟先生墓誌銘
聰娘墓志
卷之七補遺
代祝兩江節相渤海公七十壽序　陳涇南修禊詩序
金賢村太守詩序　悔軒先生六十壽序
謝渤海相公元旦賜鹿豕鵝鴨等物及福字啓
為章太宜人七十徵詩啓　郡文學呂君墓誌銘
孫薇省亡妻王孺人墓誌銘　徐君禮珍墓誌銘
陳淑蘭女子詩序　劉霞裳詩序
贈儒林郎翰林院待詔厚齋項君暨姚安人合葬墓志銘
贈中議大夫孝廉隱谷孫君暨范太淑人合葬墓表
卷之八補遺
禮親王世子詩序　思元主人詩序
陳檢討填詞圖序　宮閨雜詠序
清娛閣合刻詩序　公祝奇麗川中丞五十壽序代
恩賜世襲雲騎尉羅漢門縣丞陳君墓誌銘
重修錢武肅王廟記代杭州李太守作

擬乞假歸娶表

錢唐袁枚子才

臣聞五算徵民嘉禮首隆牉合三清論職詞臣本屬閒曹故知納幣親迎鄉士
可以入告越境反馬春秋不譏曠官況乃宦在婚先妻因夫貴釋褐與結褵並
賦花釵與爵弁齊明長源成婚北軍供帳敏中來婦金紫迎風凡文人未有之
榮皆　聖代遭逢之盛欽惟
皇帝陛下兩儀合撰三皇如春秉龍德而山澤通吹鳳管而雌雄應雖上林鳴
鳥無不帶露雙飛即太液游魚亦各銜恩逐隊固已民無怨曠草盡繁蕪臣西
浙童牙寒門白望十二歲舉茂才二十歲舉鴻博樂昏未擾即來觀國之光皇
雅未歌無暇房中之奏是以十年不字三族無虞藉瑟琴平學道之心懼兒女
累風雲之氣雉朝飛而有曲雁宵奠以無聲茲蒙　皇上聖恩選臣爲翰林授
臣爲吉士才非李白登七寶華牀學愧康成註三商昏義采蘋采藻方陳太史
之詩一陰一陽未卜家人之卦因五夜之待漏驚三星之在天愧六禮之行遲
感九重之恩早賜面藥口脂於漢臘男子受之而不芳考褒衣楡翟於周官斂
生讀之而有羡蓬山風冷東觀宵長簪筆則金粉飄零早朝而衣裳顛倒偶然
割肉無可相遺即賜沐湯不願居外青綾被好孤熏郎署之香黃紙緘封虛貯
孺人之號仙侶疑其命隻中涓笑作童真如臣者想亦媒氏所平章相公所調
燮者歟今乃故鄉冰泮下達書來或盼遊子以倚閭或布几筵而筮日鄰夸衣
錦晝可還鄉兒嫛君蕘歸當貽母承筐無實已歸妹之愆期有女懷春非吉士
其誰誘而況單鳧寡鵠豈宜濫列鵷行介特孤丁未敢纂修吉禮伏求　皇上
賜臣歸田之假成臣合巹之榮雙鳳闕前許借飛龍之廄三神山下輕回弱水
之船取清俸以陪門五兩不過率陰臣而拜闕九十其儀將見燭撤金蓮光來
天上袍披蜀襭香到人間史筆催妝銀管耀青廬之色天錢撒帳女牀聽鸞鳥
之鳴當天下有道之時我歌子佩趁父母俱存之日男唯女俞明年春水生時
屆指微臣來日步八磚而即至不敢迷花歌昧旦以趨朝同聽警枕

爲尹太保賀伊里盪平表

臣聞王者大一統之義春秋復九世之仇古之聖人握金鏡秉神機固將亭毒
八荒盧牟六合也然神禹導河不過積石秦皇立界止於臨洮軒轅轡野之師
高辛觸山之務成湯三朡之伐周王箾水之誓雖智竭囊底而功止寰中未有
我武惟揚窮天之界如今日者欽惟
皇帝陛下一人有慶五嶽無塵海水不波閻摩訶無使者青雲干呂知中國有
聖人固已絕地通天瞻雲奉律矣惟準噶爾夷部僻處西陲跳梁沙漠稽兩朝
之文化頑　列聖之天心楛矢來庭則許甘松之互市赤囊報警則鳴瑣鐸以
專征張弛異宜德刑兼用亦以事機有待夷性難馴故也今天誘其衷神厭其
德達爾札與達瓦齊等篡弑相仍風災迭起撐犂不識敢倚天驕朝定無人自
然鳥散車楞吳巴什等率衆投誠阿木爾撒納等領軍踵至或吹蠡享使或勞
面請兵或失鉢請除一官或燒當願當一隊國中牛馬盡向南眠天上旄頭早
看星落五單于爭立是匈奴降漢之年九節度出師正回紇尊唐之日我　皇
上擴覆載之仁不置遠方於度外運照臨之智早悉此虜於目中於是牙璋先
頒金玦獨斷贊蔡州之伐惟裴度一人計烏桓之兵屈陳湯五指從寵上驛除
瀚海取灰盤指畫天山歸漢封君敏關者即加顯擢袪衣作衛鳴鏑者俾作先
驅西北分兩道之兵聲勢動九天之上如太陽之沃霜雪所過皆消譬久旱之
得雲霓歸來恐後蚍矛未拔銀鵠先奔逐窮寇而狐尾頭低草降書而羊皮紙
盡但整六師而返不見一虜而還萬馬禁聲盡解鞍而蹴踘諸夷無事將買犢
以耕耘開壅門招壞奠之臣取流沙爲附庸之國惟聖人之德大斯不怒而威
亦王者之功高故有征無戰踐龍庭之草露偃春風出玉門之關花開內地伏
念我
聖祖遠滅延佗河西遺種我
世宗窮搜韎鞨黑水留州凡　祖宗累年未竟之貽謀皆　皇上一旦纂成之
鴻業金山擒車鼻本文皇漏網之魚渭水謁單于慰高祖平城之憾被我純續
裁我金犀飲朱提者三千人而未乾置驛遞者六百所而更遠從此受降城下

新來冠帶之民都護府中不用防秋之策禽黎呼毒望氣來庭煎鞏黃牴聞風
請吏拔銅柱以掃地取金人而祭天化此輩爲孝子順孫何嫌荒服呼中國爲
仙宸帝所都恨來遲臣 職任兩江神馳九陛想北闕凱旋之日正南風解慍之
時愧臧旻之才遍數三十六國譯朱普之句敢增千百萬言一曲鐃歌聽策勳
於太史兩階干羽願增喜於 龍顏

爲莊撫軍賀平伊里表

臣聞時不可失而知幾惟聖人功有非常而止戈惟王者歸邪星出國有降君
騶虞獸來邊無烽警是以漢臣中西域而立幕府唐皇取松外而置縣官猶欲
刻玉燕然鑴金青海況單極以外淳維之苗率土來歸無思不服求之邃古實
所希聞欽惟
皇帝陛下八紘靜塵十洲澄鏡久已填盧山于赤縣擁狠望於黃圖惟準噶爾
部落遠特流沙荒驕大漠屢稽質子不供包茅我
聖祖萬乘親征掃蠕蠕之絕塞我
世宗五兵暫戢貸鳥鼠之餘魂如後漢之與南夷七擒七縱比延光之於西域
三絕三通未嘗不以丹水之師遠期伯禹崇墉之伐深望姬昌也今達爾扎自
噬焦梨達瓦齊形同尸逐牛羊不壯知突厥之將亡魚鼈無橋識東明之不渡
坐金牀以望太歲星拱中華祀獂羝而問大神巫誇漢盛是以車楞烏巴什與
阿睦爾撒納等或舞天先至或嗅地旋來當是時也五幡遺孽只用箠笞九塞
旋風但需鞭打倘杜崇拒單于之上表則安國必捲帳而自驚班超還疏勒而
先歸則黎弁以遠漢而自刭懷皇仁者雖歌槃木議國事者爭棄珠厓 聖上
以爲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先幾之務惟斷乃成在貞觀之拒康居雖云量力而
建武之辭西域終少雄圖乃射苑竹以卜西羌推棋枰而決大策韇盾一戟龍
麗十重網設周陆軍歌鐵拔以党項爲前導故知吐谷之風沙假北鞬爲疑兵
遂抵焉耆之巢穴周道如砥漢將皆飛反首茇舍而奔者膚行如風繩行沙度
而來者視道若咫收黑山四百三之部落耀朔方十八萬之旌旗雪嶺橫天上
下搜而全無虜跡賢王伏地左右視而都是陪臣築三受降城置五屬國府使
漢家長無北念信中國果有聖人數武庫之兵未遺一矢計鬼方之克何有三
年檄傳古莽而猶驚碑借崑崙而尚小凡魚支之韡婆駝之樂鷖封三目權扶
兩頭朱蒙爲河伯外孫老胡號大荒樸父靡不分頒將士布列郊圻圖王會於
明堂坐舌人於門外陳牲告廟慰
列祖在天之靈晉冊承歡加
聖母深宮之膳捷書夜至羣臣悟怯戰之非 恩旨朝頒天下以從軍爲樂臣
伐吳定策既有愧於張華平蔡刊碑又有慚於韓愈願譯歸義之章隄官隗搆
更歌奉聖之樂獨鴿琴驃庶申雀躍之忱聊補鐃歌之闕

爲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臣聞天地生成溫肅並行之謂道皇王敷化神武不殺之謂功德至聖則股肱
之効力也神化極隆則宇宙之包容者大欽惟
皇帝陛下秉神機而理百度握金鏡以御四方震旦國中金輪光湧指南車上
鐵轊痕消久已四海鶺居八荒蛾伏乃逆苗莎羅奔艮爾吉等夜郎自大邛竹
未供懷駒支漏洩之謀走爨瓻蠶叢之路以爲湯升陑野巢伯可以不朝禹會
塗山防風且將後至 皇赫斯怒我武惟揚街亭撤馬謖之軍巴蜀用崇文之
將設金方一道從枕席行師聚米殿前早見丸泥之狀借籌閫內預知沃雪之
功蓋王者之兵原不得已而後用非常之將亦秉成訓而始行則有經略臣傅
恆穆行忠衿義心清尚雷符星斗光顏自有旌旗干櫓戈矛賀齊別爲文畫磨
劍則崆峒飛雪彎弓而太白揚眉金累爲之開山黔嬴爲之領路斬皇甫文之
頭先除謀主超張須陁之柵多用奇兵百尺井闌射公孫樓上千羣火雉投姚
襄陣中周訪之兩甄忽鳴光弼之三麾至地山形拔而不假五丁之力天綱密
而但求一面之開正月初六日逆苗面縛詣大軍乞降當是時也雲捲天衡日
生倍璚砂能表赤大書北向之旗水尚知歸敢射南飛之雁在諸將以爲獸將
入檻雖搖尾而法無可寬在 聖人以爲鳥已含環既投懷而情難盡殺蓋當
日之興師也原非貪其土地人民而必置之於死故此日之受降也實不忍其
悔過服罪而姑宥之以生於是廷光城下馬燧披襟回紇帳中子儀免胄姎徒

廚至捧牢賞以趨蹌穢人兒啼發蒙排而泣下俠錢賚布爭頁包茅渝舞巴歌
長麌槊木赤眉得不死之詔南人無復反之心火鼠窮郊留將軍畫像元蹄外
境傳露布風聲鞏猺聽飲至之文吹蘆相告野老讀班師之詔鼓缶而歌大凱
來旋策勳告廟此皆我
祖宗在天靈爽暗靖妖氛我
聖母覆物仁慈挽回和氣故能有征無戰惟斷乃成念切顯揚式崇 徽號宜
仁家法安邊塞於宋朝太姒徽音贊嵩征於周伯輝生寶冊喜溢彤庭臣末列
銀刀空名節度願供金版上佐秋官羌女呵陵曾隸韋皐之籍夷男始艾愧無
仲郢之功遠百辟之班聯心知舞蹈獻九天之春酒花滿江南

代江南紳士謝 萬壽恩科表

蓋聞聖人御世八荒在壽域之中王者掄才三物重賓興之禮是以姬王受命
蒸髦士於岐陽漢帝祈年辟孝廉於郡國莫不丹魚在藻翠鳳含綏然而成周
辟在方隅空聞宴鎬泰元增受神冊但說呼嵩未有際 兩聖之昌期靈貺並
耀展九乾之文運汨作重書以八千歲爲春秋將五百年得名世如今日者也
欽惟
皇帝陛下如日之升慶六旬於今歲
皇太后陛下如天之福開九秩於明年凡橫目冒耏者靡不羣歌佛誕卽巖居
穴處者久已如登春臺矣乃
皇上聖德謙沖孝思維則一切有司奏行 恩賚爲而不有統於所尊禮也
詔庚寅之年開甲乙之榜黃封頒下白首懽呼惟大孝以天下養親故慶典丞
遵 懿旨惟聖人以人才治國故賢書首列 恩綸潤採菁莪不羡蟠桃之色
廷收杞梓益增壽木之華以多士之絃歌代雲仙之羽奏以文昌之奎壁當貢
物之承筐玉載萬隻以非奢珠探九淵而愈耀枝枝丹桂飄香於王母筵前戢
戢龍魚跋浪於老人星下於是黃髮耆艾之士莫不乘景運以同升方聞綴學
之儒亦各有喜色而相告臣等生隸江東忝居文苑或影纓擔爵世受 國恩
或解綬懸車引恬鄉里捧 璽書而感泣率門子以觀光祝軒鼎之長生齊呼
萬歲喜周官之大比不待三年所有感忭之忱謹以表謝

鶯脰湖莊詩集序

夫金石之戲不殊而諷詠之情匪一故思綺者春榮響哀者秋厲音和者鳳噦
絲寡者鸝悲引氣不齊意製相詭各家之旨斷可識矣若夫游雲無質五色兼
麗崑竹久淹八風齊協徽循羣雅喉衿六藝搜仇索耦能者誰歟丙辰歲
天子張天網以羅八紘握金鏡而闢四門予正廡係履而來都下遇王梅沜讀
其詩偶偶然亂費乎錦繢彫彫然履綦於欃槍研閱以窮照含章而司契楚豔
漢侈殆具體焉爾乃解巾吳會弭筆燕臺仲宣履至公卿爲之擁篲平子歌成
洛下於焉卷舌且復負雞次以西嬉歌闟鼉而晉適澄神道岸回志元祺生死
多羊舌之仁慷慨重侯嬴之義其所述也如彼其所蘊也若此使之吟鷲陪軒
鳴蟬映發隨屬買入室共應劉待詔張皇發揮元元本本胡寧恧焉乃昔者同
登明光之殿對食大官之餐蒙以弱冠之問物色買生遂因連牆之謌通好列
子亡何黍谷方吹豐城氣掩東陽未晞北溟奚戢臥龍具以忍寒握蛇珠而匿
耀感奇律之不采抱梯黃而莫卜與鄧康辟者比牒皆爲宰相同高允徵者連
名半爲公侯其能無撫髀而嘆入騶呪柱而看三匝乎雖然珠之藏也不久不
能曬重淵之深劍之劃也易用不能致蛟龍之惜故白露之思蒹葭之隱也俎
豆之馨叢蘭之敗也今梅沜內學七緯外過八流其藏身也紨入而鯢居其治
行也春規而夏矩入則流黃體素陳焉出則烟皐雲隰覽焉宜其因情生文上
符三百之旨緣隙奮筆流爲千載之觀彼夫車赫馬耀傳呼甚寵而寸枝不入
鄧林尺渠不登山經者何哉豐嗇之遇殊而大小之報異爾或者傷 國朝諸
老慓忽代謝竹垞南淹阮亭北逝不知璧不並耀駿不雙馳根斷靈苑秀擢江
波所謂長麗去而宛虹來耀靈淪而望舒睇夫固有繼之者也而況夫大雅之
運豈偶然哉

萬柘坡槃于集序

夫神之所至百骸聽焉志之所壹萬物避焉故觬俞審音不聞暴雷之駭僟人
運斲不見疾駒之馳士有握瑾瑜懷芬芷絕地 理撥天庭抗才金碧之上弭節

江湖之下恢恢元音務諧雅奏之和落落凌颷詎假繁音之會則吾友萬柘坡其人也生而醇粹第作其冠長多咫聞溺苦於學參六家之要旨窮五際之絶業遊目竹素殫心忽微故能含孕嚴徐淩轢崔蔡懸黎不晃池隍耀繼起之寶皇娥歲淹夷光矜代出之色惟古於茲亶其然矣然而憶日月之慓忽追縞紵之伊始時則迅秋標爽嚴鼓應節石渠廣鴻生之召郡國有文學之徵僕與柘坡解巾之郡削牘受辭魚集龍門摩游鱗而認隊馬來西極銜長鬣以得朋所爲傾蓋於程主締蘭於謝覽也已而扶搖同志修翮互殊或翾舉於嘉禾或翰飛於粤嶺赤堇未錮齊踊躍於洪爐白鹿可尋仍渺迷於蕉葉東隅已失南金不雙宜乎鮑申跪石而吟伍員兩袪而走矣而柘坡方且得不挺心失不表色結情禹井延首舜梧考元唐隆谷之瑰奇辨封鉅大墳之原委忘陽數之摽季扶元音於正宗空谷霜零蘭性寧其隕貴崇邱風靜椒林於焉露芳抒懷而貊其音說學而振其采詩若干卷幾幾乎華孫許之風變太元之氣焉且夫瓠梁託絃以流韻痛知音之難也師曠審鐘爲不調嘆逃聲之易也柘坡鄙硯散之五降美棣通於八風既煉滓以澄音亦鑄金而飾貌考之鳧氏槧曰欒于震蒲牢之砰磕招銅山之遠聞他日轔鼓南郊軒宮北敞發揮韶頀洪宣陰陽則夫聲震三川力逾九象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姚次公刺史之景州序

景州領定遠之軍連青齊之甲走幽冀之道當德棣之衝

天子以唐代武功必資姚合漢廷黃霸亦號次公遂降　璽書馳龍節命公移纛建康建牙渤海五馬從大夫之後一鶴與先生並行所以簡賢俊重神都也夫玄黃自炫者玉之奇匠石必顧者木之用故庚桑入楚風移磈磊之鄉張楷居雍俗號公超之市公以何比干之符策楊於陵之家世坐有揖客門無雜賓朔來朔來本門子之恩蔭郎出郎出爲捕盜之督郵三任繭絲一從征伐襄城劉令謂之不煩弘農桓公稱爲長者王修知變魏武以之自隨虞詡入城朝歌因而解散其吏術也若彼其武功也若此加之居句如矩在約思純比性鴻毛方義熊掌有公綽之廉史魚之直焉乾隆十六年

天子南巡公千夫爲吏七萃從戎凡申明之木壞奠之事攝袛抱機之視侯遮扞衛之儀一切供張罔不肹飾遂乃歌傳爲蕎名記王郎超授非因歲遷除拜悉從中出蓋六繫十雄之報最方牘薦之風馳而三公八座之交推己得州如斗大將以東阿付黔夫之守高唐覬樗子之用豈徒黃金橫帶遽喜遷官白鹿夾輪將期入相而已哉然而使君活汝父老哭於碑前賢者遷官百姓爭於境上房君去而味變井泉之甘虞公歸而雲藏海石之彩未免持靴雲涕聲棗連年認馬司州占珠合浦民之情公之德也其能已乎僕同鄉識面共事知心元武湖邊各持手版小倉峯下先築瓜廬行矣孔璋飄然賀監白雲飛而故人遠朱琴彈而聽者稀嗟乎空山猿鶴本無戀於烟雲芳草芝蘭終有情於臭味送花間之車馬絶海上之蜻蜓謝瀹此中祇宜飲酒茅容以外誰與交言所期抗手此時班荊他日訊雖兩絶夢或魂交君望孤雲知安石之不出我瞻紫氣卜老子之仍來

許南臺悼亡詩序

同爲聽鼓應官之客夜起恆多旁有禁寒惜煖之人衰年忘老一朝白髮忽斷朱絃女牀之鸞鳥不鳴牧犢之朝飛有曲此我同寅南臺悼亡之所由作也夫人朱氏內嫻四教外副六珈乘几無違施鞶有訓秦簪齊絡雅善平章樂旨潘詞應如影響佐夫爲善寫安公美政之碑教子射科上蘭英中興之頌叔姬賢著三諸侯爭來滕之薛侯寵多七孺子爛其盈矣爾乃服帝休之草無避夕之嗔坐銀鹿之兒有緩帶之樂南臺雖羣雌之粥粥偏故劍之依依神君一言敬爲畫法白茅三復奉若金箴可謂雙棲不死之牀永臥同功之繭者矣何圖疾風吹竈竟占主婦之災青鳥傳書遽速上元之駕桃殳插首齊俗先驚白柰簪花吳孃共弔纏綿性在繅三盆手而蠶尙牽絲殗殜病成與九萬錢而醫難爲力兼之客兒佛婢婚嫁未終約指彄環零星棖觸金箱胥掩成君之衣補何時象笏朝回方領之繡痕宛在此在一往情深者尙且聞而結轖何況三生胖合者能無腸若涫湯也乎於是天錫小名自稱獨活子瑜庶孽不許長生枕拗木以無聊服牽機而難耐離當殳日盆易高歌賦哀蟬落葉之章寫鳳靡鸞吪之

恨心非孤雁照影驚秋聲似霜鐘因風奏曉是知元穹倚杵不能蕩此情波碧海成桑未必乾斯墨淚者矣僕並轡白門通家江左德操命龐妻作黍不辨主賓文通爲張稷徵歌但遮簾幔雜佩貽來想見斯人賢淑入宮不見難禁老子婆娑夜飛蟬在贈杜甫以無因世子書成向外黃而誰寄解愁有志分痛無方誦金鹿之哀詞贈玉臺之小序公乎自愛休傷兒女子之情僕也請前聊表君夫人之德

送尹宮保熱河陪宴西戎序

乾隆二十年

天子平伊里幸熱河受昆彌之降賜呼韓之宴　詔曰江南總督尹繼善厚重有體來與斯會足壯觀瞻公聞命黃閣束裝青溪桓温北伐百官祖道於南州潘岳西征同僚賦詩於金谷禮也枚伏考唐太宗身幸靈州納降回紇漢武帝親臨瀚海獨當單于其時褒鄂碩佐衛霍英賢莫不司空奉龔條狠警蹕酌留犂而共醉歌槃木以宣威艮以倚漢如天有班超而後功定望君若歲見葉公而乃民和非徒冠冕河山亦且彈壓邊釁我宮保夫子黃菌誕雲紫宮執斗神化丹青草木知其名姓亭毒元氣外夷問其起居帝愛文獻恨不處之禁中朕召德林昨日祝其夜短　皇上見戎容暨暨思黃髮皤皤召洛邑之君陳徵南郊之羲叔乘三皇斜谷之車張百神帝臺之樂皇人受轂衛室開尊時則神雀宵鳴歸邪晝見窮天俘玉罄地呼嵩舌人爲趨爻閭鶴列凡雋鱗之翠壽木之華滑國之金牀條支之烏鞞木熙拔河之戲婆駝力華之曲莫不麟羅布列雲動雷屯伊里者西戎一大部落也兩戒所未收八埏所未圖茲乃駿瞿奔觸賜睒酣嬉比狠睆之嗅塵同餓俞之飛耳未謁天容先望星辰之色已瞻日角兼看岳瀆之神見風牧而軒鼎非遙識皐夔而堯眉可想公繡衣垂跗琛版宜躬潤之以傳說之甘霖温之以趙衰之冬日示之以周公之狼跋耀之以尚父之鷹揚驚狀貌於王商真爲漢相聽音聲於景略無愧唐臣洵足以顯作長城隱若敵國且夫防秋者無全策綏遠者貴定謀是以突厥人衆魏徵諫留河南西城使來班勇請加都護或治城烏壘或置郡朔方食少則充國屯田兵安則孔明徹衛凡事後之金湯皆先機之籌算公三商待漏常候色於宸慈五日詣臺每參謀於黼座正可以定形方之訓進徙戎之策安全梟散慰撫華離使二庭永空萬年無事豈止蠻調御手人慶龍光酒賜銀鍾史褒風度而已哉茲者野廬聚擴元戎啓行萬里秋霜凝照於九花虬上三邊勅勒收聲於一品集中西寇折心中國大有人在東山翹首袞衣早望公歸

小倉山房外集卷一

原书缺此页

贈樊生序

錢唐袁枚子才

當短衣楚製之日而獨冠夏后之毋追嘗羔羝羝胎之羹而忽捧魯人之梡嶡吾知雖貧牀之孫亦欽欽然口呿而舌舉也況夫心古雲壽道高龜玉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馳驅文囿駸駸欲度驊騮如吾聖謨樊先生者能無述焉先生秉植鰭之雅容蘊吐鳳之靈質鉤河摘洛浴素陶元凡夫五木之攻三牙之辨十禩之筮九候之醫旁行數落之教重差夕桀之術靡不巧揭周流精心冥造信文學中茂陵之唐生九江之祝子也爾乃年周七旬身老三舍損蘭本於匹馬閟珠光於重淵登高作賦不爲大夫恢奇多聞尙淹區里鄭緩爲儒呻吟裘氏之地王裒負戴磬折安邱之衢華製錦之纖手喑敏絃之逸曲乾乾日稷甚矣吾衰彼夫士開不知七星王平但識十字者或且跨天下而無靳策高足而相淩焉墨以爲明觭偶不仵升沉之數疇測之哉今夫借隱爲顯者黔天之象也養菀於枯者富媼之神也圉馬不乘方臻彌年之壽幽蘭當路難保經時之芳假使星有少微世無處士卦名白賁占少幽人齊設九賓少稷受玎公之召堯咨四岳許由呼負黍之車呂尙早聘於英年宣尼大烹於陳蔡將何以彰聖哲之瑰奇偉二儀之寥闊乎先生明其然也自道不辱之謂貴無求之謂富屢絇冠鉢駕說人天屈後荼前無悶巾褐鴻文無範相羊翰墨之場老洫少波韜晦林霞之迹蠟屐訛而黑矣板牀銳而逌然寧將論語代薪不向胡奴索米空波白鷺絕頂孤松未足方其高潔也然而經師名著貌執人欽采薇多先輩之呼負笈半從遊之彥三千太學爭奉嵆康五百門人都尊郭璊難籠山色次宗之室常青槐市春風伯起之堂斯煖無勞影質各授咫聞束修牽羊童蒙求我譬之霜鐘水沒終留待扣之聲仙桂巖棲自有流香之所於以養夷白於以變丹青於以隮道真於以廣津逮周冢宰以九兩繫邦國其四曰儒以道得民者先生之謂也豈非披七緵之布華過九旒傳一卷之書榮勝千駟也哉兼之百篇蒼雅張霸獨善九變律貫京房尤精長君手著神淵仲翔口吞爻象滿堂蝌斗龍威靈寶之書半壁金箱沮誦佉盧之字不必飲終北之神瀵耆蹐虛之龍轍而早已爭年黃帝之兄高叱季心爲弟矣月逢長至瑞慶懸弧圖應三陽禮先一飯艾歷覘胥者徵循而來梨顏樹領者黎收而拜先生在貧如客著手成春亥字親書辛盤小侑樂可知也僕當宰單之年早知寧越每過賃舂之市定訪公沙呼苑雲讀秦望之碑求孔晁釋安釐之篩道尊先進心契後凋爲張儀祝千秋學趙孟作一獻沃君僎爵將取陵陽太極之泉寫我徽言亦須黃玉綠純之冊

尤貢甫出塞詩序

夫審八音者以金聲冠石序百家者以笳拍續騷隋文品清商爲華夏正聲漢武置鐃歌爲軍國雅樂塞上之吟由來尙矣然而不過陰山難歌勅勒未通西域誰解婆馱古之人未嘗奏夔吼於房中寫邊聲於里耳是以賢者好遊詩多束髮從軍之句男兒作健吟到中華以外之天尤生江左名士眞州少年心事拏雲文章射策獻五角六張之賦貧類朝霞答三桓七穆之文博同平一賜上方之文綺遂待召於金門康邸河間慕才竟陵好學樂賢堂上孝綽圖形忘憂館中鄒陽首坐屏風未賦罰升酒以何辭公讌詩成泛浮瓜而自喜巾箱九案惟陸澄之能搜錦被十重祇劉峻之獨數甲戌歲

天子親謁

三陵望祭長白大蒐於塞外禮也王率八能之士扈七萃之軍贊明堂大祫之儀領異域朝天之隊生乃寬饒短服稱娖從行孑春單衣嬋嫣並往奉辰牡坐寅車望木葉山經黃龍府斯時也平沙萬幕明月起而當天甲帳千燈旅雁驚而墮地日名笪却星辰當晝而忽明馬被霜封絳鬣侵宵而不見生以鞍爲几磨盾作書褕袍鴨綠之波滌硏珠山之雪彈來朱鷺便唱新聲擘罷黃鑒已成樂府鵰看作字飛來大鬫之山馬助長吟噴出流沙之玉揮毫素而羊皮紙盡飛咳唾而眞珠帳空豈徒識鼮鼠於終軍記鵩兕於申子也哉雖然豪宕者境也倜詭者才也才之不存境將焉附倘絃幺徽弱強歌大角三章壺啃鼓儳自詡橫吹一曲構雲屋而材橈舉周鼎而臏絕與題不稱蒙竊惑焉生竟筆張牛

弩手挾龍文行間作金鐵之鳴言外肅風雲之氣聽其音可以躍鞭賓於水上充其量可以降白雪於空天真不愧海上之崔駰軍中之孫楚矣今者明駝千里送子還鄉秋鶚三年遂君初服攜金鞭而示客尚帶霜痕擊銅斗以高歌恍疑羽奏北平射虎之將半是故人野廬行炙之觴未乾殘瀝遂乃回頭沙漠撇笛江村集出塞之篇付開雕之手歌諸清夜長城之金柝如聞譜入琵琶絕域之關山在望

紅豆村人詩序

夫思王不序典論之書何點不和小山之作家庭標舉達者嗤焉然而同峯聽雨分樹看花雖弁雅之才難賓吾斯之能信吐珠於澤誰能不含似蘭斯馨願詳所湛豈有自矜月旦擅文休而勿夸孤對池塘置阿連而不夢者乎則有張家鶖鶖穆氏醍醐號紅豆之村人爲吾家之臨汝采繩園宅早有奇徵騎鹿入胎羣驚英物視愛同采蜂之事遊善如原菽之甘唾地而文成三篇擊鉢則燭留一寸風神元定愛齊梁之音藻思芊綿追漢魏之始詩之作也僕有感焉當夫大阮西征永辭家弄遺奴落地便伴姎徒寄薩保以錦袍音塵如夢泣邛南之竹杖相見何年弟匪徒秋士悲秋兼且越人安越矣亡何僕以徵士之車折灘江之桂鳳凰蠟下裁抱僧虔㷔斗襦中更奇康伯叔也厝需於側兄乃見溷而行從此荆樹重分河梁再別雙旌萬里一面十年覽揆晚而郎罷先摧免乳遲而摩敦亦老孤兒有曲野鍃無烟龍具爲衣馬人作伴瘴雲似墨誰送賈季之妻笲葛帔披霜空抱王孫之飢渴雖狐有首邱之想水尚知歸而鼓無記里之聲地難縮短飛奴不到沉沉連錦之書小子勤咍脈脈阿干之唱僕乃百繼遠寄雙槳星馳如逆椒鳴班荆楚地自同聲伯爲食鄭郊起渴葬之榻柎喪迎穆伯走敏關之玉節私召陽生弟於是閶闔呼車昌披稅駕身猶楚服口尚傒音見故里之枌榆恍疑前世拜祖宗之邱墓哀感旁人觀者疑返漢之文姬識者嘆承祧之趙武當是時也春秋寄季子來歸晉史記陶潛隱去璽寶之成人尚早監河之分潤無多款段鼈東少游哀汝文戰再北鄧禹笑人一枝筆乾舉家鶴望弟於是重驅策彗再換韜祈王粲遠遊騎馬登樓之恨元瑜書記殘羹冷炙之場嘗世味之顛領聽河流之鬱勃記往事於龍華小劫求知音於碧海青琴身賤恩多天寒袖短堂簑不御畫燭難明歌纂纂以星沉唱嗚嗚而兩泣人之情也其能已乎加以天性風華餘波綺麗何郎粉不離手荀令香能染衣長言則河女三章開卷則王昌十五丹心寸意驅烟墨以如飛流管青絲繞虹梁而不落量沙易竭下筆難休金鹿詞哀玉臺體豔人恐繁華流蕩君子之所勿欽我知比興溫柔宣尼之所必采嗟乎人不足而盱有餘才非患少春采華而秋落實學與年增許武未戎弟之名景襄宜受母之撻所望焠筆用厲詣心得師加弓之九和侯禾之三變形魚昌僕窮典誥之恢奇夷鼓青陽表榮華之族姓文章不妨放逸人品故宜謹嚴使薦者謂敏中酷類其兄後世笑僧彌難爲其弟殿中交代有君已是替人海內文章無我當歸阿士

周石帆西使集序

四序秋佳白帝肅江山之色八音金貴霜鐘冠匏竹之聲考祀典以嶽瀆爲尊稽國風則皇華先采是以魏帝清商置令蕭家白藏名通仲長灞岸之篇越石扶風之作莫不抗絕節於高唱穆清風於妙音使者陳詩大夫臚岱由來久矣然而龍山高會誚元子之聲雌鄴下清流恨仲宣之體弱矧復潯陽九派華嶽三峯氣讓風雲何以低昂崔蔡手非天馬不能控駕齊梁苟無君子之九能難往金方之一道石帆先生文貞學士儒林丈人五入東觀三爲祭酒曳履步星辰之上乘舟過日月之旁乾隆十七年春

天子命公祭秦蜀兩省名山大川禮也公坐筍將衣袴褶借飛龍廄馬權攝行人出丹鳳樓門便稱天使船非樟木豈畏蛟龍身本雲仙何愁風雨烏櫳盤羊之所黃金子午之天董仲綬不愧儒臬謝康樂能爲山賊牙璋手握鐵馬宵鳴訪尺五之雲門飄丈二之圭組潼關四扇射曉日以初開鳥棧千盤度青天而直上蒼蒼在發關古雪於峨嵋脈脈有情聽淋鈴於劍閣於是移綿州之席則嚴武留賓吹鳳嶺之笙則王喬倒舄亭公負弩驛吏占星爭迎諭蜀之相如共拜入關之李叟公乃酌元流於春澗瘞封豕於秋林築蠶焚而煙墨香廐縣祭而山川助一梟破鏡八頌占風九河出沒於毫端五嶺盤旋於腕下境無虛接

必纂入於文樞景不空描盡雕搜於意匠摩挲銅狄感歲月之滄桑緬睇巫山寫荒唐之雲雨鐫姓名於崖上恍如委宛千言攜西海於袖中不僅韓陵片石復命　天子慶大禮之成付詩史官賡小雅之作編西使集八卷孔子稱誦詩三百使於四方先生有焉僕也三月過秦曾爲賈誼一麾入蜀未作唐蒙恨狹路之不逢羨我鞭之先著同聽鈞天之樂而師曠獨按其笙簫共遊福地之春而張華能誌其風物豈無玉笛讓清角之聲悲亦有珠林遜夜光之照遠夔關詠古愈欽杜甫之豪灞上還軍終愧桓温之劣少行千里譬如自偃旌旗朗讀百篇悔不早焚筆硯

繡餘吟序

繡餘吟者女弟雲扶所作也占歸妹之爻生逢第四學玉臺之體才竟無雙早喪靈椿裁髮婉而學語來依棠棣遂婉僤以南征弭節桂林之巔揚舲洞庭之渚萬重山翠寫入雙蛾九曲明珠穿成一笑珮瑱而浣答子貢之三挑敷衽而陳笑丁娘之十索機絕絲絕針可稱神俳歌緩歌詩將入聖繡餘之吟有自來矣爾乃珠簾落葉鏡檻啼鶯銀蒜風涼冰荷燈小或懷兄楚戍或送姊夔關思若流波含烟墨其何託心如結轆假宮商以代宣探囊簡而粉落雲牋寫蠶眠而痕留釵股結轡則女牀鸞咽揚華而織室星飛使戴尺五皂紗定呼飛將倘設十重步障足解長圍可謂掃眉之才人不櫛之進士也已更喜留車無恙反馬初來姬姑耦新藁砧憐重三商却扇磨寶鏡以試秦嘉五日采藍詠盤中而寄伯玉紀事則姑恩有曲發言則女史成箴東廂夫壻既媞媞以成行魯國叔姬每雙雙而俱至豈非緣隨性善福與慧兼者與所望集洗麗情經通音義澤髮懷順傳粉道和珠多而首飾有光學積而心聲作采此時香閣助博議成書他日蘭臺爲阿兄續史將見吾家詩事六宮傳大拾之名海內女宗十哲配宣文之享

送梅循齋總憲歸宛陵序

昔龍負禹圖鳳鳴舜樂終亦潛九淵翔八表冥神霧以遊攬德輝而去何哉身不隱者道不全用不藏者仁不顯也是以祁奚請老子房學仙疏氏供帳於東都廣德懸車於沛郡莫不謝情軒冕畢志烟蘿僎爵深衣陶元浴素若乃三休亭古萬石風高門無雜賓家有令子決獄二百朝廷就之問春秋封事一函天下以爲真御史則我總憲梅循齋先生是也先生味道之華腴執古之醇聽張蒼治歷算操夕桀之工平子知天手握銅輪之轉傳學家術掞才天庭奪東方學士之袍騎西第將軍之馬王沉見召馳鋒車者五人渠年對君數漏點者六刻試之三輔則桴鼓靜黃圖耀其九能則天供金版戴冑平刑不愧爽鳩之職勝之按吏更馳東海之軺

天子以爲有伯夷史魚之風使領五墨三仍之首聖無二道毀靜輪而米賊教衰臣只一心侍彤廷而神羊氣勇卿於白起尙惜官乎朕於孔戡知其賢矣公亦沾沾自喜毷毷竭思心爲肺石之函手如屈軼之草周昌負氣直壓蕭曹老瑪性剛慣淩房杜方將軒蹇帝載麴蘗王風而歐陽名重後生之描畫已多元忠肉甘獵者之網羅無得　天子敬禮大臣護持耆舊允遂初志特予原官神武門前許挂仙人之冠服香山社日敎添元老之鬚眉然猶深惜蒲輪眷留鳩杖表爲人望賜毛玠以屏風遣閔星文伺承天之顏色殷鐵臥疾密勅往來賀監乞湖宸章餞送行有本末恩極初終鳳闕排筵都望潞公再起江湖野服誰知裴令三朝先生愛鍾阜之山樂秦淮之水跨沈慶之小駟乘王尼之露車雲母自怡金貂高庋一賜一朏謝莊以風月名兒半郭半郊庾詵以山池作宅黃花香淡知諫草之都焚綠墅客稀惟怪松之滿坐今復辭白下返宣州式里閭展北域木葉未脫秋水已波散盡賜金故里之枌榆拱矣摩挲老物兒時之釣弋依然傾耳幔亭人間曲好回頭營室上界官多雖韋孟乍歸尙夢面爭王室而次宗既隱定知車避城門攸得接繡衣初冠緇布識郎君於東閣通書七年忝比隣於南邦班荊朝夕送格天之勳舊作平地之神仙晝錦堂開慚無健筆宵征人去聊助清風

李紅亭詩序

夫才者情之發才盛則情深風者韻之傳風高則韻遠故悱惻芬芳屈子爲之祖葩華蔣布建安暢其流苟非弁雅之才難語希聲之妙則有紅亭主人者雁

門著姓爲宇文大呼藥之官柱下精苗居建武小長安之地兒時覲卜便已別
著長歲橫經更能奪席醉六十日賦五千言久已集號烟花文成玉海矣爾乃
賣田十雙入竹萬个千夫爲吏一命來南蘗白學先生作黃車使者以衛風之
狄濫學吳語之妖浮宰我過朝歌聆音欲駐子思搖銀珮奇服自夸于焉忍俊
不禁棄位而姣徐吾有妹子南超乘而來阿君無夫陳遵奪門而入投幘以還
太守銜杯而勸三驧幾幾乎迷漁父於花叢埋蕭綱於酒庫焉然而人呼公子
天性都豪地住中州宮商最正唱洛陽之小海自記家鄉偷大內之霓裳繩其
祖武每至青溪晚雨琴河曉霜怯夜幡高司晨烏語未嘗不憑欄而飛筆擘錦
以橫箋也更有奇女目成癡人相惜記泉臺之夢帷幕來奔築黨氏之臺盟公
割臂神君既憐去病小吏肯讓蘭芝東甸揚徽竟招搖而過市法冠先引常稱
婝以同車綺陌花飛迎來吉耦風窗月墮吟出雙聲紙醉金迷三百六日之光
陰如夢笙清簧煖二十五郎之歌管相隨無王事之獨賢且人生之行樂宜乎
一州斗大作司馬以無期三十鬑然抱羅敷而自足也尤可異者與余無撫塵
之交而蒙君有良知之賞陸機師事只有張華唐衢服膺除非白傅延之設問
希鮑昭於片詞何遜著書強休文之再讀微言識五雅奏登三感此心知奉貽
藥石今夫遠而有光者美人之飾進而彌上者學士之才君子不重則不威修
詞不誠則不立微之悔過多嫌小碎篇章孝綽陳書深戒繁華流蕩所以七子
歌詩獨譏高厚五君作詠不取王戎者何哉良以行者文之本也廉者德之輿
也腼腆者以無檢而宏曠佞兒者以有忮爲慘牙春秋譏毛伯求金左氏貶蔡
侯失位解父狄淫以遭赧安丘博揜而奪侯凡彼虞箴皆堪殷鑒而況狂泉難
飲當此日之時艱古瑟空操問知音之誰在乎嗟乎性自少成須至通而自然
有節人誰無過晳於婭而能悟何妨僕願紅亭抱德煬和去風即雅梗其有理
袚飾厥躬守士之特招執古之醇聽以人意相存偶使物情無疵瑕將見三盈
三虛無礙孔門之客再仕再化寧知伯玉之非窺日牖中不愧北人學問繡絲
海內豈徒庶子春華

岳水軒詩序

夫高軒多簿領之勞處士少江山之助天下之文章其惟幕府乎是以鄒枚游
客珥筆梁園應劉才人從軍鄴下靡不序行役紀星雲奮藻含章揚華振采然
兩戒者天之奧府也百年者壽之大齊也身拘魁父之邱何以盧牟六合目窘
蹄涔之水亦難揮綽三雍要惟口數青曾尻窮元圃者方能三駕以控齊梁七
縱而擒風月哉水軒先生金佗後裔鐵券家風遠跡崇情深中篤行幼不好弄
三步知方長更橫經九變復貫凡師春筮書奇胲陣法九據玄理六岦陰陽金
布令甲之文夕桀重差之算鑄凝化聲之術含光宵練之鋒俱能游戲人間環
流手上於是西雍戾止東閣欽遲招隱者羔雁成羣問政者干旌四至關吏爭
迎上客諸侯齊拜下風先生濡迹匡時測交擇主爲常何作奏帝問賓王爲寄
奴草函人推齡石陰德及物自覺耳鳴清談干雲聽猶齒擊適楚國則書載一
乘見哀公而文成七篇此固經世韜鈐別爲一集者也若夫分箋擊鉢對酒當
歌悠揚四始之風祖述三唐之法則先生之詩有非凡所及者何也夫孔子西
行不入秦地樂毅東伐未下齊城卞彬以青溪爲鴻溝陶侃棄郗城而遠戍陳
京賦北都不就宏景志沙苑未詳四海大矣九州遙矣方聞之士遠到爲難先
生乃孟入西州檀來洛下五攀漢柳兩馱越裝別魯叟而遇齊兒厭燕南而來
趙北望海則浮天無岸窮河則括地成圖過劍閣嘆劉禪爲庸才登廣武笑沛
公爲豎子甚至呼延外地甌脫窮邊中周虎落之烽繞雷羊頭之險凡裴秀所
編圖賈耽所繪布靡不馳驅煙墨號召宮商宜其壯采精思加人一等也然而
一身道長八口星孤彗策笥將牛目常埋雨雪鬢飄蓬篠馬頭何處家鄉海上
姬馬蠻府參軍之恨表中春菟江東作奏之愁賓館久而醴酒清油幕舊而蓮
花落殘囊冷炙曉角清笳孤憤獨居深懷誰告而況髮容難待烏兔先馳一林
之松菊將荒半世之鍾期已盡貧憐徵在繡袚存無晚抱舒複楹書讀否雙輪
欲住則槖飫誰供百歲幾何而勞薪未息此又金壺傾汁未足寫此蕭騷紫水
漚纏難以形其豪宕者矣更可異者當永恆齋宮保之領王師而西也以先生
智同崔浩廉比道生奏與一銜俾隨九伐
天子憐其老故未許也亡何遜位玉關廣利竟非生入牽連草索馬援不是榮

歸幾乎玉石俱焚池魚共禍而卒之塞翁馬失合浦珠還慟哭劉虞尙有將軍殘客飄零棲護還作城南禿翁此非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乃即天之所以護持詩史也今年先生六十有八矣落日已過回風可悲有情於身後之名加意於曩時之作特交小子嚴切編摩欲表孤花先芟枝葉將彈白雪細按徽絃燒仙丹於劫後焚餘鑄神劍而千辟萬灌收回舊刻重付新雕庶幾字字華星行行寶唾四十年之珠玉照耀人間千萬里之風花紛披紙上

陳古漁詩槪序

夫奏刀之伎神而桑林之舞合步瑟之絃妙而瓠梁之韻流苟循聲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隱色以考於古足以弁雅矣若夫冰瀆無界妃豨亂呼稗以凋鏤而味硯散肆筆之分赫其夸毗而忘重敏經迭之辨必致精疎殊會通閡乖方綴學之士豈其然歟陳子古漁名毅字直方江寧人也白望蜚聲青箱積學執禮器隨孔子以西行捧香爐駐神人於白下負雞次之典浮螺女之江檄奇相之神責穆王之壁將蒲作筆摛錦成篇如鼓琴然期鳴廉修譽而不侈號鍾鑑脅如協律然務奮末廣賁而不矜駕辨勞商於是烟墨受召金絲引和其格閣易以戍削其聲清揚而遠聞高僧乞劉勰爲師元子望嘉賓入幕則有轉運盧雅兩先生飛耳審音傾衿作禮以爲出石所以旌處士谷風所以應騶牙乃孑孑揚旌戔戔束帛其時蕪城稱富媼之地禺莢爲稛載之鄉三百六日騈牢而壻鸞者如麻七十二鑽烟視而媚行者成市陳子偏笑同一吷蚩彼三招不唱檀來小人有母恥居盧後君子固窮慶復西遊但作北都之賦元平入幕大失宣武之歡白眼睨之黃鵠舉矣誰知楚幕未營趙旗已拔雲堂說法終非天竺之[illegible]拒儒童之菩薩人相媒但路入迷陽卞賦枯魚道吟窮鳥爾乃淮陰水闊韓王留乞食之臺皋橋月明梁鴻失傭書之所辛壬婦至庚癸山空公房身老於增鄉太真裾牽於子舍不逢狗監姑作牛醫從羌博士以無聊爲里祭酒而自得然而軒光竈好難治枵腹之疴上池水清莫解高吟之渴元父信九州之窮地樊衡鳴一鳥而誰聽則又有制府尹望山相公採奇律於歸昌耀中黃於耳目焚山求阮瑀圖影召姜肱人以爲東閣一開溟池再奮矣不料當其未面也紅紗籠壁錢王誦羅隱之詩及其入謁也如意帖箋李相捲香山之卷蓋見其骨鼻污膺之狀貌呂披了鳥之冠巾扈載清寒宰相似難造命朝霞貧薄山人祇可耕烟遂致吐握未終而吹嘘已畢車茵欲污而行馬先施兩暴龍門空驚蕉鹿若陳子者寧怪其感同抱玉痛甚絶絃不銜歡伯之觴但哭憤王之廟乎嗟乎身無五技將駕羊種米於何方命有三科具梁卯梯黃而誰卜通天臺迥難與投箋廣桑山遙從何問孔且人驚上公之殘客誰敢測交而君抱高世之英聲更難詭遇詩窮至此僕請狂言今夫驍壺伴侶乃陽五之淫詞得寶胡騰亦開元之俳調何以一聲河滿歌遍六宮十首秦吟名傳四裔碑書修福錫持正以千縑霞賦丹城賞桓公之二婢潭岐寺人也而呈元稹之詩常何武將也而上賓王之奏任氏則因詩免役子仙則得句停刀他若金粉名倡綠林豪客新羅黑水行買雞林默啜問張鷹之姓名吐谷供子昇之文集莫不目澄虛鑒鼻嗅狠荒賞才子爲艮知極欽遲於副墨將今擬古如夏思春汝自生遲公非可惱所望敬勖光采愛護波濤秋駕學成冬心承抱九天風雪後來之清角音悲萬里桐花將老之鳳凰聲脆雉掩不得更順其風劍氣已青重加之鍛將見雅可安身苦能養氣娵娃珍髢寧索賴於蠻方姹女清吟或召歌於上帝蒼天與直登方千身後之科文章有神設柳署生前之位此日滕王之序庾信下筆欣然他時馬融之語康成吾道南矣

王郎曲序爲溫皆山吏部作

王郎者茂苑靈狸揚州舊鶴小袖禿襟之漢制闌龕華羽之南音流激楚於陽阿聲希下里散天花於小海人滿浮橋則有皆山吏部太真姓溫樊川第五愛吹玉尺小謫人間命入金星能知音樂王褒乞洞簫之謚高琳是浮磬之精一顧城傾三生石老瑯琊刻其佩印畹青錫以佳名數闋新歌換中書而莫惜一條牙笏立簾外以晏如留仙則雪夜掃門顧曲則金貂換酒湔裙解帶代繫箜篌轉字催腔親持春牘惟時琴堂小謝北郭蒙莊假相風之竿測愛河之水陽爲薄怒瑤光作譬之謠詐入飛章沙吒劫姬之說於是奚恤阿阿以謝張步負負而悲宋公閉門泣而目腫巫臣聞信竊而思逃情之所鍾僕有感矣夫用比

踈者刷以膠青飾圭璋者加之判白以玆妙伎得遇清卿釵挂臣衣花驚郎目豈非珠澄濁水鳳集阿房之盛事也哉然而十年協律不爲聾俗所知三峽流泉翻以回撾見賞居門琴在非秦倡莫解其音荀草花香惟夏姬能留其色縱有彊環照骨水尺調鐘者亦復未採遺珠失之交臂一自神劍識於風胡人才升於吏部然後蘆中得月裙下生雲來則黍谷春回去則歌場燭暗衞多壯嬖鬚眉且假先生齊有盲人耳順亦呼娘子由來知己強半前緣是以平津忤旨過六十而寵榮苑悁感名失九重之目色孫騰棄妓專寵齊宮翁須曳縑稱尊漢殿或佌倠倚檻而艮士目之或哀駘弄姿而羣粲歸之或以舞轉西曹或因歌封王爵風花舛午才命升沉借此三思達觀一切嗟乎厥都梁而燒皂莢別有聞根嗜螺蠃而薦太牢得毋口過目亡虛鑒認符拔作祥麟耳失兕元誤歸昌爲謚臨豈非是者常是有時而不行非者常非有時而必用也乎然而國君好艾難尋息土之人賢者過情甘受妖夫之曳幸臣半擇上應星辰胡妲戲倡名傳文學甚至何晏愛婦人之服妹喜戴男子之冠任谷丈夫也而以脂夜有身景公諸侯也而許羽人抱背張彫武因師愛貌得列儒林辛德源與友通衾卒成名宦誰爲雄伯同上雌亭此又戲引巵言堪爲乾笑者矣今者右軍爲樂非兒聾所知宮體編成須除陵作序主人六首和客百章刻劃烏絲淋漓班管裝成貝冊儼同梵夾之書各唱回波寫入深情之帖

小倉山房外集卷二

尹公七旬生辰授文華殿大學士序

錢唐袁枚子才

夫三公爲保傅之官非高年則不能副望七十是從心之日許坐論而愈覺雍容是以尚父受璜皤皤黃髮叔孫突秃秩秩大猷龍盞九鼎之系試鈞石之能勝也瓦斜太廟之風苦陰陽之未燮也其才難燧人刻矩以奚覓其任稱羲和浴日而彌光乃若朝扶玉杖爲

君王賜燕而來　帝取金甌作臣子稱觴之用則我望山相公古罕聞焉公旄車望族桴鼓聲名觀書石渠生花旌節南滇西陝化洽行春東部西曹風澄坐嘯陶士行八州兼督偏江左之功深唐休璟萬里在胸尤河湟之路熟雖出入三省綸扉久許其參知奈遲却十年蒼生欲留而不敢今年公七旬生辰奉

詔先期赴闕時則青旂引道翠柳扶輪一路香焚齊獻紫霞介壽九重天笑早開黃閤迎公丹禁宣麻堂封受饌進張蒼爲計相兼可引年取劉瑑之曆書不須擇日　詔補文華殿大學士百官賀於道黎斡滅騶四夷聞其名契丹拱手公到先人批勅處記少年珥筆時得毋有延年避位之思劉向重來之感乎四月八日　天子賜壽筵於第王公以下奉　勅躋堂是日也朱轂壓衢華觴錦晝當晏温之壽敘頌少內之梟蹏聽還哲之鳴笳張祭遵之御蓋撤來仙樂簫韶傳閬苑之音捧出蟠桃帝子拭金莖之露三貂故吏數亥字添籌八座門生赴午橋沃爵雖蓬萊仙雜難從散錄徵名而高密兒多正可分班應客在昔王導之鼓吹十部李穆之象笏百人史冊所夸方斯蔑矣且夫祝公之相者公論也望公之來者私情也倘温嶠內召罷領丹陽寇恂還朝遠辭河內公歸太促民借難禁　天子知之命仍督兩江南巡從入閣作霖雨將洒道以迓　鑾輿如彼重星且含光而照吳越念長途之溽暑衣賜吹綸將比德於瓊瑤筐頒瑞玉都梁十合賞黃花晚節之香如意一枝表魚水同心之樂枚空山耳伶傳盛事者如麻得信心開覩中台之晚耀自憐小謫非瑶池與燕之人且喜升堂是絲竹傳經之客猶記祝公大董遠拕小舟觴我黃樓同吟紅藥貞期可卜驚逝者之如斯豐耶自甄信後來之居上所願璣鏡百職陳揆五行生物協后土之功稽古應同天之號欽九乾之湛露勝服丹砂覆萬國以卿雲都無夭札將見黃銀帶重豐壽杖高跨汪氏之龍魚薄陵陽之丹溜羅侯城下百歲尚擁干旄楊氏門中四裔俱爲太尉

孫小玫簪花圖序

姑蘇采蓮女子有孫小玫焉牽舟作屋家傳榜枻之歌以水爲家偷照龍宮之鏡黃玉志鼻金訶貼胸彊環明指骨之清瓊葉補眉痕之缺凡細君琴學茂猗楷書盧媚娘之經繡法華張靜婉之箏彈銀甲靡不手操成竹思若流波於是名聲大噪於人色態出乎其類夷光過則金錢滿市蓮香出而蜂蝶爭隨初七下九三挑迷蕩子之魂楚尾吳頭兩槳費中人之產洵廝波之光妓洛浦之莊姝也已爾乃抽觴自愛擁髻恆啼黃蘗生春早知心苦紅蕖出水偏惱泥污想解佩以誰投每留花而不發則有韓郎者吳中之高才生也橫塘借問本是同鄉泛宅相從竟成吉耦奔精照夜含菱蔟以侯風鸞女采薇看文魚之暫乘解拋家之髻戴奉聖之巾自謂柳毅不歸與龍同老韓終既嫁煉藥長生矣亡何生受妖夫之曳占徽纆之爻地市錢空天牢星逼先是小玫嘗語生曰若人侈口蹶頤過顋涿視殆非佳士夫子覺者也盍遠之乎生初尤豫至是方讋服焉嗟乎眼中有鐵乃在娭光渺視之人裙下生雲竟爲別鳳離鸞之兆蠶方瑟縮繭豈同功烏號流離棲難並翼於是小玫唾荊軻之耳中履士會之足下腰無一尺淚有千行置酒湖上捧觴屬曰生也有涯別如小死君趣辦裝妾敢不援請前乎然而遊仙枕斷記事珠存他日補春餘之墜歡尋邊撩之晚景盼蕩子之長信寄仙人之短書絳蠟分明應知此意取琴鼓歸風送遠之章挐舟竟別當是時也壺中紅淚彈罷燈涼江上青峯曲終人去目斷窮於楚澤翻老鸞湖腸方繞於吳門恍如覆鹿水波爲之於邑飛鳥過而徘徊韓亦無如何也今者長卿遊倦駟馬人歸崔護重來桃花門鎖念娟娟之此豸似隔千年盼粥粥之羣雌竟無一可錦裙尺六記存笠澤書中約指一雙詩在繁欽集上龍工可往將褰裳以何從桑姊焉歸問遊鱗而不答繫蹔篌則繁霜入夢驚響板而鸚鵡

呼名紂絶陰天渺難跡矣幸而延壽畫成崔徽圖在蘭葉香風之帶著紙如飛苔花暮雨之鈿淩波欲活留墨淡矣將同烏鰂之魚執手奄然頗似潛英之帳望嫦娥於月裏光雖遠而長圓喚踏搖於屏風人雖在而難下僕也泛彼柏舟曾窺桃葉驚張冬目省識春風序弦超魏爵之因緣補玉壺紫英之小傳所願輕霄再續阿軟重逢賣卜成都便訪支機之石吹簫吳市仍呼瀨女之船

尹似村公子詩集序

舉頭見日長安爲公子之家下馬傳書江上遇梅花之使擲千行珠字有九畹蘭言將編玉臺之詩遠索徐陵之序若曰陽文之姿非秦鏡不能描也械夏之音惟魯鼓爲能協也臨淄交好秖有楊修劉尹生平最思元度然則表性情之幽愫寫煙墨之清光舍我其誰當仁不讓似村居士今望山相國之嗣君也桀公樂府久歌第六之郎孔鯉門庭夙稟二南之訓仲舒蘊藉夷甫鮮明目有青睛腰横赤痣腸浣西江之水沙篆成文夢餐一樹之花芬芳滿齒甲戌二月相見於袁浦署中蓋相公督理南河時也通家誼重一見心傾對柳淚以題襟映桃波而泛月襄城君有手初握荀文若餘香尚留亡何相公四督江南似村塌來官舍書聲隔竹遙知文選之樓幘影飄風迎出樂賢之館從此珠點夕露金然曉光早燕新鶯斷霞殘雪非留連於函丈必宴賞於琴尊而似村苦志耽吟偷閑出稿或片言欲下而攬袂深謀或一字未安而剪鐙勸改雖漏聲之雨急猶才語之蟬聯反昏則頹雲不飛擊節而驚花亂下可謂義心清尚好學深思者矣雖然鄧禹之兒十三能明經者幾輩安世之侯七代乘朱輪者數人相公玉樹連枝麒麟接趾非高寢爲郎之彥即期門試弁之才往往半面未終一鞭遽別惟似村生而羸弱不能侍中長更温文好遊小學端門覆試表曹子之真才玉殿揮毫取秀才之美號於是子駿得隨父任終日趨庭汲公老臥淮陽十年不召江南花落往往逢君輞川月明時時過我雖風騷之道合亦香火之緣深故也所恨潘陸才華竟遲科目蕭曹家世頗患清貧況復使相還朝小侯歸第未免幽臆雪滿曲突煙希紅休未封絲車待幸根同秋水而羣花之得露先開穴共丹山而一鳳之淩霄獨緩宜乎桓譚不樂平子工愁閑雲無出岫之心倚竹有生寒之感絃幺徽急琴以鬱而彌悲風定潮回笛以孤而愈脆也嗟乎萬里雲程大器不妨晚就百年歲月浮生無奈情多僕也五載手分九回腸斷欲買絲而相繡悵倚玉以何年每折疏麻寄遐心於空谷恍如殘夢聽遙響於鈞天聊借弁言小申結轖但願三微接統九服扶輪龍泉鑄而青氣升泰華立而高呼遠此時采筆占一門宮體之先他日清風繼三代芸香之後

竹軒小集詩序

水軒居士子猷愛竹宋玉悲秋封嘉樹以無聊據槁梧而自得則乃滌文石召清流露籜爲茵風枝掃席此中有鳴琴焉可以移情其下設象戲焉可以坐隱惟時野王二老竹林七賢稱桑苧之翁號猗玗之子傅咸小語宋玉大言談橘叟之滄桑紀羊珠之歲月能餐柏葉即是仙人雅摘蓮花都稱博士或銀鉤犯淚或岸幘頹山或唐弓楚弓爭夸射鵠或魯鼓薛鼓各賭壺梟調絃而竹粉墜風布局而梧陰覆子歌成纂纂依然歷下之賓缶擊嗚嗚何必邯鄲之婦餐十七物飲一經程花落煎酥瓜横待戰豈特湯官五熟夸居方藁飫之書手勢三分鬭玉柱潛虬之令也哉更喜水近燈涼秋深蟲急霜花新下芙蓉拒而更紅山骨初呈木葉脫而微瘦輕波弄月上下雙珠長風起松宮商一笛此時星聚身披三素之雲他日圖成影入九仙之鏡不有篇什曷追古風請分沈約之詩牌更倩長康之畫筆紅霞一口各吐風前青石三方永鐫池上

送尹太保從兩江入閣序

夫歲星周天仍傍紫微之座冬日可愛終依黃道而歸是以伯益作火正侯釐入輔夏室太公爲東西大伯老相周邦古大臣抱格天之勳佐寒晏之化者未有不始於旬宣終於坐論者也然而儒稱遭際佛重因緣均此山河疇是燭龍銜照之處同爲草木誰是孔陵手植之枝分一葉之濃陰數皆前定受半生之陶鑄事豈偶然今年秋望山相公從兩江入閣枚賦詩送行而先爲之序曰公之初來江南也苟羨華年八州兼督姚崇應變十事要君戴白垂髫者滿仲華車下宛舌同聲者談吉甫清風其時人但知公覆物之高明而不知公成物之悠久也爾乃牙璋四至膏雨卅年竹馬兒童頭顱成雪甘棠官舍蔽芾參天元

武湖波成老臣湯沐之邑紫金山色當兒時釣弋之鄉官未奉魚符而望塵便
服民但聞騶唱而捧轂先歡公且感美不居與道大適糠粃簿領瀟灑烟霞瓠
子防秋定黃河於掌上崆峒迎駕拔青山於地中自　本朝立國以來駐江之
久艾物之豐問有如公者乎說者謂一時景運申公雖自開吳萬里長城廉頗
豈徒用趙是以三秦地險六詔天遙金川受降元江奏凱公何嘗不鑄鳥蠻之
柱視紅柳之營而卒之陳湯有五日之成功汲黯無十年之不召或爽鳩之席
未暖而仍賦南征或蠮螉之塞方行而忽停北轍來如明月徹夜常圓去似春
風隔年又到此非淮水所能遮留南人所敢久借者也然則韋皋爲諸葛後身
故享西蜀擁旄之報朱穆有冀州遺愛故受東都畫像之榮古人所言信有徵
矣至於枚之於公也三年一盼夢不到夫謻門八表停雲誰先容於細席而乃
識之於弱冠揚之於王廷目是銀河別澄虛鑒耳成荒市不惑訛言方辟睨末
違而有　詔命爲師傳忽上清小謫而改官又隸𢠽幪今公孫之能教攝五縣
拜孔融之表薦刺一州雖難進格於停年早退由於自晝艮苗不實深負煙鋤
仙桂不高有慚月斧而不知游夏之於孔氏重文學不重官階也籍湜之於韓
門傳詞章不傳勳業也陳留小吏但數人才東京學堂偏尊下坐假使枚尙頭
簪白筆腰綰銀黃則繾綣從公未必常依函丈文書銜袖亦難祖述風騷今陶
令辭官而買山適逢麾下潘安奉母而抽身得傍晨昏此豈枚所及心儀公所
曾控揣者乎於是曉衙官散高舂探鼓角之聲野徑人來落日照麻鞋之影白
雲入而朱簾捲畫戟橫而彩筆飛或花簇金鞍親來小住或堂鏗玉佩許拜夫
人或逆薪而爨勉曾參之事親或禖祝以求盼商瞿之生子月落而軍門未掩
知燈前尙有詩人山遊而掾屬爭看怪車後常攜隱者哀絲豪竹盡識彭宣奧
旨精文定呼子慎置醴則諸郎投轄賡歌則騄馬傳箋凡此雅遊都成陳迹試
問西雍多振鷺而何以偏賞鬩鷗桃李遍春官而何以獨親小草豈非廣桑山
上仲由尙有前生釋梵殿前法和原同香火之故哉此枚所以襒席頻驚而拈
花頓悟者也茲者清宵露湛當藩侯秋請之期遵渚鴻飛是元聖東歸之日公
德車卹勿初試沙隄假板康娛竟辭南國慈雲覆久風乍移而鳥雀皆驚膜拜
聲多佛已過而香烟尙裊攝山萬丈難刊功德之碑秋水一江半是軍民之淚
枚老辭夏篆不隨魯叟西行釆盡商芝終出留侯門下遙瞻東閣便憶孫宏怕
過午橋長懷裴令涼州烏翅何時削脯吹來年首清香只有幽蘭宛在（公屢賜乾胏素心蘭）雖負笈有從遊之禮而顚毛皆垂白之年驪歌聽唱於僕夫秋駕絕塵於江
上倘或前緣未盡定重逢問字之車如其後會難知誓永立來生之雪

瞻園小集詩序

山水以永趣也詠歌以抒情也生貴族者其性豪甫弱冠者其氣逸今日瞻園
公子之宴殆其人耶瞻園者中山王之故府今方伯永公之官衙也有平泉之
富梓澤之幽公子春巖品藻羣流主張勝地康樂心賞最是艮知李翰文枯便
奏音樂時則青春受謝赤熛行權雲可妒羅風猶動絮親書花葉招三徑之幽
人妙選排當助一堂之雅奏青山橫而簾捲碧荷動而香生攀崖呼鳥獸之門
臨水吐蛟魚之背鹽形似虎酒味稱龍繁肴兩護世城中珍怪耀安成席上范
致能雲霞作麴鄭司農狠腐爲膏乃召嚴春試車子吹比竹動交竿仙兩濕衣
都成酒氣美人流目欲鬬花光曲終而紅豆盈箱舞罷而珍珠可掃更有犂軒
幻人木熙倀子蠅排舞隊虱唱阿房魚以名呼鼠能口召梯雲而上出明月於
懷中覆手以藏壓七星於甕下有笙歌以韻之則亭臺活矣有雜伎以眩之則
風月新矣然而羣公莞爾僕獨淒其昔習鑿齒重到襄陽賓僚換盡曹吉利再
來鄴下涕淚潸然僕如公子之年早作瞻園之客綠波照影幾度琴尊黃土摶
人萬重桑海花曾識面石盡題名而今日以安仁之鬢毛攀漢南之楊柳驚聞
絲竹感極山河嗟乎過眼須臾莫非陳迹知音朋盍總是前因非序不足以傳
蘭亭非詩不可以豔金谷郎主之音情頓挫行矣難忘諸公之妙手森羅袖之
可惜請書生紙免脫容刀人賦角弓僕爲嚆矢

俞楚江詩序

夫刻削者比肩而班倕擅巧謳謠者成俗而射稽稱工非其人則神爲器滯得
其道則籟與天通煩手淫聲乖惻隱古詩之義絕節高唱在義心苦調之人楚
江山陰著姓燕北寄公賦幼年新月之章如古人初日之對其先人早異目視

之爾乃童牙五歲離民母之懷落索一飧作君甥之寄渭陽情薄共相磬餘荆樹心孤誰爲銜恤淳于齊贅仗健婦持家魏舒鄉居爲里人管碓烏方返哺樹已搖風呼阿子以不聞嘆遺奴之何託雖老子生於苦縣鷄兒逼上愁臺未足比此孤危方斯僾悒於是齎油素以遨遊犯風霜之爪甲或齊郊晉壘乘遽登臨或禹穴堯峯操觚憑弔每至雲中月墮天外心歸送雁秋風聞鐘暮雨遂乃驅使煙墨蕭條衆芳彈琴取絃外之聲飲水辨江心之味衍波精紙書花葉以同清密字真珠化仙霞而欲去倘入鍾嶸之品不在下中郎登表聖之門自居高品宜乎庶士傾心萬流仰鏡招隱者干旄孑孑問字者束帛戔戔樂令語言全資潘岳竇融章奏半出班彪實至名歸猗歟卓矣先生方且鞫錄其躬遺蛇其貌爲善有踐繩之迹修業無息版之時抄陸贄之方書賜人必蔭焚宋清之藥券麗褫必援又何其懷淳芼之德而抱殷勤之心哉至於三倉五雅之奇雀錄雞碑之辨捨鳳分蟲之事朱文綠字之章尤能奏刀投削潤古雕今見蒼聖於龔牆活冰斯於腕下此又學者之古懷風人之餘藝也今者當沈初明之暮年爲徐孝穆之南返賦工不賣尚四壁之蕭然詩好能飛豈三公之可易王尼露處滄海橫流管輅清談總干山立僕以雲霞之契定杵臼之交初接康成一見而欽爲長者再招祖約深談而同入元中忘其才懸勉爲喤引庶幾咽厙辱官之唾福慧俱來韻宗少文之絃遙山共震

贈圜兩公子送行詩序

雲中笙好方聽子晉之吹海上琴孤忽斷成連之曲此師曠因之蹋足孟嘗倍欲沾襟者也而況草元問字往來揚子之亭捧席橫經聲咳康成之側者乎則有竹巖鐵崖兩公子者江寧方伯永公之嗣君也公數丹青之化表淳芼之風陰德耳鳴屋漏不愧旁人目論後世其昌生合浦之雙珠比豐城之二劍爲舒祺晚得而少子加憐因賈嘉不凡而通書最廣公子懷文抱質潤古雕今十二月昭明錦帶之書八千張崔約手鈔之紙難爲其弟儀廙誰優酷類其兄機雲並耀荀卿五十始遊學而公子萬里趨庭鄺炎十七作州書而公子髫年奮筆凡大行左右河水東西六詔雞關五溪瘴雨靡不遙山對酒孤月題襟加以乙乙竭思賢賢易色文選樓中蘭臺客聚江洪館上銅鉢詩成雖以賤子之不才猶辱高軒之三顧鹿銜書至華陽十賚之文水泛瓜涼南皮三秋之宴掞張德講風扣鐘脣震撼咫聞花飛天口窺其學海不可量而知也擬其情膠不可剉而斷也不圖今年七月方伯全家入都孔璋行矣抗手何時洗馬愁乎悲風四起淄澠水合而靈犀忽斷其流蘭蕙香交而長鑱遽分其種秋草倘碧關河已霜蕭蕭馬鳴滔滔江水公子方且琴尊不御玉札頻來廣集鈔胥錄余草稿黃初金帛購北海之文章百齊樓船索蕭雲之筆墨人間知己心上恩波僕所以淚不知行而腸爲九轉也其業師嚴憩堂秀才傷吾道之欲東感青藍之小別賦詩七首索和羣賢悠揚彈素女之絲悲愴極秦青之奏嗟乎麒驥籋雲六閑兩泣鳳皇振羽百鳥啼烟物且同情人尤多感然而公等齒猶未也風無不聚之萍僕則鬢已蕭然樹有孤棲之雀探懷中之珠字送江上之瓊枝高惠神交難識夢中之路張堪前輩豈無見託之言所望努力烟霄羽儀　皇國他日車過三步休忘喬太尉之生平此時柳折一枝共唱江文通之別賦

尹文端公詩集序

夫無形者功德有象者詩書易泐者鼎鐘不朽者竹素是以八伯渺矣而朱干苓落之音傳三象亡矣而東山零雨之篇著上有文思之后下有文命之臣凡以喜起皇風軒虁帝載非偶然也我　朝尹文端公以鉤河摘洛之才贊堯釀舜薰之化言敷形管早穆清風墨灑黃麻便成甘雨其功見於天下其草焚於篋中辰告訏謨有國史在非枚所敢知也若夫四始源流五際聲韻心乎愛矣情在於斯偷三接之光陰廣資省覽分九霄之聲咳潤色風花當其卷阿從遊柏梁應制淩雲賦而人主驚老鳳鳴而百鳥息對天揮筆晝日成章方知從古臯夔原稱才子於今燕許尚有風人他若擁旄憑弔之場二邊盡歷駐馬謳吟之地五嶽平看金石流其聲江山壯其采讀公詩者疑其生知敏性不假錘鑪者乎而不知又非也公功高百辟志在三餘督八州而逌然吟七字而自喜其精思也如其謀國其巽入也如其攖坻其綿麗也如其測爻其矜嚴也如其弊吏而且纂言則油素書之愛士則傾衿禮之故能宣揚八風不差累黍吞吐四

瀆兼納細流行間消蹈厲之心言外得中和之氣較彼經生尙多孤詣就論風雅已壓羣公近今以來嘆觀止矣枚卅年隅坐由也升堂一旦山頹吾將安仰猶憶鼓角臨江之日牙旗捲雪之天張設肴烝爲賞休文之二句留連裙屐蒙呼王儉之三公點瑟方希牙琴又奏負牆請退刻燭重添軍門沉漏而不知燕寢橫箋而忘倦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公之謂乎然而王筠喜押強韻讓天下以先楊綰戒不示人懼知音之少今者大星已隕餘光尙耿於天小子幸存斯文敢墜於地望九原之人遠慮二雅之道淹用是編集遺文都爲八卷雖問字元亭無復春風之座而尋琴海上依稀流水之聲知我一生報公千古嗚呼

熊蕉泉觀察詩集序

熊蕉泉先生三生哲匠一代清才當典謁之年有成章之目取壁經置座右張霸饒爲坐羊車入市中王澄絕倒映日則腸胃之文可見臨風而哺啜之狀亦佳年十五舉京兆年十九補秋曹年二十軍機房行走三搢以俟雍容鳴玉之儀七涓有隣摩曳清嚴之地當盧烏蠲飾盡內裁扈帶鮫函時從羽獵九乾之法咫令咫多所咨詢一時之公望公才隱然丰采然而香煙朝罷珠玉吟成潤古雕今含章奮藻未嘗一日忘其所好也已而有湖北監司之命六劍具在雙旌啓行應奉記七十四縣之囚陸續賦八百餘人之粥雉雉然萬物化焉喁喁然四野歌焉再權方伯益扇仁風膏雨布其恩卿雲表其瑞雖長沙地小舞袖不能回旋而襄陽壇高牽羊已至四匝帖荊日久詛楚文來爲采赤側之金遂坐王庭之獄解龜荊渚拾翠瀟湘片玦無聲三年待放當是時也漢女行歌於撤瑱巴童隕涕於持靴諸氐私阮略之碑行路喂房謨之馬先生罪經全雪年正方剛自然偪陽之懸蘇而復上秦宮之鏡磨且益明矣不料川方至而潮收霜乍零而蘭瘁機名佁蹶拜闕難行目喪清矑瞻天何處帶淵牆而後起身豈斷畱降北渚以愁生花皆隱霧婆娑生意天折天年遽喪人琴非關風燭嗚呼先生爲司空之文孫翰林之婿子伯兄卿倍百邑婦翁僮指千人仙桂根高明珠性耀以故陳顯立宅必容車馬旌旗游楚出行常帶琵琶箏笛虹竿雉拂地掃珍珠月兔羊燈光搖錦障極寵柳驕花之樂遊華鬘忉利之天一旦火自崑炎水流春去收聲藏熱飲藥呼醫旁觀代覺凋荒當局能無僾唈而先生居幽若泰履困如夷家雖貧而道不貧形雖病而神不病王駘喪足棄若土苴師曠失明倍精音樂吹反潮之笛閑倚雕闌張却夜之旛高燒絳蠟得句則呼兒代錄扶僮而對酒當歌鼓識回撾峽內驚逢王應面看薄醉邳州生祭韓稜此非乘彌戾之車走和神之國者而能如是乎宜其婢雅之章清思窈冥緣情之作流響紆回雖茂先橫珠太冲散錦不是過也枚與先生測交於佩觿之年即呼小友卜隣於挂冠以後並賦閑居傷六代之風凋喜兩人之道合一則倉山橫枕四面烟蘿一則桃葉當窗終年簫鼓每至錦兩冬歇金雲夏鋪齋罷八關宴開三昧及爾如貫舉杯相於得一味之佳同修食譜賞半花之豔各走吟箋虞松表成鍾會代商五字雲喬晏起休文往伴終朝飲中山元石之觴三年心醉啜白傅防風之粥七日口香方期苑縝寡交舉足輒尋王亮豈料荀郎年少後事反託鍾君非黃壤之埋公實蒼天之孤我嗚呼曲盡當筵人生一世鶴來華表少別千年引號歸雲誰續廣陵之散箱餘紅豆空存記事之珠縱教美景良辰依然宴集未必虛堂幻影再接平生幸嗣子之不凡取遺文而相付杜陵衰淚半落行間宋玉招魂如來紙上慮應瑒之稿燼敢元晏之序遲鋪敘官勛當作龍門之小傳編排篇什長留鳳鳥之希聲

代渤海相公祭尹太保文

嗚呼五緯移宮天上有忽墮之星象四時成歲人間無不去之春風矧乃九服英名七旬遐壽禹甸半懸其像箕疇全集其身已極哀榮尙何僾唈然而葬姬公於畢明主沾襟聞子產之喪路人舍玦蓋惜卿雲之易散傷冬日之難留故也而況乎位繼蕭規身經孔鑄者乎恭惟望山相公嵩嶽分靈元黃毓粹受風后之金法調阿衡之玉鉉鉛槧隨身楊子銅車之歲蘭臺簪筆仲華衮服之年論越乘軺霜清狴岸囊河導牧波靜龍堂曾西髓夫剛戎更南鹹夫白賊三貂華重四扆推移入作臯蘇出膺方召蒿陽毒地郭公駐馬而風和樂陵苦泉房豹停車而味變民人樂見如月初生風聲遜聽末春先煖其持節之最久者則

在西周分陝之邦與禹貢揚州之域焉是以長安三老慣說音塵揚子一江幾成湯沐事練則沉幾應智亭毒無心才優則閣手仰成吁荼有道淮南草木知張萬福之威名殿上車聲識田千秋之恭謹無人調鼎有　詔催公當其赤烏之將行頗覺蒼生之難別自知衰矣攬轡潸然然而自公入閣以來五嶽無塵方趾圓顱共慶六祈輟紾別風淮兩俱消夔拊龍言雍容九陛堯趨禹步扶侍七年分貢樹之香同餐法酒巵長楊之獵尙挽強弓方期恆仰中星豈料離占仄日咸鳳竟翔於寥廓虛舟長往乎夜川

皇上南內輟朝武宮去篇錫衰一奠竟勞　帝子之尊庸器千年永入司勳之籍耳聞者難禁曲踴身受者應泣重泉某故吏情深典型人遠一門兩代半隸旌麾二水三山常陪文讌身非王滿得親公旦之徽言才愧士行竟坐劉宏之此席尊前風月宛若平生鼎底鹽梅又傳衣鉢撫太尉親栽之柳當襄陽墮淚之碑託巫咸以招魂折疏麻而寄奠嗚呼官羈南服難駕素車白馬而來腸斷西州敢忘斗酒隻雞之誓哀哉尙享

祭吳桓王廟文

余年十七讀吳桓王傳心感慕焉後十年宰江寧過銅井廟有美少年像披王者冕旒英氣奕奕野人曰是桓王也余欷歔拜謁奠少牢爲民祈福而使祝讀文曰惟王值天地之睢剌爲孤露之童牙初亡姑蔑之旗便射徒林之兕先破虜將軍玉璽方收金棺遽掩有功帝室未享侯封王收斟灌之遺兵零星一旅就渭陽之舅氏涕淚千行志在復讎身先下士神亭擲戟立竿知太史之心金鼓開城解甲拜子魚之坐鳴角以招部曲戎衣而習春秋則有公瑾同年捨道南之宅喬公淑女聯吉偶之歡自覺風流私夸二婿有誰旗鼓敢鬬三軍江有霧以皆清陣無堅而不破待豪傑如一體用降兵若故人逐奉佛之笮融功高明帝誅妖言之千吉識過茂陵起家曲阿收軍牛渚廓清吳會奄有江東百姓以爲龍自天來虎憑風至勢必山傾地坼井堙木刊矣而乃望見兜鍪陳平冠玉再瞻談笑子晉神仙三軍無雞犬之驚千里有壺漿之獻氣吞魏武避猘兒之鋒表奏漢皇迎許田之駕蓋不踰年而大勳集矣不圖天意佳兵三分已定丹徒逐鹿一矢相遺劍出匣以沙埋日升東而雲掩天實爲之非偶然也夫漢家之火德方衰妖讖之黃龍已死王如創業美矣君哉然觀其絕公路之手書宣昭大義問劉繇之兒子繾綣平生雖神勇之非常偏深情之若揭就使請隧周室謀鼎暉臺必非操莽之姦邪終見高光之磊落也而說者謂坐竟垂堂勇忘重閉未免麤同項羽死類諸樊不知伏弩軍門亦傷劉季深追銅馬幾失蕭王成敗論人古今同慨彼齊武王之沉鷙晉悼公之雍容俱未輕身亦無永歲抑又何也今者廟貌雖頹風雲自在端坐悒悒郎君之神采珊然秋草茫茫討逆之旌旗可想三吳士女皆王之遺民六代雲山皆王之陳迹守土官袁枚幼讀史書掩卷生慕來瞻祠宇雪涕沾襟難從隔代以執鞭誤欲升堂而拜母修下士天臺之表寄將軍帳下之兒願安泰厲之壇永錫編氓之福勿孤普淖鹽此丹誠嗚呼千載論交王識少年之令尹九原若作吾從總角之英雄

公祭襄勤伯鄂公文

嗚呼徹曉含芒天星所以高上將見危授命人世所以重尸臣乃有枉矢西流赤烏夾日班超之行萬里韓弇之歿三邊海內爲之搯膺

天子聞而郊弔豈非犀軒直蓋光爭鐘鼎之先馬革殘屍位列雲臺之上者哉恭惟虛亭尙書殷代巫咸姜家呂伋華嶽削成於面目雷精感應於胎生受五運之金多太阿立斷得九秋之氣勁止水無波少步花磚三清受職長持玉節十部宣威謝傳領丹陽者一年陶公穆風聲於千里　天子受降伊里命公出鎮呼韓明知梨樹請盟吐蕃難信涇州獻纛醜奴可疑秪因王者推誠聖人無外故使甘陳爲都護將倚頗牧如長城公奉

詔鑾行誓心罙入戎裝別母有淚無言秋日從軍多霜少露蓋早已笑看金玦長辭玉關矣亡何豺狼起於轂下烽煙莽若雲來犬不左牽轙難御突抱九地九天之智莫可施爲聽一甀兩甀之鳴長圍漸逼拳毆突厥肘見骨而未休旗偃雷門血溺驂而尙戰短拳困拔山之手妖雲遮捧日之心雖必死是期不去敖曹鼓蓋而大臣難辱終抽光弼靴刀嗚呼痛哉白草青燐誰辨蔣侯之骨厥旌岭嬰虛歸穆伯之喪一柱西傾　九重天泣驚聞聲鼓痛甚沙場養孤兒於

羽林錫高堂以貽穀刻木以像鮑信碧葬風涼臨池而痛彥昇綠沉瓜墮假使公竟維婁質子牢籍賢王封驃騎之狠胥築韓公之中壘轉不過策勳雙闕磨崖一碑已耳又安能氣肅三靈而哀騰七萃也哉今日者旄頭宵落龍庭晝空嗚鏑者銷聲沸脣者讋伏終軍被害卒梟南越之頭來歙雖亡終取公孫之蜀公之目可以瞑矣公之心可以安矣某等曾依麾下同沐清風過細柳之軍營尙思刁斗望周南之茇舍敢折甘棠方期式像於淩煙豈料招魂於絕域雍容裘帶彷想猶存叱咤風雲音塵不再謹以牲牢之奠聊申部曲之心黍稷非馨丹誠可鑒所冀刀弓自動即爲來享之徵轂左歸來莫作思鄉之夢哀哉尙享

檄吳縣城隍神文

昔重獻上天禁神人之雜處夏王鑄鼎除魑魅之不祥故知沈有履竈有髻者沴氣之偶乖也楚人鬼越人禨者弊俗之宜創也壘宜社之肉祇以勤民穀太陰之弓原爲射厲我　國家齋宮澄肅祀典清嚴祆正官閑女媊星耀遏科車之故氣照白日之幽嬪稱天而誅嶽瀆奉三章之法惑衆者殺軍民掃五厲之壇凡夫虵驚赤袚鼠說黃祥宋無忌之兒妖徐阿尼之貓鬼靡不銷聲滅迹輯羽藏鱗豈有怪異丹朱敢坋身以儀房女悖同河伯竟娶婦以長巫風如汝吳縣隍神者何其妄也惟神血食金閶卵翼士女繩芟冢土宰執殤宮有殈胇之妖當呼甲作食之或鮭蠪之祟當命方相擒之乃元妙觀旁女子沈阿雲口稱神據病入誒詒半黠半癡非因非想尸橉不枕遺蹤首之驚姘變不祠受妖夫之曳花如著霧但有啼痕玉未成烟漸無華色三更吹霎白蜺嬰拂之風一夢行雲紂絕陰天之所爺娘擁髻以泣徧請神方戚鄰掩戶而驚懼招鬼壻嘻異矣夫五行六氣之怪聖人不言四鄉九正之靈明時効順高高在上寧非有道之天虺虺其聲豈是無雷之國如何非類遇爾相干午乃淫威肆其竊疾棄位而姣明禋非野合之場不夫而婚內土豈司幽之國禁部民之娶律有明刑嚴左道之誅法宜加等或者繡衣乘傳漢官尙有詐稱焉知社鼠城狐冥府不無假託然而既少聰明之察終慚黍稷之馨欲斬神叢先焚祆廟下官偶來吳下居此凶矜怒髮植竿雄心拔鞘撫長劍兮擁幼艾雅慕騷人鋋猛氏而斮游梟敢藏賦手女父龍官陽爲遷室之求陰作鸞鎚之奪下官不忍拒也哀渠窈窕曉汝淫昏彼美人兮焉能事鬼我丈夫也不愧於天焚斗檢之斜封當酆都之羅布今日者兩行花燭一色刀光侲子催妝桃殳撤帳謦折以待權爲西門豹之揶揄磨厲以須莫怪郭代公之鹵莽

祭盧恭人文

嗚呼同作寄公悵通家之人少遽傷嘉偶驚少女之風多月方耀夫織阿星忽沉於織室此鰥魚所以有常開之目鄰舂所以有不相之聲也而況德重金閨受公宮之四教聲留彤管歌靜女之三章者乎恭人本弘農著姓生息士名區娩嫿蘊其容莊姝表其度既懷文而抱質亦習禮而明詩我抱經學士以最後之絃作煎膠之續初傳下逵頻起讒言或謂餘杭路遙納幣何須出境或謂藁砧日暮生稊已屬枯楊茍非玉女清壚寧免冰人卷舌乃恭人耳聞嚴命手戴香纓慕楚國之先賢欣然筮日作盧家之少婦不復疑年蓋其神識超然早已加人一等及其嬪於學士也曲號姑恩獲婦如歌得寶箴修女史執鍼間以織袵三滌三翻概散修蠶之器一燈一卷蘭熏粉澤之書學士好直言而恭人進伯宗之戒學士偶入覲而恭人爲裴澤之從既連襼以掎裳亦雙心而一袜曹大家所謂婦如影響焉得不賞者其恭人之謂矣且夫黍離之什伯奇野放之歌也黑心之符義方諷世之作也從來後母絕少慈雲恭人撫暮鶵之嫛婗學鳲鳩之平一爲兒髮鬌治扢禿以無嫌哺女淖糜喚摩敦而共樂忽殤文伯痛甚敬姜湯液扶持冷霧清霜之際蟯瘕停結掐膺洶涕之餘不因異腹而損慈翻以銜哀而致毀其病也乃其所以爲賢歟兼之不傒妬下旁求側室之嫈嫇惟恐渫宗勸續小郎之介婦米鹽零雜碩畫分明姑姆歸依齊聲延祝此又善心爲窈善容爲窕之明徵也已客秋枚山妻以鄉里之親遣女奴作私覲之請蒙恭人賜之數坐接以和顏雖欽遲未來大享廢夫人之禮而餘恩逮賤小君有竹篋之將嗚呼人何淑也僕有感焉蓋聞媒以名通大抵華年胖合妻因夫貴都夸與慶首行是以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元相悲傷故劍因晚景之榮學士上苑探花湘南持節雖如春夢已付輕雲而恭人齒未三旬歸才五載

假使慶鍾於後天假之年安知不膝繞珠胎班高命婦而乃乘龍於絳帳埋玉於青溪三日結褵便製諸兒之文葆一盤苜蓿空勞親手之羹湯病已劇而未使郎知身將殯而始聞醫至宜乎莊盆慣鼓猶迴木石之腸況復潘鬢將衰忍制瓊瑰之淚然而稲者邱里之欣德者竹素之耀數者偶然之遇緣者無盡之稱恭人丹心寸意不炫睫前遠迹崇情頗期身後故知花釵九樹原非桓孟之光青史千年裁是姬姜之壽玉棺易墜金篋難湮五時衣空三生石在學士又何必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也哉杖愧無一束之芻上作姜餘之薦敢奏九歌之曲敬招瓊戸之魂靈或有知庶其來格哀哉尚享

小倉山房外集卷三

小倉山房外集卷四

上尹制府書

錢唐袁枚子才

六月十四日公鳴八騶過五柳度隨彴相鎦壇將葺隨園之蓬茅請　鑾駕之臨幸是日也流水游龍冠簪朋盍鳥欲鳴而難囀人含意以未申今聞瓠子防秋繡衣東指凡諸悃素宜早寫宣夫傾陽者葵藿之誠獻曝者野人之禮朱鷺晨飛於漢殿元龜夜夢於宋王樹且爭天雲猶捧日而況新辭墨綬舊綰銀黃一椽皆鐮廩之餘五畝亦大官所賜豈有寒門引被不觀河洛之圖洗耳投淵遠拒崆峒之駕者哉然而愛有餘者敬不足也心雖摯者事或乖也夫十匠九柯之說千門萬戶之奇非張華所能詳亦揚雄所未賦猶以清陽玉葉徒高八觚之基銅冒金塗未極九衢之變故驚蒼龍而時邁飛翠蓋以雲翔若覆降清蹕於瓜廬屈重㘠於圭竇則天將倚杵奧且生胖金人捧劍而頭低玉女投壺而腮礙必致王商門小雨沾從者之衣叔子笑聞人立胥閭而語掌舍無賁廝之設父閭有穿漏之憂此其不敢者一也說者謂周王德威萬可爲宫唐帝心清松生於牖是以

天子書雲蕭寺聽雪靈巖亦復井幹庯㾌宋廇陊剝涫煬與坎埏不礙㘞瀑與平㦄無嫌職此類推則又慎矣夫半椽三瓦得目巧於空青開士慈𢺄難引繩夫臣子臨民浣濯戒在公羊密石礲諸載於晉語隨園者考槃薖小陋室銘傳比王導之亭臺官非師傅學態安之洒潛人愧經神張黼扆則木屑難用爲庚牌焚築蹕則草根將嗅於甲帳雖三土爲堯茅茨不翦而重瞳是舜部婁何觀此其不敢者二也倘賜水衡之錢領度支之費亭公栽樹扁長呈材竹入司監風歸令史佻天以爲己力勤民而將自封恐剡溪立舍戴逵不安楊烈賜橋阿稱薄福果五丈旗複道周廬之所高樹方明豈十七步長阿連石之鄉可賚處士此其不敢者三也若令自修越時私貢吳雲庇此匏居媚於朵殿恐身少清宫之費家無潤屋之資九仞臺高難趨子午三成土小敢號昆侖徒使孟室見尤趙椽被誚蔿艾之五旬有慾射稽之四板空謳此其不敢者四也夫黃籍白籍各有都家區士區廬豈容墟戻枚離禹航之地叩鍾山之英忘首邱之思冒寄公之號本非土斷難告僕夫雖孔愉在郡即會稽以爲家盧悊居官愛靈昌而不返稱周非客受廛皆民然而清閟忽下於九乾巧宦有同乎三窟此其不敢者五也昔春陵沛邑之幸本是雲龍槐眉丁壁之觀無非仙跡即或宴戴公之山下訪杜相於樊川大抵警蹕清塵早張旂艾未必夭豚暮鵝許直東廂今者沐鶴溪深母妻俱在桃源花老雞犬相將避則靈瑣誰司留則重橑難伏豈挹婁有九梯之穴廣陵非六慎之門乎且夫尊無二上齒路馬者有誅席設九重過公廬者必式苟降羲軒之鑾輅將見堯舜於羹牆剡棘曾枝都成皇樹椓歸窮瀆盡是帝邱紅杏進而黃紬封御香留而左扉闔空抱李崧之宅券將寄息夫之邱亭此其不敢者六也且夫四千償樹十萬買鄰洗薙同渠灌花相助鑿壁分一燈之火緣楊爲兩家之春久已洽彼比鄰無人笑拙矣倘復路布甬道門開劇驂剡小人之廬弛文子之室伐東鄰之棗樹移南家之輓工則燕雀驚棲將歸咎於連牆之士池魚波及兼抱慚於乞火之家未增景於邊撩先樹怨於襟背此其不敢者七也抑又聞之𠣘渚鶴洲以小爲貴雲巢瑞室惟曲斯幽倘加將作之經營定用考工之儀式九蓋皆繼四維盡芟樹蕝賓連衢加鬒褫既鎮其藝損一壑一邱之致將懸以蘂改半郊半郭之風必使地上布金池中鋪錦藻兼睨目玉帶呈圖有莊嚴界觀無濠濮閒想此其不敢者八也或謂捨家奉佛明僧紹且結緣焉以宅易州武陵王或僥倖焉又何妨借終南之捷徑獻白雁爲司城乎不知枚刺草心殷籥雲力薙帶淵牆而後起身若斷菑冠蓬累以婪姍形同欺顊倘芰荷衣冷見日先焦竹笏風輕朝天便墜翻使蜘蛛讓隱腮雞止談山且移文松將變色是以抽蕭筆寫蓬心獻邱里之言當華陽之表柱州刑馬願迎三皇之車谷口寒門冀免萬靈之接公謀參嘖室職任咎單畜君何尤愛人以德留蕭閑之草木即錫福於烟霞不奪箕山未必堯階之路窄許局石戶彌彰禹甸之風清

答王厚齋書

昔者由余入秦弭節西極樂毅遊燕稅車金臺之二子者豈忍棄其鄉哉誠狃

於名而憂夫世也別後狶膏棘軸衡流方羊耀靈促輪蟾目瞪轡馳原隰之繡錯睎巒巘之嶄絶凡海王所以尊地媼所以富玉節所以走晉金椎所以馳秦亦既覯止低徊留之方知刑馬之郊有古皇之跡負黍之壤果隱士之居古人文藻必資遊覽倘爲鄙儒終慚都士僕學非賈誼乃蒙吳公之薦才劣孫宏竟對明廷之策猶不自諒以爲庶幾排金門進紫闥彈庖犧之八索調朱襄之五絃矣爾乃強臺未上弱水遽沉知北有懷圖南無力側身徒赤壞局影非朱門梧邱哭而仲尼之車不停范蠡吠而文種之旌不至我獨何能無概然已而遇薦主金公之憂卷舌望星若盧握手或奉壺冰或操量鼓待其事竟然後拂衣寧可使兩罰貫耳讓禮震以前驅萬戟义胸救范升而早退哉僕聞亭歷萋於炎夏款冬華於嚴霜窮通之靡定也呂尙使老者奮項槖使童兒矜遲速之無常也粵宛之天難卜侯龜之兆高墉之地終占射隼之功故匡衡對策不中經義益明蘇秦捭闔無功飛鉗始學僕雖摧折亦無詟焉徇愁自苦櫟樧獨前模繡範其身蘭滫謹其湛庶幾再奮溟池重亨天衢非覯書於太史亦聽役於司徒耳若夫辭君王而爲鮑焦之遁衣敝袴而爲買臣之歸則擲楯無所題橋有志歸宋見斬用趙何益撲厥下情實非所願方今木葉臥地天風隕霜候雁宵征秋河曉碧先生蒸馮珧之膏飫宵粱之酒折招搖之桂召狂屈之徒唱古寡應呼今誰聽坐無車公知必不爲樂也嗟乎朱絲未染猶隕楊朱之涕白髮囓指時動曾參之懷況復心旌風搖芳訊雨絶悶巾褐於旅巷生綈謳於斥苦涸魚噓沫而後知同池之懽越禽孤棲而後知離羣之哀夙欽德音辱贈敢答削札局函悵然何已

與蔣苕生書

昔柯亭之竹非呈響於蔡邕鹿盧之劍豈矜奇於秦女乃過之者駐轡佩之者超屏何哉美見者情生氣求者聲應人非矇瞍覩夷光而運眸地非聾俗奏咸韶而傾耳此鄭風所以歌緇衣周易所以稱蘭臭也若乃惠施測交而無從屈平獨立而增歎游魚欲出而瑟希雍門思悲而琴寡無所感之誰爲應之客歲稅駕廣陵見足下壁上詩烟墨猶溼素塵將掩僕手拂口吟色然心駭絃歌應節流水可以移情同堂異鄉停雲因而增慨字尾書苕生二字嘻江上丈人澤邊漁父伊可懷也彼何人哉僕雖識高敏夢中之路難抱張騫鑿空之想縱有宜生切肺之義更深孺悲無介之虞於是殫深心於搜牢極沖襟於退訪西朝執訊虛位以待李巡東海得書榜道而求孫惠愛而不見於今三年幸安亭公子紆轡白下道足下居洪都之地爲舍人之官其才藻耀其人玉立然後知足下國之良也民之秀也欽遲者方望若歲而馳譽者久癲若雷雖然九州大矣人才衆矣僕蠖伏江表足下鳳鳴神都僕知君君寧知僕哉豈意銅山之鐘地隔而霜應晨風之鳥樹遠而聲交邴原渡海方覓孫崧北海有心早知劉備於是遠蒙矜寵重寄篇什開函香生淩紙怪發驪龍未遇先投六寸之明珠師曠方驚更轉九天之清角識麟一趾睥子自矜藏鳳半毛門庭可賀所冀足下北行之日鳴騶臨況僕糞除敝廬請吾子之須臾焉昔者嵇康命駕千里相思元度出都一日九詣心期既重手握自殷緬彼賢流寘其然矣足下與余豈在古人之後乎

與延綏將軍書

枚聞遭逢者運也經略者才也蛟龍乘三春而起蟄虎豹臨九關而威生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林父獲酆舒於北狄萊子朝晏弱於東陽莫不乘風雲耀金石隱敵國於壺外鞏金湯兮千里若夫攬九邊之控制論八鎭之規模防秋以全陝爲尊入關以延綏爲要產非西極不號龍駒人過陰山都名壯士角聲宵奏延陀之妖雪驚飛檄草朝成西毒之黃龍氣盡此則河湟惟唐休璟能知而安西非郭代公不可者矣卓園將軍浙西八俊河鼓一星戴豹皮之冠纏虎尾於臂堯廟蹋壁橫行十尋齊市長繩曳馳三丈天生躍弃苦竹刺而如飛黃回運刀激水灑而不入爲賊習膽騎牛讀書故能拔身銀槍起家金穴蛇矛丈八擒青犢以立功浴鐵三千鎭白門而擁節子陵臺畔來侯霸之車聲杜甫柴門寬嚴公之禮數容長孺爲揖客喜韋叡是同鄉甲戌春二月朝
天子於京師日乍捧而雲開壺未投而天笑舞羊侃之槊樹折苑中擊周寶之

毬勇聞殿上遂製梁公之金字賜萬徹以膜皮一障乘邊雙旌出塞侄倜人武試亞夫之治兵青海天驕服高皇之善將此行也東門介士南國儒冠老者頰鳴少者齒擊莫不指陣圖而思丞相攀大樹以望將軍僕獨不然蓋有說矣夫虎飛食肉之奇豹死留皮之語尙屬武夫之伎倆難語大雅之愔愔惟念我國家休養百年欽明四代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西至於熹靡東至於開梧莫不候月歸琛占風納賮惟西戎一旅屢折箠笞小醜尙存英雄爲之氣湧匈奴未滅男兒何以家爲公之聞鐘壯心投袂欲起也久矣今者旄頭夜落神雀朝飛單于生內亂之憂可汗有尊天之請旗書歸順烏顧投明貢牛羊稱唐帝之畜生獻燕支作漢宮之顏色而且雕庫來告國難康居願作先驅　天子哀彼氈裘受其楛矢恢張黃籍編隸烏丸愛虞詡之議涼州常通右臂薄僧孺之拒悉怛坐失生羌將撤戊己之邊防增庚戌之士斷置燭龍之州邑懷闐茸之人民蓋渭橋謁而麟閣畫十一將高昌滅而北方靖三十年誠綏邊之盛事柔遠之鴻業也所慮者其來荒忽非八柄所可維婁其義羈縻非九刑所能震攄是以不樂水土則頡利思歸略失機宜則梁安中變贊普獻塞終持銀鶻而奔梨樹請盟竟鑄金枷以待羈留質子彼何愛於匹夫安設屯田或且鞠爲奥草雖依漢與依天等而受降如受敵然矧孟珙之室萬閒班超之國五十豈無能稱操刺賢號屠耆者勢必滿月生心推寅起事等夜龍之射闕學蔞叔之違天我已垂櫜彼方鳴鏑階將舞羽寇且張弧夫西域何足敝漢而平準卒以成書南蠻未必困唐而徐州因之盜甲然則魏徵憂國之謀江統徙戎之論誰關鐵牡永靖銅駝非所能知也不敢不告也延綏北可控五戎南可衛三輔有蘆門寒砦之險有清邊三族之戍願公消禍於無形練兵於不戰先知爲哲見小曰明鄧訓馭燒當恩如父子高車畏陸俟嚴若風霜庶幾廷光拜城上而肅然梅錄識豐州而不動此策之上者也不然則六耦開弓三鼙起戒嫖姚之兵五道孫武之智九天焚老上之龍庭掃淳維之甌脫必使頭飛六角面縛三門服匿盧空珍珠帳捲然後鐫碑葱嶺挂弓扶桑乃爲大丈夫之志業耳昔者刑禧之地動文命之威桐鼓之歌殺空桑而作將軍其有意乎然而教民七年先甲三日避險尙遠趨時貴近銅柱蒿墻都煩筆畫琵琶蹴踘盡是兵機或未至金城先圖方略或經營玉壘不設雍門慮撓事而內結中涓選精仗而自臨武庫緩帶之時畫虎尾春冰之館援枹之際有銀衡鐵室之防此又豪傑之蓍龜忠臣之蓧就蓋謀高然後陣定主信然後權專功雖成於臨時道當裕於平日也僕身別熊羆心依鹿豕蒼鷹當秋而先倦老馬聞戰而不哮至於繹歸義之三章唱婆馱之數疊鐃歌頌漢江漢美周則力有餘姸心無他讓早染毫素勤待燕然之銘若作馬曹請設舊交之位

與兩林似村兩公子書

昔東阿采庶子之春華廬陵愛延之之淺薄郭家駙馬贈錦繡於李端蕭氏畫堂寫丹青於到溉非關公子定愛才人從古青琴最憐同調我望山宮保仗節觀河折笄訓子孝綽門內能詩者七十二人崔約書中手抄者八千餘紙丹山氣厚雛鳳爭飛湘水波清叢蘭並茂一招隱者三宿南牙恭逢兩林似村兩公子車蓋初傾絪馮並坐當恢台之孟夏均貴賤於條風珠耀雙丸難分甲乙玉森兩樹共倚蒹葭與祖約談次日如失眠之客聽裴綽語終宵聞彈瑟之聲天士去而地士來世儒倦而文儒繼寫長瑜之佳句則手界烏絲看太叔之彎弓則箭穿楊葉可以測交可以樹善又豈止梨名飣坐酒號蘭生極郎主之懽情夸雅遊之盛事也乎亡何凫飛緱氏鶴去遼城叮嚀縞紵之投惆悵河梁之別嗟乎鳥猶擇木人貴知心碌碌毛生慕平原君之高義愔愔丁牧事東平王而不歸僕豈忘情遽吟別賦哉所柰惟士無田小人有母桃花源好非漁父之家庭桂樹山空剩淮王之雞犬松風耳冷聽官鼓以驚喧蘿薜衣涼對簪纓而覺野倘復棲遲幕府眷戀龍門不爲百里之侯轉作將軍之客是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辭卿而以萬鍾受祿有乖出處無解嗤傳是以唾井情深耕煙願切團雪散雪歌申叔之離詞大山小山別何家之兄弟願言指水深表僕心未得銜泥長巢君屋繩牀一挂知來者之人稀雲水千重恐夢中之路斷幸而紫羅香在雜佩聲留何處雪泥不印飛鴻之爪有時烏鵲能通銀漢之津翠被鄂君歡難抗手黃衣慶忌呼可傳書明年蒹水蓮開尙想同舟於王子他日郎君官貴莫

施行馬於門前

上台觀察書

枚聞夏后上三嬪而得九辨板板非上帝之心周官操六計以馭羣才休休乃用人之道是以情在理先聖人且以爲田矣瑜不瑕掩艮工乃以觀玉矣枚赤緊濫膺丙丁趨走深慮萊蕪不能關絲灼不能淸悼毫不能仁強宗不能拔故前者三肅崇階五內震動恐諸葛垂問何祗之吏事不修曹公共談子揚之精神未蔵不意明公寬貟子之責入飛耳之談怒枚剔嬲歌郎抵觸金布枚始而驚繼而喜驚者驚公於東方未明之時容光必照喜者喜枚於國風好色之外餘罪無他不敢抵攔不求道地但願陳其悃悰請一考之詩書昔李西平郡將也而營妓自隨白太傅司馬也而商婦度曲頗踰規矩雖律官箴乃其人皆功在山河名香竹素枚自涖官以來未嘗一刻忘飭書不肯一言枉訊刺待至五花判畢四郊雨甘乃敢彈筝酒歌掎裳月坐愛鄂君而流連翠被賦洛神而惆悵驚鴻事有甚於畫眉盜非同於掩耳蓋以爲靖節閑情何瑕白璧東山女妓卽是蒼生連犿無傷小德出入可耳不圖閣內之悍妻見赦閨中之妬妾包容而轉蒙大府搜牢長官狙伺嘻過矣夫采蘭贈芍不見削於宣尼閉閣尊經翻自附於新莽余中請禁採花而以贓敗傳元善言兒女而以直聞張翰有小史之詩高風嶽峻盧杞無侍兒之奉醜迹風馳杲卿忠臣徵求花粉輔國逆豎靜學沙門古來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布在方策僂指難陳枚所仰止高山恥居下流者蓋有在矣然明公必以兩廡相期一流見待謂破老亦傷盛德晉姪何以齋心則枚雖不迷復於此時亦必味回於他日若徒鋪張令甲震耀風聞捨簿領而詗陰私談牀第以爲恫喝則蕭何律上不禁笙歌宓子堂前豈無琴瑟而況李元忠不以飲酒易僕射徐騎省肯以歌曲換中書人孰無情士各有志黃鵠舉矣靑天廓然丈夫溺死何妨而拘游哉公幸毋以尋約之繩困奇傢之士也

慰蔣用菴侍御失火書

公子來接手書知先生名山副墨已爲六丁所收北闕巾車更爲五酉所尼嘻其酷矣僕不獲執鐸將掫作公孫之侍又不能反風噀水表郭憲之心敬以殘客之卮言博達人之莞爾蓋聞火也者於水爲妃無平不陂在夏爲孝其危乃光是以梁燬浮圖武帝以爲道高魔盛魯焚宣榭何休以爲黜杞新周老物晉存燈常青而不滅霸圖吳就壁雖赤以何妨王敬則捧紗帽以呼事須及熱韓安國對田甲而笑灰寧不然先生以霜後之松鋳作焚餘之圭璧紅羊劫小白撰家空幸草雖存勞薪已盡未免蕭邱性吟炎上心孤然而浹日而遇七十二毒者神農之嘗草也鑄財而燒三十六爐者冥司之懺除也造化阨人必極之於既往相風測景當覘乎其所將元冥祝融時相爲帝桃笙葵扇事豈有常子梱被賣於渠公乘車食肉墨子跌踬於楚國錦衣吹笙海三凍於慕容之朝山一飛於身毒之國動將靜轉晦與明通肹蠁之機由來久矣而況火原號聖烟亦稱祥井絜郊天庭燎華國管氏被爟而作相衛侯名燬以與邦豈非鼎彰調燮之功離本文明之象哉先生內學七緯旁通三微千樹逞能五神開教淸談而熒惑退舍鑄詞則蛟龍捧爐謝元之庋屐安檢必敎得所諸葛之藩籬亭障雅有精思子玉賓朋時夸過菜楊愔袍袴都是內裁方將耀山甫之將明展子培之穆行鞭笞鮭䲓揖讓夔龍而乃眼熱牢盆東壁有餘光之乞釁生禺筴西鄰非禴祭之時遂致木燧乍鑽而融風反逼紅霞未嚼而赤舌先燒象無齒以身焚魚在池而殃及二卵之罰嚴矣三錢之府閉矣海內憐之思舉燔以留賢士林惜之謀束緼以還婦誰知先生三世長者深知服食之方半生王門未領烟霞之樂一旦脫韝解紲蔭暍迎涼還桑梓若龍荒笑伊呂爲筦庫三千太學請叔夜爲師九萬巴箋待羲之染翰巡狩有典半皆應邵文章作奏雖工不署馬周名姓笙清簧煖撥絃愛火鳳之聲炙鶉蒸鳧享客鬭烰人之妙幾幾乎龍叔方寸日映皆空許由一瓢風吹不動矣天以爲阮瑀不出當焚山以求之張昭不朝當燒門以脅之與其元纁作聘不如朱鳥催裝與其國主持鞭不若炎官張繖於是司烜戒令閼伯前驅百蟲將軍煥然烈澤黃車使者爛其盈門絳雲起而捲霄畢方飛而升屋焚來諫草都作赤章取去易臙將鋪碧落寒山龍艶爭彩筆之光芒太乙青藜搜庸成之冊府莽頭孔履武庫存無虹翦霓旌安

公來否必使焦土無立錐之地而後文星還小謫之天譬如度尚焚營兵戟前進耿純燒舍戰乃成功蓋沉檀非爇則不香鷹隼因驚而愈奮也當此之時先生無心炊累商邱出入烟中抱德煬和姚光高坐火上亦曾憶及隨園燈宴紙醉金迷有个故人斎肩火色乎所望收回餘燼不諱熱中燋卜楚焞邛烘夏縵法非東漢罷官可入京師壽祝南山高爵應歌天保

皇上聖恩似海燭照常寬公卿知己如麻楄枏必助金天作頌非王融其誰能玉牒封山得相如而輒賞將見蒸出芝菌收之桑榆燃石冷而重温蜀井窺而再燄不必東煬齊竈西祀盤庚而早見鐵柱彈冠鳳池還汝僕與先生心期卅載賦別三年飲共燒蘭痛分灼艾乃趙佗有風聞之信謂李斯在逐客之中不知僕雖禿姓之年不畏赤熛之怒突薪易徙冰繭難焦能與雞談不嫌鵝傲我以石季龍爲海鷗鳥彼尊王延壽如魯靈光射三發而皆遠許爲劍再舞而不及劉季亦猶沃焦山大受海水以皆消螢火丸空當刀兵而悉度早服飛霜之散何勞撤屋之防先生來書問季豹之生無念西施之網未則又不知暘谷將沉趙無炊種暉臺已蕃莊不傳薪妖鳥空鳴伯姬呼而不至豔妻難熵祅廟禱而無徵宵明燭光豈貧家之肯降頹陽晚照悵行樂之無期惟有顏叔灰心稱貞縮屋高車生女築臺配天而已至於傳張翰之下金昌累板鳴之迎境上則頗似焚臺搏影丹穴尋聲處處庚冰人人元化由欽遲之念切致閃揄之惑深也不然僕學幻有年隱形無術蘭陵非朝歌之地何必回車稽呂雖千里之遙尚將命駕豈有麾左師之短策過華臣之門而必奔撤三輔之長裾當季長之室而不入者哉小舒結轖折此疏麻寫成父之賀書替君解祟當陸渾之高詠一笑臨風

與楊蓉裳兄弟書

粲粲門子方深三年之思采采蘭訊頻有十行之寄想足下昆季蓆枕圖史自成馨逸煙墨資其藥飫元儒養其惠心起居康娛故多勝也承示詠懷錢塘金陵姑蘇各二百韻伯歌季舞人據一邦銀湧金鳴光生五字鴻文無範鳳德有朋盛矣哉關西華族其有河東薛氏之風乎夫簌啓者窘於篇纏獵者嗇於典聽唷者弱於氣優息者殫於力多文爲富邃古惟艱而諸君極亭伯之紛醲夸茂先之詳贍鱗鱗雲起華嶽峯分郁郁香霏博山鼎峙足使楚豔奪席漢侈讓坐吳志創僻越絕廢書雖撼旻數三十六國東王投千二百驍末能抗子良足啓予然而寡者衆之所歸也約者博之所極也照乘有珠何必谷量牛馬啓關得鑰奚須冶扇錘爐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爲祝詞曰達而勿多也陸機云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劉勰云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凡茲明訓粲若列星良以言少則理顯詞費則耳聒闊幅裁衣何如擇布而劃雙雞供饍不若取洎以餐自類書成於皇覽而三都兩京鮮傳抄矣風土記於孝侯而郡志方言成旒贅矣漢廷徐樂只載一書晉掾阮咸僅傳三語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諸君抱竹素之繁富鬬塤篪之唱於當稚齒之英峙對惠山之平爕故宜棄膚抉髓斂志詣微孤寫神峯窮追道岸不必旃晉郊以示衆誦秦碑而夸博也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僕亦竊比於子桓焉且夫擲米成丹是麻姑少年之戲指心爲師乃遵明老來之悟才惟放也而後收之不枯氣惟雄也而後攝之愈密能取淡於濃則清泉皆沆瀣矣果得平於險則拳石亦華嵩矣諸君研閱不休必悔少作縱橫既倦定入康衢譬如芬芳滿林賞心者不過一枝之秀元黃錯采適體者乃在半襲之服謝艾雖繁詞不可芟王濟雖略人不能益此則學海之回瀾文心之進境也已傳不云乎龍生九子應龍好飛鶉吻好望今飛者健士望者老夫企予之私聊寄一笑二三君子試味我言

小倉山房外集卷四

原书缺此页

小倉山房外集卷五

錢唐袁枚子才

代許方伯爲高太恭人徵詩啓

夫卬卬者榛娥之臺奕奕者甘泉之晝不率大憂人仰徽章昭明有融門標綽楔此固興門之母範青史之女宗也然而三心五嘒星小則光微寡鶴單凫巢孤則室毀安得如幾如式有守有爲如高母丁太恭人者乎恭人居齊女之門爲吳娃之冠椒花作頌久著風華金井徵行從無亂步贈公磐石先生好麗有殷勤之意待年當姘孌之期爲戴香纓聘來夕室助蘧氏之遵誨師曹之琴揚衡但笑于房苛妎不聞于室苕華刻玉莫辨姬姜銀鹿弄兒儼如娣姒此非行修于女公子之時而誠格于君夫人之處者其孰能與于斯乎生觀察六年贈公遽卒當是時也枚皐依母吳市萍浮陸賈分家越裝星散二升鹽荚愁吾子之餐多千里靈輀苦休夫之路遠元昆娟孟各自僢馳餘子公行半皆呂鉅曾曾小子八襵衣單項頊蕭辰三隅煁冷亡著嚮而欲哭坐蔞室以無言古之人雖姜氏稱哀戚姬姓痛方玆煢獨殆有同焉恭人乃倚竹忘寒茹荼耐苦譸跳庭誥蔵敕楹書道此子也才可受折蔞之教而無父何怙空瞻槁木而趨于是嚴細德之險微延經師以程督惡犇露紒長捐耀首之華象揥萑釵時映麻衣之雪煩擱私服纙手三盆經紀朝饔川梁一筍男錢女布共鹽豉以經營鄭絡秦簧雜書聲而上下卒能維婁侮甬真冷沖人放仗塔邊五百道小夫人之乳武功爵上一萬戶大呼藥之官真足告皇辟于九泉慰威姑而一笑也已更可異者谷永餘責原有萬金張博負人竟無一報在凡情必挾趙氏之孤索秦城之璧而恭人截髮置酒數紙陳詞念先子之交情燒下手之空券遂使鄭傳市義而馮驩稱高人爭報恩而宋清轉富可謂雖亭吹觱䚢之風女次洗金銀之氣者矣觀察五命賜則一麾出巡駐馬洪都褰帷白下凡十部宣風之雅化皆三遷訓子之貽謀雖石養祠空有淚尚彈孝水而瀧岡阡表無人不仰慈雲某官共南畿姻聯家督餘閒穆行敢闕徽言占鶵序以先行喜鳳毛之蔚起當年平視識周家絡秀之賢此日欽遲拜魯國成風之廟伏願方聞之士弁雅之才各振霜毫大書金管斫湘江舜竹雲委千行探龍威禹書文成三荚庶幾旃檀香遠因風力之吹揚玉女峯高得奎光之照耀補周官陰禮憲于王宮並張華女箴垂爲內則

謝金撫軍薦舉博學鴻詞啓

公奏　本朝鴻博停五十七年廑生袁枚裁二十一歲奇才應運卓識冠時臣所特薦止此一人枚聞命驚疑心顏罔播伏念非常之科盛名難副顧問之職童子何知昔王修表高柔於早歲何點識邱遲於幼年大抵獎借齒牙策其上進未必刻雕朽鈍揚於王廷我德山中丞西州叔子洛下吳公金奏識微玉容領度水朝東海先退者定是蹄涳星拱北辰最近者莫如奎壁趙文子舉七十餘家豈徒管庫崔祐甫除八百餘吏不避親知栽桃李而旁及葑菲取絲麻而不遺菅蒯於蒼鳥羣飛之日作一鶚已足之章在萬人如海之中爲國士無雙之譽伏念枚浙東之鄙人也才識妃豨學辨甄盎徵驢數粟未作州書販鼠賣蛙難逢都士坐帝後七車而不敢問山河兩戒以茫然雖騶忌見淳于偶然三問三答而子晉對師曠業已五稱五窮當陸遜入幕之時正耿弇北上之歲南朝甲族初入銓曹東漢孝廉裁過半世就使十行俱下誦亦無多公然三策明廷問將何對愛費禕而許驂乘蜀郡驚看薦王暕而說華年江東傾耳定使彼都人士爭傳賤子之姓名滿殿侯王來問徵君之甲子欲辭似怯將赴先慚枚又聞君子之惠人也公薦與私財不並儒生之受惠也感恩與知己難兼是以顧榮舉士便號南金晏子脫驂不共天祿公乃長府貲錢監河貸粟奴星衛道計吏呼船敂關張節度之旌旆聚橐護行人之風露鄭莊千里不必齎糧方朔一囊無勞索米豈非聿允邑爰者刻夫真者乎茲者夫子牆高長安日遠作亢庭禮陳於方物之前署行義年副以尚書之表秋風匹馬難攜三篋之書方寸舊都檢點五行之志扇捉謝公之手十萬當增人非員俶之才五千難闢枚惟有玉海尋涯金天進頌學書生紙免脫容刀敢云劍掘豐城一出而四方照耀庶免鶴牽遵祖命舞而雙翅䍦毹公非殷翼之孫謀致人於九天之上我是巨鰲之戴負重恩如五嶽之高

擅責旗厮謝岱將軍啓

枚初離書舍便領畱封雖有愛民之心未知事上之道本月二十日公麾下役張升徵李氏之租因周家之子移宮換羽意欲何爲寧爵毋刁志在恫喝枚已得其情略詰其故而升罔知尺一任意併張莫敖趾高伯珪聲大坐獄之鄉亭盡駭殺青之金布安存此枚所以不及上聞遽加杖決也然而承符手力律雖不判尊卑而臺使軍丁罪合先爲上請魏絳戮揚干之僕六騶皆驚秀實誅郭令之兵一軍盡甲乃蒙明公薄怒不形觀過於黨始懲破柱之風俾識堂廉之分纔敎知絃之直以全靜機材人謂枚先有不耐一官之意而後動於刑枚知公原有不屈一夫之心而敢行其志園丁妾主人之荆棘方欲居功子孫鞭祖父之家奴自知小過念前愆而莫贖圖自新之有期從此申公憲以報私恩依然執法而得下情以白執事合緩須臾庶在野免銅拔之歌亦爲公肅銀刀之隊

謝薦擢高郵刺史啓

枚五年曠職四任專城以李蔡之下中任尹賞之煩劇譬諸朽木蒙大匠以包容自笑駑駘荃香萁而惕息六月十一日聞高郵州缺以枚表薦伏念枚一級官階九年難挽三刀吉夢五夜無徵遽加不次之遷恐負孤終之責況邗溝孔道甓社災區驛過如星鴻飛滿野弦高之牛十二難犒行人子罕之粟一鍾待飯餓者數江南赤緊之任豈乏老成用浙西佔畢之儒恐乖人望官雖遷而意怯福縣至而驚多在明公抱有造之心輪囷不棄在末吏戴無顏之恰傴僂升高攬鏡炤影公然大夫納手捫心得無小過倘薦禰之章追之不及則推袁之表意實難安惟望明公賜以錘鑪寬其銜轡頒侯君房之令甲俾有遵循置卓子康之官僚助其不及雖非製錦初學裁縫但願張弓倍加矯厲庶幾精文善法荒辨無訛送往事居敻言不起得下以盡當官之職而上以報知己之恩

上尹制府乞病啓

枚歷官有年奉職無狀蒙明公恩勤並至薦擢交加雖停年之資格難回而知己之深恩未報人雖草木必不謝芳華於雨露之秋水近樓臺益當効涓滴於高深之世不意本月三日故里書來慈親臥病枚違養之餘已深跛踖得信之後愈覺驚疑伏念枚東浙之鄙人也世守一經家徒四壁對此日琴堂之官燭憶當年丙舍之書燈授稚子之經劃殘荻草具先生之饌撤盡環簪餘膽罷含斷機尚在未嘗不指隨心痛目與雲飛自蒙　丹陛之恩得奉板輿之樂春暉寸草養志八年然而萱愛家鄉種河陽而不茂筍生冬日覺梓里之尤甘客秋之蓴菜香時堂上之魚軒返矣枚欲再行迎養則衰年有恙難涉關河倘遠訊平安則隅坐無人誰調湯藥在親聞喜少懼多之日實人子難進易退之時瞻望鄉關何心簪笏夫人情於日暮頹唐之際顧子孫侍側而能益精神偶生於方寸瞀亂之餘雖星夜辦公而必多叢脞在朝廷無枚數百輩未必遽少人才在老母撫枚三十年原爲承歡今日情難殷於報　國志已決於辭官第養之一言固須臾所難緩而終之一字非人子所忍言且高堂之年齒未符或恐事違成例大府之遭逢難再未免官愛江南茲當五內焚如忽爾二秋痁作思歸無路得疾爲名伏願明公念枚烏鳥情深允其養親之素志憐枚犬馬力薄准以乞病之文書實緣依戀晨昏退而求息非敢膏肓泉石借此鳴高得蒙篆擴有人當卽星馳就道或老人見子頓減沉疴則故吏懷恩還思努力此日得歸膝下皆仁人之曲體飯生他年重謁軍門如嬰兒之再投慈母

爲黃太保賀經略傅公平大金川啓

歐蘇非四六正宗也爲公牒文字正自不得不爾

蓋聞射鵰無力難彎青海之弓洗甲有心誰挽銀河之手福不宏者不足以成大事量不遠者不可以語武功故韋皋度鐵嶺而南番降馬隆到涼州而樹機破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息兵唐叔搏兕徒林而太甲靖亂大抵功因將立臣爲主生飛龍服皂於黃靈赤文候日於堯屋恭惟經略忠勇公閣下識窮兩戒學通四夷蕭何昴宿之精傳說中闈之祠

皇上以金川不順前帥無功命亞夫代灞上之軍假王導以安東之節當是時

天子有憂邊之色三軍無報捷之書公以鄧禹之英年抱終軍之逸氣加杜

天都部領百保鮮卑履及窒皇謂誓師之始梟鳴牙上卜取賊之功爾乃躡烏

角過青岡渡桃關走天射馬難容足車不雙行殷武伐荆蠻誰能罙入岳侯討楊太陰是飛來公造張綱之衝車破公孫之鐵檻製宣王之軟㞡曳朱泚之雲橋誘彼馬人搜其龍戶一鼓作氣三刻踰溝其摧堅也如聲汜畫塗其奪寨也如決流抑隊我御未爲鵝鸛彼軍將化蟲沙人方疑荀罃之取偪陽何其難而魏舒之降鼓子何其易也不知黑龍噓氣代公之草檄方成飛鳶墮溪伏波之毒淫難受飲摩訶之地汁拜井無靈啖賴上之弓絃量沙自壯而且九折叱王尊之馭三更褰鄧艾之綿奉走卒以爲師謙能下士射酒樽而不動忠可忘身肉非黃羊不畏汝刺金雖如粟豈入我懷非有動心忍性之功其能有熙天耀日之烈乎正月初六日金川酋詣大軍乞降公稱　詔書許其不死於是雪霽降旗之上花迎銜璧之人葉鑄多羅手牽玉象捧盤上表織錦陳詩公卽洞開重門雍容免冑釋蔡州之牙卒用孟獲之軍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此秦王之誓言也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此宋公之盟約也界銅柱以千年定天山於三箭元旗返旆白馬還朝荀羨二十之年威儀可想蔡茂三公之服士女爭看解去兜鍪重含雞舌八戰八克爲隴右所希聞七縱七擒實南夷所心服昔劉方之征林邑殺象享軍萬歲之渡蜻蛉仆碑應讖以彼奇功方斯蔑矣　天子禮頌異數恩錫非常覆韋綬以蜀纈之袍賜房喬以黃銀之帶金敘阿杜詔餉盤龍寶劍椎成署頌陳寵水晶鹽好分崔浩以同甘鐘鼓聲希探李晟之安否某一官柴立萬里急趨寫孫歆慶捷之書慚無健筆讀魏絳和戎之奏如接英風祝天上之貪狼年年斂角願將軍之大樹歲歲開花

謝蘇州趙太守啓

蓋聞月犯軒轅帷薄徵於天象宵攜衾枕心噣勤於星辰歘欽何辜遇人不淑猶之胠沙思水空泣鮫綃衣火䵴猴難昇淨域從來錄事都知之號頗少回黃轉綠之期若乃匽湢落英仍登茵席狠䐶裸國忽被冠裳律吹谷以成暄絮沾泥而起舞洵可稱爲生佛喚作天公恭惟文山太守弭節關中班春吳下千尋嶽峻擎玉女之頭盆九派江清渡洛神之羅襪我靜若鏡賓至如歸雖慶朔華堂太守毫無目色而維揚旅夜相公深護才人則有女號青琴郎名白石偶過長陵小市迎來油壁香車純髦其容虔儇其性含睇宜笑淑質豔光玉姤坐於帳中花羞落於庭下目作宴瑱飽矣情如穆羽調矣三宿空桑法喜維摩之戀一枝華勝紅綃絳樹之緣其能無天花染衣黃玉志鼻也哉可奈犀難驅烏詔不留仙拔宅心殷挐雲力薄藍橋忘乞漿之路桃源迷再訪之津遂乃髮墜黃鄉鈫飛白鳳身單螢火骨瘦香桃金輪之咒無靈玉指之環有淚樓羅歷日印龍子以無多芳訊疏麻託雁奴而莫寄山河滿目潘岳西征尊鱠呼舟季鷹南返忽以微之之小住爲阿軟之再逢數華年則星已重周藏團扇而字猶未滅哀其窈窕蠟視橫陳儂已額侵守孔子閉房之記卿須解脫歌獨孤散雪之章但願蓮出污泥珠澄濁水桐成琴瑟不負鳳鳥曾棲劍躍龍津何必司空自佩於是改鴛鴦之衽爲鳩鳥之媒易孝綽之名妹作李波之小妹適有戴若思者吳之振奇人也相對陰諧絕忘緇蠹遂乃甘爲眉匠永結心衣挽玉臂以教封勸鏡臺之早定然而華嚴劫重難轉風輪泰嶽寃深誰搖酒樹說三車之法似有前因許二月之奔終需陰訟遂乃輸情白牒獻狀黃堂太守下蕭監州之符急如星火作李元紘之判重若南山浴義女於甘淵蘭滫始湛放蒙雙於北海涇渭永清從此婦婦夫夫雙心一袜朝朝暮暮正夢嚴妝書薛濤自製之箋作庚亮媞子之案取秦女望夫之石刊阮公遺愛之碑

賀尹太保側室張氏封一品夫人啓

昔成侯命婦祥徵太傅之家魯國成風聘列小君之號大抵升綠衣於翟茀坐側室以魚軒亦義非自今而事隆往古矣然而銀鐶早退美珥誰探宗人獻禮而無從司馬欲舁而不敢呼爲內子杜佑招匹嫡之嫌喚作尚書王導僅私情之寵豈有小星替月親銜玉帝封章錦瑟乘龍傳作金堂佳話者乎我宮保夫子朱絃不偶玉軫頻拋兩江無怨曠之民一室少相莊之色有姬張氏三商待漏五夜抱衾早朝則薰護宮袍衙散而扶持湯沐具百人之饔餼絡秀延賓采五廟之蘋蘩季蘭尸祭君姑道孝民母稱賢上天寶回文之頌使公卿九奏以聞寫安公德政之碑在金石一人而已於是珠胎繞膝玉樹盈庭廣成君女入青宮武昌侯兒通丹禁固已推尊房老權攝女君焉然而吉人心小沃盥依然

夫子官清織蒲如故
皇上引伏波爲外戚呼宇文爲親家以爲朕不正其名何以平章吉禮卿不胖其合亦難燮理陰陽況定子馳名專房已久樊英雖老答拜何妨於是董振禮終撣人勅下命婺媓之采伴列與慶之首行當
皇太后萬壽之辰爲新夫人入朝之始斯時也紫極房帥領隊嵩呼鬌髻女官聞鐘雲集夫人六珈未備假戚里以成妝九拜初嫻詣天臺而習禮班方排乎羣玉影忽下夫驚鴻共指碩人問是誰家命婦知爲尹姞尚疑續娶元妃鑿鑑初搖便染香煙之氣花鈿歸卸猶沾湛露之光蠶母傾衿齋娘頷手較之姨封少室侯號雌亭餉阿杜以金釵賜司徒以石窌覺彼雖矜寵此更恩榮昔公母徐太夫人班亞宋子位比叔隗亦蒙
先帝之恩加褎衣之賜一則母因子貴一則爵以夫尊兩代偏紱雙彈高調兒居坤位婦繼姑恩杖久列宮牆與聞絲竹唱榮華之樂記晝錦之堂從此白髮彭宣拜後堂而甘心屈膝絳紗韋姆將偕老而初學齊眉祝西園老圃之花晚秋香滿壯世上朝雲之色少女風高

謝瞻園託大中丞賜牡丹啓

中丞金枝玉葉堯韭舜華黃菌誕雲帝桑捧日心如明月不遺小草於胸中氣作陽春能速百花於天上凡平泉之一水一石皆會稽之遠體遠神是以二柰覆分三桃綺列青寧苦竹白馬甜榴莫不瑞應金香花生旌節牡丹者公所手植瞻園者也絳幃初捲黃蜂報與春知國色將酣青帝親爲裝束映緋袍之色帶露題箋分燕寢之香煎酥贈客茲者移三江甘雨爲百粵慈雲滿地落英攀行旌而不得一叢深色拂畫檻以啼紅公不忍爲節度之芟除又不能作沉香之遠帶未免留連光景倚遍闌干枚非平慮侍郎學惜春御史紫雲一朵動杜牧之清狂金帶十圍想魏公之風度願封嘉樹永拜甘棠敬以詩呈拚將命乞且喜移當春日蝶隨香以偕來但恐遷到貧家花有知而必惱乃蒙明公遠貽尺素別搆雙株如嫁叔姬贈媵侍而旁兼列國疑降王母吹雲璈而廣集羣仙教伴高人較勝唐宮之貶許覩文士還同洛妃之花枚求則得之不負夢傳采筆心乎愛矣奚須雲想衣裳愧曾子之湛蘭香未詳鹿臨笑武羅之種芍藥夸說雲和平分富貴之恩深三嗅馨香而泣下願爲麋鹿銜瑤池壽木之華看到子孫當佛國菩提之樹

爲雲華君翠袖圖徵詩啓

余與壽魚薛君通家三代題襟廿年愛其藻繪飆發逸情雲上時呼阿戎與語幾下孔融之拜客秋小病姑蘇薛君獵纓而至曰比日思一閼寫先生其有意乎余笑而從焉則有汝南碧玉東海蘭芝梳攏霧之鬟披頹雲之髻靡顏膩理目騰光以流波蜚纖垂髾眉橫山而起黛始則情疎笑淺煙視媚行繼乃承顏接詞華言風語吐如蘭之氣序小謫之由方知貴人未出甘陵耶母先居苦縣不覺爲之於邑也當其千金受聘一車塵宵伴苕華之玉宿金絲之帳戴石家之釵襟披湘娥之翠裙可謂花飛席上珠墜懷中矣亡何李錡家破杜秋飄零柳渾齒衰琴客遠去銀瓶落井畫燭啼紅楊枝無力以從風蕉葉有心而捲雨命之窮也天竟如何薛君以帷幕之徽作庚桑之宿狹斜大道幾住香車小市長陵別開娃館三妻同盥方共浴於靈公二子沉河懼誓言於施氏於是與僮作約守口如瓶待姆下堂闔扉以土取晨星而作心抱河上逍遙傾海水以滴羅幃盤中宛轉印來粉爪妝臺寶鏡之書寫出丹青露葉風枝之態兩美既合久假不歸外婦私夫厥風古矣論者謂堵狗釁生茅鴟賦作新特使故雄讓畔寄猳與逃嫁同辜未免蚩傳貽譏莊士不知苟違而道卽媧皇煉石之心怨偶曰仇豈黃帝婚姻之意是以嫦娥叛壻許住月宮太白竊妻上通星象嫗盈嫁叔方見美於公羊宋姊置犂竟阻攻於孔子女華比於元聖棄暗投明斅首昵於重瞳因兄背父明珠抵雀不如拾而藏之者之積德深也采鳳隨鴉不如解而離之者之爲功大也與其伴賣絹牙郎芝焚蕙歎孰若與披香博士璧合珠聯凡人間冒禮之嫌或彼蒼補過之事乎不然者狗曲談經鯫生按律必欲辱才人於廝養屈燕婉以戚施石苟能言天將何對昔女丸與少年苟合成仙歌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其雲華之謂矣薛君恐玉顏不再嬌喘疑沉命敬君秉筆爲荆娘寫照山花寶髻都非倚市之妝石竹羅衣大有驚鴻之態屬題綺語

遠寄倉山疑是妝成乍來鏡裏恍聞珮響如隔簾閒之子修容于卿何事癡人相惜舍我其誰爰以南嶽地仙之圖爲真真作傳更將河東紅淚之絹代灼灼乞詩

謝尹太保和詩啓

昔楊素官尊酬唱有薛道衡數首香山老去往來只裴中令一人是非吏隱爭名青藍競色也蓋大樂難於孤奏偏絃不可獨張支遁升堂必使法虔侍講崔延臨陣先教僧起高歌邃古以來理固然矣而況乎解髻傳珠抽衣受寶者乎望山相公進則憂國退乃樂天答賀雪之章五版並入極丹青之化雨戒無塵起予者商蒙知言之選約我以禮加狂簡之裁每奏元霜定酬白雪手爲天馬傳箋之驛遞常勞思湧秋泉龍壁之絳紗屢滿靈非石鼓待扣桐魚律是黃鍾偏應牛鐸雖秦武鬭孟賁之力未免絕臏而齊桓飾石壁之裝頓增高價茲者平泉小葺秋士偶來方裏而圓缸法淳于之謹內高閑而廣廈知腹擊之安民通瀛汋之泉河流德水樹賓連之木館號翹才而且廊覆路而晴雨宜人壁改牕而卷舒由我昭子雖鄴亭必葺王儉以公府爲家方之古人真無慚德枚半椽半杙庸乃知音一壑一邱見猶心喜無令名而食于藉圃感君子而詠及斯干乃蒙響應霜鐘字頒雲篆奧旨內謐精文外昭同是燈光而龍膏之燭照海均爲艶奏而麟皮之鼓郊天且猶抗手雲中希心物外寒蟬飲水仙人羨其無求小鳥鳴春老鳳聞而輒答敢獻奇礓之石補缺華林請修寶墨之亭永鐫公作公家假山石故及之

謝慶侍郎贈灰鼠裘啓

僕聞火鼠出於窮郊非太平不至輕裘共於朋友惟賢者爲能侍郎奕世貂蟬英年豹變作防邊之都護權司市於甘松洞中機宜克宣威德一言得體三軍晏眠南夷悅而賓布來西域通而吉光獻白狼射罷紅爐酒濃立天山雪中狂歌無偶想洛陽城下僵臥有人乃以一領見貽尺書偕至黑比純灰之潔輕同鶴氅而溫僕侯本陽虛客非陰重蟋蟀方鳴於牀下鷫鸘忽來自雲中問厚往之心一毛拔否辱先施之德三英粲兮從此立狐貉者而無慚臥牛衣中而何泣不憂不懼輕冰小雪之天半曳半披古澗寒潭之釣纊在身而非挾谷吹律以常暄負曹交九尺四之身敢云副是腰腹遭晏子三十年之訓直將煖過今生

代請熊滌齋先生重赴鹿鳴啓

蓋聞地轉風輪九千里之河清可俟春回蕊榜六十年之科第難逢當京兆之秋闈有中朝之人瑞譬若長明燈古佛聖火以齊明頻慶輅存先龍車而領路也然考撫言於定保徵雜錄於文昌大都虎賁懷人晨星嘆逝劉叟則麻衣猶著希羽或白首初來未有鳴鹿聲中重周花甲金鼇背上再領仙班者惟我滌齋先生世守一經門標六闕蔡謨清流之望賀循達禮之宗重雲法會戴會弁以接天顏道藏蓬萊乘竹馬而窺鴻寶出入五省經歷三臺解組文園休神家衖無落地不飛之雛鳳積笏盈牀有乘風欲跨之龍魚紅霞滿口開尊里第楊於陵看上下門生冠冕人倫夏太初如商周法物歲逢玉兔榜發金風當焚香撤幕之時正賜宴簪花之日未見之禮六非叔向其誰知升歌之曲三須穆子之在坐康成孫號小同支干恰合絳叟手書亥字甲子何多且喜貢舉侍郎是通家之子姓青宮太保書晚字於名箋阮秀儒林丈人峯崚李琪前輩金字牌高月輪之老桂重開湯餅之殘牙更健驚羨此翁矍鑠皓齒龐眉愈想當日風流東塗西抹黃花香晚翻同桃李爭春燒尾魚歸定過龍門欲笑倫有宮中故妓還識公無若看池上紅裙久先某等伏願先生蒲輪早降法酒同傾細說開元勝似白頭宮女摩挲銅狄爭看綠髮仙人廷臣之仁廟詩箋賸繼存否孫僅之金花帖子銜押依然將見樂聞東塔雲見南宮鶴立銀袍閒杖響而一齊回首笙吹畫燭勸公醉而三百行觴他年玉筍班中誰似先生福壽明歲瓊林會上再看老子婆娑

募修成仁菴疏

成仁菴者金陵南門外一寶刹也鄰方景之祠厥名有自近雨花之畔勝景無涯余記洛陽之伽藍發楚人之平府知其靈光造久宣榭災餘金色消沉空有祗園之號化生震動徒生雲殿之嗟鑑堂上人小住有年大修無力悲禪堂之

穿漏佛頂星明擲伽葉之飄零經幢苔綠無花可踏來鹿女以難行有樹將移呼獻神而不動不得已而抱盂鉢走天涯膜手人間自稱募者將錢聚社倘且稱神徙鼎入齊能無用衆苟爲山於平地一簣先施則造塔於諸天合尖有日伏願大宰官身諸善男子憐其苦行結此勝緣以六百萬贖魏徵之故居勝一千緡造戴逵之新宅或須仁粟量鼓獨操或餽義漿挈瓶無倦分八功之水流爲大川合千燈之光混成一色庶幾法鼓將沉而更震梵幢已落而重開自見九級臺成豈慮百人瓢裂嗟乎鑄凝有術佛不如仙大會無遮需能助墨忍使華嚴富貴空存十笏阿蘭要非開士慈悲誰助一流黃鐵當仁不讓諸君須捆載而來有志未成菩薩亦倚門而望

小倉山房外集卷五

贈提督任勇烈公神道碑

錢唐袁枚子才

山西出將應運生祈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故知玉粲之瑟其璪猛也沉檀之貴其香焚也苟推轂於凶門必立懂于天下乃若兩軍未慭方交河曲之綏三鼓不上竟墓宜陽之郭魁魁將軍今得之勇烈公矣公姓任名舉字漢沖犬同人也毅而能擾剛而不𣪊受風后之金法作楊公之鐵星年十七應募爲兵均服振振勇可習也戎容暨暨望之威如中雍正二年進士選陝西柏林守備征巴里坤有功調寧夏都司大傀異災編氓殲焉公散所稟假墐其捐瘠無穢虐士高築哀邱上游嘉之擢固原遊擊會提督標同文耀等作亂半夜寥狠一軍跆藉諸將征伀者伏僕遯者逃公手持威棫馬束殷縉解刀授妻登樓發聲越王國士闔門不辱之心子反乘墉扞衛侯遮之義賊有攀垣上者公斬而擲之頭墮半空膽落羣醜寇來不上我武維揚追其奔逸提兵巷戰以五十健兒當百千㺚虎立當前疾呼彼下風子產尸盜成列而行葉公赴難免冑而進卒能嚴關鐵牡解散銀刀城中被掠哭聲殷天公下令曰掠民財者許昏夜投繳過限者誅契箭一傳革言三就爭還趙璧暗歸楚弓當燒援焚杅之餘爲翔膽雲蝴之取雖地名回洛刀號定秦不是過也固原平　天子召見曰爾才大可用惜朕知之晚也命王常之位與諸將離席許摩訶之寢置鴟尾養威虎將名馳龍光寵大會金川苗反　天子詢以方略即擢西鳳協副將馳驛赴營尋還重慶總兵當是時總督張廣泗與經略訥親不相中也公柴立無阿危事不齒陳運糧之累作益兵之請當事者銜之命攻昔嶺拔山而進公望昔嶺險絕惟迤南一溝可通苗卡乃命別將佯言攻嶺而身率精兵從㠁道入方誓蒼兕以渡河忽綴雲梯而下宋人非著翅肉是飛仙驚柴紹之壁龍橫行七跡信敖曹之地虎雄入九軍奪取其卡賊大懼復築色兒力城壘石而守公分兵從木達不多兩山攻之烏櫳爲絕白羽焱飛然離賊巢刮耳崖已三十里矣公請以步步圍城法燮之不半月苗可叵平經略不許尅期命進公明知遁甲孤虛開山有日龍頭天竈冒險無功而業已卜戰龜焦還營路斷遂攀梁麗而上果受飛礮之災乃北向叩頭曰臣今以死報國矣甍年四十有六嗚呼痛哉酸棗壇高臧洪首歃登弧旗拔考叔先登方期釁詆蜻蛉萬歲仆碑而進豈料蒼梧南越千秋一奮而亡國有人焉誰之咎也然而公始則霧雲斷指繼乃公孫洞胸小白未僵大黃猶射乂典韋臨危之戟橫貫數人衛張遼已出之圍再呼殘卒淺色黃衫蓋棺之衣早備元纁新篋歸元之面如生可以謂之勇矣可以謂之烈矣事聞　天子賜諡加提督銜祀昭忠廟廕其子卹其家公之恩禮世盡榮之公之苦心人未諒之今夫將擊卑飛者蒼鷹也十步九計者老將也死綏者節之小活國者忠之大不偶者命之隻養威者器之宏以故或置兩驂於左拒或帥七覆於敖前罕羌易剿營平違詔邯鄲難下武安不行公雖氣湧如山亦識垂堂有戒肯捨不訾之身作鹵莽之報哉而無如二憾方構十全無術甘凌闞忿盾鋒難分渾濬爭功風利不泊哥舒受逼慟哭出關周處無援弧軍殉節古英雄之人處兀屯之地急繕其怒授命如毛成仁慷慨之場不死無名之所直以瞑目畢見天之志茹劍有含飴之甘豈徒沾沾然冀高國於生前卜鼓吹於死後而已耶在易象曰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勇烈公有焉初公以川兵恇怯紀律不嚴乃變其徽章廣招集俊曲韝鞲服增羅闥狗附之防扈帶鮫函有火正壇丁之號帶其斷作三日之徇傳其弓作一軍之觀故能九上九下兵如剌蜚三遂三郊士無縮甲及公之亡也山河子弟猶張呂氏之旗百保鮮卑空哭房公之馬坡驚鳳落地慘彭亡覩黑鞘以舁將軍騎赤牛而恩都尉其能無務面生哀守陴盡哭也哉公重仁襲義辭隆就庳校尉高官雖屯戊己衷安故綏不具丙丁至於熟左氏相斫之書通呂蒙藝語之易執筆如上馬磨盾即賦詩則又藎臣之雅懷介夫之餘事也長子承恩年八歲　天子即召見擢侍衛次子承緒亦補京口守備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城東木坡寺之賜塋三夫人祔焉日中而窆機合而封元甲負土黃封讀祭固知廬山九仞難銘上將之功石馬千年倘作勤王之狀

銘曰人誰不死鬼獨稱雄一日碧血千年白虹任公挺生熊姿豹狀兩目眈眈

淩烟閣上初掃螭若長鯨息浪再討駒支崆峒劍傍坎既入險乾難用壯克敵致果輿尸歸葬事聞於朝璽書悽愴司勳銘功太常繪像幣純四䌷銘旌三丈
聖主之恩忠臣之榛

御祭卞忠貞公墓紀恩碑記

乾隆十六年三月朔
天子南巡狩至于攝山命經筵講官刑部侍郎錢陳羣以少牢祭晉故驃騎將軍卞公之墓其裔孫某屬江寧令袁枚紀事于碑枚謹按忠臣不邀賞于異代而盡節聖人不責報于幽壤而加恩誠以節不可改謂之忠禮不可廢謂之典死有萬端祇疆場之功大祀有七典惟忠孝之道光昔東晉埋替強藩驛騷蘇子冠軍歷陽跋扈鼂錯發大難之端而不知爲計徐福抱先幾之智而不用厥謀遂致禍起徵書變生肘腋其時犬戎長狄分裂中原尺籍伍符半招烏合而且雷池一步阻外諸侯之援白門三重撤小丹陽之戍祝聃之矢漸逼騶虞之幡不靈凡覩白奮空自矜清貴者不能揮麈代戈談元曉賊王茂宏標舉海內不握子卬之節陶士行搖動義旗幾失桓文之勳惟公身居要國志奉辱王軍孤轉先旗折更進郤克中矢援桴未停荀偃生殤張目猶視金鼓一震背創盡裂流元黃之血爲蒼生分痛決養癰之患爲國家隕身童子何知執干戈爲婴鬼母氏含笑喜兒孫作國殤朝中瓦石生則常含塚內空拳死而猶握海內痛之朝野惜之古有社稷臣公之謂矣然而神仙羽化尙戀冠巾烈士魂歸常依弓劍銅駝星散誰知司馬之諸陵宰樹霜清尙識將軍之古墓　皇上思棟梁於前代買馬骨於灰塵特命大臣刑牲讀祭灑九乾之雨露直達窮泉感兩晉之衣冠能無流涕日月照幽光而愈大旃檀隔千歲而彌馨枚守土有年思上彥昇之表下馬肅拜未奠何點之觴見周武封比干同爲舞蹈喜漢廷祭楊震不愧犧牲嗟乎白骨一抔增國內山川之色黃封三錫勵古今臣子之心嗣孫某世系蟬嫣不比熊光哭墓　君恩爲奕應同武子銘鐘爰勒貞珉式彰盛典傳諸奕葉鑒此哀榮

重修于忠肅廟碑

在昔玉弩驚天之際金甌墜地之辰必有再造元黃重扶日月者斷鼇足以奠三靈挽銀河而滌八表是以少康纂統仗有夏之靡臣宣王中興倚成周之方叔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而書于大常祭於太烝者國家報功之典也畫入丹青祀爲宗布者後世褒忠之禮也豈有建熙天耀日之勳而弓藏東市負紫嶽黃靈之望而廟朽西湖其何以塡撫神祇光昭星斗此我滋圃莊大中丞所以有重修于廟之舉也正統十四年公爲兵部右侍郎天子非穆王而征犬戎聽朝恩之幸河內買驪山之禍應豆田之謠景泰加公尙書總督軍務當是時也三邊烽火光照甘泉七萃蟲沙煙消甌脫申息之北門不啓瑯琊之南渡諠然選仗則武庫甲稀勤王則紙鳶信斷哭連鷄鴿難回野井之君殿擊蒼鷹反逼辱王之走加以大風遺孽麻起青邱小醜營魂驛騷碧海乜先以爲江上投鞭早無建業夢中伸脚踏破長安矣公乃手揮日光泣同天語篇勺羣懸張皇六師幸毗牽已起之裾郭憲斷將馳之鞅劉超妻子徙入宮中王衍車牛獨賣都下誅中行說以除其姦焚洛口倉以絕其粟九門列陣持蝥弧先登八鎭開關使老羆臥道三郊三遂旌旗爭荼火之光五甲五兵號令肅風雲之氣而且口授韜略耳聽羽書百函飛馳五版並入麻思受命及關而郡縣皆符劉晏運糧臨河而舟車悉備贊皇易三十六節度奉令貫行桑公揮一十五將軍寒毛惕伏故能東靖孫恩南殲嚴虎西擒雕庫北懾呼韓其大旨以爲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也社稷爲重君爲輕惟戰止戰澶淵所以盟契丹喪君有君田單所以守卽墨苟立太子以絕秦謀則趙王返矣倘盟龍門以求齊嬖則就魁膊矣公抱喬元捐質之心作鷙拳不納之狀借廝養詭詞之說爲瑕甥拔舍之迎不聞四論堅昆五求回鶻而果使單臺鼎返大歷鐘還日乃再中天成兩旦父老伏地重聽故主鑾音鮮卑禁聲送出家兄皇帝天生李晟原爲唐室非爲德宗也然而懽舞雖聞於海內勤勞不出于口中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瓜廬一室儉若布衣劉宏以至尊蒙塵撤管絃絲竹陶侃以暮年辭寵上羽蓋旛旗公之勳子儀似之公之讓子房愧之亡何紫微動於中天赤眚生於御座壬人行險乙夜貪功妖似許龍迎海西于吳郡忠非伊尹返太甲於桐宮以有功之誅飾無名

之賓以千奴之共擔搖一柱之擎天非叔申改立則鄭伯焉歸乃衛侯還宮而元咺先殺何必血流三丈心趕百回而早已地起愁雲天飛寃雪及至樊豐敗露遣祭關西虜馬臨江方思道濟嗚呼晚矣說者謂北征非畋遊之比迹類宋襄太叔有竊位之心事同扶櫬而公但佐目夷守國不勸叔武迎兄者何耶不知原繁不貳乃拒厲公忠之至也蒙轂負書不徇楚難臣之則也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英宗寵用中涓形同欺魄纛輮天下雕琢大臣縱無乜先宗社未必不亡也景泰以元二之災年際靖康之戹運朝中麴索半已披猖左右汪黃豈無交訌而獨能假茂宏以安東之節信伯紀爲端右之才從善如轉圜受諫如流水禁門鎖鑰鄰侯到而後開空紙文書蘇綽批而即下一則以刑餘爲閽召一則以閫外付夷吾一則以鞏固之金湯擲同破甑一則以孤危之朽索馭定飛黃苟高祖之有靈問神器之誰屬且夫乘楚車而蔡許不書謂之失位受秦輅而夷吾返國已辱先君元聖西歸苦讓忠王繼統赤符受命不憂成帝復生英宗既曳青衣難乘黃屋而乃齊侯似鼠甘晝伏以宵行衛國如棋竟朝更而暮置追憐媪相忍斮尸臣獨不念五國冰霜棺歸朽木六宮妃后灰洒南風者彼何人斯獨非蒙塵之主耶若公者可謂德茂安劉功參微管者矣說者謂景泰情私七鬯器改春坊公竟無羽翼之扶坐視愍懷之廢者何耶不知禹圖授啓非夏后之德衰宋禍傳殤是公羊之論正賢如東海猶因廢母而降尊孝似李班終爲奪宗而受禍他若玉玦手握乞阿叔爲奴金翅鳥飛食小龍無算者固無論矣夫手挈江表而授之仲謀者不過子紹封侯豈坐鎮天樞而廟可中宗者反使田榮奉市乎公黃纙未著青浦何爭震作長男自按乾方而定位星明少海應隨帝座以移宮倘必故劍之求而捨吾君之子是不諒人只反易天明也公屑爲之哉說者又謂公有迎立襄王世子之謀雖毛卵鉤發事原烏有而臚言風聽謗豈無徵不知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國無與主且熏丹穴求君朝有元良當抱孟侯擁社假使公見鼎湖之龍欲墮大庭之璧未埋竟欲遠奉晉安近迎河邸亦何嘗非社稷臣事而況爵賸不露軨獵無聲乎說者又謂公身領九軍夜司三鑿何以尹亡環列門失倉琅使產祿遽入北軍亮晦得窺星象不知公能以中周虎落之威隄防北虜何難以擁鋒拱稽之衛設警南宮所以不爲者射生五百虜太上之馬驚植璧三壇禱元孫之病愈故也不然以景帝之雄猜而沙邱主父探鷇無聞黔邸雍王摘瓜未唱生金免頌于姑孰藥杵停擣于黃門謂無人于穆公之側而能如是乎又說者謂章廖諸賢以周昌擁衛之心受子諒朝堂之杖帝雖暴抗公合維持是則姬公蒙難責君奭之模稜先主西行笑孔明之坐視沃心匪易騰口何難嗟乎非三代以下少完人實一孔之儒多目論也吾浙西有伍相祠東有岳王廟皆公鄰也枚以爲白馬銀濤三吳竟沼紅羊黑劫二聖安歸自有公而後知魚水君臣不須死諫南朝天子原可生還使二公地下相逢益當悲生江上之潮而淚灑南枝之柏矣我滋圖大中丞章志貞教肅禮明禋易棟宇之摧頹表神旗之烏奕將刊元石遠命鯫生嗚呼與其築鸞焚椒奠四時之俎豆曷若崇論宏議掃萬古之蜉蝣用是磨洗孤崖增立表忠觀之碣濡染大筆竟書謝太傅之碑

兵部左侍郎凌公神道碑

公諱如煥字榆山松江上海人也生而羸弱齊若植鰭長更矜莊宴如覆杵賦弈棋於七歲辨燈盞之四聲弱冠爲督學韓城張公所知舉陸遜爲茂才置班彪於幕府文章傳世風行誰闕富貴逼人日照難避康熙乙未登銀榜入玉堂

聖祖命習　國書與修　三朝國史隄官槐構譯欒木之聲歌元扈翠嬀紀循蜚之譜牒公侍立不敢隔爐獨對答帝邸之問辨冕旒之儀凡　朝廷有大典禮大詔誥必召而付焉河圖四十六事梁甫七十二封俱能口吐神珠胸藏冊府雍正元年還侍講督湖北學政公古尺獨攜靈犀孤照楚國才拔漢江風清舉楊可鏡爲貢生以其曾祖連盡忠明代故也辟陶潛之孫子聽請無閑拒李紳之私書態臣不悅有劾奏者

世宗特旨褒公授楊吏部主政周武封殷比干之後晉侯賞舉郤缺之功主聖臣賢於斯爲盛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入翼風飛九乾露沃賜高馮以銅鏡因其善鑒人才飲思話以銀鍾爲其心如金石公無思不罩有得必告議歸州之水程論河南之開墾請增官渡請賑流庸　制曰可於是浪平三峽勝塞沙

壤土定五施不差圭撮汲黯有開倉之便王珙無按籍之征十二年以母憂去位十三年　世宗晏駕公風木方悲龍髯遽泣翔禽朝下松柏爲之不春旭日西沉葵藿因而憔悴蓋沈約之腰圍減瘦元謨之眉頭不伸基於此矣乾隆元年　今天子即位遷兵部右侍郎典試江西其時浙之北新關壓人斂布英簜不通公遷朝劾奏　天子是之建封入覲除宮市之鶡張蕭嶷愛民平荊州之儁格四年充會試總裁校此科進士也退之爲宣公所知遜遜得顏卿而笑馬首無嘆龍門獨高六年公以養親乞歸奉　旨給假不必開缺若需奉養再行奏聞虛左席以嚀咨假銀青爲誓約一時中貴半趨下風供帳東都送疏仲翁而隤涕舉頭天外望班景倩如登仙長安之日雖遙太行之雲已近到家上書乞恩解職朝廷使候官如白鷺翹望公來先生以孝子爲慈烏終身乳哺於是觀樂敵崔邠之幡厠牏浣石奮之裙願作人兄事親之日果永身爲國老居鄉之禮尤尊然而　聖意欽遲

天章屢降寄上尊之酒頒赤側之錢華黍歌終蘂開湛露班衣舞罷捧到吹綸承歡則三泖鯨波上壽則萬釘寶帶曾參祿厚已看鐘鼎同甘耿況年高更曳金章侍疾堂上百歲車前八騶畜君何尤安親爲上人倫之盛海內榮之十二年封公即世公當不毀之年極懸壺之哭風吹欲倒溢米不餐遂患脅痛次年八月四日竟以不起享年六十有八嗚呼痛哉公初以匪莪之哀思叩頭辭位繼以尊靈之永蟄咯血危身能極生榮更兼死孝可謂賢矣子應蘭乾隆進士扶櫬葬於先塋禮也枚出大賢之門熟長者之教見公謙常僂身儉不遏下白圭無玷赤祓有光與裴綽談如聞古瑟共蘇瓊坐已入青雲魏舒先行後言人不知其去位蕭嵩當寵辭祿帝自解於厭卿老子猶龍不見雲中之尾聖人如柱能全物外之天方擬玖陛乍辭星冠重耀而不謂月蝕東壁鄴侯仙歸雞逼酉年謝公恒化魏徵亡則朕失一鑑奚斤老而誰說三朝宜乎四野停春九重撤樂而況侯芭侍側親傳揚子之書子貢築場手植孔陵之樹者乎乃爲銘曰

華蓋一嶽文昌一星扶我景運揚於王廷正色立朝能無奭傾親已高年　帝方大用公乃瞿然審所輕重爲子者一爲臣者衆周暢手驚黔婁心動急叩丹墀願歸家弄　天子曰俞允汝南還毋意毋必惟汝父是觀公拜稽首臣不能離左右父病難痊職曠難久願別簡賢臣臣死不朽嗚呼父既委化子亦考終不屬不離一年之中風在位者知所適從人以爲孝　帝以爲忠

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神道碑

昔軒轅撫運而感大風伊尹乘舟而過日月陶子生五歲而佐禹金提建萬福以輔義此皆名世應期元良合德者也是知天地泰交山澤通氣鹽梅梓鼓神化丹青蒼牙通蠶昌之成五期有數赤伏表黃星之兆一柱承穹壘琫嬰瓌非漢唐之壤賁雲師火正本岳瀆之神祗吾於座主蔣文恪公見其人矣公諱溥字質甫一字恆軒大學士文肅公廷錫之長子也冀九宗五正代作尸臣漢四姓小侯爵歸門子公生而秦表戴千眉目如畫入市疑璧吹風欲仙蒙彼綿絺展金屏之四葉佩其象揥開銀函之九羊十三歲

世宗召見奇之說文侯之命識丁鴻不凡誦傳說之言嘆蘇夔有子己酉　欽賜舉人庚戌成進士殿試時

上親擢爲第四選入翰林文肅公叩頭辭讓　上曰朕從未見爾子筆迹暗中衡鑒毋庸辭也以紅休之封待綠車之幸月昇東海早掩星光雲近太陽自然金色隨召入南書房行走辨成王之舜冠答平原之堯韭釋顯節陵之冊文記乾德年之宮鏡俱能學古有識數典無訛與文肅公先後侍直談還共事褒類同僚延年孝思坐臥不當舊處夏侯續學纂修能繼前人

今上登極累遷吏刑兩部侍郎公奏寬科比以廣擢遷添司曹以免推諉　制曰可於是謝笑顏嗔不呼平配潘詞樂旨即是刑書出署湖南巡撫五申統律十部宣風平八索以成人操六蓄而觀羲耀空倉穀裁隙地桑爐消耒子之錢隄得攜流之法乘革輅以開山治同熊繹入國門而免冑人愛葉公尋還戶部尚書軍機房行走召羲叔於南郊爲咨亮采使咎單爲圻父將理陰陽命協辦大學士仍兼戶部尚書當是時也鄭武公再世司徒韋元成一門宰相壘車入殿鈴鼓不張非膜受彤弓即詩懷鞶鑑人以爲人主之恩至矣人臣之榮極矣而不知公出則扈蹕乘夏縵以犯風霜入則持籌掌牢盆而算姟極討謨辰告

五夜覃恩排比天章萬行勞目靖共九賦無羔羊之閑賡唱三雍有卷阿之奏
重恩壓己所在心驚大義滅親更逢家難雖蔡叔不咸歐刀自有國法而揚于
既戮跣行終竟心傷以致齊文悻盧楊彪羸瘦蓋實授東閣大學士之命再下
而公之病已深矣然 皇上望公之速痊也頒珍藥召良醫免償帑金加公子
槐侍講張禹假歸賜上尊貽穀王猛有羔禱名山大川雨降 鑾輿三加襚服
扶牀捧日伏枕捫天幾乎鑿壁以窺呂蒙加紼而封丙吉問桓榮之病侯王相
率步行安景仁之心西州禁閭車轝飾終之禮震古耀今眷舊之情隆天重地
亡何馬肝之石不靈東生之散無效 上覽公遺表雪涕罷朝命依前大學士
蔣廷錫例柩歸時凡文武官在二十里內者俱向靈前奠酒一切卹典悉從優
渥較之武宮聞訃而去篇柳莊書邑以納棺投綠沉之瓜傷彥升之逝發元甲
之卒治去病之塋者雖哀榮相似而矜寵尤深公侍經筵者六讀殿試卷者八
總裁會試者三典試浙江分校禮闈者各一枚卽公己未分校進士也嗚呼痛
哉習鑿齒不遇桓公則荆州老從事耳宮牆已遠難築室登夫子之場桃李雖
多將執梃爲門生之長親見公靖共六察遊戲三餘彈指蘭闈傾衿逢掖八音
濫耳偏古樂之先知五色精心必黃中之獨辨兼之風神元定容止詳華雅思
淵含清襟蘭郁袁安不肯錮吏張歐未嘗按人渾濬爭功唐彬不至鄧吳受賞
賈復無言顧雍侯封三日而家人不知曹參日飲亡何而海內寧一可謂八咳
之聖相三古之侯鼇也已說者疑公閣手仰成親空署白弊謀輔志未有聞焉
不知房杜無功蕭曹無政問相公賢否視天下安危當今神雀來而遠夷賓當
康見而五穀熟重黎氏絕天人之交百神受職應上公通兩暘之事萬物丸蘭
舜琴裁鼓黃河已清湯沐未升白環盡貢皆 主之聖也卽公之功也又說者
疑公室多傾視門有雜賓王陽服飾鮮明劉盱用財過濫則又不知體大者迹
疎內詳者外略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億兆之都不能平以準日月含蝕爲之
瑕不妨麗天之景江河藏魚龍之孽方成潤物之功蓋祿萬鍾原爲德賞卿備
百邑不尙苛廉以故陶士行僮指千人大勳卓爾杜黃裳賂遺萬貫中興赫然
公以黃散之門風視赤側如土芥金花銀燭羊公愛客之心豪竹哀絲謝傅中
年之感門張鴟尾合表徽章鬢映貂蟬益增華采蓋其高掌遠蹠開國承家原
非苦節之貞自有甘臨之吉也而況綺羅雖感幾曳夏侯之衣束紵無多半賫
長沙之庫身非債帥逋券成行時見焠人停炊告急所謂清其本而華其末豐
其外而儉其中者公之謂也彼太尉之府若乞兒東閣之餐惟脫粟者其足當
公一吷也哉公酷愛吟詩別無他嗜披一品服坐九花虬揮金管之毫落雲藍
之紙逸情飄發藻思泉流往往 天子頷頤詞臣避席焉薨時年五十四初娶
汪氏再娶陳氏三娶王氏俱誥封夫人子六人長槵官兵部侍郎次賜棨江安
糧道餘俱以官職世其家以某月日葬虞山賜塋嗚呼公琴在望誰爲復士之
將軍宰樹長青我是種松之弟子

銘曰百辟論才三公重器器果恢宏羣才驅使大哉夫子淵乎莫窺地厚物載
海深水歸贊堯光被佐舜無爲存神毣毣成功巍巍保合太和率循大卞翠鳳
含綏黃龍馭辨福善來索爛其盈門金紫侍疾賢子令孫紅粟萬石朱輪十人
已畢臣力未盡 君恩哲人怛化卿月雲藏厥旌搖風夷槊隕霜祈連冢大耄
姑書亡表茲元石永鎭黃腸

六營公立兩江總督尹公去思碑

夫聖相道行安民必用武健兒性直知感莫如兵古之人庚念其軍帥者或銘
謝城之功上鄜閣之頌建欒公之社拜石相之祠莫不夸敻藻奮鷹揚在當時
爲詠歌傳後世爲聲響況乎深識九變妙察六術義路霜肅仁風澤宣十年有
積貯之糧千里無拾遺之事如今大學士望山尹公者能不謳思哉公之督兩
江也以端右之才數塞晏之化沉幾應智濡迹匡時常以活國爲首謀撫軍爲
餘事文人律重君子營高樹六枳以爲籬飭三嚴而聽鼓早已師不陵正旅不
逼師七萃帖然兩甄顒若矣每至霜落演獮劉之禮迹人有介麋之告公則朱
旗爛空元甲耀體募僧騰客招曳落河罰必當郵賞無虛渴訓之如子弟敎之
以詩書辨聲鐸而現闕無訛教步伐而跬跔應節爲鵝爲鸛先偏後伍之彌縫
如火如荼八陣六花之出沒洸洸乎被廬之師略細柳之軍容焉雖然可久者
賢人之德也可大者賢人之業也土狹則草木不長資淺則功德不茂倘河東

借寇不過一年僕射稱周僅止三日公亦不能蕭勺羣歷張皇六師爾乃開府卅年持節四次戎容豐暨黃髮皤皤警角吹鞭半是軍門箕帚奇材劍客無非竹馬兒童恩以樹而愈深政以習而彌蕭故劍不必試蒲元刀不必詢楊僕揚威不必畫干櫓識面不必去兜鍪凡夫水犀陸隊野戍村烽草扶吹芮之防弩父亭公之設莫不綱渠彌於有隋塞境磧以夷庚陳洗星芒營空海霧銅駝無恙鐵牡常關民之慶也公之力也今年

天子南巡公念毛馬而頒承華或缺特奏廣廋人之額備騎士之需　天子制曰可於是吳駿走練增渠黃山子之材楚騎追風猷橫水明光之甲使爆槊燦雲霞之色旄頭耀儀仗之形可謂石畫無方羅纏悉貫者矣九月初六日補文華殿大學士入都抗手六軍兩泣熊羆之士焚香九鎮金鐫韜略之書召蔡茂於荆州襜帷望斷登仲華為太傅部曲心孤某等或大父童孫累世同依麾下或三貂八座起家半在轅門每憶馮公遙瞻大樹感思子重便望旌旗爰紀丑事於郭沖書數行於孫綽雖編堂垂範明知非郭丹之心而冒禁刊碑終難忘阮略之德乃為頌曰

穆穆尹相克佐隆平秉鞭作牧久鎮金陵能耀七德以佐三曾吁荼萬物臯牢羣能常羊之維奉令貫行陵水經地威燀旁達智可奪梟勇常設爵隊肅銀刀歌騰鐵拔組練三千蚍矛丈八罔敢寵東而不操刺神偉舄奕厥勳隆隆王鈇藏鍔蕭楯斂鋒閑公磬欬玉燭消虹受公平章金甲春農冒彫有慶橫草無功一朝枚卜遜矣旄麾登於九乾匪我能私凡我同袍含甘吮滋彼葭又茁甘棠生枝公歸不復如之何勿思

餘杭諸葛武侯廟碑

餘杭宋村有諸葛武侯廟或曰臺駘實沉屬晉室之占江漢沮漳為楚邦之望武侯功在西川廟留南國何也余曰子但知侯之有功於蜀而不知侯之有德於吳乎當夫本初兵敗當塗愈張劉表身亡長江無主仲謀者鄭為吳國趙本孱王闇有曹兵驚同秦擊張昭計將乞食文表志在迎降惟侯遠降巾幗笑揮羽扇激昂事理揮闔談鋒借箸定覆楚之謀蹈海拒帝秦之想於是東風一面焚盡餘皇旗蓋三分永成鼎足蓋用吳以敵冀北者公之所以忠於漢謀也通蜀以保江東者公之所以善為吳計也以為漢賊在魏而不在吳兩國宜和而不宜鬭雖逆順之理應爾亦堅瑕之勢昭然惜乎駱奴不達虎將自矜子明靡蟄之雄何知遠計伯言目論之士但貪近功當雲長威震荆襄之時正阿瞞議遷許下之日不乘此連環犄角電掃飈馳分南北之兩朝作東西之二帝而乃鄙同索責知等挈瓶婚姻生銅斗之仇散博失梟棋之智一則稱臣納質爐火乞憐一則暮氣忿兵猇亭撓敗何其悲也矣獨追懷大計遠鑑前非傳書則便許通和踐祚而旋思報聘念相脣齒肯寄腹心及至劍閣不支陰平深入絕不聞輕舟來救驅南國之兵卷甲疾趨列西陵之火視同舟為胡越等一室於鄉鄰者豈不以劍閣既沉庸與金陵之興廢涪江雖斷何關建業之重輕乎然而王濬樓船即用益州之衆張華棋局先收杜預之言勢有類於滅虢取虞事竟符於弁韓弱魏然後知公之經營梁益即所以聯絡武昌也締造巴渝原勿異周旋吳會也假使天星不動火井長明食少無妨鞠躬如故則竭司馬囊底之智難當木牛渭上之兵不徒孫郎之宗社未敢覬覦而且魏武之山河無暇篡奪矣然則侯之廟豈徒俎豆於吳邦侯之功兼可烝嘗於曹社吳人思桓王之創業感大帝之垂基惜其孫子驕淫君臣疏忽而侯之良謀偉算親仁善鄰規模如是之宏也是以歲時膢臘霜露星河倣欒公立社之文作朱邑桐鄉之祭亦天良之不容泯者尚何疑哉尚何疑哉余既為釋立廟之故而又為迎神之曲使歌以祀侯其詞曰

謂是侯廟兮吾民喜謂非侯廟兮吾民悲民亦何知侯之忠吳與忠漢兮而但欲奉侯以為歸廟前兮有桑童童兮蟠穹蒼廟後兮有柏參青天兮黛色村之氓兮鑄銅鼓村之巫兮巴渝舞味淡泊兮陳稷黍侯勿蜀思兮享此土福我民兮萬萬古

此吾鄉吳慶伯先生文也勒石者嫌其過長屬余倣鄭亞改義山序一品集故事

莊西麓先生墓表

乾隆二十一年莊西麓先生卒於江寧其子經畬與機將葬以墓表爲請校謹按先生諱柟榮字西麓其先由金壇徙毗陵父令輿官翰林公其季嗣也懽重三荆行居四括生而愉定長更徇通讀父書則每句呼諾聞兄喚而隔牆整巾太史愛其至性命侍長安花磚歸晚手進烹雌玉漏晨趨門應題鳳見長豫而輒喜知阿恭之最真夫人楊氏來歸生經畬而遽卒公裁二十六歲下感華元上師楊秉室無傾視庭有斷絃竟使鏡檻罷春繩牀臥雪櫝子愧朝飛之曲伯奇絕野放之歌已而太史假歸公率經畬柔色以溫無形而視伏虞悰於戶外湯藥聽呼侍文若於膝前起居扶杖宮錦一襲板輿廿年孝致蒼烏祭生福草聞者羨海內人倫之盛識者歎先生色養之難俄而經畬舉於鄉成進士太史椿萱猶無恙也撫苑馨之硯代有傳人生苦越之兒功歸名父亡何太夫人奄逝終七太史捐館公捂受襚衣詩懷蒀豆四方觀禮一口稱賢十年經畬知建德縣事調盱眙公含飴裁暇便閒平反皆臧小閑代稽荒政卒能布麟趾之格活𤸫沒之民大府於是轉平陵之薛恭換鉅鹿之尹賞公之教也癸酉秋經畬抱飲章之痛雖非上測已受平鐫而公牛盲不驚馬失更喜今年

天子南巡大府命經畬辦供張事奏請復官迎公於盱眙之人飲水思源登枝尋本莫不縣幢布路邑子刊碑樹喬梓以當甘棠進壺漿而佐祑膳爲民作爹封公居大父之行似佛留韡合郡有焚香之送居白下兩月疾終松三堂年六十有九嗚呼痛哉趙臺卿聲名方盛所怙先亡李日知封誥重來高堂不見服衰而登夏屋遺命殷然（經畬留差局守制）憑几而誦虞書先靈聞否宜乎垂髫戴白者舉音過喪贈祝題棺者名流畢集驢鳴江左爭號武子之靈山折武當齊悼文公之阨更可異者經畬捧檄蘇州得信歸來以六月二十七日解征驂而公以六月二十八日昇淨域訣猶生之面於千里之遙假半日之程慰終天之恨故能慈報　國恩蔵條家事考終協吉恒化無違以視歸父身還空悲括髮黔婁心動裁得承衾者直不可同年而語矣公友愛尤篤常在官舍嘆曰見吾昆季如見先人於是劉基臥內偕羣弟以晏眠傳昭席中尾衰兄而扶曳紫芝哺姪兩乳流潼郗鑒撫孤含飯滿口雖穿漏之屋無多寄公之席甫定即欲招士龍於日下就嘉祐於岐州宰樹將封荆枝尙暖墳麓未奏薤露先聞非愛結於心義形於色者其能與於斯乎其行己也踐繩其接人也用紲伋然淵其志皎然潔其衷九宮賦其銳銀三族欽其方格故經畬綰綬十年家無膜畜借公瑾市南之宅暫挂厥旌受辟陽賻贈之餘聊供溢米此又清白傳家之明驗也然而胸奓若海意行似天捧僕爵之康娛策扶老以流憩潘璋酒債立滿門前崔立書聲驚聞松下凡鄉里之殷兄張丈故人之桂子檜兒靡不轄投井中屨交戶外少時射策專精儒書晚課諸孫親爲庭誥楊遵彦之食不許輕嘗王方平之鞭殊非易得操之已蹙疾乃不斟盞含珠屬纊之將臨猶鐸振鐘鳴而未已可謂有覺德行無忝貽謀者矣枚望丈人之行未挹龐眉聞長者之風長傾飛耳抽絲萬繭偶得片端挹水九河初揚一勺取楚國先賢之傳刊化臺元石之文陽卜可貞幽光不泐

誥封奉政大夫江南左營遊擊署城守副將加三級孫公墓誌銘

公諱品字鑑倫號立之浙之仁和東里人也江東望族本雲臺緩組之家浙右人門多天閣縹纓之客公生而穎異長更聰強恥絳灌無文乃甘陳學武龍泉太阿是王彥深之知己清風明月爲謝希逸之飲徒凡卻穀詩書軒轅營陣許商算法猿女劍篇莫不心領元關手嫻道器雍正四年宮保李敏達公總制浙江見而奇之舉陸遜於茂才不勞三辟拔子儀爲武舉首冠一軍愛其端右之才爲置虛左之席桓元子蓮花幕內惟有郗超房次律曳落河中誰當劉秩俄而李公調直隸總督攜以北行乾隆元年補督標千總公領銀刀歌銅拔手爲天馬舌如雷光耿豪是丞相之肩隱朋號夷吾之目未免神鋒難犯顏色未鋤遂致赤舌燒城青蠅集鼻寵遷遠者八人譖田單者九子蚍矛未折魚服先囚公自表赤心擲梟盧而六子盡赤再投銅匭訴飲章而五版並馳卒能開九棘之門封三錢之府玉焚不碎金爍彌光後制府孫文定公慕其通明命爲答教公洪鐘待扣嚆矢當弦策類姚崇分捕蝗爲十道智同韓滉勸負米於一囊識苟變爲五百乘之才拔卜商於十三行之後擢楊村守備水大鱗舒風高翼展筆研財用位置無方略之差甲冑弓刀彩畫有文繡之色十年

聖駕幸五臺山公扈從椘柂動中機宜張設艾旃不差尺寸練兵則如荼如火
布陣則爲鸛爲鵝　天子有鴈門細柳之思加火鑑大觿之賜其年朱家峪口
米賊風聞西蜀金川姎徒草竊公乃靖張嬰之亂於廣陵運姚豹之糧於譙郡
楚獄無濫卜袁氏之祚長長社不驚服張遼之才大列一等功加一級遷督標
左營都司十四年　天子南巡兩江總督黃文襄公奏請來南其時江淮草木
慕萬福之威名白下樓船奉士治之號令公亦感奮五內愛惜分陰警忱不敢
吹鞭屢聽執閤事之杖巡六合之城候啓明之星呼七萃之士以公爲丁都護
能於席上橫刀以公爲陳元康能於盾頭磨墨以公爲太史子義能以章奏達
天以公爲嚴尹安之能以手板畫地而且分甲乙而射丁侯之策顏息志眉呼
庚癸而答申叔之求子囊甚口景陽植表暗合風雲唐邕唱名不持文簿果使
皇人受轂掌舍交懽爻閭有光壤奠無誤文襄大悅題署督標左營遊擊攝城
守營副將賦一鼓鐵張六鈞弓法同徙木之嚴慮比煉銅之遠嗅温舒輿之靴
鼻威振六軍聞甘興霸之鈴聲風清一郡十九年　王師征伊里公請於襄勤
伯鄂公願執弭戈從征玉塞公許之而未果也伏波據鞍之際每顧盼而自雄
東阿赴國之心雖未行而已壯二十年　天子再舉南巡之典制軍尹太保以
公本王筠之舊手兼謝嘏之時才命乘餘皇從巡弧子公出則覃思入則造膝
無事不咨於心有策必成於手伏殁咯血武侯抱疾以行棄馬爭舟慶忌短衣
而往忽遭陽侯之厄遂覆周氏之汪春秋四十有九嗚呼痛哉水鬭荆門吳漢
莫援於馬尾風驚鄴下杜畿竟溺於膠船望磨訶之載沉載浮斬蛟不起求丑
父而三入三出援手何從空歸婁老之尸虞歌引路盼斷將軍之樹秋月飛霜
八月二日公子成信扶柩歸於杭州禮也公銳志功名死勤王事易人之所難
敢人之所畏廉可以不知白撰忍可以不寄青泥智可以偃僊豪強才可以舉
牢天下崔悽乍到滿坐禁聲太初發言羣賓避位眼中有鐵常森武庫之兵帶
上無繩自縛南山之虎臥籧篨而作獠舞擊舟楫而聽雞鳴方擬八翼沖霄一
心捧日而卒之雄才厄於天命薦表格於停年壽不越五旬官不過三品劉鄩
十步九計而竟少成功鄧颺四達八窗而轉傷非命三呼蒼兕兩驂之游靡無
靈一夢黃魔九原之丈人不救　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尹太保以爲許穆卒師
葬加侯禮紹宗溺水事配廟廷請於朝准陣亡之例蔭其嗣爲郎署之官然則
公之亡也又豈止法孝直之卒丞相悲哀李將軍之亡老幼流涕而已耶以某
年月日葬於武林門外之西山乃爲銘曰
李家普濟入粗入細翁歸尹君能武能文奕奕我公與二人同如何不弔滅頂
嗟凶豈龍工可往未去衣裳豈持衰不謹劍躍龍堂我申其故溺人必笑惟臣
心之似水故表明於蒼昊

常德府知府張古香墓誌銘

夫禮樂之士敝容仁義之賢責際說學之吏毋害慕古之儒絕俗四者非牟而
難知實驗之有遂是以先王端本於庠序非進士不使治民聖人莞爾於絃歌
必讀書然後爲學如吾友張古香者誠其選矣公諱開士字軼倫浙之仁和人
五世壙僚一門穆行恭同機汜夏日行陽惠似黔敖稷年施粥此爲仁不富世
濟其美之效也公生而孤露幼有異徵應邵懸弧神光照社虞延墮地白氣升
天陸太夫人育而教之以席爲門編蒲作筆澤四經而頌學沿八索以披圖忘
失猪羣有承宮之苦不知馬足有朱穆之專索冥則腸胃欲流詣微則雷霆不
入余常同寓帝里見攬章編雖居元辰依舊申旦不覺嘆曰溺苦於學乃至是
乎公方以家少通書朋無都養復假館於劉智海借冊於元行沖將瓜鎮心把
卷升屋不自覺其綿惙也乾隆丙辰舉人壬戌進士無須覓覺奪樊川之五名
高宴慈恩步芳林之十哲
天子召見授銅陵知縣銅陵者江南凋㓲之鄉皖上梟離之地也公解巾赴郡
羅冤班春土辨五施杜松蚖斋脊墾山開九削鬱樓陵鳥無荒文翁入都常餽
博士何武到郡先詣學宮邑大災公請賑於巡撫苑公苑有難色公袖印再拜
願乞骸骨苑驚許之蕭育是杜陵男子言罷拂衣汲黯非河內使臣便宜從事
時觀親王總督兩江聞之獎慰奏調桐城邑之人耆艾檐軨壺漿祖道崔戎離
華合郡持靴楊君去繁頻年犖粟未足方斯遺愛匹此謳思桐城盜張六韜誘
某劫叔轉誣爲魁公趫雪之六韜臨刑悔曰毋若某之昧心以陷人也西市禮

佛因就死以心甘東海覆盆民懽呼而天雨不圖此日重見高風他若察稻徵芒鞭絲見鐵履田而起髦士拔薤而弱強宗都可編作州書垂爲縣譜大學士張文和公桐人也謂鄂相國曰吾鄉張明府今之龔黃爲公門下得人賀矣調南陵擢宿州知州時黃河灌城黑蜧肆虐黿居樹上屋隱蘆中公大饑國人自程畚築流膚廣汎舟之役淖糜設續命之湯鳳敕未頒發棠已請魚符乍下振廪先空昇疫者於公堂蔭暍人於樹下不顧上池藥貴長府錢荒有爲後慮者公愀然曰苟活民雖破吾家吾之願也居亡何　天子發水衡百萬治河公感激益奮乃乘皮船渡木罌排梗湍淪畝滄王尊立水三版不沉史起穿渠一鍤盡穫至今鴻陂媚帝蟹堁宜禾竟障浮山無堙息壤公有力焉兩江總督宮傅高公兩薦公可太守　天子授常德府知府　詔甫下而太夫人卒公本純孝至是毀哀子春食旨不甘曾無一溢崔九風吹即倒何待三年終服葬親竟以不起年五十九嗚呼痛哉公以叔寶之神清兼仲宣之體弱幼而學也鐵擿竹素都爲咯血之由壯而仕也轂賊風蝗盡是傷生之物加以食無過菜衣半穿空精久消亡年登大耋一旦蘭陔泣血蓼儀廢書其何以取目南離收魂北極也哉然而九重方召陽城半途捐館峴首未迎羊祜何處刊碑誓人云亡海內痛之子敬持秀出班行潛躬昧道有趙衰之文少連之孝以某月某日葬公於留下安樂山禮也大夫之墓樹欒此日我思隨會寢邱之旁立廟他年人祀叔孫

銘曰我友古香真想在衿少不拾遺待人還金義心清尚聲藹士林及腰銀艾公然健者能治六雄以終五馬山甫將明諸葛奇雅曾賑姑孰救民水火移牧和州公曰不可命重在民爵輕在我屢持玉尺平章人文捧出明珠光於天門有弟欒欒毋侗好逸代公主進不傷折閱有増愔愔實惟我甥先公怛化公難爲情傷哉死孝當景收蘭黃堂未居白骨先寒我爲立傳再銘華表倣佛劉寬兩碑更好

誥封奉政大夫丹陽縣知縣魏公墓誌銘

魏氏自元初從龍而南者曰寒臘公爲內府總管賜姓魏氏起家鄮縣築室金渠弱翁之裔初與畢萬之宗遂大傳至嗣多公官虞衡司與　本朝相國文毅公爲同支昆弟門標六闕坐列三貂爭鵬鶚而吼靈夔鼓吹有曲纂方書而序勳格班劍傳家再傳燕貽公生三子公其長嗣也諱蒼珮字長瑜黃菌誕野降生不凡白虹燭天自他有耀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即食廩餼契班符之九赤執東家之玉文鏁斥邪蒿衣除缺裓雍正五年真定太守童華薦公
世宗召見發江南以知縣用初攝寶山即標異政羔豚不飾烏鈔無飢泉隨邑宰爲甘鹹蝗與督郵共來去邑有藏真珠爲奴竊者捕急奴縊前令繫主於獄公曰珠不得獄難定也乃僞買人買珠於奴家寃始雪崇龜治獄先辨屠刀崔琰鞭絲能看鐵屑俱平嚴棘共此神明居官三月遭父憂當是時　天子絶告寧之典朝官有墨經之文邑民借寇援此牽衣大吏留晃爭爲上疏公薄方進之奪情慕薛修之終服齊衰不脫星見猶奔服闋來江知丹陽事時郡苦旱多火災公請天三日甘雨自零噀酒半巡融風自息任延至而娶妻者二千戶劉昆來而學禮者五百人前令某以贓敗大府檄公鞫治公以爲刑不上大夫也爲具款之盡得其實俄而某訐於上曰是魏君之文致也代閉恥門反開怨府鄭以救公而致怒黠乃好羯而弗知會與秉政者有嫌竟以讞獄非法罷官而某卒置丹書難逃金布公非嗛閃乃爲善之近名彼自崖柴終陷文而不活雲成翻手幻景須臾日出當心慈航已覆或勸公委蛇其道冀復職者公笑曰升沉命也遇合時也安有屈其身兼貶其道者哉孟敏破甑墮而勿看王晞熱官思之爛熟遂先期誓墓決志歸田其時瞯公者婁帷感公者繪像盤中割耳爭鳴張軌之寃鼓打紞如難挽鄧侯之去雖戴白垂髫滿地皆依馮異而千秋萬歲何時再見張綱古人乾時之戰以敗爲勝明夷之用處困而亨公之謂矣且夫不有合於人者必有合於天不有得於身者必有得於子故臧僖伯之家有後亦欒武子之德在人未十年公第二子廷會尹吳縣刺海州長子廷覲官新淦迎　鑾輿來金陵四子廷夔尹無錫公乃一條帶水朝東海而暮江南四領班衣別中男而逢季子作傳餐之陸賈飲十日而未更似問安之子儀領諸孫而不識雖薛家三鳳爭長河東謝氏一門稱雄江左未足方斯榮盛擬此清華

二十一年春遊姑蘇登惠山還舟淸淮遂卒扳浦遺命勿設魂衣勿營佛事列晏嬰居賓位自有神交取堯典置棺中卽爲殉物嗚呼公之德也不稱其官公之亡也乃薨於路或者迎辛公彥之車鶴偶下空中築白香山之仙龕原在海上乎不然而何以滕公四馬過漆室以悲鳴謝傅雙輪望高城而不入也年六十六子廷覲等扶柩歸葬柏鄉禮也公神采月和起居霜儉讀鹿鳴之詩而兄弟不忍獨食筮白賁之封而邱園常自幽探忘賢而賢與心期任性而性與道會善評書畫得卽贈人能爲文章成輒棄稿戚里師之友朋敬之莫不見予將而變服爲楊綰而減騶諸子弱守義方克稱遺愛伏韜爲人作父自問何如王覽以默名兒都遵此意枚情同分子誼屬通家贈我徽言常書三策得公妄語足賭一縑往年獨拜牀前早荷牛心之炙今歲重逢吳下便成金玦之傷一束生芻漬無酒氣千尋元石淚寫碑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

銘曰如春風起如方輪止屣褫拯人焦原仆己公薄子產不爲蠆尾彼乃要離蛛蝥之靡蒼天與直后土與理未竟其施以遺其子其子振振蘭茁其芽集於東南分張纛牙公來就養含飴玩花一朝委化三萬緦麻華表穹隆龜趺辟邪我書瓦屑非爲公家欲告後人厲假不遐彼陰德獲報乃如是耶

汪君楷亭墓志銘

君諱孟翊字楷亭一字慵園唐越國公後也世居徽歙五世祖某遷揚州君有夷姤之至性醇粹之妙德三年嚱合咳而能言九歲知方梗其有理凡江總修心之賦公叔崇厚之論靡不學於古訓被飾厥躬二十一歲補博士弟子當是時君父與三公以介特之身任禹莢之業頻年綿惙絲灼多訛君屢試不第笑曰賈山涉獵不爲純儒子貢廢舉亦稱賢士詭時審己安親爲上遂乃察數之儀終轉勢之折閱藉夙沙之餘術得孔氏之雍容與三公雙驢雖盲八旬愈樂家中列肆伴鬻貨以承懽堂上徵歌率閱賓而上壽門以內怡怡如也友于兩弟穆若清風仲海季江時聞娛宴侮臧甬獲絕無讕言而且分漆室以餘光貸監河以仁粟毀汁者麻集待炊者鶴望陽陵君論君子之富曰惠人不假不責食人不使不役君庶幾焉乾隆二十二年　天子南巡兩江總督尹文端公命君佐其族敬亭公辦治棲霞君準考工之古經權將作之大匠揆星置槷慮事量功發調水之符溪生白浪運開山之劍樹走青牛煩壤剔而怪峯呈長廊高而碧雲接　乘輿三至君三供張　天子有文綺荷囊之賜遠邇榮之一時從官傒僕捧手君能叩分殊事折鞏測交侊飯佐其壺飧膺金供其行理李元忠絹受一匹必烹五牛劉賓客日答千函竟用斗麪人尤感其義而服其豪也君娶余季父第四女爲繼室伉儷甚篤三十六年妹以娩難亡君神傷不已烈火生牙呼暑年餘煩瀆而卒嗚呼痛哉君素無騰口之非竟獲噬膚之慘舌雖存而頤解飲食若流齒未綏而舌亡含珠難殮斯人斯疾何罪何辜此冉耕所以有芣苢之歌伯符所以有撲鏡之憤也余與君外託葭莩之戚內懷金石之誼筮日賓堦曾幾何時步爵嘗羞爲歡未渫猶記齊諧語怪疑古寺之燈青隋苑行春驚大隄之花豔白日如昨黃罏已遙事斷前期天教後死其能無子桑一慟秦失三號也哉君卒年六十有二初娶陳氏繼袁氏子庭萱附貢生女適張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陰陽於人如父使子非理相加順受而已君以善人而得惡疾及吾無身善惡如一山耶樹耶宰如者墓耶我爲之銘前定者數耶

客吟先生墓誌銘

夫不朝海若而滄浪之水淸不入鄧林而會稽之竹美豈非蒼麟元豹隱見自殊夫不題肩羽毛互異哉若乃定性於大湫之天凝神於寂波之表霞舉千里冰襟一生則我客吟先生殆其人歟先生姓汪名舸字可舟晚自號客吟居士唐越國公後也有小心精潔之素篤行深中之雅薛瑩四五之閒頗知自處子野三十以後不復詣人與古爲徒淸矑若鏡海內載虹橋之馬骨持鳳尾之犧尊踵門而請益者如龍魚之趨大壑也乾隆十六年秋見訪隨園輔之入座鋸屑欲飛超宗見人不衣自煖相與辨題蹊之新故析元儒之異同酒獻三巡禮終十反猶未知其能詩也已而一篇跳出八風齊鳴金絲引和雲霞凋色蓋嘗學禮淮陽吹簫吳市北擊燕筑南探禹書悠悠有感於山河歷歷盡交於烟墨秋竹積雪春風搖波未足比其逋峭也楚江觀察黃公相與有舊強聘同行先

生食武昌之魚折漢南之柳較之他處尤數數焉人驚重客爭挹音塵吏敬參軍來探喜怒而先生履朱門如蓬戶狎貴介如海鷗瞽之神羊遊行不能羈也雲罍供奉烏可褻也簿書爭東游目如盲聯唱雷喧飄風過耳避華堂之絲竹偷聽漁歌泛洞庭之水雲自尋香草可以想其志之潔行之芳矣晚年歸里值揚州有禺莢之變歲司鳩羽不無帶驚家食緯蕭動致頗頷先生雖履道偶乖而遇風知退竹有低頭之葉梅無仰面之花謝氏青山不少登高之賦鄂君翠被仍多緣情之作三十五年除夕前一日自邗江襆被而至曰舸大不適將游武昌余留先生畢正臘乃行倜然不可適楚飛湛盧之劍風雲亦驚彈琴去張翰之舟家人不覺瓊花之夢千里湘妃之竇一牀以九月九日卒於武昌年六十有九嗚呼痛哉才子不歸空啼鸚鵡騷人長往半在瀟湘雖古迹之傳聞亦仳離之遺際若先生則瀟灑日月遊戲人間可以掩衡泌而鶉居厭推車之蟬攫矣而何以湯火居心兩雪促駕揚舲極浦恒化頹年遠尋墮淚之碑自走招魂之處豈其中有不能自克者耶莫非命也其奈公何先生娶熊氏長子大畚次子大宗扶柩歸葬請銘於余余與先生久託知音敢辭不敏故知騎歸黃鶴還假羽客之禽宅掩青松即是幽人之家

銘曰以客吟以客死誰非客君獨爾客自去吟自存千萬春知其人

聽娘墓志

戊辰正月予衙大府泊胥江宿主人唐靜涵家集吳市之小星作魯莊之大閱招魚作媵呼雉爲媒於是羅襦門排光妓階列車如流水爭來街玉之妝袨若交辛絕少鑿沙之聲則有清驢窺牖綺語踦閭者月乍入而室明珠旁懸而星避主人謂予曰此吾家侍婢方聽娘也君以爲姝乎則渠之目色衰絲非一日矣夫擇木者鳥也而木之擇鳥尤先憶雲者泥也而雲之憶泥更巧思飛獲羽久經鳩鳥陰諧出手得盧何必神叢再博古有遇披香之博士識慘綠之少年者殆其人耶予聞而感焉如端木之咏抽觴漢皐之逢解珮也爾乃相招以文無相貽以醬貝丹心寸意聽唱繁霜碧海青天誓同白水馳而加景當名夜度之娘泛可同舟即送朝飛之雉而無如事有難言者何也一江浪闊女膽怔忪五兩帆空儒門淡泊故雄尚在施孝叔寧許儷亡新特將行東郭姜詎將孤入阻之者伊戾讒語力遏輕車轤之者游皈生心思攘中路聽娘著能決惑水竟知歸夫愛子南詩憐李郢有換羽移宮之術八風皆平無判妻別子之嫌一波不起一則心驚法喜小行郎初入華鬘一則身侍征西大將軍真爲田舍性如和璧觸手成温香豈湘蘭隔簾嫌遠枕藏浮鬱三生聯蹋臂之懽樹得靈檀百事慰從心之願此固氤氳大使坤扇能牽亦由紅拂英雄神光獨注故也自此以後余解秣陵之組還鶩嶺之山走函谷之關渡黃流之水聽娘無車不共有槳皆雙沛茜宜醪煩擱阿錫囊調攕手便是鴦綴衣試神針都成鴛牒侍疾則眉愁滿鏡言離而淚落連珠或玲瓏歌金縷之詞或嬌寵折琉璃之筆愛園林之春早笑折花來閔夜讀之更深怒擋燈去合宅之花姑竹母盡說柔儀他鄉之龍媼雅娘羣驚采伴雙棲甌脫飛沙破粉以彌姸並坐餘皇白浪濺裙而共拭攜蔣家行三之妹試華清第二之湯沃雪雖消凝脂尚在亡何清邱之社未毀織室之星已災巫舞宛邱太姬無子蟬鳴茂苑齊女工愁颶風有房老之稱雲容少天師之欒好孕惡育枚皐在而禖祝官亡弔夢歌離亢父召而靈妃步去蓋至於陽虧靈宅骨瘦香桃聽娘亦自傷其終不起矣然而更衣既久郎性深知嬌喘雖沉晨妝必肅羹湯強進慮生大婦之愁簪珥分頒預作諸姬之別倩人寫貌眉小缺而猶嗔借女承衾手猶扶而不捨一枝紅葬七夕霜飛乾隆壬辰孟秋卒於隨園年四十九嗚呼痛哉韋皐老矣今生未必重逢紫玉奄然往事何堪追憶二十年前之夢兩三千里外之啼痕譬彼蠶眠纏綿絲在奈如月蝕揳搔光沉雖遲室春多不少黃花續命而巫山雲散永無絳樹專房不能王相寵亡遂釋梵天人之去且舉[illegible]於倉山之西與夫子同塋降女君數武禮也所願仙雲一片長遮弔鳳之山黃土千年燒作鴛鴦之瓦

小倉山房外集卷六

原书缺此页

代祝兩江節相渤海公七十壽序

錢唐袁枚子才

蓋聞福者備也爲大順之統名壽者酬也乃至德之協應在昔金提方牧之佐雄陶方回之臣靡不班序顚毛榮膺大耋者何哉良以麟鳴遊聖鳳和歸昌含元甲之圖應中黃之讖中天景運生其間者算自長古帝耄期際其盛者道自合　朝廷兩露卽臣子之丹砂也宰輔精神皆國家之元氣也則有赤霄冒頂素手擎天奮龍作東方之臣汝鳩司北門之會百神薦祉備九德以宮陰陽萬物棣通先八荒而開壽域者其惟我渤海相公乎公以旄車之世族降河嶽之星精繡補經橈口成銘頌履絢冠鉢智極人天泗水分符海陽轉轂還知豳邑再守榆林既觀察於河西遂提刑於山左當是時也任延年少騎小駟以巡鄉羊續官清衣布袍而問俗夜無桴鼓合郡安眠路見桑麻使君便笑但招竹馬呼童子之迎不事衙參希長官之譽公之志桐鄉渤海皆可終身若無慕乎三圭之爲重侯九命之稱高爵也然而虞廷三載已多明試之功漢詔六條自有課最之舉臣如明月旣鍊魄於金門　帝有景風自吹來於天上遂乃戴雀弁握牙璋擢屏藩兼少府東織西織進堯舜之衣裳寬鄉狹鄉察楚吳之田賦理賑則澤鴻換色款關則英蕩宣風開府皖江軍民有喜色而相告宣防袁浦蛟魚聽號令而知歸著手成春無思不服　天子視公如龍門之砥柱故命爲制府而仍理河渠信公爲南國之甘棠故官拜平章而仍持旌節蓋公之遭際有得之於天者焉公之操修有信之於己者焉今夫日行黃道豈免躔度之訛星傍紫微尚有縮離之忒公乃半生赤紱總是恩光一路青雲從無跋疐執江南之壤奠不以珍怪爭長顧北河之夫錢翻以恢台見賞同斷獄也獨信皐蘇同薦人也不疑蕭葛陳便宜之疏朝乍上而夕行除科比之條奏未終而　詔下三山開府猶攝篆於荊襄一日登朝便參謀於樞密祝　慈寧之萬壽領袖班聯賡柏梁之首章矢音丹陛長子唱鐃歌而返畫像淩煙少君歌鹿鳴而來策名京兆志寵則銘鐘未盡紀勳則列笏難書猗歟盛哉古之名臣未嘗有也然而公抱姬旦躬躬如畏之忱屏魏其沾沾自喜之意耳鳴陰德坐薦謙衷脫帶常以腰舟過人不肯履影刺閨判事高柔常寢抱文書警枕傳聲蘇綽必手兼朱墨曾爲牧令能瓠刳苛煩肯采葑菲自張施帖妥置札僑於賓位辟召英賢圖廉藺於屏風協和寅好百僚禮絕偏折節於儒生一品集成尚傾心於文史四時無燕居之樂終朝吹露冕之風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封侯數日忘告妻孥惟其秉負也誠故其感應也速不知者以爲隔爐獨對李鄴侯結主之緣深其知者以爲昏夜焚香趙清獻格天之道大歲逢冬仲壽居古稀　天子以正月十二日爲公豫慶於京師禮也臣思述職上計吏之封章朕欲見卿催鋒車於日下羹調天臘春滿梅花節近上元燈排火樹卿雲與佛雲一色文露與武露齊濃帝席星明大庖早具湯丞官肅上頫方酣九曲明珠穿盡禕衣之婦萬釘寶帶頒來俠御之臣帽結紅絨似黃人之捧日裘飄狐腋耐青女之飛霜王會圖成雖馬每牛俱賜鈞天樂奏皙陽儀伯同歌依龍光者一月有奇頌名世者五百餘歲車回北闕尙帶香煙信到南邦爭傳士女以歲星之舊地增卿月之新輝嘉禾望氣以毬成德水未霜而波靜凡此編氓之福皆由仁壽之徵而公方且雪鬢不知冰襟如故料量民隱謝絕笎絃高侍中之聰強几杖虛設裴晉公之風貌海鶴同清當攬揆之時赴巡河之役在元老以爲稱觴事小乘夏篆而四牡仍驅在蒼生以爲愛日心長過冬至而一陽始展某等行居子姓身隸牂幪逢申伯之生辰祝魯侯之燕喜未必邳州進酒韓稜隔千里而有醉容且喜祝史陳詞范武受徽言而無慚色敬張皇邸聊當悝鐘義不取諛文皆從實此日金鵝十二橫陳畫錦之堂他年銀管三千再記杖朝之事

陳涇南修禊詩序

夫芳晨不墜夫昔朝今彥豈殊乎往哲一邱一壑或友或羣如鐘含霜如水受月是以不學子晉而事同洛濱之游偶冀子桓而與同漳川之賞皆所以追緬藝林步邈逸軌也涇南陳子以永和之賢生上巳之日陶元浴素樹善測交探金虎之爻志在幽履讀蘭亭之序心希古歡遂乃仿鄭風作祓禊厭賓介藉絪馮揚觶若流闌水使曲同同之烏熒熒之花高堂青龍之才張堪白馬之譽嚴

助聊蒼之學孔晁紫宙之篇俱足抒寫景光自成馨逸流黄體素伯喈因之作書宵練朝虹愷之摹而入畫縱移山陰於茂苑起晉賢於九原啞其笑矣又何加焉僕也於越鄙人楚國殘客偶傾衿於半面遂圖形於九仙命作荒言書爲小引明知風籟偶過未諧雅奏之音或者木柷先鳴亦是同聲之曲

金賢村太守詩序

賢村先生東晉名流西豪望族夷吾澤四經之學彥和標七觀而談金心在中早擅鴻儀之耀銀手如斷遂歌鹿鳴之章以司民協孤絃以上計得課最牽絲江左傾蓋金陵驟見子皮抒心元度館人竊覆之事能教返壁山中鮑生換馬之談遽肯跨闐燈下除非買至許見瑤英直索紫雲不嗔杜牧此非聆音識曲送抱推襟者不能若是之好余也已而一麾出守黄鶴樓高萬里班春夜郎國小可憐焦士新宫有不戒之虞趨以飲章故印竟攫挈而去捨二千石作六一翁在他人必且五噫歌成四愁文作矣而先生逌然安雅不廢嘯歌清俸無多但買仙眉瓊蘂歸雲有引惟聞梵宇清聲雖季文子之三窮三通蘧伯玉之再仕再化欒大天士張鎬地仙不是過也於是飲星飯於霜潭解愠嬰於璧渚還洛浦走蠙磯寓秦淮訪蔣徑當七夕牽牛之夕來諸姬墜馬之妝聚楞嚴十種之仙作丌跡八風之奏時則天鋪潭底月墜花間雲可妬羅風停吹霎散靈妃之步魚婢爭迎撥火鳳之絃雁奴驚起或班排阿鶩私説兒夫或女寄提婆乾呼阿孎或珠飛纓絡舞出前溪或裙繫箜篌歌騰小海以嚴春佐午子使匏爵戲靈簫雙珮響而宮徵出於簾間千燈張而銀河落於樹上先生則手拋紅豆暗記樂章耳聽回飆遙知鼓節兩室如一公然張穆通家大會無遮何必王琨避面迨至星沉玉李而羣雌猶肩屖其間乳罷金訶而稚女尚嬖娩而笑有是哉此樂令人忘死至今使我移情可謂京洛之雅遊夷門之大會也已可奈地隔燕吳家分南北孔璋行矣公幹淒然小別三年空贈繞朝之策相思數字忽來蘇武之書長妾先亡說少姜而於邑道南無宅借公瑾以羈棲翠羽拾來想華鐙彊環之舊影青泥封寄讀團雲散雪之新章雖元晏病風已枯半體而安仁感舊尙富千言爲金海之全編索玉臺之小序嗟乎言者心之聲也心不譚粹則聲浮文者情之著也情不蟬嫣則文斂少登臨之境者難豪有殷勤之意者好麗先生心波湛漢情岳干霄非制氏而記其鏗鏘愛童蒙而拾其香草能爲蠻語巧奪舌人好作音臣時夸耳學加以三吳弭節百粵觀風湘水濯其清襟黔山催其險句以披香之博士兼文陣之雄師倘入儒林定非豁刻就升天界也入華鬘買生簧空以遊德機常活龍叔背明而坐方寸皆虛故能六管揚風三英耀彩歌離弔夢霜天聞清角之聲流景紆雲煙墨掩明珠之色鼓宮宮動喝月月行又何必飾混沌以蛾眉假荒言爲前馬哉然而蘭本願詳所湛曉鐘強半先鳴劉繇高才猶獻書於休文吏下里阿買介乃求序於仲卿夢中況僕與先生笙磬同音雲龍並駕如驂從靳以蚓投魚香火因緣喜靈山之有分白頭期限傷老物之無多擣裳聯藥之遊音塵不再信後傳今之作揚榷何辭敢竭江淹將盡之才大書巢父長留之卷此日文章付我勝託妻孥他年泉路逢君再同賡唱

悔軒先生六十壽序

悔軒先生以仲冬之暢月爲花甲之良辰擴綏山之桃而勿採度靈飛之經而勿誦乃肅袁枚而詔之曰明知壽言非古也然而相觀局外清矑瞭然乞言山中切人不媚子寧視余之攬揆而嘿嘿禁聲乎伏思枚與先生雖吏隱之途分實淄澠之味合臚言風聽側聞長者之徽音奮筆纂思頗記賢人之逸事與其橫陳於胸臆曷若布寫於屏風謹拜手稽首而爲序曰才非官也而才高則官自尊德非年也而德厚則年自劭鄧禹但期文學竟冠通侯顏含不信蓍龜偏登大耋此非志願有限休徵相逼以來實由操執恢宏造物因材而篤也先生生而孤露以席爲門長卽橫經將蒲作筆煨爐殘之芋子舍篝燈折慈母之荻霜天課讀蓋張華勵志之詩江總修心之賦基於此矣登賢書之籍爲國子之師擠嚅道真翼縡元化攜子陽之五縣走韋丹之八州初蒞三湘再臨兩晉斷絶尺一禁止槃游枹鼓無所發聲澤民不敢灰僇凡諸批牒排比成書枚受而讀之不覺嘆曰子產爲政莫如猛也魯莊察獄必以情也仁有所閡則以術濟之律有所窮則以意通之青霜紫電常照徹於五聽之餘崽子嫦孀必安置於

萬全之地謝太傅稱陶公用法恆得法外意先生殆不愧家風者乎古人勅郭丹之事永署黃堂領侯霸之文編爲令甲良有以也擢守淮陰旋遷白下送者持靴不去迎者挾轂爭先先生亦復攬轡沾襟留詩賦別所謂賢者使人不能忘己而已亦不能自忘於人焉先是淮有實沈大湫之神作沉竈產蛙之戹先生平其斂陷疏厥原防出入波濤扶持梟散王尊立水奪赤子於龍宮索勵射潮麾黃熊於寢外卒使城留三板炊滿千村　召對九重漏下六刻百辟動容而觀數奏　一人前席以問生靈遂蒙簡在之知大有非常之用　天子不欲置汲黯於遠也故將赴淮陽而仍留近地又恐用馮唐之遲也故甫還觀察而遽轉屏藩一歲之中章服屢換半里之內官舍三遷人但見其雲路摶風九萬里之扶搖太速而不知其仁心及物二十年之積累良多先生方且不損不加如愧如讓旦鋤其色有睟其容闔門績紡敬姜自有家風散髻斜簪王儉依然儒者所到處一池之泉古跡必復一亭之月舊景重新短碣豐碑皆典秩明禋之式三廬五宿有義漿仁粟之供贈刀布以教生徒稅束薪而炙筆研簿書勞畢不廢賓筵呵殿聲希即聞吟詠至於今雖秩居二品車擁八騶而往往依戀桐鄉好談京兆者其故何哉蓋道行於獨任掣肘無人效著於當年終身慊意古之君子易地皆然然而枚所怵耳而傾心者猶不在是也今夫君子表微陽善不如陰德哲人制行襲義即以重仁自梟後風高而恢台之意少亦莊逵路失而趨進之道乖先生簿錄上官頗遺繩索迷留下蔡不諱風情似若徐邈爲通展禽非介矣而孰知小可略而大不踰外雖夷而中甚峻毛仲客滿不能致者惟宋璟一人江斅牀移所必遠者是僧真諸輩此非勇過夏育行若伯夷者而能若是哉枚空山老矣一個陳人野服蕭然半壓輿草先生絕無介紹早來雲外之車略得公餘便速幽人之駕覆瓿文字未識面而手已傳抄造膝清談乍脫口而心先莫逆此又牙琹之知遇薛劍之遭逢也已茲者白頭介壽赤祓斯皇千里生祠齊進狄公之酒一園菉竹爭歌衛武之詩家居東海瑯琊仙山最近署有淳熙古井聖水常春竊自比於鶴舞猿吟敢私獻其匏宣瓦奏公如黃菊勉旃晚節之彌香我亦蒼生願祝慈雲之永覆

謝渤海相公元旦賜鹿豕鵝鴨等物及福字啓

大晴元日羣歌燮理之功春滿軍門敢忘起居之禮歲逢甲午律應東風出臥雪之蓬廬作向陽之草木手板投衆官以後吏隱途分荷衣拜畫戟之前山林人野蒙相公溫言婉下異眖遙頒槖倒囷傾半是華堂之饌色招香引都非邱里之珍視若嘉賓賜之鳴鹿憐其傲態伴以蒼鵝特豚饋食之牲可以薦諸祖考泛水呼名之鴨兼堪寫入詩歌鄰里叩門爭看物來相府妻孥動色喧傳恩到貧家更有福字一箋爲老母今秋九十之慶枚伏思福也者求之在己而降之自天者也

天子爲九重福主錫之以與相公相公爲一路福星分之以與士女雲藍紙好光生柏葉之華煙墨香濃秀奪梅花之色北堂懸而慈雲永護白髮對而笑口常開不特此也公之愛士人盡知之公之用心誰能及之倘南衙筐篚竟教使者頒來則空谷煙雲難作材官犒勞公慮擾山中之白鶴特交車後之蒼頭如取如攜宛然父子家人之意式飲式食剛在椒盤春酒之天如此曲體人情纖微必到自見平章軍國雨露皆周物有盡而意無窮年漸衰而恩難報所有銜結之忱理合肅啓佈謝

爲章太宜人七秩徵詩啓

蓋聞甘泉畫象金母爲昭懷清築臺巴婦有耀翠嬀元扈肇始於提韰彤管絳紗夸稱於漢晉何承天夙承母教夏侯氏尤明禮儀皆所以觀地道之成立女宗之式也矧璇宮夜織坐少廣者七十年天妭朝遊獲祥麟者三四代豈可使雲仙彩伴競奏靈璈我輩儒林反無法曲者乎恭惟章母黃太宜人系原江夏配適河間年甫及笄禮成合卺勖帥以敬循循帥氏之箴參和爲仁媞媞碩人之德產寶家五桂剩崔氏雙鴻我封翁樸菴先生二豎方災三珠增痛遽赴玉樓之召竟貽漆室之憂其時堂上尊章俱無恙也太宜人瑱環宵撤學嬰兒之事親概散晨蠲作季蘭之尸祭外則滙管裁漆園林極土化之宜內則設鍵安橫門戶有金城之固少儀訓子機聲與夜課齊清吉禮嫁姑束帛與儷皮不忒爲先靈卜窀穸禮備三虞爲戚友饋壺飧河潤九里一門春滿七族風和崑子

伶傳受小郎臨終之託彌甥孤露從嫓孀拔宅而歸太宜人哺以膏饜助其貲算卒使阿宜阿買都列官階王悅王筠竟成宅相此豈昔之分羹轢釜別室銅盤者所得媲其懿範也哉我淮樹太守奉三遷之慈訓宣十部之仁風隴右姑藏屢知赤緊京江白下再守黃圖比清識而水鏡無光吐赤誠而朝霞失色平章荒政開汲長孺之倉協濟鄰封貸秦穆公之粟攘揄小劫拔出萑苻懷磚巨豪散歸畜牧決獄則諸囚禮佛一時之狴犴無冤與坻則損俸延師數郡之菁莪鬱起以故李憲三生之祀黃昌兩日之歌業已大府傾衿閭閻額手而太宜人猶欿然其未足也淮樹每遷一官必申一戒每平一獄輒加一餐定省之餘詢何以報　聖主含飴之暇計何以澤窮氓受輦翟封章而身服七升之布居養堂丙舍而廚捐五鼎之牲輿臺悉庇於賢雲侮甬都飲其德水宜其壽隨年茂慶與善俱以丁酉暮春爲古稀華旦時則花明瑞室月在高蘗郗母當筵依然綠鬢崔邠側帽親捧朱輪仲海季江四世之孫曾玉立前麟後鳳百年之綽楔風高古之人雖馮艱上殿荀母從官象輿婉僤于西清冠帔頻頒於北闕迹其榮寵何以加茲某等誼屬葭莩情深邱里目擊柔嘉之則耳聞聖善之風敢替旃檀代揚奇馥願將閫範略舉梗端伏望當代之儒林文人文貞學士不斬煙墨各贈琳琅或宣照於五聲或宏鋪於七體借文昌遠耀增寶婺之星光假書帶芬芳寫蟠桃之花色庶幾垂諸方策即南唐女憲之書播入管絃續樂府壽人之曲

郡文學呂君墓誌銘

君呂姓名揚廷字對宸江蘇常州人也生即風神愔定有顏淵度轂之仁仲弓含澤之智白賁沃若黃流瑟然年十九爲博士弟子二十二肄業成均鄭緩爲儒呻吟裘氏之地仲舒好學不窺廣川之園凡十祺之變三象之音九據之章七調之曲靡不穿穴名理淵通妙靈應南北鄉試不售遂佐周君某爲政陽高王壽焚書而舞班超投筆以行招我以弓視道若尺其時有火速軍餉應運會城者路苦盤陊人相愕眙君勇任之以三十須臾行七百郵遞驚虎墜澗攀枝登崖卒使龍節如期魚符應刻古之人雖子反乘堙欒枝斷轂卞莊子之怒目於菟怯威太史慈之通章計吏奪氣不是過也同里友吳啓文病於榆社署中君從陽高隸馬視之始而稱藥義篤眞長繼而扶櫬送歸元伯或勸君應秋試者君泫然曰科第命也友朋義也吾不以彼易此矣其篤行深中骯骯類是君閒居有綢直之心遇難無倉況之色測交恥倚魁之行樹善記昔席之言蒙庬褫以拯人阽焦原而踉止以故邱里慕其風者莫不證岑鼎於展禽誓要言於虞寄兄弟五人杜欽以小官最著學生一坐庾乘以末位稱尊傳曰上交下交銀手如斷其君之謂歟以乾隆四十三年卒其子府學生星垣秀出班行家傳鎌裘庶乎潘子之後有尼夏侯之學傳建連邊陳詞乞予誌墓予思夫平子南陽之德深刻碑陰康成北海之風大書瓦屑亦文人之職役孝子之終事也乃仿南朝宗氏墓碣牒其世系妻女年齒葬所如左而爲之銘曰

星有光夜方起人有名死未已亢其宗更有子我銘幽逝者喜

世系

妻

女

年齒

葬所

孫淵如亡妻王孺人墓誌銘

孫薇省秀才詩才俶詭能爲昌谷玉川家數予愛偉之今春二月以其亡妻王孺人事狀及詩索予銘幽予讀其樂府諸篇哀感頑豔丁當清逸故知完山之鳥無異吭之鳴雲和之笙有雙管之奏宛其死矣士也婆娑形管既淹元石斯耀謹按孺人姓王名采薇宜黃令光燮公女也有天紹之麗娑愠倫之修美天女九相靈芸三絕年十九歸秀才秀才故食貧者賦感婚時以帛拜代香纓孺人不概於心能鋤其色守成湯嫁妹之戒捐夏禹修容之粉調言笑巢和之器治乾蓁饋食之邁威姑以下愉愉如也每至玉女沙涼金蟲燈小斂橫三鑷髻妥半蟬孺人焚衙濕之香展排比之卷或抽觴以啓顏或論古而交謫誦靈飛之篇目王母心驚成鞶鑑之圖章南海紙貴秀才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匪云

嘉耦直是吟朋且其神識尤異儕輩常讀王章傳曰牛衣妻自賢奈沮仲卿上書終是恇怯女兒又對落英嘆曰人當如渠早謝慮有憐者何俟顇侵才捨恆幹耶味其言直以形骸爲桎梏晝夜爲一致采雲留影曇花愛空宜其拂衣行矣便登女媭之邱執手奄然難挽靈妃之步病成解佩態失嫣妍卒年二十有四秀才開華鐱之故匣見都膚之舊痕哀思夕流憤泉朝湧遂乃詣宛若請神君執鬼中玩仙牒知孺人故是兜率宮掌書者雖迹涉幽渺莊士不言然浴羲女於甘淵奔純狐於月窟乃自古記之秀才鍾情語怪以妄塞悲當亦君子所不廢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銘曰

驚女鹿佑楚客問天緣何彼姝以此名焉宜其奄忽離瑜復位當景收蘭臨華罷翠愔愔孫楚蟠行索妃歌離弔夢有涕漣洏榛娥臺高玻瓈魂杳定有青鸞集此華表

徐君禮珍墓誌銘

夫百卉具腓而含芳之蘭先隕朝陽方盛而棲鳳之桐早凋秀實難兼才命兩妨此哲人所以有沉孏之災瞑臣所以有火色之嘆也吾於亡友徐君有深恫焉君諱維行字禮珍一字芷泉代爲著姓家於浙中遠祖諱𧩙者宋乾道間以侍御史出守平江愛玩洞庭之幽遂爲堂里之卜二十傳至毓菴公生四子君其次也執箕膺揭即已岐嶷束髮受經更加倜儻本申生之小心精潔慕莊周之抱德煬和如切如磋聞詩聞禮睦三昆而既翕合七族以宣仁或立文翁之堂親炙筆研或捨周瑜之宅安宿賓朋或共建宗祠司屬役賦功之事或首襄荒政竭義㮣仁粟之供凡邱里所錯憚者能以身先之庸流所辟倪者必以智決之長兄西園先與余交招遊石公小住君舍如彼然明一言稱善遂爲伍舉兩度班荊當其作六日之留通一家之好時則露凝夜燭風警晨烏菜甲庖丁終宵置具仲霜季雪排日娛賓余心感焉如鼇戴石而君猶殷殷其未艾也次年拕技硎之小艇補春餘之墜歡桑娣臨波濟尼在坐月白勝水人嬌當花至今王侍中之才語蟬嫣孔北海之音情頓挫余雖老矣何敢忘諸不圖龍華之會未終香火之緣已盡明淫入戻夢厲生災以庚子七月病篤召其弟心梅屬曰修短數也我無所恨然頗貪沒世之名必藉傳人之筆汝其爲我持幣乞墓銘於簡齋先生乎語畢而逝年三十有二嗚呼痛哉人之生也輕同聚沫人之死也速甚驚飆青曾黃頌之推移晉芮斯彌之變化彭殤同盡顏冉何悲然而元相臨終遺文盡交白傅荀郎雖少後事竟託鍾君亦可謂神理之無差交情之素定者矣以某年月葬於某余不能躬趨馬鬣親薦溪毛所冀名在月中仍復闕侯之位書留楹下永昌晏子之家

銘曰咸池五車氣通具區降此淑靈實生士夫愔愔徐君蹲循不爭神出五寸志入四行可以測交可以樹善語笑未終天風吹斷楚鐸淪響周鼎沉沙銜星噴景難掩光華我欲攜劍弔君之墓不挂崆峒挂君隴樹

陳淑蘭女子詩序

蓋聞天章有七襄之製知織女原近文昌璇璣迴八角之文羨閨秀能通河洛倘但稱針博士而竟乏思功或喚作女大家而徒知陰教是則夜來善繡大捨知書不無遺憾矣若金陵女士陳淑蘭則不然爾其早辨四聲工傳三絕銀缸五夜牙管一雙瀟華鐱爲辱金借詩書作膏沐拂來十指春浮三月花光寫入雙蛾秀奪六朝山黛當夫紡磚月墜鏡檻風低茗浮鮑氏之香絮散謝家之雪往往流連光景陶寫風情揮毫而玉釧徵鳴舒紙而粉痕輕落直可傲左芬於晉代追三妹於劉家然而僕有感焉尤有幸焉從古星來天上不患無才仙謫人間最愁失偶倘或戚施枉配茵溷空投或扇棄秋風或歌傷暮雨是則心珠夜炳不無淒緊之音意蕊晨飛頓少風華之色矣而孰知所適鄧十郎者亦白門之佳士也詞標黃絹曲譜烏絲分涼作荀粲之憐入室下樊英之拜湘蘭一朵常擕素手同看園竹萬枝能使全家盡綠雞鳴窗而郎起香沉水而妾歌疊韻雙聲吟聞戶外唱予和女曲在盤中刻燭拈題競賭八叉之韻拔釵沽酒爭爲一字之師雖秦嘉之詠素琴尚慚薄報而高柔之服賢婦敢不終身真可使蘇蕙羨其聲華薛媛慕其福慧也已且又久著繡銘慣裁花骨不藉研神之記自成手狎之文字字生芒泯盡險釁之迹絲絲入扣橫生彤管之輝非白傅之什不吟卿真知己惟士安之序是索女亦門生遺我一縑繡詩兩首作香閨之

潤筆求駢體之擅場僕也霜雪盈頭久傷才盡珠璣滿目又覺情生製作垂簾出入樂籥花之拂加添闊幅分明當錦緞之貽報以數行弁諸卷首庶幾此日讀靈飛之篇目王母驚心他年獻南海之鑑鎜唐宮動色

劉霞裳詩序

夫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巧蘭蕙吐氣能奪迷迭之芬天所相者人不能爭中所無者外不能鑠是以杜驎早聰勝於倘子之晚研也高鳳溺苦不如枚臯之夙悟也梁簡文云斯文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劉生霞裳殆其人歟霞裳者山陰劉念臺先生之五世孫也產自清門羊舌之族本大生於息土仲容之姣無雙楊收四聲早辨神口陸雲十六便舉茂才秀出班行獨師懷抱以虔僊之逸性當慘綠之少年未免粉白修容膠青刷鬢瑤光奪壻粥粥爭迎顧協晚婚綏綏求配摩登攝去將阿難戒體摩挲裴讓測交與孝基私情款狎終日酕醄於酒肆一船橫盪於秦淮絕學捐書遷蘭變鮑致禮法之士飛言如雨而霞裳逌然不顧也以爲日月含蠡烏之瑕不妨麗天之景圭璋無瑾瑜之匿斯爲前席之珍古之人忽細德之險微作風雲之奢闊賈逵通健借袴便行元孚沉酣負坻遨走思話自纏腰鼓征西好佩香囊凡此儻蕩倂張夫亦何傷於奇士乎則有賡餘主人張三昧之燕騎兩家之驛招余目色彼此心傾問字則甘作侯芭遊山則願爲禽夏遂乃掎裳連襼負笈從征台宕訪春匡廬觀瀑星飯黃海水嬉洞庭聽仙奏於幔亭候初曦於衡嶽當是時也江中潮起似呇吟聲馬上花飛欲催綺語對奇峯而筆健折芳草以情深或弟子儳言請更一字或先生低首爲賞數聯道衡爲文使顏籀掎摭仲寶搖管招彥昇酌商取聰明智慧於陸眷口中學柱指鉤絃於師襄手上五年來油油焉翼翼焉其聆音識曲授色知心雖莊惠濠梁鍾牙流水無以過也今年春從二萬里而還有三百篇之製清章雲委藻思芊綿振敏絃之逸曲鏘輕鍾之雅調余勸其板而行之霞裳蹙然堅謝不敏余曉之曰昔崔贍舉世重其風流致才華見沒良可惜也子以輕剽單慧之姿加旭歷銳銀之學余豈不知似川方至如日在東方將奏遹響於鈞天何必韜英聲於早歲哉然而休文遲暮才過王筠元則門牆最憐雕武趁予夜燭助爾晨燈好東滔繩同爲商榷庶幾初荷出水百卉斂華雛鳳鳴霄萬流傾耳此日波瀾莫二杜陵識所由來他年秋夕諸篇元相存爲少作

贈儒林郎翰林院待詔厚齋項君暨姚安人合葬墓誌銘

君諱庭模字啓東號厚齋祖寧菴公由徽遷杭不受耿逆僞命歿祀西湖父文松公州司馬素襟清尙遠迹崇情賦江總之修心佩朱穆之崇厚固知北楊環之休衍何籌之慶矣君生而懀定長更徇齊蔡謨通明人呼朗伯君游倜儻世號聖童八歲時父體不斟私詣吳山神廟祈以身代病果得瘳童子何知至誠則動元穹雖遠有聽斯卑弱冠補弟子員英聲揮綽庶士傾風見者以公輔期之先是文松公達人之見學陸賈出裝愛子之心爲薛包分產君道箭分易折枝披自傷富在趨時不在歲司鳩羽金能自化何必責收薛中於是盡合許武所分助以南申奩費貿遷禹莢布置牢盆志入四行神出五寸遂振白圭之舊業法孔氏之雍容焉然而燕雀所賀非鴻鵠所欣也紈袴所甘非志士所願也君以爲華身不如華國多積尤貴多文懷西笑之心作北征之賦乃以家事交其兄端友公而己則由鄉貢入太學崔稜一到舉坐禁聲太初將臨名流拂席或齎刺走尋或致書結納羣以爲蔡公儒林之亞賀生達禮之宗非君莫屬焉庚午舉順天鄉試甲戌補翰林院待詔方領矩步久著風規玉府木天更嫻掌故以詩受知於愼郡王東平辟士特取吳良梁孝延賓最高枚叔於此應觀翰音之登慶茅茹之拔矣不意蓬山路遠風雪易侵長安久居金貂就耗丙子春以事罷歸公業遊宦田園半蕪息夫邱亭侯名空富君以爲青蚨可去而復還荊樹易凋而難茂竟學繆彤之閉戶不問馮諠之治裝決意中興空拳搏戰漸看珠熟不怯錢荒會太夫人年衰臥病君奉佛爲醫因心制藥上池飲而穀食安咳華榮而蘭芽茁逮至萱堂以壽終而君年亦將老矣遂乃路遊東粵論著桓寬爲羣商籌出納之資爲內府核盈虧之數雖韓嬰精悍公綽聰強不是過也已而還鄉訓子顧己尋涯啓樊重之居大開瑞室倣君卿之挾招致清流則有杭董浦吳西林王述堂汪西灝諸君大雅扶輪升堂接踵酒鎗宵擲詩牒晨飛旗鼓相當珠璣亂灑奉夏侯以四馬百人之食但覺其豪置春申於一梟五

散之間各行其樂蘭臺諸彥盡文陣雄師金谷主人爲騷壇領袖余以己亥之春掃墓聖湖亦得送抱推襟與分一席焉王楊盡逝傷李嶠之獨存羣紀齊交欣孔融之有幸故鄉金蘭之簿雲霞之交微斯人其誰與歸君雖身在邱樊而心存葵藿道小草雖微都知向日羣峯在下誰不尊天以故陳感思入都中楊僕恥居關外　皇上南巡江浙君兩祛高躡星夜迎　鑾湛露所濡龍光必照恭逢乾隆五十年正月四日　皇上舉行千叟宴禮君年逾花甲應　詔赴都當是日也萬春始華千齡方旦百神薦祉五老來朝散太極之飛泉開八荒之壽域君得與濟濟者英皤皤元老屠昆其間樂聽九韶酒斟百末鶴髮耀乎丹陛鳩杖錯於形庭朶殿香烟歸猶未散　天家頒賜重不能勝　皇上賞文綺雕盤奇珍無算　欽定所呈詩冊入　萬壽盛典昔桓榮陳車服於庭前夸示子弟韓竑寫姓名於屏上許作詩人以古較今於斯爲盛君疾惡如風赴義若熱蔭暍人於樹下見善必先回寒谷於律中惟力是視在衢州有孕婦不能踰嶺者在京師有僕人不能遠娶者君傾囊助之劉翊舍其車馬不告姓名趙熹濟及婦人同聲稱祝君之陰德耳鳴皆此類也委化之年纔六十有八遺命棺衾悉從儉約祇設伯夷之杅水供茅君之虛位而已嗚呼君毳毳之思未終槃槃之才乍展崔駰巨儒位終邑宰管輅絕學官止府丞命之以存數難強也然而信義孚於人忠誠格乎物辨岑鼎者必取信於展禽作誓言者多要盟於虞寄采采蘭訊置驛通賓蚍蚍碩言聆音識曲今雖九原不作五噫空歌而聞風追溯者誰不對酒而憶公榮臨風而思元度哉夫人姚氏雲臺望族東里名媛凡浣石建之中衣聯姜肱之大被炊黔敖之粥指子敬之囷莫不贊自閨闥助之簪珥補班昭女誡作顏氏家箴有脊有倫如幾如式先君一年卒子墉秀出班行耽心聖籍通五際微言識六家要指可謂潘氏之門有尼夏侯之學傳建矣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合葬於某原禮也嗚呼武擔山上任文公何日歸來靈芝宮中王平甫此時復位

銘曰文饒髫齡號張曾子君懷至性孩提如此賜不受命商可言詩蜚聲闠苑金躍飆馳富而能施學如不及盲禿傴尪皆君所活身雖逝矣情尚蟬嫣其纓禁緩其容劍連化臺裨窟石秀土堅定生福草書帶芊芊

贈中議大夫孝廉隱谷孫君暨范太淑人合葬墓表

夫熱中者務進嗇神者主守慕古者絕俗兼愛者喪我四者殊轍折中難焉若不夷不惠非仕非隱清名尊於士林厚澤沾乎鄉邑所謂得天獨全與道大適者我隱谷孫君真其人也君諱宗濂字栗忱一字隱谷杭州仁和人幼而岐嶷長多閱覽少與兄宗溥才名並馳躍豐城兩劍飛平輿二龍兄既入翰林官給諫君亦登賢書上春官不第罷歸當是時君以蘭成射策之年曼倩上書之歲舉頭見日呵氣生雲孰不思三沐三熏再接再厲而君志在幽履意薄軒朱停計偕之車占肥遯之卦以爲四科尚尊貨殖三旌不換屠羊貿遷所以厚生推解可以樹善何必戀此徵名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於是陳揆五行炊累萬物因其墆鬻立以駢牢范蠡能謀秋儲善算蓋不數年而貪賈降心研桑側目矣雖然能聚而不能散者倚魁之行也能散而不知道者刀墨之民也君以爲萬善所先天倫之事百年難得孝養之豐於是廣鍾嶸之居潔君魚之饌仲江季海擁侍無方北雁晨鳧應念即得太夫人病亟君戕體暗室投糞有靈讀禮三年毀幾滅性幸封翁之常健也乃聚同志以博歡心極宴嬉以永愛日凡三儒五墨之客雕龍炙轂之賓及冠竹皮帶楇具善格五妙彈棋者莫不掎裳連襼酒賦琴歌蓋所以養曾參之志而成孟公之名者其在斯時乎且又義重蒿衡財輕簞籜骨肉粲而不殊戚里待之舉火乙亥歲大祲出粟千石餓民鳧藻旱魃失威大吏請旌於　朝君猶欿然於己其友陳明府廷獻遠官雲南君代爲治裝資其捧檄旋以憂歸貧不能償君益自喜謂成渠廉吏不負鮑子之金償我素心速焚田文之券疎戚吳某寄食於君齒猶未也而君爲營美槻曰使及其身親見之安死後之心豫凶何害慰老人之志引養彌長僕因之有感矣夫君子在上則美其政在下則美其俗其假人也不德不責其食人也不使不役是以周尊九藪漢重八廚子夏恥磏仁齊桓畏宿義散貲錢郭震因之稱英雄也犒牛酒樊宏所以頌盛德也彼夫穴管之見眠娗之流高踞台衡終歸隴斷魚魚逐隊躐躐稱廉何曾有益蒼生書勛彤管也哉方知尊不在官賢不需位

蕭育卑官是杜陵男子蘇純儒士號三輔大人君之謂矣所嘆者善人是富生可無慚造化無心奪之偏速君雖持粱刺肥何嘗燒其爆蠹青芝赤箭亦足保其谷神乃精神淵著而體不能充服散雜投而藥終無效疾深三縛形敝五倉竟以不起嗚呼痛哉元髮歸泉垂髫扶柩鄰舂不相薤露空歌說者求其故而不得乃疑君爲善近名拯民所阨得毋甚叔違天而有咎伍胥逆行而生災乎余謂君逸情雲上陰德耳鳴生雖有涯死而不朽斯則壽之大者又何必與元鶴齊年共靈椿爭歲耶夫人范氏卽母太夫人姪也鍾瑾母妻李膺姑妹兩重骨肉一脈心情洗手作羹供張梡㰍和衣侍疾親滌㮝牏君旣歿奉事封翁扶笻林下忘西河之傷含飴花間看諸孫之長折虆立教拾芥成名奉繡佛以清齋誦般若而終老君之得成夙志夫人與有力焉先是君好廣置曹倉精排鄴架壽松堂中有嫏嬛祕笈伯山漆書會　朝廷開四庫館令嗣仰曾獻二百餘種　天子嘉之　御題乾道志原本還俾珍藏賞佩文韻府全部以彰寵眷王氏兒賢守江左青箱之學班家恩重　賜內庭冊府之書倘非燕翼貽謀安得龍光照耀嗚呼榮哉君以覃恩贈中議大夫子三人仰曾鹽運司運同傳曾甲午舉人候補中書儀曾國學生孫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於某

小倉山房外集卷七

小倉山房外集卷八補遺

錢唐袁枚子才

禮親王世子詩序

世子以天孫雲錦之才兼淮南食時之敏清襟蘭郁逸藻雲飛德無常師詩兼衆體詠物則明珠九曲上手能穿弔古則夏鼎千年聞聲欲起或題畫而烟景都生紙上或懷人而珠璣盡落風前豈徒河間輟絃且使東阿却步所謂星分少海定有奇光筆洗銀河自饒仙氣福慧所鍾非偶然矣乃復禮士親賢撝謙請益鈞天雅奏空谷傳來不棄衰坻教之加墨枚久居物外忽聞緱嶺之笙翹企層霄竟聽賓雲之曲回環雒誦齒頰生香已爲老子之踞甗敢不瞑臣之躅足謹遵寵命恭綴小言以莛叩鐘將蠡測海此日觴開八秩強作江郎才盡之文何時夢入九重來賦梁苑初升之月

思元主人詩序

山中風好天上書來捧碧海之紅珠珊瑚尚濕解王孫之雜佩漢璧猶温大恩壓己以心驚薰沐開函而下拜方知主人爲高陽之鞠子本帝禹之精苗翠鳳棲桐丹魚在藻年裁弱冠早登蕭氏文樓思若流波不數魏家典論或摹唐宮進士作賦千篇或學魯國諸生誦詩三百詠物則絲絲入扣歌風而飄飄凌雲偶託巵言以儒爲戲時參妙諦著手成春無一言不深入元中無一字肯寄人籬下溯天潢之派波瀾自異人間披帝女之桑枝葉都非凡卉所謂羲車五色雲蓋千層江漢水深風雲天闊未足方其昳麗也更復飛耳審音傾衿禮士以謙虛爲坐薦兼覽百家奉走卒爲神師不遠千里憐長途之老馬索弁語於空山伏念枚轅固齒衰僧虔筆秃赴京兆鹿鳴之宴尚待明年試乾元鴻博之科已周花甲方掩扉以終老忽大任之相加有若五鳳樓成修補命編茅之匠九天樂奏賡歌招擊壤之坻其能無忍愧於顏知難而退哉然而投瓊太重結草無期寵命既宣堅辭更妄此日聞呼必諾敢逃聲於牙曠門前何時著翅飛來得隅坐於鄒枚席上

陳檢討填詞圖序

填詞圖者前輩其年先生遺像其從孫望之中丞所摹刻也先生太邱世德岳珂原少保之孫驚座家聲蘇過是黨人之子伯始少聞庭訓元方早負時名氣得春先思爭花發審韻則解呼雌霓揮毫而慣賦雄風浸淫百家足抗班香宋豔錘鑪五典能兼樂旨潘詞恭逢我 聖祖仁皇帝立賢無方求才若渴掩八紘而取俊闢四門以達聰特開博學之科許入鴻文之館先生彈冠拜命簪筆登朝折紅杏於瓊林花皆富貴聽驚聲於上苑鳥亦聰明掞天而色煥雲霞擲地而聲流金石高文典冊九霄傳司馬之詞章風語華言舉世誦香山之樂府未免國風好色我輩鍾情李翰文枯便奏音樂景文修史旁列紅妝或吟罷而即令傳抄或曲終而重爲按拍流目送笑有美一人嚼徵含商教其三弄開第孝侯之里遠山青入眉邊浮家少伯之湖春水綠瀰裙色傾耳當筵樊素一串歌喉費他記曲韋娘幾升紅豆墨磨卿手斂衽臣冠真可謂風流人豪自成馨逸者矣則有技擅虎頭巧超周昉者爲寫傾城顏色兼傳名士風流一則長鬣飄蕭拈花微笑一則雲鬟窈窕對酒當歌有睟其容美矣麗矣呼之欲活是耶非耶蘊藉衣帽勝瀛洲十八士之畫玲瓏指爪宛霓裳第三疊之圖於是廣召名流各加題品傳諸好事同作解人霞駁錦摛皆一榜登龍之彥筆歌墨舞聚三朝吐鳳之才百斛珠璣爭飛紙上六朝金粉半墜行間豈非希世之丹青傳家之墨寶也哉中丞本高陽之後世有通侯生通德之門出而開府當燕寢凝香之際欲賦閒情抱芬芳悱惻之懷難忘祖德集羣賢之佳什遂甲比以成書因後進之同科乃郵筒而問序枚弱齡弄翰即慕蘭成老去看花常懷騎省當 聖主登幾之日即甑生入洛之年 盛典再逢公車被召遲公五十七載幐黃之 恩詔重看徵士百八十人慘綠之少年得與當時陳寔渺矣晨星此日袁宏公然碩果辱教弁首卷中影照驚鴻竊喜華顛紙尾偏叨附驥嗟乎名流何限審言不乏替人詞客有靈孔璋也應識我指點吹簫仙子揣量題帕神情不憂才盡江淹只恨生遲杜牧欣團扇覩放翁之貌老眼頻揩似眉山題太白之真音塵若接假使操絃度曲恐難分絳樹之雙聲若教騈體論文喜早竊南豐之一瓣

宮閨雜詠序

宮閨雜詠者邵明府無恙先生所作也先生劉輿才長晏嬰身短以潤古雕今之筆寫芬芳悱惻之懷遠結古歡工爲才語拾鉛華於彤管選次就斑散烟墨於香奩無徵不信上稽弧史旁及稗官意蕊雲飛但願佳人再得葩華莽布能教逝者重生妙手白描隱隱呼之欲活音塵若夢姍姍怪其來遲較王母之從仙已過十倍考劉向之列傳更極千秋尤奇者褒牝雞爲樛木儷元妻於湘君南子因拜聖傳名啓母以生賢換局哀其窈窕輒神往而曲致纏綿縱有過差亦心憐而巧爲開脫華言風語寵柳驕花萬古蛾眉一齊膜拜韓嬰曰和者好粉有殷勤之意者好麗其作者之心情乎揚雄云綠衣三百色如之何其編排之人數乎一時目論者動謂貴賤雜羼貞淫奪位蕉萃與姬姜並列勾欄偕袞冕齊登譬之蘇峻與唐堯何堪對坐法與詁江淪定喚移床未免擬人失倫歌詩不類不知宣聖采風鄭衛與周南相繼武梁畫象萊妻與曾母偕描歡喜海中人天同隊虹霓屏上姹女紛來揆厥初生都是媧皇苗裔考其世系誰非堯母門楣五際宏開八風並奏此詩教之所以爲大也至若天女摩登地亓富媪如來之妻法喜昴宿之竊梁清太元賦之清要承戈真誥篇之靈簫鮑爵娟娟此豸全屬荒言概用刪除具欽卓識頃蒙先生遣使索我弁言嗟哉賜也賢乎老夫衰矣春蠶未死剩有餘絲蟾魄將沉空留殘照一旦深情帖下士女圖來恍若羅袖排門翠鬟窺牖手披靈笈儼金屋之裝成目炫花牋似仙裙之留住因之望古遙集忍俊不禁雖國風之好已終而見獵之心忽動廣披竹素再作搜牢獻戰首媼盈等六十人合周天之數以多爲貴足張娘子大軍美不勝收盡融虞初小說凡北里志妝樓記情史諸史等書美人不下三千恐師丹善忘不無滄海遺珠而東皙補亡或者彼姝知我

清娛閣合刻詩序

夫合璧必須雙耀偏絃不可獨張當天下有道之時我紱子佩喜家室和平之日鼓瑟吹笙典籍所傳人風可愛然而星名織女不近文昌烏號鳴鸞或隨啞鳳盤中伯玉後無嗣響之音天壤王郎轉有不平之歎得毋兩美不許齊眉天豈無情人偏有憾乃余讀清娛閣合刻而有異焉合刻者京江張舸齋居士與其室鮑芷香夫人所作也一則江夏黃童天資超絕一則宋家若憲質性靈明未納幣而戚里稱才已結褵而房中有曲女兮窈窕士也婆娑或吐石含金共作雙聲之奏或鈎心鬭角爭爲一字之師拈毫則雙管雲飛聯句而並頭花發既切磋於枕上遂偕老於詩中真可謂異曲同工雙烟一氣者矣雖然言者心之聲也詞者意之表也倘片時目反則眉黛難描六鑿情乖則宮商不應作者俱能含章司契抱德煬和夫憐而熨體分涼婦淑而拔釵款客親調羹饍人游護世城中勸散義錢名播金蘭簿上當其茶烟縈鬢梨雨催妝邀月圍棋折花射覆皆詩中語問字於掃眉才子妻即先生徵文於坦腹郎君卿真吟伴寄遠則裝棉恐後當歌則得句爭先亦詩中語若非福與慧兼才同情擅者其能兩集編成三公不易也哉僕桑榆之景暮矣通家之誼久矣初與步江居士韓孟聯交繼與雅堂省郎紀羣作友今歲再遊天台弭節京口又得見蔡氏文姬劉家快婿孌牙並奏孔翠羣翔是有緣焉何其幸也更蒙推許謬誘題詞嗟乎文通夢中之筆久被郭璞追還玉臺新詠之篇敢不徐陵作序

公祝奇麗川中丞五十壽序代

蓋聞兩戒山河江左是歲星所照百年上壽五旬當受爵之初況開府之邦三吳勝地神明之頌萬口同聲則凡身受陶鈞耳親提命者其敢不寫晝錦於屏風奏雲璈於燕寢也哉恭惟麗川中丞閣下雲在絳霄靈鍾丹水年裁弱冠便簪上苑之花官飲秋曹屢擅祥刑之譽內辭郎省外作監司褰帷則劍閣雲開揚旆而桂林風暖江南有福扇仁風者將及十年桴鼓不驚持節鉞者又過三載公之雄才大略人盡知之公之行事居心伊誰諒之今夫聰明者每失之刻公正者或流於迂警敏者待物少真幹辦者操心多變公則容光必照何須察察爲明著手成春不肯沾沾自喜愛惡必形于色使百僚知所從違成見不挂於懷故方寸毫無適莫案牘似秋來之葉風掃皆空吏胥踏氷上而行心皆自怯獄無小大必與平章官有賢聲都膺特薦憫東征運糧之卒給賞棉衣坐南衙清德之堂别張賓館劉宏不設從事而澄鑒如神包公洞開重門而關節不

到繫詞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公之謂矣尤奇者今秋黃河水決高堰堤危公駕一臨而風伯回輪蛟龍避道適有雲南運銅數巨艦沉入波中頃刻金精變成銅壩抵當風浪得下埽萎公乃捐俸以祀馮夷之神撈銅而免塡員之累亦可想見人天協應福德兼隆之明效焉且夫處脂膏而不潤人笑君魚入寶山而空回誰爲王烈牢盆有例獄較何妨公乃身署鹽官心遊雪嶺秋毫無染半菽自甘凡在旁觀都嫌太過直至淮西事發而牛奇章簿上無名都護賕聞而宋廣平殿前獨對然後知公之高掌遠蹠燭照幾先此豈中才以下所能企及者哉然而公猶慊慊然不自滿足也大行不加鎗本色書生之印小善必錄藏故人殘稿之詩（謂慕友侯枕漁遺稿交隨園入詩話）屈入騶而病訣黃堂聞風者皆爲泣下（謂馮太守）閔遺孤而時遺白鏹感恩者直到泉臺（公待孫春臺撫軍遺孤最厚）庭誥傳家義方垂訓都下郎君之薪水俱有章程階前執事之紀綱半通文墨求賢若渴布衣皆與平交觀過知仁相士都從格外裘輕帶緩苛禮全除風語華言拈花微笑諸葛君之張盧設寵盡是經綸謝征西之置屐裁裙總教得所至於取沐鶴溪邊之箭射必穿楊製風輪海外之燈光能奪月拈一韻而風人擱筆餽一藥而貞疾恆瘳此又名臣游藝之餘情菩薩神通之末節也已今者嶽降台星值趙衰可愛之冬日籌添海屋折王曾曾賦之梅花（公有和高啓梅詩九首）某等身隸帡幪銜參鈴閣或遠離千里批牒常頒或近侍崇轅光風時接見王丞相而人人意滿對樂彥輔而個個神清池中欲舞神魚境內皆生福草分大賢之仁壽活全省之蒼生恐傾東海之觴難效麥邱之祝敬陳皇邸當作惺鐘義不取諛事皆從實此日立言立功立德儘書十二金鵝他年杖鄉杖國杖朝再付三千銀管

恩賜世襲雲騎尉羅漢門縣丞陳君墓誌銘

當鐵雨金風之處獨標碧血爲國殤以哦松射鴨之官忽作鬼雄於海島人斯忠矣典亦隆焉公陳姓諱聖傳浙之山陰人曾祖理慕蘇桓公號大人有何比干之陰德官廣西司獄因寄籍焉祖廷綸官按察使父齊襄官江西廣饒九江道公幼而徇通長尤憺定以乾隆壬午舉人得鹽場大使候補福建兩充同考官助朱衣之點莫濫齊竽拔毛穎之錐共推秦鑑秩滿例轉知縣忤上官意調補順昌丞仁風不墜中牟競說魯恭鸞鳳偶棲蒲亭頗聞仇覽中丞徐公命權知樂縣事年餘仍調臺灣丞駐劄羅漢門檻可觀魚方靖鯨波於碧海篇懷寶劍竟招殺氣於蠻疆蓋不數月而林逆之難作焉時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也公奉委守斗六門斗六門者臺北要區賊攻甚力公以枳棘一枝固藩籬於絕域赤棒二挺揎戈戟於千山契箭傳呼草言三就葉公免胄民見面而心安子產成列盜聞風而氣奪我心匪石衆志成城十一月朔賊大至豺牙窔厲雪刃如林虺毒潛吹黑雲壓地公本書生慷慨作名士指揮挺丈八之矛鳴兩甄之鼓惠施力小操表綴以臨城章子才高變徽章而誘敵怒喝則雲中鴈落橫揮而刀上毛生激以義聲空拳皆爲明鏑置之死地烏合盡作鷹揚蓋寇來而却走者數矣無如短袖難舞危條易風以井堙木刊之餘當蟻聚蜂屯之衆紙鳶信絕銅馬蹹張正月二十一日賊又至公自知衆寡不敵乃鳩村民百餘分爲兩翼以便夾攻雖一個宜僚足當五百而孤身楊僕難召千夫矢射營中王霸焉能安坐瘴生壺口馬援不棄生歸振臂而瘡病雖與飲血而鼓聲忽死或勸公退公叱曰吾祖父世受　國恩此我報恩死義時也與僕顧景馳二騎直入賊營大呼我縣丞陳某特來諭汝降也賊怒橫加矢石遂遇害於溝仔背莊公死時距王師平臺又十閱月矣嗟乎公之節人盡知之公之心或未諒之當夫矢盡道窮勢孤援絕棄城而走誰能遽責張巡赴敵而亡亦足追風周處而乃頭可斷而氣尚雄口將閉而聲更厲不肯伀朦塞責尚思操刺成功當時文紀入張嬰之壘昌黎伏廷湊之軍皆以捐命妖巢收功虎穴使蛾賊稍爲天誘狗奴不復崖柴則醜類無迷復之凶神聖有包荒之量不勞　天兵於萬里全安海國之羣生公之功不世出矣無如事合前人而成敗異也氣吞小醜而聲勢孤也叱馭聲高初效霽雲斷指致身事畢終爲溫序銜鬚嗚呼痛哉公嘗遊會稽山遇道士授一古鏡曰爾生平事業可於此鑒之後官閩中嘗對鏡嗟吁及渡海謂家人曰吾明年其死於難乎家人駭問終不明言是則張悌不去軍中前期早定郭璞自知死日正命爲難春秋五十有九賊平事聞　天子賜葬祭世

襲雲騎尉村人張啓感公生能愛民死能盡節爲石函歛公首加碣標識故事後得歸元焉嗚呼千里歸來杲卿之髮尚動一靈不泯先軫之面如生元配邵氏繼配祝氏例封宜人子廣潤以某年月日葬某銘曰

茫茫海外戡戡陳公原圖保障遽起兵戎倜然神勇絕不怔忪鳴鞭集衆投筆彎弓徽風大隧射隼高墉先庚未備後甲誰從以死報國含笑從容惜哉著述散失波中頼有　聖恩恤典優隆千秋綽楔鑒此孤忠

重修錢武肅王廟記代杭州李太守作

乾隆五十七年亨特承乏紹興敬修東府錢武肅王廟將王子孫文穆忠懿諸王像配我　聖朝敕封賜祭諸大典都已詳載矣今年守杭州是王發祥之地而祠廟頽侵日光穿漏尤非所以宣　國恩慰民望也謹葺治宏整而爲文以記曰惟王抱囊括八荒之志退守方隅以保障兩越之功恩留桑梓金虎嘯而風飆動玉虹起而雲霧消州領十三世傳一百子南夫也楚圉君哉然當其時十日並出不見太陽八王興兵誰爲共主外多銅馬大槍之寇內有貫高蒯徹之謀王雖崛起臨安收功宣歙而車無兩廣田少一成其何以整頓山河創垂基業也哉迹其始末有不可及者七焉王除夕鼓琴戒酣長夜深宮易帳費省青緡警枕橫陳耳觸銅丸之響包山板築身甘運甓之勞能作詩歌斥爲餘事善畫墨竹不以示人知天步之艱難勉耄期之不倦其勤儉有如此者王神勇超羣當機立斷或入海而擒徐約或捲袖以斬漢宏或假八百以訹黃巢或擁兩藩而備行密弓張強弩江潮避威文祭靈山海神借地絕域之蠻王受冊羅平之妖鳥藏聲至今百會亭高奇謀可想三峯石立羅刹猶驚其雄略有如此者王館號招賢殿名握髮四方之士連袂來歸一技之能芻蕘必采沈崧誇兩度月宮之到羅隱比千年河水之清胡岳面有銀光驚呼奇士何逢陣留戰馬悲憶將軍較之鑿齒依桓宣武於襄陽管寧投公孫度於海外事相仿也禮更隆焉其用賢有如此者王除苛解嬈捍災恤患纔頒春服又與冬衣既建石塘還加竹籠田撈葑草通水利於五湖風送珠船富南琛於四鎮聞諫而魚租遽捐於使宅祀蟲天而飛蝗盡墜於江中藏寶石之山祝羅城之水以老夫之灌灌作赤子之扶扶世方蹀血以事干戈我且閉關而修蠶織漢番君惟効忠於主徐偃王不忍闘其民其惠下有如此者王蓋世英雄依然本色少年負販不惱揶揄拜老嫗於車前聽喚婆留富貴唱吳音於酒所教聽內苑宮商石鏡重看王者之冕旒眞矣金尊分散滿村之父老醺然厚待故人那有夥涉沉沉之歎矜憐妃子笑唱花開緩緩之歌樹披錦以生花劍倚天而吐氣其豪宕有如此者王生有紅光空聞甲馬幼能指羣兒爲隊伍老猶決勝負如神明練樓船則甲滿五千畜海馬則廄盈三萬假使大人虎變倘父鷹揚誓蒼兕以定中原按黃圖而取天下作翼漢尊周之舉必梟雄斬勒而還上可繼創業之少康下可作專征之西伯而王乃守老聃之知足學子產之惠人不塡西湖以待眞主偶得國璽便獻中朝雖風雲進取非無庾亮之才而根本深謀自愛桓沖之計稱臣納質虛而與之委蛇近交遠攻坐以觀其成敗惟承順得四境之安乃專斷行一王之制其識量有如此者王家有賢嗣門無雜賓孔晬孔愉聞詩聞禮衛青三子襁褓皆侯神慶一牀象笏皆滿夢綵繩之圍宅兆徵奕世簪纓張燈山以對門尤見天家恩寵魯無篡弒故稱秉禮之邦周有遺民尚愛甘棠之樹以小事大本子輿氏之名言納土如歸得忠懿王之繼志較之南唐兩姓便唱檀來西蜀十年遽呼孟入馬氏之衆駒棧闘歸家之九龍帳空判若天淵誰爲妍醜其家法有如此者嗟乎五朝泡影國祚幾時十國沙蟲音塵若夢惟王壽享喬松名高渤海石床奉佛銀鹿弄孫天寶紀元而當時不以爲僭雞豚徵稅而至今猶諒其心三節還鄉而恩綸大沛二龍避道而晚節彌謙玉帶名馬所好存焉鐵券金章榮施極矣然而漢帝還鄉魂猶戀沛留侯封爵心尚思韓王生於臨水里之鄉廟在表忠觀之側謹以某月某日興工以某月某日告竣毀會稽棟梁尤加黔飾嗚呼丹青式煥何如鬻手之寫生袞冕端臨倘覩龍神之不睡讀蘇子瞻之文尚嫌其簡覽皮光業之碣又苦其繁乃爲銘曰

唐帝祚終大王風起武肅桓桓天人來矣日角珠形星衡異體有能有爲知己知彼能闘不逾得當便止地建勳州河開德水鐵亦知時鼓能記里寺淨斗牛田生仙米河東寶融西涼張軌一樣忠純九重恩禮才大志小終身歡喜寵極

五朝澤流千禩　聖主南巡遣官致祭刱興奉牲壇非泰厲昭示來茲安行仁
義世世子孫銜恩罔替

小倉山房外集卷八